目录

[《鹿鼎記》金庸 2](#_Toc69887243)

[第一回 縱橫鉤黨清流禍 峭蒨風期月旦評 2](#_Toc69887244)

[第二回 絕世奇事傳聞裏 最好交情見面初 16](#_Toc69887245)

[第三回 符來袖裏圍方解 椎脫囊中事竟成 35](#_Toc69887246)

[第四回 無跡可尋羚掛角 忘機相對鶴梳翎 46](#_Toc69887247)

[第五回 金戈運啟驅除會 玉匣書留想像間 58](#_Toc69887248)

[第六回 可知今日憐才意 即是當時種樹心 77](#_Toc69887249)

[第七回 古來成敗原關數 天下英雄大可知 91](#_Toc69887250)

[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約 盛名長恐見無因 105](#_Toc69887251)

[第九回 琢磨頗望成全璧 激烈何須到碎琴 116](#_Toc69887252)

[第十回 儘有狂言容數子 每從高會廁諸公 134](#_Toc69887253)

[第十一回 春辭小院離離影 夜受輕衫漠漠香 153](#_Toc69887254)

[第十二回 語帶滑稽吾是戲 弊清摘發爾如神 164](#_Toc69887255)

[第十三回 翻覆兩家天假手 興衰一劫局更新 178](#_Toc69887256)

[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國恨 歲時猶動楚人哀 194](#_Toc69887257)

[第十五回 關心風雨經聯榻 輕命江山博壯遊 211](#_Toc69887258)

[第十六回 粉麝餘香啣語燕 珮環新鬼泣啼烏 228](#_Toc69887259)

[第十七回 法門猛叩無方便 疑網重開有譬如 243](#_Toc69887260)

[第十八回 金剛寶杵衛帝釋 彫篆石碣敲頭陀 257](#_Toc69887261)

[第十九回 九州聚鐵鑄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 274](#_Toc69887262)

[第二十回 殘碑日月看仍在 前輩風流許再攀 286](#_Toc69887263)

[第二一回 金剪無聲雲委地 寶釵有夢燕依人 302](#_Toc69887264)

[第二二回 老衲山中移漏處 佳人世外改粧時 316](#_Toc69887265)

[第二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與此圖皆可傳 337](#_Toc69887266)

[第二四回 愛河縱涸須千劫 苦海難量為一慈 351](#_Toc69887267)

[第二五回 烏飛白頭竄帝子 馬挾紅粉啼宮娥 365](#_Toc69887268)

[第二六回 草木連天人骨白 關山滿眼夕陽紅 379](#_Toc69887269)

[第二七回 滇海有人聞鬼哭 棘門此外盡兒戲 396](#_Toc69887270)

[第二八回 未免情多絲宛轉 為誰心苦竅玲瓏 409](#_Toc69887271)

[第二九回 捲幔微風香忽到 瞰床新月雨初收 428](#_Toc69887272)

[第三十回 鎮將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輕剽 444](#_Toc69887273)

[第三一回 羅甸一軍深壁壘 滇池千頃沸波濤 457](#_Toc69887274)

[第三二回 歌喉欲斷從弦續 舞袖能長聽客誇 471](#_Toc69887275)

[第三三回 誰無痼疾難相笑 各有風流兩不如 486](#_Toc69887276)

[第三四回 一紙興亡看覆鹿 千年灰劫付冥鴻 503](#_Toc69887277)

[第三五回 曾隨東西南北路 獨結冰霜雨雪緣 527](#_Toc69887278)

[第三六回 犵鳥蠻花天萬里 朔雲邊雪路千盤 540](#_Toc69887279)

[第三七回 轅門誰上平蠻策 朝議先頒諭蜀文 554](#_Toc69887280)

[第三八回 縱橫野馬群飛路 跋扈風箏一線天 566](#_Toc69887281)

[第三九回 先生樂事行如櫛 小子浮蹤寄若萍 579](#_Toc69887282)

[第四十回 待兔祗疑株可守 求魚方悔木難緣 604](#_Toc69887283)

[第四一回 漁陽鼓動天方醉 督亢圖窮悔已遲 615](#_Toc69887284)

[第四二回 九重城闕微茫外 一氣風雲吐納間 631](#_Toc69887285)

[第四三回 身作紅雲長傍日 心隨碧草又迎風 645](#_Toc69887286)

[第四四回 人來絕域原拚命 事到傷心每怕真 661](#_Toc69887287)

[第四五回 尚餘截竹為竿手 可有臨淵結網心 678](#_Toc69887288)

[第四六回 千里帆檣來域外 九霄風雨過城頭 693](#_Toc69887289)

[第四七回 雲點旌旗秋出塞 風傳鼓角夜臨關 709](#_Toc69887290)

[第四八回 都護玉門關不設 將軍銅柱界重標 726](#_Toc69887291)

[第四九回 好官氣色車裘壯 獨客心情故舊疑 746](#_Toc69887292)

[第五十回 鶚立雲端原矯矯 鴻飛天外又冥冥 758](#_Toc69887293)

[附錄 康熙朝的機密奏摺 770](#_Toc69887294)

[後記 773](#_Toc69887295)

# 《鹿鼎記》金庸

《二○一六年十月七日版》

《好讀書櫃》典藏版

# 第一回 縱橫鉤黨清流禍 峭蒨風期月旦評

北風如刀，滿地冰霜。

江南近海濱的一條大路上，一隊清兵手執刀槍，押著七輛囚車，衝風冒寒，向北而行。

前面三輛囚車中分別監禁的是三個男子，都作書生打扮，一個是白髮老者，兩個是中年人。後面四輛中坐的是女子，最後一輛囚車中是個少婦，懷中抱著個女嬰。女嬰啼哭不休。她母親溫言相呵，女嬰只是大哭。囚車旁一名清兵惱了，伸腿在車上踢了一腳，喝道：「再哭，再哭！老子踢死你！」那女嬰一驚，哭得更加響了。

離開道路數十丈處有座大屋，屋簷下站著一個中年文士，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。那文士見到這等情景，不禁長嘆一聲，眼眶也紅了，說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」

那小孩問道：「爹爹，他們犯了甚麼罪？」那文士道：「又犯了甚麼罪？昨日和今朝，已逮去了三十幾人，都是我們浙江有名的讀書人，個個都是無辜株連。」他說到「無辜株連」四子，聲音壓得甚低，生怕給押送囚車的官兵聽見了。那小孩道：「那個小女孩還在吃奶，難道也犯了罪？真沒道理。」那文士道：「你懂得官兵沒道理，真是好孩子。唉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，人為鼎鑊，我為麋鹿！」

那小孩道：「爹，你前幾天教過我，『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』，就是給人家斬割屠殺的意思。人家是切菜刀，是砧板，我們就是魚和肉。『人為鼎鑊，我為麋鹿』這兩句話，意思也差不多麼？」那文士道：「正是！」眼見官兵和囚車已經去遠，拉著小孩的手道：「外面風大，我們回屋裏去。」當下父子二人走進書房。

那文士提筆蘸上了墨，在紙上寫了個「鹿」字，說道：「鹿這種野獸，雖是龐然大物，性子卻極為和平，只吃青草樹葉，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。兇猛的野獸要傷牠吃牠，牠只有逃跑，倘若逃不了，那只有給人家吃了。」又寫了「逐鹿」兩字，說道：「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。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，只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。漢書上說：『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』那就是說，秦朝失了天下，群雄並起，大家爭奪，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，就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。」

那小孩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。小說書上說『逐鹿中原』，就是大家爭著要做皇帝的意思。」那文士甚是喜歡，點了點頭，在紙上畫了一隻鼎的圖形，道：「古人煮食，不用灶頭鍋子，用這樣三隻腳的鼎，下面燒柴，捉到了鹿，就在鼎裏煮來吃。皇帝和大官都很殘忍，心裏不喜歡誰，就說他犯了罪，把他放在鼎裏活活煮熟。『史記』中記載藺相如對秦王說：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也，臣請就鼎鑊。』就是說：『我該死，將我在鼎裏燒死了罷！』」

那小孩道：「小說書上又常說『問鼎中原』，這跟『逐鹿中原』好像意思差不多。」

那文士道：「不錯。夏禹王收九州之金，鑄了九口大鼎。當時的所謂『金』其實是銅。每一口鼎上鑄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圖形，後世為天下之主的，便保有九鼎。左傳上說：『楚子觀兵於周疆。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。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。』只有天下之主，方能保有九鼎。楚王只是楚國的諸侯，他問鼎的輕重大小，便是心存不規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。」

那小孩道：「所以『問鼎』、『逐鹿』，便是想做皇帝。『未知鹿死誰手』，就是不知那一個做成了皇帝。」

那文士道：「正是。到得後來，『問鼎』、『逐鹿』這四個字，也可借用於別處，但原來的出典，是專指做皇帝而言。」說道這裏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咱們做百姓的，總是死路一條。『未知鹿死誰手』，只不過未知是誰來殺了這頭鹿，這頭鹿，卻是死定了的。」

他說著走到窗邊，向窗外望去。只見天色陰沉沉地，似要下雪，嘆道：「老天爺何其不仁，數百個無辜之人，在這冰霜遍地的道上行走。下起雪來，可又多受一番折磨了。」

忽見南邊大道上兩個人戴著斗笠，並肩而來，走到近處，認出了面貌。那文士大喜，道：「是你黃伯伯、顧伯伯來啦！」快步迎將出去，叫道：「梨洲兄、亭林兄，那一陣好風，吹得你二位光臨？」

右首一人身形微胖，頦下一部黑鬚，姓黃名宗羲，字梨洲，浙江餘姚人氏。左首一人又高又瘦，面目黝黑，姓顧名炎武，字亭林，江蘇崑山人氏。黃顧二人都是當世大儒，明亡之後，心傷國變，隱居不仕，這日連袂來到崇德。顧炎武走上幾步，說道：「晚村兄，有一件要緊事，特來和你商議。」

這文士姓呂名留良，號晚村，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縣，也是明末、清初一位極有名的隱逸。他眼見黃顧二人臉色凝重，又知顧炎武向來極富機變，臨事鎮定，既說是要緊事，自然非同小可，拱手道：「兩位請進去先喝三杯，解解寒氣。」當下請二人進屋，吩咐那小孩道：「葆中，去跟娘說，黃伯伯、顧伯伯到了，先切兩盤羊膏來下酒。」

不多時，那小孩呂葆中和兄弟毅中搬出三副杯筷，布在書房桌上。一名老僕奉上酒菜。呂留良待三人退出，關上了書房門，說道：「黃兄，顧兄，先喝三杯！」

黃宗羲神色慘然，搖了搖頭。顧炎武卻自斟自飲，一口氣連乾了六杯。

呂留良道：「二位此來，可是和『明史』一案有關嗎？」黃宗羲道：「正是。」顧炎武提起酒杯，高聲吟道：「『清風雖細難吹我，明月何嘗不照人？』晚村兄，你這兩句詩，真是絕唱！我每逢飲酒，必誦此詩，必浮大白。」

呂留良心懷故國，不肯在清朝做官。當地大吏仰慕他聲名，保薦他為「山林隱逸」，應徵赴朝為官，呂留良誓死相拒，大吏不敢再逼。後來又有一名大官保薦他為「博學鴻儒」，呂留良眼見若再相拒，顯是輕侮朝廷，不免有殺身之禍，於是削髮為僧，做了假和尚。地方官員見他意堅，從此不再勸他出山。「清風、明月」這兩句詩，譏刺滿清，懷念前明，雖然不敢刊行，但在志同道合的朋輩之間傳誦已遍，此刻顧炎武又讀了出來。黃宗羲道：「真是好詩！」舉起酒杯，也喝了一杯。呂留良道：「兩位謬讚了。」

顧炎武一抬頭，見到壁上掛著一幅高約五尺、寬約丈許的大畫，繪的是一大片山水，筆勢縱橫，氣象雄偉，不禁喝了聲采，畫上只題了四個大字：「如此江山」，說道：「看這筆路，當是二瞻先生的丹青了。」呂留良道：「正是。」那「二瞻」姓查，名士標，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畫家，也和顧黃呂諸人交好。黃宗羲道：「這等好畫，如何卻無題跋？」呂留良嘆道：「二瞻先生此畫，頗有深意。只是他為人穩重謹慎，既不落款，亦無題跋。他上個月在舍間盤桓，一時興到，畫了送我，兩位便題上幾句如何？」

顧黃二人站起身來，走到畫前仔細觀看，只見大江浩浩東流，兩岸峰巒無數，點綴著奇樹怪石，只是畫中雲氣瀰漫，山川雖美，卻令人一見之下，胸臆間頓生鬱積之意。

顧炎武道：「如此江山，淪於夷狄。我輩忍氣吞聲。偷生其間，實令人悲憤填膺。晚村兄何不便題詩一首。將二瞻先生之意，表而出之？」呂留良道：「好！」當即取下畫來，平鋪於桌。黃宗羲研起了墨。呂留良提筆沉吟半晌，便在畫上振筆直書。頃刻詩成，詩云：

「其為宋之南渡耶？如此江山真可恥。其為崖山以後耶？如此江山不忍視。吾今始悟作畫意，痛哭流涕有若是。以今視昔昔猶今，吞聲不用枚銜嘴。畫將皋羽西台淚，研入丹青提筆泚。所以有畫無詩文，詩文盡在四字裏。嘗謂生逢洪武初，如瞽忽瞳跛可履。山川開霽故璧完，何處登臨不狂喜？」

書完，擲筆於地，不禁淚下。

顧炎武道：「痛快淋漓，真是絕妙好辭。」呂留良道：「這詩殊無含蓄，算不得好，也只是將二瞻先生之原意寫了出來，好教觀畫之人得知。」黃宗羲道：「何日故國重光，那時『山川開霽故璧完』，縱然是窮山惡水，也令人觀之大暢胸懷，真所謂『何處登臨不狂喜』了！」顧炎武道：「此詩結得甚妙！終有一日驅除胡虜，還我大漢山河，比之徒抒悲憤，更加令人氣壯。」

黃宗羲慢慢將畫捲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這畫是掛不得了，晚村兄須得妥為收藏才是。倘若給吳之榮之類的奸人見到，官府查究起來，晚村兄固然麻煩，還牽累了二瞻先生。」

顧炎武拍桌罵道：「吳之榮這狗賊，我真恨不得生食其肉。」呂留良道：「二位枉顧，說道有件要緊事。我輩書生積習，作詩題畫，卻擱下了正事。不知究是如何？」黃宗羲道：「我二人此來，乃是為了二瞻先生的那位本家伊璜先生。小弟和顧兄前日得到訊息，原來這場『明史』大案，竟將伊璜先生也牽連在內。」呂留良驚道：「伊璜兄也受了牽連？」

黃宗羲道：「是啊。我二人前日晚上匆匆趕到海寧袁花鎮，伊璜先生並不在家，說是出外訪友去了。炎武兄眼見事勢緊急，忙囑伊璜先生家人連夜躲避；想起伊璜先生和晚村兄交好，特來探訪。」呂留良道：「他……他卻沒有來。不知到了何處。」顧炎武道：「他如在府上，這會兒自已出來相見。我已在他的書房的牆壁上題詩一首，他若歸家，自然明白，知所趨避，怕的是不知訊息，在外露面，給公人拿住，那可糟了。」

黃宗羲道：「這『明史』一案，令我浙西名士幾乎盡遭毒手。清廷之意甚惡，晚村兄名頭太大，亭林兄和小弟之意，要勸晚村兄離家遠遊，避一避風頭。」

呂留良氣憤憤的道：「韃子皇帝倘若將我捉到北京，拚著千刀萬剮，好歹也要痛罵他一場，出了胸中這口惡氣，才痛痛快快的就死。」

顧炎武道：「晚村兄豪氣干雲，令人好生欽佩。怕的是見不到韃子皇帝，卻死於一般下賤的奴才手裏。再說，韃子皇帝只是個小孩子，甚麼也不懂，朝政大權，盡操於權臣鰲拜之手。兄弟和梨洲兄推想，這次『明史』一案所以如此大張旗鼓，雷厲風行，當是鰲拜意欲挫折我江南士人之氣。」

呂留良道：「兩位所見甚是。清兵入關以來，在江北橫行無阻，一到江南，卻處處遇到反抗，尤其讀書人知道華夷之防，不斷跟他們搗蛋。鰲拜乘此機會，要對我江南士子大加鎮壓。哼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，除非他把咱們江南讀書人殺得乾乾淨淨。」

黃宗羲道：「是啊，因此咱們要留得有用之身，和韃子周旋到底，倘若逞了一時血氣之勇，反是墮入韃子的算中了。」

呂留良登時省悟，黃顧二人冒寒枉顧，一來固是尋覓查伊璜，二來是勸自己出避，生怕自己一時按捺不住，枉自送了性命，良友苦心，實深感激，說道：「二位金石良言，兄弟那敢不遵？明日一早，兄弟全家便出去避一避。」黃顧二人大喜，齊聲道：「自該如此。」

呂留良沉吟道：「卻不知避向何處才好？」只覺天涯茫茫，到處是韃子的天下，真無一片乾淨土地，沉吟道：「桃源何處，可避暴秦？桃源何處，可避暴秦？」顧炎武道：「當今之世，便真有桃源樂土，咱們也不能獨善其身，去躲了起來……」呂留良不等他辭畢，拍案而起，大聲道：「亭林兄此言責備得是。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暫時避禍則可，但若去躲在桃花源裏，逍遙自在，忍令億萬百姓在韃子鐵蹄下受苦，於心何安？兄弟失言了。」

顧炎武微笑道：「兄弟近年浪跡江湖，著實結交了不少朋友。大江南北，見聞所及，不但讀書人反對韃子，而販夫走卒、屠沽市井之中，也到處有熱血滿腔的豪傑。晚村兄要是有意，咱三人結伴同去揚州，兄弟給你引見幾位同道中人如何？」呂留良大喜，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咱們明日便去揚州，二位少坐，兄弟去告知拙荊，讓她收拾收拾。」說著匆匆入內。

不多時呂留良回到書房，說道：「『明史』一案，外間雖傳說紛紛，但一來傳聞未必確實，二來說話之人顧忌甚多，不敢盡言。兄弟獨處蝸居，未知其詳，到底是何起因？」

顧炎武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部明史，咱們大家都是看過的了，其中對韃子不大恭敬，那也是有的。此書本是出於我大明朱國楨相國之手，說到關外建州衛之事，又如何會對韃子客氣？」呂留良點頭道：「聽說湖州莊家花了幾千兩銀子，從朱相國後人手中將明史原稿買了來，以己名刊行，不想竟然釀此大禍。」

※※※

浙西杭州、嘉興、湖州三府，處於太湖之濱，地勢平坦，土質肥沃，盛產稻米蠶絲。湖州府的首縣今日稱為吳興縣，清時分為烏程、歸安兩縣。自來文風甚盛，歷代才士輩出，梁時將中國字分為平上去入四聲的沈約，元代書畫皆臻極品的趙孟頫，都是湖州人氏。當地又以產筆著名，湖州之筆，徽州之墨，宣城之紙，肇慶端溪之硯，文房四寶，天下馳名。

湖州府有一南潯鎮，雖是一個鎮，卻比尋常州縣還大，鎮上富戶極多，著名的富室大族之中有一家姓莊。其時莊家的富戶名叫莊允城，生有數子，長子名叫廷鑨，自幼愛好詩書，和江南名士才子多所結交。到得順治年間，莊廷鑨因讀書過勤，忽然眼盲，尋遍名醫，無法治癒，自是鬱鬱不歡。

忽有一日，鄰里有一姓朱的少年攜來一部手稿，說是祖父朱相國的遺稿，向莊家抵押，求借數百兩銀子。莊家素來慷慨，對朱相國的後人一直照顧，既來求借，當即允諾，也不要他用甚麼遺稿抵押。但那姓朱少年說道借得銀子之後，要出門遠遊，這部祖先的遺稿帶在身邊，恐有遺失，存在家裏又不放心，要寄存在莊家。莊允城便答應了。那姓朱少年去後，莊允城為替兒子解悶，叫家中清客讀給他聽。

朱國楨這部明史稿，大部份已經刊行，流傳於世，這次他孫子攜來向莊家抵押的，是最後的許多篇列傳。莊廷鑨聽清客讀了數日，很感興味，忽然想起：「昔時左丘明也是盲眼之人，卻因一部史書『左傳』，得享大名於千載之後。我今日眼盲，閒居無聊，何不也撰述一部史書出來，流傳後世？」

大富之家，辦事容易，他即興了此念，當即聘請了好幾位士人，將那部明史稿從頭至尾的讀給他聽。他認為何處當增，何處當刪，便口述出來，由賓客筆錄。

但想自己眼盲，無法博覽群籍，這部明史修撰出來，如內容謬誤甚多，不但大名難享，反而被人譏笑，於是又花了大批銀兩，延請許多通士鴻儒，再加修訂，務求盡善盡美。有些大有學問之人非錢財所能請到，莊廷鑨便輾轉託人，卑辭相邀。太湖之濱向來文士甚多，受到莊家邀請的，一來憐其眼盲，感其意誠；二來又覺修撰明史乃是一件美事，大都到莊家來作客十天半月，對稿本或正其誤，或加潤飾，或撰寫一兩篇文字。因此這部明史確是集不少大手筆之力。書成不久，莊廷鑨便即去世。

莊允城心傷愛子之逝，即行刊書。清代刊印一部書，著實不易，要招請工匠，雕成一塊塊木版，這才印刷成書。這部明史卷秩浩繁，雕工印工，費用甚鉅。好在莊家有的是錢，撥出幾間大屋作為工場，多請工匠，數年間便將書刊成了，書名叫作「明書輯略」，撰書人列名為莊廷鑨，請名士李令皙作序。所有曾經襄助其事的學者也都列名其上，有茅元銘、吳之銘、吳之鎔、李祁濤、茅次萊、吳楚、唐元樓、嚴雲起、蔣麟徵、韋金祐、韋一園、張雋、董二酉、吳炎、潘檉章、陸圻、查繼佐、范驤等，共一十八人。書中又提到此書是根據朱氏的原稿增刪而成，不過朱國楨是明朝相國，名頭太大，不便直書其名，因此含含糊糊的只說是「朱氏原稿」。

「明書輯略」經過這許多文人學士撰改修訂，是以體例精備，敘述詳明，文字又華瞻雅致，書出後大獲士林讚譽。莊家又是志在揚名，書價取得極廉。原稿中涉及滿洲之時，本有不少攻訐指責的言語，修史諸人早已一一刪去，但讚揚明朝的文字卻也在所不免。當時明亡未久，讀書人心懷故國，書一刊行，立刻就大大暢銷。莊廷鑨之名噪於江北江南。莊允城雖有喪子之痛，但見兒子成名於身後，自是老懷彌慰。

也是亂世之時，該當小人得志，君子遭禍。湖州歸安縣的知縣姓吳名之榮，在任內貪贓枉法，百姓恨之切齒，終於為人告發，朝廷下令革職。吳之榮做了一任歸安縣知縣，雖然搜刮了上萬兩銀子，但革職的廷令一下，他東賄西賂，到處打點，才免得抄家查辦的處分，這上萬兩贓款卻也已蕩然無存，連隨身家人也走得不知去向。他官財兩失，只得向各家富室一處處去打秋風，說道為官清苦，此番丟官，連回家也沒有盤纏，無法成行。有些富人為免麻煩，便送他十兩八兩銀子。待得來到富室朱家，主人朱佑明卻是個嫉惡如仇的正直君子，非但不送儀程，反而狠狠譏刺，說道閣下在湖州做官，百姓給你害得好苦，我朱某就算有錢，也寧可去周濟給閣下害苦了的貧民。吳之榮雖然惱怒，卻也無法可施，他既已被革職，無權無勢，又怎能再奈何得了富家巨室？當下又來拜訪莊允城。

莊允城平素結交清流名士，對這贓官很瞧不起，見他到來求索，冷笑一聲，封了一兩銀子給他，說道：「依閣下的為人，這兩銀子本是不該送的，只是湖州百姓盼望閣下早去一刻好一刻，多一兩銀子，能早去片刻，也是好的。」

吳之榮心下怒極，一瞥眼見到大廳桌上放得有一部「明書輯略」，心想：「這姓莊的愛聽奉承，人家只要一讚這部明史修得如何如何好，白花花的銀子雙手捧給人家，再也不皺一皺眉頭。」便笑道：「莊翁厚賜，卻之不恭。兄弟今日離別湖州，最遺憾的便是無法將『湖州之寶』帶一部回家，好讓敝鄉孤陋寡聞之輩大開眼界。」

莊允城問道：「甚麼叫做『湖州之寶』？」吳之榮笑道：「莊翁這可太謙了。士林之中，紛紛都說，令郎廷鑨公子親筆所撰的那部『明書輯略』，史才、史識、史筆，無一不是曠古罕有，左馬班莊，乃是古今良史四大家。這『湖州之寶』，自然便是令郎親筆所撰的明史了。」

吳之榮前一句「令郎親筆所撰」，後一句「令郎親筆所撰」，把莊允城聽得心花怒放。他明知此書並非兒子親作，內心不免遺憾，吳之榮如此說，正好大投所好，心想：「人家都說此人貪贓，是個齷齪小人，但他畢竟是個讀書人，眼光倒是有的。原來外間說鑨兒此書是『湖州之寶』，這話倒是第一次聽見。」不由得笑容滿面，說道：「榮翁說甚麼左馬班莊，古今四大良史，兄弟可不大明白，還請指教。」吳之榮見他臉色頓和，知道馬屁已經拍上，心下暗暗喜歡，說道：「莊翁未免太謙了。左丘明作『左傳』，司馬遷作『史記』，班固作『漢書』，都是傳誦千載的名作。自班固而後，大史家就沒有了。歐陽修作『五代史』，司馬光作『資治通鑒』，文章雖佳，才識終究差了。直到我大清盛世，令郎親筆所撰這部煌煌巨作『明史輯略』出來，方始有人能和左丘明、司馬遷、班固三位前輩並駕齊驅，『四大良史，左馬班莊』，這句話便是由此而生。」

莊允城笑容滿面，連連拱手，說道：「謬讚，謬讚！不過『湖州之寶』這句話，畢竟當不起。」吳之榮正色道：「怎麼當不起？外間大家都說：『湖州之寶史絲筆，還是莊史居第一』！」蠶絲和毛筆是湖州兩大名產，吳之榮品格卑下，卻有三分才情，出口成章，將「莊史」和湖絲、湖筆並稱。莊允城聽得更是喜歡。

吳之榮又道：「兄弟來到貴處做官，兩袖清風，一無所得。今日老著臉皮，要向莊翁求一部明史，作為我家傳家之寶。日後我吳家子孫日夕誦讀，自必才思大進，光宗耀祖，全仗莊翁之厚賜了。」莊允城笑道：「自當奉贈。」吳之榮又談了幾句，不見莊允城有何舉動，當下又將這部明史大大恭維了一陣，其實這部書他一頁也未讀過，只是史才如何如何了得，史識又如何如何超卓，不著邊際的瞎說。莊允城道：「榮翁且請寬坐。」回進內堂。

過了良久，一名家丁捧了一個包裹出來，放在桌上。吳之榮見莊允城尚未出來，忙將包裹掂了掂，那包裹雖大，卻是輕飄飄地，內中顯然並無銀兩，心下好生失望。過得片刻，莊允城回到廳上，捧起包裹，笑道：「榮翁瞧得起敝處的土產，謹以相贈。」

吳之榮謝了，告辭出來，沒回到客店，便伸手到包裹中一陣掏摸，摸到的竟是一部書，一束蠶絲，幾十管毛筆。他費了許多唇舌，本想莊允城在一部明史之外，另有幾百兩銀子相贈，可是贈送的竟是他信口胡謅的「湖州三寶」，心下暗罵：「他媽的，南潯這些財主，都如此小氣！也是我說錯了話，倘若我說湖州三寶乃是金子銀子和明史，豈不是大有所獲？」

氣憤憤的回到客店，將包裹往桌上一丟，倒頭便睡，一覺醒來，天已大黑，客店中吃飯的時候已過，他又捨不得另叫飯菜，愁腸飢火，兩相煎熬，再也睡不著覺，當下解開包裹，翻開那部『明書輯略』閱看。看得幾頁，眼前金光一閃，赫然出現一張金葉。吳之榮一顆心怦怦亂跳，揉了揉眼細看，卻不是金葉是甚麼？當下一陣亂抖，從書中抖了十張金葉出來，每一張少說也有五錢，十張金葉便有五兩黃金。其時金貴，五兩黃金抵得四百兩銀子。

吳之榮喜不自勝，尋思：「這姓莊的果然狡獪，他怕我討得這部書去，隨手拋棄，翻也不翻，因此將金葉子夾在書中，看是誰讀他兒子的這部書，誰便有福氣得此金葉。是了，我便多讀幾篇，明天再上門去，一面謝他贈金之惠，一面將書中文章背誦幾段，大讚而特讚。他心中一喜，說不定另有幾兩黃金相送。」

當下剔亮油燈，翻書誦讀，讀到明萬曆四十四年，後金太祖努兒哈赤即位，國號金，建元「天命」，突然間心中一凜：「我太祖於丙辰建元，從這一年起，就不該用明朝萬曆年號，該當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。」

一路翻閱下去，只見丁卯年後金太宗即位，書中仍書「明天啟七年」，不作「大金天聰元年」。丙子年後金改國號為清，改元崇德，這部書仍作「崇禎九年」，不書「大清崇德元年」；甲申年書作「崇禎十七年」，不書「大清順治元年」。又看清兵入關之後，書中於乙酉年書作「隆武元年」、丁亥年書作「永曆元年」，那隆武、永曆，乃明朝唐王、桂王的年號，作書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，不將清朝放在眼裏。他看到這裏，不由得拍案大叫：「反了，反了，這還了得！」

一拍之下，桌子震動，油燈登時跌翻，濺得他手上襟上都是燈油。黑暗之中，突然間靈機一動，不由得大喜若狂：「這不是老天爺賜給我的一注橫財？升官發財，皆由於此。」想到開心處，不由得大聲叫喚起來。忽聽得店伴拍門叫道：「客官，客官，甚麼事？」

吳之榮笑道：「沒甚麼！」點燃油燈，重新翻閱。這一晚直看到雄雞啼叫，這才和衣上床，卻又在書中找了七八十處忌諱犯禁的文字出來，便在睡夢之中，也是不住的嘻笑。

換朝改代之際，當政者於這年號正朔，最是著意。最犯忌者，莫過於文字言語之中，引人思念前朝。「明書輯略」記敘的是明代之事，以明朝年號紀年，原無不合，但當文字禁網極密之際，卻是極大的禍端。參與修史的學者文士，大都只助修數卷，未能通閱全書，而修撰最後數卷之人，偏是對清朝痛恨入骨，決不肯在書中用大清年號。莊廷鑨是富室公子，雙眼又盲，未免粗疏，終予小人可乘之隙。

次日中午，吳之榮便即乘船東行，到了杭州，在客店中寫了一張稟帖，連同這部明史，送入將軍松魁府中。他料想松魁收到稟帖後，便會召見。其時滿清於檢舉叛逆，賞賜極厚，自己立此大功，開復原官固是意料中事，說不定還會連升三級。不料在客店中左等右等，一連等上大半年，日日到將軍府去打探消息，卻如石沉大海一般，後來那門房竟厲聲斥責，不許他再上門囉唣。

吳之榮心焦已極，莊允城所贈金葉兌換的銀子即將用盡，這場告發卻沒半點結果，又是煩惱，又是詫異。這日在杭州城中閒逛，走過文通堂書局門口，踱進去想看看白書，以消永日，只見書架上陳列著三部「明書輯略」，心想：「難道我所找出的岔子，還不足以告倒莊允城？且再找幾處大逆不道的文字出來，明日再寫一張稟帖，遞進將軍府去。」浙江巡撫是漢人，將軍則是滿洲人，他生怕巡撫不肯興此文字大獄，是以定要向滿洲將軍告發。

他打開書來，只看得幾頁，不由得嚇了一跳，全身猶如墮入冰窖，一時宛如丈二和尚，摸不著頭腦，只見書中各處犯忌的文字竟已全然無影無蹤，自大清太祖開國以後，也都改用了大金大清的年號紀年，至於功訐建州衛都督（滿清皇帝祖宗的親戚），以及大書隆武，永曆等年號的文字，更是一字不見。但文字前後貫串，書頁上乾乾淨淨，更無絲毫塗改痕跡，這戲法如何變來，實是奇哉怪也。

他雙手捧書，在書鋪中只呆呆出神，過得半晌，大叫一聲：「是了！」眼見此書書頁封函，潔白嶄新，向店倌一問之下，果然是湖州販書客人新近送來，到貨還不過七八天。他心道：「這莊允城好厲害！當真是錢可通神。他收回舊書，重新鐫版，另刊新書，將原書中所有干犯禁忌之處，盡行刪削乾淨。哼，難道就此罷了不成？」

吳之榮所料果然不錯。原來杭州將軍松魁不識漢字，幕府師爺見到吳之榮的稟帖，登時全身嚇出了一身冷汗，知道此事牽連重大之極，拿著稟帖的雙手竟不由自主的顫抖不已。

這幕客姓程，名維藩，浙江紹興人氏。明清兩朝，官府的幕僚十之八九是紹興人，所以「師爺」二字之上，往往冠以「紹興」，稱為「紹興師爺」。這些師爺先跟同鄉先輩學到一套秘訣，此後辦理刑名錢穀，處事便十分老到。官府中所有公文，均由師爺手擬，大家既是同鄉，下級官員的公文呈到上級衙門去，也就不易遇到挑剔批駁。所以大小新官上任，最要緊的便是重金禮聘一位紹興師爺。明清兩朝，紹興人做大官的人並不多，卻操縱了中國庶政達數百年之久，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項奇蹟。那程維藩宅心忠厚，信奉「公門之中好修行」這句名言。那是說官府手操百姓生殺大權，師爺擬稿之際幾字略重，便能令百姓家破人亡，稍加開脫，即可使之死裏逃生，因之在公門中救人，比之在寺廟中修行效力更大。他見這明史一案倘若釀成大獄，蘇南浙西不知將有多少人喪身破家，當即向將軍告了幾天假，星夜坐船，來到湖州南潯鎮上，將此事告知莊允城。

莊允城陡然大禍臨頭，自是魂飛天外，登時嚇得全身癱軟，口涎直流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過了良久，這才站起身來，雙膝跪地，向程維藩叩謝大恩，然後向他問計。

程維藩從杭州坐船到南潯之時，反覆推考，已思得良策，心想這部「明書輯略」流傳已久，隱瞞是瞞不了的，唯有施一個釜底抽薪之計，一面派人前赴各地書鋪，將這部書盡數收購回來銷毀，一面趕開夜工，另鐫新版，刪除所有諱忌之處，重印新書，行銷於外。官府追究之時，將新版明史拿來一查，發覺吳之榮所告不實，便可消弭一場橫禍了。當下便將此計說了出來。莊允城驚喜交集，連連叩頭道謝。程維藩又教了他不少關節，某某官府處應送禮若干，某某衙門處應如何疏通，莊允城一一受教。

程維藩回到杭州，隔了半個多月，才將原書及吳之榮的稟帖移送浙江巡撫朱昌祚，輕描淡寫的批了幾個字，說道投稟者是因贓已革知縣，似有挾怨吹求之嫌，請撫台大人詳查。

吳之榮在杭州客店中苦候消息之時，莊允城的銀子卻如流水價使將出去。其時莊允城的重賂，已經送到將軍衙門、巡撫衙門和學政衙門。朱昌祚接到公事，這等刊書之事，屬學政該管，壓了十多天後，才移牒學政胡尚衡。學政衙門的師爺先擱上大半個月，又告了一個月病假，這才慢吞吞的擬稿發文，將公事送到湖州府去。湖州府學官又耽擱了二十幾天，才移文歸安縣和烏程縣的學官，要他二人申覆。那兩個學官也早得到莊允城的大筆賄賂，其時新版明史也已印就，二人將兩部新版書繳了上去，回說道：「該書平庸粗疏，無裨世道人心，然細查全書，尚無諱禁犯例之處。」層層申覆，就此不了了之。

吳之榮直到在書鋪中發現了新版明史，方知就裏，心想唯有弄到一部原版明史，才能重揭此案。杭州各家書鋪之中，原版書早給莊家買清，當下前赴浙東偏僻州縣收購，豈知仍是一部也覓不到。他窮愁潦倒，只好廢然還鄉。也是事有湊巧，旅途之中，卻在一家客店中見到店主人正在搖頭幌腦的讀書，一看之下，所讀的便是這部「明書輯略」，借來一翻，竟是原版。這一下大喜過望，心想若向店主人求購，一來他未必肯售，二來自己也無銀子，買不起，只好偷。深夜之中悄悄起床，偷了書便即溜出店門，心想浙江全省有關官員都已受了莊允城之賄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告到北京城去。

吳之榮來到北京，便寫了稟帖，告到禮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三處衙門，說明莊家如何賄賂官員，改鐫新版。

不料在京中等不到一個月，三處衙門先後駁覆下來，都稱細查莊廷鑨所著「明書輯略」一書，內容並無違禁犯例，該革職知縣吳之榮所告，並非實情，顯係挾嫌誣告，至於賄賂官員云云，更係捕風捉影之辭。那通政司的批駁更是嚴厲，說道：「該吳之榮以貪墨被革，遂以天下清官，皆如彼之貪。」原來莊允城受了程維藩之教，早將新版明史送到了禮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三處衙門，有關官吏師爺，也早已送了厚禮打點。

吳之榮又碰了一鼻子灰，眼見回家已無盤纏，勢將流落異鄉。其時清廷對待漢人文士極為嚴峻，文字中稍有犯禁，便即處死，吳之榮所告的若是尋常文人，早已得手，偏生遇著的對手是富豪之家，這才阻難重重。既無退路，心想拚著坐牢，也要將這件案子幹到底，當下又寫了四張稟帖，分呈四位顧命大臣；同時又在客店中寫了數百張招紙，揭露其事，在北京城中到處張貼。他這一著卻大是行險，倘若官府追究起來，說他危言聳聽，擾亂人心，不免有殺頭的重罪。

那四個顧命大臣，名叫索尼、蘇克薩哈、遏必隆、鰲拜，均是滿洲的開國功臣。順治皇帝逝世之時，遺詔命這四大臣輔政。其中鰲拜最為兇橫，朝中黨羽極眾，清廷大權，幾乎盡操於他一人之手。他生怕敵黨對其不利，是以派出無數探子，在京城內外打探動靜。這日得到密報，說道北京城中出現許多招貼，揭發浙江莊姓百姓著書謀叛，大逆不道，浙江官員受賄、置之不理等情。

鰲拜得悉之下，立即查究，登時雷厲風行的辦了起來。便在此時，吳之榮的稟帖也已遞入鰲拜府中。他當即召見吳之榮，詳問其事，再命手下漢人幕客細閱吳之榮所呈繳的那部原版明史，所言果是實情。

鰲拜以軍功而封公爵、做大官，向來歧視漢人和讀書人，掌握大權後便想辦幾件大案，鎮懾人心，不但使漢人不敢興反叛之念，也令朝中敵黨不敢有甚異動，當即派出欽差，赴浙江查究。這一來，莊家全家固然逮入京中，連杭州將軍松魁、浙江巡撫朱昌祚以下所有大小官員，也都革職查辦。在明史上列名的文學之士，無一不鋃鐺入獄。

※※※

顧炎武、黃宗羲二人在呂留良家中，將此案的來龍去脈，詳細道來，呂留良聽得只是嘆息。當晚三人聯榻長談，議論世事，說到明末魏忠賢等太監陷害忠良，把持朝政，種種倒行逆施，終至明室覆亡，入清後漢人慘遭屠戮，禍難方深，無不扼腕切齒。

次日一早，呂留良全家和顧黃二人登舟東行。江南中產以上人家，家中都自備有船，江南水鄉，河道四通八達，密如蛛網，一般人出行都是坐船，所謂「北人乘馬，南人乘舟」，自古已然。

到得杭州後，自運河折而向北，這晚在杭州城外聽到消息，清廷已因此案而處決了不少官員百姓：莊廷鑨已死，開棺戮屍；莊允城在獄中不堪虐待而死；莊家全家數十口，十五歲以上的盡數處斬，妻女發配瀋陽，給滿洲旗兵為奴。前禮部侍郎李令皙為該書作序，凌遲處死，四子處斬。李令皙的幼子剛十六歲，法司見殺得人多，心腸軟了，命他減供一歲，按照清律，十五歲以下者得免死充軍。那少年道：「我爹爹哥哥都死了，我也不願獨生。」終於不肯易供，一併處斬。松魁、朱昌祚入獄候審，幕客程維藩凌遲棄市。歸安、烏程的兩名學官處斬。因此案牽連，冤枉而死的人亦是不計其數。湖州知府譚希閔到任還只半月，朝廷說他知情不報，受賄隱匿，和推官李煥、訓導王兆禎同處絞刑。

吳之榮對南潯富人朱佑明心下懷恨最深，那日去打秋風，給他搶白了一場，逐出門來，當下向辦理此案的法司聲稱，該書註明依據「朱氏原稿增刪潤飾而成」，這朱氏便是朱佑明了；又說他的名字「朱佑明」，顯是心存前明，咒詛本朝。這樣一來，朱佑明和他五個兒子同處斬首，朱家的十餘萬財產，清廷下令都賞給吳之榮。

最慘的是，所有雕版的刻工、印書的印工、裝訂的釘工，以及書賈、書鋪的主人、賣書的店員、買書的讀者，查明後盡皆處斬。據史書記載，其時蘇州滸墅關有一個榷貨主事（關吏）李尚白，喜讀史書，聽說蘇州閶門書坊中有一部新刊的明史，內容很好，派一個工役去買。工役到時，書店主人外出，那工役便在書鋪隔壁一家姓朱的老者家中坐著等候，等到店主回來，將書買回。李尚白讀了幾卷，也不以為意。過了幾個月，案子發作，一直查究到各處販書買書之人。其時李尚白在北京公幹，以購逆書之罪，在北京立即斬決。書店主人和奉命買書的工役斬首。連那隔壁姓朱老者也受牽累，說他既知那人來購逆書，何以不即舉報，還讓他在家中閒坐？本應斬首，姑念年逾七十，免死，和妻子充軍邊遠之處。

至於江南名士，因莊廷鑨慕其大名、在書中列名參校者，同日凌遲處死，計有茅元錫等十四人。所謂凌遲處死，乃是一刀一刀，將其全身肢體肌肉慢慢切割下來，直到犯人受盡痛苦，方才處死。因這一部書而家破人亡的，當真難以計數。

呂留良等三人得到消息，憤恨難當，切齒痛罵。黃宗羲道：「伊璜先生列名參校，這一會只怕也難逃此劫。」他三人和查伊璜向來交好，都十分掛念。

這一日舟至嘉興，顧炎武在城中買了一份邸報，上面詳列明史一案中獲罪諸人的姓名。卻見上諭中有一句說：「查繼佐、范驤、陸圻三人，雖列名參校，然事先未見其書，免罪不究。」顧炎武將邸報拿到舟中，和黃宗羲、呂留良三人同閱，嘖嘖稱奇。

黃宗羲道：「此事必是大力將軍所為。」呂留良道：「大力將軍是誰？倒要請教。」黃宗羲道：「兩年之前，兄弟到伊璜先生家中作客，但見他府第煥然一新，庭園寬大，陳設富麗，與先前大不相同。府中更養了一班崑曲戲班子，聲色曲藝，江南少見。兄弟和伊璜先生向來交好，說得上互託肝膽，便問起情由。伊璜先生說出一段話來，確是風塵中的奇遇。」當下便將這段故事轉述了出來。

※※※

查繼佐，字伊璜。（「觚賸」一書中有「雪遘」一文，述此奇事，開首說：「浙江海寧查孝廉，字伊璜，才華豐艷，而風情瀟灑，常謂滿眼悠悠，不堪愁對，海內奇傑，非從塵埃中物色，未可得也。」）這一天家居歲暮，命酒獨酌，不久下起雪來，越下越大。查伊璜獨飲無聊，走到門外觀賞雪景，見有個乞丐站在屋簷下避雪，這丐者身形魁梧，骨格雄奇，只穿一件破單衫，在寒風中卻絲毫不以為意，只是臉上頗有鬱怒悲憤之色。查伊璜心下奇怪，便道：「這雪非一時能止，進來喝一杯如何？」那乞丐道：「甚好！」查伊璜便邀他進屋，命書僮取出杯筷，斟了杯酒，說道：「請！」那乞丐舉杯便乾，讚道：「好酒！」

查伊璜給他連斟了三杯，那丐者飲得極是爽快。查伊璜最喜的是爽快人，心下喜歡，說道：「兄台酒量極好，不知能飲多少？」那乞丐道：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」這兩句雖是熟套語，但在一個乞丐口中說出來，卻令查伊璜暗暗稱異，當即命書僮捧出一大罈紹興女兒紅來，笑道：「在下酒量有限，適才又已飲過，不能陪兄暢飲。老兄喝一大碗，我陪一小杯如何？」那乞丐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當下書僮將酒燙熱，分斟在碗中杯內。查伊璜喝一杯，那乞丐便喝一大碗。待那乞丐喝到二十餘碗時，臉上仍無甚酒意，查伊璜卻已頹然醉倒。要知那紹興女兒紅酒入口溫和，酒性卻頗厲害。紹興人家生下兒子女兒，便釀數罈至數十罈不等，埋入地下，待女兒長大嫁人，將酒取出宴客，那酒其時作琥珀色，稱為「女兒紅」。想那酒埋藏十七八年以至二十餘年，自然醇厚之極。至於生兒子人家所藏之酒，稱為「狀元紅」，盼望兒子日後中狀元時取出宴客。狀元非人人可中，多半是在兒子娶媳婦時用以饗客了。酒坊中釀酒用以販賣的，也襲用了狀元紅、女兒紅之名。

書僮將查伊璜扶入內堂安睡，那乞丐自行又到屋簷之下。次晨查伊璜醒轉，忙去瞧那乞丐時，只見他負手而立，正在欣賞雪景。一陣北風吹來，查伊璜只覺寒入骨髓，那乞丐卻是泰然自若。查伊璜道：「天寒地凍，兄台衣衫未免過於單薄。」當即解下身上的羊皮袍子，披在他肩頭，又取了十兩銀子，雙手捧上，說道：「些些買酒之資，兄台勿卻。何時有興，請再來喝酒。昨晚兄弟醉倒，未能掃榻留賓，簡慢勿怪。」那乞丐接過了銀子，說道：「好說。」也不道謝，揚長而去。

第二年春天，查伊璜到杭州遊玩，一日在一座破廟之中，見到有口極大的古鐘，少說也有四百來斤，他正在鑒賞鐘上所刻的文字花紋，忽有一名乞丐大踏步走進佛殿，左手抓住鐘鈕，向上一提，一口大鐘竟然離地數尺。那乞丐在鐘下取出一大碗肉、一大缽酒來，放在一旁，再將古鐘置於原處。查伊璜見他如此神力，不禁駭然，仔細看時，竟然便是去冬一起喝酒的那乞丐，笑問：「兄台還認得我嗎？」那乞丐向他望了一眼，笑道：「啊，原來是你。今日我來作東，大家再喝個痛快，來來來，喝酒。」說著將土缽遞了過去。

查伊璜接過土缽，喝了一大口，笑道：「這酒挺不錯啊。」那乞丐從破碗中抓起一大塊肉，道：「這是狗肉，吃不吃？」查伊璜雖覺骯髒，但想：「我既當他是酒友，倘若推辭，未免瞧他不起了。」當下伸手接過，咬了一口，咀嚼之下，倒也甘美可口。兩人便在破廟中席地而坐，將土缽遞來遞去，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吃肉時便伸手到碗中去抓，不多時酒肉俱盡。那乞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只可惜酒少了，醉不倒孝廉公。」

查伊璜道：「去年冬天在敝處邂逅，今日又再無意中相遇，實是有緣。兄台神力驚人，原來是一位海內奇男子，得能結交你這位朋友，小弟好生喜歡。兄台有興，咱們到酒樓去再飲如何？」那乞丐道：「甚妙，甚妙！」兩人到西湖邊的樓外樓酒樓，呼酒又飲，不久查伊璜又即醉倒。待得酒醒，那乞丐已不知去向。

那是明朝崇禎末年之事，過得數年，清兵入關，明朝覆亡。查伊璜絕意進取，只在家中閒居，一日忽有一名軍官，領兵四名，來到查府。

查伊璜吃了一驚，只道是禍事上門，豈知那軍官執禮甚恭，說道：「奉廣東省吳軍門之命，有薄禮奉贈。」查伊璜道：「我和貴上素不相識，只怕是弄錯了。」那軍官取出拜盒，拿出一張大紅泥金名帖，上寫「拜上查先生伊璜，諱繼佐」，下面寫的是「眷晚生吳六奇頓首百拜」。查伊璜心想：「我連這吳六奇的名字也沒聽見過，為何送禮於我？」當下沉吟不語。那軍官道：「敝上說道，些些薄禮，請查先生不要見笑。」說著將兩隻朱漆燙金的圓盒放在桌上，俯身請安，便即別去。

查伊璜打開禮盒，赫然是五十兩黃金，另一盒中卻是六瓶洋酒，酒瓶上綴以明珠翡翠，華貴非凡。查伊璜一驚更甚，追出去要那軍官收回禮品，武人步快，早已去得遠了。

查伊璜心下納悶，尋思：「飛來橫財，非福是禍，莫非有人陷害於我？」當下將兩隻禮盒用封條封起，藏於密室。查氏家境小康，黃金倒也不必動用，只是久聞洋酒之名，不敢開瓶品嚐，未免心癢。

過了數月，亦無他異。這一日，卻有一名身穿華服的貴介公子到來。那公子不過十七八歲，精神飽滿，器宇軒昂，帶著八名從人，一見查伊璜，便即跪下磕頭，口稱：「查世伯，姪子吳寶宇拜見。」查伊璜忙即扶起，道：「世伯之稱，可不敢當，不知尊大人是誰？」那吳寶宇道：「家嚴名諱，上六下奇，現居廣東省通省水陸提督之職，特命小姪造府，恭請世伯到廣東盤桓數月。」

查伊璜道：「前承令尊大人厚賜，心下好生不安。說來慚愧，兄弟生性疏闊，記不起何時和令尊大人相識。兄弟一介書生，素來不結交貴官。公子請少坐。」說著走進內室，將那兩隻禮盒捧了出來，道：「還請公子攜回，實在不敢受此厚禮。」他心想這吳六奇在廣東做提督，必是慕己之名，欲以重金聘去做幕客。這人官居高位，為滿洲人做鷹犬，欺壓漢人，倘若受了他金銀，污了自己清白，當下臉色之間頗為不豫。

吳寶宇道：「家嚴吩咐，務必請到世伯。世伯若是忘了家嚴，有一件信物在此，世伯請看。」在從人手中接過一個包裹，打了開來，卻是一件十分敝舊的羊皮袍子。

查伊璜見到舊袍，記得是昔年贈給雪中奇丐的，這才恍然，原來這吳六奇將軍，便是當年共醉的酒友，心中一動：「韃子佔我天下，若有手握兵符之人先建義旗，四方響應，說不定便能將韃子逐出關外。這奇丐居然還記得我昔日一飯一袍之惠，不是沒良心之人，我若動以大義，未始沒有指望。男兒建功報國，正在此時，至不濟他將我殺了，卻又如何？」

當下欣然就道，來到廣州。吳六奇將軍接入府中，神態極是恭謹，說道：「六奇流落江南，得蒙查先生不棄，當我是個朋友。請我喝酒，送我皮袍，倒是小事，在那破廟中肯和我同缽喝酒，手抓狗肉，那才是真正瞧得起我了。六奇其時窮途潦倒，到處遭人冷眼，查先生如此熱腸相待，登時令六奇大為振奮。得有今日，都是出於查先生之賜。」查伊璜淡淡的道：「在晚生看來，今日的吳將軍，也不見得就比當年的雪中奇丐高明了。」

吳六奇一怔，也不再問，只道：「是，是！」當晚大開筵席，遍邀廣州城中的文武官員與宴，推查伊璜坐了首席，自己在下首相陪。

廣東省自巡撫以下的文武百官，見提督大人對查伊璜如此恭敬，無不暗暗稱異。那巡撫還道查伊璜是皇帝派出來微服察訪的欽差大臣，否則吳六奇平素對人十分倨傲，何以對這個江南書生卻這等必恭必敬？酒散之後，那巡撫悄悄向吳六奇探問，這位貴客是否朝中紅員。吳六奇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兄當真聰明，鑒貌辨色，十有九中。」這句話本來意存譏刺，說他這第十次卻猜錯了。豈知那巡撫竟會錯了意，只道查伊璜真是欽差，心想這位查大人在吳提督府中居住，已給他巴結上了，吳提督和自己向來不甚投機，倘若欽差大人回京之後，奏本中對我不利，那可糟糕；回去後備了一份重禮，次日清晨，便送到提督府來。

吳六奇出來見客，說道查先生昨晚大醉未醒，撫台的禮物一定代為交到，一切放心，不必多所掛懷。巡撫一聽大喜，連連稱謝而去。消息傳出，眾官員都知巡撫大人送了份厚禮給查先生。這位查先生是何來頭，不得而知，但連巡撫都送厚禮，自己豈可不送？數日之間，提督府中禮物有如山積。吳六奇命帳房一一照收，卻不令查先生得知。他每日除了赴軍府辦理公事外，總是陪著查伊璜喝酒。

這一日傍晚時分，兩人又在花園涼亭中對坐飲酒。酒過數巡，查伊璜道：「在府上叨擾多日，已感盛情，晚生明日便要北歸了。」吳六奇道：「先生說那裏話來？先生南來不易，若不住上一年半載，決計不放先生回去。明日陪先生到五層樓去玩玩。廣東風景名勝甚眾，幾個月內，遊覽不盡。」

查伊璜乘著酒意，大膽說道：「山河雖好，已淪夷狄之手，觀之徒增傷心。」吳六奇臉色微變，道：「先生醉了，早些休息罷。」查伊璜道：「初遇之時，我敬你是個風塵豪傑，足堪為友，豈知竟是失眼了。」吳六奇問道：「如何失眼？」查伊璜朗聲道：「你具大好身手，不為國為民出力，卻助紂為虐，作韃子的鷹犬，欺壓我大漢百姓，此刻兀自洋洋得意，不以為恥。查某未免羞與為友。」說著霍地站起身來。

吳六奇道：「先生噤聲，這等話給人聽見了，可是一場大禍。」查伊璜道：「我今日還當你是朋友，有一番良言相勸。你如不聽，不妨便將我殺了。查某手無縛雞之力，反正難以相抗。」吳六奇道：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查伊璜道：「將軍手綰廣東全省兵符，正是起義反正的良機。登高一呼，天下響應，縱然大事不成，也教韃子破膽，轟轟烈烈的幹它一場，才不負了你天生神勇，大好頭顱。」

吳六奇斟酒於碗，一口乾了，說道：「先生說得好痛快！」雙手一伸，嗤的一聲響，撕破了自己袍子衣襟，露出黑毛毿毿的胸膛，撥開胸毛，卻見肌膚上刺著八個小字：「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。」

查伊璜又驚又喜，問道：「這……這是甚麼？」吳六奇掩好衣襟，說道：「適才聽得先生一番宏論，可敬可佩。先生不顧殞身滅族的大禍，披肝瀝膽，向在下指點，在下何敢再行隱瞞。在下本在丐幫，此刻是天地會的洪順堂紅旗香主，誓以滿腔熱血，反清復明。」

查伊璜見了吳六奇胸口刺字，更無懷疑，說道：「原來將軍身在曹營心在漢，適才言語冒犯，多有得罪。」吳六奇大喜，心想這「身在曹營心在漢」，那是將自己比作關雲長了，道：「這等比喻，可不敢當。」查伊璜道：「不知何謂丐幫，何謂天地會，倒要請教。」

吳六奇道：「先生請再喝一杯，待在下慢慢說來。」當下二人各飲了一杯。

吳六奇道：「那丐幫由來已久，自宋朝以來，便是江湖上的一個大幫。幫中兄弟均是行乞為生，就算是家財豪富之人，入了丐幫，也須散盡家資，過叫化子的生活。幫中幫主以下是四大長老，其下是前後左右中五方護法。在下位居左護法，在幫中算是八袋弟子，位份已頗不低。後來因和一位姓孫的長老不和，打起架來，在下其時酒醉，失手將他打得重傷。不敬尊長已是大犯幫規，毆傷長老更是大罪，幫主和四長老集議之後，將在下斥革出幫。那日在府上相遇，先生邀我飲酒，其時在下初遭斥逐，心中好生鬱悶，承先生不棄，還當在下是個朋友，胸懷登時舒暢了不少。」查伊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吳六奇道：「第二年春，在西湖邊上再度相逢，先生折節下交，譽我是海內奇男子。在下苦思數日，心想我不容於丐幫，江湖上朋友都瞧我不起，每日裏爛醉如泥，自暴自棄，眼見數年之間，就會醉死。這位查先生卻說我是個奇男子，我吳六奇難道就此一蹶不振，再無出頭之日？過不多時，清兵南下，我心下憤激，不明是非，竟去投效清軍，立了不少軍功，殘殺同胞，思之好生慚愧。」

查伊璜正色道：「這就不對了。兄台不容於丐幫，獨往獨來也好，自樹門戶也好，何苦出此下策，前去投效清軍？」吳六奇道：「在下愚魯，當時未得先生教誨，幹了不少錯事，當真該死之極。」查伊璜點頭道：「將軍既然知錯，將功贖罪，也還不遲。」

吳六奇道：「後來滿清席捲南北，我也官封提督。兩年之前，半夜裏忽然有人闖入我臥室行刺。這刺客武功不是我對手，給我拿住了，點燈一看，竟然便是昔年給我打傷的那位丐幫孫長老。他破口大罵，說我卑鄙無恥，甘為異族鷹犬。他越罵越兇，每一句話都打中了我心坎。這些話有時我也想到了，明知自己的所作所為很是不對，深夜捫心自問，好生慚愧，只是自己所想，遠不如他罵得那麼明白痛快。我嘆了口氣，解開他被我封住的穴道，說道：『孫長老，你罵得很對，你這就去罷！』他頗為詫異，便即越窗而去。」

查伊璜道：「這件事做得對了！」

吳六奇道：「其時提督衙門的牢獄之中，關得有不少反清的好漢子。第二天清早，我尋些藉口，一個個將他們放了，有的說是捉錯了人，有的說不是主犯，從輕發落。過了一個多月，那位孫長老半夜又來見我，開門見山的問我，是否已有悔悟之心，願意反清立功。我拔出刀來，一刀斬去左手兩根手指，說：『吳六奇決心痛改前非，今後聽從孫長老號令。』」伸出左手，果然無名指和小指已然不見，只剩下三根手指。

查伊璜大拇指一豎，讚道：「好漢子！」

吳六奇繼續說道：「孫長老見我意誠，又知我雖然生性魯莽，說過的話倒是從未食言，便道：『很好，待我回覆幫主，請幫主的示下。』十天之後，孫長老又來見我，說幫主和四長老會商，決定收我回幫，重新由一袋弟子做起。又說丐幫已和天地會結盟，同心協力，反清復明。那天地會是台灣國姓爺鄭大帥手下謀主陳永華陳先生所創，近年來在福建、浙江、廣東一帶，好生興旺。孫長老替我引見會中廣東洪順堂香主，投入天地會。天地會查了我一年，交我辦了幾件要事，見我確是忠心不貳，最近陳先生從台灣傳下訊來，封我為洪順堂紅旗香主之職。」

查伊璜雖不明白天地會的來歷，但台灣國姓爺延平郡王鄭成功孤軍抗清，精忠英勇，天下無不知聞。這天地會既是他手下謀主陳永華所創，自然是同道中人，當下不住點頭。

吳六奇又道：「國姓爺昔年率領大軍，圍攻金陵，可惜寡不敵眾，退回台灣，但留在江浙閩三省不及退回的舊部官兵卻著實不少。陳先生暗中聯絡老兄弟，組成了這天地會，會裏的口號是『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』，那便是在下胸口所刺的八個字。尋常會中兄弟，身上也不刺字，在下所以自行刺字，是學一學當年岳武穆『盡忠報國』的意思。」

查伊璜心下甚喜，連喝了兩杯酒，說道：「兄台如此行為，才真正不愧為海內奇男子之稱了。」吳六奇道：「『海內奇男子』五字，愧不敢當。只要查先生肯認我是朋友，姓吳的已快活不盡。我們天地會總舵主陳永華陳先生，又有一個名字叫作陳近南，那才真是響噹噹的英雄好漢，江湖上說起來無人不敬，有兩句話說得好：『平生不識陳近南，就稱英雄也枉然。』在下尚未見過陳總舵主之面，算不了甚麼人物。」查伊璜想像陳近南的英雄氣概，不禁神往。斟了兩杯酒，說道：「來，咱們來為陳總舵主乾一杯！」

兩人一口飲乾。查伊璜道：「查某一介書生，於國於民，全無裨益。只須將軍那一日乘機而動，奮起抗清，查某必當投效軍前，稍盡微勞。」

自這日起，查伊璜在吳六奇府中，與他日夜密談，商討抗清的策略。吳六奇說道：天地會的勢力已逐步擴展到北方諸省，各個大省之中都已開了香堂。查伊璜在吳六奇幕中直耽了六七月之久，這才回鄉。回到家裏，卻大吃一驚，舊宅旁竟起了好大一片新屋，原來吳六奇派人攜了廣東大小官員所送的禮金，來到浙江查伊璜府上大興土木，營建樓台。

查伊璜素知黃宗羲和顧炎武志切興復，奔走四方，聚合天下英雄豪傑，共圖反清，因此將這件事毫不隱瞞的跟他說了。

※※※

黃宗羲在舟中將這件事源源本本的告知了呂留良，說道：「此事若有洩漏，給韃子們先下手為強，伊璜先生和吳將軍固是滅族之禍，而反清的大業是折了一條棟樑。」呂留良道：「除了你我三人之外，此事自是決不能吐露隻字，縱然見到伊璜先生，也絕不能提到廣東吳將軍的名字。」黃宗羲道：「伊璜先生和吳將軍有這樣一段淵源，朝中大臣對吳將軍倚畀正殷，吳將軍出面給伊璜先生說項疏通，朝廷非賣他這個面子不可。」呂留良道：「黃兄所見甚是，只不知陸圻，范驤二人，如何也和伊璜先生一般，說是『未見其書，免罪不究』？難道他二人也有朝中有力者代為疏通嗎？」黃宗羲道：「吳將軍替伊璜先生疏通，倘若單提一人，只怕惹起疑心，拉上兩個人來陪襯一下，也未可知。」呂留良笑道：「這等說來，陸范二人只怕直到此刻，還不知這條命是如何拾來的。」顧炎武點頭道：「江南名士能多保全一位，也就多保留一份元氣。」（按：「聊齋誌異」中有「大力將軍」一則，敘查伊璜遇吳六奇，結語說：「後查以修史一案，株連被收，卒得免，皆將軍力也。」評語稱：「厚施而不問其名，真俠烈古丈夫哉。而將軍之報，慷慨豪爽，尤千古所僅見。如此胸襟，自不應老於溝瀆。以是知兩賢之相遇，非偶然也。」「觚賸」一書中敘此事云：「先是苕中有富人莊廷鑨者，購得朱相國史稿，博求三吳名士，增益修飾，刊行於世，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，以孝廉夙負重名，亦借列焉。未幾私史禍發，凡有事於是書者，論置極典。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。」至於吳六奇參與天地會事，正史及過去稗官皆所未載。）

他三人所談，乃當世最隱秘之事，其時身在運河舟中，後艙中只有呂氏母子三人，黃宗羲又是壓低了嗓子而說，自不虞為旁人竊聽，舟既無牆，也不怕隔牆有耳了。不料顧炎武一句話剛說完，忽聽得頭頂𠹳𠹳一聲怪笑。三人大吃一驚，齊喝：「甚麼人？」卻更無半點聲息。三人面面相覷，均想：「難道真有鬼怪不成？」

三人中顧炎武最為大膽，也學過一點粗淺的防身武藝，一凝神間，伸手入懷，摸出一柄匕首，推開艙門，走上船頭，凝目向船篷頂瞧去，突然間船篷竄起一條黑影，撲將下來。顧炎武喝道：「是誰？」舉匕首向那黑影刺去。但覺手腕一痛，已給人抓住，跟著後心酸麻，已給人點中了穴道，匕首脫手，人也給推進了船艙之中。

黃宗羲和呂留良見顧炎武給人推進艙來，後面站著一個黑衣漢子，心中大驚，見那漢子身材魁梧，滿面獰笑。呂留良道：「閣下黑夜之中，擅自闖入，是何用意？」

那人冷笑道：「多謝你們三個挑老子升官發財啦。吳六奇要造反，查伊璜要造反，鰲少保得知密報，還不重重有賞？嘿嘿，三位這就跟我上北京去作個見證。」

呂顧黃三人暗暗心驚，均深自悔恨：「我們深宵在舟中私語，還是給他聽見了，我們行事魯莽，死不足惜，這一下累了吳將軍，可壞了大事。」

呂留良道：「閣下說甚麼話，我們可半點不懂。你要誣陷好人，儘管自己去幹，要想拉扯上旁人，那可不行。」他已決意以死相拚，如給他殺了，那便死無對證。

那大漢冷笑一聲，突然欺身向前，在呂留良和黃宗羲胸口各點一點，呂黃二人登時也都動彈不得。那大漢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眾位兄弟，都進艙來罷，這一次咱們前鋒營立的功勞可大著啦。」後梢幾個人齊聲答應，進來了四人，都是船家打扮，一齊哈哈大笑。

顧黃呂三人面面相覷，知道前鋒營是皇帝的親兵，不知如何，這幾人竟會早就跟上了自己，扮作船夫，一直在船篷外竊聽。黃宗羲和呂留良也還罷了，顧炎武這十幾年來足跡遍神州，到處結識英雄豪傑，眼光可謂不弱，對這幾名船夫卻竟沒留神。

只聽一名親兵叫道：「船家掉過船頭，回杭州去，有甚麼古怪，小心你的狗命。」後梢上那掌舵的梢公應道：「是！」

掌舵梢公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兒，顧炎武僱船時曾跟他說過話，這梢公滿臉皺紋，彎腰如弓，確是長年搖櫓拉縴的模樣，當時見了便毫不起疑。沒想到這老梢公雖是貨真價實，他手下的船夫卻都掉了包，自是在眾親兵威逼之下，無可奈何，只怪自己但顧得和黃呂二人高談闊論，陷身危局而不自知。

那黑衣大漢笑道：「顧先生，黃先生，呂先生，你三位名頭太大，連京裏大老們也知道啦，否則我們也不會跟上了你們，哈哈！」轉頭向四位下屬道：「咱們得了廣東吳提督謀反的真憑實據，這就趕緊去海寧把那姓查的抓了來。這三個反賊倔強得緊，逃是逃不了的，得提防他們服毒跳河。你們一個釘住一個，有甚麼岔子，干係可不小。」那四人應道：「是，謹遵瓜管帶吩咐。」瓜管帶道：「回京後見了鰲少保，人人不愁升官發財。」一名親兵笑道：「那都是瓜管帶提拔栽培，單憑我們四個，那有這等福份？」

船頭忽然有人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憑你們這四人，原也沒這等福份。」

船艙門呼的一聲，向兩旁飛開，一個三十來歲的書生現身艙口，負手背後，臉露微笑。

瓜管帶喝道：「官老爺們在這裏辦案，你是誰？」那書生微笑不答，邁步踏進船艙。刀光閃動，兩柄單刀分從左右劈落。那書生閃身避過，隨即欺向瓜管帶，揮掌拍向他頭頂。瓜管帶忙伸左臂擋格，右手成拳，猛力擊出。那書生左腳反踢，踹中了一名親兵胸口，那親兵大叫一聲，登時鮮血狂噴。另外三名親兵舉刀或削或剁。船艙中地形狹窄，那書生施展擒拿功夫，劈擊勾打，喀的一聲響，一名親兵給他掌緣劈斷了頸骨。瓜管帶右掌拍出，擊向那書生的後腦。那書生反過左掌，砰的一聲，雙掌相交，瓜管帶背心重重撞上船艙，船艙登時塌了一片。那書生連出兩掌，拍在餘下兩名親兵的胸口，喀喀聲響，二人肋骨齊斷。

瓜管帶縱身從船艙缺口中跳將出去。那書生喝道：「那裏走？」左掌急拍而出，眼見便將擊到他背心，不料瓜管帶正在此時左腳反踢，這一掌恰好擊在他的足底，一股掌力反而推著他向前飛出。瓜管帶急躍竄出，見岸邊有一株垂柳掛向河中，當即抓住柳枝，一個倒翻觔斗，飛過了柳樹。

那書生奔到船頭，提起竹篙，揮手擲出。

月光之下，竹篙猶似飛蛇，急射而前。但聽得瓜管帶「啊」的一聲長叫，竹篙已插入他後心，將他釘在地上，篙身兀自不住幌動。

那書生走進船艙，解開顧黃呂三人的穴道，將四名親兵的死屍拋入運河，重點燈燭。顧黃呂三人不住道謝，問起姓名。

那書生笑道：「賤名適才承蒙黃先生齒及，在下姓陳，草字近南。」

註：

本書的寫作時日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三日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二日。開始寫作之時，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文字獄高潮雖已過去，但慘傷憤懣之情，兀自縈繞心頭，因此在構思新作之初，自然而然的想到了文字獄。

我自己家裏有過一場歷史上著名的文字獄。我的一位祖先查嗣庭，於清雍正四年以禮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省正考官，出的試題是「維民所止」。這句話出於「詩經．商頌．玄鳥」：「邦畿千里，維民所止。」意思說，國家廣大的土地，都是百姓所居住的，含有愛護人民之意。那本來是一個很尋常的題目，但有人向雍正皇帝告發，說「維止」兩字是「雍正」兩字去了頭，出這試題，用意是要殺皇帝的頭。雍正那時初即位，皇位經過激烈鬥爭而得來，自己又砍了不少人的頭，不免心虛，居然憑了「拆字」的方法，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。查嗣庭大受拷掠，死在獄中，雍正還下令戮屍，兒子也死在獄中，家屬流放，浙江全省士人不准參加舉人與進士的考試六年。查慎行後來得以放歸，不久即去世。

另有一種說法是，查嗣庭作了一部書，書名「維止錄」。有一名太監向雍正說「維止」兩字是去「雍正」兩字之頭。又據說「維止錄」中有一則筆記：「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，天大雷電以風，予適乞假在寓，忽聞上大行，皇四子已即位，奇哉。」「大行」是皇帝逝世，皇四子就是雍正，書中用到「奇哉」兩字，顯然是譏刺雍正以不正當手段篡位。「維止錄」中又記載，杭州附近的諸橋鎮，有一座關帝廟，廟聯是：「荒村古廟猶留漢，野店浮橋獨姓諸。」諸、朱兩字同音，雍正認為是漢人懷念前明。至於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試題，其實首題是「論語」：「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」，第三題是「孟子」：「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為間不用，則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」這時候正在行保舉，廷旨說他有意訕謗，三題茅塞於心，廷旨謂其「不知何指，居心殊不可問。」

雍正的上諭中說：「查嗣庭……朕令在內庭行走，後授內閣學士，見其語言虛詐，兼有狼顧之相，料其心術不端。今閱江西試錄所出題目，顯係心懷怨望，諷刺時事之意。料其居心乖張，平日必有記載，遣人查其寓所行李中，有日記二本，悖亂荒唐、怨誹捏造之語甚多。又於聖祖之用人行政，大肆訕謗……熱河偶發水，則書淹死官員八百餘人，又書雨中飛蝗蔽天；此一派荒唐之言，皆未有之事。……著即拿問，交三法司嚴審定擬。」雍正所公開的罪名是：看其相而料其心術不端；諷刺時事；日記中記錄天災。

本書初在「明報」發表時，第一回稱為「楔子」，回目是查慎行的一句詩「如此冰霜如此路」。查慎行本名嗣璉，是嗣庭的親哥哥，他和二弟嗣瑮、三弟嗣庭都是翰林。此外堂兄嗣韓是榜眼，姪兒查昇是侍講，也都是翰林。查慎行的大兒子克建、堂弟嗣珣都是進士。當時稱為「一門七進士、叔姪五翰林」，門戶科第甚盛。查慎行和嗣瑮因受胞弟文字獄之累，都於嚴冬奉旨全家自故鄉赴京投獄。當時受到牽連的還有不少名士，查慎行在投獄途中寫詩贈給一位同科中進士的難友，有兩句是：「如此冰霜如此路，七旬以外兩同年。」

查慎行在清朝算得是第一流詩人，置之唐人宋人間大概只能算第二流了。清人王士禛、趙翼、紀曉嵐等都評他的詩與陸游並駕齊驅，互有長短，恐怕有點過譽。康熙皇帝很喜歡他的詩，他中舉後三次考不中進士，康熙召他進宮，在南書房當值。進宮之後再考，才中二甲第二名進士，這時他的堂兄、二弟、姪兒、兒子都已中了進士。和查慎行癸未年（康熙四十二年）同科中進士的有他堂弟嗣珣，以及同鄉陳世倌（「書劍恩仇錄」中陳家洛的父親）。查慎行和二弟嗣瑮都是黃宗羲的弟子。

查慎行有「敬業堂詩集」五十卷，續集六卷。他在北京獄中之時，仍不斷做詩，今錄其獄中詩數首，以見其詩風一斑：

「哭三弟潤木」：「家難同時聚，多來送汝終，吞聲自兄弟，泣血到孩童。地出陰寒洞，天號慘澹風。莫嗟泉路遠，父子獲相逢。」（原註：上姪先一日卒。）按：潤木即查嗣庭，其子早一日死。

「閏三月朔作」：「年光何與衰翁事，也復時時喚奈何。為百草憂春雨少，替千花惜曉風多。」按：「春雨少」暗指朝廷少恩，「曉風多」指政事嚴苛。

五言絕句：「南所對北監，傳是錦衣獄。賸有圍外人，追思璫禍酷。」按：「璫禍」指明末魏忠賢等太監陷害無辜。「蟲以臭得名，橫行罪難掩，均為血肉害，蟣蝨當末減。」「人間有桃杏，悵望春維暮。風捲飛花來，誰家庭下樹。」（原註：清明前一日大風，杏花數片，吹入牆內。）

「敗群鵲」：「朝喳喳，暮嚄嚄，鵲聲喜，烏聲惡。兒童打烏不打鵲，道是紇干生處樂維南（按：紇干，山名，積雪極寒）。兩鵲鷙不仁，占巢高樹旁無鄰，有如鷹化為鳩眼未化，以猛濟貪四顧圖併吞，每當下食群退避，六國何敢爭強秦？我欲驅使去，舉火兼巢焚，一回一嘆還逡巡。天生萬物何物無敗群？吁嗟乎！天生萬物何物無敗群？」

「春已盡矣，孤柳尚未舒條，閒步其下偶成。」：「圍外新葉樹，出牆高亭亭，畫地乃為牢，獨來伴拘囹。我衰何足道，日夜望汝榮。已經三月餘，眾眼終未青。將毋學病叟，爾作支離形？並生天地間，草木非無情。寄語後栽者，勿依問囚廳。」

查慎行的詩篇中極多同情平民疾苦之作，甚至對禽獸草木也寄以同情心。「敬業堂詩集」當時公開刊行，獄中諸詩也都保留，可見即在清朝統治最嚴酷之時，禁網之密，對文字的檢查，仍遠遠不及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厲害。

本書五十回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詩中的對句。「敬業堂詩集」篇什雖富，要選五十聯七言句來標題每一回的故事內容，倒也不大容易。這裏所用的方法，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樣從不同詩篇中選錄單句，甚至是從不同作者的詩中選集單句，而是選用一個人詩作的整個聯句。有時上一句對了，下一句無關，或者下一句很合用，上一句卻用不著，只好全部放棄。因此有些回目難免不很貼切。所以要集查慎行的詩，因為這些詩大都是康熙曾經看過的（「獄中詩」自是例外），康熙又曾為查慎行題過「敬業堂」三字的匾額。當然，也有替自己祖先的詩句宣揚一下的私意。當代讀書人知道查慎行是清代一位重要詩人，但他的詩作到底怎樣，恐怕很少人讀到過，畢竟，他不能和真正的大詩人相比。

古人寫文章提到自己祖先，決不敢直呼其名，通常在字號或官銜之下加一「公」字。記得小時候在祠堂中聽長輩談論祖先，說到查慎行時稱「初白太公」，說到查昇時稱「聲山太公」。現代人寫白話文，不必這樣迂了，要尊敬祖先，在自己心中尊敬就是了。

本書回目中有生僻詞語或用典故的，在每回文末稍作註解，以助年輕讀者瞭解。本回回目中，「鉤黨」是「牽連陷害」，「縱橫鉤黨清流禍」的意思是：對許多有名的讀書人株連迫害。「峭蒨」是高峻鮮明，形容人格高尚、風采俊朗，「峭蒨風期月旦評」的意思是：賢豪風骨之士，當會得到見識高超之人的稱譽。

# 第二回 絕世奇事傳聞裏 最好交情見面初

揚州城自古為繁華勝地，唐時杜牧有詩云：「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」古人云人生樂事，莫過於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」自隋煬帝開鑿運河，揚州地居運河之中，為蘇浙漕運必經之地。明清之季，又為鹽商大賈所聚居，殷富甲於天下。

清朝康熙初年，揚州瘦西湖畔的鳴玉坊乃青樓名妓匯聚之所。這日正是暮春天氣，華燈初上，鳴玉坊各家院子中傳出一片絲竹和歡笑之聲，中間又夾著猜枚行令、唱曲鬧酒，當真是笙歌處處，一片昇平景象。

突然之間，坊南坊北同時有五六人齊聲吆喝：「各家院子生意上的朋友，姑娘們，來花錢玩兒的朋友們，大夥兒聽著：我們來找一個人，跟旁人並不相干，誰都不許亂叫亂動。不聽吩咐的，可別怪我們不客氣！」一陣吆喝之後，鳴玉坊中立時靜了片刻，跟著各處院子中喧聲四起，女子驚呼聲、男子叫嚷聲，亂成一團。

麗春院中正在大排筵席，十餘名大鹽商坐了三桌，每人身邊都坐著一名妓女，一聽到這呼聲，人人臉色大變。齊問：「甚麼事？」「是誰？」「是官府查案嗎？」突然間大門上擂鼓也似的打門聲響了起來，龜奴嚇得沒了主意，不知是否該去開門。

砰的一聲，大門撞開，湧進十七八名大漢。

這些大漢短裝結束，白布包頭，青帶纏腰，手中拿著明晃晃的鋼刀，或是鐵尺鐵棍。眾鹽商一見，便認出是販私鹽的鹽梟。當時鹽稅甚重，倘若逃漏鹽稅，販賣私鹽，獲利頗豐。揚州一帶是江北淮鹽的集散之地，一般亡命之徒成群結隊，逃稅販鹽。這些鹽梟極是兇悍，遇到大隊官兵時一鬨而散，逢上小隊官兵，一言不合，抽出兵刃，便與對壘。是以官府往往眼開眼閉，不加干預。眾鹽商知道鹽梟向來只是販賣私鹽，並不搶劫行商或做其他歹事，平時與百姓買賣鹽斤，也公平誠實，並不仗勢欺人，今日忽然這般強兇霸道的闖進鳴玉坊來，無不又是驚惶，又是詫異。

鹽梟中有一個五十餘歲的老者說道：「各位朋友，打擾莫怪，在下賠禮。」說著抱拳自左至右、又自右至左的拱了拱手，跟著朗聲道：「天地會姓賈的朋友，賈老六賈老兄，在不在這裏？」說著眼光向眾鹽商臉上逐一掃去。

眾鹽商遇上他的眼光，都是神色惶恐，連連搖頭，心下卻也坦然：「他們江湖上幫會自夥裏鬧事尋仇，跟旁人可不相干。」

那鹽梟老者提高聲音叫道：「賈老六，今兒下午，你在瘦西湖旁酒館中胡說八道，說甚麼揚州販私鹽的人沒種，不敢殺官造反，就只會走私漏稅，做些沒膽子的小生意。你喝飽了黃湯，大叫大嚷，說道揚州販私鹽的倘若不服，儘管到鳴玉坊來找你便是。我們這可不是來了嗎？賈老六，你是天地會的好漢子，怎地做了縮頭烏龜啦？」

其餘十幾名鹽梟跟著叫嚷：「天地會的好漢子，怎麼做了縮頭烏龜？」「辣塊媽媽，你們到底是天地會，還是縮頭會哪？」

那老者道：「這是賈老六一個人胡說八道，可別牽扯上天地會旁的好朋友們。咱們販私鹽的，原只掙一口苦飯吃，哪及得上天地會的英雄好漢？可是咱們縮頭烏龜倒是不做的。」

等了好一會，始終不聽得那天地會的賈老六搭腔。那老者喝道：「各處屋子都去瞧瞧，見到那姓賈的縮頭老兄，便把他請出來。這人臉上有個大刀疤，好認得很。」眾鹽梟轟然答應，便一間間屋子去搜查。

忽然東邊廂房中有個粗豪的聲音說道：「是誰在這裏大呼小叫，打擾老子尋快活？」

眾鹽梟紛紛吆喝：「賈老六在這裏了！」「賈老六，快滾出來！」「他媽的，這狗賊好大膽子！」

東廂房那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老子不姓賈，只是你們這批傢伙胡罵天地會，老子可聽著不大順耳。老子不是天地會的，卻知道天地會的朋友們個個是英雄好漢。你們這些販私鹽的，跟他們提鞋兒、抹屁股也不配。」

眾鹽梟氣得哇哇大叫，三名漢子手執鋼刀，向東廂房撲了進去。卻聽得「哎唷」、「啊喲」連聲，三人一個接一個的倒飛了出來，摔在地下。一名大漢手中鋼刀反撞自己額頭，鮮血長流，登時暈去。跟著又有六名鹽梟先後搶進房去，但聽得連聲呼叫，那六人一個個都給摔了出來。這些人兀自喝罵不休，卻已無人再搶進房去。

那老者走上幾步，向內張去，朦朧中見一名虬髯大漢坐在床上，頭上包了白布，臉上並無刀疤，果然不是賈老六。那老者大聲問道：「閣下好身手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

房內那人罵道：「你爹爹姓甚麼叫甚麼，老子自然姓甚麼叫甚麼。好小子，連你爺爺的姓名也忘記了。」

站在一旁的眾妓女之中，突然有個三十來歲的中年妓女「格格」一聲，笑了出來。一名私鹽販子搶上一步，拍拍兩記耳光，打得那妓女眼淚鼻涕齊流。那鹽梟罵道：「他媽的臭婊子，有甚麼好笑？」那妓女嚇得不敢再說。

驀地裏大堂旁鑽出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，大聲罵道：「你敢打我媽！你這死烏龜、爛王八，你出門便給天打雷劈，你手背手掌上馬上便生爛疔瘡，爛穿你手，爛穿舌頭，膿血吞下肚去，爛斷你肚腸。」

那鹽梟大怒，伸手去抓那孩子。那孩子一閃，躲到了一名鹽商身後。那鹽梟左手將那鹽商一推，將他推得摔了一交，右手一拳，往那孩子背心重重捶了下去。那中年妓女大驚，叫道：「大爺饒命！」那孩子甚是滑溜，一矮身，便從那鹽梟胯下鑽了過去，伸手抓出，正好抓住他的陰囊，使勁猛捏，只痛得那大漢哇哇怪叫。那孩子卻已逃了開去。

那鹽梟氣無可洩，砰的一拳，打在那中年妓女臉上。那妓女立時暈了過去。那孩子撲到她身上，叫道：「媽，媽！」那鹽梟抓住孩子後領，將他提了起來，正要伸拳打去，那老者喝道：「別胡吵！放下小娃子。」那鹽梟放下孩子，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，將他踢得幾個觔斗翻將出去，砰的一聲，撞在牆上。

那老者向那鹽梟橫了一眼，對著房門說道：「我們是青幫兄弟，只因天地會一位姓賈的朋友公然辱罵青幫，又說在鳴玉坊中等候我們來評理，因此前來找人。閣下既然不是天地會的，又跟敝幫河水不犯井水，如何便出口傷人？請閣下留下姓名，幫主他們查問起來，也好有個交代。」

房裏那人笑道：「你們要尋天地會的朋友算帳，跟我甚麼相干？我自在這裏風流快活，大家既然河水不犯井水，那便別來打擾老子興頭。不過我勸老兄一句，天地會的人，老兄是惹不起的，給人家罵了，也還是白饒，不如挾起尾巴，乖乖的去販私鹽、賺銀子罷。」那老者怒道：「江湖之上，倒沒見過你這等不講理的人。」房裏那人冷冷的道：「我講不講理，跟你有甚相干？莫非你想招郎進舍，要叫我姐夫？」

便在此時，門外悄悄閃進三個人來，也都是鹽販子的打扮。一個手拿鏈子槍的瘦子低聲問道：「點子是甚麼來頭？」那老者搖頭道：「他不肯說，但口口聲聲的給天地會吹大氣，說不定那姓賈的便躲在他房裏。」那瘦子一擺鏈子槍，頭一撇，那老者從腰間取出兩柄尺來長的短劍。突然之間，四人一齊衝進房中。

只聽得房中兵刃相交之聲大作。那麗春院乃鳴玉坊四大院子之一，每間房都擺設得極為考究，梨木桌椅，紅木床榻。乒乓喀喇之聲不絕，顯是房中用具一件件碎裂。老鴇臉上肥肉直抖，口中念佛，心痛無已。那四名鹽梟不斷吆喝呼叫，房中那客人卻默不作聲。廳堂上眾人都站得遠遠地，唯恐遭上池魚之殃。但聽得兵刃碰撞之聲越來越快，忽然有人長聲慘呼，猜想是一名鹽梟頭目受了傷。

那踢倒了孩子的大漢陰囊兀自痛得厲害，見那孩子從牆邊爬起身來，惱怒之下，揮拳又向他打去。那孩子側身閃避，那大漢反手一記耳光，打得那孩子轉了兩個圈子。眾龜奴、鹽商眼見這鹽梟如此兇狠，再打下去勢必要將那孩子活活打死，可是誰也不敢出言相勸。那大漢右拳舉起，又往孩子頭頂擊落。那孩子向前一衝，無地可避，便即推開廂房房門，奔了進去。廳上眾人都是「啊」的一聲。那大漢一怔，卻不敢衝入房中追打。

那孩子奔進廂房，一時瞧不清楚，突然間兵刃相交，噹的一聲，迸出幾星火花，只見床上坐著一人，滿頭纏著白布繃帶，形狀可怖。他只嚇得「啊」的一聲大叫。火星閃過，房中又黑，廳上燈燭之光從房門中照映進來，漸漸看清，那頭纏繃帶之人手握單刀，揮舞格鬥。四名鹽梟頭目已只剩下兩名，兩名瘦子都躺在地下，只有手握雙短劍的老者和一名魁梧漢子仍在相鬥。那孩子心想：「這人頭上受了重傷，站都站不起來，打不過這些私鹽販子的。老子得趕快逃走。但不知媽媽怎樣了？」

他想起母親被人毆辱。氣往上衝，隔著廂房們大罵：「賊王八，你奶奶的雄，我操你十八代祖宗的臭鹽皮……你私鹽販子家裏鹽多，奶奶、老娘、老婆死了，都用鹽醃了起來，拿到街上當母豬肉賣，一文錢三斤，可沒人買這臭鹹肉……」廳上那鹽梟聽他罵得惡毒陰損，心下大怒，想衝進房去抓來幾拳打死，卻又不敢進房。

房中那人突然間單刀一側，刷的一聲響，砍入那魁梧大漢的左肩，連肩骨都砍斷了。那大漢驚天動地般大聲呼叫，搖搖欲倒。那老者雙劍齊出，刺向那人胸口。那人舉刀格開，便在此時，拍的一聲悶響，那大漢一鞭擊中他右肩，單刀噹啷落地。那老者一聲吆喝，雙劍疾刺。那人左掌翻出，喀喇喇幾聲響，那老者肋骨紛斷，直飛出房，狂噴鮮血，暈倒在地。那大漢雖左肩重傷，仍然勇悍之極，舉起鋼鞭，向那人頭頂擊落。那人卻不閃避，竟似筋疲力盡，已然動彈不得。那大漢的力氣也所餘無幾，鋼鞭擊落之勢甚緩。

那孩子眼見危急，起了敵愾同仇之心，疾衝而前，抱住那大漢的雙腿，猛力向後拉扯。這大漢少說也有二百來斤，那孩子瘦瘦小小，平時休想動他半毫，但此刻他重傷之下，全仗一口氣支持，突然給那孩子一拉，一交摔倒，躺在血泊中動也不動了。

床上那人喘了幾口氣，大聲笑道：「有種的進來打！」那孩子連連搖手，要他不可再向外人挑戰。當那老者飛出房外之時，撞得廂房門忽開忽合，此刻房門兀自來回幌動，廳上燭光射進房來，照在那人虬髯如草、滿染血污的臉上，說不出的猙獰可畏。

廳上眾鹽梟瞧不清房中情形，駭然相顧，只聽得房中那人又喝：「王八蛋，你們不敢進來，老子就出來一個個殺了。」眾鹽梟一聲喊，抬起地下傷者，紛紛奪門而出。

那人哈哈一笑，低聲道：「孩子，你……你去將門閂上了。」那孩子心想這門是非閂不可的，忙應道：「是！」將房門閂上，慢慢走到床前，黑暗中只聞到一陣陣血腥氣。

那人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一句話未說完，忽然身子一側，似是暈了過去，身子搖幌，便欲掉下床來。那孩子忙搶上扶住，這人身子極重，奮力將他扶正，將他腦袋放在枕上。那人呼呼喘氣，隔了一會，低聲道：「那些販鹽的轉眼又來，我力氣未復，可得避……避他媽的一避。」伸手撐起身子，似是又碰到了痛處，大哼了一聲。

那孩子過去扶他，那人道：「拾起刀，遞給我！」那孩子拾起地下單刀，遞入他右手，那人緩緩從床上下來，身子不住搖幌。那孩子走將過去，將右肩承在他左腋之下。那人道：「我要出去了，你別扶我。否則給那些販鹽的見到，連你也殺了。」那孩子道：「他媽的，殺就殺，我可不怕，咱們好朋友講義氣，非扶你不可。」那人哈哈大笑，笑聲中夾著連連咳嗽，笑道：「你跟我講義氣？」那小孩道：「幹麼不講？好朋友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」

揚州市上茶館中頗多說書之人，講述三國志、水滸傳、大明英烈傳等等英雄故事。這小孩日夜在妓院、賭場、茶館、酒樓中鑽進鑽出，替人跑腿買物，揩點油水，討幾個賞錢，一有空閒，便蹲在茶桌旁聽白書。他對茶館中茶博士大叔前大叔後的叫得口甜，茶博士也就不趕他走。他聽書聽得多了，對故事中英雄好漢極是心醉，眼見此人重傷之餘，仍能連傷不少鹽梟頭目，心下仰慕，書中英雄常說的語句便即脫口而出。

那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兩句話說得好。老子在江湖上聽人說過了幾千百遍，有福共享的傢伙見得多了，有難同當的人卻碰不到幾個。咱們走罷！」

那小孩以右肩承著那人左臂，打開房門，走到廳上。眾人一見，都是駭然失色，四散避開。那小孩的母親叫道：「小寶，小寶，你到那裏去？」那小孩道：「我送這位朋友出門去，就回來的。」那人笑道：「這位朋友！哈哈，我成了你的朋友啦！」小孩的母親叫道：「不要去，你快躲起來。」那孩子笑了笑，邁著大步走出大廳。

※※※

兩人走出麗春院，巷中靜悄悄的竟然無人，想必眾鹽梟遇上勁敵，回頭搬救兵去了。

那人轉出巷子，來到小街之上，抬頭看了看天上星辰，道：「咱們向西走！」走出數丈，迎面趕來一輛驢車。那人喝道：「僱車！」趕車的停了下來，眼見二人滿身血污，臉有訝異疑忌之色。那人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，約有四五兩重，道：「銀子先拿去！」那趕車的見銀錠不小，當即停車，放下踏板。

那人慢慢將身子移到車上，從懷中摸出一隻十兩重的元寶，交給那小孩，說道：「小朋友，我走了，這隻元寶給你。」

那小孩見到這隻大元寶，不禁骨嘟一聲，吞了口饞涎，暗暗叫道：「好傢伙！」但他聽過不少俠義故事，知道英雄好漢只交朋友，不愛金錢，今日好容易有機會做上英雄好漢，說甚麼也要做到底，可不能膿包貪錢，大聲道：「咱們只講義氣，不要錢財。你送元寶給我，便是瞧我不起。你身上有傷，我送你一程。」

那人一怔，仰天狂笑，說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，有點意思！」將元寶收入懷中。那小孩爬上驢車，坐在他身旁。

車伕問道：「客官，去那裏？」那人道：「到城西，得勝山！」車伕一怔，道：「得勝山？這深更半夜去城西嗎？」那人道：「不錯！」手中單刀在車轅上輕輕一拍。車伕心中害怕，忙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放下車帷，趕驢出城。那人閉目養神，呼吸急促，有時咳嗽幾聲。

得勝山在揚州城西北三十里的大儀鄉，南宋紹興年間，韓世忠曾在此處大破金兵，因此山名「得勝」。

車伕趕驢甚急，只一個多時辰，便到了山下，說道：「客官，得勝山到啦！」那人見那山只七八丈高，不過是個小丘，呸的一聲，問道：「這便是他媽的得勝山嗎？」車伕道：「正是！」那小孩道：「這確是得勝山。我媽和姊妹們去英烈夫人廟燒香，我跟著來，曾在這裏玩過。再過去一點子路，便是英烈夫人廟了。」那英烈夫人廟供奉的是韓世忠夫人梁紅玉，揚州人又稱之為「異娼廟」。梁紅玉年輕時做過妓女，風塵中識得韓世忠。揚州妓女每年必到英烈夫人廟燒香許願，祈禱這位宋朝的安國夫人有靈，照顧後代的同行姊妹。

那人道：「你既知道，就不會錯。下去罷。」那小孩跳下車來，扶著那人下車。眼見四周黑沉沉地，心想：「是了，此地甚是荒野，躲在這裏，那些販鹽的賊坯一定找不到。」

趕車的生怕這滿身是血之人又要他載往別處，拉轉驢頭，揚鞭欲行。那人道：「且慢，你將這個小朋友帶回城去。」車伕道：「是！」那小孩道：「我便多陪你一會。明兒一早，我好給你去買饅頭吃。」那人道：「你真的要陪我？」那小孩道：「沒人服侍你，可不大對頭。」那人又是哈哈大笑，對車伕道：「那你回去罷！」車伕忙不迭的趕車便行。

那人走到一塊巖石上坐下，眼見驢車走遠，四下裏更無聲息，突然喝道：「柳樹後面的兩個烏龜王八蛋，給老子滾了出來。」

那小孩嚇了一跳，心道：「這裏有人？」果見柳樹後面兩人慢慢走了出來，兩人白布纏頭，青帶繫腰，自是鹽梟一夥了。兩人手中所握鋼刀一閃一閃，走了兩步，便即站住。那人喝道：「烏龜兒子王八蛋，從窯子裏一直釘著老子到這裏，卻不上來送死，幹甚麼了！」那小孩心道：「是了，他們要查明這人到了那裏，好搬救兵來殺他。」

那兩人低聲商議了幾句，轉身便奔。那人急躍而起，待要追趕，「噯」的一聲，復又坐倒。他重傷之餘，已無力追人。

那小孩心道：「驢車已去，我們兩人沒法走遠，這兩人去通風報訊，大隊人馬殺來，那可糟糕。」突然間放聲大哭，叫道：「啊喲，你怎麼死了？死不得啊，你不能死啊！」

二名鹽梟正自狂奔，忽聽得小孩哭叫，一怔之下，立時停步轉身，只聽得他大聲哭叫：「你怎麼死了？」不由得又驚又喜。一人道：「這惡賊死了？」另一人道：「他受傷很重，挨不住了。這小鬼如此哭法，自然是死了。」遠遠望去，只見那人蜷成一團，臥在地下。先一人道：「就算沒死，也不用怕他了。咱們割了他腦袋回去，豈不是大功一件？」另一人道：「妙極！」兩人挺著單刀，慢慢走近。只聽那小孩兀自在捶胸頓足，放聲號咷，一面叫道：「老兄，你怎麼忽然死了？那些販私鹽的追來，我怎抵擋得了？」

那二人大喜，奔躍而前。一人喝道：「惡賊，死得正好！」抓住了那小孩的背心，另一人便舉刀往那人頸中砍去。突然間刀光一閃，一人腦袋飛去，抓住小孩之人自胸至腹，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，那人哈哈大笑，撐起身來。

那小孩哭道：「啊喲，這位販私鹽的朋友怎麼沒了腦袋？你兩位老人家去見了閻王，又有誰回去通風報訊哪？這可不是糟了嗎？」說到最後，忍不住大笑。

那人笑道：「你這小鬼當真聰明得緊，哭得也真像。若不是這麼一哭，這兩個王八蛋還真不會過來。」那小孩笑道：「要裝假哭，還不容易？我媽要打我，鞭子還沒上身，我已哭得死去活來，她下鞭時自然不會重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娘幹麼打你？」那小孩道：「那不一定，有時是我偷了她的錢，有時是為了我作弄院中的閔婆、尤叔。」

那人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這兩個探子倘若不殺，可當真有些兒不妙。喂，剛才你假哭時，怎地你不叫我老爺、大叔，卻叫我老兄？」那小孩道：「你是我朋友，自然叫你老兄。你是他媽的甚麼老爺了？你如要我叫你老爺，鬼才理你？」

那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！小朋友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小孩道：「你問我尊姓大名嗎？我叫小寶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你大名叫小寶，那麼尊姓呢？」那小孩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尊姓韋。」

這小孩生於妓院之中，母親叫做韋春花，父親是誰，連他母親也不知道，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寶，也從來無人問他姓氏。此刻那人忽然問起，他就將母親的姓搬了出來。這韋小寶生於妓院，長於妓院，從沒讀過書。他自稱「尊姓大名」，倒不是說笑，只是聽說書的常常提到「尊姓大名」四字，不知乃是向別人說話時的尊敬稱呼，用在自己身上，可不合適。

他跟著問道：「那你尊姓大名叫作甚麼？」那人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既當我是朋友，我便不能瞞你。我姓茅，茅草的茅，不是毛蟲之毛，排行第十八。茅十八便是我了。」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聽人說過的，官府……官府不是正在捉拿你嗎？說你是甚麼江洋大盜。」茅十八嘿的一聲，道：「不錯，你怕不怕我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怕甚麼？我又沒金銀財寶，你要搶錢，也不會搶我的。江洋大盜又打甚麼緊？水滸傳上林沖、武松那些英雄好漢，也都是大強盜。」茅十八甚是高興，說道：「你拿我和林沖、武松那些大英雄相比，那可好得很。官府要捉拿我，你是聽誰說的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揚州城裏貼滿了榜文，說是捉拿江洋大盜茅十八，又是甚麼格殺不論，只要有人殺了你，賞銀二千兩，倘若有人通風報信，因而捉到你，那就少賞些，賞銀一千兩。昨天我還在茶館聽大家談論，說道你這樣大的本事，要捉住你，殺了你，那是不用想了，最好是知道你的下落，向官府通風報信，領得一千兩銀子的賞格，倒是一注橫財。」

茅十八側著頭看看他，嘿的一聲。

韋小寶心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我如得了這一千兩賞銀，我和媽娘兒倆可有得花了，雞鴨魚肉，賭錢玩樂，幾年也花不光。」見茅十八仍是側頭瞧著自己，臉上神氣頗有些古怪，韋小寶怒道：「你心裏在想甚麼？你猜我會去通風報信，領這賞銀？」茅十八道：「是啊，白花花的銀子，誰又不愛？」韋小寶怒罵：「操你奶奶！出賣朋友，還講甚麼江湖義氣？」茅十八道：「那也只好由你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既信我不過，為甚麼說了真名字出來？你頭上臉上纏了這許多布條，和榜文上的圖形全然不同了。你不說你是茅十八，誰又認得你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你說咱們有福共享，有難共當。我倘若連自己姓名身份也瞞了你，那還算甚麼他媽巴羔子的好朋友？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對極！就算有一萬兩、十萬兩銀子的賞金，老子也決不會去通風報信。」心中卻想：「倘若真有一萬兩、十萬兩銀子的賞格，出賣朋友的事要不要做？」頗有點打不定主意。

茅十八道：「好，咱們便睡一會，明日午時，有兩個朋友要來找我。我們約好在揚州城西得勝山相會，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

韋小寶亂了一日，早已神困眼倦，聽他這麼一說，靠在樹幹上便即睡著了。

次日醒來，只見茅十八雙手按胸，笑道：「你也醒了，你把這兩個死人拖到樹後面去，將三把刀子磨一磨。」

韋小寶依言拖開死人，其時朝陽初升，這才看清楚茅十八約莫四十來歲年紀，手臂上肌肉盤虬，目閃精光，神情威猛，當下將三柄鋼刀拿到溪水之旁，蘸了水，在一塊石頭上磨了起來。心想：「對付鹽販子，有一把刀也夠了。倘若這茅老兄給人殺了，餘下兩柄刀又磨來幹甚麼？難道讓人用來殺我韋小寶嗎？」他向來懶惰，裝模作樣的磨了一會刀，道：「我去買些油條饅頭來吃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那裏有油條饅頭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過去那邊沒多遠，有個小市鎮。茅大哥，你身邊銀子，借幾兩來使使？」茅十八一笑，又取出那隻元寶，說道：「哥兒倆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拿去使便了，說甚麼借不借的？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這好漢真拿我當朋友看待，便有一萬兩銀子的賞格，我也不能去報官。十萬兩呢？這倒有點兒傷腦筋。呸，憑他這副德性，值得這麼多銀子？我也不用傷腦筋啦。」接過銀子，問道：「要不要給你買甚麼傷藥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不用了，我自己有傷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去了。茅大哥，你放心，倘若公差捉住了我，就算殺了我腦袋，我也決不說你就是茅十八。」茅十八見他說得真誠，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自言自語：「你還有兩個朋友來，最好再買一壺酒，來幾斤熟牛肉。」茅十八喜道：「有酒肉最好，快去快回，吃飽了好廝殺。」韋小寶驚道：「鹽販子知道你在這裏？就要追來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不是！我約了別的人到得勝山來打架，否則巴巴的趕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吁了口氣，道：「你身上有傷，怎麼能再打架？這場架嗎，等傷好了再打不遲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就怕人家不肯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呸，人家是有名的英雄好漢，怎能不肯？是我不肯。今天是三月廿九，是不是？半年之前，這場架便約好了的。後來我給官府捉了關在牢裏，牽記著這場約會，非來不可，只好越獄趕來，越獄時殺了幾個鷹爪孫，揚州城裏才這麼鬧得亂糟糟的，懸下他媽的賞格捉拿老子。他奶奶的，偏生前天又遇上好幾個功夫很硬的鷹爪子，殺了他們三個，自己竟還受了點傷，也真算倒足了大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趕去買些吃的，等你吃飽了好打架。」當即拔足快奔，轉過山坡，奔了六七里路，便是一個小市鎮，心下盤算：「茅大哥傷得路也走不動，怎能跟人家打架？他說對方是有名的英雄好漢，武功定然了得，我怎地幫他個忙才好？」手裏捧著銀子，心癢難搔，一生之中，手裏從來沒拿過這許多銀子，須得怎生大花一場，這才痛快，走到熟肉鋪中，買了兩斤熟牛肉，一隻醬鴨，再去買了兩瓶黃酒，剩下的銀子仍是不少，又買了十來個饅頭，八根油條，只多用了廿幾文，忽想：「我去買些繩索，在地下結成了絆馬索。打架之時，對方不小心在繩索上一絆，摔倒在地，茅大哥就可一刀將他殺死。」

他想起說書先生說故事，大將上陣交鋒，馬足被絆，摔將下來，敵將手起刀落，將之砍為兩段，當下興匆匆的去買繩索。來到一家雜貨鋪前，只見鋪中一排放著四隻大缸，一缸白米，一缸黃豆，一缸鹽，另一缸是碎石灰。立時想起：「去年仙女橋邊私鹽幫跟人打架，給人家用石灰撒在眼裏，登時反勝為敗。我怎麼不想到這個主意？」繩索也不買了，買了一袋石灰，負在背上，回到茅十八身邊。

茅十八躺在樹邊睡覺，聽到他腳步聲，便即醒了，打開酒瓶，喝了兩口，大聲讚好，說道：「你喝不喝？」韋小寶從來不喝酒，這時要充英雄好漢，接過酒瓶便喝了一大口，只覺一股熱氣湧入肚中，登時大咳起來。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英雄喝酒的功夫可還沒學會。」忽聽得遠處有人朗聲道：「十八兄，別來好啊？」

※※※

茅十八道：「吳兄、王兄，你兩位也很清健啊！」韋小寶心中突突亂跳，抬頭向聲音來處瞧去，只見大路上兩個人快步走來，頃刻間便到了面前。

一人是老頭子，一部白鬍鬚直垂至胸，但面皮紅潤泛光，沒半點皺紋。另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中年人，矮矮胖胖，是個禿子，後腦拖著條小辮子，前腦光滑如剝殼雞蛋。

茅十八拱手道：「兄弟腿上不方便，不能起立行禮了。」那禿頭眉頭微微一皺。那老者笑道：「何必客氣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茅大哥為人太過老實，自己腿上有傷，怎能說給人家聽？」茅十八道：「這裏有酒有肉，兩位吃一點嗎？」那老人道：「叨擾了！」坐在茅十八身側，接過酒瓶。韋小寶大喜：「原來這兩人是茅大哥的朋友，不是跟他來打架的，那可妙得緊。待會敵人到來，這兩人也可幫忙打架。」

那老者將酒瓶湊到口邊，待要喝酒，那禿頭說道：「吳大哥，這酒不喝也罷！」那老者一怔，隨即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十八兄是鐵錚錚的好漢子，酒中難道還會有毒？」骨嘟、骨嘟喝了兩口，將酒瓶遞給禿頭，道：「你不喝酒，那可瞧不起好朋友了。」那禿頭神色有些猶豫，但對老者之言似是不便違拗，接過酒瓶，剛放到口邊，茅十八夾手奪過，說道：「酒不夠啦！王兄又不愛喝酒，省幾口給我。」仰頭喝了兩大口。那禿頭臉上一紅，坐下來抓起牛肉便吃。

茅十八道：「我給兩位引見一位好朋友。」指著老者道：「這位吳老爺子，大號叫作大鵬，江湖上人稱『摩雲手』，拳腳功夫，武林中大大有名。」那老者笑道：「茅兄給我臉上貼金了。」說著左右顧視，不見另有旁人，不禁頗為詫異。茅十八指著那禿子道：「這位王師傅單名一個『潭』字，外號『雙筆開山』，一對判官筆使將出來，當真出神入化。」那禿頭道：「茅兄取笑了，在下是你的手下敗將，慚愧得緊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不敢當。」指著韋小寶道：「這位小朋友是我新交的好兄弟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吳王二人愕然相顧，跟著一齊凝視韋小寶，實在看不出這個又乾又瘦的十二三歲小孩子是甚麼來頭，只聽茅十八續道：「這位小朋友姓韋，名小寶，江湖上人稱……人稱，嗯，他的外號，叫作……叫作……」頓了一頓，才道：「叫作『小白龍』。水上功夫，最是了得，在水中游上三日三夜，生食魚蝦，面不改色。」

他要給這個新交的小朋友掙臉，不能讓他在外人之前顯得洩氣，有心要吹噓幾句，可是韋小寶全無武功，吳王二人都是行家，一伸手便知端的，難以瞞騙，一凝思間，便說他水上功夫十分厲害，吳王二人是北地豪傑，不會水性，那便無法得知真假。他接著說道：「你們三位都是好朋友，多親近親近。」吳王二人抱拳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

韋小寶依樣學樣，也抱拳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又驚又喜：「茅大哥給我吹牛，其實我是甚麼江湖好漢了？這西洋鏡卻拆穿不得。」

四人過不多時，便將酒肉饅頭吃得乾乾淨淨。這禿頭王潭食量甚豪，初食時有些顧忌，到後來放量大嚼，他獨個兒所吃的牛肉、饅頭和油條，比三人加起來還多。

茅十八伸衣袖抹了抹嘴，說道：「吳老爺子，這位小朋友水性固是極好，陸上功夫卻還沒學，在下只好一對二。這可不是瞧不起兩位。」吳大鵬道：「咱們這個約會，我看還是再推遲半年罷。」茅十八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吳大鵬道：「茅兄身上有傷，顯不出真功夫。老朽打贏了固然沒甚麼光采，打輸了更是沒臉見人。」

茅十八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有傷沒傷，沒多大分別，再等半年，豈不牽肚掛腸？」左手扶著樹幹，慢慢站起身來，右手已握單刀，說道：「吳老爺子向來赤手空拳，王兄便亮兵刃罷！」王潭道：「好！」伸手入懷，嗆啷一聲輕響，摸出一對判官筆來。

吳大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王賢弟，你替愚兄掠陣。愚兄要是不成，你再上不遲。」王潭應道：「是！」退開三步。吳大鵬左掌上翻，右手兜了個圈子，輕飄飄揮掌向茅十八拍來。

茅十八單刀斜劈，逕砍他左臂。吳大鵬一低頭，自他刀鋒下搶進，左手向他右臂肘下拍去。茅十八一側身轉在樹旁，拍的一聲響，吳大鵬那掌擊在樹幹之上。這顆大樹高五六丈，樹身粗壯，給吳大鵬這麼一拍，樹上黃葉便似雨點般撒下來。茅十八叫道：「好掌力！」單刀攔腰揮去。吳大鵬突然縱起身子，從半空中撲將下來，白鬚飄揚，甚是好看。茅十八一招「西風倒捲」。單刀自下拖上。吳大鵬在半空中一個倒翻觔斗，躍了出去。茅十八這一刀和他小腹相距不到半尺。刀勢固然勁急，吳大鵬的閃避卻也迅速靈動之極。

韋小寶一生之中，打架是見得多了，但都是市井流氓抱腿拉辮、箍頸撞頭的爛打，除了昨日麗春院中茅十八惡鬥鹽梟之外，從未見過高手如此凶險的比武。但見吳大鵬忽進忽退，雙掌翻飛，茅十八將單刀舞得幻成一片銀光，擋在身前。吳大鵬幾次搶上，都被刀光逼了出來。

※※※

正鬥到酣處，忽聽得蹄聲響動，十餘人騎馬奔來，都是滿清官兵的打扮。十餘騎奔到近處，散將開來，將四人圍在垓心，為首的軍官喝道：「且住！咱們奉命捉拿江洋大盜茅十八，跟旁人並不相干，都退開了！」

吳大鵬一聽，住手躍開。茅十八道：「吳老爺子，鷹爪子又找上來啦！他們衝著我來，你不用理會，再上啊！」吳大鵬向眾官兵道：「這位兄台是安分良民，怎地是江洋大盜？你們認錯了人罷？」為首的軍官冷笑道：「他是安分良民，天下的安分良民未免太多了。茅朋友，你在揚州城裏做下了天大的案子，好漢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乖乖的跟我們走罷！」

茅十八道：「你們等一等，且瞧我跟這兩位朋友分了勝敗再說。」轉頭向吳大鵬和王潭道：「吳老爺子，王兄，咱們今日非分勝敗不可，再等上半年，也不知我姓茅的還有沒有性命。爽爽快快，兩位一起上罷！」

那軍官喝道：「你們兩個若不是和茅十八一夥，快快離開這是非之地，別惹事上身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你奶奶的，大呼小叫幹甚麼？」

那軍官道：「茅十八，你越獄殺人，那是揚州地方官的事，本來用不著我們理會。不過聽說你在妓院裏大叫大嚷，說道天地會作亂造反的叛賊都是英雄好漢，這話可是有的？」

茅十八大聲道：「天地會的朋友們當然是英雄好漢，難道倒是你這種給韃子舔卵蛋的漢奸，反而是英雄好漢？」

那軍官眼露兇光，說道：「鰲少保派我們從北京到南方來，為的是捉拿天地會反賊。茅十八，你跟我們走。」說著轉頭向吳大鵬和王潭道：「兩位正在跟這逆賊相鬥，想來不是一路的了，兩位這就請便罷。」

吳大鵬道：「請教閣下尊姓大名？」那軍官在腰間一條黑黝黝的軟鞭上一拍，說道：「在下『黑龍鞭』史松，奉了鰲少保將令，擒拿天地會反賊。」

吳大鵬點了點頭，向茅十八道：「茅兄，天父地母！」

茅十八睜大了雙眼，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吳大鵬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沒甚麼，茅兄，你好像並不是天地會中的兄弟，卻幹麼要大說天地會的好話？」茅十八道：「天地會保百姓，殺韃子，做的是英雄好漢的勾當，自然是英雄好漢了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為人不識陳近南，就稱英雄也枉然。』陳近南陳總舵主，便是天地會的頭腦。天地會的朋友們，都是陳總舵主的手下，豈有不是英雄好漢之理？」。吳大鵬道：「茅兄可識得陳總舵主麼？」茅十八怒道：「甚麼？你譏笑我不是英雄嗎？」他為此發怒，自然是不識陳近南了。吳大鵬微笑道：「不敢。」茅十八又道：「難道你又識得陳總舵主了？」吳大鵬搖了搖頭。

史松向吳王二人問道：「你們兩個識得天地會的人嗎？要是有甚麼訊息，說了出來，我們拿到了天地會的頭目，好比那個陳近南甚麼的，鰲少保必定重重有賞。」

吳大鵬和王潭尚未回答，茅十八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發你媽的清秋大夢，憑你這塊料，也想去拿天地會的陳總舵主？你開口閉口的鰲少保，這鰲拜自稱是滿洲第一勇士，武功到底怎樣？」史松道：「鰲少保天生神勇，武功蓋世，曾在北京街上一拳打死一頭瘋牛，你這反賊也知道嗎？」茅十八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我就不信鰲拜有這等厲害，我正要上北京去鬥他一鬥。」史松冷笑道：「憑你也配和鰲少保動手？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頭，就將你捺死了。姓茅的，閒話別多說了，跟我們走罷！」

茅十八道：「那有這般容易？你們這裏一共一十三人，老子以一敵十三，明知打不過，也得打一打。」

吳大鵬微笑道：「茅兄怎能如此見外？咱們是以三敵十三，一個打四個，未必便輸。」

史松和茅十八都是一驚。史松道：「兩位別轉錯了念頭，造反助逆，可不是好玩的。」

吳大鵬笑道：「助逆那也罷了，造反卻是不敢。」史松道：「助逆即是造反！你們兩個想清楚些，是不是幫定了這反賊？」吳大鵬道：「半年之前，茅兄和這位王兄弟約定了，今日在這裏以武會友，並將在下牽扯在內。想不到官府不識趣，將茅兄關在獄裏。他是言而有信的好漢子，今日若不踐約，此後在江湖上如何做人？他越獄殺人，都是給官府逼出來的。這叫做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。史大人，你如賣老漢的面子，那就收隊回去，待老漢和茅兄較量一下手底下功夫，明日你捉不捉他，老漢和王兄弟就管不了啦！」史松道：「不成！」

軍官隊中忽有一人喝道：「老傢伙，那有這麼多說的？」說著拔刀出鞘，雙腿一夾，縱馬衝將過來，高舉單刀，便向吳大鵬頭頂砍落。吳大鵬斜身一閃，避過了他這一刀，右臂探出，身子縱起，抓住了他背心，順手一甩，將他摔了出去。

眾軍官大叫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紛紛躍下馬來，向吳大鵬等三人圍了上去。

茅十八大腿受傷，倚樹而立，手起刀落，便劈死了一名軍官，鋼刀橫削，又一名軍官被他攔腰斬死。餘人見他悍勇，一時不敢逼近。史松雙手叉腰，騎在馬上掠陣。

韋小寶本給軍官圍在垓心，當史松和茅十八、吳大鵬二人說話之際，他一步一步的退出圈子。眾軍官也不知這乾瘦小孩在這裏幹甚麼，誰也不加理會。待得眾人動上手，他已躲在數丈外的一株樹後，心想：「我快快逃走呢，還是在這裏瞧著？茅大哥他們只三個人，定會給這些官兵殺了。這些軍爺會不會又來殺我？」轉念又想：「茅大哥當我是好朋友，說過有難同當，有福共享。我若悄悄逃走，可太也不講義氣。」

吳大鵬揮掌劈倒了一名軍官。王潭使開雙筆，和三名軍官相鬥。這時茅十八又將一名軍官右腿砍斷。這軍官倒在血泊之中，大聲呼叫喝罵，聲音淒厲。

史松一聲長嘯，黑龍鞭出手，跟著縱身下馬。他雙足尚未落地，鞭梢已向茅十八捲去。茅十八使開「五虎斷門刀」刀法，見招拆招，史松的軟鞭一連七八招厲害招數，都給他單刀擋了回來。但聽得吳大鵬長聲吆喝，一人飛了出去，拍噠一響，掉在地下，軍官中又少了一人。

這邊王潭以一敵三，卻漸漸落了下風，左腿上被鋸齒刀拉了一條口子，鮮血急噴。他一跛一拐，浴血苦鬥。和吳大鵬急鬥的三人武功均頗不弱，雙刀一劍，在他身邊轉來轉去，吳大鵬的摩雲掌力一時擊不到他們身上。

史松的軟鞭越使越快，始終奈何不了茅十八，突然間一招「白蛇吐信」，鞭梢向茅十八右肩點去。茅十八舉刀豎擋，不料史松這一招乃是虛招，手腕抖動，先變「聲東擊西」，再變「玉帶圍腰」，黑龍鞭倏地揮向左方，隨即圈轉，自左至右，遠遠向茅十八腰間圍來。

茅十八雙腿難以行走，全仗身後大樹支撐。史松這一招「玉帶圍腰」捲將過來，本來只須向前竄出，或是往後縱躍，即能避過，但此刻卻非硬接硬架不可，當下單刀對準黑龍鞭的鞭梢拍落。史松斗然放手，鬆脫鞭柄，那軟鞭一沉，忽而兜轉，迅疾無倫的捲將過來，將茅十八繞在樹上，一共繞了三匝，噗的一聲，鞭梢擊中他右胸。史松要將茅十八生擒，以便逼問天地會的訊息，眼見吳大鵬和王潭尚未降服，急欲取下黑龍鞭使用，當即俯身拾起地下丟棄的一柄單刀，要砍下茅十八的一條右臂。

他拾刀在手，剛抬起身，驀地裏白影幌動，無數粉末衝進眼裏、鼻裏、口裏，一時氣為之窒，跟著雙眼劇痛，猶似萬枚鋼針同時扎刺一般，待欲張口大叫，滿嘴粉末，連喉頭嗌住了，再也叫不出聲來。這一下變故突兀之極，饒是他老於江湖，卻也心慌意亂，手一鬆，單刀跌落，雙手去揉擦眼睛，擦得一擦，這才恍然：「啊喲，敵人將石灰撒入了我眼睛。」生石灰遇水即沸，立即將他雙眼燒爛，便在此時，肚腹上一陣冰涼，一柄單刀插入了肚中。

茅十八為軟鞭繞身，眼見無倖，陡然間白粉飛揚，史松單刀脫手，雙手去揉擦眼睛，正詫異間，只見韋小寶拾起單刀，一刀插入了史松肚中，隨即轉身又躲在樹後。

史松搖搖幌幌，轉了幾轉，翻身摔倒。幾名軍官大驚，齊叫：「史大哥，史大哥！」吳大鵬左掌一招「鐵樹開花」，掌力吐處，一名軍官身子飛出數丈，口中鮮血狂噴，餘下五人眼見不敵，再也無心戀戰，轉身便奔，連坐騎也不要了。

吳大鵬回頭說道：「茅兄當真了得，這黑龍鞭史松武功高強，今日命喪你手！」他眼見史松肚腹中刀而死，想來自然是茅十八所殺。

茅十八搖頭道：「慚愧！是韋小兄弟殺的。」吳王二人大為詫異，齊聲道：「是這小孩所殺？」他二人適才忙於對付敵人，沒見到韋小寶撒石灰。地下滿是死屍鮮血，傷者身上滾得滿身是泥，雖有石灰粉末撒在地下，他二人也沒留意。

茅十八左手抓住黑龍鞭鞭梢，抖開軟鞭，呼的一聲，抽在史松頭上。史松肚腹中刀，一時未死，給這一鞭擊正在天靈蓋上，立時斃命。茅十八叫道：「韋兄弟，你好功夫啊！」

韋小寶從樹後轉出，想到自己居然殺了一個官老爺，心中有一分得意，倒有九分害怕。吳王二人將信將疑，上上下下的向韋小寶打量，但見他臉色蒼白，全身發抖，雙目含淚，搖搖幌幌的立足不定，只像隨時隨刻要放聲大哭，又或是大叫：「我的媽啊！」說甚麼也不像是殺了黑龍鞭史松之人。吳大鵬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使甚麼招式殺了此人？」韋小寶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是我殺了這……官……官老爺嗎？不，不是我殺的，不……不是我……」他知道殺官之罪極大，心慌意亂之下，唯有拚命抵賴。

茅十八皺起眉頭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吳老爺子，王兄，承你二位拔刀相助，救了兄弟性命。咱們還打不打？」吳大鵬道：「救命之話，休得提起。王兄弟，我看這場架是不必打了？」王潭道：「不打了！我和茅兄原沒甚麼深仇大怨，大家交上了朋友，豈不是好？茅兄武功高強，有膽量，有見識，兄弟是十分佩服的。」吳大鵬道：「茅兄，咱們就此別過，山長水遠，後會有期。茅兄十分欽佩天地會的陳總舵主，這一句話，兄弟當設法帶給陳總舵主他老人家知曉。」

茅十八大喜，搶上一步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識得陳總舵主？」

吳大鵬笑道：「我和這位王兄弟，都是天地會宏化堂屬下的小腳色。承茅大哥對敝會如此瞧得起，別說大夥兒本來沒甚麼過節，就算真有樑子，那也是一筆勾銷了。」茅十八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你果然識得陳近南。」吳大鵬道：「敝會兄弟眾多，陳總舵主行蹤無定，在下在會中職司低下，的確沒見過陳總舵主的面，剛才並不是有意相欺。」茅十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吳大鵬一拱手，轉身便行，雙掌連揚，拍拍之聲不絕，在每個躺在地上的軍官身上補了一掌，不論那軍官本來是死是活，再中了他的摩雲掌力，死者筋折骨裂，活著的也即氣絕。

茅十八低聲喝采：「好掌力！」眼見二人去得遠了，喃喃的道：「原來他二人倒是天地會的。」隔了一會，向韋小寶道：「去牽匹馬過來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從未牽過馬，見馬匹身軀高大，心中害怕，從馬匹身後慢慢挨近。茅十八喝道：「向著馬頭走過去。你從馬屁股過去，馬兒非飛腿踢你不可。」韋小寶繞到馬前，伸手去拉韁繩，那馬倒甚馴良，跟著他便走。

茅十八撕下衣襟，裹了右臂的傷口，左手在馬鞍上一按，躍上馬背，說道：「你回家去罷！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到那裏去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你問來幹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既是朋友，我自然要問問。」茅十八臉一沉，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誰是你朋友？」韋小寶退了一步，小臉兒漲得通紅，淚水在眼中滾來滾去，不明白他為甚麼好端端突然大發脾氣。

茅十八道：「你為甚麼用石灰撒在那史松的眼裏？」聲音嚴厲，神態更是十分兇惡。

韋小寶甚是害怕，退了一步，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見他要殺你。」茅十八問道：「石灰那裏來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買的。」茅十八道：「買石灰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要跟人打架，我見你身上有傷，所以……所以買了石灰粉幫你。」茅十八大怒，罵道：「小雜種，你奶奶的，這法子那裏學來的？」

韋小寶的母親是娼妓，不知生父是誰，最恨的就是人家罵他小雜種，不由得怒火上衝，也罵道：「你奶奶的老雜種，我操你茅家十七八代老祖宗，烏龜王八蛋，你管我從那裏學來的？你這臭王八，死不透的老甲魚……」一面罵，一面躲到了樹後。

茅十八雙腿一挾，縱馬過來，長臂伸處，便將他後頸抓住，提了起來，喝道：「小鬼，你還罵不罵？」韋小寶雙足亂踢，叫道：「你這賊王八，臭烏龜，路倒屍，給人斬上一千刀的豬玀……」他生於妓院之中，南腔北調的罵人語言，學了不計其數，這時怒火上衝，滿口的污言穢語。

茅十八更是惱怒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。韋小寶放聲大哭，罵得更是響了，突然之間，張口在茅十八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。茅十八手背一痛，脫手將他摔在地下。韋小寶發足便奔，口中兀自罵聲不絕。茅十八縱馬自後緩緩跟來。

韋小寶雖然跑得不慢，但他人小步短，那裏撇得下馬匹的跟蹤？奔得十幾丈，便已氣喘力竭，回頭一看，茅十八的坐騎和他相距不過丈許，心中一慌，失足跌倒，索性便在地上打滾，大哭小叫。他平日在妓院之中，街巷之間，時時和人爭鬧，打不過時便耍這無賴手段，對手都是大人，總不成繼續追打，將他打死？生怕被人說以大欺小，只好搖頭退開。

茅十八道：「你起來，我有話跟你說。」韋小寶哭叫：「我偏不起來，死在這裏也不起來！」茅十八道：「好！我放馬過來，踹死了你！」

韋小寶最不受人恐嚇，人家說：「我一拳打死你，我一腳踢死你」這等言語，他幾乎每天都會聽到一兩次，根本就沒放在心上，當即大聲哭叫：「打死人啦，大人欺負小孩哪！烏龜王八蛋騎了馬要踏死我啦！」茅十八一提馬韁，坐騎前足騰空，人立起來。韋小寶一個打滾，滾了開去。茅十八笑罵：「小鬼，你畢竟害怕。」韋小寶叫道：「我怕了你這狗入的，不是英雄好漢！」

茅十八見他如此憊賴，倒也無法可施，笑道：「憑你也算英雄好漢？好啦，你起來，我不打你了。我走啦！」韋小寶站起身來，滿臉都是眼淚鼻涕，道：「你打我不要緊，可不能罵我小雜種。」茅十八笑道：「你罵我的話，還多了十倍，更難聽十倍，大家扯直，就此算了。」韋小寶伸衣袖抹了抹，當即破涕為笑，說道：「你打我耳光，我咬了你一口，大家扯直，就此算了。你去那裏？」

茅十八道：「我上北京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上北京？人家要捉你，怎麼反而自己送上門去？」茅十八道：「我老是聽人說，那鰲拜是滿洲第一勇士，他媽的，還有人說他是天下第一勇士。我可不服氣，要上北京去跟他比劃比劃。」

韋小寶聽他說要去跟滿洲第一勇士比武，這熱鬧不可不看，平時在茶館中，聽茶客說起天子腳下北京的種種情狀，心下早就羨慕，又想到自己殺了史松，官老爺查究起來可不是玩的，雖然大可賴在茅十八身上，但萬一拆穿西洋鏡，那可乖乖不得了，還是溜之大吉為妙，說道：「茅大哥，我求你一件事，成不成？這件事不大易辦，只怕你不敢答應。」

茅十八最恨人說他膽小，登時氣往上衝，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小……」他本想罵「小雜種」，總算及時收口，道：「甚麼敢不敢的？你說出來，我一定答應。」又想自己性命是他所救，天大的難事，也得幫他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，你說過的話，可不許反悔。」茅十八道：「自然不反悔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你帶我上北京去。」茅十八奇道：「你也要上北京？去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要看你跟那個鰲拜比武。」

茅十八連連搖頭，道：「從揚州到北京，路隔千里，官府又在懸賞捉我，一路上甚是兇險，我怎能帶你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早知道啦，你答應了的事定要反悔。你帶著我，官府容易捉到你，你自然不敢了。」茅十八大怒，喝道：「我有甚麼不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你就帶我去。」茅十八道：「帶著你累贅得緊。你又沒跟你媽說過，她豈不掛念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常常幾天不回家，媽從來也不掛念。」

茅十八一提馬韁，縱馬便行，說道：「你這小鬼頭花樣真多。」

韋小寶大聲叫道：「你不敢帶我去，因為你打不過鰲拜，怕我見到了丟臉！」茅十八怒火衝天，兜轉馬頭，喝道：「誰說我打不過鰲拜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敢帶我去，自然因為怕我見到你打輸了的醜樣。你給人家打得爬在地下，大叫：『鰲拜老爺饒命，求求鰲拜大人饒了小人茅十八的狗命』，給我聽到，羞也羞死了！」

茅十八氣得哇哇大叫，縱馬衝將過來，一伸手，將韋小寶提將起來，橫放鞍頭，怒道：「我就帶你去，且看是誰大叫饒命。」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我若不是親眼目睹，猜想起來，大叫饒命的定然是你，不是鰲拜。」

茅十八提起左掌，在他屁股上重重打了一記，喝道：「我先要你大叫饒命！」韋小寶痛得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笑道：「狗爪子打人，倒是不輕！」

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鬼頭，當真拿你沒法子。」韋小寶半點也不肯吃虧，道：「老鬼頭，我也當真拿你沒法子。」茅十八笑道：「我帶便帶你上北京，可是一路上你須得聽我言語，不可胡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誰胡鬧了？你入監牢，出監牢，殺鹽販子，殺軍官，還不算是胡鬧？」茅十八笑道：「我說不過你，認輸便是。」將韋小寶放在身前鞍上，縱馬過去，又牽了一匹馬，辨明方向，朝北而行。

韋小寶從未騎過馬，初時有些害怕，但靠在茅十八身上，準定不會摔下來，騎了五六里路後，膽子大了，說道：「我騎那匹馬，行不行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你會騎便騎，不會騎乘早別試，小心摔斷了你腿。」

韋小寶要強好勝，吹牛道：「我騎過好幾十次馬，怎麼不會騎？」從馬背上跳了下來，走到另一匹馬左側，一抬右足，踏入了馬鐙，腳上使勁，翻身上了馬背。不料上馬須得先以左足踏鐙，他以右足上鐙，這一上馬背，竟是臉孔朝著馬屁股。

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脫手放開了韋小寶坐騎的韁繩，揮鞭往那馬後腿上打去，那馬放蹄便奔。韋小寶嚇得魂不附體，險些掉下馬來，雙手牢牢抓住馬尾，兩隻腳挾住了馬鞍，身子伏在馬背之上，但覺耳旁生風，身子不住倒退。幸好他人小體輕，抓住馬尾後竟沒掉下馬來，口中自是大叫大嚷：「乖乖我的媽啊，辣塊媽媽不得了，茅十八，你再不拉住馬頭，老子操你十八代的臭祖宗，啊喲，啊喲……」

這馬在官道上直奔出三里有餘，勢道絲毫未緩，轉了個彎，前面右首岔道上一輛騾車緩緩行來，車後跟著一匹白馬，馬上騎著個二十七八歲的漢子。這一車一馬走上大道，也向北行。韋小寶的坐騎無人指揮，受驚之下，向那一車一馬直衝過去，相距越來越近。趕車的車伕大叫：「是匹瘋馬！」忙要將騾車拉到一旁相避。那乘馬漢子掉轉馬頭，韋小寶的坐騎也已衝到了跟前。那漢子一伸手，扣住了馬頭。那馬奔得正急，這漢膂力甚大，一扣之下，那馬立時站住，鼻中大噴白氣，卻不能再向前奔。

車中一個女子聲音問道：「白大哥，甚麼事？」那漢子道：「一匹馬溜了韁，馬上有個小孩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」

韋小寶翻身坐起，轉頭說道：「自然是活的，怎麼會死？」只見這漢子一張長臉，雙目炯炯有神，穿一襲青綢長袍，帽子上鑲了塊白玉，衣飾打扮顯是個富家子弟，韋小寶出身微賤，最憎有錢人家的子弟，在地上重重吐了口唾沫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，老子倒騎千里馬，騎得正快活，卻碰到攔路屍，阻住了，阻住了老子……」一口氣喘不過來，伏在馬屁股上大咳。那馬屁股一聳，左後腿倒踢一腳。韋小寶「啊喲」一聲，滑下馬來，大叫：「哎唷喂，哎唷喂！」

那漢子先前聽得韋小寶出口傷人，正欲發作，便見他狼狽萬分的摔下馬來，微微一笑，轉過馬頭，隨著騾車自行去了。茅十八騎馬趕將上來，大叫：「小鬼頭，你沒摔死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摔倒沒摔死，老子倒騎馬兒玩，卻給個臭小子攔住路頭，氣得半死。哎唷喂……」哼哼唧唧的爬起身來，膝頭一痛，便即跪倒。茅十八縱馬近前，拉住他後領，提上馬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吃了這苦頭，不敢再說要自己乘馬了。兩人共騎，馳出三十餘里，見太陽已到頭頂，到了一座小市鎮上。茅十八慢慢溜下馬背，再抱了韋小寶下馬，到一家飯店去打尖。

韋小寶在妓院中吃飯，向來是坐在廚房門檻上，捧隻青花大碗，白米飯上堆滿嫖客吃剩下來的雞鴨魚肉。菜餚雖是不少，卻從來不曾跟人並排坐在桌邊好好吃過一頓飯。這時見茅十八當他是平起平坐的朋友，眼前雖只幾碗粗麵條，一盤炒雞蛋，心中卻也大樂。

他吃了半碗麵，只聽得門外馬嘶人喧，湧進十七八個人來，瞧模樣是官面上的。韋小寶暗暗吃驚，低聲道：「是官兵，怕是來捉你的。咱們快逃！」茅十八哼了一聲，放下筷子，伸手按住刀柄。卻見這群人對他並不理會，一疊連聲的只催店小二快做菜做飯。

小鎮上的小飯店中無甚菜餚，便只醬肉、薰魚、滷水豆腐乾、炒雞蛋。那群人中為首的吩咐取出自己帶來的火腿、風雞佐膳。一人說道：「咱們在雲南一向聽說，江南是好地方，穿的是綾羅綢緞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我瞧啊，單講吃的，就未必比得上咱們昆明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老哥在平西王府享福慣了，吃的喝的，自是大不相同。那可不是江南及不上雲南，要知道，世上及得上平西王府的，可就少得很了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

茅十八臉上變色，尋思：「這批狗腿子是吳三桂這大漢奸的部下？」

只聽一個焦黃臉皮的漢子問道：「黃大人，你這趟上京，能不能見到皇上啊？」一個白白胖胖的人道：「依我官職來說，本來是見不著皇上的，不過憑著咱們王爺的面子，說不定能陛見罷！朝廷裏的大老們，對咱們『西選』的官員總是另眼相看幾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這個當然，當世除了皇上，就數咱們王爺為大了。」

茅十八大聲道：「喂，小寶，你可知道世上最不要臉的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自然知道，那是烏龜兒子王八蛋！」他其實不知道，這句話等於沒說。茅十八在桌上重重一拍，說道：「不錯！烏龜兒子王八蛋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媽的，這烏龜兒子王八蛋，他媽的不是好東西。」說著也在桌上重重一拍。茅十八道：「我教你個乖，這烏龜兒子王八蛋，是個認賊作父的大漢奸，將咱們大好江山，花花世界，雙手送了給韃子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那十餘名官府中人都瞪目瞧著他，有的已是滿臉怒色。

茅十八道：「這大漢奸姓吳，他媽的，一隻烏龜是吳一龜，兩隻烏龜是吳二龜，三隻烏龜呢？」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吳三龜！」茅十八大笑，說道：「正是吳三桂這大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嗆啷啷聲響，七八人手持兵刃，齊向茅十八打來。韋小寶忙往桌底一縮。只聽得乒乒乓乓，兵刃碰撞聲不絕，茅十八手揮單刀，已跟人鬥了起來。韋小寶見他坐在長櫈上不動，知他大腿受傷，行走不便，心中暗暗著急。過了一會，噹的一聲，一柄單刀掉在地下，跟著有人長聲慘呼，摔了出去。但對方人多，韋小寶見桌子四周一條條腿不住移動，這些腿的腳上或穿布鞋，或穿皮靴，自然都是敵人，茅十八穿的是草鞋。只聽得茅十八邊打邊罵：「吳三桂是大漢奸，你們這批小漢奸，老子不將你們殺個乾乾淨淨……啊喲！」大叫一聲，想是身上受了傷，跟著只見一人仰天倒下，胸口泊泊冒血。

韋小寶伸出手去，拾起掉在地下的一柄鋼刀，對準一隻穿布鞋的腳，一刀向腳背上剁了下去，擦的一聲，那人半隻腳掌登時斬落。那人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向後便倒。

桌子低下黑濛濛地，眾人又鬥得亂成一團，誰也不知那人因何受傷，只道是給茅十八打傷的。韋小寶見此計大妙，提起單刀，又將一人的腳掌斬斷。

那人卻不摔倒，痛楚之下，大叫：「桌子底……底下……」彎腰察看，卻給茅十八一刀背打上後腦，登時昏暈。便在此時，韋小寶又是一刀斬在一人的小腿之上。

那人大叫一聲，左手一掀桌子，一張板桌連著碗筷湯麵，飛將起來。那人隨即舉刀向韋小寶當頭砍去。茅十八揮刀格開，韋小寶連爬帶滾，從人叢中鑽了出來。那小腿被斬之人怒極，挺刀追殺過來。韋小寶大叫：「辣塊媽媽！」又鑽入了一張桌子底下。那人叫道：「小鬼，你出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老鬼，你進來！」

那人怒極，伸左手又去掀桌子。突然之間，砰的一聲響，胸口中拳，身子飛了出去，卻是坐在桌旁的一人打了他一拳。

出拳之人隨即從桌上筷筒中拿起一把竹筷，一根根的擲將出去。只聽得「哎唷」、「啊喲」慘呼聲不絕，圍攻茅十八的諸人紛紛被竹筷插中，或中眼睛、或中臉頰，都是傷在要緊之處。一人大聲叫道：「強盜厲害，大夥兒走罷！」扶起傷者，奪門而出。跟著聽得馬蹄聲響，一行人上馬疾奔而去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從椅子底下鑽出來，手中兀自握著那柄帶血的鋼刀。茅十八一蹺一拐的走過去，抱拳向坐在桌邊之人說道：「多謝尊駕出手助拳，否則茅十八寡不敵眾，今日的事可不好辦。」韋小寶回頭看去，微微一怔，原來坐著的那人，便是先前在道上拉住了他坐騎的漢子，自己曾罵過他幾句的。

那漢子站起身來還禮，說道：「茅兄身上早負了傷，仍是激於義憤，痛斥漢奸，令人好生相敬。」茅十八笑道：「我生平第一個痛恨之人，便是大漢奸吳三桂，只可惜這惡賊遠在雲南，沒法找他晦氣，今日打了他手下的小漢奸，當真痛快。請教閣下尊姓大名。」那漢子道：「此處人多，說來不便。茅兄，咱們就此別過，後會有期。」說著轉身去扶桌邊的一個女客。那女客始終低下了頭，瞧不見她臉容。

茅十八怫然道：「你姓名也不肯說，太也瞧不起人啦。」那人並不答理，扶著那女客走了出去，經過茅十八身畔時，輕輕說了一句話。

茅十八全身一震，立時臉現恭謹之色，躬身說道：「是，是。茅十八今日見到英雄，實是……實是三生有幸。」

那人竟不答話，扶著那女客出了店門，上車乘馬而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見茅十八神情前倨後恭，甚覺詫異，問道：「這小子是甚麼來頭？瞧你嚇得這個樣子。」茅十八道：「甚麼小子不小子的？你嘴裏放乾淨些。」眼見飯店中的老闆與店伴探頭探腦，店堂中一塌胡塗，滿地鮮血，說道：「走罷！」扶著桌子走到門邊，拿起一根門閂撐地，走到店門外，從店外馬樁子上解開馬韁，說道：「你扳住馬鞍，左腳先踏馬鐙子，然後上馬……對了，就是這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本來會騎馬的，好久不騎，這就忘了。那有甚麼稀奇？」

茅十八一笑，躍上另一匹馬，左手牽著韋小寶坐騎的韁繩，縱馬北行，說道：「我身上有傷，遇上了鷹爪對付不了。咱們不能再走官道，須得找個隱僻所在，養好了傷再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剛才那人武功倒也了得，一根根竹筷擲了出去，便將人打走。茅大哥，我瞧你是及不上他了。」茅十八道：「那自然。他是雲南沐王府中的英雄，豈有不了得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是雲南沐王府的嗎？我還道是天地會中那個甚麼陳總舵主呢，瞧你嚇得這副德性。」茅十八道怒道：「我嚇甚麼了？小鬼頭胡說八道。我是尊敬沐王府，對他自當客氣三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人家可沒對你客氣哪！你問他尊姓大名，他理也不理，只說『咱們就此別過，後會有期。』」茅十八道：「他後來不是跟我說了嗎？否則的話，我怎知他是沐王府的？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他在你耳邊說了句甚麼話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他說：『在下是雲南沐王府的，姓白。』」韋小寶道：「嗯，姓白，原來是個吃白食的。」茅十八道：「小孩兒別胡說八道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見了沐王府的人便嚇得魂不附體，老子可不放在心上。茅大哥，你不怕鰲拜，不怕大漢奸吳三桂，卻去怕甚麼雲南沐王府，他們當真有三頭六臂不成？啊，我知道啦，你怕他用兩根筷子戳瞎了你一對眼睛，茅十八變成了茅瞎子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我也不是怕他們，只不過江湖上的好漢倘若得罪了雲南沐王府，丟了性命不打緊，卻惹得萬人唾罵，給人瞧不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雲南沐王府到底是甚麼腳色，又有這等厲害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你不是武林中人，跟你說了，你也不懂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媽的，好神氣嗎？我壓根兒就不稀罕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咱們在江湖上行走，要見到雲南沐王府的人，本來已挺不容易，要和他們結交，那更是千難萬難了。今天剛好碰上老子跟吳三桂的手下人動手，沐王府跟吳三桂是死對頭，他們自然要幫我。偏偏你這小子不學好，儘使些下三濫的手段，連帶老子也給人家瞧不起了。」說著不由得滿臉怒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嘖嘖嘖，人家擺臭架子，不肯跟你交朋友，怎麼又怪起我來啦？」

茅十八怒道：「你鑽在桌子底下，用刀子去剁人家腳背，他媽的，這又是甚麼武功了？人家英雄好漢瞧在眼裏，怎麼還能當咱們是朋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若不是老子剁下幾隻腳底板，只怕你的性命早沒了，這時候卻又怪起我來。」

茅十八想到給雲南沐王府的人瞧得低了，越想越怒，說道：「我叫你不要跟著我，你偏要跟來。你用石灰撒人眼睛，這等下三濫的行徑，江湖上最給人瞧不起，比之下蒙藥、燒悶香，品格還低三等。我寧可給那黑龍鞭史松殺了，也不願讓你用這等卑鄙無恥的下流手段來救了性命。他媽的，你這小鬼，我越瞧越生氣。」

韋小寶這才明白，原來用石灰撒人眼睛，在江湖上是極其下流之事，自己竟是犯了武林中的大忌，而鑽在桌子底下剁人腳板，顯然也不是甚麼光采武功，但給他罵得老羞成怒，惡狠狠的道：「用刀殺人是殺，用石灰殺人也是殺，又有甚麼上流下流了？要不是我這小鬼用這下流手段救你，你這老鬼早就做了上流鬼啦。你的大腿可不是受了傷麼？人家用刀子剁你大腿，我用刀子剁人家腳板，大腿跟腳板，都是下身的東西，又有甚麼分別？你不願我跟你上北京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以後大家各不相識便是。」

茅十八見他身上又是塵土，又是血跡，心想這小孩所以受傷，全是因己而起，此地離揚州已遠，將這小孩撇在荒野之中，畢竟太也說不過去，何況這小孩於自己有兩番救命之德，豈能忘恩負義？便道：「好，我帶你上北京是可以的，不過你須得依我三件事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依你三件事，那有甚麼打緊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！」他曾聽說書先生說過「駟馬難追」，但這個「駟」字總是記不起來。

茅十八道：「第一件是不許惹事生非，污言罵人，口中得放乾淨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還不容易？不罵就不罵，可是倘若人家惹到我頭上來呢？」茅十八道：「好端端地，人家為甚麼會來惹你？第二件，倘若跟人家打架，不許張口咬人，更不許撒石灰壞人眼睛，至於在地下打滾，躲在桌子底下剁人腳板，鑽人褲襠，捏人陰囊，打輸了大哭大叫，躺著裝死這種種勾當，一件也不許做。這都是給人家瞧不起的行徑，不是英雄好漢之所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打不過人家，難道儘挨揍不還手？」茅十八道：「還手要憑真功夫，似你這等無賴流氓手段，可讓別人笑歪了嘴巴。你在妓院中鬼混，那也不打緊，跟著我行走江湖，乘早別幹這一套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你說打架要憑真實武功，我一個小孩子，有甚麼真實武功？這也不許，那也不許。還不是挨揍不還手？」

茅十八又道：「武功都是學的，誰又從娘肚子裏把武功帶出來了？你年紀還小，這時候起始練武，正來得及。你磕頭拜我為師，我就收了你這個徒弟。我一生浪蕩江湖，從沒幾天安靜下來，好好收個徒弟。算你造化，只要你聽話，勤學苦練，將來未始不能練成一身好武藝。」說著凝視韋小寶，頗有期許之意。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成，我跟你是平輩朋友，要是拜你為師，豈不是矮了一輩？你奶奶的，你不懷好意，想討我便宜。」

茅十八大怒，江湖之上，不知有多少人曾想拜他為師，學他江湖上赫赫有名的「五虎斷門刀法」，只是這些人若非心術不正，便是資質不佳，又或是機緣不巧，自己身有要事，無暇收徒傳藝，今日感念韋小寶救過自己性命，想授他武功，那知他竟一口拒絕，大怒之下，便欲一掌打將過去，手已提起，終於忍住不發，說道：「我跟你說，此刻我心血來潮，才肯收你為徒，日後你便磕一百個響頭求我，我也不收啦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有甚麼稀罕？日後你便是磕三百個響頭求我，哀求我拜你為師，我也還是不肯。做了你徒弟，甚麼事都得聽你吩咐，那有甚麼味道？我不要學你的武功。」

茅十八氣憤憤的道：「好，不學便不學，將來你給人拿住了，死不得，活不成，可別後悔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又有甚麼後悔了？就算學成跟你一般的武功，又有甚麼好？你給黑龍鞭纏住了，動也動不得；見到雲南沐家一個吃白食的傢伙，恭恭敬敬的只想拍馬屁，跟人家結交，人家卻偏偏不睬你。我武功雖不及你，卻……」

茅十八越聽越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個嘴巴。韋小寶料知他要打，竟然不哭，反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給我說中了心事，這才大發脾氣。我問你，是不是你想跟人家交朋友，人家不睬你，你就把氣出在老子頭上？」

茅十八拿這小孩真沒辦法，打也不是，罵也不是，撇下他不理又不是，他本是霹靂火爆的脾氣，這時只好強自忍耐，哼了一聲，鼓起了腮幫子生氣，鬆手放開了韁繩，叫道：「馬兒，馬兒，快來個老虎跳，把這小鬼頭摔個半死。」他本來要韋小寶依他三件事，但第二件便說不攏，第三件事也想不起來了。

韋小寶自行拉韁，那坐騎倒乖乖的行走，並不跟他為難。韋小寶心下大樂，心道：「你不教我騎馬，老子可不是自己會了嗎？」又想：「今後我跟著你行走江湖，總會時時見你和人家動手打架。你不教我，難道我沒生眼珠，不會瞧麼？我不但會學你的武功，連你對頭的武功也一起學了。幾個人的武功加在一起，自然就比你強了。呸，他媽的，好稀罕嗎？那吃白食的小子擲筷子的本事倒挺管用，倘若他向老子磕頭，求我學他這門功夫，老子倒不妨答應了他。他媽的，他為甚麼要向我磕頭，求我學他這門功夫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禁嗤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茅十八回頭問道：「甚麼事好笑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想沐王府這吃白食的小子……」茅十八道：「甚麼吃白食的小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可不是姓白嗎？」茅十八道：「姓白管姓白，怎麼姓白的就吃白食？他們姓白的，在雲南沐王府中可大大的了不起哪。劉、白、方、蘇，是雲南沐王府的四大家將。」韋小寶又道：「甚麼三大家將、四大家將？沐王府又是甚麼鬼東西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你口裏乾淨些成不成？江湖之上，提起沐王府，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甚麼鬼不鬼的？」韋小寶嗯了一聲。

茅十八道：「當年明太祖起兵反元，沐王爺沐英立有大功，平服雲南，太祖封他沐家永鎮雲南，死後封為甚麼王，子孫代代，世襲甚麼國公。」韋小寶一拍馬鞍，大聲道：「原來雲南沐王府甚麼的，是沐英沐王爺家裏。你老說雲南沐王府，說得不清不楚，要是早說沐英沐王爺，我哪還有不知道的？沐王爺早死了幾千年啦。你也不用這麼害怕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甚麼幾千年？胡說八道。咱們江湖上漢子敬重沐王府，倒不是為了沐英沐王爺，而是為了他的子孫沐天波。明朝末代皇帝桂王逃到雲南，黔國公沐天波，對了，記起來啦，是黔國公，他忠心耿耿，保駕護主。吳三桂這奸賊打到雲南，黔國公保了桂王逃到緬甸。緬甸的壞人要殺桂王，沐天波代主而死。這等忠義雙全的英雄豪傑，當真古今少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啊，這位沐天波沐老爺，原來就是『英烈傳』中沐英的子孫。沐王爺勇不可當，是太祖皇帝的愛將，這個我知道得不想再知道啦。」他曾聽說書先生說「英烈傳」，徐達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沐英這些大將的名字，他聽得極熟，又問：「你怎麼不早說？我如早知沐王府便是沐英沐王爺家中，對那吃白食的朋友也客氣三分了。劉、白、方、蘇四大家將，又是甚麼人？」

茅十八道：「劉白方蘇四家，向來是沐王府的家將，祖先隨著沐王爺平服雲南。天波公護駕到緬甸，這四大家將的後人也都力戰而死。只有年幼的子弟逃了出來。我見了那位姓白的英雄所以這樣客氣，一來他幫我打退大漢奸的鷹犬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也幫你打退大漢奸的鷹犬，你對我怎麼又不客氣？」茅十八瞪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二來他是忠良的後人，江湖上人人敬重。倘若得罪了雲南沐家之人，豈不為天下萬人唾罵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見到忠良之後，自然是要客氣些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識得你以來，第一次聽到你說一句有道理的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可不知要等到幾時，才聽到你說一句有道理的話。沐王爺銅角渡江，火箭射象，這樣的大英雄，誰不敬重？又何必要你多說個屁？」茅十八問道：「甚麼叫銅角渡江，火箭射象？」

韋小寶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只知道拍雲南沐王府的馬屁，原來不知道沐王爺是多大的英雄。你可知沐王爺是太祖皇帝的甚麼人？」茅十八道：「沐王爺是太祖皇帝手下大將，誰不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呸，大將？大將自然是大將，難道是無名小卒？哪，太祖手下，共有六王，徐達徐王爺、常遇春常王爺，你自然知道啦，還有四王是誰？」

茅十八是草莽豪傑，於明朝開國的史實一竅不通，徐達、常遇春的名字當然聽見過，卻不知他們是甚麼六王，也不知此外還有四個甚麼王。韋小寶卻在揚州茶坊之中將這部「英烈傳」聽得滾瓜爛熟。其時明亡未久，人心思舊，卻又不敢公然談論反清復明之事，茶坊中說書先生講述各朝故事，聽客最愛聽的便是這部敷演明朝開國、驅逐韃子的「英烈傳」。明太祖開國，最艱鉅之役是和陳友諒鄱陽湖大戰，但聽客聽來興致最高的，卻是如何將蒙古韃子趕出塞外，如何打得眾韃子落荒而逃。大家耳中所聽，是明太祖打蒙古韃子，心中所想，打的卻變成了滿洲韃子。漢人大勝而韃子大敗，自然志得意滿。是以明朝開國諸功臣中，尤以徐達、常遇春、沐英三人最為聽眾所崇拜。說書先生說到三人如何殺韃子之時，加油添醬，如火如荼，聽眾也便眉飛色舞，如醉如癡。

韋小寶見茅十八答不上來，甚是得意，說道：「還有四王，便是李文忠、鄧愈、湯和，以及沐英沐王爺。這四位王爺封的是甚麼王，跟你說了，料你也記不到，是不是？」其實他自己也根本記不起這六王封的是甚麼王。茅十八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湯和是明太祖的老朋友，年紀大過太祖；鄧愈也是很早就結識了太祖，一直跟他打江山的。李文忠是太祖的外甥。沐王爺是太祖的義子，跟太祖姓朱，叫做朱英，後來立功大了，太祖叫他復姓，才叫做沐英。」茅十八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麼銅角射象甚麼的，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銅角渡江，不是銅角射象。太祖打平天下，最後只有雲南、貴州的梁王未曾降服。那梁王嘰哩咕嚕花，是元朝末代皇帝的侄兒，守住了雲南、貴州，不肯投降。」那梁王本名匝剌瓦爾密，韋小寶記不住他的名字，隨口胡謅。茅十八雖覺奇怪，也不敢反駁，只聽韋小寶續道：「太祖皇帝龍心大怒，便點三十萬軍馬，命沐王爺帶領前去攻打，來到雲南邊界，遇到元兵。元兵的元帥叫做達里麻，此人身高十丈，頭如巴斗……」

茅十八道：「那有身高十丈之人？」韋小寶知道說溜了嘴，辯道：「韃子自然生得比咱們中國人高大些。那達里麻身披鐵甲，手執長槍，在江邊哇啦啦一聲大叫，便如半空中連打三個霹靂，只聽得撲通、撲通、撲通，聲聲不斷，水花四濺。你道是甚麼事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不知道，是甚麼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達里麻哇哇大叫，聲音傳過江去，登時有十名明兵給他嚇破膽子，摔下馬來，掉進江中。沐王爺一見不對，心想再給他叫得幾聲，我軍紛紛墮江，大事不好，於是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」

韋小寶平時說話，出口便是粗話，「他媽的」三字片刻不離口，但講到沐英平雲南的故事，學的是說書先生的口吻，粗話固然一句沒有，偶爾還來幾句或通或不通的成語。

他繼續說道：「沐王爺眼見得達里麻張開血盆大口，又要大叫，於是彎弓搭箭，颼的一箭，便向達里麻口中射去。沐王爺的箭法百步穿楊，千步穿口，這一箭呼呼風響，橫過了江面，直向達里麻的大嘴射到。那達里麻也是英雄好漢，眼見這箭來得勢道好兇，急忙低頭，避了開去。只聽得後軍齊聲吶喊：『不好了！』達里麻回頭一看，只見十名將軍胸口都穿了個洞，鮮血狂噴。卻原來沐王爺這一箭連穿十名將軍，從第一名將軍胸口射進，背後出來，又射入第二名將軍胸口，一共穿了十人。」

茅十八搖頭道：「那有此事？沐王爺就算天生神力，一箭終究也射穿不了十個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是天上星宿下凡，玉皇大帝派他來保太祖皇帝駕的，豈同凡人？你道是你茅十八嗎？這一箭一穿十，有個名堂，叫做『穿雲箭』。」

茅十八將信將疑，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達里麻一見大怒，心想你會射箭，難道我就不會？提起硬弓，也是一箭向沐王爺射將過來。沐王爺叫道：『來得好！』左手兩根手指伸出，輕輕便將來箭挾住了。正在此時，天空一群大雁飛過，啼聲嘹喨，沐王爺心生一計，叫道：『我要射中第三隻雁兒的左眼！』颼的一箭，向那雁兒射去。達里麻心想：『你要射第三隻雁兒，已不容易，怎的還分左眼右眼？』抬頭看去。便在此時，沐王爺連珠箭發，三箭齊向達里麻射到。」

茅十八拍腿叫道：「妙極！這是聲東擊西的法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也算達里麻命不該絕，第一箭正中他的左眼，仰後便倒，第二箭、第三箭又接連射死了韃子八名大將。韃子身上多毛，明軍叫他們毛兵毛將。沐王爺連射三箭，射死了一十八名毛將，這叫做『沐王爺隔江大戰，三箭射死毛十八！』」

茅十八一怔，道：「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隔江射死毛十八！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格格格笑了出來。茅十八這才明白，他果然是繞著彎兒在罵自己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胡說八道！沐王爺隔江大戰，三箭射死韋小寶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時我還沒生，沐王爺又怎射得死我？」茅十八道：「你休得亂說。達里麻左眼中箭，卻又如何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元兵見元帥中箭，倒下馬來，登時大亂。沐王爺正要下令大軍渡江，忽然聽得隔江響號，元兵已有援兵開到，對岸亂箭齊發，只遮得天都黑了。沐王爺又生一計，派了手下四員大將，悄悄領兵到下游渡江，繞到元兵陣後，大吹銅角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這四員大將，想必便是劉白方蘇四人了？」韋小寶也不知是與不是，卻不願被茅十八猜中，說道：「不對，那四員大將，乃是趙錢孫李。劉白方蘇四將，隨在沐王爺身邊。」茅十八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傳下號令，叫劉白方蘇四將手下士兵，齊聲吶喊，同時將小船、木排推下江中，派出一千明兵，裝腔作勢，假作渡江。元兵眼見明兵要渡過江來，更是沒命的放箭。沐王爺當即收兵，過不到半個時辰，又派兵裝模作樣的假渡江，元兵又再放箭。江中也不知射死了多少魚鱉蝦蟹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這個我又不信了。射死魚兒，那也罷了。蝦兒極細，螃蟹甲魚身上有甲，又怎射得牠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若不信，那就到前面鎮上買一隻甲魚，買一隻螃蟹，再買一隻蝦兒，用繩子穿了，掛將起來，再放箭射過去，且看射得死呢還是射不死。」茅十八心想：「咱們趕路要緊，那有這等閒功夫去胡鬧。」他聽得入神，生怕韋小寶放刁不說，便道：「好，你說射得死便射得死，後來怎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後來沐王爺手下的士兵，從江中拾起十八隻給射死了的、身上有毛的老甲魚，煮來吃了，便沒事了。」

茅十八笑罵：「小鬼頭，偏愛繞著彎兒罵人。你說沐王爺怎生渡江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一見韃子兵放箭，便吩咐擂鼓吶喊，作勢渡江，如此多次，卻並不真的渡江。只聽得韃子兵陣後銅角之聲大作，知道趙錢孫李四將已從下游渡江，繞到韃子兵陣後，這才下令殺將過去。眾兵將豎起盾牌，擋在身前，撐動小船筏子，渡江進攻。韃子兵放了大半天箭，這箭已差不多用完啦，聽得陣後敵人殺來，主將又中箭重傷，不由得軍心大亂。沐王爺一馬當先，衝將過去。韃子兵東奔西逃，亂成一團。沐王爺眼見韃子兵陣中有一大將橫臥馬上，許多韃子兵前後保護，知道必是達里麻，當即拍馬追上，喝道：『韃子達里麻，還不下馬投降？』達里麻道：『我……我不是達里麻！我是茅……』沐王爺見他左眼之中插著一根羽箭，箭梢上有個金字，正是一個『沐』字，卻不是自己的羽箭是甚麼？那裏還肯客氣，輕伸猿臂，一把抓將過來，往地下一擲，喝道：『綁起來！』早有劉白方蘇四將過來，揪住達里麻，綁得結結實實。這一仗韃子兵大敗，溺死在江中的不計其數。江中的王八吃了不少長毛韃子的屍首，從此身上有毛，這種王八叫做毛王八，那是別處沒有的。」

茅十八覺得韋小寶又在罵自己，哼了一聲，卻也並不敢確定，或許雲南江中真有毛王八亦未可知。

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大獲全勝，當即進兵梁王的京城。來到城外，只見城中無聲無息。沐王爺下令擂鼓討戰，只見城頭挑起一塊木牌，寫著『免戰』二字。」茅十八道：「原來梁王知道打不過，掛起免戰牌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仁慈為懷，心想這梁王高掛免戰牌，多半是要投降，我如下令攻城，城破之後，百姓死傷必多，不如免戰三日，讓他投降，免得殺傷百姓。」茅十八一拍大腿，大聲道：「是啊，沐王爺一家永鎮雲南，與明朝同始同終，便因沐王爺愛惜百姓，一片仁心，所以上天保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當晚沐王爺坐在軍營之中，挑燈夜看春秋。」茅十八道：「關王爺才看春秋，難道沐王爺也看春秋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家都是王爺，自然都看春秋。不看春秋，難道看夏冬嗎？那夏冬是張飛看的書，莽張飛有勇無謀。沐王爺是天上武曲星轉世，和關王爺一般，只看春秋，不看夏冬。」茅十八也不知道春秋和夏冬是甚麼東西，點頭稱是。

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看了一會，忽然要小便，站起身來，拿起太祖皇帝御賜的金夜壺，正要小便，忽聽得城中傳來幾聲大吼，聲音極響，既不是虎嘯，亦不是馬嘶。沐王爺一聽，暗叫不好……」茅十八道：「那是甚麼叫聲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倒猜猜看。」茅十八道：「定是又有幾個韃子，好像達里麻一般，在城中大聲吼叫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是！沐王爺一聽之下，登時也不小便了，將金夜壺恭恭敬敬的往桌上一放……」茅十八道：「怎地將便壺放在桌上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太祖皇帝御賜的金夜壺，你道是尋常便壺嗎？所以沐王爺放的時候，定要恭恭敬敬。他放下便壺，立即擊鼓升帳，召集眾將官，取過一枝金批令箭，說道：『劉將官聽者：命你帶領三千士兵，連夜去捕捉田鼠，捕多者有賞，捉不到者軍法從事。』劉將官道：『得令！』接了令箭，便去捕捉田鼠。」

茅十八大奇，問道：「捕捉田鼠又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用兵如神，軍機豈可洩漏？元帥有令，照辦就是。接令的將軍倘若多問一句，沐王爺一怒之下，立刻推出帳外斬首。你要是做沐王爺手下的將官，老是這樣問長問短，便有十八顆腦袋瓜子，他媽的也都給沐王爺教砍了。」茅十八道：「我倘若做了將官，自然不問。你又不是沐王爺，難道就問不得嗎？」

韋小寶搖手道：「問不得，問不得！沐王爺取過第二枝金批令箭，叫白將官聽令，說道：『命你帶二萬官兵，在五里之外掘下一條長坑，長二里，寬二丈，深三丈，連夜趕掘，不得有誤。』白將官領命而去。沐王爺隨即下令退兵，拔營而去，退到離城六里紮營。」

茅十八愈聽愈奇，道：「那當真奇怪，我可半點也猜不到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哼！沐王爺用兵之法倘若給你猜到，沐王爺變成茅十八，茅十八變成沐王爺了。第二日早晨，劉白二將回報：田鼠已捉到一萬多隻，長坑也已掘成。沐王爺點頭道：『好！』命探子到城邊探看動靜。午牌時分，忽聽得城中金鼓雷鳴，齊聲吶喊，探子飛馬回報：『啟稟元帥：大事不好！』沐王爺一拍桌子，喝道：『他媽的，何事驚慌？』探子說道：『啟稟元帥：韃子大開北門，城中湧出幾百隻長鼻子牛妖，正向我軍衝鋒而來！』沐王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『甚麼長鼻子牛妖！再探。』探子得令而去。」

茅十八奇道：「長鼻子牛妖是甚麼傢伙？」韋小寶正色道：「我早料到你也是不識的了。這些傢伙身子比牛還大，皮粗肉厚，鼻子老長，兩根尖牙向前突出，一雙大耳朵幌啊幌的，模樣兒兇猛無比，可不是長鼻子牛妖嗎？」茅十八「嗯」了一聲，點點頭，凝思這長鼻子牛妖的模樣。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自言自語：『這探子是個胡塗蛋，少見多怪，見到駱駝說是馬背腫，見到大象說是長鼻子牛妖！』」

茅十八一怔，隨即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探子果然胡塗，竟管大象叫作長鼻子牛妖。不過他是北方人，從來沒見過大象，倒也怪不得。」

揚州城中說書先生說到「長鼻子牛妖」這一節書時，茶館中必定笑聲大作，此刻韋小寶依樣葫蘆的說來，果然也引得茅十八放懷大笑。韋小寶繼續說道：「沐王爺擺開陣仗，遠遠望去，但見塵頭大起，幾百頭大象頭上都縛了尖刀，狂奔衝來，象尾上都是火光。原來雲南地近緬甸，那梁王向緬甸買了幾百頭大象，擺下了一個火象陣，用松枝縛在大象尾上，點著了火。大象受驚，便向明軍衝來。大象皮堅肉厚，弩箭射牠不倒，明軍只消一亂，韃子兵便可跟在象後，掩殺過來。明軍都是北方人，從未見過大象，一見之下，不由得心頭發慌，暗暗叫道：『牛魔王尾巴會噴火，今日大事不好了！』」

茅十八臉有憂色，沉吟道：「這火象陣果然厲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沐王爺不動聲色，只是微微冷笑，待得大象衝到十丈之外，喝道：『放田鼠！』那一萬多隻田鼠放了出來，霎時之間，滿地都是老鼠，東奔西竄。要知道大象不怕獅熊虎豹，最怕的卻是老鼠。老鼠如果鑽入了大象的耳朵，吃牠腦髓，大象半點奈何不得。眾大象一見老鼠，嚇得魂飛天外，掉頭便逃，衝入韃子陣中，只踏得韃子將官兵卒頭破腿斷。有些大象不辨東南西北，向明軍繼續衝將過來，便一一掉入陷坑之中。沐王爺叫道：『放火箭！』他老人家這一聲令下，只見天空中千朵萬朵火花，好看煞人。」

茅十八問道：「怎麼箭上會發火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道這火箭是有火的箭麼？錯了！火箭便是煙花炮仗。明軍之中，有放炮放銃用的硝磺火藥，沐王爺早一晚已傳下號令，命軍士用火藥做成煙花炮仗，射出去時，火花滿天，砰砰嘭嘭的響成一片。那些大象更加怕了，沒命價的奔跑，韃子的陣勢被大象衝了個稀巴爛，希里呼盧，一塌裏胡塗。沐王爺下令擂鼓進攻，眾兵將大聲吶喊，跟著大象衝進城去。梁王帶了妃子正在城頭喝酒，等候明軍大敗的消息，卻見幾百頭大象衝進城來。梁王大叫：『咕嚕阿布吐，嗚里嗚！咕嚕阿布吐，嗚里嗚！』」

茅十八奇道：「他嗚野嗚的，叫些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是韃子，叫的自然是韃子話，他說：『啊喲不好了，大象起義了！』奔下城頭，看見一口井，便跳將下去，想要自殺。不料那梁王太過肥胖，肚子極大，跳下了一半，肚子塞在井口，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大叫：『啊喲不好了！孤王半天吊！』」

茅十八道：「怎麼他這次不叫韃子話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叫的還是韃子話，反正你又不懂，我便改成了咱們的話。沐王爺一馬當先，衝進城來，看見一個老韃子身穿黃袍，頭帶金冠，知道必是梁王，見他一個大肚皮塞在井口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抓住他頭髮，一把提了起來，只聞得臭氣沖天，卻原來梁王慌得很了，屎尿直流！」

茅十八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寶，你說的故事當真好聽。原來沐王爺平雲南，全仗智勇雙全。倘若他不擺老鼠陣，梁王那火象陣衝將過來，明軍非大敗不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還用說？沐王爺打仗用老鼠，咱們打仗用石灰，哥兒倆半斤八兩。」茅十八搖頭道：「不對！常言道兵不厭詐，打仗用計策是可以的。諸葛亮可不是會擺空城計嗎？咱們一刀一槍，行走江湖，卻得光明磊落，打仗和打架全然不同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看也差不多。」

兩人一路上談談說說，倒也頗不寂寞。茅十八將江湖上種種規矩禁忌，一件件說給韋小寶聽，最後說道：「你不會武功，人家知道你不是會家子，就不會辣手對付，千萬不可冒充，反而吃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『小白龍』韋小寶只會水底功夫，伏在水底，生吃魚蝦，這陸上功夫嘛，卻不怎麼考究。」茅十八哈哈大笑。

當晚兩人在一家農家借住。茅十八取出幾兩銀子給那農家，將養了十來日，身上各處傷勢大好，這才僱了大車上道。

註：「最好交情見面初」是「一見如故」的意思，並不是說初見面交情最好，後來就漸漸不好了。

# 第三回 符來袖裏圍方解 椎脫囊中事竟成

不一日到了北京，進城之時，已是午後。茅十八叫韋小寶說話行動，須得小心，京城之地，公差耳目眾多，可別露出了破綻。韋小寶道：「我有甚麼破綻？你自己小心別露出破綻才是。你不是要找鰲拜比武嗎？上門去找便是。」

茅十八苦笑不答。當日說要找鰲拜比武，只是心情激盪之際的一句壯語，他雖然魯莽粗豪，畢竟已在江湖上混了二十來年，豈不知鰲拜是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大官，怎肯來跟他這麼個江湖漢子比武？自己武功不過是二三流腳色，鰲拜倘若真是滿洲第一勇士，多半打他不過。不過既已在韋小寶面前誇下海口，可不能不上北京，心想帶著這小孩在北京城裏逛得十天半月，瞧瞧京城的景色，大吃大喝個痛快，送他回揚州便是。鰲拜是一定不肯跟自己比武的，然而是他不肯，可不是自己不敢，韋小寶也不能譏笑我沒種。萬一鰲拜當真肯比，那麼茅十八拚了這條命也就是了。

兩人來到西城一家小酒店中，茅十八要了酒菜，正飲之間，忽見酒店外走進兩個人來，一老一小。那老的約莫六十來歲，小的只十二三歲。兩人穿的服色都甚古怪，韋小寶不知他們是何等樣人，茅十八卻知他們是皇宮中的太監。

那老太監面色蠟黃，弓腰曲背，不住咳嗽，似是身患重病。小太監扶住了他，慢慢走到桌旁坐下。老太監尖聲尖氣的道：「拿酒來！」酒保諾諾連聲，忙取過酒來。

老太監從身邊摸出一個紙包，打了開來，小心翼翼的用小指甲挑了少許，溶在酒裏，把藥包放回懷中，端起酒杯，慢慢喝下。過得片刻，突然全身痙攣，抖個不住。那酒保慌了，忙問：「怎麼？怎麼？」那小太監喝道：「走開！囉裏囉嗦幹甚麼？」那酒保哈腰陪笑，走了開去，卻不住打量二人。老太監雙手扶桌，牙關格格相擊，越抖越厲害，再過得片刻，連桌子也不住搖幌起來，桌上筷子一根根掉在地下。

小太監慌了，說道：「公公，再服一劑，好不好？」伸手到他懷中摸出了藥包，便要打開。老太監尖聲叫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要……！」臉上神色甚是緊迫。小太監握著藥包，不敢打開。

就在這時，店門口腳步聲響，走進七名大漢來。都是光著上身，穿了牛皮褲子，辮子盤在頭頂，全身油膩不堪，晶光發亮，似是用油脂自頂至腿都塗滿了。七人個個肌肉虬結，胸口生著毿毿黑毛，伸出手來，無不掌巨指粗。七人分坐兩張桌子，大聲叫嚷：「快拿酒來，牛肉肥雞，越快越好！」

酒保應道：「是！是！」擺上杯筷，問道：「客官，吃甚麼菜？」一名大漢怒道：「你是聾子嗎？」另一名大漢突然伸手，抓住了酒保後腰，轉臂一挺，將他舉了起來。酒保手足亂舞，嚇得哇哇大叫。七名大漢哈哈大笑。那大漢一甩手，將酒保摔了到店外，砰的一聲，掉在地下。酒保大叫：「啊喲，我的媽啊！」眾大漢又是齊聲大笑。

茅十八低聲道：「這是玩摔跤的。他們抓起了人，定要遠遠摔出，免得對手落在身邊，立即反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會不會摔跤？」茅十八道：「我沒學過。這種硬功夫遇上了武功好手，便沒多大用處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你打得過他們了？」茅十八微笑道：「跟這種莽夫有甚麼好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一個打他們七個，一定要輸。」茅十八道：「他們不是我對手。」

韋小寶突然大聲道：「喂，大個兒們，我這個朋友說，他一個人能打贏你們七個。」茅十八忙喝：「別惹事生非。」但韋小寶最愛的偏偏就是惹事生非，眼見那七名大漢無緣無故的將酒保摔得死去活來，心頭有氣，聽茅十八說一人能打贏他們七個，便從中挑撥，好叫茅十八教訓教訓他們。

七名大漢齊向茅韋二人瞧來。一人問道：「小娃娃，你說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這朋友說，你們欺侮酒保，不算英雄好漢，有種的就跟他鬥鬥。」一名大漢怒目圓睜，對著茅十八道：「王八蛋，是你說的嗎？」

茅十八知道這七人都是玩摔跤的滿洲人，本來不想鬧事，但他一見滿洲人便心中有氣，又聽那大漢開口罵人，提起酒壺，劈面便飛了出去。那大漢伸手一格，豈知茅十八在這一擲之中使上了內勁，喀喇一聲，酒壺撞上他手臂，那大漢手臂劇痛，「啊喲」一聲，叫了出來。另一名大漢撲將過來，茅十八飛腳向他踢去。滿洲人摔跤極少用腿，這一腿閃避不了，正中小腹，登時直飛出去。

其餘五名大漢「混帳王八蛋」的亂罵，紛紛撲來。茅十八身形靈便，使開擒拿手法，肘撞掌劈，頃刻間打倒了四個，另一個斜身以肩頭受了茅十八一掌，伸手抓住他後腰，舉將起來，隨即將他身子倒轉，要將他頭頂往階石上搗去。茅十八雙腿連環，噗噗兩聲，都踢在他胸口。那大漢口一張，鮮血狂噴，雙手立時鬆開。

茅十八順著那大漢仰面跌倒之勢，雙足已踹上他胸口，雙掌一招「迴風拂柳」，斜劈而出，正中第一名被酒壺擲中的大漢後心，喀喇一聲響，那大漢斷了幾根肋骨，爬在桌上。茅十八一手拉住韋小寶，道：「小鬼頭，就是會闖禍，快走！」兩人發足往酒店門口奔去。

只跨出兩步，卻見那老太監彎著腰，正站在門口，茅十八伸手往他右臂輕輕一推，想要把他推開。不料手掌剛和他肩頭相觸，只覺全身劇震，不由自主的一個踉蹌，向旁跌出數步，右腰撞在桌上，那張桌登時倒塌，這一退之勢，帶得韋小寶也摔了出去。韋小寶大叫：「哎唷喂，我的媽啊，痛死人啦。」茅十八猛拿樁子，這才站住，只覺得全身發滾，便如火燒一般。他心下大駭，看那老太監時，只見他弓腰曲背，不住咳嗽，於適才之事似乎渾若不知。

茅十八知道今日遇上了高人，對方多半身懷邪術，否則武功縱比自己為高，也決不能將自己輕輕一推之力，化為偌大力道。武功中雖有「借力反打」之術。「四兩撥千斤」之法，但都是對方有多大力量打來，便有多大力量反擊出去，決無將小力化為大力之理。他急忙轉身，提起兀自在大呼小叫的韋小寶，向後堂奔去。

只奔出三步，只聽得一聲咳嗽，那老太監已站在面前。茅十八一驚，足底使勁，上身向前一撲，似是向對方撲擊，身子卻已向後翻出。他雙足尚未落地，忽覺背心上有股輕柔的力量撞到，急忙左手反掌擊出，卻擊了個空，身子向前撲出，摔在兩名大漢身上。

這一交摔得極重，幸好那兩名大漢又肥又壯，做了厚厚的肉墊子，才沒受傷。那兩名大漢腿骨折斷，站不起來，手臂卻是無恙，當即施展摔跤手法，將他牢牢抓住。茅十八欲待抗拒，手腳上竟使不出半點力道，原來背心穴道已給人封了。

他背脊向天，看不見身後情景，但聽得那老太監不住咳嗽，有氣無力的在責備小太監：「你又要給我服藥，那不是存心害死我嗎？這藥只要多服得半分，便要了我的老命，咳……咳……咳……咳，你這孩子，真是胡鬧。」小太監道：「孩兒實在不知道，以後不敢了。」老太監道：「還有以後？唉，也不知道活得幾天，咳……咳……咳……」小太監道：「公公，這傢伙是甚麼來頭？只怕是個反賊。」

老太監道：「你們這幾位朋友，是那裏的布庫？」一名大漢道：「回公公的話，我們都是鄭王爺府裏的。今天若不是公公出手，擒住了這反賊，我們的臉可丟得大了。」老太監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那……那也是碰巧罷啦。咳……咳咳……你們也別驚動旁人，就將這漢子和那孩子，都送到大內尚膳監來，說是海老公要的人。」幾名大漢齊聲答應。

老太監道：「還不去叫轎子？你瞧我這等模樣，還走得動嗎？」小太監答應一聲，飛奔出去。老太監伏在桌上，不停的咳嗽。

韋小寶見茅十八被擒，想起說書先生曾道：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」須得腳底抹油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他沿著牆壁，悄悄溜向後堂，眼見誰也沒留意到他，正自暗暗歡喜，那老公公伸指一彈，一根筷子飛將出來，戳在他右腿的腿彎之中。韋小寶右腿麻軟，摔倒在地，再也動彈不得，張口便罵：「癆病成精老烏龜……」轉眼見到一名大漢惡狠狠的模樣，心中一嚇，此後十來句惡毒的言語都縮入了肚裏。

過不多時，門外抬來一乘轎子。小太監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公公，轎子到啦！」老太監咳嗽連聲，在小太監扶持之下，坐進轎子，兩名轎夫抬著去了。小太監跟隨在後。

七名大漢中四人受傷甚輕，當下將茅十八和韋小寶用繩索牢牢綁起。綁縛之時，不住向茅十八拳打足踢。韋小寶忍不住口中不乾不淨，但兩個重重的耳括子一打，也只好乖乖的不敢作聲。眾大漢叫了兩頂轎子來，又在二人口中塞了布塊，用黑布蒙了眼，放入轎中抬走。韋小寶只在七歲時曾跟母親去燒香時坐過轎子，此刻只好自己心下安慰：「他媽的，老子好久沒坐轎了，今日孝順兒子服侍老子坐轎，真是乖兒子、乖孫子！」但想到不知會不會陪著茅十八一起殺頭，卻也不禁害怕發抖。

他在轎中昏天黑地，但覺老是走不完。有時轎子停了下來，有人盤問，聽得轎外的大漢總是回答：「尚膳監海老公公叫給送去的。」韋小寶不知尚膳監是甚麼東西，但那海老公似乎頗有權勢，只一提他的名頭，轎子便通行無阻。有一次盤問之人揭開轎帷來張了張，說道：「是個小娃娃！」韋小寶想說：「是你祖宗！」苦於口中被塞了布塊，說不出話來。

一路行去，他迷迷糊糊幾乎要睡著了，忽然轎子停住，有人說道：「海公公要的人送到啦。」一個小孩聲音道：「是了，海公公在休息，將人放在這裏便是。」韋小寶聽他聲音，便是酒店中遇到的那小孩。只聽先前那人道：「咱們回去稟告鄭王爺，王爺必定派人來謝海老公。」那小孩道：「是了，你說海老公向王爺請安。」那人道：「不敢當。」跟著便有人把茅十八和韋小寶從轎中拖了出來，提入屋中放下。

※※※

耳聽得眾人腳步聲遠去，卻聽得海老公的幾下咳嗽之聲。韋小寶聞到一股極濃的藥味，心想：「這老鬼病得快死了，偏偏不早死幾日，看來還要我和茅大哥，替他到閻王跟前打個先鋒。」四周靜悄悄地，除了海老公偶爾咳嗽之外，更無別般聲息。韋小寶手足被綁，手指腳趾都已發麻，說不出的難受，偏偏海老公似乎將他二人忘了，渾沒理會。

過了良久良久，才聽得海老公輕聲叫了一聲：「小桂子！」那小孩應道：「是！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你這臭小子叫作小桂子，跟你爺爺的名字有個『小』字相同。」只聽海老公道：「將他二人鬆了綁，我有話問他們。」小桂子應道：「是！」

韋小寶聽得喀喀之聲，想是小桂子用刀子在割茅十八手腳上的繩索，過了一會，自己手腳上的繩子也割斷了，跟著眼上黑布揭開。韋小寶睜開眼來，見置身之所是一間大房，房中物事稀少，只一張桌子，一張椅子，桌上放著茶壺茶碗。海老公坐在椅中，半坐半躺，雙頰深陷，眼睛也是半開半閉。此時天色已黑，牆壁上安著兩座銅燭台，各點著一根蠟燭，火光在海老公蠟黃的臉上忽明忽暗的搖幌。

小桂子取出茅十八口中所塞的布塊，又去取韋小寶口中的布塊。海老公道：「這小孩子嘴裏不乾不淨，讓他多塞一會。」韋小寶雙手本來已得自由，卻不敢自行挖出口中布塊，心中所罵的污言穢語，只怕比之海老公所能想得到的遠勝十倍。

海老公道：「拿張椅子，給他坐下。」小桂子到隔壁房裏搬了張椅子來，放在茅十八身邊，茅十八便即坐下。韋小寶見自己沒有座位，老實不客氣便往地下一坐。

海老公向茅十八道：「老兄尊姓大名，是那一家那一派的？閣下擒拿手法不錯，似乎不是我們北方的武功。」茅十八道：「我姓茅，叫茅十八，是江北泰州五虎斷門刀門下。」海老公點點頭，說道：「茅十八茅老兄，我也曾聽到過你的名頭。聽說老兄在揚州一帶，打家劫舍，殺官越獄，著實做了不少大事。」茅十八道：「不錯。」他對這癆病鬼老太監的驚人武功不由得不服，也就不敢出言挺撞。海老公道：「閣下來到京師，想幹甚麼事，能跟我說說嗎？」

茅十八道：「既落你手，要殺要剮，悉隨尊便，姓茅的是江湖漢子，不會皺一皺眉頭。你想逼供，那可看錯人了。」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誰不知茅十八是鐵錚錚的好漢子，逼供可不敢。聽說閣下是雲南平西王的心腹親信……」

他一句話沒說完，茅十八大怒而起，喝道：「誰跟吳三桂這大漢奸有甚麼干係了？你這麼說，沒的污了我茅十八豪傑的名頭。」海老公咳嗽幾聲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平西王有大功於大清，主子對他甚是倚重，閣下倘若是平西王親信，咱們瞧著王爺的面子，小小過犯，也不必計較了。」茅十八大聲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茅十八跟吳三桂這臭賊黏不上半點邊兒，姓茅的決不叨這漢奸的光，你要殺便殺，若說我是吳賊的甚麼心腹親信，姓茅的祖宗都倒足了大霉。」

吳三桂帶清兵入關，以至明室淪亡，韋小寶在市井之間，聽人提起吳三桂來，總是加上幾個「漢奸」、「臭賊」、「直娘賊」的字眼，心想：「聽這老烏龜的口氣，只要茅大哥冒認是吳三桂的心腹，便可放了我們。偏偏茅大哥骨頭硬，不肯冒充。但骨頭硬，皮肉就得受苦了。常言道得好：『好漢不吃眼前虧』，吃眼前虧的自然不是好漢。咱們不妨胡說八道一番，說道吳三桂對咱哥兒倆如何如何看重，等到溜之大吉之後，再罵吳三桂的十八代祖宗不遲。」他手腳上血脈漸和，悄悄以袖子遮口，將嘴裏塞著的布塊挖了出來。

海老公正注視著茅十八的臉色，沒見到韋小寶在暗中搗鬼，他見茅十八聲色俱厲，微笑道：「我還道閣下是平西王派來京師的，原來猜錯了。」

茅十八心想：「這一次在北京被擒，皇帝腳下的事，再要脫身是萬萬不能的了。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，茅十八一死不打緊，做人可不能含糊。」眼見韋小寶眼睜睜的正瞧著自己，便大聲道：「老實跟你說，我在南方聽得江湖上說道，那鰲拜是滿洲第一勇士，甚麼拳斃瘋牛，腳踢虎豹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姓茅的不服，特地上北京來，要跟他比劃比劃。」

海老公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想跟鰲少保比武？鰲少保官居極品，北京城裏除了皇上、皇太后，便數鰲少保了，老兄在北京等上十年八年，也未必見得著，怎能跟他比武？」

茅十八初時還當海老公使邪術，後來背心穴道被封，直到此刻才緩緩解開，已知這是極上乘的內功武術。瞧這老太監的神情口音，自是滿人，自己連一個滿洲老病夫都打不過，還說甚麼跟滿洲第一勇士比武？他在揚州得勝山下惡戰史松等人之時，雖情勢危急，卻毫不氣餒，此刻對著這個癆病鬼太監，竟不由得豪氣盡消，終於嘆了口長氣。

海老公問道：「閣下還想跟鰲少保比武嗎？」茅十八道：「請問那鰲拜的武功，及得上尊駕幾成？」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鰲少保是出將入相的顧命大臣，富貴極品，榮華無比。我是個苦命的下賤人。跟鰲少保一個在天，一個在地，怎能相比？」他說的是二人身分地位，於武功一節竟避而不提。茅十八道：「那鰲拜的武功倘若有你一半，我就已萬萬不是對手。」海老公微笑道：「老兄說得太謙了。以老兄看來，在下的粗淺武功，若和陳近南相比，卻又如何？」

茅十八一跳而起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說甚麼？」海老公道：「我問的是貴會總舵主陳近南。聽說陳總舵主練有『凝血神抓』，內功之高，人所難測，只可惜緣慳一面，我這下賤人，沒福拜見陳總舵主。」茅十八道：「我不是天地會的，也沒福氣見過陳總舵主。聽說陳總舵主武功極高，到底怎樣高法，可就不知道了。」

海老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茅兄，我早知你是條好漢子，以你這等好身手，卻為甚麼不跟皇家效力？將來做提督、將軍，也不是難事。跟著天地會作亂造反，唉……」搖了搖頭，又道：「那總是沒有好下場。我良言相勸，你不如懸崖勒馬，退出了天地會罷。」

茅十八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是天地會。」突然放大喉嚨，說道：「我這可不是抵賴不認。姓茅的只盼加入天地會，只是一直沒人接引。江湖上有句話道：『為人不識陳近南，就稱英雄也枉然。』海老公，這話想來你也聽見過。姓茅的是堂堂漢人，雖然沒入天地會，然而決意反清復明，那有反投滿清去做漢奸的道理？你快快把我殺了罷！姓茅的殺人放火，犯下的事太大，早就該死了，只是沒見過陳近南，死了有點不閉眼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們漢人不服滿人得了天下，原也沒甚麼不對。我敬你是一條好漢子，今日便不殺你，讓你去見了陳近南之後，死得閉眼。盼你越早見到他越好，見到之時說海老公很想見見他，要領教領教他的『凝血神抓』功夫，到底是怎樣厲害，盼望他早日駕臨京師。唉，老頭兒沒幾天命了，陳總舵主再不到北京來，我便見他不到了。嘿嘿，『為人不識陳近南，就稱英雄也枉然！』陳近南又到底如何英雄了得？江湖上竟有偌大名頭？」

茅十八聽他說竟然就這麼放自己走，大出意料之外，站了起來卻不就走。海老公道：「你還等甚麼？還不走嗎？」茅十八道：「是！」轉身去拉了韋小寶的手，想要說幾句話交待，卻不知說甚麼話才好。

海老公又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虧你也是在江湖上混了這麼久的人，這一點規矩也不懂。你不留點甚麼東西，就想一走了之？」

茅十八咬了咬牙道：「不錯，是我姓茅的粗心大意。小兄弟，借這刀子一用，我斷了左手給你。」說著向小太監小桂子身旁的匕首指了指。這匕首長約八寸，是小桂子適才用來割他手腳上繩索的。

海老公道：「一隻左手，卻還不夠。」茅十八鐵青著臉道：「你要我再割下右手？」海老公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兩隻手。本來嘛，我還得要你一對招子，咳……咳……可是你想見一見陳近南，沒了招子，便見不到人啦。這麼著，你自己廢了左眼，留下右眼！」

茅十八退了兩步，放開拉著韋小寶的手，左掌上揚，右掌斜按，擺了個「犀牛望月」的招式，心想：「你要我廢了左眼，再斷雙手，這麼個殘廢人活著幹麼？不如跟你一拚，死在你的掌底，也就是了。」

海老公眼睛望也不望他，不住咳嗽，越咳越厲害，到後來簡直氣也喘不過來，本來蠟黃的臉忽然漲得通紅。小桂子道：「公公，再服一劑好麼？」海老公不住搖頭，但咳嗽仍是不止，咳到後來，忍不住站起身來，以左手扠住自己頭頸，神情痛苦已極。

茅十八心想：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一縱身，拉住了韋小寶的手，便往門外竄去。

海老公右手拇指和食指兩根手指往桌邊一捏，登時在桌邊捏下一小塊木塊，嗤的一聲響，彈了出去。茅十八正自一大步跨將出去，那木片撞在他右腿「伏兔穴」上，登時右腳酸軟，跪倒在地。跟著嗤的一聲響，又是一小塊木片彈出，茅十八左腿穴道又被擊中，在海老公咳嗽聲中，和韋小寶一齊滾倒。

※※※

小桂子道：「再服半劑，多半不打緊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好，好，只……只要一點兒，多了危……危險得很。」小桂子應道：「是！」伸手到他懷中取出藥包，轉身回入內室，取了一杯酒出來，打開藥包，伸出小指，用指甲挑了一點粉末。海老公道：「太……太多……」小桂子道：「是！」將指甲中一些粉末放回藥包，眼望海老公。海老公點了點頭，彎腰又大聲咳嗽起來，突然間身子向前一撲，爬在地下，不住扭動。

小桂子大驚，搶過去扶，叫道：「公公，公公，怎麼啦？」海老公喘息道：「好……好熱……扶……扶我……去水……水缸……水缸裏浸……浸……」小桂子道：「是！」用力扶了他起來。兩人踉踉蹌蹌的搶入內室，接著便聽見撲通一響的濺水之聲。

這一切韋小寶都瞧在眼裏，當即悄悄站起，躡足走到桌邊，伸出小指，連挑了三指甲藥粉，傾入酒中，生怕不夠，又挑了兩指甲，再將藥包摺攏，重新打開，泯去藥粉中指甲挑動過的痕跡。只聽得小桂子在內室道：「公公，好些了嗎？別浸得太久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好熱……好……熱得火燒一般。」韋小寶見那柄匕首放在桌上，當即拿在手中，回到茅十八身邊，伏在地下。

過不多時，水聲響動，海老公全身濕淋淋地，由小桂子扶著，從內房中出來，仍是不住咳嗽。小桂子拿起酒杯，餵到他口邊。海老公咳嗽不止，並不便喝。韋小寶一顆心幾乎要從心窩中跳將出來。海老公道：「能夠不吃……最好不……不吃這藥……」小桂子道：「是！」將酒杯放在桌上，將藥包包好，放入海老公懷中。可是海老公跟著又大咳起來，向酒杯指了指。小桂子拿起酒杯，送到他嘴邊，這一次海老公一口喝乾。

茅十八沉不住氣，不禁「啊」的一聲。海老公道：「你……你如想……活著出去……」突然間喀喇一聲響，椅子倒塌。他身子向桌子伏去，這一伏力道奇大，喀喇、喀喇兩聲，桌子又塌，連人帶桌，向前倒了下來。

小桂子大驚，大叫：「公公，公公！」搶上去扶，背心正對著茅十八和韋小寶二人。韋小寶輕輕躍起，提起匕首，向他背心猛戳了下去。小桂子低哼一聲，便即斃命。海老公卻兀自在地下扭動。

韋小寶提起匕首，對準了海老公背心，又待戳下。便在此時，海老公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小……小桂子，這藥不對啊。」韋小寶只嚇得魂飛天外，匕首那裏還敢戳下去？海老公轉過身來，一伸手，抓住韋小寶左腕，道：「小桂子，剛才的藥沒弄錯？」

韋小寶含含糊糊的道：「沒……沒弄錯……」只覺左腕便如給一道鐵箍箍住了，奇痛入骨，只嚇得抓著匕首的右手縮轉了尺許。

海老公顫聲道：「快……快點蠟燭，黑漆漆一團，甚麼……甚麼也瞧不見。」

韋小寶大奇，蠟燭明明點著，他為甚麼說黑漆漆一團？「莫非他眼睛瞎了？」便道：「蠟燭沒熄，公公，你……你沒瞧見嗎？」他和小桂子雖然都是孩子口音，但小桂子說的是旗人官腔，一時怎學得會，只好說得含含糊糊，只盼海老公不致發覺。

海老公叫道：「我……我瞧不見，誰說點了蠟燭？快去點起來！」說著便放開了韋小寶的手腕。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急忙走開，快步走到安在牆壁上的燭台之側，伸手撥動燭台的銅圈，發出叮噹之聲，說道：「點著了！」

海老公道：「甚麼？胡說八道！為甚麼不點亮了蠟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身子一陣扭動，仰天摔倒。

韋小寶向茅十八急打手勢，叫他快逃。茅十八向他招手，要他同逃。韋小寶轉身走向門口，卻聽海老公呻吟道：「小……小桂子，小……桂子……你……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，我在這兒！」左手連揮，叫茅十八先逃出去再說，自己須得設法穩住海老公。

茅十八掙扎著想要站起，但雙腿穴道被封，伸手自行推拿腰間和腿上穴道，勁力使去，竟沒半點動靜，心想：「我雙腿無法動彈，只好爬了出去。這孩子鬼精靈，一個小孩兒家，旁人也不會留神，他要脫身不難，倘若跟我在一起，一遇上敵人，反而牽累了他。」當下向韋小寶揮了揮手，雙手據地，悄悄爬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海老公的呻吟一陣輕，一陣響。韋小寶不敢便走，生怕他發覺小桂子已死，聲張起來，他手下出動圍捕，自己和茅十八定然難以逃脫，心想：「這次禍事，都是我惹出來的。茅大哥雙腿不能行走，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能逃遠。我在這裏多挨一刻好一刻。只要海老烏龜不發覺我是冒牌貨，那便沒事。這老烏龜病得神智不清，等他昏過去時，我一刀殺了他，就可逃走了。」

過得片刻，忽聽得遠處傳來的篤的篤鐺、的篤的篤鐺的打更之聲，卻是已交初更。韋小寶見燭光閃耀，突然一亮，左首的蠟燭點到盡頭，跟著便熄了，眼見小桂子的屍首蜷曲成一團，很是害怕：「這人是我殺的，他變成了鬼，會不會找我索命？」又想：「等到天一亮，那就難以脫身了，須得半夜裏乘黑逃走。」

可是海老公呻吟之聲不絕，始終不再昏迷，他仰天而臥，韋小寶膽子再大，也不敢提起匕首往他胸口或小腹上插將下去，知道這老人武功厲害之極，只要刀尖碰到他肌膚，他立時知覺，一掌打來，自己非腦漿迸裂不可。又過了一會，另外一枝蠟燭也熄了。

黑暗之中，韋小寶想到小桂子的屍首觸手可及，害怕之極，只盼儘早逃出去，但只要他身子一動，海老公便叫道：「小……小桂子，你……在這裏麼？」韋小寶只好答應：「我在這裏！」

過了大半個時辰，他躡手躡腳的走到門邊。海老公又叫：「小桂子，你上那裏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去小便。」海老公問「為……為甚麼不在屋裏小便？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他走到內室，那是他從未到過的地方，剛進門，只走得兩步，便砰的一聲，膝頭撞在桌子腳上。海老公在外邊問道：「小……桂子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！」伸出手去摸索，在桌上摸到了火刀火石，忙打著了火，點燃紙媒，見桌上放著十幾根蠟燭，當即點燃一根，插上燭台。

見房中放著一張大床，一張小床，料想是海老公和小桂子所睡。房中有幾隻箱子，一桌一櫃，此外無甚物件。東首放著一隻大水缸，顯得十分突兀，地下濺得濕了一大片。他正在察看是否可從窗子中逃出去，海老公又在外面叫了起來：「你幹麼還不小便？」

韋小寶一驚：「他怎地一停不歇的叫我？莫非他聽我的聲音不對，起了疑心？否則我小便不小便，管他屁事？」當即應道：「是！」從小床底下摸到便壺，一面小便，一面打量窗子，見窗子關得甚實，每一道窗縫都用綿紙糊住，想是海老公咳得厲害，生怕受寒，連一絲冷風也不讓進來。倘若用力打開窗子，海老公定然聽到，多半還沒逃出窗外，便給擒住了。

他在房中到處打量，想找尋脫身的所在，但房中連狗洞、貓洞也沒一個，倘若從外房逃走，定然會給海老公發覺，一瞥眼間，見到小桂子床上腳邊放著一襲新衣，心念一動，忙脫下身上衣服，將新衣披在身上。

海老公又在外面叫道：「小桂子，你……你在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來啦！來啦！」一面結扣子，一面走了出去，拾起小桂子的帽子，戴在頭上，說道：「蠟燭熄了，我去點一枝。」回到內室，取了兩根蠟燭，點著了出來。

海老公嘆了口長氣，低聲道：「你當真已點著了蠟燭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難道你沒瞧見？」海老公半晌不語，咳嗽幾聲，才道：「我明知這藥不能多吃，只是咳得實在……實在……太苦，唉，雖然每次只吃一點點，可是日積月累下來，毒性太重，終於……終於眼睛出了毛病。」韋小寶心中一寬：「老傢伙不知我在他酒中加了藥粉，還道是服藥多日，積了下來，這才發作。」

只聽海老公又道：「小桂子，公公平日待你怎樣？」韋小寶半點也不知道海老公平日待小桂子怎樣，忙道：「好得很啊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唔，公公現下……眼睛瞎了，這世上就只有你一個人照顧我，你會不會離開公公，不……不理我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當然不會。」海老公道：「這話真不真啊？」

韋小寶忙道：「自然半點不假。」回答得毫不猶豫，而且語氣誠懇，勢要海老公非大為感動不可。他又道：「公公，你沒人相陪，如果我不陪你，誰來陪你？我瞧你的眼病過幾天就會好的，那也不用擔心。」

海老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好不了啦，好不了啦！」過了一會，問道：「那姓茅的已逃走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海老公道：「他帶來的那個小孩給你殺了？」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，答道：「是！他……他這屍首怎麼辦？」

海老公微一沉吟，道：「咱們屋中殺了人，給人知道了，查問起來，囉嗦得很。你……你去將我的藥箱拿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走進內室，不見藥箱，拉開櫃子的抽斗，一隻隻的找尋。

海老公突然怒道：「你在幹甚麼？誰……誰叫你亂開抽斗？」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心道：「原來這幾隻抽斗是開不得的。」道：「我找藥箱呢，不知放在那裏去了。」海老公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藥箱放在那裏都不知道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殺了人，心……心裏害怕得緊。你……你公公……又瞎了眼睛，我……我完全胡塗了。」說到後來，竟哇的一聲哭了出來。他不知藥箱的所在，只怕單是這件事便露出了馬腳，說哭便哭，卻也半點不難。

海老公道：「唉，這孩子，殺個人又打甚麼打緊了？藥箱是在第一口箱子裏。」

韋小寶抽抽噎噎的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我……我怕得很。」見兩口箱子都用銅鎖鎖著，又不知鑰匙在甚麼地方，伸手在鎖扣上一推，那鎖應手而開，原來並未鎖上，暗叫：「運氣真好！這鎖中的古怪我如又不知道，老烏龜定要大起疑心。」除下了鎖，打開箱子，見箱中大都是衣服，左邊有隻走方郎中所用的藥箱，當即取了，走到外房。

海老公道：「挑些『化屍粉』，把屍首化了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拉出藥箱的一隻隻小抽斗，但見抽斗中盡是形狀顏色各不相同的瓷瓶，也不知那一瓶是化屍粉，問道：「是那一隻瓶子？」海老公道：「這孩子，怎麼今天甚麼都胡塗了，當真是嚇昏了頭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怕得很，公公，你的眼睛……會……會好嗎？」語氣中對他眼病的關切之情，著實熱切無比。

海老公似乎頗為感動，伸手輕輕摸了摸他頭，說道：「那個三角形的、青色有白點的瓶子便是了。這藥粉挺珍貴，只消挑一丁點便夠了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拿起那青色白點的三角瓶子，打開瓶塞，從藥箱中取了一張白紙，倒了少許藥末出來，便即撒在小桂子的屍身之上。

可是過了半天，並無動靜。海老公道：「怎麼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沒見甚麼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是不是撒在他血裏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啊，我忘了！」又倒了些藥末，撒在屍身傷口之中。海老公道：「你今天真有些古裏古怪，連說話聲音也大大不同了。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小桂子屍身的傷口中嗤嗤發聲，升起淡淡煙霧，跟著傷口中不住流出黃水，煙霧漸濃，黃水也越流越多，發出又酸又焦的臭氣，眼見屍身的傷口越爛越大。屍身肌肉遇到黃水，便即發出煙霧，慢慢的也化而為水，連衣服也是如此。

韋小寶只看得撟舌不下，取過自己換下來的長衫，丟在屍身上，又見自己腳下一對鞋子已然踢破了頭，忙除下小桂子的鞋子，換在自己腳上，將破鞋投入黃水。

約莫一個多時辰，小桂子的屍身連著衣服鞋襪，盡數化去，只剩下一灘黃水。韋小寶心想：「老烏龜倘若這時昏倒，那就再好也沒有了，我將他推入毒水之中，片刻之間也教他化得屍骨無存。」

可是海老公不斷咳嗽，不斷唉聲嘆氣，卻總是不肯昏倒。

※※※

眼見窗紙漸明，天已破曉，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已換上了這身衣服，便堂而皇之的出去，也沒人認得我，那倒不用發愁。」

海老公忽道：「小桂子，天快亮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舀水把地下沖沖乾淨，這氣味不大好聞。」韋小寶應了，回入內室，用水瓢從水缸中舀了幾瓢水，將地下黃水沖去。

海老公又道：「待會吃過早飯，便跟他們賭錢去。」韋小寶大是奇怪，料想這是反話，便道：「賭錢？我才不去呢！你眼睛不好，我怎能自己去玩？」海老公怒道：「誰說是玩了？我教了你幾個月，幾百兩銀子已輸掉了，為來為去，便是為了這件大事，你不聽我吩咐麼？」

韋小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只得含糊其辭的答道：「不……不是不聽你吩咐，不過你身子不好，咳得又兇，我去幹……幹這件事，沒人照顧你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給我辦妥這件事，比甚麼都強。你再擲一把試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擲一把，擲……擲那一把？」海老公怒道：「快拿骰子來，推三阻四的。就是不肯下苦功去練，練了這許久，老是沒長進。」

韋小寶聽說是擲骰子，精神為之一振，他在揚州，除了聽說書，大多數時候便在跟人擲骰子賭錢，年紀雖小，在揚州街巷之間，已算得是一把好手，只是不知骰子放在甚麼地方，說道：「這一天搞得頭昏腦脹，那幾粒骰子也不知放在甚麼地方了。」

海老公罵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，聽說擲骰子便嚇破了膽，輸錢又不是輸你的。那骰子不是好端端放在箱子中嗎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也不知是不是。」進內室打開箱子，翻得幾翻，在一隻錦緞盒子中果然見到有隻小瓷碗，碗裏放著六粒骰子。當真是他鄉遇故知，忍不住一聲歡呼，待得拿起六粒骰子，又是一聲歡呼。原來遇到的不但是老朋友，而且是最最親密的老朋友，這六粒骰子一入手，便知是灌了水銀的騙局骰子。

他將瓷碗和骰子拿到海老公身邊，說道：「你當真定要我去賭錢？你一個人在這裏，沒人服侍，成嗎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少給我囉嗦，限你十把之中，擲一隻『天』出來。」

當時擲骰子賭錢，骰子或用四粒，或用六粒，如果六粒，則須擲成四粒相同，餘下兩粒便成一隻骨牌，兩粒六點是「天」，兩粒一點是「地」，以此而比大小。韋小寶心想：「這骰子是灌水銀的，要我十把才擲成一隻『天』，太也小覷老子了。」但用灌水銀骰子作弊，比之灌鉛骰子可難得多了，他連擲四五把，都擲不出點子，擲到第六把上，兩粒六點，三粒三點，一粒四點，倘若這四點的骰子是三點，這隻「天」便擲出來了，他小指頭輕輕一撥，將這粒四點的撥成了三點，拍手叫道：「好，好，這可不是一隻『天』嗎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別欺我瞧不見，拿過來給我摸。」伸手到瓷碗中一摸，果然六粒骰子之中四粒三點，兩粒六點。海老公道：「今天運氣倒好，給我擲個『梅花』出來。」

韋小寶提起骰子，正要擲下去時，心念一動：「聽他口氣，小桂子這小烏龜擲骰子的本事極差，我要是擲甚麼有甚麼，定會引起老烏龜的疑心。」手勁一轉，連擲了七八把都是不對，再擲一把之後嘆了口氣。

海老公道：「擲成了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」海老公哼了一聲，伸手入碗去摸，摸到是四粒兩點，一粒四點，一粒五點，是個「九點」。海老公道：「手勁差了這麼一點兒，梅花變成了九點。不過九點也不小了，你再試試。」

韋小寶試了十七八次，擲出了一隻「長三」，那比梅花只差一級。海老公摸清楚後，頗為高興，說道：「有些長進啦，去試試手氣罷。今天帶五十……五十兩銀子去。」

韋小寶適才在箱中翻尋骰子之時，已見到十來隻元寶。說到賭錢，原是他平生最喜愛之事，只是一來沒本錢，二來太愛作假，揚州市井之間，人人均知他是小騙子，除了外來的羊牯，誰也不上他的當。此刻驚魂略定，忽然能去賭錢，何況賭本竟有五十兩之多，那是連做夢也難得夢到的豪賭，更何況有騙局骰子攜去，當真是甫出地獄，便上天堂，就算賭完要殺頭，也不肯就此逃走了，只是不知對手是誰，上那裏去賭，倘若一一詢問，立時便露出了馬腳，那可是個大大的難題。

他開箱子取了兩隻元寶，每隻都是二十五兩，正自凝思，須得想個甚麼法子，才能騙出海老公的話來，忽聽得門外有人嘎聲叫道：「小桂子，小桂子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走到外堂，答應了一聲。海老公低聲道：「來叫你啦，這就去罷。」韋小寶欣然正要出門，猛然間肚子裏叫一聲苦，不知高低：「那些賭鬼可不是瞎子，他們一眼便知我不是小桂子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只聽門外那人又叫：「小桂子，你出來，有話跟你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來啦！」當即回到內室，取了塊白布，纏在頭上臉上，只露出一隻眼睛與嘴巴，向海老公道：「我去啦！」快步走出房門，只見門外一名三十來歲的漢子，低聲問道：「你怎麼啦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輸了錢，給公公打得眼青鼻腫。」那人嘻的一笑，更無懷疑，低聲問道：「敢不敢再去翻本？」韋小寶拉著他衣袖，走開幾步，低聲道：「別給公公聽見。當然要翻本啦。」那人大拇指一豎，道：「好小子，有種！這就走！」

韋小寶和他並肩而行，見這人頭小額尖，臉色青白，走出數丈後，那人道：「溫家哥兒倆、平威他們都已先去了。今日你手氣得好些才行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今日再不贏，那……那可糟了！」

一路上走的都是迴廊，穿過一處處庭院花園。韋小寶心想：「他媽的，這財主真有錢，起這麼大的屋子。」眼見飛簷繪彩，棟樑雕花，他一生之中那裏見過這等富麗豪華的大屋？心想：「咱麗春院在揚州，也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漂亮大院子了，比這裏可又差得遠啦。乖乖弄的東，在這裏開座院子，嫖客們可有得樂子了。不過這麼大的院子裏，如果不坐滿百來個姑娘，卻也不像樣。」

韋小寶跟著那人走了好一會，走進一間偏屋，穿過了兩間房間，那人伸手敲門，篤篤篤三下，篤篤兩下，又是篤篤篤三下。那門呀的一聲開了，只聽得玎玲玲、玎玲玲骰子落碗之聲，說不出的悅耳動聽。房裏已聚著五六個人，都是一般的打扮，正在聚精會神的擲骰子。

一個二十來歲的漢子問道：「小桂子幹麼啦？」帶他進來的那人笑道：「輸了錢，給海老公打啦。」那人嘿嘿一笑，口中嘖嘖的數聲。韋小寶站在數人之後，見各人正在下注，有的一兩，有的五錢，都是竹籤籌碼。他拿出一隻元寶來，買了五十枚五錢銀子的籌碼。

一人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今日偷了多少錢出來輸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呸！甚麼偷不偷，輸不輸的？難聽得緊！」他本要烏龜兒子王八蛋的亂罵一起，只是發覺自己說話的腔調跟他們太也不像，罵人更易露出馬腳，心想少開口為妙，一面留神學他們的說話。

帶他進來的那漢子拿著籌碼，神色有些遲疑。旁邊一人道：「老吳，這會兒霉莊，多押些。」老吳道：「好！」押了二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怎麼樣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最好別讓人家留心自己，不要贏多，不要輸多，押也不要押得大。」於是押了五錢銀子。旁人誰也不來理他。

那做莊的是個肥胖漢子，這些人都叫他平大哥，韋小寶記得老吳說過賭客中有一人叫作平威，這平大哥自是平威了。只見他拿起骰子，在手掌中一陣抖動，喝道：「通殺！」將骰子擲入碗中。韋小寶留神他的手勢，登時放心：「此人是個羊牯！」在他心中，凡是不會行騙的賭客，便是羊牯。平威擲了六把骰子，擲出個「牛頭」，那是短牌中的大點子。

餘人順次一個個擲下去，有的賠了，有的吃了。老吳擲了個「八點」，給吃了。

韋小寶每見到一人擲骰，心中便叫一聲：「羊牯！」他連叫了七聲「羊牯」，登時大為放心。

他懷中帶著海老公的水銀骰子，原擬玩到中途，換了進去，贏了一筆錢後，再設法換出來。擲假骰子的手法固然極為難練，而將骰子換入換出，也須眼明手快，便如變戲法一般，先得引開旁人的注意，例如忽然踢倒一隻櫈子、倒翻一碗茶之類，眾人眼光都去瞧櫈瞧茶碗時，真假骰子便掉了包。但若是好手，自也不必出到踢櫈翻茶的下等手法，通常是在手腕間暗藏六粒骰子，手指上抓六粒骰子，一把擲下，落入碗中的是腕間骰子，而手指中的六粒骰一合手便轉入左掌，神不知、鬼不覺的揣入懷中，這門本事韋小寶卻沒學會。

有道是：「骰子灌鉛，贏錢不難；灌了水銀，點鐵成金。」水銀和鉛均極沉重，骰子一邊輕一邊重，能依己意指揮。只是鉛乃硬物，水銀卻不住流動，是以擲灌鉛骰子甚易而擲水銀骰子極難。骰子灌鉛易於為人發覺，同時你既能擲出大點，對方亦能擲出大點，但若灌的是水銀，要甚麼點子，非有上乘手法不可，非尋常騙徒之所能。韋小寶擲灌鉛骰子有六七成把握，對付水銀骰子，把握便只一成二成。雖只一成二成，但十把中只須多贏得一兩把，幾個時辰賭將下來，自然大占贏面。至於真正的一流高手，則能任意投擲尋常骰子，要出幾點便是幾點，絲毫不爽，決不需借助於灌鉛灌水銀的骰子，這等功夫萬中無一，韋小寶也未曾遇上過，就算遇上了，他也看不出來。

他見入局的對手全是羊牯，心想骰子換入換出全無危險，且不忙換骰子，他入局時有兩隻二十五兩的元寶，一隻換了籌碼，當下將另一隻元寶放在左手邊，以作掉換骰子的張本，又想：「小桂子既常常輸錢，我也得先輸後贏，免得引人疑心。」擲了幾把，擲出一隻么六來，自然是給吃了。

如此輸一注，贏一注，拉來拉去，輸了五兩銀子。賭了半天，各人下注漸漸大了，韋小寶仍下五錢。莊家平威將他的竹籌一推，說道：「至少一兩，五錢不收。」韋小寶當即添了一根籌碼。莊家擲出來是張「人」牌，一注注吃了下來。韋小寶惱他不收自己的五錢賭注，這一次決意贏他，心道：「你不肯輸五錢，定要輸上一兩，好小子，有種，算盤挺精。我若用天牌贏你，不算好漢。」他右手抓了骰子，左手手肘一挺，一隻大元寶掉下地去，托的一聲，正好掉在他左腳腳面。他大叫一聲：「啊喲，好痛！」跳了幾下。同賭的七人都笑了起來，瞧著他彎下腰去拾元寶。韋小寶輕輕易易的便換過了骰子，一手擲下去，四粒三點，兩粒一點，是張「地」牌，剛好比「人」牌大了一級。平威罵道：「他媽的，小鬼今天手氣倒好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驚：「不對，我這般贏法，別人一留神，便瞧出我不是小桂子了。」下一次擲時，他便輸了一兩。眼見各人紛紛加注，有的三兩，有的兩兩，他便下注二兩，贏了二兩，下一次卻輸一兩。

賭到中午時分，韋小寶已贏得二十幾兩，只是每一注進出甚小，誰也沒加留神。老吳卻已將帶來的三十幾兩銀子輸得精光，神情甚是懊喪，雙手一攤，說道：「今兒手氣不好，不賭啦！」

韋小寶賭錢之時，十次中倒有九次要作弊騙人，但對賭友卻極為豪爽。他平時給人辱罵毆打，無人瞧他得起，但若有人輸光了，他必借錢給此人，那人自然十分感激，對他另眼相看。韋小寶生平偶有機會充一次好漢，也只在借賭本給人之時。那人就算借了不還，他也並不在乎，反正這錢也決不是他自己掏腰包的。這時見老吳輸光了要走，當即抓起一把籌碼，約有十七八兩，塞在他手裏，說道：「你拿去翻本，贏了再還我！」

老吳喜出望外。這些人賭錢，從來不肯借錢與人，一來怕借了不還，二來覺得錢從己手而出，彩頭不好，本來贏的會變成輸家。他見韋小寶如此慷慨，大為高興，連連拍他肩頭，讚道：「好兄弟，真有你的。」

莊家平威氣勢正旺，最怕人輸乾了散局，對韋小寶的「義舉」也是十分讚許，說道：「哈，小桂子轉了性，今天不怎麼小氣啦！」

再賭下去，韋小寶又贏了六七兩，忽然有人說道：「開飯啦，明兒再來玩過。」眾人一聽到「開飯啦」三字，立即住手，匆匆將籌碼換成了銀子。韋小寶來不及換回水銀骰子，心想反正這些羊牯也瞧不出來，倒也沒放在心上。

韋小寶跟著老吳出來，心想：「不知到那裏吃飯去？」老吳將借來的十幾兩銀子又輸得差不多了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只好明天還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自己兄弟，打甚麼緊？」老吳笑道：「嘿嘿，這才是好兄弟呢，你快回去，海老公等你吃飯呢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心想：「原來是回去跟老烏龜一起吃飯，此刻再不逃之夭夭，更待何時？」眼見老吳穿入一處廳堂，尋思：「這裏又是大廳，又是花園，又是走廊，不知大門在甚麼地方。」只好亂闖亂走，時時撞到和他一般服色之人，可不敢問人大門所在。

※※※

他越走越遠，心下漸漸慌了：「不如先回到海老烏龜那裏去再說。」可是此刻連如何回到海老公處，也已迷失了路徑，所行之處都是沒到過的，時時見到廳上、門上懸有匾額，反正不識，也沒去看。

再走一會，連人也不大碰到了，肚中已餓得咕咕直響。他穿過一處月洞門，見左側有間屋子，門兒虛掩，走過門邊，突然一陣食物香氣透了出來，不由得饞涎欲滴，輕輕推門，探頭一張。

只見桌上放著十來碟點心糕餅，眼見屋內無人，便即躡手躡腳的走了進去，拿起一塊千層糕，放入口中。只嚼得幾嚼，不由得暗暗叫好。這千層糕是一層麵粉一層蜜糖豬油，更有桂花香氣，既鬆且甜。維揚細點天下聞名，妓院中款待嫖客，點心也做得十分考究。韋小寶往往先嫖客之嚐而嚐，儘管老鴇龜奴打罵，他還是偷吃不誤。此刻所吃的這塊糕，顯然比妓院中的細點更精緻得多，心道：「這千層糕做得真好，我瞧這兒多半是北京城裏的第一大妓院。」

他吃了一塊千層糕，不聽得有人走近，又去取了一隻小燒賣放入口中。他偷食的經驗極豐，知道一碗一碟之中不能多取，這才不易為人發覺。吃了一隻燒賣後，又吃了一塊豌豆黃，將碟中糕點略加搬動，不露偷食之跡。

正吃得興起，忽聽得門外靴聲橐橐，有人走近，忙拿了一個肉末燒餅，但見屋中空空洞洞，牆壁邊倚著幾個牛皮製的人形，樑上垂下來幾隻大布袋，裏面似乎裝著米麥或是沙土，此外便只眼前這張桌子，桌前掛著塊桌帷，當下更不細思，便即鑽入了桌底。

# 第四回 無跡可尋羚掛角 忘機相對鶴梳翎

靴聲響到門口，那人走了進來。韋小寶從桌底下瞧出去，見那靴子不大，來人當是個和自己差不多年紀的男孩，當即放心，將燒餅放入口中，卻也不敢咀嚼，只是用唾沫去浸濕燒餅，待浸軟了吞嚥。

只聽得咀嚼之聲發自桌邊，那男孩在取糕點而食，韋小寶心想：「也是個偷食的，我大叫一聲衝出去，這小鬼定會嚇得逃走，我便可大嚼一頓了。」又想：「剛才真笨，該當把幾碟點心倒在袋裏便走。這裏又不是麗春院，難道短了甚麼，就定是把帳算在我頭上？」

忽聽得砰砰聲響，那男孩在敲擊甚麼東西，韋小寶好奇心起，探頭張望，只見那男孩約莫十四五歲年紀，身穿短打，伸拳擊打樑上垂下來的一隻布袋。他打了一會，又去擊打牆邊的皮人。那男孩一拳打在皮人胸口，隨即雙臂伸出，抱住了皮人的腰，將之按倒在地，所用手法，便似昨日在酒館中所見到那些摔跤的滿人一般。韋小寶哈哈一笑，從桌底鑽了出來，說道：「皮人是死的，有甚麼好玩？我來跟你玩。」

那男孩見他突然現身，臉上又纏了白布，微微一驚，但聽他說來陪自己玩，登時臉現喜色，道：「好，你上來！」

韋小寶撲將過去，便去扭男孩的雙臂。那男孩一側身，右足一勾，韋小寶站立不住，立時倒了。那男孩道：「呸，你不會摔跤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誰說不會？」躍起身來，去抱他左腿。那男孩伸手抓他後心，韋小寶一閃，那男孩便抓了個空。韋小寶記得茅十八在酒館中與七名大漢相鬥的手法，突然左手出拳，擊中那男孩下顎，砰的一聲，正好打中。

那男孩一怔，眼中露出怒色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呸，你不會摔跤！」那男孩一言不發，左手虛幌，韋小寶斜身避讓，那男孩手肘斗出，撞正在他的腰裏。韋小寶大叫一聲，痛得蹲了下來。那男孩雙手從他背後腋下穿上，十指互握，扣住了他後頸，將他上身越壓越低。韋小寶右足反踢。那男孩雙手猛推，將韋小寶身子送出，拍的一聲，跌了個狗吃屎。

韋小寶大怒，翻滾過去，用力抱住了男孩的雙腿，使勁拖拉，那男孩站立不住，倒了下來，正好壓在韋小寶身上。這男孩身材比韋小寶高大，立即以手肘逼住韋小寶後頸。韋小寶呼吸不暢，拚命伸足力撐，翻了幾下，終於翻到了上面，反壓在那男孩身上。只是他人小身輕，壓不住對方，又給那男孩翻了上來壓住。

韋小寶極是滑溜，放開男孩雙腿，鑽到他身後，大力一腳踢中他屁股。那男孩反手抓住他右腿使勁一扯，韋小寶仰面便倒。那男孩撲上去扠住他頭頸，喝道：「投不投降？」

韋小寶左足勾轉，在那男孩腰間擦了幾下，那男孩怕癢，嘻的一笑，手勁便即鬆了。韋小寶乘機躍起，抱住他頭頸。那男孩使出摔跤手法，抓住了韋小寶後領，把他重重往地下一摔。韋小寶一陣暈眩，動彈不得。那男孩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服了麼？」

韋小寶猛地躍起，一個頭錘，正中對方小腹。那男孩哼了一聲，倒退幾步。韋小寶衝將上去，那男孩身子微斜，橫腳鉤掃。韋小寶摔將下來，狠命抱住了他大腿。兩人同時跌倒。一時那男孩翻在上面，一時韋小寶翻在上面，翻了十七八個滾，終於兩人互相扭住，呼呼喘氣，突然之間，兩人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，都覺如此扭打十分好玩，慢慢放開了手。

那男孩一伸手，扯開了韋小寶臉上的白布，笑道：「包住了頭幹麼？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便欲伸手去奪，但想對方既已看到自己真面目，再加遮掩也是無用，笑道：「包住了臉，免得進來偷食時給人認了出來。」那男孩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好啊，原來你時時到這裏偷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時時倒也不見得。」說著也站了起來，見那男孩眉清目秀，神情軒昂，對他頗有好感。

那男孩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呢？」那男孩略一遲疑，道：「我叫……叫小玄子。你是那個公公手下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跟海老公。」小玄子點了點頭，就用韋小寶那塊白布抹了抹額頭汗水，拿起一塊點心便吃。韋小寶不肯服輸，心想你大膽偷食，我的膽子也不小於你，當即拿起一塊千層糕，肆無忌憚的放入口中。

小玄子笑了笑，道：「你沒學過摔跤，可是手腳挺靈活，我居然壓你不住，再打幾個回合，你便輸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也不見得，咱們再打一會試試。」小玄子道：「很好！」兩人又扭打起來。

小玄子似乎會一些摔跤之技，年紀和力氣都大過韋小寶，不過韋小寶在揚州市井間身經百戰，與大流氓、小無賴也不知打過了多少場架，扭打的經驗遠比小玄子豐富。總算他記得茅十八的教訓，而與小玄子的扭打只是遊戲，並非拚命，甚麼拗手指、拉辮子、咬咽喉、抓眼珠、扯耳朵、捏陰囊等等拿手的成名絕技，倒也一項沒使。這麼一來，那就難以取勝，扭打幾回合，韋小寶終於給他騎在背上再也翻不了身。小玄子笑道：「投不投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死也不降。」小玄子哈哈一笑，跳了起來。

韋小寶撲上去又欲再打。小玄子搖手笑道：「今天不打了，明天再來。不過你不是我對手，再打也沒用。」韋小寶不服氣，摸出一錠銀子，約有三兩上下，說道：「明天再打，不過要賭錢，你也拿三兩銀子出來。」小玄子一怔，道：「好，咱們打個彩頭。明天我帶銀子來，中午時分，在這裏再打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死約會不見不散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……馬難追。」這「駟馬難追」的「駟」他總是記不住，只得隨口含糊帶過。小玄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……馬難追。」說著出屋而去。

韋小寶抓了一大把點心，放在懷裏，走出屋去，想起茅十八與人訂約比武，雖在獄中，也要越獄赴約，雖然身受重傷，仍是誓守信約，在得勝山下等候兩位高手，這等氣概，當真令人佩服。他聽說書先生說英雄故事，聽得多了，時時幻想自己也是個大英雄、大豪傑，既與人訂下比武之約，豈可不到？心想明日要來，今晚須得回到海老公處，於是順著原路，慢慢覓到適才賭錢之處。先前向著右首走，以致越走越遠，這次折而向左，走過兩道迴廊，依稀記得庭院中的花木曾經見過，一路尋將過去，終於回到海老公的住所。

他走到門口，便聽到海老公的咳嗽之聲，問道：「公公，你好些了嗎？」海老公沉聲道：「好你個屁！快進來！」

韋小寶走進屋去，只見海老公坐在椅上，那張倒塌了桌子已換過了一張。海老公問道：「贏了多少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贏了十幾兩銀子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海老公道：「不過怎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過借給了老吳。」其實他贏了二十幾兩，除了借給老吳之外，還有八九兩剩下，生怕海老公要他交出來，不免報帳時不盡不實。

海老公臉一沉，說道：「借給老吳這小子有甚麼用？他又不是上書房的。怎麼不借給溫家哥兒倆？」韋小寶不明緣故，道：「溫家哥兒沒向我借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沒向你借，你不會想法子借給他嗎？我吩咐你的話，難道都忘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昨晚殺了這小孩子，嚇得甚麼都忘了。要借給溫家哥兒，不錯，不錯，你老人家確是吩咐過的。」

海老公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殺個把人，有甚麼了不起啦？不過你年紀小，沒殺過人，那也難怪。那部書，你沒有忘記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部書……書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海老公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當真甚麼都忘記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公公，我……我頭痛得很，怕……怕得厲害，你又咳得這樣，我真擔心，甚……甚麼都胡塗了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好，你過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走近了幾步。海老公道：「我再說一遍，你倘若再不記得，我殺了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想：「你只要再說一遍，我便過一百年也不會忘記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去贏溫家哥兒倆的銀子，他們輸了，便借給他們，借得越多越好。過得幾日，你便要他們帶你到上書房去。他們欠了你錢，不敢不依，如果推三阻四，你就說我會去跟上書房總管烏老公算帳。溫家兄弟還不出錢來，自會乘皇上不在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？」海老公道：「怎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他們會問你，到上書房幹甚麼，你就說人望高處，盼望見到皇上，能夠在上書房當差。溫家兄弟不會讓你見到皇上的，帶你過去時，皇上一定不會在書房裏，你就得設法偷一部書出來。」

韋小寶聽他接連提到皇上，心念一動：「難道這裏是皇宮？不是北京城裏的大妓院？啊喲喂，是了，是了，若不是皇宮，那有這等富麗堂皇的？這些人定是服侍皇帝的太監。」韋小寶雖然聽人說過皇帝、皇后、太子、公主，以及宮女、太監，但只知道皇帝必穿龍袍，餘人如何模樣就不知道了。他在揚州看白戲倒也看得多了，不過戲台上的那些太監，服色打扮跟海老公、老吳他們全然不同，手中老是拿著一柄拂塵揮來揮去，唱的戲文沒一句好聽。他和海老公相處一日，又和老吳、溫氏兄弟賭了半天錢，可不知他們便是太監，此刻聽海老公這麼說，這才漸漸省悟，心道：「啊喲，這麼一來，我豈不變成了小太監？」

海老公厲聲道：「你聽明白了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明白了，要到皇……皇帝的書房去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到皇上的書房去幹甚麼？去玩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去偷一部書出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偷甚麼書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甚麼書……我……我記不起來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我再說一遍，你好好記住了。那是一部佛經，叫做『四十二章經』，這部經書模樣挺舊的，一共有好幾本，你要一起拿來給我。記住了嗎？叫甚麼？」韋小寶喜道：「叫做四十二章經。」海老公聽出他言語中的喜悅之意，問道：「有甚麼開心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一提，我便記起了，所以高興。」

原來他聽海老公說要他到上書房去「偷書」，「偷」是絕對不困難，「書」卻難倒了人。他西瓜大的字識不了一擔，要分辨甚麼書，可真殺了頭也辦不到，待得聽說書名叫做「四十二章經」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「章經」是甚麼東西不得而知，「四十二」三字卻是識得的，五個字中居然識得三個，不禁大為得意。

海老公又道：「在上書房中偷書，手腳可得乾淨利落，假如讓人瞧見了，你便有一百條性命也不在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我理會得，偷東西給人抓住了，還有好戲唱嗎？」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不過我決不會招你公公出來。」海老公嘆道：「招不招我出來，也沒甚麼相干了。」咳了一陣，說道：「今天你幹得不錯，居然贏到了錢。他們沒起疑心罷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嘿嘿，沒有，那怎麼會？」想要自稱自讚一番，終於忍住。海老公道：「別躲懶，左右閒著沒事，便多練練。」

韋小寶應了，走進房中，只見桌上放著碗筷，四菜一湯，沒人動過，忙道：「公公，你不吃飯？我裝飯給你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不餓，不吃，你自己吃好了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來不及裝飯，挾起一塊紅燒肉便吃，雖然菜餚早已冷了，吞入飢腸，卻是說不出的美味，心想：「這些飯菜不知是誰送來的。這種小事別多問，睜大眼睛瞧著，慢慢的自會知道。」又想：「倘若這裏真是皇宮，那麼老吳、溫家哥兒，還有那個小玄子都是太監了。卻不知皇帝老兒和皇后娘娘是怎麼一副模樣，總得瞧個明白才是。回到揚州，嘿嘿，老子這說起來可就神氣啦。茅大哥不知能不能逃出皇宮去？賭錢時沒聽到他們說起拿住了人，多半是逃出去啦。」

吃完飯後，只怕海老公起疑，便拿著六顆骰子，在碗裏玎玲玲的擲個不休，擲了一會，只覺眼皮漸重，昨晚一夜沒睡，這時實在疲倦得很了，不多時便即睡著了。

※※※

這一覺直睡到傍晚時分，跟著便有一名粗工太監送飯菜來。

韋小寶服侍海老公吃了一碗飯，又服侍他上床睡覺，自己睡在小床上，心想：「明日最要緊的是和小玄子比武，要打得贏他才好。」閉上眼睛，回想茅十八在酒館中跟滿洲武士打架的手法，卻模模糊糊的記不明白，不禁有些懊悔：「茅大哥要教我武藝，我偏不肯學，這一路上倘若學了來，小玄子力氣雖比我大，又怎能是我對手？明天要是再給他騎住了翻不過來，輸了銀子不打緊，這般面子大失，我這『小白龍』韋小寶在江湖上可也不用混啦。」

突然心想：「滿洲武士打不過茅大哥，茅大哥又不是老烏龜的對手，何不騙得老烏龜教我些本事？」當即說道：「公公，你要我去上書房拿幾本書，這中間卻有一樁難處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甚麼難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今兒我賭了錢回來，遇到一個小……小太監，攔住了路，要我分錢給他，我不肯，他就跟我比武，說道我勝得過他，才放我走。我跟他鬥了半天，所以……所以連飯也趕不及回來吃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輸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又高又壯，力氣可比我大得多了。他說天天要跟我比武，那一日我贏了他，他才不來纏我。」海老公道：「這小娃娃叫甚麼名字？那一房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叫小玄子，可不知是那一房的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定是你贏了錢，神氣活現的惹人討厭，否則別人也不會找上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服氣，明兒再跟他鬥過，就不知能不能贏。」海老公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又在想求我教武功了。我說過不教，便是不教，你再繞彎兒也沒用。」

韋小寶心中暗罵：「這老烏龜倒聰明，不上這當。」說道：「這小玄子又不會武功，我要贏他，也不用學甚麼武藝，誰要你教了？今兒我明明已騎在他身上，只不過他力氣大，翻了過來。明天我出力揪住他，這傢伙未必就能烏龜翻身。」他這一天已然小心收斂，不說一句粗話，這時終於忍不住說了一句。

海老公道：「你想他翻不過來，那也容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想也沒甚麼難處，我明天一定牢牢揪住他肩頭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哼，揪住肩頭有甚麼用？能不能翻身，全仗腰間的力道，你須用膝蓋抵住他後腰穴道。你過來，我指給你看。」

韋小寶一骨碌從床上躍下，走到他床前，海老公摸到他後腰一處所在，輕輕一按，韋小寶便覺全身酸軟無力。海老公道：「記住了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明兒我便去試試，也不知成不成？」海老公怒道：「甚麼成不成？那是百發百中，萬試萬靈。」又伸手在他頭頸兩側輕輕一按，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只覺胸口一陣窒息，氣也透不過來。海老公道：「你如出力拿他這兩處穴道，他就沒力氣和你相鬥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成了，明兒我準能贏他。」這個「準」字，是日間賭錢時學的。回到床上睡倒，想起明天「小白龍」打得小玄子大叫「投降」，十分得意。

次日老吳又來叫他去賭錢。那溫家兄弟一個叫溫有道，一個叫溫有方，輪到兩兄弟做莊時，韋小寶使出手段，贏了他們二十幾兩銀子。他兄弟倆手氣又壞，不到半個時辰，五十兩本錢已輸乾了。韋小寶借了二十兩給他們，到停賭時，溫家兄弟又將這二十兩銀子輸了。

韋小寶心中記著的只是和小玄子比武之事，賭局一散，便奔到那間屋去。只見桌上仍是放著許多碟點心，他取了幾塊吃了，聽得靴子聲響，只怕來的不是小玄子，心想先鑽入桌底再說，卻聽得小玄子在門外叫道：「小桂子，小桂子！」

韋小寶躍到門口，笑道：「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小玄子也笑道：「哈哈，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走進屋子。韋小寶見他一身新衣，甚是華麗，不禁頗有妒意，尋思：「待會我扯破你的新衣，叫你神氣不得！」一聲大叫，便向他撲了過去。

小玄子喝道：「來得好。」扭住他雙臂，左腿橫掃過去。韋小寶站立不定，幌了幾下，一交跌倒，拉著小玄子也倒了下來。

韋小寶一個打滾，翻身壓在小玄子背上，記著海老公所教，便伸手去拿他後腰穴道，可是他沒練過打穴拿穴的功夫，這穴道豈能一拿便著？拿的部位稍偏，小玄子已然翻了過來，抓住他左臂，用力向後拗轉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，你不要臉，拗人手臂麼？」小玄子笑道：「學摔跤就是學拗人手臂，甚麼不要臉了？」韋小寶乘他說話之時一口氣浮了，全身用力向他後腰撞去，將背心撞在他頭上，右手從他臂腋裏穿了過來，用勁向上甩出。小玄子的身子從他頭頂飛過，拍的一聲，掉在地下。

小玄子翻身跳起，道：「原來你也會這招『翎羊掛角』。」韋小寶不知「翎羊掛角」是甚麼手法，誤打誤撞的勝了一招，大為得意，說道：「這『翎羊掛角』算得甚麼，我還有許多厲害手法沒使出來呢。」小玄子喜道：「那再好也沒有了，咱們再來比劃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你學過武功，怪不得打你不過。可是你使一招，我學一招，最多給你多摔幾交，你的法子我總能學了來。」眼見小玄子又撲將過來，便也猛力撲去。不料小玄子這一撲卻是假的，待韋小寶撲到，他早已收勢，側身讓開，伸手在他背上一推。韋小寶撲了個空，本已收腳不住，再給他順力推出，登時砰的一聲，重重摔倒。

小玄子大聲歡呼，跳過來騎在他背上，叫道：「投不投降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降！」欲待挺腰翻起，驀地裏腰間一陣酸麻，後腰兩處穴道已被小玄子屈指抵住，那正是海老公昨晚所教的手法，自己雖然學會了，卻給對方搶先用出。韋小寶掙了幾下，始終難以掙脫，只得叫道：「好，降你一次！」

小玄子哈哈大笑，放了他起身。韋小寶突然伸足絆去，小玄子斜身欲跌，韋小寶順手出拳，正中他腰眼。小玄子痛哼一聲，彎下腰來，韋小寶自後撲上，雙手箍住他頭頸兩側。小玄子一陣暈眩，伏倒在地。韋小寶大喜，雙手緊箍不放，問道：「投不投降？」

小玄子哼了一聲，突然間雙肘向後力撞。韋小寶胸口肋骨痛得便欲折斷，大叫一聲，仰天倒下。小玄子翻身坐在他胸口，這一回合又是勝了，只是氣喘吁吁，也已累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問道：「服……服……服了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服個屁！不……不……服，一百個……一……一萬個不服。你不過碰巧贏了。」小玄子道：「你不服，便……便起來打過。」韋小寶雙手撐地，只想使勁彈起來，但胸口要害處給對手按住了，甚麼力氣都使不出來，僵持良久，只得又投降一次。

小玄子站起身來，只覺雙臂酸軟。韋小寶勉力站起，身子搖搖擺擺，說道：「明兒……明兒再來打過，非……非叫你投降不可。」小玄子笑道：「再打一百次，你也……也……也是個輸，你有膽子，明天就再來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只怕你沒膽子呢，我為甚麼沒膽子？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小玄子道：「好，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

兩人打得興起，都不提賭銀子的事。小玄子既然不提，韋小寶樂得假裝忘記，倘若是他贏了，銀子自然非要不可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屋中，向海老公道：「公公，你的法子不管用，太也稀鬆平常。」海老公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沒出息，又打輸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如果用我自己的法子，雖然不一定準贏，也不見得準輸。可是你的法子太也膿包，人家也都會的，有甚麼稀奇？」海老公奇道：「他也知道這法子？你試給我瞧瞧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眼睛瞎了，試給你看看，難倒你看得見麼？」突然心念一動：「不知他是真瞎還是假瞎，可得試他一試。」當即雙肘向後一撞，道：「他這麼一撞，只撞得我全身三千根骨頭，根根都痛。」海老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說這麼一撞，我又怎瞧得見？」顫巍巍的站起身來，道：「你試著學他的樣。」韋小寶心下暗喜：「老烏龜是真的瞎了。」背心向著他，挺肘緩緩向後撞去，道：「他用手肘這樣撞我。」待得手肘碰到了海老公胸口，便不再使力。

海老公嗯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是『腋底錘』，那也算不了甚麼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還有這樣。」拉住了海老公左手，放在自己右肩，說道：「他用力一甩，我身子便從他頭頂飛了過去。」這一招其實是他甩倒小玄子的得意之作，故意倒轉來說，要考一考海老公。海老公道：「這是『翎羊掛角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你早知道了。」跟著拉住他手臂，慢慢向後拗轉。海老公道：「嗯，這是『倒折梅』中的第三手。還有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小玄子這些手法都有名堂，我跟他亂打亂扭，那些手段可也得有幾個好聽的名堂才成啊。我向他撲過去，這小子向旁閃開，卻在我背上順勢一推，我就……」海老公不等他說完，便問：「他推在你那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一推我便摔得七葷八素，怎還記得推在那裏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記記看。是推在這裏麼？」說著伸手按在他左肩背後。韋小寶道：「不是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是這裏麼？」按在他右肩背後。韋小寶仍道：「不是。」海老公連按了六七個部位，韋小寶都說不是。海老公伸掌按在他右腰肋骨之下，問道：「是這裏麼？」說著輕輕一推。韋小寶一個踉蹌，跌出幾步，立時記起小玄子推他的正是這個所在，大聲道：「是了，一點不錯，正是這裏。公公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海老公不答，凝思半晌，道：「我教你的兩個法子，你說他居然也會，這話不假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自然不假。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。這小子不但會按我後腰，還掀住了我胸口這個地方，我登時氣也透不過來，只好暫且投降一次。這叫做……」

海老公不理他叫做甚麼，伸出手來，說道：「他按在你胸口甚麼地方？」韋小寶拉過他手來，按在自己胸口，正是小玄子適才制住他的所在，道：「這裏。」海老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這是『紫宮穴』，這孩子的師父，可是位高人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也沒甚麼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燒柴（忙亂之中，將「不怕沒柴燒」說成了「不怕沒燒柴」）我……我韋……我小桂子今日輸了一仗，明日去贏他回來，也非難事。」

海老公回坐椅中，右手五指屈了又伸，伸了又屈。閉目沉思，過了好一會，說道：「他會『小擒拿手』，那倒沒甚麼，可是他那一掌推在你右腰『意舍穴』上，這是武當派的『綿掌』手法。後來他按你『筋縮穴』，再按你『紫宮穴』，更是武當派的打穴手法。原來咱們宮中暗藏著一位武當高手。嗯，很好，很好！你說那小……小玄子有多大年紀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比我大得多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大幾歲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幾歲。」海老公怒道：「甚麼好幾歲？大一兩歲是幾歲，八九歲也是幾歲。他要是大了你八九歲，你還跟他打個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算他只大我一兩歲罷，可是他比我高大得多。」好在對手年紀大，身材高，打輸了也不算太過丟臉，若不是要海老公傳授武藝，比武敗陣之事那是決計不說的，回來勢必天花亂墜，說得自己是大勝而歸。

海老公沉吟道：「這小子十四五歲年紀，嗯，你跟他打了多少時候才輸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少說也有兩三個時辰。」海老公臉一沉，喝道：「別吹牛！到底多少時候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就算沒一個時辰，也有大半個時辰。」海老公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問你，你便好好的說。這人學過武功，你沒學過，打輸了又不丟臉。跟人打架，輸十次八次不要緊，就算是輸一百次，二百次，你年紀還小，又怕甚麼了？只要最後一次贏了，贏得對手再也不敢跟你打，那才是英雄好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！當年漢高祖百戰百敗，最後一次卻把楚霸王打得烏江上吊……」海老公道：「甚麼烏江上吊，是烏江自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上吊也罷，自刎也罷，都是輸得自殺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總有得說的。我問你，今兒跟小玄子打，一共輸了幾次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也不過一兩次，兩三次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是四次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真正輸的，也不過兩次，另外兩次他賴皮，我不算輸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每一次打多少時候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算不準時候，有時像大便，有時像小便。」海老公道：「胡說八道！甚麼有時像大便，有時像小便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拉屎便慢一些，撒一泡尿就用不了多少時候。」

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小子比喻雖然粗俗，說得倒明白。」尋思半晌，道：「你沒學過武功，這小玄子須得跟你纏上一會，才將你打倒，他這『小擒拿手』功夫是新學的，你不用怕。我教你一路『大擒拿手』，你好好記住了，明天去跟他打過。」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他使的是小擒拿手，咱們使大擒拿手，以大壓小，自然必勝。」海老公道：「那也不一定。大小擒拿手各有所長，要瞧誰練得好。要是他練得好過了你，小擒拿手便勝過大擒拿手了。這大擒拿手共有一十八手，每一手各有七八種變化，一時之間你也記不全，先學一兩手再說。」當下站起身來，擺開架式，演了一遍，說道：「這一招叫做『仙鶴梳翎』。你先練熟了，跟我拆解。」

韋小寶看了一遍便已記得，練了七八次，自以為十分純熟，說道：「練熟啦！」

海老公坐在椅上，左臂一探，便往他肩頭抓去，韋小寶伸手擋格，卻慢了一步，已被他抓住肩頭。海老公道：「熟甚麼？再練。」

韋小寶又練了幾次，再和海老公拆招。海老公左臂一探，姿式招數仍和先前一模一樣。韋小寶早就有備，只見他手一動便伸手去格，豈知仍是慢了少許，還是給他抓住了肩頭。海老公哼了一聲，罵道：「小笨蛋！」韋小寶心中罵道：「老烏龜！」不住練那格架的姿式，到得第三次拆解，仍是給他抓住，不禁心下迷惘，不知是甚麼緣故。

海老公道：「我這一抓，你便再練三年，也避不開的。我跟你說，你不能避，我來抓你肩頭，你就須得用手掌切我手腕，這叫做以攻為守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容易得很！你如早說，我早就會了。」待得海老公左手抓來，韋小寶右掌發出，去切他手腕，不料海老公並不縮手，手掌微偏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記耳光。韋小寶大怒，也是一記耳光打過去，海老公左掌翻轉，抓住了他手腕，順勢一甩，將他身子摔了出去，笑道：「小笨蛋，記住了嗎？」韋小寶這一下摔倒，肩頭撞上牆腳，幸好海老公出手甚輕，否則只怕肩骨都得撞斷。

韋小寶大怒之下，一句「老烏龜」剛到口邊，總算及時收住，隨即心想：「這兩下好得很啊，明天我跟小玄子比武，便用他媽的一下，包管小玄子抵擋不了。」當即爬起身來，將海老公這兩下手法想了一下，記在心裏，跟著又再去試演。

試到十餘次後，海老公神秘莫測的手法，瞧在眼裏已不覺太過奇怪，終於練到肩頭已不會給他抓中，但那一記耳光，卻始終避不開，只不過海老公出手時已不如第一次時使勁，手指輕輕在他臉上一拂，便算一記耳光，這一拂雖然不痛，但每次總是給拂中了。韋小寶既不回打，海老公也不抓他摔出。

韋小寶心下沮喪，問道：「公公，你這一記怎樣才避得開？」海老公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要打你，你便再練十年也躲不開的，小玄子卻也打你不到。咱們練第二招罷。」站起身來，將第二招大擒拿手「猿猴摘果」試演了一遍，又和他照式拆解。

韋小寶天性甚懶，本來決不肯用心學功夫，但要強好勝之心極盛，一心要學得幾下巧妙手法，逼得小玄子大叫投降，便用心學招。海老公居然也並不厭煩。這天午後直到傍晚，兩人不停的拆解手法。海老公坐在椅上，手臂便如能夠任意伸縮一般，只要隨意一動，韋小寶身上便中了一記，總算他下手甚輕，每一招都未使力。但饒是如此，當晚韋小寶睡在床上，只覺自頭至腿，周身無處不痛，這大半天中，少說也挨了四五百下。他躺在床上，只是暗罵：「老烏龜，打了老子這麼多下。明日老子打贏了小玄子，老烏龜，你就向我磕三百個響頭，老子也決不跟你學功夫了。」

※※※

次日上午，韋小寶賭完錢後，便去跟小玄子比武，眼見他又換了件新衣，心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天天穿新衣，你上院子嫖姑娘嗎？」妒意大盛，上手便撕他衣服，嗤的一聲響，將他衣襟撕了一條大縫，這一來，可忘了新學的手法，給小玄子一拳打在腰裏，痛得哇哇大叫。小玄子乘機伸指戳出，戳在他左腿。韋小寶左腿酸麻，跪了下來，給小玄子在後一推，立時伏倒。小玄子縱身騎在他背上，又制住了他「意舍穴」，韋小寶只得投降。

他站起身來，凝了凝神，待得小玄子撲將過來，便即使出那招「仙鶴梳翎」，去切對方手腕。小玄子急忙縮手，伸拳欲打，這一招已給韋小寶料到，一把抓住他手腕，扭了過來，跟著以左肘在他背心急撞，小玄子大叫一聲，痛得無力反抗，這一回合卻是韋小寶勝了。

兩人比武以來，韋小寶首次得勝，心中喜悅不可言喻。他雖在揚州得勝山下殺過一名軍官，在宮中又殺過小桂子，但兩次均是使詐。他平生和人打架，除了欺負八九歲的小孩子戰無不勝之外，和大人打架，向來必輸，偶然占一兩次上風，也必是出到用口咬、撒泥沙等等卑鄙手段。至於在小飯店桌子底下用刀剁人腳板，其無甚光采之處，也不待人言而後知。以真本事獲勝，這一役實是生平第一次。他一得意，不免心浮氣粗，第三回合卻又輸了。

第四回合上韋小寶留了神，使出那招「猿猴摘果」，和對方扭打良久，竟然僵持不下，到後來兩人都沒了力氣，摟住了一團，不停喘氣，只得罷鬥。

小玄子甚喜，笑道：「你今天……今天的本事長進了，跟你比武有些味道，是誰……誰教你了？」韋小寶也氣喘吁吁的道：「這本事我……我早就有的，不過前兩天沒使出來，明兒我還有更……更加厲害的手段，你敢不敢領教？」小玄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自然要領教的，可別是大叫投降的手段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呸，明天定要你大叫投降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屋中，得意洋洋的道：「公公，你的大擒拿手果然使得，我扭住了那小子的手腕，再用手肘在他背上這麼一撞，這小子只好認輸。」

海老公問道：「今日你和他打了幾個回合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打了四場，各贏兩場。本來我可以贏足三場，第三場太不小心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說話七折八扣，倘若打了四場，你最多只贏一場。」韋小寶笑了笑，說道：「第一場我沒贏。第二場卻的的確確是我贏了，若有虛言，天誅地滅。第三場他不算輸。第四場打得大家沒了氣力，約定明天再打過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老老實實說給我聽，一招一式，細細比來。」

韋小寶記心雖好，但畢竟於武術所知太少，這四場一招一式如何打法，卻說不完全，他只記得第三場取勝的那一招得意之作。可是海老公偏要細問他如何落敗。韋小寶只想含糊其辭的混了過去，最後總是給逼問到了真相。小玄子用以取勝的招式，海老公一一舉出，便如親見一般，比之韋小寶還說得詳盡十倍。他這麼一提，韋小寶便記得果是如此。

韋小寶道：「公公，你定有千里眼，否則小玄子那些手法，你怎能知道得清清楚楚？」

海老公低頭沉思，喃喃道：「果真是武當高手，果真是武當高手。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，道：「你說小玄子這小子是武當派高手？我能跟這高手鬥得不分上下，哈哈……」海老公呸的一聲，道：「別臭美啦！誰說是他了？我是說教他拳腳的師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你是甚麼派的？咱們這一派的武功天下無敵，自然比武當派厲害得多，那也不用說啦。」他還不知海老公是何門派，便先大肆吹噓。

海老公道：「我是少林派。」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那好極了，武當派的武功一遇上咱們少林派，那是落花流水，夾著尾巴便逃。」海老公哼的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又沒收你做弟子，你怎麼能算少林派？」韋小寶訕訕的道：「我又不說我是少林派，我學的是少林派武功，那總不錯罷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小玄子使的既是武當派正宗擒拿手，咱們便須以少林派正宗擒拿手法對付，否則就敵他不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我打輸了事小，連累了咱們少林派的威名，卻大大的不值得了。」少林派的威名到底有多大，他全然不知，但如自己跟少林派拉扯上一些干係，總不會是蝕本生意。

海老公道：「昨天我傳你這兩手大擒拿手，本意只想打得那小子知難而退，不再糾纏不清，你便可以去上書房拿書。可是眼前局面有點兒不同了，這小子果然是武當派嫡系，這一十八路大擒拿手，便須一招一式的從頭教起。你會不會弓箭步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弓箭步嗎，那當然是彎弓射箭時的姿勢了。」海老公臉一沉，說道：「要學功夫，便得虛心，不會的就說不會。學武的人，最忌自作聰明，自以為是。前腿屈膝，其形如弓，稱為『弓足』；後腿斜挺，其形如箭，稱為『箭足』，兩者合稱，就叫做『弓箭步』。」說著擺了個「弓箭步」的姿式。韋小寶依樣照做，說道：「這有甚麼難哪？我一天擺他個百兒八十的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我不要你擺百兒八十的，就只要你擺一個。你這麼擺著，我不叫站起來，你可不許動。」說著摸他雙腿姿式，要他前腿更曲，後腿更直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也挺容易呀。」可是這麼擺著姿式不動，不到半炷香時分，雙腿已酸麻之極，叫道：「這可行了罷？」海老公道：「還差得遠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練這怪模樣，又管甚麼用？難道還能將小玄子打倒麼？」海老公道：「這『弓箭步』練得穩了，人家就推你不倒，用處大著呢。」韋小寶強辯：「就算人家推倒了我，我翻個身便站起來了，又不吃虧。」海老公緩緩點頭，不去理他。

韋小寶見他點頭，便挺直身子，拍了拍酸麻的雙腿。海老公喝道：「誰叫你站直了？快擺『弓箭步』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要拉尿！」海老公道：「不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要拉屎！」海老公道：「不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可當真要拉出來啦！」海老公嘆了口氣，只得任由他上茅房，鬆散雙腿。

韋小寶人雖聰明，但要他循規蹈矩，一板一眼的練功，卻說甚麼也不幹。海老公倒也不再勉強，只傳了他幾下擒拿扭打的手法。拆解之時，須得彎腰轉身、蹲倒伏低，海老公卻不跟他來這一套，只是出聲指點，伸手一摸，便知他姿式手法是否有誤。

※※※

次日韋小寶又去和小玄子比武，自忖昨天四場比賽，輸了兩場，贏了一場，今日多學了許多功夫，自非四場全勝不可。那知一動手，幾招新手法用到小玄子身上之時，竟然並不管用，或是給他以特異手法化解開去，一上來兩場連輸。韋小寶又驚又怒，在第三場中小心翼翼，才拗住了小玄子的左掌向後力扳，小玄子翻不過來，只得認輸。

韋小寶得意洋洋，第四場便又輸了，給小玄子騎在頭頸之中，雙腿挾住了項頸，險些窒息。他投降之後，站起身來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……」

小玄子臉一沉，喝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神色間登時有股凜然之威。韋小寶一驚，尋思：「不對，這裏是皇宮，可不能說粗話。茅大哥說，到了北京，不能露出破綻，我說他媽的粗話，便露出了他媽的破綻，拆穿了西洋鏡。」忙道：「我說我這一招『他媽的』式打你不過，只好投降。」小玄子臉露笑容。問道：「你這招手法叫做『他媽的』？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！這小烏龜整天在皇宮之中，不懂外邊罵人的言語。」便胡謅道：「這式『蹋馬蹄』本來是學馬失前蹄，蹋了下去，教你不防，我就翻上來壓住你。那知你不上當，這『蹋馬蹄』式便用不出了。」

小玄子哈哈大笑，道：「甚麼蹋馬蹄，就是蹋牛蹄也贏不了我。明天還敢不敢再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還用說，自然要打。喂，小玄子，我問你一句話，你可得老老實實，不能瞞我。」小玄子道：「甚麼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教你功夫的師父，是武當派的高手，是不是？」小玄子奇道：「咦，你怎麼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從你的手法之中看了出來。」小玄子道：「你懂得我的功夫？那叫甚麼名堂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還有不知道的？這是武當派嫡傳正宗的『小擒拿手』，在江湖上也算是第一流的武功了，只不過遇到我少林派嫡傳正宗的『大擒拿手』，你終於差了一級。」

小玄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大吹牛皮，也不害羞！今天比武，是你贏了還是我贏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不以輸贏論英雄。」小玄子笑道：「不以成敗論英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輸贏就是成敗。」他曾聽說書先生說過「不以成敗論英雄」的話，只是「成敗」二字太難，一時想不起來，卻給小玄子說了出來，不由得微感佩服：「你也不過比我大得一兩歲，知道的事倒多。」

※※※

他回到屋中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公公，我在學功夫，人家也在學，不過人家的師父本事大，教的法子好。」他不說自己不成，卻賴海老公教法不佳。

海老公道：「今天定是四場全輸了！渾小子不怪自己不中用，卻來埋怨旁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呸！那怎麼會四場全輸？多少也得贏他這麼一兩場、兩三場。我今天問過了，人家的師父的的確確是武當派嫡傳正宗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他認了嗎？」語調中顯得頗為興奮。韋小寶道：「我問他：『教你功夫的師父，是武當派的高手，是不是？』他說：『咦，你怎麼知道？』那不是認了？」

海老公喃喃的道：「所料不錯，果然是武當派的。」隨即呆呆出神，似在思索一件疑難之事，過了良久，道：「咱們來學幾招勾腳的法子。」

如此韋小寶每天向海老公學招，跟小玄子比武。學招之時，凡是遇上難些的，韋小寶便敷衍含糊過去。海老公卻也由他，撇開了紮根基的功夫，只是教他躲閃、逃避，以及諸般取巧、佔便宜的法門。可是與小玄子相鬥之時，他招式增加，小玄子的招式也相應增加，打來打去，十次中仍有七八次是韋小寶輸了。

※※※

這些日子中，每日上午，韋小寶總是去和老吳、平威、溫有道、溫有方等太監賭錢。起初幾日他用白布蒙臉，後來漸漸越蒙越少。眾人雖見他和小桂子相貌完全不同，但一來賭得興起，小桂子以前到底是怎生模樣，心中也模模糊糊；二來他不住借錢於人，人人都愛交他這個朋友；三來他逐日少蒙白布，旁人慢慢的習以為常，居然無人相詢。賭罷局散，他便去和小玄子比武，午飯後學習武功。

擒拿法越來越難，韋小寶已懶得記憶，更懶得練習，好在海老公倒也不如何逼迫督促，只是順其自然。

時日匆匆，韋小寶來到皇宮不覺已有兩個月，他每日裏有錢可賭，日子過得雖不逍遙自在，卻也快樂。只可惜不能污言穢語，肆意謾罵，又不敢在宮內偷雞摸狗，撒賴使潑，未免美中不足。有時也想到該當逃出宮去，但北京城中一人不識，想想有些膽怯，便在宮中一天又一天的耽了下來。韋小寶和小玄子兩個月鬥了下來，日日見面，交情越來越好。韋小寶輸得慣了，反正「不以輸贏論英雄」，賭場上得意武場上輸，倒也不放在心上。他和小玄子兩人都覺得，只消有一日不打架比武，便渾身不得勁。韋小寶的武功進展緩慢，小玄子卻也平平；韋小寶雖然輸多贏少，卻也決不是只輸不贏。

這兩個月賭了下來，溫氏兄弟已欠了韋小寶二百多兩銀子。這一日還沒賭完，兩兄弟互相使個眼色，溫有道向韋小寶道：「桂兄弟，咱們有件事商量，借一步說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要銀子使嗎？拿去不妨。」溫有方道：「多謝了！」兩兄弟走出門去，韋小寶跟著出去，三人到了隔壁的廂房。

溫有道說道：「桂兄弟，你年紀輕輕，為人慷慨大方，當真難得。」韋小寶給他這麼一奉承，登時心花怒放，說道：「那裏，那裏！自己哥兒們，你借我的，我借你的，那打甚麼緊！有借有還，上等之人！」這兩個月下來，他已學了一口京片子，雖然偶爾露出幾句揚州土話，在旁人聽來，卻也已不覺得如何刺耳。

溫有道說道：「我哥兒倆這兩個月來手氣不好，欠下你的銀子著實不少，你兄弟雖然不在乎，我二人心中卻十分不安。」溫有方道：「現下銀子越欠越多，你兄弟的手氣更越來越旺，我哥兒卻越來越霉，這樣下去，也不知何年何月纔能還你。這麼一筆債揹在身上，做人也沒有味兒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欠債不還，那是理所當然之事，兩位以後提也休提。」

溫有方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小兄弟的為人，那是沒得說的了，老實不客氣說，咱哥兒的債倘若是欠你小兄弟的，便欠一百年不還也不打緊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便欠二百年、三百年卻又如何？」

溫有方道：「二三百年嗎？大夥兒都沒這個命了。」說到這裏，轉頭向兄長望去。溫有道點了點頭。溫有方續道：「可是咱哥兒知道，你小兄弟的那位主兒，卻厲害得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海老公？」溫有方道：「可不是嗎？你小兄弟不追，海老公總有一天不能放過咱兄弟。他老人家伸一根手指，溫家老大、溫老二便吃不了要兜著走啦。因此咱們得想一個法子，怎生還這筆銀子才好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，海老公這老烏龜果然是料事如神。這些日子來我只記著練拳，跟小玄子比武，可把去上書房偷書的事給忘了。我且不提，聽他們有何話說。」當下嗯了一聲，不置可否。

溫有方道：「我們想來想去，只有一個法子，求你小兄弟大度包容，免了我們這筆債，別向海老公提起。以後咱哥兒贏了回來，自然如數奉還，不會拖欠分文。」

韋小寶心中暗罵：「你奶奶的，你兩隻臭烏龜當我韋小寶是大羊牯？憑你這兩隻王八蛋的本事，跟老子賭錢還有贏回來的日子？」當下面有難色，說道：「可是我已經向海公公說了。他老人家說，這筆銀子嘛，還總是要還的，遲些日子倒不妨。」

溫氏兄弟對望了一眼，神色甚是尷尬，他二人顯然對海老公十分忌憚。溫有道道：「那麼小兄弟可不可以幫這樣一個忙？以後你贏了錢，拿去交給海老公，便說……便說是我們還你的。」韋小寶心中又再暗罵：「越說越不成話了，真當我是三歲小孩兒麼？」說道：「這樣雖然也不是不行，不過我……我可未免太吃虧了些。」

溫氏兄弟聽他口氣鬆動，登時滿面堆歡，一齊拱手，道：「承情，承情，多多幫忙。」溫有方道：「小兄弟的好處，我哥兒倆今生今世，永不敢忘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這麼辦，我要二位大哥辦一件事，不知成不成？」二人沒口子的答應：「成，成，甚麼事都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在宮裏這許多日子，可連皇上的臉也沒有見過。你二位在上書房服侍皇上，我想請二位帶我去見見皇上。」

溫氏兄弟登時面面相覷，大有難色。溫有道連連搔頭。溫有方說道：「唉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連說了七八個「這個」，再也接不下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又不想對皇上奏甚麼事，只不過到上書房去耽上一會兒，能見到皇上的金面，那是咱們做奴才的福氣，要是沒福見到，也不能怪你二位啊。」

溫有道忙道：「這個倒辦得到。今日申牌時分，我到你那兒來，便帶你去上書房。那個時候，皇上總是在書房裏做詩寫字，你多半能見到。別的時候皇上在殿上辦事，那便不易見著了。」說著斜頭向溫有方霎了霎眼睛。

韋小寶瞧在眼裏，心中又是「臭烏龜、賊王八」的亂罵一陣，尋思：「這兩隻臭烏龜聽說我要見皇帝，臉色就難看得很。他們說申牌時分皇帝一定在上書房，其實是一定不在上書房。他們不敢讓我見皇帝，我幾時又想見了？他奶奶的，皇帝倘若問我甚麼話，老子又怎回答得出？一露馬腳，那還不滿門抄斬？說不定連老子的媽也要從揚州給拉來殺頭。海老烏龜教我武功，也不知教得對不對，為甚麼打來打去，總是打不過小玄子？我去把那部不知是『三十二章經』還是『四十二章經』從上書房偷了出來，給了海老烏龜，他心裏一喜歡，說不定便有真功夫教我了。」當下便向溫氏兄弟拱手道謝，道：「咱們做奴才的，連萬歲爺的金面也見不著，死了定給閻王老子大罵烏龜王八蛋。」

他去和小玄子比武之後，回到屋裏，只和海老公說些比武的情形，溫氏兄弟答允帶他去上書房之事卻一句不提，心想待我將那部經書偷來，好教海老烏龜大大驚喜一場。

※※※

未牌過後，溫氏兄弟果然到來。溫有方輕輕吹了聲口哨，韋小寶便溜了出去。溫氏兄弟打個手勢，也不說話，向西便行。韋小寶跟在後面，有了上次的經驗，他一路上留心穿廊過戶時房舍的形狀，以免回來時迷失道路。

從他住屋去上書房，比之去賭錢的所在更遠，幾乎走了一盞茶時分。溫有道才輕聲道：「上書房到了，一切小心些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

兩人帶著他繞到後院，從旁邊一扇小門中挨身而進，再穿過兩座小小的花園，走進一間大房間中。

但見房中一排排都是書架，架上都擺滿了書，也不知有幾千幾萬本。韋小寶倒抽了口涼氣，暗叫：「辣塊媽媽不開花，開花養了小娃娃！他奶奶的，皇帝屋裏擺了這許多書，整天見的都是書，朝也書（輸），晚也書（輸），還能賭錢麼？海老公要的這幾本書，我可到那裏找去？」他生長市井，一生之中從來沒見過書房是甚麼樣子，只道房中放得七八本書，就是書房了。從七八本書中，檢一本寫有「三十二」或「四十二」幾個字的書，想必不難，此刻眼前突然出現千卷萬卷書籍，登時眼花繚亂，不由得手足無措，便想轉身逃走。

溫有道低聲道：「再過一會，皇上便進書房來了，坐在這張桌邊讀書寫字。」

韋小寶見那張紫檀木的書桌極大，桌面金鑲玉嵌，心想：「桌上鑲的黃金白玉，一定不是假貨，挖了下來拿去珠寶店，倒有不少銀子好賣。」見桌上攤著一本書，左首放著的硯台筆筒也都雕刻精緻。椅子上披了錦緞，繡著一條金龍。韋小寶見了這等氣派，心中不禁怦怦亂跳，尋思：「他奶奶的，這烏龜皇帝倒會享福！」書桌右首是一隻青銅古鼎，燒著檀香，鼎蓋的獸頭口中裊裊吐出一縷縷青煙。

溫有道道：「你躲在書架後面，悄悄見一見皇上，那就是了。皇上讀書寫字的時候，不許旁人出聲，你可不得咳嗽打噴嚏。否則皇上一怒，說不定便叫侍衛將你拖出去斬首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自然知道，不能咳嗽打噴嚏，更加不得放響屁。」溫有道臉一沉，道：「小兄弟，上書房不比別的地方，可不能說不恭不敬的胡話。」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不敢說了。

只見他兩兄弟一個拿起拂塵，一個拿了抹布，到處拂掃抹拭。書房中本就清潔異常，一塵不染，但他二人還是細心收拾。溫氏兄弟抹了灰塵後，各人從一隻櫃子中取出一塊雪白的白布，再在各處揩抹，揩抹一會，拿起白布來瞧瞧，看白布上有無黑跡，真比抹鏡子還要細心，直抹了大半天，這才歇手。

溫有道說道：「小兄弟，皇上這會兒還不來書房，今兒是不來啦。耽會侍衛大人便要來巡查，見到你這張生面孔，定要查究，大夥兒可吃罪不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先去，我再等一會就走。」溫氏兄弟齊聲道：「那不成！」溫有道說道：「宮裏的規矩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皇上所到的地方，該當由誰伺候，半分也亂不得。宮裏太監宮女幾千人，倘若那一個想見皇上，便自行走到皇上跟前，那還成體統嗎？」溫有方道：「好兄弟，不是咱哥兒不肯幫忙，咱二人能夠進上書房，每天也只有這半個時辰，打掃揩抹過後，立刻便須出去。不瞞你說，別說你不能在上書房裏多耽，便是咱哥兒倆，過了時不出去，給侍衛大人們查到了，那也是重則抄家殺頭，輕則坐牢打板子。」

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那有這麼厲害？」溫有方頓足道：「皇上身邊的事，也開得玩笑麼？好兄弟，你想見皇上，咱們明日這時再來碰碰運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那麼咱們就走罷。」溫氏兄弟如釋重負，一個挽住他左臂，一個挽住他右臂，惟恐他不走，挾了他出去。韋小寶突然道：「其實你們兩個，也從來沒見過皇上，是不是？」

溫有方一怔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怎麼……」他顯是要說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溫有道忙道：「我們怎麼沒見過？皇上在書房裏讀書寫字，那是常常見到的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每天這時候，你們進書房裏來揩抹灰塵，這時候皇帝自然不會來，難道你兩個王八蛋東摸西摸抹灰塵的孫子德性，皇帝愛瞧得很麼？」溫有道又道：「小兄弟答允還銀子給海公公，我兄弟倆日後必有補報。要見皇上嘛，那是一個人的福命，是前生修下來的福報，造橋鋪路，得積無數陰德，命中如果注定沒這個福氣，可也勉強不來。」

說話之間，三個人已從側門中出去。韋小寶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過幾天你們再帶我來碰碰運氣罷！」二人連說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三人就此分手。

韋小寶快步回去，穿過了兩條走廊，便在一扇門後一躲，過得一會，料想他二人已經遠去，悄悄從後門出來，循原路回去上書房，去推那側門時，不料裏面已經閂上。他一怔，心想：「只這麼一會兒，裏面便已上了閂，看來溫家兄弟的話不假，侍衛當真來巡查過了。不知他們走了沒有？」

附耳在門上一聽，不聞有何聲息，又湊眼從門縫中向內張去，庭院中並無一人，他想了想，從靴筒中摸出一把薄薄的匕首。這匕首便是當日用來刺死小桂子的，他潛身皇宮，自知危機四伏，打從那日起，這匕首便始終沒離過身。當下將匕首刃身從門縫中插了進去，輕輕撥得幾撥，門閂向上抬起。他將門推開兩寸，從門縫中伸手進去先抓住了門閂，不讓落地出聲，這才推門，閃身入內，反身又關上了門，上了門閂，傾聽房中並無聲息，一步步的挨過去，探頭在書房中一張，幸喜無人，等了片刻，這才進去。

他走到書桌之前，看到那張披了繡龍錦緞的椅子，忽有個難以抑制的衝動：「他媽的，這龍椅皇帝坐得，老子便坐不得？」斜跨一步，當即坐入了椅中。

他初坐下時心中怦怦亂跳，坐了一會，心道：「這椅子也不怎麼舒服，做皇帝也沒甚麼了不起。」畢竟不敢久坐，便去書架上找那部「四十二章經」。可是書架上幾千部書一部疊著一部。那些書名一百本中難得有一兩個字識得。他拚命去找「四」字，「四」字倒也找到了好幾次，可是下面卻沒有「十」字「二」字。原來他找到的全是「四書」，甚麼「四書集註」、「四書正義」之類。找了一會，看到了一部「十三經注疏」，識得了「十三」二字，歡喜了片刻，但知道那終究不是「四十二章經」。

正自茫無頭緒之際，忽聽得書房彼端門外靴聲橐橐，跟著兩扇門呀的一聲開了，原來那邊一座大屏風之後另行有門，有人走了進來。韋小寶大吃一驚：「那邊原來有門，老子今日要滿門抄斬。」要去開閂從進門溜出，無論如何來不及了，急忙貼牆而立，縮在一排書架後面。只聽得兩個人走進書房，揮拂塵四下裏拂拭。

過不多時，又走進一個人來，先前兩人退出了書房。另外那人卻在書房中慢慢的來回踱步。韋小寶暗叫：「糟糕，定是侍衛們在房中巡視了，莫非我從後門進來，給他們發現了蹤跡？」不由得背上出了一陣冷汗。

※※※

那人踱步良久，忽然門外有人朗聲說道：「回皇上：鰲少保有急事要叩見皇上，在外候旨。」書房內那人嗯了一聲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：「原來這人便是皇帝。那鰲少保便是茅大哥要跟他比武之人了。此人算是甚麼滿洲第一勇士，卻不知是如何威武的模樣，非得偷瞧一下不可。下次見到茅大哥，可有得我說的了。」

只聽得門外腳步之聲甚是沉重，一人走進書房，說道：「奴才鰲拜叩見皇上！」說著跪下磕頭。韋小寶忙探頭張去，只見一個魁梧大漢爬在地上磕頭。他不敢多看，只怕鰲拜一抬頭便見到了自己，忙將頭縮回，但身子稍稍移出，斜對鰲拜，心道：「你又向皇帝磕頭，又向老子磕頭。甚麼滿洲第一勇士，第二勇士，有甚麼了不起，還不是向我韋小寶磕頭？」

只聽皇帝說道：「罷了！」鰲拜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回皇上：蘇克薩哈蓄有異心，他的奏章大逆不道，非處極刑不可。」皇帝嗯了一聲，不置可否。鰲拜又道：「皇上剛剛親政，蘇克薩哈這廝便上奏章，說甚麼『茲遇躬親大政，伏祈睿鑒，令臣往守先皇帝陵寢，如線餘息，得以生存。』那不是明明藐視皇上嗎？皇上不親大政，他可以生，皇上一親大政，他就要死了。這是說皇上對奴才們殘暴得很。」皇帝仍是嗯了一聲。

鰲拜道：「奴才和王公貝勒大臣會議，都說蘇克薩哈共有廿四項大罪，懷抱奸詐，存蓄異心，欺藐幼主，不願歸政，實是大逆不道。按本朝『大逆律』，應與其長子內大臣察克旦一共凌遲處死；養子六人，孫一人，兄弟之子二人，皆斬決。其族人前鋒營統領白爾赫、侍衛額圖等也都斬決。」皇帝道：「如此處罪，只怕太重了罷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皇帝說話聲音像個孩童，倒和小玄子很是相似，當真好笑。」

鰲拜道：「回皇上：皇上年紀還小，於朝政大事恐怕還不十分明白。這蘇克薩哈奉先皇遺命，與奴才等共同輔政，聽得皇上親政，該當歡喜才是。他卻上這道奏章，訕謗皇上，顯是包藏禍心，請皇上准臣下之議，立加重刑。皇上親政之初，應該立威，使臣下心生畏懼。倘若寬縱了蘇克薩哈這大逆不道之罪，日後眾臣下都欺皇上年幼，出言不敬，行事無禮，皇上的事就不好辦了。」

韋小寶聽他說話的語氣很是驕傲，心道：「你這老烏龜自己就先出言不敬，行事無禮。你說皇帝年幼，難道皇帝是個小孩子嗎？這倒有趣了，怪不得他說話聲音有些像小玄子。」

只聽得皇帝道：「蘇克薩哈雖然不對，不過他是輔政大臣，跟你一樣，都是先帝很看重的。倘若朕親政之初，就……就殺了先帝眷顧的重臣，先帝在天之靈，只怕不喜。」

鰲拜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皇上，你這幾句可是小孩子的話了。先帝命蘇克薩哈輔政，是囑咐他好好侍奉皇上，用心辦事。他如體念先帝的厚恩，該當盡心竭力，赴湯蹈火，為皇上效犬馬之勞，那才是做奴才的道理。可是這蘇克薩哈心存怨望，又公然訕謗皇上，說甚麼致休乞命，這倒是自己的性命要緊，皇上的朝政大事不要緊了。那是這廝對不起先帝，可不是皇上對不起這廝。哈哈，哈哈！」

皇帝道：「鰲少保有甚麼好笑？」鰲拜一怔，忙道：「是，是，不，不是。」猜想起來，鰲拜此時臉上的神色定然十分尷尬。

皇帝默不作聲，過了好一會才道：「就算不是朕對不住蘇克薩哈，但如此刻殺了他，未免有傷先帝之明。天下百姓若不是說我殺錯了人，就會說先帝無知人之能。朝廷將蘇克薩哈二十四條大罪佈於天下，人人心中都想，原來蘇克薩哈這廝如此罪大惡極，這樣的壞蛋，先帝居然會用做輔政大臣，和你鰲少保並列，這，這……豈不是太沒見識了麼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小孩子皇帝的話說得很有道理。」

鰲拜道：「皇上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天下百姓愛怎麼想，讓他們胡思亂想好了，諒他們也不敢隨便說出口來。有誰敢編排一句先帝的不是，瞧他們有幾顆腦袋？」皇帝道：「古書上說得好：『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』，一味殺頭，不許眾百姓說出心裏的話來，那終究不好。」鰲拜道：「漢人書生的話，是最聽不得的。倘若漢人這些讀書人的話對，怎麼漢人的江山，又會落入咱們滿洲人手裏呢？所以奴才奉勸皇上，漢人這許多書，還是少讀為妙，只有越讀腦子越胡塗了。」皇帝並不答話。

鰲拜又道：「奴才當年跟隨太宗皇帝和先帝爺東征西討，從關外打到關內，立下無數汗馬功勞，漢字不識一個，一樣殺了不少南蠻。這打天下、保天下嘛，還是得用咱們滿洲人的法子。」皇帝道：「鰲少保的功勞當然極大，否則先帝也不會這樣重用少保了。」鰲拜道：「奴才就只知道赤膽忠心，給皇上辦事。打從太宗皇帝起，到世祖皇帝，再到皇上都是一樣的。皇上，咱們滿洲人辦事，講究有賞有罰，忠心的有賞，不忠的處罰。這蘇克薩哈是個大大的奸臣，非處以重刑不可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辣塊媽媽，我單聽你的聲音，就知你是個大大的奸臣。」

皇帝道：「你一定要殺蘇克薩哈，到底自己有甚麼原因？」

鰲拜道：「我有甚麼原因？難道皇上以為奴才有甚麼私心？」越說聲音越響，語氣也越來越凌厲，頓了一頓，又厲聲道：「奴才為的是咱們滿洲人的天下。太祖皇帝、太宗皇帝辛辛苦苦創下的基業，可不能讓子孫給誤了。皇上這樣問奴才，奴才可當真不明白皇上是甚麼意思！」

韋小寶聽他說得這樣兇狠，吃了一驚，忍不住探頭望去，只見一條大漢滿臉橫肉，雙眉倒豎，兇神惡煞般的走上前來，雙手握緊了拳頭。

一個少年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從椅子中跳了起來。這少年一側頭間，韋小寶情不自禁，也是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這少年皇帝不是別人，正是天天跟他比武打架的小玄子。

# 第五回 金戈運啟驅除會 玉匣書留想像間

韋小寶見到皇帝，縱然他面目如同妖魔鬼怪，也決不會呼喊出聲，但一見到居然是小玄子，這一下驚詫真是非同小可，呼聲出口，知道大事要糟，當即轉身，便欲出房逃命，但心念電轉：「小玄子武功比我高，這鰲拜更是厲害，我說甚麼也逃不出去。」靈機一動，心道：「咱們這一寶押下了！通殺通賠，就是這一把骰子。」縱身而出，擋在皇帝身前，向鰲拜喝道：「鰲拜，你幹甚麼？你膽敢對皇上無禮麼？你要打人殺人，須得先過我這一關。」

鰲拜身經百戰，功大權重，對康熙這少年皇帝原不怎麼瞧在眼裏。康熙（按：康熙本是年號，但通俗小說習慣，不稱他本名玄燁而稱之為康熙）譏刺他要殺蘇克薩哈是出於私心，正揭破了他的痛瘡。這人原是個衝鋒陷陣的武人，盛怒之下，便握拳上前和康熙理論，倒也並無犯上作亂之心，突然間見書架後面衝出一個小太監，擋在皇帝的面前，叱責自己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這才想起做臣子的如何可以握拳威脅皇帝，急忙倒退數步，喝道：「你胡說甚麼？我有事奏稟皇上，誰敢對皇上無禮了？」說著又倒退了兩步，垂手而立。

每天和韋小寶比武的小玄子，正是當今大清康熙皇帝。他本名玄燁，眼見韋小寶不識得自己，問自己叫甚麼名字，童心一起，隨口就說是「小玄子」。他秉承滿洲人習性，喜愛角觝之戲，只是練習摔角這門功夫，必須扭打跌撲，扳頸拗腰。侍衛們雖教了他摔角之法，卻又有誰敢對皇帝如此粗魯無禮？有誰敢去用力扳他的龍頭，扼他的御頸？被逼不過之時，只好裝模作樣，皇帝御腿掃來，撲地便倒，御手扭來，跪下投降，勉強要還擊一招半式，也是碰到衣衫邊緣，便即住手。康熙一再叮囑，必須真打，眾侍衛可沒一個有此膽子，最多不過扮演得像了一些而已。和皇帝下棋，尚可假意出力廝拚，殺得難解難分，直到最後關頭方輸（據說清末慈禧太后與某太監下象棋，那太監吃了慈禧的馬，說道：「奴才殺了老佛爺的一隻馬。」慈禧怒他說話無禮，立時命人將他拖了出去，亂棒打死），這摔角之戲，卻萬難裝假，就算最後必輸，中間廝打之時，有誰敢抓起皇帝來摔他一交？

康熙對摔角之技興味極濃，眼見眾侍衛互相比拚時精采百出，一到做自己的對手，便戰戰兢兢，死樣活氣，心下極不痛快，後來換了太監做對手，人人也均如挨打不還手的死人一般。做皇帝要甚麼有甚麼，但要找一個真正的比武對手，卻萬難辦到，有時真想微服出宮，去找個老百姓打上一架，且看自己的武功到底如何，但這樣做畢竟太過危險，終究不過是少年皇帝心中偶爾興起的異想天開而已。

這天和韋小寶相遇，比拚一場，韋小寶出盡全力而仍然落敗。康熙不勝之喜，生平以這一架打得最是開心。韋小寶約他次日再比，正是投其所好。從此兩人日日比武，康熙始終不揭破自己身分，比武之時，也從不許別的太監走近，以免洩露了秘密，這小太監只要一知道對手是皇帝，動起手來便毫無興味了。

宮中太監逾千，從來沒見過皇帝的本來亦復不少，但淨身入宮，首先必當學習宮中種種規矩、品級服色等高下分別，見到康熙身穿皇帝服色而居然不識，也只有韋小寶這冒牌貨一人了。就康熙而言，這個胡塗小太監萬金難買，實是難得而可貴之至。

此後康熙的武功漸有長進，韋小寶居然也能跟得上，兩人打來打去，始終旗鼓相當，而韋小寶卻又稍遜一籌。這樣一來，康熙便須努力練功，才不致落敗。他是個十分要強好勝之人，練功越有進步，興味越濃，對韋小寶的好感也是大增。

這日鰲拜到上書房來啟奏要殺蘇克薩哈，康熙早已知道，鰲拜為了鑲黃旗和正白旗兩旗換地之爭，與蘇克薩哈有仇，今日一意要殺蘇克薩哈，乃是出於私怨，因此遲遲不肯准奏。那知鰲拜囂張跋扈，盛怒之下顯出武人習氣，捋袖握拳，便似要上來動手。鰲拜身形魁梧，模樣猙獰，康熙見他氣勢洶洶的上來，不免吃驚，一眾侍衛又都候在上書房外，呼喚不及，何況眾侍衛大都是鰲拜心腹，殊不可靠，正沒做理會處，恰好韋小寶躍了出來。康熙大喜，尋思：「我和小桂子合力，便可和鰲拜這廝鬥上一鬥了。」待見鰲拜退下，更是寬心。

韋小寶情不自禁的出聲驚呼，洩露了行藏，只得鋌而走險，賭上一賭，衝出來向鰲拜呼喝，不料一喝之下，鰲拜竟然退下，不由大樂，大聲道：「殺不殺蘇克薩哈，自然由皇上拿主意。你對皇上無禮，想拔拳頭打人，不怕殺頭抄家嗎？」

這句話正說到了鰲拜心中，他登時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知道適才行事實在太過魯莽，當即向康熙道：「皇上不可聽這小太監的胡言亂語，奴才是個大大的忠臣。」

康熙初親大政，對鰲拜原是十分忌憚，眼見他已有退讓之意，心想此刻不能跟他破臉，便道：「小桂子，你退在一旁。」韋小寶躬身道：「是！」退到書桌之旁。

康熙道：「鰲少保，我知道你是個大大的忠臣。你衝鋒陷陣慣了的，原不如讀書人那樣斯文，我也不來怪你。」鰲拜大喜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康熙道：「蘇克薩哈之事，便依你辦理就是。你是大忠臣，他是大奸臣，朕自然賞忠罰奸。」鰲拜更是喜歡，說道：「皇上這才明白道理了。奴才今後總是忠心耿耿的給皇上辦事。」康熙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朕稟明皇太后，明日上朝，重重有賞。」鰲拜喜道：「多謝皇上。」康熙道：「還有甚麼事沒有？」鰲拜道：「沒有了，奴才告退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鰲拜笑容滿臉，退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康熙等他出房，立刻從椅中跳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小桂子，這秘密可給你發現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我這……這可當真該死，一直不知道你是皇帝，跟你動手動腳，大膽得很。」

康熙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你知道之後，再也不敢跟我真打，那就乏味極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只要你不見怪，我以後仍是跟你真打，那也不妨。」康熙大喜，道：「好，一言為定，若不真打，不是好漢。」說著伸手出來。韋小寶一來不知宮廷中的規矩，二來本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憊懶人物，當即伸手和他相握，笑道：「今後若不真打，不是好漢。」兩人緊握著手，哈哈大笑。

皇太子自出娘胎，便注定了將來要做皇帝，自幼的撫養教誨，就與常人全然不同，一哭一笑，一舉一動，無不是眾目所視，當真是沒半分自由。囚犯關在牢中，還可隨便說話，在牢房之中，總還可任意行動，皇太子所受的拘束卻比囚犯還厲害百倍。負責教誨的師保、服侍起居的太監宮女，生怕太子身上出了甚麼亂子，整日價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太子的言行只要有半分隨便，師傅便諄諄勸告，唯恐惹怒了皇上。太子想少穿一件衣服，宮女太監便如大禍臨頭，唯恐太子著涼感冒。一個人自幼至長，日日夜夜受到如此嚴密看管，實在殊乏人生樂趣。歷朝頗多昏君暴君，原因之一，實由皇帝一得行動自由之後，當即大大發洩歷年所積的悶氣，種種行徑令人覺得匪夷所思，泰半也不過是發洩過份而已。

康熙自幼也受到嚴密看管，直到親政，才得時時吩咐宮女太監離得遠遠地，不必跟隨左右。但在母親和眾大臣眼前，還是循規蹈矩，裝作少年老成模樣，見了一眾宮女太監，也始終擺出皇帝架子，不敢隨便，一生之中，連縱情大笑的時候也沒幾次。

可是少年人愛玩愛鬧，乃人之天性，皇帝乞丐，均無分別。在尋常百姓人家，任何童子天天可與遊伴亂叫亂跳，亂打亂鬧，這位少年皇帝卻要事機湊合，方得有此「福緣」。他只有和韋小寶在一起時，才得無拘無束，拋下皇帝架子，縱情扭打，實是生平從所未有之樂，這些時日中，往往睡夢之中也在和韋小寶扭打嬉戲。

他拉住韋小寶的手，說道：「在有人的時候，你叫我皇上，沒人的時候，咱們仍和從前一樣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再好沒有了。我做夢也想不到你是皇帝。我還道皇帝是個白鬍子老公公呢。」

康熙心想：「父皇崩駕之時，不過廿四歲，也不是甚麼白鬍子老公公，你這小傢伙怎地甚麼也不知道？」問道：「難道海老公沒跟你說起過我麼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沒有。他便是教我練功夫。皇上，你的功夫是誰教的？」康熙笑道：「咱們說過沒人的時候，還是和從前一樣，怎麼叫我皇上了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對，我心裏有點慌。」

康熙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早料到，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後，再也不會像從前那樣跟我比武了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我一定跟以前一樣打，就只怕不容易。喂，小玄子，你的武功到底是誰教的？」康熙道：「我可不能跟你說。你問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鰲拜這傢伙自以為武功了得，對你磨拳擦掌的，倒像想要打人。我想你師父武功很高，咱們請你師父來對付他。」康熙微微一笑，搖頭道：「不成的，我師父怎能做這種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可惜我師父海老公瞎了眼睛，否則請他來打鰲拜，多半也贏得了他。啊，有了，明兒咱二人聯手，跟他打上一架，你看如何？這鰲拜雖說是滿洲第一勇士，但咱二人併肩子上，就未必會輸給他。」康熙大喜。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但隨即知道此事決計難行，搖了搖頭，嘆道：「皇帝跟大臣打架，那太也不成話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是皇帝就好了！」

康熙點了點頭，一霎時間，頗有些羨慕韋小寶這小太監，愛幹甚麼便幹甚麼，雖在皇宮之中，倒也逍遙自在。又想起適才鰲拜橫眉怒目，氣勢洶洶，大踏步走上來的神態，不禁猶有餘悸，尋思：「這人對我如此無禮，他要殺誰，便非殺誰不可，半點也不將我瞧在眼裏。到底他做皇帝，還是我做皇帝哪？只是朝中宮裏的侍衛總管都由他統率，八旗兵將也歸他調動，我如下旨殺他，他作起亂來，只怕先將我殺了。我須得先換侍衛總管，再撤他的兵權，然後再罷他輔政大臣的職位，最後才將他推出午門，斬首示眾，方洩我心頭之恨。」

但轉念又想，此計也是不妥，只要一換侍衛總管，鰲拜便知是要對付他了，此人大權在握，如果給他先下手為強，自己可要遭殃，只有暫且不動聲色，待想到妥善的法子再說。

他不願在韋小寶面前顯得沒有主意，說道：「你這就回海老公那裏去罷，好好用心學本事，明日咱們仍在那邊比武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康熙又道：「你見到我和鰲拜的事，可不許跟誰提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這裏沒有旁人，我要走便走，不跟你請安磕頭了。」康熙哈哈一笑，擺手道：「不用了。明兒仍是死約會，不見不散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雖然沒偷到「四十二章經」，但發現日日與他比武之人竟然便是皇帝，實是興奮萬分。幸好海老公雙眼盲了，瞧不出他神情有異，只是覺得他今日言語特多，不知遇上了甚麼高興事情，試探了幾句。韋小寶卻十分機警，不露半點口風。

次日韋小寶去和康熙比武，他心中頗想和平日一般打法，但既知他是皇帝，自衛時儘管守得嚴密，反擊的招數卻自然而然的疲弱無力。康熙明白他心意，進攻時也不出全力，心想對方既有顧忌，自己使勁攻擊，未免勝之不武。只打得片刻，韋小寶已輸了兩個回合。

康熙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小桂子，昨兒你到我書房去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溫有道昨天發燒，起不了身，他兄弟叫我到上書房去幫著打掃收拾。我沒做慣，手腳慢了些，不想遇到了你。」他說得煞有介事，不但面不改色，幾乎連自己也相信確是如此。

康熙道：「你知道我是皇帝之後，咱們再也不能真打了。」頗感意興索然。韋小寶道：「我也覺得今天打來沒甚麼勁道。」康熙忽然想起，說道：「我倒有個法兒。咱們既然不能再打，我只好瞧你跟別人打，過過癮也是好的。來，你跟我去換衣服，咱們到布庫房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布庫房是甚麼地方？放布匹的庫房嗎？」康熙笑道：「不是的。布庫房是武士練武摔跤的地方。」韋小寶拍手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！」

康熙回去更衣，韋小寶跟在後面。康熙一換了袍服，十六名太監前呼後擁，到布庫房去瞧眾武士摔跤，那就神色莊嚴，再也不跟韋小寶說笑了。

眾武士見皇上駕到，無不出力相搏。康熙看了一會，叫一名胖大武士過來，說道：「我身邊有個小太監，也學過一點摔跤，你教他幾手。」轉頭向韋小寶道：「你跟他學學。」說著左眼眨了一眨。他二人均已見到，這武士雖然身材魁梧，卻是笨手笨腳，看來不是韋小寶的對手。

兩人下場之後，扭打幾轉，韋小寶使出一招「順水推舟」，要將那武士推出去。不料那武士身子太重，說甚麼也推他不倒。武士首領背轉身子，連使眼色。那胖大武士會意，假裝腳下踉蹌，撲地倒了，好一會爬不起來。眾武士和太監齊聲喝采。

康熙甚是喜歡，命近侍太監賞了一錠銀子給韋小寶，暗想：「這小桂子武功不及我，他能推倒這胖大傢伙，我自己也能。」心癢難搔，躍躍欲試，但礙於萬乘之尊，總不能下場動手，嘆了口氣，向近侍太監道：「你去選三十名小太監來，都要十四五歲的，叫他們天天到這裏來練功夫，那一個學得快的，像這小桂子那樣，我就有賞賜。」那太監含笑答應，心想皇帝是小孩心性，要搞些新玩意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屋中，海老公問起今日和小玄子比武的經過。韋小寶說得有聲有色，似乎一番大戰，雙方打得激烈非凡。但海老公細問之下，立刻發覺了破綻，沉著臉問道：「小玄子怎麼啦？今日生了病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沒有啊，不過他精神不大好。」海老公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從頭到尾，一招一式的說給我聽。」韋小寶情知瞞他不過，只得照實細細說了。

海老公抬起了頭，緩緩道：「這一招你明明可以將他腦袋扳向左方，你卻想把他身子抱起，以致落敗。你不是不會，而是故意在讓他，那是甚麼緣故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也沒故意讓他。只不過他打得客氣，我也就手下留情。我和他做了好朋友，自然不能打得太過份了。」想到自己和皇帝是「好朋友」，不自禁的十分得意。

海老公道：「你和他成了好朋友？哼，不過你的打法不是手下留情，而是不敢碰他。你終於……你終於知道了？」

韋小寶心中一驚，顫聲道：「知……知道甚麼？」海老公道：「是他自己說的，還是你猜到了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說甚麼啊？我這可不懂了。」海老公厲聲道：「你給我老老實實說來！咳咳……咳咳……你怎麼知道小玄子身分的？」一伸手，抓住了他左腕。

韋小寶登時痛入骨髓，手骨格格作響，似乎即便欲折斷，叫道：「投降，投降！」海老公道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手上反而加勁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喂，喂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懂不懂規矩？我已叫了投降，你還不放手？」海老公道：「我問你話，你就好好的答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如早已知道小玄子是誰，我就跟你說其中的原因。否則的話，你就捏死了我，我也不說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那有甚麼希奇？小玄子就是皇上，我起始教你『大擒拿手』之時，就已知道了。」說著放開了手。

韋小寶喜道：「原來你早知道了，可瞞得我好苦。那麼跟你說了也不打緊。」於是將昨天在上書房中撞見康熙和鰲拜的事說了，講到今天在布庫房中打倒一名胖大武士，又是眉飛色舞起來。海老公聽得甚是仔細，不住插口查問。

韋小寶說完後，又道：「皇上吩咐我不許跟你說的，你如洩漏了出去，我兩個人都要殺頭。」海老公冷冷道：「皇上跟你是好朋友，不會殺你，只會殺我。」韋小寶得意洋洋的道：「你知道就好啦。」

海老公沉思半晌，道：「皇上要三十名小太監一起練武，那是幹甚麼來著？多半他是技癢，跟你打得不過癮，要找些小太監來挨他的揍。」站起身來，在屋中繞了十來個圈子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想不想討好皇上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是我好朋友，讓他歡喜開心，那也是做朋友的道理啊。」

海老公厲聲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你好好記在心裏。今後皇上再說跟你是朋友甚麼的，你無論如何不可應承。你是甚麼東西，真的能跟皇上做朋友？他今日還是個小孩子，說著高興高興，這豈能當真？你再胡說八道，小心脖子上的腦袋。」

韋小寶原也想到這種話不能隨口亂講，經海老公這麼疾言厲色的一點醒，伸了伸舌頭，說道：「以後殺我的頭也不說了。不過人頭落地之後，是不是還能張嘴說話，這中間只怕大大兒的有些講究。」

海老公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想不想學上乘武功？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你肯教我上乘武功，那真是求之不得了。公公，你這樣一身好武藝，不收一個徒兒傳了下來，豈不可惜？」海老公道：「世人陰險奸詐的多，忠厚老實的少。收了個壞徒兒，讓他來謀害師父，卻又何苦？」

韋小寶心中一動：「我弄瞎了他眼睛，他心中是不是也有點因頭？這件事性命交關，非查個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不可。」但見他神色木然，並無惱怒之意，便道：「是啊，既要你信得過，又對你忠心，原也不大易找，這世上只怕也只我小桂子一人了。公公，你道我到上書房去幹甚麼？我是冒了殺頭的危險，想去將那部『四十二章經』偷出來給你。只不過皇上書房裏的書成千成萬，我又不大識字……」

海老公插嘴道：「嗯，你又不大識字！」

韋小寶心中突的一跳：「啊喲，不好！不知小桂子識字多不多。倘若他識得很多字，我這麼說，可露出馬腳了。」忙道：「我找來找去，也尋不著那部『四十二章經』。不過不要緊，以後我時時能到上書房去，總能教這部書成為順手牽羊之羊，葉底偷桃之桃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沒忘了就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怎麼會忘？你公公待我真是沒得說的，我如不想法子好好報答你，這一生一世當真枉自為人了。」海老公喃喃的道：「嗯，我如不想法子好好報答你，這一生一世當真枉自為人了。」這兩句話說得冷冰冰地，韋小寶聽在耳裏，不由得背上一陣發毛，偷眼瞧他臉色，卻無絲毫端倪可尋，心想：「老烏龜厲害得很，他早知小玄子就是皇上，卻不露半點口風。我可須得小心，他如知道他這對眼珠子是我弄瞎的，我韋小寶這對眼珠子倘若仍能保得住，那定是老天爺沒了眼珠子啦。」

兩人默默相對。韋小寶半步半步的移向門邊，只要瞧出海老公神色稍有不善，立即飛奔出外，決意逃出宮去，從此不再回來。

卻聽得海老公道：「你以後再也不能用大擒拿手跟皇上扭打了。這門功夫再學下去，都是分筋錯骨之法，脫人關節，斷人筋骨，怎能用在皇上身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海老公道：「我從今天起教你一門功夫，叫做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名字倒怪，我只聽過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難、觀世音菩薩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見過千手觀音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千手觀音？我見過的，觀音菩薩身上生了許許多多手。每隻手裏拿的東西都不同，有的是個水瓶，有的是根樹枝，還有籃子、鈴子，好玩得緊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是在揚州廟裏見到的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揚州廟裏？」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，一個箭步竄到門邊，便欲奪門而出。

海老公道：「千手觀音嗎，天下就只揚州的廟裏有，你沒去過揚州廟裏，怎能見到千手觀音？」韋小寶輕吁一口長氣，心道：「原來只揚州的廟裏才有千手觀音，險些給你嚇得拉尿。」忙道：「我怎會去過揚州？揚州在甚麼地方？千手觀音甚麼的，是聽人家說的，我可沒見過。想在你老人家面前吹幾句牛，神氣神氣，那知道你見多識廣，一下子就戳破了我的牛皮。」海老公嘆道：「要戳破你這小滑頭的牛皮，可實在不容易得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容易，容易。我撒一句謊，不到半個時辰，就給你老人家戳穿了西洋鏡。」

海老公嗯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你冷嗎？怎不多穿件衣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冷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怎麼你說話聲音有點兒發抖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剛才給吹了陣冷風，現下好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門邊風大，別站在門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走近幾步，卻總是不敢走到海老公身邊。

海老公道：「這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是佛門功夫，動起手來能制住對方，卻不會殺人傷人，乃是天下最仁善的武功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這門功夫不會殺人傷人，跟皇上動手過招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不過這功夫十分難學，招式挺多，可不大容易記得周全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既然招式挺多，記不全就不要緊，忘了一大半，剩下來的還是不少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哼，懶小子，還沒學功夫，就已在打偷懶的主意。你這一輩子，可別想學好上乘武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要學到你老人家那樣厲害的武功，我這一輩子自然是老貓鼻子上掛鹹魚，嗅鯗啊嗅鯗（休想）。」心想：「就算武功練得跟你一模一樣，到頭來還是給人弄瞎了眼睛，你老烏龜挺開心嗎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走過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走近了幾步，離開海老公仍有數尺。海老公道：「你怕我吃了你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的肉是酸的，不大好吃。」

海老公左手揚起，突然拍出。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向右一避，忽然背上拍拍兩聲，已被海老公打中，登時跪倒在地動彈不得，心下大駭：「這一下糟了，他……他要取我性命。」海老公道：「這是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的第一手，叫做『南海禮佛』。你背上已給打中了兩處穴道，不過打穴功夫十分難練，要以上乘內功作根基，跟皇上過招，又難道真能打他穴道，叫他跪在你面前？你只須記住了手法，裝模作樣的比比架式，也就是了。」說著伸手在他背心兩處穴道上按了按。韋小寶手足登時得能動彈，心神略定，慢慢站起身來，心道：「原來老烏龜是教我功夫，可嚇得我魂靈出竅，這會兒也不知歸了竅沒有。」

這一日海老公只教了三招，道：「第一天特別難些，以後你如用心，便可多學幾招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第二天也不去賭錢了，中午時分，自行到比武的小室中去等候康熙，知道桌上糕點是為皇帝而設，也就不敢再拿來吃。等了大半個時辰，康熙始終不來。韋小寶心道：「是了，他跟我比武沒味道，不來玩了。」於是逕去上書房。書房門外守衛的侍衛昨天見康熙帶同韋小寶去布庫房，神色甚和，知道他是皇上跟前得寵的小太監，也不加阻攔。

韋小寶走進書房，只見康熙伸足在踢一隻皮凳，踢了一腳又是一腳，神色氣惱，不住吆喝：「踢死你，踢死你！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他在練踢腿功夫麼？」不敢上前打擾，靜靜的垂手站在一旁。

康熙踢了一會，抬頭見到韋小寶，露出笑容，道：「我悶得很，你來陪我玩玩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海老公教了我一門新功夫，叫做甚麼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，比之先前所教的大擒拿手，那可厲害得多了。他說我學會之後，你一定鬥我不過了。」

康熙道：「那是甚麼功夫，你使給我瞧瞧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我這可要打你啦！」拉開招式，雙掌飛揚，「南海禮佛」、「金玉瓦礫」、「人命呼吸」，一共三招，出手迅捷，在康熙背心、肩頭、左胸、右腿、咽喉五處都用手指輕輕一拍。這「大慈大悲千葉手」變化奇特，和「大擒拿手」大不相同。康熙猝不及防，連一下也沒能躲過。韋小寶出手甚輕，自然沒打痛他。其實韋小寶內力固然全無，膂力也微弱之極，就算當真相鬥，給他打中幾下也是無關痛癢。但這麼連中五下，畢竟是從所未有之事。康熙「咦」的一聲，喜道：「這門功夫妙得很啊。你明天再來，我也去請師父教上乘武功，跟你比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」

他回到住處，將康熙的話說了。海老公道：「不知他師父教的是甚麼功夫，今日你再學幾招千葉手。」這一日韋小寶又學了六招，乃是「鏡裏觀影」、「水中捉月」、「浮雲去來」、「水泡出沒」、「夢裏明明」、「覺後空空」。這六招都是若隱若現、變幻莫測的招數，虛式多而實式少，海老公只是要韋小寶硬記招式，至於招式中的奧妙之處卻毫不講解，甚至姿式是否正確無誤，出招部位是否恰到好處，海老公一來看不見，二來毫不理會。韋小寶見他教得隨便，心下暗暗喜歡，心道：「你馬馬虎虎的教，我就含含糊糊的學，哥兒倆胡裏胡塗的混過便算。倘若你要頂真，老子可沒閒功夫陪你玩了。」

次日韋小寶來到御書房外，只見門外換了四名侍衛，正遲疑間，一名侍衛笑道：「你是桂公公嗎？皇上命你即刻進去。」韋小寶一怔，心道：「甚麼桂公公？」但隨即明白：「桂公公就是老子了，這侍衛知道我是皇帝親信，對我加意客氣。」當即笑著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幸會，幸會，你四位貴姓啊？」四名侍衛跟他通了姓名。韋小寶客氣了幾句。那姓張的侍衛笑道：「你這可快進去罷，皇上已問了你幾次呢。」

韋小寶走進書房。康熙從椅中一躍而起，笑道：「你昨天這三招，我師父已教了破法，咱們這便試試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師父既說破得，自然破得了，也不用試啦。」康熙道：「非試不可！你先悄悄到咱們的比武廳去，別讓人知道了，我隨後就來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逕去那間小房。

康熙初學新招，甚是性急，片刻間就來了。兩人一動上手，康熙果然以巧妙手法，將韋小寶第一天所學的三招都拆解了，還在韋小寶後肩上拍了一掌。

韋小寶見他所出招數甚為高明，心下也是佩服，問道：「你這套功夫叫甚麼名堂？」康熙道：「這是『八卦遊龍掌』。我師父說，你的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招式太多，記起來挺麻煩。我們的『八卦遊龍掌』只有八八六十四式，但反覆變化，儘可敵得住你的千葉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那一門功夫厲害些？」康熙道：「我也問過了。師父說道，這兩門都是上乘掌法，說不上那一門功夫厲害。誰的功力深，用得巧妙，誰就勝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昨天又學了六招，你倒試試。」當下將昨天那六招使出來，雖然第二、三招全然忘記，第五招根本用得不對，康熙還是一連給他拍中了七八下，點頭道：「你這六招妙得很，我這就去學拆解之法。」

韋小寶回到住處，將康熙學練「八卦遊龍掌」的事說了給海老公聽。海老公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少林派的千葉手，原只武當派這路八卦遊龍掌敵得住。他師父的話不錯。兩路掌法各有各的妙處，誰學得好，誰就厲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是皇帝，我怎能蓋過了他去？自然該當讓他學得好些。」他不肯刻苦練功，先安排好落場勢再說。

海老公道：「你如太也差勁，皇上就沒興致跟你練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常言道：明師必出高徒，強將手下無弱兵。你是明師，又是強將，教出來的人也不會太差勁的。你老望安，放一百二十個心好啦！」海老公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別胡吹大氣啦，桌上的飯菜快冷了，你先去喝那碗湯罷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服侍你老人家喝湯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我不喝湯，喝了湯要咳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自行過去喝湯，心道：「我老人家喝湯，倒不咳嗽。」

此後幾個月中，康熙和韋小寶各學招式，日日比試。兩人並不真打，沒了各出全力以爭勝負之心，拚鬥時的樂趣不免大減，總算兩人所學的招式頗為繁複，以之拆解，倒也變化多端，只是如此文比，更似下棋，決不像打架。康熙明知韋小寶決不敢向自己屁股狠狠踢上一腳，就也不好意思向他腦袋重重捶上一拳。

韋小寶學武只是為了陪皇帝過招，自己全不用心，學了後面，忘了前面的。康熙的師父顯然教得也頗馬虎。兩人進步甚慢，比武的興致也是大減。到後來康熙隔得數日，才和韋小寶拆一次招。

這些時日中，康熙除了和韋小寶比武外，也常帶他到書房伴讀。皇宮中侍衛太監，都知尚膳監的小太監小桂子眼下是皇上跟前第一個紅人，大家見到他時都不敢直呼「小桂子」，都是桂公公長，桂公公短的，叫得又恭敬又親熱。

韋小寶要討好海老公，每日出入上書房，總想將那部「四十二章經」偷出來給他，可是尋來尋去，始終不見。

※※※

這日康熙和韋小寶練過武後，臉色鄭重，低聲道：「小桂子，咱們明天要辦一件大事，你早些到書房來等我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他知道皇帝不愛多說話，他不說是甚麼事，自己就不能多問。

次日一早，他便到上書房侍候。康熙低聲道：「我要你辦一件事，你有沒有膽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叫我辦事，我還怕甚麼？」康熙道：「這件事非同小可，辦得不妥，你我俱有性命之憂。」韋小寶微微一驚，說道：「最多我有性命之憂。你是皇帝，誰敢害你？再說，你照看著我，我說甚麼也不能有性命之憂。」心想須得把話說在前頭，我韋小寶如有性命之憂，唯你皇帝是問，你可不能置之不理。

康熙道：「鰲拜這廝橫蠻無禮，心有異謀，今日咱們要拿了他，你敢不敢？」

韋小寶在宮中已久，除了練武和陪伴康熙之外，極少玩耍，近幾個月來海老公不許自己再去跟溫氏兄弟他們賭錢，只有偶爾偷偷去賭上一手，而跟康熙比武，更是越來越沒勁，正感氣悶，聽得要拿鰲拜，不由得大喜，忙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我早說咱二人合力鬥他一鬥。就算他是滿洲第一勇士，你我武功都已練得差不多了，決不怕他。」

康熙搖頭道：「我是皇帝，不能親自動手。鰲拜這廝身兼領內侍衛大臣，宮中侍衛都是他的親信心腹。他一知我要拿他，多半就會造反。眾侍衛同時動手，你我固然性命不保，連太皇太后、皇太后也會遭難。因此這件事當真危險得緊。」

韋小寶一拍胸膛，說道：「那麼我到宮外等他，乘他不備，一刀刺死了他。要是刺他不死，他也不知是你的意思。」

康熙道：「這人武功十分了得，你年紀還小，不是他對手。何況在宮門之外，他衛士眾多，你難以近身，就算真的刺死了他，只怕你也會給他的衛士們殺了。我倒另有個計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康熙道：「待會他要到我這裏來奏事，我先傳些小太監來在這裏等著。你見我手中的茶盞跌落，便撲上去扭住他。十幾名小太監同時擁上，拉手拉腳，讓他施展不出武功。倘若你還是不成，我只好上來幫忙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此計妙極，你有刀子沒有？這件事可不能弄糟，要是拿他不住，我便一刀將他殺了。」他在殺了小桂子之初，靴筒中帶得有匕首，後來得知小玄子便是皇帝，和康熙對拆掌法，時常縱躍竄跳，生怕匕首從靴中跌了出來，除了當值的帶刀侍衛，在宮中帶刀那可是殺頭的罪名，就此不敢隨身再帶了。

康熙點了點頭，拉開書桌抽屜，取出兩把黃金為柄的匕首，一把交了給韋小寶，一把插入自己靴筒。韋小寶也將匕首放入靴筒，只覺血脈賁張，全身皆熱，呼呼喘氣，說道：「好傢伙，咱們幹他的！」

康熙道：「你去傳十二名小太監來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出去傳呼。這些小太監在布庫房中練習撲擊已有數月，雖然沒甚麼武功，但拉手扳腳的本事都已不差。康熙向十二名小太監道：「你們練了好幾個月，也不知有沒有長進。待會有個大官兒進來，這人是咱們朝裏的撲擊好手，我讓他試試你們的功夫。你們一見我將茶盞摔在地下，便即一擁而上，冷不防的十二個打他一個。要是能將他按倒在地，令他動彈不得，我重重有賞。」說著拉開書桌的抽屜，取出十二隻五十兩的元寶，道：「贏得了他，每人一隻元寶，倘若輸了，十二個人一齊斬首。這等懶惰無用的傢伙，留著幹甚麼？」最後這兩句話說得聲色俱厲。

十二名小太監一齊跪下，說道：「奴才們自當奮力為皇上辦事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那又是甚麼辦事了？我只是考考你們，且瞧瞧誰學得用心，誰在貪懶。」

韋小寶暗暗佩服：「他在小太監面前也不露半點口風，以防這些小鬼沉不住氣，在鰲拜面前露出了馬腳。」

眾小太監起身後，康熙從桌上拿起一本書，翻開來看。韋小寶聽他低聲吟哦，居然聲不顫、手不抖，面臨大事，鎮定如恆，自己手心中卻是一陣冷汗，又是一陣發熱，心下暗罵：「韋小寶你這小王八蛋，這一下你可給小玄子比下去啦。你武功不及他，定力也不及他。」轉念又想：「他是皇帝，自然膽子該比我大些。那也沒甚麼了不起。倘若我做皇帝，當然勝過他了。」但內心隱隱又覺得未免難以自圓其說。

過了好半晌，門外靴聲響起，一名侍衛叫道：「鰲少保見駕，皇上萬福金安。」康熙道：「鰲少保進來罷！」鰲拜掀起門帷，走了進來，跪下磕頭。

康熙笑道：「鰲少保，你來得正好，我這十幾名小太監在練摔跤。聽說你是我滿洲勇士中武功第一，你來指點他們幾招如何？」鰲拜微笑道：「皇上有興，臣自當效力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吩咐外面侍衛們下去休息，不聽傳呼，不用進來伺候。」說著笑了笑，向鰲拜扮個鬼臉，鰲拜哈哈一笑。韋小寶走出去吩咐。

康熙低聲道：「鰲少保，你勸我別讀漢人的書，我想你的話很對，咱們還是在書房裏摔跤玩兒的好，不過別讓人聽到了。要是給皇太后知道了，可又要逼我讀書啦。」鰲拜大喜，連聲道：「對，對，對！皇上這主意挺高明，漢人的書本兒，讀了有甚麼用？」

韋小寶回進書房，道：「侍衛們多謝皇上恩典，都退下去啦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好，咱們玩咱們的。小監們，十二個人分成六對，打來瞧瞧。」

十二名小太監捲袖束帶，分成六對，撲擊起來。

鰲拜笑吟吟的觀看，見這些小太監功夫平平，笑著搖了搖頭。康熙拿起茶盞喝了一口，笑道：「鰲少保，小孩兒們本事還使得嗎？」鰲拜笑道：「將就著瞧瞧，也過得去！」康熙笑道：「跟你鰲少保比，那自然不成！」身子微側，手一鬆，嗆啷一聲，茶盞掉在地下，呼叫出聲：「啊喲！」

鰲拜一怔，說道：「皇上……」兩個字剛出口，身後十二名小太監已一齊撲了上來，扳手攀臂，抱腰扯腿，同時進攻。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鰲少保留神。」鰲拜只道少年皇帝指使小太監試他功夫，微微一笑，雙臂分掠，四名小太監跌了出去。他還不敢使力太過，生怕傷了眾小監，左腿輕掃，又掃倒了兩名，隨即哈哈大笑。餘下眾小監記著皇上「若是輸了，十二個人一齊斬首」的話，出盡了吃奶的力氣，牢牢抱住他腰腿。

韋小寶早已閃在他身後，看準了他太陽穴，狠命一拳。鰲拜只感頭腦一陣暈眩，心下微感惱怒：「這些小監兒好生無禮。」左臂倏地掃出，將三個小太監猛推出去，轉過身來，胸口又吃了韋小寶一拳。韋小寶這兩下偷襲，手法算得甚快，但他全無力道，打中的雖是鰲拜的要害之處，卻無效用。鰲拜見偷襲自己之人竟是皇帝貼身的小太監，隱隱覺得有些不妙，但畢竟不信皇帝是要這些小孩兒來擒拿自己，左掌一伸，往韋小寶右肩按了下去。

韋小寶使一招「覺後空空」，左掌在鰲拜面前幌了兩下。鰲拜一低頭，砰的一聲，胸口已吃了一腿。韋小寶卻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原來這一腿踢在他胸口，便如踢中了一堵牆壁一般，自己腳上反是一陣劇痛。鰲拜見他連使殺著，又驚又怒，混鬥之際，也不及去想皇帝是何用意，只想推開眾小監的糾纏，先將韋小寶收拾了下來。可是眾小監抱腰的抱腰，拉腿的拉腿，摔脫了幾名，餘下的又撲將上來。

康熙拍手笑道：「鰲少保，只怕你要輸了。」

鰲拜奮拳正要往韋小寶頭頂打落，聽得康熙這麼說，心道：「原是跟我鬧著玩的，怎能跟小孩子們一般見識？」手臂一偏，勁力稍收，拍的一聲響，這拳打在韋小寶右肩，只使了一成力。但他力大無窮，當年戰陣中與明軍交鋒，雙手抓起明軍官兵四下亂擲，來去如風，當者披靡。韋小寶只馬馬虎虎的學過幾個月武功，又是個小孩，雖有眾小監相助，卻如何奈得了他？這一拳打將下來，韋小寶一個踉蹌，向前摔倒，順勢左肘撞出，撞正在鰲拜腰眼之中。鰲拜笑罵：「你這小娃娃，倒狡猾得很！」右手在韋小寶背上輕輕一推。韋小寶撲地倒了，站起身來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，猱身向鰲拜撲去。

鰲拜驀地見到他手中多了一柄明晃晃的刀子，呆了一呆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用刀子，你空手，咱們鬥鬥！」鰲拜喝道：「快放開刀子，皇上跟前，不得動兇器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好，放下就放下！」俯身將匕首往靴筒中插去。這時仍有七八個小太監扭住了鰲拜，韋小寶突然向前一跌，似乎立足不住，身子撞向鰲拜，挺刀戳出，想戳他肚子，不料鰲拜應變敏捷，迅速異常的一縮，這一刀刺中了他大腿。鰲拜一聲怒吼，雙手甩脫三名小太監，扠住了韋小寶的脖子。

康熙見韋小寶與眾小太監拾奪不下鰲拜，勢道不對，繞到鰲拜背後，拔出匕首，一刀插入了他背心。

鰲拜猛覺背心上微痛，立即背肌一收，康熙這一刀便刺得偏了，未中要害。鰲拜順手擲開韋小寶，猶如旋風般轉過身來，眼前一個少年，正是皇帝。

鰲拜一呆，康熙躍開兩步。鰲拜大叫一聲，終於明白皇帝要取自己性命，揮拳便向康熙打來。康熙側身避過。鰲拜抓住兩名小監，將他們腦袋對腦袋的一撞，二人登時頭骨破裂。他跟著左手一拳，直打進一名小監的胸膛，右腳連踢，將四名小監踢得撞上牆壁，一個個筋折骨斷，哼也沒哼一聲，便已死去，接著左足踹在一名抱住他右腿的小監肚上，那小監立時肚破腸裂。他霎時之間連殺八人，餘下四名小監都嚇得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韋小寶手挺匕首，向他撲去。鰲拜左拳直擊而出。韋小寶只感一股勁風撲面而至，氣也喘不過來，揮匕首向他手臂插落。鰲拜手臂微斜，避過匕首，隨即揮拳擊出，打中韋小寶左肩。韋小寶身子飛出，掠過書桌，一交摔在香爐上，登時爐灰飛揚。

康熙始終十分沉著，使開「八卦遊龍掌」和鰲拜遊鬥，但康熙在這路掌法上的造詣頗為有限，更遇到了鰲拜這等天生神勇的猛將，實在並無多大用處。鰲拜被他打中兩掌，毫不在乎，左腳踢出，正中康熙右腿。康熙站立不定，向前伏倒。鰲拜吼聲如雷，大呼：「大夥兒一起死了罷！」雙拳往他頭頂擂落。康熙和韋小寶扭打日久，斗室中應變的身法甚是熟練迅捷，眼見鰲拜拳到，當即一個打滾，滾到了書桌底下。

鰲拜左腿飛起，踢開書桌，右腿連環，又待往康熙身上踢去，突然間塵灰飛揚，雙眼中都是細灰。鰲拜哇哇大叫，雙手往眼中亂揉，右腿在身前飛快踢出，生恐敵人乘機來攻。

原來韋小寶見事勢緊急，從香爐中抓起兩把爐灰，向鰲拜撒去。香灰甚細，一落入鰲拜雙眼，立時散開。鰲拜驀地裏左臂上一痛，卻是韋小寶投擲匕首，刺不中他胸口要害，卻插入了他手臂。這時書房中桌翻櫈倒，亂成一團，韋小寶見鰲拜背後有張椅子，正是皇帝平時所坐的龍椅，當即奮力端起青銅香爐，跳上龍椅，對準了鰲拜後腦，奮力砸落。

這香爐是唐代之物，少說也有三十來斤重，鰲拜目不見物，難以閃避，砰的一聲響，正中頭頂。鰲拜身子一幌，摔倒在地，暈了過去。香爐破裂，鰲拜居然頭骨不碎。

康熙大喜，叫道：「小桂子，真有你的。」他早已備下牛筋和繩索，忙在倒翻了的書桌抽屜中取將出來，和韋小寶兩人合力，把鰲拜手足都綁住了。韋小寶已嚇得全身都是冷汗，手足發抖，抽繩索也使不出力氣，和康熙兩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是喜悅不勝。

鰲拜不多時便即醒轉，大叫：「我是忠臣，我無罪！這般陰謀害我，我死也不服。」

韋小寶喝道：「你造反！帶了刀子來到上書房，罪該萬死。」鰲拜叫道：「我沒帶刀子！」韋小寶喝道：「你身上明明不是帶著兩把刀子？背上一把，手臂上一把，還敢說沒帶刀？」韋小寶強辭奪理，鰲拜怎辯得他過？何況鰲拜頭頂給銅香爐重重一砸，背上和臂上分別插了一刀，雖非致命，卻也受傷不輕，情急之下，只是氣急敗壞的大叫大嚷。

康熙見十二名小太監中死剩四人，說道：「你們都親眼瞧見了，鰲拜這廝犯上作亂，竟想殺我。」四個小監驚魂未定，臉如土色，有一人連稱：「是，是！」其餘三人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康熙道：「你們出去，宣我旨意，召康親王傑書和索額圖二人進來。剛才的事，一句話也不許提起，若有洩漏風聲，小心你們的腦袋。」四名小監答應了出去。

鰲拜兀自大叫：「冤枉，冤枉！皇上親手殺我顧命大臣，先帝得知，必不饒你！」

康熙臉色沉了下來，道：「想個法兒，叫他不能胡說！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！」走過去伸出左手，捏住了鰲拜的鼻子。鰲拜張口透氣，韋小寶右手拔下他臂上的匕首，往他口中亂刺數下，在地下抓起兩把香灰，硬塞在他嘴裏。鰲拜喉頭荷荷幾聲，幾乎呼吸停閉，那裏還說得出話來？韋小寶又拔下他背上的匕首，將一雙匕首並排插在書桌上，自己守在鰲拜身旁，倘若見他稍有異動，立即便拔匕首戳他幾刀。

康熙眼見大事已定，心下甚喜，見到鰲拜雄壯的身軀和滿臉血污的猙獰神情，不由得暗自驚懼，又覺適才之舉實在太過魯莽，只道自己和小桂子學了這許久武藝，兩人合力，再加上十二名練過摔角的小太監，定可收拾得了鰲拜，那知道遇上真正的勇士，幾名小孩子毫無用處，而自己和小桂子的武藝，只怕也並不怎麼高明，若不是小桂子使計，此刻自己已被鰲拜殺了。這廝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多半還會去加害太皇太后和皇太后。朝中大臣和宮中侍衛都是他的親信，這廝倘若另立幼君，無人敢問他的罪。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打了個寒噤。

※※※

等了好一會，四名小監宣召康親王和索額圖進來。二人一進上書房，眼見死屍狼藉，遍地血污，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，立即跪下連連磕頭，齊聲道：「皇上萬福金安。」

康熙道：「鰲拜大逆不道，攜刀入宮，膽敢向朕行兇。幸好祖宗保祐，尚膳監小監小桂子會同眾監，力拒凶逆，將其擒住。如何善後，你們瞧著辦罷。」

康親王和索額圖向來和鰲拜不睦，受其排擠已久，陡見宮中生此大變，又驚又喜，再向皇帝請安，自陳疏於防範，罪過重大，幸得皇帝洪福齊天，百神呵護，鰲拜凶謀得以不逞。

康熙道：「行刺之事，你們不必向外人提起，以免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受驚，傳了出去，反惹漢官和百姓們笑話。鰲拜這廝罪大惡極，就無今日之事，也早已罪不容誅。」

康親王和索額圖都磕頭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心下都暗暗懷疑：「鰲拜這廝天生神勇，是我滿洲第一勇士，真要行刺皇上，怎能為幾名小太監所擒？這中間定然另有別情。」好在二人巴不得重重處分鰲拜，有甚麼內情不必多問，何況皇帝這麼說，又有誰膽敢多問一句？

康親王道：「啟奏皇上：鰲拜這廝黨羽甚多，須得一網成擒，以防另有他變。讓索大人在這裏護駕，不可有半步離開聖駕。奴才去下傳旨意，將鰲拜的黨羽都抓了起來。聖意以為如何？」康熙點頭道：「很好！」康親王退了出去。

索額圖細細打量小桂子，說道：「小公公，你今日護駕之功，可當真不小啊。」

小桂子道：「那是皇上的福氣，咱們做奴才的有甚麼功勞？」

康熙見韋小寶並不居功，對適才這番激鬥更隻字不提，甚感喜歡，暗想自己親自出手，在鰲拜背上插了一刀，此事如果傳了出去，頗失為人君的風度。又想：「小桂子今天的功勞大得無以復加，可說是救了我的性命。可惜他是個太監，不論我怎樣提拔，也總是個太監。祖宗定下嚴規，不許太監干政，看來只有多賞他些銀子了。」

康親王辦事十分迅速，過不多時，已領了幾名親信的王公大臣齊來請安，回稟說鰲拜的羽黨已大部成擒，宮中原有侍衛均已奉旨出宮，不留一人，請皇上另派領內侍衛大臣，另選親信侍衛護駕。康熙甚喜，說道：「辦得很妥當！」

幾名親王、貝勒、文武大臣見到上書房中八名小太監被鰲拜打得腦蓋碎裂、腸穿骨斷的慘狀，無不驚駭，齊聲痛罵鰲拜大逆不道。當下刑部尚書親自將鰲拜押了下去收禁。王公大臣們說了許多恭頌聖安的話，便要退出去商議，如何定鰲拜之罪。

康親王傑書稟承康熙之意，囑咐眾人道：「皇上仁孝，不欲殺戮太眾，驚動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，因此鰲拜大逆不道之事，不必暴之於朝，只須將他平素把持政事、橫蠻不法的罪狀，一樁樁的列出來便是。」王公大臣齊聲稱頌聖德。

行刺皇帝，非同小可，鰲拜固然要凌遲處死，連他全族老幼婦孺，以及同黨的家人、族人，無一能夠倖免，這一件大案辦下來，牽累一廣，少說也要死數千之眾。康熙雖恨鰲拜跋扈，卻也不願亂加罪名於他頭上，更不願累及無辜。

康熙親政時日已經不短，但一切大小政務，向來都由鰲拜處決，朝中官員一直只聽鰲拜的話辦事，今日拿了鰲拜，見王公大臣的神色忽然不同，對自己恭順敬畏得多。康熙直到此刻，方知為君之樂，又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見他縮在一角，一言不發，心想：「這小子不多說話，乖覺得很。」

眾大臣退出去後，索額圖道：「皇上，上書房須得好好打掃，是否請皇上移駕，到寢宮休息？」康熙點點頭，由康親王和索額圖伴向寢宮。韋小寶不知是否該當跟去，正躊躇間，康熙向他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

※※※

康親王和索額圖在寢宮外數百步處便已告辭。皇宮的內院，除了后妃公主、太監宮女外，外臣向來不得涉足。

韋小寶跟著康熙進內，本來料想皇帝的寢宮定是金碧輝煌，到處鑲滿了翡翠白玉，牆壁上的夜明珠少說也有二三千顆，晚上不用點燈。那知進了寢宮，也不過是一間尋常屋子，只被褥枕頭之物都是黃綢所製、繡以龍鳳花紋而已，一見之下，大失所望，心想：「比我們揚州麗春院中的房間，可也神氣不了多少。」

康熙喝了宮女端上來的一碗參湯，吁了口長氣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跟我去見皇太后。」

其時康熙尚未大婚，寢宮和皇太后所居慈寧宮相距不遠。到得皇太后的寢宮，康熙自行入內，命韋小寶在門外相候。

韋小寶等了良久，無聊起來，心想：「我學了海老公教的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，皇上學了『八卦遊龍掌』，可是今兒跟鰲拜打架，甚麼千葉手、遊龍掌全不管用，還是靠我小白龍韋小寶出到撒香灰，砸香爐的下三濫手段，這才大功告成。那些武功再學下去也沒甚麼好玩了，在皇宮中老是假裝太監，向小玄子磕頭，也氣悶得很。鰲拜已經拿了，小玄子也沒甚麼要我幫忙了。明日我就溜出宮去，再也不回來啦。」

他正在思量如何出宮，一名太監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桂兄弟，皇太后命你進去磕頭。」韋小寶肚中暗罵：「他奶奶的，又要磕頭！你辣塊媽媽的皇太后幹麼不向老子磕頭？」恭恭敬敬的答應：「是！」跟著那太監走了進去。

穿過兩重院子後，那太監隔著門帷道：「回太后，小桂子見駕。」輕輕掀開門帷，將嘴努了努。

韋小寶走進門去，迎面又是一道簾子。這簾子全是珍珠穿成，發出柔和的光芒。一名宮女拉開珠簾。韋小寶低頭進去，微抬眼皮，只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貴婦坐在椅中，康熙靠在她的身旁，自然便是皇太后了，當即跪下磕頭。

皇太后微笑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起來！」待韋小寶站起，說道：「聽皇帝說，今日擒拿叛臣鰲拜，你立了好大的功勞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回太后：奴才只知道赤膽忠心，保護主子。皇上吩咐怎麼辦，奴才便奉旨辦事。奴才年紀小，甚麼都不懂的。」他在皇宮中只幾個月，但賭錢時聽得眾太監說起宮裏和朝廷的規矩，一一記在心裏，知道做主子最忌奴才居功，你功勞越大，越是要裝得沒半點功勞，主子這才喜歡，假使稍有驕矜之色，說不定便有殺身之禍，至於惹得主子憎厭，不加寵幸，自是不在話下。

他這樣回答，皇太后果然很是喜歡，說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倒也懂事，比那做了少保、封了一等超武公的鰲拜還強。孩兒，你說咱們賞他些甚麼？」康熙道：「請太后吩咐罷。」皇太后沉吟道：「你在尚膳監，還沒品級罷？海大富海監是五品，賞你個六品的品級，升為首領太監，就在皇上身邊侍候好了！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辣塊媽媽的六品七品，就是給我做一品太監，老子也不做。」臉上卻堆滿笑容，跪下磕頭，道：「謝皇太后恩典，謝皇上恩典。」

清宮定例，宮中總管太監共十四人，副總管八人，首領太監一百八十九人，太監則無定額，清初千餘人，自後增至二千餘人。有職司的太監最高四品，最低八品，普通太監則無品級。韋小寶從無品級的太監一躍而升為六品，在宮中算得是少有的殊榮了。

皇太后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好好的盡心辦事。」韋小寶連聲稱：「是，是！」站起身來，倒退出去。宮女掀起珠簾時，韋小寶偷偷向皇太后瞧了一眼，只見她臉色極白，目光炯炯，但眉頭微蹙，似乎頗有愁色，又好像在想甚麼心事，尋思：「她身為皇太后，還有甚麼不開心的？啊，是了，她死了老公。就算是皇太后，死了老公，總不會開心。」

※※※

他回到住處，將這一天的事都跟海老公說了。海老公竟然沒半分驚詫之意，淡淡的道：「算來也該在這兩天動手的了。皇上的耐心，可比先帝好得多。」韋小寶大奇，問道：「公公，你早知道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我怎會知道？我是早在猜想。皇上學摔角，還說是小孩子好玩，但要三十名小太監也都學摔跤，學來幹甚麼？皇上自己又用心學那『八卦遊龍掌』，自然另有用意了。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和『八卦遊龍掌』這兩路武功，倘若十年八年的下來，當真學到了家，兩人合力，或許能對付得了鰲拜。可是這麼半吊子的學上兩三個月，又有甚麼用？唉，少年人膽子大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日的事情，可兇險得很哪。」

韋小寶側頭瞧著海老公，心中充滿了驚佩：「這老烏龜瞎了一雙眼睛，卻甚麼事情都預先見到了。」

海老公問道：「皇上帶你去見了皇太后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心想：「你又知道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皇太后賞了你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也沒賞甚麼，只是給了我個六品的銜頭，升作了首領太監。」海老公笑了笑，道：「好啊，只比我低了一級。我從小太監升到首領太監，足足熬了十三年時光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幾日我就要走啦。你教了我不少武功，我卻毒瞎了你一雙眼睛，未免有點對你不住，本該將那幾部經書偷了來給你，偏偏又偷不到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你今日立了這場大功，此後出入上書房更加容易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要借那『四十二章經』是更加容易了。公公，你眼睛不大方便，卻要這部經書有甚麼用？」海老公幽幽的道：「是啊，我眼睛瞎了，看不到經書，你……你卻可讀給我聽啊，你一輩子陪著我，就……就一輩子讀這『四十二章經』給我聽……」說著突然劇烈的咳嗽起來。

韋小寶見了他彎腰大咳的模樣，不由得起了憐憫之意：「這老……老頭兒真是古怪。」本來在心裏一直叫他「老烏龜」的，這時卻有些不忍。

這一晚海老公始終咳嗽不停，韋小寶便在睡夢之中，也不時聽到他的咳聲。

※※※

次日韋小寶到上書房去侍候，只見書房外的守衛全已換了新人。

康熙來到書房，康親王傑書和索額圖進來啟奏，說道會同王公大臣，已查明鰲拜大罪一共三十款。康熙頗感意外，道：「三十款？有這麼多？」康親王道：「鰲拜罪孽深重，原不止這三十款，只是奴才們秉承皇上聖意，從寬究治。」康熙道：「這就是了，那三十款？」

康親王取出一張白紙，唸道：「鰲拜欺君擅權，罪一。引用奸黨，罪二。結黨議政，罪三。聚貨養奸，罪四。巧飾供詞，罪五。擅起馬爾賽等先帝不用之人，罪六。擅殺蘇克薩哈等，罪七。擅殺蘇納海等，罪八。偏護本旗，將地更換，罪九。輕慢聖母，罪十。」他一條條的讀下去，直讀到第三十條大罪是：「以人之墳墓，有礙伊家風水，勒令遷移。」

康熙道：「原來鰲拜這廝做下了這許多壞事，你們擬了甚麼刑罰？」康親王道：「鰲拜罪大惡極，本當凌遲處死，臣等體念皇上聖意寬仁，擬革職斬決。其同黨必隆、班布爾善、阿思哈等一體斬決。」康熙沉吟道：「鰲拜雖然罪重，但他是顧命大臣，效力年久，可免其一死，革職拘禁，永不釋放，抄沒他的家產。所有同黨，可照你們所議，一體斬決。」

康親王和索額圖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聖上寬仁，古之明君也所不及。」

註：據「清史稿．聖祖本紀」：康熙八年，「上久悉鰲拜專橫亂政，特慮其多力難制，乃選侍衛拜唐阿年少有力者，為撲擊之戲。是日鰲拜入見，即令侍衛等掊而縶之，於是有善撲營之制，以近臣領之。庚申，王大臣議鰲拜獄上，列陳大罪三十，請族誅。詔曰：『鰲拜愚悖無知，誠合夷族。特念效力年久，迭立戰功，貸其死，籍沒，拘禁。』」

這日眾大臣在康熙跟前，忙的便是處置鰲拜及其同黨之事。眾大臣向康熙詳奏鑲黃旗和正白旗如何爭執，韋小寶也聽不大懂，只約略知道鰲拜是鑲黃旗的旗主，蘇克薩哈是正白旗的旗主，兩旗為了爭奪良田美地，勢成水火。蘇克薩哈給鰲拜害死後，正白旗所屬的很多財產田地為鑲黃旗所併，現下正白旗眾大臣求皇帝發還原主。

康熙道：「你們自去秉公議定，交來給我看。鑲黃旗是上三旗之一，鰲拜雖然有罪，不能讓全旗受到牽累。咱們甚麼事都得公公道道。」眾大臣磕頭道：「皇上聖明，鑲黃旗全旗人眾均沐聖恩。」康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下去罷，索額圖留下，我另有吩咐。」

待眾大臣退出，康熙對索額圖道：「蘇克薩哈給鰲拜害死之後，他家產都給鰲拜佔去了罷？」索額圖道：「蘇克薩哈的田地財產，是沒入了內庫的。不過鰲拜當時曾親自領人到蘇克薩哈家裏搜查，金銀珠寶等物，都飽入了鰲拜私囊。」康熙道：「我也料到如此。你到鰲拜家中瞧瞧，查明家產，本來是蘇克薩哈的財物，都發還給他子孫。」

索額圖道：「皇上聖恩浩蕩。」他見康熙沒再說甚麼話，便慢慢退向書房門口。

康熙道：「皇太后吩咐，她老人家愛念佛經，聽說正白旗和鑲黃旗兩旗旗主手中，都有一部『四十二章經』……」韋小寶聽到「四十二章經」五字，不由得全身為之一震。只聽康熙續道：「這兩部佛經，都是用綢套子套著的，正白旗的用白綢套子，鑲黃旗的是黃綢鑲紅邊套子。太后她老人家說，要瞧瞧這兩部書，是不是跟宮裏的佛經相同，你到鰲拜家中清查財物，順便就查一查。」

索額圖道：「是，是，奴才這就去辦。」他知皇上年幼，對太后又極孝順，朝政大事，只要太后吩咐一句，皇上無有不聽，皇太后交下來的事，比之皇上自己要辦的更為重要，查兩部佛經，那是輕而易舉，自當給辦得又妥又當又迅速。

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你跟著前去。查到了佛經，兩人一起拿回來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忙答應了，心想海老公要自己偷「四十二章經」，說了大半年，到底是怎麼樣的經書，連影子的邊兒也沒見過，這次是奉聖旨取經，自然手到拿來，最好鰲拜家裏共有三部，混水摸魚的吞沒一部，拿了去給海老公，好讓他大大的高興一場。

索額圖眼見小桂子是皇上跟前十分得寵的小太監，這次救駕擒奸，立有大功，心想取兩部佛經，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，用不著派遣此人，心念一轉，便已明白：「是了，皇上要給他些好處。鰲拜當權多年，家中的金銀財寶自是不計其數。皇上派我去抄他的家，那是最大的肥缺。這件事我毫無功勞，為甚麼要挑我發財？皇上叫小桂子陪我去，取佛經為名，監視是實。抄鰲拜的家，這小太監是正使，我索某人是副使。這中間的過節倘若弄錯了，那就有大大不便。」

索額圖的父親索尼，是康熙初立時的四名顧命大臣之首。索尼死後，索額圖升為吏部侍郎，其時鰲拜專橫，索額圖不敢與抗，辭去吏部侍郎之職，改充一等侍衛。康熙知他和鰲拜素來不合，因此這次特加重用。

兩人來到宮門外，索額圖的隨從牽了馬侍候著。索額圖道：「桂公公，你先上馬罷！」心想這小太監只怕不會騎馬，倒要照料著他些，別摔壞了他。那知韋小寶在宮中學了幾個月武功，雖然並無多大真正長進，手腳卻已十分輕捷，又幸好當年茅十八教過他上馬之法，這次便不致再來一個「張果老倒騎驢，韋小寶倒騎馬」，輕輕縱上馬背，竟然騎得甚穩。

兩人到得鰲拜府中，鰲拜家中上下人眾早已盡數逮去，府門前後軍士嚴密把守。索額圖對韋小寶道：「桂公公，你瞧著甚麼好玩的物事，儘管拿好了。皇上派你來取佛經，乃是酬你的大功，不管拿甚麼，皇上都不會問的。」

韋小寶見鰲拜府中到處盡是珠寶珍玩，直瞧得眼也花了，只覺每件東西都是好的，揚州麗春院中那些器玩陳設與之相比，那可天差地遠了。初時甚麼東西都想拿，但瞧瞧這件很好玩，那件也挺有趣，不知拿那一件才是，又想過幾日就要出宮溜走，東西拿得多了，攜帶不便，只有揀幾件特別寶貴的物事才是道理。

索額圖的屬吏開始查點物品，一件件的記在單上。韋小寶拿起一件珠寶一看，寫單的書吏便在單上將這件珠寶一筆劃去，表示鰲拜府中從無此物。待韋小寶搖了搖頭，放下珠寶，那書吏才又添入清單之中。

二人一路查點進去，忽有一名官員快步走了出來，向索額圖和韋小寶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啟稟二位大人，在鰲拜臥房中發現了一個藏寶庫，卑職不敢擅開，請二位移駕查點。」

索額圖喜道：「有藏寶庫嗎？那定是有些古怪物事。」又問：「那兩部經書查到了沒有？」那官吏道：「屋裏一本書也沒有，只有幾十本帳簿。卑職等正在用心搜查。」

索額圖攜著韋小寶的手，走進鰲拜臥室。只見地下鋪著虎皮豹皮，牆上掛滿弓矢刀劍，不脫滿洲武士的粗獷本色。那藏寶庫是地下所挖的一個大洞，上用鐵板掩蓋，鐵板之上又蓋以虎皮，這時虎皮和鐵板都已掀開，兩名衛士守在洞旁。索額圖道：「都搬出來瞧瞧。」

兩名衛士跳下洞去，將洞裏所藏的物件遞上來。兩名書吏接住了，小心翼翼的放在旁邊一張豹皮上。

索額圖笑道：「鰲拜最好的寶物，一定都藏在這洞裏。桂公公，你便在這裏挑心愛的物事，包管錯不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不用客氣，你自己也挑罷。」剛說完了這句話，突然「啊」的一聲叫了起來，只見一名衛士遞上一隻白玉大匣，匣上刻有五個大字，填了硃砂，前面三字正是「四十二」。韋小寶急忙接過，打開玉匣蓋子，裏面是薄薄一本書，書函是白色綢子，封皮上寫著同樣的五字，問道：「索大人，這便是四十二章經罷？我識得『四十二』，卻不識『章經』。」索額圖喜道：「是，是。是四十二章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『章經』兩字，難認得很。其實也不必花心思去記，只消五個字在一起，上面三個是『四十二』，下面兩字非『章經』不可。」索額圖心道：「那也未必。」含笑道：「正是。」

接著那侍衛又遞上一隻玉匣，匣裏有書，書函果是黃綢所製，鑲以紅綢邊。兩部書函都已甚為陳舊。但寶庫裏已無第三隻玉匣，韋小寶心下微感失望。

索額圖喜道：「桂公公，咱哥兒倆辦妥了這件事，皇太后一喜歡，定有重賞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是甚麼佛經，倒要見識見識。」說著便去開那書函。索額圖心中一動，笑道：「桂公公，我說一句話，你可別生氣。」

韋小寶自幼在妓院之中給人呼來喝去，「小畜生，小烏龜」的罵不停口。自從得到康熙的眷顧，宮中不論甚麼人見到他，都是恭謹異常。他以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，平生那裏受過這樣的尊敬？眼見索額圖在鰲拜府中威風八面，文武官員見到了，盡皆戰戰兢兢，可是這人對自己卻如此客氣，不由得大為受用，對他更是十分好感，說道：「索大人有甚麼吩咐，儘管說好了。」

索額圖笑道：「吩咐是不敢當，不過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桂公公，這兩部經書，是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的，鰲拜又放在藏寶庫中，可見非同尋常。到底為甚麼這樣要緊，咱們可不明白了。我也真想打開來瞧瞧，就只怕其中記著甚麼重大干係的文字，皇太后不喜歡咱們做奴才的見到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嘻嘻……」

韋小寶經他一提，立時省悟，暗吃一驚，忙將經書放還桌上，說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索大人，多承你指點。我不懂這中間的道理，險些惹了大禍。」

索額圖笑道：「桂公公說那裏話來？皇上差咱哥兒倆一起辦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，那裏還分甚麼彼此？我如不當桂公公是自己人，這番話也不敢隨便出口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是朝中大官，我……我只是個小……小太監，怎麼能跟你當自己人？」

索額圖向屋中眾官揮了揮手，道：「你們到外邊侍候。」眾官員躬身道：「是，是！」都退了出去。

索額圖拉著韋小寶的手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千萬別說這樣的話，你如瞧得起我索某，咱二人今日就拜了把子，結為兄弟如何？」這兩句話說得甚是懇切。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我……我跟你結拜？怎……怎配得上啊？」

索額圖道：「桂兄弟，你再說這種話，那分明是損我了。不知甚麼緣故，我跟你一見就十分投緣。咱哥兒倆就到佛堂之中去結拜了，以後就當真猶如親兄弟一般，你和我誰也別說出去，只要不讓別人知道，又打甚麼緊了？」緊緊握著韋小寶的手，眼光中滿是熱切之色。

原來索額圖極是熱中，眼見鰲拜已倒，朝中掌權大臣要盡行更換，這次皇上對自己神態甚善，看來指日就能高升。在朝中為官，若要得寵，自須明白皇帝的脾氣心情，這小太監朝夕和皇帝在一起，只要他能在御前替自己說幾句好話，便已受益無窮。就算不說好話，只要將皇帝喜歡甚麼，討厭甚麼，想幹甚麼事，平時多多透露，自己辦起事來自然事半功倍，正中皇帝的下懷。他生長於官宦之家，父親索尼是顧命大臣之首，素知「揣摩上意」是做大官的唯一訣竅，而最難的也就是這一件。眼前正有一個良機，只要能將這個小太監好好籠絡住了，日後飛黃騰達，封候拜相，均非難事，是以靈機一動，要和他結拜。

韋小寶雖然機伶，畢竟於朝政官場中這一套半點不懂，只道這個大官當真是喜歡自己，不由暗自得意，說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，我可真是想不到。」索額圖拉著他手，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咱哥兒倆到佛堂去。」

滿洲人崇信佛教，文武大臣府中均有佛堂。兩人來到佛堂之中。索額圖點著了香，拉韋小寶一同在佛像前跪下，拜了幾拜，說道：「弟子索額圖，今日與……與……與……」轉頭道：「桂兄弟，你大號叫甚麼？一直沒請教，真是荒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叫小桂子。」索額圖微笑道：「你尊姓是桂，是不是？大號不知怎麼稱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叫桂小寶。」索額圖笑道：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你原是人中之寶！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在揚州時，人家都叫我『小寶這小烏龜』，小寶這名字，又有甚麼好了？」

只聽索額圖道：「弟子索額圖，今日和桂小寶桂兄弟義結金蘭，此後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。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弟子倘若不顧義氣，天誅地滅，永世無出頭之日。」說著又磕下頭去，拜罷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也拜佛立誓罷！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你年紀比我大得多了，如果我當真跟你同年同月同日死，那可太也吃虧了。」一轉念間，已有了主意，心想：「我反正不是桂小寶，胡說一通，怕甚麼了？」於是在佛像前磕了頭，朗聲道：「弟子桂小寶，一向來是在皇帝宮裏做小太監的，人人都叫小桂子，和索額圖大人索老哥結為兄弟，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。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月同月同日死。如果小桂子不顧義氣，小桂子天誅地滅，小桂子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，給牛頭馬面捉住了，一千年、一萬年不得超生。」

他將一切災禍全都要小桂子去承受，又接連說了兩個「同月」，將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」說成了「但願同月同月同日死」，順口說得極快，索額圖也沒聽出其中的花樣。韋小寶心想：「跟你同月同日死，那也不打緊。你如是三月初三死的，我在一百年之後三月初三歸天，也不吃虧了。」至於他說小桂子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，千萬年不得超生，卻是他心中真願，小桂子是他所殺，鬼魂若來報仇，可不是玩的，如在地獄中給牛頭馬面緊緊捉住，他韋小寶在陽世自然就太平得很。

索額圖聽他說完，兩人對拜了八拜，一同站起身來，哈哈大笑。索額圖笑道：「兄弟，你我已是拜把子的弟兄，那比親兄弟還要親熱十倍。今後要哥哥幫你做甚麼事，儘管開口，不用客氣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還用說？我自出娘肚子以來，就不懂『客氣』二字是甚麼意思。大哥，甚麼叫做『客氣』？」兩人又相對大笑。

索額圖道：「兄弟，咱二人拜把子這回事，可不能跟旁人說，免得旁人防著咱們。照朝廷規矩，我們做外臣的，可不能跟你兄弟做內官的太過親熱。咱們只要自己心裏有數，也就是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！啞子吃餛飩，心裏有數。」

索額圖見他精乖伶俐，點頭知尾，更是歡喜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在旁人面前，我還是叫你桂公公，你就叫我索大人。過幾天你到我家裏來，做哥哥的陪你喝酒聽戲，咱兄弟倆好好的樂一下子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他酒是不大會喝，「聽戲」兩字一入耳中，可比甚麼都喜歡，拍手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我最愛聽戲。你說是那一天？」揚州鹽商起居豪奢，每逢娶婦嫁女、生子做壽，往往連做幾日戲。韋小寶碰到這些日子，自然是在戲枱前鑽進鑽出的趕熱鬧、看白戲。人家是喜慶好日子，也不會認真對付他這等小無賴，往往還請他吃一碗飯，飯上高高的堆上幾塊大肉。至於迎神賽會，更有許多不同班子唱戲。一提到「聽戲」兩字，當真心花怒放。

索額圖道：「兄弟既然喜歡，我時時請你。只要那一天兄弟有空，你儘管吩咐好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就是明天怎樣？」索額圖道：「好極！明天酉時，我在宮門外等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出宮來不打緊嗎？」索額圖道：「當然不打緊。白天你侍候皇上，一到傍晚，誰也管不著你了。你已升為首領太監，在皇上跟前大紅大紫，又有誰敢來管你？」

韋小寶笑逐顏開，本想明天就溜出皇宮，再也不回宮去了，但聽索額圖這麼說，自己身份不同，可以自由出入皇宮，倒也不忙便溜，笑道：「好，一言為定，咱哥兒倆有福共享，有戲同聽。」索額圖拉著他手，道：「咱們這就到鰲拜房中挑寶貝去。」

兩人回到鰲拜房中，索額圖仔細察看地洞中取出來的諸般物事，問道：「兄弟，你愛那一些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東西最貴重，我可不懂了，你給我挑挑。」索額圖道：「好！」拿起兩串明珠，一隻翡翠雕成的玉馬，道：「這兩件珠寶值錢得很。兄弟要了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將明珠和玉馬揣入了懷裏，順手拿起一柄匕首，只覺極是沉重，那匕首連柄不過一尺二寸，套在鯊魚皮的套子之中，份量竟和尋常的長刀長劍無異。韋小寶左手握住劍柄，拔了出來，只覺一股寒氣撲面而至，鼻中一酸，「阿乞」一聲，打了個噴嚏，再看那匕首時，劍身如墨，半點光澤也沒有。他本來以為鰲拜既將這匕首珍而重之的放在藏寶庫中，定是一柄寶刃，那知模樣竟如此難看，便和木刀相似。他微感失望，隨手往旁邊一拋，卻聽得嗤的一聲輕響，匕首插入地板，直沒至柄。

韋小寶和索額圖都「咦」的一聲，頗為驚異。韋小寶隨手這麼一拋，絲毫沒使勁力，料不到匕首竟會自行插入地板，而刃鋒之利更是匪夷所思，竟如是插入爛泥一般。韋小寶俯身拔起匕首，說道：「這把短劍倒有些奇怪。」

索額圖見多識廣，道：「看來這是柄寶劍，咱們來試試。」從牆壁上摘下一柄馬刀，拔出鞘來，橫持手中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用短劍往這馬刀上砍一下。」

韋小寶提起匕首，往馬刀上斬落，擦的一聲，那馬刀應手斷為兩截。

兩人不約而同的叫道：「好！」這匕首是世所罕見的寶劍，自無疑義，奇的是斬斷馬刀竟如砍削木材，全無金屬碰撞的鏗鏘聲音。

索額圖笑道：「恭賀兄弟，得了這樣一柄寶劍，鰲拜家中的寶物，自以此劍為首。」韋小寶甚是喜歡，道：「大哥，你如果要，讓給你好了。」索額圖連連搖手，道：「你哥哥出身是武官，以後做文官，不做武官啦。這柄寶劍，還是兄弟拿著去玩兒的好。」

韋小寶將匕首插回劍鞘，繫在衣帶之上。索額圖笑道：「兄弟，這劍很短，還是放在靴筒子裏好啦，免得入宮時給人看見。」清宮的規矩，若非當值的帶刀侍衛，入宮時不許攜帶武器。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將匕首收入靴中。以他這等大紅人，出入宮門，侍衛自也不會再搜他身上有無攜帶違禁物事。

韋小寶得了這柄匕首，其他寶物再也不放在眼裏，過了一會，忍不住又拔出匕首，在牆壁上取下一根鐵矛，擦的一聲，將鐵矛斬為兩截。他順手揮割，室中諸般堅牢物品無不應手而破。他用匕首尖在檀木桌面上畫了隻烏龜，剛剛畫完，拍的一聲響，一隻檀木烏龜從桌面上掉了下來，桌子正中卻空了一個烏龜形的空洞。韋小寶叫道：「鰲拜老兄，您老人家好，哈哈！」

索額圖卻用心查點藏寶庫中的其他物事。只見珍寶堆中有件黑黝黝的背心，提了起來，入手甚輕，衣質柔軟異常，非絲非毛，不知是甚麼質料。他一意要討好韋小寶，說道：「兄弟，這件背心穿在身上一定很暖，你除下外衣，穿了去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又是甚麼寶貝了？」索額圖道：「我也識他不得，你穿上罷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穿著太大。」索額圖道：「衣服軟得很，稍為大一些，打一個褶，就可以了。」

韋小寶接了過來，入手甚是輕軟，想起去年求母親做件絲棉襖，母親張羅幾天，沒籌到錢，終於沒做成，這件背心似乎也不比絲棉襖差了，就只顏色太不光鮮，心想：「好，將來我穿回揚州，去給娘瞧瞧。」於是除下外衫，將背心穿了，再將外衣罩在上面，那背心尺寸大了些，好在又軟又薄，也沒甚麼不便。

索額圖清理了鰲拜的寶藏，命手下人進來，看了鰲拜家財的初步清單，不由得伸了伸舌頭，說道：「鰲拜這廝倒真會搜刮，他家財比我所料想的多了一倍還不止。」

他揮手命下屬出去，對韋小寶道：「兄弟，他們漢人有句話說：『千里為官只為財。』這次皇恩浩蕩，皇上派了咱哥兒倆這個差使，原是挑咱們發一筆橫財來著。這張清單嗎，待會我得去修改修改。二百多萬兩銀子，你說該報多少才是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我可不懂了，一切憑大哥作主便是。」

索額圖笑了笑，道：「單子上開列的，一共是二百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兩。那個零頭仍是照舊，咱們給抹去個『一』字，戲法一變，變成一百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兩。那個『一』字呢，咱哥兒倆就二一添作五如何？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……你說……」索額圖笑道：「兄弟嫌不夠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不！我……我是不大明白。」索額圖道：「我說把那一百萬兩銀子，咱哥兒倆拿來平分了，每人五十萬兩。兄弟要是嫌少，咱們再計議計議。」

韋小寶臉色都變了，他在揚州妓院中之時，手邊只須有一二兩銀子，便如是發了橫財一般，在皇宮之中和人賭錢，進出大了，那也只是幾十兩以至一二百兩銀子的事，突然聽到一分便分到五十萬兩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索額圖適才不住將珍寶塞在他的手裏，原是要堵住他的嘴，要他在皇帝面前不提鰲拜財產的真相。否則的話，只要他在皇上跟前稍露口風，不但自己吞下的贓款要盡數吐出，斷送了一生前程，勢必還落個大大的罪名。他見韋小寶臉色有異，忙道：「兄弟要怎麼辦，我都聽你的主意便是。」

韋小寶舒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說過一切憑大哥作主的。只是分給我五十萬……五十萬兩銀子，未免……未免那個……太……太多了。」

索額圖如釋重負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不多，不多，一點兒也不多。這樣罷，這裏所有辦事的人，大家都得些好處，做哥哥的五十萬兩銀子之中，拿五萬兩出來，給底下人大家分分。兄弟也拿五萬兩出來，宮裏的妃子、管事太監他們面上，每個人都有點甜頭。這樣一來，就誰也沒閒話說了。」韋小寶愁道：「好是好。我可不知怎麼分法。」索額圖道：「這些事情，由做哥哥的一手包辦便是，包管你面面俱到，誰也得罪不了，人人都會說桂公公年紀輕輕，辦事可真夠朋友。錢是拿來使的，你我今後一帆風順，依靠旁人的地方可多著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索額圖又道：「這一百萬兩銀子呢，鰲拜家裏也沒這麼多現錢，咱們得儘快變賣他的產業，一切做得乾手淨腳，別讓人拿住了把柄。兄弟你在宮裏，這許多金元寶、銀元寶也沒地方存放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陡然間發了四十五萬兩銀子橫財，一時頭暈腦脹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不論索額圖說甚麼，都只有回答：「是，是！」

索額圖笑道：「過得幾天，我叫幾家金鋪打了金票銀票，都是一百兩一張、五十兩一張的。兄弟放在身邊，甚麼時候要使，到金鋪去兌成金銀便是，又方便，又穩妥。除非有人來摸你的口袋，否則誰也不知你兄弟小小年紀，竟是咱們北京城裏的一位大財主呢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韋小寶跟著打了幾個哈哈，心想：「真的我有四十五萬兩銀子？真的四十五萬兩？」

又想：「我有了四十五萬兩銀子，怎樣花法？他媽的天天吃蹄膀、紅燒全雞，一生一世也吃不完這四十五萬兩銀子。辣塊媽媽的，老子到揚州去開十家妓院，家家比麗春院漂亮十倍。」他自幼「心懷大志」，將來發達之後，要開一家比麗春院更大更豪華的妓院，揚眉吐氣，莫此為甚。他和麗春院的老鴇吵架，往往便說：「辣塊媽媽的，你開一家麗春院有甚麼了不起？老子過得幾年發了財，在你對面開家麗夏院，左邊開家麗秋院，右邊開家麗冬院，搶光你的生意。嫖客一個也不上門，教你喝西北風。」想到妓院一開便是十家，手面之闊，揚州人士無不刮目相看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

索額圖那猜得到他心中的大計，說道：「兄弟，皇上吩咐了，蘇克薩哈的家產，給鰲拜霸佔去了的，要清查出來還給蘇克薩哈的子孫。咱們就撿六七萬兩銀子，去賞給蘇家。這是皇上的恩典，蘇家只有感激涕零，又怎敢爭多嫌少了？再說，要是給蘇家銀子太多，倒顯得蘇克薩哈生前是個贓官，他子孫的臉面也不光采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道：「你我哥兒倆可都不是清官罷？也不見得有甚麼不光采哪！」

索額圖道：「皇太后和皇上指明要這兩部佛經，這是頭等大事，咱們這就先給送了去。鰲拜的財產，慢慢清點不遲。」韋小寶點頭稱是。索額圖當下取過兩塊錦緞，將兩隻玉匣包好了，兩人分別捧了，來到皇宮去見康熙。

康熙見他們辦妥了太后交下來的差事，甚感欣喜，便叫韋小寶捧了跟在身後，親自送到太后宮中。索額圖不能入宮，告退後又去清理鰲拜的家產。

※※※

康熙在路上問道：「鰲拜這廝家裏有多少財產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索大人初步查點，他說一共有一百三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兩銀子。」他將這數字說成是索額圖點出來的，將來萬一給皇帝查明真相，也好有個推諉抵賴的餘地。

這等營私舞弊、偷雞摸狗的勾當，韋小寶算得是天賦奇才。他五歲那一年上，一個妓女給他五文錢，叫他到街上買幾個桃子，他落下一文買糖吃了，用四文錢買了桃子交給那個妓女，那妓女居然並未發覺，還賞了他一個桃子。在韋小寶看來，銀錢過手而沾些油水，原是天經地義之事，只不過如果給人查到，卻總得有些理由來胡賴一番。這是他頭上挨了不少爆栗、屁股上給人踢過無數大腳，因而得來的寶貴經驗。

康熙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混蛋！搜刮了這許多民脂民膏！一百三十幾萬兩，嘿嘿，可了不起。」韋小寶心下暗喜：「還有個『一』字，已給二一添作五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了太后的慈寧宮。

太后聽說兩部經書均已取到，甚是歡喜，伸手從康熙手中接了過來，打開錦緞玉匣，見到書函後更是笑容滿面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辦事可能幹得很哪！」

韋小寶跪下請安，道：「那是託賴太后和皇上的洪福。」

太后向著身邊一個小宮女道：「蕊初，你帶小桂子到後邊屋裏，拿些蜜餞果子，賞給他吃。」那名叫蕊初的小宮女約莫十三四歲年紀，容貌秀麗，微笑應道：「是！」韋小寶又請安道：「謝太后賞，謝皇上賞。」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吃完果子，自行回去罷，我在這裏陪太后用膳，不用你侍候啦。」

韋小寶答應了，跟著蕊初走進內堂，來到一間小小廂房。

蕊初打開一具紗櫥，櫥中放著幾十種糕餅糖果，笑道：「你叫小桂子，先吃些桂花松子糖罷。」說著取出一盒松子糖來，松子香和桂花香混在一起，聞著極是受用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姊姊也吃些。」蕊初道：「太后賞給你吃的，又沒賞給我吃，咱們做奴才的怎能偷吃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悄悄吃些，又沒人瞧見，打甚麼緊？」蕊初臉上一紅，搖了搖頭，微笑道：「我不吃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一個人吃，你站在旁邊瞧著，可不成話。」蕊初微笑道：「這是你的福氣。我是服侍太后的，連皇上也不服侍，今日卻來服侍你吃糖果糕餅。」韋小寶見她巧笑嫣然，也笑道：「我是服侍皇上的，也來服侍你吃些糖果糕餅，那就兩不吃虧。」蕊初格的一笑，隨即伸手按住了嘴巴，微笑道：「快些吃罷，太后要是知道我跟你在這裏說笑話，可要生氣呢。」

韋小寶在揚州之時，麗春院中鶯鶯燕燕，見來見去的都是女人，進了皇宮之後，今日還是第一次和一個跟他年紀差不多的小姑娘作伴，甚感快慰，靈機一動，道：「這樣罷！我把糖果糕餅拿了回去，你服侍完太后之後，便出來和我一起吃。」蕊初臉上又是微微一紅，道：「不成的，等我服侍完太后，已是深夜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深夜有甚麼打緊？你在那裏等我？」

蕊初在太后身畔服侍，其餘宮女都比她年紀大，平時說話並不投機，見韋小寶定要伴她吃糖果，其意甚誠，不禁有些心動。韋小寶道：「在外邊的花園裏好不好？半夜三更的，沒人知道。」蕊初猶豫著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好，一言為定。快給我蜜餞果兒，你揀自己愛吃的就多拿些。」蕊初微笑道：「又不是我一個兒吃，你自己愛吃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姊姊愛吃甚麼，我都愛吃。」蕊初聽他嘴甜，十分歡喜，當下揀了十幾種蜜餞果子、糖果糕餅，裝在一隻紙盒裏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今晚三更，在花園的亭子裏等你。」蕊初點了點頭，低聲道：「可要小心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也小心。」

他拿了紙盒，興沖沖的回到住處。他本來和假裝小玄子的皇帝玩得極為有興，真相揭露之後，再也不能跟他玩了。這幾日在皇宮之中，人人對他大為奉承，雖覺得意，卻無玩耍之樂。此刻約了一個小宮女半夜中相會，好玩之中帶著三分危險，覺得最是有趣不過。他畢竟年紀尚小，雖然從小在妓院中長大，於男女情愛之事，只見得極多，自己卻似懂非懂。

# 第六回 可知今日憐才意 即是當時種樹心

海老公問起今日做了甚麼事，韋小寶說了到鰲拜家中抄家，至於吞沒珍寶、金銀、匕首等事，自然絕口不提，最後道：「太后命我到鰲拜家裏拿兩部『四十二章經』……」海老公突然站起，問道：「鰲拜家有兩部『四十二章經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是太后和皇上吩咐去取的，否則的話，我拿來給了你，別人也未必知道。」

海老公臉色陰沉，哼了一聲，冷冷的道：「落入了太后手裏啦，很好，很好！」

待會廚房中送了飯來，海老公只吃了小半碗便不吃了，翻著一雙無神的白眼，仰起了頭只是想心事。

韋小寶吃完飯，心想我先睡一會，到三更時分再去和那小宮女說話玩兒，見海老公呆呆的坐著不動，便和衣上床而睡。

他迷迷糊糊的睡了一會，悄悄起身，把那盒蜜餞糕餅揣在懷裏，生怕驚醒海老公，慢慢一步步的躡足而出，走到門邊，輕輕拔開了門閂，再輕輕打開了一扇門，突然聽得海老公問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去那裏？」

韋小寶一驚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小便去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幹麼不在屋裏小便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睡不著，到花園裏走走。」生怕海老公阻攔，也不多說，拔步往外便走，左足剛踏出一步，只覺後領一緊，已給海老公抓住，提了回來。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尖叫了出來，當下便有個念頭：「糟糕，糟糕，老烏龜知道我要去見那小宮女，不許我去。」念頭還未轉完，已給海老公摔在床上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公公，你試我武功麼？好幾天沒教我功夫了，這一抓是甚麼招式？」

海老公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叫做『甕中抓鱉』，手到擒來。鱉便是甲魚，捉你這隻小甲魚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老甲魚抓小甲魚！」可是畢竟不敢說出口，眼珠骨溜溜的亂轉，尋思脫身之計。

海老公坐在他床沿上，輕輕的道：「你膽大心細，聰明伶俐，學武雖然不肯踏實，但如果由我來好好琢磨琢磨，也可以算得是可造之材，可惜啊可惜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公公，可惜甚麼？」

海老公不答，只嘆了口氣，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你的京片子學得也差不多了。幾個月之前，倘若就會說這樣的話，不帶絲毫揚州腔調，倒也不容易發覺。」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霎時之間全身寒毛直豎，忍不住身子發抖，牙關輕輕相擊，強笑道：「公公，你……你今兒晚上的說話，真是……嘻嘻……真是奇怪。」

海老公又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孩子，你今年幾歲啦？」韋小寶聽他語氣甚和，驚懼之情漸減，道：「我……我是十四歲罷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十三歲就十三歲，十四歲就十四歲，為甚麼是『十四歲罷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媽媽也記不大清楚，我自己可不知道。」這一句倒是真話，他媽媽胡裏胡塗，小寶到底幾歲，向來說不大準。

海老公點了點頭，咳嗽了幾聲，道：「前幾年練功夫，練得走了火，惹上了這咳嗽的毛病，越咳越厲害，近年來自己知道是不大成的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覺得你近來……近來咳得好了些。」海老公搖頭道：「好甚麼？一點也沒好。我胸口痛得好厲害，你又怎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現下怎樣？要不要我拿些藥給你吃？」海老公嘆道：「眼睛瞧不見，藥是不能亂服的了。」韋小寶大氣也不敢透，不知他說這些話是甚麼用意。

海老公又道：「你機緣挺好，巴結上了皇上，本來嘛，也可以有一番大大的作為。你沒淨身，我給你淨了也不打緊，只不過，唉，遲了，遲了。」

韋小寶不懂「淨身」是甚麼意思，只覺他今晚話說的語氣說不出的古怪，輕聲道：「公公，很晚了，你這就睡罷。」海老公道：「睡罷，睡罷！唉，睡覺的時候以後可多著呢，朝也睡，晚也睡，睡著了永遠不醒。孩子，一個人老是睡覺，不用起身，不會心口痛，不會咳嗽得難過，那不是挺美麼？」韋小寶嚇得不敢作聲。

海老公道：「孩子，你家裏還有些甚麼人？」

這平平淡淡一句問話，韋小寶卻難以回答。他可不知那死了的小桂子家中有些甚麼人，胡亂回答，多半立時便露出馬腳，但又不能不答，只盼海老公本來不知小桂子家中底細，才這樣問，便道：「我家裏只有個老娘，其餘的人，這些年來，唉，那也不用提了。」話中拖上這樣個尾巴，倘若小桂子還有父兄姊妹，就不妨用「那也不用提了」這六字來推搪。

海老公道：「只有個老娘。你們福建話，叫娘是叫甚麼的？」

韋小寶又是一驚：「甚麼福建話？莫非小桂子是福建人？他說我以前的說話中有揚州腔調，恐怕……恐怕……那麼他眼睛給我弄瞎這回事，他知不知道？」剎那之間，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，含含糊糊的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你問這個幹麼？」

海老公又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年紀小小，就這樣壞，嘿，到底是像你爹呢，還是像你媽？」韋小寶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是誰也不像。好是不大好，壞也不算挺壞。」

海老公咳了幾聲，道：「我是成年之後，才淨身做太監的……」韋小寶暗暗叫苦：「原來做太監要淨身，那就是割去小便的東西。他說知道我沒淨身，要是來給我淨身，那可乖乖龍的東……」只聽海老公續道：「我本來有個兒子，只可惜在八歲那年就死了。倘若活到今日，我的孫兒也該有你這般大了。那個姓茅的茅十八，不是你爹爹罷？」

韋小寶顫聲道：「不……不是！辣塊媽媽的，當……當然不是。」心中一急，揚州話衝口而出。

海老公道：「我也想不是的。倘若你是我兒子，失陷在皇宮之中，就算有天大危險，我也會來救你出去。」

韋小寶苦笑道：「就可惜我沒你這個好爹爹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我教過你兩套武功，第一套『大擒拿手』，第二套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，這兩套功夫，我都沒教全，你自然也沒學會，只學了這麼一成半成，嘿嘿，嘿嘿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你老人家最好將這兩套功夫教得我學全了。你這樣天下第一的武功，總算有個人傳了下來，給你老人家揚名，那才成話。」

海老公搖頭道：「『天下第一』四個字，那裏敢當？世上武功高強的，可不知有多少。我這兩套功夫，我這一生一世是來不及學得全了。」他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你吸一口氣，摸到左邊小腹，離開肚臍眼三寸之處，用力掀一掀，且看怎樣？」

韋小寶依言摸到他所說之處，用力一掀，登時痛澈心肺，不由得「啊」的一聲，大叫出來，霎時間滿頭大汗，不住喘氣。近半個多月來，左邊小腹偶然也隱隱作痛，只道吃壞了肚子，何況只痛得片刻，便即止歇，從來沒放在心上，不料對準了一點用力掀落，竟會痛得這等厲害。

海老公陰惻惻的道：「很有趣罷？」

韋小寶肚中大罵：「死老烏龜，臭老烏龜！」說道：「有一點點痛，也沒甚麼有趣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你每天上午去賭錢，又去跟皇上練武，你還沒回來，飯菜就送來了。我覺得這湯可不夠鮮，每天從藥箱之中，取了一瓶藥出來，給你在湯裏加上些料。只加這麼一點兒，加得多了，毒性太重，對你身子不大妥當。你這人是很細心的，可是我從來不喝湯，你一點也不疑心嗎？」韋小寶毛骨悚然，道：「我……我以為你不愛喝湯。你……你又說喝了湯，會……會……咳……咳嗽……」海老公道：「我本來很愛喝湯的，不過湯裏有了毒藥，雖然份量極輕，可是天天喝下去，時日久了，總有點危險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憤然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公公，你當真厲害。」

海老公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也不見得。本來我想讓你再服三個月毒藥，這才放你出宮，那時你就慢慢肚痛了。先是每天痛半個時辰，痛得也不很兇，以後越痛越厲害，痛的時刻也越來越長，大概到一年之後，那便日夜不停的大痛，要痛到你將自己腦袋到牆上去狠狠的撞，痛得將自己手上、腿上的肉，一塊塊咬下來。」說到這裏，嘆道：「可惜我身子越來越不成了，恐怕不能再等。你身上中的毒，旁人沒解藥，我終究是有的。小娃娃，你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，想這計策來弄瞎我眼睛？你老實說了出來，我立刻給你解藥。」

韋小寶年紀雖小，也知道就算自己說了指使之人出來，他也決不能饒了自己性命，何況根本就無人指使，說道：「指使之人自然有的，說出來只怕嚇你一大跳。原來你早知道我不是小桂子，想了這個法子來折磨我，哈哈，哈哈，你這可上了我的大當啦！哈哈，哈哈！」縱聲大笑，身子跟著亂動，右腿一曲，右手已抓住了匕首柄，極慢極慢的從劍鞘中拔出，不發出絲毫聲息，就算有了些微聲，也教笑聲給遮掩住了。

海老公道：「我上了你甚麼大當啦？」

韋小寶胡說八道，原是要教他分心，心想索性再胡說八道一番，說道：「湯裏有毒藥，第一天我就嚐了出來。我跟小玄子商量，他說你在下毒害我……」

海老公一驚，道：「皇上早知道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怎麼會不知道？只不過那時我可還不知他是皇上，小玄子叫我不動聲色，留神提防，喝湯之時只喝入口中，隨後都吐在碗裏，反正你也瞧不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將匕首半寸半寸的提起，劍尖緩緩對準了海老公心口，心想若不是一下子便將他刺死，縱然刺中了，他一掌擊下來，自己還是沒命。

海老公將信將疑，冷笑道：「你如沒喝湯，幹麼一按左邊肚子，又會痛得這麼厲害？」

韋小寶嘆道：「想是我雖將湯吐了出來，差著沒嗽口，毒藥還是吃進了肚裏。」說著又將匕首移近數寸。只聽海老公道：「那也很好啊。反正這毒藥是解不了的，你中毒淺些，發作得慢些，吃的苦頭只有更大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長笑聲中，全身力道集於右臂，猛力戳出，直指海老公心口，只待一刀刺入，便即滾向床角，從床腳邊竄出逃走。

海老公陡覺一陣寒氣撲面，微感詫異，只知對方已然動手，更不及多想他是如何出手，左手揮出，便往戳來的兵刃上格去，右掌隨出，砰的一聲，將韋小寶打得飛身而起，撞破窗格，直摔入窗外的花園，跟著只覺左手劇痛，四根手指已被匕首切斷。

若不是韋小寶匕首上寒氣太盛，他事先沒有警兆，這一下非戳中心口不可。但如是尋常刀劍，二人功力相差太遠，雖然戳中心口，也不過皮肉之傷，他內勁到處，掌緣如鐵，擊在刀劍之上，震飛刀劍，也不會傷到自己手掌。但這匕首實在太過鋒銳，海老公苦練數十年的內勁，竟然不能將之震飛脫手，反而無聲息的切斷了四根手指。可是他右手一掌結結實實的打在韋小寶胸口，這一掌開碑裂石，非同小可，料得定韋小寶早已五臟俱碎，人在飛出窗外之前便已死了。

他冷笑一聲，自言自語：「死得這般容易，可便宜了這小鬼。」定一定神，到藥箱中取出金創藥敷上傷口，撕下床單，包紮了左掌，喃喃的道：「這小鬼用的是甚麼兵刃，怎地如此厲害？」強忍手上劇痛，躍出窗去，伸手往韋小寶跌落處摸去，要找那柄自己聞所未聞、見所未見的寶刀利刃。那知摸索良久，竟甚麼也沒摸到。

他於眼睛未瞎之時，窗外的花園早看得熟了，何處有花，何處有石，無不了然於胸。明明聽得韋小寶是落在一株芍藥花旁，這小鬼手中的寶劍或許已震得遠遠飛出，可是他的屍體怎會突然不見？

※※※

韋小寶中了這掌，當時氣為之窒，胸口劇痛，四肢百骸似乎都已寸寸碎裂，一摔下地，險些便即暈去。他知此刻生死繫於一線，既然沒能將海老公刺死，老烏龜定會出來追擊，當即奮力爬起，只走得兩步，腳下一軟，又即摔倒，骨碌碌的從一道斜坡上直滾下去。

海老公倘若手指沒給割斷，韋小寶滾下斜坡之聲自然逃不過他耳朵，只是他重傷之餘，心煩意亂，加之做夢也想不到這小鬼中了自己這一掌竟會不死，雖然聽到聲音，卻全沒想到其中緣由。

這條斜坡好長，韋小寶直滾出十餘丈，這才停住。他掙扎著站起，慢慢走遠，周身筋骨痛楚不堪，幸好匕首還是握在手中，暗自慶幸：「剛才老烏龜將我打出窗外，我居然沒將匕首插入自己身體，當真運氣好極。」

將匕首插入靴筒，心想：「西洋鏡已經拆穿，老烏龜既知我是冒牌貨，宮中是不能再住了。只可惜四十五萬兩銀子變成了一場空歡喜。他奶奶的，一個人那有這樣好運氣，橫財一發便是四十五萬兩？總而言之，老子有過四十五萬兩銀子的身家，只不過老子手段闊綽，一晚之間就花了個精光。你說夠厲害了罷？」肚裏吹牛，不禁得意起來。

又想：「那小宮女還巴巴的在等我，反正三更半夜也不能出宮，我這就瞧瞧她去，啊喲……」一摸懷中那隻紙盒，早已壓得一塌胡塗，心道：「我還是拿去給她看看，免她等得心焦。就說我摔了一交，將蜜餞糖果壓得稀爛，變成了一堆牛糞，不過這堆牛糞又甜又香，滋味挺美。哈哈，辣塊媽媽，又甜又香的牛糞你吃過沒有？老子就吃過。」

他想想覺得好玩，加快腳步，步向太后所住的慈寧宮，只走快幾步，胸口隨即劇痛，只得又放慢了步子。

來到慈寧宮外，見宮門緊閉，心想：「糟糕，可沒想到這門會關著，那怎麼進去？」

正沒做理會處，宮門忽然無聲無息的推了開來，一個小姑娘的頭探出來，月光下看得分明，正是蕊初。只見她微笑著招手，韋小寶大喜，輕輕閃身進門。蕊初又將門掩上了，在他耳畔低聲道：「我怕你進不來，已在這裏等了許久。」韋小寶也低聲道：「我來遲啦。我在路上絆到了一隻又臭又硬的老烏龜，摔了一交。」蕊初道：「花園裏有大海龜嗎？我倒沒見過。你……你可摔痛了沒有？」

韋小寶一鼓作氣的走來，身上的疼痛倒也可以耐得，給蕊初這麼一問，只覺全身筋骨無處不痛，忍不住哼了一聲。蕊初拉住他手，低聲問：「摔痛了那裏？」

韋小寶正要回答，忽見地下有個黑影掠過，一抬頭，但見一隻碩大無朋的大鷹從牆頭飛了進來，輕輕落地。他大吃一驚，險些駭呼出聲，月光下只見那大鷹人立起來，原來不是大鷹，卻是一人。這人身材瘦削，彎腰曲背，卻不是海老公是誰？

蕊初本來面向著他，沒見到海老公進來，但見韋小寶轉過了頭，瞪目而視，臉上滿是驚駭之色，也轉過頭來。

韋小寶左手一探，已按住了她的嘴唇，出力奇重，竟不讓她發出半點聲音，跟著右手急搖，示意不可作聲。蕊初點了點頭。韋小寶這才慢慢放開了左手，目不轉睛的瞧著海老公。

只見海老公僵立當地，似在傾聽動靜，過了一會，才慢慢向前走去。韋小寶見他不是向自己走來，暗暗舒了口氣，心道：「老烏龜好厲害，眼睛雖然瞎了，居然能追到這裏。」又想：「只要我和這小宮女不發出半點聲音，老烏龜就找不到我。」

海老公向前走了幾步，突然躍起，落在韋小寶跟前，左手一探，扠住了蕊初的脖子。蕊初「啊」的一聲叫，但咽喉被卡，這一聲叫得又低又悶。

韋小寶心念電轉：「老烏龜找的是我，又不是找這小宮女，不會殺死她的。」此時和海老公相距不過兩尺，嚇得幾乎要撒尿，卻一動也不動，知道只要自己動上一根手指，就會給他聽了出來。

海老公低聲道：「別作聲！不聽話就卡死你。輕輕回答我的話。你是誰？」蕊初低聲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海老公伸出右手，摸了摸她頭頂，又摸了摸她臉蛋，道：「你是個小宮女，是不是？」蕊初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海老公道：「三更半夜的，在這裏幹甚麼？」蕊初道：「我……我在這裏玩兒！」

海老公臉上露出一絲微笑，在慘淡的月光下看來，反顯得更加陰森可怖，問道：「還有誰在這裏？」側過了頭傾聽。

適才蕊初不知屏息凝氣，驚恐之下呼吸粗重，給海老公聽出了她站立之處。韋小寶和他相距雖近，呼吸極微，他一時便未察覺。韋小寶想要打手勢叫她別說，卻又不敢移動手臂。幸好蕊初乖覺，發覺他雙眼已盲，說道：「沒……沒有了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皇太后住在那裏？你帶我去見她。」蕊初驚道：「公公，你……你別跟皇太后說，下次……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」她只知道這老太監捉住了自己，要去稟報太后。海老公道：「你求也沒用。不帶我去，立刻便扠死你。」手上微一使勁，蕊初氣為之窒，一張小臉登時漲得通紅。

韋小寶驚惶之下，終於撒出尿來，從褲襠裏一滴一滴的往下直流，幸好海老公沒留神，就算聽到了，也道是蕊初嚇得撒尿。

海老公慢慢鬆開左手，低聲道：「快帶我去。」蕊初無奈，只得道：「好！」側頭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臉上神色示意他快走，自己決不供他出來，低聲道：「太后寢宮在那邊！」慢慢移動腳步。海老公的左手仍是抓住她咽喉，和她並肩而行。

韋小寶尋思：「老烏龜定是去跟皇太后說，我是冒充的小太監，小桂子是給我殺死的，他自己的眼睛是給我弄瞎的，要太后立刻下令捉拿。他為甚麼不去稟報皇上？是了，他知道皇上對我好，告狀多半告不進。那……那便如何是好？我須得立即逃出宮去。啊喲，不好，這時候宮門早閉，又怎逃得出去？只要過得片刻，太后傳下命令，更是插翅難飛了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正沒做理會處，忽聽得前面房中一個女子的聲音問道：「外邊是誰？」這聲音陰森森地，韋小寶聽得明白，正是皇太后的話聲，他一驚之下，便想拔腳就逃。卻聽得海老公道：「奴才海大富，給你老人家請安啦。」這聲音也是陰森森地，殊無恭謹之意。

韋小寶大奇：「老烏龜是甚麼東西，膽敢對太后這等無禮？」念頭一轉，尋思：「老烏龜說話不討人喜歡，多半太后向來很討厭他，我何不乘機跟他胡辯一番？反正要逃是逃不出去的了。」這一著雖然行險，但想自己新近立了大功，皇上和太后都很喜歡，殺了個把小桂子，弄瞎幾隻海老烏龜的狗眼珠，也算不了甚麼大罪，當真要緊之時，還可請把兄弟索額圖出頭說情。自己如果拍腿一走，甚麼話都讓老烏龜說去了，自己既然逃跑，自然作賊心虛，本來無罪反而變得有罪了。

又想：「太后倘若問我為甚麼要殺小桂子？我說……我說，嗯，我說聽到小桂子和海老烏龜說太后和皇上的壞話，說了許許多多難聽之極的言語，我實在氣不過，忍無可忍，因此將小桂子一刀殺了，又乘機弄瞎了海老烏龜的眼睛。至於說甚麼壞話，那大可捏造一番。比賽打架，我打不過海老烏龜。比賽撒謊吹牛，老烏龜那裏是老子的對手？」想想得意起來，登時膽為之壯，便不想逃了。他最怕的是海老公辯不過，跳上來一掌將自己打死，那可死得冤枉，因此待會在太后跟前辯白之時，務須站在一個安全之所，讓老烏龜捉不到、打不著。

只聽太后道：「你要請安，怎麼白天不來？半夜三更的到來，成甚麼體統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有件機密大事要啟稟太后，白天人多耳雜，給人聽到了，可不大穩便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來了，來了！老烏龜告狀了。且聽他先說，待他說了一大半，我再插嘴不遲。我躲在那裏好？」看了看周遭形勢，選中了個所在，一步步挨到金魚池的假山之後，心想：「老烏龜如搶過來打我，撲通一聲，先必跌入金魚池中，我就立即搶入太后的房中，老烏龜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追進太后房中來打人。」

只聽太后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有甚麼機密大事，你這就可以說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太后身邊，沒旁人嗎？老奴才的話，可機密的很哪！」太后道：「你要不要進來查查？你武功了得，我身邊有沒有人，難道也聽不出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不敢進太后屋子，可否勞動太后的聖駕，走出屋來，奴才有事啟稟。」太后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可越來越大膽了，這會兒又仗了誰的勢啦？膽敢這等放肆！」

韋小寶聽到此處，心中大樂，暗暗罵道：「老烏龜，你可越來越大膽了，這會兒又仗了誰的勢啦？膽敢這等放肆！」

海老公道：「奴才不敢！」太后又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早就沒將我瞧在眼裏，今晚忽然摸了來，可不知搗甚麼鬼。」

韋小寶更是開心，忍不住想大聲幫太后斥罵海老公幾句，心道：「老烏龜啊老烏龜，你告狀還沒告成，先就碰了個大釘子，惹了一鼻子灰。看來用不著老子親自出馬，單是太后，就會將你一頓臭罵轟走了。」

只聽海老公道：「太后既不想知道那人消息，那也沒有甚麼，奴才去了！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道：「去得好，去得妙，去得括括叫。快快滾你媽的王八蛋！太后怎麼會想知道我的消息？」

卻聽得太后問道：「你有甚麼消息？」海老公道：「五台山上的消息！」太后道：「五台山？你……你說甚麼？」語音有些發顫。

月光下只見海老公伸手一戳，蕊初應手而倒。韋小寶一驚，心下有些難過，又想：「老烏龜害死了這小姑娘，待會我說了出來，太后一定更加動怒。老烏龜再要告我的狀，那可是千難萬難。」只聽得太后又問：「你……你傷了甚麼人？」海老公道：「是太后身邊的一個小宮女，奴才可沒敢傷她，只不過點了她的穴道，好教她聽不到咱們的說話。」

韋小寶放寬了心：「原來老烏龜沒殺她！」內心深處，隱隱又有點失望，海老公不殺這小宮女，自己的處境就不算十分有利。

太后又問：「五台山？你為甚麼說五台山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只因為五台山上有一個人，是太后很關心的。」太后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說他到了五台山上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太后如想知道詳情，只好請你移一移聖駕。三更半夜的，奴才不能進太后屋子，在這裏大聲嚷嚷的，這等機密大事，給宮女太監們聽到了，可不是好玩的。」

太后猶豫片刻，道：「好！」只聽得開門之聲，她腳步輕盈的走了出來。

韋小寶縮在假山之後，心想：「海老烏龜瞧不見我，太后可不是瞎子。」他不敢探頭張望，太后出來之時，一瞥眼間見到她身材不高，有點兒矮胖。他見過太后兩次，但兩次見到她時都是坐著。

只聽太后說道：「你剛才說，他到了五台山上，那……那可是真的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沒說有誰到了五台山上。奴才只說，五台山上，有一個人恐怕是太后很關心的。」太后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好，就算你是這樣說。他……他……那個人……在五台山幹甚麼？是在廟裏麼？」她本來說話極是鎮靜，但自從聽得海老公說到五台山上有一個人之後，就氣急敗壞，似乎心神大亂。海老公道：「那人是在五台山的清涼寺中。」

太后舒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我終於……終於知道了他……他的下落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」連說了三個「他」字，再也接不下口去，聲音顫抖得十分厲害。

韋小寶好生奇怪：「那個人是誰？為甚麼太后對他這樣關心？」不禁又擔憂起來：「難道是太后的父親、兄弟，又或許是她的老姘頭？對了，一定是老姘頭，如果是父親、兄弟，那也不是甚麼機密大事，何必怕別人聽見？老烏龜抓住了她的把柄，倘若定要她殺我，太后怕了老烏龜，說不定只好聽他的，這可有點兒不大妙。幸虧老子在這裏聽到了，老婊子如果膽敢殺我，老子就一五一十的都抖了出來，我去跟皇上說，大夥兒鬧個一拍兩散。我怕了你的不算英雄好漢。」

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，膽敢罵皇太后為「老婊子」的，諒必寥寥無幾，就算只在肚裏暗罵，也不會很多。韋小寶無所忌憚，就算是他自己母親，打得他狠了，也會「爛婊子，臭婊子」的亂叫亂罵。好在他母親本來就是婊子，妓院中人人污言穢語，習以為常，聽了也不如何生氣，只不過打在他小屁股上的掌力加重了三分，而口中也是「小雜種、小王八蛋」的對罵一場而已。

只聽皇太后喘氣很急，隔了半晌，問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他……在清涼寺幹甚麼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太后真的想知道？」皇太后道：「那還用多問？我自然想知道。」海老公說道：「主子是出家做了和尚。」太后「啊」的一聲，氣息更加急了，問道：「他……他真的出了家？你……你沒騙我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不敢欺騙太后，也不用欺騙太后。」太后「哼」的一聲，道：「他就這樣忍心，一心一意，只……只是想念那……那狐媚子，把國家社稷、祖宗百戰而創的基業……都拋到了腦後，我們母子，他……他更不放在心上了。」

韋小寶越聽越奇，心想：「甚麼國家社稷，祖宗的基業？老烏龜又叫那人作『主子』，那麼這人……這人難道不是太后的老姘頭？」

海老公冷冷的道：「主子瞧破了世情，已然大徹大悟。萬里江山，兒女親情，主子說都已如過眼浮雲，全都不再掛懷。」

太后怒道：「他為甚麼早不出家，遲不出家，卻等那……那狐媚子死了，他才出家？國家朝廷，祖宗妻兒，一古腦兒加起來，在他心中，也還及不上那狐媚子的一根寒毛。我……我……早知他……他是為了那狐媚子，這才突然出走。哼，他既然走了，何必又要叫你來通知我？」她越說越怒，聲音尖銳，漸漸響了起來。

韋小寶說不出的害怕，隱隱覺得，他二人所說的那個人和那件事，實是非同小可。

海老公道：「主子千叮萬囑，命奴才說甚麼也不可洩漏風聲，千萬不能讓太后和皇上得知。主子說道：皇上登基，天下太平，四海無事，他也放心了。」

太后厲聲道：「那為甚麼你又跟我說？我本來就不想知道，不要知道。他心中就只牽記那狐媚子一個，他兒子登基不登基，天下太平不太平，他又有甚麼放心不放心了？」

韋小寶聽到此處，心下大奇：「他們所說的難道是皇帝的爸爸？小皇帝的爸爸順治皇帝早已一命嗚呼了，小皇帝這才有皇帝做，莫非小皇帝另外還有個爸爸？」他於朝廷和宮中之事所知本來極少，除了知道小皇帝的爸爸是順治皇帝之外，其餘一無所知，就算太后和海老公說得再明白十倍，他也猜不到其中的真實情形。

海老公道：「主子既然出了家，奴才本當在清涼寺中也出家為僧，服侍主子。可是主子吩咐，他還有一件事放心不下，要奴才回京來查查。」太后道：「那又是甚麼事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主子說，董鄂妃雖然……」太后怒道：「在我跟前，不許提這狐媚子的名字！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那狐狸精叫做董鄂妃，那定是宮裏的妃子了。太后的老姘頭只愛這隻騷狐狸，不愛太后，因此太后大吃其醋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是，太后不許提，奴才就不提。」太后道：「他說那狐媚子又怎樣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不明白太后說的是誰。主子從來沒提過『狐媚子』三字。」

太后怒道：「他自然不提這三個字，在他心中，那是『端敬皇后』哪。這狐媚子死了之後，他……他追封她為皇后，拍馬屁的奴才們恭上謚法，叫甚麼『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』皇后，這稱號中沒『天聖』二字，他可還大發脾氣呢。又叫胡兆龍、王熙這兩個奴才學士，編纂甚麼『端敬后語錄』，頒行天下，也不怕醜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太后說得是，董鄂妃歸天之後，奴才原該稱她為『端敬皇后』了。那『端敬后語錄』，奴才身邊經常帶得一冊，太后要不要看？」

太后怒喝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走上一步，呼呼喘氣，忽然似乎明白了甚麼，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當時天下趨炎附勢之徒，人人都讀『端敬后語錄』，把胡、王兩個奴才捏造的一番胡說八道，當成是天經地義，倒比論語、孟子還更要緊。可是現下又怎樣呢？除了你身邊還有一冊，你主子身邊還有幾冊之外，那裏還見得到這鬼話連篇的『語錄』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太后密旨禁毀『端敬后語錄』，又有誰敢收藏？至於主子身邊，就算沒有，但端敬皇后當年說過的一字一句，他牢牢記在心頭，勝過身邊藏一冊『語錄』了！」

註：胡兆龍、王熙二學士奉旨編纂「端敬后語錄」，係當時事實，具見孟森所著「清代史．世祖出家事考實」一文。本書此段文字寫於一九七○年一月，此後並無增刪。硬湊硬編之「語錄」傳世不久，自來皆然，不必智者而後知。

太后道：「他……他叫你回北京來查甚麼事？」海老公道：「主子本來吩咐查兩件事，但奴才查明之後，發覺兩件事原來是一件事。」太后道：「甚麼兩件事、一件事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第一件事，要查榮親王是怎麼死的？」太后道：「你……你說那狐媚子的兒子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說的，是端敬皇后所生的皇子，和碩榮親王。」太后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孩子生下來不滿四個月，養不大，又有甚麼希奇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但主子說，當時榮親王突患急病，召御醫來診視，說道榮親王足陽明胃經、足少陰心經、足太陰脾經俱斷，臟腑破裂，死得甚奇。」太后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甚麼御醫有這樣好本事？多半是你說的。」

海老公不置可否，又道：「端敬皇后逝世，人人都道她是心傷榮親王之死，但究其實，卻是不然。她是給人用截手法截斷了陰維、陰蹻兩處經脉而死。」太后冷冷的道：「他居然會相信你異想天開的胡說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主子本來也不相信，後來奴才便試給他看，那還是在端敬皇后去世之後不久的事。一個月之中，奴才接連在五個宮女身上，截斷了她們的陰維、陰蹻兩處經脉。這五個宮女死時的症狀、模樣，和端敬皇后臨終之時一般模樣。單是一個宮女，還說是巧合，五個宮女都是如此這般，主子就確信不疑了。」太后道：「嘿，可了不起！咱們宮中，居然有你這樣的大行家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多謝太后稱讚。奴才的手法，跟那個兇手不同。不過道理是一樣的。」

兩人默默相對，良久不語。海老公輕輕咳了幾聲，隔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主子命奴才回京來查明，害死榮親王和端敬皇后的是誰？」太后冷笑道：「那又何必再查？咱們宮中除你之外，又有誰能有這等身手？」海老公道：「那還是有的。端敬皇后一向待奴才很好，奴才只盼她多福多壽，如果早知有人要加暗算，奴才便是拚了老命，也要護衛她周全。」太后道：「你倒挺忠心哪。他用了你這樣的好奴才，也是他的福氣。」

海老公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可惜奴才太也沒用，護衛不了端敬皇后。」

太后冷冷的道：「他朝拜佛，晚唸經，保祐你的端敬皇后從十八層地獄中早得超生，早升西方極樂世界，也就是了。」語氣之中，卻充滿了幸災樂禍之意。海老公道：「拜佛唸經未必有用，不過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的話，總是對的。」頓了一頓，慢吞吞的道：「若是不報，時辰未到。」太后哼了一聲。

海老公道：「啟稟太后得知，主子吩咐奴才查兩件事，奴才查明兩件事是一件。那知道無意之中，另外又查到了兩件事。」太后道：「你查到的事兒也真多，那又是甚麼事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第一件事跟貞妃有關。」太后冷笑道：「狐媚子的妹子是小狐媚子，你提她幹甚麼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主子離宮出走，留書說道永不回來。太皇太后跟太后你兩位聖上的主意，說道國家不可一日無君，於是宣告天下說主子崩駕。當世知道這個大秘密的，只有六人，那是你兩位聖上，主子本人，跟主子剃度的玉林大師，以及服侍主子的兩個奴才。這兩個奴才一個是侍衛總管赫巴察，這時候跟著主子在五台山出了家，另一個便是奴才海大富了。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方始恍然，原來太后口中的「他」，海老公所說的「主子」，竟然便是順治皇帝。天下都道他已經崩駕，其實卻因心愛的妃子死了，傷心之極，到五台山清涼寺去做了和尚。這妃子所以會死，聽海老公的語氣，倒似是太后派遣武功高手將她害死的。他不禁頗為得意，心想：「老烏龜說這大秘密天下只六個人知道，那知道還得加上我韋小寶，天下可有七個人知道了。」但得意不了片刻，跟著便害怕起來，本來頗有點兒有恃無恐，料想在太后跟前跟海老公鬥口，未必輸給了老烏龜，此刻卻知大事不妙，若給他二人發覺自己在這裏偷聽，就算海老公殺不了自己，太后也決計不肯放過。只聽得喀喀兩聲輕響，竟是自己牙關相擊，急忙使力咬住。幸好海老公恰在這時連聲咳嗽，靜夜之中，便只聽到他的氣喘和咳嗽之聲。

過了一會，海老公道：「當時貞妃自殺殉主，朝中都稱讚得了不得。但也有許多人悄悄的說，貞妃是給太后逼著殉葬的，自殺並非本意。」太后道：「這些無君無上的逆臣，早晚容他們不得。」海老公道：「不過他們的話倒也沒全錯，貞妃並不是甘心情願自殺的。」太后道：「你也說貞妃是給我逼殺的？」海老公道：「這個『逼』字，倒可以省去。」太后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海老公道：「貞妃是給人殺死的，不是逼得自殺。奴才曾詳細問過殯殮貞妃的仵工，得知貞妃大殮之時，全身骨骼寸斷，連頭蓋骨也都成為碎片。這門殺人的功夫，好像叫做『化骨綿掌』，請問太后是不是？」太后道：「我怎知道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奴才聽說，世間有這樣一門『化骨綿掌』，打中人後，那人全身沒半點異狀，要過得一年半載之後，屍體的骨骼才慢慢的折斷碎裂。但出手殺貞妃之人，顯然功夫練得沒到家。那仵作起初給貞妃的屍體整容收拾，也沒甚麼特異，到得傍晚入殮，忽然屍體變得如同沒有骨頭了一般，全身綿軟。他嚇得甚麼似的，只道是屍變，當時一句話也沒敢說。奴才威逼利誘，用上了不少苦刑，他才吐露真相。太后，憑您聖斷，這門『化骨綿掌』的功力，打中人後，兩三天內骨骼便斷，只怕還不算十分深厚，是不是？」

太后陰森森道：「雖不算絕頂深厚，但也有些用處了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自然有用，咳……咳……自然有用！殺得了貞妃，也殺得了孝康皇后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他奶奶的，這老皇帝的皇后真多，又有一個甚麼孝康皇后。他的皇后，只怕比咱們麗春院裏的小娘們還多。」

皇太后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又提孝康皇后幹甚麼？」韋小寶不知孝康皇后是康熙的生母，聽得皇太后語音大變，只感詫異，不明其中原由。

只聽海老公道：「殮葬孝康皇后的，就是殮葬董鄂貞妃的那個仵作。」皇太后道：「那個該死的仵作，又胡說八道甚麼了？這人誣指宮事，罪該族誅。」海老公道：「皇太后要殺他，這時候卻已遲了。」皇太后道：「你已先殺了他？」海老公道：「不是，兩年多以前，奴才就已命他到五台山清涼寺，將這番情由稟告主子知道，然後叫他遠走蠻荒，隱姓埋名，以免殺身大禍。」皇太后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好毒辣的手段！」海老公道：「手段毒辣的另有其人，奴才自愧不如。」

註：順治皇帝共有四位皇后。兩個是真皇后。第一個歷史上稱為廢后，「清史稿」說她「麗而慧」，是順治之母的姪女。「清史稿」載稱：「上好簡樸，后則奢侈，又妒，積與上忤。」那時順治對董鄂妃十分寵愛，皇后喝醋，和皇帝不斷吵嘴。順治大怒之下，就下旨廢后。王公大臣一致反對，爭執了很久，結果還是於順治十年被廢。順治心中當然想立董鄂妃為皇后，但董鄂妃不是出身於皇親國戚的大貴族之家，因此只得另立母親家族中的一個少女為后，後世稱為孝惠皇后。立這個皇后，是出於他母親太后的主張，順治很不喜歡。「清史稿」載稱：「順治十一年五月，聘為妃，六月冊為后。貴妃董鄂氏方幸，后又不當上旨。十五年正月，皇太后不豫，上責皇后禮節疏闕，命停應進中宮箋表，下諸王貝勒大臣議行。三月，以皇太后制，如舊制封進。聖祖即位，尊為皇太后。」順治對董鄂妃愛情很專，一心要找皇后的麻煩，母親生病，就怪皇后服侍不好，要以此為藉口廢她。但他母親極力維護娘家這個小輩，皇后方得保全。待康熙做了皇帝，這皇后便升為皇太后。

另外兩個不算是真正皇后。一個是康熙的親生母親，她父親佟圖賴是漢軍旗人，所以康熙有一半是漢人血統。她本來只是妃子，母以子貴，康熙做了皇帝後，也尊她為皇太后。她在康熙二年二月去世。歷史上稱孝康皇后。另一個就是董鄂妃。「清史稿」說：「年十八入侍，上眷之特厚，寵冠後宮。」死後追封為皇后，稱為孝獻皇后，又稱端敬皇后。

皇太后默然半晌，問道：「你今晚來見我，有甚麼用意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奴才是來請問太后一件事，好回去稟告主子。端敬皇后、孝康皇后、貞妃、榮親王四人，都是死於非命的，主子也因此而棄位出家。下這毒手之人，是宮中的一位武功好手。奴才冒死來請問太后：這位武功高手是誰？奴才年紀老了，瞎了眼睛，又患了不治之症，便如風中殘燭一般，但如不查明這件事，未免死不瞑目。」

太后冷冷的道：「你一雙眼珠子早已瞎了，瞑不瞑目，也沒甚麼相干。」海老公說道：「奴才眼睛雖然盲了，心中倒是雪亮的。」太后道：「你既心中雪亮，又何必來問我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還是問一問明白的好，免得冤枉了好人。這幾個月來，奴才用心查察，要知道潛伏在宮中的這位武學高手是誰。本來是極難查到的，可是機緣巧合，無意中竟知道皇上身有武功。」

皇太后冷笑道：「皇上身有武功，那又怎地？難道是他害死了自己母親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罪過，罪過。這種忤逆之事是說不得的，倘是奴才說了，死後要入拔舌地獄，就是心中想一想，死後也不免進洗腦地獄去受苦。」他咳了幾聲，續道：「奴才身邊有個小太監，叫做小桂子……」

韋小寶心頭一凜：「老烏龜說到我了。」

只聽海老公續道：「……他年紀只比皇上小著一兩歲，皇上很喜歡他，天天跟他比武摔跤，習練武藝。這小桂子的功夫，是奴才教的，雖然算不上怎麼樣，但在他這樣年紀的小孩子中間，也算不容易了。」

韋小寶聽他稱讚自己，不由得大是得意。

太后道：「明師出高徒，強將手下無弱兵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多謝太后金口。可是這小桂子跟皇上過招，十次中倒有九次是輸的。不論奴才教他甚麼武功，皇上的功夫總是勝了他一籌。看來教皇上武功的師父，比奴才是行得多了。奴才想來想去，宮裏的武學高手，也只有這一位大行家了。只要尋到了這位大行家，那麼害死兩位皇后、一位皇妃、一位皇子的兇手，也不難追查得到。」

太后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遠兜圈子，便是要跟我說這番話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太后說道明師必出高徒，這句話反過來也是一樣，高徒必有明師。皇上會使八八六十四式『八卦遊龍掌』，教他這掌法之人，就多半會使『化骨綿掌』。」太后問道：「你找到了這位武功高手沒有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已經找到了。」太后冷笑道：「你好深的心計。你教小桂子跟皇上練武，這半年多來，便是在找尋皇上的師父。」

海老公嘆道：「那沒法子啊。小桂子是個陰毒的小壞蛋，奴才的一雙眼珠子，便是給他用毒藥毒瞎的。若不是為了要將這件大事查得千真萬確，決計容不得這小壞蛋活到今朝。」

太后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小桂子這孩子真乖，毒瞎了你的眼睛，好得很，妙得很，明天我得好好賞他。」海老公道：「多謝太后。太后如果下旨將他厚葬，小桂子在陰世也必感戴太后的洪恩。」太后問道：「你已殺了他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已忍耐了很久很久，此後已用他不著了。」

韋小寶又驚又怒，尋思：「這老烏龜早就知道我不是小桂子，也早知他一雙眼睛是給我毒瞎的，原來他一直在利用老子，這才遲遲不下毒手。他教我功夫，全是為了要察看皇上的武功，他奶奶的，早知這樣，我真不該將皇上的武功詳詳細細的跟他說。你奶奶的，老烏龜以為老子死了，可是老子偏偏就沒死，待會我來扮鬼，嚇你個屁滾尿流。」

海老公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主子的性子向來很急，要做甚麼事，非辦到不可。只可惜他雖貴為天子，心愛的人給人家害死，卻也救她不活了。主子出了家，對董鄂妃卻還是念念不忘。奴才離清涼寺回宮之前，主子親筆寫了個上諭交給奴才，命奴才查明是誰害死董鄂妃，不，端敬皇后，再命奴才將這兇手就地正法。」

太后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他做了和尚，還能寫甚麼上諭？出家人念念不忘殺人害人，也不大像樣罷？」

海老公道：「因果報應，佛家也是挺講究的。害了人的人，終究不會有好下場。不過奴才練功岔了經脈，鬧得咳嗽氣喘，周身是病，再加上眼睛瞎了，更加沒指望啦。」

太后道：「是啊，你周身是病，眼又瞎了，就算奉有他的密旨，那也辦不了事啦！」

海老公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不成啦，不成啦！奴才告辭太后，這就去了。」說著轉過身來，慢慢向外走去。

韋小寶心頭登時如放了一塊大石，暗想：「老烏龜這一去，我就沒事了。他只道我已經死了，再也不會來找我。老子明兒一早溜出宮門，老烏龜如果再找得著我，老子服了你，跟你姓，我叫海小寶！」

太后卻道：「且慢！海大富，你上那裏去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已將一切都稟明了太后，那就回去等死。」太后道：「他交給你的事，你也不辦了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奴才心有餘而力不足，況且也沒這天大的膽子，作亂犯上。」太后嘿嘿一笑，道：「你倒很識時務，也不枉了侍候我們這幾年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是，是！多謝太后的恩典。這些冤沉海底之事，也只有等皇上年紀大了，再來昭雪。」他咳嗽兩聲，說道：「皇上拿辦鰲拜，手段英明得很。皇上親生之母為人所害，這件事也用不了等多少時候，皇上定會辦理，只可惜……只可惜奴才活不到那時候，等不到啦。」

太后走上幾步，喝道：「海大富，你轉來。」海老公道：「是，太后有甚麼吩咐？」太后厲聲道：「你剛才跟我胡說八道，這些……這些荒謬不堪的言語，已……已都跟皇上說過了？」語音發顫，顯得極是激動。海老公道：「奴才明日一早，就去稟告皇上，但是……但是今晚迫不及待，先來稟告太后。」太后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

※※※

突然間一聲勁風響起，跟著蓬蓬兩聲巨響。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忍不住探頭張望，只見太后正繞著海老公的溜溜轉動，身法奇快，一掌又一掌往他身上擊去。海老公端然凝立，還掌抵禦。韋小寶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：「怎麼太后跟老烏龜打了起來？原來太后也會武功。」

太后每一掌擊出，便是呼的一聲響，足見掌上勁力極是厲害。海老公雙足不動，隨掌迎擊，拍出的掌力無聲無響。相鬥良久，太后始終奈何他不得。突然間太后身子飛起，雙掌從半空中壓擊下來。海老公左掌翻轉，向上迎擊，右掌卻向太后腹上拍去。拍的一聲響，掌力相交，太后向後直飛出去。海老公一個踉蹌，身子幌了幾下，終於拿樁站住。

太后厲聲喝道：「好奴才，你……你……裝神弄鬼，以少林……少林……少林派武功教小桂子，原來自己是崆峒派的。」

海老公喘息道：「不敢，大家彼此彼此！太后以武當派武功教給皇上，想誘奴才上當。不過……不過那『化骨綿掌』是蛇島的功夫，奴才幾年前就已知道了。」

韋小寶略一凝思，已然明白，心道：「他奶奶的，老烏龜奸猾得緊，他教我甚麼『大擒拿手』，甚麼『大慈大悲千葉手』，都是少林派武功，好讓太后以為他是少林派的，其實卻是辣塊媽媽的崆峒派。只可惜太后的假武當派『八卦遊龍掌』，卻瞞不了老烏龜。」又想：「原來皇上的武功，都是太后教的。」

突然間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心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！太后會使『化骨綿掌』，難道……難道……那四個人都是太后害的？啊喲！別的倒也罷了，皇帝的親生母親也是為她所殺，海老公去跟皇帝一說，豈不是一場滔天大禍！皇上如果殺不了太后，太后非殺皇上不可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唯一的念頭便是拔腿就跑，儘快離開這是非之地，然後去通知皇帝，叫他千萬小心。可是他嚇得全身酸軟，拚命想逃，一雙腳恰好似釘住了在地下，半分動彈不得。

只聽得太后說道：「事已如此，難道你還想活過今晚麼？」海老公道：「太后儘管去召喚侍衛到來。來的人越多越好，奴才便可將種種情由，說給眾人聽聽，總有一個人會將真相傳入皇上耳中。」太后冷笑道：「哼，你倒打的如意算盤。」她說話聲音甚是緩慢，不住調勻呼吸。海老公道：「太后保重聖體，別岔了經脈。」太后道：「你倒好心！」

海老公的武功本來高過太后，雙眼既盲之後，便非敵手了。但他於數年之前，已從仵作口中查知，殺害董鄂妃和貞妃之人使的是「化骨綿掌」，這是遼東海外蛇島島主獨門秘傳的陰毒功夫。其時他不知兇手是誰，便即干冒奇險，暗練一項專門對付「化骨綿掌」的武功，雖然大傷身體，功夫卻已練成。

後來韋小寶和康熙皇帝練武，海老公推測，教皇帝武功之人便是殺害董鄂妃、孝康皇后諸人的兇手，日後勢將有一場大戰。他明知韋小寶害死了小桂子，又毒瞎了自己雙目，卻冒充小桂子來陪伴自己，心想這小孩子小小年紀，與自己素不相識，必是受人指使而來，多方以言語誘騙，想知道主使之人是誰，主使者自然多半便是兇手。可是韋小寶本來無人指使，並無底細可露，否則他再精乖十倍，畢竟年輕識淺，如何不給海老公套問出來？

海老公查問雖無結果，卻就此將計就計，教他武功，所教的武功卻又錯漏百出，好讓對方認定自己是少林派的，武功卻是平平。此刻動上了手，太后果然吃了大虧。

太后在半年之前，便料定海老公是少林派，海老公卻知她武當派武功是假裝的。兩人眼睛一明一盲，於對方武學派別的判斷，卻剛剛相反，海老公料敵甚明，太后卻一起始就料錯了。那也不是太后見識較差，只是海老公從仵作口中探知了真相，太后卻自始至終給蒙在鼓裏。再者，海大富心中，早以「教皇帝武功之人」為死敵，太后卻直至此刻，才知海大富要致自己死命，否則的話，早就下旨令侍衛將他處死，也用不著自己動手。

海老公心想自己眼睛盲了，務須激得對方出手攻擊，方能以逸待勞，於數招之間便即取勝。適才說了半天，太后一直不露口風，不知害死董鄂妃、孝康皇后等人的到底是誰。「化骨綿掌」是陰邪狠毒的旁門功夫，按常理想來，若不是二十年左右的苦功不能練成。太后博爾濟吉特氏是科爾沁貝勒綽爾濟之女，家世親貴無比，數世為后，累代大官，她在做閨女之時，便要出府門一步，也是千難萬難，從小不知有多少奶媽丫鬟侍候，如何能去偏僻凶險的蛇島，學這等旁門功夫？她就算要學武功，也必是學些八段錦、五禽戲之類增強體魄的粗淺功夫，說甚麼也不會學這「化骨綿掌」。多半她身畔親信的太監、宮女之中，有這麼一個武功好手，只盼太后吩咐此人出手。那知道自己一提到要去稟報皇帝，太后心中發急，不及細思，登時出手相攻。這一來，太后不但招認殺害四人乃是自己下手，而三掌一對，便已受了極重內傷。海老公苦心孤詣的籌畫數年，一旦見功，不由得心下大慰。

太后受傷不輕，幾次調勻呼吸，都不濟事，緩緩的道：「海大富，你愛瞎造謠言，儘管胡說去。皇上年紀雖小，頭腦可清楚得很，瞧他是聽你的，還是聽我的話。」

海老公道：「皇上初時自然不信奴才，多半還會下旨立時將奴才殺了。可是過得幾年，他會細細想的，他會越想越明白。太后，你這一族世代尊榮，太宗和主子的皇后，都出自你府上。就可惜這一場榮華富貴，在康熙這一朝中便完結了。」

太后哼了一聲，冷冷的道：「好得很，好得很！」

海老公又道：「主子吩咐奴才，一查到兇手，不管他是甚麼人，立時就殺了。可惜奴才武功低微，不是太后對手，只好出此下策，去啟奏皇上。」說著向外緩緩走去。

太后暗暗運氣，正待飛身進擊，突然間微風閃動，海老公陡然間欺身而近，雙掌猛拍過來。

海老公奉了順治之命，要將害死董鄂妃的兇手處死，他決意要辦成這件大事，甚麼啟奏皇上云云，只不過意在擾亂太后的神智，讓她心意煩燥，難以屏息凝氣，便可施展雷霆萬鈞的一擊。這一掌雖無聲無息，卻是畢生功力之所聚。適才他傾聽太后說話，已將她站立的方位拿捏得不差數寸，一掌拍出，直取太后胸口要穴。

太后沒防到他來得如此之快，閃身欲避，只要以快步移動身形數次，這惡監是個瞎子，便無法得知自己處身所在，其時只有自己可以出手相攻，他除了隨掌抵禦之外，更無反擊之能。那知道身形甫動，海老公的掌力中宮直進，逼得她自己幾乎氣也喘不過來，只得右掌運力拍出。她原擬交了這掌之後，立即移步，但海老公掌力上有股極大黏力，竟然無法移身，只得右掌加催掌力，和他比拚內勁。

海老公發覺對方內力源源送來，心下暗喜，自己瞎了雙目，倘若與對方遊鬥，那是處於極不利之境，但比拚內力卻和眼明眼盲無關。太后一上來便受了傷，氣息已岔，非一時三刻之間能夠復元，這等比拚內力，定要教她精力耗竭、軟癱而死。當下左掌陰力，右掌陽力，拚得片刻，陰陽之力漸漸倒轉，變成左掌陽力，右掌陰力。

在韋小寶看來，不過是太后一隻手掌和海老公兩隻手掌相抵，並無絲毫凶險。那知海老公的掌力便如是一座石磨，緩緩轉動，猶如磨粉，正在將太后的內力一點一滴的磨去。

韋小寶躲在假山之後，怕給太后發覺，偶然探頭偷看一眼，立即縮頭回去，驀地裏眼前白光一閃，忙又探頭出去，只見二人仍是三掌相抵，太后左手中卻已多了一柄短兵刃，正在向海老公腹上刺去，登時大喜，暗暗喝采：「妙極，妙極！老烏龜這一下子，非他媽的歸天不可。」

原來太后察覺到對方掌力怪異，左手輕輕從懷中摸出一柄白金點鋼蛾眉刺，極慢極慢的向外遞出，刺尖漸漸向海老公小腹上戳去。可是蛾眉刺遞到相距對方小腹尺許之處，便再也遞不過去。卻是海老公雙掌上所發的「陰陽磨」勁力越催越快，太后的單掌已然抵敵不住，只覺得右掌漸漸酸軟無力，忍不住便要伸左掌相助。

她本想將蛾眉刺緩緩刺出，不帶起半點風聲，敵人就無法察覺，但此刻右掌一掌之力已萬難支持，再也顧不得海老公是否察覺，左手運勁，只盼將蛾眉刺倏地刺將過去。那知便這麼瞬息俄延，右手竟然已無法前送半寸。靜夜之中，只聽得嗒嗒輕響，卻是海老公左手四指斷截處鮮血不斷流出，掉在地下。海老公越是使輕催逼內力，鮮血湧出越多。

韋小寶見蛾眉刺上閃出的月光不住幌動，有時直掠到他臉上，足見太后的左手正在不停顫動，白光越閃越快，蛾眉刺卻始終戳不到海老公的小腹。

過得片刻，只見太后手中的蛾眉刺竟然慢慢的縮將回來。韋小寶大驚：「啊喲，不好，太后打不過老烏龜！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他慢慢轉過身來，一步一步向外走去，每走一步，便知離開險境遠了一步，放心了一分，腳步也便快了一些，待走到門邊，伸手摸到了門環，突然間聽得身後傳來太后「啊」的一聲長叫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糟糕，太后給老烏龜害死了。」卻聽得海老公冷冷道：「太后，你漸漸油盡燈枯，再過得一炷香時分，你便精力耗竭而死。除非這時候突然有人過來，向我背心下手，我難以抵禦，才會給他害死！」

韋小寶正要開門飛奔而逃，突然聽得海老公的話，心道：「原來太后並沒死！老烏龜的話不錯，他雙手和太后拚上了，我如去刺他背心，老烏龜怎能分手抵禦？這是他自己說的，可怨不得旁人。」眼前正是打落水狗的大好良機，這現成便宜不撿，枉自為人了。韋小寶性喜賭博，輸贏各半，尚且要賭，如暗中作弊弄鬼，贏面佔了九成十成，這樣的賭錢機會便要了他命也決計不肯放過。要他冒險去救太后，那是無論如何不幹的，但耳聽得海老公自暴弱點，正是束手待縛、引頸就戳之勢，一塊肥肉放在口邊，豈可不吞？

他一伸手，便從靴筒中摸出匕首，快步向海老公背後直衝過去，喝道：「老烏龜，休得傷了太后！」提起匕首，對準了他背心猛刺。

海老公一聲長笑，叫道：「小鬼，你上了當啦！」左足向後踹出，砰的一聲，踹在韋小寶胸口，登時將他踹得飛出數丈。

原來海老公和太后比拚內力，已操勝券，忽聽得有人從假山後走了出去，腳步聲正是平時聽得熟了的韋小寶，這小鬼中了自己一掌，居然不死，心下頗為詫異，生怕他出去召喚侍衛前來，救了太后，那當真是功虧一簣，靈機一動，便出聲指點，誘他來攻擊自己背心。韋小寶臨敵應變的經驗不豐，果然便上了當。海老公這一腳踹正在他胸口。韋小寶騰雲駕霧般身在半空，一口鮮血嘔了出來。

海老公左足反踢，早料到太后定會乘著自己勁力後發的一瞬空隙，左掌擊向自己小腹，是以踢中韋小寶後，想也不想，右掌便向前拍出，護住了小腹，突然間手掌心一涼，跟著小腹上一陣劇痛。太后那柄白金點鋼蛾眉刺已穿破他手掌，插入了他小腹。他畢竟吃虧在雙目不能視物，縱然料到太后定會乘隙攻擊，卻料不到攻擊過來的並非掌力，而是一柄鋒銳之極的利器。他小腹被蛾眉刺插入，左掌勁力大盛，將太后震出數步。

太后左足落地，立即又向後躍出丈餘，只覺胸口氣血翻湧，幾欲暈去，生怕海老公乘機來攻，慢慢又退了數步，倚牆而立。

海老公縱聲長笑，叫道：「你運氣好！你運氣好！」呼呼呼連接推出三掌，一面出掌，一面身子向前直衝。

太后向右躍出閃避，雙腿酸軟，摔倒在地，只聽得豁啦啦一聲響，一排花架給海老公的掌力推倒了半邊。太后筋疲力竭，再也動彈不得，驚惶之下，卻見海老公伏在倒塌的花架之上，動也不動了。

※※※

太后支撐著想要站起，但四肢便如是棉花一般，全身癱軟，正想叫一名宮女出來相扶，隱隱聽得遠處傳來人聲，心想：「我和這惡監說話搏鬥，一直沒發高聲，可是他臨死時大叫大嚷，推倒花架，已然驚動了宮監侍衛。這些人頃刻便至，見到我躺在這裏，旁邊死了一老一小兩名太監，成何體統？」勉力想要運氣，起身入房，這一口氣始終提不上來。

只聽得人聲漸近，正著急間，忽然一人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太后，你老人家安好罷？我扶你起身。」正是那小太監小桂子。太后又驚又喜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沒給這惡人……踢死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踢我不死的。」剛才他被海老公踢入花叢之中，吐了不少鮮血，定一定神，便站起身來，見海老公伏在花架上不動，忙躲在一棵樹後，拾起塊石子向海老公投去，噗的一聲，正中後腦，海老公全不動彈。韋小寶大喜：「老烏龜死了！」但畢竟害怕，不敢上前察看，一時拿不定主意，該當奔逃出外，還是去扶太后，耳聽得人聲喧嘩，多人蜂湧而來，倘若逃了出去，定會撞上，便即走到太后跟前，伸手將她扶起。

太后喜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快扶我進去休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半拖半抱，踉踉蹌蹌的將她扶入房中，放上了床，自己雙足酸軟，倒在厚厚的地毯上，呼呼喘氣。太后道：「你便躺在這裏，待會有人來，不可出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

過了一會，但聽得腳步聲雜沓，許多人奔到屋外。燈籠火把的火光從窗格中照進來。有人說道：「啊喲，有個太監死在這裏！」另一人道：「是尚膳監的海老公。」一人提高聲音說道：「啟奏太后：園中出了些事情，太后萬福金安。」這樣說，意在詢問太后的平安。

太后問道：「出了甚麼事？」

她一出聲，外邊一眾侍衛和太監都吁了口大氣，只要太后安好，慈寧宮中雖然出事，也不會有太大的罪名。為首的侍衛道：「好似是太監們打架，沒甚麼大事。請太后安歇，奴才們明日查明了詳奏。」太后道：「是了。」

只聽那侍衛首領壓住嗓子，悄聲吩咐手下將海老公的屍體抬出去。有一人低聲道：「這裏還有個小宮女的屍體。啊！這小宮女沒死，只不過昏了過去。」侍衛首領低聲道：「一併帶出去，待她醒傳後查問原由。」

太后道：「有個小宮女嗎？抱進我房來。」她生怕蕊初醒轉之後，向人洩漏了風聲。

外面有人答應，一名太監將小宮女蕊初抱進房來，輕輕放在地下，向太后磕了個頭，退了出去。

這時太后身畔的眾宮女都已驚醒，個個站在房外侍候，只是不得太后召喚，不敢擅自進內。太后聽得一眾侍衛太監漸漸遠去，說道：「你們都去睡好了，不用侍候。」眾宮女答應了，便即散去。太后身有武功，此事極為隱秘，縱使是貼身宮女，也不知曉。她朝晚都要練功，任何太監宮女，若非奉召，不得踏入房門一步，連伸手碰一碰門帷，也屬嚴禁。

太后調勻了一會氣息。韋小寶也力氣漸復，坐了起來，過得片刻，支撐著站起。太后眼見他胸口中了海老公力道極其沉重的一腳，可是這小太監居然行動自如，還能將自己扶進房來，不知他練過甚麼功夫，便問：「除了跟這海大富外，你還跟誰練過功夫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就跟這惡老頭兒練過幾個月武功。他教的武功大半是假的。這人壞得很，每天都在想殺我。」

太后嗯了一聲，道：「他的一雙眼睛，是你毒瞎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老頭日日夜夜，都在背後詛咒太后，辱罵皇上，奴才聽了實在氣不過，又沒本事殺他，只好……只好……」太后道：「他怎樣罵我罵皇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說的都是無法無天的話，奴才一句也不敢記在心裏，一聽過即刻就忘記了。早已忘得乾乾淨淨，再也想不起來了。」

太后點了點頭道：「你這孩子倒乖得很，今天晚上，你到這裏來幹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睡在床上，聽見這惡老頭開門出外，只怕他要出甚麼法子害我，於是悄悄跟在他後面，一直跟到了這裏。」

太后緩緩的道：「他向我胡說八道的那番話，你都聽見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惡老頭的說話，奴才向來句句當他是放屁，太……太后你別見怪，奴才口出粗言，我可恨極了他。他每天罵我小烏龜，罵我祖宗，我知道他說的從來沒一句真話。」太后冷冷的道：「我是問你，海大富跟我說的話，你都聽見了沒有。你老老實實的回答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遠遠的躲在門外，不敢走近，這惡老頭耳朵靈得很，我一走近他便發覺了。我只見他在和太后說話，想偷聽幾句，可是離得太遠，聽來聽去聽不到。後來見到他膽敢冒犯太后，太也大逆不道，奴才便拚著性命來救駕。他到底向太后說了些甚麼話，奴才不知道，他……他一定在訴說奴才的不是，說我毒瞎了他眼睛，這雖然不假，其餘的話，太后千千萬萬不可相信。大概太后不信他的話，這奴才竟敢冒犯太后。」

太后道：「哼！你機靈得很，乖覺得很。海大富說的話，你真的沒聽見也好，假的沒聽見也好。只要將來有半句風言風語傳入了我耳中，你知道有甚麼結果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，如果有那一個大膽惡徒敢在背後說太后和皇上的壞話，奴才非跟他拚命不可。」太后道：「你能這樣，我就喜歡了。我過去也沒待你甚麼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從前皇上跟奴才摔跤練武，奴才不識得萬歲爺，言語舉動亂七八糟，太后和皇上一點也沒怪罪，這就是恩重如山了。否則的話，奴才便有一百個腦袋，也都該砍了。這惡老頭天天想殺奴才，幸好太后救了我的性命，奴才當真是感激得不得了。」

太后緩緩的道：「你知道感恩，那就很好。你點了桌上的蠟燭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打著了火，點亮了蠟燭。太后房中的蠟燭，燭身甚粗，特別光亮。

太后道：「你過來，讓我瞧瞧你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慢慢走到太后床前，只見她臉色雪白，更無半點血色，雙眉微豎，目光閃爍，韋小寶心跳加劇，尋思：「她……她會不會殺了我滅口？這時候我拔足飛奔，她定然追不上我，但如給她一把抓住，那可糟了！」他心中只想立刻發步便奔，一時卻下不了決心，只微一猶豫間，太后已伸出左手，握住了他右手。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全身一震，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太后道：「你怕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沒怕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」太后道：「只不過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太后待奴才恩重如山，奴才受甚麼驚甚麼的？」他聽人說過「受寵若驚」的成語，可是四個字中只記得二字。太后不知他說些甚麼，問道：「你為甚麼全身發抖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沒有……沒有……」

太后如在此刻一掌劈死了他，日後更不必擔心他洩漏機密，可是一口真氣說甚麼也提不上來，委實是筋疲力竭，雖握住了韋小寶的手，其實手指間一點力氣也無，韋小寶只須微微一掙，便能脫身，當下微笑道：「你今晚立了大功，我重重有賞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那惡老頭要殺奴才，幸得太后搭救性命，奴才可半點功勞也沒有。」

太后道：「你知道好歹，我將來不會虧待你的，這就去罷！」輕輕放脫了他手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忙爬下磕了幾個頭，退了出去。太后見他衣襟上鮮血淋漓，顯是吐過不少血，可是跪拜磕頭之際，行動仍是頗為伶俐，不由得暗暗納罕。

韋小寶出房之時，向躺在地下的蕊初看了一眼，見她胸口緩緩起伏，呼吸甚勻，便是如睡熟了一般，臉色紅潤，絕無異狀，心想：「過幾天我去找些糕餅果子來給你吃。」快步回到自己屋中，閂上了門，舒了口長氣，登時如釋重負。

這些日子來和海老公同處一室，時時刻刻提心吊膽，「現下老烏龜死了，再也不用怕有人來害我了。」突然間，想起了燭光下的太后臉色，猛地裏打了個寒噤，心想：「在這皇宮裏不大太平，老子還是……還是……哈哈，還是拿到了那四十五萬兩銀子，回揚州去見媽媽為妙。」想到自己性命尚在，四十五萬兩銀子失而復得，忍不住手舞足蹈起來。

高興了好一會，漸感疲倦，身子一橫，躺在床上便睡熟了。

# 第七回 古來成敗原關數 天下英雄大可知

韋小寶次晨起身，胸口隱隱作痛，又覺周身乏力，自知是昨晚給海老公打了一掌、踢了一腳之故，支撐著站起身來，但見胸口一大片血污，便除下長袍，浸到水缸中搓了幾搓，突然之間，袍上碎布片片脫落。他吃了一驚，將袍子提出水缸，只見胸口衣襟上有兩個大洞，一個是手掌之形，一個是腳底之形。他大為驚奇：「這……搞的是甚麼鬼？」一想到「鬼」字，登時全身寒毛直豎。

第一個念頭便是：「老烏龜的鬼魂出現，在我袍子上弄了這兩個洞。」又想：「老烏龜的鬼不知是瞎眼的，還是瞧得見人的？」盲人死了之後，變成的鬼是否仍然眼盲，這念頭在他心中一閃即過，沒再想下去，提著那件袍子怔怔出神，突然間恍然大悟：「不是鬼！昨晚老烏龜在我胸口打了一掌，踢了一腳，這兩個洞是給他打出來的。哈哈，老子的武功倒也不錯，只吐了幾口血，也沒甚麼大事。唉，不知可受了內傷沒有？老烏龜有隻藥箱，看有甚麼傷藥，還是吃一些為妙。」

海老公既死，他所有的物品，韋小寶自然老實不客氣的都據為己有，大模大樣的咳嗽一聲，將那口箱子打了開來，取出藥箱。藥箱中一瓶瓶、一包包、丸散甚多，瓶子上紙包上也寫得有字，可是他識不了幾個字，又怎分辨得出那一包是傷藥，那一瓶是毒藥？其中有一瓶黃色藥粉，卻是觸目驚心，認得是當日化去小桂子屍體的「化屍粉」，只須在屍體傷口中彈上一些，過不多時，整具屍體連著衣服鞋襪，都化為一灘黃水，這瓶藥粉自然碰也不敢碰。再想起只因自己加了藥粉的份量，海老公就此雙目失明，說甚麼也不敢隨便服藥，好在胸口也不甚疼痛，自言自語：「他媽的，老子武功了得，不服藥還不是很好？」

當下合上藥箱，再看箱子其餘物件，都是些舊衣舊書之類，此外有二百多兩銀子，這些銀子他自己毫不重視，別說索額圖答應了要給他四十五萬兩銀子，就是去跟溫有道他們擲擲骰子，幾百兩銀子也就輕而易舉地贏了來。

他在小桂子的衣箱中取出另一件長袍來披上，看到身上那件輕軟的黑色背心，不覺一怔：「老烏龜在我袍上打出兩個大洞，這件衣服怎地半點也沒破？這是從鰲拜藏寶庫中尋出來的，如果不是寶衣，鰲拜怎會放在藏寶庫中？」轉念一想：「老烏龜打我不死、踢我不爛，說不定不是韋小寶武功了得，而是靠了鰲拜的寶衣救命。索大哥當日勸我穿上，倒大有先見之明，而我穿上之後不除下來，先見之明，倒也不小。」

正在自嗚得意，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道：「桂公公，大喜，大喜！快開門。」韋小寶一面扣衣鈕，一面開門，問道：「甚麼喜事？」

門外站著四名太監，一齊向韋小寶躬身請安，齊聲道：「恭喜桂公公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大清早的，這麼客氣幹甚麼啊？」一名四十來歲的太監笑道：「剛才太后頒下懿旨去內務府，因海大富海公公得病身亡，尚膳司副總管太監的職司，就由桂公公升任。」另一名太監笑道：「我們沒等內務府大臣轉達恩旨，就巴巴的趕來向你道喜，今後桂公公統理尚膳司，那真是太好了！」

韋小寶做太監升級，也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，但想：「太后升我的級，是叫我對昨晚之事不可洩漏半點風聲。其實就是不升我，老子可也不敢多口，腦袋搬了家，嘴巴也沒有了，還能多口嗎？不過太后既然提拔我，總不會殺我了，倒大可放心。」想到此節，登時眉開眼笑，取出銀票，每人送了五十兩報信費。

一名太監道：「咱們宮裏，可從來沒一位副總管像你桂公公這般年輕的。宮裏總管太監十四位，副總管太監八位，頂兒尖兒的人物，一古腦兒就只二十二位。本來連三十歲以下的也沒有。桂公公今天一升，明兒就和張總管、王總管他們平起平坐，可真了不起！」另一人道：「大夥兒就只知桂公公在皇上跟前大紅大紫，想不到太后對你也這般看重，只怕不到半年，便升做總管了。以後可得對兄弟們多多提拔！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都是自己人、好兄弟，還說甚麼提拔不提拔？那是太后和皇上恩典，老……老……我桂小寶又有甚麼功勞？」他硬生生將「老子」二字嚥入口中了，好不辛苦，又道：「來來來，大夥兒到屋中坐坐，喝一杯茶！」

那中年太監道：「太后的恩旨，內務府總得下午才能傳來。大夥兒公請桂公公去喝上一杯，慶賀公公飛黃騰達，連升二級。桂公公，你現下是五品的官兒，那可不小啊。」其餘三人跟著起鬨，定要拉韋小寶去喝酒。韋小寶雖然近日受人奉承已慣，但馬屁之來，畢竟聽著受用，當即鎖上了門，笑嘻嘻的跟著四人去喝酒。

四人之中，兩個是太后身邊的近侍，奉太后之命去內務府傳旨，最先得到消息。其餘二人是尚膳監的太監，一個管採辦糧食，一個管選購菜餚，最是宮中的肥缺。二人一早聽到海大富病死消息，立即守在內務府門外，寸步不離，要知道何人接替海大富的遺缺，立即趕去打點，以便保全職位。四人將韋小寶請到御廚房中，恭恭敬敬的請他坐在中間首席。御廚知道這個小孩兒打從明天起便是自己的頂頭上司，自是打起全副精神，烹調精美菜餚，只怕便是太后和皇帝，平時也吃不到這般好菜。

韋小寶不會喝酒，順口跟他們胡說八道。一名太監嘆道：「海公公為人是挺好，可惜身子總是不成，又瞎了眼睛，這幾年來雖說管尚膳監的事，但一個月之中，難得有一兩天到御廚房來。」另一名太監道：「幸得大夥兒忠心辦事，倒也沒出甚麼岔子。」又一名太監道：「海老公是先帝爺喜歡的老臣子，倘若不是靠了老主子的舊恩典，尚膳監的差使早派了別人啦。桂公公得皇上和太后寵幸，那可大不相同啦。咱們大樹底下好遮蔭，辦起事來可就方便得多了。」先一人道：「聽說海公公昨天是咳嗽死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海公公咳嗽起來，常常氣也喘不過來。」

服侍太后的太監道：「今天清早，御醫李太醫來奏報太后，說海公公患的是癆病入骨，風濕入心，多年老病發作，再也治不好了。生怕癆病傳給人，一早就將他屍體火化了。太后嘆了好一會兒氣，連說：『可惜，可惜，海大富這人，倒是挺老實的！』」

韋小寶又驚又喜，知道侍衛、御醫、太監們都怕擔代干係，將海老公被殺身亡之事隱瞞不報，正好迎合了太后心意。韋小寶心想：「甚麼癆病入骨，風濕入心？老烏龜尖刀入腹，利劍穿心，那才是真的。」

喝了一會酒，尚膳監兩名太監漸漸提到，做太監的生活清苦，全仗撈些油水，請韋小寶不可像海老公那麼固執，一切事情要辦得圓通些。韋小寶有些明白，有些不明白，只是唯唯否否。吃完酒後，兩名太監將一個小包塞在他懷裏，回房打開來一看，原來是兩張銀票，每張一千兩。這「一千兩」三字，他倒是認得的，心想：「還沒上任，先收二千，油水倒挺不錯啊！」

※※※

申牌時分，康熙派人來傳他到上書房去，笑容滿面的道：「小桂子，太后說你昨晚又立了大功，要升你的級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早知道啦！」立即裝出驚喜交集之狀，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奴才也沒甚麼功勞，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。」

康熙道：「太后說，昨晚有幾名太監在花園中打架，驚吵太后，你過去趕開了，處理得很得當。你小小年紀，倒識大體。」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識大體嗎，也不見得。不過我知道，有些事情聽了該當牢牢記住，有些事情，應該立刻忘得乾乾淨淨，永遠不可提起。太監們打架，說的話挺難聽，自然誰也不可多提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小桂子，咱二人年紀雖然不大，可得做幾件大事出來，別讓大臣們瞧小了，說咱們不懂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只要皇上定下計策，有甚麼事，交給奴才去辦便是。」康熙道：「很好！鰲拜那廝，作亂犯上。我雖饒了他不殺，可是這人黨羽眾多，只怕死灰復燃，造起反來，那可大大的不妙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！」

康熙道：「我早知鰲拜這廝倔強，因此沒叫送入刑部天牢囚禁，免得他胡言亂語，一直關在康親王府裏。剛才康親王來奏，說那廝整日大叫大嚷，口出不遜的言語。」說到這裏，放低了聲音，道：「這廝說我用小刀子在他背心上戳了一刀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有此事？對付這廝，何必皇上親自動手？這一刀是奴才戳的，奴才去跟康親王說明白好了。」

康熙親自動手暗算鰲拜，此事傳聞開來，頗失為君的體統，他正為此發愁，聽韋小寶這般說，心下甚喜，點頭道：「這事由你認了最好。」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你去康親王家裏瞧瞧，看那廝幾時才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康熙道：「我只道他中了一刀轉眼便死，因此饒了他性命，沒料到這廝如此硬朗，居然能夠挺著，還在那裏亂說亂話，煽惑人心，早知如此……」言下頗有悔意。

韋小寶揣摸康熙之意，是要自己悄悄將他殺了，便道：「我看他多半挨不過今天。」

康熙傳來四名侍衛，命他們護送韋小寶去康親王府公幹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先回自己住處，取了應用物事，騎了一匹高頭大馬，在四名侍衛前後擁衛之下，向康親王府行去，在街上左顧右盼，得意洋洋。

忽聽得街邊有個漢子道：「聽說擒住大奸臣鰲拜的，是一位十來歲的小公公？」另一人道：「是啊，少年皇帝，身邊得寵的公公，也都是少年。」先一人道：「是不是就是這位小公公？」另一人道：「那我可不知道了。」

一名侍衛要討好韋小寶，大聲道：「擒拿奸臣鰲拜，便是這位桂公公立的大功。」

鰲拜虐殺漢人，殘暴貪賂，眾百姓恨之切骨，一旦被拿，辦罪抄家，北京城內城外，歡聲雷動。小皇帝下旨擒拿之時，鰲拜恃勇拒捕，終於為一批小太監打倒，這事也已傳得滿城皆知。眾百姓加油添醬，繪聲繪影，各處茶館中的茶客個個說得口沫橫飛，甚麼鰲拜飛腿欲踢皇帝，甚麼幾名小太監個個武功了得，怎樣用「枯藤盤根」式將鰲拜摔倒，鰲拜怎樣「鯉魚打挺」，小太監怎樣「黑虎偷心」，一招一式，倒似人人親眼目睹一般。

這幾天中，只要有個太監來到市上，立即有一群閒人圍了上來，打聽擒拿鰲拜的情形。此刻聽得那侍衛說道，這個小太監便是擒拿鰲拜的大功臣，街市之間立即哄動，無數百姓鼓掌喝采。韋小寶一生之中，那裏受到過這樣的榮耀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自己當真如是大英雄一般。一眾閒人只是礙著兩名手按腰刀的侍衛在前開路，心有所忌，否則早已擁上來圍住韋小寶看個仔細、問個不休了。

五人來到康親王府。康親王聽得皇上派來內使，忙大開中門，迎了出來，擺下香案，準備迎接聖旨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王爺，皇上命小人來瞧瞧鰲拜，別的也沒甚麼大事。」

康親王道：「是，是！」他在上書房中見到韋小寶一直陪在康熙身邊，又知他擒拿鰲拜出過大力，忙笑嘻嘻的挽住他手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你難得光臨，咱們先喝兩杯，再去瞧鰲拜那廝。」當即設下筵席。四名侍衛另坐一席，由王府中的武官相陪。康親王自和韋小寶在花園中對酌，問起韋小寶的嗜好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如說喜歡賭錢，王爺就會陪我玩骰子，他還一定故意輸給我。贏他的錢，這叫做勝之不武。」便道：「我也沒甚麼喜歡的。」

康親王尋思：「老年人愛錢，中年少年人好色，太監可就不會好色了。這小太監喜歡甚麼，倒難猜得很。這孩子會武功，如果送他寶刀寶劍，在宮中說不定惹出禍來，倒得擔上好大干係。啊，有了！」笑道：「桂公公，咱倆一見如故。我廄中養得有幾匹好馬，請你去挑選幾匹，算是小王送給你的一個小禮如何？」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怎敢領受王爺賞賜？」

康親王道：「自己兄弟，甚麼賞不賞的？來來來，咱們先看了馬，回來再喝酒。」攜著他手同去馬廄。康親王吩咐馬伕，牽幾匹最好的小馬出來。

韋小寶心頭不悅：「為甚麼叫我挑小馬？你當我是只會騎小馬的孩子嗎？」見馬伕牽了五六匹小駒出來，笑道：「王爺，我身材不高，便愛騎大馬，好顯得不太矮小。」

康親王立時會意，拍腿笑道：「是我胡塗，是我胡塗。」吩咐馬伕：「牽我那匹玉花驄出來，請桂公公瞧瞧。」

那馬伕到內廄之中，牽出來一匹高頭大馬，全身白毛，雜著一塊塊淡紅色斑點，昂首揚鬣，當真神駿非凡，黃金轡頭，黃金跳鐙，馬鞍邊上用銀子鑲的寶石，單是這副馬身上的配具，便不知要值多少銀子，若不是王公親貴，便再有錢的達官富商，可也不敢用這等華貴的鞍韉。韋小寶不懂馬匹優劣，見這馬模樣俊美，忍不住喝采：「好漂亮的馬兒！」

康親王笑道：「這匹馬是西域送來的，乃是有名的大宛馬，別瞧牠身子高大，年紀可還小得很，只兩歲另幾個月。漂亮的馬兒，該當由漂亮人來騎。桂兄弟，你就選了這匹玉花驄怎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……這是王爺的坐騎，小人如何敢要？王爺厚賜，可沒的折煞了小人。」康親王道：「桂兄弟，你這等見外，那是太瞧不起兄弟了。難道你不肯結交我這個朋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唉，小人在宮中是個……是個低賤之人，怎敢跟王爺交朋友？」

康親王道：「咱們滿洲人爽爽快快，你當我是好朋友，就將我這匹馬騎了去，以後大夥兒不分彼此。否則的話，兄弟心中可大大的生氣啦！」說著鬍子一翹，一副氣呼呼的模樣。

韋小寶大喜，便道：「王爺，你……你待小的這樣好，真不知如何報答才是？」

康親王道：「說甚麼報答不報答的？你肯要這匹馬，算是我有面子。」走過去在馬臀上輕拍數下，道：「玉花，玉花，以後你跟了這位公公去，可得乖乖的。」向韋小寶道：「兄弟，你試著騎騎看。」

韋小寶笑應：「是！」在馬鞍上一拍，飛身而起，上了馬背。他這幾個月武功學下來，拳腳上的真實功夫沒學到甚麼，縱躍之際，畢竟身手矯捷。

康親王讚道：「好功夫！」牽著馬的馬伕鬆了手，那玉花驄便在馬廄外的沙地上繞圈小跑。韋小寶騎在馬背之上，只覺又快又穩。他絲毫不懂控馬之術，生怕出醜，兜了幾個圈子便即躍下馬背，那馬便自行站住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王爺，可真多謝你的厚賜了！小人這就去瞧瞧鰲拜，回來再來陪你。」康親王道：「正是，這是奉旨差遣的大事。小兄弟，請你稟報皇上，說我們看守得很緊，這廝就算身上長了翅膀，也逃不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康親王道：「要不要我陪你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敢勞動王爺大駕。」

康親王每次見到鰲拜，總給他罵得狗血淋頭，原不想見他，當即派了本府八名衛士，陪同韋小寶去查察欽犯。

※※※

八名衛士引著韋小寶走向後花園，來到一座孤另另的石屋之前，屋外十六名衛士手執鋼刀把守，另有兩名衛士首領繞著石屋巡視，確是防守得十分嚴密。衛士首領得知皇上派內使來巡查，率領眾衛士躬身行禮，打開鐵門上的大鎖，推開鐵門，請韋小寶入內。

石屋內甚是陰暗，走廊之側搭了一座行灶，一名老僕正在煮飯。那衛士首領道：「這鐵門平時輕易不開，欽犯飲食就由這人在屋裏煮了，送進囚房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很好！你們王爺想得甚是周到。鐵門不開，這欽犯想逃就難得很了。」衛士首領道：「王爺吩咐過的，欽犯倘若要逃，格殺勿論。」

衛士首領引著韋小寶進內，走進一座小堂，便聽得鰲拜的聲音從裏面傳了出來，正在大罵皇帝：「你奶奶的，老子出生入死，立了無數汗馬功勞，給你爺爺、父親打下一座花花江山。你這沒出息的小鬼年紀輕輕，便不安好心，在背後捅我一刀子，暗算老子。老子做了厲鬼，也不饒你。」

衛士首領皺眉道：「這廝說話無法無天，真該殺頭才是。」

韋小寶循聲走到一間小房的鐵窗之前，探頭向內張去，只見鰲拜蓬頭散髮，手上腳上都戴了銬鐐，在室中走來走去，鐵鏈在地下拖動，發出鏗鏘之聲。

鰲拜斗然見到韋小寶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這罪該萬死、沒卵子的小鬼，你進來，你進來，老子扠死了你！」雙目圓睜，眼光中如要噴出火來，突然發足向韋小寶疾衝，砰的一聲，身子重重撞在牆上。

雖然明知隔著一座厚牆，韋小寶還是吃了一驚，退了兩步，見到他猙獰的形相，不禁甚是害怕。

衛士首領安慰道：「公公別怕，這廝衝不出來。」韋小寶定了定神，見鐵窗上的鐵條極粗，石牆極厚，而鰲拜身上所戴的手鐐腳銬又極沉重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說道：「又怕他甚麼？你們幾位在外邊等我，皇上吩咐了，有幾句話要我問他。」眾衛士齊聲答應退出。鰲拜兀自在厲聲怒罵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鰲少保，皇上吩咐我來瞧瞧你老人家身子好不好。你罵起人來，倒也中氣十足，身子硬朗得很哪，皇上知道了，必定喜歡得緊。」

鰲拜舉起雙手，將鐵銬在鐵窗上撞得噹噹猛響，怒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這狗娘養的小雜種。你去跟皇帝說，用不著他這麼假心假意，要殺便殺，鰲拜還怕了不成？」

韋小寶見他將鐵窗上粗大的鐵格打得直幌，真怕他破窗而出，又退了一步，笑道：「皇上可沒這麼容易就殺了你。要你在這裏安安靜靜的住上二三十年，等到心中真的懊悔了，爬著出去向皇上磕幾百個響頭，皇上念著你從前的功勞，說不定便饒了你，放了你出去。不過大官是沒得做了。」

鰲拜厲聲道：「你叫他快別做這清秋大夢，要殺鰲拜容易得很，要鰲拜磕頭，卻是千難萬難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走著瞧罷，過得三年五載，皇上忽然記起你的時候，又會派我來瞧瞧你。鰲大人，你身子保重，可千萬別有甚麼傷風咳嗽、頭痛肚痛。」

鰲拜大罵：「痛你媽的王八羔子。小皇帝本來好好地，都是給你們這些狗娘養的漢人教壞了。老皇爺倘若早聽了我的話，朝廷裏一個漢官也不用，宮裏一隻漢狗也不許進來，那會像今日這般亂七八糟？」

韋小寶不去理他，退到廊下行灶旁，見鍋中冒出蒸氣，揭開鍋蓋一看，煮的是一鍋豬肉白菜，說道：「好香！」那老僕道：「給犯人吃的，沒甚麼好東西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吩咐我來查察欽犯的飲食，可不許餓壞了他。」那老僕道：「好教公公放心，餓不了的。王爺叮囑了，每天要給他吃一斤肉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舀一碗給我嘗嘗，倘若待虧了欽犯，我請王爺打你板子。」老僕惶恐道：「是，是！小人不敢待虧了欽犯。」忙取過碗來，盛了一碗豬肉白菜，雙手恭恭敬敬的遞上，又遞上一雙筷子。

韋小寶接過碗來，喝了一口湯，不置可否，向筷子瞧了瞧，說道：「這筷子太髒，你給我好好的擦洗乾淨。」那老僕忙道：「是，是！」接過筷子，到院子中水缸邊去用力擦洗。

韋小寶轉過身子，取出懷中的一包藥末，倒在那一大碗豬肉白菜之中，隨即將紙包放回懷裏，將菜碗幌動幾下，藥末都溶入了湯裏。他知道康熙要殺鰲拜，卻要做得絲毫不露痕跡，從上書房中出來時便有了主意，回到住處，從海老公的藥箱中取出十來種藥末，也不管有毒無毒，胡亂混在一起，包了一包，心想這十幾種藥粉之中，必有兩三種是毒藥，給他服了下去，定然死多活少。

那老僕擦完筷子，恭恭敬敬的遞過。韋小寶接過筷子，在鰲拜那碗豬肉中不住攪拌，說道：「嗯，豬肉倒也不少。平時都這麼多嗎？我瞧你很會偷食！」那老僕道：「每餐都有不少豬肉，小人不敢偷食的。」心下詫異：「這位小公公怎麼知道我偷犯人的肉吃，可有點希奇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送去給犯人吃。」那老僕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又裝了三大碗白飯，連同那大碗白菜豬肉，裝在盤裏，捧去給鰲拜。

韋小寶提著筷子在鍋邊輕輕敲擊，心下甚是得意，尋思：「鰲拜這廝吃了我這碗加料大補的豬肉白菜，若不七孔流血，也得……也得八孔流血而死。」他本來想另說一句成語，但肚中實在有限，只好在「七孔流血」之上，再加上一孔。

他放下碗筷，踱出門去，和守門的衛士們閒談了片刻，心想這當兒鰲拜多半已將一碗豬肉吃了個碗底朝天，向衛士首領道：「咱們再進去瞧瞧！」衛士首領應道：「是！」

※※※

兩人剛走進門，忽聽得門外兩人齊聲吆喝：「甚麼人？站住了！」跟著颼颼兩響射箭之聲。那衛士首領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公公，我去瞧一下。」急奔出門。韋小寶跟著出去，只聽錚錚之聲大作，十來名青衣漢子手執兵刃，已和眾衛士動上了手。韋小寶大驚：「啊喲，鰲拜的手下之人來救他了。」

那衛士首領拔劍指揮，只吆喝得數聲，一男一女分從左右夾擊而上。護送韋小寶的四名御前侍衛便在左近，聞聲來援，加入戰團。那些青衣漢子武功甚強，霎時之間已有兩名王府衛士屍橫就地。

韋小寶縮身進了石屋，忙將門關上，正要取門閂支撐，突然迎面一股大力湧到，將他推得向後跌出丈餘，四名青衣漢子衝進石屋，大叫：「鰲拜在那裏？鰲拜在那裏？」一名長鬚老者一把抓起韋小寶，問道：「鰲拜關在那裏？」韋小寶向外一指，說道：「關在外邊的地牢裏。」兩名青衣人便向外奔出。外邊又有四名青衣人奔了進來，疾向後院竄去，突然有人叫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長鬚老者大怒，舉刀向韋小寶砍落。韋小寶急閃避開。旁邊一名青衣人提腿在他屁股上一腳，只踢得韋小寶飛出丈許，摔入後院。

六名青衣人齊去撞擊囚室的鐵門。但鐵門甚是牢固，頃刻間卻那裏撞得開？只聽得外面鑼聲鏜鏜鏜急響，王府中已發出警號。一名青衣人叫道：「須得趕快！」長鬚老者道：「廢話！誰不知道要快？」一名青衣漢子見一時撞不開鐵門，提起手中鋼鞭去撬窗上的鐵條，撬得幾撬，兩根鐵條便彎了。這時又有三名青衣漢子奔了進來。囚室外地形狹窄，九個人擠在一起，施展不開手腳。

韋小寶悄悄在地下爬出去，沒爬得幾步，便給人發覺，挺劍向他背心上刺到，韋小寶向左閃讓，那人長劍橫掠，嗤的一聲，在他背心長袍上拉了條口子。韋小寶幸得有寶衣護身，這一劍沒傷到皮肉，驚惶下躍起身來，斜刺衝出。另一個青衣漢子罵道：「小鬼！」舉刀便砍。韋小寶一躍而起，抓住了囚室窗上的鐵條，身子臨空懸掛。使鋼鞭的青衣漢子正在撬挖鐵條，見韋小寶阻在窗口，揮鞭擊落。

韋小寶無路可退，雙腳穿入兩條鐵條之間。兩根鐵條已給撬得彎了，他身子瘦小，竟從空隙間穿過，一鬆手，已鑽入了囚室。噹的一聲響，鋼鞭擊在鐵條之上。

外邊的青衣漢子紛紛呼喝：「我來鑽，我來鑽。」那使鋼鞭的漢子探頭欲從空隙中鑽進去。可是十三四歲的韋小寶鑽得過，這漢子身材肥壯，卻那裏進得去？

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，暗叫：「救兵快來，救兵快來！」耳聽得外面銅鑼聲、呼喝聲、兵刃撞擊聲響成一團。突然間呼的一聲，一股勁風當頭壓落。韋小寶一個打滾，滾出數尺。但聽得嗆啷啷一聲大響，臉上泥沙濺得發痛，他不暇回顧，急躍而起。只見鰲拜雙手舞動鐵鏈，荷荷大叫，亂縱亂躍，這時那使鋼鞭的青衣漢子正從窗格中鑽進來，鰲拜連手銬帶鐵鏈往他頭上猛力擊下，這青衣漢子登時腦漿迸裂而死。

韋小寶驚奇不已：「他怎麼將來救他的人打死了？」隨即明白：「啊喲，他吃了我的加料藥粉，雖然中毒，可不是翹辮子見閻羅皇，卻是發了瘋！」

窗外眾漢子大聲呼喝，鰲拜舉起手銬鐵鏈，往鐵窗上猛擊。韋小寶心想：「他如回過身來打我，老子可得要歸天！」危急之下不及細想，提起匕首，猛力向鰲拜後心戳去。

鰲拜服藥後神智已失，渾不知背後有人來襲，韋小寶匕首戳去，他竟不知閃避，波的一聲，匕首直刺入背。鰲拜張口狂呼，雙手連著手銬亂舞。韋小寶順勢往下一拖，那匕首削鐵如泥，直切了下去，鰲拜的背脊一剖為二，立即摔到。

窗外一眾青衣人霎時之間都怔住了，似乎見到了世上最希奇古怪之事。三四人同時叫了出來：「這小孩殺了鰲拜！這小孩殺了鰲拜！」

那長鬚人道：「撬開鐵窗，進去瞧明白了，是否真是鰲拜！」當下便有二人拾起鋼鞭，用力扳撬窗上鐵條。兩名王府衛士衝進室來，長鬚人揮動彎刀，一一砍死。一名青衣漢子提起短槍，隔窗向韋小寶不住虛刺，令他無法走近窗格傷人。

過不多時，鐵條的空隙擴大，一個青衣瘦子說道：「待我進去！」從鐵條空隙間跳進囚室。韋小寶舉匕首向他刺去。那瘦子舉刀一擋，嗤的一聲響，單刀斷為兩截。那瘦子一驚，手中斷刀向韋小寶擲出。韋小寶低頭閃避，雙手手腕已被那瘦子抓住，順勢反到背後。另一個青衣漢子舉刀架在他頸中，喝道：「不許動！」

窗上的鐵條又撬開了兩根，長鬚人和一名身穿青衣的禿子鑽進囚室，抓住鰲拜的辮子，提起頭來一看，齊聲道：「果是鰲拜！」長鬚人想將屍身推出窗外，但銬鐐上的鐵鏈牢牢釘在石牆之中，一時無法弄斷。那瘦子拿起韋小寶的匕首，嗤嗤四聲響，將連在鰲拜屍身上的鐵鏈都割斷了。長鬚人讚道：「好刀！」將屍身從窗格中推出，外邊的青衣漢子拉了出去。那瘦子將韋小寶推出，餘下三人也都鑽出囚室。

長鬚人發令：「帶了這孩子走！大夥兒退兵！」眾人齊聲答應，向外衝出。一名青衣大漢將韋小寶挾在脅下，衝出石屋。只聽得颼颼聲響，箭如飛蝗般射來。王府中二十餘名衛士不住放箭，康親王提刀親自督戰。

眾青衣人為箭所阻，衝不出去。抱著鰲拜屍身的是個道士，叫道：「跟我來！」舉起屍身擋在身前。康親王見到鰲拜，不知他已死，又見韋小寶被刺客拿住，大叫：「停箭！別傷了桂公公！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康王爺倒有良心，老子會記得你的！」

王府弓箭手登時停箭。那些青衣漢子高聲吶喊，衝出石屋。那長鬚人手一揮，四名漢子疾向康親王衝去。眾衛士大驚，顧不得追敵，都來保護王爺，豈知這是那長鬚人聲東擊西之計，餘人乘隙躍上圍牆，逃出王府。攻擊康親王的四名漢子輕功甚佳，並不與眾衛士交手，東一竄，西一縱，似乎俟機要取康親王性命，待得同伴盡數出了王府，四人幾聲呼嘯，躍上圍牆，連連揮手，十餘件暗器紛向康親王射去。眾衛士又是連聲驚呼，揮兵刃砸打暗器，但還是有一枝鋼鏢打中了康親王左臂。這麼一陣亂，四名青衣漢子又都出了王府。

韋小寶被一條大漢挾在脅下飛奔，但聽得街道上蹄聲如雷，有人大叫：「康親王府中有刺客！」正是大隊官軍到來增援。

一眾青衣漢子奔入王府旁的一間民房，閂上了大門，又從後門奔出，顯然這些人幹事之前，早就將地形察看明白，預備了退路。在小巷中奔行一程，又進了一間民房，仍是從後門奔出，轉了幾個彎，奔入一座大宅之中。

各人立刻除下身上青衣，迅速換上各種各式衣衫，頃刻間都扮成了鄉家模樣，挑柴的挑柴，挑菜的挑菜。一名漢子將韋小寶用麻繩牢牢綁住。兩名漢子推過一輛木車，車上有兩隻大木桶，將鰲拜的屍體和韋小寶分別裝入桶中。韋小寶心中只罵得一句：「他媽的！」頭上便有無數棗子倒下來，將他蓋沒，桶蓋蓋上，甚麼也瞧不見了。

跟著身子幌動，料想木車推出了大宅。棗子之間雖有空隙，不致窒息，卻也呼吸困難。韋小寶驚魂略定，心想：「這些鰲拜的家將部屬把老子拿了去，勢必要挖出老子的心肝來祭鰲拜。最好是途中遇上官兵，老子用力一滾，木桶翻倒，那便露出了馬腳。」可是四肢被緊緊綁住，那裏動得分毫？木桶外隱隱傳來轔轔車聲，身子顛簸不已，行了良久，又那裏遇到官兵了？韋小寶咒罵一陣，害怕一陣，忽然張口咬了一枚棗子來吃，倒也肥大香甜，吃得幾枚，驚懼之餘，極其疲倦，過不多時，竟爾沉沉睡去。

一覺醒來，車子仍是在動，只覺全身酸痛，想要轉動一下身子，仍半分動彈不得，心想：「老子這次定然逃不過難關了，待會只好大罵一場，出一口心中的惡氣，再過二十年，又是一條好漢。」又想：「幸虧我已將鰲拜殺了，否則這廝被這批狗賊救了出去，老子又被他們拿住，一樣的難以活命，死得可不夠本。鰲拜是朝廷大官，韋小寶只不過是麗春院裏的一個小鬼，一命換一命，老子便宜之極，哈哈，大大便宜！」既然無法逃命，只好自己如此寬解，雖說便宜之極，心中卻也沒半點高興。

過了一會，便又睡著了，這一覺睡得甚久，醒來時發覺車子所行的地面甚為平滑，行得一會，車子停住，卻也沒人放他出來，讓他留在棗子桶中。

過了大半天，韋小寶氣悶之極，又要朦朧睡去，忽聽得豁啦一響，桶蓋打開，有人在捧出他頭頂的棗子。韋小寶深深吸了口氣，大感舒暢，睜開眼來，只見黑沉沉地，頭頂略有微光。有人雙手入桶，將他提了起來，橫抱在手臂之中，旁邊有人提著一盞燈籠，原來已是夜晚。韋小寶見抱著他的是個老者，神色肅穆，處身所在是一個極大的院子。

那老者抱著韋小寶走向後堂，提著燈籠的漢子推開長窗。韋小寶暗叫一聲：「苦也！」不知高低，但見一座極大的大廳之中，黑壓壓的站滿了人，少說也有二百多人。這些人一色青衣，頭纏白布，腰繫白帶，都是戴了喪，臉含悲憤哀痛之色。大廳正中設著靈堂，桌上點燃著八根極粗的藍色蠟燭。靈堂旁掛著幾條白布輓聯，豎著招魂幡子。韋小寶在揚州之時，每逢大戶人家有喪事，總是去湊熱鬧，討賞錢，乘人忙亂不覺，就順手牽羊，拿些器皿藏入懷中，到市上賣了，便去賭錢，因此靈堂的陳設看得慣了，一見便知。

他在棗桶中時，早料到會被剖心開膛，去祭鰲拜，此刻事到臨頭，還是嚇得全身皆酥，牙齒打戰，格格作響。那老者將他放下，左手抓住他肩頭，右手割斷了綁住他手足的麻繩。韋小寶雙足酸軟，無法站定。那老者伸手到他右脅之下扶住。

韋小寶見廳上這些人顯然都有武功，自己只怕一個也打不過，要逃走那是千難萬難，但左右是個死，好在綁縛已解，總得試試，最不濟逃不了，給抓了回來，一樣的開心剖膛，難道還能多開一次，多剖一回？眼前切要之事，第一要那老頭子的手不在自己脅下托住，以免身子一動便給他抓住；第二要設法弄熄燈籠燭火，黑暗一團，便有脫身之機。

他偷眼瞧廳上眾人，只見各人身上都掛插刀劍兵刃。一名中年漢子走到靈座之側，說道：「今日大……大仇得報，大……大哥你可以眼閉……眼閉了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已泣不成聲。他一翻身，撲倒在靈前，放聲大哭。廳上眾人跟著都號啕大哭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辣塊媽媽，老子來罵幾句。」但立即轉念：「我開口一罵，這些烏龜王八蛋馬上向老子動手，可逃不了啦。」斜眼見托著自己的老者正自伸衣袖拭淚，便想轉身就逃，但身後站滿了人，只須逃出一步，立時便給人抓住，心想時機未到，不可鹵莽。

人叢中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：「上祭！」一名上身赤裸、頭纏白布的雄壯大漢大踏步走上前來，手托木盤，高舉過頂，盤中鋪著一塊紅布，紅布上赫然放著一個血肉模糊的人頭。韋小寶險些兒暈去，心想：「辣塊媽媽，這些王八蛋要來割老子的頭了。」又想：「這是誰的頭？是康親王嗎？還是索額圖的？不會是小皇帝的罷？」木盤舉得甚高，看不見首級面容。那大漢將木盤放在供桌上，撲地拜倒。大廳上哭聲又振，眾人紛紛跪拜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媽的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轉身正欲奔跑，那老者拉拉他衣袖，輕輕在他背上一推。韋小寶四肢綁縛解開不久，血脈尚未行開，腿上沒半點力氣，給他一推之下，立即跪倒，見眾人都在磕頭，只好跟著磕頭，心中大罵：「賊鰲拜，烏龜鰲拜。老子一刀戳死了你，到得陰間，老子又再來戳你幾刀！」

有些漢子拜畢站起身來，有些兀自伏地大哭。韋小寶心想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這般大哭也不怕羞，鰲拜這王八蛋有甚麼好，死了又有甚麼可惜？又用得著你們這般大流馬尿？」

眾人哭了一陣，一個高高瘦瘦的老者走到靈座之側，朗聲說道：「各位兄弟，咱們尹香主的大仇已報，鰲拜這廝終於殺頭，實是咱們天地會青木堂的天大喜事……」

韋小寶聽到「鰲拜這廝終於殺頭」八個字，耳中嗡的一聲，又驚又喜，一個念頭閃電似的鑽入腦中：「他們不是鰲拜的部屬，反是鰲拜的仇人？」那高瘦老者下面的十幾句話，韋小寶全然聽而不聞，過了好一會，定下神來，才慢慢將他說話聽入心中，但中間已然漏了一大段，只聽他說道：「……今日咱們大鬧康親王府，殺了鰲拜，全師而歸，韃子勢必喪膽，於本會反清復明的大業，實有大大好處。本會各堂的兄弟們知道了，一定佩服咱們青木堂有智有勇，敢作敢為。」

眾漢子紛紛說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」「咱們青木堂這次可大大的露了臉。」「蓮花堂、赤火堂他們老是自吹自擂，可那有青木堂這次幹得驚天動地！」「這件事傳遍天下，只怕到處茶館中都要編成了故事來唱。將來把韃子逐出關外，天地會青木堂名垂不朽！」「甚麼把韃子逐出關外？要將眾韃子斬盡殺絕，個個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眾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精神大振，適才的悲戚之情，頃刻間一掃而空。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更無懷疑，知道這批人是反對朝廷的志士。他在遇到茅十八之前，在揚州街坊市井之間，便已常聽人說起天地會反清的種種俠義事跡。當年清兵攻入揚州，大肆屠殺，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所謂：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」，實是慘不堪言。揚州城中幾乎每一家人家，都有人在這場大屠殺中遭難。因之對於反清義士的欽佩，揚州人比之別地人氏，無形中又多了幾分。其時離「揚州十日」的慘事不過二十幾年，韋小寶從小便聽人不斷說起清軍的惡行，又聽人說史閣部如何抗敵殉難，某人又如何和敵兵同歸於盡。這次茅十八和眾鹽梟在麗春院中打架，便是為了強行替天地會出頭而起，一路上聽他說了不少天地會的英雄事跡，又有甚麼「為人不見陳近南，就稱英雄也枉然」等等言語，心中早已萬分嚮往仰慕，這時親眼見到這一大群以殺韃子為己任的英雄豪傑，不由得大為興奮，一時意忘了自己是韃子朝廷中「小太監」的身份。

那高瘦老者待人聲稍靜，續道：「咱青木堂這兩年中，時時刻刻記著尹香主尹大哥的大仇，人人在萬雲龍大哥的靈前瀝血為誓，定要殺了鰲拜這廝為尹大哥報仇。尹香主當時慷慨就義，江湖上人人欽仰，今日他在天之靈，見到了鰲拜這個狗頭，一定會仰天大笑。」

眾人都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」

人叢中一個雄壯的聲音道：「兩年前大夥兒立誓，倘若殺不得鰲拜，我青木堂中人人都是狗熊灰孫子，再也沒臉面在江湖上行走。今日終於雪了這場奇恥大辱。我姓樊的這兩年來飯也吃不飽、覺也睡不好，日思夜想，就是打算怎生給尹香主報仇，為青木堂雪恥，大夥兒終於心願得償，哈哈，哈哈！」許多人跟著他都狂笑起來。

那高瘦老者說道：「好，我青木堂重振雄風，大夥揚眉吐氣，重新抬起頭來做人。這兩年來，青木堂兄弟們個個都似無主孤魂一般，在天地會中聚會，別堂的兄弟只消瞧我一眼，冷笑一聲，我就慚愧得無地自容，對會中的大事小事，不敢插嘴說一句話。雖然總舵主幾次傳了話來，開導咱們，說道為尹香主報仇，是天地會全體兄弟們的事，決不是青木堂一堂的事。可是別堂兄弟們冷言冷語，卻不這麼想啊。自今而後，那可是大不相同了。」

另一人道：「對，對，李大哥說得對，咱們乘此機會，一鼓作氣，轟轟烈烈的再幹他幾件大事出來。鰲拜這惡賊號稱『滿洲第一勇士』，今日死在咱們手下，那些滿洲第二勇士、第三勇士、第四勇士，那是個個怕得要死了！」

眾人一聽，又都轟然大笑起來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們一會兒哭，一會兒笑，倒像是小孩兒一般。」

人叢中忽然有個冷冷的聲音說：「是我們青木堂殺了鰲拜麼？」

眾人一聽此言，立時靜了下來，大廳中聚著二百來人，片刻之間鴉雀無聲。

過了良久，一人說道：「殺死鰲拜的，雖是另有其人，但那也是咱們青木堂攻入康親王府之後，那人乘著混亂，才將鰲拜殺死。」

先前那人又冷冷的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那聲音粗壯之人大聲道：「祁老三，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那祁老三仍是冷言冷語：「我又有甚麼意思了？沒有意思，一點也沒有意思！只不過別堂中兄弟如果說道：『這番青木堂可當真威風啦！但不知殺死鰲拜的，卻是貴堂中那一位兄弟？』這一句話問了出來，只怕有些兒難以對答。大家不妨想想，這句話人家會不會問？只怕一千個人中，倒有九百九十九個要問罷！大夥兒自吹自擂，儘往自己臉上貼金，未免……未免有點……嘿嘿，大夥兒肚裏明白！」

眾人盡皆默然，都覺他說話刺耳，聽來極不受用，但這番話卻確是實情，難以辯駁。

過了好一會，那高瘦老者道：「這個清宮中的小太監陰錯陽差，殺了鰲拜，那自是尹香主在天之靈暗中祐護，假手於一個小孩兒，除此大奸。大家都是鐵錚錚的男子漢，也不能抹著良心說假話。」眾人面面相覷，有的不禁搖頭，本來興高采烈，但想到殺死鰲拜的並非青木堂的兄弟，登時都感大為掃興。

那高瘦老者道：「這兩年來，本堂無主，大夥兒推兄弟暫代執掌香主的職司。現下尹香主的大仇已報，兄弟將令牌交在尹香主靈前，請眾兄弟另選賢能。」說著在靈座前跪倒，雙手拿著一塊木牌，拜了幾拜，站起身來，將令牌放在靈位之前。

一人說道：「李大哥，這兩年之中，你將會務處理得井井有條，這香主之位，除了你之外，又有誰能配當？你也不用客氣啦，乘早將令牌收起來罷！」

眾人默然半晌。另一人道：「這香主之職，可並不是憑著咱們自己的意思，要誰來當就由誰當。那是總舵委派下來的。」

先一人道：「規矩雖是如此，但歷來慣例，每一堂商定之後報了上去，上頭從來沒駁回過，所謂委派，也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。」

另一人道：「據兄弟所知，各堂的新香主，向來都由舊香主推薦。舊香主或者年老，或者有病，又或是臨終之時留下遺言，從本堂兄弟之中挑出一人接替，可就從來沒有自行推選的規矩。」

先一人道：「尹香主不幸為鰲拜所害，那有甚麼遺言留下？賈老六，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，又幹麼在這裏挑眼了？我明白你的用意，你反對李大哥當本堂香主，乃是心懷不軌，另有圖謀。」

韋小寶聽到「賈老六」三字，心下一凜，記得揚州眾鹽梟所要找的就是此人，轉頭向他瞧去，果見他頭頂光禿禿地，一根小辮子上沒剩下幾根頭髮，臉上有個大刀疤。

那賈老六怒道：「我又心懷甚麼不軌，另有甚麼圖謀了？崔瞎子，你話說得清楚些，可別含血噴人。」

那姓崔之人少了一隻左目，大聲道：「哼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青木堂中，又有誰不知道你想捧你姊夫關夫子做香主。關夫子做了香主，你便是國舅老爺，那還不是大權在手，要風得風、要雨得雨嗎？」

賈老六大聲道：「關夫子是不是我姊夫，那是另一回事。這次攻入康王府，是關夫子率領的，終於大功告成，奏凱而歸，憑著我姊夫的才幹，他不能當香主嗎？李大哥資格老，人緣好，我並不是反對他。不過講到本事，畢竟還是關夫子行得多。」

崔瞎子突然縱聲大笑，笑聲中充滿了輕蔑之意。賈老六怒道：「你笑甚麼？難道我的話說錯了？」崔瞎子笑道：「沒有錯，咱們賈六哥的話怎麼會錯？我只是覺得關夫子的本事太也厲害了些。五關是過了，六將卻沒有斬。事到臨頭，卻將一個大仇人鰲拜，讓人家小孩兒一刀殺了。」

突然人叢中走出一人，滿臉怒容在靈座前一站，韋小寶認得他便是率領人眾攻入康親王府的那個長鬚人。見他一部長鬚飄在胸前，模樣甚是威嚴。原來此人姓關，名叫安基，因鬍子生得神氣，又是姓關，大家便都叫他關夫子。他雙目瞪著崔瞎子，粗聲說道：「崔兄弟，你跟賈老六鬥口，說甚麼都可以，我姓關的可沒得罪你。大家好兄弟，在萬雲龍大哥靈前賭過咒，罰過誓來，說甚麼同生共死，你這般損我，是甚麼意思？」

崔瞎子心下有些害怕，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可沒敢損你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關二哥，你……你如贊成推舉李大哥作本堂香主，那麼……那麼做兄弟的給你磕頭賠罪，算是我說錯了話。」

關安基鐵青著臉，說道：「磕頭賠罪，那怎麼敢當？本堂的香主由誰來當，姓關的可不配說這一句話。崔兄弟，你也還沒當上天地會的總舵主，青木堂的香主是誰，還輪不到你來說話。」

崔瞎子又退了一步，大聲道：「關二哥，你這話不也擺明著損人嗎？我崔瞎子是甚麼腳色，便是再投十八次胎，也挨不上當天地會的總舵主。我只是說，李力世李大哥德高望重，本堂之中，再也沒那一位像李大哥那樣，教人打從心窩裏佩服出來。本堂的香主倘若不是請李大哥當，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們都會不服。」

人叢中有一人道：「崔瞎子，你又不是本堂十之八九的兄弟，怎知道十之八九的兄弟們心中不服？我看啊，李大哥人是挺好的，大夥兒跟他老人家喝喝酒、聊聊天、曬曬太陽，那是再好不過了。可是說到做本堂香主，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們心中大大的不以為然。」

又一人道：「我說呢，張兄弟的話對得不能再對。德高望重又怎麼樣？咱們天地會是反清復明，又不是學孔夫子，講甚麼仁義道德。德高望重，就能將韃子嚇跑嗎？要找德高望重之人，私塾中整天『詩云子曰』的老秀才可多得很。」眾人一聽，都笑了起來。

一名道人道：「依你之見，該當由誰來當本堂香主？」那人道：「第一、咱們天地會幹的是反清復明大事。第二、咱們青木堂要在天地會各堂之中出人頭地，幹得有聲有色。眾兄弟中那一個最有才幹，最有本事，大夥兒便推他為香主。」那道人道：「最有才幹，最有本事，依貧道看來，還是以李大哥為第一。」

人叢中數十人都大聲叫嚷起來：「我們推關夫子！李大哥的本事怎及得上關夫子？」

那道人道：「關夫子做事有股衝勁，這是大家都佩服的……」許多人叫了起來：「是啊！那還有甚麼說的？」那道人雙手亂搖，叫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，聽我說完。不過關夫子的脾氣十分暴躁，動不動就發火罵人。他眼下在本堂中不過是一個尋常兄弟，大夥兒見到他，心中已先怕了三分。他一做香主，只怕誰也沒一天安穩的日子過。」一人道：「關夫子脾氣近來好得多了。他一做香主，只會更好。」

那道士搖頭道：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關夫子的脾氣，是幾十年生成的，就算按捺得住一時，又怎能按捺得一年半載？青木堂香主是終身大事，不可由於一個人的脾氣不好，鬧得弟兄們失和，大家人心渙散，不免誤了大事。」

賈老六道：「玄貞道長，我瞧你的脾氣，也不見得有甚麼高明。」

那道人道號玄貞，聽他這麼說，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正是各人之事自家知，貧道脾氣不好，得罪人多，所以儘量少開口。不過推選香主，乃是本堂大事，貧道忍不住要說幾句了。貧道脾氣不好，不做香主，並不礙事。那一位兄弟瞧著不順眼，不來跟我說話，也就罷了，遠而避之，也就是了。但如貧道做了香主，豈能不理不睬，遠而避之？」

賈老六道：「又沒人推你做香主，為甚麼要你出來東拉西扯？」

玄貞勃然大怒，厲聲道：「賈老六，江湖上朋友見到貧道之時，多尊稱一聲道長，便是總舵主，也是客客氣氣。那有似你這般無禮的。你……你狗仗人勢，想欺侮到我玄貞頭上，可沒這麼容易！我明明白白跟你說，關夫子要當本堂香主，我玄貞第一個不贊成！他要當這香主，第一就須辦到一件事。這件事要是辦到了，貧道說不定就不反對。」

賈老六本來聽他說「狗仗人勢」，心下已十分生氣，只是一來玄貞道人武功高強，他當真動了怒，可也真不敢和他頂撞；二來這道人在江湖上名頭甚響，總舵主對他客氣，確也不假。自己要擁姊夫做本堂香主，此人如一力作梗，實是一個極大的障礙，聽他說只要姊夫辦到一件事，便不反對他做香主，心下一喜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事，你倒說來聽聽。」

玄貞道人道：「關夫子第一件要辦的大事，便須和『十足真金』賈金刀離婚！」

此言一出，眾人登時鬨堂大笑。原來玄貞道人所說的「十足真金」賈金刀，便是關夫子的妻室，賈老六的嫡親姊姊。她手使兩把金刀，人家和她說笑，常故意詢問：「關嫂子，你這兩口金刀，到底是真金還是假金？」她一定鄭重其事的道：「十足真金，十足真金！那有假的？」因此上得到個「十足真金」的外號。玄貞道人要關夫子和妻子離婚，豈不是擺明了要賈老六的好看？其實「十足真金」賈金刀為人心直口快，倒是個好人。她兄弟賈老六也不壞，只是把姊夫抬得太高，關夫子又脾氣暴躁，得罪人多，大家背後不免閒話甚多。

關安基手一伸，砰的一聲，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「玄貞道長，你說甚麼話來？我當不當香主，有甚麼相干，你幹甚麼提到我老婆？」

玄貞道人還未答話，人叢中一人冷冷的道：「關夫子，尹香主可沒得罪你，你拍他的靈座幹甚麼？」原來關安基適才一拍，卻是拍在靈座之上。

關安基心中一驚，他人雖暴躁，倒是機靈得很，大聲道：「是兄弟錯了！」在靈位之前跪倒，拜了幾拜，說道：「尹大哥，做兄弟的盛怒之下，在你靈枱上拍了一掌，實在是兄弟的不是，請你老人家在天之靈，不可見怪。」說著砰砰砰的叩了幾個響頭。餘人見他如此，也就不再追究。

崔瞎子道：「大家瞧！關夫子光明磊落，人是條漢子，就是脾氣暴躁，沉不住氣。他做錯了事，即刻認錯，那當然很好。可是倘若當了香主，一件事做錯了，往往干係極大，就算認錯，又有甚麼用？」

關安基本來聲勢洶洶，質問玄貞道人為何提及他妻子「十足真金」賈金刀，但盛怒之下，在尹香主靈枱上拍了一掌，為人所責，雖然立即向尹香主靈位磕頭，眾兄弟不再追究，氣勢終於餒了，一時不便再和玄貞道人理論。玄貞也就乘機收篷，笑道：「關夫子，你我自己兄弟，一同出生入死，共過無數患難，犯不著為了一時口舌之爭，失了兄弟間的和氣。剛才貧道說的笑話，你包涵包涵，回家別跟賈金刀嫂子說起。否則她來揪貧道的鬚子，可不是玩的。」眾人又都笑了起來。關安基對這道人本有三分忌憚，只好付之一笑。

眾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有的說李大哥好，有的說關夫子好，始終難以定議。

忽有一人放聲大哭，一面哭，一面說道：「尹香主啊尹香主，你在世之日，我青木堂中何等和睦，眾兄弟真如至親骨肉一般，同心協力，幹那反清復明的大事。不幸你為鰲拜這奸賊所害，我青木堂中，再沒第二個人能如你這般，既有人緣，又有本事。尹香主啊，除非你死而復生，否則我青木堂只怕要互相紛爭不休，成為一盤散沙，再也不能如你在世之時那般興旺了。」眾人聽到他這等說，許多人忍不住又都流起淚來。

有一人道：「李大哥有李大哥的好處，關夫子有關夫子的好處，兩位都是自己好兄弟，可不能為了推舉香主之事，大夥兒不和。依我之見，不如請尹香主在天之靈決定。咱們寫了李大哥和關夫子的名字，大夥兒向尹香主靈位磕頭，然後拈鬮決定，最是公平不過。」許多人隨聲附和。

賈老六大聲道：「這法兒不好。」有人道：「怎麼不好？」賈老六道：「拈鬮由誰來拈？」那人道：「大夥兒推舉一位兄弟來拈便是了。」賈老六道：「只怕人有私心，發生弊端。」崔瞎子怒道：「在尹香主靈前，誰有這樣大的膽子，敢作弊欺瞞尹香主在天之靈？」賈老六道：「人心難測，不可不防。」崔瞎子罵道：「操你奶奶的，除非是你想作弊。」賈老六怒道：「你這小子罵誰？」崔瞎子怒道：「是我罵了你這小子，卻又怎麼？」賈老六道：「我忍耐已久，你罵我奶奶，那可無論如何不能忍了。」刷的一聲，拔出了鋼刀，左手指著他喝道：「崔瞎子，咱哥兒到外面院子中去比劃比劃。」

崔瞎子慢慢拔出了刀，道：「這是你叫陣，我被迫應戰。關夫子，你親耳聽到的。」關安基道：「大家兄弟，不可為這件事動刀子。崔兄弟，你罵我舅子，那是你的不對。」崔瞎子道：「我早知你要分派我的不是。你還沒做香主，已是這樣，若是做了，那還了得？」關安基怒道：「難道你罵人祖宗，那就對了？你操我小舅子的奶奶，我算是你甚麼人？」

眾人忍不住大笑，一時大堂之中，亂成一團。賈老六見姊夫為他出頭，更是氣盛，便要往庭中闖去，卻有人伸手攔住，勸道：「賈老六，你想你姊夫當香主，可不能得罪人太多，遇到了事，須得讓人一步。」崔瞎子慢慢收刀入鞘，說道：「我也不是怕了你，只不過大家義氣為重，自己兄弟，不能動刀子拚命。總而言之，關夫子要當香主，我姓崔的說甚麼也不贊成。關夫子的氣還好受，賈老六的氣卻受不了。閻王好見，小鬼難當。」

韋小寶站在一旁，聽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爭執不休，有的人粗口詈罵，又有人要動刀子打架，冷眼旁觀，頗覺有趣。初時他以為這些人是鰲拜的部屬，不免要殺了自己祭奠鰲拜，待知這些人恨極了鰲拜，心中登如一塊大石落地，可是聽得他們口口聲聲的說甚麼「反清復明」，又擔心起來：「他們自然認定我是清宮裏的小太監，不論如何辯白，他們定然不信。待得香主選定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會來殺了我。那不是反清復明嗎？眼前的『清人』，除了老子之外，那裏還有旁人？再說，我在這裏，把他們的甚麼秘密都聽了去，就算不殺我滅口，也必將我關了起來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老子這還是溜之大吉為妙。」慢慢一步一步的退到門邊，只盼廳中情勢再亂，便逃了出去。

只聽得一人說道：「拈鬮之事，太也玄了，有點兒近乎兒戲。我說呢，還是請李大哥和關夫子以武功來決勝敗，拳腳也好，兵刃也好，點到為止，不可傷人。大夥兒站在旁邊睜大了眼瞧著，誰勝誰敗，清清楚楚，誰也沒有異言。」

賈老六首先贊成，大聲道：「好！就是比武決勝敗，倘若李大哥勝了，我賈老六就擁李大哥為香主。」

他這一句話一出口，韋小寶立時心想：「你贊成比武，那定是你姊夫的武功勝過了李大哥，還比甚麼？」連韋小寶都這麼想，旁人自然是一般的想法，擁李派登時紛紛反對，有的說：「做香主是要使全堂兄弟和衷共濟，跟武功好不好沒多大關係。」「真的要比武決定誰做香主，如果本堂兄弟之中，有人武功勝過了關夫子，是不是又讓他來當香主呢？」「這不是推香主，那是擺擂台了。關夫子不妨擺下擂台，讓天下英雄好漢都來打擂台。」「倘若鰲拜這奸賊不死，他是『滿洲第一勇士』，關夫子的武功未必便勝得過他，打了擂台之後，難道便請鰲拜來做咱們香主？」眾人一聽，忍不住都笑了出來。

正紛亂間，忽有人冷冷的道：「尹香主啊尹香主，你一死之後，大家都瞧你不起了。在你靈前說過的話，立過的誓，都變成放他媽的狗屁了。」

韋小寶認得這人的聲音，知道是專愛冷言冷語的祁老三。眾人立時靜了下來，跟著幾個人同時問道：「祁老三，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祁老三冷笑道：「哼，我姓祁的當年在萬雲龍大哥和尹香主靈前磕過頭，在手指上刺過血，還立下重誓，決意為尹香主報仇，親口說過：『那一個兄弟殺了鰲拜，為尹香主報得大仇，我祁彪清便奉他為本堂香主，忠心遵奉他號令，決不有違！』這一句話，我祁老三是說過的。姓祁的說過話算數，決不是放狗屁！」

霎時之間，大廳中一片寂靜，更無半點聲息。原來這一句話，大廳上每個人都說過的。

隔了一會，還是賈老六第一個沉不住氣，說道：「祁三哥，你這話是沒錯，這幾句話大家都說過，連我賈老六在內，說過的話，自然不能含糊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你知，我知，大家都知，殺死鰲拜的，乃是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他轉身尋覓韋小寶，突然見到韋小寶一隻腳已跨出了廳門，正要向外逃遁，大叫：「抓住他，別讓他走了！」

韋小寶拔足欲奔，剎那之間，六七個人撲了上去，十幾隻手同時抓在他的身上，將他硬生生的拖了回來。

韋小寶高聲大叫：「喂，喂，烏龜兒子王八蛋，你們拖老子幹甚麼？」他想這次反正是活不成了，不如罵個痛快再說。人叢中走出一個身穿秀才衣巾的人來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且莫罵人。」韋小寶認得他的聲音，道：「你是祁老三？」那人正是祁老三祁彪清，愕然道：「你認得我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認得你媽！」祁彪清有三分書獃子脾氣，不知他這是罵人的言語，更加奇怪了，問道：「你怎麼會認得我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跟你媽是老相好，老姘頭。」眾人哈哈大笑，都道：「這小太監油嘴滑舌！」祁彪清臉上一紅，道：「取笑了。」隨即正色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幹麼要殺鰲拜？」

韋小寶靈機一動，大聲道：「鰲拜這奸賊做了不少壞事，害死了咱們漢人的無數英雄好漢，我韋小寶跟他誓不兩立。我……我好端端一個人，卻給他捉進皇宮，做了太監。我恨不得將他斬成肉醬，丟在池塘裏餵王八。」他知道越是說得慷慨激昂，活命的機會越大。

大廳上眾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感驚異。

祁彪清問道：「你做太監做了多久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多久了？半年也還不到。我原是揚州人，卻給他捉到北京了來。辣塊媽媽的，臭鰲拜死了也要上刀山、下油鍋、滾釘板、穿骨頭的賊鰲拜。」一連串揚州罵人的言語衝口而出。

一個中年漢子點頭道：「他倒真是揚州人。」他說的也是揚州口音。

韋小寶道：「阿叔，咱們揚州人，給滿洲韃子殺得可慘了，一連殺了十天，從朝到晚不停，我爺爺、奶奶、大奶奶、二奶奶、三奶奶、四奶奶，沒一個不給韃子殺了。滿州鬼從東門殺到西門，從南門殺到北門，都是這鰲拜下的命令。我……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。」他記起聽人所說「揚州十日」大屠殺慘事，越說越真。眾人聽得聳然動容，連連點頭。

關安基道：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不但我爺爺、奶奶，連我爹爹也讓鰲拜給一起殺了。」祁彪清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」崔瞎子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十三四歲。」崔瞎子道：「揚州大屠殺，已有二十多年，怎麼你爹爹也會給鰲拜殺了？」韋小寶一想不對，撒謊說溜了嘴，隨口道：「我怎麼知道？那時我又還沒生出來，那是我媽說的。」崔瞎子道：「就算是遺腹子，那也不成啊。」祁彪清道：「崔兄弟，你這話可不對了。這小兄弟只說他爹爹給鰲拜殺了，並沒說是『揚州十日』那一役中殺的。鰲拜做大官一直做到現在，那一年不殺人？咱們尹香主給鰲拜害死，也不過是兩年多前的事。」崔瞎子點頭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賈老六忽問：「小……小朋友，你說鰲拜殺了無數英雄好漢，又關你甚麼事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怎麼不關我事？我有一個好朋友，就給鰲拜捉到清宮之中害死了。我和他是一起給捉進去的。」眾人齊問：「是誰，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人江湖上大大有名，那便是茅十八！」十幾個人一齊「哦」的一聲。賈老六道：「茅十八是你朋友？他可沒有死啊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他沒有死？那當真好！賈老六，你在揚州罵鹽梟，茅十八為了你跟人打架，我還幫著他打呢。」賈老六搔了搔頭，道：「可真有這回事。」關安基道：「很好！這個小朋友到底是友是敵，事關重大。老六，你帶幾位兄弟，去將茅十八請來，認一認人。」賈老六應道：「是！」轉身出廳。祁彪清拉過一張椅子，道：「小兄弟，請坐！」

韋小寶老實不客氣，就坐下來。跟著有人送上一碗麵，一杯茶。韋小寶原是餓得狠了，吃了個乾淨。關安基、祁彪清，還有那個人人叫他「李大哥」的李力世陪著他閒談，言語中頗為客氣，其實是在盤問他的身世和經過遭遇。韋小寶也不隱瞞，偶然吹幾句牛，罵幾句鰲拜，還是將如何幫著康熙皇帝擒拿鰲拜等一一說了，只是跟海老公學武、康熙親自出刀子動手等事卻不提及。關安基等原已聽說，鰲拜是為小皇帝及一群小太監所擒，聽韋小寶說來活龍活現，多半不假。關安基嘆道：「鰲拜號稱滿洲第一勇士，不但為你所殺，而且也曾為你所擒，那也真是天數了。」

閒談了半個時辰，關安基、李力世、祁彪清等人都是閱歷極富的老江湖，雖覺韋小寶言語有些浮滑，但大關節處卻毫不含糊。忽聽得腳步聲響，廳門推開，兩條大漢抬了一個擔架進來，賈老六跟在後面說道：「姊夫，茅十八爺請來啦！」

韋小寶跳起身來，只見茅十八躺在擔架之上，雙頰瘦削，眼眶深陷，容色十分憔悴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生病嗎？」

茅十八給賈老六抬了來，只知天地會青木堂有大事相商，不知何事，陡然間見到了韋小寶，大喜若狂，叫道：「小寶，你……你也逃出來啦，那可好極了。我……我這些時候老是想著你，只盼傷癒之後，到皇宮來救你出去。這……這真好！」

他這幾句話一說，眾人心中本來還存著三分疑慮的，霎時之間一掃而空。這小太監果然是茅十八的朋友，一起被擄入清宮之中。茅十八雖然並非天地會的會友，但在江湖上也頗有名聲，向來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近年來又為清廷緝捕，乃是眾所週知之事。韋小寶既是他的朋友，自然不會真是清宮中的太監，又見茅十八說話之時，真情流露，顯然與這小孩子交情極好。

韋小寶道：「茅大哥，你……你受了傷？」茅十八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唉，那晚從宮中逃出來，將到宮門之外，終於遇上了侍衛，我以一敵五，殺了二人，自己也給砍上了兩刀，拚命的逃出宮門。宮中又有侍衛追出，本來是逃不了的，幸好天地會的朋友援手，才救了我性命。你……你也是天地會的好朋友們救出來的嗎？」

關安基等登時神色尷尬，覺得這件事實在做得不大漂亮。那知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那老太監逼著我做小太監，直到今日，才逃出來，幸好碰上了天地會的這些……這些爺們。」

天地會群豪都暗暗吁了口氣，覺得韋小寶如此說法，顧全了他們臉面，心中暗暗感激，這人年紀雖小，卻很夠朋友。當下賈老六招呼茅十八和韋小寶二人到廂房休息，青木堂群雄自在廳上繼續會商大事。

茅十八傷得極重，雖然已養了好幾個月傷，仍是身子極弱，剛才抬來時途中又顛簸了一會，傷口疼痛，精神疲乏，想要說話，卻無力氣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不管怎樣，他們總不會殺我了。」心情一寬，蜷縮在一張太師椅中便睡著了。睡到後來，覺得有人將他抱起，放到床上，蓋上了被子。

※※※

次晨醒轉，有一名漢子送上洗臉水、清茶，一大碗大肉麵。韋小寶心想：「招呼老子越來越好，居然拿我當大老爺看待了。」但見廂房外站著兩個漢子，窗外也站著兩名漢子，雖然假裝幌來幌去，無所事事，但顯然是奉命監視，生怕自己逃了。

韋小寶又有點擔心起來，尋思：「要是真當我大客人相待，為甚麼又派這四名漢子守住我？」童心忽起：「哼，要守住韋小寶，恐怕也不這麼容易，我偏偏溜出去逛逛，瞧你這四個蠢才怎奈何得了我？」看明周遭情勢，已有了計較，當即伸手用力推開向東的一扇窗。窗聲一響，四名漢子同時向窗子望去，他一引開四人視線，猛力將廂房門向內一拉，立即一骨碌鑽入了床底。

四名漢子聽到門聲，立即回頭，只見兩扇門已經打開，兀自不住幌動，都大吃了一驚。這四人正是奉命監視韋小寶的，突見房門已開，第一個念頭便是他已經逃了，四個人齊叫：「啊喲！」衝入廂房，但見茅十八在床上睡得甚熟，韋小寶果已不知去向。一人叫道：「這孩子逃去不遠，快分頭追截，我去稟告上頭。」其餘三人應道：「是！」急衝出房，其中二人躍上了屋頂。

韋小寶咳嗽一聲，從床底下大模大樣走了出來，便向外走去，來到大廳之中。

一推開門，只見關安基和李力世並排而坐，一名奉命監視他的漢子正在氣急敗壞的稟報：「這……這小孩兒忽然逃……逃走了，不知到……到了那裏……」話未說完，突然見到韋小寶出現，那人「啊」的一聲，瞪大了雙眼，奇怪得說不出話來。

韋小寶伸了個懶腰，說道：「李大哥，關夫子，你二位好！」關安基和李力世對望了一眼，向那人道：「下去！沒半點用！」隨即向韋小寶笑道：「請坐，昨晚睡得好罷？」韋小寶笑嘻嘻的坐了下來，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

大廳長窗突然推開，兩人衝了進來，一人叫道：「關夫子，那……那小孩不知逃到甚麼地……」忽然見到韋小寶坐著，驚道：「咦！他……他……」韋小寶忍不住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們這四條漢子，太也沒用，連個小孩子也看不住。我如想逃走，早就逃了。」另一人傻頭傻腦，問道：「你怎麼走出來的？怎麼我眼睛一花，人影也沒瞧見，你就已經逃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會隱身法，這法兒可不能傳你。」關安基皺眉揮手，向那兩人道：「下去罷！」那傻頭傻腦之人兀自在問：「當真有隱身法？怪不得，怪不得。」李力世道：「小兄弟年紀輕輕，聰明機警，令人好生佩服。」

忽聽得遠處蹄聲隱隱，有一大群人騎馬奔來，關安基和李力世同時站起。李力世低聲道：「韃子官兵？」關安基點點頭，伸指入口，噓噓噓吹了三聲，五個人奔入廳來。關安基道：「大夥兒預備！叫賈老六領人保護茅十八茅爺。韃子官兵如是大隊到來，不可接戰，便照以前的法子分頭退卻。」五人答應了，出去傳令，四下裏天地會眾人齊起。關安基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跟著我好了！」

忽有一人疾衝進廳，大聲道：「總舵主駕到！」關安基和李力世齊聲道：「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總舵主率同五堂香主，騎了馬正往這兒來。」關李二人大喜，齊聲問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那人道：「屬下在道上遇到總舵主親口吩咐，命屬下先來通知。」

關安基見他跑得氣喘吁吁，點頭道：「好，你下去歇歇。」又吹口哨傳人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不是韃子官兵，是總舵主駕臨！大夥兒一齊出門迎接。」

消息一傳出，滿屋子都轟動起來。關安基拉著韋小寶的手，道：「小兄弟，本會總舵主駕到，咱們一齊出去迎接！」

# 第八回 佳客偶逢如有約 盛名長恐見無因

韋小寶隨著關安基、李力世等群豪來到大門外，只見二三百人八字排開，臉上均現興奮之色。過了一會，兩名大漢抬著擔架，抬了茅十八出來。李力世道：「茅兄，你是客人，不用這麼客氣。」茅十八道：「久仰陳總舵主大名，當真如雷貫耳，今日得能拜見，就算……就算即刻便死，那……那也是不枉了。」他說話仍是有氣沒力，但臉泛紅光，極是高興。

耳聽得馬蹄聲漸近，塵頭起處，十騎馬奔了過來。當先三騎馬上乘客，沒等奔近便翻身下馬。李力世等迎將上去，與那三人拉手說話，十分親熱。韋小寶聽得其中一人說道：「總舵主在前面相候，請李大哥、關夫子幾位過去……」幾個人站著商量了幾句，李力世、關安基、祁彪清、玄貞道人等六人便即上馬，和來人飛馳而去。

茅十八好生失望，問道：「陳總舵主不來了嗎？」對他這句問話，沒一人回答得出，各人見不到總舵主，個個垂頭喪氣。韋小寶心道：「人家欠了你們一萬兩銀子不還嗎？還是賭錢輸掉了老婆褲子？你奶奶的，臉色這等難看！」

過了良久，有一人騎馬馳來傳令，點了十三個人的名字，要他們前去會見總舵主。那十三人大喜，飛身上馬，向前疾奔。

韋小寶問茅十八道：「茅大哥，陳總舵主年紀很老了罷？」茅十八道：「我……我便是沒……沒見過。江湖之上，人人都仰慕陳總舵主，但要見上他……他老人家一面，可當真艱難得很。」韋小寶嘿了一聲，心中卻道：「哼，他媽的，好大架子，有甚麼希罕？老子才不想見呢。」

群豪見這情勢，總舵主多半是不會來了，但還是抱著萬一希望，站在大門外相候，有的站得久了，便坐了下來。有人勸茅十八道：「茅爺，你還是到屋裏歇歇。我們總舵主倘若到了，儘快來請茅爺相見。」茅十八搖頭道：「不！我還是在這裏等著。陳總舵主大駕光臨，在下不在門外相候，那……那可太也不恭敬了。唉，也不知我茅十八這一生一世，有沒福份見他老人家一面。」

韋小寶跟著茅十八從揚州來到北京，一路之上，聽他言談之中，對武林中人物都不大瞧在眼內，但對這個陳總舵主卻一直十分敬重，不知不覺的受了感染，心中也不敢再罵人了。

忽聽得蹄聲響動，又有人馳來，坐在地下的會眾都躍起身來，大家伸長了脖子張望，均盼總舵主又召人前去相會，這次有自己的份兒。果然來的又是四名使者，為首一人下馬抱拳，說道：「總舵主相請茅十八茅爺、韋小寶韋爺兩位，勞駕前去相會。」

茅十八一聲歡呼，從擔架中跳起身來，但「哎唷」一聲，又跌在擔架之中，叫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！」韋小寶也是十分高興，心想：「大家叫我『公公』的叫得多了，倒沒甚麼人叫我『韋爺』，哈哈，老子是『韋小寶韋爺』。」

兩名使者在馬上接過擔架，雙騎相並，緩緩而行。另一名使者將坐騎讓了給韋小寶，自己另乘一馬，跟隨在後。六個人沿著大路行不到三里，便轉入右邊的一條小路。一路之上都有三三兩兩的漢子，或坐或行，巡視把守。為首的使者伸出中指、無名指、小指三根手指往地下一指，把守二人點點頭，也伸手做個暗號。韋小寶見這些人所發暗號各各不同，也不知是何用意。又行了十二三里，來到一座莊院之前。

守在門口的一名漢子大聲叫道：「客人到！」跟著大門打開，李力世、關安基，還有兩名沒見過面的漢子出來，抱拳說道：「茅爺、韋爺，大駕光臨，敝會總舵主有請。」

韋小寶大樂，心想：「我這個『韋爺』畢竟走不了啦！」茅十八掙扎著想起來，說道：「我這麼去見陳總舵主，實在，實在……哎唷……」終於支撐不住，又躺倒在擔架上。李力世道：「茅爺身上有傷，不必多禮。」讓著二人進了大廳。一名漢子向韋小寶道：「韋爺請在這裏喝杯茶，總舵主想先和茅爺談談。」當下將茅十八抬了進去。

韋小寶喝得一碗茶，僕役拿上四碟點心，韋小寶吃了一塊，心想：「這點心比之皇宮裏的，可差得太遠了，還及不上麗春院的。」對這個總舵主的身份，不免又有一點瞧不起。但肚中正餓，還是將這些瞧不在眼裏的點心吃了不少。

過了一頓飯時分，李力世等四人又一起出來，其中一個花白鬍子老者道：「總舵主有請韋爺。」韋小寶忙將口中正在咀嚼的點心用力吞落了肚，雙手在衣襟上擦了擦，跟著四人入內，來到一間廂房之外。那老者掀起門帷，說道：「『小白龍』韋小寶韋爺到！」

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心想：「他居然知道我這個杜撰的外號，定然是茅大哥說的了。」

房中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書生站起身來，笑容滿臉，說道：「請進來！」韋小寶走進房去，兩隻眼珠骨碌碌的亂轉。關安基道：「這位是敝會陳總舵主。」

韋小寶微微仰頭向他瞧去，見這人神色和藹，但目光如電，直射過來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雙膝一曲，便即拜倒。

那書生俯身扶起，笑道：「不用多禮。」韋小寶雙臂被他一托，突然間全身一熱，打了個顫，便拜不下去。那書生笑道：「這位小兄弟擒殺滿洲第一勇士鰲拜，為我無數死在鰲拜手裏的漢人同胞報仇雪恨，數日之間，名震天下。成名如此之早，當真古今罕有。」

韋小寶本來臉皮甚厚，倘若旁人如此稱讚，便即跟著自吹自擂一番，但在這位不怒自威的總舵主面前，竟然訥訥的不能出口。

總舵主指著一張椅子，微笑道：「請坐！」自己先坐了，韋小寶便也坐下。李力世等四人卻垂手站立。總舵主微笑道：「聽茅十八茅爺說道，小兄弟在揚州得勝山下，曾用計殺了一名清軍軍官黑龍鞭史松，初出茅廬第一功，便已不凡。但不知小兄弟如何擒拿鰲拜。」

韋小寶抬起頭來，和他目光一觸，一顆心不由得突突亂跳，滿腹大吹法螺的胡說八道霎時間忘得乾乾淨淨，一開口便是真話，將如何得到康熙寵幸、鰲拜如何倨傲無禮、自己如何和小皇帝合力擒他之事說了。只是顧全對康熙的義氣，不提小皇帝在鰲拜背後出刀子之事。但這樣一來，自己撒香爐灰迷眼、舉銅香爐砸頭，明知不是下三濫、便是下二濫的手段，卻也無法再行隱瞞了。

總舵主一言不發的聽完，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兄弟的武功和茅爺不是一路，不知尊師是那一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學過一些功夫，可算不得有甚麼尊師。老烏龜不是真的教我武功，他教我的都是假功夫。」

總舵主縱然博知廣聞，「老烏龜」是誰，卻也不知，問道：「老烏龜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老烏龜便是海老公，他名字叫作海大富。茅十八大哥和我，就是給他擒進宮裏去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突然驚覺不對，自己曾對天地會的人說，茅十八和自己是給鰲拜擒去的，這會兒卻說給海老公擒進宮去，豈不是前言不對後語？好在他撒謊圓謊的本領著實不小，跟著道：「這老兒奉了鰲拜之命，將我二人擒去，想那鰲拜是個極大的大官，自然不能輕易出手。」

總舵主沉吟道：「海大富？海大富？韃子宮內的太監之中，有這樣一號人物？小兄弟，他教你的武功，你演給我瞧瞧。」

韋小寶臉皮再老，也知自己的武功實在太不高明，說道：「老烏龜教我的都是假功夫。他恨我毒瞎了他眼睛，因此想盡法子來害我。這些功夫是見不得人的。」

總舵主點了點頭，左手一揮，關安基等四人都退出房去，反手帶上了門。總舵主問道：「你怎樣毒瞎了他眼睛？」

在這位英氣逼人的總舵主面前，韋小寶只覺說謊十分辛苦，還是說真話舒服得多，這種情形那可是從所未有，當下便將如何毒瞎海老公、如何殺死小桂子、如何冒充他做小太監等情形說了。

總舵主又是吃驚，又是好笑，左手在他胯下一拂，發覺他陽具和睪丸都在，並未淨身，的的確確不是太監，不由得吁了口長氣，微笑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我心中正有個難題，好久拿不定主意，原來小兄弟果然不是給淨了身，做了太監！」左手在桌上輕輕一拍，道：「定當如此！尹兄弟後繼有人，青木堂有主兒了。」

韋小寶不明白他說些甚麼，只是見他神色歡愉，確是解開了心中一件極為難之事，也不禁代他高興。

總舵主負著雙手，在室內走來走去，自言自語：「我天地會所作所為，無一不是前人從所未行之事。萬事開創在我，駭人聽聞，物議沸然，又何足論？」他文謅謅的說話，韋小寶更加不懂了。

總舵主道：「這裏只有你我二人，不用怕難為情。那海大富教你的武功，不論真也好，假也好，你試演給我瞧瞧。」

韋小寶這才明白，他命關安基等四人出去，是為了免得自己怕醜，眼見無可推託，說道：「是老烏龜教的，可不關我事，如果太也可笑，你罵他好了。」

總舵主微笑道：「放手練好了，不用擔心！」

韋小寶於是拉開架式，將海老公所教的小半套「大慈大悲千葉手」使了一遍，其中有些忘了，有些也還記得。總舵主凝神觀看，待韋小寶使完後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從你出手中看來，似乎你還學過少林派的一些擒拿手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學「大擒拿手」在先，自然知道這門功夫更加不行，原想藏拙，但總舵主似乎甚麼都知道，只得道：「老烏龜還教過我一些擒拿法，是用來和小皇帝打架的。」於是將「大擒拿手」中的一些招式也演了一遍。總舵主微微而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早知你見了要笑。」

總舵主微笑道：「不是笑你！我見了心中喜歡，覺得你記性、悟性都不錯，是個可造之材。那一招『白馬翻蹄』，海大富故意教錯了，但你轉到『鯉魚托鰓』之時，能自行略加變化，並不拘泥於死招。那好得很！」

韋小寶靈機一動，尋思：「總舵主的武功似乎比老烏龜又高得多，如果他肯教我武功，我韋小寶定能成為一個真英雄，不再是冒牌貨的假英雄。」斜頭向他瞧去，便在這時，總舵主一雙冷電似的目光也正射了過來。韋小寶向來憊懶，縱然皇太后如此威嚴，他也敢對之正視，但在這位總舵主跟前，卻半點不敢放肆，目光和他一觸，立即收了回來。

總舵主緩緩的道：「你可知我們天地會是幹甚麼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天地會反清復明，幫漢人，殺韃子。」總舵主點頭道：「正是！你願不願意入我天地會做兄弟？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那可好極了。」在他心目中，天地會會眾個個是真正英雄好漢，想不到自己也能成為會中兄弟，又想：「連茅大哥也不是天地會的兄弟，我難道比他還行？」說道：「就怕……就怕我夠不上格。」霎時間眼中放光，滿心盡是患得患失之情，只覺這筆天外飛來的橫財，多半不是真的，不過總舵主跟自己開開玩笑而已。

總舵主道：「你要入會，倒也可以。只是我們幹的是反清復明的大事，以漢人的江山為重，自己的身家性命為輕。再者，會裏規矩嚴得很，如果犯了，處罰很重，你須得好好想一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用想，你有甚麼規矩，我守著便是。總舵主，你如許我入會，我可快活死啦。」總舵主收起了笑容，正色道：「這是極要緊的大事，生死攸關，可不是小孩子們的玩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當然知道。我聽人說，天地會行俠仗義，做的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，怎麼會是小孩子的玩意？」

總舵主微笑道：「知道了就好，本會入會時有誓詞三十六條，又有十禁十刑的嚴規。」說到這裏，臉色沉了下來，道：「有些規矩，你眼前年紀還小，還用不上，不過其中有一條：『凡我兄弟，須當信實為本，不得謊言詐騙。』這一條，你能辦到麼？」

韋小寶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對你總舵主，我自然不敢說謊。可是對其餘兄弟，難道甚麼事也都要說真話？」總舵主道：「小事不論，只論大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了。好比和會中兄弟們賭錢，出手段騙人可不可以？」

總舵主沒想到他會問及此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賭錢雖不是好事，會規倒也不禁。可是你騙了他們，他們知道了要打你，會規也不禁止，你豈不挨打吃虧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他們不會知道的，其實我不用欺騙，贏錢也是十拿九穩。」

天地會的會眾多是江湖豪傑，賭錢酗酒，乃是天性，向來不以為非，總舵主也就不再理會，向他凝視片刻，道：「你願不願拜我為師？」

韋小寶大喜，立即撲翻在地，連連磕頭，口稱：「師父！」總舵主這次不再相扶，由他磕了十幾個頭，道：「夠了！」韋小寶喜孜孜的站起身來。

總舵主道：「我姓陳，名叫陳近南。這『陳近南』三字，是江湖上所用。你今日既拜我為師，須得知道為師的真名。我真名叫作陳永華，永遠的永，中華之華。」說到自己真名時壓低了聲音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徒弟牢牢記在心中，不敢洩漏。」

陳近南又向他端相半晌，緩緩說道：「你我既成師徒，相互間甚麼都不隱瞞。我老實跟你說，你油腔滑調，狡猾多詐，跟為師的性格十分不合，我實在並不喜歡，所以收你為徒，其實是為了本會的大事著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徒兒以後好好的改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改是改不了多少的。你年紀還小，性子浮動些，也沒做了甚麼壞事。以後須當時時記住我的話。我對徒兒管教極嚴，你如犯了本會的規矩，心術不正，為非作歹，為師的要取你性命，易如反掌，也決不憐惜。」說著左手一探，擦的一聲響，將桌子角兒抓了一塊下來，雙手搓了幾搓，木屑紛紛而下。

韋小寶伸出了舌頭，半天縮不進去，隨即喜歡得心癢難搔，笑道：「我一定不做壞事。一做壞事，師父你就在我頭上這麼一抓，這麼一搓。再說，只消做得幾件壞事，師父你這手功夫便不能傳授徒兒了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不用幾件，只是一件壞事，你我便無師徒之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兩件成不成？」陳近南臉一板，道：「你給我正正經經的，少油嘴滑舌。一件便是一件，這種事也有討價還價的？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！」心中卻說：「我做半件壞事，卻又如何？」

陳近南道：「你是我的第四個徒兒，說不定便是我的關門弟子。天地會事務繁重，我沒功夫再收弟子。你的三個師兄，兩個在與韃子交戰時陣亡，一個死於國姓爺光復台灣之役，都是為國捐軀的大好男兒。為師的在武林中位份不低，名聲不惡，你可別替我丟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！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陳近南道：「不過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有時我並不想丟臉，不過真要丟臉，也沒有法子。好比打不過人家，給人捉住了，關在棗子桶裏，當貨物一般給搬來搬去，師父你可別見怪。」

陳近南皺起眉頭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嘆了口長氣，說道：「收你為徒，只怕是我生平所作的一件大錯事。但以天下大事為重，只好冒一冒險。小寶，待會另有要務，你一切聽我吩咐行事，少胡說八道，那就不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

陳近南又見他欲言又止，問道：「你還想說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徒兒說話，總是自以為有理才說。我並不想胡說八道，你卻說我胡說八道，那豈不冤枉麼？」陳近南不願再跟他多所糾纏，說道：「那你少說幾句好了。」心想：「天下不知多少成名的英雄好漢，在我面前都是恭恭敬敬，大氣也不敢透一聲，這個刁鑽古怪的頑童，偏有這許多廢語。」站起身來，走向門口，道：「你跟我來。」

韋小寶搶著開門，掀開門帷，讓陳近南出去，跟著他來到大廳。

※※※

廳上本來坐著二十來人，一見總舵主進來，登時肅立。陳近南點了點頭，走到上首的第二張椅上坐下。韋小寶見居中有張椅子空著，在師父之上還空著一張椅子，心下納罕：「難道總舵主還不是最大？怎地在師父之上還有兩個人？」

陳近南道：「眾位兄弟，今日我收了個小徒。」向韋小寶一指，道：「就是他！」

眾人一齊上前，抱拳躬身，說道：「恭喜總舵主。」又向韋小寶拱手，紛紛道喜。各人臉色有的顯得十分歡喜，有的則大為詫異，有的則似乎不敢相信。

陳近南吩咐韋小寶：「見過了眾位伯伯、叔叔。」韋小寶向眾人磕頭見禮。李力世在旁介紹：「這位是蓮花堂香主蔡德忠蔡伯伯。」「這位是洪順堂香主方大洪方伯伯。」「這位是家后堂香主馬超興馬伯伯。」韋小寶在這些香主面前逐一磕頭，一共引見了九個堂的香主，以後引見的便是位份和職司較次之人。

那九堂香主都還了半禮，連稱：「不敢，小兄弟請起。」其餘各人竟不受他磕頭，他剛要跪下，便給對方伸手攔住。韋小寶身手敏捷，有時跪得快了，對方不及攔阻，忙也跪下還禮，不敢自居為長輩。廳上二十餘人，韋小寶一時也記不清眾人的姓名和會中職司，只知個個是天地會中的首腦人物，心想：「我一拜總舵主為師，大家都當我是自己人，便將身份姓名都說了出來。」心下好生喜歡。

陳近南待韋小寶和眾人相見已畢，說道：「眾位兄弟，我收了這小徒後，想要他入我天地會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」

蓮花堂香主蔡德忠是個白髮白鬚的老者，說道：「自來明師必出高徒。總舵主的弟子，必是一位智勇兼全的小俠，在我會中，必將建立大功。」家后堂香主馬超興又矮又胖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「今日和韋家小兄弟相見，也沒甚麼見面禮。姓馬的向來就會精打細算，這樣罷，我和蔡香主二個，便做了小兄弟入會的接引人，就算是見面禮了。蔡兄以為如何？」蔡德忠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老馬打的算盤，不用說，定然是響的。這一份不用花錢的見面禮，算我一個。」

眾人嘻笑聲中，陳近南道：「兩位伯伯天大的面子，當你的接引人，快謝過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上前磕頭道謝。

陳近南道：「本會的規矩，入會兄弟的言行好歹，和接引人有很大干係。我這小徒是很機警的，就怕他靈活過了頭，做事不守規矩。蔡馬二位香主既做他接引人，以後也得幫我擔些干係，如見到他有甚麼行止不端，立即出手管教，千萬不可客氣。」蔡德忠道：「總舵主太謙了。總舵主門下，豈有不端之士？」陳近南正色道：「我並非太謙。對這個小孩兒，我委實好生放心不下。大夥兒幫著我管教，也幫著我分擔一些心事。」馬超興笑道：「管教是不敢當的。小兄弟年紀小，若有甚麼事不明白，大家是自己兄弟，自然是開誠布公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」陳近南點頭道：「我這裏先多謝了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又沒做壞事，師父便老是擔心我做壞事。是了，他聽了我對付老烏龜的手段，怕我老毛病發作，對他也會如此這般。老烏龜想害死我，又不是我師父，我才毒瞎了他眼睛。你真是我師父，教我真功夫，我怎會來作弄你？你卻把話說在前頭，這裏許多人個個都來管教管教，我動也不能動了。」

只聽陳近南道：「李兄弟，便請你去安排香堂，咱們今日開香堂，讓韋小寶入會。」李力世答應了出去安排。

陳近南道：「照往日規矩，有人要入本會，經人接引之後，須得查察他的身世和為人，少則半年，多則一年兩年，查明無誤，方得開香堂入會。但韋小寶在清宮之中擔任職司，是韃子小皇帝身邊十分親近之人，於本會辦事大有方便，咱們只得從權。可不是我為了自己弟子而特別破例。」

眾人都道：「弟兄們都理會得。」

洪順堂香主方大洪身材魁梧，一部黑鬚又長又亮，朗聲說道：「咱們能有這麼一位親信兄弟，在韃子小皇帝身邊辦事，當真上天賜福，合該韃子氣數將盡，我大明江山興復有望。這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那一個不明白總舵主的用心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們待我這麼好，原來要我在皇上身邊做奸細。我到底做是不做？」想起康熙待自己甚好，不禁頗感躊躇。

※※※

蔡德忠當下將天地會的歷史和規矩簡略給韋小寶說知，說道：「本會的創始祖師，便是國姓爺，原姓鄭，大名上成下功。當初國姓爺率領義師，進攻江南，圍困江寧，功敗垂成，在退回台灣之前，接納總舵主的創議，設立了這個天地會。那時咱們的總舵主，便是國姓爺的軍師。我和方兄弟、馬兄弟、胡兄弟、李兄弟，以及青木堂的尹香主等等，都是國姓爺軍中校尉士卒。」

韋小寶知道「國姓爺」便是鄭成功，當年得明朝皇帝賜姓為朱，因此人們尊稱他為「國姓爺」。鄭成功在江浙閩粵一帶聲名極響，他於康熙元年去世，其時逝世未久，人人提到他時，語氣之間還是十分恭敬。茅十八也曾跟他說起過的。

蔡德忠又道：「咱們大軍留在江南的甚多，無法都退回台灣，有些退到廈門，那也只是一小部分，因此總舵主奉國姓爺之命，留在中土，成立天地會，聯絡國姓爺的舊部。凡是曾隨同國姓爺攻打江浙的兵將，自然都成為會中兄弟，不必由人接引，也不須察看。但若外人要入會，就得查察明白，以防有奸細混入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臉上忽然現出異樣神采，繼續說道：「想當年咱們大軍從台灣出發，一共是一十七萬人馬，五萬水軍，五萬騎兵，五萬步兵，一萬人游擊策應，又有一萬『鐵人兵』，個個身披鐵甲，手持長矛，專斫韃子兵的馬足，兵刃羽箭傷他不得。鎮江揚篷山那一戰，總舵主領兵二千，大破韃子兵一萬八千人，當真是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我是總舵主麾下第八鎮的統兵官，帶兵衝殺過去，只聽得韃子兵人人大叫：『馬魯，馬魯！契胡，契胡！』」

韋小寶只聽得眉飛色舞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蔡德忠道：「『馬魯，馬魯』是韃子話『媽啊，媽啊』的意思，『契胡，契胡』便是『逃啊，逃啊』！」眾人都笑了起來。

馬超興笑道：「蔡香主一說起當年攻克鎮江、大殺韃子兵的事，便興高采烈，三日三夜也說不完。你接引人給韋兄弟說會中規矩，這般說來，說到韋兄弟的鬍子跟你一般長了，還是說不完……」話到此處，突然想到韋小寶是個小太監，怎麼會有鬍子？偷眼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見他不以為意，才放了心。

這時李力世進來回報，香堂已經設好。陳近南引著眾人來到後堂。韋小寶見一張板桌上供著兩個靈牌，中間一個寫著「大明天子之位」，側邊一個寫著「大明延平郡主、招討大將軍鄭之位」，板桌上供著一個豬頭，一個羊頭，一隻雞，一尾魚，插著七枝香。眾人一齊跪下，向靈位拜了。蔡德忠在供桌上取過一張白紙，朗聲讀道：

「天地萬有，回復大明，滅絕胡虜。吾人當同生同死，仿桃園故事，約為兄弟，姓洪名金蘭，合為一家。拜天為父，拜地為母，日為兄，月為姊妹，復拜五祖及始祖萬雲龍為洪家之全神靈。吾人以甲寅七月二十五日丑時為生時。凡昔二京十三省，當一心同體。今朝廷王侯非王侯，將相非將相，人心動搖，即為明朝回復、胡虜剿滅之天兆。吾人當行陳近南之命令，歷五湖四海，以求英雄豪傑。焚香設誓，順天行道，恢復明朝，報仇雪恥。歃血誓盟，神明降鑒。」（按：此項誓詞，根據清代傳下之天地會文件記錄，原文如此。）

蔡德忠唸罷演詞，解釋道：「韋兄弟，這番話中所說桃園結義的故事，你知道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劉關張桃園三結義，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」蔡德忠道：「對了，你入了天地會，大家便都是兄弟了。我們和總舵主是兄弟，你拜他老人家為師，大家是你的伯伯叔叔，因此你見了我們要磕頭。但從今而後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你就不用再向我們磕頭了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心道：「那好得很。」

蔡德忠道：「我們天地會，又稱為洪門，洪就是明太祖的年號洪武。姓洪名金蘭，就是洪門兄弟的意思。我洪門尊萬雲龍為始祖，那萬雲龍，就是國姓爺了。一來國姓爺的真姓真名，兄弟們不敢隨便亂叫；二來如果給韃子的鷹爪們聽了諸多不便，所以兄弟之間，稱國姓爺為萬雲龍。『萬』便是千千萬萬人，『雲龍』是雲從龍。千千萬萬人保定大明天子，恢復我錦繡江山。韋兄弟，這是本會的機密，可不能跟會外的朋友說起，就算茅十八茅爺是你的好朋友、好兄弟，也是不能跟他說的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。茅大哥挺想入咱們天地會，咱們能讓他入會嗎？」蔡德忠道：「日後韋兄弟可以做他的接引人，會中再派人詳細查察之後，那自然也是可以的。」（按：「萬雲龍」到底是誰，各家說法不同。本書中關於天地會之事蹟人物，未必盡與流傳之記載相符，其中大半為作者之想像及創造。）

蔡德忠又道：「七月二十五日丑時，是本會創立的日子時辰。本會五祖，乃是我軍在江寧殉難的五位大將，第一位姓甘名輝。想當年我大軍攻打江寧，我統率鎮兵，奉了總舵主軍師之命，埋伏在江寧西城門外，韃子兵……」他一說到當年攻打江寧府，指手劃腳，不由得越說越遠。

馬超光微笑插嘴：「蔡香主，攻打江寧城之事，咱們慢慢再說不遲。」

蔡德忠一笑，伸手輕輕一彈自己額頭，道：「對，對，一說起舊事，就是沒了沒完。現下我讀『三點革命詩』，我讀一句，你跟著唸一句。」當下讀詩道：「三點暗藏革命宗，入我洪門莫通風。養成銳勢從仇日，誓滅清朝一掃空。」韋小寶跟著唸了。

蔡德忠道：「我這洪門的洪字，其實就是我們漢人的『漢』字，我漢人的江山給韃子佔了，沒了土地，『漢』字中去了個『土』字，便是『洪』字了。」當下將會中的三十六條誓詞、十禁十刑、二十一條守則，都向韋小寶解釋明白，大抵是忠心義氣、孝順父母、和睦鄉黨、兄弟一家、患難相助等等。若有洩漏機密、扳連兄弟、投降官府、姦淫擄掠、欺侮孤弱、言而無信、吞沒公款等情由，輕則割耳、責打，重則大解八塊，斷首分屍。

韋小寶一一凜遵，發誓不敢有違。他這次是真心誠意，發誓時並不搗鬼。

馬超興取過一大碗酒來，用針在左手中指上一刺，將血滴入酒中。陳近南等人也都刺了血，最後韋小寶刺血入酒，各人喝了一口血酒，入會儀典告成。眾人和他拉手相抱，甚是親熱。韋小寶全身熱呼呼地，只覺從今而後，在這世上再也不是無依無靠。

※※※

陳近南道：「本會共有十堂，前五房五堂，後五房五堂。前五房蓮花堂、洪順堂、家后堂、參太堂、宏化堂。後五房青木堂、赤火堂、西金堂、玄水堂、黃土堂。九堂的香主，都已聚集在此，只有青木堂香主尹兄弟，前年為鰲拜那惡賊害死，至今未有香主。青木堂中兄弟，昔日曾在萬雲龍大哥靈位和尹香主靈位前立誓，那一個殺了鰲拜，為尹香主報得大仇，大夥兒便奉他為本堂香主。這件事可是有的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正是，確有這事。」

陳近南銳利的目光，從左至右，在各人臉上掃了過去，緩緩說道：「聽說青木堂中的好兄弟們，為了繼立香主之事，曾發生一些爭執，雖然大家顧全大局，仁義為重，並沒傷了和氣，但此事如無妥善了斷，青木堂之內，總伏下一個極大的隱憂。青木堂是我天地會中極重要的堂口，統管江南、江北各府州縣，近年來更漸漸擴展到了山東、河北，這一次更攻進了北京城裏。青木堂香主是否得人，與本會的興衰、反清大業的成敗有極大干係。如果堂中眾兄弟意見不合，不能同心協力，這大事就幹不成了。」頓了一頓，問道：「鰲拜那奸賊，乃是韋小寶所殺，這是青木堂眾兄弟都親眼目睹的，是不是？」

李力世和關安基同聲道：「正是。」李力世跟著道：「大夥兒在萬雲龍大哥靈位之前發過的誓，決不能說了不算。如果這樣的立誓等如放屁，以後還能在萬雲龍大哥的靈位之前立甚麼誓，許甚麼願？韋小寶兄弟年紀雖小，我李力世願擁他為本堂香主。」關安基被他搶了頭，心下又想：「這小孩是總舵主的徒兒，身份已非比尋常。聽總舵主這番說話，顯是要他這個小徒當本堂香主。李老兒一味和我爭香主當，眼看誰也不服誰，索性一拍兩散。他已先出口向總舵主討好，我可不能輸了給他，反而顯得自己存了私心。」便道：「李大哥的話甚是。韋兄弟機警過人，在總舵主調教之下，他日定是一位威震江湖的少年英俠。關安基願擁韋小寶兄弟為青木堂香主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雙手亂搖，叫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！這……這個甚麼香主、臭主，我可做不來！」

陳近南雙眼一瞪，喝道：「你胡說甚麼？」韋小寶不敢再說。

陳近南道：「這小孩手刃鰲拜，那是不能改變的事實，我們遵守在萬雲龍大哥靈位前所立的誓言，只得讓他來當青木堂香主。我是為了要讓他當香主，才收他為徒；可不是收了他為弟子之後，才想到要他當香主。這小孩氣質不佳，以後不知要讓我頭痛幾百次。」

方大洪道：「總舵主的苦心，兄弟們都理會得。總舵主跟韋兄弟非親非故，今日才第一次見面。總舵主破例垂青，自然是為了本會的大事著想。不過……不過……總舵主也不必擔心。本會兄弟們在江湖上混，讀書的人少，那一個不口出粗言俗語？韋兄弟年紀小，李大哥和關夫子都願全力輔佐，決不會出甚麼亂子。」

陳近南點頭道：「咱們所以讓韋小寶當青木堂香主，是為了在萬雲龍大哥靈位之前立過誓，決不能不算。但只要他做了一天香主，也算是做過了。明天倘若他胡作非為，擾亂青木堂事務，有礙本會反清復明大業，咱們立即開香堂將他廢了，決不有半分姑息。李大哥、關二哥，我拜託你們兩位用心幫他。如這小孩行事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，務須一一向我稟報，不得隱瞞。」李力世和關安基躬身答應。

陳近南轉過身來，在靈位前跪下，從香爐中拿起三枝香來，雙手捧住，朗聲道：「屬下陳近南，在萬雲龍大哥靈位之前立誓：屬下的弟子韋小寶倘若違犯會規，又或是才德不足以服眾，屬下立即廢了他青木堂香主的職司，決不敢有半分偏私。我們封他為香主，是遵守誓言，他日如果廢他，也是遵守誓言。屬下陳近南倘若不遵此誓，萬大哥在天之靈，教我天雷轟頂，五馬分屍，死於韃子鷹爪之下。」說著舉香拜了幾拜，將香插回香爐，磕下頭去。

眾人齊聲稱讚：「總舵主如此處事，大公無私，沒一個心中不服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好啊！我還道你們真要我當甚麼香主臭主，卻原來將我當作一座木板橋來過河，過了河便拆橋。今日封我為香主，你們就不算背誓。明日找個岔頭，將我廢了，又不算背誓。那時李大哥也好，關夫子也好，再來當香主，便順理成章了。」大聲說道：「師父，我不當香主！」

陳近南一愕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會當，也不想當。」陳近南道：「不會當，慢慢學啊。我會教你，李關二位又答應了幫你。香主的職位，在天地會中位份甚高，你為甚麼不想當？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今天當了，明天又給你廢了，反而丟臉。我不當香主，甚麼事都馬馬虎虎；一當上了，人人都來雞蛋裏尋骨頭，不用半天，馬上完蛋大吉。」陳近南道：「雞蛋裏沒骨頭，人家要尋也尋不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雞蛋要變小雞，就有骨頭了。就算沒骨頭，人家來尋的時候，先把我蛋殼打破了再說，搞得蛋黃蛋白，一塌子胡塗。」

眾人忍不住都笑了起來。

陳近南道：「咱們天地會做事，難道是小孩子兒戲嗎？你只要不做壞事，人人敬你是青木堂香主，那一個會得罪你？就算不敬重你，也得敬你是我的弟子。」

韋小寶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好，咱們話說明在先。你們將來不要我當香主，我不當就是。可不能亂加罪名，又打又罵，甚麼割耳斬頭，大解八塊。」

陳近南皺眉道：「你就愛討價還價。你不做壞事，誰來打你殺你？韃子倘若打你殺你，大夥兒給你報仇。」頓了一頓，誠誠懇懇的道：「小寶，大丈夫敢作敢為，當仁不讓，既入了我天地會，就當奮勇爭先，為民除害。老是為自己打算，豈是英雄豪傑的行徑？」

韋小寶一聽到「英雄豪傑」四字，便想到說書先生所說的那些大英雄，胸中豪氣登生，說道：「對，師父教訓得很是。最多砍了腦袋，碗大的疤。十八年後，又是一條好漢。」這是江湖漢子給綁上法場時常說的話，韋小寶用了出來，雖然不大得體，倒博得廳上眾人一陣掌聲。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做香主是件大喜事，又不是綁上法場斬首。這裏九位香主，人人做得歡歡喜喜，你該當學他們的樣才是。」

關安基走到韋小寶跟前，抱拳躬身，說道：「屬下關安基，參見本堂香主。」韋小寶轉頭向陳近南道：「我怎麼辦？」陳近南道：「你就當還禮。」韋小寶抱拳還禮，道：「關夫子你好。」陳近南微笑道：「『關夫子』三字，是兄弟們平時叫的外號。日常無事，可以叫他『關夫子』，正式見禮之時，便叫他作關二哥。」韋小寶改口道：「關二哥你好。」李力世這一次給關安基佔了先，當下跟著上前見禮。

其餘九堂香主逐一重行和韋小寶敘禮。眾人回到大廳，總舵主和十堂香主留下議事。

※※※

青木堂是後五堂之長，在天地會十堂之中，排列第六。韋小寶的座位排在右首第一位，赤火堂等堂香主有白鬚垂胸，反而坐在他的下首。李力世、關安基等都退在廳外，廳上便只陳近南等十一人，乃是天地會中第一級的首腦。

陳近南指著居中的一張空椅，道：「這是朱三太子的座位。」指著其側的一張空椅，道：「這是台灣鄭王爺的座位。鄭王爺便是國姓爺的公子，現今襲爵為延平郡王。咱們天地會集議，朱三太子和鄭王爺倘若不到，總是空了座位。」這幾句話自是解釋給韋小寶聽的。他繼續說道：「眾位兄弟，請先說說各省的情形。」

那前五房中，長房蓮花堂該管福建，二房洪順堂該管廣東，三房家后堂該管廣西，四房參太堂該管湖南、湖北，五房宏化堂該管浙江。後五房中，長房青木堂該管江蘇，二房赤火堂該管貴州，三房西金堂該管四川，四房玄水堂該管雲南，五房黃土堂該管中州河南。天地會為鄭成功舊部所組成，主力在福建，因此蓮花堂為長房，實力最強，其次為兩廣、兩湖，更其次為浙江、江蘇。（按：天地會中確有前五房、後五房十堂，蔡德忠、方大洪、馬超興等人歷史上確有其人，各堂該管之地區亦大致如史書所載。此後為便於小說之敘述描寫，有所更改，不再說明。）

當下蔡德忠首先敘述福建的天地會會務，跟著方大洪述說廣東會務。韋小寶聽了一會，一來不懂，二來絲毫不感興趣，到後來聽而不聞，心中自行想像賭錢玩耍之事。

輪到青木堂香主述說時，陳近南說道：「青木堂本來是在江南江寧、蘇州一帶跟韃子周旋，後來尹兄弟把香堂移到了江北徐州，逐步進入山東、直隸，一直伸展到韃子的京城，只可惜尹兄弟命喪鰲拜之手，青木堂元氣大傷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日前眾兄弟奮勇攻入康親王府，機緣巧合，小寶手刃鰲拜，為尹兄弟報了大仇，青木堂這件事，幹得轟轟烈烈，可叫韃子心驚肉跳。只不過這麼一來，韃子自然加緊提防，咱們今後行事，可也得加倍小心才是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

此後赤火堂、西金堂兩堂香主分別述說貴州、四川兩省情狀，韋小寶聽得忍不住要打呵欠，急忙伸手掩住了嘴巴。

待得玄水堂香主林永超說起雲南會務時，他神情激昂，不斷咒罵，韋小寶才留上了神，只聽他道：「吳三桂那大漢奸處處跟咱們作對，從去年到今年，還沒滿十個月，會中兄弟前前後後已有七十九個死在這王八蛋手裏。他媽巴羔子的，老子跟這狗賊不共戴天。屬下數次派人去行刺，可是這漢奸身邊能人甚多，接連行刺三次，都失了手……」他指指自己掛在頭頸中的左臂，說道：「上個月這一次，他奶奶的，老子還折斷了一條手臂，這大漢奸作惡多端，終有一日，要全家給咱們天地會斬成肉醬。」

一說到吳三桂，人人氣憤填膺。韋小寶在揚州之時，也早聽人說吳三桂引清兵入關，奪了漢人的天下。韃子兵在揚州姦淫燒殺，最大的罪魁禍首便是吳三桂。這人幫滿清打天下，官封平西王，永鎮雲南，韋小寶聽人提到吳三桂三字之時，無不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。這林香主如此破口大罵，韋小寶倒也不以為奇。林永超一罵開了頭，其餘八位香主跟著也罵了起來。他們本來都是軍人，近年來混跡江湖，粗口原是說慣了，只不過在總舵主面前，大家盡力收斂而已，此時一罵上了，誰也不再客氣。韋小寶大喜，一聽到這些污言穢語，登時如魚得水，忍不住插口也罵。說到罵人，韋小寶和這九位香主相比，頗有精粗之別，他一句句轉彎抹角、狠毒刻薄，九位香主只不過胡罵一氣，相形之下，不免見絀。

陳近南搖手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！天下千千萬萬人在罵吳三桂，可是這廝還是好好做他的平西王。罵是罵他不死了，行刺也不是辦法。」

宏化堂香主李式開矮小瘦削，說話很輕，罵人也不多，這時說道：「依屬下之見，就算咱們大舉入滇，將吳三桂殺了，於大局也無多大好處。韃子另派總督、巡撫，雲南老百姓一般的翻不了身。吳三桂這漢奸罪孽深重，若是一刀殺了，未免太也便宜了他。」陳近南點頭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，卻不知李兄弟有何高見？」李式開道：「這件事甚為重大，大夥兒須從長計議。屬下也想不出甚麼好法子。還是聽從總舵主的指點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『此事重大，須當從長計議。』李兄弟這一句話，便是高見了。常言道得好：一人計短，二人計長。咱們十個人，不，十一個人，靜下來細細想想，主意兒就更加多了。咱們殺吳三桂，不但為天地會被他害死的眾位兄弟報仇，也是為天下千千萬萬漢人同胞報仇。此事我籌思已久，吳三桂那廝在雲南根深蒂固，勢力龐大，單是天地會一會之力，只怕扳他不倒。」

林永超大聲道：「拚著千刀萬剮，也要扳他一扳。」蔡德忠道：「你早已扳過了，吳三桂沒扳倒，卻扳斷了自己一隻手。」林永超怒道：「你恥笑我不成？」蔡德忠自知失言，陪笑道：「我是講笑話，林兄弟別生氣。」

陳近南見林永超兀自憤憤不平，溫言慰道：「林賢弟，誅殺吳三桂，乃是普天下英雄好漢人人夢寐以求的大事，怎能要林賢弟與玄水堂單獨挑起這副重擔？就算天地會數萬兄弟齊心合力，也未必能動得了他手。」林永超道：「總舵主說得是。」這才平了氣。

陳近南道：「我看要辦成這件大事，咱們須得聯絡江湖上各門各派，各幫各會，共謀大舉。吳三桂這廝在雲南有幾萬精兵，麾下雄兵猛將，非同小可。單是要殺他一人，未必十分為難，但要誅他全家，殺盡他手下助紂為虐的一眾大大小小漢奸惡賊，卻非我天地會一會之力能夠辦到。」

林永超拍腿大叫：「是極，是極！我天地會兄弟已給吳三桂殺了這許多，單殺這賊子一人，如何抵得了命？」

眾人想到誅滅吳三桂全家及手下眾惡，都是十分興奮，但過不多時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心中均想：「這件事當真甚難。」

蔡德忠道：「少林、武當兩派人多勢眾，武功又高，那是一定要聯絡的。」

黃土堂香主姚必達躊躇道：「少林寺方丈晦聰大師，在武林中聲望自是極高，不過他向來十分老成持重，不肯得罪官府。這幾年來，更定下一條規矩，連俗家子弟也不許輕易出寺下山，生怕惹禍生事。要聯絡少林派，這中間恐怕有很多難處。」

該管湖廣地面的參太堂香主胡德第點頭道：「武當派也差不多。真武觀觀主雲雁道人和師兄雲鶴道人失和已久，兩人儘是勾心鬥角，互相找對方門下的岔兒。殺吳三桂這等冒險勾當，就怕……就怕……」他沒再說下去，但誰都明白，多半雲雁、雲鶴二人都不會願幹。

林永超道：「倘若約不到少林、武當，咱們只好自己來幹了。」陳近南道：「那不用性急，武林之中，也並非只有少林、武當兩派。」各人紛紛議論，有的說峨嵋或許願幹，有的說丐幫中有不少好手入了天地會，必願與天地會聯手，去誅殺這大漢奸。

陳近南聽各人說了良久，道：「若不是十拿十穩，咱們可千萬不能向人家提出。」方大洪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沒的人家不願幹，碰一鼻子灰不算，也傷了我天地會的臉面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失面子還不緊，風聲洩漏出去，給吳三桂那廝加意提防，可更棘手了。」李式開道：「為了穩重起見，若要向那一個門派幫會提出，須得先經總舵主點頭，別的人可不能隨便拿主意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

各人又商議了一會。陳近南道：「此刻還不能擬下確定的方策。三個月後，大家在湖南長沙再聚。小寶，你仍回到宮中，青木堂的事務，暫且由李力世、關安基兩位代理。長沙之會，你不用來了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心道：「這不是擺明了過河拆橋麼？」

※※※

眾香主散後，陳近南拉了韋小寶的手，回到廂房之中，說道：「北京天橋有一個賣膏藥的老頭兒，姓徐。別人賣膏藥的旗子上，膏藥都是黑色的，這徐老兒的膏藥卻是一半紅、一半青。你有要事跟我聯絡，到天橋去找徐老兒便是。你問他：『有沒去清惡毒、使盲眼復明的清毒復明膏藥？』他說：『有是有，價錢太貴，要三兩黃金、三兩白銀。』你說：『五兩黃金、五兩白銀賣不賣？』他便知道你是誰了。」

韋小寶大感有趣，笑道：「人家討價三兩，你卻還價五兩，天下那有這樣的事？」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這是唯恐誤打誤撞，真有人向他去買『清毒復明膏藥』。他一聽你還價黃金五兩、白銀五兩，便問：『為甚麼價錢這樣貴？』你說：『不貴，不貴，只要當真復得了明，便給你做牛做馬，也是不貴。』他便說：『地振高岡，一派溪山千古秀。』你說：『門朝大海，三河合水萬年流。』他又問：『紅花亭畔那一堂？』你說：『青木堂。』他問：『堂上燒幾炷香？』你說：『五炷香！』燒五炷香便是香主。他是本會青木堂的兄弟，屬你該管。你有甚麼事，可以交他辦。」

韋小寶一一記在心中。陳近南又將那副對子說了兩遍，和韋小寶演習一遍，一字無訛。陳近南又道：「這徐老頭雖歸你管，武功卻甚了得，你對他不可無禮。」韋小寶答應了。

陳近南道：「小寶，咱們大鬧康親王府，韃子一定偵騎四出，咱們在這裏不能久留。今日你就回宮去，跟人說是給一幫強人擄了去，你夜裏用計殺了看守的強人，逃回宮來。如有人要你領兵來捉拿，你可以帶兵到這裏來，我們把鰲拜的屍身和首級埋在後面菜園裏，你領人來掘了去，就沒人懷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夥當然都不在這裏了，是不是？」陳近南道：「你一走之後，大夥兒便散，不用擔心。三天之後，我到北京城裏來傳你武功。你到東城甜水井胡同來，胡同口有兄弟們等著，自會帶你進來見我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

陳近南輕輕撫摸他頭，溫言道：「你這就去罷！」

韋小寶當下進去和茅十八道別。茅十八不知他已入了天地會，做了香主，問長問短，極是關心。韋小寶也不說穿。這時他被奪去的匕首等物早已取回。陳近南命人替他備了坐騎，親自送出門外。李力世、關安基、玄貞道人等青木堂中兄弟，更直送到三里之外。

韋小寶問明路徑，催馬馳回北京城，進宮時已是傍晚，即去叩見皇帝。

※※※

康熙早已得知鰲拜在康親王府囚室中為韋小寶所殺的訊息，心想他為鰲拜的黨徒所擄，定然凶多吉少。事情一發，清廷便立即四下緝捕鰲拜的餘黨拷問，人是捉了不少，卻查不出端倪。康熙正自老大煩惱，忽聽得韋小寶回來，又驚又喜，急忙傳見，一見他走進書房，忙問：「小桂子，你……你怎麼逃了出來？」

韋小寶一路之上，早已想好了一大片謊話，如何給強人捉去、如何給裝在棗子箱中運去等情倒不必撒謊，跟著說眾奸黨如何設了靈位祭奠，為了等一個首腦人物，卻暫不殺他，將他綁在一間黑房之中，他又如何在半夜裏磨斷手上所綁繩索，殺了看守之人，逃了出來，如何在草叢中躲避追騎，如何偷得馬匹，繞道而歸，說得繪聲繪影，生動之至。

康熙聽得津津有味，連連拍他肩頭，讚道：「小桂子，真有你的。」又道：「這一番可真辛苦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鰲拜這些奸黨，勢力也真不小。奴才逃出來時，記明了路徑，咱們馬上帶兵去捉，好不好？」

康熙喜道：「妙極！你快去叫索額圖帶領三千兵馬，隨你去捉拿。」

韋小寶退了出來，命人去通知索額圖。索額圖聽說小桂子給鰲拜手下人捉去，心想宮中少了個大援，正在發愁，雖說能吞沒四十五萬兩銀子，畢竟是所失者大，所得者小，突然得悉小桂子逃歸，登時精神大振，忙帶領人馬，和韋小寶去捕拿餘黨。行到半路，康親王差人將韋小寶的玉花驄趕著送來。韋小寶騎上名駒，左顧右盼，得意非凡。

到得天地會聚會之所，自然早已人影不見。索額圖下令搜索，不久便在菜園中將鰲拜的首級和屍身掘了出來，又找到一塊「大清少保一等超武公鰲拜大人之靈位」的靈牌，幾幅弔唁鰲拜的輓聯，自然都是陳近南故意留下的。

韋小寶和索額圖回到北京，將靈牌、輓聯等物呈上康熙，韋小寶神色間倒頗似立了一件大功。康熙獎勉幾句，吩咐葬了鰲拜的屍身，命兩人繼續小心查察。

韋小寶嘴裏連聲答應，臉上忠誠勤奮，肚中暗暗好笑。

# 第九回 琢磨頗望成全璧 激烈何須到碎琴

過了三天，韋小寶稟明康熙，要出去訪查鰲拜的餘黨，逕自到東城甜水井胡同來。

離胡同口十來丈處停著一副餛飩擔子，賣餛飩的見到韋小寶，拿起下餛飩的長竹筷，在盛錢的竹筒上托托托的敲了三下，停一停，敲了兩下，又敲三下。隔著數丈處，有人挑了擔子在賣青蘿蔔，那人用削蘿蔔的刀子在扁擔上也這般敲擊。韋小寶料想是天地會傳訊之法，隨著一個賣冰糖葫蘆的小販進了胡同，來到黑漆大門的一座屋子前。門口蹲著三人，正用石灰粉刷牆壁，見到韋小寶後點了點頭，石灰刀在牆上敲擊數下，大門便即開了。

韋小寶走進院子，進了大廳，見陳近南已坐在廳中，立即上前磕頭。陳近南甚是歡喜，說道：「你來得早，再好也沒有了。我本來想多耽幾天，傳你功夫，但昨天接到訊息，福建有件大事要我趕去料理。這次我只能停留一天。」韋小寶心中一喜：「你沒空多傳我功夫，將來我練得不好，那是你的事，可不能怪我。」臉上卻盡是失望之色。

陳近南從懷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冊子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本門修習內功的基本法門，你每日自行用功。」打開冊子，每一頁上都繪有人像，當下將修習內功的法門和口訣傳授了。

韋小寶一時之間也未能全盤領悟，只是用心記憶。

陳近南花了兩個多時辰，將這套內功授完，說道：「本門功夫以正心誠意為先。你這人心猿意馬，和本門功夫格格不入，練起來加倍艱難，須得特別用功才是。你牢牢記住，倘若練得心意煩躁，頭暈眼花，便不可再練，須待靜了下來，收拾雜念，再從頭練起，否則會有重大危險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雙手接過冊子，放入懷中。

陳近南又細問海大富所授武功的詳情，待韋小寶連說帶比的一一說完，陳近南沉吟道：「這些功夫，你也早知道是假的，當真遇上敵人，半點也不管用。我只是奇怪，怎地韃子皇太后傳授給韃子小皇帝的武功，卻也是假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老婊子不是小皇帝的親娘，而且……而且老婊子不是好人，是個大大的壞人。」心想老婊子害死小皇帝的母親等等情由，牽連太過重大，對師父也不能說，何況此事跟師父毫不相干。

陳近南點點頭，跟著又查問海大富的為人和行事，只覺這老太監的所作所為之中，充滿了詭秘。韋小寶說了一些，突然間「哇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陳近南溫言問道：「小寶，怎麼啦？」韋小寶抽抽噎噎的將海大富在湯中暗下毒藥的事說了，最後泣道：「師父，我這毒是解不了的啦。我死之後，青木堂的兄弟們可不能再用老法子。」陳近南問道：「甚麼老法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鰲拜害死尹香主，我殺了鰲拜，大夥兒就叫我做青木堂香主。海老烏龜害死韋香主，老婊子殺了海老烏龜。大夥兒可不能請老婊子來做青木堂香主。」

陳近南哈哈一笑，細心搭他脈搏，又詳詢他小腹疼痛的情狀，伸指在他小腹四周穴道上或輕或重的按捺，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不用怕！海大富的毒藥，或許世上當真無藥可解，但我可用內力將毒逼了出來。」韋小寶大喜，連說：「多謝師父！」

陳近南領他到臥室之中，命他躺在床上，左手按在他胸口「膻中穴」，右手按住他背脊「大椎穴」。過得片刻，韋小寶只覺兩股熱氣緩緩向下遊走，全身說不出的舒服，迷迷糊糊的就睡著了。

睡夢之中，突覺腹中說不出的疼痛，「啊喲」一聲，醒了過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……我要拉屎！」陳近南帶他到茅房門口。韋小寶剛解開褲子，稀屎便已直噴，但覺腥臭難當，口中跟著大嘔。

韋小寶回到臥室，雙腿酸軟，幾難站直。陳近南微笑道：「好啦，你中的毒已去了十之八九，餘下來的已不打緊。我這裏有十二粒解毒靈丹，你分十二天服下，餘毒就可驅除乾淨。」從懷中取出一個小瓷瓶，交給韋小寶。韋小寶接了，好生感激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這藥丸你自己還有沒有？你都給了我，要是你自己中毒……」陳近南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人家想下我的毒，也沒這麼容易。」

眼見天色已晚，陳近南命人開出飯來，和韋小寶同食。韋小寶見只有四碗尋常菜餚，心想：「師父是大英雄，卻吃得這等馬虎。」他既知身上劇毒已解，心懷大暢，吃飯和替師父裝飯之時，臉上笑咪咪地，甚是歡喜。

飯罷，韋小寶又替師父斟了茶。陳近南喝了幾口，說道：「小寶，盼你做個好孩子。我一有空閒，便到京城來傳你武藝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好，你這就回皇宮去罷。韃子狡猾得很，你雖也聰明，畢竟年紀小，要事事小心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我在宮裏很氣悶，甚麼時候才可以跟著你行走江湖？」

陳近南凝視他臉，道：「你且忍耐幾年，為本會立幾件大功。等得……等得再過幾年，你聲音變了，鬍子也長出來時，不能再冒充太監，那時再出宮來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在宮裏做好事還是做壞事，你們誰也不知，想廢去我的香主，可沒有那麼容易。將來我年紀大了，武功練好了，或許你們便不廢了。」想到此處，便開心起來，說道：「是，是。師父，我去啦。」

陳近南站起身來，拉著他手，說道：「小寶，韃子氣候已成，這反清復明的大事，是艱難得很的。你在皇宮之中，時時刻刻會遇到兇險，你年紀這樣小，又沒學到甚麼真實本領，我實在好生放心不下。不過咱們既入了天地會，這身子就不是自己的了，只要於反清復明大業有利，就算明知是火坑，也只好跳下去。只可惜……只可惜你不能時時在我身邊，我可好好教你。但盼將來你能多跟我一些時候。現下會中兄弟們敬重於你，只不過瞧在我的份上，但我總不能照應你一輩子。將來人家敬重你，還是瞧你不起，一切全憑你自己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我丟自己的臉不打緊，師父的臉可丟不起。」陳近南搖頭道：「你自己丟臉，那也不成啊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，是。那麼我丟小桂子的臉好了。小桂子是韃子太監，咱們丟小桂子的臉，就是丟韃子的臉，那就是反清復明。」

陳近南長嘆一聲，實不知如何教導才是。

韋小寶進宮回到自己屋裏，將索額圖交來的幾十張、一共四十六萬六千五百兩的銀票反覆細看，心下大樂。原來索額圖為了討好他，本來答應四十五萬兩銀子，後來變賣鰲拜家產，得價較預計為多，又加了一萬多兩。他看了多時，收起銀票，取出陳近南的那本武功冊子，照著所傳秘訣，盤膝而坐，練了起來。他點收銀票，看到票子上銀號、票號的硃印時神采奕奕，一翻到武功圖譜，登時興味索然，何況書中的註解一百個字中也識不上一個，練不到小半個時辰，便覺神昏眼倦，倒在床上便睡著了。

次日醒來後，在書房中侍候完了皇帝，回到屋裏，又再練功，過不多時又竟入睡。原來陳近南這一門功夫入門極是不易，非有極大毅力，難以打通第一關。韋小寶聰明機警，卻便是少了這一份毅力，第一個坐式一練，便覺艱難無比，昏昏欲睡。一覺醒轉，已是半夜，心想：「師父叫我練功，可是他的功夫乏味之極。但如偷懶不練罷，下次見到師父，他一查之下，我功夫半點也沒長進，一定老大不高興。說不定便將我的青木堂香主給廢了。」起身再拿那冊子來看，依法打坐修習，過不多時雙眼又是沉重之極，忍不住要睡，心想：「他們打定了主意，要過河拆橋，我這座橋是青石板大橋也罷，是爛木頭獨木橋也罷，他們總是要拆的，我練不練功夫，也不相干。」既找到了不練功夫的藉口，心下大寬，倒頭呼呼大睡。

他既不須再練武功，此後的日子便過得甚是逍遙自在，十二粒藥丸服完，小腹上的疼痛已無影無蹤。日間只在上書房侍候康熙幾個時辰，空下來便跟溫氏兄弟等擲骰子賭錢。他此刻是身有數十萬兩銀子家財的大富豪，擲骰子原已不用再作弊行騙，但羊牯當前，不騙上幾下，心中可有說不出的不痛快，溫氏兄弟、平威、老吳等人欠他的賭債自然越積越多。好在韋小寶不討賭債，而海大富又已不在人世，溫氏兄弟等雖債台高築，卻也不怎樣擔心。

至於尚膳監的事務，自有手下太監料理，每逢初二、十六，管事太監便送四百兩銀子到韋小寶屋子裏來。這時索額圖早已替他將幾萬兩銀子分送宮中嬪妃和有權勢的太監、侍衛，韋小寶嘴頭上既來得，康熙又正對他十分寵幸，這幾個月中，在宮中眾口交譽，人人見了他都笑顏相迎。

秋盡冬來，天氣日冷一日，這天韋小寶從上書房中下來，忽然想起：「師父吩咐，倘若有事，便去天橋找賣膏藥的徐老頭聯絡。雖然沒甚麼事，也不妨去跟他對答一下，甚麼『地振高岡，一派溪山千古秀。門朝大海，三河合水萬年流』，倒也有趣。喂，你這張膏藥要三兩黃金、三兩白銀，太貴啦，太貴啦！五兩黃金、五兩白銀賣不賣？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他走出宮門，在大街上轉了幾轉，見一家茶館中有個說書先生在說書，便踱進去泡了壺茶坐下。說書先生說的正是「英烈傳」，說到朱元璋和陳友諒在鄱陽湖大戰，如何周顛抱了朱元璋換船、如何陳友諒戰船上一炮轟來，將朱元璋原來的坐船轟得粉碎。這些情節韋小寶早已聽得爛熟，那說書的穿插也不甚佳，但他一坐下來，便聽了大半個時辰，東逛西混，直到天黑，這天竟沒到天橋去。

第二天、第三天也始終沒去。每晚臨睡，心裏總說，明天該去瞧瞧那徐老頭兒了，可是第二天不是去擲骰子賭錢，便是去聽說書，要不然到街市之中亂花銀子。這些日子在皇宮裏逍遙快樂，做太監比做天地會的甚麼香主、臭主要適意得多，自知這念頭十分沒出息，也不敢多想。偶爾念及，便自己安慰：「反正我又沒事，去找徐老頭兒幹麼？洩漏了機密，送了我小命不打緊，反而連累了天地會的大事。」

如此又過月餘，韋小寶這一日又在茶館中聽「英烈傳」。茶博士見他是宮中太監，給的賞錢又多，總是給他留下最好的座頭，泡的是上好香茶。韋小寶這些日子來給人奉承慣了，對茶博士的恭謹巴結雖不怎麼稀罕，聽在耳裏卻也著實受用。壇上說書說的是大將軍徐達掛帥出征，將韃子兵趕往蒙古。京師之地，茶館裏聽書的旗人甚多，說書先生不敢公然提「韃子」二字，只說是元兵元將，但也說得口沫橫飛，精神十足。

韋小寶正聽得出神，忽有一人說道：「借光！」在他的茶桌邊坐下。韋小寶眉頭一皺，有些不耐煩。那人輕聲說道：「小人有張上好膏藥，想賣與公公，公公請看。」韋小寶一轉頭，只見桌上放著一張膏藥，一半青、一半紅，他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膏藥？」

那人道：「這是除清惡毒、令雙目復明的膏藥。」壓低了聲音，道：「有個名目，叫作『去清復明膏藥』。」

韋小寶看那人時，見他三十來歲年紀，英氣勃勃，並不是師父所說的那個徐老頭，心下起疑，問道：「這張膏藥要賣多少銀子？」那人道：「三兩白銀，三兩黃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五兩白銀、五兩黃金賣不賣？」那人說道：「那不是太貴了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貴，不貴，只要當真去得清毒，復得了明，便給你做牛做馬，也是不貴。」那人將膏藥向韋小寶身前一推，低聲道：「公公，請借一步說話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走出茶館。

韋小寶將二百文錢丟在桌上，取了膏藥，走了出去。那人候在茶館之外，向東便走，轉入一條胡同，站定了腳，說道：「地振高岡，一派溪水千古秀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門朝大海，三河合水萬年流。」不等他問，先行問道：「閣下在紅花亭畔住那一堂？」那人道：「兄弟是青木堂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堂上燒幾炷香？」那人道：「三炷香！」韋小寶點了點頭，心想：「你比我的職位可低了兩級。」那人叉手躬身，低聲道：「哥哥是青木堂燒五炷香的韋香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」心想：「你年紀比我大得多，卻叫我哥哥，當真要叫得好聽，怎麼又不叫爺爺，阿叔？」

那人道：「兄弟姓高，名叫彥超，是韋香主的下屬，久仰香主的英名，今日得見，實是大幸。」韋小寶心中一喜，笑道：「高大哥好說，大家是自己人，何必客氣。」

高彥超道：「本堂有一位姓徐的徐大哥，向在天橋賣藥，今日給人打得重傷，特來報知韋香主。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我連日宮中有事，沒去會他。他怎麼受了傷，是給誰打的？」高彥超道：「此處不便詳告，請韋香主跟我來。」韋小寶點了點頭。

高彥超大步而行，韋小寶遠遠跟著。

過了七八條街，來到一條小街，高彥超走進一家藥店。韋小寶見招牌上寫著五個字，自然一個也不識，也不用細看，料想是藥店的名字，便跟著進去。

櫃台內坐著一個肥肥胖胖的掌櫃，高彥超走上前去，在他耳畔低聲說了幾句。那胖掌櫃連聲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站起身來，向韋小寶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客官要買上好藥材，請進來罷！」引著韋小寶和高彥超走進內室，反手帶上了門，俯身掀開一塊地板，露出一個洞來，有石級通將下去。

韋小寶見地道中黑黝黝地，心下驚疑不定：「這兩人真是天地會的兄弟嗎？只怕有點兒靠不住。下面若是宰殺韋小寶的屠房，豈不糟糕？」但高彥超跟在身後，其勢已無可退縮，只得跟著那掌櫃走入地道。

幸好地道極短，只走得十來步，那掌櫃便推開了一扇板門，門中透出燈光。韋小寶走進門內，見是一間十來尺見方的小室，室中卻坐了五人，另有一人躺在一張矮榻之上。待得再加上三人，幾乎已無轉身餘地，幸好那胖掌櫃隨即退出。

高彥超道：「眾位兄弟，韋香主駕到！」

室中五人齊聲歡呼，站起來躬身行禮，地窖太小，各人擠成一團。韋小寶抱拳還禮。見其中一人是個道人，那是曾經會過的，道號玄貞，記得他曾開玩笑，叫關安基跟他妻子「十足真金」離婚，另有一個姓樊，也是見過的。韋小寶見到熟人，當即寬心。

高彥超指著臥在矮榻上那人，說道：「徐大哥身受重傷，不能起來見禮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」走近身去，只見榻上那人一張滿是皺紋的臉上，已無半點血色，雙目緊閉，呼吸微弱，白鬚上點點斑斑都是血漬，問道：「不知是誰打傷了徐大哥？是……是韃子的鷹爪子嗎？」

高彥超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是雲南沐王府的人。」

韋小寶一驚，道：「雲南沐王府？他們……他們跟咱們是一路的，是不是？」

高彥超緩緩搖頭，說道：「啟稟香主大哥：徐大哥今朝支撐著回到這裏回春堂藥店來，斷斷續續的說道，下手打傷他的，是沐王府的兩個年青人，都是姓白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姓白？那不是沐王爺四大家將的後人嗎？」高彥超道：「多半是的。大概就是白寒松、白寒楓兄弟，叫做甚麼『白氏雙木』的。」韋小寶喃喃道：「兩根爛木頭，有甚麼了不起啦。」高彥超道：「聽徐大哥說，他們為了爭執擁唐擁桂，越說越僵，終於動起手來。徐大哥雙拳難敵四手，身受重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兩個打一個，不是英雄好漢。甚麼糖啊桂的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」心想甚麼「擁桂」，莫非為了擁護我小桂子，但覺得不大像，縮住了不說。

高彥超道：「沐王府是桂王手下，咱們天地會是當年唐王天子手下。徐大哥定是跟他們爭名份，以致言語失和。」韋小寶還是不懂，問道：「甚麼桂王手下，唐王手下？」高彥超道：「那桂王不是真命天子，咱們唐王才是真命天子。」

玄貞道人明白韋小寶的底細，知他肚中的料子有限，插口道：「韋香主，當年李闖攻入北京，逼死了崇禎天子。吳三桂帶領清兵入關，佔我花花江山。各地的忠臣義士，紛紛推戴太祖皇帝的子孫為王。先是福王在南京做天子。後來福王給韃子害了，咱們唐王在福建做天子，那是國姓爺鄭家一夥人擁戴的，自然是真命天子。那知道另一批人在廣西、雲南推戴桂王做天子，又有一批人在浙江推戴魯王做天子，那都是假的真命天子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。既有唐王做了天子，桂王、魯王就不能做天子了。」高彥超道：「是啊，韋香主說得對極！」

玄貞道人道：「可是廣西、浙江那些人為了貪圖富貴，爭著說道，他們擁立的才是真命天子，大家自夥裏爭得很厲害。」嘆了口氣，續道：「後來唐王、魯王、桂王，先後都遭了難。這些年來，江湖上的豪傑不忘明室，分別找了三王的後人，奉以為主，幹反清復明的大業。桂王的手下擁戴桂王的子孫，魯王的手下擁戴魯王的子孫，那是桂派和魯派，他們又稱咱們天地會為唐派。唐、桂、魯三派，都是反清復明的。不過只有咱們天地會才是正統，桂派、魯派卻是篡位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。沐王府那些人是桂派，是不是？」玄貞道人道：「正是。這三派人十幾年來相爭不休。」

韋小寶想起那日蘇北道上遇到沐王府的人物，甚是傲慢無禮，那人也是姓白的，不知是不是這兩根爛木頭之一，當時見茅十八對他怕得厲害，早就不忿，便道：「唐王既是真命天子，他們就不該再爭。聽說沐公爺是很好的，只怕他老人家歸天之後，他手下那些人有點兒亂七八糟。」地窖中眾人齊聲道：「韋香主的話，一點也不錯。」

玄貞道人道：「江湖上好漢瞧在沐天波沐公爺盡忠死節的份上，遇上了沐王府的人物，都是容讓三分。這樣一來，沐王府中連阿貓阿狗也都狂妄自大起來。我們這位徐大哥人是再好也沒有的，他從前服侍過唐王天子，當真是忠心耿耿，提到先帝時便流眼淚。定是沐王府的人說話不三不四，言語中輕侮了先帝，否則的話，徐老哥怎能跟沐王府的人動手？」

高彥超道：「徐大哥在午前清醒了一會兒，要眾兄弟給他出這口氣。在直隸境內，眼下本會只韋香主一位香主，按照本會規矩，遇上這等大事，須得稟明韋香主而行。倘若是對付韃子的鷹爪子，那也罷了，殺了韃子和鷹爪固然很好，弟兄們為本會殉難，也是份所當為。可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名聲很響，說來總也是自己人，去跟他們交涉，說不定會大動干戈，後果怎樣，就很難料。」韋小寶嗯了一聲。

高彥超又道：「徐大哥說，他一直在等候韋香主駕到，已等了好幾個月了，有時見到韋香主在街市採購物品，有時在茶館裏聽書。」韋小寶臉上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原來他早見到我了。」高彥超道：「徐大哥說：總舵主吩咐過的，韋香主倘若有事，自會去找他，因此徐大哥雖然見到韋香主，卻不敢上前相認。」

韋小寶點了點頭，向榻上的老頭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原來這老狐狸暗中早就跟上了我。我在街上買了東西亂吃，胡花銀子，早就落入他眼中。他媽的，日後他見了我師父，定會搬弄是非，最好是這隻老狐狸傷勢好不了，嗚呼哀哉！」

玄貞道人道：「咱們一商量，迫不得已，只好請韋香主到來主持大局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一個小孩子，能主持甚麼大局？」但見這些人對自己十分恭謹，心下也不禁得意。他初入天地會時，除了師父之外，九位香主都比自己年長資深，此刻這些人中卻以自己地位最高，輕飄飄之感登時油然而興。

一名中年的粗壯漢子氣憤憤的道：「大夥兒見到沐王府的人退讓三分，那是敬重沐公爺為人忠義，為主殉難，說到所做事業的驚天動地，咱們國姓爺比之沐公爺可勝過了十倍。」那姓樊的樊綱道：「我敬你五尺，你就該當敬我一丈。怎地我們客氣，他們反當是運氣？這件事若不分說清楚，以後天地會給沐王府壓得頭也抬不起來，大夥兒還混個甚麼？」

眾人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都十分氣惱。

玄貞道人道：「這件事如何辦理，大夥兒都聽韋香主的指示。」

要韋小寶想法子去偷雞摸狗，混蒙拐騙，他還能拿些主意，現下面臨這種大事，要他拿個主意出來，當真是要他的好看，擺明了叫他當場出乖露醜。可是他不折不扣，確是陳近南的弟子，天地會十大香主之一，直隸全省之中，天地會眾兄弟以他為首，這姓徐的老頭和別的幾人，又都是他青木堂的嫡系下屬，眼見人人的目光都注視在他臉上，不由得大是發窘，心中直罵：「辣塊媽媽，這……這如何是好？」

他心中發窘，一個個人瞧將過去，盼望尋一點線索，可以想個好主意，看到那粗壯漢子時，忽見他嘴角邊微有笑容，眼光中流露出狡猾的神色。此人剛才還在大叫大嚷，滿腔子都是怒火，怎地突然間高興起來？一凝神間，猛地想起：「啊喲，辣塊媽媽，這批王八蛋不懷好意，要我來掮爛木梢。他們想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，卻生怕我師父將來責怪，於是找了我來，要我出頭。」他越想越對，尋思：「我只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，雖說是香主，難道還真會有勝過他們的主意？他們是要拿我來作擋箭牌，日後沒事，那就罷了，有甚麼不妥，都往我頭上一推，說道：『青木堂韋香主率領大夥兒幹的。香主有令，咱們不敢不從。』哼，他們本就要雞蛋裏找骨頭，廢了我這香主，我領頭去跟沐王府的人打架，不論是輸是贏，總之是大大的一塊骨頭。好啊，辣塊媽媽，老子可不上這個當。」

他假裝低頭沉思，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眾位兄長，小弟雖然當了香主，只不過碰巧殺了鰲拜，本事是一點也沒有的，計策更加沒有。我看還是請玄貞道長出個主意，一定比我高明得多。」他這一招叫作「順水推舟」，將一根爛木梢向玄貞道人肩頭推去。

玄貞道人笑了一笑，向樊綱道：「樊三哥的腦筋可比我行得多，你瞧怎麼辦？」

樊綱是個直性漢子，說道：「我看也沒第二條路好走，咱們就找到姓白的家裏，他們要是向徐大哥磕頭賠罪，那就萬事全休。否則的話，哼哼，說不得，只好先禮後兵。」

人人心中想的，其實都是這一句話，只是沐王府在江湖上威名甚盛，又是反清復明的同道，誰也不願首先將這句話說出口來。樊綱這麼一說，幾個人都附和道：「對，對！樊三哥的話對極！能夠不動武自然最好，否則咱們天地會可也不是好欺的，給人家打成這副樣子，難道便罷了不成？」

韋小寶向玄貞和另一個漢子道：「你二位以為怎樣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這叫做逼上梁山，沒有法子，咱們確是給趕得絕了。」

玄貞卻微笑著點了點頭，不置可否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不說話，將來想賴，我偏偏叫你賴不成。」問道：「玄貞道長，你以為樊三哥的主意不大妥當，是不是？」

玄貞道：「也不是不妥當，不過大家須得十分鄭重，倘若跟沐王府的人動手，第一是敗不得，第二是殺不得人。倘若打死了人，那可是一件大事。」樊綱道：「話是這麼說，但如徐大哥傷重不治，卻又怎樣？」玄貞又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請大家商量個法子出來。各位哥哥見識多，吃過的鹽比我吃過的米還多，走過的橋比我走過的路還多，想的主意也一定比我好得多。」玄貞向他瞧了一眼，淡淡的道：「韋香主很了不起哪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道長你也了不起。」

眾人商量了一會，還是依照樊綱的法子，請韋小寶率同眾人，去向沐王府的人興問罪之師，各人身上暗帶兵刃，但須盡量忍讓，要佔住地步，最好是沐王府的人先動了手打了人，這才還手。

玄貞道：「咱們不妨再約北京城裏幾位成名的武師一同前去，請他們作個見證，免得傳了開來，說咱們天地會上門欺人。日後是非不明，只怕總舵主見罪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好極，要請有本事的，越多越好。」在蘇北道上的飯店之中，沐王府那姓白的一根根筷子擲出去，只打得吳三桂手下一個個摔倒在地，這情景此刻猶似便在眼前。他們要是再搞甚麼銅角渡江、火箭射象的玩意兒，就算北京城裏擺不出大象陣，單是擺上個把老鼠陣，青木堂韋香主吃不了就得兜著走，本想推託不去，又有點說不出口，聽玄貞道人說要約同北京城裏著名武師前去，正中下懷。

玄貞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咱們只約有聲望名氣的，倒不是請他們去助拳，武功好不好卻在其次。」高彥超道：「名氣大的，武功多半就高。」他是在幫韋小寶說話。玄貞點了點頭。樊綱道：「咱們去請那幾位武師？」當下眾人商議請誰同去，邀請的人要在武林中頗有名望，與官面上並無來往，而與天地會多少有些交情。

商議定當後，正要分頭去請人，那徐老頭忽然呻吟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……不能請外人。」樊綱問道：「徐大哥，你說不能請外人？」徐老頭道：「韋香主，他……他在宮裏當差，這……這件事可不能洩漏出去，那……那是性命交關……交關的大事。」

眾人一聽，都覺有理，韋小寶在宮中做太監，自然是奉了總舵主之命，暗中必有重大圖謀，一有外人知道，難保不走漏風聲。樊綱道：「韋香主倒也不必親自出馬。咱們去跟那兩個姓白的理論，結果怎樣，回來稟報韋香主知道便是。」

韋小寶本來對沐王府頗為忌憚，但既邀武林中一批大有名望之人同去，那就篤定泰山，有勝無敗，這好比用灌鉛骰子跟羊牯賭錢，怎可置身局外？說道：「我如不去，那就不好玩了。我的姓名身份，你們別跟外人說就是。」

玄貞道人道：「倘若韋香主喬裝改扮了，那就沒人知道他在宮裏辦事……」

韋小寶沒聽他說完，當時即拍手叫好，連稱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這主意正投其所好，上門生事，本已是十分有趣，改裝之後去生事，更是妙上加妙。

眾人本來都覺若非韋香主率領，各人擔的干係太大，見他如此熱心，爭著要去，自無異議。徐老頭道：「大夥兒……大夥兒千萬要小心。韋香主扮……扮作甚麼人？」眾人望著韋小寶，聽他示下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扮個富家公子呢，還是扮個小叫化？」他在妓院之中，見到來嫖院的王孫公子衣飾華貴，向來甚是羨慕，一直沒機會穿著，微一沉吟，從懷中摸出三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來，道：「這裏是一千五百兩銀子，相煩那一位大哥去給我買些衣衫。」

眾人都是微微一驚，幾個人齊聲道：「那用得著這許多銀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銀子有的是，衣衫買得越貴越好，再買些珠寶戴了起來，誰也不知我是宮裏的小……小太監了。」玄貞道人道：「韋香主說得是。高兄弟，你去買韋香主的衣衫。」

韋小寶又取出一千兩銀子的銀票，道：「多花些錢好了，不打緊。」旁人見這小小孩童身邊銀票極多，都暗暗稱異，說甚麼也料想不到他屋裏的銀子竟有四十幾萬兩之多。按照韋小寶本來脾氣，身邊便有二三錢銀子，也要花光了才舒服，可是四十幾萬兩銀子如何花用得掉？能夠買些華貴衣服來穿戴穿戴，出出風頭，當真機會難得，心裏快活之極，見眾人目瞪口呆，便又伸手入懷。

他手伸出來時，掌中已有三千五百兩銀子的銀票，交給玄貞道人，道：「兄弟跟各位大哥今日初見，沒甚麼孝敬。這些銀子，是韃子那裏拿來的，都是不義……不義的銀（他本想說「不義之財」，這句成語卻忘記了），請大夥兒幫著花用花用。」天地會規矩嚴明，不得胡亂取人財物，樊綱、高彥超等早已窮得久了，突見韋香主取出這許多銀票，又言明是取自韃子的不義之財，他既在清宮中當差，此言自然不假，各人情不自禁的都歡呼起來。

玄貞道：「咱們要分頭請人，今日是來不及了。韋香主，明日大夥兒在這裏恭候大駕，不知你甚麼時刻能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上午我要當差，午後準到。」玄貞道：「很好。明日午後，咱們先在這裏會齊，然後同去跟那兩個姓白的算帳。」

※※※

當晚韋小寶便心癢難搔，在屋裏跳上跳下，指手劃腳。次日從上書房下來，便匆匆去珠寶店買了一隻大翡翠戒指，又叫店中師傅在一頂緞帽上釘上一大塊白玉，四顆渾圓明珠，這一來便花了四千多兩銀子。珠寶店中見這位貴客是宮中太監，絲毫不以為奇，既是內宮來採購珠寶，花錢再多十倍也是常事。

韋小寶趕到回春堂藥店，眾人已在地窖中等候，說道已請了北京四位知名武師，同去作見證，每人已送了二百兩銀子謝禮。韋小寶心道：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這四位武師非幫我們不可。只是二百兩銀子謝禮太少，最好送五百兩。四位武師太少，最好請十六位。」

高彥超取出衣服鞋襪來給韋小寶換了，每件衣物都十分華貴，外面一件長袍是火狐皮的裏子，在領口和衣袖外翻出油光滑亮的毛皮。高彥超道：「皮袍是叫他們連夜改小的，多給了三兩六錢銀子的工錢。」韋小寶連說：「不貴，不貴。」一件天青緞子的馬褂，十粒扣子都是黃金打的，饒是如此，他給的銀子還是一半也用不了。

韋小寶在宮中住了將近一年，居移氣，養移體，食用既好，見識又多，這半年來做了尚膳監的首腦，百餘名太監給他差來差去，做首領早做得慣了。這時周身再一打扮，雖然頗有些暴發戶的俗氣，卻也顯得款式非凡，派頭十足，與樊綱、高彥超等草莽豪傑大不相同。

眾人已安排了一乘轎子，等在門外，請韋小寶上轎，以防他改裝之後在城裏行走，撞見宮中太監或朝廷官員。

一行人先到東城武勝鏢局，和四位武師會齊。那四位武師第一位是北京潭腿門掌門人老武師馬博仁，那是清真教門的；第二位跌打名醫姚春，徐老頭受了傷，便由他醫治，此人既是名醫，擒拿短打也是一絕；第三位是外號「虎面霸王」的雷一嘯，鐵布衫功夫大大有名；第四位便是武勝鏢局的總鏢頭金槍王武通。

馬博仁等四人早已得知天地會領頭的韋香主年紀甚輕，一見之下，竟是這樣一個豪富少年，都是十分詫異，但各人久仰陳近南的大名，心想天地會總舵主的弟子，年紀雖小，也必有驚人藝業，都不敢小覷了他。眾人在鏢局中喝了茶，便同去楊柳胡同那姓白的二人駐足之處。韋小寶和馬博仁、姚春三人坐轎，雷一嘯與王武通騎馬，餘人步行相陪。玄貞道人、樊綱等都是成名人物，王武通要相借坐騎，但玄貞怕惹人注目，堅決不要。

一行人來到楊柳胡同一座朱漆大門的宅第之外，高彥超正要上前打門，忽聽得門內傳出隱隱哭聲。眾人一怔，只見大門外掛著兩盞白色燈籠，卻是家有喪事。高彥超輕扣門環，過了一會，大門打開，出來一名老管家。高彥超呈上備就的五張名帖，說道：「武勝鏢局、潭腿門、天地會的幾位朋友，前來拜會白大俠、白二俠。」

那老管家聽得「天地會」三字，雙眉一豎，滿臉怒容，向眾人瞪了一眼，接過拜帖，一言不發的便走了進去。

馬博仁年紀雖老，火氣卻是極大，登時忍不住生氣，道：「這奴才好生無禮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馬老爺子的話一點不錯。」他對沐王府的人畢竟甚是忌憚，只盼馬博仁、王武通等人站定在自己這一邊，待會倘若動手，便可多有幾個得力的幫手。

隔了好一會，一名二十六七歲的漢子走了出來，身材甚高，披麻帶孝，滿身喪服，雙眼紅腫，兀自淚痕未乾，抱拳說道：「韋香主、馬老爺子、王總鏢頭，眾位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。在下白寒楓有禮。」眾人抱拳還禮。白寒楓讓眾人進廳。

馬博仁最是性急，問道：「白二俠身上有服，不知府上是那一位過世了？」白寒楓道：「是家兄寒松不幸亡故。」馬博仁跌足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白氏雙木乃沐王府的英雄虎將，武林中大大有名，白大俠正當英年，不知是得了甚麼疾病？」

眾人剛到廳中，還未坐定，白寒楓聽了此言，陡地轉過身來，雙眼中如欲射出火光，厲聲道：「馬老爺子，在下敬你是武林前輩，以禮相待。你這般明知故問，是譏嘲於我嗎？」

他陡然發怒，韋小寶出其不意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退了一步。

馬博仁摸著白鬚，說道：「這可希奇了！老夫不知，這才相問，甚麼叫做明知故問？白二俠死了兄長，就算心中悲痛，也不能向我老頭子發脾氣啊！」白寒楓哼的一聲，道：「請坐！」馬博仁喃喃自語：「坐就坐罷！難道還怕了不成？」向韋小寶道：「韋香主，你請上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還是馬老爺子上座！」

白寒楓看了拜帖，知道來客之中有天地會的青木堂香主韋小寶，萬料不到這少年便是韋香主，心下又奇又怒，一伸手，便抓住韋小寶的左腕，喝道：「你便是天地會的韋香主？」

這一抓之力勁道奇大，韋小寶奇痛徹骨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大叫了出來，兩道眼淚自然而然流下腮來。

玄貞道人道：「上門是客，白二俠太也欺人！」伸指便往白寒楓脅下點去。

白寒楓左手一擋，放開韋小寶手腕，退開一步，說道：「得罪了。」

韋小寶愁眉苦臉，伸袖擦乾了眼淚。白寒楓固是大出意料之外，馬博仁、王武通，以及天地會中眾人也都驚詫不置，眼見白寒楓這一抓雖然手法凌厲，卻也不是無可擋避。這韋香主身為陳近南的弟子，不但閃避不了，大叫之餘兼且流淚，實是武林中的一大奇事。玄貞、樊綱、高彥超等人都面紅過耳，甚感羞慚。

白寒楓道：「對不住了！家兄不幸為天地會下毒手害死，在下心中悲痛……」

他話未說完，眾人紛道：「甚麼？」「甚麼白大俠為天地會害死？」「那有此事？」「決無此事。」

白寒楓霍地站起，大聲道：「你們說決無此事，難道我哥哥沒有死嗎？你們來，大家親眼來瞧瞧。」一伸手，又向韋小寶左臂抓去。

這一次玄貞道人和樊綱都有了預備，白寒楓右臂甫動，二人一襲前胸，一襲後背，同時出手。白寒楓當即斜身拗步，雙掌左右打出。玄貞左掌一抬，右掌又擊了出去，樊綱卻已和白寒楓交了一掌。白寒楓變招反點玄貞咽喉，玄貞側身閃開。

白寒楓厲聲喝道：「我大哥已死在你們手裏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天地會的狗畜牲，一起上來便是。」

跌打名醫姚春雙手一攔，說道：「且慢動手，這中間恐有誤會。白二俠口口聲聲說道，白大俠為天地會害死，到底實情如何，且請說個明白。」

白寒楓道：「你們來！」大踏步向內堂走去。

眾人心想己方人多，也不怕他有何陰謀詭計，都跟了進去。

剛到天井之中，眾人便都站定了，只見後廳是個靈堂，靈幔之後是口棺材，死人躺在棺材之上，露出半個頭、一雙腳。白寒楓掀起靈幔，大聲叫道：「哥哥你死得沒眼閉，兄弟好歹要殺幾個天地會的狗畜牲，給你報仇。」他聲音嘶啞，顯是哭泣已久。

韋小寶一見到死人面容，大吃一驚，那正是在蘇北道上小飯店中見過的，那人以筷子擊打吳三桂部屬，武功高強，想不到竟會死在這裏，隨即想到對方少了一個厲害腳色，驚奇之餘，暗自寬心。

馬博仁、姚春、雷一嘯、王武通四人走近前去。王武通和白寒松有過一面之緣，嘆道：「白大俠果真逝世，可惜！」姚春特別仔細，伸手去搭了搭死人腕脈。

白寒楓冷笑道：「你若治得我哥哥還陽，我……我給你磕一萬二千個響頭。」

姚春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白二俠，人死不能復生，還請節哀。傷害白大俠的，果然是天地會的人？白二俠沒弄錯嗎？」白寒楓叫道：「我……我弄錯？我會弄錯？」

眾人見他哀毀逾恆，足見手足之情極篤，都不禁為他難過，樊綱怒氣也自平了，尋思：「他死了兄長，也難怪出手不知輕重。」

白寒楓雙手扠腰，在靈堂一站，大聲道：「害死我哥哥的，是那平日在天橋賣藥的姓徐老賊。這老賊名叫徐天川，有個匪號叫做『八臂猿猴』，乃是天地會青木堂中有職司的人，是也不是？你們還能不能賴？」

樊綱和玄貞等幾人面面相覷，他們這夥人到楊柳胡同來，本是要向白氏兄弟問罪，質問他們為甚麼傷人，不料白氏兄弟中的大哥白寒松竟已死在徐天川手底。樊綱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白老二，徐天川徐大哥是我們天地會的兄弟，原是不假，不過他……他……」白寒楓厲聲道：「他怎樣？」樊綱道：「他已給你們打得重傷，奄奄一息，也不知這會兒是死是活。不瞞你說，我們今日到來，原是要來請問你們兄弟，幹麼將我們徐大哥打成這等模樣，那知道……想不到……唉……」

白寒楓怒道：「別說這姓徐的老賊沒死，就算他死了，這豬狗不如的老賊，也不配抵我哥哥的命。」樊綱也怒道：「你說話不乾不淨，像甚麼武林中的好漢？依你說便要怎樣？」

白寒楓叫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！我要將你們天地會這批狗賊，一個個都宰成肉醬。我陪你們一起死，大夥兒都死了乾淨。」一轉身，從死人身側抽出一口鋼刀，隨即身子躍起，直如瘋虎一般，揮刀虛劈，呼呼有聲。

天地會樊綱、玄貞等紛紛抽出所攜兵刃，以備迎敵。韋小寶忙縮在高彥超身後。

猛地裏聽得一聲大吼：「不可動手！」聲音震得各人耳鼓嗡嗡作響，只見「虎面霸王」雷一嘯舉起雙手，擋在天地會眾人之前，大聲道：「白二俠，你要殺人，殺我好了！」這人姓得好，名字也取得好，這麼幾聲大喝，確有雷震之威。

白寒楓心傷乃兄亡故，已有些神智失常，給他這麼一喝，頭腦略為清醒，說道：「我殺你幹甚麼？我哥哥又不是你殺的！」雷一嘯道：「這些天地會的朋友，可也不是殺你哥哥之人。再說，普天下天地會的會眾，少說也有二三十萬，你殺得完麼？」

白寒楓一怔，大叫：「殺得一個是一個，殺得一雙是一雙！」

突然之間，門外隱隱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，似有十餘騎馬向這邊馳來。姚春道：「只怕是官兵，大夥兒收起了兵刃！」樊綱、玄貞等眼見雷一嘯擋在身前，白寒楓不易撲過來揮刀傷人，便都收起了兵刃。白寒楓大聲道：「便是天王老子到來，我也不怕。」

※※※

馬蹄聲越來越近，奔入胡同，來到門口戛然而止，跟著便響起了門環擊門之聲。門外有人叫道：「白二弟，是我！」人影一幌，一人越牆而入，衝了進來。這人四十來歲年紀，神態威武，面色卻是大變，顫聲道：「果然……果然是白大弟……白大弟……」

白寒楓拋下手中鋼刀，迎了上去，叫道：「蘇四哥，我哥哥……我哥哥……」一口氣說不下去，放聲大哭。

馬博仁、樊綱、玄貞等均想：「這人莫非是沐王府中的『聖手居士』蘇岡？」

這時大門已開，湧進十幾個人來，男女都有，衝到屍首之前，幾個女子便呼天搶地的大哭起來。一個青年婦人是白寒松之妻，另一個是白寒楓之妻。

樊綱、玄貞等都感尷尬，眼見這些人哭得死去活來。若再不走，待得他們哭完，就算不動手，也免不了給臭罵一頓。韋小寶先前給白寒楓重重抓住手腕，此刻兀自疼痛，本來仗著人多，打定主意要叫玄貞、樊綱等人抓住了他，好歹也得在他屁股上踢他媽的七八腳，不料對方人手越來越多，打起架來已佔不到便宜，心中怦怦亂跳，見玄貞道人連使眼色，顯是要腳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，此舉正合心意，當即轉身便走，說道：「大夥兒去買些元寶蠟燭，再來向死人磕頭罷！」

白寒楓叫道：「想逃麼？可沒這麼容易。」衝上前去，猛揮右掌向樊綱後心拍去。樊綱怒道：「誰逃了？」回身舉左臂擋開，卻不還擊。玄貞等眾人便都站住了。

韋小寶卻已逃到了門口，一隻腳先跨出了門檻再說。

那姓蘇的男子問道：「白二弟，這幾位是誰？恕在下眼生。」白寒楓道：「他們是天地會的狗東西，我哥哥……哥哥便是給他們害死的。」此言一出口，本來伏著大哭的人都躍起身來，嗆啷啷響聲不絕，兵刃耀眼，登時將來客都圍住了，連馬博仁、姚春、雷一嘯、王武通等四個都給圍在垓心。

王武通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馬大哥、雷兄弟、姚大夫，咱們幾時入了天地會哪？憑咱們幾個的德行，只怕給天地會的朋友們提鞋子也還不配哪。」

那姓蘇的中年漢子抱拳說道：「這幾位不是天地會的嗎？這位姚大夫，想來名諱是個春字。在下蘇岡，得悉白家大兄弟不幸身亡的訊息，從宛平趕來，傷痛之下，未得請教，多有失禮。」說著向眾人作揖為禮。

王武通抱拳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聖手居士，名不虛傳，果然是位有見識、有氣度的英雄。」當下給各人一一引見，第一個便指著韋小寶，道：「這位是天地會青木堂韋香主。」

蘇岡知道天地會共分十堂，每一堂香主都是身負絕藝的英雄豪傑，但這韋香主卻顯然是個乳臭未乾的富家少年，不由得心下詫異，但臉上不動聲色，抱拳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韋小寶嗤的一聲笑，抱拳還禮，從門邊走了回來，問道：「你久仰我甚麼？」蘇岡一怔，道：「在下久仰天地會十堂香主，個個都是英雄好漢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蘇岡見他神情油腔滑調，心下更是嘀咕。

當下王武通給餘人都引見了。蘇岡給他同來這夥人引見，其中兩個是他師弟，三人是白氏兄弟的師兄弟，還有幾個是蘇岡的徒弟。白寒松的夫人伏在丈夫屍首上痛哭，白寒楓的夫人一邊哭，一邊勸，幾個女子都不過來相見。

姚春道：「白二俠，到底白大俠為了甚麼事和天地會生起爭競，請白二俠說來聽聽。」咳嗽一聲，又道：「雲南沐王府在武林中人所共仰，天地會的會規向來極嚴，都不是蠻不講理之人。天下原抬不過一個『理』字，今日之事，也不是單憑打架動武就能了結的。這裏馬老師、雷兄弟、王總鏢頭，以及區區在下，跟雙方就算沒有交情，也都是慕名。白二俠，請你衝著咱們一點薄面，說一說這中間的緣由如何？」王武通道：「不瞞眾位說，天地會的朋友們，的的確確不知白大俠已經身故，否則的話，他們還會上門來自討沒趣麼？」

蘇岡道：「然則韋香主和眾位朋友來到敝處，又為了甚麼？」王武通道：「咱們真人面前不說假話。天地會的朋友說道，他們徐天川徐大哥給沐王府的朋友打得身受重傷，已說不出話，他們只好邀了我們幾個老朽，伴同來到貴處，想問一問緣由。」蘇岡森然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各位是上門問罪來著？」王武通道：「這可不敢當。我們幾個在江湖上混口飯吃，全仗朋友們給面子。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論，誰也不能抹著良心說瞎話。」

蘇岡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王總鏢頭說得對，請各位到廳上說話。」

眾人來到大廳。蘇岡命師弟、徒弟們收起兵刃。白寒楓手中鋼刀總是不肯放下。蘇岡讓眾人坐下，說道：「白二弟，當時實情如何，你給大家說說。」

※※※

白寒楓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前天下午……」只說了四個字，不由得氣往上衝，手中鋼刀揮了一揮。韋小寶吃了一驚，身子向後一縮。白寒楓覺得此舉太過粗魯，鋼刀用力往地下一擲，嗆啷一聲，擊碎了兩塊方磚，呼了口氣，道：「前天下午，我和哥哥在天橋的一家酒樓上喝酒，忽然上來一個官員，帶了四名家丁。那四個家丁神氣惹厭得很，要酒要菜，說的卻是雲南話。」蘇岡「哦」了一聲。白寒楓道：「我和哥哥一聽他們口音，就留上了神。」

王武通、樊綱等都知道，沐王府世鎮雲南。蘇岡、白寒楓等都生長於雲南，在北京城裏聽到鄉音，自會關注。

白寒楓續道：「我哥哥聽了一會，隔座接了幾句。那官員聽得我們也是雲南人，便邀我們過去坐。我和哥哥離家已久，很想打聽故鄉的情形，見這官員似是新從雲南來，便移座過去。一談之下，這官員自稱叫做盧一峰，原來是奉了吳三桂的委派，去做曲靖縣知縣的。他是雲南大理人。照規矩，雲南人本來不能在本省做地方官。不過這盧一峰說道，他是平西王委派的官，可不用理會這一套！」

樊綱忍不住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大漢奸吳三桂委派的狗官，有甚麼神氣了？」

白寒楓向他瞧了一眼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位樊……樊兄說得不錯，當時我也這麼想。可是我哥哥為了探聽故鄉情形，反而奉承了他幾句。這狗官更加得意了，說是吳三桂所派的官，叫做『西選』，意思說是平西王選的。雲南全省的大小官員，固然都是吳三桂所派，就是四川、廣西、貴州三省，『西選』的官兒也比皇帝所派的官吃香。」

蘇岡聽他說得有些氣喘，接口解釋：「倘若有一個缺，朝廷派了，吳三桂也派了，誰先到任，誰就是正印。雲貴川桂四省的官員，那一個先出缺，自然是昆明知道得早，從昆明派人去快得多。因此朝廷的官兒，總是沒『西選』的腳快。」

白寒楓吁了口氣，接著說：「那官兒說，平西王為朝廷立下了大功，滿清能得江山，全仗平西王的功勞，因此朝廷對他特別給面子。吳三桂啟奏甚麼事，從來就沒有駁回的。」

王武通道：「這官兒的話倒是實情。兄弟到西南各省走鏢，親眼見到，雲貴一帶大家就知道有吳三桂，不知道有皇帝。」

白寒楓道：「這盧一峰說，照朝廷規矩，凡是做知縣的，都先要到京城來朝見皇帝，由皇帝親自封官。他到北京來，就是等著來見皇帝的。他說平西王既然封了他官。到京城來朝見皇帝，也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。我哥哥說：『盧大人到曲靖做官，本省人做本省的官，那更是造福桑梓了。』盧一峰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『這個自然。』突然之間，隔座有人插嘴，這老……這老賊……我和他仇深……」說著霍地站起，滿臉漲得通紅。

蘇岡道：「是『八臂猿猴』徐天川說話麼？」

白寒楓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正……正……」急憤之下，喉頭哽住了，說不出話來，隔了一會，才道：「正是這老賊，他坐在窗口一張小桌旁喝酒，插嘴說：『本省人做本省的官，刮起地皮來更加方便些。』這老賊，我們自管自說話，誰要他來多口！」

玄貞冷冷的道：「白二俠，徐三哥這句話，可沒說錯。」白寒楓哼了一聲，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這句話是沒說錯，我又沒說他這句話錯了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誰要他多管閒事？他倘若不插這句嘴，怎會生出以後許多事來？」玄貞見他氣急，也就不再說下去。

白寒楓續道：「盧一峰聽了這句話，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，轉過頭來，見這老賊是個彎腰曲背的老頭兒，容貌猥瑣，桌上放著一隻藥箱，椅子旁插著一面膏藥旗，是個賣藥的老頭兒。喝道：『你這個老不死的，胡說些甚麼？』他手下的四名家丁早就搶了上去，在老賊桌上拍桌大罵，一名家丁抓住了他衣領。也是我瞎了眼，瞧不出這老賊武功了得，還道他激於一時義憤，出言譏刺，怕他吃虧，便走上去假意相勸，將這四名家丁都推開了。」

玄貞讚道：「白二俠仁義為懷，果然是英雄行徑。」心想白寒松已死，徐天川受傷雖然不輕，多半不會死，己方終究已佔了便宜，這件事雙方只好言和，口頭上捧白寒楓幾句，且讓他平平氣。

那知白寒楓不受他這一套，瞪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甚麼英雄？我是狗熊！生了眼睛不識人，瞧不出這老賊陰險毒辣，還道他是好人。那盧一峰打起官腔，破口大罵，大叫：反了，反了，說京城裏刁民真多，須得重辦。」

樊綱插嘴道：「這官兒狗仗人勢，在雲南欺侮百姓不夠，還到北京城來欺人。」

白寒楓道：「要欺侮人，也沒這麼容易。這官兒連聲吆喝，叫家丁將這姓徐的老賊綁起來送官，打他四十大板，戴枷示眾。那老賊笑嘻嘻的道：『大老爺，你這麼大聲嚷嚷，不吃力嗎？我送張膏藥賣給你貼貼。』他從藥箱裏取了張膏藥出來，雙掌夾住，跟著便那張本來摺攏的膏藥拉平了。我初見那老賊對這兇神惡煞的家丁並不害怕，心下已自起疑，待見他拉膏藥的手勢，和哥哥對望了一眼，已然明白。膏藥中間的藥膏硬結在一塊，總得點了火烘焙多時，才拉得開。可是他只是在雙掌間夾得片刻，便以內力烘軟藥膏，這份功力可真了不起。他將膏藥拉平之後，藥膏熱氣騰騰。那盧一峰卻兀自不悟，一疊連聲催促家丁上前拿人。我便不再攔阻那官兒的走狗，由得他們去自討苦吃。一名家丁見我讓開，當即向那老賊衝去。那老賊笑道：『你要膏藥？』將那張膏藥放在家丁手中。那家丁罵道：『老狗，你幹甚麼？』那老賊在他手臂上一推，那家丁移過身去，拍的一聲響，那張熱烘烘的膏藥，正好貼在盧一峰那狗官的嘴上……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哈的一聲笑了出來，拍手叫好。白寒楓哼了一聲，惡狠狠的瞪視著他。韋小寶心中害怕，便不敢再笑。蘇岡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白寒楓道：「那狗官的嘴巴被膏藥封住，忙伸手去拉扯。那老賊推動四名家丁，說道：『去幫大老爺！』只聽得拍拍拍拍響聲不停，四名家丁你一掌，我一掌，都向那狗官打去。原來那老賊推撥四名家丁的手臂，運上了巧勁，以這四人的手掌去打那狗官。片刻之間，那狗官的兩邊面皮給打得又紅又腫。」

韋小寶又是哈哈大笑，轉過了頭，不敢向白寒楓多看一眼。

蘇岡點頭道：「這位徐兄渾名叫作『八臂猿猴』，聽說擒拿小巧功夫，算得是武林一絕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他想白寒楓死在他手下，這老兒的武功自然甚高，抬高了他武功，也是為白氏雙雄留了地步。

白寒楓道：「我和哥哥只是好笑，眼見那狗官已給打得兩邊面皮鮮血淋漓，酒樓上不少閒人站著瞧熱鬧。那老賊大聲叫嚷：『打不得，打不得，大老爺是打不得的！你們這些大膽奴才，以下犯上，怎麼打起大老爺來？』在四名家丁身後跳來跳去。活脫像是一隻大猴子，伸手推動家丁的手臂，反似是在躲閃，那些閒人都瞧不出是他在搞鬼。直打得那狗官暈倒在地，他才住手，回歸原座。這四名家丁還道是撞邪遇鬼，說甚麼也不明白怎麼會伸手去打大老爺，可是自己手掌上都是鮮血，卻又不假。四人呆了一陣，便扶著那狗官去了。」

樊綱道：「痛快，痛快！吳三桂手下的走狗，原該如此整治。徐三哥痛打狗官，正是給天下百姓出一口胸中惡氣。白二俠，你當時怎麼不幫著打幾拳？」

白寒楓登時怒氣又湧了上來，大聲道：「老賊在顯本事打人，我為甚麼要幫他？是他在打人，又不是他在挨打！」

玄貞道：「白二俠說得是，先前他不知徐三哥身有武功，可不是見義勇為、出手阻止狗官的家丁行兇嗎？」

白寒楓哼了一聲，續道：「那狗官和家丁去後，我哥哥叫酒樓的掌櫃來，說道一應打壞的桌椅器皿，都由他賠，那老賊的酒錢也算在我們帳上。那老賊笑著道謝。我哥哥邀他過來一同喝酒。那老賊低聲道：『久慕松楓賢昆仲的英名，幸會，幸會。』我和哥哥都是一驚，心想原來他早知道了我們的來歷，我們卻不知他是誰。我哥哥道：『慚愧得緊，請問老爺子尊姓大名。』那老賊笑道：『在下徐天川，一時沉不住氣，在賢昆仲跟前班門弄斧，可真見笑了。』那時我們還不知道徐天川是甚麼來頭，但想他毆打狗官，自然跟我們是同一條路上的。這狗官倘若不挨這一頓飽打，我兄弟倆一樣的也要痛打他一頓。我們三人喝酒閒談，倒也十分相投，酒樓之中不便深談，便邀他到這裏來吃飯。」

樊綱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徐三哥到了這裏，是在府上動起手來了？」

白寒楓道：「誰說在這裏動手了？在我們家裏，怎能跟客人過招，那不是欺侮人麼？」

玄貞點頭道：「白氏兄弟英風俠骨，這種事是決計不做的。」

白寒楓聽他接連稱讚自己，終於向他點點頭，以示謝意，說道：「我兄弟將老賊請到這裏，恭謹相待，問起他怎麼認得我兄弟。他也不再隱瞞，說道自己是天地會的，我兄弟來到北京之時，他天地會已得到訊息，原是想跟我兄弟交朋友。他在酒樓上毆打狗官，一來是痛恨吳三桂，二來也是為了要和我兄弟結交。這老賊能說會道，哄得我兄弟還當他是個好人。後來說到反清復明之事，三個人，不，兩個人一隻狗，越說越投機……」

韋小寶接口道：「兩個人和一隻狗越說越投機，倒也希奇。」

眾人忍不住好笑，只是礙著白寒楓的面子，不敢笑出聲來。

白寒楓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小鬼，胡說八道！」樊綱道：「白二俠，這位韋香主年紀雖輕，卻是敝會青木堂的香主，敝會上下，對他都是十分尊敬的。」白寒楓道：「香主便怎麼樣？」蘇岡岔開話頭，說道：「我白兄弟心傷兄長亡故，說話有些氣急，各位請勿介意。韋香主，你包涵些。」他想天地會的香主身份非同小可，白寒楓直斥為「小鬼」，終究理虧。

白寒楓也非蠢人，一點便透，眼光不再與韋小寶相觸，說道：「後來我們三個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兩個人，一隻狗。」白寒楓怒喝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終於忍住了，吁了口大氣，續道：「大家說到反清復明之事，說道日後將韃子殺光了，扶保洪武皇帝的子孫重登龍庭。我哥哥說：『皇上在緬甸宴駕賓天，只留下一位小太子，倒是位聰明睿智的英主，目下在深山中隱居。』那老賊卻道：『真命天子好端端是在台灣。』」

白寒楓一引述徐天川這句話，蘇岡、姚春、王武通等人便知原來雙方爭執是由擁桂、擁唐而起。崇禎皇帝吊死煤山，清兵進關，明朝的宗室福王、唐王、魯王、桂王分別在各地稱帝，當時便有紛爭，各王死後，手下的孤臣遺老仍是互相心存嫌隙。

白寒楓續道：「那時我聽了老賊這句話，便問：『我們小皇子幾時到台灣去了？』那老賊道：『我說的是隆武天子的小皇子，不是桂王的子孫。』我哥哥道：『徐老爺子，你是英雄豪傑，我兄弟倆是很佩服的，只不過於天下大事，您老人家見識卻差了。崇禎天子崩駕，福王自立。福王為清兵所俘，唐王不幸殉國，我永曆天子為天下之主。永曆天子殉國之後，自然是由他聖上的子孫繼位了。』」隆武是唐王的年號，永曆是桂王的年號，他們是唐王、桂王的舊臣，對主子都以年號相稱。

樊綱聽到這裏，插口道：「白二俠，請你別見怪。隆武天子殉國之後，兄終弟及，由聖上的親兄弟紹武天子在廣州接位。桂王卻派兵來攻打紹武天子。大家都是太祖皇帝的子孫，不打滿清韃子，自己打了起來，豈不是大錯而特錯？」

白寒楓怒道：「那老賊的口吻，便跟你一模一樣！可是這到底是誰起的釁？我永曆天子好好派了使臣到廣州來，命唐王除去尊號。唐王非但不奉旨，反而興兵抗拒天命。唐王這等行為明明是犯上作亂，大逆不道，可說是罪魁禍首。」

樊綱冷笑道：「三水那一戰，區區在下也在其內，卻不知道是誰全軍覆沒？」白寒楓大怒，站起身來，厲聲道：「你還在算這舊帳麼？」韋小寶聽了樊綱的話，便知三水這一仗是唐王勝而桂王敗，忙問：「樊大哥，三水一仗是怎樣打的？」樊綱道：「桂王聽了手下奸臣的教唆，派了一名叫林桂鼎的，帶兵來打廣州……」蘇岡插口道：「樊大哥，這話與事實不符。那是唐王先派兵攻肇慶，我永曆天子才不得已起而應戰。」

雙方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的都是舊事，漸漸的劍拔弩張，便要動起手來。

姚春連連搖手，大聲道：「多年前的舊事，還提起他幹麼？不論誰勝誰敗，都不是甚麼光采之事，最後還不是都教韃子給滅了。」眾人一聽，登時住口，均有慚愧之意。

蘇岡道：「白二弟，大義之所在，原是非誓死力爭不可的，後來怎樣？」

白寒楓道：「那老賊所說的話，便和這……這位姓樊的師傅一模一樣，我兄弟倆自然要跟他剖析明白。雙方越說越大聲，誰也不讓。我哥哥盛怒之下，一掌將一張茶几拍得粉碎。那老賊冷笑道：『你道理說不過人，便想動武麼？沐王府白氏雙木威名遠震，我天地會的一個無名小卒，卻也不懼。』他這句話顯然是說，他是天地會的一個無名小卒，還勝似沐王府的成名人物。我哥哥道：『我自拍碎我家裏的茶几，關你甚麼事了？你出言輕侮沐王府，仗的是甚麼勢道？』雙方越說越僵，終於約定，當晚子時，在天壇較量。」

蘇岡嘆了口氣，黯然道：「原來這場紛爭，由此而起。」

白寒楓道：「當晚我們到天壇赴約，沒說幾句，便和這老賊動起手來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想必是二對一了，但不知是白大俠先上，還是白二俠先上？」白寒楓臉上一紅，大聲道：「我兩兄弟向來聯手，對付一個是二人齊上，對付一百個也是二人齊上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倘若跟我這小孩子動手，你兩兄弟也是齊上了。」白寒楓怒吼一聲，揮掌便向韋小寶頭頂擊落。蘇岡左手伸出，抓住白寒楓手腕，說道：「白二弟，不可！」白寒楓叫道：「這……這小鬼譏刺我死了的哥哥。」韋小寶貪圖口舌之便，沒想到連已死的白寒松也說在其內，眼見他猶如發瘋一般，心下害怕，便不敢再說。

蘇岡道：「白二弟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是那姓徐的害死了白大弟，咱們只能找那姓徐的算帳。」白寒楓狠狠的向韋小寶道：「終有一日，我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。」韋小寶向他伸伸舌頭，料想蘇岡在旁，白寒楓不能對自己怎樣，真要抽筋剝皮，總也不是今日的事。

樊綱道：「蘇四哥，你說白大俠給我們徐大哥害死，這個『害』字，恐怕還得斟酌。白二俠說道，雙方在天壇比武較量，徐大哥以一敵二，既不是使甚麼陰謀毒計，又不是恃多為勝，乃是光明正大的動手過招，怎說得上一個『害』字？」

白寒楓怒道：「我哥哥自然是給老賊害死的。我兄弟倆去天壇赴約之前曾經商量過。我哥哥說道，這老兒雖然頭腦胡塗，不明白天命所歸，終究是反清復明的同道，比武之時，須當瞧在天地會的份上，只可點到為止，不能當真傷了他。我兩兄弟手下留情，那料到這老賊心腸好毒，竟下殺手，害死了我哥哥。」

蘇岡問道：「那姓徐的怎生害死了白大弟？」

白寒楓道：「我們動上手，拆了四十幾招，也沒分出甚麼輸贏。那老賊跳出圈子，拱手道：『佩服，佩服！今日不分勝敗，不用再比了。沐王府武功馳名天下，果然高明。』」

樊綱道：「那很好啊，大家就不用再打了，免傷和氣，豈不甚好？」

白寒楓怒道：「你又沒瞧見那老賊說話的神氣，你還道他真是好心嗎？他嘴角邊微微冷笑，顯然是說，沐王府的白氏雙木以二敵一，也勝不了他一個老頭兒，甚麼『武功馳名天下』，只不過是吹牛而已。我當然心下有氣，便道：『不分勝敗，便打到分出勝敗為止。』這老賊雖然靈活，長力卻不及我兄弟，鬥久了非輸不可，他想不打，不過想乘機溜去。於是我們又打了起來，打了好一會，我使一招『龍騰虎躍』，從半空中撲擊下來。那老賊果然上當，側身斜避。這一招我兩兄弟是熟練了的，我哥哥便使『橫掃千軍』，左腿向右橫掃，右臂向左橫擊，叫他避無可避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將「橫掃千軍」那招比了出來。

玄貞道人點頭道：「這一招左右夾擊，令人左躲不是，右躲也不是，果然厲害。」

白寒楓道：「這老賊身子一縮，忽然向我哥哥懷中撞到。我哥哥雙掌一翻，按在他胸膛之上，笑道：『哈哈，你輸……』就在這時，噗的一聲響，那老賊卻好不毒辣，竟然使出重手。我眼見勢道不對，一招『高山流水』，雙掌先後擊在那老賊的背心。那老賊身子一幌，退了開去。我哥哥已然口噴鮮血，坐倒在地。我好生焦急，忙去扶起哥哥，那老賊乾笑了幾聲，一跛一拐的走了。我本可追上前去，補上幾拳，立時將他打死，但顧念著哥哥的傷勢，沒空去理會那老賊。我抱著哥哥回到家來，他在途中只說了四個字：『給我報仇。』便咽了氣，蘇四哥……咱們此仇不報，枉自為人！」說到這裏，淚如泉湧。

玄貞道人轉頭向一人道：「風二弟，白二俠剛才所說的那幾招，咱們來比劃比劃。」

這姓風的叫風際中，模樣貌不驚人、土裏土氣。昨日在回春堂藥店地窖中引見之後，從未開口說過話，韋小寶也沒對他留意。他點點頭站起，發掌輕飄飄的向玄貞拍出。

玄貞左掌架開，身子一縮，雙手五指都拿成了爪子，活脫是隻猴子一般，顯是模仿「八臂猿猴」徐天川的架式。風際中左足一點，身子躍起，從半空中撲擊下來。姚春叫道：「好一招『龍騰虎躍』！」叫聲未畢，玄貞已斜身閃開。便在此時，風際中倏地搶到玄貞身前，左腿向右橫掃，右臂向左橫掠，正是白寒楓適才比劃過的那一招「橫掃千軍」。

風際中一身化而為二，剛使完白寒楓的一招「龍騰虎躍」，跟著便移形換位，搶到玄貞道人身前，使出白寒松那招「橫掃千軍」，身法之快，實是匪夷所思。眾人喝采聲中，玄貞縮攏身子，直撞入對方懷中。風際中雙掌疾推，按在玄貞胸口，說道：「哈哈，你輸……」便在這時，玄貞右拳擊在風際中胸口，左掌拍中他小腹。兩人拳掌都放在對方身上，凝住不動。玄貞道：「白二俠，當時情景，是不是這樣？」

白寒楓尚未回答，風際中身子一晃，閃到了玄貞背後，雙掌從自己臉面右側直劈下來，虛擬玄貞的背心，說道：「高山流水！」這兩掌並沒碰到玄貞身子，眾人眼前一花，他又已站在玄貞面前，雙掌按住他胸口，讓玄貞的拳掌按住自己胸腹，回復先前的姿式。

這兩下倏去倏來，直如鬼魅，這些人除了韋小寶外，均是見多識廣之人，但風際中這等迅捷無倫的身手，卻是見所未見。眾人駭佩之餘，都已明白了他的用意，當時徐天川以一敵二，情勢兇險無比，倘若對白寒松手下稍有留情，只怕難逃背後白寒楓「高山流水」的這一擊。玄貞又道：「白二俠，當時情景，是不是這樣？」

白寒楓臉如死灰，緩緩點了點頭。風際中身法兔起鶻落，固然令人目眩神馳，而他模仿自己兩兄弟這幾下招式，竟也部位手法絲毫無誤，宛然便是自己師父教出來的一般。「龍騰虎躍」、「高山流水」和「橫掃千軍」三招，都是「沐家拳」中的著名招式，流傳天下，識者甚多，風際中會使，倒也不奇，但以一人而使這三招拳腳，前後易位，身法之快，實所罕見，加之每一招都是清清楚楚，中規中式，法度嚴整，自己兄弟畢生練的都是「沐家拳」，卻也遠所不及。

風際中收掌站立，說道：「道長，請除下道袍，得罪了！」

玄貞一怔，不明他的用意，但依言除下道袍，略一抖動，忽然兩塊布片從道袍上飄了下來，卻是兩隻手掌之形，道袍胸口處赫然是兩個掌印的空洞。原來適才風際中已用掌力震爛了他道袍。玄貞不禁臉上變色，情不自禁的伸手按住胸口，心想風際中的掌力既將柔軟道袍震爛，自己決無不受內傷之理，一摸之下，胸口卻也不覺有何異狀。

風際中道：「白大俠掌上陰力，遠勝在下。徐大哥胸口早已受了極重內傷，再加上背心受了『高山流水』的雙掌之力，只怕性命難保。」

眾人見風際中以陰柔掌力，割出玄貞道袍上兩個掌印，這等功力，比之適才一身化二、前後夾攻的功力，更是驚人，無不駭然，連喝采也都忘了。韋小寶心想：「海老烏龜當日在我袍子胸口上割下一個掌印，只怕用的也是這種手段。」

蘇岡和白寒楓對望了一眼，均是神色沮喪，眼見風際中如此武功，己方任誰都和他相去甚遠，又給他這等試演一番，顯得徐天川雖然下重手殺了人，卻也是迫於無奈，在白氏兄弟厲害殺手前後夾擊之下，奮力自保，算不得如何理虧。

蘇岡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這位風爺武功高強，好教在下今日大開眼界。倘若我白大弟真有風爺的武功，也決不會給那姓徐的害死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白大俠的武功是極高的，江湖上眾所周知，蘇四哥也不必客氣了。」白寒楓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可又不能說自己兄長武功不行。韋小寶又道：「白二俠的武功也是挺高的，江湖上眾所周知。」

樊綱生怕他更說出無聊的話來，多生枝節，向蘇岡和白寒楓拱手道：「今日多有打擾，這就別過。」玄貞道：「且慢！大夥兒到白大俠靈前去磕幾個頭。這件事……這件事，唉，說來大家心裏難受，可別傷了沐王府跟天地會的和氣。」說著邁步便往後堂走去。

白寒楓雙手一攔，厲聲道：「我哥哥死不瞑目，不用你們假惺惺了。」玄貞道：「白二俠，別說這是比武失手，誤傷了白大俠，就算真是我們徐大哥的不是，你也不能恨上了天地會全體。我們到靈前一拜，乃是武林中同道的義氣。」蘇岡道：「道長說得是。白二弟，咱們不可失了禮數。」

當下韋小寶、玄貞、樊綱、風際中、姚春、馬博仁等一干人齊到白寒松的靈前磕頭。

韋小寶一面磕頭，一面口中唸唸有詞，磕了三個頭，站起身來。白寒楓厲聲道：「你剛才說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暗暗禱祝，向白大俠在天之靈說話，關你甚麼事？」白寒楓道：「你嘴裏不清不楚，禱祝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說：『白大俠，你先走一步，也沒甚麼。在下韋小寶，給你的好兄弟打得遍體鱗傷，命不久長，過幾天就來陰世，跟你老人家相會了。』」白寒楓道：「我幾時打過你了？」韋小寶拉起衣袖，露出右腕，只見手腕上腫起了又黑又紫的一圈，指痕宛然，正是剛才給白寒楓捏傷的，說道：「這不是你打的麼？」

蘇岡向白寒楓瞧了一眼，見他不加否認，臉上就微有責備之意，轉頭向韋小寶道：「韋香主，這件事一言難盡。咱們日後慢慢再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只怕我傷重不治，一命嗚呼，日後也沒甚麼可說的了。」蘇岡見他說話流利，毫無受傷之象，知他是耍無賴，心想：「天地會怎地叫這樣一個小流氓做香主？」說道：「韋香主長命百歲，大夥兒都死光了，你還活上幾十歲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此刻腹痛如絞，五臟六腑，全都倒轉，也不知能不能活到明天。風二哥、玄貞道長，我倘若死了，你們不必找白二俠報仇。江湖上義氣為重，咱們可不能傷了沐王府跟天地會的和氣。」

蘇岡皺起了眉頭，將眾人送出門外。

玄貞向馬博仁、姚春、雷一嘯、王武通四人道了勞，抱拳作別。

※※※

天地會一行人回去回春堂藥店。剛到店門口，就見情形不對，櫃台倒坍，藥店中百餘隻小抽屜和藥材散了一地。眾人搶進店去，叫了幾聲，不聽得有人答應，到得內堂，只見那胖掌櫃和兩名夥計都已死在地下。這藥店地處偏僻，一時倒無人聚觀。

玄貞吩咐高彥超：「上了門板，別讓閒人進來。咱們快去看徐大哥。」拉開地板上的掩蓋，奔進地窖，叫道：「徐大哥，徐大哥！」地窖中空空如也，徐天川已不知去向。

樊綱憤怒大叫：「他奶奶的，咱們去跟沐王府那些賊子拚個你死我活。」

玄貞道：「快去請王總鏢頭他們來作個見證。」玄貞道：「他們若要害死徐大哥，已在這裏下手，既將他擄去，不會即行加害。」當下派人去，將王武通、姚春等四人請來。

王武通等見到胖掌櫃的死狀，都感憤怒，齊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咱們立即到楊柳胡同去要人。」一行人又到楊柳胡同。

白寒楓開門出來，冷冷的道：「眾位又來幹甚麼了？」樊綱大聲道：「白二俠何必明知故問？這等行徑，太也給沐王府丟臉。」白寒楓怒道：「丟甚麼臉？甚麼行徑？」樊綱道：「我們徐大哥在那裏？快送他出來。你們乘人不備，殺死了我們回春堂的三個夥計，當真卑鄙下流。」白寒楓大聲道：「胡說八道！甚麼回春堂、回秋堂、甚麼三個夥計？」

蘇岡聞聲出來，問道：「眾位去而復回，有甚麼見教？」

雷一嘯道：「蘇四俠，這一件事，那可是你們的不是了。是非難逃公論，你們就算要報仇，也不能任意殺害無辜啊。京城之中做了這等事出來，牽累可是不小。」

蘇岡問白寒楓：「他們說甚麼？」白寒楓道：「誰知道呢，真是莫名其妙。」

王武通道：「蘇四俠、白二俠，天地會落腳之處，有三個夥計給人殺了，徐天川師傅也給人擄了去。這件事的是非曲直，大家慢慢再說，請你們瞧著我們幾個的薄面，先放了徐師傅。」蘇岡奇道：「徐天川給人擄了麼？那可奇了！各位定然疑心是我們幹的了。可是各位一直跟我們在一起，難道誰還有分身術不成？」樊綱道：「你們當然另行派人下手，那又是甚麼難事？」蘇岡道：「各位不信，那也沒法。你們要進來搜查，儘管請便。」

白寒楓大聲道：「『聖手居士』蘇岡蘇四哥說話向來一是一、二是二，幾時有過半句虛言？老實跟你說，那姓徐的老賊倘若落在我們手裏，立時就一刀兩段，誰還耐煩捉了來耗費米飯養他？」蘇岡沉吟道：「這中間只怕另有別情。在下冒昧，想到貴會駐馬之處去瞧上一瞧，不知道成不成？」

玄貞等見他二人神情不似作偽，一時倒拿不定主意。樊綱道：「蘇四俠，大夥兒請你拿一句話出來，到底我們徐天川徐大哥，是不是在你們手上。」蘇岡搖頭道：「沒有。我可擔保，我們白二弟跟這件事也絲毫沒有干係。」蘇岡在武林中名聲甚響，眾人都知他是個正直的好漢子，他既說沒拿到徐天川，應該不假。

玄貞道：「既是如此，請兩位同到敝處瞧瞧。韋香主，你說怎樣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你先邀人家去瞧瞧，再問我『你說怎樣』。」說道：「道長說怎樣，就是怎樣了。反正我們三個人都給人家打死了，請他們兩位去磕幾個頭賠罪，也合道理啊。」

蘇岡、白寒楓都向他瞪了一眼，均想：「你這小鬼，一口就此咬定，是我們打死了你們三個人。」

一行人來到回春堂中，蘇岡、白寒楓細看那胖掌櫃與兩名藥店店夥的死狀，都是身受毆擊斃命，胸口肋骨崩斷，手法甚是尋常，瞧不出使的是甚麼武功家數。白寒楓道：「這件事大夥兒須得查個水落石出，否則我們可蒙了不白之冤。」蘇岡道：「蒙上不白之冤，那也不打緊，日後總會水落石出。只是徐大哥落入了敵人手中，可得儘快想法子救人。」

眾人在藥店前前後後查察，又到地窖中細看，尋不到半點端倪。眼見天色已晚，蘇岡、白寒楓、王武通等人告辭回家，約定分頭在北京城中探訪，樊綱道：「蘇四俠、白二俠，你們瞧明白了沒有？今晚半夜，我們可要放火燒屋，毀屍滅跡了。」蘇岡點頭道：「都瞧明白了。好在鄰近無人，將店鋪燒了也好，免得官府查問。」

蘇岡和白寒楓去後，青木堂眾人紛紛議論，都說徐天川定是給沐王府擄去的，否則那有遲不遲、早不早，剛打死了對方的人，徐天川便失了蹤？最多是蘇岡、白寒楓二人並不知情而已。眾人跟著商議如何放火燒屋。

韋小寶一聽得要放火燒屋，登時大為興奮。玄貞道：「韋香主，天色已晚，你得趕快回皇宮去。咱們放火燒屋，並不是甚麼大事，韋香主不在這兒主持大局，想來也不會出甚麼岔子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道長，自己兄弟，你也不用捧我啦。韋小寶雖然充了他媽的香主，武功見識，那裏及得上各位武林好手？我要留在這裏，不過想瞧瞧熱鬧罷了。」

眾人面上對他客氣，但見他年幼，在白家又出了個大醜，實在頗有點瞧他不起，聽他這麼說，卻高興起來。你這幾句話說得人人心中舒暢。大家對這個小香主敬意雖是不加，親近之心卻陡然多了幾分。

玄貞笑道：「咱們放火燒屋，也得半夜裏才動手，還得打斷火路，以免火勢蔓延，波及鄰居。韋香主一夜不回宮，恐怕不大方便。」韋小寶心想此言倒也有理，天一黑宮門便閉，再也無人能入，自己得小皇帝寵幸，宮中人人注目，違禁外宿，罪名可是不小，只得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這把火如果讓我來點，那可興頭得緊了。」高彥超低聲道：「日後咱們要是白天去燒人家的屋，一定恭請韋香主來點火。」韋小寶大喜，握住他手道：「高大哥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你……你可不能忘了。」高彥超微笑道：「韋香主吩咐過的事，屬下怎敢不遵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明天就去楊柳胡同，放火燒了白家的屋可好？」高彥超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這可須得從長計議。總舵主知道了，多半要大大怪罪。」

韋小寶登時意興索然，便去換了小太監的服色。高彥超將他換下來的新置衣服鞋帽包做一包，拿在手裏。眾人四下查勘，並無沐王府的人窺伺，這才將韋小寶夾在中間，送到橫街之上，雇了一乘小轎，送他回宮。

韋小寶向眾兄弟點點頭，上轎坐好。高彥超將衣帽包好放入轎中。一個會中兄弟走到轎前，鑽頭入轎，低聲道：「韋香主，明兒一早，最好請你到尚膳監的廚房去瞧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瞧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也沒甚麼。」說著便退了開去。韋小寶想不起他叫甚麼名字，這人留著兩撇鼠鬚，鬼頭鬼腦，市井之中最多這等小商販，到楊柳胡同時他也沒跟著同去，自己一直以為他是藥店中的夥計，心想他叫我明天到廚房去瞧瞧，不知有甚麼用意？

※※※

反正巡視廚房正是他的職責，第二天早晨便去。頂頭上司一到，廚房中的承值太監以下，人人大忙特忙，名茶細點，流水價捧將上來。韋小寶吃了幾塊點心，說道：「你們這裏的點心，做得也挺不錯了，不過最好再跟揚州的廚子學學。」承值太監忙道：「是，是。若不是韋公公指點，我們可還真不懂。」

韋小寶見廚房中也無異狀，正待回去，見採辦太監從市上回來，後面跟著一人，手中拿著一桿大秤，笑嘻嘻的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是是，是是！公公怎麼說，便怎麼辦，包管錯不了。」韋小寶一見此人，吃了一驚，那正是昨天要他到廚房來瞧瞧之人。

採辦太監忙搶到韋小寶面前，請安問好。韋小寶指著那人，問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採辦太監笑道：「這人是北城錢興隆肉莊的錢老闆，今兒特別巴結，親自押了十幾口肉豬送到宮裏來。」轉頭向錢老闆道：「老錢哪，今兒你可真交上大運啦。這位桂公公，是我們尚膳監總管，當今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紅人。我們在宮裏當差的，等閒也見不著他老人家一面。你定是前生三世敲穿了木魚，恰好碰上了桂公公。」

那錢老闆跪下地來，向韋小寶連磕了幾個響頭，說道：「這位公公是小號的衣食父母，今日才有緣拜見，真是姓錢的祖宗積了德。」韋小寶說道：「不用多禮。」尋思：「他混進宮來，想幹甚麼了？怎地事先不跟我說？」

那錢老闆站起身來，滿臉堆笑，說道：「宮裏公公們作成小號生意，小號的價錢特別克己，可說沒甚麼賺頭，不過替皇上、公主、貝勒們宰豬，那是天大的面子。別人聽說連皇上都吃小號供奉的肉，小號的豬肉自然天下第一，再沒別家比得上了。因此上錢興隆供奉宮裏肉食也只一年多，生意可著實長了好幾倍，這都是仰仗公公們栽培。」說著又連連請安。

韋小寶點點頭，笑道：「那你一定挺發財啦！」那人道：「託賴公公們的洪福。」從懷中掏出兩張銀票來，笑嘻嘻道：「一點點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請公公留著賞人罷！」說著雙手送到韋小寶手裏。

韋小寶接過來一看，銀票每張五百兩，共是一千兩銀子，正是自己前天分給高彥超他們的，微微一怔，只見錢老闆嘴巴向著那採辦太監一呶，韋小寶已明其意，笑道：「錢老闆好客氣哪！」將兩張銀票交了給承值太監，笑道：「錢老闆的敬意，哥兒們去分了罷，不用分給我。」眾太監見是一千兩銀子的銀票，無不大喜過望。供奉宮中豬羊牛肉、雞魚蔬菜的商人，平時都給回扣，向有定例，逢年過節雖有年禮節禮，也不過是四五百兩，這其中尚膳房的頭兒太監又先分去了一半。此刻見銀子既多，韋小寶又說不要，各人攤分起來，豈不是小小一注橫財？那承值太監卻想，桂公公口說不要，只不過在外人面前擺擺架子，他是頭兒，豈能當真省得了的，待會攤分之時，自須仍將最大的份兒給他留著。

錢老闆道：「桂公公，你這樣體恤辦事的公公們，可真難得。你不肯收禮，小人心中難安。這樣罷，小號養得有兩口茯苓花雕豬，算得名貴無比，待會去宰了，一口孝敬皇太后和皇上，另一口抬到桂公公房中，請公公細細品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茯苓花雕豬？名頭古怪，可沒聽過。」錢老闆道：「這是小號祖傳的秘法，選了良種肉豬，斷乳之後，就餵茯苓、黨參、杞子等等補藥，飼料除了補藥之外，便只雞蛋一味，渴了便給喝花雕酒……」

他話沒說完，眾太監都已笑了起來，都說：「那有這樣的餵豬法？餵肥一口豬，豈不是要幾百兩銀子？」錢老闆道：「本錢自然不小，最難的還是這番心血和功夫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這等奇豬，倒不可不嘗。」錢老闆道：「不知桂公公今日午後甚麼時候有空，小人準時送來。」韋小寶心想從上書房下來，已將午時，便道：「巳末午初，你送來罷！」錢老闆連稱：「是，是！」又請了幾個安出去。

承值太監陪笑道：「桂公公，待會見了皇上，倒不可提起這回事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承值太監道：「宮裏的規矩，凡是希奇古怪的食物，是不能供奉給皇太后、皇上和貝勒、公主們的。倘若吃了有一點兒小小亂子，大夥兒有幾顆腦袋？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承值太監又道：「皇上年少好奇，聽到有這等希奇古怪的茯芩花雕豬，倘若吩咐取來嘗嘗，咱們做奴才的干係太大。再說，這種千辛萬苦餵起來的肉豬，又不是常常都有的，要是皇上吃得對了胃口，下了聖旨，命御廚房天天供奉，大家可只有上吊的份兒了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倒想得周到。」

承值太監道：「這是尚膳房歷來相傳的規矩罷了。太后和皇上的菜餚，一切時鮮果菜，都是不能供奉的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時鮮菜蔬不能供奉，難道反而只供奉過時的、隔宿的果菜？」他雖當了幾個月尚膳監的頭兒，對御廚的事卻一直不曾留心。承值太監笑道：「供奉過時隔宿的菜蔬，那是萬萬不敢。不過有些一年之中只有一兩月才有的果菜，咱們就不能供奉了。倘若皇上吃得入味，夏天要冬笋，冬天要新鮮蠶豆，大夥兒又只好上吊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皇太后、皇上都是萬分聖明的，那有這等事？」承值太監一凜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太后和皇上聖明，那是決計不會的。聽說那是打從前明宮裏傳下來的規矩。到了我大清，皇上通情達理，咱們奴才們辦起事來，就容易得多啦。」心下暗暗吃驚，對先前這幾句話好生後悔。

# 第十回 儘有狂言容數子 每從高會廁諸公

韋小寶從上書房伺候了康熙下來，又到御膳房來。過不多時，錢老闆帶著四名夥計，抬了兩口洗剝得乾乾淨淨的大肥豬到來，每一口淨肉便有三百來斤，向韋小寶道：「桂公公，你老人家一早起身，吃這茯芩花雕豬最有補益，最好是現割現烤。小人將一口豬送到你老人家房中，明兒一早，你老人家就可割來烤了吃，吃不完的，再命廚房裏做成鹹肉。」

韋小寶知他必有深意，便道：「你倒想得周到。那就跟我來。」錢老闆將一口光豬留在廚房，另一口抬到韋小寶屋中。尚膳監管事太監的住處和御廚相近，那肥豬抬入房中之後，韋小寶命小太監帶領抬豬的夥計到廚房中等候，待三人走後，便掩上了門。

錢老闆低聲問道：「韋香主，屋中沒旁人嗎？」韋小寶搖了搖頭。錢老闆俯身輕輕將光豬翻了過來，只見豬肚上開膛之處，橫貼著幾條豬皮，封住了割縫。韋小寶心想：「這肥豬肚中定是藏著甚麼古怪事物，莫非是兵器之類，天地會想在皇宮中殺人大鬧？」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。果見錢老闆撕下豬皮，雙手拉開豬肚，輕輕抱了一團物事出來。

韋小寶「咦」的一聲驚呼，見他抱出來的竟是一個人。

錢老闆將那人橫放在地下。只見這人身體瘦小，一頭長髮，卻是個十四五歲的少女，身上穿了薄薄的單衫，雙目緊閉，一動也不動，只是胸口微微起伏。

韋小寶大奇，低聲問道：「這小姑娘是誰？你帶她來幹甚麼？」錢老闆道：「這是沐王府的郡主。」韋小寶更是驚奇，睜大了眼睛，道：「沐王府的郡主？」錢老闆道：「正是。沐王府小公爺的嫡親妹子。他們擄了徐三哥去，我們就捉了這位郡主娘娘來抵押，教他們不敢動徐三哥一根寒毛。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怎地捉她來的？」

錢老闆道：「昨天徐天川徐三哥給人綁了去，韋香主帶同眾位哥哥，二次去楊柳胡同評理，屬下便出去打探消息，想知道沐王府那些人，除了楊柳胡同之外，是不是還有別的落腳所在，徐三哥是不是給他們囚禁在那裏；想知道他們在京城裏還有那些人，當真要動手，咱們心裏可也得先有個底子。這一打探，嘿，沐王府來的人可還當真不少，沐家小公爺帶頭，率領了王府的大批好手。」韋小寶皺起了眉頭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！咱們青木堂在京裏有多少兄弟？能不能十個打他們一個？」錢老闆道：「韋香主不用擔心。沐王府這次來到北京，不是為跟咱們天地會打架。原來大漢奸吳三桂的大兒子吳應熊，來到了京城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沐王府要行刺這姓吳的小漢奸？」錢老闆道：「是啊。韋香主料事如神。大漢奸、小漢奸在雲南，動不了他們的手，一離雲南，便有機可乘了。但這小漢奸自然防備周密，身邊有不少武功高手保護，要殺他可也不是易事。沐王府那些人果然另有住處，屬下過去查看，那些人都不在家，屋裏卻也沒徐三哥的蹤跡，只有這小丫頭和兩個服侍她的女人留在屋裏，那可是難得的良機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於是你就順手牽羊，反手牽豬，將她捉了來？」錢老闆微笑道：「正是。這小姑娘年紀雖小，沐王府卻當她是鳳凰一般，只要這小郡主在咱們手裏，徐三哥便穩如泰山，不怕他們不好好服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錢大哥這件功勞倒大得緊呢。」錢老闆道：「多謝韋香主誇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拿到了小郡主，卻又怎樣？」說著向躺在地下的那少女瞧了幾眼，心道：「這小娘皮長得可挺美啊。」

錢老闆道：「這件事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，要聽韋香主的意思辦理。」

韋小寶沉吟道：「你說怎麼辦？」他跟天地會的人相處的時候雖暫，卻已摸到了他們的脾氣。這些人嘴裏尊稱自己是香主，滿口甚麼靜候香主吩咐云云，其實各人肚裏早就有了主意，只盼得到自己贊同，於是一切便推在韋香主頭上，日後他們就不會擔當重大干係。他對付的法子是反問一句：「你說怎麼辦？」

錢老闆道：「眼下只有將這小郡主藏在一個穩妥所在，讓沐王府的人找不到。這次沐家來到京城的著實不少，雖說是為了殺小漢奸吳應熊，但咱們殺了他們的人。徐大哥又給他們拿了去，這會兒咱們天地會每一處落腳之地，一定都給他們釘得緊緊的。我們便拉一泡尿，放一個屁，只怕沐王府的人也都知道了。」

韋小寶嗤的一笑，覺得這錢老闆談吐可喜，很合自己脾胃，笑道：「錢大哥，咱們坐下來慢慢商量。」錢老闆道：「是，是，多謝香主。」在一張椅上坐了，續道：「屬下將小郡主藏在豬肚裏帶進宮來，一來是為瞞過宮門侍衛的重重搜檢，二來是要瞞過沐王府眾人的耳目。他奶奶的，沐公爺手下，只怕真有幾個厲害人物，不可不防。小郡主若不是藏在宮裏，難保不給他們搶了回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要將小郡主藏在宮裏？」

錢老闆道：「屬下可不敢這麼說，一切全憑韋香主作主。藏在宮裏，當然是普天下最穩妥的所在。沐王府的高手再多，總敵不過大內侍衛。小郡主竟會在皇宮之中，別說他們決計想不到，查不出，就算知道了，又怎有能耐衝進皇宮來救人？他們如能進宮來將小郡主救出去，那麼連韃子皇帝也能綁架去了。天下決沒這個道理。不過屬下膽大妄為，事先沒向韋香主請示，擅自將小郡主帶進宮來，給韋香主增添不少危險，不少麻煩，實在該死之極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你將人帶都帶進來了，自己說該死，卻也沒死。把小郡主藏在宮裏，果然是好計，沐王府的人一來想不到，二來救不出。你膽大妄為，難道我膽子就小了？」笑道：「你這計策很好，就將小郡主藏在這裏好了。」

錢老闆道：「是，是，韋香主說這件事行得，那定然行得。屬下又想，將來事情了結之後，小郡主總是要放還給他們的。他們得知郡主娘娘這些日子是住在宮裏，也不辱沒了她身份，倘若老是關在小號屠宰房的地窖之中，聞那牛血豬血的腥氣，未免太對不起人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每天餵她吃些茯苓、黨參、花雕、雞蛋，也就是了。」

錢老闆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再說，小郡主年紀雖然幼小，總是女子，跟我們這些臭男人住在一起，於名聲未免有礙，跟韋香主在一起，就不要緊了。」韋小寶一怔，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錢老闆道：「韋香主年紀也輕，何況又是……又是在宮裏辦事的，自然……自然沒甚麼。」言語吞吞吐吐，有些不便出口。

韋小寶見他神色忸怩，想了一想，這才明白：「原來你說我是太監，因此小郡主交我看管，於她聲名無礙。你可不知我這太監是冒牌貨。」只因他並不是真的太監，這才要想了一想之後方能明白，否則錢老闆第一句話他就懂了。

錢老闆問道：「韋香主的臥室在裏進罷？」韋小寶點點頭。錢老闆俯身抱起小郡主，走到後進，放在床上。房中本來有大床、小床各一，海大富死後，韋小寶已叫人將小床抬了出去。他隱秘之事甚多，沒要小太監住在屋裏服侍。

錢老闆道：「屬下帶小郡主進宮來時，已點了她背心上的神堂穴、陽綱穴，還點了她後頸的天柱穴，讓她不能動彈，說不出話。韋香主要放她吃飯，就可解開她穴道，不過最好先點她腿上環跳穴，免得她逃跑。沐王府的人武功甚高，這小姑娘倒不會多少武功，卻也不可不防。」

韋小寶想問他甚麼叫神堂穴、環跳穴，如何點穴、解穴，但轉念一想，自己是青木堂香主，又是總舵主的弟子，連點穴、解穴也不會，豈不是讓下屬們太也瞧不起？反正對付一個小姑娘總不是甚麼難事，點頭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錢老闆道：「請韋香主借一把刀使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你要刀幹甚麼？」從靴桶中取出匕首，遞了給他。錢老闆接了過來，在豬背上一劃，沒料到這匕首鋒利無匹，割豬肉如切豆腐，一劍下去，直沒至柄。錢老闆吃了一驚，讚道：「好劍！」割下兩片脊肉，兩隻前腿，道：「韋香主留著燒烤來吃，餘下的吩咐小公公們抬回廚房去罷。屬下這就告辭，會裏的事情，屬下隨時來向韋香主稟告。」

韋小寶接過匕首，說道：「好！」向臥在床上的小郡主瞧了一眼，道：「這小娘皮睡得倒挺安穩。」他本來想說：「這小姑娘在宮裏耽得久了，太過危險，倘若給人發覺，那可糟糕之極。」但想天地會的英雄好漢豈有怕危險的？這等話說出口來，不免給人小覷了。

※※※

待錢老闆回去廚房，韋小寶忙閂上了門，又查看窗戶，一無縫隙，這才坐到床邊，去看那小郡主，只見她正睜著圓圓的眼睛，望著床頂，見韋小寶過來，忙閉上眼睛。韋小寶笑道：「你不會說話，不會動彈，安安靜靜的躺在這裏，最乖不過。」見她身上衣衫也不污穢，想是錢老闆將那口肥豬的肚裏洗得十分乾淨，不留絲毫血漬，於是拉過被來，蓋在她身上。只見她臉頰雪白，沒半分血色，長長的睫毛不住顫動，想是心中十分害怕，笑道：「你不用怕，我不會殺了你的，過得幾天，就放你出去。」

小郡主睜開眼來，瞧了他一眼，忙又閉上眼睛。

韋小寶尋思：「你沐王府在江湖上好大威風，那日蘇北道上，你家那白寒松好大架子，絲毫沒將老子瞧在眼裏，這當兒還不是讓我手下的人打死了。他奶奶的……」想到此處，伸起手來，見手腕上黑黑一圈烏青兀自未退，隱隱還感疼痛，心道：「那白寒楓死了哥哥，沒處出氣，捏得老子骨頭也險些斷了。想不到沐王府的郡主娘娘卻落在我手裏，老子要打便打，要罵便罵，你半分動彈不得，哈哈，哈哈！」想到得意處，不禁笑出聲來。小郡主聽到笑聲，睜開眼來，要看他為甚麼發笑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是郡主娘娘，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你奶奶的，老子才不將你放在眼裏呢！」走上前去，抓住她右耳，提了三下，又捏住她鼻子，扭了兩下，哈哈大笑。

小郡主閉著的雙眼中流出眼淚，兩行珠淚從腮邊滾了下來。韋小寶喝道：「不許哭！老子叫你不許哭，就不許哭！」小郡主的眼淚卻流得更加多了。韋小寶罵道：「辣塊媽媽，臭小娘皮，你還倔強！睜開眼睛來，瞧著我！」

小郡主雙眼閉得更緊。韋小寶道：「哈，你還道這裏是你沐王府，你奶奶的，你家裏劉白方蘇四大家將，有他媽的甚麼了不起，終有一日撞在老子手裏，一個個都斬成了肉醬。」大聲吆喝：「你睜不睜眼？」小郡主又用力閉了閉眼睛。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不肯睜眼，要這一對臭眼珠子有甚麼用？不如挖了出來，讓老子下酒。」提起匕首，平放刃鋒，在她眼皮上拖了幾拖。小郡主全身打個冷戰，仍不睜開眼睛。

韋小寶倒拿她沒有法子，說道：「你不睜眼，我偏偏要你睜眼，咱哥兒倆耗上了，倒要瞧瞧你郡主娘娘厲害，還是我這小流氓、小叫化子厲害。我暫且不來挖你的眼珠，挖了眼珠，倒算是你贏了，永遠不能瞧我。我要在你臉蛋上用刀尖子雕些花樣，左邊臉上刻隻小烏龜，右邊臉上刻一堆牛糞。等到將來結了疤，你到街上去之時，成千上萬的人圍攏來瞧西洋鏡，大家都說：『美啊，美啊，來看沐王府的小美人兒，左邊臉上一隻王八，右邊臉上一堆牛糞。』你到底睜不睜眼？」

小郡主全身難動，只有睜眼閉眼能自拿主意，聽得韋小寶這麼說，眼睛越閉越緊。

韋小寶自言自語：「原來這臭花娘嫌自己臉蛋兒不美，想要我在她臉上裝扮裝扮，好，我先刻一隻烏龜！」打開桌上硯台，磨了墨，用筆蘸了墨。這些筆墨硯台都是海老公之物，韋小寶一生從未抓過筆桿，這時拿筆便如拿筷子，提筆在小郡主左臉畫了一隻烏龜。

小郡主的淚水直流下來，在烏龜的筆劃上流出了一道墨痕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先用筆打個樣子，然後用刀子來刻，就好像人家刻圖章。對，對，郡主娘娘，咱們刻好之後，我牽了你去長安門大街，大叫：『那一位客官要印烏龜？三文錢印一張！』我用黑墨塗了你臉，有人給三文錢，就用張白紙在你臉上一印，便是一隻烏龜，快得很！一天準能印上一百張。三百文銅錢，夠花的了。」

他一面胡扯，一面偷看小郡主的臉色，見她睫毛不住顫動，顯然又是憤怒，又是害怕。他甚是得意，說道：「嗯，右臉刻一堆牛糞，可沒人出錢來買牛糞的，不如刻隻肥豬，又肥又蠢，生意一定好。」提起筆來，在她右邊臉頰上亂劃一通，畫的東西有四隻腳、一條尾巴就是了，也不知像貓還是像狗。他放下毛筆，取過一把剪銀子的剪刀，將剪尖輕輕放在小郡主左頰，喝道：「你再不睜眼，我要刻花了！我先刻烏龜，肥豬可不忙刻。」

小郡主淚如泉湧，偏偏就是不肯睜眼。韋小寶無可奈何，不肯認輸，便將剪尖在她臉上輕輕劃來劃去。這剪尖其實甚鈍，小郡主肌膚雖嫩，卻也沒傷到她絲毫，可是她驚惶之下，只道這小惡人真的用刀子在自己臉上雕花，一陣氣急，便暈了過去。

韋小寶見她神色有異，生怕是給自己嚇死了，倒吃了一驚，忙伸手去探她鼻息，幸好尚有呼吸，便道：「臭小娘裝死！」尋思：「你死也不肯睜眼，難道我便輸了給你？咱們騎驢看唱本，走著瞧，韋小寶總不會折在你臭小娘手裏。」拿了塊濕布來，抹去她兩頰上黑墨，直抹了三把，才抹得乾淨。但見她眉淡睫長，嘴小鼻挺，容顏著實秀麗，自言自語：「你是郡主娘娘，心中一定瞧不起我這小太監，我也瞧不起你，大家還不是扯直？」

過了一會，小郡主慢慢醒轉，一睜開眼，只見韋小寶一雙眼睛和她雙目相距不過一尺，正狠狠的瞪著她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急忙閉眼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終於睜開眼來，瞧見我了，是老子贏了，是不是？」他自覺得勝，心下高興，只是小郡主不會說話，未免有些掃興，要想去解她穴道，卻不知其法，說道：「你給人點了穴道，倘若解不開，不能吃飯，豈不餓死了？我本想給你解開，不過解穴的法門，從前學過，現下可忘了。你會不會？你如不會，那就躺著做僵屍，一動也別動，要是會的，眼睛眨三下。」

他目不轉睛的望著小郡主，只見她眼睛一動不動，過了好一會，突然雙眼緩緩的連眨三下。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我只道沐王府的人既然姓沐，一定個個是木頭，呆頭呆腦，甚麼都不會，原來你這小木頭還會解穴。」將她抱起，坐在椅上，說道：「你瞧著，我在你身上各個部位指點，倘若指得對的，你就眨三下眼睛，指得不對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一動也不能動。我找到解穴的部位，就給你解開穴道，懂不懂？懂的就眨眼。」小郡主眨了三下眼睛。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很好！我來指點。」韋小寶一伸手，便指住她右邊胸部，道：「是不是這裏？」小郡主登時滿臉飛紅，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，那敢眨上一眨？韋小寶又指著她左邊胸部，道：「是不是這裏？」小郡主臉上更加紅了，眼睛睜得久了，忍不住霎了霎眼。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啊，是這裏了！」小郡主急忙大睜眼睛，又羞又急，窘不可言。這二人都是十四五歲年紀，於男女之事似懂非懂，但女孩子早識人事，韋小寶又是在妓院中長大的，平時多見嫖客和妓女的猥褻舉止，雖然不明其意，總之知道這類行動極不妥當。

韋小寶見她發窘，得意洋洋，只覺昨日楊柳胡同中的一番窘辱此刻都出了氣，報了仇。他在小郡主身上東指西指。小郡主拚命撐住眼睛，不敢稍瞬，唯恐不小心眨了眨眼睛，那就大事去矣，過不了多時，鼻尖上已有一滴滴細微汗珠滲了出來。幸好韋小寶這時手指指向她左腋之下，那正是解開穴道的所在，急忙連眨了三下眼睛，心中一寬，舒了口長氣。

韋小寶道：「哈哈，果然在這裏，老子也不是不知道，只是記心不好，一時之間忽然忘了。」心想：「解開她穴道之後，不知她武功如何，這小丫頭倘若出手打人，倒也麻煩。」轉過身來，拿過兩根腰帶，先將她雙腳牢牢綁住，又將她雙手反縛到椅子背後綁好。

小郡主不知他要如何大加折磨，臉上不禁流露出驚恐之極的神色。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怕了我，是不是？你既然怕了，老子就解開你的穴道。」伸手到她左腋下輕輕搔了幾搔。

小郡主奇癢難當，偏生無法動彈，一張小臉漲得通紅。

韋小寶道：「點穴解穴，我原是拿手好戲，只不過老子近來事情太忙，這種小事，也沒放在心上，倒有些兒忘了。是不是這樣解的？」說道在她腋下揉了幾下。

小郡主又是一陣奇癢，臉上微有怒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我最上乘高深的解穴手法。上乘手法，用在上等人身上，這才管用。你這小丫頭不是上等之人，第一流的手法用在你身上，竟半點動靜也沒有。好，我用第二流的手法試試。」伸手指在她腋下戳了幾下。

小郡主又痛又癢，淚水又在眼眶中滾來滾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咦，第二流的手法也不行，難道你是第三等的小丫頭？沒有法子，只好用第三流的手法出來了。」伸掌在她腋下拍打了一陣，仍然不見功效。

點穴是武學中的上乘功夫。武功極有根柢之人，經明師指點，尚須數年勤學苦練，方始有成。解穴和點穴是一事之兩面，會點穴方會解穴，認穴既須準確，手指上又須有剛柔並濟的內勁，方能封人穴道，解人穴道。韋小寶既無內功，點穴解穴之法又從未練過，這麼亂搞一通，又怎解得開小郡主的穴道？

拍打不成，便改而為抓，抓亦不行，只得改而為扭。小郡主又氣又急，忍不住淚水又流了下來。韋小寶這時倒不是有意要折磨她，但忙了半天，解不開她穴道，自己額頭出汗，不免有些老羞成怒，說道：「我連第八流的手法也用出來了，卻像是耗子拉王八，半點也不管用，難道你是第九流的小丫頭？老子是大有身份、大有來歷之人，第九流武功是決計不肯使的。看來你沐王府的人，都是他媽的爛木頭，木頭木腦、木知木覺。我跟你說，我現在不顧自己身份，用第九流的武功，再在你這第九流的小娘皮身上試試。」

當下彎起中指，用拇指扳住，用力彈出，彈在小郡主腋下，說道：「這是彈棉花。」唱起兒歌：「拍拍拍，彈棉花。棉花臭，炒黑豆。黑豆焦，拌胡椒。胡椒辣，起寶塔。寶塔尖，衝破天。天落雨，地滑塌，滑倒你沐家木頭木腦、狗頭狗腦，十八代祖宗的老阿太！」

他說一句，彈一下，連彈了十幾下，說到一個「太」字時，小郡主突然「噢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大喜，縱身躍起，跳上跳下，笑道：「我說呢，原來沐王府的小丫頭果然是第九流的小東西，非用第九流武功對付不可。」

小郡主哭道：「你……你才是第第第……第九流。」聲音清脆嬌嫩，帶著柔軟的雲南口音，當真說不出的好聽。

韋小寶逼緊了喉嚨，學她說話：「你……你才是第第第……第九流。」說著哈哈大笑。

原來他伸指亂彈，都彈在小郡主腋下「腋淵穴」上。腋淵穴屬足少陽膽經，在腋下三寸之處。人身頭部諸穴，如絲空竹、陽白、臨泣等穴道均屬此經脈。他在腋淵穴上又抓大扭，又打又彈，手勁雖然不足，但搞得久了，小郡主頭部諸穴齊活，說話便無窒滯。

韋小寶見居然能解開小郡主的穴道，不勝喜歡，對沐王府的仇恨之心登時消去了大半，說道：「我肚子餓了，想來你也不飽，我先給你些東西吃。」他原是饞嘴之人，既為尚膳監的頭兒，屬下眾監拍他馬屁，每日吩咐廚房送來各種各樣的新鮮細點。他每天在街上閒逛，街市中諸般餅餌糖食，也是見到就買，因此上屋裏瓶兒、罐兒、盒兒、小竹簍兒不計其數，裝的都是零星食物。一個十幾歲的少年，手頭有幾十萬兩銀子，生來又是個胡亂花錢之人，豈有不大買零食之理？

他將糕點拿了出來，說道：「這玫瑰綠豆糕，你吃一塊試試。」小郡主搖了搖頭。韋小寶拿起另一隻盒子，打開盒蓋，說道：「這是北京城裏出名的點心豌豆黃，你們雲南一定沒有的，吃一塊罷！」小郡主又搖了搖頭。韋小寶要賣弄家當，將諸般糕餅糖果堆滿在桌上，道：「你瞧，我好吃的東西多不多？就算你是王府的郡主，多半也從來沒吃過這麼多點心。你如不愛吃甜食，就試試我們廚房的蔥油薄脆，又香又脆，世上少有。連皇上都愛吃，你試了一塊，包你愛吃。」

小郡主又搖了搖頭。韋小寶接連拿了最好的七八種糕餌出來，小郡主總是搖頭。

這一來韋小寶可氣往上衝，罵道：「臭花娘，你嘴巴這樣刁，這個不吃，那個不吃，到底要吃甚麼？」小郡主道：「我……我甚麼都不吃……」只說了這句話，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來。韋小寶給她一哭，心腸倒有些軟了，道：「你不吃東西，豈不餓死了？」小郡主道：「我……我寧可餓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才不信你寧可餓死。」

正在這時，外面有人輕輕敲門。韋小寶知道是小太監送飯來，生怕小郡主叫喊起來，驚動了旁人，取出一塊毛巾，綁住了她嘴，這才去開門，吩咐小太監道：「我今日想吃些雲南菜，你吩咐廚房即刻做了送來。」小太監應了自去。

韋小寶將飯菜端到房中，將小郡主嘴上的毛巾解開了，坐在她對面，笑道：「你不吃，我可要吃了。嗯，這是醬爆牛肉，這是糟溜魚片，這是蒜泥白切肉，還有鎮江餚肉，清炒蝦仁，這一碗口磨雞腳湯，當真鮮美無比。鮮啊，鮮啊！」他舀湯來喝，故意嗒嗒有聲，偷眼去看小郡主時，只見她淚水一滴滴的流下來，沒半分饞意。

這一來韋小寶可有些意興索然，悻悻然的道：「原來第九流的小丫頭只愛吃第九流的臭魚、臭肉、臭鴨蛋，我這些好菜好點心，原是第一流上等人吃的。待會我叫人去拿些臭魚、臭肉、臭鴨蛋、臭豆腐來給你吃。」小郡主道：「我不吃臭鴨蛋、臭豆腐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嗯，原來你只吃臭魚、臭肉。」小郡主道：「你就愛瞎說。我也不吃臭魚、臭肉。」

韋小寶吃了幾筷蝦仁，吃了一塊餚肉，大讚：「味道真好！」見小郡主始終無動於中，便放下筷子，心下盤算，如何才能使她向自己討吃。

過了好一會，小太監又送飯菜過來，道：「桂公公，廚子叫小人稟告公公，這過橋米線的湯極燙，看來沒一絲熱氣，其實是挺熱的。這宣威火腿是用蜜餞蓮子煮的，煮得急了，或許不很軟，請公公包涵。這是雲南的黑色大頭菜。這一碟是大理洱海的工魚乾，雖然不是鮮魚，仍是十分名貴，用雲南紅花油炒的。壺裏泡的是雲南普洱茶。廚子說，雲南的名菜汽鍋雞要兩個多時辰才煮得好，只好晚上再給桂公公你老人家送來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待小太監去後，將菜餚搬入房中。

御廚房在頃刻之間，便辦了四樣道地的雲南菜，也算得功力十分到家了。原來吳三桂在雲南做平西王，雖然跋扈，但逢年過節，對皇室的進貢、對諸王公大臣的節敬，卻是豐厚無比，遠勝他省十倍，因此朝廷裏替他說好話的人也著實不少。吳三桂進貢給皇帝的，除了金銀珠寶、象牙犀角等等珍貴物品外，雲南的諸般土產也是應有盡有。正因如此，御廚房要在頃刻之間煮幾味雲南菜，並不為難。

小郡主本就餓了，見到這幾味道地的家鄉菜，忍不住心動，只是她給韋小寶實在欺侮得狠了，不願就此屈服，拿定了主意：「不管這小惡人如何誘我，我總是不吃。」

韋小寶用筷子挾了一片鮮紅噴香的宣威火腿，湊到小郡主口邊，笑道：「張開嘴來！」小郡主牙齒咬實，緊緊閉嘴。韋小寶將火腿在她嘴唇上擦來擦去，擦得滿嘴都是油，笑道：「你乖乖吃了這片火腿，我就解開你手上穴道。」小郡主閉著嘴搖了搖頭。

韋小寶放下火腿，端起那碗熱湯，惡狠狠的道：「這碗湯燙得要命，你如肯喝，我就等湯冷了些，一匙一匙的慢慢餵你。你不喝呢？哼，哼！」左手伸出，捏住她鼻子。

小郡主氣為之窒，只得張開口來。韋小寶右手拿起一隻匙羹，塞在她口裏，說道：「這碗熱湯我就這樣倒將下來，把你的肚腸也燙得熟了！」讓小郡主喘了幾口氣，才將匙羹從她嘴裏取出，放開左手。

小郡主知道過橋米線的湯一半倒是油，比尋常的羹湯熱過數倍，如此倒入咽喉，只怕真的給他燙死了，哭道：「你劃花了我的臉，我……我不要活了，這樣醜怪……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你以為我真的在你臉上刻了一隻烏龜。」微笑道：「你的臉雖然劃花了，但這隻小烏龜畫得挺美，你走到街上，擔保人人喝采叫好！」小郡主哭道：「難看死了，我……我寧可死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唉，這樣漂亮的小烏龜，你居然不要，早知如此，我也不必花這麼多心思，在你臉上雕花了。」

小郡主道：「雕甚麼花？我……我又不是木頭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明明姓沐，怎麼不是木頭？」小郡主道：「我家這沐字，是三點水的沐，又不是木頭的木。」韋小寶也分不出沐木二字有何不同，說道：「木頭浸在水裏，不過是一塊爛木頭罷了。」小郡主又哭了起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又用得著哭個不休的？你叫我三聲『好哥哥』，我就把你臉蛋兒補好，把小烏龜刮去，一點痕跡不留。」小郡主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怎麼刮得去？再這麼一刮，我的臉還成甚麼模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有靈丹妙藥，第一流的英雄好漢，那是難修補些。你是第九流的小丫頭，修補你的臉蛋兒，可真容易不過了。」小郡主道：「我不信。你就是愛說話損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叫不叫？」小郡主紅著臉搖搖頭。

韋小寶見她嬌羞的模樣，不禁有些心動，說道：「小烏龜新刻不久，修補是很容易的。時間挨得久了，再要修補，如果留下一條烏龜尾巴修不去，只怕你將來懊悔。」小郡主雖然對他的話將信將疑，總是企盼一試，倘若真如他所說，將來臉上留下一條烏龜尾巴，那可仍是難看之極，當下漲紅了臉，囁嚅道：「你……你可不是騙我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騙你幹甚麼？你越叫得早，我越早動手，你的臉蛋兒越修補得好，乖乖的快叫罷！」

小郡主道：「倘若我……我叫了之後，你補得不好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我加倍賠還，連叫你六聲『好妹妹』！」小郡主又是紅暈滿臉，說道：「你這人很壞，我不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啦！你既然不放心，咱們分開來叫。你先叫我一聲『好哥哥』，待我補好之後，你叫第二聲。我用鏡子給你照過，果然是一點疤痕也沒有，你十分滿意了，再叫第三聲。說不定你開心得很，一連叫上十聲。」小郡主急道：「不，不，你說叫三聲，怎麼又加？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好，三聲就三聲，那你快叫罷！」小郡主嘴唇動了幾下，總是叫不出口。

韋小寶道：「叫一句『好哥哥』，有甚麼了不起？又不是要你叫『好老公』、叫『親親老公』。你再不叫，我的價錢也可越開越高啦。」小郡主倒真怕他逼自己叫甚麼老公、老公的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我先叫一個字，等你真的治好了，我再叫下面……下面兩個字。」韋小寶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唉，你真會討價還價，先給錢後給錢都是一樣。那你叫罷！」

小郡主閉上眼睛，輕輕叫道：「好……」這個「好」字，當真細若蚊鳴，耳音稍稍差著半點，可再也聽不出來，饒是如此，她臉上已羞得通紅。

韋小寶咕噥道：「這樣叫法，可真差勁得很，七折八扣下來，還有得剩的麼？也不知你心中在這個『好』字下面接上些甚麼，好王八蛋是好，好小賊也是好。」小郡主急道：「不是的，我心中想的，就……就是那兩個字，我不騙你，真的不騙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兩個甚麼字？是烏龜麼？是小賊麼？」

小郡主道：「不，不！是哥……」說了一個「哥」字，急忙住口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很好，算你有良心，那我給你修補臉蛋之時，便得用出最好手段。請泥水匠去修狗洞，出上第一流的價錢，泥水匠便用第一流的手段，倘若價錢太低，泥水匠用幾塊爛磚頭塞滿了事，石灰也不粉刷一下，豈不是難看之極？」

小郡主道：「人家叫也叫過了，你還是在笑我狗洞、爛磚頭。」

韋小寶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我這是比方。」打開海老公的箱子，取出藥箱，將箱中的幾十個藥瓶都放在桌上，每一瓶藥都倒了些粉末，像煞有介事的凝神思索，調配藥粉。

小郡主本來只信得三分，眼見藥瓶如此之多，不免又多信了兩分。

韋小寶將藥粉放入藥缽，拿到外房，卻倒在紙中包了起來，藏在懷裏，另外拿了一塊綠豆糕，一塊豌豆黃，再從一個廣東月餅中挖了一塊蓮蓉，將藥缽洗乾淨了，不留半點藥粉，才將蓮蓉，綠豆糕，豌豆黃在藥缽中舂爛，又加上兩匙羹蜜糖，心念一動，再吐上兩大口唾沫，調得勻了，拿進房中，說道：「這是生肌靈膏，其中有無數靈丹妙藥。」

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「你的臉是我刻花了的，就算回復原狀，也不過和從前一般，你也不見我的好。」拿起昨日在珠寶鋪中所鑲的帽子，將帽上四顆明珠都拉了下來，放在左手手掌之中，問小郡主道：「這珠子怎樣？」

小郡主祖上世代封王襲爵，雖然出世時沐家已破，但世家貴女，見識畢竟大非尋常，見這四顆珠子都有指頭大小，的溜溜地在他掌中滾動，發出柔和珠光，渾圓無瑕，讚道：「這珠子好得很，四顆一樣大小，很是難得！」

韋小寶大是得意，說道：「這是我昨天花了二千九百兩銀子買來的，很貴，是不是？」這四顆珠子雖然珍貴，卻也值不得二千九百兩，其實是九百兩，他加上了二千兩的虛頭。當下取過一隻藥缽，將珠子放入缽中，轉了幾轉，珠子和藥缽相碰，互相撞擊，發出清脆的聲音。韋小寶拿起石杵，一杵鎚將下去。

小郡主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，問道：「你幹甚麼？」

韋小寶見她神情嚴重，一張小臉上滿是詫異之色，更是意氣風發。他賣弄豪闊，原是要換來這副驚詫，當下連舂得幾舂，將四顆珠子舂得粉碎，然後不住轉動石杵，將珠子磨成了細粉，說道：「我倘若只將你臉蛋回復舊狀，不顯我韋……顯不出我小桂子公公的本事，定要將你臉蛋兒變得比原來美上十倍，你這十聲『好哥哥』才叫得心甘情願，沒半點勉強。」

小郡主道：「三聲！怎麼又變成十聲了？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將珍珠粉調在綠豆糕、豌豆黃、蓮蓉、蜜糖加唾沫的漿糊之中，用藥杵拌得均勻。小郡主眼睛睜得大大的，不知他搞些甚麼，眼見他將四顆明珠研細，這藥膏之珍貴可想而知。

韋小寶道：「四顆珠子雖貴，比起其他無價之寶的藥粉來，卻又算不得甚麼了。你的相貌本來不錯，但不能說是天下第一流的，等搽了我這藥膏之後，多半會變成一位天下無雙，羞月閉花……」小郡主道：「羞花閉月。」她聽韋小寶說錯了，隨口改正，但話一出口，不由得很不好意思。韋小寶用錯成語，乃是家常便飯，絲毫不以為意，道：「不錯，變成一個羞花閉月的小美人兒，那才好呢。」說著便抓起豆泥蓮蓉珍珠糊，往她臉上塗去。

小郡主一聲不響，由得他亂塗，片刻之間，一張臉上除了眼耳口鼻之外，都給她塗得滿滿地，只覺這藥膏甜香甚濃，並無刺鼻藥味，渾不覺得難受。

韋小寶見她上當，拚命的忍住了笑，心道：「這藥膏中我不拉上一泡尿，算是我客氣，那是瞧在你祖宗沐英沐王爺的份上。他是開國功臣，韋小寶讓了他三分。」

韋小寶塗完藥膏，洗乾淨了手，說道：「等藥膏乾了，我再用奇妙藥粉給你洗去。三塗三洗，那你非羞月……非羞花閉月不可。」

小郡主心想：「甚麼『非羞花閉月不可』，這句話好不彆扭。」問道：「為甚麼要塗三次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三次還算是少的了，人家做醬油要九蒸九曬呢。就算是煮狗肉，也要連滾三滾。」小郡主抱怨道：「你又罵我是醬油狗肉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沒有『醬油狗肉』這句話，醬油煮狗肉，那就是紅燒狗肉。不用醬油，是清燉狗肉。」拿筷子挾起一片火腿，送到她嘴邊，道：「吃罷！」

小郡主一來也真餓了，二來不敢得罪了他，怕他手腳不清，在自己臉上留下一條烏龜尾巴，三來見他研碎珍珠，毫不可惜，不免承他的情，微一遲疑，便張口將火腿吃了。

韋小寶大喜，讚道：「好妹子，這才乖。」小郡主道：「我不……不是你好妹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是好姐姐。」小郡主道：「也不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是我好媽媽。」

小郡主噗哧一笑，道：「我……我怎麼會是……」

韋小寶自見到她以來，直到此刻，才聽到她的笑聲。只是她臉上塗滿了蓮蓉豆泥，難見如花笑靨，但單是聽著她銀鈴般的笑聲，亦足已暢懷怡神。韋小寶說她「是我好媽媽」，其實便是罵她「小婊子」，因為他自己母親是個妓女，但聽她笑得又歡暢又溫柔，不禁微覺後悔，又想：「做婊子也沒甚麼不好，我媽媽在麗春院裏賺錢，未必便賤過他媽的木頭木腦沐王府中的郡主。」又挾了幾片火腿餵她吃了，說道：「你如答應不逃走，我就將你手上穴道也解了。」

小郡主道：「我幹麼逃走？臉上刻了隻小烏龜，逃出去醜也醜死了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待你得知臉上其實沒有小烏龜，定然是要逃走了。那錢老闆也不說幾時來接她出去。宮裏關著這樣一個小姑娘，給人發覺了可干係不小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

正凝思間，忽聽得屋外有人叫道：「桂公公，小人是康親王府裏的伴當，有事求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低聲道：「有人來啦，你可別出聲。這裏是甚麼地方，你知不知道？」小郡主搖了搖頭。韋小寶道：「說出來可嚇你一大跳。那些人個個都要害你。只有我瞧著你可憐，暫且收留了你。如果給人知道你在這裏，哼哼，哼哼……」心想：「說些甚麼重話嚇她最好！她最怕甚麼？」一轉念間，說道：「這些惡人定要剝光你的衣衫，打你屁股，打得痛得不得了。」小郡主臉上一紅，眼光中果然露出恐懼之色。

韋小寶見恐嚇有效，便出去開門，門外是個三十來歲的內監。

那人向韋小寶請安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小人是康親王府裏的。我們王爺說，好久不見公公，很是掛念，今日叫了戲班，請公公去王府喝酒聽戲。」

韋小寶聽說聽戲，精神一振，但自己屋中藏著一個小郡主，既怕給人撞見，又怕她聲張起來，諸多不便，一時頗為躊躇。那內監道：「王爺吩咐，務必要請公公光臨。今日王府中可熱鬧著呢，擲骰子，賭牌九，甚麼都有。」韋小寶聽到聽戲，不過精神一振，聽到賭錢，那可是精神大振了。他自從發了大財之後，跟溫氏兄弟、平威他們賭錢，早已無甚趣味，擲擲骰子，只是聊勝於無，康親王府中既有賭局，自是豪賭，那還理會甚麼小郡主、大郡主？當即欣然道：「好，你等一會兒，我就跟你去。」

他回入房中，將小郡主鬆了綁，放在床上，又將她手腳綁住了，拉過被子蓋在她身上，低聲道：「我有事出去，過一會兒就回來。」見她眼光中露出疑慮之意，說道：「珍珠還不夠，我去珠寶鋪買些，研碎了給你搽臉，那才十全十美。」小郡主道：「你……你不要去。珍珠又貴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打緊，你好哥哥有的是錢，要叫你羞花閉月，多花幾千兩銀子算得甚麼。」小郡主道：「我……我在這裏很怕。」

韋小寶見她楚楚可憐，略有不忍之意，但要他不去賭錢，小郡主便再可憐十倍也沒用，挾了一筷工魚乾給她吃了，拿過四塊八珍糕，疊起來放在她嘴上，道：「你一張嘴，便有一塊糕落入口中。可得小心，糕兒一跌到枕頭上，便吃不到了。」

小郡主道：「你……你別去。」嘴上有糕，說話聲音細微幾不可聞。

韋小寶假裝沒聽見，從箱中取出一疊銀票，塞在袋裏，開門出去，把門反鎖了，興匆匆的跟著內監到康親王府去。

※※※

一到康親王府門口，只見大門外站立著兩排侍衛，都是一身鮮明錦衣，腰佩刀劍，氣概軒昂，比之韋小寶第一次來時戒備森嚴得多了，那自是懲於「鰲拜黨徒」攻入王府之失，加強了守備。

韋小寶剛進大門，康親王便搶著迎了出來，身子半蹲，抱住韋小寶的腰，笑道：「桂兄弟，多日不見，你可長得越來越高、越來越俊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王爺你好。」康親王笑道：「好甚麼？你也不多到我家裏來玩兒。我多見你就好，少見你就不好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王爺吩咐我多來，那可求之不得。」康親王道：「你說過的話可得算數。幾時我向皇上討個情，准你的假，咱們喝酒聽戲，大鬧他十天八天。就只怕皇上一天也少不得你。」攜了韋小寶的手，並肩走進。眾侍衛一齊躬身行禮。

韋小寶大樂。他在皇宮中雖然得人奉承，畢竟只是個太監，那有此刻和王爺攜手而行的風光？

到得中門，兩個滿洲大官迎了出來，一個是新任領內侍衛大臣多隆，通常稱之為侍衛總管的，另一個便是他的結拜哥哥索額圖。索額圖一躍而前，抱住了韋小寶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聽說王爺今日請你，我便自告奮勇要來，咱哥兒倆熱鬧熱鬧。」侍衛總管多隆也上來著實巴結。四人一踏進大廳，廊下的吹打手便奏起樂來。韋小寶從未受人如此隆重的接待，自是眉飛色舞，差一點便手舞足蹈起來。到得二廳，廳中二十幾名官員都已站在天井中迎接，都是尚書、侍郎、將軍、御營親軍統領等等大官。索額圖一一給他引見。

一名內監匆匆走進，打了個千，稟道：「王爺，平西王世子駕到。」

康親王笑道：「很好！桂兄弟，你且寬坐，我去迎客。」轉身出去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平西王世子？那不是吳三桂的兒子嗎？他來這裏幹甚麼？」

索額圖挨到他耳邊，低笑道：「好兄弟，恭喜你今天又要發財啦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得看手氣怎樣？」索額圖笑道：「手氣自然是好的。除了賭錢發財，還有一注逃不了的大財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索額圖在他耳邊輕聲道：「吳三桂差兒子來進貢，朝中大官，個個都不落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哦，吳三桂是差兒子來進貢。我可不是朝中大官。」

索額圖道：「你是宮裏的大官，那比朝中大官可威風得多了。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精明能幹，懂事得很。」低聲道：「待會吳應熊不論送你甚麼重禮，你都不可露出喜歡的模樣，只淡淡的說：『世子來到北京，一路上可辛苦了。』他如見你喜歡，那便沒了下文。你神色冷淡，他定然當你嫌禮物輕了，明天又會重重的補上一份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低聲道：「原來這是敲竹槓的法子。」索額圖低聲道：「雲南竹槓，不砰砰嘭嘭的敲他一頓，那就笨了。他老子坐了雲貴兩省，不知刮了多少民脂民膏。咱哥兒們如不幫他花花，一來對不起他老子，二來可對不起雲南、貴州的老百姓哪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正是。」

說話之間，康親王已陪了吳應熊進來。這平西王世子二十四五歲年紀，相貌甚是英俊，步履矯捷，確是將門之子的風範。康親王第一個便拉了韋小寶過來，說道：「小王爺，這位桂公公，是萬歲爺跟前最得力的公公。上書房力擒鰲拜，便是這位桂公公的大功。」

吳三桂派在北京城裏的耳目眾多，京城中有何大小動靜，每天都有急足持信，前往昆明稟報。康熙擒拿鰲拜，是這幾年來的頭等大事，吳應熊自然早知詳情。吳三桂曾和他商議，覺得皇帝鋤除權要於不動聲色之間，年紀雖幼，英氣已露，日後做臣子的日子，只怕不大好過。吳應熊這次奉父命來京朝覲天子，大攜財物，賄賂大臣，最大的用意，是在察看康熙的性格為人，以及他手下重用的親信大臣是何等樣人物。今日來康親王府中赴宴，沒料想竟會遇上康熙手下最得寵的太監，不由得大喜，忙伸出雙手，握住韋小寶的右手連連搖幌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我……在下……（他先說了個「我」字，覺得不夠恭敬；想自稱「晚生」，對方年紀太小；如說「兄弟」，跟他可沒這個交情；若說「卑職」，對方又不是朝中大官，自己的品位可比他高得多，急忙之中，用了句江湖口吻）在雲南之時，便聽到公公大名。父王跟大家談起來，都稱頌皇上英明果斷，確是聖明天子，還說聖天子在位，連公公這樣小小年紀，也能立此大功，令人好生仰慕。父王吩咐，命在下備了禮物，向公公表示敬意。只是大清規矩，外臣不便結交內官，在下空有此心，卻不敢貿然求見。今日康王爺賜此良機，當真是不勝之喜。」他口齒便給，一番話說得十分動聽。

韋小寶聽得連吳三桂這樣的大人物，在萬里之外竟也知道自己名字，不由得骨頭大鬆，好在這些奉承的話也聽得多了，早知如何應付，只淡淡的道：「咱們做奴才的，只是奉皇上的聖旨辦事，就是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而已，有甚麼功勞好說？小王爺的話可太誇獎了。」心想：「索額圖哥哥料事如神，這小漢奸果然一見面就提到『禮物』二字。」

吳應熊是遠客，又是平西王的世子，康親王推他坐了首席，請韋小寶坐次席。席上大官甚多，尚書將軍，個個爵高位尊，韋小寶雖然狂妄，這次席卻也不敢坐，連聲推辭。康親王笑道：「桂兄弟，你是皇上身邊之人，大家敬重你，那也是愛戴皇上的一番忠心，你不用再客氣了。」說道將他按入椅中。索額圖這時已升了國史館大學士，官位在諸人之首，便坐在韋小寶身邊，其餘文武大官按品級、官職高下，依次而坐。

韋小寶忽想：「他媽的！從前麗春院嫖客擺花酒，媽媽坐在嫖客背後，順手拿幾件糕餅給我，王八們還常常把我趕開，那時只想，幾時老子發了達，也到麗春院來擺一枱花酒，叫老鴇、王八、小娘們都來陪酒。那知道今日居然有親王、王子、尚書、將軍們相陪，只可惜麗春院的老鴇、王八們見不到老子這般神氣的模樣。」

眾人坐下喝酒。吳應熊帶來的十六名隨從站在長窗之側，對席上眾人敬酒、挾菜，以及僕役傳送酒菜的一舉一動，均是目不轉睛的注視。

韋小寶略一思索，已明其理：「是了，這是平西王府中的武功高手，跟隨來保護吳應熊的，生怕有人行刺下毒。沐王府的人只怕早已守在外面。待會最好雙方狠狠打上一架，且看是沐王府的人贏了，還是吳三桂的手下厲害。」他一肚子的幸災樂禍，只盼雙方打得熱鬧非凡，鬥個兩敗俱傷。

這情形康親王自己瞧在眼裏，他身為主人，也不好說甚麼。

那侍衛總管多隆武功了得，性子又直，喝得幾杯酒，便道：「小王爺，你帶來的這十幾個隨從，一定都是千中挑、萬中選的武功高手了。」

吳應熊笑道：「他們有甚麼武功？只不過是父王府裏的親兵，一向跟著兄弟，知道兄弟的脾氣，出門之時，貪圖個使喚方便而已。」

多隆笑道：「小王爺這可說得太謙了。你瞧這兩位太陽穴高高鼓起，內功已到了九成火候。那兩位臉上、頸中肌肉糾結，一身上佳的橫練功夫。還有那幾位滿臉油光，背上垂的大辮子，多半是假髮打的，你如教他們摘下帽子來，定是禿頂無疑。」吳應熊微笑不答。

索額圖笑道：「我只知多總管武功高強，沒想到你還有一項會看相的本事。」

多隆笑道：「索大人有所不知。平西王當年駐兵遼東，麾下很多錦州金頂門的武官。金頂門的弟子，頭上功夫十分厲害。凡是功夫練到高深之時，滿臉油光，頭頂卻是一根頭髮也沒有的。」康親王笑道：「可否請世子吩咐這幾位尊价，將帽子摘下來，讓大家瞧瞧多總管的推測到底準不準？」吳應熊道：「多總管目光如炬，豈有不準的？這幾名親兵，的確練過金頂門的功夫，但功夫沒練到家，頭上頭髮還是不少，摘下帽子，不免令他們當眾出醜，望眾位大人包涵。」眾人哈哈一陣大笑，既見吳應熊不願，也就不便勉強。

韋小寶目不轉睛的細看這幾個人，心癢難搔：「不知那大個兒頭上有多少頭髮？那瘦子功夫差些，想來頭髮一定很多。」忽然想起一事，忍不住哈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康親王笑問：「桂兄弟，你有甚麼事好笑，說出來大家聽聽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想金頂門的師傅們大家一定很和氣，既少和人家動手，自夥裏更加不會打架。」康親王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家要是氣了，瞪一瞪眼睛，各人將帽兒摘了下來，你數數我頭髮，我數數你頭髮，誰的頭髮少，誰就本事強，頭髮多的人只好認輸。」眾人哈哈大笑，都說韋小寶的想法十分有趣。韋小寶又道：「金頂門的師傅們，想必隨身都要帶一把算盤，否則算起頭髮來可不大方便。」眾人又是一陣大笑。

一位尚書正喝了口酒，還沒咽下喉去，一聽此言，滿口酒水噴了出來，生怕噴在桌上失禮，一低頭，都噴在自己衣襟之上，不住的咳嗽。

多隆說道：「康親王，上次鰲拜那廝的餘黨到你王府騷擾，聽說你這幾個月來著實招攬了不少高手。」康親王右手慢慢捋著鬍子，臉有得色，緩緩的道：「當真是有身分、有本事的高手，那是極難招得到的，肯應官府聘請的，多半只是二三流的腳色而已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總算小王求賢若渴，除了重金禮聘之外，還幫他們辦了幾件事，這才請到了幾個真正頂尖兒的高手。只不過每日須得好好侍候他們，可也費心得很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多隆道：「王爺聘請高人這個秘訣，可肯傳授麼？」康親王微笑道：「多總管自己便是一等一的高手，還聘請武學高手來幹甚麼？」多隆道：「多謝王爺稱讚。想那年咱們滿州武將在大校場較技，攝政親王親自監臨，王爺和小將都曾得到攝政王的賞賜。聽說這次鰲拜的餘孽前來滋擾，王爺箭不虛發，親手射死了二十多名亂黨。」

康親王微微一笑，並不答話。那日他確是發箭射死了兩名天地會會眾，二十多名云云，未免多了十倍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我是親眼瞧見的。那時我耳邊只聽得颼颼亂響，前面不住大叫『哎唷，哎唷！』後面大叫『好箭，好箭！』」

一個文官不明韋小寶話中意思，問道：「桂公公，怎地前面的人大叫『哎唷』，後面的人大叫『好箭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康王爺射箭，百發百中，前面給射中之人大叫『哎唷』，後面是咱們自己人，當然大讚『好箭』了。不過叫『好箭』之人，又比叫『哎唷』的多了幾倍，大人可知道其中緣故？」那官兒撚鬚道：「想必是咱們這一邊的人，比之亂黨要多了幾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大人這一下猜錯了。當時亂黨大舉來攻，康王爺以少勝多，人數是對方多。不過有些亂黨給康王爺一箭射中咽喉，這一聲『哎唷』只到了喉頭，鑽不出口來，而康王爺箭法如神，亂黨之中有不少人打從心坎裏佩服出來，忍不住要大叫『好箭』！明知不該叫，可便是熬不牢！」那官兒連連點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吳應熊舉起酒杯，說道：「康王爺神箭，晚生佩服之至。敬王爺一杯。」眾人都舉起酒杯，飲盡為敬。康親王大喜，心想：「小桂子這小傢伙知情識趣，難怪皇上喜歡他。」

多隆道：「王爺，你府中聘到了這許多武功高手，請出來大家見見可好？」

康親王原要炫耀，便吩咐侍從：「這邊再開兩席，請神照上人他們出來入席。」

※※※

過不多時，後堂轉出二十餘人，為首一人身穿大紅袈裟，是個胖大和尚。康親王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眾位朋友，大家來喝一杯！」席上眾賓見康親王站起，也都站立相迎。

那神照上人合十笑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列位大人請坐。」說話聲若洪鐘，單是這份中氣，便知內功修為甚是了得。餘人高高矮矮，或俊或醜，分別在新設的兩席中入座。

多隆既好武，又性急，不待眾武師的第一巡酒喝完，便道：「王爺，小將看王府這些武林高手，個個相貌堂堂，神情威武，功夫定是極高的了。可否請這些朋友們施展一下身手？平西王世子和桂公公都是難得請到的貴客，料來也想瞧瞧康親王門下的手段。」

韋小寶首先附和。吳應熊鼓掌叫好。其餘眾賓也都說：「是極，是極！」

康親王笑道：「眾位朋友，許多貴賓都想見見各位的功夫，卻不知怎樣個練法？」

左首武師席上一個中年漢子霍地站起，朗聲說道：「我只道康王爺愛重人才，這才前來投靠，那知卻將我們當作江湖上賣把式的人看待。列位大人要瞧耍猴兒、走繩索的，何不到天橋上去？告辭！」說著左手一起，擊在椅背之上，拍的一聲，椅背登時粉碎，大踏步便向門外走去。

眾人愕然失色。

那漢子同席中一個瘦小老者身子一幌，已攔在他身前，說道：「郎師傅，你這般說話，太也豈有此理。王爺對咱們禮敬有加，要咱們獻獻身手，郎師傅如果肯練，固然很好，倘若不願，王爺也不會勉強。你在王府大廳之上拍枱拍櫈，打毀物件，王爺就算寬宏大量，不加罪責，別的兄弟們這張臉，卻往那裏擱去？」

那姓郎的冷笑道：「人各有志。陶師傅愛在王府裏耍把式，儘管耍個夠。兄弟可要少陪了。」說著走上了一步。那姓陶的老者道：「你當真要走，也得向王爺磕頭辭行，王爺點了頭，你才走得。」那姓郎的冷笑道：「我又不是賣身給了王府的奴才，兩隻腳生在我自己身上，要走便走，你管得著嗎？」說著向前便走。

那姓陶老者竟不讓開，眼見他便要撞到自己身上，伸手便往他左臂抓去，說道：「說不得，也只好管管。」姓郎的左臂一沉，倏地翻上，往他腰裏擊去。姓陶的右腳飛出，踢他胸口。姓郎的右手疾伸，托在那姓陶老者踢高的右腿膝彎之中，乘勢一送，向外推了出去。姓陶老者仰面便跌，總算他身子敏捷，右手在地下一撐，已然躍起，雖沒跌了個仰八叉，卻已出醜，一張老臉漲得通紅。那姓郎漢子嘿嘿冷笑，飛步奔向廳口。

突然之間，本來空無一人的廳口多了個瘦削漢子，拱手道：「郎兄請回。」那姓郎的奔得正快，收勢不住，便往他身上撞去。那瘦子卻不閃避，波的一聲響，兩人已撞在一起。姓郎的一個踉蹌，連退了三步。向左斜行兩步，驀地轉右，向右首長窗奔出。將到門檻處，只見那瘦子又已攔在身前。姓郎的適才和他這一撞，知道厲害，不敢再向他撞去，急忙住足，胸膛和他胸膛相距不過兩寸，鼻尖和他鼻尖已然碰了一碰。那瘦子紋絲不動，連眼睛也不瞬一下。姓郎的倏地向左閃去，可是只一站定，那瘦子便已擋在他身前。

姓郎的大怒，呼的一拳向他面門擊去，兩人相距既近，這一拳勁力又大，眼見那瘦子不是側身，便須低頭。卻見他左掌在自己臉前一豎，拍的一聲響，這一拳打在他掌心。他只手掌微彎，姓郎的已被彈得連退數步。廳上眾人齊聲喝采，都道：「好功夫！」

姓郎的神色十分尷尬，走是走不脫，上前動手又和他武功相差太遠，一時手足無措。那瘦子拱手道：「郎兄請坐。王爺吩咐咱們練幾手，咱兩個這可不是練過了嗎？」說著便坐入右首一席的原位。眾人又是喝采。姓郎的滿臉羞慚，低頭入座。

那姓郎的這麼一鬧，康親王本來大感面目無光，幸好這瘦子給他掙回了臉面，逼得這姓郎的武師回席，吩咐侍從：「拿些五十兩銀子的元寶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位師傅的武功了不起，這麼一下惡……惡……惡虎攔路（他本來想說「惡狗攔路」），那傢伙便說甚麼也走不了。不知他叫甚麼名字？」康親王摸了摸腮幫，想不起這瘦子叫甚麼，這人幾時來到王府，他心中也已全然沒了影子，笑道：「小王記性不好，一時可想不起來了。」

少頃侍從托著一隻大木盤，盤上墊以紅綢，放了二十隻五十兩的大元寶，銀光閃閃，甚是耀眼，站在康親王身邊。康親王笑道：「眾位武師露了功夫，該當有個采頭。這位朋友，請過來拿一隻元寶去。」那瘦子走上前來，請了個安，從康親王手中接過一隻元寶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朋友，你貴姓？大號叫甚麼？」那瘦子道：「小人齊元凱，多蒙大人垂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武功可高得很啊。」齊元凱道：「教大人見笑了。」

多隆道：「康王爺府中的武師，果然身負絕藝。咱們很想見識見識平西王手下武師們的功夫。小王爺，你挑一人出來，跟這位齊師傅過過招如何？」他見吳應熊沉吟未應，又道：「這當然是點到為止，不能傷了大家和氣。誰勝誰敗，都不相干。」

康親王是個十分愛熱鬧之人，說道：「多總管這主意挺高。讓雙方武師們切磋切磋，勝的賞兩隻大元寶，不勝的也有一隻，把元寶放在桌上罷。」

一盤十九隻大元寶放在筵前，燭光照映，銀氣襯以紅綢，更顯燦爛。

康親王笑道：「敝處仍由這位齊元凱師傅出手，平西王府中不知是那一位師傅下場？」

眾人都是興高采烈，瞧著吳應熊手下的十六名隨從，均知這雖是武師們一對一的比武，實則是康親王和平西王兩處王府的賭賽。這瘦子齊元凱適才露了這手功夫，武功確然了得，恐怕雲南的武士未必有人敵得過他。

吳應熊沉吟未答。他手下十六人中有一人越眾而出，向康親王躬身說道：「啟稟王爺：小人們武藝低微，決不是王爺府上這些師傅們的對手。我們隨同世子來京，只是服侍世子的起居飲食。平西王吩咐過的，決不可得罪了京裏王爺大臣們的侍從。這是平西王的將令，小人們決計不敢違犯。」康親王笑道：「平西王可小心謹慎得很哪！今日只是演一演武，又不是打架生事。你們王爺問起，說是我定要你們出手的好了。」那人又躬身道：「王爺恕罪，小人不敢奉命。」康親王暗暗惱怒：「你心中就只有平西王，不將我康親王放在眼裏。只怕便是皇上下旨，你也不聽。」說道：「難道別人伸拳打在你們身上，你們也不還手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小人在雲南常聽人說，天子腳下文武百官、軍民人等，個個都講道理。我們是遠地邊疆的鄉下人，來到京城，萬事退讓，說甚麼也不敢得罪旁人，想來別人好端端的，也不會打到我們身上。」這人身材魁梧，一臉精幹之色，言辭鋒利，這幾句話一說，倘若康親王定要叫手下武師挑釁，倒似是不講道理了。

康親王愈加惱怒，轉頭說道：「神照上人、齊師傅，他們雲南來的朋友硬是不肯賞臉，咱們可沒法子了。」

神照上人哈哈一笑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王爺，這位雲南朋友只不過怕輸，生怕失了臉面。難道旁人真的打到他們要害之上，他們也不還手招架？」說畢身形幌處，已站在那人身畔，笑道：「貧僧掌上力道，平平而已，但比那位要走又不走的姓郎朋友，說不定還強著這麼一點兒。王爺，貧僧弄壞您廳上一塊磚頭，王爺不會見怪罷？」

康親王知道眾武師中以神照武功最高，內外功俱臻上乘，聽他這麼說，自是要顯功夫來著，喜道：「上人請便，就弄壞一百塊磚頭，也是小事一樁。」

神照一矮身，左掌輕輕在地下一拍，提起手來時，掌上已黏了一塊大青磚。這青磚一尺五寸見方，雖不甚重，卻牢牢的嵌在地上，將青磚從地下吸起，平平黏在掌上，竟不落下，掌力甚是了得。韋小寶大叫一聲：「好啊！」眾人一齊鼓掌。

神照微微一笑，左掌一提，掌上吸力散去，那青磚便落將下來，待落到胸口之時，他兩臂自外向內一合，雙掌合拍，正好拍在青磚的邊緣，波的一聲，一塊大青磚都碎成了細粒，粉粉落地。眾人又是大聲喝采。大家都看了出來，青磚邊緣只不過四五寸處受到掌擊，但掌力彌散，竟將整塊青磚震碎，最大的碎塊也不過一二寸見方，內力之勁，實是非同小可。

神照走到吳應熊那隨從身畔，合十說道：「尊駕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大師掌力驚人，當真令小人大開眼界。小人邊鄙野人，乃是無名小卒。」神照笑道：「邊鄙野人，就沒姓名麼？」

那人雙眉一軒，臉上閃過一層怒色，但隨即若無其事的道：「山野匹夫，就算有名字，也不過是阿貓、阿狗，大師知道了也是無用。」神照笑道：「閣下好涵養功夫。康親王今日大宴賓客，高朋滿座，是北京城中罕有的盛會。王爺有命，要咱們獻醜，以博王爺、世子，以及眾位嘉賓一笑。尊駕定是不肯賜教，大掃王爺與眾位大人的興頭，豈不是太也自重身價了嗎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只學過幾年鄉下佬莊稼把式，如何是滄洲鐵佛寺神照上人的對手？大師定要比試，在下算是輸了，大師去領兩隻大元寶便是。」說著轉身便欲退回。

神照喝道：「且慢！貧僧定欲試試尊駕的功夫，雙拳『鐘鼓齊鳴』，要打尊駕兩邊太陽穴，請還手罷！」那人搖了搖頭。神照大喝一聲，大紅袈裟內僧袍的衣袖突然脹了起來，已然鼓足了勁風，雙臂外掠，疾向內彎，兩個碗口大的拳頭便向那人兩邊太陽穴撞去。

眾人適才見他掌碎青磚的勁力，都忍不住「咦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心想此人閃避已然不及，若不出手招架，這顆腦袋豈不便如那青磚一般，登時便給擊得粉碎？

豈知那人竟然一動不動，手不抬、足不提、頭不閃、目不瞬，便如是泥塑木雕一般。神照上人出手之際，原只想逼得他還手，並無傷他性命之意，雙拳將到他太陽穴上，卻見他呆呆的不動，心中一驚：「我這雙拳擊出，幾有千斤之力。平西王世子是康親王的貴賓，倘若魯莽打死了他的隨從，可大大不妥。」便在雙拳將碰上他肌膚之際，急忙向上一提，呼的一聲響，從他兩邊太陽穴畔擦過，僧袍拂在他面上。那人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大師好拳法！」

廳上眾人都瞧得呆了，心想此人定力之強，委實大非尋常，倘若神照上人這兩拳不是中途轉向，而是擊在他太陽穴上，此刻那裏還有命在？這人以自己性命當兒戲，簡直瘋了。

神照拳勁急轉，震得雙臂一酸，不由得向他瞪視半晌，不知眼前此人到底是個狂人，還是白癡，倘若就此歸座，未免下不了台，說道：「尊駕定是不給面子，貧僧無法可想，只好得罪。下一拳『黑虎偷心』，要打向尊駕胸口。」「鐘鼓齊鳴」、「黑虎偷心」這些招數，原是最粗淺的拳招，尋常學過幾個月武功的人都曾練過，他又在發拳之前先叫了出來，本竟只是要以勁力取勝，而使用最粗淺的功夫，也頗有瞧不起對手之意。

那人微微一笑，並不答話。神照心下有氣，尋思：「我這一拳將你打成內傷，並不立斃於當場，卻叫你三四天之後才死，那就不算掃了平西王的臉面。」坐個馬步，大聲吆喝，右拳呼的一聲打了出去，拍的一聲，正中他胸口。那人身子一幌，退了一步，笑道：「大師贏了，我已退了一步。」神照這一拳雖未用全力，卻也是勁道甚厲，不料這人渾如不覺，這兩句話說來輕描淡寫，顯然全沒受傷。文官們不懂其中道理，但學武之人，個個都知他是有意容讓。韋小寶不文不武，也就在似懂非懂之間。

神照自負在武林中頗具聲望，怎肯就此算贏？他臉面湧上一層隱隱黑氣，說道：「那麼再吃我一拳。」呼的一拳，仍向他胸口擊去，這一次用上了七成勁力，縱然將他打得口噴鮮血，那是他自討苦吃，那也是無可奈何了。

神照這一拳將抵那人衣襟，那人胸部突然一縮，身子向後飄出半丈，似乎給拳力震了出去，其實是乘勢避開他的拳勁。神照這一拳又打了個空，愈益惱怒。搶上兩步，大喝一聲，右腿飛起，向他小腹猛踢過去。那人叫道：「啊喲！」眼見這一腿已非踢中不可。

眾人不約而同的都站了起來，只見那人身子向後，雙足恰如釘在地上一般，身子齊著膝蓋折屈，自大腿以至腦袋，大半個身子便如是一根大木頭橫空而架，離地尺許。神照這一腿踢了個空，在他雙腿之上數寸凌空踢過。神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鴛鴦連環，左腿「烏龍掃地」，掠地橫掃，踢他雙腿脛骨。那人姿勢不變，仍是擺著那「鐵板橋」勢，雙足一蹬，全身向上搬了一尺。神照的左腿在他腳底掃過。那人穩穩落下，身子仍不站直。

廳上眾人采聲如雷。神照到此地步，已知自己功夫和他差著老大一截，對方倘若還手，自己勢必輸得一塌胡塗，只得合十說道：「好功夫，佩服，佩服！」那人站直身子，躬身還禮，說道：「大師拳腳勁道厲害之極，在下不敢招架，只有閃避。」

康親王道：「兩人武功都是極高。世子殿下，尊价客氣得很，一定不肯還手，比武是比不成了。來啊，兩人都領兩隻大元寶去。」那人躬身道：「無功不受祿。」神照見他不肯去拿元寶，自己也不便上前具領。康親王轉頭向侍從道：「給兩位送過去。」那人這才謝了賞銀，神照也訕訕的收了。

康親王明知剛才這一場雖非正式比武，其實是己方輸了，也賞兩錠大銀給神照，不過既替他遮羞，也為己方掩飾，表示不分勝敗。他心有不甘，又看得太不過癮，心想：「這高個兒的功夫固然不錯，但吳應熊帶來的其餘隨從，定然及不上他。我手下眾武師卻各有驚人絕藝，單是那齊元凱的功夫，比之神照和尚恐怕就只高不低。」他本來稱神照為上人，適才一顯武功之後，心中對他打了折扣，「上人」登時變成了「和尚」，朗聲道：「剛才比武沒比成，不免有點……有點那個美中不足。齊師傅，請你邀十五位武師，大家拿了兵刃，十六個對十六個，跟平西王世子帶來的十六位隨從過過招。小王爺，你吩咐他們亮兵刃罷！」

吳應熊道：「來到王爺府上作客，怎敢攜帶兵刃？」康親王笑道：「世子可太客氣了。令尊和小王都是武將，一生在刀槍劍戟之間討生活，可不用這些婆婆媽媽的忌諱。來啊，把十八般兵器都拿幾件來，讓平西王府的高手們挑選。」

康親王本是戰將，從關外直打到中原，府中兵刃一應俱全。一聲呼喚，眾侍從登時去搬了一大堆兵器出來，長長短短，都放在那十六名侍從面前。

齊元凱邀集了十四名武師，卻要神照率領。神照要掙回面子，只客氣了幾句，便不再推辭，心想：「好歹也要砍傷幾個南蠻子，出一口胸中惡氣。」甚麼平西王世子是客、須得顧全他的臉面等等，早已全然置之腦後。這時神照、齊元凱等人的兵刃，也已由手下拿到了廳上。神照雙掌之間倒挾兩柄青鋼戒刀，向康親王一席合十行禮。

康親王等微微欠身，頷首還禮。

韋小寶心下得意：「他媽的，這些人個個武藝高強，是江湖上大有來頭的人物，卻要向老子行禮。老子大模大樣的坐著，點一點頭就算了事，可比他們威風十倍了。」

神照轉過身來，大聲道：「雲南來的朋友，挑兵刃罷！」先前接過他五招的高身材漢子說道：「我們奉有平西王將令，在北京城裏，決不和人動手。」神照道：「別人鋼刀砍到頭上，難道也不還手？別人要砍下你們的腦袋，你們只是伸長了脖子？還是將腦袋縮進了脖子去？」此言一出，平西王府的眾隨從均有怒色。說他們將腦袋縮進脖子，自是罵他們為烏龜了。那為首的長身漢子卻仍淡淡的道：「平西王軍令如山。我們犯了將令，回到雲南，一樣也要砍頭。」

神照道：「好，咱們就試試。」他招了招手，將十五名武師召在大廳一角，低聲商議。神照悄聲道：「咱們將兵刃儘往他們身上要害招呼，瞧他們還不還手？」齊元凱道：「當真傷了人，那可不妥。咱們只是逼他們還手。」另一人道：「大家手下留神些。」神照喝道：「好，動手罷！」一聲長嘯，舞動戒刀，白光閃閃，搶先向平西王府十六名隨從砍殺過去。其餘十五人或使長劍，或挺花槍，或揮鋼鞭，或舉銅鎚，十六般兵刃紛紛使動。

那十六名隨從竟然挺立不動，雙臂垂下，手掌平貼大腿外側，目光向前平視，對康王府十六名武師的進襲恍若不見。

那十六名武師眼見對方不動，都要在康親王和眾賓之前賣弄手段，各人施展兵刃上最精熟巧妙的招數，斜劈直刺，橫砍倒打，兵刃反映燭光，十六般兵器舞了開來，呼呼風聲中，組成一張光幕，將十六名隨從圍在垓心。

眾文官不住說：「小心！小心！」武學之士見這些兵刃每一招都是遞向對方要害，往往只數寸之差，只要多用上半分力氣，立時便送了對方性命，盡皆心驚。

那十六名隨從向前瞪視，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對方倘若真要下手，也只好將性命送了。

神照等人的兵刃越使越快，偶爾兵刃互相撞擊，便火花四濺，叮噹作聲，這一來更增危險。他們雖然無意殺傷平西王的手下，但刀劍鞭鎚互相碰撞，勁力既大，相距又如此之近，反彈出去傷到了人，卻不由自主。

果然拍的一聲，一柄鐵鐧和另一人的銅鎚相撞，盪了出去，打中一名平西王府隨從的肩頭。跟著有人揮刀斜劈，在一名隨從右臉旁數寸處掠過，旁邊長劍削來，刀劍相交，鋼刀迴轉，砍在那隨從臉上，立時鮮血長流。兩名隨從受傷不輕，仍是一聲不哼，直立不動。

康親王知道再搞下去，受傷的更多，又見比武不成，有些掃興，叫道：「好武功，好武功！大家收手罷！」

神照一聲大叫，兩柄戒刀橫掠過去。將一名隨從的帽子劈了下來。餘人跟著學樣，刀槍劍戟，紛紛將眾隨從的帽子擊落。十六人哈哈大笑，收起兵刃，向後躍開。

韋小寶見那些隨從之中果然有七個是禿頂，頭上亮得發光，不禁拍手大笑，說道：「多總管，你眼光真準，果然是一大批禿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一瞥眼間，只見平西王府的十六名隨從仍是挺立不動，但臉上惱怒之極，眼中如欲噴出火來。

韋小寶自幼在市井中廝混，自然而然的深通光棍之道，覺得神照這批人做事太不漂亮，沒給人留半分面子。市井間流氓無賴儘管偷搶拐騙，甚麼不要臉的事都幹，但與人爭競，總是留下三分餘地，大江南北，到處皆然。妓院中遇上癡迷的嫖客，將攜來的成萬兩銀子在窯姐兒身上散光，老鴇還是給他幾十兩銀子的盤纏，以免他流落異鄉，若非鋌而走險，便是上吊投河。那也不是這些流氓無賴良心真好，而是免得事情鬧大，後患可慮。

韋小寶與人賭錢，使手法騙乾了對方的銀錢，倘若贏他一兩，最後便讓他贏回一二錢；倘若贏了一百文，最後總給他翻本贏回一二十文。一來以便下回還有生意，二來教對方不起疑心，又免得他老羞成怒，拔出老拳來打架。他見到平西王府隨從的神情，心下老大過意不去，便即離座走到眾人身前，俯身拾起那長身漢子的帽子，說道：「老兄當真了不起。」雙手捧了，給他戴在頭上。那人躬身道：「多謝！」

韋小寶跟著將十五頂帽子一頂頂撿起，笑道：「他們這樣幹，豈不是得罪了朋友嗎？」他分不清楚那一頂帽子是誰的，捧在手裏，讓各人取來戴上。

這些隨從眼見韋小寶坐於本府世子身側，是康親王這次宴請的大貴客，雖然年紀幼小，但席上人人對他十分恭敬，先前已聽人說起，是擒殺鰲拜的桂公公，見他替自己拾帽子，忙請安行禮，連說：「不敢當，折殺小人了！」

韋小寶對平西王府之人本來毫無好感，原盼吳三桂的手下倒個大霉，但神照等人一再進逼，這些人始終容忍，激發了他鋤強扶弱之意，見他們感激之情十分真誠，心下更喜，轉頭向康親王道：「王爺，向你借幾兩銀子使使。」康親王笑道：「桂兄弟儘管拿去使，五萬兩夠了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用得著這許多？」向王府的一名侍從道：「快去買十六頂最好的帽子來，越快越好！」那侍從答應著去了。吳應熊拱手道：「桂公公愛屋及烏，在下感激不盡。」韋小寶拱手還禮，心道：「甚麼愛屋及烏？及甚麼烏，及你這隻小烏龜嗎？」

康親王見神照等人削落平西王府眾隨從的帽子，心下也早覺未免過分，生怕得罪了吳應熊，但如出口道歉，又覺不妥。韋小寶這麼一來，深得其心，說道：「來人哪！吳世子的手下，每人賞五十兩銀子。」又想：「單賞對方，豈不教我手下的眾武師失了面子？」又道：「咱們府裏的十六位武師，每人也是五十兩銀子！」大廳之上，歡聲大作。

索額圖站起身來，給席上眾人都斟了酒，說道：「小王爺，令尊用兵如神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令尊軍令森嚴，部屬人人效死，無怪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。來來來，大夥兒遙敬平西王一杯！」

吳應熊急忙站起，舉杯道：「晚生謹代家嚴飲酒，多謝各位厚意。」眾人都舉杯飲乾。吳應熊又道：「家嚴鎮守南疆，邊陲平靖，那是賴聖上洪福，再加朝中王公大臣措置得宜，指導有方。家嚴只是盡忠為皇上效力，秉承朝中各位王公大臣的訓示，不敢偷懶而已。實不敢說有甚麼功勞。」

酒過數巡，王府侍從已將十六頂帽子買來，雙手捧上，送到韋小寶面前。韋小寶向康親王笑道：「王爺，你府中的師傅們失手打落了人家的帽子，你該賠還一頂新帽子罷！」康親王笑道：「當得，當得，還是桂兄弟想得周到。」吩咐侍從，將帽子給吳應熊的隨從送去。眾隨從接過了，躬身道：「謝王爺，謝桂公公！」將帽子摺好放在懷內，頭上仍是戴著舊帽。康親王和索額圖對望了一眼，知道這些人不換新帽，乃是尊重吳應熊的意思。

又飲了一會，王府戲班子出來獻技。康親王要吳應熊點戲。吳應熊點了齣「滿床笏」，那是郭子儀做壽，七子八婿上壽的熱鬧戲。郭子儀大富貴亦壽考，以功名令終，君臣十分相得。吳應熊點這齣戲，既可說祝賀康親王，也是為他爹爹吳三桂自況，頗為得體。

康親王待他點罷，將戲牌子遞給韋小寶，道：「桂兄弟，你也點一齣。」韋小寶不識得戲牌上的字，笑道：「我可不會點了，王爺，你代我點一齣，要打得結棍的武戲。」康親王笑道：「小兄弟愛看武戲，嗯，咱們來一齣少年英雄打敗大人的戲，就像小兄弟擒住鰲拜一樣。是了，咱們演『白水灘』，小英雄十一郎，只打得青面虎落花流水。」

「滿床笏」和「白水灘」演罷，第三齣是「遊園驚夢」。兩個旦角啊啊啊的唱個不休，韋小寶聽得不知所云，不耐煩起來，便走下席去，見邊廳中有幾張桌子旁已有人在賭錢，有的是牌九，有的是骰子。骰子桌上做莊的是一名軍官，是康親王的部屬，面前已贏了一大堆銀子，見韋小寶走近，笑道：「桂公公，您也來玩幾手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！」瞥眼間見吳應熊手下那高個子站在一旁，心中對此人頗有好感，便向他招了招手。那人搶上一步，道：「桂公公有甚麼吩咐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賭枱上沒父子，你不用客氣，老哥貴姓，大號怎麼稱呼？」剛才神照問他，他不肯答覆，但韋小寶在眾賓客之前很給了他們面子，問得又客氣，便道：「小人姓楊，叫楊溢之。」韋小寶不知「溢之」兩字是甚麼意思，隨口道：「好名字，好名字！楊家英雄最多，楊老令公、楊六郎、楊宗保、楊文廣，楊家將個個是英雄好漢。楊大哥，咱哥兒來合夥賭一賭！」

楊溢之聽他稱讚楊家祖宗，心中甚喜，微笑道：「小人不大會賭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怕甚麼？我來教你！你那兩隻大元寶拿出來。」楊溢之便將康親王所賞的那兩隻元寶拿了出來。韋小寶從懷裏摸出一張銀票，往桌上一放，笑道：「我和這位楊兄合夥，押一百兩！」莊家笑道：「好，越多越好！」他們賭的是兩粒骰子，一擲定輸贏。莊家骰子擲下來，湊成張和牌，韋小寶擲了個七點，給吃了一百兩銀子。韋小寶道：「再押一百兩！」這一次卻贏了。

擲得十六七手後，來來去去，老沒輸贏。韋小寶焦躁起來：「我輸幾百兩銀子不打緊，累得這姓楊的輸了那兩隻元寶，可對不住人。」一手擲出一個六點，已輸了九成，不料莊家擲了個五點。韋小寶哈哈大笑，此後連贏幾鋪，一百兩變二百兩，二百兩變四百兩，三把骰子，已贏了四百兩銀子。

做莊的那軍官笑道：「桂公公好手氣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說我好手氣嗎？咱們再試兩把！」將四百兩銀子往前一推，一把骰子擲下去，出來一隻四六。莊家擲成個長三，又是輸了。韋小寶轉頭道：「楊大哥，我們再押不押？」楊溢之道：「但憑桂公公的主意。」

韋小寶原來的四百兩銀子再加賠來的四百兩，一共八百兩銀子，向前一推，笑道：「索性賭得爽快些。」喝一聲：「賠來！」

骰子擲下去，骨溜溜的亂轉，過得片刻，一粒骰子已轉成了六點，另一粒卻兀自不住滾動。韋小寶手上使了暗勁，要這粒骰子也成六點，成為一張天牌，但骰子不是自己帶來的，他擲骰的本事畢竟沒練到爐火純青，那粒骰子定將下來，卻是兩點，八點是輸多贏少的了。韋小寶大罵：「直你娘的臭骰子，這麼不幫忙。」

莊家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這次只怕要吃你的了。」一把擲下去，一粒骰子是五點，另一粒轉個不休。韋小寶叫道：「二，二，二！」這一粒骰子擲出來倘若是一點，那是么五，三點則湊成八點，八吃八，莊家贏，四點則成九點，五點湊成梅花，六點湊成牛頭，都比他的八點大，只有擲出個兩點，莊家才輸了。韋小寶不住吆喝，說也湊巧，骰子連翻幾個身，在碗中定下來，果然是兩點。

韋小寶大喜，笑道：「將軍，你今天手氣不大好。」那軍官笑道：「霉莊，霉莊。桂公公正當時得令，甚麼事都得心應手，自然賭你不過。」賠了三張二百兩銀票，再加上兩隻一百兩的元寶。

韋小寶手中捏了把汗，笑道：「叨光，叨光！」向楊溢之道：「楊大哥，咱們沒出息，摘青果子，可不賭啦。」將八百兩銀子往他手中一塞。

楊溢之平白無端的發了一注財，心下甚喜，道：「桂公公，這位將軍是甚麼官名？」韋小寶一怔，低聲道：「倒沒問起。」轉頭向那軍官道：「大將軍，你尊姓大名啊？」那軍官笑逐顏開，站起身來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小將江百勝，記名總兵，一直在康親王爺麾下辦事的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江將軍，你打仗是百戰百勝，賭錢可不大成。」江百勝笑道：「小將和旁人賭，差不多也說得上是百戰百勝。只不過強中還有強中手，今天遇上公公，江百勝變成江百敗了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走了開去，忽然心想：「那姓楊的為甚麼要我問莊家名字？」一沉吟間，遠遠側眼瞧那江百勝擲骰子的手法，只見他提骰、轉腕、彎指、發骰，手法極是熟練，正是江湖上賭錢的一等一好手，適才賭得興起，沒加留神，登時恍然大悟：「原來這傢伙是故意輸給我的。怪不得我連贏五記，那有當真這麼運氣好的？他媽的，老子錢多，不在乎輸贏，否則的話，一下場就知道了。這雲南姓楊的懂得竅門，他也不是羊牯，是殺羊的。」

又想：「為甚麼連一個素不相識的記名總兵，也要故意輸錢給我？自然因為我在皇上跟前有面子，大家盼我為他們說好話。就算不說好話，至少也不搗他們的蛋。操你奶奶的，他花一千四百兩銀子，討得老子的歡心，可便宜得緊哪！」

他既知人家在故意輸錢，勝之不武，也就不再去賭，又回到席上，吃菜聽戲。這時唱的是一齣「思凡」，一個尼姑又做又唱，旁邊的人又不住叫好，韋小寶不知她在搗甚麼鬼，大感氣悶，又站起身來。

康親王笑道：「小兄弟想玩些甚麼？不用客氣，儘管吩咐好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自己找樂子，你不用客氣。」眼見廊下眾人呼么喝六，賭得甚是熱鬧，心下又有些癢癢地，心想：「眼不見為淨，今日是不賭的了。」

他上次來過康親王府，依稀識得就中房舍大概，順步向後堂走去。

※※※

府中到處燈燭輝煌，王府中眾人一見到他，便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。韋小寶信步而行，忽然便急，想要小解，他也懶得問人廁所的所在，見左首是個小花園，推開長窗，到了黑暗角落裏，拉開褲子，正要小便，忽聽得隔著花叢有人低聲說話。

一人說道：「銀子先拿來，我才帶你去。」另一人道：「你帶我去，找到了那東西，銀子自然不會少你的。」先一人道：「先銀後貨。你拿到那東西後，要是不給銀子，我又到那裏找你去？」另一人道：「好，這裏是一千兩銀子，先付一成。」韋小寶心中一動：「一千兩銀子只是一成，那是甚麼要緊物事？」當即忍住小便，側耳傾聽。

只聽那人道：「先付一半，否則這件事作罷。這是搬腦袋的大事，你當好玩嗎？」另一人微一沉吟，道：「好，五千兩銀票，你先收下了。」那人道：「多謝。」跟著發出悉索之聲，當是在數銀票，接著道：「跟我來！」

韋小寶好奇心起，尋思：「甚麼搬腦袋的大事，倒不可不跟去瞧瞧。」聽得二人腳步聲向西走去，便從花叢中溜了出來，遠遠跟在後面。眼見兩人背影在花叢樹木間躲躲閃閃，走得數丈，便停步左右察看，生怕給人發見。韋小寶心想：「鬼鬼祟祟，幹的定然不是好事。康王爺待我極好，今晚給他拿兩個賊骨頭，也顯得我桂公公的手段。」第一摸，摸一摸靴桶子中那柄削鐵如泥的匕首；第二摸，摸一摸身上那件刀槍不入的寶貝背心，膽子又大了些。只見兩人穿過花園，走進了一間精緻的小屋。韋小寶躡著腳步走近，見雕花的窗格中透出燈光，繞到窗後，伸手指蘸了唾液，濕了窗紙，就一隻眼向內張去。

裏面是座佛堂，供著一尊如來佛像，神座前點著油燈。一個僕役打扮的人低聲道：「我花了一年多時光，才查到這件物事的所在，你這一萬兩銀子，可不是好賺的。」另一人背向韋小寶，問道：「在那裏？」那僕役道：「拿來！」那人轉過身來，問道：「拿甚麼？」這人臉孔瘦削，正是適才在大廳上阻止那姓郎武師出去的齊元凱。那僕役笑道：「齊師傅明知故問了，自然是那五千兩啦。」齊元凱道：「你倒厲害得很。」從懷中取了一疊銀票出來。那僕役在燈光下一張張的查看。

韋小寶心中害怕，知道這齊元凱武功甚高，而他們所幹的定是一件干係重大的勾當，倘若給知覺了，立時便會殺了自己滅口，心中一急，一泡尿就撒了出來，索性順其自然，讓尿水順著大腿流下，倒沒半點聲息。

那僕役數完了銀票，笑道：「不錯。」壓低了聲音，在齊元凱耳邊說了幾句話，齊元凱連連點頭，韋小寶卻一句也沒聽見。

只見齊元凱突然縱起，躍上供桌，回頭看了看，便伸手到佛像的左耳中去摸索。

他掏了一會，取了一件小小物事出來，躍下地來，舉起在燭光下一看，卻是一枚鑰匙，金光閃閃，似是黃金所鑄。但這鑰匙不過小指頭長短，還不足一兩黃金。齊元凱笑容滿面，低下頭來數磚頭，橫數了十幾塊，又直數了十幾塊，俯下身來，從靴桶中取出一柄短刀，將一塊方磚撬起，低低的歡呼了一聲。那僕役道：「貨真價實，沒騙你罷！」

齊元凱不答，將金鑰匙輕輕往下插去，想是方磚之下有個鎖孔。喀的一聲，鎖已打開。齊元凱一呆，說道：「怎麼拉不開，恐怕不對。」那僕人道：「怎麼會拉不開？王爺親自開鎖，我在窗外看得清清楚楚的。」說著俯下身去，拉住了甚麼東西，向上一提。

驀聽得颼的一聲，一枝機弩從下面射了出來，正中那僕人胸口，那僕人「啊」的一聲慘叫，向後便倒，手中提著的那塊鐵蓋也脫手飛出。齊元凱斜身探手，接住鐵蓋，免得掉在地下，發出巨聲。他蹲在那僕人身後，右手按住了他嘴，防他呻吟呼叫，驚動旁人，左手握著僕人的左腕，又伸到地洞中掏摸。

韋小寶看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「原來地洞中另有機關，這姓齊的可厲害得很。」

這一次不再有機弩射出。齊元凱自己伸手進去，摸出了一包事物，卻是個包袱。他右手一甩，將那僕人推在地下，長身站起，右足一抬，已踏在那僕人口上，不讓他出聲，側身將包袱放上神座的供桌，打了開來。

韋小寶深深吸了口氣，只見包袱中是一部經書。世上書本何止千萬，他識得書名的，卻只有「四十二章經」一部，而這一部卻正便是「四十二章經」。經書形狀，和鰲拜府中抄出來的一模一樣，只是書函用紅綢子製成。

齊元凱迅速將經書仍用包袱包好，提起左足，在那弩箭尾上用力一踹，撲的一聲輕響，弩箭沒入了那僕役胸中。那僕役本已重傷，這一來自然立時斃命，嘴巴又被他右腳踏著，只一聲悶哼，身上扭了幾下，便不動了。

韋小寶只嚇得心中怦怦亂跳，小便本已撒完，這時禁不住又撒了許多在褲襠之中。

只見齊元凱俯身到僕役懷中取回銀票，放入自己懷裏，冷笑道：「你這可發財哪！」微一沉吟，將金鑰匙放入那僕役屍首的右掌心，捲起死屍的手指拿住鑰匙，這才快步縱出。韋小寶心想：「他這就要逃，我要不要聲張？」

突然間人影一晃，齊元凱已上了屋頂。韋小寶縮成一團，不敢有絲毫動彈，卻聽得屋頂有搬動瓦片之聲，過得片刻，齊元凱又躍了下來，大模大樣的走了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是了，他將經書藏在瓦下，回頭再來拿，哼，可沒這麼便宜。」候了一會，等齊元凱去遠，他可沒能耐一下子便躍上屋頂，沿著廊下柱子爬上，攀住屋簷，這才翻身上了屋頂，回想適才瓦片響動的所在，翻得十幾張瓦片，夜色朦朧中已見到包袱的一角。

他將包袱取出，仍將瓦片蓋好，尋思：「這部『四十二章經』到底為甚麼這樣值錢？老烏龜、皇太后、這姓齊的，還有鰲拜、康親王，個個都當它是無價之寶。我韋小寶若不順手牽羊，發這注橫財，這韋字可是白姓了。」解開包袱，將經書平平塞在腰間，收緊腰帶。他袍子本來寬大，竟一點也看不出來，將包袱擲入花叢，又回去大廳。

大廳上仍和他離去時一模一樣，賭錢的賭錢，聽曲的聽曲，飾尼姑的旦角兀自在扭扭捏捏的唱個不休。韋小寶問索額圖：「這女子裝模作樣，搞甚麼鬼？」

索額圖笑道：「這小尼姑在庵裏想男人，要逃下山嫁人，你瞧她臉上春意盪漾，媚眼一個一個的甩過來……」突然想起韋小寶是太監，不能跟他多講男女之事，以免惹他煩惱，說道：「這齣戲沒甚麼好玩。桂公公（他二人雖是結拜兄弟，但在外人之前，決不以兄弟相稱），我給你另點一齣，嗯，咱們來一齣『雅觀樓』，李存孝打虎，少年英雄，非同小可。然後再來一齣『鍾馗嫁妹』，鍾馗手下那五個小鬼，武打功夫熱鬧之極。」

韋小寶拍手叫好，說道：「只是我趕著回宮，怕來不及瞧。」

一斜眼間，見齊元凱正在和一名武師豁拳，「五經魁首」，「八仙過海」，叫得甚是起勁。他豁了一會拳，大聲問道：「神照上人，那姓郎的傢伙呢？」席上眾武師都道：「好久沒見他了，只怕溜了。」神照冷笑道：「這人不識抬舉，諒他也沒臉在王府裏再耽下去。」齊元凱道：「多半是溜了，這人鬼鬼祟祟，別偷了甚麼東西走才好。」一名武師道：「那可難說得很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姓齊的做事周到之極，先讓那姓郎的丟個大臉，逼得他非悄悄溜走不可。待得王府中發現死了人，丟了東西，自然誰都會疑心到姓郎的身上。很好，這一個乖須得學學，幹事之前，先得找好替死鬼。」

眼見天色已晚，侍衛總管多隆起身告辭，說要入宮值班。韋小寶跟著告辭。康親王不敢多留，笑嘻嘻的送兩人出去。吳應熊、索額圖等人都直送到大門口。

韋小寶剛入轎坐定，楊溢之走上前來，雙手托住一個包袱，說道：「我們世子送給公公一點微禮，還望公公不嫌菲薄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多謝了。」雙手接過，笑道：「楊大哥，咱們一見如故，我當你是好朋友，倘若給你賞錢甚麼，那是瞧你不起了。改天有空，我請你喝酒。」楊溢之大喜，笑道：「公公已賞了七百兩銀子，難道還不夠麼？」韋小寶大笑，說道：「這是人家代掏腰包，作不得數。」

轎子行出巷子不遠，韋小寶性急，命轎夫停轎，提起燈籠在轎外照著，便打開包袱來看禮物，見是三隻錦盒，一隻盒中裝的是一對翡翠雞，一公一母，雕工極是精細；另一盒裝著兩串明珠，每一串都是一百粒，雖沒他研碎了給小郡主塗臉的珍珠那麼大，難得是兩百顆一般大小，渾圓無瑕，他心中一喜：「我騙小郡主說去買珍珠，吳應熊剛好給我圓謊。」第三隻錦盒中裝的卻是金票，每張黃金十兩，一共四十張，乃是四百兩黃金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下次見到吳應熊這小漢奸，我只冷冷淡淡的隨口謝他一聲，顯得嫌他的禮物也太差勁，他非再大大補一筆不可。這是索大哥所教的妙法。這小漢奸要是假裝不懂，老子就挑他的眼：『喂，小王爺，你送了我一對小小綠雞兒，倒也挺有趣的，就只不怎麼像雞。』小漢奸一定要問：『桂公公，怎地不像雞哪？』老子就說：『世上的公雞母雞，哪有這麼小的？麻雀兒也還大得多。再說，綠色的鸚鵡、孔雀倒見得多了，綠雞就是沒見過，不知你們雲南有沒有？』小漢奸只有苦笑。老子又說：『就算有綠雞，公雞的雞冠總該是紅的罷？話又說回來啦，這母雞老是不下蛋，那算是甚麼寶貝了？』哈哈，哈哈！」

韋小寶回到皇宮，匆匆來到自己屋裏，閂上了門，點亮蠟燭，揭開帳子，笑道：「等得好氣悶嗎？」只見小郡主一動不動的躺著，雙眼睜得大大地，嘴上仍是疊著那幾塊糕餅，竟一塊也沒吃。他取出那兩串珍珠，笑道：「你瞧我給你買了這兩串珍珠，研成了末給你一搽上，你若不是天下第一的小美人兒，我不姓……不姓桂！你餓不餓？怎麼不吃糕？我扶你起來吃罷！」伸手去扶她坐起，突然間脅下一麻，跟著胸口又是一陣疼痛。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雙膝一軟，坐倒在地，全身酸麻，動彈不得。

註：本回回目「每從高會廁諸公」的「廁」字，是「混雜在一起」的意思。「史記．樂毅傳」：「廁之賓客之中。」

# 第十一回 春辭小院離離影 夜受輕衫漠漠香

小郡主格的一笑，掀被下床，笑道：「我穴道早解開了，等了你好久，你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？」韋小寶奇道：「誰給你解開穴道的？」小郡主道：「給點了穴道，過得六七個時辰，不用解也自然通了。我扶你上床，我可得走了。」韋小寶大急，叫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你臉上傷痕沒好。須得再給你搽藥，才好得全。」小郡主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人真壞，說話老騙人。你幾時在我臉上刻花了？倒害得我擔心了半天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小郡主道：「我早下床來照過鏡子，臉上甚麼也沒有。」

韋小寶見她臉上光潔白膩，塗著的豆泥、蓮蓉等物早洗了個乾淨，好生後悔：「我這麼莽撞，也沒先瞧她的臉，倘若見到她洗過了臉，說甚麼也不會著了她道兒。」說道：「你搽了我的靈丹妙藥，自然好了。否則我為甚麼巴巴的又去給你買珍珠？我走遍了北京城的珠寶店，才給你買到這兩串好珍珠。我還買了一對挺好看的玩意兒給你。」

小郡主忙問：「是甚麼玩意兒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解開我穴道，我就拿給你。」小郡主道：「好！」正要伸手去給他解開穴道，忽見他眼珠轉個不停，心念一動，笑道：「險些兒又上了你的當。解開你穴道，你又不許我走啦。」韋小寶忙道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那個馬難追。」小郡主道：「駟馬難追！甚麼叫那個馬難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個馬比駟馬跑得還要快，那個馬都追不上，駟馬自然更加追不上了。」

小郡主不知「那個馬」是甚麼馬，將信將疑，道：「那個馬難追，倒是第一次聽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你就學了這個乖。這玩意兒有趣得緊呢，一隻公的，一隻母的。」小郡主問道：「是小白兔嗎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是，比小白兔可好玩十倍。」小郡主道：「是金魚嗎？」韋小寶大搖其頭，道：「金魚有甚麼好玩？這比金魚要好玩一百倍。」小郡主又猜了幾樣玩物，都沒猜中，道：「快拿出來！到底是甚麼東西？」

韋小寶要誘她解開穴道，說道：「你一解開我穴道，我即刻便拿給你看。」小郡主搖頭道：「不行。我即刻得走，哥哥不見了我，一定心焦得很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穴道早解開了，為甚麼不走，卻要等我回來？」小郡主道：「你好心給我買珍珠，我總得謝謝你，向你告別一聲。不聲不響的走了，不是太對不起人嗎？」

韋小寶肚裏暗笑：「原來這小娘是個小傻瓜，沐王府的人木頭木腦，果然沒姓錯了這個姓。」說道：「是啊，我擔心你一個人在這裏害怕，在街上拚命的跑，只想早些買了珍珠，可是一家一家珠寶店瞧過去，就是沒合意的，心中一急，連摔了幾個觔斗。」小郡主輕呼一聲：「啊喲！可摔痛了沒有？」韋小寶愁眉苦臉的道：「這一摔下去，剛好胸口撞在一塊大石頭上，痛得我死去活來。」小郡主道：「現下好些沒有？」韋小寶哼哼唧唧的道：「這一撞傷勢不輕，越來越痛了。你……你……你點了我穴道，不肯解開，我這……這……這一口氣……提……提……不上來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越說聲音越低，突然雙眼上翻，眼中露出來的全是眼白，便如暈去了一般，跟著凝住呼吸。

小郡主伸手一探他鼻息，果然沒了氣，大吃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全身發抖，顫聲問道：「你怎麼會死了？」韋小寶斷斷續續的道：「你……點錯……點錯了我的穴道……點了我……我的……死……死穴。」

小郡主急道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。師父教的點穴法子，決不會錯。我明明點了你的『靈墟』與『步廊』兩穴，還有『天池穴』。」韋小寶：「你……你慌慌張張的，點……點錯了，啊喲，我全身氣血翻湧，經脈倒轉，天下大亂，走……走火入……入……」小郡主道：「是走火入魔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，走火入魔。啊喲，你怎麼這樣胡塗？點穴功夫沒練得到家，就在我身上亂七八糟的瞎點？你點的不是甚麼『天池』，甚麼『步廊』，都點了死穴，死得十拿九穩的死穴！」他不懂穴道名稱，否則早就舉了幾個死穴出來。

小郡主年紀幼小，功夫自然沒練得到家。點穴功夫原本艱難繁複，人身大穴數百，相去只是數分，慌慌忙忙之中點錯了也屬尋常，但她曾得明師指點，這三下認穴極準，勁力雖然不足，穴位卻絲毫無錯，可是新學乍用，究竟沒多大自信，韋小寶又愁眉苦臉，裝得極像，她以為真的點錯了死穴，急道：「莫非……莫非我點了你的『膻中穴』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『膻中穴』，你也不用難過，你……你……不是故意的，我死之後，決不怪你。閻……閻羅王問起，我決不說是你點死我的……我說我自己不小心，手指頭在自己身上一點，就點死了。」

小郡主聽他答允在閻羅王面前為自己隱瞞，又是感激，又是過意不去，忙道：「快……快把穴道解了再說，或許還有救。」忙伸手在他胸口、腋下推拿。她點穴的勁力不強，只推拿得幾下，韋小寶已能行動。他呻吟了幾下，說道：「唉，已點了死穴，救不活了！」小郡主急道：「或許救得活的。我不小心點錯了，真……真對不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好人。我死之後，在陰世裏保祐你，從早到晚，鬼魂總是跟在你身旁。」

小郡主尖叫一聲，問道：「你鬼魂老是跟在我身旁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別害怕，我的鬼魂不會害你的。不過有個規矩，誰殺死了我，我的鬼魂就總是跟著誰。」

小郡主越想越驚，說道：「我不是故意要殺死你的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叫甚麼名字啊？」小郡主退了一步，道：「你問來幹甚麼？」臉上滿是驚異之色，又道：「你要到陰世裏告我，是不是？我不跟你說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我不會告你的。」小郡主道：「那你問我名字幹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知道了你名字，好在陰世保祐你啊。陰間鬼朋鬼友很多，我叫大家齊心合力的來保祐你，你不論走到那裏，幾千幾百個鬼魂都跟著你。」

小郡主嚇得大叫一聲，忙道：「不，不要！別跟著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就單是我一個人的鬼魂跟著你行不行？」小郡主遲疑片刻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如不嚇我，那麼……那麼還不要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當然不嚇你。你白天坐著，我的鬼魂給你趕蒼蠅，晚上睡著，我的鬼魂給你趕蚊子。你悶得慌，我的鬼魂託夢給你，講很好聽很好聽的故事給你聽。」

小郡主道：「你為甚麼待我這麼好？」幽幽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不死就好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有一件你答應過我的事，你沒辦到，唉，我死不瞑目。」小郡主道：「甚麼事？我答應過你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答應過叫我三聲好哥哥，我在臨死之前聽到你叫了，那就死得眼閉了。」

小郡主出生於世襲黔國公的王府，父母兄長都對她十分寵愛，雖然她出世之時已然國破家亡，但世臣家將、奴婢僕役，還是對這位金枝玉葉的郡主愛護得無微不至，一生之中，從未有人騙過她、嚇過她。出世以來所聽到的言語，可說沒半句假話，因此對韋小寶的胡說八道，初時也都信以為真，待見他越說越精神，說到要叫他三聲好哥哥時，眼中閃爍著狡獪的光芒。她只不過天真良善，畢竟不是傻子，知道韋小寶在逗弄自己，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你騙人，你不會死的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就算暫且不死，過幾天總要死的。」小郡主道：「過幾天也不會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就算過幾天不死，將來總是要死的。你不叫我這三聲好哥哥，我的鬼魂天天跟著你，不住的叫：『好──妹──妹，好──妹──妹！』」他緊逼了喉嚨，聲音拖得長長的，當真陰風慘慘，十分可怖，又伸長舌頭，裝作吊死鬼模樣。小郡主「啊」的一聲，回身便衝出房去。

韋小寶追將出來，見她伸手去拔門閂，忙攔腰一把抱住，說道：「走不得，外面惡鬼很多。」小郡主急道：「放開手，我要回家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走不出去的。」小郡主右手切了下去，斬他右腕。

韋小寶手掌翻轉，反拿她小臂。小郡主手肘後撤，左手握拳往韋小寶頭頂擊下。韋小寶身子後縮，避過了這一拳，卻已抱住了她小腿。小郡主一招「虎尾剪」，左掌斜削下去，韋小寶沒能避開，拍的一聲，打中他肩頭，他用力拉扯，小郡主站立不定，摔倒在地。

韋小寶趕上去要將她揪住，小郡主「鴛鴦連環腿」飛出，直踢面門。韋小寶一個打滾，又已扭住了她左臂。小郡主拳腳功夫曾得明師傳授，遠比韋小寶所學為精，兩人倘若當真比武，韋小寶決不是她對手。但二人此刻只是在地下扭打，一個想逃，一個扭住她不放。這等扭撲摔跤的功夫，韋小寶卻經過長期習練，和康熙比武較量，幾達一年。海老公傳他的武功雖然半真半假，他又練得馬虎，這近身搏擊的擒拿，他畢竟還有幾下子。幾個回合下來，韋小寶胸口雖吃了兩拳，卻已抓住了小郡主右臂，拗了轉來，笑問：「投不投降？」

小郡主道：「不投降！」韋小寶抬起左膝，跪在她背上，又問：「投不投降？」小郡主仍道：「不投降！」韋小寶手上加勁，將她反在背後的手臂一抬。小郡主「啊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和康熙比武摔跤，兩人不論痛得如何厲害，從不示弱，更無哭泣之事，只不過一到給對方制住，無法反抗，便叫「投降」，算是輸了一個回合，重新比過。不料小郡主的作風與康熙全然不同，一輸便哭。韋小寶道：「呸！沒用的小丫頭！」放開了她。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窗格上喀的一聲響，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啊喲！有鬼！」小郡主大吃一驚，反手過來，抱住了他。

只聽得窗格上又是一響，窗子軋軋軋的推開，這一來，連韋小寶也是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真的有鬼！」小郡主向前一撲，鑽入了床上被窩中，全身發抖。

窗子緩緩推開，有人陰森森的叫道：「小桂子，小桂子！」

韋小寶初時只道是海老公的鬼魂前來索命，但聽這呼聲是女子口音，顫聲道：「是個女鬼！」連退幾步，雙腿酸軟，坐倒在床沿上。

突然一陣勁風吹了進來，房中燭火便熄，眼前一花，房中已多了一人。那女鬼陰森森的又叫：「小桂子，小桂子！閻王爺叫你去。閻王爺說你害死了海老公！」韋小寶只嚇得魂飛魄散，想說：「海老公不是我害死的。」但張口結舌，那裏說得出話來？只聽那女鬼又尖聲叫道：「閻王爺要捉你去，上刀山，下油鍋！小桂子，今天你逃不了啦！」

韋小寶聽了這幾句話，猛地發覺：「是太后，不是女鬼！」但心中的害怕絲毫不減，心道：「若是女鬼，或許還捉我不去，太后卻非殺了我滅口不可。」自從他得知太后的機密，起初常擔心她會殺了自己滅口，但一直沒動靜，時日一久，這番擔心也就漸漸淡了，只道太后信了自己，以為自己果真沒聽到海大富那番話；又或許以為自己即使聽到了，也決計不敢洩漏，再升了自己管御膳房，自己感激之下，一切太平無事。

他那裏知道，太后所以遲遲不下手，只因那日與海老公動手，內傷受得極重，又見海老公重重一腳竟然踢不死韋小寶，只道這小孩內功修為也頗了得，自己若不痊癒，功力不復，便不敢貿然行事。這等殺人滅口之事，不能假手於旁人，必須親自下手。否則的話，這小孩臨死之際說了幾句話出來，豈非壞了大事？這件事牽涉太大，別說韋小寶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太監。縱然是后妃太子、將軍大臣，只要可能與聞這件大秘密的，有一百個便殺一百，一千個便殺一千。

她已等待甚久，其時功力猶未復原，但想多耽擱一日，便多一分洩漏的危險，到這一晚實在不願再等，決定下手，來到韋小寶屋外，推開窗子時聽得韋小寶說「有鬼」，便索性假裝是鬼。她不知床上尚有一人，慢慢凝聚勁力，提起右手，一步步走向床前。

韋小寶知難抗拒，身子一縮，鑽入了被窩。太后揮掌拍下，波的一聲響，同時擊中了韋小寶與小郡主，幸好隔著厚厚一層棉被，勁力已消去了大半。

太后提起手掌，第二掌又再擊下，這次運力更強，手掌剛與棉被相觸，猛覺掌心中一陣劇痛，已為利器所傷，大叫一聲，向後躍開。

只聽得窗外有三四人齊聲大呼：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」太后大吃一驚：「怎地有人知道了？」她親手來殺一個小太監，決不能讓人見到，手掌又痛得厲害，不暇察看韋小寶是否已死，雙足一點，從窗中倒縱躍出。尚未落地，背後已有人雙雙襲到，太后雙掌向後揮出，使一招「後顧無憂」，左掌右掌同時擊中二人胸口。那二人直摔了出去。

只聽得鑼聲鏜鏜響起，片刻間四下裏都響起鑼聲。遠處有人叫道：「右衛第一隊、第二隊保護皇上，右衛第三隊保衛太后。」跟著東首假山後有人叫道：「這邊有刺客！」

太后知道這些都是宮中侍衛，當下縮身躲在花叢之側，掌心的疼痛一陣陣更加厲害了，只見影影綽綽的有七八堆人在互相廝殺，兵刃不斷碰撞，心想：「原來宮中當真來了刺客，是海老公的朋友，還是鰲拜的舊部？」但聽得遠處傳令之聲不絕，黑暗中火把和孔明燈上的燈火之光，四面八方聚將攏來。太后眼見如再不走，稍遲片刻，便難以脫身，矮著身子從花叢後躍出，急往慈寧宮奔去。

只奔得數丈，迎面一人撲到，手中一對鋼錐向太后面門疾刺，喝道：「大膽反賊，竟敢到宮中搗亂。」太后微微斜身，右掌虛引，左掌向他肩頭拍出。那人沉肩避開，左手鋼錐反挑。太后向左一閃，右掌反拍，霎時之間，二人已拆了數招。那人口中吆喝：「好反賊，原來是個婆娘。」太后見這侍衛武藝不低，自己雖可收拾得下，但總得再拆上十來招，只怕其餘侍衛趕來，情急之下，叫道：「我是太后。」那侍衛一驚，住手問道：「甚麼？」太后道：「大膽奴才，你膽敢冒犯太后？」那人微一遲疑，太后雙掌齊出，砰的一聲，擊正在他胸口。那侍衛立時斃命。太后提氣躍出，閃入了花叢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鑽入被窩，給太后一掌擊在腰間，登時幾乎窒息，危急間拔出靴桶中的匕首，在被窩中豎而向上，被窩便高了起來。太后第二掌向被窩隆起處擊落，那匕首鋒銳無比，太后這一掌勁道又是極大，匕首之尖立時穿過棉被，刺入掌心，直通手背。

待得太后從窗子中躍出，韋小寶掀起棉被一角，只聽得屋外人聲雜亂，他當時第一個念頭是：「太后派人來捉拿我了。」從床上一躍下地，掀開棉被，說道：「咱們快逃！」

小郡主哭道：「痛……痛死我啦！」原來太后第一掌的掌力既打中了韋小寶後腰，又打中小郡主的左腿，小郡主受力較多，左腿小腿骨竟被擊斷。

韋小寶道：「怎麼啦！」一把抓住她頸口衣服，道：「快逃，快逃！」將她拉下床來。小郡主右足先落地，只覺左腿劇痛難當，身子一側，滾倒在地，哭道：「我的……我的腿斷啦。」韋小寶情急之下，罵了出來：「小娘皮，遲不斷，早不斷……」心想老子自己逃命要緊，別說你一條腿斷了，就是四條腿、八條腿都斷成十七八段，老子也不放在心上，轉身搶到窗口，向外張望，只盼外面沒人，就此躍出。

一望之下，只見太后雙掌向後揮出，跟著兩人飛了起來，重重摔在地下，一人正好摔在他窗下，朦朦朧朧間見到這人穿著侍衛的服色，心下大奇：「太后為甚麼打宮中侍衛？」見太后閃身躲向花叢，又見數丈之外有六七人正在廝殺，手中各有兵刃，鬥得甚是激烈，聽得遠處有人叫道：「拿刺客，拿刺客！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：「原來真的來了刺客，卻不是來拿我。」凝目望去，見太后又在和一名侍衛相鬥。那侍衛使一對鋼錐，雖和他窗口相距已遠，仍可見到鋼錐上白光閃動。鬥得一會，太后又將那侍衛打死，飛身在黑暗中隱沒。

韋小寶回頭向小郡主瞧去，見她坐在地下，輕聲呻吟，他既知自己並無危險，心情立時大佳，走到她身前，低聲道：「痛得很厲害嗎？外邊有人要來捉你，快別作聲。」

小郡主嚇得不敢再響，忽聽得外面有人叫道：「黑腳狗牙齒厲害，上點蒼山罷！」小郡主「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是我們的人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是你的朋友？你怎麼知道？」小郡主道：「他們說的是我們沐王府的暗語，快……快……扶我去瞧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來皇宮救你，是不是？」小郡主道：「我不知道，這裏是皇宮嗎？」韋小寶不答，心想：「他們如知這小丫頭在這裏，衝進來救人，老子雙拳難敵四手。」一伸手，牢牢按住她嘴巴，低聲恐嚇：「千萬不可出聲，給人一發覺，連你另一條腿也打斷了，我可捨不得！」

只聽外面有人「啊啊」大叫，又有人歡呼道：「殺了兩個刺客！」有人叫道：「刺客向東逃了，大夥兒快追！」人聲漸漸遠去。韋小寶放開了手，道：「你的朋友逃走啦！」小郡主道：「不是逃走！他們說上『點蒼山』，是暫時退一退的意思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黑腳狗是甚麼東西？」小郡主道：「黑腳狗就是韃子武士。」

遠處人聲隱隱，傳令之聲不絕，顯然宮中正在圍捕刺客。

忽聽得窗下有人呻吟了兩聲，卻是女子的聲音。韋小寶道：「有個刺客還沒死，我去戳她兩刀！」宮中侍衛均是男子，這呻吟的自然是刺客了。

小郡主道：「不……不要殺，或許是我們府裏的。」扶著韋小寶的肩頭，站了起來，右足單腳著地，幾下跳躍，到了窗口，只見窗下有兩個人，問道：「是天南地北的……」韋小寶一伸手，又按住了她嘴，窗下一個女子道：「孔雀明王座下，你……你是小郡主？」

韋小寶心想這女子已發現了小郡主的蹤跡，禍事不小，提起匕首，便欲擲下，突然間右腕一緊，已被小郡主握住，跟著脅下一痛，按住她嘴巴的手也不由自主的鬆開了。

小郡主問道：「是師姊麼？」窗下那女子道：「是我。你……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韋小寶接口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小郡主道：「你……你別罵她，她是我師姊。師姊，你受了傷嗎？你……你快想法子救救我師姊。師姊待我最好的。」她這幾句話分別對二人而說。窗下那女子呻吟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不要這小子救。諒他也沒救我的本事。」

韋小寶用力一掙，小郡主便鬆了手。韋小寶罵道：「臭小娘！你說我沒救你的本事？你這種第九流武功的小丫頭，哼，老子只要伸一根小指頭兒，隨手便救你媽的二三十個、七八十個。」這時遠處又響起了「捉刺客、捉刺客」的聲音。小郡主大急，忙道：「你快救我師姊，我……我叫你三聲好……好……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。」這三個字，本來她說甚麼也不肯叫，這時為了求他救人，竟爾連叫三聲。

韋小寶大樂，說道：「好妹子，你要好哥哥做甚麼？」小郡主滿臉羞得通紅，低聲道：「求你救救我師姊。」窗下那女子的語氣卻十分倔強，道：「別求他，這小子自身難保，連自己也救不了自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哼，瞧在我好妹子份上，我偏要救你。好妹子，咱們說過了話，不許抵賴，你要我救你師姊，以後可不得改口，永遠得叫我好哥哥。」小郡主道：「叫你甚麼都成。好叔叔、好伯伯、好公公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只做好哥哥。叫我『公公』的人，還怕少了。」小郡主道：「是了，我永遠……永遠叫你好……好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好甚麼？」小郡主道：「好……好哥哥！」說著在他背上輕輕一推。

韋小寶跳出窗去，只見一個身穿黑衣的女子蜷著身子斜倚於地，說道：「宮裏侍衛就來捉你去了，將你斬成肉醬，做肉包子吃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希罕嗎？自有人給我報仇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這小丫頭倒嘴硬。侍衛們先不殺你，把你衣服脫光了，大家……大家拿你來做老婆。」那女子大怒道：「你快一刀將姑娘殺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為甚麼殺你？我也要將你衣服脫光了，拿你做老婆。」說著俯身去抱。那女子大急，揮掌打了他個耳光，但她重傷之餘，手上毫無勁力，打在臉上，便如是輕輕一拂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還沒做我老婆，先給老公搔癢。」抱起她身子，從窗口送進房去。

小郡主大喜，上前將那女子接住，慢慢將她放到床上。

韋小寶正要跟著躍進房去，忽聽得腳邊有人低聲說道：「桂……桂公公，這女子……這女子是反賊……刺客，救……救她不得。」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我……我是宮中……侍……衛……」韋小寶登時明白，他是適才給太后一掌打中的侍衛，竟然未死，他躺在地下，動彈不得，說話又斷斷續續，受傷定然極重，心想：「我若將這黑衣女子交了出去，自是一件功勞，但小郡主又怎麼辦？這件事敗露出來，那可是大禍一樁。」提起匕首，嗤的一刀，插入他胸口。那侍衛哼也沒哼，立時斃命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可對不住了，倘若你剛才不開口，就不會送了性命，只不過我桂公公的腦袋，在這脖子就坐得不這麼安穩了。」

又想：「左近只怕還有受傷的，說不得，只好一個個都殺了滅口。」他在周遭花叢假山尋了一遍，地下共有五具屍首，三個是宮中侍衛，兩個是外來刺客，都已氣絕身死。韋小寶抱起一具刺客的屍首，放在窗格上，頭裏腳外，跟著在屍首背後用匕首戳了幾下。

小郡主驚道：「他……他是我們王府的人，死都死了，你怎麼又殺他？」

韋小寶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他死都死了，我就不能再殺他了。你倒殺死個死人給我瞧瞧！要救你的臭小娘師姊，只好這樣了。」

那女子躺在床上，說道：「你才臭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又沒聞過，怎知我臭？」那女子道：「這屋子裏就有一股臭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本來很香，你進來之後才臭。」

小郡主急道：「你兩個又不相識，一見面就吵嘴，快別吵了。師姊，你怎麼到這裏來？是……是來救我麼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們不知道你在這裏，大夥兒不見了你，到處找尋，找不到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已是上氣不接下氣。韋小寶道：「沒力氣說話，就少說幾句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偏要說，你怎麼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有本事就說下去。人家小郡主多麼溫柔斯文，那似你這般潑辣。」

小郡主忙道：「不，不，你不知道。我師姊是最好不過的。你別罵她，她就不會生你氣了。師姊，你甚麼地方受了傷？傷得重不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她武功不行，不自量力，到宮裏來現世，自然傷得極重，我看活不了三個時辰，等不到天亮就會歸天。」小郡主道：「不會的。好……好哥……你快想法子，救救我師姊。」那女子怒道：「我寧可死了，也不要他救。小郡主，這小子油腔滑調，你為甚麼叫他……叫他這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叫我甚麼？」

那女子卻不上當，道：「叫你小猴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公猴兒，你就是母猴兒。」跟女人拌嘴吵架，他在麗春院中久經習練，甚麼大陣大仗都經歷過來的。那裏會輸給人了？那女子聽他出言粗俗無賴，便不再睬他，只是喘氣。

韋小寶提起桌上燭台，說道：「咱們先瞧瞧她傷在那裏。」那女子叫道：「別瞧我，別瞧我！」韋小寶喝道：「別大聲嚷嚷，你想人家捉了你去做老婆嗎？」拿近燭台一照，只見這女子半爿臉染滿了鮮血，約莫十七八歲年紀，一張瓜子臉，容貌甚美，忍不住讚道：「原來臭小娘是個美人兒。」小郡主道：「你別罵我師姊，她……她本來是個美人兒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我更加非拿她做老婆不可。」那女子一驚，想掙扎起來打人，但身子微微一抬，便「啊」的一聲，摔在床上。

韋小寶於男女之事，在妓院中自然聽得多了，渾不當作一回事，但說「拿她做老婆」云云，他年紀幼小，倒也從來沒起過心，動過念，只是他生來惡作劇，見那女子聽得自己一說到要拿她做老婆，便大大著急，不禁甚是得意，笑道：「你不用性急，還沒拜堂，怎能做得夫妻？你當這裏是麗春院麼？說做夫妻就做。啊喲！你傷口流血，可弄髒了我床。」只見她衣衫上鮮血不住滲出，傷勢著實不輕。

※※※

忽聽得一群人快步走近，有人叫道：「桂公公，桂公公，你沒事嗎？」

宮中侍衛擊退刺客，派人保護了皇上、太后，和位份較高的嬪妃，便來保護有職司、有權力的太監。韋小寶是皇帝跟前的紅人，便有十幾名侍衛搶著來討好。

韋小寶低聲向小郡主道：「上床去。」拉過被來將二人都蓋住了，放下了帳子，叫道：「你們快來，這裏有刺客！」那女子大驚，但重傷之下，那裏掙扎得起？小郡主急道：「你別嚷，別叫人來捉我師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她不肯做我老婆，那有甚麼客氣？」

說話之間，十幾名侍衛已奔到了窗前。一人叫道：「啊喲，這裏有刺客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傢伙想爬進我房來，給老子幾刀料理了。」眾侍衛舉起火把，果見那人背上有幾個傷口，衣上、窗上、地下都是血跡。一人道：「桂公公受驚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桂公公受甚麼驚？桂公公武功了得，一舉手便將刺客殺死，便再多來幾個，一樣的殺了。」眾侍衛跟著討好，大讚韋小寶了得，今晚又立了大功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功勞也沒甚麼，料理一兩個刺客，也不費多大勁兒。要擒住『滿洲第一勇士』鰲拜，就比較難些了。」眾侍衛自然諛詞如潮。

一名侍衛道：「施老六和熊老二殉職身亡，這批刺客當真兇惡之至。若不是桂公公，又怎對付得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家還是去保護皇上要緊，我這裏沒事。」一人道：「多總管率領了二百多名兄弟，親自守在皇上寢宮之前。刺客逃的逃，殺的殺，宮裏已清靜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殉職的侍衛，我明兒求皇上多賞賜些撫恤，大夥兒都辛苦了，皇上必有重賞。」眾人大喜，一齊請安道謝。韋小寶心道：「又不用我花銀子賞人，幹麼不多做做好人？」說道：「眾位的姓名，我記不大清楚了，請各位自報一遍。皇上倘若問起今晚奮勇出力、立了大功之人，兄弟也好提上一提。」

眾侍衛更是喜歡，忙報上姓名。韋小寶記心極好，將十餘人的姓名覆述了一遍，絲毫沒錯，說道：「大夥兒再到各處巡巡，說不定黑暗隱僻的所在，還有刺客躲著，要是捉到了活口，男的重重拷打，女的便剝光了衣衫做老婆。」眾侍衛哈哈大笑，連稱：「是，是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把屍首抬了去罷？」眾侍衛答應了，搶著搬抬屍首，請安而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關上窗子，轉過身來，揭開棉被。小郡主笑道：「你這人真壞，可嚇了我們一大跳……啊喲……」只見被褥上都是鮮血，她師姊臉色慘白，呼吸微弱。韋小寶道：「她傷在那裏？快給她止血。」那女子道：「你……你走開，小郡主，我……我傷在胸口。」韋小寶見她血流得極多，怕她傷重而死，不敢再逗，轉過了頭，說道：「傷口流血，有甚麼好看？你道是西洋鏡、萬花筒麼？小郡主，你有沒有傷藥？」小郡主道：「我沒有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臭小娘身邊有沒有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沒有！你……你才是臭小娘。」

只聽得衣衫簌簌之聲，小郡主解開那女子衣衫，忽然驚叫：「啊喲！怎……怎麼辦？」韋小寶回過頭來，見那女子右乳之下有個兩寸來長的傷口，鮮血兀自流個不住。小郡主手足無措，哭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快救我師姊……」那女子又驚又羞，顫聲道：「別……別讓他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呸！我才不希罕看呢。」眼見她血流不止，也不禁驚慌，四顧室中，要找些棉花布片給她塞住傷口，一瞥眼，見到藥缽中大半缽「蓮蓉豆泥蜜糖珍珠糊」，喜道：「我這靈丹妙藥，很能止血。」撈起一大把，抹在她傷口上。

這蜜糊黏性甚重，黏住了傷口，血便止了。韋小寶將缽中的蜜糊都敷上了她傷口，自己手指上也都是蜜糊，見她椒乳顫動，這小頑童惡作劇之念難以克制，順手反手，便都抹在她乳房上。那女子又羞又怒，叫道：「小……小郡主，快……快給我殺了他。」小郡主解釋：「師姊，他給你治傷呢！」

那女子氣得險些暈去，苦於動彈不得。韋小寶道：「你快點了她的穴道，不許她亂說亂動，否則流血不止，性命交關。」小郡主應道：「是！」點了那女子小腹、脅下、腿上幾處穴道，說道：「師姊，你別亂動！」這時她自己斷腿處也是痛得不可開交，眼眶中淚水不住滾來滾去。韋小寶道：「你也躺著別動。」記得幼時在揚州與小流氓打架，有人跌斷手臂，跌打醫生用夾板將斷臂夾住，敷以草藥，當下拔出匕首，割下兩條櫈腳，夾在她斷腿之側，牢牢用繩子縛緊，心想：「這傷藥卻到那裏找去？」

一凝思間，已有了主意，向小郡主道：「你們躺在床上，千萬不可出聲。」放下帳子，吹熄了燭火，拔閂出門。小郡主驚問：「你……你到那裏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去拿藥治你的腿。」小郡主道：「你快些回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了。」聽小郡主說話的語氣，竟將自己當作了大靠山，不禁大是得意。他反手帶上了門，一想不妥，又推門進去，上了門閂，從窗中躍出，關上了窗子。這樣一來，宮中除了太后、皇上，誰也不敢擅自進他屋子。

※※※

他走得十幾步，只覺後腰際隱隱作痛，心想：「皇太后這老婊子下毒手打我，在宮中再耽下去，老子遲早老命難保，還是儘早溜之大吉的為妙。」

他向有火光處走去，卻是幾名侍衛正在巡邏，一見到他，搶著迎了上來。韋小寶問道：「宮裏侍衛兄弟們有多少人受傷？」一人道：「回公公：有七八人重傷，十四五人輕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在那裏治傷，帶我去瞧瞧。」眾侍衛齊道：「公公關心侍衛兄弟，大夥兒沒一個不感激。」便有兩名侍衛領路，帶著韋小寶到眾侍衛駐守的宿衛值班房。

二十來名受傷的侍衛躺在廳上，四名太醫正忙著給眾人治傷。

韋小寶上前慰問，不住誇獎眾人，為了保護皇上，奮不顧身，英勇殺敵，一一詢問傷者姓名。眾侍衛登時精神大振，似乎傷口也不怎麼痛了。韋小寶問道：「這些反賊到底是那一路的？是鰲拜那廝的手下嗎？」一名侍衛道：「似乎是漢人。卻不知捉到了活口沒有？」

韋小寶詢問眾侍衛和刺客格鬥的情形，眼中留神觀看太醫用藥。眾侍衛有的受了刀槍外傷，有的受了拳掌內傷，又或是斷骨挫傷。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傷藥，我身邊都得備上一些，倘若宮中侍衛兄弟們受了傷，來不及召請太醫，我好先給大夥兒治治。哼，這些刺客窮凶極惡，天大的膽子，今天沒一網打盡，難保以後不會再來。」

幾名侍衛都道：「桂公公體恤侍衛兄弟，真想得周到。」

韋小寶說道：「剛才我受三名刺客圍攻，我殺了一名，另外兩個傢伙逃走了，可是我後腰也給刺客重重打了一掌，這時兀自疼痛。」心道：「老婊子來行刺老子，難道不是刺客？老子這一次可沒說謊。」四名太醫一聽，忙放下眾侍衛，一齊過來，解開他袍子察看，果見後腰有老大一塊烏青，忙調藥給他外敷內服。

韋小寶叫太醫將各種傷藥都包了一大包，揣在懷裏，問明了外敷內服的用法，再取了兩塊敷傷用的夾板，又誇獎一陣，慰問一陣，這才離去。

他見識幼稚，說的話亂七八糟，殊不得體，誇獎慰問之中，夾著不少市井粗口。眾侍衛雖然出身宗室貴族，但大都是粗魯武人，對於「奶奶，十八代祖宗」原就不如何看重，本來給刺客打傷，自覺藝不如人，待見皇上最寵幸的桂公公也因與刺客格鬥而受傷，沮喪之餘，忽蒙桂公公誇獎，那等於皇上傳旨嘉勉，就算給他大罵一頓，心中也著實受用，何況是讚得天花亂墜？這一番當真心花怒放，恨不得身上傷口再加長加闊幾寸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自己屋子，先在窗外側耳傾聽，房中並無聲息，低聲道：「小郡主，是我回來了。」他生怕貿然爬進窗去，給那女子砍上一刀，刺上一劍，懷中那幾大包傷藥可得自己先用了。小郡主喜道：「嗯，我等了你好久啦。」韋小寶爬入房中，關上窗，點亮蠟燭，揭開帳子，見兩個少女並頭而臥。那女子與他目光一觸，立即閉上了眼。小郡主卻睜著一雙明亮澄澈的眼睛，目光中露出欣慰之意。

韋小寶道：「小郡主，我給你敷傷藥。」小郡主道：「不，先治我師姊。請你將傷藥給我，我替她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你啊我的，叫也不叫一聲。」小郡主澀然一笑，問道：「你到底叫甚麼名字？我聽他們叫你桂公公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桂公公，是他們叫的，你叫我甚麼？」小郡主微微閉眼，低聲道：「我心裏……心裏可以叫你好……好哥哥，嘴上老是叫著，這可不……不……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咱們通融一下，有人在旁的時候，我叫你小郡主，你叫我桂大哥。沒有人時，我叫你好妹子，你叫我好哥哥。」

小郡主還沒答應，那女子睜眼道：「小郡主，肉麻死啦，他討你便宜，別聽他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哼，又不是要你叫，你多管甚麼閒事？你就叫我好哥哥，我還不要呢。」小郡主問道：「那你要她叫你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除非要她叫我好老公，親親老公。」那女子臉上一紅，隨即現出鄙夷之色，說道：「你想做人家老公，來世投胎啦。」小郡主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，你兩個又不是前世冤家，怎地見面就吵？桂大哥，請你給我傷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先給你敷藥。」揭開被子，捲起小郡主褲管，拆開用作夾板的櫈腳，將跌打傷藥敷在小腿折骨之處，然後將取來的夾板夾住傷腿，緊緊縛住。小郡主連聲道謝，甚是誠懇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老婆叫甚麼名字？」小郡主一怔，道：「你老婆？」見韋小寶向那女子一呶嘴，微笑道：「你就愛說笑，我師姊姓方，名叫……」那女子急道：「別跟他說。」韋小寶聽到她姓方，登時想起沐王府中「劉白方蘇」四大家將來，便道：「她姓方，我當然知道。甚麼聖手居士蘇岡，白氏雙木白寒松、白寒楓，都是我的親戚。」

小郡主和那女子聽得他說到蘇岡與白氏兄弟的名字，都大為驚奇。小郡主道：「怎……怎麼他們都是你的親戚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劉白方蘇，四大家將，咱們自然是親戚。」小郡主更加詫異，道：「真想不到。」那女子道：「小郡主，別信他胡說。這小孩兒壞得很。他不是我親戚，有了這種親戚才倒霉呢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將傷藥交給小郡主，俯嘴在她耳邊低聲道：「好妹子，你悄悄的跟我說，她叫甚麼名字。」但兩個少女併枕而臥，韋小寶說得雖輕，還是給那女子聽見了，她急道：「別說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不說也可以，那我就要親你一個嘴。先在這邊臉上香一香，再在那邊香一香，然後親一個嘴。你到底愛親嘴呢，還是愛說名字？我猜你一定愛親嘴。」燭光下見那女子容色艷麗，衣衫單薄，鼻中聞到淡淡的一陣陣女兒體香，心中大樂，說道：「原來你果然是香的，這可要好好的香上一香了。」

那女子無法動彈，給這憊懶小子氣得鼻孔生煙，幸好他年紀幼小，適才聽了眾侍衛的言語，又知他是個太監，只不過口頭上頑皮胡鬧，不會有甚麼真正非禮之行，倒也並不如何驚惶，見他將嘴巴湊過來真要親嘴，忙道：「好，好，說給這小鬼聽罷！」

小郡主笑了笑，說道：「我師姊姓方，單名一個『怡』字，『心』字旁一個『台』字的『怡』。」韋小寶根本不知道「怡」字怎生寫法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嗯，這名字馬馬虎虎，也不算很好，小郡主，你又叫甚麼名字？」小郡主道：「我叫沐劍屏，是屏風的屏，不是浮萍的萍。」韋小寶自不知這兩個字有甚麼區別，說道：「這名字比較好些，不過也不是第一流的。」方怡道：「你的名字一定是第一流的了，尊姓大名，卻又不知如何好法？」

韋小寶一怔，心想：「我的真姓名不能說，小桂子這名字似乎也沒甚麼精采。」便道：「我姓吾，在宮裏做太監，大家叫我『吾老公』。」方怡冷笑道：「吾老公，吾老公，這名字倒挺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登時醒覺，原來上了他的大當，呸的一聲，道：「瞎說！」

小郡主沐劍屏道：「你又騙人，我聽得他們叫你桂公公，不是姓吾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男人就叫我桂公公，女人都叫我吾老公。」方怡道：「我知道你叫甚麼名字。」韋小寶微微一驚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方怡道：「我知道你姓胡，名說，字八道！」

韋小寶哈哈一笑，見方怡說了這一會子話，呼吸又急促起來，便道：「好妹子，你給她敷藥罷，別痛死了她。我吾老公就只這麼一個老婆，這個老婆一死，第二個可娶不起了。」

沐劍屏道：「師姊說你胡說八道，果然不錯。」放下帳子，揭開被給方怡敷藥，問道：「桂大哥，你先前敷的止血藥怎麼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血止住了沒有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止住了。」原來蜜糖一物頗具止血之效，黏性又強，黏住了傷口，竟然不再流血，至於蓮蓉、豆泥等物雖無藥效，但堆在傷口之上，也有阻血外流之功。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我這靈丹妙藥，靈得勝過菩薩的仙丹，你這可相信了罷。其中許多珍珠粉末，塗在她的胸口，將來傷癒之後，她胸脯好看得不得了，有羞花閉月之貌，只可惜只有我兒子才瞧得見。」沐劍屏嗤的一笑，道：「你真說得有趣。怎麼只有你兒子才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她餵我兒子吃奶，我兒子自然瞧見了。」方怡呸的一聲。

沐劍屏睜著圓圓的雙眼，卻不明白，方師姊為甚麼會餵他的兒子吃奶。

韋小寶道：「把這些止血靈藥輕輕抹下，再敷上傷藥。」沐劍屏答應道：「嗷！」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門外有人走近，一人朗聲說道：「桂公公，你睡了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睡了，是那一位？有事明天再說罷！」門外那人道：「下官瑞棟。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啊！是瑞副總管駕到，不知有……有甚麼事？」

瑞棟是御前侍衛的副總管，韋小寶平時和眾侍衛閒談，各人都讚這位瑞副總管武功甚是了得，僅次於御前侍衛總管多隆，是侍衛隊中一位極了不起的人物。他近年來常在外公幹，韋小寶卻沒見過。

瑞棟道：「下官有件急事，想跟公公商議。驚吵了桂公公安睡。」韋小寶沉思：「他半夜三更的，來幹甚麼？定是知道我屋裏藏了刺客，前來搜查，那可如何是好？我如不開門，看來他會硬闖。這兩個小娘又都受了傷，逃也來不及了。只好隨機應變，騙了他出去。」瑞棟又道：「這件事干係重大，否則也不敢來打擾公公的清夢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來開門。」鑽頭入帳，低聲道：「千萬別作聲。」

走到外房，帶上了門，硬起頭皮打開大門。只見門外站著一條大漢，身材魁梧，自己頭頂還不及到他項頸。瑞棟拱手道：「打擾了，公公勿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仰頭看他的臉色。只見他臉上既無笑容，亦無怒色，不知他心意如何，問道：「瑞副總管有甚麼要緊事？」卻不請他進屋。瑞棟道：「適才奉太后懿旨，說今晚有刺客闖宮犯駕，大逆不道，命我向桂公公查問明白。」

韋小寶一聽到「太后懿旨」四字，便知大事不妙，說道：「是啊，我也正要向你查問個明白呢。剛才我去向皇上請安，皇上說道：『瑞棟這奴才可大膽得很了，他一回到宮中，哼哼……』」

瑞棟大吃一驚，忙問：「皇上還說甚麼？」

韋小寶和他胡言亂語，原是拖延時刻，想法脫身逃走，見一句話便誘得他上鉤，便道：「皇上吩咐我天明之後，立刻向眾侍衛打聽，到底瑞棟這奴才勾引刺客入宮，是受了誰的指使，有甚麼陰謀，同黨還有那些人？」

瑞棟更是吃驚，顫聲說道：「皇……皇上怎麼說……說是我勾引刺客入宮？是那個奸徒向皇上瞎說？這……這不是天大的冤枉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吩咐我悄悄查明，又說：『瑞棟這奴才聽到了風聲，必定會來殺你，你可得小心了。』我說：『皇上望安，諒瑞棟這奴才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決不敢在宮中行兇殺人。』皇上道：『哼，那可未必。這奴才既敢勾引刺客入宮，要不利於我，還有甚麼事做不出來？』」

瑞棟急道：「你……你胡說！我沒勾引刺客入宮，皇上……皇上不會胡亂冤枉好人。今晚我親手打死了三名刺客，許多侍衛兄弟都親眼見到的。皇上儘可叫他們去查問。」說著額頭突起了青筋，雙手緊緊握住了拳頭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先嚇他一個魂不附體，手足無措，挨到天明，老子便逃了出宮。那小郡主和方怡又怎麼辦？哼，老子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逃得性命再說，管他甚麼小郡主、老郡主，方怡、圓怡？老子假太監不扮了，青木堂香主也不幹了，拿著四五十萬兩銀子，到揚州開麗夏院、麗秋院、麗冬院去。」說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那些刺客不是你勾引入宮的了？」瑞棟道：「自然不是。太后親口說道，是你勾引入宮的。太后吩咐我別聽你的花言巧語，一掌斃了便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恐怕你我二人都受了奸人的誣告。瑞棟總管，你不用擔心，我去向皇上跟你分辯分辯。只要真的不是你勾引刺客，皇上年紀雖小，卻十分英明，對我又十分信任，這件事自能水落石出。」

瑞棟道：「好，多謝你啦！你這就跟我見太后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深更半夜，見太后去幹甚麼？我還是乘早去見皇上的好，只怕這會兒已有人奉旨來捉拿你了。瑞副總管，我跟你說，侍衛們來拿你，你千萬不可抵抗，倘若拒捕，罪名就不易洗脫了。」

瑞棟臉上肌肉不住顫動，怒道：「太后說你最愛胡說八道，果然不錯。我沒犯罪，為甚麼要拒捕？你跟我見太后罷！」韋小寶身子一側，低聲道：「你瞧，捉你的人來啦！」

瑞棟臉色大變，轉頭去看。韋小寶一轉身，便搶進了房中。

瑞棟轉頭見身後無人，知道上當，急追入房，縱身伸手，往韋小寶背上抓去。

其實韋小寶一番恐嚇，瑞棟心下十分驚惶，倘若韋小寶堅持要去見皇帝，瑞棟多半不敢強行阻攔。但韋小寶房中藏著兩個女子，其中一人確是進宮來犯駕的刺客，只道事已敗露，適才太后又曾親自來取他性命，那裏敢去見皇帝分辯？騙得瑞棟一回頭，立即便奔入房中，只盼能穿窗逃走。他想御花園中到處是假山花叢，黑夜裏躲將起來，卻也不易捉到。不料瑞棟身手敏捷，韋小寶剛踏進房門，便追了進來。

韋小寶竄入房後，縱身躍起，踏上了窗檻，正欲躍出，瑞棟右掌拍出，一股勁風，撲向他背心。韋小寶腿彎一軟，摔了下來。瑞棟左手探出，抓向他後腰。韋小寶施展擒拿手法，雙掌奮力格開，但人小力弱，身子一幌，撲通一聲，摔入了大水缸中。這水缸原是海老公治傷之用，海老公死後，韋小寶也沒叫人取出。

瑞棟哈哈大笑，伸手入缸，一把卻抓了個空，原來韋小寶已縮成一團。但這水缸能有多大，再抓一次，終於抓住他後領，濕淋淋的提將上來。

韋小寶一張嘴，一口水噴向瑞棟眼中，跟著身子前縱，撲入他懷中，左手摟住他頭頸。

瑞棟大叫一聲，身子抖了幾下，抓住韋小寶後領的右手慢慢鬆了，他滿臉滿眼是水，眼睛卻睜得大大的，臉上盡是迷惘驚惶，喉頭咯咯數聲，想要說話，卻說不出話來，只聽得嗤的一聲輕響，一把短劍從他胸口直劃而下，直至小腹，剖了一道長長的口子。

瑞棟睜眼瞧著這把短劍，可不知此劍從何而來。他自胸至腹，鮮血狂迸，突然之間，身子向後倒下，直至身亡，仍不知韋小寶用甚麼法子殺了自己。

韋小寶嘿的一聲，左手接過匕首，右手從自己長袍中伸了出來。原來他摔入水缸，一縮身間，已抽出匕首，藏入長袍，刀口向外。他一口水噴得瑞棟雙目難睜，跟著縱身向前，抱住了他，這把削鐵如泥的匕首已刺入他心口。倘若當真相鬥，十個韋小寶也未必是他對手，但倉卒之間奇變橫生，赫赫有名的瑞副總管竟爾中了暗算。

韋小寶和瑞棟二人如何搶入房中，韋小寶如何摔入水缸，方怡和沐劍屏隔著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但瑞棟將韋小寶從水缸中抓了出來，隨即被殺，韋小寶使的是甚麼手法，方沐二女卻都莫名其妙。

韋小寶想吹幾句牛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只聽得自己聲音嘶啞，竟說不出話來，適才死裏逃生，可也已嚇得六神無主。

沐劍屏道：「謝天謝地，你……你居然殺了這韃子。」方怡道：「這瑞棟外號『鐵掌無敵』，今晚打死了我沐王府的三個兄弟。你為我們報了仇，很好，很好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心神略定，說道：「他是『鐵掌無敵』，就是敵不過我韋……桂公公、吾老公。我是第一流的武學高手，畢竟不同。」伸手到瑞棟懷中去掏摸，摸出一本寫滿了小字的小冊子，又有幾件公文。

韋小寶也不識得，順手放在一旁，忽然觸到他後腰硬硬的藏著甚麼物件，用匕首割開袍子，見是一個油布包袱，說道：「這是甚麼寶貝了，藏得這麼好？」割斷包上絲縧，打開包袱，原來包著一部書，書函上赫然寫著「四十二章經」五字，這經書的大小厚薄，與以前所見的全然一樣，只不過封皮是紅綢子鑲以白邊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！」急忙伸手入懷，取出從康親王府盜來的那部四十二章經，幸好他躍入水缸之後，立即為瑞棟抓起，只濕了書函外皮，並未濕到書頁。兩部經書放在桌上，除了封皮一是紅綢、一是紅綢鑲白邊之外，全然一模一樣。到此為止，他已看到四部「四十二章經」，眼下兩部在太后手中，自己則有兩部，心想：「這經書之中，定有不少古怪，可惜我不識字，如請小郡主和方姑娘瞧瞧，定會明白。但這樣一來，她們就瞧不起我了。」拉開抽屜，將兩部經書放入。

尋思：「剛才太后自己來殺我，她是怕我得知了她的秘密，洩漏出去，後來又派這瑞棟來殺我，卻胡亂安了我一個罪名，說我勾引刺客入宮。她等了一回，不見瑞棟回報，又會再派人來。這可得先下手為強，立即去向皇上告狀，挨到天明，老子逃出了宮去，再也不回來啦。」向方怡道：「我須得出去瞎造謠，說這瑞棟跟你們沐王府勾結，好老……好老……方姑娘（他本來想叫一聲「好老婆」，但局勢緊急，不能多開玩笑，以致誤了大事，便改口叫她「方姑娘」），你們今晚到皇宮來，到底要幹甚麼？想行刺皇帝嗎？我勸你們別行刺小皇帝，太后這老婊子不是好東西，你們專門去刺她好了。」

方怡道：「你既是自己人，跟你說了也不打緊。咱們假冒是吳三桂兒子吳應熊的手下，到皇宮來行刺韃子皇帝。能夠得手固然甚好，否則的話，也可讓皇帝一怒之下，將吳三桂殺了。」

韋小寶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你們用甚麼法子去攀吳三桂？」

方怡道：「我們內衣上故意留下記號，是平西王府中的部屬，有些兵器暗器，也刻上了平西王府的字樣。有幾件舊兵器，就刻上『大明山海關總兵府』的字樣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那幹甚麼？」方怡道：「吳三桂這廝投降韃子之前，在我大明做山海關總兵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這計策十分厲害。」

方怡道：「我們此番入宮，想必有人戰死殉國，那麼衣服上的記號，便會給韃子發覺。倘若被擒，起初不供，等到給韃子拷打得死去活來之後，才供出是受了平西王的指使，前來行刺皇帝。我們一進宮，便在各處丟下刻字的兵器，就算大夥兒僥倖得能全軍退回，也已留下了證據。」她說得興奮，喘氣漸急，臉頰上出現了紅潮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麼你們進宮來，並不是為了來救小郡主？」

方怡道：「自然不是。我們又不是神仙，怎知小郡主竟會在皇宮之中？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問道：「你身邊可有刻字的兵刃？」方怡道：「有！」從被窩中摸出一把長劍，但手臂無力，無法將劍舉高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幸虧我沒睡到你身邊，否則便給你一劍殺了。」方怡臉上一紅，瞪了他一眼。

韋小寶接過劍來，藏在瑞棟的屍體腰間，道：「我去告狀，說這瑞棟是刺客一夥，這不是證據麼？」方怡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你瞧瞧劍上刻的是甚麼字？」韋小寶問道：「刻的甚麼字？」反正看了也是不識，不如不看。方怡道：「那是『大明山海關總兵府』八字，這瑞棟是滿洲人，不會在大明山海關總兵部下當過差的。」

韋小寶「嗯」了一聲，取回長劍，放在床上，道：「得在他身上安些甚麼贓物才好？」一轉念間，說道：「好極了！」將吳應熊所贈的那兩串明珠，一對翡翠雞，還有那疊金票，都去塞在瑞棟懷裏。他知道金票是北京城中的金鋪所發，吳應熊派人去買來，只須一查金鋪店號，便知來源，這一番栽贓，當真天衣無縫，心道：「吳世子啊吳世子，老子逃命要緊，只好對你不住了。」

他抱起瑞棟的屍體，要移到花園之中，只走一步，忽聽得屋外有幾人走近。他輕輕將屍身放下，只聽得一人說道：「皇上有命，吩咐小桂子前往侍候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我正擔心今晚見不到皇上，又出亂子。現下皇上來叫我去，那再好沒有了。這瑞棟的屍身，可搬不出去啦。」應道：「是，待奴才穿衣，即刻出來。」將瑞棟的屍身輕輕推入床底，向小郡主和方怡打幾個手勢，叫她們安臥別動，匆匆除下濕衣，換上一套衣衫，那件黑絲棉背心雖然也濕了，卻不除下。

正要出門，心念一動：「這姓方的小娘不大靠得住，可別偷我東西。」將兩部「四十二章經」和大疊銀票都揣在懷裏，這才熄燭出房，卻忘了攜帶師父所給的武功圖本。

# 第十二回 語帶滑稽吾是戲 弊清摘發爾如神

韋小寶走出大門，見門外站著四名太監，卻都不是熟人。為首的太監道：「桂公公，皇上半夜三更裏都要傳你去，嘖嘖嘖，皇上待你，那真是沒得說的。瑞副總管呢？皇上傳他，跟桂公公同去見駕。」韋小寶心中一凜，說道：「瑞副總管回宮了嗎？我可從來沒見過。」那太監道：「是嗎？咱們這就趕快先去罷。」說著轉身過來，在前領路。

韋小寶暗暗納罕：「他為甚麼問我瑞副總管？皇上怎麼知道瑞副總管跟我在一起？」又想：「我是副首領太監，職位比你高得多，你怎地走在我前面？你年紀不小了，難道還不懂宮裏規矩。」問道：「公公貴姓？咱們往日倒少見面。」那太監道：「我們這些閒雜小監，桂公公自然不認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派公公來傳我，那也不是閒雜小監了。」說話之間，見他轉而向西，皇帝的寢宮卻是在東北面，韋小寶道：「你走錯了罷？」那太監道：「沒錯，皇上在向太后請安，剛才鬧刺客，怕驚了慈駕。咱們去慈寧宮。」

韋小寶一聽到去見太后，吃了一驚，便停了腳步。

走在他後面的三名太監之中，有二人突然向旁一分，分站左右，四人將他挾在中間。

韋小寶一驚更甚，暗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那裏是皇上來叫我去，分明是太后前來捉拿我的。」雖不知這四人是否會武，但以一敵四，總之打不贏，一鬧將起來，眾侍衛聞聲趕至，那裏還逃得脫？他心中怦怦亂跳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是去慈寧宮嗎？那倒好得很，太后每次見到我，不是金銀，便是糖果糕餅，定有賞賜。皇太后待奴才們最好的了，她說我小孩子家貪嘴，總是賞不少吃的。」說著便走上了通向太后寢宮的迴廊。

四名太監見他依言去慈寧宮，便回復了一前三後的位置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上次見到太后，運氣當真好極。太后說我拿了鰲拜，功勞不小，一賞就賞了我五千兩金子，二萬兩銀子。我力氣太小，可那裏搬得動？太后說：『搬不動，慢慢搬。小桂子啊，你這錢怎麼個用法？』我說：『回太后：奴才最喜歡結交朋友，身邊有了金子銀子，太監之中那個跟奴才說得來的，奴才就送給他們些，有錢大家花啊！』」他信口胡扯，腦中念頭急轉，籌思脫身之計。

他身後那太監道：「那有賞這麼多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哈，不信嗎？瞧我的！」從懷中摸出一大疊銀票，有的是五百兩一張，有的一千兩，也有二千兩的。

燈籠的火光照映之下，看來依稀不假，四名太監只瞧得氣也透不過來，都停住了腳步。

韋小寶抽了四張銀票，笑道：「皇上和太后不斷賞錢，我怎麼花得光？這裏四張銀票，有的二千兩，有的一千兩，四位兄弟碰碰運氣，每個人抽一張去。」

四名太監都是不信，世上那有將幾千兩銀子隨手送人的？都不伸手去抽。

韋小寶道：「身邊銀子太多，沒地方花用，有時也不大快活。眼下我去見太后和皇上，又不知要賞多少銀子給我了。」說著將銀票高高揚起，在風中抖動，斜眼察看周遭地形。

一名太監笑道：「桂公公，你真的將銀票給我們，可不是開玩笑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有甚麼玩笑好開？我們尚膳監裏的兄弟們，那一個不得過我千兒八百的？來來來，碰碰手氣，那一位兄弟先來抽？」那太監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先來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等一會兒，你們看清楚了。」將四張銀票湊到燈籠火光之下。四名太監看得分明，果然都是一千兩、二千兩的銀票，都不由得臉上變色。太監不能娶妻生子，又不能當兵做官，於金銀財物比之常人便加倍的喜歡。這四人雖在宮中當差已久，但一千兩、二千兩銀子的銀票，卻也從沒見過。

韋小寶揚起手來，將銀票在風中舞了幾下，笑道：「好，這位大哥先來抽！」

那太監伸手去抽，手指還沒碰到銀票，韋小寶一鬆手，四張銀票被風吹得飛了出去，飄飄盪盪，飛上花叢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，你怎麼不抓牢？快搶，快搶，那一個搶到，銀票便是他的。」四名太監拔步便追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快抓，別飛走了！」身子一矮，鑽入了早就瞧準了的假山洞中。他知御花園這一帶假山極多，山洞連環曲折，鑽進去之後，一時可還真不容易找到。

四名太監趕著去搶銀票，兩個人各拾到一張，一人拾到了兩張，卻有一人落空，兩人登時爭執起來。一個說：「桂公公說的，誰拾到便是誰的，兩張都是我的。」一個說：「說好一個人一張，快分一張來。我只要那張一千兩的，也就是了。」那人道：「甚麼一千兩的？說得好輕鬆自在，一兩的也沒有。」沒拾到銀票的一把抓住他胸脯，道：「你給不給？咱們請桂公公評評這個理。」一轉身，韋小寶已然不知去向。四人大吃一驚，齊聲大叫，四下找尋。沒拾到銀票的太監兀自不肯罷休，抓住了拾到兩張之人的衣襟，定要他分一張過來。

韋小寶早已躲在十餘丈外的山洞之中，聽二人大聲爭鬧，暗暗好笑，尋思：「我躲到天明，從側門溜出宮去，那是再也不回來了。」只聽一名太監道：「太后吩咐的，說甚麼也要將桂公公和瑞副總管立即傳去，他……他……可躲到那裏去了？」另一名太監道：「他在宮裏，也躲不到那裏去。只是他給銀票的事，可不能說出來。郝兄弟，你兩張銀票，就分一張給小勞，否則他一定會抖出來，大家發不成財，還得糟糕。」

忽聽得腳步聲響，西首有幾人走近，一人說道：「今晚宮中鬧刺客，只怕大夥兒明兒都要受處分。」韋小寶一聽，便知是宮中的侍衛。另一人道：「只盼桂公公在皇上面前多說幾句好話。」又一人道：「桂公公年紀雖小，為人可真夠交情，實在難得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從山洞中鑽了出來，低聲道：「眾位兄弟，快別作聲。」當先兩個侍衛提著燈籠，輕聲叫道：「桂公公。」韋小寶見這群侍衛共有十五六人，正是剛才到自己窗口來過的那批人。他記得這些人的名字，說道：「張大哥，趙大哥，那邊四名太監勾結刺客，大夥兒快去拿住了，功勞不小。」跟著又叫了幾人的名字，說道：「赫大哥，鄂大哥，先點了這四人的啞穴，要不然便打落他們下巴，別讓他們大聲嚷嚷，驚動了皇上。」

眾侍衛聽說是四名太監，卻也不放在心上，作個手勢，吹熄了燈籠，伏低身子，慢慢掩將過去。那四名太監兩個在山洞中找韋小寶，兩個在爭銀票，都是全神貫注。眾侍衛合圍之勢一成，一聲低哨，四面八方湧將出來，三四人服侍一個，將四名太監掀翻在地。這些侍衛武功並不甚高，誰也不會點穴，或使擒拿手法，或以掌擊，打落了四人下巴。

四名太監張大了嘴巴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不明所以，驚惶已極。

韋小寶指著旁邊一間屋子，喝道：「拉進去拷問！」眾侍衛將四名太監橫拖倒曳，拉進廂廳，有人點起了燈籠，高高舉起。韋小寶居中一坐，眾侍衛拉四名太監跪下。

四人奉了太后之命來捉人，如何肯跪？眾侍衛拳打足踢，強行按倒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四人剛才鬼鬼祟祟的，在爭甚麼東西？說甚麼一千兩是你的，二千兩是我的？又說甚麼外面來的朋友這趟運氣不好，給狗侍衛們害死了不少。『外面來的朋友』是甚麼朋友？為甚麼叫侍衛大人『狗侍衛』？」

眾侍衛大怒，一腳腳往四人背上踢去。四名太監肚中大叫「冤枉」，卻那裏說得出口？

韋小寶又道：「我跟在你們背後，聽到一個說：『是我帶路的，那兩張銀票，是他給我的，怎可分給你？』」說著向那抓到兩張銀票的太監一指，又指著那沒搶到銀票的太監道：「你說：『大家一起幹這件大事，殺頭抄家，罪名都是一般，為甚麼不分給我？不行，一定要分。』」指著另一名太監道：「你說：『郝兄弟，你兩張銀票，就分一張給小勞，否則他一定會抖出來，大家發不成財，還得殺頭抄家。』這句話是你說的，是不是？你們一起幹甚麼大事？為甚麼有殺頭抄家的罪名？又分甚麼銀票不銀票的。」

眾侍衛道：「他們給刺客帶路，自然犯的是殺頭抄家的大罪。分甚麼銀票，搜搜他們身上就是了。」一搜之下，立時便搜了那四張銀票出來，眾侍衛見這四張銀票數額如此巨大，都大聲叫了起來。一名尋常太監的月份銀子，不過四兩、六兩，忽然身上各懷巨款，那裏還有假的？

那姓趙的侍衛問那身上有兩張銀票的太監：「你姓郝？」那太監點了點頭。那姓趙侍衛又問身上沒有銀票的太監：「你姓勞？」那太監面無人色，也點了點頭。一名侍衛道：「好啊，刺客給了你們這許多銀子，你們就給刺客帶路，叫他們『外面的朋友』，叫我們『狗侍衛』？你奶奶的！」一腳用力踢去，那姓郝太監眼珠突出，口中荷荷連聲。

那姓趙的侍衛道：「不可莽撞，得好好盤問。」俯身伸手，在那姓勞太監的下顎骨上一托，給他接上了下巴。韋小寶喝道：「你們幹這件大事，到底是受了誰的指使？這等大膽，快快招來！」那太監道：「冤枉，冤枉！是太后吩咐我們……」

韋小寶一躍而前，左手按住他嘴巴，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！這種話也說得的？你再多口，立時便殺了你。」右手拔出匕首，倒轉劍柄，在他天靈蓋上重擊兩下，將他擊得暈了過去，轉頭向眾侍衛道：「他說這是太后指使，這……這……這可是大禍臨頭了。」

眾侍衛一齊臉上變色，說道：「太后吩咐他們將刺客引進宮來？」他們都知皇上並非太后的親生兒子，太后向來精明果斷，難道皇上得罪了太后，因而……因而……宮闈之中勾心鬥角，甚麼可怕的事情都有，自己竟然牽涉於其中，委實性命交關。

韋小寶問另一名太監：「你們當真是太后派來辦事的？這件事干係重大，可胡說不得。當真是太后差遣的？」那太監說不出話，只是連連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這幾張銀票，也是太后給的？」三名太監一齊搖頭。韋小寶道：「好！你們是奉命辦事，並不是自己的主意，是不是？」三名太監連連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你們要死還是要活？」這句話可不易用點頭來表示，三名太監一人點頭，一人搖頭，另一人先點頭後搖頭，想想不對，又大點其頭。韋小寶問道：「你們要死？」三人搖頭。韋小寶問：「要活？」三人點頭點得快極。

韋小寶一拉兩名為首的侍衛，三人走到屋外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張大哥、趙大哥，咱們的吃飯傢伙，這一趟只怕要搬一搬家了。」那姓張的名叫張康年，姓趙的叫趙齊賢，都是漢軍旗的，早已給嚇得神魂不定，齊道：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半點主意也沒有，張大哥、趙大哥瞧著該怎麼辦？」張康年道：「倘若張揚出來，也不知會鬧到甚麼地步，如果能夠遮掩，那是最好不過。」趙齊賢道：「是啊，不如將這四名太監放了，大家裝作沒這回事就是。」張康年道：「就只怕人無害虎意，虎有傷人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放了他們，本來極好，不過要他們不可去稟明太后。否則的話，太后一怒之下，要殺人滅口，這四個太監固然活不成，咱們這裏一十七個兄弟，多半要分成了三十四截。」

張趙二人同時打個寒戰。張康年舉起右掌，虛劈一掌。韋小寶向趙齊賢瞧去，趙齊賢點點頭，問道：「他們身邊那四張銀票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六千兩銀子，眾位大哥分了就是。我是嚇得魂飛魄散，只求這件事不惹上身來，銀子是不要的了。」

張趙二人聽得有六千兩銀子好分，每人可分得三百多兩，更無遲疑，轉身入來，在四名親信耳邊說了幾句話。

那四人點了點頭，拉起四名太監，說道：「你們既是太后身邊的人，這就回去罷！」

四名太監大喜，走出屋去，四名侍衛跟了出去。只聽得外面「荷荷荷荷」幾聲慘叫，跟著外面一名侍衛叫道：「有刺客，有刺客！」另一人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，刺客殺死了四個太監。」四名侍衛走進屋來，向韋小寶道：「桂公公，外邊又有刺客，害死了四位公公。」

韋小寶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刺客逃走了，追不上了？」一名侍衛道：「就沒見到刺客的影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嗯，那是誰也沒法子了。四位公公給刺客刺殺之事，你們這就去稟明多總管罷！」眾侍衛強忍笑容，齊聲應道：「是！」韋小寶再也忍耐不住，哈哈大笑。眾侍衛也都大笑不止。韋小寶笑道：「眾位大哥，恭喜發財，明兒見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興匆匆回到住處，將到門口，忽聽得花叢中有人冷冷的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好！」

韋小寶一聽得是太后的聲音，大吃一驚，轉身便逃，奔出五六步，只覺一隻手搭上了左肩肩頭，全身酸麻，便如有幾百斤大石壓在身上，再也難以移步。他急忙彎腰，伸手去拔匕首，手指剛碰到劍柄，右手上臂已吃了一掌，忍不住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只聽得太后沉聲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年紀輕輕，真好本事啊。不動聲色，殺了我四名太監，還會插贓嫁禍，連我都敢誣陷，哼，哼……」

韋小寶心中只連珠價叫苦，情急之下，料想太后對自己恨之入骨，甚麼哀求都是無用，只有豁出性命，狠狠嚇她一嚇，挨得過一時三刻，再想法子逃命，說道：「太后，你此刻殺我，已經遲了，可惜啊，可惜。」太后冷冷的道：「可惜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想殺我滅口，只可惜遲了一步。剛才那些侍衛們說些甚麼話，想來……想來你都聽到了。」太后陰森森的道：「你說我派這四名沒用的太監，勾引刺客入宮。哼，我又為的是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怎知道你為的是甚麼，皇上就多半知道。」反正這條性命十成中已死了九成九，索性給她無賴到底。

太后怒極，冷笑道：「我掌力一吐，立時叫你斃命，那未免太便宜了你這小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你掌上使勁，就殺了小桂子，明日宮裏人人都知道了。『小桂子怎麼死了？』『自然是太后殺的。』『太后幹麼殺他？』『因為小桂子撞破了太后的秘密。』『甚麼秘密啊？』『這件事說來話長，來來來，你到我屋子裏來，我仔仔細細的說給你聽。你千萬不能跟旁人說啊，這件事委實非同……非同小可。』」

太后氣得搭在他肩上的手不住發抖，緩了一口氣，才道：「大不了也只那十幾名侍衛知道，我殺了你之後，立刻命瑞棟將這十幾個傢伙都抓了起來，立刻處死，還有甚麼後患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。太后道：「死在臨頭，還虧你笑得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太后，你說要瑞棟殺人？他……他……哈哈……」太后問道：「他怎麼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早已給我……」本想說「他早已給我一刀斃了」，突然間靈機一動，又「哈哈」了幾聲。太后又問：「早已給你怎麼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早已給我收得貼貼服服，再也不聽你的話啦。」

太后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憑你這小鬼能有多大本事，能叫瑞副總管不聽我的話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是個小太監，他自然不怕。瑞副總管怕的卻是另一位。」太后顫聲道：「他……他怕的是皇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們做奴才的，自然怕皇上，那也怪他不得啊，是不是？」太后道：「你跟瑞棟說了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都說了。」

太后喃喃的道：「甚麼都說了。」沉默半晌，道：「他……他人呢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去得遠了，很遠很遠，再也不回來了。太后，你要見他，當然挺好，大大的好，就只怕不怎麼容易。」太后驚問：「他出宮去了？」韋小寶順水推舟，說道：「不錯。他說他既怕皇上，又怕了你，夾在中間難做人，只怕有甚麼性命的憂愁，又有甚麼殺身的大禍，不如高走遠飛。」太后道：「高飛遠走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！太后，你怎麼知道？你聽到他說這句話麼？他是高飛遠走了！」

太后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他連官也不要做了？逃到那裏去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……他是到……」心念一動，道：「他說到甚麼台山，甚麼六台、七台、八台山去啦。」太后道：「五台山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！是五台山。太后，你甚麼都知道。」

太后問道：「他還說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也沒說甚麼。只不過……只不過說，我託他的事，他無論如何會辦到的。他賭了咒，立下了重誓，甚麼千刀萬剮、絕子絕孫的。」太后道：「你託他辦甚麼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也沒甚麼。瑞副總管本來說，他不做官也不打緊，就是出門沒盤纏，那又不是一年半載的事。我就送了他二萬兩銀子的銀票。」太后道：「你倒發財得緊哪，那裏來的這許多銀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也是旁人送的，康親王送些，索額圖大人送些，吳三桂的兒子也送了些。」太后道：「你出手這樣豪爽，瑞棟自然要感恩圖報了，你到底要他辦甚麼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不敢說。」太后厲聲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搭在他肩頭的手掌用力壓落。韋小寶「哎唷」一聲。太后放鬆掌力，喝道：「快說！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瑞副總管答應我，奴才在宮裏倘若給人害死，他就將這中間的原因，詳詳細細稟明皇上。他說他要去寫一個奏摺，放在身邊。他跟奴才約定，每隔兩個月，奴才……奴才就……」太后聲音發顫，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每隔兩個月，奴才到天橋去找一個賣……賣冰糖葫蘆的漢子，問他：『有翡翠瑪瑙的冰糖葫蘆沒有？』他就說：『有啊，一百兩銀子一串。』我說：『這樣貴啊？二百兩銀子一串賣不賣？』他說：『不賣不賣。你還沒歸天嗎？』我說：『你去跟老頭子說罷！』他就去通知瑞副總管了。」危急之際，編不出甚麼新鮮故事，只好將陳近南要他和徐天川聯絡的對答稍加變化。

太后哼的一聲，說道：「這等江湖上武人聯絡的法門，料你這小賊也想不出來，是瑞棟這膽小傢伙教你的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假作驚奇，說道：「咦！你怎麼知道是瑞副總管教我的？是了，他跟我說的時候，你都聽到了。」只覺太后按在自己肩頭的手不住顫動，過了好一會，聽得她問：「你到時候如不去找那賣冰糖葫蘆的，那怎麼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瑞副總管說，他會再等十天，我如仍然不去，那自然是奴才的小命不保，他……他就想法子來稟明皇上。那時候奴才死都死了，本來也沒甚麼好處，不過奴才對皇上一片忠心，要請皇上千萬小心，有怨報怨，有仇報仇，別要受人暗算。那也是奴才和瑞副總管忠心為主罷啦。」

太后喃喃的道：「有怨報怨，有仇報仇，那好得很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些日子來，奴才天天服侍皇上，可半點口風也沒露。只要奴才好好活著，在皇上身邊侍候，這種事情就永遠別讓皇上知道的好，又何必讓皇上操心呢？」太后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倒是個大大的好人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待奴才很好，太后待奴才可也不壞啊。奴才對太后忠心，說不定太后心中一喜歡，又賞賜些甚麼，那不是大家都挺美麼？」

太后嘿嘿嘿的冷笑幾聲，說道：「你還盼我賞賜你甚麼，臉皮當真厚得可以。」冷笑聲中竟有了幾分歡愉之意，語氣也已大為寬慰。

韋小寶聽得她語氣已變，情勢大為緩和，忙道：「奴才有甚麼貪圖？只要太后和皇上平平安安的，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，咱們做奴才的就是天大的福氣了。太后你老人家萬福金安，奴才明兒這就到天橋去，找到那個漢子，叫他儘快去通知瑞副總管，要他守口如瓶。奴才……再要他帶三千兩銀子去，說是太后賞他的。」太后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種人辦事不力，棄職潛逃，我不砍他腦袋是他運氣，還賞他銀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這三千兩銀子，自然是奴才出的。太后怎能再賞他銀子？」

太后慢慢鬆開了搭在他肩頭的手，緩緩的道：「小桂子，你當真對我忠心麼？」

韋小寶跪下地來，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奴才對太后忠心，有千萬般好處，若不忠心，腦袋瓜子搬家。小桂子雖然糊塗，這顆腦袋，倒也看得挺要緊的。」

太后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」說一聲「很好」，在他背上拍一掌，連說三聲，連拍了三掌。韋小寶登時頭暈目眩，立時便欲嘔吐，喉間「呃呃呃」的不住作聲。

太后道：「小桂子，那天晚上，海大富那老賊說道，世間有一門叫做甚麼『化骨綿掌』的功夫，倘若練得精了，打在身上，可以叫人全身骨骼俱斷。這門功夫是很難練的。我自然也不會，不過覺得你這小孩兒很乖，很伶俐，在你背上打三掌試試，也挺有趣的。」

韋小寶胸腹間氣血翻湧，再也忍耐不住，「哇」的一聲，又是鮮血，又是清水，大口吐了出來，心道：「老婊子不信我的話，還是下了毒手。」

太后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會打死你的，你如死了，誰去天橋找那賣冰糖葫蘆的呢？只不過讓你帶點兒傷，幹起事來就不怎麼伶俐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多謝太后恩典。」慢慢站起，身子一幌坐倒，又嘔了幾口血水。太后哈哈一笑，轉身沒入了花叢。

韋小寶掙扎著站起，慢慢繞到屋後窗邊，伏在窗檻上喘了一會子氣，這才爬進窗去。

※※※

小郡主沐劍屏低聲問道：「桂大哥，是你嗎？」韋小寶正沒好氣，罵道：「去你媽的，不是我。」方怡接口道：「小郡主好好問你，你為甚麼罵人？」韋小寶剛爬到窗口，說道：「我……」一口氣接不上來，砰的一聲，摔進窗來，躺在地上，再也站不起身。

方怡與沐劍屏齊聲「啊喲」，驚問：「怎……怎麼啦？你受了傷？」

韋小寶這一交摔得著實不輕，但聽得兩女的語氣中大有關切之意，心情登時大好，哈哈一笑，喘了幾口氣，又想：「老婊子這幾掌，也不知是不是『化骨綿掌』，說不定她練得不到家，老子穿著寶貝背心，骨頭又硬，她化來化去，化老子不掉……」說道：「好妹子和好老婆都受了傷，我如不也傷上一些，那叫甚麼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呢？」

沐劍屏道：「桂大哥，你傷在那裏？痛不痛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妹子有良心，問我痛不痛。痛本來是很痛的，可是給你問了一聲，忽然就不痛了。你說奇不奇怪？」沐劍屏笑道：「你又來騙人了。」

韋小寶手扶桌子，氣喘吁吁的站起，心想：「我這條老命現下還在，全靠瑞副總管夠交情，肯撐腰，只要老婊子一知瑞副總管已死，韋小寶的老命再也挨不過半個時辰。」從藥箱裏拿出那隻三角形青底白點的藥瓶。海老公藥箱中藥粉、藥丸甚多，他卻只認得這一瓶「化屍粉」。將瑞棟的屍體從床底下拉出來，取回塞在他懷中的金票和珍玩。

沐劍屏道：「你一直沒回來，這死人躺在我們床底下，可把我們兩個嚇死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把你們兩個都嚇死了，這死人豈不是多了兩個羞花閉月的女伴？」方怡道：「呸，小郡主，別跟他多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變個戲法，你們要不要看？」方怡道：「不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看的就閉上眼睛。」方怡當即閉上眼睛。沐劍屏跟著也閉上了眼，但隨即又睜開了。

韋小寶從藥箱中取出一隻小銀匙，拔開藥瓶木塞，用小銀匙取了少許「化屍粉」，倒在瑞棟屍體的傷口之中，過不多時，傷口中便冒出煙霧，跟著發出一股強烈臭味，再過一會，傷口中流出許多黃水，傷口越爛越大。沐劍屏「咦」的一聲。方怡好奇心起，睜開眼睛，一見到這情景，一雙眼睜得大大的，再也閉不攏了。

屍體遇到黃水，便即腐爛，黃水越多，屍體爛得越快。

韋小寶見她二人都有驚駭之色，說道：「你們那一個不聽我話，我將這寶粉洒一點在你們臉上，立刻就爛成這般樣子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你……你別嚇人。」方怡怒目瞪了他一眼，驚恐之意，卻是難以自掩。韋小寶笑嘻嘻的走上一步，拿著藥瓶向她幌了兩下，收入懷中。

不多時瑞棟的屍體便爛成了兩截。韋小寶提起椅子，用椅腳將兩截屍身都推在黃水之中，過不了大半個時辰，盡數化為黃水。他吁了一口長氣，心想：「老婊子就是差一百萬兵到五台山去，也捉不到瑞棟了。」他到水缸中去舀水沖地，洗去屍首中流出來的黃水，沒沖得幾瓢水，身子一歪，倒在床上，困倦已極，就此睡去。

醒來時天已大亮，但覺胸口一陣煩惡，作了一陣嘔，卻嘔不出甚麼。只聽得沐劍屏關心的聲音問道：「桂大哥，好些了嗎？」韋小寶坐起身來，才知自己在方沐二人腳邊和衣睡了半夜，眼見天色不早，忙跳下床來，說道：「我趕著見皇帝去，你們躺著別動。」想從窗中爬出去，但腰背痛得厲害，只得開門出去，反鎖了門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到上書房候不了半個時辰，康熙退朝下來，笑道：「小桂子，聽說你昨晚殺了個刺客。」韋小寶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皇上聖體安康。」康熙笑道：「你運氣好，跟刺客交上了手，我可連刺客的影兒也沒見著。你殺的那人武功怎樣？你用甚麼招數殺的？」

韋小寶並沒跟刺客動手過招，皇帝武功不弱，可不能隨口亂說，靈機一動，想起那日在楊柳胡同白家、風際中和白寒楓動手過招的情景，便道：「黑暗之中，我只跟他瞎纏爛打，忽然間他左腿向右橫掃，右臂向左橫掠……」一面說，一面手腳同時比劃。

康熙拍手道：「對極，對極！正是這一招！」韋小寶一怔，問道：「皇上，你知道這一招？」康熙笑道：「你知道這一招叫作甚麼？」韋小寶早知叫做「橫掃千軍」，卻道：「奴才不知。」康熙笑道：「我教你個乖，這叫作『橫掃千軍』！」韋小寶甚是驚訝，道：「這名字倒好聽！」他驚的不是這一招的名稱，而是康熙竟然也知道了。

康熙道：「他使這一招打你，你又怎麼應付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一時之間，我心慌意亂，眼看對付不了，忽然間想起你跟我比武之時，使過一記極妙的招數，將我摔得從你頭頂飛了過去，好像你說過的，是武當派的武功『仙鶴梳翎』。」康熙大喜，叫道：「你用我的武功破他這招『橫掃千軍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我學的武功，本來不十分高明，幸好咱倆比武打架，打得多了，你使的手法我也記得了一大半。我記得你又這麼一打，這麼一拗……」康熙喜道：「對，對，這是『紫雲手』與『折梅手』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拍他馬屁，可須拍個十足十！」說道：「我便學你的樣，忙去抓他的手，抓是抓住了，就只力氣不夠，抓的部位又不大對頭，給他左手用力一抖，就掙脫了。」

康熙道：「可惜，可惜。我教你，應當抓住這裏『會宗』與『外關』兩穴之間，他就無論如何掙不脫。」說著伸手抓住韋小寶的手腕穴道。韋小寶使勁掙了幾下，果然無法掙脫，道：「你早教了我，那也就沒有後來的兇險了。」康熙放開了他手，笑問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一掙脫，身子一轉，已轉在我的背後，雙掌擊我背心……」康熙叫道：「高山流水！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一招叫作『高山流水』麼？當時我可給他嚇得落花流水了，無可奈何之中，只好又用上你的招數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沒出息！怎地跟人打架，不用師父教的功夫，老是用我的招數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師父教的招數，練起來倒也頭頭是道，一跟人真的拚命，那知道全不管用，反是你的那些招數，突然之間打從心底裏冒了上來。皇上，那時候他手掌邊緣已打上我背心，我早已嚇得魂不附體，又怎能去細想用甚麼招數！我身子借勢向前一撲，從右邊轉了過去。」康熙道：「很好！那是『迴風步』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嗎？我躲過了他這一招，乘勢拔出匕首，反手一劍，大叫一聲：『小桂子，投不投降？』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問道：「怎麼叫起小桂子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危急之中不知怎地，竟把你的招數學了個十足。這反手一劍，本來是你反手一掌，打在我背心，大叫：『小桂子，投不投降？』我想也不想的使了出來，嘴裏卻也這麼大叫。他哼了一聲，沒來得及叫『投降』，就已死了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我這反手一掌，叫作『孤雲出岫』，沒想到你化作劍法，一擊成功。」康熙練了武功之後，只與韋小寶假打，總不及真的跟敵人性命相拚那麼過癮，此刻聽到韋小寶手刃敵人，所用招數全是從自己這裏學去的，自是興高采烈，心想若是自己出手，定比韋小寶更精采十倍，說道：「這些刺客膽子不小，武功卻也稀鬆平常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刺客的武功倒也不怎麼差勁。咱們宮裏的侍衛，就有好幾個傷在他們手裏。總算小桂子命大，曾伺候皇上練了這麼久武功，偷得了你的三招兩式。否則的話，皇上，你今兒可得下道聖旨，撫恤殉職忠臣小太監小桂子紋銀一千兩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一千兩那裏夠？至少是一萬兩。」兩人同時哈哈大笑。

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可知這些刺客是甚麼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就是不知道。皇上明白他們的武功家數，多半早料到了。」康熙道：「本來還不能拿得穩，你剛才這一比劃，又多了一層證明。」雙手一拍，吩咐在上書房侍候的太監：「傳索額圖、多隆二人進來。」

那兩人本在書房外等候，一聽皇帝傳呼，便進來磕頭。

多隆是滿洲正白旗的軍官，進關之時曾立下不少戰功，武功也甚了得，但一直受鰲拜的排擠，在官場中很不得意，最近鰲拜倒了下來，才給康熙提升為御前侍衛總管，掌管乾清門、中和殿、太和殿各處宿衛。領內侍衛大臣共有六人，正黃、正白、鑲黃三旗每旗兩人，其中真正有實權的，只有掌管宮中宿衛的御前侍衛正副總管。多隆新任要職，宮裏突然出現刺客，已一晚沒睡，心下惴惴，不知皇帝與皇太后是否會怪罪。

康熙見他雙眼都是紅絲，問道：「擒到的刺客都審明了沒有？」多隆道：「回皇上：擒到的活口叛賊共有三人，奴才分別審問，起初他們抵死不說，後來熬刑不過，這才招認，果然……果然是平西王……平西王吳三桂的手下。」康熙點點頭，「嗯」了一聲。多隆又道：「叛賊遺下的兵器，上面刻得有『平西王府』的字樣。格斃了的叛賊所穿內衣，也都有平西王的標記。昨晚入宮來侵擾的叛賊，證據確鑿，乃是吳三桂的手下。就算不是吳三桂所派，他……他也脫不了干係。」

康熙問索額圖：「你也查過了？」索額圖道：「叛賊的兵器、內衣，奴才都查核過了，多總管所錄的叛賊口供，確是如此招認。」康熙道：「那些兵器、內衣，拿來給我瞧瞧。」

多隆應道：「是。」他知道皇帝年紀雖小，卻十分精明，這件事又干係重大，早就將諸種證物包妥，命手下親信侍衛捧著在上書房外等候，當下出去拿了進來，解開包袱，放在案上，立即退了幾步。滿清以百戰而得天下，開國諸帝均通武功，原是不避兵刃，但在書房之中，臣子在皇帝面前露出兵刃，畢竟是頗為忌諱之事。多隆小心謹慎，先行退開。

康熙走過去拿起刀劍審視，見一把單刀的柄上刻著「大明山海關總兵府」的字樣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欲蓋彌彰，固然不對，但弄巧成拙，故意弄鬼做得過了火，卻也引人生疑。」向索額圖道：「吳三桂如果派人來宮中行刺犯上，自然是深謀遠慮，籌劃周詳，甚麼刀劍不能用，幹麼要攜帶刻了字的兵器？怎會想不到這些刀劍會失落宮中？」

索額圖道：「是，是，聖上明見，奴才拜服之至。」

康熙轉頭問韋小寶：「小桂子，你所殺的那名叛賊，使了甚麼招數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使了一招『橫掃千軍』，又使一招『高山流水』。」康熙問多隆：「那是甚麼功夫？」

多隆雖是滿洲貴臣，於各家各派武功倒也所知甚博，這「橫掃千軍」與「高山流水」兩招，又不是生僻的招數，答道：「回皇上：那似乎是雲南前明沐王府的武功。」

康熙雙手一拍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多隆，你的見聞倒也廣博。」

多隆登感受寵若驚，臉上露出一絲笑容，跪下磕頭，道：「謝皇上稱讚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們仔細想想，吳三桂倘若派人入宮行刺，決不會揀著他兒子正在北京的時候。刺客甚麼日子都好來，難道定要揀著他兒子來朝見的當口？這是可疑者之一。吳三桂善於用兵，辦事周密，派這些叛賊進宮幹事，人數既少，武功也不甚高，明知難以成功，有甚麼用處？這跟吳三桂的性格不合，這是可疑者之二。再說，就算他派人刺死了我，於他又有甚麼好處，難道他想起兵造反嗎？他如要造反，幹麼派他兒子到北京來，豈不是存心將兒子送來給我們殺頭？這是可疑者之三。」

韋小寶先前聽方怡說到陷害吳三桂的計策，覺得大是妙計，此刻經康熙一加分剖，登覺處處露著破綻，不由得佩服之極，連連點頭。

索額圖道：「皇上聖明，所見非奴才們所及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們再想想，倘若刺客不是吳三桂所派，卻攜帶了平西王府的兵器，那有甚麼用意？自然想陷害他了。吳三桂幫我大清打平天下，功勞甚大，恨他忌他的人著實不少。到底這批叛賊是由何人指使，須得好好再加審問。」

索額圖和多隆齊聲稱是。多隆道：「皇上聖明。若不是皇上詳加指點開導，奴才們胡裏胡塗的上了當，不免冤枉了好人。」康熙道：「冤枉了好人嗎？嘿嘿！」

索額圖和多隆見皇帝不再吩咐甚麼，便叩頭辭出。

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那『橫掃千軍』與『高山流水』這兩招，你猜我怎麼知道的？」韋小寶心中怦怦跳了兩下，說道：「我正在奇怪，皇上怎麼知道？」康熙道：「今日一早，我已傳了許多侍衛來，問他們昨晚與刺客格鬥的情形，一查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數，有好幾招竟是前明沐家的。你想，沐家本來世鎮雲南，我大清龍興之後，將雲南封了給吳三桂，沐家豈有不著惱的？何況沐家最後一個黔國公沐天波，便是死在吳三桂手下。我叫人將沐家最厲害的招數演將出來，其中便有這『橫掃千軍』與『高山流水』兩招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當真料事如神。」不禁擔憂：「我屋裏藏著沐家的兩個女子，不知他知不知道？」

康熙笑問：「小桂子，你想不想發財？」韋小寶聽到「發財」兩字，登時精神一振，憂心盡去，笑嘻嘻的道：「皇上不叫我發，我不敢發。皇上叫我發財，小桂子可不敢不發。」康熙笑道：「好，我叫你發財！你將這些刀劍，從刺客身上剝下的內衣、刺客的口供，都拿去交給一個人，就有大大一筆財好發。」韋小寶一怔，登時省悟，叫道：「吳應熊！」

康熙笑道：「你很聰明，這就去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吳應熊這小子，這一次運道真高，他全家性命，都是皇上給賞的。」康熙道：「你跟他去說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說：姓吳的，咱們皇上明見萬里，你爺兒倆在雲南幹甚麼事，皇上沒一件不知道。你們不造反，皇上清清楚楚，若是，嘿嘿，有甚麼三心兩意，兩面三刀，皇上一樣的明明白白。他媽的，你爺兒倆還是給我乖乖的罷！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人挺乖巧，就是不讀書，說出話來粗裏粗氣，倒也合我的意思。他媽的，你爺兒倆給我乖乖的罷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韋小寶聽得皇帝居然學會了一句「他媽的」，不禁心花怒放，哈哈大笑，捧了刀劍等物走出書房，回到自己屋中。

※※※

他剛要開鎖，突然間背上一陣劇痛，心頭煩惡，便欲嘔吐，勉強開鎖進房，坐在椅上，不住喘氣。

沐劍屏道：「你……你身子不舒服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見了你的羞花閉月之貌，身子就舒服了。」沐劍屏笑道：「我師姊才是羞花閉月之貌，我臉上有隻小烏龜，醜也醜死了。」

韋小寶聽她說笑，心情立時轉佳，笑道：「你臉上怎麼會有隻小烏龜？啊，我知道啦，好妹子，你臉蛋兒又光又滑，又白又亮，便如是一面鏡子，因此會有一隻小烏龜。」沐劍屏不解，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跟誰睡在一起？你的臉蛋像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了那人的相貌，臉上自然就有隻小烏龜了。」方怡道：「呸，你自己過來瞧瞧，小郡主臉上才有隻小烏龜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如過來瞧瞧，好妹子臉上便出現一個又漂亮、又神氣的大老爺。」方沐二人都笑了起來。方怡笑道：「小烏龜大老爺，那是個甚麼大老爺？」

三人低笑了一陣。方怡道：「喂，咱們怎麼逃出宮去，你得給想個法子。」

韋小寶這些日子來到處受人奉承，但一回到自己屋裏，便感十分孤寂無聊，忽然有方沐兩個年輕姑娘相陪，雖然每一刻都有給人撞見的危險，可實在不捨得她們就此離去，說道：「這可得慢慢想法子。你們身上有傷，只要踏出這房門一步，立時便給人拿了。」

方怡輕輕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我們昨晚進宮來的同伴，不知有幾人死了，幾人給拿了？遭難的人叫甚麼名字，你可知道麼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知道。你既然關心，我可以給你去打聽打聽。」方怡低聲道：「多謝你啦。」

韋小寶自從和她相逢以來，從未聽她說話如此客氣，心下略感詫異。

沐劍屏道：「尤其要問問，有一個姓劉的，可平安脫險了沒有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姓劉的？劉甚麼名字？」沐劍屏道：「那是我們劉師哥。叫作劉一舟。他……他是我師姊的心上人，那可……那可……」突然嗤的一聲笑，原來方怡在她肢窩中呵癢，不許她說下去。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道：「劉一舟，嗯，這……這可不妙。」方怡情不自禁，忙問：「怎麼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不是一個身材高高，臉孔白白，大約二十幾歲的漂亮年輕人？這人武功可著實了得，是不是？」他自然並不知道劉一舟是何等樣人，但想此人既是方怡的意中人，諒必是個漂亮的年輕人，既是她們師哥，說他武功很高也不會錯。

果然沐劍屏道：「對了，對了，就是他。方師姊說，昨晚她受傷之時，見到劉師哥給三名侍衛打倒了，一名侍衛按住了他，多半是給擒住了。不知現今怎樣？」

韋小寶嘆道：「唉，這位劉師傅，原來是方姑娘的心上人……」不住搖頭嘆氣。

方怡滿臉憂色，問道：「桂大哥，那劉……那劉師哥怎樣了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臭小娘，跟我說話時一直沒好聲氣，提到了你劉師哥，卻叫我桂大哥起來。我且嚇她一嚇。」又長嘆一聲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

方怡驚問：「怎麼啦？他……他……他是受了傷，還是……還是死了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甚麼劉一舟、劉兩屁，老子從來沒見過。他是死了活了，我怎麼知道？你叫我三聲『好老公』，我就給你查查去。」

方怡先前見他搖頭嘆氣，連稱「可惜」，只道劉一舟定然凶多吉少，忽然聽他這麼說，心下大喜，啐道：「說話沒半點正經，到底那一句話是真，那一句話是假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個劉一舟倘若落在我手裏，哼哼，我先綁住了他，狠狠拷打他一頓，打得他屁股變成四爿，問他用甚麼花言巧語，騙得了我老婆的芳心。然後我提起刀子，一刀砍將下去，這麼擦的一聲……」沐劍屏道：「你殺了他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是！我割了他卵蛋，叫他變成個太監。」沐劍屏不懂他說些甚麼。方怡卻是明白的，滿臉飛紅，罵道：「小滑頭，就愛胡說八道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你那劉師哥多半已給擒住了。要不要他做太監，我桂公公說出話來，倒有不少人肯聽。方姑娘，你求我不求？」

方怡臉上又是一陣紅暈，囁嚅不語。沐劍屏道：「桂大哥，你肯幫人，用不到人家開言相求，那才是俠義英雄。」韋小寶搖手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我就最愛聽人家求我。越是『好老公、親老公』的叫得親熱，我給人家辦起事來越有精神。」

方怡遲疑半晌，道：「桂大哥，好大哥，我求你啦。」韋小寶板起了臉，道：「要叫老公！」沐劍屏道：「你這話不對了。我師姊將來是要嫁劉師哥的，劉師哥才是她老公，她怎麼肯叫你老公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行，她嫁劉一舟，老子要喝醋，大大的喝醋。」沐劍屏道：「劉師哥人是很好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越好，我越喝醋，越喝越多。啊喲，酸死了，酸死了！喝得醋太多，哈哈，哈哈！」大笑聲中，捧了那個包裹，走出屋去，反鎖了屋門，帶了四名隨從太監，騎馬去西長安街吳應熊在北京的寓所。

他在馬背之上，不住右手虛擊，呼叫：「梆梆梆，梆梆梆！」眾隨從都不明其意，又怎想得到，桂公公這次是奉聖旨去發財，自然要將雲南竹槓「梆梆梆」的敲得直響。

※※※

吳應熊聽說欽使到來，忙出來磕頭迎接，將韋小寶接進大廳。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吩咐我，拿點東西來給你瞧瞧。小王爺，你膽子大不大？」吳應熊道：「卑職的膽子是最小的，受不起驚嚇。」韋小寶一怔，笑道：「你受不起驚嚇？幹起事來，可大膽得很哪！」吳應熊道：「公公的意思，卑職不大明白，還請明示。」昨晚在康親王府中，他自稱「在下」，今日韋小寶乃奉旨而來，眼見他趾高氣揚，隱隱覺得勢頭不好，連聲自稱「卑職」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昨晚你一共派了多少刺客進宮去？皇上叫我來問問。」

昨晚宮裏鬧刺客，吳應熊已聽到了些消息，突然聽得韋小寶這麼問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立即雙膝跪倒，向著天井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皇上待微臣父子恩重如山，微臣父子就是做牛做馬，也報答不了皇上的恩典。微臣吳三桂、吳應熊父子甘為皇上效死，決無貳心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，慢慢磕頭不遲。小王爺，我給你瞧些物事。」說著解開包袱，攤在桌上。

吳應熊站起身來，看到包袱中的兵器衣服，不由得雙手發抖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拿起那張口供，見上面寫得明明白白，刺客是奉了平西王吳三桂差遣，入宮行刺，決意殺死韃子皇帝，立吳三桂為主云云。饒是吳應熊機變多智，卻也不禁嚇得魂不附體，雙膝一軟，又即跪倒，這一次是跪在韋小寶面前，說道：「桂……公……公……公，這……這決不是真的，微臣父子受了奸人……陷害，萬望公公奏明聖上，奏……奏明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兵器，都是反賊攜入宮中的，圖謀不軌，大逆不道。兵器上卻都刻了貴府的招牌老字號。」吳應熊道：「微臣父子仇家甚多，必是仇家的奸計。」韋小寶沉吟道：「你這話，本來也有三分道理，就不知皇上信不信。」吳應熊道：「公公大恩大德，給卑職父子分剖明白。卑職父子的身家性命，都出於公公所賜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小王爺，你且起來。你昨晚已先送了我一份禮，倒像已早料到有這件事似的，嘿嘿，嘿嘿。」吳應熊本待站起，聽他這句話說得重了，忙又跪倒，說道：「只要公公向皇上給卑職父子剖白幾句，皇上聖明，必定信公公的說話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早鬧了開來啦，索額圖索大人，侍衛頭兒多隆多大人，都已見過皇上，回稟了刺客的供狀。你知道啦，這等造反的大事，誰有天大的膽子，敢按了下來？給你在皇上面前剖白幾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還想到了一個妙計，雖不是十拿九穩，卻多半可以洗脫你父子的罪名，只不過太也費事罷了。」吳應熊大喜道：「全仗公公搭救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請起來好說話。」吳應熊站起身來，連連請安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刺客當真不是你派去的？」吳應熊道：「決計不是！卑職怎能做這等十惡不赦、罪該萬死之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交了你這個朋友，就信了你這次。倘若刺客是你派去的，日後查了出來，那可坑死了我，我非陪著你給滿門抄斬不可。」

吳應熊道：「公公萬安，放一百個心，決無此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麼依你看，這些反賊是誰派去的？」吳應熊沉吟道：「微臣父子仇家甚多，一時之間，實在難以確定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要我在皇上面前剖白，總得找個仇家出來認頭，皇上才能信啊。」吳應熊道：「是，是！家嚴為大清打天下，剿滅的叛逆著實不少，這些叛逆的餘黨，都是十分痛恨家嚴的。好比李闖的餘逆啦，前明唐王、桂王的餘黨啦，雲南沐家的餘黨啦，他們心中懷恨，甚麼作亂犯上的事都做得出來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甚麼李闖餘逆啦，雲南沐家的餘黨啦，這些人武功家數是怎樣的？你教我幾招，我去演給皇上看，說道昨晚我親眼見到，刺客使的是這種招數，貨真價實，決計錯不了。」吳應熊大喜，忙道：「公公此計大妙。卑職於武功一道，所懂的實在有限，要去問一問手下人。公公，你請坐一會兒，卑職立刻就來。」說著請了個安，匆匆入內。

過得片刻，他帶了一人進來，正是手下隨從的首領楊溢之，昨晚韋小寶曾幫他贏過七百兩銀子的。楊溢之上前向韋小寶請安，臉上深有憂色，吳應熊自然已對他說了原由。

韋小寶道：「楊大哥，你不用擔心，昨晚你在康親王府裏練武，大出風頭，不少文武大臣都親眼所見，決不能說你入宮行刺。我也可以給你作證。」楊溢之道：「是，是！多謝公公。就只怕奸人陷害，反說世子帶我們去康王爺府中，好叫眾位大臣作個見證，暗中卻另行差人，做那大逆不道之事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這話倒也不可不防。」楊溢之道：「世子說道，公公肯主持公道，在皇上跟前替我們剖白，真是我們的大恩人。平西王仇家極多，各人的武功家數甚雜，只有沐王府武功自成一家，很容易認得出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嗯，可惜一時找不到沐王府的人，否則就可讓他演他幾個招式來瞧瞧。」楊溢之道：「沐家拳、沐家劍在雲南流傳已久，小人倒也記得一些，我演幾套請公公指點。刺客入宮，攜有刀劍，小人演一套沐家『迴風劍』如何？」韋小寶喜道：「你會沐家武功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劍法我是一竅不通，一時也學不會，還是跟你學幾招『沐家拳』罷。」

楊溢之道：「不敢。公公力擒鰲拜，四海揚名，拳腳功夫定是極高的。小人使得不到之處，請公公點撥。」說著站到廳中，拉開架式，慢慢的一招一式使將出來。

這路沐家拳自沐英手上傳下來，到這時已逾三百年，歷代均有高手傳人，說得上是千錘百鍊之作，在雲南知者甚眾，楊溢之雖於這套拳法並不擅長，但他武功甚高，見聞廣博，一招招演將出來，氣度凝重，招式精妙。

韋小寶看到那招「橫掃千軍」時，讚道：「這一招極好！」後來又見到他使「高山流水」，又讚：「這招也了不起！」待他將一套沐家拳使完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楊大哥，你武功當真了得，康親王府中那些武師，便十個打你一個，也不是你對手。一時之間，我也學不了許多，只能學得一兩招，去皇上面前演一下。皇上傳了宮中武功好手來認，你想認不認得出這武功的來歷？」說著指手劃腳，將「橫掃千軍」與「高山流水」兩招依樣使出。

楊溢之喜道：「公公使這『橫掃千軍』與『高山流水』兩招，深得精要，會家子一見，便知是沐家的拳法。公公聰敏過人，一見便會，我們吳家可有救了。」

吳應熊連連作揖，道：「吳家滿門百口，全仗公公援手救命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吳三桂家裏有的是金山銀山，我也不用跟他講價錢。」當下作揖還禮，說道：「大家是好朋友。小王爺，你再說甚麼恩德、甚麼救命的話，可太也見外了。再說，我是盡力而為，也不知管不管用。」吳應熊連稱：「是，是！」韋小寶將包袱包起，挾在脅下，心想：「這包東西可不忙給他。」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小王爺，皇上叫我問你一件事，你們雲南有個來京的官兒，叫作甚麼盧一峰的，可有這一號人物？」

吳應熊一怔，心想：「盧一峰只是個芝麻綠豆般的小官，來京陛見，還沒見著皇上，皇上怎麼已知道了？」說道：「盧一峰是新委的雲南曲靖縣知縣，現下是在京中，等候叩見聖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叫我問你，那盧一峰前幾天在酒樓上欺壓良民，縱容惡僕打人，不知這脾氣近來改好了些沒有？」

那盧一峰所以能得吳三桂委為曲靖縣知縣，是使了四萬多兩銀子賄賂得來的，吳應熊曾從中抽了三千多兩，此刻聽韋小寶這麼說，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卑職定當好好教訓他。」轉頭向楊溢之道：「即刻去叫那盧一峰來，先打他五十大板再說。」向韋小寶請了個安，道：「公公，請你啟奏皇上，說道：微臣吳三桂知人不明，薦人不當，請皇上降罪。這盧一峰立即革職，永不敘用，請吏部大人另委賢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也不用罰得這麼重罷？」吳應熊道：「盧一峰這廝膽大妄為，上達天聽，當真罪不容誅。溢之，你給我狠狠的揍他。」楊溢之應道：「是！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姓盧的官兒只怕性命不保。」說道：「兄弟這就回宮見皇上去，這兩招『橫掃千軍』和『高山流水』，可須使得似模似樣才好。」說著告辭出門。

吳應熊從衣袖中取出一個大封袋來，雙手呈上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你的大恩大德，不是輕易報答得了的。不過多總管、索大人，以及眾位御前侍衛面前，總得稍表敬意。這裏一點小小意思，相煩桂公公代卑職分派轉交。皇上問起來，大夥兒都幫幾句口，微臣父子的冤枉就得洗雪了。」

韋小寶接了過來，笑道：「要我代你做人情麼？這樁差事不難辦啊！」他在宮中一年有餘，已將太監們的說話腔調學了個十足，貧嘴貧舌的京片子中，已沒半分揚州口音，倘若此時起始冒充小桂子，瞎了眼的海老公恐怕也不易發覺了。

吳應熊和楊溢之恭恭敬敬的送出府門。韋小寶在轎中拆開封袋一看，竟是十萬兩銀票，心想：「他奶奶的，老子先來個二一添作五。」將其中五萬兩銀票揣入懷裏，餘下五萬兩仍放在大封袋中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先去上書房見康熙，回稟已然辦妥，說吳應熊得悉皇上聖明，辨明了他父子的冤枉，感激得難以形容。

康熙笑道：「這也可嚇了他一大跳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只嚇得他屁滾尿流，奴才好好的叮囑了他一番，說道這種事情，多半以後還會有的，叫他轉告吳三桂，務須忠心耿耿，報效皇上。」康熙不住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我等嚇得他也夠了，這才跟他說，皇上明見萬里，一查刺客的武功，便料到是雲南沐家的反賊所為。那吳應熊又驚又喜，打從屁股眼裏都笑了出來，不住口的頌讚皇上聖明。」康熙微微一笑。

韋小寶從懷中摸出封袋，說道：「他感激得不得了，拿了許多銀票出來，一共五萬兩，說送我一萬兩，另外四萬兩，要我分給宮中昨晚出力的眾位侍衛。皇上，你瞧，咱們這可發了大財哪。」那些銀票都是五百兩一張，一百張已是厚厚的一疊。

康熙笑道：「你小小孩子，一萬兩銀子一輩子也使不完了。餘下的銀子，你就分了給眾侍衛罷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皇上雖然聖明，卻料不到我韋小寶已有數十萬銀子的身家。」說道：「皇上，我跟著你，甚麼東西沒有？要這銀子有甚麼用？奴才一輩子忠心侍候你，你自會照管我。這五萬兩銀子，都賞給侍衛們好了。我只說是皇上的賞賜，何必讓吳應熊收買人心。」康熙本來不想冒名發賞，但聽到「收買人心」四字，不禁心中一動。

韋小寶見康熙沉吟不語，又道：「皇上，吳三桂派他兒子來京，帶來的金子銀子可真不少，見人就送錢，未必安著甚麼好心。天下的地方百姓、金銀珠寶，本來一古腦兒都是你皇上的，可是吳三桂這老小子橫得很，倒像雲南是他吳家的。」

康熙點頭道：「你說得是。這些銀子，就說是我賞的好了。」

韋小寶來到上書房外的侍衛房，向御前侍衛總管多隆說道：「多總管，皇上吩咐，昨晚眾侍衛護駕有功，欽賜白銀五萬兩。」多隆大喜，忙跪下謝賞。韋小寶笑道：「皇上現下很高興，你自己進去謝賞罷。」說著將那五萬兩銀票交了給他。

多隆隨著韋小寶走進書房，向康熙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皇上賞賜銀子，奴才多隆和眾侍衛謝賞。」康熙笑著點了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吩咐：這五萬兩銀子嘛，你瞧著分派，殺賊有功的，奮勇受傷的就多分一些。」多隆道：「是，是。奴才遵旨。」

康熙心想：「小桂子又忠心，又不貪財，很是難得，他竟將這五萬兩銀子，真的盡數賞了侍衛，自己一個錢也不要。」

韋小寶和多隆一齊退出。多隆點出一疊一萬兩銀票，笑道：「桂公公，這算是我們眾侍衛的一番孝心，請公公賞收，去賞給小公公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啊哈，多總管，你這麼說，可不夠朋友了。我小桂子平生最敬重的，就是武藝高強的朋友。這五萬兩銀子，皇上倘若賞了給文官嘛，我小桂子不分他一萬，也得分上八千。是賞給你多總管的，你便分一兩銀子給我，我也不能收。我當你好朋友，你也得當我好朋友才是。」多隆笑道：「侍衛兄弟們都說，宮裏這許多有職司的公公們，桂公公年紀最小，卻最夠朋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多總管，請你給查查，昨晚擒來的反賊之中，可有一個叫作劉一舟的。倘若有這樣一個人，咱們便可著落在他身上，查明反賊的來龍去脈。」

多隆應道：「是，是！反賊報的自然都是假名，我去仔細查一查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下處，將到門口，見御膳房的一名小太監在路旁等候。那小太監迎將上來，低聲道：「桂公公，那個錢老闆又送了一口豬來，這次叫作甚麼『燕窩人參豬』，說是孝敬公公的，正在御膳房中候公公的示下。」

韋小寶眉頭一皺，心想：「那口『花雕茯苓豬』還沒搞妥當，又送一口『燕窩人參豬』來，你當我們這裏皇宮是豬欄嗎？」但這人既已來了，不得不想法子打發。

當下來到御廚房中，見錢老闆滿臉堆歡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小人那口『花雕茯苓豬』當真是大補非凡，桂公公吃了之後，你瞧神清氣爽，滿臉紅光。小人感激公公照顧，又送了一口『燕窩人參豬』來。」說著向身旁一指。

這口豬卻是活豬，全身白毛，模樣甚是漂亮，在竹籠之中不住打圈子。韋小寶不知他鬧甚麼玄虛，點了點頭。那錢老闆挨近身來，拉著韋小寶的手，道：「嘖，嘖，嘖！桂公公吃了『花雕茯苓豬』的豬肉，脈搏旺盛，果然大不相同。」韋小寶覺得手中多了一張紙條，御廚房中耳目眾多，也不便多問。錢老闆道：「這口『燕窩人參豬』吃法另有不同，請公公吩咐下屬，在這裏用上好酒糟餵上十天。十天之後，小人再來親手整治，請公公享用。」

韋小寶皺眉道：「那口『花雕茯苓豬』已搞得我虛火上升，麻煩不堪，甚麼人參豬，燕窩豬，錢老闆你自己觸祭罷，我可吃不消了。」錢老闆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這是小人一點孝心，以後可再也不敢麻煩公公了。」說著請了幾個安，退了出去。

韋小寶心想這紙條上一定寫得有字，自己西瓜大的字認不上一擔，當下吩咐廚房中執事雜役好好飼養那口豬，自行回屋，尋思：「錢老闆這人當真聰明得緊，第一次在一口死豬中藏了個活人進宮，第二次倘若再送死豬進宮，不免引人懷疑，索性送一口活豬進來，讓牠在御膳房中餵著，甚麼花樣也沒有。就算本來有人懷疑，那也疑心盡去了。對，要使乖騙人，不但事先要想得周到，事後一有機會，再得補補漏洞。」

又想：「這字條只好請小郡主瞧瞧，他媽的，有話不好明講嗎？寫他媽的甚麼字條？」

進得屋來，沐劍屏道：「桂大哥，有人來到門外，好像是送飯菜來的，定是見到門上上了鎖，沒打門就走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怎知是送飯菜來的？嘿，你們聞飯菜的香氣，可餓得很了，是不是？怎麼不吃糕餅點心？」沐劍屏吃吃而笑，說道：「老實不客氣，早吃過啦。」

方怡道：「桂……桂大哥，你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有些結結巴巴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劉師哥的事，我還沒查到。宮裏侍衛們說，沒抓到姓劉的人。」方怡低聲道：「多謝你啦。卻不知是不是給韃子殺了。再說，劉師哥即使給捉到了，也不會說是姓劉。大夥兒說好的，他冒充姓夏。吳三桂的女婿姓夏。劉師哥會招供說，那個姓夏的是他叔父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你豈不是成了吳三桂的親戚？」小郡主忙道：「那是假的。」韋小寶嘆道：「不過方姑娘想做吳三桂的姪孫媳婦甚麼的。可也做不成啦。你那劉師哥就算逃出了宮去，他在外面想你，你在宮裏想他，一輩子你想我、我想你的。一對情哥情姐兒見不了面，豈不難熬得很？」方怡臉上又是一紅，道：「我怎會在宮裏待一輩子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姑娘們一進了皇宮，怎麼還有出去的日子？像你這樣羞花閉月的姐兒，我小桂子一見就想娶了做老婆。倘若給皇帝瞧見了，非封你為皇后娘娘不可。方姑娘，我勸你還是做了皇后娘娘罷！」

方怡急道：「我不跟你多說。你每一句話總是嘔我生氣，逗我著急。」

韋小寶一笑，將手中字條交給沐劍屏，道：「小郡主，你唸一唸這字條。」

沐劍屏接了過來，念道：「『高陞茶館說英烈傳。』那是甚麼啊？」韋小寶已明其中道理：「天地會的人有事要見我，請我去茶館相會。」笑道：「枉為你是沐家後人，連英烈傳也不知道。」沐劍屏道：「英烈傳我自然知道，那是太祖皇帝龍興開國的故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有一回書，叫做『沐王爺三箭定雲南，桂公公雙手抱佳人』，你也聽過沒有？」沐劍屏啐道：「我們黔寧王爺爺平定雲南，英烈傳中自然有的。可那有甚麼桂公公雙手……雙手的？」

韋小寶正色道：「你說桂公公雙手抱佳人，沒這回事？」沐劍屏道：「自然沒有，是你杜撰出來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打一個賭，如果有怎樣？沒有又怎樣？」沐劍屏道：「英烈傳的故事我可聽得熟了，自然沒有，賭甚麼都可以。方師姊，沒有他說的事，是不是？」

方怡還沒回答，韋小寶已一躍上床，連鞋鑽入被窩，睡在二人之間，左手摟住了方怡頭頸，右手抱住了沐劍屏的腰，說道：「我說有，就是有！」

方怡和沐劍屏同時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不及閃避，已給他牢牢抱住。沐劍屏伸出右手，將他用力一推，韋小寶乘勢側過頭去，伸嘴在方怡嘴上吻了一下，讚道：「好香！」

方怡待要掙扎，身子微微一動，胸口肋骨斷絕處劇痛，左手翻了過來，拍的一聲，打了他一記耳光。韋小寶笑道：「謀殺親夫哪，謀殺親夫哪！」一骨碌從被窩裏跳出來，抱住沐劍屏也親了個嘴，讚道：「一般的香！」哈哈大笑，隨手取了衣包，奔出屋子，反鎖了門。

# 第十三回 翻覆兩家天假手 興衰一劫局更新

韋小寶的住處是在乾清門西、南庫之南的御膳房側，往北繞過養心殿，折而向西，過西三所、養華門、壽安門，往北過壽安宮、英華殿之側，轉東過西鐵門，向北出了神武門。那神武門是紫禁城的後門，一出神武門，便是出了皇宮，當下逕往高陞茶館來。

一坐定，茶博士泡上茶來，便見高彥超慢慢走近，向他使個眼色。韋小寶點了點頭，見高彥超出了茶館，於是喝了幾口茶，在桌上拋下一錢銀子，說道：「今兒這回書，沒甚麼聽頭。」慢慢踱將出去，果見高彥超等在街角，走得幾步，便是兩頂轎子。

高彥超讓韋小寶坐了一頂，自己跟了一段路，四下打量見無人跟隨，坐上了另一頂。

轎夫健步如飛，行了一頓飯時分，停了下來。韋小寶見轎子所停處是座小小的四合院，跟著高彥超入內。一進大門，便見天地會的眾兄弟迎了上來，躬身行禮。這時李力世、關安基、祁彪清等人也都已從天津、保定等地趕到，此外樊綱、風際中、玄貞道人，以及那錢老闆都在其內。

韋小寶笑問：「錢老闆，你到底尊姓大名哪？」錢老闆道：「不敢，屬下真的是姓錢，名字叫做老本，本來的本，不是老闆的闆。意思是做生意蝕了老本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精明得很，倘若真是做生意，人家的老本可都給你賺了過來啦。」錢老本微笑道：「韋香主，您誇獎啦！」

眾人將韋小寶讓到上房中坐定。關安基心急，說道：「韋香主，你請看。」說著遞過一張大紅泥金帖子來，上面濃濃的黑墨寫著幾行字。韋小寶不接，說道：「這些字嘛，他們認得我，我可跟他們沒甚麼交情，哥兒倆這是初次相會，不認識。」

錢老本道：「韋香主，是張請帖，請咱們吃飯去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好得很哪，誰這麼賞臉？」錢老本道：「帖子上寫的名字是沐劍聲。」

韋小寶一怔，道：「沐劍聲？」錢老本道：「那便是沐王府的小公爺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『花雕茯苓豬』的哥哥。」錢老本道：「正是！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他請咱們大夥兒都去？」錢老本道：「他帖子上寫得倒很客氣，請天地會青木堂韋香主，率同天地會眾位英雄同去赴宴，就是今晚，是在朝陽門內南豆芽胡同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次不在楊柳胡同了？」錢老本道：「是啊，在京城裏幹事，落腳的地方得時時掉換才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想他是甚麼意思？在酒飯裏下他媽的蒙汗藥？」李力世道：「按理說，雲南沐王府在江湖上這麼大的名頭，沐劍聲又是小公爺的身份，是跟咱們總舵主平起平坐的大人物，決不能使這等下三濫的勾當。不過會無好會，宴無好宴，韋香主所慮，卻也不可不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去不去吃這頓飯？哼哼，宣威火腿，過橋米線，雲南汽鍋雞，那是有得觸祭的了。」

眾人面面相覷，都不作聲。過了好一會，關安基道：「大夥兒要請韋香主示下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一頓好酒好飯，今晚大夥兒總是有得下肚的。要太太平平呢，就讓我作東道，咱們吃館子去，吃過飯後，再來推牌九賭錢，叫花姑娘也可以，都是兄弟會鈔。你們如想給我省錢呢，大夥兒就去擾那姓沐的。」這番話說得慷慨大方，其實卻十分滑頭，去不去赴宴，自己不拿主意。

關安基道：「韋香主請眾兄弟吃喝玩樂，那是最開心不過的。不過這姓沐的邀請咱們，要是不去，不免墮了天地會的威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該去？」眼光轉到李力世、樊綱、祁彪清、玄貞、風際中、錢老本、高彥超等人臉上，見各人都緩緩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大夥兒都說去，咱們就去吃他的，喝他的。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。毒藥來呢？咱們咕嚕一聲，也他媽的吞入了肚裏。這叫做英雄不怕死，怕死不英雄。」

李力世道：「大家小心在意，總瞧得出一些端倪。大夥兒商量好了，有的喝茶，有的不喝，有的飲酒，有的不飲，有的不吃肉，有的不吃魚。就算他們下毒，也不能讓他們一網打盡。但如大家甚麼都不吃，可又惹他們笑話了。」

眾人商量定當，閒談一會。挨到申牌時分，韋小寶除下太監服色，又打扮成個公子哥兒的模樣。他仍坐了轎子，在眾人簇擁之下，往南豆芽胡同而去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在宮裏日日夜夜提心吊膽，只怕老婊子來殺我，那有這般做青木堂香主的逍遙快樂？只是師父吩咐過，要我在宮裏打探消息，倘若自行出來，只怕香主固然做不成，這條小命能不能保，咱們也得騎驢看唱本，走著瞧！」

南豆芽胡同約在兩里之外，轎子剛停下，便聽得鼓樂絲竹之聲。韋小寶從轎中出來，耳邊聽得一陣嗩吶吹奏，心道：「娶媳婦兒嗎？這般熱鬧。」

只見一座大宅院大門中開，十餘人衣冠齊楚，站在門外迎接。當先一人是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，身材高瘦，英氣勃勃，說道：「在下沐劍聲，恭迎韋香主大駕。」

韋小寶這些日子來結交親貴官宦，對方這等執禮甚恭的局面見得慣了。常言道：「居移氣，養移體」，他每日裏和皇帝相伴，甚麼親王、貝勒、尚書、將軍，時時見面，也不當甚麼一會子事，因此年紀雖小，已自然而然有股威嚴氣象。沐劍聲名氣雖大，卻也大不過康親王、吳應熊這些人，當下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小公爺多禮，在下可不敢當。」打量他相貌，見他面容微黑，眉目之間，和小郡主沐劍屏依稀有些相似。

沐劍聲早知天地會在北京的首領韋香主是個小孩，又聽白寒楓說這孩子武藝低微，油嘴滑舌，是個小潑皮，料想他不過倚仗師父陳近南的靠山，才做到香主，此刻見他神色鎮定，一副漫不在乎的模樣，心想：「這孩子只怕也有點兒門道。」當下讓進門去。

廳中椅上上了紅緞套子，放著錦墊，各人分賓主就座。「聖手居士」蘇岡、白寒楓和其餘十多人都垂手站在沐劍聲之後。

沐劍聲與李力世、關安基等人一一通問姓名，說了許多久仰大名等等客套話。李力世等均想：「這位沐家小公爺倒沒架子，說話依足了江湖上的規矩。」

僕役送上香茶，廳口的鼓樂手又吹奏起來，乃是歡迎貴賓的隆重禮數。鼓樂聲中，沐劍聲吩咐：「開席！」引著眾人走進內廳。手下人關上了廳門。

廳上居中一張八仙桌，披著繡花桌圍，下首左右各有一桌，桌上器皿陳設雖無康親王府的豪闊，卻也頗為精致。沐劍聲微微躬身，說道：「請韋香主上座。」韋小寶看這局面，這首席當是自己坐了，說道：「這個，咱們只好不客氣啦。」沐劍聲在下首主位相陪。

各人坐定後，沐劍聲道：「有請師父。」

蘇岡和白寒楓走進內室，陪了一個老人出來。沐劍聲站著相迎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天地會青木堂韋香主今日大駕光臨，可給足了我們面子。」轉頭向韋小寶道：「韋香主，這位柳老師傅，是在下的受業恩師。」

韋小寶站起身來，拱手道：「久仰。」見這老人身材高大，滿臉紅光，白鬚稀稀落落，足有七十來歲年紀，精神飽滿，雙目炯炯有神。

那老人目光在韋小寶身上一轉，笑道：「天地會近來好大的名頭……」他話聲極響，這幾句話隨口說來，卻和常人放大了嗓子叫嚷一般，接著道：「……果然是英才輩出，韋香主如此少年，真是武林中少見的奇才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是少年，倒也不錯，只不過既不是英才，更不是奇才，其實是個蠢才。那日給白師傅扭住了手，動彈不得，險些兒連『我的媽啊』也叫了出來。在下的武功當真稀鬆平常之至。哈哈，可笑！可笑，哈哈！」

眾人一聽，都愕然失色。白寒楓的臉色更十分古怪。

那老人哈哈哈的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韋香主性子爽直，果然是英雄本色。老夫可有三分佩服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三分佩服，未免太多，有他媽的一分半分，不將在下當作沒出息的小叫化、小把戲、小猴兒，也就是了。」那老人又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韋香主說笑了。」

玄貞道人道：「老前輩可是威震天南、武林中人稱『鐵背蒼龍』的柳老英雄嗎？」那老人笑道：「不錯，玄貞道長倒還知道老夫的賤名。」玄貞心中一懍：「我還沒通名，他已知道我名字，沐家這次可打點得十分周到。『鐵背蒼龍』柳大洪成名已久，聽說當年沐天波對他也好生敬重。清軍打平雲南，柳大洪出全力救護沐氏遺孤，沐劍聲便是他的親傳弟子，乃是沐王府中除了沐劍聲之外的第一號人物。」躬身說道：「柳老英雄當年怒江誅三霸，騰衝殺清兵，俠名播於天下。江湖上後生小子說起老英雄來，無不敬仰。」

柳大洪道：「嘿嘿，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，還說他作甚？」臉色顯得十分喜歡。

沐劍聲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陪韋香主坐。」柳大洪道：「好！」便在韋小寶身旁坐下。這張八仙桌向外一邊空著，上首是韋小寶、柳大洪，左首是李力世、關安基，右首下座是沐劍聲，上座虛位以待。天地會群豪均想：「你沐王府又要請一個甚麼厲害人物出來？」只聽沐劍聲道：「扶徐師傅出來坐坐，讓眾位好朋友見了，也好放心。」

蘇岡道：「是！」入內扶了一個人出來。

李力世等人一見，都是又驚又喜，齊叫：「徐三哥！」這人弓腰曲背，正是「八臂猿猴」徐天川。他臉色蠟黃，傷勢未癒，但性命顯然已經無礙。天地會群豪一齊圍了上去，紛紛問好，不勝之喜。

沐劍聲指著自己上首的坐位，說道：「徐師傅請這邊坐。」

徐天川走上一步，向韋小寶躬身行禮道：「韋香主，你好。」韋小寶抱拳還禮道：「徐三哥你好，近來膏藥生意不大發財罷？」徐天川嘆了口氣，道：「簡直沒生意。屬下給吳三桂手下的走狗擄了去，險些送了老命，幸蒙沐家小公爺和柳老英雄相救脫險。」

天地會群豪都是一怔。樊綱道：「徐三哥，原來那日的事，是吳三桂手下那批漢奸做的手腳。」徐天川道：「正是。這批漢奸闖進回春堂來，捉了我去，那盧……盧一峰這狗賊臭罵了我一頓，將一張膏藥貼在我嘴上，說要餓死我這隻老猴兒。」

眾人聽得盧一峰在內，那是決計不會錯的了。樊綱、玄貞等齊向蘇岡、白寒楓道：「那日多有冒犯。眾位英雄義氣深重，我天地會感激不盡。」蘇岡道：「不敢。我們只是奉小公爺之命辦事，不敢居功。」白寒楓哼了一聲，顯然搭救徐天川之事大違他的意願。關安基道：「徐三哥給人擄去後，我們到處查察，尋不到線索，心下這份焦急，那也不用說了。貴府居然救出了徐三哥，令人好生佩服。」蘇岡道：「吳三桂手下的雲南狗官，都是沐家死對頭，我們自然釘得他們很緊。這狗官冒犯徐三哥，給我們發覺了，也沒甚麼希奇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小公爺倒精明得很，他妹子給我扣著，他先去救了徐老兒出來，好求我放他妹子。我且裝作不知，卻聽他有何話說。」向徐天川道：「徐三哥，你給白二俠打得重傷，他手上的勁道可厲害得很哪，你活得了嗎？不會就此歸天罷？」

徐天川道：「白二俠當日手下容情，屬下將養了這幾日，已好得多啦。」

白寒楓向韋小寶怒目而視。韋小寶卻笑吟吟地，似乎全然沒瞧見。

眾僕斟酒上菜，菜餚甚是豐盛。天地會群豪一來見徐天川是他們所救，二來又有「鐵背蒼龍」柳大洪這等大名鼎鼎的老英雄在座，料想決計不致放毒，盡皆去了疑慮之心，酒到杯乾，放懷吃喝。

柳大洪喝了三杯酒，一捋鬍子，說道：「眾位老弟，貴會在京城直隸，以那一位老弟為首？」李力世道：「在京城直隸一帶，敝會之中，職位最尊的是韋香主。」柳大洪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喝了一杯酒，問道：「但不知這位小老弟，於貴我雙方的糾葛，能有所擔當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老伯伯，你有甚麼吩咐，不妨說出來聽聽。我韋小寶人小肩膀窄，小事還能擔當這麼一分半分，大事可就把我壓垮了。」

天地會與沐王府群豪都不由微微皺眉，均想：「這孩子說話流氓氣十足，一開口就耍無賴，不是英雄好漢的氣概。」

柳大洪道：「你不能擔當，這件事可也不能罷休。那只好請小老弟傳話去給尊師，請陳總舵主趕來處理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老伯伯有甚麼事要跟我師父說，你寫一封信，我們給你送去便是。」柳大洪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件事嗎，是白寒松白兄弟死在徐三爺手下，不知如何了結，要請陳總舵主拿一句話出來。」

徐天川霍地站起，昂然說道：「沐小公爺、柳老英雄，你們把我從漢奸手下救了出來，免遭惡徒折辱，在下感激不盡。白大俠是在下失手所傷，在下一命抵一命，這條老命賠了他便是，又何必讓陳總舵主和韋香主為難？樊兄弟，借你佩刀一用。」說著伸出右手，向著樊綱，意思非常明白，他是要當場自刎，了結這場公案。

韋小寶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！徐三哥，你且坐下，不用這麼性急。你年紀一大把，怎地火氣這麼大？我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不是？你不聽我吩咐，可太也不給我面子了。」天地會中「不遵號令」的罪名十分重大，徐天川忙躬身道：「徐天川知罪，敬奉韋香主號令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說道：「這才像話。白大俠死也死了，就算要徐三哥抵命，人也活不轉啦，做來做去總是賠本生意，可不是生意經。」

眾人的目光都瞪視在他臉上，不知他接下去要胡說八道甚麼。天地會群豪尤其擔心，均想：「本會在武林中的聲名，可別給這甚麼也不懂的小香主給敗壞了。倘若他說出一番不三不四的言語來，傳到江湖之上，我們日後可沒臉見人。」

只聽韋小寶接著道：「小公爺，你這次從雲南來到北京，身邊就只帶了這幾位朋友麼？好像少了一點罷？」

沐劍聲哼了一聲，問道：「韋香主這話是甚麼用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也沒甚麼用意。小公爺這樣尊貴，跟我韋小寶大不相同，來到京城，不多帶一些人保駕，一個不小心，給韃子走狗拿了去，豈不是大大的犯不著？」沐劍聲長眉一軒，道：「韃子走狗想要拿我，可也沒這麼容易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小公爺武藝驚人，打遍天下……嘿嘿……這個對手很少，韃子自然捉你不去了。不過……不過沐王府中其他的朋友，未必個個都似小公爺這般了得，倘若給韃子順手牽羊，反手牽牛，這麼希里呼嚕的請去了幾位，似乎也不怎麼有趣了。」

沐劍聲一直沉著臉聽他嬉皮笑臉的說話，等他說完，說道：「韋香主此言，可是譏刺在下麼？」說到這句話時，臉上神色更加難看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這一生一世，只有給人家欺侮，決不會去欺侮人家的。人家抓住了我的手，你瞧，烏青也還沒退，痛得我死去活來，這位白二俠，嘿嘿，手勁真不含糊，那兩招『橫掃千軍』、『高山流水』，可了不起，去搭救你們給韃子拿了去的朋友，必定管用，說甚麼也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

白寒楓臉色鐵青，待要說話，終於強行忍住。柳大洪向沐劍聲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的話有些高深莫測，我們不大明白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老爺子太客氣了。我的話低淺莫測是有的，『高深莫測』四字，那可不敢當了。低淺之至，低淺之至。」

柳大洪道：「小兄弟說道，我們沐王府中有人給韃子拿了去，不知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一點意思也沒有。小王爺，柳老爺子，我酒量也是低淺莫測，多半是我喝醉了酒，胡說八道，他媽的作不得數。」

沐劍聲哼了一聲，強抑怒氣，說道：「原來韋香主是消遣人來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小公爺，你想消遣嗎？你在北京城裏逛過沒有？」沐劍聲氣勢洶洶的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北京城可大得很哪，你們雲南的昆明，那是沒北京城大的了，是不是？」沐劍聲愈益惱怒，大聲道：「那怎麼樣？」

關安基聽韋小寶東拉西扯，越來越不成話，插口道：「北京城花花世界，就可惜給韃子佔了去，咱們稍有血性之人，無不惱恨。」

韋小寶不去理他，繼續說道：「小公爺，你今天請我喝酒，在下沒甚麼報答，幾時你有空，我帶你到北京城各處逛逛。有個熟人帶路，就不會走錯了。否則的話，倘若亂闖亂走，一不小心，走進了韃子的皇宮，小公爺武功雖高，可也不大方便。」

柳大洪道：「小兄弟言外有意，你如當我是朋友，可不可以請你說得更明白些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的話再明白沒有了。沐王府的朋友們，武功都是極高的，甚麼『橫掃千軍』、『高山流水』，使得再厲害也沒有了，就可惜在北京城裏人生路不熟，在街上逛逛，三更半夜裏又瞧不大清楚，胡裏胡塗的，說不定就逛進了紫禁城去。」

柳大洪又向沐劍聲望了一眼，問韋小寶道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聽說紫禁城中一道道門戶很多，一間間宮殿很多，胡亂走了進去，如果沒有皇帝、皇太后帶路，很容易迷路，一輩子走不出來，也是有的。在下沒見過世面，不知道皇帝、皇太后有沒有空，白天黑夜給人帶路。或許沐王府小公爺面子大，你們手下眾位朋友們抬了小公爺的字號出來，把小皇帝、皇太后這老婊子嚇倒了，也難說得很。」

眾人聽他管皇太后叫作「老婊子」，都覺頗為新鮮。關安基、祁彪清等人忍不住笑了出來。韋小寶在肚裏常常罵太后為「老婊子」，此刻竟能在大庭廣眾之間大聲罵了出口，心中的痛快當真難以形容。

柳大洪道：「小公爺的手下行事小心謹慎，決計不會闖進皇宮去的。聽說吳三桂那大漢奸的兒子吳應熊也在北京，他派人去皇宮幹些勾當，也未可知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柳老爺子說得不錯。在下有個賭骰子的小朋友，是在皇宮裏服侍御前侍衛的。他說昨晚宮裏捉到了幾名刺客，招認出來是沐王府小公爺的手下……」

沐劍聲失驚道：「甚麼？」右手一顫，手裏的酒杯掉了下來，噹的一聲，碎成幾片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本來倒也相信，心想沐家是大明的大大忠臣，派人去行刺韃子皇帝，那是……那是這個大大的英雄好漢。此刻聽柳老爺子說了，才知原來是漢奸吳三桂的手下，那可饒他們不得了。我馬上去跟那朋友說，叫他想法子好好整治一下這些刺客。他媽的，大漢奸的手下，有甚麼好東西了？非叫他們多吃些苦頭不可。」

柳大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那位朋友尊姓大名？在韃子宮裏擔任甚麼職司？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他是給御前侍衛掃地、沖茶、倒便壺的小廝，說出來丟臉得很，人家叫他癩痢頭小三子，有甚麼尊姓大名了？那些刺客給綁著，我本來叫癩痢頭小三子偷偷拿些好東西給他們吃。柳老爺子既說他們是大漢奸的手下，我可要叫他拿刀子在他們大腿上多戳上幾刀，免得給那些烏龜王八蛋逃了。」

柳大洪道：「我也只是揣測之辭，作不得準。他們既然膽敢到宮中行刺，那也是了不起的好漢子。韋香主如能託貴友照看一二，也是出於江湖上的義氣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癩痢頭小三子，跟我最好不過，他賭錢輸了，我總十兩八兩的給他，從來不要他還。小公爺和柳老爺子有甚麼吩咐，我叫小三子去幹，他可不敢推託。」

柳大洪吁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不知宮裏擒到的刺客共有幾人，叫甚麼名字。這些刺客膽子不小，我們是很佩服的，眼下不知是否很吃了苦頭，貴友如能代為打聽，在下很承韋香主的情。」

韋小寶一拍胸脯，說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可惜刺客不是小公爺手下的兄弟，否則的話，我設法去救他一個出來。交了給小公爺，一命換一命，那麼徐大哥失手傷了白大俠之事，也就算一筆勾銷了。」

柳大洪向著沐劍聲瞧去，緩緩點頭。沐劍聲道：「我們不知這些刺客是誰，但既去行刺韃子皇帝，總是仁人義士，是咱們反清復明的同道。韋香主，你如能設法相救，不論成與不成，沐劍聲永感大德。徐三爺和白大哥的事，自然再也休提。」

韋小寶轉頭向白寒楓瞧去，說道：「小公爺不提，就怕白二俠不肯罷休，下次見面又來抓住我的手，捏得我大哭大叫，這味道可差勁得很。」

白寒楓霍地站起，朗聲說道：「韋香主如能救得我們……我們……能救得那些失陷了的俠客義士，姓白的這隻手得罪了韋香主，自當斷此一手，向韋香主陪罪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不用，不用，你割一隻手給我，我要來幹甚麼？再說，我那癩痢頭兄弟有沒本事去皇宮救人，那也難說得很。這些人行刺皇帝，那是多大的罪名，身上不知上了幾道腳鐐手銬，又不知有多少人看守。我說去救人，也不過吹吹牛，大家說著消遣罷了。」

沐劍聲道：「要到皇宮中救人，自然千難萬難，我們也不敢指望成功。但只要韋香主肯從中盡力，不管救得出、救不出，大夥兒一般的同感大德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舍妹日前忽然失蹤，在下著急得很。天地會眾位朋友在京城交遊廣闊，眼線眾多，如能代為打聽，設法相救，在下感激不盡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容易辦。小公爺放一百二十個心。好，咱們酒也喝夠了，我這就去找那癩痢頭小三子商量商量。他媽的玩他兩手，倒也快活。」一伸手，從懷中摸了些物事出來，往八仙桌上一摔，赫然是四粒骰子，滾了幾滾，四粒盡是紅色的四點朝天，韋小寶拍手道：「滿堂紅，滿堂紅，上上大吉！唉，可不要人人殺頭，殺個滿堂紅才好。」

眾人相顧失色，盡皆愕然。

韋小寶收起骰子，拱手道：「叨擾了，這就告辭。徐三哥跟我們回去，成不成？」

沐劍聲道：「韋香主太客氣了。在下恭送韋香主、徐三爺和天地會眾位朋友的大駕。」

當下韋小寶和徐天川、李力世、關安基等人離席出門。沐劍聲、柳大洪等直送至大門之外，眼看韋小寶上了轎，這才回進屋去。

※※※

群豪回到那四合院中。關安基最是性急，問道：「韋香主，宮裏昨晚鬧刺客麼？瞧他們神情，多半是沐王府派去的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正是。宮裏昨晚來了刺客，這事誰也不敢洩漏，外間沒一人得知，他們卻絲毫不覺奇怪，自然是他們幹的。」玄貞道：「他們膽敢去行刺韃子皇帝，算得膽大包天，倒也令人好生欽佩。韋香主，他們給擒住了的人，你說能救得出麼？只怕這件事極難。」

韋小寶在席上與沐劍聲、柳大洪對答之時，早已打好了主意，要搭救被擒的刺客，那是決無可能，但自己屋裏床上，卻好端端的躺著一個小郡主、一個方怡。小郡主不是刺客，是天地會捉進宮去的，放了也算不得數，那方怡卻是闖進宮去的刺客，想法子讓她混出宮來，卻不是難事。他聽玄貞這麼問，微笑道：「多了不行，救個把人出來，多半還辦得到。徐三哥只殺了白寒松一個，咱們弄一個人出來還他們，一命抵一命，他們也不吃虧了。何況他們連本帶利，還有利錢，連錢老闆弄來的那個小姑娘，一併也還了他們，還有甚麼說的？錢老闆，明天一早，你再抬兩口死豬到御膳房去，再到我屋裏裝了人，我在廚房裏大發脾氣，罵得你狗血淋頭，說這兩口豬不好，逼你立刻抬出宮去。」

錢老闆拍掌笑道：「韋香主此計大妙。裝小姑娘的那口死豬，倒也罷了，另一口可得挑選特大號的。」

韋小寶向徐天川慰問了幾句，說道：「徐三哥，你別煩惱。盧一峰這狗賊得罪了你，我叫吳應熊打斷他的狗腿。」徐天川應道：「是，是。多謝韋香主。」心中半點不信：「小孩子家胡言亂語，吳應熊是平西王的世子，多大的氣燄，怎會來聽你的話？」韋小寶答允替他解開誤殺白寒松的死結，雖然好生感激，卻也不信他真能辦成這件大事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剛回皇宮，一進神武門，便見兩名太監迎了上來，齊聲道：「桂公公，快去，快去，皇上傳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有甚麼要緊事了？」一名太監道：「皇上已催了幾次，像是有急事。皇上在上書房。」

韋小寶快步趕到上書房。康熙正在房中踱來踱去，見他進來，臉有喜色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死到那裏去啦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回皇上：奴才心想刺客膽大妄為，如不一網打盡，恐怕不大妙，說不定還會鬧事，可叫皇上操心，須得找到暗中主持的那個正主兒才好。因此剛才換了便服，到各處大街小巷走走，想探聽一下，到底刺客的頭兒是誰，是不是在京城之中。」

康熙道：「很好，可探到了甚麼消息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若說一探便探到消息，未免太巧。」說道：「走了半天，沒見到甚麼惹眼之人，明天想再去查察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亂走瞎闖，未必有用。我倒有個主意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皇上的主意必是好的。」康熙道：「適才多隆稟告，擒到的三個刺客口風很緊，不論怎麼拷打誘騙，始終咬實是吳三桂所遣，看來便再拷問，也問不出一句真話。我想不如放了他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放了？這……這太便宜他們了。」

康熙道：「這些刺客是奉命差遣，雖然叛逆犯上，殺不殺無關大局，最要緊的是找到主謀，一網打盡，方無後患。」說到這裏，微笑道：「放了小狼，小狼該去找母狼罷？」

韋小寶大喜，拍掌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咱們放了刺客，卻暗中撮著，他們自會去跟反賊的頭子會面。皇上神機妙算，當真勝過三個諸葛亮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甚麼勝過三個諸葛亮？你這馬屁未免拍得太過。只是如何撮著刺客，不讓他們發覺，倒不大易辦。小桂子，我給你一件差使，你假裝好人，將他們救出宮去，那些刺客當你是同道，自然帶你去了。」韋小寶沉吟道：「這個……」康熙道：「這件事自然頗為危險，倘若給他們察覺了，非立時要了你的小命不可，只可惜我是皇帝，否則的話，我真想自己去幹一下子，這滋味可妙得很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叫我去幹，自然遵命，再危險的事也不怕。」

康熙大喜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「我早知你又聰明，又勇敢，很肯替我辦事。你是小孩子，刺客不會起疑。我本想派兩名武功好的侍衛去幹，可是刺客不是笨人，未必會上當。一次試了不靈，第二次就不能再試了。小桂子，你去辦這件事，就好像我親身去辦一樣。」

康熙學了武功之後，躍躍欲試，一直想幹幾件危險之事，但身為皇帝，畢竟不便涉險，派韋小寶去幹，就拿他當作自己替身，就算這件事由侍衛去辦可能更好，他也寧可差韋小寶去。他想小桂子年紀和我相若，武功不及我，聰明不及我，他辦得成，我自然也辦得成，差他去辦，和自己親手去幹，也已差不了多少，雖然不能親歷其境，但也可想像得之。

康熙又道：「你要裝得越像越好，最好能當著刺客之面，殺死一兩名看守的侍衛，讓這些刺客對你毫不懷疑。我再吩咐多隆，叫他放鬆盤查，讓你帶著他們出宮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！不過侍衛的武功好，只怕我殺他們不了。」康熙道：「你隨機應變好了，但可得小心，別讓侍衛先將你殺了。」韋小寶伸了舌頭，道：「倘若給侍衛殺了，那可死得不明不白，小桂子反而成為反賊的同黨。」

康熙雙手連搓，很是興奮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幹成了這件事，要我賞你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倘若辦成功，皇上一定開心。只要皇上開心，那可比甚麼賞賜都強。皇上下次再想到甚麼既有趣、又危險的玩意兒，仍然派我去辦，那就好得很了。」康熙大喜，道：「一定，一定！唉，小桂子，可惜你是太監，否則我一定賞你個大官做做。」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，道：「多謝皇上。」心想：「總有一天，你會發覺我是冒牌太監，那時候可不知要如何生氣了。」說道：「皇上，我求你一個恩典。」康熙微笑道：「想做大官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是！我替皇上赤膽忠心辦事，倘若闖出了禍，惹皇上生氣，你可得饒我性命，別殺我頭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只要真的對我忠心，你這顆腦袋瓜子，在脖子上就擺得穩穩的。」說著哈哈大笑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從上書房出來，尋思：「我本想放了小郡主和方姑娘給沐王府，但憑著皇上剛才那番話，變成了奉旨放刺客，那兩個小姑娘倒不忙就放出去了。刺客的真正頭兒，剛才老子就同他們一塊兒喝酒，要不要奏知皇上，將沐劍聲小烏龜和柳大洪老傢伙抓了起來？可是師父如知道我幹這件事，定然不饒。他媽的，我到底還做不做天地會的香主哪？」

他在宮裏人人奉承，康熙又對他十分寵信，一時之間，真想在宮裏就當他一輩子的太監了，但一想到皇太后，不由得心中一寒：「這老婊子說甚麼也要尋我晦氣，老子在宮裏可耽不長久。」

當下來到乾清宮之西的侍衛房。當班的頭兒正是趙齊賢。他昨晚既分得了銀子，今日又從侍衛總管多隆處得了賞賜，得知是韋小寶在皇上面前說了好話，一見他到來，喜歡得甚麼似的，一躍而起，迎了上來，笑道：「桂公公，甚麼好風兒吹得你大駕光臨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來瞧瞧那幾個大膽的反賊。」湊在他耳邊低聲道：「皇上差我來幫著套套口供，要查到主使他們的正主兒到底是誰。」趙齊賢點頭道：「是。」低聲道：「三個反賊嘴緊得很，已抽斷了兩根皮鞭子，總是一口咬定，是吳三桂派他們來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讓我去問問。」

走進西廳，見木柱上綁著三條漢子，光著上身，已給打得血肉模糊。一個是虬髯大漢，另外兩個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，一個皮色甚白，另一個身上刺滿了花，胸口刺著個猙獰的虎頭。韋小寶尋思：「不知這二人之中，有沒那劉一舟在內？」轉頭向趙齊賢道：「趙大哥，恐怕你們捉錯了人，你且出去一會。」趙齊賢道：「是。」轉身出去，帶上了門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三位尊姓大名？」那虬髯漢子怒目圓睜，罵道：「狗太監，憑你也配來問老子的名字。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我受人之託，來救一個名叫劉一舟的朋友……」

他此話一出，三個人臉上都有驚異之色，互相望了一眼。那虬髯漢子問道：「你受誰的託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中間有沒劉一舟這個人，有呢，我有話說，沒有嘛，那就算了。」三人又是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有遲疑之色，生怕上當。那虬髯漢子又問：「你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託我那兩位朋友，一位姓沐，一位姓柳。『鐵背蒼龍』，你們認不認識？」

那虬髯漢子大聲道：「『鐵背蒼龍』柳大洪在雲南四川一帶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？沐劍聲是沐天波的兒子，流落江湖，此刻也不知是死是活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連連搖頭。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三位既然不識得沐家小公爺和柳老爺子，那麼定然不是他的朋友了，想來這些招式也不識得。」說著拉開架子，使了兩招沐家拳，自然是「橫掃千軍」與「高山流水」。

那胸口刺有虎頭的年輕人「咦」了一聲。韋小寶停手問道：「怎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沒甚麼。」虬髯漢子問道：「這些招式是誰教的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老婆教的。」虬髯漢子呸了一聲，道：「太監有甚麼老婆？」說著不住搖頭。他本來罵韋小寶為「狗太監」，後來聽他言語有異，行動奇特，免去了這個「狗」字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太監為甚麼不能有老婆？人家願嫁，你管得著麼？我老婆姓方，單名一個怡字……」

那皮肉白淨的年輕人突然大吼一聲，喝道：「胡說！」

韋小寶見他額頭青筋暴起，眼中要噴出火來，情急之狀已達極點，料想這人便是劉一舟了，見他一張長方臉，相貌頗為英俊，只是暴怒之下，神情未免有些可怖，當下笑道：「甚麼胡說？我老婆是沐王府中劉白方蘇四大家將姓方的後人。跟我做媒人的姓蘇，名叫蘇岡，有個外號叫作『聖手居士』。還有個媒人姓白，他兄長白寒松最近給人打死了，那白寒楓窮極無聊，就給人做媒人騙錢，收殮他死了的兄長……」

那年輕人越聽越怒，大吼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

那虬髯漢子搖頭道：「兄弟，且別作聲。」向韋小寶道：「沐王府中的事兒，你倒知道得挺多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是沐王府的女婿，丈人老頭家裏的事，怎麼不知道？那方怡方姑娘本來不肯嫁我的，說跟她師哥劉一舟已有婚姻之約。但聽說這姓劉的不長進，投到了大漢奸吳三桂的部下，進皇宮來行刺。你想……吳三桂這大漢奸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壓低了嗓子道：「勾結韃子，將我大明天子的花花江山雙手奉送給了滿清狗賊。吳三桂這傢伙，凡是我漢人，沒一個不想剝他的皮，吃他的肉。劉一舟這小子，甚麼主子不好投靠，幹麼去投了吳三桂？方姑娘自然面目無光，再也不肯嫁他了。」

那年輕人急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

那虬髯漢子搖頭道：「人各有志，閣下在清宮裏當太監，也不是甚麼光采事情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！當然沒甚麼光采。我老婆記掛著舊情人，定要我查問清楚，那劉一舟到底死了沒有，如果真的死了，她嫁給我更加心安理得，從此沒了牽掛。不過要給她的劉師哥安個靈位，燒些紙錢。三位朋友，你們這裏沒有劉一舟這人，是不是？那我去回覆方姑娘，今晚就同我拜堂成親了。」說著轉身出外。

那年輕人道：「我就是……」那虬髯漢子大喝：「別上當！」那年輕人用力掙了幾下，怒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突然間一口唾沫向韋小寶吐了過來。

韋小寶閃身避開，見這三人的手腳都用粗牛筋給牢牢綁在柱上，決計難以掙脫，心想：「這人明明是劉一舟，他本就要認了，卻給這大鬍子阻住。」一沉吟間，已有了計較，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裏等著，我再去問問我老婆。」

回到外間，向趙齊賢道：「我已問到了些端倪，別再拷打了，待會兒我再來。」

※※※

其時天已昏黑，韋小寶心想方怡和沐劍屏已餓得很了，不即回房，先去吩咐御膳房中手下太監，開一桌豐盛筵席來到屋中，說道昨晚眾侍衛擒賊有功，今日要設宴慶賀，席上商談擒拿刺客的機密大事，不必由小太監服侍。

他開鎖入房，輕輕推開內室房門。沐劍屏低呼一聲，坐了起來，輕聲道：「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等得你心焦死了，是不是？我可打聽到了好消息。」

方怡從枕上抬起頭來，問道：「甚麼好消息？」

韋小寶點亮了桌上蠟燭，見方怡雙眼紅紅地，顯是哭泣過來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消息在你是大好，對我卻是糟透糟透，一個剛到手的好老婆憑空飛了。唉，劉一舟這傢伙居然沒死。」

方怡「啊」的一聲呼叫，聲音中掩飾不住喜悅之情。

沐劍屏喜道：「我們劉師哥平安沒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死是還沒死，要活恐怕也不大容易。他給宮裏侍衛擒住了，咬定說是大漢奸吳三桂派到宮裏來行刺的。死罪固然難逃，傳了出去，江湖上英雄好漢都說他給吳三桂做走狗，殺了頭之後，這聲名也就臭得很。」

方怡上身抬起，說道：「我們來到皇宮之前，早就已想到此節，但求扳倒了吳三桂這奸賊，為先帝與沐公爺報得深仇大恨，自己的性命和死後名聲，早已置之度外。」

韋小寶大拇指一翹，道：「好，有骨氣！吾老公佩服得很。方姑娘，咱們有一件大事，得商量商量。如果我能救得你的劉師哥活命，那你就怎樣？」

方怡眼中精光閃動，雙頰微紅，說道：「你當真救得我劉師哥，你不論差我去做甚麼艱難危險之事，方怡決不能皺一皺眉頭。」這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，十分乾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咱們訂一個約，好不好？小郡主作個見證。如果我將你劉師哥救了出去，交了給小公爺沐劍聲和『鐵背蒼龍』柳大洪柳老爺子……」沐劍屏接口道：「你知道我哥哥和我師父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沐家小公爺和『鐵背蒼龍』大名鼎鼎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你是好人，如果能救得劉師哥，大夥兒都感激你的恩情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我不是好人，我只做買賣。劉一舟這人非同小可，乃是行刺皇帝的欽犯。我要救他，那是冒了自己性命的大險，是不是？官府一查到，不但我人頭落地，連我家裏爺爺、奶奶、爸爸、媽媽、三個哥哥、四個妹子，還有姨丈、姨母、姑丈、姑母、舅舅、舅母、外公、外婆、表哥、表弟、表姊、表妹，一古腦兒都得砍頭，是不是？這叫做滿門抄斬。我家裏的金子、銀子、屋子、鍋子、褲子、鞋子，一古腦兒都得給沒入官府，是不是？」

他問一句「是不是」，沐劍屏點了點頭。

方怡道：「正是，這件事牽累太大，可不能請你辦。反正我……我……師哥死了，我也不能活著，大家認命罷啦。」說著淚珠撲簌簌的流了下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不忙傷心，不忙哭。你這樣羞花閉月的美人兒，淚珠兒一流下來，我心腸就軟了。方姑娘，為了你，我甚麼事都幹。我定須將你的劉師哥去救出來。咱們一言為定，救不出你劉師哥，我一輩子給你做牛做馬做奴才。救出了你劉師哥，你一輩子做我老婆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，就是這一句話。」

方怡怔怔的瞧著他，臉上紅暈漸漸退了，現出一片蒼白，說道：「桂大哥，為了救劉師哥性命，甚麼事……甚麼我都肯，倘若你真能救得他平安周全，要我一輩子……一輩子服侍你，也無不可。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裏，屋外腳步聲響，有人說道：「桂公公，送酒菜來啦！」方怡立即住口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走出房去，帶上了房門，打開屋門。四名太監挑了飯菜碗盞，走進屋來，在堂上擺了起來，十二大碗菜餚，另有一鍋雲南汽鍋雞。四名太監安了八副杯筷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桂公公，還短了甚麼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行了，你們回去罷。」每人賞了一兩銀子，四名太監歡天喜地的去了。

韋小寶將房門上了閂，把菜餚端到房中，將桌子推到床前，斟了三杯酒，盛了三碗飯，問道：「方姑娘，你剛才說『只不過，只不過』，到底只不過甚麼？」

這時方怡已由沐劍屏扶著坐起身來，臉上一紅，低下頭去，隔了半晌，低聲道：「我本來想說，你是宮中的執事，怎能娶妻？但不管怎樣，只要你能救得我劉師哥性命，我一輩子陪著你就是了。」

她容色晶瑩如玉，映照於紅紅燭光之下，嬌艷不可方物。韋小寶年紀雖小，卻也瞧得有點魂不守舍，笑道：「原來你說我是太監，娶不得老婆。娶得娶不得老婆，是我的事，你不用擔心。我只問你，肯不肯做我老婆？」

方怡秀眉微蹙，臉上薄含怒色，隔了半晌，心意已決，道：「別說做你妻子，就是你將我賣到窯子裏做娼妓，我也所甘願。」

這句話倘若別的男子聽到，定然大不高興，但韋小寶本就是妓院中出身，也不覺得有甚麼了不起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好，就是這麼辦。好老婆，好妹子，咱三個來喝一杯。」

方怡本來沒將眼前這小太監當作一回事，待見他手刃御前侍衛副總管瑞棟，用奇藥化去他屍體，而宮中眾侍衛和旁的太監又都對他十分恭敬，才信他確是大非尋常。劉一舟是她傾心相戀的意中人，雖無正式婚姻之約，二人早已心心相印，一個非君不嫁，一個非卿不娶。昨晚二人一同入宮幹此大事，方怡眼見劉一舟失手為侍衛所擒，苦於自己受傷，相救不得，料想情郎必然殉難，豈知這小太監竟說他非但未死，還能設法相救，心想：「但教劉郎得能脫險，我縱然一生受苦，也感謝上蒼待我不薄。這小太監又怎能娶我為妻？他只不過喜歡油嘴滑舌，討些口頭上的便宜，我且就著他些便了。」想明白了這節，便即微微一笑，端起酒杯，說道：「這杯酒就跟你喝了，可是你如救不得我劉師哥，難免做我劍下之鬼。」

韋小寶見她笑靨如花，心中大樂，也端起酒杯，說道：「咱們說話可得敲釘轉腳，不得抵賴。倘若我救了你劉師哥，你卻反悔，又要去嫁他，那便如何？你們兩個夾手夾腳，我可不是對手，他一刀橫砍，你一劍直劈，我桂公公登時分為四塊，這種事不可不防。」

方怡收起笑容，肅然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桂公公若能相救劉一舟平安脫險，小女子方怡便嫁桂公公為妻，一生對丈夫忠貞不貳。就算桂公公不能當真娶我，我也死心塌地的服侍他一輩子。若有二心，教我萬劫不得超生。」說著將一杯酒潑在地下，又道：「小郡主便是見證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問沐劍屏道：「好妹子，你可有甚麼心上人，要我去救沒有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沒有！我怎麼會有甚麼心上人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沐劍屏道：「可惜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如果你也有個心上人，我也去救了他出來，你不是也就嫁了我做好老婆麼？」沐劍屏道：「呸！有了一個老婆還不夠，得隴望蜀！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！喂，好妹子，跟你劉師哥一塊兒被擒的，還有兩個人，一個是絡腮鬍子……」沐劍屏道：「那是吳師叔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還有一個身上刺滿了花，胸口有個老虎頭的。」沐劍屏道：「那是青毛虎敖彪，是吳師叔的徒弟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那吳師叔叫甚麼名字？」沐劍屏道：「吳師叔名叫吳立身，外號叫作『搖頭獅子』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外號取得好，人家不論說甚麼，他總是搖頭。」

沐劍屏道：「桂大哥，你既去救劉師哥，不妨順便將吳師叔和敖師哥也救了出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吳師叔和敖彪，有沒有羞花閉月的女相好？」沐劍屏道：「不知道，你問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得先去問問他們的女相好，肯不肯讓我佔些便宜，否則我拚命去救人，豈不是白辛苦一場？」

驀地裏眼前黑影一幌，一樣物事劈面飛來，韋小寶急忙低頭，已然不及，拍的一聲，正中額角。那物事撞得粉碎，卻是一隻酒杯。韋小寶和沐劍屏同聲驚呼：「啊喲！」韋小寶躍開三步，連椅子也帶倒了，額上鮮血涔涔而下，眼中酒水模糊，瞧出來白茫茫一片。

只聽方怡喝道：「你立即去把劉一舟殺了，姑娘也不想活啦，免得整日受你這等沒來由的欺侮！」原來這隻酒杯正是方怡所擲，幸好她重傷之餘，手上勁力已失。韋小寶額頭給酒杯擊中，只劃損了些皮肉。

沐劍屏道：「桂大哥，你過來，我給你瞧瞧傷口，別讓碎瓷片留在肉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不過來，我老婆要謀殺親夫。」

沐劍屏道：「誰叫你瞎說，又要去佔別的女人便宜？連我聽了也生氣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啊，我明白啦，原來你們兩個是喝醋，聽說我要去佔別的女人便宜，我的大老婆、小老婆便大大喝醋了。」

沐劍屏拿起酒杯，道：「你叫我甚麼？瞧我不也用酒杯投你！」

韋小寶伸袖子抹眼睛，見沐劍屏佯嗔詐怒，眉梢眼角間卻微微含笑，又見方怡神色間頗有歉意，自己額頭雖然疼痛，心中卻是甚樂，說道：「大老婆投了我一隻酒杯，小老婆如果不投，太不公平。」走上一步，說道：「小老婆也投罷！」

沐劍屏道：「好！」手一揚，酒杯中的半杯酒向他臉上潑到。韋小寶竟不閃避，半杯酒都潑在他臉上。他伸出舌頭，將臉上的鮮血和酒水舐入口中，嘖嘖稱賞，說道：「好吃，好吃！大老婆打出的血，再加小老婆潑過來的酒，啊喲，鮮死我了，鮮死我了！」

沐劍屏先笑了出來，方怡噗哧一聲，忍不住也笑了，罵道：「無賴！」從懷中取出一塊手帕，交給沐劍屏，道：「你給他抹抹。」沐劍屏笑道：「你打傷了人家，幹麼要我抹？」方怡掩口道：「你不是他的小老婆麼？」沐劍屏啐道：「呸！你剛才親口許了他的，我可沒許過。」方怡笑道：「誰說沒許過？他說：『小老婆也投罷！』你就把酒潑他，那不是自己答應做他小老婆了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對，對！我大老婆也疼，小老婆也疼。你兩個放心，我再也不去勾搭別的女人了。」

方怡叫韋小寶過來，檢視他額頭傷口中並無碎瓷，給他抹乾了血。

三人不會喝酒，肚中卻都餓了，吃了不少菜餚。說說笑笑，一室皆春。

飯罷，韋小寶打了個呵欠，道：「今晚我跟大老婆睡呢，還是跟小老婆睡？」

方怡臉一沉，正色道：「你說笑可得有個譜，你再鑽上床來，我……我一劍殺了你。」

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我這條老命要送在你手裏。」將飯菜搬到外堂，取過一張蓆子鋪在地下，和衣而睡。這時實在疲倦已極，片刻間便即睡熟。

次日一早醒來，覺得身上暖烘烘地，睜眼一看，身上已蓋了一條棉被，又覺腦袋下有個枕頭，坐起身來，見床上紗帳低垂。隔著帳子，隱隱約約見到方怡和沐劍屏共枕而睡。

他悄悄站起，揭開帳子，但見方怡嬌艷，沐劍屏秀雅，兩個小美人的俏臉相互輝映，如明珠，如美玉，說不出的明麗動人。韋小寶忍不住便想每個人都去親一個嘴，卻怕驚醒了她們，心道：「他媽的，這兩個小娘倘若當真做了我大老婆、小老婆，老子可快活得緊。麗春院中那裏有這等俊俏的小娘。」

他輕手輕腳去開門。門樞嘰的一響，方怡便即醒了，微笑道：「桂……桂……你早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桂甚麼？好老公也不叫一聲。」方怡道：「你又還沒將人救出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放心，我這就去救人。」

沐劍屏也醒了過來，問道：「大清早你兩個在說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們一直沒睡，兩個兒說了一夜情話。」打個呵欠，拍嘴說道：「好睏，好睏！我這可要睡了。」又伸了個懶腰。

方怡臉上一紅，道：「跟你有甚麼話好說？怎說得上一夜？」

韋小寶一笑，道：「好老婆，咱們說正經的。你寫一封信，我拿去給你的劉師哥，他才肯信我，跟我混出宮去。否則他咬定是吳三桂的女婿……」沐劍屏道：「他冒充吳三桂女婿的姪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方姑娘做了我大老婆，劉一舟只好去做吳三桂的女婿了。」方怡道：「你別胡扯！不過要寫封信，倒也不錯。可是……可是寫甚麼好呢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寫甚麼都好，就說我是你的老公，天下第一的大好人，最有義氣，受了你的囑託，前來相救，貨真價實，十足真金。」找齊了海大富的筆硯紙張，磨起了墨，將一張白紙放在小桌上，推到床前。

方怡坐起身來，接過了筆，忽然眼淚撲簌簌的滾了下來，哽咽道：「我寫甚麼好？」

韋小寶見她楚楚可憐的模樣，心腸忽然軟了，說道：「你寫甚麼都好，反正我不識字。你別說嫁了我做老婆，否則你劉師哥一生氣，就不要我救了。」方怡道：「你不識字？你騙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如識字，我是烏龜王八蛋，不是你老公，是你兒子，是你灰孫子。」

方怡提筆沉吟，只感難以落筆，抽抽噎噎的又哭了起來。

韋小寶滿腔豪氣，難以抑制，大聲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！我救了劉一舟出來之後，你嫁給他便是，我不跟他爭了。反正你跟了我之後，還是要去和他軋姘頭，與其將來戴綠帽，做烏龜，還是讓你快快活活的，去嫁給他媽的這劉一舟。你愛寫甚麼便寫甚麼，他媽的，老子甚麼都不放在心上了。」

方怡一對含著淚水的大眼向他瞧了一眼，低下頭來，眼光中既有歡喜之意，亦有感激之情，在紙上寫了幾行字，將紙摺成一個方勝，說道：「請……請你交給他。」

韋小寶心中暗罵：「他媽的，你啊你的，大哥也不叫一聲，過河拆橋，放完了燄口不要和尚。」但他既已逞了英雄好漢，裝出一股豪氣干雲的模樣，便不能再逼著方怡做老婆，接過方勝，往懷中一揣，頭也不回的出門去了，心想：「要做英雄，就得自己吃虧。好好一個老婆，又雙手送了給人。」

※※※

乾清宮側侍衛房值班的頭兒這時已換了張康年。他早一晚已得了多隆的囑咐，要相助桂公公將刺客救出宮去，卻不可露出絲毫形跡，讓刺客起疑，見韋小寶到來，忙迎將上去，使個眼色，和他一同走到假山之側，低聲問道：「桂公公，你要怎生救人？」

韋小寶見他神態親熱，心想：「皇上命我殺個把侍衛救人，好讓劉一舟他們不起疑心。這張老哥對我甚好，倒有些不忍殺他。好在有臭小娘一封書信，這姓劉的殺胚是千信萬信的了。」沉吟道：「我再去審審這三個龜兒子，隨機應變便了。」

張康年笑著請了個安，道：「多謝桂公公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又謝甚麼了？」張康年道：「小人跟著桂公公辦事，以後公公一定不斷提拔。小人升官發財，那是走也走不掉的了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你赤膽忠心給皇上當差，將來只怕一件事。」張康年一驚，問道：「怕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就只怕你家的倉庫太小，裝不下這許多銀子。」張康年哈哈大笑，跟著收起笑聲，低聲道：「公公，我們十幾個侍衛暗中都商量好了，大家盡力給公公辦事，說甚麼也要保公公做到宮裏的太監總首領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那可妙得很了，等我大得幾歲再說罷。」跟著想起錢老本送活豬補漏洞的事來，問道：「瑞副總管那裏去了？多總管跟你們大家忙得不可開交，怎地一直不見瑞副總管？」張康年道：「多半是太后差他出宮辦事去了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道：「你見到瑞副總管時，請他到我屋裏來一趟，皇上吩咐了，有幾句話要問他。」張康年答應了。

韋小寶走進侍衛房，來到綁縛劉一舟等三人的廳中。一晚不見，三人的精神又委頓了許多，雖然未再受拷打，但兩日兩晚未進飲食，便鐵打的漢子也頂不住了。廳中看守的七八名侍衛齊向韋小寶請安，神態十分恭敬。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皇上有旨，這三個反賊大逆不道，立即斬首示眾。快去拿些酒肉飯菜來，讓他們吃得飽飽地，免得死了做餓鬼。」眾侍衛齊聲答應。

那虬髯漢子吳立身大聲道：「我們為平西王盡忠而死，流芳百世，勝於你們這些給韃子做奴才的畜生萬倍。」

一名侍衛提起鞭子，刷的一鞭打去，罵道：「吳三桂這反賊，叫他轉眼就滿門抄斬。」

劉一舟神情激動，雙眼向天，口唇輕輕顫動，不知在說些甚麼。

眾侍衛拿了三大碗飯、三大碗酒進來。韋小寶道：「這三個反賊聽得要殺頭，嚇得全身發抖，只怕酒也喝不下，飯也吃不落啦。三位兄弟辛苦些，餵他們每人喝兩口酒，可不能多喝。這一大碗飯嘛，就餵他們吃了。要是喝得醉了，殺起頭來不知道頸子痛，可太便宜了他們。去到陰世，閻羅王見到三個酒鬼，大大生氣，每個酒鬼先打三百軍棍，那可又害苦了他們。」眾侍衛都笑了起來，餵三人喝酒吃飯。

吳立身大口喝酒，大口吃飯，神色自若，敖彪吃一口飯罵一句：「狗奴才！」劉一舟臉色慘白，食不下嚥，吃不到小半碗，就搖頭不吃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啦，大夥兒出去。皇上叫我問他們幾句話，問了之後再殺頭。」

張康年躬身道：「是！」領著眾侍衛出去，帶上了門。

韋小寶聽得眾人腳步聲走遠，咳嗽一聲，側頭向吳立身等三人打量，臉上露出詭秘的笑容。吳立身罵道：「狗太監，有甚麼好笑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自笑我的，關你甚麼事？」

劉一舟突然說道：「公公，我……我就是劉一舟！」

韋小寶一怔，還未答話。吳立身和敖彪已同時喝了起來：「你胡說甚麼？」劉一舟道：「公公，求求你救我一救，救……救我們一救。」吳立身喝道，「貪生怕死，算甚麼英雄好漢，何必開口求人？」劉一舟道：「他……他說小公爺和我師父，託……託他來救……救我們的。」吳立身搖頭道：「他這等騙人的言語，也信得的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『搖頭獅子』吳老爺子，你就瞧在我臉上，少搖幾次頭罷。」吳立身一驚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一位青毛虎敖彪敖大哥，是你的得意弟子，是不是？名師必出高徒，佩服，佩服。」吳立身和敖彪臉上變色，驚疑不定。

韋小寶從懷中取出方怡所摺的那個方勝，打了開來，放在劉一舟面前，笑道：「你瞧這是誰寫的字？」

劉一舟一看，大喜過望，顫聲道：「這真是方師妹的筆跡。吳師叔，方師妹說這……這位公公是來救我們的，叫我一切都聽他的話。」

吳立身道：「給我瞧瞧。」韋小寶將那張紙拿到吳立身眼前，心想：「這上面不知寫了些甚麼情話。我這大老婆不要臉，一心想偷漢子，甚麼肉麻的話都寫得出。」只聽吳立身讀道：「『劉師哥：桂公公是自己人，義薄雲天，干冒奇險，前來相救，務須聽桂公公指示，求脫虎口。妹怡手啟。』嗯，這上面畫了我們沐王府的記認花押，倒是不假。」

韋小寶聽方怡在信中稱讚自己「義薄雲天」，不明白「義薄雲天」是甚麼意思，心想義氣總是越厚越好，「薄」得飛上了天，還有甚麼剩下的？但以前曾好幾次聽人說過，知道確是一句大大的好話，又聽她信中並沒對劉一舟說甚麼肉麻情話，更是歡喜，說道：「那還有假的？」

劉一舟問道：「公公，我那方師妹在那裏？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在我床上。」口中說道：「她此刻躲在一個安穩的所在，我救了你們出去之後，再設法救她，和你相會。」

劉一舟眼淚奪眶而出，哽咽道：「公公的大恩大德，真不知何以為報。」他適才聽韋小寶說，吃過酒飯後便提出去殺頭，他本來膽大，可是突然間面臨生死關頭，恐懼之情再也難以克制，忍不住聲稱自己便是劉一舟，只盼在千鈞一髮之際留得性命，待見到方怡的書信，得知活命有望，這一番歡喜當真難以形容。

吳立身卻臨危不懼，仍要查究清楚，問道：「請問閣下尊姓大名。何以肯加援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索性對你們說明白了。我的朋友都叫我癩痢頭小三子，你們別奇怪，我從前是癩痢，現今不癩了。我有個好朋友，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，名叫韋小寶。他說天地會中有個老頭兒，叫做八臂猿猴徐天川，為了爭執擁唐、擁桂甚麼的，打死了你們沐王府的白寒松。沐家小公爺和白寒楓不肯干休。但人死了活不轉來，沒有法子，那韋小寶就來託我救你們三位出去，賠還給沐王府，以便顧全雙方義氣。」

跟天地會的糾葛，吳立身知道得很明白，當下更無懷疑，不住的又搖頭，又點頭，說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在下適才言語冒犯，多有得罪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只不過如何逃出宮去，可得想個妙法。」

劉一舟道：「桂公公想的法子，必是妙的，我們都聽從你的吩咐便了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我可還沒想出甚麼主意呢。」問吳立身道：「吳老爺子可有甚麼計策？」吳立身道：「皇宮裏狗侍衛極多，白天是闖不出去的。等到晚間，你來設法割斷我們手腳上的牛筋，讓我們乘黑衝殺出去便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此計極妙，就怕不是十拿九穩。」在廳上走來走去，籌思計策。

敖彪道：「衝得出去最好，衝不出去，至不濟也不過是個死。」劉一舟道：「敖師哥，別打斷桂公公的思路。」敖彪怒目向他瞪視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心想：「最好是有甚麼迷藥，將侍衛們迷倒，便可不傷人命。」走到外室，向張康年道：「張大哥，我要用些迷藥，你能不能立刻給我弄些來。」張康年笑道：「行，行。趙二哥那裏現成有的是蒙汗藥，我馬上去拿。」韋小寶笑問：「趙二哥身邊有蒙汗藥？作甚麼用的？」張康年低聲道：「不瞞公公說，前日瑞副總管差我們去拿一個人，吩咐了要悄悄的幹，不能張揚。這人武功了得，我們只怕明刀明槍的動手多傷人命，而且不能活捉。趙二哥就去弄了一批蒙汗藥來，做了手腳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你們打不過人家，就攪鬼計。」問道：「結果大功告成？」張康年笑道：「手到擒來。」

韋小寶聽說是瑞棟要他們去辦的事，就得多問幾句：「捉的是甚麼人？犯了甚麼事？」張康年道：「是宗人府的鑲紅旗統領和察博，聽說是得罪了太后。瑞副總管把他捉來後，逼他繳了一部經書出來，後來在他嘴上、鼻上貼了桑皮紙，就這麼活生生的悶死了他。」

韋小寶聽得暗暗心驚：「原來老婊子為的又是那部『四十二章經』。瑞棟取到經書後，幹麼不立即去交給老婊子，卻藏在自己身上？這不是想自行吞沒嗎？」隨即想到瑞棟決不敢吞沒經書：「嗯，是了，老婊子一見到瑞棟，來不及問經書的事，立即便派他來殺我。瑞棟是想先殺老子，再繳經書，卻變成了戲文『長坂坡』中那個夏侯甚麼的小花臉，先送性命，再送寶劍。老子這可不成了七進七出的常山趙子龍嗎？」隨口問道：「那是甚麼經書？這樣要緊。」張康年道：「那可不知道了。我這就取蒙汗藥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煩你再帶個訊，叫膳房送兩桌上等酒席來，是我相請眾位哥兒的。」

張康年喜道：「公公又賞酒喝。只要跟著公公，吃的喝的，一輩子不用愁短得了。」

過不多時，張康年取了蒙汗藥來，好大的一包，怕不有半斤多重，低聲笑道：「這一大包藥，足夠迷倒幾百人。點子倘若只有一人，用手指甲挑這麼一點兒，和在茶裏酒裏，那就夠了。」跟著吩咐眾侍衛搬桌擺櫈，說道桂公公賞酒。眾侍衛大喜，忙著張羅。

韋小寶道：「把酒席擺在犯人廳裏，咱們樂咱們的，讓他媽的這三個刺客瞧得眼紅，饞涎滴滴流。」

酒席設好，御膳房的管事太監已率同小太監和蘇拉（按：清宮中低級雜役，滿洲語稱為「蘇拉」），挑了食盒前來，將菜餚酒壺放在桌上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們三個反賊，幹這大逆不道之事，死到臨頭，還在嘴硬，現下瞧著老爺們喝酒吃菜，倘若饞得熬不過，扮一聲狗叫，老爺就賞你一塊肉吃。」眾侍衛哈哈大笑。

吳立身罵道：「狗侍衛、臭太監，我們平西王爺指日就從雲南起兵，一路打到北京來，將你們這些侍衛、太監一古腦兒捉了，都丟到河裏餵王八。」

韋小寶右手伸入懷裏，手掌裏抓了半把蒙汗藥，左手拿起酒壺，走到吳立身面前，提高酒壺，笑道：「反賊，你想不想喝酒？」吳立身不明他的用意，大聲道：「喝也罷，不喝也罷！平西王大兵一到，你這小太監也是性命難逃。」

韋小寶冷笑道：「那也未必！」高高提起酒壺，仰起了頭，將酒從空中倒將下來，張嘴接住了，一口吞將下去，讚道：「好酒。」左手平放胸前，用食指撥開壺蓋，將右掌中的蒙汗藥都撒入壺中，跟著撥上了壺蓋，左手提高酒壺，在半空中不住搖幌，笑道：「好反賊，死到臨頭，還在胡說八道！」他放蒙汗藥之時，身子遮住酒壺，除吳立身一人之外，誰也沒見，這一搖幌，將蒙汗藥與酒盡數混和。

吳立身瞧在眼裏，登時領悟，暗暗歡喜，大聲道：「大丈夫死就死了，出言求饒，不是好漢。你這壺酒，痛痛快快的就讓老子喝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想喝酒，偏不給你喝，哈哈，哈哈！」轉身回到席上，給眾侍衛都滿滿斟了一杯酒。

張康年等都一齊站起，說道：「不敢當，怎敢要公公斟酒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大家自己兄弟，何必客氣？」舉起杯來，說道：「請，請！」

眾侍衛正要飲酒，門外忽然有人大聲道：「太后傳小桂子。小桂子在這兒麼？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在這兒！」放下酒杯，心道：「老婊子又來找我幹甚麼？」迎將出去，見是四名太監，為首的一人挺胸凸肚，來勢頗為不善，當即跪下，道：「奴才小桂子接旨。」那太監道：「皇太后有要緊事，命你即刻去慈寧宮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站起身來，心想：「迷藥酒都已斟下了，我一離開，眾侍衛自然立即喝酒，西洋鏡馬上拆穿，那也罷了。慈寧宮可萬萬去不得。你慈寧宮是麗春院嗎？你老婊子差人上門來請財主大少？」這時身旁侍衛眾多，心中倒也並不惶恐，笑問：「公公貴姓，以前咱們怎地沒見過？」

那太監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叫董金魁，這就快去罷，太后等著呢。已到處找了你半天啦！」

韋小寶一把拉住他手腕，道：「董公公，快來瞧瞧一件有趣事兒。」拉著他向內走去。

董金魁聽說是有趣事兒，便跟著走進內廳，眼見開著兩桌酒席，便大聲道：「好啊，你們可享福得很哪。小桂子，太后派你經管御膳房，你卻假公濟私，拿了太后和皇上的銀子胡花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眾位侍衛兄弟擒賊有功，皇上命我犒賞三軍。來來來，董公公，還有這三位公公，大家坐下來喝一杯。」董金魁搖頭道：「我不喝！太后傳你，還不快去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眾位侍衛大人都是好朋友，你一杯也不跟人家喝，那可太也瞧不起人了。」董金魁道：「我不喝酒。」

韋小寶向張康年使個眼色，道：「張大哥，這位董公公架子不小，不肯跟咱們喝酒。」

張康年拿起一杯酒來，送到董金魁手中，笑道：「董公公，大家湊個趣兒。」董金魁無奈，只得乾了一杯。韋小寶帶笑道：「這才夠朋友，那三位公公也喝一杯。」那三名太監從侍衛手中接過酒杯，也都喝了。韋小寶道：「好！大夥兒都奉陪一杯。」在四隻空酒杯中又斟滿了酒。眾侍衛一齊舉杯喝了。

韋小寶舉杯時以左手袖子遮住了酒杯，酒杯一側，將一杯藥酒都倒入了袖子。他生恐一杯酒力不夠，又要替眾人斟酒。一名侍衛接過酒壺，道：「我來斟！」

董金魁皺眉道：「桂公公，咱們一聽太后宣召，誰都立刻拔腳飛奔而去。你這麼自顧自的喝酒，那可是大不敬哪！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中間有個緣故，來來來，大家喝了這一杯，我就說個明白。」張康年舉起杯來，道：「董公公請。」董金魁道：「我可沒功夫喝酒。」說著身子微微一幌。

韋小寶知他肚中蒙汗藥即將發作，突然彎腰，叫道：「啊喲，肚子痛。」眾侍衛都感一陣頭暈，有人便道：「怎麼？這酒不對！」韋小寶大聲怒道：「董公公，你奉太后之命，賜毒酒給我們喝，是不是？為甚麼你在酒裏下毒？」

董金魁大驚，顫聲道：「那……那有此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好狠的手段，竟敢在酒裏下毒？眾位兄弟，大夥兒給他拚了。」

眾侍衛頭暈腦脹，茫然失措，只聽得砰砰兩聲響，兩名太監挨不住藥力，先行摔倒。跟著董金魁、張康年、眾侍衛和餘下一名太監先後摔倒，跌得桌翻椅倒，亂成一團。韋小寶搶上前去，在董金魁身上踢了一腳。董金魁唔的一聲，手足微微一動，雙眼已難睜開。

韋小寶大喜，先奔過去掩上了廳門，拔出匕首，在董金魁和三名太監胸口一人一劍。劉一舟「啊」的一聲，大為驚訝。韋小寶再用匕首將吳立身、劉一舟、敖彪手足上綁縛的牛筋盡數割斷。他這匕首削鐵如泥，割牛筋如割粉絲麵條。

吳立身等三人武功均頗不弱，吳立身尤其了得，三人雖受拷打，但都是皮肉之傷，並未損到筋骨。劉一舟道：「桂公公，咱……咱們怎生逃出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吳老爺子，敖師兄，你們兩位找兩個身材差不多的侍衛，跟他們換了衣衫。劉師兄，你沒鬍子，可以假扮太監，跟這姓董的換了衣衫。」劉一舟道：「我也扮侍衛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行！你假扮太監。」劉一舟不敢違拗，點了點頭。三人迅即改換了裝束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跟我來，不論有誰跟你們說話，只管扮啞巴，不可答話。」從懷中取出化屍藥粉，拉開董金魁的屍體，放在廳角，用匕首在他上身、下身到處戳上幾個洞，每個洞中都彈上些藥粉，讓屍體消毀得加倍迅速，這才開了廳門，領著三人出去。

一出侍衛房，反手帶上了房門，逕向御膳房而去。

※※※

御膳房在乾清宮之東，與侍衛房相距甚近，片刻間便到了。只見錢老闆早已恭恭敬敬的站著等候，手下幾名漢子抬來了兩口洗剝乾淨的大光豬。

韋小寶臉色一沉，喝道：「老錢，你這太也不成話了！我吩咐你抬幾口好豬來，卻用這般又瘦又乾、生過十七八胎的老母豬來敷衍老子，你……你……他媽的，你這碗飯還想吃不吃哪？」他罵一句，錢老闆惶惶恐恐的躬身應一聲：「是！」

御膳房眾太監見錢老闆所抬來的，實在是兩口肥壯大豬，但挑剔送來的貨物不妥，原是御膳房管事太監撈油水的不二法門，任你送來的牛羊雞鴨絕頂上等，在管事太監口中，也變成了連施捨叫化子也沒人要的臭貨賤貨。只有送貨人銀子一包包的遞上來，臭賤之物才搖身一變，變成了可入皇帝、皇后之口的精品。眾太監聽韋小寶這等說，心下雪亮，跟著連聲吆喝：「攆出去！這兩口發臭的爛豬，只好丟在菜地裏當肥料。」

韋小寶愈加惱怒，手一揮，向吳立身等三人道：「兩位侍衛大哥，還有這位公公，你們三個押了這傢伙出去，攆到宮門外，再也不許他們進來。」

錢老闆不知韋小寶是何用意，愁眉苦臉道：「公公原諒了這遭，小……小人回頭去換更大更肥的肉豬來，另有薄禮……薄禮孝敬眾位公公，這一次……這一次請公公多多包涵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要肉豬，自會差人來叫你。快去，快去！」錢老闆欠腰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御膳房眾太監相視而笑，均想：「你有禮物孝敬，桂公公自然不會轟走你了。」

吳立身、劉一舟、敖彪三人跟在錢老闆身後，又推又拉，將他攆出廚房。

韋小寶跟在後面，來到走廊之中，四顧無人，低聲說道：「錢老兄，這三位是沐王府的英雄，第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『搖頭獅子』吳老爺子。」錢老本「啊」的一聲，喜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在下不回頭招呼，三位莫怪。」吳立身聽得他是韋小寶的同伴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「身在險地，理當如此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錢老哥，你跟貴會韋香主說，癩痢頭小三子幫他辦成了。你領這三位好朋友去見沐小公爺和柳老爺子。這三位朋友一走，宮裏立時便會追拿刺客，你可再也不能進宮來了。」錢老闆道：「是，是。敝會上下，都感謝公公的大德。」吳立身問道：「這位錢朋友是天地會的？」錢老闆道：「正是！」

五人快步來到神武門。守衛宮門的侍衛見到韋小寶，都恭恭敬敬問好：「桂公公好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夥兒都好。」這些侍衛雖見吳立身等三人面生，但見韋小寶挽著吳立身的右臂，自是誰也不敢多問一句。

五人出得神武門，又走了數十步。韋小寶道：「在下要回宮去了，後會有期，大家不必多禮。」吳立身道：「救命之恩，不敢望報。此後天地會如有驅策，吳某敖某師徒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敢當。」只見劉一舟大步走在前面，回頭相望，自是怪吳立身何不快走，此處離宮門不遠，尚未脫險。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回神武門來，向守門的侍衛道：「那公公是皇太后的親信，說道奉了太后慈旨，命我親自送這幾人出宮。他媽的，可不知是甚麼路道！」守衛的侍衛道：「好大的架子！怎能勞動桂公公的大駕？莫非是親王貝勒不成？」另一名侍衛道：「就算是親王貝勒，也不能要桂公公親自相送啊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太后的差使，可教人莫名其妙。我心裏可著實犯疑，只是那太監拿了太后的親筆慈旨來，咱們做奴才的可不敢不辦，是不是？」幾名侍衛道：「是，是！那又有甚麼法子？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侍衛房中，見眾人昏迷在地，兀自未醒，當下舀了一盆冷水，潑在張康年頭上。張康年悠悠醒轉，微笑道：「桂公公，我怎地就這麼容易的醉了？」老大不好意思的坐起，見到廳上情景，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怎……怎……那些刺客……已經走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太后派了那姓董的太監來，使蒙汗藥迷倒了咱們，將三名刺客救去了。」

那蒙汗藥分明是張康年親自拿來交給韋小寶的，聽他這麼說，心下全然不信，但藥力初退，腦子兀自胡裏胡塗的，不知如何置答。

韋小寶道：「張大哥，多總管命你暗中放了刺客，是不是？」張康年點頭道：「多總管說，這是皇上的密旨，放了刺客，好追查主使的反賊頭兒是誰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是了。可是宮裏走脫了刺客，負責看守的人有沒有罪？」

張康年一驚，道：「那……那自然有罪，不過……不過這是多總管吩咐過的，我們做下屬的，不過奉命行事罷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多總管有手令給你沒有？」張康年更加驚了，道：「沒……沒有。他親口說了，用……用不著甚麼手令。多總管說道，這是奉了皇上的旨意辦事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多總管拿了皇上親筆的聖旨給你看了？」張康年顫聲道：「沒……沒有。難道……難道多總管的話是假的？」全身發抖，牙齒上下相擊，格格作聲。

韋小寶道：「假是不假。我就怕多總管不認帳，事到臨頭，往你身上一推，可有些不大妙。張大哥，皇上為甚麼要放刺客出去？」張康年道：「多總管說，要從這三名刺客身上，引出背後主使的人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事情倒確是這樣。只不過宮中放走刺客，若不追究，連刺客也不會相信。這背後主使之人，就未必查得出。說不定皇上會殺幾個人，張揚一下，好讓刺客不起疑心。」

這幾句話韋小寶倒沒冤枉了皇帝，康熙確曾命他殺幾名侍衛，以堅被釋的刺客之信。

張康年驚惶之下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公公救命！」說著連連磕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張大哥何必多禮。」伸手扶起，笑道：「眼前有現成的朋友頂缸，咱們往這四名太監頭上一推，說他們下蒙汗藥迷倒了眾人，放走刺客，可不跟你沒干係了？皇上聽說這四名太監是太后派來的，自然不會追究。皇上也不是真的要殺你，只要有人頂缸，將放走刺客之事遮掩了過去，皇上多半還有賞賜給你呢。」

張康年大喜，叫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多謝公公救命之恩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件事我雖沒救你性命，但適才你昏迷不醒之時，沒一劍將你殺了，卻也是手下留情。皇上金口吩咐，叫我殺幾名侍衛的。」說道：「咱們快救醒眾兄弟，咬定是這四名太監來放了刺客。」

張康年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但想不知是否真能脫卻干係，兀自心慌意亂，手足發軟，當下舀了冷水，將眾侍衛一一救醒。

眾人聽說是太監董金魁將自己迷倒，殺了三名太監，救了三名刺客，無不破口大罵。大家心中起疑：「太后為甚麼要放走刺客？莫非這些刺客是太后招來的？」但既牽涉到太后，人人都只在心中想想，誰也不敢宣之於口。這時董金魁的屍身衣服均已化盡，都道他已帶領刺客逃出宮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自己住處，走進內房。沐劍屏忙問：「桂大哥，有甚麼消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桂大哥沒消息，好哥哥倒有一些。」

沐劍屏微笑道：「這消息我不著急，自有著急的人，來叫你好哥哥。」方怡臉上一陣暈紅，低聲道：「好兄弟！你年紀比我小，我叫你好兄弟，那可行了罷？」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好老婆變成了好姊姊，眼睛一霎，老母雞變鴨。行了，救出去啦！」

方怡猛地坐起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說我劉師哥已救出去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。我答應你去救，自然救了。」方怡道：「怎……怎麼救的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山人自有妙計。下次你見到你師哥，他自會說給你聽。」

方怡吁了口長氣，抬頭望著屋頂，道：「謝天謝地，當真是菩薩保祐。」

韋小寶見到方怡這般歡喜到心坎裏去的神情，心下著惱，輕輕哼了一聲，也不說話。

沐劍屏道：「師姊，你謝天謝地謝菩薩，怎不謝謝你那個好兄弟？」

方怡道：「好兄弟的大恩大德，不是說一聲『謝謝』就能報答得了的。」

韋小寶聽她這麼說，又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「那也不用怎麼報答。」

方怡道：「好兄弟，劉師哥說了些甚麼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也沒說甚麼，他只求我救他出去。」方怡「嗯」了一聲，又問：「他問到我們沒有？」韋小寶側頭想了想，說道：「沒有。我跟他說，你是在一個安穩所在，不用擔心，不久我就會送你去和他相會。」

方怡點頭道：「是！」突然之間，兩行眼淚從面頰上流了下來。

沐劍屏問道：「師姊，你怎麼哭了？」

方怡喉頭哽咽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心中歡喜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媽的，你為了劉一舟這小白臉，歡喜得這個樣子。這浪勁兒老子可不愛多瞧。小玄子叫我查究主使刺客的頭兒，我得出去鬼混一番，然後回報。」

當下出得宮去，信步來到天橋一帶閒逛。

# 第十四回 放逐肯消亡國恨 歲時猶動楚人哀

北京天橋左近，都是賣雜貨、變把戲、江湖閒雜人等聚居的所在。韋小寶還沒走近，只見二十名差役蜂擁而來，兩名捕快帶頭，手拖鐵鍊，鎖拿著五個衣衫襤褸的小販。差役手中舉著七八個麥桿紮成的草把，草把上插滿了冰糖葫蘆。這五個小販顯然都是賣冰糖葫蘆的。

韋小寶心中一動，閃在一旁，眼見眾差役鎖著五名小販而去，只聽得人叢中有個老者嘆道：「這年頭兒，連賣冰糖葫蘆也犯了天條啦。」

韋小寶正待詢問，忽聽得咳嗽一聲，有個人挨近身來，弓腰曲背，滿頭白髮，正是「八臂猿猴」徐天川。他向韋小寶使個眼色，轉身便走。韋小寶跟在他後面。

來到僻靜之處，徐天川道：「韋香主，天大的喜事。」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我將吳立身他們救出去的事，你已經知道了。」說道：「那也沒甚麼。」徐天川瞪眼道：「沒甚麼？總舵主到了！」

韋小寶一驚，道：「我……我師父到了？」徐天川道：「正是，是昨晚到的，要我設法通知韋香主，即刻去和他老人家相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跟師父分別了大半年，功夫一點也沒練，師父一見到，立刻便會查究練功的進境，只有繳一份白卷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支吾道：「皇帝差我出來辦事，立刻就須回報。我辦完了事，再去見師父罷。」徐天川道：「總舵主吩咐，他在北京不能多耽，請韋香主無論如何馬上去見他老人家。」

韋小寶見無可推託，只得硬了頭皮，跟著徐天川來到天地會聚會的下處，心想：「早知這樣，這幾天我賴在宮裏不出來啦。師父總不能到宮裏來揪我出去。」還沒進胡同，便見天地會弟兄們散在街邊巷口，給總舵主把風。進屋之後，一道道門也都有人把守。

來到後廳，只見陳近南居中而坐，正和李力世、關安基、樊綱、玄貞道人、祁彪清等人說話。韋小寶搶上前去，拜伏在地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來啦，可想煞弟子了。」

陳近南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好孩子，大家都很誇獎你呢。」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見師父臉色甚和，放下了一半心，說道：「師父身子安好？」陳近南微笑道：「我很好。你功夫練得怎樣了？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沒有？」

韋小寶早在尋思，師父考查武功時拿甚麼話來推搪，師父十分精明，可不容易騙過，只有隨機應變，說道：「不明白的地方多著呢。好容易盼到師父來了，正要請師父指點。」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很好，這一次我要為你多耽幾日，好好點撥你一下。」

正說到這裏，守門的一名弟兄匆匆進來，躬身道：「啟稟總舵主：有人拜山，說是雲南沐王府的沐劍聲和柳大洪。」陳近南大喜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咱們快去迎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弟子沒換過裝束，不便跟他們相見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是，你在後邊等我罷。」

天地會一行人出去迎客，韋小寶轉到廳後，搬了張椅子坐著。

過不多時，便聽到柳大洪爽朗的笑聲，說道：「在下生平有個志願，要見一見天下聞名的陳總舵主，今日得如所願，當真喜歡得緊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承蒙柳老英雄抬愛，在下愧不敢當。」眾人說著話，走進廳來，分賓主坐下。

沐劍聲道：「貴會韋香主不在這裏嗎？在下要親口向他道謝。韋香主大恩大德，敝處上下，無不感激。」陳近南還不知原因，奇道：「韋小寶小小孩子，小公爺如此謙光，太抬舉小孩子們了。」只聽一人大聲道：「在下師徒和這劉師姪的性命，都是韋香主救的。韋香主義薄雲天，在下曾向貴會錢師傅說過，貴會如有驅策，姓吳的師徒隨時奉命。」說話的正是「搖頭獅子」吳立身。陳近南不明就裏，問道：「錢兄弟，那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錢老本陪著吳立身等三人同去沐劍聲的住處，當下便被留住了酒肉款待。然後沐劍聲、柳大洪親自率同眾人，請錢老本帶路，到天地會的下處來道謝，沒料到總舵主駕到，這時聽陳近南問起，便簡略說了經過，說道韋香主有個好朋友在清宮做太監，受了韋香主之託，不顧危險，將失陷在宮裏的吳立身等三人救了出來。

陳近南一聽，便知甚麼韋香主的好朋友云云，就是韋小寶自己，心下甚喜，笑道：「小公爺、柳老爺子、吳大哥，三位可太客氣了。敝會和沐王府同氣連枝，自己人有難，出手相援，那是理所當然，說得上甚麼感恩報德？那韋小寶是在下的小徒，年幼不懂事，只是於這『義氣』二字，倒還瞧得極重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心下沉吟：「小寶混在清宮之中，本來十分隱秘，只盼他能刺探到宮中重要機密，以利反清復明大業。既然做了這等大事出來，江湖上遲早都會知道，倘若再向沐王府隱瞞，便顯得不夠朋友了。」

吳立身道：「我們很想見一見韋香主，親口向他道謝。」

陳近南笑道：「大家是好朋友，這事雖然干係不小，卻也不能相瞞。混在宮裏當小太監的，就是我那小徒韋小寶自己。小寶，你出來見過眾位前輩。」

韋小寶在廳壁後應道：「是！」轉身出來，向眾人抱拳行禮。

沐劍聲、柳大洪、吳立身等一齊站起，大為驚訝。沐劍聲等沒想到韋香主就是小太監；吳立身、敖彪、劉一舟三人沒想到救他們性命的小太監，竟然便是天地會的韋香主。

韋小寶笑嘻嘻的向吳立身道：「吳老爺子，剛才在皇宮之中，晚輩跟你說的是假名字，你老可別見怪。」吳立身道：「身處險地，自當如此。我先前便曾跟敖彪說，這位小英雄辦事乾淨利落，有擔當，有氣概，實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韃子宮中，怎會有如此人才？我們都感奇怪。原來是天地會的香主，那……嘿嘿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」說著翹起了大拇指，不住搖頭，滿臉讚嘆欽佩之色。

「搖頭獅子」吳立身是柳大洪的師弟，在江湖上也頗有名聲。陳近南聽他這等稱讚自己徒弟，心中大喜，笑道：「吳兄可別太誇獎了，寵壞了小孩子。」

柳大洪仰起頭來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陳總舵主，你一人可佔盡了武林中的便宜。武功這等了得，聲名如此響亮，手創的天地會這般興旺，連收的徒兒，也是這麼給你增光。」陳近南拱手道：「柳老爺子這話，可連我也寵壞了。」柳大洪道：「陳總舵主，姓柳的生平佩服之人，沒有幾個。你的丰采為人，教我打從心底裏佩服出來。日後趕跑了韃子，咱們朱五太子登了龍庭，這宰相嘛，非請你來當不可。」

陳近南微微一笑道：「在下無德無能，怎敢居這高位？」

祁彪清插口道：「柳老爺子，將來趕跑了韃子，朱三太子登極為帝，中興大明，這天下兵馬大元帥的職位，大夥兒一定請你老人家來當的。」柳大洪圓睜雙眼，道：「你……你說甚麼？甚麼朱三太子？」祁彪清道：「隆武天子殉國，留下的朱三太子，行宮眼下設在台灣。他日還我河山，朱三太子自然正位為君。」

柳大洪霍地站起，厲聲道：「天地會這次救了我師弟和徒弟，我們很承你們的情，可是大明天子的正統，卻半點也錯忽不得。祁老弟，真命天子明明是朱五太子。永曆天子乃是大明正統，天下皆知，你可不得胡說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柳老爺子請勿動怒，咱們眼前大事，乃是聯絡江湖豪傑，共反滿清，至於將來到底是朱三太子還是朱五太子做皇帝，說來還早得很，不用先傷了自己人和氣。大明帝系的正統誰屬，自然是大事，可也不是咱們做臣子的一時三刻所能爭得明白。來來來，擺上酒來，大夥兒先喝個痛快。只要大家齊心協力，將韃子殺光了，甚麼事不能慢慢商量？」

沐劍聲搖頭道：「陳總舵主這話可不對了！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我們保朱五太子，決不是貪圖甚麼榮華富貴。陳總舵主只要明白天命所歸，向朱五太子盡忠，我們沐王府上下，盡歸陳總舵主驅策，不敢有違。」

陳近南微笑搖頭，說道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。朱三太子好端端在台灣。台灣數十萬軍民，天地會十數萬弟兄，早已向朱三太子效忠。」

柳大洪雙眼一瞪，大聲道：「陳總舵主說甚麼數十萬軍民，十數萬弟兄，難道想倚多為勝嗎？可是天下千千萬萬百姓，都知道永曆天子在緬甸殉國，是大明最後的一位皇帝。咱們不立永曆天子的子孫，又怎對得起這位受盡了千辛萬苦、終於死於非命的大明天子？」他本來聲若洪鐘，這一大聲說話，更是震耳欲聾，但說到後來，心頭酸楚，話聲竟然嘶啞。

陳近南這次來到北京，原是得悉徐天川為了唐王、桂王正統誰屬之事，與沐王府白氏兄弟起了爭執，以致失手打死白寒松。他一心以反清復明大業為重，倘若韃子尚未打跑，自己夥裏先爭鬥個不亦樂乎，反清大事必定障礙重重。是以他得訊之後，星夜從河南趕到京城，只盼能以極度忍讓，取得沐王府的原宥。到北京後一問，局面遠比所預料的為佳，天地會在京人眾由韋小寶率領，已和沐王府的首腦會過面，雙方並未破臉，頗有轉圜餘地，待知韋小寶又救了吳立身等三人，則徐天川誤殺白寒松之事定可揭過無疑。不料祁彪清和柳大洪提到唐桂之爭，情勢又漸趨劍拔弩張。眼見柳大洪說到永曆帝殉國之事，老淚涔涔而下，不由得心中一酸，說道：「永曆陛下殉國，天人共憤。古人言道：『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。』何況我漢人多過了韃子百倍？韃子勢力雖大，我大漢子孫只須萬眾一心，何愁不能驅除胡虜，還我河山。沐小公爺、柳老爺子，咱們大仇未報，豈可自己先起爭執？今日之計，咱們須當同心合力，殺了吳三桂那廝，為永曆陛下報仇，為沐老公爺報仇。」

沐劍聲、柳大洪、吳立身等一齊站起，齊聲道：「對極，對極！」有的人淚流滿面，有的人全身發抖，都是激動無比。

陳近南道：「到底正統在隆武，還是在永曆，此刻也不忙細辯。沐小公爺、柳老爺子，天下英雄，只要是誰殺了吳三桂，大家就都奉他號令！」

沐劍聲之父沐天波為吳三桂所殺，他日日夜夜所想，就是如何殺了吳三桂，聽陳近南這麼說，首先叫了出來：「正是，那一個殺了吳三桂，天下英雄都奉他號令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沐小公爺，敝會就跟貴府立這麼一個誓約，是貴府的英雄殺了吳三桂，天地會上下都奉沐王府的號令……」沐劍聲接著道：「是天地會的英雄殺了吳三桂，雲南沐家自沐劍聲以次，個個都奉天地會陳總舵主號令！」兩人伸出手來，拍的一聲，擊了一掌。

江湖之上，倘若三擊掌立誓，那就決計不可再有反悔。

※※※

二人又待互擊第二掌，忽聽得屋頂上有人一聲長笑，說道：「要是我殺了吳三桂呢？」

東西屋角上都有人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天地會守在屋上的人搶近查問。接著拍的一聲輕響，一人從屋面躍入天井，廳上長窗無風自開，一個青影迅捷無倫的閃將進來。

東邊關安基、徐天川，西邊柳大洪、吳立身同時出掌張臂相攔。那人輕輕一縱，從四人頭頂躍過，已站在陳近南和沐劍聲身前。

關徐柳吳四人合力，居然沒能將此人攔住。此人一足剛落地，四人的手指都已抓在他身上，關安基抓住他右肩，徐天川抓住他右脅，柳大洪捏住了他左臂，吳立身則是雙手齊施，抓住了他後腰。四人所使的全是上乘的擒拿手法。

那人並不反抗，笑道：「天地會和沐王府是這樣對付好朋友麼？」

眾人見這人一身青衣長袍，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，身形高瘦，瞧模樣是個文弱書生。

陳近南抱拳道：「足下尊姓大名？是好朋友麼？」

那書生笑道：「不是好朋友，也不來了。」突然間身子急縮，似乎成為一個肉團。關安基等四人手中陡然鬆了，都抓了個空。嗤嗤裂帛聲中，一團青影向上拔起。

陳近南一聲長笑，右手疾抓。那書生脫卻四人掌握，猛感左足踝上陡緊，猶如鐵箍一般箍住。他右足疾出，逕踢陳近南面門。這一腳勁力奇大，陳近南順手提起身畔茶几一擋，拍的一聲，一張紅木茶几登時粉碎。陳近南右手甩出，將他往地下擲去。那書生臀部著地，身子卻如在水面滑行，在青磚上直溜了出去，溜出數丈，腰一挺，靠牆站起。

關安基、徐天川、柳大洪、吳立身四人手中，各自抓住了一塊布片，卻是將那書生身上青布長袍各自拉了一大片下來。這幾下兔起鶻落，動作迅捷無比。六人出手乾淨利落，旁觀眾人看得清楚，忍不住大聲喝采。這中間喝采聲最響的，還是那「鐵背蒼龍」柳大洪。吳立身連連搖頭，臉上卻是又慚愧，又佩服的神情。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閣下既是好朋友，何不請坐喝茶？」那書生拱手道：「這杯茶原是要叨擾的。」踱著方步走近，向眾人團團一揖，在最末的一張椅子上坐下。各人若不是親眼見他顯示身手，真難相信這樣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，竟會身負如此上乘武功。

陳近南笑道：「閣下何必太謙？請上坐！」

那書生搖手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在下得與眾位英雄並坐，已是生平最大幸事，又怎敢上坐？陳總舵主，你剛才問我姓名，未及即答，好生失敬。在下姓李，草字西華。」

陳近南、柳大洪等聽他自報姓名，均想：「武林之中，沒聽到有李西華這一號人物，那多半是假名了。但少年英雄之中，也沒聽到有那一位身具如此武功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在下孤陋寡聞，江湖上出了閣下這樣一位英雄，竟未得知，好生慚愧。」

李西華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人道天地會陳總舵主待人誠懇，果然名不虛傳。你聽了賤名，倘若說道『久仰，久仰』，在下心中，不免有三分瞧你不起了。在下初出茅廬，江湖上沒半點名頭，連我自己也不久仰自己，何況別人？哈哈，哈哈！」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今日一會，李兄大名播於江湖，此後任誰見到李兄，都要說一聲『久仰，久仰』了！」這句話實是極高的稱譽，人人都聽得出來。天地會、沐王府的四大高手居然攔他不住、抓他不牢，陳近南和他對了兩招，也不過略佔上風，如此身手，不數日間自然遐邇知聞。

李西華搖手道：「不然，在下適才所使的，都不過是小巧功夫，不免有些旁門左道。這位老爺子使招『雲中現爪』，抓得我手臂險些斷折。這位愛搖頭的大鬍子朋友雙手抓住我後腰，想必是一招『搏兔手』，抓得我哭又不是，笑又不是。這位白鬍子老公公這招『白猿取桃』，真把我脅下這塊肉當作蟠桃兒一般，牢牢拿住，再不肯放。這位長鬍子朋友使的這一手……嗯，嗯。招數巧妙，是不是『城隍扳小鬼』啊？」關安基左手大拇指一翹，承認他說得不錯。其實這一招本名「小鬼扳城隍」，他倒轉來說，乃是自謙之詞。

關安基等四人同時出手，抓住他身子，到他躍起掙脫，不過片刻之間，他竟能將四人所使招數說得絲毫無誤，這份見識，似乎又在武功之上。

柳大洪道：「李兄，你這身手了得，眼光更是了得。」

李西華搖手道：「老爺子誇獎了。四位剛才使在兄弟身上的，不論那一招，都能取人性命。但四位點到即止，沒傷到在下半分，四位前輩手底留情，在下甚是感激。」

柳大洪等心下大悅，這「雲中現爪」、「搏兔手」、「白猿取桃」、「小鬼扳城隍」四招，每一招確然都能化成極厲害的殺手，只須加上一把勁便是。李西華指出這節，大增他四人臉上光采。

陳近南道：「李兄光降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李西華道：「這裏先得告一個罪。在下對陳總舵主向來仰慕，這次無意之中，得悉陳總舵主來到北京，說甚麼要來瞻仰丰采。只是沒人引見，只好冒昧做個不速之客，在屋頂之上，偷聽到了幾位的說話。在下恨吳三桂這奸賊入骨，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，忍不住多口，眾位恕罪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躬身行禮。

眾人一齊站起還禮。天地會和沐王府幾位首腦自行通了姓名。韋小寶雖是天地會首腦，此刻在北京名位僅次於陳近南，但見李西華的眼光始終不轉到自己臉上，便不說話。

沐劍聲道：「閣下既是吳賊的仇人，咱們敵愾同仇，乃是同道，不妨結盟攜手，共謀誅此大奸。」李西華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適才小公爺和陳總舵主正在三擊掌立誓，卻給在下冒冒失失的打斷了。兩位三擊掌之後，在下也來拍上三掌可好？」柳大洪道：「閣下是說，倘若閣下殺了吳三桂，天地會和沐王府群豪，都得聽奉閣下號令？」李西華道：「那可萬萬不敢。在下是後生小子，得能追隨眾位英雄，已是心滿意足，那敢說號令群雄？」

柳大洪點了點頭道：「那麼閣下心目之中，認為隆武、永曆，那一位先帝才是大明的正統？」當年柳大洪跟隨永曆皇帝和沐天波轉戰西南，自滇入緬，經歷無盡艱險，結果永曆皇帝還是給吳三桂害死，他立下血誓，要扶助永曆後人重登皇位。陳近南顧全大體，不願為此而生爭執，但這位熱血滿腔的老英雄卻念念不忘於斯。

李西華說道：「在下有一句不入耳的言語，眾位莫怪。」柳大洪臉上微微變色，搶著問道：「閣下是魯王舊部？」當年明朝崇禎皇帝死後，在各地自立抗清的，先有福王，其後有唐王、魯王和桂王。柳大洪一言出口，馬上知道這話說錯了，瞧這李西華的年紀，說不定還是生於清兵入關之後，決不能是魯王的舊部，又問：「閣下先人是魯王舊部？」

李西華不答他的詢問，說道：「將來驅除了韃子，崇禎、福王、唐王、魯王、桂王的子孫，誰都可做皇帝。其實只要是漢人，那一個不可做皇帝？沐小公爺、柳老爺子何嘗不可？台灣的鄭王爺，陳總舵主自己，也不見得不可以啊。大明太祖皇帝趕走蒙古皇帝，並沒去再請宋朝趙家的子孫來做皇帝，自己身登大寶，人人心悅誠服。」

他這番話人人聞所未聞，無不臉上變色。

柳大洪右手在茶几上一拍，厲聲道：「你這幾句話當真大逆不道。咱們都是大明遺民，孤臣孽子，只求興復明朝，豈可存這等狼子野心？」

李西華並不生氣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柳老爺子，晚輩有一事不明，卻要請教。那便是適才提及過的。大宋末年，蒙古韃子佔了我漢人的花花江山，我大明洪武帝龍興鳳陽，趕走韃子，為甚麼不立趙氏子孫為帝？」柳大洪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趙氏子孫氣數已盡，這江山是太祖皇帝血戰得來，自然不會拱手轉給趙氏！何況趙氏子孫於趕走韃子一事無尺寸之功，就算太祖皇帝肯送，天下百姓和諸將士卒也必不服。」

李西華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將來朱氏子孫有沒有功勞，此刻誰也不知。倘若功勞大，人人推戴，這皇位旁人決計搶不去；如果也無尺寸之功，就算登上了龍庭，只怕也坐不穩。柳老爺子，反清大業千頭萬緒，有的當急，有的可緩。殺吳三桂為急，立新皇帝可緩。」

柳大洪張口結舌，答不出話來，喃喃道：「甚麼可急可緩？我看一切都急，恨不得一古腦兒全都辦妥了才好。」

李西華道：「殺吳三桂當急者，因吳賊年歲已高，若不早殺，給他壽終正寢，豈不成為天下仁人義士的終身大恨？至於奉立新君，那是趕走韃子之後的事。咱們只愁打不垮韃子，至於要奉立一位有道明君，總是找得到的。」

陳近南聽他侃侃說來，入情入理，甚是佩服，說道：「李兄之言有理，但不知如何誅殺吳三桂那奸賊，要聽李兄宏論。」李西華道：「不敢當，晚輩正要向各位領教。」沐劍聲道：「陳總舵主有何高見？」陳近南道：「依在下之見，吳賊作孽太大，單是殺他一人，可萬萬抵不了罪，總須搞得他身敗名裂，滿門老幼，殺得寸草不存，連一切跟隨他為非作歹的兵將部屬，也都一網打盡，方消了我大漢千千萬萬百姓心頭之恨。」

柳大洪拍桌大叫：「對極，對極！陳總舵主的話，可說到了我心坎兒裏去。老弟，我聽了你這話，心癢難搔，你有甚麼妙計，能殺得吳賊合府滿門，雞犬不留？」一把抓住陳近南手臂，不住搖動，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！」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這是大夥兒的盼望，在下那有甚麼奇謀妙策，能如此對付吳三桂。」

柳大洪「哦」的一聲，放脫了陳近南的手臂，失望之情，見於顏色。

陳近南伸出手掌，向沐劍聲道：「小公爺，咱們還有兩記沒擊。」

沐劍聲道：「正是！」伸手和他輕輕擊了兩掌。

陳近南轉頭向李西華道：「李兄，咱們也來擊三掌如何？」說著伸出了手掌。

李西華站起身來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陳總舵主要是誅殺了吳賊，李某自當恭奉天地會號令，不敢有違。李某倘若僥倖，得能手刃這神奸巨惡，只求陳總舵主肯賞臉，與李某義結金蘭，讓在下奉你為兄，除此之外，不敢復有他求。」

陳近南笑道：「李賢弟，你可太也瞧得起我了。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

韋小寶在一旁瞧著群雄慷慨的神情，忍不住百脈賁張，恨不得自己年紀立刻大了，武功立刻高了，也如這位李西華一般，在眾位英雄之前，大出風頭。聽得師父說到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」，不禁喃喃自語：「駟馬難追，駟馬難追。」心想：「他媽的，駟馬是匹甚麼馬？跑得這麼快？」

陳近南吩咐屬下擺起筵席，和群雄飲宴。席間李西華談笑風生，見聞甚博，但始終不露自己的門派家數，出身來歷。

李力世和蘇岡向他引見群豪。李西華見韋小寶年紀幼小，居然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，不禁大是詫異，待知他是陳近南的徒弟，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他喝了幾杯酒，先行告辭。

陳近南送到門邊，在他身邊低聲道：「李賢弟，適才愚兄不知你是友是敵，多有得罪，抓住你足踝之時使了暗勁。這勁力兩個時辰之後便發作。你不可絲毫運勁化解，在泥地掘個洞穴，全身埋在其中，只露出口鼻呼吸，每日埋四個時辰，共須掩埋七天，便無後患。」

李西華一驚，大聲道：「我已中了你的『凝血神抓』？」

陳近南道：「賢弟勿須驚恐，依此法化解，絕無大患。愚兄魯莽得罪，賢弟勿怪。」

李西華臉上驚惶之色隨即隱去，笑道：「那是小弟自作自受。」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今日始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」躬身行禮，飄然而去。

柳大洪道：「陳總舵主，你在他身上施了『凝血神抓』？聽說中此神抓之人，三天後全身血液慢慢凝結，變成了漿糊一般，無藥可治，到底是否如此？」陳近南道：「這功夫太過陰毒，小弟素來不敢輕施，只是見他武功厲害，又竊聽了我們的機密，不明他是何居心，才暗算了他。這可不是光明磊落的行徑，說來慚愧。」沐劍聲道：「此人若是韃子鷹犬，或是吳三桂的部屬，陳總舵主如不將他制住，咱們的機密洩漏出去，為禍不小。陳總舵主一舉手間便已制敵，令對方受損而不自知，這等神功，令人好生佩服。」

陳近南又為白寒松之死向白寒楓深致歉意。白寒楓道：「陳總舵主，此事休得再提。先兄人死不能復生，韋香主救了吳師叔他們三人，在下好生感激。」

沐劍聲心中掛念著妹子下落，但聽天地會群雄不提，也不便多問，以免顯得有懷疑對方之意。又飲了幾巡酒，沐劍聲等起身告辭。韋小寶道：「小公爺，你們最好搬一搬家，早晚韃子便會派兵來跟你們搗亂。雖然你們不怕，但韃子兵越來越多，一時之間，恐怕也殺不了這許多。」柳大洪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說得好，多謝你關照，我們馬上搬家便是。」沐劍聲道：「陳總舵主，韋香主，眾位朋友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後會有期。」

沐王府眾人辭出後，陳近南道：「小寶，跟我來，我瞧瞧你這幾個月來，功夫進境怎樣了。」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，臉上登時變色，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跟著師父走進東邊一間廂房，說道：「師父，皇帝派我查問宮中刺客的下落，弟子可得趕著回報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甚麼刺客下落？」他昨晚剛到，於宮中有刺客之事，只約略聽說。

韋小寶便將沐王府群豪入宮行刺，意圖嫁禍於吳三桂等情說了。

陳近南吁了口氣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他雖多歷風浪，但得悉此事也是頗為震動，說道：「沐家這些朋友膽氣粗豪，竟然大舉入宮。我還道他們三數人去行刺皇帝，因而被擒，原來還是為了對付吳三桂這奸賊。你救了吳立身他們三人，再回宮去，不怕危險嗎？」

韋小寶要逞英雄，自然不說釋放刺客是奉了皇帝命令，回宮去絕無危險，吹牛道：「弟子已拉了幾個替死鬼，將事情推在他們頭上，看來一時三刻，未必會疑心到弟子身上。師父叫我在宮裏刺探消息，倘若為了救沐王府的三人，從此不能回宮，豈不誤了師父大事？」

陳近南甚喜，說道：「對。咱們已跟沐劍聲三擊掌立誓，按理說，沐王府剩下來的人已經不多，決不能是天地會的對手。我跟他們立這個約，一來免得爭執唐、桂正統，傷了兩家和氣，韃子未滅，我們漢人的豪傑先行自相殘殺起來，大事如何可成？二來如能將沐王府收歸本會，也大大增強我天地會的力量。原來他們竟敢入宮大鬧，足見為了搞倒吳賊，無所不用其極。咱們也須盡力以赴，否則給他們搶了先，天地會須奉沐王府的號令，大夥兒豈不臉上無光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沐小公爺有甚麼本事，只不過仗著有個好爸爸，如果我投胎在他娘肚皮裏，一樣的是個沐小公爺。像師父這樣大英雄大豪傑，倘若不得不聽命於他，可把我氣也氣死了。」

陳近南一生之中，不知聽過了多少恭維諂諛的言語，但這幾句話出於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之口，覺得甚是真誠可喜，不由得微微一笑。他可不知韋小寶本性原已十分機伶，而妓院與皇宮兩處，更是天下最虛偽、最奸詐的所在，韋小寶浸身於這兩地之中，其機巧狡獪早已遠勝於尋常大人。陳近南在天地會中，日常相處的均是肝膽相照的豪傑漢子，那想得到這個小弟子言不由衷，十句話中恐怕有五六句就靠不住。他拍拍韋小寶肩頭，微笑道：「小孩子懂得甚麼？你怎知沐家小公爺沒甚麼本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派人去皇宮行刺，徒然送了許多手下人的性命，對吳三桂卻絲毫無損，那便是沒本事，可說是大大的笨蛋。」陳近南道：「你怎知對吳三桂絲毫無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沐家小公爺用的計策是極笨的。他叫進宮行刺之人，所穿的內衣上縫了『平西王府』的字，所用兵刃上又刻了『平西王府』、或『大明山海關總兵府』的字。韃子又不是笨蛋，自然會想到，如果真是吳三桂的手下，為甚麼會用刻上了字的兵器？」

陳近南點頭道：「這話倒也不錯。」

韋小寶又道：「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正在北京，帶了大批珠寶財物向皇帝進貢。吳三桂真要行刺皇帝，不會在這時候。再說，他行刺皇帝幹甚麼？只不過是想起兵造反，自己做皇帝。他一起兵，韃子立刻抓住他兒子殺了，他為甚麼好端端的派兒子來北京送死？」

陳近南又點頭道：「不錯。」

其實韋小寶雖然機警，畢竟年紀尚幼，於軍國大事、人情世故所知極為有限，這幾條理由，他是半條也想不出的，恰好康熙曾經跟他說過，便在師父面前裝作是自己見到的事理。

陳近南一聽之下，覺得這徒兒見事明白，天地會中武功好手不少，頭腦如此清楚之人卻沒幾個。當初他讓這孩子任青木堂香主，只為了免得青木堂中兩派紛爭，先應了眾人誓言，慢慢再選立賢能，韋小寶既是自己弟子，屆時命他退位讓賢便是。這時聽了他這番話，暗想：「這孩子有膽有識，此刻已頗為了不起，再磨練得幾年，便當真做青木堂香主，也未必便輸了給其餘九位香主。」問道：「韃子已知道了沒有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此刻還不大明白，不過皇帝好像已起疑心。他今早召集了侍衛，叫他們演習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數。有個侍衛演了這幾招，大家在紛紛議論。弟子在旁瞧著，記得了兩招。」當下將「高山流水」、「橫掃千軍」這兩招使了出來。

陳近南嘆道：「沐王府果然沒有人才。這明明是沐家拳，清宮侍衛中好手不少，那有認不出來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弟子曾見風際中風大哥與玄貞道長演過，料想韃子侍衛們會認得出。只怕韃子要搜查拿人，因此剛才勸沐家小公爺早些出城躲避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很是，很是！你現下便回宮去打聽，明日再來，我再傳你武功。」

韋小寶聽得師父暫不查考自己武功，心中大喜，急忙行禮告辭，心想：「今晚臨急抱佛腳，請小郡主將師父那本武功秘訣上的話讀來聽聽，好歹記得一些，明兒師父問起，多少有點兒東西交代。師父只能怪我練得不對，可不能怪我貪懶不用功。誰要他沒時候教我呢？他要怪，只能怪自己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宮裏上書房，康熙正在批閱奏章，一見到他，便放下了筆，問道：「探到了甚麼消息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料事如神，半點兒不錯，造反的主兒，果然是雲南沐家的。」康熙喜道：「當真如此？那好極了。瞧多隆的臉色，他現下還不肯信呢？你探到了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三名被擒的刺客，本來一口咬定是吳三桂的部屬，多總管將他們打得死去活來，他們說甚麼也不肯改口。」康熙道：「多隆武功不錯，卻是個莽夫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奉了皇上聖旨，用蒙汗藥將看守的侍衛迷倒，剛好皇太后派了四名太監來，說要立時動手將刺客處死。奴才大膽，就依照皇上安排下的計策，當著刺客之面，將四名太監殺了，將刺客領出宮去。這三個反賊果然半點也沒起疑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剛才多隆來報，說道太后手下的一名太監頭兒放走了刺客，我正奇怪，原來是你做的手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可不能跟太后說，否則奴才小命不保。太后已罵過我一頓，說奴才只對皇上忠心，不對太后盡忠。其實太后和皇上又分甚麼了？再說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，終究只有皇上的聖旨才算得數。太后沒問過皇上，就下旨將刺客殺了，於道理也不大合。」

康熙不去理他的挑撥離間，說道：「我自不會跟太后說。那三名刺客後來怎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領他們出得宮去，他們三人自行告訴了我真姓名。原來那老的叫作『搖頭獅子』吳立身，兩名小的，一個叫敖彪，一個叫劉一舟。他們向我千恩萬謝，終於給奴才騙倒，帶我去見他們主人。果然不出皇上所料，暗中主持的是個年輕人，這些反賊叫他作小公爺，真姓名叫作沐劍聲，是沐天波的兒子。他手下有個武功極高的老頭兒，叫甚麼『鐵背蒼龍』柳大洪，還有『聖手居士』蘇岡哪，白氏雙俠中的白二俠白寒楓等等一干人。分別住在楊柳胡同和西坑子胡同兩處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都見到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都見到了。他們說，天下老百姓都道，皇上年紀雖然不大，卻是聖明無比，是幾千年來少有的好皇帝，他們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加害皇上。前晚所以進宮來胡鬧，完全是想陷害吳三桂，以報復他害死沐天波的大仇。」

這幾句馬屁拍得不免過了份，康熙親政未久，天下百姓不會便已歌功頌德，但「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」，康熙聽說百姓頌揚自己是幾千年來少有的好皇帝，不由得大悅，微笑道：「我也沒行過甚麼惠民的仁政，『聖明無比』云云，是你杜撰出來的罷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，不！是他們親口說的。大家都說鰲拜這大奸臣殘害良民，老百姓們恨他恨到了骨頭裏。皇上一上來就把他殺了，那是大大的好事。他們恭維你是甚麼鳥生，又是甚麼魚湯。奴才也不大懂，想來總是好話，聽著可開心得緊。」

康熙一怔，隨即明白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原來是堯舜禹湯，他媽的，甚麼鳥生魚湯！」他想堯舜禹湯的恭維，韋小寶決計不會捏造得出，自不會假。那知道說書先生說「英烈傳」之時，曾說群臣不斷頌揚朱元璋是堯舜禹湯，韋小寶聽得熟了，雖不明其意，卻知「鳥生魚湯」乃是專拍皇帝馬屁的好話，朱元璋每次聽了，都是「龍顏大悅」。

韋小寶這時將這句話用在小皇帝身上，果然見康熙也是「龍顏大悅」，笑得極是歡暢，知道這馬屁拍對了，問道：「皇上，『鳥生魚湯』到底是甚麼東西？」康熙笑道：「還在鳥生魚湯？你這傢伙可真沒半點學問。堯舜禹湯是古代的四位有道明君，大聖大智，有仁德於天下的好皇帝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怪不得，怪不得！這些反賊倒也不是全然不明白事理。」

康熙道：「雖是如此，也不能讓他們就此逃走，快傳多隆來。」

韋小寶應了，出去將御前侍衛總管多隆傳進上書房來。康熙吩咐多隆：「反賊果然是雲南沐家的人，你帶領侍衛，立刻便去擒拿。小桂子，反賊一夥有些甚麼腳色，你跟多總管說說。」韋小寶當下將沐劍聲、柳大洪等人的姓名說了。

多隆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原來是『鐵背蒼龍』在暗中主持，這批賊子來頭可是不小。那『搖頭獅子』吳立身，奴才也聽過他的名字，沒想到在宮裏關了他一日一夜，卻查不到他的底細。奴才倘若聰明一點兒，見到他老是搖頭，早該就想到了。如不是聖上明斷，我們侍衛房裏的人，都認定是吳三桂派的人。」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就怕他們這時早已走了，這一次未必拿得到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既然知道了正主兒，就算這次拿不到，也沒甚麼大礙。就怕咱們蒙在鼓裏，上了人家的當還不知道。」多隆道：「是，是。奴才們胡塗，幸好主子英明，否則可不得了。」磕頭告退，立刻點人去拿。

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我去慈寧宮請安，你跟我來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！」想到要見太后，不由得膽戰心驚。康熙道：「你愁眉苦臉幹甚麼？我帶你去見太后，正為的是要保住你頭上這顆腦袋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※※※

到得慈寧宮，康熙向太后請了安，稟明刺客來歷，說道是自己派小桂子故意放走刺客，終於查明了真相。

太后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可能幹得很哪！」

韋小寶跪下又再磕頭，道：「那是皇上料事如神，一切早都算定了，奴才不過奉皇上差遣辦事而已。奴才所幹的事，從頭至尾全是皇上吩咐的，奴才自己可沒拿半點主意。」

太后向他望了一眼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頑皮胡鬧，可不是皇上吩咐辦的罷？小孩子家出得宮去，一定到處去玩耍了，可到天橋看把戲沒有？買了冰糖葫蘆吃沒有？」

韋小寶想到在天橋見到官差捉拿賣冰糖葫蘆的小販，料來定是太后所遣，她怕那人將消息傳去五台山告知瑞棟，便不分青紅皂白，將天橋一帶所有賣冰糖葫蘆的小販都抓了，自然不分青紅皂白，盡數砍了，念及她手段的毒辣，忍不住打了個寒噤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太后微笑道：「我問你哪，你買了冰糖葫蘆來吃沒有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回太后的話：奴才在街上聽人說道，這幾日天橋不大平靜，九門提督府派人將販賣冰糖葫蘆的小販都捉了去，說道裏面有不少歹人。因此本來賣冰糖葫蘆的，現下都改了行，有的賣涼糕兒，有的賣花生，還有改行賣酸棗、賣甜餅的，這些人奴才見得多了，有些臉孔很熟，他們都說不賣冰糖葫蘆啦。還有一個人真是好笑，說要到甚麼五台山、六台山去，販些和尚們吃的素饅頭來賣。」

太后豎眉大怒，自然明白韋小寶這番話的用意，那是說這個傳訊之人沒給抓著，以後也別想抓他得到，隨即微微冷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，你很好，很能幹。皇帝，我想要他在我身邊辦事，你瞧怎麼樣？」

康熙這些日來差遣韋小寶辦事，甚是得力，倚同左右手一般，這次親來慈寧宮，便是要向太后解釋，韋小寶殺了太后所遣的四名太監，是奉自己之命，請太后不要怪責於他，突然聽得太后要人，不由得一怔。他事母甚孝，太后雖不是他親生母親，但他自幼由太后撫養長大，實和親母無異，自是不敢違拗，微笑道：「小桂子，太后抬舉你，還不趕快謝恩？」

韋小寶聽得太后向皇帝要人，已然嚇得魂飛天外，一時心下胡塗，只想拔腿飛奔，就此逃出皇宮，再也不回來了，聽得康熙這麼說，忙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多謝太后恩典，皇上恩典。」

太后冷笑道：「怎麼啦？你只願服侍皇上，不願服侍我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服侍太后和皇上都是一樣，奴才一樣的忠心耿耿，盡力辦事。」太后道：「那就好了。御膳房的差使，你也不用當了，專門在慈寧宮便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多謝太后恩典。」

康熙見太后要了韋小寶，怏怏不樂，說了幾句閒話，便辭了出來。韋小寶跟著出去。太后道：「小桂子，你留著，讓旁人跟皇上回去。我有件事交給你辦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眼怔怔瞧著康熙的背影出了慈寧宮，心想：「你這一去，我可就糟了，不知以後還見不見得著你。」忍不住便想大哭。

※※※

太后慢慢喝茶，目不轉睛的打量韋小寶，只看得他心中發毛，過了良久，問道：「那到五台山去販賣素饅頭的，甚麼時候再回北京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不知道。」太后道：「你甚麼時候再去會他？」韋小寶隨口胡謅：「奴才跟他約好，一個月後相會，不過不是在天橋了。」太后說：「在甚麼地方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說到那時候，他自然會設法通知奴才。」

太后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那你就在慈寧宮裏，等他的訊息好了。」雙掌輕輕一拍，內室走了一名宮女出來。

這宮女已有三十五六歲年紀，體態極肥，腳步卻甚輕盈，臉如滿月，眼小嘴大，笑嘻嘻的向太后彎腰請安。

太后道：「這個小太監名叫小桂子，又大膽又胡鬧，我倒很喜歡他。」那宮女微笑道：「是，這個小兄弟果然挺靈巧的。小兄弟，我名叫柳燕，你叫我姊姊好啦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媽的，你是肥豬！」笑道：「是，柳燕姊姊，你這名字叫得真好，身材好似楊柳，走路輕快，就像一頭小燕兒。」在太后跟前，旁的宮女太監那敢說半句這等輕佻言語，但韋小寶明知無倖，這種話說了是這樣，不說也是這樣，那麼不說也是白饒。

柳燕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這張嘴可也真甜。」

太后道：「他嘴兒甜，腳下也快。柳燕，你說有甚麼法子，叫他不會東奔西跑，在宮裏亂走亂闖？」柳燕道：「太后把他交給奴才，讓我好好看管著就是。」太后搖頭道：「這小猴兒滑溜得緊，你看他不住的。我派瑞棟去傳他，他卻花言巧語，將瑞棟這膽小鬼嚇跑了。我又派了四名太監去傳他，他串通侍衛，將這四人殺了。我再派四人去，不知他做了甚麼手腳，竟將董金魁他們四人又都害死了。」

柳燕嘖嘖連聲，笑道：「啊喲，小兄弟，你這可太也頑皮啦，那不是難對付得緊嗎？太后，看來只有將他一雙腿兒砍了，讓他乖乖的躺著，那不是安靜太平得多嗎？」

太后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看也只有這法兒了。」

韋小寶縱身而起，往門外便奔。

他左腳剛跨出門口，驀覺頭皮一緊，辮子已給人拉住，跟著腦袋向後一仰，身不由主的便一個觔斗，倒翻了過去，心口一痛，一隻腳已踏在胸膛之上。只見那隻腳肥肥大大，穿著一隻紅色繡金花的緞鞋，自是給柳燕踏住了。韋小寶情急之下，衝口罵道：「臭婆娘，快鬆開你的臭腳！」柳燕腳上微一使勁，韋小寶胸口十幾根肋骨格格亂響，連氣也喘不過來。只聽柳燕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一雙腳倒香得很，我挺想砍下來聞聞。」

韋小寶心想太后恨自己入骨，大可將自己一雙腳砍了，再派人抬著，去見瑞棟傳訊之人，還可暗中派遣高手，跟著那人到五台山去，將瑞棟殺了。但世上早已沒瑞棟這一號人，西洋鏡終究要拆穿，眼前大事，是要保住這一雙腿，此刻恐嚇已然無用，只有出之於利誘，便冷冷的道：「太后，你砍了我的腿不打緊，就算砍了我腦袋，小桂子也不過矮了一截，沒有甚麼，可惜那四十二章經，嘿嘿，嘿嘿……」

太后一聽到「四十二章經」五字，立時站起，問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說那幾部四十二章經，未免有點兒可惜。」

太后向柳燕道：「放他起來。」柳燕左足一提，離開韋小寶的胸膛，腳板抄入他身底，在他背心一挑，將他身子挑得彈將起來，左手伸出，已抓住他後領，提在半空，再往地下重重一頓。韋小寶給她放倒提起，毫無抗拒之能，便如嬰兒一般，本已到了口邊的一句「臭婆娘」，嚇得又吞入了肚裏。

太后問道：「四十二章經的話，你是聽誰說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反正我兩條腿就要給你砍了，我甚麼也不說，大夥兒一拍兩散，我沒腿沒腦袋，你也沒四十二章經。」

柳燕道：「我勸你還是乖乖的回答太后的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回答了是死，不回答也是死，為甚麼要回答？最多上些刑罰，我才不怕呢。」柳燕拿起他左手，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的手指又尖又長，長得挺好看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最多你把我的手指都斬斷了，又有甚麼希罕……」一句話未畢，手指上劇痛連心，「啊」的一聲大叫了出來，卻原來柳燕兩根手指拿住他左手食指重重一挾，險些將他指骨也捏碎了。這肥女人笑臉迎人，和藹可親，下手卻如此狠辣，而指上的力道更十分驚人，一挾之下，有如鐵鉗。

韋小寶這一下苦頭可吃得大了，眼淚長流，叫道：「太后，你快快將我殺了，那幾部四十二章經，那叫做老貓聞鹹魚，嗅鮝啊嗅鮝（休想）！」太后道：「你將四十二章經的事老實說出來，我就饒你性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用你饒命，經書的事，我也決計不說。」

太后眉頭微蹙，對這倔強小孩，一時倒感無法可施，隔了半晌，緩緩道：「柳燕，如他不說，你便將他的兩隻眼珠挖了出來。」

柳燕笑道：「很好，我先挖他一隻眼珠。小兄弟，你的眼珠子生得可真靈，又黑又圓，骨碌碌的轉動，挖了出來，可不大漂亮啦。」說著右手大拇指放上他右眼皮，微微使勁。

韋小寶只覺得眼珠奇痛，只好屈服，叫道：「投降，投降！你別挖我眼珠子，我說就是了。」柳燕放開了手，微笑道：「那才是乖孩子，你好好的說，太后疼你。」

韋小寶伸手揉了揉眼珠，將那隻痛眼眨了幾眨，閉起另一隻眼睛，側過了頭向柳燕瞧了一會，搖頭道：「不對，不對！」柳燕道：「甚麼不對？別裝模作樣了，太后問你的話，快老實回答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這隻眼珠子給你掀壞了，瞧出來的東西變了樣，我見到你是人的身子，脖子上卻生了個大肥豬的腦袋。」

柳燕也不生氣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那也挺好玩，我把你左邊那顆眼珠子也掀壞了罷。」

韋小寶退後一步，道：「免了罷，謝謝你啦。」閉起左眼向太后瞧去，搖了搖頭。

太后大怒，心想：「這小鬼用獨眼去瞧柳燕，說見到她脖子安著個豬腦袋，現下又這般瞧我，他口中不說，心裏不知在如何罵我，定是說見到我脖子上安著個甚麼畜生腦袋。」冷冷的道：「柳燕，你把他這顆眼珠子挖了出來，免得他東瞧西瞧。」

韋小寶忙道：「沒了眼珠，怎麼去拿四十二章經給你？」太后問道：「你有四十二章經？那裏來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瑞棟交給我的，他叫我好好收著，放在一個最隱秘的所在。他說：『小桂子兄弟啊，皇宮裏面，想害你的人很多，倘若將來你有甚麼三長兩短，短了兩隻眼珠子或是兩條腿子，這部經書就從此讓它不見天日好啦。害你的人，眼珠子雖然不瞎，看不到這部寶貝經書，也跟瞎了眼珠子的人沒甚麼分別，這叫做自作自受。』太后，那部經書，是紅綢子封皮，鑲白邊兒的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」

太后不信瑞棟說過這種話，但她差遣瑞棟去處死宗人府的鑲紅旗旗主和察博，取了他府中所藏的四十二章經，卻確是事實。當日瑞棟回報之時，她正急於要殺韋小寶滅口，來不及詢問經書，此刻聽他這麼說，心下又怒又喜：怒的是瑞棟竟將經書交了給這小鬼，喜的是終於探得了下落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柳燕，你就陪了這小鬼去取那經書來給我。倘若經書不假，咱們就饒了他性命，將他還給皇帝算啦。咱們永世不許他再進慈寧宮來，免得我見了這小鬼就生氣。」

柳燕拉住韋小寶右手，笑道：「兄弟，咱們去罷！」韋小寶將手一摔，道：「我是男人，你是女人，拉拉扯扯的成甚麼樣子。」柳燕只輕輕握住他手掌，那知她手指上竟似有極強的黏力，牢牢黏住了他手掌，這一摔沒能摔脫她手。柳燕笑道：「你是太監，算甚麼男人了？就算真是男子漢，你這小鬼頭給我做兒子也還嫌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嗎？你想做我娘，我覺得你跟我娘當真一模一樣。」

柳燕那知他是繞了彎子，在罵自己是婊子，呸了一聲，笑道：「姑娘是黃花閨女，你別胡說。」一扯他手，走出門外。

來到長廊，韋小寶心念亂轉，只盼能想個甚麼妙法來擺脫她的掌握，那柄鋒利之極的匕首插在右腳靴桶裏，如伸左手去拔，手一動便給她發覺了，這女人武功了得，就算自己雙手都有利器，也未必能跟她走上三招兩式，心下嘀咕：「他媽的，那裏忽然鑽了這樣一口大肥豬出來？錢老闆甚麼不好送，偏偏送肥豬，我早就覺得不吉利。老婊子跟老烏龜動手之時，這頭母豬一定還不在慈寧宮，否則她只要出來幫上一幫，老烏龜立時就死了。這頭母豬定是這兩天才到宮裏的，否則的話，前幾天老婊子就派她來殺我了，不用老婊子親自動手。」想到這裏，突然心生一計，帶著她向東而行，逕往乾清宮側的上書房走去，眼前之計，只有去求康熙救命，這肥豬進宮不久，未必識得宮中的宮殿道路。

他只向東跨得一步，第二步還沒跨出，後領一緊，已被柳燕一把抓住。她嘻嘻一笑，問道：「好兄弟，你上那裏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到我屋裏去取經啊。」柳燕道：「那你怎麼去上書房？想要皇上救你嗎？」韋小寶忍不住破口大罵：「臭豬，你倒認得宮裏的道路。」

柳燕道：「別的地方不認得，乾清宮、慈寧宮、和你小兄弟的住處，倒還不會認錯。」手勁向右一扭，將他身子扭得朝西，笑道：「乖乖的走路，別掉槍花。」她話聲柔和，這一扭勁力卻是奇重。韋小寶頸骨格格聲響，痛得大叫，還道頭頸已被她扭斷。

前面兩名太監聽見聲音，轉過頭來。柳燕低聲道：「太后吩咐過的，你如想逃，又或是出聲呼叫，要我立刻殺了你。」韋小寶心想縱然大聲求救，驚動了皇帝，康熙也不會違背母后之命。皇帝對自己雖好，決不致為了一個小太監而惹母親生氣。最好能碰到幾名侍衛，挑撥他們殺了柳燕。突然腰裏一痛，給她用手肘大力一撞，聽她說道：「想使甚麼鬼計嗎？」

韋小寶無奈，只得向自己住處走去。心下盤算：「到了我房中，雖有兩個幫手，但方怡和小郡主身上有傷，我們三個對一個，還是打不過大肥豬。給她發見了兩人蹤跡，枉自多送了兩人性命。」

到了門外，他取出鑰匙開鎖，故意將鑰匙和鎖相碰，弄得叮叮噹噹的直響，大聲說道：「臭婆娘，大肥豬，你這般折磨我，終有一日，我叫你不得好死。」

柳燕笑道：「你且顧住自己會不會好死，卻來多管別人閒事。」韋小寶砰的一聲，將門推開，說道：「這經書給不給太后，你都會殺了我的。你當我是傻瓜，想僥倖活命嗎？」柳燕道：「太后既說過饒你，多半會饒了你性命，最多挖了你一對眼珠，斬了你一雙腿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你以為太后待你很好嗎？你害死我之後，太后也必殺了你滅口。」

這句話似乎說中柳燕的心事，她一呆，隨即用力在他背上一推。韋小寶立足不定，衝進屋去。他在門外說了這許多話，料想方怡和小郡主早已聽到，知道來了極兇惡的敵人，自是縮在被窩之中，連大氣也不敢透。

柳燕笑道：「我沒空等你，快些拿出來。」又在他背上重重一推。韋小寶一個踉蹌，幾步衝入了內房。柳燕跟了進去。韋小寶一瞥眼，見床前整整齊齊的並排放著兩對女鞋。其時天色已晚，房中並無燈燭，柳燕進房後未立即發現。

韋小寶暗叫：「不好！」乘勢又向前一衝，將兩雙鞋子推進了床下，跟著身子也鑽了進去，心想再來一次，以殺瑞棟之法宰了這頭肥豬；一鑽進床底，右足便想縮轉，右手去摸靴桶中的匕首，不料右足踝一緊，已被柳燕抓住，聽她喝問：「幹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拿經書，這部書放在床底下。」柳燕道：「好！」諒他在床底也逃不到那裏去，便放脫了他足踝。韋小寶身子一縮，蜷成一團，拔了匕首在手。柳燕喝道：「拿出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咦！好像有老鼠，啊喲，啊喲，可不得了，怎地把經書咬得稀爛啦？」

柳燕道：「你在我面前弄鬼，半點用處也沒有！給我出來！」伸手去抓，卻抓了個空，原來韋小寶已縮在靠牆之處。柳燕向前爬了兩尺，上身已在床下，又伸指抓出。

韋小寶轉過身來，無聲無息的挺匕首刺出。刀尖剛和她手背相觸，柳燕便即知覺，反應迅捷之極，右手翻過一探，抓住了韋小寶的手腕，指力一緊，韋小寶手上已全無勁力，只得鬆手放脫匕首。柳燕笑道：「你想殺我？先挖了你一顆眼珠子。」右手扠住他咽喉，左手便去挖他眼睛。韋小寶大叫：「有條毒蛇！」柳燕一驚，叫道：「甚麼？」突然間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扠住韋小寶喉嚨的手漸漸鬆了，身子扭了幾下，伏倒在地。

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忙從床底下爬出來，只聽沐劍屏道：「你……你沒受傷嗎？」韋小寶掀開帳子，見方怡坐在床上，雙手扶住劍柄，不住喘氣，那口長劍從褥子上插向床底，直沒至柄。原來她聽得韋小寶情勢緊急，從床上挺劍插落，長劍穿過褥子和棕綳，直刺入柳燕的背心。韋小寶在柳燕屁股上踢了一腳，見她一動不動，欣喜之極，說道：「好……好姊姊，是你救了我性命。」

憑著柳燕的武功，方怡雖在黑暗中向她偷襲，也必難以得手，但她見韋小寶開鎖入房，絲毫沒想到房中伏得有人，這一劍又是隔著床褥刺下，事先沒半點朕兆，待得驚覺，長劍已然穿心而過。縱是武功再強十倍之人，也無法避過。只不過真正的高手自重身份，決不會像她這般鑽入床底去捉人而已。

韋小寶怕她沒死透，拔出劍來，隔著床褥又刺了兩劍。沐劍屏道：「這惡女人是誰？她好兇，說要挖你的眼珠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老婊子太后的手下。」問方怡道：「你傷口痛麼？」方怡皺著眉頭，道：「還好！」其實剛才這一劍使勁極大，牽動了傷口，痛得她幾欲暈去，額頭上汗水一滴滴的滲出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道：「過不多久，老婊子又會再派人來，咱們可得立即想法子逃走。嗯，你們兩個女扮男裝，裝成太監模樣，咱們混出宮去。好姊姊，你能行走嗎？」方怡道：「勉強可以罷。」韋小寶取出自己兩套衣衫，道：「你們換上穿了。」

將柳燕的屍身從床底下拖出來，拾起匕首收好，在屍身上彈了些化屍粉，趕忙將銀票、金銀珠寶，兩部四十二章經，以及武功秘訣包了個包袱，那一大包蒙汗藥和化屍粉自然也非帶不可。

沐劍屏換好衣衫，先下床來。韋小寶讚道：「好個俊俏的小太監，我來給你打辮子。」過了一會，方怡也下床來。她身材比韋小寶略高，穿了他衣衫繃得緊緊的，很不合身，一照鏡子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沐劍屏笑道：「讓他給我打辮子，我給師姊打辮子。」韋小寶拿起沐劍屏長長的頭髮，胡亂打了個大辮。沐劍屏照了照鏡子，說道：「啊喲，這樣難看，我來打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現下不忙便打過。此刻天已黑了，出不得宮。老婊子不見肥豬回報，又會派人來拿我。咱們先找個地方躲一躲，明兒一早混出宮去。」

方怡問道：「老……太后不會派人在各處宮門嚴查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」想起從前跟康熙比武摔角的那間屋子十分清靜，從沒第三人到來，當下扶著二人，出得屋來。

沐劍屏斷了腿，拿根門閂撐了當拐杖。方怡走一步，便胸口一痛。韋小寶右手攬住她腰間，半扶半抱，向前行去。好在天色已黑。他又儘揀僻靜的路走，撞到幾個不相干的太監，也沒人留意。到得屋內，三人都鬆了口氣。韋小寶轉身將門閂上，扶著方怡在椅子上坐了，低聲道：「咱們在這裏別說話，外面便是走廊，可不像我住的屋子那麼僻靜。」

夜色漸濃，初時三人尚可互相見到五官，到後來只見到朦朧的身影。沐劍屏嫌韋小寶結的辮子不好看，自己解開了又再結過。方怡拉過自己辮子在手中搓弄，忽然輕輕「啊」的一聲。韋小寶低聲問道：「怎麼？」方怡道：「沒甚麼。我掉了根釵子。」沐劍屏道：「啊，是了，我解開你頭髮時，將你那根銀釵放在桌上，打好了辮子，卻忘記給你插回頭上。真糟糕，那是劉師哥給你的，是不是？」方怡道：「一根釵子，又打甚麼緊了？」

韋小寶聽她雖說並不打緊，語氣之中實是十分惋惜，心想：「好人做到底，我去悄悄給她取回來。」當下也不說話，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肚裏餓得很了，挨到明天，只怕沒力氣走路。我去找些吃的。」沐劍屏道：「快回來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了。」走近門邊，傾聽外面無人，開門出去。

他快步回到自己住處，生怕太后已派人守候，繞到屋後聽了良久，確知屋子內外無人，這才推開窗子爬了進去。其時月光斜照，見桌上果然放著一根銀釵。這銀釵手工甚粗，最多值得一二錢銀子，心想：「劉一舟這窮小子，送這等寒蠢的禮物給方姑娘。」在銀釵上吐了口唾沫，放入衣袋，從錫罐、竹籃、抽屜、床上擱板等處胡亂攞些糕點點心，塞在紙盒裏，揣入懷中。

正要從窗口爬出去，忽見床前赫然有一對紅色金線繡鞋，鞋中竟然各有一隻腳。

韋小寶嚇了一大跳，淡淡月光下，見一對斷腳上穿了一雙鮮艷的紅鞋，甚是可怖。隨即明白：柳燕的屍身被化屍粉化去時，床前地面不平，屍身化成的黃水流向床底，留下兩隻腳沒化去。他轉過身來，待要將兩隻斷腳踢入黃水之中，但黃水已乾，化屍粉卻已包入包袱，留在方怡和沐劍屏身邊，心念一轉，童心忽起：「他媽的，老子這次出宮，再也見不到老婊子了，老子把這兩隻腳丟入她屋中，嚇她個半死。」取過一件長衫，裹住一雙連鞋的斷腳，牢牢包住，爬出窗外，悄悄向慈寧宮行去。

※※※

離慈寧宮將近，便不敢再走正路，閃身花木之後，走一步，聽一聽，心想：「倘若一個不小心，給老婊子捉到了，那可是自投羅網。」又覺有趣，又是害怕，一步步的走近太后寢宮。手心中汗水漸多，尋思：「我把這對豬蹄子放在門口的階石上，她明天定會瞧見。如果投入天井，畢竟太過危險。」

輕輕的又走前了兩步，忽聽得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：「阿燕怎麼搞的，怎地到這時候還沒回來？」韋小寶大奇：「屋中怎麼有男人？這人說話的聲音又不是太監，莫非老婊子有了姘頭？哈哈，老子要捉姦。」他心中雖說要「捉姦」，可是再給他十倍的膽子，卻也不敢，但好奇心大起，決不肯就此放下斷腳而走。

向著聲音來處躡手躡足走了幾步，每一步都輕輕提起，極慢極慢的放下，以防踏到枯枝，發出聲響。只聽那男人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只怕事情有變。你既知這小鬼十分滑溜，怎地讓阿燕獨自帶他去？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你是在說你老子。」

只聽太后道：「阿燕的武功高他十倍，人又機警，步步提防，那會出事？多半那部經書放在遠處，阿燕押了小鬼去拿去了。」那男人道：「能夠拿到經書，自然很好，否則的話，哼哼！」這人語氣嚴峻，對太后如此說話，實是無禮已極。韋小寶越來越奇怪：「天下有誰能對她這般說話？難道老皇帝從五台山回來了？」想到順治皇帝回宮，大為興奮，心想定將有齣好戲上演。奇怪的是，附近竟沒一名宮女太監，敢情都給太后遣開了。

聽得太后說道：「你知道我已盡力而為。我這樣的身分，總不能親自押著個小太監，在宮裏走來走去。我踏出慈寧宮一步，宮女太監就跟了一大串，還能辦甚麼事？」那男人道：「你不能等到天黑再押他去嗎？要不然就通知我，讓我押他去拿經書。」太后道：「我可不敢勞你的駕。你在這裏，甚麼形跡也不能露。」那男人冷笑道：「遇上了這等大事，還管甚麼？我知道，你不肯通知我，是怕我搶了你的功勞。」太后道：「有甚麼好搶的？有功勞是這樣，沒功勞也是這樣。只求太平無事的多挨上一年罷啦。」語氣中充滿怨懟。

韋小寶若不是清清楚楚認得太后的聲音，定會當作是個老宮女在給人責怪埋怨。那兩人的說話都壓低了嗓子，但相距既近，靜夜中別無其他聲音，決無聽錯之理，聽他二人說甚麼「搶了功勞」，那麼這男子又不是順治皇帝了。

他的好奇心再也無法抑制，慢慢爬到窗邊，從窗縫向內張去。這般站在窗外偷看，他在麗春院自幼便練得熟了，心道：「從前我偷看瘟生嫖我媽媽，今晚偷看老婊子接客。」只見太后側身坐在椅上，一個宮女雙手負在身後，在房中踱步，此外更無旁人，心想：「那男人卻到那裏去了？」只見那宮女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不等了，我去瞧瞧。」

她一開口，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原來這宮女一口男嗓，剛才就是她在說話。韋小寶在窗縫中只瞧得到她胸口，瞧不見她臉。

太后道：「我和你同去。」那宮女冷笑道：「你就是不放心。」太后道：「那又有甚麼不放心了？我疑心阿燕有甚麼古怪，咱二人聯手，容易制她。」那宮女道：「嗯，那也不可不防，別在陰溝裏翻船。這就去罷！」

太后點點頭，走到床邊，掀開被褥，又揭起一塊木板來，燭光下青光一閃，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，將短劍插入劍鞘，放在懷中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老婊子床上還有這麼個機關。她是防人行刺，短劍不插在劍鞘之中，那是伸手一抓，拿劍就可殺人，用不著從鞘中拔出。萬分緊急的當兒，可差不起這麼霎一霎眼的時刻。」

只見太后和那宮女走出寢殿，虛掩殿門，出了慈寧宮，房中燭火也不吹熄，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將這對豬蹄放在她床上那個機關之中，待會她放還短劍，忽然摸到這對豬腳，管教嚇得她死去活來。」

只覺這主意妙不可言，當即閃身進屋，掀開被褥，見床板上有個小銅環，伸指一拉，一塊闊約一尺、長約二尺的木板應手而起，下面是個長方形的暗格，赫然放著三部經書，正是他曾見過的「四十二章經」。兩部是他在鰲拜府中所抄得，原來放經書的玉匣已不在了。另有一部封皮是白綢子的，那晚聽海老公與太后說話，說順治皇帝賜給董鄂妃一部經書，太后殺了董鄂妃後據為己有，料想就是這部了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這些經書不知有甚麼屁用，人人都這等看重。老子這就來個順手牽羊，把老婊子氣個半死。」當即取出三部經書，塞入懷裏。將柳燕那雙腳從長袍中抖入暗格，蓋上木板，放好被褥，將長袍踢入床底，正要轉身出外，忽聽得外房門呀的一聲響，有人推門而進。

這一下當真嚇得魂飛天外，那料到太后和那宮女回來得這樣快，想也不及想，一低頭便鑽入床底，心中只是叫苦，只盼太后忘記了甚麼東西，回來拿了，又去找尋自己，又盼她所忘記的東西並非放在被褥下的暗格之中。

只聽得腳步輕快，一個人竄了進來，卻是個女子，腳上穿的是雙淡綠鞋子，褲子也是淡綠，瞧褲子形狀是個宮女，心想：「原來是服侍太后的宮女，她身有武功，不會是蕊初。她如不馬上出去，可得將她殺了。最好她走到床前來。」輕輕拔出匕首，只待那宮女走到床前，一刀自下而上，刺她小腹，包管她莫名其妙的就此送命。

只聽得她開抽屜，開櫃門，搬翻東西，在找尋甚麼事物，卻始終不走到床前，跟著聽得嗤嗤幾聲響，用甚麼利器劃破了兩口箱子。韋小寶吃了一驚：「這人不是尋常宮女，是到太后房中偷盜來的，莫非是來盜四十二章經？她手中既有刀劍，看來武功也不會差過老子，我如出去，別說殺她，只怕先給她殺了。」聽得那女子在箱中一陣亂翻，又劃破了西首三口箱子找尋。韋小寶肚裏不住咒罵：「你再不走，老婊子可要回來了。你送了性命不要緊，累得我韋小寶陪你歸天，你的面子未免太大了。」

那女子找不到東西，似乎十分焦急，在箱中翻得更快。

韋小寶就想投降：「不如將經書拋了出去給她，好讓她快快走路。」

便在此時，門外腳步聲響，只聽得太后低聲道：「我說定是柳燕這賤人拿到經書，自行走了。」那女子聽到人聲，已不及逃走，跨進衣櫃，關上了櫃門。那男子口音的宮女說道：「你當真差了柳燕拿經書？我怎知你說的不是假話？」太后怒道：「你說甚麼？我沒派柳燕去拿經書？那麼要她幹甚麼去？」那宮女道：「我怎知你在搗甚麼鬼？說不定你要除了柳燕這眼中之釘，將她害死了。」

太后怒哼一聲，說道：「虧你做師兄的，竟說出這等沒腦子的話來。柳燕是我師妹，我有這樣大的膽子？」那宮女冷冷的道：「你素來膽大，心狠手辣，甚麼事做不出來？」

兩人話聲甚低，但靜夜中還是聽得清清楚楚。韋小寶聽太后叫那宮女為「師兄」，而柳燕卻又是她「師妹」，越聽越奇。她二人說話之間，已走進內室，一見到房中箱子劃破，雜物散了一地，同時啊的一聲，驚叫出來。

太后叫道：「有人來盜經書。」奔到床邊，翻起被褥，拉開木板，見經書已然不在，叫了聲：「啊喲！」跟著便見到柳燕的那一對斷腳，驚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那宮女伸手拿起，說道：「是女人的腳。」太后驚道：「這是柳燕，她……她給人害死了。」那宮女冷笑道：「我的話沒錯罷？」太后又驚又怒，道：「甚麼話沒錯？」那宮女道：「這藏書的秘密所在，天下只你自己一人知道。柳師妹倘若不是你害死的，她的斷腳怎會放在這裏？」

太后怒道：「這會兒還在這裏說瞎話？盜經之人該當離去不遠，咱們快追。」

那宮女道：「不錯。說不定這人還在慈寧宮中。你……你可不是自己弄鬼罷？」

太后不答，轉過身來，望著衣櫃，一步步走過去，似乎對這櫃子已然起疑。

韋小寶一顆心幾乎要從胸腔中跳了出來，燭光幌動，映得劍光一閃一閃，在地下掠過，料知太后左手拉開櫃門，右手便挺劍刺進櫃去，櫃中那宮女勢必無可躲閃。

眼見太后又跨了一步，離衣櫃已不過兩尺，突然間喀喇喇一聲響，那衣櫃直倒下來，壓向太后。太后出其不意，急向後躍，櫃中飛出好幾件花花綠綠的衣衫，纏在她頭上。太后忙伸手去抓，又有一團衣衫擲向她身前，只聽得她一聲慘叫，衣衫中一柄血淋淋的短刀提了起來。原來那團衣衫之中竟裹得有人。櫃中宮女倒櫃擲衣，令太后手足無措，一擊成功。

那男嗓宮女起初似乎瞧得呆了，待得聽到太后慘呼，這才發掌向那團衣服中擊落。韋小寶見那團衣服迅即滾開，那綠衣宮女從亂衣服中躍將出來，手提染血短刀，向那男嗓宮女撲去。那男嗓宮女發掌擊出，綠衣宮女斜身閃開，立即又向敵人撲上。

韋小寶身在床底，只見到兩人的四隻腳。男嗓宮女穿的是灰色褲子，黑緞鞋子。穿綠鞋的雙腳疾進疾退，穿黑鞋的雙腳只偶爾跨前一步，退後一步。兩人相鬥甚劇，卻不聞兵刃相交之聲，顯然那男嗓宮女手中沒有兵刃。韋小寶斜眼向太后瞧去，只見她躺在地下，毫不動彈，顯已死了。

但聽得掌聲呼呼，鬥了一會，突然眼前一暗，三座燭台中已有一支蠟燭給掌風撲熄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另外兩支蠟燭快快也都熄了，我就可乘黑逃走。」

呼的一聲掌風過去，又是一支蠟燭熄了。兩個宮女只是悶打，誰也不發出半點聲息，似乎都怕驚動了外人。慈寧宮本來太監宮女甚眾，鬧了這麼好一會，早該有人過來察看，但這些人顯然一向奉了太后嚴令，不得呼召，誰也不敢過來窺探。

只聽得察察聲響，桌椅的碎片四散飛濺，韋小寶暗暗心驚：「這說話好似男人般的宮女武功恁地了得，掌風到處，將桌椅都擊得粉碎。」驀地裏一聲輕呼，白光閃爍，跟著噗的一聲，似是綠衣宮女兵刃脫手，飛上去釘在屋頂。跟著兩人倒在地下，扭成一團。

這一來韋小寶瞧得甚是清楚，但見兩人施展擒拿手法，在數尺方圓之內進攻防禦，招招兇險之極。他別的武功所知甚為有限，於擒拿法卻練過不少時日，曾跟康熙日日拆解，見兩個宮女出招極快，出手狠辣凌厲，挖眼、搗胸、批頸、鎖喉、打穴、截脈、勾腕、撞肘，沒一招不是攻敵要害。韋小寶暗暗咋舌：「倘若換作了我，早就大叫投降了！」

韋小寶一顆心隨著兩人的手掌跳動，只想：「那支蠟燭為甚麼還不熄？」他明知二人鬥得正緊，他就算堂而皇之的從床底爬了出來，堂而皇之的走出門去，兩名宮女也只有驚愕的份兒，誰也緩不出手來阻攔，但就是鼓不起勇氣。

驀地裏燭火一暗，一個女子聲音輕哼一聲，燭光又亮，只見那灰衣宮女已壓住了綠衣宮女，右手手肘橫架在她咽喉上。綠衣宮女左手給敵人掠在外門，難以攻敵，右手勾打拿戳，連連出招，都給對方左手化解了，咽喉給人壓住，喘息艱難，右手的招數漸緩，雙足向上亂踢，轉眼便會給敵人扼死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灰衣宮女扼死對手之後。定會探頭到床底下來找經書，韋小寶可得變成韋死寶！」此時不容細思，立即從床底竄出，手起劍落，一匕首插入灰衣宮女的背心，乘勢向上一挑，切了一道長長的口子，隨即躍開。

灰衣宮女縱聲大叫，跳了起來，一撲而前，雙手抓住韋小寶頭頸，用力收緊。韋小寶給她扼得伸出了舌頭，眼前陣陣發黑。綠衣宮女飛身躍起，右掌猛落，斬在灰衣宮女的左頸，跟著左手抓住她頭髮向後力扯，突然手上一鬆，將她滿頭頭髮都拉了下來，露出一個光頭，原來裝的是假髮。就是這時，灰衣宮女雙手鬆開，放脫了韋小寶，頭頸扭了幾扭，倒地縮作一團，背上鮮血猶如泉湧，眼見不活了。

綠衣宮女喘息道：「多謝小公公，救了我性命。」韋小寶點了點頭，驚悸未定，伸手撫摸自己頭頸，左手指著那灰衣宮女的光頭，道：「她……她……」綠衣宮女道：「這人男扮女裝，混在宮裏。」

忽聽得門口有人叫道：「來人啊，有刺客！」聲音半男半女，是個太監。

綠衣宮女右手攬住韋小寶，破窗而出，左手揮出，噗的一響，跟著「啊」的一聲慘叫，那太監身中暗器，撲地倒了。

綠衣宮女左手攬著韋小寶的腰，將他橫著提起，向北疾奔，過西三所，進了養華門。韋小寶這時比之初進宮時已高大了不少，也重了不少，這綠衣宮女跟他一般高矮，身子纖細，但提了他快步而奔，如提嬰兒，毫不費力。韋小寶讚道：「好本事！」

那宮女提著他從小徑繞過雨花閣、保華殿，來到福建宮側的火場之畔，才將他放下。

※※※

這火場已近西鐵門，是焚燒宮中垃圾廢物的所在，晚間極為僻靜。

綠衣宮女問道：「小公公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小桂子！」她「啊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是手擒鰲拜、皇上最得寵的小桂子公公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不敢！」他在太后寢殿中和這宮女匆匆朝相，當時無暇細看，依稀覺得她已有四十來歲，說道：「姊姊，你又怎麼稱呼？」

那宮女微一遲疑，道：「你我禍福與共，那也不用瞞你。我姓陶，宮中便叫我陶宮娥。你在太后床下幹甚麼？」

韋小寶隨口胡謅：「我奉皇帝聖旨，來捉太后的姦！」

陶宮娥微微一驚，問道：「皇上知道這宮女是男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知道一點兒因頭，不過也不大確實。」陶宮娥道：「我……我殺死了太后，這件事轉眼便鬧得天翻地覆，閉了宮門大搜。我可得立即出宮。桂公公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老婊子到了陰世去做婊子，我在宮裏倒太平無事了，可是閉宮大搜，方沐兩個姑娘卻非糟糕不可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陶姊姊，我倒有個法子，我立即去稟告皇上，說道親眼看見太后是給那個假宮女殺死的，假宮女則是太后殺的，他兩人鬥了個同歸於盡。反正太后已經死無對證，你也不用逃出宮去了。」

陶宮娥沉吟片刻，道：「這計策倒也使得，但那個太監，卻又是誰殺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說也是那假宮女殺的。」陶宮娥道：「桂公公，這件事可十分危險，皇上雖然喜歡你，多半也要殺了你滅口。」韋小寶打個寒噤，問道：「皇上也要殺我？那為甚麼？」

陶宮娥道：「他母親跟人有苟且之事，倘若洩漏了一點風聲出去，你叫皇上置身何地？就算你守口如瓶，皇上每次見到你，總不免心中有愧，遲早非殺了你不可。」韋小寶驚道：「他……他這樣毒辣？」覺得陶宮娥這話畢竟不錯，這些事可千萬不能跟皇帝說。

便在此時，南方傳來幾聲鑼響，跟著四面八方都響起了鑼聲，那是宮中失火或是有警的緊急訊號，全宮侍衛、太監立即出動。

陶宮娥道：「咱們逃不出去了。你假裝去幫著搜捕刺客，我自己回屋去睡覺。」伸出左臂，抱住他腰，又帶著他疾奔，向西奔到英華殿之側，將他放下，輕聲道：「小心！」一轉身便隱在牆角之後。

韋小寶記掛著方怡和沐劍屏，急忙奔向她二人藏身之所。耳聽得鑼聲越響越急，跟著人聲喧嘩，他沒命價奔進那間屋子，叫道：「是我！」

方沐二女早已嚇得臉無血色。沐劍屏道：「幹麼打鑼？是來捉拿我們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是。老婊子死了！括括叫，別別跳。還是回到我屋裏比較穩當。」沐劍屏道：「回到你屋裏？我們……我們殺了人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用怕，他們不知道的，快走！」俯身扶起方怡，左手提了包袱，向外衝出。

三人跌跌撞撞的奔了一會，只見斜刺裏幾名侍衛奔來。為首侍衛高舉火把，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韋小寶叫道：「是我！我們趕快去保護皇上。是走了水嗎？」那人認得韋小寶，忙將火把交給旁人，雙手垂下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桂公公，聽說慈寧宮出了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們先去，我隨後便來。」那侍衛躬身道：「是！」帶領眾人而去。

沐劍屏道：「他們似乎很怕你呢，剛才我還道要糟。」說道連拍胸口。

韋小寶想說句笑話，吹幾句牛，但掛念著太后被殺之事鬧了出來，不知將有何等後果，心慌意亂之下，甚麼笑話也說不出口。路上又遇到了一批侍衛，這才回到自己住處，好在方怡和沐劍屏早已換成太監裝束，眾侍衛群相慌亂，誰也沒加留意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便耽在這裏，千萬別換裝束。」將包袱放入衣箱，出屋後，將門上了鎖，快步奔向乾清宮康熙的寢殿。

# 第十五回 關心風雨經聯榻 輕命江山博壯遊

康熙聽到鑼聲，披衣起身，一名侍衛來報慈寧宮中出了事，甚麼事卻說不清楚。他正自急，見韋小寶進來，忙問：「太后安好？出了甚麼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太后叫奴才今晚先回自己屋去睡，明天再搬進慈寧宮去，沒……沒想到宮裏出了事。不知甚麼，奴才這就去瞧瞧。」康熙道：「我去給太后請安，你跟著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康熙對母后甚有孝心，不及穿戴，披了件長袍便搶出門去，快步而行，一面問道：「太后要你服侍，你怎麼又到了我這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聽得鑼聲，擔心又來了刺客，一心只掛念著皇上，忙不迭奔來，真……真是該死。」

康熙一出寢宮，左右太監、侍衛便跟了一大批，十幾盞燈籠在身周照著。他見韋小寶衣衫頭髮極是紊亂，那知道他是在太后床底鑽進鑽出，還道他忠心護主，一心一意的只掛念著皇帝，來不及穿好衣服，就趕來保護，頗感喜慰。

行出數丈，兩名侍衛奔過來稟告：「刺客擅闖慈寧宮，害死了一名太監，一名宮女。」康熙忙問：「可驚動了太后聖駕？」那侍衛道：「多總管已率人將慈寧宮團團圍住，嚴密保護太后。」康熙略感放心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他便是帶領十萬兵馬來保護慈寧宮，這會兒也已遲了。」

從乾清宮到慈寧宮相距不遠，繞過養心殿和太極殿便到。只見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，數百名侍衛一排排的站著，別說刺客，只怕連一隻老鼠也鑽不過去。眾侍衛見到皇帝，一齊跪下，康熙擺了擺手，快步進宮。

韋小寶掀起門帷。康熙走進門去，只見寢殿中箱籠雜物亂成一團，血流滿地，橫臥著兩具屍首，只嚇得心中突突亂跳，叫道：「太后，太后！」

床上一人低聲道：「是皇帝麼？不用擔心，我沒事。」正是太后的聲音。

韋小寶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心想：「原來老婊子沒死。我做事當真胡塗，先前幹麼不在她身上補上一劍？她沒死，我可得死了。」回過頭來，便想發足奔逃，卻見門外密密麻麻的站滿了侍衛，逃不了三步便會給人抓住，只嚇得雙足發軟，頭腦暈眩，便欲摔倒。

康熙來到床前，說道：「太后，您老人家受驚了。孩兒保護不周，真是罪孽深重，那些飯桶侍衛，一個個得好好懲辦才是。」太后喘了口氣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。是一個太監和宮女爭鬧……互相毆鬥而死，不干侍衛們的事。」康熙道：「太后身子安好？沒驚動到您老人家？」太后道：「沒有！只是我瞧著這些奴才生氣。皇帝，你去罷，叫大家散去。」

康熙道：「快傳太醫來給太后把脈。」韋小寶縮在他身後，不敢答應，只怕給太后瞧見了，又怕一開口就給認了出來。太后道：「不，不用傳太醫，我睡一覺就好。這兩人……這兩個奴才的屍首……不用移動。我心裏煩得很，怕吵，皇帝，你……你叫大家快走。」她說話聲音微弱，上氣不接下氣，顯是受傷著實不輕。

康熙很是擔心，卻又不敢違命，本想徹查這太監和宮女如何毆鬥，惹得太后如此生氣，兩人雖已身死，卻犯了這樣大罪，還得追究他們家屬，可是聽太后的話，顯然不願張揚，連屍首也不許移動，只得向太后請了安，退出慈寧宮。

韋小寶死裏逃生，雙腳兀自發軟，手扶牆壁而行。

康熙低頭沉思，覺得慈寧宮中今晚之事大是突兀，中間必有隱秘，但太后的意思明明擺著叫自己不可理會。他低頭沉思，走了好長一段，這才抬起頭來，見韋小寶跟在身後，問道：「太后要你服侍，怎地你又跟著來了？」

韋小寶心想反正天一亮便要出宮逃走，大可信口開河，說道：「先前太后說道心裏煩得很，一見到太監便生氣。奴才見到太后聖體不大安適，還是別去惹太后煩惱的為妙。」

康熙點了點頭，回到乾清宮寢殿，待服侍他的眾監都退了出去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留著！」韋小寶應了。

康熙從東到西、又從西到東的踱來踱去，踱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看那太監和宮女，為甚麼鬥毆而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我可猜不出。宮裏很多宮女太監脾氣都很壞，動不動就吵嘴，有時還暗中打架，只是不敢讓太后和皇上知道罷了。」康熙點頭道：「你去吩咐大家，這事不用再提，免得再惹太后生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康熙道：「你去罷！」

韋小寶請了安，轉身出去，心想：「我這一去，永遠見你不著了。」回頭又瞧了一眼。康熙也正瞧著他，臉上露出笑容，道：「你過來。」韋小寶轉過身來。康熙揭開床頭的一隻金盒，拿出兩塊點心，笑道：「累了半天，肚裏可餓了罷！」將點心遞給他。

韋小寶雙手接過，想起太后為人兇險毒辣，寢宮裏暗藏男人，終有一天會加害皇上。他一切蒙在鼓裏，甚麼都不知道。皇帝對待自己，真就如是朋友兄弟一般，若不把這事跟他說知，他給太后害死，自己可太也沒有義氣。想到此處，眼前似乎出現了康熙全身筋骨俱斷、屍橫就地的慘狀，心中一酸，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。

康熙微笑道：「怎麼啦？」伸手拍拍他肩頭，道：「你願意跟我，是不是？那也容易，過幾天等太后大好了，我再跟太后說去。老實說，我也捨不得你。」

韋小寶心情激動，尋思：「陶宮娥說，我如吐露真情，皇帝不免要殺我滅口。英雄好漢甚麼都能做，就是不能不講義氣，大丈夫死就死好了。」將兩塊點心往桌上一放，握住了康熙的手，顫聲道：「小玄子，我再叫你一次小玄子，行嗎？」

康熙笑道：「當然可以。我早就說過了，沒人之處，咱們就跟從前一樣。你又想跟我比武，是不是？來來來，放馬過來。」說著雙手一翻，反握住了他雙手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不忙比武。有一件機密大事，要跟我好朋友小玄子說，可是決不能跟我主子萬歲爺說。皇上聽了之後，就要砍我腦袋。小玄子當我是朋友，或者不要緊。」

康熙不知事關重大，少年心情，只覺十分有趣，忙拉了他並肩坐在床沿上，說道：「快說！快說！」韋小寶道：「現下你是小玄子，不是皇帝？」康熙微笑道：「對，我現下是你的好朋友小玄子，不是皇帝。一天到晚做皇帝，沒個知心朋友，也沒甚麼味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說給你聽。你要砍我腦袋，也沒法子。」康熙微笑道：「我幹麼要殺你？好朋友怎能殺好朋友？」

韋小寶長長吸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不是真的小桂子，我不是太監，真的小桂子已給我殺了。」康熙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

韋小寶便將自己出身來歷簡略說了，接著說到如何被擄入宮、如何毒瞎海大富雙眼、如何冒充小桂子、海大富如何教武等情，一一照實陳說。

康熙聽到這裏，笑道：「他媽的，你先解開褲子給我瞧瞧。」

韋小寶知道皇帝精明，這等大事豈可不親眼驗明，當即褪下了褲子。

康熙見他果然並非淨了身的太監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原來你不是太監。殺了個小太監小桂子，也沒甚麼大不了。只不過你不能再在宮裏住了。要不然，我就派你做御前侍衛的總管。多隆這廝武功雖然不錯，辦事可胡塗得很。」

韋小寶繫上褲子，說道：「這可多謝你啦，不過只怕不成。我聽到了跟太后有關的幾件大秘密。」

康熙道：「跟太后有關？那是甚麼？」問到這兩句話時，心中已隱隱覺得有些不對。

韋小寶咬了咬牙，便述說那晚在慈寧宮所聽到太后和海大富的對答。

康熙聽到父皇順治竟然並未崩駕，卻是在五台山清涼寺出家，這一驚固然非同小可，這一喜尤其是如顛如狂。他全身發抖，握住了韋小寶雙手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當真不假？我父皇……父皇還在人世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聽到太后和海大富二人確是這麼說的。」

康熙站起身來，大聲叫道：「那……那好極了！好極了！小桂子，天一亮，咱們立即便往五台山去朝見父皇，請他老人家回宮。」

康熙君臨天下，事事隨心所欲，生平唯一大憾便是父母早亡。有時午夜夢迴，想到父母之時，忍不住流淚哭泣。此刻聽得韋小寶這麼說，雖仍不免將信將疑，卻已然喜心翻倒。

韋小寶道：「就只怕太后不願意。她一直瞞著你，這中間是有重大緣故的。」康熙道：「不錯，那是甚麼緣故？」他一聽到父親未死，喜悅之情充塞胸臆，但稍一凝思，無數疑竇立即湧現。韋小寶道：「宮中大事，我甚麼都不明白，只能將太后和海大富的對答，據實說給你聽。」康熙道：「是，是！快說，快說。」

聽韋小寶說到端敬皇后和孝康皇后如何為人所害，康熙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說孝康皇后，是……是給人害死的？」韋小寶見他神色大變，雙眼睜得大大的，臉上肌肉不住牽動，不禁害怕，顫聲道：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只聽海大富跟太后是這麼說的。」康熙道：「他們怎地說？你……你再說一遍。」

韋小寶記性甚好，重述那晚太后與海大富的對答，連二人的聲調語氣也都學得極像。

康熙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我親娘……我親娘竟是給人害死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孝康皇后就是……是……是你的母親？」康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說下去，一句也不可遺漏。」心中一酸，淚水涔涔而下。

韋小寶接著述說兇手用「化骨綿掌」先害死端敬皇后的兒子榮親王，再害死端敬皇后和貞妃，順治出家後，太后又害死孝康皇后，殮葬端敬皇后和貞妃的仵作如何奉海大富之命赴五台山稟告順治，順治如何派海大富回宮徹查，直說到太后和海大富對掌。他不敢說海大富是自己所殺，卻說他眼睛瞎了之後，敵不過太后，以致對掌身亡。

康熙定了定神，詳細盤問當晚情景，追查他所聽到的說話，反覆細問，料定韋小寶決無可能捏造此事，抬起頭想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為甚麼直到今天，才跟我說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關涉太大，我那敢亂說？可是明天我要逃出宮去，再也不回來了，想到你孤身在宮中極是危險，可不能再瞞。」康熙道：「你為甚麼要出宮？怕太后害你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跟你說，今晚死在慈寧宮的那個宮女，是個男人，是太后的師兄。」

太后宮中的宮女竟然是個男人，此事自然匪夷所思，但康熙這晚既聽到自己已死的父皇竟然未死，而母親又是為一向端莊慈愛的太后所暗殺，再聽到一個宮女是男人假扮，已絲毫不以為奇，何況眼前這個小太監也就是假扮的，問道：「你又怎麼知道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晚我聽到了太后跟海大富的說話後，太后一直要殺我滅口。」當下將太后如何派遣瑞棟、柳燕，以及眾太監先後來加害自己等情一一說了，又說到在慈寧宮中聽到一個男子和太后對答，兩人爭鬧起來，那男子假扮的宮女為太后所殺，太后卻也受了傷。他這番說話當然不盡不實，既不提到陶宮娥，也不說自己殺了瑞棟和柳燕，偷了幾部四十二章經等情。

康熙沉吟道：「這人是太后的師兄？聽他口氣，似乎太后尚受另一人的挾制，那會是甚麼人？難道……難道這人知道太后寢殿中有個假宮女，因此……」韋小寶聽他言語涉及太后的「姦情」，不敢接口，只搖了搖頭，過了一會，才道：「我也想不出。」

康熙道：「傳多隆來。」

韋小寶答應了，心想：「皇帝要跟太后翻臉，叫多隆捉拿老婊子來殺頭？我到底是快快逃走好呢？還是留著再幫他？」

多隆正自憂心如焚，宮裏接連出事，自己脖子上的腦袋就算不搬家，腦袋之上的帽子、帽子之上的頂子，總是大大的不穩，聽得皇帝傳呼，忙趕進乾清宮來。康熙吩咐道：「慈寧宮沒甚麼事，你立即撤去慈寧宮外所有侍衛。太后說聽到侍衛站在屋外，心裏就煩得很。」多隆見皇上臉色雖然頗為古怪，卻沒半句責備的言語，心中大喜，忙磕了頭出去傳令。

康熙又將心中諸般疑團，細細詢問韋小寶，過了良久，料知眾侍衛已撤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我和你夜探慈寧宮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親自去探？」康熙道：「正是！」一來事關重大，不能單是聽了一個假冒小太監的一面之辭，便對撫育自己長大的母后心存懷疑；二來「犯險夜探」，那是學武之人非做不可之事，有此機會，如何可以輕易放過？自己是皇帝，不能出宮一試身手，在宮裏做一下「夜行人」，卻也是聊勝於無。只不過下旨先令慈寧宮守衛盡數撤走，自己再去「夜探」，未免不合「武林好手」的身分而已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太后已將她師兄殺了，這會兒正在安睡養傷，只怕探不到甚麼。」

康熙道：「沒有探過，怎知探不到甚麼？」當即換上便裝，腳下穿了薄底快靴，便是當日跟韋小寶比武的那一身裝束，從床頭取過一柄腰刀，懸在腰間，從乾清宮側門走了出去。

眾侍衛、太監正在乾清宮外層層守衛，一見之下，慌忙跪下行禮。康熙喝令：「大家站住，誰也不許亂動。」這是皇帝聖旨，誰敢有違？二百餘名侍衛和太監就此直挺挺的站在原地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※※※

康熙帶著韋小寶，來到慈寧宮花園，見靜悄悄的已無一人。

他掩到太后寢殿窗下，俯耳傾聽，只聽得太后不住咳嗽，霎時之間，心中思湧如潮，又是悲苦，又是煩躁，聽著太后的咳嗽聲音，既想衝進去摟著她痛哭一場，又想扠住她脖子厲聲質問，到底父皇和自己親生母后是怎樣了？他一時盼望小桂子所說的全是假話，又盼望他所說的絲毫不假。他不住發抖，寒毛直豎，涼意直透骨髓。

太后房中燭火未熄，忽明忽暗映著窗紙。過了一會，聽得一個宮女的聲音道：「太后，縫好了。」太后「嗯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把這宮女……宮女的死屍，裝……裝在被袋裏。」那宮女道：「是。那太監的死屍呢？」太后怒道：「我只叫你裝那宮女，你……你又管甚麼太監？」那宮女忙道：「是！」接著便聽到物件在地下拖動之聲。

康熙忍耐不住，探頭去窗縫中張望，可是太后寢殿窗房的所有縫隙均用油灰塞滿，連一條細縫也沒有。他往日曾聽韋小寶說過江湖上夜行人的行事訣竅和禁忌，那都是轉述茅十八從揚州來到北京之時一路上所說的。此時窗戶無縫，正中下懷，當下伸指沾了唾液，輕輕濕了窗紙，指上微微用力，窗上便破了個小孔，卻無半點聲息。

他就眼張去，見太后床上錦帳低垂，一名年輕宮女正在將地下一具屍首往一隻大布袋中塞去，屍首穿的是宮女裝束，可是頭頂光禿禿地一根頭髮也無。那宮女將屍首塞入袋中，拾起地下的一團假髮，微一遲疑，也塞進了布袋，低聲道：「太后，裝……裝好啦！」

太后道：「外邊侍衛都撤完了？我好像聽到還有人聲？」那宮女走到門邊，向外一張，說道：「沒人了。」太后道：「你把口袋拖到荷花塘邊，在袋裏放四塊大石頭，用……用繩子……咳……咳……將袋口紮住了，然後……然後……咳咳……把袋子推落塘裏。」那宮女道：「是。」聲音發抖，顯得很是害怕。太后道：「袋子推下池塘之後，多扒些泥土拋在上面，別讓人瞧見。」那宮女又應道：「是。」拖著袋子，出房走向花園。

康熙心想：「小桂子說這宮女是個男人，多半不錯。這中間若不是有天大隱情，太后何必要沉屍入塘，滅去痕跡？」見韋小寶便站在身邊，不自禁的伸出手去，握住了他手。兩人均覺對方手掌又濕又冷。

過了一會，聽得撲通一聲，那裝屍首的布袋掉入了荷塘，跟著是扒土和投擲泥土入塘的聲音，又過一會，那宮女回進寢殿。韋小寶早就認得她聲音，便是那小宮女蕊初。

太后問道：「都辦好了？」蕊初道：「是，都辦好了。」太后道：「這裏本來有兩具屍首，怎麼另一具不見了？明天有人問起，你怎麼說？」蕊初道：「奴才……奴才甚麼也不知道。」太后道：「你在這裏服侍我，怎會甚麼也不知道？」蕊初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太后怒道：「甚麼『是，是』？」

蕊初顫聲道：「奴才見到那死了的宮女站起身來，原來她只是受傷，並沒有死。她慢慢的……慢慢的走出去。那時候……那時候太后正在安睡，奴才不敢驚動太后，眼見那個宮女走出了慈寧宮，不知道……不知道到那裏去啦。」太后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原來這樣，阿彌陀佛，她沒死，自己走了，那倒好得很。」蕊初道：「正是，謝天謝地，原來她沒死。」

※※※

康熙和韋小寶又待了一會，聽太后沒再說話，似已入睡，於是悄悄一步步的離開，回到乾清宮。只見一眾侍衛太監仍是直挺挺的站著不動。康熙笑道：「大家隨便走動罷！」他雖笑著說話，笑聲和話聲卻甚為乾澀。

回入寢宮，他凝視韋小寶，良久不語，突然怔怔的掉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原來太后……太后……」韋小寶也不知說甚麼話好。

康熙想了一會，雙手一拍，兩名侍衛走到寢殿門口。康熙低聲道：「有一件機密事情，差你二人去辦，可不能洩漏出去。慈寧宮花園的荷塘中，有一隻大口袋，你二人去抬了來。太后正在安睡，你二人倘若發出半點響聲，吵醒了太后，那就自己割了腦袋罷。」兩人躬身答應而去。康熙坐在床上，默不作聲，反覆思量。

隔了好半晌，終於兩名侍衛抬了一隻濕淋淋的大布袋，來到寢殿門外。

康熙道：「可驚醒了太后沒有？」兩名侍衛齊道：「奴才們不敢。」康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拿進來！」兩名侍衛答應了，將布袋拿進屋來。康熙道：「出去罷！」

韋小寶等兩名侍衛退出寢殿，帶上了門，上了閂，便解開布袋上的繩索，將屍首拖了出來。見屍首臉上鬍子雖剃得極光，鬚根隱約可見，喉頭有結，胸口平坦，自是個男子無疑。這人身上肌肉虬結，手指節骨凸起，純是一副久練武功的模樣。看來此人假扮宮女、潛伏宮中只是最近之事，否則以他這副形相，連做男人也是太醜，如何能假扮宮女而不給發覺？

康熙拔出腰刀，割破此人的褲子，看了一眼之後，惱怒之極，連揮數刀，將他腰胯之間斬得稀爛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太后……」康熙怒道：「甚麼太后？這賤人逼走我父皇，害死我親娘，穢亂宮廷，多行不義。我……我要將她碎屍萬段，滿門抄斬。」韋小寶吁了口長氣，登時放心：「皇上不再認她是太后，這老婊子不論做甚麼壞事，給我知道了，他也不會殺我滅口。」

康熙提刀又在屍首上剁上一陣，一時氣憤難禁，便欲傳呼侍衛，將太后看押起來審問，轉念一想：「父皇未死，卻在五台山出家，這是何等大事？一有洩漏，天下官民群相聳動，我可萬萬鹵莽不得。」說道：「小桂子，明兒一早，我便跟你去五台山查明真相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！」心中大喜，得和皇帝同行，到五台山去走一遭，比之悶在北京城裏自是好玩得多了。

但康熙可遠比韋小寶見識明白，思慮周詳，隨即想到皇帝出巡，十分隆重，至少也得籌備布置好幾個月，沿途百官預備接駕保護，大費周章，決不能說走便走；又想自己年幼，親政未久，朝中王公大臣未附，倘若太后乘著自己出京之機奪政篡權，廢了自己，另立新君，卻是可慮；又如父皇其實已死，或者雖然尚在人世，卻不在五台山上，自己大張旗鼓的上山朝見，要是未能見到，不但為天下所笑，抑且是貽譏後世。

他想了一會，搖頭道：「不行，我不能隨便出京。小桂子，你給我走一遭罷。」韋小寶頗感失望，道：「我一個人去？」康熙道：「你一個人去。待得探查明白，父皇確是在五台山上，我在京裏又布置好了對付那賤人的法子，咱二人再一同上山，以策萬全。」

韋小寶心想皇帝既決定對付太后，自己去五台山探訪，自是義不容辭，說道：「好，我就去五台山。」

康熙道：「我大清的規矩，太監不能出京，除非是隨我同去。好在你本來不是太監。小桂子，你以後不做太監了，還是做侍衛罷。不過宮裏朝裏的人都已認得你，忽然不做太監，大家會十分奇怪。嗯，我可對人宣稱，為了擒拿鰲拜，你奉我之命，假扮太監，現下元兇已除，自然不能老是假扮下去。小桂子，將來你讀點書，我封你做個大官兒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啊！只不過我一見書本子就頭痛。我少讀點書，你封我的官兒，也就小些兒好了。」

康熙坐在桌前，提起筆來，給父皇寫信，稟明自己不孝，直至此刻方知父皇尚在人世，心中歡喜逾恆，即日便上山來，恭迎聖駕回宮，重理萬民，而兒子亦得重接親顏，寫得幾行字，忽想：「這封信要是落入旁人手中，那可大大不妥。小桂子倘若給人擒獲或者殺死，這信就給人搜去了。」

他拿起了那頁寫了半張的信紙，在燭火上燒了，又提筆寫道：

「敕令御前侍衛副總管欽賜黃馬褂韋小寶前赴五台山一帶公幹，各省文武官員受命調遣，欽此。」

寫畢，蓋了御寶，交給韋小寶，笑道：「我封了你一個官兒，你瞧瞧是甚麼。」

韋小寶睜大了眼，只識得自己的名字，和「五、一、文」三個字，一共六個字，而「韋」字和「寶」字也是跟「小」字上下相湊才識得的，要是分開，就認不準了，搖頭道：「不識得是甚麼官。是皇上親封的，總不會是小官罷？」

康熙笑著將那道敕令讀了一遍。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是御前侍衛副總管，厲害，厲害，還賞穿黃馬褂呢。」康熙微笑道：「多隆雖是總管，可沒黃馬褂穿。你這事如能辦得妥當，回宮後再升你的官。只不過你年紀太小，官兒太大了不像樣，咱們慢慢的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官大官小，我也不在乎，只要常常能跟你見面，那就很好了。」

康熙又喜又悲，說道：「你此去一切小心，行事務須萬分機密。這道敕令，如不是萬不得已，不可取出來讓人見到。這就去罷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向康熙告別，見東方已現出魚肚白，回到屋裏，輕輕開門進去。

方怡並沒睡著，喜道：「你回來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萬事大吉，咱們這就出宮去罷。」沐劍屏迷迷糊糊的醒轉，道：「師姊很是擔心，怕你遇到危險。」韋小寶笑問：「你呢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我自然也擔心。你沒事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沒事，沒事。」

只聽得鐘聲響動，宮門開啟，文武百官便將陸續進宮候朝。韋小寶點燃桌上蠟燭，察看二人裝束並無破綻，笑道：「你二人生得太美，在臉上擦些泥沙灰塵罷。」沐劍屏有些不願意，但見方怡伸手在地下抹了塵土往臉上搽去，也就依樣而為。韋小寶將從太后床底盜來的三部經書也包入包袱，摸出那枝銀釵，遞給方怡，說道：「是這根釵兒罷？」

方怡臉上一紅，慢慢伸手接過，說道：「你干冒大險，原來……原來是去為我取這根釵兒。」心中一酸，眼眶兒紅了，將頭轉了過去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也沒甚麼危險。」心想：「這叫做好心有好報，不去取這根釵兒，撈不到一件黃馬褂。」

他帶領二人，從禁宮城後門神武門出宮。其時天色尚未大亮，守門的侍衛見是桂公公帶同兩名小太監出宮，除了巴結討好，誰來多問一句？

方怡出得宮來，走出十餘丈後，回頭向宮門望了一眼，百感交集，真似隔世為人。

韋小寶在街邊雇了三頂小轎，吩咐抬往西長安街，下轎另雇小轎，到天地會落腳處兩條胡同外下轎，說道：「你們沐王府的朋友，昨天都出城去了。我得跟朋友商議商議，且看送你們去那裏。」他做了欽賜黃馬褂的御前侍衛副總管，自覺已成了大人，加之有欽命在身，去查一件天大的大事，突然收起了油腔滑調，再者師父相距不遠，可也不敢放肆。

方怡問道：「你……你今後要去那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敢再在北京城多耽，走得越遠越好，要等到太后死了，事平之後，才敢回來。」方怡道：「我們在河北石家莊有個好朋友，你……你如不嫌棄，便同……同去暫避一時可好？」沐劍屏道：「好啊，你是我們的救命恩人，大家是自己人。三個人一起趕路，也熱鬧些。」兩人凝望著他，均有企盼之意，沐劍屏顯得天真熱切，方怡則微含羞澀。

韋小寶如不是身負要務，和這兩個俏佳人結伴同行，長途遨遊，原是快活逍遙之極，此刻卻不得不設法推託，說道：「我還答應了朋友去辦一件要緊事，這時候不能就去石家莊。你們身上有傷，兩個姑娘兒家趕路不便，我得拜託一兩個靠得住的朋友，護送你們前去。咱們且歇一歇，吃飽了慢慢商量。」

當下來到天地會的住處。守在胡同外的弟兄見到是他，忙引了進去。高彥超迎了出來，見他帶著兩名小太監，甚是詫異。韋小寶在他耳邊低聲道：「是沐家小公爺的妹子，還有一個是她師姊，我從宮裏救出來的。」

高彥超請二女在廳上就坐，奉上茶來，將韋小寶拉在一邊，說道：「總舵主昨晚出京去了。」韋小寶大喜，他一來實在怕師父查問武功進境，二來又不知是否該將康熙所命告知，聽說已然離京，心頭登時如放下一塊大石，臉上卻裝作失望之極，頓足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唉，師父怎地這麼快就走了？」

高彥超道：「總舵主吩咐屬下轉告韋香主，說他老人家突然接到台灣來的急報，非趕回去處理不可。總舵主要韋香主一切小心，相機行事，宮中如不便再住，可離京暫避，又說要韋香主勤練武功，韋香主身上的傷毒不知已全清了沒有，如果身子不妥，務須急報總舵主知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師父惦記我的傷勢武功，好教人心中感激。」他這兩句話倒是不假，聽得師父在匆忙之際還是記掛著自己身子，確是感念，又問：「台灣出了甚麼事？」

高彥超道：「聽說是鄭氏母子不和，殺了大臣，好像生了內變。總舵主威望極重，有甚麼變亂，他老人家一到必能平息，韋香主不必憂慮。李大哥、關夫子、樊大哥、風大哥、玄貞道長他們都跟著總舵主去了。徐三哥和屬下留在京裏，聽由韋香主差遣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你叫人去請徐三哥來。」心想「八臂猿猴」徐天川武功既高，人又機警，而且是個老翁，護送二女去石家莊最好不過。又想：「台灣也是母子不和，殺人生事，倒跟北京的太后、皇帝一樣。」

他回到廳上，和方沐二人同吃麵點。沐劍屏吃得小半碗麵，便忍不住問道：「你當真不能和我們同去石家莊嗎？」韋小寶向方怡瞧去，見她停箸不食，凝眸相睇，目光中殊有殷切之意，不由得胸口一熱，便想要二女跟著自己去五台山，但隨即心想：「我去辦的是何等大事？帶著這兩個受傷的姑娘上道，礙手礙腳，受人注目，那是萬萬不可。」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事了之後，便到石家莊來探望。你們的朋友住在那裏？叫甚麼名字？」

方怡慢慢低下頭去，用筷子挾了一根麵條，卻不放入口裏，低聲道：「那位朋友在石家莊西市開一家騾馬行，他叫『快馬』宋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『快馬』宋三，是了，我一定來探望你們。」臉上現出頑皮神色，輕聲道：「我又怎能不來？怎捨得這一對羞花閉月的大老婆、小老婆？」

沐劍屏笑道：「乖不了半天，又來貧嘴貧舌了。」方怡正色道：「你如真當我們是好朋友，我們……我們天天盼望你來。要是心存輕薄，不尊重人，那……那也不用來了。」韋小寶碰了個釘子，微覺無趣，道：「好啦，你不愛說笑，以後我不說就是。」方怡有些歉然，柔聲道：「就是說笑，也有個分寸，也得瞧時候，瞧地方。你……你生氣了嗎？」

韋小寶又高興起來，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只要你不生氣就好。」

方怡笑了笑，輕輕的道：「對你啊，誰也不會真的生氣。」

方怡這麼嫣然一笑，縱然臉上塵土未除，卻也是俏麗難掩，韋小寶登時覺得身上一陣溫暖。他一口一口喝著麵湯，一時想不出話來說。

忽聽得天井中腳步聲響，一個老兒走了進來，卻是徐天川到了。他走到韋小寶身前，躬身行禮，滿臉堆歡，恭恭敬敬的說道：「您老好。」他為人謹細，見有外人在座，便不稱呼「韋香主」。

韋小寶抱拳還禮，笑道：「徐三哥，我給你引見兩位朋友。這兩位都是『鐵背蒼龍』柳老爺子的高足，這一位方姑娘，這一位沐姑娘，是沐王府的小郡主。」向方沐二女道：「這位徐大哥，跟柳老爺子、你家小公爺都相識。」他生怕方沐二女懷恨記仇，加上一句：「本來有一點兒小小過節，現下這樑子都已揭開了。」待三人見過禮後，說道：「徐三哥，我想拜託你一件事。」

徐天川聽得這兩個女扮男裝的小太監竟是沐王府的重要人物，心想沐劍聲等都已知道韋小寶來歷，這兩位姑娘自然也早得悉，便道：「韋香主有所差遣，屬下自當奉命。」

方怡和沐劍屏卻其實不知道韋小寶的身份，聽徐天川叫他「韋香主」，都大為奇怪。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兩位姑娘跟吳立身吳老爺子、劉一舟劉大哥他們一般，都是失陷在皇宮之中，此刻方才出來。沐家小公爺、劉一舟師兄他們都已離京了罷？」

徐天川道：「沐王府眾位英雄昨天都已平安離京。沐小公爺還託我打探小郡主的下落，我請他放心，包在天地會身上，必定找到小郡主。」說著臉露微笑。

沐劍屏道：「劉師哥跟我哥哥在一起？」她這話是代方怡問的。徐天川道：「在下送他們分批出城，劉師兄是跟柳老爺子在一起，向南去的。」方怡臉上一紅，低下頭來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聽得心上人平安脫險，定然是心花怒放。」殊不知這一次卻猜錯了。方怡心中想的是：「我答應過他，他如救了劉師哥性命，我便得嫁他為妻，終身不渝。可是他是個太監，怎生嫁得？他小小年紀，花樣百出，卻又是甚麼『韋香主』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兩位姑娘力抗清宮侍衛，身上受了傷，現下要到石家莊一位朋友家去養傷。我相請徐三哥護送前去。」

徐天川歡然道：「理當效勞。韋香主派了一件好差使給我。屬下對不起沐王府的朋友，反蒙沐小公爺相救，心中既感且愧。得能陪兩位姑娘平安到達，也可稍稍補報於萬一。」

沐劍屏向徐天川瞧了一眼，見他身形瘦小，弓腰曲背，是個隨時隨刻便能一命嗚呼的糟老頭子，說甚麼護送自己和師姊，只怕一路之上還要照料他呢，何況韋小寶不去，早已好生失望，不悅之意忍不住便在臉上流露了出來。

方怡卻道：「煩勞徐老爺子大駕，可實在不敢當，只須勞駕給雇一輛大車，我們自己上路好了。我們的傷也沒甚麼大不了，實在不用費神。」

徐天川笑道：「方姑娘不用客氣。韋香主既有命令，我說甚麼要奉陪到底。兩位姑娘武藝高強，原不用老頭兒在旁惹厭，『護送』兩字，老頭兒實在沒這個本領。但跑腿打雜，侍候兩位姑娘住店、打尖、雇車、買物，那倒是拿手好戲，免得兩位姑娘一路之上多費口舌，對付騾夫、車夫、店小二這等人物。」

方怡見難再推辭，說道：「徐老爺子這番盛意，不知如何報答才好。」

徐天川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報甚麼答？不瞞兩位姑娘說，我對咱們這位韋香主，心中佩服得了不得，別瞧他年紀輕輕，實在是神通廣大。他既救了我老命，昨天又給老頭子出了胸中一口惡氣，我心中正在嘀咕，怎生想法子好好給他辦幾件事才好，那想他今天就交給了我這一件差使。兩位姑娘就算不許我陪著，老頭兒也只好不識相，一路之上做個先行官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，侍候兩位平安到達石家莊。別說從北京到石家莊只幾天路程，韋香主倘若吩咐老頭兒跟隨兩位上雲南去，那也是說去便去，送到為止。」

沐劍屏見到他模樣雖然猥瑣，說話倒很風趣，問道：「他昨天給你出了甚麼氣？昨天，他……他不是在皇宮裏麼？」

徐天川笑道：「吳三桂那奸賊手下有個狗官，叫做盧一峰。他將老頭兒拿了去，拷打辱罵，還拿張膏藥封住我的嘴巴，幸得令兄派人救了我出來。韋香主答應我說，他定當叫人打斷這狗官的雙腿。我想吳三桂的狗兒子這次來京，手下帶的能人極多。盧一峰這廝上次吃過我苦頭，學了乖，再也不敢獨自出來，咱們要報仇，可不這麼容易。那知道昨天我在西城種德堂藥材鋪，見到一個做跌打醫生的朋友，說起平西王狗窩裏派人抬了一個狗官，到處找跌打醫生。事情可也真奇怪，跌打醫生找了一個又一個，一共找了二三十人，卻又不讓醫治，只是跟他們說，這狗官名叫盧一峰，胡塗混蛋，平西王的狗兒子親自拿棍子打斷了他的一雙狗腿，要他痛上七日七夜，不許醫治。」

方怡和沐劍屏都十分奇怪，問韋小寶：「那是甚麼道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狗官得罪了徐三哥，自然要叫他多吃點兒苦頭。」沐劍屏道：「平西王狗窩裏的人，卻幹麼又將他抬來抬去，好讓眾人得知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吳應熊這小子是要人傳給我聽，我叫他打斷這狗官的腿，他已辦妥了。」沐劍屏更是奇怪，問道：「他又為甚麼要聽你的話？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我胡說八道，騙了他一番，他就信啦。」

徐天川道：「我本想趕去將他斃了，但想這狗官給人抬著遊街示眾，斷了兩條腿又不許醫治，如去殺了他，反倒便宜了這廝。昨天下午我親眼見到了他，一條狗命十成中倒已去了九成，褲管捲了起來，露出兩條斷腿，又腫又紫，痛得只叫媽。兩位姑娘，你說老頭兒心中可有多痛快？」

這時高彥超已雇了三輛大車，在門外等候。他也是天地會中的得力人物，但會中規矩，大家幹的是殺頭犯禁之事，如非必要，越少露相越好，是以也沒給方、沐二人引見。

韋小寶尋思：「我包袱之中一共已有五部四十二章經，這些書有甚麼用，我是一點也不知道，但這許多人拚了性命偷盜搶奪，其中一定大有緣故，帶在身上趕路，可別失落了。」沉吟半晌，有了計較，向高彥超悄悄的道：「高大哥，我在宮裏有個要好兄弟，給韃子侍衛們殺了，我帶了他骨灰出來，要好好給他安葬。請你即刻差人去買口棺木。」

高彥超答應了，心想韋香主的好友為韃子所殺，那必是反清義士，親自去選了一口上好柳州木棺材。他知道這位韋香主手面甚闊，將他所給的三百兩銀子使得只剩下三十幾兩，除了棺木之外，其他壽衣、骨灰罈、石灰、綿紙、油布、靈牌、靈幡、紙錢等物一應俱全，盡是最佳之物，又替方沐二女買了改換男裝的衣衫鞋帽，途中所用的乾糧點心，還叫了一名仵作、一名漆匠。待得諸物抬到，韋小寶和二女都已睡了兩個時辰。

韋小寶先行換了常人裝束，心道：「我奉旨到五台山公幹，這可有得忙了，怎麼還有時候練武功？師父這部武功秘訣，可別給人偷了去。」當下將五部經書連同師父所給的武功秘訣，用油布一層一層的包裹完密，到灶下去捧了一大把柴灰，放在骨灰罈中，心想：「最好棺材之中放一具真的屍首，那麼就算有人開棺查檢，也不會起疑。只不過一時三刻，也找不到個壞人來殺了。」於是蘸些清水，抹在眼中臉上，神情悲哀，雙手捧了油布包和骨灰罈，走到後廳，將包裹和骨灰罈放入棺材，跪了下來，放聲大哭。

徐天川、高彥超，以及方沐二女都已候在廳上，見他跪倒痛哭，那有疑心，只道確是他好友的骨灰，也都跪倒行禮。韋小寶見過死者家人向弔祭者還禮的情形，搶到棺木之側，跪下向四人磕頭還禮。眼看仵作放好綿紙、石灰等物，釘上了棺蓋。漆匠便開始油漆。

高彥超問道：「這位義士尊姓大名，好在棺木上漆書他的名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抽抽噎噎的不住假哭，心下尋思，說道：「他叫海桂棟。」那是將海大富、小桂子、瑞棟三人的名字各湊一字，心道：「我殺了你們三人，現下向你們磕頭行禮，焚化紙錢給你們在陰世使用，你們三個冤鬼，總不該纏上我了罷？」

沐劍屏見他哭得悲切，勸慰道：「滿清韃子殺死我們的好朋友，總有一日要將他們殺得乾乾淨淨，給好朋友報仇雪恨。」韋小寶哭道：「韃子自然要殺，這幾位好朋友的仇，卻是萬萬報不得的。」沐劍屏睜大了一雙秀目，怔怔的瞧著他，心想：「為甚麼報不得？」

※※※

四人休息了一會，和高彥超作別上道。韋小寶道：「我送你們一陣。」方沐二女臉上均有喜色。

二女坐了一輛大車，韋小寶和徐天川各坐一輛。三輛大車先出東門，向東行了數里，這才折而向南。又行得七八里，來到一處鎮甸，徐天川吩咐停車，說道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天色已經不早，咱們在這裏喝杯茶，這就分手罷！」

走進路旁一間茶館，店伴泡上茶來，三名車夫坐了另一桌。

徐天川心想韋香主他們三人必有體己話要說，背負著雙手，出去觀看風景。

沐劍屏道：「桂……桂大哥，你其實姓韋，是不是？怎麼又是甚麼香主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姓韋，名叫小寶，是天地會青木堂香主。到這時候，可不能再瞞你們了。」沐劍屏嘆道：「唉！」韋小寶問：「為甚麼嘆氣？」沐劍屏道：「你是天地會青木堂香主，怎地……怎地到皇宮中去做了太監，那不是……那不是……」

方怡知道她要說「可惜之極」，一來此言說來不雅，二來不願惹起韋小寶的愁思，插嘴道：「英雄豪傑為了國家大事，不惜屈辱自身，那是教人十分佩服的。」她料想韋小寶必是奉了天地會之命，自殘身體，入宮臥底，確然令人敬佩。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要不要跟她們說我不是太監？」忽聽徐天川喝道：「好朋友，到這時候還不露相嗎？」伸手向右首一名車夫的肩頭拍了下去。

徐天川的右掌剛要碰上那車夫肩頭，那人身子一側，徐天川右掌已然拍空，他左拳卻已向車夫右腰擊到。那車夫反手勾推，將這拳帶到了外門。徐天川右肘跟著又向他後頸壓落。那車夫右手反揚，向徐天川頂門虛擊，徐天川手肘如和他頭頸相觸，便有如將自己頭頂送到他手掌之下，立即雙足使勁，向後躍開。他連使三招，掌拍、拳擊、肘壓，是都十分凌厲的手法，可是那車夫竟都輕描淡寫的一一化開。

徐天川又驚又怒，料想這人定是大內好手，奉命前來拿人，當下左手連揮，示意韋小寶等三人快逃，自己與敵人糾纏，讓他們三人有脫身之機。可是他們三人那肯不顧義氣？方怡身上有傷，難以動手，韋小寶和沐劍屏都拔出兵刃，便要上前夾擊。

那車夫轉過身來，笑道：「八臂猿猴好眼力！」聲音頗為尖銳。四人見他面目黃腫，衣衫污穢，形貌醜陋，一時間也瞧不出多少年紀。徐天川聽他叫出自己外號，心下更驚，抱拳道：「尊駕是誰？幹麼假扮車夫，戲弄在下？」

那車夫笑道：「戲弄是萬萬不敢的。在下與韋香主是好朋友，得知他出京，特地前來相送。」韋小寶搔了搔頭，道：「我……我可不認得你啊。」那車夫笑道：「我二人昨晚還聯手共抗強敵，你怎地便忘了？」韋小寶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啊，你……你是陶……陶……」將匕首插入靴筒，奔過去拉住她手，才知這車夫是陶宮娥所喬裝改扮。

陶宮娥臉上塗滿了牛油水粉，旁人已難知她喜怒，但見她眼光中露出喜悅之色，說道：「我怕韃子派人阻截，因此喬裝護送一程，不料徐老爺子好眼力，可瞞不過他的法眼。」

徐天川見了韋小寶的神情，知道此人是友非敵，又是歡喜，又感慚愧，拱手道：「尊駕武功高強，佩服，佩服！韋香主人緣真好，到處結交高人。」陶宮娥笑道：「不敢！請問徐大哥，我的改裝之中，甚麼地方露了破綻？」徐天川道：「破綻是沒有。只不過一路之上，我見尊駕揮鞭趕騾，不似尋常車夫。尊駕手腕不動，鞭子筆直伸了出去，手肘不抬，鞭子已縮了回來。這一份高明武功，北京趕大車的朋友之中，只怕還沒幾位。」四人都大笑起來。

徐天川笑道：「在下倘若識相，見了尊駕這等功夫，原不該再伸手冒犯，只不過老頭子就是不知好歹，那也沒法子。」陶宮娥道：「徐大哥言重了，得罪莫怪。」徐天川抱拳道：「不敢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位朋友姓陶，跟兄弟是……生死之交。」陶宮娥正色道：「不錯，正是生死之交。韋香主救過我的性命。」韋小寶忙道：「前輩說那裏話來？咱們只不過合力殺了個大壞蛋而已。」陶宮娥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韋兄弟，徐大哥，方沐二位，咱們就此別過。」一拱手，便躍上大車趕車的座位。

韋小寶道：「陶……陶大哥，你去那裏？」陶宮娥笑道：「我從那裏來，回那裏去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好，後會有期。」眼見她趕著大車，逕自去了。

沐劍屏問道：「徐老爺子，這人武功真的很高嗎？」徐天川道：「武功了得！她是個女子，更加了不起。」沐劍屏奇道：「她是女子？」徐天川道：「她躍上大車時扭動腰身，姿式固然好看，但不免扭扭捏捏，那自然是女子。」沐劍屏道：「她說話聲音很尖，也不大像男人。韋大哥，她……她本來的相貌好看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四十年前或許好看的。但你就算再過四十年，仍比現今的她好看得多。」沐劍屏笑道：「怎麼拿我跟她比了？原來她是個老婆婆。」

韋小寶想到便要跟她們分手，不禁黯然，又想孤身上路，不由得又有些害怕。從揚州來到北京，是跟茅十八這江湖行家在一起；在皇宮之中雖迭經凶險，但人地均熟，每到緊急關頭，往往憑著一時急智而化險為夷，此去山西五台山，這條路固然從未走過，前途更是一人不識。他從未單身行過長路，畢竟還是個孩子，難免膽怯。一時想先回北京，叫高彥超陪同前去五台山，卻想這件事有關小玄子的身世，如讓旁人知道了，可太也對不起好朋友。

徐天川只道他仍回北京，說道：「韋香主，天色不早，你這就請回罷，再遲了只怕城門關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方怡和沐劍屏都道：「盼你辦完事後，便到石家莊來相見。我們等著你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心中甜甜地、酸酸地，說不出話來。

徐天川請二女上車，自己坐在車夫身旁，趕車向南。韋小寶眼見方沐二女從車中探頭出來，揮手相別。大車行出三十餘丈，轉了個彎，便給一排紅柳樹擋住，再也不見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上了剩下的一輛大車，命車夫折而向西，不回北京城去。那車夫有些遲疑，韋小寶取出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十兩銀子雇你三天，總夠了罷？」車夫大喜，忙道：「十兩銀子雇一個月也夠了。小的好好服侍公子爺，公子爺要行便行，要停便停。」

當晚停在北京西南廿餘里一處小鎮，在一家小客店歇宿。韋小寶抹身洗腳，沒等到吃晚飯，便已倒在炕上睡著了。

次晨醒轉，只覺頭痛欲裂，雙眼沉重，半天睜不開來，四肢更酸軟無比，難以動彈，便如在夢魘中一般。他想張口呼叫，卻叫不出聲，一張眼，卻見地下躺著三人，他大吃一驚，呆了半晌，定了定神，慢慢掙扎著坐起，只見炕前坐著一人，正笑吟吟的瞧著他。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。那人笑道：「這會兒才醒嗎？」正是陶宮娥。

韋小寶這才寬心，說道：「陶姊姊，陶姑姑，那……那是怎麼回事？」陶宮娥微笑道：「你瞧瞧這三個是誰？」韋小寶爬下炕來，腿間只一軟，便已跪倒，當即後仰坐地，伸手支撐，這才站起，見地下三人早已死了，卻都不識，說道：「陶姑姑，是你救了我性命？」

陶宮娥笑道：「你到底叫我姊姊呢，還是姑姑？可別沒上沒下的亂叫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是姑姑，陶姑姑！」陶宮娥微笑道：「你一個人行路，以後飲食可得小心些，若是跟那八隻手的老猴兒在一起，決不能上了這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昨晚給人下了蒙汗藥？」陶宮娥道：「差不多罷。」

韋小寶想了想，說道：「多半茶裏有古怪，喝上去有點酸味，又有些甜甜的。」心想：「我自己身上帶著一大包蒙汗藥，卻去吃人家的蒙汗藥。他媽的，我這一次不嚐嚐蒙汗藥的滋味，又怎知是酸酸甜甜的？」問道：「這是黑店？」陶宮娥道：「這客店本來是白的，你住進來之後，就變黑了。」韋小寶仍然頭痛欲裂，伸手按住額頭道：「這個我可不懂了。」

陶宮娥道：「你住店後不久，就有人進來，綁住了店主夫婦跟店小二，將這間白店改了黑店。一名賊人剝下店小二的衣服穿了，在茶壺裏撒了一把藥粉，送進來給你。我見你正在換衣服，想等你換好衣服之後，再出聲示警，不料你又除了衣衫抹身。等我過了一會再來看你，你早已倒了茶喝過了。幸虧這只是蒙汗藥，不是毒藥。」

韋小寶登時滿臉通紅，昨晚自己抹身之時，曾想像如果方怡當真做了自己老婆，緊緊抱著她，那是怎麼一股滋味，當時情思蕩漾，情狀不堪。陶宮娥年紀雖已不小，畢竟是女子，隔窗見到如此醜態，自然不能多看。

陶宮娥道：「昨日我跟你分手，回到宮裏，但見內外平靜無事，並沒為太后發喪。我自是十分奇怪，匆匆改裝之後，到慈寧宮外察看，見一切如常，原來太后並沒死。這一下可不對了。我本想太后一死，咱二人仍可在宮中混下去，昨晚這一刀既然沒刺死她，那就非得立即出宮不可，還得趕來通知你，免得你撞進宮來，自己送死。」

韋小寶假作驚異，大聲道：「啊，原來老婊子沒死，這可糟糕。」心下微感慚愧：「昨日匆忙之間，忘了提起，我以為你早知道了。」

陶宮娥道：「我剛轉身，見有三名侍衛從慈寧宮裏出來，形跡鬼鬼祟祟，心想多半是太后差他們去捉拿我的，但見他們並不是朝我的住處走去，當時也沒功夫理會，回到住處收拾收拾，又改了裝，從御膳房側門溜出宮來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原來姑姑裝成了御膳房的蘇拉。」御膳房用的蘇拉雜役最多，劈柴、抬煤、殺雞、洗菜、燒火、洗鍋等等雜務，均由蘇拉充當，這些人在御膳房畔出入，極少有人留意。

陶宮娥道：「我一出宮，便見到那三名侍衛，已然改了裝束，背負包袱，各牽馬匹，顯然是有遠行。」韋小寶「啊」了一聲，伸左足向一具死屍踢了一腳，道：「便是這三位開黑店的朋友了？」陶宮娥微笑道：「那可得多謝這三個朋友，若不是他們引路，我怎又找得到你？誰料得到你會繞道向西？他們出城西行，一路上打聽，可見到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單身上道，果然是奉太后之命拿你。傍晚時分，他們查到了這裏，我也就跟到了這裏。」

韋小寶心下感激，道：「若不是姑姑相救，此刻我連閻羅王的問話也答不上來啦。他問：『韋小寶，你怎麼死的？』我只好說說：『回大王：胡裏胡塗，莫名其妙！』」

陶宮娥在深宮住了數十年，平時極少和人說話，聽韋小寶說話有趣，笑道：「這孩子！閻羅王定說：『拉下去打！』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？閻羅老爺鬍子一翹，喝道：『活著胡裏胡塗，莫名其妙，也就罷了，怎麼死了也胡裏胡塗？我這裏倘若都是胡塗鬼，我豈不變成了胡塗閻羅王？』」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韋小寶問道：「姑姑，後來怎樣？」

陶宮娥道：「我聽他們在灶下低聲商議，一人說：『太后聖諭，這小鬼能活捉最好，否則就一刀殺了，可是他身上攜帶的東西，盡數得帶回去呈繳，一件也不許短少。』另一人道：『這小鬼膽敢偷盜太后日日念誦的佛經，當真活得不耐煩了，難怪太后生氣。太后吩咐，最要緊的就是那幾部佛經。』小兄弟，你當真拿了太后的佛經麼？是你們總舵主叫你拿的，是不是？」說著目不轉瞬的凝視著他。

韋小寶突然明白：「是了，她在太后房中找尋的，正是這幾部四十二章經。」臉上裝作迷惘一片，說道：「甚麼佛經？我們總舵主不拜菩薩。我從來沒見他念過甚麼經。」

陶宮娥武功雖高，但自幼便在禁宮，於人情世故所知極少。兩人雖然同在皇宮，韋小寶日日和皇帝、太后、王公大官、侍衛太監見面，時時刻刻在陰謀奸詐之間打滾，練得機伶無比，周身是刀；陶宮娥卻只和兩名老宮女相伴，一年之間也難得說上幾十句話，此外甚麼人也不見。兩人機智狡獪之間的相差，比之武功間的差距尤遠。她見韋小寶天真爛漫，心想：「我剛救了他性命，他心中對我感激之極，小孩子又會說甚麼假話？何況我已親自查過他的包袱？」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見他們打開你的包袱細查，見到許多珠寶，又有幾十萬兩銀子的銀票，好生眼紅，商量著如何分贓。我聽著生氣，便進來一起都料理了。」

韋小寶罵道：「他媽的，原來太后這老婊子知道我有錢，派了侍衛來謀財害命。又下蒙汗藥，又開黑店，這老婊子淨幹下三濫的勾當，真不是東西。」

陶宮娥道：「那倒不是的。太后要的只是佛經，不是珠寶銀子。那幾部佛經事關重大，我想會不會你交了給徐天川和那兩位姑娘，帶到石家莊去收藏？心想敵人已除，就讓你多休息一會。當下騎了馬向南趕去，在一家客店外找到了他們的大車，本想悄悄的查上一查，可是這位『八臂猿猴』機警之至，我一踏上屋頂，他就知道了，說不得，只好再動一次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不是你對手。」

陶宮娥道：「我本不想得罪你們天地會，可是沒法子。我將他點倒後，說了許多道歉的話，請他別生氣。小兄弟，下次你見到他，再轉言幾句，說我實在是出於無奈。我在他三人的行李之中查了一遍，連那輛大車也拆開來查過了，甚麼也沒查到，便解開了他們穴道。趕著騎馬回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我胡裏胡塗，莫名其妙之時，你卻去辦了這許多事。陶姑姑，你怎麼知道我是天地會的？」陶宮娥微笑道：「我給你們趕了這半天車，怎會聽不到你們說話？你小小年紀便做了青木堂香主，這在天地會中是挺大的職份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甚是得意，笑道：「也不算小了。」

陶宮娥沉吟半晌，問道：「你跟隨皇帝多時，可曾聽到他說起過甚麼佛經的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說起過的。太后和皇上好像挺看重這些勞什子的佛經。其實他媽的有甚麼用？太后做人這樣壞，就算一天念一萬遍阿彌陀佛，菩薩也不會保祐……」陶宮娥不等他說完，忙問：「他們說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派我跟索額圖大人到鰲拜府裏查抄，叮囑我一定要抄到兩部四甚麼經，好像有個『二』字，又有個『十』字的。」

陶宮娥臉上露出十分興奮之情，道：「對，對！是四十二章經，你抄到了沒有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瞎字不識，知道他甚麼四十二章經，五十三章經？後來索大人找到了，我拿去交給太后。她歡喜得很，賞了我許多糖果糕餅，他媽的，老婊子真小氣，不給金子銀子，當我小孩子哄，只給我糖果糕餅。早知她這樣壞，那兩部經書我早丟在御膳房灶裏，當柴燒了……」

陶宮娥忙道：「燒不得，燒不得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也知燒不得，皇上一問索大人，西洋鏡就拆穿了。」陶宮娥沉吟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太后手裏至少有兩部四十二章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恐怕有四部。」陶宮娥道：「有四部？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前天晚上我躲在她床底下，聽她跟那個男扮女裝的宮女說起，她本來就有一部，從鰲拜家裏抄去了兩部，她又差御前侍衛副總管瑞棟，在一個甚麼旗主府中又去取了一部來。」

陶宮娥道：「正是，是從鑲藍旗旗主府裏取來的。那麼她手裏共有四部了，說不定有五部、六部。」站了起來走了幾步，說道：「這些經書十分要緊，小兄弟，我真盼你能助我，將太后那幾部四十二章經都盜了出來。」韋小寶沉吟道：「老婊子如果傷重，終於活不成，這幾部經書，恐怕會帶到棺材裏去。」陶宮娥道：「不會的，決計不會。我卻擔心神龍教教主棋高一著，捷足先得，這就糟了。」

「神龍教教主」這五字，韋小寶卻是第一次聽見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人？」

陶宮娥不答他的問話，在房中踱步兜了幾個圈子，見窗紙漸明，天色快亮，轉過身來，道：「這裏說話不便，唯恐隔牆有耳，咱們走罷！」將三具屍首提到客店門外，放入大車。這三人都是給她用重手震死，並未流血，倒十分乾淨，說道：「店主人和你的車夫都給他們綁著，讓他們自行掙扎罷。」和韋小寶並坐在車夫位上，趕車向西。

行得七八里，天已大明，陶宮娥將三具屍首丟在一個亂墳堆裏，拿幾塊大石蓋住了，回到車上，說道：「咱們在車上一面趕路，一面說話，不怕給誰聽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也不知道車子底下有沒有人。」陶宮娥一驚，說道：「對，你比我想得周到。」一揮鞭子，馬鞭繞個彎兒，刷的一聲，擊到車底。她連擊三記，確知無人，笑道：「這些江湖上防人的行徑，我可一竅不通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我更是半竅不通了。你總比我行些，否則昨兒晚便救不了我。」

這時大車行在一條大路之上，四野寂寂。陶宮娥緩緩的道：「你救過我性命，我也救過你性命，咱們算得是生死患難之交。小兄弟，按年紀說，我做得了你娘，承你不棄，叫我一聲姑姑，你肯不肯真的拜我為姑母，算是我的姪兒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做姪兒又不蝕本，反正姑姑早已叫了。」忙道：「那好極了。不過有一件事說來十分倒霉，你一知道之後，恐怕不要我這個姪兒了。」陶宮娥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沒爹爹，我娘是在窯子裏做婊子的。」

陶宮娥一怔，隨即滿臉堆歡，喜道：「好姪兒，英雄不怕出身低。咱們太祖皇帝做過和尚，做過無賴流氓，也沒甚麼相干。你連這等事也不瞞我，足見你對姑姑一片真心，我自然也是甚麼都不瞞你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娘做婊子，茅十八茅大哥是知道的，終究瞞不了人。要騙出人家心裏的話，總得把自己最見不得人的事先抖了出來。」當即躍下地來，跪倒磕頭，說道：「姪兒韋小寶，拜見我的親姑姑。」

陶宮娥數十年寂居深宮，從無親人，連稍帶情誼的言語也沒聽過半句，忽聽韋小寶叫得如此親熱，不由得心頭一酸，忙下車扶起，笑道：「好姪兒，從此之後，我在這世上多了個親人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流下淚來，一面笑，一面拭淚，道：「你瞧，這是大喜事，你姑姑卻流起眼淚來。」

※※※

兩人回到車上，陶宮娥右手握韁，左手拉住韋小寶的右手，讓騾子慢慢一步步走著，說道：「好姪兒，我姓陶，那是真姓，我閨名叫作紅英，打從十二歲上入宮，第二年就服侍公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公主？」陶紅英道：「是，公主，我大明崇禎皇帝陛下的長公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啊，原來姑姑還是大明崇禎皇帝時候進宮的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正是，崇禎皇上出宮之時，揮劍斬斷了公主的臂膀。我聽到公主遭難的訊息，奔出去想救她，心慌意亂，重重摔了一交，額頭撞在階石上，暈了過去。等到醒轉，陛下和公主都已不見了，宮中亂成一團，誰也沒來理我。不久闖賊進了宮，後來滿清韃子趕跑了闖賊，又佔了皇宮。唉，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公主不是崇禎皇爺的親生女兒麼？為甚麼要砍死她？」

陶紅英又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公主是崇禎皇爺的親生女兒，她是最得皇上寵愛的。這時京城已破，賊兵已經進城，皇上決心殉難，他生怕公主為賊所辱，所以要先殺了公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這樣。要殺死自己親生女兒，可還真不容易。聽說崇禎皇爺後來是在煤山吊死的，是不是？」

陶紅英道：「我也是後來聽人說的。滿清韃子由吳三桂引進關來，打走了闖賊，霸佔了我大明江山。宮裏的太監宮女，十之八九都放了出去，說是怕靠不住。那時我年紀還小，那一摔受傷又重，躺在黑房裏，也沒人來管。直到三年多之後，才遇到我師父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姑姑，你武功這樣高，你師父他老人家的武功自然更加了不起啦。」陶紅英道：「我師父說，天下能人甚多，咱們的武功，也算不了甚麼。我師父是奉了我太師父之命，進宮來當宮女的。」揮鞭在空中虛擊一鞭，劈啪作響，續道：「我師父進宮來的用意，便是為了那八部四十二章經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一共八部？」陶紅英道：「一共八部。滿洲八旗，黃白紅藍，正四旗，鑲四旗，每一旗的旗主各有一部，共有八部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見到鰲拜家裏抄出來的那兩部經書，書套子的顏色不同，一部是黃套子鑲了紅邊兒，另一部是白套子的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原來八部經書的套子，跟八旗的顏色相同，我可從來沒見過。」

韋小寶尋思：「我手裏已有了五部，那麼還缺三部。這八部經書到底有甚麼古怪，姑姑一定知道，得想法子套問出來。」他假作癡呆，說道：「原來你太師父他老人家也誠心拜菩薩。宮裏的佛經，那自然特別貴重，有人說是用金子水來寫的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那倒不是。好姪兒，我今天給你說了，你可說甚麼也不能洩漏出去。你發一個誓來。」

發誓賭咒，於韋小寶原是稀鬆平常之極，上午說過，下午就忘了，下午說過，沒等睡覺就忘了，何況八部經書他已得其五，怎肯將其中秘密輕易告人？忙道：「皇天后土，韋小寶如將四十二章經中的秘密洩漏了出去，日後糟糕之極，死得跟老婊子那個男扮女裝的王八蛋師兄一模一樣。」心想：「要我男扮女裝，跟老婊子去睡覺，這種事萬萬不會做。那就決不能跟這王八蛋師兄死得一模一樣。」發了誓日後要應，他倒是信的，因此賭咒發誓之時，總得留下後步。

陶紅英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個誓倒挺新鮮古怪。我跟你說，滿洲韃子進關之時，並沒想到竟能得到大明江山。滿洲人很少，兵也不多，他們只盼能長遠佔住關外之地，便已心滿意足了，因此進關之後，八旗兵一見金銀珠寶，放手便搶。這些財寶，他們都運到了關外，收藏起來。當時執掌大權的是順治皇帝的叔父攝政王，但是滿洲八旗，每一旗都各有勢力。當時八旗旗主會議，將收藏財物的秘密所在，繪成地圖，由八旗旗主各執一幅……」

韋小寶站起身來，大聲道：「啊，我明白了！」喜不自勝。大車一動，他又坐倒，說道：「這八幅地圖，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經之中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好像也並非就是這樣。到底真相如何，只有當時這八旗旗主才明白，別說我們漢人中沒人知曉，連滿洲的王公大臣，恐怕也極少知道。我師父說，滿洲人藏寶的那座山，是他們龍脈的所在。韃子所以能佔我大明江山，登基為皇，全仗這座山的龍脈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甚麼龍脈？」

陶紅英道：「那是一處風水極好的地方，滿洲韃子的祖先葬在那山裏，子孫大發，來到中國做了皇帝。我師父說，咱們如能找到那座寶山，將龍脈截斷，再挖了墳，那麼滿洲韃子非但做不成皇帝，還得盡數死在關內。這座寶山如此要緊，因此我太師父和師父花盡心血，要找到山脈的所在。這個大秘密，便藏在那八部四十二章經之中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們滿洲人的事，姑姑，你太師父又怎會知道？」

陶紅英道：「這件事說來話長。我太師父原是錦州的漢人女子，給韃子擄了去。那韃子是鑲藍旗的旗主。我太師父說，韃子進關之後，見到我們中國地方這樣大，人這樣多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害怕，八旗的旗主接連會議多日，在會中口角爭吵，拿不定主意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爭吵甚麼？」陶紅英道：「有的旗主想佔了整個中國。有的旗主卻說，漢人這樣多，倘若造起反來，一百個漢人打一個旗人，旗人那裏還有性命？不如大大的搶掠一番，退回關外，穩妥得多。最後還是攝政王拿了主意，他說，一面搶掠，將金銀珠寶運到關外收藏，一面在中國做皇帝，如果漢人起來造反，形勢危急，旗人便退出山海關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當時滿清韃子，對我們漢人實在也很害怕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怎麼不怕？他們現在也怕，只不過我們不齊心而已。好姪兒，韃子小皇帝很喜歡你，如果你能探到那八部經書的所在，咱們把經書盜了出來，去破了韃子的龍脈，那些金銀財寶，便可作為義軍的軍費。咱們只要一起兵，清兵便會嚇得逃出關去。」

韋小寶對於破龍脈、起義兵，並不怎麼熱心，但想到那座山中藏有無數金銀財寶，不由得怦然心動，問道：「姑姑，這寶山的秘密，當真是在那八部經書之中？」

陶紅英道：「我太師父對我師父說，那鑲藍旗旗主有一天喝醉了，向他小福晉說，他將來死後，要將一部經書傳給小福晉的兒子，不傳給大福晉的兒子。小福晉很不高興，說一部佛經有甚麼希罕。那旗主說，這是咱們八旗的命根子，比甚麼都要緊，約略說起這部佛經的來歷。太師父在窗外聽到了，才明白其中道理。後來太師父練成了武功，我師父也已跟她老人家學藝多年，太師父便出手盜經，卻因此給人打得重傷，臨死之前，派我師父混進宮來做宮女，想法子盜經。鑲藍旗旗主府裏有武功高手，只道到宮裏盜經容易得手。豈知師父進宮不久，發覺宮禁森嚴，宮女決不能胡亂行走，要盜經書是千難萬難。她跟我挺說得來，又聽我說起大明公主的事，心懷舊主，便收了我做弟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怪不得老婊子千方百計的，要弄經書到手。她是滿洲人，不會去破龍脈，想來是要得寶山中的金銀財寶。不過她既是太后，要甚麼有甚麼，又何必要甚麼財寶？」

又想：「那麼海老烏龜又幹麼念念不忘的，總是要我到上書房偷經書？嗯，他不會當真想要經書的，或者是想誘我上當，招出是誰主使我毒瞎他眼睛，或者是想由此查到害死端敬皇后的兇手來。他心裏多半認定，主使者跟兇手就是同一個人。要騙得海老烏龜吐露心事，現下我可沒這本事，閻羅王只怕也辦不了。」

陶紅英那猜得到韋小寶的心思轉到了海大富身上？說道：「說不定那寶山之中，另有甚麼古怪，連太師父也不知道的。師父在宮裏不久就生病死了。她老人家臨死之時，千叮萬囑，要我設法盜經，又說，盜經之事萬分艱難，以我一人之力未必可成，要我在宮裏收一個可靠的弟子，將經書的秘密流傳下來。這一代不成，下一代再幹，可別讓這秘密給湮沒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這個大秘密倘若失傳，那許許多多金銀財寶，未免太……太可惜了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金銀財寶倒也不打緊，但如讓滿洲韃子世世代代佔住我們漢人江山，那才是最大的恨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姑姑說得不錯。」心中卻道：「這成千成萬的金銀財寶，倘若不拿出來大花一下，那才是最大的恨事。」他年紀幼小，滿洲兵屠殺漢人百姓的慘事，只從大人口中聽到，並未親歷。在宮中這些時候，滿洲人只太后一人可恨，海大富雖曾陰謀加害，畢竟是自己害他的多，他害自己的少。其餘自皇帝以下，個個待他甚好，也不覺得滿洲人如何兇惡殘暴。他也知道，自己若不是得到皇帝寵愛，那些滿洲親貴大臣決不會對他如此親熱、如此奉承，但究竟是見到人和藹的多，兇暴的少，是以種族之仇、國家之恨，心中卻是頗淡。

陶紅英道：「在宮中這些年來，我也沒收到弟子。我見到的宮女本已不多，所遇到的，不是蠢笨胡塗，便是妖媚小氣，天天只盼望如何能得皇帝臨幸，從宮女升為嬪妃。我們這個大秘密，又怎能跟這等人說？近幾年來我常常擔心，這般耽誤下去，經書的所在固是絲毫得不到線索，連好弟子也收不到一個。將來我死之後，將這大秘密帶入了棺材，滿洲韃子坐穩江山，對不起太師父和師父那不用說了，更成為漢人的大罪人。好姪兒，我無意之中和你相遇，跟你說了這件大事，心裏實在好生歡喜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也是好歡喜，不過經書甚麼的，倒不放在心上。」陶紅英道：「那你為甚麼歡喜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沒親人，媽媽是這樣，師父又難得見面，現下多了個親姑姑、好姑姑，自然歡喜得緊了。」

他嘴頭甜，哄得陶紅英十分高興。她微笑道：「我得了個好姪兒，也是歡喜得緊。」隔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師父是誰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師父便是天地會的總舵主，姓陳，名諱上近下南。」

陶紅英連陳近南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也是首次聽見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師父既是天地會總舵主，武功必定十分了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只不過我跟隨師父時候太短，學不到甚麼功夫。好姑姑，你傳我一些好不好？」陶紅英躊躇道：「你如從來沒學過武功，我自然將我所知所學，盡數傳你。只是你師父的武功，跟我這一派多半全然不同，學了只怕反而有害。依你看來，你師父跟我比較，誰的武功強些？」

韋小寶說要她傳授武功，原不過信口討她歡心，倘若陶紅英當真答應傳授，他反而要另外尋些因由來推託了，一學武功，五台山一時便去不成，何況他性好遊蕩玩耍，絕無耐心學武，聽她這樣問，乘機便道：「姑姑，在你面前，我可不能說謊。」陶紅英道：「小孩子自然是誠實的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曾見師父跟一個武功很好的人動手，只是三招，便將他制住了，那人輸得服服貼貼。姑姑，恐怕你還不及我師父。」

陶紅英微笑道：「是啊，我也相信遠遠不及。我跟那個假扮宮女的男人比拚，若不是你在他背上加了一劍，我早就完了。你師父那會這樣不中用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過那個假宮女可真厲害，我此刻想起來還是害怕。」

陶紅英臉上肌肉突然跳動幾下，目光中露出了恐懼的神色，雙眼前望，呆呆出神。韋小寶道：「姑姑，你不舒服麼？」陶紅英不答，似乎沒聽見。韋小寶又問了一次。陶紅英身子一顫，道：「沒……沒有！」突然啪的一聲，手中鞭子掉在地下。韋小寶躍下車來，拾起鞭子，飛身又躍上大車，身法甚是乾淨利落。

他正自得意，只盼陶紅英稱讚幾句，卻見她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孩子，你定了下來之後，該得痛下苦功才成。眼下的功夫，在宮裏當太監是太好，行走江湖卻是太差，還不及不會絲毫武功之人。」韋小寶滿臉通紅，應道：「是！」心道：「我武功雖然不成，怎麼還不及不會武功之人？」

陶紅英道：「你如不會絲毫武功，人家也不會輕易的就來殺你。你既有武功，對方防你反擊，一出手就不容情，豈不是反而糟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遇上開黑店、打悶棍的小賊呢？」陶紅英一呆，一時答不上來，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那也說得是，江湖之上，小賊大概比武功好手更多。」

她有些心神不定，指著右前面一株大樹，道：「我們去歇一歇再走，讓騾子吃些草。」趕車來到樹下，兩人跳下車來，並肩坐在樹根上。

陶紅英又出了一會神，忽然問道：「有沒有說話？他有沒有說話？」韋小寶不知她問的是誰，仰起了頭瞧著她，難以回答。兩人互相瞪視，一個待對方回答，一個不知對方其意何指。

過了片刻，陶紅英又問：「你有沒有聽到他說話？有沒有見到他嘴唇在動？」韋小寶見了她這副神氣，隱隱有些害怕：「姑姑是中了邪，還是見了鬼？」問道：「姑姑，你見到誰了？」陶紅英道：「誰？那個……那個男扮女裝的假宮女！」

韋小寶更加怕了，顫聲問道：「你見到了那個假宮女，在……在那裏？」

陶紅英恍如從夢中醒覺，說道：「那晚在太后房中，當我跟那假宮女打鬥之時，你有沒有聽到他開口說話？」

韋小寶吁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嗯，你問的是那晚的事。他說了話嗎？我沒聽見。」陶紅英又沉思片刻，搖頭道：「我跟他武功相差太遠，他也用不到唸咒。」韋小寶全然摸不著頭腦，勸道：「姑姑，不用想他了，這人早給咱們殺了，活不轉啦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這人給咱們殺了，活不轉啦。」這句話原是自行寬慰之言，但她說話的神情卻顯得內心十分驚懼。韋小寶心想：「你武功雖好，卻是怕鬼。只殺了一個人，便這麼心神不定，何況這假宮女是我殺的，不是你殺的。你去殺老婊子，卻又殺了個半吊子，殺得她死一半，活一半，終究還是活了轉來，當真差勁。」陶紅英道：「他已死了，自然不要緊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就算變了鬼，也不用怕他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甚麼鬼不鬼的？我擔心他是神龍教教主座下的弟子，那……那就……嗯，太后叫他作師兄，不會的，決計不會。瞧他武功，也全然不像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沒見到他出手時嘴唇在動，是嗎？」自言自語，聲音發顫，似乎企盼韋小寶能證實她猜測無誤。

韋小寶又怎分辨得出這假宮女的武功家數，卻大聲道：「不用擔心，你說得對，那假宮女的武功不像。他出手時緊閉著嘴，一句話也沒說。姑姑，神龍教教主是甚麼傢伙？」

陶紅英忙道：「神龍教洪教主神通廣大，武功深不可測，你怎麼稱他甚麼傢伙？孩子，就算是在背後，言語中也不可得罪了他。洪大教主徒子徒孫甚眾，消息靈通之極，你只要說得一句半句不敬的話，傳入了他的耳裏，你……這一輩子就算是完了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東張西望，似乎唯恐身邊便有神龍教教主的部屬。

韋小寶道：「神龍教教主這麼厲害？難道他比皇帝的權力還大？」陶紅英道：「他權力自然沒皇帝大。不過你得罪了皇帝，逃去躲藏了起來，皇帝不一定捉得到你；得罪了神龍教教主，卻是天涯海角，再無容身之地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樣說來，神龍教比我們天地會還要人多勢眾？」陶紅英搖頭道：「不同的，不同的。你們天地會反清復明，行事光明正大，江湖上好漢人人敬重，神龍教卻大不相同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是說，江湖上好漢，人人對神龍教甚是害怕？」陶紅英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江湖上的事情，我懂得很少很少，只曾聽師父說起過一些。我太師父如此武功，卻死在神龍教弟子的手下。」

韋小寶破口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這麼說來，神龍教是咱們的大仇人，那何必怕他？」

陶紅英搖搖頭，緩緩的道：「我師父說，神龍教所傳的武功千變萬化，固然厲害之極，更加難當的，是他們教裏有許多咒語，臨敵之時唸將起來，能令對手心驚膽戰，他們自己卻越戰越勇。太師父在鑲藍旗旗主府中盜經，和幾個神龍教弟子激戰，明明已佔上風，其中一人口中唸唸有辭，太師父擊出去的拳風掌力便越來越弱，終於小腹中掌，身受重傷。我師父當時在旁，親眼得見。她說她奮勇要上前相助，但聽了咒語之後，全身酸軟，只想跪下來投降，竟然全無鬥志。太師父一受傷，那人不再唸咒，我師父立即勇氣大增，衝過去搶了太師父逃走。她事後想起，又是羞慚，又是害怕，因此一再叮囑我，天下最最兇險的事，莫過於和神龍教教下之人動手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師父是女流之輩，膽子小，眼見對方了得，便嚇得只想投降。」說道：「姑姑，那人唸些甚麼咒，你聽見過麼？」

陶紅英道：「我……我沒聽見過。我擔心那假宮女是神龍教的弟子，因此一直問你，有沒有聽到他在動手時說話，有沒見到他嘴唇在動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啊，原來如此！」回想當時在床底的所見所聞，說道：「完全沒有，你可有聽見？」

陶紅英道：「這假宮女武功比我高出很多，我全力應戰，對周遭一切，全無所聞。只是我跟他鬥了一會，心中忽然害怕起來，只想逃走，事後想起，很是奇怪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姑姑，你學武以來，跟幾個人動過手，殺過多少人？」陶紅英搖頭道：「從來沒跟人動過手，一個人也沒殺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以後你多殺得幾個，再跟人動手就不會害怕了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或許你說得是。不過我不想跟人動手，更加不想殺人，只要能太太平平的找到那八部四十二章經，破了滿清韃子的龍脈，那就心滿意足了。唉，不過，鑲藍旗旗主的那部四十二章經，十之八九已落入了神龍教手中，再要從神龍教手中奪回，可難得很了。」她臉上已加化裝，見不到她臉色如何，但從眼神之中，仍可見到她內心的恐懼。

韋小寶道：「姑姑，你入了我們的天地會可好？」心想：「你怕得這麼厲害！我天地會人多勢眾，可不怕神龍教。」陶紅英一怔，問道：「你為甚麼要我入天地會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天地會的宗旨是反清復明，跟你太師父、師父是一般心思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那本來也很好，這件事將來再說罷。我現下要回皇宮，你去那裏？」

韋小寶奇道：「你又回到皇宮去？不怕老婊子了嗎？」陶紅英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從小在宮裏長大，想來想去，只有在宮裏過日子，才不害怕。外面世界上的事，我甚麼也不懂。我本來怕心中這個大秘密隨著我帶進棺材，現下既已跟你說了，就算給太后殺了，也沒甚麼。再說，皇宮地方很大，我找個地方躲了起來，太后找不到我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回宮去，日後我一定來看你。眼下師父有事差我去辦。」

陶紅英於天地會的事不便多問，說道：「將來你回宮之後，怎地和我相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回到皇宮，在火場上堆一堆亂石，在石堆上插一根木條，木條上畫隻雀兒，你便知道我回來了。當天晚上，我們便在火場上會面。」陶紅英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麼辦。好孩子，江湖上風波險惡，你可得一切小心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是，姑姑，你自己也得小心，太后這老婊子心地很毒，你千萬別上她當。」

兩人驅車來到鎮上，韋小寶另雇一車，兩人分向東西而別。韋小寶見陶紅英趕車向東，不住回頭相望，心想：「她雖不是我真姑姑，待我倒真好。」

# 第十六回 粉麝餘香啣語燕 珮環新鬼泣啼烏

韋小寶在馬車中合眼睡了一覺。傍晚時分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一乘馬自後疾馳而來，奔到近處，聽得一個男人大聲喝道：「趕車的，車裏坐的可是個小孩？」

韋小寶認得是劉一舟的聲音，不等車夫回答，便從車中探頭出來，笑道：「劉大哥，你是找我嗎？」只見劉一舟滿頭大汗，臉上都是塵土。他一見韋小寶，叫道：「好，我終於趕到你啦！」縱馬繞到車前，喝道：「滾下來！」

韋小寶見他神色不善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劉大哥，我甚麼事得罪了你，惹你生氣？」

劉一舟手中馬鞭揮出，向大車前的騾子頭上用力抽去。騾子吃痛大叫，人立起來，大車後仰，車夫險些摔將下來。那車夫喝道：「青天白日的，見了鬼麼？幹麼發橫？」劉一舟喝道：「老子就是要發橫！」馬鞭再揮，捲住了那車夫的鞭子，一拉之下，將他摔在地下，跟著揮鞭抽擊，抽一鞭，罵一聲：「老子就是要發橫！老子就是要發橫！」

那車夫掙扎著爬不起來，不住口爺爺奶奶的亂叫亂罵。劉一舟的鞭子越打越重，一鞭下去，鮮血就濺了開來。

韋小寶驚得呆了，心想：「這車夫跟他無冤無仇，他這般狠打，自是衝著我來了。老子不是他對手，待他打完了車夫，多半也會這樣打我，那可大事不妙。」從靴筒中拔出匕首，在騾子屁股上輕輕戳了一下。

騾子吃痛受驚，發足狂奔，拉著大車沿大路急奔。劉一舟捨了車夫，拍馬趕來，叫道：「好小子，有種的就別走！」韋小寶從車中探頭出來，叫道：「好小子，有種的就別追！」

劉一舟出力鞭馬，急馳趕來。騾子奔得雖然甚快，畢竟拖了一輛大車，奔得一陣，劉一舟越追越近。韋小寶想將匕首向劉一舟擲去，但想多半擲不中，反而失了防身利器。他胡亂吆喝，急催騾子快奔。突然間耳邊勁風過去，右臉上熱辣辣的一痛，已給打了一鞭。他急忙縮頭入車，從車帳縫裏見到劉一舟的馬頭已挨到車旁，只消再奔得幾步，劉一舟便能躍上車來，情急智生，探手入懷，摸出一錠銀子，用力擲出，正中那馬左眼。

那馬左眼鮮血迸流，眼珠碎裂，登時瞎了，斜刺裏向山坡上奔去。劉一舟急忙勒韁，那馬痛得厲害，幾個虎跳，將劉一舟顛下馬背。他一個打滾，隨即站起，那馬已穿入林中，嘶叫連聲，奔得遠了。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劉大哥，你不會騎馬，我勸你去捉隻烏龜來騎騎罷！」劉一舟大怒，提氣急奔，向大車追來。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急催騾子快奔，回頭瞧劉一舟時，見他雖與大車相距已有二三十丈，但邁開大步，不停的追來，要拋脫他倒也不易，當下匕首探出，在騾子臀上又是輕輕一戳。豈知這次卻不靈了，騾子跳了幾下，忽然轉過頭來，向劉一舟奔去。韋小寶大叫：「不對，不對！你這畜生吃裏扒外，要老子的好看！」用力拉韁，但騾子發了性，卻那裏拉得住？韋小寶見情勢不妙，忙從車中躍出，奔入道旁林中。

劉一舟一個箭步竄上，左手前探，已抓住他後領。韋小寶右手匕首向後刺出。劉一舟右手順著他手臂向下一勒，一招「行雲流水」，已抓住了他手腕，隨即拗轉他手臂，匕首劍頭對住他咽喉，喝道：「小賊，你還敢倔強？」左手啪啪兩下，打了他兩個耳光。

韋小寶手腕奇痛，喉頭涼颼颼的，知道自己這柄匕首削鐵如泥，割喉嚨如切豆腐，忙嬉皮笑臉的道：「劉大哥，有話好說，大家是自己人，為甚麼動粗？」

劉一舟一口唾味吐在他臉上，說道：「呸，誰認你是自己人？你……你……你這小賊，竟敢在皇宮裏花言巧語，騙我方師妹，又……又跟她睡在一床，這……這……我……我……非殺了你不可……」額頭青筋凸起，眼中如要噴出火來，左手握拳，對準了韋小寶面門。

韋小寶這才明白，他如此發火，原來是為了方怡，只不知他怎生得知？眼前局面千鈞一髮，他火氣稍大，手上多使半分勁，自己咽喉上便多個窟窿，笑道：「方姑娘是你心上人，我如何敢對她無禮？方姑娘心中，就只有你一個。她從早到晚，只是想你。」

劉一舟火氣立降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將匕首縮後數寸。韋小寶道：「只因她求我救你，我才送你出宮，她一得知你脫險，可不知道有多喜歡。」

劉一舟忽又發怒，咬牙說道：「你這小狗蛋，老子可不領你的情！你救我也好，不救我也好，為甚麼騙得我方師妹答應嫁……嫁你做老婆？」匕首前挺數寸。

韋小寶道：「咦！那有這種事？你聽誰說的？方姑娘這般羞花閉月的美人兒，只有嫁你這等又英俊、又了得的英雄，這才相配哪！」

劉一舟火氣又降了三分，將匕首又縮後了數寸，說道：「你還想賴？方師妹答應嫁你做老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哈哈大笑。劉一舟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劉大哥，我問你，做太監的人能不能娶老婆？」

劉一舟憑著一股怒氣，急趕而來，一直沒去想韋小寶是個太監，而太監決不能娶妻，這一下經韋小寶一言提醒，登時心花怒放，忍不住也笑了出來，卻不放開他手腕，問道：「那你為甚麼騙我方師妹，要她嫁你做老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句話你從那兒聽來的？」劉一舟道：「我親耳聽到方師妹跟小郡主說的，難道有假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她們二人自己說呢，還是跟你說？」劉一舟微一遲疑，道：「是她們二人說的。」

※※※

原來徐天川同方怡、沐劍屏二人前赴石家莊，行出不遠，便和吳立身、敖彪、劉一舟三人相遇。吳立身等三人在清宮中身受酷刑，雖未傷到筋骨，但全身給打得皮破肉綻，坐了大車，也要到石家莊去養傷，道上相逢，自有一番歡喜。

但方怡對待劉一舟的神情卻和往日大不相同，除了見面時叫一聲「劉師哥」，此後便十分冷淡，對他再也不瞅不睬。劉一舟幾次三番要拉她到一旁，說幾句知心話兒，方怡總是陪著沐劍屏不肯離開。劉一舟又急又惱，逼得緊了。方怡道：「劉師哥，從今以後，咱二人只是師兄妹的情份，除此之外，甚麼也不用提，也不用想。」劉一舟一驚，問道：「那……那為甚麼？」方怡冷冷的道：「不為甚麼。」劉一舟拉住她手，急道：「師妹，你……」方怡用力一甩，掙脫了他手，喝道：「請尊重些！」

劉一舟討了個老大沒趣，這一晚在客店之中，翻來覆去的難以安枕，心情激盪，悄悄爬起，來到方怡和沐劍屏所住店房的窗下，果然聽得二人在低聲說話：

沐劍屏道：「你這樣對待劉師哥，豈不令他好生傷心？」方怡道：「那有甚麼法子？他早些傷心，早些忘了我，就早些不傷心了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你真的決意要嫁……嫁給韋小寶這小孩子？他這麼小，你能做他老婆？」方怡道：「你自己想嫁給這小猴兒，因此勸我對師哥好，是不是？」沐劍屏急道：「不，不是的！那麼你快去嫁給韋大哥好了。」

方怡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發過誓，賭過咒的，難道你忘記了？那天我說道：『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桂公公如能救劉一舟平安脫險，小女子方怡便嫁了公公為妻，一生對丈夫貞忠不貳，若有二心，教我萬劫不得超生。』我又說過：『小郡主便是見證。』我不會忘記，你也不會忘記。」

沐劍屏道：「這話當然說過的，不過我看那……看他只是鬧著玩，並不當真。」方怡道：「他當真也好，當假也好。可是咱們做女子的，既然已親口將終身許了給他，那便決無反悔，自須從一而終，何況……何況……」沐劍屏道：「何況甚麼？」方怡道：「我仔仔細細想過了，就算說過的話可以抵賴，可是他……他曾跟我們二人同床而臥，同被而眠……」沐劍屏咭的一聲笑，說道：「韋大哥當真頑皮得緊，他還說『英烈傳』上有這樣一回書的，叫甚麼『沐王爺三箭定雲南，桂公公雙手抱佳人』，師姊，他可真的抱了你哪，還香了你的臉呢！」方怡嘆了口氣，不再說話。

劉一舟在窗外只聽得五內如焚，天旋地轉，立足不定。

只聽得方怡又道：「其實，他年紀雖小，說話油腔滑調，待咱們二人倒也當真不壞。這次分手之後，不知甚麼時候能再相會。」沐劍屏又是咭的一聲笑，低聲道：「師姊，你在想念他啦！」方怡道：「想他便想他，又怎麼了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是啊，我也想著他。我幾次邀他，要他跟咱們同去石家莊，他總是說身有要事。師姊，你說這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？」方怡道：「在飯館中打尖之時，我曾聽得他跟車夫閒談，問起到山西的路程。看來他是要去山西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他年紀這樣小，一個人去山西，路上要是遇到歹人，可怎麼辦？」方怡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本想跟徐老爺子說，不用護送我們，還是護送他的好，可是徐老爺子一定不會肯的。」沐劍屏道：「師姊。我……我想……」方怡道：「甚麼？」沐劍屏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沒甚麼。」方怡道：「可惜咱們二人身上都是有傷，否則的話，便陪他一起去山西。現下跟吳師叔、劉師哥他們遇上了，咱們便不能去找他了。」

劉一舟聽到這裏，頭腦中一陣暈眩，砰的一聲，額頭撞上了窗格。

方怡和沐劍屏齊聲驚問：「甚麼？」

劉一舟妒火中燒，便如發了狂一般，只想：「我去殺了這小子，我去殺了這小子！」搶到前院，牽了一匹馬，打開客店大門，上馬疾奔。他想韋小寶既去山西，便向西行。奔到天明，問明了去山西的路程，沿大道追將下來，每見到有單行的大車，便問：「車裏坐的可是個小孩？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聽劉一舟說，此中情由是聽得小郡主跟方怡說話而知，料想必是偷聽得來，所知有限，笑道：「劉大哥，你可上了你師妹的大當啦。」劉一舟道：「上了甚麼當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方姑娘跟我說，她要好好的氣你一氣，因為她盡心竭力的救你，可是你半點也不將她放在心上。」劉一舟急道：「那……那有此事？我怎不將她放在心上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送過她一根銀釵，是嗎？銀釵頭上有一朵梅花的。」劉一舟道：「是，是啊！你怎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她在宮中混戰之時，將銀釵掉了，急得甚麼似的，說道這是她心上人給的東西，說甚麼也不能掉了，就是拚了性命不要，也要去找回來。」劉一舟一呆，沉吟道：「她……她待我這麼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當然啦，那難道還有假的？」劉一舟問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這樣扭住了，我痛得要命，怎能說話？」

劉一舟道：「好罷！」他聽得方怡對待自己如此情深，怒火已消了大半，又想反正這孩子逃不掉自己掌心，鬆開了手，又問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韋小寶給他握得一條胳臂又痛又麻，慢慢將匕首插入靴筒，見手腕上紅紅的腫起了一圈手指印，說道：「沐王府的人就愛抓人手腕，你這樣，白寒楓也這樣。沐家拳中這一招『龜抓手』，倒也了得。」他將「龜抓手」的「龜」字說得甚是含糊，劉一舟沒聽明白，也不加理會，又問：「方師妹失了我給她的那根銀釵，後來怎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給你的烏龜爪子抓得氣也喘不過來，須得歇一歇再能說話。總而言之，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，這可有老大干係。」

這次劉一舟聽明白了「烏龜爪子」四字。但他惱怒的，只是韋小寶騙得方怡答應嫁他，至於口頭上給他佔些便宜，卻也並不在乎，又聽得他說：「你娶不娶得到方姑娘做老婆，這可有老大干係」，自是十分關心，問道：「你快說，別拖拖拉拉的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總得坐了下來，慢慢歇一會，才有力氣說話。」劉一舟無法，只得跟著他來到樹林邊的一株大樹下，見他在樹根上坐了，當即並肩坐在他身畔。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可惜，可惜。」劉一舟立即擔心，忙問：「可惜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可惜你師妹不在這裏，否則她如能和你並肩而坐這裏，跟你談情說愛，打情罵俏，她心中才真的喜歡了。」劉一舟大樂，忍不住笑了出來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聽她親口說過的。那天她掉了銀釵，冒著性命危險，衝過了清宮侍衛把守的三道關口，雖然身受重傷，還是殺了三名清宮侍衛，將這根銀釵找了回來。我說：『方姑娘啊，你忒也笨了，一根銀釵，值得幾錢？我送一千兩銀子給你，這種釵子，咱們一口氣去打造它三四千隻。你每天頭上插十隻，天天不同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天天插的還都是新釵子。』方姑娘說：『你這小孩子家懂得甚麼。這是我那親親劉師哥送給我的，你送我一千隻一萬隻，就算是黃金釵兒、珍珠釵兒，又那及得上我親親劉師哥給我的一隻銀釵、銅釵、鐵釵？』劉大哥，你說這方姑娘可不是挺胡塗麼？」

劉一舟聽了這番話，只笑得口也合不攏來，問道：「怎麼……怎麼她半夜裏跟小郡主說話，說的又是另一套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半夜三更的，在她們房外偷聽說話，是不是？」劉一舟臉上微微一紅，道：「也不是偷聽，我夜裏起身小便，剛好聽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劉大哥，這可是你的不是了。你甚麼地方不好小便，怎地到方姑娘窗下去小便，那可不臭氣沖天，薰壞了兩位羞花閉月的姑娘？」劉一舟道：「是，是！後來我方師妹怎麼說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肚子餓得很，沒力氣說話，你快去買些東西給我吃。我吃得飽飽地，你方師妹那些教人聽了肉麻之極的話，我才說得出口。」他只盼把劉一舟騙到市鎮之上，就可在人叢中溜走脫身。

劉一舟道：「甚麼教人聽了肉麻之極？方師妹正經得很，從來不說肉麻的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罷，她正經得很，從來不說肉麻的話。她說：『我那親親劉師哥！』又說：『我那個又體貼、又漂亮的劉師哥』，他媽的，你聽了不肉麻，我可越聽越是難為情。哼，也不害臊，說這種話。」劉一舟心花怒放，卻道：「不會罷？方師妹怎會說這種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好！算是我錯了。劉大哥，我要去找東西吃，失陪了。」說著站起身來。

劉一舟正聽得心癢難搔，如何肯讓他走，忙在他肩頭輕輕一按，道：「韋兄弟，你別忙走！我這裏帶得有幾件作乾糧的薄餅，你先吃了，說完話後，到前面鎮上，我再好好請你喝酒吃麵，還得跟你賠不是。」說著打開背上包裹，取了幾張薄餅出來。

韋小寶接了一張薄餅，撕了一片，在口中嚼了幾下，說道：「這餅鹹不鹹，酸不酸的，算甚麼玩意兒？你倒吃給我看看。」將那缺了一角的薄餅還給他。

劉一舟道：「這餅硬了，味道自然不大好，咱們對付著充充飢再說。」說著將餅撕下一片來吃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幾張不知怎樣？」將幾張薄餅翻來翻去的挑選，翻了幾翻，說道：「他媽的尿急，小便了再來吃。」走到一棵大樹邊，轉過了身子，拉開褲子撒尿。

劉一舟目不轉睛的瞧著他，怕他突然拔足逃走。

韋小寶小便後，回過來坐在劉一舟身畔，又將幾張薄餅翻來翻去，終於挑了一張，撕開來吃。劉一舟追趕了大半天，肚子早已餓了，拿了一張薄餅也吃，一面吃，一面說道：「難道方師妹跟小郡主這麼說，是故意嘔我來著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又不是你方師妹肚子裏的蛔蟲，怎麼知道她的心思？你是她的親親好師哥，怎麼你不知道，反而問我？」劉一舟道：「好啦！剛才是我魯莽，得罪了你，你可別賣關子啦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既這麼說，我跟你說真心話罷。你方師妹十分美貌，我倘若不是太監，原想娶她做老婆的。不過就算我不娶她，只怕也輪不到你。」劉一舟急問：「為甚麼？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用性急，再吃一張薄餅，我慢慢跟你說。」

劉一舟道：「他媽的，你說話總是吞吞吐吐，吊人胃口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忽然身子幌了一幌。韋小寶道：「怎麼？不舒服麼？這餅子只怕不大乾淨。」劉一舟道：「甚麼？」站起身來，搖搖擺擺的轉了個圈子，突然摔倒在地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，說道：「咦！你的薄餅裏，怎麼會有蒙汗藥？這可真奇怪之極了。」劉一舟唔了一聲，已是人事不知。

韋小寶又踢了兩腳，見他全然不動，於是解下他腰帶褲帶，將他雙足牢牢綁住，又把他雙手反綁了。見大樹旁有塊石頭，用力翻開，露出一洞，下面是一堆亂石，將亂石一塊塊搬出，挖了個四尺來深的土洞，笑道：「老子今日活埋了你。」將他拖到洞中，豎直站著，將石塊泥土扒入洞中，用勁踏實，泥土直埋到他上臂，只露出了頭和肩膀。

韋小寶甚是得意，走到溪水旁，解下長袍浸濕了，回到劉一舟身前，扭絞長袍，將溪水淋在他頭上。

劉一舟給冷水一激，慢慢醒轉，一時不明所以，欲待掙扎，卻是絲毫動彈不得。只見韋小寶抱膝坐在一旁，笑吟吟的瞧著自己，過了一陣，才明白著了他道兒，又掙了幾下，直是紋風不動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，別開玩笑啦！」

韋小寶罵道：「直娘賊，老子有多少大事在身，跟你這臭賊開玩笑！」重重一腳踢去，踢得他右腮登時鮮血淋漓，又罵道：「方姑娘是我老婆，憑你也配想她？你這臭賊扭得老子好痛，又打我耳光，又用鞭子抽我，老子先割下你耳朵，再割你鼻子，一刀刀的炮製你。」說罷拔出匕首，俯下身子，用刃鋒在他臉上撇了兩撇。

劉一舟嚇得魂飛天外，叫道：「好兄……韋……韋兄弟，韋香主，請你瞧著沐王府的情份，高……高抬貴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從皇宮裏將你救了出來，你卻恩將仇報，居然想殺我，哼哼，憑你這點兒道行，也想來太歲頭上動土？你叫我瞧著沐王府的情份，剛才你拿住我時，怎地又不瞧著天地會的情份了？」劉一舟道：「確實是我不是，是在下錯了！請……請……請你原諒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要在你頭上割你媽的三百六十刀，方消我心頭之恨！」提起他辮子，一刀割去。那匕首鋒利無比，嗤的一聲，便將辮子切斷，再在他頭頂來回推動，片刻之間，頭髮紛落，已剃成個禿頭。韋小寶罵道：「死賊禿，老子一見和尚便生氣，非殺不可！」

劉一舟陪笑道：「韋香主，在下不是和尚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你他媽的不是和尚，幹麼剃光了頭皮，前來蒙騙老爺？」劉一舟心道：「明明是你剃光了我頭髮，怎能怪我？」但性命在他掌握之中，不敢跟他爭論，只得陪笑道：「千錯萬錯，都是小人不是，韋香主大人大量，別放在心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那麼我問你，方怡方姑娘是誰的老婆？」

劉一舟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甚麼這個那個？快說！」提起匕首，在他臉前揮來揮去。劉一舟心想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這小鬼是個太監，讓他佔些口頭上便宜便了，否則他真的一劍揮來，自己少了個鼻子或是耳朵，那可糟糕之極，忙道：「她……她自然是韋香主……是韋香主你的夫人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她，她是誰？你說得明白些。老子可聽不得和尚們含含糊糊的說話。」劉一舟道：「方怡方師妹，是你韋香主的夫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可得把話說明白了。你是不是我的朋友？」

劉一舟聽他口氣鬆動，心中大喜，忙道：「小人本來不敢高攀。韋香主倘若肯將在下當作朋友，在下……在下自然是求之不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把你當作朋友。江湖上朋友講義氣，是不是？」劉一舟忙道：「是，是。好朋友該當講義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朋友妻，不可戲。以後你如再向我老婆賊頭賊腦，不三不四，那算甚麼？你發下一個誓來！」

劉一舟暗暗叫苦，心想又上了他的當。韋小寶道：「你不說也不打緊，我早知你鬼鬼祟祟，不懷好意，一心想去調戲勾搭我的老婆。」劉一舟見他又舞動匕首，眼前白光閃閃，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對韋香主的夫人，在下決計不敢心存歹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以後你如向方姑娘多瞧上一眼，多說一句話，那便怎樣？」劉一舟道：「那……那便天誅地滅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你便是烏龜王八蛋！」劉一舟苦著臉道：「對，對！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對？對你甚麼個屁？」將匕首尖直指上他右眼皮。劉一舟道：「以後我如再向方師妹多瞧上一眼，多說一句話，我……我便是烏龜王八蛋！」

韋小寶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便饒了你。先在你頭上淋一泡尿，這才放你。」說著將匕首插入靴筒，雙手去解褲帶。

突然之間，樹林中一個女子聲音喝道：「你……你怎可欺人太甚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聽得是方怡的聲音，又驚又喜，轉過頭去，只見林中走出三個人來，當先一人正是方怡，其後是沐劍屏和徐天川。隔了一會，又走出兩人，卻是吳立身和敖彪。

他五人躲在林中已久，早將韋劉二人的對答聽得清清楚楚，眼見韋小寶要在劉一舟頭頂撒尿，結下永不可解的深怨，方怡忍不住出聲喝止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原來你們早在這裏了，瞧在吳老爺子面上，這泡尿免了罷。」

徐天川急忙過去，雙手扒開劉一舟身畔的石塊泥土，將他抱起，解開綁在他手腳上的腰帶。劉一舟羞愧難當，低下頭，不敢和眾人目光相接。

吳立身鐵青了臉，說道：「劉賢姪，咱們的性命是韋香主救的，怎地你恩將仇報，以大欺小，對他又打又罵，又扭他手臂？你師父知道了，會怎麼說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搖頭，語氣甚是不悅，又道：「咱們在江湖上混，最講究的便是『義氣』兩字，怎麼可以爭風吃醋，對好朋友動武？忘恩負義，那是連豬狗也不如！」說著呸的一聲，在地下吐了口唾沫。他越說越氣，又道：「昨晚你半夜裏這麼火爆霹靂的衝了出來，大夥兒就知道不對，一路上尋來，你將韋香主打得臉頰紅腫，又扭住他手臂，用劍尖指著他咽喉，倘若一個失手，竟然傷了他性命，那怎麼辦？」

劉一舟氣憤憤的道：「一命抵一命，我賠還他一條性命便是。」

吳立身怒道：「嘿，你倒說得輕鬆自在，你是甚麼英雄好漢了？憑你一條命，抵得過人家天地會十大香主之一的韋香主？再說，你這條命是那來的？還不是韋香主救的？你不感恩圖報，人家已經要瞧你不起，居然膽敢向韋香主動手？」

劉一舟給韋小寶逼得發誓賭咒，當時命懸人手，不得不然，此刻身得自由，想到這些言語都已給方怡聽了去，實是羞憤難當，吳立身雖是師叔，但聽他嘮嘮叨叨的教訓個不休，不由得老羞成怒，把心一橫，惡狠狠的道：「吳師叔，事情是做下來了，人家姓韋的可沒傷到一根寒毛。你老人家瞧著要怎麼辦，就怎麼辦罷！」

吳立身跳了起來，指著他臉，叫道：「劉一舟，你對師叔也這般沒上沒下。你要跟我動手，是不是？」劉一舟道：「我沒說，也不是你的對手。」吳立身更加惱怒，厲聲道：「倘若你武功勝得過我，那就要動手了，是不是？你在清宮中貪生怕死，一聽到要殺頭，忙不迭的大聲求饒，趕著自報姓名。我顧著柳師哥的臉面，這件事才絕口不提。哼！哼，你不是我弟子，算你運氣。」那顯然是說，你如是我弟子，早就一刀殺了。

劉一舟聽他揭破自己在清宮中膽怯求饒的醜態，低下了頭，臉色蒼白，默不作聲。

韋小寶見自己佔足了上風，笑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，吳老爺子，劉大哥跟我大家鬧著玩，當不得真。我向你討個情，過去的事，別跟柳老爺子說。」

吳立身道：「韋香主這麼吩咐，自當照辦。」轉頭向劉一舟道：「你瞧，人家韋香主畢竟是做大事的，度量何等寬大？」

韋小寶向方怡和沐劍屏笑道：「你們怎麼也到這裏來啦？」方怡道：「你過來，我有句話跟你說。」韋小寶笑嘻嘻的走近。劉一舟見方怡當著眾人之前對韋小寶如此親熱，手按刀柄，忍不住要拔刀上前拚命。忽聽得拍的一聲響，韋小寶已吃了記熱辣辣的耳光。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跳開數步，手按面頰，怒道：「你……你幹麼打人？」

方怡柳眉豎起，漲紅了臉，怒道：「你拿我當甚麼人？你跟劉師哥說甚麼了？背著人家，拿我這麼糟蹋輕賤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可沒說甚麼不……不好的話。」方怡道：「還說沒有呢，我一句句都聽見了。你……你……你們兩個都不是好人。」又氣又急，流下淚來。

徐天川心想這是小兒女們胡鬧，算不得甚麼大事，可別又傷了天地會和沐王府的和氣，當下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韋香主和劉師兄都吃了點小虧，就算是扯了個直。徐老頭可餓得狠了，咱們快找飯店，吃喝個痛快。」

突然間一陣東北風吹過，半空中飄下一陣黃豆般的雨點來。徐天川抬頭看天，道：「十月天時，平白無端的下這陣頭雨，可真作怪。」眼見一團團烏雲從東北角湧將過來，又道：「這雨只怕不小，咱們得找個地方躲雨。」

※※※

七人沿著大道，向西行去。方怡、沐劍屏傷勢未癒，行走不快。那雨越下越大，偏生一路上連一間農舍、一座涼亭也無，過不多時，七人都已全身濕透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夥兒慢慢走罷，走得快是落湯雞，走得慢是落湯鴨，反正都差不多。」

七人又行了一會，聽得水聲，來到一條河邊，見溯河而上半里處有座小屋。七人大喜，加快了腳步，行到近處，見那小屋是座東歪西倒的破廟，但總是個避雨之處，雖然破敗，卻也聊勝於無。廟門早已爛了，到得廟中，觸鼻盡是霉氣。

方怡行了這一會，胸口傷處早已十分疼痛，不由得眉頭緊蹙，咬住了牙關。徐天川抓了些破桌破椅，生起火來，讓各人烤乾衣衫。但見天上黑雲越聚越濃，雨下得越發大了。徐天川從包裹中取出乾糧麵餅，分給眾人。

劉一舟將辮根塞在帽子之中，勉強拖著一條辮子。韋小寶笑吟吟的對他左瞧右瞧。

沐劍屏笑問韋小寶：「剛才你在劉師哥的薄餅之中，做了甚麼手腳？」韋小寶瞪眼道：「沒有啊，我會做甚麼手腳？」沐劍屏道：「哼，還不認呢？怎地劉師哥又會中蒙汗藥暈倒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中了蒙汗藥麼？甚麼時候？我怎麼不知道？我瞧不會罷，他這不是好端端的坐著烤火？」沐劍屏呸了一聲，佯嗔道：「就會假癡假呆，不跟你說了。」

方怡在一旁坐著，也是滿心疑惑。先前劉一舟抓住韋小寶等情狀，她們只遠遠望見，看不真切，後來劉韋二人並排坐在樹下說話，她們已躡手躡腳的走近，躲在樹林裏，眼見一張張薄餅都是劉一舟從包裹中取出，他又一直目不轉睛的盯著韋小寶，防他逃走，怎麼一轉眼間，就會昏迷暈倒？

韋小寶笑道：「說不定劉師兄有羊吊病，突然發作，人事不知。」

劉一舟大怒，霍地站起，指著他喝道：「你……你這小……」

方怡瞪了韋小寶一眼，道：「你過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又要打人，我才不過來呢。」方怡道：「你不可再說損劉師哥的話，小孩子家，也不修些口德。」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便不說話了。劉一舟見方怡兩次幫著自己，心下甚是受用，尋思：「這小鬼又陰又壞，方師妹畢竟還是對我好。」

天色漸漸黑了下來。七人圍著一團火坐地，破廟中到處漏水，極少乾地。突然間韋小寶頭頂漏水，水點一滴滴落向他肩頭。他向左讓了讓，但左邊也有漏水。方怡道：「你過來，這邊不漏水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不用怕，我不打你。」韋小寶一笑，坐到她身側。

方怡湊嘴到沐劍屏耳邊，低聲說了幾句話，沐劍屏咭的一笑，點點頭，湊嘴到韋小寶耳邊，低聲道：「方師姊說，她跟你是自己人，這才打你管你，叫你別得罪了劉師哥，問你懂不懂她的意思？」韋小寶在她耳邊低聲道：「甚麼自己人？我可不懂。」沐劍屏將話傳了過去。方怡白了他一眼，向沐劍屏道：「我發過的誓，賭過的咒，永遠作數，叫他放心。」沐劍屏又將話傳過。

韋小寶在沐劍屏耳邊道：「方姑娘跟我是自己人，那麼你呢？」沐劍屏紅暈上臉，呸的一聲，伸手打他。韋小寶笑著側身避過，向方怡連連點頭。方怡似笑非笑，似嗔非嗔，火光照映之下，說不盡的嬌美。韋小寶聞到二女身上淡淡香氣，心下大樂。

劉一舟所坐處和他三人相距頗遠，伸長了脖子，隱隱約約的似乎聽到甚麼「劉師哥」，甚麼「自己人」，此外再也聽不到了。瞧他三人嘻嘻哈哈，神態親密，顯是將自己當作了外人，忍不住又是妒恨交作。

方怡又在沐劍屏耳邊低聲道：「你問他，到底使了甚麼法兒，才將劉師哥迷倒。」韋小寶見方怡一臉好奇之色，終於悄悄對沐劍屏說了：「我小便之時，背轉了身子，左手中抓了一把蒙汗藥，回頭去翻檢薄餅，餅上自然塗了藥粉。我吃的那張餅，只用右手拿，左手全然不碰。這可懂了嗎？」沐劍屏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傳話之後，方怡又問：「你那裏來的蒙汗藥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宮裏侍衛給的，救你劉師哥，用的就是這些藥粉。」這時大雨傾盆，在屋面上打得嘩啦啦急響，韋小寶的嘴唇直碰到沐劍屏耳朵，所說的話才能聽到。

劉一舟心下焦躁，霍地站起身來，背脊重重在柱子上一靠，突然喀喇喇幾聲響，頭頂掉下幾片瓦來。這座破廟早已朽爛，給大雨一浸，北風一吹，已然支撐不住，跟著一根根椽子和瓦片磚泥紛紛跌落。徐天川叫道：「不好，這廟要倒，大家快出去。」

七人奔出廟去，沒走得幾步，便聽得轟隆隆一聲巨響，廟頂塌了一大片，跟著又有半堵牆倒了下來。

※※※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馬蹄聲響，十餘乘馬自東南方疾馳而來，片刻間奔到近處，黑暗中影影綽綽，馬上都騎得有人。

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：「啊喲，這裏本來有座小廟，可以躲雨，偏偏又倒了。」另一人大聲問道：「喂，老鄉，你們在這裏幹甚麼？」徐天川道：「我們在廟裏躲雨，這廟塌了下來，險些兒都給壓死了。」馬上一人罵道：「他媽的，落這樣大雨，老天爺可不是瘋了。」另一人道：「趙老三，除了這小廟，附近一間屋都沒有？有沒有山洞甚麼的？」

那蒼老聲音道：「有……有是有的，不過也同沒有差不多。」一名漢子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到底有是沒有？」那老頭道：「這裏向西北，山坳中有一座鬼屋，是有惡鬼的，誰也不敢去，那不是跟沒有差不多？」

馬上眾人大聲笑罵起來：「老子才不怕鬼屋哩。有惡鬼最好，揪了出來當點心。」又有人喝道：「快領路！又不是洗澡，在這大雨裏泡著，你道滋味好得很麼？」趙老三道：「各位爺們，老兒沒嫌命長，可不敢去了。我勸各位也別去罷。這裏向北，再行三十里，便有市鎮。」馬上眾人都道：「這般大雨，那裏再挨得三十來里？快別囉唆，咱們這許多人，還怕甚麼鬼？」趙老三道：「好罷，大夥兒向西北，拐個彎兒，沿山路進坳，就只一條路，不會錯的……」眾人不等他說完，已縱馬向西北方馳去。趙老三騎的是頭驢子。微一遲疑，拉過驢頭，回頭向東南方來路而去。

徐天川道：「吳二哥，韋香主，咱們怎麼辦？」吳立身道：「我看……」但隨即想起，該當由韋小寶出主意才是，跟著道：「請韋香主吩咐，該當如何？」韋小寶怕鬼，只是說不出口，道：「吳大叔說罷，我可沒甚麼主意。」吳立身道：「惡鬼甚麼，都是鄉下人胡說八道。就算真的有鬼，咱們也跟它拚上一拚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有些鬼是瞧不見的，等到瞧見，已經來不及啦。」言下之意，顯然是怕鬼。

劉一舟大聲道：「怕甚麼妖魔鬼怪？在雨中再淋得半個時辰，人人都非生病不可。」

韋小寶見沐劍屏不住發顫，確是難以支持，又不願在方怡面前示弱，輸了給劉一舟，便道：「好，大夥兒這就去罷！倘若見到惡鬼，可須小心！」

七人依著趙老三所說，向西北走進了山坳，黑暗中卻尋不到道路，但見樹林中白茫茫地，有一條小瀑布衝下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尋不到路，叫做『鬼打牆』，這是惡鬼在迷人。」徐天川道：「這片水就是路了，山水沿著小路流下來。」吳立身道：「正是！」踏著瀑布走上坡去。餘人跟隨而上，爬上山坡。

聽得左首樹林中有馬嘶之聲，知道那十幾個乘馬漢子便在那邊。徐天川心想：「這批人不知是甚麼來頭。」但想自己和吳立身聯手，尋常武師便有幾十人也不放在心上，當下踏水尋路，高一腳低一腳的向林中走去。

一到林中，更加黑了，只聽得前面嘭嘭嘭敲門，果然有屋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忽覺有人伸手過來，拉住了他手。那手掌軟綿綿地，跟著耳邊有人柔聲道：「別怕！」正是方怡。

但聽敲門之聲不絕，始終沒人開門，七人走到近處，只見黑沉沉的一大片屋子。

一眾乘馬人大聲叫嚷：「開門，開門！避雨來的！」叫了好一會，屋內半點動靜也無。一人道：「沒人住的！」另一人道：「趙老三說是鬼屋，誰敢來住？跳進牆去罷！」白光閃動，兩人拔出兵刃，跳進牆去，開了大門，眾人一湧而進。

徐天川心想：「這些人果是武林中的，看來武功也不甚高。」七人跟著進去。

大門裏面是個好大的天井，再進去是座大廳。有人從身邊取出油包，解開來取出火刀火石，打著了火，見廳中桌上有蠟燭，便去點燃了。眾人眼前突現光亮，都是一陣喜慰，見廳上陳設著紫檀木的桌椅花几，竟是大戶人家的氣派。

徐天川心下嘀咕：「桌椅上全無灰塵，地下打掃得這等清潔，屋裏怎會沒人？」

只聽一名漢子說道：「這廳上乾乾淨淨的，屋裏有人住的。」另一人大聲嚷道：「喂，喂，屋裏有人嗎？屋裏有人麼？」大廳又高又大，他大聲叫嚷，隱隱竟有回聲。

回聲一止，四下除了大雨之聲，竟無其他聲息。眾人面面相覷，都覺頗為古怪。

一名白髮老者問徐天川道：「你們幾位都是江湖上朋友麼？」徐天川道：「在下姓許，這幾個有的是家人，有的是親戚，是去山西探親，不想遇上了這場大雨。達官爺貴姓？」那老者點了點頭，見他們七人中有老頭，有小孩，又有女子，也不起疑心，卻不答他問話，說道：「這屋子可有點兒古怪。」

又有一名漢子叫道：「屋裏有人沒有？都死光了嗎？」停了片刻，仍是無人回答。

那老者坐在椅上，指著六個人道：「你們六個到後面瞧瞧去！」六名漢子拔兵刃在手，向後進走去。六人微微弓腰，走得甚慢，神情頗為戒懼。耳聽得踢門聲、喝問聲不斷傳來，並無異狀，聲音越去越遠，顯然屋子極大，一時走不到盡頭。那老者指著另外四人道：「找些木柴來點幾個火把，跟著去瞧瞧。」那四人奉命而去。

韋小寶等七人坐在大廳長窗的門檻上，誰也不開口說話。徐天川見那群人中有十人走向後進，廳上尚有八人，穿的都是布袍，瞧模樣似是甚麼幫會的幫眾，又似是鏢局的鏢客，卻沒押鏢，一時摸不清他們路子。

韋小寶忍不住道：「姊姊，你說這屋裏有沒有鬼？」方怡還沒回答，劉一舟搶著說道：「當然有鬼！甚麼地方沒死過人？死過人就有鬼。」韋小寶打了個寒噤，身子一縮。

劉一舟道：「天下惡鬼都欺善怕惡，專迷小孩子。大人陽氣盛，吊死鬼啦，大頭鬼啦，就不敢招惹大人。」

方怡從衣襟底下伸手過去，握住了韋小寶左手，說道：「人怕鬼，鬼更怕人呢。一有火光，鬼就逃走了。」

只聽得腳步聲響，先到後面察看的六名漢子回到廳上，臉上神氣透著十分古怪，七嘴八舌的說道：「一個人也沒有，可是到處打掃得乾乾淨淨的。」「床上鋪著被褥，床底下有鞋子，都是娘兒們的。」「衣櫃裏放的都是女人衣衫，男人衣服卻一件也沒有！」

劉一舟大聲叫道：「女鬼！一屋子都是女鬼！」

眾人一齊轉頭瞧著他，一時之間，誰都沒作聲。

突然聽得後面四人怪聲大叫，那老者一躍而起，正要搶到後面去接應，那四人已奔入大廳，手中火把都已熄滅，叫道：「死人，死人真多！」臉上盡是驚惶之色。

那老者沉著臉道：「大驚小怪的，我還道是遇上了敵人呢。死人有甚麼可怕？」一名漢子道：「不是可怕，是……是希奇古怪。」那老者道：「甚麼希奇古怪？」另一名漢子道：「東邊一間屋子裏，都……都是死人靈堂，也不知共有多少。」那老者沉吟道：「有沒死人和棺材？」兩名漢子對望了一眼，齊道：「沒……沒瞧清楚，好像沒有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多點幾根火把，大夥兒瞧瞧去。說不定是座祠堂，那也平常得緊。」他雖說得輕描淡寫，但語氣中也顯得大為猶豫，似乎明知祠堂並非如此。

他手下眾漢子便在大廳拆桌拆椅，點成火把，向後院湧去。

徐天川道：「我去瞧瞧，各位在這裏待著。」跟在眾人之後走了進去。

敖彪問道：「師父，這些人是甚麼路道？」吳立身搖頭道：「瞧不出，聽口音似乎是魯東、關東一帶的人，不像是六扇門的鷹爪。莫非是私梟？可又沒見帶貨。」

劉一舟道：「那一夥人也沒甚麼大不了，倒是這屋中的大批女鬼，可厲害著呢！」說著向韋小寶伸了伸舌頭。韋小寶打了個寒噤，緊緊握住了方怡的手，自己掌心中盡是冷汗。沐劍屏顫聲道：「劉……劉師哥，你別老是嚇人，好不好？」劉一舟道：「小郡主，你不用擔心，你是金枝玉葉，甚麼惡鬼見了你都遠遠避開，不敢侵犯。惡鬼最憎的就是不男不女的太監。」方怡柳眉一軒，臉有怒色，待要說話，卻又忍住了。

過了好一會，才聽得腳步聲響，眾人回到大廳。韋小寶吁了口長氣，心下略寬。徐天川低聲道：「七八間屋子裏，共有三十來座靈堂，每座靈堂上都供了五六個、七八個牌位，看來每一座靈堂上供的是一家死人。」劉一舟道：「嘿嘿，這屋子裏豈不是有幾百個惡鬼？」徐天川搖了搖頭，他見多識廣，可從未聽見過這等怪事，過了一會，緩緩的道：「最奇怪的是，靈堂前都點了蠟燭。」韋小寶、方怡、沐劍屏三人同時驚叫出來。

一名漢子道：「我們先前進去時，蠟燭明明沒點著。」那老者問道：「你們沒記錯？」四名漢子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搖了搖頭。那老者道：「不是有鬼，咱們遇上了高人。頃刻之間，將三十幾座靈堂中的蠟燭都點燃了，這身手可也真敏捷得很。許老爺子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最後這句話是向著徐天川而說。徐天川假作癡呆，說道：「咱們恐怕衝撞了屋主，不……不妨到靈堂前磕……磕幾個頭。」

雨聲之中，東邊屋中忽然傳來幾下女子啼哭，聲音甚是淒切，雖然大雨淅瀝，這幾下哭聲卻聽得清清楚楚。

韋小寶只嚇得張口結舌，臉色大變。

眾人面面相覷，都是毛骨悚然。過了片刻，西邊屋中又傳出女子悲泣之聲。劉一舟、敖彪、以及兩名漢子齊聲叫道：「鬼哭！」

那老者哼的一聲，突然大聲說道：「咱們路經貴處，到此避雨，擅闖寶宅，特此謝過。賢主人可肯賜見麼？」這番話中氣充沛，遠遠送了出去。過了良久，後面沒絲毫動靜。

那老者搖了搖頭，大聲道：「這裏主人既然不願接見俗客，咱們可不能擅自騷擾。便在廳上避一避雨，一等天明雨停，大夥兒儘快動身。」說著連打手勢，命眾人不可說話，側耳傾聽，過了良久，不再聽到啼哭之聲。

一名漢子低聲道：「章三爺，管他是人是鬼，一等天明，一把火，把這鬼屋燒成他媽的一片白地。」那老者搖手道：「咱們要緊事情還沒辦，不可另生枝節。坐下來歇歇罷！」眾人衣衫盡濕，便在廳上生起火來。有人取出個酒葫蘆，拔開塞子，遞給那老者喝酒。

那老者喝了幾口酒，斜眼向徐天川瞧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許老爺子，你們幾個是一家人，怎地口音不同？你是京城裏的，這幾位卻是雲南人？」

徐天川笑道：「老爺子好耳音，果然是老江湖。我大妹子嫁在雲南。這位是我妹夫。」說著向吳立身一指，又道：「我妹夫、外甥他們都是雲南人。我二妹子可又嫁在山西。天南地北的，十幾年也難得見一次面。我們這次是上山西探我二妹子去。」他說吳立身是他的妹夫，那是客氣話，當時北方風俗，叫人大舅子、小舅子便是罵人。

那老者點了點頭，喝了口酒，瞇著眼睛道：「幾位從北京來？」徐天川道：「正是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在道上可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太監？」

此言一出，徐天川等心中都是一凜，幸好那老者只注視著他，而徐天川臉上神色不露，敖彪、沐劍屏臉上變色，旁人卻未曾留意。徐天川道：「你說太監？北京城裏，老的小的，太監可多得很啊，一出門總撞到幾個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我問你在道上可曾看到，不是說北京城裏。」徐天川笑道：「老爺子，你這話可不在行啦。大清的規矩，太監一出京城，就犯死罪。太監們可不像明朝那樣威風十足了。現下有那個太監敢出京城一步？」

那老者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說不定他改了裝呢？」

徐天川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沒這個膽子，沒這個膽子！」頓了一頓，問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找的是怎麼個小太監？等我從山西探了親，回到京城，也可幫你打聽打聽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哼哼，多謝你啦，就不知有沒那麼長的命。」說著閉目不語。

徐天川心想：「他打聽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太監，那不是衝著韋香主嗎？這批人既不是天地會，又不是沐王府的，十之八九，沒安著善意，可得查問個明白。他不惹過去，我們倒要惹他一惹。」說道：「老爺子，北京城裏的小太監，只有一位大大的出名。他大名兒傳遍了天下，想來你也聽到過，那便是殺了奸臣鰲拜、立了大功的那一位。」那老者睜開眼來，道：「嗯，你說的是小桂子桂公公？」徐天川道：「不是他還有誰呢？這人有膽有勇，武藝高強，實在了不起！」那老者道：「這人相貌怎樣？你見過他沒有？」

徐天川道：「哈，這桂公公天天在北京城裏蹓躂，北京人沒見過他的，只怕沒幾個。這桂公公又黑又胖，是個胖小子，少說也有十八九啦，說甚麼也不信他只十五歲。」

方怡握著韋小寶的手掌緊了一緊，沐劍屏的手肘在他背心輕輕一撞，都是暗暗好笑。韋小寶本來一直在怕鬼，聽那老者問起了自己，心下盤算，將怕鬼的念頭便都忘了。

那老者道：「是麼？我聽人說的，卻是不同。聽說這桂公公只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孩童，就是狡猾機伶，只怕跟你那個外甥倒有三分相像，哈哈，哈哈！」說著向韋小寶瞧去。

劉一舟忽道：「聽說那小桂子卑鄙無恥，最會使蒙汗藥。他殺死鰲拜，便是先用藥迷倒的。否則這小賊又膽小，又怕鬼，怎殺得了鰲拜？」向韋小寶笑吟吟的道：「表弟，你說是不是呢？」

吳立身大怒，反手一掌，向他臉上打去。劉一舟低頭避開，右足一彈，已站了起來。吳立身這反手一掌，乃是一招「碧雞展翅」，劉一舟閃避彈身，使的是招「金馬嘶風」，都是「沐家拳」招式。一個打得急，一個避得快，不知不覺間都使出了本門拳法。

那姓章老者霍地站起，笑道：「好啊，眾位喬裝改扮得好！」他這一站，手下十幾人跟著都跳起身來。那老者喝道：「都拿下了！一個都不能放走。」

吳立身從懷中抽出短刀，大頭向左一搖，砍翻了一名漢子，向右一搖，又一名漢子咽喉中刀倒地。

那老者雙手在腰間摸出一對判官筆，雙筆互擦，發出滋滋之聲，雙筆左點吳立身咽喉，右取徐天川胸口，以一攻二，身手快捷。徐天川向右一衝，左手向一名大漢眼中抓去。那大漢後仰急避，手中單刀已被奪去，腰間一痛，自己的刀已斬入了自己肚子。那邊敖彪也已跟人動上了手。劉一舟微一遲疑，解下軟鞭，上前廝殺。對方雖然人多，但只那老者和吳立身鬥了個旗鼓相當，餘下眾人都武功平平。

韋小寶看出便宜，心想：「只要不碰那老甲魚，其餘那些我也可對付對付。」握匕首在手，便欲衝上。方怡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「咱們贏定了，不用你幫手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我知道贏定了，這才上前哪。倘若輸定，還不快逃？」

忽聽得滋滋連聲，那老者已跳在一旁，兩枝判官筆互相磨擦，他手下眾人齊往他身後擠去，迅速之極的排成一個方陣。這些人只幾個箭步，便各自站定了方位，十餘人既不推擁，亦無碰撞，足見平日習練有素，在這件事上著實花過了不少功夫。

徐天川和吳立身都吃了一驚，退開幾步。敖彪奮勇上前，突然間方陣中四刀齊出，二斬其肩，二砍其足，配合得甚是巧妙，中間二桿槍則架開了他砍去的一刀。敖彪「啊」的一聲叫，肩頭中刀。

吳立身急叫：「彪兒後退！」敖彪向後躍開。戰局在一瞬之間，勝負之勢突然逆轉。

徐天川站在韋小寶和二女之前相護，察看對方這陣法如何運用。只見那老者右手舉起判官筆，高聲叫道：「洪教主萬年不老，永享仙福！壽與天齊，壽與天齊！」那十餘名漢子一齊舉起兵刃，大呼：「洪教主壽與天齊，壽與天齊！」聲震屋瓦，狀若顛狂。

徐天川心下駭然，不知他們在搗甚麼鬼。韋小寶聽了「洪教主」三字，驀地裏記起陶紅英懼怕已極的神色與言語，脫口而出：「神龍教！他們是神龍教的！」

那老者臉上變色，說道：「你也知道神龍教的名頭！」高舉右手，又呼：「洪教主神通廣大。我教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無堅不摧，無敵不破。敵人望風披靡，逃之夭夭。」

徐天川等聽得他們每唸一句，心中就是一凜，但覺這些人的行為希奇古怪，從所未有，臨敵之際，居然大聲唸起書來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這些人會唸咒，別上了他們當！大夥兒上前殺啊。」

卻聽那老者和眾人越唸越快，已不再是那老者唸一句，眾人跟一句，而是十餘人齊聲唸誦：「洪教主神通護祐，眾弟子勇氣百倍，以一當百，以百當萬。洪教主神目如電，燭照四方。我弟子殺敵護教，洪教主親加提拔，升任聖職。我教弟子護教而死，同升天堂！」突然間縱聲大呼，疾衝而出。

吳立身、徐天川等挺兵刃相迎，可是這些人在這頃刻之間，竟然武功大進，鋼刀砍來，短槍刺到，都比先前勁力加了數倍，如癡如狂，兵刃亂砍亂殺。不數合間，敖彪和劉一舟已被砍倒，跟著韋小寶、方怡、沐劍屏也都給一一打倒。方怡傷腿，沐劍屏傷臂。韋小寶背心上給戳了一槍，幸好有寶衣護身，這一槍沒戳入體內，但來勢太沉，立足不定，俯身跌倒。過不多時，吳立身和徐天川也先後受傷。那老者接連出指，點了各人身上要穴。

眾漢子齊呼：「洪教主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，壽與天齊！」呼喊完畢，突然一齊坐倒，各人額頭汗水有如泉湧，呼呼喘氣，顯得疲累不堪。這一戰不到一盞茶時分便分勝敗，這些人卻如激鬥了好幾個時辰一般。

韋小寶心中連珠價叫苦，尋思：「這些人原來都會妖法！無怪陶姑姑一提到神龍教，便嚇得甚麼似的，果然是神通廣大。」

那老者坐在椅上閉目養神，過了好一會才站起身來，抹去了額頭汗水，在大廳上走來走去，又過了好一會，他手下眾人紛紛站起。

那老者向著徐天川等道：「你們一起跟著我唸！聽好了，我唸一句，你們跟一句。洪教主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！」

徐天川罵道：「邪魔左道，裝神弄鬼，要老子跟著搗鬼，做你娘的清秋大夢！」那老者提起判官筆，在他額頭一擊，鼕的一聲，鮮血長流。徐天川罵道：「狗賊，妖人！」

那老者問吳立身道：「你唸不唸？」吳立身未答先搖頭。那老者提起判官筆，也在他額頭一擊，再問敖彪時，敖彪罵道：「你奶奶的壽與狗齊！」那老者大怒，判官筆擊下時用力甚重，敖彪立時暈去。吳立身喝道：「彪兒好漢子！你們這些只會搞妖法的傢伙，他媽的，有種就把我們都殺了。」

那老者舉起判官筆，向劉一舟道：「你唸不唸？」劉一舟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那老者道：「你說：洪教主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！」劉一舟道：「洪教主……洪教主……」那老者將判官筆的尖端在他額頭輕輕一戳，喝道：「快唸！」劉一舟道：「是，是！洪教主……洪教主壽與天齊！」

那老者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畢竟識時務的便宜，你這小子少受了皮肉之苦。」走到韋小寶面前，喝道：「小鬼頭，你跟著我唸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用不著你唸。」那老者怒道：「甚麼？」舉起了判官筆。

韋小寶大聲唸道：「韋教主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，永享仙福。韋教主戰無不勝，勝無不戰，韋教主攻無不克，克無不攻。韋教主提拔你們大家，大家同升天堂……」他把韋教主這個「韋」字說得含含糊糊，只是鼻孔中這麼一哼，那老者卻那知他弄鬼，只道他說的是「洪教主」，聽他這麼一連串的唸了出來，哈哈大笑，讚道：「這小孩兒倒挺乖巧。」

他走到方怡身前，摸了摸她下巴，道：「唔，小妞兒相貌不錯，乖乖跟我唸罷。」方怡將頭一扭，道：「不唸！」那老者舉起判官筆欲待擊下，燭光下見到她嬌美的面龐，心有不忍，將筆尖對準了她面頰，大聲道：「你唸不唸？你再說一句『不唸』，我便在你臉蛋上連劃三筆。」方怡倔強不唸，但「不唸」二字，卻也不敢出口。老者道：「到底唸不唸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代她唸罷，包管比她自己唸的還要好聽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誰要你代？」提起判官筆，在方怡肩頭一擊。方怡痛得啊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忽有一人笑道：「章三爺，這妞兒倘若不唸，咱們便剝她衣衫。」餘人齊叫：「妙極，妙極！這主意不錯。」

劉一舟忽道：「你們幹麼欺侮這姑娘？你們要找的那小太監，我就知道在那裏。」那老者忙問：「你知道？在那裏？快說，快說！」劉一舟道：「你答應不再難為這姑娘，我便跟你說，否則你就殺了我，也是不說。」方怡尖聲道：「師哥，不用你管我。」那老者笑道：「好，我答應你不難為這姑娘。」劉一舟道：「你說話可要算數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我姓章的說過的話，自然算數。那小太監，就是擒殺鰲拜、皇帝十分寵幸的小桂子，你當真知道他在那裏？」

劉一舟道：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！」

那老者跳起身來，指著韋小寶，道：「就……就……是他？」臉上一副驚喜交集之色。

方怡道：「憑他這樣個孩子，怎殺得了鰲拜？你莫聽他胡說八道。」

劉一舟道：「是啊，若不是使蒙汗藥，怎殺得了滿洲第一勇士鰲拜？」

那老者將信將疑，問韋小寶道：「鰲拜是不是你殺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我殺的，便怎樣？不是我殺的，又怎樣？」那老者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我瞧你這小鬼頭就是有點兒邪門。身上搜一搜再說。」

當下便有兩名漢子過來，解開韋小寶背上的包袱，將其中物事一件件放在桌上。

那老者見到珠翠金玉諸種寶物，說道：「這當然是皇宮裏的物事，咦……這是甚麼？」拿起一疊厚厚的銀票，見每張不是五百兩，便是一千兩，總共不下數十萬兩，不由得呆了，道：「果然不錯，果然不錯，你……你便是小桂子。帶他到那邊廂房去細細查問。」

方怡急道：「你們……你們別難為他。」沐劍屏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一名漢子抓住韋小寶後領，兩人捧起了桌上諸種物事，另一人持燭台前導，走進後院東邊廂房。那老者揮手道：「你們都出去！」四名漢子出房，帶上了房門。

※※※

那老者喜形於色，不住搓手，在房中走來走去，笑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小桂子公公，今日跟你在這裏相會，當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在下跟你老爺子在這裏相會，那是六生有幸，九生有幸。」他想東西都給他搜了出來，抵賴再也無用，只好隨機應變，且看混不混得過去。

那老者一怔，說道：「甚麼六生有幸，九生有幸？桂公公，你大駕這是去五台山清涼寺罷？」

韋小寶不由得一驚：「老王八甚麼都知道了，那可不容易對付。」笑吟吟的道：「尊駕武功既高，唸咒的本事又勝過了茅山道士。你們神龍教名揚天下，果然有些道理。在下聞名已久，今日親眼目睹，佩服之至。」隨口把話頭岔開，不去理會他的問話。

那老者問道：「神龍教的名頭，你從那裏聽來的？」

韋小寶信口開河：「我是從平西王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那裏聽來的。他奉了父親之命，到北京朝貢，他手下有個好漢，名叫楊溢之，又有許多遼東金頂門的高手。他們商量著要去剿滅神龍教，說道神龍教有位洪教主，神通廣大，手下能人極多。他教下有人在鑲藍旗旗主那裏辦事，得了一部『四十二章經』，那可厲害得很了。」他精通說謊的訣竅，知道不用句句都是假，九句真話中夾一句假話，騙人就容易得多。

那老者越聽越奇，吳應熊、楊溢之這兩人的名頭，他是聽見過的。他教中一位重要人物在鑲藍旗旗主手下任職，那是教中的機密大事，他自己也是直到一個多月之前，才在無意之間得知，隱隱約約又曾聽到過「四十二章經」這麼一部經書，但其中底細，卻全然不曉，忙問：「平西王府跟我們神龍教無怨無仇，幹麼要來惹事生非？說到『剿滅』二字，當真是不知死活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吳應熊他們說，平西王府跟神龍教自然無怨無仇，說到洪教主的本事，大家還是很佩服的。不過神龍教既然得了『四十二章經』，這是至寶奇書，卻非奪不可。貴教不是還有個胖胖的女子，叫做柳燕柳大姐的，到了皇宮中嗎？」

那老者奇道：「咦，你怎麼又知道了？」

韋小寶口中胡說八道，只要跟神龍教拉得上半點關係的，就都說了出來，心中卻是飛快轉著念頭，說道：「這位柳大姐，跟我交情可挺不錯。有一次她得罪了太后，太后要殺她，幸虧我出力相救，將她藏在床底下。太后在宮裏到處找不到她。這位胖大姐感激我的救命之恩，勸我加入神龍教，說道洪教主喜歡我這種小孩子，將來一定有大大的好處給我。」

那老者「嗯」了一聲，益發信了，又問：「太后為甚麼要殺柳燕？她們……她們不是很好的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她們倆本來是師姐師妹。太后為甚麼要殺柳大姐呢？柳大姐說，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，她跟我說了，我答應過她決不洩漏的，所以這件事不能跟你說了。總而言之，太后的慈寧宮中，最近來了一個男扮女裝的假宮女，這人頭頂是禿的……」

那老者脫口而出：「鄧炳春？鄧大哥入宮之事，你也知道了？」

韋小寶原不知那假宮女叫做鄧炳春，但臉上神色，卻滿是一副無所不知的模樣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章三爺，這件事可機密得很，你千萬不能在人前洩漏了，否則大禍臨頭，你跟我說倒不要緊，如有第三人在此，就算是你最親信的手下人，你也萬萬說不得。要是機關敗露，洪教主一生氣，只怕連你也要擔個大大的不是。」

他在皇宮中住得久了，知道洩漏機密乃是朝廷和宮中的大忌，重則抄家殺頭，輕則永無進身的機會，因此人人都是神神秘秘，鬼鬼祟祟，顯得高深莫測，表面上卻又裝得本人甚麼都知道、不過不便跟你說而已。他將這番伎倆用在那姓章老者身上，果然立竿見影，當場見效。江湖上幫會教派之中，上級統御部屬，所用方法與朝廷亦無二致，所分別者只不過在精粗隱顯。

這幾句話只聽得那老者暗暗驚懼，心想：「我怎地如此粗心，竟將這種事也對這小孩說了？這小孩可留他不得，大事一了，非殺了滅口不可。」不由得神色尷尬，勉強笑了笑，問道：「你跟我們鄧師兄說了些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跟鄧師兄的說話，還有他要我去稟告洪教主的話，日後見到教主之時，我自然詳細稟明。」

那老者道：「是，是！」給他這麼裝腔作勢的一嚇，可真不知眼前這小孩是甚麼來頭，當下和顏悅色的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去五台山，自然是去跟瑞棟瑞副總管相會了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他知道我去五台山，又知道瑞棟的事，這個訊息，定是從老婊子那裏傳出的。老婊子叫那禿頭假宮女作師兄，這禿頭是神龍教的重要人物，原來老婊子跟神龍教勾勾搭搭。老子落在他們手中，當真是九死一生，十八死半生。」臉上假作驚異，道：「咦，章三爺，你消息倒真靈通，連瑞副總管的事也知道。」

那老者微笑道：「比瑞副總管來頭大上萬倍之人，我也知道。」韋小寶心下暗暗叫苦：「糟糕，糟糕！老婊子甚麼事都說了出來，除了順治皇帝，還有那一個比瑞棟的來頭大上萬倍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甚麼也不用瞞我。你上五台山去，是奉命差遣呢，還是自己去的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在宮裏當太監，若不是奉命差遣，怎敢擅自離京？難道嫌命長麼？」那老者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皇上差你去的了？」韋小寶神色大為驚奇，道：「皇上？你說是皇上？哈哈，這一下你消息可不靈了。皇上怎麼知道五台山的事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不是皇上，又是誰派你去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倒猜猜看。」那老者道：「莫非是太后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章三爺果然了得，一猜便著。宮中知道五台山這件事的，只有兩個人，一個鬼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兩個人，一個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兩個人，一個是太后，一個是在下。那個鬼，便是海大富海老公了。他是給太后用『化骨綿掌』殺死的。」

那老者臉上肌肉跳了幾跳，道：「化骨綿掌，化骨綿掌。原來是太后差你去的，太后差你去幹甚麼？」韋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太后跟你是自己人，你不妨問她老人家去。」

這句話倘若一進房便說，那老者多半一個耳光就打了過去，但聽了韋小寶一番說話後，心下驚疑不定，自言自語：「嗯，太后差你上五台山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太后說道：這件事情，已經派人稟告了洪教主，洪教主十分贊成。太后吩咐我好好的辦，事成之後，太后固有重賞，洪教主也會給我極大的好處。」他不住將「洪教主」三字搬出來，心想眼前這老頭對洪教主害怕之極，只消說得洪教主對自己十分看重，他便不敢加害。

他這麼虛張聲勢，那老者雖然將信將疑，卻也是寧可信其是，不敢信其非，問道：「外面那六個人，都是你的部屬隨從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都是宮裏的，兩個姑娘是太后身邊的宮女，四個男的是御前侍衛，太后差他們出來跟我辦事。他們可不知道神龍教的名頭。這等機密大事，太后也不會跟他們說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只見那老者臉露冷笑，心知不妙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你不信麼？」那老者冷笑道：「雲南沐家的人忠於前明，怎會到宮裏去做御前侍衛？你扯謊可也得有個譜兒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。那老者愕然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他那知韋小寶說謊給人抓住，難以自圓其說之時，往往大笑一場，令對方覺得定是自己的說話大錯特錯，十分幼稚可笑，心下先自虛了，那麼繼續圓謊之時，對方便不敢過分追逼。韋小寶又笑了幾聲，說道：「沐王府的人最恨的，可不是太后和皇上。只怕你是不知道的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我怎麼不知？沐王府最恨的自然是吳三桂。」

韋小寶假作驚異，說道：「了不起，章三爺，有你的。我跟你說，沐王府的人所以跟太后當差，為的是要搞得吳三桂滿門抄斬，平西王府雞犬不留。別說皇宮裏有沐王府的人，連平西王府中，何嘗沒有？只不過這是十分機密之事，我跟你是自己人，說了不打緊，你可不能洩漏出去。」

那老者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但他心中畢竟還只信了三成，尋思：「我去問問外面幾人，且看他們的口供合不合。問那小姑娘最好，小孩子易說真話。」當下轉過身來，推門出外。

韋小寶大驚，叫道：「喂，喂，你到那裏去？這是鬼屋哪，你……你怎麼留著我一個人在這裏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我馬上回來。」反手關上了門，快步走向大廳。

韋小寶滿手都是冷汗。燭火一閃一幌，白牆上的影子不住顫動，似乎每一個影子都是個鬼怪，四下裏更無半點聲息。突然之間，外面傳來一人大聲呼叫：「你們都到那裏去了？」正是那老者的聲音。韋小寶聽他呼聲中充滿了驚惶，自己本已害怕之極，這一下嚇得幾欲暈去，叫道：「他……他們都……都不見了麼？」

只聽那老者又大聲叫道：「你們在那裏？你們去了那裏？」兩聲呼過，便寂然無聲。過了一會，聽得一人自前向後急速奔去，聽得一扇扇門被踢開之聲，又聽得那人奔將過來，衝進房中。韋小寶尖聲呼叫，只見那老者臉無人色，雙目睜得大大地，喘息道：「他……他們都……都不見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給……給惡鬼捉去了。咱們……咱們快逃！」

那老者道：「那有此事？」左手扶桌，那桌子格格顫動，可見他心中也是頗為驚惶。他轉身走到門口，張口又呼：「你們在那裏？你們在那裏？」呼罷側耳傾聽，靜夜之中又聽到了幾下女子哭泣之聲。他一時沒了主意，在門口站立片刻，退了幾步，將門關了，隨手提起門閂，閂上了門，但見韋小寶一對圓圓的小眼中流露著恐懼的神情。

韋小寶目不轉睛的瞧著他，見他咬緊牙齒，臉上一陣青、一陣白。

大雨本已停了片刻，突然之間，又是一陣陣急雨洒到屋頂，刷刷作響。

那老者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，過了片刻，才道：「是……下……下雨。」

忽然大廳中傳來一個女子細微的聲音：「章老三，你出來！」這女子聲音雖不蒼老，但亦非嬌嫩，決不是方怡或沐劍屏，聲音中還帶著三分淒厲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女鬼！」那老者大聲道：「誰在叫我？」外面無人回答，除了淅瀝雨聲之外，更無其他聲息。那老者和韋小寶面面相覷，兩人都是周身寒毛直豎。

過了好一會，那女人聲音又叫起來：「章老三，你出來！」

那老者鼓起勇氣，左足踢出，砰的一聲，踢得房門向外飛開，一根門閂兀自橫在門框之上。他右掌劈出，喀的一聲，門閂從中斷截，身子跟著竄出。韋小寶急道：「別出去！」那老者已奔向大廳。

※※※

那老者一奔出，就此無聲無息，既不聞叱罵打鬥之聲，連腳步聲也聽不到了。一陣冷風從門外捲進，帶著不少急雨，都打在韋小寶身上。他打個冷戰，想張口呼叫，卻又不敢。突然間砰的一聲，房門給風吹得合了轉來，隨即又向外彈出。

這座鬼屋之中，就只剩下了韋小寶一人，當然還有不少惡鬼，隨時隨刻都能進房來扠死他。幸他等了許久，惡鬼始終沒進來。韋小寶自己安慰：「對了！惡鬼只害大人，決不害小孩。或許他們吃了許多人，已經吃飽了。一等天亮，那就好了！」

突然間又是一陣冷風吹進，燭火一暗而滅。韋小寶大叫一聲，覺得房中已多了一鬼。

他知道那鬼便站在自己面前，雖然暗中瞧不見，可是清清楚楚的覺得那鬼便在那裏。

韋小寶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喂，喂，你不用害我，我……我也是鬼，咱們是自己人！不，不……咱們大家都是鬼，都是自己鬼，你……你害我也沒用。」

那鬼冷冷的道：「你不必害怕，我不會害你。」是個女鬼的聲音。

韋小寶聽了這十個字，精神為之一振，道：「你說過不害我，就不能害我。大丈夫言出如山，再害我就不對了。」那鬼冷冷的道：「我不是鬼，也不是大丈夫。我問你，朝中做大官的那個鰲拜，真是你殺的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當真不是鬼？你是鰲拜的仇人，還是朋友？」

他問了這句話後，對方一言不發。韋小寶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對方如是鰲拜的仇人或「仇鬼」，直認其事自然甚妙，但如是鰲拜的親人或「親鬼」，自己認了豈不糟糕之極？突然之間，賭徒性子發作，心想：「是大是小，總得押上一寶。押得對，她當我是大老爺。押得不對，連性命也輸光便是！」大聲說道：「他媽的，鰲拜是老子殺的，你要怎樣？老子一刀從他背心戳了進去，他就一命見閻王去了。你要報仇，儘管動手，老子皺一皺眉頭，不算英雄好漢。」

那女子冷冷的問道：「你為甚麼要殺鰲拜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如是鰲拜的朋友，我就把事情推在皇帝身上，一般無用，你也決計不會饒我。我這一寶既然押了，老子輸要輸得乾淨，贏也贏個十足。」大聲道：「鰲拜害死了天下無數好百姓，老子年紀雖小，卻也是氣在心裏。偏巧他得罪皇帝，我就乘機把他殺了。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。我跟你說，就算鰲拜這狗賊不得罪皇帝，我也要找機會暗中下手，給天下受苦受難的百姓報仇雪恨。」這句話是從天地會青木堂那些人嘴裏學來的。其實他殺鰲拜，只是奉了康熙之命，跟「為天下百姓報仇雪恨」云云，可沾不上半點邊兒。

他說了這番話後，面前那女人默然不語，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，可不知這一寶押對了還是錯了。過了好一會，始覺微微風響，這女人還不知是否女鬼已飄然出房。

韋小寶身子搖了幾下，但穴道被點，動彈不得，心道：「他媽的，骰子是搖了，卻不揭盅，可不是大大的吊人胃口？」

先前他一時衝動，心想大賭一場，輸贏都不在乎，但此刻靜了下來，越想越覺剛才跟自己說話的是鬼而不是人。她是女鬼，鰲拜是男鬼，兩個鬼多半有點兒不三不四，他們倆才是「自己鬼」，跟我韋小寶是「對頭鬼」，這可大大的不對頭了。

兩扇門被風吹得砰嘭作響，身上衣衫未乾，冷風一陣陣颳來，忍不住發抖。

# 第十七回 法門猛叩無方便 疑網重開有譬如

忽然間遠處出現了一團亮光，緩緩移近，韋小寶大驚，心道：「鬼火，鬼火！」那團亮火越移越近，卻是一盞燈籠，提著燈籠的是個白衣女鬼。韋小寶忙閉住雙目。只聽得腳步之聲細碎，走到自己面前停住。

他嚇得氣不敢透，全身直抖，卻聽得一個少女的聲音笑道：「你為甚麼閉著眼睛？」聲音嬌柔動聽。韋小寶道：「你別嚇我。我……我可不敢瞧你。」

那女鬼笑道：「你怕我七孔流血，舌頭伸出，是不是？你倒瞧一眼呢。」韋小寶顫聲道：「我才不上你當，你披頭散髮，七孔流血，有甚麼……甚麼好看？」那女鬼格格一笑，向他面上吹了口氣。

這口氣吹上臉來，卻微有暖氣，帶著一點淡淡幽香。韋小寶左眼微睜一線，依稀見到一張雪白的臉龐，眉彎嘴小，笑靨如花，當即雙目都睜大些，但見眼前是張十分清秀的少女臉孔，大約十四五歲年紀，頭挽雙鬟，笑嘻嘻的望著自己。韋小寶心中大定，問道：「你真的不是鬼？」那少女微笑道：「我自然是鬼，是吊死鬼。」

韋小寶心中打了個突，驚疑不定。那少女笑道：「你殺惡人時這麼大膽，怎地見到了吊死鬼，卻又這麼膽小？」韋小寶吁了口氣，道：「我不怕人，只怕鬼。」

那少女又是格格一笑，問道：「你給人點中了甚麼穴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知道就好啦？」那少女在他肩膀後推拿了幾下，又在他背上輕輕拍打三掌，韋小寶雙手登時能動。他提起手臂，揮了兩下，笑道：「你會解穴，那可妙得很。」

那少女道：「我學會不久，今天才第一次在你身上試的。」又在他腋下、腰間推拿了幾下，韋小寶跳起身來，笑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我怕癢。」就是這樣，他雙腿被封的穴道也已解了。他伸出雙手，笑道：「你呵我癢，我得呵還你。」說著走前一步。

那少女伸出舌頭，扮個鬼臉。但這鬼臉只見其可愛，殊無半點可怖之意。韋小寶伸手去捏她舌頭。那少女轉頭避開，格格嬌笑，道：「你不怕吊死鬼了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有影子，又有熱氣，是人，不是鬼。」那少女雙目一睜，正色道：「我是僵屍，不是鬼！」

韋小寶一怔，燈火下見她臉色又紅又白，笑道：「僵屍的腳不會彎的，也不會說話。」那少女又笑起來，道：「那我一定是狐狸精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不怕狐狸精。」心中有些犯疑：「莫非她真是狐狸精。」轉到她身後瞧了瞧。那少女笑道：「我是千年狐狸精，道行很深，沒尾巴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像你這樣美貌的狐狸精，給你迷死了也不在乎。」那少女臉上微微一紅，伸手指刮臉羞他，說道：「也不怕羞，剛才還怕鬼怕得甚麼似的，這會兒卻來說便宜話了。」

韋小寶第一怕僵屍，第二怕鬼，至於狐狸精倒不怎麼怕，眼見這少女和藹可親，比之方怡、沐劍屏，尚多了幾分令人親近之意，何況她說的是一口江南口音，比之方沐二女的雲南話又好聽得多，笑道：「姑娘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少女道：「我叫雙兒，一雙的雙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很好啊，就不知是一雙香鞋，還是一雙臭襪。」

雙兒笑道：「臭襪也好，香鞋也好，由你說罷。桂相公，你身上濕淋淋的，一定很不舒服，請到那邊去換乾衣服。就只一件事為難，你可別見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事為難？」雙兒道：「我們這裏沒男人衣服。」韋小寶心中打一個突，登時臉上變色，心想：「這屋中都是女鬼。」

雙兒提起燈籠，道：「請這邊來。」韋小寶遲疑不定。雙兒已走到門口，回頭等他，微笑道：「穿女人衣服，你怕不吉利，是不是？這樣罷，你睡在床上，我趕著燙乾你衣服。」

韋小寶見她神色間溫柔體貼，難以拒卻，只得跟著她走出房門，問道：「我那些同伴們呢，都到那裏去了？」

雙兒落後兩步，和他並肩而行，低聲道：「三少奶吩咐了，甚麼都不能對你多說，待會你用過點心後，三少奶自己會跟你說的。」

韋小寶早已餓得厲害，聽得有點心可吃，登時精神大振。

雙兒帶著韋小寶走過一條黑沉沉的走廊，來到一間房中，點亮了桌上蠟燭。那房中只一桌一床，陳設簡單，卻十分乾淨，床上鋪著被褥。雙兒將棉被揭開一角，放下了帳子，道：「桂相公，你在床上除下衣衫，拋出來給我。」韋小寶依言跳入床中，除下了衣褲，鑽入被窩，將衣褲拋到帳外。雙兒接住了，走向門口，說道：「我去拿點心來。你愛吃甜粽，還是鹹粽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肚裏餓得咕咕叫，就是泥沙粽子，也吃他三隻。」雙兒一笑出去。

韋小寶見她一走，房裏靜悄悄地，瞧著燭火明滅，又害怕起來：「啊喲，不好，女鬼請人吃麵吃餛飩，其實吃的都是蚯蚓毛蟲，我可不能上當。」

過了一會，韋小寶聞到一陣肉香和糖香。雙兒雙手端了木盤，用手臂掠開帳子。韋小寶見碟子中放著四隻剝開了的粽子，心中大喜，實在餓得很了，心想就算是蚯蚓毛蟲，老子也吃了再說，提起筷子便吃，入口甘美，無與倫比。他兩口吃了半隻，說道：「雙兒，這倒像是湖州粽子一般，味道真好。」浙江湖州所產粽子，米軟餡美，天下無雙。揚州有湖州粽子店，麗春院中到了嫖客，常差韋小寶去買。粽子整隻用粽箬裹住，韋小寶要偷吃原亦甚難，但他總在粽角之中擠些米粒出來，嚐上一嚐。自到北方後，這湖州粽子便吃不到了。

雙兒微感驚異，道：「你真識貨，吃得出這是湖州粽子？」韋小寶口中咀嚼，一面含含糊糊的道：「這真是湖州粽子？這地方怎麼買得到湖州粽子？」雙兒笑道：「不是買的，是狐狸精……嘻嘻……狐狸精使法術變來的。」韋小寶讚道：「狐狸神通廣大。」忽然想到章老三他們一夥人，加上一句：「壽與天齊！」

雙兒笑道：「你慢慢吃。我去給你燙衣服。」走了一步，問道：「你怕不怕？」韋小寶心中恐懼早消去了大半，但畢竟還是有些怕，道：「你快點回來。」雙兒應道：「是！」

過不多時，韋小寶聽得嗤嗤聲響，卻是雙兒拿了一隻放著紅炭的熨斗來，將他的衣褲攤在桌上，一面熨衫，一面相陪。

四隻粽子二鹹二甜，韋小寶吃了三隻，再也吃不下了，說道：「這粽子真好吃，是你裹的麼？」雙兒道：「是三少奶調味配料的，我幫著裹。」

韋小寶聽她說話是江南口音，心念一動，問道：「你們是湖州人嗎？」

雙兒遲疑不答，道：「衣服就快熨好了。桂相公見到三少奶時，自己問她，好不好？」這話軟語商量，說得甚是恭敬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有甚麼不好？」揭起帳子，瞧著她熨衣。雙兒抬起頭來，向他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沒穿衣服，小心著涼。」韋小寶忽然頑皮起來，身子一聳，叫道：「我跳出來啦，不穿衣服，也不會著涼。」雙兒吃了一驚，卻見他一溜之下，全身鑽入被底，連腦袋也不外露，不由得吃吃笑了出來。

過了一頓飯時分，雙兒將熨乾了的衣褲遞入帳中，韋小寶穿起了下床。雙兒幫著他扣衣鈕，又取出一隻小木梳，替他梳了頭髮，編結辮子。韋小寶聞到她身上淡淡的幽香，心下大樂，說道：「原來狐狸精是這樣的好人。」雙兒抿嘴笑道：「甚麼狐狸精不狐狸精的，難聽死了，我不是狐狸精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啊，我知道了，要說『大仙』，不能說狐狸精。」雙兒笑道：「我也不是大仙，我是個小丫頭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小太監，你是小丫頭，咱倆都是服侍人的，倒是一對兒。」雙兒道：「你是服侍皇帝的，我怎麼跟你比？一個在天，一個在地。」說話之間，結好了辮子。

雙兒道：「我不會結爺們的辮子，不知結得對不對？」韋小寶將辮子拿到胸前一看，道：「好極了。我最不愛結辮子，你天天能幫我結辮子就好了。」雙兒道：「我可沒這福氣。你是大英雄。我今天給你結一次辮子，已經是前世修到的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別客氣啦，你這樣一位俏佳人給我結辮子，我才是前世敲穿了十七八個大木魚呢。」

雙兒臉上一紅，低聲道：「我說的是真心話，你卻拿人家取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我說的也是真心話。」雙兒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三少奶說，桂相公要是願意，請你勞駕到後堂坐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三少爺不在家麼？」雙兒「嗯」了一聲，輕輕的道：「故世啦！」

韋小寶想到了許多間屋中的靈堂，心中一寒，不敢再問，跟著她來到後堂一間小小花廳之中，坐下後，雙兒送上一碗熱茶。韋小寶心中打鼓，不敢再跟她說笑。

※※※

過了一會，只聽得步聲輕緩，板壁後走出一個全身縞素的少婦，說道：「桂相公一路辛苦了。」說著深深萬福，禮數甚是恭謹。韋小寶急忙還禮，道：「不敢當。」那少婦道：「桂相公請上座。」

韋小寶見這少婦約莫二十六七歲年紀，不施脂粉，臉色蒼白，雙眼紅紅地，顯是剛哭泣過來，燈下見她赫然有影，雖然陰森森地，卻多半不是鬼魅，心下忐忑不安，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側身在椅上坐下，說道：「三少奶，多謝你的湖州粽子，真正好吃得很。」

那少婦道：「亡夫姓莊，三少奶的稱呼可不敢當。桂相公在宮裏多年了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剛才黑暗之中，有個女人來問殺鰲拜之事，我認了是我殺的，他們就派了個小丫頭送粽子給我吃。看來這一寶是押對了。」說道：「也不過一年多些。」莊夫人道：「桂相公手刃奸相鰲拜的經過，能跟小女子一說嗎？」

韋小寶聽她把鰲拜叫作「奸相」，更是放心，好比手中已拿了一對至尊寶，不論別的兩張是甚麼牌，翻出牌來，總之是有殺無賠，最多是和局。當下便將康熙如何下令擒拿、鰲拜如何反抗，眾小監如何一擁而上，卻給他殺死數人，自己如何用香爐灰迷了他眼睛這才擒住等情說了，只是康熙拔刀傷他，卻說作是自己冷不防在鰲拜背上狠狠刺了一刀。

莊夫人不發一言，默默傾聽，聽到韋小寶如何撒香爐灰迷住鰲拜眼睛、刀刺其背、搬銅香爐砸頭而將他擒住，不由得輕輕吁了口氣。韋小寶聽慣了說書先生說書，何處當頓，何處當揚，關竅拿捏得恰到好處，何況這事他親身經歷，種種細微曲折之處，說得甚是詳盡，再加些油鹽醬醋，聽他說這故事，只怕比他當時擒拿鰲拜，還多了幾分驚心動魄。

莊夫人道：「原來是這樣的。外邊傳聞，那也不盡不實得很，說甚麼桂相公武功了得，跟鰲拜大戰三百回合，使了絕招將他制伏。想那鰲拜號稱『滿洲第一勇士』，桂相公武功再高，終究年紀還小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當真打架，就有一百個小桂子，也不是這奸賊的對手。」

莊夫人道：「後來鰲拜卻又是怎樣死的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三少奶十之八九不是女鬼，那麼必是武林中人。不必扯謊之時，就不可扯謊，以免辛辛苦苦贏來的錢，一鋪牌又輸了出去。」於是據實將如何康熙派他去察看鰲拜、如何碰到天地會來攻打康親王府、自己如何錯認來人是鰲拜部屬、如何奮身鑽入囚室、殺了鰲拜等情一一說了，最後說道：「這些人原來是鰲拜的對頭，是天地會青木堂的英雄好漢。他們見我殺了鰲拜，居然對我十分客氣，說替他們報了大仇。」

莊夫人點頭道：「桂相公所以得蒙陳總舵主收為弟子，又當了天地會青木堂香主，原來都由於此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都知道了，還問我幹甚麼？」說道：「我卻是胡裏胡塗，甚麼也不懂的。做天地會青木堂香主，那也是有名無實得緊。」他不知莊夫人與天地會是友是敵，先來個模棱兩可再說。

莊夫人沉思半晌，說道：「桂相公當時在囚室中殺死鰲拜，用的是甚麼招數，可以使給我看看嗎？」

韋小寶見她眼神炯炯有光，心想：「這女子邪門得緊，我如胡說八道，大吹牛皮，多半要拆穿西洋鏡，還是老老實實的為高。」當下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我又有甚麼屁招數了？」雙手比劃，說道：「當時我嚇得魂不附體，亂七八糟，就是這麼幾下。」

莊夫人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桂相公請寬坐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又道：「雙兒，咱們的桂花糖，怎麼不去拿些來請桂相公嚐嚐？」說著向韋小寶萬福為禮，走進內堂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她請我吃糖，自然沒有歹意了。」終究有些不放心：「這三少奶雖然看來不像女鬼，也說不定她道行高，鬼氣不露。」

雙兒走進內堂，捧了一隻青花高腳瓷盤出來，盤中裝了許多桂花糖、松子糖，微笑道：「桂相公，請吃糖。」將瓷盤放在桌上，回進內堂。

韋小寶坐在花廳，吃了不少桂花糖、松子糖，只盼快些天亮。

過了良久，忽聽得衣衫簌簌之聲，門後、窗邊、屏風畔多了好多雙眼睛，在偷偷向他窺看，似乎都是女子的眼睛，黑暗之中，難以分辨是人是鬼，只看得他心中發毛。

忽聽得一個蒼老的女子聲音在長窗外說道：「桂相公，你殺了奸賊鰲拜，為我們眾家報了血海深仇，大恩大德，不知何以報答。」長窗開處，窗外數十名白衣女子羅拜於地。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急忙答禮。只聽得眾女子在地下鼕鼕磕頭，他也磕下頭去，長窗忽地關了。那老婦說道：「恩公不必多禮，未亡人可不敢當。」但聽得長窗外眾女子嗚咽哭泣之聲大作。

韋小寶毛骨悚然，過了一會，哭泣之聲漸漸遠去，這些女子便都散了。他如夢如幻，尋思：「到底是人還是鬼？看來……看來……」

過了一會，莊夫人從內堂出來，說道：「桂相公，請勿驚疑。這裏所聚居的，都是被鰲拜所害忠臣義士的遺屬，大家得知桂相公手刃鰲拜，為我們得報大仇，無不感恩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麼莊三爺也……也是為鰲拜所害了？」莊夫人低頭道：「正是。這裏人人泣血痛心，日夜俟機復仇，想不到這奸賊惡貫滿盈如此之快，竟然死在桂相公的手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又有甚麼功勞了，也不過是剛剛碰巧罷了。」

雙兒將他那個包袱捧了出來，放在桌上。莊夫人道：「桂相公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實難報答，本當好好款待，才是道理。只是孀居之人，頗有不便，大家商議，想送些薄禮，聊表寸心，但桂相公行囊豐足，身攜巨款，我們鄉下地方，又有甚麼東西是桂相公看得上眼的？至於武功甚麼的，桂相公是天地會陳總舵主的及門弟子，遠勝於我們的一些淺薄功夫，這可委實叫人為難了。」

韋小寶聽她說得文謅謅地，說道：「不用客氣了。只是我想問問，我那幾個同伴，都到那裏去了？」

莊夫人沉思半晌，道：「既承見問，本來不敢不答。但恩公知道之後，只怕有損無益。這幾位是恩公的朋友，我們自當竭盡所能，不讓他們有所損傷便是。他們日後自可再和恩公相會。」

韋小寶料想再問也是無益，抬頭向窗子瞧了瞧，心想：「怎地天還不亮？」

莊夫人似乎明白他心意，問道：「恩公明日要去那裏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和那個章老三的對答，她想必都聽到了，那也瞞她不過。」說道：「我要去山西五台山。」莊夫人道：「此去五台山，路程不近，只怕沿途尚有風波。我們想送恩公一件禮物，務請勿卻是幸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人家好意送我東西，倒是從來沒有不收過。」

莊夫人道：「那好極了。」指著雙兒道：「這個小丫頭雙兒，跟隨我多年，做事也還妥當，我們就送了給恩公，請你帶去，此後服侍恩公。」

韋小寶又驚又喜，沒想到她說送自己一件禮物，竟然是一個人，適才雙兒服侍自己，熨衣結辮，省了不少力氣，如有這樣一個又美貌、又乖巧的小丫頭伴在身邊，確是快活得很，但此去五台山，未必太平無事，須得隨機應變，帶著個小丫頭，卻是十分不便，說道：「莊夫人送我這件重禮，那真是多謝之極。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」要推卻不要罷，一來人家送禮，豈可不收？二來這樣一個好丫頭，也真捨不得不要。只見雙兒低了頭，正在偷看自己，他眼光一射過去，她急忙轉過了頭，臉上一陣暈紅。

莊夫人道：「不知恩公有何難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去五台山，所辦的事多半很是……很是不容易，帶著這位姑娘，恐怕不方便。」莊夫人道：「那倒不用擔心，雙兒年紀雖小，身手卻也頗為靈便，不會成為恩公的累贅，儘管放心便是。」

韋小寶又向雙兒看了一眼，見她一雙點漆般的眼中流露出熱切的神色，笑問：「雙兒，你願不願意跟我去？」雙兒低下了頭，細聲道：「三少奶叫我服侍相公，自然……自然要聽三少奶的吩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你自己願不願呢？只怕會遇到危險的。」雙兒道：「我不怕危險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你答了我第二句話，沒答第一句話。你不怕危險，只不過夫人將你送了給我，你心中卻是不願意了。」雙兒道：「夫人待我恩德深重，相公對我莊家又有大恩，夫人叫我服侍相公，我一定盡心。相公待我好，是我命好，待我不好，是我……是我命苦罷啦。」韋小寶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命很好，不會命苦的。」雙兒嘴角邊露出一絲淺笑。

莊夫人道：「雙兒，你拜過相公，以後你就是桂相公的人了。」

雙兒抬起頭來，忽然眼圈兒紅了，先跪向莊夫人磕頭，道：「三少奶，我……我……」說了兩個「我」字，輕輕啜泣。莊夫人撫摸她頭髮，溫言道：「桂相公少年英雄，年紀輕輕便已名揚天下，你好好服侍相公。他答應了待你好的。」雙兒應道：「是。」轉過身來，向韋小寶盈盈拜倒。

韋小寶道：「別客氣！」扶她起來，打開包袱，取出一串明珠，笑道：「這算是我的見面禮！」心想：「這串明珠，少說也值得三四千兩銀子，用來買丫鬟，幾十個都買到了。可是幾十個丫鬟加在一起，也及不上這雙兒可愛。」

雙兒雙手接過，道：「多謝相公。」掛在頸中，珠上寶光流動，映得她一張俏臉更增麗色。

莊夫人道：「恩公去五台山，不知是打算明查，還是暗訪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自然是暗訪的了。」莊夫人道：「五台山各叢林廟分青黃，儘有臥虎藏龍之士，恩公務請小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多謝吩咐。不過你叫我恩公，可不敢當了。你叫我小寶好啦。」

莊夫人道：「那可不敢當。」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一路珍重，未亡人恕不遠送了。」向雙兒道：「雙兒，你出此門後，便不是莊家的人了。此後你說甚麼話，做甚麼事，一概和舊主無涉，你如在外面胡鬧，我莊家可不能庇護你。」說這句話，神色之間甚是鄭重。雙兒應了。莊夫人又向韋小寶行禮，走了進去。

眼見窗紙上透光，天漸漸亮了。雙兒進去拿了一個包袱出來，連韋小寶的包袱一起揹在背上。韋小寶道：「咱們走罷！」雙兒道：「是！」低下了頭，神色淒然，不住向後堂望去，顯是和莊夫人分別，頗為戀戀不捨。她兩眼紅紅的，適才定是哭過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走出大門，雙兒跟在身後。其時大雨已止，但山間溪水湍急，到處都是水聲。韋小寶走出數十步，回首向那大屋望去，但見水氣瀰漫，籠罩在牆前屋角，再走出數十步，回頭白濛濛地，甚麼都看不到了。

他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昨晚的事，真像是做夢一般。雙兒，夫人最後跟你說那幾句話，是甚麼意思？」雙兒道：「三少奶說，我以後只服侍相公，不管說甚麼，做甚麼，都跟她莊家沒有干係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，我那些同伴到底到那裏去了，你可以跟我說啦。」

雙兒一怔，道：「是。相公那些同伴，本來都給我們救了出來，章老三跟他那些手下人也給我們逮住了，但後來神龍教中來了厲害人物，卻一古腦兒的都搶了去。三少奶說，咱們都是女流之輩，不便跟那些野男人打鬥動粗，再說，也未必鬥得過，暫且由得他們，另行託人去救你那幾位同伴。神龍教的人見我們退讓，也就走了，臨走時說了幾句客氣話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對方怡和沐劍屏的處境頗為擔心。雙兒道：「三少奶曾對神龍教的首領說，決不能傷害你那幾位同伴的性命。那人親口答允了的。」韋小寶嘆道：「神龍教這些傢伙，只怕說話如同放屁，唉，可也沒有法子。」又問：「三少奶會武功麼？」雙兒道：「會的，不但會，而且很了得。」

韋小寶搖了搖頭，道：「她這麼風也吹得倒的人，怎麼武功會很了得？她要是真的武功了得，三少爺又怎會給鰲拜殺死？」雙兒道：「老太爺、三少爺他們遇害之時，幾十家人沒一個會武功，那時男的都給鰲拜捉到北京去殺了，女的要充軍到寧古塔去，說甚麼給披甲人為奴，幸虧在路上遇到救星，殺死了解差，把我們幾十家的女子救了出來，安頓在這裏，又傳了三少奶她們本事。」韋小寶漸漸明白。

其時天已大亮，東方朝暾初上，一晚大雨，將山林間樹木洗得青翠欲滴，韋小寶直到此刻，才半點也不再疑心昨晚見到的是女鬼，問道：「你們屋子裏放了這許多靈堂，那都是給鰲拜害死的眾位老爺、少爺？」

雙兒道：「正是。我們隱居在深山之中，從來不跟外邊人來往。附近鄉下人有好奇的過來探頭探腦，我們總是裝神扮鬼，嚇走了他們。所以大家說這是間鬼屋，近一年來，誰也不敢過來了。想不到相公昨晚會來。三少奶說，我們大仇未報，一切必須十分隱秘才好。靈堂牌位上寫得有遇難的老爺、少爺們的名字，要是外人見了，可大大的不便，相公昨晚問起，我不敢說。不過三少奶說道，從今以後，我只服侍相公，跟莊家沒了干係，自然是甚麼都不能再瞞你了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是啊。我跟你說，我的真姓名叫做韋小寶，桂公公甚麼的，卻是假名。你是我韋家的人，不是桂家的人。」雙兒甚喜，道：「相公連真名也跟我說了，我決不會洩露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這真名也不是甚麼大秘密，天地會中的兄弟，就有許多人知道。」

雙兒道：「神龍教那些人跟你們一夥動手之時，三少奶她們在外邊看熱鬧。見到他們會唸咒，嘴裏嘰哩咕嚕的唸咒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『洪教主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。』這種咒語，我也會唸。」雙兒道：「三少奶說，他們嘴裏這麼唸咒，暗底裏一定還在使甚麼別的法術，否則不會突然一唸咒，手底下的功夫就增長了幾倍。後來那個章老三跟你說話，三少奶在窗外聽，別的人就弄熄了大廳上燈火，用漁網把一夥人都拿了。」

韋小寶一怕大腿，叫道：「妙極！用漁網來捉人麼？那好得很啊。」雙兒道：「三少奶說，那章老三的武功也沒甚麼了不起，就是妖法厲害，因此沒跟他正面動手，一引他出來，就熄了燈火，漁網這樣一罩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捉到了一隻老王八。」

雙兒嘻嘻一笑，道：「山背後有個湖，我們夜間常去打漁。我們在湖州時，莊家大屋靠近太湖，那湖可就大了。那時候我們莊家漁船很多，租給漁人打魚。三少奶她們見過漁人撒網捉魚的法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果然是湖州人，怪不得湖州粽子裹得這麼好吃。三少爺到底怎樣給鰲拜害死的？」

雙兒道：「三少奶說，那叫做『文字獄』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蚊子肉？蚊子也有肉？」雙兒道：「不是蚊子，是文字，寫的字哪！我們大少爺是讀書人，學問好得很，他瞎了眼睛之後，做了一部書，書裏有罵滿州人的話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嘖嘖嘖，了不起，瞎了眼睛還會做書寫文章。我眼睛不瞎，見了別人寫的字還是不識，我這可叫做『亮眼瞎子』了！」雙兒道：「老太太常說，世道不對，還是不識字的好。我們住在一起的這幾家人家，每一位遭難的老爺、少爺，個個都是學士才子，沒一個的文章不是天下聞名的。就因為做文章，這才做出禍事來啦。不過三少奶說，滿州韃子不許我們漢人讀書做文章，我們偏偏要讀，偏偏要做，才不讓韃子稱心如意呢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你會不會做文章？」雙兒嘻的一笑，道：「相公真愛說笑話，小丫頭怎麼會做文章？三少奶教我讀書，也不過讀了七八本。」韋小寶「嘩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你讀了七八本書！那比我行得多了。我只不過識得七八個字。」雙兒笑道：「相公不愛讀書，老太太一定喜歡你。她說一到清朝，敗家子才讀書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對！我瞧鰲拜那廝也不大識字，定是拍馬屁的傢伙說給他聽的。」雙兒道：「是啊。我們大少爺做的那部書，叫做甚麼『明史』，書裏頭有罵滿清人的話。有個壞人名叫吳之榮，拿了書去向鰲拜告發。事情一鬧大，害死了好幾百人，連賣書的書店老闆，買書來看的人，都給捉去殺了頭。相公，你在北京城裏，可見過這個吳之榮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還沒見過，慢慢的找，總找得著。雙兒，我想拿你換一個人。」

雙兒吃了一驚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要拿我去送給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是送給別人，是換一個人。」雙兒眼圈兒早已紅了，急得要哭了出來，道：「甚麼……甚麼換一個人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三少奶將你送給了我，這樣一份大禮，可不容易報答。我得想法子將吳之榮那廝捉了來，去送給你三少奶。那麼這份禮物也差不多了。」

雙兒破涕為笑，右手輕輕拍胸，說道：「你嚇了我一大跳，我還道相公不要我啦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你怕我不要你，就急成這樣。你放心，人家就是把金山、銀山、珍珠山、寶石山堆在我面前，也換不了你去。」

說話之間，兩人已走到山腳下，但見晴空如洗，萬里無塵，韋小寶回想昨晚大雨之中、走向「鬼屋」避雨的狼狽情景，當真大不相同。只是徐天川、方怡、沐劍屏他們失陷被擒，不知能否脫險，憑著自己的本事，無論如何救他們不得，多想既然無用，不如不想。

※※※

行出數里，來到一個市集，兩人找了家麵店，進去打尖。韋小寶坐下後，雙兒站在一旁侍候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可別客氣啦，坐下來一起吃罷。」雙兒道：「不成，我怎麼能跟相公一桌吃飯？太沒規矩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管他媽的甚麼規矩不規矩。我說行，就行。等我吃完了你再吃，多耽擱時候。」雙兒道：「相公一吃完，咱們就走。我買些饅頭，一面走一面吃就行了，不會耽擱的。」韋小寶嘆道：「我有個怪脾氣，一個人吃東西，肚子一定作怪，倘若沒人陪著一塊兒吃，待會兒肚子疼起來，那可有得受的了。」

雙兒嫣然一笑，只得拉張長櫈，斜斜的坐在桌子角邊。

韋小寶一碗麵還只吃得幾筷，只見三個西藏喇嘛走進店來，靠街坐了，一疊連聲的叫：「拿麵來！拿麵來！」一名喇嘛瞥眼見到雙兒頸中那串明珠，左肘撞了撞同伴，努嘴示意。另外兩人一見，登時喜容滿臉，目不轉睛的打量那串珠子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不好，這三個傢伙想攔路打劫。」取出一塊碎銀子，叫麵店中一名店伴去雇一輛大車，匆匆吃完麵，上了大車，吩咐車夫向西快跑。

馳出數里，只聽得車後馬蹄聲響，韋小寶向後張去，果見那三名喇嘛騎馬追來，向雙兒道：「那三個惡人要搶你的珠子，給了他們算了，回頭我另買一串給你。」雙兒道：「是！也不用買過。」只聽得三名喇嘛叫道：「停車，停車！」車夫勒定騾子。

三名喇嘛縱馬上前，攔在車前。一人說道：「兩個娃娃，下車來罷！」

雙兒將頸中那串明珠除了下來，遞出車外，說道：「你們看中這串珠子，相公說給了你們，那就拿去罷。」一名胖大喇嘛伸出大手，卻不接珠子，更向前探，抓住了雙兒手腕，向外便拉。韋小寶急道：「要錢還有，不可動粗！」卻見黃影閃動，那喇嘛飛身而起，躍入半空，向後縱了出去。

韋小寶暗叫：「好功夫！」見他身子急落，卻是頭下腳上，波的一聲響，一顆胖大腦袋衝向泥沼，直陷至胸，雙足亂舞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，不知這喇嘛顯的一手是甚麼功夫。

另外兩個喇嘛哇哇亂叫，搶過去抓住他身子，將他從爛泥中拔了出來。那喇嘛滿臉都是濕泥，狼狽無比。幸好昨晚一夜大雨，浸得路邊一片軟泥，這喇嘛才沒受傷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向車夫道：「還不快走！」

雙兒提著手中的珠子，問道：「相公，這珠子還給不給他們？」

韋小寶尚未回答，只見三名喇嘛各從腰間拔出鋼刀，惡狠狠的撲將上來。雙兒從車夫手中接過鞭子，向外甩出，捲住了一個喇嘛手中鋼刀，鞭子回縮，左手將刀接住，右手又將鞭子甩了出去，一捲之下，將第二名喇嘛手中鋼刀也奪了過來。第三名喇嘛叫聲：「啊喲！」一呆停步。雙兒手中鞭子又已甩出，這次卻捲住了他頭頸，順勢將他拉到車前，隨手接過他手中鋼刀。那喇嘛喉頭被鞭子勒住，雙眼翻白，伸出舌頭，滿臉登時沒半點血色。餘下兩名喇嘛分從左右向雙兒攻到，意欲相救同伴。雙兒躍起身來，左足站在車轅，右足連踢，兩名喇嘛頭上穴道被點，暈倒在地。她揮手鬆開鞭子，那喇嘛已窒息良久，也即昏倒。

韋小寶喜歡之極，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雙兒，好雙兒，原來你功夫這樣了得。」

雙兒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也沒甚麼，是這三個惡人不中用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早知這樣，我也不用擔這半天心事了。」跳下車來，在一名喇嘛身上踢了一腳，問道：「你們幹甚麼的？」那喇嘛兀自昏暈不醒。

雙兒在他腰間踢了一腳。那喇嘛一聲呻吟，醒了過來。雙兒道：「相公問你們是幹甚麼的？」那喇嘛道：「姑娘……姑娘是會……會仙法的麼？」雙兒微笑道：「快說！你們是幹甚麼的？」那喇嘛道：「我們……我們是五台山菩薩頂……大文殊寺的喇嘛。」雙兒皺眉道：「甚麼喇嘛不喇嘛的，胡說八道，說這等粗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喇嘛是西藏的和尚。」雙兒道：「原來你們是和尚。」在他身上輕輕踢了一腳，道：「是和尚又不剃光頭？」

那喇嘛道：「我們是喇嘛，不是和尚。」雙兒道：「甚麼？你還嘴硬？相公說你是和尚，就是和尚！」在他腰間「天豁穴」上又踢一腳，那喇嘛直痛到骨髓裏去，忍不住大聲呼叫，疼痛越來越厲害，叫聲也越來越響。另外兩名喇嘛悠悠醒轉，聽到他殺豬般大叫，無不駭然，齊用藏語相詢，那喇嘛說了，隨即用漢語叫道：「我是和尚，我是和尚，姑娘說……說我是甚麼，就……就是甚麼，求求你……快快給我……解了穴道。」

雙兒笑道：「姑娘說的不算數，相公說的才算數。相公，你說他是甚麼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說他是尼姑！」

那喇嘛實已忍耐不住，忙道：「我是尼姑，我是尼姑！」韋小寶和雙兒一齊大笑。雙兒左足在他頸下「氣戶穴」上輕輕一踢，那喇嘛劇痛立止，兀自不停的叫喚：「我是尼姑，我是尼姑！」

韋小寶忍住了笑，問道：「你們是出家人，為甚麼來搶我們財物？」那喇嘛道：「小人該死，下次再也不敢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你還想下次麼？」那喇嘛道：「我說過不敢，就是不敢，再過一百年也不敢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不在廟裏唸經，下山來幹甚麼？」那喇嘛道：「是……是師父派我們下山來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師父派你們下山來搶金銀珠寶？」那喇嘛道：「不……不是。我們要去北京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另一名胖大喇嘛咳嗽了一聲。

韋小寶斜眼瞧去，只見那喇嘛連使眼色，顯是示意同伴不可吐露實情。韋小寶本想這些喇嘛見財起意，恃強搶劫，也沒甚麼大不了。滿洲人崇信喇嘛，皇宮中做法事，定是請喇嘛拜懺誦經。皇室如此，一般王公親貴更加不必說了，是以頗有不守清規的喇嘛在京師橫行不法。他本想作弄折磨他們一番，資為笑樂，就此將他們放了，但見這胖大喇嘛這等神情，似乎另有別情，說道：「這三個傢伙搗鬼。雙兒，你在他們三人身上每人踢一腳，讓他們三人叫苦連天，咱們這就走罷！」

雙兒應道：「是！」她也瞧出那胖大喇嘛搗鬼，先在他「天豁穴」上踢了一腳。那喇嘛立時大聲呼叫。雙兒又走到先前那喇嘛身邊，提起腳來，作勢欲踢。

那喇嘛吃過苦頭，忙道：「別踢，我說就是。師父差我們上北京，送一封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信呢？」那喇嘛道：「這……這信是不能給你們看的，要是給人見到了，師……師父非殺我們不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拿出來！你不拿，我就踢你一腳。」說著走上一步。

那喇嘛可不知他功夫有限，這一腳踢在身上，無關痛癢，一見他提腳，忙道：「不……不在我這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去拿來！」那喇嘛無奈，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，嘰哩咕嚕的說了幾句藏話。那胖大喇嘛以藏語回答，他正在殺豬也似的大叫大嚷，再夾入斷斷續續的幾句藏語，更加難聽。韋小寶從他語氣與神情之中，料想他定是不許這喇嘛取信，當即走過去在他腦門上狠狠踢了一腳，那胖大喇嘛登時暈去。另一名喇嘛從他懷中取出一個油布小包，戰戰兢兢的雙手遞過。

韋小寶接了過來。雙兒從懷裏也取出一個小包，打了開來，拿出一把小小剪刀，剪開包裹，裏面果是一封信，封皮上寫的是兩行藏文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這信送去給誰？」那喇嘛道：「給我們師伯的。」韋小寶伸手一扯，嗤的一聲，扯開了封皮。兩個喇嘛連聲叫苦。只見一道黃紙上寫了幾行彎彎曲曲的藏文，下面又用硃砂畫了一道符，希奇古怪，不知所云。這封信便是以漢文書寫，韋小寶也是不識，當即遞給雙兒，問道：「裏面寫些甚麼？」

雙兒也不識得，向那喇嘛道：「相公問你信裏寫些甚麼，快說！如有半句假話，我踢了你的穴道，永不給你解開。哼，至少也得隔上三天三晚，才給你解開。」

那喇嘛接過信去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囁嚅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這個那個的？快說！」那喇嘛道：「是，是！那信中說道，師兄所問那個人……」剛說到這裏，另一個喇嘛忽然咕嚕咕嚕的說起話來。雙兒飛身過去，在他「天豁穴」上一腳踢去，這喇嘛的話聲立時變成了呻吟和呼號。

第一個喇嘛臉色大變，顫聲道：「那信中說……說道要找的那個人，我們找來找去找不到，一定……一定不在五台山上。」

韋小寶見他目光閃爍，說話吞吞吐吐，心想：「我雖不懂你們的雞鳴狗叫，可是瞧你神氣，定是在說假話，只不過你這傢伙太笨，假話也說不像。」向雙兒道：「這喇嘛又在撒謊騙我了。」雙兒道：「他這樣壞，那可饒他不得。」伸足再在他「天豁穴」上一踢。

那喇嘛叫道：「你……殺了我罷。我師兄說……說的，倘若說了信中言語，我們……我們三個都活不成的……你……你快殺了我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別理他了，咱們走罷！」和雙兒躍上大車。那車夫見他二人小小年紀，居然收拾得三個喇嘛死去活來，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讚不絕口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到得前面市鎮之上，你可得改裝，這串明珠也得收了起來。」雙兒道：「是。我改甚麼裝？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你改了男裝罷。」

※※※

車行三十餘里後，到了一座大市鎮。韋小寶遣去車夫，赴客店投宿，取出銀子，命雙兒去購買衣衫改裝。雙兒買了衣衫回店，穿著起來，扮作了一個俊俏的小書僮。

這一改裝，路上再不引人注目。雙兒武功了得，人情世故卻全然不懂，一路上全由韋小寶拿主意，但他的主意可也不大高明，往往有三分正經，卻有七分胡鬧。

不一日來到直晉兩省交界。自直隸省阜平縣往西，過長城嶺，便到龍家關。那龍家關是五台山的東門，石徑崎嶇，峰巒峻峭，入五台山後第一座寺院是湧泉寺。

韋小寶問起清涼寺的所在，卻原來五台山極大，清涼寺在南台頂與中台頂之間，自湧泉寺前去，路程著實不近。

這晚韋小寶和雙兒在湧泉寺畔的盧家莊投宿，吃了一碗羊肉泡饃，再吃糖果，心想日間在湧泉寺問路，廟裏的和尚見自己年輕，神情冷冷的不大理睬，不答去清涼寺的路徑，反問：「道路又遠又不好走，你去清涼寺幹甚麼？」一副討厭模樣，倒有七分便似揚州禪智寺中那些勢利的賊禿，到清涼寺中去見順治皇帝，只怕挺不容易，須得想個法子才好。

他嘴裏吃糖，心中尋思：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叫和尚推磨，多半也行罷。曾聽說書先生說『水滸傳』，魯智深到五台山出家，一個甚麼員外在廟裏布施了不少銀兩，魯智深在廟裏亂鬧一通，又喝酒又吃狗肉，老和尚也不生氣。是了，我假裝要做法事，到廟裏大撒銀子，再借些因頭，賴著不走，慢慢的找尋老皇帝，老和尚總不能趕我走。」

但入山之後，除了寺廟之外便沒大市鎮，一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也找兌不開，只得再出龍泉關，回到阜平，兌換銀兩，和雙兒倆打扮得煥然一新，心想：「我要做法事，可是甚麼也不懂，只怕一下子便露出馬腳來，先得試演一番。」

當下來到阜平縣城內一座廟宇吉祥寺，向佛像磕了幾個頭。知客和尚取出緣簿筆硯。韋小寶揮手道：「布施便布施，寫甚麼字？」取出一錠五十兩的元寶，送了過去。那和尚大驚，心想這位小施主樂善好施，世間少有，當下連聲稱謝，迎入齋房，奉上齋菜素麵。

韋小寶吃麵之時，方丈和尚坐在一旁相陪，大讚小檀越仁心虔敬，必蒙菩薩保祐，日後金榜題名，高中狀元，子孫滿堂，福澤無窮。韋小寶暗暗好笑，心想你拍我甚麼馬屁都好，我瞎字不識，說我高中狀元，那不是當面罵人嗎？說道：「老和尚，我要到五台山去做一場大法事，只是我甚麼也不懂，要請你指教。」

那方丈聽到「大法事」三字，登時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施主，天下廟宇，供奉的佛祖、菩薩都是一般，你要做法事，就是小寺裏辦好了，包你一切周到妥貼，卻不用辛辛苦苦的趕上五台山上去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行，我這場法事，許下了心願，一定要去五台山做的。」說著又取出五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「這樣罷，你給我雇一個人，陪我上五台山去做幫手。五十兩銀子是給他的。」老和尚大喜，道：「那容易，那容易！」他有個表弟，在廟裏經管廟產，收租買物，全由他經手，卻不是和尚，當下去叫了他來，和韋小寶相見。

此人姓于，行八，一張嘴極是來得，卻有個外號叫作「少一劃」，原來「于」字加上一劃，變成個「王」字，于八便成王八了。三言兩語之間，韋小寶便和他十分投機。這等市井小人，韋小寶自幼便相處慣了的，這時忽然在阜平縣遇上一個，大有他鄉遇故知之感。

韋小寶再向方丈請教做法事的諸般規矩，那方丈倒也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和尚們的規矩倒也真多！」又多布施了二十兩銀子。

韋小寶帶了于八回到客店，取出銀子，差他去購買一應物事。于八有銀子在手，辦事十分快捷，不多時諸般物品便已買齊，自己也穿得一身光鮮，說道：「韋相公，你是大財主，我做你親隨，也該穿著得有個譜兒，是不是？這套衣服鞋帽，不過花了三兩五錢銀子。」韋小寶心想不錯，又叫他去衣鋪替自己和雙兒多買幾套華貴衣衫。

三人興興頭頭的過龍泉關，後面跟著八個挑夫，挑了八擔齋僧禮佛之物，沿大路往南。

一入五台山，行不數里便是一座寺廟，過湧泉寺後，經台麓寺、石佛廟、普濟寺、古佛寺、金剛庫、白雲寺、金燈寺而至靈境寺。當晚在靈境寺借宿一宵，次晨折而向北，到金閣寺後向西數里，便是清涼寺了。

那清涼寺在清涼山之巔，和沿途所見寺廟相比，也不見得如何宏偉，山門破舊，顯已年久失修。韋小寶微覺失望：「皇帝出家，一定揀一座最大的寺廟，只怕海老烏龜瞎說八道，老皇帝並不在這裏做和尚。」

于八走進山門，向知客僧告知，北京城有一位韋大官人要來大做法事，齋僧供佛。知客僧見這一行人衣飾華貴，又帶著八挑物事，當即請進廂房奉茶，入內向方丈稟報。

方丈澄光老和尚來到廂房，和韋小寶相見，問道：「不知施主要作甚麼法事？」

韋小寶見這澄光方丈身材甚高，但骨瘦如柴，雙目微閉，一副沒精打采的模樣，更是失望，說道：「弟子要請大和尚做七日七夜法事，超渡弟子亡父，還有幾位亡故了的朋友。」

澄光道：「北京城裏大廟甚多，五台山也是廟宇眾多，不知施主為甚麼路遠迢迢的，特地上五台山來，到小廟做法事？」

韋小寶早知有此一問，事先已和于八商量過，便道：「我母親上個月十五做了一夢，夢見我死去的爹爹，向她說道，他生前罪業甚大，必須到五台山清涼寺，請方丈大師拜七日七夜經懺，才消得他的血光之災，免得我爹爹在地獄中受無窮苦惱。」他不知自己父親是誰，更不知他是死是活，說這番話時，忍不住暗暗好笑，又想：「他媽的，你生下了老子，就此撒手不管，下地獄也是該的。老子給你碰巧做七日七夜法事，是你的天大運氣。」

澄光方丈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小施主，俗語說得好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這夢幻之事，實在是當不得真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大和尚，俗語說得好：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就算我爹爹在夢裏的言語未必是真，我們給他做一場法事，超渡亡魂，那也是一件功德。如果我爹爹真有此言，我們卻不照他的話做，他在陰世給牛頭馬面、無常小鬼欺負折磨，那……那……我總有點兒不大好意思罷？再說，這是奉了我母親之命。我母親說五台山清涼寺的老方丈跟她有緣份，這場法事嘛，定是要在寶剎做的。」心想：「你跟我媽媽有緣份，這倒奇了，你到揚州麗春院去做過嫖客嗎？」

澄光方丈「嘿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施主有所不知，敝寺乃是禪宗，這等經懺法事，是淨土宗的事，我們是不會做的。這五台山上，金閣寺、普濟寺、大佛寺、延慶寺等等都是淨土宗，施主還是移步到那些寺廟去做法事的為是。」

韋小寶心想在阜平縣時，那方丈搶著要做法事，到了此處，這老和尚卻推三阻四，將送上門來的銀子雙手推將出去，其中必有古怪。他求之再三，澄光只是不允，跟著站起身來，向知客僧道：「你指點施主去金閣寺的道路，老衲少陪。」

韋小寶急了，忙道：「方丈既然執意不允，我帶來施捨寶剎的僧衣、僧帽，以及銀兩，總是要請寶剎諸位大和尚賞收。」

澄光合十道：「多謝了。」他眼見韋小寶帶來八挑禮物，竟然毫不起勁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母親說道，每一份禮物，要我親手交給寶剎每一位大和尚，就算是火工道人、種菜的園子，也都有份。帶來共有三百份禮物，倘若不夠，我們再去採購。」澄光道：「夠了，太多了。本寺只五十來人，請施主留下五十六份物品就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可否請方丈召集合寺僧眾，由我親手施捨？這是我母親的願心，無論如何是要辦到的。」

澄光抬起頭來，突然間目光如電，在韋小寶臉上一掃，說道：「好！我佛慈悲，就如施主所願。」轉身進內。

瞧著他竹桿一般的背影走了進去，韋小寶心頭說不出的彆扭，訕訕的端起茶碗喝茶。

于八站在他背後，低聲道：「這等背時的老和尚，姓于的這一輩子可還真少見，怪不得偌大一座清涼寺，連菩薩金身也是破破爛爛的。」

只聽得廟裏撞起鐘來，知客僧道：「請檀越到西殿布施。」韋小寶到得西殿，見僧眾絡繹進來，他將施物一份一份發放，凝神注視每一名和尚，心想：「順治皇帝我沒見過，但他是小皇帝的爸爸，相貌總有些相像。只要見到是個大號小皇帝的和尚，那便是了。」可是五十多份施物發完，別說「大號小皇帝」沒見到，連跟小皇帝相貌有一二分相似的和尚，也沒一個。

韋小寶好生失望，突然想起：「他是做過皇帝之人，那是何等的身份，怎會來領我一份施捨的衣帽！我這計策可笨得很。」問知客僧道：「寶剎所有的僧人，全都來了？」知客僧道：「個個都領了，多謝檀越布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每一個都領了？恐怕不見得，只怕還有人不肯來取。」知客僧道：「檀越說笑話了，那有此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出家人不打誑語，你如騙我，你死後要下拔舌地獄。」知客僧一聽，登時變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既然尚有僧人未來領物，大和尚去請他來領罷！」

知客僧搖頭道：「只有方丈大師未領，我看不必再要他老人家出來了。」

正在這時，一名僧人匆匆忙忙進來，說道：「師兄，外面有十幾名喇嘛要見方丈。」跟著低聲道：「他們身上都帶著兵器，磨拳擦掌的，來意不善。」知客僧皺眉道：「五台山青廟黃廟，自來河水不犯井水，他們來幹甚麼？你去稟報方丈，我出去瞧瞧。」說著向韋小寶說道：「少陪！」快步出去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些臭喇嘛，只怕是衝著我們來的。」他想雙兒武功高強，十幾名喇嘛也不放在心上。忽聽得山門外傳來一陣喧嘩之聲，一群人衝進了大雄寶殿。韋小寶道：「瞧瞧熱鬧去。」拉著雙兒的手，一齊出去。

到得大殿，只見十幾名黃衣喇嘛圍住了知客僧，七嘴八舌的亂嚷：「非搜不可，有人親眼見他來到清涼寺的。」「這是你們不對，幹麼把人藏了起來？」「乖乖的把人交了出來便罷，否則的話，哼哼！」

韋小寶走到殿邊一站，雙手扠腰，心道：「老子就在這裏，你們放馬過來罷。」豈知那些喇嘛對他全不理睬，正眼也不向他瞧。

吵嚷聲中，澄光方丈走了出來，緩緩的道：「甚麼事？」知客僧道：「好教方丈得知，他們……」他「方丈」二字一出口，那些喇嘛便都圍到澄光身畔，叫道：「你是方丈？那好極了！」「快把人交出來！要是不交，連你這寺院也一把火燒個乾淨。」「豈有此理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「難道做了和尚，便可不講理麼？」

澄光道：「請問眾位師兄，是那座廟裏的？光臨敝寺，為了何事？」

一名黃衣上披著紅色袈裟的喇嘛道：「我們打從西藏來，奉了活佛之命，到中原公幹，豈知有一名隨從的小喇嘛給一個賊和尚拐走了，在清涼寺中藏了起來。方丈和尚，你快快把我們這小喇嘛交出來，否則決計不能跟你干休。」

澄光道：「這倒奇了。我們這裏是禪宗青廟，跟西藏密宗素來沒有瓜葛。貴處走失了小喇嘛，何不到各處黃廟去問問？」那喇嘛怒道：「有人親眼見到，那小喇嘛是在清涼寺中，這才前來相問，否則我們吃飽了飯沒事幹，來瞎鬧麼？你識趣的，快把小喇嘛交出來，我們也就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再追究了。」

澄光搖頭道：「倘若真有小喇嘛來到清涼寺，各位就算不問，老衲也不能讓他容身。」

幾名喇嘛齊聲叫道：「那麼讓我們搜一搜！」澄光仍是搖頭，說道：「這是佛門清淨之地，那能容人說搜便搜。」那為首的喇嘛道：「倘若不是做賊心虛，為甚麼不讓我們搜？可見這小喇嘛千真萬確，定是在清涼寺中。」

澄光剛搖了搖頭，便有兩名喇嘛同時伸手，扯住他衣領，大聲喝道：「你讓不讓搜？」另一名喇嘛道：「大和尚廟裏是不是窩藏了良家婦女，怕人知道？否則搜一搜打甚麼緊？」這時清涼寺中也有十餘名和尚出來，卻給眾喇嘛攔住了，走不到方丈身旁。

雙兒低聲問道：「相公，要不要打發了他們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且慢！」心想：「這些喇嘛擺明了是無理取鬧，這廟裏怎會窩藏甚麼小喇嘛？莫非他們的用意和我相同，也是要見順治皇帝？」

只見白光一閃，兩名喇嘛已拔尖刀在手，分抵澄光的前胸後心，厲聲道：「不讓搜就先殺了你。」澄光臉上毫無懼色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大家是佛門弟子，怎地就動起粗來？」兩名喇嘛將尖刀微微向前一送，喝道：「大和尚，我們這可要得罪了。」澄光身子略側，就勢一帶，兩名喇嘛的尖刀都向對方胸口刺去。兩人急忙左手出掌相交，拍的一聲，各自退出數步。餘人叫了起來：「清涼寺方丈行兇打人哪！打死人了哪！」

叫喚聲中，大門口又搶進三四十人，有和尚、有喇嘛，還有幾名身穿長袍的俗家人。一名黃袍白鬚的老喇嘛大聲叫道：「清涼寺方丈行兇殺人嗎？」

澄光合十道：「出家人慈悲為本，豈敢妄開殺戒？眾位師兄、施主，從何而來？」向一個五十多歲的和尚道：「原來佛光寺心溪方丈大駕光臨，有失遠迎，得罪，得罪。」

佛光寺是五台山上最古的大廟，建於元魏孝文帝之時，歷時悠久。當地人有言：「先有佛光寺，後有五台山。」原來五台山原名清涼山，後來因發現五大高峰，才稱五台山，其時佛光寺已經建成。五台山的名稱，也至隋朝大業初才改。在佛教之中，佛光寺的地位遠比清涼寺為高，方丈心溪，隱然是五台山諸青廟的首腦。

這和尚生得肥頭胖耳，滿臉油光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澄光師兄，我給你引見兩位朋友。」指著那老喇嘛道：「這位是剛從西藏拉薩來的大喇嘛巴顏法師，是活佛座下最得寵信、最有勢力的大喇嘛。」澄光合十道：「有緣拜見大喇嘛。」巴顏點了點頭，神氣甚是倨傲。

心溪指著一個身穿青布衫、三十來歲的文士，說道：「這位是川西大名士，皇甫閣皇甫先生。」皇甫閣拱手道：「久仰澄光大和尚武學通神，今日得見，當真三生有幸。」

澄光合十道：「老僧年紀老了，小時候學過的一些微末功夫，早已忘得乾乾淨淨。皇甫居士文武兼資，可喜可賀。」

韋小寶聽這些人文謅謅的說客氣話，心想這場架多半是打不成了，既沒熱鬧瞧，又少了個混水摸魚、找尋老皇帝的機會，心下暗暗失望。

巴顏道：「大和尚，我從西藏帶了個小徒兒出來，卻給你們廟裏扣住了。你衝著活佛的金面，放了他罷，大夥兒都承你的情。」澄光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幾位師兄在敝寺吵鬧，老衲也不跟他們一般見識。大師是通情達理之人，如何也聽信人言？清涼寺開建以來，只怕今日才有喇嘛爺光臨。說我們收了貴座弟子，那是從何說起？」巴顏雙眼一翻，大聲喝道：「難道是冤枉你了？你不要……不要罰酒不吃……吃敬酒。」他漢語不大流暢，「敬酒不吃吃罰酒」這話，卻顛倒著說了。

心溪笑道：「兩位休得傷了和氣。依老衲之見，那小喇嘛是不是藏在清涼寺內，口說無憑，眼見是實。就由皇甫居士和貧僧作個見證，大夥兒在清涼寺各處隨喜一番，見佛拜佛，遇僧點頭，每一處地方、每一位和尚都見過了，倘若仍然找不到那小喇嘛，不是甚麼事都沒有了？」說來說去，還是要在清涼寺中搜查。

澄光臉上閃過一陣不愉之色，說道：「這幾位喇嘛爺打從西藏來，不明白我們漢人的規矩，那也怪不得。心溪大師德高望重，怎地也說這等話？這個小喇嘛倘若真是在五台山上走失的，一座座寺院搜查過去，只怕得從佛光寺開頭。」

心溪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在清涼寺瞧過之後，倘若仍然找不到人，這幾位大喇嘛願意到佛光寺瞧瞧，那是歡迎之至，歡迎之至。」

巴顏道：「有人親眼見到，這小傢伙確是在清涼寺之中，我們才來查問，否則的話，也不敢……也不敢如此……如此昧冒。」他將「冒昧」二字又顛倒著說了。澄光道：「不知是何人見到？」巴顏向皇甫閣一指，道：「是這位皇甫先生見到的，他是大大有名之人，決計不會說謊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們明明是一夥人，如何作得見證。」忍不住問道：「那個小喇嘛有多大年紀？」

巴顏、心溪、皇甫閣等眾人一直沒理會站在一旁的這兩個小孩，忽聽他相問，眼光都向他望去，見他衣飾華貴，帽鑲美玉，襟釘明珠，是個豪富之家的公子，身畔那小小書僮也是穿綢著緞。心溪笑道：「那小喇嘛，跟公子是差不多年紀罷。」

韋小寶轉頭道：「那就是了，剛才我們不是明明見到這小喇嘛麼？他走進了一座大廟。這廟前寫得有字，不錯，寫的是『佛光寺』三個大字。這小喇嘛是進了佛光寺啦。」

他這麼一說，巴顏等人登時臉上變色，澄光卻暗暗歡喜。巴顏大聲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胡說九道！」他以為多上一道，那是更加荒謬了。韋小寶笑道：「胡說十道，胡說十一道，十二道，十三道！」

巴顏怒不可遏，伸手便往韋小寶胸口抓來。澄光右手微抬，大袖上一股勁風，向巴顏肘底撲去。巴顏左手探出，五指猶如雞爪，抓向他衣袖。澄光手臂回縮，衣袖倒捲，這一抓就沒抓到。巴顏叫道：「你窩藏了我們活佛座下小喇嘛，還想動手殺人嗎？反了，反了！」

皇甫閣朗聲道：「大家有話好說，不可動粗。」他這「粗」字方停，廟外忽有大群人齊聲叫道：「皇甫先生有令：大家有話好說，不可動粗。」聽這聲音，當有數百人之眾，竟是將清涼寺團團圍住了。這群人聽得皇甫閣這麼朗聲一說，就即齊聲呼應，顯是意示威懾。饒是澄光方丈養氣功夫甚深，乍聞這突如其來的一陣呼喝，方寸間也不由得大大一震。

皇甫閣笑吟吟的道：「澄光方丈，你是武林中人的前輩高人，在這裏韜光養晦，大家都是很景仰的。這位巴顏大喇嘛要在寶剎各處隨喜，你就讓他瞧瞧罷。大和尚行得正，踏得正，光風霽月，清涼寺中又沒甚麼見不得人的事，大家何必失了武林中的和氣？」

澄光暗暗著急，他本人武功雖高，在清涼寺中卻只坐禪說法，並未傳授武功，清涼寺五十多名僧人，極少有幾人是會武功的，剛才和巴顏交手這一招，察覺他左手這一抓的「雞爪功」著實厲害，再聽這皇甫閣適才朗聲說這一句話，內力深厚，也是非同小可，不用寺外數百人幫手，單是眼前這兩名高手，就已不易抵擋了。

皇甫閣見他沉吟不語，笑道：「就算清涼寺中真有幾位美貌娘子，讓大夥兒瞻仰瞻仰，那也是眼福不淺哪。」這兩句話極是輕薄，對澄光已不留半點情面。

心溪笑道：「方丈師兄，既是如此，就讓這位大喇嘛到處瞧瞧罷。」說時嘴巴一努。

巴顏當先大踏步向後殿走去。

澄光心想對方有備而來，就算阻得住巴顏和皇甫閣，也決阻不住他們帶來的那夥人，混戰一起，清涼寺要遭大劫，霎時間心亂如麻，長嘆一聲，眼睜睜的瞧著巴顏等數十人走向後殿，只得跟在後面。

巴顏和心溪、皇甫閣三人低聲商議，他們手下數十人已一間間殿堂、僧房搜了下去。清涼寺眾僧見方丈未有號令，一個個只有怒目而視，並未阻攔。韋小寶和雙兒跟在澄光方丈之後，見他僧袍大袖不住顫動，顯是心中惱怒已極。

忽聽得西邊僧房中有人大聲叫道：「是他嗎？」

皇甫閣搶步過去，兩名漢子已揪了一個中年僧人出來。這和尚四十歲左右年紀，相貌清癯，說道：「你抓住我幹甚麼？」皇甫閣搖了搖頭，那兩名漢子笑道：「得罪！」放開了那名和尚。韋小寶心下雪亮，這些人是來找順治皇帝，那是更無疑問了。

澄光冷笑道：「本寺這和尚，是活佛座下的小喇嘛麼？」皇甫閣不答，見手下人又揪了一個中年和尚出來，他細看此僧相貌，搖了搖頭。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你認得順治皇帝。」又想：「如此搜下去，定會將順治皇帝找出來，他是小皇帝的父親，我可得設法保護。」但對方人多勢眾，如何保護，卻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。

數十人搜到東北方一座小僧院前，見院門緊閉，叫道：「開門，開門！」

澄光道：「這是本寺一位高僧坐關之所，已歷七年，眾位不可壞了他的清修。」

心溪笑道：「這是外人入內，並不是坐關的和尚熬不住而自行開關，打甚麼緊？」

一名身材高大的喇嘛叫道：「幹麼不開門？多半是在這裏了！」飛腳往門上踢去。

澄光身影微幌，已擋在他身前。那喇嘛收勢不及，右腳踢出，正中澄光小腹，喀喇一聲響，那喇嘛腿骨折斷，向後跌出。巴顏哇哇怪叫，左手上伸，右手反撈，都成雞爪之勢，向澄光抓來。澄光擋在門口，呼呼兩掌，將巴顏逼開。

皇甫閣叫道：「好『般若掌』！」左手食指點出，一股勁風向澄光面門刺來，澄光向左閃開，拍的一聲，勁風撞上木門。澄光使開般若掌，凝神接戰。

巴顏和皇甫閣分從左右進擊。澄光招數甚慢，一掌一掌的拍出，似乎無甚力量，但風聲隱隱，顯然勁道又頗凌厲。巴顏和皇甫閣的手下數十人吶喊吆喝，為二人助威。巴顏搶攻數次，都給澄光的掌力逼了回來。

巴顏焦躁起來，快速搶攻，突然間悶哼一聲，左手一揚，數十莖白鬚飄落，卻是抓下了澄光一把鬍子，但他右肩也受了一掌，初時還不覺怎樣，漸漸的右臂越來越重，右手難以提高。他猛地怒吼，向側閃開，四名喇嘛手提鋼刀，向澄光衝過去。

澄光飛腳踢翻二人，左掌拍出，印在第三名喇嘛胸口。那喇嘛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向上跳起。便在這時，第四名喇嘛的鋼刀也已砍至。澄光衣袖拂起，捲向他手腕。只見巴顏雙手一上一下，撲將過來。澄光向右避讓，突覺勁風襲體，暗叫：「不好！」順手一掌拍出，但覺右頰奇痛，已被皇甫閣戳中了一指。這一掌雖擊中了皇甫閣下臂，卻未能擊斷他臂骨。

雙兒見澄光滿頰鮮血，低聲道：「要不要幫他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等一等。」他旨在見到順治皇帝，倘若雙兒出手將眾人趕走，老皇帝還是見不到，何況對方人多勢眾，有刀有槍，雙兒一個小小女孩，又怎打得過這許多大漢？

清涼寺僧眾見方丈受困，紛紛拿起棍棒火叉，上來助戰。但這些和尚不會武功，一上來便給打得頭破血流。澄光叫道：「大家不可動手！」

巴顏怒吼：「大家放手殺人好了！」眾喇嘛下手更不容情，頃刻間有四名清涼寺的和尚被砍得身首異處。餘下眾僧見敵人行兇殺人，都站得遠遠地叫喚，不敢過來。

澄光微一疏神，又中了皇甫閣的一指，這一指戳在他右胸。皇甫閣笑道：「少林派的般若掌也不過如此。大和尚還不投降麼？」澄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罪業不小。」

驀地裏兩名喇嘛揮刀著地滾來，斬他雙足。澄光提足踢出，胸口一陣劇痛，眼前發黑，這一腳踢到中途便踢不出去，迷迷糊糊間左掌向下抹，正好抹中在兩名喇嘛頭頂，兩人登時昏暈過去。巴顏罵道：「死禿驢！」雙手疾挺，十根手指都抓上了澄光左腿。澄光再也支持不住，倒下地來。皇甫閣接連數指，點了澄光的穴道。

巴顏哈哈大笑，右足踢向木門，喀喇一聲，那門直飛了進去。巴顏笑道：「快出來罷，讓大家瞧瞧是怎麼一副模樣。」

僧房中黑黝黝地，寂無聲息。

巴顏道：「把人給我揪出來。」兩名喇嘛齊聲答應，搶了進去。

註：本回回目一聯是佛家語。「方便」是「權宜方法」之意。釋迦牟尼說法，以聞者不解，多用「譬如」開導之。

# 第十八回 金剛寶杵衛帝釋 彫篆石碣敲頭陀

突然間門口金光一閃，僧房中伸出一根黃金大杵，波波兩聲，擊在兩名喇嘛頭上。黃金杵隨即縮進，兩名喇嘛一聲也不出，腦漿迸裂，死在門口。

這一下變故大出眾人意料之外。巴顏大聲斥罵，又有三名喇嘛向門中搶去。這次三人都已有備，舞動鋼刀，護住頭頂。第一名喇嘛剛踏進門，那黃金杵擊將下來，連刀打落，金杵和鋼刀同時打中那喇嘛頭頂。第二名喇嘛全力挺刀上迎，可是金杵落下時似有千斤之力，鋼刀竟未阻得金杵絲毫，波的一聲，又打得頭骨粉碎。第三名喇嘛嚇得臉如土色，鋼刀落地，逃了回來。巴顏破口大罵，卻也不敢親自攻門。

皇甫閣叫道：「上屋去，揭瓦片往下打。」當下便有四名漢子跳上屋頂，揭了瓦片，從空洞中向屋內投去。皇甫閣又叫：「將沙石拋進屋去。」他手下漢子依言拾起地下沙石，從木門中拋進僧房。

從門中投進的沙石大部被屋內那人用金杵反激出來，從屋頂投落的瓦片，卻一片片的都掉了下去。這麼一來，屋內之人武功再高，也已無法容身。

忽聽得一聲莽牛也似的怒吼，一個胖大和尚左手挽了一個僧人，右手掄動金杵，大踏步走出門來。這莽和尚比之常人少說也高了一個半頭，威風凜凜，直似天神一般，金杵幌動，黃光閃閃，大聲喝道：「都活得不耐煩了？」只見他一張紫醬色的臉膛，一堆亂茅草也似的短鬚，僧衣破爛，破孔中露出虬結起伏的肌肉，膀闊腰粗，手大腳大。

皇甫閣、巴顏等見到他這般威勢，都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幾步。巴顏叫道：「這賊禿只一個人，怕他甚麼？大夥兒齊上。」皇甫閣叫道：「大家小心，別傷了他身旁那和尚。」

眾人向那僧人瞧去，只見他三十來歲年紀，身高體瘦，丰神俊朗，雙目低垂，對周遭情勢竟是不瞧半眼。

韋小寶心頭突地一跳，尋思：「這人定是小皇帝的爸爸了，只是相貌不大像，他可比小皇帝好看得多。原來他還這般年輕。」

便在此時，十餘名喇嘛齊向莽和尚攻去。那莽和尚揮動金杵，波波波響聲不絕，每一響便有一名喇嘛中杵倒地而死。皇甫閣左手向腰間一探，解下一條軟鞭，巴顏從手下喇嘛手中接過兵刃，乃是一對短柄鐵鎚。兩人分從左右夾攻而上。

皇甫閣軟鞭抖動，鞭梢橫捲，刷的一聲，在那莽和尚頸中抽了一記。那和尚哇哇大叫，揮杵向巴顏打去。巴顏舉起雙鎚硬擋，錚的一聲大響，手臂酸麻，雙鎚脫手，那和尚卻又給軟鞭在肩頭擊中。眾人都看了出來，原來這和尚只是膂力奇大，武功卻是平平。

一名喇嘛欺近身去，抓住了那中年僧人的左臂。那僧人哼了一聲，並不掙扎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保護這和尚。」雙兒道：「是！」幌身而前，伸手便向那喇嘛腰間戳去，那喇嘛應指而倒。她轉身伸指向皇甫閣臉上虛點，皇甫閣向右閃開，她反手一指，點中了巴顏胸口。巴顏罵道：「媽──」仰天摔倒。雙兒東一轉，西一繞，纖手揚處，巴顏與皇甫閣帶來的十幾人紛紛摔倒。心溪叫道：「喂，喂，小……小施主……」雙兒笑道：「喂，喂，老和尚！」伸指點中他腰間。

皇甫閣舞動軟鞭，護住前後左右，鞭子呼呼風響，一丈多圓圈中，直似水潑不進。雙兒在鞭圈外盤旋遊走。皇甫閣的軟鞭越使越快，幾次便要擊到雙兒身上，都給她迅捷避開，皇甫閣叫道：「好小子！」勁透鞭身，一條軟鞭宛似長槍，筆直的向雙兒胸口刺來。雙兒腳下一滑，向前摔出，伸指直點皇甫閣小腹。皇甫閣左掌豎立，擋住她點來的一指，跟著軟鞭的鞭梢突然回頭，逕點雙兒背心。雙兒著地滾開，情狀頗為狼狽。

韋小寶見雙兒勢將落敗，心下大急，伸手在地下去抓泥沙，要撒向皇甫閣眼中，偏生地下掃得乾乾淨淨，全無泥沙可抓。雙兒尚未站起，皇甫閣的軟鞭已向她身上擊落，韋小寶大叫：「打不得！」

那莽和尚急揮金杵，上前相救。

驀地裏雙兒右手抓住了軟鞭鞭梢，皇甫閣使勁兒上甩，將她全身帶將起來，甩向半空。韋小寶伸手入懷，也不管抓的是甚麼東西，掏出來便向皇甫閣臉上摔去，只見白紙飛舞，數十張紙片擋在皇甫閣眼前。

皇甫閣忙伸手去抹開紙張，右手的勁立時消了。此時莽和尚的金杵也已擊向頭頂。皇甫閣大駭，忙坐倒相避。雙兒身在半空，不等落地，左足便即踢出，正中皇甫閣的太陽穴。他「啊喲」一聲，向後摔倒。砰的一聲，火星四濺，黃金杵擊在地下，離他腦袋不過半尺。

雙兒右足落地，跟著將軟鞭奪了過來。韋小寶大聲喝采：「好功夫！」拔出匕首，搶上去對住皇甫閣左眼，喝道：「你叫手下人都出去，誰都不許進來！」

皇甫閣身不能動，臉上感到匕首的森森寒氣，心下大駭，叫道：「你們都出去，叫大夥兒誰都不許進來。」他手下數十人遲疑半晌，見韋小寶挺匕首作勢欲殺，當即奔出廟去。

那莽和尚圓睜環眼，向雙兒凝視半晌，嘿的一聲，讚道：「好娃兒！」左手倒提金杵，右手扶著那中年僧人，回進僧房。韋小寶搶上兩步，想跟那中年僧人說幾句話，竟已不及。

雙兒走到澄光身畔，解開了他穴道，說道：「這些壞蛋強兇霸道，冒犯了大和尚。」澄光站起身來，合十道：「小施主身懷絕技，解救本寺大難。老衲老眼昏花，不識高人，先前多有失敬。」雙兒道：「沒有啊，你一直對我們公子爺客氣得很。」

韋小寶定下神來，這才發覺，自己先前摔向皇甫閣臉面、蒙了他雙眼的，竟是一大疊銀票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見了銀票不投降的，天下可沒幾個。我用幾萬兩銀票打過來，你非大叫投降不可。」雙兒笑嘻嘻的拾起四下裏飛散的銀票，交回韋小寶。

※※※

澄光問韋小寶道：「韋公子，此間之事，如何是好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三位朋友，吩咐你們的下人都散去了罷！」

皇甫閣當即提氣叫道：「你們都到山下去等我。」

只聽得外面數百人齊聲答應。腳步聲沙沙而響，頃刻間走了個乾淨。

澄光心中略安，伸手去解心溪的穴道。韋小寶道：「方丈，且慢，我有話跟你商量。」澄光道：「是！這幾位師兄給封了穴道，時間久了，手腳麻木，我先給他們解開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也不爭在這一時三刻，咱們到那邊廳上坐坐罷。」澄光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向心溪道：「師兄且莫心急，回頭跟你解穴。」帶著韋小寶到西側佛殿之中。

韋小寶道：「方丈，這一干人當真是來找小喇嘛麼？」澄光張口結舌，無法回答。韋小寶湊嘴到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我倒知道，他們是為那位皇帝和尚而來。」

澄光身子一震，緩緩點頭，道：「原來小施主早知道了。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我來到寶剎，拜懺做法事是假，乃是奉……奉命保護皇帝保尚。」澄光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老衲本就心疑，小施主巴巴的趕來清涼寺做法事，樣子不大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甫閣、巴顏他們雖然拿住了，可是捉老虎容易，放老虎難。倘若放了他們，過幾天又來糾纏不清，畢竟十分麻煩！」澄光道：「殺人是殺不得的。這寺裏已傷了好幾條人命。唉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殺了他們也沒用。這樣罷，你叫人把這干人都綁了起來。咱們再仔細問問，他們來尋皇帝和尚，到底是甚麼用意？」

澄光有些為難，道：「這佛門清淨之地，我們出家人私自綁人審問，似乎於理不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於理不合？他們想來殺光你廟裏的和尚，難道於理就合得很了？我們如不審問明白，想法子對付，他們又來殺人，放火燒了你清涼寺，那怎麼辦？」

澄光想了一會，點頭道：「那也說得是，任憑施主吩咐。」拍拍手掌，召進一名和尚，吩咐道：「請那位皇甫先生過來，我們有話請教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皇甫閣甚是狡猾，只怕問不出甚麼，咱們還是先問那個大喇嘛。」澄光道：「對，對，我怎麼想不到？」

兩名和尚挾持著巴顏進殿，惱他殺害寺中僧人，將他重重往地下一摔。澄光道：「唉，怎地對大喇嘛沒點禮貌？」兩名僧人應道：「是！」退了出去。

韋小寶左手提起一隻椅子，右手用匕首將椅子腳不住批削。那匕首鋒利無比，椅子腳一片片的削了下來，都不過一二分厚薄，便似削水果一般。澄光睜大了眼，不明他的用意。韋小寶放下椅子，走到巴顏面前，左手摸了摸他腦袋，右手將匕首比了比，手勢便和適才批削椅腳時一模一樣。巴顏大叫：「不行！」澄光也叫：「使不得！」

韋小寶怒道：「甚麼行不行的？我知道西藏的大喇嘛都練有一門鐵頭功，刀槍不入。我在北京之時，曾親自用這把短劍削一個大喇嘛的腦袋，削了半天，也削他不動。大喇嘛，你是貨真價實，還是冒牌貨？不試你一試，怎能知道？」

巴顏忙道：「這鐵頭功我沒練過，你一削我就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一定死的，削去兩三寸，也不見得就死。我只削去你一層頭蓋，看到你的腦漿為止。一個人說真話，腦漿就不動，如果說謊騙人，腦漿就像煮開了的水一般滾個不休。我有話問你，不削開你的腦袋，怎知你說的是真話假話？」巴顏道：「別削，別削，我說真話就是。」韋小寶摸了摸他頭皮，道：「是真是假，我怎麼知道？」巴顏道：「我如說謊，你再削我頭皮不遲。」

韋小寶沉吟片刻，道：「好，那麼我問你，是誰叫你到清涼寺來的？」巴顏道：「是菩薩頂真容院的大喇嘛，勝羅陀派我來的。」澄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五台山青廟黃廟，從無仇怨，菩薩頂的大喇嘛，怎麼會叫你來搗亂？」巴顏道：「我也不是來搗亂。勝羅陀師兄命我來找一個三十來歲的和尚，說他盜了我們拉薩活佛的寶經，到清涼寺中躲了起來，因此非揪他出來不可。」澄光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那有此事？」

韋小寶提起匕首，喝道：「你說謊，我削開你的頭皮瞧瞧。」巴顏叫道：「沒有，沒有說謊。你不信去問勝羅陀師兄好了。他說，我們要假裝走失了一個小喇嘛，其實是在找那中年和尚，又說那位皇甫先生認得這和尚，請他陪著來找人。勝羅陀師兄說，這和尚偷的是我們密宗的秘密藏經，『大毘盧遮那佛神變加持經』，非同小可。如果我拿到了這和尚，那是一件大功，回到拉薩，活佛一定重重有賞。」

韋小寶見他臉色誠懇，似非作偽，料想他也是受人之愚，人家不讓他得知順治的真相，當下從懷中取出那封西藏文的書信，便是道上雙兒擒住三名喇嘛、逼著取來的，展了開來，說道：「你唸給我聽，這信中寫著些甚麼。」說著將匕首刃面平平的放在他頭頂。

巴顏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嘰哩咕嚕的讀了起來。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你讀得很好，一個字也沒讀錯。這位方丈大師不懂藏文，你用漢語將信裏的話說出來。」

巴顏道：「那信裏說，這位大……大人物，的確是在五台山清涼寺中，最近得到消息，神……神龍教要將他請去，咱們可得先……先下手為強。」

韋小寶聽他連「神龍教」三字也說了出來，料想不假，問道：「信裏還說些甚麼？」

巴顏道：「信裏說，到清涼寺去請這位大人物，倒也不難，就怕神龍教得知訊息，也來搶奪，因此勝羅陀師兄請北京的達和爾師兄急速多派高手，前來相助。如果……如果桑結大喇嘛已經到了北京，他老人家當世無敵，親來主持，那就……那就萬失無一……」

韋小寶笑罵：「他媽的！萬無一失，甚麼『萬失無一』？」自己居然能糾正別人說成語的錯誤，那是千載難逢、萬中無一之事，甚覺得意。

巴顏道：「是，是，是萬……萬一無失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喇嘛奶奶的，還是說錯了。還有呢？」巴顏道：「沒有了，下面沒有了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他媽的，甚麼下面沒有了？是我下面沒有了，還是你下面沒有了？」巴顏道：「大……大家下面沒有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大家下面沒有了？」巴顏道：「下面沒有字了。」韋小寶哈哈一笑，問道：「那皇甫閣是甚麼人？」巴顏道：「他是勝羅陀師兄請來的幫手，昨晚才到的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向澄光道：「方丈，我要審那個佛光寺的胖和尚了，你如不好意思，不妨在窗外聽著。」澄光忙道：「最好，最好。」命人將巴顏帶出，將心溪帶來，自己回去禪房，也不在窗外聽審。

心溪一進房就滿臉堆笑，說道：「兩位施主年紀輕輕，武功如此了得，老衲固然見所未見，而且是聞所未聞，少年英雄，真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」韋小寶罵道：「操你奶奶的，誰要你拍馬屁。」向他屁股上一腳踢去。心溪雖痛，臉上笑容不減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，凡是真正的英雄好漢，那是決計不愛聽馬屁的。不過老和尚說的是真心話，算不得是拍馬屁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到清涼寺來發瘋，是誰派你來的？」心溪道：「施主問起，老僧不敢隱瞞。菩薩頂真容院大喇嘛勝羅陀，叫人送了二百兩銀子給我，請我陪他師弟巴顏，到清涼寺來找一……找一個人。老僧無功不受祿，只得陪他走一遭。」韋小寶又一腳踢去，罵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你還想騙我？快說老實話。」心溪道：「是，是，不瞞施主說，大喇嘛送了我三百兩銀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明明是一千兩。」心溪道：「實實在在是五百兩，再多一兩，老和尚不是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皇甫閣又是甚麼東西？」心溪道：「這下流胚子不是好東西，是巴顏這鬼喇嘛帶來的。施主放了我之後，老僧立刻送他到五台縣去，請知縣大人好好治罪。清涼寺是佛門清靜之地，怎容他來胡作非為？小施主，那幾條人命，連同死了的幾個喇嘛，咱們都推在他頭上。」韋小寶臉一沉，道：「明明都是你殺的，怎能推在旁人頭上？」心溪求道：「好少爺，你饒了我罷。」

韋小寶叫人將他帶出，帶了皇甫閣來詢問。這人卻十分硬朗，一句話也不回答。對韋小寶匕首的威嚇固然不加理睬，而雙兒點他「天豁穴」穴道，他疼痛難當，忍不住呻吟，對韋小寶的問話卻始終不答，只說：「你有種就將爺爺一刀殺了，折磨人的不是好漢。」韋小寶倒敬他是條好漢，道：「好，我們不折磨你。」命雙兒解了他「天豁穴」的穴道。

他命人將皇甫閣帶出後，又去請澄光方丈來，道：「這件事如何了局，咱們得跟那位大人物商量商量。」澄光搖頭道：「他是決計不見外人的。」

韋小寶怫然道：「甚麼不見外人？剛才不是已經見過了？我們倘若拍手不管，他還不是給人捉了去？不出幾天，北京大喇嘛又派人來，有個甚麼天下無敵的大高手，又還有甚麼神龍教、烏龜教的，就算我們肯幫忙，也抵擋不了這許多人。」澄光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去跟他說，事情緊急，非商量個辦法出來不可。」澄光搖頭道：「老衲答應過，寺中連老衲在內，都不跟他說話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可不是你寺裏的和尚，我去跟他說話。」澄光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小施主一進僧房，他師弟那個莽和尚行顛，就會一杵打死了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打不死我的。」

澄光向雙兒望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就算差尊价將行顛和尚點倒，行癡仍然不會跟你說話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行癡？他法名叫做行癡？」澄光道：「是。原來施主不知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無法可施了。你既沒有『萬失無一』的好法子，可惜清涼寺好好一所古廟，卻在你方丈手裏教毀了。」

澄光愁眉苦臉，連連搓手，忽道：「我去問問玉林師兄，或者他有法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位玉林大師是誰？」澄光道：「是行癡的傳法師父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好極，你帶我去見這位老和尚。」

※※※

當下澄光領著韋小寶和雙兒，從清涼寺後門出去，行了里許，來到一座小小舊廟，廟上也無匾額。澄光逕行入內，到了後面禪房，只見一位白鬚白眉的老僧坐在蒲團上，正自閉目入定，對三人進來，似乎全然不覺。

澄光打個手勢，輕輕在旁邊蒲團上坐下，低目垂眉，雙手合十。韋小寶肚裏暗笑，跟著也坐了下來。雙兒站在他身後。四下裏萬籟無聲，這小廟中似乎就只這個老僧。

過了良久，那老僧始終紋絲不動，便如是死了一般，澄光竟也不動。韋小寶手麻腳酸，老大不耐煩，站起了又坐倒，坐倒又站起，心中對那老僧的十八代祖宗早已罵了數十遍。

又過良久，那老僧吁了口氣，緩緩睜開眼來，見到面前有人，也不感驚奇，只微微點了點頭。澄光道：「師兄，行癡塵緣未斷，有人找上寺來，要請師兄佛法化解。」那老僧玉林道：「境由心生，化解在己。」澄光道：「外魔極重，清涼寺有難。」便將心溪、巴顏、皇甫閣等人意欲劫持行癡，幸蒙韋小寶主僕出手相救等情說了，又說雙方都死了數人，看來對方不肯善罷干休。玉林默默聽畢，一言不發，閉上雙目，又入定去了。

韋小寶大怒，霍地站起，破口大罵：「操……」只罵得一個字，澄光連打手勢，求他不可生氣，又求他坐下來等候。

這一回玉林入定，又是小半個時辰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天下強盜賊骨頭，潑婦大混蛋，也都沒這老和尚討厭。」好不容易玉林又睜開眼來，問道：「韋施主從北京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玉林又問：「韋施主在皇上身邊辦事？」韋小寶大吃一驚，跳起身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玉林道：「老衲只是猜想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這老和尚邪門，只怕真有些法力。」心中可不敢再罵他了，規規矩矩的坐了下來。

玉林道：「皇上差韋施主來見行癡，有甚麼說話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這老和尚甚麼都知道，瞞他也是無用。」說道：「皇上得知老皇爺尚在人世，又喜又悲，派我來向老皇爺磕頭請安。如果……如果老皇爺肯返駕回宮，那是再好不過了。」康熙本說查明真相之後，自己上五台山來朝見父皇，這話韋小寶卻瞞住了不說。玉林道：「皇上命施主帶來甚麼信物？」韋小寶從貼肉裏衣袋中，取出康熙親筆所寫御札，雙手呈上，道：「大師請看。」

御札上寫的是：「敕令御前侍衛副總管欽賜穿黃馬褂韋小寶前赴五台山一帶公幹，各省文武官員受命調遣，欽此。」

玉林接過看了，還給韋小寶，道：「原來是御前侍衛副總管韋大人，多有失敬了。」

韋小寶心下得意：「你可不敢再小覷我了罷？」可是見玉林臉上神色，也沒甚麼恭敬之意，心中的得意又淡了下來。

玉林道：「韋施主，以你之意，該當如何處置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要叩見老皇爺，聽老皇爺吩咐。」玉林道：「他以前富有四海，可是出家之後，塵緣早已斬斷，『老皇爺』三字，再也休得提起，以免駭人聽聞，擾了他的清修。」韋小寶默然不答。

玉林又道：「請回去啟奏皇上，行癡不願見你，也不願再見外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是他兒子，可不是外人。」玉林道：「甚麼叫出家？家已不是家，妻子兒女都是外人了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看來都是你這老和尚在搗鬼，從中阻攔。老皇爺就算不肯回宮，也不至於連兒子也不見。」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去調遣人馬，上五台山來保護守衛，不許閒雜人等進寺來囉唣滋擾。」

玉林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麼一來，清涼寺變成了皇宮內院、官府衙門；韋大人這位御前侍衛副總管，變成在清涼寺當差了。那麼行癡還不如回北京皇宮去直截了當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大師另有保護老……他老人家的妙法，在下洗……洗耳恭聽。」

玉林微笑道：「韋施主小小年紀，果然是個厲害腳色，難怪十幾歲的少年，便已做到這樣的大官。」頓了一頓，續道：「妙法是沒有，出家人與世無爭，逆來順受。多謝韋施主一番美意，清涼寺倘然真有禍殃，那也是在劫難逃。」說著合十行禮，閉上雙目，入定去了。

澄光站起身來，打個手勢，退了出去，走到門邊，向玉林躬身行禮。韋小寶向玉林扮個鬼臉，伸伸舌頭，右手大拇指按住自己鼻子，四指向著玉林招了幾招，意思是說：「好臭，好臭！」玉林閉著眼睛，也瞧不見。

三人來到廟外，澄光道：「玉林大師是得道高僧，已有明示。老衲去將心溪方丈他們都放了。韋施主，今日相見，也是有緣，這就別過。」說著雙手合十，鞠躬行禮，竟是不讓他再進清涼寺去。

韋小寶心頭火起，說道：「很好，你們自有萬失無一的妙計，倒是我多事了。」命雙兒去叫了于八等一干人，逕自下山，又回到靈境寺去借宿。

※※※

他昨晚在靈境寺曾布施了七十兩銀子。住持見大施主又再光降，殷勤相待。

在客房之中，韋小寶一手支頤，尋思：「老皇爺是見到了，原來他一點也不老，卻是危險得緊，西藏喇嘛要捉他，神龍教又要捉他。那玉林老賊禿裝模作樣，沒點屁本事，澄光方丈一個人又有甚麼用？只怕幾天之後，老皇爺便會給人捉了去。我又怎生向小玄子交代？」

一轉頭，見雙兒秀眉緊鎖，神色甚是不快，問道：「雙兒，甚麼事不高興？」雙兒道：「沒甚麼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一定在想心事，快跟我說。」雙兒道：「真的沒甚麼。」韋小寶一轉念，道：「啊，知道啦。你怪我在朝廷裏做官，一直沒跟你說。」雙兒眼眶兒紅了，道：「韃子皇帝是大壞人，相公你……怎麼做他們的官？而且還做了大官。」說著眼淚從雙頰上流了下來。

韋小寶一呆，道：「傻孩子，那又用得著哭的。」雙兒抽抽噎噎的道：「三少奶把我給了相公，吩咐我服侍你，聽你的話。可是……可是你在朝裏做……做大官，我爸爸媽媽，還有兩個哥哥，都是給惡官殺死的，你……你……」說著放聲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一時手足無措，忙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！現下甚麼都不瞞你。老實跟你說，我做官是假的，我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，『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』，你懂了嗎？我師父是天地會的總舵主，我早跟你三少奶說過了。我們天地會專跟朝廷作對。我師父派我混進皇宮裏去做官，為的是打探韃子的消息。這件事十分秘密，倘若給人知道了，我可性命不保。」

雙兒伸手按住韋小寶嘴唇，低聲道：「那你快別說了。都是我不好，逼你說出來。」說著破涕為笑，又道：「相公是好人，當然不會去做壞事。我……我真是個笨丫頭。」

韋小韋笑道：「你是個乖丫頭。」拉著她手，讓她坐在炕沿上自己身邊，低聲將順治與康熙之間的情由說了，又道：「小皇帝還只十幾歲，他爹爹出家做了和尚，不要他了，你想可憐不可憐？今天來捉他的那些傢伙，都是大大的壞人，虧得你救了他。」雙兒吁了口氣，道：「我總算做了一件好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過送佛送上西天。那些人又給方丈放了。他們一定不肯甘心，回頭又要去捉那老皇帝，將他身上的肉一塊塊割下來，煮來吃了，豈不糟糕？」他知道雙兒心好，要激她勇於救人，故意將順治的處境說得十分悲慘。

雙兒身子一顫，道：「他們要吃他的肉，那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唐僧和尚到西天取經，這故事你聽過麼？」雙兒道：「聽過的，還有孫悟空、豬八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一路上有許多妖怪，都想吃唐僧的肉，說他是聖僧，吃了他肉就成佛成仙。」雙兒道：「啊，我明白啦，這些壞人以為老皇帝和尚也是聖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你真聰明。老皇帝和尚好比是唐僧，那些壞人是妖怪，我是孫猴兒孫行者，你就是……是……」說著雙掌放在自己耳旁，一招一幌，作搧風之狀。雙兒笑道：「你說我是豬八戒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相貌像觀音菩薩，不過做的是豬八戒的事。」

雙兒連忙搖手，道：「別說冒犯菩薩的話。相公，你做觀音菩薩身邊的那個善才童子紅孩兒，我就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臉上一紅，下面的話嚥住不說了。韋小寶道：「不錯！我做善才童子，你就是龍女。咱二人老是在一起，說甚麼也不分開。」雙兒臉頰更加紅了，低聲道：「我自然永遠服侍你，除非……除非你不要我了，將我趕走。」

韋小寶伸掌在自己頭頸一斬，道：「就是殺了我頭，也不趕你走。除非你不要我了，自己偷偷的走了。」雙兒也伸掌在自己頸裏一斬，道：「殺了我頭，也不會走。」兩人同時哈哈大笑。雙兒自跟著韋小寶後，主僕之分守得甚嚴，極少跟他說笑，這時聽韋小寶吐露真相，心中甚是歡暢。兩人這麼一笑，情誼又親密了幾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們自己的事情說過了。可怎麼想個法兒，去救唐僧？」

雙兒笑道：「救唐僧和尚，總是齊天大聖出主意，豬八戒只是個跟屁蟲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豬八戒真有你這樣好看，唐僧也不出家做和尚了。」雙兒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唐僧自然娶了豬八戒做老婆啦。」雙兒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豬八戒是豬玀精，誰討他做老婆啊？」

韋小寶聽她說到娶豬精做老婆，忽然想起那口「花雕茯苓豬」沐劍屏來，不知她和方怡此刻身在何處，是否平安。

雙兒見韋小寶呆呆出神，不敢打斷他思路。過了一會，韋小寶道：「得想個法子，不讓壞人捉了老皇帝去。雙兒，譬如有一樣寶貝，很多賊骨頭都想去偷，咱們使甚麼法兒，好教賊骨頭偷不到？」雙兒道：「見到賊骨頭來偷寶貝，便都捉了起來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賊骨頭太多，捉不完的。我們自己去做賊骨頭。」雙兒道：「我們做賊骨頭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！我們先下手為強，將寶貝偷到了手，別的賊骨頭就偷不到了。」雙兒拍手笑道：「我懂啦，我們去把老皇帝和尚捉了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事不宜遲，立刻就走。」

※※※

兩人來到清涼寺外，韋小寶道：「天還沒黑，偷東西偷和尚，都得等到天黑了才幹。」兩人躲在樹林之中，好容易等到滿山皆暗，萬籟無聲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寺裏只方丈一人會武功，好在他剛才打鬥受了傷，定在躺著休息。你去將那個胖大和尚行顛點倒了，我們便可將老皇帝和尚偷出來。只是那行顛力氣極大，那根黃金杵打人可厲害得很，須當小心。」雙兒點頭稱是。

傾聽四下無人，兩人輕輕躍進圍牆，逕到順治坐禪的僧房之外，只見板門已然關上，但那門板日間給人踢壞了，一時未及修理，只這麼擱著擋風。

雙兒貼著牆壁走近，將門板向左一拉，只見黃光閃動，呼的一聲響，黃金杵從空隙中擊了出來。雙兒待金杵上提，疾躍入內，伸指在行顛胸口要穴上連點兩指，低聲道：「真對不住！」提起雙手，抱住了他手中金杵。行顛穴道被制，身子慢慢軟倒。這金杵重達百餘斤，雙兒若不抱住，落將下來，非壓碎他腳趾不可。

韋小寶跟著閃進，拉上了門板。僧房甚小，黑暗中隱約見到有人坐在蒲團之上，韋小寶料知便是法名行癡的順治皇帝，當即跪倒磕頭，就道：「奴才韋小寶，便是日裏救駕的，請老皇爺不必驚慌。」

行癡默不作聲。韋小寶又道：「老皇爺在此清修，本來很好，不過外面有許多壞人，想捉了老皇爺去，要對你不利，奴才為了保護老皇爺，想請你去另一個安穩所在，免得給壞人捉到。」行癡仍是不答。韋小寶道：「那麼就請老皇爺和奴才一同出去。」

隔了半晌，見他始終盤膝而坐，一動不動。這時韋小寶在黑暗中已有好一會，看得清楚些了，見行癡坐禪的姿勢，便和日間所見的玉林一模一樣，也不知他是真的入定，還是對自己不加理睬，說道：「老皇爺的身份已經洩漏，清涼寺中無人能夠保護。敵人去了一批，又來一批，老皇爺終究會給他們捉去。還是換一個清靜的地方修行罷。」行癡仍是不答。

行顛忽道：「你們兩個小孩是好人，日裏幸虧你們救我。我師兄坐禪，不跟人說話。你要他到那裏去？」他嗓音本來極響，拚命壓低，變成十分沙啞。

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隨便到那裏都好。你師兄愛去那裏，咱們便護送他去。只要那些壞傢伙找他不到，你們兩位就可安安靜靜的修行唸佛了。」行顛道：「我們是不唸佛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罷，不唸佛就不唸佛。雙兒，你快將這位大師的穴道解了。」

雙兒伸手過去，在行顛背上和脅下推拿幾下，解了穴道，說道：「真正對不住。」

行顛向行癡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師兄，這兩個小孩請我們出去暫且躲避。」

行癡道：「師父可沒叫我們離去清涼寺。」說話聲音甚是清朗。韋小寶直到此刻，才聽到他的話聲。

行顛道：「敵人如再大舉來攻，這兩個小孩抵擋不住。」

行癡道：「境自心生。要說凶險，天下處處皆凶險；心中平安，世間事事平安。日前你殺傷多人，大造惡業，此後無論如何不可妄動無明。」

行顛呆了半晌，道：「師兄指點得是。」回頭向韋小寶道：「師兄不肯出去，你們都聽見了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倘若敵人來捉你師兄，一刀刀將他身上的肉割下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行顛道：「世人莫有不死，多活幾年，少活幾年，也沒甚麼分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都沒分別，那麼死人活人沒分別，男人女人沒分別，和尚和烏龜豬玀也沒分別？」行顛道：「眾生平等，原是如此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怪不得一個叫行癡，一個叫行顛，果然是癡的顛的。要勸他們走，那是不成功的了。如將老皇帝點倒，硬架了出去，實在太過不敬，也難免給人瞧見。」一時束手無策，心下惱怒，按捺不住，便道：「甚麼都沒分別，那麼皇后和端敬皇后也沒分別，又為甚麼要出家？」

行癡突然站起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說甚麼？」

韋小寶一言出口，便已後悔，當即跪倒，說道：「奴才胡說八道，老皇爺不可動怒。」行癡道：「從前之事，我早忘了，你何以又用這等稱呼？快請起來，我有話請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站起身來，心想：「你給我激得開了口說話，總算有了點眉目。」

行癡問道：「兩位皇后之事，你從何處聽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聽海大富跟皇太后說的。」行癡道：「你認得海大富？他怎麼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給皇太后殺了。」行癡驚呼一聲，道：「他死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太后用『化骨綿掌』功夫殺死了他。」行癡顫聲道：「皇太后怎麼會……會武功？你怎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海大富和皇太后在慈寧宮花園裏動手打鬥，我親眼瞧見的。」行癡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是御前侍衛副總管韋小寶。」隨即又加上一句：「當今皇上親封的，有御札在此。」說著將康熙的御札取出來呈上。

行癡呆了片刻，並不伸手去接，行顛道：「這裏從來沒燈火。」行癡嘆了口氣，問道：「小皇帝身子好不好？他……他做皇帝快不快活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小皇帝得知老皇爺健在，恨不得插翅飛上五台山來。他在宮裏大哭大叫，又是悲傷，又是喜歡，說甚麼要上山來。後來……後來恐怕誤了朝廷大事，才派奴才先來向老皇爺請安。奴才回奏之後，小皇帝便親自來了。」

行癡顫聲道：「他……他不用來了。他是好皇帝，先想到朝廷大事，可不像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聲音已然哽咽。黑暗之中，但聽到他眼淚一滴滴落上衣襟的聲響。

雙兒聽他流露父子親情，胸口一酸，淚珠兒也撲簌簌的流了下來。

韋小寶心想良機莫失，老皇爺此刻心情激動，易下說辭，便道：「海大富一切都查得清清楚楚了，皇太后先害死榮親王，又害死端敬皇后，再害死端敬皇后的妹子貞妃，後來又害死了小皇帝的媽媽。海大富甚麼都查明白了。皇太后知道秘密已經洩漏，便親手打死了海大富，又派了大批人手，要上五台山來謀害老皇爺。」

榮親王、端敬皇后、貞妃三人係被武功好手害死，海大富早已查明，稟告了行癡，由此而回宮偵查兇手，但行癡說甚麼也不信竟是皇太后自己下手，嘆道：「皇后是不會武功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晚皇太后跟海大富說的話，老皇爺聽了之後就知道了。」當下一一轉述那晚兩人對答的言語。他伶牙利齒，說得雖快，卻是清清楚楚。

行癡原是個至性至情之人，只因對董鄂妃一往情深，這才在她逝世之後，連皇帝也不願做，甘棄萬乘之位，幽閉斗室之中。雖然參禪數年，但董鄂妃的影子在他心中何等深刻，一聽韋小寶提起，甚麼禪理佛法，霎時之間都拋於腦後。海大富和皇太后的對答一句句在心中流過，悲憤交集，胸口一股氣塞住了，便欲炸將開來。

韋小寶說罷，又道：「皇太后這老……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害了你老皇爺之後，要去害死小皇帝。她還要去挖了端敬皇后的墳，又要下詔天下，燒毀『端敬皇后語錄』，說『語錄』中的話都是放屁，那一個家裏藏一本，都要抄家殺頭！」

這幾句話卻是他捏造出來的，可正好觸到行癡心中的創傷。他勃然大怒，伸手在大腿上用力一拍，喝道：「這賤人，我……我早就該將她廢了，一時因循，致成大禍！」順治當年一心要廢了皇后，立董鄂妃為后，只因為皇太后力阻，才擱下來。董鄂妃倘若不死，這皇后之位早晚是她的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老皇爺，你看破世情，死不死都沒分別，小皇爺可死不得，端敬皇后的墳挖不得，端敬皇后語錄毀不得。」行癡道：「不錯，你說得很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所以咱們須得出去躲避，免得遭了皇太后的毒手。皇太后的手段是第一步殺你，第二步害小皇帝，第三步挖墳燒語錄。只要她第一步做不成功，第二步、第三步棋子便不敢下了。」

順治七歲登基，廿四歲出家，此時還不過三十幾歲。他原本性子躁、火性大，說到頭腦清楚，康熙雖然小小年紀，比父親已勝十倍。因此沐王府中人想嫁禍吳三桂，詭計立被康熙識破，韋小寶半真半假的捏造了許多言語，行癡卻盡數信以為真。不過皇太后所要行的這三步棋子，雖是韋小寶捏造出來，但他是市井之徒，想法和陰毒女人也差不多。

行癡大聲道：「幸虧得你點破，否則當真壞了大事。師弟，咱們快快出去。」行顛道：「是。」右手提起金杵，左手推開門板。

門板開處，只見當門站著一人。黑暗中行顛看不見他面貌，喝道：「誰？」舉起金杵。

那人道：「你們要去那裏？」

行顛吃了一驚，拋下金杵，雙手合十，叫道：「師父！」行癡也叫了聲：「師父。」

原來這人正是玉林。他緩緩的道：「你們的說話，我都聽到了。」

韋小寶心中暗叫：「他媽的，事情要糟！」

玉林沉聲道：「世間冤業，須當化解，一味躲避，終是不了。既有此因，便有此果，業既隨身，終身是業。」行癡拜伏於地，道：「師父教訓得是，弟子明白了。」玉林道：「只怕未必便這麼明白了。你從前的妻子要找你，便讓她來找。我佛慈悲，普渡眾生，她怨你、恨你、要殺你而甘心，你反躬自省，總有令她怨，令她恨，使得她決心殺你的因。你避開她，業因仍在，倘若派人殺了她，惡業更加深重了。」行癡顫聲道：「是。」

韋小寶肚裏大罵：「操你奶奶的老賊禿！我要罵你，打你，殺你，你給不給我打罵？給不給我割你的老禿頭？」

只聽玉林續道：「至於西藏喇嘛要捉你去，那是他們在造惡業，竟欲以你為質，挾制當今皇帝，橫行不法，虐害百姓。咱們卻不能任由他們胡行。眼前這裏是不能住了，你們且隨我到後面的小廟去。」他轉身出外。行癡、行顛跟了出去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小皇帝雖賞了黃馬褂，我可還沒在身上穿過一天。這件事沒辦妥，回京對小皇帝沒交代，他一怒之下，說不定反悔，黃馬褂就此不賞了。我也得跟去瞧瞧。」

他和雙兒兩人跟著到了玉林坐禪的小廟之中。玉林對他們二人猶如沒瞧見一般，毫不理會，逕在蒲團上盤膝坐了。行癡在他身邊的蒲團上坐下，行顛東張西望了一會，也在行癡的下首坐倒。玉林和行癡合十閉目，一動也不動，行顛卻睜大了圓圓的環眼，向空瞪視，終於也閉上了眼睛，兩手按在膝上，過了一會，伸手去摸蒲團旁的金杵，唯恐失卻。

韋小寶向雙兒扮個鬼臉，裝模作樣的也在蒲團上坐下，雙兒挨著他身子而坐。韋小寶雖非孫悟空，但性子之活潑好動，也真如猴兒一樣，要他在蒲團上安安靜靜的坐上一時三刻，可真要了他命。但眼見老皇爺便在身旁，就此出廟而去，那是說甚麼也不肯的。他東一扭，西一歪，拉過雙兒的手來，在她手心中搔癢。雙兒強忍笑容，左手向玉林和行癡指指。

這麼挨了半個時辰，韋小寶忽然心想：「老皇爺學做和尚，總不成連大小便也忍得住。待他去大小便之時，我便去花言巧語，騙他逃走。」想到了這計策，身子便定了一些。

一片寂靜之中，忽聽得遠處響起許多人的腳步聲，初時還聽不真切，後來腳步聲越響越近，一大群人奔向清涼寺來。行顛臉上肌肉動了幾下，伸手抓起金杵，睜開眼來，見玉林和行癡坐著不動，遲疑了片刻，放下金杵，又閉上了眼。

只聽得這群人衝進了清涼寺中，叫嚷喧嘩，良久不絕。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們在寺裏找不到老皇爺，不會找上這裏來麼？且看你這老賊禿如何抵擋？」

果然又隔了約莫半個時辰，大群人擁向後山，來到小廟外。有人叫道：「進去搜！」

行顛霍地站起，抓起了金杵，擋在禪房門口。

韋小寶走到窗邊，向外張去，月光下但見黑壓壓的都是人頭，回頭看玉林和行癡時，兩人仍是坐著不動。雙兒悄聲道：「怎麼辦？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待會這些人衝進來，咱們救了老皇爺，從後門出去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倘若途中失散，我們到靈境寺會齊。」雙兒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就怕我抱不起老……老皇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只好拖著他逃走。」

驀地裏外面眾人紛紛呼喝：「甚麼人在這裏亂闖？」「抓起來！」「別讓他們進去！」「媽巴羔子的，拿下來！」

人影一幌，門中進來兩人，在行顛身邊掠過，向玉林合十躬身，便盤膝坐在地下，竟是兩名身穿灰衣的和尚。禪房房門本窄，行顛身軀粗大，當門而立，身側已無空隙，給這兩名和尚輕輕巧巧的竄了進來，似乎連行顛的衣衫也未碰到，實不知他們是怎生進房來的。

外面呼聲又起：「又有人來了！」「攔住他！」「抓了起來！」卻聽得砰蓬、砰蓬之聲大作，有人飛了出去，摔在地下，禪房中卻又進來兩名和尚，一言不發，坐在先前進來的兩僧下首。

如此一對對僧人不斷陸續進來。韋小寶大感有趣，心想不知還有多少和尚到來，再來幾對，禪房便無隙地可坐了。但來到第九對後便再無人來。

第九對中一人竟是清涼寺的方丈澄光。韋小寶又是奇怪，又是欣慰：「這十七個和尚的武功，如果都跟澄光差不多，敵人再多，那也不怕。」

外面敵人喧嘩叫嚷，卻誰也不敢衝門。過了一會，一個蒼老的聲音朗聲說道：「少林寺硬要替清涼寺出頭，將事情攬到自己頭上嗎？」禪房內眾人不答。隔了一會，外面那老者道：「好，今日就賣了少林寺十八羅漢的面子，咱們走！」外面呼嘯之聲此起彼伏，眾人都退了下去。

韋小寶打量那十八名僧人，年老的已六七十歲，年少的不過三十左右，或高或矮，或俊或醜，僧袍內有的突出一物，似是帶著兵刃，心想：「他們是少林寺十八羅漢，那麼澄光方丈也是十八羅漢之一了。玉林老賊有恃無恐，原來早約下了厲害的幫手保駕。這些和尚在這裏坐禪入定，不知要搞到幾時，老子可不能跟他們耗下去，坐啊坐的，韋小寶別坐得變成了韋老寶！」站起身來，走到行癡身前跪下，說道：「大和尚，有少林寺十八羅漢保駕，您大和尚是篤定泰山了。我這就要回去了，您老人家有甚麼吩咐沒有？」

行癡睜開眼來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辛苦你啦。回去跟你主子說，不用上五台山來擾我清修。就算來了，我也一定不見。你跟他說，要天下太平，『永不加賦』四字，務須牢牢緊記。他能做到這四字，便是對我好，我便心中歡喜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！」

行癡探手入懷，取了一個小小包裹出來，說道：「這一部經書，去交給你的主子。跟他說：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，不可強求。能給中原蒼生造福，那是最好。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，那麼咱們從那裏來，就回那裏去。」說著在小包上輕輕拍了一拍。

韋小寶記起陶紅英的話來，心道：「莫非這又是一部『四十二章經』？」見行癡將小包遞來，伸雙手接過。

行癡隔了半晌，道：「你去罷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爬下磕頭。行癡道：「不敢當，施主請起。」

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走向房門，突然童心忽起，轉頭向玉林道：「老和尚，你坐了這麼久，不小便麼？」玉林恍若不聞。韋小寶嘻的一笑，一步跨出門檻。

行癡道：「跟你主子說，他母親再有不是，總是母親，不可失了禮數，也不可有怨恨之心。」韋小寶回過身來答應了，心說：「這句話我才不給你傳到呢。」行癡沉吟道：「要你主子一切小心。」韋小寶：「是。」

韋小寶回到靈境寺，關上房門，打開包裹，果然是一部「四十二章經」，只不過書函是用黃綢所製。他琢磨行癡的言語，和陶紅英所說若合符節。行癡說：「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，那麼咱們就從那裏來，就回那裏去。」滿洲人從關外到中原，要回去的話，自是回關外了，行癡在這小包上拍了一拍，當是說滿洲人回去關外，可以靠了這小包而過日子。又想：「老皇爺命我將經書交給小玄子，我交是不交？我手中已有五部經書，再加上這一部，共有六部。八部中只差兩部了。倘若交給小玄子，只怕就有五部經書，也是無用。好在他說，就是小玄子上五台山來，他也不見，死無對證。這是送上門來的好東西，若不吞沒，對不起韋家祖宗。」但想小皇帝對自己十分信任，吞沒他的東西，未免愧對朋友，對朋友半吊子，就不是英雄好漢了，反正這經書自己也看不懂，還是去交給好朋友的為是。

※※※

次晨韋小寶帶同雙兒、于八等一干人下山。這番來五台山，見到了老皇爺，不負康熙所託，途中還得了雙兒這樣一個美貌溫柔、武功高強的小丫頭，心中甚是高興。

走出十餘里，山道上迎面走來一個頭陀。這頭陀身材奇高，與那莽和尚行顛難分上下，只是瘦得出奇。澄光方丈已經極瘦，這頭陀少說也比他還瘦了一半，臉上皮包骨頭，雙目深陷，當真便如僵屍一般，這頭陀只怕要四個拼成一個，才跟行顛差不多。他長髮垂肩，頭頂一個銅箍束住了長髮，身上穿一件布袍，寬寬盪盪，便如是掛在衣架上一般。

韋小寶見了他這等模樣，心下有些害怕，不敢多看，轉過了頭，閃身道旁，讓他過去。

那頭陀走到他身前，卻停了步，問道：「你是從清涼寺來的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是。我們從靈境寺來。」那頭陀左手一伸，已搭在他左肩，將他身子拗轉，跟他正面相對，問道：「你是皇宮裏的太監小桂子？」這隻大手在肩上一按，韋小寶登時全身皆軟，絲毫動彈不得，忙道：「胡說八道！你瞧我像太監麼？我是揚州韋公子。」

雙兒喝道：「快放手！怎地對我家相公無禮。」那頭陀伸出右手，按向雙兒肩頭，道：「聽你聲音，也是個小太監。」雙兒右肩一沉避開，食指伸出，疾點他「天豁穴」，噗的一聲，點個正著。可是手指觸處有如鐵板，只覺指尖奇痛，連手指也險些折斷，不禁「啊」的一聲呼叫，跟著肩頭一痛，已被那頭陀蒲扇般的大手抓住。

那頭陀嘿嘿嘿的笑了三聲，道：「你這小太監武功很好，厲害，真正厲害。」雙兒飛起左腿，砰的一聲，踢在他胯下，這一下便如踢中了一塊大石頭，大叫一聲：「哎喲！」眼淚直流。那頭陀道：「小太監武功了得，當真厲害。」雙兒叫道：「我不是小太監！你才是小太監！哎喲！」那頭陀笑道：「你瞧我像不像太監？」雙兒叫道：「快放手！你再不放，我可要罵人啦。」那頭陀道：「你點我穴道，踢我大腿，我都不怕，還怕你罵人？你武功這樣高強，定是皇宮裏派出來的，我得搜搜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武功更高，那麼你更是皇宮裏派出來的了。」

那頭陀道：「你這小太監纏夾不清。」左手提了韋小寶，右手提了雙兒，向山上飛步便奔。兩個少年大叫大嚷，那頭陀毫不理會，提著二人直如無物，腳下迅速之極。于八等人只瞧得目瞪口呆，那敢作聲？

那頭陀沿山道走了數丈，突然向山坡上無路之處奔去，當真是上山如履平地。韋小寶只覺耳畔呼呼風響，心道：「這頭陀如此厲害，莫非是山神鬼怪？」

奔了一會，那頭陀將二人往地下一放，向上一指，道：「倘若不說實話，我提你們到這山峰上，擲了下來。」所指處是個極高的山峰，峰尖已沒入雲霧之中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說實話。」那頭陀問道：「那就算你識相。你到底是甚麼人？這小子是甚麼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師父，她不是小子……她是我的……我的……」那頭陀道：「是你的甚麼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我的……老婆！」

這「老婆」二字一出口，那頭陀和雙兒都大吃一驚。雙兒滿臉通紅。那頭陀奇道：「甚麼？甚麼老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瞞大師父說，我是北京城裏的富家公子，看中了隔壁鄰居的這位小姐，於是……我們私訂終身後花園，她爹爹不答應，我就帶了她逃出來。你瞧，她是個姑娘，怎麼會是小太監，真是冤哉枉也了。你如不信，除下她帽子瞧瞧。」

那頭陀摘下雙兒的帽子，露出一頭秀髮，其時天下除了僧、道、頭陀、尼姑等出家人，都須剃去前半邊頭髮，雙兒長髮披將下來，直垂至肩，自是個女子無疑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大師父，求求你，你如將我們送交官府，那我可沒命了。我給你一千兩銀子，你放了我們罷！」那頭陀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果然不是太監了。太監那有拐帶人家閨女私逃的？哼哼，你小小年紀，膽子倒不小。」說著放開了他，又問：「你們上五台山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們上五台山來拜佛，求菩薩保祐，讓我落難公子中狀元，將來她……我這老婆，就能做一品夫人了。」甚麼「私訂終身後花園，落難公子中狀元」云云，都是他在揚州時聽說書先生說的。

那頭陀想了片刻，點頭道：「那麼是我認錯人了，你們去罷！」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多謝大師。我們以後拜菩薩之時，求菩薩保祐，保祐你大師將來也……也做個大菩薩，跟文殊菩薩、觀音菩薩平起平坐。」攜了雙兒的手，向山下走去。

只走得幾步，那頭陀道：「不對，回來！小姑娘，你武功很是了得，點我一指，踢我一腳。」說著摸了摸腰間「天豁穴」，問道：「你這武功是誰教的？是甚麼家數？」

雙兒可不會說謊，漲紅了臉，搖了搖頭。韋小寶道：「她這是家傳的武功，是她媽媽教的。」那頭陀道：「小姑娘姓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，嘻嘻，說起來有些不大方便。」那頭陀道：「甚麼不方便，快說！」

雙兒道：「我們姓莊。」那頭陀搖頭道：「姓莊？不對，你騙人，天下姓莊的人中，沒有這樣武功高手，能教了這樣的女兒出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天下武功好的人極多，你又怎能都知道？」那頭陀怒道：「我在問小姑娘，你別打岔。」說著輕輕在他肩頭一推。

這一推使力極輕，生怕這小孩經受不起，手掌碰上韋小寶肩頭，只覺他順勢一帶一卸，雖無勁力，所用招式卻是一招「風行草偃」，移肩轉身，左掌護面，右掌伏擊，居然頗有點兒門道。那頭陀微覺訝異，抓住了他胸口。韋小寶右掌戳出，一招「靈蛇出洞」，也是使得分毫不錯，噗的一聲，戳在那頭陀頸下，手指如戳鐵板，「啊喲」一聲大叫。

雙兒雙掌飛舞，向頭陀攻去。那頭陀掌心發勁，已將韋小寶胸口穴道封住，回身相鬥。雙兒竄高伏低，身法輕盈，但那頭陀七八招後，兩手已抓住她雙臂，左肘彎過一撞，封住了她穴道，轉身問韋小寶：「你說是富家公子，怎地會使遼東神龍島的擒拿功夫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是富家公子，為甚麼不能使遼東神龍島功夫？難道定是窮家小子，才能使麼？」口中敷衍，拖延時刻，心念電轉：「遼東神龍島功夫，那是甚麼功夫？是了，海老烏龜說過，老婊子假冒武當派，其實是遼東蛇島的功夫。那神龍島，多半便是蛇島。不錯，老婊子跟神龍教的人勾勾搭搭，他們嫌『蛇』字不好聽，自稱為『神龍』。小玄子的功夫是老婊子教的，我時時和小玄子拆招比武，不知不覺間學上了這幾下擒拿手法。」

那頭陀道：「胡說八道。你師父是誰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如說這功夫是老婊子所教，等於招認自己是宮裏的小太監。」當即說道：「是我叔叔的一個相好，一個胖姑娘柳燕姑姑教的。」那頭陀大奇，問道：「柳燕？柳姑娘是你叔叔的相好？你叔叔是甚麼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叔叔韋大寶，是北京城裏有名的風流公子，白花花的銀子一使便是一千兩，相貌像戲台上的小生一樣。那胖姑娘一見就迷上他了。胖姑娘常常三更半夜到我家裏來，花園圍牆跳進跳出。我纏住要她教武功，她就教了我幾手。」那頭陀將信將疑，問道：「你叔叔會不會武功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他會屁武功？他常常給柳燕姑娘抓住了頭頸，提來提去，半點動彈不得。我叔叔急了，罵道：『兒子提老子。』柳燕姑姑笑道：『就是兒子提老子！孫子提爺爺也不打緊。』」

他繞著彎子罵人，那頭陀可絲毫不覺，追問柳燕的形狀相貌，韋小寶竟說得分毫不錯，說道：「這個胖姑姑最愛穿紅繡鞋。大師父，我猜你愛上了她，是不是？幾時你見到她，就跟她一起睡覺，睡了永遠不起來好了。」

那頭陀那知柳燕已死，這話似是風言風語，其實是毒語相咒，怒道：「小孩子家胡說八道！」但對他的話卻是信了，伸手在他小腹上輕輕一拍，解他穴道。不料這一記正拍在他懷中那部「四十二章經」上，拍的一聲，穴道並未解開。

那頭陀道：「甚麼東西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我從家裏偷出來的一大疊銀票。」那頭陀道：「吹牛！銀票那有這麼多的？」探手到他懷裏一摸，拿了那包裹出來，解開來赫然是一部經書。他一怔之下，登時滿臉堆歡，叫道：「四十二章經，四十二章經！」急忙包好了，放入自己懷中，抓住韋小寶胸口，將他高高舉起，厲聲喝道：「那裏來的？」

這一句話可不易答了，韋小寶笑道：「嘻嘻，你問這個麼？說來話長，一時之間，那說得完。」他拖延時刻，要想一番天衣無縫的言語，騙信那頭陀。要說經書從何而來，胡亂捏造個原由，自是容易之極，但經書已入他手，如何騙得回來，可就難了。

那頭陀大聲問道：「是誰給你的？」

韋小寶身在半空，突然見到山坡上有七八名灰衣僧人向上走來，看模樣便是清涼寺後廟所見少林十八羅漢中的人物，轉頭一看，又見到了幾名，連同西首山坡上來的幾名，共是十七八名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「賊頭陀，你武功再強，也敵不過少林十八羅漢。」

那頭陀又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！」眼見韋小寶東張西望，順著他目光瞧去，見山坡上東、北、西三面緩緩上來的十餘名和尚，卻也不放在心上，問道：「那些和尚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聽說大師父武功高強，十分佩服，前來拜你為師。」

那頭陀搖頭道：「我從來不收徒弟。」大聲喝道：「喂，你們快快都給我滾蛋，別來囉囌！」這一聲呼喝，群山四應，威勢驚人。

那十八名僧人恍若不聞，一齊上了山坡。一名長眉毛的老僧合十說道：「大師是遼東胖尊者麼？」

韋小寶身在半空，聽了這句話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這頭陀身材之瘦，世間罕有，這老和尚問他是不是胖尊者，那多半是譏刺於他了。

不料那頭陀大聲道：「我正是胖頭陀！你們想拜我為師嗎？我不收徒弟！你們跟誰學過武功？」那老僧道：「老衲是少林寺澄心，忝掌達摩院，這裏十七位師弟，都是少林寺達摩院的同侶。」

胖頭陀「啊」的一聲，緩緩將韋小寶放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原來少林寺達摩院的十八羅漢通統到了。你們不是想拜我為師的。我一個人可打你們不過。」澄心合十道：「大家無冤無仇，都是佛門一派，怎地說到個『打』字？『羅漢』是佛門中聖人，我輩凡夫俗子，如何敢當此稱呼？武林中朋友胡亂以此尊稱，殊不敢當。遼東胖瘦二尊者，神功無敵，我們素來仰慕，今日有緣拜見，實是大幸。」說到這裏，其餘十七名僧人一齊合十行禮。

胖頭陀躬身還禮，還沒挺直身子，便問：「你們到五台山來，有甚麼事？」

澄心指著韋小寶道：「這位小施主，跟我們少林寺頗有些淵源，求大師高抬貴手，放了他下山。」胖頭陀略一遲疑，眼見對方人多勢眾，又知少林十八羅漢個個武功驚人，單打獨鬥是毫不在乎，他十八人齊上就對付不了，便道：「好，看在大師面上，就放了他。」說著俯身在韋小寶腹上揉了幾下，解開了他穴道。

韋小寶一站起，便伸出右掌，說道：「那部經書，是這十八羅漢的朋友交給我的，命我送去……送去少林寺，交給住持方丈，你還給我罷？」胖頭陀怒道：「甚麼？這經書跟少林寺有甚麼相干？」韋小寶大聲道：「你奪了我的經書，那是老和尚叫我去交給人的，非同小可，快快還來！」

胖頭陀道：「胡說八道！」轉身便向北邊山坡下縱去。三名少林僧飛身而起，伸手往他臂上抓去。胖頭陀不敢和眾僧相鬥，側身避開了三僧的抓掌，他身形奇高，行動卻是輕巧無比。少林三僧這一抓都是少林武功的絕頂，竟然沒碰到他衣衫。但胖頭陀這麼慢得瞬息，已有四名少林僧攔在他身後，八掌交錯，擋住了他去路。

胖頭陀鼓氣大喝，雙掌一招「五丁開山」推出，乘著這股威猛之極的勢道，回頭向南，疾衝而前。四名少林僧同時出掌，分擊左右。胖頭陀雙掌掌力和四僧相接，只覺左方擊來掌力甚是剛硬，右方二僧掌力中卻含有綿綿柔勁，不由得心中一驚，雙掌運力，將對方掌力卸去，便在此時，背後又有三隻手掌抓將過來。

胖頭陀一瞥之間，見到左側又有二僧揮拳擊到，當即雙足一點，向上躍起，但見背後三僧伸出的手掌各各不同，分具「龍爪」「虎爪」「鷹爪」三形，心下登時怯了，大袖急轉，捲起一股旋風，左足落地，右手已將韋小寶抓起，叫道：「要他死，還是要他活？」

十八少林僧或進或退，結成兩個圓圈，分兩層團團將他圍住。澄心說道：「這位小施主那部經書，干係重大，請大師施還，結個善緣。我們感激不盡。」

胖頭陀右手將韋小寶高高提起，左掌按在他天靈蓋上，大踏步向南便走。

這情勢甚是分明，倘若少林僧出手阻攔，他左掌微一用力，韋小寶立時頭蓋破裂。擋在南方的幾名少林僧略一遲疑，唸聲「阿彌陀佛」，只得讓開。

胖頭陀提著韋小寶向南疾行，越走越快。少林寺十八羅漢展開輕功，緊緊跟隨。

這時雙兒被封閉的穴道已得少林僧解開，眼見韋小寶被擒，心下驚惶，提氣急追。她拳腳功夫因得高人傳授，頗為了得，可是畢竟年幼，內力修為和十八少林僧相差極遠，加上身矮步短，只趕出一二里，已遠遠落後，她心中一急，便哭了出來，一面哭，一面仍是急奔。眼見胖頭陀手中提了一人，奔勢絲毫不緩，少林僧竟然趕他不上。

再奔得一會，胖頭陀提著韋小寶，向正南的一座高峰疾馳而上。十八少林僧排成一線，自後緊追。雙兒奔到峰腳，已是氣喘吁吁，仰頭見山峰甚高，心想這惡頭陀將相公捉到山峰頂上，萬一失足，摔將下來，惡頭陀未必會摔死，相公那裏還有命？正惶急間，忽聽得隆隆聲響，一塊塊大石從山道上滾了下來，十八少林僧左縱右躍，不住閃避。原來胖頭陀上峰之時，不斷踢動路邊巖石，滾下阻敵。十八少林僧怎能讓巖石砸傷？可是跟他相距，卻更加遠了。澄光方丈和皇甫閣動手時胸口受傷，內力有損，又落在十七僧之後。

雙兒提氣上峰，叫道：「方丈大師，方丈大師！」澄光回過頭來，站定了等她，見她奔得上氣不接下氣，神色驚惶，安慰她道：「別怕！他不會害你公子的。」怕她急奔受傷，拉住她手，緩緩上山。雙兒心中稍慰，問道：「方丈，他……他會不會傷害相公？」澄光道：「不會的。」他話是這麼說，可是眼見胖頭陀如此兇狠，又怎能斷定？

這山峰是五台山的南台，幸好山道曲折，轉了幾個彎，胖頭陀踢下的石塊便已砸不到人了。待得雙兒隨著澄光走上南台頂，只見十七名少林僧團團圍住了一座廟宇，胖頭陀和韋小寶自然是在廟內。

五台山共有五座高峰，峰頂各有一廟。五台山是佛教中文殊菩薩演教之場，峰頂每座廟中所供文殊名號不同，以文殊菩薩神通廣大，以不同世法現身。東台望海峰，建望海寺，供聰明文殊；北台業斗峰，建靈應寺，供無垢文殊；中台翠巖峰，建演教寺，供儒童文殊；西台掛月峰，建法雷寺，供獅子文殊；南台錦繡峰，建普濟寺，供智慧文殊。眾人所登的山峰便是錦繡峰，那座廟便是普濟寺。

雙兒叫了幾聲：「相公，相公！」不聞應聲，拔足便奔進寺去。

雙兒直衝進殿，只見胖頭陀站在大雄寶殿滴水簷口，右手仍是抓著韋小寶。雙兒撲將過去，叫道：「相公，惡和尚沒傷了你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別急，他不敢傷我的。」胖頭陀怒道：「我為甚麼不敢傷你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如動了我一根寒毛，少林十八羅漢捉住了你，將你回復原狀，再變成又矮又胖，那你可糟了。」

胖頭陀臉色大變，顫聲道：「甚麼回復原狀？你……你……怎麼知道？」

其實韋小寶一無所知，只見他身形奇高極瘦，名字卻叫作「胖頭陀」，隨口亂說，不料誤打誤撞，竟似乎說中了他的心病。韋小寶鑒貌辨色，聽他語音中含有驚懼之情，當即嘿嘿冷笑，道：「我自然知道。」胖頭陀道：「諒他們也沒這本事。」

突然之間，胖頭陀右足飛出，砰的一聲巨響，將階前一個石鼓踢了起來，直撞上照壁，石屑紛飛，問雙兒道：「你來作甚麼？活得不耐煩了？」雙兒道：「我跟相公同生共死，你如傷了他半分，我跟你拚命。」胖頭陀怒道：「他媽的，這小鬼頭有甚麼好？你這女娃娃倒對他有情有義？」雙兒臉上一紅，答不出來，道：「相公是好人，你是壞人。」

只聽得外面十八名少林僧齊聲口宣佛號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胖尊者，請你把小施主放了，將經書還了他罷！你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英雄好漢，為難一個小孩子，豈不貽笑天下？」

胖頭陀怒吼：「你們再囉唆不停，老子可要不客氣了。大家一拍兩散，老子殺了這小孩兒，毀了經書，瞧你們有甚麼法子。」

澄心道：「胖尊者，你要怎樣才肯放人還經？」胖頭陀道：「放人倒也可以，經書可無論如何不能交還。」寺外眾僧寂然無聲。

胖頭陀四顧殿中情狀，籌思脫身之計。突然間灰影閃動，十八名少林僧竄進殿來。五名少林僧貼著左壁繞到他身後，五名少林僧沿右壁繞到他身後，頃刻之間，又成包圍之勢。

胖頭陀怒道：「有種的就單打獨鬥，一個個來試試老子手段，你們就是車輪大戰，老子也不放在心上。」

澄光合十道：「請恕老衲無禮，我們可要一擁齊上了。」

胖頭陀提起左足，輕輕踏在韋小寶頭上，嘿嘿冷笑。

韋小寶聞到他鞋底的爛泥氣息，又驚又怒，他這隻臭腳在自己頭上一擱，腦子竟也似胡塗了，一時無計可施，眼珠亂轉，要在殿上找些甚麼惹眼之物，胡說八道一番，引開胖頭陀的目光，只消他稍一疏神，少林僧便有相救之機。可是他腦袋給踏在腳下，只看得到向外的一面，但見院子裏有隻大石龜，背上豎著一塊大石碣。

韋小寶道：「胖尊者，你爹爹老是爬在院子裏，背上壓著幾萬斤的大石頭，那不太辛苦嗎？你也不救他一救，也真不孝。」胖頭陀怒道：「甚麼我爹爹爬在院子裏，滿嘴胡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『四十二章經』共有八部，你只拿得到一部，得不到其餘七部，單是一部經書，又有甚麼用？」胖頭陀急問：「另外七部在那裏？你知不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自然知道。」胖頭陀道：「在那裏？快說，你如不說，我一腳踏碎了你的腦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本來不知，剛才方知。」胖頭陀奇道：「剛才方知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

韋小寶伸長脖子，瞧著石碣。那石碣上刻滿彎彎曲曲的篆文，韋小寶自然不識，他卻假裝誦讀碑文，緩緩的道：「四十二章經，共分八部，第一部藏在河南省甚麼山甚麼寺之中。那幾個字我不認識。」胖頭陀問道：「甚麼字？」見他目光凝視院子中的石碣，奇道：「這塊石頭上刻明白了？」

韋小寶不理，作凝神讀碑之狀，道：「第二部藏在山西省甚麼山的甚麼尼姑庵中，胖老兄，這幾個字我不認得，字又刻得模糊，你文武全才，自己去瞧個明白。」

胖頭陀信以為真，俯身提起韋小寶，走到殿門口，細看石碣，碣上所刻的篆文，說是文字，自己可一字不識，但說不是文字，又刻在石碣上作甚？只聽韋小寶繼續唸道：「第三部在四川甚麼山？這字我又不識了。」胖頭陀早就聽人說過，四十二章經共有八部，必須八部齊得，方有莫大效用，至於藏在何處，他更一無所知，聽韋小寶這麼說，已無半分懷疑，當即鬆腳，拉了他起來，問道：「第四部藏在那裏？」

韋小寶瞇著眼凝望石碣，腦袋先向左側，又向右側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看不清楚。」胖頭陀提起他身子，向石碣跨了三步，相距已近，滿臉都是詢問之色。韋小寶道：「我頭上癢得很。」胖頭陀道：「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廟裏有跳蚤，在我頭髮裏咬我，胖老兄，你給我捉了出來。頭皮癢得厲害，眼睛就瞧不清楚。」胖頭陀除下他帽子，伸出一隻巨掌，五根棒槌般的大手指在他髮中搔了幾下，道：「好些了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行，那跳蚤咬我左邊頭皮，你卻搔右邊，越搔越癢。」胖頭陀便去搔他左邊頭皮，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跳蚤跳到我頭頸裏了，你瞧見麼？」

胖頭陀明知他是在作怪，仍是放鬆了他手腕，只左手輕輕按住他肩頭，防他逃脫，道：「你自己搔罷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這他奶奶的跳蚤好厲害，定是三年沒吃人血了，本來矮矮胖胖的，現在餓得又瘦又癟，拚命來給老子為難。」說著左手伸入衣領，用力搔癢。胖頭陀知他繞個彎兒，又來罵自己是跳蚤，只裝作不知，問道：「第四部經書藏在那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嗯，第四部經書，藏於甚麼山少……少林寺的達……達甚麼院啊？」胖頭陀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藏在少林寺的達摩院？」

韋小寶見他對十八少林僧十分忌憚，而這些少林僧又說是達摩院的，便故意出個難題，作弄他一下，料想他縱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到少林寺達摩院去盜經。

韋小寶說道：「這是『摩』字麼？我可不識得。胖老兄，你連這個難字都認得，又何必叫我讀？啊，是了，你是考考我。說來慚愧，每一行中，我倒有幾個字不識。」

胖頭陀斜眼察看少林眾僧，臉色怔忡不定，問道：「第五部藏在那裏？」

少林寺是武林中的大門派，韋小寶曾聽海大富說過，又聽他說皇太后冒充武當派，皇太后則說海大富是崆峒派，武當、崆峒，想來也是兩個大門派了，於是將第五部、第六部說成分藏武當、崆峒兩山之中。胖頭陀臉色越來越難看。韋小寶說第七部經書是雲南沐王府中的人得了去，第八部則是在「雲南甚麼西王的王府」之中。白寒楓曾給他吃過苦頭，這麼說可以給沐王府找些麻煩；吳三桂平西王府中好手如雲，連師父也甚為忌憚，胖頭陀如敢去惹事生非，定會吃個大大的苦頭。

不料胖頭陀臉色突變，問道：「你說第八部經書是在平西王府中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字我不識，不知是不是平西王。」胖頭陀大怒，猛喝：「胡說八道！這塊石碑沒一千年，也有五百年。吳三桂有多大年紀了？幾百年前的碑文，怎麼會寫上吳三桂的平西王？」

那石碣顏色烏黑，石龜和石碣上生滿了青苔，所刻的文字斑駁殘缺，一望而知是數百年前的古物。韋小寶不明這個道理，信口開河，扯到了吳三桂身上。他心中暗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」嘴頭兀自強辯：「我說過不識得這個字，是你說平西王的，說不定古時候雲南有個狗西王、貓西王、烏龜西王呢。胖老兄，我跟你說，這些字彎彎曲曲，很是難認，你識得就識得，不識就不識，假裝識得，讀成了平西王吳三桂，這裏眾位大和尚個個學問高深，你亂讀白字，豈不笑歪了他們的嘴巴？」

這番話倒也極有道理，說得胖頭陀一張瘦臉登時滿面通紅。他倒並不生氣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這些蝌蚪字，我是一字不識，原來不是平西王。下面又寫著些甚麼字？」

韋小寶尋思：「好險！搶白了他一頓，才遮掩過去。可得說幾句好聽的話，教他開心開心，他將『蛇島』說成是『神龍島』，又認得肥豬柳燕，多半是神龍教中的人物。」側頭看了半晌，道：「下面好像是『壽與天……天……天……』天甚麼啊？」胖頭陀神色登時十分緊張，道：「你仔細看看，壽與天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像是一個……一個……嗯……一個『齊』字，對了，是『壽與天齊』！」胖頭陀大喜，雙手連搓，道：「果然有這幾句話，還有甚麼字？」韋小寶指著石碣，說道：「這些字古裏古怪的，當真難認，是了，那是一個『洪』字，是『洪教主』三字，又有『神龍』二字！你瞧，那是『神通廣大』四字。」

胖頭陀「嘩」的一聲大叫，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當真洪教主有如此福份，壽與天齊？這千年石碑上早已寫上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上面寫得有，這是……這是唐太宗李世民立的碑，派了秦叔寶、程咬金立的，碑上寫得明明白白，唐朝有個上知千年、下知千年的軍師，叫做徐茂功，他算到千年之後，大清朝有個神龍教洪教主，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。」

揚州茶館中說書先生說隋唐故事，他是聽得多了，甚麼程咬金、徐茂功的名字，爛熟於胸。其實徐茂功是唐朝開國大將徐續，即與李靖齊名的英曹國公李勣，絕非捏指一算、便知過去未來的牛鼻子軍師，韋小寶卻那裏知道？他只求說得活龍活現，騙得胖頭陀暈頭轉向，十八少林僧便可乘機救他出去。至於「洪教主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」云云，那是在莊家的大宅之中，聽得章老三等神龍教教眾說的。果然胖頭陀一聽之下，抓頭搔耳，喜悅無限，張大了口合不攏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塊大石頭後面，不知還寫了些甚麼。」胖頭陀道：「是！」繞到石碣後去察看。韋小寶一個箭步，向後跳出。胖頭陀一驚，忙伸手去抓。兩邊四名少林僧同時揮掌拍出。胖頭陀只得揮拳抵擋。韋小寶已跳到少林僧的身後。頃刻間又有四名少林僧擁上。

八名少林僧足下不停，繞著胖頭陀急奔，手上不斷發招，也不管這一招是否擊中對方，一擊便走，此上彼落，十六條手臂分從八個方位打到，正是一個習練有素的陣法。

胖頭陀守勢甚是嚴密，但以一敵八，立時便感不支。只聽得拍拍兩聲，一名少林僧和胖頭陀各中一掌。那少林僧跳出圈子，另有一名僧人補了進來。再鬥一會，胖頭陀腿上被踢了一腳，他雙臂伸直，轉了一圈，將八名少林僧逼得各自退開兩步，叫道：「且住！」八僧又各退兩步。胖頭陀道：「今日寡不敵眾，經書就讓給你們罷！」伸手入懷，摸出了經書。

澄心左手一揮，八名少林僧踏上兩步，和胖頭陀相距不過三尺，各人提掌蓄勢。胖頭陀並不理會，伸手將經書交過。澄心丹田中內息數轉，周身布滿了暗勁，左手三指捏訣，攻守俱備之後，這才伸出右手，慢慢將經書接過。

不料胖頭全無異動，交還了經書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澄心大師，你們少林寺十八羅漢名滿天下，十八人打我一個，未免不大光采罷！」

澄心將經書放入懷中，合十躬身，說道：「得罪了。少林僧單打獨鬥，不是胖尊者的對手。」左手一揮，眾僧一齊退開，唯恐他又來捉韋小寶，五六名僧人都擋在他身前。

胖頭陀道：「韋施主，我有一事誠心奉懇，請你答允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事？」胖頭陀道：「我想請你上神龍島去，做幾天客人。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甚麼？要我去神龍島？這種地方……」胖頭陀道：「小施主的經書已由澄心大師收去，轉呈少林方丈。小施主來到神龍島，我們合教上下，決以上賓之禮恭敬相待，見過洪教主後，定然送小施主平安離島。」他見韋小寶扁了扁嘴，顯是決不相信自己的話，便道：「澄心大師，請你作個見證。胖頭陀說過的話，可有不作數的？」

澄心知這頭陀行事邪妄，但亦無重大惡行，他胖瘦二頭陀言出必踐，倒是早有所聞，說道：「胖尊者言出有信，這是眾所周知的。只不過韋施主身有要事，恐怕未必有空去神龍島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我忙死了，將來有空，再去神龍島會見胖尊者和洪教主就是。」

胖頭陀忙道：「該說洪教主和他老人家下屬的胖頭陀。第一，天下無人可排名在他老人家之上，先說旁人名字，再提洪教主，那是大大不敬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那麼皇帝呢？」胖頭陀道：「自然是洪教主在前，皇帝在後。第二，在教主他老人家面前，不得提甚麼『尊者』、甚麼『真人』的稱呼。普天之下，唯洪教主一人為尊。」

韋小寶一伸舌頭，道：「洪教主這麼厲害，我是更加不敢去見他了。」

胖頭陀道：「洪教主仁慈愛眾，恩澤被於天下，像小施主這等聰明伶俐的少年英雄，他老人家見了一定十分歡喜。小施主神龍島之行，一定滿載而歸。教主他老人家大有恩賜，那是不必說了，說不定他老人家一高興，傳你一招半式，從此小施主縱橫天下，終身受用不盡了。」他這番話說得極是誠懇、熱切之意，見於顏色。本來他對韋小寶完全不瞧在眼內，曾伸腳踏在他頭上，但這時滿口「小施主」，又說甚麼「聰明伶俐的少年英雄」，生怕韋小寶聽不清楚，將一條竹篙般的身子彎了下來，就著他說話。

韋小寶記起陶紅英的言語，在莊家看到章老三等一干人舉止，又想起皇太后和柳燕、男扮女裝假宮女的模樣，對神龍教實是說不出的厭惡，相較之下，所識的神龍教人物之中，倒是這個胖頭陀還有幾分英雄氣概，可是他恃強奪經，將自己提來提去，忽然間神態大變，邀自己去神龍島作客，定然不懷好意，莫瞧他這時說話客氣，那是因為打不過少林僧而已，只要少林僧一走，定然又是強兇霸道，又有誰能制得住他？當下搖頭說道：「我不去！」

胖頭陀一張瘦臉上滿是懊喪之色，慢慢站直身子，向身周的十八名少林僧看了一眼，緩緩的道：「小施主，我的武功跟他們十八位大和尚相比，那是如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各有所長。」胖頭陀怒道：「甚麼各有所長？如果一對一的比拚，難道他們能勝得過我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一對一，說不定是你贏。一對十八，那一定是你輸了，這才叫各有所長哪。倘若一對一也是你輸，那麼你還長個屁！你不過是身材長些而已。」

胖頭陀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像我這樣武功高強的人，你見過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當然見過！你的武功也不過馬馬虎虎，比你高強十倍之人，我也見過不少。」胖頭陀大怒，踏上一步，伸手向他抓去。四名少林僧同時伸掌擋住。胖頭陀道：「你說誰的武功比我更高？」

韋小寶一時之為語塞，倒想不起曾見過有誰比他武功更高，師父的武功是極高的了，也未必勝得過他。胖頭陀得意起來，道：「你瞧，你說不出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說不出，我是不想說，只怕嚇壞了你。武功高出你甚多之人，第一位，是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。我曾見他在北京城裏跟人打架，雙手抓住四名頭陀，每個頭陀都有二百來斤重，他雙足一點，便飛身跳過城牆，你跟他相比，可相差太遠了。」胖頭陀哼了一聲，他也素聞陳近南之名，但決不信他能手提四人、飛身跳過城牆，說道：「吹牛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第二位武功高強之人，是江南一位嬌滴滴的小腳少奶奶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向雙兒瞧去。雙兒連連搖手，要他莫說。韋小寶續道：「這位少奶奶曾和三十六個武當派的道士打架，三十六個道士圍住了她，使出一種甚麼……甚麼陣法來……」胖頭陀問道：「武當派的陣法，空手還是使劍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使劍的。」胖頭陀道：「那是真武劍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了，你胖大師見多識廣，知道是真武劍陣，那時候三十六把寶劍圍住了那位少奶奶，劍光閃閃，水也潑不進去。那位少奶奶左手抱著孩子，右手是空手……」胖頭陀大奇，說道：「她左手抱著孩子跟武當派比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有甚麼希奇？她抱著的是一對雙生子，都是男孩兒，很胖的……」他有意誇張莊家少奶奶的武功，又將孩子的數目加上一倍，續道：「……她嘴裏哄著孩兒：『兩個乖寶寶，別哭，你們瞧媽媽變把戲。』一面將三十六名道士手裏的寶劍都奪了下來，又將這些道士都點中了穴道，一個個站在那裏，好似泥菩薩一般，動也不能動。那位少奶奶抱了孩子，讓他們去抓老道士的鬍子。老道士乾瞪眼生氣，兩個孩子卻笑得很是開心。」

武當派跟少林派齊名，武功各有千秋，韋小寶是知道的。他見胖頭陀鬥不過十八名少林僧，便說那少奶奶打敗了三十六名道士，武功誰強誰弱，那也不用多說了。

胖頭陀聽得如癡如狂，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天下竟有這樣神奇的武功！」

韋小寶見居然騙信了他，甚是得意，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位少奶奶，就是我的乾娘。」

雙兒初時聽他說江南有一個少奶奶，還道說的是莊家的三少奶，後來聽他說那位少奶奶有一對孿生兒子，又是他乾娘，才知另有其人。

胖頭陀卻又是一驚，道：「是你乾娘？她姓甚麼？武林中有這樣厲害的人物，我怎地沒聽見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武林中厲害的人物多著呢。像我這個老婆。」說著向雙兒一指，道：「你瞧她小巧玲瓏，嬌滴滴的模樣，怎知她一身武功？」雙兒滿臉飛紅，道：「相公你別瞎說。」胖頭陀跟雙兒交過手，這樣小小一個姑娘，居然身手了得，若非親見，也真難以相信，點頭道：「說得是。小施主既然不肯赴神龍島，那也沒法了，眾位請罷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大師先行！」他似乎是客氣，其實是要胖頭陀先行，他若向東，自己便向西，他如往北，自己往南。胖頭陀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施主先請。我要將這石碑上的碑文拓了去。」韋小寶暗暗好笑，心想自己信口胡吹，居然騙得他信以為真。

註：一、本回回目錄自查慎行古體詩，平仄與近體律詩不同。

二、順治四后。端敬皇后董鄂氏及康熙生母孝康皇后，與順治合葬孝陵。廢后及孝惠皇后（即本書中的皇太后）另葬孝東陵。「孝康」及「孝惠」都是到雍正、乾隆年間才加的諡號，康熙時還沒有這樣稱呼。但通俗小說不必這樣嚴格遵守歷史事實。

三、順治出家五台山一事，清代民間盛傳。稱為「清代四大疑案」之一。其餘三大疑案是順治皇太后下嫁攝政王、雍正奪嫡、乾隆出於海寧陳家。據官書記載，順治因染天花而死，然而官書中疑點甚多，以致後人頗多猜測。清初大詩人吳梅村有「清涼山讚佛詩」四首，肯定與董鄂妃有關，頗有人認為隱指順治因傷心愛妃之逝、而至五台山出家。詩云：

「西北有高山，云是文殊台。台上明月池，千葉金蓮開，花花相映發，葉葉同根栽。王母攜雙成，綠蓋雲中來（按：雙成指女仙子董雙成）。漢主坐法宮，一見光徘徊。結以同心合，授以九子釵……攜手忽太息，樂極生微哀。千秋終寂寞，此日誰追陪？……（言董鄂妃得順治寵幸，順治有人生無常之悲。全詩甚長，不具錄。）

「傷懷驚涼風，深宮鳴蟋蟀。嚴霜被瓊樹，芙蓉凋素質。可憐千里草，萎落無顏色。（按：「千里草」即「董」字，指董鄂妃逝世。）……南望倉舒墳（以曹操幼年夭折的兒子鄧哀王曹倉舒比榮親王），掩面添悽惻。戒言秣我馬，遨遊凌八極。（述順治以愛妃逝世，內心傷痛及生出世之想。）

「八極何茫茫，曰往清涼山。此山蓄靈異，浩氣供屈盤……名山初望幸，銜命釋道安，預從最高頂，洒掃七佛壇……中坐一天人，吐氣如旃檀。寄語漢皇帝，何苦留人間？……唯有大道心，與石永不刊。以此護金輪，法海無波瀾（言順治心生上五台山之志。）

「嘗聞穆天子，六飛騁萬里……盛姬病不救，揮鞭哭弱水。漢皇好神仙，妻子思脫屣……寵奪長門陳，恩盛傾城李。穠華即修夜，痛入哀蟬誄。苦無不死方，得令昭陽起……持此禮覺王，賢聖總一軌。道參無生妙，功謝有為恥，色空兩不住，收拾宗風裏。」（覺王，即釋迦牟尼。歸結為皈依佛法，以禪宗求解脫。）

四、順治在位時即拜玉林為師學佛。「玉林國師年譜」云：順治十六年，世祖請師起名，師書十餘字進呈，世祖自擇「癡」字，上則用禪宗龍池祖法派中「行」字，法名「行癡」。玉林為「通」字輩，名「通琇」，字玉林，其弟子皆以「行」字排行。

# 第十九回 九州聚鐵鑄一字 百金立木招群魔

十八少林僧和韋小寶、雙兒二人下得錦繡峰來。澄心將經書還給韋小寶，問道：「施主是不是即回北京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澄心道：「我們受玉林大師之囑，護送施主平安回京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那好極啦。我正擔心這瘦竹篙般的頭陀死心不息，又來囉唣。可是眾位和我同行，行癡大師有人保護麼？」澄心道：「施主放心，玉林大師另有安排。」韋小寶這時對玉林這老和尚已十分佩服，他閉目打坐，似乎天塌下來也不理，可是不動聲色，暗中一切已布置得妥妥貼貼。

既有少林十八羅漢護送，一路之上自是沒半點凶險，那身材高瘦的胖頭陀固然沒現身，連其餘武林中人物也沒撞見一個。

不一日來到北京城外，十八少林僧和韋小寶行禮作別。澄心道：「施主已抵京城，老僧等告辭回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眾位大和尚，承你們不怕辛苦，一直送我到這裏，我……我實在是感激不盡，請受我一拜。」說著跪下磕頭。澄心忙伸手扶起，說道：「施主一路之上，善加接待，我們從山西到北京，乃是遊山玩水，何辛苦之有？」

原來韋小寶一下五台山，便雇了十九輛大車，自己與雙兒坐一輛，十八位少林僧各坐一輛，又命于八快馬先行，早一日打前站，沿途定好客店，預備名茶、細點、素齋，無不極盡豐盛。每一處地方韋小寶大撒賞金，掌櫃和店夥將十八位少林僧當作天神菩薩一般相待。少林僧清苦修持，原也不貪圖這些飲食之慾，但見他相敬之意甚誠，自不免頗為喜悅。

韋小寶雖然油腔滑調，言不由衷，但生性極愛朋友，和人結交，倒是一番真心。這一路上和眾僧談談說說，很是相得，陡然說要分別，心中一酸，不禁掉下淚來。

澄心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小施主何必難過？他日若有緣法，請到少林寺來敘敘。」韋小寶哽咽道：「那是一定要來的。」澄心和眾僧作別而去。

進得北京城時，天色已晚，不便進宮。韋小寶來到西直門一家大客店「如歸客棧」，要了間上房，歇宿一宵後，明日去見康熙，奏明一切。

尋思：「那瘦得要命的胖頭陀拚命想奪我這部經書，說不定暗中還跟隨著我。十八位少林和尚既去，他再來下手搶奪，我和雙兒可抵擋不了。還是麻煩著一點兒，先將經書藏得好好的，明兒到宮裏去帶領大隊侍衛來取，呈給小皇帝，這叫做『萬失無一』！」

於是命于八買備應用物事，遣出雙兒，閂上了門。關窗之前，先查明窗外並無胖頭陀窺探，這才用油布將那部四十二章經包好，拉開桌子，取出匕首，在桌子底下的磚牆上割了一洞。那匕首削鐵如泥，剖磚自是毫不費力。將經書放入牆洞，堆好磚塊，取水化開石灰，糊上磚縫。石灰乾後，若非故意去尋，決計不會發見。

次日一早，命于八去套車，要先帶雙兒去吃一餐豐盛早點，擺擺闊綽，讓這小丫頭大開眼界，然後去買套太監衣帽，再進宮去。市上要買太監衣帽，倒著實為難，如果買不到手，索性便穿上侍衛服色，再趕做一件黃馬褂套上，那時候威風凜凜、大搖大擺的進宮，叫眾侍衛、眾太監瞧得目瞪口呆，豈不有趣？自己這御前侍衛副總管是皇上親封，又不是假的？心道：「就是這個主意，還做甚麼撈什子的太監？老子穿黃馬褂進宮便了。」

和雙兒上了騾車，彎了舌頭，滿口京腔，說道：「咱們先去西單老魁星館，那兒的炸羊尾、羊肉餃子，還對付著可以。」車夫恭恭敬敬的應道：「是！」于八挺直腰板，坐在車夫之側，說道：「嘿，京城裏連騾子也與眾不同，這麼大眼漆黑的叫騾，我們山西通省就找不出一頭來。」韋小寶功成回京，心下說不出的得意。

那騾車行得一陣，忽然出了西直門。韋小寶道：「喂，是去西單哪，怎麼出了城？」車夫道：「是，對不起哪，大爺！小人這口騾子有股倔脾氣，走到了城門口，非得出城門去溜個圈兒不可。」韋小寶和雙兒都笑了起來。于八道：「嘿，京城裏連騾子也有官架子。」

大車出城後逕往北行，走了一里有餘，仍不回頭，韋小寶心知事有蹊蹺，喝道：「趕車的，你搗甚麼鬼？快回去！」車夫連聲答應，大叫：「回頭，得兒，得兒，呼，呼！得兒，轉回頭！」鞭子劈拍亂揮，騾子卻一股勁兒的往北，越奔越快。車夫破口大罵：「他媽的臭騾子，我叫你回頭！得兒，停住，停住！你奶奶的王八蛋騾子！」他越叫越急，那騾子卻那裏肯停？

便在此時，馬蹄聲響，兩乘馬從旁搶了上來，貼到騾車之旁。馬上乘客是兩名身材魁梧的漢子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動手！」雙兒身子前探，伸指戳出，正中車夫後腰。他身子一幌，從車上摔了下去，大叫一聲，給車旁馬匹踹個正著。馬上漢子飛身而起，坐到車夫位上。雙兒又是伸指戳去。這人反手抓她手腕，雙兒手掌翻過，拍向他面門。那漢子左掌格開，右手抓她肩頭。兩人拆了八九招，騾子仍是發足急奔。左邊馬上乘客叫道：「怎麼啦？鬧甚麼玩意兒？」砰的一聲響，車上漢子胸口被雙兒右掌擊中，飛身跌出。另一名漢子提鞭擊來。雙兒伸手抓住鞭子，順手纏在車上，騾車正向前奔，急拉之下，那漢子立時摔下馬來，急忙撒手鬆鞭，哇哇大叫。

雙兒拿起騾子韁繩，她不會趕車，交在于八手裏，說道：「你來趕車。」于八道：「我這個……我……也不會。」韋小寶躍上車夫座位，接過韁繩，他也不會趕車，學著車夫「得兒，得兒」的叫了幾聲，左手鬆韁，右手緊韁，便如騎馬一般，那騾子果然轉過頭來，又那裏有甚麼倔脾氣了？

只聽得馬蹄聲響，又有十幾乘馬趕來，韋小寶大驚，拉騾子往斜路上衝去。追騎撥轉馬頭，在後急跟。馬快車慢，不多時，十餘騎便將騾車團團圍住。

韋小寶見馬上漢子各持兵刃，叫道：「青天白日，天子腳下，你們想攔路搶劫嗎？」一名漢子笑道：「我們是請客的使者，不是打劫的強盜。韋公子，我家主人請你去喝杯酒！」韋小寶一怔，問道：「你們主人是誰？」

那漢子道：「公子見了，自然認得。我們主人如不是公子的朋友，怎麼請你去喝酒？」韋小寶見這些人古裏古怪，多半不懷好意，叫道：「那有這麼請客的？勞駕，讓道罷！」另一名大漢笑道：「讓道便讓道！」手起一刀，將騾頭斬落，騾屍一歪，倒在地下，將騾車也帶倒了。韋小寶和雙兒急躍下地。雙兒出手如風，只是敵人騎在馬上，她身子又矮，打不到敵人，一指指接連戳去，不是戳瞎了馬眼，便是戳中敵人腿上的穴道。

一霎時人喧馬嘶，亂成一片。幾名漢子躍下馬來，揮刀上前。雙兒身手靈活之極，指東打西，打倒了七八名漢子。餘下四五人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大道上一輛小車疾馳而來，車中一個女子聲音叫道：「是自己人，別動手！」

韋小寶一聽到聲音，心花怒放，叫道：「啊哈！我老婆來了！」

雙兒和眾漢子當即停手罷鬥。雙兒大為驚疑，她可全沒料到這位相公已娶了少奶奶。其時盛行早婚，男子十四五歲娶妻司空見慣，只是韋小寶從沒向她說過已有妻子。

小車馳到跟前，車中躍出一人，正是方怡。韋小寶滿臉堆歡，迎上去拉住她手，說道：「好姊姊，我想死你啦，你去了那裏？」方怡微笑道：「慢慢再說。怎麼你們打起架來？」眼見地下躺了多人，騾血洒了滿地，頗感驚詫。

一名漢子躬身道：「方姑娘，我們來邀請韋公子去喝酒，想是大夥兒禮數不周，得罪了公子。方姑娘親自來請，再好也沒有了。」方怡奇道：「這些人是你打倒的？你武功可大進了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要長進也沒這麼快，是雙兒姑娘為了保護我，小顯身手。」

方怡眼望雙兒，見她不過十四五歲年紀，一副嬌怯怯的模樣，真不信她武功如此高強，問道：「妹妹貴姓？」她在莊家之時，和雙兒並未朝相，是以二人互不相識。

雙兒上前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婢子雙兒，叩見少奶奶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。方怡羞得滿臉通紅，急忙閃身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叫我甚麼？我……我……不是的。」雙兒站起身來，道：「相公說你是他的夫人，婢子服侍相公，自然叫你少奶奶了。」方怡向韋小寶狠狠白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這人滿嘴胡說八道，莫信他的。你服侍他多久了？難道不知他脾氣麼？我是方姑娘。」雙兒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麼現下暫且不叫，日後再叫好了。」方怡道：「日後再叫甚……」臉上又是一紅，將最後一個「麼」字縮了回去。

雙兒向韋小寶瞧去，見他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，突然之間，她也是滿臉飛紅，卻是想起了在五台山上，他曾對胖頭陀說自己是他老婆，原來他有個脾氣，愛管年輕姑娘叫老婆。待聽他笑著又問：「我那小老婆呢？」雙兒也就不以為異。

方怡又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分別了這麼久，一見面也不說正經的，盡耍貧嘴。」當即吩咐眾漢子收拾動身。那些漢子給點了穴道，動彈不得，由雙兒一一解開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早知是你請我去喝酒，恨不得背上生兩隻翅膀，飛過來啦。」方怡又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早忘了我，自然想不到是我請你。」韋小寶心中甜甜的，道：「我怎會有一刻忘了你？早知是你叫我啊，別說喝酒，就是喝馬尿，喝毒藥，那也是隨傳隨到，沒片刻停留。」方怡一雙妙目凝視著他，道：「別說得這麼好聽，要是我請你去天涯海角喝毒藥呢？」韋小寶見她說話時似笑非笑，朝日映照下艷麗難言，只覺全身暖洋洋地，道：「別說天涯海角，就是上刀山，下油鍋，我也去了。」方怡道：「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。」韋小寶一拍胸膛，大聲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。」兩人同時大笑。

方怡命人牽一匹馬給韋小寶騎，讓雙兒坐了她的小車，自己乘馬和韋小寶並騎而行，迎著朝陽緩緩馳去，眾漢子隨後跟來。方怡道：「你本事也真大，掉了甚麼槍花，收了一個武功這等了得的小丫頭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裏掉甚麼槍花了？是她心甘情願跟我的。」

韋小寶跟著問起沐劍屏、徐天川等人行蹤，道：「在那鬼屋裏，你給神龍教那些傢伙擒住了，後來怎生脫險的？是莊家三少奶請人來救了你們的嗎？」方怡問道：「誰是莊家三少奶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便是那莊子的主人。」方怡搖搖頭，道：「莊子的主人？我們一直沒見到。神龍教要找的是你，他們對你也沒惡意，那章老三找你不到，就放了我們。小郡主他們就在前面，不久就會見到。」轉過頭來，微有嗔色，道：「你心中惦記的就只是小郡主，見面只這一會，已連問了七八次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幾時問了七八次啊？真是冤枉。倘若我見到她，沒見到你，這時候我早問了七八十次啦。」方怡微笑道：「你就是生了十張嘴巴，這一會兒也來不及問七八十次。不過你啊，一張嘴巴比十張嘴巴還要厲害。」

兩人談談說說，不多時已走了十餘里，早繞過了北京城，一直是向東而行。韋小寶道：「快到了嗎？」方怡慍道：「還遠得很呢！你牽記小郡主，也不用這麼性急，早知你這樣，讓她來接你好得多了，也免得你牽腸掛肚的。」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以後我一句話也不問就是。」方怡道：「你嘴上不問，心裏著急，更加惹人生氣。」她似乎醋意甚濃，韋小寶越聽越高興，笑道：「倘若我心裏有半分著急，我不是你老公，是你兒子。」方怡噗哧一笑，道：「乖……」臉上一紅，下面「兒子」兩字沒說出口。

行到中午時分，在鎮上打了尖，一行人又向東行。韋小寶不敢再問要去何處，眼看離北京已遠，今日已無法趕回宮裏去見康熙，心想：「反正小玄子又沒限我何時回報，就算我在五台山多耽擱了，又或者給胖頭陀擒住不放，遲幾日回宮，卻有何妨？」

一路上方怡跟他儘說些不相干的閒話。當日在皇宮之中，兩人雖同處一室，但多了個沐劍屏，方怡頗為矜持，此刻並騎徐行，卻是笑語殷勤。餘人甚是識趣，遠遠落在後面。韋小寶情竇初開，在皇宮中時叫她「老婆」，還是玩笑佔了六成，輕薄討便宜佔了三成，只有一成才有隱隱約約的男女之意。此日別後重逢，見方怡一時輕嗔薄怒，一時柔語淺笑，不由得動情，見她騎了大半日馬，雙頰紅暈，滲出細細的汗珠，說不出的嬌美可愛，呆呆的瞧著，不由得癡了。

方怡微笑問道：「你發甚麼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姊姊，你……你真是好看。我想……我想……」方怡道：「你想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說了你可別生氣。」方怡道：「正經的話，我不生氣，不正經的，自然生氣。你想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想，你倘若真的做了我老婆，我不知可有多開心。」

方怡橫了他一眼，板起了臉，轉過頭去。韋小寶急道：「好姊姊，你生氣了麼？」方怡道：「自然生氣，生一百二十個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話再正經也沒有了，我……我是真心話。」方怡道：「在宮裏時，我早發過誓，一輩子跟著你，服侍你，還有甚麼真的假的？你說這話，就是自己想變心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若不是兩人都騎在馬上，立時便一把將她抱住，親親她嬌艷欲滴的面龐，當下伸出右手，拉住她左手，道：「我怎麼會變心？一千年、一萬年也不變心。」方怡道：「你說這話便是假的，一個人怎會有一千年、一萬年好活，除非你是烏……」說到這「烏」字，嗤的一笑，轉過了頭，一隻手掌仍是讓他握著。

韋小寶握著她柔膩溫軟的手掌，心花怒放，笑道：「你待我這樣好，我永遠不會做小烏龜。」妻子偷漢，丈夫便做烏龜，這句話方怡自也懂得。她俏臉一板，道：「沒三句好話，狗嘴裏就長不出象牙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這一輩子想見你老公嘴裏長出象牙來，那可難得緊了。」方怡伏鞍而笑，左手緊緊握住了他手掌。

兩人一路說笑，傍晚時分，在一處大市鎮的官店中宿了。次晨韋小寶命于八雇了一輛大車，和方怡並坐車中。兩人說到情濃處，韋小寶摟住她腰，吻她面龐，方怡也不抗拒，可是再有非份逾越，卻一概不准了。韋小寶於男女之事，原也似懂非懂，至此為止，已是大樂。只盼這輛大車如此不停行走，坐擁玉人，走到天涯海角，回過頭來，又到彼端的天涯海角，天下的道路永遠行走不完，就算走完了，老路再走幾遍又何妨？天天行了又宿，宿後又行，只怕方怡忽說已經到了。

身處溫柔鄉中，甚麼皇帝的詔令，甚麼四十二章經，甚麼五台山上的老皇爺，盡數置之腦後，迷迷糊糊的不知時日之過，道路之遙。

一日傍晚，車馬到了大海之濱，方怡攜著他手，走到海邊，輕輕的道：「好弟弟，我和你駕船出洋，四海遨遊，過神仙一般的日子，你說好是不好？」說這話時，拉著他手，將頭靠在他肩頭，身子軟軟的，似已全無氣力。

韋小寶伸左手摟住她腰，防她摔倒，只覺她絲絲頭髮擦著自己面頰，腰肢細軟，微微顫動，雖想坐船出海未免太過突兀，隱隱覺得有些大大不妥，但當此情景，這一個「不」字，又如何說得出口？

※※※

海邊停著一艘大船，船上水手見到方怡的下屬手揮青巾，便放了一艘小船過來，先將韋小寶和方怡接上大船，再將餘人陸續接上。于八見要上船，說道自己暈船，說甚麼也不肯出海。韋小寶也不勉強，賞了他一百兩銀子。于八千恩萬謝的回山西去了。

韋小寶進入船艙，只見艙內陳設富麗，腳下鋪著厚厚的地氈，桌上擺滿茶果細點，便如王公大官之家的花廳一般，心想：「好姊姊待我這樣，總不會有意害我。」船上兩名僕役拿上熱手巾，讓二人擦臉，隨即送上兩碗麵來。麵上鋪著一條條雞絲，入口鮮美，滋味與雞絲又是不同。只覺船身幌動，已然揚帆出海。

舟中生涯，又別有一番天地。方怡陪著他喝酒猜拳，言笑不禁，直到深夜，服侍他上床後，才到隔艙安睡，次日一早，又來幫他穿衣梳頭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她此刻還不知我不是太監，只道我們做夫妻畢竟是假的，甚麼時候才跟她說穿？」

舟行數日，這日兩人偎倚窗邊，同觀海上日出，眼見海面金蛇萬道，奇麗莫名。方怡嘆道：「當日我去行刺韃子皇帝，只道定然命喪宮中，那知道老天爺保祐，竟會遇著了你，今日更同享此福。好弟弟，你的身世，我可一點也不明白，你怎麼進宮，又怎樣學的武功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正想跟你說，就只怕嚇你一跳，又怕你歡喜得暈了過去。」

方怡又向他靠緊了些，低聲道：「倘若我聽了歡喜，那是最好，就算是我不愛聽的，只要你說的是真話，那……那……我也不在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姊姊，我就跟你說真話，我出生在揚州，媽媽是妓院裏的。」方怡吃了一驚，轉過身來，顫聲問道：「你媽媽在妓院裏做事？是給人洗衣、燒飯，還是……還是掃地、斟茶？」

韋小寶見她臉色大變，眼光中流露出恐懼之色，心中登時一片冰涼，知她對「妓院」十分的鄙視，倘若直說自己母親是妓女，只怕這一生之中，她永不會再對自己有半分尊重和親熱了，當即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媽媽在妓院裏時還只六七歲，怎能給人洗衣燒飯？」

方怡臉色稍和，道：「還只六七歲？」韋小寶順口道：「韃子進關後，在揚州殺了不少人，你是知道的了？」延挨時刻，想法子給母親說得神氣些，方怡道：「是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外公是明朝大官，在揚州做官，韃子攻破揚州，我外公抗敵而死。我媽媽那時是個小女孩，流落街頭，揚州妓院有個豪富嫖客，見她可憐，把她收去做小丫頭，一問之下，好生敬重我外公，便收了我媽媽做義女，帶回家去，又做千金小姐，後來嫁了我爸爸，他是揚州有名的富家公子。」方怡將信將疑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先前嚇了我一跳，還道你媽媽淪落在妓院之中，給人做女傭，服侍那些不識羞恥、人盡可夫的……壞女人。」

韋小寶自幼在妓院中長大，從來不覺得自己媽媽是個「不識羞恥的壞女人」，聽方怡這麼說，不由得心中有氣，暗道：「你沐王府的女人便很了不起嗎？他媽的，我瞧一般的是不識羞恥、人盡可甚麼的。」他原想將自己身世坦然相告，這一來，可甚麼都說不出口了，索性信口胡吹，將揚州自己家中如何闊綽，說了個天花亂墜，但所說的廳堂房舍、傢具擺設，不免還是麗春院中的格局。

方怡也沒留心去聽，道：「你說有一件事，怕我聽了歡喜得暈了過去，就是這些麼？」韋小寶給她迎頭潑了一盆冷水，又見她對自己的吹牛渾沒在意，不禁興味索然，自己不是太監的話也懶得說了，隨口道：「就是這些。原來你聽了並不歡喜。」方怡淡淡的道：「我歡喜的。」這句話顯然言不由衷。

兩人默默無言的相對片刻，忽見東北方出現一片陸地。坐船正在直駛過去。方怡奇道：「咦，這是甚麼地方？」過不了一個時辰，已然駛近，但見岸上樹木蒼翠，長長的海灘望不到盡頭，盡是雪白細沙。方怡道：「坐了這幾日船，頭也昏了，我們上去瞧瞧好不好？」韋小寶喜道：「好啊，好像是個大海島，不知島上有甚麼好玩物事。」

方怡將梢公叫進艙來，問他這島叫甚麼名字，有甚麼特產。梢公道：「回姑娘的話：這是東海中有名的神仙島，聽說島上生有仙果，吃了長生不老。只不過有福之人才吃得著。姑娘和韋相公不妨上去碰碰運氣。」

方怡點點頭，待梢公出艙，輕輕的道：「長生不老，也不想了，眼前這等日子，就比做神仙還快活。」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我和你就在這島上住一輩子，仙果甚麼的，也不打緊，只要你永遠陪著我，我就是神仙。」方怡靠在他身邊，柔聲道：「我也一樣。」

兩人坐小船上岸，腳下踏著海灘的細沙，鼻中聞到林中飄出來的陣陣花香，真覺是到了仙境。方怡道：「不知島上有沒有人住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人是沒有，卻有個美貌無比的女仙，帶了個小廝，到島上來啦。」方怡嫣然一笑，道：「好弟弟，你是我的小廝，我是你的丫頭。」韋小寶聽到「丫頭」兩字，想起雙兒，回頭一望，不見她跟來，這些日來冷落了雙兒，心下微感歉疚，但想她如跟在身後，自己不便跟方怡太過親熱，還是不跟來的好。

兩人攜手入林，聞到花香濃郁異常。韋小寶道：「這花香得厲害，難道是仙花麼？」向前走得幾步，忽聽草中簌簌有聲，跟著眼前黃影閃動，七八條黃中間黑的毒蛇竄了出來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！」拉了方怡轉身便走，只跨出一步，眼前又有七八條蛇擋路，全身血也似紅，長舌吞吐，嗤嗤發聲。這些蛇都是頭作三角，顯具劇毒。

方怡擋在韋小寶身前，拔刀揮舞，叫道：「你快逃，我來擋住毒蛇！」韋小寶那肯如此不顧義氣，獨自逃命？忙拔出匕首，道：「從這邊走！」拉著方怡，斜刺奔出，跨得兩步，頭頸中一涼，一條毒蛇從樹上掛了下來，纏住他頭頸，只嚇得他魂飛天外，大聲驚叫。方怡忙伸手去拉蛇身。韋小寶叫道：「使不得！」那蛇轉過頭來，一口咬住了方怡手背，牢牢不放。韋小寶急揮匕首，將蛇斬為兩段。便在此時，兩人腿上腳上都已纏上了毒蛇。韋小寶揮匕首去斬，只覺左腿上一麻，已被毒蛇咬中。

方怡拋去單刀，抱住了他，哭道：「我夫妻今日死在這裏了。」韋小寶仗著匕首鋒利，每一刀揮去，便斬斷一條毒蛇。但林中毒蛇愈來愈多，兩人掙扎著出林，身上已被咬傷了七八處。韋小寶只覺頭暈目眩，漸漸昏迷，遙望海中，那艘小船正向大船駛去，相距已遠。方怡叫了幾聲，船中水手卻那裏聽得到？

方怡捲起韋小寶褲腳，俯身去吸他腿上蛇毒。韋小寶驚道：「不……不行！」

忽聽得身後腳步聲響，有人說道：「你們到這裏來幹甚麼？不怕死麼？」韋小寶回過頭來，見是三名中年漢子，忙叫：「大叔救命，我們給蛇咬了。」一名漢子從懷中取出藥餅，拋入嘴中一陣咀嚼，敷在韋小寶身上蛇咬之處。韋小寶道：「你……你先給她治。」這時自己雙腿烏黑，已全無知覺。方怡接過藥來，自行敷上傷口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姊姊……」眼前一黑，咕咚一聲，向後摔倒。

※※※

待得醒轉，只覺唇燥舌乾，胸口劇痛，忍不住張口呻吟。聽得有人說道：「好啦，醒過來啦！」韋小寶緩緩睜眼，見有人拿了一碗藥，餵到他嘴邊。這藥腥臭異常，他毫不猶豫便都喝了下去，入口奇苦，喝完藥後，道：「多謝大叔救命，我……我那姊姊可沒事嗎？」那人道：「幸喜救得早，我們只須遲來得片刻，兩個人都沒命了。你們忒也大膽，怎地到這神仙島來？」韋小寶聽得方怡有救，心中大喜，沒口子的稱謝，這時才察覺自己是睡在床上的被窩之中，全身衣服已然除去，雙腿兀自麻木。

那漢子相貌醜陋，滿臉疤痕，但在韋小寶眼中，當真便如救命菩薩一般。他吁了口氣，道：「船上水手說道，這島上有仙果，吃了長生不老。」

那漢子嘿的一笑，道：「倘若真有仙果，他們自己又不來採？」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，這些水手不懷好意，船上我還有同伴，莫要……莫要著了歹人的道兒。大叔，請你想法子救她一救。」那醜漢道：「那船三天之前便已開了，卻到那裏找去？」韋小寶不解，茫然道：「三天之前？」那醜漢道：「你已經昏迷了三日三夜，你多半不知道罷？」韋小寶想起雙兒，她雖武功極高，可是茫茫大海之中，孤身一人，如何得脫眾惡徒毒手，不由得大急。

那醜漢安慰道：「此時著急也已無用，你好好休息。這島上的毒蛇非同小可，至少要服藥七日，方能消毒。」他問了韋小寶姓名，自稱姓潘。

到得第三日上，韋小寶已可起身，扶著牆壁慢慢行走。那姓潘的醜漢帶了他去看方怡。原來她另有婦女照料，但她玉容憔悴，精神委頓。兩人相見，又是歡喜，又是難受，不由得抱著哭了起來。此後兩人日間共處一室，說起毒蛇厲害，都是毛髮直豎。

到得第六日上，那姓潘的說道：「我們島上的大夫陸先生出海回來了，我已邀他來給韋兄弟看看。」韋小寶謝了。不多時進來一人，四十來歲年紀，文士打扮，神情和藹可親，問起韋小寶被毒蛇所噬經過，說道：「島上居民身邊都帶有雄黃蛇藥，就是將毒蛇放在身上，那蛇也立即逃去，決不敢咬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怪不得潘大哥他們都不怕。」陸先生給他看了傷，取出六顆藥丸，道：「你服三顆，另三顆給你的同伴，每日服一顆。」韋小寶深深致謝，取出二百兩銀票，道：「一點兒醫金，請先生別見笑。」

陸先生吃了一驚，笑道：「那用得著這許多？公子給我二兩銀子，已多謝得很了。」韋小寶執意要給，陸先生謝了收下，笑道：「公子厚賜，卻之不恭。公子在這裏恐怕住得也氣悶了，今晚和公子的女伴同去舍下喝一杯如何？」韋小寶大喜，一口答應。

傍晚時分，陸先生派了兩乘竹轎來接韋小寶和方怡。這竹轎其實只是一張竹椅，兩邊穿了竹槓，前後有人相抬，島居簡陋，並沒真的轎子。

兩乘竹轎沿山溪而行，溪水淙淙，草木清新，頗感心曠神怡，只是韋方二人一見大樹長草，便慄慄危懼，唯恐有毒蛇竄將出來。轎行七八里，來到三間竹屋前停下。那屋子的牆壁屋頂均由碗口大小的粗竹所編，看來甚是堅實。江南河北，均未見過如此模樣的竹屋。

陸先生迎了出來，請二人入內。到得廳上，一個三十餘歲的婦人出來迎客，是陸先生的妻子。那婦人拉著方怡的手，顯得十分親熱。陸先生邀韋小寶到書房去坐，書房中竹書架上放著不少圖書，四壁掛滿了字畫，看來這陸大夫是個風雅之士。

陸先生道：「在下僻處荒島，孤陋寡聞之極。韋公子來自中原勝地，華族子弟，眼界既寬，鑒賞必精，你看這幾幅書畫，還可入方家法眼麼？」

他這幾句文謅謅的言語，韋小寶半句也不懂，但見他指著壁上字畫，抬頭看去，見圖畫中一張畫的是山水，另一張畫上有隻白鶴，有隻烏龜，笑道：「這隻老烏龜倒很好玩。」

陸先生微微一怔，指著一幅立軸，道：「韋公子，你瞧這幅石鼓文寫得如何？」韋小寶見這些字彎彎曲曲，像是畫符一般，點頭道：「好，很好！」陸先生指著另一幅大字，道：「這一幅臨的是秦瑯琊台刻石，韋公子以為如何？」

韋小寶心想一味說好，未免無味，搖頭道：「這一幅寫得不大好。」陸先生肅然起敬，道：「倒要請韋公子指點，這幅字的弱點敗筆，在於何處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敗筆很多，勝筆甚少！」他想既有「敗筆」，自然也有「勝筆」了。

陸先生乍聞「勝筆」兩字，呆了一呆，道：「高明，高明。」指著西壁一幅草書，道：「這幅狂草，韋公子以為如何？」韋小寶側頭看了一會，搖頭道：「這幾個字墨乾了，也不蘸墨。嗯，這些細線拖來拖去，也不擦乾淨了。」陸先生一聽，臉色大變。草書講究墨法燥濕，筆潤為濕，筆枯為燥，燥濕相間，濃淡有致，因燥顯濕，以濕襯燥，陰陽映帶，如雲霞障天，方為妙書。至於筆劃相連的細線，畫家稱為「遊絲」，或聯數筆，或聯數字，講究賓主合宜，斜角變幻，又有飄帶、摺帶種種名色。韋小寶數言之間，便露了底。

陸先生又指著一幅字道：「這一幅全是甲骨文，兄弟學淺，一字不識，要請韋公子指點。」

韋小寶見紙上一個個字都如蝌蚪一般，宛似五台山錦繡峰普濟寺中石碣上所刻文字，心念一動，道：「這幾個字我倒識得，那是『神龍教洪教主萬年不老，永享仙福，神通廣大，壽與天齊！』」

陸先生滿臉喜容，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你果然識得此字！」

眼見他欣喜無限，說話時聲音也發抖了，韋小寶疑心登起：「我識得這幾個字，他為甚麼如此高興？莫非他也是神龍教的？啊喲，不好！蛇……蛇……靈蛇……難道這裏便是神龍島？」衝口而出：「胖頭陀在那裏？」

陸先生吃了一驚，退後數步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已經知道了？」韋小寶點了點頭，其實他是甚麼也不知道。陸先生臉色鄭重，說道：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也很好。」走到書桌邊，磨墨鋪紙，說道：「請你將這些蝌蚪古文，一字一字譯將出來。那一個是『洪』字，那一個是『教』字。」提筆蘸墨，招手要他過去。

要韋小寶提筆寫字，那真比要他性命還慘，韋小寶暗暗叫苦，但見陸先生神色難看，不敢違拗，硬著頭皮，走過去在書桌邊坐下，伸手握管，手掌成拳。他持筆若像吃飯拿筷，倒也有三分相似，可是這麼一握，有如操刀殺豬，又如持鎚敲釘，天下卻那有這等握管之狀？

陸先生怒容更盛，強自忍住，緩緩的道：「你先寫自己的名字！」

韋小寶霍地站起，將筆往地下一擲，墨汁四濺，大聲說道：「老子狗屁不識，屁字都不會寫。甚麼『洪教主壽與天齊』，老子是信口胡吹，騙那惡頭陀的。你要老子寫字，等我投胎轉世再說，你要殺要剮，老子皺一皺眉頭，不算好漢。」

陸先生冷冷的道：「你甚麼字都不識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識！不識你烏龜的『龜』字，也不識你王八蛋的『蛋』字。」他西洋鏡既給拆穿，不由得老羞成惱，反正身陷蛇島，有死無生，求饒也是無用，不如先佔些口舌上的便宜。

陸先生沉吟半晌，拿起筆來，在紙上寫了個蝌蚪文字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字？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去你媽的！我說過不識，就是不識。難道還有假的？」

陸先生點點頭，道：「好，原來胖頭陀上了你的大當，可是此事已稟報了教主，你這小賊！」突然一躍而前，扠住韋小寶的頭頸，雙手越收越緊，咬牙切齒的道：「你害得我們蒙騙教主，人人給你累得死無葬身之地。大家一起死了乾淨，也免得受那無窮無盡的酷刑。」

韋小寶給他扠得透不過氣來，滿臉紫脹，伸出了舌頭。陸先生眼見手上再一使勁，這小孩便得氣絕斃命，想到此事干係異常重大，心中一驚，便放開了手指，雙手一推，將他摔在地下，恨恨出房。

過了良久，韋小寶才驚定起身，「死烏龜，直娘賊」也不知罵了幾百聲，心想身在這毒蛇島上，無處可逃，倘若逃入樹林草叢之中，只有死得更快。走到門邊，伸手推門，那竹門外面反扣住了，到窗外一望，下臨深谷，實是無路可走，轉頭看到壁上的書畫，心道：「這些屁字屁畫，有甚麼好？」拾起筆來，蘸滿了墨，在一幅幅書畫上便畫，大烏龜、小烏龜畫了不計其數。

畫了幾十隻烏龜，手也倦了，擲筆於地，蜷縮在椅上，片刻間就睡著了。睡醒時天已全黑，竟然無人前來理會，肚中餓得咕咕直響，心想：「這隻綠毛烏龜要餓死老子。」

過了好一會，忽聽得門外腳步聲響，門縫中透進燈光，竹門開處，陸先生持燭進房，側頭向他凝視。韋小寶見他臉上不示喜怒，心下倒也有些害怕。

陸先生將燭台放在桌上，一瞥眼間，見到壁上所懸書畫已盡數被他塗抹得不成模樣，忍不住怒發如狂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舉起手來，便欲擊落，但手掌停在半空，終於忍住怒氣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聲音在喉間憋住了，說不出話來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怎麼樣？我畫得好不好？」

陸先生長嘆一下，頹然坐倒，說道：「好，畫得好！」

※※※

他居然不打人，還說畫得好，韋小寶倒也大出意料之外，見他臉上神色淒然，顯是心痛之極，倒也有些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陸先生，對……對不起，我塗壞了你的畫。」

陸先生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。」雙手抱頭，伏在桌上，過了好一會，說道：「你想必餓了，吃了飯再說。」

客堂中桌上已擺了四菜一湯，有雞有魚，甚是豐盛。跟著方怡由陸夫人陪著出來，四人共膳。韋小寶大奇：「莫非我這幾十隻烏龜畫得好，陸先生一高興，就請我吃飯？」但他一點兒自知之明倒還有的，看情形總似乎不像。幾次開口想問，見陸先生臉上陰晴不定，深恐觸怒了他，飯未吃飽，便被奪下飯碗，未免犯不著。當下一言不發，悶聲吃了個飽。

飯罷，陸先生又帶他進書房。

陸先生從地下拾起筆來，在紙上寫了「韋小寶」三字，道：「這是你自己的名字，你會不會寫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認得我，我可認不得他，怎麼會寫？」

陸先生嗯了一聲，眼望窗外，凝思半晌，左手拿了燭台，走到那幅蝌蚪文之前，仔細打量，指著一個個字，口中念念有辭，回到桌邊，取過一張白紙，振筆疾書，伸指數了數蝌蚪文字的字數，又數紙上字數，再在紙上一陣塗改，回頭又看那幅蝌蚪文字，喃喃自言自語：「那三個字相同，這兩個字又是一般，須得天衣無縫，才是道理。」沉思半天，又在紙上一陣塗改，喜道：「行了！」

韋小寶不知他搗甚麼鬼，反正飯已吃飽，也就不去理會。只見陸先生又取過一張白紙，仔仔細細的寫起字來。

這一次他寫得甚慢，寫完後搖頭幌腦的輕輕讀了一遍。韋小寶只聽到有甚麼「神龍島」、「洪教主」、「壽與天齊」等等語句，最後則是第一部在何地何山，第二部在何地何山。他心下恍然，這些話都是他在普濟寺中向胖頭陀信口胡吹的，那知胖頭陀居然信以為真，回來大加傳揚。又想：「那日胖頭陀邀我上神龍島來見洪教主，我說甚麼也不肯，不料鬼使神差，這船又會駛到了這裏，眼下西洋鏡拆穿，洪教主又已知道了。他當然要大發脾氣，只怕要將好姊姊和我丟入蛇坑，給幾千幾萬條毒蛇吃得屍骨無存。」想到無窮無盡的毒蛇纏上身來，當真不寒而慄。

陸先生轉過身來，臉上神色十分得意，微笑道：「韋公子，你識得石碣上的蝌蚪文，委實可喜可賀。也是本教洪教主洪福齊天，才天降你這位神童，能讀蝌蚪文字。」

韋小寶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不用取笑。我又識得甚麼蝌蚪文、青蛙文了？老子連癩蝦蟆文也不識。我是瞎說一番，騙那瘦竹篙頭陀的。」

陸先生笑道：「韋公子何必過謙？這是公子所背誦的石碣遺文，我筆錄了下來，請公子指點，是否有誤。」說著讀道：

「維大唐貞觀二年十月甲子，特進衛國公李靖，右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，光祿大夫兵部尚書曹國公李勣，徐州都督胡國公秦叔寶會於五台山錦繡峰，見東方紅光耀天，斗大金字現於雲際，文曰：『千載之下，爰有大清。東方有島，神龍是名。教主洪某，得蒙天恩。威靈下濟，丕赫威能。降妖伏魔，如日之昇。羽翼輔佐，吐故納新。萬瑞百祥，罔不豐登。仙福永享，普世崇敬。壽與天齊，文武仁聖。』須臾，天現青字，文曰：『天賜洪某四十二章經八部，一存河南伏牛山蕩魔寺，二存山西筆架山天心庵，三存四川青城山凌霄觀，四存河南嵩山少林寺，五存湖北武當山真武觀，六存川邊崆峒迦葉寺，七存雲南昆明沐王府，八存雲南昆明平西王府。』靖等恭錄天文，彫於石碣，以待來者。」

陸先生抑揚頓挫的讀畢，問道：「有沒讀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是唐朝的石碣，怎會知道後世有個平西王吳三桂？」陸先生道：「上帝聰明智慧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，既知後世有洪教主，自然也知道有吳三桂了。」韋小寶暗暗好笑，點頭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心想：「不知你在搗甚麼鬼？」

陸先生道：「這石碑上的文字，一字也讀錯不得。雖然韋公子天賦聰明，但依我之見，那也是聖靈感動，才識得這些蝌蚪文字，日後倉卒之際，或有認錯。最好韋公子將這篇碑文讀得滾瓜爛熟，待洪教主召見之時，背誦如流，洪教主一喜歡，自然大有賞賜。」

韋小寶雙眼一翻，登時恍然大悟，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！」料知胖頭陀和陸先生稟報洪教主，說有個小孩識得石碑上的文字，洪教主定要傳見考問。那知道這件事全是假的，陸先生怕教主怪罪，只得假造碑文，來騙教主一騙。

陸先生道：「我現在讀一句，韋公子跟一句，總須記得一字不錯不止。『維大唐貞觀二年十月甲子……』」

事到臨頭，韋小寶欲待不讀，也不可得，何況串通了去作弄洪教主，倒也十分有趣，便跟著誦讀。他生性機伶，聽過一段幾百字的言語，要再行複述，那是半點不費力氣，說到讀書，可就要他的命了，這篇短文雖只寥寥數百字，但所有句子都十分拗口，含義更是全不明白，甚麼「丕赫威能」、「吐故納新」，渾然不知是甚麼意思，只得跟著陸先生一遍又一遍的讀下去。幸虧陸先生不怕厭煩的教導，但也讀了三十幾遍，這才背得一字無誤。

當晚他睡在陸先生家中，次晨又再背誦。陸先生聽他已盡數記住，甚是歡喜，於是取過紙筆，將一個個蝌蚪字寫了出來，教他辨認，那一個是「維」字，那一個是「貞」字。這一來韋小寶不由得叫苦連天，這些蝌蚪文扭來扭去，形狀都差不多，要他一一分辨，又寫將出來，當真是難於登天，苦於殺頭。他片刻也坐不定，如何能靜下心來學蝌蚪文？

韋小寶固然愁眉苦臉，陸先生更加惴惴不安。陸先生這時早已知道，石碣上文字另有含義，他數了胖頭陀所拓搨片中的字數，另作一篇文字，硬生生的湊上去，只求字數相同，碣文能討得洪教主歡心，那管原來碣文中寫些甚麼。如此拼湊，自然破綻百出，「維大唐貞觀二年」這句中，「二」字排在第六，但碣文中第六字的筆劃共有十八筆之多，無論如何說不上是個「二」字，第五字只有三筆，與那「觀」字也極難拉扯得上。但顧得東來西又倒，陸先生才氣再大，倉卒之間也捏造不出一篇天衣無縫的文章來。洪教主聰明之極，這篇假文章多半逃不過他眼去，可是大難臨頭，說不得只好暫且搪塞一時，日後的禍患，只好走著瞧了。

這天教韋小寶寫字，進展奇慢，直到中午，只寫會了四個蝌蚪文，幸好蝌蚪文本來奇形怪狀，在韋小寶筆下寫出來難看之極，倒也不覺如何刺眼，若是正楷，由一個從未學過寫字的孩子寫將出來，任誰一看，立知真偽。

下午學了三字，晚間又學了兩個字，這一天共學了九個字。韋小寶不住口的大吵大嚷，幾次擲筆不學。陸先生又是恐嚇，又是哄騙，最後叫了方怡來坐在旁邊相陪，韋小寶這才勉強耐心學下去。陸先生一面教，一面暗暗擔心，只怕洪教主隨時來傳，倘若一篇文章尚未學全，便給教主叫了去，韋小寶這顆腦袋固然不保，自己全家難免陪著他送命。

可是這件事絲毫心急不得，越是盼他快些學會，韋小寶反而越學越慢，腦子中塞滿的這許多蝌蚪，便如真的在糾纏游動一般，實在是難以辨認。

學得數日，韋小寶身上毒蛇所噬的傷口倒好全了，勉強認出的蝌蚪文卻還只二三十個，而且纏夾不清，十個字中往往弄錯了七八個。

陸先生正煩惱間，忽聽得門外胖頭陀的聲音說道：「陸先生，教主召見韋公子！」陸先生臉如土色，手一顫，一枝蘸滿了墨的毛筆掉在衣襟之上。

一個極高極瘦的人走進書房，正是胖頭陀到了。韋小寶笑道：「胖尊者，你怎地今日才來見我？我等了你好久啦。」胖頭陀見到陸先生的神色，知道大事不妙，不答韋小寶的話，喃喃自語：「我早該知道這小鬼是在胡說八道，偏是痰迷了心竅，要想立甚麼大功，以求自保，不料反而死得更加早些。」陸先生冷笑道：「你不過是光棍一條，姓陸的一家八口，卻盡數陪了你送命。」胖頭陀一聲長嘆，道：「大家命該如此，這叫做劫數難逃。就算沒這件事，教主也未必能容咱們多活得幾日。」

陸先生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道：「是他們這種人當時得令，我們老了，該死了，那又有甚麼法子？」語氣中充滿憤憤不平。胖頭陀嘆道：「也是我見他年紀小，投其所好，就這麼不顧前、不顧後的稟報了上去，唉！」陸先生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小也未免小得過了份。」胖頭陀道：「陸兄，事已至此，你我同生共死，大丈夫死就死了，又有何懼？」

韋小寶拍手道：「胖尊者這話說得是，是英雄好漢，怕甚麼了？我都不怕，你們更加不用怕。」

陸先生冷笑一聲，道：「無知小兒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等到你知道怕，已然遲了。」出神半晌，道：「胖尊者請稍待，我去向拙荊吩咐幾句。」

過了一會，陸先生回入書房，臉上猶有淚痕。胖頭陀道：「陸兄，你的升天丸，請給我一粒。」陸先生點點頭，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拔開瓶塞，倒出一粒紅色藥丸給他，說道：「這丸入口氣絕，非到最後關頭，不可輕舉妄動。」胖頭陀接過，苦笑道：「多謝了！胖頭陀對自己性命也還看得不輕，不想這麼快就即升天。」

韋小寶在五台山上，見胖頭陀力敵少林寺十八羅漢，威風凜凜，此刻討這毒藥，顯是當洪教主怪罪之時便即自殺，才明白事態果真緊急，不由得害怕起來。

三人出門，韋小寶隱隱聽得內堂有哭泣之聲，問道：「方姑娘呢？她不去麼？」胖頭陀道：「哼，你小小年紀，倒是多情種子，五台山上有個雙兒，這裏又有個方姑娘。」左手一把將他抱住，喝道：「走罷！」邁開大步，向東急行，頃刻間疾逾奔馬。

陸先生跟在他身畔，仍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模樣。韋小寶見他顯得毫不費力，卻和胖頭陀並肩而行，竟不落後半步，才知這文弱書生原來也是身負上乘武功，說道：「胖尊者、陸先生，你們二位武功這樣高強，又何必怕那洪教主？你們……」胖頭陀伸出右掌，一把按住他口，怒道：「在這神龍島上，你敢說這等大逆不道的話，可是活得不耐煩了？」韋小寶給他這麼一按，氣為之窒，心道：「他媽的，你怕洪教主怕成這樣模樣，還自稱是英雄呢，狗熊都不如。」

三人向著北方一座山峰行去。行不多時，只見樹上、草上、路上，東一條、西一條，全是毒蛇，但說也奇怪，對他三人卻全不滋擾。轉過了兩個山坡，抬頭遙見峰頂建著幾座大竹屋。胖頭陀抱著韋小寶直上峰頂。

這時山道狹窄，陸先生已不能與胖頭陀並肩而行，落後丈許。胖頭陀將嘴湊在韋小寶耳邊，低聲問道：「你那部四十二章經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在我身邊。」胖頭陀道：「那還用說？你身邊早已搜過了幾遍。到那裏去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少林寺十八羅漢拿了經書，自然去交了給他們方丈。」心想這瘦竹篙頭陀打不過少林十八羅漢，聽得經書到了少林寺方丈手中，自然不敢去要，就算敢去要，也必給人家攆了出來。

那日胖頭陀親手將經書交在澄心和尚手中，對韋小寶這句話自無懷疑，低聲道：「待會見了教主，可千萬不能提到此事。否則教主逼你交經書出來，你交不出，教主他老人家非將你丟入毒蛇窠不可。」

韋小寶聽他語聲中大有懼意，而且顯然怕給陸先生聽到，低聲道：「你明明已搶到了經書，又還給了少林寺和尚，教主知道了，非將你丟入毒蛇窠不可。哼哼，就算暫時不罰你，派你去少林寺奪還經書，也有得夠你受的了。」

胖頭陀身子一顫，默然不語。

韋小寶道：「咱哥兒倆做樁生意。有甚麼事，你照應我，我也照應你。否則大家一拍兩散，同歸於盡。」

陸先生突然在身後接口問道：「甚麼一拍兩散，同歸於盡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咱三人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」心想此刻處境之糟，已是一塌胡塗，能把這兩個好手牽累在內，多少有點依傍指望。

胖頭陀和陸先生都默不作聲，過了一會，兩人齊聲長嘆。

又行了一頓飯時分，到了峰項。只見四名身穿青衣的少年挽臂而來，每人背上都負著一柄長劍。左首一人問道：「胖頭陀，這小孩幹甚麼的？」

胖頭陀放下韋小寶，道：「教主令旨，傳他來的。」

西首三名紅衣少女嘻嘻哈哈的走來，背上也負著長劍，見到三人，迎了上來。一個少女笑道：「胖頭陀，這小孩是你的私生子麼？」說著在韋小寶頰上捏了一把。胖頭陀道：「姑娘取笑了。這小孩是教主他老人家特旨呼召，有要緊事情問他。」另一個圓臉少女捏了一下韋小寶的右頰，笑道：「瞧這娃娃相貌，定是胖頭陀的私生兒，你賴也賴不掉的。」

韋小寶大怒，叫道：「我是你的私生兒子。你跟胖頭陀私通，生了我出來。」

一眾少年少女一怔，隨即哈哈大笑起來。那圓臉少女臉上通紅，啐道：「小鬼，你作死啊！」伸手便打。韋小寶側頭避開。這時又有十幾名年輕男女聞聲趕到，都向那圓臉少女取笑。那少女又羞又惱，左足飛起，在韋小寶屁股上猛力踢了一腳。韋小寶大叫：「媽，你幹麼打兒子？」眾少年笑得更加響了。

突然間鐘聲噹噹噹響起，眾人立即肅靜傾聽，二十多名年輕男女轉身向竹屋中奔去。

胖頭陀道：「教主集眾致訓。」向韋小寶道：「待會見到教主之時，可千萬不能胡說八道。」韋小寶見他神色鬱鬱，這些年輕男女對他又頗為無禮，心想他武功甚高，幹麼怕了這些十幾歲的娃娃，不由得對他有些可憐，便點了點頭。

只見四面八方有人走向竹屋，胖頭陀和陸先生帶著韋小寶走進屋去。過了一條長廊，眼前突然出現一座大廳。這廳碩大無朋，足可容得千人之眾。韋小寶在北京皇宮中住得久了，再巨大的廳堂也不在眼中。可是這一座大廳卻實在巨大，一見之下，不由得肅然生敬。

但見一群群少年男女衣分五色，分站五個方位。青、白、黑、黃四色的都是少年，穿紅的則是少女，背上各負長劍，每一隊約有百人。大廳彼端居中並排放著兩張竹椅，鋪了錦緞墊子。兩旁站著數十人，有男有女，年紀輕的三十來歲，老的已有六七十歲，身上均不帶兵刃。大廳中聚集著五六百人，竟無半點聲息，連咳嗽也沒一聲。

韋小寶心中暗罵：「他媽的，好大架子，皇帝上朝麼？」過了好一會，鐘聲連響九下，內堂腳步聲響。韋小寶心道：「鬼教主出來了。」

那知出來的卻是十名漢子，都是三十歲左右年紀，衣分五色，分在兩張椅旁一站，每一邊五人。又過了好一會，鐘聲鏜的一聲大響，跟著數百隻銀鈴齊奏。廳上眾人一齊跪倒，齊聲說道：「教主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。」胖頭陀一扯韋小寶衣襟，命他跪下。

韋小寶只得也跪了下來，偷眼看時，見有一男一女從內堂出來，坐入椅中。鈴聲又響，眾人慢慢站起。

那男的年紀甚老，白鬢垂胸，臉上都是傷疤皺紋，醜陋已極，心想這人便是教主了。那女的卻是個美貌少婦，看模樣不過二十三四歲年紀，微微一笑，媚態橫生，艷麗無匹。韋小寶暗讚：「乖乖不得了！這女人比我那好姊姊還要美貌。皇宮和麗春院中，都還沒這等標致腳色。」

左首一名青衣漢子踏上兩步，手捧青紙，高聲誦道：「恭讀慈恩普照、威臨四方洪教主寶訓：『眾志齊心可成城，威震天下無比倫！』」

廳上眾人齊聲念道：「眾志齊心可成城，威震天下無比倫！」

韋小寶一雙眼珠正骨碌碌的瞧著那麗人，眾人這麼齊聲念了出來，將他嚇了一跳。

那青衣漢子繼續念道：「教主仙福齊天高，教眾忠字當頭照。教主駛穩萬年船，乘風破浪逞英豪！神龍飛天齊仰望，教主聲威蓋八方。個個生為教主生，人人死為教主死，教主令旨盡遵從，教主如同日月光！」

那漢子念一句，眾人跟著讀一句。韋小寶心道：「甚麼洪教主寶訓？大吹牛皮。我天地會的切口詩比他好聽得多了。」

眾人念畢，齊聲叫道：「教主寶訓，時刻在心，建功克敵，無事不成！」那些少年少女叫得尤其起勁。洪教主一張醜臉上神情漠然，他身旁那麗人卻笑吟吟地跟著念誦。

眾人念畢，大廳中更無半點聲息。

註：唐末羅紹威取魏博鎮，將其五千精兵盡數殺死，事後深為懊悔，自知是極大錯誤，說：「合六州四十三縣鐵，不能為此錯也。」王莽時錢幣以銅鐵鑄作刀形，刀上文字鍍以黃金，稱為「錯刀」。羅紹威以錯刀之「錯」喻錯誤之「錯」，此錯之大，聚天下之鐵，也難以鑄成。

戰國時秦國商鞅變法，法令初頒時恐人民不遵，立三丈之木於南門，宣稱若能搬出北門者賞五十金，眾皆不信。有一人試行搬木，商鞅果然依令照賞，於是人人皆信其法。商鞅立法嚴峻，民不敢違。

「九州聚鐵鑄一字」，此「一字」為一個大「錯」字，本書借用以喻韋小寶受騙赴神龍島，悔之莫及。「百金立木招群魔」句，本書用以喻神龍教教主先以甜頭招人歸附，然後施行嚴刑峻法，部勒教眾。

# 第二十回 殘碑日月看仍在 前輩風流許再攀

那麗人眼光自西而東的掃過來，臉上笑容不息，緩緩說道：「黑龍門掌門使，今日限期已至，請你將經書繳上來。」她語音又清脆，又嬌媚，動聽之極，伸出左手，攤開手掌。

韋小寶遠遠望去，見那手掌真似白玉雕成一般，心底立時湧起一個念頭：「這女人做我老婆倒也不錯。她如到麗春院去做生意，揚州的嫖客全要湧到，將麗春院大門也擠破了。」

左首一名黑衣老者邁上兩步，躬身說道：「啟稟夫人：北京傳來訊息，已查到了四部經書的下落，正在加緊出力，依據教主寶訓的教導，就算性命不要，也要取到，奉呈教主和夫人。」他語音微微發抖，顯是十分害怕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這個標致女人，原來竟是洪教主的老婆，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。月光光，照毛坑！」

那女人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教主已將日子寬限了三次，黑龍使你總是推三推四，不肯出力，對教主未免太不忠心了罷？」

黑龍使鞠躬更低，說道：「屬下受教主和夫人的大恩，粉身碎骨，也難圖報。實在這事萬分棘手，屬下派到宮裏的六人之中，已有鄧炳春、柳燕二人殉教身亡。還望教主和夫人恩准寬限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那肥母豬和假宮女原來是你的下屬。只怕老婊子的職位也沒你大。」

那女子左手抬起，向韋小寶招了招，笑道：「小弟弟，你過來。」韋小寶嚇了一跳，低聲道：「我？」那女子笑道：「對啦，是叫你。」韋小寶向身旁陸先生、胖頭陀二人各望一眼。陸先生道：「夫人傳呼，上前恭敬行禮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我偏不恭敬，又待怎地？」可是走上前去，還是恭恭敬敬的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。」

洪夫人笑道：「你這小孩倒乖巧。誰教你在教主之下，加上『和夫人』三個字？」

韋小寶不知神龍教中教眾向來只說「教主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」，一入教後，便將這些話唸得熟極而流，誰也不敢增多一字，減少半句。韋小寶眼見這位夫人容貌既美，又是極有權勢，反正拍馬屁不用本錢，隨口便加上了「和夫人」三字，聽她相詢，便道：「教主有夫人相伴，壽與天齊才有趣味，否則過得一兩百年，夫人歸天，教主豈不寂寞得緊？」

洪夫人一聽，笑得猶似花枝亂顫，洪教主也不禁莞爾，手撚長鬚，點頭微笑。

神龍教中上下人等，一見教主，無不心驚膽戰，誰敢如此信口胡言？先前聽得韋小寶如此說，都代他捏一把汗，待見教主和夫人神色甚和，才放了心。

洪夫人笑道：「那麼三個字，是你自己想出來加上去的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正是，那是非加不可的。那石碣彎彎曲曲的字中，也提到夫人的。」

此言一出，陸先生全身登如墮入冰窖，自己花了無數心血，才將一篇碑文教了他背熟，忽然間他別出心裁，加上夫人的名字，那如何還湊得齊字數？這頑童信口開河，勢不免將碑文亂說一通，自己所作文字本已破綻甚多，這一來還不當場敗露？

洪夫人聽了也是一怔，道：「你說石碑上也刻了我的名字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！」他隨口說了「是啊」二字，這才暗叫：「糟糕！她若要我背那碑文，其中卻沒說到夫人。」好在洪夫人並不細問，說道：「你姓韋，從北京來的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」洪夫人道：「聽胖頭陀說，你在北京見過一個名叫柳燕的胖姑娘，她還教過你武功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跟胖頭陀說的話，除了那部經書之外，他都稟告了教主和夫人，眼下只好死挺到底，反正胖柳燕已經死了，這叫作死無對證。」便道：「正是，這個柳阿姨是我叔叔的好朋友，白天夜裏，時時到我家裏來的。」洪夫人笑吟吟的問道：「她來幹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跟我叔叔說笑話啊。有時他們還摟住了親嘴，以為我看不到，我可偷偷都瞧見了。」他知道越說得活靈活現，諸般細微曲折的地方都說到了，旁人越是相信。

洪夫人笑道：「你這孩子滑頭得緊。人家親嘴，你也偷看。」轉頭向黑龍使道：「你聽見嗎？小孩子總不會說謊罷？」

韋小寶順著她眼光瞧去，見黑龍使臉色大變，恐懼已達極點，身子發顫，雙膝一曲，跪倒在地，連連磕頭，道：「屬下……屬下督導無方，罪該萬死，求教主和夫人網……網開一面，准屬下將功贖罪。」韋小寶大奇，心想：「我說那肥豬姑娘和我叔叔親嘴，跟這老頭兒又有甚麼相干？為甚麼要嚇成這個樣子？」

洪夫人微笑道：「將功贖罪？你有甚麼功勞？我還道你派去的人，當真忠心耿耿的在為教主辦事。那知道在北京，卻在幹這些風流勾當。」黑龍使又連連磕頭，額頭上鮮血涔涔而下。韋小寶心下不忍，想說幾句對他有利的言語，一時卻想不出來。

黑龍使膝行而前，叫道：「教主，我跟著你老人家出生入死，雖無功勞，也有苦勞。」洪夫人冷笑道：「你提從前的事幹甚麼？你年紀這樣大了，還能給教主辦多少年事？黑龍使這職位，早些不幹，豈不快活？」黑龍使抬起頭來，望著洪教主，哀聲道：「教主，你對老部下，老兄弟，真沒半點舊情嗎？」

洪教主臉上神色木然，淡淡的道：「咱們教裏，老朽胡塗之人太多，也該好好整頓一下才是。」他聲音低沉，說來模糊不清。韋小寶自見他以來，首次聽到他說話。

突然間數百名少男少女齊聲高呼：「教主寶訓，時刻在心，建功克敵，無事不成！」

黑龍使嘆了口氣，顫巍巍的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吐故納新，我們老人，原該死了。」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拿來罷！」

廳口四名黑衣少年快步上前，手中各托一隻木盤，盤上有黃銅圓罩罩住，走到黑龍使之前，將木盤放在地下，迅速轉身退回。廳上眾人不約而同的退了幾步。

黑龍使喃喃的道：「教主寶訓，時刻在心，建功克敵，無事不成，……嘿嘿，有一事不成，便是屬下並不忠心耿耿。」伸手握住銅蓋頂上的結子，向上一提。

盤中一物突然竄起，跟著白光一閃，斜刺裏一柄飛刀激飛而至，將那物斬為兩截，掉在盤中，蠕蠕而動，卻是一條五彩斑斕的小蛇。

韋小寶一聲驚呼。廳中眾人也都叫了起來：「那一個？」「甚麼人犯上作亂？」「拿下了！」「那一個叛徒，膽敢忤逆教主？」

洪夫人突然站起，雙手環抱，隨即連擺三下。只聽得刷刷刷刷，長劍出鞘之聲大作，數百名少年男女奔上廳來，將五六十名年長教眾團團圍住。這數百名少年青衣歸青衣，白衣歸白衣，毫不混雜，各人佔著方位，或六七人、或八九人分別對付一人，長劍分指要害，那數十名年老的頃刻之間便被制住。胖頭陀和陸先生身周，也各有七八人以長劍相對。

一名五十來歲的黑鬚道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夫人，你操練這陣法，花了好幾個月功夫罷？要對付老兄弟，其實用不著這麼費勁。」站在他身周的是八名紅衣少女，兩名少女長劍前挺，劍尖挺住他心口，喝道：「不得對教主和夫人無禮。」那道人笑道：「夫人，那條五彩神龍，是我無根道人殺的。你要處罰，儘管動手，何必連累旁人？」

洪夫人坐回椅中，微笑道：「你自己認了，再好也沒有。道長，教主待你不薄罷？委你為赤龍門掌門使，那是教主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的高職，你為甚麼要反？」無根道人說道：「屬下沒有反。黑龍使張淡月有大功於本教，只因屬下有人辦事不力，夫人便要取他性命，屬下大膽向教主和夫人求個情。」洪夫人笑道：「倘若我不答應呢？」

無根道人道：「神龍教雖是教主手創，可是數萬兄弟赴湯蹈火，人人都有功勞。當年起事，共有一千零二十三名老兄弟，到今日有的命喪敵手，有的被教主誅戮，剩下來的已不到一百人。屬下求教主開恩，饒了我們幾十個老兄弟的性命，將我們盡數開革出教。教主和夫人見著我們老頭兒討厭，要起用新人，便叫我們老頭兒一起滾蛋罷。」

洪夫人冷笑道：「神龍教創教以來，從沒聽說有人活著出教的。無根道長這麼說，真是異想天開之至。」無根道人道：「這麼說，夫人是不答應了？」洪夫人道：「對不起，本教沒這個規矩。」無根道人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原來教主和夫人非將我們盡數誅戮不可。」

洪夫人微笑道：「那也不然。老人忠於教主，教主自然仍舊當他好兄弟，決無歧視。我們不問年少年長，只問他對教主是否忠心耿耿。那一個忠於教主的，舉起手來。」

數百名少年男女一齊舉起左手，被圍的年長教眾也都舉手，連無根道人也都高舉左手，大家同聲道：「忠於教主，決無二心！」韋小寶見大家舉手，也舉起了手。

洪夫人點頭道：「那好得很啊，原來人人忠於教主，連這個新來的小弟弟，雖非本教中人，居然也忠於教主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我忠於烏龜王八蛋。」洪夫人道：「大家都忠心，那麼我們這裏一個反賊也沒有了。恐怕有點不對頭罷？得好好查問查問。眾位老兄弟只好暫且委屈一下，都綁了起來。」數百少年男女齊聲應道：「是！」

一名魁梧大漢叫道：「且慢！」洪夫人道：「白龍使，你又有甚麼高見？」那大漢道：「高見是沒有，屬下覺得不公平。」洪夫人道：「嘖嘖嘖，你指摘我處事不公平。」那大漢道：「屬下不敢。屬下跟隨教主二十年，凡事勇往直前。我為本教拚命之時，這些小娃娃都還沒生在世上。為甚麼他們才對教主忠心，反說我們老兄弟不忠心？」

洪夫人笑吟吟的道：「白龍使這麼說，那是在自己表功了。你是不是說，倘若沒有你白龍使鍾志靈，神龍教就無今日？」

那魁梧大漢鍾志靈道：「神龍教建教，是教主一人之功，大夥兒不過跟著他老人家打天下，有甚麼功勞可言，不過……」

洪夫人道：「不過怎樣啊？」鍾志靈道：「不過我們沒有功勞，這些十幾歲的小娃娃更加沒有功勞。」洪夫人道：「我不過二十幾歲，那也沒有功勞了？」鍾志靈遲疑半晌，道：「不錯，夫人也沒有功勞。創教建業，是教主他老人家一人之功。」

洪夫人緩緩的道：「既然大家沒有功勞，殺了你也不算冤枉，是不是？」說到這裏，眼中閃爍過一陣殺氣，臉上神色仍是嬌媚萬狀。

鍾志靈怒叫：「殺我姓鍾的一人，自然不打緊。就只怕如此殺害忠良，誅戮功臣，神龍教的基業，要毀於夫人一人之手。」

洪夫人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唉，我倦得很。」這幾個字說得懶洋洋地，那知道竟是下令殺人的暗號。站在鍾志靈身周的七名白衣少年一聽，長劍同時挺出，一齊刺入鍾志靈身子。七劍拔出，他身上射出七股血箭，濺得七名白衣少年衣衫全是鮮血。鍾志靈叫道：「教主，你……好忍心！好……」倒地而死。七名少年退到廊下，行動極是整齊。

教中老兄弟都知白龍使鍾志靈武功甚高，但七劍齊至，竟無絲毫抗禦之力，足見這七名少年為了今日在廳中刺這一劍，事先曾得教主指點，又已不知練了多少遍，實已到了熟極而流的地步，無不心下慄慄。

洪夫人打了個呵欠，左手輕輕按住了櫻桃小口，顯得嬌慵之極。洪教主仍是神色木然，對於鍾志靈被殺，宛如沒有瞧見。洪夫人輕輕的道：「青龍使、黃龍使，你們兩位，覺得白龍使謀叛造反，是不是罪有應得？」

一個細眼尖臉的老者躬身說道：「鍾志靈反叛教主和夫人，處心積慮，由來已久，屬下十分痛恨，曾向夫人告發了好幾次。夫人總是說，瞧在老兄弟面上，讓他有個悔改的機會。教主和夫人寬宏大量，只盼他改過自新，那知道這人惡毒無比，實是罪不可赦。如此輕易將他處死，那是萬分便宜了他。教中兄弟，無不感激教主和夫人的恩德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是個馬屁大王。」

洪夫人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黃龍使倒還識得大體。青龍使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一個五十來歲的高瘦漢子向身旁八名青衣少年怒目而視，斥道：「滾開。教主要殺我，我不會自己動手嗎？」八名少年長劍向前微挺，劍尖碰到了他衣服，那漢子嘿嘿幾聲冷笑，慢慢提起雙手，抓住了自己胸前衣衫，說道：「教主、夫人，當年屬下和赤、白、黑、黃四門掌門使義結兄弟，決心為神龍教賣命，沒想到竟有今日。夫人要殺許某，並不希奇，奇在黃龍使殷大哥貪生怕死，竟說這等卑鄙齷齪的言語，來誣衊自己好兄弟……」

猛聽得嗤的一聲急響，那漢子雙手向外疾分，已將身上長袍扯為兩半，手臂一振之間，兩片長袍橫捲而出，已將八名青衣少年的長劍盪開，青光閃動，手掌中已多了兩柄尺半長的短劍。嗤嗤之聲連響，八名青衣少年胸口中劍，盡數倒地，傷口中鮮血直噴。八人屍身倒在他身旁，圍成一圈，竟排得十分整齊。這幾下手法之快，直如迅雷不及掩耳。

洪夫人一驚，雙手連拍，二十餘名青衣少年挺劍攔在青龍使身前，又團團將他圍住。

青龍使哈哈大笑，朗聲說道：「夫人，你教出來的這些娃娃，膿包之極。教主要靠這些小傢伙來建功克敵，未免有些不大順手罷？」

七少年刺殺鍾志靈，洪教主猶如視而不見，青龍使刺殺八少年，他似乎無動於中，穩穩坐在椅中，始終渾不理會。

洪夫人看了丈夫一眼，似乎有些慚愧，嫣然一笑，坐下身來，笑道：「青龍使，你劍法高明得很哪，今日……」

忽聽得嗆啷啷、嗆啷啷之聲大作，大廳中數百名少年男女手中長劍紛紛落地，眾人大奇之下，眼見眾少年一個個委頓在地，各人隨即只覺頭昏眼花，立足不定。功力稍差的先行摔倒，跟著餘人也搖搖幌幌，倒了下來，頃刻之間，大廳中橫七豎八的倒了一地。

洪夫人驚呼：「為……為甚麼……」身子一軟，從竹椅中滑了下來。

青龍使卻昂然挺立，獰笑道：「教主，你殘殺兄弟，想不到也有今日罷？」兩柄短劍一擊，錚然作聲，踏著地下眾人身子，向洪教主走去。

洪教主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那也未必！」伸手抓住竹椅的靠手，喀喇一聲，拗斷了靠手。

青龍使登時變色，退後兩步，說道：「教主，偌大一個神龍教，弄得支離破碎，到底是誰種下的禍胎，你老人家現下總該明白了罷？」

洪教主「嗯」的一聲，突然從椅上滑下，坐倒在地。青龍使大喜，搶上前去，驀地裏呼的一聲，一物挾著一股猛烈之極的勁風，當胸飛來。青龍使右手短劍用力斬出，那物斷為兩截，原來便是洪教主從竹椅上拗下的靠手。他這一擲之勁非同小可，一段竹棍被斬斷，上半截餘勢不衰，噗的一聲，插入青龍使胸口，撞斷了五六條肋骨，直沒至肺。

青龍使一聲大叫，戛然而止，肺中氣息接不上來，登時啞了。身子幌了兩下，手中兩柄短劍落地，分別插入了兩名少年身上。這兩名少年四肢麻軟，難以動彈，神智卻仍清醒，口中也能說話，短劍插身，痛得大叫起來。

數百名少年男女見教主大展神威，擊倒了青龍使，齊聲歡呼。只見洪教主右手撐地，掙扎著要站起身，但右腿還沒站直，雙膝一軟，倒地滾了幾滾，摔得狼狽不堪。這一來，人人知道教主和自己一樣，也已中毒，筋軟肉痺。教主平素極其莊嚴，在教眾面前連話也不多說一句，笑也不多笑一聲，此刻竟摔得如此丟人，自是全身力道盡失。

大廳上數百人盡數倒地，卻只一人站直了身子。此人本來身材甚矮，可是在數百名臥地不起的人中，不免顯得鶴立雞群。

此人正是韋小寶。他鼻中聞到一陣陣淡淡的幽香，只感心曠神怡，全身暖洋洋地，快美難以言宣，眼見一個個人都倒在地下，何以會有此變故，心中全然不解。他呆了一會，伸手去拉胖頭陀，問道：「胖尊者，大家幹甚麼？」

胖頭陀奇道：「你……你沒中毒？」韋小寶奇道：「中毒？我……我不知道。」他用力扶起胖頭陀，可是胖頭陀腿上沒半點力氣，又即坐倒。

陸先生突然問道：「許大哥，你……你使的是甚麼毒？」

那青龍使身子搖搖幌幌，猶似喝醉了一般，一手扶住柱子，不住咳嗽，說道：「可惜，可……可惜功敗垂成，我……我是不中用了。」

陸先生道：「是『七蟲軟筋散』？是『千里銷魂香』？是……是『化……化血……腐骨粉』？」連說了三種劇毒藥物的名稱，說到「化血腐骨粉」時，聲音顫抖，顯得害怕已極。

青龍使右肺受傷，咳嗽甚劇，答不出話。陸先生道：「韋公子卻怎地沒有中毒？啊，是了！」他突然省悟，這「是了」二字，叫得極響，說道：「你短劍上搽了『百花腹蛇膏』，妙計，妙計。韋公子，請你聞一聞青龍使那兩柄短劍，是不是劍上有一陣花香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劍上有毒？我才不去聞呢。」說道：「就在這裏也香得緊呢。」

陸先生臉現喜色，道：「是了，這『百花腹蛇膏』遇到鮮血，便生濃香，本是煉製香料的一門秘法，常人聞了，只有精神舒暢，可是……可是我們住在這靈蛇島上，人人都服慣了『雄黃藥酒』，以避毒蛇，這股香氣一碰到『雄黃藥酒』，那便使人筋骨酥軟，一十二個時辰不解。許大哥，真是妙計。這『百花腹蛇膏』在島上本是禁物，原來你暗中早已有備，你定有三四個月沒喝雄黃藥酒了。」

青龍使坐倒在地，正好坐在兩名少年身上，搖頭說道：「人算不如天算，到頭來還是中了洪安通的毒手。」

幾名少年喝道：「大膽狂徒，你膽敢呼喚教主的聖名。」

青龍使慢慢站起，拾起一柄長劍，一步步向洪教主走去，道：「洪安通的名字叫不得？咳咳……我殺了這惡賊之後……咳咳……還叫不叫得？」數百名少年男女都驚呼起來。

過了一會，只聽得黃龍使蒼老的聲音道：「許兄弟，你去殺了洪安通，大夥兒奉你為神龍教教主。大家快唸：咱們奉許教主號令，忠心不貳。」

大廳上沉默片刻，便有數十人唸了起來：「咱們奉許教主號令，忠心不貳。」有些聲音堅決，有些顯得遲疑，頗為參差不齊。

青龍使走得兩步，咳嗽一聲，身子幌幾下，他受傷極重，但勉力掙扎，說甚麼要先殺了洪教主。

洪夫人忽然格格一笑，說道：「青龍使，你沒力氣了，你腿上半點力氣也沒了，你胸口鮮血湧了出來，快流光啦。你不成啦。坐下罷，疲倦得很，坐下罷，對了，坐下休息一會。你放下長劍，待會兒坐到我身旁來，讓我治好你的傷。對啦，坐倒罷，放下長劍。」越說聲音越是溫柔嬌媚。

青龍使又走得幾步，終於慢慢坐倒，錚的一聲，長劍脫手落地。

黃龍使眼見青龍使再也無力站起，大聲道：「許雪亭，你這奸賊癡心妄想，他媽的要做教主，你撒泡尿自己照一照，這副德行像是不像。」

赤龍使無根道人喝道：「殷錦，你這卑鄙無恥的小人，見風使舵，東搖西擺。老道手腳一活，第一個便宰了你。」

黃龍使殷錦道：「你狠甚麼？我……我……」欲待還口，見青龍使許雪亭搖搖幌幌的又待站起，眼見這場爭鬥不知鹿死誰手，又住了口。

一時廳上數百人的目光，都注視在許雪亭身上。

洪夫人柔聲道：「許大哥，你倦得很了，還是坐下來罷。你瞧著我，我唱個小曲兒給你聽。你好好歇一歇，以後我天天唱小曲兒給你聽。你瞧我生得好不好看？」

許雪亭唔唔連聲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好看得很……不過我……我不敢多看……」說著又即坐倒，這一次再也站不起來，但心中雪亮，自己只要一坐不起，殺不了教主，數百人中以教主功力最為深厚，身上所中之毒定是他最先解去，那麼一眾老兄弟人人無倖，盡數要遭他毒手，說道：「陸……陸先生，我動不了啦，你給想……想……咳咳……想個法子。」

陸先生道：「韋公子，這教主十分狠毒，待會他身上所中的毒消解，便將大夥兒殺死，連你也活不成。你快去將教主和夫人殺了。」

這幾句話他就是不說，韋小寶也早明白，當下拾起一柄劍，慢慢向教主走去。

陸先生又道：「這洪夫人狐狸精，儘會騙人，你別瞧她的臉，不可望她眼睛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挺劍走上幾步。

洪夫人柔聲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說我生得美不美？」聲音中充滿了銷魂蝕骨之意。韋小寶心中一動，轉頭便欲向她瞧去。胖頭陀大喝一聲：「害人精，看不得！」韋小寶一凜，緊緊閉住了眼睛。洪夫人輕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瞧啊，向著我，睜開了眼。你瞧，我眼珠子裏有你的影子！」

韋小寶一睜眼，見到洪夫人眼波盈盈，全是笑意，不由得心中大盪，隨即舉劍當胸，向著洪教主走去，心道：「你這樣的美人兒，我真捨不得殺，你的老公卻非殺不可。」

忽然左側有個清脆的聲音說道：「韋大哥！殺不得！」

這聲音極熟，韋小寶心頭一震，向聲音來處瞧去，只見一名紅衣少女躺在地下，秀眉俊目，正是小郡主沐劍屏。他大吃一驚，萬想不到竟會在此和她相遇，至於她身穿赤龍門少女的紅衣，反不覺如何驚奇了，忙俯身將她扶起，問道：「你怎麼會在這裏？」

沐劍屏不答他的問話，只道：「你……你千萬殺不得教主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你投了神龍教？怎……怎麼會？」沐劍屏全身軟得便如沒了骨頭，將頭靠在他肩上，一張小口剛好湊在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你如殺了教主和夫人，我就活不成了。那些老頭子恨死了我們，非盡數殺了我們這些少年人不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要他們不來害你，他們會答允的。」沐劍屏急道：「不，不！教主給我們服了毒藥，旁人解不來的。」

韋小寶和她久別重逢，本已十分歡喜，何況懷中溫香軟玉，耳邊柔聲細語，自是難以拒卻，又想她已給教主逼服了毒藥，旁人解救不得，那麼殺了教主，便是害死懷中這個小美人兒，此事萬萬不可，只一件事為難，低聲道：「我如不殺教主，教主身上毒性去了之後，就要殺死我了。」他將沐劍屏緊緊抱住，這句話就在她耳邊而說。

沐劍屏道：「你救了教主和夫人，他們怎麼還會殺你？」

韋小寶心想不錯，洪夫人這樣千嬌百媚，無論如何是殺不下手的，眼前正是建立大功的機會，只是胖頭陀、陸先生、無根道人這幾個，不免要給教主殺了。那無根道人十分豪傑，殺了他未免可惜。最好是既不殺教主和夫人，也保全了胖頭陀等人性命，便道：「正是！好老婆。就算教主要殺我，我也非救你不可。」說著在她左頰上親了一吻。

沐劍屏大羞，滿臉通紅，眼光中露出喜色，低聲道：「你立了大功，又是小孩，教主怎會殺你？」

韋小寶將沐劍屏輕輕放在地下，轉頭說道：「陸先生，教主是殺不得的，夫人也殺不得的。石碑上刻了字，說教主和夫人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，我怎敢害他們性命？他二位老人神通廣大，就是要害，也害不死的。」

陸先生大急，叫道：「碑文是假的，怎作得數？別胡思亂想了，快快將他二人殺了，否則大夥兒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韋小寶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陸先生，你不可說這等犯上作亂的言語。你有沒有解藥？咱們趕快得解了教主和夫人身上的毒。」

洪夫人柔聲說道：「對啦，小兄弟，你當真見識高超。上天派了你這樣一位少年英雄下凡，前來輔佐教主。神龍教有了你這樣一位少年英雄，真是大家的福氣。」這幾句話說得似乎出自肺腑，充滿了驚奇讚嘆之意。

韋小寶聽在耳裏，說不出的舒服受用，笑道：「夫人，我不是神龍教的人。」

洪夫人笑道：「那再容易也沒有了。你現下即刻入教，我就是你的接引人。教主，這位小兄弟為本教立了如此大功，咱們派他個甚麼職司才是？」

教主道：「白龍門掌門使鍾志靈叛教伏法，咱們升這少年為白龍使。」

洪夫人笑道：「好極了。小兄弟，本教以教主為首，下面就是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龍使。像你這樣一入教就做五龍使，那真是從所未有之事。足見教主對你倚重之深。小兄弟，你姓韋，我們是知道的，你的大號叫作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叫韋小寶，江湖上有個外號，叫作『小白龍』。」他想起那日茅十八給他杜撰了個外號，覺得若無外號，不夠威風，想不到竟與今日之事不謀而合。

洪夫人喜道：「你瞧，你瞧！這是老天爺的安排，否則那有這樣巧法。教主金口，一言既出，決無反悔。」

陸先生大急，說道：「韋公子，你別上他們的當。就算你當了白龍使，他們一不喜歡，若要殺你，還不是易如反掌？白龍使鍾志靈便是眼前的榜樣。你快去殺了教主和夫人，大家奉你為神龍教的教主便了。」

此言一出，眾人皆是一驚。胖頭陀、許雪亭、無根道人等都覺這話太過匪夷所思，但轉念一想，若不奉他為教主，教中再無比白龍使更高的職位，眼前情勢惡劣之極，眾人性命懸於其手，也只有這樣，才能誘得他去殺了教主和夫人，只消渡過難關，諒這小小孩童就算真的當了教主，也逃不過眾人的掌握。當下眾人齊道：「對，對，我們齊奉韋公子為神龍教教主，大夥兒對你忠心耿耿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動，斜眼向洪夫人瞧去，只見她半坐半臥的靠在竹椅上，全身猶似沒了骨頭一般，胸口微微起伏，雙頰暈紅，眼波欲流，心想：「做教主沒甚麼好玩，這個教主夫人可真美得要命。我如做了教主，你這教主夫人可還做不做哪？」

但這念頭只在腦海中一幌而過，隨即明白：「這些人個個武功高強，身上毒性一解，我又怎管他們得了？這是過橋抽板。」過橋抽板的事，他在天地會青木堂中早已有過經歷，天地會的兄弟都是英雄好漢，過了橋之後不忙抽板，這些神龍教的傢伙，豈有不大抽特抽、抽個不亦樂乎的？教主夫人雖美，畢竟自己的小命更美，當下伸了伸舌頭，笑道：「教主我是當不來的，你們說這種話，沒的折了我的福份，而且有點兒大逆不道。這樣罷，教主、夫人，大家言歸於好，今日的帳，雙方都不算。陸先生、青龍使他們冒犯了教主，請教主寬宏大量，不處他們的罪。陸先生，你取出解藥來，大家服了，和和氣氣，豈不是好？」

洪教主不等陸先生開口，立即說道：「好，就是這麼辦。白龍使勸我們和衷共濟，不咎既往，本座嘉納忠言，今日廳上一切犯上作亂之行，本座一概寬赦，不再追究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青龍使，教主答應了，那不是好得很嗎？」

陸先生眼見韋小寶無論如何是不會去殺教主了，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教主、夫人，你們兩位請立下一個誓來。」

洪夫人道：「我蘇荃決不追究今日之事，若違此言，教我身入龍潭，為萬蛇所噬。」

洪教主低沉著聲音道：「神龍教教主洪安通，日後如向各位老兄弟清算今日之事，洪某身入龍潭，為萬蛇所噬，屍骨無存。」

「身入龍潭，為萬蛇所噬」，那是神龍教中最重的刑罰，教主和夫人當眾立此重誓，雖為勢所迫，卻也是決計不能反口的了。陸先生道：「青龍使，你意下如何？」許雪亭奄奄一息，道：「我……我反正活不成了。」陸先生又問：「無根道長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無根道人大聲道：「就是這樣。洪教主原是我們老兄弟，他文才武功，勝旁人十倍，大夥兒本來擁他為主，原無二心。自從他娶了這位夫人後，性格大變，只愛提拔少年男女，將我們老兄弟一個個的殘殺。青龍使這番發難，只求保命，別無他意。教主和夫人既已當眾立誓，決不追究今日之事，不再肆意殺害老兄弟，大家又何必反他？再說，神龍教原也少不得這位教主。」

一眾少年少女縱聲高呼：「教主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。」

陸先生道：「韋公子，你沒喝雄黃藥酒，不中百花腹蛇膏之毒，致成今日之功，冥冥之中，自有天意。要解此毒，甚是容易，你到外面去舀些冷水來，餵了各人服下即可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毒原來如此易解。」走到廳外，卻找不到冷水，繞到廳後，見一排放著二十餘隻七石缸，都裝滿了清水，原來是防竹廳失火之用，當下滿滿提了一桶清水，回到廳中，先舀一瓢餵給教主喝下，其次餵給洪夫人。第三瓢卻餵給無根道人，說道：「道長，你是英雄好漢。」第四、五瓢餵了胖頭陀和陸先生，第六瓢餵給沐劍屏。

各人飲了冷水，便即嘔吐，慢慢手腳可以移動。韋小寶又餵數人後，陸先生已可起立行走，過去扶起青龍使許雪亭，為他止血治傷。胖頭陀等分別去提冷水，灌救親厚的兄弟。不久沐劍屏救了幾名紅衣少女。一時大廳上嘔吐狼藉，臭不可當。

洪夫人道：「大家回去休息，明日再行聚會。」

洪教主道：「本座既不究既往，眾兄弟自夥之間，也不得因今日之事，互相爭吵尋仇，違者重罰。五龍少年不得對掌門使不敬，掌門使也不可藉故處置本門少年。」

眾人齊聲奉令，但疑忌憂慮，畢竟難以盡去。

洪夫人柔聲道：「白龍使，你跟我來。」韋小寶還不知她是在呼喚自己，見她招手，這才想起自己已做了神龍教的白龍使，便跟了過去。

教主和夫人並肩而行，出了大廳，已可行動的教眾都躬身行禮，高聲叫道：「教主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！」

※※※

教主和夫人沿著一條青石板路，向廳左行去，穿過一大片竹林，到了一個平台之上。台上築著幾間大竹屋，十餘名分穿五色衣衫的少年男女持劍前後把守，見到教主，一齊躬身行禮。洪夫人領韋小寶進了竹屋，向一名白衣少年道：「這位韋公子，是你們白龍門新任的掌門使，請他在東廂房休息，你們好好服侍。」說著向韋小寶一笑，進了內堂。

幾名白衣少年躬身向韋小寶道：「屬下少年參見座使。」韋小寶在皇宮中做慣了首領太監，在天地會中又做慣了香主，旁人對他恭敬，已毫不在乎，只點了點頭。

幾名白衣少年引他進了東廂房，獻上茶來。雖說是廂房，卻也十分寬敞，陳設雅潔，桌上架上擺滿了金玉古玩，壁上懸著字畫，床上被褥華美，居然有點皇宮中的派頭。

幾名白衣少年見洪夫人言語神情之中，顯然對韋小寶極為看重，而教主這「仙福居」更是從無外人在此過宿，白龍使享此殊榮，地位更在其他四使之上了。這些少年在此守衛，不知適才大廳中的變故，但見韋小寶位尊得寵，一個個過來大獻殷勤。

當日下午，韋小寶向幾名白衣少年問了五龍門的各種規矩。原來神龍教下分五門，每一門統率數十名老兄弟、一百名少年，數百名尋常教眾。掌門使本來都是教中立有大功的高手宿將，但教主近來全力提拔新秀，往往二十歲左右之人，便得出掌僅次於掌門使的要職，韋小寶年紀雖小，卻也無人有絲毫詫異。

次晨洪教主和夫人又在大廳中召集會眾。各上臉上都有惴惴不安之色，教主雖已立誓不再追究，但他城府極深，誰也料不到他會有甚麼厲害手段使出來。

教主和夫人升座。韋小寶排在五龍使班次的第四位，反在胖頭陀和陸先生之上。

洪教主問道：「青龍使的傷勢怎樣？」陸先生躬身道：「啟稟教主，青龍使傷勢不輕，性命是否能保，眼下還是難說。」教主從懷中取出一個醉紅小瓷瓶，道：「這是三顆天王保命丹，你拿去給他服了。」說著也不見他揚手，那瓷瓶便向陸先生身前緩緩飛來。

陸先生忙伸手接住，伏地說道：「謝教主大恩。」他知這天王保命丹十分難得，是教主派遣部屬採集無數珍奇藥材製煉而成，其中的三百年老山人參、白熊膽、雪蓮等物，尤其難得，是教主大費心力所煉成的，前後也不過十來顆而已。許雪亭一服這三顆靈丹，性命當可無礙。

其餘老兄弟都躬身道謝，均想：「青龍使昨日對教主如此衝撞，更立心要害他性命，今日教主反賜珍藥，那麼他的的確確的不咎既往了。」無不大感欣慰。大廳中本來人人嚴加戒備，這時臉上都現笑容，不少人大吁長氣。

洪夫人笑道：「白龍使，聽說你在五台上見到一塊石碣，碣上刻有蝌蚪文字？」

韋小寶躬身道：「是！」

胖頭陀道：「啟稟教主、夫人，屬下拓得這碣文在此。」從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，打了開來，取出一張極大的拓片，懸在東邊牆上，拓片黑底白字，文字希奇古怪，無人能識。

洪夫人道：「白龍使，你若識得這些文字，便讀給大家聽聽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眼望拓文，大聲背誦陸先生所撰的那篇文字：「維大唐貞觀二年十月甲子……」慢慢的一路背將下去，偶爾遺忘，便說：「嗯，這個是甚麼字，倒也難認，是了，是個『魔』字。」背到「仙福永享，普天崇敬。壽與天齊，文武仁聖」，那四句時，將之改了一改，說是「仙福永享，連同夫人。壽與天齊，文武仁聖。」

這「連同夫人」四字，實在頗為粗俗，若教陸先生撰寫，必另有雅馴字眼，但韋小寶不通文理，那裏做得出甚麼好文章來？不將四字句改成五字，已十分難能可貴了。

洪夫人一聽到這四字，眉花眼笑，說道：「教主，碣文中果真有我的名字，倒不是白龍使胡亂捏造的。」

洪教主也十分高興，點頭笑道：「好，好！我們上邀天眷，創下這個神龍教來，原來大唐貞觀年間，上天已有預示。」

廳上教眾齊聲高呼：「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

無根道人等老兄弟也自駭然，均想：「教主與夫人上應天象，那可冒犯不得。」

韋小寶最後將八部四十二章經的所在也都一一唸了。洪夫人嘆道：「聖賢豪傑，惠民救世，固然上天早有安排，便連吳三桂這等人，也都在老天爺的算中。教主，這八部寶經，份中應屬本教所有，遲早都會到我神龍教來。」教主撚鬚微笑，道：「夫人說得是。」

眾人又大叫：「壽與天齊，壽與天齊！」

待人聲稍靜，洪教主道：「現在開香堂，封韋小寶為本教白龍門掌門使之職。」

神龍教開香堂，和天地會的儀節又自不同。韋小寶見香案上放著五隻黃金盤子，每隻盤子中都盛著一條小蛇，共分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。五條小蛇昂起了頭，舌頭一伸一縮，身子卻盤著不動。

韋小寶拜過五色「神龍」，向教主和夫人磕頭，接受無根道人等人道賀。洪夫人斟了三杯雄黃酒讓他飲下，笑道：「飲了此酒，島上神龍便都知道你是自己人，以後再也不會來咬你了。」教主賜了一串雄黃珠子，命他貼肉掛著，百毒不侵。跟著白龍門本門的執事和少年齊來參見掌門使。教主吩咐：「青龍掌門使因病休養，胖頭陀拓碣文有功，青龍門事務，暫由胖頭陀代理。待青龍使病癒，再行接掌。」胖頭陀躬身奉令。

教主又道：「五龍使和陸高軒六人，齊到後廳議事。」當即和夫人走下座來。廳上眾人高呼恭送，無根道人、韋小寶、胖頭陀、陸先生等都跟隨其後。韋小寶這時才知，原來陸先生的名字叫陸高軒。

※※※

那後廳便在大廳之後，廳堂不大，居中兩張大竹椅，教主和夫人就座。下面設了五張矮櫈，三位掌門使分別坐下，胖頭陀也坐了一張，說道：「白龍使請坐。」

韋小寶見陸先生沒有座位，微感遲疑。陸先生微笑道：「白龍使請坐，『潛龍堂』中，沒有我這等閒職教眾的座位。」韋小寶料想規矩如此，胖頭陀若不是代理青龍使，那也是沒有座位的了，便即坐下。陸先生站在黑龍使下首。

突然之間，殷錦等四人都站起來，韋小寶不明所以，跟著站起，只聽殷錦和陸先生等五人齊聲唸道：「教主寶訓……」韋小寶當即跟著唸下去：「……時刻在心。制勝克敵，無事不成。」他尖銳的童音，又比那五人更大聲了些。洪教主點了點頭，五人這才坐下。

洪教主道：「碣文所示，這八部四十二章經散處四方，可是黑龍使報稱，其中四部是在皇宮之內，卻是何故？」黑龍使道：「想來這四部經書本在少林寺、沐王府等處，後來給韃子搶入了宮中。」教主沉吟不語，黑龍使臉上懼意漸濃。

洪教主轉向胖頭陀，問道：「你師兄有消息回報沒有？」

胖頭陀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啟稟教主，瘦頭陀以前曾說，在鑲藍旗旗主府中，曾查到一些端倪，可是後來卻再也查不到甚麼了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動：「鑲藍旗旗主府中？那不是陶姑姑的師父去過的地方嗎？原來胖頭陀還有個師兄，叫做瘦頭陀。」只聽洪教主道：「你說我吩咐他儘快追查，不得懶散。」胖頭陀連聲答應。

過了一會，洪夫人微笑道：「黑龍使派人去皇宮裏取經，據他自己說，已經竭盡全力，可是至今一部經書也沒取來。這件事，咱們恐怕另得派一個福份大些的人去辦了。」

黃龍使殷錦忙道：「夫人高見。取經之事，想來和福份大小，干係極大。黑龍使也不是不努力，不肯替教主立功，可是始終阻難重重，多半是福氣不夠，因此寶經難以到手。」洪夫人微笑道：「依你之見，誰的福份夠呢？」殷錦道：「本教福氣最大的，自然是教主他老人家，其次是夫人。不過總不能勞動兩位大駕親自出馬。更其次福份最大的，首推白龍使。他識得碣文，又立下大功，印堂隱隱透出紅光，福份之大，教主屬下無人能出其右。」

教主撚鬚微笑，道：「但他小小孩童，能擔當這件大任麼？」

白龍使一職，在神龍教雖然甚尊，在韋小寶心裏，卻半點份量也沒有，他既陷身島上，只好隨遇而安，瞧著羞花閉月的洪夫人，自是過癮之極，但瞧得多了，如給教主發覺自己色迷迷的神色，難免有殺身之禍，還是儘速回北京為妙，聽教主這麼說，正是脫身的良機，便道：「教主，夫人，承蒙提拔，屬下十分感激，我本事是沒有的，但託了兩位大福氣，混進皇宮中去偷這四部寶經，倒也有成功的指望。」

洪教主點了點頭。洪夫人喜道：「你肯自告奮勇，足見對教主忠心。我知你聰明伶俐，福份又大，恐怕正是上天派來給教主辦成這件大事的。」

洪教主緩緩道：「據黑龍使稟報，他派在皇宮中的部屬傳出消息，小皇帝手下有個小太監，叫作甚麼小桂子的……」韋小寶大吃一驚：「拆穿西洋鏡，那可糟糕之極！」聽教主續道：「……小皇帝派了他去五台山，意欲不利於我教。我們接連派了幾批人手出去，要擒他來審問，章老三找他不到，胖頭陀也沒能成功，不料小桂子沒找到，卻遇上了你。」

殷錦聽教主語氣稍頓，說道：「那是教主洪福齊天！」

洪教主向他微微點了點頭，續道：「白龍使，你到得宮中，這小桂子的事，可得細細查一查，皇帝派他去五台山，到底有甚麼圖謀。」

韋小寶已嚇出了一身冷汗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下十分歡喜，聽教主口氣，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宮了；向胖頭陀瞧了一眼，心道：「你不洩漏我的秘密，算你是好人。」

洪夫人道：「那八部四十二章經之中，據說藏有強身保命、延年益壽的大秘密。想我們教主既然上蒙天眷，許以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，這八部經書，遲早自會落入教主手中。白龍使，你再去為教主立一大功，將這八部經書取來，教主自然另有封賞。」

韋小寶站了起來，躬身說道：「屬下粉身碎骨，也難報教主與夫人的大恩，自當盡忠報國，馬革裹屍。」這「盡忠報國，馬革裹屍」八個字，是他從說書先生那裏學來的，每逢大將出征，君王勉勵，大將就慷慨激昂，說了這八個字出來，他依樣葫蘆，用在此處，未免有點不倫不類。

洪夫人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效忠教主，那就好得很了。你去北京，要那幾個人相助，可隨便挑選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我自救脫身，教中有人跟了去，縛手縛腳。」說道：「人多了恐怕洩漏機密，啊，是了，赤龍使座下的少女，屬下想挑一兩人去，讓她們喬裝宮女，在宮裏行事較為方便。」他想到了沐劍屏，要將她帶去。

無根道人道：「這些小姑娘只怕沒甚麼用，只要教主和夫人允准，你隨便挑選就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多謝道長。」

陸高軒道：「啟稟教主、夫人，屬下昨日犯了重罪，深謝教主不殺之恩……」

洪教主揮一揮手，皺眉道：「昨日之事，大家不得記在心上，今後誰也不許再提。」

陸高軒道：「是，多謝教主。屬下想跟隨白龍使同去，託賴教主與夫人洪福，或能為教主立些微功，稍表屬下感激之誠。」洪教主點頭道：「陸高軒智謀深沉，武功高強，筆下更十分來得，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穩。很好，很好，你跟隨白龍使同去便了。」陸高軒尋思：「他說『一篇文章做得四平八穩』，杜撰碣文之事，他早就心中雪亮。」

胖頭陀說道：「啟稟教主、夫人，屬下也願隨同白龍使去北京為教主辦事。」教主點了點頭，見黃龍使也欲自告奮勇，說道：「人數多了，只怕洩漏行藏，就是你們兩個同去。一切行止，全聽白龍使的號令，不得有違。」陸高軒和胖頭陀躬身說道：「屬下遵命。」

洪夫人從懷中取出一條小龍，五色斑斕，是青銅、黃金、赤銅、白銀、黑鐵鑄成，說道：「白龍使，這是教主的五龍令，暫且交你執掌。教下數萬教眾，見此令有如親見教主。為了幹辦大事，付你生殺大權。立功之後，將令繳回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雙手恭恭敬敬的接過，心下發愁：「我只盼一回北京，再也不去理他甚麼神龍教、惡虎教。拿了她這個『五龍令』，從此麻煩可多得緊了。」

洪夫人道：「白龍使與陸高軒、胖頭陀三人暫留，餘人退去。」

無根道人和黑龍使、黃龍使三人行禮退出。

洪教主從身邊取出一個黑色瓷瓶，倒了三顆朱紅色的藥丸出來，說道：「三人奮勇赴北京幹事，本座甚是嘉許，各賜『豹胎易筋丸』一枚。」

胖頭陀和陸高軒臉上登時現出又是喜歡、又是驚懼的神色，屈右膝謝賜，接過藥丸，吞入肚中。韋小寶依樣葫蘆，跟著照做，接過「豹胎易筋丸」，當即吞服，過不多時，便覺腹中有股熱烘烘氣息升將上來，緩緩隨著血行，散入四肢百骸之中，說不出的舒服。

洪夫人道：「白龍使暫留，餘人退去。」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退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洪夫人微笑道：「白龍使，你使甚麼兵刃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屬下武藝低微，沒學過甚麼兵器，只有一把匕首防身。」洪夫人道：「給我瞧瞧。」

韋小寶從靴中拔出匕首，倒轉劍柄，雙手呈上。洪夫人接過一看，讚道：「好匕首！」拔下一根頭髮，放開了手，那根頭髮緩緩落上刃鋒，斷為兩截。教主也讚了聲：「好！」

韋小寶為人別的沒甚麼長處，於錢財器物卻看得極輕，眼見洪夫人對這匕首十分歡喜，心想要拍馬屁，就須拍個十足，說道：「這柄匕首，屬下獻給夫人。常言道得好：胭脂、寶劍、都要……都要獻給佳人。天下的佳人，再也沒有佳過夫人的了。」他曾聽說書先生說過多次，甚麼「寶劍贈烈士，紅粉贈佳人」，畢竟這兩句話太難，不易記得清楚。

洪夫人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對我們忠心，可不是空口說白話。我沒甚麼好東西給你，怎能要孩子的物事？你這番心意，我可多謝了。來，我傳你三招防身保命的招式，叫做『美人三招』，你記住了。」

她走下座來，取出一塊手帕，將匕首縛在自己右足小腿外側，笑道：「教主，勞你的大駕，演一下武功。」洪教主笑嘻嘻的緩步走近，突然左手一伸，抓住了夫人後領，將她身子提在半空。

這一下實在太快，韋小寶吃了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洪夫人身子微曲，纖腰輕扭，右足反踢，向教主小腹踹去。教主後縮相避，洪夫人順勢反過身來，左手摟住教主的頭頸，右手竟已握住了匕首，劍尖對準了教主後心，笑道：「這是第一招，叫做『貴妃回眸』，你記住了。」

這幾下乾淨利落，韋小寶看得心曠神怡，大聲喝采，叫道：「妙極！」心想：「那日我給胖頭陀抓著提起，半點法子也沒有，倘若早學了這招，一劍已刺死了他。」

教主將洪夫人身子輕輕橫放在地。洪夫人又將匕首插入小腿之側，翻身臥倒。教主伸出右足，虛踏她後腰，手中假裝持刀架住她頭頸，笑道：「投不投降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到這地步，又有甚麼法子？自然是大叫投降了。」

驀見夫人的腦袋向著她自己胸口鑽落，敵人架在頸中的一刀自然落空，她順勢在地下一個觔斗，在教主胯下鑽過，握著匕首的右手成拳，輕輕一拳擊在教主後心，只是劍尖向上。倘若當真對敵，這一劍自然插入了敵人背心。韋小寶又大叫一聲：「好！」

教主待她插回匕首後，將她雙手反剪，左手拿住她雙手手腕，右手虛執兵器，架在她的膚光白膩頭頸之中，笑道：「這一次你總逃不了啦。」夫人笑道：「看仔細了！」右足向前輕踢，白光閃動，那匕首已割斷她小腿上縛住的手帕，脫了出來。她右足順勢一勾，在匕首柄上一點，那匕首陡地向她咽喉疾射過去。

韋小寶驚叫：「小心！」只見她身子向下一縮，那匕首急射教主胸口。教主放開她手，仰天一個鐵板橋，撲的一聲，匕首在他胸口掠過，直插入身後的竹牆，直沒至柄。

洪夫人勾腳倒踢匕首，韋小寶已然嚇了一大跳，待見那匕首射向她咽喉，她在間不容髮之際避開，匕首又射向教主胸口，這一下勢在必中，教主竟又避開。這幾下險到了極處的奇變，只瞧得他目瞪口呆，心驚膽戰，喉頭那一個「好」字，竟叫不出來。

洪夫人笑問：「怎樣？」

韋小寶伸手抓住椅背，似欲跌倒，道：「可嚇死了我。」

洪教主洪安通和夫人見他臉色蒼白，嚇得厲害，聽了他這句話，那比之一千句、一萬句頌揚更是歡喜。他二人武功高強，多一個孩子的稱讚亦不足喜，但他如此擔心，足見對二人之忠。洪夫人明知故問：「匕首又不是向你射來，怕甚麼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怕……怕傷了夫人和……和教主。」洪夫人笑道：「傻孩子，那有這麼容易便傷到教主了？這一招叫做『飛燕迴翔』，挺不易練。教主神功蓋世，就算他事先不知，這一招也傷他不著。但世上除了教主之外，能夠躲得過這出其不意一擊的，恐怕也沒幾個。」

當下將這「美人三招」的練法細細說給他聽，雖說只是三招，可是全身四肢，無一處沒有關連，如何拔劍，如何低頭，快慢部位，勁力準頭，皆須拿捏得恰到好處。那第二招臥地轉身，叫作「小憐橫陳」。洪夫人又道：「這『美人三招』，用的都是個古代美人的名字，男人學了，未免有些不雅，好在你是孩子，也不打緊。」

韋小寶一招一式的跟著學，洪夫人細心糾正，直教了一個多時辰，才算是教會了，但真要能使，自非再要長期苦練不可，尤其第三招「飛燕迴翔」，稍有錯失，便殺了自己。洪夫人教他去打造一柄鈍頭的鉛劍，大小重量須和匕首一模一樣，以作練習之用。

洪安通在教眾之前，威嚴端重，不苟言笑，但此時一直陪著夫人教招，笑嘻嘻的在旁瞧著，竟然極有耐心，待夫人教畢，說道：「夫人的『美人三招』自是十分厲害，只不過中者必死。我來教你『英雄三招』，旨在降服敵人，死活由心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跪了下來，道：「叩謝教主。」

洪夫人笑道：「我可從沒聽你有『英雄三招』，原來你留了教好徒兒，卻不教我。」洪安通笑道：「這是剛才瞧了你的美人三招，臨時想出來的，現製現賣，也不知成不成。你給我指點指點。」洪夫人橫了他一眼，媚笑道：「啊喲，我們大教主取笑人啦。」洪安通道：「自來英雄難過美人關，英雄三招，當然敵不過美人三招。」洪夫人又是一陣媚笑，嬌聲道：「在孩子面前，也跟我說這些風話。」

洪安通自覺有些失態，咳嗽一聲，莊容說道：「白龍使年紀小，與人動手，極易給人抓住後頸，一把提起。夫人，你就將我當作是白龍使好了。」洪夫人笑道：「你可不能弄痛人家。」洪安通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洪夫人左手伸出，抓住他身子提了起來。洪安通身材魁梧，看來總有一百七八十斤。洪夫人嬌怯怯的模樣，居然毫不費力的一把便將他提起。

洪安通道：「看仔細了！」左手慢慢反轉，在夫人左腋底搔了一把。洪夫人格格一笑，身子軟了下來。洪安通左手拿住她腋下，右手慢慢迴轉，抓住她領口，緩緩舉起她身子，過了自己頭頂，輕輕往外摔出。洪夫人身子一著地，便淌了出去，如在水面滑溜飄行。

洪夫人笑聲不停，身子停住後，仍斜臥地下，並不站起。適才洪安通搔她腋底，反手擒拿，拋擲過頂，每一下都使得極慢，韋小寶看得清清楚楚，見他姿式優美，說不出的好看，行動雖慢，仍是節拍爽利，指搔掌握，落點奇準，比之洪夫人的出手迅捷，顯然又更難了幾倍。洪夫人笑道：「你格支人家，那是甚麼英雄了。」說著慢慢站起。

洪安通微笑道：「這招在真正英雄好漢手中，自然不會來搔你癢。可是白龍使倘若給敵人提起，定是頸下『大椎穴』給一把抓住，那是手足三陽督脈之會，全身使不出力道，只好去輕搔敵人腋底『極泉穴』，這穴屬手少陽心經，敵人非鬆手不可。白龍使有了力氣，便能甩敵過頂，一摔之際，同時拿閉了敵人肘後『小海穴』和腋下『極泉穴』，將他摔在地下，他已然動彈不得。」韋小寶拍手笑道：「這一招果然妙極。」洪安通道：「你熟練之後，出招自是越快越好。」

他跟著俯伏地下，洪夫人伸足重重踏住了他後腰，右手取過倚在門邊的門閂，架在他頸中，嬌聲笑道：「你投不投降？」洪安通笑道：「我早就投降了！我向你磕頭。」雙腿一縮，似欲跪拜，右臂卻慢慢的橫掠而出，碰到門閂，喀喇一聲響，門閂竟爾斷折。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他手臂倘若急速揮出，以他武功，擊斷門閂並不希奇，但如此緩緩的和門閂一碰，居然也將門閂震斷，卻大出意料之外。

洪安通道：「你縮腿假裝向人叩頭，乘勢取出匕首。你手上雖沒我的內力，但你的匕首鋒利異常，敵人任何兵器都可一削而斷。」他口中解說，突然間一個觔斗，向洪夫人胯下鑽去。

韋小寶一怔，心想他以教主之尊，怎地從女人胯下鑽過？雖然是他的妻子，似乎總是不妥。那知洪安通並非真的鑽過，只一作勢，左手已抓住夫人右腳足踝，右手虛點她小腹，道：「這是削鐵如泥的匕首，敵人便有天大膽子，也不敢掙扎。」說著慢慢站起。

洪夫人頭下腳上，給他倒提起來，笑道：「快放手，成甚麼樣子？」

洪安通哈哈大笑，右手摟住她腰，放直她身子，說道：「白龍使，你身材矮小，不能倒提敵人，那麼抓住他足踝一拖，就算拖他不起，匕首指住他小腹，敵人也只好投降。那時你便得在他胸口『神藏』『神封』『步廊』等要穴踢上幾腳，防他反擊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是，是！這幾腳是非踢不可的。」

洪安通雙手反負背後，讓夫人拿住，洪夫人拿著半截門閂，架在他頸中。洪安通笑道：「敵人拿住我雙手，自然扣住我手腕脈門，教我手上無力，難以反擊，當此情景，本來只好用腳……」他話未說完，洪夫人「啊」的一聲，笑著放手，跳了開去，滿臉通紅，道：「不能教孩子使這種下流招數。」

洪安通笑道：「『撩陰腿』那裏是下流招數了？」正色說道：「下陰是人身要害，中者立斃，即是名門大派的拳腳之中，也往往有『撩陰腿』這一招，少林派有，武當派也有，不足為奇。不過敵人在你背後，你雙手被制，頸中架刀，只好使『反撩陰腿』。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但敵人也必早防到你這一著，見你腿動，多半一刀先將你的小腦袋砍了下來。因此撩陰反踢這一招便用不著。」

他這時雙臂反在背後，給洪夫人抓住了手腕，突然雙手十指彎起，各成半球之形，身子向後一撞，十指便抓向洪夫人胸部。

洪夫人向後急縮，放脫了他手腕，啐道：「這又是甚麼英雄招式了？」

洪安通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人身胸口『乳中』『乳根』兩穴，不論男女，都是致命大穴。白龍使，那人既能將你雙手反剪握住，武功自是不低，何況多半已拿住你手腕穴道，就算給你抓中了，本來也不要緊，但他一見你使出這等手勢，自然而然的會向後一縮，待得想起你手上使不出力道，已然遲了一步。夫人，你再來抓住我雙手。」

洪夫人走上兩步，輕輕在他反剪的手背上打了一記，然後伸左手握住他雙手手腕，上身後仰，不讓他手指碰到自己胸口。洪安通道：「看仔細了！」背脊後撞，十指向洪夫人胸口虛抓。洪夫人明知他這一抓是虛勢，還是縮身避讓。

洪安通突然一個倒翻觔斗，身子躍起，雙腿一分，已跨在她肩頭，同時雙手拇指壓住她太陽穴，食指按眉，中指按眼，說道：「中指使力，戳瞎敵人眼睛，拇指使力，壓令敵人昏暈。但須防人反擊。」又是一個空心觔斗，倒翻出去，遠遠躍出丈餘，右手在小腿邊一摸，裝作摸出匕首，匕尖向外，左掌斜舉，說道：「敵人的眼睛如給你這樣一下戳瞎了，再撲上來勢道定然厲害無比，須防他抱住了你牢牢不放。」

韋小寶見這一招甚為繁複，宛似馬戲班中小丑逗趣一般，可是閃避敵刃、制敵要害，的具顯效，嘆道：「這一招真好，可就難練得緊了。」

洪安通道：「我教你的雖只三招，但其中包含擒拿、打穴、輕身三門功夫，有一項練得不到家，這三招便使不出。說到擒拿、打穴、輕身，每一項都須十年八年之功。但你只學跟這三招相干的，那便容易得多。」當下指點了穴道部位、擒拿手法、輕身腿勁，與他拆解數遍，演得不對便一一校正。只是韋小寶不敢騎到他頭頸中去，洪安通也沒教他試練。

洪夫人道：「教主，我這美人三招是師父所授，當年經過千錘百鍊的改正。你這英雄三招卻是臨時興之所至，隨意創制，比之我的美人三招又更厲害得多。不是當面捧你，大宗師武學淵深，實在令人拜服。」

洪安通抱拳笑道：「夫人謬讚，可不敢當。」

昨日韋小寶在大廳之上，見他不言不笑，形若木偶，心下對他很有點瞧不起，早就在想：「這樣一個呆木頭般的老傢伙，大家何必對他怕成這個樣子？」此刻見到他的真實功夫，那才死心塌地的佩服，說道：「把教主教的功夫練得純熟，那不算希奇。教主心裏要出甚麼新招，就隨手使了出來，那才真是天下無敵了。」洪夫人問道：「為甚麼天下無敵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敵人本事再大，教主使幾下新招出去，他認也不認得，自然只好大叫投降。」

洪安通和夫人齊聲大笑。一個微微點頭，一個道：「說得不錯。」

洪夫人又道：「教主，我這美人三招有三個美人的名字，你這英雄三招如此厲害，也得有三位大英雄的名頭才是。」洪安通微笑道：「好，我來想想。第一招是將敵人舉了起來，那是臨潼會伍子胥舉鼎，叫作『子胥舉鼎』。」洪夫人道：「好，伍子胥是大英雄。」洪安通道：「第二招將敵人倒提而起，那是魯智深倒拔垂楊柳，叫作『魯達拔柳』。」洪夫人道：「很好，魯智深是大英雄。你這第三招雖然巧妙，不過有點兒無賴浪子的味道，似乎不大英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格格嬌笑。

洪安通笑道：「怎麼會不大英雄？叫個甚麼招式好呢？嗯，我兩根食指扣住你眉毛，這叫作『張敞畫眉』。」洪夫人笑道：「張敞又不是英雄，給夫人畫眉，難道也算是英雄的一招？」洪安通笑道：「閨房之樂，有甚於畫眉者。你說給夫人畫眉不是英雄？」洪夫人紅暈雙頰，搖了搖頭。

韋小寶不知張敞是甚麼古人，心想給老婆畫眉毛，非但不是英雄，簡直是個怕老婆的孱漢，他也不懂洪安通掉文，乃是在跟妻子調笑，說道：「教主，你這一招騎在敵人頭頸裏，騎馬的大英雄可多得很，關雲長騎赤兔馬，秦叔寶騎黃驃馬。」

洪安通笑道：「對，不過關雲長的赤兔馬本來是呂布的，秦瓊又將黃驃馬賣了，都不大貼切。有了，這一招是狄青降伏龍駒寶馬，叫做『狄青降龍』，他降服的那匹寶馬，本來是龍變的。」

洪夫人拍手笑道：「好極！狄青上陣戴個青銅鬼臉兒，只嚇得番邦兵將大呼小叫，落荒而逃，那自然是位大英雄。只不過咱們叫作神龍教……」洪教主微笑道：「不相干，就算是龍，也有給人收伏得服服貼貼的時候。」洪夫人「呸」的一聲，滿臉紅暈，眼中水汪汪地滿是媚態。

當下韋小寶又將「美人三招」和「英雄三招」一一試演，手法身法不對的，洪安通和夫人再加指點。這六招功夫甚是巧妙，韋小寶一時之間自難學會。洪教主說不用擔心，只消懂了練習的竅門，假以時日，自能純熟。待得教畢，已是中午時分了。

洪夫人堅決不收匕首，還了給韋小寶，說道：「你武功還沒練好，這次去為教主辦事，須得這等利器防身。」又道：「白龍使，本教之中，能得教主親自點撥功夫的，除我之外，便是你一個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不知是屬下幾生修來的福氣。」洪夫人道：「你當忠心給教主辦事，以報答教主的恩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洪夫人道：「你這就去罷，明天一早和胖頭陀、陸高軒他們乘船出發，不用再來告辭了。」

韋小寶答應了，向二人恭恭敬敬的行禮，轉身出門，走到門邊，回頭道：「夫人，如果我活到八十歲，那時教主和夫人再各教我三招，好不好？」

洪夫人微微一怔，隨即明白這是他的善禱善頌，他現下不過十四五歲，到八十歲還有六十幾年，但教主和自己是壽與天齊，再活六十幾歲自是應有之義，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我答應你了。你八十歲生日，教主和我再各傳你三招。等到你一百歲大壽，我們又各傳三招，叫作『老壽星三招』、『老婆婆三招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夫人那時仍跟今日一樣年青美麗，多半你和教主更年青了些，傳我的是……是……『金童三招』、『玉女三招』。」

洪安通和夫人哈哈大笑。

※※※

胖頭陀和陸高軒兩人坐在廳外山石上等了甚久，始終不見韋小寶出廳，驚疑不定，不知有甚麼變故，待見他笑容滿臉的出來，才放了心。兩人想問，又不敢問。

韋小寶道：「教主和夫人傳了我不少精妙的武功。」胖頭陀和陸高軒齊聲道：「恭喜白龍使。本教之中，除了夫人之外，從未有人得教主傳過一招半式。」韋小寶洋洋得意，道：「教主也這麼說。」陸高軒道：「白龍使得教主寵幸，實是本教創教以來，從所未有。」向胖頭陀望了一眼，問韋小寶道：「教主和夫人可曾說起，何時賜給我們『豹胎易筋丸』的解藥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這『豹胎易筋丸』還得有解藥？難道……難道……這是毒藥？」陸高軒道：「也不能這麼說，咱們回家詳談。」向竹廳瞧了幾眼，臉上大有戒慎恐懼之色。

三人回到陸家，韋小寶見胖陸二人神色鬱鬱，心下起疑，問道：「這『豹胎易筋丸』是怎麼一回事？到底是毒藥還是靈丹？」胖頭陀嘆道：「是毒藥還是靈丹，那也得走著瞧呢！咱三人的性命，全在白龍使的掌握之中了。」韋小寶一驚，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

胖頭陀向陸高軒瞧去，陸高軒點了點頭。胖頭陀道：「白龍使，人家客氣的，叫我胖尊者，不怎麼客氣的，叫我胖頭陀。可是我瘦得這般模樣，全然名不副實，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兒奇怪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我早在奇怪，猜想人家跟你開玩笑，才這樣叫的。可是教主也叫你胖頭陀，他老人家可不會取笑你啊。」

胖頭陀嘆了口長氣，道：「我服豹胎易筋丸，這是第二次了，那真是死去活來，現在還常常做噩夢。我本來很矮很胖，胖頭陀三字，名不虛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啊，一服豹胎易筋丸，你就變得又高又瘦了？那好得很啊，你現在相貌堂堂，威武之極，從前是個矮胖子，一定不及現在神氣。」

胖頭陀苦笑，說道：「話是不錯，可是你想想，一個矮胖子，在三個月之內，身子忽然拉得長了三尺，全身皮膚鮮血淋漓，這番滋味好不好受？若不是運氣好，終於回歸神龍島，教主又大發慈悲，給了解藥，我只怕還得再高兩尺。」

韋小寶不禁駭然，道：「咱們三人也服了這藥丸，我再高兩尺，還不打緊。你如再高兩尺，那……那可未免太高了。」

胖頭陀道：「這豹胎易筋丸藥效甚是靈奇，服下一年之內，能令人強身健體，但若一年滿期，不服解藥，其中猛烈之極的毒性發作出來。卻也不一定是拉高人的身子，我師哥瘦頭陀本來極高，卻忽然矮了下去，他本來極瘦，卻變得腫脹不堪，十足成了個大胖子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胖尊者變瘦尊者，瘦尊者變胖尊者，兩人只消對掉名字，豈不是甚麼事都沒有了？」胖頭陀臉上微有怒色，搖頭道：「不成的。」韋小寶連忙道歉：「對不起，胖尊者，我說錯了，請勿見怪。」

胖頭陀道：「你執掌五龍令，我是下屬，就算打我罵我，我也不會反抗，何況這句話也不是有意損人。我和師兄二人的脾氣性格，相貌聲音，全然大不相同，單是一胖一瘦換個名字，並不能讓胖尊者變瘦尊者，瘦尊者變胖尊者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胖頭陀續道：「五年之前，教主派我和師哥去辦一件事。這件事十分棘手，等到辦成，已過期三天，立即上船回島，在船裏藥性已經發作，苦楚難當。師哥脾氣十分暴躁，狂性大發，將船上桅桿一腳踢斷了，這艘船便在大海中漂流，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我越來越高，越來越瘦，他偏偏越來越矮，越來越胖。這豹胎易筋丸能將矮胖之人拉成瘦長，高瘦之人壓成矮胖，洪教主也當真神通廣大之至。這樣漂流了兩個多月，那時只道兩人再也難以活命。船上糧食吃完，我們將梢公水手一個個殺來吃了，幸好僥天之倖，碰上了另一艘船，才得遇救，我們逼著那船立即駛來神龍島。教主見事情辦得妥當，我們又不是故意耽擱，便賜了解藥，我們這兩條性命才算撿了回來。」

韋小寶越聽越驚，轉頭向陸高軒瞧去，見他臉色鄭重，知道胖頭陀之言當非虛假，說道：「那麼我們在一年之內，定須取得八部四十二章經，回歸神龍島了？」

陸高軒道：「八部經書一齊取得，自是再好不過，但這談何容易？只要能取得一兩部，及時趕回，教主自然也會賜給解藥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手中已有六部，當真沒奈何時，便分一兩部給教主，又有何難？」當即放心，笑道：「這次倘若教主不賜解藥，說不定咱們小的變老，老的變小。我變成七八十歲的老公公，你們兩位卻變成了小娃娃，那可有趣得緊了。」

陸高軒身子一顫，道：「那……那也並非不能。」語氣之中，甚是恐懼，又道：「我潛心思索，這豹胎易筋丸多半是以豹胎、鹿胎、紫河車、海狗腎等等大補大發的珍奇藥材製煉而成，藥性顯然是將原來身體上的特點反其道而行之。猜想教主當初製煉此藥，是為了返老還童，不過在別人身上一試，藥效卻不易隨心所欲，因此……因此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因此教主自己就不試服，卻用在屬下身上。」

陸高軒忙道：「這是我的猜想，決計作不得準。請白龍使今後千萬不可提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兩位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教主定給解藥。兩位請坐，我去跟方姑娘說幾句話。」他昨日見到了沐劍屏，急於要告知方怡。

陸高軒道：「洪夫人已傳了方姑娘去，說請白龍使放心，只要你盡心為教主辦事，方姑娘在島上只有好處。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方……方姑娘不跟我們一起去？」陸高軒道：「洪夫人差人來傳了她去，有言留給內人，是這樣說的。還說赤龍門的那位沐劍屏沐姑娘也是一樣。」

韋小寶暗暗叫苦，他剛才跟無根道人說，要在赤龍門中挑選幾人同去，其意自然只在沐劍屏，那知洪夫人早已料到，顫聲問道：「夫人……夫人是不放心我？」

陸高軒道：「這是本教的規矩，奉命出外替教主辦事，不能攜帶家眷。」韋小寶苦笑道：「這兩個姑娘又不是我家眷。」陸高軒道：「那也差不多。」

韋小寶本來想到明日就可攜同方沐二女離島，心下十分歡喜，霎時之間，不由得沒精打采，尋思：「教主和夫人果然厲害，豹胎易筋丸箍子套在我頭上還不夠，再加上我大小老婆的兩道箍子。」

次日清晨，韋小寶剛起身，只聽得號角聲響，不少人在門外大聲叫道：「白龍門座下弟子，恭送掌門使出征，為教主忠心辦事。」跟著鼓樂絲竹響起。韋小寶搶出門去，只見門外排著三四百人，一色白衣，有老有少。眾人齊聲高呼：「掌門使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！」其後有數十名青衣教眾，是來相送代掌門使胖頭陀的。

韋小寶自覺神氣，登時精神一振，帶同胖頭陀、陸高軒二人，便即上船。正在和前來送行的無根道人、張淡月、殷錦等人行禮作別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兩騎馬馳到船邊。馬上兩人都身穿白衣，竟是方怡和沐劍屏二女。韋小寶大喜，心中怦怦亂跳，尋思：「莫非夫人回心轉意，又放她們和我同去麼？」

方沐二女翻身下馬，走上幾步。方怡朗聲說道：「奉教主和夫人之命，前來相送白龍使出征。」韋小寶心一沉：「原來只是送行。」方怡又躬身道：「屬下方怡、沐劍屏，奉夫人之命自赤龍門調歸白龍門，齊奉白龍使號令。」

韋小寶一怔，隨即恍然大悟：「原來你……你早已是神龍教赤龍門的屬下，一路上裝腔作勢，只是奉教主之命，騙我上神龍島來。胖尊者硬請不成功，你就來軟請。」想到此節，只覺滿心不是味兒，本想和她二人說幾句親熱話兒，卻也全無興致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對陸高軒道：「陸先生，服侍我的那小丫頭雙兒，你去叫人放出來，我要帶了同去。」陸高軒道：「這個……」韋小寶大怒，喝道：「甚麼這個那個的？快放！」

他厲聲一喝，陸高軒竟不敢違抗，應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向船上隨從囑咐了幾句。那人一躍上岸，飛奔而去。

過不多時，便見兩乘馬迅速奔來，當先一匹馬上乘者身形纖小，正是雙兒。她不等勒定馬匹，叫道：「公子！」便從鞍上飛身而起，輕輕巧巧的落在船頭。在無根道人等大高手眼中，這手輕功也不算如何了不起，只是見她年紀幼小，姿勢又甚美觀，都喝了聲采。

初時韋小寶見坐船駛走，生怕雙兒落入奸人之手，常自擔心，她武功雖強，畢竟年紀幼小，人又溫柔斯文，不明世務，在海船上無處可走，必定吃虧，待見到方怡也是神龍教下弟子，猛然想起，自己坐到島上的那艘船自然也是教中之物。他見到雙兒，十分喜歡，拉住她手，但見她容色憔悴，雙眼紅腫，顯是哭過不少次數，忙問：「有人欺侮了你嗎？」

雙兒道：「沒……沒有，我只是記掛著相公。他們……他們關了我起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啦，咱們回去了。」雙兒道：「這裏……毒蛇很多。」說著哇的一聲，又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向方怡又望了一眼，想起她引自己走入林中，讓毒蛇咬噬，諸多做作，海船上種種甜言蜜語，全是假意，不由得甚是氣憤，向她狠狠白了一眼，道：「開船罷！」

船上水手拔錨起碇，岸上鞭炮聲大作，送行諸人齊聲說道：「恭祝白龍使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為教主立下大功！」

海船乘風揚帆，緩緩離島。岸上眾人大聲呼叫：「教主寶訓，時刻在心……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若不知方姑娘已經入教，倒會時時刻刻記著她。這麼一來，倒也一無牽掛。」但想到來時方怡的柔情纏綿，心下不禁一片惆悵。又想：「她們兩個怎麼會入了神龍教，當真奇哉怪也。是了，她們給章老三一夥人捉了去，莊少奶說託人去救，定是救不出來，於是便給神龍救逼得入了夥。小郡主服了教主的毒藥，方姑娘當然也服了。嗯，方姑娘如不聽話，不來騙我上神龍島，她也得毒發身亡，那是無可奈何，倒也怪她不得。不過這小娘皮裝模作樣，騙老公不花本錢，不是好人！他媽的，神龍教到底是幹甚麼的？老子雖然做了白龍使，可就全然胡裏胡塗！」

想到這些事全因章老三而起，心道：「這老傢伙不知是屬於甚麼門，老子將來如回到神龍島，將他調到白龍門來，每天打這老傢伙三百板屁股。」又想：「章老三不知是不是在島上？他多半不敢稟報教主，說我就是小桂子，否則教主聽他說已捉到了我這麼個大人物，轉手又即放了，非殺他的頭不可。他是老傢伙，不是小白臉，教主和夫人本來就要殺了，犯了這樣的事，那還有不殺他媽的十七廿八次？對！胖頭陀不敢拆穿西洋鏡，章老三也不敢拆穿東洋鏡。只不過有一件事弄不明白，夫人喜歡小白臉，倒不奇怪，教主為甚麼也喜歡？」

# 第二一回 金剪無聲雲委地 寶釵有夢燕依人

不一日，海船到達秦皇島，棄船登岸，到了北京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要想法子混進皇宮去，可不知那一天方能得手，大夥兒須得找個安身之所。」當下陸高軒去租了一所住宅，是在宣武門頭髮胡同，甚是清靜，一行人搬了進去。

安頓已畢，韋小寶獨自出來，到甜水井胡同天地會的落腳處去一看，見住客已換了個茶葉商，打著會中切口問了幾句，那人瞠目不知，顯是會中已搬了地址。再踱去天橋，心想八臂猿猴徐天川就算也給逼著入了神龍教，不在天橋，會中其餘兄弟高彥超、樊綱、錢老本等或許可以撞上。那知在天橋來回踱了幾轉，竟見不到一個。

當下來到西直門上次來京住過的客店，取出三兩銀子，拋在櫃上，說要一間上房。掌櫃見他出手闊綽，招呼得十分恭敬。韋小寶又取五錢銀子，塞進店小二手裏，仍要上次住的那間天字第三號上房，碰巧這房並無住客，店小二算是白賺了五錢銀子。韋小寶喝了杯茶，躺在炕上閉目養神，聽得四下無聲，拔出匕首，撬開牆洞，順治皇帝交給他的那部經書好端端的便在洞裏。他打開油布，檢視無誤，將磚塊塞回牆洞。胖頭陀已成自己下屬，不必再叫侍衛來護送經書，於是把經書揣入懷中，逕向禁城走去。

走到宮外，守門侍衛見一個少年穿著平民服色，直向宮門走來，喝道：「小傢伙，幹甚麼的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不認識我麼？我是宮裏的桂公公。」那侍衛向他仔細一看，認了出來，果真是皇上身邊的大紅人桂公公，忙滿臉堆笑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你穿了這身衣服，嘻嘻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皇上差我去辦一件要緊事，趕著回話，來不及換衣服了。」那侍衛道：「是，是。桂公公紅光滿面，這趟差事定然順手得很，皇上定有大大賞賜。」

韋小寶回到自己住處，換了太監服色，將經書用塊舊布包了，逕到上書房來見皇帝。

康熙聽得小桂子求見，喜道：「快進來，快進來。」韋小寶快步走進，只見康熙站在內書房門口，喜孜孜的道：「他媽的，小桂子，快給我滾進來，怎麼去了這麼久？」這「他媽的」三字，他只在韋小寶面前才說，已憋得甚久。

韋小寶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恭喜皇上，天大之喜！」

康熙一聽，便知父皇果然尚在人世，心頭一陣激盪，身子幌了幾下，伸手扶住門框，說道：「進來慢慢的說。」胸口一酸，險些掉下淚來。

韋小寶走進內書房，回身將房門關了，上了門閂，在四周書架後巡了一趟，不見另有侍候皇帝的太監，才低聲說道：「皇上，我在五台山上見到了老皇爺。」

康熙緊緊抓住他手，顫聲道：「父皇……果然在五台山出了家？他……他說甚麼？」

韋小寶於是將在清涼寺中如何會見老皇爺，如何西藏的喇嘛意圖加害，自己如何奮勇救護，拚命保駕，如何幸得少林十八羅漢援手等情一一說了。這件事本已十分驚險，在他口中說來，另行加多了三分，自己的忠心英勇，那更是足尺加五。只聽得康熙手中捏了捏汗，連說：「好險，好險！」又道：「咱們即刻派一千名侍衛上山，加意衛護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老皇爺多半不願意。」於是又將順治的言語一一轉述。

康熙聽父親叫自己不用去五台山相會，又讚自己：「他是好皇帝，先想到朝廷大事，可不像我……」這幾句話，忍不住放聲哭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！」

韋小寶待他哭了一會，取出經書，雙手呈上，說道：「老皇爺要我對你說：『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，不可強求，能給中原百姓造福，那是最好。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，那麼咱們從那裏來，就回那裏去。』老皇爺又要我對你說：『要天下太平，「永不加賦」四字，務須牢牢緊記。他能做到這四字，便是對我好，我便心中歡喜。』」

康熙怔怔聽著，眼淚撲簌簌的流在包袱之上，雙手發抖，接了過去，打開包袱，見是一部四十二章經，翻了開來，第一頁寫著「永不加賦」四個大字，筆致圓柔，果是父親的親筆，嗚咽道：「父皇訓示，孩兒決不敢忘。」

他定了定神，細細詢問順治身子是否安康，現下相貌如何，在清涼寺中是否清苦之極。韋小寶一一據實稟告。康熙一陣傷心，又大哭起來。

韋小寶靈機一動：「他媽的，我也陪他大哭一場，他給我的賞賜一定又多了許多，反正眼淚又不用錢買。」說哭便哭，抽噎了幾下，眼淚長流，嗚嗚咽咽的哭得淒慘之極。康熙雖然悲痛難忍，哭泣出聲，但自念不可太失身份，因此不住強自抑制。韋小寶卻有意做作，竟然號啕大哭。這件本事，他當年在揚州之時，便已十分拿手，母親的毛竹板尚未打上屁股，他已哭得驚天動地，而且並非乾號，而是貨真價實的淚水滾滾而下，旁人決計難辨真偽。

康熙哭了一會，收淚問道：「我想念父皇，因而哭泣，你卻比我哭得還要傷心，那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見你哭得傷心，又想起老皇爺溫和慈愛，對我連聲稱讚，說我不顧性命的保駕，很喜歡我，心中更加難過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嗚咽不止，又道：「若不是我知道你掛念，趕著回來向你稟報，真想留在五台山上服侍老皇爺，也免得擔心他給壞人欺侮。」

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很好，我一定重重有賞。」

韋小寶眼淚還是不斷流下，抽抽噎噎的道：「皇上待我已經好得很，我也不要甚麼賞賜了，只盼老皇爺平安，我們做奴才的就快活得很了。」他在神龍島走了這一遭，耳聽得人人高呼「教主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」，絲毫不以為恥，不免臉皮練得更厚，拍馬屁的功夫大有長進，但教討人歡喜，言語更是誇張。

康熙信以為真，說道：「我也真擔心父皇沒人服侍。你說那個行顛行尚莽莽撞撞，甚是粗笨，父皇身邊沒個得力的人，好教人放心不下。小桂子，難得父皇這樣喜歡你……」韋小寶聽到這裏，張大了口，合不攏來，心裏暗暗叫苦：「啊喲！啊喲！這次老子要倒大霉，老子吹牛吹得過了份。」只聽康熙續道：「……本來嘛，我身邊也少不了你。不過做兒子的孝順父親，手邊有甚麼東西，總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。你是我最得力的手下，年紀雖小，卻十分能幹，對我父子都忠心耿耿……」韋小寶心中大叫：「乖乖龍的東，我的媽呀！你派老子去五台山陪老和尚，寧可叫我坐牢。」

果然聽得康熙說道：「這樣罷，你上五台山去，出家做了和尚，就在清涼寺中服侍我父皇……」韋小寶聽得局勢緊急，不但要陪老和尚，自己還得做小和尚，大事之不妙，無以復加，不等他說完，忙道：「服侍老皇爺是好得很，要我做和尚，這個……我可不幹！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也不是要你永遠做和尚。只不過父皇既一心清修，你也做了和尚，服侍起來方便些。將來……將來……你要還俗，自也由得你。」言下之意，是說日後順治老了，圓寂歸西，你不做和尚，誰也不會加以阻攔。

饒是韋小寶機變百出，這時卻也束手無策，他雖知小皇帝待自己甚好，但既出口差遣，倘若堅決不允，不但前功盡棄，說不定皇帝一翻臉，立即砍了自己腦袋，可不是好玩的，哭喪著臉，道：「我……我可又捨不得你……」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這一次卻是半點不假，千真萬確，乃是真哭，只不過並非為了忠君愛主之心，實在是不願去當小和尚。

康熙大為感動，輕拍他肩頭，溫言道：「這樣罷，你去做幾年和尚，服侍我父皇，然後我另行派人來，接替你回到我身邊，豈不是好？父皇不許我去朝見，我卻是非去不可的。那時候你又可見到我了，也不用隔多久。小桂子，你乖乖的，聽我吩咐，將來我給你一個好官做。」眼見韋小寶哭個不住，安慰他道：「你在廟裏有空，就讀書識字，以便日後做官，做個大官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將來做不做大官，管他媽的，眼前這小和尚只怕是做定了。」轉念一想：「我到得五台山上， 胡說八道一番，哄得老皇爺放我轉來，也非難事。只說小皇帝沒我服侍，吃不下飯，這次離開他一兩個月，便瘦了好幾斤，老皇爺愛惜兒子，定然命我回宮。」此計一生，便即慢慢收了哭聲，說道：「你差我去辦甚麼事，原是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別說去做和尚，就是烏龜王八蛋，那也做了。皇上放心，我一定盡心竭力，服侍老皇爺，讓他老人家身子康強，長命百歲……還有……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。」

康熙大喜，笑道：「你出京幾個月，居然學問也長進了，成語用得不錯。怎地在五台山上耽了這麼久？不容易見到老皇爺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心想神龍島之事，還是不說為妙，答道：「是啊，清涼寺的住持方丈，還有那位玉林老法師，說甚麼也不肯認廟裏有老皇爺，我又不好點破，只得在山上一座座廟裏轉來轉去的做法事，今天到顯靈寺去打醮，明天又到佛光寺放燄口。五台山上幾千個大和尚小和尚，我少說也識得了一千有零。若不是那些惡喇嘛囉唣老皇爺，只怕我今天還在布施僧衣齋飯呢。」康熙笑道：「你這下可破費不少哪！花了的銀子，都到內務府去領還罷。」他也不問數目，心想韋小寶立了大功，又肯去做小和尚，他愛開多少虛頭，儘可自便。

不料韋小寶道：「不瞞皇上說，上次你派我去抄鰲拜的家，奴才是很有點兒好處的。當時不好意思跟你稟報。這次去五台山，見到老皇爺，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訓，明白對皇上甚麼壞事都不可做，於是把先前得的銀子，都布施在廟裏了，也算是奴才幫皇上積些福德，盼望菩薩保祐，老皇爺和皇上早日團圓。這筆錢本來是皇上的，不用再領了。」心想你父子早日團圓，我也可少做幾天小和尚；同時有了這番話，日後如果有人告發，說我抄鰲拜家時吞沒巨款，此刻也已有了伏筆：「我代你布施在五台山上啦，還追問甚麼？」

康熙一聽，更是歡喜，連連點頭，問道：「五台山好不好玩？」

當下韋小寶說了些五台山上的風景。康熙聽得津津有味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先去，我不久就來。咱們總得想法子迎接父皇回宮，他老人家倘若一定不肯還俗復位，那麼在宮裏清修，也是一樣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那恐怕難得緊……」

忽聽得書房門外靴聲橐橐，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叫道：「皇帝哥哥，你怎麼還不來跟我比武？」說著砰砰幾聲，用力推門。康熙臉露微笑，道：「開了門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是誰？難道是建寧公主？」走到門邊，拔下門閂，打開房門。一個身穿大紅錦衣的少女一陣風般衝進來，說道：「皇帝哥哥，我等了你好久，你老是不來，怕了我啦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見這少女十五六歲年紀，一張瓜子臉兒，薄薄的嘴唇，眉目靈動，頗有英氣。

康熙笑道：「誰怕了你啦？我看你連我徒兒也打不過，怎配跟我動手。」那少女奇道：「你收了徒兒，那是誰？」康熙左眼向韋小寶一眨，說道：「這是我的徒兒小桂子，他的武功是我一手所傳。快來參見師姑建寧公主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果然是建寧公主。」他知道老皇爺共生六女，五女夭殤，只有這位公主長大（按：建寧公主其實是清太宗之女，順治之妹。建寧長公主的封號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。順治的女兒和碩公主是康熙的姊姊，下嫁鰲拜之侄。但稗官小說不求事事與正史相合，學者通人不必深究），是皇太后親生。韋小寶極怕皇太后，平時極少行近慈寧宮，公主又不到皇帝的書房來，因此直至今日才得見到。他聽了康熙的話，知道是他兄妹鬧著玩，便即湊趣，笑嘻嘻的上前請安，說道：「師侄小桂子叩見師姑大人，師姑萬福金……」

建寧公主嘻嘻一笑，突然間飛起一腳，正中韋小寶下頦。這一腳踢來，事先竟沒半點朕兆，韋小寶又屈了一腿，躬身在她足邊，卻那裏避得開？他一句話沒說完，下巴上突然給重重踢了一腳，下顎合上，登時咬住了舌頭，只痛得他「啊」的一聲，大叫出來，嘴巴開處，鮮血流了滿襟。

康熙驚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建寧公主笑道：「皇帝哥哥，你的徒兒功夫膿包之極，我踢一腳試試他本事，他竟然避不開。我瞧你自己的武功，也不過如此了。」說著格格而笑。

韋小寶大怒，心中不知已罵了幾十句「臭小娘，爛小娘」，可是身在皇宮，公主究是主子，又怎敢罵出一個字來？

康熙慰問韋小寶：「怎麼？舌頭咬傷了？痛得厲害麼？」

韋小寶苦笑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！」舌頭受傷，話也說不清楚了。

建寧公主學著他口音，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性命丟了大半條！」又笑了起來，拉住康熙的手，道：「來，咱們比武去。」

先前皇太后教康熙武功，建寧公主看得有趣，纏著母親也教，皇太后點撥了一些。她見母親敷衍了事，遠不及教哥哥那樣用心，要強好勝，便去請宮中的侍衛教拳。東學幾招，西學幾式，練得兩三年下來，竟也小有成就。前幾日剛學了幾招擒拿手，和幾名侍衛試招，大家當然相讓，個個裝模作樣，給小公主摔得落花流水。她知眾侍衛哄她高興，反而不喜，便去約皇帝哥哥比武。康熙久不和韋小寶過招，手腳早已發癢，御妹有約，正好打上一架。

兩人在小殿中動起手來。康熙半真半假，半讓半不讓，五場比試中贏了四場。建寧公主氣不過，又去要母親教招。皇太后重傷初癒，精神未復，將她攆了出來。她只得再找侍衛，又學了幾招擒拿手，約好了康熙這天再打。

不料韋小寶回宮，長談之下，康熙早將這場比武之約忘了。他得到父皇的確訊，悲喜交集，心神恍惚，那裏還有興致和妹子鬧玩，說道：「此刻我有要緊事情，沒空跟你玩，你再去練練罷，過幾天再比。」

建寧公主一雙彎彎的眉毛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咱們江湖上英雄比武，死約會不見不散，你不來赴約，豈不讓天下好漢恥笑於你？你不來比武，那就是認栽了。」這些江湖口吻，都是侍衛們教的。

康熙道：「好，算我栽了。建寧公主武功天下第一，拳打南山猛虎，足踢北海蛟龍。」

建寧公主笑道：「足踢北海毛蟲！」飛起一腳，又向韋小寶踢來。

韋小寶側身閃避，她這一腳就踢了個空。她眼見皇帝今日是不肯跟自己比武的了，侍衛們身材魁梧，倘若真打，自己定然打不過，這個小太監年紀高矮都和自己差不多，身手又甚靈活，正好拿來試招，說道：「好！你師父怕了我，不敢動手，你跟我來。」

康熙向來對這活潑伶俐的妹子很是歡喜，不忍太掃她興，吩咐：「小桂子，你去陪公主玩玩，明日再來侍候。」

建寧公主突然叫道：「皇帝哥哥，看招！」握起兩個粉拳，「鐘鼓齊鳴」，向康熙雙太陽穴打去。康熙叫道：「來得好！」舉手一格，轉腕側身，變招「推窗望月」，在她背上輕輕一推。公主站立不定，向外跌了幾步。

韋小寶嗤的一聲笑。公主老羞成怒，罵道：「死太監，笑甚麼？」一伸手，抓住了他右耳，將他拖出書房。韋小寶若要抵擋閃避，公主原是抓他不住，但終究不敢無禮，只得任由她扭了出去。

建寧公主扭住他耳朵，直拉過一條長廊。書房外站著侍候的一大排侍衛、太監們見了，無不好笑，只是忌憚韋小寶的權勢，誰也不敢笑出聲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啦，快放手，你要到那裏，我跟著你去便是。」

公主道：「你這橫行不法的大盜頭子，今日給我拿住了，豈可輕易放手？我先行點了你的穴道再說。」伸出食指，在他胸口和小腹重重戳了幾下。她不會點穴，這幾下自然是亂戳一氣。韋小寶大叫：「點中穴道啦！」一交坐倒，目瞪口呆，就此不動。

公主又驚又喜，輕輕踢了他一腳，韋小寶毫不動彈。公主喝道：「起來！」韋小寶仍是不動。公主還道自己誤打誤撞，當真點中了他穴道：「我來給你解穴！」提足在他後腰一踢。韋小寶心道：「這臭小娘見解不開我的穴道，還要再踢。」當下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公主，你的點穴本事當真高明，只怕連皇上也不會。」公主道：「你這小太監奸滑得很，我幾時會點穴了？」但見他善伺人意，也自喜歡，說道：「跟我來！」

韋小寶跟隨著她，來到他和康熙昔日比武的那間屋子。公主道：「閂上了門，別讓人來偷拳學師。」韋小寶一笑，心道：「憑你這點微末功夫，有誰來偷拳學師了？」當即依言關門。公主拿起門閂，似是要遞給他，突然之間，韋小寶耳邊嘭的一聲，頭頂一陣劇痛，就此人事不知了。

待得醒轉，睜眼只見公主笑吟吟的扠腰而立，說道：「窩囊廢的，學武之人，講究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。我打你這一下，你怎麼不防備？還學甚麼武功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只覺頭痛欲裂，忽然左眼中濕膩膩的，睜不開來，鼻中聞到一股血腥氣，才知適才已給這一門閂打得頭破血流。

公主一擺門閂，喝道：「有種的，快起身再打。」呼的一聲，又是一閂打在他肩頭。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跳起身來。公主揮門閂橫掃，掠他腳骨。韋小寶側身閃開，伸手去奪門閂。公主叫道：「來得好！」門閂挑起，猛戳他胸口。韋小寶向左避讓，不料那門閂翻了過來，砰的一聲，重重打中了他右頰。

韋小寶眼前金星亂冒，踉蹌幾步。公主叫道：「你這綠林大盜，非得趕盡殺絕不可。」門閂橫掃，韋小寶撲地倒了。

公主大喜，舉門閂往他後腦猛擊而下。韋小寶只聽得腦後風聲勁急，大駭之下，身子急滾，砰的一聲，門閂打在地下。公主大叫：「啊喲！」這一下使力太重，震得虎口劇痛，大怒之下，在他腰間重重一腳。韋小寶叫道：「投降，投降！不打了！」公主舉門閂擊落，這一下打中他小腹，拍的一聲，幸好打中在他懷中所藏的五龍令上，韋小寶剛欲躍起，又摔了下來。公主一閂又是一閂，怒罵：「你這死太監，我要打你，你敢閃開？」

公主力氣雖不大，但出手毫不容情，竟似要把他當場打死。韋小寶驚怒交集，奮力轉身躍起。公主舉閂迎面打來，韋小寶左手擋格，喀喇一響，臂骨險斷。他心念急轉：「公主明明不是跟我鬧著玩，幹麼要打死我？啊！是了，她受了皇太后囑咐，要取我性命！」

一想到此節，決不能再任由她毆打，右手食中兩根手指「雙龍搶珠」，疾往公主眼中戳去。公主「啊喲」一聲，退了一步。韋小寶左足橫掃，公主撲地倒了，大叫：「死太監，你真打麼？」韋小寶夾手奪過門閂，便要往她頭頂擊落，只見她眼中露出又是恐懼、又是惱怒的神色，心中一驚：「這是皇宮內院，我這一門閂打下去，那是大逆不道之事，除非將她殺了，用化屍粉化去，否則後患無窮。」這麼一遲疑，手中高舉的門閂便打不下去。

公主罵道：「死太監，拉我起來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她真要殺我，可也不容易。」當即伸左手拉她起來。公主道：「你武功不及我，只不過我不小心絆了一交而已。剛才你已叫過投降，怎地又打？男子漢大丈夫，怎麼不守武林中的規矩？」

韋小寶額頭鮮血淋漓，迷住了眼睛，伸袖子去擦。公主笑道：「你打輸了，沒用東西。來，我給你擦擦血。」從懷中取出一塊雪白手帕，走近幾步。韋小寶退了一步，道：「奴才可不敢當。」公主道：「咱們江湖上英雄好漢，須當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」便用手帕去抹他臉上血漬。韋小寶聞到她身上一陣幽香，心中微微一蕩，此時兩人相距甚近，見到她一張秀麗的面龐，皮色白膩，心想：「這小公主生得好俊！」

公主道：「轉過身來，我瞧瞧你後腦的傷怎樣。」韋小寶依言轉身，心想：「先前我可是多疑了，原來小公主真是鬧著玩的，只不過她好勝心切，出手不知輕重。」公主伸手輕輕撫摸他後腦的傷處，笑問：「痛得厲害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還好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韋小寶背心一陣劇痛，腳下被她一勾，俯跌在地。原來公主悄悄取出藏在小蠻靴中的短刀，冷不防的忽施偷襲，左足踏住他背脊，提刀在他左腿右腿各戳一刀，笑道：「痛得厲害麼？你說『還好』，那麼再多戳幾刀。」

韋小寶大駭，暗叫：「老子要歸位！」背上有寶衣護身，短刀戳不進去，腿上這兩刀也非重傷，卻已痛得他死去活來，想要施展洪夫人所教的第二招「小憐橫陳」脫身，一來先受傷，沒了氣力，二來這一招並未練熟，掙了一掙，想要從她胯下鑽到她背後，但行動太慢，身子甫動，屁股上又吃了一刀，只聽她格格笑道：「痛得厲害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厲害之極了。公主武功高強，奴才不是你老人家的對手。江湖上的……好漢，大英雄，捉住了人，一定饒他性命。」公主笑道：「死罪可恕，活罪難饒。」蹲身便坐在他屁股上，喝道：「你動一動，我便一刀殺了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半動也不動。」可是公主剛好坐在他傷口上，痛得不住呻吟。

公主解下他腰帶，將他雙足縛住，用刀割了他衣襟，又將他雙手反剪縛住，笑道：「你是我的俘虜，咱們來練一招功夫，叫做……叫做『諸葛亮七擒孟獲』。」滿清皇族人人對三國故事十分熟悉，「三國演義」她已看過三遍。韋小寶看過這戲，忙道：「是，是，諸葛亮擒孟獲七擒七縱，建寧公主擒小桂子，只消一擒一縱。你一放我，我就不反了。你比諸葛亮還厲害七倍。」公主道：「不成！諸葛亮要火燒籐甲兵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奴才不……不穿籐甲。」公主笑道：「那麼燒你衣服也一樣。」韋小寶大叫：「不行，不行！」公主怒道：「甚麼行不行的。諸葛亮要燒便燒，籐甲兵不得多言。」見桌上燭台旁放著火刀火石，當即打燃了火，點了蠟燭。韋小寶叫道：「諸葛亮並沒燒死孟獲。你燒死了我，你就不是諸葛亮，你是曹操！」公主拈起他衣角，正要湊燭火過去點火，忽然見到他油光烏亮的辮子，心念一動，便用燭火去燒他辮尾。

頭髮極易著火，一經點燃，立時便燒了上去，嗤嗤聲響，滿屋焦臭。韋小寶嚇得魂飛天外，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！曹操燒死諸葛亮啦！」

公主握著他辮根，不住搖幌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這是一根火把，好玩得緊。」

轉眼之間，火頭燒近，公主放脫了手。韋小寶頃刻間滿頭是火，危急中力氣大增，一彈而起，挺頭往公主懷裏撞去。公主「啊喲」一聲，退避不及，韋小寶已撞上她小腹，頭上火焰竟然熄滅。公主雙手撲打衣衫上焦灰斷髮，始覺小腹疼痛，又驚又恐，提足在韋小寶頭上亂踢。踢得幾下，韋小寶已暈了過去。

迷糊中忽覺全身傷口劇痛，醒了過來，發覺自己仰躺在地，胸口袒裸，衣衫、背心、內衣竟然都被解開了，公主左手抓著一把白色粉末，右手用短刀在他胸口割了一道三四分深的傷口，將白粉撒入傷口。韋小寶大叫：「你幹甚麼？」

公主笑道：「侍衛說，他們捉到了強盜惡賊，賊人不招，便在他傷口裏加上些鹽，痛得他大叫救命，那就非招不可。因此我隨身帶得有鹽，專為對付你這等江湖大賊。」韋小寶但覺傷口中陣陣抽痛，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，我招啦！」公主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膿包，這麼快便招，有甚麼好玩？你要說：『老子今日落在你手裏，要殺要剮，皺一皺眉頭的不是好漢。』我再割你幾道傷口，鹽放得多些，你再求饒，那才有趣哪。」韋小寶大怒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這臭小娘……喂喂，我不是罵你，我……我不是好漢，我招啦，我招啦！」

公主嘆了口氣，要將鹽末丟掉，轉念一想，卻將鹽末都撒在他傷口之中，正色道：「我是建寧派掌門人，武功天下第一，擒住了你這無惡不作的大盜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好，我是江洋大盜，今日藝不如人，給武功天下第一的建寧派掌門人擒住，有死無生。江湖上道得好：殺人不過頭點地。在下既然服了，也就是了。」公主聽他滿口江湖漢子的言語，與張康年等侍衛說給她聽的相同，心中就樂了，讚道：「這才對啦，既然要玩，就該玩得像。」

韋小寶心中「臭小娘、爛小娘」的痛罵，全身傷口痛入了骨髓，一時捉摸不到她到底是奉太后之命來殺死自己，還是不過模擬江湖豪客行徑，心想這臭小娘下手如此毒辣，就算不過拿我玩耍，老子這條命還得送在她手裏，忽然想起當日恐嚇沐劍屏這條計策頗有效驗，小姑娘們都怕鬼，當下強忍疼痛，說道：「老子忽然之間，又不服了。掌門老師，你如有種，就放了我，咱們再來比劃比劃。你要是怕老子武功高強，不敢動手，那就一刀將我殺了。我變了冤鬼，白天跟在你背後，晚上鑽在你被窩裏，握住你脖子，吸你的血……」

公主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顫聲道：「我殺你幹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快放我！」公主道：「不放！死太監，你嚇我。」拿起燭台，用燭火去燒他臉。

燭火燒上臉，嗤的一聲，韋小寶吃痛，向後一仰，右肩奮力往她手臂撞去。公主手臂一動，燭台落地，燭火登時熄了。她大怒之下，提起門閂，又夾頭夾腦向他打去。韋小寶疼痛難當，害怕之極：「這次再也活不成了。」大叫一聲：「我死了！」假裝已死，再也不動。

公主怒道：「你裝死！快醒轉來，陪我玩！」韋小寶毫不動彈。公主輕輕踢了他一腳，見他絲毫不動，柔聲道：「好啦，我不打你了，你別死罷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我死都死了，怎能不死？狗屁不通。」

公主拔下頭髮上的寶釵，在他臉上、頸中戳了幾下，韋小寶忍痛不動。

公主柔聲道：「求求你，你……你……別嚇我，我……我不是想打死你，我只是跟你比武打架，大家玩兒，誰教你……誰教你這樣膿包，打不過我……」突然覺察到韋小寶鼻中有輕微的呼吸之聲，她心中一喜，伸手去摸他心口，只覺一顆心兀自跳動，笑道：「死太監，原來你沒死。這一次饒了你，快睜開眼來。」

韋小寶仍然不動，公主卻不再上他當了，喝道：「我挖出你的眼珠，教你死後變成個瞎鬼，找不到我。」拿起短刀，將刀尖指到他右眼皮上。韋小寶大驚，一個打滾，立即滾開。

公主怒道：「壞小鬼頭，你又來嚇我。我……我非刺瞎你的眼睛不可。」跳將過去，伸足猛力踏住他胸口，舉刀往他右眼疾戳下去。

這一下可不是假裝，她和身猛刺，刀勢勁急，不但要戳瞎他眼睛，勢必直刺入腦。韋小寶雙腿急曲，膝蓋向她胸口撞去，拍的一聲，公主身子一幌，軟軟摔倒。

韋小寶大喜，彎了身子，伸手拔出靴筒中匕首，先割開縛住雙腳的衣襟，一站起身，便在公主頭頂上重重踢了一腳，教她一時不得醒轉，這才將匕首插入桌腿，轉過身來，將縛住雙手的腰帶到刃鋒上去輕輕擦動，只擦得兩下，腰帶便即斷了。

他舒了一口長氣，死裏逃生，說不出的開心，身上到處是傷，痛得厲害，一時也不去理會，心想：「如何處置這臭小娘，倒是件天大的難事。聽她口氣，似乎當真是跟我玩耍，倘若是奉太后之命殺我，幹麼見我裝假死，反而害怕起來？可是小孩子玩耍，那有玩得這麼兇的？是了，她是公主，壓根兒就沒把太監宮女當人，人家死也好，活也好，她只當是捏死一隻螞蟻。」越想越氣，向她胸口又是一腳。

不料這一腳，卻踢得她閉住的氣息順了。公主一聲呻吟，醒了轉來，慢慢支撐著站起，罵道：「死太監，你……」韋小寶正自惱怒，伸手拍拍兩個耳光，當胸一拳，右足橫掃，公主又即跌倒。他跳將上去，倒騎在她背上，雙拳便如擂鼓，往她腿上、背上、屁股上用力打去，叫道：「死小娘、臭小娘，婊子生的鬼丫頭，老子打死了你。」公主大叫：「別打，別打！你沒規矩，我叫太后殺了你，叫……叫皇帝殺了你，凌……凌遲處死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寒，便即住手，轉念又想：「打也打了，索性便打個痛快。」揮拳又打，罵道：「老子操你十八代祖宗，打死你這臭小娘！」

打得幾下，公主忽然嗤的一笑。韋小寶大奇：「我如此用力打她，怎麼她不哭反笑？」從桌腿上拔出匕首，指住她頸項，左手將她身子翻了過來，喝道：「笑甚麼？」只見她眉眼如絲，滿臉笑意，似乎真的十分歡暢，並非做作，聽她柔聲說道：「別打得這麼重，可也別打得太輕了。」韋小寶摸不著頭腦，只怕她突施詭計，右足牢牢踏住她胸口，喝道：「你玩甚麼花樣，老子才不上當呢。」

公主身子一掙，鼻中嗯嗯兩聲，似要跳起身來。韋小寶喝道：「不許動。」在她額上用力一推，公主又即倒下。韋小寶只覺傷口中一陣陣抽痛，怒火又熾，拍拍拍拍四下，左右開弓，連打她四個耳光。公主又是嗯嗯幾聲，胸口起伏，臉上神情卻是說不出的舒服，輕聲說道：「死太監，別打我臉。打傷了，太后問起來，只怕瞞不了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臭小娘，你這犯賤貨，越是挨打越開心，是不是？」伸手在她左臂上重重扭了兩把，公主「哎唷，哎唷」的叫了幾聲，皺起眉頭，眼中卻孕著笑意。韋小寶道：「他媽的，舒不舒服？」

公主不答，緩緩閉上眼睛，突然間飛起一腳，踢中韋小寶大腿，正是一處刀傷的所在。韋小寶吃痛，撲上去按住她雙肩，在她臂上、肩頭、胸口、小腹使勁力扭。公主格格直笑，叫道：「死太監，小太監，好公公，好哥哥，饒了我罷，我……我……真吃不消啦。」

她這麼柔聲一叫，韋小寶心中突然一蕩，心想：「她這麼叫喚，倒像是方姑娘在海船中跟我說情話的模樣。」怒氣大減，然而她到底打甚麼主意，實是難測，於是依樣畫葫蘆，解下她腰帶，將她雙腳雙手綁住。公主笑道：「死小鬼頭兒，你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叫你別打壞主意害人。」站起身來，呼呼喘氣，全身疼痛，又欲暈去。

公主笑道：「小桂子，今天玩得真開心，你還打不打我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打我，我又怎敢打你？」公主道：「我動不來啦，你就是再打我，我也沒法子。」韋小寶吐了一口唾沫，道：「你不是公主，你是賤貨。」在她屁股上踢了一腳。

公主「哎唷」一聲，道：「咱們再玩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老子性命給你玩去了半條，還玩？我現在扮諸葛亮，也要火燒籐甲兵，把你頭髮和衣服都燒了。」公主急道：「頭髮不能燒……」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燒我衣裳好了，全身都燒起泡，我也不怕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呸，你不怕死，老子可不陪你發顛。我得去治傷了，傷口裏都是鹽，當真好玩麼？」這時才相信公主並無殺害自己之意，將她手上縛著的腰帶解開。

公主道：「真的不玩了？那麼明天再來，好不好？」語氣中滿是祈求之意。韋小寶道：「要是太后和皇上知道了，我還有命麼？」公主慢慢站起，道：「只要我不說，太后和皇上怎會知道？明天你別打我臉。身上傷痕再多也不打緊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明天不能來。我給你打得太厲害，一兩個月，養不好傷。」公主道：「哼，你明天不來？剛才你罵我甚麼？說操我的十八代祖宗。我的十八代祖宗，就是皇帝哥哥的十八代祖宗，是皇阿爸的十七代祖宗，太宗皇帝的十六代祖宗，太祖皇帝的十五代祖宗……」

韋小寶目瞪口呆，暗暗叫苦，突然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你不是老皇帝生的，我罵你的祖宗，跟皇上、老皇爺，甚麼太祖皇帝，太宗皇帝全不相干。」公主大怒，叫道：「我怎麼不是老皇爺生的？你這死太監胡說八道！明天午後我在這裏等你，你這死太監倘若不來，我就去稟告太后，說你打我。」說著捋起衣袖，一條雪白粉嫩的手臂之上，青一塊，黑一塊，全是給他扭起的烏青。韋小寶暗暗心驚：「剛才怎麼下手如此之重。」

公主道：「哼，你明天不來，瞧你要命不要？」

至此情景，韋小寶欲不屈服，亦不可得，只好點頭道：「我明天來陪你玩便是，不過你不能再打我了。」公主大喜，說道：「你來就好，我再打你，你也打還我好了。咱們江湖上好漢，講究恩怨分明。」韋小寶苦笑道：「再給你打一頓，我這條好漢就變成惡鬼了。」

公主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會當真打死你的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最多打得你半死不活。」見他臉色有異，嫣然一笑，柔聲道：「小桂子，宮裏這許多太監侍衛，我就只喜歡你一個。另外那些傢伙太沒骨氣，就是給我打死了，也不敢罵我一句『臭小娘，賤貨……』」學著他罵人的腔調：「婊子生的鬼丫頭！嘻嘻，從來沒人這樣罵過我。」

韋小寶又好氣，又好笑，道：「你愛挨罵？」公主笑道：「要像你這樣罵我才好。太后板起臉訓斥，要我守規矩，我可就不愛聽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你最好去麗春院。」心想：「你去做婊子，臭罵你的人可就多了。老鴇要罵要打，嫖客發起火來，也會又打又罵。」

公主精神一振，問道：「麗春院是甚麼地方，好不好玩？」韋小寶肚裏暗笑，道：「好玩極了，不過是在江南，你不能去。你只要在麗春院裏住上三個月，包你開心得要命，公主也不想做了。」公主嘆了口氣，悠然神往，道：「等我年紀大了，一定要去。」

韋小寶正色道：「好，好！將來我一定帶你去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馬難追。」他這句「駟馬難追」總記不住，「甚麼馬難追」是不說了，卻說成「死馬難追」。

公主握住他手，說道：「我跟那些侍衛太監們打架，誰也故意讓我，半點也不好玩。只有昨天皇帝哥哥跟我比武，才有三分真打，不過他也不肯打痛、扭痛了我。好小桂子，只有你一個，才是真的打我。你放心，我決計不捨得殺你。」突然湊過嘴去，在他嘴唇上親了一親，臉上一紅，飛奔出房。

韋小寶霎時間只覺天旋地轉，一交坐倒，心想：「這公主只怕是有些瘋了，我越打她罵她，她越開心。他媽的，這老婊子生的鬼丫頭，難道真的喜歡我這假太監？」想到她秀麗的面龐，心下迷迷糊糊，緩緩站起，支撐著回屋，筋疲力竭，一倒在床，便即睡著了。

這一覺直睡了五個多時辰，醒轉時天色已黑，只覺全身到處疼痛，忍不住呻吟，站起身來想洗去傷口中鹽末，那知一解衣服，傷口鮮血凝結，都已牢牢黏在衣上，一扯之下，又是一陣劇痛，不免又再「臭小娘、爛小娘」的亂罵一頓，當下洗去鹽末，敷上金創藥。

※※※

次日去見小皇帝，康熙見他鼻青目腫，頭髮眉毛都給燒得七零八落，大吃一驚，登時料到是那寶貝御妹的傑作，問道：「是公主打的？受的傷不重嗎？」

韋小寶苦笑道：「還好。師父，徒兒丟了您老人家的臉，只好苦練三年，再去找回這場子，為你老人家爭光。」

康熙本來擔心他怒氣沖天，求自己給他出頭，不過御妹雖然理屈，做主子的毆打奴才，總是理所當然之事，但如不理，卻又怕他到了五台山上，服侍父皇不肯盡心，正感為難，聽他這麼說，竟對此事並不抱怨，只當作一場玩耍，不由得大喜，笑道：「小桂子，你真好！我非好好賞賜你不可。你想要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不責弟子學藝不精，弟子已經感激萬分，甚麼賞賜都不用了。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師父傳授弟子幾招高招，以後遇險，不會再給人欺侮，也就是了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，好！」當下將太后所傳武功，揀了幾招精妙招數傳授給他。這幾招擒拿手法雖然也頗不凡，但比之洪教主夫婦所傳的六招卻差得遠了。韋小寶以前和他比武，這幾招也見他用過，此時一加點撥，不多時便學會了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以前和他摔交，便似朋友一般。但他是皇帝，我是奴才，這朋友總是做不久長。這次回北京來，眼見他人沒大了多少，威風卻大得多了。『小玄子』三字再也叫不出口，不如改了稱呼，也是拍馬屁的妙法。」當即跪下，咚咚咚磕了八個響頭，說道：「師父在上，弟子韋小寶是你老人家的開山大弟子。」

康熙一怔，登時明白了他的用意，一來覺得挺好玩，二來確也不喜他再以「小玄子」相稱，笑道：「君無戲言！我說過是你師父，只好收了你做徒弟。」叫道：「來人哪！」

兩名太監、兩名侍衛走進書房。康熙道：「轉過身來。」四人應道：「是。」但規矩臣子不得以背向著皇帝，否則極為不敬，四人不明康熙用意，只微微側身，不敢轉身。

康熙從書桌上拿起一把金剪刀，走到四人身後。四人又略略側身。康熙看了看四人的辮子，見其中一名太監的辮子最是油光烏亮，左手抓住了，喀的一聲，齊髮根剪了下來。那太監只嚇得魂飛天外，當即跪倒，連連叩頭，道：「奴才該死，奴才該死！」康熙笑道：「不用怕，賞你十兩銀子。大家出去罷！」四人莫名其妙，只覺天威難測，倒退了出去。

康熙將辮子交給韋小寶，笑道：「你就要去做和尚，公主燒了你頭髮，看來也是天意。上天假公主之手，吩咐你去落髮為僧。你先把這條假辮結在頭上，否則有失觀瞻。」

韋小寶跪下道：「是，師父愛惜徒弟，真是體貼之至。」康熙笑道：「你拜我為師，可不許跟旁人說起。我知你口緊，謹慎小心，這才答應。你若在外招搖，我掌門人立時便廢了你武功，將你逐出門牆。」韋小寶連稱：「是，是，弟子不敢。」康熙和他比武摔交，除了太后和海大富之外，宮中始終並無旁人得知，心想鬧著玩收他為徒，只要決不外傳，也不失皇帝的體面，但他生性謹細，特意叮囑一番。

康熙坐了下來，心想：「太后陰險毒辣，教我武功也決不會當真盡心，否則她將人打得骨節寸斷的厲害功夫，怎地半招也不傳我？我雖做了師父，其實比之這小子也強不了多少，沒甚麼高明武功傳他。少林寺的和尚武功極高，此番父皇有難，也是他們相救……」

想到此處，心中有了個主意，說道：「你去休息養傷，明天再來見我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下處，命手下太監去請御醫來敷藥治傷。傷處雖痛，卻均是皮肉之傷，並未損及筋骨，太醫說將養得十天半月，便即好了，不用擔心。

他吃過飯後，便去應公主之約，心頭七上八下，既怕她再打，卻又喜歡見她。

一推開門，公主一聲大叫，撲將上來。韋小寶早已有備，左臂擋格，右足一勾，右手已抓住了公主後領，將她按得俯身下彎。公主笑罵：「死太監，今天你怎麼厲害起來啦。」韋小寶抓住她左臂反扭，低聲道：「你不叫我好桂子、好哥哥，我把你這條手臂扭斷了。」

公主罵道：「呸！你這死奴才！」韋小寶將公主的手臂重重一扭，喝道：「你不叫，我將你這條手臂給扭斷了。」公主笑道：「我偏偏不叫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小娘皮的確犯賤。我越打她，她越歡喜。」左手拍的一聲，在她臂上重重打了一拳。公主身子一跳，卻格格的笑了起來。韋小寶道：「他媽的，原來你愛挨打。」使勁連擊數拳。

公主痛得縮在地下，站不起來，韋小寶這才停手。公主喘氣道：「好啦，現下輪到我來打你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，我不給你打。」心想這小娘下手如此狠辣，給她打將起來，隨時隨刻有性命之憂。公主軟語求懇，韋小寶只是不肯。

公主大發脾氣，撲上來又打又咬，給韋小寶幾個耳光，推倒在地，揪住頭髮，又打了一頓屁股，心想屁股也打了，也不用客氣啦，伸手在她全身到處亂扭。公主伏在他腳邊，抱住了他兩腿，將臉龐挨在他小腿之間，輕輕磨擦，嬌媚柔順，膩聲道：「好桂子，好哥哥，你給我打一次罷，我不打痛你便是。」韋小寶見她猶似小鳥依人一般，又聽她叫得親熱，心神蕩漾，便待答允。公主又道：「好哥哥，你身上出血，我見了比甚麼都喜歡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怒道：「不行！」提起左足，在她頭上踢了一腳，道：「放開了，我要去了。跟你磨在一起，總有一日死在你手裏。」公主嘆道：「你不跟我玩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太危險，時時刻刻會送了老命。」公主格格一笑，站起身來，道：「好！那麼你扶我回房去，我給你打得路也走不動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扶。」公主扶著牆壁，慢慢出去，道：「好桂子，明兒再來，好不好？」忽然左腿一屈，險些摔倒。韋小寶搶上去扶住。

公主道：「好桂子，勞你的駕，去叫兩名太監來扶我回去。」韋小寶心想一叫太監，只怕給太后知道，查究公主為甚麼受傷，只要稍有洩漏，那可是殺頭的罪名，只得扶住了她，道：「我扶你回房就是。」公主笑道：「好桂子，多謝你。」靠在他肩頭，向西而行。

公主的住處在慈寧宮之西、壽康宮之側。兩人漸漸走近慈寧花園，韋小寶想起太后的神氣，心下慄慄危懼。兩人行到長廊之下，公主忽然在他耳邊輕輕吹氣。韋小寶臉上一紅，道：「不……不要……」公主柔聲道：「為甚麼？我又不是打你。」說著將他耳垂輕輕咬住，伸出舌尖，緩緩舐動。韋小寶只覺麻癢難當，低聲道：「你如咬痛了我耳朵，我可永遠不來見你了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馬難追。」公主本想突然間將他耳垂咬下一塊肉來，聽了這句話，不敢再咬，只膩聲而笑，直笑得韋小寶面紅耳赤，全身酸軟。

到了公主寢宮，韋小寶轉身便走。公主道：「你進來，我給你瞧一件玩意兒。」這時建寧宮中的四名太監、四名宮女站在門外侍候，韋小寶已不敢放肆，只得跟了進去。公主拉著他手，直入自己臥室。兩名宮女跟著進來，拿著熱手巾給公主淨臉。公主拿起一塊手巾，遞給韋小寶。韋小寶接過，擦去臉上汗水。兩名宮女見公主對這小太監居然破格禮遇，連對太后皇上也沒這樣客氣，而這小太監竟也坦然而受，無禮之極，不由得都是呆了。

公主一瞥眼見了了，瞪眼道：「有甚麼好看？」兩名宮女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彎腰退出，那知已經遲了，公主一伸手，向近身一名宮女眼中挖去。那宮女微微一讓，一聲慘呼，眼珠雖沒挖中，臉上卻是鮮血淋漓，自額頭直至下巴，登時出現四條爪痕。兩名宮女只嚇得魂飛天外，疾忙退出。

公主笑道：「你瞧，這些奴才就只會叫嚷求饒，有甚麼好玩？」韋小寶見她出手殘忍，心想這小婊子太過兇惡，跟她母親老婊子差不多，還是及早脫身為是，說道：「公主，皇上差我有事去辦，我要去了。」公主道：「急甚麼？」反手關上了門，上了門閂。

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，不知她要幹甚麼怪事。公主笑道：「我做主子做了十五年，總是給人服侍，沒點味道，今兒咱們來換換班。你做主子，我做奴才。」韋小寶雙手亂搖，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我可沒這福氣。」公主俏臉一沉，說道：「你不答應嗎？我要大叫了，我說你對我無禮，打得我全身青腫。」突然縱聲叫道：「哎唷，好痛啊！」

韋小寶連連作揖，說道：「別嚷，別嚷，我聽你吩咐就是。」這是公主寢宮，外面有許多太監宮女站著侍候，她只消再叫得幾聲，立時便有人湧將進來，可不比那間比武的小屋，四下無人。公主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賤骨頭！好好跟你說，偏偏不肯聽，定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你才是賤骨頭，主子不做做奴才。」

公主屈下一膝，恭恭敬敬的向他請個安，說道：「桂貝勒，你要安息了嗎，奴才侍候你脫衣。」韋小寶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不睡。你給我輕輕的捶捶腿。」公主道：「是！」坐在地下，端起他右足，擱在自己腿上，輕輕捶了起來，細心熨貼，一點也沒觸痛他傷處。韋小寶讚道：「好奴才胚子，你服侍得我挺美啊。」伸手在她臉頰上輕輕扭了一把。公主大樂，低聲道：「主子誇獎了。」除下他靴子，在他腳上輕捏一會，換過他左足，捶了半晌，又脫下靴子按摩，說道：「桂貝勒，你睡上床去，我給你捶背。」

韋小寶給她按摩得十分舒服，心想這賤骨頭如不過足奴才癮，決不能放我走，便上床橫臥，鼻中立時傳入幽香陣陣，心想：「這賤骨頭的床這等華麗，麗春院中的頭等婊子，也沒這般漂亮的被褥枕頭。」公主拉過一條薄被，蓋在他身上，在他背上輕輕拍打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迷迷糊糊，正在大充桂貝勒之際，忽聽得門外許多人齊聲道：「皇太后駕到！」他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忙欲跳起。公主神色驚惶，顫聲道：「來不及逃啦，快別動，鑽在被窩裏。」韋小寶頭一縮，鑽入了被中，隱隱聽得打門之聲，只嚇得險些暈去。

公主放下帳子，轉身拔開門閂，一開門，太后便跨了進來，說道：「青天白日的，關上了門幹甚麼？」公主笑道：「我倦得很，正想睡一忽兒。」太后坐了下來，問道：「又在搞甚麼古怪玩意兒了？怎麼臉上一點也沒血色？」公主道：「我說倦得很啊。」

太后一低頭，見到床前一對靴子，又見錦帳微動，心知有異，向眾太監宮女道：「你們都在外面侍候。」待眾人出去，說道：「關上了門，上了閂。」公主笑道：「太后也搞甚麼古怪玩意兒嗎？」依言關門，順著太后的目光瞧去，見到了靴子，不由得臉色大變，強笑道：「我正想穿上男裝，扮個小子給太后瞧瞧。你說我穿了男裝，模樣兒俊不俊？」

太后冷冷的道：「得瞧床上那小子模樣兒俊不俊？」陡地站起，走到床前。

公主大駭，拉住太后的手，叫道：「太后，我跟他鬧著玩兒……」

太后手一甩，將她摔開幾步，捋起帳子，揭開被子，抓住韋小寶的衣領，提了起來。

韋小寶面向裏床，不敢轉頭和她相對，早嚇得全身簌簌發抖。

公主叫道：「太后，這是皇帝哥哥最喜歡的小太監，你……你可別傷他。」

太后哼了一聲，心想女兒年紀漸大，情竇已開，床上藏個小太監，也不過做些假鳳虛凰的勾當，算不了甚麼大事，右手一轉，將韋小寶的臉轉了過來，拍拍兩記耳光，喝道：「滾你的，再教我見到你跟公主鬼混……」突然間看清楚了他面貌，驚道：「是你？」

韋小寶一轉頭，說道：「不是我！」

這三字莫名其妙，可是當此心驚膽戰之際，又有甚麼話可說？

太后牢牢抓住他後領，緩緩道：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闖進來。你對公主無禮，今日可怨不得我。」公主急道：「太后，是我要他睡在這裏的，不能怪他。」太后左掌在韋小寶腦門輕輕一拍，左臂提起，便欲運勁使重手擊落，一掌便斃了他。

韋小寶於萬分危急之中，陡然想起洪教主所授那招「狄青降龍」，雙手反伸，在太后胸前摸了一把。太后吃了一驚，胸口急縮，叱道：「你作死！」

韋小寶雙足在床沿上一登，一個倒翻觔斗，已騎在太后頸中，雙手食指按住她眼睛，拇指抵住她太陽穴，喝道：「你一動，我便挖了你眼珠出來！」

他這一招並未練熟，本來難以施展，好在他站在床上而太后站在地下，一高一低，倒騎容易，而挖眼本來該用中指，卻變成了食指，倒翻觔斗時足尖勾下了帳子。這一招使得拖泥帶水，狼狽不堪，洪教主倘若親見，非氣個半死不可。雖然手法不對，但招式實在巧妙，太后還是受制，變起倉卒，竟然難以抵擋。

公主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小桂子不得無禮，快放了太后。」

韋小寶右腿一提，右手拔出匕首，抵在太后後心，這才從她頸中滑下。忽然拍的一聲，一件五色燦爛的物事落在地下，正是神龍教的五龍令。

太后大吃一驚，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東西……怎麼來的？」

韋小寶想起太后和神龍教的假宮女鄧炳春、柳燕暗中勾結，說不定這五龍令可以逼她就範，說道：「甚麼這東西那東西，這是本教的五龍令，你不認得嗎？好大的膽子！」

太后全身一顫，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韋小寶聽她言語恭順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說道：「見五龍令如見教主親臨，洪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太后顫聲道：「洪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俯身拾起五龍令，高舉過頂。韋小寶伸手接過，問道：「你聽不聽我號令？」太后道：「是，謹遵吩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教主寶訓，時刻在心。制勝克敵，無事不成！」

太后跟著恭恭敬敬的唸道：「教主寶訓，時刻在心。制勝克敵，無事不成。」

直到此刻，韋小寶才噓了口氣，放開匕首，大模大樣的在床沿坐了下來。

太后向公主道：「你到外面去，甚麼話也別說，否則我殺了你。」

公主一驚，應道：「是。」向韋小寶看了一眼，滿心疑惑，道：「太后，是皇帝哥哥的聖旨麼？」康熙年紀漸大，威權漸重，太監宮女以及御前侍衛說到皇上時，畏敬之情與日俱增，公主也早知太后對皇帝頗為忌憚。太后點頭道：「是。他是皇帝的親信，有要緊事跟我說，可千萬不能洩漏了，在皇帝跟前，更加不可提起。免得……免得皇帝惱你。」

公主道：「是，是。我可沒這麼笨。」說著走出房去，反手帶上了房門。

太后和韋小寶面面相對，心中均懷疑忌。過了一會，太后道：「隔牆有耳，此處非說話之所，請去慈寧宮詳談可好？」聽她用了個「請」字，又是商量的口吻，不敢擅作主張，韋小寶更加寬心，隨即又想：「這老婊子心狠手辣，騙我到慈寧宮中，不要使甚麼詭計，加害老子？」便點了點頭，低聲道：「我是本教新任白龍使，奉洪教主命令，出掌五龍令。」

太后登時肅然起敬，躬身道：「屬下參見白龍使。」

雖然韋小寶早已想到，太后既和黑龍門屬下教眾勾結，對洪教主必定十分尊敬，這五龍令對她多半有鎮懾之效，但萬萬想不到她自己竟然也是神龍教中的教眾，以她太后之尊，天下事何求不得，居然會去入了神龍教，而且地位遠比自己為低，委實匪夷所思，眼見她恭恭敬敬的行禮，不由得愕然失措。

太后見他默默不語，還道他記著先前之恨，甚是驚懼，低聲道：「屬下先前不知尊使身份，多有得罪，十分惶恐，還望尊使大度寬容。」但見他年紀幼小，竟在教中身居高位，終究難以盡信，隨即想到，近年來教主和夫人大舉提拔新進少年，教中老兄弟或被屠戮，或被疑忌，權勢漸失，這小孩新任白龍使，絕非奇事。又想：「就算他是真的白龍使，我此刻將他殺了，教中也無人知曉。這小鬼對我記恨極深，讓他活著，那可後患無窮。」殺機既動，眼中不由自主的露出狠毒之色。

韋小寶立時驚覺，暗道：「不好，老婊子要殺我。」低聲道：「剛才我擒住你的手法，你可知是誰傳授的？」太后吃了一驚，回想這小鬼適才所使手法，詭秘莫測，一招間便將自己制住，正是教主的手段，顫聲道：「莫非……莫非是教主的親傳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教主傳了我三十招殺手，洪夫人傳了我三十招擒拿手，比較起來，自然教主的手法厲害得多。不過他老人家的招數，一出手就取人性命，我不想殺你，因此只用了夫人所傳的一招『飛燕迴翔』。」他吹牛不用本錢，招數一加便加了十倍。

太后卻毫不懷疑，知道洪夫人所使的許多招數，確是都安上個古代美人的名字，不由得出了身冷汗，尋思：「幸虧他只以洪夫人的招數對付我，倘若使出教主所傳，此刻我早已性命不在了。」此時那裏還敢有加害之意？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多謝尊使不殺之恩。」

韋小寶得意洋洋的道：「我沒挖出你眼珠，比之夫人所授，又放寬三分了。」這話倒是不假，適才要挖太后眼珠，本來也可辦到，只是她重傷之餘，全力反擊，也必取了他性命。

太后越想越怕，道：「多謝手下留情，屬下感激萬分，必當報答尊使的恩德。」

韋小寶本來一見太后便如耗子見貓，情不自禁的全身發抖，那知此刻竟會將她制得貼貼服服，見她誠惶誠恐的站在面前，心中那份得意，當真難以言宣。他提起左腿，往右腿上一擱，晃了幾晃，低聲道：「這次隨本使從神龍島來京的，有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。」

太后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想胖陸二人是教中高手，居然為他副貳，適才幸而沒有魯莽，倘若將他打死了，別說教主日後追究，即是胖陸二人找了上來，那也是死路一條，眼見他雙頰上指痕宛然，正是自己所打的兩個耳光所留，顫聲道：「屬下過去種種，委實罪該萬死。尊使大人大量，後福無窮。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白龍使鍾志靈背叛教主，教主和夫人已將他殺了，派我接掌白龍門。黑龍使張淡月辦事不力，教主和夫人很是生氣，取經之事，現下歸我來辦。」

太后全身發抖，道：「是，是。」想起幾部經書得而復失，這些日子來日夜擔心，終於事發，顫聲道：「這件事說來話長，請尊使移駕慈寧宮，由屬下詳稟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好。」心想此事之中不明白地方甚多，正要查問，便站起身來。太后轉身去拔了門閂，開了房門，側身一旁，讓他先行。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太后啟駕啦！」太后低聲道：「得罪了！」走出門去。韋小寶跟在後面。數十名太監宮女遠遠相隨。

兩人來到慈寧宮。太后引他走進臥室，遣去宮女，關上了門，親自斟了一碗參湯，雙手奉上。韋小寶接過喝了幾口，心想：「我今日的威風，只有當年順治老皇爺可比。就算是小皇帝，太后也不會對他如此恭敬。」心中又是一陣大樂。

太后打開箱子，取出一隻錦盒，開盒拿出一隻小玉瓶，說道：「啟稟尊使：瓶中三十顆『雪參玉蟾丸』，乃是朝鮮國王的貢品，珍貴無比，服後強身健體，百毒不侵。其中十二顆請尊使轉呈教主，十顆請轉呈教主夫人，餘下八顆請尊使自服，算是……算是屬下一點兒微末心意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多謝你了。但不知這些藥丸跟『豹胎易筋丸』會不會衝撞？」太后道：「並無衝撞。恭喜尊使得蒙教主恩賜『豹胎易筋丸』，不知……不知屬下今年的解藥，教主是否命尊使帶來？」

韋小寶一怔，道：「今年的解藥？」隨即明白，太后一定也服了「豹胎易筋丸」，教主每年頒賜解藥，卻又解得並不徹底，須得每年服食一次，藥性才不發作，否則她身處深宮，高手侍衛無數，教主本事再大，也不能遙制，笑道：「你我二人都服了豹胎丸，那解藥自不能由我帶來了。」太后道：「是。不過尊使蒙教主恩寵，屬下如何能比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她嚇得這麼厲害，可得安慰她幾句。」說道：「教主和夫人說道，只要你盡忠教主，不起異心，努力辦事，教主總不會虧待你的，一切放心好了。」

太后大喜，說道：「教主恩德如山，屬下萬死難報。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本來是皇后，現下是皇太后，除了皇帝，天下就是你最大。神龍教再厲害，也決不能和你相比，卻何以要入教，聽命於教主？那不是犯賤之至麼？是了，多半你與你女兒一樣，都是賤骨頭，要給人打罵作賤，這才快活。」他年紀太小，畢竟世事所知有限，一時也猜不透其中關竅所在。

太后見他沉吟，料想他便要問及取經之事，不如自行先提，說道：「那三部經書，屬下派鄧炳春和柳燕二人呈交教主，他老人家想已收到了？」

韋小寶一怔，心想：「假宮女鄧炳春是陶姑姑所殺，柳燕死於方姑娘劍下，有甚麼經書呈交教主？」不明她用意所在，說道：「你說有三部經書呈給了教主？這倒不曾聽說起。教主說黑龍使搞了這麼久，一無所得，很是惱怒，險些逼得他自殺。」太后臉現詫異之色，道：「這可奇了。屬下明明已差鄧炳春和柳燕二人，將三部經書專誠送往神龍島。那自然是在柳燕為尊使處死之前的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哦，有這等事？鄧炳春？就是你那個禿頭師兄嗎？」太后道：「正是。尊使日後回到神龍島，傳他一問，便知分曉。」

韋小寶突然省悟，心道：「是了，鄧炳春為陶姑姑所殺，這老婊子只道我毫不知情。她失去了三部經書，生怕教主怪罪，將一切推在兩個死人頭上，這叫做死無對證，倒也聰明得緊。那知道這三部經書卻在老子手中。這番謊話去騙別人，那是他媽的刮刮叫，別別跳，偏偏就騙不到老子。我暫時不揭穿你的西洋鏡。」說道：「你既已取到三部經書，功勞也算不小，其餘五部，還得再加一把勁。」

太后道：「是。屬下從早到晚，就在想怎生將另外五部經書取來，報答教主的恩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！其實你如此忠心，那豹胎易筋丸中的毒性，便一次給你解了，也是不妨。不久我見到教主，一定給你多說幾句好話。」太后大喜，躬身請了個安，道：「尊使大恩，屬下永不敢忘。最好屬下能轉入白龍門，得由尊使教導指揮，更是大幸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也容易辦到。不過你入教的一切經過，須得跟我詳說，毫不隱瞞。」

太后道：「是，屬下對本門座使，決不敢有半句不盡不實的言語……」

※※※

忽然門外腳步聲響，一名宮女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啟稟太后：皇上傳桂公公，說有要緊事，命他立刻便去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低聲道：「你一切放心，以後再說。」太后低聲道：「多謝尊使。」朗聲道：「皇上傳你，這便去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太后萬福金安。」

出得門來，只見八名侍衛守在慈寧宮外，微微一驚，心想道：「可出了甚麼事？」快步來到上書房。

康熙喜道：「好，你沒事。我聽說你給老賤人帶了去，真有些擔心，生怕她害你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多謝師父掛懷，那老……老……她問我這些日子去了那裏？我想老皇爺的事千萬說不得，連山西和五台山也不能提，可是我又不大會說謊，給她問得緊了，我情急智生，便說皇上派奴才去江南，瞧瞧有甚麼好玩的玩意兒，便買些進宮。又說，皇上吩咐別讓太后知道，免得太后怪皇上做了皇帝，還是這般小孩子脾氣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拍拍他肩頭，說道：「這樣說最好。讓老賤人當我還是小孩子貪玩，便不來防我。你不大會說謊嗎？可說得挺好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還說得挺好嗎？奴才一直擔心，生怕這樣說皇上要不高興呢。」

康熙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剛才我怕老賤人害你，已派了八名侍衛去慈寧宮外守著，倘若老賤人不放你走，我便叫他們衝進去搶你出來，真要跟她立時破臉，也說不得了。」

韋小寶跪下磕頭道：「皇帝師父恩重如山，奴才弟子粉身難報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好好去服侍老皇爺，便是報了我對你的恩遇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

康熙從書桌上拿起一個密封的黃紙大封套，說道：「這是封賞少林寺眾僧的上諭，你挑選四十名御前侍衛，二千名驍騎營官兵，去少林寺宣旨辦事。辦甚麼事，在上諭中寫著，到少林寺後拆讀，你遵旨而行就是。現下我升你的官，任你為驍騎營正黃旗副都統，那是正二品的大官了。你本是漢人，我賜你為滿洲人，咱們這叫作入滿洲抬旗。正黃旗是皇帝親將的旗兵，驍騎營更是皇帝的親兵。那御前侍衛副總管的官兒仍然兼著。」他知韋小寶不學無術，年紀又小，當真做官是做不來的，因此兩個職位都是副手。

韋小寶道：「只要能常在皇帝師父身邊，官大官小，奴才弟子倒不在乎。」說著大力磕頭謝恩，心想：「我好好是個漢人，現在搖身一變，變作滿洲韃子了。」又想：「皇帝師父叫我不忙去清涼寺去做小和尚，卻先帶兵去少林寺頒旨，封賞救駕有功的諸位大師，多半是讓我出出風頭。這叫做先甜後苦，先做老爺，後打屁股。」

康熙將驍騎營正黃旗都統察爾珠傳來，諭知他小桂子其實並非太監，而是御前侍衛副總管，真名韋小寶，為了要擒殺鰲拜，這才派他假扮太監，現已賜為旗人，屬正黃旗，升任驍騎營正黃旗副都統。

察爾珠當鰲拜當權之時，大受傾軋，本已下在獄中，性命朝夕不保，幸得鰲拜事敗，這才獲釋，對擒殺鰲拜的韋小寶早已十分感激，聽得皇上命他為自己之副，心中大喜，當即向他道賀，說道：「韋兄弟，咱哥兒倆在一起辦事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你是少年英雄，咱們驍騎營這一下可大大露臉哪。」韋小寶謙虛一番。察爾珠打定了主意，這人大受皇帝寵幸，雖說是自己副手，其實自己該當做他副手，只要討得他的歡心，日後飛黃騰達，不在話下。

康熙道：「我有事差韋小寶去辦，你們兩人下去，點齊人馬。韋小寶今晚就即出京，不用來辭別了。」將調動驍騎營兵馬的金牌令符交了給韋小寶。

韋小寶接過金牌，磕頭告別，心想：「老婊子幹甚麼要入神龍教，這事還沒查明，那也不打緊，多半是犯賤，下次回宮時再去問她。」又想：「昨晚給公主打了一頓，全身疼痛，一覺睡到大天光，沒能去見陶姑姑，不知她在宮中怎樣，下次回宮，得跟她會上一會。」

當下二人去見御前侍衛總管多隆。韋小寶取出康熙先前所書那張任他為御前侍衛副總管的上諭，給他看了，多隆又是連聲道賀，道：「韋兄弟要挑那些侍衛，盡管挑選，只要皇上點頭，要我陪你去一遭也成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可不敢當。保護皇上，責任重大，多總管想出京去逛逛，卻不大容易了。」多隆笑道：「下次我求皇上，咱哥兒倆換一換班，你做正的，我做副的，有甚麼出京打秋風的好差使，讓做哥哥的去走走。」

韋小寶點了張康年、趙齊賢兩名侍衛，叫二人召約一批親近的侍衛。察爾珠點齊二千名驍騎營軍士。各參領、佐領參見副都統。皇帝賞給少林寺僧人的賜品，也即齊備，裝在幾十輛車上。皇帝要做甚麼事，自是叱嗟立辦，只兩個多時辰，一切預備得妥妥貼貼。

韋小寶本該身穿驍騎營戎裝，可是這樣小碼的將軍戎服，一時之間卻不易措辦。察爾珠想得周到，將自己的一套戎裝送了給他，傳了四名巧手裁縫跟去，在大車之中趕著修改，吩咐他們晚上不許睡覺，趕好了衣衫才許回京，倘若偷懶，重責軍棍。

韋小寶抽空回到頭髮胡同，對陸高軒和胖頭陀道：「今日已混進了宮中，盜經之事也已略有眉目。」吩咐他二人在屋中靜候消息，不可輕易外出，以免洩漏機密。陸胖二人見他辦事順利，兩天之間便有了頭緒，均感欣慰，喏喏連聲的答應。

韋小寶命雙兒改穿男裝，扮作書僮，隨他同行。

# 第二二回 老衲山中移漏處 佳人世外改粧時

韋小寶動身啟程，天色已晚，但聖旨要他即日離京，說甚麼也非得出城不可。出永定門行了二十里，便即紮營住宿。驍騎營是衛護皇帝的親兵，都是滿洲的親貴子弟，服用飲食，無不高出尋常士兵十倍。大家在京中耽得久了，出京走走，無不興高采烈，何況又不是去拚命打仗，到河南公幹，那是朝廷出了錢請他們遊山玩水，實是大大的優差。

韋小寶吃了酒飯，睡覺太早，於是召集張康年、趙齊賢等眾侍衛、驍騎營的參領佐領軍官，齊到中軍帳中。眾人均想：「皇上不知差韋副都統去幹辦甚麼大事，他傳我們去，定是要宣示特旨。」

各人參見畢，韋小寶笑道：「哥兒們閒著無事，他奶奶的，大家來賭錢，老子作莊。」

眾軍官一呆，還道他是開玩笑，卻見他從懷中摸出四粒骰子，往木几上一擲，骰子滴溜溜的滾動，眾人這才歡聲雷動。大凡當兵的無不好賭，只是行軍出征之時，卻嚴禁賭博，以免軍心浮動，有誤大事。韋小寶又怎懂得這一套？驍騎營的參領佐領雖知軍律，但想這一次又不是打仗，何必阻了副都統的雅興？韋小寶又從懷裏摸出一疊銀票，往几上一放，足足有五六千兩銀子，說道：「那個有本事的就來贏去？」眾軍官紛歸本帳去取銀子。

驍騎營的軍士有很多職位雖低，家財卻富，聽說韋副都統做莊開賭，都悄悄踅進帳來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上場不分大小，只吃銀子元寶！英雄好漢，越輸越笑，王八羔子，贏了便跑！」在四粒骰子上吹口氣，一把撒將下來。

他在揚州之時，好生羨慕賭場莊家的威風，做甚麼副總管、副都統，都還罷了，今日統帶數千之眾，做莊大賭，那才是生平的大得意事。

眾軍官紛紛下注，有吃有賠。賭了一會，大家興起，賭注漸大，擠在後面的軍士也遞上銀子來下注。侍衛趙齊賢和一名滿洲佐領站在韋小寶身旁，幫他收注賠錢。中軍帳裏，但聞一片呼么喝六、吃上賠下之聲，宛然便是個大賭場。賭了一個多時辰，賭枱上已有二萬多兩銀子。有些輸光了的，回營去向不賭的同袍借了錢再來翻本。

韋小寶一把骰子擲下，四骰全紅，正是通吃。眾人甚是懊喪，有的咒罵，有的嘆氣。趙齊賢伸出手去，正要將賭注盡數攞進，韋小寶叫道：「且慢！老子今日第一天帶兵做莊，這一注送了給眾位朋友，不吃！」

眾兵將歡聲大作，齊叫：「韋都統當真英雄了得！」韋小寶道：「要加注的便加！」各人這一注死裏逃生，都覺運氣甚好，紛紛加注，滿枱堆滿了銀子。

忽然一人朗聲說道：「押天門！」將一件西瓜般的東西押在天門。眾人一看，登時驚得呆了。賭枱上赫然是一顆血肉模糊的首級。那首級頭戴官帽，竟是一名御前侍衛。

趙齊賢驚道：「葛通！」原來這是御前侍衛葛通的腦袋。他輪值在帳外巡邏，卻被人割了頭。

眾人驚惶抬頭，只見中軍帳口站著十多個身穿藍衫之人，各人手持長劍。眾軍官人人全神貫注的賭錢，誰也不知這些人是幾時進來的。帳中眾軍官沒帶兵刃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賭枱前站著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，雙手空空，說道：「都統大人，受不受注？」

趙齊賢叫道：「拿下了！」登時便有四名御前侍衛向那青年撲去。那人雙臂一分，抓住二人胸口，砰的一聲，將二人頭對頭一撞，二人便即昏暈。跟著白光閃動，兩柄長劍刺出，自另外兩名侍衛的背心直通到前胸。兩名侍衛慘聲長呼，倒地而死。使劍的藍衫人一是中年漢子，另一個是道人。兩人同時拔劍揮手，雙劍齊飛，撲撲兩聲，都插在賭枱之上。中年人叫道：「押上門！」道人叫道：「押下門！」兩柄長劍果然分別插在上門下門。

那青年左手一揮，四個藍衫人搶了上來，四柄長劍分指韋小寶左右要害。

趙齊賢顫聲喝道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好……好大的膽子。殺官闖營，不……不怕殺……殺頭麼？」

用劍指著韋小寶的四人之中，忽有一人嗤的一聲笑，說道：「我們不怕，你怕不怕？」卻是嬌嫩的女子聲音。韋小寶側頭看去，見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，臉蛋微圓，相貌甚甜，一雙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，嘴角也正自帶著笑意。他本已嚇得魂不附體，但一見到了美貌女子，自然而然的勇氣大增，笑道：「單只姑娘一人用劍指著，我早就怕了。」

那少女長劍微挺，劍尖抵到了他肩頭，說道：「你既然怕，為甚麼還笑？」韋小寶臉孔一板，道：「我最聽女人的話，姑娘說不許笑，我就不笑。」果然臉上更無絲毫笑容。那少女見他裝模作樣，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。

那帶頭的青年眉頭微蹙，冷笑道：「滿洲韃子也是氣數將盡，差了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娃帶兵。喂，兩把寶劍、一顆腦袋已經押下了，你怎地不擲骰子？」

韋小寶身旁既有美貌姑娘，又聽他說要擲骰子，驚魂稍定，問道：「我輸了賠甚麼？」那青年道：「那還用問？輸劍賠劍，輸頭賠頭！」料想這少年將軍定然討饒投降。那知韋小寶打架比武，輸了便投降，在賭枱上卻說甚麼也不肯做狗熊、認膿包，何況身邊有個俊美姑娘，人生在世，豈能在美貌姑娘之前丟臉？又想：「你們四把劍已指住了我，若要殺我，輸也好，贏也好，反正都是要殺，何必口頭上吃虧？」當即拿起骰子，說道：「好，受了！輸劍賠劍，輸頭賠頭，輸褲子就脫下！你先擲！」

那青年料不到這少年將軍居然有此膽識，倒是一怔。那中年漢子低聲道：「大軍在外，遲則有變！」要他不必無謂耽擱時光，只怕二千名滿洲兵一湧而入，倒是不易對付。那青年向韋小寶望了一眼，見他臉上並無懼色，說道：「我不跟你賭這一場，你死了也不服氣。」接過骰子一擲，是個六點。那道人和中年漢子也各擲了，都是八點。

韋小寶拿起骰子，伸掌到那少女面前，說道：「姑娘，請你吹口氣！」那少女微笑道：「幹甚麼？」還是在骰子上吹了口氣。韋小寶道：「成了！美女吹氣，有殺無賠！」將骰子在掌心中搖了幾搖，正要擲下，趙齊賢道：「且慢！韋都統，問……問他們到底要甚麼？」他怕韋小寶這一記骰子擲下去，擲成了六點以下，不免有性命之憂，更怕韋小寶不賠自己之頭，而要割我趙齊賢的頭來賠，誰教我站在旁邊幫莊呢？

那青年冷笑道：「倘若怕了，那就跪下討饒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烏龜王八蛋才怕！」手上微玩花樣，只是心驚膽戰之際，手法不大靈光，四粒骰子擲去，骨碌碌的滾動，定了下來，擲不成一對天牌，卻是六點。韋小寶大喜，叫道：「六吃六，殺天門，賠上賠下。」將葛通那顆首級提了過來，放在自己面前，又道：「趙大哥，拿兩柄劍來，賠了上家下家。」趙齊賢應道：「是！」向帳門口走去。

一名藍衫漢子挺劍指住他前胸，喝道：「站住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不許拿劍？好，那也成，一把寶劍算一千兩銀子。」從面前一堆銀子中取了二千兩，平分了放在長劍之旁。

這群豪客闖進中軍帳來制住了主帥，眾軍官都束手無策，敵人武功既高，出手殺人，肆無忌憚，己方軍士雖多，卻均在帳外，未得訊息，待會混戰一起，帳中眾人赤手空拳，只怕不免要盡數喪命，慄慄危懼之際，見韋小寶和敵人擲骰賭頭，談笑自若，不禁都佩服他的膽氣。也有人心想：「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，你道這批匪徒是跟你鬧著玩麼？」

那青年又是一聲冷笑，道：「憑我們這兩把寶劍，只贏你二千兩銀子？枱上銀子一起拿了！」六七名藍衫漢子走上前來，將賭枱上的銀子銀票一古腦兒都拿了。那青年接過一把長劍，指住韋小寶的咽喉，喝道：「小奴才，你是滿洲人還是漢人？叫甚麼名字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老子若要投降，你們一進來就降了，此時如再屈服，變成有頭無尾，前功盡棄，大丈夫要硬就硬到底。」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老子是正黃旗副都統，名叫花差花差小寶的便是。你要殺便殺，要賭便賭！嘿嘿，以大欺小，不是好漢。」最後八個字，實在是討饒了，不過說得倒也頗有點英雄氣概。

那青年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以大欺小，不是好漢。這句話倒也不錯。小師妹，你年紀跟他也差不多，就跟他鬥鬥。」那少女笑道：「好！」提劍而出，笑道：「喂，花差花差小寶將軍，我領教你的高招。」韋小寶身旁三人長劍微挺，碰到了他衣衫，齊道：「出去動手！」

那青年一揮手，長劍飛起，插在韋小寶面前桌上。

韋小寶尋思：「我劍術半點兒不會，一定打不過這小姑娘。」說道：「以大欺小，不是好漢。我比小姑娘大，怎能欺她？」

那青年一把抓住他後領提起，喝道：「你不敢比劍，那就向我小師妹磕頭求饒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，磕頭就磕頭。男兒膝下有黃金，最好天天跪女人！」雙膝一曲，向那少女跪了下去。眾藍衫人都鬨笑起來。

突然之間，韋小寶身子一側，已轉在那青年背後，手中匕首指住他後心，笑道：「你投降不投降？」

這一下奇變橫生，那青年武功雖高，竟也猝不及防，後心要害已被他制住。原來韋小寶知道學自神龍島的六招救命招數尚未練熟，只好嬉皮笑臉，插科打諢，大做小丑模樣，引得敵人都笑嘻嘻的瞧他出醜，跪下之際，伸手握住匕首之柄，驀地裏使出那招「飛燕迴翔」，竟然反敗為勝。倘若他是大人，對方心有提防，這招半生不熟、似是而非的招數定然無效。但一來這一招十分巧妙，使得雖未全對，卻仍具威力，二來那青年怎想到這小丑般的少年竟會出此巧招，就此著了道兒。

一眾藍衣人大驚之下，七八柄長劍盡皆指住他身子，齊喝：「快放開！」然見他匕首對準那青年後心，這七八柄劍每一劍固然都可將他刺死，但他匕首只須輕輕一送，那青年卻也不免喪命，是以劍尖刺到離他身邊尺許，不敢再進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放開便放開，有甚麼希奇？」揮動匕首劃了個圈子，錚錚錚一陣響聲過去，七八柄長劍劍頭齊斷，匕首尖頭又對住那青年後心。眾藍衣人一驚，都退了一步。

韋小寶道：「放下銀子，我就饒了你們的頭兒。」

手捧銀兩的幾名藍衣人毫不遲疑，便將銀子銀票放在桌上。

只聽得帳外數百人紛紛呼喝：「莫放了匪徒！」「快快投降！」原來適才一下混亂，帳中兩名軍官逃了出去，召集部屬，圍住了中軍帳。

那道人喝道：「先殺了小韃子！」拔起賭枱上長劍，白光一閃，噗的一聲，已刺在韋小寶右胸。他一劍計算極精，橫斜切入，自前而後的擊刺，料定韋小寶中劍之後，身子必定後仰，匕首尖便離開那青年的背心。

不料長劍一彎，拍的一聲，立時折斷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，刺不死我！」眾藍衣人見他居然刀槍不入，無不驚得呆了。那道人只覺劍尖著體柔軟，並非刺在鋼甲背心之上，一時不明所以，他那知韋小寶內穿防身寶衣，利刃難傷。

這時中軍帳內已擁進數百名軍士，長槍大刀，密佈四周，眾侍衛和軍官也已從部屬手中取得兵器。那十幾名藍衣人武功再高，也已難於殺出重圍，何況幾人長劍已斷，首領又被制住，本來大佔上風，霎時之間形勢逆轉，一敗塗地。那青年高聲叫道：「大家別管我，自行衝殺出去！」眾侍衛和軍官湧上，每七八人圍住了一人。這些藍衣人只要稍有動彈，便是亂刀分屍之禍，只得拋下兵刃，束手就擒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幾個人武功了得，又和朝廷作對，說不定跟天地會有些瓜葛，我怎生放了他們走路？」當即笑道：「老兄，剛才你本可殺我，沒有下手。倘若我此刻殺了你，不給你翻本的機會，未免不是英雄好漢，這叫做王八羔子，贏了就跑。這樣罷，咱們再來賭一賭腦袋。」這時已有七八般兵刃指住那青年。韋小寶收起匕首，笑吟吟的坐了下來。

那青年怒道：「你要殺便殺，別來消遣老子。」

韋小寶拿起四顆骰子，笑道：「我做莊，賭你們的腦袋，一個個來擲。那一個贏了的，立刻便走，再拿一百兩盤纏。骰子擲輸了的，趙大哥，你拿一把快刀在旁侍候，一刀砍將下去，將腦袋砍了下來，給我們葛通葛大哥報仇。」

他一點對方人數，共是十九人，當下將一錠錠銀子分開，共分十九堆，每堆一百兩。

那些藍衣人自忖殺官作亂，既已被擒，自然個個殺頭，更無倖免之理，不料這少年將軍要充好漢，竟然放一條生路，倘若骰子擲輸，那也是無可如何了。那道人叫道：「很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死馬難追！我花差花差小寶做事，決不佔人便宜。這位不知是小姊姊還是小妹妹，剛才幫我在骰子上吹了一口氣，保全了我的腦袋，你就不必賭了。你的小腦袋兒，算是我贏了之後分給你的紅錢。拿了這一百兩銀子，先出帳去罷。傳下號令，外面把守的人不得留難。」一名佐領大聲傳令：「副都統有令：中軍帳放出去的，一概由其自便，不得留難阻擋。」帳外守軍大聲答應。韋小寶將兩錠五十兩的元寶推到那少女面前。

那少女臉上一陣白、一陣紅，緩緩搖頭，低聲道：「我不要。我們……我們同門一十九人，同……同生共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很有義氣。既然同生共死，那也不用一個個的分別賭了。小姑娘，你跟我賭一手。你贏了，一十九人一起拿了銀子走路；倘若輸了，一十九顆腦袋一齊砍下，爽不爽快？」那少女向青年望去，等候他示下。

那青年好生難以委決，倘若十九人分別和這小將軍賭，勢必有輸有贏，如果他當真言而有信，那麼十九人中當可有半數活命，日後尚可再設法報仇。但如由小師妹擲骰，贏則全師而退，輸了全軍覆沒，未免太過凶險。他眼光向同門眾人緩緩望去。

一名藍衣大漢大聲道：「小師妹說得不錯，我們同生共死，請小師妹擲好了。否則就算是我贏了，也不能獨活。」七八人隨聲附和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！小姑娘，你先擲！」將骰盆向那少女面前一推。

那少女望著那青年，要瞧他眼色行事。那青年點頭道：「小師妹，生死有命，你大膽擲好了。反正大夥兒同生共死！」

那少女伸手到碗中抓起四粒骰子，長長的睫毛垂了下來，突然抬起頭來，向韋小寶看了一眼，拿著骰子的手微微發抖，一鬆手，四粒骰子跌下碟去，發出清脆的響聲。那少女閉上了眼，竟不敢看，只聽得耳邊響起一陣叫聲：「三！三！三！三點！」夾雜著眾侍衛官兵笑罵之聲。那少女雖不懂骰子的賭法，但聽得敵人歡笑叫嚷，料想自己這一把骰擲得極差，緩緩睜眼，果見眾同門人人臉色慘白。

四粒骰子最大的可擲到至尊，其次天對、地對、人對、和對、梅花、長三、板凳、牛頭等等對子，即使不成對，也有九點以至四點都比三點為大。這三點一擲出來，十成中已輸了九成九，就算韋小寶也擲了三點，他是莊家，三點吃三點，還是能砍了十九人的腦袋。

一名藍衫漢子突然叫道：「我的腦袋，由我自己來賭，別人擲的不算。」那道人怒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那能如此貪生怕死？墮了我王屋派的威名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眾位都是王屋派的？」那道人道：「反正大夥是個死，跟你說了，也不打緊。」那藍衣漢子大聲道：「我是我爹娘生的，除了爹娘，誰也不能定我的生死。」那道人怒道：「你小師妹擲骰子之前，你又不說，待她擲了三點，這才開腔。我王屋派中，沒你這號不成材的人物。」那漢子性命要緊，大聲道：「五符師叔，我不做王屋派門下弟子，也沒甚麼大不了。」另一名漢子冷冷的道：「你只求活命，其餘的甚麼都不在乎，是不是？」那漢子道：「這位少年將軍明明要我們一個個跟他賭。小師妹代擲骰子，你們答應了，我出聲答應了沒有？」

那藍衣青年森然道：「好，元師兄，從此刻起，你不是王屋派門下弟子。你自己和他賭過罷。」那姓元的道：「不是就不是好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姓元，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姓元的微一遲疑，眼見同門已成仇人，自己若說假名，必被揭穿，說道：「在下元義方。」那青年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閣下不妨改個名字，叫作元方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為甚麼改名哪？嗯，元方，元方，少了個『義』字，他是罵你沒有義氣。喂，王屋派的各位朋友，還有那一位要自己賭的？」注目向眾藍衫人中望去，只見有兩人口唇微動，似欲自賭，但一遲疑間，終於不說。

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王屋派門下，個個英雄豪傑，很有義氣。這位元兄，反正不是王屋派的，他有沒有義氣，跟王屋派並不相干。」那青年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多謝你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來人，斟上酒來！我跟這裏十八位朋友喝上一杯，待會是輸是贏，總之是生離死別。這十八位義氣深重的朋友，不可不交。」手下軍士斟上十九杯酒，在韋小寶面前放了一杯，十八個藍衫人各遞一杯。那些人見為首的青年接了，也都接過。

那青年朗聲道：「我們跟滿洲韃子是決不交朋友的。只是你為人爽氣，對我王屋派又很看重，跟你喝這一杯酒也不打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乾了！」一飲而盡。那十八人也都喝了，紛紛將酒杯擲在地下。元義方鐵青著臉，轉過了頭不看。

韋小寶喝道：「侍候十八柄快刀，我這一把骰子，只須擲到三點以上，便將這十八位好朋友的腦袋都給割了下來。」眾軍官轟然答應，十八名軍官提起刀劍，站在那十八人之後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這副骰子做了手腳的，要擲成一點兩點，本也不難。只是近來少有練習，手上功夫生疏了，剛才想擲天一對，卻擲成了個六點，要是稍有差池，不免害了這十八人的性命。這些臭男人倒也罷了，這花朵般的小姑娘死了，豈不可惜？」

他拿起四枚骰子，在手中搖了搖，自己吹了口氣，手指輕轉，一把擲下，隨即左掌掩住碗口。只聽得骰子滾了幾滾，定了下來，他沒有把握，手指離開一縫，湊眼張去，只見四枚骰子中兩枚兩點，一枚一點，一枚五點，湊起來剛好是個彆十。彆十便是無點，小到無可再小。他本已打定主意，倘若手法不靈，擲成三點以上，隨口便說兩點一點，幌動骰碗，擾了骰子，從此死無對證，對方自是大喜過望，自己部屬最多只心中起疑，無人敢公然責難。現下作弊成功，大喜之下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老子這隻手該當砍掉了才是！」左手在自己右手手背上重擊數下。

眾人看到了骰子，都大叫出聲：「彆十，彆十！」

那些藍衣人死裏逃生，忍不住縱聲歡呼。那為首的藍衣青年望著韋小寶，心想：「滿洲韃子不講信義，不知他說過的話是否算數？」

韋小寶將賭枱上的銀子一推，說道：「贏了銀子，拿了去啊。難道還想再賭？」

那青年道：「銀子是不敢領了。閣下言而有信，是位英雄。後會有期。」一拱手，轉身欲走。韋小寶道：「喂，你贏了錢不拿，豈不是瞧不起在下花差花差小寶？」那青年心想：「身在險地，不可多有耽擱。」說道：「那麼多謝了。」十八人都拿了銀子，轉身出帳。

韋小寶的一雙眼睛一直盯在那少女臉上。她取了銀子後，忍不住向韋小寶瞧了一眼。四目交投，那少女臉上一紅，微微一笑，低聲道：「謝謝你。」走了兩步，轉頭說道：「小將軍，你這四枚骰子，給了我成不成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成啊，有甚麼不可以。你拿去跟師兄們賭錢麼？」那少女微笑道：「不是的。我要好好留著，剛才真把我性命嚇去了半條。」韋小寶抓起四枚骰子，放在她手裏，乘勢在她手腕上輕輕一捏，這一下便宜，總是要討的。

那少女又道：「謝謝你。」快步出帳。

※※※

元義方見眾同門出帳，跟著便要出去。韋小寶道：「喂，我可沒跟你賭過。」元義方臉上登時全無血色，心想：「這件事可真錯了，早知他會擲成彆十，我又何必枉作小人。」說道：「將軍沒了骰子，我……我只道不賭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為甚麼不賭？甚麼都可賭，豁拳可以賭，滾銅錢也可賭。」隨手抓起一疊銀票，道：「你猜猜，這裏一共多少兩銀子。」元義方道：「那怎麼猜得到？」韋小寶一拍桌子，喝道：「這匪徒，對本將軍無禮，拿出去砍了！」眾軍官齊聲答應。

元義方嚇得面如土色，雙膝一軟，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小……小人不敢，大將軍……大將軍饒命。」韋小寶大樂，心想：「這傢伙叫我大將軍。」喝道：「我問你甚麼，一句句從實招來，若有絲毫隱瞞，砍下你的腦袋。」元義方連聲道：「是，是！」

韋小寶命人取過足鐐手銬，將他銬上了，吩咐輸了銀子的眾軍官取回賭本，退了出去，帳中只剩張康年、趙齊賢兩名侍衛，以及驍騎營參領富春。當下由張康年審訊，他問一句，元義方答一句，果然毫不隱瞞。

原來王屋派掌門人司徒伯雷，本是明朝的一名副將，隸屬山海關總兵吳三桂部下，抗拒滿洲入侵，驍勇善戰，頗立功勳。後來李自成打破北京，吳三桂引清兵入關，司徒伯雷領兵與李自成部作戰，奮勇殺敵，攻回北京。當時他只道清兵入關，是為崇禎皇帝報仇，那知清兵卻乘機佔了漢人的江山，吳三桂做了大漢奸。司徒伯雷大怒之下，立即棄官，到王屋山隱居。他舊時部屬頗有許多不願投降滿清的，便都在王屋山聚居。司徒伯雷武功本高，閒來以武功傳授舊部，時日既久，自然而然的成了個王屋派。那是先有師徒，再有門派，與別的門派頗不相同。說起司徒伯雷的名字，張康年等倒也曾有所聞。

元義方說道，那帶頭的青年是司徒伯雷的兒子司徒鶴，其餘的有些是同門師兄弟，有幾個年長的，他們以師叔相稱。那少女名叫曾柔，她父親是司徒伯雷的舊部，已於數年之前過世，臨終時命她拜在老上司門下。

他們最近得到訊息，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到了北京，司徒掌門便派他們來和他相見。路經此處，見到清兵軍營，司徒鶴少年好事，潛入窺探，見眾人正在大賭，便欲動手搶劫，其意倒還不在錢財，卻是志在殺一殺滿洲兵的氣焰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你們去見吳三桂的兒子，為了甚麼？」元義方道：「師父吩咐，命我們想法子擒了他去王屋山，以此要挾吳三桂，迫他……迫他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怎麼？迫他造反？」元義方道：「是師父說的，可與小人不相干。小人忠於大清，決不敢造反。小人今日和王屋派一刀兩斷，就是不肯附逆，棄暗投明，陣前起義。」韋小寶一腳踢去，笑罵：「他媽的，你還是個大大的義士啦。」元義方毫不閃避，挨了他這一腳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！全仗將軍大人栽培。小人今後給將軍大人做奴做僕，忠心耿耿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

韋小寶心想對方這一下殺了三名御前侍衛，自己卻放了司徒鶴、曾柔一干人，只怕張康年等侍衛不服，至少也要怪老子擲骰子的運氣太也差勁，眼前這件案子，總須給大家一些好處，才是做大莊家的面子，沉吟半晌，已有了主意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「你這大膽反賊，明明是去跟吳三桂勾結，造反作亂，卻說要綁架他兒子。你得了吳三桂多少好處，卻替他隱瞞？他媽的王八蛋，來人哪！給我重重的打！」

帳外走進七八名軍士，將元義方掀翻在地，一頓軍棍，只打得皮開肉綻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招不招了？你說要去綁架吳三桂的兒子，怎麼到我們軍營來殺害御前侍衛？御前侍衛和驍騎營，都是皇上最最親信之人，你們得罪了御前侍衛和驍騎營，就是不給皇上面子。」張康年、富春等一聽，心下大為受用，一齊出聲威嚇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傢伙花言巧語，捏造了一片謊話來騙人。這等反賊，不打那有真話？再給我打！」眾軍士一陣吆喝，軍棍亂下。元義方大叫：「別打，別打！小人願招！」韋小寶問：「你們在王屋山上住的，共有多少人？」元義方道：「共有四百多人。」韋小寶又問：「連帶家人呢？」元義方道：「總有二千來人罷！」韋小寶拍案罵道：「操你個奶奶雄，那有這麼少的？給我打！」元義方叫道：「別打，別打！有……有四千……五千多人！」

韋小寶大罵：「操你奶奶的十八代老祖宗，說話不爽爽快快的，九千就是九千，為甚麼說四千、五千，分開來說？」元義方道：「是，是，有九千多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這等反賊，那有說真話的？說九千多人，至少有一萬九千。」砰的一聲，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「在王屋山聚眾造反的，到底有多少人？」

元義方聽出了他口氣，人數說得越多，小將軍越喜歡，便道：「聽說……聽說共有三萬來人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是啊，這才差不多了。」轉頭向參領富春道：「這賤骨頭，不打不招。」富春道：「正是，還得狠狠的打。」

元義方叫道：「不用打了。將軍大人問甚麼，小人招甚麼。」早已打定了主意，總之是順著這小將軍的口風，以免皮肉受苦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這三萬多人，個個都練武藝，是不是？剛才那小姑娘，只十五六歲年紀，也練了武藝。你們都是吳三桂的舊部，有些年輕的，是他部下將領的子女，是不是？」元義方道：「是，是。大家都……都會武藝，都是吳三桂的舊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的首領司徒伯雷，以前是吳三桂的愛將，打仗是很厲害的，是不是？他說要把我們滿洲人都殺光了？」元義方道：「這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語，非常……非常之不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派你們去北京見吳三桂的兒子，商量如何造反。為甚麼不到雲南去，跟吳三桂當面商量？」

元義方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恐怕……恐怕別有原因。」實則他們只是要綁架吳應熊，對韋小寶這句話倒不易回答。

韋小寶怒道：「混蛋！甚麼別有原因？你們那司徒伯雷自己早已去過雲南，跟吳三桂一切都說好了，是不是？」元義方道：「好像……好像是的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甚麼好像不好像？他媽的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」元義方道：「是……是的，去……去過的。」

張康年、趙齊賢、富春三人聽得韋小寶一路指引，漸漸將一件造反謀叛的大逆案攀到平西王吳三桂頭上，不由得面面相覷，暗暗擔心，不知他是甚麼用意。

韋小寶又問：「司徒伯雷是吳三桂的愛將，帶著這三萬多精兵，為甚麼不駐紮在雲南？你奶奶的，王屋山在甚麼地方？」心想：「倘若王屋山也在雲南，這句問話可不對了。」幸好元義方答道：「在河南省濟源縣。」但韋小寶可也不知河南省濟源縣在甚麼地方，說道：「那離北京很近，是不是？」元義方道：「也不太遠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操你奶奶，很近就是很近。甚麼也不太遠！」元義方道：「是，是，很近，很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啊，那離北京近得很哪！你們這些反賊，用意當真惡毒，在京城附近山裏伏下了一枝精兵。吳三桂在雲南一造反，你們立刻從山裏殺將出來，直撲北京，將我們這些御前侍衛、驍騎營親兵，一個個砍瓜切菜，只殺得血流成河，屍積如山，沙塵滾滾，屁滾尿流，是不是？」元義方磕頭道：「這是吳三桂跟司徒伯雷兩個反賊大逆不道的陰謀，跟小人可不……可不相干。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心道：「你這傢伙倒乖巧得緊。」問道：「你們王屋派中，在吳三桂部下當過軍官兵卒的，有那些人，一一招來。」元義方道：「人數多得很。」當下說了許多人的姓名，那倒並非捏造。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！你把這些人的姓名都寫下來，他們以前在吳三桂部下當甚麼官職，也都一一寫明。」元義方道：「有些……有些小人不大清楚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清楚？拖下去再打三十棍，你就清楚了。」元義方忙道：「不……不用打，小人都……都記起來啦。」

軍士拿來紙筆，元義方便書寫名單。韋小寶見他寫了半天也沒寫完，心中不耐，對張康年道：「這人的口供，叫師爺都錄了下來。」向元義方喝道：「你剛才說的口供，去跟師爺再說一遍。說得有半句不清楚的，砍了你的腦袋，帶了下去。」兩名軍官拉了他下去。

韋小寶笑嘻嘻的道：「三位老兄，咱們這次可真交上了運啦，破了這一件天大的造反案子，咱四人非大大升官不可。」張康年等三人驚喜交集。趙齊賢道：「這是都統大人的明見英斷，屬下有甚麼功勞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見者有份，人人都有功勞。」

張康年道：「說平西王造反，不知道夠不夠證據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批王屋山的反賊要造反，總不是假的罷？他們上北京去見吳三桂的兒子，能有甚麼好事幹出來？」張康年道：「這姓元的說，他們要綁架平西王世子，逼迫平西王造反，那麼平西王事先恐怕未必跟他們有甚麼聯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張大哥跟平西王府的人很有來往，內情知道得很多，是不是？倘若他們造反成功，平西王做了皇帝，嘿嘿。」

張康年聽他語氣不善，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平西王府中的人，我一個也不識。都……都統大人說……說得是，吳三桂那廝大……大逆不道，咱們立……立刻去向皇上告狀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請三位去跟師爺商量一下，怎麼寫這道奏章。」

張康年等三人和軍中文案師爺寫好了奏章，讀給韋小寶聽，內容一如元義方的招供，王屋山中吳三桂舊部諸人的名單，附於其後，奏摺中加油添醬，敘述韋小寶日間見到反賊，夜裏在營中假裝不備，引其來襲，反賊兇悍異常，韋小寶率眾奮戰，身先士卒，生擒賊魁元逆義方，得悉逆謀。御前侍衛葛通等三人忠勇殉國，求皇上恩典，對三人家屬厚加撫恤。

韋小寶聽了，說道：「把富參領和張趙兩位侍衛頭領的功勞也說上幾句。」富春等三人大喜道謝。韋小寶又道：「再加上幾句，說咱們把反賊一十九人都擒住了，反賊卻說甚麼也不肯吐露逆謀，我便依據皇上先前所授方略，故意將一十八名反賊釋放，這才將全部逆謀查得明明白白。」三人齊道：「放走一十八名反賊，原來是皇上所授方略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小小年紀，那有這等聰明？若不是皇上有先見之明，這一樁大逆謀怎查得出？」

韋小寶說的是先前康熙命他放走吳立身、敖彪、劉一舟三人，以便查知刺客入宮為逆的真相。張康年等卻以為王屋派來襲之事，早為皇上所知，那麼誣攀吳三桂，也是皇上先有授意了，眼見一場大富貴平白無端的送到手中，無不大喜過望，向韋小寶千恩萬謝。

按照滿清規矩，將軍出征，若非奉有詔書，不得擅回，雖然韋小寶離北京不過二十里，卻也不能自行回宮向康熙親奏，當下命兩名佐領、十名御前侍衛，領了一個牛彔三百名兵士（按：八旗兵三百人為一牛彔，牛彔為「大箭」之意，為首者持大箭為令符。五牛彔為一甲喇。五甲喇為一固山。）連夜押了元義方去奏知康熙。他心下得意：「這一下搞得吳三桂可夠慘的了。沐王府跟我們天地會比賽，要瞧是誰鬥倒鬥垮吳三桂。老子今日對兩位師父都立了大功，天地會的陳師父喜歡，皇帝師父也必喜歡。」

次日領軍緩緩南行，到得中午時分，兩名御前侍衛從京中快馬追來，說道：「皇上有密旨。」韋小寶大喜，當即召集眾侍衛、驍騎營眾軍官在中帳接旨。

那宣旨的侍衛站在中間，朗聲說道：「驍騎營正黃旗副都統兼御前侍衛副總管韋小寶聽者：朕叫你去少林寺辦事，誰叫你中途多管閒事？聽信小人的胡說八道，誣陷功臣，這樣瞎搞，豈不令藩王寒心？那些亂七八糟的說話，從此不許再提，若有一言一語洩漏了出去，大家提了腦袋回京來見朕罷。欽此。」

韋小寶一聽，只嚇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只得磕頭謝恩。中軍帳內人人面目無光，好生羞慚。富春、張康年等不敢多說，心想你這小孩兒胡鬧，皇上不降罪，總算待你很好的了，眼下你心情甚劣，沒的找釘子來碰，各人辭了出去。

那傳旨的侍衛走到韋小寶身旁，在他身邊低聲道：「皇上吩咐，叫你一切小心在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皇上恩典，奴才韋小寶感激萬分。」取出四百兩銀子，送了兩名侍衛。待兩人走後，甚是納悶：「難道皇帝知道我誣攀吳三桂？還是元義方那廝到了北京之後又翻口供，說我屈打成招？看來皇帝對吳三桂好得很，若要扳倒他，倒是不易。」

傍晚時分，押解元義方的侍衛和驍騎營官兵趕了上來。韋小寶碰了這個大釘子，大家賭錢也沒興致了。一路無話，不一日，到了嵩山少林寺。

※※※

住持得報有聖旨到，率領僧眾，迎下山來，將韋小寶一行接入寺中。

韋小寶取出聖旨，拆開封套，由張康年宣讀，只聽他長篇大論的讀了不少，甚麼「法師等深悟玄機，早識妙理，克建嘉猷，夾輔皇畿」，甚麼「梵天宮殿，懸日月之光華，佛地園林，動煙雲之氣色」，甚麼「雲繞嵩嶽，鸞迴少室，草垂仙露，林昇佛日，倬焉梵眾，代有明哲」，跟著讀到封少林寺住持晦聰為「護國佑聖禪師」，所有在五台山建功的十八名少林僧皆有封賞，最後讀道：「茲遣驍騎營正黃旗副都統、兼御前侍衛副總管、欽賜穿黃馬褂韋小寶為朕替身，在少林寺出家為僧，御賜度牒法器，著即剃度，欽此。」

前面那些文謅謅的駢四驪六，韋小寶聽了不知所云，後面這段話卻是懂的，不由得臉上變色。康熙要他去五台山做和尚，他是答應了的，萬料不到竟會叫他在少林寺剃度。這道聖旨一直在他身邊，可是不到地頭，怎敢拆開偷看？何況就算看了，也不識其中寫些甚麼。

晦聰禪師率僧眾謝恩。眾軍官取出犒賞物事分發。韋小寶在旁看著，心下滿不是味兒。

晦聰禪師道：「韋大人代皇上出家，那是本寺的殊榮。」當即取出剃刀，說道：「韋大人是皇上替身，非同小可，即是老衲，也不敢做你師父。老衲代先師收你為弟子，你是老衲的師弟，法名晦明。少林合寺之中，晦字輩的，就是你和老衲二人。」

韋小寶到此地步，只得滿目含淚，跪下受剃。晦聰禪師先用剃刀在他頭頂剃三刀，便有剃度僧將他頭上本已燒得稀稀落落的頭髮剃個清光。晦聰禪師說偈道：「少林素壁，不以為礙。代帝出家，不以為泰。塵土榮華，昔晦今明。不去不來，何損何增！」取過皇帝的御賜度牒，將「晦明」兩字填入牒中，引他跪拜如來，眾僧齊宣佛號。

韋小寶心中大罵：「你老賊禿十八代祖宗不積德，卻來剃老子的頭髮。你唸一聲阿彌陀佛，老子肚裏罵一聲辣塊媽媽。」突然間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。滿殿軍官盡皆驚得呆了。

眾僧朗誦佛號，無人理他。韋小寶哭了一會，也只好收淚。

晦聰禪師道：「師弟，本寺僧眾，眼下以『大覺觀晦，澄淨華嚴』八字排行。本師觀證禪師，已於二十八年前圓寂，寺中澄字輩諸僧，都是你的師侄。」

當下群僧順次上前參見，其中澄心、澄光、澄通等都是跟他頗有交情的。

韋小寶見到一個個白鬚發銀的澄字輩老和尚都稱自己為師叔，淨字輩中也有不少和尚年紀已老，竟稱自己為師叔祖，倒也有趣，即是華字輩的眾僧，也有三四十歲的，參拜之時竟然口稱太師叔祖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眾人見他臉上淚珠未擦，忽又大笑，無不莞爾。

康熙派遣御前侍衛、驍騎營親兵來到少林寺，原來不過護送韋小寶前來剃度出家，但皇帝替身，豈同尋常，若非如此大張旗鼓，怎能在少林群僧心目中顯得此事的隆重？

驍騎營參領富春，御前侍衛趙齊賢、張康年等向韋小寶告別。韋小寶取出三百兩銀子，要張康年在山下租賃民房，讓雙兒居住。少林寺向來不接待女施主入寺，雙兒雖已改穿了男裝，但達摩院十八羅漢都認得她是韋小寶的丫頭，是以她候在山下，只道傳過聖旨、封贈犒賞之後，韋小寶便即下山回京，那料到他竟會在寺中出家。

韋小寶既是皇帝的替身，又是晦字輩的「高僧」，在寺中自是身份尊崇。方丈撥了一座大禪房給他。晦聰方丈道：「師弟在寺中一切自由，朝晚功課，亦可自便，除了殺生、偷盜、淫邪、妄語、飲酒五大戒之外，其餘小戒，可守可不守。」跟著解釋五戒是甚麼意思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五戒之中，妄語一戒，老子是說甚麼也不守的了。」問道：「戒不戒賭？」晦聰方丈一怔，問道：「甚麼賭？」韋小寶問道：「賭錢哪？」晦聰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五大戒中，並無賭戒。旁人要守，師弟任便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媽的，我一個人不戒有甚麼用？難道自己跟自己賭？」

在寺中住了數日，百無聊賴，尋思：「小玄子要我去服侍老皇爺，卻叫我先在少林寺出家，不知甚麼時候才讓我去五台山？」這日信步走到羅漢堂外，只見澄通帶著六名弟子正在練武，眾僧見他到來，一齊躬身行禮。

韋小寶揮手道：「不必多禮，你們練自己的。」但見淨字輩六僧拳腳精嚴，出手狠捷，拆招之時又是變化多端，比之自己這位師叔祖，實在是高明得太多了。聽得澄通出言指點，這一拳如何剛猛有餘，韌勁不足，這一腳又是如何部位偏了，踢得太高，韋小寶全不明白，瞧得索然無味，轉身便走。

心想：「常聽人說，少林寺武功天下第一，我來到寺裏做和尚，不學功夫豈不可惜？」突然間恍然大悟：「啊喲，是了！海大富這老烏龜教給我的狗屁少林派武功是假的，管不了用，小玄子叫我在少林寺出家，是要我學些少林派的真本事，好去保護老皇爺。可是我的師父在廿八年前早就死了，誰來教我功夫？」沉吟半晌，又明白了一事：「住持老和尚教我做他師弟，原來就是要讓我沒有師父，這老賊禿好生奸滑。嗯，是了，他見我是皇帝親信，乃是滿洲大官，決不肯把上乘武功傳給我這小韃子。哼，你不教我，難道我不會瞧著學嗎？」

武林中傳授武功之時，若有人在旁觀看，原是任何門派的大忌，但這位晦明禪師乃本寺「前輩高僧」，本派徒子徒孫傳功練武，他要在旁瞧瞧，任誰都不能有何異議。他在寺中各院東張西望，見到有人練武習藝，便站定了看上一會。只可惜這位「高僧」的根柢實在太過淺薄，當日海大富所教的既非真實功夫，陳近南所傳的那本內功秘訣，他又沒練過幾天。少林派武功博大精深，這樣隨便看看，豈能有所得益？何況他又沒耐心多看。

在少林寺中遊蕩了月餘，武功一點也沒學到。但他性子隨和，喜愛交結朋友，在寺中是位份僅次於方丈的前輩，既肯和人下交，所有僧眾自是對他都十分親熱。

※※※

這一日春風和暢，韋小寶只覺全身暖洋洋地，耽在寺中與和尚為伴，實在不是滋味，於是出了寺門，信步下山，心想好久沒見雙兒，不知這小丫頭獨個兒過得怎樣，要去瞧瞧她，再者在寺裏日日吃素，青菜豆腐的祖宗早給他罵過幾千幾萬次，得要雙兒買些雞鴨魚肉，讓大和尚飽餐一頓。

行近寺外迎客亭，忽聽得一陣爭吵之聲，他心中一喜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有人吵架。」快步上前，只聽得幾個男人的聲音之中，夾著女子的清脆嗓音。

走到臨近，只見亭中兩個年輕女子，正在和本寺四名僧人爭鬧。四僧見到韋小寶，齊道：「師叔祖來了，請他老人家評評這道理。」迎出亭來，向他合十躬身。這四僧都是淨字輩的，韋小寶知道他們職司接待施主外客，平日能言善道，和藹可親，不知何故竟會跟兩個年輕女子爭鬧起來。看這兩個女子時，一個二十歲左右，身穿藍衫，另一個年紀更小，不過十六七歲，身穿淡綠衣衫。

韋小寶一見這少女，不由得心中突的一跳，胸口宛如被一個無形的鐵錘重重擊了一記，霎時之間唇燥舌乾，目瞪口呆，心道：「我死了，我死了！那裏來的這樣的美女？這美女倘若給了我做老婆，小皇帝跟我換位也不幹。韋小寶死皮賴活，上天下地，槍林箭雨，刀山油鍋，不管怎樣，非娶了這姑娘做老婆不可。」

兩個少女見四僧叫這小和尚為「師叔祖」，執禮甚恭，甚是奇怪，片刻之間，便見他雙目發呆，牢牢的盯住綠衣女郎。縱然是尋常男子，如此無禮也是十分不該，何況他是出家的僧人？那綠衣女郎臉上一紅，轉過了頭去，那藍衫女郎已是滿臉怒色。

韋小寶兀自不覺，心道：「她為甚麼轉了頭去？她臉上這麼微微一紅，麗春院中一百個小娘站在一起，也沒她一根眉毛好看。她每笑一笑，我就給她一萬兩銀子，那也抵得很。」又想：「方姑娘、小郡主、洪夫人、建寧公主、雙兒丫頭，還有那個擲骰子的曾姑娘，這許許多多人加起來，都沒眼前這位天仙的美貌。我韋小寶不要做皇帝、不做神龍教教主、不做天地會總舵主、甚麼黃馬褂三眼花翎、一品二品的大官，更加不放在心上，我……我非做這小姑娘的老公不可。」頃刻之間，心中轉過了無數念頭，立下了赴湯蹈火、萬死不辭的大決心，臉上神色古怪之極。

四僧二女見他忽爾眉花眼笑，忽爾咬牙切齒，便似顛狂了一般。淨濟和淨清連叫數次：「師叔祖，師叔祖！」韋小寶只是不覺。過了好一會，才似從夢中醒來，舒了口長氣。

那藍衫女郎初時還道他好色輕薄，後來又見神色不像，看來這小和尚多半是個白癡，心下好笑，問道：「這小和尚是你們的師叔祖？」

淨濟忙道：「姑娘言語可得客氣些。這位高僧法名上晦下明，是本寺兩位晦字輩的高僧之一，乃是住持方丈的師弟。」兩個女郎都微微一驚，隨即更覺好笑，搖頭不信。那綠衣女郎笑道：「師姊，他騙人，我們才不上當呢。這個小……小法師，怎麼會是甚麼高僧了？」

這幾句話清脆嬌媚，輕柔欲融，韋小寶只聽得魂飛魄散，忍不住學道：「這個小……小法師，怎麼會是甚麼高僧了？」這句話一學，輕薄無賴之意，表露無遺。

兩個女郎立即沉下臉來，四名淨字輩的僧人也覺這位小師叔祖太也失態，甚感羞愧。

那藍衫女郎哼了一聲，問道：「你是少林寺的高僧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僧就是僧，卻不是甚麼高僧，你瞧我這麼矮，只不過是個矮僧。」藍衫女郎雙眉一軒，朗聲道：「我們聽人說道，少林寺是天下武學的總匯，七十二門絕藝深不可測。我姊妹倆心中羨慕，特來瞻仰，不料武功固是平平，寺裏和尚更加不守清規，油嘴滑舌，便如市井流氓一般，令人好生失望。師妹，咱們走罷！」說著轉身出亭。

淨清攔在她身前，說道：「女施主來到少林寺，行兇打人，就算要走，也得留下尊師的名號。」

韋小寶聽到「行兇打人」四字，心想：「原來她們打過人了，怪不得淨清他們要不依爭吵。」只見淨清、淨濟二人左頰上都有個紅紅的掌印，顯是各吃了一記巴掌。他和寺中僧眾閒談，早知這幾個知客僧的武功，在寺中屬於最末流，方丈便因他們口齒伶俐而武功極低，才派他們接待來寺隨喜的施主。少林寺在武林中享大名千餘年，每月前來寺中領教的武人指不勝屈，知客僧武功低微，便不致跟人動手，否則的話，少林禪寺變成了動武打架的場子，既礙清修，更大違佛家慈悲無諍之義，兼且不成體統。

那藍衫女郎顯然不知其中緣由，只覺一出手便打了兩名少林僧，心下甚是得意，說道：「憑你們這一點功夫，也想要姑娘留下師父的名號，哼，你們配不配？」

淨濟適才吃過她的苦頭，知道憑著自己這裏五人，無法截得住她們，這兩個少女下山去一加宣揚，說來到少林寺中打了兩個和尚，揚長而去，對方連自己的來歷也不知道，少林寺的名頭往那裏擱去？便道：「我們四僧職司接待施主，武功低微之極，出家人和氣為本，豈可妄自跟人動手？兩位既要領教敝寺武功，還請少待，貧僧去請幾位師伯師叔來，讓兩位見見便了。」說著轉身往寺中奔去。

突然間藍影一幌，淨濟怒喝：「你……」拍的一聲，摔了個觔斗，卻是那藍衫女郎搶了過去，伸足勾了他一交。淨濟躍起身來，怒道：「女施主，你怎地……」那藍衫女郎哈哈一笑，右拳出擊，淨濟忙挺右臂擋格。藍衫女郎左手一帶，喀喇一聲，竟將他右臂關節卸脫。只聽得喀喇、哎唷、格格之聲連響，她頃刻之間，又將餘下三僧或斷腕骨，或脫臂臼。四僧退在一旁，已全無抵禦之能。淨濟轉身便奔，回入寺中報信。

韋小寶嚇得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突然間後領一緊，已被人抓住，這一抓連著他後頸中要穴一起拿住，登時全身酸軟，使不出力氣。

眼見藍衫女郎站在面前，那麼抓住他後領的，自然是綠衫女郎了，他心中狂喜，大叫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既已給她這麼一抓，就不枉了在這人世走一遭，最好她再在自己身上踢幾腳，在頭項鑿幾拳，就算立時給打死了，那也是滋味無窮，艷福不淺。這時鼻中聞到一陣淡淡的幽香，便叫：「好香，好香！」

藍衫女郎怒道：「這小賊禿壞得很，妹子，你把他鼻子割下來。」韋小寶只聽得身後一個嬌媚的聲音道：「好！我先挖了他一雙賊忒兮兮的眼睛。」便覺一根溫軟膩滑的手指尖按到了他左眼皮上。韋小寶叫道：「你慢慢的挖，可別太快了。」那女郎奇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最好你這樣抓住我，抓一輩子，永遠不放。」那女郎怒道：「小和尚，你死在臨頭，還在跟我風言風語？」

韋小寶只覺右眼陡然劇痛，那女郎竟然真的要挖出他眼珠，大駭之下，彎腰低頭，滿腔風情登時丟到九霄雲外，雙手反撩，只盼格開她抓住自己後領的那隻手。那女郎一拳打在他後心。韋小寶大叫：「哎喲，媽呀！」雙手反過來亂抓亂舞，不知不覺的使上了洪教主所授的半招「狄青降龍」，突然之間，雙手手掌中軟綿綿地，竟然抓住了那女郎胸口。

這一式本是要逼得背後敵人縮身，然後倒翻觔斗，騎在敵人頸中，豈知那女郎並無臨敵經驗，不提防給韋小寶抓住了胸部。招式的後果既大不相同，那「狄青降龍」的後半招便也使不出來。

那女郎驚羞交加，雙手自外向內拗入，兜住韋小寶的雙臂，喀喇一聲，已拗斷了他雙臂臂彎的關節，這招「乳燕歸巢」名目溫雅，卻是「分筋錯骨手」中的一記殺著，跟著飛腿將韋小寶踢出丈許。那女郎氣惱之極，拔出腰間柳葉刀，猛力向韋小寶背心斬落。

韋小寶忙一個打滾，滾到了亭心的石桌之下。那女郎一刀斬在地下，火星四濺，左足踢出，將韋小寶從桌子底下踢了出來。藍衫女郎叫道：「師妹，不可殺人！」綠衫女郎恍若不聞，又是一刀，重重砍在韋小寶背上。韋小寶又叫：「哎喲，我的媽啊！」綠衫女郎再砍了兩刀，只砍得韋小寶奇痛徹骨，幸有寶衣護身，卻未受傷。

綠衫女郎還待再砍，藍衫女郎抽出刀來，噹的一聲，架住了她鋼刀，叫道：「這小和尚活不成啦，咱們快走！」她想在少林寺殺了廟中僧人，這禍可闖得不小。

綠衫女郎受了重大侮辱，又以為已將這小和尚殺死，驚羞交集，突然間淚水滾下雙頰，手臂一彎，揮刀往自己脖子抹去。藍衫女郎大驚，急忙伸刀去格，雖將她刀刃擋開，但刀尖還是劃過頸中，鮮血直冒。藍衫女郎驚叫：「師妹……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綠衫女郎眼前一黑，暈倒在地。

藍衫女郎拋下鋼刀，抱住了她，只是驚叫：「師妹，你……你……死不得。」

忽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快快救治。」藍衫女郎哭道：「救……救不了啦。」只見一隻手從背後伸過來，手指連動，點了綠衫女郎頸中傷口周圍的穴道，說道：「救人要緊，姑娘莫怪。」嗤嗤聲響，那人撕下衣襟，包住綠衫女郎的頭頸，俯身將她抱起。藍衫女郎手足無措，站起身來，見那人是個白鬚垂胸的老僧，抱了綠衫女郎，快步向山上奔去。她惶急之下，只得跟隨其後，見那老僧抱著師妹奔進了少林寺山門，當即跟了進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從石桌下鑽出，雙臂早已不屬己有，軟軟的垂在身旁，心想：「這……這姑娘好狠，幹麼要自尋短見，倘若當真死了，那怎麼辦？我……我還是逃他媽的罷。」但一想到那少女的絕世容顏，心口一熱，打定主意：「逃是不能逃的，非得去瞧瞧她不可。」雙臂劇痛，額頭冷汗如黃豆般一滴滴洒將下來，支撐著上山。

只走得十餘步，寺中已有十多名僧人奔出，將他和淨字輩三僧扶回寺中。

他和四僧都是給卸脫了關節，擒拿跌打原是少林派武功之所長，當即有僧人過來替他們接上了臼。韋小寶迫不及待要去瞧那姑娘，問知那兩個女客的所在，逕向東院禪房走去，剛繞過迴廊，只見八名僧人手執戒刀，迎面走來。

那八僧都是戒律院中的執事僧，為首一人躬身說道：「師叔祖，方丈大師有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了。我得先去瞧瞧那個小姑娘，看她是死是活。」那僧人道：「方丈大師在戒律院中相候，請師叔祖即刻過去。」韋小寶怒道：「他媽的，我說要去瞧那個美貌小姑娘，你沒聽到嗎？」他平時脾氣甚好，這時心中急了，在寺中竟也破口罵人。

八僧面面相覷，不敢阻攔，當下四僧在後跟隨，另四僧去傳淨濟等四名知客僧。

韋小寶來到東院禪房，問道：「小姑娘不會死嗎？」一名老僧道：「啟稟師叔，傷勢不重，小僧正在救治。」韋小寶當即放心。

那藍衫女郎站在門邊，指著韋小寶罵道：「都是這小和尚不好。」

韋小寶向她伸了伸舌頭，遲疑片刻，終於不敢進房去看，轉身走向戒律院來。只見院門大開，數十名僧人身披袈裟，兩旁站立，神情肅然。押著他過來的執刀四僧齊聲道：「啟稟方丈，晦明僧傳到。」韋小寶見了這等神情，心想：「你是大老爺審堂嗎？他奶奶的，搭甚麼臭架子？」走進大堂。只見佛像前點了數十枝蠟燭，方丈晦聰禪師站在左首，右首站著一位老僧，身材高大，不怒自威，乃是戒律院首座澄識禪師，淨濟、淨清等四僧站在下首。

晦聰禪師道：「師弟，拜過了如來。」韋小寶跪下禮佛。晦聰待他拜過後站起，說道：「半山亭中之事，相煩師弟向戒律院首座說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聽得他們在吵架，便過去瞧瞧。至於到底為甚麼吵架，可不知道了。淨濟，你來說罷。」

淨濟道：「是。」轉身說道：「啟稟方丈和首座師叔：弟子四人在半山亭中迎客，那兩位女施主要到寺來隨喜，便婉言相告，本寺向來的規矩，不接待女施主。那位年紀較大的女施主說：『聽說少林寺自稱是武學正宗，七十二項絕藝，每一項都是當世無敵，我們便是要來見識見識，到底是怎樣厲害法。』弟子道：『敝寺決不敢自稱武功當世無敵，天下各門各派，武功各有所長，少林派如何敢狂妄自大？』」

晦聰方丈道：「那說得不錯，很是得體啊。」

淨濟道：「那女施主道：『如此說來，少林派只不過浪得虛名，三腳貓的拳腳，不足一笑？』弟子說：『請教兩位女施主是何門派，是那一位武林前輩門下的高足。』」

晦聰道：「正是。這兩個年輕女子來本寺生事，瞧不起本派武功，必是大有來頭，該當問明她們的門派來歷。」

淨濟道：「那女子說：『你要知道我們的門派來歷嗎？那容易得很，一看就知道。』突然出手，將弟子和淨清師弟都打了一記巴掌。她出手極快，弟子事先又沒防備，慚愧得很，竟然沒能避過。淨清師弟說：『兩位怎地動粗，出手打人？』那女子笑道：『你們問我門派來歷，口說無憑，出手見功，你們一看，不就知道了嗎？』說到這裏，晦明師叔祖就來了。」

澄識問道：「那位女施主出手打你，所使手法如何？」淨濟、淨清都低下頭去，說道：「弟子沒看清楚。」澄識問其餘二僧：「你們沒挨打，該看到那女施主的手法身法？」二僧道：「只聽得拍拍兩聲，兩位師兄就挨了打，那女子好像手也沒動，身子也沒動。」

澄識向方丈望去，候他示下。

晦聰凝思片刻，向執事僧道：「請達摩院、般若堂兩位首座過來。」過不多時，兩位首座先後到來。達摩院首座澄心，便是到五台山赴援的十八羅漢之首。般若堂的首座澄觀禪師是個八十來歲的老僧。二僧向方丈見了禮。晦聰說道：「有兩位女施主來本寺生事，不知是甚麼門派，兩位博知多聞，請共同參詳。」當下說了經過。

澄心道：「四名師侄全沒看到她出手，可是兩人臉上已挨了一掌，這種武功，本派千葉手中是有的，武當派迴風掌是有的，崑崙派落雁拳、崆峒派飛鳳手，也都有這等手法。」

晦聰道：「單憑這兩掌，瞧不出她的武功門派。師弟，你又怎地和他們動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藍衫姑娘先將四個……四個和尚都打斷了手……」晦聰詢問四僧的手腕手臂如何脫臼。四僧連比帶說，演了當時情景。澄心凝神看了，逐一細問那女郎的手法，最後問韋小寶道：「請問師叔，那姑娘又如何折斷你老人家的雙臂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老人家後領給那美貌姑娘一把抓住，登時全身酸麻，她抓在這裏。」說著一指後頸。澄心點頭道：「那是『大椎穴』，最是人身要穴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反手想格開她手臂，卻給她在背心上打了一拳，痛得要命。我老人家急了，反過手去亂抓，在她胸口抓了一把。這小姑娘也急了，弄斷了我手臂，又將我摔在地下，提刀亂砍。他媽的，殺人不要本錢，她一心一意謀殺親夫，想做小寡婦。」

眾僧聽他滿口胡言，面面相覷。澄心站到他身後，伸手相比，見到他後心僧衣的三條刀痕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她砍了你三刀，師叔傷勢怎樣？」

韋小寶得意洋洋，道：「我有寶衣護身，並沒受傷。這三刀幸好沒砍在我的光頭上。這小妹子砍我不死，定是嚇得魂飛天外，以為我老人家武功深不可測，只好自己抹了脖子。其實我武功稀鬆平常，而她這等花容月貌，我老人家也決計不會跟她為難……」

晦聰怕他繼續胡說八道下去，插嘴道：「師弟，這就夠了。」

眾僧這時均已明白，那女郎所以自尋短見，是因胸口被抓，受了極大羞辱。韋小寶當時生死懸於一髮，觀他衫上三條刀痕可知，危急中回手亂抓，碰到敵人身上任何部位，都不能說有甚麼錯。他武功低微，給人擒住後拚命掙扎，出手豈能有甚麼規矩可循？

澄識臉色登時平和，說道：「師叔，先前聽那女施主口口聲聲罵你不守清規，只道你真的犯戒去調戲婦女，致有得罪。原來那是爭鬥之際的無意之失，不能說是違犯戒律。師叔請坐。」親自端過一張椅子，放在晦聰下首，意思是說你不犯戒律，戒律院便管你不著，你是寺中尊長，自當對你禮敬。韋小寶嘻嘻一笑，坐了下來。澄識見他神態輕浮，說話無聊，忍不住道：「師叔雖不犯色戒，但見到女施主時，也當舉止莊重，貌相端嚴，才不失少林寺高僧的風度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這個高僧馬馬虎虎，隨便湊數，當不得真的。」

晦聰正要出言勸喻，般若院首座澄觀忽道：「沒有門派。」澄心奇道：「師兄說這兩位女施主沒有門派？」澄觀道：「偷學的武功！她二人的分筋錯骨手中，包含了武當、崑崙、崆峒、點蒼四派手法，在師叔背心上砍的這三刀，包含了峨嵋、青城、山西六合刀的三門刀法。如此雜駁不純，而且學得都並不到家，天下沒這一派武功。」

韋小寶大感詫異，說道：「咦，她們這些招式，你每一招都能知道來歷？」

他不知澄觀八歲便在少林寺出家，七十餘年中潛心武學，從未出過寺門一步，博覽武學典籍，所知極為廣博。少林寺達摩院專研本派武功，般若堂卻專門精研天下各家各派武功。般若堂中數十位高僧，每一位都精通一派至數派功夫。

少林寺僧眾於隋末之時，曾助李世民削平王世充，其時武功便已威震天下，千餘年來盛名不替，固因本派武功博大精深，但般若堂精研別派武功，亦是主因之一。通曉別派武功之後，一來截長補短，可救本派功夫之不足；二來若與別派高手較量，先已知道對方底細，自是大佔上風。少林弟子行俠江湖，回寺參見方丈和本師之後，先去戒律院稟告有無過犯，再到般若堂稟告經歷見聞。別派武功中只要有一招一式可取，般若堂僧人便筆錄下來。如此積累千年，於天下各派武功瞭若指掌。縱然寺中並無才智卓傑的人才，卻也能領袖群倫了。

澄觀潛心武學，世事一竅不通，為人有些癡癡呆呆，但於各家各派的武功卻分辨精到。文人讀書多而不化，成了「書獃子」，這澄觀禪師則是學武成為「武獃子」。他生平除了同門拆招之外，從未與外人動過一招半式，可是於武學所知之博，寺中群推為當世第一。

澄心道：「原來兩位女施主並無門派，事情便易辦了。只要治好了那位姑娘的傷，送她們出寺，便無後患。」澄識道：「她二人師姊妹相稱，似乎是有師父的。」澄心道：「就算有師父，也不會是名門大派中的高明人物。」澄識點了點頭。

晦聰方丈道：「兩位女施主年輕好事，這場爭鬥咱們並沒做錯了甚麼。雖然如此，還是不可失了禮數，對兩位女施主須得好好相待。這便散了罷。」說著站起身來。

澄心微笑道：「先前我還道武林中出了那一位高手，調教了兩個年輕姑娘，有意來折辱本派，有點兒擔心。少林寺享名千載，可別在咱們手裏栽了觔斗。」眾僧都微笑點頭。

韋小寶忽道：「依我看來，少林派武功名氣很大，其實也不過如此。」

晦聰正要出門，一聽愕然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淨濟、淨清，你們已學了幾年功夫？」淨濟說學了十四年，淨清學了十二年，都自稱資質低劣，全無長進，慚愧之至。

晦聰方丈道：「咱們學佛，志在悟道解脫，武功高下乃是末節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我看這中間大有毛病。這兩個小妞兒，年紀大的也不過二十歲，只是東偷一招，西學一式，使些別門別派雜拌兒的三腳貓，就打得學過十幾年功夫的少林僧落荒而逃，屁滾尿流，毫無招架之功，死無葬身之地。如此看來，甚麼武當派、崑崙派的一招半式，可比咱們少林派的正宗武功厲害得多了。」

晦聰、澄識、澄心等僧的臉色都十分尷尬，韋小寶這番話雖然極不入耳，一時卻也難以辯駁，只想：「淨濟等四人的功夫差勁之極，怎能說是少林派的正宗武功？」

澄觀卻點頭道：「師叔言之有理。」

澄識奇道：「怎地師兄也說有理？」澄觀道：「人家的雜拌兒打敗了咱們的正宗功夫，這中間總有點不大對頭。」晦聰道：「各人的資質天份不同。淨濟等原不以武功見長，他們忙於接待賓客，那於宏揚佛法是大有功德之事。淨濟、淨清、淨本、淨源，你們四人交卸了知客的職司，以後多練練武功罷。」淨濟等四僧躬身答應。

眾僧出得戒律院來。韋小寶搖了搖頭，澄觀皺眉思索半晌，也搖了搖頭。

晦聰和澄心對望了一眼，均想：「這一老一少，都大有獃氣，不必理會。」逕自走了。

※※※

澄觀望著院中一片公孫樹的葉子緩緩飄落，出了一會神，說道：「師叔，我要去瞧瞧這位女施主。」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那再好沒有了。我也去。」

兩人來到東院禪房，替綠衫女郎治病的老僧迎了出來。韋小寶問道：「她會不會死？」那老僧道：「刀傷不深，不要緊，不會死的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妙極，妙極。」走進禪房。

只見那綠衫女郎橫臥榻上，雙目緊閉，臉色蒼白得猶如透明一般，頭頸中用棉花和白布包住，右手放在被外，五根手指細長嬌嫩，真如用白玉雕成，手背上手指盡處，有五個小小的圓渦。韋小寶心中大動，忍不住要去摸摸這隻美麗可愛已極的小手，說道：「她還有脈搏沒有？」伸手假意要去把脈。

那藍衫女郎站在床尾，見他進來，早已氣往上衝，喝道：「別碰我妹子！」見他並不縮手，左手一探，便抓他手腕。澄觀中指往她左手掌側「陽谷穴」上彈去，說道：「你這招是山西郝家的擒拿手。」藍衫女郎手一縮，手肘順勢撞出。澄觀伸指彈向她肘底「小海穴」。那女郎右手反打，澄觀中指又彈，逼得她收招，退了一步。那女郎又驚又怒，雙拳如風，霎時之間擊出了七八拳。澄觀不住點頭，手指彈了七八下，那女郎「哎唷」一聲，右臂「清冷淵」中指，手臂動彈不得，罵道：「死和尚！」

澄觀奇道：「我是活的，若是死和尚，怎能用手指彈你？」那女郎見他武功厲害，心下怯了，卻不肯輸口，罵道：「你今天還活著，明天就死了。」澄觀一怔，問道：「女施主怎麼知道？難道你有先見之明不成？」

那女郎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少林寺的和尚就會油嘴滑舌。」她只道澄觀跟自己說笑，卻不知這老和尚武功雖強，卻全然不通世務。他一生足不出寺，寺中僧侶嚴守妄語之戒，從來沒人跟他說過一句假話，他便道天下絕無說假話之事。他聽那女郎說少林寺和尚油嘴滑舌，心想：「難道今天齋菜之中，豆油放得多了？」伸袖抹了抹嘴唇，不見有油，舌頭在口中一捲，也不覺得如何滑了。正自詫異，那藍衫女郎低聲喝道：「出去，別吵醒了我師妹！」

澄觀道：「是，是……師叔，咱們出去罷。」韋小寶獃望榻上女郎，早已神不守舍，應了一聲，卻不移步。藍衫女郎慢慢走到他身邊，突然出掌，猛力一推。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被她推得直飛出房去，砰的一聲，重重跌下，連聲「哎唷」，爬不起來。

澄觀道：「這一招『江河日下』，本是勞山派的掌法，女施主使得不怎麼對。」口中嘮叨，出房扶起韋小寶，說道：「師叔，她這一掌推來，共有一十三種應付之法。倘若不願和她爭鬥，那麼六種避法之中，任何一種都可使用。如要反擊呢，那麼勾腕、托肘、指彈、反點、拿臂、斜格、倒踢，七種方法，每一種都可將之化解了。」

韋小寶摔得背臂俱痛，正沒好氣，說道：「你現下再說，又有何用？」

澄觀道：「是，師叔教訓得是。都是做師侄的不是。倘若我事先說了，師叔就算不想為難她，只要會避，也不至於摔這一交。」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：「這兩個姑娘兇得很，日後再見面，她們一上來就拳打腳踢，倒是難以抵擋。這老和尚對兩個小妞的武功知道得清清楚楚，手指這麼一彈，便逼得她就此不敢過來欺人。我要娶那妞兒做老婆，非騙得老和尚跟在身旁保駕不可。」轉念又想：「老和尚這樣老了，不知還有幾天好活，倘若他明天就鳴呼哀哉，豈不是糟糕之至？」說道：「你剛才用手指彈了幾彈，那妞兒便服服貼貼，這是甚麼功夫？」

澄觀道：「這是『一指禪』功夫，師叔不會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會。不如你教了我罷。」澄觀道：「師叔有命，自當遵從。這『一指禪』功夫，也不難學，只要認穴準確，指上勁透對方穴道，也就成了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忙道：「那好極了，你快快教我。」心想學會了這門功夫，手指這麼彈得幾彈，那綠衣姑娘便即動彈不得，那時要她做老婆，還不容易？而「也不難學」四字，更是關鍵之所在。天下功夫之妙，無過於此，霎時間眉花眼笑，心癢難搔。

澄觀道：「師叔的易筋經內功，不知已練到了第幾層，請你彈一指試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怎樣彈法？」澄觀屈指彈出，嗤的一聲，一股勁氣激射出去，地下一張落葉飄了起來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倒好玩。」學著他樣，也是右手拇指扣住中指，中指彈了出去，這一下自然無聲無息，連灰塵也不濺起一星半點。

澄觀道：「原來師叔沒練過易筋經內功，要練這門內功，須得先練般若掌。待我跟你拆拆般若掌，看了師叔掌力深淺，再傳授易筋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般若掌我也不會。」澄觀道：「那也不妨，咱們來拆拈花擒拿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拈花擒拿手，可沒聽見過。」

澄觀臉上微有難色，道：「那麼咱們試拆再淺一些的，試金剛神掌好了。這個也不會？就從波羅密手試起好了。也不會？那要試散花掌。是了，師叔年紀小，還沒學到這路掌法，韋陀掌？伏虎拳？羅漢拳？少林長拳？」他說一路拳法，韋小寶便搖一搖頭。

澄觀見韋小寶甚麼拳法都不會，也不生氣，說道：「咱們少林派武功循序漸進，入門之後先學少林長拳，熟習之後，再學羅漢拳，然後學伏虎拳，內功外功有相當根柢了，可以學韋陀掌。如果不學韋陀掌，那麼學大慈大悲千手式也可以……」韋小寶口唇一動，便想說：「這大慈大悲千手式我倒會。」隨即忍住，知道海老公所教這些甚麼大慈大悲千手式，十招中只怕有九招半是假的，這個「會」字，無論如何說不上。只聽澄觀續道：「不論學韋陀掌或大慈大悲千手式，聰明勤力的，學七八年也差不多了。如果悟性高，可以跟著學散花掌。學到散花掌，武林中別派子弟，就不大敵得過了。是否能學波羅密手，要看各人性子近不近。像淨濟、淨清那幾個師侄，都在練伏虎拳，他們的性子不近於練武，進境慢些。再過十年，淨清或許可以練韋陀掌。淨濟學武不大專心，我看還是專門唸金剛經參禪的為是。」

韋小寶倒抽了口涼氣，說道：「你說那一指禪並不難學，可是從少林長拳練起，一路路拳法掌法練將下來，練成這一指禪，要幾年功夫？」

澄觀道：「這在般若堂的典籍中是有得記載的。五代後晉年間，本寺有一位法慧禪師，生有宿慧，入寺不過三十六年，就練成了一指禪，進展神速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料想他前生一定是一位武學大宗師，許多功夫是前生帶來的。其次是南宋建炎年間，有一位靈興禪師，也不過花了三十九年時光。那都是天縱聰明、百年難遇的奇才，令人好生佩服。前輩典型，後人也只有神馳想像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開始學武，到練成一指禪，花了多少時候？」

澄觀微笑道：「師侄從十一歲上起始練少林長拳，總算運氣極好，拜在恩師晦智禪師座下，學得比同門師兄弟們快得多，到五十三歲時，於這指法已略窺門徑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從十一歲練起，到了五十三歲時略跪甚麼門閂（他不知「略窺門徑」的成語，說成了「略跪門閂」），那麼一共練了四十二年才練成？」澄觀甚是得意，道：「以四十二年而練成一指禪，本派千餘年來，老衲名列第三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不過老衲的內力修為平平，若以指力而論，恐怕排名在七十名以下。」說到這裏，又不禁沮喪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管你排第三也好，第七十三也好，老子前世不修，似乎沒從娘胎裏帶來甚麼武功，要花四十二年時光來練這指法，我和那小妞兒都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、老太婆啦。老子還練個屁！」說道：「人家小姑娘只練得一兩年，你要練四五十年才勝得過她，實在差勁之至。」

澄觀也早想到了此節，一直在心下盤算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！咱們少林武功如此給人家比了下去，實在……實在不……不大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甚麼不大好，簡直糟糕之極。咱們少林派這一下子，可就抓不到武林中的牛耳朵、馬耳朵了。你是般若堂首座，不想個法子，怎對得起幾千幾萬年來少林寺的高僧？你死了之後，見到法甚麼禪師、靈甚麼禪師，還有我的師兄晦智禪師，大家責問你，說你只是吃飯拉屎，卻不管事，不想法子保全少林派的威名，豈不羞也羞死了？」

澄觀老臉通紅，十分惶恐，連連點頭，道：「師叔指點得是，待師侄回去，翻查般若堂中的武功典籍，看有甚麼妙法，可以速成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是啊，你倘若查不出來，咱們少林派也不用再在武林中混了。不如請了這兩位小姑娘來，讓那大的做方丈，小的做般若堂首座。由她二人來傳授武功，比咱們那些笨頭笨腦的傻功夫，定是強得多了。」

澄觀一怔，問道：「她們兩位女施主，怎能做本寺的方丈、首座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誰教你想不出武功速成的法子？方丈丟臉，你自己丟臉，那也不用說了，少林派從此在武林中沒了立足之地，本寺幾千名和尚，都要去改拜這兩個小姑娘為師了。大家都說，花了幾十年時光來學少林派武功，又有甚麼用？兩個小姑娘只學得一年半載，便喀喇、喀喇、喀喇，把少林寺和尚的手腳都折斷了。大家保全手腳要緊，不如恭請小姑娘來做般若堂首座罷！」

這番言語只把澄觀聽得額頭汗水涔涔而下，雙手不住發抖，顫聲道：「是，是！請兩位小姑娘來做本寺的方丈、首座，唉，那……那太也丟臉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可不是嗎？那時候咱們也不叫少林派了。」澄觀問道：「那……那叫甚麼派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如乾脆叫少女派好啦，少林寺改名少女寺。只消將山門上的牌匾取下來，刮掉那個『林』字，換上一個『女』字，只改一個字，那也容易得緊。」澄觀臉如土色，忙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！我……我這就去想法子。師叔，恕師侄不陪了。」合十行禮，轉身便走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且慢！這件事須得嚴守秘密。倘若寺中有人知道了，可大大不妥。」澄觀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家信不過你，也不知你想不想得出法子。那兩個小姑娘還在寺裏養傷，大家心驚膽戰之下，都去磕頭拜師，咱們偌大個少林派，豈不就此散了？」

澄觀道：「師叔指點得是。此事有關本派興衰存亡，那是萬萬說不得的。」心中好生感激，心想這位師叔年紀雖小，卻眼光遠大，前輩師尊，果然了得，若非他靈台明澈，具卓識高見，少林派不免變了少女派，千年名派，萬劫不復。

韋小寶見他匆匆而去，袍袖顫動，顯是十分驚懼，心想：「老和尚拚了老命去想法子，總會有些門道想出來。我這番話人人都知破綻百出，但只要他不和旁人商量，諒這笨和尚也不知我在騙他。」想起躺在榻上那小姑娘容顏如花，一陣心猿意馬，又想進房去看她幾眼。回頭走得幾步，門帷下突然見到藍裙一幌，想起那藍衫女郎出手狠辣，身邊沒了澄觀保駕，單身入內，非大吃苦頭不可，只得嘆了口氣，回到自己禪房休息。

次日一早起來，便到東禪院去探望。治病的老僧合十道：「師叔早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女施主的傷處好些了嗎？」那老僧道：「那位女施主半夜裏醒轉，知道身在本寺，定要即刻離去，口出無禮言語。師侄好言相勸，她說決不死在小……小……僧的廟裏。」韋小寶聽他吞吞吐吐，知道這小姑娘不是罵自己為「小淫賊」，便是「小惡僧」，問道：「那便如何？」那老僧道：「師侄勸她明天再走，女施主掙扎著站起身來，她的師姊扶了她出去。師侄不敢阻攔，反正那女施主的傷也無大礙，只得讓她們去了，已將這事稟報了方丈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好生沒趣，暗想：「這小姑娘一去，不知到了那裏？她無名無姓，又怎查得到？」怪那老僧辦事不力，埋怨了幾句，轉念一想：「這兩個小妞容貌美麗，大大的與眾不同，出手時各家各派的功夫都有，終究會查得到。」於是踱到般若堂中。

只見澄觀坐在地下，周身堆滿了數百本簿籍，雙手抱頭，苦苦思索，眼中都是紅絲，多半是一晚不睡，瞧他模樣，自然是沒想出善法。他見到韋小寶進來，茫然相對，宛若不識，竟是潛心苦思，對身周一切視而不見。

韋小寶見他神情苦惱，想要安慰幾句，跟他說兩個小姑娘已去，眼下不必著急，轉念一想：「他如不用心，如何想得出來？只怕我一說，這老和尚便偷懶了。」

倏忽月餘，韋小寶常到般若堂行走，但見澄觀瘦骨伶仃，容色憔悴，不言不語，狀若癡呆，有時站起來拳打足踢一番，跟著便搖頭坐倒。韋小寶只道這老和尚甚笨，苦思了一個多月，仍然一點法子也沒有，卻不知少林派武功每一門都講究根基紮實，寧緩毋速。躐等以求速成，正是少林派武功的大忌。澄觀雖於天下武學幾乎已無所不知，但要他打破本派禁條，另創速成之法，卻與他畢生所學全然不合。

※※※

天氣漸暖，韋小寶在寺中已有數月。這些日子來，每日裏總有數十遍想起那綠衫少女。

這一日悶得無聊，攜帶銀兩，向西下了少室山，來到一座大鎮，叫作潭頭鋪。去衣鋪買了一套衣巾鞋襪，到鎮外山洞中換上，將僧袍僧鞋包入包袱，負在背上，臨著溪水一照，宛然是個富家子弟。回到鎮上，在一間酒樓中雞鴨魚肉的飽餐一頓，心想：「這便得去尋找賭場，大賭一番。」知道賭場必在小巷之中，當下穿街過巷，東張西望。

他每走進一條小巷，便傾聽有無呼吆喝六之聲，尋到第七條巷子時，終於聽到有人叫道：「天九王，通吃！」這幾個字鑽入耳中，當真說不出的舒服受用，比之少林寺中時時刻刻聽到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實有西方極樂世界與十八層地獄之別。

他快步走近，伸手推門。一名四十來歲的漢子歪戴帽子，走了出來，斜眼看他，問道：「幹甚麼的？」韋小寶從懷中取出一錠銀子，在手中一拋一拋，笑道：「手發癢，來輸幾兩銀子。」那漢子道：「這裏不是賭場，是堂子。小兄弟，你要嫖姑娘，再過幾年來罷。」

韋小寶餓賭已久，一聽到「天九王，通吃」那五個字後，便天塌下來，也非賭上幾手不可，何況來到妓院就是回到了老家，怎肯再走？笑道：「你給我找幾個清倌人，打打茶圍，今日少爺要擺三桌花酒。」將那錠二兩重的銀子塞在他手裏，笑道：「給你喝酒。」

龜奴大喜，見是來了豪客，登時滿臉堆歡，道：「謝少爺賞！」長聲叫道：「有客！」恭恭敬敬的迎他入內。老鴇出來迎接，見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衣著甚是華貴，心想：「這孩子偷了家裏的錢來胡花，倒可重重敲他一筆。」笑嘻嘻的拉著他手，說道：「小少爺，我們這裏規矩，有個開門利是。你要見姑娘，須得先給賞錢。」

韋小寶臉一扳，說道：「你欺我是沒嫖過院的雛兒嗎？咱們可是行家，老子家裏就是開這個調調兒的。」摸出一疊銀票，約莫三四百兩，往桌上一拍，說道：「打茶圍是五錢銀子一個姑娘，做花頭是三兩銀子，提大茶壺的給五錢，娘姨五錢。老子今日興致挺好，一律成雙加倍。」一連串妓院行話說了出來，竟沒半句外行，可把那老鴇聽得呆了，怔了半晌，這才笑道：「原來是同行的小少爺，我這可走了眼啦。不知小少爺府上開的是那幾家院子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老子家裏在揚州開的是麗春院、怡情院，在北京開的是賞心樓、暢春閣，在天津開的是柔情院、問菊樓，六家聯號。」其實這六家都是揚州著名的妓院，否則一時之間，他也杜撰不出六家妓院的招牌。

那老鴇一聽，心想乖乖不得了，原來六院聯號的大老闆到了，他這生意可做得不小，笑問：「小少爺喜歡怎樣的姑娘陪著談心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諒你們這等小地方，也沒蘇州姑娘。有沒有大同府的？」老鴇面有慚色，低聲道：「有是有一個，不過是冒牌貨，她是山西汾陽人，只能騙騙冤大頭，可不敢欺騙行家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把院子裏的姑娘通統叫來，少爺每個打賞三兩銀子。」老鴇大喜，傳話出來，霎時間鶯鶯燕燕，房中擠滿了姑娘。這小地方的妓院之中，自然都是些粗手大腳的庸脂俗粉，一個個拉手摟腰，竭力獻媚。韋小寶大樂，雖然眾妓或濃眉高顴，或血盆大口，比他自己還著實醜陋幾分，但他自幼立志要在妓院中豪闊一番，今日得償平生之願，自是得意洋洋，拉過身邊一個妓女，在她嘴上一吻，只覺一股蔥蒜臭氣直衝而來，幾欲作嘔。

突然間門帷掀開，兩個女子走了進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好！兩個大妹子一起過來，先來親個嘴兒……」一言未畢，已看清楚了兩女的面貌，不由得大吃一驚。

他大叫一聲，跳起身來，將摟住他的兩個妓女推倒在地。

原來進來的這兩個女子，正是日思夜想的那綠衫女郎和她師姊。

那藍衫衣郎冷笑道：「你一進鎮來，我們就跟上了你，瞧你來幹甚麼壞事。」韋小寶背上全是冷汗，強笑道：「是，是。這位姑娘，你……你頭頸裏的傷……傷好……好了嗎？」綠衫女郎哼了一聲，並不理睬。藍衫女郎怒道：「我們每日裏候在少林寺外，要將你碎屍萬段，以報辱我師妹的深仇大恨。哼，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教你這惡僧撞在我們手裏。」

韋小寶暗暗叫苦：「老子今日非歸位不可。」陪笑道：「其實……其實我也沒怎樣得罪了……得罪了姑娘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這麼抓了一把，那也不打緊，我看……我看……」

綠衫女郎紅暈上臉，目光中露出殺機。藍衫女郎冷冷的道：「剛才你又說甚麼來？叫我們怎麼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糟糕，這可又不巧得很了。我……我當做你們兩位也是……也是這窯子裏的花姑娘。」

綠衫女郎低聲道：「師姊，跟這為非作歹的賊禿多說甚麼？一刀殺了乾淨。」刷的一聲響，白光一閃，韋小寶大叫縮頸，頭上帽子已被她柳葉刀削下，露出光頭。

眾妓女登時大亂，齊聲尖叫：「殺人哪，殺了人哪！」

韋小寶一矮身，躲在一名妓女身後，叫道：「喂，這裏是窯子啊，進來的便是婊子，你們兩個還不快快出去，給人知道了那可……難聽……難聽得很哪……」二女刷刷數刀，但房中擠滿了十來個妓女，卻那裏砍他得著？刀鋒掠過，險些砍傷了兩名妓女。

韋小寶縱聲大叫：「老子在這裏嫖院，有甚麼好瞧的？我……我要脫衣服了，要脫褲子啦。」扯下身上衣衫，摔了出去。

二女怒極，但怕韋小寶當真耍無賴脫褲子，綠衫女郎轉身奔出，藍衫女郎一怔，也奔了出去，砰砰兩聲，將衝進來查看的老鴇、龜奴推得左右摔倒。

一時之間，妓院中呼聲震天、罵聲動地。

韋小寶暫免一刀之厄，但想這兩個姑娘定是守在門口，自己只要踏出妓院門口一步，立時便給她們殺了，叫道：「大家別亂動，每個人十兩銀子，人人都有，決不落空。」眾妓一聽，立時靜了下來。韋小寶取出二十兩銀子，交給龜奴，吩咐：「快去給我備一匹馬，等在巷口。」那龜奴接了銀子出去。

韋小寶指著一名妓女道：「給你二十兩銀子，快脫下衣服給我換上。」那妓女大喜，便即脫衣。餘下七張八嘴，紛紛詢問。韋小寶道：「這兩個是我的大老婆、小老婆，剃光了我頭，不許我嫖院，我逃了出來，她們便追來殺我。」

老鴇和眾妓一聽，都不禁樂了。嫖客的妻子到妓院來吵鬧打架，那是司空見慣，尋常之極，但提刀要殺，倒也少見，至於妻妾合力剃光丈夫的頭髮，不許他嫖院，卻是首次聽聞。

韋小寶匆匆換上妓女的衣衫，用塊花布纏住了頭。眾妓知他要化裝逃脫，嘻嘻哈哈的幫他塗脂抹粉。在妓院中賭錢的嫖客聽得訊息，也擁來看熱鬧。不久龜奴回報馬已備好，得知情由之後，說道：「少爺這可得小心，你大夫人守在後門，小夫人守在前門。兩人都拿著刀子。」韋小寶大派銀子，罵道：「這兩個潑婦，管老公管得這麼緊，真是少有少見。」

那老鴇得了他三十兩銀子的賞錢，說道：「兩隻雌老虎壞人衣食，天下女人都像你兩個老婆一樣，我們喝西北風嗎？二郎神保祐兩隻雌老虎絕子絕孫。啊喲，小少爺，我可不是說你。你不如休了兩隻雌老虎，天天到這裏來玩個暢快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主意倒挺高明。媽媽，你到前門去，痛罵那潑婦一頓，不過你可得躲在門後罵，防她使潑，用刀子傷你。眾位姊妹，大家從後門衝出去。我那兩個潑婆娘就捉不到我了。」當下拿出銀子分派。眾婊子無不雀躍。重賞之下，固有勇夫，只須重賞，勇婦也大不乏人。眾妓得了白花花的銀子，人人「忠」字當頭，盡皆戮力效命。

只聽得前門口那老鴇已在破口大罵：「大潑婦，小潑婦，要管住老公，該當聽他的話，討他歡心才是。你們自己沒本事，他才會到院子裏來尋歡作樂。拿刀子嚇他、殺他，又有屁用？你們這位老公手段豪闊，乃是天下第一的大好人，兩隻雌老虎半點也配他不上。老娘教你們個乖，趕快向他磕頭賠罪，再拜老娘為師，學點床上功夫，好好服侍他。否則的話，他決意把你們賣給老娘，在這裏當婊子，咱們今天成交……啊喲……哎唷，痛死啦……」

韋小寶一聽，知道那藍衫女郎已忍不住出手打人，忙道：「大夥兒走啊！」

二十幾名妓女從後門一擁而出，韋小寶混在其中。那綠衫女郎手持柳葉刀守在門邊，陡然見到大批花花綠綠的女子衝了出來，睜大一雙妙目，渾然不明所以。

眾妓奔出小巷，韋小寶一躍上馬，向少林寺疾馳而去。

那藍衫女郎見機也快，當即撇下老鴇，轉身來追。眾妓塞住了小巷，伸手拉扯，紛道：「雌老虎，你老公騎馬走啦，追不上啦！嘻嘻，哈哈。」那女郎怒得幾欲暈去，持刀威嚇，眾妓料她也不敢當真殺人，「賤潑婦，醋罈子，惡婆娘」的罵個不休。那女郎大急，縱聲高叫：「師妹，那賊子逃走了，快追！」但聽得蹄聲遠去，又那裏追得上？

韋小寶馳出市鎮，將身上女子衫褲一件件脫下拋去，包著僧袍的包袱，忙亂中卻失落在妓院中了，在袖子上吐些唾沫，抹去臉上脂粉，心想：「老子今年的流年當真差勁之至，既做和尚，又扮婊子。唉，那綠衣姑娘要是真的做了我老婆，便殺我頭，也不去妓院了。」

一口氣馳回少林寺，縱馬來到後山，躍下馬背，悄悄從側門躡手躡腳的進寺，立即掩面狂奔，回到自己禪房。他洗去臉上殘脂膩粉，穿上僧袍，這才心中大定，尋思：「這兩個大老婆、小老婆倘若來寺吵鬧，老子給她們一個死不認帳。」

次日午間，韋小寶斜躺在禪床之上，想著那綠衣女郎的動人體態，忍不住又想冒險，尋思：「我怎生想個妙法，再去見她一面？」忽然淨濟走進禪房，低聲道：「師叔祖，這幾天你可別出寺，事情有些不妙。」韋小寶一驚，忙問端詳。淨濟道：「香積廚的一個火工剛才跟我說，他到山邊砍柴，遇到兩個年輕姑娘，手裏拿著刀子，問起了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問甚麼？」淨濟道：「問他認不認得你，問你平時甚麼時候出來，愛到甚麼地方。師叔祖，這兩個姑娘不懷好意，守在寺外，想加害於你。你只要足不出寺，諒她們也不敢進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少林寺高僧怕了她們，不敢出寺，那還成甚麼話？」

淨濟道：「師侄孫已稟報了方丈。他老人家命我來稟告師叔祖，請你暫且讓她們一步，料想兩個小姑娘也不會有長性，等了幾天沒見到你，自然走了。方丈說道，武林中朋友只會說我們大人大量，決不能說堂堂少林寺，竟會怕了兩個無門無派的小姑娘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無門無派的小姑娘，哼，可比咱們有門有派的大和尚厲害得多啦。」

淨濟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」想到折臂之恨，忿忿不平，又道：「只不過方丈有命，說甚麼要息事寧人。」

韋小寶待他走後，心想：「得去瞧瞧澄觀老和尚，最好他已想出妙法。」來到般若堂，只見澄觀雙手抱頭，仰眼瞧著屋樑，在屋中不住的踱步兜圈子，口中唸唸有詞。

韋小寶不敢打斷他思路，待了良久，見他已兜了幾個圈子，兀自沒停息的模樣，便咳嗽了幾聲。澄觀並不理會。韋小寶叫道：「老師侄，老師侄！」澄觀仍沒聽見。

韋小寶走上前去，伸手往他肩頭拍去，笑道：「老……」手掌剛碰到他肩頭，突然身子一震，登時飛了出去，砰的一聲，撞在牆上，氣息阻塞，張口大呼，卻全沒聲息。

澄觀大吃一驚，忙搶上跪倒，合十膜拜，說道：「師侄罪該萬死，衝撞了師叔，請師叔重重責罰。」韋小寶隔了半晌，才喘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請起，請起，不必多禮，是我自己不好。」澄觀仍不住道歉。韋小寶扶牆站起，再扶澄觀起身，問道：「你這是甚麼功夫？可真厲害得緊哪。」心想：「這功夫倘若不太難練，學會了倒也有用。」

澄觀臉有惶恐之色，說道：「真正對不住了。回師叔：這是般若掌的護體神功。」韋小寶點了點頭，心想要學這功夫，先得學甚麼少林長拳、羅漢拳、伏虎拳、韋陀掌、散花手、波羅密手、金剛神掌、拈花擒拿手等等囉裏囉囌的一大套，自己可沒這工夫，就算有工夫，也沒精神去費心苦練，問道：「速成的法子，可想出來沒有？」

澄觀苦著臉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師侄已想到不用一指禪，不用易筋經內功，以般若掌來對付，也可破得了兩位女施主的功夫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只不過練到般若掌，也得二三十年的時光，是不是？」澄觀囁嚅道：「二三十年，恐怕……恐怕……」韋小寶扁扁嘴，臉有鄙夷之色，道：「恐怕也不一定夠了？」

澄觀十分慚愧，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呆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等師侄再想想，倘若用拈花擒拿手，不知是否管用。」

韋小寶心想這老和尚拘泥不化，做事定要順著次序，就算拈花擒拿手管用，至少也得花上十幾年時候來學。這老和尚內力深厚，似不在洪教主之下，可是洪教主任意創制新招，隨機應變，何等瀟灑自如，這老和尚卻是呆木頭一個，非得點撥他一條明路不可，說道：「老師侄，我看那兩個小姑娘年紀輕輕，決不會練過多少年功夫。」

澄觀道：「是啊，所以這就奇怪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人家既然決不會是一步步的學起，咱們也就不必一步步的死練了。她們那裏有你這樣深厚的內功修為？我瞧哪，要對付這兩個小妞兒，壓根兒就不用練內功。」

澄觀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練武不……不紮好根基，那……那不是旁門左道嗎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她們不但是旁門左道，而且是沒門沒道。對付沒門沒道的武功，便得用沒門沒道的法子。」澄觀滿臉迷惘，喃喃道：「沒門沒道，沒門沒道？這個……這個，師侄可就不懂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不懂，我來教你。」

澄觀恭恭敬敬的道：「請師叔指教。」他一生所見到每一位「晦」字輩的師伯、師叔，盡是武功卓絕的有德高僧，心想這位小師叔雖因年紀尚小，內力修為不足，但必然大有過人之處，否則又怎能做自己師叔？這些日子來苦思武功速成之法，始終摸不到門徑，看來再想十年、二十年，直到老死，也無法解得難題，既有這位晦字輩的小高僧來指點迷津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，敬仰之心更是油然而生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兩個小姑娘使的，是甚麼崑崙派、峨嵋派中的一招，咱們少林派的武功，比之這些亂七八糟的門派，是誰強些？」

澄觀道：「只怕還是咱們少林派的強些，就算強不過，至少也不會弱於他們。」

韋小寶拍手道：「這就容易了。她們不用內功，使一招唏哩呼嚕門派的招式，咱們也不用內功，使一招少林派的招式，那就勝過她們了。管他是般若掌也好，金剛神拳也好，波羅密手也罷，阿彌陀佛腳也罷，只消不練內功，那就易學得很，是不是？」

澄觀皺眉道：「阿彌陀佛腳這門功夫，本派是沒有的，不知別派有沒有？不過倘若不練內功，本派這些拳法掌法便毫無威力，遇上了別派內力深厚的高手，一招之間，便會給打得筋折骨斷。」韋小寶哈哈一笑，問道：「這兩個小姑娘，是內功深厚的高手麼？」澄觀道：「不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你又何必擔心？」

當真是一言驚醒了夢中人，澄觀吁了口長氣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！師侄一直想不到此節。」他呆了一呆，又道：「不過另有一樁難處，本派入門掌法十八路，內外器械三十六門，絕技七十二項。每一門功夫變化少的有數十種，多的在一千以上，要將這些招式盡數學全了，卻也不易。就算不習內功，只學招式，也得數十年功夫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老和尚實在笨得要命。」笑道：「那又何必都學全了？只消知道小姑娘會甚麼招式，有道是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小姑娘這一招打來，老和尚這一招破去，管教殺得她們落荒而逃，片甲不回。」

澄觀連連點頭，臉露喜色，大有茅塞頓開之感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個穿藍衣的姑娘用一招甚麼勞山派的『江河日下』，你說有六種避法，又有七種反擊的法門，其實又何必這麼囉裏囉唆？只消有一種法子反擊，能夠將她打敗，其餘的十二種又學他幹麼，豈不是省事得多嗎？」

澄觀大喜，說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兩位女施主折斷師叔的手臂，打傷淨濟師侄他們四人，所用的分筋錯骨手，包括了四派手法，用咱們少林派的武功，原是化解得了的。」當下先將二女所用手法，逐一施演，跟著又說了每一招的一種破法，和韋小寶試演。

澄觀的破解之法有時太過繁複難學，有時不知不覺的用上了內功，韋小寶便要他另想簡明法子。少林派武功固是博大宏富，澄觀老和尚又是腹笥奇廣，只要韋小寶覺得難學，搖了搖頭，他便另使一招，倘若不行，又再換招，直到韋小寶能毫不費力的學會為止。

澄觀見小師叔不到半個時辰，便將這些招式學會，苦思多日的難題一旦豁然而解，只喜歡得扒耳摸腮，心癢難搔。突然之間，他又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可惜，可惜。」又搖頭道：「危險，危險。」

韋小寶忙問：「甚麼可惜？甚麼危險？」

# 第二三回 天生才士定多癖 君與此圖皆可傳

澄觀道：「又要師叔你老人家和淨濟他們四個出去，和兩位女施主動手，讓她們折斷手足。倘若折得厲害了，難以治癒，從此殘廢，豈不可惜？又如兩位女施主下手狠辣，竟把你們五個殺了，豈不危險？」韋小寶奇道：「為甚麼又要我們五人去動手？」澄觀道：「兩位女施主所學的招數，一定不止這些。師侄既不知她們另有甚麼招數，自然不知拆解的法門。五位若不是送上去挨打試招，如何能夠查明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也有法子的，只要你去跟她們動手，就不會可惜、沒有危險了。」澄觀臉有難色，道：「出家人不生嗔怒，平白無端的去跟人家動手，那是大大不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有了。咱二人就出寺走走，倘若兩位女施主已然遠去，那再好也沒有了。這叫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她們便另有甚麼招數，咱們也不必理會了。」澄觀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不過師侄從來不出寺門，一出去便存心生事，立意似乎不善。我佛當年在鹿野苑初轉法輪，傳的是四聖諦、八正道，這『正意』是八正道的一道……」韋小寶打斷他話頭，說道：「咱們也不必去遠，只在寺旁隨意走走，最好是遇不著她們。」澄觀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師叔立心仁善，與人無爭無競，那便是『正意』了，師侄當引為模楷。」

韋小寶暗暗好笑，攜著他手，從側門走出少林寺來。澄觀連寺畔的樹林也未見過，眼見一大片青松，不由得嘖嘖稱奇，讚道：「這許多松樹生在一起，大是奇觀。我們般若堂的庭院之中，只有兩棵……」

一言未畢，忽聽得身後一聲嬌叱：「小賊禿在這裏！」白光閃動，一把鋼刀向韋小寶砍將過來。澄觀道：「這是五虎斷門刀中的『猛虎下山』。」伸手去抓使刀人的手腕，忽然想起，這一招是『拈花擒拿手』中的手法，未免太難，說道：「不行！」急忙縮手。

使刀的正是那藍衫女郎，她見澄觀縮手，柳葉刀疾翻，向他腰間橫掃。便在這時，綠衫女郎也從松林中竄出，揮刀向韋小寶砍去。韋小寶急忙躲到澄觀身後，綠衫女郎這一刀便斫向澄觀左肩。澄觀道：「這是太極刀的招數，倒不易用簡便法子來化解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二女雙刀揮舞，越砍越急。澄觀叫道：「師叔，不行，不行。兩位女施主出招太快，我可……我可來不及想。你……你快請兩位不必性急，慢慢的砍。」

藍衫女郎連使狠招，始終砍不著老和尚，幾次還險些給他將刀奪去，聽他大呼小叫，只道他有意譏諷，大怒之下，砍得更加急了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喂，兩位姑娘，我師侄請你們不必性急，慢慢的發招。」

澄觀道：「正是，我腦子不大靈活，一時三刻之間，可想不出這許多破法。」

綠衫女郎恨極了韋小寶，幾刀砍不中澄觀，又揮刀向韋小寶砍來。澄觀伸手擋住，說道：「這位女施主，我師叔沒學過你這路刀的破法，現下不必砍他，等他學會之後，識了抵擋之法，那時再砍他不遲。唉，我這些法子委實不行。師叔，你現下不忙記，我這些法子都是不管用的，回頭咱們再慢慢琢磨。」他口中不停，雙手忽抓忽拿，忽點忽打，將二女纏得緊緊的，綠衫女郎要去殺韋小寶，卻那裏能夠？

韋小寶眼見已無兇險，笑嘻嘻的倚樹觀戰，一雙眼不停在綠衫女郎臉上、身上、手上、腳上轉來轉去，飽餐秀色，樂也無窮。

綠衫女郎不見韋小寶，只道他已經逃走，回頭找尋，見他一雙眼正盯住了自己，臉上一紅，再也顧不得澄觀，轉身舉刀，向他奔去。那知澄觀正出指向她脅下點來，這一指故意點得甚慢，她原可避開，但一分心要去殺人，脅下立時中指，一聲嚶嚀，摔倒在地。澄觀忙道：「哎喲，對不住。老僧這招『笑指天南』，指力使得並不厲害，女施主只須用五虎斷門刀中的一招『惡虎攔路』，斜刀一封，便可擋開了。這一招女施主雖未使過，但那位穿藍衫的女施主卻使過的，老僧心想女施主一定也會使，那知道……唉，得罪，得罪。」

藍衫女郎怒極，鋼刀橫砍直削，勢道凌厲，可是她武功和澄觀相差實在太遠，連他僧袍衣角也帶不上半點。澄觀嘴裏囉唆不休，心中只是記憶她的招數，他當場想不出簡易破法，只好記明了刀法招數，此後再一招招的細加參詳。

韋小寶走到綠衫女郎身前，讚道：「這樣美貌的小美人兒，普天下也只有你一個了，嘖嘖嘖！真是瞧得我魂飛天外。」伸出手去，在她臉上輕輕摸了一把。那女郎驚怒交迸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登時暈去。韋小寶一驚，倒也不敢再肆輕薄，站直身子，叫道：「澄觀師侄，你把這位女施主也點倒了，請她把各種招數慢慢說將出來，免傷和氣。」

澄觀遲疑道：「這個不大好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現下這樣動手動腳，太不雅觀，還是請她口說，較為斯文大方。」澄觀喜道：「師叔說得是。動手動腳，不是『正行』之道。」

藍衫女郎知道只要這老和尚全力施為，自己擋不住他一招半式，眼下師妹被擒，自己如也落入其手，無人去報訊求救，當即向後躍開，叫道：「你們要是傷了我師妹一根毛髮，把你們少林寺燒成白地。」

澄觀一怔，道：「我們怎敢傷了這位女施主？不過要是她自己落下一根頭髮，難道你也要放火燒寺？」藍衫女郎奔出幾步，回頭罵道：「老賊禿油嘴滑舌，小賊禿……」她本想說「淫邪好色」，但這四字不便出口，一頓足，竄入林中。

韋小寶眼見綠衫女郎橫臥於地，綠茵上一張白玉般的嬌臉，一雙白玉般的纖手，真似翡翠座上一尊白玉觀音的睡像一般，不由得看得癡了。

澄觀道：「女施主，你師姊走了。你也快快去罷，可別掉了一根頭髮，你師姊來燒我們寺廟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良機莫失。這小美人兒既落入我手，說甚麼也不能放她走了。」合十說道：「我佛保祐，澄觀師侄，我佛要你光大少林武學，維護本派千餘年威名，你真是本派的第一大功臣。」澄觀奇道：「師叔何出此言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正在煩惱，不知兩位女施主更有甚麼招數。幸蒙我佛垂憐，派遣這位女施主光臨本寺，讓她一一施展。」說著俯身將那女郎抱起，說道：「回去罷。」

澄觀愕然不解，只覺此事大大的不對，但錯在何處，卻又說不上來，過了一會，才道：「師叔，我們請這女施主入寺，好像不合規矩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不合規矩？她進過少林寺沒有？方丈和戒律院首座都說沒甚麼不對，自然是合規矩了，是不是？」他問一句，澄觀點一下頭，只覺他每一句話都是無可辯駁。眼見小師叔脫下身上僧袍，罩在那女郎身上，抱了她從側門進寺，只得跟在後面，臉上一片迷惘，腦中一團混亂。

韋小寶心裏卻是怦怦大跳，雖然這女郎自頭至足，都被僧袍罩住，沒絲毫顯露在外，但若給寺中僧侶見到，總是不免起疑。他溫香軟玉，抱個滿懷，內心卻只有害怕，幸好般若堂是在後寺僻靜之處，他快步疾趨，沒撞到其他僧人。進堂之時，堂中執事僧見師叔駕到，首座隨在其後，都恭恭敬敬的讓在一邊。

※※※

進了澄觀的禪房，那女郎兀自未醒，韋小寶將她放在榻上，滿手都是冷汗，雙掌在腿側一擦，吁了口長氣，笑道：「行啦！」

澄觀問道：「咱們請這位……這位女施主住在這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她又不是第一次在本寺住。先前她傷了脖子，不是在東院住過嗎？」澄觀點頭道：「是。不過……不過那一次是為她治傷，性命攸關，不得不從權處置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容易得很。」從腿筒中拔出匕首，道：「只須狠狠割她一刀，讓她再有性命之憂，又可從權處置了。」說著走到她身前，作勢便要割落。

澄觀忙道：「不，不，那……那是不必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便聽你的。除非你不讓別人知曉，待她將各種招數演畢，咱們悄悄送了她出去，否則的話，我只好割傷她了。」澄觀道：「是，是。我不說便是。」只覺這位小師叔行事著實奇怪，但想他既是晦字輩的尊長，見識定比自己高超，聽他吩咐，決無岔差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女施主脾氣剛硬，她說定要搶了你般若堂的首座來做，我得好好勸她一勸。」澄觀道：「她一定要做，師侄讓了給她，也就是了。」

韋小寶一怔，沒料到這老和尚生性淡泊，全無競爭之心，說道：「她又不是本寺僧侶，搶了般若堂首座位子，咱們少林寺的臉面往那裏擱去？你若存此心，便是對不起少林派。」說著臉色一沉，只把澄觀嚇得連聲稱是。韋小寶板起了臉道：「是了。你且出去，在外面等著，我要勸她了。」澄觀躬身答應，走出禪房，帶上了門。

韋小寶揭開蓋在那女郎頭上的僧袍，那女郎正欲張口呼叫，突見一柄寒光閃閃的匕首指住了自己鼻子，登時張大了嘴，不敢叫出聲來。韋小寶笑嘻嘻的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只要乖乖的聽話，我不會傷你一根毫毛。否則的話，我只好割下你的鼻子，放了出寺。一個人少了個鼻子，只不過聞不到香氣臭氣，也沒甚麼大不了，是不是？」那女郎驚怒交集，臉上更無半點血色。韋小寶道：「你聽不聽話？」那女郎怒極，低聲道：「你快殺了我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這般花容月貌，我怎捨得殺你？不過放你走罷，從此我日夜都會想著你，非為你害相思病而死不可，那也有傷上天好生之德。」

那女郎臉上一紅，隨即又轉為蒼白。韋小寶道：「只有一個法子。我割了你的鼻子，你相貌就不怎麼美啦。那我就不會害相思病了。」

那女郎閉上了眼，兩粒清澈的淚珠從長長的睫毛下滲了出來，韋小寶心中一軟，安慰道：「別哭，別哭！只要你乖乖的聽話，我寧可割了自己的鼻子，也不割你的鼻子。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女郎搖了搖頭，眼淚更加流得多了。韋小寶道：「原來你名叫搖頭貓，這名字可不大好聽哪。」那女郎睜開眼來，嗚咽道：「誰叫搖頭貓？你才是搖頭貓。」

韋小寶聽她答話，心下大樂，笑道：「好，我就是搖頭貓。那麼你叫甚麼？」那女郎怒道：「不說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肯說，只好給你起一個名字，叫作……叫作啞巴貓。」那女郎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，我又不是啞巴。」

韋小寶坐在一疊高高堆起的少林武學典籍之上，架起了二郎腿，輕輕搖幌，見她雖滿臉怒色，但秀麗絕綸，動人心魄，笑道：「那麼你尊姓大名哪？」

那女郎道：「我說過不說，就是不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有話跟你商量，沒名沒姓的，說起來有多彆扭。你既不肯說，我只好給你取個名字了。嗯，取個甚麼名字好呢？」那女郎連聲道：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有了，你叫作『韋門搖氏』」。那女郎一怔，道：「古裏古怪的，我又不姓韋。」

韋小寶正色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這一生一世，便是上刀山、下油鍋，千刀萬剮，滿門抄斬，大逆不道，十惡不赦，男盜女娼，絕子絕孫，天打雷劈，滿身生上一千零一個大疔瘡，我也非娶你做老婆不可。」

那女郎聽他一口氣的發下許多毒誓，只聽得呆了，忽然聽到最後一句話，不由得滿臉通紅，呸的一聲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姓韋，因此你已經命中注定，總之是姓韋的了。我不知你姓甚麼，你只是搖頭，所以叫你『韋門搖氏』。」

那女郎閉起了眼睛，怒道：「世上從來沒有像你這樣胡言亂語的和尚。你是出家人，娶甚麼……娶甚麼……也不怕菩薩降罰，死了入十八層地獄。」

韋小寶雙手合十，撲的一聲跪倒。那女郎聽到他跪地之聲，好奇心起，睜開眼來，只見他面向窗子，磕了幾個頭，說道：「我佛如來，阿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、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、玉皇大帝、四大金剛、閻王判官、無常小鬼，大家請一起聽了。我韋小寶非娶這個姑娘為妻不可。就算我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，拔舌頭，鋸腦袋，萬劫不得超生，那也沒有甚麼。我是活著甚麼也不理，死後甚麼也不怕。這個老婆總之是娶定了。」

那女郎見他說得斬釘截鐵，並無輕浮之態，不像是開玩笑，倒也害怕起來，求道：「別說了，別說了。」頓了一頓，恨恨的道：「你殺了我也好，天天打我也好，總之我是恨死了你，決計……決計不答應的。」

韋小寶站起身來，道：「你答應也好，不答應也好，總而言之，言而總之，我今後八十年是跟你耗上了。就算你變了一百歲的老太婆，我若不娶你到手，仍然死不瞑目。」

那女郎惱道：「你如此辱我，總有一天教你死在我手裏。我要先殺了你，這才自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殺我是可以的，不過那是謀殺親夫。我如做不成你老公，不會就那麼死的。」說到這句話時，不由得聲音發顫。

那女郎見他咬牙切齒，額頭青筋暴現，心中害怕起來，又閉上了眼睛。

韋小寶向著她走近幾步，只覺全身發軟，手足顫動，忽然間只想向她跪下膜拜，虔誠哀求，再跨得一步，喉頭低低叫了一聲，似是受傷的野獸嘶嚎一般，又想就此扼死了她。

那女郎聽到怪聲，睜開眼來，見他眼露異光，尖聲叫了起來。

韋小寶一怔，退後幾步，頹然坐倒，心想：「在皇宮之中，我曾叫方姑娘和小郡主做我大小老婆，那時嘻嘻哈哈，何等輕鬆自在？想摟抱便摟抱，要親嘴便親嘴。這小妞兒明明給老和尚點中了穴道，動彈不得，怎地我連摸一摸她的手也是不敢？」眼見她美麗的纖手從僧袍下露了出來，只想去輕輕握上一握，便是沒這股勇氣，忍不住罵道：「辣塊媽媽！」

那女郎不懂，凝視著他。韋小寶臉一紅，道：「我罵自己膽小不中用，可不是罵你。」那女郎道：「你這般無法無天，還說膽小呢。你倘若膽小，可真要謝天謝地了。」

一聽此言，韋小寶豪氣頓生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好，我要無法無天了。我要剝光你的衣衫。」那女郎大驚，險些又暈了過去。

韋小寶走到她身前，見到她目光中充滿了怨毒之意，心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我韋小寶是烏龜兒子王八蛋，向你投降，不敢動手。」柔聲道：「我生來怕老婆，放你走罷。」

那女郎驚懼甫減，怒氣又生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在那鎮上，跟那些……那些壞女人胡說甚麼？說我師姊和我……是……是你……甚麼的，要捉你回去，你……你這惡人……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那些壞女人懂得甚麼？將來我娶你為妻之後，天下一千所堂子中的十萬個婊子，排隊站在我面前，韋小寶眼角兒也不瞟她們一瞟，從朝到晚，從晚到朝，一天十二個時辰，只瞧著我親親好老婆一個。」那女郎急道：「你再叫我一聲老……老……甚麼的，我永遠不跟你說話。」韋小寶大喜，忙道：「好，好，我不叫，我只心裏叫。」那女郎道：「心裏也不許叫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我心裏偷偷的叫，你也不會知道。」那女郎道：「哼，我怎會不知？瞧你臉上神氣古裏古怪，你心裏就在叫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媽媽一生下我，我臉上的神氣就這樣古裏古怪了。多半因為我一出娘胎，就知道將來要娶你為妻。」那女郎閉上眼，不再理他。韋小寶道：「喂，我又沒叫你老婆，你怎地不理我了？」那女郎道：「還說沒有？當面撒謊。你說娶我為……為甚麼的，那就是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好，這個也不說。我只說將來做了你老公……」

那女郎怒極，用力閉住眼睛，此後任憑韋小寶如何東拉西扯，逗她說話，總是不答。

韋小寶無法可施，想說：「你再不睬我，我要香你面孔了。」可是這句話到了口邊，立即縮住，只覺如此脅迫這位天仙般的美女，實是褻瀆了她，嘆道：「我只求你一件事。你跟我說了姓名，我就放你出去。」那女郎道：「你騙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普天下我人人都騙，只不騙你一個。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馬難追。小妻子一言不發，活馬好追。」

那女郎一怔，問道：「甚麼死馬難追，活馬好追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我們少林派的話，總而言之，我不騙你就是。你想，我一心一意要讓你孫子叫我做爺爺，今天倘若騙了你，你兒子都不肯叫我爹爹，還說甚麼孫子？」

那女郎先不懂他說甚麼孫子爺爺的，一轉念間，明白他繞了彎子，又是在說那件事，輕輕說道：「我也不要你放，我受了你這般欺侮，早就不想活啦。你快一刀殺了我罷！」

韋小寶見到她頸中刀痕猶新，留著一條紅痕，好生歉疚，跪下地來，咚咚咚咚，向著她重重的磕了四個響頭，說道：「是我對姑娘不起！」左右開弓，在自己臉頰連打了十幾下，雙頰登時紅腫，說道：「姑娘別難過，韋小寶這混帳東西真正該打！」站起身來，過去開了房門，說道：「喂，老師侄，我要解開這位姑娘的穴道，該用甚麼法子？」

澄觀一直站在禪房門口等候。他內力深厚，韋小寶和那女郎的對答，雖微聲細語，亦無不入耳，只覺這位師叔「勸說」女施主的言語，委實高深莫測，甚麼老公、老婆、孫子、爺爺，似乎均與武功無關，小師叔的機鋒妙語太也深奧，自己佛法修為不夠，未能領會。後來聽得小師叔跪下磕頭，自擊面頰，不由得更是感佩。禪宗傳法，弟子倘若不明師尊所傳的微言妙義，師父往往一棒打去，大喝一聲。以棒打人傳法，始於唐朝德山禪師；以大喝促人醒悟者，始於唐代道一禪師。「當頭棒喝」的成語，由此而來。澄觀心想當年高僧以棒打人而點化，小師叔以掌擊己而點化這位女施主，捨己為人，慈悲心腸更勝前人，正自感佩讚嘆，聽得他問起解穴之法，忙道：「這位女施主被封的是『大包穴』，乃屬足太陰脾經，師叔替她在腿上『箕門』、『血海』兩處穴道推血過宮，即可解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『箕門』、『血海』兩穴，卻在何處？」澄觀捋起衣衫，指給他看膝蓋內側穴道所在，讓他試拿無誤，又教了推血過宮之法，說道：「師叔未習內勁，解穴較慢。但推拿得小半個時辰，必可解開。」韋小寶點了點頭，關上房門，回到榻畔。

那女郎於兩人對答都聽見了，驚叫：「不要你解穴，不許你碰我身子！」

韋小寶尋思：「在她膝彎內側推拿半個時辰，的確不大對頭。我誠心給她解穴，但她一定說有意輕薄。雖然老公輕薄老婆，天公地道，何況良機莫失，失機者斬。不過小妞兒性子狠，我一解開她穴道，只怕她當即一頭在牆上撞死，韋小寶就要絕子絕孫了。」回頭大聲問道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咱們出家人更須講究。倘若不用推拿，可有甚麼法子？」

澄觀道：「是。師叔持戒精嚴，師侄佩服之至。不觸對方身體而解穴。是有法子的。袖角輕輕一拂，或以一指禪功夫臨空一指……啊喲，不對，小師叔未習內勁，這些法子都用不上，待師侄好好想想。」其實只須他自己走進房來，袖角輕輕一拂，或以一指禪功夫臨空一指，都可立時解開那女郎的穴道，但師叔既然問起，自當設法回答。可是身無內功之人，不用手指推拿而要解穴，那是何等的難事？就算他想上一年半載，也未必想得出甚麼法子。

韋小寶聽他良久不答，將房門推開一條縫，只見他仰起了頭呆呆出神，只怕就此三個時辰不言不動，也不出奇，於是又帶上了門，回過身來，想起當日在皇宮中給沐劍屏解穴，從第一流的法子用到第九流的，在她身上拿捏打戳，毫無顧忌，她雖是郡主之尊，自己可一點也沒瞧在眼裏，但對眼前這無名女郎，卻為甚麼這麼戰戰兢兢、敬若天神？

轉眼向那女郎瞧去，只見她秀眉緊蹙，神色愁苦，不由得憐惜之意大起，拿起了木魚的鎚子，走到她身邊，說道：「韋小寶前世欠了你的債，今世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只怕你小姑娘一人。現下我向你投降，我給你解穴，可不是存心佔你便宜。」說著揭開僧袍，將木魚鎚子在她左腿膝彎內側輕輕戳了幾下。那女郎白了他一眼，緊閉小嘴。韋小寶又戳了幾下，問道：「覺得怎樣？」

那女郎道：「你……你就是會說流氓話，此外甚麼也不會。」

澄觀內力深厚，輕輕一指，勁透穴道，韋小寶木魚鎚所戳之處雖然部位甚準，但力道不足，解不開被封的穴道。他聽那女郎出言諷刺，怒氣不可抑制，挺木魚鎚重重戳了幾下。那女郎「啊」的一聲，韋小寶一驚，問道：「痛嗎？」那女郎怒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

韋小寶又去戳她右腿膝彎，下手卻輕了，戳得數下，那女郎身子微微一顫，韋小寶喜道：「成了，少林派本來只有七十二門絕技，打從今天起，共有七十三門了。這一項新絕技是高僧晦明禪師手創，叫作……叫作『木魚鎚解穴神功』，嘿嘿……」

正自得意，突然腰眼間一痛，呆了一呆，那女郎翻身坐起，伸手搶過他匕首，一劍直插入他胸中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，謀殺親夫……」一交坐倒。

那女郎搶過放在一旁的柳葉刀，拉開房門，疾往外竄去。澄觀伸手攔住，驚道：「女施主，你……殺……殺了我師叔……那……那……」那女郎左手柳葉刀交與右手，刷刷刷連劈三刀。澄觀袍袖拂出，那女郎雙腿酸麻，摔倒在地。

澄觀搶到韋小寶身邊，右手中指連彈，封了他傷口四周穴道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我佛慈悲。」三根手指抓住匕首之柄，輕輕提了出來，傷口中鮮血跟著滲出。澄觀見出血不多，忙解開他衣衫，見傷口約有半寸來深，口子也不甚大，又唸了幾聲：「阿彌陀佛。」

韋小寶身穿護身寶衣，若不是匕首鋒利無匹，本來絲毫傷他不得，匕首雖然透衣而過，卻已無甚力道，入肉甚淺。但他眼見胸口流血，傷處又甚疼痛，只道難以活命，喃喃的道：「謀殺親夫……咳咳，謀殺親……親……」

那女郎倒在地下，哭道：「是我殺了他，老和尚，你快快殺了我，給他……給他……給他抵命便了。」澄觀道：「咳，我師叔點化於你，女施主執迷不悟，也就罷了，這般行兇……殺人，未免太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要死了，咳，謀殺親……」

澄觀一怔，飛奔出房，取了金創藥來，敷上他傷口，說道：「師叔，你大慈大悲，點化兇頑，你福報未盡，不會就此圓寂的。再說，你傷勢不重，不打緊的。」

韋小寶聽他說傷勢不重，精神大振，果覺傷口其實也不如何疼痛，說道：「俯耳過來，啊喲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」澄觀彎腰將耳朵湊到他嘴邊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你解開她穴道，可是不能讓她出房，等她全身武藝都施展完了，這才……這才……」澄觀道：「這才如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時候……那時候才……」心想：「就算到了那時候，也不能放她。」說道：「就……就照我吩咐……快……快……我要死了，死得不能再死了！」

澄觀聽他催得緊迫，雖然不明其意，還是回過身來，彈指解開那女郎被封的穴道。

那女郎眼見韋小寶對澄觀說話之時鬼鬼祟祟，心想這小惡僧詭計多端，臨死之時，定是安排了毒計來整治我，否則幹麼反而放我？當即躍起，但穴道初解，血行未暢，雙腿麻軟，又即摔倒。澄觀呆呆的瞧著她，不住唸佛。那女郎驚懼更甚，叫道：「快快一掌打死了我，折磨人的不是英雄好漢。」澄觀道：「小師叔說此刻不能放你，當然也不能害死你。」

那女郎大驚，臉上一紅，心想：「這小惡僧說過，他說甚麼也要娶我為妻，否則死不瞑目，莫非……莫非他在斷氣之前，要……要娶我做……做甚麼……甚麼老婆？」側身拾起地下柳葉刀，猛力往自己額頭砍落。

澄觀袍袖拂出，捲住刀鋒，左手衣袖向她臉上拂去。那女郎但覺勁風刮面，只得鬆手撤刀，向後躍開。澄觀衣袖一揮，柳葉刀激射而出，噗的一聲，釘入屋頂樑上。

那女郎見他仰頭望刀，左足一點，便從他左側竄出。澄觀伸手攔阻。那女郎右手五指往他眼中抓去。澄觀翻手拿她右肘，說道：「『雲煙過眼』，這是江南蔣家的武功。」那女郎飛腿踢他小腹。澄觀微微彎腰，這一腿便踢了個空，說道：「這一招『空谷足音』，源出山西晉陽，乃是沙陀人的武功。不過沙陀人一定另有名稱，老衲孤陋寡聞，遍查不知，女施主可知道這一招的原名麼？」

那女郎那來理他，拳打足踢，指戳肘撞，招數層出不窮。澄觀一一辨認，只是她出招甚快，已來不及口說，只得隨手拆解，一一記在心中。那女郎連出數十招，都被他毫不費力的破解，眼見難以脫身，惶急之下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幌了幾下，暈倒在地。

澄觀嘆道：「女施主貪多務得，學了各門各派的精妙招數，身上卻無內力，久戰自然不濟。依老衲之見，還是從頭再練內力，方是正途。此刻打得脫了力，倘若救醒了你，勢必再鬥，不免要受內傷，還是躺著多休息一會，女施主以為如何？不過千萬不可誤會，以為老衲袖手旁觀，任你暈倒，置之不理。啊喲，老衲胡裏胡塗，你早已昏暈，自然聽不到我說話，卻還在說個不休。」

走到榻邊一搭韋小寶的脈搏，但覺平穩厚實，絕無險象，說道：「師叔不用擔心，你這傷一點不要緊的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小姑娘所使的招數，你都記得麼？」澄觀道：「倒也記得，只是要以簡明易習的手法對付，卻是大大的不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只須記住她的招數就是。至於如何對付，慢慢再想不遲。」澄觀道：「是，是，師叔指點得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等她拳腳功夫使完之後，再讓她使刀，記住了招數。」澄觀道：「對，兵刃上的招數，也要記的。只不過有一件事為難，她的柳葉刀已釘在樑上了。只怕她跳不到那麼高，拿不到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呢？你能跳上去取下來嗎？」澄觀一怔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師侄真是胡塗之極。」

他這麼一笑，登時將那女郎驚醒。她雙手一撐，跳起身來，向門口衝出。

澄觀左袖斜拂，向那女郎身側推去。那女郎一個踉蹌，撞向牆壁，澄觀右袖跟著拂出，擋在牆前，將她身子輕輕一托，那女郎登時站穩。她一怔之際，知道自己武功和這老僧相差實在太遠，繼續爭鬥，徒然受他作弄，當即退了兩步，坐在椅中。澄觀奇道：「咦，你不打了？」那女郎氣道：「打你不過，還打甚麼？」澄觀道：「你不出手，我怎知你會些甚麼招式？怎能想法子來破你的武功？你快快動手罷！」

那女郎心想：「好啊，原來你誘我動手，是要明白我武功家數，我偏不讓你知道。」突然間躍起身來，雙拳直上直下，狂揮亂打，兩腳亂踢，一般的不成章法。

澄觀大奇，叫道：「咦！啊！古怪！希奇！哎！唷！不懂！奇哉！怪也！」但見她每一招都是見所未見，偶爾有數招與某些門派中的招式相似，卻也是小同大異，似是而非，一時之間，頭腦中混亂不堪，只覺數十年勤修苦習的武學，突然全都變了樣子，一切奉為天經地義、金科玉律的規則，霎時間盡數破壞無遺。

他那知道那女郎所使的，根本不是甚麼武功招式，只是亂打亂踢。她知道不論自己如何出手，這老僧決計不會加害，最多也不過給他點中了穴道、躺在地下動彈不得而已，他若要制住自己，原不過舉手之勞，縱然自己使出最精妙的武功，結果也無分別，不如就此亂打亂踢。你要查知我武功的招式，我偏偏教你查不到。

澄觀熟知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，竟想不到世上儘有成千成萬全然沒學過武功之人，打起架來，出拳便打，發足便踢，懂甚麼拳法腳法，招數正誤？但見那女郎各種奇招怪式，源源不絕，無一不是生平從所未見，向所未聞，不由得惶然失措。

他畢生長於少林寺中，自剃度以來，從未出過寺門一步。少林寺中有人施展拳腳，自然每一招都有根有據，有人講到各派武功，自然皆是精妙獨到之招，這些小孩子的胡打亂踢，人人都見得多了，偏偏就是這位少林寺般若堂首座、武功淵博的澄觀大師從來沒見過，也從來沒聽人說過。他再看得十餘招，不由得目瞪口呆，連「奇哉怪也」的感嘆之辭也說不出口了，眼前種種招式，紛至沓來：「這似乎是武當長拳的『倒騎龍』，可是收式不對。難道是從崆峒派『雲起龍驤』這一招中化出來？咦，這一腳踢得更加怪了，這樣直踢出去，給人隨手一拿，便抓住了足踝。但武學之道，大巧不能勝至拙，其中必定藏有極厲害的後著變化。啊，這一招她雙手抓來，要抓我頭髮，可是我明明沒有頭髮，那麼這是虛招了。武術講究虛中有實，實中有虛，為甚麼要抓和尚頭髮，其中深意，不可不細加參詳……」

那女郎出手越亂，澄觀越感迷惘，漸漸由不解而起敬佩，由敬佩而生畏懼。

韋小寶眼見那女郎胡亂出手，澄觀卻一本正經地凝神鑽研，忍不住「哈」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這一笑牽動傷處，甚是疼痛，只是咬牙忍住，一時又痛又好笑，難當之極。

澄觀正自惶惑失措，忽然聽得韋小寶發笑，登時面紅過耳，心道：「師叔笑我不識得這女施主的奇妙招數，只怕要請她來當般若堂的首座。」一回頭，見他神色痛苦，更感歉仄：「師叔心地仁厚，要我將首座之位讓了給這位女施主，這話一時卻說不出口。」但見那女郎拳腳越來越亂，心想：「古人說道，武功到於絕詣，那便羚羊掛角，無跡可尋。聽說前朝有位獨孤求敗大俠，又有位令狐冲大俠，以無招勝有招，當世無敵，難道……難道……」

他只須上前一試，隨便一拳一腳，便能將那女郎打倒。只是武學大師出手，必先看明對方招數，謀定後動，既對那女郎的亂打亂踢全然不識，便如黔虎初見驢子，惶恐無已。

那女郎卻也不敢向他攻擊。一個亂打亂踢，憤怒難抑；一個心驚膽戰，胡思亂想。那女郎亂打良久，手足酸軟，想到終究難以脫困，心下一陣氣苦，突然一幌身子，坐倒在地。

澄觀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故老相傳，武功練到極高境界，坐在地下即可遙遙出手傷人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」腦中本已一片混亂，惶急之下，熱血上沖，登時暈了過去，慢慢坐倒。

那女郎又驚又喜，生怕他二人安排下甚麼毒辣詭計，不敢上前去殺這老少二僧，起身便即衝出禪房。般若堂眾僧忽見一個少女向外疾奔，都是驚詫不已，未得尊長號令，誰也不敢上前阻攔。韋小寶臥在榻上，也只有乾瞪眼的份兒。

過了良久，澄觀才悠悠醒轉，滿臉羞漸，說道：「師叔，我……我實在愧對本寺的列祖列宗。」韋小寶苦笑道：「你到底想到那裏去啦？」澄觀道：「這位女施主武功精妙，師侄一招也識他不得，孤陋寡聞，實在慚愧之至。」用心記憶那女郎的招式，可是她招數變幻無方，全無脈絡可循，卻那裏記得住了？他搖搖幌幌的站起身來，手扶牆壁，又欲暈倒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……你說她這樣亂打一氣，也是精妙武功？哈哈，呵呵，這……這可笑……笑死我了。」澄觀奇道：「師叔說這……這是亂打一氣，不……不是精妙武功？」韋小寶按住傷口，竭力忍笑，額頭汗珠一粒粒滲將出來，不住咳嗽，笑道：「這是天下每個小孩兒……小孩兒……都……都會的……哈哈……啊喲……笑死我了。」

澄觀吁了一口氣，心下兀自將信將疑，臉上卻有了笑容，說道：「師叔，當真這是亂打一氣？怎地我從來沒見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少林寺中，自然從來沒這等功夫。」澄觀抬頭想了半天，一拍大腿，道：「是了。這位女施主這些拳腳雖然奇特，其實極易破解，只須用少林長拳最粗淺的招式，便可取勝。只是……只是師侄心想天下決無如此容易之事，大巧若拙，大智大愚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外表看來極淺易的招式之中，定然隱伏有高深武學精義。難道這些拳腳，真的並無高深之處？這倒奇了。這位女施主為甚麼要在這裏施展，那些招式似乎不登大雅之堂……那豈不是貽笑方家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看也沒甚麼奇怪。她使不出甚麼新招了，就只好胡亂出手。唉，哈哈，呵呵！」忍不住又大笑起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所受刀傷甚輕，少林寺中的金創藥又極具靈效，養息得十多天，也就好了。他是當今皇帝的替身，在寺中地位尊崇，誰也不敢問他的事，此事既非眾所周知，只要他自己不說，旁人也就不知。他養傷之時，澄觀將兩個女郎所施的各種招式一一錄明，想出了破解的法子，一等韋小寶傷癒，便一招一式的傳他。

澄觀所教雖雜，但大致以「拈花擒拿手」為主。「拈花擒拿手」是少林派的高深武學，純以渾厚內力為基，出手平淡沖雅，不雜絲毫霸氣。禪宗歷代相傳，當年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，手拈金色波羅花示眾，眾皆默然，不解其意，獨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。佛祖說道：「我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摩訶迦葉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，稱為「頭陀第一」，禪宗奉之為初祖。少林寺屬於禪宗，注重心悟。想佛祖拈花，迦葉微笑，不著一言，妙悟於心，那是何等超妙的境界？後人以「拈花」兩字為這路擒拿之名，自然每一招都是姿式高雅，和尋常擒拿手的扳手攀腿，大異其趣。只是韋小寶全無內力根基，以如此斯文雅致的手法拿到了高手身上，只要被對方輕輕一揮，勢必摔出幾個觔斗，跌得鼻青目腫，不免號啕大哭，微笑云云，那是全然說不上了，幸而那兩個女郎也是全無內力，以此對付，倒也用得上。澄觀心想對方是兩個少女，不能粗魯相待，因此教的著重於這路手法。

韋小寶當日向海大富學武功，由於有人監督，兼之即學即用，總算學到了一點兒，此後陳近南傳他武功圖譜，只學得幾次，便畏難不學了。至於洪教主夫婦所授的救命六招，也只馬馬虎虎的學個大概，離神龍島後便不再練習。可是這一次練武，為的是要捉那綠衫女郎來做老婆，自己做不成她老公便得上刀山、下油鍋，死後身入十八層地獄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學招時居然十分用心，一招一式，和澄觀拆解試演。

學得幾天，又懶了起來，忽然想到雙兒：「這小丫頭武功不弱，大可對付得了這兩個姑娘，我只須叫雙兒在身邊保駕便是，不用自己學武功了。」轉念又想：「我自己使本事拿住那綠衣姑娘，香香她的面孔，這才夠味。叫雙兒點了她穴道，我再去香面孔，太也沒種，這綠衣姑娘更加要瞧我不起。而且叫好雙兒做這等事，她縱然聽話，心裏一定難過，我也不能太對她不住了。就算兩人的臉孔都香，公平交易，她二人也必都不喜歡。」終於強打精神，又學招式。

這天澄觀說道：「師叔，你用心學這種武功，其實……其實是沒有甚麼用處的。你這樣拿在我身上，倘若我內力一吐，你的手腕……你的手腕就這個……就那個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的手腕就這個那個喀喇一響，斷之哀哉了。」澄觀道：「你老望安，我是決不會對你使上內勁的，師侄萬萬不敢。不過依師侄之見，還是從頭自少林長拳學起，循序漸進，才是正途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練的招式為甚麼不是正途？」澄觀道：「這些招式沒有內功根基。遇上了高手，不論變化多麼巧妙，總不免一敗塗地。只有對付那兩位女施主，才有用處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，我就是要學來對付這位女施主。」

澄觀向著他迷惘瞪視，大惑不解，說道：「倘然今後師叔再不遇到那兩位女施女，這番功夫心血，豈不是白費了？又耽誤了正經練功的時日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我倘若遇不到這位女施主，那是非死不可，練了正經功夫，又有甚麼用？」澄觀說的是「那兩位女施主」，韋小寶說的卻是「這位女施主」。

澄觀更是奇怪，問道：「師叔是不是中了那女施主的毒，因此非找到她來取解藥不可，否則的話，就會性命難保？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我說的是男女風話，這老和尚卻纏夾到那裏去了？」正色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我中了她的毒，這毒鑽入五臟六腑，全身骨髓，非她本人不解。」澄觀「啊喲」一聲，道：「本寺澄照師弟善於解毒，我去請他來給師叔瞧瞧。」韋小寶忍笑道：「不用，不用，我所中的是慢性毒，只有她本人才是解藥，旁的人誰都不管用。澄照老和尚更加沒用。」澄觀點頭道：「原來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藥。」韋小寶說「只有她本人才是解藥」，澄觀誤作「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藥」，一字之差，意思大不相同。老和尚心下擔憂，喃喃自語：「唉，師叔中了這位女施主的獨門奇毒，幸虧是慢性的……」

那女郎武功招式繁多，澄觀所擬的拆法也是變化不少，有些更頗為艱難，韋小寶武功全無根柢，一時又怎學得會？他每日裏和澄觀過招試演，往往將這個白鬚皓然的老僧，當作了是那紅顏綠衫的女郎，有時竟然言語輕佻，出手溫柔，好在澄觀一概不懂，只道這位小師叔妙悟佛法，禪機深湛，自己蠢笨，難明精詣。

※※※

這一日兩人正在禪房中談論二女的刀法，般若堂的一名執事僧來到門外，說道：「方丈大師有請師叔祖和師伯，請到大殿敘話。」

兩人來到大雄寶殿，只見殿中有數十名外客，或坐或站，方丈晦聰禪師坐在下首相陪。上首坐著三人。第一人是身穿蒙古服色的貴人，二十來歲年紀；第二人是個中年喇嘛，身材乾枯，矮瘦黝黑；第三人是個軍官，穿戴總兵服色，約莫四十來歲。站在這三人身後的數十人有的是武官，有的是喇嘛，另有十數人穿著平民服色，眼見個個形貌健悍，身負武功。

晦聰方丈見韋小寶進殿，便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師弟，貴客降臨本寺。這位是蒙古葛爾丹王子殿下，這位是西藏大喇嘛昌齊大法師，這位是雲南平西王麾下總兵馬寶馬大人。」轉身向三人道：「這位是老衲的師弟晦明禪師。」

眾人見韋小寶年紀幼小，神情賊忒嘻嘻，十足是個浮滑小兒，居然是少林寺中與方丈並肩的禪師，均感訝異。葛爾丹王子忍不住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這位小高僧真是小得有趣，哈哈，古怪，古怪。」韋小寶合十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這位大王子真是大得滑稽，嘻嘻，希奇，希奇！」葛爾丹怒道：「我有甚麼滑稽希奇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小僧有甚麼有趣古怪，殿下便有甚麼滑稽希奇了，難兄難弟，彼此彼此，請請。」說著便在晦聰方丈的下首坐下，澄觀站在他身後。

眾人聽了韋小寶的說話，都覺莫測高深，心中暗暗稱奇。

晦聰方丈道：「三位貴人降臨寒寺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昌齊喇嘛道：「我們三人在道中偶然相遇，言談之下，都說少林寺是中原武學泰山北斗，好生仰慕。我們三人都僻處邊地，見聞鄙陋，因此上一同前來寶寺瞻仰，得見高僧尊範，不勝榮幸。」他雖是西藏喇嘛，卻說得好一口北京官話，清脆明亮，吐屬文雅。

晦聰道：「不敢當。蒙古、西藏、雲南三地，素來佛法昌盛。三位久受佛法光照，自是智慧明澈，還盼多加指點。」昌齊喇嘛說的是武學，晦聰方丈說的卻是佛法。少林寺雖以武功聞名天下，但寺中高僧皆以勤修佛法為正途，向來以為武學只是護持佛法的末節。

葛爾丹道：「聽說少林寺歷代相傳，其有七十二門絕技，威震天下，少有匹敵。方丈大師可否請貴寺眾位高僧一一試演，好讓小王等一開眼界？」晦聰道：「好教殿下得知，江湖上傳聞不足憑信。敝寺僧侶勤修參禪，以求正覺，雖然也有人閒來習練武功，也只是強身健體而已，區區小技，不足掛齒。」葛爾丹道：「方丈，你這可太也不光明磊落了。你試演一下這七十二項絕技，我們也不過是瞧瞧而已，又偷學不去的，何必小氣？」

少林寺名氣太大，上門來領教武功之人，千餘年來幾乎每月皆有，有的固是誠心求藝，有的卻是惡意尋釁，寺中僧侶總是好言推辭。就算來者十分狂妄，寺僧也必以禮相待，不與計較，只有來人當真動武傷人，寺僧才迫不得已，出手反擊，總是教來人討不了好去。像葛爾丹王子這等言語，晦聰方丈早已不知聽了多少，當下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三位若肯闡明禪理，講論佛法，老僧自當召集僧眾，恭聆教益。至於武功甚麼的，本寺向有寺規，決計不敢妄自向外來的施主們班門弄斧。」

葛爾丹雙眉一挺，大聲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少林寺乃是浪得虛名。寺中僧侶的武功狗屁不如，一錢不值。」晦聰微笑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本是虛妄，本就狗屁不如，一錢不值。五蘊皆空，色身已是空的，名聲更是身外之物，殿下說敝寺浪得虛名，那也說得是。」

葛爾丹沒料得這老和尚竟沒半分火氣，不禁一怔，站起身來，哈哈大笑，指著韋小寶道：「小和尚，你也是狗屁不如，一錢不值之人麼？」

韋小寶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大王子當然是勝過小和尚了。小和尚確是狗屁不如，一錢不值。大王子卻是有如狗屁，值得一錢，這叫做勝了一籌。」站著的眾人之中，登時有幾人笑了出來。葛爾丹大怒，忍不住便要離座動武，隨即心想：「這小和尚在少林寺中輩份甚高，只怕真有些古怪，也未可知。」呼呼喘氣，將滿腔怒火強行按捺。

韋小寶道：「殿下不必動怒，須知世上最臭的不是狗屁，而是人言。有些人說出話來，臭氣沖天，好比……好比……嘿嘿，那也不用多說了。至於一錢不值，還不是最賤，最賤的乃是欠了人家幾千萬、幾百萬兩銀子，抵賴不還。殿下有無虧欠，自己心裏有數。」

葛爾丹張口愕然，一時不知如何對答。

晦聰方丈說道：「師弟之言，禪機淵深，佩服，佩服。世事因果報應，有因必有果。做了惡事，必有惡果。一錢不值，也不過無善無惡，比之欠下無數孽債，卻又好得多了。」禪宗高僧，無時無刻不在探求禪理，韋小寶這幾句話，本來只是譏刺葛爾丹的尋常言語，可是聽在晦聰方丈耳裏，只覺其中深藏機鋒。

澄觀聽方丈這麼一解，登時也明白了，不由得歡喜讚嘆：「晦明師叔年少有德，妙悟至理。老衲跟著他老人家學了幾個月，近來參禪，腦筋似乎已開通了不少。」

一個小和尚胡言亂語，兩個老和尚隨聲附和，倒似是和葛爾丹有意的過不去。

葛爾丹滿臉通紅，突然急縱而起，向韋小寶撲來。賓主雙方相對而坐，相隔二丈有餘，可是他身手矯捷，一撲即至，雙手成爪，一抓面門，一抓前胸，手爪未到，一股勁風已將他全身罩住。韋小寶便欲抵擋，已毫無施展餘地，只有束手待斃。

晦聰方丈右手袖子輕輕拂出，擋在葛爾丹之前。葛爾丹一股猛勁和他衣袖一撞，只覺胸口氣血翻湧，便如撞在一堵棉花作面、鋼鐵為裏的厚牆上一般，身不由主的急退三步，待欲使勁站住，竟然立不住足，又退了三步，其時撞來之力已然消失，可是霎時之間，自己全身力道竟也無影無蹤，大駭之下，雙膝一軟，便即坐倒，心道：「糟糕，這次要大大出醜。」心念甫轉，只覺屁股碰到硬板，竟已回坐入自己原來的椅子。

晦聰方丈袍袖這一拂之力，輕柔渾和，絕無半分霸氣，於對方撞來的力道，頃刻間便估量得準確異常，剛好將他彈回原椅，力道用得稍重，葛爾丹勢必坐裂木椅，向後摔跌，力道用得略輕，他未到椅子，便已坐倒，不免坐在地下。來人中武功高深的，眼見他這輕輕一拂之中，孕育了武學絕詣，有人忍不住便喝出采來。

葛爾丹沒有當場出醜，心下稍慰，暗吸一口氣，內力潛生，並未給這老僧化去，又是一喜，隨即想到適才如此魯莽，似乎沒有出醜，其實已大大的出醜，登時滿臉通紅，聽得身後有人喝采，料想不是稱讚自己給人家這麼一撞撞得好，更是惱怒。

韋小寶驚魂未定，晦聰轉過頭來，向他說道：「師弟，你定力當真高強，外逆橫來，不見不理。『大寶積經』云：『如人在荊棘林，不動即刺不傷，妄心不起，恆處寂滅之樂。一會妄心纔動，即被諸有刺傷。』故經云：『有心皆苦，無心即樂。』師弟年紀輕輕，禪定修為，竟已達此『時時無心、刻刻不動』的極高境界，實是宿根深厚，大智大慧。」

他那裏知道韋小寶所以非但沒有還手招架，甚至連躲閃逃避之意也未顯出，只不過葛爾丹的撲擊實在來得太快，所謂「迅雷不及掩耳」，並非不想掩耳，而是不及掩耳。晦聰方丈以明心見性為正宗功夫，平時孜孜兀兀所專注者，盡在如何修到無我的境界，是以一見韋小寶竟然不理會自己的生死安危，便不由得佩服之極，至於自己以「破衲功」衣袖一拂之力將葛爾丹震開，反覺渺不足道。

澄觀更加佩服得五體投地，讚道：「金剛經有云：『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』，晦明師叔竟已修到了這境界，他日自必得證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葛爾丹本已怒不可遏，聽這兩個老和尚又來大讚這小和尚，當即大叫：「哈里斯巴兒，尼馬哄，加奴比丁兒！」

他身後武士突然手臂急揚，黃光連閃，九枚金鏢分擊晦聰、澄觀、韋小寶三人胸口。

雙方相距既近，韋小寶等又不懂葛爾丹喝令發鏢的蒙古語，猝不及防之際，九鏢勢勁力急，已然及胸。晦聰和澄觀同時叫聲：「啊喲！」晦聰仍是使「破衲功」，袍袖一掩，已將三鏢捲住。澄觀雙掌一合，使一招「敬禮三寶」，將三枚金鏢都合在掌中，射向韋小寶的三鏢噗的一聲響，卻都已打在他胸口。

這九鏢陡發齊至，晦聰和澄觀待要救援，已然不及，都大吃了一驚，卻聽得噹啷啷幾聲響，三枚金鏢落在地下。韋小寶身穿護身寶衣，金鏢傷他不得。

這一來，大殿上眾人無不聳動。眼見這小和尚年紀幼小，居然已練成少林派內功最高境界的「金剛護體神功」，委實不可思議，均想：「難怪這小和尚能身居少林派『晦』字輩，與少林寺住持、成名已垂數十年的晦聰方丈並肩。」其實晦聰和澄觀接鏢的手段也都高明之極，若非內外功俱臻化境，決難辦到，只是韋小寶所顯的「本事」太過神妙，人人對這兩位老僧便不加注意了。

眾人群相驚佩之際，昌齊喇嘛笑道：「小高僧的『金剛護體神功』練到了這等地步，也可說不為大易，只不過這神功似乎尚有欠缺，還不能震開暗器，以致僧袍上給戳了三個小洞。」故老相傳，這「金剛護體神功」練到登峰造極之時，周身有一層無形罡氣，敵人襲來的兵刃暗器尚未及身，已給震開，可是那也只是武林中傳說而已，也不知是否真有其人能夠練成。昌齊喇嘛如此說法，眾人都知不過是雞蛋裏找骨頭，硬要貶低敵手身價。

韋小寶給三枚金鏢打得胸口劇痛，其中一枚撞在傷口之側，更是痛入骨髓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那裏說得出話？只好勉強一笑。

眾人都道他修為極高，不屑與昌齊這等無理取鬧的言語爭辯。好幾個人心中都說：「你說他這門神功還沒練得到家，那麼我射你三鏢試試，只怕你胸口要開三個大洞，卻不是衣服上戳破三個小洞了。」只是眾人同路而來，不便出言譏嘲。葛爾丹見韋小寶如此厲害，滿腔怒火登時化為烏有，心想：「少林派武功，果然大有門道。」

昌齊又道：「少林寺的武功，我們已見識到了，自然不是浪得虛名，狗屁不如。只不過聽說貴寺窩藏婦女，於這清規戒律，卻未免有虧。」晦聰臉色一沉，說道：「大喇嘛此言差矣！敝寺素不接待女施主進寺禮佛，窩藏婦女之事，從何說起？」昌齊笑道：「可是江湖上沸沸揚揚，卻是眾口一辭。」晦聰方丈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江湖流言，何必多加理會？終須像晦明師弟一般，於外界橫逆之來，全不動心，這才是悟妙理、證正覺的功夫。」

昌齊喇嘛道：「聽說這位小高僧的禪房之中，便藏著一位絕色美女，而且是他強力綁架而來。難道晦明禪師對這位美女，也是全不動心麼？」

韋小寶這時已緩過氣來，大吃一驚：「他們怎麼知道了？」隨即明白：「是了，那穿藍衫的姑娘逃了出去，自然是去跟她們師長說了。看來這些人是她搬來的救兵，今日搭救我老婆來了。他說我房中有個美女，那麼我老婆逃了出去，還沒跟他們遇上。」當即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房中有沒有美女，一看便知，各位有興，不妨便去瞧瞧。」

葛爾丹大聲道：「好，我們便去搜查個水落石出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左手一揮，喝道：「搜寺！」他手下的從人便欲向殿後走去。

晦聰說道：「殿下要搜查本寺，不知是奉了誰的命令？」葛爾丹說道：「是我本人下令就行了，何必再奉別人命令？」晦聰道：「這話不對了。殿下是蒙古王子，若在蒙古，自可下令任意施為。少林寺不在蒙古境內，卻不由殿下管轄。」葛爾丹指著馬總兵道：「那麼他是朝廷命官，由他下令搜寺，這總成了。」他眼見少林僧武功高強，人數眾多，倘若動武，己方數十人可不是對手，又道：「你們違抗朝廷命令，那便是造反。」

晦聰道：「違抗朝廷的命令，少林寺是不敢的。不過這一位是雲南平西王麾下的武官，平西王權力再大，也管不到河南省來。」晦聰為人本來精明，只是一談到禪理，就不由得將世事全然置之度外，除此之外，卻是暢曉世務，與澄觀的一竅不通全然不同。

昌齊喇嘛笑道：「這位小高僧都答應了，方丈大師卻又何必藉詞阻攔？難道這位美女不是在晦明禪師的房中，卻是在……是在……嘻嘻……在方丈大師的禪房之中麼？」

晦聰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罪過，罪過，大師何出此言？」

葛爾丹身後忽有一人嬌聲說道：「殿下，我妹子明明是給這小和尚捉去的，快叫他們交出人來，否則我們決不能罷休，一把火將少林寺燒了。」這幾句話全是女子聲音，但說話之人卻是個男人，臉色焦黃，滿腮濃髯。

韋小寶一聽，即知此人便是那藍衫女郎所喬裝改扮，不過臉上塗了黃蠟，黏了假鬚，不禁大喜：「這幾日我正在發愁，老婆的門派不知道，姓名不知道，她背夫私逃，卻上那裏找去？現今知道她們跟這蒙古王子是一夥，很好，很好，那便走不脫了。」

晦聰也認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原來這位便是那日來到敝寺傷人的姑娘，另有一位姑娘，確曾在敝寺療傷，不是隨著姑娘一起去了嗎？」

那女郎怒道：「後來我師妹又給這小和尚捉進你廟裏來了，這個老和尚便是幫手，是他將我師妹打倒的。」說著手指澄觀。

韋小寶大驚，心道：「啊喲！不好。澄觀老和尚不會撒謊，這件事可要穿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一時徬徨無計。

那女郎手指澄觀，大聲道：「老和尚，你說，你說，有沒這回事？」

澄觀合十道：「令師妹女施主到了何處，還請賜告。我師叔中了她所下的劇毒，只有她本人才有解藥。女施主大慈大悲，請你趕快去求求令師妹，賜予解藥。雖然晦明師叔智慧深湛，勘破生死，對這事漫不在乎，所謂生死即涅槃，涅槃即生死，不過……唉……」

他顛三倒四的說了一大串，旁人雖然不能盡曉，但也都知道那女郎不在寺中，而且韋小寶被她下了毒，正要找他拿解藥解毒，否則性命難保。眾人見他形貌質樸，這番話說得極是誠懇，誰都相信不是假話，又想：「就算寺中當真窩藏婦女，而住持又讓人搜查，少林寺百房千舍，一時三刻卻那裏搜得出來？當真要搜，多半徒然自討沒趣。」

那女郎卻尖聲道：「我師妹明明是給你們擄進寺去的，只怕已給你們害死了。你們這些惡和尚傷天害理，毀屍滅跡，自然搜不到了。」說到後來，又氣又急，聲音中已帶嗚咽。

葛爾丹點頭道：「此話甚是。這個……這個小和尚不是好人。」

那女郎指著韋小寶罵道：「你這壞人，那天……那天在妓院裏和那許多壞女人鬼混，又見到我師妹生得美貌，心裏便轉歹主意，一定是我師妹不肯……不肯從你，你就將她殺了。你妓院都去，還有甚麼壞事做不出來？」

晦聰一聽，微微一笑，心想那有此事。澄觀更不知妓院是甚麼東西，還道是類似少林寺戒律院、達摩院、菩提院的所在，心道：「小師叔勇猛精進，勤行善法，這是六波羅蜜中的『精進波羅蜜』，在妓院中修行，那也很好啊！」

韋小寶心中卻是大急，生怕她一五一十，將自己的胡鬧都抖了出來。

忽然馬總兵身後走出一人，抱拳說道：「姑娘，小人知道這位小禪師戒律精嚴，絕無涉足妓院之事，只怕是傳聞所誤。」

韋小寶一見之下，登時大喜，原來此人便是在北京會過面的楊溢之。他當日衛護吳應熊前往北京，想來吳應熊已回雲南，這一趟隨著馬總兵來到河南，他一直低下了頭，站在旁人身後，是以沒認他出來。

那女郎怒道：「你又怎知道？難道你認得他嗎？」

楊溢之神態恭敬，說道：「小人認得這位小禪師，我們世子也認得他。這位小禪師於我王府有極大恩惠，他出家之前，本是皇宮中的一位公公。因此去妓院甚麼的，又是甚麼強逼令師妹，決非事實，請姑娘明鑒。」

眾人一聽，都「哦」的一聲，均想：「如果他本是太監，自然不會去嫖妓，更不會強搶女子，藏入寺中。」

那女郎見了眾人神色，知道大家已不信自己的話，更是惱怒，尖聲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是太監？他如是太監，怎會說要娶……娶我師妹做……做老婆？不但小和尚風言風語，這老和尚也是油嘴滑舌，愛討人便宜。」說著手指澄觀。

眾人見澄觀年逾八旬，一副獃頭獃腦的模樣，適才聽他說話結結巴巴，辭不達意，普天下要找一個比他更不油嘴滑舌之人，只怕十分為難。這一來，對那女郎的話更加不信了，都覺今日貿然聽了她異想天開的一面之辭，來到少林寺出醜，頗為後悔。

楊溢之道：「姑娘，你不知這位小禪師出家之前，大大有名，乃是手誅大奸臣鰲拜的桂公公。我們王爺受奸人誣諂，險遭不白之冤，全仗這位小禪師在皇上面前一力分辯，大恩大德，至今未報。」

眾人都曾聽過殺鰲拜的小桂子之名，知他是康熙所寵幸的一個小太監，不由得「哦」了一聲，臉上顯露驚佩之色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楊兄，多時不見，你們世子好？從前的一些小事，你老是掛在嘴上幹甚麼？」

楊溢之跟隨著馬總兵上少室山來，除了平西王手下諸人之外，葛爾丹和昌齊喇嘛那夥人都不知他姓名，聽得韋小寶稱他為「楊兄」，兩人自是素識無疑。只聽楊溢之道：「禪師慈悲為懷，與人為善，說道小事一件，我們王爺卻是感激無已。雖然皇上聖明，是非黑白，最後終能辨明，可是若非禪師及早代為言明真相，這中間的波折，可也難說得很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你們王爺太也客氣了。」心下卻想：「我恨不得扳倒了你們這個漢奸王爺，只是皇上聖明，自己查知了真相，我這個順水人情就想不做也不可得。總算當日結下了善緣，今天居然是這人來給我解圍。」

葛爾丹上上下下的向他打量，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殺死鰲拜的小太監。我在蒙古，也曾聽到過你的名頭。鰲拜號稱滿洲第一勇士，那麼你的武功，並不是在少林寺中學的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的武功差勁之極，說來不值一笑。教過我武功的人倒是不少，這位楊大哥，就曾教過我一招『橫掃千軍』，一招『高山流水』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將這兩招隨手比劃。他沒使半分內勁，旁人瞧不出高下，但招式確是「沐家拳」無疑。

楊溢之道：「全仗禪師將這兩招演給皇上看了，才辨明我們王爺為仇家誣諂的冤屈。」

那女郎臉色已不如先前氣惱，道：「楊大哥，這小……這人當真本來是太監？當真於平西王府有恩？」楊溢之道：「正是。此事北京知道的人甚多。」

那女郎微一沉吟，問韋小寶道：「那麼你跟我們姊妹……這樣……這樣開玩笑，是不是另有用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玩笑是沒有開，用意當然是有的。」心道：「我的用意是要娶你妹子做老婆，不過這裏人多，說不出口。」那女郎道：「甚麼用意？」韋小寶微微一笑，並不答覆。眾人均想：「他既別有用意，當然不便當眾揭露。」

昌齊站起身來，合十說道：「方丈大師，晦明禪師，我們來得魯莽，得罪莫怪，這就告辭了。」晦聰合十還禮，說道：「佳客遠來，請用了素齋去。不過這位女施主……」他想你喬裝男人，混進寺來，不加追究，也就是了，再請你吃齋，未免不合寺規。昌齊笑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免得方丈師兄為難，這餐齋飯，大家都不吃了罷。」

當下眾人告辭出來，方丈和韋小寶、澄觀等送到山門口。

忽聽得馬蹄聲響，十餘騎急馳而來。馳到近處，見馬上乘客穿的都是御前侍衛服色，共是一十六人。沒到寺前，十六人便都翻身下馬，列隊走近，當先二人正是張康年和趙齊賢。

張康年一見韋小寶，大聲說道：「都……都……大人，你老人家好！」他本想叫「都統大人」，但見他穿著僧袍，這一句稱呼只好含糊過去。當下十六人齊向他拜了下去。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各位請起，不必多禮。我天天在等你們。」

葛爾丹等見這十六人都是品級不低的御前侍衛，對韋小寶卻如此恭敬，均想：「這小和尚果然有些來歷。」清制總兵是正二品官，一等侍衛是正三品，二等侍衛正四品。張康年等官階雖較總兵為低，但他們是皇帝侍衛，對外省武官並不瞧在眼裏，只對馬總兵微一點頭招呼，便向韋小寶大獻殷勤。

葛爾丹見這些御前侍衛著力奉承韋小寶，對旁人視若無睹，心中有氣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走罷，我可看不慣這等樣子。」一行人向晦聰方丈一拱手，下山而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邀眾侍衛入寺。張康年和他並肩而行，低聲道：「皇上有密旨。」韋小寶點了點頭。

到得大雄寶殿，張康年取出聖旨宣讀，卻只是幾句官樣文章，皇帝賜了五千兩銀子給少林寺，修建僧舍，重修佛像金身，又冊封韋小寶為「輔國奉聖禪師」。晦聰和韋小寶叩頭拜謝。張康年道：「皇上吩咐，要輔國奉聖禪師剋日啟程，前往五台山。」這事早在韋小寶意料之中，躬身應道：「奴才遵旨。」

奉過茶後，韋小寶邀過張康年、趙齊賢二人到自己禪房中敘話。張康年從懷中取出一道密旨，雙手奉上，說道：「皇上另有旨意。」

韋小寶跪下磕頭，雙手接過，見是火漆印密封了的，尋思：「不知皇上有甚麼吩咐。聖旨上寫的字，他認得我，我不認得他。既是密旨，可不能讓張趙他們得知，還是去請教方丈師兄為是。他決不能洩漏了機密。」

於是拿了密旨，來到晦聰的禪房，說道：「方丈師兄，皇上有一道密旨給我，要請你指點。」拆開密旨封套，見裏面摺著一大張宣紙，攤著開來，畫著四幅圖畫。

第一幅畫著五座山峰，韋小寶認得便是五台山。以南台頂之北畫著一座廟宇，寫著「清涼寺」三字。他曾在清涼寺多日，這三個字倒有點面熟，寫在別處，他是決計不識的，寫在廟上，便算是遇上熟人了。

第二幅是一個小和尚走進一座廟宇，廟額上寫的也是「清涼寺」三字。小和尚身後跟著一群僧侶，眾僧頭頂寫著「少林寺和尚」五字。前面三字，韋小寶倒也識得，「和尚」兩字雖然不識，卻也猜得到。

第三幅畫的是大雄寶殿，一個小和尚居中而坐，嬉皮笑臉，面目宛然便是韋小寶，但身披大紅袈裟，穿了方丈法衣，旁邊有許多僧人侍立。韋小寶瞧著畫中的小和尚和自己實在相像，越著越覺有趣，不覺笑了出來。

第四幅畫中這小和尚跪在地下，侍奉一個中年僧人。這僧人相貌清癯，正是出家後法名行癡的順治皇帝。

除了四幅圖畫外，密旨中更無其他文字。原來康熙雅擅丹青，知道韋小寶識字有限，便畫圖下旨。這四幅圖畫說得再也明白不過，是要他到清涼寺去做住持，侍奉老皇帝。

韋小寶先覺有趣，隨即喜悅之情消減，暗暗叫苦：「做做小和尚也還罷了，又要去做老和尚，那可糟糕之至了。」

晦聰微笑道：「恭喜師弟，皇上派你去住持清涼。清涼寺乃莊嚴古剎，建於北魏孝文帝時，比少林寺尤早。師弟出主大寺，必可宏宣佛法，普渡眾生，昌大我教。」韋小寶搖頭苦笑，說道：「這住持我是做不來的，一定搞得笑話百出，一塌胡塗。」晦聰道：「聖旨中畫明要師弟帶領一群本寺僧侶，隨同前往。師弟可自行挑選。大家既是你相熟的晚輩，自當盡心輔佐，決無疏虞，師弟大可放心。」

韋小寶呆了半晌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小皇帝思慮周詳，當時派自己來少林寺出家，早就安排下了今日之事。讓自己在少林寺住了半年有餘，得與群僧相熟，以便挑選合意僧侶，同赴清涼寺。老皇帝既已出家，決不願由侍衛官兵保衛，說不定竟然來個不別而行，從此再也找他不到。少林僧武功卓絕，由自己率領了保護皇帝，比之侍衛官兵是穩妥得多了。

何況此事乃天大機密，皇帝倘若派遣侍衛官兵，去保衛五台山的一個和尚，必定沸沸揚揚，傳得舉世皆知。眾侍衛中也必有識得老皇帝的。由一個少林僧入主清涼，卻十分尋常，以前清涼寺的住持澄光，本就是少林寺的十八羅漢之一。又想：「倘若小皇帝起初就命我去清涼寺出家，仍然太過引人注目，到少林寺來轉得一轉，就不會有人疑心了。」想到此處，對康熙的布置不由得大是欽服。

當下回去禪房，取出六千兩銀票，命張康年等分賞給眾侍衛。張趙二人沒想到韋小寶做了和尚，還是這等慷慨，喜出望外，讚道：「自古以來，大和尚賞銀子給皇帝侍衛的，只有你韋大人一位，當真是空前絕後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前無古僧，後無來僧。」

張康年低聲道：「韋大人，皇上派你辦甚麼大事，我們不敢多問。你有甚麼差遣，儘管吩咐好了。給你辦事就是給皇上辦事，大夥兒一樣的奮勇爭先。」趙齊賢道：「倘若韋大人要辦甚麼事，一時不得其便，我們或許可以稍盡微力。比方……比方說，韋大人如果要取少林寺中的武功秘本，我們就來放火燒寺，一場大亂，韋大人就可乘機下手。」張康年吃吃而笑，悄聲道：「是啊，這叫做乘火打劫，渾水摸魚。」

韋小寶一怔，隨即明白：「是了，他們一定在猜想皇上派我來少林寺做和尚，到底有甚麼用意，這次交來的密旨之中，又說了些甚麼。他們知道皇上好武，派我來少林寺出家，自然是盜取武功秘本了。」笑了一笑，也低聲道：「兩位放心！這個……我已經得手啦。」

張趙二人大喜，一齊躬身請安，道：「皇上洪福齊天，韋大人精明幹練，恭喜你立此大功。」趙齊賢道：「要不要讓我們給你帶出去？廟裏和尚若有疑心，韋大人儘可解衣給他們搜查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倒不用。你們去回奏皇上，就說奴才韋小寶謹奉聖旨，已將圖畫牢牢記住，用心辦事，請皇上放心。」兩位應道：「是。」

趙齊賢想了片刻，已明白其中道理，道：「原來這些武功秘訣都是圖譜，韋大人看熟後已牢牢記住。」張康年也即省悟，讚道：「那是更加好了，倘若將秘本盜了出去，廟裏和尚自然會知道，終究……終究不如那個最好，看過後記住，卻是神不知鬼不覺。那也全仗韋大人天生的絕頂聰明，像我這等蠢才，就說甚麼也記不住。」韋小寶見二人又誤會他所說的圖畫是少林寺武功圖譜，暗暗好笑，說道：「張兄不必太謙，在寺裏慢慢的看，一天兩天不成，幾個月下來，終於記住了。」兩人齊聲稱是，心想你在寺中半年有餘，少林派武學的圖譜一定記了不少。

兩人告辭出去。韋小寶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剛才在山門外遇見一批人，你們可知是甚麼來歷？」張趙二人道：「不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快去查查。這群人來到少林寺，鬼鬼祟祟，看樣子也是想偷盜寺裏的武功秘本。尤其是那個總兵，不知是誰的部下，他身為朝廷命官，竟膽敢想壞皇上的大事，委實大逆不道，存心造反。你們查到是何人主使，倒是一件大大的功勞。」二人喜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他們下山不久，一定追得上。那總兵有名有姓，一查便知。」韋小寶明知那馬總兵是吳三桂的部下，卻故意誣陷，假作不知他來歷，讓一眾御前侍衛查知，稟告皇上邀功，遠勝於自己去誣告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跟這夥人在一起的，有個女扮男裝的少女，她們正在找尋另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美貌姑娘。這兩個女子，跟這件逆謀大事牽涉極多。你們去設法詳細查明，兩個女子叫甚麼名字，甚麼出身來歷。查明之後，送封信來。」這番話自然是假公濟私了。他差皇帝的侍衛去追查自己的心上人，他們貪圖賞金，定然落力辦事。御前侍衛要查甚麼案子，普天下官府都奉命差遣，如此雷厲風行的追查，豈有找不到線索之理？

張趙二人拍胸擔保，定當查個水落石出，以報韋大人提拔之恩、知遇之德、眷顧之情、重賞之惠。

# 第二四回 愛河縱涸須千劫 苦海難量為一慈

眾侍衛辭去後，韋小寶去見方丈，說道既有皇命，明日便須啟程，前赴清涼寺。

晦聰方丈道：「自當如此。師弟生具宿慧，妙悟佛義，可惜相聚之日無多，又須分別，未能多有切磋，同參正法，想是緣盡於此。不知師弟要帶同那些僧侶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般若堂首座澄觀師侄是要的，羅漢堂的十八名師侄是要的。」此外又點了十多名和他說得來的僧侶，一共湊齊了三十六名。

晦聰並無異言，將這三十六名少林僧召來，說道晦明禪師要去住持五台山清涼寺，叮囑他們隨同前去，護法修持，聽由晦明禪師吩咐差遣，不可有違。

次日一早，韋小寶帶同三十六僧，與方丈等告別。來到山下，他獨自去看雙兒。

雙兒在民家寄居，和他分別半年有餘，乍看之下，驚喜交集，雖早聽張康年轉告，主人已在少林寺出家，也不知哭過了多少場，這時親眼見到他光頭僧袍，忍不住又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雙兒，你為甚麼哭？怪我這些日子沒來瞧你，是不是？」雙兒哭道：「不……不是的。你……你……相公出了家……」韋小寶拉住她右手，提了起來，在她手背上輕輕一吻，笑道：「傻丫頭，相公做和尚是假的。」雙兒又喜又羞，連耳根子都紅了。

韋小寶細看她臉，見她容色憔悴，瘦了許多，身子卻長高了些，更見婀娜清秀，微笑道：「你為甚麼瘦了？天天想著我，是不是？」雙兒紅著臉，想要搖頭，卻慢慢低下頭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好了，你快換了男裝，跟我去罷。」雙兒大喜，也不多問，當即換上男裝，仍是扮作個書僮模樣。

一行人一路無話，不一日來到五台山下。剛要上山，只見四名僧人迎將上來，當先一名老僧合十問道：「眾位是少林寺來的師父嗎？」韋小寶點點頭。那老僧道：「這一位想必是法名上晦下明的禪師了？」韋小寶又點點頭。四僧一齊拜倒，說道：「得知禪師前來住持清涼，眾僧侶不勝之喜，已在山下等候多日了。」

自澄光回歸少林寺，清涼寺由老僧法勝住持。康熙另行差人頒了密旨給法勝，派他去長安慈雲寺作住持，一等少林僧來，便即交接。長安慈雲寺比清涼寺大得多，法勝甚是欣喜，派了四僧在五台山下迎接。

韋小寶等來到清涼寺中，與法勝行了交接之禮。眾僧俱來參見。玉林、行癡和行癲三僧卻不親至，只由玉林寫了個參見新住持的疏文。

法勝次日下山，西去長安，韋小寶便是清涼寺的一寺之主了。好在種種儀節規矩都有澄光等僧隨時指點，他小和尚做起方丈來，倒也似模似樣，並無差錯。

那日韋小寶與雙兒在清涼寺逐走來犯敵人，救了合寺僧侶性命，眾僧都是親見，這時見他忽然落髮出家，又來清涼寺作住持，無不奇怪，但他於本寺有恩，各僧盡皆感服。韋小寶命雙兒住在寺外的一間小屋之中，以便一呼即至。

來清涼寺作住持，首要大事自是保護老皇爺的周全，他詢問執事僧，得知玉林、行癡、行癲三僧仍住在後山小廟，當下也不過去打擾，和澄心大師商議後，命人在距小廟半里處的東南西北四方，各結一座茅廬，派八名少林僧輪流在茅廬當值。

諸事一定，便苦等張康年和趙齊賢送信來，好知道那綠衫女郎的姓名來歷，可是等了數月，竟沒絲毫信息，寂寞之時，便和澄觀拆解招式，把老和尚當作了「那個女施主」，偶爾溜到雙兒的小屋中，跟她說說笑話，摸摸她小手。有時想及：「我服了洪教主的『豹胎易筋丸』，倘若一年之內不送一部經書去神龍島，毒性發作起來，可不是玩的，算起來也沒剩下幾個月了。我如變得又老又蠢，跟澄觀師侄一模一樣，我那綠衣老婆一見，便叫我『油嘴滑舌的老和尚』，再在她綠裙上剪下一幅布來，做頂帽子給我戴戴，那可差勁之至了！」

※※※

這一日，他百無聊賴，獨自在五台山到處亂走，心中想的只是那綠衫女郎，行到一條山溪之畔，見一株垂柳在風中不住幌動，心想：「這株柳樹若是我那綠衣老婆，老子自然毫不客氣，走上前去，一把抱住。她一定不依，使一招崑崙派的『千巖競秀』，接連向我拍下幾掌。那也沒甚麼大不了，老子便使一招『沿門托缽』，大大方方的化去。澄觀師侄說這一招要使得舉重若輕，方顯得名門正派武功的風範。老子舉輕若輕，舉重若重，管他媽的甚麼名門旁門、正派邪派？這一招發出，跟著便是一招『智珠在握』，左手抓她左手，右手抓她右手，牢牢擒住，那是殺我的頭也不放開了……」

他想得高興，手上便一招一式的使出，噗噗兩聲，雙手各自抓住一根柳枝，將吃奶的力氣也用了出來，牢牢握住。忽聽得一人粗聲粗氣的道：「你瞧這小和尚在發顛！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抬頭看時，見有三個紅衣喇嘛，正在向著他指指點點的說笑。韋小寶臉上一紅，一時之間，只道自己心事給他們看穿了，堂堂清涼寺的大方丈，卻在荒山無人之處，想著要抓住一個美麗姑娘，實在也太丟臉，當即回頭便走。

轉過一條山道，迎面又過來幾個喇嘛。五台山上喇嘛廟甚多，韋小寶也不以為意，只是有了適才之事，不願和他們正面相對，轉過了頭，假意觀賞風景，任由那幾名喇嘛從身後走過。只聽得一名喇嘛說道：「上頭法旨，要咱們無論如何在今日午時之前，趕上五台山，真是急如星火，可是上得山來，甚麼玩意兒都沒有。那不是開玩笑麼？」另一名喇嘛道：「上頭這樣安排，總有道理的。你捨不得大同城裏那小娘兒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聽了也不在意，對他們反而心生好感，心道：「這些喇嘛喝酒逛窯子，倒不假正經。老子真要出家，寧可做喇嘛，不做和尚。」

回到清涼寺，只見澄通候在山門口，一見到他，立即迎了上來，低聲道：「師叔，我看情形有些不大對頭。」韋小寶見他臉色鄭重，忙問：「怎麼？」

澄通招招手，和他沿著石級，走上寺側的一個小峰。韋小寶一瞥眼間，只見南邊一團團的無數黃點，凝神看去，那些黃點原來都是身穿黃衣的喇嘛，沒有一千，也有九百，三五成群，分佈於樹叢山石之間。韋小寶嚇了一跳，道：「這許多喇嘛，幹甚麼哪？」澄通向西一指，道：「那邊還有。」韋小寶轉眼向西，果然也是成千喇嘛，一堆堆的或坐或立。日光自東向西照來，白光閃爍，眾喇嘛身上都帶著兵刃。韋小寶更是吃驚，道：「他們帶著兵刃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」眼望澄通。澄通緩緩點頭，說道：「師侄猜想，也是如此。」

韋小寶轉向北方、東方望去，每一邊都有數百名喇嘛，再細加觀看，但見喇嘛群中有些披了深黃袈裟，自是一隊隊的首領了。韋小寶道：「他奶奶的，至少有四五千人。」澄通道：「一百二十五名首領，一共是三千二百零八十名喇嘛。」韋小寶讚道：「真有你的，數得這麼清清楚楚。」澄通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韋小寶無言可答。遇上面對面的難事，撒謊騙人，溜之大吉，自是拿手好戲，現今對方調集三千餘眾，團團圍困，顯然一切籌劃周詳，如何對付，那可半點主意也沒有了，聽澄通這麼問，也問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澄通道：「瞧對方之意，自是想擄劫行癡大師，多半要等到晚間，四方合圍進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幹麼現下不進攻？」澄通道：「五台山上，喇嘛的黃廟和咱們中原釋氏的青廟向來和好。咱們青廟廟多僧多，台頂十大廟，台外十大廟。黃廟的喇嘛雖然霸道，卻也不敢欺壓。倘若日間明攻，勢必引起各青廟的聲援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麼咱們立刻派人出去，通知各青廟的住持，請他們大派和尚，大夥兒跟眾喇嘛決一死戰，有分教：五台山和尚鏖兵，青廟僧大戰喇嘛。」

澄通搖頭道：「五台山各青廟中的僧人，十之八九不會武功，就是會武的，功夫也都平平，沒聽說有甚麼好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他們是不肯來援手的了？」澄通道：「赴援的也不會沒有，只怕是徒然送了性命而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難道咱們就此投降？」他鬥志向來不堅，打不過就想投降。澄通道：「咱們投降不打緊，行癡大師勢必給他們擄了去。」

韋小寶尋思：「行癡大師的身份，不知少林群僧是否知悉。」問道：「他們大舉前來擄劫行癡大師，到底是甚麼用意？數月之前就曾來過一次，幸得眾位好朋友將他們嚇退。這一次來的人數卻多得多了。」澄通沉吟道：「行癡大師定是大有來歷之人，不是牽涉到中原武林的興衰，便與青廟黃廟之爭有重大關連。此中原由，澄心師兄沒說起過。師叔既然不知，我們更加不知道了。」

韋小寶想起身上懷有皇帝親筆御札，可以調遣文武官員，說：「眼下事情緊急，我們少林僧武功雖高，可是寡不敵眾，三十七個和尚，怎敵得過他三千多名喇嘛？我須得立刻下山求救。」澄通道：「只怕遠水救不著近火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咱們護送行癡大師，衝了出去。」澄通點頭道：「看來只有這個法子。咱們三十七名少林僧，再加上師叔的僮兒，要抵擋三千多名喇嘛，那是萬萬不能，但要從空隙中衝出，卻也不是甚麼難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就只怕行癡大師和他師父玉林大師不肯，他們說生死都是一般，逃不逃也沒甚麼分別。」澄通皺眉道：「這就須請師叔勸上一勸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勸服行癡大師，還有法子，要勸那玉林老和尚，老子可是服輸啦，這叫做老鼠拉烏龜，沒下嘴的地方。」向下望去，只見一群群喇嘛散坐各處，似乎雜亂無章，卻又分佈均勻，上山下山的通道上更是人數眾多，眼見天色一黑，這三千喇嘛一湧而上，清涼寺中的和尚只有大叫「我佛慈悲」的份兒，心想：「他媽的，老子做甚麼和尚，倘若做了喇嘛，這當兒豈不是得意洋洋，用不著擔半點心事？平時吃肉逛窯子，還不算在內。」

一想到「逛窯子」三字，腦海中靈光一閃，已有計較，當下不動聲色，說道：「我回禪房睡他媽的一覺。」澄通愕然，瞪目而視。韋小寶不再理他，逕自下峰，回寺入房。

※※※

過不多時，澄心、澄觀、澄光、澄通四僧齊來求見。韋小寶讓四人入房，眼見各人臉有驚惶之色，他伸個懶腰，打個呵欠，懶洋洋的問道：「各位有甚麼事？」

澄心道：「山下喇嘛聚集，顯將不利本寺，願聞方丈師叔應付之策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想了半天，想不出甚麼好主意，只好睡覺了。大夥兒在劫難逃，只好逆來順受，刀來頸受，人家一刀砍來，用脖子去頂他一頂，且看那刀子是否鋒利，砍不砍得進去。」

澄心等三僧知道他是信口胡扯，澄觀卻信以為真，說道：「眾喇嘛這些刀子看來甚是鋒利，我們的脖子是抵不住的。師叔，出家人與世無爭，逆來順受，倒是不錯。但刀來頸受，未免過分。當年達摩祖師，也沒教人只挨刀子不反抗，否則的話，大家也不用學武了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依澄觀師侄之見，刀來頸受是不行的？」澄觀道：「不行。但如拳來胸受，腳來腹受，倒還可以。」他內功深湛，對方向他拳打足踢，也可不加抵擋，只須運起內功，自可將人拳腳反彈出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些喇嘛都帶了戒刀禪杖，不知有甚麼法子，能開導得他們不用兵刃？」澄觀一呆，道：「這些喇嘛只怕不可理喻，要他們放下屠刀，似乎非一朝一夕之功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就難了，不知四位師侄，有甚麼妙計？」澄心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只有大夥兒保了玉林、行癡、行癲三位，乘隙衝出。他們旨在擄劫行癡大師，寺中其餘僧侶不會武功，諒這些喇嘛也不會加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咱們去跟那三位老和尚說去。」

當下率領了四僧，來到後山小廟。小沙彌通報進去，玉林等聽得住持到來，出門迎迓。一見之下，玉林、行癡、行癲都是大為錯愕。三僧只聽說新住持晦明禪師是少林寺晦聰方丈的師弟，是一位年紀甚輕的高僧，不料竟然是他。

玉林和行癡登時便即明白，那是出於皇帝的安排，用意是在保護父親。釋家規矩甚嚴，住持是一廟之主，玉林等以禮參見。韋小寶恭敬還禮，一同進了禪房。

玉林請他在中間的蒲團坐下，餘人兩旁侍立。韋小寶心中大樂：「老子中間安坐，老皇爺站在旁邊侍候，就是小皇帝也沒這般威風。」強忍笑容，說道：「玉林大師、行癡大師，兩位請坐。」玉林和行癡坐了。

玉林說道：「方丈大師住持清涼，小僧等未來參謁，有勞方丈大駕親降，甚是不安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說。小衲知道三位不喜旁人打擾，因此一直沒來看你們。若不是今日發生了一件大事，小衲還是不會來的。」他常聽老和尚自己謙稱「老衲」，心想自己年紀小，便自稱「小衲」。眾僧聽他異想天開，杜撰了一個稱呼出來，不覺暗暗好笑。玉林道：「是。」卻不問是何大事。

韋小寶道：「澄光師侄，請給三位說說。」玉林知道新住持法名「晦明」，也知少林寺「晦」字輩比「澄」字輩高了一輩，但眼見這小和尚油頭滑腦，卻對這位本寺前任住持、莊嚴慈祥的有德老僧口稱「師侄」，還是心下一怔。

澄光恭恭敬敬的應了，便將寺周有數千喇嘛重重圍困等情說了。

玉林閉目沉思半晌，睜開眼來，說道：「請問方丈大師，如何應付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喇嘛僧在本寺周圍或坐或立，只是觀賞風景，別無他意。這裏風景清雅，他們來遊山玩水，也是有的。」行顛忍不住道：「倘若是觀賞風景，不會將本寺團團圍住，好幾個時辰不去。他們定是想來捉了行癡師兄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小衲心想天下青廟黃廟，都是我佛座下的釋氏弟子，他們如要請行癡大師去，也必是仰慕三位大師佛法深湛，請你們去喇嘛廟講經說法。說不定眾喇嘛仰慕我中土佛法，大家不做喇嘛，改做和尚，那也是極好的機緣。」行顛連連搖頭，不以為然，說道：「未必，未必。」

澄觀道：「方丈師叔，那麼他們為甚麼都帶了兵器呢？」韋小寶合十道：「他們帶了禪杖戒刀，聲勢洶洶，或許真是想殺本寺僧侶之頭。佛曰：『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』我們自當刀來頸受，這叫做我不給人殺頭，誰給人殺頭？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。有生故有滅，有頭故有殺。佛有三德：大定、大智、大悲。眾喇嘛持刀而來，我們不聞不見，不觀不識，是為大定；他們舉刀欲砍，我們當他刀即是空，空即是刀，是為大智；一刀刀將我們的光頭都砍將下來，大家鳴呼哀哉，是為大悲。」他在寺中日久，聽了不少佛經中的言語，便信口胡扯一番。澄觀道：「方丈師叔，這大悲的悲字，恐怕是慈悲的悲，不是悲哀之悲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師侄也說得是，想我佛割肉餵鷹，捨身飼虎，實在大慈大悲之至。那些喇嘛雖然兇頑，比之惡鷹猛虎，總究會好些，那麼我們捨身以如惡喇嘛之願，也是大慈大悲之心。」澄觀合十道：「師叔妙慧，令人敬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昔日玉林大師曾有言道：『出家人與世無爭，逆來順受。清涼寺倘然真有禍殃，那也是在劫難逃。』我們一齊在惡喇嘛刀下圓寂，同赴西方極樂世界，一路甚是熱鬧，倒也有趣得緊。」

眾僧面面相覷，均想韋小寶的話雖也言之成理，畢竟太過迂腐，恐怕是錯解了佛法。澄心、澄通又覺這些言語與他平素為人全然不合，料想他說的是反話，多半是要激得玉林與行癡自行出言求救。只有澄觀一人信之不疑，歡喜讚嘆。

眾僧默然半晌。行顛突然大聲道：「師父曾說，西藏喇嘛要捉了師兄去，乃是想虐害萬民，要佔咱們這花花世界。咱們自己的生死不打緊，千千萬萬百姓都受他們欺侮壓迫，豈不是大大的罪業？師父曾道，咱們決不能任由他們如此胡作非為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師兄這番話很是有理，比之小衲所見，又高了一層。只是眼下喇嘛勢大，咱們只怕寡不敵眾。」行顛道：「我們保護了師父師兄，衝將出去，料想惡喇嘛也擋不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就恐怕爭鬥一起，不免要殺傷眾喇嘛的性命。阿彌陀佛，我佛有好生之德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殺人一命，如拆八級寶塔。釋家諸戒，首戒殺生。這便如何是好？」行顛道：「是他們要來殺人，我們迫不得已，但求自保。能夠不殺人，當然最好，可也不能眼睜睜的束手待斃。」

忽然門外腳步聲響，少林僧澄覺快步進來，說道：「啟稟方丈師叔：山下眾喇嘛剛才一齊上山，又逼近了約莫一百丈，停了下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為甚麼上了一段路，卻又停下？恐怕是忽受我佛感化，生了悔悟之心，明白了回頭是岸的道理。」

行顛大聲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們只待天一黑，便一鼓作氣，衝進來了。」他昔年是正黃旗大將，進關時身經百戰，深知行軍打仗之法，後來才做順治的御前侍衛總管。

韋小寶道：「待他們一進本寺大雄寶殿，見到我佛如來的莊嚴寶相，忽然懸……懸甚麼勒馬，也是有的。」行顛怒道：「你這位小方丈，實在胡……胡……唉，不會的。」他本想說「實在胡塗」，總算想到不可對方丈無禮，話到口邊，忽然懸崖勒馬。

玉林一直默不作聲，聽著眾人辯論，眼見行顛額頭青筋迸現，說話越來越大聲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行顛，你自己才實在胡塗。方丈大師早已智珠在握，成竹在胸，你又何必多所憂慮？」行顛一怔，道：「啊，原來方丈大師早有妙策。」

韋小寶愁眉苦臉，說道：「我妙策是沒有。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，大家既然都說衝出去的好，那麼咱們就衝出去罷！只不過若非迫不得已，千萬不可多傷人命。」行顛和澄心等一齊稱是。韋小寶道：「那麼大家收拾收拾，一等天黑，他們還沒動手，咱們先衝了下去。向東衝到阜平縣縣城，這些喇嘛再惡，總不敢公然來攻打縣城。」行顛等又都稱善。

行癡忽然說道：「我是不祥之身，上次已為我殺傷了不少性命。就算這次逃過了厄難，他們仍然死心不息。多造殺業，終無已時。」

行顛道：「師兄，這些惡喇嘛想將你綁架了去，殘害天下百姓。」行癡嘆道：「我是世間禍胎，等得他們到來，我當眾自焚其身，讓他們從此死了這條心，也就是了。」行顛急道：「皇……皇……不，師兄，那是萬萬不可，我代你焚身便是。」行癡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代我焚身，有何用處？他們只是要捉了我去，有所挾制而已。」

眾僧默然半晌。玉林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行癡已悟大道，這才是佛說『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』的真義。」韋小寶心中罵道：「臭和尚，他說的是真義，我說的便是假義了？」玉林又道：「待會眾喇嘛到來，老衲和行癡一同焚身，方丈大師和眾位師兄不可阻攔。」

韋小寶和眾僧面面相覷，盡皆駭然。

行癡緩緩道：「昔日攻城掠地，生靈塗炭，小僧早已百死莫贖。今日得為黎民捨身，亦不過以償當年罪業之萬一。倘若再因小僧而爭鬥不息，多傷人命，那更增我的罪業了。我意已決，還請各位護持，成此因緣。若能由此而感化眾位喇嘛，去惡向善，更是一件好事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向韋小寶及少林五僧合十躬身。

※※※

澄心等見他神色，顯是心意甚堅，難以進言，只得辭出，回到文殊殿中。韋小寶招集三十六名少林僧，說知此事。眾僧都道，兩位大師要自焚消業，那是萬萬不可，事到臨頭，只好以武力阻止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大家都要保護三位大師周全，是不是？」眾僧齊道：「是！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也不難。大家聽我的話。你們三十六位，現下衝出寺去，齊攻東路，裝作向山下突圍，可是難以成功，又退回寺中，不過須得順手牽羊，擒拿四五十名喇嘛上來。」澄心道：「方丈之意，是否將這些喇嘛作為人質，使得他們不敢輕舉妄動？若是如此，那麼所擒拿的喇嘛位份越高越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要擒拿大喇嘛恐怕不容易，不免多有殺傷，咱們只須捉來幾十個小喇嘛也就夠了。」眾僧不明他用意，但方丈有命，便都奉令出寺。

過不多時，只聽得山腰裏喊聲大作。韋小寶站在鼓樓上觀看，見三十六名少林僧衝入喇嘛群中，刀光閃動，打了起來。

這三十六名僧人都是少林寺高手，尋常喇嘛自然不是敵手，衝出數十丈後，擋路的喇嘛愈聚愈多。澄心等拳打足踢、掌劈指戳，頃刻間打倒了數十人。澄心高聲叫道：「敵人勢大，衝不出去，暫且回寺，再作道理。」他內力深厚，這幾句呼聲遠遠傳了出去，山谷鳴響。澄通也縱聲叫道：「衝不出去，如何是好？」澄心叫道：「大家捉些喇嘛回去，教他們有所顧忌，不敢胡亂害人。」眾僧或雙手各抓一名喇嘛，或肩上扛了一名，轉身入寺。澄心與澄光斷後，又點倒了數人。但聽得喇嘛陣後有人以藏語傳令。眾喇嘛吶喊叫罵，卻不追來。

韋小寶笑嘻嘻的在寺門前迎接，一點人數，擒來了四十七名喇嘛。回到文殊殿中，韋小寶道：「把這些傢伙全身衣服剝光了，每人點上十八處穴道，都去鎖在後園柴房之中。」

眾僧均覺方丈這道法諭大是高深莫測，當下將四十七名喇嘛都剝得赤條條地，身上加點穴道，鎖入柴房。

韋小寶合十說道：「世間諸色相，皆空皆無。無我無人，無和尚無喇嘛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和尚即喇嘛，喇嘛即和尚。諸位師侄，大家脫下袈裟，穿上喇嘛的袍子罷！」眾僧盡皆愕然，面面相覷。

韋小寶大聲叫道：「雙兒，你過來，幫我扮小喇嘛。」雙兒一直候在殿外，當即進殿，撿了一件最小的喇嘛袍子，助他換上。韋小寶身材矮小，穿了仍是太大，便拔出匕首，將袍子下襬和衣袖都割下了一截，腰間束上衣帶，勉強將就，帶上喇嘛冠，宛然便是個小喇嘛，對雙兒道：「你也扮個小喇嘛。」

澄光問道：「師叔改穿喇嘛服色，不知是何用意？」澄觀道：「難道咱們向喇嘛投降，改歸黃教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非也！大家扮作喇嘛，湧到後邊小廟，將玉林、行癡、行顛三個和尚捉住，點了他們穴道，再將他們換上喇嘛衣衫……」

澄通聽到這裏，鼓掌笑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咱們幾十個假喇嘛黑夜中向山下衝去，眾喇嘛難分真假，那就難以阻攔了。」眾僧一齊稱善，登時笑逐顏開。他們自然誰都不知，韋小寶這條妙計，不過是師法當日假扮妓女、得脫大難的故智。

澄心道：「如此衝將出去，不須多所殺傷，最是上策。」澄光躊躇道：「只不過冒犯了行癡大師他們三位，未免不敬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救了三命，勝造三七二十一級浮屠。小小冒犯，勝於烈火焚身。」澄光道：「師叔說得是。」當下眾僧一齊脫下僧袍，換上喇嘛衣衫。眾僧平生謹守戒律，端嚴莊重，這時卻跟著韋小寶做此胡鬧之事，眼見穿上喇嘛衣衫之後形相古怪，人人忍不住好笑。

韋小寶道：「各人把僧袍包了，帶在身上，脫困後再行換過。衝下山後，倘若失散，齊到阜平縣吉祥寺會齊。」命雙兒收拾了銀兩物事，包作一包，負在背上。

堪堪等到天色將黑，韋小寶道：「大家在臉上塗些香灰塵土，每人手中提一桶水，這就動手罷！」眾僧聽了法諭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，當下捧土抹臉，提了水桶兵刃，齊向山後奔去。來到小廟之外，眾僧唏哩花拉，高聲吶喊，向廟中衝去。

玉林、行癡、行顛三人已決意自焚，在院子中堆了柴草，身上澆滿了香油，只待眾喇嘛攻到，向他們說明捨身自焚用意，便即點火，那知眾喇嘛說來便來，事先竟沒半分朕兆，待得聽到「嗚嚕嗚嚕，花差花差」似藏語非藏語的怪聲大作，數十名喇嘛已衝進廟來。

玉林朗聲道：「眾位稍待，老衲有幾句話說……」驀地裏當頭一桶冷水澆將下來，跟著數十桶冷水紛紛潑到三人身上。這一下迅雷不及掩耳，別說三人來不及點火自焚，就算已經點著了，也被立時澆熄。

雙兒縱身過去，先點了行顛穴道，行癡不會武功，玉林武功不弱，卻不願出手抗禦，混亂中都被點了穴道。眾僧七手八腳，脫下三人僧袍，將喇嘛袍服套在三人身上。韋小寶有心大說杜撰藏話，生怕給玉林聽出口音，只好忍住，向雙兒一努嘴，雙兒取過燭台，便將院中堆著的柴草燒了起來。韋小寶見行顛的黃金杵放在殿角，想取了帶走，不料金杵沉重，竟然提之不動，澄通伸手抓起。韋小寶手一揮，眾僧將行癡等三僧擁在中間，向東衝下山來。

只奔出數十丈，小廟中黑煙與火光已衝天而起，這大堆柴草上早已淋滿了香油，極易著火。山腰間眾喇嘛見到火起，大聲驚叫，登時四下大亂。領頭的喇嘛派人上來救火。火把光下見到韋小寶等眾僧，都道是自己人，混亂之中，又有誰來盤問阻擋？

眾僧來到山下，已將大隊喇嘛拋在路後，回頭向山上望去，但見火光燭天，那座小廟已燒穿了頂。澄通道：「這座小廟一燒，他們又找不到行癡大師，只道他已燒死在小廟之中，就此死了這條心，再也不來滋擾，倒是一件好事。」澄光點頭道：「師弟之言有理。」

韋小寶命澄觀將行癡等三人身上穴道解了，說道：「多有得罪，還請莫怪。」

行癡等剛才穴道被點，動彈不得，耳目卻是無礙，見到經過情形，早明白是少林僧設法相救。行顛大聲喝采，說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大夥兒輕輕易易便逃了出來。方丈大師，你是救我們性命，多謝你還來不及，誰來怪你？」行癡決意焚身消業，行顛忠心耿耿，只好陪著殉主，但心中畢竟是不願就此便死，此時得脫大難，自是歡喜之極。行癡微笑道：「不傷一人而化解此事，的是難能可貴。」

忽聽得迎面山道上腳步聲響，大隊人群快步奔來。澄通道：「師叔，有大批喇嘛殺過來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衝向前去，嘴巴嘰哩咕嚕一番，見到他們時臉上露出笑容，伸手向山上指去，總之不可與他們動手。」眾僧一齊遵命，連行癡和玉林也都點頭。

韋小寶心中大樂：「老皇爺聽我號令，老皇爺的師父也聽我號令。」

眾僧將行癡護在中間，沿大道奔去。

※※※

只見山坳後衝出一股人來，手執燈籠火把，卻不是喇嘛，都是朝山進香的香客，頸中掛了黃布袋，袋上寫著「虔誠進香」等等大字。一眾少林僧奔到近處，均是一呆，澄通等早已住口，澄觀等頭腦不大靈敏的，卻還在亂叫「杜撰藏語」。

香客中走出一名漢子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們幹甚麼的？」這人身材魁梧，聲音洪亮。韋小寶一見大喜，認得他是御前侍衛總管多隆，當即奔上，叫道：「多大哥，你瞧小弟是誰？」

多隆一怔，從身旁一人手中接過燈籠，移到他面前一照。韋小寶向他擠眉弄眼，哈哈大笑。多隆驚喜交集道：「是……是韋兄弟，你……你怎麼在這裏？又扮作個小喇嘛模樣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又怎麼到了這裏？」

說話之間，多隆身後又有一群香客趕到，帶頭的香客卻是趙齊賢。韋小寶一看，這些香客都是御前侍衛所扮，其中倒有一大半相識。眾侍衛圍了上來，嘻嘻哈哈的十分親熱。

韋小寶低聲問多隆道：「皇上派你們來的？」多隆低聲道：「皇上和太后到五台山來進香，現下在靈境寺中。」韋小寶驚喜交集，道：「皇上到五台山來了？那好極了！好極了！」心想：「那老婊子也來幹甚麼？老皇爺恨不得殺了她。」

不多時又到了一批驍騎營的軍官士兵，也都扮作了香客。韋小寶問：「這次從北京到五台山來的，共有多少香客？」多隆低聲道：「除了咱們御前侍衛之外，驍騎營、前鋒營、護軍營也都隨駕來此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怕不有三四萬官兵？」多隆道：「一共是三萬四千多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護駕諸營的總管是誰？」多隆道：「是康親王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也是老朋友了。」向趙齊賢招招手，等他走近，說道：「趙大哥，請你去稟報康親王，我要調動人馬，辦一件大事，事情緊急，來不及向他請示了。」趙齊賢應命而去。

跟著驍騎營正黃旗都統察爾珠也到了。韋小寶道：「多老哥，都統大人，有數千西藏喇嘛，定是得知了皇上進香的訊息，刻下團團圍住了清涼寺，造反作亂。你們兩位立即去把這干反賊拿下了，這可是一件大大的功勞。」兩人大喜，齊向韋小寶道謝，說道：「韋大人送功勞給我們，真是何以克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家忠心為皇上辦事，分甚麼彼此？這叫做有福同享，有難共當。」兩人當即傳下令去，把守四周山道，點齊猛將精兵，向山上殺去。

韋小寶大聲叫道：「聖上仁慈英明，有好生之德，你們只須擒拿反賊，不可多傷人命。因為聖上是鳥生魚湯，不是差勁的皇帝。」一眾侍衛、親兵齊聲答應。「堯舜禹湯」四字，康熙雖曾簡略解說過，韋小寶卻也難以明白，總之知道「鳥生魚湯」這碗湯是大大的好湯，不是差勁的湯，凡是皇帝，聽了無不十分歡喜。他這幾句話，卻是叫給老皇帝聽的，心想今日老小皇帝父子相會，多拍老皇帝馬屁，比之拍小皇帝馬屁更為靈驗有效。

他轉身走到行癡跟前，說道：「三位大師，咱們身上衣服不倫不類，且到前面金閣寺去換過衣衫，找個清靜的所在休息，免得這些閒人打擾了三位清修。」行癡等點頭稱是。

一行人又行數里，來到金閣寺中。韋小寶一進寺門，便取出一千兩銀票，交給住持，說道：「暫借寶剎休息，一切不可多問。問一句，扣十兩銀子。一句不問，這一千兩銀子都是香金。如果問了一百零一句，你倒找我十兩，不折不扣，童叟無欺。」

那住持乍得巨金，又驚又喜，當即諾諾連聲，問道：「師兄要……」話到口邊，突然一怔，忙改口道：「……要喝杯茶了。」匆匆入內端茶。他本來想問「師兄要不要喝杯茶？」總算尚有急智，臨時改口，省下了十兩銀子。

韋小寶出寺暗傳號令，命百餘名御前侍衛在金閣寺四周守衛，又差兩名侍衛去奏報皇上：「奴才韋小寶職責重大，不敢擅離，在金閣寺候駕。」

一名侍衛道：「啟稟韋副總管：咱們做臣子的，該當前去叩見皇上才是，不能等皇上過來見你。」韋小寶雙手一攤，笑道：「沒法子。這一次只好壞一壞規矩了。」兩位侍衛答應了，轉過身來，都伸了伸舌頭，心道：「好大的膽子，連性命也不要了。」當即奔去奏報。

※※※

眾僧換過衣衫，坐下休息，只聽得山上殺聲大震，侍衛親兵已在圍捕喇嘛。擾攘良久，聲音漸歇。又過了半個多時辰，突然間萬籟俱寂，但聞數十人的腳步聲自遠而近，來到寺外而止。跟著靴聲橐橐，一群人走進寺來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小皇帝到了。」拔出匕首，執在手中，守在行癡的禪房之外，臉上自是擺出一副忠心護主、萬死不辭的模樣，單以外表而論，行顛的忠義勇烈，那是遠遠不如了。

腳步聲自外而內，十餘名身穿便裝的侍衛快步過來，手提著燈籠，站在兩旁。一名侍衛低聲喝道：「快收起刀子。」韋小寶退了幾步，以背靠門，橫劍當胸，大有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入」之概，喝道：「禪房裏眾位大師正在休息，誰都不可過來囉唣。」只見一位身穿藍袍的少年走了過來，正是康熙。

韋小寶這才還劍入鞘，搶上叩頭，低聲道：「皇上大喜。老……老法師在裏面。」

康熙顫聲道：「你給我……給我通報。」轉身揮手道：「你們都出去！」

待眾侍衛退出後，韋小寶在禪房門上輕擊兩下，說道：「晦明求見。」過了好一會，內無應聲。康熙忍不住搶上一步，在門上敲了兩下。韋小寶搖搖手，示意不可說話，康熙將已到口邊的「父皇」一聲叫喚強行忍住。

又過良久，只聽得行顛說道：「方丈大師，我師兄精神睏倦，恕不相見。他身入空門，塵緣已了，請你轉告外人，不要妨他清修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請你開門，只見一面便是。」行顛道：「我師兄之意，此處是金閣寺，大家是客，不奉方丈法旨，還盼莫怪。」

韋小寶轉頭向康熙瞧去，見他神色淒慘，心想：「你說我在這裏不是方丈，不能叫你開門，那麼我去要本寺方丈來叫門，也容易得緊。」正想轉身去叫方丈，康熙已自忍耐不住，突然放聲大哭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若要本寺方丈來叫開了門，倒有逼迫老皇爺之意，倒還是軟求的好。」雙手在胸口猛搥數下，跟著也大哭起來，一面乾號，一面叫道：「我在這世上是個沒爹沒娘的孤兒，孤苦伶仃的，沒人疼我。做人還有甚麼樂趣？不如一頭撞死了倒還乾淨。」假哭是他自幼熟習的拿手本事，叫得幾聲，眼淚便傾瀉而出，哭得悲切異常。

康熙聽得他大哭，初時不禁一愕，跟著又哭了起來。

只聽得呀的一聲，禪房門開了。行顛站在門口，說道：「請小施主進來。」

康熙悲喜交集，直衝進房，抱住行癡雙腳，放聲大哭。

行癡輕輕撫摸他頭，說道：「癡兒，癡兒。」眼淚也滾滾而下。

玉林和行顛低頭走出禪房，反手帶上了門，對站在門外的韋小寶瞧也不瞧，逕行出外。行顛覺得太過無禮，心中又對他感激，走了十幾步後，回頭叫了聲：「方丈。」

韋小寶正在凝神傾聽禪房內行癡和康熙父子二人有何說話，對行顛也沒理會，只聽得康熙哭著叫道：「父皇，這可想死孩兒了。」行癡輕聲說了幾句，隔著房門便聽不清楚。其後康熙止了哭聲，兩人說話都是極輕，韋小寶一句也聽不見。他雖然好奇，卻也不敢將房門推開一線，側耳去聽，只得站在門外等候。

過了好一會，隱約聽到康熙提到「端敬皇后」四字，韋小寶心道：「上次老皇爺叫我轉告小皇帝，不可難為了老婊子，我捺下了這句話沒說，不知老皇爺現下是否回心轉意？」

再過一會，聽得行癡說道：「今日你我一會，已是非份，誤我修為不小。此後可不能再來了。」康熙沒有作聲。行癡又道：「你派人侍奉我，雖是你一番孝心，可是出家人歷練魔劫，乃是應有之義，侍奉我太過周到，也是不宜……」兩人又說了一會，只聽行癡道：「你這就去罷，好好保重身子，愛惜百姓，便是向我盡孝了。」康熙似乎戀戀不捨，不肯便走。

終於聽得腳步聲響，走向門邊，韋小寶急忙退後幾步，眼望庭中。

呀的一聲，房門打開，行癡攜著康熙的手走出門外。父子兩人對望片刻，康熙牢牢握住父親的手。行癡道：「你很好，比我好得多。我很放心。你也放心！」輕輕掙脫了他手，退入房內，關上了門。又過了片刻，喀的一響，已上了閂。

康熙撲在門上，嗚咽不止。韋小寶站在旁邊，陪著他流淚。康熙哭了一會，料想父親再不會開門，卻也不肯就此便去，拉了韋小寶的手，和他並肩坐在庭前階石之上，取出手帕，拭了眼淚，抬頭望著天上白雲，出了一會神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父皇說你很好，不過不要你服侍了。父皇說臣子們護持得太周到，倒令他老人家不像是出家人了。」說到「出家人」三字，眼淚又流了下來。

韋小寶聽說老皇爺不再要他服侍，開心之極，臉上卻不敢露出絲毫喜色，也不敢顯得太過「忠」字當頭，奮不顧身，以免又生後患，說道：「想害老皇爺的人很多，皇上總得想個法子，暗中妥為保護才是。」

康熙道：「那是一定要的。那些惡喇嘛，哼，他奶奶的，到底有甚麼陰謀詭計？」他本來只會說一句「他媽的」，數月不見，卻多了一句「他奶奶的」。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你又多了一句罵人的話。」康熙臉上露出一絲微笑，道：「是我妹子從侍衛們那裏學來的。她和太后都跟著上了山……」臉色一沉，道：「父皇不想見她們。」韋小寶點了點頭。

康熙道：「那些喇嘛自然是想劫持父皇，企圖挾制於我，叫我事事聽他們的話。哼，那有這麼容易？小桂子，你很好，這一次救了父皇，功勞不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神機妙算，早就料到了，派奴才到這裏做和尚，本來就是為了做這件事。奴才也沒甚麼功勞，皇上不論差誰來辦，誰都能辦的。」

康熙道：「那也不然。父皇說你能體會他的意思，不傷一人而得脫危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見到老皇爺要點火自焚，說甚麼捨身消業，可真把我嚇得魂靈出竅，屁滾尿流。」康熙驚道：「甚麼點火自焚？捨身消業？」韋小寶加油添醬的說了經過，只把康熙聽得出了一身冷汗。韋小寶道：「只是奴才情急之下，將老皇爺淋了一身冷水，那可大大的不敬了。」康熙道：「你是護主心切，很好，很好。」

他沉默半晌，回頭向禪房門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老皇帝吩咐我愛惜百姓，永不加賦。這句話你先前也傳過給我了，這一次老皇爺又親口叮囑，我自然是永不敢忘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永不加賦是甚麼東西？」康熙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賦就是賦稅。明朝那些皇帝窮奢極欲，用兵打仗，錢不夠用了，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繳賦稅。明朝的官兒又貪污得厲害，皇帝要加賦一千萬兩，大小官兒們至少多刮二千萬兩。百姓本已窮得很了，朝廷今年加賦，明年加稅，百姓那裏還有飯吃？田裏收成的穀子麥子，都讓做官的拿了去，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餓死，只好起來造反。這叫做官逼民反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原來明朝百姓造反，倒是做皇帝、做官的不好。」康熙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明朝崇禎年間，普天下百姓都沒飯吃，所以東也反、西也反。殺平了河南的，陝西又反；鎮壓了山西的，四川又反。這些窮人東流西竄，也不過是為活命。明朝亡在這些窮人手裏，他們漢人說是流寇作亂。其實甚麼亂民流寇，都是給朝廷逼出來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老皇爺要皇上永不加賦，天下就沒有流寇了。皇上鳥生魚湯，鐵桶似的江山，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康熙道：「堯舜禹湯，談何容易？不過我們滿洲人來做中國皇帝，總得要強過明朝那些無道昏君，才對得起天下百姓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天地會、沐王府的人，說到滿清韃子佔我漢人江山，沒一個不恨得牙癢癢地。小皇帝卻說明朝的皇帝不好，倒還是他韃子皇帝好。那也不希奇，一個人自稱自讚，總是有的。」

康熙又道：「父皇跟我說，這幾年來他靜修參禪，想到我們滿洲人昔年的所作所為，常常慚愧得汗流浹背。明朝崇禎是給流寇李自成逼死的，吳三桂來向我們大清借兵，打敗了李自成，給明朝皇帝報了大仇。可是漢人百姓非但不感激大清，反而拿咱們看作仇人，你說是甚麼緣故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想是他們胡塗。本來天下胡塗人多，聰明人少，又或者是他們忘恩負義。」康熙道：「那倒不然。漢人說我們是胡虜，是外族人，佔了他們花花江山。清兵入關之後，到處殺人放火，害死了無數百姓，那也令他們恨咱們滿洲人入骨。」

韋小寶本是漢人，康熙賜他作了正黃旗滿洲人，跟他說起來，便「咱們、咱們」的，當他便是滿洲人一般。其實說到國家大事，韋小寶甚麼都不懂。只是康熙甫與父親相會，心中激動，想到父皇的諄諄叮囑，便跟這個小親信講論起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在揚州之時，也聽人說過從前清兵殺人的慘事。」

康熙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殺人不計其數，那是我們大清所做下的大大惡事。我要下旨免了揚州和嘉定的三年錢糧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揚州人三年不用交錢糧，大家口袋裏有錢，麗春院的生意，可要大大興旺了。怎生想個法子，叫小皇帝派我去揚州辦事？我叫媽媽不用做婊子了，自己開他三家妓院，老子做老闆，再來做莊，大賭十日，也來個『揚州十日』。然後帶了大批銀兩，去嘉定賭他媽的三次，這叫做『嘉定三賭』。」又想：「老皇爺和皇上都說嘉定三賭殺人太多，是件大大的慘事，為甚麼賭三次錢，便殺不少人？不知嘉定在甚麼地方。這地方的人賭錢本事厲害，倒須小心在意。」

康熙問道：「小桂子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韋小寶忙道：「好，好極了，這樣一來，大家有飯吃，有錢……誰也不會造反了。」話到口邊，硬生生把「有錢賭」的「賭」字縮住了。

康熙道：「雖然大家有飯吃，有錢使，卻也未必沒人造反。你出京之時，叫侍衛們送了一個人來，說是王屋山的逆賊，我已親自問過了他幾次。」韋小寶心中一驚，忙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皇上吩咐奴才不可多管閒事，以後再也不敢了。」康熙道：「你坐下，這件事辦得很好，那也不是閒事，今後還得大大的多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下莫名其妙。

康熙低聲道：「我命侍衛傳旨申斥你，乃是掩人耳目，別讓反賊有了防備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縱身一跳，這才坐下，低聲道：「奴才明白了，原來皇上怕吳三桂這反賊驚覺。」康熙道：「吳三桂是否想造反，現下還拿不定，不過他早有不臣之心，欺我年幼，不把我放在眼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使點兒小小手段出來，教他知道厲害。吳三桂他奶奶的，有甚麼了不起？皇上伸個小指頭兒，就殺他一個橫掃千軍，高山流水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這兩句成語用得不好，該說伸個小指頭兒，就橫掃千軍，殺他一個落花流水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是。奴才做了好幾個月和尚，學問半點也沒長進，以後常常服侍皇上，用起成語來就橫掃千軍，讓人家聽個落花流水。」

康熙忍不住哈哈一笑，鬱抑稍減，低聲道：「吳三桂這廝善能用兵，手下猛將精兵，著實不少，倘若真的造反，和福建耿精忠、廣東尚可喜三藩連兵，倒也棘手得很。咱們只能慢慢來，須得謀定而後動，一動手就得叫他奶奶的吳三桂落花流水，屁滾尿流。」

康熙勤奮好學，每日躬親政務之餘，由翰林學士侍講、侍讀經書詩文，只是詩云子曰讀得多了，突然說幾句「他奶奶的」、「屁滾尿流」，倒也頗有調劑之樂。他今日見到父親，本是又喜又悲，但親近不到半個時辰，便被摒諸門外，不知今後是否再能相見，深感淒傷，幸得韋小寶出言有趣，稍解愁懷，又談到了除逆定亂的大事，更激發了胸中雄心。

他站起身來，在庭中取了四塊石頭，排列在地，說道：「漢軍四王，東邊的、南邊的、西邊的，要分了開來，不能讓他們聯在一起。定南王孔有德這傢伙幸好死了，只留下一個女兒，倒容易對付。」說著輕輕一腳，踢開一塊石頭，說道：「耿精忠有勇無謀，不足為慮，只須不讓他和台灣鄭氏聯盟便是。」一腳又踢開一塊石頭，說道：「尚可喜父子不和，兩個兒子又勢成水火，自相傾軋，料他無能為力。」將第三塊石頭也踢開了，只留下一塊最大的石頭，對住了怔怔出神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皇上，這是吳三桂？」康熙點點頭。韋小寶罵道：「這奸賊，自己老不死，卻累得我萬歲爺為你大傷腦筋。皇上，你在他身上拉一泡尿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童心大起，當真拉開褲子，便在那石頭上撒尿，笑道：「你也來。」韋小寶大笑，也在石頭上撒尿，笑道：「這一回書，叫做『萬歲爺高山流水，小桂子……小桂子……』」心想「橫掃千軍」這四字用在這裏不妥，突然想起說書先生說三國故事，有一回書叫做「關雲長水淹七軍」，便道：「小桂子水淹七軍。」

康熙更是好笑，縛好褲子，笑道：「那一日咱們捉到這臭賊，便當真在他身上撒尿。」

康熙坐回階石，只聽得廟外腳步聲甚響，雖然無人喧嘩，顯是已有不少人聚集在外，韋小寶道：「看來他們已把那些惡喇嘛都捉了來。皇上真是洪福齊天，湊巧之極，剛好這時候趕到，把這些惡喇嘛一網打盡。」康熙道：「那倒不是湊巧，我得到你的密報，派人查察，得訊之後，急速趕來，卻已慢了一步，讓這些惡喇嘛驚動了聖駕。若不是你機靈，我可終身遺恨無窮，罪不可逭了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奴才沒給您甚麼密報啊。」

康熙道：「我派侍衛到少林寺傳旨，他們說見到了一個蒙古王子，幾個喇嘛，又有幾名武官。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」康熙道：「你吩咐他們暗中查察，這幾人辦事倒也得力。一查之下，便查到那蒙古王子叫作葛爾丹。那武官名叫馬寶，是吳三桂那廝手下的總兵。他們和喇嘛勾結謀叛，意欲不利於父皇。」

韋小寶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奴才見他們鬼鬼祟祟，不是好人，倒不知竟是吳三桂的部下。」其實那些人的姓名來歷，他早已得知，要趙齊賢等查察，意在追尋那綠衣女郎的，順便誣陷吳三桂，想不到竟會引得小皇帝趕上五台山來。

康熙道：「這三夥人後來分了手。侍衛張康年跟蹤喇嘛，聽到他們大集人手，要到五台山來捉拿一位重要人物。他不知事情重大，又跟了好幾天，這才回京奏知。我一聽之下，豈有不急？當即火速啟程，只是皇帝出京，囉裏囉囌的儀注一大套，我雖下旨一切從簡，還是遲到了一天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吳三桂這反賊如此大膽，竟敢派遣數千喇嘛，前來得罪老皇爺，那……那不是公然造反麼？」康熙噓了一聲，道：「小聲！我只知他手下總兵和這些喇嘛結伴同行。他是否就此造反，現下還不能確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一定反！一定反！如果他是好人，怎會差遣手下大將，去和這些惡喇嘛陰謀暗害老皇爺？」

康熙道：「他自然不是好人。」心下沉吟，緩緩的道：「不過我年紀還小，行軍打仗，還不是他的對手，最好咱們再等幾年，等我再長大些，等他又老了些。那時再動手，就可操必勝。小桂子，你不必性急，多過一天，對咱們就多一分好處，對他便多一分壞處。」

韋小寶急道：「倘若他老得死了，豈不便宜了他？」康熙微笑道：「那是他的運氣。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父皇剛才叮囑我，能夠不用兵打仗，那是最好，一打上仗，不論勝敗，兵卒死傷，那是不用說了，天下百姓便不知要受多少苦楚。因此吳三桂如果乘早死了，等不到我去動手，雖然不大好玩……」他微微一頓，韋小寶接口道：「簡直大大的不好玩。」康熙一笑，道：「對於百姓兵卒，卻是一件大好事。小桂子，你想玩，幾時我帶你去遼東打黑熊，打老虎。」韋小寶大喜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

康熙望著禪房門，輕輕的道：「我六歲那年，父皇就曾帶我去遼東打圍，現今……」慢慢的走到門邊，手撫木門，泫然欲涕。過了一會，跪倒在地，拜了幾拜，低聲道：「父皇保重，孩兒去了。」韋小寶跟著跪拜。

※※※

康熙走到大雄寶殿，康親王傑書帶著驍騎營都統察爾珠、御前侍衛正總管多隆，以及索額圖等隨駕大臣、前鋒營都統、護軍營都統等都候在殿中，見皇帝出來，跪下參見。群臣站起後，偷眼見小皇帝眼圈甚紅，顯是大哭過一場，均感詫異。皇帝年紀雖小，但識見卓越，處事明斷，朝中大臣都對他敬畏日增，不敢稍存輕他年幼之心。小皇帝居然會哭，倒是一件奇事。又見韋小寶臉上也有淚痕，均想：「定是韋小寶這小傢伙逗得皇上哭了，兩個少年，不知搞些甚麼玩意兒。」順治在五台山出家，康熙瞞得極緊，縱是至親的妹子建寧公主也不讓知道，群臣自然更加不知。

康親王上前奏道：「啟奏皇上：查得有數千名喇嘛，在清涼寺外囉囌爭鬧，不知何故，現下俱已擒獲在此，候旨發落。」康熙點點頭，道：「把為首的帶上來。」

察爾珠押上三名老喇嘛，都帶上了足鐐手銬。三名喇嘛不知康熙是當今皇帝，神態倔強，嘰哩咕嚕的說個不休。康熙突然嘰哩咕嚕的也說了起來，群臣都吃了一驚，誰都不知皇上居然會說藏語。其實這些喇嘛是蒙古喇嘛，並非來自西藏，康熙和他們說的是蒙古話。說了一會，三名喇嘛俯首不語，似乎已經屈服。康熙道：「帶他們到旁邊房裏去，朕要密審。」多隆道：「是。」將三人拉入殿旁一間經房。

康熙向韋小寶招招手，兩人走入經房。韋小寶反手帶上了房門，拔出匕首，在三名喇嘛眼睛、喉頭、鼻孔、耳朵各處不住比劃。康熙用蒙古語大聲問了幾句，一名最老的喇嘛神態恭順，一一回答。兩人一問一答，說了良久。韋小寶一聽康熙聲音大了起來，稍有怒色，便出匕首威嚇，若見康熙神色溫和，他就笑嘻嘻的站在一旁，向喇嘛點頭鼓勵。

康熙盤問了大半個時辰，才命侍衛將三名喇嘛帶出，叫韋小寶關上了門，沉吟道：「這可奇怪了。」韋小寶不敢打斷他思路，站在一旁不語。

康熙又想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小桂子，父皇在這裏出家，這事有幾個人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除了皇上和奴才之外，知道這事的有老皇爺的師父玉林大師，他師弟行顛大師。本來有個太監海大富，他已經死了。清涼寺原來的住持澄光大師似乎並不知道詳情，只知老皇爺是一位大有來頭的人物。除此之外，只有老……老……那個太后了。」

康熙點頭道：「不錯，知道此事的，世上連父皇自己在內，再加我和你，也不過六人。可是我剛才盤問那蒙古喇嘛，他說是奉了西藏拉薩達賴活佛之命，到清涼寺來接一位和尚去西藏。我細細盤問，清涼寺中那位和尚是何等人物，拉薩活佛接他去幹甚麼，反反覆覆的問來問去，他確是不知。他最後說，好像這位大和尚懂得密宗的許多陀羅尼咒語，活佛要他去傳授密咒，好光大佛法。這自然是胡說八道，不過瞧他樣子，也不是說謊，多半人家這樣騙他，他就信以為真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那西藏活佛是否知道老皇爺的身份，現下難以明白，不過那個挑撥活佛，前來冒犯老皇爺的人，恐怕……恐怕多半知道內情。」康熙點了點頭。韋小寶突然害怕起來，說道：「皇上，奴才可的的確確守口如……如甚麼的，知道事關重大，連做夢也沒洩漏過半句。」康熙道：「你不會說，我是信得過的。玉林和行顛兩位自然也不會說。少林寺晦聰方丈和澄光大師就算猜到了一些，他們是有德高僧，決不會向人吐露，算來算去，只有那……那老……老賤人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！對！一定是這老……老……」

康熙沉吟道：「她在慈寧宮中，暗藏假扮宮女的男人，那是我親眼所見。她當然擔心事情敗露。她殺害端敬皇后，父皇恨之入骨，父皇雖然出了家，還是派遣海大富回宮去查察此事。你知道其中詳情，又在我身邊。哼，這老賤人那裏睡得著覺？她非下手害了父皇不可。只有謀害了父皇，謀害了我，再殺了你，她才得平安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老婊子和神龍教早有勾結，她既知老皇爺未死，一定去稟報了洪教主。看來這些喇嘛來到五台山，還和洪教主有關。」只是自己做了神龍教的白龍使，這事可不能跟皇上提及。康熙見他臉色有異，問道：「怎麼？」韋小寶忙道：「奴才心想……心想……皇上的推想半點不錯，一定是這老……太后說出去的。除她之外，不能更有旁人。」

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咬牙切齒的道：「這賤人害死我親生母后，又害得父皇出了家，令我成為無父無母之人。我……我不將這賤人千刀萬剮，難消心頭之恨。可是……可是父皇偏偏要我不可跟她為難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老皇爺不許你殺老婊子，可沒不許我殺。就算他不許我殺，老子是他方丈，只能我向他下令，不必聽他號令。不過這件事說穿可就不靈了。」說道：「皇上不必煩心。這太后作惡多端，終究不會有好下場。皇上你睜開龍目，張開龍耳，等著就是了。」

康熙何等聰明，已明其意，向他凝視半晌，點一點頭，道：「不錯。這賤人作惡多端，終究不會有好下場。」他在經房中踱來踱去，說道：「眼前之計，須得不讓眾喇嘛再來冒犯父皇。最好咱們派一個靠得住的人去做西藏活佛。普天下的喇嘛都歸他管，那時自是更無後患。只不過西藏活佛是投胎轉世的，皇帝派去的只怕不行，怎生想個法子……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只嚇得魂飛魄散，心道：「我今日假扮小喇嘛，別弄假成了真。皇上金口一出，那就難以挽回，可得搶在頭裏。」忙道：「皇上，這西藏活佛，奴才是萬萬不做的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倒機靈。其實做西藏活佛有甚不好？他管的地方比吳三桂的雲南還大，做活佛就是西藏王。」

韋小寶連連搖手，道：「我寧可在你身邊做侍衛，一做活佛，再也難以跟你在一起。西藏王也好，東藏王也好，就算是地藏王，我也不做。」這幾句倒不是假話。他和康熙相處日久，兩人年歲相若，言談投機，雖然一個是小皇帝，一個是小侍衛，已如好朋友一般，倘若遠遠分開，大家也真都不捨得。

康熙笑道：「地藏王菩薩的名字也亂說得的？」推開房門，走了出來，向察爾珠和多隆道：「你二人辦事得力，朕有賞賜。」察爾珠和多隆大喜，磕頭謝恩。康熙道：「朕崇信佛法，果然這幾年來上體天心，菩薩保祐，國家平安，萬民康樂。韋小寶在這裏作朕替身，代我出家為僧，大大有功。」韋小寶也磕頭謝恩。

康熙道：「現今韋小寶作朕替身為期已滿，隨我回京，輪到察爾珠出家兩年，不過不是做和尚，而是做五台山大喇嘛。你挑選一千名驍騎營的得力軍官軍士，一起跟你做喇嘛。分駐山上十間大喇嘛寺。眾軍出家期間，餉銀加倍發給，另有恩賜。」察爾珠一怔，雖然不大願意，也只好謝恩。

康熙道：「為善若欲人知，便非真善。此事吩咐眾人守口如瓶，不得洩漏，否則軍法從事，不假寬貸。多隆將五台山的眾喇嘛都鎖拿回京，圈禁起來。派人去告知達賴活佛，說道皇上請這些喇嘛去北京崇揚佛法，明宣教義。過得七八十年，待得佛法昌盛，便送他們回西藏。」他說一句，察爾珠和多隆便應一句。

韋小寶大喜：「老子逃出生天，從此不必做和尚了。」又想：「這些喇嘛再過得七八十年，還有命回家麼？他們大膽冒犯老皇爺，皇上寬洪大量，不殺他們的頭。監禁一世，那是大大的便宜了。」

康熙又道：「韋小寶，升你為驍騎營正黃旗都統，仍兼御前侍衛副總管。察爾珠，你大喇嘛做得好，回京之後，派你到外省去做提督。」兩人又都謝恩。

韋小寶也不怎樣，心想正都統、副都統反正都是這麼一回事。察爾珠卻十分喜歡，京中大官極多，驍騎營都統不過得皇帝親信，單是驍騎營一營，八旗各有一個都統，便有八個都統，見到親王貝勒、貝子公侯，都得屈膝請安，除了餉銀之外，又沒甚麼油水，一放到外省去做提督，那可威風八面、財源廣進了。

※※※

其時天已黎明，康熙吩咐去清涼寺拜佛。來到寺外，只見刀槍拋了一地，草間石上濺滿血漬，可見昨晚擒拿眾喇嘛時一場激戰，著實打得厲害。康熙入寺參拜如來和文殊菩薩，便到後山順治參禪的小廟去察看，但見焦木殘磚，小廟早已焚毀一空，康熙暗暗心驚：「倘若父皇昨晚沒逃出，不免便燒在廟中，我……我……」一時不敢往下再想，吩咐索額圖布施白銀二千兩，重修小廟。他知父親不願張大其事，因此銀子也不便多給。

回到大雄寶殿，眾少林僧都過來相見。他們見這位小施主隨從眾多，氣派極大，自必大有來頭，說不定還是親王貝勒之流。群僧雖不趨炎附勢，但他布施巨金，重修小廟，都合十稱謝。澄通等也都看出，那些假扮香客的隨從之中，有不少人身具武功。

康熙來到父親出家之地，不願便去。說道：「我想在寶剎借住三五天，不知使得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大施主光降，求之不得……」

突然間砰的一聲巨響，泥沙紛紛而下，大雄寶殿頂上已穿了一洞，白影幌動，一團白色的物事直墮而下，卻是個身穿白衣的僧人，手持長劍，疾向康熙撲去，叫道：「今日為大明天子復仇！」

康熙急忙後退，多隆、察爾珠、康親王等因在皇帝之旁，都未攜帶兵刃，大驚之下，都向那人抓去。那人左手衣袖疾揮，一股強勁之極的厲風鼓盪而出，多隆等七八人站立不穩，同時向後摔出。

澄心、澄光等齊叫：「不可傷人。」出手阻攔。那僧人又是袍袖一拂，少林寺澄字輩的僧人各施絕技化開，可是眾僧的虎爪手、龍爪手、拈花擒拿手、擒龍功等等，卻也沒能抓住此人。眾僧驚詫之下，都是心念一閃：「天下竟有如此人物！」

那白衣僧更不停留，又挺劍向康熙刺來。康熙背靠佛座供桌，已無可再退。

韋小寶急躍而上，擋在康熙身前，噗的一聲，劍尖刺正他胸口，長劍一彎，竟沒刺入。韋小寶胸口劇痛，他早拔出匕首在手，回手揮去，將敵劍斬為兩截。

那白衣僧一呆。澄觀叫道：「不可傷我師叔！」左掌向他右肩拍落。白衣僧拋去斷劍，反掌擋架。澄觀只覺胸口熱血翻湧，眼前金星亂冒。

白衣僧讚道：「好功夫！」眼見四周高手甚眾，適才這一劍刺不進那小和尚身子，更是大為駭異，當下不敢戀戰，右手一長，已抓住韋小寶領口，突然間身子拔起，從殿頂的破洞竄了出去。這一下去得快極，殿上空有三十六名少林高手，竟沒一人來得及阻擋。

澄心、澄光等急從破洞中跟著竄上，但見後山白影幌動，竟已在十餘丈外，這人輕功之佳，實是匪夷所思。群僧眼見追趕不上，但本寺方丈被擒，追不上也得追，三十六僧大呼追去，只幌眼之間，那團白色人影已翻過了山坳。

註：本回回目均為佛家語，「劫」是極長的時間單位。佛家認為，人生所以苦海無邊，在於愛心和慈念難斷。

# 第二五回 烏飛白頭竄帝子 馬挾紅粉啼宮娥

韋小寶被提著疾行，猶似騰雲駕霧一般，一棵棵大樹在身旁掠過，只覺越奔越高，心中說不出的害怕：「這賊禿一劍刺我不死，定然大大不服氣。他要改用別法，且看從萬丈高峰上擲下來，我這小賊禿會不會死？」果然不出所料，那白衣僧突然鬆手，將韋小寶擲下。

韋小寶大叫一聲，跟著背心著地，卻原來只是摔在地下。白衣僧冷冷的瞧著他，說道：「聽說少林派有一門護體神功，刀槍不入，想不到你這小和尚倒會。」韋小寶聽那人語音清亮，帶著三分嬌柔，微感詫異，看那人臉時，只見雪白一張瓜子臉，雙眉彎彎，鳳目含愁，竟是個極美貌的女子，約莫三十來歲年紀，只是剃光了頭，頂有香疤，原來是個尼姑。

韋小寶心中一喜：「尼姑總比和尚好說話些。」忙欲坐起，只覺胸口劇痛，卻是適才給她刺了一劍，雖仗寶衣護身，未曾刺傷皮肉，但她內力太強，戳得他疼痛已極，「啊喲」一聲，又即翻倒。

那女尼冷冷的道：「我道少林神功有甚麼了不起，原來也不過如此。」

韋小寶說：「不瞞師太說，清涼寺大雄寶殿中那三十六名少林僧，有的是達摩院首座，有的是般若堂首座……哎唷……哎唷……少林派大名鼎鼎的十八羅漢都在其內，個個都是少林派一等一的頭挑高手。他們三十六人敵不過你師太一個人……哎唷……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我也不入少林寺了，哎唷……拜了師太為師，那可高上百倍。」

白衣尼冷峻的臉上露出一絲笑容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在少林寺學藝幾年了？」

韋小寶思忖：「她行刺皇上，說要為大明天子報仇，自然是反清復明之至，只不知她跟天地會是友是敵，還是暫不吐露的為妙。」便道：「我是揚州窮人家的孤兒，爹爹給韃子兵殺死了，從小給送進了皇宮去做小太監，叫做小桂子。後來……」

白衣女尼沉吟道：「小太監小桂子？好像聽過你的名字。韃子朝廷有個大奸臣鰲拜，是給一個小太監殺死的，那是誰殺的？」韋小寶聽得「鰲拜」的名字上加了「大奸臣」三字，忙道：「是……是我殺的。」白衣尼將信將疑，道：「當真是你殺的？那鰲拜武功很高，號稱滿洲第一勇士，你怎麼殺他得了？」

韋小寶慢慢坐起，說了擒鰲拜的經過，如何小皇帝下令動手，如何自己冷不防向鰲拜刺了一刀，如何將香灰撒入他的眼中，後來又如何在囚室之中刺他背脊。這件事他已說過好幾遍，每多說一次，油鹽醬醋等等作料便加添一些。

白衣尼靜靜聽完，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：「倘若當真如此，莊家那些寡婦們可真要多謝你了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你老人家說的是莊家三少奶奶她們？她早謝過我了，還送了一個丫頭給我，叫作雙兒，這時候她一定急死啦，她……」白衣尼問道：「你又怎地識得莊家的人了？」韋小寶據實而言，最後道：「你老人家倘若不信，可以去叫雙兒來問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知道三少奶和雙兒，那就是了。怎麼又去做了和尚？」

韋小寶心想老皇爺出家之事自當隱瞞，說道：「小皇帝派我作他替身，到少林寺出家，後來又派我去清涼寺。少林派的武功我學得很少，其實就算再學幾十年，把甚麼韋陀掌、般若掌、拈花擒拿手等等都學全了，在你老人家跟前，那也毫無用處。」

白衣尼突然臉一沉，森然道：「你既是漢人，為甚麼認賊作父，捨命去保護皇帝？真是生成的奴才胚子！」

韋小寶心中一寒，這句話實在不易回答，當時這白衣尼行刺康熙，他情急之下，挺身遮擋，可全沒想到要討好皇帝，只覺康熙是自己世上最親近之人，就像是親哥哥一樣，無論如何不能讓人殺了他。

白衣尼冷冷的道：「滿洲韃子來搶咱們大明天下，還不算最壞的壞人，最壞的是為虎作倀的漢人，只求自己榮華富貴，甚麼事都做得出。」說著眼光射到韋小寶臉上，緩緩的道：「我把你從這山峰上拋下去。你的護體神功還管不管用？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當然不管用。其實也不用將我拋下山去，只須輕輕在我頭頂一掌，我的腦袋立刻碎成十七八塊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那麼你討好韃子皇帝，還有甚麼好處？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我不是討好他。小皇帝是我的朋友，他……他說過要永不加賦，愛惜百姓。咱們江湖上漢子，義氣為重，要愛惜百姓。」其實他對康熙義氣倒確是有的，愛惜百姓甚麼，卻做夢也沒想過，眼前性命交關，只好抬出這頂大帽子來抵擋一陣。

白衣尼臉上閃過一陣遲疑之色，問道：「他說過要永不加賦，愛惜百姓？」韋小寶忙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也不知說過幾百遍了。他說韃子皇帝進關之後大殺百姓，大大的不該，甚麼揚州十日、嘉定三賭，簡直是禽獸畜生做的事。他心裏不安，所以……所以要上五台山來燒香拜佛，還下旨免了揚州、嘉定三年錢糧。」白衣尼點了點頭。韋小寶又道：「鰲拜這大奸臣害死了許多忠良，小皇帝不許他害，他偏偏不聽。小皇帝大怒。就叫我殺他。好師太，你倘若殺了小皇帝，朝廷裏大事就由太后作主了。這老婊子壞得不得了，她一拿權，又要搞甚麼揚州十日、嘉定三賭。你要殺韃子，還是去殺了太后這老婊子的好。」

白衣尼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在我面前，不可口出粗俗無禮的言語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在你老人家跟前，以後七八十年之中，我再也不說半句粗俗的言語。」

白衣尼抬頭望著天上白雲，不去理他，過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太后有甚麼不好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太后做的壞事，跟這師太全不相干，我得胡謅些罪名，加在她頭上。」說道：「太后說現下是大清的天下，應當把大明十七八代皇帝的墳墓都掘了，看看墳裏有甚麼寶貝，又說天下姓朱的漢人都不大要得，應當家家滿門抄斬，免得他們來搶回大清的江山……」

白衣尼大怒，右手一掌拍在石上，登時石屑紛飛，厲聲道：「這女人好惡毒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勸小皇帝道，這等事萬萬做不得。」

白衣尼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有甚麼學問，說得出甚麼道理，勸得小皇帝信你的話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的道理可大著哪。我說，皇上，一個人總是要死的。陽間固然是你們滿洲人掌權，你可知陰世的閻羅王是漢人還是滿人？那些判官、小鬼、牛頭、馬面、黑無常、白無常，是漢人還是滿人？他們個個是漢人。你在陽間欺壓漢人，就算你活到一百歲，總有一天，你要大大的糟糕。小皇帝說，小桂子，虧得你提醒。因此太后那些壞主意，小皇帝一句也不聽，反說要頒下銀兩，大修大明皇帝的墳，從洪武爺爺的修起，一直修到崇禎皇帝，對了，還有甚麼福王、魯王、唐王、桂王。我也記不清那許多皇帝。」

白衣尼突然眼圈一紅，掉下淚來，一滴滴眼淚從衣衫上滾下，滴在草上，過了好一會，她伸衣袖一拭淚水，說道：「倘若真是如此，你不但無過，反而有極大功勞，要是我……要是我大明列代皇帝的陵墓都教這……惡女人給掘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聲音哽咽，再也說不下去。她站起身來，走到一塊懸崖。

韋小寶大叫：「師太，你……你千萬不可……不可自尋短見。」說著奔過去拉她左臂。在這片刻之間，他對這美貌尼姑已大有好感，只覺她清麗高雅，斯文慈和，生平所見女子中沒一個及得上。一拉之下，只拉到一隻空袖，韋小寶一怔，才知她沒了左臂。

白衣尼回頭道：「胡鬧！我為甚麼要尋短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見你很傷心，怕你一時想不開。」白衣尼道：「我如自尋短見，你回到皇帝身邊，從此大富大貴，豈不是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不！我做小太監，是迫不得已，韃子兵殺了我爸爸，我怎能認賊作……作那個爹？」白衣尼點點頭，道：「你倒也還有良心。」從身邊取出十幾兩銀子，伸手給他，說道：「給你作盤纏，你回揚州本鄉去罷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賞人銀子，不是二百兩，也有一百兩，怎希罕你這點兒錢？這師太心腸軟，我索性討討她的好。」不接銀子，突然伏在地下，抱住她腿，放聲大哭。

白衣尼皺眉道：「幹甚麼？起來，起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不要銀子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那你哭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沒爹沒娘，從來沒人疼我，師太，你……你就像我娘一樣。我自個兒常常想，有……有個好好疼我的媽媽就好了。」白衣尼臉上一紅，輕聲啐道：「胡說八道！我是出家人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站起身來，淚痕滿臉，說哭便哭原是他的絕技之一。

白衣尼沉吟道：「我本要去北京，那麼帶你一起上路好了。不過你是個小和尚……」

韋小寶心想：回去北京，那當真再好不過，忙道：「我這小和尚是假的，下山後換過衣衫，便不是小和尚了。」

白衣尼點點頭，更不說話，同下峰來。遇到險峻難行之處，白衣尼提住他衣領，輕輕巧巧的一躍而過。韋小寶大讚不已，又說少林派武功天下聞名，可及不上她一點邊兒，那白衣尼便似聽而不聞。待韋小寶說到第七八遍時，白衣尼道：「少林派武功自有獨到之處，小孩兒家井底之蛙，不可信口雌黃。單以你這刀槍不入的護體神功而言，我就不會。」

韋小寶一陣衝動，說道：「我這護體神功是假的。」解開外衣，露出背心，道：「這件背心才是刀槍不入。」白衣尼伸手一扯，指上用勁，以她這一扯之力，連鋼絲也扯斷了，可是那背心竟絲毫不動。她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本來奇怪，就算少林派內功當真了得，以你小小年紀，也決計練不到這火候。」解開了心中一個疑團，甚是高興，笑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說話倒也老實。」

韋小寶暗暗好笑，一生之中，居然有人讚他老實，當真希罕之至，說道：「我對別人也不怎麼老實，對師太卻句句說的是實話，也不知是甚麼緣故，多半是我把你當作是我……我媽媽……」白衣尼道：「以後別再說這話，難聽得很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道：「你在我胸口戳了這一下，這時候還在痛。我已叫了你好幾聲媽媽，就算扯直了。」他叫人媽媽，就是罵人為婊子，得意之下，又向白衣尼瞧了一眼，見到她高華貴重的氣象，不自禁的心生尊敬，好生後悔叫了她幾聲「媽媽」。

他又向白衣尼望了一眼，卻見她淚水盈眶，泫然欲泣，心下奇怪。

他自然不知道，白衣尼心中正在想：「這件背心，我早該想到了。他……他……可不是也有這麼一件嗎？」

※※※

白衣尼和他自北邊下山，折而向東。到得一座市鎮，韋小寶便去購買衣衫，打扮成個少年公子模樣。他假扮喇嘛，護著順治離清涼寺時，幾十萬兩銀票自然決不離身。一路之上吩咐店家供應精美素齋。服侍得白衣尼十分周到。

白衣尼對菜餚美惡分辨甚精，便如出身於大富大貴之家一般，與那些少林僧全然不同。她雖不有意挑剔，但如菜餚精緻，便多吃幾筷。韋小寶有的是銀子，只要市上買得到，甚麼人參、燕窩、茯苓、銀耳、金錢菇，有多貴就買多貴。他掌管御廚多時，太后、皇帝每逢佛祖誕、觀音誕或是祈年大齋都要吃素，他點起素菜來自也十分在行。有時客店中的廚子不知如何烹飪，倒要他去廚房指點一番，煮出來倒也與御膳有七八分差相彷彿。

白衣尼沉默寡言，往往整日不說一句話。韋小寶對她既生敬意，便也不敢胡說八道。不一日到了北京，韋小寶去找了一家大客店，一進門便賞了十兩銀子。客店掌櫃雖覺尼姑住店有些突兀，但這位貴公子出手豪闊，自是殷勤接待。白衣尼似乎一切視作當然，從來不問。

用過午膳後，白衣尼道：「我要去煤山瞧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去煤山嗎？那是崇禎皇上歸天的地方，咱們得去磕幾個頭。」

那煤山便在皇宮之側，片刻即到。來到山上，韋小寶指著一株大樹，說道：「崇禎皇上便是在這株樹上吊死的。」

白衣尼伸手撫樹，手臂不住顫動，淚水撲簌簌的滾了下來，忽然放聲大哭，伏倒在地。

韋小寶見她哭得傷心，尋思：「難道她認得崇禎皇帝？」心念一動：「莫非她就跟陶姑姑一樣，也是大明皇宮裏的宮女，說不定還是崇禎皇帝的妃子。不，年紀可不對了，她好像比老婊子還年輕，不會是崇禎的妃子。」只聽她哭得哀切異常，一口氣幾乎轉不過來，忍不住也掉下淚來，跪倒在地，向那樹拜了幾拜。

白衣尼哀哭良久，站起身來，抱住了樹幹，突然全身顫抖，昏暈了過去，身子慢慢軟垂下來。韋小寶吃了一驚，急忙扶住，叫道：「師太，師太，快醒來。」

過了好一會，白衣尼悠悠醒轉，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咱們去皇宮瞧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咱們先回客店。我去弄套太監的衣衫來，師太換上了，我帶你入宮。」白衣尼怒道：「我怎能穿韃子太監的衣衫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那麼……那麼……有了，師太扮作個喇嘛，皇宮裏經常有喇嘛進出的。」白衣尼道：「我也不扮喇嘛。就這樣衝進宮去，誰能阻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諒那些侍衛也擋不住師太。只不過……這不免要大開殺戒。師太只顧殺人，就不能靜靜的瞧東西了。」他可真不願跟白衣尼就這樣硬闖皇宮。

白衣尼點頭道：「那也說得是，今天晚上乘黑闖宮便了。你在客店裏等著我，以免遭遇危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不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一個人進宮，我不放心。皇宮裏我可熟得到了家，地方熟，人也熟。你想瞧甚麼地方，我帶你去便是。」白衣尼不語，呆呆出神。

※※※

到得二更天時，白衣尼和韋小寶出了客店，來到宮牆之外。韋小寶道：「咱們繞到東北角上，那邊的宮牆較矮，裏面是蘇拉雜役所住的所在，沒甚麼侍衛巡查。」白衣尼依著他指點，來到北十三排之側，抓住韋小寶後腰，輕輕躍進宮去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這邊過去是樂壽堂和養性殿，師太你想瞧甚麼地方？」白衣尼沉吟道：「甚麼地方都瞧瞧。」向西從樂壽堂和養性殿之間穿過，繞過一道長廊，經玄穹寶殿、景陽宮、鍾粹宮而到了御花園中。

白衣尼雖在黑暗之中，仍行走十分迅速，轉彎抹角，竟無絲毫遲疑，遇到侍衛和更夫巡查，便在屋角或樹林後一躲。韋小寶大奇：「她怎地對宮中情形如此熟悉？她以前定是在宮裏住過的。」

跟著她過御花園，繼續向西，出坤寧門，來到坤寧宮外。白衣尼微一躊躇，問道：「皇后是不是住在這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還沒大婚，沒有皇后。從前太后住在這裏，現今搬到慈寧宮去了。眼下坤寧宮沒人住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咱們去瞧瞧。」來到坤寧宮外，伸手按上窗格，微一使勁，窗閂嗤嗤輕響，已然斷了，拉開窗子，躍了進去。韋小寶跟著爬進。

坤寧宮是皇后的寢宮，韋小寶從沒來過，這寢宮久無人住，觸鼻一陣灰塵霉氣。月光從窗紙中映進一些微光，依稀見到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，一動也不動。過了一會，聽得撲簌簌有聲，卻是她眼淚流上了衣襟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是了，她多半跟陶姑姑一樣，本來是宮裏的宮女，服侍過前朝皇后。」只見她抬頭瞧著屋樑，低聲道：「周皇后，就是……就是在這裏自盡死的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心下更無懷疑，低聲問道：「師太，你要不要見見我姑姑？」

白衣尼奇道：「你姑姑？她是甚麼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姑姑姓陶，叫作陶紅英……」白衣尼輕聲驚呼：「紅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說不定你認得她。我姑姑從前是服侍崇禎皇帝的長公主的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好，好！她在那裏？你快……快去叫她來見我。」她一直泰然自若，即就那日在清涼寺中行刺康熙，儘管行動迅捷，仍不失鎮靜，可是此刻語音中竟顯得十分焦急。

韋小寶道：「今晚是叫不到了。」白衣尼連問：「為甚麼？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姑姑忠於大明，曾行刺韃子太后，可惜刺她不死，只好在宮裏躲躲藏藏。她要見到我的暗號之後，明晚才能相見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很好，紅英這丫頭有氣節。你做甚麼暗號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跟姑姑約好的。我在火場上堆一個石堆，插一根木條，她便知道了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咱們就做暗號去。」躍出窗外，拉了韋小寶的手，出隆福門，過永壽宮、體元殿、保華殿，向北來到火場。韋小寶拾起一根炭條，在一塊木片上畫了隻雀兒，用亂石堆成一堆，將木條插入石堆。白衣尼忽道：「有人來啦！」

火場是宮中焚燒廢物的所在，深夜忽然有人到來，事非尋常。韋小寶一拉白衣尼的手，躲到了一隻大瓦缸之後，只聽得腳步聲細碎，一人奔將過來，站定身四下一看，見到了韋小寶所插的木條，微微一怔，便走過去拔起。這人一轉身，月光照到臉上，韋小寶見到正是陶紅英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「姑姑，我在這裏。」從瓦缸後面走了出來。

陶紅英搶上前來，一把摟住了他，喜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終於來了。每天晚上，我都到這裏來瞧瞧，只盼早日見到你的記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姑姑，有一個人想見你。」陶紅英微感詫異，放開了他身子，問道：「是誰？」

白衣尼站直身子，低聲道：「紅英，你……你還認得我麼？」

陶紅英沒想到瓦缸後另有別人，吃了一驚，退後三步，右手在腰間一摸，拔短劍在手，道：「是……是誰？」白衣尼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原來你不認得我了。」陶紅英道：「我……我見不到你臉，你……你是……」

白衣尼身子微側，讓月光照在她半邊臉上，低聲道：「你相貌也變了很多啦。」

陶紅英顫聲道：「你是……你是……」突然間擲下短劍，叫道：「公主，是你？我……我……」撲過去抱住白衣尼的腿，伏在地下，嗚咽道：「公主，今日能再見到你，我……我便即刻死了，也……也喜歡得緊。」

一聽得「公主」二字，韋小寶這一下驚詫自是非同小可，但隨即想起陶紅英先前說過的往事：她是先朝宮中的宮女，一直服侍長公主，李闖攻入北京後，崇禎提劍要殺長公主，砍斷了她手臂，陶紅英在混亂中暈了過去，醒轉來時，皇帝和公主都已不見。韋小寶向白衣尼望了一眼，心想：「她少了一條手臂，對宮中情形這樣熟悉，又在坤寧宮中哭泣，我早該想到了。似她這等高貴模樣，怎能會是宮女？我到這時候才知，真在大大的蠢才。」

只聽白衣尼道：「這些日子來，你一直都在宮裏？」陶紅英嗚咽道：「是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這孩子說，你曾行刺韃子皇太后，那很好。可……可也難為你了。」說到這裏，淚水不禁涔涔而下。陶紅英道：「公主是萬金之體，不可在這裏耽擱。奴婢即刻送公主出宮。」白衣尼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早已不是公主了。」陶紅英道：「不，不，在奴婢心裏，你永遠是公主，是我的長公主。」

白衣尼淒然一笑。月光之下，她臉頰上淚珠瑩然，這一笑更顯淒清。她緩緩的道：「寧壽宮這會兒有人住麼？我想去瞧瞧。」陶紅英道：「寧壽宮……現今是……是韃子的建寧公主住著。不過這幾天韃子皇帝、太后、和公主都不在宮裏，不知上那裏去了。寧壽宮只餘下幾個宮女太監。待奴婢去把他們殺了，請公主過去。」寧壽宮是公主的寢宮，正是這位大明長平公主的舊居。

白衣尼道：「那也不用殺人，我們過去瞧瞧便是。」陶紅英道：「是。」她不知長平公主已身負超凡入聖的武功，只道是韋小寶帶著她混進宮來的。她乍逢故主，滿心激動，別說公主不過是要去看看舊居，就是刀山油鍋，也毫不思索的搶先跳了。

當下三人向北出西鐵門，折而向東，過順貞門，經北五所、茶庫，來到寧壽宮外。

陶紅英低聲道：「待奴婢進去驅除宮女太監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不用。」伸手推門，門閂輕輕一響的斷了，宮門打開，白衣尼走了進去。雖然換了朝代，宮中規矩並無多大更改，寧壽宮是白衣尼的舊居，她熟知太監宮女住宿何處，不待眾人驚覺，已一一點了各人的暈穴，來到公主的寢殿。陶紅英又驚又喜，道：「公主，想不到你武功如此了得！」

白衣尼坐在床沿之上，回思二十多年前的往事，自己曾在這裏圖繪一人的肖像，又曾與此人同被共枕。現今天下都給韃子佔了去，自己這一間臥室，也給韃子的公主佔住了，那人更是遠在絕域萬里之外，今生今世，再也難以相見……（按：大明長平公主之事，請參閱拙作「碧血劍」。）

陶紅英和韋小寶侍立在旁，默不作聲。過了好一會，白衣尼輕聲嘆息，幽幽的道：「點起燭火。」陶紅英道：「是。」點燃了蠟燭，只見牆壁上、桌椅上，都是刀劍皮鞭之類的兵器，便如是個武人的居室，那裏像是金枝玉葉的公主寢宮。

白衣尼道：「原來這公主也生性好武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韃子公主的脾氣很怪，不但喜歡打人，還喜歡人家打她，武功卻稀鬆平常，連我也不如。」他向床上瞧了一眼，想起那日躲在公主被中，給太后抓住，若不是那枚五龍令掉了出來，此刻早在陰世做小太監、服侍閻羅王的公主了。

白衣尼輕聲道：「我那些圖畫、書冊，都給她丟掉了？」陶紅英道：「是。這番邦女子只怕字也認不得幾個，懂得甚麼丹青圖書？」

白衣尼左手一抬，袖子微揚，燭火登時滅了，說道：「你跟我出宮去罷。」

陶紅英道：「是。」又道：「公主，你身手這樣了得，如能抓到韃子太后，逼她將那幾部經書交了出來，便可破了韃子的龍脈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甚麼經書？韃子的龍脈？」陶紅英當下簡述八部四十二章經的來歷。白衣尼默默的聽完，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這八部經書之中，倘若當真藏著這麼個大秘密，能破得韃子的龍脈，自是再好不過。等韃子皇太后回宮，我們再來。」

三人出得寧壽宮，仍從北十三排之側城牆出宮，回到客店宿歇。陶紅英和白衣尼住在一房，事隔二十多年，今晚竟得再和故主同室而臥，喜不自勝，這一晚那裏能再睡得著？

韋小寶卻想：「五部經書在我手裏，有一部在皇上那裏，另外兩部卻不知在那裏。這位公主師太要逼老婊子交出經書，她是交不出的，正好三言兩語，攛掇公主師太殺了她，拔了皇上和我的眼中釘。」

※※※

此後數日，白衣尼和陶紅英在客店中足不出戶，韋小寶每日裏出去打聽，皇上是否已經回宮。到第七日上午，見康親王、索額圖、多隆等人率領大批御前侍衛，擁衛著幾輛大轎子入宮，知道皇上已回。果然過不多時，一群群親王貝勒、各部大臣陸續進宮，自是去恭叩聖安。韋小寶回到客店告知。

白衣尼道：「很好，今晚我進宮去。韃子皇帝已回，宮中守衛必比上次嚴密數倍，你們二人在客店裏等著我便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公主師太，我跟你去。」陶紅英也道：「奴婢想隨著公主。奴婢和這孩子熟知宮中地形，不會有危險的。」她既和故主重逢，說甚麼也不肯再離她一步了。白衣尼點頭允可。

※※※

當晚三人自原路入宮，來到太后所住的慈寧宮外。四下裏靜悄悄地，白衣尼帶著二人繞到宮後，抓住韋小寶後腰越牆而入，落地無聲。陶紅英躍下之時，白衣尼左手衣袖在她腰間一托，她落地時便也一無聲息。韋小寶指著太后寢殿的側窗，打手勢示意太后住於該處，領著二人走入後院。那是慈寧宮宮女的住處。眼見只三間屋子的窗子透出淡淡黃光。白衣尼自一間屋子的窗逢中向內一張，見十餘名宮女並排坐在櫈上，每人低頭垂眉，猶似入定一般。她輕輕掀開簾子，逕自走進太后的寢殿。韋小寶和陶紅英跟了進去。

桌上明晃晃的點著四根紅燭，房中一人也無。陶紅英低聲道：「婢子曾劃破三口箱子，抽屜中也全找過了，還沒見到經書影子，韃子太后和那個假宮女就進來了……啊喲，有人來啦！」韋小寶一扯她衣袖，忙躲到床後。白衣尼點點頭，和陶紅英跟著躲在床後。

只聽房外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媽，我跟你辦成了這件事，你賞我甚麼？」正是建寧公主。聽得太后道：「媽差你做些小事，也要討賞。真不成話！」兩人說著話，走進房來。

建寧公主道：「啊喲，這還是小事嗎？倘若皇帝哥哥查起來，知道是我拿的，非大大生氣不可。」太后坐了下來，道：「一部佛經，又有甚麼大不了的？我們去五台山進香，為的是求菩薩保祐，回宮之後，仍要誦經唸佛，菩薩這才喜歡哪。」公主道：「既然沒甚麼大不了，那麼我就跟皇帝哥哥說去，說你差我拿了這部四十二章經，用來誦經唸佛，求菩薩保祐他國泰民安，皇帝哥哥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

韋小寶心中喜道：「妙極，原來你差公主去偷了經書來。」轉念一想，又覺運氣不好，倘若這次不是和白衣尼同來，這部經書大可落入自己手中，現下卻沒指望了。

太后道：「你去說好了。皇帝如來問我，我可不知道這回事。小孩子家胡言亂語，也作得準的？」建寧公主叫道：「啊喲，媽，你想賴麼？經書明明在這裏。」太后嗤的一笑，道：「那也容易，我丟在爐子裏燒了便是。」公主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我總說不過你。小氣的媽，你不肯賞也罷了，卻來欺侮女兒。」太后道：「你甚麼都有了，又要我賞甚麼？」

公主道：「我甚麼都有了，就是差了一件。」太后道：「差甚麼？」公主道：「差了個陪我玩兒的小太監。」太后又是一笑，說道：「小太監，宮裏幾百個小太監，你愛差那個陪你玩，就差那一個，還嫌少了？」公主道：「不，那些小太監笨死啦，都不好玩。我要皇帝哥哥身邊的那個小桂子……」

韋小寶心中一震：「這死丫頭居然還記著我。陪她玩這件差事可不容易當，一不小心，便送了老子的一條老命。」只聽公主續道：「我問皇帝哥哥，他說差小桂子出京辦事去了。可是這麼久也不回來。媽，你去跟皇帝說，要他將小桂子給了我。」

韋小寶肚裏暗罵：「鬼丫頭倒想得出，老子落入了你手裏，全身若不是每天長上十七八個大傷口，老子就跟你姓。啊喲，公主姓甚麼？公主跟小皇帝是一樣的姓，小皇帝卻又姓甚麼？老子當真胡塗，這可不知道。」

太后道：「皇帝差小桂子去辦事，你可知去了那裏？去辦甚麼事？」

建寧公主道：「這個我倒知道。聽侍衛們說，小桂子是在五台山上。」

太后「啊」的一聲，輕輕驚呼，道：「他……便在五台山上？這一次咱們怎地沒見到他？」公主道：「我也是回宮之後，才聽侍衛們說起的，可不知皇帝哥哥派他去五台山幹甚麼。聽侍衛們說，皇帝哥哥又升了他的官。」太后嗯了聲，沉思半晌，道：「好，等他回宮，我跟皇帝說去。」語音冷淡，似乎心思不屬，又道：「不早了，你回去睡罷。」

公主道：「媽，我不回去，我要陪你睡。」太后道：「又不是小娃娃啦，怎不回自己屋裏去？」公主道：「我屋裏鬧鬼，我怕！」太后道：「胡說，甚麼鬧鬼？」公主道：「媽，真的。我宮裏的太監宮女們都說，前幾天夜裏，每個人都讓鬼給迷了，一覺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，個個人都做惡夢。」太后道：「那有這等事，別聽奴才們胡說。我們不在宮裏，奴才們心裏害怕，便疑神疑鬼的。快回去罷。」公主不敢再說，請了安退出。

※※※

太后坐在桌邊，一手支頤，望著燭光呆呆出神，過了良久，一轉頭間，突然見到牆上兩個人影，隨著燭燄微微顫動。她還道是眼花，凝神一看，果然是兩個影子。一個是自己的，另一個影子和自己的影子並列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想到自己過去害死了的人命，不由得全身寒毛直豎，饒是一身武功，竟然不敢回過頭來。

過了好一會，想起：「鬼是沒影子的，有影子的就不是鬼。」可是屏息傾聽，身畔竟無第二人的呼吸之聲，只嚇得全身手足酸軟，動彈不得，瞪視著牆上兩個影子，幾欲暈去。突然之間，聽到床背後有輕輕呼吸，心中一喜，轉過頭來。

只見一個白衣尼姑隔著桌子坐在對面，一雙妙目凝望著自己，容貌清秀，神色木然，一時也看不出是人是鬼。太后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為甚麼……為甚麼在這裏？」

白衣尼不答，過了片刻，冷冷的道：「你是誰？為甚麼在這裏？」

太后聽到她說話，驚懼稍減，說道：「這裏是皇宮內院，你……你好大膽。」白衣尼冷冷的道：「不錯，這裏是皇宮內院，你是甚麼東西？大膽來到此處？」太后怒道：「我是皇太后，你是何方妖人？」

白衣尼伸出右手，按在太后面前那部四十二章經上，慢慢拿過。太后喝道：「放手！」呼的一掌，向她面門擊去。白衣尼右手翻起，和她對了一掌。太后身子一幌，離椅而起，低聲喝道：「好啊，原來是個武林高手。」既知對方是人非鬼，懼意盡去，撲上來呼呼呼呼連擊四掌。白衣尼坐在椅上，並不起立，先將經書在懷中一揣，舉掌將她攻來的四招一一化解了。太后見她取去經書，驚怒交集，催動掌力，霎時間又連攻了七八招。白衣尼一一化解，始終不加還擊。太后伸手在右腿上一摸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短刃。

韋小寶凝神看去，見太后手中所握的是一柄白金點鋼蛾眉刺，當日殺海大富用的便是此物。她兵刃在手，氣勢一振，接連向白衣尼戳去，只聽得風聲呼呼，掌劈刺戳，寢宮中一條條白光急閃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我出去喝住她，別傷了師太。」陶紅英一把拉住，低聲道：「不用！」

但見白衣尼仍穩坐椅上，右手食指東一點，西一戳，將太后凌厲的攻勢一一化解。太后倏進倏退，忽而躍起，忽而伏低，迅速之極，掌風將四枝蠟燭的火燄逼得向後傾斜，突然間房中一暗，四枝燭火熄了兩枝，更拆數招，餘下兩枝也都熄了。

黑暗中只聽得掌風之聲更響，夾著太后重濁的喘息之聲。忽聽白衣尼冷冷的道：「你身為皇太后，這些武功是那裏學來的？」太后不答，仍是竭力進攻，突然拍拍拍拍四下清脆之聲，顯是太后臉上給打中了四下耳光，跟著她「啊」的一聲叫，聲音中充滿著憤怒與驚懼，騰的一響，登時房中更無聲音。

黑暗中火光一閃，白衣尼手中已持著一條點燃了的火摺，太后卻直挺挺的跪在她身前，一動也不動。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今日非殺了老婊子不可。」

只見白衣尼將火摺輕輕向上一擲，火摺飛起數尺，左手衣袖揮出，那火摺為袖風所送，緩緩飛向燭火，竟將四枝燭火逐一點燃，便如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空中拿住一般。白衣尼衣袖向裏一招，一股吸力將火摺吸了回來，伸右手接過，輕輕吹熄了，放入懷中。只將韋小寶瞧得目瞪口呆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太后被點中穴道，跪在地下，一張臉忽而紫脹，忽而慘白，低聲怒道：「你快把我殺了，這等折磨人，不是高人所為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一身蛇島武功，這可奇了。一個深宮中的貴人，怎會和神龍教拉上了關係？」

韋小寶暗暗咋舌，心想這位師太無事不知，以後向她撒謊，可要加倍留神。

太后道：「我不知神龍教是甚麼。我這些微末功夫，是宮裏一個太監教的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太監？宮裏的太監，怎會跟神龍教有關？他叫甚麼名字？」太后道：「他叫海大富，早已死了。」韋小寶肚裏大笑，心道：「老婊子胡說八道之至。倘若她知道我躲在這裏，可不敢撒這漫天大謊了。」

白衣尼沉吟道：「海大富？沒聽見過這一號人物。你剛才向我連拍七掌，掌力陰沉，那是甚麼掌法？」太后道：「我師父說，這是武當派功夫，叫作……叫作柔雲掌。」白衣尼搖頭道：「不是，這是『化骨綿掌』。武當派名門正派，怎能有這等陰毒的功夫？」太后道：「師太說得是。那是我師父說的，我……我可不知道。」她見白衣尼武功精深，見聞廣博，心中越來越敬畏，言語中便也越加客氣。

白衣尼道：「你用這路掌法，傷過多少人？」太后道：「我……晚輩生長深宮，習武只是為了強身，從來沒傷過一個人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不要臉，大吹法螺，不用本錢。」只聽她又道：「師太明鑒，晚輩有人保護，一生之中，從來沒跟人動過手。今晚遇上師太，那是第一次。晚輩所學的武功，原來半點也沒有用。」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的武功，也算挺不差的了。」

太后道：「晚輩是井底之蛙，今日若不見到師太的絕世神功，豈知天地之大。」白衣尼唔了一聲，問道：「那太監海大富幾時死的？是誰殺了他的？」太后道：「他……他逝世多年，是年老病死的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自身雖未作惡，但你們滿洲韃子佔我大明江山，逼死我大明天子。你是第一個韃子皇帝的妻子，第二個韃子皇帝的母親，卻也容你不得。」

太后大驚，顫聲道：「師……師太，當今皇帝並不是晚輩生的。他的親生母親是孝康皇后，早已死了。」白衣尼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可是你身為順治之妻，他殘殺我千千萬萬漢人百姓，何以你未有一言相勸？」太后道：「師太明鑒，先帝只寵那狐媚子董鄂妃，晚輩當年要見先帝一面也難，實是無從勸起。」白衣尼沉吟片刻，道：「你說的話也不無道理。今日我不來殺你……」太后道：「多謝師太不殺之恩，晚輩今後必定日日誦經唸佛。那……那部佛經，請師太賜還了罷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這部四十二章經，你要來何用？」太后道：「晚輩虔心禮佛，今後有生之年，日日晚晚都要唸經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四十二章經是十分尋常的經書，不論那一所廟宇寺院之中，都有十部八部，何以你非要這部不可？」太后道：「師太有所不知。這部經書是先帝當年日夕誦讀的，晚輩不忘舊情，對經如對先帝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那就不是了。誦經禮佛之時，須當心中一片空明，不可有絲毫情緣牽纏。你一面唸經，一面想著死去的丈夫，復有何用？」太后道：「多謝太師指點。只是……只是晚輩愚魯，解脫不開。」

白衣尼雙眼中突然神光一現，問道：「到底這部經書之中，有甚麼古怪，你給我從實說來。」太后道：「實在……實在是晚輩一片癡心。先帝雖然待晚輩不好，可是我始終忘不了他，每日見到這部經書，也可稍慰思念之苦。」

白衣尼嘆道：「你既執迷不悟，不肯實說，那也由得你。」左手衣袖揮動，袖尖在她身上一拂，被點的穴道登時解了。太后道：「多謝師太慈悲！」磕了個頭，站起身來。

白衣尼道：「我也沒甚麼慈悲。你那『化骨綿掌』打中在別人身上之後，那便如何？」

太后道：「那太監沒跟我說過，只說這路掌法很是了得，天下沒幾人能抵擋得住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嗯，適才你向我拍了七掌，我也並沒抵擋，只是將你七掌『化骨綿掌』的掌力，盡數送了回去，從何處來，回何處去。這掌力自你身上而出，回到你的身上。這惡業是你自作，自作自受，須怪旁人不得。」

太后不由得魂飛天外。她自然深知這「化骨綿掌」的厲害，身中這掌力之後，全身骨骸酥化，寸寸斷絕，終於遍體如綿，欲抬一根小指頭也不可得。當年她以此掌力拍死董鄂妃姊妹、董鄂妃的兒子榮親王，三人臨死時的慘狀，自己親眼目睹。這白衣尼武功如此了得，而將敵人掌力逼回敵身，亦為武學中所常有，此言自非虛假，這等如有人將七掌「化骨綿掌」拍在自己身上。適才出手，唯恐不狠，實是竭盡了平生之力，只一掌便已禁受不起，何況連拍七掌？霎時間驚懼到了極處，跪倒在地，叫道：「求師太救命。」

白衣尼嘆了口氣道：「業由自作，須當自解，旁人可無能為力。」太后磕頭道：「還望師太慈悲，指點一條明路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事事隱瞞，不肯吐實。明路好端端的就擺在你眼前，自己偏不願走，又怨得誰來？我縱有慈悲之心，也對我們漢人同胞施去。你是韃子滿奴，和我有深仇大恨，今日不親手取你性命，已是慈悲之極了。」說著站起身來。

太后知道時機稍縱即逝，此人一走，自己數日間便死得慘不堪言，董鄂妃姊妹臨死時痛楚萬狀、輾轉床笫的情景，霎時之間都現在眼前，不由得全身發顫，叫道：「師……師太，我不是韃子，我是，我是……」白衣尼問道：「你是甚麼？」太后道：「我是，我是……漢人。」白衣尼冷笑道：「到這當兒還在滿口胡言。韃子皇后那有由漢人充任之理？」太后道：「我不是胡言。當今皇帝的親生母親佟佳氏，她父親佟圖賴是漢軍旗的，就是漢人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她是母以子貴，聽說本來只是妃子，並不是皇后。她從來沒做過皇后，兒子做了皇帝之後，才追封她為皇太后。」

太后俯首道：「是。」見白衣尼舉步欲行，急道：「師太，我真的是漢人，我……我恨死了韃子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那是甚麼緣故？」太后道：「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，我……我原是不該說的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白衣尼道：「既是不該說，也就不用說了。」

太后這當兒當真是火燒眉毛，只顧眼下，其餘一切都顧不得了，一咬牙，說道：「我這太后是假的，我……我不是太后！」

此言一出，白衣尼固然一愕，躲在床後的韋小寶更是大吃一驚。

白衣尼緩緩坐入椅中，問道：「怎麼是假的？」太后道：「我父母為韃子所害，我恨死韃子，我被逼入宮做宮女，服侍皇后，後來……後來，我假冒了皇后。」

韋小寶越聽越奇，心道：「這老婊子撒謊的膽子當真不小，這等怪話也敢說，乖乖龍的東，老婊子還沒入我白龍門，已學全了掌門使小白龍的吹牛功夫。我入宮假冒小太監，難道她也是當真入宮假冒皇后？」

只聽太后又道：「真太后是滿洲人，姓博爾濟吉特，是科爾沁貝勒的女兒。晚輩的父親姓毛，是浙江杭州的漢人，便是大明大將軍毛文龍。晚輩名叫毛東珠。」白衣尼一怔，問道：「你是毛文龍的女兒？當年鎮守皮島的毛文龍？」太后道：「正是，我爹爹和韃子連年交戰，後來給袁崇煥大帥所殺。其實……其實那是由於韃子的反間計。」白衣尼哦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倒是一件奇聞了。你怎能冒充皇后，這許多年竟會不給發覺？」

太后道：「晚輩服侍皇后多年，她的說話聲調、舉止神態，給我學得維肖維妙。我這副面貌，也是假的。」說著走到粧台之側，拿起一塊錦帕，在金盒中浸濕了，在臉上用力擦洗數下，又在雙頰上撕下兩塊人皮一般的物事來，登時相貌大變，本來胖胖的一張圓臉，忽然變成了瘦削的瓜子臉，眼眶下面也凹了進去。

白衣尼「啊」的一聲，甚感驚異，說道：「你的相貌果然大大不同了。」沉吟片刻，道：「可是要假冒皇后，畢竟不是易事。難道你貼身的宮女會認不出？連你丈夫也認不出？」太后道：「我丈夫？先帝只寵愛狐媚子董鄂妃一人，這些年來，他從來沒在皇后這裏住過一晚。真皇后他一眼都不瞧，假皇后他自然也不瞧。」這幾句話語氣甚是苦澀，又道：「別說我化裝得甚像，就算全然不像，他……他……哼，他也怎會知道？」

白衣尼微微點頭，又問：「那麼服侍皇后的太監宮女，難道也都認不出來？」太后道：「晚輩一制住皇后，便讓她將慈寧宮的太監宮女盡數換了新人，我極少出外，偶爾不得不出去，宮裏規矩，太監宮女們也不敢正面瞧我，就算遠遠偷瞧一眼，又怎分辨得出真假？」

白衣尼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不對。你說老皇帝從不睬你，可是……可是你卻生下了一個公主。」太后道：「這個女兒，不是皇帝生的。他父親是個漢人，有時偷偷來到宮裏和我相會，便假扮了宮女。這人……他不久之前不幸……不幸病死了。」

陶紅英捏了捏韋小寶的手掌，兩人均想：「假扮宮女的男子倒確是有的，只不過不是病死而已。」韋小寶又想：「怪不得公主如此野蠻胡鬧，原來是那個假宮女生的雜種。老皇爺慈祥溫和，生的女兒決不會這個樣子。」

白衣尼心想：「你忽然懷孕生女，老皇帝倘若沒跟你同房，怎會不起疑心？」只是這種居室之私，她處女出家，問不出口，尋思：「這人既然處心積慮的假冒皇后，一覺懷孕，總有法子遮掩，那也不必細查。」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你的話總是不盡不實。」

太后急道：「前輩，連這等十分可恥之事，我也照實說了，餘事更加不敢隱瞞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真太后是給你殺了。你手上沾的血腥卻也不少。」太后道：「晚輩誦經拜佛，雖對韃子心懷深仇，卻不敢胡亂殺人。真太后還好端端的活著。」

這句話令床前床後三人都大出意料之外。白衣尼道：「她還活著？你不怕洩漏秘密？」

太后走到一張大掛氈之前，拉動氈旁的羊毛條子，掛氈慢慢捲了上去，露出兩扇櫃門。太后從懷裏摸出一枚黃金鑰匙，開了櫃上暗鎖，打開櫃門，只見櫃內橫臥著一個女人，身上蓋著錦被。白衣尼輕輕一聲驚呼，問道：「她……她便是真太后？」

太后道：「前輩請瞧她的相貌。」說著手持燭台，將燭光照在那女子的臉上。白衣尼見那女子容色十分憔悴，更無半點血色，但相貌確與太后除去臉上化裝之前甚為相似。

那女子微微將眼睜開，隨即閉住，低聲道：「我不說，你……你快快將我殺了。」

太后道：「我從來不殺人，怎會殺你？」說著關上櫃門，放下掛氈。

白衣尼道：「你將她關在這裏，已關了許多年？」太后道：「是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逼問她甚麼事？只因她堅決不說，這才得以活到今日。她一說了出來，你立即便將她殺了，是不是？」太后道：「不，不。晚輩知道佛門首戒殺生，平時常常吃素，決不會傷她性命。」

白衣尼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當我是三歲孩童，不明白你的心思？這人關在這裏，時時刻刻都有危險，你不殺她，必有重大圖謀。倘若她在櫃內叫嚷起來，豈不立時敗露機關？」

太后道：「她不敢叫的，我對她說，這事要是敗露，我首先殺了老皇帝。後來老皇帝死了，我就說要殺小皇帝。這韃子女人對兩個皇帝忠心耿耿，決不肯讓他們受到傷害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到底逼問她甚麼話？她不肯說，你幹麼不以皇帝的性命相脅？」太后道：「她說我倘若害了皇帝，她立即絕食自盡。她所以不絕食，只因我答應不加害皇帝。」

白衣尼尋思：真假太后一個以絕食自盡相脅，一個以加害皇帝相脅，各有所忌，相持多年，形成僵局。按理說，真太后如此危險的人物，便一刻也留不得，殺了之後，尚須將屍骨化灰，不留半絲痕跡，居然仍讓她活在宮中，自是因為她尚有一件重要秘密，始終不肯吐露之故，而秘密之重大，也就可想而知。問道：「我問你的那句話，你總是東拉西扯，迴避不答，你到底逼問她說甚麼秘密？」

太后道：「是，是。這是關涉韃子氣運盛衰的一個大秘密。韃子龍興遼東，佔了我大明天下，自是因為他們祖宗的風水奇佳。晚輩得知遼東長白山中，有一道愛新覺羅氏的龍脈，只須將這道龍脈掘斷了，我們非但能光復漢家山河，韃子還得盡數覆滅於關內。」

白衣尼點點頭，心想這話倒與陶紅英所說無甚差別，問道：「這道龍脈在那裏？」

太后道：「這就是那個大秘密了。先帝臨死之時，小皇帝還小，不懂事，先帝最寵愛的董鄂妃又先他而死，因此他將這個大秘密跟皇后說了，要她等小皇帝年長，才跟他說知。那時晚輩是服侍皇后的宮女，偷聽到先帝和皇后的說話，卻未能聽得全。我只想查明了這件大事，邀集一批有志之士，去長白山掘斷龍脈，我大明天下就可重光了。」

白衣尼沉吟道：「風水龍脈之事，事屬虛無縹緲，殊難入信。我大明失卻天下，是因歷朝施政不善，苛待百姓，以致官逼民反。這些道理，直到近年來我周遊四方，這才明白。」

太后道：「是，師太洞明事理，自非晚輩所及。不過為了光復我漢家山河，那風水龍脈之事，也是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。若能掘了龍脈，最糟也不過對韃子一無所損，倘若此事當真靈驗，豈不是能拯救天下千千萬萬百姓於水深火熱之中？」

白衣尼矍然動容，點頭道：「你說得是。到底是否具有靈效，事不可知，就算無益，也是絕無所損。只須將此事宣示天下，韃子君臣是深信龍脈之事的，他們心中先自餒了，咱們圖謀復國，大夥兒又多了一層信心。你逼問這真太后的，就是這個秘密？」

太后道：「正是。但這賤人知道此事關連她子孫基業，寧死不肯吐露，不論晚輩如何軟騙硬嚇，這些年來出盡了法子，她始終寧死不說。」

白衣尼從懷中取出那部四十二章經，道：「你是要問她，其餘那幾部經書是在何處？」太后嚇了一跳，倒退兩步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已知道了？」白衣尼道：「那個大秘密，便藏在這經書之中，你已得了幾部？」太后道：「師太法力通神，無所不知，晚輩不敢隱瞞。本來我已得了三部，第一部是先帝賜給董鄂妃的，她死之後，就在晚輩這裏了。另外兩部，是從奸臣鰲拜家裏抄出來的。可是一天晚上有人入宮行刺，在我胸口刺了一刀，將這三部經書都盜去了。師太請看。」說著解開外衣、內衣和肚兜，露出胸口一個極大傷疤。

韋小寶一顆心怦怦大跳：「再查問下去，恐怕師太要疑心到我頭上來了。」

只聽白衣尼道：「我知道行刺你的是誰，可是這人並沒取去那三部經書。」她想這三部經書若為陶紅英取去，她決不會隱瞞不說。太后失驚道：「這刺客沒盜經書？那麼三部經書是誰偷了去，這……這可真奇了。」白衣尼道：「說與不說，也全由得你。」太后道：「師太恨韃子入骨，又是法力神通，這大秘密若能交在您手裏，由您老人家主持大局，去掘了韃子的龍脈，正是求之不得，晚輩如何會再隱瞞？再說，須得八部經書一齊到手，方能找到龍脈所在，現下有一部已在師太手中，晚輩就算另有三部，也是一無用處。」

白衣尼冷冷的道：「到底你心中打甚麼主意，我也不必費心猜測。你既是皮島毛文龍之女，那麼跟神龍教定是淵源極深的了？」

太后顫聲道：「不，沒……沒有。晚輩……從來沒聽見過神龍教的名字。」

白衣尼向她瞪視片刻，道：「我傳你一項散功的法子，每日朝午晚三次，依此法拍擊樹木，連拍九九八十一日，或許可將你體內所中『化骨綿掌』的陰毒掌力散出。」太后大喜，又跪倒叩謝。白衣尼當即傳了口訣，說道：「自今以後，你只須一運內力，出手傷人，全身骨骼立即寸斷，誰也救你不得了。」太后低聲道：「是。」神色黯然。

韋小寶心花怒放：「此後見到老婊子，就算我沒五龍令，也不用再怕她了。」

白衣尼衣袖一拂，點了她暈穴，太后登時雙眼翻白，暈倒在地。

白衣尼低聲道：「出來罷。」韋小寶和陶紅英從床後出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師太，這女人說話三分真，七分假，相信不得。」白衣尼點頭道：「經書中所藏秘密，不單是關及韃子龍脈，其中的金錢財寶，她便故意不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再來抄抄看。」假裝東翻西尋，揭開被褥，見到了暗格蓋板上的銅環，低聲喜呼：「經書在這裏了！」拉起暗格蓋板，見暗格中藏著不少珠寶銀票，卻無經書，嘆道：「沒有經書！珠寶有甚麼用？」白衣尼道：「把珠寶都取了。日後起義興復，在在都須用錢。」陶紅英將珠寶銀票包入一塊錦緞之中，交給白衣尼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老婊子這一下可大大破財了。」又想：「怎地上次暗格中沒珠寶銀票？是了，上次放了經書，放不下別的東西了，可惜，可惜。」

白衣尼向陶紅英道：「這女人假冒太后，多半另有圖謀。你潛藏宮中，細加查察。好在她武功已失，不足為懼。」陶紅英答應了，與舊主重會不久，又須分手，甚是戀戀不捨。

白衣尼帶了韋小寶越牆出宮，回到客店，取出經書察看。這部經書黃綢封面，正是順治皇帝命韋小寶交給康熙的。白衣尼揭開書面，見第一頁上寫著「永不加賦」四個大字，點了點頭，向韋小寶道：「你說韃子皇帝要『永不加賦』，這四個字果然寫在這裏。」一頁頁的查閱下去。四十二章經的經文甚短，每一章寥寥數行，只是字體極大，每一章才佔了一頁二頁不等。這些經文她早已熟習如流，從頭至尾的誦讀一遍，與原經無一字之差，再將書頁對準燭火映照，也不見有夾層字跡。

她沉思良久，見內文不過數十頁，上下封皮還比內文厚得多，忽然想起袁承志當年得到「金蛇秘笈」的經過，當下用清水浸濕封皮，輕輕揭開，只見裏面包著兩層羊皮，四邊密密以絲線縫合，拆開絲線，兩層羊皮之間藏著百餘片剪碎的極薄羊皮。

韋小寶喜叫：「是了，是了！這就是那個大秘密。」

白衣尼將碎片鋪在桌上，只見每一片有大有小，有方有圓，或為三角，或作菱形，皮上繪有許多彎彎曲曲的朱線，另用黑墨寫著滿洲文字，只是圖文都已剪破，殘缺不全，百餘片碎皮各不相接，難以拼湊。韋小寶道：「原來每一部經書中都藏了碎皮，要八部經書都得到了，才拼得成一張地圖。」白衣尼道：「想必如此。」將碎皮放回原來的兩層羊皮之間，用錦緞包好，收入衣囊。

※※※

次日白衣尼帶了韋小寶，出京向西，來到昌平縣錦屏山思陵，那是安葬崇禎皇帝之所。陵前亂草叢生，甚是荒涼。白衣尼一路之上不發一言，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伏在陵前大哭。

韋小寶也跪下磕頭，忽覺身旁長草一動，轉過頭來，見到一條綠色裙子。

這條綠色裙子，韋小寶日間不知已想過了多少萬千次，夜裏做夢也不知已夢到了多少千百次，此時陡然見到，心中怦的一跳，只怕又是做夢，一時不敢去看。

只聽得一個嬌嫩的聲音輕輕叫了一聲甚麼，說道：「終於等到了，我……我已在這裏等了三天啦。」接著一聲嘆息，又道：「可別太傷心了。」正是那綠衣女郎的聲音。

這一句溫柔的嬌音入耳，韋小寶腦中登時天旋地轉，喜歡得全身如欲炸裂，一片片盡如四十二章經中的碎皮，有大有小，有方有圓，或為三角，或作菱形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，你已等了我三天，多謝，多謝。我……我聽你的話，我不傷心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一眼見到的，正是那綠衣女郎秀美絕倫的可愛容顏，只是她溫柔的臉色突然轉為錯愕，立即又轉為氣惱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可也想得你好苦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小腹上一痛，身子飛起，向後摔出丈餘，重重掉在地下，卻是給她踢了一交。但見那女郎提起柳葉刀，往他頭上砍落，急忙一個打滾，拍的一聲，一刀砍在地下。

那女郎還待再砍，白衣尼喝道：「住手！」那女郎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拋下刀子，撲在白衣尼懷裏，叫道：「這壞人，他……他專門欺侮我。師父，你快快把他殺了。」

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又是沒趣，心道：「原來她是師太的徒弟，剛才那兩句話卻不是向我說的。」哭喪著臉慢慢坐起，尋思：「事到如今，我只有拚命裝好人，最好能騙得師太大發慈悲，作主將她配我為妻。」走上前去，向那女郎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小人無意中得罪了姑娘，還請姑娘大人大量，不要見怪。姑娘要打，儘管下手便是，只盼姑娘饒了小人性命。」

那女郎雙手摟著白衣尼，並不轉身，飛腿倒踢一腳，足踝正踢中韋小寶下顎。他「啊」的一聲，又向後摔倒，哼哼唧唧，一時爬不起身。

白衣尼道：「阿珂，你怎地不問情由，一見面就踢人兩腳？」語氣中頗有見責之意。

韋小寶一聽大喜，心想：「原來你名叫阿珂，終於給我知道了。」他隨伴白衣尼多日，知她喜人恭謹謙讓，在她面前，越是吃虧，越有好處，忙道：「師太，姑娘這兩腳原是該踢的，實在是我不對，真難怪姑娘生氣。她便再踢我一千一萬下，那也是小的該死。」爬起身來，雙手托住下顎，只痛得眼淚也流了下來。這倒不是做作，實在那一腳踢得不輕。

阿珂抽抽噎噎的道：「師父，這小和尚壞死了，他……他欺侮我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他怎麼欺侮你？」阿珂臉一紅，道：「他……欺侮了我很多……很多次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太，總而言之，是我胡塗，武功又差。那一日姑娘到少林寺去玩……」白衣尼道：「你去少林寺？女孩兒家怎麼能去少林寺？」韋小寶心中又是一喜：「她去少林寺，原來不是師太吩咐的，那更加好了。」說道：「那不是姑娘自己去的，是她的一位師姊要去，姑娘拗不過她，只好陪著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又怎地知道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時我奉了韃子小皇帝之命，做他替身，在少林寺出家為僧，見到另一位姑娘向少林寺來，姑娘跟在後面，顯然是不大願意。」

白衣尼轉頭問道：「是阿琪帶你去的？」阿珂道：「是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那便怎樣？」阿珂道：「他們少林寺的和尚兇得狠，說他們寺裏的規矩，不許女子入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這規矩實在要不得，為甚麼女施主不能入寺？觀世音菩薩就是女的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那便怎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姑娘說，既然人家不讓進寺，那就回去罷。可是少林寺的四個知客僧很沒禮貌，胡言亂語，得罪了兩位姑娘，偏偏武功又差勁得很。」

白衣尼問阿珂道：「你們跟人家動了手？」

韋小寶搶著道：「那全是少林寺知客僧的不是，這是我親眼目睹的。他們伸手去推兩位姑娘。師太你想，兩位姑娘是千金之體，怎能讓四個和尚的髒手碰到身上？兩位姑娘自然要閃身躲避，四個和尚毛手毛腳，自己將手腳碰在山亭柱子上，不免有點兒痛了。」

白衣尼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少林寺武功領袖武林，豈有如此不濟的？阿珂，你出手之時，用的是那幾招手法？」阿珂不敢隱瞞，低頭小聲說了。白衣尼道：「你們將四名少林僧都打倒了？」阿珂向韋小寶望了一眼，恨恨的道：「連他是五個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你們膽子倒真不小，上得少林寺去，將人家五位少林寺僧人的手足打脫了骱。」雙目如電，向她全身打量。阿珂嚇得臉孔更加白了。白衣尼見到她頸中一條紅痕，問道：「這一條刀傷，是寺中高手傷的？」

阿珂道：「不，不是。他……他……」抬頭向韋小寶白了一眼，突然雙頰暈紅，眼中含淚，道：「他……他好生羞辱我，弟子自己……自己揮刀勒了脖子，卻……卻沒有死。」

白衣尼先前聽到兩名弟子上少林寺胡鬧，甚是惱怒，但見她頸中刀痕甚長，登生憐惜之心，問道：「他怎地羞辱你？」阿珂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的的確確，是我大大的不該，我說話沒上沒下，沒有分寸，姑娘只不過抓住了我，嚇我一嚇，說要挖出我的眼珠，又不是真挖，偏偏我膽小沒用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雙手反過來亂打亂抓，不小心碰到了姑娘身子，雖然不是有意，總也難怪姑娘生氣。」

阿珂一張俏臉羞得通紅，眼光中卻滿是惱怒氣苦。

白衣尼問了幾句當時動手的招數，已明就裏，說道：「這是無心之過，卻也不必太當真了。」輕輕拍了拍阿珂的肩頭，柔聲道：「他是個小小孩童，又是……又是個太監，沒甚麼要緊，你既已用『乳燕歸巢』那一招折斷了他雙臂，已罰過他了。」

阿珂眼中淚水不住滾動，心道：「他那裏是個小孩童了？他曾到妓院去做壞事。」但這句話卻不敢出口，生怕師父追問，查知自己跟著師姊去妓院打人，心中一急，又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跪倒在地，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心中不痛快，再踢我幾腳出氣罷。」阿珂頓足哭道：「我偏偏不踢。」韋小寶提起手掌，劈劈拍拍，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幾個耳光，說道：「是我該死，是我該死。」

白衣尼微皺雙眉，說道：「這事也不算是你的錯。阿珂，咱們也不能太欺侮人了。」阿珂抽抽噎噎的道：「是他欺侮我，把我捉了去，關在廟裏不放。」白衣尼一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是我知道自己不對，想討好姑娘，因此請了她進寺。我心裏想，這件事總是因姑娘想進少林寺逛逛而起，寺裏和尚不讓她進寺，難怪她生氣，因此……這就大了膽子，請了姑娘去般若堂玩玩，叫一個老和尚陪著姑娘說話解悶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胡鬧，胡鬧，兩個孩子都胡鬧。甚麼老和尚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般若堂的首座澄觀大師，就是師太在清涼寺中跟他對過一掌的。」

白衣尼點點頭道：「這位大師武功很是了得。」又拍了拍阿珂的肩頭，道：「好啊，這位大師武功既高，年紀又老，小寶請他陪你，也不算委曲了你。這件事就不用多說了。」

阿珂心想：「這小惡人實在壞得不得了，只是有許多事，卻又不便說。否則師父追究起來，師姊和我都落得有許多不是。」說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道，他……他……」

白衣尼不再理她，瞧著崇禎的墳墓只呆呆出神。

韋小寶向阿珂伸伸舌頭，扮個鬼臉。阿珂大怒，向他狠狠白了一眼。韋小寶只覺她就算生氣之時，也是美不可言，心中大樂，坐在一旁，目不轉睛的欣賞她的神態，但見她從頭至腳，頭髮眉毛，連一根小指頭也是美麗到了極處。

阿珂斜眼向他瞥了一眼，見他呆呆的瞧著自己，臉上一紅，扯了扯白衣尼的衣袖，道：「師父，他……他在看我。」

白衣尼嗯了一聲，心中正自想著當年在宮中的情景，這句話全沒聽進耳裏。

這一坐直到太陽偏西，白衣尼還是不捨離開父親的墳墓。韋小寶盼她就這樣十天半月的一直坐下去，只要眼中望著阿珂，就算不吃飯也不打緊。阿珂卻給他瞧得周身好生不自在，雖然不去轉頭望他，卻知他一雙眼總是盯在自己身上，心裏一陣害羞，一陣焦躁，又是一陣恚怒，心想：「這小惡人花言巧語，不知說了些甚麼謊話，騙得師父老是護著他。一等師父不在，我非殺了他不可，拚著給師父狠狠責罰一場，也不能容得他如此羞辱於我。」

又過了一個多時辰，天色漸黑，白衣尼嘆了口長氣，站起身來道：「咱們走罷。」

當晚三人在一家農家借宿。韋小寶知道白衣尼好潔，吃飯時先將她二人的碗筷用熱水洗過，將她二人所坐的板櫈、吃飯的桌子抹得纖塵不染，又去抹床掃地，將她二人所住的一間房打掃得乾乾淨淨。他向來懶惰，如此勤力做事，實是生平從所未有。

白衣尼暗暗點頭，心想：「這孩子倒也勤快，出外行走，帶了他倒是方便得多。」她十五歲前長於深宮，自幼給宮女太監服侍慣了，身遭國變之後流落江湖，日常起居飲食自是大不相同。韋小寶做慣太監，又是盡心竭力的討好，竟令她重享舊日做公主之樂。白衣尼出家修行，於昔時豪華，自早不放在心上，但每個人幼時如何過日子，一生深印腦中，再也磨滅不掉，她不求再做公主，韋小寶卻服侍得她猶如公主一般，自感愉悅。

晚飯過後，白衣尼問起阿琪的下落。阿珂道：「那日在少林寺外失散之後，就沒再見到師姊，只怕……只怕已給他害死了。」說著眼睛向韋小寶一橫。韋小寶忙道：「那有此事？我見到阿琪姑娘跟蒙古的葛爾丹王子在一起，還有幾個喇嘛，吳三桂手下的一個總兵。」

白衣尼一聽到吳三桂的名字，登時神色憤怒之極，怒道：「阿琪她幹甚麼跟這些不相干的人混在一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些人到少林寺來，大概剛好跟阿琪姑娘撞到。師太，你要找她，我陪著你，那就很容易找到了。」白衣尼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些蒙古人、喇嘛，還有雲南的軍官，我都記得他們的相貌，只須遇上一個，就好辦了。」

白衣尼道：「好，那你就跟著我一起去找。」韋小寶大喜，忙道：「多謝師太。」白衣尼奇道：「你幫我去辦事，該當我謝你才是，你又謝我甚麼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每日跟著師太，再也快活不過，最好是永遠陪在師太身邊。就算不能，那也是多陪一天好一天。」白衣尼道：「是嗎？」她雖收了阿琪、阿珂兩人為徒，但平素對這兩個弟子一直都冷冰冰地。二女對她甚為敬畏，從來不敢吐露甚麼心事，那有如韋小寶這般花言巧語、甜嘴蜜舌？她雖性情嚴冷，這些話聽在耳中，畢竟甚是受用，不由得嘴角邊露出微笑。

阿珂道：「師父，他……他不是的……」她深知韋小寶熱心幫同去尋師姊，其實是為了要陪著自己，甚麼「我每日跟著師太，再也快活不過，最好是永遠陪在師太身邊」云云，其實他內心的真意，該當把「師太」兩字，換上了「阿珂」才是。

白衣尼向她瞪了眼，道：「為甚麼不是？你又怎知道人家的心事？我以前常跟你說，江湖上人心險詐，言語不可盡信。但這孩子跟隨我多日，並無虛假，那是可以信得過的。他小小孩童，豈能與江湖上的漢子一概而論？」

阿珂不敢再說，只得低頭應了聲：「是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暗道：「阿珂好老婆，你老公自然與眾不同，豈能與江湖上的漢子一概而論？你聽師父的話，包你不吃虧。最多不過嫁了給我，難道我還捨得不要你嗎？放你一百二十個心。」

註：「帝子」是皇帝的兒女，通常指公主。「楚辭．九歌．湘夫人」：「帝子降兮北渚。」帝子是堯的女兒。馬懷素「送金城公主適西番詩」：「帝子今何在？重姻適異方。」

# 第二六回 草木連天人骨白 關山滿眼夕陽紅

次日三人向南進發，沿路尋訪阿琪的下落。一路之上，韋小寶服侍二人十分周到，心中雖愛煞了阿珂，卻不敢絲毫露出輕狂之態，心想倘若給白衣尼察覺，那就糟糕之極了。阿珂從來沒對他有一句好言好語，往往乘白衣尼不見，便打他一拳、踢他一腳出氣。韋小寶只要能陪伴著他，那就滿心喜樂不禁，偶爾挨上幾下，那也是拳來身受，腳來臀受，晚間睡在床上細細回味她踢打的情狀，但覺樂也無盡。

這一日將到滄州，三人在一家小客店中歇宿。次日清晨，韋小寶到街上去買新鮮蔬菜，交給店伴給白衣尼做早飯。他興匆匆的提了兩斤白菜、半斤腐皮、二兩口蘑從街上回來，見阿珂站在客店門口閒眺，當即笑吟吟的迎上去，從懷裏掏出一包玫瑰松子糖，說道：「我在街上給你買了一包糖，想不到這小鎮上，也有這樣好的糖果。」

阿珂不接，向他白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買的糖是臭的，我不愛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吃一粒試試，滋味可真不差。」他冷眼旁觀，早知阿珂愛吃零食，只是白衣尼沒甚麼錢給她零花，偶爾買一小包糖豆，也吃得津津有味，因此買了一包糖討她歡喜。

阿珂接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師父在房裏打坐。我氣悶得緊。這裏有甚麼風景優雅、僻靜無人的所在，你陪我去玩玩。」韋小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登時全身熱血沸騰，一張臉漲得通紅，道：「你……你這不是冤我？」阿珂道：「我冤你甚麼？你不肯陪我，我自己一個兒去好了。」說著向東邊一條小路走去。韋小寶道：「去，去，為甚麼不去？姑娘就是叫我赴湯蹈火，我也不會皺一皺眉頭。」忙跟在她身後。

兩人出得小鎮，阿珂指著東南方數里外的一座小山，道：「到那邊去玩玩倒也不錯。」韋小寶心花怒放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兩人沿著山道，來到了山上。

那小山上生滿了密密的松樹，確是僻靜無人，風景卻一無足觀。

但縱是天地間最醜最惡的山水，此刻在韋小寶眼中，也是勝景無極，何況景色好惡，他本來也不大分辨得出，當即大讚：「這裏的風景真是美妙無比。」阿珂道：「有甚麼美？許多亂石樹木擠在一起，難看死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風景本是沒甚麼好看。」阿珂道：「那你怎麼說『這裏的風景真是美妙無比』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原來的風景是不好看的，不過你的容貌一映上去，就美妙無比了。這山上沒花兒，你的相貌，卻比一萬朵鮮花還要美麗。山上沒有鳥雀，你的聲音，可比一千頭黃鶯一齊唱歌還好聽得多。」

阿珂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叫你到這裏，不是來聽你胡言亂語，是叫你給我立刻走開，走得遠遠地，從今而後，再也不許見我的面。倘若再給我見到，定然挖出了你的眼珠子。」韋小寶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，哭喪著臉道：「姑娘，以後我再也不敢得罪你啦。請你饒了我罷。」阿珂道：「我確是饒了你啦，今日不取你性命，便是饒你。」說著刷的一聲，從腰間拔出柳葉刀來，又道：「你跟著我，心中老是存著壞念頭，難道我不知道了？你如此羞辱於我，我……我寧可給師父責打一千次一萬次，也非殺了你不可。」

韋小寶見到刀光閃閃，想起她剛烈的性情，知道不是虛言，說道：「師太命我幫同找尋阿琪姑娘，找到之後，我就不再跟著你便是。」阿珂搖頭道：「不成！沒有你幫，我們也找得到。就算找不到，我師姊又不是三歲小孩，難道自己不會回來？」提刀在空中虛劈，呼呼生風，厲聲道：「你再不走，可休怪我無情！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本來對我就很無情，那也沒甚麼。」阿珂大怒，喝道：「到了此刻，你還膽敢向我風言風語？」縱身而前，舉刀向韋小寶頭頂砍落。

韋小寶大駭，急忙躍開閃避。阿珂喝道：「你走不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就算將我碎屍萬段，我變成了鬼，也是跟定了你。」阿珂怒極，提刀呼呼呼三刀。幸好這些招數，在少林寺般若堂中都已施展過，澄觀和尚一一想出了拆解之法。韋小寶受過指點，當下逐一避過。阿珂砍他不中，更是氣惱，柳葉刀使得越加急了。再過數招，韋小寶已感難以躲閃，只得拔出匕首，噹的一聲，將她柳葉刀削為兩截。

阿珂驚怒交集，舞起半截斷刀，向他沒頭沒腦的剁去。韋小寶見她刀短，不敢再用匕首招架，自己武藝平庸，一個拿捏不準，如此鋒利的匕首只消在她身上輕輕一帶，便送了她性命，避了幾下，只得發足奔逃下山。

阿珂持著斷刀追下，叫道：「你給我滾得遠遠地，便不殺你。」卻見他向鎮上奔去，心下大急：「這小壞人去向師父哭訴，那可不妥。」忙提氣疾追，想將他迎頭截住。但白衣尼只傳了她一些武功招式，內功心法卻從未傳過，她的內功修為和韋小寶只是半斤八兩，始終追他不上，眼見他奔進了客店，急得險些要哭，心想：「倘若師父責怪，只好將他從前調戲我的言語都說了出來。」收起斷刀，慢慢走進客店。

一步踏進店房，突覺一股力道奇大的勁風，從房門中激撲出來，將她一撞，登時立足不定，騰騰騰倒退三步，一交坐倒。

阿珂只覺身下軟綿綿地，卻是坐在一人身上，忙想支撐著站起，右手反過去一撐，正按在那人臉上，狼狽之下，也不及細想，挺身站起，回過身來一看，見地下那人正是韋小寶。

她吃了一驚，喝道：「你幹甚……」一言未畢，突覺雙膝一軟，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撲倒，向韋小寶摔將下來。這一次卻是俯身而撲，驚叫：「不，不……」已摔在他的懷裏，四隻眼睛相對，相距不及數寸。

阿珂大急，生怕這小惡人乘機來吻自己，拚命想快快站起，不知如何，竟然全身沒了絲毫力氣，只得轉過了頭，急道：「快扶我起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也沒了力氣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身上伏著這個千嬌百媚的美女，心中真快活得便欲瘋了，暗道：「別說我沒力氣，這當兒就有一萬斤力氣，也不會扶你起來。是你自己撲在我身上的，又怎怪得我？」

阿珂急道：「師父正在受敵人圍攻，快想法子幫她。」原來剛才她一進門，只見白衣尼盤膝坐在地下，右手出掌，左手揮動衣袖，正在與敵人相抗。對方是些甚麼人，卻沒看清，只知非止一人，待要細看，已被房中的內力勁風逼了出來。

韋小寶比她先到了幾步，遭遇卻是一模一樣，也是一腳剛踏進門，立被勁風撞出，摔在地下，阿珂跟著趕到，便跌在他身上。雖然韋小寶既摔得屁股奇痛，阿珂從空中跌下，壓得他胸口肚腹又是一陣疼痛，心裏卻欣喜無比，只盼這個小美人永遠伏在自己懷中，再也不能站起，至於白衣尼跟甚麼人相鬥，可全不放在心上，料想她功力通神，再厲害的敵人也奈何她不得。

阿珂右手撐在韋小寶胸口，慢慢挺身，深深吸了口氣，終於站起，嗔道：「你幹麼躺在這裏，絆了我一交？」她明知韋小寶和自己遭際相同，身不由己，但剛才的情景實在太過羞人，忍不住要發作幾句。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早知你要摔在這地方，我該當向旁爬開三尺才是。不，三尺也還不夠，若只爬開三尺，和你並頭而臥，卻也不大雅相。」

阿珂啐了一口，掛念著師父，張目往房中望去。

只見白衣尼坐在地下，發掌揮袖，迎擊敵人。圍攻她的敵人一眼見到共有五人，都是身穿紅衣的喇嘛，每人迅速之極的出掌拍擊，但被白衣尼的掌力所逼，均是背脊緊緊貼著房中的板壁，難以欺近。阿珂走上一步，想看除了這五人外是否另有敵人，但只跨出一步，便覺勁風壓體，氣也喘不過來，只得倒退了兩步，踢了韋小寶一腳，道：「喂，還不站起來？你看敵人是甚麼路道？」

韋小寶手扶身後牆壁，站起身來，見到房中情景，說道：「六個喇嘛都是壞人。」他站在阿珂之側，多見到了一名喇嘛。阿珂道：「廢話！自然是壞人，還用你說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是不是壞人，也不一定的。好比我是好人，你偏偏說我是壞人。這六個喇嘛，膽敢向師太動手，可比我壞得多啦。」阿珂橫了他一眼，道：「哼，我瞧你們是一夥。這六個喇嘛，是你引來的，想要來害師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敬重師太，好比敬重菩薩一樣；敬重姑娘，好比敬重仙女一樣，那有加害之理？」阿珂凝神瞧著房中情景，突然一聲驚呼。

韋小寶向房內望去，只見六個喇嘛均已手持戒刀，欲待上前砍殺，只是給白衣尼的袖力掌風逼住了，欺不近身。但白衣尼頭頂已冒出絲絲白氣，看來已是出盡了全力。她只一條臂膀，獨力拚鬥六個手執兵刃的喇嘛，再支持下去恐怕難以抵敵，韋小寶想上前相助，但自知武藝低微，連房門也走不進去，就算在地下爬了進去，白衣尼不免要分心照顧，反而是幫她倒忙，焦急之下，忽見牆角落裏倚著一柄掃帚，當即過去拿起，身子縮在門邊，伸出掃帚，向近門的一名喇嘛臉上亂撥，只盼他心神一亂，內力不純，就可給白衣尼的掌力震死。

掃帚剛伸出，便聽得一聲大喝，手中一輕，掃帚頭已被那喇嘛一刀斬斷，隨著房中鼓盪的勁風直飛出來，擦過他臉畔，劃出了幾條血絲，好不疼痛。

阿珂急道：「你這般胡鬧，那……那不成的。」

韋小寶身靠房門的板壁，只覺不住的震動，似乎店房四周的板壁都要被刀風掌力震坍一般，心念一動，看清了六名喇嘛所站的方位，走到那削斷他掃帚的喇嘛身後，拔出匕首，隔著板壁刺了進去。

匕首鋒利無比，板壁不過一寸來厚，匕首刺去，如入豆腐，跟著插入了那喇嘛後心。哪喇嘛大叫一聲，身子軟垂，靠著板壁慢慢坐倒。韋小寶聽到叫聲，知已得手，走到第二名喇嘛後，又是一匕首刺出。轉眼之間，如此連殺了四人。匕首刃短，刺入後心之後並不從前胸穿出，每名喇嘛中劍坐倒，房中餘人均不知他們如何身死。

其餘兩名喇嘛大駭，奪門欲逃。白衣尼躍身發掌，擊在一名喇嘛後心，登時震得他狂噴鮮血而死，左手衣袖一拂，阻住了另一名喇嘛去路，右手出指如風，點了他身上五處穴道。那喇嘛軟癱在地，動彈不得。

白衣尼踢轉四名喇嘛屍身，見到背上各有刀傷，又看到板壁上的洞孔，才明其理，向那喇嘛喝道：「你……你是何……」突然身子一幌坐倒，口中鮮血汨汨湧出。六名喇嘛都是好手，她以一敵六，內力幾已耗竭，最後這一擊一拂，更是全力施為，再也支持不住。

阿珂和韋小寶大驚，搶上扶住。阿珂連叫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白衣尼呼吸細微，閉目不語。韋小寶和阿珂兩人將她抬到炕上，她又吐出許多血來。阿珂慌了手腳，只是流淚。

客店中掌櫃與店小二等見有人鬥毆，早就躲得遠遠地，這時聽得聲音漸息，過來探頭探腦，見到滿地鮮血，死屍狼藉，嚇得都大叫起來。韋小寶雙手各提一柄戒刀，喝道：「叫甚麼？快給我閉上了鳥嘴，否則一刀一個，都將你們殺了。」眾人見到明晃晃的戒刀，嚇得諾諾連聲。韋小寶取出三錠銀子，每錠都是五兩，交給店伙，喝道：「快去僱兩輛大車來。五兩銀子賞你的。」那店伙又驚又喜，飛奔而出，片刻間將大車僱到。

韋小寶又取出四十兩銀子，交給掌櫃，大聲道：「這六個惡喇嘛自己打架，你殺我，我殺你，你們都親眼瞧見了，是不是？」那掌櫃如何敢說不是，只有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這四十兩銀子，算是房飯錢。」和阿珂合力抬起白衣尼放入大車，取過炕上棉被，蓋在她身上，再命店伙將那被點了穴道的喇嘛抬入另一輛大車。

韋小寶向阿珂道：「你陪師父，我陪他。」兩人上了大車。韋小寶吩咐沿大路向南，心想：「師太身受重傷，再有喇嘛來攻，那可糟糕。得找個偏僻的地方，讓師太養傷才好。」生怕那喇嘛解開了穴道，可不是他對手，取過一條繩子，將他手足牢牢縛住。

行得十餘里，阿珂忽然叫停，從車中躍出，奔到韋小寶車前，滿臉惶急，說道：「師父的氣息越來越弱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」韋小寶一驚，忙下車去看，見白衣尼已氣若游絲。阿珂哭道：「有甚麼靈效傷藥，那就好了。咱們快找大夫去。只是這地方……」

韋小寶忽然想起，太后曾給自己三十顆丸藥，叫甚麼「雪參玉蟾丸」，是高麗國國王進貢來的，說道服後強身健體，解毒療傷，靈驗非凡，其中廿二顆請自己轉呈洪教主和夫人，當即從懷中取出那玉瓶，說道：「靈效傷藥，我這裏倒有。」倒了兩顆出來，餵在白衣尼口中。阿珂取過水壺，餵著師父喝了兩口。韋小寶乘機坐在白衣尼車中，與阿珂相對，說道：「師父服藥之後，不知如何，我得時時刻刻守著她。」命兩輛大車又行。

過了一盞茶時分，白衣尼忽然長長吸了口氣，緩緩睜眼。阿珂大喜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好些了？」白衣尼點了點頭。韋小寶忙又取出兩顆丸藥，道：「師太，丸藥有效，你再服兩顆。」白衣尼微微搖頭，低聲道：「今天……夠了……我得運氣化這藥力……停……停下車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吩咐停車。白衣尼命阿珂扶起身子，盤膝而坐，閉目運功。

阿珂目不轉睛的望著師父，韋小寶卻目不轉睛的瞧著阿珂。

但見阿珂初時臉上深有憂色，漸漸的秀眉轉舒，眼中露出光采，又過一會，小嘴邊露出了一絲笑意，韋小寶不用去看白衣尼，也知她運功療傷，大有進境。再過一會，見阿珂喜色更濃，韋小寶心想：「倘若車中沒有這位師太，就只我和小美人兒兩個，而她臉色也是這般歡喜，那可真開心死我了。」

突然間阿珂抬起頭來，見到他呆呆的瞧著自己，登時雙頰紅暈，便欲叱責，生怕驚擾了師父行功，一句話到得口邊，又即忍住，狠狠的白了他一眼。韋小寶向她一笑，順著她眼光看白衣尼時，見她精神平和，呼吸也已調勻。

白衣尼呼了口氣，睜開眼來，低聲道：「可以走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再歇一會，也不打緊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不用了。」韋小寶又取出五兩銀子分賞車夫，命他們趕車啟程。當時僱一輛大車，一日只須一錢半銀子，兩名車夫見他出手豪闊，大喜過望，連聲稱謝。

白衣尼緩緩的道：「小寶，你給我服的，是甚麼藥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叫做『雪參玉蟾丸』，是朝鮮國國王進貢給小皇帝的。」白衣尼臉上閃過一絲喜色，說道：「雪參和玉蟾二物，都是療傷大補的聖藥，幾有起死回生之功，想不到竟教我碰上了，那也是命不該絕。」她重傷之餘，這時說話竟然聲調平穩，已無中氣不足之象。

阿珂喜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好了？」白衣尼道：「死不了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這裏還有二十八粒，請師太收用。」說著將玉瓶遞過。白衣尼不接，道：「最多再服兩三顆，也就夠了，用不著這許多。」

韋小寶生性慷慨，心想：「三十顆丸藥就都給你吃了，又打甚麼緊？老婊子那裏一定還有。」說道：「師太，你身子要緊，這丸藥既然有用，下次我見到小皇帝，再向他討些就是了。」將玉瓶放在她手裏。白衣尼點了點頭，但仍將玉瓶還了給他。

又行一程，白衣尼道：「有甚麼僻靜所在，停下車來，問問那個喇嘛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命大車駛入一處山坳，叫車夫將那喇嘛抬在地下，然後牽騾子到山後吃草，說道：「不聽我叫喚，不可過來。」兩名車夫答應了，牽了騾子走開。白衣尼道：「你問他。」

韋小寶拔出匕首，嗤的一聲，割下一條樹枝，隨手批削，頃刻間將樹枝削成一條木棍，問道：「老兄，你想不想變成一條人棍？」

那喇嘛見那匕首如此鋒利，早已心寒，顫聲道：「請問小爺，甚麼叫做人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把你兩條臂膀削去，耳朵、鼻子也都削了，全身凸出來的東西，通統削平，那就是一條人棍。很好玩的，你要不要試試？」說著將匕首在他鼻子上擦了幾擦。那喇嘛道：「不，不，小僧不要做人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騙你，很好玩的，做一次也不妨。」那喇嘛道：「恐怕不好玩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又沒做過，怎知不好玩？咱們試試再說。」說著將匕首在他肩頭比了比。那喇嘛哀求道：「小爺饒命，小的大膽冒犯了師太，實是不該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問一句，你答一句，只消有半句虛言，就叫你做一條人棍。我將你種在這裏，加些肥料，淋上些水，過得十天半月，說不定你又會長出兩條臂膀和耳朵、鼻子來。」那喇嘛道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。小僧老實回答就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為甚麼來冒犯師太？」

那喇嘛道：「小僧名叫呼巴音，是西藏的喇嘛，奉了大師兄桑結之命，想要生……生擒這位師太。」韋小寶心想桑結之名，在五台山上倒也聽說過，問道：「這位師太好端端地，又沒得罪了你那個臭師兄，你們為甚麼這等大膽妄為？」呼巴音道：「大師兄說，我們活佛有八部寶經，給這位師太偷……不，不，不是偷，是借了去，要請師太賜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寶經？」呼巴音道：「是差奄古吐烏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胡說八道，甚麼嘰哩咕嚕烏經？」呼巴音道：「是，是。這是我們西藏話，漢語就是四十二章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的臭師兄，又怎知道師太取了四十二章經？」呼巴音道：「這個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不知道，留著舌頭何用？把舌頭伸出來。」說著把匕首一揚。呼巴音那裏肯伸，求道：「小僧真的不知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臭師兄在西藏，那有這麼快便派了你們出來？」呼巴音道：「大師兄和我們幾個，本來都是在北京，一路從北京追出來的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已明其理：「那自然是老婊子通了消息。」問道：「你們這一夥臭喇嘛，武功比你高的，跟你差不多的，還有幾個？」

呼巴音道：「我們同門師兄弟，一共是一十三人，給師太打死了五個，還有八個。」韋小寶暗暗心驚，喝道：「甚麼八個？你還算是人麼？你早晚是一條人棍。」呼巴音道：「小爺答應過，不讓小僧變人棍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餘下那七條人棍，現今到了那裏？」呼巴音道：「我們大師兄本領高強得很，不會變人棍的。」韋小寶在他腰眼裏重重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你這臭賊，死到臨頭，還在胡吹大氣。你那臭師兄本事再大，我也削成一條人棍給你瞧瞧。」呼巴音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可是臉上神色，顯是頗不以為然。

韋小寶反來覆去的又盤問良久，再也問不出甚麼，於是鑽進大車，放下了車帷，低聲將呼巴音的話說了，又道：「師太，還有七個喇嘛，如果一齊趕到，那可不容易對付。若在平日，師太自也不放在心上，此刻你身子不大舒服……」

白衣尼搖頭道：「就算我安然無恙，以一敵六，也是難以取勝，何況再加上一個武功遠遠高出儕輩的大師兄。聽說那桑結是西藏密宗的第一高手，大手印神功已練到登峰造極的境界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倒有一個計較，只是……只是太墮了師太的威風。」白衣尼嘆道：「出家人有甚麼威風可言？你有甚麼計策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們去到偏僻的所在，找家農家躲了起來。請師太換上鄉下女子的裝束，睡在床上養傷。阿珂姑娘和我換上鄉下姑娘和小子的衣衫，算是師太……師太的兒子女兒。」白衣尼搖了搖頭。阿珂道：「你這人壞，想出來的計策也就壞。師父是當世高人，這麼躲了起來，豈不是怕了人家？」白衣尼道：「計策可以行得。你兩個算是我的侄兒侄女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道：「最好算是你的侄兒跟侄兒媳婦。」阿珂白了他一眼，聽得師父接納他的計策，頗不樂意。

韋小寶道：「留下這喇嘛的活口，只怕他洩漏了風聲，咱們將他活埋了就是，不露絲毫痕跡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先前與人動手，是不得已，難以容情。這喇嘛已無抗拒之力，再要殺他，未免太過狠毒。只是……只是放了他卻也不行，咱們暫且帶著，再作打算。」

韋小寶應了，叫過車夫，將呼巴音抬入車中，命車夫趕了大車又走。一路上卻不見有甚麼農家，生怕桑結趕上，只待一見小路，便轉道而行，只是沿途所見的岔道都太過窄小，行不得大車。

正行之間，忽聽得身後馬蹄聲響，有數十騎馬急馳追來。韋小寶暗暗叫苦：「糟了，糟了！臭喇嘛竟有數十名之多。」催大車快奔。兩名車夫口催鞭打，急趕騾子。但追騎越奔越近，不多時已到大車之後。

韋小寶從車廂板壁縫中一張，當即放心，透了口大氣，原來這數十騎都是身穿青衣的漢子，並非喇嘛。頃刻之間，數十乘馬都從車旁掠過，搶到了車前。

阿珂突然叫道：「鄭……鄭公子！」

馬上一名乘客立時勒住了馬，向旁一讓，待大車趕上時與車子並肩而馳，叫道：「是陳姑娘？」阿珂道：「是啊，是我。」聲音中充滿喜悅之意。馬上乘客大聲道：「想不到又再相見，你跟王姑娘在一起嗎？」阿珂道：「不是，師姐不在這裏。」那乘客道：「你也去河間府？咱們正好一路同行。」阿珂道：「不，我們不去河間府。」那乘客道：「河間府很熱鬧的，你也去罷。」他二人說話之時，車馬仍繼續前馳。

韋小寶見阿珂雙頰暈紅，眼中滿是光采，又是高興，便如遇上了世上最親近之人一般，霎時之間，他胸口便如給大槌子重重搥了一下，心想：「難道是她的意中人到了？」低聲道：「咱們避難要緊，別跟不相干的人說話。」

阿珂全沒聽見他的說話，問道：「河間府有甚麼熱鬧事？」

那人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？」車帷一掀，一張臉探了進來。

那人面目俊美，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，滿臉歡容，說道：「河間府要開『殺龜大會』，天下英雄好漢都去參與，好玩得很呢。」阿珂問道：「甚麼『殺龜大會』，殺大烏龜麼？那有甚麼好玩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是殺大烏龜，不過不是真的烏龜，是個大壞人。他名字中有個『龜』字的。」阿珂笑道：「那有人名字中有個『龜』字的？你騙人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不是烏龜的龜，聲音相同罷了，是桂花的『桂』，你倒猜猜看，是甚麼人？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心道：「名字中有個桂花的『桂』，那不是要殺我小桂子麼？」

卻聽阿珂拍手笑道：「我知道啦，是大漢奸吳三桂。」那人笑道：「正是，你真聰明，一猜就著。」阿珂道：「你們把吳三桂捉到了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可沒有，大夥兒商量怎麼去殺了這大漢奸。」

韋小寶舒了口氣，心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想我小桂子是個小小孩童，他們不會要殺我的，就算要殺，也用不著開甚麼『殺龜大會』。他媽的，老子假冒姓名，也算倒霉，冒得名字中有個『桂』字。」

只見那人笑吟吟的瞧著阿珂，蹄聲車聲一直不斷。這人騎在馬上，彎過身來瞧著車裏，騎術極精。

阿珂轉頭向白衣尼低聲道：「師父，咱們要不要去？」

白衣尼武功雖高，卻殊乏應變之才，武林豪傑共商誅殺吳三桂之策，自己亟願與聞，但桑結等眾喇嘛不久就會追趕前來，情勢甚急，沉吟片刻，問韋小寶道：「你說呢？」

韋小寶見到阿珂對待那青年神態語氣，心中說不出的厭憎，決不願讓阿珂跟他在一起，忙道：「惡喇嘛一來，咱們對付不了，還是儘快躲避的為是。」

那青年道：「甚麼惡喇嘛？」阿珂道：「鄭公子，這位是我師父。我們途中遇到一群惡喇嘛，要害我師父。她老人家身受重傷，後面還有七名喇嘛追來。」

那青年道：「是！」轉頭出去，幾聲呼嘯，馬隊都停了下來，兩輛大車也即停住。

那青年躍下馬背，捲起車帷，躬身說道：「晚輩鄭克塽拜見前輩。」白衣尼點了點頭。鄭克塽道：「諒七八名喇嘛，也不用掛心，晚輩代勞，打發了便是。」阿珂又驚又喜，又有些擔心，說道：「那些惡喇嘛很厲害的。」鄭克塽道：「我帶的那些伴當，武藝都很了得，諒可料理得了。咱們就算不以多勝少，一個對一個，也不怕他七八個喇嘛。」

阿珂轉頭瞧向師父，眼光中露出詢問之意，其實祈求之意更多於詢問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不行，師太這等高深的武功，還受了傷，你二十幾個人，又有甚麼用？」阿珂怒道：「又不是問你，要你多囉唆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關心師太的平安。」阿珂怒道：「你自己怕死，卻說關心師父。你這小惡人，就只會做壞事，還安著好心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姓鄭的本事很大麼？比師太還強麼？」阿珂道：「他帶著二十幾人，個個武藝高強。難道二十幾個人還怕了七個喇嘛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怎知道二十幾人個個武藝高強？我看個個武藝低微。」阿珂道：「我自然知道，我見過他們出手，每個都抵得你一百個。」

白衣尼沉吟不語，韋小寶要她扮作農婦，躲避喇嘛，事非得已，卻實大違所願，若只兩個小孩子知道，那也罷了，要她當著二三十個江湖豪客之前去喬裝避禍，那是寧死不為，緩緩的道：「這些喇嘛是衝著我一人而來，鄭公子，多謝你的好意，你們請上路罷。」

鄭克塽道：「師太說那裏話來？路見不平，尚且要拔刀相助，何況……何況師太是陳姑娘的師父，晚輩稍效微勞，那是義不容辭。」阿珂臉上一紅，低下頭去，卻顯得十分得意。

白衣尼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好，那麼咱們一起去河間府瞧瞧，不過你不必對旁人說起。我生性疏懶，不願跟旁人相見。」鄭克塽喜道：「是，是！自當謹遵前輩吩咐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鄭公子屬何門派？尊師是那一位？」問他門派師承，那是在考查他的武功了。

鄭克塽道：「晚輩蒙三位師父傳過武藝。啟蒙的業師姓施，是武夷派高手。第二位師父姓劉，是福建莆田少林寺的俗家高手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嗯，這位劉師傅尊姓大名？」鄭克塽道：「他叫劉國軒。」

白衣尼聽得他直呼師父的名字，並無恭敬之意，微覺奇怪，隨即想起一人，道：「那不是跟台灣的劉大將軍同名麼？」鄭克塽道：「那就是台灣延平郡王麾下中提督劉國軒劉大將軍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鄭公子是延平郡王一家人？」鄭克塽道：「晚輩是延平郡王次子。」

白衣尼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原來是忠良後代。」

鄭成功從荷蘭人手中奪得台灣。桂王封鄭為延平郡王，招討大將軍。永曆十六年（即康熙元年）五月，鄭成功逝世，其時世子鄭經鎮守金門、廈門，鄭成功之弟鄭襲在台灣接位。鄭經率領大將周全斌、陳近南等回師台灣，攻破擁戴鄭襲的部隊，而接延平郡王之位。鄭經長子克𡒉，次子克塽，自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算起，鄭克塽已是鄭家的第四代了。

其時延平郡王以一軍力抗滿清不屈，孤懸海外而奉大明正朔，天下仁人義士無不敬仰。鄭克塽說出自己身份，只道這尼姑定當肅然起敬，那知白衣尼只點點頭，說了一句「原來是忠良後代」，更無其他表示。他不知白衣尼是崇禎皇帝的公主。他師父劉國軒是父親部屬，他對之便不如何恭敬，在白衣尼眼中，鄭經也不過是一個忠良的臣子而已。

韋小寶肚裏已在罵個不休：「他媽的，好希罕麼？延平郡王有甚麼了不起？」其實他知道延平郡王是了不起的，他師父陳近南就是延平郡王的部下，心下越來越覺不妙。眼看鄭克塽的神情，對阿珂大為有意，他是坐擁雄兵、據地開府的郡王的堂堂公子，比之流落江湖的沐王府，又不可同日而語，何況這人相貌比自己俊雄十倍，談吐高出百倍，年紀又比自己大得多。武功如何雖不知道，看來就算高不上十倍，七八倍總是有的。阿珂對他十分傾心，就是瞎子也瞧得出來。倘若師父知道自己跟鄭公子爭奪阿珂，不用鄭公子下令，只怕先一掌將自己打死了。師太又在讚他是忠良後代，自己是甚麼後代了？只不過是婊子的後代而已。

白衣尼眼望鄭克塽，緩緩的道：「那麼你第一個師父，就是投降滿清韃子的施琅麼？」

鄭克塽道：「是。這人無恥忘義，晚輩早已不認他是師父，他日疆場相見，必當親手殺了他。」言下甚是慷慨激昂。韋小寶尋思：「原來你的師父投降了朝廷。這個施琅，下次見了面倒要留心。」鄭克塽又道：「晚輩近十年來，一直跟馮師父學藝，他是崑崙派的第一高手，外號叫作『一劍無血』，師太想必知道他的名字。」白衣尼道：「嗯，那是馮錫範馮師傅，只是不知他這外號的來歷。」鄭克塽道：「馮師父劍法固然極高，氣功尤其出神入化。他用利劍的劍尖點人死穴，被殺之人皮膚不傷，決不見血。」

白衣尼「哦」的一聲，道：「氣功練到這般由利返鈍的境界，當世也沒幾人。馮師傅他有多大年紀了？」鄭克塽十分得意，道：「今年冬天，晚輩就要給師父辦五十壽筵。」白衣尼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還不過五十歲，內力已如此精純，很難得了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帶的那些隨從，武功都還過得去罷？」鄭克塽道：「師太放心，那都是晚輩王府中精選的高手衛士。」

韋小寶忽道：「師太，天下的高手怎地這麼多啊？這位鄭公子的第一個師父是武夷派高手，第二個師父是福建少林派高手，第三個師父是崑崙派高手，所帶的隨從又個個是高手，想來他自己也必是高手了。」

鄭克塽聽他出言尖刻，登時大怒，只是不知這孩童的來歷，但見他和白衣尼、阿珂同坐一車，想必跟她們極有淵源，當下強自忍耐。

阿珂道：「常言道，明師必出高徒，鄭公子由三位明師調教出來，武功自然了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姑娘說得甚是。我沒見識過鄭公子的武功，因此隨口問問。姑娘和鄭公子相比，不知那一位的武功強些？」阿珂向鄭克塽瞧了一眼，道：「自然是他比我強得多。」鄭克塽一笑，說道：「姑娘太謙了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說明師必出高徒，原來你武功不高，只因為你師父是低手，是暗師，遠遠不及鄭公子的三位高手明師。」

說到言辭便給，阿珂如何是他的對手，只一句便給他捉住了把柄。阿珂一張小臉漲得通紅，忙道：「我……我幾時說過師父是低手、是暗師了？你自己在這裏胡說八道。」

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阿珂，你跟小寶鬥嘴，是鬥不過的。咱們走罷。」

大車放下車帷。一行車馬折向西行。鄭克塽騎馬隨在大車之側。

白衣尼低聲問阿珂道：「這個鄭公子，你怎麼相識的？」阿珂臉一紅，道：「我和師姊在河南開封府見到他的。那時候我們……我們穿了男裝，他以為我們是男人，在酒樓上過來請我們喝酒。」白衣尼道：「你們膽子可不小哇，兩個大姑娘家，到酒樓上去喝酒。」阿珂低下頭去，道：「也不是真的喝酒，裝模作樣，好玩兒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阿珂姑娘，你相貌這樣美，就算穿了男裝，人人一看都知道你是個美貌姑娘。這鄭公子哪，我瞧是不懷好意。」阿珂怒道：「你才不懷好意！我們扮了男人，他一點都認不出來。後來師姊跟他說了，他還連聲道歉呢。人家是彬彬有禮的君子，那像你……」

一行人中午時分到了豐爾莊，那是冀西的一個大鎮。眾人到一家飯店中打尖。

韋小寶下得車來，但見那鄭克塽長身玉立，器宇軒昂，至少要高出自己一個半頭，不由得更興自慚形穢之感，又見他衣飾華貴，腰間所懸佩劍的劍鞘上鑲了珠玉寶石，燦然生光。他手下二十餘名隨從，有的身材魁梧，有的精悍挺拔，身負刀劍，看來個個神氣十足。

來到飯店，阿珂扶著白衣尼在桌邊坐下，她和鄭克塽便打橫相陪。韋小寶正要在白衣尼對面坐下，阿珂向他白了一眼，道：「那邊座位很多，你別坐在這裏行不行？我見到了你吃不下飯。」韋小寶大怒，一張臉登時漲得通紅，心道：「這位鄭公子陪著你，你就多吃幾碗飯，他媽的，脹死了你這小娘皮。」白衣尼道：「阿珂，你怎地對小寶如此無禮？」阿珂道：「他是個無惡不作的壞人。師父吩咐不許殺他，否則……」說著向韋小寶狠狠橫了一眼。

韋小寶心中氣苦，自行走到廳角的一張桌旁坐了，心想：「你是一心一意，要嫁這他媽的臭賊鄭公子做老婆了，我韋小寶豈肯輕易罷休？你想殺我，可沒那麼容易。待老子用個計策，先殺了你心目中的老公，教你還沒嫁成，先做了寡婦，終究還是非嫁老子不可。老子不算你是寡婦改嫁，便宜了你這小娘皮！」

飯店中伙記送上飯菜，鄭家眾伴當即狼吞虎嚥的吃了起來。韋小寶拿了七八個饅頭，去給縛在大車中的呼巴音吃了，只覺這呼巴音比之鄭家那些人倒還更可親些。他回入座位，隔著幾張桌子瞧去，只見阿珂容光煥發，和鄭克塽言笑晏晏，神情甚是親密，韋小寶氣得幾乎難以下嚥，尋思：「要害死這鄭公子，倒不容易，可不能讓人瞧出半點痕跡，否則阿珂如知是我害的，定要謀殺親夫，為奸夫報仇。」

※※※

忽聽得一陣馬蹄聲響，幾個人乘馬衝進鎮來，下馬入店，卻是七個喇嘛。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，但又有些幸災樂禍，心想：「這鄭公子剛才胡吹大氣，甚麼跟三個高手師父學了武功。且讓你們打場大架，老子袖手旁觀，倒是妙極！」

那七名喇嘛一見白衣尼，登時臉色大變，咕嚕咕嚕說起話來。其中一名身材高瘦的喇嘛吩咐了幾句，七人在門口一張桌邊坐下，叫了飯菜。各人目不轉睛的瞧著白衣尼，神色甚是憤怒。白衣尼只作不見，自管自的緩緩吃飯，過了一會，一名喇嘛站起身來，走到白衣尼桌前，大聲道：「兀那尼姑，我們的幾個同伴，都是你害死的麼？」

鄭克塽站起身來，朗聲道：「你們幹甚麼的？在這裏大呼小叫，如此無禮？」

那喇嘛怒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？我們自跟這尼姑說話，關你甚麼事？滾開！」

只聽得呼呼幾聲，鄭克塽手下四名伴當躍了過來，齊向那喇嘛抓去。那喇嘛右手一格，擋開了兩人，飛出一腿，將一名伴當踢得向飯店外摔了出去，跟著迎面一拳，正中另一名伴當的鼻梁，將他打得暈倒在地。

其餘眾伴當大叫：「併肩子上啊！」抽出兵刃，向那喇嘛殺去。那邊五名喇嘛也各抽戒刀，殺將過來，只那高瘦喇嘛坐著不動。頃刻之間，飯堂中乒乒乓乓，打得十分熱鬧。店伴和吃飯的閒人見有人打大架，紛向店外逃出。鄭克塽和阿珂都拔出長劍，守在白衣尼身前，店堂中碗盞紛飛，桌椅亂擲，每一名喇嘛都抵擋四五名鄭府伴當。

忽聽得呼的一聲響，一柄單刀向上飛去，砍在屋樑之上，韋小寶抬頭看去，白光閃動，又有兩把刀飛了上來，砍在樑上。跟著又有三四柄長劍飛上，幾名鄭府伴當連連驚呼，空手躍開，呼呼聲接連不斷，一柄柄兵刃向上飛去，都是釘在橫樑或是椽子之上，再不落下。有些鋼鞭、鐵鐧等沉重兵器，卻是穿破了屋頂，掉上瓦面。

不到半炷香時分，鄭府二十餘名伴當手中都沒了兵刃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喜歡卻比驚訝更多了幾分。

幾名喇嘛紛紛喝道：「快跪下投降，遲得一步，把你們腦袋瓜兒一個個都砍了下來。」鄭府眾伴當兵刃雖失，並無怯意，或空手使拳，或提起長櫈，又向六喇嘛撲來。

六名喇嘛一聲吆喝，揮刀擲出，撲的一聲響，六柄戒刀都插在那高瘦喇嘛所坐的桌上，整整齊齊的圍成了一個圓圈，跟著六人躍入人群，但聽得哎唷、啊喲，呼聲此起彼落，混雜著喀喇、喀喇之聲不絕，片刻之間，二十餘名伴當個個都被折斷了大腿骨，在店堂中摔滿了一地。

韋小寶這時心中驚駭已遠遠勝過歡喜之情，只是叫苦，心道：「他們就要去為難師太和我的小美人兒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

六名喇嘛雙手合十，嘰哩咕嚕的似乎唸了一會經，坐回桌旁，拔下桌上的戒刀，掛在身旁。那高瘦喇嘛叫道：「拿酒來，拿飯菜來！」喝了幾聲，店伴遠遠瞧著，那敢過來？一名喇嘛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不拿酒飯來，咱們放火燒了這家黑店。」掌櫃的一聽要燒店，忙道：「是，是！這就拿酒飯來，快快，快拿酒飯給眾位佛爺。」

韋小寶眼望白衣尼，瞧她有何對策，但見她右手拿著茶杯緩緩啜茶，衣袖紋絲不動，臉上神色漠然。阿珂卻臉色慘白，眼光中滿是懼意。鄭克塽臉上青一陣、白一陣，手按劍柄，手臂不住顫動，一時拿不定主意，不知是否該當上前廝殺。

那高瘦喇嘛一聲冷笑，起身走到鄭克塽面前。鄭克塽向旁躍開，劍尖指著那喇嘛，喝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待怎地？」聲音又是嘶啞，又是發顫。那喇嘛道：「我們只找這尼姑有事，跟旁人不相干。你是她的弟子？」鄭克塽道：「不是。」那喇嘛道：「好！識相的，快快滾罷。」鄭克塽道：「尊駕……尊駕是誰，請留下萬兒來，日後……日後也好……」

那喇嘛仰頭長笑，韋小寶耳中嗡嗡作響，登時頭暈腦脹。阿珂站立不定，坐倒在櫈，伏在桌上。那喇嘛笑道：「我法名桑結，是西藏達賴喇嘛活佛座下的大護法。你日後怎麼樣？想來找我報仇是不是？」鄭克塽硬起了頭皮，顫聲道：「正……正是！」

桑結哈哈一笑，左手衣袖往他臉上拂去。鄭克塽舉劍擋架。桑結右手中指彈出，錚的一聲響，長劍飛起，插到屋頂樑上，跟著左手一探，已抓住了他後領，將他提了起來，重重往板櫈一放，笑道：「坐下罷！」

鄭克塽給他抓住了後頸「大椎穴」，那是手足三陽督脈之會，登時全身動彈不得。桑結嘿嘿冷笑，回去自己桌旁坐下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他們在等甚麼？怎地不向師太動手？難道還有幫手來麼？」四下一望，飯堂四邊都是磚牆，已不能故技重施，用匕首隔著板壁刺敵，忽地想起大車中那個呼巴音，暗道：「糟糕，他們將呼巴音一救出，立時便知我跟師太是一夥，說不定還會知道那四個喇嘛是我殺的。那時候韋小寶不去陰世跟四個大喇嘛聚聚，只怕也難得很了。最怕他們先將我削成一根人棍，這可是我的法子。」想到即以其人之匕首，還削其人為人棍，不禁全身寒毛直豎，轉頭向桑結瞧去，只見他神情肅然，臉上竟微有惴惴不安之意，登時明白：「是了，他不知師太已負重傷，忌憚師太武功了得，正自拿不定主意，不知如何出手才好。」

這時店伙送上酒菜，一壺酒在每個喇嘛面前斟得半碗，便即空了。一個喇嘛拍桌罵道：「這一點兒酒，給佛爺獨個兒喝也還不夠。」店伴早就全身發抖，更加怕得厲害，轉身又去取酒。

韋小寶靈機一動，跟進廚房。他是個小小孩童，誰也沒加留意。只見那店伙拿了酒提，從罈中提了酒倒入壺中，雙手發顫，只濺得地下、桌上、罈邊、壺旁到處都是酒水。韋小寶取出一錠小銀子，交了給他，說道：「不用怕。這是我的飯錢，多下的是賞錢。我來幫你倒酒。」說著接過了酒提。那店伙大喜過望，想不到世上竟有這樣的好人。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喇嘛兇得很，你去瞧瞧，他們在幹甚麼？」店伙應了，到廚房門口向店堂張望。

韋小寶從懷中取出蒙汗藥，打開紙包，盡數抖入酒壺，又倒了幾提酒，用力幌動。那店伙轉身道：「他們在喝酒，沒……沒幹甚麼！」韋小寶將酒壺交給他，說道：「快拿去，他們發起脾氣來，別真的把店燒了。」那店伙謝不絕口，雙手捧了酒壺出去，口中兀自喃喃的說：「多謝，多謝，唉，真是好人，菩薩保祐。」

眾喇嘛搶過酒壺，各人斟了半碗，喝道：「不夠，再去打酒。」

韋小寶見七名喇嘛毫不疑心，將碗中藥酒喝得精光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「臭喇嘛枉自武功高強，連這一點粗淺之極的江湖上道兒，也不提防，當真可笑。」

殊不知桑結等一干人眼見五名同門死於非命，其中一人更是被掌力震得全身前後肋骨齊斷，敵人武功之高，世所罕見，桑結自忖若和此人動手，只怕還是輸面居多。在飯店中見白衣尼始終神色自若，的是大高手的風範，七人全神貫注，盡在注視她的動靜，又怎會提防一位武功已臻登峰造極之境的大高手，竟會去使用蒙汗藥這等下三濫的勾當？他們口中喝酒，其實全然飲而不知其味，想到五名師兄弟慘死的情狀，心中一直在慄慄自懼。倘若飯店中並無白衣尼安坐座頭，那麼這一壺下了大量蒙汗藥的藥酒飲入口中，未必就察覺不出。

一名胖胖的喇嘛是個好色之徒，見到阿珂容色艷麗，早就想上前摸手摸腳，只是忌憚白衣尼了得，不敢無禮，待得半碗酒一下肚，已自按捺不住，過得片刻，藥性發作，腦中昏昏沉沉，登時甚麼都不在乎了，站起身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小姑娘，有了婆家沒有？」伸出大手，在阿珂臉蛋上摸了一把。

阿珂嚇得全身發抖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揮刀砍去。那喇嘛伸手抓住她手腕，一扭之下，阿珂手中鋼刀落地。那喇嘛哈哈大笑，將她抱在懷中。阿珂高聲尖叫，拚命掙扎，但那喇嘛一雙粗大的手臂猶如一個大鐵圈相似，緊緊箍住，卻那裏掙扎得脫？

白衣尼本來鎮靜自若，這一來卻也臉上變色，心想：「這些惡喇嘛倘若出手殺了我，倒不打緊，如此當眾無禮，我便立時死了，也不閉眼。」

鄭克塽雙手撐桌，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那胖大喇嘛左手一拳直挺，砰的一聲，將他打得在地上連翻了兩個滾。

韋小寶見心上人受辱，十分焦急：「怎地蒙汗藥還不發作，難道臭喇嘛另有古怪功夫，不怕迷藥？」眼見那喇嘛伸嘴去阿珂臉上亂吻亂嗅，再也顧不得凶險，袖中暗藏匕首，笑嘻嘻的走過去，笑道：「大和尚，你在幹甚麼啊？」右手碰到他左邊背心，手腕一翻，匕首從衣袖中戳了出來，插入那喇嘛心臟，笑道：「大和尚，你在玩甚麼把戲？」急速向左一閃，防他反擊。

匕首鋒銳無匹，入肉無聲，刺入時又是對準了心臟，這喇嘛心跳立停，就此僵立不動，但雙手仍抱住了阿珂不放。阿珂不知他已死，嚇得只是尖聲大叫。

韋小寶走上前去，扳開那喇嘛的手臂，在他胸口一撞，低聲道：「阿珂，快跟我走。」一手拉著她手，一手扶了白衣尼，向店堂外走出。

那胖大喇嘛一離阿珂的身子，慢慢軟倒。餘下幾名喇嘛大驚，紛紛搶上。韋小寶叫道：「站住！我師父神功奇妙，這喇嘛無禮，已把他治死了。誰要踏上一步，一個個叫他立刻便死。」眾喇嘛一呆之際，砰砰兩聲，兩人摔倒在地，過得一會，又有兩人摔倒。桑結內力深湛，蒙汗藥一時迷他不倒，卻也覺頭腦暈眩，身子搖搖幌幌，腳下飄浮，只道白衣尼真有古怪法術，心慌意亂，神智迷糊，那想得到是中了蒙汗藥。

阿珂叫道：「鄭公子，快跟我們走。」鄭克塽道：「是。」爬起身來，搶先出外。韋小寶扶了白衣尼出店。桑結追得兩步，身子一幌，摔在一張桌上，喀喇一聲響，登時將桌子壓垮。韋小寶見車夫已不知逃到了何處，不及等待，扶著白衣尼上車，見車中那呼巴音赫然在內，生怕桑結等喇嘛追出，見阿珂和鄭克塽都上了車，跳上車夫座位，揚鞭趕車。

※※※

一口氣奔出十餘里，騾子腳程已疲，這才放慢了行走，便在此時，只聽得馬蹄聲隱隱響起，數乘馬追將上來。

鄭克塽道：「唉，可惜沒騎馬，否則我們的駿馬奔跑迅速，惡喇嘛定然追趕不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太怎麼能騎馬？我又沒請你上車。」說著口中吆喝，揮鞭趕騾。鄭克塽自知失言，他是王府公子，向來給人奉承慣了的，給搶白了兩句，登時滿臉怒色。

但聽得馬蹄聲越來越近，韋小寶道：「師太，我們下車躲一躲。」一眼望出去，並無房屋，只右首田中有幾個大麥草堆，說道：「好，我們去躲在麥草堆裏。」說著勒定騾子。

鄭克塽怒道：「藏身草堆之中，倘若給人知道了，豈不墮了我延平王府的威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！我們三個去躲在草堆裏，請公子繼續趕車急奔，好將追兵引開。」當下扶著白衣尼下車。阿珂一時拿不定主意。白衣尼道：「阿珂，你來！」阿珂向鄭克塽招了招手，道：「你也躲起來罷。」鄭克塽見三人鑽入了麥草堆，略一遲疑，跟著鑽進草堆。

韋小寶忽然想起一事，忙從草堆中鑽出，走進大車，拔出匕首將呼巴音一刀戳死，心念一動，將他右手齊腕割下，又在騾子臀上刺了一刀。騾子吃痛，拉著大車狂奔而去。只聽得追騎漸近，忙又鑽入草堆。

他將匕首插入靴筒，右手拿了那隻死人手掌，想去嚇阿珂一嚇，左手摸出去，碰到的是一條辮子，知是鄭克塽，又伸手過去摸索，這次摸到一條纖細柔軟的腰肢，那自是阿珂了，心中大喜，用力捏了幾把，叫道：「鄭公子，你幹甚麼摸我屁股？」

鄭克塽道：「我沒有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哼，你以為我是阿珂姑娘，是不是？動手動腳，好生無禮。」鄭克塽罵道：「胡說。」韋小寶左手在阿珂胸口用力一捏，立即縮手，大叫：「喂，鄭公子，你還在多手！」跟著將呼巴音的手掌放在阿珂臉頰，來回撫摸，跟著向下去摸她胸脯。

先前他摸阿珂的腰肢和胸口，口中大呼小叫，阿珂還道真是鄭克塽在草堆中乘機無禮，不禁又羞又急，接著又是一隻冷冰冰的大手摸到自己臉上，心想韋小寶的手掌決沒這麼大，自然是鄭克塽無疑，待要叫嚷，又覺給師父和韋小寶聽到了不雅，忙轉頭相避，那隻大手又摸到了自己胸口，心想：「這鄭公子如此無賴。」不由得暗暗惱怒，身子向右一讓。

韋小寶反過左手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鄭克塽一個耳光，叫道：「阿珂姑娘，打得好，這鄭公子是個好色之徒，啊喲，鄭公子，你又來摸我，摸錯人了。」鄭克塽只道這一記耳光是阿珂打的，怒道：「是你去摸人，卻害我……害我……」阿珂心想：「這明明是隻大手，決不會是小惡人。」韋小寶持著呼巴音的手掌，又去摸阿珂的後頸。

便在此時，馬蹄聲奔到了近處。原來桑結見白衣尼等出店，待欲追趕，卻是全身無力。他內功深湛，飲了蒙汗藥酒，竟不昏倒，提了兩口氣，內息暢通無阻，只是頭暈眼花，登時明白，叫道：「取冷水來，快取冷水來！」店伙取了一碗冷水過來，桑結叫道：「倒在我頭上。」那店伙如何敢倒，遲疑不動。桑結還道這迷藥是這家飯店所下，雙手抬不起來，深深吸了口氣，將腦袋往那碗冷水撞去，一碗水都潑在他頭上，頭腦略覺清醒，叫道：「冷水，越多越好，快，快。」店伙又去倒了兩碗水，桑結倒在自己頭上，命店伙提了一大桶水來，救醒了眾喇嘛，那胖大喇嘛卻說甚麼也不醒。待見他背心有血，檢視傷口，才知已死。六名喇嘛來不及放火燒店，騎上馬匹，大呼追來。

阿珂覺到那大手又摸到頸中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叫道：「不要！」韋小寶反手一掌。鄭克塽身在草堆之中，眼不見物，難以閃避，又吃了一記耳光，叫道：「不是我！」

這兩聲一叫，蹤跡立被發覺，桑結叫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一名喇嘛躍下馬來，奔到草堆旁，見到鄭克塽的一隻腳露在外面，抓住他足踝，將他拉出草堆，怕他反擊，隨手一甩，將他摔出數丈之外。

那喇嘛又伸手入草堆掏摸。韋小寶蜷縮成一團，這時草堆已被那喇嘛掀開，但見一隻大手伸進來亂抓，情急之下，將呼巴音的手掌塞入他手裏。那喇嘛摸到一隻手掌，當即使力向外一拉，只待將這人拉出草堆，跟著也是隨手一甩，那料到這一拉竟拉了個空。

他使勁極大，只拉到一隻斷手，登時一交坐倒。待得看清楚是一隻死人手掌時，只覺胸口氣血翻湧，說不出的難受。他所使的這一股力道，本擬從草堆中拉出一個人來，用力甩了出去。鄭克塽有一百二三十斤，那喇嘛預擬第二個人重量相若，這一拉之力少說也有二百餘斤。何況這一次拉到的不是足踝，而是手掌，生怕使力不夠，反被對方拉入草堆，是以使勁更是剛猛。那知這一股大力竟用來拉一隻只有幾兩重的手掌，自是盡數回到了自身，直和受了二百餘斤的掌力重重一擊無異。

韋小寶見他坐倒，大喜之下，將一大捆麥草拋到他臉上，那喇嘛伸手掠開，突然間胸口一痛，身子扭曲了幾下，便即不動了，卻是韋小寶乘著他目光為麥草所遮，急躍上前，挺匕首刺入了他心口。

他剛拔出匕首，只聽得身周有幾人以西藏話大聲呼喝，不禁暗暗叫苦，料想無路可逃，只得將匕首藏入衣袖，慢慢站起身來，一抬頭，便見桑結和餘下四名喇嘛站在麥田之中，離開草堆卻有三丈之遙。

那喇嘛屍首上堆滿了麥桿，如何死法，桑結等並不知道，料想又是白衣尼施展神功，將他擊死，當下都離得遠遠地，不敢過來。桑結叫道：「小尼姑，你連殺我八名師弟，我跟你仇深似海。躲在草堆之中不敢出來，算是甚麼英雄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怎麼已殺了他八名師弟？」一算果然是八個，其中只有一名是白衣尼殺的，眼見桑結說出了這句話後，又往後退了兩步，顯是頗有懼意，忍不住大聲道：「我師父武功出神入化，天下更沒第二個比得上，不過她老人家慈悲為懷，有好生之德，不想再殺人了。你們五個喇嘛，她老人家說饒了性命，快快給我去罷。」

桑結道：「那有這麼容易？小尼姑，你把那部四十二章經乖乖的交出來，佛爺放你們走路。否則便逃到天涯海角，佛爺也決不罷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要四十二章經？這經書到處寺廟裏都有，有甚麼稀罕？」桑結道：「我們便是要小尼姑身上的那一部。」

韋小寶一指鄭克塽，道：「這一部經書，我師父早就送了給他，你們問他要便是。」這時鄭克塽剛從地下爬起，還沒站穩，一名喇嘛撲過抓住他雙臂，另一名喇嘛便扯他衣衫，嗤嗤聲響，外衫內衣立時撕破，衣袋中的金銀珠寶掉了一地，卻那裏有甚麼經書？韋小寶叫道：「鄭公子，你這部經書藏到那裏去啦？跟他們說了罷，那又不是甚麼貴重東西。」

鄭克塽怒極，大聲道：「我沒有！」一名喇嘛拍的一掌，打得他險些暈去，喝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跟著又是一掌。韋小寶見他兩邊臉頰登時腫起，心中說不出的痛快，叫道：「鄭公子，你帶這幾位佛爺去拿經書罷。我見你在那邊客店中地下挖洞，是不是埋藏經書？」

桑結喜道：「是了，小孩子說的，必是真話，押他回店去取。」那喇嘛應道：「是！」又打了鄭克塽一個耳光。

阿珂再也忍不住，從草堆中鑽了出來，叫道：「這小孩子專門說謊，你們別信他的。這位鄭公子從沒見過甚麼經書。」

韋小寶回頭低聲道：「我是要救師太和你，讓鄭公子引開他們。」阿珂道：「我不要你救。你冤枉鄭公子，要害得他送了性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太和你的性命，比鄭公子要緊萬倍。」

桑結向抓住鄭克塽的喇嘛叫道：「別打死了他。」轉頭道：「小尼姑，你出來，還有兩個娃娃，跟我們一起去取經書。」

阿珂怒道：「你自己怕死，卻說救師父。你有種，就去跟這些喇嘛打上一架。」韋小寶心頭熱血上湧，心想：「你這樣瞧我不起，我就給這些惡喇嘛打死了，又算得了甚麼？」說道：「打就打。我死了也沒甚麼，只是救不了你和師太。倘若我贏了呢？」阿珂道：「哼，你轉世投胎，也贏不了。你打得贏一個喇嘛，我永遠服了你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甚麼打得贏一個？我不是已殺了七個喇嘛？」阿珂道：「你使鬼計殺的，那不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打贏一個喇嘛，你就嫁給我做老婆。」阿珂怒道：「胡說！你是小和尚，又是小太監，怎麼……怎麼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小和尚可以還俗，小太監可以不做太監，總而言之，我非娶你做老婆不可。」阿珂急道：「師父，你聽，在這當口，他還在不乾不淨的瞎說。」

白衣尼嘆了口氣，心想當真形勢危急，只好自絕經脈而死，免得受喇嘛的凌辱，低聲道：「小寶，你伸手到草堆中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左手反手伸入草堆，只覺手掌中多了一個小紙包，聽得白衣尼低聲道：「這是經書中所藏的地圖，你不必管我，自行逃命。將來如能得到另外七部經書，我大漢山河說不定便有光復之望。那可比我一人的生死要緊得多了。」

韋小寶見她對自己如此看重，這件要物不交給徒兒，反而交給自己，登時精神一振，突然間心中有了主意，當下不及細想，便大聲道：「我師父是當世高人，不願跟你們動手。你們派一個人出來，先跟我比劃比劃，倘若打得贏我，我師姊才會出手。哼，哼！料你們也不敢，識相的，還是快快挾了尾巴逃走罷。」說著將那紙包揣入懷中。

五名喇嘛縱聲大笑。他們對白衣尼雖然頗為忌憚，這小孩子卻那裏放在心上？一名喇嘛笑道：「我只須一拳，便打得你翻出十七八個觔斗，比劃個屁！」

韋小寶踏上一步，朗聲道：「好，就是你跟我來比。」回頭向阿珂道：「我打贏之後，你就是我老婆了，可不能抵賴。」阿珂道：「你打不贏的，說甚麼也不會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一夫拚命，萬夫莫當。為了要娶你做老婆，只好拚命了。」

那喇嘛走上幾步，笑道：「你真的要跟我比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還有假的？咱二人一對一的比，你放心，我師父決不出手。你那四個師兄弟，會不會幫你？」

桑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們自然不幫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我一拳打死了他，你們是否一擁而上，想以多為勝？咱們話說在前頭，倘若你們一起來，我可敵不過，我師父也只好出手了。」桑結也真怕白衣尼出手，心想幾名師弟都死得不明不白，不知這尼姑使的是甚麼武功，讓一名師弟先和這小孩單打獨鬥，看明白了這尼姑的武功家數，實是大大有利，便道：「你們二人單打獨鬥便是，雙方誰也不許相幫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有人幫了，便是烏龜兒子王八蛋。」桑結道：「不錯，有人想幫，便是烏龜女兒王八蛋。」

桑結武功既高，又十分機靈，眼見白衣尼和阿珂都是女子，是以將「烏龜兒子王八蛋」說成了「烏龜女兒王八蛋」，以免對方反正做不成烏龜兒子，就此出手相助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很好，你大喇嘛非常精明，在下佩服之至。」桑結道：「你再走上幾步。」他見韋小寶距草堆仍近，生怕白衣尼貼住他背心，暗傳功力，師弟便抵敵不住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們漢人光明正大，贏要贏得光彩，輸要輸得漂亮，豈有作弊之理？」白衣尼低聲道：「小寶，你贏不了的，假意比武，快搶了馬逃走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走上三步，距草堆已有丈許。桑結見白衣尼再也無法暗中相助，便點了點頭。

那喇嘛也走上數步，和他相對而立，笑問：「怎樣比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文比也可以，武比也可以。」那喇嘛笑道：「文比是怎樣？武比又是怎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文比是我打你一拳，你又打我一拳。我再打你一拳，你又打我一拳。打上七八十拳，直到有人跌倒為止。你打我的時候，我不能躲閃退讓，也不能出手招架，只能直挺挺的站著，運起內功，硬受你一拳。我打你的時候，你也一樣。如是武比，那麼比兵刃也罷，比拳腳也罷，自然可以閃避招架，奔跑跳躍。」

桑結心想：「這頑童身子靈便，倘若跳來跳去，只怕師弟一時打他不到。他有恃無恐，必有鬼計，多半他會跳到草堆之旁，引得師弟追過去，那尼姑便在草堆中突施暗算。如是文比，他這小小拳頭，就在師弟身上打上七八十拳，也只當是搔癢。」用藏語叫道：「跟他文比，可別打傷了他。跟他打得越久越好，以便看明他的武功家數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師兄害怕了，怕你打不過我，教你投降，是不是？」

那喇嘛笑道：「小鬼頭胡說八道。師哥見你可憐，叫我別一拳便打死了你。諒你小小年紀，兵刃拳腳的功夫有限，我也不佔這個便宜，咱們便文比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挺起胸膛，雙手負在背後，道：「你先打我一拳。我如躲閃招架，不算英雄好漢。」那喇嘛笑道：「你是小孩，自然是你先打。」說著學他的樣，也是雙手負在背後，挺出了胸膛。他比韋小寶足足高了一個頭有餘，臉上笑嘻嘻地，全不以這小頑童為意。韋小寶左手拳頭伸出，剛好及到他的小腹，比了一比。

五名喇嘛見了他的小拳頭，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我打了！」那喇嘛倒也不敢太過大意，生怕他得異人傳授，內力有獨到之處，當下將一股內力，都運上了小腹。韋小寶右手衣袖突然拂出，拳頭藏在袖中，無聲無息的在他左邊胸口打了一拳。桑結等見這一拳如此無力，又都大笑。

笑聲未歇，卻見那喇嘛身子幌了一幌，韋小寶道：「現下你打我了。」那喇嘛突然一交撲倒，伏在地下，就此不動。桑結等人大驚，一齊奔出。韋小寶退向草堆，叫道：「站住，誰過來就是烏龜喇嘛王八蛋。」四名喇嘛登時停步，只見那喇嘛仍是不動，不是閉氣重傷，便已死去。四人張大了嘴，驚駭無已，都說不出話來。

韋小寶雙手拳頭高舉過頂，說道：「我師父教我的這門功夫，叫做『隔山打牛神拳』，大牯牛也一拳打死了，何況一個小小喇嘛？那一個不服，再來嘗嘗滋味！」低聲道：「阿珂老婆，你賴不了罷？」

阿珂見他這等輕描淡寫的一拳，居然便將這武功高強、身材魁梧的喇嘛打得伏地不起，不知死活，也是訝異之極，聽了他的話，竟然忘了斥責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哈哈，你答應了，乖老婆。」阿珂怒道：「沒有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又耍賴，不是英雄好漢。」阿珂道：「不是就不是，又怎樣了？」

白衣尼卻看到韋小寶在那喇嘛心中打了一拳之後，那喇嘛胸前便滲出鮮血，搖幌幾下，便即伏倒，一凝思間，已知韋小寶袖中暗藏匕首，其實並不是打了一拳，而是對準了對方心臟戳了一劍。這匕首鋒利絕倫，別說戳在人身，便是鋼鐵，也戳了進去。韋小寶先用左手拳頭一比，讓人人瞧見他使用拳頭，使了匕首後立即藏起，雙拳高舉，旁人更是絕無懷疑。

桑結叫了那喇嘛幾聲，不聞回音，一時驚疑難決。一名身材瘦削的喇嘛拔出戒刀，叫道：「小鬼頭，就算你拳法高明，卻又怎地？佛爺來跟你比比刀法。」心想這小孩得到高明傳授，內功拳勁果然是非同小可，但跟他用刃相鬥，他的拳勁便無用處。

韋小寶道：「比刀法也可以，過來罷！」那喇嘛不敢走近，喝道：「有種的便過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有種，你過來！」那喇嘛道：「一、二、三！大家走上三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一、二、三！」走上了三步。那喇嘛也走上三步，戒刀舞成一團白光，護住上盤，只怕他忽然使出「隔山打牛神拳」。韋小寶笑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使神拳打你便是。」那喇嘛那裏肯信，仍是將戒刀舞得呼呼風響，叫道：「快拔刀！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已練成了『金頂門』的護頭神功，你在我頭頂砍一刀試試，包管你這柄大刀反彈轉來，砍下了你自己的光頭。我先跟你說明白了，免得你上當。」那喇嘛將信將疑，眼見他隨手一拳便打死了師兄，武功果然深不可測，一時不敢貿然上前，更不敢舉刀往他頭上砍去。韋小寶道：「你武功太低，我決不還手就是。不過你只能砍我的頭，可不能斬我胸口。我年紀小，胸口的護體神功還沒練成，你一刀斬在我胸口，非殺了我不可。」

那喇嘛斜眼看他，問道：「你腦袋當真不怕刀砍？」韋小寶摘下帽子，道：「你瞧，我的辮子已經練斷了，頭髮越練越短，頭頂和頭頸中的神功已經練成。等到頭髮練得一根都沒有了，你就是砍在我胸口也不怕了。」他在少林寺、清涼寺出家，頭髮剃得精光，這時長起還不過一寸多長。當時除了和尚和天生禿頭之外，男子人人都留辮子，似他這般頭上只長一寸頭髮，確是世間所無。至於頭髮越練越短云云，是他記起了當日在康親王府中，見到吳應熊那些「金頂門」隨從的情景。

那喇嘛看了，更信了幾分，又知武林中確有個「金頂門」，鐵頭功夫十分厲害，說道：「我不信你腦袋經得起我刀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勸你還是別試的好，這一刀反彈過來，你的吃飯傢伙就不保了。」那喇嘛道：「我不信！站著別動，我要砍你！」說著舉起了戒刀。

韋小寶見到刀光閃閃，實是說不出的害怕，心想倘若他當真一刀砍在自己頭上，別說腦袋一分為二，連身子也非給剖成兩爿不可。只是一來不能真的跟這喇嘛動手，除了使詐，別無脫身之法；二來他好賭成性，賭這喇嘛聽了自己一番恐嚇之後，不敢砍自己腦袋和項頸，這場賭，賭注是自己性命。

這時自己的生死，只在這喇嘛一念之間，然而是輸是贏，也不過和擲骰子一般無異，何況這一場大賭是非賭不可的，倘若不賭，這喇嘛提刀亂砍，自己和白衣尼、阿珂三人終究還是會給他砍死，更何況阿珂這小美人正在目不轉睛的瞧著自己，想到這裏，忍不住向躺在地下的鄭克塽瞧了一眼，心道：「你是王府公子，跟我這婊子兒子相比，又是誰英雄些？他媽的，你敢不敢站在這裏，讓人家在腦袋上砍一刀？」

桑結用藏語叫道：「這小鬼甚是邪門，別砍他腦袋頸項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說甚麼？他叫你不可砍我的頭，是不是？你們陰險狡猾，說過了話不算數，那可不行。」那喇嘛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大師兄叫我別信你吹牛，一刀把你的腦袋砍成兩半。」這「半」字一出口，一刀從半空中砍將下來。

韋小寶只嚇得魂飛天外，滿腔英雄氣概，霎時間不知去向，急忙縮頭，暗叫：「我命休矣！」不料這一刀砍到離他頭頂三尺之處，已然變招，戒刀轉了半個圈子，化成一招「懷中抱月」，迴刀自外向內，撲的一聲，砍在他背上。

這一刀勁力極大，韋小寶背上劇痛，立足不定，跌入那喇嘛懷中，右手匕首立即在他胸口連戳三下，低頭在他胯下爬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啊喲，啊喲，你說話不算數！」

那喇嘛口中荷荷而叫，戒刀反將過來，正好砍在自己臉上，蜷縮成一團，扭了幾下，便不動了。

韋小寶本盼他這一刀砍在自己胸口，自己有寶衣護身，不會喪命，便可將四名喇嘛嚇得逃走，那知他不砍胸而砍背，將自己推入他懷中，正好乘機用匕首戳他幾劍，只是在對方胯下爬出，未名太過狼狽，臨危逃命，也顧不得英雄還是狗熊了。他大叫大嚷：「師父，我背上的神功也練成啦，你瞧，咳，咳……這一刀反彈過去，殺死了他，妙極，妙極！」

其實戒刀反彈，那喇嘛臉上受傷甚輕，匕首所戳的三下才是致命之傷。但桑結等三人那知其中關竅，只道真是戒刀反彈殺人，只嚇得縱出數丈之外，高聲叫喚那喇嘛的名字。

韋小寶穿有護身寶衣，白衣尼是知道的，阿珂曾兩次砍他不傷，這一次倒也不以為奇，但他竟敢用腦袋試刀，不禁都佩服他的膽氣。只是韋小寶剛才這一下只嚇得尿水長流，褲襠中淋淋漓漓，除他自己之外，卻是誰也不知道了。那喇嘛這一刀勁力甚重，撞得他背上肋骨幾乎斷折，靠在草堆之上，忍不住呻吟。

白衣尼道：「快給他服『雪參玉蟾丸』。」阿珂向韋小寶道：「藥丸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在我懷裏，我可活不了啦。」阿珂從他懷中取出玉瓶，拔開塞子，取出一顆丸藥，塞上塞子，將玉瓶放回他懷中，說道：「快吃了罷！」韋小寶伸手去接，卻假裝提不起手來。阿珂無奈，只得送入他嘴裏。韋小寶見到她雪白粉嫩的小手，藥丸一入口，立即伸嘴去吻。阿珂急忙縮手，卻已給他手背上吻了一下，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師父，這些喇嘛說話如同放狗屁。講好砍我的頭，卻砍我背心。現下還剩下三個，弟子就用『隔山打牛神拳』，將他們都打死了罷！」

桑結等聽了，又退了幾步。三名喇嘛商議了幾句，取出火摺，點燃幾束麥桿，向草堆擲將過來。起初三束草落在空處，桑結又點了一束，奔前數丈，使勁擲出，雙手虛拍護身，以防韋小寶使「神拳」襲擊，隨即飛身退回。

草堆一遇著火，立時便燒了起來。韋小寶拉白衣尼從草堆中爬出，四下一望，見西首山石間似有一洞，當下不及細看，道：「阿珂，你快扶師父到那邊山洞去躲避，我擋住這些喇嘛。」向桑結走上兩步，叫道：「你們好大膽子，居然不怕小爺的『隔山打牛神拳』、『護頭金頂神功』。桑結，你是頭腦，快上來吃小爺兩拳。」

桑結甚是持重，一時倒也真的不敢過來，但想到經書要緊，而十名師弟俱都喪命，倘若就此罷手，一世英名，更有何剩？眼見白衣尼步履緩慢，要那小姑娘扶著行走，若非受傷，便是患病，那正是良機，難道連眼前這一個小孩子也鬥不過？只是他武功怪異，中人立斃，一時遲疑不決。

韋小寶一轉頭，見白衣尼和阿珂已走近山洞，回過頭來，叫道：「你不敢跟我比武，老子要過來殺人了，你們還不逃走？」這句話可露了馬腳，桑結心想：「你真有本事殺我，何不就此衝過來？叫我逃走，便是心中怕了我。」一陣獰笑，雙手伸出，全身骨骼格格作響，走上兩步。

韋小寶暗叫：「糟糕。這一次卻用甚麼詭計殺他？」這時身後草堆已燒得極旺，即將燒到身上，尋思：「老子先躲到山洞之中，慢慢再想法子。」想到躲入山洞，心中便是一喜，山洞中倘若暗不見物，又好向阿珂動手動腳了。一彎腰，從死喇嘛手中將呼巴音的那隻手掌拿了過來，放入懷中，見桑結又走上了幾步，便大聲叫道：「這裏太熱，老子神功使不出，你有種的，就到那邊去比比。」說著轉身奔向山洞，鑽了進去。

只見白衣尼和阿珂已坐在地下，這山洞其實只是山壁上凹進去的一塊，並無可資躲避之處，洞中也不黑暗，阿珂靠著白衣尼而坐，要想摸手摸腳，絕無可能，不由得微感失望。

桑結和兩名喇嘛慢慢走到洞前，隔著三丈站定。桑結叫道：「你們已走上了絕路，無路可逃。拿火把來。」兩名喇嘛撿起一束束麥桿，交在他手中。

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你快將火把丟過來，且看燒不燒死我們。那部四十二章經，燒起來倒只怕快得很。」

桑結高舉火束，正要投擲入洞，聽他這麼說，覺得此話不錯，要燒死三人，那部經書卻也毀了。便擲下火把，叫道：「快把經書交出來，佛爺慈悲為懷，放你們一條生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向我師父磕十八個響頭，我師父慈悲為懷，放你們一條生路。」

桑結大怒，拾起火束，投到洞前。一陣濃煙隨風捲入洞中，韋小寶和阿珂都給薰得雙目流淚，大咳起來。白衣尼呼吸細微緩慢，卻不受嗆。另外兩名喇嘛紛紛投擲火束。

韋小寶道：「師太，那部經書已沒有用了，便給了他們，先來緩……緩將之計。」阿珂道：「緩兵之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又不是兵。」阿珂連聲咳嗽，無法跟他爭辯。白衣尼道：「也好。」將經書交了給他。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經書這裏倒有一部，我拋出來了。拋在火裏燒了，可不關我事。」

桑結聽他答應交出經書，心中大喜，生怕經書落在火中燒了，當即拾起幾塊大石，拋在火束上。他勁力既大，投擲又準，火束登時便給大石壓熄。

韋小寶見他投擲大石的勁力，不由得吃驚，心想：「倘若他將大石向山洞中投來，我們三人都給他砸死了，經書卻砸不壞。這主意可不能讓他想到。」

桑結叫道：「快將經書拋出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我師父說，你們想讀經書，是佛門的好弟子，吩咐我不可傷害你們……」一面說，一面抽出匕首，將呼音巴的手掌切成數塊，放在經書上，從懷中取出那瓶「化屍粉」，在斷掌的血肉中撒下一些粉末。他身子遮住了白衣尼和阿珂的眼光，不讓她們見到，大聲道：「我師父說，這部四十二章經，是從北京皇宮裏取出來的，十分寶貴。聽說其中藏有重大秘密，參詳出來之後，便可昌盛佛教，使得普天下人人都信菩薩，男的都做和尚，女的都做尼姑，小孩子便做小和尚、小尼姑，老頭兒……」他說話之時，斷掌漸漸化為黃水，滲入經書。

桑結聽得這部經書果然是從皇宮得來，其中又藏有重大秘密，登時心花怒放，知道「昌盛佛法」云云，顯非實情，生怕他不肯交出經書，口中便胡亂敷衍，說道：「昌盛佛法，光大本教，那好得很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師父讀了之後，想不出其中秘密，現下把這經書給你，請你好好想想。倘若發見了其中秘密，你務必要遍告普天下和尚廟、尼姑庵，可不許自私，只興旺你們的喇嘛教。你答允不答允？」桑結笑道：「自然答允，請你師父放心好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如想不出，就交到少林寺去。少林寺的和尚想不出，請你們交到五台山清涼寺。清涼寺的和尚想不出，就交到揚州的禪智寺去。一個交一個，總之要找到經書中的秘密為止。」

桑結道：「好啦，我必定辦到。」心道：「這尼姑只道經書中的秘密和佛法有關，幸虧她不明真相，否則怎肯輕易交出？哼，得了經書之後，再慢慢想法子治死你們。」

韋小寶又道：「我師父說，你唸完這部四十二章經後，如果心慕佛法，還想再唸，你可以再來找她老人家，我們還有金剛經、法華經、心經、大般若經、小般若經、長阿含經、短阿含經、不長不短中阿含經、老阿含經、少阿含經……」一連串說了十幾部佛經的名字，都是他在少林寺清涼寺出家時聽來的，其中自不免說錯了不少。

桑結不耐煩起來，卻又不敢逕自過去強搶，既怕白衣尼的神拳，又怕他們將經書毀了，只得隨口敷衍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我唸完這部經後，再向你師父借就是了。」

韋小寶見斷掌血肉已然化盡，所化的黃水浸濕了經書內外，當即除下鞋子套在手上，拿起經書拋了出去，叫道：「四十二章經來了。」

桑結大喜，縱身而前，伸手欲取，忽然心想：「這經書十分寶貴，那有如此輕易便得到了，莫非其中有詐？只怕他乘我去拿經書，便即發射暗器。」一遲疑間，兩名喇嘛已將經書拾起，說道：「師兄，是不是這部經書？」桑結道：「到那邊細看，別要上當，弄到一部假經。」兩名喇嘛道：「是。師兄想得周到，可別讓他們蒙騙過去。」

三人退出數丈，忙不迭的打開書函，翻閱起來。桑結道：「經書濕了，慢慢的翻，別弄破了紙頁。瞧樣子倒不像是假，跟那人所說果然是一模一樣。」一名喇嘛叫道：「是了，大師兄，正是這部經書。」

韋小寶聽他們大聲說話，雖然不懂藏語，但語氣中欣喜異常的心情，卻也聽得出來，叫道：「喂喂，你們臉上怎麼有蜈蚣？」

兩名喇嘛一驚，伸手在臉上摸了幾下，沒甚麼蜈蚣昆蟲，罵道：「小頑童就愛胡說。」桑結修為甚深，頗有定力，聽得韋小寶叫嚷時不覺臉上有蟲豸爬動，便不上他當，只是凝神翻閱經書。

韋小寶又叫：「啊喲，啊喲，十幾隻蝎子鑽進他們衣領去了。」這一次兩名喇嘛再不上當。一人道：「這頑童見我們得到經書，心有不甘，說些怪話來騙人。這小賊殺了咱們兩個師弟，可不能就此饒他性命。」另一人卻似頸中有些麻癢，伸手去搔了幾把，只搔得幾下，突覺十根手指都癢不可當，當下在手臂上擦了幾擦。

這時桑結和另一名喇嘛也覺手指發癢，一時也不在意，過得半晌，竟然癢得難以忍耐，提起一看，只見十根手指尖都滲出黃水。三人齊聲叫道：「奇怪，那是甚麼東西？」兩名喇嘛只覺臉上也大癢起來，當即伸指用力搔爬，越搔越癢，又過片刻，臉上也滲出黃水來。

桑結突然省悟，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，經書上有毒！」使力將經書拋在地下，只見自己手指上一粒粒黃水，猶如汗珠般滲將出來，大驚之下，忙在地下泥土擦了幾擦，但見兩名師弟使勁在臉上搔抓，一條條都是血痕。

韋小寶從海大富處得來的這瓶化屍粉最是厲害不過，倘若沾在完好肌膚之上，那是絕無害處，但只須碰到一滴血液，血液便化為黃水，腐蝕性極強，化爛血肉，又成為黃色毒水，越化越多，便似火石上爆出的一星火花，可以將一個大草料場燒成飛灰一般。這化屍粉遇血而成毒，可說是天下第一毒藥，最初傳自西域，據傳為宋代武林怪傑西毒歐陽鋒所創，係以十餘種毒蛇、毒蟲的毒液合成。母毒既成，此後便不必再製，只須將血肉化成的黃色毒水曬乾，便成化屍毒粉了。

兩名喇嘛搔臉見血，頃刻間臉上黃水淋漓，登時大聲號叫，又痛又癢，摔倒在地，不住打滾。桑結僥倖沒在臉上搔那一搔，但十根手指也是奇癢入骨，當即脫下外衣，裹起經書，挾在脅下，飛奔而去，急欲找水來洗去指上毒藥。兩名喇嘛癢得神智迷糊，舉頭在巖石上亂撞，撞得幾下，便雙雙暈去。

白衣尼和阿珂見了這等神情，都是驚訝無已。韋小寶只見過化屍粉能化去屍體，不知用在活人身上是否生效，危急之際，只好一試，居然一舉成功，也幸好有了呼巴音那隻斷掌作為引子，倘若將化屍粉撒在經書之上，卻一無用處了。他本來只想拿斷掌再去撫摸阿珂，豈知竟成此大功。

他見桑結遠去，兩名喇嘛暈倒，忙從山洞中奔出，拔出匕首，想在每人身上戳上兩劍。奔到臨近，只見兩名喇嘛臉上已然腐爛見骨，不用自己動手，不多時便會化成兩灘黃水。當下走到鄭克塽身邊，笑道：「鄭公子，我這門妖法倒很靈驗，你要不要嘗嘗滋味？」

鄭克塽見到兩名喇嘛的可怖情狀，聽韋小寶這麼說，大吃一驚，向後急縱，握拳護身，叫道：「你……你別過來！」

阿珂從山洞中出來，對韋小寶怒喝：「你……你想幹甚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嚇嚇他的，要你擔甚麼心？」阿珂怒道：「不許你嚇人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怕嚇壞了他麼？」阿珂道：「好端端的幹甚麼嚇人？」韋小寶招招手道：「你過來看。」

阿珂道：「我不看。」嘴裏這樣說，還是好奇心起，慢慢走近，低眼一看，不由得嚇了一跳，尖聲叫了出來，只見兩名喇嘛臉上肌肉、鼻子、嘴唇都已爛去，只剩下滿臉白骨，四個窟窿，但頭髮、耳朵和項頸以下的肌肉卻尚未爛去。

世上自有生人以來，只怕從未有過如此兩張可怖的臉孔。阿珂一陣暈眩，向後便倒。韋小寶忙伸手扶住，叫道：「別怕，別怕！」阿珂又是一陣尖叫，逃回了山洞，喘氣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他……他把兩個喇嘛弄成了……弄成了妖怪。」

白衣尼緩緩站起，阿珂扶著她走到兩名喇嘛身旁，自己卻閉住了眼不敢再看。白衣尼見到這兩個白骨髑髏，不禁打一個突，再見到遠處又有三名喇嘛的屍體，不禁長嘆，抬起頭來。此時太陽西沉，映得半邊天色血也似紅，心想這夕陽所照之處，千關萬山，盡屬胡虜，若要復國，不知又將殺傷多少人命，堆下多少白骨，到底該是不該？

# 第二七回 滇海有人聞鬼哭 棘門此外盡兒戲

白衣尼出神半晌，見韋小寶笑嘻嘻的走近，知他在經書上下了劇毒，嘆道：「若不是你聰明機警，今日我難免命喪敵手，那也罷了，只恐尚須受辱。只是殺人情非得已，不用這般開心。」韋小寶收起笑臉，應了聲：「是。」白衣尼又道：「這等陰毒狠辣法子，非名門正派弟子所當為，危急之際用以對付奸人，事出無奈，今後可不得胡亂使用。」韋小寶又答應了，說道：「這些法子，我今日都是第一次使。實在我武功也太差勁，不能跟他們光明正大的打一架，否則男子漢大丈夫，贏要贏得漂亮，豈能使這等胡鬧手段？」

白衣尼向他凝視半晌，問道：「你在少林寺、清涼寺這許多時候，難道寺中高僧師父，沒傳你武功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功夫是學了一些的，可惜晚輩學而不得其法，只學了些招式皮毛，卻沒練內功。」白衣尼向阿珂瞧了一眼，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來不及練。」白衣尼道：「甚麼來不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阿珂姑娘因為弟子冒犯了她，要殺我，時候緊迫，只好胡亂學幾招防身保命。」

白衣尼點點頭，道：「剛才你跟那些喇嘛說話，不住口的叫我師父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韋小寶臉上一紅。阿珂搶著道：「師父，他心中存著壞主意，想拜你為師。」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想拜我為師，也不算甚麼壞主意啊。」阿珂急道：「不是的。」她知道韋小寶想拜白衣尼為師，真意只不過想整日纏著自己而已，但這話卻說不出口。

白衣尼向韋小寶道：「你叫我師父，也不能讓你白叫了。」韋小寶大喜，當即跪下，恭恭敬敬的磕了八個響頭，大聲叫道：「師父。」白衣尼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入我門後，可得守規矩，不能胡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弟子只對壞人胡鬧，對好人是一向規規矩矩的。」

阿珂向他扮個鬼臉，伸了伸舌頭，心中說不出的氣惱：「這小惡人拜了師父為師，從此再也不能殺他，老是纏在我身旁，趕不開，踢不走，當真頭痛之極了。」

白衣尼先前受六名喇嘛圍攻，若非韋小寶相救，已然無倖，此後桑結等七喇嘛追到，自己只有束手待擒的份兒，情勢更是凶險。她雖年逾四旬，相貌仍是極美，落入這些惡喇嘛手中，勢必遭受極大侮辱，天幸這小孩兒詭計多端，將敵人一一除去，保全了自己清白之軀，心中的感激實是無可言喻，眼見韋小寶拜師之心切，當即便答允了他，心想小孩兒家頑皮胡鬧，不足為患，受了自己薰陶調教，日後必可在江湖上立身揚名。

按照武林中規矩，韋小寶既已入了陳近南門下，若不得師父允可，絕不能另行拜師，但他於這些門規一概不知，就算知道，這時候也必置之不理。白衣尼既肯收他入門，就能時時和阿珂見面，就算康熙跟他掉個皇帝來做，那也是不幹的了。他學武之心甚懶，想到跟白衣尼學武，多半要下苦功，不免頭痛，然而只要能伴著阿珂，再苦的事也能甘之如飴，這八個頭磕過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當真如天上掉下了寶貝來一般。

白衣尼見他歡喜，還道他是為了得遇明師，從此能練成一身上乘武功，倘若知道了他的用心，只怕一腳踢他八個觔斗，剛剛收入門下，立即開革。

阿珂小嘴一扁，道：「師父，你瞧他高興成這個樣子，真是壞得到了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一位武功當世第一的高人收我為徒，我自然高興得不得了。」白衣尼微笑道：「我並非武功當世第一，不可胡說。你既入我門，為師的法名自須知曉。我法名九難，我們這門派叫做鐵劍門。你師祖是位道人，道號上木下桑，已經逝世。我雖是尼姑，武功卻是屬於道流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弟子記住了。」

白衣尼九難又道：「阿珂，你跟他年紀誰大些？」阿珂道：「自然是我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大。」九難道：「好了，兩人別爭，先進師門為大，以後兩個別『阿珂姑娘』、『小惡人』的亂叫，一個是陳師姊，一個是韋師弟。」韋小寶大聲叫道：「陳師姊。」阿珂哼了一聲，礙著師父，不敢斥罵，卻狠狠白了他一眼。

九難道：「阿珂，過去的一些小事，不可老是放在心上。這次小寶相救你我二人有功，就算他曾得罪過你，那也是抵償有餘了。」說到這裏，輕輕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這孩子聰明伶俐，只可惜幼遭不幸，是個太監。」又道：「小寶從前受人欺凌，被迫做了太監，你做師姊的當憐他孤苦，多照看著他些。這樣也好，彼此沒男女之分，以後在一起不須顧忌，方便得多。不過這件事可跟誰也不許說。」

阿珂答應了，想到這小惡人是個太監，過去對自己無禮，也不大要緊，心中氣惱稍平，轉頭叫道：「鄭公子，你受了傷麼？」

鄭克塽一跛一拐的走近，說道：「還好，只腿上扭了筋。」想到先前把話說得滿了，自稱對付幾名喇嘛綽綽有餘，事到臨頭，竟一敗塗地，全仗這小孩退敵，不由得滿臉羞慚。

阿珂道：「師父，咱們怎麼辦？還去河間府嗎？」九難沉吟道：「去河間府瞧瞧也好，只是須防那桑結喇嘛去而復來，眼下我又行動不便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你們且在這裏休息，我去找大車。」

韋小寶大車沒找到，卻向農家買來一輛牛車，請九難等三人坐上，趕著牛車緩緩而行，幸喜桑結沒再出現。到得前面一個小市集，棄了牛車，改僱兩輛大車。

※※※

路上韋小寶定要師父再多服幾粒「雪參玉蟾丸」。九難內力深厚，兼之得靈藥助力，內傷痊癒甚快。兩日之後的正午時分，到了河間府。

投店後，鄭克塽便出去打探消息，過了一個多時辰，垂頭喪氣的回來，說道在城中到處探問「殺龜大會」之事，竟沒一人得知。

九難道：「『殺龜大會』原來的訊息，公子從何處得來？」鄭克塽道：「兩河大俠馮不破、馮不摧兄弟請天地會送信去台灣，請我父王派人主持『殺龜大會』，說道大會定本月十五在河間府舉行，今兒是十一，算來只差四天了。」九難點點頭，緩緩的道：「馮氏兄弟？那是華山派的。」抬頭望著窗外，想起了昔年之事。

鄭克塽道：「父王命我前來主持大會，料想馮氏兄弟必定派人在此恭候迎迓，那知……哼……」神色甚是氣憤。九難道：「說不定韃子得到了訊息，有甚異動，以致馮氏兄弟改了日子地方。」鄭克塽悻悻的道：「就算如此，也該通知我啊。」

正說話間，店小二來到門外，說道：「鄭客官，外面有人求見。」鄭克塽大喜，急忙出去，過了好一會，興匆匆的進來，說道：「馮氏兄弟親自來過了，著實向我道歉。他們說知道我帶了二十幾人來，這幾天一直在城外等候迎接，那知道我們神不知、鬼不覺的來到了城裏。現下已擺設了大宴，為我們洗塵接風，請大家一起去罷。」九難搖頭道：「鄭公子一個兒去便是，也別提到我在這裏。」鄭克塽有些掃興，道：「師太既不喜煩擾，那麼請陳姑娘和韋兄弟同去。」九難道：「他們也不用去了，到大會正日，大家齊去赴會便是。」

這晚鄭克塽喝得醉醺醺的回來。到了半夜，他的二十多名伴當也尋到了客店，只是每個人手足上都綁了木板繃帶，看來大是不雅。

次日一早，鄭克塽向九難、阿珂、韋小寶三人大講筵席中的情形，說道馮氏兄弟對他好生相敬，請他坐了首席，不住頌揚鄭氏在台灣獨豎義旗，抗拒滿清。

九難問起有那些人前來赴會。鄭克塽道：「來的人已經很多，這幾天陸續還有得來，定了十五半夜，在城西十八里的槐樹坪集會。半夜集會，是防清廷的耳目。其實馮氏兄弟過於把細，有這許多英雄好漢在此，就是有大隊清兵來到，也殺他們個落花流水。」九難細問與會英豪的姓名，鄭克塽卻說不上來，只道：「一起吃酒的有好幾百人，為頭的幾十人一個個來向我為父王敬酒，他們自己報了門派姓名，一時之間，可也記不起那許多。」九難就不言語了，心想：「這位鄭公子徒然外表生得好看，卻沒甚麼才幹。」

在客店中又休養得幾日，九難傷勢已癒。她約束阿珂和韋小寶不得出外亂走，以免遇上武林人物，多生事端。鄭克塽卻一早出外，直到半夜始歸，每日均有江湖豪俠設宴相請。

到得十五傍晚，九難穿起韋小寶買來的衣衫，扮成個中年婦人，頭上蒙以黑帕，臉上塗了黃粉，雙眉畫得斜斜下垂，再也認她不出本來面目。韋小寶和阿珂則是尋常少年少女的打扮。鄭克塽卻是一身錦袍，取去了假辮子，竟然穿了明朝王公的冠戴，神采奕奕。九難久已不見故國衣冠，見了他的服色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感慨。阿珂瞧他丰神如玉的模樣，更是心魂俱醉。只有韋小寶自慚形穢，肚裏暗暗罵了十七八聲「繡花枕頭王八蛋」。

※※※

一更時分，延平王府侍從趕了大車，載著四人來到槐樹坪赴會。那槐樹坪群山環繞，中間好大一片平地，原是鄉人趕集、賽會、做社戲的所在。平地上已黑壓壓的坐滿了人。

鄭克塽一到，四下裏歡聲雷動，數十人迎將上來，將他擁入中間。九難自和阿珂、韋小寶遠遠坐在一株大槐樹下。這時東西南北陸續有人到來，草坪上聚集的人越來越多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吳三桂這奸賊結下的怨家也真多。我們天地會和沐王府打賭，看是誰先殺了他。這王八蛋仇家千千萬萬，如有人先下了手，天地會和沐王府都不免輸了。」

眼見一輪明月漸漸移到頭頂，草坪中一個身材魁梧、白鬚飄動的老者站起身來，抱拳說道：「各位英雄好漢，在下馮難敵有禮。」群雄站起還禮，齊聲道：「馮老英雄好。」

九難低聲道：「他是馮氏兄弟的父親。」想起在華山之巔，曾和他有一面之緣，那時她以「阿九」之名和江湖豪俠相會，還是個十幾歲的少女。其時馮難敵方當盛年，今日卻已垂垂老矣。他師祖穆人清、師父銅筆算盤黃真想來均已不在人世。至於他師叔袁承志呢？這人她當年對之刻骨相思，可是二十幾年來，從沒得過他一點訊息。她這些年來心如古井不波，今晚乍見故人，不由得千思萬緒，驀地裏都湧上心來。

韋小寶見她眼眶中淚水瑩然，心想：「師父見了這個馮老頭，為甚麼忽然想哭，難道這老頭是她的舊情人麼？我不妨從中撮合，讓她和老情人破甚麼重圓。不過師父年紀這樣輕，不會愛上這老頭兒罷。」

只聽得馮難敵聲音洪亮，朗朗說道：「眾位朋友，咱們今日在此相聚，大夥兒都知道是為了一件大事。我大明江山為韃子所佔，罪魁禍首，乃是那十惡不赦、罪該萬死的……」

四下群豪一齊叫道：「吳三桂！」眾人齊聲大叫，當真便如雷轟一般，聲震群山。跟著有的大叫：「大漢奸！」有的大叫：「龜兒子！」有的大叫：「王八蛋！」有的大叫：「我操他十八代祖宗！」

眾人罵了一陣，聲音漸漸歇了下來，突然有個孩子聲音大聲叫道：「我操他十九代祖宗的奶奶！」群雄本來十分憤恨，突然聽到這句罵聲，忍不住都哈哈大笑。

這一聲叫罵，正是韋小寶所發。阿珂嗔道：「怎麼說這般難聽的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大家都罵，我為甚麼罵不得？」阿珂道：「人家那有罵得這麼難聽的？」韋小寶微微一笑，便不言語了，心想：「再難聽十倍的話，也還多得很呢。」

馮難敵道：「大漢奸罪大惡極，人人切齒痛恨。那位小兄弟年紀雖幼，也知恨不得生食其肉，死寢其皮。今晚大夥兒聚集在此，便是要商議一條良策，如何去誅殺這奸賊。」

當下群雄紛紛獻計。有的說大夥兒一齊去到雲南，攻入平西王府，殺得吳三桂全家雞犬不留；有的說吳賊手下兵馬眾多，明攻難期必成，不如暗殺；有的說假如一刀殺了，未免太過便宜了他，不如剜了他眼睛，斷他雙手，令他痛苦難當；有的說還是用些厲害毒藥，毒得他全身腐爛。

有個中年黑衣女子說道：最好將吳三桂全家老幼都殺了，只剩下他一人，讓他深受寂寞淒涼之苦。另一個中年男子道：他投降清朝，是為了愛妾陳圓圓為李闖所奪，不如去將陳圓圓擄了來，讓他心痛欲死。又有人道：吳賊雖然好色，但最愛的畢竟是權位富貴，最好是讓他功名富貴，妻子兒女都一無所有，淪落世上，卻偏偏不死。數百名豪傑大聲喝采，齊說：「如此懲罰，才算罰得到了家。」一條漢子說道：「滿清韃子對他十分寵幸，這賊子官封平西王，權勢薰天，殺他妻子兒女已然不易，要除去他的功名富貴，更是難如登天。」

有個雲南人站起身來，述說吳三桂如何在雲南欺壓百姓、殺人如麻的種種慘事，只聽得群雄更是義憤填膺，熱血如沸。好幾人都道，讓吳三桂在雲南多掌一天權，便多害死幾個無辜百姓。但如何鋤奸除害，卻是誰也沒真正的好主意。

這時馮難敵父子所預備下的牛肉、麵餅、酒水，流水價送將上來，群豪歡聲大作，大吃大喝起來。這些豪士酒一入肚，說話更是肆無忌憚，異想天開。

有人說道：將陳圓圓擄來之後，要開一家妓院，讓吳三桂真正做一隻大烏龜。

韋小寶一聽，大為贊成，叫道：「這家妓院，須得開在揚州。」一名豪士笑道：「小兄弟，這主意要得。那時候你去不去逛逛啊？」韋小寶正待要說「自然要去」，一瞥眼見到阿珂滿臉怒色，這句話便不敢出口了。九難道：「小寶，別說這些市井下流言語。」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心中卻想：「要開妓院，只怕這裏幾千人，沒一個及得老子在行。」

眾人吃喝了一會，馮難敵又站起來說道：「咱們都是粗魯武人，一刀一槍的殺敵拚命，那是義不容辭，於天下大事卻見識淺陋，現下請顧亭林先生指教。顧先生是當世大儒，國破之後，他老人家奔波各地，聯絡賢豪，一心一意籌劃規復，大夥兒都是十分仰慕的。」群豪中有不少識得顧亭林，他的名頭更是十有八九都知，登時四下裏掌聲雷動。

人群中站起一個形貌清癯的老者，正是顧亭林。他拱手說：「馮大俠如此稱讚，兄弟實在愧不敢當，剛才聽了各位的說話，個個心懷忠義，決意誅此大奸，兄弟甚是佩服。古人道：『眾志成城』，又有言道：『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』。大夥兒齊心合力，決意對付這罪魁禍首，任他有天大的本事，咱們也終能成功。」

群雄鬨聲大叫：「對，對！一定能成功。」

顧亭林道：「眾位所提的計謀，每一條均有高見，只是要對付這奸賊，須得隨機應變，難以預擬確定的方策。依兄弟愚見，大夥兒分頭並進，相機行事。第一，當然是不可洩漏風聲，令這奸賊加緊防範；第二是不可魯莽，事事要謀定而後動，免得枉自送了性命；第三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不要為了爭功搶先，自相爭鬥，傷了義氣。」

群豪都道：「是，是。顧先生說得不錯。」

顧亭林道：「今日各門派、各幫會英雄好漢聚會。此後如果各幹各的，力量太過分散，結成一個大幫呢，人數實在太多，極易為韃子和吳賊知覺，不知各位有何良策？」

群豪沉默了一會。一人說道：「不知顧先生高見如何？」

顧亭林道：「以兄弟之見，這裏天下十八省的英雄都有，咱們一省結成一盟，一共是一十八個殺龜同盟。唔，『殺龜盟』聽來不雅，不如稱為『鋤奸盟』如何？」

群豪紛紛鼓掌叫好，說道：「讀書人說出來的話，畢竟和我們粗人大不相同。」

顧亭林來參與河間府「殺龜大會」之前，便已深思熟慮，覺得群雄齊心要誅殺吳三桂，大家一鼓作氣，勇往直前，要殺了他也不為難。但真正大事還不在殺這漢奸，而是要驅除滿虜，光復漢家江山。如為了誅殺一人而致傷亡重大，大損元氣，反而於光復大業有害。學武之人門戶派別之見極深，要這數千英豪統屬於一人之下，勢難辦到。大家為了爭奪「盟主」之位，不免明爭暗鬥，多生嫌隙。失敗之人倘若心胸狹隘，說不定還會去向清廷或吳三桂告密。但如分成一十八省，各舉盟主，既不會亂成一團，無所統轄，而每省推舉一位盟主也容易得多。這十八省的「鋤奸盟」將來可逐步擴充，成為起義反清的骨幹。他一倡此議，聽得群雄立表贊成，甚為欣慰。

馮難敵道：「顧先生此議極是高明。眾位既無異議，咱們便分成一十八省，各組『鋤奸盟』，每省推舉一位盟主。咱們分省之法，不依各人本身籍貫，而是瞧那門派幫會的根本之地在甚麼省。例如少林寺的僧俗弟子，不論是遼東人也好，雲南人也好，都屬河南省。華山派弟子都屬陝西省。眾位意下如何？」

群雄均道：「自該如此。否則每一門派、幫會之中，各省之人都有，分屬各省，那是一團糟了。」

有一人站起來說道：「像我們天地會，在好幾省中都有分堂，總舵的所在卻遷移無定。請問該當如何歸屬？」韋小寶見說話之人乃是錢老本，心想：「原來他也來了。不知我青木堂的兄弟們來了幾人。」

馮難敵朗聲道：「顧先生說：天地會廣東分堂的眾位英雄屬廣東，直隸分堂的屬直隸。咱們只是結盟共圖大事，並不是拆散了原來的門派幫會。『鋤奸盟』的盟主的職責，只是聯絡本省英豪，以求群策群力。至於各門各派、各幫各會的事務，自然一仍其舊，盟主無權干預。各省盟主，也不是高過了各門派的掌門人、各幫會的幫主。」

群豪之中本來有人心有顧慮，生怕推舉了各省盟主出來，不免壓低了自己，聽得馮難敵如此分剖明白，更無疑憂。當下一省省的分別聚集，自行推舉。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咱們又算那一省？」九難道：「那一省都不算。我獨來獨往，不必加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以您老人家的身份武功，原該做天下總盟主才是。」九難「嘿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這些話以後不可再說，給人聽見了，沒的惹人恥笑。」

在她心中，與會群雄之中，原無一人位望比她更尊。這大明江山，本來便是她朱家的。說到武學修為，她除了學得木桑道人所傳的鐵劍門武功之外，十餘年前更得奇遇，百尺竿頭又進一步，與當年木桑道人相比，也已遠遠的青出於藍，環顧當世，除了那個不知所蹤的袁承志之外，只怕再無抗手了。

草坪上群雄分成一十八堆聚集。此外疏疏落落的站著七八十人。那都是和九難相類的奇人逸士，既不願做盟主，也不願奉人號令。顧亭林和馮難敵明白這些武林高人的脾性習性，也不勉強，心想他們既來赴會，遇上了事，自會暗中伸手相助。

過不多時，好幾省的盟主先行推舉了出來。河南省是少林寺方丈晦聰禪師，湖北省是武當派掌門人雲雁道人，陝西省是華山派掌門人「八面威風」馮難敵，雲南省是沐王府的沐劍聲沐公子，福建省是延平郡王的次公子鄭克塽，都是眾望所歸，一下子就毫無異議的推出。其他各省有些爭執了一會，有些爭持不決，請顧亭林過去秉公調解，終於也一一推了出來。其中三省由天地會的分堂香主擔任盟主，天地會可算得極有面子。

當下各省盟主聚齊在一起，但一點人數，卻只一十三位，原來晦聰禪師、雲雁道人等都沒有赴會，由其門人弟子代師參預。馮難敵朗聲說道：「現下一十八省盟主已經推出，兄弟不當眾宣佈各位盟主的尊姓大名，以免洩漏機密。」眾盟主商議了一會，馮難敵又道：「咱們恭請顧亭林先生與天地會陳總舵主兩位，為一十八省『鋤奸盟』的總軍師。」

群雄歡聲雷動。韋小寶聽師父如此得群豪推重，做了「鋤奸盟」的軍師，甚是得意。

當下各省豪傑分別商議如何誅殺吳三桂，東一堆，西一簇，談得甚是起勁。

※※※

九難帶了韋小寶、阿珂回到客店，次日清晨便僱車東行。九難知道群雄散歸各地，一路上定會遇上熟人，是以並不除去喬裝。

韋小寶見鄭克塽不再跟隨，心下大喜，不住口的談論昨晚「殺龜大會」之事。阿珂聽他說了一會，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我知道你為甚麼這樣高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真聰明，猜得很對。有這許多人要去殺吳三桂，那有不成功之理？我自然開心得很了。」阿珂道：「哼，你才不為這個高興呢。你的心有這麼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倒奇了，那我為甚麼高興？」阿珂道：「只因為鄭公子……鄭公子……」

韋小寶見她神色懊惱，故意激她一激，說道：「啊，是了。鄭公子確是好人，剛才我出去僱車，見到他帶著四個美貌的姑娘，有說有笑，見到我後，要我問候師父和你。」阿珂心中怦的一跳，道：「你……你怎麼不早說？他又說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說，這幾位俠女要到台灣去玩玩，他就帶她們同去，說要盡甚麼地主之……之甚麼的。」阿珂咬牙道：「地主之誼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了，對了！原來師姊剛才跟在我後面，都聽見了。」阿珂怒道：「我才沒聽見呢。」說到這裏，聲音有些哽咽。

行出十餘里，身後馬蹄聲響，數十乘馬追了上來，阿珂臉上登現喜色。但這數十騎掠過大車，毫不停留的向東疾馳，阿珂臉色又暗了下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不是！」阿珂道：「可惜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可惜不是鄭公子追上來。」阿珂道：「他……他追上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或許他也請你去台灣玩玩呢。」阿珂「哇」的一聲哭了出來。

九難知道女徒的心事，斥道：「小寶，別老是使壞，激你師姊。」韋小寶心裏大喜，口中答應：「是，是。」又道：「天下的王孫公子，三妻四妾，八妻九妾，最是沒良心。那四位美貌女俠，一到台灣，我看很難回得出來。這位鄭公子到了浙江、福建，只怕還得再帶幾個美女……」九難喝道：「小寶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三人行到中午，在道旁一家小麵店中打尖，忽聽馬蹄聲響，又有數十騎自西而來。

一行人來到麵店門外，下馬來到店中，有人叫道：「殺雞，切牛肉，做麵，快，快！」紛紛坐下。韋小寶一看，原來都是熟人，徐天川、錢老本、關安基、李力世、風際中、高彥超、玄貞道人、樊綱一干天地會青木堂的好手全在其內。他想：「昨晚我在會中雖說了幾句話，罵了幾句人，但這麼許多人，亂嘈嘈的，他們離得我又遠，黑夜之中一定沒認出，否則當時怎麼不過來招呼？此刻我如上前相認，各種各樣的事說個不休，又見我另拜了師父，多半要不開心，不如裝作不見的為妙。」當下側身向內，眼光不和他們相對。

過了一會，徐天川等所要的酒菜陸續送了上來。眾人提起筷子，正要吃喝，忽然馬蹄聲響，又有一夥人來到店中。有人叫道：「殺雞，切牛肉，做麵，快，快！」

阿珂喜極而呼：「啊，鄭……鄭公子來了。」原來這一夥人是鄭克塽和他伴當。

他聽得阿珂呼叫，轉頭見到了她，心中大喜，急忙走近，道：「陳姑娘，師太，你們在這裏。我到處尋你們不見。」

那麵店甚是窄小，天地會群雄分坐六桌，再加上阿珂等三人坐了一桌，已無空桌。鄭府一名伴當向徐天川道：「喂，老頭兒，你們幾個擠一擠，讓幾張桌子出來。」

昨晚「殺龜大會」之中，鄭克塽身穿明朝服色，人人注目，徐天川等都認得他，天地會是延平郡王的部屬，原有讓座之意，只是這伴當言語甚是無禮，眾人一聽，都心頭有氣。玄貞道人罵道：「他媽的，甚麼東西？」李力世使個眼色，低聲道：「大家自己人，別跟他一般見識，讓個座位無妨。」當下徐天川、關安基、高彥超、樊綱四人站起身來，坐到風際中一桌上去，讓了一張桌子出來。

這時鄭克塽已在九難的桌旁坐下。阿珂向韋小寶瞪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當面撒謊！又說鄭公子帶了四個甚麼女俠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鄭公子一到，你就不喜歡我坐在一起，又要見到我便吃不下麵，那也不相干。」走到徐天川身旁坐下，低聲道：「大家別認我。」徐天川等一見，都是又驚又喜。這些人個個都是老江湖，機警萬分，一聽他這麼說，立時會意，誰都不動聲色。韋小寶又低聲道：「咱們只當從未見過面，徐三哥，你去跟大家說說。」徐天川站起身來，走到李力世一席上，低聲道：「本堂韋香主駕到，要大夥兒裝作素不相識。」李力世等頭也不回，自顧喝酒吃菜，心下均自欣喜，片刻之間，每一桌都通知到了。

那邊桌上鄭克塽興高采烈，大聲道：「師太，昨晚會中，眾家英雄推舉我做福建省的盟主。大家商議大事，直談到天亮。我到客店中一找，你們已經走了，一路追來，幸喜在這裏遇上。」九難道：「恭喜鄭公子。不過這等機密大事，別在大庭廣眾之間提起。」鄭克塽道：「是。好在這裏也沒旁人，那些鄉下粗人，聽了也不懂的。」原來天地會群雄都作了鄉農打扮，一個個赤了雙足，有的還提著鋤頭釘耙。昨晚會中人多，鄭克塽卻不認得。

韋小寶低頭吃麵，低聲說道：「這傢伙囂張得很，這幾天在河間府到處吹牛，說咱們天地會是他台灣延平王府的下屬，說總舵主見了他，恭恭敬敬的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。又說咱們甚麼堂的香主蔡老哥，從前是他爺爺的馬夫，甚麼堂的香主李老哥，又是給他爺爺倒便壺的……」關安基怒道：「那有這等事！蔡香主、李香主雖曾在國姓爺部下，都是上陣打仗的軍官……」徐天川低聲道：「關夫子，小聲些。」關安基點點頭。韋小寶又道：「他還說了好多陰損咱們青木堂尹香主的壞話。旁人說道尹香主早已歸天了。這小子說：『是啊，這姓尹的武藝低微，人頭兒又次，我早知道是個短命鬼……』」關安基怒極，舉掌往桌上重重拍落，徐天川手快，一把抓住他手腕。

韋小寶知道群雄不肯得罪了延平王府的人，何況這小子是王爺的兒子，若非大肆挑撥，難以激得他們動手，眼見眾人惱怒，心下暗暗喜歡，臉上卻深有憂色，說道：「這小子胡說八道，本來也不打緊。只是他一路上招搖，說了咱們會中的許多機密大事，逢人便說切口，甚麼『地振高岡，一派溪山千古秀』，自稱是坐在紅花亭頂上的，總舵主燒六炷香，他自己便燒七炷香。聽的人不懂，他就詳細解說……」

群雄一齊搖頭，會中這等機密如此洩露出去，要是落入朝廷鷹爪耳中，天地會兄弟人人有性命之憂，眼見鄭克塽神色輕浮，所帶的伴當飛揚跋扈，這那裏還有假的？何況剛才便聽到他在對一個婦人大談昨晚「殺龜大會」中之事，得意洋洋的自稱當了福建省盟主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看咱們非得殺殺他的氣勢不可，否則大事不妙。」群雄都緩緩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請風大哥去揍他一頓，卻也別打得太厲害了，只是教訓教訓他。待會我出來抱打不平，請風大哥假意輸了給我。」風際中微微點頭。韋小寶又道：「錢老闆，昨晚你在會中說過話，只怕這小子認得你。」錢老本低聲道：「是，我先避開了。」

鄭府眾伴當中兀自多人沒座位，一人見天地會群雄的桌上尚有空位，在徐天川背上輕輕一推，道：「喂，那邊還有空位，你們再讓張桌子出來。」

徐天川跳起身來，罵道：「讓了一張桌子還不夠？老子最看不慣有錢人家的公子兒子，仗勢欺人。」一聲咳嗽，一口濃痰呼的噴出，向鄭克塽吐去。

鄭克塽正和阿珂說話，全沒提防，待得覺著風聲，濃痰已到頰邊，急忙一閃，還是落在頭頸之中，滑膩膩的，甚為噁心。他忙掏出手帕擦去，大怒罵道：「幾個鄉下泥腿子這等無法無天，給我打！」一名伴當隨向徐天川便是一拳。

徐天川叫聲：「啊喲」，不等拳頭打到面門，身子已向後摔了出去，假意跌得狼狽不堪，叫嚷：「打死人哪！打死人哪！」鄭克塽和阿珂哈哈大笑。

風際中站起身來，指著鄭克塽喝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」鄭克塽怒道：「我偏要笑，你管得著麼？」風際中一伸手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。鄭克塽又驚又怒，撲上去連擊兩拳。風際中左躲右閃，轉身逃出門外。

鄭克塽追了出去，向風際中迎面一拳，風際中斜身避開。風際中明白韋小寶的用意，要儘量讓這鄭公子出醜，壓低他的氣焰，只東一拳、西一腳的跟他遊鬥。

徐天川叫道：「咱們河南伏牛山好漢的威風，可不能折在這小傢伙手裏。」群雄跟著吆喝，大家知道戲弄一下這少年雖然不妨，卻不能讓他認出眾人來歷，喝罵叫嚷的話也甚有分寸，沒半句辱及他家門。李力世喝道：「咱們伏牛山這次出來做案，還沒發市，正好撞上這穿金戴銀的小子，把他抓了去，叫他老子拿一百萬兩銀子來贖票。」

鄭府眾伴當見公子一時戰不下這鄉下人，聽得眾人呼喝，原來是伏牛山的盜匪，當即取出兵刃，殺將過去。徐天川、樊綱、玄貞道人、高彥超、關安基、李力世等一齊出手，登時乒乒乓乓的打得十分熱鬧。鄭府那些伴當雖然都是延平王府精選的衛士，又怎及得上天地會群雄，兼之數日前被眾喇嘛折斷了手足，個個身上負傷，不數合間便被一一制服。天地會群雄手下留情，只是奪去他們兵刃，將之圍成一圈，執刀監視，並不損傷他們身子。

那邊鄭克塽鬥得十餘合，眼見風際中手腳笨拙，跌跌撞撞，似乎下盤極為不穩，當下抖擻精神，將生平絕技盡數施展出來。他有心要在阿珂之前炫耀，以博美人青睞，揮拳生風，踢腿有聲，著著進逼。風際中似乎只有招架之功，往往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過。

阿珂瞧得心焦，不住低叫：「啊喲，可惜，又差了一點兒。」韋小寶走近前去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身子未曾痊癒，這些大盜兇悍得緊，待會鄭公子如果落敗，你老人家別出手罷。」阿珂怒道：「你瞧他全然佔了上風，怎會打輸？真是瞎三話四。」

九難微笑道：「這些人似乎對鄭公子並無惡意，只是跟他開開玩笑。這一位對手，武功可比鄭公子強得太多了。」阿珂不信，問道：「師父，你說那強盜的武功高過鄭公子？」九難微笑道：「那還用說？這人武功著實了得，只怕也未必是甚麼伏牛山的強盜。倘若他們真是強盜，嘴裏就不會亂叫亂嚷，說甚麼要綁票做案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畢竟師父眼光高明。」說道：「那麼弟子去勸他們別打了罷？」阿珂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你有甚麼面子，甚麼本事？能勸得他們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強盜武功雖高，拳腳中卻有老大破綻。鄭公子鬥他不下，我在十招之內，定可打得他落荒而逃。」

九難知他武功低微，但說不定又有甚麼希奇古怪的法子，足以制勝，說道：「這夥人看來不是壞人，不可傷了他們性命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那些下三濫的下蒙汗藥、放毒之類手段，若不是面臨生死關頭，決不可使。你已是我鐵劍門的門下，可不能壞了本派名頭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我聽師父的話，決不損傷他們便是。」

九難輕輕嘆了口氣，忽然想起當年華山之巔，鐵劍門掌門人玉真子來向木桑道人尋釁之事。玉真子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。說到鐵劍門的名頭，一來門下人丁寥落，名聲不響，二來由於玉真子之故，實在也沒甚麼光采。這小弟子輕浮跳脫，如不走上正途，只怕將來成了玉真子的嫡系傳人，那可大大不妥了。

韋小寶見她忽有憂色，自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只道她瞧出天地會群雄武功不弱，她武功未復，深感難以應付，便道：「師父你儘管放心，我有法子救鄭公子的性命。」

阿珂啐道：「又來胡說了。鄭公子轉眼便贏，要你救甚麼性命？」

剛說到這裏，只聽得嗤的一聲響，鄭克塽的長袍已被拉下了一片，鄭克塽大怒，出手更加快了，卻聽得嗤嗤嗤之聲不絕，風際中十根手指便如鷹爪一般，將他長袍、內衣、褲子一片片的撕將下來，但用勁恰到好處，絲毫不傷到他肌肉。鄭克塽眼見再撕得幾下，身子便會全裸，驚惶之下，轉身欲逃。風際中雙臂一曲，兩手手肘已抵到他胸前。

鄭克塽急忙後退，雙拳擊出，只覺手腕一緊，風際中左手已握住他右手，右手握住他左手，順勢一揮，將他身子擲出，叫道：「接住了！」這一擲竟有七八丈遠。

玄貞道人展開輕功追去，抬頭叫道：「高兄弟，你來接班！」高彥超立即躍出。樊綱、徐天川、關安基等覺得有趣，紛紛大呼奔去。玄貞道人接住了鄭克塽，便又擲出，落下時剛好高彥超趕到，接住後再擲給數丈外的徐天川。

這些人膂力有強弱，輕功有高低，擲人時或遠或近，奔躍時或快或慢，但鄭克塽在半空中飛出數十丈以外，始終沒有落地。天地會群雄各展所長，這時方顯出真功夫來。關安基膂力奇大，先將鄭克塽向天擲上四五丈，待他落下時，雙掌在他背心一推，兩股力道併在一起，鄭克塽猶似騰雲駕霧一般，這一下飛得更遠。

韋小寶看得高興之極，拍手大笑，突然後腦禿的一聲響，給阿珂用手指節重重打了個爆栗。他一驚回頭。阿珂驚怒交集，急道：「他們綁了他去啦，你……你快去救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跟鄭公子又沒冤仇，師父說不過是開開玩笑，你何必著急？」阿珂道：「不，不是的，他們綁了他去，要勒索一百萬兩銀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鄭公子家裏銀子多得很，三百萬、四百萬也出得起，一百萬兩銀子打甚麼緊？」

阿珂右足在地下重重一頓，說道：「唉，你不生眼睛麼？他……他給這些強盜整得死去活來。」韋小寶在她耳邊輕聲道：「你要我救他，這也不難，你得答應做我老婆。」阿珂怒道：「胡說。」遠遠望去，見鄭克塽給人接住後不再拋擲。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喂，你們快回去拿銀子，到伏牛山來贖人。我們不會傷害這小子性命，每天只打他三百大板。銀子早到一天，他就少挨三百下，遲到十天，多吃三千板。」阿珂拉住韋小寶的手，急道：「你聽，你聽，他們每天要打他三百板，這裏去台灣路途遙遠，一個月也不能來回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每天三百板，就算兩個月罷，兩個月六十天，三六一十八，也不過一千八百板……」阿珂道：「唉，不是的，是一萬八千板，你這人真是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算數不行。這一萬八千板打下來，他的『屁股功』可練得登峰造極了。」阿珂怒極，將他手掌一摔，道：「我再也不睬你了。」又氣又急，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好，別哭，我來想法子。不過我剛才提的條件，你可不能賴。」阿珂道：「你快救了他再說。」韋小寶知道她只是隨口敷衍，真要她答應嫁給自己，那是無論如何不肯的，說道：「我為你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以後你可不得再欺侮我。」

阿珂道：「是，是！快去，快去！」說這話時，眼光沒向他帶上一眼，只是瞧著遠處的鄭克塽，但見他雙手已被反綁，給人抱上了馬背，轉眼便給帶走了，情急之下，伸手在韋小寶背上推了推。韋小寶心中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老子遇到的美貌妞兒，總是求我去救她的心上人。老子這冤大頭可做得熟手之極，只怕『冤大頭功』也練得登峰造極了。」

他快步奔出，叫道：「喂，喂，伏牛山的大王，在下有話說。」

群雄早就在等他挺身而出，當下都轉過身來。高彥超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有甚麼話說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幹麼要抓他？」高彥超道：「我們山寨裏弟兄眾多，缺了糧草，今日將他暫行扣押，要向他爹爹借一百萬兩銀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一百萬兩銀子，那是小事一件，我借給你們便是。」

高彥超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兄弟尊姓大名？憑甚麼說這等大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名叫韋小寶。」高彥超「啊喲」一聲，抱拳行禮，躬身說道：「原來是小白龍韋英雄，你殺死滿洲第一勇士鰲拜，天下揚名，我們好生仰慕，今日拜見尊範，實是三生有幸。」樊綱等一齊恭謹行禮。韋小寶抱拳還禮，道：「不敢當。」高彥超道：「衝著韋英雄天大的面子，這小子我們放了。那一百萬兩銀子，也不敢要了。」徐天川從身邊取出兩隻大元寶來，雙手恭恭敬敬的呈上，說道：「韋英雄，你路上倘若使費不足，這裏一百兩銀子，請先收用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多謝！」收下元寶，轉身交給阿珂。阿珂萬萬想不到這個小惡人名頭竟如此響亮，這些兇神惡煞的大強盜一聽他自報姓名，竟如下屬見到了頂頭上司一般。她那知這個「小惡人」，其實正是這些「大強盜」的頂頭上司，這些「大強盜」為了湊趣，故意的加倍巴結，演出一齣好戲。她又驚又喜，心想鄭公子終於脫卻了危難。

卻見風際中踏上一步，說道：「且慢。韋英雄，你殺死鰲拜，我們是萬分佩服的。只不過大家素不相識，怎知你是真的韋英雄，還是冒充他老人家的大名，出來招搖撞騙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話倒也有理，閣下要怎樣才能相信？」風際中道：「在下斗膽，想請韋英雄指點三招。滿洲第一勇士都死在你手下，尊駕武功自然非同小可，是真是假，一試就知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咱們只試招式，點到即止。」風際中道：「正是，還請韋英雄手下留情，以免打得在下身受重傷。」韋小寶暗暗好笑，心想：「風大哥向來不愛說話，那知做起戲來，竟然似模似樣。」便道：「老兄不必客氣，說不定我不是你對手。」左手一指，右手輕飄飄拍了出去，只拍出半尺，手掌轉了一圈，斜拍反捺，正是澄觀試演過的「般若掌」中的一招「無色無相」。

風際中見聞甚博，叫道：「妙極，這『般若掌』的高招，叫做『無色……』甚麼的。」伸手一接，向後一仰，險些摔倒。

韋小寶掌上原無半分內力，笑道：「閣下說得是，這是一招『無色無相』。」跟著左手斜舉，自右上角揮向左下角，突然五指成抓，幌了幾下。風際中大叫：「了不起，又是『般若掌』神功，這是『靈鷲聽經』。」擺起馬步，雙掌緩緩前推，掌心和韋小寶手指尖微微一觸，立刻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向後急翻三個觔斗。他翻觔斗之時，潛運內力，待得站定，滿臉已漲得血紅，便如喝了十七八碗烈酒一般，身子幌了幾幌，一交坐倒，搖手道：「不……不成……不比了，佩服之至！韋英雄，多謝你饒我性命。」

韋小寶拱手道：「老兄承讓。」說話之時，連連向他霎眼。風際中卻做得甚像，臉上神色又是沮喪，又是感激，還帶著幾分衷心欽佩之意。

徐天川邁步而前，說道：「韋英雄武功驚人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在下來領教幾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欺身而上，雙手交叉，一手扭他左胸，一手拿他右脅，乃是少林派上乘武功「拈花擒拿手」中的一招。徐天川見他這一招擒拿手十分高明，不禁暗暗佩服：「韋香主聰明之極，一學武功便進步神速。」他卻不知韋小寶出手招式似模似樣，其實沒絲毫內力，縱然給他拿住了，也是一無所損。徐天川身材矮小，最擅長的武功是巧打擒拿，當即施展看家本領，與韋小寶拆將起來。

數招之後，兩人雙手扭住，徐天川「啊」的一聲，右手軟軟下垂，假裝被扭脫了關節，說道：「佩服之至！」退開兩步，左手托住了自己右手，一送一挺，裝上了關節。這一項自上關節的手法，原來是擒拿手中的上乘武功，他照做之時，一絲不苟，上得乾淨利落。

跟著樊綱、玄貞道人、李力世三人一一上前討戰。韋小寶所使的盡是澄觀所授的上乘招式，樊綱等三人都是或三四招、或七八招便敗了下去。高彥超朗聲道：「今日得見韋英雄高招，當真令人大開眼界，小人等佩服之至！他日韋英雄路過伏牛山，還請不棄，上山來盤桓數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自然是要叨擾的。」

群雄躬身行禮，牽馬行開，一直走到鎮尾，這才上馬而去。他們竟然不敢在韋小寶面前上馬，實是恭敬之極。

阿珂終於服了：「這小惡人原來武功高強，每次假裝打我不過，都是故意讓我的。」

到此地步，鄭克塽只得過來向韋小寶道謝。韋小寶笑道：「鄭公子不必客氣，我不過運氣好，誤打誤撞，勝了他們，講到真實武功，那是遠遠不及閣下了。」他這幾句話其實倒是真話，但鄭克塽聽來，卻覺得是極辛辣的譏刺，不由得滿臉通紅。

當晚一行人南到獻縣，投了客店。九難遣開阿珂，問韋小寶道：「白天跟你做戲的那些人，都是你的朋友，是不是？」九難眼光何等厲害，風際中、徐天川那些人的做作，瞞得過鄭克塽和阿珂，卻怎瞞得過這位武學高人？韋小寶知道西洋鏡已經拆穿，笑道：「也不算是甚麼朋友。」九難道：「這些人武功個個頗為了得，怎肯陪著你如此鬧著玩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他們多半看不慣鄭公子的驕傲模樣，想是借著弟子，挫折一下他的驕氣。」九難心想此言倒也有理，說道：「你那幾招般若掌、拈花擒拿手法，使得可也不錯啊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是裝腔作勢唬人的，管不了用。」

※※※

說話之間，只聽得人喧馬嘶，有一大幫人來投店。一人大聲道：「一間上房，定要最好的，其餘的將就些也就罷了。」韋小寶一聽，心中一喜，認得是沐王府搖頭獅子吳立身。

韋小寶問：「師父，咱們是不是去殺吳三桂？」九難道：「我這次所受內傷著實不輕，雖然傷勢好了，內力未復，須得找個清靜所在將養些時日，再定行止。否則倘若再遇上敵人，我不能出手，老是由你去胡混瞎搞，咱們鐵劍門太不成話。」說著也不由得好笑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師父身子要緊。」從行囊中取出極品旗槍龍井茶葉，泡了一蓋碗茶，說道：「弟子日後學會了師父的武功，遇上敵人，就可正大光明的動手了。師父，我去街上瞧瞧，看看有甚麼新鮮的蔬菜。」走出房來，只見阿珂與鄭克塽正並肩走向店外，神情十分親熱，登時心底一股醋意直湧上來，便跟在二人身後。

阿珂回頭道：「跟著我幹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又不是跟著你。我去給師父買菜。」阿珂道：「好！鄭公子，咱們向這邊走。」伸手向著城西的一座小山一指。韋小寶妒火更熾，說道：「小心些，別碰上了山大王，我可不能來救你們。」阿珂白了他一眼，道：「誰要你救了？」鄭克塽知他是重提自己醜事，甚是惱怒，哼了一聲，快步而行。

韋小寶眼見二人漸漸去遠，忽聽得阿珂格格一聲笑，激怒之下伸手拔出匕首，便欲追上去將鄭克塽殺了，跨出兩步，心想：「當真要打，我可不是他二人對手。」

當下強忍怒氣，到街上去買了些口蘑、冬菇、木耳、粉絲，提著回到店中，見阿珂和鄭克塽尚未回來，想像他們二人在僻靜之處談情說愛，只氣得不住大罵。

突然有人在他肩頭輕輕一拍，一把抱住，笑道：「韋兄弟，你在這裏？」韋小寶轉頭一看，原來是御前侍衛總管多隆，不由得大喜，笑道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只見他身後跟著十餘人，都是御前侍衛，穿的卻是尋常小兵裝束。眾侍衛見了他，個個眉花眼笑，卻不上前參見招呼。多隆低聲道：「這裏人雜，到我房裏說話。」原來他們一干人便也住在這客店裏。

到得房中，眾侍衛才一一上前參見，韋小寶笑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」取出一千兩銀票，笑道：「眾位兄弟們去喝酒花用罷。」眾侍衛早知這位副總管出手豪闊，只要遇上了他，必有好處，當下歡然道謝。

多隆低聲道：「韋兄弟，自從你在五台山遇險之後，皇上日常記掛在心，派我們出來尋找你的下落。」

韋小寶心下感激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多謝皇上恩德。卻怎敢勞動多大哥的大駕？」多隆笑道：「皇上本來也沒派我，只派了十五名侍衛兄弟，是我自告奮勇。一來做哥哥的也真牽記著你；二來也好乘機出京來玩玩，這是託了你兄弟的洪福。」眾人都笑了起來。多隆道：「這一下，我們幾個算是立了大功，回京之後，皇上得知韋兄弟脫險，定是十分歡喜。我們一路上打聽，韋兄弟的訊息沒聽到，卻查到有一夥叛賊密謀造反，在河間府大舉議事，我們就過來瞧瞧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也正為此事而來，聽說他們這次聚會，叫作甚麼『殺龜大會』。」多隆大拇指一翹，說道：「厲害，厲害，甚麼事都逃不過韋兄弟的眼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探到了甚麼消息？」多隆道：「這裏兩個兄弟混入了大會之中，得知他們是要對付吳三桂，各省都推舉了盟主。好幾個盟主的名字也都查倒了。」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，問道：「是那幾個？」多隆道：「雲南是沐劍聲，福建是台逆鄭經的次子，叫作鄭克塽。」跟著又說了好幾個盟主的名字。韋小寶道：「那沐劍聲、鄭克塽等人的相貌，可認得出麼？」多隆道：「黑夜之中，這兩個兄弟看不清楚，也不敢走近細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多大哥，你回京之後，請你稟告皇上，便說奴才韋小寶也在查訪這件事，一等有了眉目，就回京面奏。」多隆道：「是，是。韋兄弟如此忠心辦事，這次立了大功，皇上必定又有封賞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如有功勞，還不是咱們御前侍衛大夥兒的面子？眼前有一件事，要請各位辛苦一趟。」眾侍衛都道：「韋副總管差遣，自當效勞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說起來可氣人得緊。我有個相好的姑娘，此刻正在跟一個浮滑小子勾勾搭搭……」

他剛說到這裏，眾侍衛已是氣憤填膺，個個破口大罵：「他媽的，那一個小子如此大膽，敢來動韋副總管的人？咱們立刻去把這小子殺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殺倒不必。你們只須去打他一頓，給我出這一口惡氣，不過這小子是我朋友，卻也不可打得太過重了，尤其不可碰那位姑娘。」眾侍衛笑道：「這個自然理會得，韋副總管的相好姑娘，誰敢得罪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二人向西去了。你們一動手，我假裝上來相救，將你們打跑。各位可得大大相讓，使得兄弟在心上人面前出出風頭。」

眾侍衛齊聲大笑，都道：「韋副總管分派的這樁差事，最有趣不過。」

多隆笑道：「大夥兒這就去幹，喂，個個須得小心在意，要是露出了馬腳，韋副總管可不拿你們當好兄弟啦。」眾侍衛都笑道：「韋副總管的大事，大夥兒赴湯蹈火，豈敢退後？」一名侍衛道：「他媽的，這小子調戲韋副總管的相好，好比調戲我的親娘，老子還不跟他拚命？」眾人一齊大笑。韋小寶笑道：「輕聲些，別讓旁人聽到了。」眾侍衛磨拳擦掌，嘻嘻哈哈的一擁而出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提了蔬菜，交給廚房，賞了他五錢銀子，吩咐整治精緻素菜，這才慢慢的向西城行去。走出一里多地，只聽叱喝叫罵之聲大作，遠遠望見數十人手執兵刃，打得甚是熱鬧，心想：「這小子倒也了得，居然以寡敵眾，抵擋得住。」

緩緩走近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只見眾侍衛圍住了七八人狠鬥。對方背靠城牆，負隅而戰，卻是沐劍聲、吳立身一干人。沐劍聲身旁有個年輕姑娘，手握雙刀，已打得頭髮散亂，城頭上卻有人攜手觀戰，正是阿珂和鄭克塽。韋小寶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心道：「他媽的，打錯了人。定是他們先看到了沐公子，見他帶著個姑娘，不分青紅皂白，便即上前動手。」見多隆手握一柄鬼頭刀，站在後面督戰，當即走到他身邊，低聲道：「打錯了，是城頭上那兩個。」說了這話，立即走開。

多隆喝道：「不對，喂，相好的，原來欠債的不是你們。好，大夥兒都退下，放他們走罷！」眾侍衛一聽，紛紛退開。

沐劍聲、吳立身等人少，本已不敵，先前只道自己露了形跡，這些清兵是來捉拿的，幸虧他們退開，正是求之不得。吳立身一眼瞥見韋小寶，暗叫：「慚愧，原來這次又是蒙韋恩公相救。否則殺了我不打緊，小公爺落入韃子手中，那可是萬死莫贖了。」其時不便和韋小寶相認，與沐劍聲等奔出城門，向北疾奔而去。

韋小寶走上城頭，問阿珂道：「師姊，他們為甚麼打架？都是些甚麼人？」阿珂小嘴一撇，說道：「誰知道呢？這些官兵是討債來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回店去罷，別讓師父又記掛。」阿珂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剛說到這裏，眾侍衛已奔上城頭，一名侍衛指著鄭克塽，叫道：「是他，欠我銀子的是這小子。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鄭公子，師姊，咱們快走。韃子官兵胡作非為，惹上了很是麻煩。」阿珂也有些害怕，道：「好，回去罷。」一名侍衛搶上前來，指著鄭克塽道：「前晚在河間府妓院裏玩花姑娘，你欠下我一萬兩銀子，快快還來。」

鄭克塽怒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誰到妓院裏去啦，怎會欠了你銀子？」一名侍衛道：「還說不是呢？前天晚上，你膝頭上坐了兩個粉頭，叫作甚麼名字哪？」另一名侍衛道：「年紀大的那個叫阿翠，小的那個叫紅寶。你左邊親一個嘴，喝一口酒，右邊摸一摸人家臉蛋，又喝一口酒，好不風流快活，還想賴麼？」又一名侍衛道：「你摟著兩個粉頭，跟我們擲骰子，輸了二千兩銀子，要翻本，向我借了三千，向這位老兄借了二千，後來又向他借了一千五，向那一位借了二千兩……」另一人道：「再向我借了一千五百兩，一共是一萬兩白花花的銀子。」五人一齊伸手，道：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！快快還來！」

阿珂想起當日在妓院中見到韋小寶跟眾妓胡鬧的情景，又想起前幾日在草堆之中，鄭公子在自己身上亂摸亂捏，看來這事多半不假，再一算日子，前晚正是「殺龜大會」的前夕，鄭公子深夜不歸，次日清晨卻見他滿臉酒意，說是甚麼英雄豪傑邀他去喝酒，喝酒不假，請他的卻不是英雄豪傑，而是妓院中的下賤女子，想到此處，不由得珠淚盈盈欲滴。

眾侍衛截住鄭克塽的後路，將他團團圍住，後面一人一伸手，抓住了他後頸。鄭克塽大怒，手肘後挺，重重撞在他胸口。那侍衛大叫一聲，痛得蹲下身去。餘人一擁而上，拳腳紛施，這些人單打獨鬥，都不是鄭克塽的對手，但七八人一齊動手，將他掀在地下。

阿珂急叫：「有話好話，不可胡亂打人。」搶上前去相救。

多隆道：「喂，大姑娘，這事跟你不相干，可別趕這淌混水。」阿珂急道：「讓開！」伸手向他肩頭推去。多隆是大內高手，武功了得，左手輕輕一揮，震得她向後跌開數步。那邊眾侍衛向鄭克塽拳打腳踢，劈劈拍拍的不住打他耳光。阿珂急攻數招，卻被多隆笑吟吟的逼得離鄭克塽越來越遠。多隆笑道：「大姑娘，這個花花公子吃喝嫖賭，樣樣俱全，今天早晨還在向我借五千兩銀子，說是娶那兩個粉頭回家去做小老婆，你何必迴護於他？」阿珂退開幾步，急叫：「你們別打，有話……有話慢慢的說。」

一名侍衛笑道：「你叫他還了我們銀子，自然不會打他。」說著又在鄭克塽面門砰的一拳，他鼻孔中登時鮮血長流。一名侍衛拔出刀來，叫道：「割下他兩隻耳朵再說。」說著將單刀在空中虛劈兩刀。

阿珂拉住韋小寶的手，急得要哭了出來，道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一萬兩銀子我倒有，只是送給他還賭帳嫖帳，可不大願意。」阿珂道：「他們要割他耳朵了，你就……就借給我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姊要借，別說一萬兩，就十萬兩也借了，不過日後你是我妻子，這筆帳不能算。你叫鄭公子向我借。」阿珂頓足道：「唉，你這人真是。」叫道：「喂，你們別打，還你們錢就是。」

眾侍衛也打得夠了，便即住手，但仍是按住鄭克塽不放。

阿珂叫道：「鄭公子，我師弟有銀子，你向他借來還債罷。」

鄭克塽氣得幾欲暈去，但見鋼刀在臉前幌來幌去，怕他們真的割了自己耳朵，心下也真害怕，眼望韋小寶，露出祈求之色。

阿珂拉拉韋小寶的袖子，低聲道：「就借給他罷。」

一名侍衛冷笑道：「一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，沒中沒保，怎能輕易借了給人？這小子最愛賴帳，大夥兒可不是上了他當嗎？」另一人道：「除非這位姑娘做中保，這小子倘若賴帳不還，就著落在這位姑娘身上償還。」那高舉鋼刀的侍衛大聲道：「人家大姑娘跟這臭小子沒親沒故，幹麼要給他作保？如果一萬兩銀子還不出，除了拿身子償還，嫁給這位小財主之外，還有甚麼法子？」眾侍衛鬨笑道：「對了，這主意十分高明。」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師姊，不成，你聽他們的話，那不是太委屈你了麼？」

拍的一聲響，一名侍衛又重重打了鄭克塽一個耳光。他手腳全被拉住，絕無抗拒之力。一名侍衛喝道：「狠狠的打，打死了他，這一萬兩銀子，就算掉在水裏。這叫做眼不見，心不煩。」劈劈拍拍，又打了起來。

鄭克塽叫道：「別打！別打！韋兄弟，你手邊如有銀子，就請借給我一萬兩，我……我保證一定歸還。」

韋小寶斜眼瞧著阿珂，道：「師姊，你說借不借？」

阿珂淚水在眼眶中滾來滾去，哽咽道：「借……借好了！」一名侍衛在旁湊趣，大聲道：「大姑娘作的中保，日後大姑娘嫁小財主，這臭小子倒是媒人。」韋小寶從懷中摸出一疊銀票來，撿了一萬兩，便要去交換鄭克塽，一轉念間，交給了阿珂。阿珂接了，說道：「銀子有了，你們放開他啊。」

眾侍衛均想，先前韋副總管說好是由他出手救人，現下變成了使銀子救人，不知是否合他心意，當下仍然抓住鄭克塽不放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一萬兩銀子，你們拿去分了罷，他媽的，總算是大夥兒辛苦一場。你們這些混賬王八蛋，快快給我放人！」眾侍衛一聽大喜，韋小寶言中意思，顯然是將這一萬兩銀子賞給他們了，當下放開了鄭克塽。阿珂伸手將他扶起，將銀票交給他。鄭克塽怒極，隨手接過，看也不看，便交給身旁一名侍衛。

韋小寶罵道：「你們這批王八蛋，韃子官兵，將我朋友打成這個樣子，老子不和你們干休。」阿珂生怕多起糾紛，忙道：「別罵了，咱們回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想想也教人生氣，欠債還錢，那已經還了。鄭公子這一頓打，可不是白挨的嗎？」

多隆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小子窮星剛脫，色心又起，他媽的，你老是挨著人家大姑娘幹麼？」一伸手，抓住鄭克塽的後頸，提起他身子，在空中轉了兩個圈子，喝道：「我把你拋下城牆去，瞧你是死是活！」鄭克塽和阿珂齊聲大叫。

多隆將鄭克塽重重在地下一頓，喝道：「以後你給我離得這位姑娘遠遠的，人家好好的姑娘，跟你這狂嫖濫賭、偷雞摸狗的小子在一起，沒的壞了名頭。我跟你說，以後我再見到你纏在這位姑娘身旁，老子非扭斷你的狗頭不可。」說著左手握住他辮根，右手將他辮子在手掌繞了兩轉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胸口登時鼓了起來，手臂手背上肌肉凸起，一聲猛喝，雙臂用力向外一分，拍的一聲響，辮子從中斷絕。

眾侍衛見到他如此神力，登時采聲雷動。多隆膂力本強，又練了一身外家硬功。雙膀實有千斤之力。幸好他左手握住了辮根，否則鄭克塽這根辮子是假的，輕輕一拉，便揭露了他不遵朝令、有不臣之心的大罪。

多隆拋下半截辮子，五根鼓槌兒般的大手指扠在鄭克塽頸中，跟著左手扠住他的後頸，雙手漸漸收緊，鄭克塽的臉漸漸漲紅，到後來連舌頭也伸了出來，眼見便要窒息而死。十餘名侍衛各抽兵刃，團團圍在二人身周，不讓阿珂過來相救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錢也還了，還想殺人嗎？」一衝而前，砰的一拳，打在一名侍衛小腹之上。那侍衛「啊喲」一聲，一個觔斗摔出，大叫大嚷，手足亂伸，說甚麼也爬不起身來。韋小寶雙拳一招「雙龍搶珠」，向多隆打去。多隆兩隻手正扠在鄭克塽頸中，難以招架，登時中拳。這招「雙龍搶珠」本是打向敵人太陽穴，但多隆身材高大，韋小寶卻生得矮小，兩個拳頭都打在他脅下。多隆假裝大怒，罵道：「死小鬼，老子扠死了你！」放開鄭克塽，和韋小寶鬥了起來。

韋小寶使開從海大富與澄觀處學來的武功，身法靈活，一招一式，倒也巧妙美觀。多隆出拳有風，儘往他身旁數寸之處打去，突然鬥得興發，飛腿猛踢，喀喇一聲，將韋小寶身旁的一株棗樹踢斷了。眾侍衛大聲喝采。

阿珂見多隆如此神威，生恐韋小寶給他打死了，叫道：「師弟，莫打了，咱們回去。」韋小寶大喜：「她關心起我來了，小娘皮倒也不是全沒良心。」

多隆又是一腳，將地下一塊斗大石頭踢得飛了起來，掉下城頭。韋小寶出招越來越快，拍的一掌，正中對方肚皮，多隆「啊啊」大叫，雙腿一彎，坐倒在地，叫道：「老子不服，再來打過！」一躍而起，雙臂直上直下的急打過來。韋小寶側身閃避，多隆一拳打上城牆，登時打下三塊大青磚來。塵土飛揚之中，韋小寶飛起右腳，腳尖還沒碰到他身子，多隆大叫一聲，從城牆上溜了下去，掉在城牆腳下，動也不動了。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生怕真的摔死了他，俯首下望。多隆抬頭一笑，霎了霎眼，搖手示意不妨，隨即伏倒。韋小寶這才放心。眾侍衛都驚惶不已，紛紛奔下城頭。

韋小寶一拉阿珂，低聲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三人一溜煙的奔回客店。

回到客店之中，九難見阿珂神色有異，氣喘不已，問道：「遇上了甚麼事？」阿珂道：「有十多個韃子官兵跟鄭公子為難，幸虧……幸虧師弟打倒了官兵的頭腦。」九難道：「給我在客店裏安安靜靜的耽著，別到處亂走，惹事生非。」阿珂低頭答應，過了一會，總是記掛著鄭克塽的傷勢，到他房中去看望，只見眾伴當已給他敷上傷藥，已睡著了。

韋小寶見她從鄭克塽房裏出來，又是有氣，又有些懊惱：「剛才怎不叫他們當真割下了這小子的兩隻耳朵？」又想：「這妞兒一心一意，總是記掛著這臭小子。我就算把小子耳朵割了、眼睛戳瞎了，看來她還是把他當作心肝寶貝。」饒是他機警多智，遇上了這等男女情愛之事，卻也是一籌莫展了。

註：回目中「棘門此外盡兒戲」一句，原為漢文帝稱讚周亞夫語，指其軍令森嚴，其他將軍所不及，原詩詠吳三桂殘暴虐民而治軍有方。「棘門」即「戟門」，亦可指宮門，本書借用以喻眾御前侍衛出宮胡鬧。

# 第二八回 未免情多絲宛轉 為誰心苦竅玲瓏

韋小寶當晚睡到半夜，忽聽得窗上有聲輕敲，迷迷糊糊的坐起身來，只聽窗外有人低聲道：「韋恩公，是我。」

他一凝神，辨明是吳立身的聲音，忙走到窗邊，低聲道：「是吳二叔麼？」吳立身道：「不敢，是我。」韋小寶輕輕打開窗子，吳立身躍入房內，抱住了他，甚是歡喜，低聲道：「恩公，我日日思念你，想不到能在這裏相會。」轉身關上窗子，拉韋小寶並肩坐在炕上，說道：「在河間府大會裏，我向貴會朋友打聽你的消息，他們卻都不肯說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他們倒不是見外，有意不肯說。實在我來參加『殺龜大會』，是喬裝改扮了的，會中眾兄弟也都不知。」

吳立身這才釋然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今日撞到韃子官兵，又蒙恩公解圍，否則的話，只怕我們小公爺要遭不測。小公爺要我多多拜上恩公，實是深感大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大家是好朋友，何必客氣。吳二叔，你這麼恩公長、恩公短的，聽來著實彆扭，倘若你當我是朋友，這稱呼今後還是免了。」

吳立身道：「好，我不叫你恩公，你也別叫我二叔。咱倆今後兄弟稱呼。我大著幾歲，就叫你一聲兄弟罷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妙極。你那個劉一舟師侄，豈不是要叫我師叔了？」吳立身微覺尷尬，說道：「這傢伙沒出息，咱們別理他。兄弟，你要上那裏去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事說來話長。二哥，做兄弟的已對了一頭親事。」

吳立身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卻不知是誰家姑娘？」隨即想到：「莫非就是方怡？他找到方姑娘和小郡主了？」滿臉都是喜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這老婆姓陳，不過有一件事，好生慚愧。」吳立身問道：「怎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這老婆卻另有個相好，姓鄭，這小子人品極不規矩。想勾搭我的老婆，倒還是小事，他卻去向韃子官兵告密。今日那些官兵來跟小公爺為難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」

吳立身大怒，道：「這小子活得不耐煩了，卻不知為了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道這小子是誰？他便是台灣延平郡王的第二兒子。他說延平郡王統領大軍，你們沐王府卻已敗落，無權無勢，甚麼何足道哉？」吳立身怒道：「我們沐王爺是大明開國功臣，世鎮雲南，怎是他台灣鄭家新進之可比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可不是嗎？這小子說道：是誰殺了吳三桂，在天下英雄之前大大露臉；你們在雲南是地頭蛇，要殺吳三桂，比他們台灣鄭家要方便百倍。他來跟我商量，說要把沐家的人先除去了。我說我們天地會跟沐王府早有賭賽，瞧誰先幹掉吳三桂。英雄好漢，贏要贏得光采，輸要輸得漂亮，那有暗中算計對方之理？這小子不服氣，便另生詭計。幸虧韃子官兵不認得小公爺，我騙他們說認錯了人，你們才得脫身。」吳立身連叫：「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！他媽的，這小子不是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二哥，這小子非教訓他一頓不可。瞧在延平郡王的面上，咱們也不能殺了他。最好你去打他一頓，兄弟便挺身出來相勸，跟你動手。你故意讓我幾招，假裝敗退，不知肯不肯？」吳立身道：「兄弟是為我們出氣，那有不肯之理？如此最好，也免得跟台灣鄭家破面，多惹糾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個頭臉有傷、跟兄弟在一起的小子，便是他了。」吳立身道：「是。他鄭家又怎麼了？沐王府今日雖然落難，卻也不是好欺侮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可不是嗎？」隨即問起那日在莊家大屋「見鬼」之事。他日間雖見到徐天川，但當時不便細問，一直記掛著這件事。

吳立身臉有慚色，不住搖頭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今日叫我一聲二哥，我這做哥哥的實在好生慚愧。那日我們被那批裝神弄鬼的傢伙使邪法制住了，豈知這批傢伙給人引出屋去，拿了起來。幾個女子剛過來放了我們，卻又有一批鬼傢伙攻進屋來，把章老三他們救了去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心道：「那是神龍教的，莊三少奶她們抵敵不住。」

吳立身搖頭道：「那時我和徐老爺子穴道剛解開，手腳還不大靈便，黑暗之中胡裏胡塗的亂鬥一場，大夥兒都失散了。到第二天早晨才聚在一起，可是兄弟你、小郡主、方姑娘三個，卻說甚麼也找不到，我們又去那間鬼屋找尋。屋裏只有一個老太婆，也不知是真聾還是假聾，纏了半天，問不出半點所以然來。徐老爺子和我都不死心，明探暗訪，直搞了大半個月，唉，半點頭緒也沒有。好兄弟，今天見到你，真是開心。小郡主和方姑娘去了那裏？你可有點訊息嗎？我們小王爺記掛著妹子，老是不開心。」

韋小寶含糊以應：「我也挺記掛著她兩個。方姑娘聰明伶俐，小郡主卻是個老實頭，早些跟她哥哥會面就好啦。」心想：「原來你們沒給神龍教捉去，沒給逼服了毒藥來做奸細，那好得很。」他知吳立身性子爽直，不會說謊，倘若這番話是劉一舟說的，就未必可信。

吳立身道：「兄弟，你好好保重，做哥哥的去了。」說著站起，頗為依依不捨，拉著他手，又道：「兄弟，天下好姑娘有的是。你那夫人倘若對你不住，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。」韋小寶長嘆一聲，黯然無語。這聲嘆息倒是貨真價實。吳立身推開窗子，跳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次日韋小寶隨著九難和阿珂出城向北，鄭克塽帶了伴當，仍是同行。九難問他：「鄭公子，你要去那裏？」鄭克塽道：「我要回台灣，送師太一程，這就分手了。」

行出二十餘里，忽聽得馬蹄聲急，一行人從後趕了上來。奔到近處，只見來人是一群鄉農，手中拿了鋤頭、鐵扒之屬，當先一人大叫：「是這小子，就是他了。」韋小寶一看，這人正是吳立身。

一夥人繞過大車，攔在當路。吳立身指著鄭克塽罵道：「賊小子，昨晚你在張家莊幹的好事！貓兒偷了食，就想溜之大吉嗎？」鄭克塽怒道：「甚麼張家莊、李家莊？你有沒生眼睛，胡說八道。」吳立身叫道：「好啊，李家莊的姑娘原來也給你騙的，你自己招認了。他媽的，賊小子！一晚上接連誘騙兩個閨女，當真大膽無恥。」

鄭府伴當齊聲喝道：「這位是我們公子爺，莫認錯了人，胡言亂語。」

吳立身拉過一個鄉下姑娘，指著鄭克塽道：「是不是他？你認清楚些。」韋小寶見這鄉下姑娘濃眉大眼，顴骨高聳，牙齒凸出，身上倒穿得花花綠綠，頭上包著塊花布，料想是吳立身花錢去雇了來的，心下暗暗好笑。

那鄉下姑娘粗聲粗氣的道：「是他，是他，一點兒不錯。他昨天晚上到了我屋子裏，一把抱住了我，嗚嗚，這……這可醜死人了，啊唷，嗚嗚，啊，媽呀……」說著號啕大哭。

另一個鄉農大聲喝道：「你欺侮我妹子，叫老子做你的便宜大舅子。他媽的，老子跟你拚命。」正是吳立身的弟子敖彪。韋小寶細看沐王府人眾，有五六人曾經會過，劉一舟卻不在其內，料來吳立身曾先行挑過，並無跟自己心有嫌隙之人在內，以免敗露了機關。

阿珂見那鄉下姑娘如此醜陋，不信鄭克塽會跟她有何苟且之事，只是她力證其事，這些鄉下人又跟他無冤無仇，想來也不會故意誣賴，不由得將信將疑。韋小寶皺眉道：「鄭公子也未免太風流了，去妓院中玩耍那也罷了，怎地去……去……去……唉，這鄉下姑娘這樣難看，師姊，我想他們一定認錯了人。」阿珂道：「對，準是認錯了。」

吳立身對那鄉姑道：「快說，快說，怕甚麼醜？他……這小賊給了你甚麼東西？」

那鄉姑從懷裏取出一隻一百兩的大銀元寶，說道：「他給我這個，叫我聽他的話。他說他是台灣來的，他爹爹是甚麼王爺，家裏有金山銀山，還有……還有……」

阿珂「啊」的一聲尖叫，心想這鄉下姑娘無知無識，怎會捏造，自然是鄭克塽真的說過了，不由得心下一陣氣苦。鄭府眾伴當也都信以為真，均想憑這鄉下姑娘，身邊也不會有這大元寶，紛紛喝道：「讓開，讓開！你拿了元寶，還吵些甚麼？別攔了大爺們的道路。」

敖彪叫道：「不成，我妹子給你強姦了，叫她以後如何嫁人？你非娶了她不可。你快快跟我回去，和她拜堂成親，帶她去台灣，拜見你爹娘。我妹子是好人家女兒，又不是低三下四的賤人，難道是要了你銀子賣身嗎？他說這一百兩銀子是幹甚麼的？」最後這句話是對著那鄉姑而問。那鄉姑道：「他說……他說這是甚麼聘禮，又說要叫人來做媒，娶我做老婆，帶我去王府做甚麼一品夫人。」敖彪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妹夫啊，我跟你說，你不跟我妹子成親，想要這樣一走了之，可沒這麼容易，快跟你大舅子回去。」

鄭克塽怒極，心想這次來到中原，盡遇到不順遂之事，連這些鄉下人也莫名其妙的找上我來，提起馬鞭，拍的一聲，便向敖彪頭上擊落。敖彪大叫：「啊喲！」雙手抱頭，倒撞下馬，蜷縮成一團，抽搐了幾下，便不動了。眾鄉人大叫：「打死人啦，打死人啦！」

那鄉姑跳下馬來，抱住敖彪身子，放聲大哭，哭聲既粗且啞，直似殺豬。

鄭克塽一驚，眼下身在異鄉，自己又是清廷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，鬧出了人命案子，那可大大的不便，當即喝道：「大夥兒衝！」一提馬韁，便欲縱馬奔逃。

突然一個鄉下人縱身而起，從半空中向他撲將下來。鄭克塽左手反手一拳，向他胸膛打去。那人抓住他的手腕一扭，喀的一聲，手肘脫臼。那人落在他身後馬鞍上，右手伸到他脅下，扳住了他頭頸，正是擒拿手法中一招「斜批逆鱗」，那人手法乾淨利落，嘴裏大呼大叫：「阿三，阿狗，快來幫忙，我……我……我給他打得好痛，啊唷喂，這小子打死我啦，打死我啦！」鄭克塽全身酸麻，已然動彈不得。

鄭府眾伴當拔出兵刃，搶攻上來。沐王府這次出來人數雖然不多，卻個個身手不弱，舉起鋤頭鐵扒，一陣亂打，將本已受傷的眾伴當趕開。

那鄉下人抱住鄭克塽，滾下馬來，大叫大嚷：「阿花哪，快來抓住你老公，別讓他逃走了。」那鄉下姑娘笑道：「他逃不了。」縱身而上，將鄭克塽牢牢抱住。韋小寶這時才看出來，這鄉下姑娘原來是男扮女裝，無怪如此醜陋不堪，那自然是沐王府中的人物，「她」一把抱住鄭克塽，使的也是擒拿手法。

阿珂急叫：「師父，師父，他們捉住鄭公子啦，那怎麼辦？」

九難搖頭道：「這鄭公子行止不端，受些教訓，於他也非無益。這些鄉下人也不會傷他性命。」她躺在大車之中靜養，只聽到車外嘈鬧，卻沒見沐王府眾人動手的情形，否則以她的眼光，一見到這些人的身法，自然便看破了。阿珂道：「這批鄉下人好像是會武功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武功是沒有，蠻力倒著實不小。」

敖彪從地下爬了起來，叫道：「他媽的，險些打死了你老子。」一名鄉下人笑道：「是大舅子，怎麼會是老子？」敖彪道：「好，抓住了這小子，大舅子既沒有死，也不用他抵命了。我的阿花妹子終身有託，抓他去拜堂成親罷。」眾鄉人歡呼大叫：「喝喜酒去，喝喜酒去！」將鄭府伴當的馬匹一齊牽了，擁著鄭克塽，上馬向來路而去。

鄭府伴當大叫急追，眼見一夥人絕塵而去，徒步卻那裏追趕得上？

※※※

韋小寶笑道：「鄭公子在這裏招親，那妙得很哪，原來這裏的地名叫做高老莊。」阿珂驚怒交集，早就沒了主意，順口問道：「這裏叫高老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西遊記中，不是有一回書叫『豬八戒高老莊招親』麼？」阿珂怒道：「你才是豬八戒！」倚在路旁一株樹上，哭了起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師姊，鄭公子娶媳婦，那是做喜事哪，怎麼你反而哭了？」

阿珂又想罵他，轉念一想，這小鬼頭神通廣大，只有求他相助，才能救得鄭公子回來，哭道：「師弟，你怎生想個法兒，去救了他脫險。」

韋小寶睜大眼睛，裝作十分驚異，道：「你說救他脫險？他又沒打死人，不會要他抵命的。」阿珂道：「你沒聽見？那些人要逼他跟那鄉下姑娘拜堂成親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拜堂成親，那好得很啊。」壓低了嗓子，悄聲道：「我就是想跟你拜堂成親，只可惜你不肯。」阿珂白了她一眼，道：「人家都急死了，你還在說這些無聊話，瞧我以後睬不睬你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師父說道，鄭公子品行不好，讓他吃些苦頭，大有益處。何況拜堂成親又不是吃苦頭，鄭公子多半還開心得很呢。否則的話，昨天晚上他又怎會去找這姑娘，跟她瞎七搭八，不三不四。」阿珂右足在地下一頓，怒道：「你才瞎七搭八，不三不四。」

這一日阿珂一路上故意找事耽擱，打尖之時，在騾子後蹄上砍了一刀，騾子就此一跛一拐，行得極慢，只走了十多里路，便在一個市鎮上歇了。

韋小寶知她夜裏定會趕去救鄭克塽，吃過晚飯，等客店中眾人入睡，便走到馬廄之中，在草堆上睡倒。果然不到初更時分，便聽得腳步之聲細碎，一個黑影走到馬廝來牽馬。韋小寶低聲叫道：「有人偷馬！」

那人正是阿珂，一驚之下，轉身欲逃，隨即辨明是韋小寶的聲音，問道：「小寶，是你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自然是我。」阿珂道：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山人神機妙算，料到有人今夜要做偷馬賊，因此守在這裏拿賊。」阿珂啐了一口，央求道：「小寶，你陪我一起去……去救他回來。」

韋小寶聽得她軟語相求，不由得骨頭都酥了，笑道：「倘若救出了他，有甚麼獎賞？」阿珂道：「你要甚麼都……」本來想說你要甚麼都依你，立即想到：「這小鬼頭定是要我嫁他，那如何依得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便改口道：「你……你總是想法子來欺侮我，從來不肯真心幫我。」說到這裏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她哭泣倒是不假，只不過心中想到的，卻是鄭克塽的輕薄無行，以及他身陷險境，不知拜了堂、成了親沒有。

韋小寶給她這麼一哭，心腸登時軟了，嘆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！我陪你去便是。」阿珂大喜，抽抽噎噎的道：「謝……謝謝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謝倒不用謝，就是不知道高老莊在那裏。」阿珂一怔，隨即明白，他說「高老莊」，還是繞了彎在罵鄭克塽，低聲道：「咱們一路尋過去就是了。」

兩人悄悄開了客店後門，牽馬出店，並騎而行，從來路馳回。韋小寶道：「鄭公子到底有甚麼好，你這樣喜歡他？」阿珂道：「誰說喜歡他了？不過……不過大家相識一場，他遭到危難，自然要去相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有人捉了我去拜堂成親，你救我不救？」阿珂噗哧一笑，道：「你好美嗎？誰會捉你去拜堂成親了？」韋小寶嘆道：「你瞧我不順眼，說不定有那一個姑娘，瞧著我挺俊、挺帥呢？」阿珂笑道：「那可謝天謝地了，省得你老是陰魂不散的纏著我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這樣沒良心。倘若有人捉了你去拜堂成親，我可也不救你。」

阿珂微微一驚，心想若真遇上這等事，那是非要他相救不可，幽幽的道：「你一定會來救我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阿珂道：「人家欺侮我，你決不會袖手旁觀，誰教你是我師弟呢？」這句話韋小寶聽在耳裏，心中甜甜的甚是受用。

說話之間，已馳近日間和沐王府群雄相遇之處，只見路邊十餘人坐在地上，手中提著燈籠，正是鄭府的伴當。阿珂勒馬急問：「鄭公子呢？」眾伴當站了起來，一人哭喪著臉說道：「在那邊祠堂裏。」說著向西北角一指。阿珂問道：「祠堂？幹甚麼？」那伴當道：「這些鄉下人請了公子去，硬要他拜堂成親，公子不肯，他們就拳打足踢，兇狠得緊。」

阿珂怒道：「你們……哼……你們都是高手，怎地連幾個鄉下人也打不過？」眾伴當甚是慚愧，都低下頭來。一人道：「這些鄉下人都是有武功的。」阿珂怒道：「人家有武功，你們就連主子也不顧了？我們要去救人，你們帶路。」

一名年老伴當道：「那些鄉下佬說，我們如再去囉唣，要把我們一個個都宰了。」阿珂道：「宰就宰了，怕甚麼？郡王要你們保護公子，卻這等貪生怕死！」那伴當道：「是，是。最好……最好請姑娘別騎馬，以防給他們驚覺。」阿珂哼了一聲，和韋小寶一齊跳下馬來，將馬繫在路邊樹上。眾伴當放下燈籠，帶領二人向西北走去。

行出里許，穿過一座樹林，一片墳地，來到七八間大屋外，屋中傳來鑼鼓喧鬧之聲。阿珂心中焦急：「他真的在拜堂了？」一拉韋小寶的衣袖，快步奔去，繞到屋側，見一扇門開著一半，望進去黑沉沉的無人。兩人閃將進去，循著鑼鼓聲來到大廳，蹲下身來，從窗縫中向內張去。

一見到廳中情景，阿珂登時大急，韋小寶卻開心之極。

只見鄭克塽頭上插了幾朵紅花，和一個頭披紅巾的女子相對而立。廳上明晃晃的點了許多蠟燭，幾名鄉下人敲鑼打鼓，不住起鬨。吳立身叫道：「再拜，再拜！」鄭克塽道：「天地也拜過了，還拜甚麼？」阿珂一聽，氣得險些暈去。

吳立身搖頭道：「咱們這裏的規矩，新郎要向新娘拜一百次。你只拜了三十次，還得拜七十次。」敖彪提起腳來，在鄭克塽屁股上踢一腳，鄭克塽站立不定，跪了下去。敖彪按住他頭，喝道：「你今日做新郎，再磕幾個頭，又打甚麼緊？」

韋小寶知道他們是在拖延時刻，等候自己到來，這種好戲平生難得幾回見，不妨多瞧一會，倒也不忙進去救人。阿珂卻已忍耐不住，砰的一聲，踢開長窗，手持單刀跳了進去，喝道：「快放開他！否則姑娘一個個的把你們都殺了！」

吳立身笑道：「姑娘，你是來喝喜酒的嗎？怎麼動刀動槍？」阿珂踏上一步，揮刀向敖彪砍去，她憤急之下，出刀勢道甚是凌厲。敖彪急忙躍開，提起身後長櫈抵敵。阿珂雖無內力，武功招數卻頗精奇，敖彪的長櫈不趁手，竟被她逼得連連倒退。吳立身笑道：「嘿，倒還了得。」伸手接了過來。他武功比之敖彪可高得多了，單憑一對肉掌，在她刀刃之間穿來插去。鄭克塽躍起身來待要相助，背心上被人砰砰兩拳，打倒在地。

阿珂拆得七八招，眼見抵敵不住，叫道：「師弟，師弟，快來。」卻聽得韋小寶在窗外大叫：「好厲害，老子跟你們拚了。」又聽得窗上拳打足踢，顯然是韋小寶正在與人惡鬥。

吳立身聽得韋小寶到來，忙使個眼色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！」他兩名弟子搶了上來，使開兵刃，接過了阿珂的柳葉刀。吳立身縱到廳外，但見韋小寶獨自一人，正在將長窗踢得砰砰作聲，那裏有人在和他動手？吳立身險些笑出聲來，叫道：「大家住手！你這小孩子在這裏幹甚麼？」韋小寶叫道：「我師姊叫我來救人，你們快快放人！啊喲，不好，你這鄉下佬武功了得。」嘴裏大呼小叫，向門外奔去。吳立身笑著追了出去。

來到祠堂之外，韋小寶停步笑道：「二哥，多謝你了，這件事辦得十分有趣。」吳立身笑道：「那姑娘就是兄弟的心上人嗎？果然武功既好，人品也……也是……嘿嘿，不錯。」他生性粗豪，阿珂容貌極美，並不以為有甚麼了不起，但對她招數精妙，倒頗佩服。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可惜她一心一意只想嫁給那臭小子，不肯嫁給我。你們能逼得那臭小子跟鄉下姑娘拜堂成親，如能逼得她跟我……」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二哥，請你幫忙幫到底。我假裝給你擒住，你再去擒了那姑娘，逼迫我拜堂成親，你瞧好是不好？」

吳立身哈哈大笑，不由得搖了搖頭，忙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兄弟，你別介意，我搖頭是習慣成自然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頗為躊躇。韋小寶問道：「不過怎樣？」吳立身道：「咱們是俠義道，開開玩笑是可以的，兄弟你別多心，做哥哥的說話老實，那貪花好色的淫戒，卻萬萬犯不得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她是我師姊，跟我拜堂成親之後，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二哥，你是媒人，拜天地就是正娶，是不是？又不是採花嫖堂子，有甚麼貪花好色了？」吳立身道：「是，是。兄弟你答應我，對這位姑娘，可不能做甚麼不合俠義道的……的壞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放一百二十個心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。」

吳立身大喜，笑道：「我原知你是響噹噹的英雄好漢。這姑娘嫁了給你，那真是她的造化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你是媒人，這杯喜酒，總是要請你喝的。」吳立身笑道：「妙極！兄弟，我可要動手了。」韋小寶雙手反到背後，笑道：「不用客氣。」

吳立身左手抓住了他雙手手腕，大聲道：「瞧你還逃到那裏去！」將他推進大廳之中。只見阿珂手中單刀已被擊落，三件兵刃指住她前心背後。敖彪等雖將她制住，但知她是韋小寶的心上人，不敢有絲毫無禮。

吳立身解下腰帶，將韋小寶雙手反綁了，推他坐在椅中，又過去將阿珂也綁住了。韋小寶不住口的大罵。吳立身喝道：「小鬼，再罵一句，我挖了你的眼珠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偏偏要罵，臭賊！」阿珂低聲道：「師弟，別罵了，免得吃眼前虧。」韋小寶這才住嘴。

吳立身道：「這姑娘倒也明白道理，人品也還不錯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有個兄弟，還沒娶妻，今天就娶了她做我的弟婦罷。」阿珂大驚，忙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！」吳立身怒道：「為甚麼不成？大姑娘家，總是要嫁人的。我這兄弟是個英雄豪傑，又不會辱沒了你。為甚麼不肯？當真不識抬舉！奏樂。」敖彪等拿起鑼鼓打了起來，咚咚噹噹，甚是熱鬧。

阿珂生平所受驚嚇，莫無過於此刻，心想這個鄉下人如此粗陋骯髒，他弟弟也決計好不了，倘若失身於這等鄉間鄙夫，就算即刻自盡，也已來不及了。她牙齒緊緊咬著嘴唇，嚇得話也說不出來了。吳立身笑道：「很好，你答應了。」右手一揮，眾人停了敲擊鑼鼓。

阿珂叫道：「沒有！我不答應。你們快殺了我！」吳立身道：「好，我這就殺了你，連你師弟也一起殺了。」說著從敖彪手中接過鋼刀，高高舉起。阿珂哭道：「你快殺，不殺的不是好漢。你……你快殺我師弟，先……先殺他好了。」

吳立身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心道：「這姑娘對你如此無情無義，你又何必娶她？」韋小寶心中也在怒罵：「臭小娘，為甚麼先殺我？」吳立身怒道：「我偏偏不殺你師弟。阿狗，把這臭小子拖出去砍了！」說著向鄭克塽一指。敖彪應道：「是。」便去拉鄭克塽。

阿珂驚呼：「不，不要害他……他是殺不得的。他爹爹……他爹爹……」

吳立身道：「也罷！那麼你做不做我的弟媳？」阿珂哭道：「不，不，你……你殺死我好了。」吳立身拋下鋼刀，提起一條馬鞭，喝道：「我不殺你，先抽你一百鞭子。」心中怒氣勃發，一進難以遏止，舉起鞭子在空中吧的一聲，虛擊一鞭，便要往她身上抽去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且慢！」吳立身馬鞭停在半空不即擊下，問道：「怎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英雄好漢，講究義氣。我跟師姊猶如同胞手足，這一百鞭子，你打我好了。」

阿珂見吳立身狠霸霸的舉起鞭子，早嚇得慌了，聽韋小寶這麼說，心中一喜，道：「師弟，你真是好人。」

韋小寶向吳立身道：「喂，老兄，甚麼事情都由我一力擔當。這叫做大丈夫不怕危難，挺身而出。你不可逼她嫁你兄弟，你如有甚麼姊姊妹妹嫁不出去的，由我來跟她拜堂成親好了。這鄭公子已娶了一個，我再娶一個，連銷兩個，總差不多了罷？就算還有，一起都嫁給我，老子破銅爛鐵，一古腦兒都收了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吳立身等無不哈哈大笑。阿珂忍不住也覺好笑，但只笑得一下，想起自身遭受如此委屈，又流下淚來。吳立身笑道：「你這小孩做人漂亮，倒是條漢子。我本想就放了你們，只是給你幾句空話就嚇倒了，老子太也膿包。拜堂成親之事是一定要辦的，到底是你拜堂，還是她？」

阿珂急於脫身，忙道：「是他，是他！」吳立身瞪眼凝視著她，大聲道：「你說要他拜堂成親？」阿珂微感慚愧，低頭道：「是。」吳立身道：「好！」指著韋小寶大聲道：「今日非要你跟人拜堂成親不可。」

韋小寶望著阿珂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阿珂低聲道：「師弟，你今日救我脫卻大難，我永不忘記，你就答應了罷！」韋小寶愁眉苦臉，說道：「你要我拜堂成親？唉，你知道，這件事十分為難。」阿珂低聲道：「我知道，你今日如不幫我這個大忙，我只好一頭撞死了。我……無可奈何，只好求你。他們……他們惡得很。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師姊，今日是你開口求我，我韋小寶只好勉為其難，答應了你。是你求我拜堂成親，可不是我自己願意的，是不是？」阿珂道：「是，是我求你的。你是英雄好漢，大丈夫挺身而出，濟人之急，又……又最聽我話的。」

韋小寶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師姊，我對你一番心意，你現在總明白了。不論你叫我做甚麼事，我都一口答應，不會皺一皺眉頭。你既要我拜堂成親，我自然答應。」阿珂道：「我知道你待我很好，以後……以後我也會待你好的。」

吳立身道：「就是這麼辦。小兄弟，我沒妹子嫁給你，女兒還只三歲。也不成。喂，你們那一個有姊姊妹妹的，快去叫來，跟這位小英雄拜堂成親。」敖彪笑道：「我沒有。」另一人道：「這位小英雄義薄雲天，倘若我跟他結了親家，倒是大大的運氣，只可惜我只有兄弟，沒有姊妹。」又一人道：「我姊姊早嫁人了，已生了八個孩子。小英雄，你倘若等得，我待我姊夫死了，我叫姊姊改嫁給你。」吳立身道：「等不得。那一個有現成的？」眾人都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個個顯得錯過良機，可惜之至。

韋小寶喜道：「各位朋友，不是我不肯，只不過你們沒有姊妹，那就放了我們罷。」

吳立身搖頭道：「不可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今日非拜堂不可，否則的話，衝撞了煞神太歲，這裏一個個都要死於非命，這玩笑也開得的？好，你就和她拜堂成親。」說著向阿珂一指。

阿珂和韋小寶同聲叫道：「不，不好！」

吳立身怒道：「有甚麼好不好？小姑娘，你願意跟我兄弟拜堂呢，還是跟這位小英雄拜堂？你自己挑一個好了。」阿珂漲紅了一張俏臉，搖頭道：「都不要！」吳立身怒道：「到這時候還在推三阻四。時辰到了，錯過了這好時辰，凶煞降臨，這裏沒一個活得成。喂，阿三，阿狗，這兩個小傢伙不肯拜堂成親，把他們兩個的鼻子都割了下來罷。」

敖彪和一名師弟齊聲答應，提起鋼刀，將刀身在阿珂鼻子上擦了幾擦。

阿珂死倒不怕，但想到割去了鼻子，那可是難看之極，只驚得臉上全無血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別割我師姊的鼻子，割我的好了。」

吳立身道：「要割兩個鼻子祭煞神，你只有一個。喂，姓鄭的，割了你的鼻子代這姑娘的，好不好？」阿珂眼望鄭克塽，眼光中露出乞憐之意。鄭克塽轉開頭不敢望她，卻搖了搖頭。吳立身道：「這小子不肯，你師弟倒肯。嘿，你師弟待你好得多了。這種人不嫁，又去嫁誰？拜堂，奏樂！」

鑼鼓聲中，敖彪過去取下假新娘頭上的頭巾，罩在阿珂頭上，解開了她的綁縛。阿珂出手便是一拳，拍的一聲，正中他胸口，幸好無甚內力，雖然打中，卻不甚痛。敖彪橫過鋼刀架在她後頸。

吳立身贊禮道：「新郎新娘拜天！」阿珂只覺後頸肌膚上一涼，微覺疼痛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和韋小寶並肩向外跪拜。吳立身又喝道：「新郎新娘拜地。」敖彪推轉她身子，向內跪拜，在「夫妻交拜」聲中，兩人對面的跪了下去，拜了幾拜。

吳立身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新夫婦謝媒。」阿珂怒極，突然飛起一腳，踢中他小腹。這一腳可著實不輕，吳立身「呵」的一聲大叫，退了幾步，不住咳嗽，笑道：「新娘子好兇，連媒人都踢！」

※※※

便在此時，忽聽祠堂外連聲胡哨，東南西北都有腳步聲，少說也有四五十人。吳立身笑容立斂，低喝：「吹熄燭火。」祠堂中立時一團漆黑。

韋小寶搶到阿珂身邊，拉住了她手，低聲道：「外面來了敵人。」阿珂甚是氣苦，嗚咽道：「我……我跟你拜了天地。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我正是求之不得，只不過拜天地拜得太馬虎了些。」阿珂怒道：「不算數的。你道是真的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還有假？這叫做生米煮成熟飯，木已成狗。」阿珂嗚咽道：「甚麼木已成狗？木已成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木已成舟。娘子學問好，以後多教教我相公。」阿珂聽他居然老了臉皮，稱起「娘子、相公」來，心中一急，哭了出來。

卻聽得祠堂外呼聲大震，數十人齊聲吶喊，若獸吼，若牛鳴，嘰哩咕嚕，渾不知叫些甚麼。阿珂心中害怕，不自禁向韋小寶靠去。韋小寶伸臂摟住她，低聲道：「別怕，好像是大批西藏喇嘛來攻。」阿珂道：「那怎麼辦？」韋小寶拉著她手臂，悄悄走到神龕之後。

突然間火光耀眼，數十人擁進祠堂來，手中都執著火把兵刃，韋小寶和阿珂一見之下，都是大吃一驚。這群人臉上塗得花花綠綠，頭上插了鳥羽，上身赤裸，腰間圍著獸皮，胸口臂上都繪了花紋，原來是一群生番。阿珂見這群蠻子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個個面目猙獰，更加怕得厲害，縮在韋小寶懷裏只是發抖。

眾蠻子哇哇狂叫，當先一人喝道：「漢人，不好，都殺了！蠻子，好人，要殺人！咕花吐魯，阿巴斯里！」眾蠻子縱聲大叫，說的都是蠻話。

吳立身是雲南人，懂得夷語，但這些蠻子的話卻半句不懂，用夷語說道：「我們漢人是好的，大家不殺。」那蠻子首領仍道：「漢人，不好，都殺了。咕花吐魯，阿巴斯里。」眾蠻子齊叫：「咕花吐魯，阿巴斯里。」舉起大刀鋼叉殺來。眾人無奈，只得舉兵刃迎敵。

數合一過，吳立身等個個大為訝異。原來眾蠻子武藝精熟，兵刃上招數中規中矩，一攻一守，俱合尺度，全非亂砍亂殺。再拆得數招，韋小寶和阿珂也看了出來。吳立身邊打邊叫：「大家小心，這些蠻子學過我們漢人的武功，不可輕忽。」

為首蠻子叫道：「漢人殺法，蠻子都會，不怕漢人。咕花吐魯，阿巴斯里。」

蠻子人多，武功又甚了得。沐王府人眾個個以一敵三，或是以一敵四，頃刻間便迭遇凶險。吳立身揮刀和那首領狠鬥，竟佔不到絲毫便宜，越鬥越驚，忽聽得「啊啊」兩聲叫，兩名弟子受傷倒地。又過片刻，敖彪腿上被獵叉戳中，一交摔倒，三名蠻人撲上擒住。

不多時之間，沐王府十餘人全被打倒。鄭克塽早就遍體是傷，稍一抵抗就被按倒。眾蠻子身上帶有牛筋，將眾人綁縛起來。那蠻子首領跳上跳下，大說蠻話。

吳立身暗暗叫苦，待要脫身而逃，卻掛念韋小寶和眾弟子，當下奮力狠鬥，只盼能制服這首領，逼他們罷手放人。突然那首領迎頭揮刀砍下，吳立身舉刀擋格，噹的一聲，手臂隱隱發麻，突覺背後一棍著地掃來，急忙躍起閃避。那首領單刀一翻，已架在他頸中，叫道：「漢人，輸了。蠻人，不輸了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蠻子好笨，不會說『贏了』，只會說『不輸了』！」

吳立身搖頭長嘆，擲刀就縛。

眾蠻子舉起火把到處搜尋。韋小寶眼見藏身不住，拉了阿珂向外便奔，叫道：「蠻子，好人，我們兩個，都是蠻子。咕花吐魯，阿巴斯里。」那首領一伸手，抓住阿珂後領。另外三名蠻子撲將上來，抱住了韋小寶。韋小寶只叫得半句「咕花……」便住了口。

蠻子首領一見到他，忽然臉色有異，伸臂將他抱住，叫道：「希呼阿布，奇里溫登。」抱住了他走出祠堂。韋小寶大驚，轉頭向阿珂叫道：「娘子，這蠻子要殺我，你可得給我守寡，不能改嫁這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已給抱出大門。那蠻子首領奔出十餘丈外，將韋小寶放了下來，說道：「桂公公，怎麼你在這裏？」語調中顯得又是驚奇，又是歡喜。

韋小寶驚喜交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這蠻子識得我？」那人笑道：「小人是楊溢之，平西王府的楊溢之。桂公公認不出罷，哈哈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正要說話，楊溢之拉住他手，說道：「咱們再走遠些說話，別讓人聽見了。」兩人又走出了二十餘丈，這才停住。楊溢之道：「在這裏竟會遇到桂公公，真教人歡喜得緊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楊大哥怎麼到了這裏，又扮成了咕花吐魯，阿巴斯里？」楊溢之笑道：「有一大批傢伙在河間府聚會，想要不利於我們王爺，王爺得到了訊息，派小人來查探。」

韋小寶暗暗心驚，腦中飛快的轉著主意，說道：「上次沐王府那批傢伙入宮行刺，陷害平西王……」楊溢之忙道：「多承公公雲天高義，向皇上奏明，洗刷了平西王的冤屈。我們王爺感激不已，時常提起，只盼能向公公親口道謝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道謝是不敢當。蒙王爺這樣瞧得起，我在皇上身邊，有甚麼事能幫王爺一個小忙，那總是要辦的。這次皇上得知，有一群反賊要在河間府聚會，又想害平西王，我就自告奮勇，過來瞧瞧。」

楊溢之大喜，說道：「原來皇上已先得知，反賊們的奸計就不得逞了。那當真好極了。小人奉王爺之命，混進了那他媽的狗頭大會之中。聽到他們推舉各省盟主，想加害我王爺。不瞞桂公公說，我們心中實是老大擔憂。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反賊們倘若膽敢到雲南來動手，不是小人誇口，來一千，捉一千，來一萬，殺一萬；怕的卻是他們像上次沐家眾狗賊那樣，胡作非為，嫁禍於我們王爺，那可是無窮的後患。」

韋小寶一拍胸膛，昂然道：「請楊大哥去稟告王爺，一點不用擔心。我一回到京裏，就將那狗頭大會裏的事，一五一十，十五二十，詳詳細細的奏知皇上。他們跟平西王作對，就是跟皇上作對。他們越是恨平西王，越顯得王爺對皇上忠心耿耿。皇上一喜歡，別說平西王爺，連你楊大哥也是重重有賞，升官發財，不在話下。」

楊溢之喜道：「全仗桂公公大力周旋。小人自己倒不想升官發財。王爺於先父有大恩，曾救了小人全家性命。先父臨死之時曾有遺命，吩咐小人誓死保護王爺周全。公公，你到這裏，是來探聽沐家狗賊的陰謀麼？」

韋小寶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楊大哥，你不但武功了得，而且料事如神，佩服，佩服。我和師姊喬裝改扮了，來探聽他們搗些甚麼鬼，卻給他們發覺了。我胡說八道一番，他們居然信以為真，反逼我和師姊當場拜堂成親，哈哈，這叫做因禍得福了。」

楊溢之心想：「你是太監，成甚麼親？啊，是了，你和那小姑娘假裝是一雙情侶，騙信了他們。」說道：「這搖頭獅子武功不錯，卻是有勇無謀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假扮蠻子，為的是捉拿他們？」楊溢之道：「沐家跟我們王府仇深似海，上次吃了他們這大虧，一直還沒翻本。這次在狗頭大會之中又見了他們。小人心下盤算，倘若在直隸鬧出事來，皇上知道了，只怕要怪罪我們王爺，說平西王府的人在京師附近不遵王法，殺人生事。」

韋小寶大拇指一翹，讚道：「楊大哥這計策高明得緊，你們扮成蠻子生番，咕花吐魯，阿巴斯里，就算把沐家一伙人盡數殺了，旁人也只道是蠻子造反，誰也不會疑心到平西王身上。」楊溢之笑道：「正是。只不過我們扮成這般希奇古怪的模樣，倒教公公見笑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見笑？我心裏可羨慕得緊呢。我真想脫了衣服，臉上畫得花花綠綠，跟你們大叫大跳一番。」楊溢之笑道：「公公要是有興，咱們這就裝扮起來。」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一次是不行了，我老婆見到我這等怪模怪樣，定要大發脾氣。」

楊溢之道：「公公當真娶了夫人？不是給那些狗賊逼著假裝的麼？」這卻不易三言兩語就說得明白，韋小寶便改換話題，說道：「楊大哥，我跟你投緣得很，你如瞧得起，咱們兩個便結拜成了金蘭兄弟，不用公公、小人的，聽著可多彆扭。」

楊溢之大喜，一來平西王正有求於他，今後許多大事，都要仗他在皇帝面前維持；二來這小公公為人慷慨豪爽，很夠朋友，當日在康親王府中，就對自己十分客氣，便道：「那是求之不得，就怕高攀不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高攀低攀？咱們比比高矮，是你高呢還是我高？」楊溢之哈哈大笑。兩人當即跪了下來，撮土為香，拜了八拜，改口以兄弟相稱。

楊溢之道：「兄弟，咱倆今後情同骨肉，非比尋常，只不過在別人之前，做哥哥的還是叫你公公，以免惹人疑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大哥，沐家那些人，你要拿他們怎麼樣？」楊溢之道：「我抓他們去雲南，慢慢拷打，拿到了陷害我們王爺的口供之後，解到京裏，好讓皇上明白平西王赤膽忠心，也顯得兄弟先前力保平西王，半分也沒保錯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大哥，你想那搖頭老虎肯招麼？」楊溢之道：「是搖頭獅子吳立身。這人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望，聽說為人十分硬氣，他是不肯招的。我敬他是條漢子，也不會如何難為他。可是其餘那些人，總有幾個熬不住刑，會招了出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錯，計策不錯。」楊溢之聽他語氣似在隨口敷衍，便道：「兄弟，你我已不是外人，你如以為不妥，還請直言相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妥甚麼的倒是沒有，聽說沐家有個反賊叫沐劍聲的，還有個硬背烏龍柳甚麼的人。」楊溢之道：「鐵背蒼龍柳大洪。他是沐劍聲的師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了，大哥，你記心真好。皇上吩咐，要查明這兩人的蹤跡。你也捉住了他們麼？」楊溢之道：「沐劍聲也到河間府去了，我們一路撮著下來，一到獻縣，卻給他溜了，不知躲到了那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就有些為難了。我剛才胡說八道，已騙得那搖頭獅子變成了點頭獅子，說要帶我去見他們小公爺。我本想查明他們怎生陰謀陷害平西王，回去奏知皇上。大哥既有把握，可以將他們的陰謀拷打出來，那也一樣，倒不用兄弟冒險了。」

楊溢之尋思：「我拷打幾個無足輕重之人，他們未必知道真正內情，就算知道，沐家那些狗賊骨頭很硬，也未必肯說。再說，由王爺自己辯白，萬萬不如皇上親自派下來的人查明回奏，來得有力。倘若我們裝作不知，由桂兄弟去自行奏告皇上，那可好得太多了。」當即拉著韋小寶的手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的法子高明得多，一切聽你的。咱們怎生去放了沐家那些狗賊，教他們不起疑心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要你來想法子。」

楊溢之沉吟片刻，道：「這樣罷。你逃進祠堂去，假意奮勇救你師姊，我追了進來，兩人亂七八糟大講蠻子話。講了一陣，我給你說服了，恭敬行禮而去，那就不露半點痕跡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妙極，我桂公公精通蠻話。那是有齣戲文的，唐明皇手下有個李甚麼的有學問先生，喝醉了酒，一篇文章做了出來，只嚇得眾蠻子屁滾尿流。」楊溢之笑道：「這是李太白醉草嚇蠻書。」

韋小寶拍手道：「對，對！桂公公醒講嚇蠻話，一樣的了不起。大哥，咱們可須裝得似模似樣，你向我假意拳打足踢，我毫不受傷。啊，是了，我上身穿有護身寶衣背心，刀槍不入。你不妨向我砍上幾刀，只消不使內力，不震傷五臟六腑，那就半點沒事。」楊溢之道：「兄弟有此寶衣，那太好了。」韋小寶吹牛：「皇上派我出來探查反賊的逆謀，怕給他們知覺了殺我，特地從身上脫下這件西洋紅毛國進貢來的寶衣，賜了給我。大哥，你不用怕傷了我，先砍上幾刀試試。」

楊溢之拔出刀來，在他左肩輕輕一劃，果然刀鋒只劃破外衣，遇到內衣時便劃不進去，手上略略加勁，又在他左肩輕輕斬了一刀，仍是絲毫不損，讚道：「好寶衣，好寶衣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大哥，裏面有個姓鄭的小子，就是那個穿著華麗的繡花枕頭公子爺，這傢伙老是向我師姊勾勾搭搭，兄弟見了生氣得很，最好你們捉了他去。」楊溢之道：「我將他一掌斃了便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殺不得，殺不得。這人是皇上要的，將來要著落在他身上，辦一件大事。請你捉了他去，好好看守起來，不可難為他，也不要盤問他甚麼事。過得二三十年，我來向你要，你就差人送到北京來罷。」

楊溢之道：「是，我給你辦得妥妥當當的。」突然間提高聲音，大叫：「胡魯希都，愛里巴拉！噱老噓老！」低聲笑道：「咱倆說了這會子話，只怕他們要疑心了。」韋小寶也尖聲大叫，說了一連串「蠻話」。楊溢之笑道：「兄弟的『蠻話』，比起做哥哥的來，可流利得多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兄弟當年流落番邦，番邦公主要想招我為駙馬，那蠻話是說慣了的。」楊溢之哈哈大笑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大哥，我有一件事好生為難，你得幫我想個法子。」

楊溢之一拍胸膛，慨然道：「兄弟有甚麼事，做哥哥的把這條性命交了給你也成，只要你吩咐，無有不遵。」韋小寶嘆道：「多謝了，這件事說難不難，說易卻也是十分不易。」楊溢之道：「兄弟說出來，我幫你琢磨琢磨。倘若做哥哥的辦不了，我去求我們王爺。幾萬兵馬，幾百萬兩銀子，也調動得出來。」韋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千軍萬馬，金山銀山，只怕都是無用。那是我師姊，她給逼著跟我拜堂成親，心中可老大不願意。最好你有甚麼妙法，幫我生米煮成熟飯，弄他一個木已成舟。」

楊溢之忍不住好笑，心想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還道是甚麼大事，卻原來只不過要對付一個小姑娘。但你是太監，怎能娶妻？是了，聽說明朝太監常有娶幾個老婆的事，兄弟想是也要來搞這一套玩意兒，過過乾癮。」想到他自幼被淨了身，心下不禁難過，攜著韋小寶的手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人生在世，不能事事順遂。古往今來大英雄、大豪傑，身有缺陷之人極多，那也不必介意。咱們進去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口中大叫「蠻話」，拔足向祠堂內奔了進去。楊溢之仗刀趕來，也是大呼「蠻話」，一進大廳，便將韋小寶一把抓住。兩人你一句「希里呼嚕」，我一句「阿依巴拉」，說個不休，一面指指吳立身，又指著阿珂。

吳立身和阿珂等又驚又喜，心下都存了指望，均想：「幸虧他懂得蠻子話，最好能說得眾蠻子收兵而去。」

楊溢之提起刀來，對準阿珂的頭頂，說道：「女人，不好，殺了。」韋小寶忙道：「老婆，我的，不殺！」楊溢之道：「老婆，你的，不殺？」韋小寶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老婆，我的，不殺！」楊溢之大怒，喝道：「老婆，你的，不殺。殺你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老婆，我的，不殺。殺我！」

楊溢之呼的一刀，砍向韋小寶胸口。這一刀劈下去時刀風呼呼，勁力極大，但刀鋒一碰到韋小寶身上，立即收勁，手腕一抖，那刀反彈了回來。他假裝大吃一驚，跳起身來，連砍三刀，在韋小寶衣襟上劃了三條長縫，大聲叫道：「你，菩薩，殺不死？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我，菩薩，殺不死。」

楊溢之大拇指一翹，說道：「你，菩薩，不是的。大英雄，是的。」指指吳立身等人，問道：「漢人，殺了？」韋小寶搖手道：「朋友，我的，不殺。」楊溢之點點頭，問阿珂道：「你，老婆，大英雄的？」

阿珂見他手中明晃晃的鋼刀，想要否認，卻又不敢。楊溢之一刀疾劈，將一張供桌削為兩爿，喝道：「老公，你的？」指著韋小寶。阿珂無奈，只得低聲道：「老公，我的。」

楊溢之哈哈大笑，提起阿珂，送到韋小寶身前，說道：「老婆，你的，抱抱。」

韋小寶張開雙臂，將阿珂緊緊抱住，說道：「老婆，我的，抱抱。」

楊溢之指著鄭克塽，問道：「兒子，你的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兒子，我的，不是！」楊溢之大叫幾句「蠻話」，抓住鄭克塽，奔了出去，口中連聲呼嘯。他手下從人一擁而出。只聽得馬蹄聲響，竟自去了。

※※※

阿珂驚魂略定，只覺韋小寶雙臂仍是抱住自己的腰不放，說道：「放開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老婆，我的，抱抱。」阿珂又羞又怒，用手一掙，掙脫了他手臂。

韋小寶拾起地下一柄鋼刀，將吳立身等的綁縛都割斷了。吳立身道：「這些蠻子武功好生了得，虧得新郎官會說蠻話，又練了金鐘罩鐵布衫功夫，刀槍不入，大夥兒得你相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些蠻子武功雖高，頭腦卻笨得很。我胡說一通，他們便都信了。」

阿珂道：「鄭公子給他們捉去了，怎生相救才是。」

那假新娘突然大叫：「我老公給蠻子捉了去，定要煮熟來吃了。」放聲大哭。

吳立身向韋小寶拱手道：「請教英雄高姓大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敢，在下姓韋。」吳立身道：「韋相公和韋家娘子今日成親，一點小小賀儀，不成敬意。」說著伸手入懷，摸出兩隻小小的金元寶。韋小寶道：「多謝了。」伸手接過。

阿珂漲紅了臉，頓足道：「不是的，不算數的。」吳立身笑道：「你們天地也拜過了，你剛才對那蠻子說過『老公，我的』，怎麼還能賴？新郎新娘洞房花燭，我們不打擾了。」一揮手，和敖彪等人大踏步出了祠堂。

霎時之間，偌大一座祠堂中靜悄悄地更無人聲。

阿珂又是害怕，又是羞憤，向韋小寶偷眼瞧了一眼，想到自己已說過「老公，我的」這話，突然伏在桌上，哭了出來，頓足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都是你不好！」

韋小寶柔聲道：「是，是，都是我不好。幾時我再想個法兒，救了鄭公子出來，你就說我好了。」阿珂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能救他出來麼？」

紅燭搖幌之下，她一張嬌艷無倫的臉上帶著亮晶晶的幾滴淚珠，真是白玉鑲珠不足比其容色、玫瑰初露不能方其清麗，韋小寶不由得看得呆了，竟忘了回答。

阿珂拉拉他衣襟，道：「我問你啊，怎麼去救鄭公子出來？」

韋小寶這才驚覺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蠻子頭腦說，他們出來一趟，不能空手而回，定要捉一人回去山洞，煮來大夥兒吃了……」阿珂驚叫一聲，道：「煮來大夥兒吃了？」想起那「新娘」的哭叫，更是心驚。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他們本來說你細皮白肉，滋味最好，要捉你去吃的……」阿珂不自禁的打了個寒戰，抬頭向門外一張，生怕那些蠻子去而復回。韋小寶續道：「……我說你是我老婆，他們就放過了你。」阿珂急道：「鄭公子給他們捉了去，豈不是被他們煮……煮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除非我自告奮勇，去讓他們吃了，將鄭公子換了出來。」

阿珂道：「那你就去換他出來！」這句話一出口，就知說錯了，俏臉一紅，低下頭來。

韋小寶大怒，暗道：「臭小娘，你瞧得你老公不值半文錢，寧可讓蠻子將我煮來吃了，好救你的奸夫出來。」冷冷的道：「就算換了他出來，那也沒用了？」珂珂急道：「怎……怎麼沒用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鄭公子已和那鄉下姑娘拜堂成親，你親眼見到了的。他已有了明媒正娶的老婆，木已成舟，你也嫁他不成了。」阿珂頓足道：「那是假的。」韋小寶氣忿忿的道：「好，你要我去換，我就去換。就不知蠻子的山洞在那裏？哼，咱們去罷。」

阿珂默默跟著他走出祠堂，生怕一句話說錯，他又不肯去換鄭公子了。來到大路，只見鄭家眾伴當提著燈籠，圍著在大聲說話。兩人走近身去，鄭府眾伴當道：「陳姑娘來啦，我家公子呢？我家公子呢？」快步迎上。

人叢中一個身材瘦削的人影突然一幌而前，身法快極，韋小寶眼睛一花，便見這人到了身前，聽得一個尖銳的聲音問道：「我家公子在那裏？」這人背著燈光，韋小寶瞧不見他的臉，心中一驚，退了兩步，豈知他退了兩步，那人跟著上前兩步，仍是和他面對面的站立，相距不到一尺，又問：「我家公子在那裏？」

阿珂道：「他……他給蠻子捉去啦，要……要煮了他來吃了。」那人道：「中原之地，那來的蠻子？」阿珂道：「是真的蠻子，快……快想法子救他。」那人道：「去了多久？」阿珂道：「沒多久。」

那人身子斗然拔起，向後倒躍，落下時剛好騎在一匹馬的鞍上，雙腿一挾，那馬奔馳而去，片刻間沒入了黑暗之中。

韋小寶和阿珂面面相覷。一個吃驚，一個歡喜，眼見這人武功之高，身法之快，生平殊所罕見，心下大為欽佩。阿珂道：「不知這位高人是誰？」那年老伴當道：「他是公子的師父馮錫範，外號『一劍無血』。馮師傅天下無敵，去救公子，定然馬到成功。」韋小寶和阿珂都道：「原來是他。」阿珂又道：「既是馮師傅到了，你們怎麼不請他立即到那邊祠堂去救公子？」一名伴當道：「馮師傅剛到。他接到我們飛鴿傳書，連夜從河間府趕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馮師傅在河間府，怎麼我們沒遇見？」眾伴當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都不答話。那伴當自知失言，低下了頭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台灣鄭家在『殺龜大會』中暗伏高手，一直沒露面。這臭小子給人捉了去，這才趕來相救。」捏捏自己的臉頰，說道：「肉啊肉，有人去救鄭公子，你們就不用去掉換這心肝寶貝，給眾蠻子吃了。」阿珂臉上一紅，待要說幾句話解釋，轉念又想：「也不知道馮師傅單槍匹馬，打不打得過這許多蠻子。」

韋小寶見她欲言而止，猜到了她心思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馮師傅救他不出，仍舊拿我的臭肉去掉你心肝就是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。」阿珂道：「馮師傅能救他回來就好了。」韋小寶大怒，便即走開，但一瞥眼見到她俏臉，心中一軟，轉身回來，坐在路旁。

阿珂見他拔足欲行，不由得著急，心想如果馮師傅救不出鄭公子，他又走了，誰去掉鄭公子回來？見他回來坐倒，這才放心。這時不敢得罪了他，將身子挨近他坐下。韋小寶心想：「此時你有求於我，不乘機佔些便宜，更待何時？」伸過左手，摟住了她腰，右手握住了她右手。阿珂微微一掙，就不動了。韋小寶大樂，心想道：「最好這姓馮的給楊大哥他們殺了，永遠不回來，我就這樣坐一輩子等著。」他明知阿珂對自己毫無半分情意，早已胸無大志，只盼這樣摟著她坐一輩子，也已心滿意足，更無他求了。

可是事與願違，只摟不到片刻，便聽得大路上馬蹄聲隱隱傳來。阿珂一躍而起，叫道：「鄭公子回來了。」蹄聲越來越近，已聽得出是兩匹馬的奔馳之聲。韋小寶道：「好啊，我拾回了一條性命，不用去送給蠻子們吃了。」語氣中充滿了苦澀之意。這時他便再說得氣惱十倍，阿珂也那裏還來理會？急步向大路上迎去。

兩匹馬先後馳到。眾伴當提起燈籠照映，歡呼起來，當先一匹馬上乘的正是鄭克塽。他見到阿珂飛奔過來，一躍下馬，兩人摟抱在一起，歡喜無限。阿珂將頭藏在他懷裏，哭了出來，道：「我怕……怕這些蠻子將你……將你……」

韋小寶本已站起，見到這情景，胸口如中重擊，一交坐倒，頭暈眼花了一陣，心下立誓：「你奶奶的，我今生今世娶不到你臭小娘為妻，我是你鄭克塽的十七八代灰孫子。我韋小寶是王九蛋，王八蛋再加一蛋。」常人身歷此境，若不是萬念俱灰，心傷淚落，便決意斬斷情絲，另覓良配，韋小寶卻天生一股光棍潑皮的狠勁韌勁，臉皮既老，心腸又硬：「總而言之，老子一輩子跟你泡上了，耗上了，陰魂不散，死纏到底。就算你嫁了十八嫁，第十九嫁還得嫁給老子。」他在妓院之中長大，見慣了眾妓女迎新送舊，也不以為一個女子心有別戀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事，甚麼從一而終，堅貞不二，他聽也沒聽見過。只難過得片刻，便笑嘻嘻的走上前去，說道：「鄭公子，你又回來了，身上沒給蠻子咬下甚麼罷？」

鄭克塽一怔，道：「咬下甚麼？」阿珂也是一驚，向他上下打量，見他五官手指無缺，這才放心。

馮錫範騎在馬上，問道：「這小孩兒是誰？」鄭克塽道：「是陳姑娘的師弟。」馮錫範點了點頭。韋小寶抬頭看他，見他容貌瘦削，黃中發黑，留著兩撇燕尾鬚，一雙眼睛成了兩條縫，倒似個癆病鬼模樣，心中掛念著楊溢之，說道：「馮師傅，你真好本領，一下子就將鄭公子救了轉來。那蠻子的頭腦可殺了嗎？」

馮錫範道：「甚麼蠻子？假扮的。」韋小寶心中一驚，道：「假扮？怎麼他們會說蠻子話？」馮錫範道：「假的！」不屑跟這孩子多說，向鄭克塽道：「公子，你累了，到那邊祠堂去休息一忽兒罷。」

阿珂記掛著師父，說道：「就怕師父醒來不見了我著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們快趕回去罷。」阿珂瞧著鄭克塽，只盼他同去。鄭克塽道：「師父，大夥兒去客店吃些東西，再好好睡上一覺。」

路上韋小寶向鄭克塽詢問脫險經過。鄭克塽大吹師父如何了得，數招之間就將眾蠻子殺散。韋小寶問明「蠻子頭腦」並未喪命，這才放心。

※※※

眾人到得客店，天色已明，九難早已起身。她料到阿珂會拉著韋小寶去救鄭克塽，不見了二人，也不以為奇。待得鄭克塽等到來，替馮錫範向她引見了，九難見他一副沒精打采的模樣，但偶然一雙眼睛睜大了，卻是神光炯炯，心想：「此人號稱『一劍無血』，看來名不虛傳，武功著實了得。」

用過早飯後，九難說道：「鄭公子，我師徒有些事情要辦，咱們可得分手了。」鄭克塽一怔，好生失望，道：「難得有緣拜見師太，正想多多請教。不知師太要去何處，晚輩反正左右無事，就結伴同行好了。」

九難搖頭道：「出家人多有不便。」帶著阿珂和韋小寶，逕行上車。鄭克塽茫然失措，做聲不得。阿珂登時紅了雙眼，差點沒哭出聲來。韋小寶努力板起了臉，暗暗禱祝：「師父長命百歲，多福多壽，阿彌陀佛，菩薩保祐。」問道：「師父，咱們上那裏去？」

九難道：「上北京去。」過了半晌，冷冷的道：「那姓鄭的要是跟來，誰也不許理他。那一個不聽話，我就把那姓鄭的殺了！」

阿珂驚問：「師父，為甚麼？」九難道：「不為甚麼。我愛清靜，不喜歡旁人囉囌。」阿珂不敢再問，過了一會，忽然想到一事，問道：「要是師弟跟他說話呢？」九難道：「我一樣把鄭公子殺了。」韋小寶再也忍耐不住，咯的一聲，笑了起來。阿珂道：「師父，這不公平。師弟會故意去跟人家說話的。」九難瞪了她一眼，道：「這姓鄭的如不跟來，小寶怎能和他說話？他向我糾纏不清，便是死有餘辜。」

韋小寶心花怒放，真覺世上之好人，更無逾於師父者，突然拉過九難的手來，在她掌心中親了一吻。九難將手甩開，喝道：「胡鬧！」但二十多年來從未有人跟她如此親熱過，這弟子雖然放肆，卻顯示出真情，口中呼叱，嘴角邊卻帶著微笑。

阿珂見師父偏心，又不知何日再得和鄭公子重聚，越想越傷心，淚珠簌簌而下。

數日後三人又回北京，在東城一處僻靜的小客店中住下。九難走到韋小寶房中，閂上了門，低聲道：「小寶，你猜我們又來北京，為了何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想不是為了陶姑姑，就是為了那餘下的幾部經書。」

九難點頭道：「不錯。是為了那幾部經書。」頓了一頓，緩緩道：「我這次身受重傷，很有感觸。一個人不論武功練到甚麼境界，力量總有時而窮，天下大事，終須群策群力，眾志方能成城。群雄在河間府開『殺龜大會』，我仔細想想，就算殺了吳三桂奸賊一人，江山還是在韃子手中，大家不過洩得一時之憤，又濟得甚事？倘若取齊了經書，斷了韃子龍脈，號召普天下仁人志士共舉義旗，那時還我大明江山，才有指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師父說得不錯。」九難道：「我再靜養半月，內力就可全復，那時再到宮中探聽確訊，總要設法找到餘下的七部經書，才是第一等大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待弟子先行混進宮去，豎起了耳朵用心探聽，說不定老天保祐，會聽到些甚麼線索。」

九難點頭道：「你聰明機靈，或能辦成這件大事。這一樁大功勞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嘆了口長氣，眼光中盡是激勵之意。

韋小寶一陣衝動，登時便想吐露真情：「另外五部經書，都在弟子手中。」但隨即轉念：「小玄子跟我是過命的交情，我如幫著師父，毀了他的江山，教他做不成皇帝，那不是太也沒義氣嗎？」

九難見他有遲疑之色，只道他擔心不能成功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本來難期必成。大家盡心竭力，也就是了。這叫做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唉，也不知朱家是氣數已盡呢，還是興復有望？這數十年來，我早已萬念俱灰，塵心已斷，想不到遇到了你和紅英之後，我本不想理會國家大事，國家大事卻理到我頭上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你是大明公主，這江山本來是你家的，給人強佔了去，非得搶它回來不可。」

九難嘆道：「那也不單我一家之事。我家裏的人，差不多都死光了。」伸手撫摸他的頭，說道：「小寶，這些事情，可千萬不能在師姊面前洩漏半句。」

韋小寶點頭答應，心想：「師姊這等美麗可愛，師父卻不大喜歡她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？想來因為她不會拍師父的馬屁。」

※※※

次日清晨，他進宮去叩見皇帝。

康熙大喜，拉住了他手，笑道：「他媽的，怎麼今天才回來？我日日在等你。我先前一直擔心，怕你給那惡尼姑捉了去，小命兒不保。前天聽到多隆回奏，說見到了你，我這才放心。你怎麼脫險的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多謝皇上記掛，又派了御前侍衛來找尋奴才。那惡尼姑起初十分生氣，向我拳打腳踢，後來我說皇上是鳥生魚湯，是大大的好皇帝，殺不得的。她卻說許多大逆不道的話。我讚你一句，她就打我一記耳光。後來我不肯吃眼前虧，只好悶聲大發財了。」

康熙點頭道：「你給她打死了也是白饒。這惡尼姑到底是甚麼來歷？她來行刺，是受了何人指使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她受誰指使，奴才不知道。那時候她捉住了我，用繩子綁住了我雙手，好像耍猴兒般拉著走。皇上，我嘴裏不敢罵，心裏卻將她十七八代祖宗罵了個夠。」康熙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那還有不罵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她拉著我走了幾天，幾次想殺我，幸好在道上遇到了一個人。這人跟奴才倒有交情，幫我說了好多好話，這尼姑才不打我了。」康熙奇道：「那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人姓楊，是平西王世子手下的衛士頭腦。」

康熙大感興味，問道：「是吳三桂那廝的手下，怎麼會幫你說好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其實那還是出於皇上的恩典。那次雲南沐家的人進宮來搗亂，想誣攀吳三桂，大家都信了，但皇上英明無比，識破了陰謀。皇上派我向吳三桂的兒子傳諭，那個姓楊的，就是那一次上識得奴才的。」康熙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韋小寶進宮之時，早已想好了一肚子謊話，又道：「那姓楊的名叫楊溢之，跟那尼姑說起沐家這會事，說道皇上年紀雖輕，見識可勝得過鳥生魚湯，聰明智慧，簡直就是神仙菩薩下凡。尼姑將信將疑，對我就看得不怎麼緊了。一天晚上，楊溢之和尼姑在房裏說話，我假裝睡著偷聽，原來這尼姑來行刺皇上，果然是有人主使。」

康熙道：「是吳三桂這廝。」韋小寶滿臉驚異之色，道：「原來皇上早知道了。是多隆奏知的麼？」康熙道：「不是。吳三桂的衛士頭目識得這尼姑，跟她鬼鬼祟祟的商議，還能有甚麼好事了？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，跪下磕頭，道：「皇上，我跟著您辦事，真是痛快。有甚麼事情您一猜就中，用不著我說。咱們這一輩子可萬事大吉，永遠不會輸了給人家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！上次在五台山清涼寺也夠凶險的了。若不是你捨命在我身前這麼一擋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臉色轉為鄭重，續道：「這奸賊的陰謀已然得逞了。」想到當日白衣尼那猶似雷轟電閃般的一擊，兀自不寒而慄。韋小寶道：「其實這尼姑一劍刺來，你身手敏捷，自然會使一招『孤雲出岫』避了開去，你跟著反手一招『仙鶴梳翎』，打在那惡尼姑肩頭，她非大叫『投降』不可。不過我生怕傷了你，一時胡塗了，只想到要擋在你身前，代你受這一劍。皇上一身武功沒機會施展，在少林和尚面前出出風頭，實在可惜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他自知當日若非韋小寶這麼一擋，定然給白衣尼刺死了，這小傢伙如此忠心，卻又不居功，當真難得，笑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官兒已做得夠大了。等你大得幾歲，再升你的官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我也不想做大官，只盼常常給皇上辦事，不惹你生氣，那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康熙拍拍他肩頭，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你好好替我辦事，我很是喜歡，怎會生氣？那姓楊的跟那尼姑還說些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楊溢之不斷勸那尼姑，說了皇上的許許多多好處。他說吳三桂對他父親有恩，他父親臨死之時，囑咐他要保護吳三桂，但吳三桂一心一意想做皇帝，大逆不道，那是萬萬不可。將來事情敗露，大家都要滿門抄斬。那尼姑卻說，她全家都給韃……韃……都給咱們滿洲人殺了，吳三桂又對她這樣客氣。她來行刺，一來是衝著吳三桂的面子，二來是為自己爹娘報仇。她家裏人早死光了，也不怕甚麼滿門抄斬。」

康熙點了點頭。韋小寶又道：「楊溢之說，皇上待百姓好，如果……如果害了你，吳三桂做了皇帝，他自己雖可做大官，做大將軍，但天下百姓可要吃大苦了。那尼姑心腸很軟，講究甚麼慈悲，想了很久，說他的話很對，這件事她決定不幹了。二人商商量量，說道吳三桂如再派人來行刺，他兩個暗中就把刺客殺了。」

康熙喜道：「這兩人倒深明大義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過楊溢之說另外有一件事不易辦。」康熙問：「又有甚麼古怪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二人低聲說了好多話，我可不大懂，只聽到老是說甚麼延平郡王，台灣鄭家甚麼的，好像吳三桂說要跟一個姓鄭的平分天下。」

康熙站起身來，大聲道：「原來這廝跟台灣的反賊暗中也有勾結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台灣鄭家是他媽的甚麼王八蛋？」康熙道：「那姓鄭的反賊盤踞台灣，不服王化，只因遠在海外，一時不易平定。」

韋小寶一臉孔的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那時奴才越聽越氣，心想這江山是皇上的，他姓吳姓鄭的是甚麼東西，膽敢想來平分皇上的天下？楊溢之說，台灣那姓鄭的派了他的第二個兒子，叫作鄭克……鄭克……」康熙道：「鄭克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甚麼都知道。」

康熙微笑不語。他近年來一直在籌劃將台灣收歸版圖，鄭家父子兄弟、以及台灣的軍政大事、兵將海船等情形，早已打聽得清清楚楚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鄭克塽最近到了雲南，跟吳三桂去商議了大半個月。」

康熙勃然變色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台灣和雲南兩地，原是他心中最大的隱憂，沒想到鄭吳二人竟會勾結密謀，鄭克塽到雲南之事，直到此刻方知。

韋小寶道：「台灣有個武功很高的傢伙，一路上保護鄭克塽。這傢伙姓馮，叫甚麼一劍出血……」康熙道：「一劍無血馮錫範。他和劉國軒、陳永華三人，號稱『台灣三虎』。」

韋小寶聽得皇帝提到師父的名字，心中一凜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，正是一劍無血馮錫範。楊溢之說，台灣這三隻老虎之中，陳永華是好人，馮錫範和另外那人是壞的。陳永華不肯做反叛皇上的事情，不過他一隻老虎，敵不過另外兩隻老虎。」他在康熙面前大說九難、楊溢之、陳近南三人的好話，以防將來三人萬一被清廷所擒，有了伏筆，易於相救。

康熙搖頭道：「那也未必，陳永華比另外兩隻老虎更厲害得多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楊溢之跟那尼姑又說，江湖上有許多吳三桂的對頭，要在河間府聚會，開一個『殺龜大會』，商量怎樣殺了吳三桂。那鄭克塽和馮錫範要混到會裏打探消息，然後去通知吳三桂。他們越說越低聲，我聽了半天聽不真，好在他們不是想加害皇上，也就不去理會，後來我真的睡著了。皇上，奴才這件事有點貪懶了，不過那時實在倦得要命。半夜裏楊溢之悄悄來叫醒了我，解開我的穴道，說那尼姑在打坐練功，叫我溜之大吉。」

康熙點頭道：「這姓楊的倒還有良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可不是麼？將來皇上誅殺吳三桂，這楊溢之還請皇上開恩饒了他性命。」康熙道：「倘若他能立功，我不但饒他性命，還有封賞。在『殺龜大會』中，還聽到了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每一省推舉一個盟主，那鄭克塽做了福建省的盟主，好像將福建、廣東、浙江、陝西甚麼，都劃歸他鄭家的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小桂子弄錯了，定是江西，不是陝西。」雙手負在背後，在書房中踱來踱去，來來回回走了十幾趟，突然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敢不敢去雲南？」

韋小寶一驚，這一著大出意料之外，問道：「皇上派我到吳三桂那裏去打探消息？」

康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這件事著實有些危險，不過你年紀小，吳三桂不會怎麼提防。那楊溢之又是你朋友，定會照顧你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皇上，我不是怕去雲南，只是剛回宮來，沒見到你幾天，又要離開你身邊，實在不捨得。」康熙點頭道：「是，我也是一般的心思。只可惜我做了皇帝，不能隨便走動，否則咱倆同去雲南，我揪住吳三桂的鬍子，你抓住他雙手，同時問他：『他媽的吳三桂，投不投降？』豈不有趣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可妙極了。皇上，你不能去雲南，待我去將吳三桂騙到宮來，咱們再揪他鬍子，好不好？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好就極好，就怕這廝老奸巨猾，不肯上當。啊，小桂子，我想到個法子，令他不會起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神機妙算，一定高明之極。」康熙道：「我們把建寧公主嫁給他兒子，結成親家，他就一點也不會防備了。」

韋小寶一怔，道：「嫁給吳應熊這小子？這……這豈不太便宜了他？」

康熙道：「這是那老賤人的女兒，咱們把她嫁到雲南去，讓她先吃點兒苦頭。將來吳三桂滿門抄斬，連她一起殺了。」說著恨恨不已。他本來很喜歡這個妹子，但自從知道太后害死自己親生母親、氣得父皇出家之後，連這妹子也恨上了，又道：「那時候我就可說老賤人教女無方，逼她自盡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奴才打聽到一個天大的好消息，皇上聽了一定十分歡喜。」康熙道：「甚麼好消息？」韋小寶將嘴湊到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老賤人是假太后，真的太后還好端端地在慈寧宮中。」在康熙面前，他終究不敢口出「老婊子」三字。

康熙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甚麼？甚麼假太后？」

韋小寶於是將假太后囚禁太后、她自己冒充太后、為非作惡之事，一一說了。

康熙只聽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隔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有這等事？你……你怎麼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知道老賤人心地惡毒，只怕她加害皇上，因此買通了慈寧宮裏的宮女，暗中監視，只要一覺情形不對，就來奏知皇上，咱們好先下手為強。奴才今日一進宮來，那宮女就將這件大事跟我說了。」

康熙額頭汗水涔涔而下，顫聲道：「那宮女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想這件事情太大，倘若她洩漏出去，那可不得了。因此奴才大膽，將她推入了一口井裏，倒也沒旁人瞧見。唉，實在對她不住。」康熙點了點頭，臉上閃過一絲寬慰之色，道：「辦得好，明兒你撈起她屍身，妥為安葬。查明她家屬，厚加撫恤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遵皇上吩咐辦理。」

康熙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咱們即刻去慈寧宮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摘下牆上兩口寶劍，將一口交了給韋小寶，低聲道：「這事就咱兩人去幹，可不能讓宮女太監們知道了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皇上，老賤人武功厲害，我一進房就抱住她，皇上一劍先斬斷她一條手臂，然後再問詳情。」康熙點頭道：「好！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還是多帶侍衛，候在慈寧宮外，當真情形不對，只好叫人進來。否則倘若奴才抱假太后不牢，這賤人行兇，衝撞了皇上萬金之體，那……那可不妥了。」

康熙點了點頭，打定了主意：「倘若非要侍衛相助不可，事成之後，將這些侍衛處死滅口便是。」

※※※

康熙出得書房，傳八名侍衛護駕，來到慈寧宮外，命侍衛在花園中遠遠守候，與韋小寶兩人走向太后寢殿。慈寧宮的宮女太監紛紛跪下迎接。康熙道：「你們都到花園去，誰也不許過來。」眾人凜遵退開。

韋小寶知道當日假太后向他師父九難拍了七掌「化骨綿掌」，陰毒掌力，盡數逼還給自身，他師父雖教了化解之法，但自此之後，只要一使內力，全身骨骼立即寸斷。屈指算來，此時體內掌力尚未化盡，就算已經化去，料她也不敢動武，再加自己有五龍令在手，一切有恃無恐，心下泰然。康熙卻知這假太后武功甚是厲害，自己所學的功夫全是她所授，即使加上個韋小寶，兩人仍然和她相差甚遠，只有兩人以雙劍攻她空手，打她個措手不及，就如當年暗算鰲拜一般，才能取勝，是以一踏進寢殿，手掌心中就滲出汗水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今日是立大功的良機，我向老婊子撲將過去，皇上只道我奮不顧身，其實只不過是打一隻動彈不得的死狗。打死狗嗎，老子最拿手不過。」低聲道：「這賤人武功了得，皇上千萬不可涉險。由奴才先上！」康熙點點頭，右手緊緊抓住了劍柄。

走進寢殿，卻見殿中無人，床上錦帳低垂。

太后的聲音從帳中傳了出來：「皇帝，你多日不到慈寧宮來了，身子可安好嗎？」

康熙先前每日來慈寧宮向太后請安，自從得悉內情之後，心中說不出的憎恨，便來得甚疏。二人沒料到她白天也睡在床上，先前商量好的法子便不管用了。康熙道：「聽說太后身子不適，兒子瞧太后來著。」向韋小寶使個眼色，吩咐：「掛起了帳子！」韋小寶應道：「喳！」走向床前。太后道：「我怕風，別掛帳子。」

康熙心想：「如不理她的話，逕去揭開帳子，只怕她有了提防。」說道：「是，不知太后是甚麼不舒服，服過藥了麼？」太后道：「服過了。太醫說受了小小風寒，不打緊的。」康熙道：「兒子想瞧瞧太后面色怎樣？有沒有發燒？」太后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我面色很好，不用瞧了。皇帝回去休息罷。」康熙心下起疑：「不知她在搗甚麼鬼？」

韋小寶見寢殿中黑沉沉地，當下轉過身子，向著康熙大打手勢，示意讓自己去抱住了她雙腳，皇帝便一劍斬落。

突然之間，康熙心念一動：「倘若小桂子所說的言語都是假的，那便如何？雖然那男人假扮宮女，確為實情，但說不定太后只是穢亂宮禁，並無別情。我這一劍砍了下去，如果她竟是真太后，並非假冒，我豈不是既胡塗，又不孝？寧可讓假太后有了提防，不得不召進侍衛來擒拿，可不能魯莽從事，由我親手斬傷了真太后。」當即搖搖頭，揮手命韋小寶退開，說道：「太后，兒子放心不下。」快步走到床前，伸手揭開帳子。

錦帳兩下一分，只見太后急速轉身，面向裏床，但就這麼一瞥之間，康熙已見到太后臉頰瘦削，容貌大不相同，說道：「太后，你老人家近來忽然瘦了很多。」語音已是發顫。

太后嘆了口氣，道：「自從五台山回來後，胃口一直不好，每天吃不上半碗飯，照照鏡子，幾乎自己也不認得了。」

康熙心想：「小桂子的話果然不假。這老賤人沒料到我突然會來，她睡在床上，沒人瞧見，今日沒喬裝改扮，是以說甚麼也不肯讓我瞧她容貌。我已親眼目睹，難道還會弄錯？」怒火中燒，大聲道：「啊喲，太后，一隻大老鼠鑽到了掛氈後面。來人哪，快捲起掛氈來捉老鼠！」說著急退兩步，生怕假太后一見事情敗露，便即暴起發難。

只聽太后顫聲道：「掛氈後面有甚麼老鼠？」韋小寶上前拉動羊毛索子，捲起掛氈，露出櫃門。康熙道：「咦！原來這裏有隻大櫃子，老鼠鑽進櫃裏去啦！」心想：「這時候事情已揭開了大半，她已然有備，再也不能偷襲了。」退到門口，向韋小寶招招手，道：「傳侍衛進來。櫃子裏有古怪聲音，別要躲藏著刺客，驚嚇了太后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向著門外大聲叫道：「傳侍衛。」

八名侍衛走到寢殿門口，躬身聽旨。

太后怒道：「皇帝，你在玩甚麼花樣？」康熙笑道：「啊，是了，建寧公主躲在櫃子裏玩捉迷藏。太后，我到處找她不到，定是在櫃子裏。」右手揮了揮。韋小寶過去開櫃，但櫃門上了鎖，打不開。康熙笑道：「太后，櫃子的鑰匙在那裏？」

太后怒道：「我身子不舒服，你們兩個小孩子卻到我屋裏來玩，快快給我出去。」

眾侍衛知道皇帝常常和建寧公主比武鬧玩，聽太后這麼說，都露出笑容。

康熙說道：「把櫃門撬開來。太后身子欠安，咱們別打擾她老人家。」

韋小寶應道：「是。」從靴筒中拔出匕首，插入了櫃門，輕輕一割，鎖扣已斷，一拉之下，櫃門應手而開，只見櫃內堆著一條錦被，似乎便是那晚在櫃中所見，卻那裏有甚麼人？

韋小寶一驚，尋思：「那天晚上明明見到真太后給藏在櫃裏，怎麼忽然不見了？莫非老婊子怕我師父洩漏出去，將真太后殺了？」翻開櫃中錦被，依稀見到被底有一部書，似乎便是「四十二章經」，急忙放下錦被蓋住，回過頭來，見康熙一臉驚疑之色，再向床上瞧去，只見被窩高高隆起，似乎另行藏得有人，喜道：「公主藏在太后被窩裏。」

康熙急道：「快拉她出來。」只怕假太后見事情敗露，立即殺了真太后。

韋小寶搶到床邊，從太后足邊被底伸手進去，要把真太后拉出來，觸手之處，卻是一條毛茸茸的大腿，不由得大吃一驚。便在這時，一隻大腳突然撐出，踹中他胸膛。韋小寶「啊喲」一聲大叫，跌了出去。

被窩一掀，一個赤條條的肉團躍了出來，連被抱著太后，向門口衝去。

八名侍衛大驚，急忙攔阻，給那肉團一撞，三名侍衛飛摔出去。那肉團抱了太后直衝而出。康熙奔到門口，但見那肉團奔躍如飛，幾個起伏，已到了御花園牆邊，一躍上了牆頭，隨即翻身出外。康熙叫道：「快追！」三名侍衛給那團肉團一撞，倒在地下爬不起來。餘下五名侍衛繞出圍牆，再也瞧不見那肉團的影子。

韋小寶腦海中一片混亂，胸口劇痛，掙扎著爬起，奔到櫃邊，伸手入被，抓起那部經書藏入懷中，只聽得康熙在花園中大叫：「回來，回來！」韋小寶又是一交摔倒。聽得腳步聲響，眾侍衛奔回，康熙在寢宮外吩咐眾侍衛：「大家站著，別出聲。」

康熙回進寢殿，關上房門，低聲問道：「怎麼一回事？」

韋小寶扶桌站起，說道：「妖……妖怪！」驚得臉上已無半分血色。康熙搖頭道：「不是妖怪！是老賤人的奸夫。」韋小寶兀自不明所以，問道：「甚麼奸夫？」康熙道：「那是個男人。你沒看清楚麼？一個又矮又胖的男子。」韋小寶又是吃驚，又是好笑，道：「老賤人被窩裏，藏著一個不穿衣服的……矮胖子男人！」

康熙神色嚴重，道：「真太后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最好別……別給老賤人害死了……」忽然想到一事，掀開太后床上褥子，說道：「床底下有暗格。」只見暗格中放著一柄出鞘的白金蛾眉鋼刺，此外更無別物，沉吟道：「咱們掀開床板瞧瞧。」

康熙搶上前去，幫著韋小寶掀開床板，只見一個女子橫臥在地下一張墊子上，身上蓋著薄被。當床板放上之時，看來距她頭臉不過半尺光景。

寢殿中黑沉沉地瞧不清楚，康熙叫道：「快點了蠟燭。」韋小寶點起燭火，拿著燭台湊近一照，見那女子容色蒼白，鵝蛋臉兒，果然便是那晚藏在櫃中的真太后。

康熙以前見到真太后時，年紀尚甚幼小，相隔多年，本已分不出真假，但見這女子和平日所見的太后相貌極似，忙扶她起來，問道：「是……是太后？」

那女子見燭火照在臉前，一時睜不開眼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位是當今皇上，親自來救聖駕。」那女子眼睜一線，向康熙凝視片刻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當真是皇上？」突然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伸臂摟著康熙，緊緊抱住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拿著燭台退開幾步，四下照著，不見再有甚麼奸夫、刺客、假宮女之類，心想：「皇上和真太后相會，必有許多話說。我多聽一句，腦袋兒不穩一分。」將燭台放在桌上，悄悄退出，反手帶上了殿門。

只見門外院子中八名侍衛和宮女太監直挺挺的站著，個個神色惶恐，他招手將眾人召到花園之中，說道：「剛才皇上跟建寧公主鬧著玩捉迷藏。公主穿了一套古怪衣衫，扮成好像一個大肉球一般，跳了出去，大夥兒可瞧見沒有？」

一名侍衛十分乖覺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建寧公主身法好快，扮的模樣也真好玩。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這些孩子們的玩意兒，皇上不想讓人家知道，有那一個嘴巴發癢，脖子上的腦袋瓜兒坐得不穩，想多嘴多舌，胡說八道？」

眾侍衛、宮女、太監齊聲道：「我們不敢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向著三名給撞倒受傷的侍衛道：「你們怎麼搞的，好端端的受傷？」一名侍衛道：「回副總管：小人三個兒今日上午練武藝，大家出手重了些，互相打傷了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自己兄弟，練武藝也出手這般重，又不是拚命！」三名侍衛齊道：「是，是，下次一定小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受了傷的，每個人去支二十兩銀子湯藥費。」三名侍衛忙躬身道謝。韋小寶道：「你奶奶的，爹娘養到你們這麼大，這條性命可不太便宜啊。大夥兒倘若還想留著腦袋瓜兒吃飯的，這幾張狗嘴，都給我小心些。如果怕自己睡著說夢話，乾脆把舌頭自己割掉了的好。你們一個個給老子報上名來。」

眾侍衛、宮女、太監都報了自己姓名。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今日捉迷藏的事，今後老子只要聽到半點風聲。不管是誰多口，總之三十五人一起都砍了。你們服不服了？」眾人心中明白，大家見到剛才的怪事之後，不免性命難保，皇上多半要殺人滅口，桂公公這麼說，實是救了自己的性命，感激之下，一齊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謝公公救命大恩。」韋小寶揮手道：「謝我幹甚麼？是皇上的恩典。」

他回到寢殿門口，坐在階石上靜靜等候，直過了大半個時辰，才聽得康熙叫道：「小桂子進來。」他走進寢殿，只見太后和康熙並肩坐在床上，手拉著手，兩人臉上均有淚痕。

他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太后大喜，皇上大喜。外面一共是三十五名奴才，今日皇上跟建寧公主捉迷藏之事，要是有那一個膽敢洩漏半句，奴才把這三十五人盡數處死，一個不留。他們都已嚇破了膽子，料想也沒那一個敢胡說八道。」康熙點了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倘若要現下就殺了，以免後患，奴才這就去辦。」

康熙微一遲疑。太后道：「今日你我母子相見，實是天大的喜事，不可多傷人命。」康熙道：「是。咱們須得大做佛事，感謝上天和菩薩保祐。」太后凝視韋小寶，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立下這許多功勞，實在難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都是太后和皇上的洪福。只恨做奴才的沒盡忠辦事，不能及早揭破奸謀，累得太后受了這許多年的辛苦。」

太后心中一酸，流下淚來，向康熙道：「須得好好封賞這孩子才是。」康熙道：「是，是。小桂子，你官已做得不小了，今日再封你一個爵位。我大清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，太后的恩典，封你為一等子爵。」

韋小寶磕頭謝恩，道：「謝太后恩典，謝皇上恩典。」心想：「這子爵有甚麼用？值得多少銀子？」見康熙揮了揮手，便退了出去。

韋小寶回到下處，從懷中取出書來，果然便是見慣了的「四十二章經」，這部是藍綢書面，鑲了紅邊，尋思：「這是鑲藍旗的經書，嗯，是了，陶姑姑說，她太師父在鑲藍旗旗主府中盜經書，經書沒盜到，卻給神龍教的高手打得重傷而死，這部經書多半便落入了那神龍教高手的手裏。怎地事隔多年，仍不將經書交給洪教主？也說不定當時沒得到，最近才拿到的。」料想中間曲折甚多，難以推測，只覺胸口兀自痛得厲害，又想：「這矮胖子肉團武功了得，啊喲，莫非他便是盜得這部經書的神龍教高手？他到宮裏跟老婊子相會，老婊子倒待他挺好，把真太后搬到床底下，將大櫃子讓了出來給他睡。我和小皇帝剛才去慈寧宮，事也真巧，恰好是捉姦在床。這肉團可別來報仇，又想到慈寧宮去取回經書。」

於是去告知多隆，說道得知訊息，日內或有奸人入宮行刺，要他多派侍衛，嚴密保衛皇上和太后，心想：「老婊子倘若回去神龍島，向洪教主稟報，可不大妙。老子先下手為強，把經書中的地圖取了出來，然後將一兩部空經書送去神龍島，洪教主要我再找餘下的經書，非給解藥不可。他在空經書中找不到地圖，那是他的事，跟老子可不相干。誰教他福份太小呢？反正他壽與天齊，不用心急，慢慢的找，找上這麼十萬八千年，終會找到罷！」

# 第二九回 捲幔微風香忽到 瞰床新月雨初收

韋小寶出宮去和李力世、關安基、玄貞道人、錢老本等人相見。天地會群雄盡皆歡然。李力世道：「屬下剛得到訊息，總舵主已到天津，日內就上京來。韋香主也正回京，那真太好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那真太好了！」想到再見師父，心下不免惴惴。群雄當即打酒殺雞，為他接風。

傍晚時分，韋小寶將高彥超拉在一旁，說道：「高大哥，請你給我預備一把斧頭，還要一柄鐵鎚，一把鑿子。」高彥超答應了，去取來給他。韋小寶命他帶到停放在那口棺木的園中土屋，說道：「我要打開棺材，放些東西進去。」高彥超應道：「是！」甚覺奇怪，但香主不說，也不便多問。韋小寶道：「前天夜裏，這個死了的朋友託夢給我，說要這件東西。瞧在朋友一場，非給他不可。」高彥超更奇怪了，唯唯稱是。韋小寶道：「你給我守在門外，誰也不許進來。」當下推門而入，關上了門，上了門閂。

見那口棺木上灰塵厚積，顯是無人動過，用鑿子斧頭逐一撬開棺材釘，推開棺蓋，取出包著那五部經書的油布包，正要推上棺蓋，忽聽得高彥超在門外呼喝：「甚麼人？」接著有人問道：「陳近南在那裏？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：「誰問我師父？」聽口音依稀有些熟悉。

高彥超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又有一人冷冷的道：「不論他躲到了那裏，總能揪他出來。」這人的聲音韋小寶入耳即知，卻是鄭克塽。他更加驚奇：「怎麼這臭小子到了這裏？」隨即想起，先前說話之人乃是「一劍無血」馮錫範。只聽得錚的一聲，兵刃相交，跟著高彥超悶哼一聲，砰的一聲倒地。

韋小寶一驚更甚，當下不及細想，縱身鑽入棺材，只聽得鄭克塽道：「這叛賊定是躲在裏面。」韋小寶驚惶之下，托起棺蓋便即蓋上，緊跟著喀喇一聲，土屋的木門已被踢破，鄭克塽和馮錫範走了進來。韋小寶從棺材內望出去，見到一線亮光，知道慌忙之中，棺材蓋並未密合，暗暗叫苦：「糟糕，糟糕！他們要找我師父，卻找到了他的徒弟。」

忽聽得門外有人說道：「公子要找我嗎？不知有甚麼事？」正是師父陳近南的聲音。韋小寶大喜：「師父來了！」

突然之間，陳近南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似乎受了傷。跟著錚錚兩聲，兵刃相交。陳近南怒喝：「馮錫範，你忽施暗算？幹甚麼了？」馮錫範冷冷的道：「我奉命拿你！」

只聽鄭克塽道：「陳永華，你還把我放在眼裏麼？」語氣中充滿怒意。陳近南道：「二公子何出此言？屬下前天才得知二公子駕臨北京，連夜從天津趕來。不料二公子已先到了。屬下未克迎迓，還請恕罪。」

韋小寶聽師父說得恭謹，暗罵：「狗屁二公子，神氣甚麼？」

只聽鄭克塽道：「父王命我到中原來公幹，你總知道罷？」陳近南道：「是。」鄭克塽道：「你既得知，怎地不早來隨侍保護？」陳近南道：「屬下有幾件緊急大事要辦，未能分身，請二公子原諒。屬下又知馮大哥隨侍在側，馮大哥神功無敵，群小懾伏，自能衛護二公子平安周全。」鄭克塽哼了一聲，怒道：「怎麼我來到天地會中，你手下這些蝦兵蟹將，狐群狗黨，對我又如此無禮？」陳近南道：「想是他們不識得二公子。在這京師之地，咱們天地會幹的又是反叛韃子之事，大家特別小心謹慎，以致失了禮數。屬下這裏謝過。」

韋小寶越聽越怒，心道：「師父對這臭小子何必這樣客氣？」

鄭克塽道：「你推得一乾二淨，那麼反倒是我錯了？」陳近南道：「不敢！」隨即聽到紙張翻動之聲，鄭克塽道：「這是父王的諭示，你讀來聽聽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是。王爺諭示說：『大明延平郡王令曰：派鄭克塽前赴中原公幹，凡事利於國家者，一切便宜行事。』」

鄭克塽道：「甚麼叫做『便宜行事』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便宜就是不吃虧，那有甚麼難解的？你老子叫你有便宜就佔，不必客氣。」那知陳近南卻道：「王爺吩咐二公子，只要是有利於國家之事，可以不必回稟王爺，自行處斷。」鄭克塽道：「你奉不奉父王諭示？」陳近南道：「王爺諭示，屬下自當遵從。」鄭克塽道：「好，你把自己的右臂砍去了罷。」

陳近南驚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鄭克塽冷冷的道：「你目無主上，不敬重我，就是不敬重父王。我瞧你所作所為，大有不臣之心，哼，你在中原拚命培植自己勢力，擴充天地會，那裏還把台灣鄭家放在心上。你想自立為王，是不是？」陳近聲顫聲道：「屬下決無此意。」鄭克塽道：「哼！決無此意？這次河間府大會，他們推我為福建省盟主，你知道麼？」陳近南道：「是。這是普天下英雄共敬王爺忠心為國之意。」鄭克塽道：「你們天地會卻得了幾省盟主？」陳近南默然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媽的，你這小子大發脾氣，原來是喝天地會的醋。」又想：「我老婆的奸夫是我師父的上司，本來這件事很有點麻煩。現下他二人大起衝突，那是妙之極矣。只不過師父中了暗算，身上受傷，可別給他們害死才好。」

只聽鄭克塽大聲道：「你天地會得了三省盟主，我卻只有福建一省。跟你天地會相比，我鄭家算是老幾？我只不過是小小福建省的盟主，你卻是『鋤奸盟』總軍師，你這可不是爬到我頭上去了啦？你心裏還有父王沒有？」陳近南道：「二公子明鑒：天地會是屬下秉承先國姓爺將令所創，旨在驅除韃子。天地會和王爺本是一體，不分彼此。天地會的一切大事，屬下都稟明王爺而行。」鄭克塽冷笑道：「你天地會只知有陳近南，那裏還知道台灣鄭家？就算天地會當真成了大事，驅除了韃子，這天下之主也是你陳近南，不是我們姓鄭的。」陳近南道：「二公子這話不對了。驅除韃子之後，咱們同奉大明皇室後裔姓朱的為主。」

鄭克塽道：「你話倒說得漂亮。此刻你已不把姓鄭的放在眼裏，將來又怎會將姓朱的放在眼裏？我要你自斷一臂，你就不奉號令。這一次我從河間府回來，路上遇到不少危難，卻不見有你天地會的一兵一卒來保護我。若不是馮師父奮力相救，我這時候，也不知是不是還留得性命。你巴不得我命喪小人之手，如此用心，便已死有餘辜。哼，你就只會拍我哥哥馬屁，平時全沒將我瞧在眼裏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大公子、二公子是親兄弟，屬下一般的侍奉，豈敢有所偏頗。」鄭克塽道：「我哥哥日後是要做王爺的，在你眼中，我兄弟倆怎會相同？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已明白了一大半，心想：「這小子想跟他哥哥爭位，怪我師父擁他哥哥，受了馮錫範的挑撥，便想乘機除了我師父。」

只聽鄭克塽又道：「反正你在中原勢大，不如就殺了我罷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二公子如此相逼，屬下難以分說，這就回去台灣，面見王爺，聽由王爺吩咐便是。王爺若要殺我，豈敢違抗？」

鄭克塽哼了一聲，似乎感到難以回答，又似怕在父親面前跟他對質。

馮錫範冷冷的道：「只怕陳先生一離此間，不是去投降韃子，出賣了二公子，便獨樹一幟，自立為王，再也不回台灣去的了。」陳近南怒道：「你適才偷襲傷我，是奉了王爺之命嗎？王爺的諭示在那裏？」馮錫範道：「王爺將令，二公子在中原便宜行事。不奉二公子號令，便是反叛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陳近南道：「二公子好端端地，都是你在從中挑撥離間。國姓爺創業維艱，這大好基業，只怕要敗壞在你這等奸詐小人手裏。你姓馮的就算武功天下無敵，我又何懼於你？」馮錫範厲聲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是公然反叛延平王府了？」陳近南朗聲道：「我陳永華對王爺赤膽忠心，『反叛』二字，再也誣加不到我頭上。」

鄭克塽喝道：「陳永華作反，給我拿下。」馮錫範道：「是。」只聽得錚錚聲響，兵刃相撞，三人交起手來。

陳近南叫道：「二公子，請你讓在一旁，屬下不能跟你動手。」鄭克塽道：「你不跟我動手？你不跟我動手？」連問了兩句，兵刃響了兩下，似是他問一聲，向陳近南砍一刀。

韋小寶大急，輕輕將棺材蓋推高寸許，望眼出去，只見鄭克塽和馮錫範分自左右夾攻陳近南。陳近南左手執劍，右臂下垂，鮮血不斷下滴，自是給馮錫範偷襲所傷。馮錫範劍招極快，陳近南奮力抵禦。鄭克塽一刀刀橫砍直劈，陳近南不敢招架，只是閃避，變成了只挨打不還手的局面，加之左手使劍不便，右臂受傷又顯然不輕。韋小寶心下焦急：「風際中、關夫子、錢老本他們怎麼一個也不進來幫忙？這樣打下去，師父非給他們殺了不可。」但外面靜悄悄地，土屋中乒乒乓乓的惡鬥，外間竟似充耳不聞。

只見馮錫範挺劍疾刺，勢道極勁，陳近南舉劍擋格，雙劍立時相黏。鄭克塽揮刀斜砍，陳近南側身避開。鄭克塽單刀橫拖，嗤的一聲輕響，在陳近南左腿上劃了一道口子。陳近南「啊」的一聲，長劍一彈而起，馮錫範就勢挺劍，正中他右肩。

陳近南浴血苦戰，難以支持，一步步向門口移動，意欲奪門而出。馮錫範知他心意，搶到門口堵住，冷笑道：「反賊，今日還想脫身麼？」

韋小寶只盼馮錫範走到棺材之旁，就可從棺材中挺匕首刺出，便以客店中殺喇嘛的手法殺了他。這一招「隔板刺人」原是他的生平絕招，遠勝拳術高手的「隔山打牛」。可是馮錫範越鬥越遠，卻如何刺得著他？鄭克塽道：「反賊，還不棄劍就縛？」韋小寶眼見情勢危急，心想今日捨了性命也要相救師父，逼緊了喉嚨，突然吱吱的叫了兩聲。

註：鄭成功生子鄭經等十人。鄭經於康熙元年繼位為明延平郡王，生子克𡒉、克塽等八人。克𡒉年最長，庶出，是陳永華之壻，後為監國世子。次子克塽為馮錫範之壻。鄭克塽繼位時年僅十二歲，本書因故事情節所需，加大了年紀，與史實有出入。

馮錫範等三人一聽，都吃了一驚。鄭克塽問道：「甚麼？」馮錫範搖了搖頭，手上絲毫不緩。韋小寶又吱吱吱的叫了三下。鄭克塽怕鬼，嚇得打了個寒戰。

突見棺材蓋一開，一團白色粉末飛了出來，三人登時眼睛刺痛，嗆個不住。原來屍體入殮，棺材中必放入大量石灰，當日高彥超曾購置了裝入，此刻韋小寶抓起一大把，撒了出來。

馮錫範情知決非鬼魅，急躍而前，閉住了眼睛，俯身向棺材中挺劍刺落。

禿的一聲，劍尖刺入棺材蓋，正待拔劍再刺，突覺右邊胸口一痛，知是中了暗算，急忙縱身躍起，後心重重撞在牆上。他武功了得，左手按住胸前傷口，右手將一柄劍使得風雨不透，護住身前。

韋小寶在棺材中「隔板刺人」，一刺得手，握著匕首跳了出來，只見馮錫範、鄭克塽和陳近南三人都緊閉雙目，將刀劍亂揮亂舞，見馮錫範雖然胸口中劍，卻非致命之傷，要待欺近前去再加上一劍，但馮鄭二人刀劍舞得甚緊，實不敢貿然上前。此刻時機緊迫，待得他二人抹去眼中石灰，睜眼見物，那就糟了，一時徬徨無策，只得左手抓起石灰，一見馮錫範或鄭克塽伸手去抹眼睛，便一把石灰撒將過去。撒石灰原是他另一項拿手絕招。

只擲得幾下，馮錫範覺到擲石灰的方位，一招「渴馬奔泉」，挺劍直刺過來。韋小寶大駭，急忙坐倒，噗的一聲，那劍插入了棺材之中。韋小寶連爬帶滾，逃出門外。馮錫範提劍在棺中連連劈刺，還道敵人仍然在內。以他武功修為，韋小寶狼狽萬狀的逃出，本可立時察覺，只是陡然間眼不見物，胸口受傷，一時心神大亂，又知陳近南武功卓絕，不在自己之下，強敵在側，實是凶險無比，惶急間全沒想到陳近南也已眼不見物，只盼殺了暗算之人，立即逃出。他在棺材中刺得數下，都刺了個空，隨即一招「千巖競秀」，劍花點點，護住身周，聽得左邊並無兵刃劈風之聲，當下向左躍去，肩頭在牆上一撞，靠牆而立。

這麼一陣全力施為，胸前傷口中更是鮮血迸流。他微一睜眼，石灰粉末立時入眼，劇痛難當，生怕眼睛就此瞎了，不敢再睜，背靠牆壁，一步步移動，心想只須挨牆移步，便能找到門戶所在，一出門外，地勢空曠，就易於脫險了。

韋小寶站在門口，見他移動身子，已猜知他心意，只待他摸到門口時刺他一劍，但想此人武功太高，就算刺中，他臨死時回手一劍，自己小命不免危危乎哉，於是將匕首輕輕插入門框約莫兩寸，見馮錫範離門已不過兩尺，突然尖聲叫道：「我在這……」一個「裏」字還沒出口，馮錫範出招快極，一劍斬落，噹的一聲響，長劍碰到匕首，斷為兩截，半截斷劍跳將上來，在他額頭上一斬，這才跌落。

韋小寶早已躲到了土屋之側，心中怦怦亂跳。只聽得馮錫範大聲吼叫，疾衝而出。

韋小寶回到門口，但見陳近南和鄭克塽仍在揮舞刀劍。強敵既去，他對這鄭家二公子可絲毫不放在心上，叫道：「師父，那『一劍無血』已給我斬得全身是血，逃之夭夭了。你請出來罷。」陳近南一怔，問道：「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弟子小寶。」陳近南大喜，橫劍當胸，不再舞動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張大哥、李大哥、王三哥，你們都來了，很好，很好。這姓鄭的臭小子還不放下兵器投降，你們一齊上去，把他亂刀分屍了罷！」

鄭克塽大吃一驚，那知他是虛張聲勢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不聽馮錫範回答，微一遲疑，便即拋下了手中單刀。韋小寶喝道：「跪下！」鄭克塽雙膝一曲，跪倒在地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拾起單刀，將刀尖輕輕抵住鄭克塽咽喉，喝道：「站起來，向右，上前三步，爬上去，鑽進去！」

韋小寶叫一句，鄭克塽便戰戰兢兢的遵命而行，爬入了棺材。韋小寶哈哈大笑，搶上前去，推上了棺材蓋，拿起那包經書負在背上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咱們快洗眼去。」拉著陳近南的手，走出土屋。

走得七八步，只見高彥超倒在花壇之旁，韋小寶吃了一驚，上前相扶。高彥超道：「救總舵主要緊，屬下只是給封了穴道，沒甚干係。」陳近南俯下身來，在他背心和腰裏推拿了幾下，穴道登時解了。高彥超道：「總舵主眼睛怎樣？」陳近南皺眉道：「石灰。」高彥超道：「得用菜油來洗去，不能用水。」挽住他手臂快步而行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馬上就來。」回進土屋，提起斧頭，將七八枚棺材釘都釘入棺材蓋中，說道：「鄭公子，你躺著休息幾天。算你運氣，欠我的一萬兩銀子，一筆勾銷，也就不用還了。」大笑一陣，走回大廳。

只見高彥超已用菜油替陳近南洗去眼中石灰，又縛好了他身上傷口。廳上風際中、錢老本、玄貞道人等躺滿了一地，陳近南正在給各人解穴。

原來馮錫範陡然來襲，他武功既高，又攻了眾人個措手不及。風際中等並非聚在一起，聞聲出來應戰，給他逐一點倒。眾人都是惱怒已極，只是在總舵主面前，不便破口大罵。高彥超說了韋小寶使詭計重創馮錫範的情形，眾人登時興高采烈，都說這廝如此奸惡，只盼石灰便此弄瞎了他雙眼。

陳近南雙目紅腫，淚水仍不斷滲出，臉色鄭重，說道：「錢兄弟、高兄弟，你們去洗了鄭二公子眼中石灰，請他到這裏來。」錢高二人答應了。

韋小寶突然「啊」的一聲，假裝暈倒，雙目緊閉。陳近南左手一伸，拉住了他手臂，問道：「怎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……我剛才……嚇……嚇得厲害，生怕他們害死了師父……這會兒……這會兒手腳都沒了力氣……」陳近南抱著他放在椅上，道：「你休息一會。」

原來韋小寶自知用石灰撒人眼睛，實是下三濫的行逕，當年茅十八曾為此打了他一頓，雖然群雄大讚他機智，但想他們是我屬下，自然要拍馬屁，師父是大英雄、大豪傑，比之茅十八又高出十倍，定要重責，索性暈在前頭，叫他下不了手，當真要打，落手也好輕些。

錢高二人匆匆奔回大廳，說道：「總舵主，沒見到鄭二公子，想是他已經走了。」陳近南皺眉道：「走了？不在棺材裏麼？」錢高二人面面相覷，土屋中棺材倒是有一口，但鄭二公子怎麼會在其中？

陳近南道：「咱們去瞧瞧。」領著眾人走向土屋。韋小寶大急，只得跟在後面，雙手揉擦屁股，心道：「屁股啊屁股，師父聽到我將那臭小子趕入了棺材，你老兄難免要多挨幾板了，真正對不住之至。」

來到土屋之中，只見滿地都是石灰和鮮血，果然不見鄭克塽的人影。陳近南明明聽得韋小寶逼著鄭克塽爬入棺材，這時棺材蓋卻釘上了，疑心大起，問道：「小寶，你將二公子釘入了棺材裏麼？」韋小寶見師父面色不善，賴道：「我沒有。說不定他怕師父殺他，自己釘上了。」陳近南喝道：「胡說！！快打開來，別悶死了他。快，快！」

錢老本和高彥超拿起斧頭鑿子，忙將棺材釘子起下，掀開棺材蓋，裏面果真躺著一人。

陳近南叫道：「二公子！」將那人扶著坐起。

眾人一見，都是「啊」的一聲驚呼。陳近南手一鬆，退了兩步，那人又倒入棺材。

眾人齊聲叫道：「是關夫子！」在這一剎那間，眾人已看清棺材中那人乃是關安基。

陳近南搶上又再扶起，只見關安基雙目圓睜，已然斃命，但身子尚自溫暖，卻是死去未久。眾人又驚又悲，風際中、玄貞道人等躍出牆外察看，已找不到敵人蹤跡。

陳近南解開關安基衣衫，只見他胸口上印著一個血紅的手印，失聲叫道：「馮錫範！」

玄貞道人怒道：「確是馮錫範！這紅砂掌是他崑崙派的獨門武功。這惡賊重傷之餘，片刻間便去而復回，當真……他媽的，他要救鄭二公子那也罷了，怎地卻害死了關二哥？」眾人紛紛怒罵。關安基的舅子賈老六更是呼天搶地的大哭。陳近南黯然不語。

眾人回到大廳。錢老本道：「總舵主，二公子與大公子爭位，那是眾所周知的。咱們天地會向來秉公辦事，大公子居長，自然擁大公子。二公子早就把你當作了眼中釘，這次更受了馮錫範的挑撥，想乘機除了你。今日大夥兒更得罪了二公子，這麼一來，只怕王爺也要信他們的讒言了。總舵主此後不能再回台灣去了。」

陳近南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國姓爺待我恩義深重，我粉身碎骨，難以報答。王爺向來英明，又對我禮敬有加，王爺決不是戕害忠良之人。」玄貞道人道：「常言道：疏不間親。二公子咬定我們天地會不服台灣號令，在中原已是如此，到得台灣，更有甚麼分辯的餘地？他鄭家共有八位公子，大家爭權奪位，咱們天地會用不著牽涉在內。總舵主，咱們秦檜固然不做，卻也不做岳飛。」錢老本道：「總舵主忠心耿耿，一生為鄭家效力，卻險些兒給二公子害死，這口氣無論如何嚥不下。」陳近南又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大丈夫行事無愧於天地，旁人要說短長，也只好由他。只是萬萬料想不到，竟會有此變故。剛才若不是小寶機智，大夥兒都已死於非命了……唉，可惜關二哥……」

韋小寶聽師父並不追究撒石灰、釘棺材之事，登時寬心，生怕他只是一時想不起，須得立即岔開話頭，說道：「咱們這麼一鬧，只怕左鄰右舍都知道了，要是報知官府，只怕……只怕……須得趕快搬家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正是。我心神不定，竟沒想到此節。」

當下眾人匆匆在花園中掘地埋葬了關安基的屍身，灑淚跪拜，攜了隨身物件，便即分批離去。天地會群雄在京中時時搬遷，換一個住所乃是家常便飯。韋小寶生怕師父考問武功，乘機辭別，回去皇宮。

※※※

他來到自己住處，閂上房門，將六部經書逐一拆開，果見每部經書封皮的夾縫中，都有許多羊皮碎片。他取出碎片，將書函縫起還原，縫不到半部，便覺厭煩，心想：「雙兒如在這裏就好了，她此刻多半還在少林寺外等我。我給九難師父捉了去，這好丫頭一定擔心得要命，得派人去叫她來。」又縫了幾針，眼睛已不大睜得開，藏好經書便睡。

次日一早去上書房侍候聽旨。康熙說道：「明日便有朝旨，派你送建寧公主去雲南，賜婚給那姓吳的小王八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只可惜沒服侍得皇上幾天，又要遠離。」

康熙低聲道：「太后跟我說了一件大事，這次你去雲南，就可乘機辦一辦。」韋小寶應了。康熙道：「太后說道，那惡婢假冒太后，原來有個重大陰謀，她想查知我們滿洲龍脈的所在，要設法破了。」

韋小寶衝口而出：「這老婊子罪大惡極！」急忙伸手按住嘴巴，自知在皇帝面前罵這等粗話，未免太過不敬。豈知康熙絲毫不以為意，跟著道：「對！這老婊子當真不是東西。太后忍辱忍苦，寧死不說，才令老婊子奸計不逞。上天保祐，太后所以得保平安至今，卻也全仗了不肯吐露這個大秘密。」

韋小寶早已知道，卻道：「皇上，這個天大的秘密，你最好別跟我說。多一人知道，多一分洩漏的危險。」康熙讚道：「你越來越長進啦，懂得諸事須當謹慎。不過你跟我辦事以來，從來沒洩漏過甚麼。倘若連你也信不過，我是沒人可以信得過的了。」韋小寶周身數百根骨頭，每根骨頭登時都輕了幾兩幾錢，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皇上如此信得過，奴才就是把自己舌頭割了，也不敢洩漏半句皇上交代的話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我大清龍脈的秘密，原來藏在八部四十二章經之中。」

韋小寶假作驚異，連聲道：「咦，奇怪，有這等事？這可萬萬想不到！」

康熙續道：「當年攝政王爺進關之後，將八部經書分賜八旗旗主。八旗之中，正黃、正白、鑲黃上三旗的兵馬是天子自將，但田地財物，仍分屬三旗旗主管領。正黃旗的經書，父皇一直放在身邊，帶了去五台山，後來命你拿回來賜給我。鑲白旗旗主因事獲罪，鑲白旗的經書沒入宮中，父皇賜了給端敬皇后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老皇爺寵愛端敬皇后，最好的東西自然要賜給她。要是換作我，八部經書一古腦兒沒入宮中，全都賜了給她。」

康熙續道：「老婊子害死端敬皇后，自然也就佔了她的經書。鰲拜是鑲黃旗旗主。那日派你去抄鰲拜的家，老婊子要你找兩部經書，一部便是鑲黃旗的，另一部是正白旗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早知老婊子這樣壞，奴才便回稟老婊子說找不到，將經書悄悄獻給皇上。」康熙笑道：「那時咱們既不知老婊子是假太后，又不知這四十二章經中有這等重大干係，你如這樣胡鬧，我非……非打你屁股不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道：「打打屁股就算了嗎？那你也甭客氣啦！」問道：「另外那部正白旗的，不知鰲拜是那裏來的？」

康熙道：「他害死了正白旗旗主蘇克薩哈，將家產、財物，連經書一起佔了去。哼，這逆賊死有餘辜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這樣一來，老婊子手裏有了三部經書啦。」

康熙道：「豈止三部？她又派御前侍衛副總管瑞棟，去跟鑲紅旗旗主和察博為難。當時我不知甚麼緣故，和察博這傢伙一向跟鰲拜勾結，我也不去理會。現下想來，自然是去取他的賜經。瑞棟又莫名其妙的失了蹤，定是給老婊子殺了滅口。」

韋小寶忙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料事如神。」心道：「你認定瑞棟是給老婊子殺的，我又讚過你料事如神，那就已敲釘轉腳。日後你就算知道瑞棟是我殺的，也已不能轉口，再來向我查問了。否則的話，你就承認自己不是料事如神。身為皇上，豈可料事不如神而如鬼？」

康熙道：「如果我所料不錯……」韋小寶忙道：「決計不錯。」康熙道：「……老婊子手中已有了四部經書。可是有一件事奇怪得很，父皇賜我的那部正黃旗經書，我一直放在上書房桌上，卻忽然不見了。你想又有誰這麼大膽，竟敢到上書房來偷盜物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能出入上書房，又膽敢擅自拿書的，只有……只有……」康熙道：「建寧公主！」韋小寶不敢接口，心道：「這次你是真的料事如神。」

康熙道：「老婊子派女兒來偷了我這部經書，這一來，她手裏已有五部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快去慈寧宮搜查。老婊子光著身子逃出宮去，甚麼也沒帶。」心中怦怦而跳：「此刻皇上如到我屋中一查，小桂子便有一百個腦袋，也都砍了。」

康熙搖頭道：「我早細細搜過了，甚麼也查不到。只查到一套僧袍，老婊子那個相好，原來是個和尚。哈哈，哈哈！」韋小寶跟著大笑，笑得兩聲，覺得甚為無禮，忙忍住了笑。康熙仍放聲大笑，說道：「不過那矮冬瓜抱著老婊子逃走之時，我瞧到他留著一頭長髮，這倒奇了。多半他也是假扮宮女，頭髮是假的。這傢伙又矮又胖，老婊子甚麼漢子不好偷，卻去找這樣個矮冬瓜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矮冬瓜武功很高。相貌英俊的，未必有本事偷進宮來。上次那個假宮女，也就醜得很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頓了一頓，續道：「另外三部經書，分別在正紅旗、正藍旗、鑲藍旗三旗手中。正紅旗的旗主目下是康親王，我已命他將經書獻上來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康親王那部經書，那天晚上已給人偷了去，此刻在我手中。康親王怎麼還獻得出？這一下老康可要大糟而特糟了。」

康熙又道：「正藍旗旗主富登年歲尚輕，我剛才問過他。他說上一任的旗主嘉坤在攻打雲南時陣亡，一切後事都是吳三桂給料理的。吳三桂交到他手裏的，只是一顆印信、幾面軍旗，還有幾萬兩銀子，此外甚麼都沒有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部經書定是吳三桂吞沒了。」康熙道：「是啊。因此你到了吳三桂府中，仔細打聽這件事，想法子把經書取了來，吳三桂這廝老奸巨猾，千萬不能讓他得知內情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奴才隨機應變，設法騙他出來。」

康熙皺起眉頭，在書房中踱來踱去，說道：「鑲藍旗旗主鄂碩克哈是個大胡塗蛋，我要他呈繳經書，他竟說好幾年前就不見了。我派了侍衛到他家搜查，一無蹤跡，我已將他下在天牢，叫人好好拷問，到底是當真給人盜去了，還是他隱匿不肯上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就怕也是老婊子派人去弄了來，也不知是明搶還是暗偷。」心想：「這可不是冤枉老婊子，明搶暗偷之人，多半便是那矮冬瓜。」又道：「倘若也是老婊子得了去，這六部經書卻又到了何處？」隨即微感懊悔：「我這句話可說錯了，自己太也吃虧。我說老婊子得了六部經書，得了六部經書的其實是韋小寶。這麼一來，我豈不成了老婊子？」

康熙道：「老婊子到底是甚麼來歷，此刻毫無線索可尋。她幹此大事，必有同謀之人。她得到經書之後，必已陸續偷運出宮，要將這六部經書盡數追回，那就難得很了。好在太后言道，要尋找大清龍脈的所在，必須八部經書一齊到手，就算得了七部，只要少了一部，也是無用。咱們只須把康親王和吳三桂手中的兩部經書拿來毀了，那就太平無事。咱們又不是去尋龍脈，只消不讓人得知，那就行了。不過失了父皇所賜的經書，倘若從此尋不回來，我實是不孝。哼，建寧公主這小……小……」

康熙這一聲罵不出口，韋小寶肚裏給他補足：「小婊子！」

這時康熙心中所想到的，是順治在五台山金閣寺僧房中囑咐他的話：

「兒啊，你精明能幹，愛護百姓，做皇帝是比我強得多了。那八部『四十二章經』中所藏地圖，是一個極大藏寶庫的所在。當年我八旗兵進關，在中原各地擄掠所得的金銀財寶，都是藏在這寶庫之中。寶庫是八旗公有，因此地圖要分為八份，分付八旗，以免為一旗獨吞。關內漢人比咱們滿洲人多過百倍，倘若一齊起來造反，咱們萬萬壓制不住，那時就當退回關外，開了寶庫，八旗平分，今後數百年也就不愁溫飽。」

康熙當時便想起了父皇要韋小寶帶回來的話：「天下事須當順其自然，不可強求，能給中原蒼生造福，那是最好。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們走，那麼咱們從那裏來，就回那裏去。」聽得順治又說：「我滿清唾手而得天下，實是天意，這中間當真十分僥倖。咱們不可存著久居中原之心，可別弄得滿洲人盡數覆滅於關內，匹馬不得出關。」

康熙口中唯唯稱是，心中卻大不以為然：「我大清在中原的大業越來越穩，今後須當開疆拓土，建萬世不拔之基，又何必留甚麼退步？一留退步，只有糟糕。父親出了家，心情恬退，與世無爭，才這樣想。」果然聽得父親接下去道：「不過當年攝政王吩咐各旗旗主：關外存有大寶藏之事，萬萬不能洩漏，否則滿洲王公兵將心知尚有退步，遇上漢人造反，大家不肯拚死相鬥，那就大事去矣。因此八旗旗主傳交經書給後人之時，只能說經中所藏秘密，關及滿清的龍脈，龍脈一被人掘斷，滿洲人那就人人死無葬身之地。一來使得八旗後人不敢忽起貪心，偷偷去掘寶藏；二來如知有人前去掘寶，八旗便群起而攻，竭力阻止。只有一國之主，纔能得知這真正秘密。」

康熙回思當日的言語，心中又一次想到：「攝政王雄才大略，所見極是。」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心道：「小桂子雖然忠心，卻也只能跟他說龍脈，不能說寶庫。這小子日後年紀大了，怎保得定他不起貪心。太后昨天對我說，父皇當年決意出家之時，將這大秘密告知了太后，要她等我年長之後轉告，太后所以忍辱偷生，正是為了這件大事。她可不知我已到五台山去見到了父皇，也幸而如此，太后沒給老婊子害死。」

韋小寶見康熙來回踱步思索，突然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皇上，倘若老婊子是吳三桂派進宮來的，他……他手裏就有七部經書。」

康熙一驚，心想此事倒是大有可能，叫道：「傳尚衣監！」

過了一會，一名老太監走進書房磕頭，乃是尚衣監的總管太監。康熙問道：「查明白了嗎？」那太監道：「回皇上：奴才已仔細查過，這件僧袍的衣料，是北京城裏織造的。」康熙嗯了一聲。韋小寶這才明白：「原來皇上要查那矮冬瓜的來歷。衣料是京裏織造，就查不到甚麼了。」那太監又道：「不過那套男子內衣內褲，是遼東的繭綢，出於錦州一帶。」康熙臉上現出喜色，點點頭道：「下去罷。」那太監磕頭退出。

康熙道：「只怕你料得對了，這矮冬瓜說不定跟吳三桂有些瓜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可不明白了。」康熙道：「吳三桂以前鎮守山海關，錦州是他的轄地。這矮冬瓜或許是他的舊部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正是，皇上英明，所料定然不錯。」康熙沉吟道：「倘若老婊子逃回雲南，你此行可多一分危險。你多帶侍衛，再領三千驍騎營軍士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皇上放心。最好奴才能將老婊子和矮冬瓜都抓了來，千刀萬剮，好給太后出這口氣。」

康熙拍拍韋小寶的肩膀，微笑道：「你如能再立此大功，給太后出了這口氣，嘿嘿，你年紀太小，官兒太大，我倒有些為難了。不過咱們小皇帝、小大臣，一塊兒幹些大事出來，讓那批老官兒們嚇得目瞪口呆，倒也有趣得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年紀雖小，英明遠見，早已叫那批老東西打從心眼兒裏佩服出來。待您再料理了吳三桂，那更是前無來者，後無古人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你這傢伙聰明伶俐，就是不學無術，不肯讀書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是，是。奴才幾時有空，得好好讀他幾天書。」

其實韋小寶粗鄙無文，康熙反而歡喜，他身邊文學侍從的臣子要多少有多少，整日價詩云子曰聽得多了，和韋小寶說些市井俗語，頗感暢快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辭了出來，剛出書房，便有一名侍衛迎上來，請了個安，低聲道：「韋副總管，康親王想見您，不知韋副總管有沒有空？」韋小寶問道：「王爺在那裏？」那侍衛道：「王爺在侍衛房等候回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親自來了？」那侍衛道：「是，是。他說想請韋副總管去喝酒聽戲，就是擔心皇上有要緊大事差韋副總管去辦，您老人家分不了身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他媽的，我是甚麼老人家了？」

來到侍衛房中，只見康親王一手拿著茶碗，坐著呆呆出神，眉頭皺起，深有憂色。他一見韋小寶進來，忙放下茶碗，搶上來拉住他手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多日不見，可想殺我了。」

韋小寶明知他為了失卻經書之事有求於已，但見他如此親熱，也自歡喜，說道：「王爺有事，派人吩咐一聲就行了，賞酒賞飯，卑職還不巴巴的趕來麼？你這樣給面子，卻自己來找我。」康親王道：「我家裏已預備了戲班子，就怕兄弟沒空。這會兒能過去坐坐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好啊，王爺賞飯，只要不是皇上吩咐我去辦甚麼急事，就是我親生老子死了，卑職也要先擾了王爺這頓飯再說。」

兩人攜手出宮，乘馬來到王府。康親王隆重款待，極盡禮數，這一次卻無外客。飯罷，康親王邀他到書房之中，說些閒話，讚他代皇上在少林寺出家，積下無數功德善果，又讚他年紀輕輕，竟已做到御前侍衛總管、驍騎營都統，前程實是不可限量。韋小寶謙遜一番，說以後全仗王爺提攜栽培。

康親王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兄弟，你我是自己人，甚麼都不用瞞你，做老哥的眼前大禍臨頭，只怕身家性命都難保了。」韋小寶假裝大為驚奇，說道：「王爺是代善大貝勒的嫡派子孫，鐵帽子王，皇上正在信任重用，有甚麼大禍臨頭了？」

康親王道：「兄弟，你有所不知。當年咱們滿清進關之後，每一旗旗主，先帝都賜了一部佛經。我是正紅旗旗主，也蒙恩賜一部。今日皇上召見，要我將先帝賜經呈繳。可是……可是我這部經書，卻不知如何，竟……竟給人盜去了。」

韋小寶滿臉訝異，說道：「真是希奇！金子銀子不妨偷偷，書有甚麼好偷？這書是金子打的麼？還是鑲滿了翡翠珠寶，值錢得很？」

康親王道：「那倒不是，也不過是尋常的經書。可是我沒能好好保管先帝的賜物，委實是大不敬。皇上忽然要我呈繳，只怕是已經知道我失去賜經，要追究此事。兄弟，你可得救我一救。」說著，站起身來，請下安去。

韋小寶急忙還禮，說道：「王爺這等客氣，可不折殺了小人？」康親王愁眉苦臉的道：「兄弟，你如不給我想個法子，我……我只好自盡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王爺也未免把事情看得太重了。我明日將這件事奏知皇上，最多也不過罰王爺幾個月俸銀，或者交宗人府申斥一番，那有性命交關之理？」康親王搖頭道：「只要保得性命，就真把我這親王的王爵革去，貶作庶人，我也已謝天謝地，心滿意足了。鑲藍旗旗主鄂碩克哈就因為丟了賜經，昨兒給打入了天牢，聽說很受了拷打，皇上派人嚴審，那部賜經到底弄到那裏去了。」說著臉上肌肉抖動，顯是想到了身入天牢、備受苦刑的慘酷。

韋小寶皺眉道：「這部經書當真如此要緊？啊，是了，那日抄鰲拜的家，太后命我到他家裏去找兩部甚麼三十二章經、四十二章經甚麼的。王爺不見了的，就是這個東西麼？」康親王臉上憂色更深，說道：「正是，是四十二章經。一抄鰲拜的家，太后甚麼都不要，單要經書，可見這東西非同小可。兄弟可找到了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找是找到了。鰲拜那廝把經書放在他臥房的地板洞裏，找得我出了一身大汗。這經書有甚麼希奇？我給你到和尚廟裏去要他十部八部來，繳給皇上就是。」康親王道：「先皇欽賜的經書，跟和尚廟裏的尋常佛經大不相同，可混冒不來。」

韋小寶神色鄭重，說道：「這樣倒真有點兒麻煩了。不知王爺要我辦甚麼事？」

康親王搖搖頭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我實在說不出口，怎……怎能要兄弟去做欺君之事？」韋小寶一拍胸膛，道：「王爺但說不妨。你當韋小寶是朋友，我為你送了這條小命，也是一場義氣。好，你去奏知皇上，就說這部經書我韋小寶借去瞧瞧，卻不小心弄丟了。皇上這幾天很喜歡我，最多打我一頓板子，未必就會砍了我的頭。」康親王道：「多謝兄弟的好意，但這條路子恐怕行不通。皇上不會相信兄弟借經書去看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我雖然做過和尚，但西瓜大的字識不了一擔，借經書去看，皇上恐怕不大相信。咱們得另想法子。」

康親王道：「我是想請兄弟……想請兄弟……想請兄弟……」連說三句「想請兄弟」，卻不接下去，只是眼望韋小寶，瞧著他臉上的神氣。

韋小寶道：「王爺，你不必為難。做兄弟的一條小性命……」左手抓住自己辮子，右手在自己頭頸裏一斬，做個雙手捧著腦袋送上的姿勢，說道：「已經交了給你，只要不是危害皇上之事，甚麼事都聽你吩咐。」

康親王大喜，道：「兄弟如此義氣深重，唉，做哥哥的別的話也不多說了。我是想請兄弟到太后或是皇上身邊，去偷一部經書出來。我已叫定了幾十名高手匠人，等在這裏，咱們連夜開工，仿造一部，好渡過這個難關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能造得一模一樣？」

康親王忙道：「能，能，定能造得一模一樣，包管沒有破綻。做了樣子之後，兄弟就把原來的經書放回，決不敢有絲毫損傷。」其實他明知倉卒之間仿造一部經書，要造得毫無破綻，殊所難能，他是想將真假經書掉一個包，將假經書讓韋小寶放回原處，真的經書呈繳皇帝。料想韋小寶不識之無，難以分辨真偽，將來能不發覺，那是上上大吉，就算發覺，也已連累不到自己頭上。只是這番用意，此刻自是不能直言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事不宜遲，我這就想法子去偷，王爺在府上靜候好音便了。」

康親王千恩萬謝，親自送他到門外，又不住叮囑他務須小心。

韋小寶回到屋中，將幾十片羊皮碎片在燈下拼湊，心想八部已得其七，就算空下一些，也能拼個大概出來。那知足足花了大半個時辰，連地圖的一隻角也湊不起來。他本無耐心，厭煩起來，便不再拼，當下將千百片碎片用油紙包了，外面再包了層油布，貼身藏好。心想：「老康是正紅旗旗主，他這部經書自然是紅封皮的，明兒我另拿一部給他便是。」

次日清晨，將鑲白旗經書的羊皮面縫好，黏上封皮，揣在懷中，逕去康親王府。

康親王一聽他到來，三腳兩步的迎了出來，握住他雙手，連問：「怎樣？怎樣？」韋小寶愁眉苦臉，搖了搖頭。康親王一顆心登時沉了下去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本來為難，今日未能成功……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東西拿到了，就怕你十天半月之內，假冒不成。」

康親王大喜，一躍而起，將他一把抱起，抱入書房。

眾親隨、侍衛見王爺這等模樣，不由得暗暗好笑。

韋小寶將經書取出，雙手送將過去，問道：「是這東西嗎？」康親王緊緊抓住，全身發抖，打開書函一看，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這是鑲白旗的賜經，因此是白封皮鑲紅邊兒的。咱們立刻開工雕版。兄弟，你得再教我一個法兒，怎生推搪得幾天。嗯，我假裝從馬上跌了下來，摔得頭破血流，昏迷不醒。待得冒牌經書造好，再去叩見皇上，你說可好？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皇上英明之極，你掉這槍花，他心中犯了疑，你將西貝貨兒呈上去，皇上細細一看，只怕西洋鏡當場就得拆穿。這部書跟你失去那部，除了封皮顏色之外，還有甚麼不同？」康親王道：「就只封皮顏色不同，另外都是一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你將這部經書換個封皮，今日就拿去呈給皇上。」

康親王又驚又喜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宮裏失了經書，查究起來，只怕要牽累到兄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昨晚悄悄在上書房裏偷了出來，沒人瞧見的。就算有人瞧見，哼哼，諒這狗崽子也不敢說。我跟你擔了這個干係便是。」康親王心下感激，不由得眼眶也濕了，握住他雙手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宮中，另行拿了兩部經書，去尋胖頭陀和陸高軒。他想正黃旗的經書上浸滿了毒水，給桑結喇嘛搶去了；鑲白旗的給了康親王；剩下五部之中，鑲黃、正白兩部從鰲拜家抄來，鑲藍從老婊子的櫃中取得，這三部書老婊子都見過的，這時老婊子如在洪教主身邊，呈上去可大不妙。正紅旗的從康親王府中順手牽來，鑲紅旗的從瑞棟身上取得，老婊子雖知來歷，卻也不妨。於是交給胖陸二人的是一部正紅，一部鑲紅。胖陸二人早已等得望眼欲穿，見他突然到來，又得到了教主所要的兩部經書，當真喜從天降。

韋小寶道：「陸先生，你將經書呈給教主和夫人，說道我打聽到，吳三桂知道另外六部經書的下落。我白龍使為教主和夫人辦事，忠字當頭，十萬死百萬死不辭，因此要到雲南去赴湯蹈火，找尋經書。胖尊者，你護送我去再為教主立功。」胖陸二人欣然答應。

胖頭陀道：「陸兄，白龍使立此大功，咱二人也跟著有了好處。教主賜下豹胎易筋丸的解藥，你務必儘快差人送到雲南來。」

陸高軒連聲稱是，心想：「白龍使小小年紀，已如此了得。教主這大位，日後非傳給他不可。我此刻不乘機討好於他，更待何時？」說道：「這解藥非同小可，屬下決不放心交給旁人，定當親自送來。白龍使，屬下對你忠心耿耿，定要服侍你服了解藥之後，屬下和胖兄再服。否則就算豹胎易筋丸藥性發作，屬下有解藥在手，寧死也決不先服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你對我如此忠心，我總忘不了你的好處。」陸高軒大喜，躬身道：「屬下恭祝白龍使永享清福，壽比南山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只比教主低了一級，永享清福，壽比南山，倒也不錯了。」

※※※

他回宮不久，便有太監宣下朝旨，封韋小寶為一等子爵，賜婚使，護送建寧公主前赴雲南，賜婚平西王世子吳應熊。吳應熊封三等精奇尼哈番，加少保，兼太子太保。

韋小寶取錢賞了太監，心想：「倒便宜了吳應熊這小子，娶了個美貌公主，又封了個大官。說書先生說精忠岳傳，岳飛岳爺爺官封少保，你吳應熊臭小子如何能跟岳爺爺相比？」轉念又想：「皇上封他做個大官，只不過叫吳三桂不起疑心，遲早會砍他的腦袋。鰲拜可也不是官封少保嗎？對，對，岳飛岳少保也給皇帝殺了。可見官封少保，便是要殺他的頭。下次皇上如果封我做少保，可得死命推辭。」

當下去見皇帝謝恩，說道：「皇上，奴才這次去雲南跟你辦事，你有甚麼錦囊妙計，那就跟我說了罷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小桂子沒學問。錦囊妙計，是封在錦囊之中的，天機不可洩漏，怎能先跟你說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可惜我不識字，皇上若有錦囊妙計，須得畫成圖畫。皇上，上次你吩咐我去清涼寺做主持，這道聖旨，畫得可挺美哪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自古以來，聖旨不用文字而用圖畫，只怕以咱們君臣二人開始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叫做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」康熙笑道：「很好。你記心好，教了你的成語，便記住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教的，我總記得的，別人教的，可記來記去總記不住，也不知是甚麼道理。好比一言既出，甚麼馬難追，這匹甚麼馬，總是記不住。」

說到這裏，太監稟報建寧公主前來辭行。康熙向韋小寶望了一眼，吩咐進見。

建寧公主一進書房，便撲在康熙懷裏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皇帝哥哥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願嫁到雲南，求你收回聖旨罷。」

康熙本來自幼便喜歡這個妹子，但自從得知假太后的惡行之後，連帶的對妹子也生了厭憎之心，將她嫁給吳應熊，實是有心陷害，這時見她哭得可憐，倒有些不忍，但事已至此，已難收回成命，拍拍她肩膀，溫言道：「女孩子長大了，總是要嫁人的。我給你揀的丈夫可很不錯哪。小桂子，你跟公主說，那吳應熊相貌挺英俊的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公主，你那位額駙，是雲南省有名的美男子，上次他來北京，前門外有十幾個姑娘打架，打出了三條人命。」建寧公主一怔，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平西王世子生得漂亮，天下有名。他進京那天，北京城裏成千成萬的姑娘太太們，都擠著去瞧。有十幾個姑娘你擠我，我擠你，便打起來啦。」建寧公主破涕為笑，啐道：「呸！你騙人，那有這等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公主，你猜皇上為甚麼派我護送你去雲南？又吩咐我多帶侍衛兵勇，妥為保護？」公主道：「那是皇帝哥哥愛惜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這是皇上的英明遠見，深謀遠慮。你想，額駙這樣英俊瀟灑，不知有多少姑娘想嫁給他做夫人，現今給你一下子佔了去，天下不知道打翻了多少醋缸子、醋罈子、醋罐子、醋瓶子。有些會武藝的姑娘一怒，說不定要來跟你為難。雖然公主自己武功高強，終究寡不敵眾，是不是？因此奴才這一次護送公主南下，肩頭的擔子可真不輕，要對付這一隊糖醋娘子軍，你想想，可有多難？」

建寧公主笑道：「甚麼糖醋娘子軍，你真會胡說八道。」她這時笑靨如花，臉頰上卻兀自掛著幾滴亮晶晶的淚珠，向康熙道：「皇帝哥哥，小桂子送我到了雲南之後，就讓他陪著我說話兒解悶，否則我可不去。」康熙笑道：「好，好，讓他多陪你些時候，等你一切慣了再說。」建寧公主道：「我要他永遠陪著我，不讓他回來。」

韋小寶一伸舌頭，道：「那不成，你的駙馬爺倘若見我惹厭，生起氣來一刀將我砍了，沒了腦袋的小桂子，可不能陪公主說話解悶了。」建寧公主小嘴一扁，道：「哼，他敢？」

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去雲南之前，有件事先給我查查。上書房裏不見了一部佛經，這事可有點奇怪，連這裏的東西，竟也有人敢偷！」說到最後一句話時，語氣已頗為嚴峻。韋小寶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建寧公主插口道：「皇帝哥哥，你這部佛經是我拿的。嘻嘻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拿去幹甚麼？怎麼沒先問過我？」公主笑道：「是太后吩咐我拿的。太后說，皇帝每天要辦千百件軍國大事，問你要部佛經這等小事，便不用來麻煩你啦。」康熙哼了一聲，便不言語了。建寧公主伸伸舌頭，央求道：「皇帝哥哥，你別為這件事生我的氣。以後我去了雲南，便想再來這裏拿你的書，可也來不了啦。」

康熙聽她說得可憐，心腸登時軟了下來，溫言道：「你去了雲南，要甚麼東西，儘管向我要好了。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平西王府裏，又有甚麼東西沒有？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從上書房出來，眾侍衛、太監紛紛前來道賀。每個侍衛都盼能得他帶去雲南，吳三桂富可敵國，這一趟美差，發一筆財是十拿九穩之事。

到得午後，康親王又進宮來相見，喜氣洋洋的道：「兄弟，經書已呈繳給了皇上。皇上很是高興，著實誇獎了我幾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好得很啊。」

康親王道：「你不日就去雲南，今日哥哥作個小東，一來慶賀你封了子爵，二來給你餞行。」攜著他手出得宮來，這次卻不是去康親王府，來到東城一所精緻的宅第。這屋子雖沒康親王府宏偉，但雕棟畫樑，花木山石，陳設得甚是奢華。

康親王道：「兄弟，你瞧這間房子怎樣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好極，漂亮之極！王爺真會享福。這是小福晉的住所麼？」康親王微笑不答，邀他走進大廳。

廳上已等著許多貴官，索額圖、多隆等都出來相迎，「恭喜」之聲，不絕於耳。

康親王笑道：「咱們今日慶賀韋大人高升，按理他該坐首席才是。不過他是本宅主人，只好坐主位了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甚麼本宅主人？」康親王笑道：「這所宅子，是韋大人的子爵府。做哥哥的跟你預備的。車夫、廚子、僕役、婢女，全都有了。匆匆忙忙的，只怕很不周全，兄弟見缺了甚麼，只管吩咐，命人到我家裏來搬便是。」

韋小寶驚喜交集，自己幫了康親王這個大忙，不費分文本錢，不擔絲毫風險，雖然明知他定有酬謝，卻萬想不到竟會送這樣一件重禮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只道：「這……這個……那怎麼可以？」

康親王捏了捏他手，說道：「咱哥兒倆是過命的交情，那還分甚麼彼此？來來來，大夥兒喝酒。那一位不喝醉的，今日不能放他回去。」

這一席酒喝得盡歡而散。韋小寶貴為子爵，大家又早知他那太監是奉旨假扮的，便不能再回宮住宿了。這一晚睡在富麗華貴的臥室之中，放眼不是金器銀器，就是綾羅綢緞，忽想：「他奶奶的，我如在這子爵府開座妓院，十間麗春院也比下去了。」

※※※

次日一早去見九難，告知皇帝派他去雲南送婚。九難道：「很好，我陪你一起去。」韋小寶大喜，轉頭向阿珂瞧去。九難道：「阿珂也去。」韋小寶更是喜從天降，這個喜訊，便是皇帝連封他一百個子爵也比不上。從九難處告辭出來，便去天地會新搬的下處。

陳近南沉吟道：「韃子皇帝對吳三桂如此寵幸，一時是扳他不倒的了。不過這實是大好機會。小寶，吳三桂這奸賊不造反，咱們要激得他造反，激不成功，就冤枉他造反。我本該和你同去，只是二公子和馮錫範回到台灣之後，必定會向王爺進讒，料想王爺會派人來查詢天地會之事。我得留在這裏，據實稟告。這裏的眾兄弟，你都帶了去雲南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就怕馮錫範這傢伙又來加害師父，這裏眾位兄弟還是留著相助師父罷，否則弟子放心不下。」陳近南拍拍他肩膀，溫言道：「難得你如此孝心。馮錫範武功雖強，你師父也不見得就弱於他了。這次他只不過攻了咱們個出其不意，一上來躲在門後偷襲，先傷了我右臂。下次相遇，他未必能再佔到便宜。誅殺吳三桂是當前第一大事，咱們須得傾全力以赴。只盼這裏的事情了結得快，我也能趕來雲南。咱們可不能讓沐家著了先鞭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倘若給沐王府先得了手，今後天地會要奉他們號令，可差勁得很了。」

陳近南伸手搭他脈搏，又命他伸出舌頭瞧瞧，皺眉道：「你中的毒怎麼又轉了性？幸好一時也不會發作。我傳你的內功暫且不可再練，以防毒性侵入經脈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道：「你叫我不練功夫，這是你自己說的，以後可不能怪我。」又想：「這豹胎易筋丸當真厲害，連師父也不知是甚麼東西，但盼陸先生快些送來解藥才好。」

※※※

數日後諸事齊備，韋小寶率領御前侍衛、驍騎營、天地會群雄、神龍教胖頭陀等人，辭別了康熙和太后，護送建寧公主前赴雲南。九難和阿珂扮作宮女，混入人群之中。天地會群雄和胖頭陀也都喬裝改扮，算是韋小寶的親隨，穿了驍騎營軍士的服色。韋小寶胯下康親王所贈的玉驄馬，前呼後擁，得意洋洋的往南進發，他已派人前往河南，通知雙兒南來，盼能和她在途中會合，此時唯一美中不足的，便是身邊少了這個溫柔體貼的俏丫頭。

一路之上，官府盡力鋪張供應，對這位賜婚使大人巴結奉承，馬屁拍到了十足十。韋小寶心花怒放，自從奉旨出差以來，從未有如這次那麼舒服神氣，心想：「老婊子不爭氣，只生了一個女兒，倘若一口氣生他媽的十七八個，老子專做賜婚大臣，送了一個又一個。這一輩子吃喝玩樂，金銀珠寶花差花差，可比幹甚麼都強了。」

這一日到了鄭州，知府迎接一行人在當地大富紳家的花園中歇宿。盛宴散後，建寧公主又把韋小寶召去閒談。自從出京以來，日日都是如此。韋小寶生怕公主拳打腳踢，每次均要錢老本和高彥超隨伴在側，不論公主求懇也好，發怒也好，決不遣開兩人單獨和她相對。

這日晚飯過後，公主召見韋小寶。三人來到公主臥室外的小廳。公主要韋小寶坐了，錢高二人站立其後。其時正當盛暑，公主穿著薄羅衫子，兩名宮女手執團扇，在她身後撥扇。公主臉上紅撲撲地，嘴唇上滲出一滴滴細微汗珠，容色甚是嬌艷，韋小寶心想：「公主雖不及我老婆美貌，也算是一等一的人才了。吳應熊這小子娶得了她，當真艷福不淺。」

公主側頭微笑，問道：「小桂子，你熱不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還好。」公主道：「你不熱，為甚麼額頭這許多汗？」韋小寶笑著伸袖子抹了抹汗。

一名宮女捧進一隻五彩大瓦缸來，說道：「啟稟公主，這是孟知府供奉的冰鎮酸梅湯，請公主消暑消渴。」公主喜道：「好，裝一碗給我嘗嘗。」

一名宮女取過一隻碎瓷青花碗，斟了酸梅湯，捧到公主面前。公主取匙羹喝了幾口，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難為他小小鄭州府，也藏得有冰。」酸梅湯中清甜的桂花香氣瀰漫室中，小小冰塊和匙羹撞擊有聲，韋小寶和錢高二人不禁垂涎欲滴。公主道：「大家熱得很了，每人斟一大碗給他們。」韋小寶和錢高二人謝了，冰冷的酸梅湯喝入口中，涼氣直透胸臆，說不出的暢快。片刻之間，三人都喝得乾乾淨淨。

公主道：「這樣大熱天趕路，也真夠受的。打從明兒起，咱們每天只行四十里，一早動身，太陽出來了便停下休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公主體貼下人，大家都感恩德，就只怕時日耽擱久了。」公主笑道：「怕甚麼？我不急，你倒著急？讓吳應熊這小子等著好了。」

韋小寶微笑，正待答話，忽覺腦中一暈，身子幌了幌。公主問道：「怎樣？熱得中了暑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怕……怕是剛才酒喝多了。公主殿下，奴才要告辭了。」公主道：「酒喝多了？那麼每人再喝一碗酸梅湯醒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多……多謝。」

宮女又斟了三碗酸梅湯來。錢高二人也感頭腦暈眩，當即大口喝完，突然間兩人搖幌幾下，都倒了下來。韋小寶一驚，只覺眼前金星亂冒，一碗酸梅湯只喝得一口，已盡數潑在身上，轉眼間便人事不知了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昏昏沉沉中似乎大雨淋頭，待欲睜眼，又是一場大雨淋了下來，過得片刻，腦子稍覺清醒，只覺身上冰涼，忽聽得格的一笑，睜開眼睛，只見公主笑嘻嘻的望著自己。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發覺自己躺在地下，忙想支撐起身，那知手足都已被綁住，大吃一驚，掙扎幾下，竟絲毫動彈不得。

但見自己已移身在公主臥房之中，全身濕淋淋的都是水，突然之間，發覺身上衣服已被脫得清光，赤條條一絲不掛，這一下更是嚇得昏天黑地，叫道：「怎……怎麼啦？」燭光下見房中只公主一人，眾宮女和錢高二人都已不知去向，驚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公主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麼啦？竟敢對我如此無禮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呢？」公主俏臉一沉，道：「你兩個從人，我瞧著惹厭，早已砍了他們腦袋。」韋小寶不知這話是真是假，但想這公主行事不可以常理測度，錢高二人真的給她殺了，也不希奇。一轉念間，已猜到酸梅湯中給她作了手腳，問道：「酸梅湯中有蒙汗藥？」

公主嘻嘻一笑，道：「你真聰明，就可惜聰明得遲了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蒙汗藥……你向侍衛們要來的？」自己釋放吳立身等人之時，曾向侍衛要蒙汗藥。後來這包蒙汗藥在迷倒桑結等喇嘛時用完了，這次回京，立即又要張康年再找一大包來，放在行囊之中，「匕首、寶衣、蒙汗藥」，乃小白龍韋小寶攻守兼備的三大法寶。建寧公主平時向眾侍衛討教武功，和他們談論江湖上的奇事軼聞，向他們要些蒙汗藥來玩玩，自是半點不奇。

公主笑道：「你甚麼都知道，就不知道酸梅湯中有蒙汗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公主比奴才聰明百倍，公主要擺佈我，奴才縛手縛腳，毫無辦法。」口頭敷衍，心下籌思脫身之策。公主冷笑道：「你賊眼骨溜溜的亂轉，打甚麼鬼主意啊？」提起他那匕首揚了揚，道：「你只消叫一聲，我就在你肚上戳上十八個窟窿。你說那時候你是死太監呢，還是活太監？」

韋小寶眼見匕首刃上寒光一閃一閃，心想：「這死丫頭、瘟丫頭，行事無法無天，這把匕首隨便在我身上甚麼地方輕輕一劃，老子非歸位不可，只有先嚇得她不敢殺我，再行想法脫身。」說道：「那時候哪，我既不是死太監，也不是活太監，變成了吸血鬼，毒殭屍。」公主提起腳來，在他肚子上重重一踹，罵道：「死小鬼，你又想嚇我！」韋小寶痛得「啊」的一聲大叫。公主罵道：「肚腸又沒踏出來，好痛嗎？喂，你猜猜看，我踏得你幾腳，肚腸就出來了？猜中了，就放你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一給人綁住，腦子就笨得很了，甚麼事也猜不中。」公主道：「你猜不中，我就來試。一腳，二腳，三腳！」數一下，伸足在他肚子踹了一腳。韋小寶叫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你再踏得一腳，我肚子裏的臭屎要給你踏出來了。」公主嚇了一跳，便不敢再踏，心想踏出肚腸來不打緊，踏出屎來，那可臭氣沖天，再也不好玩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公主，求求你快放了我，小桂子聽你吩咐，跟你比武打架。」公主搖頭道：「我不愛打架，我愛打人！」刷的一聲，從床褥下抽出一條鞭子來，拍拍拍拍，在韋小寶精光皮膚上連抽了十幾下，登時血痕斑斑。

公主一見到血，不由得眉花眼笑，俯下身去，伸手輕輕撫摸他的傷痕。韋小寶只痛得全身猶似火炙，央求道：「好公主，今天打得夠了，我可沒得罪你啊。」公主突然發怒，一腳踢在他鼻子上，登時鼻血長流，說道：「你沒得罪我？皇帝哥哥要我去嫁給吳應熊這小子，全是你的鬼主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不。這是皇上自己的聖斷，跟我可沒干係。」

公主怒道：「你還賴呢？太后向來最疼我的，為甚麼我遠嫁雲南，太后也不作聲？甚至我向太后辭行，太后也是不理不睬，她……她可是我的親娘哪！」說著掩面哭了起來。韋小寶心道：「太后早就掉了包，老婊子已掉成了真太后，她恨你入骨，自然不來睬你。不臭罵你一頓，已客氣得很了。這個秘密，可不能說。」

公主哭了一會，恨恨的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都是你不好！」說著在他身上亂踢。

韋小寶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公主，你不肯嫁吳應熊，何不早說？我自有辦法。」公主睜眼道：「騙人，你有甚麼法子？這是皇帝哥哥的旨意，誰也不能違抗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人人都不能違抗皇上的旨意，那是不錯，可是有一個傢伙，連皇上也拿他沒法子。」公主奇道：「那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閻羅王！」公主尚未明白，問道：「閻羅王又怎麼啦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閻羅王來幫忙，把吳應熊這小子捉了去，你就嫁不成了。」公主一怔，道：「那有這麼巧法？吳應熊偏偏就會這時候死了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他不去見閻羅王，咱們送他去見便是。」公主道：「你說把他害死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是害死，有些人忽然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誰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。」

公主向他瞪視半晌，突然叫道：「你叫我謀殺親夫？不成！你說吳應熊這小子俊得不得了，天下的姑娘人人都想嫁他。你如害死了他，我可不能跟你干休。」說著提起鞭子，在他身上一頓抽擊。韋小寶只痛得大聲叫嚷。

公主笑道：「很痛嗎？越痛越有趣！不過你叫得太響，給外面的人聽見了，可不大英雄氣概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不是英雄，我是狗熊。」公主罵道：「操你媽！原來你是狗熊。」

這位金枝玉葉的天潢貴裔突然說出如此粗俗的話來，韋小寶不由得一怔。公主順手拿起一隻襪子，乃是從韋小寶腳上除下來的，一把塞在他嘴裏，提起鞭子又狠狠抽打。

打了幾下，韋小寶假裝暈死，雙眼反白，全身不動，公主罵道：「小賊，你裝死？我在你肚子上戳三刀，如果你真的死了，就不會動。」韋小寶心想這件事可試不得，急忙扭動掙扎。公主哈哈大笑，提起鞭子又打，皮鞭抽在他精光的肌肉上，劈劈拍拍，聲音清脆。

她打了十幾鞭，丟下鞭子，笑嘻嘻的道：「諸葛亮又要火燒籐甲兵了。」韋小寶大急：「今日遇上了這女瘋子，老子祖宗十九代都作了孽。」只聽公主自言自語：「籐甲兵身上沒了籐甲，不大容易燒得著，得澆上些油才行。」說著轉身出外，想是去找油。

韋小寶拚命掙扎，但手足上的繩索綁得甚緊，卻那裏掙扎得脫，情急之際，忽然想起師父來：「老子師父拜了不少，海大富老烏龜是第一個，後來是陳總舵主師父、洪教主壽與天齊師父、洪夫人騷狐狸師父、小皇帝師父、澄觀師侄老和尚師父、九難美貌尼姑師父，可是這一大串師父，沒一個教的功夫當真管用。老子倘若學到了一身高強內功，雙手雙腳只須輕輕這麼一迸，繩索立時斷了，還怕甚麼這鬼丫頭來火燒籐甲兵？」

正在焦躁惶急、怨天尤人之際，忽聽得窗外有人低聲說話：「快進去救他出來。」正是九難美貌尼姑師父。

這句話一入耳，韋小寶喜得便想跳了起來，就可惜手足被綁，難以跳躍。又聽得阿珂的聲音說道：「他……他沒穿衣服，不能救啊！」韋小寶大怒，心中大罵：「死丫頭，我不穿衣服，為甚麼不能救，難道定要穿了衣服，才能救麼？你不救老公，就是謀殺親夫。自己做小寡婦，好開心麼？」只聽九難道：「你閉著眼睛，去割斷他手腳的繩索，不就成了？」阿珂道：「不成啊。我閉著眼睛，瞧不見，倘若……倘若碰到他身子，那怎麼辦？師父，還是你去救他罷。」九難怒道：「我是出家人，怎能做這種事？」韋小寶雖然年紀尚小，也是個十幾歲的少年男子，赤身露體的醜態，如何可以看得？

韋小寶只想大叫：「你們先拿一件衣服擲進來，罩在我身上，豈不是瞧不見我了？」苦於口中塞著一隻臭襪子，說不出話，而九難、阿珂師徒二人，卻又殊乏應變之才。

她二人扮作宮女，以黃粉塗去臉上麗色，平時生怕公主起疑盤問，只和粗使宮女混在一起，從不見公主之面。這一晚隱約聽得公主臥室中傳出鞭打和呼叫之聲，便到臥室窗外來察看，見到韋小寶被剝光了衣衫綁著，給公主狠狠鞭打。

窗外九難師徒商議未決，建寧公主又已回進室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一時之間也找不到豬油、牛油、菜油，咱們只好熬些狗熊油出來。你自己說，不是英雄，是狗熊，狗熊油怎生模樣，我倒沒見過。你見過沒有？」說著拿起桌上燭台，將燭火去燒韋小寶胸口肌膚。

韋小寶劇痛之下，身子向後急縮。公主左手揪住他頭髮，不讓他移動，右手繼續用燭火燒他肌膚，片刻之間，已發出焦臭。

九難大驚，當即推開窗戶，提起阿珂投入房中，喝道：「快救人！」自己轉過了頭，生怕見到韋小寶的裸體，緊緊閉上了雙眼。

阿珂給師父投入房中，全身光溜溜的韋小寶赫然便在眼前，欲待不看，已不可得，只得伸掌向建寧公主後頸中劈去。公主驚叫：「甚麼人？」伸左手擋格，右手一幌，燭火便即熄滅。但桌上几上還是點著四五枝紅燭，照得室中明晃晃地。阿珂接連出招，公主如何是她敵手？喀喀兩聲響，右臂和左腿被扭脫了關節，倒在床邊。她生性悍狠，口中仍是怒罵。阿珂怒道：「都是你不好，還在罵人？」突然「啊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心中無限委屈。

公主一呆，便不再罵，心想你打倒了我，怎麼反而哭了起來？阿珂抓起地下匕首，割斷韋小寶手上綁住的繩索，臉上已羞得飛紅，擲下匕首，立即跳出窗去，飛也似的向外直奔。九難隨後跟去。

臥房中鬧得天翻地覆，房外宮女太監們早已聽見。但他們事先曾受公主叮囑，不論房中發出甚麼古怪聲音，不奉召喚，誰也不得入內，那一顆腦袋伸進房來，便砍下了這顆腦袋。眾人面面相覷，臉上神色極是古怪。這位公主自幼便愛胡鬧，千希百奇的花樣層出不窮，大家許多年來早已慣了，誰也不以為異。公主的親生母親本是個冒牌貨色，出身於江湖草莽，怎會好好管束教導女兒？順治出家為僧，康熙又是年幼，建寧公主再鬧得無法無天，也無人來管。適才她命宮女太監進來將暈倒了的錢老本、高彥超二人拖出，綁了起來，各人已知今晚必有怪事，只是萬萬料不到公主竟會給人打得動彈不得。

韋小寶聽得美貌尼姑師父和阿珂已然遠去，當即掏出口中塞著的襪子，反身關上了窗，罵道：「臭小娘，狐狸精油你見過沒有？我可沒有見過，咱們熬些出來瞧瞧。」向她身上踢了兩腳，抓住她雙手反到背後，扯下她一片裙子，將她雙手綁住了。公主手足上關節被扭脫了骱，已痛得滿頭大汗，那裏還能反抗？韋小寶抓住她胸口衣衫，用力一扯，嗤的一聲響，衣衫登時撕裂，她所穿羅衫本薄，這一撕之下，露出胸口的一片雪白肌膚。

韋小寶心中恨極，拾起地下的燭台，點燃了燭火，便來燒她胸口，罵道：「臭小娘，咱們眼前報，還得快。狐狸精油我也不要熬得太多，只熬酸梅湯這麼一碗，也就夠了。」公主受痛，「啊」的一聲。韋小寶道：「是了，讓你也嘗嘗我臭襪子的滋味。」俯身拾起襪子，便要往她口中塞去。

公主忽然柔聲道：「桂貝勒，你不用塞襪子，我不叫便是。」

「桂貝勒」三字一入耳，韋小寶登時一呆，那日在皇宮的公主寢室裏，她扮作奴才服侍他時，也曾如此相稱，此刻聽得她又這樣暱聲相呼，不由得心中一陣蕩漾。只聽她又柔聲道：「桂貝勒，你就饒了奴才罷，你如心裏不快活，就鞭打奴才一頓出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狠狠打你一頓，也難消我心頭之恨。」放下燭台，提起鞭子便往她身上抽去。

公主輕聲呼叫：「哎唷，哎唷！」媚眼如絲，櫻唇含笑，竟似說不出的舒服受用。韋小寶罵道：「賤貨，好開心嗎？」公主柔聲道：「我……奴才是賤貨，請桂貝勒再打重些！哎唷！」韋小寶鞭子一拋，道：「我偏偏不打了！」轉身去找衣衫，卻不知給她藏在何處，問道：「我的衣服呢？」

公主道：「求求你，給我接上了骱罷，讓……奴才來服侍桂貝勒穿衣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這賤貨雖然古怪，但皇上派我送她去雲南，總不成殺了她。」罵道：「操你奶奶，你這臭小娘。」心道：「你媽是老婊子，老子沒胃口。你奶奶雖然也好不了，可是老子沒見過。」公主笑問：「好玩嗎？」韋小寶怒道：「你奶奶才好玩。」拿起她手臂，對準了骱骨，用力兩下一湊，他不會接骨之術，接了好幾下才接上，公主只痛得「哎唷，哎唷」的呼叫不止。

待替她接續腿骨上關節時，公主伏在他背上，兩人赤裸的肌膚相觸，韋小寶只覺唇乾舌燥，心中如有火燒，說道：「你給我坐好些！這樣搞法，老子可要把你當老婆了。」

公主昵聲道：「我正要你拿我當老婆。」手臂緊緊摟住了他。

韋小寶輕輕一掙，想推開她，公主扳過他身子，向他唇上吻去。韋小寶登時頭暈眼花，此後飄飄盪盪，便如置身雲霧之中，只覺眼前身畔這個賤貨狐狸精說不出的嬌美可愛，室中的紅燭一枝枝燃盡熄滅，他似睡似醒，渾不知身在何處。

正自昏昏沉沉，迷迷糊糊之際，忽聽得窗外阿珂叫道：「小寶，你在這裏麼？」韋小寶一驚，登時從綺夢中醒覺，應道：「我在這裏。」阿珂怒道：「你還在這裏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驚惶失措，道：「是！不……不幹甚麼。」想推開公主，從床上坐起身來，公主卻牢牢抱住了他，悄聲道：「別去，你叫她滾蛋，那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……是我老婆。」公主道：「我……我是你老婆，她不是的。」阿珂又羞又怒，一跺腳，轉身去了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師姊，師姊！」不聽得答應，兩片溫軟的嘴唇貼了上來，封住了口，再也叫不出聲了。

※※※

次晨韋小寶穿好衣衫，躡手躡足的走出公主臥室，一問在外侍候的太監，知道錢老本和高彥超無恙，兀自被綁在東廂房中。他稍覺放心，自覺羞慚，不敢去見兩人，命太監快去釋縛。回到自己房中，一時歡喜，一時害怕，不敢多想，鑽入被窩中便即睡了。

這日午後才和九難見面，他低下了頭，滿臉通紅，心想這一次師父定要大大責罰，說不定會一掌打死了自己，不料九難毫不知情，反而溫言相慰，說道：「這小丫頭如此潑辣，當真是有其母便有其女。可傷得厲害麼？」

韋小寶心中大定，道：「還好，只……只是……幸虧沒傷到筋骨。」見阿珂瞪眼瞧著自己，道：「多謝師父和師姊相救，否則她……她昨晚定然燒死了我。」阿珂道：「你……你昨晚……」突然滿臉紅暈，不說下去了。韋小寶道：「她……公主……下了蒙汗藥，師姊跳進房來救了我，可是她……那時藥性還沒過，我走不動。」

九難心生憐惜，說道：「我雖收你為徒，卻一直沒傳你甚麼功夫，不料你竟受這小丫頭如此欺侮。」

韋小寶倘若有心學練上乘武功，此時出聲求懇，九難自必酌量傳授，只須學成少許，便終身受用不盡。但任何要下苦功之事，他都避之惟恐不及，昨晚被公主綁住了鞭打焚燒，心中怨怪眾師父不傳武功，此刻師父當真要傳了，他卻哼哼唧唧的呻吟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我頭痛得緊，好像要裂開來一般，身上皮肉也像要一塊塊的掉下來。」

九難點頭道：「你快去休息，以後跟這小丫頭少見為是，當真非見不可，也得帶上十幾個人在一起，她總不能公然跟你為難。她給的飲食，不論甚麼，都不能吃喝。」

韋小寶連聲稱是，正要退出，九難忽問：「她昨晚為了甚麼事打你？難道她不知皇帝很喜歡你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她……她不願嫁去雲南，說是我出的主意。咱們師徒倆對付她母親之事，好像小賤人也知道了。」這樣輕輕一句謊話，便將公主昨晚打他的緣由，一大半推到了九難身上。

九難點頭道：「定是她母親跟她說過了，以後可得加倍小心。」心想：「那日我在宮中對付假太后，手段甚是狠辣。但那日小寶沒露面，難道竟給假太后看出了端倪，以致命她女兒下手報復？」

※※※

一行人緩緩向西南而行。每日晚上，公主都悄悄叫韋小寶去陪伴。韋小寶初時還怕師父和天地會的同伴知覺，但少年人初識男女之事，一個嬌媚萬狀的公主纏上身來，那肯割捨不顧？便算是正人君子，也未必把持得定，何況他從來不知倫常禮法為何物。起初幾日還偷偷摸摸，到後來竟在公主房中整晚停宿，白天是賜婚使，晚上便是駙馬爺了。眾宮女太監一來畏懼公主，二來韋小寶大批銀子不斷賞賜下來，又有誰說半句閒話？

那晚阿珂扭脫公主手足關節，公主自然要問韋小寶這個「師姊」是誰。韋小寶花言巧語一番，公主性子粗疏，又正在情濃之際，便也不問了。

兩個少年男女乍識情味，好得便如蜜裏調油一般。公主收拾起刁蠻脾氣，自居奴才，一見他進房，便跪下迎接。「桂貝勒，桂駙馬」的叫不住口。當日方怡騙韋小寶去神龍島，海船之中，只不過神態親昵，言語溫柔，便已迷得他六神無主，這一會真個銷魂，自是更加顛倒。兩人只盼這一條路永遠走不到頭。阿珂雖然雜在宮女隊中，韋小寶明知她決不會如公主這般對待自己，竟然也就忍得不去討好勾搭。

這一日來到長沙，陸高軒從神龍島飛馬趕來相會，帶了洪教主的口諭，說道教主得到兩部經書甚是喜悅，嘉獎白龍使辦事忠心，精明能幹，實是本教大大的功臣，特賜「豹胎易筋丸」的解藥。韋小寶這些日子來胡天胡帝，早忘了身有劇毒，聽他如此說，卻也喜歡，當下和陸高軒及胖頭陀服了解藥。胖陸二人又躬身道謝，說道全仗白龍使建此大功，二人才得同蒙教主恩賜靈藥，除去身上的心腹之患。

陸高軒又道：「教主和夫人傳諭白龍使，餘下六部經書，尚須繼續尋訪。白龍使若能再建奇功，教主不吝重賞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自然是要努力的。教主和夫人恩重如山，咱們粉身碎骨，也難以報答。」胖陸二人齊聲道：「教主永享仙福，壽與天齊。白龍使永享清福，壽比南山。」韋小寶微笑不語，心道：「清福有甚麼好享？日日像眼下這般永享艷福，壽比南山才有點兒道理。」

# 第三十回 鎮將南朝偏跋扈 部兵西楚最輕剽

韋小寶和公主只盼到雲南這條路永遠走不到盡頭，但路途雖遙，行得雖慢，終於也有到達的一日。

貴州省是吳三桂的轄地，在貴州羅甸駐有重兵。建寧公主一行剛入貴州省境，吳三桂便已派出兵馬，前來迎接。

將到雲南時，吳應熊出省來迎，見到韋小寶時稱謝不絕。按照朝禮，在成親之前，他與公主不能相見。

其時公主正和韋小寶好得如膠似漆，聽到吳應熊到來，登時柳眉倒豎，大發脾氣。當晚公主對韋小寶說，怎生想個法子，把吳應熊送去見閻王，便可和他做長久夫妻。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心想假駙馬不妨在晚上偷偷摸摸的做做，真駙馬卻萬萬做不得。公主見他皺眉沉吟，怒道：「怎麼不作聲了？要送吳應熊這小子去見閻王，是你自己說的，又不是我想出來的主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送是一定要送的，只不過咱們得等個機會，這才下手，可不能讓人起了疑心。」公主道：「好，暫且聽你的。總而言之，我是跟定了你，我決不跟這小子同床。你如不送他去見閻王，咱們甚麼事都抖了出來。我跟吳三桂說，你強姦我。就算皇帝哥哥再寵你，只怕吳三桂也會將你斬成了十七廿八塊。你就先見到了閻王老子，算是替吳應熊做先行官罷！」

韋小寶大怒，揮手便是一記耳光，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，我幾時強姦你了？」公主嘻嘻笑笑，伸臂摟住了他，柔聲道：「你這狠心短命的小冤家，下手這樣重，也不怕人家痛嗎？」

這一日將到昆明，只聽得隊中吹起號角，一名軍官報道：「平西王來迎公主鸞駕。」

韋小寶縱馬上前，只見一隊隊士兵鎧甲鮮明，騎著高頭大馬。馳到眼前，一齊下馬，排列兩旁。絲竹聲中，數百名身穿紅袍的少年童子手執旌旗，引著一名將軍來到軍前。一名贊禮官高聲叫道：「奴才平西親王吳三桂，參見建寧公主殿下。」

韋小寶仔細打量吳三桂，見他身軀雄偉，一張紫膛臉，鬚髮白多黑少，年紀雖老，仍是步履矯健，高視闊步的走來。韋小寶心道：「普天下人人都提到這老烏龜的名頭，卻原來是這等模樣。」韋小寶見他走到公主車前，跪倒磕頭，站在一旁，心中先道：「老烏龜吳三桂免禮。」待他叩拜已畢，才道：「平西親王免禮。」

吳三桂站起身來，走到韋小寶身邊笑道：「這位便是勇擒鰲拜、天下揚名的韋爵爺？」韋小寶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不敢。卑職韋小寶，參見王爺。」吳三桂哈哈大笑，握住他手，說道：「韋爵爺大仁大義，小王久仰英名，快免了這些虛禮俗套。小王父子，今後全仗韋爵爺維持。如蒙不棄，咱們一切就像自己家人一般便是。」

韋小寶聽他說話中帶著揚州口音，倒有三分歡喜，心道：「辣塊媽媽，你跟我可是老鄉哪。」說道：「這個卻不敢當，卑職豈敢高攀？」話中也加了幾分揚州口音。吳三桂笑道：「韋爵爺是揚州人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」吳三桂笑道：「那就更加好了。小王寄籍遼東，原籍揚州高郵。咱們真正是一家人哪！」韋小寶心道：「辣塊媽媽，原來你是高郵鹹鴨蛋。揚州出了你這個大漢奸，老子可倒足了大霉啦。」

吳三桂和韋小寶並轡而行，在前開道，導引公主進城。昆明城中百姓聽得公主下嫁平西王世子，街道旁早就擠得人山人海，競來瞧熱鬧。城中掛燈結綵，到處都是牌樓、喜幛，一路上鑼鼓鞭炮震天價響。韋小寶和吳三桂並騎進城，見人人躬身迎接，大為得意。但轉念又想：「這樣如花似玉的公主，又騷又嗲，平白地給了吳應熊這小子做老婆，老子還千里迢迢的給他送親，臭小子的艷福也忒好了些。」又感憤憤不平。

吳三桂迎導公主到昆明西安阜園。那是明朝黔國公沐家的故居，本就崇樓高閣，極盡園亭之勝，吳三桂得到公主下嫁的訊息後，更大興土木，修建得煥然一新。吳三桂父子隔著簾帷向公主請安之後，這才陪同韋小寶來到平西王府。

那平西王府在五華山，原是明永曆帝的故宮，廣袤數里，吳三桂入居之後，連年不斷增添樓台館閣。這時巍閣雕牆，紅亭碧沼，和皇宮內院也已相差無幾。

廳上早已擺設盛筵，平西王麾下文武百官俱來相陪。欽差大臣韋小寶自然坐了首席。

酒過三巡，韋小寶笑道：「王爺，在北京時，常聽人說你要造反……」吳三桂立時面色鐵青，百官也均變色，只聽他續道：「……今日來到王府，才知那些人都是胡說八道。」吳三桂神色稍寧，道：「韋爵爺明鑒，卑鄙小人妒忌誣陷，決不可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我想你要造反，也不過是想做皇帝。可是皇上的宮殿沒你華麗，衣服沒你漂亮。皇上的飯食向來是我一手經辦，慚愧得緊，也沒你王府的美味。你做平西王可比皇上舒服得多哪，又何必去做皇帝？待我回到北京，就跟皇上說，平西王是決計不反的，就是請你做皇帝，您老人家也萬萬不幹。」

一時之間，大廳上一片寂靜，百官停杯不飲，怔怔的聽著他不倫不類的一番說話，心下都怦怦亂跳。吳三桂更是臉上一陣紅，一陣白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，尋思：「聽他這麼說，皇帝果然早已疑我心有反意。」只得哈哈的乾笑幾聲，說道：「皇上英明仁孝，勵精圖治，實是自古賢皇所不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鳥生魚湯，甘拜下風。」

吳三桂又是一怔，隔了一會，才明白他說的是「堯舜禹湯」，說道：「微臣仰慕皇上儉德，本來也不敢起居奢華，只不過聖恩蕩浩，公主來歸，我們不敢簡慢，只好盡力竭力，事奉公主和韋爵爺。待得婚事一過，那便要大大節省了。」心想這小子回去北京，跟皇帝說我這裏窮奢極欲，皇帝定然生氣，總得設法塞住他的嘴巴才好。

那知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還是花差花差、亂花一氣的開心。你做到王爺，有錢不使，又做甚麼王爺？你倘若嫌金銀太多，擔心一時花不完，我跟你幫忙使使，有何不可？哈哈！」他這句話一說，吳三桂登時大喜，心頭一塊大石便即落地，心想你肯收錢，那還不容易？

文武百官聽他在筵席上公然開口要錢，人人笑逐顏開，均想這小孩子畢竟容易對付。各人一面飲酒，一面便心中籌劃如何送禮行賄。席間原來的尷尬惶恐一掃而空，各人歌功頌德，吹牛拍馬，盡歡而散。

吳應熊親送韋小寶回到安阜園，來到大廳坐定。吳應熊雙手奉上一隻錦盒，說道：「這裏一些零碎銀子，請韋爵爺將就著在手邊零花。待得大駕北歸，父皇另有心意，以酬韋爵爺的辛勞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倒不用客氣。我出京之時，皇上吩咐我說：『小桂子，大家說吳三桂是奸臣，你給我親眼去瞧瞧，到底是忠臣還是奸臣。你可得給我瞧得仔細些，別走了眼。』我說：『皇上萬安，奴才睜大了眼睛，從頭至尾的瞧個明白。』哈哈，小王爺，是忠是奸，還不是憑一張嘴巴說麼？」

吳應熊不禁暗自生氣：「你大清的江山，都是我爹爹一手給你打下的。大事已定之後，卻忘恩負義，來查問我父子是忠是奸，這樣看來，公主下嫁，也未必安著甚麼好心。」說道：「我父子忠心耿耿，為皇上辦事，做狗做馬，也報答不了皇上的恩德。」

韋小寶架起了腿，說道：「是啊，我也知道你是最忠心不過的。皇上倘若信不過你，也不會招你做妹夫了。小王爺，你一做皇帝的妹夫，連升八級，可真快得很哪。」吳應熊道：「那是皇上天恩浩蕩。韋爵爺維持周旋，我也感激不盡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我給一隻小烏龜你做做，不知你是不是也感激不盡？」

送了吳應熊出去，打開錦盒一看，裏面是十扎銀票，每扎四十張，每張五百兩，共是二十萬兩銀子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心想：「他出手可闊綽得很哪，二十萬兩銀子，只是給零星花用。老子倘若要大筆花用，豈不是要一百萬、二百萬？」

次日吳應熊來請欽差大臣賜婚使赴校場閱兵。韋小寶和吳三桂並肩站在閱兵台上。平西王屬下的兩名都統率領數十名佐領，頂盔披甲，下馬在台前行禮。隨即一隊隊兵馬在台下操過。藩兵過盡後，是新編的五營忠勇兵、五營義勇兵，每一營由一名總兵統帶，排陣操演，果然是兵強馬壯，訓練精熟。

韋小寶雖全然不懂軍事，但見兵將雄壯，一隊隊的老是過不完，向吳三桂道：「王爺，今日我可真服了你啦。我是驍騎營的都統，我們驍騎營是皇上的親軍，說來慚愧，倘若跟你部下的忠勇營、義勇營交手，驍騎營非大敗虧輸，落荒而逃不可。」

吳三桂甚是得意，笑道：「韋爵爺誇獎，愧不敢當。小王是行伍出身，訓練士卒，原是本份的事兒。」

只聽得號炮響聲，眾兵將齊聲吶喊，聲震四野，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雙膝一軟，一屁股坐倒椅中，登時面如土色。

吳三桂心下暗笑：「你只不過是皇上身邊的一個小弄臣，仗著花言巧語，哄得小皇帝的歡心，除此之外，又有甚麼屁用？一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，居然晉封子爵，做到驍騎營都統，欽差大臣，可見小皇帝莫名其妙，只會任用親信。」他本來就沒把康熙瞧在眼裏，這時見了韋小寶這等膿包模樣，更是暗暗歡喜，料想朝廷無人，不足為慮。

閱兵已畢，韋小寶取出皇帝的聖旨，交給吳三桂，說道：「這是皇上的聖諭，王爺給大夥兒讀讀罷。」吳三桂跪下接過，說道：「是皇上的聖諭，還是請欽差宣讀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他認得我，我可不認得他。我瞎字不識，怎生讀法？」

吳三桂一笑，捧著聖諭，向著眾兵將大聲宣讀。他聲音清朗，中氣充沛，一句句遠遠傳了出去。廣場上數萬兵將屈膝跪倒，鴉雀無聲的聆聽。聖諭中嘉獎平西親王功高勳重，勤勞王事，鎮守邊陲，撫定蠻夷，屬下諸將士卒，俱有辛績，各升職一級，賞賜有差。

待聖諭讀完，吳三桂向北磕頭，叫道：「恭謝皇上恩典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

眾兵將一齊叫道：「恭謝皇上恩典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！」

這一次韋小寶事先有備，沒有吃驚，但數萬兵將如此驚天動地的喊了出來，卻也令他心旌搖動，站立不穩。

回到平西王府，吳三桂便跟他商量公主的吉期。韋小寶皺起眉頭，甚是不快。

吳三桂道：「下月初四是黃道吉日，婚嫁喜事，大吉大利。韋爵爺瞧這日子可好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公主一嫁了給吳應熊，我這假駙馬便做不成了。」說道：「這似乎太局促些了罷？公主下嫁，非同小可，王爺，你可得一切預備周到才是。不瞞你說，這位公主很得太后和皇上寵幸，有甚麼事馬虎了，咱們做奴才的可不大方便。」吳三桂一凜，心想：「你故意刁難，還不是在勒索賄賂？」笑道：「是，是。全仗韋爵爺照顧，有甚麼不到之處，請你吩咐指點，我們自當盡力辦理。初四倘若太局促，那麼下月十六也是極好的日子，跟公主和小兒的八字全不沖剋，百無禁忌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罷！我去請示公主，瞧她怎麼說。」

※※※

回到安阜園，已有雲南的許多官員等候傳見，韋小寶收了禮物，隨口敷衍幾句，打發他們走了。想起來到雲南之後，結義兄長楊溢之卻未見過，便差人去告知吳應熊，請楊溢之過來一見。

楊溢之沒來，吳應熊卻親自來見，說道：「韋爵爺，父皇派了楊溢之出外公幹未回，不能來伺候爵爺。」韋小寶好生失望，問道：「不知他去了何處？幾時可以回來？」吳應熊臉色微變，說道：「他……他去了西藏，路途遙遠，這一次……韋爵爺恐怕見他不著了。」韋小寶見他似有支吾之意，心想：「他說話不盡不實，在搗甚麼鬼？」問道：「不知楊兄去西藏辦甚麼要事？去了多久？」吳應熊道：「也不是甚麼要緊大事，西藏的喇嘛差人送了禮來，父皇便命楊溢之送回禮去。還是前幾天走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可不巧得很了。」

送走吳應熊後，越想越覺這件事中間有些古怪，他們明知自己跟楊溢之交情甚好，自己來到雲南，正好派楊溢之陪伴接待，怎麼遲不走，早不走，自己剛到雲南，吳三桂便了派楊溢之出門，倒似是故意不讓他跟自己相見。當下叫了趙齊賢和張康年二人來，命他們去和吳三桂父子的侍衛喝酒賭錢，設法打探楊溢之的消息。

這晚他和公主相見，說起完婚之期已定了下月十六。公主道：「我限你在婚期之前，送吳應熊這小子去見閻王，否則的話，我在拜堂之時大叫大嚷，說甚麼也不嫁他。」韋小寶心情本已不佳，聽她這麼說，更是怒火上衝，一跺腳便出了房門。公主搶上拉住他手，被他重重一甩，出房去了。公主大哭大叫，他只當沒聽見。

坐下半晌，甚感無聊，叫了十幾名侍衛來擲骰賭錢，這才心情暢快。賭到半夜，趙齊賢和張康年走進房來。韋小寶拿著一把骰子，還沒擲下去，見到二人，笑道：「現下是霉莊，要下注乘早。」趙齊賢道：「副總管吩咐的事，屬下查到了些消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骰子擲下，翻牌吃了天門，賠了上門下門，拉了二人的手來到廂房，問道：「怎麼？」

趙齊賢道：「回副總管的話：那楊溢之果然沒去西藏，原來是犯了事，給平西王關起來了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犯了甚麼事？」趙齊賢道：「屬下跟王府的衛士喝酒，說起識得這個姓楊的，想請他來一起喝酒賭錢。一名衛士說：『找楊溢之嗎？得去黑坎子。』我問他黑坎子在那裏。旁的衛士罵他胡說八道，愛說笑話，叫我別信他的。」

韋小寶沉吟道：「黑坎子？」趙齊賢道：「我們知道其中必有古怪，跟他們喝了一會子酒，就分了手。回到這裏，向人一問，原來黑坎子是大監的所在，才知楊溢之是給平西王關了。到底犯了甚麼事，我怕引起疑心，沒敢多問。」韋小寶問：「黑坎子在甚麼地方？」趙齊賢道：「在五華宮西南約莫五里地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是了，兩位大哥辛苦，你們到外面玩玩去罷，代我做莊。」趙張二人大喜，逕去賭錢。二人知道代他做莊，輸了算他的，贏了有紅分，那是大大有好處的差使。

韋小寶悶悶不樂，尋思：「楊大哥定是犯了大事，否則吳應熊不會騙我，說派他去了西藏。若非大罪，他爺兒倆定會衝著我的面子，放了他出來。吳應熊已經撒了謊，我若再去說情，他們一定死賴到底，多半還會立刻殺了他，毀屍滅跡，從此死無對證。要救他出來，只有硬幹。吳三桂就算生氣，老子也不怕他，諒他也不敢跟我翻臉。」

當下把李力世、風際中、高彥超、錢老本、玄貞道人、徐天川等天地會群雄請來，告知此事，籌商如何救人。李力世道：「韋香主，這件事咱們幹了！能救得出這位楊大哥，那是最好。就算救不出，吳三桂知道你向他動手，定然以為你是奉了皇帝之命。不是將他嚇個半死，便逼得他早日造反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正是如此，就怕他立刻造反，咱們一古腦兒給他抓了起來，大夥兒在黑坎子大監獄裏賭錢，那可不妙了。」玄貞道人道：「一見情勢不對，大家快馬加鞭就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去設法救人，我把吳應熊這小子請了來，扣在這裏，做個抵押，教吳三桂不敢胡來。」錢老本道：「韋香主這著棋極是高明。咱們明天先去察看了黑坎子的地勢，然後扮著吳三桂的手下親隨，衝進監獄去提人。」

次日午後，韋小寶命人去請吳應熊來赴宴，商議婚事。

安阜園大廳中絲竹齊奏、酒肉紛呈之際，天地會群雄已穿起平西王府親隨的服色，闖入了黑坎子大監。韋小寶吩咐驍騎營軍士和御前侍衛前後嚴密把守，監視吳應熊帶來的衛隊。他和吳應熊一面飲酒，一面觀賞戲班子做戲。這時所演的是一齣崑曲「鍾馗嫁妹」，五個小鬼翻觔斗、鑽枱子，演出諸般武功，甚是熱鬧。韋小寶看得連連叫好，吩咐賞銀子。

正熱鬧間，有人走到他身後，悄悄拉了拉他衣袖。韋小寶回頭一看，卻是高彥超，見他緩緩點頭，知已得手，心中大喜，向吳應熊道：「小王爺，你請寬坐，我要去撒一泡尿。」吳應熊心道：「這小流氓，說話如此粗俗。」笑道：「爵爺請便。」

韋小寶來到後堂，見天地會群雄一個不少，喜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眾兄弟都沒損傷，人救出來了嗎？」見各人臉色鄭重，料想另有別情。高彥超恨恨的道：「吳三桂這奸賊下手好毒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怎麼？」

高彥超和徐天川轉身出去，抬進氈毯裹著的一個人來。但見氈毯上盡是鮮血，韋小寶一驚之下，搶上前去，見氈毯中裹著的正是楊溢之。

但見他雙目緊閉，臉上更無半分血色，韋小寶叫道：「楊大哥，是我兄弟救你來了。」楊溢之微微點頭，也不知是否聽見。韋小寶道：「大哥，你受了傷麼？」徐天川輕輕揭開氈毯。韋小寶一聲驚呼，退後兩步，身子一幌，險些摔倒，錢老本伸手扶住。原來楊溢之雙手已被齊腕斬去，雙腳齊膝斬去。徐天川低聲道：「他舌頭也被割去了，眼睛也挖出了。」

眼前這般慘狀，韋小寶從所未見，心情激動，登時放聲大哭。他和楊溢之本來並沒多大交情，只不過言談投機，但既拜了把子，便存了有福共享、有難同當之心，見到他四肢俱斬的模樣，不禁悲憤難當，伸手拔出匕首，叫道：「我去把吳應熊的手腳也都斬了。」

風際中拉住他手臂，說道：「從長計議。」此人說話不多，但言必有中，韋小寶向來對他忌憚三分，當即定了定神，點頭道：「風大哥說得對。」

徐天川蓋上氈毯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果然跟咱們有關。吳三桂怪楊大哥跟韋香主結交，又拜了把子，說他背叛舊主，貪圖富貴，投靠朝廷，因此整治得他死不死，活不活，好讓他手下的將領，沒一個敢起反叛之心。」

韋小寶垂淚道：「吳三桂他祖宗十八代都是死烏龜！楊大哥跟我拜把子，又沒背叛他。這大漢奸自己存心不良，瞎起疑心。楊大哥這等模樣，便是這大漢奸造反的明證。就算楊大哥真的投靠朝廷，又有甚麼不對了？」

錢老本道：「正是。韋香主把楊大哥帶去北京，向小皇帝告上一狀。」

韋小寶問徐天川：「吳三桂下這毒手，是為了怪楊大哥跟我結交，徐大哥怎麼得知？」

徐天川轉身出外，提進一個人來，重重往地下一擲。這人身穿七品官服色，白白胖胖，爬在地下，一動不動。徐天川道：「韋香主，這個傢伙，你是久聞大名了，卻從沒見過，他便是盧一峰。」

韋小寶冷笑道：「啊哈，原來是盧老兄，你在北京城裏大膽放肆，後來給吳應熊打斷了狗腿，怎麼又在這裏了？」盧一峰嚇得只說：「是，是，小人不敢！」

徐天川道：「當真是冤家路窄，這傢伙原來是黑坎子大監的典獄官。他便是變了灰，老子也認他得出。我們扮了吳三桂的親隨去監獄提人，這傢伙神氣活現，又說要公事，又說要平西王的手諭。他媽的，他自己這條狗命，便是平西王的手諭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那倒巧得很，遇上這傢伙，救人便容易了。」料想群雄將刀子架在他頭頸裏，兵不血刃，便提了人出來，「八臂猿猴」反正手臂多，順手牽羊，將他也抓了來。

徐天川道：「楊大哥得罪吳三桂的事，就是他老兄向我告的密。」

盧一峰聽到「告密」二字，忙道：「是……是你老人家……你老人家逼我說的，我……我可萬萬不敢洩漏平西王的機密。」

韋小寶一腳踢去，登時踢下了他三顆門牙，說道：「我去穩住吳應熊，防他起疑，各位仔細盤問這傢伙，他如不說，也把他兩隻手、兩隻腳割下來便是。」盧一峰滿口鮮血，忙道：「我說，我說。」他知這夥人行事無法無天，想起楊溢之的慘狀，險些便欲暈去。

韋小寶走到楊溢之身前，又叫：「楊大哥！」

楊溢之聽到叫聲，想要坐起，上身一抬，終於又向後摔倒。群雄見到他的慘狀，都感憤慨。此人為漢奸作走狗，本來也不值得如何可惜，然而吳三桂父子對自己忠心部屬竟也下此毒手，心腸之狠毒，可想而知。

韋小寶拭乾了眼淚，定了定神，回到廳上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當真有趣。」只見席前的戲子站著呆呆的不動，一見韋小寶到來，鑼鼓響起，扮演「鍾馗嫁妹」的眾戲子又都演了起來。原來他一進內，吳應熊就吩咐停演，直等他回來，這才接演下去，好讓他中間不致漏看一段。

韋小寶向吳應熊致歉，說道公主聽說額駙在此飲酒，叫了他進去，細問額駙平日愛穿甚麼衣服，愛吃甚麼食物，問了許久，累得他在廳上久候。吳應熊大喜，連說不妨。

※※※

吳應熊辭去後，韋小寶回到廂房中，不見天地會群雄，一問之下，原來又都出去了，心下奇怪，不知他們又去幹甚麼。直等到深夜，群雄才歸，卻又捉了一個人來。

原來徐天川逼問盧一峰，得知吳三桂所以如此折磨楊溢之，一來固是疑心他和韋小寶拜了把子，有背叛吳藩之意，二來卻還和蒙古王子葛爾丹有關。這葛爾丹和吳三桂近年來交往甚是親熱，不斷來來去去的互送禮物，最近他又派了使者，攜帶禮物到昆明來。這使者名叫罕帖摩，跟吳三桂長談了數日，不知如何，竟給楊溢之得悉了內情，似乎向吳三桂進言，致觸其怒。盧一峰官卑職小，不知其詳，只是從吳三桂衛士的口中聽得了幾句，在天地會群雄拷打之下，不敢隱瞞，盡其所知的都說了出來。

群雄一商議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再假扮吳三桂的親隨，又去將那蒙古使者罕帖摩捉了來。

韋小寶在少林寺中曾見過葛爾丹，這人驕傲橫蠻，曾令部屬向他施發金鏢，若不是有寶衣護身，早已命喪鏢下，心想他的使者也決非好人，眼見那罕帖摩約莫五十來歲年紀，頦下一部淡黃鬍子，目光閃爍不定，顯然頗為狡獪。

韋小寶道：「領他去瞧瞧楊大哥。」高彥超答應了，推著他去鄰房。只聽得罕帖摩一聲大叫，語音中充滿了恐懼，自是見到楊溢之的模樣後嚇得魂不附體。高彥超帶了他回來，但見他臉上已無血色，身子不斷的發抖。

韋小寶道：「剛才那人你見到了？」罕帖摩點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我有話問那人，他回答時不盡不實，說了幾句謊話。我向來有個規矩，有誰跟我說一句謊，我割他一條腿，說兩句謊，割兩條腿，這人說了幾句謊啊？」高彥超道：「說了七句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唉，這人說謊太多，只好將他兩隻手、兩顆眼珠子、一條舌頭，一古腦兒都報銷啦。」拔了匕首出來，俯身輕輕一劃，已將一條木櫈腿兒割了下來，拿在手中玩弄，笑道：「我這把刀割人手腿，一點也不拖泥帶水，你要不要試試？」

罕帖摩本是蒙古勇士，但見到楊溢之的慘狀，卻也嚇得魂飛魄散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大人……大人有甚麼要問，小的……小的……不敢有半句隱……隱瞞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。平西親王要我問你，你跟王爺說的話，到底是真是假，有甚麼虛言？」罕帖摩道：「大人明鑒，小的……小的怎敢瞞騙王爺？的的確確並無虛言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王爺可不相信，他說你們蒙古人狡猾得很，說過的話，常常不算數，最愛賴帳。」

罕帖摩臉上現出又驕傲又憤怒之色，說道：「我們是成吉斯汗的子孫，向來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……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不錯，說三是三，說四是四。」罕帖摩一怔，他漢話雖說得十分流利，但各種土話成語，卻所知有限，不知韋小寶這兩句話乃是貧嘴貧舌的取笑，只道另有所指，一時無從回答。

韋小寶臉一沉，問道：「你可知道我是甚麼人？」罕帖摩道：「小的不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猜猜看。」

罕帖摩見這安阜園建構宏麗，他自己是平西王府親隨帶來的，見韋小寶年紀雖輕，但身穿一品武官服色，黃馬褂，頭戴紅寶石頂子、雙眼孔雀翎，乃是朝中的顯貴大官，賜穿黃馬褂，更是特異的尊榮。這罕帖摩心思甚是靈活，尋思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做到這樣的大官，自是靠了父親的福蔭。昆明城中，除了平西親王之外，誰能有這般聲勢？平西王屬下的親隨又對你如此恭謹，是了，定是如此。」當下恭恭敬敬的道：「小的有眼無珠，原來大人是平西王的小公子。」他見過吳應熊，眼見韋小寶的服色和吳應熊差不多，便猜到了這條路上去。

韋小寶一愕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說甚麼？」心道：「你說我是大漢奸老烏龜的兒子，老子不成了小漢奸小烏龜？」隨即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果然聰明，難怪葛爾丹王子派你來幹這等大事。你們王子，跟我交情也是挺不錯的。」說了葛爾丹的相貌服飾，又道：「那日我和你家王子講論武功，他使的這幾下招式，當真了得。」於是便將葛爾丹在少林寺中所使的招式，比劃了幾下。

罕帖摩大喜，當即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小王爺跟我家王子是至交好友，大家原來是一家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家王子安好？他近來可和昌齊喇嘛在一起嗎？」罕帖摩道：「昌齊喇嘛刻下正在我們王府裏作客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問道：「有一位愛穿藍色衫裙的漢人姑娘，名叫阿琪，也在你們王府嗎？」

罕帖摩睜大了眼睛，滿臉又驚又喜之色，說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小王爺連這……這件事也知道了，果然……果然了……了不起。」韋小寶隨口一猜，居然猜中，十分得意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你家王子甚麼也不瞞我，阿琪姑娘是你家王子的相好，他的師妹阿珂姑娘，就是我的相好。咱們還不算是一家人嗎？哈哈，哈哈！」兩人相對大笑，更無隔閡。

韋小寶道：「父王派我來好好問你，到底你跟父王所說的那番話，是否當真誠心誠意，別無其他陰謀？」罕帖摩道：「小王爺，你跟我家王子這等交情，怎麼還會疑心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父王言道，一個人倘若說謊，第一次說的跟第二次再說，總有一些兒不同。這件事情實在牽涉重大，一個不小心，大家全鬧得灰頭土臉，狼狽之至，因此要你從頭至尾再跟我說一遍，且看兩番言語之中，有甚麼不接榫的地方。罕帖摩老兄，我不是信不過你家王子，不過跟你卻是初會，不明白你的為人，因此非得仔細盤問不可，得罪莫怪。」

罕帖摩道：「那是應當的。這件事倘若洩漏了風聲，立時便有殺身之禍。平西王做事把細，在理之至。請小王爺回稟王爺，咱們四家結盟之後，一起出兵，四分天下。中原江山，準定由王爺獨得，其餘三家決不眼紅，另生變卦。」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心道：「四分天下！卻不知是那四家？但如問他，顯得我一無所知，不免洩了底。」笑吟吟的道：「這件事我跟你家王子也商量過幾次。只是事成之後，這天下如何分法、談來談去總是說不攏。這一次你家王子又怎麼說？」

罕帖摩道：「我家王子言道，他決不是有心要多佔便宜，不過聯絡羅剎國出兵，卻是他殿下……」韋小寶一聽到「羅剎國出兵」五字，心中一凜，只聽罕帖摩續道：「……是他殿下費了千辛萬苦，才說成的。羅剎國火器厲害無比，槍炮轟了出來，清兵萬難抵擋。只要羅剎國出兵，大事必成。平西王做了中國大皇帝，小王爺就是親王了。」

羅剎國就是俄羅斯，該國國人黃髮碧眼，形貌特異，中國人視之若鬼，「羅剎」是佛經中惡鬼之意，因此當時稱之羅剎國。順治年間，羅剎國的哥薩克騎兵曾和清兵數度交鋒，雖每次均為清兵擊退，清兵卻也損傷甚重。韋小寶不懂國家大事，然在皇宮之中，卻也聽說過羅剎國兵將殘暴兇悍，火器凌厲難當，心想：「乖乖不得了，吳三桂賣國成性，又要去勾結羅剎國了，可得趕緊奏知小皇帝，想法子抵擋羅剎國的槍炮火器。」

罕帖摩見他沉吟不語，臉有不愉之色，問道：「不知小王爺有甚麼指教？」

韋小寶嗯了幾聲，念頭電轉，如何再套他口風，突然想起鄭克塽和他哥哥爭位，派馮錫範來殺師父陳近南的事，當即站起，滿腔憤慨的道：「他媽的，我能有甚麼指教？父王做了皇帝，將來我哥哥承繼皇位，我只做個親王，又有甚麼好了？」

罕帖摩恍然大悟，走近他身邊，低聲道：「我家王子既和小王爺交好，小人回去跟王子說明小王爺這番意思，成了大事之後，我們蒙古和羅剎國，再加上西藏的活佛，三家力保小王爺，那麼……那麼……小王爺又何必擔心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四家起兵的四家，是蒙古、西藏、羅剎國，再加上吳三桂。」當下臉現喜容，說道：「倘若你們三家真的出力，我大權在手，自然重重報答，決計忘不了你老兄的好處。」隨手從身邊抽出四張五百兩銀子的銀票，交了給他，說道：「這個你先拿去零花罷。」

罕帖摩見他出手如此豪闊，大喜過望，當即拜謝，心中本來就有一分半分懷疑的，此刻也消除得乾乾淨淨了，料定這位小王爺是要跟他哥哥吳應熊爭皇帝做，主子葛爾丹王子和自己正好從中上下其手，大佔好處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家王子說事成之後，天下如何分法？」罕帖摩道：「中原的花花江山，自然都是你吳家的。四川歸西藏活佛。天山南北路和內蒙東四盟、西二盟、察哈爾、熱河、綏遠城都歸我們蒙古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地面可大得很哪！」他本不知這些地方的大小，但聽罕帖摩說了許多地名，料想決計不小。

罕帖摩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們蒙古為王爺出的力氣，可也大得緊哪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問道：「那麼羅剎國呢？」罕帖摩道：「羅剎國大皇帝說，羅剎國和王爺的轄地，以山海關為界，他們決不踏進關內一步。山海關之外，本來都是滿洲韃子的地界，羅剎國只佔滿洲人的，決不佔中國的一寸土地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倒也算公平。你家王子預定幾時起事？」罕帖摩道：「這件大事王爺是主，其餘三家只是呼應夾攻，自然一切全憑王爺的主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父王要的的確確知道，我們出兵之後，你們三家如何呼應？」

罕帖摩道：「這一節請王爺不必擔心。王爺大軍一出雲貴，我們蒙古精兵就從西而東，羅剎國的哥薩克精騎自北而南，兩路夾攻北京，西藏活佛的藏兵立刻攻掠川邊，而神龍教的奇兵……」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神龍教的事，你……你們也知道了？洪教主他……他怎麼說？」聽到神龍教竟也和這項大陰謀有關，心下震盪，說話聲音也發顫了。

罕帖摩見他神色有異，問道：「神龍教的事，王爺跟小王爺說過嗎？」

韋小寶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怎麼沒說過？我跟洪教主、洪夫人長談過兩次，教中的五龍使我也都見到了。我只道你們王子不知這件事。」

罕帖摩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神龍教洪教主既受羅剎國大皇帝的敕封，羅剎國一出兵，神龍教自然非響應不可。將來中國所有沿海島嶼，包括台灣和海南島，那都是神龍教的轄地。再加上福建耿精忠、廣東尚可喜、廣西孔四貞，大家都會響應的。只須王爺登高一呼，東南西北一齊動手，這滿清的天下還不是王爺的嗎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心中卻在暗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」他畢竟年紀幼小，尋常事情撒幾句謊，半點不露破綻，一遇上這國家大事，不禁為小皇帝暗暗擔憂，這「妙極，妙極」四字，說來殊無歡愉之意。

罕帖摩甚是精明，瞧出他另有心事，說道：「小王爺跟我家王子交情大非尋常，對小人又這等厚待，小人實是粉身難報。小王爺有甚麼為難之處，不妨明白指點。小人若有得能效勞之處，萬死不辭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是在想，大家東分一塊，西分一塊，將來我如做成了皇帝，所管的土地七零八落，那可差勁之至了。」

罕帖摩心想：「原來你擔心這個，倒也有理。」低聲道：「小王爺明鑒，待得大功告成之後，耿精忠、尚可喜、孔四貞他們一夥人，個個除掉就是。那時候如要我們蒙古出兵相助，自然也義不容辭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這一句話，可得給我帶到你們王子耳中。你是葛爾丹王子的心腹親信，你答應過的話，就跟你王子殿下親口答應一般無異。」

罕帖摩微感為難，但想那是將來之事，眼前不妨胡亂答應，於是一拍胸膛，說道：「小人定為小王爺盡心竭力，決不有負。」

韋小寶又再盤問良久，實在問不出甚麼了，便道：「你在這裏休息，我去回報父王。」低聲道：「咱們的說話，你如洩漏了半句，我哥哥非下毒手害死我不可，只怕連父王也救我不得。」

蒙古部族中兄弟爭位、自相殘殺之事，罕帖摩見得多了，知道此事非同小可，當即屈膝跪倒，指天立誓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走出房來，吩咐風際中和徐天川嚴密看守罕帖摩，然後去看望楊溢之。

推開房門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只見楊溢之半截身子已滾在地下，忙搶上前去，見他圓睜雙眼，一動不動，已然死去，床上的白被單上寫著幾個大血字。韋小寶只識得一個「三」字，一個「桂」字，轉頭問道：「是甚麼字？」高彥超道：「是『吳三桂造反賣國』七字。」韋小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楊大哥臨死時用斷臂寫的。」高彥超黯然道：「正是。」

韋小寶召集天地會群雄，將罕帖摩的話說了。群雄無不憤慨，痛罵吳三桂做了一次漢奸之後，又想做第二次。

玄貞道人咬牙切齒，突然解開衣襟，說道：「各位請看！」只見他胸口有個海碗大的疤痕，皮皺骨凸，極是可怖，左肩上又有一道一尺多長的刀傷。眾人和他相交日久，均不知他曾負此重傷，一見之下，無不駭然。玄貞道人道：「這便是羅剎國鬼子的火槍所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道長曾和羅剎人交過手？」

玄貞道人神色慘然，說道：「我父親、伯叔、兄長九人，盡數死於羅剎人之手，貧道出家，也是為此。」當下略述經過。原來他家祖傳做皮貨生意，在張家口開設皮貨行，是家百年老店。這一年他伯父和父親帶同兄弟子侄，同往塞外收購銀狐、紫貂等貴重皮貨，途中遇上了羅剎人，覦覬他們的金銀貨物，出手搶劫。他家皮貨行本僱有三名鑣師隨同保護，但羅剎人火器厲害，開槍轟擊，三名鑣師登時殞命，父兄伯叔也均死於火槍和馬刀之下。玄貞肩頭中刀，胸口被火藥炸傷，暈倒在血泊之中。羅剎人以為他已死，搶了金銀貨物便去。玄貞醒轉後在山林中掙扎了幾個月，這才傷癒。經此一場大禍，家業蕩然，皮貨行也即倒閉，他心灰意冷之下，出家做了道人。國變後入了天地會，但想起羅剎人火器的凌厲，雖然事隔二十餘年，半夜裏仍是時時突發噩夢，大呼驚醒。

李力世道：「羅剎人最厲害的是火器，只要能想法子破了，便不怕他們。」玄貞搖頭道：「火器一發，當真如雷轟電閃一般，任你武功再高，那也是閃避不及，抵擋不了。」徐天川道：「羅剎人要跟吳三桂聯手，搶奪韃子的天下，咱們正好袖手旁觀，讓他們打個天翻地覆。咱們漁翁得利，乘機便可規復大明的江山。」玄貞道：「就怕前門拒虎，後門進狼。羅剎人比滿洲韃子更兇狠十倍，他們打垮了滿清之後，決不能以山海關為界，定要進關來佔我天下。」徐天川道：「難道咱們反去幫滿洲韃子？」

群雄議論紛紛。韋小寶自然決意相助康熙，卻也不敢公然說出口來，說道：「這件事現下不忙決定。咱們劫了楊大哥，捉了罕帖摩和盧一峰，轉眼便會給吳三桂知道，那便如何應付？」眾人沉吟籌思，有的說立刻跟他翻臉動手，有的說不如連夜逃走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老烏龜手下兵馬眾多，打是打他不過的。雲貴地方這樣大，十天半月之間，也逃不出他的手掌。嗯，這樣罷，各位把盧一峰這狗官，連同楊大哥的屍體，立刻送回黑坎子大監去。」群雄一怔，都道：「送回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咱們只消嚇一嚇盧一峰這狗賊，我看他多半不敢聲張。他如稟報上去，自己脫不了干係。楊大哥反正死了，留著他屍體也是無用。」

群雄江湖上的閱歷雖富，對做官人的心性，卻遠不及韋小寶所知的透徹，均覺這一著棋太過行險，這等劫獄擒官的大事，盧一峰豈有不向上司稟報之理？李力世躊躇道：「我瞧盧一峰這狗官膽小之極，只怕……只怕這件大事，不敢不報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倒不是怕他膽小，卻怕他愚蠢無用，不會做官。官場之中，有道是『瞞上不瞞下』，天大的事情，只消遮掩得過去，誰也不會故意把黑鍋兒拉到自己頭上來。你們把這狗官帶來，待我點醒他幾句。」

高彥超轉身出去，把盧一峰提了來，放在地下。他又挨打，又受驚，早已面無人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盧老哥，你可辛苦了。」盧一峰道：「不……不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盧老哥很夠朋友，把平西王的機密大事，一五一十的都跟我們說了，絲毫沒有隱瞞。好罷，交情還交情，我們就放你回去。老哥洩漏了平西王機密的事，我們也決不跟人提起。江湖上好漢子，說話一是一，二是二。你老哥倘若自己喜歡張揚出去，要公然跟平西王作對，那是你自己的事了，哈哈，哈哈。」

盧一峰全身發抖，道：「小……小人便有天……天大的膽子，也……也是不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眾位兄弟，你們護送盧大人回衙門辦事。那個囚犯的屍身，也給送回去，免得上頭查問起來，盧大人難以交代。」群雄齊聲答應。

盧一峰又驚又喜，又是胡塗，給群雄擁了出去。

此後數日，天地會群雄提心吊膽，唯恐盧一峰向吳三桂稟報，平西王麾下的大隊人馬向安阜園殺將進來，但居然一無動靜，也不知吳三桂老奸巨猾，要待謀定而後動，還是韋香主所料不錯，盧一峰果然不敢舉報。群雄心下均感不安，連日聚議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樣罷，我去拜訪吳三桂，探探他口風。」徐天川道：「就怕他扣留了韋香主，不放你回來，那就糟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都在他掌握之中，老烏龜如要捉我，我就算不去見他，那也逃不了。」點了驍騎營官兵和御前侍衛，到平西王府來。

※※※

吳三桂親自出迎，笑吟吟的攜著韋小寶的手，和他一起走進府裏，說道：「韋爵爺有甚麼意思，傳了小兒去吩咐，不就成了？怎敢勞動你大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王爺可說得太客氣了。小將官卑職小，跟額駙差著老大一截。王爺這麼說，可折殺小將了。」吳三桂笑道：「韋爵爺是皇上身邊最寵幸的愛將，前程遠大，無可限量，將來就算到這王府中來做王爺，那也是毫不希奇的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不由得臉上變色，停步說道：「王爺這句話可不大對了。」

吳三桂笑道：「怎麼不對？韋爵爺只不過十五六歲年紀，已貴為驍騎營都統、御前侍衛副總管、欽差大臣，爵位封到子爵。從子爵到伯爵、侯爵、公爵、王爵，再到親王，也不過是十幾二十年的事而已，哈哈，哈哈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王爺，小將這次出京，皇上曾說：『你叫吳三桂好好做官，將來這個平西親王，就是我妹婿吳應熊的；吳應熊死後，這親王就是我外甥的；外甥死了，就是我外甥的兒子的。總而言之，這平西親王，讓吳家一直做下去罷。』王爺，皇上這番話，可說得懇切之至哪。」

吳三桂心中一喜，道：「皇上真的這樣說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還能騙你麼？不過皇上吩咐，這番話可不忙跟你說，要我仔細瞧瞧，倘若王爺果然是位大大的忠臣呢，這些話就跟你說了，否則的話，嘿嘿，豈不是變成萬歲爺說話不算數？那個一言既出，死馬能追？」

吳三桂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韋爵爺今日跟我說這番話，那麼當我是忠臣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可不是麼？王爺若不是忠臣，天下也就沒誰是忠臣了。所以哪，倘若韋小寶將來真有那一天，能如王爺金口，也封到甚麼征東王、掃北王、定南王，可是這裏雲南的平西王府，哈哈，我一輩子是客人，永遠挨不到做主人的份兒。」

兩人一面說話，一面向內行去。吳三桂給他一番言語說得很是高興，拉著他手，說道：「來，來，到我內書房坐坐。」穿過兩處園庭，來到內書房中。

這間屋子雖說是書房，房中卻掛滿了刀槍劍戟，並沒甚麼書架書本，居中一張太師椅，上鋪虎皮。尋常虎皮必是黃章黑紋，這一張虎皮卻是白章黑紋，甚是奇特。

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王爺，這張白老虎皮，那可名貴得緊了。小將在皇宮之中，可也從來沒見過，今日是大開眼界了。」

吳三桂大是得意，說道：「這是當年我鎮守山海關，在寧遠附近打獵打到的。這種白老虎，叫做『騶虞』，極是少見，得到的大吉大利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王爺天天在這白老虎皮上坐一坐，升官發財，永遠沒盡頭，嘖嘖嘖，真了不起。」

只見虎皮椅旁有兩座大理石屏風，都有五六尺高，石上山水木石，便如是畫出來一般。一座屏風上有一山峰，山峰上似乎有隻黃鶯，水邊則有一虎，顧盼生姿。韋小寶讚道：「這兩座屏風，那也是大大的寶物了。我在皇宮之中，可也沒見過。王爺，我聽人說，老天爺生就這種圖畫，落在誰的手裏，這是有兆頭的。」吳三桂微笑道：「這兩座屏風，不知有甚麼兆頭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依小將看哪，這高高在上的是隻小黃鶯兒，只會嘰嘰喳喳的叫，沒甚麼用，下面卻是一隻大老虎，威風凜凜，厲害得很。這隻大老虎，自然是王爺了。」

吳三桂心中一樂，隨即心道：「他說這隻小黃鶯兒站在高處，只會嘰嘰喳喳的叫，不管甚麼用，說的豈不就是小皇帝？他這幾句話，是試我來麼？」問道：「這隻小黃鶯兒，不知指的又是甚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王爺以為是甚麼？」吳三桂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，還請韋爵爺指教。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指著另一座屏風，道：「這裏有山有水，那是萬里江山了，哈哈，好兆頭，好兆頭！」

吳三桂心中怦怦亂跳，待要相問，終究不敢，一時之間，只覺唇乾舌燥。

韋小寶一瞥眼間，忽見書桌上放著一部經書，正是他見之已熟的「四十二章經」，不過是藍綢封皮，登時心中怦的一跳，尋思：「這第八部經書，果然是在老烏龜這裏，妙極，妙極！」當下眼角兒再也不向經書瞥去，瞧著牆上的刀槍，笑道：「王爺，你真是大英雄，大豪傑，書房中也擺滿了兵器。不瞞你說，小將一字不識，一聽到『書房』兩字，頭就大了，想不到你這書房卻這等高明，當真佩服之至。」

吳三桂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些兵器，每一件都有來歷。小王掛在這裏，也只是念舊之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王爺當年東掃西蕩，南征北戰，立下天大汗馬功勞，這些兵器，想來都是王爺陣上用過的？」吳三桂微笑道：「正是。本藩一生大小數百戰，出生入死，這個王位，那是拚命拚得來的。」言下之意，似是說可不像你這小娃娃，只不過得到皇帝寵幸，就能升官封爵。韋小寶點頭稱是，說道：「當年王爺鎮守山海關，不知用的是那一件兵器？立的是那一件大功？」

吳三桂倏地變色，鎮守山海關，乃是與滿洲人打仗，立的功勞越大，殺的滿洲人越多，韋小寶問這一句話，那顯是譏刺他做了漢奸，一時之間，雙手微微發抖，忍不住便要發作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聽說明朝的永曆皇帝，給王爺從雲南一直追到緬甸，終於捉到，給王爺用弓弦絞死……」說著指著牆上的一張長弓，問道：「不知用的是不是這張弓？」

吳三桂當年害死明室永曆皇帝，是為了顯得決意效忠清朝，更無貳心，內心畢竟深以為恥，此事在王府中誰也不敢提起，不料韋小寶竟然當面直揭他的瘡疤，一時胸中狂怒不可抑制，厲聲道：「韋爵爺今日一再出言譏刺，不知是甚麼用意？」

韋小寶愕然道：「沒有啊！小將怎敢譏刺王爺？小將在北京之時，聽得宮中朝中大家都說，王爺連明朝的皇帝也絞死了，對我大清可忠心得緊哪。聽說王爺絞死永曆皇帝之時，是親自下的手，弓弦吱吱吱的絞緊，永曆皇帝唉唉唉的呻吟，王爺就哈哈大笑。很好，很好，忠心得很哪！」

吳三桂霍地站起，握緊了拳頭，隨即轉念：「諒這小小孩童，能有多大膽子，竟敢衝撞於我，定是小昏君授意於他，命他試我；又或是朝中的對頭，有意指使他出言相激，好抓住我的把柄。」他老奸巨猾，立即收起怒色，笑吟吟的道：「本藩汗馬功勞甚麼的，都是不值一提，倒是對皇上忠心耿耿，那才算是我的一點長處。小兄弟，你想做征東王，掃北王，可得學一學老哥哥這一份對皇上的忠心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那是非學不可的！就可惜小將晚生了幾十年，明朝的皇帝都給王爺殺光了，倒教小將沒下手的地方。」吳三桂肚裏暗罵：「總有一日，教你落在我手中，將你千刀萬剮！」笑道：「韋爵爺要立功，何愁沒有機會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倘若有人造反，那就好了！」

吳三桂心中一凜，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有人造反，皇上派我出征，小將就學王爺一般，拚命廝殺一番，拿住反賊，就可裂土封疆了。」吳三桂正色道：「韋兄弟，這種言語，是亂說不得的。方今聖天子在位，海內歸心，人人擁戴，又有誰會造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依王爺說，是沒有人造反的？」

吳三桂又是一怔，說道：「若說一定沒有人造反，自然也未必盡然。前明餘逆，或是各地不軌之徒，妄自作亂，只怕也是有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有人造反，那就不是聖天子在位了？」吳三桂強抑怒氣，嘿嘿嘿的乾笑了幾聲，說道：「小兄弟說話有趣得緊。」

原來韋小寶見到書案上的四十二章經後，便不斷以言語激怒吳三桂，盼他大怒之下，拂袖而出，自己便可乘機盜經。不料吳三桂城府甚深，雖然發作了一下，但隨即忍住，竟不中他計。

韋小寶眼見吳三桂竟不受激，這部經書伸手即可拿到，卻始終沒機會伸手，當下便即改口，儘說些吳三桂聽了十分受用的言語。他嘴裏大拍馬屁，心下卻在急轉念頭，如何能將經書盜了出去，尋思：「倘若我假傳聖旨，說道皇上要這部經書，諒來老烏龜也不敢不獻。何況皇上確是要得經書，曾吩咐我來雲南時乘機尋訪，我要老烏龜繳書，也不算是假傳聖旨。就怕老烏龜一口答應，卻暗做手腳，就像康親王那樣，另外假造一部西貝貨來敷衍皇帝，書中的碎皮就拿不到了。」

一想到假造經書，登時便有了主意，突然低聲道：「王爺，皇上有一道密旨。」吳三桂一驚，立即站起，道：「臣吳三桂恭聆聖旨。」韋小寶拉住他手，說道：「不忙，不忙，我先把這前因後果說給你聽。」吳三桂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卻不坐下。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明知你是大清忠臣，卻一再吩咐我來查明你是忠是奸，王爺可知是甚麼用意？」吳三桂搔了搔頭，道：「這個我可就不明白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皇上有一件大事，要差你去辦，只是有些放心不下，不知你肯不肯盡力。將建寧公主下嫁給你世子，原是有……有那個……」吳三桂道：「有勉勵之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了，皇上說過有勉勵之意，我學問太差，這句話說不上來了。」吳三桂道：「皇上有何差遣，老臣自當盡心竭力，效犬馬之勞。但不知皇上吩咐老臣去辦甚麼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哪，關涉大得很。明天這時候，請王爺在府中等候，小將再來傳皇上密旨。」吳三桂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有旨，臣到安阜園來恭接便是。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安阜園中耳目眾多，還是這裏比較穩妥。」說著便即告辭。

吳三桂不知他故弄甚麼玄虛，恭恭敬敬的將他送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次日韋小寶依時又來，兩人再到內書房中。韋小寶道：「王爺，我說的這件事，關連可大得很，你卻千萬不能漏了風聲，便是上給皇上的奏章之中，也不能提及一字半句。」吳三桂應道：「是，是，那自然不敢洩漏機密。」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皇上得到密報，尚可喜和耿精忠要造反！」

吳三桂一聽，登時臉色大變。平南王尚可喜鎮守廣東、靖南王耿精忠鎮守福建，和吳三桂合稱三藩。三藩共榮共辱，休戚相關。吳三桂陰蓄反謀，原是想和尚耿二藩共謀大舉，一聽得皇帝說尚耿二藩要造反，自不免十分驚謊，顫聲道：「那……那是真的麼？」

韋小寶昨日捏造有一道密旨，想嚇得吳三桂驚慌失措，以便乘機偷書，但他畢竟年幼，於軍國大事所知有限，心想倘若胡言亂語一番，一來吳三桂未必肯信，二來日後揭穿，說不定干係重大，受到康熙怪責；是以決定先回安阜園，和群雄商議之後，次日再來假傳聖旨。祁清彪獻議誣陷尚耿二藩謀反，好嚇吳三桂一大跳，更促成他的反謀。此刻說了出來，果然驚得他手足無措。

韋小寶道：「本來嘛，說三藩要造反的話，皇上日日都聽到，全是生安白造，就像沐家後人的誣陷那樣，皇上從來不信。」吳三桂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聖明，皇上聖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過這次尚耿二藩的逆謀，皇上卻是拿到了真憑實據。皇上說道：他二藩反謀未顯，暫且不可打草驚蛇，不過要吳藩調集重兵，防守廣東、廣西的邊界。一等他二藩起事，要吳藩立刻派兵去廣東、福建，將這兩名反賊拿了，送到北京，那是一件大大的功勞。」

吳三桂躬身道：「謹領聖旨。尚耿二藩若有不軌異動，老臣立即出兵，擒獲二人，獻到北京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說道，尚可喜昏庸胡塗，耿精忠是個無用小子，決計不是吳藩的對手，只須吳藩肯發兵，不用朝廷出一兵一卒，就能手到擒來。」

吳三桂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請萬歲爺望安。老臣在這裏操練兵馬，不敢稍有怠忽，專候皇上調用。老臣麾下所轄的兵將，每一個都如上三旗親兵一般，對皇上誓死效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把王爺這番話照實回奏，皇上聽了，一定十分歡喜。」吳三桂心下暗喜：「這麼一來，我調兵遣將，小昏君就是知道了，也不會有甚麼疑心。」

韋小寶指著牆上所掛的一柄火槍，說道：「王爺，這是西洋人的火器麼？」吳三桂道：「正是，這是羅剎國的火槍。當年我大清和羅剎兵在關外開仗時繳獲來的，實是十分犀利的兵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從來沒放過火槍，借給我開一槍，成不成？」

吳三桂微笑道：「自然成！這種火槍是戰陣上所用，雖能及遠，但攜帶不便。羅剎人另有一種短銃火槍。」走到一隻木櫃之前，拉開抽屜，捧了一隻紅木盒子出來。

韋小寶本就站在書桌之旁，一見他轉身，也即轉身，掀開身上所穿黃馬褂，取出馬褂內口袋中的一部四十二章經，放在書桌上，將桌上原來那部經書放入馬褂袋中。這一掉包，手法極是迅捷，別說吳三桂正在轉身取槍，便是眼睜睜的瞧著他，也被他背脊遮住了難以發覺。八部經書形狀一模一樣，所別者只是書函顏色不同，韋小寶昨晚將一部鑲藍旗的經書封皮拆去了所鑲紅邊，掉了這部正藍旗的經書。

只見吳三桂揭開木盒，取出兩把長約一尺的短槍來，從槍口中塞入火藥，用鐵條樁實火藥，再放入三顆鐵彈，取火刀火石點燃紙媒，將短槍和紙媒都交給韋小寶，說道：「一點藥線，鐵彈便射了出去。」

韋小寶接了過來，槍口對準窗外的一座假山，吹著紙媒，點燃藥線。只聽得轟的一聲大響，一股熱氣撲面，手臂猛烈一震，火槍掉在地下，眼前煙霧瀰漫，不由得退了兩步。

吳三桂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火槍的力道十分厲害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手臂震得發麻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西洋人的玩意當真邪門。」吳三桂笑道：「你瞧那假山！」

韋小寶凝目看去，只見假山已被轟去了小小一角，地下盡是石屑，不由得伸了伸舌頭，半晌縮不回來，說道：「這一槍倘若轟在身上，憑你銅筋鐵骨，那也抵擋不住。」俯身拾起短槍，放回盒中。

王府衛士聽見槍聲，都來窗外張望，見王爺安然無恙，在和韋小寶說話，這才放心。

吳三桂捧起木盒，笑道：「這兩把傢伙，請韋兄弟拿去玩罷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這是防身利器，王爺厚賜，可不敢當。」吳三桂將盒子塞在他手裏，笑道：「咱們自己兄弟，何分彼此？我的就是你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羅剎人的寶物，今日未必再能得到，小將萬萬不敢收受。」心中卻道：「你和羅剎人勾結，這種火器你要多少有多少，自然毫不希罕。」

吳三桂笑道：「就是因為難得，才敢送給兄弟。尋常的物事，韋兄弟也不放在眼裏。哈哈！」

韋小寶當即謝過收了，笑道：「以後倘若撞到有人想來害我，我取出火槍，砰的就是一槍，轟得他粉身碎骨。小將這條性命，就是王爺所賜的了。」

吳三桂拍拍他肩頭，笑道：「那也不用說得這麼客氣。火槍的確是很厲害的，只不過裝火藥、上鐵彈、打火石、點藥線，手續挺麻煩，不像咱們的弓箭，連珠箭發，前後不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倘若洋人的火槍也像弓箭一樣，拿起來就能放，咱們中國人還有命嗎？大清的花花江山也難保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不過那倒也有一樁好處，我有了這兩把槍，武功也不用練了，甚麼武學高手大宗師，全都不是我的對手。」

※※※

說了些閒話，韋小寶告辭出府，回到安阜園中，關上了房門，將那部經書的封皮拆開，果然也有許多碎羊皮在內，心想：「八部經書中所藏的地圖碎片已全部到手，老子只須花點心思，慢慢拼湊起來，韃子的寶藏龍脈，全都在老子手中了。」不過要他花些心思，將這幾千片碎羊皮拼成一張圖形，想起來就覺頭痛，心道：「這件事也不忙幹。咱們有的是時候。」當下縫好了封皮，將碎羊皮與其餘的碎皮包在一起，貼身藏了，想起大功告成，不禁怡然自得：「小皇帝、老婊子、老烏龜、洪教主、大漢奸，還有我的師父不老不小中尼姑，人人都想得這八部經書，終究還是讓我韋小寶得了。哈哈，他們倘若知道了，一個拉我手，一個拉我腳，四下裏一扯，非把我五馬分屍不可。」這件事想來十分有趣，只可惜跟誰也不能說，無法誇耀一番，未免美中不足。

他架起了腿，哼著揚州妓院中的小曲：「一杯酒，慢慢斟，我問情哥哥，是那裏人。揚州，那個地方，二十四條橋，每一條橋頭，有個美人，情哥哥……」正唱得高興，忽聽有人輕敲房門，敲三下，停一停，敲了兩下，又敲三下，正是天地會的暗號。

韋小寶起身開門，進來的是徐天川和高彥超。他見兩人臉色鄭重，問道：「出了甚麼事嗎？」徐天川道：「聽得侍衛們說，王府的衛士東查西問，要尋一個蒙古人，那自是在查罕帖摩了。聽口氣似乎對咱們很有些懷疑，就只不敢明查而已。韋香主瞧怎麼辦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去把這傢伙提來，綁住了藏在我床底下，諒吳三桂的手下，也不敢來搜查我屋子。」徐天川道：「就怕韋香主出去之時，大漢奸手下的衛士借個甚麼因頭，硬要進來查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說甚麼也不讓他們進來，當真說僵了，便跟他們動手，難道他們還敢行兇殺人？」徐天川、高彥超點頭稱是。

忽然錢老本匆匆進來，說道：「大漢奸要放火。」三人都是一驚，齊問：「甚麼？」錢老本道：「這幾天我在安阜園前後察看，防大漢奸搗鬼。剛才見到西邊樹林子中有人鬼鬼祟祟，悄悄過去一查，原來有十幾個人躲著，帶了不少火油硝磺等引火物事。」

韋小寶罵道：「他媽的，大漢奸好大膽子，想燒死公主嗎？」

錢老本道：「那倒不是。他們疑心罕帖摩給咱們捉了來，又不敢進園來搜，一起火，大批人馬來救火，就可乘機搜查了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定是這道鬼計。三位大哥有何高見？」徐天川揮手作個砍頭的姿勢，道：「殺人滅口，毀屍滅跡！」

韋小寶一聽到「毀屍滅跡」四字，便想：「那是我的拿手好戲，再也容易不過，管教這蒙古大鬍子片刻之間便化成一灘黃水。只是這傢伙熟知大漢奸跟羅剎國勾結的內情，須得送去讓小皇帝親自審問才好。」說道：「大漢奸造反，這蒙古大鬍子是最大的證據。咱們只須將他送到北京，大漢奸就算不反，也要反了。這個罕帖甚麼的，乃是要沐王府聽命於我天地會的法寶。」

如何搶先逼得吳三桂造反，好令沐王府歸屬奉令，正是群雄心中念念不忘的大事，三人一聽此言，悚然動容，齊聲稱是。徐天川道：「若不是韋香主提醒，我們險些誤了大事。」心中對這個油腔滑調的少年越來越是佩服。

錢老本道：「眼前之事，是怎生應付大漢奸的手下放火搜查，又怎樣設法將這罕帖摩運出大漢奸的轄地。雲貴兩省各地關口盤查很緊，離開昆明更加不易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錢老闆，你一口口花雕茯苓豬也運進皇宮去了，再運一口大肥豬出昆明，豈不成了？」錢老本笑道：「運肥豬出城，只怕混不過關，不過咱們可以想別的法子。當死屍裝在棺材裏，這法兒太舊，恐怕也難以瞞過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裝死人不好，那就讓他扮活人。錢老闆，你去剃了他的大鬍子，給他臉上塗些麵粉石膏甚麼的，改一改相貌，給他穿上驍騎營官兵的衣帽。我點一小隊驍騎營軍士回北京去，說是公主給皇上請安，將成婚的吉期稟告皇太后和皇上。讓這個沒了大鬍子的大鬍子，混在驍騎營隊伍之中，點了他的啞穴，使他叫嚷不得。吳三桂的部下，難道還能叫皇上的親兵一個個自報姓名，才放過關？」三人一齊鼓掌稱善，連說妙計。

韋小寶忽然問道：「昆明地方也有妓院罷？」錢老本等三人相互瞧了一眼，均想：「韋香主要去嫖院？」錢老本笑道：「那自然有的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請玄貞道長去妓院逛逛，他肯不肯去呀？」錢老本搖頭道：「道長是出家人，妓院是不肯去的。韋香主倘若有興致，屬下倒可奉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當然要去。不過玄貞道長高大魁梧，咱們兄弟之中，只有他跟那大鬍子身材差不多。」

三人一聽，這才明白是要玄貞道人扮那罕帖摩。高彥超笑道：「為了本會的大事，玄貞道長也只有奉命嫖院了。」四人一齊哈哈大笑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請道長穿上大鬍子的衣服，帶齊大鬍子的物事，下巴上黏了從大鬍子臉上剃下來的、貨真價實的黃鬍子，其餘各位兄弟，仍然穿了平西王府家將的服色，揀一間大妓院去喝酒胡鬧，大家搶奪美貌粉頭，打起架來，錢老闆一刀就將道長殺了……」

錢老本吃了一驚，但隨即領會，自然並非真的殺人，笑道：「韋香主此計大妙。玄貞道長跟我爭風吃醋之時，還得嘰哩咕嚕，大說蒙古話……不過須得另行預備好一具屍體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不錯。你們出去找找，昆明城裏有甚麼身材跟大鬍子差不多的壞人，隨便捉一個來殺了，把屍首藏在妓院之旁。錢老闆一殺了道長之後，將眾妓女轟了出去。道長翻身復活，把大鬍子的衣服穿在那屍首之上。」

高彥超笑道：「這具屍首的臉可得剁個稀爛，再將剃下來的那叢黃鬍子丟在床底下，好讓吳三桂的手下搜了出來，只道是殺人兇手有意隱瞞死者罕帖摩的真相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高大哥想得比我周到。大夥兒拿些銀子去，這就逛窯子去罷！這件事好玩得緊，可惜我不能跟大夥兒一起去。」

# 第三一回 羅甸一軍深壁壘 滇池千頃沸波濤

韋小寶晚飯過後，又等了大半個時辰，才踱到建寧公主房中。

公主早等得心焦，怒道：「怎麼到這時候才來？」韋小寶氣忿忿的道：「你公公拉住了我說話，口出大逆不道的言語，我跟他爭辯了半天。若不是牽記著你，我這時候還在跟他爭呢。」公主道：「他說甚麼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說皇上老疑心他是奸臣，心裏很不舒服。我說皇上若有疑心，怎會讓公主下嫁你的兒子？他說皇上定是不喜歡你，有意坑害你。」

公主大怒，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喝道：「這老烏龜胡說八道，我去扯下他的鬍子來。你叫他快快來見我。」

韋小寶也是滿臉怒容，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當時我就要跟他拚命。我說：皇上最喜歡公主不過。公主又貌美，又伶俐，你兒子那一點兒配得上了？我又說：你膽敢說這等話，公主不嫁了，我們明天立刻回北京去。像公主這等人才，天下不知有多少人爭著要娶她為妻。我心裏有一句話沒說出來。我實在想跟老烏龜說：我韋小寶巴不得想娶了公主呢。」

公主登時眉花眼笑，說道：「對，對！你幹麼不跟他說？小寶，咱們明日就回北京去。我去跟皇帝哥哥說，非嫁了你不可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老烏龜見我發怒，登時軟了下來，說他剛才胡言亂語，不過說笑，千萬不可當真，更加不可傳入公主的耳裏。我說，我姓韋的對皇上和公主最是忠心不過，從來不敢有半句話瞞騙皇上和公主。」

公主摟住他脖子，在他臉上輕輕一吻，說道：「我早知你對我十分忠心。」

韋小寶也吻她一下，說道：「老烏龜慌了，險些兒跪下來求我，又送了兩把羅剎人的火槍給我，要我一力為他遮掩。」說著取出火槍，裝了火藥鐵彈，讓公主向花園中發射。

公主依法開槍，見這火槍一聲巨響，便轟斷了一根大樹枝，伸了伸舌頭，說道：「好厲害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要一枝，我要一枝，兩根火槍本來是一對兒。」公主嘆道：「兩根火槍一雌一雄，並排睡在這木盒兒裏，何等親熱？一分開，兩個兒都孤零零的十分淒涼了。我不要，還是你一起收著罷。」說這話時，想到皇帝旨意畢竟不可更改，自己要嫁韋小寶，終究是一句虛話罷啦。

韋小寶摟住了她著意慰撫，在她耳邊說些輕薄話兒。公主聽到情濃處，不禁雙頰暈紅，吃吃而笑。韋小寶替她寬衣解帶，拉過錦被蓋住她赤裸的身子，心想：「怎地大漢奸的手下還不放火？最好他們衝到這裏來搜查，撞見了公主赤身裸體，公主便可翻臉發作。」

他坐在床沿，輕輕撫摸公主的臉蛋，豎起了耳朵傾聽屋外動靜。公主鼻中唔唔作聲，昵聲道：「我……我這可要睡了。你……你……」

耳聽得花園裏已打初更，韋小寶正自等得不耐，突然間鑼聲鏜鏜響動，有十餘人大叫：「走水啦，走水啦！」公主一驚坐起，摟住韋小寶的脖子，顫聲問道：「走水？」韋小寶怒道：「他媽的，定是老烏龜放火，要燒死你我二人滅口，免得洩漏了他今日的胡話。」公主更加驚慌，問道：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別怕。韋小寶赤膽忠心，就是性命不在，也要保衛我的親親好公主平安周全。」輕輕掙脫了她摟抱，走到房門口，如見有人衝來，自己可先得走出公主臥房。

但聽得人聲鼎沸，四下裏吶喊聲起：「走水！走水！快去保護公主。」韋小寶往窗外張去，只見花園中十餘人快步而來，心想：「大漢奸這些手下人來得好快。他們早就進了安阜園，伏在隱蔽之處，一聽得火警，便即現身。」回頭對公主道：「公主，沒甚麼大火，你不用怕。老烏龜是來捉姦。」

公主顫聲道：「捉……捉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定是疑心你跟我好，想來捉姦。」說著打開了屋門，說道：「你躺在被窩裏不用起身，我站在門外。倘若真有火頭燒過來，我就揹了你逃走。」公主大是感激，說道：「小寶，你……你待我真好。」

韋小寶在門外一站，大聲道：「大家保護公主要緊。」呼喝聲中，已有平西王府的家將衛士飛奔而至，叫道：「韋爵爺，園子中失火，世子已親來保護公主。」只見東北角上兩排燈籠，擁著一行人過來。片刻間來到跟前，當先一人正是吳應熊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為了搜查那蒙古大鬍子，竟由小漢奸親自出馬帶隊，可見對大鬍子十分看重，勾結蒙古、羅剎國造反之事，定然不假。」只聽得吳應熊遙遙叫道：「公主殿下平安嗎？」一名衛士叫道：「韋爵爺已在這裏守衛。」吳應熊道：「那好極了！韋爵爺，這可辛苦你了，兄弟感激不盡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我辛苦甚麼？我摟著公主親熱，好辛苦麼？你為此而對我感激不盡嗎？這倒不用客氣。」

接著韋小寶所統帶的御前侍衛、驍騎營佐領等也紛紛趕到。各人深夜從床上驚跳起身，都是衣衫不整，有的赤足、有的沒穿上衣，模樣十分狼狽，大家一聽得火警，便想：「倘若燒死了公主，那是殺頭的大罪。」是以忙不迭的趕來。

韋小寶吩咐眾侍衛官兵分守四周。張康年一扯他衣袖，韋小寶走開了幾步。張康年低聲道：「韋副總管，這事有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怎麼？」張康年道：「火警一起，平西王府家將便四面八方跳牆進來，顯是早就有備。他們口中大叫救火，卻到各間房中搜查，咱們兄弟喝罵阻攔也是無用，已有好幾人跟他們打了架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吳三桂疑心我們打他的主意，我看他要造反！」張康年吃了一驚，向吳應熊瞧去，低聲道：「當真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讓他們搜查好了，不用阻攔。」張康年點點頭，悄悄向北京來的官兵傳令。

這時園子西南角和東南角都隱隱見到火光，十幾架水龍已在澆水，水頭卻是射向天空，一道道白晃晃的水柱，便似大噴泉一般。

韋小寶走到吳應熊身前，說道：「小王爺，你神機妙算，當真令人佩服，當年諸葛亮、劉伯溫也不及你的能耐。」吳應熊一怔，道：「韋爵爺取笑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決非取笑。你定然屈指算到，今晚二更時分，安阜園中要起火，燒死了公主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因此預先穿得整整齊齊，守在園子之外，耐心等候。一待火起，一聲令下，大夥兒便跳進來救火。哈哈，好本事，好本事。」

吳應熊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倒不是事先料得到，這也是碰巧。今晚我姊夫夏國相請客，兄弟吃酒回來，帶領了衛士家將路過此地，正好碰上了園中失火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聽說書先生說道：『諸葛一生惟謹慎』。我說小王爺勝過了諸葛亮，那是一點也不錯的。小王爺到姊夫家裏喝酒，隨身也帶了水龍隊，果然大有好處，可不是在這兒用上了麼？」

吳應熊知他瞧破了自己的布置，臉上又是一紅，訕訕的道：「這時候風高物燥，容易起火，還是小心些好的，這叫做有備無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只可惜小王爺還有一樣沒見到。」吳應熊道：「倒要請教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下次小王爺去姊夫家喝酒，最好再帶一隊泥水木匠，挑備磚瓦、木材、石灰、鐵釘。」吳應熊問道：「卻不知為了何用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萬一你姊夫家裏失火，水龍隊只是朝天噴水，不肯救火，你姊夫家不免燒成了白地。小王爺就可立刻下令，叫泥水匠給你姊夫重起高樓。這叫做有備無患啊。」

吳應熊嘿嘿嘿的乾笑幾聲，向身旁衛士道：「韋爵爺查到水龍隊辦事不力，你去將正副隊長抓了起來，回頭打斷了他們狗腿子。」那衛士奉命而去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小王爺，你將水龍隊正副隊長的狗腿子打斷之後，再升他們甚麼官？」吳應熊一怔，道：「韋爵爺，這句話我可又不明白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可也不明白了。我想，嘿，小王爺只好再起兩座大監獄，派這兩個給打斷了腿的正副隊長去當典獄官。」

吳應熊臉上變色，心想：「你這小子好厲害，盧一峰當黑坎子監獄典獄官，你竟也知道了。」當下假作不明其意，笑道：「韋爵爺真會說笑話，難怪皇上這麼喜歡你。」打定主意：「回頭就命人去殺了盧一峰，給這小子來個死無對證。」

不久平西王府家將衛士紛紛回報，火勢並未延燒，已漸漸小了下來。韋小寶細聽各人言語，並未察覺打何暗語，但見吳應熊每聽一人回報，臉上總微有不愉之色，顯是得知尚未查到罕帖摩，不知他們使何暗號。留神察看眾家將的神情，亦無所見。忽見一名家將又奔來稟報，說道火頭突然轉大，似向這邊延燒，最好請公主啟駕，以防驚動。吳應熊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站在一旁，似是漫不在意，其實卻在留神他的神色舉止，只見吳應熊眼光下垂，射向那家將右腿。韋小寶順著他眼光瞧去，見那家將右手拇指食指搭成一圈，貼於膝旁。韋小寶登時恍然：「原來兩根手指搭成一圈，便是說沒找到罕帖摩。說話中卻無暗號。」

吳應熊道：「韋爵爺，火頭既向這邊燒來，咱們還是請公主移駕罷，倘若嚇驚了公主殿下，那可是罪該萬死。」

韋小寶知道平西王府家將到處找不著罕帖摩，園中只剩下公主的臥房一處未搜，他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連公主臥室也要搜上一搜，不由得心頭火起，一時童心大盛，提起右手，拇指和食指扣成一圈，在吳應熊臉前幌了幾幌。

這個記號一打，吳應熊固然大吃一驚，他手下眾家將也都神色大變。吳應熊顫聲問道：「韋……韋爵爺……，這……這是甚麼意思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難道這個記號的意思你也不懂？」吳應熊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這記號，這記號，嗯，我明白了，這是銅錢，韋爵爺是說要銀子銅錢，公主才能移駕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小漢奸的腦筋倒也動得好快。」當下笑笑不答。吳應熊笑道：「銅錢銀子的事，咱們是自己兄弟，自然一切好商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小王爺如此慷慨大方，我這裏代眾位兄弟多謝了。小王爺，請公主移駕的事，你自己去辦罷。」笑了笑道：「你們是夫妻，一切好商量。深更半夜的，小將可不便闖進公主房裏去。」心想：「就讓你自己去看個明白，那蒙古大鬍子是不是躲在房裏。」

吳應熊微一躊躇，點了點頭，推開屋門，走進外堂，在房門外朗聲道：「臣吳應熊在此督率人眾救火，保護公主。現下火頭向這邊延燒，請公主移駕，以策萬全。」隔了一會，只聽得房內一個嬌柔的聲音「嗯」的一聲。吳應熊心想：「你我雖未成婚，但我是額駙，名份早定，此刻事急，我進你房來，也不算越禮。這件事不查個明白，終究不妥。除我之外，旁人也不能進你房來。」當即推開房門，走了進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和百餘名御前侍衛、驍騎營將官、平西王府家將都候在屋外。過了良久，始終不聞房中有何動靜。

又過一會，眾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臉邊嘴角，均含笑意，大家心中所想的全是同一回事：「這對未婚夫妻從未見過面，忽然在公主閨房中相會，定是甚為香艷。不知兩人要說些甚麼話？小王爺會不會將公主摟在懷裏，抱上一抱？親上一親？」只有韋小寶心中大有醋意，雖知吳應熊志在搜尋罕帖摩，這當兒未必會有心情和公主親熱，但公主這騷貨甚麼事都做得出，是否自行去跟吳應熊親熱，那也難說得很。

突然之間，聽得公主尖聲叫道：「大膽無禮！你……你……不可這樣，快出去。」屋外眾人相顧而嘻，均想：「小王爺忍不住動手了。」只聽得公主又叫：「你……你不能，不能脫我衣服，滾出去，啊喲，救命，救命！這人強姦我哪！他強姦我。救命，救命！」

眾人忍不住好笑，均覺吳應熊太過猴急，忒也大膽，雖然公主終究是他妻子，怎可尚未成婚，便即胡來？有幾名武將終於笑出聲來。御前侍衛等都瞧著韋小寶，候他眼色行事，是否要保護公主，心中均想：「吳應熊這小子強姦公主，雖然無禮，但畢竟是他們夫妻間的私事。我們做奴才的妄加干預，定然自討沒趣。」

韋小寶心中卻怦怦亂跳：「這小漢奸為人精明，怎地如此胡鬧？難道他……他真想加害公主嗎？」當即大聲叫道：「小王爺，請你快快出來，不可得罪了公主。」

公主突然大叫：「救命！」聲音淒厲之極。韋小寶大吃一驚，手一揮，叫道：「鬧出大事來啦。」搶步入屋。幾名御前侍衛和王府家將跟了進去。

只見寢室房門敞開，公主縮在床角，身上罩了錦被，一雙雪白的大腿露在被外，雙臂裸露，顯然全身未穿衣衫。吳應熊赤條條地躺在地下，一動不動，下身全是鮮血，手中握著一柄短刀。眾人見了這等情狀，都驚得呆了。王府家將忙去察看吳應熊的死活，一探鼻息，尚有呼吸，心臟也尚在跳動，卻是暈了過去。

公主哭叫：「這人……這人對我無禮……他是誰？韋爵爺，快快抓了他去殺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便是額駙吳應熊。」公主叫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他剝光了我衣衫，自己又脫了衣衫，他強姦我……這惡徒，快把他殺了。」

一眾御前侍衛均感憤怒，自己奉皇命差遣，保衛公主，公主是今上御妹，金枝玉葉的貴體，卻受吳應熊這小子如此侮辱，每人都可說是有虧職守。王府家將卻個個神色尷尬，內心有愧。其中數人精明能幹，心想事已至此，倘能在公主房中查到罕帖摩，或能對公主反咬一口，至少也有些強辭奪理的餘地，當下假裝手忙腳亂的救護吳應熊，其實眼光四射，連床底也瞧到了，卻那裏有罕帖摩的影蹤？

突然之間，一名王府家將叫了起來：「世子……世子的下身……下身……」吳應熊下身鮮血淋漓，眾人都已看到，初時還道是他對公主無禮之故，這時聽那人一叫，都向他下身瞧去，只見鮮血還是在不住湧出，顯是受了傷。眾家將都驚慌起來，身邊攜有刀傷藥的，忙取出給他敷上。

韋小寶喝道：「吳應熊對公主無禮，犯大不敬重罪，先扣押了起來，奏明皇上治罪。」眾侍衛齊聲答應，上前將他拉起。

王府家將親耳所聞，親眼所見，吳應熊確是對公主無禮，絕難抵賴，聽韋小寶這樣說，只有暗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」誰也不敢稍有抗拒之心。一名家將躬身說道：「韋爵爺開恩。世子受了傷，請韋爵爺准許世子回府醫治。我們王爺必感大德。世子確是萬分不是，還請公主寬洪大量，韋爵爺多多擔代。」

韋小寶板起了臉，說道：「這等大罪，我們可不敢欺瞞皇上，有誰擔代得起？有話到外面去說，大夥兒擁在公主臥房之中，算甚麼樣子？那有這等規矩？」

眾家將喏喏連聲，扶著吳應熊退出，眾侍衛也都退出，只剩下公主和韋小寶二人。

公主忽地微笑，向韋小寶招招手。韋小寶走到床前，公主摟住他肩頭，在他耳邊低聲說道：「我閹割了他。」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甚麼？」公主在他耳中吹了一口氣，低聲笑道：「我用火槍指住他，逼他脫光衣服，然後用槍柄在他腦袋上重擊一記，打得他暈了過去，再割了他的討厭東西。從今而後，他只能做我太監，不能做我丈夫了。」

韋小寶又是好笑，又是吃驚，說道：「你大膽胡鬧，這禍可闖得不小。」

公主道：「闖甚麼禍了？我這可是一心一意為著你。我就算嫁了他，也只是假夫妻，總而言之，不會讓你戴綠帽做烏龜。」

韋小寶心下念頭急轉，只是這件事情實在太過出於意外，不知如何應付才好。公主又道：「強姦無禮甚麼都是假的。不過我大叫大嚷，你們在外面都聽見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點點頭。公主微笑道：「這樣一來，咱們還怕他甚麼？就算吳三桂生氣，也知道是自己兒子不好。」韋小寶唉聲嘆氣，道：「倘若他給你一刀割死了，那可如何是好？」公主道：「怎麼會割死？咱們宮裏幾千名太監，那一個給割死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一口咬定，是他強姦你，拿了刀子逼你。你拚命抗拒，伸手推他。他手裏拿著刀子，又脫光了衣服，就這樣一推一揮，自己割了去。」

公主埋首錦被，吃吃而笑，低聲道：「對啦，就這麼說，是他自己割了的。」

韋小寶回到房外，將吳應熊持刀強逼、公主竭力抗拒、掙扎之中吳應熊自行閹割之事，低聲向眾侍衛說了。眾人無不失驚而笑，都說吳應熊色膽包天，自遭報應。有幾名吳應熊的家將留著探聽動靜，在旁偷聽到後，都是臉有愧色。

安阜園中鬧了這等大事出來，王府家將迅即撲滅火頭，飛報吳三桂，一面急傳大夫，給吳應熊治傷。御前侍衛將吳應熊受傷的原因，立即傳了開去，連王府家將也是眾口一詞，都說皆因世子對公主無禮而起。各人不免加油添醬，有的說聽到世子如何強脫公主衣服；有的說世子如何手持短刀，強行威迫。至於世子如何慘遭閹割，各人更是說得活龍活現，世子怎麼用刀子架在公主頸中，公主怎麼掙扎阻擋，怎麼推動世子手臂，一刀揮過，就此糟糕，種種情狀，皆似親眼目睹一般。說者口沫橫飛，連說帶比；聽眾目瞪口呆，不住點頭。

過得小半個時辰，吳三桂得到急報，飛騎到來，立即在公主屋外磕頭謝罪，氣急敗壞的連稱：「罪該萬死！」

韋小寶站在一旁，愁形於色，說道：「王爺請起，小將給你進去探探公主的口氣。」

吳三桂從懷中掏出一把翡翠珠玉，塞在他手裏，說道：「韋兄弟，小王匆匆趕來，沒帶銀票，這些珠寶，請你分賞給各位侍衛兄弟。公主面前，務請美言。」

韋小寶將珠寶塞還他手中，說道：「王爺望安，小將只要能出得到力氣的，決計盡力而為，暫且不領王爺的賞賜。這件事實在太大，不知公主意思如何。唉，這位公主性子高傲，她是三貞九烈、嬌生慣養的黃花閨女，便是太后和皇上也讓她三分，世子實在……實在太大膽了些。」吳三桂道：「是，是。韋兄弟在公主跟前說得了話，千萬拜託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臉色鄭重，走到公主屋門前，朗聲說道：「啟稟公主：平西王爺親來謝罪，請公主念他是有功老臣，從寬發落。」

吳三桂低聲道：「是，是！老臣在這裏磕頭，請公主從寬發落。」

過了半晌，公主房中並無應聲，韋小寶又說了一遍，忽聽得砰的一聲，似是一張櫈子倒地。韋小寶和吳三桂相顧驚疑。只聽得一名宮女叫了起來：「公主，公主，你千萬不可自尋短見！」

吳三桂嚇得臉都白了，心想：「公主倘若自盡而死，雖然眼下諸事尚未齊備，也只有立刻舉兵起事了。逼死公主的罪名，卻如何擔當得起？」

但聽房中幾名宮女哭聲大作。一名宮女匆匆走出，哭道：「韋……韋爵爺，公主殿下懸樑自盡，你……你快來救……救……」

韋小寶躊躇道：「公主的寢殿，我們做奴才的可不便進去。」

吳三桂輕輕推他背心，說道：「事急從權，快救公主要緊。」轉頭對家將道：「快傳大夫。」說著又在韋小寶背上推了一把。

韋小寶搶步進房，只見公主躺在床上，七八名宮女圍著哭叫。韋小寶道：「我有內功，救得活公主。」眾宮女讓在一旁。只見公主雙目緊閉，呼吸低微，頭頸裏果然勒起了一條紅印，樑上懸著一截繩索，另有一截放在床頭，一張櫈子翻倒在地，韋小寶心下暗笑：「做得好戲！這騷公主倒也不是一味胡鬧的草包。」搶到床邊，伸指在她上唇人中重重一捏。

公主嚶的一聲，緩緩睜開眼來，有氣沒力的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想活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公主，你是萬金之體，一切看開些。平西王在外邊磕頭請罪。」公主哭道：「你……你叫他將這壞人快快殺了。」韋小寶以身子擋住了眾宮女的眼光，伸手入被，在她腰裏捏了一把。公主就想笑了出來，強行忍住，伸指甲在他手背上狠狠一戳，大聲哭道：「我不想活了，我……我今後怎麼做人？」

吳三桂在屋外隱隱約約聽得公主的哭叫之聲，得悉她自殺未死，不禁長長舒了一口氣，又聽她哭叫「今後怎麼做人」，心想：「這事也真難怪她著惱。小口子動刀動槍也罷了，別的地方甚麼不好割，偏偏倒霉，一刀正好割中那裏。應熊日後就算治好，公主一輩子也是守活寡了。眼前只有盡力掩護，別張揚出去。」

過了半晌，韋小寶從屋裏出來，不住搖頭。吳三桂忙搶上一步，低聲問道：「公主怎麼說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人是救過來了。只是公主性子剛強，說甚麼也勸不聽，定要尋死覓活。我已吩咐宮女，務須好好侍候公主，半步不可離開。王爺，我擔心她服毒。」吳三桂臉色一變，點頭道：「是，是。這可須得小心提防。」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王爺，公主萬一有甚麼三長兩短，小將是皇上差來保護公主的，這條小命那也是決計不保的了。到那時候，王爺你可得給我安排一條後路。」吳三桂一凜，問道：「甚麼後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句話現下不能說，只盼公主平安無事，大家都好。不過性命是她的，她當真要死，阻得她三四天，阻不了十天半月。小將有一番私心，只盼公主早早嫁到你王府之中，小將就少了一大半干係啦。」

吳三桂心頭一喜，說道：「那麼咱們趕快辦理喜事，這是小兒胡鬧，闖出來的禍，韋兄弟一力維持，小王已是感激不盡，決不能再加重韋兄弟肩上的擔子。」壓低嗓子問道：「只不知公主還肯……還肯下嫁麼？」心想：「我兒子已成廢人，只盼公主年幼識淺，不明白男女之事，剛才這麼一刀，她未必知道斬在何處，胡裏胡塗的嫁了過來，木已成舟，已無話可說，說不定她還以為天下男子都是這般的。」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公主年幼，這種事情是不懂的，她是尊貴之人，也說不出口。」

吳三桂大喜，心想：「英雄所見略同。」隨即轉念：「他媽的，這小子是甚麼英雄了，居然跟我相提並論？」說道：「是，是。咱們就是這麼辦。剛才的事，咱們也不是膽敢隱瞞皇上。不過萬歲爺日理萬機，憂心國事，已是忙碌之極，咱們做奴才的忠君愛國，可不能再多讓皇上操心。太后和皇上鍾愛公主，聽到這種事情，只怕要不快活。韋兄弟，咱們做官的要訣，是報喜不報憂。」

韋小寶一拍胸膛，又彈了彈自己帽子，慨然道：「小將今後全仗王爺栽培提拔，這件事自當拚了小命，憑著王爺吩咐辦理。」吳三桂連連稱謝。韋小寶道：「不過今晚之事，見到的人多，倘若有旁人洩漏出去，可跟小將沒有干係。」

吳三桂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心中已在籌劃，怎地點一枝兵馬，假扮強盜，到廣西境內埋伏，待韋小寶等一行回京之時，一古腦兒的將他們都殺了。廣西是孫延慶的轄地，他妻子孔四貞是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兒，太后收了她為乾女兒，封為和碩格格，朝廷甚是寵幸。治境不靖、盜賊戕官的罪名，就由孔四貞去擔當罷。

韋小寶雖然機靈，究不及吳三桂老謀深算，見他心有所思，只道他還在擔心此事洩漏於外，笑道：「王爺放心，小將盡力約束屬下，命他們不得隨口亂說。」

吳三桂道：「韋兄弟今日幫了我這個大忙，那不是金銀珠寶酬謝得了的。不過韋兄弟統帶的官兵不少，要塞住他們的嘴巴，總得讓小王盡些心意，回頭就差人送過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就多謝了。只不知世子傷勢怎樣，咱們去瞧瞧，只盼傷得不重才好。」

吳三桂和他同去探視。那大夫皺眉道：「世子性命是不礙的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吳三桂點頭道：「性命不礙就好。」生怕韋小寶要扣押兒子，吩咐家將立即送世子回府養傷，親自絆住了韋小寶，防有變卦，直至吳應熊出了安阜園，這才告辭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小漢奸醒轉之後，定要說明真相，但那有甚麼用？誰信得過一位金枝玉葉的公主，平白無端的會將丈夫閹了？就是大漢奸自己，也決計不信，多半還會狠狠將兒子痛罵一頓。」又想：「公主這一嫁出，回北京之時，一路上可得向阿珂大下功夫了。」

回到住處，徐天川、玄貞等早已得訊，無不撫掌稱快。韋小寶也不向他們說明實情，問起嫖院之事，群雄說道依計行事，一切順利。韋小寶心想：今晚發生了這件大事，倘若立即派兵回京，大漢奸定疑心我是去向皇上稟告，還是待事定之後，再送這蒙古大鬍子出去。

忙亂了一夜，群雄正要退出，忽然御前侍衛趙齊賢匆匆走到門外，說道：「啟稟總管：平西王遇刺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忙問：「刺死了嗎？刺客是誰？」他不想讓趙齊賢見到天地會群雄深夜在他房中聚會，當即走到門外，又問：「大漢……大……平西王有沒有死？」

趙齊賢道：「沒有死，聽說只受了點輕傷。刺客當場逮住，原來……原來是公主身邊的宮女。」韋小寶又是一驚，連問：「是公主身邊的宮女？那一個宮女？為甚麼要行刺平西王？」趙齊賢道：「詳情不知。屬下一得平西王遇刺的訊息，即刻趕來稟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快去查明回報。」

趙齊賢答應了，剛回身走出幾步，只見張康年快步走來，說道：「啟稟總管：行刺平西王的宮女，名叫王可兒。」韋小寶身子幌了一幌，顫聲道：「她……她……為了甚麼？」王可兒便是阿珂的化名，是將「珂」字拆開而成。

張康年道：「平西王已將她帶回府中，說是要親自審問，到底是何人指使。」韋小寶一聽得心上人被逮，腦子中一片混亂，再也想不出主意。張康年道：「大家都說，又有誰主使她了？這王可兒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，定是她忠於公主，眼見公主受辱自盡，心下不忿，因此要為公主出氣報仇。」

韋小寶在一團漆黑之中，陡然見到一線光明，忙道：「對，對，定是如此。這樣一個美貌小姑娘，跟平西王有甚麼怨仇？咱們就是要行刺平西王，也決計不會派個小姑娘去。」

趙齊賢和張康年互望一眼，均想：「韋副總管說話有些亂了，咱們怎會派人去行刺平西王？」張康年道：「想來平西王也不會疑心到別人頭上。這件事張揚開來，誰都沒好處。他多半派人悄悄將這宮女殺了，就此了事。」韋小寶顫聲道：「殺不得，殺不得！他如殺了，老子跟他拚命，跟這老烏龜大漢奸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。」

趙張二人又是對望一眼，心下起疑：「難道是韋副總管惱怒公主受辱，派這宮女行刺？」二人垂手站立，不敢接口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怎麼辦？那怎麼辦？」

張康年見他猶如神不守舍，焦急萬狀，安慰他道：「韋副總管，這事當真鬧將出來，告到皇上跟前，追究罪魁禍首，那也是吳三桂父子的不是。強姦公主，那還了得？何況吳三桂又沒死，就算他查明了指使之人，咱們給他抵死不認，他也無可奈何。」

韋小寶搖頭苦笑，說道：「的的確確，不是我指使她的。咱們自己兄弟，難道還用得相瞞？」趙齊賢和張康年登時放心，同時長長舒了口氣。趙齊賢道：「那就好辦了，咱們蒙頭大睡，詐作不知，也就是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行。兩位大哥，請你們辛苦一趟，拿我的名帖去見平西王，說道王可兒衝撞了王爺，十分不該，我很是惱怒，但這是公主的貼身宮女，請王爺將這妞兒交給你們帶來，由我稟明公主，重重責打，給王爺出氣。」趙張二人答應了自去，都覺未免多此一舉，由吳三桂將這宮女悄悄殺了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大家太平無事。

韋小寶匆匆來到九難房外，推門而進，見她在床上打坐，剛行功完畢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知道師姊……師姊的……的事嗎？」九難問道：「甚麼事？這樣慌慌張張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……師姊她……她去行刺大漢奸，卻給……給逮住了。」九難眼中光芒一閃，問道：「可刺死了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沒有。可是……可是師姊給他捉去了。」

九難哼了一聲，臉有失望之色，冷冷的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。」

韋小寶微覺奇怪，心想：「她是你徒兒，她給大漢奸捉了去，你卻毫不在乎。」轉念一想，登時明白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有搭救師姊的法子，是不是？」九難瞪了他一眼，搖頭道：「沒有。這不中用的東西！」韋小寶一路之上，眼見師父對這師姊冷冷淡淡的，並不如何疼愛，遠不及待自己好，可是師父不喜歡她，我韋小寶卻喜歡得要命，急道：「大漢奸要殺了她的，只怕現下已打得她死去活來，說是要……要查明指使之人。」

九難冷冷的道：「是我指使的。大漢奸有本事，讓他來拿我便了。」

九難指使徒兒去行刺吳三桂，韋小寶聽了倒毫不詫異。她是前明崇禎皇帝的公主，大明江山送在吳三桂手裏，對此人自然恨之切骨，而她自己，也就曾在五台山上行刺過康熙。可是阿珂武功平平，吳三桂身邊高手衛士極多，就算行刺得手，也是難以脫逃，師父指使她去辦這件事，豈非明明要她去送命？韋小寶心中疑團甚多，卻也不敢直言相詢，說道：「師姊決不會招出師父來的。」九難道：「是嗎？」說著閉上了眼。

韋小寶不敢再問，走出房外。料想趙張兩人向吳三桂要人，不會這麼快就能回來，在廳上踱來踱去，眼見天色漸明，接連差了三批侍衛去打探消息，一直不見回報。到後來實在忍不住了，點了一隊驍騎營軍士，親自率領了，向平西王府行去，開到離王府三里處的法慧寺中紮下，又差侍衛飛馬去探。

過了一頓飯時分，只聽得蹄聲急促，張康年快馬馳來，向韋小寶稟報：「屬下和趙齊賢奉副總管之命去見平西王。王爺一直沒接見。趙齊賢還在王府門房中相候。」韋小寶又急又怒，頓足罵道：「他媽的，吳三桂好大架子！」張康年道：「他是威鎮一方的王爺，天下除了皇上，便是他大。他不見我們小小侍衛，那也是平常得緊。」韋小寶怒道：「我親自去見他，你們都跟我來！」

韋小寶回頭吩咐一名驍騎營的佐領：「把我們的隊伍都調過來，在吳三桂這狗窩子外候命。」那佐領接令而去。

張康年等眾人聽了，均有驚懼之色，瞧韋小寶氣急敗壞的模樣，簡直便是要跟吳三桂火拚；可是平西王麾下兵馬眾多，從北京護送公主來滇的只兩千多官兵，若是動手，只怕不到半個時辰，就給殺得乾乾淨淨。張康年道：「韋副總管，你是欽差大臣，奉了皇上之命來到昆明，有甚麼事跟他好好商量，平西王不能不賣你的面子。以屬下之見，不妨慢慢的來。」

韋小寶怒道：「他媽的，吳三桂甚麼東西？咱們倘若慢慢的來，他把我老……把那王可兒殺了，誰能救得活她？」

張康年見他疾言厲色，不敢再說，心想：「殺一個宮女，又有甚麼大不了？她又不是你親妹子，用得著這麼大動陣仗？」

韋小寶連叫：「帶馬，帶馬！」翻身上馬，縱馬疾馳，來到平西王府前。

王府的門公侍衛見是欽差大臣，忙迎入大廳，快步入內稟報。

※※※

夏國相和馬寶兩名總兵雙雙出迎。夏國相是吳三桂的女婿，位居十總兵之首，向韋小寶行過禮後，說道：「韋爵爺，王爺遇刺的訊息，想來你已得知了。王爺受傷不輕，不能親自迎接，還請恕罪。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道：「王爺受了傷？不是說沒受傷嗎？」夏國相臉有憂色，低聲道：「王爺胸口給刺客刺了一劍，傷口有三四寸深……」韋小寶失驚道：「啊喲，這可糟了。」夏國相皺起眉頭，說道：「王爺這番能……能不能脫險，眼前還難說得很。我們怕動搖了人心，因此沒洩漏，只說並沒受傷。韋爵爺是自己人，自然不能相瞞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去探望王爺。」夏馬二人對望一眼。夏國相道：「小人帶路。」

來到吳三桂的臥室，夏國相道：「岳父，韋爵爺探您老人家來啦。」聽得吳三桂在帳中呻吟了幾聲，並不答應。夏國相揭起帳子，只見吳三桂皺眉咬牙，正自強忍痛苦，床褥被蓋上都濺滿了鮮血，胸口綁上了繃帶，帶中還在不斷滲出血水。床邊站著兩名大夫，都是愁眉深鎖。

韋小寶沒料到吳三桂受傷如此沉重，原來的滿腔怒氣，剎那間化為烏有，不由得大為耽心。吳三桂是死是活，他本也不放在心上，但此人倘若傷重而死，要救阿珂是更加難了，低聲問道：「王爺，你傷口痛得厲害麼？」

吳三桂「嗬嗬」的叫了幾聲，雙目瞪視，全無光采。夏國相又道：「岳父，是韋爵爺來探望你老人家。」吳三桂「哎唷，哎唷」的叫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成啦。你們……你們快去把應熊……應熊這小畜生殺了，都……都是他害……害死我的……」夏國相不敢答應，輕輕放下了帳子，和韋小寶走出房外。

夏國相一出房門，便雙手遮面，哭道：「韋爵爺，王爺……王爺是不成的了。他老人家一生為國盡忠，卻落得如此下場，當真……當真是皇天不祐善人了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為國盡個屁忠！皇天不祐大漢奸，那是天經地義。」說道：「夏總兵，我看王爺雖然傷重，卻一定死不了。」夏國相道：「謝天謝地，但願如爵爺金口。卻不知何以見得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會看相。王爺的相，貴不可言。他將來做的官兒，比今日還要大上百倍。這一次決不會死的。」

吳三桂貴為親王，雲貴兩省軍民政務全由他一人統轄，爵位已至頂峰，官職也已到了極點。韋小寶說他將來做的官兒比今日還要大上百倍，除了做皇帝之外，還有甚麼官比平西王大上百倍？夏國相一聽，臉色大變，說道：「皇恩浩蕩，我們王爺的爵祿已到極頂，再升是不能升了。只盼如韋爵爺金口，他老人家能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」

韋小寶見了他的神色，心想：「吳三桂要造反，你十九早已知道了，否則為甚麼我一說他要高升百倍，你就嚇成這個樣子？我索性再嚇他一嚇。」說道：「夏總兵儘管放心，我看你的相，那也是貴不可言，日後還得請你多多提拔，多多栽培。」

夏國相請了個安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欽差大人言重了。大人獎勉有加，小將自當忠君報國，不敢負了欽差大人的期許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嘿嘿，好好的幹！你們世子做了額駙，便官封少保，兼太子太保。就是當年岳飛岳爺爺，朱仙鎮大破金兵，殺得金兀朮屁滾尿流，也不過是官封少保。一做公主的丈夫，就能有這般好處。夏總兵，好好的幹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向外走出。

夏國相嚇得手心中全是冷汗，心道：「聽這小子的說話，竟是指明我岳父要做皇帝。難道……難道這事竟走漏了風聲？還是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滿口胡說八道？」

韋小寶走到迴廊之中，站定了腳步，問道：「行刺王爺的刺客，可逮到了？到底是甚麼人？是誰指使的？是前明餘孽？還是沐王府的人？」

夏國相道：「刺客是個女子，名叫王可兒，有人胡說……說她是公主身邊的宮女。小將就是不信，多半是冒充。欽差大人明見，小將拜服之至，這人只怕是沐家派來的。」

韋小寶驀地一驚，暗叫：「不好！他們不敢得罪公主，誣指阿珂是沐王府的人，便能胡亂處死了。這可糟糕之極。」說道：「王可兒？公主有個貼身宮女，就叫王可兒。公主喜歡她得緊，片刻不能離身。這女子可是十七八歲年紀，身材苗條，容貌十分美麗的？」

夏國相微一遲疑，說道：「小將一心掛念王爺的傷勢，沒去留意刺客。這女子若不是冒充宮女，便是名同人不同。欽差大人請想，這位姓王的宮女既然深得公主寵愛，平素受公主教導，定然知書識禮，溫柔和順，那有行刺王爺之理？這決計不是。」

他越是堅稱刺客絕非公主的宮女，韋小寶越是心驚，顫聲問道：「你們已……已殺了她麼？」夏國相道：「那倒沒有，要等王爺痊癒，親自詳加審問，查明背後指使之人。」韋小寶心中略寬，說道：「你帶我去瞧瞧這個刺客，是真宮女還是假宮女，我一看便知。」夏國相道：「這可不敢勞動欽差大人的大駕。這刺客決計不是公主身邊的宮女，外面謠言很多，大人不必理會。」

韋小寶臉色一沉，道：「王爺遇刺，傷勢很重，倘若有甚麼三長兩短，兩短三長，那可誰也脫不了干係。本人回到北京，皇上自然要仔仔細細的問上一番，刺客是甚麼人？何人指使？我如不親眼瞧個清清楚楚，皇上問起來，又怎麼往上回？難道你叫我胡說一通嗎？這欺君之罪，我自然擔當不起。夏總兵，嘿嘿，只怕你也擔當不起哪。」

他一抬出皇帝的大帽子來，夏國相再也不敢違抗，連聲答應：「是，是。」卻不移步。

韋小寶臉色不愉，說道：「夏總兵老是推三阻四，這中間到底有甚麼古怪？你想要掉槍花，擺圈套，卻也不妨拿出來瞧瞧，看我姓韋的是否對付得了。」他因心上人被擒，眼見凶多吉少，焦急之下，說話竟不留絲毫餘地，官場中的虛偽面具，全都撕下來了。

夏國相急道：「小將怎敢向欽差大人掉槍花？不過……不過這中間實在有個難處。」韋小寶冷冷的道：「是嗎？」夏國相道：「不瞞欽差大人說，我們王爺向來御下很嚴，小將是他老人家女婿，王爺對待小將加倍嚴厲，以防下屬背後說他老人家不公。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女婿，是不好做得很了。王爺的王妃聽說叫做陳圓圓，乃是天下第一美人。我大清得這江山，跟陳王妃很有些關係。你丈母娘既有羞花閉月之貌，你老婆大人自然也有沉魚落雁之容了。你這個女婿做得過，做得過之至，只要多見丈母娘幾次，給丈人打幾次頓股，那也稀鬆平常……」夏國相道：「小將的妻室……」韋小寶說得高興，又道：「常言道得好，丈母看女婿，饞唾滴滴涕。我瞧你哪，丈母娘這麼美貌，這句話要反過來說了。女婿看丈母，饞唾吞落肚。哈哈，哈哈。」

夏國相神色尷尬，心想：「這小子胡說八道，說話便似個市井流氓，那裏有半分大官的樣子？」說道：「小將的妻室不是陳王妃所生。」

韋小寶嘆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你運氣不好。」臉色一沉，說道：「我要去審問刺客，你卻儘來跟我東拉西扯，直扯到你丈母娘身上，嘿嘿，真是奇哉怪也。」

夏國相越來越怒，臉上仍是一副恭謹神色，說道：「欽差大人要去審問刺客，那是再好不過，欽差大人問一句，勝過我們問一百句、一千句。就只怕王爺……王爺……」韋小寶怒道：「王爺怎麼了？他不許我審問刺客麼？」夏國相忙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欽差大人不可誤會。大人去瞧瞧刺客，查明這女子的來歷，我們王爺只有感激，決無攔阻之理。小將斗膽，有一句話，請大人別見怪。」韋小寶頓足道：「唉，你這人說話吞吞吐吐，沒半點大丈夫氣概，定是平日在老婆床前跪得多了。快說，快說！」

夏國相心中罵道：「你姓韋的十八代祖宗，個個都是畜生。」說道：「就只怕那刺客萬一就是公主身邊的宮女，大人一見之下，便提了去，王爺要起人來，小將交不出，那……那可糟糕之極了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你這傢伙當真狡猾得緊。把話兒說在前頭，要我答應不提刺客。你奶奶的，這刺客是我親親老婆，豈容你們欺侮？」笑道：「你說過刺客決非公主的宮女，那又何必擔心？」夏國相道：「那是小將的揣測，究竟如何，實在也不明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是不許我把刺客提走？」

夏國相道：「不敢。欽差大人請在廳上稍行寬坐，待小將去稟明王爺，以後的事，自有王爺跟欽差大人兩位作主。就算王爺生氣，也怪不到小將頭上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你是怕給岳父打屁股，不肯擔干係。」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好，你去稟告罷。我跟你說，不管王爺是睡著還是醒著，你給我即刻回來。你王爺身子要緊，我們公主的死活，卻也不是小事。公主殿下給你世子欺侮之後，這會兒不知怎樣了，我可得趕著回去瞧瞧。」他生怕吳三桂昏迷未醒，夏國相就此守在床邊，再也不出來了。

夏國相躬身道：「決計不敢誤了欽差大人的事。」

韋小寶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這是你們的事，可不是我的事。」

夏國相進去之後，畢竟還是過了好一會這才出來，韋小寶已等得十分不耐，連連跺腳。夏國相道：「王爺仍未十分清醒。小將怕欽差大人等得心焦，匆匆稟告之後，來不及等候王爺的諭示，這就來侍候大人去審問刺客。欽差大人請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點點頭，跟著他走向內進，穿過了幾條迴廊，來到花園之中。只見園中數十名家將手執兵刃，來回巡邏，戒備森嚴。

夏國相引著他走到一座大假山前，向一名武官出示一支金批令箭，說道：「奉王爺諭，侍候欽差大人前來審訊刺客。」那武官驗了令箭，躬身道：「欽差大人請，總兵大人請。」側身讓在一旁。夏國相道：「小將帶路。」從假山石洞中走了進去。

韋小寶跟著入內，走不幾步，便見到一扇大鐵門，門旁有兩名家將把守。原來這假山是地牢的入口。一連過了三道鐵門，漸行漸低，來到一間小室之前。室前裝著粗大鐵柵，柵後一個少女席地而坐，雙手捧頭，正在低聲飲泣。牆上裝著幾盞油燈，發出淡淡黃光。

韋小寶快步而前，雙手握住了鐵柵，凝目注視著那少女。

夏國相喝道：「站起來，欽差大人有話問你。」

那少女回過頭來，燈光照到她臉上。韋小寶和她四目交投，都是「啊」的一聲驚呼。那少女立即站起，手腳上的鐵鍊發出嗆嗆啷啷聲響，說道：「怎……怎麼你在這裏？」兩人都是驚奇之極。

韋小寶萬萬想不到，這少女並非阿珂，而是沐王府的小郡主沐劍屏。

他定了定神，轉頭問夏國相：「為甚麼將她關在這裏？」夏國相道：「大人識得刺客？她……她果然是服侍公主的宮女嗎？」臉色之詫異，實不下於韋小寶與沐劍屏。韋小寶道：「她……她是行刺吳……行刺王爺的劍客？」夏國相道：「是啊，這女子膽大之極，幹這等犯上作亂之事，到底是誰人主使，還請大人詳加審問。」

韋小寶稍覺放心：「原來大家都誤會了，行刺吳三桂的不是阿珂，卻是沐家的小郡主。她父親被吳三桂害死，她出手行刺，為父親報仇，自然毫不希奇。」又問夏國相：「她自己說名叫王可兒？是公主身邊的宮女？」

夏國相道：「我們抓到了之後，問她姓名來歷，主使之人，她甚麼也不肯說。但有人認得她是宮女王可兒。不知是也不是，要請大人見示。」

韋小寶思忖：「小郡主被擒，我自當設法相救。她也是我的老婆，做人不可偏心。」說道：「她自然是公主身邊的宮女，公主是十分喜歡她的。」說著向沐劍屏眨了眨眼睛，說道：「你幹麼來行刺平西王？不要小命了嗎？到底是誰主使？快快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

沐劍屏慨然道：「吳三桂這大漢奸，認賊作父，把大明江山奉送給了韃子，凡是漢人，那一個不想取他性命？我只可惜沒能殺了這奸賊。」韋小寶假意怒道：「小小丫頭，這等無法無天。你在宮裏耽了這麼久，竟一點規矩也不懂。膽敢說這等大逆不道的話？你不怕殺頭嗎？」沐劍屏道：「你在宮裏耽得比我久得多，你又知道甚麼規矩？我怕殺頭，也不來昆明殺吳三桂這大漢奸了。」韋小寶走上一步，喝道：「快快招來，到底是誰指使你來行刺？同黨還有何人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右手拇指向身後指了幾指，要小郡主誣攀夏國相。他身子擋住了手指，夏國相站在他後面，見不到他手勢和擠眉弄眼的神情。

沐劍屏會意，伸手指著夏國相，大聲道：「我的同黨就是他，是他指使我的。」夏國相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八道！」沐劍屏道：「你還想賴？你叫我行刺吳三桂。你說吳三桂這人壞極了，大家都恨死了他。你說……你說刺死了吳三桂後，你就可以……可以……」她不知夏國相是甚麼身份，又不善說謊，一時接不下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他就可以升官發財，從此沒人打他罵他？」

沐劍屏大聲道：「對啦，他說吳三桂常常打他罵他，待他很兇，他心裏氣得很，早就想親手殺了吳三桂，就是……就是沒膽子。」夏國相連聲喝罵，沐劍屏全不理會。

韋小寶喝道：「你說話可得小心些。你知道這將軍是誰？他是平西王的女婿夏國相夏總兵，平西王雖然有時打他罵他，那都是為了他好。」說著在胸前豎起大拇指，讚她說得好。

沐劍屏道：「這夏總兵對我說，一殺了吳三桂，他自己就可做平西王。他說不論行刺成不成功，他都會放我出去，不讓我吃半點苦頭。可是他卻關了我在這裏。夏總兵，我聽你吩咐，幹了大事，你甚麼時候放我出去？」

夏國相怒極，心想：「你這臭丫頭本來又不認得我，全是這小子說的。這混帳小子，為了要救你，拿老子來開玩笑。你二人原來相識，可真萬萬料想不到。」喝道：「你再胡言亂語，我打得你皮開肉綻，死去活來。」

沐劍屏一驚，便不敢再說，心想韋小寶倘若相救不得，這武官定會狠狠對付自己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心裏有甚麼話，不妨都說出來。這位夏總兵是我的好朋友，倘若真是他指使你行刺平西王，你老老實實跟我說，我也不會洩漏出去。」說著又連使眼色。

沐劍屏道：「他……他要打死我的，我不敢說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話是真的了。」說著嘆了口氣，退後幾步，搖了搖頭。

夏國相道：「大人明鑒，反賊誣攀長官，事所常有，自然是當不得真的。」

韋小寶沉吟道：「話是不錯。不過平西王平時對夏總兵很嚴，夏總兵心下惱恨，想殺了岳父老頭兒，這些話，只怕她一個小小女孩兒憑空也捏造不出。待平西王傷癒之後，我要好好勸他，免得你們丈人和女婿勢成……勢成那個水甚麼，火甚麼的。」

先前夏國相聽得沐劍屏誣攀，雖然惱怒，倒也不怎麼在意，自己一生功名富貴，全由平西王所賜，沒人相信自己會有不軌圖謀，但韋小寶若去跟平西王說及此事，岳父定然以為自己心中懷恨，竟對外人口出怨言；岳父近年來脾氣暴躁，御下極嚴，一聽了這番話，只怕立有不測之禍，忙道：「王爺對待小將仁至義盡，便當是親生兒子一般，小將心中感激萬分。欽差大人千萬不可跟王爺說這等話。」

韋小寶見他著急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人無傷虎意，虎有害人心。恩將仇報的事情，世上原是有的。平西王待我不錯，我定要勸他好好提防，免得遭了自己人的毒手。平西王兵強馬壯，身邊有無數武功高手防衛，外人要害他，如何能夠成功？可是內賊難防，自己人下毒手，只怕就躲不過了。」

夏國相越聽越是心驚，明知韋小寶的話無中生有，用意純在搭救這少女，可是平西王疑心極重，對人人都有猜忌之心，前幾日他親兄弟吳三枚走入後堂，忘了除下佩刀，就給他親手摘下刀來，痛罵了一頓。韋小寶倘若跟平西王去說甚麼「外敵易禦，內賊難防」的話，平西王就算不信，這番話在他心中生下了根，於自己前程必定大大有礙，當即低聲道：「欽差大人提拔栽培，小將永遠不敢忘了您老的大恩大德，大人但有所命，小將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便有天大的干係，小將也一力承擔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是為你著想啊。這丫頭的話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還有小丫頭知，一共是三個人知道。本來嘛，你早早將她一刀殺了滅口，倒也乾淨利落。這時候言入我耳，你要再滅口，須得將我也一刀殺了。我手下的侍衛兵將，早就防了這著，幾千人都候在王府之外，你要殺我，比較起來要難上這麼一點兒。」

夏國相臉色一變，請了個安，道：「小將萬萬不敢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既然滅不了口，這番話遲早都要傳入平西王耳中。夏總兵，你是十大總兵的頭兒，又是平西王的女婿，其餘九位總兵，還有王府中的文武百官，喝你醋的人恐怕不少。常言道得好：開門七件事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既然有人喝醋，加油添醬的事也就免不了啦。只要漏出了這麼一點兒風聲出去，平西王的耳根就不怎麼清淨了。人人在他老人家耳邊說你壞話。加柴添草，煽風點火，平西王受了傷，病中脾氣不會很好罷？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唉！」說著連連搖頭。

韋小寶只不過照常情推測，夏國相卻想這小子於我王府的事倒知得清楚，妒忌我的人確然不少，說道：「大人為小將著想，小將感激不盡，只不知如何才好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辦起來，本來很有些為難，好罷，我就擔些干係，交了你這朋友。你把這小丫頭交給我帶去，說是公主要親自審問。」湊嘴到他耳邊，低聲道：「今兒晚上，我把她殺了，傳了消息出來，說她抵死不招，受刑不過，就此嗚呼哀哉。那不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一乾二淨，一清二楚嗎？」

夏國相早料到他要說這幾句話，心道：「他媽的混帳臭小子，你想救這小丫頭，卻還要我承你的情，是你臭小子幫了我一個大忙。只不過你怎會識得這小丫頭，可真奇了。」問道：「大人的確認清楚了，她是公主身邊的宮女？小將剛才盤問她之時，她對公主相貌年紀、宮裏的情形，說得都不大對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她不願連累了公主，自然要故意說錯了。這小丫頭忠於公主，又不負你夏總兵的重託，很好，很好。」

夏國相聽他話頭一轉，又套到了自己頭上，忙道：「大人妙計，果然高明。就請大人寫個手諭，說將犯人提了去，好讓小將向王爺交代。」

韋小寶笑罵：「他媽的，老子瞎字不識，寫甚麼手諭腳諭了？」伸手入懷，摸出一柄短銃火槍，說道：「這是你王爺送給我的禮物，你去拿給王爺瞧瞧，就說我奉公主之命，把犯人提去，這把火槍就是證物。」

夏國相雙手接過，放入懷中，出去叫了兩名武官進來，吩咐打開鐵柵，除去沐劍屏的足鐐，但仍是戴著手銬。夏國相手握手銬上連著的鐵鍊，直送到王府門外，將鐵鍊交在韋小寶手裏，又將手銬的鑰匙交給他，大聲說道：「欽差大人奉公主殿下諭示，將女犯一名提去審問，大夥兒小心看守，可別給犯人跑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怕我提了犯人會抵賴麼？這裏人人都瞧見了，都聽見了。我想要賴，也賴不了啦。」夏國相躬身道：「大人取笑了，小將決無此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去跟王爺說，我挺惦念他老人家的身子，明日再來請安問候。」夏國相又躬身道：「不敢當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帶著沐劍屏回到安阜園自己屋裏，關上了房門，笑嘻嘻的問道：「好老婆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沐劍屏小臉羞得通紅，嗔道：「一見面就不說好話。」手一抬，手銬上鐵鍊叮叮噹噹發聲，道：「你先把這個除去了再說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先得跟你親熱親熱，一除去手銬，你就不肯了。」說著伸手抱住她纖腰。沐劍屏大急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又來欺侮我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，我不欺侮你，那麼你來欺侮我。」將自己面頰湊到她嘴唇上輕輕一觸，取出夏國相交來的鑰匙開了手銬，拉著她並肩坐在床邊，這才問起行刺吳三桂的情由。

沐劍屏道：「洪教主和夫人收到你送去的東西，很是歡喜，讓我服了解藥，解去身上的毒，派了赤龍副使帶同我來見你，要你忠心辦事。夫人說，教主和夫人知道你要想見我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」韋小寶握住她手，道：「所以派你來給我做老婆？」沐劍屏急道：「不，不是的。夫人說怕你心中牽記我，不能安心辦事。她真的沒說別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夫人一定說了的，你自己瞞著不說就是了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你如不信，見到夫人時問她好了。」

韋小寶見她急得淚珠在眼眶中滾動，怕逗得她哭了，便溫言道：「好，好。夫人沒說。不過你自己，是不是也牽記我？也想見我？」沐劍屏轉過臉去，輕輕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赤龍副使呢？怎麼你又去行刺吳三桂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我們大前天來到昆明，就想來見你，不料在西門外遇見了我哥哥跟柳師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啊，你哥哥和柳師父都到了昆明，我可不知道。」沐劍屏道：「敖師哥、劉師哥他們也都來了，只吳師叔生了病沒來。大家來到昆明，安排了個計策，要刺殺建寧公主。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要刺殺公主，那為甚麼？公主可沒得罪你們沐王府啊。」

沐劍屏道：「我哥哥說，我們要扳倒吳三桂這大漢奸，眼前正有個大好機會。韃子皇帝將妹子嫁給吳三桂的兒子，我們如把公主殺了，皇帝一定怪吳三桂保護不周，下旨責罰，多半就會逼得吳三桂造反。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手心中全是冷汗，暗想：「這計策好毒。我一心在圖謀吳三桂，沒想到如何好好保護公主，倘若給沐王府先下手為強，這可糟了。」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沐劍屏道：「我哥哥叫我假扮宮女，混到公主身邊行刺，他們在外接應，一等我得手，就救我出去。赤龍副使聽到了他們的計策，對我說，白龍使負責保護公主，倘若殺了公主，只怕要連累了你。我想這話不錯，想來跟你商量。不料給柳師父知道了，一刀就將赤龍副使殺了。」說到這裏，身子微微發抖，顯是想起當時情景，兀自心有餘悸。

韋小寶緊緊握住沐劍屏手，安慰道：「別怕，別怕。你都是為了我，多謝你得很。」沐劍屏淚水滾下面頰，抽抽噎噎的道：「可是……可是你一見我，就來欺侮我，又……又不信我的話。」韋小寶拿起她手來，打了自己一記耳光，罵道：「該死的混蛋，打死你這婊子兒子！」沐劍屏忙拉住他手，說道：「不，我不要你打自己、罵自己。」韋小寶又拿起她手，輕輕在自己臉頰上打了一下，說道：「總之是韋小寶該死，你的好老婆沐家親親小寶貝給吳三桂捉去了，怎麼不早些去救？」

沐劍屏道：「你這不是救了我出來嗎？不過咱們可得趕快想法子，怎生去救哥哥和柳師父。」韋小寶微微一驚，問道：「你哥哥和柳師父也都給捉去了？」

沐劍屏道：「前天晚上，我們住的地方忽然給吳三桂手下的武士圍住了。他們來的人很多，武功很高的人也有二十多個，我們寡不敵眾，敖師哥當場給殺了。我哥哥、柳師父、還有我自己，都讓他們捉了。」韋小寶嘆道：「敖師兄給大漢奸殺了，可惜，可惜。」又問：「你給他們拿住之後，怎麼又能去行刺吳三桂？」沐劍屏道：「行刺吳三桂？我沒有啊。我當然想殺了大漢奸，可是……可是這些壞人給我戴了腳鐐手銬，我又怎能行刺？」

韋小寶越聽越奇，問道：「你前天晚上就給捉住了？這兩天在那裏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我一直給關在一間黑房裏，今天他們帶我去關在那地牢裏，過得不久，你就來了。」韋小寶隱隱知道不妙，顯已上了夏國相的大當，只是其中關竅，卻想不出來，沉吟道：「今天吳三桂給人行刺，受傷很重，不是你刺的？」

沐劍屏道：「自然不是。我從來沒見過吳三桂，他會死嗎？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我不知道。你自己的身分來歷，有沒有跟他們說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沒有。我甚麼也不說，審問我的武官很生氣，問我是不是啞巴。韋大哥，你從前也說過我是啞巴。」韋小寶在她臉上輕輕一吻，道：「你是我的親親小啞巴，我還說要在你臉上雕一隻小烏龜呢。」沐劍屏又羞又喜，眼光中盡是柔情，卻不敢轉頭去瞧他。

韋小寶心中卻在大轉念頭：「夏國相為甚麼要小郡主來冒充宮女？是了，他要試試我，跟沐王府的人是否相識。我這一救小郡主，顯然便招承跟他們同是一夥？他是布了個陷阱，要我踏將下去。眼下老子不小心，已落入了他的圈套，這可糟了，大大的糟了。老子大大的糟了之後，下一步又是如何糟法？」

他雖機警狡獪，畢竟年幼，真正遇上了大事，可不是吳三桂、夏國相這些老奸巨猾之人的對手，心中一急，全身都是汗水，說道：「親親好老婆，你在這裏待著，我得去跟人商量商量，怎生救你哥哥和柳師父。」

※※※

當下來到西廂房，召集天地會群雄，將這些情由跟眾人說了。徐天川等一聽，均覺其中大有蹊蹺。玄貞道：「莫非咱們假裝殺了罕帖摩的把戲，給吳三桂瞧出了破綻？」錢老本道：「吳三桂不知從何得到訊息，半夜裏去擒拿沐王府的朋友？」韋小寶心念一動，道：「沐王府有個傢伙，名叫劉一舟，此人跟我有樑子，為人又貪生怕死，多半是他通風報訊。」錢老本道：「想必如此。可是韋香主，你是韃子皇帝寵信的欽差大臣，大漢奸說甚麼也不會疑心你跟沐王府的人有甚麼牽連。這中間……」皺起了眉頭，苦苦思索。

祁彪清道：「依我推想，大漢奸決不是疑心韋香主跟沐王府的人本來相識，那只是誤打誤撞，事有巧合。」韋小寶忙問：「怎地誤打誤撞，事有巧合？」祁彪清道：「行刺大漢奸的，多半真是公主身邊那宮女王可兒，大家都這麼說，不能無中生有的捏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那王可兒確是失了蹤，定是給大漢奸逮去了。」祁彪清道：「大漢奸自然料到公主會派韋香主去要人，礙著公主和欽差大人的面子，他不能不放人，卻又不甘心就此放了刺客。恰好沐家小郡主給他們逮著，他們就說這是刺客。韋香主到牢裏一看，自然認得她不是王可兒。這一來，韋香主便束手無策了。」

韋小寶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對，對，究竟祁三哥是讀書人，理路清楚。他們就算沒逮到沐家小郡主，一般能隨便找個姑娘來塞給我，說道：『欽差大臣，這是刺客，您老人家要不要？要就提去，不必客氣。她不是公主身邊的宮女嗎？那好極了！』他奶奶的，那時老子最多只能說公主走失了一個宮女，要他們在昆明城裏用心找找，可不能硬要提人了。我居然認得沐家小郡主，一定大出他們意料之外。這件事大漢奸問起來，倒也不易搪塞。」

祁彪清道：「韋香主，事已如此，那只好跟吳三桂硬挺。你跟他說，你是奉了皇帝的聖旨，才跟沐家結交的。」

韋小寶給他一語提醒，當即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我放了吳立身這一干人，的的確確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立即住嘴，心想：「皇上親口下旨，要我釋放吳立身等人，這話卻不能說。」轉口道：「我雖可說奉的是皇帝聖旨，就怕騙不過這大漢奸。」

錢老本道：「真要騙倒大漢奸，自然不易。不過韋香主只須一口咬定是皇帝的主意，大漢奸就算不信，那也無可奈何。總而言之，韋香主只要不跟他翻臉，一等離了雲貴兩省，就不怕他了。」徐天川點頭道：「這計策甚高。大漢奸做了虧心事，不免疑神疑鬼，擔心小皇帝會知道他造反的陰謀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沐王府的人明知我奉旨保護公主，卻想來刺死她，太也不講義氣。要是吳立身吳二哥在這裏，一定不會贊成。」祁彪清道：「他們知道韋香主身在曹營心在漢，也不是當真忠心給韃子皇帝辦事，因此沒顧慮到此節。咱們天地會和沐王府雖然打賭爭勝，但大家敵愾同仇，柳大洪等又是響噹噹的好漢子，咱們可不能袖手旁觀，置之不理。」

說到如何拯救沐劍聲、柳大洪等人，此事殊非容易，群雄都想不出善策。商議良久，韋小寶道：「這些法子恐怕都不管用，待我見了大漢奸後，再瞧有沒有機會。」

群雄辭出後，韋小寶心想：「說不定我那阿珂老婆並沒去行刺大漢奸，也沒給逮了去，那是旁人誤傳。」

來到九難房中，不見阿珂，問道：「師父，師姊不在嗎？」九難一怔，道：「吳三桂放了她出來？他知……知道了麼？」說這話時神色有異，聲音也有些發顫。韋小寶奇道：「吳三桂知道甚麼？」九難默然，隔了一會，問道：「這大漢奸傷勢如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傷得很重。弟子剛才見到了他，他昏迷不醒，只怕未必能活。」九難臉上喜色一現，隨即又皺起了眉頭，低聲道：「須得讓他知道。」

韋小寶想問讓他知道甚麼，但見師父神色鄭重，不敢多問，退了出去。

他心中還存了萬一的指望，去查問阿珂的所在。「王可兒」這宮女平日極少露面，她又化了粧，麗色盡掩，向來無人留意，安阜園中一眾宮女、太監、侍衛，都說沒見到。有的侍衛則說：「王可兒，那不是行刺平西王的宮女嗎？平西王放了人嗎？可沒見到。」

他忙了一天一晚，實在倦得很了，回到房中，跟沐劍屏說得幾句閒話，倒頭便睡。

註：羅甸在貴州省中部，吳三桂駐有重兵。

# 第三二回 歌喉欲斷從弦續 舞袖能長聽客誇

次日韋小寶去探吳三桂的傷勢。吳三桂的次子出來接待，說道多謝欽差大人前來，王爺傷勢無甚變化，此刻已經安睡，不便驚動。韋小寶問起夏國相，說道正在帶兵巡視彈壓，以防人心浮動，城中有變，再問吳應熊的傷勢，也無確切答覆。

韋小寶隱隱覺得，平西王府已大起疑心，頗含敵意，這時候要救沐王府人，定難成功；要救阿珂更是難上加難，只怕激得王府立時動手，將自己一條小命送在昆明。

又過一日，他正在和錢老本、徐天川、祁彪清等人商議，高彥超走進室來，說道有一名老道姑求見。韋小寶奇道：「老道姑？找我幹甚麼？是化緣麼？」高彥超道：「屬下問她為了何事，她說是奉命送信來給欽差大人的。」說著呈上一個黃紙信封。

韋小寶皺眉道：「相煩高大哥拆開來瞧瞧，寫著些甚麼。」高彥超拆開信封，取出一張黃紙，看了一眼，讀道：「阿珂有難……」韋小寶一聽到這四字，便跳了起來，急道：「甚麼阿珂有難？」天地會群雄並不知九難和阿珂之事，都是茫然不解。高彥超道：「信上這樣寫的。這信無頭無尾，也沒署名，只說請你隨同送信之人，移駕前往，共商相救之策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這道姑在外面麼？」高彥超剛說得一句：「就在外面。」韋小寶已直衝出去。來到大門側的耳房，只見一個頭髮花白的道姑坐在板櫈上相候。守門的侍衛大聲叫道：「欽差大臣到。」那道姑站起身來，躬身行禮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是誰差你來的？」那道姑道：「請大人移步，到時自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到那裏去？」那道姑道：「請大人隨同貧道前去，此刻不便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就同你去。」叫道：「套車，備馬！」那道姑道：「請大人坐車前往，以免驚動了旁人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便和那道姑出得門來，同坐一車。

徐天川、錢老本等生怕是敵人布下陷阱，遠遠跟隨在後。

那道姑指點路徑，馬車逕向西行，出了西城門。韋小寶見越行越荒涼，微覺擔心，問道：「到底去那裏？」那道姑道：「不久就到了。」又行了三里多路，折而向北，道路狹窄，僅容一車，來到一小小庵堂之前。那道姑道：「到了。」

韋小寶跳下車來，見庵前匾上寫著三字，第一字是個「三」字，其餘兩字就不識得了，回頭一瞥，見高彥超等遠遠跟著，料想他們會四下守候，於是隨著那道姑進庵。

但見四下裏一塵不染，天井中種著幾株茶花，一樹紫荊，殿堂正中供著一位白衣觀音，神像相貌極美，莊嚴寶相之中帶著三分俏麗。韋小寶心道：「聽說吳三桂的老婆之中，有一個外號四面觀音，又有一個叫作八面觀音。不知是不是真有觀音菩薩這麼好看。他媽的，大漢奸艷福不淺。」

那道姑引著他來到東邊偏殿，獻上茶來，韋小寶揭開碗蓋，一陣清香撲鼻，碗中一片碧綠，竟是新出的龍井茶葉，微覺奇怪：「這龍井茶葉從江南運到這裏，價錢可貴得緊哪，庵裏的道姑還是尼姑，怎地如此闊綽？」那道姑又捧著一隻建漆托盤，呈上八色細點，白瓷碟中盛的是松子糖、小胡桃糕、核桃片、玫瑰糕、糖杏仁、綠豆糕、百合酥、桂花蜜餞楊梅，都是蘇式點心，細巧異常。這等江南點心，韋小寶當年在揚州妓院中倒也常見，嫖客光臨，老鴇取出待客，他乘人不備，不免偷吃一片兩粒，不料在雲南一座小小庵堂中碰到老朋友，心下大樂：「老子可回到揚州麗春院啦。」

那道姑奉上點心後，便即退出。茶几上一隻銅香爐中一縷青煙裊裊升起，燒的是名貴檀香，韋小寶是識貨之人，每次到太后慈寧宮中，都聞到這等上等檀香的氣息，突然心中一驚：「啊喲，不好，莫非老婊子在此？」當即站起身來。

只聽得門外腳步之聲細碎，走進一個女子，向韋小寶合什行禮，說道：「出家人寂靜，參見韋大人。」語聲輕柔，說的是蘇州口音。

這女子四十歲左右年紀，身穿淡黃道袍，眉目如畫，清麗難言，韋小寶一生之中，從未見過這等美貌的女子。他手捧茶碗，張大了口竟然合不攏來，剎時間目瞪口呆，手足無措。

那女子微笑道：「韋大人請坐。」

韋小寶茫然失措，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雙膝一軟，跌坐入椅，手中茶水濺出，衣襟上登時濕了一大片。

天下男子一見了她便如此失魂落魄，這麗人生平見得多了，自是不以為意，但韋小寶只是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竟也為自己的絕世容光所鎮懾。那麗人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韋大人年少高才，聽人說，從前甘羅十二歲做丞相，韋大人卻也不輸於他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敢當。啊喲，甚麼西施、楊貴妃，一定都不及你。」

那麗人伸起衣袖，遮住半邊玉頰，嫣然一笑，登時百媚橫生，隨即莊容說道：「西施、楊貴妃，也都是苦命人。小女子只恨天生這副容貌，害苦了天下蒼生，這才長伴清燈古佛，苦苦懺悔。唉，就算敲穿了木魚，唸爛了經卷，卻也贖不了從前造孽的萬一。」說到這裏，眼圈一紅，忍不住便要流下淚來。

韋小寶不明她話中所指，但見她微笑時神光離合，愁苦時楚楚動人，不由得滿腔都是憐惜之意，也不知她是甚麼來歷，胸口熱血上湧，只覺得就算為她粉身碎骨，也是甘之如飴，一拍胸膛，站起身來，慷慨激昂的道：「有誰欺侮了你，我這就去為你拚命。你有甚麼為難的事兒，儘管交在我手裏，倘若辦不到，我韋小寶割下這顆腦袋來給你。」說著伸出右掌，在自己後頸中重重一斬。如此大丈夫氣概，生平殊所罕有，這時卻半點不是做作。

那麗人向他凝望半晌，嗚咽道：「韋大人雲天高義，小女子不知如何報答才是。」忽然雙膝下跪，盈盈拜倒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」也即跪倒，向著她鼕鼕鼕的磕了幾個響頭，說道：「你是仙人下凡，觀音菩薩轉世，該當我向你磕頭才是。」那麗人低聲道：「這可折殺我了。」伸手托住他雙臂，輕輕扶住。兩人同時站起。

韋小寶見她臉頰上掛著幾滴淚水，晶瑩如珠，忙伸出衣袖，給她輕輕擦去，柔聲安慰：「別哭，別哭，便有天大的事兒，咱們也非給辦個妥妥當當不可。」以那麗人年紀，儘可做得他母親，但她容色舉止、言語神態之間，天生一股嬌媚婉孌，令人不自禁的心生憐惜，韋小寶又問：「你到底為甚麼難過？」

那麗人道：「韋大人見信之後，立即駕到，小女子實是感激……」

韋小寶「啊喲」一聲，伸手在自己額頭一擊，說道：「胡塗透頂，那是為了阿珂……」雙眼呆呆的瞪著那麗人，突然恍然大悟，大聲道：「你是阿珂的媽媽！」

那麗人低聲道：「韋大人好聰明，我本待不說，可是你自己猜到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容易猜。你兩人相貌很像，不過……不過阿珂師姊不及……你美麗。」

那麗人臉上微微一紅，光潤白膩的肌膚上滲出一片嬌紅，便如是白玉上抹了一層胭脂，低聲問道：「你叫阿珂做師姊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她是我師姊。」當下毫不隱瞞，將如何和阿珂初識、如何給她打脫了臂骨、如何拜九難為師、如何同來昆明的經過一一說了，自己對阿珂如何傾慕，而她對自己又如何絲毫不瞧在眼裏，種種情由，也是坦然直陳。只是九難的身世，以及自己意欲不利於吳三桂的圖謀，畢竟事關重大，略過不提。

那麗人靜靜的聽著，待他說完，輕嘆一聲，低吟道：「妻子豈應關大計？英雄無奈是多情。紅顏禍水，眼前的事，再明白也沒有了。韋大人前程遠大……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『紅顏禍水』這句話，我倒也曾聽說書先生說過，甚麼妲己，甚麼楊貴妃，說這些美女害了國家。其實呢，天下倘若沒這些糟男人、糟皇帝，美女再美，也害不了國家。大家說平西王為了陳圓圓，這才投降清朝，依我瞧哪，要是吳三桂當真忠於明朝，便有十八個陳圓圓，他奶奶的吳三桂也不會投降大清啊。」

那麗人站起身來，盈盈下拜，說道：「多謝韋大人明見，為賤妾分辨千古不白之冤。」

韋小寶急忙回禮，奇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啊……啊喲，是了，我當真混蛋透頂，你若不是陳圓圓，天下哪……哪……有第二個這樣的美人？不過，唉，我可越來越胡塗了，你不是平西王的王妃嗎？怎麼會在這裏搞甚麼帶髮修行？阿珂師姊怎麼又……又是你的女兒？」

那麗人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賤妾正是陳圓圓。這中間的經過，說來話長。賤妾一來有求於韋大人，諸事不敢隱瞞；二來聽得適才大人為賤妾辨冤的話，心裏感激。這二十多年來，賤妾受盡天下人唾罵，把亡國的大罪名加在賤妾頭上。當世只有兩位大才子，才明白賤妾的冤屈。一位是大詩人吳梅村吳才子，另一位便是韋大人。」

其實韋小寶於國家大事，渾渾噩噩，胡裏胡塗，那知道陳圓圓冤枉不冤枉，只是一見到她驚才絕艷的容色，大為傾倒，對吳三桂又十分痛恨，何況她又是阿珂的母親，她便有千般不是，萬般過錯，這些不是與過錯，也一古腦兒、半絲不剩的都派到了吳三桂頭上。聽她稱自己為「大才子」，這件事他倒頗有自知之明，急忙搖手，說道：「我西瓜大的字識不上一擔，你要稱我為才子，不如在這稱呼上再加『狗屁』兩字。這叫做狗屁才子韋小寶。」

陳圓圓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詩詞文章做得好，不過是小才子。有見識、有擔當，方是大才子。」

韋小寶聽了這兩句奉承，不禁全身骨頭都酥了，心想：「這位天下第一美人，居然說我是大才子。哈哈，原來老子的才情還真不低。他媽的，老子自出娘胎，倒是第一次聽見。」

陳圓圓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請大人移步，待小女子將此中情由，細細訴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跟著她走過一條碎石花徑，來到一間小房之中。

※※※

房中不設桌椅，地下放著兩個蒲團，牆上掛著一幅字，看上去密密麻麻的，字數也真不少，旁邊卻掛著一隻琵琶。

陳圓圓道：「大人請坐。」待韋小寶在一個蒲團上坐下，走到牆邊，將琵琶摘了下來，抱在手中，在另一個蒲團上坐了，指著牆上那幅字，輕輕說道：「這是吳梅村才子為賤妾所作的一首長詩，叫作『圓圓曲』。今日有緣，為大人彈奏一曲，只是有污清聽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妙極，妙極。不過你唱得幾句，須得解釋一番，我這狗屁才子，學問可平常得緊。」

陳圓圓微笑道：「大人過謙了。」當下一調弦索，丁丁冬冬的彈了幾下，說道：「此調不彈已久，荒疏莫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用客氣。就算彈錯了，我也不知道。」

只聽她輕攏慢撚，彈了幾聲，曼聲唱道：

「鼎湖當日棄人間，破敵收京下玉關。慟哭六軍皆縞素，衝冠一怒為紅顏。」

唱了這四句，說道：「這是說當年崇禎天子歸天，平西王和滿清聯兵，打敗李自成，攻進北京，官兵都為皇帝戴孝。平西王所以出兵，卻是為了我這不祥之人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你這樣美貌，吳三桂為了你投降大清，倒也怪他不得。倘若是我韋小寶，那也是要投降的。」

陳圓圓眼波流轉，心想：「你這個小娃娃，也跟我來調笑。」但見他神色儼然，才知他言出由衷，不由得微生知遇之感，繼續唱道：

「紅顏流落非吾戀，逆賊天亡自荒讌。電掃黃巾定黑山，哭罷君親再相見。」

說道：「這裏說的是王爺打敗李自成的事。詩中說：李自成大事不成，是他自己不好，得了北京之後，行事荒唐。王爺見了這句話很不高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他怎麼高興得起來？曲裏明明說打敗李自成，並不是他的功勞。」

陳圓圓道：「以後這段曲子，是講賤妾的身世。」唱道：

「相見初經田竇家，侯門歌舞出如花。許將戚里箜篌伎，等取將軍油壁車。家本姑蘇浣花里，圓圓小字嬌羅綺。夢向夫差苑裏游，宮娥擁入君王起。前身合是採蓮人，門前一片橫塘水。」

曲調柔媚宛轉，琵琶聲緩緩蕩漾，猶似微風起處，荷塘水波輕響。

陳圓圓低聲道：「這是將賤妾比作西施了，未免過譽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比得不對，比得不對！」陳圓圓微微一怔。韋小寶道：「西施那裏及得上你？」陳圓圓微現羞色，道：「韋大人取笑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決不是取笑。其中大有緣故。我聽人說，西施是浙江紹興府諸暨人，相貌雖美，紹興人說話『娘個賤胎踏踏叫』，那有你蘇州人說話又嗲又糯。」陳圓圓巧笑嫣然，道：「原來還有這個道理。想那吳王夫差也是蘇州人，怎麼會喜歡西施？」韋小寶搔頭道：「那吳王夫差耳朵不大靈光，也是有的。」陳圓圓掩口淺笑，臉現暈紅，眼波盈盈，櫻唇細顫，一時愁容盡去，滿室皆是嬌媚。韋小寶只覺暖洋洋地，醉醺醺地，渾不知身在何處。但聽得她繼續唱道：

「橫塘雙槳去如飛，何處豪家強載歸？此際豈知非薄命？此時只有淚沾衣。薰天意氣連宮掖，明眸皓齒無人惜。奪歸永巷閉良家，教就新聲傾坐客。」

唱到這裏，輕輕一嘆，說道：「賤妾出於風塵，原不必相瞞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叫做出於風塵？你別跟我掉文，一掉文我就不懂。」陳圓圓道：「小女子本來是蘇州倡家的妓女……」韋小寶拍膝叫道：「妙極！」陳圓圓微有慍色，低聲道：「那是賤妾命薄。」韋小寶興高采烈，說道：「我跟你志同道合，我也是出於風塵。」陳圓圓睜著一雙明澈如水的鳳眼，茫然不解，心想：「他一定不懂出於風塵的意思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出身於妓院，我也出身於妓院，不過一個是蘇州，一個是揚州。我媽媽是在揚州麗春院做妓女的。不過她相貌跟你相比，那是一個天上，一個地下。」陳圓圓大為奇怪，柔聲問道：「這話不是說笑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有甚麼好說笑的？唉，我事情太忙，早該派人去接了我媽媽來，不能讓她做妓女了。不過我見她在麗春院嘻嘻哈哈的挺熱鬧，接到了北京，只怕反而不快活。」

陳圓圓道：「英雄不怕出身低，韋大人光明磊落，毫不諱言，正是英雄本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只跟你一個兒說，對別人可決計不說，否則人家指著我罵婊子王八蛋，可吃不消。在阿珂面前，更加不能提起，她已經瞧我不起，再知道了這事，那是永遠不會睬我了。」陳圓圓道：「韋大人放心，賤妾自不會多口，其實阿珂她……她自己的媽媽，也並不是甚麼名門淑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總之你別跟她說起。她最恨妓女，說道這種女人壞得不得了。」

陳圓圓垂下頭來，低聲道：「她……她說妓院裏的女子，是壞得……壞得不得了的？」韋小寶忙道：「你別難過，她決不是說你。」陳圓圓黯然道：「她自然不會說我。阿珂不知道我是她媽媽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她怎會不知道？」

陳圓圓搖搖頭，道：「她不知道。」側過了頭，微微出神，過了一會，緩緩道：「崇禎天子的皇后姓周，也是蘇州人。崇禎天子寵愛田貴妃。皇后跟田貴妃鬥得很厲害。皇后的父親嘉定伯將我從妓院裏買了出來，送入宮裏，盼望分田貴妃的寵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倒是一條妙計。田貴妃可就糟糕之極了。」陳圓圓道：「卻也沒甚麼糟糕。崇禎天子憂心國事，不喜女色，我在宮裏沒耽得多久，皇上就吩咐周皇后送我出宮。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我聽人說崇禎皇帝有眼無珠，只相信奸臣，卻把袁崇煥這樣大大的忠臣殺了。原來他瞧男人沒眼光，瞧女人更加沒眼光，連你這樣的人都不要，嘖嘖，嘖嘖。」連連搖頭，只覺天下奇事，無過於此。

陳圓圓道：「男人有的喜歡功名富貴，有的喜歡金銀財寶，做皇帝的便只想到如何保住國家社稷，倒也不是個個都喜歡美貌女子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就功名富貴也要，金銀財寶也要，美貌女子更加要，只有皇帝不想做，給了我做，也做不來。啊哈，這昆明城中，倒有一位仁兄，做了天下第一大官，成為天下第一大富翁，娶了天下第一美人，居然還想弄個皇帝來做做。」陳圓圓臉色微變，問道：「你說的是平西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誰也沒說，總而言之，既不是你陳圓圓，也不是我韋小寶。」

陳圓圓道：「這曲子之中，以後便講我怎生見到平西王。他向嘉定伯將我要了去，自己去山海關鎮守，把我留在他北京家裏，不久闖……闖……李闖就攻進了京城。」唱道：

「坐客飛觴紅日暮，一曲哀弦向誰訴？白皙通侯最少年，揀取花枝屢迴顧。早攜嬌鳥出樊籠，待得銀河幾時渡？恨殺軍書底死催，苦留後約將人誤。相約恩深相見難，一朝蟻賊滿長安。可憐思婦樓頭柳，認作天邊粉絮看。」

唱到這裏，琵琶聲歇，怔怔的出神。

韋小寶只道曲已唱完，鼓掌喝采，道：「完了嗎？唱得好，唱得妙，唱得刮刮叫。」陳圓圓道：「倘若我在那時候死了，曲子作到這裏，自然也就完了。」韋小寶臉上一紅，心道：「他媽的，老子就是沒學問。李闖進北京，我師公崇禎皇帝的曲子是唱完了，陳圓圓的曲子可沒唱完。」

陳圓圓低聲道：「李闖把我奪了去，後來平西王又把我奪回來。我不是人，只是一件貨色，誰力氣大，誰就奪去了。」唱道：

「遍索綠珠圍內第，強呼絳樹出雕欄，若非壯士全師勝，爭得蛾眉匹馬還？蛾眉馬上傳呼進，雲鬢不整驚魂定。蠟炬迎來在戰場，啼粧滿面殘紅印。專征簫鼓向秦川，金牛道上車千乘。斜谷雲深起畫樓，散關日落開粧鏡。

「傳來消息滿江鄉，烏桕紅經十度霜。教曲技師憐尚在，浣紗女伴憶同行。舊巢共是銜泥燕，飛上枝頭變鳳皇，長向尊前悲老大，有人夫婿擅侯王。」

她唱完「擅侯王」三字，又凝思出神，這次韋小寶卻不敢問她唱完了沒有，拿定了主意：「除非她自己說唱完了，否則不可多問，以免出醜。」只聽她幽幽的道：「我跟著平西王打進四川，他封了王。消息傳到蘇州，舊日院子裏的姊妹人人羨慕，說我運氣好。她們年紀大了，卻還在院子裏做那種勾當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在麗春院時，曾聽她們說甚麼『洞房夜夜換新人』，新鮮熱鬧，也沒甚麼不好啊。」陳圓圓向他瞧了一眼，見他並無譏嘲之意，微喟道：「大人，你還年少，不明白這中間的苦處。」彈起琵琶，唱道：

「當時只受聲名累，貴戚名豪競延致。一斛明珠萬斛愁，關山漂泊腰肢細。錯怨狂風颺落花，無邊春色來天地。

「嘗聞傾國與傾城，翻使周郎受重名。妻子豈應關大計，英雄無奈是多情。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紅粧照汗青。」

眼眶中淚珠湧現，停了琵琶，哽咽著說道：「吳梅村才子知道我雖然名揚天下，心中卻苦。世人罵我紅顏禍水，誤了大明的江山，吳才子卻知我小小一個女子，又有甚麼能為？是好是歹，全是男子漢作的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大清成千成萬的兵馬打進來，你這樣嬌滴滴的一個美人兒，能擋得住嗎？」又想：「她這樣又彈又說，倒像是蘇州的說書先生唱彈詞。我跟她對答幾句，幫腔幾聲，變成說書先生的下手了。咱二人倘若到揚州茶館裏去開檔子，管教轟動了揚州全城，連茶館也擠破了。我靠了她的牌頭，自然也大出風頭。」正想得得意，只聽她唱道：

「君不見，館娃初起鴛鴦宿，越女如花看不足，香徑塵生鳥自啼，屧廊人去苔空綠。換羽移宮萬里愁，珠歌翠舞古梁州。為君別唱吳宮曲，漢水東南日夜流。」

唱到這個「流」字，歌聲曼長不絕，琵琶聲調轉高，漸漸淹沒了曲聲，過了一會，琵琶漸緩漸輕，似乎流水汩汩遠去，終於寂然無聲。

陳圓圓長嘆一聲，淚水簌簌而下，嗚咽道：「獻醜了。」站起身來，將琵琶掛上牆壁，回到蒲團坐下，說道：「曲子最後一段，說的是當年吳王夫差身死國亡的事。當年我很不明白，曲子說的是我的事，為甚麼要提到吳宮？就算將我比作西施，上面也已提過了。吳宮，吳宮，難道是說平西王的王宮嗎？近幾年來我卻懂了。王爺操兵練馬，窮奢極欲，只怕……只怕將來……唉，我勸了他幾次，卻惹得他很是生氣。我在這三聖庵出家，帶髮修行，懺悔自己一生的罪孽，只盼大家平平安安，了此一生，那知道……那知道阿珂……阿珂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嗚咽不能成聲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聽了半天曲子，只因歌者色麗，曲調動聽，心曠神怡之下，竟把造訪的來意置之腦後，一聽她提到阿珂，當即站起，問道：「阿珂到底怎麼了？她有沒行刺平西王？她是你女兒，那麼是王爺的郡主啊。啊喲，糟了，糟了。」陳圓圓驚道：「甚麼事糟了？」

韋小寶神思不屬，隨口答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。」原來他突然想到，阿珂本來就瞧不起自己，她既是平西王的郡主，和自己這個妓女的兒子，更加天差地遠。

陳圓圓道：「阿珂生下來兩歲，半夜裏忽然不見了。王爺派人搜遍了全城，全無影蹤。我疑心……疑心……」忽然臉上一紅，轉過了臉。韋小寶問道：「疑心甚麼？」陳圓圓道：「我疑心是王爺的仇人將這女孩兒偷了去，或者是要脅，要不然就是敲詐勒索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王府中有這許多高手衛士和家將，居然有人能神不知、鬼不覺的將阿珂師姊偷了出去，那人的本事可夠大的了。」陳圓圓道：「是啊。當時王爺大發脾氣，把兩名衛隊首領都殺了，又撤了昆明城裏提督和知府的差。查了幾天查不到影蹤，王爺又要殺人，總算是我把他勸住了。這十多年來，始終沒阿珂的消息，我總道……總道她已經死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怪不得阿珂說是姓陳，原來她是跟你的姓。」

陳圓圓身子一側，顫聲道：「她……她說姓陳？她怎麼會知道？」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：「老漢奸日日夜夜怕人行刺，戒備何等嚴密。要從王府中盜一個嬰兒出去，說不定還難於刺殺了他，天下除了九難師父，只怕也沒第二個了。」說道：「多半是偷了她去的那人跟她說的。」陳圓圓緩緩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不過……不過為甚麼不跟她說姓……姓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不說姓吳？哼，平西王的姓，不見得有甚麼光采。」

陳圓圓眼望窗外，呆呆出神，似乎沒聽到他的話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陳圓圓道：「我常常惦念她，只盼天可憐見，她並沒死，總有一日能再跟她相會。昨天下午，王府裏傳出訊息，說王爺遇刺，身受重傷。我忙去王府探傷。原來王爺遇刺是真，卻沒受傷。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失聲道：「他身受重傷，全是假裝的？」陳圓圓道：「王爺說，他假裝受傷極重，好讓對頭輕舉妄動，便可一網打盡。」韋小寶茫然失措，喃喃道：「果然是假的，我……我這大蠢蛋，早該想到了。」心想：「大漢奸果然已對我大起疑心。」

陳圓圓道：「我問起刺客是何等樣人。王爺一言不發，領我到廂房去。床上坐著一個少女，手腳上都戴了鐵銬。我不用瞧第二眼，就知道是我的女兒。她跟我年輕的時候生得一模一樣。她一見我，呆了一陣，問道：『你是我媽媽？』我點點頭，指著王爺，道：『你叫爹爹。』阿珂怒道：『他是大漢奸，不是我爹爹。他害死了我爹爹，我要給爹爹報仇。』王爺問她：『你爹爹是誰？』阿珂說：『我不知道。師父說，我見到媽後，媽自會對我說。』王爺問她師父是誰，她不肯說，後來終於露出口風，她是奉了師父之命，前來行刺王爺。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於這件事的緣由已明白了七八成，料想九難師父恨極了吳三桂，單是殺了他還不足以洩憤，因此將他女兒盜去，教以武功，要她來刺殺自己父親。他站起身來，走到窗邊，隨即想到：「是了，師父一直不喜歡阿珂，雖教她武功招式，內功卻半點不傳，阿珂所會的招式固然高明，可是亂七八糟，各家各派都有，澄觀老師侄這樣淵博，也瞧不出她的門派。嗯，師父不肯讓她算是鐵劍門的。我韋小寶才是鐵劍門的嫡派傳人。」想到九難報仇的法子十分狠毒，不由得打了個冷戰。

陳圓圓道：「她師父深謀遠慮，恨極了王爺，安排下這個計策。倘若阿珂刺死了王爺，那麼是報了大仇。如果行刺不成，王爺終於也會知道，來行刺他的是他親生女兒，心裏的難過，那也不用說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現下可甚麼事都沒有啊。她沒刺傷王爺，反而你們一家團圓，你向阿珂說明這中間的情由，豈不是大家都高興麼？」陳圓圓嘆道：「倘使是這樣，那倒謝天謝地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阿珂是你的親生女兒，憑誰都一眼就看了出來。不是你這樣沉魚落雁的母親，也生不出那樣羞花閉月的女兒。」他形容女子美麗，翻來覆去也只有「沉魚落雁、羞花閉月」八個字，再也說不出別的字眼，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王爺不肯放了阿珂？難道要責打她麼？她兩歲時給人盜了去，怎會知道自己身世？怎能因此怪她？」

陳圓圓道：「王爺說：『你既不認我，你自然不是我的女兒。別說你不是我女兒，就真是我親生之女，這等作亂犯上，無法無天，一樣不能留在世上。』說著摸了摸鼻子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他愛摸自己的鼻子嗎？」陳圓圓顫聲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是王爺向來的習性，他一摸鼻子，便是要殺人，從來沒例外。」韋小寶叫聲「啊喲」，說道：「那可如何是好？他……他殺了阿珂沒有？」陳圓圓道：「這會兒還沒有。王爺他……他要查知背後指使的人是誰，阿珂的爹爹又究竟是誰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王爺就是疑心病重，實在有點傻裏傻氣。我一見到你，就知你是阿珂的媽媽，他又怎會不是阿珂的爸爸？想來阿珂行刺他，他氣得很了。」說到這裏，臉色轉為鄭重，道：「咱們得快想法子相救阿珂才是。如果王爺再摸幾下鼻子，那就大事不好了。」

陳圓圓道：「小女子大膽邀請大人過來，就為了商量這事。我想大人是皇上派來的欽差大臣，王爺定要賣你面子，阿珂冒充公主身邊宮女，只有請大人出面，說是公主向他要人，諒來王爺也不會推搪。」

韋小寶彎起右手食指，不住在自己額頭敲擊，說道：「笨蛋，笨蛋，上了他的大當。」說道：「你的計策我非但早已想到，而且已經使過。那知道這大……大王爺棋高一著，小笨蛋縛手縛腳。我已向王爺要過人，王爺已經給了我，可是這人不是阿珂。」

於是將夏國相如何帶自己到地牢認人，如何見到一個熟識的姑娘、如何以為訊息傳錯、刺客並非阿珂、如何冒認那姑娘是公主身邊的宮女、將她帶了出來等情由，一一說了，又道：「夏國相這廝早有預謀，在王府當數百人之前大聲嚷嚷，說道已將公主的宮女交了給我。我又怎能第二次向他要人？不用說，這廝定會大打官腔，說道：『韋大人哪，你這可是跟小將開玩笑了。公主那宮女行刺王爺，小將衝著大人的面子，拚著頭上這頂帽兒不要，拚著給王爺責打軍棍，早已讓大人帶去了。王府前成千成百人都是見證。王爺吩咐，盼望大人將這宮女嚴加處分，查明指使之人。大人又來要人，這……這個玩笑可開得太大了。』」他學著夏國相的語氣，倒是唯肖唯妙。

陳圓圓眉頭深鎖，說道：「大人說得不錯，夏姑爺確是這樣的人。原來……原來他們早安排了圈套，好塞住大人的口。」

韋小寶頓足罵道：「他奶奶個雄……」向陳圓圓瞧了一眼，道：「他們要是碰了阿珂一根寒毛，老子非跟這大……大混蛋拚命不可。」

陳圓圓襝衽下拜，說道：「大人如此愛護小女，小女子先謝過了。只不過……」

韋小寶急忙還禮，說道：「我這就去帶領兵馬，衝進平西王府，殺他個落花流水。救不出阿珂，我跟大漢奸的姓，老子不姓韋，姓吳！他媽的，老子是吳小寶！」

陳圓圓見他神情激動，胡說八道，微感害怕，柔聲道：「大人對阿珂的一番心意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大人小人，你如果當我自己人，就叫我小寶好了。我本該叫你一聲伯母，不過想到那個他媽的伯伯，實在叫人著惱。」

陳圓圓走近身去，伸手輕輕按住他肩頭，說道：「小寶，你如不嫌棄，就叫我阿姨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我叫你阿姨，我在揚州麗春院裏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急忙住口。

陳圓圓卻也已明白，他在麗春院裏，對每個妓女都叫阿姨。她通達世情，善解人意，說道：「我有了你這樣個好侄兒，可真歡喜死了。小寶，我們可不能跟王爺硬來，昆明城裏，他兵馬眾多，就算你打贏了，他把阿珂先一刀殺了，你我二人都要傷心一世。」

她說的是吳儂軟語，先已動聽，言語中又把韋小寶當作了自己人，只聽得他滿腔怒火，登時化為烏有，問道：「好阿姨，那你有甚麼救阿珂的法子？」

陳圓圓凝思片刻，道：「我只有勸阿珂認了王爺作爹爹，他再忍心，也總不能害死自己的親生女兒……」

※※※

忽聽得門外一人大聲喝道：「認賊作父，豈有此理！」

門帷掀處，大踏步走進一個身材高大的老僧來，手持一根粗大鑌鐵禪杖，重重往地下一頓，杖上鐵環噹噹亂響。這老僧一張方臉，頦下一部蒼髯，目光炯炯如電，威猛已極。就這麼一站，便如是一座小山移到了門口，但見他腰挺背直，如虎如獅，氣勢懾人。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退後三步，幾乎便想躲到陳圓圓身後。

陳圓圓卻喜容滿臉，走到老僧身前，輕聲道：「你來了！」那老僧道：「我來了！」聲音轉低，目光轉為柔和。兩人四目交投，眼光中都流露出愛慕歡悅的神色。

韋小寶大奇：「這老和尚是誰？難道……難道是阿姨的姘頭？是她從前做妓女時的嫖客？和尚嫖妓女，那也太不成話了。嗯，這也不奇，老子從前做和尚之時，就曾嫖過院。」

陳圓圓道：「你都聽見了？」那老僧道：「聽見了。」陳圓圓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那孩兒還……還活著，我……」忽然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撲入老僧懷裏。那老僧伸左手輕輕撫摸她頭髮，安慰道：「咱們說甚麼也要救她出來，你別著急。」雄壯的嗓音中充滿了深情。陳圓圓伏在他懷裏，低聲啜泣。

韋小寶又是奇怪，又是害怕，一動也不敢動，心想：「你二人當我是死人，老子就扮死人好了。」

陳圓圓哭了一會，哽咽道：「你……你真能救得那孩兒嗎？」那老僧森然道：「盡力而為。」陳圓圓站直身子，擦了擦眼淚，問道：「怎麼辦？你說？怎麼辦？」那老僧皺眉道：「總而言之，不能讓她叫這奸賊作爹爹。」陳圓圓道：「是，是，是我錯了。我為了救這孩兒，沒為你著想。我……我對你不起。」

那老僧道：「我明白，我並不怪你。可是不能認他作父親，不能，決計不能。」他話聲不響，可是語氣中自有一股凜然之威，似乎眼前便有千軍萬馬，也會一齊俯首聽令。

忽聽得門外靴聲橐橐，一人長笑而來，朗聲道：「老朋友駕臨昆明，小王的面子可大得緊哪！」正是吳三桂的聲音。

韋小寶和陳圓圓立時臉上變色。那老僧卻恍若不聞，只雙目之中突然精光大盛。

驀地裏白光閃動，嗤嗤聲響，但見兩柄長劍劍刃幌動，割下了房門的門帷，現出吳三桂笑吟吟的站在門口。跟著砰蓬之聲大作，泥塵木屑飛揚而起，四周牆壁和窗戶同時被人以大鐵鎚鎚破，每個破洞中都露出數名衛士，有的彎弓搭箭，有的手挺長矛，箭頭矛頭都對準了室內。眼見吳三桂只須一聲令下，房內三人身上矛箭叢集，頃刻間便都變得刺蝟一般。

吳三桂喝道：「圓圓，你出來。」

陳圓圓微一躊躇，跨了一步，便又停住，搖頭道：「我不出來。」轉頭輕推韋小寶肩後，說道：「小寶，這件事跟你不相干，你出去罷！」

韋小寶聽到她話中對自己的迴護之意甚是至誠，大為感動，大聲道：「老子偏不出去。辣塊媽媽，吳三桂，你有種，就連老子一起殺了。」

那老僧搖頭道：「你二人都出去罷。老僧在廿多年前，早就已該死了。」

陳圓圓過去拉住他手，道：「不，我跟你一起死。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阿姨有義氣，韋小寶難道便貪生怕死？阿姨，我也跟你一起死。」

吳三桂舉起右手，怒喝：「韋小寶，你跟反叛大逆圖謀不軌，我殺了你，奏明皇上，有功無過。」向陳圓圓道：「圓圓，你怎麼如此胡塗？還不出來？」陳圓圓搖了搖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反叛大逆？我知你就會冤枉好人。」

吳三桂氣極反笑，說道：「小娃娃，我瞧你還不知這老和尚是誰。他把你蒙在鼓裏，你到了鬼門關，還不知為誰送命。」

那老僧厲聲道：「老夫行不改姓，坐不改名，奉天王姓李名自成的便是。」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道：「你……你便是李闖李自成？」

那老僧道：「不錯。小兄弟，你出去罷！大丈夫一身作事一身當，李某身經百戰，活了七十多歲，也不要你這小小的韃子官兒陪我一起送命。」

驀地裏白影幌動，屋頂上有人躍下，向吳三桂頭頂撲落。吳三桂一聲怒喝，他身後四名衛士四劍齊出，向白影刺去，那人袍袖一拂，一股勁風揮出，將四名衛士震得向後退開，跟著一掌拍在吳三桂背心。吳三桂立足不定，摔入房中，那人如影隨形，跟著躍進，右手一掌斬落，正中吳三桂肩頭。吳三桂哼了一聲，坐倒在地。

那人將手掌按在吳三桂天靈蓋上，向四周眾衛士喝道：「快放箭！」

這一下變起俄頃，眾衛士都驚得呆了，眼見王爺已落入敵手，誰敢稍動？

韋小寶喜叫：「師父！師父！」從屋頂躍下制住吳三桂的，正是九難。韋小寶來到三聖庵，她暗中跟隨，一直躲在屋頂。平西王府成千衛士團團圍住了三聖庵，守在庵外的高彥超等人不敢貿然動手。九難以絕頂輕功，蜷縮在簷下，眾衛士竟未發覺。

九難瞪眼凝視李自成，森然問道：「你當真便是李自成？」李自成道：「不錯。」九難道：「聽說你在九宮山上給人打死了，原來還活到今日？」李自成點了點頭。九難道：「阿珂是你跟她生的女兒？」李自成嘆了口氣，向陳圓圓瞧了一眼，又點了點頭。

吳三桂怒道：「我早該知道了，只有你這逆賊才生得出這樣……」

九難在他背上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你兩個逆賊，半斤八兩，也不知是誰更加奸惡些。」

李自成提起禪杖在地下砰的一登，青磚登時碎裂數塊，喝道：「你這賤尼是甚麼人，膽敢如此胡說？」

韋小寶見師父到來，精神大振，李自成雖然威猛，他也已絲毫不懼，喝道：「你膽敢衝撞我師父，活得不耐煩了嗎？你本來就是逆賊，我師父他老人家的話，從來不會錯的……」

忽聽得呼呼聲響，窗外三柄長矛飛進，疾向九難射去。九難略一回頭，左手袍袖一拂，已捲住兩柄長矛，反擲了出去，右手接住第三柄長矛。窗外「啊、啊」兩聲慘叫，兩名衛士胸口中矛，立時斃命。第三柄長矛的矛頭已抵在吳三桂後心。

吳三桂叫道：「不可輕舉妄動，大家退後十步。」眾衛士齊聲答應，退開數步。

九難冷笑道：「今日倒也真巧，這小小禪房之中，聚會了一個古往今來第一大反賊，一個古往今來第一大漢奸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還有一個古往今來第一大美人，一位古往今來第一武功大高手。」九難冷峻的臉上忍不住露出一絲微笑，說道：「武功第一，如何敢當？你倒是古往今來的第一小滑頭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陳圓圓也輕笑一聲，吳三桂和李自成卻繃緊了臉，念頭急轉，籌思脫身之計。這兩人都是畢生統帶大軍、轉戰天下的大梟雄，生平也不知已經歷過了多少艱危凶險，但當此處境，竟然一籌莫展，腦中各自轉過了十多條計策，卻覺沒一條管用。

李自成向九難厲聲喝道：「你待怎樣？」

九難冷笑道：「我待怎樣？自然是要親手殺你。」

陳圓圓道：「這位師太，你是我女兒阿珂的師父，是嗎？」九難冷笑道：「你女兒是我抱去的，我教她武功可不存好心，我要她親手刺死這個大漢奸。」說著左手微微用力，長矛下沉，矛尖戳入吳三桂肉裏半寸，他忍不住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。

陳圓圓道：「這位師父，他……他跟你老人家可素不相識，無冤無仇。」

九難仰起頭來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他……他跟我無冤無仇？小寶，你跟她說我是誰，也好教大漢奸和大反賊兩人死得明明白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師父她老人家，便是大明崇禎皇帝的親生公主，長平公主！」

吳三桂、李自成、陳圓圓三人都是「啊」的一聲，齊感驚詫。

李自成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我當年逼死你爹爹，今日死在你手裏，比死在這大漢奸手裏勝過百倍。」說著走前兩步，將禪杖往地下一插，杖尾入地尺許，雙手抓住胸口衣服兩下一分，嗤的一響，衣襟破裂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膛，笑道：「公主，你動手罷。李某沒死在漢奸手裏，沒死在韃子手裏，卻在大明公主的手下喪生，那好得很！」

九難一生痛恨李自成入骨，但只道他早已死在湖北九宮山頭，難以手刃大仇，今日得悉他尚在人間，可說是意外之喜，然而此刻見他慷慨豪邁，坦然就死，竟無絲毫懼色，心底也不禁佩服，冷冷的道：「閣下倒是條好漢子。我今日先殺你的仇人，再取你的性命，讓你先見仇人授首，死也死得痛快。」

李自成大喜，拱手道：「多謝公主，在下感激不盡。我畢生大願，便是要親眼見到這大漢奸死於非命。」

九難見吳三桂呻吟矛底，全無抗拒之力，倒不願就此一矛刺死了他，對李自成道：「索性成全你的心願，你來殺他罷！」

李自成喜道：「多謝了！」俯首向吳三桂道：「奸賊，當年山海關一片石大戰，你得辮子兵相助，我才不幸兵敗。眼下你被公主擒住，我若就此殺你，撿這現成便宜，諒你死了也不心服。」抬起頭來，對九難道：「公主殿下，請你放了他，我跟這奸賊拚個死活。」

九難長矛一提，說道：「且看是誰先殺了誰。」吳三桂伏在地下哼了幾聲，突然一躍而起，搶過禪杖，猛向九難腰間橫掃。九難斥道：「不知死活的東西！」左手長矛一轉，已壓住了禪杖，內力發出，吳三桂只覺手臂一陣酸麻，禪杖落地，長矛矛尖已指住他咽喉。吳三桂雖然武勇，但在九難這等內功深厚的大高手之前，卻如嬰兒一般，連一招也抵擋不住。他臉如死灰，不住倒退，矛尖始終抵住他喉頭。

李自成俯身拾起禪杖。九難倒轉長矛，交在吳三桂手裏，說道：「你兩個公公平平的打一架罷。」吳三桂喝道：「好！」挺矛向李自成便刺。李自成揮杖架開，還了一杖。兩人便在這小小禪房之中惡鬥起來。

九難一扯韋小寶，叫他躲在自己身後，以防長兵刃傷到了他。

※※※

陳圓圓退在房角，臉色慘白，閉住了眼睛，腦海中閃過了當年一幕幕情景：

「我在明朝的皇宮裏，崇禎皇帝黃昏時臨幸，讚嘆我的美貌。第二天皇帝沒上朝，一直在寢殿中陪伴著我，叫我唱曲子給他聽，為我調脂抹粉，拿起眉筆來給我畫眉毛。他答應要封我做貴妃，將來再封我做皇后。他說從今以後，皇宮裏的妃嬪貴人，再也沒一個瞧得上眼了。皇帝很年輕，笑得很歡暢的時候，突然間會怔怔的發愁。他是皇帝，但在我心裏，他跟從前那些來嫖院的王孫公子也沒甚麼兩樣。三天之中，他日日夜夜，一步也沒離開我。

「第四天早晨，我先醒了過來，見到身邊枕頭上一張沒絲毫血色的臉，臉頰凹了進去，眉頭皺得緊緊的，就是睡夢之中，他也在發愁。我想：『這就是皇帝麼？他做了皇帝，為甚麼還這樣不快活？』

「這天他去上朝了，中午回來，臉色更加白了，眉頭皺得更加緊了。他忽然向我大發脾氣，說我耽誤了國事。他說，他是英明之主，不能沉迷女色，成為昏君。他要勵精圖治，於是命周皇后立刻將我送出宮去。他說我是誤國的妖女，說我在宮裏耽了三天，反賊李自成就攻破了三座城市。

「我也不傷心，男人都是這樣的，甚麼事不如意，就來埋怨女人。皇帝整天在發愁，心裏怕得要死，他怕的是個名叫李自成的人。我那時心想：『李自成可了不起哪，他能叫皇帝害怕，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』」

陳圓圓睜開眼來，只見李自成揮舞禪杖，一杖杖向吳三桂打去。吳三桂閃避迅捷，禪杖始終打不中他。陳圓圓心想：「他身手還是挺快。這些年來，他天天還是在練武，因為……因為他想做皇帝，要帶兵打到北京去。」

她想起從皇宮出來之後，回到周國丈府裏。有一天，國丈府大宴賓客，叫她出來歌舞娛賓，就在那天晚上，吳三桂見到了她。此刻還是清清楚楚的記得，燭火下那滿是情慾的火熾眼光，隔著酒席射過來。這種眼光她生平見得多了，隨著這樣的眼光，那野獸一般的男人就會撲將上來，緊緊的抱住她，撕去她的衣衫，只不過那時候是大庭廣眾之間……

忽想：「剛才那個娃娃大官見到我的時候，也露出過這樣的眼光，當真好笑，這樣一個小娃娃，也會對我色迷迷。唉！男人都是這樣的，老頭子是這樣，連小孩子也這樣。」

她抬起頭來，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只見他臉上充滿了興奮之色，注視李吳二人搏鬥，這時候吳三桂在反擊了，長矛不斷刺出。

「他向周國丈把我要了去。過不了幾天，皇帝便命他去鎮守山海關，以防備滿洲兵打進來。可是李自成先攻破了北京，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死了。李自成的部下捉了我去，獻了給他。這個粗豪的漢子，就是崇禎皇帝在睡夢中也在害怕的人嗎？

「他攻破了北京，忙碌得很，明朝許許多多大官都給他殺了。他部下在北京城裏姦淫擄掠，捉了許許多多人來拷打勒贖，許許多多無辜百姓也都給害死了。可是他每天晚上陪著我的時候，總是很開心，笑得很響。他鼻鼾聲很大，常常半夜裏吵得我醒了過來。他手臂上、大腿上、胸口的毛真長，真多。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男人。

「吳三桂本來已經投降了他，可是一聽說他把我搶了去，就去向滿洲人借兵，引著清兵打進關來。唉，這就是『衝冠一怒為紅顏』了。李自成帶了大軍出去，在一片石跟吳三桂大戰，滿洲精兵突然出現，李自成的部下就潰敗了。他們說，一片石戰場上滿地是鮮血，幾十里路之間，躺滿了死屍。他們說，這些人都是為我死的。是我害死了這十幾萬人。我身上當真負了這樣大的罪孽嗎？

「李自成敗回北京，就登基做了皇帝，說是大順國皇帝。他帶著我向西逃走，吳三桂一路跟著追來。李自成雖然打了敗仗，還是笑得很爽朗。他手下的兵將一天天少了，局面越來越不利，他卻不在乎。他說他本來甚麼也沒有，最多也不過仍舊甚麼都沒有，又有甚麼希罕了？他說他生平做了三件得意事，第一是逼死了明朝皇帝，第二是自己做過皇帝，第三是睡過了天下第一美人。這人說話真粗俗，他說在三件事情之中，最得意的還是第三件。

「吳三桂一心一意的也想做皇帝，他從來沒說過，可是我知道。只不過他心裏害怕，老是在猶豫，又想動手，又是不敢。只要他今天不死，總有一天，他會做皇帝的；就算只在昆明城裏做做也好，只做一天也好。永曆皇帝逃到緬甸，吳三桂追去把他殺了。人家說，有三個皇帝斷送在我手裏，崇禎、永曆，還有李自成這個大順國皇帝。怎麼崇禎皇帝的帳也算在我頭上呢？今日吳三桂不知道會不會死？如果他將來做了皇帝，算我又多害死一個皇帝了。大明的江山，幾十萬兵將、幾百萬百姓的性命，還有四個皇帝，都是我陳圓圓害死的。

「可是我甚麼壞事也沒做，連一句害人的話也沒說過。」

她耳中盡是乒乒乓乓的兵刃撞擊之聲，抬起頭來，但見李自成和吳三桂竄高伏低，鬥得極狠。二人年紀雖老，身手仍都十分矯捷。她生平最怕見的就是男人廝殺，臉上不自禁現出厭憎之色，又回憶起了往事：

「李自成打了個大敗仗，手下兵馬都散了。黑夜之中，他也跟我失散了。吳三桂的部下遇到了我，急忙送我去獻給大帥。他自然喜歡得甚麼似的。他說人家罵他是大漢奸，可是為了我，負上了這惡名也很值得。我很感激他的情意。他是大漢奸也好，是大忠臣也好，總之他是對我一片真情，為了我，甚麼都不顧了。除他之外，誰也沒這樣做過。

「那時候我想，從今以後，可以安安穩穩的過日子了。甚麼一品夫人、二品夫人，我也不希罕，只盼再也不必在許多男人手裏轉來轉去。

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在昆明住了幾年，他封了親王，親王就得有福晉。他元配夫人早已去世。他的弟弟吳三枚來跟我說，王爺為了福晉的事，心下很是煩惱。按理說，應當讓我當福晉，只是我的出身天下皆知，如把我名字報上去求皇上誥封，未免褻瀆了朝廷。我自然明白，他做了親王，嫌我是妓女出身的下賤女子，配不上受皇帝誥封。我不願讓他因我為難，不等吳三枚的話說完，就說這事好辦，請王爺另選名門淑女作福晉，以免污了他的名頭。他來向我道歉，說這件事很對我不起。

「哼，做不做福晉，那有甚麼大不了？不過我終究明白，他對我的情意，也不過是這樣罷了。我從王府裏搬了出來，因為王爺要正式婚配，要立福晉。

「就在那時候，忽然李自成出現在我面前。他已做了和尚。我嚇了一跳。我只道他早已死了，也曾傷心了好幾天，那想到他居然還活著。李自成說他改穿僧裝，只是掩人耳目，同時也不願薙頭，穿韃子的服色。他說他這幾年來天天想念我，在昆明已住了三年多，總想等機會能見我一面，直等到今天。唉，他對我的真情，比吳三桂要深得多罷？他天天晚上來陪我，直到我懷了孕，有了這女娃娃。我不能再見他了，須得立刻回王府去。我跟王爺說，我想念他得很，要陪伴他。王爺對他的福晉從來就沒真心喜歡過，高高興興的接我回去。後來那女娃娃生了下來，也不知他有沒疑心。

「這女孩兒在兩歲多那一年，半夜裏忽然不見了。我雖然捨不得，但想定是李自成派人來盜去了。這是他的孩子，他要，那也好。他一個人淒然寂寞，有個孩子陪在身邊，也免得這麼孤苦伶仃。那知道……唉，那知道全不是這麼一回事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一點水滴濺上了她手背，提手一看，卻是一滴血。她吃了一驚，看相鬥的兩人時，只見吳三桂滿臉鮮血，兀自舞矛惡鬥，這一滴血，自然是從他臉上濺出來的。

房外官兵大聲吶喊，有人向李自成和九難威嚇，但生怕傷了王爺，不敢進來助戰。

吳三桂不住氣喘，眼光中露出恐懼神色。驀地裏矛頭一偏，挺矛向陳圓圓當胸刺來。

陳圓圓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腦子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他要殺我！」噹的一聲，這一矛給李自成架開了。吳三桂似乎發了瘋，長矛急刺，一矛矛都刺向陳圓圓。李自成大聲喝罵，拚命擋架，再也無法向吳三桂反擊。

韋小寶躲在師父身後，大感奇怪：「大漢奸為甚麼不刺和尚，卻刺老婆？」隨即明白：「啊，是了，他惱怒老婆偷和尚，要殺了她出氣。」

九難卻早看出了吳三桂的真意：「這惡人奸猾之至，他鬥不過李自成，便行此毒計。」

果然李自成為了救援陳圓圓，心慌意亂之下，杖法立顯破綻。吳三桂忽地矛頭一偏，噗的一聲，刺在李自成肩頭。李自成右手無力，禪杖脫手。吳三桂乘勢而上，矛尖指住了他胸口，獰笑道：「逆賊，還不跪下投降？」李自成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雙膝緩緩屈下跪倒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我道李自成有甚麼了不起，卻也是個貪生……」念頭甫轉，忽見李自成一個打滾，避開了矛尖，跟著搶起地下禪杖，揮杖橫掃，吳三桂小腿上早著。李自成躍起身來，一杖又擊中了吳三桂肩頭，第三杖更往他頭頂擊落。

韋小寶卻不知道，當情勢不利之時，投降以求喘息，俟機再舉，原是李自成生平最擅長的策略。當年他舉兵造反，崇禎七年七月間被困於陝西興安縣車箱峽絕地，官軍四面圍困，無路可出，兵無糧，馬無草，轉眼便要全軍覆沒，李自成便即投降，被收編為官軍，待得一出棧道，立即又反。此時向吳三桂屈膝假降，只不過是故技重施而已。

九難心想：「這二人一般的兇險狡猾，難怪大明江山會喪在他二人手裏。」

眼見李自成第三杖擊落，吳三桂便要腦漿迸裂。陳圓圓忽然縱身撲在吳三桂身上，叫道：「你先殺了我！」

李自成大吃一驚，這一杖擊落勢道凌厲，他右肩受傷，無力收杖，當即左手向右一推，砰的一聲大響，鐵禪杖擊在牆上，怒叫：「圓圓，你幹甚麼？」陳圓圓道：「我跟他做了二十多年夫妻，當年他……他曾真心對我好過。我不能讓他為我而死。」

李自成喝道：「讓開！我跟他有血海深仇。非殺了他不可。」陳圓圓道：「你將我一起殺了便是。」李自成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你心中還是向著他。」

陳圓圓不答，心中卻想：「如果他要殺你，我也會跟你同死。」

※※※

屋外眾官兵見吳三桂倒地，又是大聲呼叫，紛紛逼近。一名武將大聲喝道：「快放了王爺，饒你們不死。」正是吳三桂的女婿夏國相，又聽他叫道：「你們的同伴都在這裏，倘若傷了王爺一根寒毛，立即個個人頭落地。」

韋小寶向外看去，只見沐劍聲、柳大洪等沐王府人眾，徐天川、高彥超、玄貞道人等天地會人眾，趙齊賢、張康年等御前侍衛，驍騎營的參領、佐領，都被反綁了雙手，每人背後一名平西王府家將，執刀架在頸中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就算師父帶得我逃出昆明，這些朋友不免個個死得乾乾淨淨，要殺吳三桂，也不忙在一時。」當下拔出匕首，指住吳三桂後心，說道：「王爺，大夥兒死在一起，也沒甚麼味道，不如咱們做個買賣。」

吳三桂哼了一聲，問道：「甚麼買賣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答應讓大夥兒離去，我師父就饒你一命。」李自成道：「這奸賊是反覆小人，說話作不得數。」九難眼見外面被綁人眾，也覺今日已殺不得吳三桂，說道：「你下令放了眾人。我就放你。」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阿珂呢？那女刺客呢？」夏國相喝道：「帶刺客。」兩名王府家將推著一個少女出來，正是阿珂。她雙手反綁，頸中也架著明晃晃一柄鋼刀。

陳圓圓道：「小寶，你……你總得救救我孩兒一命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倒奇了，你不求老公，不求姘頭，卻來求我。難道阿珂是我跟你生的？」但他一見了阿珂楚楚可憐的神情，早已打定了主意，就算自己性命不要，也要救她；再加上陳圓圓楚楚可憐的神情，更加不必多想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，」說著向李自成一指，道：「如果親口答允，將阿珂許了給我做老婆，我自己的老婆，豈有不救之理？」

九難向他怒目瞪視，喝道：「這當兒還說這等輕薄言語！」

陳圓圓和韋小寶相處雖暫，但對他脾氣心意，所知已遠比九難為多，心想這小滑頭若不在此時乘火打劫，混水摸魚，他也不會小小年紀就做上這樣的大官了，便道：「好，我答應了你就是。」韋小寶轉頭問李自成道：「你呢？」李自成臉有怒色，便欲喝罵，但見陳圓圓臉上顯出求懇的神色，當下強忍怒氣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她說怎樣，就怎樣便了。」

韋小寶嘻嘻一笑，向吳三桂道：「王爺，我跟你本來河水不犯井水，何不兩全其美？你做你的平西王，我做我的韋爵爺？」吳三桂道：「好啊，我跟韋爵爺又有甚麼過不去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你下令把我的朋友一起都放了，我也求師父放了你，這好比推牌九，前一道彆十，後一道至尊，不輸不贏，不殺不賠。你別想大殺三方，我也不鏟你的莊。有賭未為輸，好過大夥兒一齊人頭落地。」

吳三桂道：「就是這麼一句話。」說著慢慢站起。

韋小寶道：「請你把世子叫來，再去接了公主。勞駕你王爺親自送我們出昆明城，再請世子陪著公主，回北京去拜堂成親。王爺，咱們話說在前頭，我是放心不下，要把世子作個當頭抵押。如果你忽然反悔，派兵來追，我們只好拿世子來開刀。吳應熊、韋小寶，還有建寧公主，大家唏哩呼嚕，一塊兒見閻王便了，陰世路上，倒也熱鬧好玩。」

吳三桂心想這小子甚是精明，單憑我一句話，自不能隨便放我，眼前身處危地，早一刻脫身好一刻，他當機立斷，說道：「大家爽爽快快，就是這麼辦。」提高聲音，叫道：「夏總兵，快派人去接了公主和世子來這裏。」夏國相道：「得令。世子已得到訊息，正帶了兵過來。」韋小寶讚道：「好孝順兒子，乖乖弄的東，韮菜炒大蔥！」

不多時吳應熊率兵到來，他重傷未癒，坐在一頂暖轎之中，八名親隨抬了，來到房外。

吳三桂道：「世子來了，大家走罷。」又下令：「把眾位朋友都鬆了綁。」對韋小寶道：「你跟師太兩位，緊緊跟在我身後，讓我送你們出城。倘若老夫言而無信，你們自然會在我背心戳上幾刀。師太武功高強，諒我也逃不出她如來佛的手掌心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妙極，王爺做事爽快，輸就輸，贏就贏，反明就反明，降清就降清，當真是半點也不含糊的。」

吳三桂鐵青著臉，手指李自成道：「這個反賊，可不會是韋爵爺的朋友罷？」

韋小寶向九難瞧了一眼，還未回答，李自成大聲道：「我不是這韃子小狗官的朋友。」

九難讚道：「好，你這反賊，骨頭倒硬！吳三桂，你讓他跟我們在一起走。」

陳圓圓向九難瞧了一眼，目光中露出感激和懇求之情，說道：「師太……」

九難轉過了頭，不和她目光相觸。

吳三桂只求自己活命，殺不殺李自成，全不放在心上，走到窗口，大聲道：「世子護送公主，進京朝見聖上。恭送公主殿下啟駕。」

平西王麾下軍士吹起號角，列隊相送。

韋小寶和吳三桂並肩出房，九難緊跟身後。韋小寶走到暖轎之前，說道：「貨色真假，查個明白。」掀起轎簾，向內一望，只見吳應熊臉上全無血色，斜倚在內，笑道：「世子，你好。」吳應熊叫道：「爹，你……你沒事罷？」這話是向著吳三桂而說，韋小寶卻應道：「我很好，沒事。」

到得三聖庵外，一眼望將出去，東南西北全是密密層層的兵馬，不計其數。韋小寶讚道：「王爺，你兵馬可真不少啊，就是打到北京，我瞧也挺夠了。」吳三桂沉著臉道：「韋爵爺，你見了皇上，倘若胡說八道，我當然也會奏告你跟反賊雲南沐家一夥、反賊李自成勾結之事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咦，這可奇了。李自成只愛勾結天下第一大美人，怎會勾結我這天下第一小滑頭？」吳三桂大怒，握緊了拳頭，便欲一拳往他鼻梁上打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王爺不可生氣。你老人家望安。千里為官只為財，我倘若去向皇上胡說八道，皇上就有甚麼賞賜，總也不及你老人家年年送禮打賞，歲歲發餉出糧。咱哥兒倆做筆生意，我回京之後，只把你讚得忠心耿耿、天下無雙。我又一心一意，保護世子周全。逢年過節，你就送點甚麼金子銀子來賜給小將。你說如何？」說著和吳三桂並肩而行。

吳三桂道：「錢財是身外之物，韋爵爺要使，有何不可？不過你如真要跟我為難，老夫身在雲南，手握重兵，也不來怕你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王爺手提一支長矛，勇不可當，殺得天下反賊屁滾尿流。小將今日要告辭了，王爺以前答應我的花差花差，這就賞賜了罷。」

九難聽他嘮嘮叨叨的，不斷的在索取賄賂，越聽越心煩，喝道：「小寶，你說話恁地無恥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道，我手下人員不少，回京之後，朝中文武百官，宮裏嬪妃太監，到處都得送禮。倘若禮數不周，人家都會怪在王爺頭上。」九難哼了一聲，便不再說。

其實韋小寶索賄為賓，逃生是主，他不住跟吳三桂談論賄賂，旨在令吳三桂腦子沒空，不致改變主意，又起殺人之念；再者，納賄之後，就不會再跟人為難，乃是官場中的通例，韋小寶這番話，是要讓吳三桂安心，九難自然不明白這中間的關竅。

果然吳三桂心想：「他要銀子，事情便容易辦。」轉頭對夏國相道：「夏總兵，快去提五十萬兩銀子，犒賞韋爵爺帶來的侍衛官兵，再給韋爵爺預備一份厚禮，請他帶回京城，代咱們分送。」夏國相應了，轉頭吩咐親信去辦。

吳三桂和韋小寶都上了馬，並騎而行，見九難也上了馬，緊貼在後，知道這尼姑武功出神入化，休想逃得出她手下，又想：「如此善罷，倒也是美事，否則我就算能殺了這尼姑和小滑頭，殺了李自成和一眾反賊，戕害欽差，罪名極大，非立即起兵不可。此時外援尚未商妥，手忙腳亂，事非萬全。哼，日後打到北京，還怕這小滑頭飛上了天去？」當下也不想反悔，和九難、韋小寶一同去安阜園迎接了公主，一直送出昆明城外。

眾兵將雖均懷疑，但見王爺安然無恙，也就遵令行事，更無異動。

韋小寶檢點手下兵馬人眾，阿珂固然隨在身側，其餘天地會和沐王府人眾，以及侍衛官兵，全無缺失，向吳三桂笑道：「王爺遠送出城，客氣得緊。此番蒙王爺厚待，下次王爺來到北京，由小將還請罷。」吳三桂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那定是要來叨擾韋爵爺的。」兩人拱手作別。

吳三桂走到公主轎前，請安告辭，然後探頭到吳應熊的暖轎之中，密密囑咐了一陣，這才帶兵回城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見吳三桂部屬雖無突擊之意，終不放心，說道：「這傢伙說話不算數，咱們得快走，離開昆明越遠越好。」當即拔隊起行。行出十餘里，見後無追兵，這才駐隊稍歇。

李自成向九難道：「公主，蒙你相救，使我不死於大漢奸手下，實是感激不盡。你這就請下手罷。」說著拔出佩刀，倒轉刀柄，遞了過去。

九難嘿的一聲，臉有難色，心想：「他是我殺父的大仇人，此仇豈可不報？但他束手待宰，我倒下不了手。」轉頭向阿珂望了一眼，沉吟道：「原來她……她是你的女兒……」阿珂大聲道：「他不是我爹爹。」九難怒道：「胡說，你媽媽親口認了，難道還有假的？」

韋小寶忙道：「他自然是你爹爹，他和你媽媽已將你許配給我做老婆啦，這叫做父母之命……」

阿珂滿腔怨憤，一直無處發洩，突然縱起身來，劈臉便是一拳。韋小寶猝不及防，這一拳正中鼻梁，登時鮮血長流。韋小寶「啊喲」一聲，叫道：「謀殺親夫啦。」

九難怒道：「兩個都不成話！亂七八糟！」

阿珂退開數步，小臉漲得通紅，指著李自成怒道：「你不是我爹爹！那女人也不是我媽媽。」指著九難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是我師父。你們……你們都是壞人，都欺侮我。我……我恨你們……」突然掩面大哭。

九難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不錯，我不是你師父，我將你從吳三桂身邊盜來，原來是不安好心。你……你這就自己去罷。你親生父母，卻是不可不認。」阿珂頓足道：「我不認，我不認。我沒爹沒娘，也沒師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有我做老公！」

阿珂怒極，拾起一塊石頭，向他猛擲過去。韋小寶閃身避開。阿珂轉過身來，沿著小路往西奔去。韋小寶道：「喂，喂，你到那裏去？」阿珂停步轉身，怒道：「總有一天，教你死在我手裏。」韋小寶不敢再追，眼睜睜的由她去了。

九難心情鬱鬱，向李自成一擺手，一言不發，縱馬便行。

韋小寶道：「岳父大人，我師父不殺你了，你這就快快去罷。」李自成心中也是說不出的不痛快，向著韋小寶怒目而視。韋小寶給他瞧得周身發毛，心中害怕，退了兩步。

李自成「呸」的一聲，在地下吐了口唾沫，轉身上了小路，大踏步而去。

韋小寶搖搖頭，心想：「阿珂連父母都不認，我這老公自然更加不認了。」一回頭，見徐天川和高彥超手執兵刃，站在身後。他二人怕李自成突然行兇，傷害了韋香主。

徐天川道：「這人當年翻天覆地，斷送了大明的江山，到老來仍是這般英雄氣概。」韋小寶伸伸舌頭，道：「厲害得很。」問道：「那罕帖摩帶著麼？」徐天川道：「這是要緊人物，不敢有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兩位務須小心在意，別讓他中途逃了。」

一行人首途向北。韋小寶過去和沐劍聲、柳大洪等寒暄。沐劍聲等心情也是十分不快，都想：「我們這一夥人的性命，都是他給救的，從今而後，沐王府怎麼還能跟天地會爭甚麼雄長？」柳大洪說道：「韋香主，扳倒吳三桂甚麼的，這事我們也不能再跟天地會比賽了。請你稟告陳總舵主，便說沐王府從此對天地會甘拜下風。韋香主的相救之德，只怕這一生一世，我們也報答不了啦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柳老爺子說那裏話來？大家死裏逃生，這條性命，人人都是撿回來的。」柳大洪恨恨的道：「劉一舟這小賊，總有一日，將他千刀萬剮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是他告的密？」柳大洪道：「不是他還有誰？這傢伙……這傢伙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只氣得白鬚飛揚。韋小寶道：「他留在吳三桂那裏了嗎？」沐劍聲道：「多半是這樣。那天柳師父派他去打探消息，給吳三桂的手下捉了去。當天晚上，大隊兵馬就圍住了我們住所。我們住得十分隱秘，若不是這人說的，吳三桂決不能知道。」說到這裏，長長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只可惜敖大哥為國殉難。」向韋小寶抱拳道：「韋香主，天地會今後如有差遣，姓沐的自當效命。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咱們這就別過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裏還是大漢奸的地界，大夥兒在一起，人手多些。待得出了雲南，咱們再各走各的罷。」沐劍聲搖搖頭，說道：「多謝韋香主好意，倘若再栽在大漢奸手裏，我們也沒臉再做人了。」心想：「沐王府已栽得到了家，再靠韃子官兵保護，還成甚麼話？」帶領沐王府眾人，告別而去。

沐劍屏走在最後，走出幾步，回身說道：「我去了，你……你好好保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你也自己保重。」低聲道：「你跟著哥哥，別回神龍島去了。我天天想著你。」沐劍屏點點頭，小聲道：「我也是……」韋小寶牽過自己坐騎，將韁繩交在她手裏，說道：「我這匹馬給你。」沐劍屏眼圈一紅，接過了韁繩，跨上馬背，追上沐劍聲等人去了。

# 第三三回 誰無痼疾難相笑 各有風流兩不如

行了幾日，離昆明已遠，始終不見吳三桂派兵馬追來，眾人漸覺放心。

這天將到曲靖，傍晚時分，四騎馬迎面奔來，一人翻身下馬，對驍騎營的前鋒說道，有緊急軍情要稟告欽差大臣。韋小寶得報，當即接見，只見當先一人身材瘦小，面目黝黑，正要問他有何軍情，站在他身後的錢老本忽道：「你不是鄺兄嗎？」那人躬身道：「兄弟鄺天雄，錢大哥你好。」韋小寶向錢老本瞧去。錢老本點了點頭，低聲道：「是自己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鄺老兄辛苦了，咱們到後邊坐。」

來到後堂，身後隨侍的都是天地會兄弟。錢老本道：「鄺兄弟，這位就是我們青木堂韋香主。」鄺天雄抱拳躬身，說道：「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。赤火堂古香主屬下鄺天雄，參見韋香主和青木堂眾位大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是赤火堂鄺大哥，幸會，幸會。」

錢老本跟這鄺天雄當年在湖南曾見過數次，當下替他給李力世、祁彪清、風際中、徐天川、玄貞道人、高彥超等人引見了。鄺天雄所帶三人，也都是赤火堂的兄弟。眾人知道赤火堂該管貴州，再行得數日，便到貴州省境，有本會兄弟前來先通消息，心下甚喜。

韋小寶道：「自和古香主在直隸分手，一直沒再見面，古香主一切都順利罷？」鄺天雄道：「古香主好。他吩咐屬下問候韋香主和青木堂眾位大哥。我們得知韋香主和眾位大哥近來幹了許多大事出來，好生仰慕，今日拜見，實是三生有幸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家自己兄弟，客氣話不說了。我們過得幾日，就到貴省，盼能和古香主敘敘。」鄺天雄道：「古香主吩咐屬下稟報韋香主，最好請各位改道向東，別經貴州。」韋小寶和群雄都是一愕。

鄺天雄道：「古香主說，他很想跟韋香主和眾位大哥相敘，但最好在廣西境內會面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鄺天雄道：「我們得到消息，吳三桂派了兵馬，散在宣威、虹橋鎮、新天堡一帶，想對韋香主和眾位大哥不利。」

青木堂群雄都是「啊」的一聲，韋小寶又驚又怒，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這奸賊果然不肯就這樣認輸。他連兒子的性命也不要了。」

鄺天雄道：「吳三桂十分陰毒，他派遣了不少好手，說要纏住韋香主身邊一位武功極高的師太，然後將他兒子、韃子公主、韋香主三人擄去，其餘各人一概殺死滅口。眼下曲靖和霑益之間的松韶關已經封關，誰也不得通行。我們四人是從山間小路繞道來的，生怕韋香主得訊遲了，中了這大漢奸的算計，因此連日連夜的趕路。」

韋小寶見這四人眼睛通紅，面頰凹入，顯是疲勞已極，說道：「四位大哥辛苦了，實在感激得很。」鄺天雄道：「總算及時把訊帶到，沒誤了大事。」言下甚是喜慰。

韋小寶問屬下諸人：「各位大哥以為怎樣？」錢老本道：「鄺大哥可知吳三桂埋伏的兵馬，共有多少？」鄺天雄道：「吳三桂來不及從昆明派兵，聽說是飛鴿傳書，調齊了滇北和黔南的兵馬，共有三萬多人。」眾人齊聲咒罵。韋小寶所帶部屬不過二千來人，還不到對方的一成，自是寡不敵眾。

錢老本又問：「古香主要我們去廣西何處相會？」鄺天雄道：「古香主已派人知會廣西家后堂馬香主，韋香主倘若允准，三位香主便在桂西潞城相會。從這裏東去潞城，道路不大好走，路也遠了，不過沒吳三桂的兵馬把守，家后堂兄弟沿途接應，該當不出亂子。」

韋小寶聽得吳三桂派了三萬多人攔截，心中早就寒了，待聽得古香主已布置妥貼，馬香主派人接應，登時精神大振，說道：「好，咱們就去潞城。吳三桂這老小子，他媽的，總有一天要他的好看。」當即下令改向東南。命鄺天雄等四人坐在大車中休憩。

眾軍聽說吳三桂派了兵在前截殺，無不驚恐，均知身在險地，當下加緊趕路，一路上不敢驚動官府，每晚均在荒郊紮營。

不一日來到潞城。天地會家后堂香主馬超興、赤火堂香主古至中，以及兩堂屬下的為首兄弟都已在潞城相候。三堂眾兄弟相會，自有一番親熱。當晚馬超興大張筵席，和韋小寶及青木堂群雄接風。

席上群雄說起沐王府從此對天地會甘拜下風，都是興高采烈。

筵席散後，赤火堂哨探來報，吳三桂部屬得知韋小寶改道入桂，提兵急追，到了廣西邊境，不敢再過來，已急報昆明請示，是否改扮盜賊，潛入廣西境內行事。馬超興笑道：「廣西不歸吳三桂管轄。這奸賊倘若帶兵越境，那是公然造反了。他如派兵改扮盜賊，想把這筆帳推在廣西孔四貞頭上，匆匆忙忙的，那也來不及了。」

眾人在潞城歇了一日。韋小寶總覺離雲南太近，心中害怕，催著東行。第三天早晨和古至中及赤火堂眾兄弟別過了，率隊而東。馬超興和家后堂眾兄弟一路隨伴。眼見離雲南越來越遠，韋小寶也漸放心。

※※※

在途非止一日，到得桂中，一眾侍衛官兵驚魂大定，故態復萌，才重新起始勒索州縣，騷擾地方。這一日來到柳州，當地知府聽得公主到來，竭力巴結供應，不在話下。一眾御前侍衛和驍騎營官兵也是如魚得水，在城中到處大吃大玩。

第三日傍晚，韋小寶在廂房與馬超興及天地會眾兄弟閒談，御前侍衛領班張康年匆匆進來，叫了聲：「韋副總管。」便不再說下去，神色甚是尷尬。韋小寶見他左臉上腫了一塊，右眼烏黑，顯是跟人打架吃了虧，心想：「御前侍衛不去打人，人家已經偷笑了，有誰這樣大膽，竟敢打了他？」他不願御前侍衛在天地會兄弟前失了面子，向馬超興道：「馬大哥請寬坐，兄弟暫且失陪。」馬超興道：「好說。韋爵爺請便。」

韋小寶走出廂房。張康年跟了出來，一到房外，便道：「稟告副總管：趙二哥給人家扣住了。」他說的趙二哥，便是御前侍衛的另一個領班趙齊賢。韋小寶罵道：「他媽的，誰有這般大膽，是柳州守備？還是知府衙門？犯了甚麼事？殺了人麼？」心想若不是犯了人命案子，當地官府決不敢扣押御前侍衛。

張康年神色忸怩，說道：「不是官府扣的，是……是在賭場裏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他奶奶的，柳州城的賭場膽敢扣押御前侍衛，當真是天大的新聞了。你們輸了錢，是不是？」張康年點點頭，苦笑道：「我們七個兄弟去賭錢，賭的是大小。他媽的，這賭場有鬼，竟一連開了十三記大，我們七個已輸了千多兩銀子。第十四記上，趙二哥和我都說，這一次非開小不可……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，多半還是開大。」張康年道：「可惜我們沒請副總管帶領去賭，否則也不會上這個當。我們七人把身邊的銀子銀票都掏了出來，押了個小。唉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開了出來，又是個大。」

張康年雙手一攤，作個無可奈何之狀，說道：「寶官要收銀子，我們就不許，說道天下賭場，那有連開十四個大之理，定是作弊。賭場主人出來打圓場，說道這次不算，不吃也不賠。趙二哥說不行，這次本來是小，寶官做了手腳，我們已輸了這麼多錢，這次明明大贏，怎能不算？」

韋小寶笑罵：「他媽的，你們這批傢伙不要臉，明明輸了，卻去撒賴。別說連開十四記大，就是連開廿四記，我也見過。」

張康年道：「那賭場主人也這麼說。趙二哥說道，我們北京城裏天子腳下，就沒這個規矩。他一發脾氣，我就拔了刀子出來。賭場主人嚇得臉都白了，說道承蒙眾位侍衛大人瞧得起，前來耍幾手，我們怎敢贏眾位大人的錢，眾位大人輸了多少錢，小人盡數奉還就是。趙二哥就說，好啦，我們沒輸，只是給你騙了三千一百五十三兩銀子，零頭也不要了，算我們倒霉、你還我們三千兩就是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一路走入花園，問道：「那不是發財了嗎？他賠不賠？」

張康年道：「這開賭場的倒也爽氣，說道交朋友義氣為先，捧了三千兩銀子，就交給趙二哥。趙二哥接了，也不多謝，說道你招子亮，總算你運氣，下次如再作弊騙人，可放你不過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這就是趙齊賢的不是了。人家給了你面子，再讓你雙手捧了白花花的銀子走路，又有面子，又有夾裏，還說這些話作甚？」張康年道：「是啊，趙二哥倘若說幾句漂亮話，謝他一聲，也就沒事了。可是他拿了銀子，還說話損人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對啦！咱們在江湖上混飯吃，偷搶拐騙，甚麼都不妨，可不能得罪了朋友。有道是：『光棍劈竹不傷筍。』」張康年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中卻想：「咱們明明在宮裏當差，你官封欽差大臣，一等子爵，怎麼叫作在江湖上混飯吃？」

韋小寶又問：「怎麼又打起來啦？那賭場主人武功很高嗎？」

張康年道：「那倒不是。我們七人拿了銀子，正要走出賭場，賭客中忽然有個人罵道：『他媽的，發財這麼容易，我們還賭個屁？不如大夥兒都到皇宮裏去伺候皇帝……皇帝……好啦。』副總管，這反賊說到皇上之時，口出大不敬的言語，我可不敢學著說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我明白，這傢伙膽子不小哇。」

張康年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們一聽，自然心頭火起。趙二哥將銀子往桌上一丟，拔出刀來，左手便去揪那人胸口。那人砰的一拳，就將趙二哥打得暈了過去。我們餘下六人一齊動手。這反賊的武功可也真不低，我瞧也沒瞧清，臉上已吃了一拳，直摔出賭場門外，登時昏天黑地，也不知道後來怎樣了。等到醒來，只見趙二哥和五個兄弟都躺在地下。那人一隻腳踹住了趙二哥的腦袋，說道：『這裏六隻畜生，一千兩銀子一隻。你快去拿銀子來贖。老子只等你兩個時辰，過得兩個時辰不見銀子，老子要宰來零賣了。十兩銀子一斤，要是生意不差，一頭畜生也賣得千多兩銀子。』」

韋小寶又是好笑，又是吃驚，問道：「這傢伙是甚麼路道，你瞧出來沒有？」張康年道：「這人個子很高大，拳頭比飯碗還大，一臉花白絡腮鬍子，穿得破破爛爛的，就像是個老叫化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他有多少同伴？」張康年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屬下倒不大清楚。賭場裏的睹客，那時候有十七八個，也不知是不是他一夥。」

韋小寶知他給打得昏天黑地，當時只求脫身，也不敢多瞧，尋思：「這老叫化定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漢，見到侍衛們賭得賴皮，忍不住出手，真要宰了他們來零賣，倒也不見得。我看也沒甚麼人肯出十兩銀子，去買趙齊賢的一斤肉。我如調動大隊人馬去打他一人，那不是好漢行逕。」又想：「這老叫化武功很好，倘若求師父去對付，自然手到擒來，可是師父怎肯去為宮裏侍衛出力？這件事如讓馬香主他們知道了，定會笑我屬下這些侍衛膿包得緊。」覺得就是派風際中、徐天川他們去也不妥當。

突然間想起兩個人來，說道：「不用著急，我這就親自去瞧瞧。」張康年臉有喜色，道：「是，是。我去叫人，帶一百人去總也夠了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用帶這許多。」張康年道：「副總管還是小心些為是。這老叫化手腳可著實了得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不怕，都有我呢。」回入自己房中，取了一大疊銀票，十幾錠黃金，放在袋裏，走到東邊偏房外，敲了敲門，說道：「兩位在這裏麼？」

房門打開，陸高軒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請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兩位跟我來，咱們去辦一件事。」陸高軒和胖頭陀二人穿著驍騎營軍士的服色，一直隨伴著韋小寶，在昆明和一路來回，始終沒出手辦甚麼事，生怕給人瞧破了形跡，整日價躲在屋裏，早悶得慌了，聽韋小寶有所差遣，興興頭頭的跟了出來。

張康年見韋小寶只帶了兩名驍騎營軍士，心中大不以為然，說道：「副總管，屬下去叫些侍衛兄弟來侍候副總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用，人多反而麻煩。你叫一百個人，要是都給他拿住了，一千兩銀子一個，就得十萬兩，我可有點兒肉痛了。咱們這裏四個人，只不過四千兩，那是小事，不放在心上。」張康年知他是說笑，但見他隨便帶了兩名軍士，就孤身犯險，實在太也托大，說道：「是，是。不過那反賊武功當真是很高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我就跟他比比，倘若輸了，只要他不是切了我來零賣，也沒甚麼大不了。」

張康年皺起眉頭，不敢再說。他可不知這兩個驍騎營軍士是武林中的第一流人物，賭場中一個無賴漢，不論武功高到怎樣，神龍教的兩大高手總不會拾奪不下。

※※※

當下張康年引著韋小寶來到賭場，剛到門口，聽得場裏有人大聲吆喝：「我這裏七點一對，夠大了罷？」另一人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對不起之至，兄弟手裏，剛好有一對八點。」跟著拍的一聲，似是先一人將牌拍在桌上，大聲咒罵。

韋小寶和張康年互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怎麼裏面又賭起來了？」韋小寶邁步進去，張康年畏畏縮縮的跟在後面。陸高軒和胖頭陀二人走到廳口，便站住了，以待韋小寶指示。

只見廳中一張大枱，四個人分坐四角，正在賭錢。趙齊賢和五名侍衛仍是躺在地下。東邊坐的是個絡腮鬍子，衣衫破爛，破洞中露出毛茸茸的黑肉來，自是那老叫化了。南邊坐著個相貌英俊的青年書生。韋小寶一怔，認得這人是李西華，當日在北京城裏曾經會過，他武功頗為了得，曾中過陳近南的一下「凝血神抓」，此後一直沒再見面，不料竟會在柳州的賭場中重逢。西首坐的是個鄉農般人物，五十歲左右年紀，神色愁苦，垂眉低目，顯然已輸得抬不起頭來。北首那人形相極是奇特，又矮又胖，全身宛如個肉球，衣飾偏又十分華貴，長袍馬褂都是錦緞，臉上五宮擠在一起，倒似給人硬生生的搓成了一團模樣。這矮胖子手裏拿著兩張骨牌，一雙大眼瞇成一線，全神貫注的在看牌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李西華不知還認不認得我？隔了這許多時候，我今日穿了官服，多半不認得了，卻不忙跟他招呼。」笑道：「四位朋友好興致，兄弟也來賭一手，成不成啊？」說著走近身去，只見枱上堆著五六千兩銀子，倒是那鄉下人面前最多。他是大贏家，卻滿臉大輸家的淒涼神氣，可有點兒奇怪。

那矮胖子伸著三根胖手指慢慢摸牌，突然間「啊哈」一聲大叫，把韋小寶嚇了一跳。

只聽他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這一次還不輸到你跳？」拍的一聲，將一張牌拍在桌上，是張十點「梅花」。韋小寶心想：「他手裏的另一張牌，多半也是梅花，梅花一對，贏面極高。」那矮胖子笑容滿面，拍的一聲，又將一張牌拍在桌上。餘人一看之下，都是一楞，隨即縱聲大笑，原來是張「四六」，也是十點，十點加十點，乃是個彆十，牌九中小到無可再小。他又是閒家，就算莊家也是彆十，彆十吃彆十，還是莊家贏。那鄉農卻仍是愁眉苦臉，半絲笑容也無。韋小寶一看他面前的牌，是一對九，他正在做莊，跟矮胖子的牌相差十萬八千里，心想：「這人不動聲色，是個最厲害的賭客。」

矮胖子問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」對那鄉農道：「我一對十點，剛好贏你一對九點。一百兩銀子，快賠來。」那鄉農搖搖頭道：「你輸了！」矮胖子大怒，叫道：「你講理不講？你數，這張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點。那張牌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點。還不是十點一對？」

韋小寶向張康年瞧了一眼，心道：「這矮胖子來當御前侍衛，倒也挺合適，贏了拿錢，輸了便胡賴。」

那鄉農仍舊搖搖頭，道：「這是彆十，你輸了。」矮胖子怒不可遏，跳起身來，不料他這一跳起，反而矮了個頭，原來他坐在櫈上，雙腳懸空，反比站在地下為高。他伸著胖手，指著鄉農鼻子，喝道：「我是彆十，你是彆九，彆十自然大過你的彆九。」那鄉農道：「我是一對九，你是彆十，彆十就是沒點兒。」矮胖子道：「這不明明欺侮人嗎？」

韋小寶再也忍耐不住，插口道：「老兄，你這個不是一對兒。」說著從亂牌中撿出一張梅花，一張四六，跟另外兩張梅花、四六分別湊成了對子，說道：「這才是一對，你兩張十點花樣不同，梅花全黑，四六有紅，不是對子。」矮胖子兀自不服，指著那一對九點，道：「他這兩張九點難道花樣同了？一張全黑，一張有紅。大家都不同，還是十點大過九點。」韋小寶覺得這人強辭奪理，一時倒也說不明白，只得道：「這是牌九的規矩，向來就是這樣的。」矮胖子道：「就算向來如此，那也不通。不通就不行，咱們講不講理？」

李西華和老叫化只是笑吟吟的坐著，並不插嘴。韋小寶笑道：「賭錢就得講規矩，倘若沒規矩，又怎樣賭法？」那矮胖子道：「好，我問你這小娃娃：為甚麼我這一對十點，就贏不了他一對九點？」說著拿起兩張梅花，在前面一拍。韋小寶道：「咦，你剛才不是這兩張牌。」矮胖子怒極，兩邊腮幫子高高脹起，喝道：「混帳小子，誰說我不是這兩張牌？」拿起一對梅花，隨手翻過，在身前桌上一拍，又翻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剛才我就拍過一拍，留下了印子，你倒瞧瞧！」

只見桌面牌痕清晰，一對梅花的點子凸了起來，手勁實是了得。韋小寶張口結舌，說不出話來。那鄉農道：「對，對，是老兄贏。這裏是一百兩銀子。」拿過一隻銀元寶，送到矮胖子身前，跟著便將三十二張牌翻轉，搓洗了一陣，排了起來，八張一排，共分四排，擺得整整齊齊，輕輕將一疊牌推到桌子正中，跟著將身前的一大堆銀子向前一堆。

韋小寶眼尖，已見到桌上整整齊齊竟有三十二張牌的印子，雖然牌印遠不及那對梅花之深，只淡淡的若有若無，但如此舉重若輕的手法，看來武功不在那矮胖子之下。他將銀子一推，已將牌印大部分遮沒。韋小寶一瞥之際，已看到一對對天牌、地牌、人牌都排在一起，知道那鄉農在暗中弄鬼。

那矮胖子將二百兩銀子往天門上一押，叫道：「擲骰子，擲骰子！」又向李西華和老叫化道：「快押，這麼慢吞吞的。」李西華笑道：「老兄這麼性急，還是你兩個對賭罷。」矮胖子道：「很好！」轉頭問老叫化：「你押不押？」老叫化搖頭道：「不押，彆十贏彆九，這樣的牌九我可不會。」矮胖子怒道：「你說我不對？」老叫化道：「我說自己不會，可沒說你不對。」矮胖子氣忿忿的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都不是好東西。喂，你這小娃娃在這裏嘰哩咕嚕，卻又不賭？」這句是對著韋小寶而說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幫莊。這位大哥，我跟你合夥做莊行不行？」說著從懷裏抓了八九個小金錠出來，放在桌上，金光燦爛的，少說也值得上千兩銀子。那鄉農道：「好，你小兄弟福大命大，包贏。」矮胖子怒道：「你說我包輸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如怕輸，少押一些也成。」矮胖子大怒，說道：「再加二百兩。」又拿兩隻元寶押在天門。

那鄉農道：「小兄弟手氣好，你來擲骰子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拿起骰子在手中一掂，便知是灌了鉛的，不由得大喜，心想：「這裏賭場的骰子，果然也有這調調兒。」他本來還怕久未練習，手法有些生疏了，但一拿到灌鉛的骰子，登時放心，口中唸唸有詞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賭神菩薩第一靈，骰子小鬼抬元寶，一隻一隻抬進門！通殺！」口中一喝，手指轉了一轉，將骰子擲了出去，果然是個七點。天門拿第一副，莊家拿第三副。

韋小寶看了桌上牌印，早知矮胖子拿的是一張四六，一張虎頭，只有一點，己方卻是個地牌對，對那鄉農道：「老兄，我擲骰子，你看牌，是輸是贏，各安天命。」那鄉農拿起牌來摸了摸，便合在桌上。

矮胖子「哈 」的一聲，翻出一張四六，說道：「十點，好極！」又是「哈」的一聲，翻出一張虎頭，說道：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八九十，十一。十一點，好極。」伸手翻開莊家的牌，說道：「一二三四，一共四點，我是廿一點，吃你四點，贏了！」韋小寶跟那鄉農面面相覷。矮胖子道：「快賠來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點子多就贏，點子少就輸，不管天槓、地槓，有對沒對，是不是？」矮胖子道：「怎麼不是？難道點子多的還輸給少的？你這四點想贏我廿一點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這個賭法。」賠了他四小錠金子，說：「每錠黃金，抵銀一百兩，你再押。」

矮胖子大樂，笑道：「仍是押四百兩，押得多了，只怕你們輸得發急。」

韋小寶看了桌上牌印，擲了個五點，莊家先拿牌，那是一對天牌。矮胖子一張長三，一張板櫈，兩張牌加起來也不及一張天牌點子多，口中喃喃咒罵，只好認輸，當下又押了四百兩銀子。三副牌賭下來，矮胖子輸得乾乾淨淨，面前一兩銀子也不剩了。

他滿臉漲得通紅，便如是個血球，兩隻短短的胖手在身邊東摸西摸，再也摸不到甚麼東西好押，忽然提起躺在地下的趙齊賢，說道：「這傢伙總也值得幾百兩罷？我押他。」說著將趙齊賢橫在桌上一放，趙齊賢給人點了穴道，早已絲毫動彈不得。

那老叫化忽道：「且慢！這幾名御前侍衛，是在下拿住的，老兄怎麼拿去跟人賭博？」矮胖子道：「借來使使，成不成？」老叫化道：「倘若輸了，如何歸還？」矮胖子一怔，道：「不會輸的。」老叫化道：「倘若老兄手氣不好，又輸了呢？」矮胖子道：「那也容易。這當兒柳州城裏，御前侍衛著實不少，我去抓幾名來賠還你便是。」老叫化點點頭，說道：「這倒可以。」矮胖子催韋小寶：「快擲骰子。」

這一方牌已經賭完，韋小寶向那鄉農道：「請老兄洗牌疊牌，還是老樣子。」那鄉農一言不發，將三十二張骨牌在桌上搓來搓去，洗了一會，疊成四方。韋小寶吃了一驚，桌上非但不見有新的牌印，連原來的牌印，也給他潛運內力一陣推搓，都已抹得乾乾淨淨，唯有縱橫數十道印痕，再也分不清點子了。倘若矮胖子押的仍是金銀，韋小寶大可不理，讓這鄉農跟他對賭，誰輸誰贏，都不相干。但這時天門上押的是趙齊賢，這一莊卻非推不可，既不知大牌疊在何處，骰子上作弊便無用處，說道：「兩人對賭，何必賭牌九？不如來擲骰子，誰的點子大，誰就贏了。」

矮胖子將一個圓頭搖得博浪鼓般，說道：「老子就是愛賭牌九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懂牌九，又賭甚麼？」矮胖子大怒，一把抓住他胸口，提了起來，一陣搖幌，說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說我不懂牌九？」

韋小寶給他這麼一陣亂搖，全身骨骼格格作響，忽聽得身後有人叫道：「快放手，使不得！」正是胖頭陀的聲音。

那矮胖子右手將韋小寶高高舉在空中，奇道：「咦，你怎麼來了？為甚麼使不得？」只聽陸高軒的聲音道：「這一位韋……韋大人，大有來頭，千萬得罪不得，快快放下。」矮胖子喜道：「他……他是韋……韋……他媽的韋小寶？哈哈，妙極，妙極了！我正要找他，哈哈，這一下可找到了。」說著轉身便向門外走去，右手仍是舉著韋小寶。

胖頭陀和陸高軒雙雙攔住。陸高軒道：「瘦尊者，你既已知道這位韋大人來歷，怎麼仍如此無禮？快快放下。」矮胖子道：「就是教主親來，我也不放。除非拿解藥來。」胖頭陀道：「快別胡鬧，你又沒服豹……那個丸藥，要解藥幹甚麼？」矮胖子道：「哼，你懂得甚麼？快讓開，別怪我跟你不客氣。」

韋小寶身在半空，聽著三人對答，心道：「原來這矮胖子就是胖頭陀的師兄瘦頭陀，難怪胖得這等希奇，矮得如此滑稽。」那日在慈寧宮中，有個大肉球般的怪物躲在假太后被窩裏，光著身子抱了她逃出宮去。韋小寶後來詢問胖頭陀和陸高軒，知道是胖頭陀的師兄瘦頭陀。只因那天他逃得太快，沒看清楚相貌，以致跟他賭了半天還認他不出。

轉念又想：「胖頭陀曾說，當年他跟師兄瘦頭陀二人，奉教主之命赴海外辦事，未能依期趕回，以致所服豹胎易筋丸的毒性發作，胖頭陀變得又高又瘦，瘦頭陀卻成了個矮胖子。現下他二人早已服了解藥，原來的身形也已變不回了，這矮胖子又要解藥來幹甚麼？啊，是了，假太后老婊子身上的豹胎易筋丸毒性未解，這瘦頭陀跟她睡在一個被窩裏，自然是老相好了。」大聲道：「你要豹胎易筋丸解藥，還不快快將我放下？」

瘦頭陀一聽到「豹胎易筋丸」五字，全身肥肉登時一陣發顫，右臂一曲，放下韋小寶，伸出左手，叫道：「快拿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對我如此無禮，哼！哼！你剛才說甚麼話？」瘦頭陀突然一縱而前，左手按住了韋小寶後心，喝道：「快取出解藥來。」他這肥手掌所按之處，正是「大椎穴」，只須掌力一吐，韋小寶心脈立時震斷。

胖頭陀和陸高軒同時叫道：「使不得！」叫聲未歇，瘦頭陀身上已同時多了三隻手掌。老叫化的手掌按住了他頭頂「百會穴」，李西華的手掌按在他後腦的「玉枕穴」，那鄉農的手掌卻按在他臉上，食中二指分別按在他眼皮之上。百會、玉枕二穴都是人身要穴，而那鄉農的兩根手指更是稍一用力便挖出了他眼珠。那瘦頭陀實在生得太矮，比韋小寶還矮了半個頭，以致三人同時出手，都招呼在他那圓圓的腦袋之上，連胸背要穴都按不到。

胖頭陀和陸高軒見三人這一伸手，便知均是武學高手，三人倘若同時發勁，只怕立時便將瘦頭陀一個肥頭擠得稀爛，齊聲又叫：「使不得！」

老叫化道：「矮胖子，快放開了手。」瘦頭陀道：「他給解藥，我便放。」老叫化道：「你不放開，我要發力了！」瘦頭陀道：「反正是死，那就同歸於盡……」突然之間，胖頭陀的右掌已搭在老叫化脅下，陸高軒一掌按住李西華後頸。胖陸二人站得甚近，身上穿的是驍騎營軍士服色，老叫化和李西華雖從他二人語氣之中知和瘦頭陀相識，沒料到這二人竟是武功高強之至，一招之間，便已受制。胖陸二人同時說道：「大家都放手罷。」

那鄉農突從瘦頭陀臉上撤開手掌，雙手分別按在胖陸二人後心，說道：「還是你們二位先放手。」李西華笑道：「哈哈，真是好笑，有趣，有趣！」一撤手掌，快如閃電般一縮一吐，已按上了那鄉農的頭頂。

這一來，韋小寶、瘦頭陀、李西華、陸高軒、胖頭陀、鄉農、老叫化七人連環受制，每人身上的要害都處於旁人掌底。霎時之間七人便如泥塑木雕一般，誰都不敢稍動，其中只有韋小寶是制於人而不能制人，至於制住自己要害之人到底是甚麼來頭，也只有韋小寶知道，其餘六人卻均莫名其妙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張康年！」這時賭場之中，除了縮在屋角的幾名夥計，只張康年一人閒著，他應道：「喳！」刷的一聲，拔了腰刀。瘦頭陀叫道：「狗侍衛，你有種就過來。」張康年舉起腰刀，生怕這矮胖子傷了韋小寶，竟不敢走近一步。

韋小寶身在垓心，只覺生平遭遇之奇，少有逾此，大叫：「有趣，有趣！矮胖子，你一掌殺了我不打緊，你自己死了也不打緊，可是這豹胎易筋丸的解藥，你就一輩子拿不到了。你那老姘頭，全身一塊塊肉都要爛得掉下來，先爛成個禿頭，然後……」瘦頭陀喝道：「不許再說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她臉上再爛出一個個窟窿……」

正說到這裏，廳口有人說道：「在這裏！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都拿下了！」眾人一齊轉頭，向廳口看去，突見白光閃動，有人手提長劍，繞著眾人轉了個圈子。眾人背心、脅下、腰間、肩頭各處要穴微微一麻，已被點中了穴道，頃刻之間，一個個都軟倒在地。

※※※

但見廳口站著三人，韋小寶大喜叫道：「阿珂，你也來……」說到這個「來」字，心頭一沉，便即住口，但見她身旁站著兩人，左側是李自成，右側卻是那個他生平最討厭的鄭克塽。東首一人已將長劍還入劍鞘，雙手叉腰，微微冷笑，卻是那「一劍無血」馮錫範。瘦頭陀、老叫化、李西華、胖頭陀、陸高軒、鄉農等六名好手互相牽制，此亦不敢動，彼亦不敢動，突然又來了個高手，毫不費力的便將眾人盡數點倒，連張康年也中了一劍。

瘦頭陀坐倒在地，跟他站著之時相比，卻也矮不了多少，怒喝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膽敢點了老子的陽關穴、神堂穴？」馮錫範冷笑道：「你武功很不錯啊，居然知道自己給點了甚麼穴道。」瘦頭陀怒道：「快解開老子穴道，跟你鬥上一鬥。這般偷襲暗算，他媽的不是英雄好漢。」馮錫範笑道：「你是英雄好漢！他媽的躺在地下，動也不能動的英雄好漢。」瘦頭陀怒道：「老子坐在地下，不是躺在地下，他媽的你不生眼睛麼？」

馮錫範左足一抬，在他肩頭輕輕一撥，瘦頭陀仰天跌倒。可是他臀上肥肉特多，是全身重量集中之處，摔倒之後，雖然身上使不出勁，卻自然而然的又坐了起來。

鄭克塽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珂妹，你瞧，這不倒翁好不好玩？」阿珂微笑道：「古怪得很。」鄭克塽道：「你要找這小鬼報仇，終於心願得償，咱們捉了去慢慢治他呢，還是就此一劍殺了？」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『小鬼』二字，只有用在我身上才合適，難道阿珂要找我報仇，我可沒得罪她啊。」

阿珂咬牙說道：「這人我多看一眼也是生氣，一劍殺了乾淨。」說著刷的一聲，拔劍出鞘，走到韋小寶面前。

瘦頭陀、胖頭陀、陸高軒、老叫化、李西華、張康年六人齊叫：「殺不得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姊，我可沒……」阿珂怒道：「我已不是你師姊了！小鬼，你總是想法兒來害我、羞辱我！」提起劍來，向他胸口刺落。眾人齊聲驚呼，卻見長劍反彈而出，原來韋小寶身上穿著護身寶衣，這一劍刺不進去。

阿珂一怔之間，鄭克塽道：「刺他眼睛！」阿珂道：「對！」提劍又即刺去。

屋角中突然竄出一人，撲在韋小寶身上，這一劍刺中那人肩頭。那人抱住了韋小寶一個打滾，縮在屋角，隨手抽出韋小寶身邊匕首，拿在手中。這人穿的也是驍騎營軍士的服色，身手敏捷，身材矮小，臉上都是泥污，瞧不清面貌。

眾人見他甘願替韋小寶擋了一劍，均想：「這人倒忠心。」

馮錫範抽出長劍，慢慢走過去，突然長劍一抖，散成數十朵劍花。忽聽得叮的一聲響，馮錫範手中長劍斷成兩截，那驍騎營軍士的肩頭血流如注。原來他以韋小寶的匕首削斷了對方手中長劍，若不是匕首鋒利無倫，只怕此時已送了性命。再加上先前鄭克塽那一劍，他肩頭連受兩處劍傷。馮錫範臉色鐵青，哼了一聲，將斷劍擲在地下，一時拿不定主意，是否要另行取劍，再施攻擊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哈哈，一劍無血馮錫範，你把我手下一個小兵刺出了這許多血，你的外號可得改一改啦，該叫作『半劍有血』馮錫範。」

那驍騎營軍士左手按住肩頭傷口，右手在韋小寶胸口和後心穴道上一陣推拿，解開了他被封的穴道。

胖瘦二頭陀、陸高軒、李西華等於互相牽制之際驟然受襲，以致中了暗算，人人心中都十分不忿，聽得韋小寶這麼說，都哈哈大笑。那老叫化大聲道：「半劍有血馮錫範，好極，好極！天下無恥之徒，閣下算是第二。」李西華道：「他為甚麼算是第二？倒要請教。」老叫化道：「比之吳三桂，這位半劍有血的道行似乎還差著一點兒。」眾人齊聲大笑。李西華道：「依我看來，相差也是有限之至。」

馮錫範於自己武功向來十分自負，聽眾人如此恥笑，不禁氣得全身發抖，此時若再換劍又攻那驍騎營軍士，要傷他自是易如反掌，但於自己身分可太也不稱，向那軍士瞪眼說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今日暫且不取你性命，下次撞在我手裏，叫你死得慘不堪言。」

那軍士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聲音甚是嬌嫩。

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叫道：「啊，你是雙兒。我的寶貝好雙兒！」伸手除下她頭上帽子，長髮散開，披了下來。韋小寶左手摟住她腰，說道：「她是我的小丫頭。半劍有血，你連我一個小丫頭也打不過，還胡吹甚麼大氣？」

馮錫範怒極，左足一抬，砰嘭聲響，將廳中賭枱踢得飛了起來，連著枱上的大批銀兩元寶，還有一個橫臥在上的趙齊賢，激飛而上，撞向屋頂。銀子、骨牌四散落下，摔向瘦頭陀等人頭上身上。各人紛紛大罵，馮錫範更不打話，轉身走出。

只見大門中並肩走進兩個人來，馮錫範喝道：「讓開！」雙手推出。那二人各出一掌，和他手掌一抵，三人同時悶哼。那二人倒退數步，背心都在牆上重重一撞。馮錫範身子幌了幌，深深吸一口氣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那二人哇的一聲，同時噴出一大口鮮血，原來是風際中和玄貞道人。

韋小寶快步過去，扶住了風際中，問玄貞道人：「道長，不要緊麼？」玄貞咳了兩聲，說道：「不要緊，韋……韋大人，你沒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還好。」轉頭向風際中瞧去。風際中點點頭，勉強笑了笑。他武功遠比玄貞為高，但適才對掌，接的是馮錫範的右掌，所受掌力強勁得多，因此受傷也比玄貞為重。

李西華道：「韋兄弟，你驍騎營中的能人可真不少哪！」原來風際中和玄貞二人，穿的也是驍騎營軍士的眼色。韋小寶道：「慚愧，慚愧！」

只聽得腳步聲響，錢老本、徐天川、高彥超三人又走了進來。

阿珂眼見韋小寶的部屬越來越多，向李自成和鄭克塽使個眼色，便欲退走。

李自成走到韋小寶身前，手中禪杖在地下重重一頓，厲聲道：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那日你師父沒殺我，今日我也饒你一命。自今而後，你再向我女兒看上一眼、說一句話，我把你全身砸成了肉醬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那就怎樣？那日在三聖庵裏，你和你的姘頭陳圓圓，已將阿珂許配我為妻，難道又想賴麼？你不許我向自己老婆看上一眼，說一句話，天下哪有這樣的岳父大人？」

阿珂氣得滿臉通紅，道：「爹，咱們走，別理這小子胡說八道！他……他狗嘴裏長不出象牙，有甚麼好話說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啊，你終於認了他啦。這父母之命，你聽是不聽？」

李自成大怒，舉起禪杖，厲聲喝道：「小雜種，你還不住口？」

錢老本和徐天川同時縱上，雙刀齊向李自成後心砍去。李自成回過禪杖，噹的一聲，架開了兩柄鋼刀。高彥超已拔刀橫胸，擋在韋小寶身前，喝道：「李自成，在昆明城裏，你父女的性命是誰救的？忘恩負義，好不要臉！」

李自成當年橫行天下，開國稱帝，舉世無人不知。高彥超一喝出他姓名，廳中老叫化、瘦頭陀等人都出聲驚呼。

李西華大聲道：「你……你便是李自成？你居然還沒死？好，好，好！」語音之中充滿憤激之情。李自成向他瞪了一眼，道：「怎樣？你是誰？」李西華怒道：「我恨不得食你之肉，寢你之皮。我只道你早已死了，老天爺有眼，好極。」

李自成哼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老子一生殺人如麻。天下不知有幾十萬、幾百萬人要殺我報仇，老子還不是好端端的活著？你想報仇，未必有這麼容易。」

阿珂拉了他衣袖，低聲道：「爹，咱們走罷。」

李自成將禪杖在地下一頓，轉身出門。阿珂和鄭克塽跟了出去。

李西華叫道：「李自成，明日此刻，我在這裏相候，你如是英雄好漢，就來跟我單打獨鬥，拚個死活。你有沒膽子？」

李自成回頭望了他一眼，臉上盡是鄙夷之色，說道：「老子縱橫天下之時，你這小子未出娘胎。李某是不是英雄好漢，用不著閣下定論。」禪杖一頓，走了出去。

眾人相顧默然，均覺他這幾句大是有理。李自成殺人如麻，世人毀多譽少，但他是個敢作敢為的英雄好漢，縱是對他恨之切骨之人，也難否認。此時他年紀已老，然顧盼之際仍是神威凜凜，廳上眾人大都武功不弱，久歷江湖，給他眼光一掃，仍不自禁的暗生懼意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明明已把女兒許配了給我做老婆，這時又來抵賴，我偏偏說你是狗熊，英個屁雄。」見雙兒撕下了衣襟，正在裹紮肩頭傷口，便助她包紮，問道：「好雙兒，你怎麼來了？幸虧你湊巧來救了我，否則的話，我這老婆謀殺親夫，已刺瞎了我的眼睛。」雙兒低聲道：「不是湊巧，我一直跟在相公身邊，只不過你不知道罷了。」韋小寶大奇，連問：「你一直在我身邊？那怎麼會？」

瘦頭陀叫道：「喂，快把我穴道解開，快拿解藥出來，否則的話，哼哼，老子立刻就把你腦袋砸個稀巴爛！」

突然之間，大廳中爆出一聲哈哈、呵呵、嘿嘿、嘻嘻的笑聲。韋小寶的部屬不斷到來，而這極矮奇胖的傢伙穴道被封，動彈不得，居然還口出恐嚇之言，人人都覺好笑。

瘦頭陀怒道：「你們笑甚麼？有甚麼好笑？待會等我穴道解了，他如仍是不給解藥，瞧我不砸他個稀巴爛。」

錢老本提起單刀，笑嘻嘻的走過去，說道：「此刻我如在你頭上砍他媽的三刀，老兄的腦袋開不開花？」瘦頭陀怒道：「那還用多問？自然開花！」錢老本笑道：「乘著你穴道還沒解開，我先把你砸個稀巴爛，免得你待會穴道解開了，把我主人砸了個稀巴爛。」

眾人一聽，又都鬨笑。

瘦頭陀怒道：「我的穴道又不是你點的。你把我砸個稀巴爛，不算英雄。」

錢老本笑道：「不算就不算，我本來就不是英雄。」說著提起刀來。

胖頭陀叫道：「韋……韋大人，我師哥無禮冒犯，請你原諒，屬下代為陪罪。師哥，你快陪罪，韋大人也是你上司，難道你不知麼？」他頭頸不能轉動，分別對韋小寶和瘦頭陀說話，無法正視其人。瘦頭陀道：「他如給我解藥，別說陪罪，磕頭也可以，給他做牛做馬也可以。不給解藥，就把他腦袋瓜兒砸個稀巴爛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那老婊子有甚麼好，你竟對她這般有恩有義？」正要說話，忽見那鄉農雙手一抖，從人叢中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各位，兄弟失陪了。」

眾人都吃了一驚，八人被馮錫範點中要穴，除了韋小寶已由雙兒推拿解開，餘下七人始終動彈不得。那馮錫範內力透過劍尖入穴，甚是厲害，武功再高之人，也至少有一兩個時辰不能行動。這鄉農模樣之人宛如個鄉下土老兒，雖然他適才推牌九之時，按牌入桌，印出牌痕，已顯了一手高深內功，但在這短短一段時候之間竟能自解穴道，實是罕見罕聞。只見他拖著鞋皮，踢躂踢躂的走了出去。

韋小寶對錢老本道：「解了自己兄弟的穴道，這位李……李先生，也是自己人。」說著向李西華一指。錢老本應道：「是。」還刀入鞘，正要替李西華解穴。那老叫化忽道：「明復清反，母地父天。」錢老本「啊」了一聲。

徐天川搶上前去，在那老叫化後心穴道上推拿了幾下，轉到他面前，雙手兩根拇指對著他面前一彎。天地會兄弟人數眾多，難以遍識，初會之人，常以「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」八字作為同會記認。但若有外人在旁，不願洩漏了機密，往往便將這八字倒轉來說。外人驟聽之下，自是莫名其妙。徐天川向那老叫化屈指行禮，也是一項不讓外人得悉的禮節。錢徐二人跟著給李西華、胖頭陀、陸高軒三人解開了穴道。

只餘下瘦頭陀一人坐在地下，滿臉漲得通紅，喝道：「師弟，還不給我解穴？他媽的，還等甚麼？」胖頭陀道：「解穴不難，你可不得再對韋大人無禮。」瘦頭陀怒道：「誰教他不給解藥？是他得罪我，又不是我得罪他！他給了解藥，就算是向我賠罪，老子不咎既往，也就是了。」胖頭陀躊躇道：「這個就為難得很了。」

老叫化喝道：「你這矮胖子囉唆個沒了沒完，別說韋兄弟不給解藥，就算他要給，我也要勸他不給。」右手一指，嗤的一聲，一股勁風向瘦頭陀射去，跟著又是兩指，嗤嗤連聲，瘦頭陀身上穴道登時解開。

突見一個大肉球從地下彈了起來，疾撲韋小寶。老叫化呼的一掌，擊了出去，瘦頭陀身在半空，還了一掌，身子彈起，他武功也當真了得，凌空下撲，雙掌向老叫化頭頂擊落。老叫化左足飛出，踢向他後腰。瘦頭陀又即揮掌拍落，掌力與對方腿力相激，一個肥大的身子又飛了起來。他身在空中，宛似個大皮球，老叫化掌拍足踢，始終打不中他一招。別瞧這矮胖子模樣笨拙可笑，出手竟靈活之極，足不著地，更加圓轉如意。

李西華和天地會群雄都算見多識廣，但瘦頭陀這般古怪打法，卻也是生平未見。胖頭陀和陸高軒全神貫注，瞧著老叫化出手，眼見他每一招都是勁力凌厲，瘦頭陀一個二百多斤的身軀，全憑借著老叫化的力道，才得在空中飛舞不落。

兩人越鬥越緊，拳風掌力逼得旁觀眾人都背靠牆壁。忽聽得瘦頭陀怪聲大喝，一招「五丁開山」，左掌先發，右拳隨下，向著老叫化頭頂擊落。老叫化喝道：「來得好！」蹲下身子，使一招「天王托塔」，迎擊而上。兩股巨力相撞，瘦頭陀騰身而起，背脊衝上橫樑，只聽喀喇喇一陣響，屋頂上瓦片和泥塵亂落，大廳中灰沙飛揚，瘦頭陀又已撲擊而下，老叫化縮身避開。瘦頭陀一撲落空，砰的一聲，重重落在地下。

老叫化哈哈大笑，笑聲未絕，瘦頭陀又已彈起，迅捷無倫的將一個大腦袋當胸撞來。眼見他這一撞勢道甚是威猛，老叫化側身避過，右掌已搭在他屁股上，內勁吐出，大喝一聲。瘦頭陀的撞力本已十分厲害，再加上老叫化的內勁，兩股力道併在一起，眼見瘦頭陀急飛而出，腦袋撞向牆壁，勢非腦漿迸裂不可。

眾人驚叫聲中，胖頭陀抓起一名縮在一旁的賭場夥計，擲了出去，及時擋在牆上，波的一聲，瘦頭陀的頭顱撞入他胸腹之間，一顆大腦袋鑽入了那夥計的肚皮，嵌入牆壁，撞出了一個大洞。

他搖搖幌幌的站起身來，一顆肥腦袋上一塌胡塗，沾滿了那夥計的血肉。他雙手在臉上一陣亂抹，怒罵：「他媽的，這是甚麼玩意？」眾人無不駭然。

老叫化喝道：「還打不打？」瘦頭陀道：「當年我身材高大之時，你打我不贏。」老叫化道：「現今呢？」瘦頭陀搖頭道：「現今我打你不贏，罷了，罷了！」忽地躍起，向牆壁猛撞過去，轟隆一聲響，牆上穿了個大洞，連著那夥計的屍身一齊穿了出去。

胖頭陀叫道：「師哥，師哥！」飛躍出洞。陸高軒道：「韋大人，我去瞧瞧。」腳前頭後，身子平飛，從洞中躍出，雙手兀自抱拳向韋小寶行禮，姿式美妙。眾人齊聲喝采。

徐天川、錢老本等均想：「韋香主從那裏收了這兩名部屬來，武功竟如此了得？比之我們高出十倍。」

李西華拱手道：「少陪了。」從大門中快步走出。

韋小寶向老叫化拱手道：「這位兄台，讓他們走了罷？」說著向趙齊賢等一指。

老叫化呵呵笑道：「多有得罪。」隨手拉起趙齊賢等人，也不見他推宮解穴，只一抓之間，已解了幾名侍衛的穴道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多謝。」吩咐趙齊賢、張康年先行回去。

※※※

徐天川向雙兒瞧了一眼，問道：「這姑娘是韋香主的心腹之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咱們甚麼事都不必瞞她。」老叫化道：「這位姑娘年紀雖小，一副忠肝義膽，人所難及。剛才若不是她奮不顧身，忠心護主，韋兄弟的一雙眼珠已不保了。」韋小寶拉著雙兒的手，道：「對，對，幸虧是她救了我。」

雙兒聽兩人當眾稱讚自己，羞得滿臉通紅，低下了頭，不敢和眾人目光相接。

徐天川走上一步，對老叫化朗聲說道：「五人分開一首詩，身上洪英無人知。」

老叫化道：「自此傳得眾兄弟，後來相認團圓時。」

韋小寶初入天地會時，會中兄弟相認的各種儀節切口，已有人傳授了他，唸熟記住。這些句子甚是俚俗，文義似通非通，天地會兄弟多是江湖漢子，倒有一大半人和他一般目不識丁，切口句子若是深奧了，會中兄弟如何記得？這時聽那老叫化唸了相認的詩句，便接著唸道：「初進洪門結義兄，當天明誓表真心。」

老叫化唸道：「松拍二枝分左右，中節洪花結義亭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忠義堂前兄弟在，城中點將百萬兵。」老叫化道，「福德祠前來誓願，反清復明我洪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兄弟韋小寶，現任青木堂香主，請問兄長高姓大名，身屬何堂，擔任何職。」

老叫化道：「兄弟吳六奇，現任洪順堂紅旗香主。今日和韋香主及眾家兄弟相會，十分歡喜。」

眾人聽得這人竟然便是天下聞名的「鐵丐」吳六奇，都是又驚又喜，一齊恭敬行禮。徐天川等各通姓名，說了許多仰慕的話。

吳六奇官居廣東提督，手握一省重兵，當年受了查伊璜的勸導，心存反清復明之志，暗中入了天地會，任職洪順堂紅旗香主。天地會對這「洪」字甚是注重。一來明太祖的年號是「洪武」，二來這「洪」字是「漢」字少了個「土」字，意思說我漢人失了土地，為胡虜所佔，會中兄弟自稱「洪英」，意謂不忘前明、決心光復舊土。紅旗香主並非正職香主，也不統率本堂兄弟，但位在正職香主之上，是會中十分尊崇的職份，僅次於總舵主而已。吳六奇是天地會中紅旗香主一事，甚是隱秘，連徐天川、錢老本等人也均不知。

吳六奇拉著韋小寶的手，笑道：「韋香主，你去雲南幹事，對付大漢奸吳三桂。總舵主傳下號令，命我廣東、廣西、雲南、貴州四省兄弟相機接應。我一接到號令，便派出了十名得力兄弟，到雲南暗中相助。不過韋香主處置得當，青木堂眾位兄弟才幹了得，諸事化險為夷，我們洪順堂幫不上甚麼忙。前幾天聽說韋香主和眾位兄弟來到廣西，兄弟便化裝前來，跟各位聚會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恩師他老人家如此照應，吳香主一番好意，做兄弟的實在感激不盡。吳香主大名，四海無不知聞，原來是會中兄弟，那真是刮刮叫，別別跳，乖乖不得了。」其實吳六奇的名字，他今日還是第一次聽見，見徐天川等人肅然起敬，喜形於色，便順口加上幾句。

吳六奇笑道：「韋兄弟手刃大奸臣鰲拜，那才叫四海無不知聞呢。大夥兒是自己兄弟，客氣話也不用說了。我得罪了韋兄弟屬下的侍衛，才請得你到來，還請勿怪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這些傢伙狗皮倒灶，輸了錢就混賴。吳大哥給他們吃點兒苦頭，教訓教訓，教他們以後賭起錢來規規矩矩。兄弟還得多謝你呢。」

吳六奇哈哈大笑。眾人坐了下來，吳六奇問起雲南之事，韋小寶簡略說了。吳六奇聽說已拿到吳三桂要造反的真憑實據，心中大喜，沒口子的稱讚，說道：「這奸賊起兵造反，定要打到廣東，這一次要跟他大幹一場。待得打垮了這奸賊，咱們再回師北上，打上北京。」

說話之間，家后堂香主馬超興也已得訊趕到，和吳六奇相見，自有一番親熱。談到剛才賭場中的種種情事，吳六奇破口大罵馮錫範，說他暗施偷襲，陰險卑鄙，定要跟他好好的打上一架。韋小寶說到馮錫範在北京要殺陳近南之事。吳六奇伸手在賭枱上重重一拍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咱們便在這裏幹了他，一來給關夫子報仇，二來給總舵主除去一個心腹大患，三來也可一雪今日給他暗算的恥辱。」他一生罕遇敵手，這次竟給馮錫範制住了動彈不得，實是氣憤無比。

馬超興道：「李自成是害死崇禎天子的大反賊，既是到了柳州，咱們可也不能輕易放過了。」天地會忠於明室，崇禎為李自成所逼，吊死煤山，天地會自也以李自成為敵。

韋小寶道：「台灣鄭家打的是大明旗號，鄭克塽這小子卻去跟李自成做一路，那麼他也成了反賊，咱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連他一起幹了，更給總舵主除去了一個心腹大患。」

眾人面面相覷，均不接口。天地會是台灣鄭氏的部屬，不妨殺了馮錫範，卻不能殺鄭二公子。何況眾人心下雪亮，韋小寶要殺鄭克塽，九成九是假公濟私。吳六奇岔開話頭，問起胖瘦二頭陀等人的來歷，韋小寶含糊以應，只說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是江湖上的朋友，自己於二人有恩，因此二人對自己甚是忠心。吳六奇對那自行解穴的鄉下老頭甚是佩服，說道：「兄弟生平極少服人，這位仁兄的武功高明之極，兄弟自愧不如。武林中有如此功夫的人寥寥可數，怎麼想來想去，想不出是誰。」

眾人議論了一會。馬超興派出本堂兄弟，去查訪李自成、馮錫範等人落腳的所在，一面給風際中、玄貞、雙兒三人治傷。

韋小寶問起雙兒如何一路跟隨著自己。原來她在五台山上和韋小寶失散後，到處尋找，後來向清涼寺的和尚打聽到已回了北京，於是跟著來到北京，韋小寶派去向她傳訊的人，自然便沒遇上。那時韋小寶卻又已南下，當即隨後追來，未出河北省境便已追上。她小孩兒家心中另有念頭，擔心韋小寶做了韃子的大官，不再要自己服侍了，不敢出來相認，偷了一套驍騎營軍士的衣服穿了，混在驍騎營之中，一直隨到雲南、廣西。直到賭場中遇險，阿珂要刺傷韋小寶眼睛，這才挺身相救。

韋小寶心中感激，摟住了她，往她臉頰上輕輕一吻，笑道：「傻丫頭，我怎會不要你服侍？我一輩子都要你服侍，除非你自己不願意服侍我了，想去嫁人了。」

雙兒又是歡喜，又是害羞，滿臉通紅，道：「不，不，我……我不會去嫁人的。」

※※※

當晚馬超興在柳州一家妓院內排設筵席，替吳六奇接風。飲酒之際，會中兄弟來報，說道已查到李自成一行人的蹤跡，是在柳江中一所木排小屋之中。柳州盛產木材，柳州棺材，天下馳名，是以有「住在蘇州，著在杭州，吃在廣州，死在柳州」之諺。木材紮成木排，由柳江東下。柳江中木排不計其數，在排屋之中隱身，確是人所難知，若非天地會在當地人多勢眾，只怕也無法查到。

吳六奇拍案而起，說道：「咱們快去，酒也不用喝了。」馬超興道：「此刻天色尚早，兩位且慢慢喝酒。待兄弟先布置一下，可莫讓他們走了。」出去吩咐部屬行事。

待到二更天時，馬超興領帶眾人來到柳江江畔，上了兩艘小船。三位香主同坐一船。小船船夫不用吩咐，自行划出，隨後有七八艘小船遠遠跟來，在江上划出約莫七八里地，小船便即停了。一名船夫鑽進艙來，低聲道：「稟告三位香主：點子就在對面木排上。」

韋小寶從船篷中望出去，只見木排上一間小屋，透出一星黃光，江面上東一艘、西一艘盡是小船，不下三四十艘。馬超興低聲道：「這些小船，都是我們的。」韋小寶大喜，心想一艘船中若有十人，便有三四百人，李自成和馮錫範再厲害，還能逃上了天去？

便在此時，忽聽得有人沿著江岸，一邊飛奔，一邊呼叫：「李自成……李自成……你縮頭縮腦，躲在那裏……李自成，有沒有膽子出來……李自成……」卻是李西華的聲音。

木排上小屋中有人大聲喝道：「誰在這裏大呼小叫？」

江岸上一條黑影縱身飛躍，上了木排，手中長劍在冷月下發出閃閃光芒。

排上小屋中鑽出一個人來，手持禪杖，正是李自成，冷冷的道：「你活得不耐煩了，要老子送你小命，是不是？」

李西華道：「今日取你性命，就怕你死了，也還是個胡塗鬼。你可知我是誰？」李自成道：「李某殺人過百萬，那能一一問姓名。上來罷！」這「上來罷」三字，宛如半空中打個霹靂，在江上遠遠傳了出去，呼喝聲中，揮杖便向李西華打去。李西華側身避開，長劍貼住杖身，躍起身來，劍尖凌空下刺。李自成挺杖向空戳去。李西華身在半空，無從閃避，左足在杖頭一點，借力一個觔斗翻出，落下時單足踏在木排邊上。

吳六奇道：「划近去瞧個清楚。」船夫扳槳划前。馬超興道：「有人來糾纏他一下，咱們正好行事。」向船頭一名船夫道：「發下號令。」那船夫道：「是。」從艙中取一盞紅色燈籠，掛在桅桿上，便見四處小船中都有人溜入江中。

韋小寶大喜，連叫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他武功不成，於單打獨鬥無甚興趣，這時以數百之眾圍攻對方兩人，穩操勝券，正是投其所好，何況眼見己方會眾精通水性，只須鑽到木排底下，割斷排上竹索，木排散開，對方還不手到擒來？一想到木排散開，忙道：「馬大哥，那邊小屋中有個姑娘，是兄弟未過門的老婆，可不能讓她在江裏淹死了。」

馬超興笑道：「韋兄弟放心，我已早有安排。下水的兄弟之中，有十個專管救你這位夫人。這十個兄弟一等一水性，便是一條活魚也捉上來了，包管沒岔子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那好極了。」心想，「最好是淹死了那鄭克塽。」但要馬超興下令不救鄭克塽，這句話終究說不出口。

小船慢慢划近，只見木排上一團黑氣、一道白光，盤旋飛舞，鬥得甚緊。吳六奇搖頭道：「李自成沒練過上乘武功，全仗膂力支持，不出三十招，便會死在這李西華劍下。想不到他一代梟雄，竟會畢命於柳江之上。」韋小寶看不清兩人相鬥的情形，只是見到李自成退了一步，又是一步。

忽聽得小屋中阿珂說道：「鄭公子，快請馮師父幫我爹爹。」鄭克塽道：「好。師父，請你把這小子打發了罷！」小屋板門開處，馮錫範仗劍而出。

這時李自成已被逼得退到排邊，只須再退一步，便踏入了江中。馮錫範喝道：「喂，小子，我刺你背心『靈台穴』了。」長劍緩緩刺出，果然是刺向李西華的「靈台穴」。李西華正要迴劍擋架，突然間小屋頂上有人喝道：「喂，小子，我刺你背心『靈台穴』了！」白光一閃，一人如飛鳥般撲將下來，手中兵刃疾刺馮錫範後心。

這一下人人都是大出意料之外，沒想到在這小屋頂上另行伏得有人。馮錫範不及攻擊李西華，側身迴劍，架開敵刃，噹的一響，嗡嗡聲不絕，來人手中持的是柄單刀。雙刃相交，兩人都退了一步。馮錫範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那人笑道：「我認得你是半劍有血馮錫範，你不認得我麼？」韋小寶等這時都已看得清楚，那人身穿粗布衣褲，頭纏白布，腰間圍一條青布闊帶，足登草鞋，正是日間在賭場中自解穴道的那個鄉農。想是他遭了馮錫範的暗算，心中不忿，來報那一劍之辱。

馮錫範森然道：「以閣下如此身手，諒非無名之輩，何以如此藏頭露尾，躲躲閃閃？」那鄉農道：「就算是無名之輩，也勝於半劍有血。」馮錫範大怒，挺劍刺去。那鄉農既不閃避，也不擋架，舉刀向馮錫範當頭砍落，驟看似是兩敗俱傷的拚命打法，其實這一刀後發先至，快得異乎尋常。馮錫範長劍劍尖離對方尚有尺許，敵刃已及腦門，大駭之下，急忙向左竄出。那鄉農揮刀橫削，攻他腰脅。馮錫範立劍相擋，那鄉農手中單刀突然輕飄飄的轉了方向，劈向他左肩。馮錫範側身避開，還了一劍，那鄉農仍不擋架，揮刀攻他手腕。

兩人拆了三招，那鄉農竟是攻了三招，他容貌忠厚木訥，帶著三分獃氣，但刀法之凌厲狠辣，武林中實所罕見。吳六奇和馬超興都暗暗稱奇。

馮錫範突然叫道：「且住！」跳開兩步，說道：「原來尊駕是百勝……」那鄉農喝道：「打便打，多說甚麼？」縱身而前，呼呼呼三刀。馮錫範便無餘暇說話，只得打起精神，見招拆招。馮錫範劍法上也真有高深造詣，這一凝神拒敵，那鄉農便佔不到上風。二人刀劍忽快忽慢，有時密如連珠般碰撞數十下，有時迴旋轉身，更不相交一招。

那邊廂李自成和李西華仍是惡鬥不休。鄭克塽和阿珂各執兵刃，站在李自成之側，俟機相助。李自成一條禪杖舞將開來，勢道剛猛，李西華劍法雖精，一時卻也欺不近身。鬥到酣處，李西華忽地手足縮攏，一個打滾，直滾到敵人腳邊，劍尖上斜，已指住李自成小腹，喝道：「你今日還活得成麼？」這一招「臥雲翻」，相傳是宋代梁山泊好漢浪子燕青所傳下的絕招，小巧之技，迅捷無比，敵人防不勝防。

阿珂和鄭克塽都吃了一驚，待得發覺，李自成已然受制，不及相救。

李自成突然瞋目大喝，人人都給震得耳中嗡嗡作響，這一喝之威，直如雷震。李西華一驚，長劍竟然脫手。李自成飛起左腿，踢了他一個觔斗，禪杖杖頭已頂在他胸口，登時將他壓在木排之下，再也動彈不得。這一下勝敗易勢，只頃刻之間，眼見李自成只須禪杖舂落，李西華胸口肋骨齊斷，心肺碎裂，再也活不成了。

李自成喝道：「你如服了，便饒你一命。」李西華道：「快將我殺了，我不能報殺父大仇，有何面目活在人世之間？」李自成一聲長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！」雙臂正要運勁將禪杖插下，一片清冷的月光從他身後射來，照在李西華臉上，但見他臉色平和，微露笑容，竟是全無懼意。李自成心中一凜，喝道：「你是河南人姓李嗎？」

李西華道：「可惜咱們姓李的，出了你這樣一個心胸狹窄、成不得大事的懦夫。」李自成顫聲問道：「李岩李公子是你甚麼人？」李西華道：「你既知道了，那就很好。」說著微微一笑。

李自成提起禪杖，問道：「你是李兄弟……兄弟的兒子？」李西華道：「虧你還有臉稱我爹爹為兄弟。」李自成身子幌了幾下，左手按住自己胸膛，喃喃的道：「李兄弟留下了後人？你……你是紅娘子生的罷？」李西華見他禪杖提起數尺，厲聲道：「快下手罷！儘說這些幹麼？」

李自成退開兩步，將禪杖拄在木排之上，緩緩的道：「我生平第一件大錯事，便是害了你爹爹。你罵我心胸狹窄，是個成不得大事的懦夫，不錯，一點不錯！你要為你爹爹報仇，原是理所當然。李自成生平殺人，難以計數，從來不放在心上，可是殺你爹爹，我……我好生有愧。」突然間哇的一聲，噴出了一大口鮮血。

李西華萬料不到有此變故，躍起身來，拾回長劍，眼見他白鬚上盡是斑斑點點的鮮血，長劍便刺不出去，說道：「你既內心有愧，勝於一劍將你殺了。」飛身而起，左足在繫在排上的巨索上連點數下，已躍到岸上，幾個起落，隱入了黑暗之中。

阿珂叫了聲：「爹！」走到李自成身邊，伸手欲扶。李自成搖搖手，走到木排之側，左腳跨出，身子便沉入江中。阿珂驚叫：「爹！你……你別……」

眾人見江面更無動靜，只道他溺水自盡，無不駭異。過了一會，卻見李自成的頭頂從江面上探了出來，原來他竟是凝氣在江底步行，鐵禪杖十分沉重，身子便不浮起。

但見他腦袋和肩頭漸漸從江面升起，踏著江邊淺水，一步步走上了岸，拖著鐵禪杖，腳步蹣跚，慢慢遠去。

阿珂回過身來，說道：「鄭公子，我爹爹……他……他去了！」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奔過去撲在鄭克塽懷中。鄭克塽左手摟住了她，右手輕拍她背脊，安慰道：「你爹爹走了，有我呢！」一言未畢，突然間足下木材滾動。兩人大叫：「啊喲！」摔入江中。

天地會家后堂精通水性的好手潛入江中，將縛住木排的竹索割斷，木材登時散開。

馮錫範急躍而起，看準了一根大木材，輕輕落下。那鄉農跟著追到，呼的一刀，迎頭劈下，馮錫範揮劍格開。兩人便在大木材上繼續廝拚，這番相鬥，比之適才在木排上過招，又難了幾倍。木材不住在水中滾動，立足固然難穩，又無從借力。馮錫範和那鄉農卻都站得穩穩地，刀來劍往，絲毫不緩。圓木順著江水流下，漸漸飄到江心。

吳六奇突然叫道：「啊喲！我想起來了。這位老兄是百勝刀王胡逸之。他……他……他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？快追，划船過去！」

馬超興奇道：「胡逸之？那不是又有個外號叫作『美刀王』的嗎？此人風流英俊，當年說是武林中第一美男子，居然扮作了個傻裏傻氣的鄉巴佬！」

韋小寶連問：「我的老婆救起來了沒有？」

吳六奇臉有不悅之色，向他瞪了一眼，顯然是說：「百勝刀王胡逸之遭逢強敵，水面凶險，我們怎不立即上前相助？你老是記掛著女子，重色輕友，非英雄所為。」

馬超興叫道：「快傳下令去，多派人手，務須相救那個小姑娘。」

後梢船夫大聲叫了出去。

忽見江中兩人從水底下鑽了上來，托起濕淋淋的阿珂，叫道：「女的拿住了。」跟著左首一人抓住鄭克塽的衣領，提將起來，叫道：「男的也拿了。」眾人哈哈大笑。

韋小寶登時放心，笑逐顏開，說道：「咱們快去瞧那百勝刀王，瞧他跟半劍有血打得怎樣了。」坐船於吳六奇催促之下，早就在四槳齊划，迅速向胡馮二人相鬥的那根大木駛去，越划越近。溶溶月色之下，見江面上白光閃爍，二人兀自鬥得甚緊。

二人武功原也不分上下，但馮錫範日間和風際中、玄貞道人拚了兩掌，風際中內力著實了得，當時已覺胸口氣血不暢，此刻久鬥之下，更覺右胸隱隱作痛。在這滾動不休的大木之上，除了前進後退一步半步之外，絕無迴旋餘地，百勝刀王胡逸之的刀法招招險、刀刀狠，只攻不守，每一刀似乎都是要拚個同歸於盡。這等打法若在武藝平庸之人使來，本是使潑耍賴，但胡逸之刀法自成一家，雖險實安。他武功本已精奇，加上這一股凌厲無前的狠勁，馮錫範不由得心生怯意，又見一艘小船划將過來，船頭站著數人，一瞥之下，赫然有日間在賭場中相遇的老化子在內。

胡逸之大喝一聲，左一刀，右兩刀，上一刀，下兩刀，連攻六刀。馮錫範奮力抵住，百忙中仍還了兩劍，門戶守得嚴密異常。吳六奇讚道：「好刀法！好劍法！」胡逸之又是揮刀迎面直劈。馮錫範退了半步，身子後仰，避開了這刀，長劍幌動，擋住身前。這時他左足已踏在大木末端，腳後跟浸在水中，便半寸也退不得了。胡逸之再砍三刀，馮錫範還了三劍，竟分毫不退。胡逸之一聲大喝，舉刀直砍下來。馮錫範側身讓開，不料胡逸之這一刀竟不收手，向下直砍而落，嚓的一聲，將大木砍為兩段。

馮錫範立足之處是大木的末端，大木一斷，他「啊」的一聲，翻身入水。胡逸之鋼刀脫手，向他身上擲出。馮錫範身在水中，閃避不靈，眼見鋼刀擲到，急揮長劍擲出，刀劍錚的一聲，空中相交，激出數星火光，遠遠盪了開去，落入江中。馮錫範潛入水中，就此不見。胡逸之暗暗心驚：「這人水性如此了得，剛才我如跟他一齊落水，非遭他毒手不可。」

吳六奇朗聲說道：「百勝刀王，名不虛傳！今日得見神技，令人大開眼界。請上船來共飲一杯如何？」

胡逸之道：「叨擾了！」一躍上船。船頭只微微一沉，船身竟無絲毫幌動。韋小寶不明這一躍之難，吳六奇、馬超興等卻均大為佩服。吳六奇拱手說道：「在下吳六奇。這位馬超興兄弟，這位韋小寶兄弟。我們都是天地會的香主。」

胡逸之大拇指一翹，說道：「吳兄，你身在天地會，此事何等隱秘，倘若洩漏了風聲，全家性命不保。今日初會，你居然對兄弟毫不隱瞞，如此豪氣，好生令人佩服。」

吳六奇笑道：「倘若信不過百勝刀王，兄弟豈不是成了卑鄙小人麼？」

胡逸之大喜，緊緊握住他手，說道：「這些年來兄弟隱居種菜，再也不問江湖之事，不料今日還能結交到鐵丐吳六奇這樣一位好朋友。」說著攜手入艙。他對馬超興、韋小寶等只微一點頭，並不如何理會。

韋小寶見他打敗了鄭克塽的師父，又是佩服，又是感謝，說道：「胡大俠將馮錫範打入江中，江裏的王八甲魚定然咬得他全身是血。半劍有血變成了無劍有血，哈哈！」

胡逸之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韋香主，你擲骰子的本事，可不錯啊。」

這句話本來略有譏嘲之意，笑他武功不行，只會擲骰子作弊騙羊牯。韋小寶卻也不以為忤，反覺得意，笑道：「胡大俠砌牌的本事，更是第一流高手。咱哥兒倆聯手推莊，贏了那矮胖子不少銀子，胡大俠要佔一半，回頭便分給你。」胡逸之笑道：「韋香主下次推莊，兄弟還是幫莊，跟你對賭，非輸不可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

馬超興命人整治杯盤，在小船中飲酒。

胡逸之喝了幾杯酒，說道：「咱們今日既一見如故，兄弟的事，自也不敢相瞞。說來慚愧，兄弟二十餘年來退出江湖，隱居昆明城郊，只不過為了一個女子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個陳圓圓唱歌，就有一句叫做英雄甚麼是多情。既是英雄，自然是要多情的。」吳六奇眉頭一皺，心想：「小孩子便愛胡說八道，你懂得甚麼？」

不料胡逸之臉色微微一變，嘆了口氣，緩緩道：「英雄無奈是多情。吳梅村這一句詩，做得甚好，可是那吳三桂並不是甚麼英雄，他也不是多情，只不過是個好色之徒罷了。」輕輕哼著「圓圓曲」中的兩句：「妻子豈應關大計，英雄無奈是多情。」對韋小寶道：「韋香主，那日你在三聖庵中，聽陳姑娘唱這首曲子，真是耳福不淺。我在她身邊住了二十三年，斷斷續續的，這首曲子也只聽過三遍，最後這一遍，還是托了你的福。」

韋小寶奇道：「你在她身邊住了二十三年？你……你也是陳圓圓的姘……麼？」

胡逸之苦笑道：「她……她……嘿嘿，她從來正眼也不瞧我一下。我在三聖庵中種菜掃地、打柴挑水，她只道我是個鄉下田夫。」

吳六奇和馬超興對望一眼，都感駭異，料想這位「美刀王」必是迷戀陳圓圓的美色，以致甘為傭僕。此人武功之高，聲望之隆，當年在武林中都算得是第一流人物，居然心甘情願的去做此低三下四之人，實令人大惑不解。看胡逸之時，見他白髮蒼蒼，鬍子稀稀落落，也是白多黑少，滿臉皺紋，皮膚黝黑，又那裏說得上一個「美」字？

韋小寶奇道：「胡大俠，你武功這樣了得，怎麼不把陳圓圓一把抱了便走？」

胡逸之一聽這話，臉上閃過一絲怒色，眼中精光暴盛。韋小寶嚇了一跳，手一鬆，酒杯摔將下來，濺得滿身都是酒水。胡逸之低下頭來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那日我在四川成都，無意中見了陳姑娘一眼，唉，那也是前生冤孽，從此神魂顛倒，不能自拔。韋香主，胡某是個沒出息、沒志氣的漢子。當年陳姑娘在平西王府中之時，我在王府裏做園丁，給她種花拔草。她去了三聖庵，我便跟著去做火伕。我別無他求，只盼早上晚間偷偷見到她一眼，便已心滿意足，怎……怎會有絲毫唐突佳人的舉動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麼你心中愛煞了她，這二十幾年來，她竟始終不知道？」

胡逸之苦笑搖頭，說道：「我怕洩漏了身分，平日一天之中，難得說三句話，在她面前更是啞口無言。這二十三年之中，跟她也只說過三十九句話。她倒向我說過五十五句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倒記得真清楚。」

吳六奇和馬超興均感惻然，心想他連兩人說過幾句話，都數得這般清清楚楚，真是情癡已極。吳六奇生怕韋小寶胡言亂語，說話傷了他心，說道：「胡大哥，咱們性情中人，有的學武成癡，有的愛喝酒，有的愛賭錢。陳圓圓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你愛鑑賞美色，可是對她清清白白，實在難得之極。兄弟斗膽，有一句話相勸，不知能否採納麼？」

胡逸之道：「吳兄請說。」吳六奇道：「想那陳圓圓，當年自然美貌無比，但到了這時候，年紀大了，想來……」胡逸之連連搖頭，不願再聽下去，說道：「吳兄，人各有志。兄弟是個大傻瓜，你如瞧不起我，咱們就此別過。」說著站起身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且慢！胡兄，陳圓圓的美貌，非人世間所有，真如天上仙女一般。幸好吳香主、馬香主沒見過，否則一見之後，多半也是甘心要給她種菜挑水，我天地會中就少了兩位香主啦……」吳六奇心中暗罵：「他媽的，小鬼頭信口開河。」韋小寶續道：「……我這可是親眼見過的。她的女兒阿珂，只有她一半美麗，不瞞你說，我是打定了主意，就是千刀萬剮，粉身碎骨，也非娶她做老婆不可。昨天在賭場之中，她要挖我眼睛，心狠手辣，老子也不在乎，這個，你老兄是親眼所見，並無虛假。」

胡逸之一聽，登時大興同病相憐之感，嘆道：「我瞧那阿珂對韋兄弟，似乎有點流水無情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流水無情？簡直恨我入骨。他媽的……胡大哥，你別誤會，我這是隨口罵人，可不是罵她的媽陳圓圓……那阿珂不是在我胸口狠狠刺了一劍麼？後來又刺我眼珠，若不是我運氣好，她早已謀殺了親夫。她……她……哼，瞧上了台灣那個鄭公子，一心一意想跟他做夫妻，偏偏那姓鄭的在江中又沒淹死。」

胡逸之坐了下來，握住他手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人世間情這個東西，不能強求，你能遇到阿珂，跟她又有師姊師弟的名份，那已是緣份，並不是非做夫妻不可的。你一生之中，已經看過她許多眼，跟她說過許多話。她罵過你，打過你，用刀子刺過你，那便是說她心中有了你這個人，這已經是天大的福份了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你這話很對。她如對我不理不睬，只當世上沒我這個人，這滋味就挺不好受。我寧可她打我罵我，用刀子殺我。只要我沒給她殺死，也就是了。」

胡逸之嘆道：「就給她殺了，也很好啊。她殺了你，心裏不免有點抱歉，夜晚做夢，說不定會夢見你；日間閒著無事，偶然也會想到你。這豈不是勝於心裏從來沒你這個人嗎？」

吳六奇和馬超興相顧駭然，均想這人直是癡到了極處，若不是剛才親眼見到他和馮錫範相鬥，武功出神入化，真不信他便是當年名聞四海、風流倜儻的「美刀王」。

韋小寶卻聽得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胡大哥，你這番話，真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，我以前就沒想到。不過我喜歡了一個女子，卻一定要她做老婆，我可沒你這麼耐心。阿珂當真要我種菜挑水，要我陪她一輩子，我自然也幹。但那個鄭公子倘若在她身邊，老子卻非給他來個白刀子進、紅刀子出不可。」

胡逸之道：「小兄弟，這話可不大對了。你喜歡一個女子，那是要讓她心裏高興，為的是她，不是為你自己。倘若她想嫁給鄭公子，你就該千方百計的助她完成心願。倘若有人要害鄭公子，你為了心上人，就該全力保護鄭公子，縱然送了自己性命，那也無傷大雅啊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這個可有傷大雅之至。賠本生意，兄弟是不幹的。胡大哥，兄弟對你十分佩服，很想拜你為師。不是學你的刀法，而是學你對陳圓圓的一片癡情。這門功夫，兄弟可跟你差得遠了。」

胡逸之大是高興，說道：「拜師是不必，咱哥兒倆切磋互勉，倒也不妨。」

吳六奇和馬超興對任何女子都不瞧在眼裏，心想美貌女子，窯子裏有的是，只要白花花的銀子搬出去，要多少就有多少，看來這兩個傢伙都是失心瘋了。

胡韋二人一老一少，卻越談越覺情投意合，真有相見恨晚之感。其實韋小寶是要娶阿珂為妻，那是下定決心，排除萬難，苦纏到底，和胡逸之的一片癡心全然不同，不過一個對陳圓圓一往情深，一個對陳圓圓之女志在必得，立心雖有高下之別，其中卻也有共通之處。何況胡逸之將這番深情在心中藏了二十三年，從未向人一吐，此刻得能盡情傾訴，居然還有人在旁大為讚嘆，擊節不已，心中的痛快無可言喻。

馬超興見胡韋二人談得投機，不便打斷二人的興致，初時還聽上幾句，後來越聽越不入耳，和吳六奇二人暗皺眉頭，均想：「韋香主是小孩子，不明事理，那也罷了。你胡逸之卻為老不尊，教壞了少年人。」不由得起了幾分鄙視之意。

胡逸之忽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我一見如故，世上最難得的是知心人。常言道得好，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。胡某人當年相識遍天下，知心無一人，今日有緣跟你相見，咱倆結為兄弟如何？」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那好極了。」忽然躊躇道：「只怕有一件事不妥。」胡逸之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如果將來你我各如所願，你娶了陳圓圓，我娶了阿珂，你變成我的丈人老頭兒了。兄弟相稱，可不大對頭。」

吳六奇和馬超興一聽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胡逸之怫然變色，慍道：「唉，你總是不明白我對陳姑娘的情意。我這一生一世，決計不會伸一根手指頭兒碰到她一片衣角，若有虛言，便如此桌。」說著左手一伸，喀的一聲，抓下舟中小几的一角，雙手一搓，便成木屑，紛紛而落。吳六奇讚道：「好功夫！」胡逸之向他白了一眼，心道：「武功算得甚麼？我這番深情，那才難得。可見你不是我的知己。」

韋小寶沒本事學他這般抓木成粉，拔出匕首，輕輕切下小几的另一角，放在几上，提起匕首，隨手幾剁，將那几角剁成數塊，說道：「韋小寶倘若娶不到阿珂做老婆，有如這塊茶几角兒，給人切個大八塊，還不了手。」

旁人見匕首如此鋒利，都感驚奇，但聽他這般立誓，又覺好笑。

韋小寶道：「胡大哥，這麼說來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做你女婿啦，咱們就此結為兄弟。」

胡逸之哈哈大笑，拉著他手，來到船頭，對著月亮一齊跪倒，說道：「胡逸之今日和韋小寶結為兄弟，此後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，若違此誓，教我淹死江中。」

韋小寶也依著說了，最後這句話卻說成「教我淹死在這柳江之中」，心想：「我決不會對不起胡大哥，不過萬一有甚麼錯失，我從此不到廣西來，總不能在這柳江之中淹死了。別的江河，那就不算。」

兩人哈哈大笑，攜手回入艙中，極是親熱。

吳六奇和馬超興向二人道喜，四人舉杯共飲。吳六奇怕這對癡情金蘭兄弟又說陳圓圓和阿珂之事，聽來著實厭煩，說道：「咱們回去罷。」胡逸之點頭道：「好。馬兄，韋兄弟，我有一事相求，這位阿珂姑娘，我要帶去昆明。」

馬超興並不在意。韋小寶卻大吃一驚，忙問：「帶去昆明幹甚麼？」

胡逸之嘆道：「那日陳姑娘在三聖庵中和她女兒相認，當日晚上就病倒了，只是叫著：『阿珂，阿珂，你怎麼不來瞧瞧你娘？』又說：『阿珂，娘只有你這心肝寶貝，娘想得你好苦。』我聽得不忍，這才一路跟隨前來。在路上我曾苦勸阿珂姑娘回去，陪伴她母親，她說甚麼也不肯。這等事情又不能用強，我束手無策，只有暗中跟隨，只盼勸得她回心轉意。現下她給你們拿住了，倘若馬香主要她答應回去昆明見母，方能釋放，只怕她不得不從。」

馬超興道：「此事在下並無主見，全憑韋香主怎麼說就是。」

胡逸之道：「兄弟，你要娶她為妻，來日方長，但如陳姑娘一病不起，從此再也見不到她女兒，這……這可是終身之恨了。」說著語音已有些哽咽。

吳六奇暗暗搖頭，心想：「這人英雄豪氣，盡已消磨，如此婆婆媽媽，為了吳三桂的一個愛妾，竟然這般神魂顛倒，豈是好漢子的氣概？陳圓圓是斷送大明江山的禍首之一，下次老子提兵打進昆明，先將她一刀殺了。」

韋小寶說道：「大哥要帶她去昆明，那也可以，不過……不過不瞞大哥你說，我跟她明媒正娶，早已拜過天地，做媒人的是沐王府的搖頭獅子吳立身。偏偏我老婆不肯跟我成親，要去改嫁給那鄭公子。倘若她答應和我做夫妻，自然就可放她。」

吳六奇聽到這裏，勃然大怒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舉掌在几上重重一拍，酒壺酒杯登時盡皆翻倒，大聲道：「胡大哥，韋兄弟，這小姑娘不肯去見娘，大大的不孝。她跟韋兄弟拜過了堂，已有夫妻名份，卻又要去跟那鄭公子，大大的不貞。這等不孝不貞的女子，留在世上何用？她相貌越美，人品越壞，我這就去把她的脖子喀喇一下扭斷，他媽的，省得教人聽著心煩，見了惹氣。」厲聲催促艄公：「快划，快划。」

胡逸之、韋小寶、馬超興三人相顧失色，眼見他如此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額頭青筋漲了起來，氣惱已極，那敢相勸？

坐船漸漸划向岸邊，吳六奇叫道：「那一男一女在那裏？」一艘小船上有人答道：「在這裏綁著。」吳六奇向艄公一揮手，坐船轉頭偏東，向那艘小船划去。吳六奇對韋小寶道：「韋兄弟，你我會中兄弟，情如骨肉。做哥哥的不忍見你誤於美色，葬送了一生，今日為你作個了斷。」韋小寶顫聲道：「這件事……還得……還得仔細商量。」吳六奇厲聲道：「還商量甚麼？」

眼見兩船漸近，韋小寶憂心如焚，只得向馬超興求助：「馬大哥，你勸吳大哥一勸。」吳六奇道：「天下好女子甚多，包在做哥哥的身上。給你找一房稱心滿意的好媳婦就是。又何必留戀這等下賤女子？」韋小寶愁眉苦臉，道：「唉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

突然間呼的一聲，一人躍起身來，撲到了對面船頭，正是胡逸之。

只見他一鑽入船艙，跟著便從後梢鑽出，手中已抱了一人，身法迅捷已極，隨即躍到岸上，幾個起落，已在數十丈外，聲音遠遠傳來：「吳大哥、馬大哥、韋兄弟，實在對不住之至，日後上門請罪，聽憑責罰。」話聲漸遠，但中氣充沛，仍是聽得清清楚楚。

吳六奇又驚又怒，待要躍起追趕，眼見胡逸之已去得遠了，轉念一想，不禁捧腹大笑。

韋小寶鼓掌叫好，料想胡逸之抱了阿珂去，自然是將她送去和陳圓圓相會。

# 第三四回 一紙興亡看覆鹿 千年灰劫付冥鴻

片刻間兩船靠攏，天地會中兄弟將鄭克塽推了過來。韋小寶罵道：「奶奶的，你殺害天地會中兄弟，又想害死天地會總舵主，非把你開膛剖肚不可。辣塊媽媽，你明知阿珂是我老婆，又跟她勾勾搭搭。」說著走上前去，左右開弓，拍拍拍拍，打了他四個耳光。

鄭克塽喝飽了江水，早已萎頓不堪，見到韋小寶兇神惡煞的模樣，求道：「韋大人，求你瞧在我爹爹的份上，饒我一命。從今而後，我……再也不敢跟阿珂姑娘說一句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她跟你說話呢？」鄭克塽道：「我也不答，否則……否則……」否則怎樣，一時說不上來。韋小寶道：「你這人說話如同放屁。我先把你舌頭割了，好教你便想跟阿珂說話，也說不上。」說著拔出匕首，喝道：「伸舌頭出來！」鄭克塽大驚，忙道：「我決不跟她說話便是，只要說一句話，便是混帳王八蛋。」

韋小寶生怕陳近南責罰，倒也不敢真的殺他，說道：「以後你再敢對天地會總舵主和兄弟們無禮，再敢跟我老婆不三不四，想弄頂綠帽給老子戴，老子一劍插在你這奸夫頭裏。」提起匕首輕輕一擲，那匕首直入船頭。鄭克塽忙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韋小寶轉頭對馬超興道：「馬大哥，他是你家后堂拿住的，請你發落罷。」馬超興嘆道：「國姓爺何等英雄，生的孫子卻這麼不成器。」吳六奇道：「這人回到台灣，必跟總舵主為難，不如一刀兩段，永無後患。」鄭克塽大驚，忙道：「不，不會的。我回去台灣，求爹爹封陳永華陳先生的官，封個大大的官。」馬超興道：「哼，總舵主希罕麼？」低聲對吳六奇道：「這人是鄭王爺的公子，咱們倘若殺了，只怕陷得總舵主有『弒主』之名。」

天地會是陳永華奉鄭成功之命而創，陳永華是天地會首領，但仍是台灣延平郡王府的屬官，會中兄弟若殺了延平王的兒子，陳永華雖不在場，卻也脫不了干係。吳六奇一想不錯，雙手一扯，拉斷了綁著鄭克塽的繩索，將他提起，喝道：「滾你的罷！」一把擲向岸上。

鄭克塽登時便如騰雲駕霧般飛出，在空中哇哇大叫，料想這一摔難免筋折骨斷，那知屁股著地，在一片草地上滑出，雖然震得全身疼痛，卻未受傷，爬起身來，急急走了。

※※※

吳六奇和韋小寶哈哈大笑。馬超興道：「這傢伙丟了國姓爺的臉。」吳六奇問道：「這傢伙如何殺傷本會兄弟，陷害總舵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事說來話長，咱們上得岸去，待兄弟跟大哥詳說。」向天邊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那邊盡是黑雲，只怕大雨就來了，咱們快上岸罷。」一陣疾風颳來，只吹得各人衣衫颯颯作聲，口鼻中都是風。

吳六奇道：「這場風雨只怕不小，咱們把船駛到江心，大風大雨中飲酒說話，倒有趣得緊。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這艘小船吃不起風，要是翻了，豈不糟糕？」馬超興微笑道：「那倒不用擔心。」轉頭向艄公吩咐了幾句。艄公答應了，掉過船頭，掛起了風帆。

此時風勢已頗不小，布帆吃飽了風，小船箭也似的向江心駛去。江中浪頭大起，小船忽高忽低，江水直濺入艙來。韋小寶枉自外號叫作「小白龍」，卻不識水性，他年紀是小的，這時臉色也已嚇得雪白，不過跟這個「龍」字，卻似乎拉扯不上甚麼干係了。

吳六奇笑道：「韋兄弟，我也不識水性。」韋小寶大奇道：「你不會游水？」吳六奇搖頭道：「從來不會，我一見到水便頭暈腦脹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……那你怎麼叫船駛到江心來？」吳六奇笑道：「天下的事情，越是可怕，我越是要去碰它一碰。最多是大浪打翻船，大家都做柳江中的水鬼，那也沒甚麼大不了。何況馬大哥外號叫作『西江神蛟』，水上功夫何等了得？馬大哥，咱們說話在前，待會若是翻船，你得先救韋兄弟，第二個再來救我。」馬超興笑道：「好，一言為定。」韋小寶稍覺放心。

這時風浪益發大了，小船隨著浪頭，驀地裏升高丈餘，突然之間，便似從半空中掉將下來，要鑽入江底一般。韋小寶被拋了上來，騰的一聲，重重摔上艙板，尖聲大叫：「乖乖不得了！」船篷上剎喇喇一片響亮，大雨洒將下來，跟著一陣狂風颳到，將船頭、船尾的燈籠都捲了出去，船艙中的燈火也即熄滅。韋小寶又是大叫：「啊喲，不好了！」

從艙中望出去，但見江面白浪洶湧，風大雨大，氣勢驚人。馬超興道：「兄弟莫怕，這場風雨果然厲害，待我去把舵。」走到後梢，叱喝船夫入艙。風勢奇大，兩名船夫剛到桅桿邊，便險些給吹下江去，緊緊抱住了桅桿，不敢離手。大風浪中，那小船忽然傾側。韋小寶向左邊摔去，尖聲大叫，心中痛罵：「這老叫化出他媽的這古怪主意，你自己又不會游水，甚麼地方不好玩，卻到這大風大雨的江中來開玩笑？風大雨大，你媽媽的肚皮大。」

狂風挾著暴雨，一陣陣打進艙來，韋小寶早已全身濕透。猛聽得豁喇喇一聲響，風帆落了下來，船身一側，韋小寶向右撞去，砰的一聲，腦袋撞在小几之上，忽想：「我又沒對不起胡大哥，為甚麼今日要淹死在這柳江之中？啊喲，是了，我起這誓，就是存心不良，打了有朝一日要欺騙他的主意。玉皇大帝，十殿閻王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韋小寶誠心誠意，決計跟胡大哥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。同享甚麼福？他如娶了陳圓圓……難道我也……」

風雨聲中，忽聽得吳六奇放開喉嚨唱起曲來：

「走江邊，滿腔憤恨向誰言？老淚風吹，孤城一片，望救目穿，使盡殘兵血戰。跳出重圍，故國悲戀，誰知歌罷剩空筵。長江一線，吳頭楚尾路三千，盡歸別姓，雨翻雲變。寒濤東捲，萬事付空煙。精魂顯大招，聲逐海天遠。」

曲聲從江上遠送出去，風雨之聲雖響，卻也壓他不倒。馬超興在後梢喝采不迭，叫道：「好一個『聲逐海天遠』！」韋小寶但聽他唱得慷慨激昂，也不知曲文是甚麼意思，心中罵道：「你有這副好嗓子，卻不去戲台上做大花面？老叫化，放開了喉嚨大叫：『老爺太太，施捨些殘羹冷飯』，倒也餓不死你。」

忽聽得遠處江上有人朗聲叫道：「千古南朝作話傳，傷心血淚洒山川。」那叫聲相隔甚遠，但在大風雨中清清楚楚的傳來，足見那人內力深湛。

韋小寶一怔之際，只聽得馬超興叫道：「是總舵主嗎？兄弟馬超興在此。」那邊答道：「正是，小寶在麼？」果是陳近南的聲音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在這裏。」但狂風之下，他的聲音又怎傳得出去？馬超興叫道：「韋香主在這裏。還有洪順堂紅旗吳香主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好極了！難怪江上唱曲，高亢入雲。」聲音中流露出十分喜悅之情。吳六奇道：「屬下吳六奇，參見總舵主。」陳近南道：「自己兄弟，不必客氣。」聲音漸近，他的坐船向著這邊駛來。

風雨兀自未歇，韋小寶從艙中望出去，江上一片漆黑，一點火光緩緩在江面上移來，陳近南船上點得有燈。過了好一會，火光移到近處，船頭微微一沉，陳近南已跳上船來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師父到來，這次小命有救了。」忙迎到艙口，黑暗中看不見陳近南面貌，大聲叫了聲「師父」再說。

陳近南拉著他手，走入船艙，笑道：「這場大風雨，可當真了得。你嚇著了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還好。」吳六奇和馬超興都走進艙來參見。

陳近南道：「我到了城裏，知道你們在江上，便來尋找，想不到遇上這場大風雨。若不是吳大哥一曲高歌，也真還找不到。」吳六奇道：「屬下一時興起，倒教總舵主見笑了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大家兄弟相稱罷。吳大哥唱的是『桃花扇』中『沉江』那一齣戲嗎？」吳六奇道：「正是。這首曲子寫史閣部精忠抗敵，沉江殉難，兄弟平日最是愛聽。此刻江上風雨大作，不禁唱了起來。」陳近南讚道：「唱得好，果然是好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這齣戲叫作『沉江』。甚麼戲不好唱，卻唱這倒霉戲？你要沉江，小弟恕不奉陪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那日在浙江嘉興舟中，曾聽黃宗羲先生、呂留良先生、查伊璜先生三位江南名士，說到吳兄的事蹟，兄弟甚是佩服。你我雖是同會弟兄，只是兄弟事繁，一直未能到廣東相見。吳兄身份不同，亦不能北來。不意今日在此聚會，大慰平生。」吳六奇道：「兄弟入了天地會後，無日不想參見總舵主。江湖上有言道：『平生不見陳近南，就稱英雄也枉然。』從今天起，我才可稱為英雄了，哈哈，哈哈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多承江湖上朋友抬舉，好生慚愧。」兩人惺惺相惜，意氣相投，放言縱談平生抱負，登時忘了舟外的風雨。

談了一會，風雨漸漸小了。陳近南問起吳三桂之事，韋小寶一一說了，遇到驚險之處，自不免加油添醬一番，種種經過，連馬超興也是首次得聞。陳近南聽說已拿到了蒙古使者罕帖摩，真憑實據，吳三桂非倒大霉不可，十分歡喜；又聽說羅剎國要在北方響應吳三桂，奪取關外大片土地，不由得皺起了眉頭，半晌不語。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羅剎國人紅毛綠眼睛，倒也不怕，最多不向他們臉上多瞧就是了。他們的火器可真厲害，一槍轟來，任你英雄好漢，也抵擋不住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我也正為此擔心，吳三桂和韃子拚個兩敗俱傷，正是天賜恢復我漢家山河的良機，可是前門驅虎，後門進狼，趕走了韃子，來個比韃子還要兇惡的羅剎國，又來佔我錦繡江山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吳六奇道：「羅剎國的火器，當真沒法子對付嗎？」

陳近南道：「有一個人，兩位可以見見。」走到艙口，叫道：「興珠，你過來。」那邊小船中有人應道：「是。」跳上船來，走入艙中，向陳近南微微躬身，這人四十來歲年紀，身材瘦小，滿臉英悍之色。陳近南道：「見過了吳大哥、馬大哥。這是我的徒弟，姓韋。」那人抱拳行禮，吳六奇等都起身還禮。陳近南道：「這位林興珠林兄弟，一直在台灣跟著我辦事，很是得力。當年國姓爺打敗紅毛鬼，攻克台灣，林兄弟也是有功之人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林大哥跟紅毛鬼交過手，那好極了。羅剎鬼有槍炮火器，紅毛鬼也有槍炮火器，林大哥定有法子。」

吳六奇和馬超興同時鼓掌，齊道：「韋兄弟的腦筋真靈。」吳六奇本來對韋小寶並不如何重視，料想他不過是總舵主的弟子，才做到青木堂香主那樣高的職司，青木堂近年來雖建功不少，也不見得是因這小傢伙之故，見他迷戀阿珂，更有幾分鄙夷，這時卻不由得有些佩服：「這小娃兒見事好快，倒也有些本事。」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當年國姓爺攻打台灣，紅毛鬼炮火厲害，果然極難抵敵。我們當時便構築土堤，把幾千名紅毛兵圍在城裏，斷了城中水源，叫他們沒水喝。紅毛兵熬不住了，衝出來攻擊，我們白天不戰，只晚上跟他們近鬥。興珠，當時怎生打法，跟大家說說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那是軍師的神機妙算……」陳近南為鄭成功獻策攻台，克成大功，軍中都稱他為「軍師」。韋小寶道：「軍師？」見林興珠眼望陳近南，師父臉露微笑，已然明白，說道：「啊，原來師父你是諸葛亮。諸葛軍師大破籐甲兵，陳軍師大破紅毛兵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國姓爺於永曆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祭江，督率文武百官、親軍武衛，乘坐戰艦，自科羅灣放洋，二十四日到澎湖。四月初一日到達台灣鹿耳門。門外有淺灘數十里，紅毛兵又鑿沉了船，阻塞港口。咱們的戰艦開不進去。正在無法可施的當兒，忽然潮水大漲，眾兵將歡聲震天，諸艦湧進，在水寨港登岸。紅毛兵就帶了槍炮來打。國姓爺對大夥兒說，咱們倘若退後一步，給趕入大海，那就死無葬身之地。紅毛鬼槍炮雖然厲害，大夥兒都須奮勇上前。眾兵將齊奉號令，軍師親自領了我們衝鋒。突然之間，我耳邊好像打了幾千百個霹靂，眼前煙霧瀰漫，前面的兄弟倒了一排。大家一慌亂，就逃了回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第一次聽見開紅毛槍，也嚇得一塌胡塗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我正如沒頭蒼蠅般亂了手腳，只聽軍師大聲叫道：『紅毛鬼放了一槍，要上火藥裝鉛子，大夥兒衝啊！』我忙領著眾兄弟衝了上去，果然紅毛鬼一時來不及放槍。可是剛衝到跟前，紅毛鬼又放槍了，我立即滾在地下躲避，不少兄弟卻給打死了，沒有法子，只得退了下來。紅毛鬼卻也不敢追趕。這一仗陣亡了好幾百兄弟，大家垂頭喪氣，一想到紅毛鬼的槍炮就心驚肉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後來終於是軍師想出了妙計？」

林興珠叫道：「是啊。那天晚上，軍師把我叫了去，問我：『林兄弟，你是武夷山地堂門的弟子，是不是？』我說是的。軍師道：『日裏紅毛鬼一放槍，你立即滾倒在地，身法很敏捷啊。』我十分慚愧，說道：『回軍師的話：小將不敢貪生怕死，明日上陣，決計不敢再滾倒躲避，折了我大明官兵的威風。否則的話，你殺我頭好了。』」

韋小寶道：「林大哥，我猜軍師不是怪你貪生怕死，是讚你滾地躲避的法子很好，要你傳授給眾兄弟。」

陳近南向他瞧了一眼，臉露微笑，頗有讚許之意。

林興珠一拍大腿，大聲道：「是啊，你是軍師的徒弟，果然是明師出高徒……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是我師父的部下，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。」眾人都笑了起來。

林興珠道：「那天晚上軍師當真是這般吩咐。他說：『你不可會錯了意。我見你的「燕青十八翻」、「松鼠草上飛」的身法挺合用，可以滾到敵人身前，用單刀斫他們的腿。有一套「地堂刀法」，你練得怎樣？』我聽軍師不是責罵我膽小怕死，這才放心，說道：『回軍師的話：「地堂刀法」小將是練過的，當年師父說道，倘若上陣打仗，可以滾過去斫敵人的馬腳，不過紅毛鬼不騎馬，只怕無用。』軍師道：『紅毛鬼雖沒騎馬，咱們斫他人腳，有何不可？』我一聽之下，恍然大悟，連說：『是，是，小將腦筋不靈，想不到這一點。』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你師父教你這刀法可斫馬腳，你就以為不能斫人腳，老兄的腦筋，果然不大靈光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當時軍師就命我演了一遍這刀法。他讚我練得還可以，說道：『你的地堂門刀法身法，若沒十多年的寒暑之功，練不到這地步，但咱們明天就要打仗，大夥兒要練，是來不及了。』我說：『是。這地堂門刀法小將練得不好，不過的確已練了十幾年。』軍師說道：『咱們趕築土堤，用弓箭守住，你馬上去教眾兵將滾地上前、揮刀砍足的法子。只須教三四下招式，大夥兒練熟就可以了，地堂門中的深奧武功，一概不用教。』我接了軍師將令，當晚先去教了本隊士兵。第二天一早，紅毛鬼衝來，給我們一陣弓箭射了回去。本隊士兵把地堂刀法的基本五招練會了，轉去傳授別隊的官兵。軍師又吩咐大夥兒砍下樹枝，紮成一面面盾牌，好擋紅毛兵的鉛彈。第四日早上，紅毛兵又大舉衝來，我們上去迎戰，滾地前進，只殺得紅毛鬼落花流水，戰場上留下了幾百條毛腿。赤嵌城守將紅毛頭的左腿也給砍了下來。這紅毛頭就此投降。後來再攻衛城，用的也是這法子。」

馬超興喜道：「日後跟羅剎鬼子交鋒打仗，便可用地堂功夫對付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然而情形有些不同。當年在台灣的紅毛兵，不過三四千人，死一個，少一個。羅剎兵如來進犯，少說也有幾萬人，源源而來，殺不勝殺，再說，地堂刀法只能用於近戰。羅剎兵如用大炮轟擊，那也難以抵擋。」

吳六奇點頭稱是，道：「依軍師之見，該當如何？」他聽陳近南對林興珠引見之時不稱自己為「香主」，料想林興珠不是天地會中人，便也不以「總舵主」相稱。

陳近南道：「我中國地大人多，若無漢奸內應，外國人是極難打進來的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正是。韃子佔我江山，全仗漢奸吳三桂帶路。」陳近南道：「現今吳三桂又去跟羅剎國勾結，他起兵造反之時，咱們先一鼓作氣的把他打垮，羅剎國沒了內應，就不能貿然入侵。」馬超興道：「只是吳三桂倘若垮得太快，就不能跟韃子打個兩敗俱傷。」陳近南道：「這也不錯。但利害相權，比較起來，羅剎人比韃子更加可怕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韃子也是黃皮膚，黑眼睛，扁鼻頭，跟我們沒甚麼兩樣，說的話也是一般。外國鬼子紅毛綠眼睛，說起話來嘰哩咕嚕，有誰懂得？」

眾人談了一會國家大事，天色漸明，風雨也已止歇。馬超興道：「大家衣衫都濕了，便請上岸去同飲一杯，以驅寒氣。」陳近南道：「甚好。」

※※※

這一場大風將小船吹出了三十餘里，待得回到柳州，已近中午。眾人在原來碼頭上岸。

只見一人飛奔過來，叫道：「相公，你……你回來了。」正是雙兒。她全身濕淋淋的，臉上滿是喜色。韋小寶問：「你怎麼在這裏？」雙兒道：「昨晚大風大雨，你坐了船出去，我好生放心不下，只盼相公早些平安回來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你一直等在這裏？」

雙兒道：「是。我……我……只擔心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擔心我坐的船沉了？」雙兒低聲道：「我知道你福氣大，船是一定不會沉的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」碼頭旁一個船夫笑道：「這位小總爺，昨晚半夜三更裏風雨最大的時候，要僱我們的船出江，說是要尋人，先說給五十兩銀子，沒人肯去，他又加到一百兩。張老三貪錢，答應了，可是剛要開船，豁喇一聲，大風吹斷了桅桿。這麼一來，可誰也不敢去了。他急得只是大哭。」韋小寶心下感動，握住雙兒的手，說道：「雙兒，你對我真好。」雙兒漲紅了臉，低下頭去。

一行來到馬超興的下處，換過衣衫。陳近南吩咐馬超興派人去打聽鄭公子和馮錫範的下落。馬超興答應了，派人出去訪查，跟著稟報家后堂的事務。

馬超興擺下筵席，請陳近南坐了首席，吳六奇坐了次席。要請韋小寶坐第三席時，韋小寶道：「林大哥攻破台灣，地堂刀大砍紅毛火腿，立下如此大功，兄弟就是站著陪他喝酒，也是心甘情願。這樣的英雄好漢，兄弟怎敢坐他上首？」拉著林興珠坐了第三席。林興珠大喜，心想軍師這個徒弟年紀雖小，可著實夠朋友。

筵席散後，天地會四人又在廂房議事。陳近南吩咐道：「小寶，你有大事在身，你我師徒這次仍不能多聚，明天你就北上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只可惜這一次又不能多聽師父教誨。我本來還想聽吳大哥說說他的英雄事蹟，也只好等打平吳三桂之後，再聽他說了。」

吳六奇笑道：「你吳大哥沒甚麼英雄事蹟，平生壞事倒是做了不少。若不是查伊璜先生一場教訓，直到今日，我還是在為虎作倀、給韃子賣命呢。」

韋小寶取出吳三桂所贈的那支洋槍，對吳六奇道：「吳大哥，你這麼遠路來看兄弟，實在感激不盡，這把羅剎國洋槍，請你留念。」吳三桂本來送他兩支，另一支韋小寶在領出沐劍屏時，交了給夏國相作憑證，此後匆匆離滇，不及要回。

吳六奇謝了接過，依法裝上火藥鐵彈，點火向著庭中施放一槍，火光一閃，砰的一聲大響，庭中的青石板石屑紛飛，眾人都嚇了一跳。陳近南皺起眉頭，心想：「羅剎國的火器竟然這等犀利，若是興兵進犯，可真難以抵擋。」

韋小寶取出四張五千兩銀票，交給馬超興，笑道：「馬大哥，煩你代為請貴堂眾位兄弟喝一杯酒。」馬超興笑道：「二萬兩銀子？可太多了，喝三年酒也喝不完。」謝過收了。

韋小寶跪下向陳近南磕頭辭別。陳近南伸手扶起，拍拍他肩膀，笑道：「你很好，不枉了是我陳近南之徒。」

韋小寶和他站得近了，看得分明，見他兩鬢斑白，神色甚是憔悴，想是這些年來奔走江湖，大受風霜之苦，不由得心下難過，要想送些甚麼東西給他，尋思：「師父是不要銀子的，珠寶玩物，他也不愛。師父武功了得，也不希罕我的匕首和寶衣。」突然間一陣衝動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有一件事要稟告你老人家。」

吳六奇和馬超興知他師徒倆有話說，便即退出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伸手到貼肉衣袋內，摸出一包物事，解開縛在包外的細繩，揭開一層油布，再揭開兩層油紙，露出從八部「四十二章經」封皮中取出來的那些碎羊皮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沒甚麼東西孝敬你老人家，這包碎皮，請你收了。」

陳近南甚感奇怪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

韋小寶於是說了碎皮的來歷。陳近南越聽臉色越鄭重，聽得太后、皇帝、鰲拜、西藏大喇嘛、獨臂尼九難、神龍教主等等大有來頭的人物，無不處心積慮的想得到這些碎皮，而其中竟隱藏著滿清韃子龍脈和大寶藏的秘密，當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之事。他細問經過情形，韋小寶一一說了，有些細節如神龍教教主教招、拜九難為師等情，自然略過不提。

陳近南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這包東西實是非同小可。我師徒倆帶領會中兄弟，去掘了韃子的龍脈，取出寶藏，興兵起義，自是不世奇功。不過我即將回台，謁見王爺，這包東西帶在身邊，海道來回，或恐有失。此刻還是你收著。我回台之後，便來北京跟你相會，那時再共圖大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那麼請師父儘快到北京來。」陳近南道：「你放心，我片刻也不停留。小寶，你師父畢生奔波，為的就是圖謀興復明室，眼見日子一天天的過去，百姓對前朝漸漸淡忘，韃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，興復大業越來越渺茫。想不到吳三桂終於要起兵造反，而你又得了這份藏寶圖，那真是天大的轉機。」說到這裏，不由得喜溢眉梢。

他本來神情鬱鬱，顯得滿懷心事，這時精神大振，韋小寶瞧著十分歡喜。陳近南又問：「你身上中的毒怎樣了？減輕些了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弟子服了神龍教洪教主給的解藥，毒性是完全解去了。」陳近南喜道：「那好極了。你這一雙肩頭，挑著反清復明的萬斤重擔，務須自己保重。」說著雙手按住他肩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弟子亂七八糟，甚麼也不懂的。得到這些碎皮片，也不過碰上運氣罷了。每一次都好比我做莊，吃了閒家的夾棍，天槓吃天槓，彆十吃彆十，吃得舒舒服服。」

陳近南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回到北京之後，半夜裏閂住了門窗，慢慢把這些皮片拼將起來，湊成一圖，然後將圖形牢牢記在心裏，記得爛熟，再無錯誤之後，又將碎皮拆亂，包成七八包，藏在不同的所在。小寶，一個人運氣有好有壞，不能老是一帆風順。如此大事，咱們不能專靠好運道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說得不錯。好比我賭牌九做莊，現今已贏了八鋪，如果一記通賠，這包碎皮片給人搶去了，豈不是全軍覆沒，鏟了我的莊？因此連贏八鋪之後，就要下莊。」

陳近南心想，這孩子賭性真重，微笑道：「你懂得這道理就好。賭錢輸贏，沒甚麼大不了。咱們圖謀大事，就算把性命送了，那也是等閒之事。但這包東西，天下千千萬萬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，那可萬萬輸不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我贏定之後，把銀子捧回家去，埋在床底下，斬手指不賭了，那就永遠輸不出去。」

陳近南走到窗邊，抬頭望天，輕輕說道：「小寶，我聽到這消息之後，就算立即死了，心裏也歡喜得緊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往日見到師父，他總是精神十足，為甚麼這一次老是想到要死？」問道：「師父，你在延平郡王府辦事，心裏不大痛快，是不是？」陳近南轉過身來，臉有詫異之色，問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見師父似乎不大開心。但想世上再為難的事情，你也不放在心上。江湖上英雄好漢，又個個對你十分敬重。我想你連皇帝也不怕，普天之下只鄭王爺一人，能給你氣受。」

陳近南嘆了口氣，隔了半晌，說道：「王爺對我一向禮敬有加，十分倚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嗯，定是鄭二公子這傢伙向你擺他媽的臭架子。」陳近南道：「當年國姓爺待我恩重如山，我早誓死相報，對他鄭家的事，那是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鄭二公子年紀輕，就有甚麼言語不當，我也不放在心上。王爺的世子，英明愛眾，不過乃是庶出。」韋小寶不懂，問道：「甚麼庶出？」陳近南道：「庶出就是並非王妃所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啊，我明白了，是王爺的小老婆生的。」

陳近南覺他出言粗俗，但想他沒讀過書，也就不加理會，說道：「是了。當年國姓爺逝世，跟這件事也很有關連，因此王太妃很不喜歡世子，一再吩咐王爺，要廢了世子，立二公子做世子。」韋小寶大搖其頭，說道：「二公子胡塗沒用，又怕死，不成的！這傢伙是個混蛋，膿包，他媽的混帳王八蛋。那天他還想害死師父您老人家呢。」

陳近南臉色微微一沉，斥道：「小寶，嘴裏放乾淨些！你這不是在罵王爺麼？」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按住了嘴，說道：「該死！王八蛋這三字可不能隨便亂罵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兩位公子比較起來，二公子確是處處及不上他哥哥，只是相貌端正，嘴頭又甜，很得祖母的歡心……」韋小寶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是啊，婦道人家甚麼也不懂，見了個會拍馬屁的小白臉，就當是寶貝了。」陳近南不知他意指阿珂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改立世子，王爺是不答應的，文武百官也都勸王爺不可改立。因此兩位公子固然兄弟失和，太妃和王爺母子之間，也常常為此爭執。太妃有時心中氣惱，還叫了我們去訓斥一頓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老……」他「老婊子」三字險些出口，總算及時縮住，忙改口道：「老太太們年紀一大，這就胡塗了。師父，鄭王爺的家事你既然理不了，又不能得罪他們，索性給他來個各人自掃門前雪，別管他家瓦上霜。」

陳近南嘆道：「我這條命不是自己的了，早已賣給了國姓爺。人生於世，受恩當報。當年國姓爺以國士待我，我須當以國士相報。眼前王爺身邊，人材日漸凋落，我決不能獨善其身，捨他而去。唉！大業艱難，也不過做到如何便如何罷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又有些意興蕭索起來。

韋小寶想說些話來寬慰，卻一時無從說起，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昨天我們本來想把鄭克塽這麼……」說著舉起手來，一掌斬落，「……一刀兩斷，倒也乾淨爽快。但馬大哥說，這樣一來，可教師父難以做人，負了個甚麼『撕主』的罪名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是『弒主』。馬兄弟這話說得很對，倘若你們殺了鄭公子，我怎有面目去見王爺？他日九泉之下，也見不了國姓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你幾時帶我去瞧瞧鄭家這王太妃，對付這種老太太，弟子倒有幾下散手。」心想自己把假太后這老婊子收拾得服服貼貼，連皇太后也對付得了，區區一個王太妃又何足道哉。陳近南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胡鬧！」拉著他手，走出房去。

註：台灣延平郡王鄭經長子克𡒉是陳永華之婿，剛毅果斷，鄭經立為世子，出征時命其監國。克𡒉執法一秉至公，諸叔及諸弟多怨之，揚言其母假娠，克𡒉為屠夫李某之子。鄭經及陳永華死後，克𡒉為董太妃及諸弟殺害。

當下韋小寶向師父、吳六奇、馬超興告辭。吳馬二人送出門去。

吳六奇道：「韋兄弟，你這個小丫頭雙兒，我已跟她拜了把子，結成了兄妹。」韋小寶和馬超興都吃了一驚，轉頭看雙兒時，只見她低下了頭，紅暈雙頰，神色甚是忸怩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吳大哥好會說笑話。」吳六奇正色道：「不是說笑。我這個義妹忠肝義膽，勝於鬚眉，正是我輩中人。做哥哥的對她好生相敬。我見你跟『百勝刀王』胡逸之拜把子，拜得挺有勁，我見樣學樣，於是要跟雙兒拜把子。她可說甚麼也不肯，說是高攀不上。我一個老叫化，有甚麼高攀、低攀了？我非拜不可，她只好答應。」馬超興道：「剛才你兩位在那邊房中說話，原來是商量拜把子的事。」吳六奇道：「正是。雙兒妹子叫我不可說出來，哈哈，結拜兄妹，光明正大，有甚麼不能說的？」

韋小寶聽他如此說，才知是真，看著吳六奇，又看看雙兒，很是奇怪。

吳六奇道：「韋兄弟，從今而後，你對我這義妹可得另眼相看，倘若得罪了她，我可要跟你過不去。」雙兒忙道：「不……不會的，相公他……他待我很好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有你這樣一位大哥撐腰，玉皇大帝、閻羅老子也不敢得罪她了。」三人哈哈大笑，拱手而別。

韋小寶回到下處，問起拜把子的事，雙兒很是害羞，說道：「這位吳……吳爺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吳爺？大哥就是大哥，拜了把子，難道能不算數麼？」雙兒道：「是。他說覺得我不錯，定要跟我結成兄妹。」從懷裏取出那把洋槍，說道：「他說身上沒帶甚麼好東西，這把洋槍是相公送給他的，他轉送給我。相公，還是你帶著防身罷。」

韋小寶連連搖手，道：「是你大哥給你的，又怎可還我？」想起吳六奇行事出人意表，不由得嘖嘖稱奇，又想：「他名字都叫『六奇』，難怪，難怪！不知另外五奇是甚麼？」

※※※

一行人一路緩緩回京。路上九難傳了韋小寶一路拳法，叫他練習。但韋小寶浮動跳脫，說甚麼也不肯專心學武。九難吩咐他試演，但見他徒具架式，卻是半分真實功夫也沒學到，嘆道：「你我雖有師徒之名，但瞧你性子，實不是學武的材料。這樣罷，我鐵劍門中有一項『神行百變』功夫，是我恩師木桑道人所創，乃是天下輕功之首。這項輕功須以高深內功為根基，諒你也不能領會。你沒一門傍身之技，日後遇到危難，如何得了？我只好教你一些逃跑的法門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腳底能抹油，打架不用愁。師父教了我逃跑的法門，那定是誰也追不上的了。」九難微微搖頭，說道：「『神行百變』，世間無雙，當年威震武林，今日卻讓你用來腳底抹油，恩師地下有知，定是不肯認你這個沒出息的徒孫。不過除此之外，我也沒甚麼你學得會的本事傳給你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師父收了我這個沒出息的徒兒，也算倒足了大霉。不過賭錢有輸有贏，師父這次運氣不好，收了我這徒兒，算是大輸一場。老天爺有眼，保祐師父以後連贏八場，再收八個威震天下的好徒兒。」

九難嘿嘿一笑，拍拍他肩頭，說道：「也不一定武功好就是人好。你性子不喜學武，這是天性使然，無可勉強。你除了油腔滑調之外，總也算是我的好徒兒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中一陣激動，便想將那些碎羊皮取出來交給九難，隨即心想：「這些皮片我既已給了男師父，便不能再給女師父了。好在兩位師父都是在想趕走韃子，光復漢人江山，不論給誰都是一樣。」

當下九難將「神行百變」中不需內功根基的一些身法步法，說給韋小寶聽。說也奇怪，一般拳法掌法，他學時淺嚐即止，不肯用心鑽研，這些逃跑的法門，他卻大感興趣，一路上學得津津有味，一空下來便即練習。有時還要輕功卓絕的徐天川在後追趕，自己東跑西竄的逃避。徐天川見他身法奇妙，好生佩服。初時幾下子就追上了，但九難不斷傳授新的訣竅，到得直隸省境，徐天川說甚麼也已追他不上了。

九難見他與「神行百變」這項輕功頗有緣份，倒也大出意料之外，說道：「看來你天生是個逃之夭夭的胚子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弟子練不成『神行百變』，練成『神行抹油』，總算不是一事無成。」

他沖了一碗新茶，捧到九難面前，問道：「師父，師祖木桑道長既已逝世，當今天下，自以你老人家武功第一了？」九難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『天下武功第一』六字，何敢妄稱？」眼望窗外，幽幽的道：「有一個人，稱得上『天下武功第一』。」韋小寶忙問：「那是誰？弟子定要拜見拜見。」九難道：「他……他……」突然間眼圈一紅，默然不語。韋小寶道：「這位前輩是誰？弟子日後倘若有緣見到，好恭恭敬敬的向他磕幾個頭。」

九難揮揮手，叫他出去。韋小寶甚是奇怪，慢慢踱了出去，心想：「師父的神色好生古怪，難道這個天下武功第一之人，是她的老姘頭麼？」

九難這時心中所想的，正是那個遠在萬里海外的袁承志。她對袁承志落花有意，袁承志卻情有別鍾。二十多年來這番情意深藏心底，這時卻又給韋小寶撩撥了起來。

次日韋小寶去九難房中請安，卻見她已不別而去，留下了一張字條。韋小寶拿去請徐天川一唸，原來紙條上寫著「好自為之」四個字。韋小寶心中一陣悵惘，又想：「昨天我問師父誰是天下武功第一，莫非這句話得罪了她？」

※※※

不一日，一行人來到北京。建寧公主和韋小寶同去謁見皇帝。

康熙早已接到奏章，已覆旨准許吳應熊來京完婚，這時見到妹子和韋小寶，心下甚喜。

建寧公主撲上前去，抱住了康熙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吳應熊那小子欺侮我。」康熙笑道：「這小子如此大膽，待我打他的屁股。他怎麼欺侮你了？」公主哭道：「你問小桂子好了。他欺侮我，他欺侮我！皇帝哥哥，你非給我作主不可。」一面哭，一面連連頓足。康熙笑道：「好，你且回自己屋裏去歇歇，我來問小桂子。」

建寧公主早就和韋小寶商議定當，見了康熙之後，如何奏報吳應熊無禮之事。一等公主退出，韋小寶便詳細說來。

康熙皺了眉頭，一言不發的聽完，沉思半晌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好大膽！」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奴才不敢。」康熙道：「你跟公主串通了，膽敢騙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沒有啊，奴才怎敢瞞騙皇上？」康熙道：「吳應熊對公主無禮，你自然並未親見，怎能憑了公主一面之辭，就如此向我奏報？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乖乖不得了，小皇帝好厲害，瞧出了其中破綻。」忙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皇上明見萬里。吳應熊對公主如何無禮，奴才果然沒有親見，不過當時許多人站在公主窗外，大家都是親耳聽見的。」康熙道：「那更加胡鬧了。吳應熊這人我見過兩次，他精明能幹，是個人才。他又不很年輕了，房裏還少得了美貌的姬妾？怎會大膽狂妄，對公主無禮。哼，公主的脾氣我還不知道？定是她跟吳應熊爭吵起來，割了……割了他媽的卵蛋。」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韋小寶也笑了起來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這種事情，公主是不便細說的，奴才自然也不敢多問。公主怎麼說，奴才就怎麼稟告。」康熙點點頭，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吳應熊這小子受了委屈，你傳下旨去，叫他們在京裏擇日完婚罷，滿了月之後，再回雲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完婚不打緊，吳三桂這老小子要造反，可不能讓公主回雲南去。」

康熙不動聲色，點點頭道：「吳三桂果然要反，你見到甚麼？」韋小寶於是將吳三桂如何跟西藏、蒙古、羅剎國、神龍教諸方勾結的情形一一說了。康熙神色鄭重，沉吟不語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這奸賊！竟勾結了這許多外援！」韋小寶也早知這事十分棘手，不敢作聲。再過一會，康熙又問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韋小寶說道已將蒙古王子的使者擒來，述說自己如何假裝吳三桂的小兒子而騙出真相，吳應熊如何想奪回罕帖摩，在公主住處放火，反而慘遭閹割，自己又如何派遣部屬化裝為王府家將，在妓院中爭風吃醋、假裝殺死罕帖摩。

康熙聽得悠然神往，說道：「這倒好玩得緊。」又道：「吳三桂這人，我沒見過。那日宮中傳出父王賓天的訊息，吳三桂帶了重兵，來京祭拜。我原想見他一見，可是幾名顧命大臣防他擁兵入京，忽然生變，要他在北京城外搭了孝棚拜祭，不許他進北京城。」

說到這裏，站起身來，來回踱步，說道：「鰲拜這廝見事極不明白。如果擔心吳三桂入京生變，只須下旨要他父子入京拜祭，大軍駐紮在城外，他還能有甚麼作為？他倘若不敢進城，那是他自己禮數缺了。不許他進城，那明明是跟他說：『我們怕了你的大軍，怕你進京造反，你還是別進來罷！』嘿嘿，示弱之至！吳三桂知道朝廷對他疑忌，又怕了他，豈有不反之理？他的反謀，只怕就種因於此。」

韋小寶聽康熙這麼一剖析，打從心坎兒裏佩服出來，說道：「當時倘若他見了皇上，皇上好好開導他一番，說不定他便不敢造反了。」康熙搖頭道：「那時我年紀幼小，不懂軍國大事，一見之後，沒甚麼厲害的話跟他說，他瞧我不起，只有反得更快。」當下詳細詢問吳三桂的形貌舉止，又問：「他書房那張白老虎皮到底是怎樣的？」

韋小寶大是奇怪，描述了那張白老虎皮的模樣，說道：「皇上連這等小事也知道。」

康熙微笑不語，又問起吳三桂的兵馬部署，左右用事之人及十大總兵的性情才幹；問話之中，顯得對吳三桂的情狀所知甚詳，手下大將那一個貪錢，那一個好色，那一個勇敢，那一個胡塗，無不了然。

韋小寶既驚且佩，說道：「皇上，你沒去過雲南，可是平西王府內府外的事情，知道得比奴才還多。」突然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啊，是了，皇上在昆明派得有不少探子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這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啊。他一心想要造反，難道咱們就毫不理會？小桂子，你這趟功勞很大，探明了吳三桂跟西藏、蒙古、羅剎國勾結。這樁大秘密，我那些探子就查不到。他們只能查小事，查不到大事。」

韋小寶全身骨頭大輕，說道：「那全仗皇上洪福齊天。」康熙道：「把那罕帖摩帶進宮來，讓我親自審問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率領十名御前侍衛，將罕帖摩送到上書房來。

康熙一見到，便以蒙古話相詢。罕帖摩聽到蒙古話，既感驚奇，又覺親切，眼見到宮中的派勢，再也不敢隱瞞，一五一十，都將實情說了。康熙一連問了兩個多時辰，除蒙古和吳三桂勾結的詳情外，又細問蒙古的兵力部署、錢糧物產、山川地勢、風土人情、以及蒙古各旗王公誰精明，誰平庸，相互間誰跟誰有仇，誰跟誰有親。

韋小寶在一旁侍候，聽得二人嘰哩咕嚕的說個不休，罕帖摩一時顯得十分佩服，一時又顯得害怕，到最後卻跪下來不住磕頭，似是感恩之極。康熙命御前侍衛帶下去監禁。

一名小太監送上一碗參湯。康熙接過來喝了，對小太監道：「你給韋副總管也斟一碗來。」韋小寶磕頭謝恩，喝了參湯。

※※※

只聽得書房外腳步響聲，一名小太監道：「啟稟皇上：南懷仁、湯若望侍候皇上。」康熙點點頭。小太監傳呼出去，進來了兩個身材高大的外國人，跪下向康熙磕頭。

韋小寶大是奇怪，心想：「怎麼有外國鬼子來到宮裏，真是奇哉怪也。」

兩個外國人叩拜後，從懷中各取出一本書卷，放在康熙桌上。那個年紀較輕、名叫南懷仁的外國人道：「皇上，今兒咱們再說大炮發射的道理。」韋小寶聽他一口京片子，清脆流利，不由得「咦」的一聲，驚奇之極，心道：「希奇希奇真希奇，鬼子不會放洋屁。」

康熙向他一笑，低頭瞧桌上書卷。南懷仁站在康熙之側，手指卷冊，解釋了起來。康熙聽到不懂的所在，便即發問。南懷仁講了半個時辰，另一個老年白鬍子外國人湯若望接著講天文曆法，也講了半個時辰，兩人磕頭退出。

康熙笑道：「外國人說咱們中國話，你聽著很希奇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本來很奇怪，後來仔細想想，也不奇怪了。聖天子百神呵護。羅剎國圖謀不軌，上天便降下兩個會說中國話的洋鬼子來輔佐聖朝，製造槍炮火器，掃平羅剎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心思倒也機靈。不過洋鬼子會說中國話，卻不是天生的。那個老頭兒，在前明天啟年間就來到中國了，他是日耳曼人。那年輕的是比利時人，是順治年間來的。他們都是耶穌會教士，來中國傳教的。要傳教，就得學說中國話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奴才一直在擔心羅剎的火器厲害。今天一聽這外國人甚麼大炮短銃，說得頭頭是道，這可就放心啦。」

康熙在書房中緩緩踱步，說道：「羅剎人是人，我們也是人，他們能造槍炮，我們一樣也能造，只不過我們一直不懂這法子罷了。當年我們跟明朝在遼東打仗，明兵有大炮，我們很吃了些苦頭。太祖皇帝就為炮火所傷，龍馭賓天。可是明朝的天下，還不是給我們拿下來了？可見槍炮是要人來用的，用的人不爭氣，槍炮再厲害也是無用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明朝有大炮。不知這些大炮現下在那裏？咱們拿了去轟吳三桂那老小子，轟他個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！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明朝的大炮就只那麼幾尊，都是向澳門紅毛人買的。單是買鬼子的槍炮，那可不管用。倘若跟鬼子打仗，他們不肯賣了，豈不糟糕？咱們得自己造，那才不怕別人制咱們死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對極，對極。皇上還怕這些耶穌會教士造西貝貨騙你，因此自己來弄明白這個道理。從今而後，任他鬼子說得天花亂墜，七葷八素，都騙不了你。」康熙道：「你明白我的心思。這些造槍炮的道理，也真繁難得緊，單是煉那上等精鐵，就大大不易。」

韋小寶自告奮勇，說道：「皇上，我去給你把北京城裏城外的鐵匠，一古腦兒的都叫了來，大夥兒拉起風箱，呼扯，呼扯，煉他幾百萬斤上好精鐵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你在雲南之時，我們已煉成十幾萬斤精鐵啦。湯若望和南懷仁正在監造大炮，幾時你跟我去瞧瞧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那可太好了。」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皇上，外國鬼子居心不良，咱們可得提防一二。那造炮的地方，又有火藥，又有鐵器，皇上自己別去，奴才給你去監督。」康熙道：「那倒不用擔心。這件事情關涉到國家氣運，我如不是親眼瞧著，終不放心。南懷仁忠誠耿直。湯若望的老命是我救的，他感激得不得了。這二人決不會起甚麼異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居然救了外國老鬼子的老命，這可奇了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康熙三年，湯若望說欽天監推算日食有誤，和欽天監的漢官雙方激辯。欽天監的漢官楊光先辯不過，就找他的岔子，上了一道奏章，說道湯若望製定的那部『大清時憲曆』，一共只推算了二百年。可是我大清得上天眷祐，聖祚無疆，萬萬年的江山。湯若望止進二百年曆，那不是咒我大清只有二百年天下嗎？」

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說道：「厲害，厲害。這外國老鬼會算天文地理，卻不會算做官之人的手段。」康熙道：「可不是麼？那時候鰲拜當政，這傢伙胡裏胡塗，就說湯若望咒詛朝廷，該當凌遲處死。這道旨意送給我瞧，可給我看出了一個破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康熙三年，那時你還只十歲啊，已經瞧出了其中有詐，當真是聖天子聰明智慧，自古少有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你馬屁少拍。其實這道理說來也淺，我問鰲拜，這部大清時憲曆是幾時做好的。他說不知道，下去查了一查，回奏說道，是順治十年做好的，當時先帝下旨嘉獎，賜了他一個『通玄教師』的封號。我說：『是啊，我六七歲時，就已在書房裏見過這部大清時憲曆了。這部曆書已做成了十年，為甚麼當時大家不說他不對？這時候爭他不過，便來翻他的老帳？那可不公道啊。』鰲拜想想倒也不錯，便沒殺他，將他關在牢裏。這件事我後來也忘了，最近南懷仁說起，我才下旨放了他出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去叫他花些心思，做一部大清萬年曆出來。」

康熙笑了幾聲，隨即正色道：「我讀前朝史書，凡是愛惜百姓的，必定享國長久，否則儘說些吉祥話兒，又有何用？自古以來，人人都叫皇帝作萬歲，其實別說萬歲，享壽一百歲的皇帝也沒有啊。甚麼『萬壽無疆』，都是騙人的鬼話。父皇諄諄叮囑，要我遵行『永不加賦』的訓諭，我細細想來，只要遵守這四個字，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。甚麼洋人的大炮，吳三桂的兵馬，全都不用擔心。」

韋小寶不明白這些治國的大道理，只是喏喏連聲，取出從吳三桂那裏盜來的那部正藍旗「四十二章經」，雙手獻上，說道：「皇上，這部經書，果然讓吳三桂這老小子給吞沒了，奴才在他書房中見到，便給他來個順手牽羊，物歸原主。」

康熙大喜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太后老是掛念著這件事。我去獻給她老人家，拿去太廟焚化了，不管其中有甚麼秘密，從此再也沒人知道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你燒了最好！這叫做毀屍滅跡。我盜了經中碎皮片兒的事，就永遠不會發覺了。」

※※※

他回到了自己子爵府，天黑之後，閂上了門，取出那包碎皮片，叫了雙兒過來，說道：「有一樁水磨功夫，你給我做做。」吩咐她將幾千片碎皮片拼湊還原。雙兒伏在案上，慢慢對著剪痕，一片片的拼湊。但數千片碎皮片亂成一團，要湊成原狀，當真談何容易？韋小寶初時還坐在桌邊，出些主意，東拿一片，西拿一片，幫著拼湊，但搞了半天，連兩塊相連的皮片也找不出來，意興索然，逕自去睡了。

次日醒來，只見外邊房中兀自點著蠟燭，雙兒手裏拿著一片碎皮，正怔怔的凝思。韋小寶走到她身後，「哇」的一聲大叫。雙兒吃了一驚，跳起身來，笑道：「你醒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些碎皮片兒可磨人得緊，我又沒趕著要，你怎地一晚不睡？快去睡罷！」雙兒道：「好，我先收拾起來。」

韋小寶見桌上一張大白紙上已用繡花針釘了十一二塊皮片，拼在一起，全然吻合，喜道：「你已找到了好幾片啦。」雙兒道：「就是開頭最難，現下我已明白了一些道理，以後就會拼得快些。」將碎皮片細心包在油布包裹裏，連同那張大白紙，鎖在一隻金漆箱中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些皮片很是有用，可千萬不能讓人偷了去。」雙兒道：「我整日守在這裏，不離開半步便是。就是怕睡著出了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妨，我去調一小隊驍騎營軍士來，守在屋外，給你保駕。」雙兒微笑道：「那就放心得多了。」

韋小寶見她一雙妙目中微有紅絲，足見昨晚甚是勞瘁，心生憐惜，說道：「快睡罷，我抱你上床去。」雙兒羞得滿臉通紅，連連搖手，道：「不，不，不好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有甚麼好不好的？你幫我做事，辛苦了一晚，我抱你上床，有甚麼打緊？」說著伸手便抱。雙兒咭的一聲笑，從他手臂下鑽了過去。

韋小寶連抱了幾次，都抱了個空，自知輕身功夫遠不及她，心頭微感沮喪，嘆了口氣，坐倒在椅上。雙兒笑吟吟的走近，說道：「先服侍你盥洗，吃了早點，我再去睡。」韋小寶搖頭不語。雙兒見他不快，心感不安，低聲道：「相公，你……你生氣了嗎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是生氣，我的輕功太差，師父教了許多好法門，我總是學不會。連你這樣一個小姑娘也捉不到，有甚麼屁用？」雙兒微笑道：「你要抱我，我自然要拚命的逃。」韋小寶突然一縱而起，叫道：「我非捉到你不可。」張開雙手，向她撲去。雙兒格格一笑，側身避開。韋小寶假意向左方一撲，待她逃向右方，一伸手扭住了她衫角。雙兒「啊」的一聲呼叫，生怕給他扯爛了衫子，不敢用力掙脫。

韋小寶雙臂攔腰將她抱住。雙兒只是嘻笑。韋小寶右手抄到她腿彎裏，將她橫著抱起，放到自己床上。雙兒滿臉通紅，叫道：「相公，你……你……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甚麼？」拉過被子蓋在她身上，俯身在她臉上輕輕一吻，笑道：「快合上眼，睡罷。」轉身出房，帶上了門，心道：「這丫頭怕我著惱，故意讓我抱住的。」來到廳上，吩咐親兵傳下令去，調一隊驍騎營軍士來自己房外守衛。

這幾天之中，他將雲南帶來的金銀禮物分送宮中妃嬪、王公大臣、侍衛、太監；心下盤算：「若說是吳三桂送的，倒讓人領了這老小子的情，不如讓老子自己來做好人。」於是吳三桂幾十萬兩金銀，都成了欽差大臣、驍騎營都統韋小寶的禮物。收禮之人自是好評潮湧。宮中朝中，都說皇上當真聖明，所提拔的這個少年都統精明幹練，居官得體。

這些日子中，雙兒每日都在拼湊破碎羊皮，一找到吻合無誤的皮片，便用繡花針釘住。韋小寶每晚觀看，見拼成的圖形越來越大，圖中所繪果然都是山川地形，圖上註著彎彎曲曲的文字。雙兒道：「這些都是外國字，我可一個也不識。」韋小寶在宮中住得久了，卻知寫的是滿洲字，反正連漢字他也不識，圖中所寫不論是甚麼文字，也都不放在心上。

到得第十八天晚上，韋小寶回到屋裏，只見雙兒滿臉喜容。他伸手摸了摸她下巴，問道：「甚麼事這樣開心？」雙兒微笑道：「相公，你倒猜猜看。」

昨晚臨睡之時，韋小寶見只餘下二三百片碎皮尚未拼起。這門拼湊功夫，每拼起一片，餘下來的少了一片，就容易了一分。最初一兩天最是艱難，一個時辰之中，未必能找到兩片相吻合的碎皮，到得後來便進展迅速了。他料想雙兒已將全圖拼起，是以喜溢眉梢，笑道：「讓我猜猜看。嘿，你定是裹了幾隻湖州粽子給我吃。」雙兒搖頭道：「不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在地下撿到了一件寶貝？」雙兒道：「不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義兄從廣東帶了好東西來送給你？」雙兒道：「不是，路這麼遠，怎會送東西來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莊家三少奶捎了信來？」雙兒搖搖頭，眉頭微蹙，輕聲道：「沒有。莊家三少奶她們不知好不好，我常常想著。」韋小寶叫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今天是你生日。」雙兒微笑道：「不是的，我生日不是今天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那一天？」雙兒道：「是九月十……」忽然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忘記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騙人，自己生日怎會忘記了？對了，對了。一定是這個，你在少林寺的那個老和尚朋友瞧你來啦。」雙兒噗哧一笑，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相公說話真是好笑，我有甚麼少林寺的老和尚朋友？你才有啦。」

韋小寶搔搔頭皮，沉吟道：「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這可難猜了。我本來想猜，是不是你已拼好了圖樣呢？不過昨晚見到還有二三百片沒拼起，最快也總得再有五六天時光。」雙兒雙眼中閃耀著喜悅的光芒，微笑道：「倘若偏偏是今天拼起了呢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你騙人，我才不信。」雙兒道：「相公，你來瞧瞧，這是甚麼？」

韋小寶跟著她走到桌邊，只見桌上大白布上釘滿了幾千枚繡花針，幾千塊碎片已拼成一幅完整無缺的大地圖，難得的是幾千片碎皮拼在一起，既沒多出一片，也沒少了一片。

韋小寶大叫一聲，反手將雙兒一把抱住，叫道：「大功告成，親個嘴兒。」說著向她嘴上吻去。雙兒羞得滿臉通紅，頭一側，韋小寶的嘴吻到了她耳垂上。雙兒只覺全身酸軟，驚叫：「不，不要！」

韋小寶笑著放開了她，拉著她手，和她並肩看那圖形，不住口的嘖嘖稱讚，說道：「雙兒，若不是你幫我辦這件事，要是我自己來幹哪，就算拼上三年零六個月，也不知拼不拼得成。」雙兒道：「你有多少大事要辦，那有時光做這種笨功夫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這是笨功夫麼？這是天下最聰明的功夫了。」雙兒聽他稱讚，甚是開心。

韋小寶指著圖形，說道：「這是高山，這是大河。」指著一條大河轉彎處聚在一起的八個顏色小圈，說道：「全幅地圖都是墨筆畫的，這八個小圈卻有紅、有白、有黃、有藍，還有黃圈鑲紅邊兒的。啊，是了，這是滿洲人的八旗。這八個小圈的所在，定是大有古怪。只不知山是甚麼山，河是甚麼河。」

雙兒取出一疊薄棉紙來，一共三十幾張，每一張上都寫了彎彎曲曲的滿洲文字，交給韋小寶。韋小寶道：「這是甚麼？是誰寫的？」雙兒道：「是我寫的。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，道：「原來你識得滿洲字，前幾天還騙我呢。」說著張開雙臂，作勢要抱。雙兒急忙逃開，笑道：「沒騙你，我不識滿洲字，這是將薄紙印在圖上，一筆一劃印著寫的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妙計，妙計。我拿去叫滿洲師爺認了出來，註上咱們的中國字，就知道圖中寫的是甚麼了。好雙兒，寶貝雙兒，你真細心，知道這圖關係重大，把滿洲字分成幾十張紙來寫。我去分別問人，就不會洩漏了機密。」

雙兒微笑道：「好相公，聰明相公，你一見就猜到我的用意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功告成，親個嘴兒。」雙兒一聽。反身一躍，逃出了房外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來到廳上，吩咐親兵去叫了驍騎營中的一名滿洲筆帖式來，取出一張棉紙，問他那幾個滿洲字是甚麼意思。

那筆帖式道：「回都統大人：這『額爾古納河』、『精奇里江』、『呼瑪爾窩集山』，都是咱們關外滿洲的地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嘰哩咕嚕江，呼你媽的山，這樣難聽。」那筆帖式道：「回都統大人：額爾古納河、精奇里江、呼瑪爾窩集山，都是咱們滿洲的大山大江。」韋小寶問：「那在甚麼地方？」那筆帖式道：「回都統大人：是在關外極北之地。」

韋小寶心下暗喜：「是了，這果然是滿洲人藏寶的所在。他們把金銀珠寶搬到關外，定然要藏得越遠越好。」說道：「你把這些唏哩呼嚕江、呼你媽的山的名字，都用漢字寫了出來。」那筆帖式依言寫了。

韋小寶又取出一張棉紙，問道：「這又是甚麼江、甚麼山了？」那筆帖式道：「回都統大人：這是西里木的河，阿穆爾山、阿穆爾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媽的，越來越奇啦！你這不是胡說八道嗎？好好的名字不取，甚麼希你媽的河，甚麼阿媽兒、阿爸兒的。」

那筆帖式滿臉惶恐，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卑職不敢胡說八道，在滿洲話裏，那是另有意思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把阿媽兒、阿爸兒，還有希你媽的河，都用漢字註在這紙上。回頭我還得去問問旁人，瞧你是不是瞎說。」那筆帖式道：「是，是。卑職便有天大膽子，也不敢跟都統大人胡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哈，你有天大膽子麼？」那筆帖式道：「不，不，卑職膽小如鼠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來人哪，拿五十兩銀子，賞給這個膽小如鼠的朋友。喂，這些希你媽的河，希你爸的山，你要是出去跟人說了，給我一知道，立即追還你五十兩銀子，連本帶利，一共是一百五十兩銀子。」

那筆帖式大喜過望，他一個月餉銀，也不過十二兩銀子，都統大人這一賞就是五十兩，忙請安道謝，連稱：「卑職決不敢亂說。」心想：「本錢五十兩，利息卻要一百兩。我的媽啊，好重的利息，殺了頭我也還不起。」

※※※

數日之間，韋小寶已問明了七八十個地名，拿去覆在圖上一看，原來那八個四色小圈，是在黑龍江之北，正當阿穆爾河和黑龍江合流之處，在呼瑪爾窩集山正北，阿穆爾山西北。八個小圈之間寫著兩個黃色滿洲字，譯成漢字，乃是「鹿鼎山」三字。

韋小寶把圖形和地名牢記在心，要雙兒也幫著記住，心想這些碎皮片要是給人搶了去，不免洩漏秘密，於是投入火爐，一把燒了。見到火光熊熊升起，心頭說不出的愉悅，尋思：「師父要我分成數包，分別埋在不同的地方，說不定仍會給人盜了去。現下藏在我心裏，就算把我的心挖了去，也找不到這幅地圖啦。不過這顆心，自然是挖不得的。」

一轉頭，見火光照在雙兒臉上，紅撲撲的甚是嬌艷，心下大讚：「我的小雙兒可美得緊哪。」雙兒給他瞧得有些害羞，低下了頭。韋小寶道：「好雙兒，咱們圖兒也拼起啦，地名也查到啦，甚麼希你媽的河，希你爸的山，也都記在心中了，那算不算是大功告成了呢？」雙兒忙跳起身來，笑道：「不，不，沒……沒有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怎麼還沒有？」雙兒笑著奪門而出，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

韋小寶追出去，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」忽見一名親兵匆匆進來，說道：「啟稟都統：皇上傳召，要你快去。」韋小寶向雙兒做個鬼臉，出門來到宮中。

※※※

只見宮門口已排了鹵簿，康熙的車駕正從宮中出來。韋小寶繞到儀仗之後，跪在道旁磕頭。康熙見到了他，微笑道：「小桂子，跟我看外國人試炮去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好極了，這大炮可造得挺快哪。」

一行人來到左安門內的龍潭炮廠，南懷仁和湯若望已遠遠跪在道旁迎駕。康熙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，大炮在那裏？」南懷仁道：「回聖上：大炮便在城外。恭請聖上移駕御覽。」康熙道：「好！」從車中出來，侍衛前後擁護，出了左安門，只見三尊大炮並排而列。

康熙走近前去，見三門大炮閃閃發出青光，炮身粗大，炮輪、承軸等等無不造得極是結實，心下甚喜，說道：「很好，咱們就試放幾炮。」南懷仁親自在炮筒裏倒入火藥，用鐵條樁實，拿起一枚炮彈，裝入炮筒，轉身道：「回皇上：這一炮可以射到一里半，靶子已安在那邊。」康熙順著他手指望去，見遠處約莫一里半以外，有十個土墩並列，點頭道：「好，你放罷。」南懷仁道：「恭請皇上移駕十丈以外，以策萬全。」康熙微微一笑，退了開去。

韋小寶自告奮勇，道：「這第一炮，讓奴才來放罷。」康熙點點頭。韋小寶走到大炮之旁，向南懷仁道：「外國老兄，你來瞄準，我來點火。」南懷仁已校準了炮口高低，這時再核校一次。韋小寶接過火把，點燃炮上藥線，急忙跳開，丟開火把，雙手緊緊塞住耳朵。

只見火光一閃，轟的一聲大響，黑煙瀰漫，跟著遠處一個土墩炸了開來，一個火柱升天而起。原來那土墩中藏了大量硫磺，炮彈落下，立時燃燒，更顯得威勢驚人。

眾軍士齊聲歡呼，向著康熙大呼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」

三尊大炮輪流施放，一共開了十炮，打中了七個土墩，只三個土墩偏了少些沒打中。

康熙十分喜歡，對南懷仁和湯若望大加獎勉，當即升南懷仁為欽天監監正。湯若望原為太常寺卿加通政使，號「通玄教師」，在鰲拜手中被革，康熙下旨恢復原官，改號「通微教師」。康熙名叫玄燁，「玄」字為了避諱不能再用。三門大炮賜名為「神武大炮」。

回到宮中，康熙把韋小寶叫進書房，笑吟吟的道：「小桂子，咱們日夜開工，造他幾百門神武大炮，一字排開，對準了吳三桂這老小子轟他媽的，你說他還造不造得成反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皇上神機妙算，本來就算沒神武大炮，吳三桂這老小子也是手到擒來。只不過有了神武大炮，那是更加如……如……如龍添翼了。」他本要說「如虎添翼」，但轉念一想，以皇帝比作老虎，可不大恭敬。康熙笑道：「你這句話太沒學問。飛龍在天，又用得著甚麼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是，是。可見就算沒有大炮，皇上也不怕吳三桂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你總有得說的。」眉頭一皺，道：「說到這裏，我可想起一件事來。吳三桂跟蒙古、西藏、羅剎國勾結，還有一個神龍教。那個大逆不道的老婊子假太后，就是神龍教派來穢亂宮禁的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」康熙道：「這叛逆若不擒來千刀萬剮，如何得報母后被害之恨、太后被囚之辱？」說到這裏，咬牙切齒，甚是氣憤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皇帝這話，是要我去捉拿老婊子了。那老婊子跟那又矮又胖的瘦頭陀在一起，這時候不知是在那裏，要捉此人，可大大的不容易。」心下躊躇，不敢接口。

康熙果然說道：「小桂子，這件事萬分機密，除了派你去辦之外，可不能派別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就不知老婊子逃到了那裏？她那個奸夫一團肉球，看來會使妖法。」

康熙道：「老婊子如果躲到了荒山野嶺之中，要找她果然不易。不過也有線索可尋。你帶領人馬，先去將神龍邪教剿滅了，把那些邪教的黨羽抓來，一一拷問，多半便會查得出老婊子的下落。」見韋小寶有為難之色，說道：「我也知道這件事猶如大海撈針，很不易辦。不過你一來能幹，二來是員大大的福將，別人辦來十分棘手之事，到了你手裏，往往便馬到成功。我也不限你時日，先派你到關外去辦幾件事。你到了關外，在奉天調動人馬，俟機去破神龍島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皇帝在拍我馬屁了。這件事不答應也不成了。」說道：「奴才的福氣，都是皇上賜的。皇上對我特別多加恩典，我的福份自然大了。只盼這次又託賴皇上洪福，把老婊子擒來。」

康熙聽他肯去，心中甚喜，拍拍他肩頭，說道：「報仇雪恨雖是大事，但比之國家社稷的安危，又是小了。能捉到老婊子固然最好，第一要務，還是攻破神龍島。小桂子，關外是我大清龍興發祥之地，神龍教在旁虎視眈眈，倘若跟羅剎人聯手，佔了關外，大清便沒了根本。你破得神龍島，好比是斬斷了羅剎國人伸出來的五根手指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正是。」突然提高聲音叫道：「啊羅嗚！古嚕呼！」提起右手，不住亂甩。康熙笑問：「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羅剎國斷了五根手指，自然痛得大叫羅剎話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升你為一等子爵，再賞你個『巴圖魯』的稱號，調動奉天駐防兵馬，撲滅神龍島反叛。」

韋小寶跪下謝恩，說道：「奴才的官兒做得越大，福份越大。」

康熙道：「這件事不可大張旗鼓，以防吳三桂、尚可喜他們得知訊息，心不自安，提早造反。須得神不知、鬼不覺，突然之間將神龍教滅了。這樣罷，我明兒派你為欽差大臣，去長白山祭天。長白山是我愛新覺羅家遠祖降生的聖地，我派你去祭祀，誰也不會疑心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神機妙算，神龍教教主壽與蟲齊。」康熙問道：「甚麼壽與蟲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教主的壽命不過跟小蟲兒一般，再也活不多久了。」

他在康熙跟前，硬著頭皮應承了這件事，可是想到神龍教洪教主武功卓絕，教中高手如雲，自己帶一批只會掄刀射箭的兵馬去攻打神龍島，韋小寶多半是「壽與蟲齊」。

出得宮來，悶悶不樂，忽然轉念：「神龍島老子是決計不去的，小玄子待我再好，也犯不著為他去枉送性命。我這官兒做到盡頭啦，不如到了關外之後，乘機到黑龍江北的鹿鼎山去，掘了寶藏，發他一筆大財，再悄悄到雲南去，把阿珂娶到了手，從此躲將起來，每天賭錢聽戲，豈不逍遙快樂？」言念及此，煩惱稍減，心想：「臨陣脫逃，雖然說來臉上無光，有負小玄子重託，可是性命交關之事，豈是開得玩笑的？掘了寶藏之後，不再挖斷滿洲人的龍脈，也就很對得住小玄子了。」

次日上朝，康熙頒下旨意，升了韋小寶的官，又派他去長白山祭天。

散朝之後，王公大臣紛紛道賀。索額圖與他交情與眾不同，特到子爵府敘話，見他有些意興闌珊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去長白山祭天，當然不是怎麼的肥缺，比之到雲南去敲平西王府的竹槓，那是天差地遠了，也難怪你沒甚麼興致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兄弟是南方人，一向就最怕冷，一想到關外冰天雪地，這會兒已經冷得發抖，今兒晚非燒旺了火爐，好好來烤一下不可。」

索額圖哈哈大笑，安慰道：「那倒不用擔心，我回頭送一件火貂大氅來，給兄弟禦寒。暖轎之中加幾隻炭盆，就不怎麼冷了。兄弟，派差到關外，生發還是有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這遼東凍脫了人鼻子的地方，也能發財，倒要向大哥請教。」索額圖道：「我們遼東地方，有三件寶貝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啊，有三件寶貝，取得一件來，也就花差花差了。」索額圖笑道：「我們遼東有一句話，兄弟聽見過沒有？那叫做『關東有三寶，人參貂皮烏拉草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倒沒聽見過。人參和貂皮，都是貴重的物事。那烏拉草，又是甚麼寶貝了？」索額圖道：「那烏拉草是苦哈哈的寶貝。關東一到冬季，天寒地凍，窮人穿不起貂皮，坐不起暖轎，倘若凍掉了一雙腳，有誰給韋兄弟來抬轎子啊？烏拉草關東遍地都是，只要拉得一把來曬乾了，搗得稀爛，塞在鞋子裏，那就暖和得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烏拉草這一寶，咱們是用不著的。人參卻不妨挑他幾十擔，貂皮也提他幾千張回來，至愛親朋，也可分分。」索額圖哈哈大笑。

正說話間，親兵來報，說是福建水師提督施琅來拜。韋小寶登時想起那日鄭克塽說過的話來，說他是武夷派的高手，曾教過鄭克塽武功，後來投降了大清的，不禁臉上變色，心想這姓施的莫非受鄭克塽之託，來跟自己為難，馮錫範如此兇悍厲害，這姓施的也決非甚麼好相與，對親兵道：「他來幹甚麼？我不要見。」那親兵答應了，出去辭客。韋小寶兀自不放心，向另一名親兵道：「快傳阿三、阿六兩人來。」阿三、阿六是胖頭陀和陸高軒的假名。

索額圖笑道：「施靖海跟韋兄弟的交情怎樣？」韋小寶心神不定，問道：「施……施靖甚麼？」索額圖道：「施提督爵封靖海將軍，韋兄弟跟他不熟嗎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從來沒見過。」

說話間胖頭陀和陸高軒二人到來，站在身後。韋小寶有這兩大高手相護，略覺放心。

親兵回進內廳，捧著一隻盤子，說道：「施將軍送給子爵大人的禮物。」韋小寶見盤中放著一隻開了蓋的錦盒，盒裏是一隻白玉碗，碗中刻著幾行字。玉碗純淨溫潤，玉質極佳，刻工也甚精緻，心想：「他送禮給我，那麼不是來對付我了，但也不可不防。」

索額圖笑道：「這份禮可不輕哪，老施花的心血也真不小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怎麼？」索額圖道：「玉碗中刻了你老弟的名諱，還有『加官晉爵』四字，下面刻著『眷晚生施琅敬贈』。」韋小寶沉吟道：「這人跟我素不相識，如此客氣，定是不懷好意。」

索額圖笑道：「老施的用意，那是再明白不過的。他一心一意要打台灣，為父母妻兒報仇。這些年來，老是纏著我們，要我們向皇上進言，為了這件事，花的銀子沒二十萬，也有十五萬了。他知道兄弟是皇上駕前的第一位大紅人，自然要來鑽這門路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寬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他為甚麼非打台灣不可？」索額圖道：「老施本來是鄭成功部下大將，後來鄭成功疑心他要反，要拿他，卻給他逃走了，鄭成功氣不過，將他的父母妻兒都……」說著右掌向左揮動，作個殺頭的姿勢，又道：「這人打水戰是有一手的，降了大清之後，曾跟鄭成功打過一仗，居然將鄭成功打敗了。」

韋小寶伸伸舌頭，說道：「連鄭成功這樣的英雄豪傑，也在他手下吃過敗仗，這人倒不可不見。」對親兵道：「施將軍倘若沒走，跟他說，我這就出去。」向索額圖道：「大哥，咱們一起去見他罷。」他雖有胖陸二人保護，對這施琅總是心存畏懼。索額圖是朝中一品大臣，有他在旁，諒來施琅不敢貿然動粗。索額圖笑著點頭，兩人攜手走進大廳。

施琅坐在最下首一張椅上，聽到靴聲，便即站起，見兩人從內堂出來，當即搶上幾步，請下安去，朗聲道：「索大人，韋大人，卑職施琅參見。」韋小寶拱手還禮，笑道：「不敢當。你是將軍，我只是個小小都統，怎地行起這個禮來？請坐，請坐，大家別客氣。」

施琅恭恭敬敬的道：「韋大人如此謙下，令人好生佩服。韋大人是一等子爵，爵位比卑職高得多，何況韋大人少年早發，封公封侯，那是指日之間的事，不出十年，韋大人必定封王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倘若真有這一日，那要多謝你的金口了。」

索額圖笑道：「老施，在北京這幾年，可學會了油嘴滑舌啦，再不像初來北京之時，動不動就得罪人。」施琅道：「卑職是粗魯武夫，不懂規矩，全仗各位大人大量包涵，現下卑職已痛改前非。」索額圖笑道：「你甚麼都學乖了，居然知道韋大人是皇上駕前第一位紅官兒，走他的門路，可勝於去求懇十位百位王公大臣。」

施琅恭恭敬敬的向兩人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全仗二位大人栽培，卑職永感恩德。」

韋小寶打量施琅，見他五十左右年紀，筋骨結實，目光炯炯，甚是英悍，但容顏憔悴，頗有風塵之色，說道：「施將軍給我那隻玉碗，可名貴得很了，就只一樁不好。」施琅頗為惶恐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卑職胡塗，不知那隻玉碗中有甚麼岔子，請大人指點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岔子是沒有，就是太過名貴，吃飯的時候捧在手裏，有些戰戰兢兢，生怕一個不小心，打碎了飯碗，哈哈，哈哈。」索額圖哈哈大笑。施琅陪著乾笑了幾聲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施將軍幾時來北京的？」施琅道：「卑職到北京來，已整整三年了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施將軍是福建水師提督，不去福建帶兵，卻在北京玩兒，那為甚麼？啊，我知道啦，施將軍定是在北京堂子裏有了相好的姐兒，不捨得回去了。」

施琅道：「韋大人取笑了。皇上召卑職來京，垂詢平台灣的方略，卑職說話胡塗，應對失旨，皇上一直沒吩咐下來。卑職在京，是恭候皇上旨意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小皇帝十分精明，他心中所想的大事，除了削平三藩，就是如何攻取台灣。你說話就算不中聽，只要當真有辦法，皇上必可原諒，此中一定另有原因。」想到索額圖先前的說話，又想：「這人立過不少功勞，想是十分驕傲，皇上召他來京，他就甚麼都不賣帳，一定得罪了不少權要，以致許多人故意跟他為難。」笑道：「皇上英明之極，要施將軍在京候旨，定有深意。你也不用心急，時辰未到，著急也是無用。」

施琅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今日得蒙韋大人指點，茅塞頓開。卑職這三年來，一直心中惶恐，只怕是忤犯了皇上，原來皇上另有深意，卑職這就安心得多了。韋大人這番開導，真是恩德無量。卑職今日回去，飯也吃得下了，覺也睡得著了。」

韋小寶善於拍馬，對別人的諂諛也不會當真，但聽人奉承，畢竟開心，說道：「皇上曾說，一個人太驕傲了，就不中用，須得挫折一下他的驕氣。別說皇上沒降你的官，就算充你的軍，將你打入天牢，那也是栽培你的一番美意啊。」施琅連聲稱是，不禁掌心出汗。

索額圖捋了捋鬍子，說道：「是啊，韋爵爺說得再對也沒有了。玉不琢，不成器，你這隻玉碗若不是又車又磨，只是一塊粗糙石頭，有甚麼用？」施琅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施將軍，請坐。聽說你從前在鄭成功部下，為了甚麼事跟他鬧翻的啊？」施琅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：卑職本來是鄭成功之父鄭芝龍的部下，後來撥歸鄭成功統屬。鄭成功稱兵造反，卑職見事不明，胡裏胡塗的，也就跟著統帥辦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嗯，你反清復……」他本想說「你反清復明，原也是應當的」，他平時跟天地會的弟兄們在一起，說順了口，險些兒漏了出來，幸好及時縮住，忙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

施琅道：「那一年鄭成功在福建打仗，他的根本之地是在廈門，大清兵忽施奇襲，攻克廈門。鄭成功進退無路，十分狼狽。卑職罪該萬死，不明白該當效忠王師，竟帶兵又將廈門從大清兵手中奪了過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這可給鄭成功立了一件大功啊。」施琅道：「當時鄭成功也升了卑職的官，賞賜了不少東西，可是後來為了一件小事，卻鬧翻了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那是甚麼事？」

施琅道：「卑職屬下有一名小校，卑職派他去打探軍情。不料這人又怕死又偷懶，出去在荒山裏睡了幾天，就回來胡說八道一番。我聽他說得不大對頭，仔細一問，查明了真相，就吩咐關了起來，第二天斬首。不料這小校狡猾得緊，半夜裏逃了出去，逃到鄭成功府中，向鄭成功的夫人董夫人哭訴，說我冤枉了他。董夫人心腸軟，派人向我說情，要我饒了這小校，說甚麼用人之際，不可擅殺部屬，以免士卒寒心。」

韋小寶聽他說到董夫人，想起陳近南的話來，這董夫人喜歡次孫克塽，幾次三番要改立他為世子，不由得怒氣勃發，罵道：「這老婊子，軍中之事，她婦道人家懂得甚麼？他奶奶的，天下大事，就敗在這種老婊子手裏。部將犯了軍法倘若不斬，人人都犯軍法了，那還能帶兵打仗麼？這老婊子胡塗透頂，就知道喜歡小白臉。」

施琅萬料不到他聽到這件事會如此憤慨，登時大起知己之感，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韋大人說得再對也沒有了。您也是帶慣兵的，知道軍法如山，克敵制勝，全仗著號令嚴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老婊子的話，你不用理，那個甚麼小校老校，抓過來喀嚓一刀就是。」施琅道：「卑職當時的想法，跟韋大人一模一樣。我對董夫人派來的人說，姓施的是國姓爺的部將，只奉國姓爺的將令。我意思是說，我不是董夫人的部將，可不奉夫人的將令。」韋小寶氣忿忿的道：「是極，誰做了老婊子的部將，那可倒足大霉了。」

索額圖和施琅聽他大罵董夫人為「老婊子」，都覺好笑，又怎想得到他另有一番私心。

施琅道：「那老……那董夫人惱了卑職的話，竟派了那小校做府中親兵，還叫人傳話來說，有本事就把那小校抓來殺了。也是卑職一時忍不下這口氣，親自去把那小校一把抓住，一刀砍了他的腦袋。」

韋小寶鼓掌大讚：「殺得好，殺得妙！殺得乾淨利落，大快人心。」

施琅道：「卑職殺了這小校，自知闖了禍，便去向鄭成功謝罪。我想我立過大功，部屬犯了軍法，殺他並沒有錯。可是鄭成功聽了婦人之言，說我犯上不敬，當即將我扣押起來。我想國姓爺英雄慷慨，一時之氣，關了我幾天，也就算了。那知過了多時，我爹爹和弟弟，以及我的妻子，都給拿了，送到牢裏來。這一來我才知大事不妙，鄭成功要殺我的頭，乘著監守之人疏忽，逃了出來。過不多時，就得到訊息，鄭成功將我全家殺得一個不留。」

韋小寶搖頭嘆息，連稱：「都是董夫人那老婊子不好。」

施琅咬牙切齒的道：「鄭家和我仇深似海，只可惜鄭成功死得早了，此仇難以得報。卑職立下重誓，總有一天，也要把鄭家全家一個個殺得乾乾淨淨。」

韋小寶早知鄭成功海外為王，是個大大的英雄，但聽得施琅要殺鄭氏全家，那自然包括他的大對頭鄭克塽在內，益覺志同道合，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該殺，該殺！你不報此仇，不是英雄好漢。」

施琅自從給康熙召來北京之後，只見到皇帝一次，從此便在北京投閒置散，做的官仍是福建水師提督，爵位仍是靖海將軍，但在北京領一份乾餉，無職無權，比之順天府衙門中一個小小公差的威勢尚不如，以他如此雄心勃勃的漢子，自然是坐困愁城，猶似熱鍋上螞蟻一般。這三年之中，他過不了幾天便到兵部去打個轉。送禮運動，錢是花得不少，歷年來宦囊所積，都已填在北京官場這無底洞裏，但皇帝既不再召見，回任福建的上諭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拿得到手。到得後來，兵部衙門一聽到施琅的名字就頭痛，他手頭已緊，沒錢送禮，誰也不再理他。此刻聽得韋小寶言語和他十分投機，登覺回任福建有望，臉上滿是興奮之色。

索額圖道：「施將軍，鄭成功殺你全家，確是不該。不過你也由此而因禍得福，棄暗投明。若不是如此，只怕你此刻還在台灣抗拒王師，做那叛逆造反之事了。」

施琅道：「索大人說得是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鄭成功殺了你全家，你一怒之下，就向大清投誠了？」

施琅道：「是。先帝恩重如山，卑職起義投誠，先帝派我在福建辦事。卑職感恩圖報，奮不顧身，立了些微功，升為福建同安副將。恰好鄭成功率兵來攻，卑職跟他拚命，仗著先帝洪福，大獲全勝。先帝大恩，升我為同安總兵。後來攻克了廈門、金門和梧嶼，又聯合一批紅毛兵，坐了夾板船，用了洋槍洋炮，把鄭成功打得落海而逃，先帝升卑職為福建水師提督，又加了靖海將軍的頭銜。其實卑職功勞是半分也沒有的，一來是我大清皇上福份大，二來是朝中諸位大人指示得宜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你從前在鄭成功軍中，又在福建跟他打了幾場硬仗，台灣的情形自然是很明白的。皇上召你來問攻台的方略，你怎麼說了？」

施琅道：「卑職啟奏皇上：台灣孤懸海外，易守難攻。台灣將士，又都是當年跟隨鄭成功的百戰精兵。如要攻台，統兵官須得事權統一，內無掣肘，便宜行事，方得成功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要獨當一面，讓你一個人來發號施令？」施琅道：「卑職不敢如此狂妄。不過攻打台灣，須得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京師與福建相去數千里，遇有攻台良機，上奏請示，待得朝中批示下來，說不定時機已失。台灣諸將別人也就罷了，有一個陳永華足智多謀，又有一個劉國軒驍勇善戰，實是大大的勁敵，倘若貿然出兵，難有必勝把握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皇上英明之極，不會怪你這些話說得不對。你又說了些甚麼？」施琅道：「皇上又垂詢攻台方略。卑職回奏說：台灣雖然兵精，畢竟為數不多。大清攻台，該當雙管齊下。第一步是用間，使得他們內部不和。最好是散佈謠言，說道陳永華有廢主自立之心，要和劉國軒兩人陰謀篡位。鄭經疑心一起，說不定就此殺了陳劉二人；就算不殺，也必不肯重用，削了二人的權柄。陳劉二人，一相一將，那是台灣的兩根柱子，能夠二人齊去，當然最好，就算只去一人，餘下一個也是獨木難支大廈了。」

韋小寶暗暗心驚：「他媽的，你想害我師父。」問道：「還有個『一劍無血』馮錫範呢？」

施琅大為驚奇，說道：「韋大人居然連馮錫範也知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聽皇上閒談時說起過的。皇上於台灣的內情可清楚啦！皇上說，董夫人喜歡小白臉孫子鄭克塽，不喜歡世子鄭克𡒉，要兒子改立世子，可是鄭經不肯。可有這件事？」施琅又驚又佩，說道：「聖天子聰明智慧，曠古少有，居於深宮之中，明見萬里之外。皇上這話，半點不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攻打台灣，有兩條法子，一條是用計害死陳永華和劉國軒，另一條是甚麼啊？」施琅道：「另一條就是水師進攻了。單攻一路，不易成功，須得三路齊攻。北攻雞籠港，中攻台灣府，南攻打狗港，只要有一路成功，上陸而立定了腳跟，台灣人心一亂，那就勢如破竹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統帶水師，海上打仗，你倒內行得很。」施琅道：「卑職一生都在水師，熟識海戰。」韋小寶心念一動，尋思：「這人要去殺姓鄭的一家，幹掉了鄭克塽這小子，倒也不錯。不過鄭成功是個大大的英雄好漢，殺了他全家，可說不過去。何況他攻台灣，就是要害我師父，那可不行。此人善打海戰，派他去幹這件事，倒是一舉兩得。」轉頭問索額圖：「大哥，你以為這件事該當怎麼辦？」

索額圖道：「皇上英明，高瞻遠矚，算無遺策，咱們做奴才的，一切聽皇上吩咐辦事就是了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倒滑頭得很，不肯擔干係。」端起茶碗。侍候的長隨高聲叫道：「送客！」施琅起身行禮，辭了出去。索額圖說了會閒話，也即辭出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進宮去見皇帝，稟告施琅欲攻台灣之事。康熙道：「先除三藩，再平台灣，這是根本的先後次序。施琅這人才具是有的，我怕放他回福建之後，這人急於立功報仇，輕舉妄動，反而讓台灣有了戒備，因此一直留著他在北京。」

韋小寶登時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對，對！施琅一到福建，定要打造戰船，操演兵馬，搞了個打草驚蛇。咱們攻台灣，定要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人人以為不打，卻忽然打了，打那姓鄭的小子一個手忙腳亂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用兵虛實之道，正該如此。再說，遣將不如激將，我留施琅在京，讓他全身力氣沒處使，悶他個半死，等到一派出去，那就奮力效命，不敢偷懶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這條計策，諸葛亮也不過如此。奴才看過一齣『定軍山』的戲，諸葛亮激得老黃忠拚命狠打，就此一刀斬了那個春夏秋冬甚麼的大花面。」康熙微笑道：「夏侯淵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記性真好，看過了戲，連大花面的名字也記得。」康熙笑道：「這大花面的名字，書上寫得有的。施琅送了甚麼禮物給你？」

韋小寶奇道：「皇上甚麼都知道。那施琅送了我一隻玉碗，我可不大喜歡。」康熙問道：「玉碗有甚麼不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玉碗雖然珍貴，可是一打就爛。奴才跟著皇上辦事，雙手捧的是一隻千年打不爛、萬年不生銹的金飯碗，那是大大的不同。」康熙哈哈大笑。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奴才忽然想到一個主意，請皇上瞧著，能不能辦？」康熙道：「甚麼主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施琅說道他統帶水師，很會打海戰……」康熙左手在桌上一拍，道：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小桂子，你聰明得很，你就帶他去遼東，派他去打神龍島。」

韋小寶心下駭然，瞪視著康熙，過了半晌，說道：「皇上定是神仙下凡，怎麼奴才心中想的主意還沒說出口，皇上就知道了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馬屁拍得夠了。小桂子，這法子大妙。我本在擔心，你去攻打神龍島，不知能不能成功。這施琅是個打海戰的人才，叫他先去神龍島操練操練，不過事先可不能洩漏了風聲。」韋小寶忙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康熙當即派人去傳了施琅來，對他說道：「朕派韋小寶去長白山祭天，他一力舉薦，說你辦事能幹，要帶你同去。朕將就聽著，也不怎麼相信。」

韋小寶暗暗好笑：「諸葛亮在激老黃忠了。」

施琅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臣跟著韋都統去辦事，一定盡忠效命，奮不顧身，以報皇上天恩。」康熙道：「這一次是先試你一試，倘若果然可用，將來再派你去辦別的事。」施琅大喜，磕頭道：「皇上天恩浩蕩。」康熙道：「此事機密，除了韋小寶一人之外，朝中無人得知。你一切遵從韋小寶的差遣便是，這就下去罷。」

施琅磕了頭，正要退出，康熙微笑道：「韋都統待你不錯，你打一隻大大的金飯碗送他罷。」施琅答應了，心中大惑不解，不明皇上用意，眼見天顏甚喜，料想決計不是壞事。

韋小寶回到子爵府時，見施琅已等在門口，說了不少感恩提拔的話。韋小寶笑道：「施將軍，這一次只好委屈你一下，請你在我營中，做一個小小參領，以防外人知覺。」施琅大喜，說道：「一切遵從都統大人吩咐。」他知韋小寶派他的職司越小，越加當他是自己人，將來飛黃騰達的機會越多，如果派他當個親兵，那是更加妙了；又道：「皇上吩咐卑職打造一隻金飯碗奉呈都統。不知都統大人喜歡甚麼款式，卑職好監督高手匠人連夜趕著打造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是皇上的恩典，不論甚麼款式，咱們做奴才的雙手捧著金飯碗吃飯，心中都感激皇恩浩蕩。」施琅連聲稱是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老子本想逃之夭夭，辭官不幹了。現下找到了你這替死鬼，最好你去跟洪教主拚個同歸於盡，哥兒倆壽與蟲齊。」

施琅去後，韋小寶去把李力世、風際中、徐天川、玄貞道人等天地會兄弟叫來，將經過情形詳細說了。李力世道：「這姓施的賊子反叛國姓爺，又要攻打台灣，陷害總舵主，天幸教他撞在韋香主手裏，咱們怎生擺佈他才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神龍教勾結吳三桂和羅剎國，現下皇帝派我領施琅去剿神龍教，讓這姓施的跟神龍教打個昏天黑地，兩敗俱傷，咱們再來個漁翁得利。」眾人齊聲讚好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姓施的精明能幹，我要靠他打神龍島，可不能先將他殺了。眾位哥哥須得小心，別讓他瞧出破綻來。」高彥超道：「我們都扮作驍騎營的韃子，平日少跟他見面，就算見到，諒他也不敢得罪韃子。」

次日下午，施琅捧著一隻錦盒，到子爵府來求見。韋小寶打開錦盒，果然是一隻大大的金飯碗，怕不有六七兩重。施琅道：「卑職本該再打造得大些，就怕……就怕都統大人用起來不方便。」韋小寶左手將金飯碗在手裏掂了掂，笑道：「已夠重了。施將軍，這許多字寫的是甚麼哪？」施琅道：「中間四個大字，是『公忠體國』。上面這行小字是：『欽賜領內侍衛副大臣、兼驍騎營正黃旗都統、賜穿黃馬褂、巴圖魯勇號、一等子爵韋小寶。』下面更小的字是：『臣靖海將軍施琅奉旨監造』。」韋小寶甚喜，笑道：「這可當真多謝了。」心道：「是啊，我的金飯碗是皇上賜的，你能給我甚麼金飯碗了？這老施倒也不是笨蛋。」

※※※

過得兩日，康熙頒下上諭，命韋小寶帶同十門神武大炮，自大沽出海，渡遼東灣北上，先祭遼海，再登陸遼東，到長白山放炮祭天。

韋小寶接了上諭，心想這次是去攻打神龍教，胖頭陀和陸高軒可不能帶，命他二人留在北京，帶了雙兒和天地會兄弟，率領驍騎營人馬，來到天津。

文武官員迎接欽差大臣，或恭謹逾恆，馬屁十足；或奉承得體，恰到好處，惟有一個大鬍子武官卻神色傲慢，行禮之時顯是敷衍了事，渾不將韋小寶瞧在眼裏。韋小寶大怒，立時便要發作，轉念一想：「皇上吩咐了的，這次一切要辦得十分隱秘，不可多生事端，惹人談論。你瞧不起我，難道老子就瞧得起你這大鬍子了？咱哥兒倆來比比，誰做的官大些？」跟著有個官兒大讚他手刃鰲拜的英雄事蹟，韋小寶洋洋自得，便不去理那大鬍子了。

當晚韋小寶將天津水師營總兵請來，取出康熙密旨。那水師營總兵叫黃甫，見密旨中吩咐他帶領水師營官兵船隻，聽由欽差大臣指揮，幹辦軍情要務，接旨後躬身聽訓。韋小寶問了水師營的官兵人數，船隻多少，便傳施琅到來，要他和黃甫計議出海之事，自到後營，去和眾兵將推牌九賭錢去了。

在天津停留三日，水師營辦了糧食、清水、彈藥、弓箭等物上船。韋小寶率領水師營及驍騎營官兵，大戰船十艘，二號戰船三十八艘，出海揚帆而去。

離了大沽，來到海上，韋小寶才宣示聖旨，此行是去剿滅神龍島，上下官兵務須用命，成功之後，各有升賞。眾官兵眼見己方人多勢眾，欽差大臣又帶有十門西洋大炮，那神龍島不過是一群海盜盤踞之地，大炮轟得幾炮，海盜還不打個精光，這次立功升官是一定的了。當下人人歡呼，精神百倍。

韋小寶坐在主艦之中，想起上次去神龍島是給方怡騙去的，這姑娘雖然狡猾，但那幾日在海上共處的溫柔滋味，此時追憶，大是神往，尋思：「一到島邊，倘若大炮亂轟，將神龍教的教眾先轟死大半，幾千官兵一湧而上，洪教主武功再高，那也抵敵不住。只不過這樣一來，說不定把我那方怡小娘皮一炮轟死了，這可大大的不妙。就算不死，轟掉了一條手臂甚麼的，也可惜得很。」他本來害怕洪教主，只想腳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，但此刻有施琅主持，幾十艘大戰船在海上揚帆而前，又有新造的十門神武大炮，這一仗有勝無敗，但想怎生既能保得方怡無恙，又須滅了神龍教，那才兩全其美。於是把施琅叫來，問他攻島之計。

施琅打開手中帶著的卷宗，取出一張大地圖來，攤在桌上，指著海中的一個小島，說道：「這是神龍島。」

韋小寶見神龍島上已畫了個紅圈，三個紅色的箭頭分從北、東、南三方指向紅圈，大為佩服，說道：「原來你早已想好了攻打神龍島的計策。我是離了大沽之後，才頒示皇上的密旨，你怎地早就預備好了海圖？」施琅道：「卑職聽說大人是要從大沽經海道前赴遼東，是以預備了這一帶的海圖。卑職一向喜歡海上生涯，海圖是看慣了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看來咱們這一戰定是旗開得勝，船到成功。」

施琅道：「那是託賴皇上的聖德，韋大人的威望。依卑職的淺見，咱們分兵三路，從島北、島東、島南三路進攻，留下了島西一路不攻，轟了一陣大炮之後，島上匪徒抵擋不住，多半會從島西落海逃走，咱們在島西三十里外這個小島背後，埋伏了二十艘船。一等匪徒逃來，這二十艘戰船擁出來攔住去路，大炮一響，北、東、南三路戰船圍將上來，將海盜的船隻圍在垓心。那時一網打盡，沒一個海盜能逃得性命。」

韋小寶鼓掌叫好，連稱妙計。

施琅道：「請大人率領中軍，在這無名小島上坐鎮督戰，務請不要上船出戰。中軍之地必須穩若泰山。統帥的旗艦若有稍微損傷，給大風吹壞了桅桿甚麼的，不免動搖軍心。卑職統率戰船，三路進攻。黃總兵統率伏兵攔截。十艘小艇來往報告軍情，如何行動，請大人隨時發號施令，以便卑職和黃總兵遵行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你這人倒乖覺得很，明知我怕死，便讓我在這三十里外的小島上坐鎮，當真萬無一失。就算你們全軍覆沒，老子也還來得及趕上快船，溜之乎也，妙計，妙計。」當下大讚了他一番。

施琅道：「卑職久仰韋大人的威名，得知韋大人當年手刃滿洲第一勇士鰲拜，把滿漢第一勇士的名號搶了過來，因此欽賜『巴圖魯』勇號，武勇天下揚名。卑職只擔心一件事，就怕大人要報上天恩，打仗之時奮不顧身，倘若給炮火損傷了大人一個小指頭兒，皇上必定大大怪罪。卑職這一生的前程就此毀了，倒不打緊，卻辜負了大人提拔重用的知遇大恩，卑職萬死莫贖。因此務請大人體諒，保重萬金之體。」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坐船打仗，那是挺有趣的玩意兒。我本想親自衝鋒，將那神龍教的教主揪了過來。你既這麼說，那只好讓你去幹了。」施琅道：「是，是。大人體諒下情，卑職感激不盡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在北京熬了三年，已精通做官的法門，老子本想幹了你，瞧你如此精乖，倒有些不忍了。『滿漢第一勇士』這個銜頭，今日倒是第一次聽見，虧你想得出。」說道：「那神龍島上，有幾百名小姑娘，其中有幾個是從宮裏逃出去的，皇上吩咐了，務須生擒活捉。攻島之時須可小心在意，大炮不可亂放，倘若轟死了那幾名宮女，皇上必定怪罪，你功勞再大，也是功不抵過。這是第一件大事。」

施琅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若不是大人關照，卑職險些闖了大禍出來。這次攻島，只要是女的，就只能活捉，不能殺傷，盡數拿來，由大人發落便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就是了。這幾名宮女，我是見過的，一見就認得出。不過這種皇宮裏的事，嗯，你知道啦。」施琅道：「是。大人望安，卑職守口如瓶。宮裏的事情，誰敢隨口亂說？」

眾戰船向東北進發，恰逢逆風，舟行甚慢。這日神龍島已經不遠，施琅指著左舷前方的一座小島，說道：「那便是都統大人的大營駐紮之地。這座小島向無名稱，請大人賜名。」韋小寶搔了搔頭皮，說道：「要我想名字，可要了我的老命啦。嗯，這次我做莊，你是我莊家手下的拆角，咱們推牌九，總得把神龍島吃個一乾二淨不可。這小島，就叫做『通吃島』罷。」施琅笑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韋大人坐鎮通吃島，那是大吉大利，不論敵軍多麼頑強厲害，總是吃他個精光。大人前關天牌寶一對，那是大人自己，後關至尊寶，那自然是皇上。這兩副牌攤出去，怎不通吃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喝道：「眾將官，兵發通吃島去者！」這句話是他在看戲時學來的，此時呼喝出來，當真威風凜凜，意氣風發之至。

※※※

數十艘戰船前後擁衛主帥旗艦，緩緩向通吃島駛去。忽然一艘小船上的兵士呼叫起來，不久小船駛近稟報，說是海中發見一具浮屍。

韋小寶眉頭一皺，心想：「出師不利，撞見浮屍！莫非這一莊要通賠？」

施琅道：「恭喜大人旗開得勝，還沒開炮放箭，敵人已先死了一名，真是大大的吉兆。卑職過去瞧瞧。」說著跳下小船。

過了一會，施琅回上旗艦，說道：「啟稟都統大人：這具浮屍手足反綁，似乎是海盜謀財害命，推人落海。」剛說到這裏，小船上又叫喊起來，說道又發見了兩具浮屍。

韋小寶臉色甚是難看，這時施琅也說不出吉利話了，又再跳落小船察看，回上主艦時卻是喜容滿臉，說道：「回大人：這三具浮屍，看來是神龍島上的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施琅道：「第一具屍首還看不出甚麼，後面兩具顯然都是海盜，身子壯健，定是身有武功之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難道是神龍島起了內鬨？」施琅道：「風從神龍島吹來，這三具浮屍，多半是順風飄來的。倘若敵人起了內鬨，韋大人推這一莊就像是吃紅燒豆腐，咬都不用咬，一口通吃。」

韋小寶舉目向遠處望去，但見海上水氣蒸騰，白霧迷漫，瞧不見神龍島，忽覺海面上有個皮球般之物，載浮載沉，漸漸飄近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

施琅凝視了一會，道：「這東西倒有點兒奇怪。」傳令下去，吩咐小船駛過去撈來。

一艘小船依令駛去撈起，船上軍官大聲叫道：「又是一具浮屍，是個矮胖子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動：「難道是他？」說道：「抬上來讓我瞧瞧。」三名水兵將那浮屍抬上旗艦，放在甲板上。這矮胖浮屍手足都給牛皮綁住了，韋小寶一見，果然便是瘦頭陀。他本已極肥，這時喝足了水，肚子高高鼓起，宛然便是個大皮球。只見海水從他口中汨汨流出，過了一會，胖肚子一起一伏，呼吸起來。眾官兵叫道：「浮屍活轉了。」施琅提起瘦頭陀，將他後腰放在船頭的鏈墩上，頭一低，口中海水流得更加快了。過了一會，瘦頭陀突然一彈而起，罵道：「你奶奶的！」跌下來時坐在船頭。眾官兵嚇了一跳，隨即哈哈大笑。

瘦頭陀雙手一掙，牛皮索浸濕了水，更加堅韌，卻那裏掙得斷？他搖了搖頭，雙目中盡是迷茫之色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，這是龍宮，還是陰世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裏是龍宮，我是海龍王。」眾官兵又都笑了起來。瘦頭陀睜大了一對細眼，凝視著韋小寶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麼在這裏？」韋小寶生怕他洩漏自己隱私，說道：「這漢子奇形怪狀，說不定知道神龍島的底細，快提到我艙中審問。」兩名親兵將瘦頭陀提入韋小寶的坐艙。韋小寶吩咐：「你們在外侍候，不聽呼喚，不必進來。」

待親兵關上了艙門，韋小寶問道：「瘦頭陀，你武功高得很哪，怎麼會給人綁住了，投入大海？」瘦頭陀道：「老子又不是武功天下第一，怎麼不會給人綁住了投入大海？」韋小寶一怔，笑道：「啊，你打不過教主。」瘦頭陀道：「那又有甚麼好笑？又有誰能打得過教主？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怎地得罪教主了？」瘦頭陀道：「誰敢得罪教主他老人家？夫人說毛東珠在宮裏辦事不力，瞞騙教主，要將她送入神龍窟餵龍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說到這裏凸睛露齒，一張肥臉上神情甚是憤激。

韋小寶登時恍然，那晚在慈寧宮中，假太后老婊子對他師父九難說，她是明朝大將毛甚麼龍的女兒，名叫毛東珠，笑道：「你在皇宮裏跟毛東珠睡一個被窩，可快活得很哪。」

瘦頭陀臉有得色，說道：「可不是嗎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這條性命是我救的，是不是？」瘦頭陀道：「就算是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怎麼算不算的？你如說我沒救你性命，那也容易得很。」瘦頭陀問：「怎麼容易得很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再將你推入海中，就算沒救過你性命，也就是了。」瘦頭陀大叫：「不行，不行！你淹死我不打緊，我那東珠妹子可也活不成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她活不成就活不成，反正你也死了。」瘦頭陀大叫：「不行，不行！」

韋小寶問：「如果我放了你，你待怎樣？」瘦頭陀道：「那我多謝你啦，我還得再上神龍島去救我那東珠妹子。」韋小寶大拇指一翹，讚道：「你有情有義！」尋思：「皇上要捉老婊子，我正發愁沒地方找她，現下從這矮胖子身上著落，老婊子是一定可以找得到了。但這人武功高強，一放了他，那是放老虎容易捉老虎難。說不定啊嗬一下，反咬我一口。」

瘦頭陀道：「好在神龍島上正打得天翻地覆，再去救人，可方便得多了。」

韋小寶一聽，精神為之一振，忙問：「神龍島上怎麼打得天翻地覆？」瘦頭陀道：「五龍門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已打了十多天啦。誰讓對方捉到了，便給綁住手腳，投在大海裏餵海龍。」韋小寶問：「為甚麼打起來的？」

瘦頭陀側過了一個胖胖的頭顱，斜眼看著韋小寶，說道：「東珠妹子說，你是本教白龍使，執掌五龍令，怎麼會不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奉教主之命，赴中原辦事，島上的事情就不清楚了。」瘦頭陀突然大聲怪叫。韋小寶嚇了一跳，退開兩步。

門外四名親兵聽得怪聲，生怕這矮胖子傷了都統大人，手執佩刀，一齊衝進，見矮胖子手足被綁，好端端的坐在地上，這才放心。韋小寶揮手道：「你們出去好了，沒事。」眾親兵退了出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怪叫些甚麼？」瘦頭陀道：「糟糕！你是教主和夫人的心腹，我卻把甚麼事都對你說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也沒甚麼糟糕。你就當作我沒救你起來，你還在大海裏飄啊飄的，骨嘟骨嘟的喝海水好啦。」瘦頭陀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這鹹水真不好喝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想喝鹹水，就老老實實跟我說，五龍門為甚麼自己打了起來？」

瘦頭陀道：「我和東珠妹子回到神龍島時，他們已經打了好幾天啦。我一問人，原來青龍使許雪亭一天晚上忽然給人殺死了，房裏地下有一柄血刀。後來查到，這把血刀，是赤龍使無根道人的大弟子何盛的。」

韋小寶聽到許雪亭為人所殺，微微一驚，立即便想：「多半是洪教主派人殺的。」只聽瘦頭陀又道：「教主大為震怒，問何盛為甚麼暗算青龍使，何盛抵死不招，說沒殺青龍使。後來青龍門的門下為掌門使報仇，把何盛殺了。赤龍門和青龍門就打了起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只是赤龍跟青龍兩門的事啊，怎麼你說五龍門打得一塌胡塗？」瘦頭陀道：「也不知怎的，黑龍門去幫青龍門，黃龍門又幫赤龍門，你殺我，我殺你，打得不亦樂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我的白龍門呢？」瘦頭陀瞪眼道：「你是白龍使，怎麼自己門中的事也不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對你說過，我不在島上，自然不知。」瘦頭陀道：「你門下分成了兩派，老兄弟是一派，幫青龍門；少年弟子又是一派，幫赤龍門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五龍門打大架，教主難道不理麼？」瘦頭陀道：「大夥兒打發了興，教主也鎮壓不了。」

※※※

正說到這裏，忽覺船已停駛，船上水手吆喝，鐵鏈聲響，拋錨入海，已到了通吃島。

韋小寶走上船頭，只見島上樹木茂盛，山丘起伏，倒是好個所在，對施琅道：「神龍島上到處都是毒蛇，你派人先上去探探，通吃島上有沒有蛇。」施琅應令下去，便有十艘小艇向島上划去。

眾水兵上陸後入林搜索，不久舉火傳訊，島上平靜無事，並無敵蹤，也無毒蛇。

當下先鋒隊上陸，搭起中軍營帳。一面繡著斗大「韋」字的帥字旗在營前升起。韋小寶這才下艇，施琅和黃總兵左右護衛，登陸通吃島。號角和鞭炮齊響，眾軍躬身行禮。

韋小寶昂然進中軍營坐定，吩咐親兵將瘦頭陀囚在帳後，拿些酒肉給他吃，卻不可解了他手腳上的皮索，還得再加上幾條鐵鏈綁住，以策萬全。隨即傳下將令，命施琅率領三十艘戰船，分從神龍島東、北、南三面進攻；又命黃總兵率領其餘戰船，藏在通吃島西側，一聽施琅發出號炮，就駛出截攔。那一艘戰船居前，那一艘戰船接應，何隊衝鋒，何隊側擊，盡皆分派得井井有條，指示周詳。

黃總兵及水師營中的副將、參將、守備、驍騎營的參領、佐領等大小軍官，見都統大人小小年紀，居然深諳水戰策略，計謀精妙，指揮合宜，無不深為嘆服，卻不知盡是出於施琅的策劃，這位都統大人只不過在台前依樣葫蘆，唱一齣雙簧而已。

當晚眾軍飽餐戰飯。傍晚時分，一艘艘戰船駛了出去，約定次晨卯時，三面進攻。

到第二日清晨，韋小寶登上軍士趕搭的瞭望台，向東瞭望，隱隱聽得遠處炮響，火花閃動，海面捲起一團團濃煙，知道施琅已在發炮進攻，不由得擔心方怡的安危，但想施琅行事謹慎，自己一再囑咐，不可傷了島上女子，料想他必定加意小心。

他在瞭望台上站了一會，腳酸起來，回進中軍帳，取得六粒骰子，心道：「這一次倘若大獲全勝，就擲個滿堂紅。」一把擲將出去，不料盡是黑色，連一粒紅也沒有。

他出口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跟我搗蛋！」使起作弊手法，將六粒骰子都是三點朝上，運手勁輕輕一轉，這次果然有五粒骰子是紅色的四點，卻仍有一粒黑色的五點。他明知自己作弊，算不得是好口采，卻也高興了些。

雙兒端上一碗茶來，說道：「相公，你放心好啦，這一次一定打個大勝仗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怎知道？」雙兒道：「咱們這許多大炮開了起來，人家怎抵敵得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來，雙兒，我跟你擲骰子，你贏了，我給你打手心。我贏了，就算是大功告成。」雙兒臉上一紅，忙道：「我不來，我不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麼咱們來賭錢。我贏了，你輸一錢銀子，你贏了，我輸一兩銀子給你。這樣你總佔便宜了罷？」雙兒笑道：「我沒銀子輸給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要銀子，那還不容易。」掏出一把銀票來塞給她。雙兒笑道：「我要銀子沒用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唉，你沒賭性，不如去放了那矮胖子出來，我跟他賭錢。」正說到這裏，忽聽得號炮連響。韋小寶跳起身來，一把摟住了雙兒，說道：「大功告成，親個嘴兒。」雙兒忙笑著低頭。韋小寶在她後頸中吻了兩下，笑道：「你的頭頸真白！」

只聽得號角嗚嘟嘟吹起，他奔出中軍帳，上了瞭望台，但見遠處神龍島上升起三個大火柱，直衝雲霄，全島已裹在黑煙之中，料想神龍島已轟成一片焦土；又見一艘艘戰船向東駛去，心想：「施琅這傢伙算得是一個半臭皮匠，料事如神是說不上，料事如鬼，也就馬馬虎虎了。」

海上戰船來往，甚是緩慢，他在瞭望台上站了半天，也沒見神龍島上有船隻逃出來，更見不到施琅和黃總兵如何東西夾擊，於是又回進中軍帳休息。

等了兩個多時辰，親兵來報，適才見到煙花訊號，兩路戰船都向都統大人報捷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老子穩坐中軍帳，眼見捷報至，耳聽好消息，這一場大戰，勝來不費吹灰之力。但盼方怡這小娘皮，頭髮也沒給炮火燒焦了一根。」

# 第三五回 曾隨東西南北路 獨結冰霜雨雪緣

又過了一個多時辰，天色向晚，親兵來報，有數艘小船押了俘虜，正向通吃島而來。韋小寶大喜，跳起身來，奔到海邊，果見五艘小船駛近島來。韋小寶命親兵喝問：「拿到了些甚麼人？」

小船上喊話過來：「這一批都是娘們，男的在後面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：「施琅果然辦事穩當。」凝目眺望，只盼見到方怡的倩影。當然最好還能活捉到老婊子，如再將那千嬌百媚的洪夫人拿到，在船上每天瞧她幾眼，更是妙不可言。

等了良久，五艘船才靠岸，驍騎營官兵大聲吆喝，押上來二百多名女子。韋小寶一個個瞧去，只見都是赤龍門下的少女，人人垂頭喪氣，有的衣衫破爛，有的身上帶傷，直瞧到最後，始終不見方怡，韋小寶好生失望，問道：「還有女的沒有？」一名佐領道：「稟報都統大人：後面還有，正有三隊人在島上搜索，就是毒蛇太多，搜起來就慢了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神龍教的教主捉到了沒有？這場仗是怎樣打的？」

那佐領道：「啟稟都統大人：今兒一清早，三十艘戰船就逼近岸邊，一齊發炮。大家遵從大人的吩咐，發三炮，停一停，打的只是島上空地。等到島上有人出來抵敵，那就排炮轟了出去。都統大人料事如神，用這法子只轟得三次，就轟死了教匪四五百餘人。後來有一大隊少年不怕死的衝鋒，口中大叫甚麼『洪教主百戰百勝，壽比南山』……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錯了。洪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那佐領道：「是，是。都統大人原來對教匪早就瞭如指掌，無怪大軍一出，勢如破竹。教匪所叫的，的確是『壽與天齊』，卑職說錯了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後來怎樣？」那佐領道：「這些少年好像瘋子一樣，衝到海邊，上了小船，想上我們大船奪炮。我們也不理會，等幾十艘小船一齊駛到了海中，這才發炮，砰嘭砰嘭，三十幾艘小船一隻隻沉在海中，三千多名孩兒教匪個個葬身大海之中。這些小匪臨死之時，還在大叫洪教主壽與天齊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也來謊報軍情了。神龍教的少年教徒，最多也不過八九百人，那有三千多名之理？好在殺敵越多，功勞越大。就算報他四千、五千，又有何妨？」

那佐領道：「孩兒教匪打光之後，就有一大群人奔到島西，上船逃走。咱們各戰船遵照都統大人的方策，隨後追去。卑職率隊上島搜索，男的女的，一共已捉了三四百人。施大人吩咐，先將這批女教匪送到通吃島來，好讓都統大人盤查。」

韋小寶點了點頭，這一仗雖然打勝了，但見不到方怡，總是極不放心，不知轟炮之時會不會轟死了她，轉過身來，再去看那批女子。

突然之間，見到一個圓圓臉蛋的少女，登時想起，那日教主集眾聚會，這少女曾說自己是胖頭陀的私生兒子，又曾在自己臉頰上捏了一把，屁股上踢了一腳，一想到這事，惡作劇之心登起，走到她身邊，伸手在她臉上重重捏了一把。那姑娘尖聲大叫起來，罵道：「狗韃子，你……你……」韋小寶笑嘻嘻的道：「媽，你不記得兒子了嗎？」那姑娘大奇，瞪眼瞧他，依稀覺得有些面善，但說甚麼也想不起這清兵大官，就是本教的白龍使。韋小寶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姑娘道：「快殺了我。你要問甚麼，我一句也不答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不答，來人哪！」數十名親兵一齊答應：「喳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把這小妞兒帶下去，全身衣裳褲子剝得乾乾淨淨，打她一百板屁股。」眾親兵又是齊聲應道：「喳！」上來便要拖拉。

那少女嚇得臉無人色，忙道：「不，不要！我說。」韋小寶揮手止住眾親兵，微笑道：「那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少女驚惶已極，這時才流下淚來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叫雲素梅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是赤龍門門下的，是不是？」雲素梅點點頭，低聲道：「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赤龍門中，有個方怡方姑娘，後來調去了白龍門，你認不認得？」雲素梅道：「認得。她到了白龍門後，已升作了小隊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啊，升了官啦。她在那裏？」雲素梅道：「今天上午，你們……你們開炮的時候，我還見到過方姊姊的，後來……後來一亂，就沒再見到了。」

韋小寶聽說方怡今日還在島上，稍覺放心，心想那日你在我屁股上踢過一腳，這一腳，今日你的私生子可要踢還了，走到她身後，提起腳來，正要往她臀部踢去，帳外親兵報道：「啟稟都統大人：又捉了一批俘虜來啦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喜，這一腳就不踢了，奔到海邊，果見有艘小戰船揚帆而來。命親兵喊話過去：「俘虜是女的，還是男的？」

初時相距尚遠，對方聽不到。過了一會，戰船駛近。船頭一名軍官叫道：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」

又過一會，韋小寶看清楚船頭站著三四名女子，其中一人依稀便是方怡。他大喜之下，直奔下海灘，海水直浸至膝彎，凝目望去，那戰船又駛近了數丈，果然這女子便是方怡。他這一下歡喜，當真非同小可，叫道：「快，快，快駛過來。」

忽然之間，那艘戰船幌了幾幌，竟打了個圈子，船上幾名水手大叫起來：「啊喲，撞到了淺灘，擱淺啦。」

忽聽得方怡的聲音叫道：「小寶，小寶，是你嗎？」

韋小寶這時那裏還顧得甚麼都統大人的身份，叫道：「好姊姊，是我，小寶在這裏。」方怡叫道：「小寶，你快來救我。他們綁住了我，小寶，小寶，你快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用擔心，我來救你。」縱身跳上一艘傳遞軍情的小艇，吩咐水手：「快划，快划過去。」

小艇上的四名水手提起槳來，便即划動。

忽然岸上一人縱身一躍，上了小艇，正是雙兒，說道：「相公，我跟你過去瞧瞧。」韋小寶心花怒放，說道：「雙兒，你道那人是誰？」雙兒微笑道：「我知道。你說是你的少奶奶，那日我『少奶奶』也叫過啦。不過……不過這位少奶奶不肯答應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她那時怕羞。這次你再叫，非要她答應不可。」

那戰船仍在緩緩打轉，小艇迅速划近。方怡叫道：「小寶，果真是你。」聲音中充滿了喜悅之情。韋小寶叫道：「是我。」向她身旁的軍官喝道：「快鬆了這位姑娘的綁。」那軍官道：「是。」俯身解開了方怡手上的繩索。方怡張開手臂，等候韋小寶過去。兩船靠近，戰船上的軍官說道：「都統大人小心。」韋小寶躍起身來，那軍官伸手扯了他一把。

韋小寶一上船頭，便撲在方怡的懷裏，說道：「好姊姊，可想死我啦。」兩人緊緊的摟在一起。

韋小寶抱著方怡柔軟的身子，聞到她身上的芬芳的氣息，已渾不知身在何處。上次他隨方怡來神龍島，其時情竇初開，還不大明白男女之事，其後在前赴雲南道上，和建寧公主胡天胡帝，這次再將方怡抱在懷裏，不禁面紅耳赤。

突然之間，忽然船身幌動，韋小寶也不暇細想，只是抱住了方怡，便想去吻她嘴唇，忽覺後頸一緊，被人一把揪住。一個嬌媚異常的聲音說道：「白龍使，你好啊！這次你帶人攻破神龍島，功勞當真不小啊。」

韋小寶一聽得是洪夫人的聲音，不由得魂飛天外，知道大事不妙，用力掙扎，卻被方怡抱住了動彈不得，跟著腰間一痛，已給人點住了穴道。

這變故猝然而來，韋小寶一時之間如在夢中，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「糟糕，糟糕，方怡這小婊子又騙了我。」張嘴大叫：「來人哪，來人哪，快來救我！」方怡輕輕放開了他，退在一旁。韋小寶穴道被點，站立不定，頹然坐倒。但見坐船扯起了風帆，正在向北疾駛，自己坐來的那艘小艇已在十餘丈之外，隱隱聽得岸上官兵在大聲呼叫喝問。

他暗暗禱祝：「謝天謝地，施琅和黃總兵快快派船截攔，不過千萬不可開炮。」但聽得通吃島上眾官兵的呼叫聲漸漸遠去，終於再也聽不到了。放眼四望，大海茫茫，竟無一艘船隻。他所統帶的戰船雖多，但都派了出去攻打神龍島，有的則在通吃島和神龍島之間截攔，別說這時不知主帥已經被俘，就算得知，海上相隔數十里之遙，又怎追趕得上？

他坐在艙板，緩緩抬起頭來，只見幾名驍騎營軍官向著他冷笑。他頭腦中一陣暈眩，定了定神，這才一個個的看清楚：一張醜陋的胖圓臉是瘦頭陀，一張清癯的瘦臉是陸高軒，一張拉得極長的馬臉是胖頭陀。他心中一團迷惘：「矮東瓜給綁在中軍帳後，定是給陸高軒和胖頭陀救了出來，可是這兩人明明是在北京，怎地到了這裏？」再轉過頭去，一張秀麗嬌美的臉蛋，那便是洪夫人了。

她笑吟吟瞧著韋小寶，伸手在他臉頰上捏了一把，笑道：「都統大人，你小小年紀，可厲害得很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教主與夫人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屬下這次辦事不妥，沒甚麼功勞。」

洪夫人笑道：「妥當得很啊，沒甚麼不妥。教主他老人家大大的稱讚你哪，說你帶領清兵，炮轟神龍島，轟得島上的樹木房屋，盡成灰燼。他老人家向來料事如神，這一次卻料錯了，他佩服你得很呢。」

韋小寶到此地步，料知命懸人手，哀求也是無用，眼前只有胡謅，再隨機應變，笑道：「教主他老人家福體安康，我真想念他得緊。屬下這些日子來，時時想起夫人，日日禱祝你越來越年輕美貌，好讓教主他老人家伴著你時，仙福永享！」

洪夫人格格而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小猴子，到這時候還是不知死活，仍在跟我油嘴滑舌。你說我是不是越來越年輕美麗呢？」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夫人，你騙得我好苦。」洪夫人笑問：「我甚麼事騙你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剛才清兵捉來了一批島上的姊妹，都是赤龍門的年輕姑娘，後來說又有一船姊妹到來。我站在海邊張望，見到了夫人，一時認不出來，心中只說：『啊喲，赤龍門中幾時新來了一個這樣年輕貌美的小姑娘哪？是教主夫人的小妹子罷？這樣的美人兒，可得快些過去瞧瞧。』夫人，我心慌意亂，搶上船來瞧瞧這美貌小妞兒，那知道竟便是夫人你自己。」

洪夫人聽得直笑，身子亂顫。她雖穿著驍騎營軍官的服色，仍掩不住身段的風流婀娜。

瘦頭陀不耐煩了，喝道：「你這好色的小鬼，在夫人之前也膽敢這麼胡說八道，瞧我不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這人胡塗透頂，我也不想跟你多說廢話。」

瘦頭陀怒道：「我怎地胡塗了？你自己才胡塗透頂。我浮在海裏假裝浮屍，你也瞧不出來，居然把我救了上來，打聽神龍島的事情。我遵照教主吩咐，跟你胡說八道一番，你卻句句信以為真。」

韋小寶肚裏暗罵：「胡塗，胡塗！韋小寶你這傢伙，當真該死，怎不想到瘦頭陀內功深湛，要假裝浮屍，那是容易得緊，我居然對他的話深信不疑，以為神龍島上當真起了內鬨，一切再也不防。」說道：「我中了教主和夫人的計，那不是我胡塗。」

瘦頭陀道：「哼，你不胡塗，難道你還聰明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自然十分聰明。不過我跟你說，就算是天下最聰明的人，只要在教主和夫人手下，也就誰都討不了好去。這是教主和夫人神機妙算，算無遺策，勢如破竹，大功告成……」他一說到「大功告成」四字，不禁向洪夫人紅如櫻桃、微微顫動的小嘴望了一眼。

洪夫人又是一笑，露出一排潔白的細齒，說道：「白龍使，你畢竟比瘦頭陀高明得多，他是說不過你的。你怎麼說他胡塗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夫人，這瘦頭陀已見過了夫人這樣仙女一般的小姑娘，本來嘛，不論是誰只要見上了夫人一眼，那裏還會再去看第二個女人？我說他胡塗，因為我知道他心中念念不忘，還記掛著第二個女子。瘦頭陀，這女人是誰，要不要我說出來？」

瘦頭陀一聲大吼，喝道：「不能說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不說就不說。你師弟就比你高明得多。他自從見了夫人之後，就說從今而後，再也沒興致瞧第二個女子了。」

胖頭陀一張馬臉一紅，低聲道：「胡說，那有此事？」韋小寶奇道：「沒有？難道你見了夫人之後，還想再看第二個女人？」胖頭陀低下頭，說道：「老衲是出家人，六根清淨，四大皆空，心中早已無男女之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嘖嘖嘖！老和尚唸經，有口無心。你師哥跟你一般，也是頭陀，又怎麼天天想著他的相好？」心中不住思索：「我明明吩咐他跟陸先生留在北京等我，怎地他二人會跟夫人在一起，當真奇哉怪也。」

胖頭陀道：「師哥是師哥，我是我，二人不能一概而論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瞧你二人也差不多。你師哥為人雖然胡塗，可比你還老實些。不過你師兄弟二人，都壞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，實在罪大惡極。」

胖瘦二頭陀齊聲道：「胡說！我們怎地壞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？」

韋小寶冷笑不答。他在一時之間，也說不出一番話來誣賴二人，不過先伏下一個因頭，待得明白胖陸二人如何從北京來到神龍島，再來捏造些言語，好讓洪夫人起疑。他回頭向海上望去，大海茫茫，竟無一艘船追來，偶爾隱隱聽到遠處幾下炮聲，想是施琅和黃總兵兀自率領戰船，在圍殲神龍教的逃船。

陸高軒見他目光閃爍，說道：「夫人，這人是本教大罪人，咱們稟告教主，就將他投入海中，餵了海龍罷。」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我這小白龍是西貝貨，假白龍入海，那可沒命了。」洪夫人道：「教主還有話問他。」陸高軒應道：「是。」在韋小寶背上一推，道：「參見教主去！」

韋小寶暗暗叫苦：「在夫人前面還可花言巧語，哄得她喜歡。原來教主也在船中，今日小白龍倘若不入龍宮，真正傷天害理之至了。」側頭向方怡瞧了她一眼，只見她神色木然，全無喜怒之色，心中大罵：「臭婊子，小娘皮！」說道：「方姑娘，恭喜你啊。」方怡道：「恭喜我甚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為本教立了大功，教主還不升你的職麼？」方怡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

洪夫人道：「大家都進來。」陸高軒抓住韋小寶後領，將他提入船艙。

※※※

只見洪教主赫然坐在艙中。韋小寶身在半空，便搶著道：「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屬下白龍使參見教主和夫人。」

陸高軒將他放下，方怡等一齊躬身，說道：「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他們雖然也想討好洪夫人，但這一句話向來說慣了的，畢竟老不起臉皮，加上「和夫人」三字。

韋小寶見洪教主雙眼望著艙外大海，恍若不聞，又見他身旁站著四人，卻是赤龍使無根道人、黃龍使殷錦、青龍使許雪亭、黑龍使張淡月。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，轉頭對瘦頭陀喝道：「你這傢伙瞎造謠言，說甚麼教主和夫人身遭危難。我不顧一切，趕來救駕，那知教主和夫人一點沒事，幾位掌門使又那裏造反了？」

洪教主冷冷的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屬下奉教主和夫人之命，混進皇宮，得了兩部經書，後來到雲南吳三桂平西王府，又得了三部經書。」洪教主雙眉微微一揚，問道：「你得了五部？經書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宮中所得那兩部，屬下已派陸高軒呈上教主和夫人了，教主和夫人說屬下辦事穩當，叫陸高軒賜了仙藥。」洪教主點了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雲南所得的那三部，屬下放在北京一個十分穩妥的所在，命胖頭陀和陸高軒看守……」

胖頭陀和陸高軒登時臉色大變，忙道：「沒……沒有，那有此事？教主你老人家別聽這小子胡說八道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經書一共有八部，屬下得到了線索，另外三部多半也能拿得到手，預備取到之後，一併呈上神龍島來。已經得到了那三部經書，屬下惟恐給人偷去，因此砌在牆裏。我吩咐陸高軒和胖頭陀寸步不離。陸高軒、胖頭陀，我叫你們在屋裏看守，不可外出，怎麼你二人到這裏來了？要是失了寶經，誤了教主和夫人的大事，這干係誰來擔當？」

胖陸二人面面相覷，無言可對。過了一會，陸高軒才道：「你又沒說牆裏砌有寶經，我們怎麼知道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教主和夫人吩咐下來的事，越是機密越好，多一個人知道，就多一分洩漏的危險。我對你們兩個，老實說也不怎麼信任。我每天早晨起身，一定要大聲唸誦：『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』每次吃飯，每天睡覺，又必唸上一遍。可是你二人離了神龍島之後，沒稱讚過教主一句神通廣大，鳥生魚湯。」他不知「堯舜禹湯」只有對皇帝歌功頌德才用得著，這時說了出來，眾人也不知「鳥生魚湯」是甚麼意思。

陸高軒和胖頭陀兩人臉上青一陣、白一陣，暗暗吃驚，離了神龍島之後，他二人的確沒唸過「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」的話，沒料想給這小子抓住了把柄，可是這小子幾時又唸過了？陸高軒道：「你自己犯了滔天大罪，這時花言巧語，想討好教主和夫人，饒你一命。哼，咱們島上老少兄弟這次傷亡慘重，教主幾十年辛苦經營的基業，盡數毀在你手裏，你想活命，真是休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這話大大錯了。我們投在教主和夫人屬下，這條性命，早就不是自己的了。教主和夫人差我們去辦甚麼事，人人應該忠字當頭，萬死不辭。教主和夫人要我們死，大家就死；要我們活，大家就活。你想自己作主，那就是對教主和夫人不夠死心塌地，不夠盡忠報國。」

洪教主聽他這麼說，伸手捋捋鬍子，緩緩點頭，對胖陸二人道：「你們說白龍使統率水師，要對本教不利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陸高軒聽教主言語中略有不悅之意，忙道：「啟稟教主：我二人奉命監視白龍使，對他的一舉一動，時時留神，不敢有一刻疏忽。這天皇帝升了他官職，水師提督施琅前來拜訪，屬下二人將他們的說話聽得仔細，已啟稟了教主。過不多天，白龍使便帶了施琅出差，卻要他扮成驍騎營的一名小官兒，又不許屬下和胖頭陀隨行，屬下心中就極為犯疑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好啊，原來教主派了你二人來監視我的。」又聽陸高軒稟報：「早得幾日，屬下搜查白龍使房裏字紙簍中倒出來的物事，發現了許多碎紙片，一經拼湊，原來是用滿漢文字寫的遼東地名。白龍使又不識字，更加不識滿文，這些地名，自然是皇帝寫給他的了。後來又打聽到，他這次出行，還帶了許多門大炮。屬下二人商議，都想白龍使奉了皇帝之命，前來遼東一帶，既有水師將領，又有大炮，自然是意欲不利於本教。因此一等白龍使離京，屬下二人便騎了快馬，日夜不休的趕回神龍島來稟報。夫人還說白龍使耿耿忠心，決不會這樣的。那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，這白龍使狼心狗肺，辜負了教主的信任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陸先生，你自以為聰明能幹，卻那裏及得了教主和夫人的萬一？我跟你說，你錯了，只有教主和夫人才永遠是對的。」

陸高軒怒道：「你胡……」這兩字一出口，登時知道不妙，雖然立即把下面的話煞住，但人人都知，「你胡」二字之下，定然跟的是個「說」字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我胡說？我說你錯了，只有教主和夫人才永遠是對的，你不服氣？難道教主和夫人永遠不對，只有你陸先生才永遠是對的？」

陸高軒漲紅了臉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那是你說的，我可沒說過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教主和夫人說我白龍使忠心耿耿，決不會叛教。他二位老人家料事如神，怎會有錯？我跟你說，皇帝派我帶了水師大炮，前赴遼東，說的是去長白山祭天，其實……其實是……哼，你又知道甚麼？」心中亂轉念頭：「該說皇帝派我去幹甚麼？」

洪教主道：「你且說來，皇帝派你去幹甚麼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本來萬分機密，無論是如何不能說的，一有洩漏，皇帝定要殺我的頭。不過教主既然問起，在屬下心中，教主和夫人比之皇帝高出百倍，他是萬歲，你是百萬歲。他是萬萬歲，你是百萬萬歲。教主要我說，自然不能隱瞞。」尋思：「怎樣說法，才騙得教主和夫人相信？」

洪教主聽韋小寶諛詞潮湧，絲毫不以為嫌，撚鬚微笑，怡然自得，緩緩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啟稟教主和夫人得知：皇帝身邊，有兩個紅毛外國人，這兩人一個叫湯若望，一個叫南懷仁，封了欽天監監正的官。」洪教主道：「湯若望此人的名字，我倒也聽見過，聽說他懂得天文地理、陰陽曆數之學。」韋小寶讚道：「嘖，嘖，嘖！教主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。這湯若望算來算去，算到北方有個羅剎國，要對大清不利。」

洪教主雙眉一軒，問道：「那便如何？」

韋小寶曾聽那大鬍子蒙古人罕帖摩說過，吳三桂與羅剎國、神龍教勾結。吳三桂遠在雲南，拉扯不到他身上，羅剎國卻便在遼東之側，果然一提「羅剎國」三字，洪教主當即神情有異。韋小寶知道這話題對上了榫頭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小皇帝一聽之下，便小心眼兒發愁，就問湯若望計將安出，快快獻來。湯若望奏道：『待臣回去夜觀天文，日算陰陽，仔細推算。』過得幾天，他向皇帝奏道：羅剎國的龍脈，是在遼東，有座叫做甚麼呼他媽的山，有條叫做甚麼阿媽兒的河。」

洪安通久在遼東，於當地山川甚是熟悉，聽韋小寶這麼說，向洪夫人笑道：「夫人，你聽這孩子說得豈不可笑？將呼瑪爾窩集山說成了呼他媽的山，把阿穆爾河又說成是阿媽兒的河，哈哈，哈哈！」洪夫人也是格格嬌笑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教主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，屬下真是佩服得緊。那外國紅毛鬼說了好幾遍，屬下總是記不住，小皇帝便用滿漢文字寫了下來，交了給我。可是屬下不識字，這呼他媽的甚麼山，阿媽兒的甚麼河，總是記不住。」

洪教主呵呵大笑，轉過頭來，向陸高軒橫了一眼，目光極是嚴厲。

陸高軒和胖頭陀心中不住叫苦。

韋小寶道：「那湯若望說道，須得趕造十門紅毛大炮，從海道運往遼東，對準了這些甚麼山、甚麼河連轟兩百炮，打壞了羅剎國的龍脈，今後二百年大清國就太平無事，叫做一炮保一年平安。小皇帝說道：那麼連轟一千炮，豈不是保得千年平安？湯若望道：轟得太多，反而不靈，又說甚麼天機不可洩漏，黃道黑道，嘰哩咕嚕的說了半天，屬下半句也不懂，聽得好生氣悶。」

洪教主點頭道：「這湯若望編得有部大清時憲曆，確是只有二百年。看來滿清的氣運，最多也不過二百年而已。」

韋小寶說謊有個訣竅，一切細節不厭求詳，而且全部真實無誤。只有在重要關頭卻胡說一番，這是他從妓院裏學來的法門。恰好洪安通甚是淵博，知道湯若望這部大清時憲曆的內容，韋小寶這番謊話，竟是全然合縫合榫。

洪夫人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是小皇帝派你去遼東開大炮麼？」韋小寶假作驚異道：「咦，夫人你怎麼又知道了？」洪夫人笑道：「我瞧你這番話還是不盡不實。小皇帝派你去遼東，你怎麼又上神龍島來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外國人說道：羅剎人的龍脈，是條海龍，因此這十門大炮要從海上運去，對準了那條龍的龍口，算好了時辰，等它正要向海中取水之時，立即轟炮，這條龍身受重傷，那就動不了啦。若是從陸地上炮轟，這條龍吃得一炮，立刻就飛天騰走了。一炮只保得一年平安，明年又要來轟過，實是麻煩之極。他說，我們的大炮從海上運去，還得遠兜圈子，免得驚動了龍脈。」

自來風水堪輿之說，「龍脈」原是十分注重的，但只說地形似龍，並非真的有一條龍，甚麼龍脈會驚動了逃走云云，全是韋小寶的胡說八道。洪安通聽在耳裏，不由得有些將信將疑。

韋小寶鑒貌辨色，知他不大相信，忙道：「那外國鬼子是會說中國話的，他畫了好幾張圖畫給小皇帝看，用了幾把尺量來量去，這裏畫一個圈，那裏畫一條線，說明白為甚麼這條龍脈會逃。屬下太笨，半點兒也不懂，小皇帝倒聽得津津有味。」

洪安通點了點頭，心想外國人看風水，必定另有一套本事，自比中國風水更加厲害。

韋小寶見他認可了此節，心中一寬，尋思：「這關一過，以後的法螺便是嗚嘟嘟，不會破了！」說道：「那一天小皇帝叫欽天監選了個黃道吉日，下聖旨派我去長白山祭天。有一個福建水師提督施琅，是從台灣投降過來的，說鄭成功也曾在他手下吃過敗仗，這人善於在船上開炮，小皇帝派他跟我同去。千萬叮囑，務須嚴守機密，如果洩漏了，這件大事可就壞了，說不定羅剎國會派海船阻攔。我們去到天津出海，遠兜圈子，要悄悄上遼東去。那知昨天下午，在海裏見到了許多浮屍，其中有真有假，假的一具，就是這瘦頭陀了。我好心把他救了起來。他說乖乖不得了，神龍島上打得天翻地覆，洪教主派人殺了青龍使許雪亭。」

瘦頭陀大叫：「假的！我沒有說教主殺了青龍使！」洪夫人妙目向他瞪了一眼，說道：「瘦頭陀，在教主跟前，不得大呼小叫。」瘦頭陀道：「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青龍使給人殺了，是不是？」瘦頭陀說：「是，是教主吩咐要我這般騙你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教主叫你跟我開個玩笑，也是有的。可是你說教主為了報仇，殺了青龍使和赤龍使。教主大公無私，大仁大義，決不會對屬下記恨！」他說一句，瘦頭陀便叫一句「假的！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教主為了報仇，殺了青龍使和赤龍使！」瘦陀頭道：「假的，我沒說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教主大公無私。」瘦頭陀道：「假的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大仁大義！」瘦頭陀叫道：「假的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決不會對屬下記恨報仇。」瘦頭陀道：「假的！」

陸高軒知道瘦頭陀暴躁老實，早已踏進了韋小寶的圈套，他不住大叫「假的」，每多叫一句，教主的臉色便難看了一分。陸高軒只怕瘦頭陀再叫下去，教主一發脾氣，那就不可收拾，於是扯了扯瘦頭陀的衣袖，說道：「聽他啟稟教主，別打斷他話頭。」瘦頭陀道：「這小子滿口胡柴，難道也由得他說個不休？」陸高軒道：「教主聰明智慧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。不用你著急，教主自然明白。」瘦頭陀道：「哼！只怕未必……」這一出口，突然張大了嘴，更無聲息，滿臉惶恐之色。

韋小寶雙目瞪視著他，突然扮個鬼臉。兩人身材都矮，瘦頭陀更矮，韋小寶低下頭扮鬼臉，旁人瞧不到，瘦頭陀卻看得清清楚楚，當時便欲發作，卻生怕激怒了教主，只有強自忍住，神色尷尬。一時之間，船艙中寂靜無聲，只聽得瘦頭陀呼呼喘氣。

過了好一會，洪教主問韋小寶道：「他又說了些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啟稟教主：他又說教主播弄是非，挑撥赤龍門去打青龍門……」

瘦頭陀叫道：「我沒說。」

洪教主向他怒目而視，喝道：「給我閉上了鳥嘴，你再怪叫一聲，我把你這矮冬瓜劈成了他媽的兩段。」

瘦頭陀滿臉紫脹，陸高軒和胖頭陀也是駭然失色。眾人均知洪教主城府甚深，平日喜怒不形於色，極少如此出言粗魯，大發脾氣，這般喝罵瘦頭陀，定是憤怒已極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瘦頭陀既不能開口說話，自己不管如何瞎說，他總是難以反駁，便道：「請教主息怒。這瘦頭陀倒也沒說甚麼侮辱教主的言語，只是說教主為人小氣。上次大家謀反不成，給屬下一個小孩子壞了大事，人人心中氣憤，教主卻要乘機報仇。他說教主派了一個名叫何盛的去幹事，這人是無根道人的大弟子，弟子卻不知本教有沒有這個人。」

洪夫人道：「何盛是有的，那又怎樣？」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：「這何盛是無根道人的弟子，必是個年輕小夥子。」說道：「瘦頭陀說，這何盛見到夫人美貌，這幾年來跟夫人一直如何如何，怎樣怎樣，說了很多不中聽的說話。弟子大怒，惱他背後對夫人不敬，命人打他的嘴巴。那時他還給牛皮索綁住了，反抗不得，打了十幾下，他才不敢說了。」

洪夫人氣得臉色鐵青，恨恨的道：「怎地將我拉扯上了？」瘦頭陀道：「我……我沒有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教主不許你開口，你就不要說話。我問你，你說過有個叫做何盛的人沒有？是就點頭，不是就搖頭。」瘦頭陀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你說何盛跟許雪亭爭風喝醋，爭著要討好夫人，於是這何盛就把許雪亭殺了，夫人很是歡喜，又說教主給蒙在鼓裏，甚麼也不知道。你說青龍使給何盛殺了，房裏地下有一把刀，那把刀是何盛的，是不是？你說過沒有？」瘦頭陀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不過前面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既已說過，也就是了。」其實瘦頭陀說過的，只是後半截，前半截卻是韋小寶加上去的。瘦頭陀這一點頭，倒似整篇話都是他說的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青龍門、赤龍門、黃龍門、黑龍門，還有我的白龍門，大家打得一塌胡塗，教主已然失了權柄，毫無辦法鎮壓，是不是？」瘦頭陀點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神龍島上眾人造反，教主和夫人給捉了起來，夫人全身衣服給脫得清光，在島上遊行示眾。教主的鬍子給人拔光了，給倒吊著掛在樹上，已有三天三晚沒喝水，沒吃飯。這些說話，你現今當然不肯認了，是不是？」

對這句問話，點頭也不是，搖頭也不是，瘦頭陀滿臉通紅，皮膚中如要滲出血來。韋小寶道：「現下你當然要賴，不肯承認說過這些話，是不是？」瘦頭陀怒道：「我沒說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你跟教主動上了手，你踢了教主兩腳，打了教主三下耳光，不過教主武功比你高，你打不過，於是給教主綁起來投入大海，是不是？你說本教已鬧得天翻地覆，一塌胡塗。一大半人都已給教主綁了投入大海。餘下的你殺我，我殺你。教主和夫人已經糟糕之極，就算眼下還沒死，那也活不長久了，是不是？」

瘦頭陀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他給韋小寶弄得頭暈腦脹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。他確是說過他打不過教主，給教主綁起來投入大海，也說過神龍島上五龍門自相殘殺，一塌胡塗，但跟韋小寶的話卻又頗不相同。

韋小寶道：「啟稟教主：屬下本要率領水師船隻，前赴遼東，去轟羅剎國的龍脈，不過船隻駛到這裏，屬下記掛著教主和夫人，還有那個方姑娘，屬下本想……本想娶她為妻的，也想瞧瞧她，最好能求得教主和夫人准我將她帶了去。於是吩咐海船緩緩駛近，就算遠遠向島上望上幾眼，也是好的。要是能見到教主和夫人一眼……」洪夫人微笑道：「還有那個方姑娘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這是屬下存了自私之心，沒有一心一意對教主和夫人盡忠，實在該死。」洪教主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再說下去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知道在海中救起了瘦頭陀，不知他存了甚麼心眼，竟滿口咒詛教主和夫人。屬下也是胡塗得緊，一聽之下，登時慌了手腳，恨不得插翅飛上神龍島來，站在教主和夫人身畔，和眾叛徒一決死戰。屬下當時破口大罵，說道當日教主鄭重吩咐過的，過去的事不能再算倒帳，連提也不能再提，怎可懷恨在心，又來反叛教主？屬下只記掛著教主和夫人的危險，心想教主給叛徒倒吊了起來，夫人給他們脫光了衣衫，那是一刻也挨不得的。我真胡塗該死，全沒想教主神通廣大，若是有人犯上作亂，教主伸出幾根手指，就把他們像螞蟻一般捏死了，那有會給叛徒欺辱之理？不過屬下心中焦急，立即命所有戰船一起出海，攻打神龍島。我吩咐他們說：島上的好人都已給壞人拿住了，如果有人出來抵抗，你們開炮轟擊便是。一上了岸，快快查看，有沒有一位威風凜凜、相貌堂堂、又像玉皇大帝、又像神仙菩薩的一位老人家，那就是神龍教洪教主，大家要聽他指揮。屬下又說，島上所有女子，一概不可得罪，尤其那位如花如玉、相貌美麗、好像天仙下凡的年輕姑娘，那是洪夫人，大家更須恭恭敬敬。」

洪夫人格格一笑，說道：「照你說來，你派兵攻打神龍島，倒全是對教主的一番忠心？你不但無過，反而有功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屬下功勞是一點也沒有的，只不過見到教主和夫人平平安安的，幾個掌門使仍是忠心耿耿，好好的服侍教主和夫人，心中就高興得很。屬下第一盼望的，是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第二件事是要本教人人盡忠報國，教主說甚麼，大家就去幹甚麼。第三件……第三件……」洪夫人笑道：「第三件是要方姑娘給你做老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一件小事，屬下心中早就打定了主意，只要盡力辦事，討得教主和夫人的歡心，教主和夫人自然也不會虧待部下。」

洪安通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你這張嘴確是能說會道，可是你說掛念我和夫人，為甚麼自己卻不帶兵上神龍島來？為甚麼只派人開炮亂轟，自己卻遠遠的躲在後面？」

這一句話卻問中了要害，韋小寶張口結舌，一時無話回答，知道這句話只要答得不盡不實，洪教主一起疑心，先前的大篇謊話固然全部拆穿，連小命也必不保，情急之下，只得說道：「屬下罪該萬死，實在是對教主和夫人不夠忠心。我聽瘦頭陀說起島上眾人如何兇狠，連教主和夫人也捉了，屬下害怕得很。上次……上次他們背叛教主，都是屬下壞了他們的大事，倘若給他們再拿到，非抽我的筋、剝我的皮不可。屬下怕死，因此遠遠躲在後面，只是差了手下的兵將來救教主和夫人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實在是該死之至。」

洪教主和夫人對望了一眼，緩緩點頭，均想這孩子自承怕死，可見說話非虛。洪教主道：「你這番話是真是假，我要慢慢查問。倘若得知你是說謊，哼哼，你自己明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！教主和夫人要如何處罰，屬下心甘情願，可是千萬不能將屬下交在胖頭陀、瘦頭陀、陸高軒他們手裏。這一次……這一次他們安排巧計，騙得清兵炮轟神龍島，害死了不少兄弟姊妹，定有重大陰謀。屬下看來，這陸高軒定是想做陸教主。他在雲南時說：我也不要甚麼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，只要享他五十年福，也就夠得很了……」

陸高軒怒叫：「你，你……」揮掌便向韋小寶後心拍來。

無根道人搶上一步，伸掌拍出，砰的一聲，陸高軒被震得退後兩步。無根道人卻只身子一幌，喝道：「陸高軒，你在教主座前，怎敢行兇傷人？」陸高軒臉色慘白，躬身道：「教主恕罪，屬下聽這小子捏造謊話，按捺不住，多有失禮。」

洪教主哼了一聲，對韋小寶道：「你且下去。」對無根道人道：「你親自看管他，不許旁人傷害，可也不能讓他到處亂走。你別跟他說話。這小孩兒鬼計多端，須得加意留神。」無根道人躬身答應。

※※※

此後數日，韋小寶日夜都和無根道人住在一間艙房，眼見每天早晨太陽從右舷伸起，晚間在左舷落下，坐船逕向北行。起初一兩天，他還盼望施琅和黃甫的水師能趕了上來，搭救自己，到得後來，也不存這指望了，心想：「我一番胡說八道，教主和夫人已信了九成，只不過我帶兵把神龍島轟得一塌胡塗，就算出於好心，總也不免有罪。幸虧那矮冬瓜扮了浮屍來騙我，是教主自己想出來的計策，否則他一怒之下，多半會將矮冬瓜和我兩個一起殺了，煮他一鍋小寶冬瓜湯。」又想：「這船向北駛去，難道是往遼東麼？」

向無根道人問了幾次，無根道人總是答道：「不知道。」韋小寶逗他說話，無根道人道：「教主吩咐，不可跟你說話。」又不許他走出艙房一步。

韋小寶好生無聊，又想：「方怡這死妞明明在這船裏，卻又不來陪伴老子散心解悶。」想起這次被神龍教擒獲，又是為方怡所誘，心道：「老子這次若能脫險，以後再向方怡這小娘皮瞧上一眼，老子就不姓韋。上過兩次當，怎麼再上第三次當？」但想到方怡容顏嬌艷，神態柔媚，心頭不禁怦然而動，轉念便想：「不姓韋就不姓韋，老子的爹爹是誰也不知道，又知道我姓甚麼？」

戰船不停北駛，天氣越來越冷。無根道人內力深厚，倒不覺得怎樣，韋小寶卻冷得不住發抖，牙齒相擊，格格作響。又行幾日，北風怒號，天空陰沉沉地，忽然下起大雪來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這一下可凍死我也。」心想：「索額圖大哥送了我一件貂皮袍子，可惜留在大營，沒帶出來。唉，早知方怡這小娘皮要騙我上當，我就該著了貂皮袍子去抱她，也免得凍死在船中。冰凍白龍使，乖乖不得了。」

船行到半夜，忽聽得叮咚聲不絕，韋小寶仔細聽去，才知是海中碎冰相撞，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！這隻船要是凍在大海之中，豈不糟糕？」無根道人道：「大海裏海水不會結冰，咱們這就要靠岸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到了遼東麼？」無根道人哼了一聲，不再答話。

次日清晨，推開船艙窗子向外張望，只見白茫茫地，滿海都是浮冰，冰上積了白雪，遠遠已可望到陸地。這天晚上，戰船駛到了岸邊拋錨，看來第二日一早便要乘小艇登陸。

這一晚韋小寶思潮起伏，洪教主到底要如何處置自己，實在不易猜想，他似乎信了自己的說話，似乎又是不信，來到這冰天雪地，又不知甚麼用意。想了一會，也就睡著了。

睡夢中忽見方怡坐在自己身邊，他伸出手去，一把摟住，迷迷糊糊間只聽得她說：「別胡鬧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死老婆，我偏要胡鬧。」只覺方怡在懷中扭了幾扭，他似睡似醒，聽得懷中那人低聲道：「相公，咱們快走！」似乎是雙兒的聲音。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登時清醒，覺得懷中確是抱著一個柔軟的身子，黑暗之中，卻瞧不見是誰，心想：「是方怡？是洪夫人？」這戰船之上，便只兩個女子，心想：「管他是方怡還是洪夫人，親個嘴再說，先落得便宜！」將懷中人兒扳過身來，往她嘴上吻去。

那人輕輕一笑，轉頭避開。這一下笑聲雖輕，卻聽得明明白白，正是雙兒。

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在她耳邊低聲問道：「雙兒，你怎麼來了？」雙兒道：「咱們快走，慢慢再跟你說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凍得要死，你快鑽進我被窩來，熱呼熱呼。」雙兒道：「唉，好相公，你就是愛鬧，也不想想這是甚麼時候。」

韋小寶緊緊摟住了她，問道：「逃到那裏去？」雙兒道：「咱們溜到船尾，划了小艇上岸，他們就算發覺了，也追不上。」韋小寶大喜，低聲叫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啊喲，那個道士呢？」雙兒道：「我偷偷摸進船艙，已點了他穴道。」

兩人悄悄溜出船艙。一陣冷風撲面，韋小寶全身幾要凍僵，忙轉身入艙，剝下無根道人身上道袍，裹在自己身上。其時鉛雲滿天，星月無光，大雪仍下個不止。兩人溜到後梢，耳聽得四下無聲，船已下錨，連掌舵的舵手也都入艙睡了。

雙兒拉著韋小寶的手，一步步走到船尾，低聲道：「我先跳下去，你再下來！」提一口氣，輕輕躍入繫在船尾的小艇。韋小寶向下一望，黑沉沉地有些害怕，當即閉住眼睛，湧身跳下。雙兒提起雙掌，托住他背心後臀，在艇中轉了個圈子，卸去了落下的力道，這才將他放下。

忽聽得船艙中有人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正是洪教主的聲音。韋小寶和雙兒都大吃一驚，伏在艇底，不敢作聲。忽聽得嗒的一聲，艙房窗子中透出了火光，雙兒知道洪教主已聽見聲息，點火來查，忙提起艇中木槳，入水扳動。只扳得兩下，洪教主已在大聲呼喝：「是誰？不許動！」跟著小艇一幌，卻不前進，原來心慌意亂之下，竟忘了解開繫艇的繩索。

韋小寶急忙伸手去解，觸手冰冷，卻是一條鐵鏈繫著小艇，只聽大船中好幾人都叫了起來：「白龍使不見了！」「這小子逃走了！」「逃到那裏去了？快追，快追！」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，用力揮去，刷的一聲，斬斷鐵鏈，小艇登時衝了出去。

這一聲響過，洪教主、洪夫人、胖瘦二頭陀、陸高軒等先後奔向船尾。冰雪光芒反映之下，見到小艇離大船已有數丈。

洪教主一伸手，在船邊上抓下一塊木頭，使勁向小艇擲去。他內力雖強，但木頭終究太輕，飛到離小艇兩尺之處，拍的一聲，掉入了海中。初時陸高軒、胖頭陀等不知教主用意，不敢擅發暗器，只怕傷了白龍使，反而受責，待見教主隨手抓下船舷上的木塊擲擊，才明白他心思，身邊帶有暗器的便即取出發射。只是這麼緩得片刻，小艇又向前划了兩丈，尋常細小暗器都難以及遠，遍生弓箭、鋼鏢、飛蝗石等物又不就手，眾人發出的袖箭、毒針等物，紛紛都跌入了海中。

瘦頭陀說道：「這小子狡猾得緊，我早知他不是好人，早就該一刀殺了。留著他自找麻煩。」洪教主本已怒極，瘦頭陀這幾句風涼話，顯是譏刺自己見事不明，左手伸出，抓住他後頸，叫道：「快去給我捉他回來。」左手一舉，將瘦頭陀提在空中，右手抓住了他後臀，喝道：「快去！」雙臂一縮，全身內力都運到了臂上，往前送出。

瘦頭陀一個肉球般的身子飛了出去，直向小艇衝來。

雙兒拚力划槳。韋小寶大叫：「啊喲，不好！人肉炮彈打來了！」叫聲未畢，撲通一聲，瘦頭陀已掉入海中。

他落海之處與小艇只相差數尺，瘦頭陀一湧身，左手已抓住了艇邊。雙兒舉起木槳，用力擊下，正中他腦袋。瘦頭陀忍痛，哼了一聲，右手又已抓住艇邊。雙兒大急，用力再擊了下去，拍的一聲大響，木槳斷為兩截，小艇登時在海中打橫。瘦頭陀頭腦一陣昏暈，搖了搖頭。韋小寶匕首劃出，瘦頭陀右手四根手指齊斷，劇痛之下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右手鬆開，身子在海中一探一沉，大叫大罵。

雙兒拿起剩下的一柄槳，用力扳動，小艇又向岸邊駛去。駛得一會，離大船已遠，眼見是追不上了。大船上只有一艘小艇，洪教主等人武功再高，在這寒冷徹骨的天時，卻也不敢跳入水中游水追來，何況人在水中游泳，再快也追不上船艇。

韋小寶拿起艇底一塊木板幫著划水，隱隱聽得大船上眾人怒聲叫罵，又過一會，北風終於掩沒了眾人的聲息。韋小寶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終於逃了出來。」

兩人划了小半個時辰，這才靠岸。

※※※

雙兒跳入水中，海水只浸到膝蓋，拉住艇頭的半截鐵鏈，將小艇扯到岸旁，說道：「行了！」韋小寶湧身一跳，便上了岸，叫道：「大功告成！」雙兒嘻嘻一笑，退開幾步，笑道：「相公，你別胡鬧。咱們可得快走，別讓洪教主他們追了上來。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皺起眉頭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鬼地方？」四下張望，但見白雪皚皚的平原無邊無際，黑夜之中，也瞧不見別的東西。

雙兒道：「真不知這是甚麼地方，相公，你說咱們逃去那裏才好？」韋小寶冷得只索索發抖，腦子似乎也凍僵了，竟想不出半條計策，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都是方怡這死小娘皮不好，害得我們凍死在這雪地裏。」雙兒道：「咱們走罷，走動一會，身子便暖和些。」

兩人攜著手，便向雪地中走去。雪已積了一尺來厚，一步踏下去，整條小腿都淹沒了，拔腳跨步，甚是艱難。

韋小寶走得雖然辛苦，但想洪教主神通廣大，定有法子追上岸來。這雪地中腳印如此之深，又逃得到那裏去？就算逃出了幾天，多半還是會給追到，因此上片刻也不敢停留，不住趕路，隨即問起雙兒怎麼會在船裏。

原來那日韋小寶一見到方怡，便失魂落魄的趕過去敘話，雙兒跟隨在艇中。待得他失手遭擒，人人都注目於他，雙兒十分機靈，立即在後梢躲了起來。這艘戰船是洪教主等從清兵手裏奪過來的，舵師水手都是清兵，她穿的本是驍騎營官兵服色，混在官兵之中，誰也沒發覺。直到戰船駛到岸邊，她才半夜裏出來相救。

韋小寶大讚她聰明機靈，說道：「方怡這死妞老是騙我、害我，雙兒這乖寶貝總是救我的命。我不要她做老婆了，要你做老婆。」雙兒忙放開他手，躲開幾步，說道：「我是你的小丫頭，自然一心一意服侍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有了你這個小丫頭，定是前世敲穿了十七廿八個大木魚，翻爛了三七二十一部四十二章經，今生才有這樣好福氣。」雙兒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相公總是有話說的。」

走到天明，離海邊已遠，回頭一望，雪地裏兩排清清楚楚的腳印，遠遠伸展出去。再向前望，平原似乎無窮無盡。洪教主等人雖沒追來，看來也不過是遲早之間而已。

韋小寶心中發愁，說道：「咱們就算再走十天十晚，還是會給他們追上了。」雙兒指著右側，說道：「那邊好像有些樹林，咱們走進了林中，洪教主他們就不易找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如果是樹林就好了，不過看起來不大像。」

兩人對準了那一團高起的雪丘，奮力快步走去，走了一個時辰，已經看得清楚，只不過是大平原上高起的一座小丘，並非樹林。韋小寶道：「到了小丘之後瞧瞧，或許有地方可以躲藏。」他走到這時，已氣喘吁吁，十分吃力。

又走了半個時辰，來到小丘之後，只見仍是白茫茫的一片，就如是白雪鋪成的大海，更無可以躲藏之處。韋小寶又疲又餓，在雪地上躺倒，說道：「好雙兒，你如不給我抱抱，親個嘴兒，我再也沒力氣走路了。」雙兒紅了臉，欲待答應，又覺此事十分不妥，正遲疑間，忽聽得身後忽喇一響。

兩人回過頭來，見七八隻大鹿從小丘後面轉將出來。韋小寶喜道：「肚子餓死啦！你有沒法子捉隻鹿來，殺了烤鹿肉吃？」雙兒道：「我試試看。」突然飛身撲出，向幾頭大鹿衝去。那知梅花鹿四腿極長，奔躍如飛，一轉身便奔出了數十丈，再也追趕不上。雙兒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追不上的。」

這些梅花鹿卻並不畏人，見雙兒止步，又回過頭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咱們躺在地下裝死，瞧鹿兒過不過來。」雙兒笑道：「好，我就試試看。」說著便橫身躺在雪地裏。韋小寶道：「我已經死了，我的老婆好雙兒也已經死了。我們兩個都已經埋在墳裏，再也動不了啦。我跟好雙兒生了八個兒子，九個女兒。他們都在墳前大哭，大叫我的爹啊，我的媽啊……」雙兒噗哧一笑，一張小臉羞得飛紅，說道：「誰跟你生這麼多兒子女兒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八個兒子、九個女兒太多，那麼各生三個罷！」雙兒笑道：「不……」

幾頭梅花鹿慢慢走到兩人身邊，似乎十分好奇。動物之中，鹿的智慧甚低，遠不及犬馬狐狸，因此成語中有「蠢如鹿豕」的話。幾頭梅花鹿低下頭來，到韋小寶和雙兒的臉上擦擦嗅嗅，叫了幾聲。韋小寶叫道：「翻身上馬，狄青降龍！」彈身躍起，坐上了鹿背，舉手緊緊抓住鹿角。雙兒輕輕巧巧的也躍上了一頭梅花鹿之背。

群鹿受驚，撒蹄奔躍。雙兒叫道：「你用匕首殺鹿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忙殺，騎鹿逃命，洪教主便追不上了。」雙兒道：「是，對極。不過可別失散了。」她擔心兩頭鹿一往東竄，一向西奔，那可糟糕。

幸好梅花鹿性喜合群，八頭大鹿聚在一起奔跑，奔得一會，又有七八頭大鹿過來合在一起。梅花鹿身高腿長，奔跑起來不輸於駿馬，只是騎在鹿背，顛簸極烈。

群鹿向著西北一口氣衝出數里，這才緩了下來，背上騎了人的兩頭鹿用力跳躍，想將二人拋下，但韋小寶和雙兒緊緊抓住了鹿角，說甚麼也拋不下來。韋小寶叫道：「一下鹿背，再上去可就難了，咱們逃得越遠越好。這叫做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活鹿難追。」

這一日兩人雖然餓得頭暈眼花，仍是緊緊抱住鹿頸，抓住鹿角，任由鹿群在茫茫無際的雪原中奔馳。兩人知道鹿群多奔得一刻，便離洪教主等遠了一些，同時雪地中也沒了二人的足印。傍晚時分，鹿群奔進了一座森林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啦，下來罷！」拔出匕首，割斷了胯下雄鹿的喉頭。那頭鹿奔得幾步，摔倒在地。雙兒道：「一頭鹿夠吃的了。饒了我那頭鹿罷。」從鹿背上躍了下來。

韋小寶筋疲力盡，全身骨骼便如要盡數散開，躺在地下只是喘氣，過了一會，爬在雄鹿頸邊，嘴巴對住了創口，骨嘟骨嘟的喝了十幾口熱血，叫道：「雙兒，你來喝。」大量鹿血入肚，精神為之一振，身上也慢慢感到了暖意。

雙兒喝過鹿血，用匕首割了一條鹿腿，拾了些枯枝，生火燒烤，說道：「鹿啊鹿，你救了我們性命，我們反而將你殺來吃了，實在對不住得很。」

兩人吃過烤鹿腿，更是興高采烈。韋小寶道：「好雙兒，我跟你在這樹林中做一對獵人公、獵人婆，再也不回北京去啦。」雙兒低下了頭，說道：「相公到那裏，我總是跟著服侍你。你回到北京做大官也好，在這裏做獵人也好，我總是你的小丫頭。」韋小寶眼見火光照射在她臉上，紅撲撲地嬌艷可愛，笑道：「那麼咱們是不是大功告成了呢？」雙兒「啊」的一聲，一躍上了頭頂松樹，笑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」

兩人蜷縮在火堆之旁，睡了一夜。次日醒來，雙兒又燒烤鹿肉，兩人飽餐一頓。韋小寶的帽子昨日騎在鹿背上奔馳之時掉了，雙兒剝下鹿皮，給他做了一頂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昨日奔了一天，洪教主他們不容易尋到我們了，不過還是有些危險。最好騎了梅花鹿再向北奔得三四天，那麼我韋教主跟你雙兒夫人就仙福永享、壽與天齊了。」雙兒笑道：「甚麼雙兒夫人的，可多難聽？再要騎鹿，那也不難，這不是鹿群過來了嗎？」

果然見到二十餘頭大鹿小鹿自東邊踏雪而來，伸高頭頸，嚼吃樹上的嫩葉。這森林中人跡罕至，群鹿見了二人竟毫不害怕。雙兒道：「鹿兒和善得很，最好別多傷他們性命。昨天這頭大鹿，已夠我們吃得十幾天了。」在死鹿身上斬下幾大塊鹿肉，用鹿皮索兒綁了起來，與韋小寶分別負在背上，慢慢向群鹿走去。韋小寶伸手撫摸一頭大鹿，那鹿轉過頭來，舐舐他臉，毫無驚惶之意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，這鹿兒跟我大功告成。」雙兒格的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先騎上去罷。」兩人縱身上了鹿背，兩頭鹿才吃驚縱跳，向前疾奔。

群鹿始終在密林之中奔跑。兩人抓住鹿角，控制方向，只須向北而行，便和洪教主越離越遠。韋小寶這時已知騎鹿不難，騎了兩個多時辰，便和雙兒跳下地來，任由群鹿自去。

如此接連十餘日在密林中騎鹿而行。有時遇不上鹿群，便緩緩步行，餓了便吃烤鹿肉。兩人身上原來的衣衫，早在林中給荊棘勾得破爛不堪，都已換上了雙兒新做的鹿皮衣褲，連鞋子也是鹿皮做的。

這一日出了大樹林，忽聽得水聲轟隆，走了一會，便到了一條大江之畔，只見江中水勢洶湧，流得甚急。兩人在密林中耽了十幾日，陡然見到這條大江，胸襟為之大爽。

沿江向北走了幾個時辰，忽然見到三名身穿獸皮的漢子，手持鋤頭鐵叉，看模樣似是獵人。韋小寶好久沒見生人，心中大喜，忙迎上去，問道：「三位大哥，你們上那裏去？」

一名四十來歲的漢子道：「我們去牡丹江趕集，你們又去那裏？」口音甚是怪異。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牡丹江是向那邊去嗎？我們走錯了，跟著三位大哥去，那再好不過了。」當下和三人並排而行，有一搭沒一搭的撩他們說話。原來三人是通古斯人，以打獵挖參為生，常到牡丹江趕集，跟漢人做生意，因此會說一些漢話。

到得牡丹江，卻是好大一個市集。韋小寶身邊那大疊銀票一直帶著不失，邀那三個通古斯人去酒鋪喝酒。正飲之間，忽聽得鄰桌有人說道：「你這條棒槌兒，當然也是好得很了，上個月有人從呼瑪爾窩集山那邊下來……」韋小寶和雙兒聽到「呼瑪爾窩集山」，心中都是一凜，對望了一眼，齊向說話之人瞧去，見是兩個老漢，正在把玩一條帶葉的新挖人參。

韋小寶取出一錠銀子，交給酒保，吩咐多取酒肉，再切一大盤熟牛肉，打兩斤白酒，送去鄰桌。兩名老參客大為奇怪，不知這小獵人何以如此好客，當下連聲稱謝。韋小寶過去敬了幾杯酒，以他口才，三言兩語之間，便打聽到了呼瑪爾窩集山的所在，原來此去向北，尚有兩三千里，那兩個參客也從來沒去過。韋小寶把雙兒叫過去，要她說了些地圖上其餘山川的名字。兩名老參客一一指點，方位遠近，果與地圖上所載絲毫無錯。

酒醉飯飽之後，與通古斯人及參客別過，韋小寶尋思：「那鹿鼎山原來離此地還有好幾千里，反正閒著也是閒著，不妨就去將寶貝掘了來。」其實掘不掘寶，他倒並不怎麼在乎，內心深處，實在是害怕跟洪教主、瘦頭陀一夥人遇上。洪教主等人在南，倘若再往北兩三千里，洪教主是無論如何找不到自己了，又想：「我跟雙兒在荒山野嶺裏等他十年八年，洪教主非死不可，難道他真的還能他媽的壽與天齊？」

當下去皮鋪買了兩件上好的貂皮襖，和雙兒分別穿了，生怕給洪教主追上，貂皮襖外仍是罩上粗陋鹿皮衣，用煤灰塗黑了臉，就算追上了，也盼望他認不出來。僱了一輛大車，一路向北。在大車之中，跟雙兒談談說說，偶爾「大功告成」，其樂融融。

坐了二十餘日大車，越是向北，越加寒冷，道上冰封雪積，大車已不能通行。兩人改乘馬匹，到得後來，連馬也不能走了，便在密林雪原中徒步而行。好在韋小寶尋寶為名，避難是實，眼見窮山惡水，四野無人，心中越覺平安。雙兒記心甚好，依循地圖上所繪方位，慢慢向北尋去，遇到獵人參客，便打聽地名，與圖上所載印證。

※※※

地圖上有八個四色小圈，便是鹿鼎山的所在，地當兩條大江合流之處，這一日算來相距該已不遠。兩人在一座大松林中正攜手而行，突然間東北角上砰的一聲大響，卻是火器射擊之聲。韋小寶驚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，洪教主追來了。」忙拉著雙兒，躲入樹後長草叢中，接著聽得十餘人呼喝號叫，奔將過來，跟著又有馬蹄聲音。

韋小寶所怕的只是洪教主追來，將他擒住，抽筋剝皮，這時聽聲音似與洪教主無關，稍覺放心，從草叢中向外望去，只見十餘名通古斯獵人狂呼急奔。忽聽得砰砰砰之聲不絕，數名獵人摔倒在地，滾了幾滾，便即死去，身上滲出鮮血。韋小寶握住雙兒的手，心想：「這是外國鬼子的火槍。」馬蹄聲響，七八騎馬衝將過來，馬上所乘果然都是黃鬚碧眼的外國官兵，一個個身材魁梧，神情兇惡，有的拿著火槍，有的提了彎刀亂砍，片刻之間，便將餘下的通古斯獵人盡數砍死。外國官兵哈哈大笑，跳下馬來，搜撿獵人身上的物事，取去了幾張貂皮、六七隻銀狐，嘰哩咕嚕的說了一陣，上馬而去。

韋小寶和雙兒耳聽得馬蹄聲遠去，才慢慢從草叢中出來，看眾獵人時，已沒一個活口。兩人面面相覷，從對方眼睛之中，都看到了恐懼之極的神色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這些外國鬼子是強盜。」雙兒道：「比強盜還兇狠，搶了東西，還殺人。」

韋小寶突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怎麼會有外國強盜？難道吳三桂已經造反了嗎？」他知吳三桂和羅剎國有約，雲南一發兵，羅剎國就從北進攻，此刻突然見到許多外國兵，莫非數十日來不聞外事，吳三桂已經動手了？想到吳三桂手下兵馬眾多，不禁為小玄子擔憂，望著地下一具具屍體，只是發愁。

雙兒嘆道：「這些獵人真可憐，他們家裏的父母妻子，這時候正在等他們回去呢。」韋小寶唔了一聲，突然道：「我要見小皇帝去。」雙兒大為奇怪，問道：「見小皇帝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錯。吳三桂起兵造反，小皇帝定有許多話要跟我商量，就算我想不出甚麼主意，跟他說話解解悶也是好的。咱們這就回北京去。」雙兒道：「鹿鼎山不去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次不去了，下次再去。」他雖貪財，但積下的金銀財寶說甚麼也已花不完，想到鹿鼎山與小玄子的龍脈有關，實在不想去真的發掘，只怕一掘之下，就此害了小玄子的性命。他找出八部四十二章經中的碎羊皮，將之拼湊成圖，查知圖上山川的名字，一直很是熱心，但真的來到鹿鼎山，忽然害怕起來，只盼找個甚麼藉口，離得越遠越好。若說全是為了顧全對康熙的義氣，卻也未必，只是「鹿鼎山掘寶」這件事實在太大，他身邊只雙兒一人，事到臨頭，不免膽怯，倘若帶著數千名驍騎營官兵，說不定已經大叫：「他奶奶的，兵發鹿鼎山去者！」

雙兒沒甚麼主意，自然唯命是從。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回北京，可別跟外國強盜撞上了，還是沿著江邊走，瞧有沒有船。」當下穿出樹林，折向東行。

走到下午，到了一條大江之畔，遠遠望見有座城寨。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到了城中，僱船也好，乘馬也好，有錢就行。」當下快步走去。

行出數里，又見到一條大江，自西北蜿蜒而來，與這條波濤洶湧的大江會合。雙兒忽道：「相公，這便是阿穆爾河跟黑龍江了，那……那……那裏便是鹿鼎山啊。」說著伸手指著那座城寨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沒記錯麼？這可巧得很了。」雙兒道：「地圖上的的確確是這樣畫的，不過圖上只是八個顏色圈兒，卻沒說有座城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鹿鼎山上有座城寨，真是古怪得緊。我看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，咱們還是別去。」雙兒道：「甚麼不大靠得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瞧，城頭上有朵妖雲，看來城中有個大大的妖怪。」雙兒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啊喲！我是最怕妖怪的了，相公，咱們快走。」

便在此時，只聽得馬蹄聲響，數十騎馬沿著大江，自南而來。四周都是平原，無處可以躲藏，韋小寶一拉雙兒，兩人從江岸滾了下去，縮在江邊的大石之後，過不多時，便見一隊馬隊疾馳而過，騎在馬上的都是外國官兵。

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眼望著這隊外國兵走進城寨去了，說道：「可不是嗎？我說這座城子不大靠得住，果然不錯。原來這不是妖雲，是外國番雲。」

雙兒道：「咱們好容易找到了鹿鼎山，那知道這座山卻教外國強盜佔了。」

韋小寶「啊喲」一聲，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糟糕，糟糕！」雙兒見他臉色大變，忙問：「怎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外國強盜一定知道了地圖中的秘密，否則怎麼會找到這裏？這批寶藏和龍脈可都不保了。」

雙兒從沒聽他說過寶藏和龍脈之事，但那幅地圖砌得如此艱難，也早想到鹿鼎山必定事關重大，眼見他眉頭深皺，勸道：「相公，既然給外國兵先找到了，那也沒法子啦。外國強盜有火器，兇惡得緊，咱兩個鬥他們不過的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可奇怪了，咱們的地圖拼成之後，過不了幾天就燒了，怎會洩漏了機密？這些外國強盜是不是已掘了寶藏，破了小皇帝的龍脈，非得查個明明白白不可。」

想到適才外國兵在樹林中殺人的兇狠殘忍模樣，不由得打個寒噤，沉吟道：「我想去鹿鼎山探查清楚，就是太過危險，得想個法兒才好。好雙兒，咱們等到天黑才去，那就不容易給鬼子發覺。」

# 第三六回 犵鳥蠻花天萬里 朔雲邊雪路千盤

兩人吃了些鹿肉乾，便躺在江岸邊休息，等到二更時分，悄悄走向城寨。四下裏寂靜無聲，這一晚月色甚好，望見那城寨是用大木材和大石塊建成，方圓著實不小，決非一朝一夕之功。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城寨早就建在這裏了，並非有人偷看了我地圖，告知了羅剎人，再到這裏來建城。」眼見自己和雙兒的影子映在地下，不禁慄慄危懼，暗想城頭若有羅剎兵守著，幾槍打來，韋小寶變成韋死寶了。當下扯了扯雙兒，伏低身子，察看動靜。只見城寨東南角上有座小木屋，窗子中透出火光，看來是守兵所住。韋小寶在雙兒耳邊低聲道：「咱們到那邊瞧瞧。」兩人慢慢向那木屋爬去。

剛到窗外，忽聽得屋內傳出幾下女子的笑聲，笑得甚為淫蕩。韋小寶和雙兒對望一眼，均感奇怪：「怎麼有女人？」韋小寶伸眼到窗縫上張望。當地天寒風大，窗縫塞得密密的，甚麼都瞧不見，屋內卻不斷傳出人聲，一男一女，又說又笑，嘰哩咕嚕的一句也不懂。

韋小寶知道這雙羅剎男女在不幹好事，心中一動，伸臂將雙兒摟在懷裏，雙兒聽到屋內的聲音，似懂非懂，隱隱知道不妥，給韋小寶摟住後，生怕給屋內之人發覺，不敢稍動。韋小寶得其所哉，左臂更摟得緊了些，右手輕輕撫摸她臉蛋。雙兒身子一軟，靠在他懷裏。不料地下結滿了冰，韋小寶得趣忘形，足下一滑，站立不定，砰的一響，腦袋重重撞在木窗之上，忍不住「啊喲」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屋內聲音頓歇，過了一會，一個男子聲音喝問起來。韋小寶和雙兒伏在地下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聽得門閂拔下，木門推開，一人手提燈籠，向門外照看。韋小寶輕躍而起，挺匕首戮入了他胸膛。那人哼也沒哼，便即軟軟的癱了下去。

雙兒搶先入屋，只見房中空空蕩蕩地不見有人，奇道：「咦，那女人呢？」韋小寶跟著進來，見房中有一張炕，一張木桌，一隻木箱，桌上點了一枝熊脂蠟燭，那女人卻已不知去向，說道：「快找，別讓她去報訊。」眼見房中除了大門之外，別無出路。他將死人拉了進來，關上大門。見那死人是個外國兵士，下身赤裸，沒穿褲子。

韋小寶抬頭向樑上一望，不見有何異狀，說道：「一定是在這裏。」搶到箱邊，揭開箱蓋，跟著身子向旁一閃，以防那羅剎女人在箱裏開槍。過了一會，不見動靜。雙兒道：「箱子裏也沒有，這可真奇了。」

韋小寶走近看時，見箱中放滿了皮毛，伸手一掏，下面也都是皮毛。忽然間聞到一陣濃香，顯是女子的脂粉香氣，說道：「這裏有點兒靠不住。」將皮毛抓出來拋在地下，箱子底下赫然是個大洞，喜道：「在這裏了！」

雙兒道：「原來這裏有地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趕快得截住那羅剎女子。她一去報信，大隊外國強盜湧來，可乖乖不得了。」迅速脫下身上臃腫的皮衣，手持匕首，便從洞口鑽了進去。他對外國兵是很怕的，外國女人卻不放在心上。

那地道斜而向下，只能爬行，他瘦小靈活，在地道中爬行特別迅捷，爬出十餘丈，便聽得前面有聲。他手足加勁，爬得更加快了，前面聲音已隔得甚近，左手前探，用力抓去，碰到一條光溜溜的小腿。那女子一聲低叫，忙向前逃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我如一劍刺死了你，不算英雄好漢。好男不與女鬥，中國好男不與羅剎鬼婆鬥。外國男鬼見得多了，外國女鬼是甚麼模樣，倒要好好瞧上一瞧。」將匕首插回劍鞘，衝前丈餘，兩手抓住了那女子小腿。

那女子在地道中不能轉身，拚命向前爬行。這女子力氣著實不小，韋小寶竟拉她不住，反而給她拖得向前移了丈許。韋小寶雙足撐開，抵住了地道兩邊土壁，才不再給她拉前。突然之間，那女子用力一掙，韋小寶手上一滑，竟然給她掙脫。那女子迅即向前，韋小寶撲了上去，一把抱住她腰，突然頭頂空了，卻是到了一處較為寬敞的所在。那女子兩聲低笑，轉過頭來，向他吻去，黑暗之中，卻吻在他鼻子上。

韋小寶只覺滿鼻子都是濃香，懷中抱著的那女子全身光溜溜地，竟然一絲不掛，又覺那女子反手過來，抱住了自己，心中一陣迷迷糊糊，聽得雙兒低聲問道：「相公，怎麼了？」韋小寶唔唔幾聲，待要答話，懷中那女子伸嘴吻住了他嘴巴，登時說不出話來。

忽聽得頭頂有人說道：「我們得知總督來到雅克薩，因此趕來相會。」

這句話鑽入耳中，宛似一桶冰水當頭淋將下來，說話之人，竟然便是神龍教洪教主。

怎麼洪教主會在頭頂？自己懷中抱著的這個羅剎女子，怎麼又如此風騷親熱？他生平所逢奇事著實不少，但今晚在這地道中的遭遇，卻是從所未有，匪夷所思。懷中抱的是溫香軟玉，心中想的是洪教主要抽筋剝皮。他膽戰心驚之下，急忙放開懷中女子，便欲轉身逃走，那知這女子竟緊緊摟住了他，不肯鬆手。韋小寶大急，在她耳邊說道：「嘰哩咕嚕，唏哩花拉，胡裏胡塗。」這幾句杜撰羅剎話，只盼她聽得懂。

那女子輕笑兩聲，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，料想必是正宗羅剎話，跟著伸手過來，在他腮幫子上重重扭了一把。

便在這時，聽得頭頂一個男人嘰哩咕嚕的說了一連串外國話。他聲音一停，另一人道：「總督大人說：神龍教教主大駕光臨，他歡迎得很，沒有過來迎接，很是失禮，請洪教主原諒。總督大人祝賀洪教主長命百歲，多福多壽，事事如意，盼望跟洪教主做好朋友，同心協力，共圖大事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這傳話的人沒學問，把『仙福永享、壽與天齊』傳成了長命百歲，多福多壽。」

只聽洪教主道：「敝人祝賀羅剎國皇上萬壽無疆，祝賀總督大人福壽康寧，指日高升。敝人竭誠竭力，和羅剎國同心協力，共圖大事。從此有福共享，有難共當，雙方永遠不會背盟。」那傳話的人說了，羅剎國總督跟著又嘰哩咕嚕的說之不休。

韋小寶在那女子身邊低聲問道：「你是誰？為甚麼不穿衣服？」那女子低聲笑道：「你是誰？為甚麼，衣服穿？」說著便來解韋小寶的內衣。韋小寶在這當口，那有心情幹這風流快活勾當？他聽過湯若望、南懷仁說中國話，這時聽這羅剎女子會說中國話，倒也不奇，忙道：「這裏危險得很，咱們快出去。」那女子低聲道：「不動，不動！動了，就聽見了。」她說的雖是中國話，但語氣生硬，聽來十分彆扭。

韋小寶當下不敢稍動，耳聽得洪教主和那羅剎國總督商議，如何吳三桂在雲南一起兵，雙方就夾攻滿清，所定方略，果然和那蒙古人大鬍子罕帖摩所說全然一樣。說到後來，洪教主又獻一計，說道羅剎國若從遼東進攻，路程既遠，沿途清兵防守又嚴，不如從海道在天津登陸，以火器大炮直攻北京，當可比吳三桂先取北京。那總督大喜，連稱妙計，說洪教主如此忠心，將來一定劃出中國幾省，立他為王。洪教主沒口子的稱謝。韋小寶又驚又怒，心想：「洪教主這傢伙也是大漢奸，跟吳三桂沒半點分別。他這計策倒毒辣得很，我得去稟告小皇帝，在天津海口多裝大炮，羅剎國兵船來攻，就砰嘭，砰嘭，轟他媽的。」

只聽洪教主說道：「總督大人遠道來到中國，我們沒甚麼好東西孝敬，這裏是大東珠一百顆，貂皮一百張，人參一百斤，送給總督大人，另外還有貢品，呈給羅剎國皇上。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心道：「這老狗居然備了這許多禮物，倒也神通廣大。」突然覺得臉上一熱，那女子將臉頰貼了過來，跟著又覺她伸手來自己身上摸索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你摸我，我也不客氣了。」伸手向她胸口摸去。那女子突然格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

這一下笑聲頗為不輕，洪教主登時聽見了，但想總督大人房中藏了個女子，事屬尋常，當下詐作沒有聽見，說了幾句客套話，說道明天再行詳談，便告辭了出去。

韋小寶突然聽得頭頂拍的一聲，眼前耀眼生光，原來自己和那女子摟抱著縮在一隻大木箱中，箱蓋剛給人掀開。

那女子嘻嘻嬌笑，跳出木箱，取一件衣衫披在身上，對韋小寶笑道：「出來，出來！」

韋小寶慢慢從木箱中跨了出來。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外國軍官手按佩劍，站在箱旁。那女子笑道：「還有一個！」

雙兒本想躲在箱中，韋小寶倘若遇險，便可設法相救，聽她這麼說，也只得躍出。

韋小寶見那女子一頭黃金也似的頭髮，直披到肩頭，一雙眼珠碧綠，骨溜溜地轉動，皮色雪白，容貌甚是美麗，只是鼻子卻未免太高了一點，身材也比他高了半個頭。韋小寶從來沒見過外國女子，瞧不出她有多大年紀，料想不過二十來歲。她笑吟吟的瞧著韋小寶，說道：「你，小孩子，摸我，壞蛋，嘻嘻！」

那總督沉著臉，嘰哩咕嚕的說了一會。那女子也是嘰哩咕嚕的一套。那總督神態恭敬，鞠了幾個躬。那女子又說起話來，跟著手指韋小寶。那總督打開門，又將那中國人傳譯叫了進來，一男一女不住口的說話。

韋小寶見屋中陳設了不少毛皮，榻上放了好幾件金光閃閃的女子衣服，看那女子露出雪白的一半酥胸，兩條小腿，膚光晶瑩，心想：「剛才把這女人抱在懷裏，怎地只這麼馬馬虎虎的摸得幾下，就此算了？抓到一副好牌，卻忘了吃注。我可給洪教主嚇胡塗了。」

忽聽那傳譯說道：「公主跟總督問你，你是甚麼人？」韋小寶奇道：「她是公主嗎？」那傳譯者道：「這位是羅剎國皇帝的御姊，蘇菲亞公主殿下，這位是高里津總督閣下，快快跪下行禮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公主殿下，那有這般亂七八糟的？」但隨即想到，康熙御妹建寧公主的亂七八糟，實不在這位羅剎公主之下，凡皇帝御姊御妹，必定美麗而亂七八糟，那麼這公主必是真貨了，於是笑嘻嘻的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公主殿下，你好，你真美貌之極，好像是天上仙女下凡。我們中國，從來沒有你這樣的美女。」

蘇菲亞會說一些最粗淺的中國話，聽了韋小寶的說話，知是稱讚自己美麗，登時心花怒放，說道：「小孩子，很好，有賞。」走到桌邊，拉著抽屜，取了十幾枚金幣，放在韋小寶手裏。韋小寶道：「多謝。」伸手接過，燭光之下，見到公主五根手指真如玉蔥一般，忍不住伸手抓住，放在嘴邊吻了一吻。那傳譯大驚，喝道：「不得無禮！」那知道吻手之禮，在西洋外國甚是通行，原是對高貴婦女十分尊敬的表示，韋小寶誤打誤撞，竟然行得對了。只不過吻手禮吻的是女子手背，他卻捉住了蘇菲亞公主的手掌，亂吮手指，顯得頗為急色。蘇菲亞格格嬌笑，竟不把手抽回。

蘇菲亞笑問：「小孩子，幹甚麼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小孩子，打獵的。」

突然門外一人朗聲說道：「這小孩子是中國皇帝手下的大臣，不可給他瞞過了。」正是洪教主的聲音。

韋小寶只嚇得魂飛天外，一扯雙兒的衣袖，便即向門外衝出。一推開門，只見洪教主雙手張開，攔在門口。雙兒跳起身來，迎面一拳。洪教主左手格開，右手一指已點在她腰裏，雙兒嗯的一聲，摔在地下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洪教主，你老人家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夫人呢，她也來了嗎？」

洪教主不答，左手抓住了他後領，提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啟稟公主殿下，總督大人：這人叫做韋小寶，是中國皇帝最親信的大臣，是皇帝的侍衛副總管、親兵都統、欽差大臣、封的是一等子爵。」那傳譯將這幾句話譯了。

蘇菲亞公主和總督臉上都現出不信的神色。蘇菲亞笑道：「小孩子，不是大臣。大臣，假的。」

洪教主道：「敝人有證據。」回頭吩咐：「把這小子的衣服取來。」

只見陸高軒提了一個包袱進來，一打開，赫然是韋小寶原來的衣帽服飾。

韋小寶大為驚奇：「這些衣服怎地都到了他手裏？洪教主當真神通廣大。」

洪教主吩咐陸高軒：「給他穿上了。」陸高軒答應了，抖開衣服，便給韋小寶穿上。這些衣衫連同黃馬褂，都在樹林中給荊棘扯破了，但穿在身上，顯然十分合身，戴上帽子和花翎，果然是個清廷大官。這些衣帽若不是韋小寶自己的，世上難有這等小號的大官服色。

韋小寶笑嘻嘻的道：「洪教主，你本事不小，我沿路丟掉衣衫，你就沿路的拾。」

洪教主吩咐陸高軒：「搜他身上，看有甚麼東西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用你搜，我拿出來便是。」從懷裏掏出一大疊銀票，數額甚巨。

那總督在遼東已久，識得銀票，隨手翻了幾下，大為驚奇，對公主嘰哩咕嚕，似乎是說：「這小孩果然很有些來歷，身邊帶了這許多銀子。」

洪教主道：「這小鬼狡獪得很，搜他的身。」陸高軒將韋小寶身邊所有物事盡數搜了出來，其中有一道康熙親筆所寫的密諭，著令：「欽差大臣、領內侍衛副大臣、兼驍騎營正黃旗滿洲都統、欽賜巴圖魯勇號、賜穿黃馬褂、一等子爵韋小寶前赴遼東一帶公幹，沿途文武百官，聽候調遣。」這道諭旨上蓋了御寶。

那傳譯用羅剎話讀了出來，蘇菲亞公主和高里津總督聽了，都嘖嘖稱奇。

洪教主道：「啟稟公主：中國皇帝，是個小孩子，喜歡用小孩做大官。這個小孩，跟中國小皇帝遊戲玩耍，會拍馬屁，會吹牛皮，小皇帝喜歡他。」

蘇菲亞不懂「拍馬屁、吹牛皮」是甚麼意思，問了傳譯之後，嘻嘻笑道：「我也喜歡人家拍馬屁，吹牛皮，」韋小寶登時大喜。洪教主的臉色卻十分難看。

蘇菲亞又問：「中國小皇帝，幾歲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中國大皇帝，十七歲。」蘇菲亞笑道：「羅剎大沙皇，是我弟弟，也是小孩，二十歲，不是頭老子。」韋小寶一怔：「甚麼頭老子？啊，她說錯了，把老頭子說成頭老子。」便指指她，說道：「羅剎美麗公主，不是頭老子，很好。」指指自己，道：「中國大官，不是頭老子，很好！」指指洪教主，道：「中國壞蛋，是頭老子，不好！不好！」

蘇菲亞笑得彎下腰來。那羅剎國總督是個三十歲左右的年青人，也大聲笑了起來。洪教主卻鐵青了臉，恨不得舉掌便將韋小寶殺了。

蘇菲亞問道：「中國小孩子大官，到這裏來，甚麼做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中國皇帝聽說羅剎國的大人來到遼東，派我來瞧瞧。皇上知道羅剎國皇帝也不是頭老子，知道羅剎公主是仙女下凡，派小人前來送禮，送給公主和總督大人大東珠兩百顆，人參兩百斤。不料路上遇到這個大強盜，把禮物搶了去……」

韋小寶話沒說完，洪教主已怒不可遏，提起右掌，便向韋小寶頭頂劈落。韋小寶先前在箱子中聽到洪教主送了不少珍貴禮物給總督，於是拿來加上一倍，說成是皇帝送的。他口中述說之時，全神貫注瞧著洪教主，一見他提起手掌，當即使開九難所授「神行百變」輕功，溜到了蘇菲亞公主身後。只聽得豁喇一聲大響，一張木椅給洪教主掌力擊得倒塌下來。

高里津吃了一驚，拔出短銃，將銃口指住洪教主，喝令不得亂動。

剛才韋小寶那番話說得太長，公主聽不懂，命傳譯傳話，聽完後向洪教主笑道：「你的禮物，搶他的，自己要一半，不好！」

洪教主急道：「不是。這小子最會胡說，公主千萬不可信他的。」他見羅剎總督以短銃指著自己，雖然西洋火器厲害，但以他武功，也自不懼，只是正當圖謀大事之際，要倚仗羅剎國大力支撐，不能因一時之忿而得罪了總督，當下慢慢退到門邊，並不反抗。

高里津收起了短銃，說了幾句。傳譯道：「總督大人請洪教主不必氣惱，他知道這小孩子胡說。蘇菲亞公主秘密來到東方，中國皇帝決不會知道。中國皇帝也不會送禮給羅剎國總督。」洪教主怒氣頓息，微笑道：「總督大人英明，見事明白，果然不會受這小子蒙騙。」

高里津問起韋小寶的來歷。洪教主將他如何殺了大臣鰲拜、如何送御妹到雲南去完婚、如何吹牛拍馬、作惡多端、以致深得康熙寵幸等情加油添醬的說了，最後說道：「這小子是小皇帝的左右手，咱們殺了這小子，小皇帝一定大大不快活。咱們起兵幹事，成功起來也快得多。」他一面說，傳譯不停的譯成羅剎語。

蘇菲亞公主笑吟吟的瞧著韋小寶，大感興味，似乎洪教主說得韋小寶越是十惡不赦，她聽來越開心。

高里津沉吟半晌，問道：「中國皇帝很喜歡這小孩？」洪教主道：「不錯。否則他小小年紀，怎會做這樣的大官？」高里津道：「這小孩不能殺，送信給中國皇帝，叫他拿大批金銀珠寶，來換他回去。」蘇菲亞大喜，在高里津左頰上輕輕一吻，說了幾句話。這幾句話那傳譯不譯出來，想來是讚他聰明。韋小寶心下暗喜：「只要不殺我就好，要小皇帝拿些金銀珠寶來贖，那容易得很。」洪教主神色不愉，卻也無可奈何。

韋小寶將那疊銀票分成了三疊，一疊送給蘇菲亞公主，另一疊送給高里津，從第三疊中抽了兩張一百兩的出來，送給那傳譯，其餘的揣入了自己懷中。

蘇菲亞、高里津、和那傳譯都很喜歡。蘇菲亞要那傳譯數過，一共是多少銀兩，命他設法派人去關內兌換銀子。一數之下竟是十萬兩有餘，無意之間發了一筆大財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抱住韋小寶，在他兩邊面頰上連連親吻，說道：「銀子夠多啦，放了這孩子回去罷！」

韋小寶心想此刻放了自己，非給洪教主抽筋剝皮不可，忙道：「這樣美麗的公主，我從來沒見過，想多看幾天。」蘇菲亞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我們，明天，回莫斯科去了。」韋小寶那知莫斯科在甚麼地方，說道：「美麗公主，去莫斯科，小孩子大官，也去莫斯科。美麗公主，去天上月亮，小孩子大官，也去天上月亮。」

蘇菲亞見他說話伶俐，討人歡喜，點頭道：「好，我帶你去莫斯科。」

高里津眉頭微皺，待要阻止，隨即微笑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我們帶你去莫斯科。」向洪教主揮了揮手。

洪教主只得告辭，出門時向韋小寶怒目而視。韋小寶向他伸伸舌頭，扮個鬼臉，說道：「洪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洪教主怒極，帶了陸高軒等人，逕自去了。

※※※

羅剎國皇帝稱為沙皇，今年二十歲，名叫西奧圖三世，蘇菲亞是他姊姊。這位西奧圖三世生有殘疾，行動不便，國家大事，經常在臥榻之上處理裁決。

羅剎風俗與中華禮義之邦大異，男女之防，向來隨便。蘇菲亞生性放縱，又生得美貌，朝中王公將軍頗多是她情人。高里津總督英俊倜儻，很得公主歡心。他奉派來到東方，在尼布楚、雅克薩兩地築城，企圖進窺中國的蒙古、遼東等地。雅克薩城所在之處，便是滿洲八旗的藏寶地。此處地當兩條大江合流的要衝，滿洲人和羅剎人竟不約而同的都選中了。公主天性好動貪玩，聽說東方神秘古怪，加之思念情人，竟萬里迢迢的從莫斯科追了來。

蘇菲亞雖然喜歡高里津，卻做夢也沒想過甚麼堅貞專一。這日在高里津臥房中發現了一個地道，好奇心起，下去探察。這地道通到雅克薩城外，與哨崗聯絡，本是總督生怕城中有變，以備逃脫之用。蘇菲亞見到那守兵，出言挑逗，便跟他胡天胡帝起來。這時她聽韋小寶說要跟去莫斯科，覺得倒也有趣，便帶了他和雙兒同行。

蘇菲亞有一隊二百名哥薩克兵護衛，有時乘馬，有時坐雪橇，在無邊無際的大雪原中日日向西。

如此行得二十餘日，離雅克薩城已然極遠，洪教主再也不會追來，韋小寶一問去莫斯科竟然尚有四個多月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那不是到了天邊嗎？再走四個多月，中國小孩變成外國頭老子了。」蘇菲亞道：「那你想回北京去嗎？你看厭我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美麗公主就是看一千年、一萬年，也看不厭。不過去得這樣遠，我害怕起來了。」

蘇菲亞這二十幾日中跟他說話解悶，多學了許多中國話。韋小寶聰明伶俐，也學了不少羅剎話。兩人旅途寂寥，一個本非貞女，一個也不是君子；一個既不會守身如玉，另一個也不肯坐懷不亂，自不免結下些霧水姻緣。這時蘇菲亞聽說他要回去北京，不由得有些戀戀不捨，說道：「我不許你走。你送我到莫斯科，陪我一年，然後讓你回去。」

韋小寶暗暗叫苦，這些日子相處下來，已知公主性格剛毅，倘若不聽她話，硬是要走，她多半會命哥薩克兵殺了自己，當下滿臉笑容，連稱十分歡喜。

到得傍晚，悄悄去和雙兒商量，是否有脫身的機會。雙兒道：「相公要怎麼辦，我聽你吩咐便是。」韋小寶眼望茫茫雪原，長嘆一聲，搖了搖頭，知道兩人倘若逃走，如不帶足糧食，就算蘇菲亞不派人來追，在這大雪原中也非凍死餓死不可。以前在遼東森林雪原之中，雖然荒僻寒冷，還可打獵尋食，這時卻連雀鳥也極少，有時整整行走一日，雪地中見不到一隻野獸的足跡，更不用說梅花鹿了。無可奈何之下，只得伴隨蘇菲亞西去。

韋小寶初時還記掛小皇帝怎樣了，吳三桂有沒有造反，阿珂那美貌小妞不知是不是在昆明，洪教主和方怡又不知在那裏。在大雪原中又行得一個多月，連這些念頭也不想了，在這冰天雪地之中，似乎腦子也結成了冰。好在他生性快活，無憂無慮，有時和蘇菲亞說些不三不四的羅剎笑話，有時對雙兒胡謅些信口開河的故事，卻也頗不寂寞。

這一日終於到了莫斯科城外。那時已是四月天時，氣候漸暖，冰雪也消融了。

但見那莫斯科城城牆雖堅厚巨大，卻建造得十分粗糙，遠望城中房屋，也是污穢簡陋，別說不能跟北京、揚州這些大城相比，較之中土的中小城市，也遠為不及。只幾座圓頂尖塔的大教堂倒還宏偉。韋小寶一見之下，登時瞧不起羅剎國：「狗屁羅剎國，甚麼了不起？拿到我們中國來，這種地方是養牛養豬的。虧這公主一路上還大吹莫斯科的繁華呢。」

離莫斯科數十里時，公主的衛隊便已飛馬進城稟報。只聽得號角聲響，城中一隊火槍兵騎馬出來。羅剎人性喜侵佔兼併，是以國土廣大，自東至西，達數萬里之遙，人種複雜。國中精銳的軍隊一是哥薩克騎兵，東征西戰，攻城掠地，壓服各族人民；另一是火槍營，火器犀利，是拱衛京師的沙皇親兵。

火槍手馳到近處，蘇菲亞吃了一驚，只見眾官兵頭上都插了黑色羽毛，火槍上懸了一條條黑布，那是國有大喪的標記，忙縱馬上前，高聲問道：「發生了甚麼事？」

火槍營隊長翻身下馬，上前躬身說道：「啟稟公主：皇上蒙上帝召喚，已離開了國家人民，上天堂去了。」蘇菲亞心中悲痛，流下淚來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時候的事？」那隊長道：「公主倘若早到四天，就可跟皇上訣別了。」蘇菲亞雖然早知沙皇兄弟身子衰弱，命不長久，但乍聞凶耗，仍是不勝傷感，伏在鞍上大哭起來。

韋小寶見公主忽然大哭，一問傳譯，才知是羅剎國皇帝死了，心頭一喜：「羅剎國皇帝仙福不享，國裏總要亂一陣子，要派兵去打中國，就沒這麼容易。」

蘇菲亞等一行隨著那隊長進城，便要進宮。那隊長道：「皇太后吩咐，請公主到城外獵宮休息。」蘇菲亞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甚麼皇太后？那個皇太后管得著我？」那隊長左手一揮，火槍手提起火槍，對住了隨從公主的衛隊，繳下了他們的刀槍，吩咐眾衛士下馬。

公主怒道：「你們想造反嗎？」那隊長道：「皇太后怕公主回京之後，不奉新皇諭旨，因此命小將保護公主。」蘇菲亞漲紅了臉，怒道：「新皇？新皇是誰？」那隊長道：「新皇是彼得一世陛下。」蘇菲亞仰天大笑，說道：「彼得？彼得是個十歲小孩子，他會做甚麼沙皇？你說的甚麼皇太后，就是娜達麗亞了？」那隊長道：「正是。」

蘇菲亞的父親阿萊克修斯．米海洛維支沙皇娶過兩位皇后。第一位皇后子女甚多，前皇西奧圖三世和蘇菲亞公主都是她所出，另有個小兒子叫做伊凡。第二位皇后娜達麗亞年輕得多，只生了一個兒子，便是彼得。

蘇菲亞道：「你領我進宮，我見娜達麗亞評道理去。我弟弟伊凡年紀比彼得大，為甚麼不立他做沙皇？朝裏的大臣怎樣了？大家都不講理麼？」

那隊長道：「小將只奉皇太后和沙皇的命令，請公主別見怪。」說著拉了蘇菲亞坐騎的馬韁，折而向東。

蘇菲亞怒不可遏，她一生之中，有誰敢對她這樣無禮過，提起馬鞭，夾頭夾腦的向那隊長頭上抽去。那隊長微微一笑，閃身避開，翻身上了馬背，帶著隊伍，擁著公主，連同韋小寶和雙兒，一起送入了城外獵宮。火槍隊在宮外佈防守衛，誰也不許出來。

蘇菲亞公主大怒若狂，將寢室中的傢具物件砸得稀爛。獵宮的廚子按時送來酒水食物，也都給蘇菲亞劈面摔去。

如此過得數日，眼見獵宮外的守禦絲毫不見鬆懈，蘇菲亞把隊長叫來，問他要把自己關到甚麼時候。那隊長道：「皇太后吩咐，請公主在這裏休息，等到彼得一世陛下慶祝登基五十週年，就放公主出去，參加慶典。」蘇菲亞大怒，說道：「你說甚麼？彼得慶祝登基五十週年，豈不是要把我在這裏關上五十年？」那隊長微笑道：「小將今年四十歲了，相信不能再侍候公主五十年。過得十年、十五年，定有更年青的隊長來接替。」

蘇菲亞想到要在這裏給關上五十年，登時不寒而慄，強笑道：「你過來，隊長，我瞧你可生得挺英俊哪。」想以美色相誘，讓這隊長拜倒石榴裙下，胡裏胡塗的放了自己出去。

那隊長深深鞠了一躬，反而退後一步，說道：「公主請原諒。皇太后有旨：火槍營的官兵之中，倘若有人碰到了公主的一根手指，立刻就要斬首。殺了隊長，副隊長升上；殺了副隊長，第一小隊的小隊長升上。大家想升官，監視得緊緊的。」原來皇太后素知蘇菲亞美貌風流，若無這項規定，只怕關她不住。

那隊長退出後，蘇菲亞無計可施，只有伏床痛哭，不住口的大罵皇太后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在獵宮中給關了多日，眼見公主每日裏只是大發脾氣，監守的火槍手也十分粗暴無禮，心想鬼子的地方果然鬼裏鬼氣，和雙兒商量了幾次，總覺逃出獵宮當可辦到，要回去中土，卻是難上加難。倘若無人帶領，定會在大草原中迷失。別說要乘車騎馬走上四五個月方回得到北京，多半只走得四五天，就已暈頭轉向、不辨東西南北了。兩人無計可施，韋小寶只好滿口胡柴，博得雙兒一笑，聊以遣懷。

這日正在說唐僧帶了孫悟空、沙和尚、豬八戒到西天取經。韋小寶道：「我跟你打賭，唐僧到的西天，一定沒莫斯科遠。所以哪，我比唐僧還厲害。你如不信，跟你賭甚麼？」雙兒毫無賭性，說道：「相公說比唐僧還厲害，就比唐僧厲害好了，我不跟你賭。我可沒豬八戒厲害。」說著抿嘴一笑。忽聽得那邊公主房中，又是一陣摔物、擂床、頓足、哭泣之聲。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去勸勸，老是哭鬧，有甚麼用？」走到公主房中，說道：「公主，你別哭，我說個笑話給你聽。」蘇菲亞俯伏在床，雙足反過來亂踢，哭道：「我不聽，我不聽。我要沙里紮進地獄去，要沙里紮娜達麗亞進地獄去。」

韋小寶不懂「沙里紮」是甚麼意思，一問原來是「沙皇的媽媽」，登時大為高興，說道：「我道沙里紮是甚麼惡人，原來就是皇太后。我跟你說，中國的沙里紮，叫做老婊子，也是個大大的惡人，後來我想了個法子，將她趕出皇宮去了。皇帝十分開心，就封我做中國大官。」蘇菲亞大喜，翻身坐起，問道：「你用甚麼法子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趕走老婊子，只因她是假太后。你這羅剎老婊子，卻是貨真價實的沙里紮，我那法子自然不管用。」說道：「我這法子是串通了小皇帝，對付中國沙里紮。」

蘇菲亞皺眉道：「彼得很愛他媽媽，不會聽我的話去反對沙里紮。除非……除非……」搖搖頭，從床上起來，赤了一雙腳，在地氈走來走去，咬緊了牙思索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們中國有過一個女皇帝，叫做武則天。這女皇帝娶了許許多多男皇后、男老婆，快活得很。公主哪，我瞧你跟她倒差不多，不如自己來做女沙皇。」

蘇菲亞心中一動，這件事她可從來沒想到過，羅剎國從來沒女沙皇，她一直認為女子是不能做沙皇的。中國既有女皇帝，羅剎國為甚麼不能有女沙皇？

她自被囚在獵宮中之後，驚懼憤怒，腦中所不停盤旋的，只是如何逃出宮去，就算再到東方雅克薩，去跟高里津總督在一起，也比給皇太后監禁著好得多，這時忽然聽到韋小寶說起「女沙皇」，眼前陡然間出現了一個新天地。她轉過身來，眼中放出光采，雙手按住韋小寶肩頭，在他左頰上輕輕一吻，微笑道：「我如做了女沙皇，就封你為皇后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心想：「這可萬萬使不得。」忙道：「我，中國人，做不得羅剎國男皇后，你封我做大官罷。」

蘇菲亞道：「你又做皇后，又做大官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眼前不知性命是不是能保，卻在窮快活，又封我做皇后，又做大官。」蘇菲亞道：「你快給我想個法子，怎麼讓我做女沙皇。」

韋小寶皺起眉頭，說到軍國大事，他的見識實在平庸得很，和康熙固然天差地遠，也遠遠及不上陳近南、索額圖、吳三桂等人，說道：「公主，這種事難得很，我可不會想了。我即刻回去北京，請問我們的小皇帝，讓他給出個主意，然後我帶一批大本事的人回來，捉住那沙里紮羅剎老婊子，又捉住彼得小沙皇，這就大功告成了。」他說到「大功告成」四字，忍不住摟住蘇菲亞，吻了她一下。

蘇菲亞「唔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！你回去北京，再來莫斯科，一年也不夠，我，已經死了，上天堂了。」韋小寶心想這話倒也不錯，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美麗公主，上天堂，中國小孩子大官，也跟著上天堂了。」蘇菲亞輕輕將他一推，說道：「中國小孩，就會說話騙人，哄人歡喜，沒用，拍……拍牛屁，吹馬皮。」

韋小寶聽她把「拍馬屁、吹牛皮」說成了相反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隨即見她臉有鄙夷之色，顯是瞧不起自己，暗暗惱怒，尋思：「有甚麼法子讓她做女沙皇？武則天那女皇帝不知是怎麼做成的？咱們不妨在羅剎國也來個印板，就可惜離北京太遠，沒法子問小皇帝或是索大哥。」韋小寶的學問，一是來自聽說書，二是來自看戲，自從做了大官之後，說書是不大聽了，戲卻看了不少，但武則天怎生做上了女皇帝，這故事偏偏沒聽過、看過。

他眼望窗外，怔怔的出神，心中閃過許多說書和戲文中的故事：「女皇帝不知道，男皇帝是怎麼做成的？朱元璋是打出來的天下，手下有大將徐達、常遇春、胡大海、沐英……」這是評話「大明英烈傳」中的故事；又想：「李自成帶兵打到北京，我師父的爸爸崇禎皇帝就上吊死了，李自成自己做了皇帝。清兵打走李自成，順治老皇爺就做上了皇帝。吳三桂想做皇帝，就得起兵造反。看來不論是誰要做皇帝，都得帶了兵大戰一場，只殺得沙塵滾滾，血流成河，屍骨如山。」一想到打仗，登時便覺害怕。又想：「我們給關在這裏，又有甚麼兵？打甚麼仗了？如果不打仗，做不做得成皇帝呢？」

他對中國歷史的知識有限之極，只知道不打仗而做皇帝的，只是康熙小皇帝一人，那是老皇爺出家而讓位給他的。這法子當然不能學樣。再想：看過的許多戲文之中，有一齣「斬黃袍」，宋朝皇帝趙匡胤殺了大將鄭恩，他妻子起兵為夫報仇。趙匡胤打不過，只好苦苦哀求，脫下黃袍來讓她一刀斬為兩截，算是皇帝的替身，好讓鄭夫人出氣，皇帝大大出醜。有一齣「鹿台恨」，紂王無道，姜太公幫周武王起兵，逼得紂王在鹿台上燒死，周武王做了皇帝。（韋小寶自然不知道，那時候還沒有皇帝。）曹操這大白臉奸臣是怎麼做了皇帝的呢？有一齣戲文「逍遙津」，曹操帶兵逼死了漢甚麼帝，自己就做了皇帝，他手下大將有個張甚麼、許甚麼，都是很厲害的。（韋小寶記錯了，曹操沒有做皇帝。）劉備怎麼做皇帝的？不知道，一定是關公、張飛、趙雲給他打出來的。

總而言之，要做皇帝，非打不行。就算做了皇帝，如果打不過人家，皇帝還是會給人家搶去做，就算不搶去，也會出醜倒霉。說書先生說「水滸傳」，「林教頭火併王倫」，晁蓋要做強盜頭子，串通林沖，殺了梁山泊上原來的大頭子王倫。可見就算做強盜頭子，也是要打。

蘇菲亞見他咬牙切齒，捏緊了拳頭，虛打作勢，笑問：「你幹甚麼？」韋小寶一怔，從沉思中醒覺過來，說道：「要做皇帝，一定得打。」蘇菲亞一呆，問道：「打？跟誰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自然跟羅剎老婊子打。」

蘇菲亞聽他說過幾次「羅剎老婊子」，不懂「老婊子」三字是甚麼意思，正要詢問，忽然房門推開，那火槍營隊長走進房來，一把抓住韋小寶胸口，嘰哩咕嚕說了一陣子話，將他抓了出去，又在他屁股上重重踢了一腳。

那隊長哈哈大笑，第二腳又向他踢去。韋小寶大怒，忽然縱起，一個觔斗翻了過來，已騎在那隊長頸中，正是當日洪教主所授的救命三招之一「狄青降龍」。這一招他並未練熟，倘若用以對付武學高手，差得還遠，但這羅剎隊長怎會中土武功？韋小寶雖然毛手毛腳的一翻一躍，居然還是得手，雙手食指壓上他兩眼，喝道：「不許動！眼睛，死了！」他不知羅剎話如何說「不許動，否則挖出你的眼珠。」只好說：「眼睛，死了！」

那隊長悟性倒還不低，居然懂得，大驚之下，當即不動。韋小寶右手拉扯他右耳，叫道：「走！」便如騎馬一樣，騎著他走回公主房中，叫道：「關門！火槍，拿。」

蘇菲亞又驚又喜，忙關上了門，從隊長身邊抽出短槍，抵住他背心。韋小寶從他肩頭躍下，解下他腰帶來綁了雙足，再解下他褲帶，反綁了他雙手。那隊長褲帶一去，褲子登時跌落，露出光光的下身。蘇菲亞和韋小寶哈哈大笑。那隊長漲紅了臉，咬牙切齒，憤怒之極。

房門輕輕推開，雙兒探頭進來，問道：「相公，沒事嗎？」韋小寶招手叫她進來，又關上了房門。雙兒見到那隊長狼狽的情狀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奇怪。

蘇菲亞問韋小寶：「捉住隊長，有甚麼用？」

韋小寶捉住這隊長，只是出於一時氣憤，沒想到有甚麼用，聽蘇菲亞問及，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叫他帶兵造反。」他不會說羅剎話的「造反」，用中國話說了。又道：「叫他殺沙里紮，殺沙皇，你，做女沙皇。」

蘇菲亞不懂中國話「造反」是甚麼意思，但「殺沙里紮，殺沙皇，你，做女沙皇」的話卻是懂的，一怔之下，隨即大喜，向那隊長嘰哩咕嚕的說了起來。

韋小寶聽著兩人大說羅剎話，不知所云，只見那隊長不住搖頭，料想他不肯答應，叫道：「他不聽話，殺了。」從靴筒中拔出匕首，在那隊長左頰上一刮，嗤的一聲響，登時刮下了一大片鬍子。蘇菲亞笑道：「好鋒利的短劍。」那隊長嚇得面如土色，心想：「這小蠻子原來有把短劍藏在皮靴裏，真是古怪，當時沒搜了出來。」

蘇菲亞問他：「到底肯不肯投降？擁我為女沙皇？」

那隊長道：「不是我不肯擁戴公主，我部下決計不會聽令的。莫斯科有二十營火槍隊，我們只有一營，就算造反，也打不過其餘的十九營。」

蘇菲亞一聽，這話倒也有理，但要對韋小寶解釋，一時卻也說不明白，只得大打手勢，說到二十營火槍隊時，十根手指不夠用，只好除下鞋子，連十根腳趾也用上了，這才湊足二十營之數。

韋小寶好容易明白了，心想這件事倒好生為難，坐在椅上，苦苦思索：「這隊長不肯造反，殺了他也是無用。」對蘇菲亞道：「隊長不肯，叫副隊長來造反。」蘇菲亞道：「副隊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叫副隊長來。」

蘇菲亞把隊長推到門邊，用火槍指住他後心，說道：「叫副隊長來！你如警告了他，我立刻就開槍。」那隊長無奈，只得大聲呼喝，叫副隊長進來。

過了一會，副隊長推門進來。雙兒早已躲在門後，副隊長一進門，雙兒伸指在他背心戳了幾下，登時點中了他穴道，動彈不得。雙兒喜道：「相公，外國鬼子的穴道倒是一樣的，我還怕鬼子的穴道不同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外國鬼子一樣的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手有腳，自然也有穴道。」從副隊長腰間拔出佩刀，對蘇菲亞道：「你叫他，殺隊長造反，他不肯，叫小隊長來殺他。」

蘇菲亞心想此計甚妙，對副隊長道：「你殺了隊長，帶領火槍營，做隊長，聽我命令。你不肯殺隊長，我叫小隊長來殺了你和隊長，由小隊長做隊長。你殺不殺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雙兒，你解開他身上穴道，腿上的穴道可解不得。」

雙兒依言解了他上身穴道，將佩刀交在他手裏。

蘇菲亞又問了一次。那隊長破口大罵，連聲恐嚇。副隊長平時和隊長素有嫌隙，要他起兵造反，本是不敢，但聽隊長罵得惡毒，又想：「我若不殺你，那第一小隊的小隊長想做隊長，也必殺你，反而連我也殺了。」當即提起佩刀，擦的一刀，砍下了那隊長的腦袋。

這一刀砍下，蘇菲亞、韋小寶、雙兒三人齊聲叫好。不過蘇菲亞叫的是羅剎話「赫拉笑！」韋小寶和雙兒叫的自然是中國話了。

蘇菲亞拉住了副隊長的手，連聲稱讚他英勇忠義，立即升他為火槍營隊長，說道：「你坐下，咱們仔細商量。」

副隊長皺起了眉頭，指著韋小寶和雙兒道：「這兩個外國小孩子，使了魔術，我下身動不了。」蘇菲亞對韋小寶道：「請你，魔法，去了！」

雙兒微微一笑，解開了副隊長下身穴道。

蘇菲亞吩咐副隊長：「你去傳三個小隊的小隊長和副小隊長進來，我要中國小孩子使魔法，每個人手動腳不動。」又跟韋小寶和雙兒說了。

副隊長應命而去。過不多時，六名正副小隊長排隊站在門外。副隊長一個個叫進房來，雙兒逐個點了六人腰間的「志舍穴」和大腿的「環跳穴」。

蘇菲亞道：「副隊長決心擁我為女沙皇，我們要出兵去殺了沙里紮，你們服不服從？」

六名正副小隊長眼見隊長屍橫就地，早知大事不妙，聽蘇菲亞這麼說，更是心驚肉跳，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開口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滿清來中國搶江山，韃子兵搞『揚州十日』，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老皇爺就此做成了皇帝。他媽的，我叫他們搞『莫斯科十日』，搞得天下大亂，越亂越好。和尚打傘，無法無天！若不如此，怎搶得到皇帝做？」對蘇菲亞道：「你叫大家進莫斯科城打仗，殺人、放火，答應他們做將軍大官，有很多很多金子銀子，大家搶美女做老婆！」

蘇菲亞一想不錯，對副隊長道：「你去召集全體火槍手，我來跟他們說話。」

※※※

六百多名火槍手集合在獵宮廣場。副隊長派了十二名火槍手進來，將給點了穴道的六名正副小隊長抬到廣場。

蘇菲亞站在階石上，大聲說道：「火槍手們，你們都是羅剎國的勇士，為國家立過很大功勞。可是你們的餉銀太少了，你們沒有美麗的女人，沒有錢花，酒也喝不夠，住的屋子太小，太不舒服。莫斯科城裏有很多有錢人，他們有好大的屋子，有很多僕人，有很多美麗的女人，你們沒有。這公平不公平啊？」

眾火槍手一聽，齊聲叫道：「不公平！不公平！」

蘇菲亞道：「那些有錢人又肥又蠢，吃得好像一頭頭肥豬，如果跟你們比武，打得過你們麼？這些富翁的槍法難道勝過了你們？他們的刀法難道勝過了你們？他們為國家、為沙皇立過功勞麼？」她問一句，眾火槍手就大聲回答：「年特！」

韋小寶只聽眾人一聲「年特」又是一聲「年特」，他知道在羅剎話中，這是「不」的意思，他不懂蘇菲亞的話，還道公主勸火槍手造反，大家不肯聽從，不禁擔憂。

蘇菲亞又道：「你們都應當做將軍，做富翁！你們個個應當升官發財。」眾火槍手大聲歡呼。有的問道：「蘇菲亞公主，你有甚麼法子讓我們升官發財？」蘇菲亞道：「你們想不想做將軍？」眾火槍手叫道：「要做啊。」蘇菲亞道：「你們想不想有很多很多錢？」眾火槍手道：「當然要啊！」蘇菲亞又問：「你們想不想美麗的女人？」眾火槍手都轟笑起來，叫道：「要！要！要！」

蘇菲亞道：「好！你們大家去莫斯科城裏，跟其他十九營的火槍手說，是我蘇菲亞公主下的命令，我是女沙皇，全羅剎國都聽我的話。我准許你們，每一個火槍手，可以挑一家有錢人家，跟那個肥豬大富翁比武，誰殺得了他，那個富翁的大房子，他的金子銀子，他的美麗女人、馬車、駿馬、衣服、僕人、婢女、美酒，甚麼都是這個勇敢火槍手的。你們有沒有勇氣？是不是男子漢，大丈夫？敢不敢去殺人、搶錢、搶女人？」

眾火槍手齊聲大叫：「敢，敢，敢！殺人、搶錢、搶女人，有甚麼不敢？」

蘇菲亞大喜，叫道：「那好得很，我還怕你們是膽小鬼，不敢去幹大事！快拿伏特加酒來！喂，你們到地窖裏去，把最好的伏特加酒都拿來。」

這沙皇獵宮的地窖之中，藏有數十年的陳酒，名貴之極，原是專供沙皇、皇后、公主、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享用，這些火槍手本來那能嚐上一口？蘇菲亞這命令一下，眾兵士轟然大樂，登時便有數十人奔去取酒。

片刻間，眾兵在廣場之上，將一瓶瓶伏特加酒敲去瓶頸，搶了痛飲，歡聲大叫：「蘇菲亞，女沙皇，烏拉，烏拉，烏拉！蘇菲亞，女沙皇，烏拉，烏拉，烏拉！」

羅剎話中，「烏拉」即是「萬歲」之意，韋小寶雖然不懂，但見眾兵歡呼暢飲，不住大叫「蘇菲亞，女沙皇，烏拉」，料想是熱誠擁戴。他拉拉蘇菲亞的衣袖，說道：「叫他們，十二個小隊長，殺了，不會退回來。」

蘇菲亞連連點頭，朗聲叫道：「羅剎國英俊強壯的勇士們，大家聽了：我吩咐你們去殺富翁、搶錢、搶女人，可是沙里紮不許，派了這些壞蛋來，要治你們的罪！」說著向六名正副小隊長一指。

當下便有十餘名火槍手抽出佩刀，大叫：「殺了壞蛋！」十幾把長刀砍將下來，立時將六名正副小隊長砍死。羅剎人本來暴烈粗野，喝了伏特加酒後，全身發燒，眼見得六名小隊長血肉橫飛，更是不可抑制，大叫：「殺壞蛋去，搶錢、搶女人去！」

蘇菲亞道：「你們去向莫斯科城中十九營的火槍手說，大家一起幹，那一個隊長不許，立刻殺了。那一個貴族、將軍、大臣不許，立刻殺了，把他家裏的金子銀子、美麗的妻子女兒，通統拿來分了。那些壞蛋的房子，放火燒了。」

眾兵大聲歡呼，紛紛抽出長刀，背負火槍，牽過坐騎，翻身上馬。過了一會，便聽得蹄聲急促，群向莫斯科城奔去。

蘇菲亞對副隊長道：「你也去搶啊，有甚麼客氣？最要緊的，不可跟別的火槍營衝突，大家一起搶。你帶人衝進克里姆林宮，把沙里紮和彼得捉了起來。宮裏的金銀珠寶，美麗宮女，叫大家儘管搶好了，都是我賜給你們的。」副隊長大喜，應命上馬而去。

蘇菲亞嘆了口氣，只覺全身無力，坐倒在階石上，說道：「好累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扶你進去歇歇。」蘇菲亞搖搖頭，過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咱們上碉樓去瞧瞧。」

這獵宮全以粗麻石砌成，碉樓高逾八九丈，原為瞭望敵情之用。羅剎國立國之前，本是莫斯科的一個大公國，莫斯科大公爵翦平群雄，自立為沙皇。前朝沙皇生怕在出獵之時仇敵乘機偷襲，因此在莫斯科城外造了這座獵宮，以備倉卒遇敵之時守禦待援。

蘇菲亞帶了韋小寶和雙兒登上碉樓，向西望去，隱隱見到莫斯科城中燈火點點，黑夜之中，十分寧靜。蘇菲亞擔憂起來，說道：「怎麼不打？他們，怕了？」韋小寶不明羅剎兵的性格，不知會不會上陣退縮，只得安慰她道：「不怕，不怕。」蘇菲亞又問：「你怎知道叫兵士殺人、搶錢、搶女人，就可以，殺沙里紮，殺彼得？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中國人，向來這樣。」他想到了當年在揚州城中，聽得老年人所說滿清兵攻城的情形。

清兵入關之後，在江蘇等地遇到漢人猛烈抵抗，揚州尤其堅守不下。清軍將帥就允許士兵破城之後，可以姦淫擄掠，一共十天。這「揚州十日」，實是慘酷無比。韋小寶自幼生長揚州，清兵如何攻城不克，主帥如何允許部卒搶錢搶女人，清兵如何奮勇進攻，這些故事從小聽得多了。後來在北京，又聽人說起當年李自成的部下如何在北京城裏搶錢搶女人，張獻忠又如何總是先答應部下，城破之後，大搶三天。看來要造反成功，便須搞得天下大亂，要天下大亂，便須讓兵士搶錢搶女人。因此眼見火槍營士兵不敢造反，他自然而然的將「搶錢搶女人」五字真言說了出來。果然羅剎兵和中國兵一般無異，這五字秘訣，應驗如神。

等了良久，黑暗中忽見莫斯科城裏升起一團火焰。

蘇菲亞大喜，叫道：「動手了！」摟住韋小寶又吻又跳。

韋小寶喜道：「他們放火了，這就行啦。殺人放火，定要連在一起幹的。」

過不多時，但見莫斯科城中火頭四起，東邊一股黑煙，西邊一片火光。蘇菲亞拍手大叫：「大家在殺人放火了。小寶，你真正聰明，想的計策真妙。」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說到殺人放火，造反作亂，我們中國人的本事，比你們羅剎鬼子可大上一百倍了。這些計策有甚麼稀奇？我們向來就是這樣的。」

蘇菲亞道：「你叫大家殺了正隊長，殺了小隊長，大家只好一直幹下去了，再想回頭也不行了。小孩子，真聰明，中國大官，了不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叫做投名狀。」蘇菲亞道：「甚麼，丟命上？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是，丟了性命，拚命上啊。」心中暗罵羅剎人沒學問。

中國人綠林為盜，入夥之時，盜魁必命新兄弟去做件案子，殺一個人。這人犯了殺人大罪之後，從此不會去出首告密。「水滸傳」中林沖上梁山泊入夥，王倫叫他去殺人做案，繳一個「投名狀」。韋小寶聽說書聽得多了，熟知這門規矩，心想：「我們中國人的法子，羅剎鬼子一竅也不通，看來這些羅剎人雖然兇狠橫蠻，倒也不難對付。」

蘇菲亞眼見莫斯科城中火頭越來越旺，四處蔓延，又擔憂起來，不知火槍營官兵亂搶亂殺之後，變成怎生一番光景，問韋小寶：「殺人放火，搶錢搶女人，以後，怎樣？」

韋小寶一怔，他只知道要造反就得縱容士兵殺人放火、搶錢搶女人，以後怎麼，可不懂了，只得說道：「這個？搶夠了，不搶了。殺夠了，不殺了。」

蘇菲亞皺起眉頭，心想這可不是辦法，一時之間卻也無計可施。

三人瞧了一會，回入寢宮，靜候消息。

※※※

次日一早，那火槍營副隊長帶了一小隊人馬，來到獵宮向蘇菲亞報告：二十營火槍隊昨晚遵奉女沙皇之命，搶了一夜，金銀美女，搶了不計其數，已把沙里紮娜達麗亞殺了。

蘇菲亞大喜，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娜達麗亞殺死了？彼得呢？」副隊長道：「小彼得已抓了起來，關在克里姆林宮的酒窖裏。」蘇菲亞大叫：「赫拉笑！赫拉笑！」

只聽得馬蹄聲響，又有大隊人馬疾馳而來。蘇菲亞臉上變色，驚問：「甚麼人？」副隊長道：「莫斯科城裏的王公、大臣、將軍們，齊來請陛下登位，做羅剎國女沙皇。」

蘇菲亞心花怒放，一把摟住韋小寶，在他左右頰上連吻數下，叫道：「中國小孩，好計策！」

耳聽得馬蹄聲在獵宮外停歇，跟著皮靴擊地聲響，一群人走進宮來。當先一人是大臣波多尼茲親王。他走到蘇菲亞面前，躬身說道：「王公貴族、大臣將軍一致議決，請蘇菲亞公主回宮主持大局，平服動亂，恢復和平。」

蘇菲亞滿臉笑容，點頭接納，問道：「叛黨首領娜達麗亞，是不是已經殺了？」波多尼茲親王回稟：「娜達麗亞擾亂國家，殺害忠良，自私擅權，包藏禍心，已經遵奉上帝旨意，正法處決，大快人心。」蘇菲亞道：「很好，咱們去克里姆林宮。」

眾大臣和火槍營蜂擁著蘇菲亞，向莫斯科城而去。頃刻之間，獵宮中冷清清地只剩下韋小寶和雙兒兩人。

韋小寶心下氣憤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這羅剎公主過橋抽板，新人上了床，媒人丟過牆。她做了女沙皇，可不要我們啦。」雙兒微笑道：「你想女沙皇封你做男皇后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啊，你取笑我？瞧我不捉住你？」說著向雙兒撲去。雙兒嗤的一笑，閃身避過。

其時方當初夏，天氣和暖。獵宮中繁花如錦，百鳥爭鳴，只是羅剎國花卉蟲鳥和中土大異，花色麗而不香，鳥聲怪而不和，韋小寶乃市井鄙夫，於這等分別毫不理會，和雙兒在獵宮中到處遊蕩，無人前來打擾，倒也自得其樂。

如此過得七八日，蘇菲亞忽然派了一小隊兵來，接二人進宮。

韋小寶走進蘇菲亞的寢宮，只見她頭髮散亂，伸足狠踢傢具，只踢得砰嘭大響，正在大發脾氣。她見韋小寶到來，登時臉有喜色，叫道：「中國小孩快來，出主意，想法子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你如不是遇上了難題，原也不會想到我。這一次可得敲筆竹槓，不能這麼容易便幫你想計策了。」問道：「女沙皇陛下，你有甚麼難題？」

蘇菲亞不住搖頭，說道：「我女沙皇，不是！他們，不肯，我，女沙皇，做的。」

說了半天，韋小寶這才明白，原來羅剎國向來規矩，女子不能做沙皇。皇太后娜達麗亞雖然已死，仍有大批不少將軍擁戴小沙皇彼得，堅決不肯廢了他。這時城中亂事已經平定，蘇菲亞雖得火槍營擁戴，但眾大臣已然有備，調了大隊哥薩克騎兵駐在莫斯科城外，隨時可應召入城。蘇菲亞再要號召火槍營作亂，已大為不易。

連日來克里姆林宮中會議，王公大臣分為兩派，一派擁戴蘇菲亞，一派擁戴彼得，爭持不決。擁戴沙皇彼得的，都是手握實權的將軍大臣，生怕女沙皇登位，另行任用新人當權；而擁戴蘇菲亞的，則是一批不得意的貴族和商人，只盼新主上台，自己有油水好撈。蘇菲亞幸得火槍營擁戴，有兵權在手，保皇派還不敢怎樣，但保皇派能指揮哥薩克騎兵，實力殊不可侮。兩派如果開火，勝敗倒也難說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種國家大事，我是弄不懂的，有甚麼屁計策想得出？不如溜之大吉，滾他媽的鹹鴨蛋，免得他們兩派混戰起來，把韋小寶轟成了羅剎魚子醬。」眼珠子一轉，說道：「那容易得很，法子自然有的。不過我有……我要敲竹槓。」他本想說「我有條款」，但羅剎話說不上來，索性說了揚州話「敲竹槓」。

蘇菲亞問道：「甚麼『敲豬缸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敲竹槓就是……這個……我的法子，不能夠，送給你。你給我東西，很多，很多，我再給你，法子。」蘇菲亞大喜，忙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敲豬缸，我們大家敲豬缸！你要甚麼，我都答應。你是不是想做我的男皇后？」

韋小寶一驚：「這可不敢領教。要娶老婆，阿珂可比你好得多了。就是雙兒這小丫頭，也大大勝過你全身是毛的羅剎女人。」笑道：「做你的男皇后，當然很好，不過這樣一來，你可做不成女沙皇了。」

蘇菲亞忙問原因。韋小寶道：「因為……這個那個辣塊媽媽不開花！」他一時之間想不出理由充份的說辭，便隨口講些揚州土話，甚麼「乖乖龍的東，豬油炒大蔥」，蘇菲亞那裏懂得？問道：「是不是中國人做男皇后，羅剎人要不高興？」韋小寶忙道：「是呀！羅剎男人，自己，說自己美貌，做不成男皇后，恨你，打你。」蘇菲亞心想不錯，羅剎男人確要吃醋，說道：「你不做我男皇后，別的要甚麼，我都答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第一，我要做羅剎大官。」蘇菲亞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做成了女沙皇後，便封你為伯爵，去管東方的韃靼人。你黃面孔，低鼻子；韃靼人，也是黃面孔，低鼻子。他們服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第二件，你和中國皇帝，不可打仗。你寫信，我送去北京，羅剎女沙皇和中國皇帝，做好朋友，親親嘴，抱抱。中國兵很厲害，個個會魔法，手指一點，羅剎兵不會動了。打仗，羅剎人死了。我愛你，你死了，我哭了！」

蘇菲亞一聽之下，登時大為感動。雙兒出手點穴，火槍營的副隊長和六名正副小隊長立時不會動彈，蘇菲亞是親眼所見。她不知這是中國的上乘武功，甚是難學，即令韋小寶也是不會，還道中國人當真個個會此魔法，心想若和中國皇帝打仗，自是有輸無贏，難得這中國小孩對自己一片真情，當即伸臂將他抱住，在他嘴上深深一吻，說道：「中國小孩，我也愛你。很好，羅剎兵打不過中國兵，大家不打，做好朋友。」嘖的一聲，又吻了他一下，問道：「還有甚麼敲豬缸？再敲，再敲好啦！」韋小寶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蘇菲亞道：「好，你快教我，怎樣做女沙皇。」韋小寶心想這件事可不容易，只得東拉西扯，詢問朝廷中的事情，想不出計較，便假裝聽不懂她話。蘇菲亞漸漸覺察他在使奸，臉色便難看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如騙我，我把你殺了。」

韋小寶大急，忙道：「不騙，不騙！」蘇菲亞道：「那麼我要做女沙皇，甚麼法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蘇菲亞怒道：「甚麼這個、這個？朝裏一派擁護我，一派反對我，兩派要打仗。我這派如果輸了，那怎麼辦？」

韋小寶忽然想起，曾聽小皇帝說過，滿洲太祖皇帝當年立了四個貝勒。大貝勒代善、二貝勒阿敏、三貝勒莽古爾泰、四貝勒皇太極。（韋小寶當然記不清四個貝勒的名字。）四個貝勒當時都有大權，頗有紛爭，後來四貝勒皇太極得大貝勒代善支持，才壓倒了對方，接承大位。因此代善一系，頗有權勢，康親王傑書就是代善的後人。

他想到此事，便道：「不要打，慢慢來。你和彼得，都做沙皇。將來，反對你的大臣、將軍，一個一個，慢慢殺了。你再殺彼得，再做女沙皇。」

蘇菲亞覺得此計倒也甚妙，不過眾大臣一直說女子不能做沙皇，可真氣人，於是將這情形說了。

韋小寶心想清朝開國之初，順治皇爺還是個小皇帝，大權都在攝政王多爾袞手中，便道：「你不能做女沙皇，就先做攝政王。」蘇菲亞問：「甚麼是攝政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攝政王，不是沙皇，但是可以下命令殺人，打人屁股，可以賞錢，升他們的官。沙皇，假的，沒有力氣。攝政王，真的，有力氣，能殺人，打人屁股，能給人升官，能賞錢，人人都怕，都聽攝政王的話，不聽沙皇的話。」

蘇菲亞大喜，大叫：「赫拉笑！赫拉笑！」

※※※

擁戴蘇菲亞的王公將軍人數較少，蘇菲亞將其中為首的召進宮來，將韋小寶所獻的計策和眾人商議。蘇菲亞掌握了莫斯科的兵權，但不能登基為女沙皇，主因在於無此先例。眾大臣聽到設立「攝政王」的計謀，都覺極妙，只須大權在手，做不做沙皇也沒多大分別。眾人商酌良久，又想了一條法子出來，立蘇菲亞的同胞弟弟伊凡為大沙皇，讓彼得仍做沙皇，乃是小沙皇。大小沙皇並立，免得擁彼得一派的人反對。蘇菲亞公主則是「攝政女王」，處理一切朝政。

眾人計議已定，蘇菲亞立即聚集火槍營，再召集全體王公大臣，將這新法子宣示出來。她又向眾大臣擔保，決不任意罷免各人的職司，凡是擁護這辦法的，一律升賞。眾王公大臣見自己權位利益並無所損，又不壞了前朝的規矩，當下均無異議。

「擁蘇派」中有人首先引導，向蘇菲亞女攝政王躬身行禮，餘人盡皆跟隨。

蘇菲亞大喜，命人去請弟弟伊凡到來，又將小沙皇彼得從酒窖中放了出來，兩人並為大小沙皇。她自己坐在兩個弟弟的下首，百官奏事，升賞黜陟，都由女攝政王裁決。其時伊凡十六歲，彼得十歲，年幼識淺，一切全聽姊姊的主張。

蘇菲亞大權在握，心想此事那中國小孩大官厥功甚偉，若不是他接連想了幾個巧妙主意出來，自己此刻還是被關在獵宮之中，再過得幾個月，皇太后娜達麗亞多半會逼迫自己落髮為尼，在尼姑庵中幽閉一世。想到這悲慘命運，溫暖的夏天立時變成嚴冬，當下把韋小寶傳來，大大稱讚。

韋小寶心想我那些法子，在中國人看來半點也不希奇，我在中國是個臭皮匠，到了羅剎國卻變成了諸葛亮，真正好笑。他正想吹幾句牛皮，忽然一想不妙，這個羅剎公主倘若從此要我做「羅剎諸葛亮」，把我留在身邊，從此不放我回去，那可乖乖不得了，便道：「女攝政王娘娘，你做了攝政王，將來再做女沙皇，那就容易得很了。只須遵守一件事，人人就都服你。」

蘇菲亞問道：「甚麼事？快快說給我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一言既出，三頭馬車難追。」原來羅剎人的馬車，以三匹馬拖拉，不同中國人之四馬拖拉，因此中國的「駟馬難追」，在羅剎國成了「三頭馬車難追」。

蘇菲亞不懂，問道：「甚麼三頭馬車難追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說過了的話，一定要算數。我們中國皇帝說的話，叫做皇帝的金口，那是決計反悔不得的。」蘇菲亞恍然大悟，笑道：「我答應過你的事，你怕我反悔，是不是？親愛的中國小孩，羅剎女攝政王的說話，是寶石口，比你們中國皇帝的金口還要貴重。」

當下她以大小沙皇之名頒下諭旨，封韋小寶為管領東方韃靼地方的伯爵，又命大臣寫了一通國書，致送中國皇帝，由韋小寶送去，再派一名俄國使臣，帶領兩隊哥薩克騎兵護送，金銀財物，賞賜了不少。韋小寶賄賂她的那十幾萬兩銀票，也都撿出來還他。此外並有許多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，均是貂皮、寶石等羅剎國的貴重特產。

這時蘇菲亞已選了好幾名羅剎國的俊男相陪，再也不來同韋小寶親熱。但韋小寶辭別那一天，蘇菲亞想起這幾個月來的恩情，又感激他建策首義的大功，甚是戀戀不捨。

據俄羅斯正史所載，火槍手作亂，是在五月十五至十七的三日之中。五月廿九日，火槍營在蘇菲亞指使之下，上書請伊凡和彼得並為沙皇，請蘇菲亞公主攝政，裁決軍國大事。亂事大定，已在六月中旬。

其時天氣和暖，韋小寶跨上駿馬，於兩隊哥薩克騎兵擁衛之下，在西伯利亞大草原上向東疾馳，和風拂面，蹄聲盈耳，左顧俏丫頭雙兒雪膚櫻唇，右盼羅剎國使臣碧眼黃鬚，貂皮財物，滿載相隨，當真意氣風發之至，心想：「這次死裏逃生，不但保了小命，還幫羅剎公主立了一場大功，全靠老子平日聽得書多，看得戲多。」

中國立國數千年，爭奪帝皇權位、造反斫殺，經驗之豐，舉世無與倫比。韋小寶所知者只是民間流傳的一些皮毛，卻已足以揚威異域，居然助人謀朝篡位，安邦定國。其實此事說來亦不希奇，滿清開國將帥粗鄙無學，行軍打仗的種種謀略，主要從一部「三國演義」小說中得來。當年清太宗使反間計，騙得崇禎皇帝自毀長城，殺了大將袁崇煥，就是抄襲「三國演義」中周瑜使計、令曹操斬了自己水軍都督的故事。實則周瑜騙得曹操殺水軍都督，歷史上並無其事，乃是出於小說家杜撰，不料小說家言，後來竟爾成為事實，關涉到中國數百年氣運，世事之奇，那更勝於小說了。滿人入關後開疆拓土，使中國版圖幾為明朝之三倍，遠勝於漢唐全盛之時，餘蔭直至今日，小說、戲劇、說書之功，亦殊不可沒。

（按：俄羅斯火槍手作亂，伊凡、彼得大小沙皇並立，蘇菲亞為女攝政王等事，確為史實。但韋小寶其人參與此事，則俄人以此事不雅，有辱國體，史書中並無記載。其時中國史官以未曾目睹，且蠻方異域之怪事，耳食傳聞，不宜錄之於中華正史，以致此事湮沒。）

# 第三七回 轅門誰上平蠻策 朝議先頒諭蜀文

韋小寶帶回羅剎國使臣，不一日來到北京。康親王、索額圖等王公大臣見他歸來，無不又驚又喜。那日他帶同水師出海，從此不知所蹤，朝廷數次派人去查，都說大海茫茫，不見蹤跡，竟無一艘兵船、一名士兵回來。康熙只道他這一隊人在大洋中遭遇颶風，已經全軍覆沒，每當念及，常自鬱鬱。消息報進宮中，康熙立時傳見。

韋小寶見康熙滿臉笑容，叩拜之後，略述別來經過。康熙這次派他出海，主旨是剿滅神龍教、擒拿假太后，現下聽說神龍島已經攻破，假太后雖未擒到，卻和羅剎國結成了朋友。康熙自從盤問了蒙古派赴昆明的使臣罕帖摩後，得悉吳三桂勾結羅剎國、蒙古、西藏三處強援，深以為憂，至於尚耿二藩及台灣鄭氏反較次要。他見韋小寶無恙歸來，已是喜歡得緊，得悉有羅剎國使臣到來修好，更是大悅，忙細問詳情。

韋小寶從頭至尾的說了，說到如何教唆蘇菲亞慫恿火槍營作亂、如何教她立兩個小沙皇而自為攝政王時，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，你學了我大清的乖，卻去教會了羅剎女鬼。」

次日康熙上朝，傳見羅剎使臣。朝中懂得羅剎話的，只有韋小寶一人。其實羅剎話十分難學，他在短短幾個月中，所學會的殊屬有限，羅剎使臣的一番頌詞，十句中倒有九句半不明白，他欺眾人不懂，當即編造一番，竟將當日陸高軒所作的碑文背了出來，甚麼「千載之下，爰有大清」，甚麼「威靈下濟，不赫威能」說了幾句。他一面說，一面偷看康熙臉色，但見他笑咪咪的，料知這篇碑文倒也用得上，便朗聲唸道：「降妖伏魔，如日之昇。羽翼輔佐，吐故納新。萬壽百祥，罔不豐登。仙福永享，並世崇敬。壽與天齊，文武仁聖。須臾，天現……」一背到「天現」兩字，當即住口，心想再背下去可要露出狐狸尾巴來了，說道：「羅剎國小沙皇，攝政女王，敬問中國大皇帝萬歲爺聖躬安康。」

這些句子，本是陸高軒作來頌揚洪教主的，此時韋小寶唸將出來，雖然微感不倫不類，但「並世崇敬」、「文武仁聖」等語，卻也是善禱善頌。眾大臣聽得都不住點頭。

康熙知道韋小寶肚中全無貨色，這些文辭古雅的句子，決不能隨口譯出，必是預先請了槍手做好，然後在殿上背誦出來，卻萬萬想不到竟是稱頌邪教教主的文辭，給他移花接木、順手牽羊的用上了。

那羅剎使臣隨即獻上禮物。羅剎國比遼東氣候更冷，所產玄狐水貂之屬，毛皮比之遼東的更為華美豐厚。滿洲大臣都是識貨之人，一見之下，無不稱賞。康熙當即吩咐韋小寶妥為接待使臣，回賜中華禮品。

退朝之後，康熙召了湯若望和南懷仁二人來，命他們去見羅剎使臣。南懷仁是比利時國人，言語和法蘭西相同，那羅剎使臣會說法蘭西話，兩人言語相通。南懷仁稱頌康熙英明仁惠，古往今來帝王少有其比，說得那使臣大為折服。

次日，康熙命湯若望、南懷仁二人在南苑操炮，由韋小寶陪了羅剎使臣觀操。那使臣見炮火犀利，射擊準確，暗暗欽服，請南懷仁轉告皇帝，羅剎國女攝政王決意和中國修好，永為兄弟之邦。

羅剎使臣辭別歸國後，康熙想起韋小寶這次出征，一舉而翦除了吳三桂兩個強援，功勞著實不小，於是降旨封他為一等忠勇伯。王公大臣自有一番慶賀。

韋小寶想起施琅、黃總兵等人，何以竟無一人還報，想必是因主帥在海中失蹤，他是皇上跟前的第一大紅人，皇上震怒，必定會以「失誤軍機、臨陣退縮、陷主帥於死地」等等罪名相加，大家生怕殺頭，就此流落在通吃島附近海島，再也不敢回來了。滿洲興兵之初，軍法極嚴，接戰時如一隊之長陣亡而部眾退卻奔逃，往往全隊處死，至康雍年間，當年遺法猶存，是以旗兵精甚，所向無敵。韋小寶於是派了兩名使者，指點了通吃島和神龍島的途徑，去召施琅等人回京。

※※※

這日康熙召韋小寶到上書房，指著桌上三通奏章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這三道奏章，是分從三個地方來的，你倒猜猜，是誰的奏章？」韋小寶伸長了頭頸，向三道奏章看了幾眼，全無頭緒可尋，說道：「皇上得給一點兒因頭，奴才這才好猜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提起右掌虛劈，連做了三下殺頭的姿勢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啊，是了，是大……大奸臣吳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三個傢伙的奏章。」康熙笑道：「你聰明得很。你再猜猜，這三道奏章中說的是甚麼？」韋小寶搔頭道：「這個可難猜得很了。三道奏章是一齊來的麼？」康熙道：「有先有後，日子相差也不很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三個大奸臣都不懷好意，想的是一般心思。奴才猜想他們說的話都差不多。」

康熙伸掌在桌上輕輕一拍，說道：「正是。第一道奏章是尚可喜這老傢伙呈上的，他說他年紀大了，想歸老遼東，留他兒子尚之信鎮守廣東。我就批示說，尚可喜要回遼東，也不必留兒子在廣東了。吳三桂和耿精忠聽到了消息，便先後上了奏章。」拿起一道奏章，說道：「這是吳三桂這老小子的，他說：『念臣世受天恩，捐糜難報，惟期盡瘁藩籬，安敢遽請息肩？今聞平南王尚可喜有陳情之疏，已蒙恩覽，准撤全藩。仰恃鴻慈，冒干天聽，請撤安插。』哼，他是試我來著，瞧我敢不敢撤他的藩？他不是獨個兒幹，而是聯絡了尚可喜、耿精忠三個一起來嚇唬我！」

康熙又拿起另一道奏章，道：「這是耿精忠的，他說：『臣襲爵二載，心戀帝闕，只以海氛叵測，未敢遽議罷兵。近見平南王尚可喜乞歸一疏，已奉前旨。伏念臣部下官兵，南征二十餘載，仰懇皇仁，撤回安插。』一個在雲南，一個在福建，相隔萬里，為甚麼兩道摺子上所說的話都差不多？一面說不能罷兵，一面又說懇求撤回。這幾個傢伙，還把我放在眼裏嗎？」說著氣忿忿的將奏章往桌上一擲。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這三道奏章，大逆不道之至，其實就是造反的戰書。皇上，咱們這就發兵，把三個反賊都捉到京師裏來，滿門……哼，全家男的殺了，女的賞給功臣為奴。」他本想說「滿門抄斬」，忽然想起阿珂和陳圓圓，於是中途改口。

康熙道：「咱們如先發兵，倒給天下百姓說我殺戮功臣，說甚麼鳥盡弓藏，兔死狗烹。不如先行撤藩，瞧著三人的動靜。若是遵旨撤藩，恭順聽命，那就罷了；否則的話，再發兵討伐，這就師出有名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料事如神，奴才拜服之至。好比唱戲，皇上問道：『下面跪的是誰啊？』吳三桂道：『臣吳三桂見駕。』皇上喝道：『好大膽的吳三桂，你怎不抬起頭來？』吳三桂道：『臣有罪不敢抬頭。』皇上喝道：『你犯了何罪？』吳三桂道：『奴才不肯撤藩，想要造反。』皇上喝道：『呔，大膽的東西！韋小寶！』我就一個箭步，上前跪倒，應道：『小將在！』皇上叫道：『令箭在此！派你帶領十萬大兵，討伐反賊吳三桂去者！』奴才接過令箭，叫聲：『得令！』飛起一腿，往吳三桂屁股上踢去，登時將他踢得屁滾尿流，嗚呼哀哉！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問道：「你想帶兵去打吳三桂？」

韋小寶見他眼光中有嘲弄之色，知道小皇帝是跟自己開玩笑，說道：「奴才年紀這麼點兒，又沒甚麼本事，怎能統帶大軍？最好皇上親自做大元帥，我給你做先鋒官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，浩浩蕩蕩，殺奔雲南而去。」

康熙給他說得心中躍躍欲動，覺得御駕親征吳三桂，這件事倒好玩得緊，說道：「待我仔細想想。」

※※※

次日清晨，康熙召集眾王公大臣，在太和殿上商議軍國大事。韋小寶雖然連升了數級，在朝廷中還是官小職微，本無資格上太和殿參與議政。康熙下了特旨，說他曾奉使雲南，知悉吳藩內情，欽命陪駕議政。小皇帝居中坐於龍椅，親王、郡王、貝勒、貝子、大學士、尚書等大臣分班站立，韋小寶站在諸人之末。

康熙將尚可喜、吳三桂、耿精忠三道奏章，交給中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巴泰，說道：「三藩上奏，懇求撤藩，該當如何，大家分別奏來。」

諸王公大臣傳閱奏章後，康親王傑書說道：「回皇上：依奴才愚見，三藩懇求撤藩，均非出於本心，似乎是在試探朝廷。」康熙道：「何以見得？你且說來。」傑書道：「三道奏章之中，都說當地軍務繁重，不敢擅離。既說軍務繁忙，卻又求撤藩，顯見是自相矛盾。」康熙點了點頭。

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白髮白鬚，年紀甚老，說道：「以臣愚見，朝廷該當溫旨慰勉，說三藩功勳卓著，皇上甚為倚重，須當用心辦事，為王室屏藩。撤藩之事，應毋庸議。」康熙道：「照你看，三藩不撤的為是？」衛周祚道：「聖上明鑒：老子言道：『佳兵不祥』，就算是好兵，也是不祥的。又有人考據，那『佳』字乃『惟』字之誤，『惟兵不祥』，那更加說得明白了。老子又有言道：『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』」

韋小寶暗暗納罕：「這老傢伙好大的膽子，在皇上跟前，居然老子長、老子短的。皇上卻也不生氣。」他可不知這老子是古時的聖人李耳，卻不是市井之徒的自稱。

康熙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兵凶戰危，古有明訓。一有征伐之事，不免生靈塗炭。你們說朕如下溫旨慰勉，不許撤藩，這事就可了結麼？」

文華殿大學士對喀納道：「皇上明鑒：吳三桂自鎮守雲南以來，地方安寧，蠻夷不擾，本朝南方迄無邊患，倘若將他遷往遼東，雲貴一帶或有他患。朝廷如不許撤藩，吳三桂感激圖報，耿尚二藩以及廣西孔軍，也必仰戴天恩，從此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。」康熙道：「你深恐撤藩之後，西南少了重鎮，說不定會有邊患？」對喀納道：「是。吳三桂兵甲精良，素具威望，蠻夷懾服。一加調動，是禍是福，難以逆料。以臣愚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

戶部尚書米思翰道：「自古聖王治國，推重黃老之術。西漢天下大治，便因蕭規曹隨，為政在求清淨無為。皇上聖明，德邁三皇，漢唐盛世也是少有其比。皇上沖年接位，秉政以來，與民休息，協和四夷，天下俱感恩德。以臣淺見，三藩的事，只是依老規矩辦理，不必另有更張，自必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聖天子垂拱而治，也不必多操甚麼心。」

康熙問大學士杜立德：「你以為如何？」杜立德道：「三藩之設，本為酬功。今三藩並無大過，倘若驟然撤去，恐有無知之徒，議論朝廷未能優容先朝功臣，或有礙聖朝政聲。」

眾王公大臣說來說去，都是主張不可撤藩。

韋小寶聽了眾人的言語，話中大掉書袋，雖然不大懂，也知均是主張不撤藩，心中焦急起來，忙向索額圖使個眼色，微微搖頭，要他出言反對眾人的主張。

索額圖見他搖頭，誤會其意，以為是叫自己也反對撤藩，心想他明白皇上真正心意，又見康熙對眾人的議論不置可否，料想小皇帝必定不敢跟吳三桂打仗，說道：「吳、尚、耿三人都善於用兵，倘若朝廷撤藩，三藩竟然抗命，雲南、貴州、廣東、福建、廣西五省同時發兵，說不定還有其他反叛出兵響應，倒也不易應付。照奴才看來，吳三桂和尚可喜年紀都老得很了，已不久人世，不妨等上幾年，讓二人壽終正寢。三藩身經百戰的老兵宿將也死上一大批，到那時候再來撤藩，就有把握得多了。」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是老成持重的打算。」索額圖還道是皇上誇獎，忙磕頭謝恩，道：「奴才為國家計議大事，不敢不盡忠竭慮，以策萬全。」

康熙問大學士圖海道：「你文武全才，深通三韜六略，善於用兵，以為此事如何。」圖海道：「奴才才智平庸，全蒙皇上加恩提拔。皇上明見萬里，朝廷兵馬精良，三藩若有不軌之心，諒來也不成大事。只是若將三藩所部數十萬人一齊開赴遼東，卻也頗有可慮之處。」康熙問道：「甚麼事可慮？」圖海道：「遼東是我大清根本之地，列祖列宗的陵寢所在，三藩倘若真有不臣之意，數十萬人在遼東作起亂來，倒也不易防範。」康熙點了點頭。圖海又道：「三藩的軍隊撤離原地，朝廷須另調兵馬，前赴雲南、廣東、福建駐防。數十萬大軍北上，又有數十萬大軍南下，一來一往，耗費不小，也勢必滋擾地方。三藩駐軍和當地百姓相處頗為融洽，不聞有何衝突。廣東和福建的言語十分古怪奇特，調了新軍過去，大家言語不通，習俗不同，說不定會激起民變，有傷皇上愛民如子的聖意。」

韋小寶越聽越急，他知道小皇帝決意撤藩，王公大臣卻個個膽小怕事，自己官小職卑，年紀又小，在朝廷之上又不能胡說八道，這可為難得緊了。

康熙問兵部尚書明珠：「明珠，此事是兵部該管，你以為如何？」

明珠道：「聖上天縱聰明，高瞻遠矚，見事比臣子們高上百倍。奴才想來想去，撤藩有撤的好處，不撤也有不撤的好處，心中好生委決不下，接連幾天睡不著覺。後來忽然想到一件事，登時放心，昨晚就睡得著了。原來奴才心想，皇上思慮周詳，算無遺策，滿朝奴才們所想到的事情，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料中。奴才們想到的計策，再高也高不過皇上的指點。奴才只須聽皇上的吩咐辦事，皇上怎麼說，奴才們就死心塌地、勇往直前的去辦，最後定然大吉大利，萬事如意。」

韋小寶一聽，佩服之極，暗想：「滿朝文武，做官的本事誰也及不上這個傢伙。此人馬屁功夫十分到家，老子得拜他為師才是。這傢伙日後飛黃騰達，功名富貴不可限量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我是叫你想主意，可不是來聽你說歌功頌德的言語。」

明珠磕頭道：「聖上明鑒：奴才這不是歌功頌德，的的確確是實情。自從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穩的訊息，奴才日夜擔心，思索如何應付，萬一要用兵，又如何調兵遣將，方有必勝之道，總是要讓主子不操半點心才是。可是想來想去，實在主子太聖明，而奴才們太膿包，我們苦思焦慮而得的方策，萬萬不及皇上隨隨便便的出個主意。聖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，自然不是奴才這種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。因此奴才心想，只要皇上吩咐下來，就必定是好的。就算奴才們一時不明白，只要用心幹去，到後來終於會恍然大悟的。」

眾大臣聽了，心中都暗暗罵他無恥，當眾諂諛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但也只得隨聲附和。

康熙道：「韋小寶，你到過雲南，你倒說說看：這件事該當如何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明鑒：奴才對國家大事是不懂的，只不過吳三桂對奴才說過一句話，他說：『韋都統，以後有甚麼變故，你不用發愁，你的都統職位，只有上升，不會下降。』奴才就不懂了，問他：『以後有甚麼變故啊？』吳三桂笑道：『時候到了，你自然知道。』皇上，吳三桂是想造反。這件事千真萬確，這會兒只怕龍袍也已做好了。他把自己比作是猛虎，卻把皇上比作是黃鶯。」

康熙眉頭微蹙，問道：「甚麼猛虎、黃鶯的？」韋小寶磕了幾個頭，說道：「吳三桂這廝說了好些大逆不道的言語，奴才說甚麼也不敢轉述。」康熙道：「你說好了，又不是你自己說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吳三桂有三件寶貝，他說這三件寶貝雖好，可惜有點兒美中不足。第一件寶貝，是一塊鴿蛋那麼大的紅寶石，當真雞血一般紅，他鑲在帽上，說道：『寶石很大，可惜帽子太小。』」康熙哼了一聲。

眾大臣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均想：「寶石很大，可惜帽子太小。」這句話言下之意，顯是頭上想戴頂皇冠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他第二件寶貝，是一張白底黑紋的白老虎皮。奴才曾在宮裏服侍皇上，可也從來沒見過這樣的白老虎皮。吳三桂說，這種白老虎幾百年難得見一次，當年宋太祖趙匡胤打到過，朱元璋打到過，曹操和劉備也都打到過的。他把白老虎皮墊在椅上，說道：『白老虎皮難得，可惜椅子太也尋常。』」康熙又點點頭，心中暗暗好笑，知道韋小寶信口開河誣陷吳三桂；又知他毫無學問，以為曹操也做過皇帝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第三件寶貝，是一塊大理石屏風，天然生成的風景，圖畫中有隻小黃鶯兒站在樹上，樹底下有一頭大老虎。吳三桂言道：『屏風倒也珍貴，就可惜猛虎是在樹下，小黃鶯兒卻站在高枝之上。』」

康熙道：「他這三句話，都不過是比喻，未必是有心造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寬洪大量，愛惜奴才。吳三桂倘若有三分良心，知道感恩圖報，那就好了。只可惜他就會向朝中的王公大臣送禮，這位黃金一千兩，那位白銀二萬兩，出手闊綽得不得了。那三件寶貝，卻又不向皇上進貢。」康熙笑道：「我可不貪圖他甚麼東西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吳三桂老是向朝廷要餉銀，請犒賞，銀子拿到手，倒有一大半留在北京，送給了文武百官。奴才對他說：『王爺，你送金子銀子給當朝那些大官，出手實在太闊氣了，我都代你肉痛。』吳三桂笑道：『小兄弟，這些金子銀子，也不過暫且寄在他們家裏，讓他們個個幫我說好話，過得幾年，他們會乖乖的加上利錢，連本帶利的還我。』奴才這可不明白了，問道：『王爺，財物到了人家手裏，怎麼還會還你？這是你心甘情願送給他們的，又不是人家向你借的，怎麼還會有利錢？』吳三桂哈哈大笑，拍拍我肩膀，拿了一隻錦緞袋子給我，說道：『小兄弟，這是小王送給你的一點小意思，盼你在皇上跟前，多給我說幾句好話。皇上若要撤藩，你務必要說，這藩是千萬撤不得的。哈哈，你放心好了，這些東西，我將來不會向你討還。』」

韋小寶一面說，一面從懷裏摸出一隻錦緞袋子，提在手中，高高舉起，人人見到袋上繡著「平西王府」四個紅字。他俯下身來，打開袋口，倒了轉來，只聽得玎玎噹噹一陣響，珍珠、寶石、翡翠、美玉，數十件珍品散在殿上，珠光寶氣，耀眼生花。這些珠寶有些固是吳三桂所贈，有些卻是韋小寶從別處納來的賄賂，一時之間，旁人又怎能分辨？

康熙微笑道：「你到雲南走這一遭，倒是大有所獲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些珍珠寶貝，奴才是不敢要的，請皇上賞了別人罷。」康熙笑嘻嘻的道：「是吳三桂送你的，我怎能拿來賞給別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吳三桂送給奴才，要我在皇上面前撒謊，幫他說好話，說萬萬不能撤藩。奴才對皇上忠心耿耿，不能貪圖一些金銀財寶，把反賊說成是忠臣。但這麼一來，收了吳三桂的東西，有點兒對他不起。反正普天下的金銀珠寶，都是皇上的物事。皇上賞給誰，是皇上的恩德，用不著吳三桂拿來做好人，收買人心。」

康熙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倒對朕挺忠心，那麼這些珍珠寶貝，算是我重行賞給你的好了。」又從衣袋裏摸出一隻西洋彈簧金錶來，說道：「另外賞你一件西洋寶貝。」

韋小寶忙跪下磕頭，走上幾步，雙手將金錶接了過來。

他君臣二人這麼一番做作，眾大臣均是善觀氣色之人，那裏還不明白康熙的心意？眾大臣都收受過吳三桂的賄賂，最近這一批還是韋小寶轉交的，心想自己倘若再不識相，韋小寶把「滇敬」多少，當朝抖了出來，皇上一震怒，以「交通外藩，圖謀不軌」的罪名論處，不殺頭也得充軍。韋小寶誣陷吳三桂的言語，甚是幼稚可笑，吳三桂就算真有造反之心，也決計不會在皇上派去的欽差面前透露；又說甚麼送了朝中大臣的金銀，將來要連本帶利收回，暗示日後造反成功，做了皇帝，要向各大臣討還金銀。這明明是沒見過世面的小孩子想法，吳三桂這等老謀深算之人，豈會斤斤計較於送了多少金銀？但明知韋小寶的言語不堪一駁，他有皇上撐腰，又有誰敢自討苦吃，出口辯駁？

明珠腦筋最快，立即說道：「韋都統少年英才，見事明白，對皇上赤膽忠心，深入吳三桂的虎穴，探到了事實真相，當真令人好生佩服。若不是皇上洞燭機先，派遣韋都統親去探察，我們在京裏辦事的，又那知道吳三桂這老傢伙深蒙國恩，竟會心存反側？」他這幾句話既捧了康熙和韋小寶，又為自己和滿朝同僚輕輕開脫，跟著再坐實了吳三桂的罪名。太和殿上，人人均覺這幾句話甚為中聽。諸大臣本來都惴惴不安，這時不由得鬆了一口氣。

康親王和索額圖原跟韋小寶交好，這時自然會意，當即落井下石，大說吳三桂的不是。眾大臣你一句、我一句，都說該當撤藩，有的還痛責自己胡塗，幸蒙皇上開導指點，這才如撥開雲霧見青天。有的更貢獻方略，說得如何撤藩，如何將吳三桂鎖拿來京，如何去抄他的家。吳三桂富可敵國，一說到抄他的家，人人均覺是個大大的優差，但轉念一想，又覺這件事可不好辦，吳三桂一翻臉，你還沒抄到他的家，他先砍了你的腦袋。

康熙待眾人都說過了，說道：「吳三桂雖有不軌之心，但反狀未露，今日此間的說話，誰也不許漏了一句出去。須得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。」眾大臣齊頌揚皇恩浩蕩，寬仁慈厚。康熙從懷中取出一張黃紙，說道：「這一道上諭，你們瞧瞧有甚麼不妥的。」

巴泰躬身接過，雙手捧定，大聲唸了起來：

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自古帝王平定天下，式賴師武臣力；及海宇寧謐，振旅班師，休息士卒，俾封疆重臣，優遊頤養，賞延奕世，寵固河山，甚盛典也！」

他唸到這裏，頓了一頓。眾大臣一齊發出嗡嗡、嘖嘖之聲，讚揚皇上的御製宏文。

巴泰輕輕咳嗽一聲，把腦袋轉了兩個圈子，便如是欣賞韓柳歐蘇的絕妙文章一般，然後拉長調子，又唸了起來：

「王夙篤忠貞，克攄猷略，宣勞戮力，鎮守巖疆，釋朕南顧之憂，厥功懋焉！」

他唸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輕輕嘆道：「真是好文章！」索額圖道：「皇上天恩，吳三桂只要稍有人性，拜讀了這道上諭，只怕登時就慚愧死了。」巴泰又唸道：

「但念王年齒已高，師徒暴露，久駐遐荒，眷懷良切。近以地方底定，故允王所請，搬移安插。茲特請某某、某某，前往宣諭朕意。王其率所屬官兵，趣裝北來，慰朕眷注；庶幾旦夕覯止，君臣偕樂，永保無疆之休。至一應安插事宜，已飭所司飭庀周詳。王到日，即有寧宇，無以為念。欽此。」

巴泰音調鏗鏘，將這道上諭唸得抑揚頓挫。唸畢，眾臣無不大讚。明珠道：「『旦夕覯止，君臣偕樂』這八個字，真叫人感激不能自勝。奴才們聽了，心窩兒裏也是一陣子暖烘烘的。」圖海道：「皇上思慮周到，預先跟他說，一到北京，就有地方住，免得他推三阻四，說要派人來京起樓建屋，推搪耽擱，又拖他三年五年。」

康熙道：「最好吳三桂能奉命歸朝，百姓免了一場刀兵之災，須得派兩個能說會道之人去雲南宣諭朕意。」

眾大臣聽皇帝這麼說，眼光都向韋小寶瞧去。韋小寶給眾人瞧得心慌，心想：「乖乖弄的東，這件事可不是玩的。上次送新媳婦去，還險些送了性命，這次去撤藩，吳三桂豈有不殺欽差大臣之理？」念及到了雲南可以見到阿珂，心頭不禁一熱，但終究還是性命要緊。

明珠見韋小寶面如土色，知他不敢去，便道：「皇上明鑒：以能說會道而言，本來都統韋小寶極是能幹。不過韋都統為人嫉惡如仇，得知吳三桂對皇上不敬，恨他入骨，多半一見面就要申斥吳三桂，只怕要壞事。奴才愚見，不如派禮部侍郎折爾肯、翰林院學士達爾禮二人前去雲南，宣示上諭。這兩人文質彬彬，頗具雅望，或能感化頑惡，亦未可知。」

康熙一聽，甚合心意，當即口諭折爾肯、達爾禮二人前往宣旨。

眾大臣見皇帝撤藩之意早決，連上諭也都寫定了帶在身邊，都深悔先前給吳三桂說了好話。這時人人口風大改，說了許多吳三桂無中生有的罪狀，當真是大奸大惡，罪不可赦。

康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吳三桂雖壞，也不至於如此。大家實事求是，小心辦事罷。」站起身來，向韋小寶招招手，帶著他走到後殿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跟在皇帝身後，來到御花園中。康熙笑道：「小桂子，真有你的。若不是你拿了那袋珍珠寶貝出來，抖在地下，他媽的那些老傢伙，還在給吳三桂說好話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其實皇上只須說一聲『還是撤藩的好』，大家還不是個個都說『果然是撤藩的好』。只不過要他們自己說出口來，比較有趣些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老傢伙們做事力求穩當，所想的也不能說全都錯了。不過這樣一來，吳三桂想幾時動手，就幾時幹，一切全由他來拿主意，於咱們可大大不利。咱們先撤他的藩，就可打亂了他的腳步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好比賭牌九，那有老是讓吳三桂做莊之理？皇上也得擲幾把骰子啊。」康熙道：「這個比喻對了，不能老是讓他做莊。小桂子，咱們這把骰子是擲下去了，可是吳三桂這傢伙當真挺不好鬥呀。他部下的大將士卒，都是身經百戰的厲害腳色。他一起兵造反，倘若普天下的漢人都響應他，那可糟了！」

韋小寶近年在各地行走，聽到漢人咒罵韃子的言語果是不少，漢人人數眾多，每有一百個漢人，未必就有一個滿洲人，倘若天下漢人都造起反來，滿洲人無論如何抵擋不住，然而咒罵韃子的人雖多，痛恨吳三桂的更多。他想到此節，說道：「皇上望安，普天下的漢人，沒一個喜歡吳三桂這傢伙。他要造反，除了自己的親信之外，不會有甚麼人捧他的場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道：「我也想到了此節。前明桂王逃到緬甸，是吳三桂去捉了來殺的。吳三桂要造反，只能說興漢反滿，卻不能說反清復明。」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問道：「前明崇禎皇帝，是那一天死的？」韋小寶搔了搔頭，囁嚅道：「這個……奴才那時候還沒出世，倒不……不大清楚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這可問道於盲了。那時候我也沒出世。是了，到他忌辰那天，我派幾名親王貝勒，去崇禎陵上拜祭一番，好教天下百姓都感激我，心中痛恨吳三桂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神機妙算。但如崇禎皇帝的忌辰相隔時候還遠，吳三桂卻先造反起來呢？」

康熙踱了幾步，微笑道：「這些時候來，你奉旨辦事，苦頭著實吃了不少。五台山、雲南、神龍島、遼東，最後連羅剎國也去了。我這次派你去個好地方，調劑，調劑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天下最好的地方，就是在皇上身邊。只要聽到皇上說一句話，見到皇上一眼，我就渾身有勁，心裏說不出的舒服。皇上，這話千真萬確，可不是拍馬屁。」

康熙點頭道：「這是實情。我和你君臣投機，那也是緣份。我跟你是從小打架打出來的交情，與眾不同。我見到你，心裏也總很高興。小桂子，那半年中得不到你的消息，只道你在大海中淹死了，我一直好生懊悔，不該派你去冒險，著實傷心難過。」

韋小寶心下激動，道：「但……但願我能一輩子服侍你。」說著語音已有些哽咽。

康熙道：「好啊，我做六十年皇帝，你就做六十年大官，咱君臣兩個有恩有義，有始有終。」皇帝對臣子說到這樣的話，那是難得之極了，一來康熙年少，說話爽直，二來他和韋小寶是總角之交，互相真誠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做一百年皇帝，我就跟你當一百年差，做不做大官倒不在乎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做六十年皇帝還不夠麼？一個人也不可太不知足了。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這次我派你去揚州，讓你衣錦還鄉。」

韋小寶聽得「去揚州」三字，心中突的一跳，問道：「甚麼叫衣錦還鄉哪？」康熙道：「你在京裏做了大官，回到故鄉去見見親戚朋友，出出風頭，讓大家羨慕你，那不挺美嗎？你叫手下人幫你寫一道奏章，你的父親、母親，朝廷都可給他們誥命，風光，風光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多謝皇上的恩典。」康熙見他神色有些尷尬，問道：「咦，你不喜歡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我喜歡得緊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我不知自己親生的爹爹是誰。」

康熙一怔，想到自己父親在五台山出家，跟他倒有些同病相憐，拍拍他肩膀，溫言道：「你到了揚州，不妨慢慢尋訪，上天或許垂憐，能讓你父子團圓。小桂子，你去揚州，這趟差使可易辦得緊了。我派你去造一座忠烈祠。」

韋小寶搔了搔頭，說道：「種栗子？皇上，你要吃栗子，我這就給你到街上去買，糖炒良鄉桂花栗子，又香又糯，不用到揚州去種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道：「他媽的，小桂子就是沒學問。我是說忠烈祠，你卻纏夾不清，搞成了種栗子。忠烈祠是一座祠堂，供奉忠臣烈士的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奴才這可笨得緊了，原來是去起一座關帝廟甚麼的。」康熙道：「這就對了。清兵進關之後，在揚州、嘉定殺戮很慘，以致有甚麼『揚州十日』、『嘉定三屠』的話。想到這些事，我心中總是不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當時的確殺得很慘啊。揚州城裏到處都是死屍，隔了十多年，井裏河裏還常見到死人骷髏頭。不過那時候我還沒出世，您也沒出世，可怪不到咱們頭上。」康熙道：「話是這麼說，不過是我祖宗的事，也就是我的事。當時有個史可法，你聽說過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史閣部史大人死守揚州，那是一位大大的忠臣。我們揚州的老人家說起他來，都是要流眼淚的。我們院子裏供了一個牌位，寫的是『九紋龍史進之靈位』，初一月半，大夥兒都要向這牌位磕頭。我聽人說，其實就是史閣部，不過瞞著官府就是了。」

康熙點了點頭道：「忠臣烈士，遺愛自在人心。原來百姓們供奉了九紋龍史進的靈位，焚香跪拜，其實是紀念史可法。小桂子，你家那個是甚麼院子啊？」韋小寶臉上一紅，道：「皇上，這件事說起來又不大好聽了。我們家裏開了一家堂子，叫作麗春院，在揚州算是數一數二的大妓院。」康熙微微一笑，心道：「你滿口市井胡言，早知道你決非出身於書香世家。你這小子對我倒很忠心，連這等醜事也不瞞我。」其實開妓院甚麼，韋小寶已是在大吹牛皮了，他母親只不過是個妓女而已，那裏是甚麼妓院老闆了。

康熙道：「你奉了我的上諭，到揚州去宣讀。我褒揚史可法盡忠報國，忠君愛民，是個大大的忠臣，大大的好漢。我們大清敬重忠臣義士，瞧不起反叛逆賊。我給史可法好好的起一座祠堂，把揚州當時守城殉難的忠臣勇將，都在祠堂裏供奉。再拿三十萬兩銀子去，撫恤救濟揚州、嘉定兩城的百姓。我再下旨，免這兩個地方三年錢糧。」

韋小寶長長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皇上，你這番恩典可真太大了。我得向你真心誠意的磕幾個頭才行。」說著爬下地來，鼕鼕鼕的磕了三個響頭。

康熙笑問：「你以前向我磕頭，不是真心誠意的麼？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有時是真心誠意，有時不過敷衍了事。」康熙哈哈一笑，也不以為忤，心想：「向我磕頭的那些人，一百個中，倒有九十九個是敷衍了事的，也只有小桂子才說出口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你這個計策，當真是一箭射下兩隻鳥兒。」康熙笑道：「甚麼一箭射下兩隻鳥兒？這叫做一箭雙鵰。你倒說說看，是兩隻甚麼鳥兒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座忠烈祠一起，天下漢人都知道皇上待百姓很好。以前韃……以前清兵在揚州、嘉定亂殺漢人，皇上心中過意不去，想法子補報。如果吳三桂造反，又或是尚可喜、耿精忠造反，要恢復明朝甚麼的，老百姓就會說，滿清有甚麼不好？皇帝好得很哪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你這話是不錯，不過稍微有一點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我想到昔年揚州十日、嘉定三屠，確是心中惻然，發銀撫恤，減免錢糧，也不是全然為了收買人心。那第二隻鳥兒又是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起這祠堂，大家知道做忠臣義士是好的，做反叛賊子是不好的。吳三桂要造反，那是反賊，老百姓就瞧他不起了。」

康熙伸手在他肩頭重重一拍，笑道：「對！咱們須得大肆宣揚，忠心報主才是好人。天下的百姓那一個肯做壞人？吳三桂不起兵便罷，若是起兵，也沒人跟從他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聽說書先生說故事，自來最了不起的忠臣義士，一位是岳飛岳爺爺，一位是關帝關王爺。皇上，咱們這次去揚州修忠烈祠，不如把岳爺爺、關王爺的廟也都修上一修。」康熙笑道：「你心眼兒挺靈，就可惜不讀書，沒學問。修關帝廟，那是很好，關羽忠心報主，大有義氣，我來賜他一個封號。那岳飛打的是金兵。咱們大清，本來叫作後金，金就是清，金兵就是清兵。這岳王廟，就不用理會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原來如此。」心中想：「原來你們韃子是金兀朮、哈迷蚩的後代。你們祖宗可差勁得很。」

康熙道：「河南省王屋山，好像有吳三桂伏下的一支兵馬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一怔，應道：「是啊。」心想：「這件事你若不提，我倒忘了。」康熙道：「當時你查到吳三桂的逆謀，派人前來奏知，我反而將你申斥一頓，你可知是甚麼原因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想來咱們對付吳三桂的兵馬還沒調派好，因此皇上假裝不信，免得打草驚蛇。」康熙笑道：「對了！打草驚蛇，這成語用得對了。朝廷之中，吳三桂一定伏有不少心腹，我們一舉一動，這老賊無不知道得清清楚楚。王屋山司徒伯雷的事，當時我如一加查究，吳三桂立刻便知道了。他心裏一驚，說不定馬上就起兵造反。那時朝廷的虛實他甚麼都知道，他的兵力部署甚麼的，我可一點兒也不知，打起仗來，我們非輸不可。一定要知己知彼，才可百戰百勝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當時派人來大罵我一頓，滿營軍官都知道了。吳三桂若有奸細在我兵營裏，必定去報告給老傢伙知道。老傢伙心裏，說不定還在暗笑皇上胡塗呢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這次去揚州，隨帶五千兵馬，去到河南濟源，突然出其不意，便將王屋山上的匪窟給剿了。吳三桂這一支伏兵離京師太近，是個心腹之患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那妙得緊。皇上，不如你御駕親征，殺吳三桂一個下馬威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王屋山上只一二千土匪，其中一大半倒是老弱婦孺，那個姓元的張大其辭，說甚麼有三萬多人，全是假的。我早已派人上山去查得清清楚楚。一千多名土匪，要我御駕親征，未免叫人笑話罷！哈哈，哈哈。」韋小寶跟著乾笑幾聲，心想小皇帝精明之極，虛報大數可不成。康熙道：「怎麼剿滅王屋山土匪，你下去想想，過一兩天來回奏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答應了退下，尋思：「這行軍打仗，老子可不大在行。當日水戰靠施琅，陸戰靠誰才是？有了，我去調廣東提督吳六奇來做副手，一切全聽他的。這人打仗是把好手。」轉念又想：「皇上叫我想好方略，一兩天回奏，到廣東去請吳六奇，來回最快也得一個月，那可來不及。北京城裏，可有甚麼打仗的好手？」

盤算半晌，北京城裏出名的武將倒是不少，但大都是滿洲大官，不是已經封公封侯的，就是將軍提督，自己小小一個都統，指揮他們不動。他爵位已封到伯爵，在滿清職官制度，子爵已是一品，伯爵以上，列為超品，比之大學士、尚書的品秩還高。但那是虛銜，雖然尊貴，卻無實權。他小小年紀，想要名臣勇將聽命於己，可就不易了。

他在房中踱來踱去尋思，瞧著案上施琅所贈的那隻玉碗，心想：「施琅在北京城裏不得意，這才來求我。北京城裏，不得意的武官該當還有不少哪。但又要不得意，又要有本事，一時之間，未必湊得齊在一起。沒本事而飛黃騰達之人，北京城裏倒也不少，像我韋小寶，就是一位了，哈哈！」

走過去將玉碗捧在手裏，心想：「『加官晉爵』，這四字的口采倒靈，他送我這隻玉碗時，我是子爵，現下可升到伯爵啦。我憑了甚麼本事加官進爵？最大的本事便是拍馬屁，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，除此之外，老子的本事實在他媽的平常得緊。看來凡是有本事之人，不肯拍馬屁，喜歡拍馬屁的，便是跟老子差不多。」

仰起了頭思索，相識的武官之中，有那個是不肯拍馬屁的？天地會的英雄豪傑當然不會隨便拍人馬屁，只是除了師父陳近南和吳六奇之外，大家只會內功外功，不會帶兵打仗。師父的部將林興珠是會打仗的，可惜回去了台灣。

突然之間，想起了一件事：那日他帶同施琅等人前赴天津，轉去塘沽出海，水師總兵黃甫對自己奉承周到，天津衛有一個大鬍子武官，卻對自己皺眉扁嘴，一副瞧不起的模樣，一句馬屁也不肯拍。這傢伙是誰哪？他當時沒記住這軍官的名字，這時候自然更加想不起來，心中只想：「拍馬屁的，就沒本事。這大鬍子不肯拍馬屁，一定有本事。」

當下有了主意，即到兵部尚書衙門去找尚書明珠，請他儘快將天津衛將一名大鬍子軍官調來北京，這大鬍子的軍階不高也不低，不是副將，就是參將。

明珠覺得這件事有些奇怪，這大鬍子無名無姓，如何調法？但韋小寶眼前是皇帝最得寵之人，莫說只不過去天津調一個武官，就是再難十倍的題目出下來，也得想法子交差，當即含笑答應，親筆寫了一道六百里加急文書給天津衛總兵，命他將麾下所有的大鬍子軍官，一齊調來北京，赴部進見。

※※※

次日中午時分，韋小寶剛吃完中飯，親兵來報，兵部尚書大人求見。

韋小寶迎出大門，只見明珠身後跟著二十來個大鬍子軍官，有的黑鬍子，有的白鬍子，有的花白鬍子，個個塵沙被面，大汗淋漓。明珠笑道：「韋爵爺，你吩咐調的人，兄弟給你找來了一批，請你挑選，不知那一個合式。」

韋小寶忽然間見到這麼一大群大鬍子軍官，一怔之下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尚書大人，我只請你找一個大鬍子，你辦事可真周到，一找就找了二十來個，哈哈，哈哈。」

明珠笑道：「就怕傳錯了人，不中韋爵爺的意啊。」

韋小寶又是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天津衛總兵麾下，原來有這麼許多個大鬍子……」話未說完，人叢中突然有人暴雷也似的喝道：「大鬍子便怎樣？你沒的拿人來開玩笑！」

韋小寶和明珠都吃了一驚，齊向那人瞧去，只見他身材魁梧，站在眾軍官之中，比旁人都高了半個頭，滿臉怒色，一叢大鬍子似乎一根根都翹了起來。

韋小寶一怔，隨即喜道：「對了，對了，正是老兄，我便是要找你。」

那大鬍子怒道：「上次你來到天津，我言語中衝撞了你，早知你定要報復出氣。哼，我沒犯罪，要硬加我甚麼罪名，只怕也不容易。」

明珠斥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怎地在上官面前如此無禮？」那大鬍子適才到兵部衙門、已參見過明珠，他是該管的大上司，可也不敢胡亂頂撞，便躬身道：「回大人：卑職天津副將趙良棟。」明珠道：「這位韋都統官高爵尊，為人寬仁，是本部的好朋友，你怎地得罪他了？快快上前陪罪。」

趙良棟心頭一口氣難下，悻悻然斜睨韋小寶，心想：「你這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子，我為甚麼向你陪罪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趙大哥莫怪，是兄弟得罪了你，該當兄弟向你陪罪。」轉過頭來，向著眾軍官說：「兄弟有一件要事，要跟趙副將商議，一時記不起他的尊姓大名，以致兵部大人邀了各位一齊到北京來，累得各位連夜趕路，實在對不起得很。」說著連連拱手。

眾軍官忙即還禮。趙良棟見他言語謙和，倒是大出意料之外，心頭火氣，也登時消了，便即向韋小寶說道：「小將得罪。」躬身行禮。

韋小寶拱拱手，笑道：「不用客氣。」轉身向明珠道：「大人光臨，請到裏面坐，兄弟敬酒道謝。天津衛的朋友們，也都請進去。」明珠有心要和他結納，欣然入內。

韋小寶大張筵席，請明珠坐了首席，請趙良棟坐次席，自己在主位相陪，其餘的天津武將另行坐了三桌。伯爵府的酒席自是十分豐盛，酒過三巡，做戲的在筵前演唱起來。這次進京的天津眾武將，有的只不過是個小小把總，只因天生了一把大鬍子，居然在伯爵府中與兵部尚書、伯爵大人一起喝酒聽戲，當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意外奇逢。

趙良棟脾氣雖然倔強，為人卻也精細，見韋小寶在席上不提商議何事，也不出言相詢，只是聽著韋小寶說些羅剎國的奇風異俗，心想：「小孩子胡說八道，那有男人女人在大庭廣眾之間摟抱了跳啊跳的，天下怎會有如此不識羞恥之事？」

明珠喝了幾杯酒，聽了一齣戲，便起身告辭。韋小寶送出大門，回進大廳，陪著眾軍官看完了戲，吃飽了酒飯，這才請趙良棟到內書房詳談。

※※※

趙良棟見書架上擺滿了一套套書籍，不禁肅然起敬：「這小孩兒年紀雖小，學問倒是好的，這可比我們粗胚高明了。」

韋小寶見他眼望書籍，笑道：「趙大哥，不瞞你說，這些書本子都是拿來擺樣子的。兄弟識得的字，加起來湊不滿十個。我自己的名字『韋小寶』三字，連在一起總算是識得的，分了開來，就靠不大住。除此之外，就只好對書本子他媽的乾瞪眼了。」

趙良棟哈哈大笑，心頭又是一鬆，覺得這小都統性子倒很直爽，不搭架子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卑職先前言語冒犯，你別見怪，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見甚麼怪啊。你我不妨兄弟相稱，你年紀大，我叫你趙大哥，你就叫我韋兄弟。」趙良棟忙站起來請安，說道：「都統大人可別說這等話，那太也折殺小人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我不過運氣好，碰巧做了幾件讓皇上稱心滿意的事，你還道我真有甚麼狗屁本事麼？我做這個官，實在慚愧得緊，那及得上趙大哥一刀一槍，功勞苦勞，完全是憑真本事幹起來的。」

趙良棟聽得心頭大悅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我是粗人，你有甚麼事，儘管吩咐下來，只要小將做得到的，一定拚命給你去幹。就算當真做不到，我也給你拚命去幹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我也沒甚麼事，只是上次在天津衛見到趙大哥，見你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我是欽差大臣，人人都來拍我馬屁，偏生趙大哥就不賣帳。」趙良棟神色有些尷尬，說道：「小將是粗魯武人，不善奉承上司，倒不是有意對欽差大臣無禮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沒見怪，否則的話，也不會找你來了。我心中有個道理，凡是沒本事的，只好靠拍馬屁去升官發財；不肯拍馬屁的，一定是有本事之人。」

趙良棟喜道：「韋大人這幾句話說得真爽快極了。小將本事是沒有，可是聽到人家吹牛拍馬，心中就是有氣。得罪了上司，跟同僚吵架，升不了官，都是為了這個牛脾氣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不肯拍馬屁，一定是有本事的。」

趙良棟裂開了大嘴，不知說甚麼話才好，真覺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韋大人」也。

韋小寶吩咐在書房中開了酒席，兩人對酌閒談。趙良棟說起自己身世，是陝西省人氏，行伍出身，打仗時勇往直前，積功而升到副將，韋小寶聽說他善於打仗，心頭甚喜，暗想：「我果然沒看錯了人。」當下問起帶兵進攻一座山頭的法子。

趙良棟不讀兵書，但久經戰陣，經歷極富，聽韋小寶問起，只道是考較自己本事。當下滔滔不絕的說了起來：說得興起，將書架上的四書五經一部部搬將下來，佈成山峰、山谷、河流、道路之形，打仗時何處埋伏、何處佯攻、何處攔截、何處衝擊，一一細加解釋。他說的是雙方兵力相等的戰法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如果敵人只一千多人，咱們卻有五千兵馬，要怎麼進攻，便能必勝？」趙良棟道：「打仗必勝，那是沒有的。不過我們兵力多了敵人幾倍，如果是由小將來帶，倘若再打輸了，那還算是人麼？總要將敵人盡數生擒活捉，一個也不漏網才好。」

韋小寶命家丁去取了幾千文銅錢來，當作兵馬。趙良棟便布起陣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將他的話記在心中，當晚留他在府中歇宿。次日去見康熙，依樣葫蘆，便在上書房中布起陣來。韋小寶不敢胡亂搬動皇帝的書籍，大致粗具規模，也就是了。

康熙沉思半晌，問道：「這法子是誰教你的？」韋小寶也不隱瞞，將趙良棟之事說了。康熙聽說明珠連夜召了二十幾名大鬍子軍官，從天津趕來，供他挑選，不由得哈哈大笑，問道：「你又怎知趙良棟有本事？」

韋小寶可不敢說由於這大鬍子不拍馬屁，自己是馬屁大王，這秘訣決不能讓皇帝知道，便道：「上次皇上派奴才去天津，我見這大鬍子帶的兵操得很好，心想總有一日要對吳三桂用兵，這大鬍子倒是個人才。」

康熙點點頭道：「你念念不忘對付吳三桂，那就好得很。朝裏那些老頭子啊，哼，念念不忘就是怎樣討好吳三桂，向他索取賄賂。那趙良棟現今是副將，是不是？你回頭答應他，一力保薦他升官，我特旨升他為總兵，讓他承你的情，以後盡心幫你辦事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皇上體貼臣下，當真無微不至。」

他回到伯爵府，跟趙良棟說了。過得數日，兵部果然發下憑狀，升趙良棟為總兵，聽由都統韋小寶調遣。趙良棟自是感激不盡，心想跟著這位少年上司，不用拍馬屁而升官甚快，實是人生第一大樂事。

※※※

這些日中，朝中大臣等待三藩是奉旨撤藩、還是起兵造反的訊息，心下都惶惶不安。

這日韋小寶正和趙良棟在府中談論，有人求見，卻是額駙吳應熊請去府中小酌。那請客的親隨說道：「額駙很久沒見韋大人，很是牽掛，務請韋大人賞光。額駙說，謝媒酒還沒請您老人家喝過呢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駙馬爺有名無實，謝甚麼媒？不過說到這個『謝』字，你們姓吳的總不能請我喝一杯酒就此了事，不妨過去瞧瞧，順手發財，有何不可。」當下帶了趙良棟和驍騎營親兵，來到額駙府中。

吳應熊與建寧公主成婚後，在北京已有賜第，與先前暫居時的局面又自不同，吳應熊帶著幾名軍官，出大門迎接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咱們是自己兄弟，今日大家敘敘，也沒外客。剛從雲南來了幾位朋友，正好請他們陪趙總兵喝酒。」

幾名軍官通名引見，一個留著長鬚、形貌威重的是雲南提督張勇；另外兩個都是副將，神情悍勇的名叫王進寶，溫和恭敬的名叫孫思克。

韋小寶拉著王進寶的手，說道：「王大哥，你是寶，我也是寶，不過你是大寶，我是小寶。咱哥兒倆『寶一對』，有殺沒賠。」雲南三將都哈哈大笑起來，見韋小寶性子隨和，均感欣喜。韋小寶對張勇道：「張大哥，上次兄弟到雲南，怎麼沒見到你們三位啊？」張勇道：「那時候王爺恰好派小將三人出去巡邊，沒能在昆明侍候韋大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唉，甚麼大人、小將的，大家爽爽快快，我叫你張大哥，你叫我韋兄弟，咱們這叫做『哥倆好，喜相逢』！」張勇笑道：「韋大人這般說，我們可怎麼敢當？」

幾個人說笑著走進廳去，剛坐定，家人獻上茶來，另一名家丁過來向吳應熊道：「公主請額駙陪著韋大人進去見見。」韋小寶心中怦的一跳，心想：「這位公主可不大好見。」想到昔日和她同去雲南，一路上風光旖旎，有如新婚夫婦一般，不由得熱血上湧，臉上紅了起來。吳應熊笑道：「公主常說，咱們的姻緣是韋大人撮成的，非好好敬一杯謝媒酒不可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向張勇等說道：「各位寬坐。」陪著韋小寶走進內堂。

經過兩處廳堂，來到一間廂房，吳應熊反手帶上了房門，臉色鄭重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這一件事，非請你幫個大忙不可。」韋小寶臉上又是一紅，心想：「你給公主閹了，做不來丈夫，要我幫這大忙嗎？」囁囁嚅嚅的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有些不大好意思罷。」吳應熊一愕，說道：「若不是韋大人仗義援手，解這急難，別人誰也沒此能耐。」韋小寶神色更是忸怩，心想：「定是公主逼他來求我的，否則為甚麼非要我幫手不可，別人就不行？」

吳應熊見韋小寶神色有異，只道他不肯援手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我也明知十分難辦，事成之後，父王和兄弟一定不會忘了韋大人給我們的好處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為甚麼連吳三桂也要感激我？啊，是了，吳三桂定是沒孫子，要我幫他生一個。是不是能生孫子，那可拿不準啊。」說道：「駙馬爺，這件事是沒把握的。王爺跟你謝在前頭，要是辦不成，豈不是對不起人？」吳應熊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。韋大人只要盡了力，我父子一樣承情，就是公主，也是感激不盡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要我賣力，那是一定的。」隨即正色道：「不論成與不成，我一定守口如瓶，王爺與額駙倒可放一百二十個心。」

吳應熊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誰還敢洩漏了風聲？總得請韋大人鼎力，越快辦成越好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也不爭在這一時三刻罷？」突然想起：「啊喲，不對！我幫他生個兒子倒不打緊，他父子倆要造反，不免滿門抄斬。那時豈不是連我的兒子也一刀斬了？」隨即又想：「小皇帝不會連建寧公主也殺了，公主的兒子，自然也網開這麼兩面三面。」

吳應熊見他臉色陰晴不定，走近一步，低聲道：「削藩的事，消息還沒傳到雲南，張提督他們是不知道的。韋大人若能趕著在皇上跟前進言，收回削藩的成命，六百里加急文書趕去雲南，準能將削藩的上諭截回來。」韋小寶一愕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說的是削藩的事？」吳應熊道：「是啊，眼前大事，還有大得過削藩的？皇上對韋大人，可說得是言聽計從，只有韋大人出馬，才能挽狂瀾於既倒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我全然會錯了意，真是好笑。」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吳應熊愕然道：「韋大人為甚麼發笑？是我的話說錯了麼？」韋小寶忙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對不住，我忽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好笑。」吳應熊臉上微有慍色，暗暗切齒：「眼前且由得你猖狂，等父王舉起義旗，一路勢如破竹的打到北京，拿住了你這小子，瞧我不把你千刀萬剮才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駙馬爺，明兒一早，我便去叩見皇上，說道吳額駙是皇上的妹夫，平西王是皇上的尊親，就算不再加官晉爵，總不能削了尊親的爵位，這可對不起公主哪。」

吳應熊喜道：「是，是。韋大人腦筋動得快，一時三刻之間，就想了大條道理出來，一切拜託。咱們這就見公主去。」

※※※

他帶領韋小寶，來到公主房外求見。公主房中出來一位宮女，吩咐韋小寶在房側的花廳中等候。

過不多時，公主便來到廳中，大聲喝道：「小桂子，你隔了這麼多時候也不來見我，你想死了？快給我滾過來！」韋小寶笑著請了個安，笑道：「公主萬福金安。小桂子天天記掛著公主，只是皇上派我出差，一直去到羅剎國，還是這幾天剛回來的。」公主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你天天記著我？見你的鬼了，我……我……」說著淚水便撲簌簌的掉了下來。

韋小寶見公主玉容清減，神色憔悴，料想她與吳應熊婚後，定是鬱鬱寡歡，心想：「吳應熊這小子是個太監，嫁給太監做老婆，自然沒甚麼快活。」眼見公主這般情況，想起昔日之情，不由得心生憐惜，說道：「公主記掛皇上，皇上也很記掛公主，說道過得幾天，要接公主進宮，敘敘兄妹之情。」這是他假傳聖旨，康熙可沒說過這話。

建寧公主這幾個月來住在額駙府中，氣悶無比，聽了韋小寶這句話，登時大喜，問道：「甚麼時候？你跟皇帝哥哥說，明天我就去瞧他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啊！額駙有一件事，吩咐我明天面奏皇上，我便奏請皇上接公主進宮便是。」吳應熊也很喜歡，說道：「有公主幫著說話，皇上是更加不會駁回的了。」公主小嘴一撇，說道：「哼，我只跟皇帝哥哥說家常話，可不幫你說甚麼國家大事。」吳應熊陪笑道：「好罷，你愛說甚麼，就說甚麼。」

公主慢慢站起來，笑道：「小桂子，這麼久沒見你，你可長高了。聽說你在羅剎國有個鬼姑娘相好，是不是啊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有這回事？」突然之間，拍的一聲響，臉上已熱辣辣的吃了公主一記耳光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！」跳了起來。公主笑道：「你說話不盡不實，跟我也膽敢撒謊？」提起手來，又是一掌。韋小寶側頭避過，這一掌沒打著。

公主對吳應熊道：「我有事要審問小桂子，你不必在這裏聽著了。」

吳應熊微笑道：「好，我陪外面的武官們喝酒去。」心想眼睜睜的瞧著韋小寶挨打，他面子上可不大好看，當下退出花廳。

公主一伸手，扭住韋小寶的耳朵，喝道：「死小鬼，你忘了我啦。」說著重重一扭。韋小寶痛得大叫，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！我這可不是瞧你來了嗎？」公主飛腿在他小腹上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沒良心的，瞧我不剮了你？若不是我來叫你，你再過三年也不會來瞧我。」

韋小寶見廳上無人，伸手摟住了她，低聲道：「別動手動腳的，明兒我跟你在皇宮裏敘敘。」公主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敘甚麼？敘你這小鬼頭！」伸手在他額頭卜的一下，打了個爆栗。韋小寶抱著她的雙手緊了一緊，說道：「我使一招『雙龍搶珠』！」公主啐了他一口，掙扎了開去。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如在這裏親熱，只怕駙馬爺起疑，明兒在宮裏見。」

公主雙頰紅暈，說道：「他疑心甚麼？」媚眼如絲，橫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的道：「小鬼頭兒，快滾你的罷！」

註：晉時平蠻郡在今雲南曲靖一帶。「諭蜀文」的典故，是漢武帝通西南夷時，派司馬相如先赴巴蜀宣諭，要西南各地官民遵從朝旨。

# 第三八回 縱橫野馬群飛路 跋扈風箏一線天

韋小寶笑瞇瞇的回到大廳，只見吳應熊陪著四名武將閒談。趙良棟和王進寶不知在爭辯甚麼，兩人都是面紅耳赤，聲音極大。兩人見韋小寶出來，便住了口。

韋小寶笑問：「兩位爭甚麼啊？說給我聽聽成不成？」張勇道：「我們在談論馬匹。王副將相馬眼光獨到，憑他挑過的馬，必是良駒。剛才大家說起了牲口，王副將稱讚雲南的馬好。趙總兵不信，說道川馬、滇馬腿短，跑不快。王副將卻說川馬滇馬有長力，十里路內及不上別的馬，跑到二三十里之後，就越奔越有精神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嗎？兄弟有幾匹坐騎，請王副將相相。」吩咐親兵回府，將馬廄中的好馬牽來。

吳應熊道：「韋都統的坐騎，是康親王所贈，有名的大宛良駒，叫做玉花驄。我們的滇馬又怎及得上？」王進寶道：「韋大人的馬，自然是好的。大宛出好馬，卑職也聽到過。卑職在甘肅、陝西時，曾騎過不少大宛名駒，短途衝刺是極快的，甚麼馬也比不上。」

趙良棟道：「那麼賽長途呢？難道大宛馬還及不上滇馬？」王進寶道：「雲南馬本來並不好，只不過勝在刻苦耐勞，有長力。這些年來卑職在滇北養馬，將川馬、滇馬交配，這新種倒是很不錯。」趙良棟道：「老兄，你這就外行了。馬匹向來講純種，種越純越好，沒聽說雜種馬反而更好的。」王進寶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趙總兵，我不是說雜種馬一切都好。馬匹用途不同，有的用以衝鋒陷陣，有的用以負載輜重，就算是軍馬，也大有分別啊。有的是百里馬，有的是千里馬，長途短途，全然不同。」

趙良棟道：「哼，居然有人說還是雜種好。」王進寶大怒，霍地站起，喝道：「你罵誰是雜種？這般不乾不淨的亂說！」趙良棟冷笑道：「我是說馬，又不是說人。誰的種不純，作賊心虛，何必亂發脾氣。」王進寶更加怒了，說道：「這是額駙公的府上，不然的話，哼哼！」趙良棟道：「哼哼怎樣？你還想跟我動手打架不成？」

張勇勸道：「兩位初次相識，何必為了牲口的事生這閒氣？來來來，我陪兩位喝一杯，大家別爭了。」他是提督，官階比趙良棟、王進寶都高，兩人不敢不賣他面子，只得都喝了酒。兩人你瞪著眼瞧我，我瞪著眼瞧你，若不是上官在座，兩個火爆霹靂的人當場就要打將起來了。

過不多時，韋小寶府中的親兵、馬伕牽了坐騎到來，眾人同到後面馬廄中去看馬。王進寶倒也真的懂馬，一眼之下，便說出每匹馬的長處缺點，甚至連性情脾氣也猜中了七八成。韋府的馬伕都十分佩服，大讚王副將好眼力。

最後看到韋小寶的坐騎玉花驄。這馬腿長膘肥，形貌神駿，全身雪白的毛上盡是胭脂斑點，毛色油光亮滑，漂亮之極，人人喝采不迭。王進寶卻不置可否，看了良久，說道：「這匹馬本質是極好的，只可惜養壞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怎地養壞了？倒要請教。」王進寶道：「韋大人這匹馬，說得上是天下少有的良駒。這等好馬，每天要騎了快跑十幾里，慢跑幾十里，越磨練越好。可是韋大人過於愛惜，不捨得多騎。這牲口過的日子太也舒服，吃的是上好精料，一年難得跑上一兩趟，唉，可惜，可惜，好像是富貴人家的子弟，給寵壞了。」

吳應熊聽了，臉色微變，輕輕哼了一聲。韋小寶瞧在眼裏，知道王進寶最後這幾句話已得罪了吳應熊，心想：「我不妨乘機挑撥離間，讓他們雲南將帥不和。」便道：「王副將的話，恐怕只說對了一半，富貴人家子弟，也有本事極大的。好比額駙爺，他是你們王爺的世子，自幼兒便捧了金碗吃飯，端著玉碗喝湯，可半點沒給寵壞啊。」

王進寶漲紅了臉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王爺世子，自然不同。卑職決不是說額駙爺。」

趙良棟冷冷的道：「在你心裏，只怕以為也沒甚麼不同罷。」王進寶怒道：「趙總兵，你為甚麼老是跟兄弟過不去？兄弟並沒得罪你啊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好了，別為小事傷了和氣。做武官的，往往瞧不起朝裏年輕大臣，也是有的。」王進寶道：「回都統大人；卑職不敢瞧你不起。」趙良棟道：「你瞧不起額駙爺。」王進寶大聲道：「沒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王副將，可惜你養的好馬，都留在雲南，否則倒可讓我們見識見識。」王進寶道：「我養的馬……是，是，不敢當。」韋小寶心覺奇怪：「甚麼叫做『是，是，不敢當！』？」趙良棟道：「反正王副將的好馬都在雲南，死無對證。韋都統，小將在關外養了幾百匹好馬，匹匹日行三千里，夜行二千里。就可惜隔得遠了，不能讓都統大人瞧瞧。」

眾人哈哈大笑，都知他是故意譏刺王進寶。

王進寶氣得臉色鐵青，指著左首的馬廄，大聲道：「那邊的幾十匹馬，就是這次我從雲南帶來的。趙總兵，你挑十匹馬，跟我這裏隨便那十匹賽賽腳力，瞧是誰輸誰贏。」

趙良棟見那些滇馬又瘦又小，毛禿皮乾，一共有五六十匹，心想：「你這些叫化馬有甚麼了不起？」說道：「馬倒挺多，只不過有點兒五癆七傷。就是韋都統府裏隨便牽來的這幾匹牲口，也擔保勝過了王副將你親手調養的心肝寶貝兒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家空爭無用。額駙爺，咱們各挑十匹，就來賽一賽馬，雙方賭個采頭。」

吳應熊道：「韋都統的大宛良馬，我們的雲南小馬那裏比得上？不用賽了，當然是我們輸。」韋小寶見王進寶氣鼓鼓地、一臉不服氣的神情，道：「額駙爺肯服輸，王副將卻不服輸。這樣罷，我拿一萬兩銀子出來，額駙爺也拿一萬兩銀子出來，待會兒咱們就去城外跑跑馬，那一個贏了六場，以後的就不用比了。你說好不好呢？」吳應熊還待再推，突然心念一動：「這小子年少好勝，我就故意輸一萬兩銀子給他，讓他高興高興。」笑道：「好，就是這麼辦。韋大人，你如輸了，可不許生氣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贏要漂亮，輸要光棍，那有輸了生氣之理？」一瞥眼間，見王進寶眼中閃爍著喜色，心道：「啊喲，瞧這王副將的神情，倒似乎挺有把握，莫非他這些癆病馬當真很有長力？不行，不行，非作弊搞鬼不可。」他生平賭錢，專愛作弊，眼見這場賽馬未必準贏，登時動了壞主意，心想今日賽馬，已來不及做手腳，說道：「既要賭賽，我得去好好挑選十匹馬。明天再賽怎樣？」

吳應熊決心拉馬，不盡全力，十場比賽中輸八九場給他，今天比明日比也沒分別，當即點頭答應。

韋小寶在額駙府中飲酒聽戲，不再提賽馬之事。到得傍晚，邀請吳應熊帶同張勇、王進寶、孫思克三人到自己府中喝酒。吳應熊欣然應邀，一行人便到韋小寶的伯爵府來。

坐定獻上茶，韋小寶說聲：「少陪，兄弟去安排安排。」吳應熊笑道：「大家自己人，不用客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貴客駕臨，可不能太寒傖了。」

來到後堂，吩咐總管預備酒席戲班，跟著叫了府裏的馬伕頭兒來，交給他三百兩銀子，說道：「我的玉花驄和別的馬兒，還在額駙府中，你這就去牽回來，順便請額駙府裏的一班馬伕去喝酒，喝得他媽的個個稀巴爛。」那馬伕頭兒應了。韋小寶道：「給馬兒吃些甚麼，那就身疲腳軟，沒力氣跑路？可又不能毒死了。」馬伕頭兒道：「不知爵爺要怎麼樣，小人盡力去辦就是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跟你說了也不打緊，額駙有一批馬，剛從雲南運來的，誇口說長力極好，明兒要跟咱們的馬比賽。咱們可不能輸了丟人，是不是？」那馬伕頭兒登時明白，笑道：「爵爺要小人弄點甚麼給額駙的馬兒吃了，明兒比賽，咱們就能準贏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對了，你聰明得很。明兒賽馬，是有采頭的，贏了再分賞金給你。你悄悄去辦這件事，可千萬不能給額駙府裏的馬伕知道了。這三百兩銀子拿去請客，喝酒賭錢嫖堂子，他媽的甚麼都幹，攪得他們昏天黑地，這才下藥。」

那馬伕頭兒道：「爵爺望安，錯不了。小人去買幾十斤巴豆，混在豆料之中，餵吳府的馬兒吃了，叫一匹匹馬兒全拉一夜稀屎，明日比賽起來，烏龜也跑贏牠們了。」

韋小寶隨即出去陪伴吳應熊等人飲酒。他生怕吳應熊等回去後，王進寶又去看馬，瞧出了破綻，是以殷勤接待，不住勸酒。趙良棟酒量極宏，一直跟王進寶鬥酒，喝到深夜，除了韋小寶與吳應熊外，四員武將都醉倒了。

※※※

次日早朝後，韋小寶進宮去侍候皇帝。康熙笑容滿面，心情極好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有個好消息跟你說，尚可喜和耿精忠都奉詔撤藩，日內就動身來京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恭喜皇上，尚耿二藩奉詔，吳三桂老傢伙一隻手掌拍不來手……」康熙笑道：「孤掌難鳴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孤掌難鳴，咱們這就打他個落花流水。」康熙笑道：「倘若他也奉詔撤藩呢？」韋小寶一怔，說道：「那也好得很啊。他來到北京，皇上要搓他圓，他不敢扁，皇上要搓他扁，他說甚麼也圓不起來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你倒也明白這個道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時候，他好比，似蛟龍，困在沙灘，這叫做虎落平陽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伸伸舌頭，在自己額頭卜的一下，打了一記。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叫做虎落平陽被你欺，那時候哪，別說他不敢得罪我，連你也不敢得罪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那也好玩得緊。」

康熙道：「敕建揚州忠烈祠的文章，我已經做好了，教翰林學士寫了，你帶去揚州刻在碑上。挑個好日子，這就動身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如果三藩都奉詔撤藩，這忠烈祠還是要建麼？」康熙道：「也不知吳三桂是不是奉詔。再說，褒揚忠烈，本是好事，就算吳三桂不造反，也是要辦的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閒談之際，說起建寧公主請求覲見。康熙點點頭，吩咐身後太監，即刻宣建寧公主入見。

康熙興致極好，詳細問他羅剎國的風土人物，當時火槍手如何造反，蘇菲亞公主如何平亂，大小沙皇如何並立，說了一回，公主來到了上書房。

一見之下，公主便伏在康熙腳邊，抱住了他腿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皇帝哥哥，我今後在宮裏陪著你，再也不回去了。」康熙撫著她頭髮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額駙欺侮你麼？」公主哭道：「諒他也不敢，他……他……」說著又哭了起來。康熙心道：「你閹割了他，使他做不了你丈夫，這可是你自作自受。」安慰了她幾句，說道：「好啦，好啦，不用哭啦，你陪我吃飯。」

皇帝吃飯，並無定時，一憑心之所喜，隨時隨刻就開飯。當下御膳房太監開上御膳，韋小寶在一旁侍候。他雖極得皇帝寵愛，卻也不能陪伴飲食。康熙賞了他十幾碗大菜，命太監送到他府中，回家後再吃。

公主喝得幾杯酒，紅暈上臉，眼睛水汪汪地，向著韋小寶一瞟一瞟。在皇帝跟前，韋小寶可不敢有絲毫無禮，眼光始終不和公主相接，一顆心怦怦亂跳，暗想：「公主酒後倘若漏了口風，給皇帝瞧了出來，我這顆腦袋可不大穩當了。」他奉旨護送公主去雲南完婚，路上卻監守自盜，和公主私通，罪名著實不小，心下懊悔，實不該向皇帝提起公主要求覲見。

公主忽道：「小桂子，給我裝飯。」說著將空飯碗伸到他面前。康熙笑道：「你飯量倒好。」公主道：「見到皇帝哥哥，我飯也吃得下了。」韋小寶裝了飯，雙手恭恭敬敬捧著，放在公主面前桌上，公主左手垂了下去，重重在他大腿上扭了一把。韋小寶吃痛，卻不敢聲張，連臉上的笑容也不敢少了半分，只是未免笑得尷尬，卻是無可如何了，心中罵道：「死婊子，幾時瞧我不重重的扭還你。」心中罵聲未歇，腦袋不由得向後一仰，卻是公主伸手到他背後，拉住了他辮子用力一扯。

這一下卻給康熙瞧見了，微笑道：「公主嫁了人，還是這樣的頑皮。」公主指著韋小寶笑道：「是他，是他……」韋小寶心中大急，不知她會說出甚麼話來，幸喜公主只格格的笑了幾聲，說道：「皇帝哥哥，你名聲越來越好。我在宮裏本來不知道，這次去雲南，一路來回，聽得百姓們都說，你做皇帝，普天下老百姓的日子過得真好。就是這小子哪，」說著向韋小寶白了一眼，道：「官兒也越做越大。只有你的小妹子，卻越來越倒霉。」

康熙本來心情甚好，建寧公主這幾句恭維又恰到好處，笑道：「你是妻憑夫貴，吳應熊他父子倆要是好好地聽話撤藩，天下太平，我答應你升他的官便是。」公主小嘴一撇，說道：「你升不升吳應熊這小子的官，不關我事，我要你升我的官。」康熙笑道：「你做甚麼官哪？」公主道：「小桂子說，羅剎國的公主做甚麼攝政女王。你就封我做大元帥，派我去打番邦罷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女子怎能做大元帥？」公主道：「從前樊梨花、佘太君、穆桂英，那一個不是抓印把子做大元帥？為甚麼她們能做，我就不能？你說我武藝不行，咱們就來比劃比劃。」說著笑嘻嘻的站起身來。

康熙笑道：「你不肯讀書，跟小桂子一般的沒學問，就淨知道戲文裏的故事。前朝女子做元帥，倒真是有的。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子平陽公主，幫助唐太宗打平天下。她做元帥，統率的一支軍隊，叫做娘子軍，她駐兵的關口，叫做娘子關，那就厲害得很了。」

公主拍手道：「這就是了。皇帝哥哥，你做皇帝勝過李世民。我就學學平陽公主。小桂子，你學甚麼啊？學高力士呢？還是魏忠賢？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連連搖頭，說道：「又來胡說八道了。小桂子這太監是假的。再說，高力士、魏忠賢都是昏君手下的太監，你這可不是罵我嗎？」

公主笑道：「對不起，皇帝哥哥，你別見怪，我是不懂的。」想著「小桂子這太監是假的」這句話，瞟了韋小寶一眼，心中不由得春意蕩漾，說道：「我該去叩見太后了。」

康熙一怔，心想：「假太后已換了真太后，你的母親逃出宮去了。」他一直疼愛這個妹子，不忍令她難堪，說道：「太后這幾天身子很不舒服，不用去煩她老人家了，到慈寧宮外磕頭請安就是了。」

公主答應了，道：「皇帝哥哥，我去慈寧宮，回頭再跟你說話。小桂子，你陪我去。」

韋小寶不敢答應。康熙向他使個眼色，命他設法阻攔公主，別讓他見到太后。韋小寶會意，點頭領旨，當下陪著公主，往慈寧宮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囑咐小太監先趕去慈寧宮通報。果然太后吩咐下來，身子不適，不用叩見了。

公主不見母親很久，心中記掛，說道：「太后身子不舒服，我更要瞧瞧。」說著拔足便往太后寢殿中闖了進去。一眾太監、宮女那敢阻攔？韋小寶急道：「殿下，殿下，太后她老人家著了涼，吹不得風。」

公主道：「我慢慢進門，一點兒風也不帶進去。」推開寢殿門，掀起門帷，只見羅帳低垂，太后睡在床上，四名宮女站在床前。

公主低聲道：「太后，女兒跟你磕頭來啦。」說著跪了下來，輕輕磕了幾個頭。只聽得太后在帳中唔了幾聲。公主走到床邊，伸手要揭帳子，一名宮女道：「殿下，太后吩咐，誰也別驚動了太后。」公主點點頭，揭開了帳子一條縫，向內張去，只見太后面向裏床，似乎睡得很沉。公主低喚：「太后，太后。」太后一聲不答。

公主無奈，只得放下帳子，悄悄退出來，心中一陣酸苦，忍不住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見她沒瞧破真相，心頭一塊大石落地，勸道：「公主住在京裏，時時好進宮來請安。待太后大好之後，再來慈寧宮罷。」公主覺得有理，當即擦乾了眼淚，道：「我從前的住處不知怎樣了，這就去瞧瞧。」說著便向自己的寢宮走去，韋小寶跟隨在後。

公主以前所住的建寧宮便在慈寧宮之側，片刻間就到了。公主嫁後，建寧宮由太監、宮女洒掃看守，一如其舊。

公主來到寢殿門口，見韋小寶笑嘻嘻站在門外，不肯進來，紅著臉道：「死太監，你怎不進來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這太監是假的，公主的寢殿進來不得。」公主一伸手，扭住了他耳朵，喝道：「你不進來，我把你這狗耳朵扭了下來。」用力一拉，將他扯進寢殿，隨手關上殿門，上了門閂。韋小寶嚇得一顆心突突亂跳，低聲道：「公主，在宮裏可不能亂來，我……我……這可是要殺頭的哪！」

公主一雙眼水汪汪地如要滴出水來，昵聲道：「韋爵爺，我是你奴才，我來服侍你。」雙臂一伸，緊緊將他抱住了。韋小寶笑道：「不，不可以！」公主道：「好，我去跟皇帝哥哥說，你在路上引誘我，叫我閹了吳應熊那小子，現下又不睬我了。」伸手在他腿上重重扭了一把。

過了良久良久，兩人才從寢宮中出來。公主滿臉眉花眼笑，說道：「皇上吩咐你說羅剎國公主的事給我聽，怎麼還沒說完，就要走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筋疲力盡，再也沒力氣說了。」公主笑道：「下次你再來跟我說去遼東捉狐狸精的事。」韋小寶斜眼相睨，低聲道：「奴才再也說不動了。」公主格格一笑，一反手，拍的一聲，打了他一記巴掌。

建寧宮的太監宮女都是舊人，素知公主又嬌又蠻的脾氣，見她出手打人，均想：「公主嫁了人，老脾氣可一點沒改。韋伯爵是皇上最寵愛的大臣，她居然也是伸手便打。」

兩人回到上書房去向康熙告辭。天已傍晚，見康熙對著案上的一張大地圖，正在凝神思索。公主道：「皇帝哥哥，太后身子不適，沒能見著，過幾天我再來磕頭請安。」康熙點頭道：「下次等她傳見，你再來罷。」右手指著地圖，問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從貴州進雲南，卻從廣西出來，那一條路容易走些？」原來他是在參詳雲南的地形。

韋小寶道：「雲南的山可高得很哪，不論從貴州去，還是從廣西去，都難走得緊。多數的出路不能行車，公主坐轎，奴才就騎馬。」康熙點點頭，忽然想起一事，吩咐太監：「傳兵部車駕司郎中。」轉頭對公主道：「你這就回府去罷，出來了一整天，額駙在等你了。」

公主小嘴一撇，道：「他才不等我呢。」她有心想等齊了韋小寶一同出宮，在路上多說幾句話兒也是好的，但聽皇帝傳見臣工，有國事諮詢，說道：「皇帝哥哥，天這麼晚了，你還要操心國家大事，從前父皇可沒你這麼勤勞政務。」

康熙心中一酸，想起父皇孤零零的在五台山出家，說道：「父皇聰明睿智，他辦一個時辰的事，我三個時辰也辦不完。」

公主微笑道：「我聽大家都說，皇帝哥哥天縱英明，曠古少有，大家不敢說你強過了父皇，卻說是中國幾千年來少有的好皇帝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中國歷來的好皇帝可就多了。別說堯舜禹湯文武，三代以下，漢文帝、漢光武、唐太宗這些明主，那也令人欣慕得很。」

公主見康熙說話之時，仍是目不轉瞬的瞧著地圖，不敢多說，向韋小寶飛了一眼，手臂仍是垂著，手指向他指指，回過來向自己指指，意思說要他時時來瞧自己。韋小寶會意，微微頷首。當下公主向康熙行禮，辭了出去。

※※※

過了一會，康熙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那麼咱們所造的大炮只怕太重太大，山道上不易拖拉。」韋小寶一怔，隨即明白康熙是要運大炮去雲南打吳三桂，說道：「是，是。奴才胡裏胡塗，沒想到這一節。最好是多造小炮，兩匹馬拉得動的，進雲南就方便得多。」康熙道：「山地會戰，不能千軍萬馬的一齊衝殺，步兵比馬兵更加要緊。」

過不多時，兵部車駕司三名滿郎中、一名漢郎中一齊到來，磕見畢，康熙問道：「馬匹預備得怎樣了？」兵部車駕司管的是驛遞和馬政之事，當即詳細奏報，已從西域和蒙古買了多少馬匹，從關外又運到了多少馬匹，眼前已共有八萬五千餘匹良馬，正在繼續購置飼養。康熙甚喜，嘉獎了幾句。四名郎中磕頭謝恩。

韋小寶忽道：「皇上，聽說四川、雲南的馬匹和口外西域的馬不同，身軀雖小，卻有長力，善於行走山道，也不知是不是。」康熙問四名郎中道：「這話可真？」那漢人郎中道：「回皇上：川馬、滇馬耐勞負重，很有長力，行走山道果然是好的。但平地上衝鋒陷陣，遠遠及不上口馬跟西域馬。因此軍中是不用川馬、滇馬的。」康熙向韋小寶望了一眼，問那郎中：「咱們有多少川馬、滇馬？」那郎中道：「回皇上：四川和雲南駐防軍中，川馬、滇馬不少，別地方就很少了。湖南駐防軍中有五百多匹。」康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出去罷。」

他不欲向臣下洩露布置攻滇的用意，待四名郎中退出後，向韋小寶道：「虧得你提醒。明日就得下旨，要四川總督急速採辦川馬。這件事可須做得十分隱秘才好。」

韋小寶忽然嘻嘻一笑，神色甚是得意。康熙問道：「怎麼啦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吳額駙有一批滇馬，剛從雲南運來的，他誇口說這些馬長力極好。奴才不信，約好了要跟他賽上一賽。滇馬是不是真的有長力，待會兒賽過就知道了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那你得跟他好好賽一賽，怎生賽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們說好了一共賽十場，勝了六場的就算贏。」康熙道：「只賽十場，未必真能知道滇馬的好處。你知道他有多少滇馬運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看他馬廄之中，總有五六十匹，都是新運到的。」康熙道：「那你就跟他賽五六十場好了，要鬥長路，最好是去西山，跑山路。」見韋小寶臉色有點古怪，便道：「他媽的，沒出息，倘若輸了，采金我給你出好了。」

韋小寶不便直告皇帝，已在吳應熊馬廄中做下了手腳，這場比賽自己已贏了九成九，但一賽下來，皇帝如以為滇馬不中用，將來行軍打仗，只怕誤了大事，微笑道：「那倒不是為了采金……」

康熙忽然「咦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滇馬有長力，吳應熊這小子，運這一大批滇馬到北京來幹甚麼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他定是想出風頭，誇他雲南的馬好。」康熙皺起了眉頭，說道：「不對！這……這小子想逃跑。」韋小寶尚未明白，奇道：「逃跑？」

康熙道：「是了！」大聲叫道：「來人哪！」吩咐太監：「立即傳旨，閉緊九門，誰也不許出城，再傳額駙吳應熊入宮見朕。」幾名太監答應了出去傳旨。

韋小寶臉上微微變色，道：「皇上，你說吳應熊這小子如此大膽，竟要逃跑？」康熙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但願我所料不確，否則的話，立刻就得對吳三桂用兵，這時候咱們可還沒布置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沒布置好，吳三桂也未必便布置好了。」康熙臉上深有憂色，道：「不是的。吳三桂還沒到雲南，就已在招兵買馬，起心造反了。他已搞了十幾年，我卻是這一兩年才著手大舉部署。」

韋小寶只有出言安慰：「不過皇上英明智慧，部署一年，抵得吳三桂部署二十年。」

康熙提起腳來，向他虛踢一腳，笑道：「我踢你一腳，抵得吳三桂那老小子踢上你二十腳。他媽的，小桂子，你可別看輕了吳三桂，這老小子很會用兵打仗，李自成這麼厲害，都叫他打垮了。朝廷之中，沒一個將軍是他對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以多為勝，皇上派十個將軍出去，十個打他媽的一個。」康熙道：「那也得有個能幹的大元帥才成。我手下要是有個徐達、常遇春，或者是個沐英，就不用擔憂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御駕親征，勝過了徐達、常遇春、沐英。當年明太祖打陳友諒，他也是御駕親征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拍馬屁容易，說甚麼鳥生魚湯，英明智慧。真的英明，第一就得有自知之明。行軍打仗，非同小可。我從來沒打過仗，怎能是吳三桂的對手？幾十萬兵馬，一個指揮失當，不免一敗塗地。前明土木堡之變，皇帝信了太監王振的話，御駕親征，幾十萬大軍，都叫這太監給胡裏胡塗的搞得全軍覆沒，連皇帝也給敵人捉了去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皇上，奴才這太監可是假的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就算你這太監是真的，我又不是前明英宗那樣的昏君，會讓你胡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！皇上神機妙算，非同小可，戲文中是說得有的，叫做……叫做甚麼甚麼之中，甚麼千里之外。」康熙笑道：「這句句子太難，不教你了。」

說了一會話，太監來報，九門提督已奉旨閉城。康熙正稍覺放心，另一名太監接著來奏：「額駙出城打獵未歸，城門已閉，不能出城宣召。」

康熙在桌上一拍，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果然走了！」問道：「建寧公主呢？」那太監道：「回皇上：公主殿下還在宮裏。」康熙恨恨的道：「這小子，竟沒半點夫妻情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奴才這就去追那小子回來。他說好今兒要跟奴才賽馬，忽然出城打獵，的確路道不對。」康熙問那太監：「額駙幾時出城去的？」那太監：「回皇上：奴才去額駙府宣旨，額駙府的總管說道，今兒一清早，額駙就出城打獵去了。」康熙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小子定是今早得到尚可喜、耿精忠奉旨撤藩的訊息，料知他老子立時要造反，便趕快開溜。」轉頭對韋小寶道：「他已走了六七個時辰，追不上啦。他從雲南運來幾十匹滇馬，就是要一路換馬，逃回昆明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皇上當真料事如神，一聽到他運來大批滇馬，就料到他要逃走。」眼見康熙臉色不佳，不敢亂拍馬屁，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皇上望安，奴才或許有法子抓這小子回來。」康熙道：「你有甚麼法子？胡說八道！倘若滇馬真有長力，他離北京一遠，喬裝改扮，再也追不上了。」

韋小寶不知馬伕頭兒是否已給吳應熊那批滇馬吃了巴豆，不敢在皇帝面前誇下海口，說道：「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。奴才這就去追追看，真的追不上，那也沒法子。」

康熙點頭道：「好！」提筆迅速寫了一道上諭，蓋上玉璽，命九門提督開城門放韋小寶出去，說道：「你多帶驍騎營軍士，吳應熊倘若拒捕，就動手打好了。」將調兵的金符交了給他。韋小寶道：「得令！」接了上諭，便向宮外飛奔出去。

公主正在宮門相候，見他快步奔出，叫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幹甚麼？」韋小寶叫道：「乖乖不得了，你老公逃了。」竟不停留，反而奔得更快。公主罵道：「死太監，沒規沒矩的，快給我站住。」韋小寶叫道：「我給公主捉老公去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披星戴月，馬不停蹄……」胡言亂語，早就去得遠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來到宮外，跨上了馬，疾馳回府，只見趙良棟陪著張勇等三將在花廳喝酒，立即轉身，召來幾十名親兵，喝令將張勇等三將拿下。眾親兵當下將三將綁了。

張勇凜然道：「請問都統大人，小將等犯了甚麼罪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有上諭在此，沒空跟你多說話。」說著將手中上諭一揚，一連串的下令：「調驍騎營軍士一千人，御前侍衛五十人，立即來府前聽令。預備馬匹。」親兵接令去了。

韋小寶對趙良棟道：「趙總兵，吳應熊那小子逃走了。吳三桂要起兵造反。咱們趕快出城去追。」趙良棟叫道：「這小子好大膽，卑職聽由差遣。」張勇、王進寶、孫思克三人大吃一驚，面面相覷。韋小寶對親兵道：「好好看守這三人。趙總兵，咱們走。」

張勇叫道：「韋都統，我們是西涼人，做的是大清的官，從來不是平西王的嫡系。我們三個以前在甘肅當武官，後來調到雲南當差，一直受吳三桂排擠。他調卑職三人離開雲南，就是明知我們三人不肯附逆，怕壞了他的大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怎知你這話是真是假？」孫思克道：「吳三桂去年要殺我的頭，全憑張提督力保，卑職才保住了腦袋。我心中恨這老混蛋入骨。」張勇道：「卑職三人如跟吳應熊同謀，怎不一起逃走？」

韋小寶心想這句話倒也不錯，沉吟道：「好，你們是不是跟吳三桂一路，回頭再細細審問。趙總兵，追人要緊，咱們走罷。」張勇道：「都統大人，王副將善於察看馬跡，滇馬的蹄形，他一看便知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這本事挺有用處。不過帶了你們去，路上倘若搗起蛋來，老子可上了你們大當。」

孫思克朗聲道：「都統大人，你把小將綁在這裏，帶了張提督和王副將去追。他二人倘若有甚異動，你回來一刀把小將殺了便是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倒挺有義氣。這件事我有些拿不定主意。來來來，張提督，我跟你擲三把骰子，要是你贏，就聽你的，倘若我贏，只好借三位的腦袋使使。」也不等張勇有何言語，當即大聲叫道：「來人哪，拿骰子來！」

王進寶道：「小將身邊有骰子，你鬆了我綁，小將跟你賭便是。」

韋小寶大奇，吩咐親兵鬆了他綁縛。王進寶伸手入袋，果然摸了三枚骰子出來，刷喇喇一把擲在桌上，手法甚是熟練。韋小寶問：「你身邊怎地帶著骰子？」王進寶道：「小將生平最愛賭博，骰子是隨身帶的。要是沒人對賭，左手便同右手賭。」韋小寶更是興味盎然，問道：「自己的左手跟右手賭，輸贏怎生算法？」王進寶道：「左手輸了，右手便打左臂一拳；右手輸了，左手打右臂一拳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連說：「有趣，有趣。」又道：「老兄跟我志同道合，定是好人。來，把這兩位將軍也都放了。王副將，我跟你擲三把，不論是輸是贏，你們都跟我去追吳應熊。若是我贏，剛才得罪了三位這件事，就此抵過。如果是你贏，我向三位磕頭陪罪。」張勇等三人哈哈大笑，都說：「這個可不敢當。」

韋小寶拿起骰子，正待要擲，親兵進來稟報，驍騎營軍士和御前侍衛都已聚集，在府外候令。韋小寶收起骰子，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咱們追人要緊。四位將軍，這就去罷！」帶了張勇、趙良棟等四人，點齊驍騎營軍士和御前侍衛，向南出城追趕。

王進寶在前帶路，追了數里，下馬瞧了瞧路上馬蹄印，說道：「都統大人，奇怪得很，這一行折而向東去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倒怪了，他逃回雲南，該當向南去才是。好，大夥兒向東。」趙良棟心下起疑：「向東逃去，太沒道理。莫非王進寶這小子故意引我們走上錯路，好讓吳應熊逃走。」說道：「都統大人，可否由小將另帶一路人馬向南追趕？」

韋小寶向王進寶瞧了眼，見他臉有怒色，便道：「不用了，大夥兒由王副將帶路好了。滇馬是他養的，他不會認錯。」吩咐親兵，取兵刃由張勇等三人挑選。

張勇拿了一桿大刀，說道：「都統大人年紀雖輕，這胸懷可是了不起。我們是從雲南來的軍官，吳三桂造反，都統大人居然對我們推心置腹，毫不起疑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不用誇獎。我這是押寶，所有銀子，都押在一門。贏就大贏，既抓到吳應熊，又交了你們三位好朋友。輸就大輸，至不濟給你老兄一刀砍了。」

張勇大喜，說道：「我們西涼的好男兒，最愛結交英雄好漢。承蒙韋都統瞧得起，姓張的這一輩子給你賣命。」說著投刀於地，向韋小寶拜了下去。王進寶和孫思克跟著拜倒。

韋小寶跳下馬來，在大路上跪倒還禮。

四人跪拜了站起身來，相對哈哈大笑。韋小寶道：「趙總兵，你也請過來，大夥兒拜上一拜，今後就如結成了兄弟一般，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。」趙良棟道：「我可信不過這個王副將，等他抓到了吳應熊，我再跟他拜把子。」王進寶怒道：「我官階雖低，卻也是條好漢子，希罕跟你拜把子嗎？」說著一躍上馬，疾馳向前，追蹤而去。

向東馳出十餘里，王進寶跳下馬來，察看路上蹄印和馬糞，皺眉道：「奇怪，奇怪。」張勇忙問：「怎麼啦？」王進寶道：「馬糞是稀爛的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這不像是咱們滇馬的馬糞。」韋小寶一聽大喜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就是了，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，這的的確確是吳應熊的馬隊。」王進寶沉吟道：「蹄印是不錯的，就是馬糞太過奇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奇怪，不奇怪！滇馬到了北京，水土不服，一定要拉爛屎，總得拉上七八天才好。只要馬糞是稀爛的，那定是滇馬。」

王進寶向他瞧了一眼，見他臉色詭異，似笑非笑，不由得將信將疑，繼續向前追蹤。

又奔了一陣，見馬跡折向東南。張勇道：「都統大人，吳應熊要逃到天津衛，從塘沽出海。他在海邊定是預備了船隻，從海道去廣西，再轉雲南，以免路上給官軍截攔了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對！從北京到昆明，十萬八千里路程，隨時隨刻會給官兵攔住，還是從海道去平安得多。」張勇道：「咱們可得更加快追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張勇道：「從京城到海邊，只不過幾百里路，他不必體恤馬力，儘可拚命快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張大哥料事如神，果然是大將之才。」張勇聽他改口稱呼自己為「大哥」，心下更喜。

韋小寶回頭傳令，命一隊驍騎營加急奔馳，去塘沽口水師傳令，封鎖海口，所有船隻不許出海。一名佐領接了將令，領兵去了。

過不多時，只見道旁倒斃了兩匹馬匹，正是滇馬。張勇喜道：「都統大人，王副將追的路徑果然不錯。」王進寶卻愁眉苦臉，神色甚是煩惱。韋小寶道：「王三哥，你為甚麼不開心？」王進寶心想：「我又不是行三，怎麼叫我三哥？」說道：「小將養的這些滇馬，每一匹都是千中挑一的良駒，怎地又拉稀屎，又倒斃在路？就算吳應熊拚命催趕，馬匹也不會如此不濟！唉，真可惜，真可惜！」

韋小寶知他愛馬，更不敢提偷餵巴豆之事，說道：「吳應熊這小子只管逃命，累死了好馬，枉費了王三哥一片心血，他媽的，這小子不是人養的。」王進寶道：「都統大人怎地叫小將王三哥，這可不敢當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張大哥、趙二哥、王三哥、孫四哥，我瞧那一位的鬍子花白些，便算他年紀大些。」王進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吳三桂一家人，沒一個是好種。當兵的不愛馬，總是沒好下場。」說著唉聲嘆氣。

行不數里，又見三匹馬倒斃道旁，越走死馬越多。張勇忽道：「都統大人，吳應熊的馬吃壞了東西，跑不動了。可是防他下馬逃入鄉村躲避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張大哥甚麼事都料早了一著，兄弟佩服之極。」當即傳令驍騎營，分開了包抄上去。

果然追不數里，北邊一隊驍騎營大聲歡叫：「抓住了吳應熊啦！」

韋小寶等大喜，循聲趕去，遠遠望見大路旁的麥田之中，數百名驍騎營軍士圍成一圈。這一帶昨天剛下了雨，麥田中一片泥濘。韋小寶等縱馬馳近，眾軍士已押著滿身泥污的幾人過來。當先一人正是吳應熊，只是身穿市井之徒服色，那還像是雍容華貴的金馬玉堂人物？

韋小寶跳下馬來，向他請了個安，笑道：「額駙爺，你扮戲文玩兒嗎？皇上忽然心血來潮，要想聽戲，吩咐小的來傳。你這就去演給皇上看，那可挺合式。哈哈，你扮的是個叫化兒，這可不是『金玉奴棒打薄情郎』中的莫稽麼？」

吳應熊早已驚得全身發抖，聽著韋小寶調侃，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興高采烈，押著吳應熊回京，來到皇宮時已是次日午間。康熙已先得到御前侍衛飛馬報知，立即傳見。韋小寶泥塵滿臉，故意不加抹拭。

康熙一見，自然覺得此人忠心辦事，勞苦功高之極，伸手拍他肩頭，笑問：「他媽的，小桂子，你到底有甚麼本事，居然將吳應熊抓了回來？」

韋小寶不再隱瞞，說了毒馬的詭計，笑道：「奴才本來只盼贏他一萬兩銀子，教他不敢誇口，同時奴才有錢花用，給皇上差去辦事的時候，也不用貪污了。那知道皇上洪福齊天，奴才胡鬧一番，居然也令吳三桂的奸計不能得逞。可見這老小子如要造反，準敗無疑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也覺這件事冥冥中似有天意，自己福氣著實不小，笑道：「我是有福的天子，你是福將，這就下去休息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吳應熊這小子已交御前侍衛看管，聽由聖意處分。」康熙沉吟道：「咱們暫且不動聲色，仍然放他回額駙府去，且看吳三桂有何動靜。最好他得知兒子給抓了回來，我又不殺他，就此感恩，不再造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寬宏大量，鳥生魚湯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派一隊驍騎營，前後把守額駙府門，有人出入，仔細盤查。他府裏的騾馬都拉了出來，一匹不留。」他說一句，韋小寶答應一句。康熙道：「這次的有功人員，你開單奏上，各有升賞，連那放巴豆的馬伕頭兒，也賞他個小官兒做做，哈哈。」

韋小寶跪下謝恩，將張勇、趙良棟、王進寶、孫思克四人的名字說了，又道：「張勇等三將是雲南的將領，但也明白效忠皇上，出力去抓吳應熊，可見吳三桂如想造反，他軍下將官必定紛紛投降。」康熙道：「張勇和那兩員副將不肯附逆，那好得很。張勇本來是甘肅的提督，另外兩員副將多半也不是吳三桂的舊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聖明。」

韋小寶出得宮來，親將吳應熊押回額駙府，說道：「駙馬爺，我在皇上面前替你說了不少好話，才保住了你這顆腦袋。你下次再逃，可連我的腦袋也不保了。」吳應熊連聲稱謝，心中不住咒罵，只是數十匹好馬如何在道上接連倒斃，以致功敗垂成，這道理卻始終不懂。

數日後朝旨下來，對韋小寶、張勇等獎勉一番，各升了一級。康熙不欲張揚其事，以致激得吳三桂生變，因此上諭中含糊其事，只說各人辦事得力。

吳應熊這麼一逃，康熙料知吳三桂造反已迫在眉睫，總算將吳應熊抓了回來，使他心有所忌，或能將造反之事緩得一緩。康熙這些日子來調兵遣將，造炮買馬，十分忙碌，只是庫房中銀兩頗有不足，倘若三藩齊反，再加上台灣、蒙古、西藏三地，同時要對付六處兵馬，那時軍費花用如流水一般，支付著實不易，只要能緩得一日，便多了一天來籌餉備糧。

康熙心想多虧韋小寶破了神龍島，又籠絡了羅剎國，神龍島那也罷了，羅剎國卻實是大敵，此人不學無術，卻是一員福將，於是下了上諭，著他前赴揚州建造忠烈祠，暗中囑咐，南下時繞道河南，剿滅王屋山司徒伯雷的匪幫，除了近在肘腋的心腹之患。韋小寶奏請張勇等四將撥歸麾下，康熙自即准奏。

這日韋小寶帶同張勇等四將正要起行，忽然施琅、黃甫以及天地會的徐天川、風際中等一齊來到。相見之下，盡皆歡喜。原來韋小寶中了洪教主的美人計被擒，施琅等倒不是不敢回來，卻是每日裏乘坐艦隻，在各處海島尋覓，盼能相救。徐天川等更分赴遼東、直隸、山東三省沿海陸上尋訪，直到接到韋小寶從京裏發出的訊息，這才回京相會。

韋小寶自然不說遭擒的醜事，胡言亂語的掩飾一番。施琅等心中不信，卻也不敢多問。韋小寶又去奏明皇帝，說了施琅等人的功績，各人俱有封賞。徐天川等天地會兄弟不受清廷官祿，韋小寶自也不提。眾人在北京大宴一日，次日一齊起程。

※※※

不一日來到王屋山下，韋小寶悄悄對天地會兄弟說知，要去剿滅司徒伯雷。眾人都吃了一驚。李力世道：「韋香主，這件事卻幹不得。司徒伯雷志在興復明室，是一位大大的英雄好漢。咱們如去把王屋山挑了，那可是為韃子出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瞧司徒老兒那些徒兒，果然很有英雄氣概。可是我奉了聖旨來剿王屋山，這件事倒為難了。」

玄貞道人道：「韋香主在朝廷的官越做越大，只怕有些不妥。依我說，咱們跟司徒伯雷聯手，這就反了罷。」祁彪清搖頭道：「咱們第一步是借韃子之手，對付吳三桂這大漢奸。韋香主如在這時候造反，說不定韃子皇帝又去跟吳三桂聯成一氣，那可功虧一簣了。」韋小寶原不想對康熙造反，一聽這話，忙道：「對，對！咱們須得幹掉吳三桂再說，那是第一等大事。司徒伯雷只不過幾百人聚在王屋山，小事一件，不可因小失大。」

徐天川道：「眼前之事，是如何向韃子皇帝搪塞交代。再說，韃子皇帝有心在揚州為史閣部建忠烈祠，這件事，咱們也不能把他弄糟了。」史可法赤膽忠心，為國殉難，天下英雄豪傑無不欽佩。天地會群雄聽徐天川一說，都點頭稱是。至於如何向皇帝交代敷衍，誰也及不上韋小寶的本事了，眾人都眼望他，聽由他自己出主意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既然王屋山打不得，咱們就送個信給司徒老兄，請他老哥避開了罷。」眾人沉吟半晌，均覺還是這條計策可行。韋小寶想起那日擲骰子賭命，王屋派那小姑娘曾柔瓜子臉兒、大大的眼睛，甚是秀美可愛，心想：「我跟司徒老兒又沒交情，要送人情，還不如送了給曾姑娘。」

正在此時，張勇和趙良棟分別遣人來報，已將王屋山團團圍住，四下通路俱已堵死。原來韋小寶一入河南省境，便將圍剿王屋山的上諭悄悄跟張勇、趙良棟等四將說了。四將不動聲色，分別帶領人馬，把守了王屋山下各處通道要地，只待接令攻山。

四將跟隨韋小寶後，只憑擒拿吳應熊這樣輕而易舉的一件差事，便各升官，都很感激，只盼這次出力立功，在各處通道上遍掘陷坑，佈滿絆馬索。弓箭手、鉤鐮槍手守住了四面八方，要將山上人眾個個擒拿活捉，不讓走脫了一個。四將均想：「五千多名官兵，攻打山上千來名土匪，勝了有甚麼希奇？只有不讓一人漏網，才算有點兒小小功勞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將司徒伯雷他們一古腦兒捉了，也不是甚麼大功，天地會眾兄弟又極不贊成。江湖上好漢，義氣為重，可不能得罪了朋友。」正自尋思如何向曾柔送信、放走王屋派眾師徒，忽聽得東面鼓聲響動，眾軍士喊聲大作。跟著哨探來報，山上有人衝殺下來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三軍之前，可不能下令放人，只有捉住了再說，慢慢設法釋放便是。」傳令：「個個要捉活的，一人都不許殺傷。」親兵傳令出去。韋小寶又加以一句：「尤其是女的，更加不可傷了。」一瞥眼見到徐天川、錢老本等人的神色，不禁臉上微微一紅，心道：「你們放心，這次不會再像神龍島那樣，中美人計被擒了。」

他帶了天地會群雄，走向東首山道邊觀戰，只見半山裏百餘人眾疾衝而下。官兵得了主帥將令，不敢放箭，只湧上阻攔，但聽得吆喝之聲此伏彼起，衝下來的人一個個落入陷坑，被鉤鐮槍手鉤起捉了。韋小寶想看曾柔是不是也拿住了，但隔得遠了，瞧不清楚。

忽見一人縱躍如飛，從一株大樹躍向另一株大樹，竄下山來。官兵上前攔阻，那人矯捷之極，竟然阻他不住。玄貞道人讚道：「好身手！」

這人漸奔漸近，眼見再衝得數十丈便到山腳。錢老本道：「這人武功如此了得，莫非就是司徒伯雷麼？」徐天川道：「除了司徒老英雄，只怕旁人也無這等……」一言未畢，孫思克突然叫道：「這人好像是吳三桂的衛士。」說話之間，那人又已竄近了數丈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先抓住他再說！」天地會群雄紛向那人圍了上去。

那人手舞鋼刀，每一揮動，便砍翻了一名軍士。孫思克挺著長槍迎上，看清楚了面貌，叫道：「巴朗星，你在這裏幹甚麼？」這人正是吳三桂身邊的親信衛士巴朗星。他大聲叫道：「我奉平西親王將令，為朝廷除害，殺了反賊司徒伯雷。你們為甚麼阻我？」

徐天川等一聽，都大吃一驚，只見他腰間懸著一顆血肉模糊的頭顱，也不知是不是司徒伯雷。眾人一擁而上，團團圍住。

孫思克道：「韋都統在此，放下兵刃，上去參見，聽由都統大人發落。」

巴朗星道：「好！」將刀插入刀鞘，快步向韋小寶走去，大聲道：「參見都統大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在這裏……」巴朗星突然一躍而起，雙手分抓韋小寶的面門胸口。

韋小寶大叫：「啊喲！我的媽！」轉身便逃。巴朗星武功精強，嗤的一聲，左手已扯下了他背上一片衣衫，右手往他頭頂抓落，突覺右側一足踢到，來勢極快。巴朗星側身避開，那人跟著迎面一掌，正是風際中。巴朗星舉掌擋格，身子一幌，突覺後腰一緊，已被徐天川抱住。錢老本伸指戳在他胸口，巴朗星哼了一聲。風際中左腿橫掃，巴朗星站立不定，倒了下去。錢老本將他牢牢按住，親兵過來綁了，推到韋小寶跟前。

巴朗星大聲道：「平西王大兵日內就到，那時叫你們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，識時務的，這就快快投降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平西王起兵了嗎？我倒不知道啊。他老人家身體好罷？」巴朗星見他神態和善，一時不明他用意，說道：「欽差大臣，你到過昆明，平西王也很看重你。你是聰明人，幹麼做韃子的奴才？還是早早歸順平西王罷。」徐天川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，喝道：「吳三桂這大漢奸卑鄙無恥，你做他的奴才，更加無恥。」

巴朗星大怒，轉頭一口唾沫，向徐天川吐去。徐天川側身避過，這口唾沫吐中一名親兵的臉。韋小寶道：「巴老兄，有話好說，不必生氣。你要我歸降平西王，也不是不好商量。你到王屋山來貴幹啊？」巴朗星道：「跟你說了也不打緊，反正司徒伯雷我已殺了。」說著向掛在腰間的首級瞧了一眼。韋小寶道：「平西王為甚麼要殺他？」巴朗星道：「你跟我去見平西王，他老人家自然會跟你說。」

徐天川等人大怒，拔拳要打。韋小寶使眼色制住，命親兵將巴朗星推入營中盤問。豈知這人十分倔強，對吳三桂又極忠心，只是勸韋小寶投降，此外不肯吐露半句。一搜他身邊，搜出一封蓋了朱紅大印的文書來。韋小寶命人一讀，原來是吳三桂所寫的偽詔，封司徒伯雷為「開國將軍」，問他這文書的來歷，巴朗星瞪目不答。韋小寶眼見問不出甚麼，吩咐押了下去，將擒來的餘人拷打喝問，終於有人吃打不過，說了出來。

原來吳三桂部署日內起兵造反，派了親信巴朗星帶了一小隊手下，去見舊部司徒伯雷，要他響應，囑咐巴朗星，司徒伯雷倘若奉令，再好不過，否則就將他殺了，以防走漏密謀。司徒伯雷聽說要起兵反清，十分喜歡，立即答應共襄義舉，可是一問詳情，才知吳三桂不是要興復明室，而是自己要做皇帝，這「開國將軍」的封號，更說得再也明白不過。司徒伯雷不肯接奉偽詔，要巴朗星回去告知吳三桂，倘若擁戴明帝後代，他決為前驅，萬死不辭。但吳三桂當年殺害桂王，現下自己再想做皇帝，天下忠於明朝的志士決計不肯歸附。

巴朗星勸了幾句，司徒伯雷拍案大罵，說吳三桂斷送漢家江山，萬惡不赦，倘若改過自新，尚可將功贖罪，否則定當食其肉而寢其皮。巴朗星便不再說，當晚乘著司徒伯雷不備，突然將他刺死，割了他首級，率領同黨逃下山來。王屋派眾弟子出乎不意，追趕不及。不料官兵正在這時圍山，吳三桂的部屬一網遭擒。巴朗星突向韋小寶襲擊，用意是要擒住主帥，作為要挾，以便脫逃。

韋小寶問明詳情，召集天地會群雄密議。李力世道：「韋香主，司徒老英雄忠肝義膽，不幸喪命奸人之手，咱們可得好好給他收殮才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在此。」於是將心中的計議說了。眾人一齊鼓掌稱善，當下分頭預備。

這日官兵並不攻山。王屋派人眾亦因首領被戕，亂成一團，只嚴守山口。

※※※

次日一早，韋小寶率領了天地會群雄及一隊驍騎營官兵，帶備各物，來到半山，命官兵駐紮待命，自行與徐天川等及親兵上山。

行出里許，只見十餘名王屋派弟子手執兵刃，攔在當路。徐天川單身上前，雙手呈上一張素帖，帖上寫的是：「晚生韋小寶，率同李力世、祁彪清、玄貞道人、風際中、樊綱、錢老本、高彥超等，謹來司徒老英雄靈前致祭。」王屋派弟子見來人似無敵意，後面有人抬了一具棺材，又有香燭、紙錢等物，不禁大為奇怪，說道：「各位稍待，在下上去稟報。」當下一人飛奔上山，餘人仍嚴密守住山路。韋小寶等退開數十步，坐在山石上休息。

過不多時，山上走下數十人來，當先一人正是昔日會過的司徒鶴。他是司徒伯雷之子，山上首領逝世，王屋派就由他當家作主了。韋小寶一雙眼骨溜溜只是瞧他身後，只見一個姑娘身形苗條，頭戴白花，正是曾柔，不由得心中一陣歡喜。

司徒鶴朗聲道：「各位來到敝處，有甚麼用意？」說著手按腰間劍柄。錢老本上前抱拳說道：「敝上韋君，得悉司徒老英雄不幸為奸人所害，甚是痛悼，率領在下等人，前來到老英雄靈前致祭。」司徒鶴遠遠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他是韃子朝廷的官員，率領官兵圍山，定然不懷好意。你們想使奸計，我們可不上你這個當。」

錢老本道：「請問殺害司徒老英雄的兇手是誰？」司徒鶴咬牙切齒的道：「是吳三桂的衛士巴朗星，還有他手下的一批惡賊。」錢老本點頭道：「司徒少俠不信敝上的好意，這也難怪。我們先把祭品呈上。」回頭叫道：「帶上來！」

兩名親兵推著一人緩緩上來。這人手上腳上都鎖了鐵鍊，頭上用一塊黑布罩住。王屋派眾弟子都大為奇怪，不知對方搗甚麼鬼。那人走到錢老本身後，親兵便拉住了鐵鍊，不讓他再走。錢老本道：「司徒少俠請看！」一伸手，拉開那人頭上罩著的黑布，只見那人橫眉怒目，正是巴朗星。

王屋派眾弟子一見，紛紛怒喝：「是這奸賊！快把他殺了！」嗆啷啷聲響，各人挺起兵刃，便要將巴朗星亂劍分屍。

司徒鶴雙手一攔，阻住各人，說道：「且慢！」抱拳向錢老本問道：「閣下拿得奸人，不知要如何處置？」錢老本道：「敝上對司徒老英雄素來敬仰，那日和司徒少俠又有一面之緣，今日拿到這行兇奸人，連同他所帶的一眾惡賊，盡數要在司徒老英雄靈前千刀萬剮，以慰老英雄在天之靈。」司徒鶴一怔，暗想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事？側頭瞧著巴朗星，心中將信將疑，尋思：「韃子狡獪，定有奸計。」

巴朗星突然破口大罵：「操你奶奶，你看老子個鳥，你那老傢伙都給老子殺了……」

錢老本右手一掌擊在他後心，左足飛起，踢在他臀上。巴朗星手足被縛，難以避讓，身子向前直跌，摔在司徒鶴身邊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錢老本道：「這是敝上的一件小小禮物，這奸人全憑閣下處置。」回頭叫道：「都帶上來。」一隊親兵押著百餘名身繫銬鐐的犯人過來，每人頭上都罩著黑布。黑布揭去，露出面目，盡是巴朗星的部屬。錢老本道：「請司徒少俠一併帶去罷。」

到此地步，司徒鶴更無懷疑，向著韋小寶遙遙一躬到地，說道：「尊駕盛情，敝派感激莫名。」尋思：「他放給我們這樣一個大交情，不知想要我們幹甚麼，難道要我們投降韃子嗎？這可萬萬不能。」

韋小寶快步上前還禮，說道：「那天跟司徒兄、曾姑娘賭了一把骰子，一直記在心裏，只想那一天再來玩一手。」指著身後那具棺木，說道：「司徒老英雄的遺體，便在這棺木之中，便請抬上山去，縫在身軀之上安葬罷。」

司徒伯雷身首異處，首級給巴朗星帶了下山，王屋派眾弟子無不悲憤已極。司徒鶴仍恐有詐，走近棺木，見棺蓋並未上榫，揭開一看，果見父親的首級赫然在內，不由得大慟，拜伏在地，放聲大哭。其餘弟子見他如此，一齊跪倒哀哭。

司徒鶴站起身來，叫過四名師弟，抬了棺木上山，對韋小寶道：「便請尊駕赴先父靈前上一炷香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自當去向老英雄靈前磕頭。」命眾親兵在山口等候，只帶了雙兒和天地會兄弟，隨著司徒鶴上山。

韋小寶走到曾柔身邊，低聲道：「曾姑娘，你好！」曾柔臉上淚痕未乾，一雙眼哭得紅紅地，更顯得楚楚可憐，抬起頭來，抽抽噎噎的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花差……花差將軍？」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你記得我名字？」曾柔低頭嗯了一聲，臉上微微一紅。

她臉上這麼一紅，韋小寶心中登時一蕩：「她為甚麼見了我要臉紅？男人笑瞇瞇，不是好東西，女人面孔紅，心裏想老公。莫非她想我做她老公？不知我給她的骰子還在不在？」低聲問道：「曾姑娘，上次我給你的東西，你還收著嗎？」曾柔臉上又是一紅，轉開了頭，問道：「甚麼東西？我忘啦？」韋小寶好生失望，嘆了口氣。曾柔回過頭來，輕輕一笑，低聲道：「彆十！」韋小寶大喜，不由得心癢難搔，低聲道：「我是彆十，你是至尊！」曾柔不再理他，快步向前，走到司徒鶴身畔。

那王屋山四面如削，形若王者車蓋，以此得名，絕頂處稱為天壇，東有日精峰，西有月華峰。一行人隨著司徒鶴來到天壇以北的王母洞。一路上蒼松翠柏，山景清幽。王屋山於道書中稱「清虛小有洞天」，天下三十六洞天中名列第一，相傳為黃帝會王母之處。王屋派人眾聚居於王母洞及附近各洞之中，冬暖夏涼，勝於屋宇。

司徒伯雷的靈位設在王母洞中。弟子將首級和身子縫上入殮。

韋小寶率領天地會眾兄弟在靈前上香致祭，跪下磕頭，心想：「要討好曾姑娘，須得越悲哀越好。」裝假哭原是他的拿手好戲，想起在宮中數次給老婊子毆擊的慘酷、為洪教主所擒後的驚險、一再被方怡欺騙的倒霉、阿珂只愛鄭克塽的無可奈何，不由得悲從中來，放聲大哭。初哭時尚頗勉強，這一哭開頭，便即順理成章，越哭越是悲切，大聲道：「司徒老英雄，晚輩久聞你是一位忠臣義士，大大的英雄好漢。當年見到你公子的劍法，更知你武功了得，只盼能拜在你的門下，做個徒子徒孫，學幾招武功，也好在江湖上揚眉吐氣。那知道你老人家為奸人所害，嗚嗚……嗚嗚……真叫人傷心之極了。」

司徒鶴、曾柔等本已傷心欲絕，聽他這麼一哭，登時王母洞中哭聲震天，哀號動地。徐天川、錢老本等本來不想哭的，也不禁為眾人悲戚所感，洒了幾滴眼淚。

韋小寶搥胸頓足，大哭不休，反是王屋派弟子不住勸慰，這才收淚。他將巴朗星拉了過來，取過一柄鋼刀，交在司徒鶴手裏，說道：「司徒少俠，你殺了這奸賊，為令尊報仇。」

司徒鶴一刀割下巴朗星的首級，放在供桌上。王屋派弟子齊向韋小寶拜謝大恩。

本來韋小寶小小年紀，原也想不出這個收買人心的計策，那是他從「臥龍弔孝」這齣戲中學來的。周瑜給諸葛亮氣死後，諸葛亮親往柴桑口致祭，哭拜盡哀，引得東吳諸將人人感懷。幸好戲中諸葛亮所唸的祭文太長，辭句又太古雅，韋小寶一句也記不得，否則在王屋山上依樣葫蘆的唸了出來，可就立時露出狐狸尾巴了。

這麼一來，王屋派諸人自然對他感恩戴德，何況當日韋小寶將司徒鶴等擒住之後，贈銀釋放，賣過一番大大的交情。但他是清廷貴官，何以如此，眾人始終不解。錢老本將司徒鶴叫在一旁，說明自己一夥人乃天地會青木堂兄弟。但韋小寶在朝廷為官，他的身份卻不能吐露，只怕一有洩漏，壞了大事，只含糊其辭，說他為人極有義氣，「身在曹營心在漢」，眾兄弟都當他是好朋友。司徒鶴一聽之下，恍然大悟，更連連稱謝，其時語出至誠，比之適才心中疑慮未釋，又是不同了。

跟著談起王屋派今後出處，司徒鶴說派中新遭大喪，又逢官兵圍山，也沒想過這回事。錢老本微露招攬之意。天地會在江湖上威名極盛，隱為當世反清復明的領袖，王屋派向來敬慕，又是志同道合。司徒鶴一聽大喜，便與派中耆宿及諸師兄弟商議，人人贊同。他當即向錢老本請求加盟。錢老本這時才對他明言，韋小寶實是青木堂的香主。

當日下午，天地會青木堂在王母洞中大開香堂，接納王屋派諸人入會。眾人拜過香主，便都是韋小寶的部屬了。他心中喜歡，飲過結盟酒後，便想開賭，和新舊兄弟大賭一場。李力世、錢老本等連忙勸阻，說道興高采烈的賭錢，未免對剛逝世的司徒伯雷不敬。

韋小寶賭不成錢，有些掃興，問起王屋派的善後事宜。李力世道：「王屋山在山西、河南兩省交界，不屬咱們青木堂管轄。按照本會規矩，越界收兄弟入會，是不妨的，但各堂兄弟不能越界辦事，最好司徒兄弟各位移去直隸省居住。」錢老本道：「韃子皇帝差韋香主來攻打王屋山，司徒兄弟各位今後不在王屋山了，韋香主就易於上報。」司徒鶴道：「正是，小弟謹遵各位大哥吩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司徒大哥，現下我們要去揚州，給史閣部起一座忠烈祠。這祠堂起好，大夥兒就去打吳三桂了。」

司徒鶴站起身來，大聲道：「韋香主去打吳三桂，屬下願為前鋒，率同師兄弟姊妹，跟吳三桂這惡賊拚個死活，為先父報仇雪恨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那再好也沒有了，各位這就隨我去揚州罷。只不過須得扮作韃子官兵，委屈了一些。」司徒鶴道：「為了打吳三桂，再大的委屈也是甘心。韋香主做得韃子官，我們自也做得韃子兵。何況李大哥、徐大哥各位，不也都扮作了韃子兵嗎？」

當晚眾人替司徒伯雷安葬後，收拾下山。會武功的男子隨著韋小寶前赴揚州。老弱婦孺則到保定府擇地安居，該處有天地會青木堂的分舵，自有人妥為照應。

韋小寶對張勇等言道：王屋山匪徒眼見大軍圍住，知道難以脫逃，經一番開導，大家一起歸降。他已予以招安，收編為官兵。張勇等齊向他慶賀，說道都統兵不血刃，平定了王屋山的悍匪，立下大功。韋小寶道：「這是四位將軍之功，若不是你們團團圍住，眾匪插翅難飛，他們也決計不肯投降。待兄弟申報朝廷，各有升賞。」四將大喜，知道兵部尚書明珠對他竭力奉承，只要是韋都統奏報的功勞，兵部一定從優敘議。

韋小寶初時擔心曾柔跟隨王屋派婦孺，前赴保定府安居，如指定要她同去揚州，可有些說不出口。待見她換上男裝，與司徒鶴等同行，心中說不出的歡喜。一路之上，他總想尋個機會，跟她親熱一番。可是曾柔和眾位師兄寸步不離，見到了他，只靦靦腆腆的微笑不語。韋小寶想要和她說句親熱話兒，始終不得其便，不由得心癢難搔。倘若他只是清軍主帥，早就假公濟私，調這小親兵入營侍候，但身為天地會香主，調戲會中婦女乃是厲禁，眾兄弟面上也不好看，只有乾咽饞涎，等候機會了。

# 第三九回 先生樂事行如櫛 小子浮蹤寄若萍

沿途官員迎送，賄賂從豐。韋小寶自然來者不拒，迤邐南下，行李日重。跟天地會兄弟們說起，說道我們敗壞韃子的吏治，賄賂收得越多，百姓越是抱怨，各地官員名聲不好，將來起兵造反，越易成功。徐天川等深以為然。

不一日來到揚州。兩江總督麻勒吉、江寧巡撫馬佑以下，布政使、按察使、學政、淮揚道、糧道、河工道、揚州府知府、江都縣知縣以及各級武官，早已得訊，迎出數里之外。

欽差行轅設在淮揚道道台衙門，韋小寶覺得太過拘束，只住得一晚，便對道台說要另搬地方。他想行轅所在，最妙不過便是在舊居麗春院中，欽賜衣錦榮歸，自是以回去故居最為風光。但欽差大臣將行轅設於妓院，畢竟說不過去，尋思當日在揚州之時，所懷抱的雄心大志，除了開幾家大妓院之外，便是將禪智寺前芍藥圃中的芍藥花盡數連根拔起。

揚州芍藥，擅名天下，禪智寺前的芍藥圃尤其宏偉，名種千百，花大如碗。韋小寶在十歲那一年上，曾和一群頑童前去遊玩，見芍藥花開得美麗，折了兩朵拿在手中玩耍，給廟中和尚見到了，奪下花朵，還打了他兩個耳括子。韋小寶又踢又咬，跟那和尚打鬧起來，給那胖大和尚推在地下，踢了幾腳。眾頑童一鬨而前，亂拔芍藥。那和尚叫嚷起來，寺裏湧出一群和尚與火工，手執棍棒，將眾頑童趕開。韋小寶因是禍首，身上著實吃了不少棍棒，頭上腫起了一個大塊，回到麗春院，又給母親罰一餐沒飯吃。雖然他終於到廚房中偷吃了一個飽，但對「禪智寺採花受辱」這一役卻引為奇恥。次日來到寺前，隔得遠遠的破口大罵，從如來佛的媽媽直罵到和尚的女兒，宣稱：「終有一日，老子要拔光這廟前的芍藥，把你這座臭廟踏為平地，掘成糞坑」，直罵到廟中和尚追將出來、他拔足飛奔為止。

過得數年，這件事早就忘了，這日回到揚州，要覓地作為行轅，這才想起禪智寺來，當下跟淮揚道道台說了，有心去作踐一番。那道台尋思：「禪智寺是佛門勝地，千年古剎。欽差住了進去，只怕攪得一塌胡塗。」說道：「回大人：那禪智寺風景當真極佳，大人高見，卑職欽佩之至。不過在廟裏動用葷酒，恐怕不甚方便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有甚麼不便？把廟裏的菩薩搬了出去，也就是了。」那道台聽說要搬菩薩，更嚇了一跳，心想這可要闖出禍來，揚州城裏眾百姓如動了公憤，那可難以處理。當下陪笑請了個安，低聲道：「回大人：揚州煙花，那是天下有名的。大人一路上勞苦功高，來到敝處，卑職自當盡心服侍，已挑了不少善於彈琴唱曲的美貌妞兒，供大人賞鑒。和尚廟裏硬床硬板櫈，只怕煞風景得很。」

韋小寶心想倒也有理，笑道：「依你說，那行轅設在何處才是？」那道台道：「揚州鹽商有個姓何的，他家的何園，稱為揚州名園第一。他有心巴結欽差大人，早就預備得妥妥貼貼，盼望大人光臨。只是他功名太小，不敢出口。大人若不嫌棄，不妨移駕過去瞧瞧。」

這姓何的鹽商家財豪富，韋小寶幼時常在他家高牆外走過，聽到牆裏傳出絲竹之聲，十分羨慕，只是從無機緣進去望上一眼，當下便道：「好啊，這就去住上幾天，倘若住得不適意，咱們再搬便是。揚州鹽商多，咱們挨班兒住過去，吃過去，也吃不窮了他們。」

那何園棟宇連雲，泉石幽曲，亭舍雅緻，建構精美，一看便知每一尺土地上都花了不少黃金白銀。韋小寶大為稱意，吩咐親兵隨從都住入園中。張勇等四將率領官兵，分駐附近官舍民房。

其時揚州繁華，甲於天下。唐時便已有「十里珠簾，二十四橋風月」之說。到得清初，淮鹽集散於斯，更是興旺。據史籍所載，明末揚州府屬共三十七萬五千餘丁（十六歲以上的男子），明清之際，揚州慘遭清兵屠戮，順治三年只剩九千三百二十丁，但到康熙六年，又增至三十九萬七千九百餘丁，不但元氣已完全恢復，且更勝於昔日。

次日清晨，揚州城中大小官員排班到欽差行轅來參見。韋小寶接見後，宣讀聖旨。他不識康熙上諭上的字，早叫師爺教了唸熟，這時一個字一個字背將出來，總算記心甚好，倒也沒有背錯，匆忙中將上諭倒拿了，旁人也沒發覺。

眾官員聽得皇帝下旨豁免揚州府所屬各縣三年錢糧，還要撫恤開國時兵災災戶的孤寡，興建忠烈祠祭祀史可法等忠臣，無不大呼萬歲，叩謝皇恩浩蕩。

韋小寶宣旨已畢，說道：「眾位大人，兄弟出京之時，皇上吩咐，江蘇一省出產殷富，可是近年來吏治鬆弛，兵備也不整飭，命兄弟好好查察整頓。皇上對揚州百姓這麼愛惜，咱們居官的，該當盡心竭力，報答聖恩才是。」文武百官齊聲稱是，不由得都暗暗發愁。其實這幾句話是索額圖教他的。韋小寶知道想賄賂收得多，第一是要對方有所求，第二是要對方有所忌，因此對江蘇文武官員恐嚇一番，勢不可免，只不過這番話要說得不輕不重，恰到好處，又要文謅謅的官腔十足，卻非請教索額圖不可了。

官樣文章做過，自有當地官員去擇地興建忠烈祠，編造應恤災戶名冊，差人前赴四鄉，宣諭皇上豁免錢糧的德音。這些事情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妥，這段時候，便是讓他在揚州這銷金窩裏享福了。此後數日之中，總督、巡撫設宴，布政司、按察司設宴、諸道設宴，自是陳列方丈，羅列珍饈，極盡豪奢，不在話下。

每日裏韋小寶都想去麗春院探望母親，只是酬酢無虛，始終不得其便。欽差大人的母親在揚州做妓女，這件事可萬萬揭穿不得。丟臉出醜事小，失了朝廷體統事大，何況韋小寶做大官已久，一直不接母親赴京享福，任由她淪落風塵，實是大大的不孝，給御史參上一本，連皇帝也難以迴護。心想只好等定了下來，悄悄換了打扮，去麗春院瞧瞧，然後命親兵把母親送回北京安居，務須做得神不知、鬼不覺才是。以前他一直打的是足底抹油的主意，一見風色不對，立刻快馬加鞭，逃之夭夭，不料官兒越做越大，越做越開心，這時竟想到要接母回京，那是有意把這官兒長做下去了。

過得數日，這一日是揚州府知府吳之榮設宴，為欽差洗塵。吳之榮從道台那裏聽到，欽差曾有以禪智寺為行轅之意，心想禪智寺的精華，不過是寺前一個芍藥圃，欽差大人屬意該寺，必是喜歡賞花。他善於逢迎，早於數日之前，便在芍藥圃畔搭了一個花棚，是命高手匠人以不去皮的松樹搭成，樹上枝葉一仍如舊，棚內桌椅皆用天然樹石，棚內種滿花木青草，再以竹節引水，流轉棚周，淙淙有聲，端的是極見巧思，飲宴其間，便如是置身山野一般，比之富貴人家雕樑玉砌的華堂，又是別有一般風味。

那知韋小寶是個庸俗不堪之人，周身沒半根雅骨，來到花棚，第一句便問：「怎麼有個涼棚？啊，是了，定是廟裏和尚搭來做法事的，放了焰口，便在這裏施飯給餓鬼吃。」

吳之榮一番心血，全然白用了，不由得臉色十分尷尬，還道欽差大臣有意諷刺，只得陪笑道：「卑職見識淺陋，這裏布置不當大人的意，實在該死。」

韋小寶見眾賓客早就肅立恭候，招呼了便即就座。那兩江總督與韋小寶應酬了幾日，已回江寧治所。江蘇省巡撫、布政司等的治所在蘇州，這時都留在揚州，陪伴欽差大臣。其餘賓客不是名士，便是有功名頂戴的鹽商。

揚州的筵席十分考究繁富，單是酒席之前的茶果細點，便有數十種之多，韋小寶雖是本地土生，卻也不能盡識。

喝了一會茶，日影漸漸西斜。日光照在花棚外數千株芍藥之上，璀燦華美，真如織錦一般。韋小寶卻越看越生氣，想起當年被寺中僧人毆辱之恨，登時便想將所有芍藥盡數拔起來燒了，只是須得想個藉口，才好下手。正尋思間，巡撫馬佑笑道：「韋大人，聽大人口音，似乎也在淮揚一帶住過的。淮揚水土厚，因此既出人才，也產好花。」眾官只知欽差是正黃旗滿洲人，那巡撫這幾日聽他說話，頗有揚州鄉音，於是乘機捧他一捧。

韋小寶正在想著禪智寺的僧人可惡，脫口而出：「揚州就是和尚不好。」

巡撫一怔，不明他真意何指。布政司慕天顏是個乖覺而有學識之人，接口道：「韋大人所見甚是。揚州的和尚勢利，奉承官府，欺辱窮人，那是自古已然。」韋小寶大喜，笑道：「是啊，慕大人是讀書人，知道書上寫得有的。」慕天顏道：「唐朝王播碧紗籠的故事，不就是出在揚州的嗎？」韋小寶最愛聽故事，忙道：「甚麼『黃布比沙龍』的故事？」

慕天顏道：「這故事就出在揚州石塔寺。唐朝乾元年間，那石塔寺叫作木蘭院，詩人王播年輕時家中貧窮……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這人名叫王播，不是一塊黃布。」聽他續道：「……在木蘭院寄居。廟裏和尚吃飯時撞鐘為號，王播聽到鐘聲，也就去飯堂吃飯。和尚們討厭他，有一次大家先吃飯，吃完了飯再撞鐘。王播聽到鐘聲，走進飯堂，只見僧眾早已散去，飯菜已吃得乾乾淨淨……」

韋小寶在桌上一拍，怒道：「他媽的和尚可惡。」慕天顏道：「是啊，吃一餐飯，費得幾何？當時王播心中慚愧，在壁上題詩道：『上堂已了各西東，慚愧闍黎飯後鐘。』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『闍黎』是甚麼傢伙？」眾官和他相處多日，知道這位欽差大人不是讀書人，旗人的功名富貴多不從讀書而來，也不以為奇。慕天顏道：「闍黎就是和尚了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原來就是賊禿。後來怎樣？」

慕天顏道：「後來王播做了大官，朝廷派他鎮守揚州，他又到木蘭院去。那些和尚自然對他大為奉承。他去瞧瞧當年牆上所題的詩還在不在，只見牆上黏了一塊名貴的碧紗，將他題的兩句詩籠了起來，以免損壞。王播很是感慨，在後面又續了兩句詩道：『三十年前塵土面，如今始得碧紗籠。』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定是把那些賊禿捉來大打板子了？」慕天顏道：「王播是風雅之士，想來題兩句詩稍示譏諷，也就算了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倘若是我，那有這麼容易罷手的？不過要我題詩，可也沒有這本事。老子只會拉屎，不會題詩。」

說了一會故事，撤茶斟酒。韋小寶四下張望，隔座見王進寶一口一杯，喝得甚是爽快，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王將軍，你曾說戰馬吃了芍藥，那就特別雄壯，是不是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大做眼色。王進寶不明其意，說道：「這個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選用名種好馬，甚麼蒙古馬、西域馬、川馬、滇馬，皇上都吩咐咱們要小心飼養，是不是？」康熙著意於蓄馬，王進寶是知道的，便道：「大人說得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熟知馬性，在北京之時，你說如給戰馬吃了芍藥，奔跑起來便快上一倍。皇上這般愛馬，咱們做奴才的，自該上仰聖意。如把這裏的芍藥花掘起來送去京師，交給兵部車駕司餵馬，皇上得知，必定龍顏大悅。」

眾人一聽，個個神色十分古怪。芍藥花能壯馬，倒是第一次聽見，瞧王進寶唯唯否否的模樣，顯是不以為然，只是不敢公然駁回而已。但韋小寶開口皇上，閉口皇上，抬出皇帝這頂大帽子來，又有誰敢稍示異議？眼見這千餘株名種芍藥要盡毀於他手，揚州從此少了一個名勝，卻不知這位韋大人何以如此痛恨這些芍藥？人人面面相覷，說不出話來。

知府吳之榮道：「韋大人學識淵博，真是教人佩服。這芍藥根叫做赤芍，『本草綱目』中是有的，說道功能去瘀活血。芍藥的名稱中有個『藥』字，可見古人就知它是良藥。馬匹吃了芍藥，血脈暢通，自然奔馳如飛。大人回京之時，卑職派人將這裏的芍藥花都掘了，請大人帶回京城。」眾官一聽，心中都暗罵吳之榮卑鄙無恥，為了迎逢上官，竟要毀去揚州的美景。韋小寶拍手笑道：「吳大人辦事幹練，好得很，好得很。」吳之榮大感榮幸，忙下座請安，說道：「謝大人誇獎。」

布政司慕天顏走出花棚，來到芍藥叢中，摘了一朵碗口大的芍藥花，回入座中，雙手呈給韋小寶，笑道：「請大人將這朵花插在帽上，卑職有個故事說給大人聽。」

韋小寶一聽又有故事，便接過花來，只見那朵芍藥瓣作深紅，每一瓣花瓣攔腰有一條黃線，甚是嬌艷，便插在帽上。

慕天顏道：「恭喜大人。這芍藥有個名稱，叫作『金帶圍』，乃是十分罕見的名種。古書上記載得有，見到這『金帶圍』的，日後會做宰相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那有這麼準？」慕天顏道：「這故事出於北宋年間。那時韓魏公韓琦鎮守揚州，就在這禪智寺前的芍藥圃中，忽有一株芍藥開了四朵大花，花瓣深紅，腰有金線，便是這金帶圍了。這種芍藥從所未有，極是珍異。下屬稟報上去，韓魏公駕臨觀賞，十分喜歡，見花有四朵，便想再請三位客人，一同賞花。」韋小寶從帽上將花取下再看，果覺紅黃相映，分外燦爛。那一條金色橫紋，更是百花所無。

慕天顏道：「那時在揚州有兩位出名人物，一是王珪，一是王安石，都是大有才學見識之人。韓魏公心想，花有四朵，人只三個，未免美中不足，另外請一個人罷，名望卻又配不上。正在躊躇，忽有一人來拜，卻是陳升之，那也是一位大名士。韓魏公大喜，次日在這芍藥圃前大宴，將四朵金帶圍摘了下來，每人頭上簪了一朵。這故事叫做『四相簪花宴』，這四人後來都做了宰相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倒有趣。這四位仁兄，都是有名的讀書人，會做詩做文章，兄弟可比不上了。」慕天顏道：「那也不然。北宋年間，講究讀書人做宰相。我大清以馬上得天下，皇上最看重的，卻是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。」韋小寶聽到「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」這九字評語，不由得大為歡喜，連連點頭。

慕天顏道：「韓魏公封為魏國公，那不用說了。王安石封荊國公，王珪封歧國公，陳升之封秀國公。四位名臣不但都做宰相，而且都封國公，個個既富貴，又壽考。韋大人少年早達，眼下已封了伯爵，再升一級，便是侯爵，再升上去，就是公爵了。就算封王、封親王，那也是指日間的事。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但願如慕大人金口，這裏每一位也都升官發財。」眾官一齊站起，端起酒杯，說道：「恭祝韋大人加官晉爵，公侯萬代。」

韋小寶站起身來，和眾官乾了一杯，心想：「這官兒既有學問，又有口才，會說故事，討人歡喜。要是叫他到北京辦事，時時聽他說說故事，不強似說書先生嗎？這人天生是馬屁大王，取個名兒叫慕天顏，擺明了想朝見皇上。」

慕天顏又道：「韓魏公後來帶兵，鎮守西疆。西夏人見了他怕得要死，不敢興兵犯界。西夏人當時怕了宋朝兩位大臣，一位就是韓魏公韓琦，另一位是范文正公范仲淹。當時有兩句話道：『軍中有一韓，西賊聞之心膽寒。軍中有一范，西賊聞之驚破膽。』將來韋大人帶兵鎮守西疆，那是『軍中有一韋，西賊見之忙下跪』！」

韋小寶大樂，說道：「『西賊』兩字妙得很，平西王這西……」忽然心想：「吳三桂還沒起兵造反，可不能叫他『西賊』。」忙改口道：「平西王鎮守西疆，倒也太平無事，很有功勞。」吳之榮道：「平西王智勇雙全，勞苦功高，爵封親王，世子做了額駙。將來韋大人大富大貴，壽比南山，定然也跟平西王一般無異。」韋小寶心中大罵：「辣塊媽媽，你要我跟吳三桂這大漢奸一般無異。這老烏龜指日就要腦袋搬家，你叫我跟他一樣！」

慕天顏平日用心揣摩朝廷動向，日前見到邸報，皇上下了撤藩的旨意，便料到吳三桂要倒大霉，這時見韋小寶臉色略變，更是心中雪亮，說道：「韋大人是皇上親手提拔的大臣，乃是聖上心腹之寄，朝廷柱石，國家棟樑。平西王目前雖然官爵高，終究是不能跟韋大人比的。吳府尊這個比喻，有點不大對。韋大人祖上，唐朝的忠武王韋皋，曾大破吐蕃兵四十八萬，威震西陲。當年朱泚造反，派人邀韋忠武王一同起兵。忠武王對皇帝忠心不貳，那肯做這等大逆不道之事？立刻將反賊的使者斬了，還發兵助朝廷打平反賊，立下大功。韋大人相貌堂堂，福氣之大，無與倫比，想必是韋忠武王傳下來的福澤。」

韋小寶微笑點頭。其實他連自己姓甚麼也不知道，只因母親叫作韋春芳，就跟了娘姓。想不到姓韋的還有這樣一位大有來頭人物，這布政司硬說是自己的祖先，那是硬要往自己臉上貼金；聽他言中之意，居然揣摩到吳三桂要造反，這人的才智，也很了不起了。

吳之榮給慕天顏這麼一駁，心中不忿，但不敢公然和上司頂撞，說道：「聽說韋大人是正黃旗人。」言下之意自然是說：「他是滿洲人，又怎能跟唐朝的韋皋拉得上干係？」慕天顏笑道：「吳府尊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方今聖天子在位，對天下萬民，一視同仁，滿漢一家，又何必有畛域之見？」這幾句話實在有些強辭奪理，吳之榮卻不敢再辯，心想再多說得幾句，說不定更會得罪欽差，當下連聲稱是。

慕天顏道：「平西王是咱們揚州府高郵人，吳府尊跟平西王可是一家嗎？」吳之榮並非揚州高郵人，本來跟吳三桂沒甚麼干係，但其時吳三桂權勢薰天，他趨焰附勢，頗以姓吳為榮，說道：「照族譜的排行，卑職比平西王矮了一輩，該稱王爺為族叔。」

慕天顏點了點頭，不再理他，向韋小寶道：「韋大人，這金帶圍芍藥，雖然已不如宋時少見，如此盛開，卻也異常難得。今日恰好在韋大人到來賞花時開放，這不是巧合，定是有天意的。卑職有一點小小意見，請大人定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請老兄指教。」

慕天顏道：「指教二字，如何敢當？那芍藥花根，藥材行中是有的，大人要用來飼馬，想藥材鋪中製煉過的更有效力。卑職吩咐大量採購，運去京師備用。至於這裏的芍藥花，念著它們對大人報喜有功，是否可暫且留下？他日韋大人掛帥破賊，拜相封王，就如韓魏公、韋忠武王一般，再到這裏來賞花，那時金帶圍必又盛開，迎接貴人，豈不是一樁美事？據卑職想來，將來一定是戲文都有得做的。」

韋小寶興高采烈，道：「你說戲子扮了我唱戲？」慕天顏道：「是啊，那自然要一個俊雅漂亮的小生來扮韋大人了，還有些白鬍子、黑鬍子、大花臉、白鼻子小丑，就扮我們這些官兒。」眾官都哈哈大笑。韋小寶笑道：「這齣戲叫做甚麼？」慕天顏向巡撫馬佑道：「那得請撫台大人題個戲名。」他見巡撫一直不說話，心想不能冷落了他。

馬佑笑道：「韋大人將來要封王，這齣戲文就叫做『韋王簪花』罷？」眾官一齊讚賞。

韋小寶心中一樂，也就不再計較當年的舊怨了，心想：「老子做宰相是做不來的，大破西賊，弄個王爺玩玩，倒也幹得過，倘若拔了這些芍藥，只怕兆頭不好。」一眼望出去，見花圃中的金帶圍少說也還有幾十朵，心想：「那裏便有這許多宰相了，難道你們個個都做宰相不成？撫台、藩台還有些兒指望，這吳之榮賊頭狗腦，說甚麼也不像，將來戲文裏的白鼻子小丑定是扮他。」明知布政司轉彎抹角、大費心機的一番說話，意在保全這禪智寺前的數千株芍藥，做官的訣竅首在大家過得去，這叫做「花花轎子人抬人」，你既然捧了我，我就不能一意孤行，叫揚州通城的官兒臉上都下不來，當下不再提芍藥之事，笑道：「將來就算真有這一齣戲，咱們也都看不著了，不如眼前先聽聽曲子罷！」

眾官齊聲稱是。吳之榮早有預備，吩咐下去。只聽得花棚外環珮玎璫，跟著傳來一陣香風。韋小寶精神一振，心道：「有美人看了。」果見一個女子娉娉婷婷的走進花棚，向韋小寶行下禮去，嬌滴滴的說道：「欽差大人和眾位大人萬福金安，小女子侍候唱曲。」

只見這女子三十來歲年紀，打扮華麗，姿色卻是平平。笛師吹起笛子，她便唱了起來，唱的是杜牧的兩首揚州詩：

「青山隱隱水迢迢，秋盡江南草木凋。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？」

「落魄江南載酒行，楚腰纖細掌中輕。十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青樓薄倖名。」

笛韻悠揚，歌聲宛轉，甚是動聽。韋小寶瞧著這個歌妓，心中卻有些不耐煩起來。

那女子唱罷，又進來一名歌妓。這女子三十四五歲年紀，舉止嫺雅，歌喉更是熟練，縱是最細微曲折之處，也唱得抑揚頓挫，變化多端。唱的是秦觀一首「望海潮」詞：

「星分牛斗，疆連淮海，揚州萬井提封。花發路香，鶯啼人起，朱簾十里春風。豪傑氣如虹。曳照春金紫，飛蓋相從。巷入垂楊，畫橋南北翠煙中。」

這首詞確是唱得極盡佳妙，但韋小寶聽得十分氣悶，忍不住大聲打了個呵欠。

那「望海潮」一詞這時還只唱了半闋，吳之榮甚是乖覺，見欽差大人無甚興致，揮了揮手，那歌妓便停住不唱，行禮退下。吳之榮陪笑道：「韋大人，這兩個歌妓，都是揚州最出名的，唱的是揚州繁華之事，不知大人以為如何？」

那知韋小寶聽曲，第一要唱曲的年青美貌，第二要唱的是風流小調，第三要唱得浪蕩風騷。當日陳圓圓以傾國傾城之貌，再加連說帶唱，一路解釋，才令他聽完一曲「圓圓曲」。眼前這兩個歌妓姿色平庸，神情呆板，所唱的又不知是甚麼東西，他打了個呵欠，已可算是客氣之極了，聽得吳之榮問起，便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就是太老了一點。這種陳年宿貨，兄弟沒甚麼胃口。」

吳之榮道：「是，是。杜牧之是唐人，秦少游是宋人，的確是太陳舊了。有一首新詩，是眼下一個新進詩人所作，此人叫作查慎行，成名不久，寫的是揚州田家女的風韻，新鮮得很，新鮮得很。」作個手勢，侍役傳出話去，又進來一名歌妓。

韋小寶說「陳年宿貨」，指的是歌妓，吳之榮卻以為是說詩詞太過陳舊。韋小寶對他所說的甚麼杜牧之、秦少游，自是不知所云，只懂了「揚州田家女的風韻，新鮮得很，新鮮得很」這句話，心想：「既是新鮮得很的揚州田家女，倒也不妨瞧瞧。」

那歌妓走進花棚，韋小寶不看倒也罷了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登時便要發作。原來這歌妓五十尚不足，四十頗有餘，鬢邊已見白髮，額頭大有皺紋，眼應大而偏細，嘴須小而反巨。見這歌妓手抱琵琶，韋小寶怒火更盛，心想：「憑你也來學陳圓圓！」卻聽弦索一動，宛如玉響珠躍，鸝囀燕語，倒也好聽。只聽她唱道：

「淮山浮遠翠，淮水漾深淥。倒影入樓台，滿欄花撲撲。誰知闈闠外，依舊有蘆屋。時見淡粧人，青裙曳長幅。」

歌聲清雅，每一句都配了琵琶的韻節，時而如流水淙淙，時而如銀鈴玎玎，最後「青裙曳長幅」那一句，琵琶聲若有若無，緩緩流動，眾官無不聽得心曠神怡，有的凝神閉目，有的搖頭幌腦。琵琶聲一歇，眾官齊聲喝采。慕天顏道：「詩好，曲子好，琵琶也好。當真是荊釵布裙，不掩天香國色。不論做詩唱曲，從淡雅中見天然，那是第一等的功夫了。」

韋小寶哼了一聲，問那歌妓：「你會唱『十八摸』罷？唱一曲來聽聽。」

眾官一聽，盡皆失色。那歌妓更是臉色大變，突然間淚水涔涔而下，轉身奔出，拍的一聲，琵琶掉在地下。那歌妓也不拾起，逕自奔出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不會唱，我又不會罰你，何必嚇成這個樣子？」

那「十八摸」是極淫穢的小調，連摸女子身上十八處所在，每一摸有一樣比喻形容。眾官雖然人人都曾聽過，但在這盛宴雅集的所在，怎能公然提到？那豈不是大玷官箴？那歌妓的琵琶和歌喉，在揚州久享盛名，不但善於唱詩，而且自己也會做詩，名動公卿，揚州的富商巨賈等閒要見她一面也不可得。韋小寶問這一句，於她自是極大的羞辱。

慕天顏低聲道：「韋大人愛聽小曲，幾時咱們找個會唱的來，好好聽一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連『十八摸』也不會唱，這老婊子也差勁得很了。幾時我請你去鳴玉坊麗春院去，那邊的婊子會唱的小調多得很。」此言一出口，立覺不妥，心想：「麗春院是無論如何不能請他去的。好在揚州妓院子甚多，九大名院、九小名院，隨便那一家都好玩。」舉起酒杯，笑道：「喝酒，喝酒。」

眾文官聽他出語粗俗，都有些尷尬，借著喝酒，人人都裝作沒聽見。一干武將卻臉有歡容，均覺和欽差大人頗為志同道合。

便在此時，只見一名差役低著頭走出花棚，韋小寶見了他的背影，心中一動：「這人的背影好熟，那是誰啊？」但後來這差役沒再進來，過得片刻，也就淡忘了。

又喝得幾杯酒，韋小寶只覺跟這些文官應酬索然無味，既不做戲，又不開賭，實在無聊之極，心裏只是在唱那「十八摸」：「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到姐姐的頭髮邊……」再也忍耐不住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兄弟酒已夠了，告辭。」向巡撫、布政司、按察司等幾位大員拱拱手，便走了出去。眾官齊出花棚，送他上了大轎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行轅，吩咐親兵說要休息，不論甚麼客來，一概擋駕不見，入房換上了一套破爛衣衫。那是數日前要雙兒去市上買來的一套舊衣，買來後扯破數處，在地下踐踏一遍，又倒上許多燈油，早已弄得污穢油膩不堪。帽子鞋襪，連結辮子的頭繩，也都換了破舊的劣貨。從炭爐裏抓了一把爐灰，用水調開了，在臉上、手上亂塗一起，在鏡子裏一照，果然回復了當年麗春院裏當小廝的模樣。

雙兒服侍他更換衣衫，笑道：「相公，戲文裏欽差大臣包龍圖改扮私訪，就是這個樣子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差不多了，不過包龍圖生來是黑炭臉，不用再搽黑灰。」雙兒道：「我跟你去好不好？你獨個兒的，要是遇上了甚麼事，沒個幫手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去的那地方，美貌的小妞兒是去不得的。」說著便唱了起來：「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到我好雙兒的臉蛋邊……」伸手去摸她臉。雙兒紅著臉嘻嘻一笑，避了開去。

韋小寶將一大疊銀票塞在懷裏，又拿了一包碎銀子，捉住雙兒，在她臉上輕輕一吻，從後門溜了出去。守衛後門的親兵喝問：「幹甚麼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何家奶媽的兒子的表哥的妹夫，你管得著嗎？」那親兵一怔，心中還沒算清這親戚關係，韋小寶早已出門。

揚州的大街小巷他無不爛熟，幾乎閉了眼睛也不會走錯，不多時便來到瘦西湖畔的鳴玉坊，隱隱只聽得各處門戶中傳出簫鼓絲竹，夾著猜拳唱曲、呼么喝六。這些聲音一入耳，當真比鈞天仙樂還好聽十倍，心中說不出的舒服受用。走到麗春院外，但見門庭依舊，跟當年離去時並無分別。他悄悄走到院側，推開邊門，溜了進去。

他躡手躡腳的走到母親房外，一張之下，見房裏無人，知道母親是在陪客，心道：「辣塊媽媽，不知是那個瘟生這當兒在嫖我媽媽，做我的乾爹。」走進房中，見床上被褥還是從前那套，只是已破舊得多，心想：「媽媽的生意不大好，我乾爹不多。」側過頭來，見自己那張小床還是擺在一旁，床前放著自己的一對舊鞋，床上被褥倒漿洗得乾乾淨淨。走過去坐在床上，見自己的一件青竹布長衫摺好了放在床角，心頭微有歉意：「媽是在等我回來。他媽的，老子在北京快活，沒差人送錢給媽，實在記心不好。」橫臥在床，等母親回來。

妓院中規矩，嫖客留宿，另有鋪陳精潔的大房。眾妓女自住的小房，卻頗為簡陋。年青貌美的紅妓住房較佳，像韋小寶之母韋春芳年紀已經不小，生意冷落，老鴇待她自然也馬虎得很，所住的是一間薄板房。

韋小寶躺了一會，忽聽得隔房有人厲聲喝罵，正是老鴇的聲音：「老娘白花花的銀子買了你來，你推三阻四，總是不肯接客，哼，買了你來當觀世音菩薩，在院子裏供著好看麼？打，給我狠狠的打！」跟著鞭子著肉聲、呼痛聲、哭叫聲、喝罵聲，響成一片。

這種聲音韋小寶從小就聽慣了，知道是老鴇買來了年輕姑娘，逼迫她接客，打一頓鞭子實是稀鬆平常。小姑娘倘若一定不肯，甚麼針刺指甲、鐵烙皮肉，種種酷刑都會逐一使了出來。這種聲音在妓院中必不可免，他闋別已久，這時又再聽到，倒有些重溫舊夢之感，也不覺得那小姑娘有甚麼可憐。

那小姑娘哭叫：「你打死我好了，我死也不接客，一頭撞死給你看！」老鴇吩咐龜奴狠打。又打了二三十鞭，小姑娘仍哭叫不屈。龜奴道：「今天不能打了，明天再說罷。」老鴇道：「拖這小賤貨出去。」龜奴將小姑娘扶了出去，一會兒又回進房來。老鴇道：「這賤貨用硬的不行，咱們用軟的，給她喝迷春酒。」龜奴道：「她就是不肯喝酒。」老鴇道：「蠢才！把迷春酒混在肉裏，不就成了。」龜奴道：「是，是。七姐，真有你的。」

韋小寶湊眼到板壁縫去張望，見老鴇打開櫃子，取出一瓶酒來，倒了一杯，遞給龜奴。只聽她說道：「叫了春芳陪酒的那兩個公子，身邊錢鈔著實不少。他們說在院子裏借宿，等朋友。這種年輕雛兒，不會看中春芳的，待會我去跟他們說，要他們梳籠這賤貨，運氣好的話，賺他三四百兩銀子也不希奇。」龜奴笑道：「恭喜七姐招財進寶，我也好託你的福，還一筆賭債。」老鴇罵道：「路倒屍的賤胚，辛辛苦苦賺來幾兩銀子，都去送在三十二張骨牌裏。這件事辦得不好，小心我割了你的烏龜尾巴。」

韋小寶知道「迷春酒」是一種藥酒，喝了之後就人事不知，各處妓院中用來迷倒不肯接客的雛妓，從前聽著只覺十分神奇，此時卻知不過是在酒中混了些蒙汗藥，可說尋常得緊，心想：「今日我的乾爹是兩個少年公子？是甚麼傢伙，倒要去瞧瞧。」

他悄悄溜到接待富商豪客的「甘露廳」外，站在向來站慣了的那個圓石墩上，湊眼向內張望。以往每逢有豪客到來，他必定站在這圓石墩窺探，此處窗縫特大，向廳內望去，一目瞭然，客人側坐，卻見不到窗外的人影。他過去已窺探了不知幾百次，從來沒碰過釘子。

只見廳內紅燭高燒，母親脂粉滿臉，穿著粉河緞衫，頭上戴了一朵紅花，正在陪笑給兩個客人斟酒。韋小寶細細瞧著母親，心想：「原來媽這麼老了，這門生意做不長啦，也只有這兩個瞎了眼的瘟生，才會叫她來陪酒。媽的小調唱得又不好聽，倘若是我來逛院子，倘若她不是我媽，倒貼我一千兩銀子也不會叫她。」只聽他母親笑道：「兩位公子爺喝了這杯，我來唱個『相思五更調』給兩位下酒。」

韋小寶暗暗嘆了口氣，心道：「媽的小調唱來唱去只是這幾隻，不是『相思五更調』，就是『一根紫竹直苗苗』，再不然就是『一把扇子七寸長，一人搧風二人涼』，總不肯多學幾隻。她做婊子也不用心。」轉念一想，險些笑了出來：「我學武功也不肯用心，原來我的懶性兒，倒是媽那裏傳下來的。」

忽聽得一個嬌嫩的聲音說道：「不用了！」這三字一入耳，韋小寶全身登時一震，險些從石墩上滑了下來，慢慢斜眼過去，只見一隻纖纖玉手擋住了酒杯，從那隻纖手順著衣袖瞧上去，見到一張俏麗臉龐的側面，卻不是阿珂是誰？韋小寶心中大跳，驚喜之心難以抑制：「阿珂怎麼到了揚州？為甚麼到麗春院來，叫我媽陪酒？她女扮男裝來到這裏，不叫別人，單叫我媽，定是衝著我來了。原來她終究還有良心，記得我是跟她拜了天地的老公。啊哈，妙極，妙之極矣！你我夫妻團圓，今日洞房花燭，我將你雙手抱在懷裏……」

突然聽得一個男子聲音說道：「吳賢弟暫且不喝，待得那幾位蒙古朋友到來……」韋小寶耳中嗡的一聲，立知大事不妙，眼前天旋地轉，一時目不見物，閉目定得一定神，睜眼看去，坐在阿珂身側的那個少年公子，卻不是台灣的二公子鄭克塽是誰？

韋小寶的母親韋春芳笑道：「小相公既然不喝，大相公就多喝一杯。」給鄭克塽斟了一杯酒，一屁股坐在他懷裏。阿珂道：「喂，你放尊重些。」韋春芳笑道：「啊喲，小相公臉皮嫩，看不慣這調調兒。你以後天天到這裏來玩兒，只怕還嫌人家不夠風情呢。小相公，我叫個小姑娘來陪你，好不好？」阿珂忙道：「不，不，不要！你好好坐在一旁！」韋春芳笑道：「啊，你喝醋了，怪我陪大相公，不陪你。」站起身來，往阿珂懷中坐下去。

韋小寶只看得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心道：「天下竟有這樣的奇事，我的老婆來嫖我的媽媽。」只見阿珂伸手一推，韋春芳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。韋小寶大怒，心道：「小婊子，你推你婆婆，這般沒上沒下！」

韋春芳卻不生氣，笑嘻嘻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小相公就是怕醜，你過來坐在我的懷裏好不好？」阿珂怒道：「不好！」對鄭克塽道：「我要去了！甚麼地方不好跟人會面，為甚麼定要在這裏？」鄭克塽道：「大家約好了在這裏的，不見不散。我也不知原來是這等骯髒地方。喂，你給我規規矩矩的坐著。」最後這句話是對韋春芳說的。

韋小寶越想越怒，心道：「那日在廣西柳江邊上，你哀求老子饒你狗命，罰下重誓，決不再跟我老婆說一句話，今日竟然一同來嫖我媽媽。嫖我媽媽，倒也罷了，你跟我老婆卻不知已說了幾千句、幾萬句話。那日沒割下你的舌頭，實是老子大大的失策。」

韋春芳打起精神，伸手去摟鄭克塽的頭頸。鄭克塽將她手臂一把推開，說道：「你到外面去罷，咱兄弟倆有幾句話說。等我叫你再進來。」韋春芳無奈，只得出廳。鄭克塽低聲道：「珂妹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要成就大事，咱們只好忍耐著點兒。」阿珂道：「那葛爾丹王子不是好人，他為甚麼約你到這裏來會面？」

韋小寶聽到「葛爾丹王子」五字，尋思：「這蒙古混蛋也來了，好極，好極，他們多半是在商量造反。老子調兵遣將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」

只聽鄭克塽道：「這幾日揚州城裏盤查很緊，旅店客棧中的客人，只要不是熟客，衙役捕快就來問個不休，倘若露了行跡，那就不妙了。這妓院中卻沒公差前來囉唣。咱們住在這裏，穩妥得很。我跟你倒也罷了，葛爾丹王子一行人那副蒙古模樣，可惹眼得很。再說，你這麼天仙般的相貌，倘若住了客店，通揚州的人都要來瞧你，遲早定會出事。」阿珂淺淺一笑，道：「不用你油嘴滑舌的討好。」鄭克塽伸臂摟住她肩頭，在她嘴角邊輕輕一吻，笑道：「我怎麼油嘴滑舌了？要是天仙有你這麼美貌，甚麼呂純陽、鐵拐李，也不肯下凡了，每個神仙都留在天上，目不轉睛的瞧著我的小寶貝兒。」阿珂嗤的一笑，低下頭去。

韋小寶怒火衝天，不可抑制，伸手一摸匕首，便要衝進去火拚一場，隨即轉念：「這小子武功比我強，阿珂又幫著他。我一衝進去，奸夫淫婦定要謀殺親夫。天下甚麼事都好做，就是武大郎做不得。」當下強忍怒火，對他二人的親熱之態只好閉目不看。

只聽阿珂道：「哥哥，到底……」這「哥哥」兩字一叫，韋小寶更是酸氣滿腹，心道：「他媽的好不要臉，連『哥哥』也叫起來了。」她下面幾句說話，就沒聽入耳中。只聽鄭克塽道：「他在明裏，咱們在暗裏。葛爾丹手下的武士著實厲害，包在我身上，這一次非在他身上刺幾個透明窟窿不可。」阿珂道：「這傢伙實在欺人太甚，此仇不報，我這一生總是不會快活。你知道，我本來是不肯認爹爹的，只因他答應為我報仇，派了八名武功好手陪我來一同行事，我才認了他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是誰得罪了你？你要報仇，跟你老公說好了，沒甚麼辦不到的事，又何必認了吳三桂這大漢奸做爹爹。」

鄭克塽道：「要刺死他也不是甚麼難事，只不過韃子官兵戒備嚴密，得手之後要全身而退，就不大容易。咱們總得想個萬全之策，才好下手。」阿珂道：「爹爹答應我派人來殺了這人，也不是全為了我。他要起兵打韃子，這人是個大大的阻礙。他吩咐我千萬別跟媽說，我就料到他另有私心。」鄭克塽道：「你跟你媽說了沒有？」阿珂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沒有。這種事情越隱秘越好，說不定媽要出言阻止，我如不聽她的話，那也不好，還不如不說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她要行刺甚麼人？這人為甚麼是吳三桂起兵的阻礙？」

只聽鄭克塽道：「這幾日我察看他出入的情形，防護著實周密，要走近他身前，就為難得很。我想來想去，這傢伙是好色之徒，倘若有人扮作歌妓甚麼的，便可挨近他身旁了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好色之徒？他說的是撫台？還是藩台？」

阿珂道：「除非是我跟師姊倆假扮，不過這種女子的下賤模樣，我扮不來。」鄭克塽道：「不如設法買通廚子，在他酒裏放毒藥。」阿珂恨恨的道：「毒死了他，我這口氣不出。我要砍掉他一雙手，割掉他儘向我胡說八道的舌頭！這小鬼，我……我好恨！」

「這小鬼」三字一入耳，韋小寶腦中一陣暈眩，隨即恍然，心中不住說：「原來是要謀殺親夫。」他雖知道阿珂一心一意的向著鄭克塽，可萬萬想不到對自己竟這般切齒痛恨，心想：「我又有甚麼對不住你了？」這個疑竇頃刻間便即解破，只聽鄭克塽道：「珂妹，這小子是迷上你啦，對你是從來不敢得罪半分的。我知道你要殺他，其實是為了給我出氣。你這番情意，我……我真不知如何報答才是。」

阿珂柔聲道：「他欺辱你一分，比欺辱我十分還令我痛恨。他如打我罵我，我瞧在師父面上，這口氣也還咽得下，可是他對你……對你一次又一次的這般無禮，叫人一想起，恨不得立即將他千刀萬剮。」鄭克塽道：「珂妹，我現在就報答你好不好？」右臂也伸將過去，抱住了她身子。阿珂滿臉嬌羞，將頭鑽入他懷裏。

韋小寶心中又酸又怒又苦，突然間頭頂一緊，辮子已給人抓住。他大吃一驚，跟著耳朵又被人扭住，待要呼叫，聽到耳邊一個熟悉的聲音低喝：「小王八蛋，跟我來！」這句「小王八蛋」，平生不知已給這人罵過幾千百次，當下更不思索，乖乖的跟了便走。

抓他辮子、扭他耳朵之人，手法熟練已極，那也是平生不知已抓過他、扭過他幾千百次了，正是他母親韋春芳。

※※※

兩人來到房中，韋春芳反腳踢上房門，鬆手放開他辮子和耳朵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媽！我回來了！」韋春芳向他凝視良久，突然一把將他抱住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韋小寶笑道：「我不是回來見你了嗎？你怎麼哭了？」韋春芳抽抽噎噎的道：「你死到那裏去了？我在揚州城裏城外找遍了你，求神拜佛，也不知許了多少願心，磕了多少頭。乖小寶，你終於回到娘身邊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到外面逛逛，你不用擔心。」

韋春芳淚眼模糊，見兒子長得高了，人也粗壯了，心下一陣歡喜，又哭了起來，罵道：「你這小王八蛋，到外面逛，也不給娘說一聲，去了這麼久，這一次不狠狠給你吃一頓筍炒肉，小王八蛋也不知道老娘的厲害。」

所謂「筍炒肉」，乃是以毛竹板打屁股，韋小寶不吃已久，聽了忍不住好笑。韋春芳也笑了起來，摸出手帕，給他擦去臉上泥污；擦得幾擦，一低頭，見到自己一件緞子新衫的前襟上又是眼淚，又是鼻涕，還染了兒子臉上的許多炭灰，不由得肉痛起來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，罵道：「我就是這一件新衣，還是大前年過年縫的，也沒穿過幾次。小王八蛋，你一回來也不幹好事，就弄髒了老娘的新衣，叫我怎麼去陪客人？」

韋小寶見母親愛惜新衣，鬧得紅了臉，怒氣勃發，笑道：「媽，你不用可惜。明兒我給你去縫一百套新衣，比這件好過十倍的。」韋春芳怒道：「小王八蛋就會吹牛，你有個屁本事？瞧你這副德性，在外邊還能發了財回來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財是沒發到，不過賭錢手氣好，贏了些銀子。」

韋春芳對兒子賭錢作弊的本事倒有三分信心，攤開手掌，說道：「拿來！你身邊存不了錢，過不了半個時辰，又去花個乾淨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一次我贏得太多，說甚麼也花不了。」韋春芳提起手掌，又是一個耳光打過去。

韋小寶一低頭，讓了開去，心道：「一見到我伸手就打的，北有公主，南有老娘。」伸手入懷，正要去取銀子，外邊龜奴叫道：「春芳，客人叫你，快去！」

韋春芳道：「來了！」到桌上鏡箱豎起的鏡子前一照，匆匆補了些脂粉，說道：「你給我躺在這裏，老娘回來要好好審你，你……你可別走！」韋小寶見母親眼光中充滿擔憂的神色，生怕自己又走得不知去向，笑道：「我不走，你放心！」韋春芳罵了聲「小王八蛋」，臉有喜色，撣撣衣衫，走了出去。

韋小寶在床上躺下，拉過被來蓋上，只躺得片刻，韋春芳便走進房來，手裏拿著一把酒壺，她見兒子躺在床上，便放了心，轉身便要走出。韋小寶知道是鄭克塽要她去添酒，突然心念一動，道：「媽，你給客人添酒去嗎？」韋春芳道：「是了，你給我乖乖躺著，媽回頭弄些好東西給你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添了酒來，給我喝幾口。」韋春芳罵道：「饞嘴鬼，小孩兒家喝甚麼酒？」拿著酒壺走了。

韋小寶忙向板壁縫中一張，見隔房仍是無人，當即一個箭步衝出房來，走進隔房，打開櫃子，取了老鴇的那瓶「迷春酒」，回入自己房中，藏在被窩裏，拔開了瓶塞，心道：「鄭克塽你這小雜種，要在我酒裏放毒藥，老子今日給你來個先下手為強！」

過不多時，韋春芳提著一把裝得滿滿的酒壺，走進房來，說道：「快喝兩口。」韋小寶躺在床上，接過了酒壺，坐起身來，喝了一口。韋春芳瞧著兒子偷嫖客的酒喝，臉上不自禁的流露愛憐橫溢之色。韋小寶道：「媽，你臉上有好大一塊煤灰。」韋春芳忙到鏡子前去察看。韋小寶提起酒壺往被中便倒，跟著將「迷春酒」倒了大半瓶入壺。

韋春芳見臉上乾乾淨淨，那裏有甚麼煤灰了，登時省起兒子又在搗鬼，要支使開自己，以便大口偷酒喝，當即轉身，搶過了酒壺，罵道：「小王八蛋是老娘肚裏鑽出來的，我還不知你的鬼計？哼，從前不會喝酒，外面去浪蕩了這些日子，甚麼壞事都學會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媽，那個小相公脾氣不好，你說甚麼得灌他多喝幾杯。他醉了不作聲，再騙那大相公的銀子就容易了。」

韋春芳道：「老娘做了一輩子生意，這玩意兒還用你教嗎？」心中卻頗以兒子的主意為然，又想：「小王八蛋回家，真是天大的喜事，今晚最好那瘟生不叫我陪過夜，老娘要陪兒子。」拿了酒壺，匆匆出去。

韋小寶躺在床上，一會兒氣憤，一會兒得意，尋思：「老子真是福將，這姓鄭的臭賊甚麼人不好嫖，偏偏來討我便宜，想做老子的乾爹。今日還不嗤的一劍，再撒上些化屍粉？」想到在鄭克塽的傷口中撒上化屍粉後，過不多久，便化成一灘黃水，阿珂醉轉來，她的「哥哥」從此無影無蹤，不知去向。她就是想破了腦袋，也猜不到是怎麼一回事，「他媽的，你叫哥哥啊，多叫幾聲哪，就快沒得叫了。」

他想得高興，爬起身來，又到甘露廳外向內張望，只見鄭克塽剛喝乾了一杯酒，阿珂舉杯就口，淺淺喝了一口。韋小寶大喜，只見母親又給鄭克塽斟酒。鄭克塽揮手道：「出去，出去，不用你侍候。」韋春芳答應了一聲，放下酒壺時衣袖遮住了一碟火腿片。

韋小寶微微一笑，心道：「我就有火腿吃了。」忙回入房中。

過不多時，韋春芳拿了那碟火腿片進來，笑道：「小王八蛋，你死在外面，有這好東西吃嗎？」笑咪咪的坐在床沿，瞧著兒子吃得津津有味，比自己吃還要喜歡。

韋小寶道：「媽，你沒喝酒？」韋春芳道：「我已喝了好幾杯，再喝就怕醉了，你又溜走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不把媽媽迷倒，幹不了事。」說道：「我不走就是。媽，我好久沒陪你睡了，你今晚別去陪那兩個瘟生，在這裏陪我。」

韋春芳大喜，兒子對自己如此依戀，那還是他七八歲之前的事，想不到出外吃了一番苦頭，終究想起娘的好處來，不由得眉花眼笑，道：「好，今晚娘陪乖小寶睡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媽，我雖在外邊，可天天想著你。來，我給你解衣服。」他的馬屁功夫用之於皇帝、教主、公主、師父，無不極靈，此刻用在親娘身上，居然也立收奇效。韋春芳應酬得嫖客多了，男人的手摸上身來，便當他是木頭，但兒子的手伸過來替自己解衣扣，不由得全身酸軟，吃吃笑了起來。

韋小寶替母親解去了外衣，便去給她解褲帶。韋春芳呸的一聲，在他手上輕輕一拍，笑道：「我自己解。」忽然有些害羞，鑽入被中，脫下褲子，從被窩裏拿出來放在被上。韋小寶摸出兩錠銀子，共有三十幾兩，塞在母親手裏，道：「媽，這是我給你的。」韋春芳一陣喜歡，忽然流下淚來，道：「我……我給你收著，過得……過得幾年，給你娶媳婦。」

韋小寶心道：「我這就娶媳婦去了。」吹熄了油燈，道：「媽，你快睡，我等你睡著了再睡。」韋春芳笑罵：「小王八蛋，花樣真多。」便閉上了眼。她累了一日，又喝了好幾杯酒，見到兒子回來，更喜悅不勝，一定下來，不多時便迷迷糊糊的睡去了。韋小寶聽到她鼾聲，躡手囁腳的輕步走到門邊，心中一動，又回來將母親的褲子拋在帳子頂上，心道：「待會你如醒轉，沒了褲子，就不能來捉我。」

走到甘露廳外一張，見鄭克塽仰在椅中，阿珂伏在桌上，都已一動不動，韋小寶大喜，待了片刻，見兩人仍是不動，當即走進廳去，反手待要帶門，隨即轉念：「不忙關門，倘若這小子是假醉，關上了門可逃不走啦。」拔了匕首在手，走近身去，伸右手推推鄭克塽，他全不動彈，果已昏迷，又推推阿珂。她唔唔兩聲，卻不坐起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她喝酒太少，只怕不久就醒了，那可危險。」將匕首插入靴中，扶了她坐直。

阿珂雙目緊閉，含含糊糊的道：「哥哥，我……我不能喝了。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好妹子，再喝一杯。」斟滿一杯酒，左手挖開她小嘴，將酒灌了下去。

眼見阿珂迷迷糊糊將這杯迷春酒吞入肚中，心道：「老子跟你明媒正娶的拜了天地，你不肯跟老公洞房花燭，卻到麗春院來做小婊子，要老公做瘟生來梳籠你，真正犯賤。」

阿珂本就秀麗無儔，這時酒醉之後，紅燭之下更加顯得千嬌百媚。韋小寶色心大動，再也不理會鄭克塽死活醉醒，將阿珂打橫抱起，走進甘露廳側的大房。

這間大房是接待豪客留宿的，一張大床足有六尺來闊，錦褥繡被，陳設華麗。韋小寶將阿珂輕輕放在床上，回出來拿了燭台，放在床頭桌上，只見阿珂臉上紅艷艷地，不由得一顆心撲通、撲通的亂跳，俯身給她脫去長袍，露出貼身穿著的淡綠褻衣。

他伸手去解她褻衣的扣子，突然聽得背後腳步聲響，一人衝了進來，正要回頭，辮子一緊，耳朵一痛，又已給韋春芳抓住了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媽，快放手！」

韋春芳罵道：「小王八蛋，咱們人雖窮，院子裏的規矩可壞不得。揚州九大名院，那有偷客人錢的。快出去！」韋小寶急道：「我不是偷人錢啊。」

韋春芳用力拉他辮子，拚命扯了他回到自己房中，罵道：「你不偷客人錢，解人家衣服幹甚麼？這幾十兩銀子，定是做小賊偷來的。辛辛苦苦的養大你，想不到你竟會去做賊。」一陣氣苦，流下淚來，拿起床頭的兩錠銀子，摔在地下。

韋小寶難以解釋，若說這客人女扮男裝，其實是自己老婆，一則說來話長，二則母親說甚麼也不會相信，只道：「我為甚麼要偷人家錢？你瞧，我身邊還有許多銀子。」從懷中掏出一大疊銀票，說道：「媽，這些銀子我都要給你的，怕一時嚇壞了你，慢慢再給你。」

韋春芳見幾百兩的銀票共有數十張之多，只嚇得睜大了眼，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小賊，你……你……你還不是從那兩個相公身上摸來的？你轉世投胎，再做十世小王八蛋，也掙不到這許多銀子，快去還了人家。咱們在院子裏做生意，有本事就騙人家十萬八萬，卻是要瘟生心甘情願，雙手奉送。只要偷了人家一個子兒，二郎神決不饒你，來世還是幹這營生。小寶，娘是為你好！」說到後來，語氣轉柔，又道：「人家明日醒來，不見了這許多銀子，那有不吵起來的？衙門裏公差老爺來一查，捉了你去，還不打得皮開肉爛的嗎？乖小寶，咱們不能要人家這許多銀子。」說來說去，總是要兒子去還錢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媽纏七夾八，這件事一時說不明白了，鬧到老鴇、烏龜知道了，大家來一亂，這件事全壞啦。」心念一動，已有了主意，便道：「好，好，媽，就依你的。」攜了母親的手來到甘露廳，將一疊銀票都塞在鄭克塽懷裏，拉出自己兩個衣袋底，拍拍身上，道：「我一兩銀子也沒了，你放心罷？」韋春芳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好，要這樣才好。」

韋小寶回到自己房裏，見母親下身穿著一條舊褲，不由得嗤的一笑。韋春芳彎起手指，在他額頭卜的一記，罵道：「我起身解手，摸不到褲子，就知你不幹好事去了。」說著不禁笑了起來。韋小寶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，要拉屎。」抱住肚子，匆匆走出。韋春芳怕他又去甘露廳，見他走向後院茅房，這才放心，心道：「你再要去花廳，總逃不過老娘的眼去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走出邊門，飛奔回到何園。守門親兵伸手攔住，喝道：「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是欽差大人，你不認得了嗎？」那親兵一驚，仔細一看，果是欽差大人，忙道：「是，是大人……」韋小寶那等他說完，快步回到房中，說道：「好雙兒，快快，幫我變回欽差大人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用力扯身上長衫。

雙兒服侍他洗臉更衣，笑道：「欽差大人私行察訪，查到了真相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查到了，咱們這就去拿人。你快穿親兵衣服，再叫八名親兵隨我去。」雙兒道：「要不要叫徐老爺子他們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鄭克塽和阿珂已經迷倒，手到擒來，不費吹灰之力。徐天川他們要是跟了去，又不許我殺姓鄭的那臭小子了。叫了親兵同去，是擺架子嚇我娘、嚇老鴇龜兒的。」便道：「不用了。」

雙兒穿起親兵服色，道：「咱們叫曾姑娘同去，好不好？」親兵隊中只有她跟曾柔兩個是女扮男裝，兩個少女這些日子相處下來，已然十分親密。韋小寶心想：「要抱阿珂到這裏來。她一個不行，須得兩個人抬才是。欽差大人不能當著下人動手，又不能讓親兵的臭手碰到我老婆的香身？」說道：「很好，你叫她一起去，可別叫王屋派那些人。」

曾柔本就穿著親兵裝束，片刻便即就緒。韋小寶帶著二女和八名親兵，又到麗春院來。兩名親兵上去打門，喝道：「參將大人到，快開門迎接。」眾親兵得了囑咐，只說韋小寶是參將，要嚇嚇老鴇、龜兒，一名參將已綽綽有餘。

打了半天，大門才呀的一聲開了，一名龜奴迎了出來，叫道：「有客！」這兩個字叫得沒精打采。韋小寶怕他認得自己，不敢向他瞧去。一名親兵喝道：「參將老爺駕到，叫老鴇好好侍候。」

韋小寶來到廳上，老鴇出來迎接，對韋小寶瞧也不瞧，便道：「請老爺去花廳吃茶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你不瞧我最好，免得認了我出來，也不用見我媽了，吩咐他們抬了阿珂和鄭克塽走便是。」只是這老鴇平素接待客人十分周到，對官面上的更是恭敬客氣，今日卻這等冷淡，話聲也很古怪，不覺微感詫異。

他走進甘露廳，只見酒席未收，鄭克塽仍是仰坐在椅中，正待下令，只見一個衣著華麗之人走了過來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你好！」

韋小寶一驚，心道：「你怎認得我？」向他瞧去，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彎腰伸手，便去摸靴中匕首。突覺手上一緊，身後有人抓住了他手腕，冷冷的道：「好好坐下罷，別動粗！」左手抓住他後領，提起他身子，往椅中一送。韋小寶暗暗叫苦，但聽得雙兒一呼嬌叱，已跟那人動上了手。曾柔上前夾擊，旁邊一個錦衣公子發掌向她劈去，兩人鬥了起來。

韋小寶凝目一看，這錦衣公子原來也是女扮男裝，是阿珂的師姊阿琪。跟雙兒相鬥之人身材高瘦，卻是西藏喇嘛桑結，這時身穿便裝，頭上戴帽，拖了個假辮。第一個衣著華麗之人則是蒙古王子葛爾丹。韋小寶心道：「我忒也胡塗，明明聽得鄭克塽說約了葛爾丹在此相會，怎不防到這一著？我一見阿珂，心裏就迷迷糊糊的，連老子姓甚麼也忘了。他媽的，我老子姓甚麼，本來就不知道，倒也難怪。」

只聽得雙兒「啊喲」一聲，腰裏已被桑結點了穴道，摔倒在地。這時曾柔還在和阿琪狠鬥，阿琪招式雖精，苦於出手無力，幾次打中了曾柔，卻傷她不得。桑結走近身去，兩招之間就把曾柔點倒。八名親兵或被桑結點倒，或被葛爾丹打死，摔在廳外天井中。

桑結嘿嘿一笑，坐了下來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你師父呢？」說著伸出雙手，直伸到他面前。只見他十根手指都少了一截，本來手指各有三節，現下只剩下兩節，極為詭異可怖，韋小寶暗暗叫苦：「那日他翻閱經書，手指沾上了我所下的毒，這人居然狠得起心，將十根手指都斬了下來。今日老子落在他手中，一報還一報，把我十根手指也都斬下一截，那倒還不打緊，怕的是把我腦袋斬下一截。」

桑結見他嚇得呆了，甚是得意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當日我見你小小孩童，不知你是朝中大大的貴人，多有得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敢當。當日我只道你是一個尋常喇嘛，不知你是一位大大的英雄，多有得罪。」桑結哼了一聲。問道：「你怎知我是英雄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有人在經書上下了劇毒，想害我師父，給我師父識破了，不敢伸手去碰。你定要瞧這部經書，我師父無可奈何，只好給你。大喇嘛，你手指中毒之後，當機立斷，立刻就把毒手指斬去，真正了不起！自己抹脖子自殺容易，自己斬去十根手指，古往今來，從來沒那一位大英雄幹過。想當年關雲長刮骨療毒，不皺一皺眉頭，那也是旁人給他刮骨，要他自己斬手指，那就萬萬不能。你比關雲長還厲害，這不是自古以來天下第一位大英雄麼？」

桑結明知他大拍馬屁，不過想自己對他手下留情，比之哀求饒命，相差也是無幾，不過這些言語聽在耳裏，倒也舒服受用。當日自己狠心砍下十根手指，這才保得性命，雖然雙手殘廢，許多武功大打折扣，但想到彼時生死懸於一線，自己竟有這般剛勇，心下也常自引以為傲。他帶同十二名師弟，前來中原劫奪四十二章經，結果十二人盡皆喪命，自己還鬧得雙手殘廢，如此倒霉之事，自然對人絕口不提，也從來無人敢問他為何會斬去十根手指，因此韋小寶這番話，還是第一次聽見。

大喇嘛陰沉沉的臉上，不自禁多了幾絲笑意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我們得知你駕臨揚州，大家便約齊了來跟你相會。你專門跟平西王搗蛋，壞了他老人家不少大事。額駙想回雲南探親，也是給你阻住的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各位消息倒靈通，當真了得！這次我出京，皇上吩咐了甚麼話，各位知不知道？」桑結道：「倒要請教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皇上說道：『韋小寶，你去揚州辦事，只怕吳三桂要派人行刺，朕有些放心不下。好在他兒子在朕手裏，要是你有甚麼三長兩短，朕把吳應熊這小子一模一樣的兩短三長便了。吳三桂派人割了你一根小指頭兒，吳應熊這小子也不免少一根小指頭兒。吳三桂這老小子派人殺你，等於殺他自己兒子。』我說：『皇上，別人的兒子我都可以做，吳三桂的兒子卻一定不做。』皇上哈哈大笑。就這麼著，我到揚州來啦。」

桑結和葛爾丹對望一眼，兩人臉色微變。桑結道：「我和王子殿下這次到揚州來找你，初時心想皇帝派出來的欽差，定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，那知道我二人遠遠望了一望，卻原來是老相識，連這位阿琪姑娘，也識得你的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是老相好了。」

阿琪拿起桌上的一隻筷子，在他額頭一戳，啐道：「誰跟你是老相好？」

桑結道：「我們約了台灣鄭二公子在這裏相會，原是要商量怎麼對你下手，想不到你竟會自己送上門來，可省了我們不少力氣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皇上向王子手下那大鬍子罕帖摩盤問了三天，甚麼都知道了。」

桑結和葛爾丹聽到罕帖摩的名字，都大吃一驚，同時站起，問道：「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也沒甚麼。皇上跟罕帖摩說的是蒙古話，嘰哩咕嚕的，我一句也不懂。後來皇上賞了他好多銀子，派他去兵部尚書明珠大人手下辦事，過不了三天，就派我去催他快些畫地圖。這些行軍打仗的事，我也不懂。我對皇上說：『皇上，蒙古西藏，地方太冷，你要派兵去打仗，奴才跟你告個假，到揚州花花世界去逛逛罷。』」

葛爾丹滿臉憂色，問道：「你說小皇帝要派兵去打蒙古、西藏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這種事情，我不大清楚了。皇上說：『咱們最好只對付一個老傢伙。蒙古、西藏要是幫咱們，咱們就當他們是朋友；他們要是幫老傢伙，咱們沒法子，只好先發制人。』」

桑結和葛爾丹對望了一眼，心中略寬，都坐了下來。葛爾丹問起罕帖摩的情形，韋小寶於他形貌舉止，描繪得活龍活現，不由葛爾丹和桑結不信。

韋小寶見他二人都眉頭微蹙，料想他二人得知罕帖摩降清，蒙古、西藏和吳三桂勾結之事已瞞不過小皇帝，生怕康熙先下手為強；眼見雙兒和曾柔都給點了穴道，躺在地下，那八名親兵多半均已嗚乎哀哉，他這次悄悄來到麗春院，生恐給人發現自己身世秘密，因此徐天川、張勇、趙齊賢等無一得知，看來等到自己給人剁成肉醬，做成了揚州出名的獅子頭，不論紅燒也罷，清蒸也罷，甚至再加蟹粉，還是無人來救；既無計脫身，只有信口開河，聊勝於坐以待斃，說道：「皇上聽說葛爾丹王子武功高強，英雄無敵，倒也是十分佩服的。」

葛爾丹微笑問道：「皇帝也練武功麼？怎知道我有武功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自然會武的，還挺不錯呢。殿下那日在少林寺大顯身手，只打得少林寺方丈甘拜下風，達摩堂、羅漢堂、般若堂三堂首座望風披靡。兄弟都向皇上細細說了。」那日葛爾丹在少林鎩羽而去，此刻聽韋小寶為他大吹法螺，在桑結之前大有面子，不禁臉現得意之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少林寺方丈晦聰大師的武功，在武林中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，可是王子殿下衣袖只這麼一拂，晦聰方丈便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，幸虧他坐下去時，屁股底下恰好有個蒲團，才不摔壞了那幾根老骨頭……」其實那天葛爾丹是給晦聰袍袖一拂，一交坐在椅上，再也站不起來，韋小寶卻把話倒轉來說了，心道：「晦聰師兄待我不錯，但今日做師弟的身遇血光之災，眼看就要圓寂坐化，前往西天，只好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師兄勝即是敗，敗即是勝。」嘴裏胡言亂語，心中胡思亂想，一雙眼睛東張西望，一瞥眼間，只見阿琪似笑非笑，一雙妙目盯在葛爾丹臉上，眼光中充滿著情意。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：「這惡姑娘想做蒙古王妃。」便道：「皇上說道：『葛爾丹王子武功既高，相貌又漂亮，他要娶王妃，該當娶一個年輕美貌、也有武功的姑娘才是……』」偷眼向阿琪瞧去，果見她臉上一紅，神色間十分關注，接著道：「『……那陳圓圓雖然號稱天下第一美人，可是現下年紀大了，葛爾丹又何必定要娶她呢？』」

阿琪忍不住道：「誰說他要娶陳圓圓了？又來瞎說！」葛爾丹搖頭道：「那有此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我說：『啟稟皇上：葛爾丹王子殿下有個相好的姑娘，叫做阿琪姑娘……』」阿琪啐了一口，臉上神色卻十分歡喜。葛爾丹向她笑吟吟的望了一眼。韋小寶續道：「『……這位阿琪姑娘武功天下第三，只不及桑結大喇嘛、葛爾丹王子殿下，比之皇上，嘻嘻，似乎還強著一點兒，奴才說的是老實話，皇上可別見怪……』」

桑結本來聽得有些氣悶，但聽他居然對皇帝說自己是武功天下第一，明知這小鬼的說話十成中信不了半成，但也不自禁怡然自得，鼻中卻哼了一聲，示意不信。

韋小寶續道：「皇上說：『我不信。這小姑娘武功再好，難道還強得過她師父嗎？』我說：『皇上有所不知。這小姑娘的師父，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尼姑，武功本來是很高的，算得上天下第三。可是有一次跟桑結大喇嘛比武，給桑結大喇嘛一掌劈過去，那師太抵擋不住，全身內功散得無影無蹤。因此武功天下第三的名號，就給她徒兒搶去了。』」

阿琪聽他說穿自己的師承來歷，心下驚疑不定：「他怎會知道我師父？」

桑結雖未和九難動過手，但十二名師弟盡數在他師徒手下死於非命，實是生平的奇恥大辱，此刻聽韋小寶宣稱九難被自己一掌劈得內功消散，實是往自己臉上大大貼金。他和葛爾丹先前最擔心的，都是怕韋小寶揭露自己的醜史，因此均想儘快殺了此人滅口，待聽得他將自己的大敗說成大勝，倒也不忙殺他了。桑結向阿琪凝視片刻，心想：「我此刻才知，原來你是那白衣小尼姑的徒兒。這中間只怕有點兒古怪。」

阿琪問道：「你說陳圓圓甚麼的，又怎樣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陳圓圓，我在昆明是親眼見過的。不瞞姑娘說，她比我大了好多歲，不過『天下第一美人』這六個字，的確名不虛傳。我一見之下，登時靈魂兒出竅，手腳冰冷，全身發抖，心中只說『世上那有這樣美貌的人兒？』阿琪姑娘，你的師妹阿珂，算得是很美了，但比之這個陳圓圓，容貌體態，那可差得太多。」

阿琪自然知道阿珂容顏絕美，還勝於己，又知韋小寶對阿珂神魂顛倒，連他都這般說，只怕這話倒也不假，但嘴上兀自不肯服氣，說道：「你這小孩兒是個小色迷，見到人家三分姿色，就說成十分。陳圓圓今年至少也四十幾歲了，就算從前美貌，現今也不美了。」

韋小寶連連搖頭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像你阿琪姑娘，今年不過十八九歲，當然美得不得了。再過三十年，一定仍然美麗之極，你要是不信，我跟你打個賭。如果三十年後你相貌不美了，我割腦袋給你。」

阿琪嘻的一笑，任何女人聽人稱自己美貌，自然開心，而當著自己情郎之面稱讚，更加心花怒放。何況她對自己容色本就頗有自信，想來三十年後，自己也不會難看多少。

韋小寶只盼她答應打這賭，那麼葛爾丹說不定會看在意中人面上，便讓自己再活三十年，到那時再決輸贏，也還不遲。不料桑結哼了一聲，冷冷的道：「就可惜你活不過今晚了。阿琪姑娘三十年後的芳容，你沒福氣見到啦。」

韋小寶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那也不打緊。只盼大喇嘛和王子殿下記得我這句話，到三十年後的今天，就知韋小寶有先見之明了。」桑結、葛爾丹、阿琪三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到昆明，還是幾個月之前的事，我是送建寧公主去嫁給吳三桂的兒子，你們三位都知道的了。本來這是大大的喜事，可是一進昆明城裏，只見每條街上都有人在號啕大哭，隔不了幾家，就是一口棺材，許多女人和小孩披蔴戴孝，哭得昏天黑地。」

葛爾丹和阿琪齊問：「那為了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也奇怪得很哪。一問雲南的官兒，大家支支吾吾的都不肯說。後來我派親兵出去打聽，才知道了，原來這天早晨，陳圓圓聽說公主駕到，親自出來迎接。她從轎子裏一出來，昆明十幾萬男人就都發了瘋，個個擁過去看她，都說天上仙女下凡，你推我擁，踹死了好幾千人。平西王帳下的武官兵丁起初拚命彈壓，後來見到了陳圓圓，大家刀槍也都掉了下來，個個張大了口，口水直流，只是瞧著陳圓圓。」

桑結、葛爾丹、阿琪三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均想：「這小孩說話定然加油添醬，不過陳圓圓恐怕當真美貌非凡，能見上一見就好了。」

韋小寶見三人漸漸相信，又道：「王子殿下，平西王麾下有個總兵，叫做馬寶，你聽過他名字麼？」葛爾丹和阿琪都點了點頭。他二人和馬寶曾同去少林寺，怎不認得？葛爾丹道：「那天在少林寺中，你也見過他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他麼？我倒忘了。當日我只留神王子殿下大顯神功，打倒少林寺的高僧，沒空再瞧旁人，就算稍有一點兒空閒，也只顧到向阿琪姑娘的花容月貌偷偷多看上幾眼。」阿琪啐了他一口，心中卻甚喜歡。

葛爾丹問道：「馬總兵又怎麼了？」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馬總兵也就是這天出的事。他奉平西王將令保護陳圓圓，那知道他看得陳圓圓幾眼，竟也胡裏胡塗了，居然過去摸了摸她那又白又嫩的小手。後來平西王知道了，打了他四十軍棍。馬總兵悄悄對人說：『我摸的是陳圓圓的左手，本來以為王爺要割了我一隻手。早知道只打四十軍棍，那麼連她右手也摸一摸了。八十下軍棍，未必就打得死我。』平西王駕下共有十大總兵，其餘九名總兵都羨慕得不得了。這句話傳到平西王耳裏，他就傳下將令，今後誰摸陳圓圓的手，非砍下雙手不可。平西王的女婿夏國相，也是十大總兵之一，他就叫高手匠人先做下一雙假手。他說自己有時會見到這個天仙似的岳母，萬一忍不住要上去摸手，不如自己先做下假手，以免臨時來不及定做，這叫做有甚麼無患。」

葛爾丹只聽得張大了口，呆呆出神。桑結不住搖頭，連說：「荒唐，荒唐！」也不知是說十大總兵荒唐，還是說韋小寶荒唐。阿琪道：「你見過陳圓圓，怎不去摸她的手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是有緣故的。我去見陳圓圓之前，吳應熊先來瞧我，說我千里迢迢的送公主去給他做老婆，他很是感激。他從懷裏掏出一副東西，金光閃閃，鑲滿了翡翠、美玉、紅寶石、貓兒眼，原來是一副黃金手銬。」

阿琪問道：「甚麼手銬，這般珍貴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當時我便問他是甚麼玩意兒，總以為是他送給我的禮物。那知他喀喇一聲，把我雙手銬住了。我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『額駙，你幹麼拿我？我犯了甚麼罪？』吳應熊道：『欽差大人，你不可會錯了意，兄弟是一番好意。你要去見我陳姨娘，這副手銬是非戴不可的，免得你忍耐不住，伸手摸她。倘若單是摸摸她的手，父王衝著你欽差大人的面子，也不會怎樣。就只怕你一呀摸，二呀摸，三呀摸的摸起來，父王不免要犯殺害欽差大臣的大罪。大人固然不妥，我吳家可也糟了。』我嚇了一跳，就戴了手銬去見陳圓圓。」

阿琪越聽越好笑，道：「我可真是不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下次你到北京，向吳應熊要這副金手銬來瞧瞧，就不由你不信了。他是隨身攜帶的，以便一見陳圓圓，立刻取出戴上，只要慢得一步，那就乖乖不得了。」桑結哼了一聲道：「陳圓圓是他庶母，難道他也敢有非禮的舉動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當然不敢，因此隨身攜帶這副金手銬啊。」阿琪道：「他到了北京，又何必再隨身攜帶？」

韋小寶一怔，心道：「糟糕！牛皮吹破了。」但他腦筋轉得甚快，立即說道：「吳應熊本來想立刻回昆明的，又沒想在北京長住。留在北京，那是不得已。」桑結瞪了他一眼，道：「那是你恩將仇報了。人家借手銬給你，很夠交情，你卻阻攔了他，不讓他回雲南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吳應熊於我有甚麼恩？他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。」桑結奇道：「他得罪你甚麼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還不得罪？借手銬給我，那比殺了我老子還惡毒。當時我若不是戴著這副手銬，陳圓圓的臉蛋也摸過了。唉，大喇嘛，王子殿下，只要我摸過陳圓圓那張比花瓣兒還美上一萬倍的臉蛋，吳三桂砍下我這一雙手又有甚麼相干？就算他再砍下我一雙腿，做成雲南宣威火腿，又算得甚麼？」

三人神馳天南，想像陳圓圓的絕世容光，聽了他這幾句話竟然不笑。

韋小寶壓低嗓子，裝出一副神秘莫測的模樣，悄聲道：「有個天大的秘密，三位聽了可不能洩漏。本來是不能說的，不過難得跟三位談得投機，不妨跟知己說說。」葛爾丹忙問：「甚麼機密？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皇上調兵遣將，要打吳三桂。」桑結等三人相視一笑，都想：「那是甚麼機密了？皇帝不打吳三桂，吳三桂也要起兵打皇帝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可知皇上為甚麼要對雲南用兵？那就難猜些了。」

阿琪道：「難道也是為了陳圓圓？」韋小寶一拍桌子，顯得驚異萬分，說道：「咦！你怎麼知道？」阿琪道：「我是隨便猜猜。」

韋小寶大為讚嘆，說道：「姑娘真是女諸葛，料事如神。皇上做了皇帝，甚麼都有了，就只少了這個『天下第一美人』。上次皇上為甚麼派我這小孩子去雲南，卻不派甚麼德高望重、勞苦功高的大臣？就是要我親眼瞧瞧，到底這女子是不是當真美得要命，再要我探探吳三桂的口風，肯不肯把陳圓圓獻進宮去。派白鬍子大臣去辦這件事，總有點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那知我只提得一句，吳三桂就拍案大怒，說道：『你送一個公主來，就想掉換我的活觀音？哼哼，就是一百個公主，我也不換。』」

桑結和葛爾丹對望一眼，隱隱覺得上了吳三桂的大當，原來其中還有這等美色的糾葛。吳三桂當年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」，正是為了陳圓圓，斷送了大明三百年的江山，此事天下皆知。小皇帝年少風流，這種事倒也是在情理之中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小玄子，你是鳥生魚湯，決不貪圖老烏龜的老婆。我小桂子大難臨頭，只好說你幾句壞話，千萬不好當真。」見桑結和葛爾丹都神色嚴重，又道：「我見吳三桂一發怒，就不敢再說。那時我在雲南，雖帶得幾千兵馬，怎敵得過吳三桂手下的千軍萬馬？只好悶聲發大財了，是不是啊？」葛爾丹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一天晚上，那大鬍子罕帖摩來見我，他說是王子殿下派他去昆明跟吳三桂聯絡的。他在昆明卻發覺情勢不對，說蒙古人是成甚麼汗的子孫，都是英雄好漢，幹麼為了吳三桂的一個美貌女子去打仗送死。他求我偷偷帶他去北京見皇帝，要親自對皇帝說，陳圓圓甚麼的，跟蒙古王子、西藏喇嘛都不相干。蒙古葛爾丹王子早有了一位阿琪姑娘，不會再要陳圓圓的了。西藏大喇嘛也有了……有了很多美貌的西藏姑娘……」

桑結大喝：「胡說！我們黃教喇嘛嚴守清規戒律，決不貪花好色。」韋小寶忙道：「那是罕帖摩說的，可不關我事。大喇嘛，罕帖摩為了討好皇帝，叫他放心，不用擔心你會搶陳圓圓，只怕是有的。」桑結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下次見到罕帖摩，須得好好問他一問，到底是他說謊，還是你說謊，如此敗壞我的清譽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喜：「他要去質問罕帖摩，看來一時就不會殺我了。」忙道：「是，是。下次你叫我跟罕帖摩當面對證好了。你們幫吳三桂造反，實在沒甚麼好處。就算造反成功，你們兩位身邊若不帶備一副手銬，總還是心驚肉跳……」忽見桑結臉有怒色，忙道：「大喇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見了陳圓圓當然不會動心。不過，不過……唉！」

桑結問道：「不過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上次我到昆明，陳圓圓出來迎接公主，不是擠死了好幾千人麼？這些死人的家裏做法事，和尚道士忽然請不到了。」阿琪問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許許多多和尚見到了陳圓圓，凡心大動，一天之中，昆明有幾千名和尚還俗，不出家了。你想，突然間少了幾千和尚，大做法事自然不夠人手了。」

葛爾丹等三人都將信將疑，覺他說得未免太玄，但於陳圓圓的美艷，卻已決無懷疑。

阿琪向葛爾丹幌了一眼，輕輕的道：「昆明地方這等古怪，我是不去的了。你要幫吳三桂，你自己去罷。」葛爾丹忙道：「誰說要去昆明了？我又不想見陳圓圓。我看我們的阿琪姑娘，也不見得會輸了給陳圓圓。」阿琪臉色沉了下來，說道：「你說我不見得會輸了給陳圓圓，明明說我不及她。你就是想去見她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道：「我走啦！」

葛爾丹大窘，忙道：「不，不！我對天發誓，這一生一世，決不看陳圓圓一眼。」阿琪回嗔作喜，坐了下來。韋小寶道：「你決不看陳圓圓一眼，這話是對的。不論是誰，一見到她，只看一眼怎麼夠？一百眼、一千眼也看不夠啊。」葛爾丹罵道：「你這小鬼，就是會瞎說。我立誓永遠不見陳圓圓的面就是。若是見了，教我兩隻眼睛立刻瞎了。」阿琪大喜，含情脈脈的凝視著他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聽小皇帝說，真不明白你們兩位幫吳三桂是為了甚麼。倘若是要得陳圓圓，那沒有法子，天下只一個陳圓圓，連小皇帝也沒有。除了這美女之外，吳三桂有甚麼，小皇帝比他多十倍還不止。你們兩位只要幫皇帝，金銀財寶，要多少有多少。」

桑結冷冷的道：「西藏和蒙古雖窮，卻也不貪圖金銀財寶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他二人不要金銀財寶，也不要美女，最想要的是甚麼？」念頭一轉，心道：「是了，小丈夫一日不可無錢，大丈夫一日不可無權。我韋小寶是小丈夫，他兩個是大丈夫。」便道：「小皇帝說，葛爾丹只是個王子，還不夠大，倘若幫我打吳三桂，我就封他為蒙古國王。」

葛爾丹雙目射出喜悅的光芒，顫聲問道：「皇……皇帝當真說過這句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當然！我為甚麼騙你？」桑結道：「天下也沒蒙古國王這銜頭。皇帝如能幫著殿下做了準噶爾汗，殿下也就心滿意足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可以，可以！這『整個兒好』，皇帝一定肯封。」心想：「『整個兒好』是他媽的甚麼玩意兒？難道還有『一半兒好』的？」

桑結見他臉上神色，料想他不懂，說道：「蒙古分為幾部，準噶爾是其中最大的一部。蒙古的王不叫國王，叫做汗。王子殿下還沒做到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王子殿下只要幫皇上，做個把整個兒汗那還不容易？皇帝下一道聖旨，派幾萬兵馬去，別的蒙古人還會反抗嗎？」葛爾丹一聽大喜，道：「皇帝如肯如此，那自然易辦。」

韋小寶一拍胸膛，說道：「你不用擔心，包在我身上辦到就是。皇上只恨吳三桂一人。阿琪姑娘雖然美貌，只要不給皇上瞧見，他包管不會來搶你的。至於桑結大喇嘛呢，你幫了皇上的忙，皇上自會封你做管治全西藏的大官。」他不知這大官叫做甚麼，不敢亂說。

桑結道：「全西藏是達賴活佛管的，可不能由皇上隨便來封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別人做得活佛，你為甚麼不能做？西藏一共有幾個活佛？」桑結道：「還有一位班禪活佛，一共是兩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一日不過三，甚麼都要有三個才是道理。咱們請皇上再封一位桑結活佛，桑結大活佛專管達甚麼、班甚麼的兩個小活佛。」桑結心中一動：「這小傢伙瞎說一氣，倒也有些道理。」想到此處，一張瘦削的臉上登時現出了笑容。

韋小寶此時只求活命脫身，對方不論有甚麼要求，都是一口答應，何況封準噶爾汗、西藏大活佛，又不用他費一兩銀子本錢，說道：「我不是吹牛，兄弟獻的計策，皇帝有九成九言聽計從。再說，兩位肯幫著打吳三桂，皇帝不但要封賞兩位，兄弟也是立了大功，非升官發財不可。常言道得好：『朝裏有人好做官。』兄弟在朝裏做大官，兩位分別在蒙古、西藏做大官。我說哪，咱三個不如拜把子做了結義兄弟，此後咱們三人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，不願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天下除了小皇帝，就是咱三個大了，那豈不是美得很麼？」心想：「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，這句話是很要緊的。他二人只要一點了頭，就不能再殺我了。再要殺我，等於自殺。」

桑結和葛爾丹來到揚州之前，早已訪查清楚，知道這少年欽差是小皇帝駕前的第一大紅人，飛黃騰達，升官極快，只萬萬想不到原來便是那個早就相識的少年。葛爾丹原和他並無仇怨，桑結卻給他害死了十二名師弟，斬去了十根手指，本來恨之切骨，但聽了他這番言語後，心想眾師弟人死不能復生，指頭斬後不能重長，倘若將此人一掌打死，也不過出了一口惡氣，徒然幫了吳三桂一個大忙，於自己卻無甚利益，但如跟他結拜，倒十分實惠，好處甚多。兩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都緩緩點頭。

韋小寶大喜過望，想不到一番言辭，居然打動了兩個惡人之心，生怕二人反悔，忙道：「大哥、二哥、二嫂，咱們就結拜起來。二嫂拜不拜都成，你跟二哥拜了天地，那都是一家人了。」阿琪紅著臉啐了一口，只覺這小孩說話著實討人歡喜。

桑結突然一伸手，拍的一聲，將桌子角兒拍了下來。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又幹甚麼了？」只聽桑結厲聲道：「韋大人，你今日這番話，我暫且信了你的。可是日後你如反覆無常，食言而肥，這桌子角兒便是你的榜樣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哥說那裏話來，我兄弟三人一起幹事，大家都有好處。兄弟假如欺騙了你們，你們在蒙古、西藏發兵跟皇帝過不去，皇帝一怒之下，定要砍了我腦袋。兩位哥哥請想，兄弟敢不敢對你們不住？」桑結點點頭，道：「那也說得是。」

當下三人便在廳上擺起紅燭，向外跪拜，結為兄弟，桑結居長，葛爾丹為次，韋小寶做了三弟。他向大哥、二哥拜過，又向阿琪磕頭，滿口「二嫂」，叫得好不親熱，心想：你做了我二嫂，以後見到我調戲我自己的老婆阿珂，總不好意思再來干涉了罷？

阿琪提起酒壺，斟了四杯酒，笑道：「今日你們哥兒三個結義，但願此後有始有終，做出好大的事業來。小妹敬你們三位一杯。」桑結笑道：「這杯酒自然是要喝的。」說著拿起了酒杯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忙道：「大哥，且慢！這是殘酒，不大乾淨。咱們叫人換過。」大聲叫道：「來人哪！快取酒來。」微覺奇怪：「麗春院裏怎麼搞的？這許久也不見有人來侍候。」又想：「是了。老鴇、龜奴見到打架，又殺死了官兵，都逃得乾乾淨淨了。」

正想到此處，卻見走進一名龜奴，低垂著頭，含含糊糊的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韋小寶心道：「麗春院裏的龜奴，我那一個不識得？這傢伙是新來的，那有對客人這般沒規矩的？定是嚇得傻了。」喝道：「快去取兩壺酒來。」那龜奴道：「是了！」轉身走出。

韋小寶見到那龜奴的背影，心念一動：「咦！這人是誰？白天在禪智寺外賞芍藥，就見過他，怎麼他到這裏來做龜奴？其中定有古怪。」凝神一想，不由得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。

桑結、葛爾丹、阿琪三人齊問：「怎麼？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這人是吳三桂手下高手武士假扮的，咱們剛才的說話，定然都教他聽去啦。」桑結和葛爾丹吃了一驚，齊道：「那可留他不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二位哥哥且……且不忙動手。咱們假裝不知，且看他一共來了多少人，有……有甚麼鬼計。」他說這幾句話時，聲音也顫了。這龜奴倘若真是吳三桂的衛士所扮，他倒也不會這般驚惶，原來此人卻是神龍教的陸高軒。

這人自神龍島隨著他同赴北京，相處日久，此時化裝極為巧妙，面目已全然不識，但見到他的背影，卻感眼熟。日間在禪智寺外仍未省起，此刻在麗春院中再度相見，便知其中必有蹺蹊，仔細一想，這才恍然。單是陸高軒一人，倒也不懼，但他既在禪智寺外聽到自己無意中漏出的口風，說要到麗春院來聽曲，便即來此化裝成為龜奴，那麼多半胖頭陀和瘦頭陀也來了，說不定洪教主也親自駕臨，再要說得洪教主跟自己也拜上把子，發誓同年同月同日死，那可千難萬難。他越想越怕，額頭上汗珠一顆顆的滲將出來。

只見陸高軒手托木盤，端了兩壺酒進來，低下頭，將酒壺放在桌上。韋小寶尋思：「他低下了頭，生怕我瞧出破綻。哼，不知還來了甚麼人？」說道：「你們院子裏怎麼只有你一個？快叫些人進來侍候。」陸高軒「嗯」的一聲，忙轉身退出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大哥、二哥、二嫂，待會你們瞧我眼色行事。我如眼睛翻白，抬頭上望，你們立刻出手，將進來的人殺了。這些人武功高強，非同小可。」桑結等都點頭答應，心中卻想：「吳三桂手下的衛士，武功再高，也沒甚麼了不起，何必這樣大驚小怪？」

過了一會，陸高軒帶了四名妓女進來，分別坐在四人身畔。韋小寶一看，四名妓女都不相識，並不是麗春院中原來的姑娘。四妓相貌都極醜陋，有的吊眼，有的歪嘴，皮膚或黃或黑，或凹凸浮腫，或滿臉瘡疤。韋小寶笑道：「麗春院的姑娘，相貌可漂亮得緊哪。」只見那坐在桑結身邊、滿臉瘡疤的姑娘向他眨了眨眼，隨即又使個眼色。

韋小寶見她眼珠靈活，眼神甚美，心想：「這四人是神龍教的，故意扮成了這般模樣，她卻向我連使眼色，那是甚麼意思？」端起原來那壺迷春酒，給四名妓女都斟了一杯，說道：「大家都喝一杯罷！」

妓院之中，原無客人向妓女斟酒之理，客人一伸手去拿酒壺，妓女早就搶過去斟了。但四名妓女只垂首而坐，韋小寶給她們斟酒，四人竟一句話不說。韋小寶心道：「這四個女人假扮婊子，功夫差極。」說道：「你們來服侍客人，怎麼不懂規矩，自己不先喝一杯？」說著又斟了一杯，對陸高軒道：「你是新來的罷？連烏龜也不會做。你們不敬客人的酒，客人一生氣，還肯花錢麼？」

陸高軒和四女以為妓院中的規矩確是如此，都答應了一聲：「是！」各人將酒喝了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才是了。院子裏還有烏龜婊子沒有？通統給我叫過來。偌大一家麗春院，怎麼只你們五個人？只怕有點兒古怪。」那臉孔黃腫的妓女向陸高軒使個眼色。陸高軒轉身出去，帶了兩名龜奴進來，沙啞著嗓子道：「婊子沒有了，烏龜倒還有兩隻。」

韋小寶暗暗好笑，心道：「婊子、烏龜，那是別人在背後叫的，你自己做龜奴，怎能口稱『婊子、烏龜』？就算是嫖院的客人，也不會這樣不客氣。院子裏只說『姑娘、伴當』。我試你一試，立刻就露出了馬腳。哼哼，洪教主神機妙算，可是做夢也想不到，我韋小寶就是在這麗春院中長大的。」

只見那兩名龜奴都高大肥胖，一個是胖頭陀假扮，一瞧就瞧出來了，另一個依稀是瘦頭陀，可是怎麼身材如此之高？微一轉念，已知他腳底踩了高蹻，若非心中先已有數，可真萬萬瞧不出來。他又斟了兩杯酒，說道：「客人叫你們烏龜喝酒，你們兩隻烏龜快喝！」

胖頭陀一聲不響的舉杯喝酒。瘦頭陀脾氣暴躁，忍耐不住，罵道：「你這小雜種才是烏龜！」陸高軒忙一扯他袖子，喝道：「快喝酒！你怎敢得罪客人？」瘦頭陀這次假扮龜奴，曾受過教主的嚴誡，心中一驚，忙將酒喝了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都來齊了嗎？沒別的人了？」陸高軒道：「沒有了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洪教主沒扮烏龜麼？」說了這句話，雙眼一翻，抬頭上望。

陸高軒等七人一聽此言，都大吃一驚，四名妓女一齊站起。桑結早在運氣戒備，雙手齊出，登時點中了瘦頭陀和陸高軒二人的腰間。

這兩指點出，陸高軒應手而倒，瘦頭陀卻只哼了一聲，跟著揮掌向桑結當頭劈落。桑結吃了一驚，心想自己的「兩指禪」功夫左右齊發，算得天下無雙，自從十根手指中毒截去之後，手指短了一段，出手已不如先前靈活，但正因短了一段，若是點中在敵人身上，力道可又比昔日強了三分。此時明明點中這大胖子腰間穴道，何以此人竟會若無其事？難道他也如韋小寶一般，已練成了「金剛護體神功？」

其實這兩人誰也沒有「金剛護體神功」。韋小寶所以刀槍不入，只是穿了護身寶衣，而瘦頭陀卻是腳下踩了高蹻，憑空高了一尺。桑結以為他身材真是如此魁梧，伸指點他腰間，中指處卻是他大腿外側。瘦頭陀只一陣劇痛，穴道並未封閉。

這時胖頭陀已和葛爾丹鬥在一起。滿臉瘡疤的妓女在和阿琪相鬥，另外一名妓女卻向韋小寶撲來。韋小寶笑道：「你發花癲麼？這般惡形惡狀幹甚麼？」眼見那妓女十指如鉤，來勢兇狠，心中一驚，一低頭便鑽到了桌子底下，伸手在那妓女的腿上一推。那妓女喝了迷春酒後，藥力發作，頭腦中本已迷迷糊糊，給他一推，站立不定，身子幌了幾幌，一交坐倒，再也站不起來。跟著其餘三名假妓女也都先後暈倒。

瘦頭陀和桑結拆得幾招，嫌足底高蹻不便，雙腳運勁，拍拍兩聲，將高蹻踹斷了。桑結罵道：「原來是個矮子。」瘦頭陀怒道：「老子從前可比你高得多，我喜歡做矮子，跟你甚麼相干？」桑結哈哈大笑，兩人口中說話，手上絲毫不停。兩個都是武功好手，數招之後，互相暗暗佩服。桑結心道：「吳三桂手下，居然有這樣一個武功了得的矮胖衛士。」瘦頭陀心道：「你武功雖高，卻給韋小寶這小鬼做走狗，也不是甚麼好腳色。」

那邊廂葛爾丹數招間就敵不過胖頭陀了。只是胖頭陀喝了一杯迷春酒，手腳不甚靈便，才一時沒將他打倒。阿琪見跟自己相鬥的妓女招式靈活，可是使不了幾招，便即暈倒，暗暗奇怪，轉頭見葛爾丹不住倒退，忙上前相助。胖頭陀眼前一黑，身子幌了幾下，只感敵人在自己胸口拍了一掌，力道卻不厲害。他閉著眼睛，兩手一分，格開對方手臂，雙手食指點到了敵人腋下。阿琪登時全身酸軟，慢慢倒下，壓在陸高軒背上，正自驚惶，只見胖頭陀突然俯衝摔倒。

葛爾丹叫道：「阿琪，阿琪，你怎麼了？」驀地裏胖頭陀躍起身來，當胸一拳，將他打得摔出丈許，重重撞在牆上。胖瘦二頭陀內力甚深，雖然喝了迷春酒，但這不過是妓院中所調製的尋常迷藥，並不如何厲害，兩人雖感昏暈，還在勉力支撐。

這時瘦頭陀雙眼瞧出來白濛濛的一團，只有桑結一個人影模模糊糊的幌來幌去，他伸手去打，都給桑結輕易避過，自己左肩和右頰卻接連重重的吃了兩拳。桑結的拳力何等沉重，饒是瘦頭陀皮粗肉厚，卻也抵受不起，不禁連聲吼叫，轉身奪門而逃。陸高軒搖搖幌幌的站起身來，上身穴道未解，胡裏胡塗的跟著奔了出去。

葛爾丹給胖頭陀打得撞上牆壁，背脊如欲斷裂，正自心怯，卻見敵人左手扶住了桌子，閉著眼睛，右掌在面前胸口不住搖幌，似是怕人襲擊。葛爾丹瞧出便宜，躍將過去，猛力一腳，踢中他後臀。胖頭陀大叫一聲，左手反轉，抓住了葛爾丹胸口，將他身子提了起來。桑結搶上相救。胖頭陀睜開眼睛，抓著葛爾丹搶出甘露廳，飛身上牆。

桑結喝道：「放下人來！」追了出去，跟著上屋。但聽兩人呼喝之聲漸漸遠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從桌底下鑽出來，只見地下橫七豎八的躺了一大堆人。雙兒和曾柔躺在廳角落裏；四名假妓女暈倒在地；鄭克塽本來伏在桌上，打鬥中椅子給人推倒，已滾到了桌子底下；阿琪下身擱在一張翻倒的椅上，上身躺在地下。一干人個個毫不動彈，有的是被點中了穴道，有的是為迷春酒所迷，均如死了一般。

他最關心雙兒，忙將她扶起，見她雙目轉動，呼吸如常，便感放心，只是他不會解穴，只好將雙兒、曾柔、阿琪三人扶入椅中坐好。

心中又記掛母親，奔到母親房中，只見韋春芳倒在床邊，韋小寶大驚，忙搶上扶起，見她身子軟軟的，呼吸和心跳卻一如其常，料想是給神龍教的人點了穴道，麗春院中的婊子、烏龜，定然個個不免，穴道被點，過得幾個時辰自會解開，倒也不必擔心。

回到甘露廳中，側耳傾聽，沒半點胖瘦二頭陀或桑結、葛爾丹回轉的聲息，心想：「這滿臉瘡疤的假婊子向我大使眼色，似乎是叫我留心，這人良心倒好，不知是誰？」走過去俯身伸手，在那女子臉上抹了幾抹，一層灰泥應手而落，露出一張嬌嫩白膩的臉蛋。韋小寶一聲歡呼，原來竟是小郡主沐劍屏。他低下頭來，在她臉上輕輕一吻，說道：「究竟你對我有良心，你定是給他們逼著來騙我的。」

突然心中一跳：「還有那三個假婊子是誰？方姑娘不知在不在內？這小婊子專門想法子害我，這次若不在內，倒奇怪得緊了。」想到了方怡，既感甜蜜，又感難過，眼見那臉蛋黃腫的女子身材苗條，看來多半是方怡，便伸手去抹她臉上化粧。

泥粉落下，露出一張姿媚嬌艷的臉蛋，年紀比方怡大了五六歲，容貌卻比她更美，原來是洪教主夫人。她酒醉之後，雙頰艷如桃花，肌膚中猶似要滲出水來。韋小寶過去雖覺洪夫人美貌動人，卻從來不敢以半分輕薄的眼色相覷，這時她爛醉如泥，卻是機會來了，伸出右手，在她臉頰上捏了一把，見她雙目緊閉，並無知覺，他一顆心怦怦亂跳，又在她另一邊臉頰上捏了一把。

轉過身來看另外兩個女子，見兩人都身材臃腫，決非方怡，其中一人曾惡狠狠的向自己撲擊。韋小寶提起酒壺，在她臉上淋了些酒水，然後拉起她衣襟在臉上一抹，現出真容，赫然竟是假太后。韋小寶大喜，心道：「這場功勞當真大得很了。皇上和太后要我捉拿這老婊子報仇，千方百計的捉不到，那知道她自己竟會到麗春院來做老婊子。可見我一直叫她老婊子，那是神機妙算，早有先見之明。」

再去抹掉第四個假婊子的化粧，露出容貌來卻是方怡。韋小寶大吃一驚：「她為甚麼腰身這樣粗，難道跟人私通，懷了孩兒？天靈靈，地靈靈，老婊子真的做了老婊子，韋小烏龜真的做了小烏龜？」伸手到她內衣一摸，觸手之處不是肌膚，拉出來卻是個枕頭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笑道：「你的良心，可比小郡主壞得太多。她唯恐我遭了你們毒手，不住向我使眼色。你卻唯恐我瞧出來，連大肚婆娘也敢裝。哈哈，你這小婊子在麗春院裏大了肚皮，我給你打胎。早打胎，晚打胎，打下一個枕頭來。」

走到廳外一瞧，只見數名親兵死在地下，院中烏燈黑火，聲息全無，心想：「胖瘦二頭陀都喝了藥酒，終究打不過我那兩個結義哥哥，但如洪教主他們在外接應，結果就難說得很了。兩位哥哥，倘若你們今天歸位，小弟恕不同年同月同日死，對不住之至！」

回進廳來，但見洪夫人、方怡、沐劍屏、雙兒、曾柔、阿琪六個美人兒有的昏迷不醒，有的難以動彈，各有各的美貌，各有各的嬌媚，心中大動，心道：「裏邊床上還有一個美貌小姑娘，比這六個人還美得多。那是我已經拜過天地、卻未洞房花燭的元配老婆。今晚你巴巴的來尋我，你老公要是不來睬你，未免太過無情無義，太對你不住了罷？」

正要邁步入內，只見曾柔的一雙俏眼瞧向自己，臉上暈紅，神色嬌羞，心想：「從王屋山來到揚州，一路之上，你這小妞兒老是避我，要跟你多說一句話也不成。今晚可也不能跟你客氣了。」將她抱起，搬入內房，放在阿珂之旁。

只見阿珂兀自沉睡，長長的睫毛垂了下來，口唇邊微露笑意，她昏迷之中，多半兀自在大做好夢，正跟鄭克塽親熱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你們這批老婊子、假婊子、好姑娘、壞女人，一古腦兒都搬了進來。這裏是麗春院，女人來到妓院，還能有甚麼好事？這是你們自己來的，醒轉之後可不能怪我。」他從小就胸懷大志，要在揚州大開妓院，更要到麗春院來大擺花酒，叫全妓院妓女相陪，此刻情景雖與昔日雄圖頗有不符，卻也是非同小可的壯舉。

當下將雙兒、阿琪、洪夫人、方怡、沐劍屏一一抱了入內，最後連假太后也抱了進去，八個女子並列床上。忽然想到：「朋友妻，不可欺。二嫂，你是我嫂子，咱們英雄好漢，可得講義氣。」將阿琪又抱到廳上，放在椅中坐好，只見她目光中頗有嘉許之意。

韋小寶見她容顏嬌好，喘氣甚急，胸脯起伏不已，忽覺後悔：「我跟大喇嘛和蒙古王子拜把子，又不是情投意合，只不過是想個計策，騙得他們不來殺我。甚麼大哥、二哥，都是隨口瞎說的。這阿琪姑娘如此美貌，叫她二嫂，太過可惜，不如也做了我老婆罷。說書的說『三笑姻緣九美圖』，唐伯虎有九個老婆。我就把阿琪算在其內，也不過是八美，還差了一美。呸，呸，呸！老婊子又老又兇，怎麼也能算一美？」

與唐伯虎相比，少他一美，還可將就，連少兩美，實在太也差勁，當下又抱起阿琪，走向內室。走了幾步，忽想：「關雲長千里送皇嫂，可沒將劉大嫂變成關二嫂。韋小寶七步送王嫂，總不能太不講義氣，少兩美就少兩美罷，還怕將來湊不齊？」於是立即轉身，又將阿琪放在椅中。

阿琪不知他心中反覆交戰，見他將自己抱著走來走去，不知搗甚麼鬼，只微感詫異。

韋小寶走進內室，說道：「方姑娘、小郡主、洪夫人，你們三個是自己到麗春院來做婊子的。雙兒、曾姑娘，你們兩個是自願跟我到麗春院來的。這是甚麼地方，你們來時雖不知道，不過小妞兒們既然來到這種地方，不陪我是不行的。阿珂，你是我老婆，到這裏來嫖我媽媽，也就是嫖你的婆婆，你老公要嫖還你了。」伸手將假太后遠遠推在床角，抖開大被，將餘下六個女子蓋住，踢下鞋子，大叫一聲，從被子底下鑽了進去。

※※※

胡天胡帝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桌上蠟燭點到盡頭，房中黑漆一團。

又過良久，韋小寶低聲哼起「十八摸」小調：「一百零七摸，摸到姊姊妹妹七隻手……一百零八摸，摸到姊姊妹妹八隻腳……」正在七手八腳之際，忽聽得一個嬌柔的聲音低聲道：「不……不要……鄭……鄭公子……是你麼？」正是阿珂的聲音。她飲迷春酒最早，昏睡良久，藥性漸退，慢慢醒轉。韋小寶大怒，心想：「你做夢也夢到鄭公子，只道是他爬上了你床，好快活麼？」壓低了聲音，說道：「是我。」

阿珂道：「不，不！你不要……」掙扎了幾下。

忽聽得鄭克塽在廳中叫道：「阿珂，阿珂，你在那裏？」喀喇一聲，嗆啷啷一片響聲，撞翻了一張椅子，桌上杯碟掉到地下。阿珂聽到他在廳上，那麼抱住自己的自然不是他了，一驚之下，又清醒了幾分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怎麼……我……我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是你的親老公，你也聽不出？」阿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使力掙扎，想脫出他懷抱，卻全身酸軟無力，驚叫：「鄭公子，鄭公子！」

鄭克塽跌跌撞撞的衝進房來，房中沒半點光亮，砰的一聲，額頭在門框上一撞，叫道：「阿珂，你在那裏？」阿珂道：「我在這裏！放開手！小鬼，你幹……幹甚麼？」鄭克塽道：「甚麼？」他不知阿珂最後這兩句話是對韋小寶說的。

韋小寶意氣風發，如何肯放？阿珂央求道：「好師弟，求求你，快放開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說過不放，就是不放！大丈夫一言既出，死馬難追。」

鄭克塽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韋小寶，你在那裏？」韋小寶得意洋洋的道：「我在床上，抱著我老婆。我在洞房花燭，你來幹甚麼？要鬧新房麼？」鄭克塽大怒，罵道：「鬧你媽的新房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要鬧我媽的新房，今天可不成，因為她沒客人，除非你自己去做新郎。」

鄭克塽怒道：「胡說八道。」循聲撲向床上，來掀韋小寶，黑暗中抓到一人的手臂，問道：「阿珂，是你的手麼？」阿珂道：「不是。」

鄭克塽只道這手臂既然不是阿珂的，那麼定然是韋小寶的，當下狠狠用力一扯，不料所扯的卻是假太后毛東珠。她飲了迷春酒後昏昏沉沉，但覺得有人扯她手臂，左手反過去拍一掌，正好擊在鄭克塽頂門。她功力已去了十之八九，這一掌無甚力道。鄭克塽卻大吃一驚，一交坐倒，腦袋在床腳上一撞，又暈了過去。

阿珂驚呼：「鄭公子，你怎麼了？」卻不聽見答應。韋小寶道：「他來鬧新房，鑽到床底下去了。」阿珂哭道：「不是的。快放開我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別動，別動！」阿珂手肘一挺，撞在他喉頭。韋小寶吃痛，向後一仰。阿珂脫卻束縛，忙要下床，身子一轉，壓在毛東珠胸口。毛東珠吃痛，一聲大叫，伸手牢牢抱住了她。阿珂在黑暗之中也不知抱住自己的是誰，極度驚恐之下，更是沒絲毫力道，忽覺右足又給人壓住了，只嚇得全身冷汗直冒：「床上有這許多男人！」

韋小寶在黑暗中找不到阿珂，說道：「阿珂，快出聲，你在那裏？」阿珂心道：「你就殺了我頭，我也不作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不說，我一呀摸，二呀摸，一個個的摸將過來，總要摸到你為止。」忽然唱起小調來：「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到一位美人兒。美人臉蛋像瓜子，莫非你是老婊子？」口唱小調，雙手亂摸。

※※※

忽聽得院子外人聲喧嘩，有人傳呼號令，大隊兵馬將幾家妓院一起圍住了，跟著腳步聲響，有人走進麗春院來。韋小寶知道來人若不是自己部下，便是揚州的官員，心中一喜，正要從被窩裏鑽出來，不料來人走動好快，火光亮處，已到了甘露廳中，只聽得玄貞道人叫道：「韋大人，你在這裏嗎？」語音甚是焦急。韋小寶脫口答道：「我在這裏！」

天地會群雄發覺不見了韋小寶，生怕他遇險，出來找尋，知他是帶了親兵向鳴玉坊這一帶而來，一查便查到麗春院中有人打架。進得院子，見幾名親兵死在地下，眾人大吃一驚，直聽到他親口答應，這才放心。

韋小寶耳聽得眾人大聲招呼，都向這邊湧來，忙站起來放下帳子，至於兩隻腳踏在誰的身上，也顧不得這許多了。

帳子剛放下，玄貞等已來到房中，各人手持火把，一眼見到鄭克塽暈倒在床前，都感詫異。又有人叫：「韋大人，韋大人！」韋小寶叫道：「我在這裏！你們不可揭開帳子。」

眾人聽到他聲音，都歡呼起來。各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臉上都含笑容，均想：「大家擔足了心事，你卻在這裏風流快活。」

韋小寶藉著火光，穿好衣衫，找到帽子戴上，從床上爬了下來，穿上鞋子，說道：「我用計擒住了好幾名欽犯，都在床上，大夥兒這場功勞不小。」

眾人大為奇怪，素知他行事神出鬼沒，其時也不便多問。

韋小寶吩咐將鄭克塽綁起，用轎子將阿琪送去行轅，隨即將帳子角牢牢塞入被底，傳進十餘名親兵，下令將大床抬回欽差行轅。親兵隊長道：「回大人：門口太小，抬不出去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笨東西，不會拆了牆壁嗎？」那隊長立時領悟，連聲稱是，吆喝傳令。眾親兵一齊動手，將麗春院牆壁拆開了三堵。十餘人拿了六七條轎槓，橫在大床之底，將大床平平穩穩的抬了出去。

其時天已大明，大床在揚州大街上招搖過市。眾親兵提了「肅靜」、「迴避」的硬牌，鳴鑼喝道，前呼後擁。揚州百姓見了，無不嘖嘖稱奇。

大床來到何園，門口仍是太小。這時親兵隊長學了乖，不等欽差大人吩咐，立時下令拆牆，將大床抬入花廳，放在廳心。韋小寶傳下將令，床中擒有欽犯，非同小可，命數十名將領督率兵卒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在花廳四周團團圍住，又命徐天川等人到屋外把守，以防瘦頭陀等前來劫奪。

花廳四周守禦之人雖眾，廳中卻只有一張大床，剩下他孤身一人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剛才在麗春院中，如此良機，七個美女卻似乎抱不到一半，而且黑暗之中，也不知抱過了誰，還有誰沒抱。咱們從頭來過，還是打從一呀摸開始。」口中低哼：「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到妹妹……」拉開帳子，撲上床去。

突覺辮子一緊，喉頭一痛，被人拉住辮子，提了起來，那人左手扠在他頸中，正是洪夫人。隔了這些時候，迷春藥酒力早過，洪夫人、毛東珠、方怡、沐劍屏四女都已醒轉。雙兒和曾柔身上被封的穴道也已漸漸解開。只是大床在揚州街上抬過，床周兵多將廣，床中七女誰也不敢動彈，不敢出聲。此刻韋小寶又想享溫柔艷福，一上床就被洪夫人抓住。

洪夫人臉色似笑非笑，低聲喝道：「小鬼，你好大膽，連我也敢戲耍！」韋小寶嚇得魂飛天外，陪笑道：「夫人，我……我不是戲耍，這個……那個……」洪夫人道：「你唱的是甚麼小調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是妓院裏胡亂聽來的，當不得真。」洪夫人低聲道：「你要死還是要活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屬下白龍使，恭祝夫人和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夫人號令，屬下遵奉不誤。」

洪夫人見他說這幾句話時嬉皮笑臉，殊少恭謹之意，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先撤了廳周的兵將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那還不容易？你放開手，我去發號施令。」洪夫人道：「你在這裏傳令好了。」韋小寶無奈，只得大聲叫道：「廳外當差的總督、巡撫、兵部尚書、戶部尚書們大家聽著，所有的兵將通統退開，不許在這裏停留。」

洪夫人一扯他辮子，喝道：「甚麼兵部尚書、戶部尚書，胡說八道。」說著又是用力一扯。韋小寶大叫：「哎唷，痛死啦！」

外面統兵官聽得他說甚麼總督、尚書，已然大為起疑，待聽他大聲呼痛，登時便有數十人手執刀槍，奔進廳來，齊問：「欽差大人，有甚麼事？」韋小寶叫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！哎唷，我的媽啊！」眾將官面面相覷，手足無措。

洪夫人心下氣惱，提起手來，拍的一聲，重重打了韋小寶一個耳光。韋小寶又叫：「我的媽啊，別打兒子！」洪夫人雖不知他叫人為娘，就是罵人婊子，但見他如此憊懶，提掌又待再打，突然肩後「天宗」和「神堂」兩穴上一陣酸麻，右臂軟軟垂下。

洪夫人一驚，回頭看是誰點了她穴道，見背後跟自己挨得最近的是方怡，冷笑道：「方姑娘，你武功不錯哪！」左手疾向方怡眼中點去。方怡叫道：「不是我！」側頭讓開。洪夫人待要再攻，忽然身後兩隻手伸過來抱住了她左臂，正是沐劍屏。她叫道：「夫人，不是我師姊點你的。」她見到點洪夫人穴道的是雙兒。

毛東珠提起手來，打了沐劍屏一掌，幸好她已無內力，沐劍屏並未受傷。毛東珠第二掌又即打來，方怡伸手格開。

阿珂見四個女子打成一團，翻身便要下床，右腿剛從被中伸出，「啊」的一聲，立即縮回。韋小寶拉住她左腳，說道：「別走！」阿珂用力一掙，叫道：「放開我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倒猜猜看，我肯不肯放？」阿珂急了，轉身便是一拳。韋小寶一讓，砰的一聲，打中在曾柔左頰。曾柔叫道：「你怎麼打我？」阿珂道：「對……對不起……哎唷！」卻是給方怡一掌打中了。霎時之間，床上亂成一團，七個女子亂打亂扭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心道：「這叫做天下大亂，群雄……不，群雌混戰。」正要混水摸魚，突然間喀喇喇一聲響，大床倒塌下來。八人你壓住我手，我壓住你腿。七個女子齊聲尖叫。

眾將官見到這等情景，無不目瞪口呆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想從人堆中爬出來，只是一條左腿不知給誰扭住了，叫：「大家放開手！眾將官，把我大小老婆們一齊抓了起來。」眾將官站成一個圈子，卻不敢動手。

韋小寶指著毛東珠道：「這老婊子乃是欽犯，千萬不可讓她逃走了。」眾將官都感奇怪：「怎麼這些女子都是你的大小老婆，其中一個是欽犯，兩個卻又扮作了親兵？」當下有人以刀槍指住毛東珠，另外有人拉她起來，喀喀兩聲，給她戴上了手銬。

韋小寶指著洪夫人道：「這位夫人，是我的上司，不過咱們也給她戴上副手銬罷。」眾將更奇，也給洪夫人上了手銬。洪夫人空有一身武藝，卻給雙兒點了兩處穴道，半身酸麻，難以反抗。

這時雙兒和曾柔才從人堆裏爬了出來，想起昨晚的經歷，又是臉紅，又是好笑。

韋小寶指著方怡道：「她是我大小老婆。」指著沐劍屏道：「她是小小老婆，大小老婆要上了手銬，小小老婆不必。」眾將給方怡上了手銬。欽差大人的奇言怪語，層出不窮，眾將聽得多了，這時也已不以為異了。

這時坐在地下的只剩下了阿珂一人，只見她頭髮散亂，衣衫不整，穿的是男子打扮，卻是明艷絕倫，雙手緊緊抓住長袍的下襬，遮住裸露的雙腿，低下了頭，雙頰暈紅。

眾兵將均想：「欽差大人這幾個大小老婆，以這個老婆最美。」只聽韋小寶道：「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元配夫人，待我扶她起來。」走上兩步，說道：「娘子請起！」伸手去扶。

忽聽得拍的一響，聲音清脆，欽差大人臉上已重重吃了一記耳光。阿珂垂頭哭道：「你就是會欺侮我，你殺了我好啦。我……我……我死也不嫁給你。」

眾將官面面相覷，無不愕然。欽差大人當眾被毆，眾將官保護不力，人人有虧職守。只是毆辱欽差的乃是他的元配夫人，上前阻止固是不行，吆喝幾聲似乎也不合體統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

韋小寶撫著被打的半邊面頰，笑道：「我怎捨得殺你？娘子不用生氣，下官立時殺了鄭公子便是。」大聲問道：「麗春院裏抓來的那男子在那裏？」一名佐領道：「回都統：這小子上了足鐐手銬，好好的看守著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。他如想逃走，先斬了他左腿，然後再斬他右腿……」阿珂嚇得急叫：「別……別……斬他腳……他……他不會逃走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如逃走，我就斬鄭公子的雙手。」向方怡、沐劍屏等掃了一眼，道：「我這些大小老婆、小小老婆倘若逃走了，就割鄭公子的耳朵鼻子。」

阿珂急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這些女人，跟鄭公子有甚麼相干？為甚麼要怪在他頭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自然相干。我這些女人個個花容月貌，鄭公子是色鬼，一見之下，定然會不懷好意。」阿珂心想：「那還是拉不上干係啊。」但這人不講道理，甚麼也說不明白，一急之下，又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戴手銬的女人都押了下去，好好的看守，再上了腳鐐。吩咐廚房，擺上酒筵，不戴手銬的好姑娘們，在這裏陪我喝酒。」眾親兵轟然答應。

阿珂哭道：「我……我不陪你喝酒，你給我戴上手銬好啦。」

曾柔一言不發，低頭出去。韋小寶道：「咦，你到那裏去？」曾柔轉頭說道：「你……你好不要臉！我再也不要見你！」韋小寶一怔，問道：「為甚麼？」曾柔道：「你……你還問為甚麼？人家不肯嫁你，你強逼人家，你做了大官，就可以這樣欺侮百姓嗎？我先前還當你是個……是個英雄，那知道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那知道怎樣？」曾柔忽然哭了出來，掩面道：「我不知道！你……你是壞人，不是好人。」說著便向廳外走去。

兩名軍官挺刀攔住，喝道：「你侮慢欽差，不許走，聽候欽差大人發落。」

韋小寶給曾柔這番斥責，本來滿腔高興，登時化為烏有，覺得她的話倒也頗有道理，自己做了韃子大官，仗勢欺人，倒如是說書先生口中的奸臣惡霸一般，心想：「英雄做不成，那也罷了，做奸臣總不成話。」長長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曾姑娘，你回來，我有話說。」

曾柔回過頭來，昂然道：「我得罪了你，你殺我的頭好了。」

雙兒跟她交好，忙勸道：「曾姊姊，你別生氣，相公不會殺你的。」

韋小寶黯然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我如強要她們做我老婆，那是大花臉奸臣強搶民女，好比『三笑姻緣』中的王老虎搶親。」手指阿珂，對帶領親兵的佐領道：「你帶這位姑娘出去。再把那姓鄭的男子放了，讓他們做夫妻去罷。」說這幾句話時，委實心痛萬分。又指著方怡道：「開了手銬，也放她去罷，讓她去找她的親親劉師哥去。唉，我的元配夫人軋姘頭，我的大小老婆也軋姘頭。他媽的，我是甚麼欽差大人、都統大人？我是雙料烏龜大人。」

那佐領見他大發脾氣，嚇得低下了頭，不敢作聲。韋小寶道：「快快帶這兩個女人出去。」那佐領應了，帶了阿珂和方怡出去。韋小寶瞧著二女的背影，心中實是戀戀不捨。只見方怡和阿珂頭也不回的出去，既無一句話道謝，也無一個感激的眼色。

曾柔走上兩步，低聲道：「你是好人！你……你罰我好了。」溫柔的神色中大有歉意。

韋小寶登時精神為之一振，當即眉花眼笑，說道：「對，對！我確要罰你。雙兒、小郡主、曾姑娘，你們三個是好姑娘，來，咱們到裏邊說話。」

他正想帶了三女到內堂親熱一番，廳口走進一名軍官，說道：「啟稟都統大人：外面有一個人，說是奉了洪教主之命，求見大人。」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忙道：「甚麼紅教主、綠教主，不見，不見，快快轟了出去。」那軍官躬身道：「是！」退了一步，又道：「那人說，他們手裏有兩個男人，要跟都統大人換兩個女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換兩個女人？」眼光在洪夫人和毛東珠臉上掃過，搖頭道：「他倒開胃！這樣好的貨色，我怎麼肯換？」那軍官道：「是。卑職去把他轟走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他用甚麼男人來換？他媽的，男人有甚麼好？男人來換女人，倒虧他想得出。」那軍官道：「那人胡說八道，說甚麼一個是喇嘛，一個是王子，都是都統大人的把兄弟。」

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心想：「原來桑結喇嘛和葛爾丹王子給洪教主拿住了。」說道：「又是喇嘛，又是王子，我要來幹甚麼？你去跟那傢伙說，這兩個女人，就是用兩百萬個男人來換，我也不換。」那軍官連聲稱是，便要退出。

韋小寶向曾柔望了一眼，心想：「她先前說我是壞人，不是好人。我把自己老婆放了，讓她們去軋姘頭，她才算我是好人。哼！要做好人，本錢著實不小。桑結和葛爾丹二人，總算是跟我拜了把子的，我不掉他們回來，定要給洪教主殺了。我扣著洪夫人有甚麼用？她雖然美貌之極，又不會肯跟我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他媽的重色輕友，不是英雄好漢！」喝道：「且慢！」那軍官應了聲：「是！」躬身聽令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去對他說，叫洪教主把那兩人放回來，我就送還洪夫人給他。這位夫人花容月貌，賽過了西施、楊貴妃，是世上的無價之寶，本來殺了我頭也是不肯放的，掉他兩個男人，他是大大便宜了。另外這女人雖然差勁，卻是不能放的。」那軍官答應了出去。

洪夫人一直扳起了臉，到這時才有笑容，說道：「欽差大人好會誇獎人哪。」韋小寶說道：「夫人，你美得不得了，又何必客氣？咱們好人做到底，蝕本也蝕到底。先送貨，後收錢。來人哪，快把我上司的手銬開了。」接過鑰匙，親自打開洪夫人手銬，陪著她出去。

來到大廳，只見那軍官正在跟陸高軒說話。韋小寶道：「陸先生，你這就好好伺候夫人回去。夫人，屬下恭送你老人家得勝回朝，祝你與教主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」

洪夫人格格嬌笑，說道：「祝欽差大人升官發財，壽比南山，嬌妻美妾，公侯萬代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搖頭道：「升官發財容易，嬌妻美妾，那就難了。」大聲吩咐：「奏樂，送客，備轎！」鼓樂聲中，親自送到大門口，瞧著洪夫人上了轎子。

# 第四十回 待兔祗疑株可守 求魚方悔木難緣

洪夫人所乘轎子剛抬走，韋小寶正要轉身入內，門口來了一頂大轎，揚州府知府來拜。韋小寶眼見到手的美人一個個離去，心情奇劣，沒好氣的問道：「你來幹甚麼？」

知府吳之榮請安行禮，說道：「卑職有機密軍情稟告大人。」韋小寶聽到「機密軍情」四字，這才讓他入內，心道：「倘若不是機密大事，我打你的屁股。」

來到內書房，韋小寶自行坐下，也不讓座，便問：「甚麼機密軍情？」吳之榮道：「請大人屏退左右。」韋小寶揮手命親兵出去。吳之榮走到他身前，低聲道：「欽差大人，這件事非同小可，大人奏了上去，是件了不起的大功。卑職也叨光大人的福蔭。因此卑職心想，還是別先稟告撫台、藩台兩位大人為是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甚麼大事，這樣要緊？」

吳之榮道：「回大人：皇上福氣大，大人福氣大，才教卑職打聽到了這個大消息。」韋小寶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吳大人福氣也大。」吳之榮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卑職受皇上恩典，欽差大人的提拔，日日夜夜只在想如何報答大恩。昨日在禪智寺外陪著大人賞過芍藥之後，想到大人的談論風采，心中佩服仰慕得了不得，只盼能天天跟著大人當差，時時刻刻得到大人的指教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很好啊。你這知府也不用做了。我瞧你聰明伶俐，不如……不如……嗯……」吳之榮大喜，忙請個安，道：「謝大人栽培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不如來給我做看門的門房，要不然就給我抬轎子。我天天出門，你就可見到我了，哈哈，哈哈！」吳之榮大怒，臉色微變，隨即陪笑道：「那好極了。給大人做門房，自然是勝於在揚州做知府。卑職平時派了不少閒人，到處打探消息，倘若有人心懷叛逆，誹謗皇上，誣蔑大臣，卑職立刻就知道了。這等妖言惑眾、擾亂聽聞的大罪，卑職向來是嚴加懲處的。」韋小寶「唔」了一聲，心想這人話風一轉，輕輕就把門房、轎伕的事一句帶過，深通做官之道，很了不起。

吳之榮又道：「倘若是販夫走卒，市井小人，胡言亂語幾句也無大害，最須提防的是讀書人。這種人做詩寫文章，往往拿些古時候的事來譏刺朝政，平常人看了，往往想不到他們借古諷今的惡毒用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別人看了不懂，就沒甚麼害處啊。」

吳之榮道：「是，是。雖然如此，終究其心可誅，這等大逆不道的詩文，是萬萬不能讓其流毒天下的。」從袖中取出一個手抄本，雙手呈上，說道：「大人請看，這是卑職昨天得到的一部詩集。」倘若他袖中取出來的是一疊銀票，韋小寶立刻會改顏相向，見到是一本冊子，已頗為失望，待聽得是詩集，登時便長長打了個呵欠，也不伸手去接，抬起了頭，毫不理睬。

吳之榮頗為尷尬，雙手捧著詩集，慢慢縮回，說道：「昨天酒席之間，有個女子唱了首新詩，是描寫揚州鄉下女子的，大人聽了很不樂意。卑職便去調了這人的詩集來查察，發覺其中果然有不少大逆犯忌的句子。」韋小寶懶洋洋的道：「是嗎？」吳之榮翻開冊子，指著一首詩道：「大人請看，這首詩題目叫做『洪武銅炮歌』。這查慎行所寫的，是前朝朱元璋用過的一尊銅炮。」韋小寶一聽，倒有了些興致，問道：「朱元璋也開過大炮嗎？」

吳之榮道：「是，是。眼下我大清聖天子在位，這姓查的卻去做詩歌頌朱元璋的銅炮，不是教大家懷念前朝嗎？這詩誇大朱元璋的威風，已是不該，最後四句說道：『我來見汝荊棘中，並與江山作憑弔。金狄摩挲總淚流，有情爭忍長登眺？』這人心懷異志，那是再也明白不過了。我大清奉天承運，驅除朱明，眾百姓歡欣鼓舞還來不及，這人卻為何見了朱元璋的一尊大炮，就要憑弔江山？要流眼淚？」（按：查慎行早期詩作，頗有懷念前明者，後來為康熙文學侍從之臣，詩風有變。）

韋小寶道：「這銅炮在那裏？我倒想去瞧瞧。還能放麼？皇上是最喜歡大炮的。」吳之榮道：「據詩中說，這銅炮是在荊州。」韋小寶臉一板，說道：「既不在揚州，你來囉唆甚麼？你做的是揚州知府，又不是荊州知府，幾時等你做了荊州知縣，再去查考這銅炮罷。」吳之榮大吃一驚，心想去做荊州知縣，那是降級貶官了，此事不可再提。當即將詩集收入袖中，另行取出兩部書來，說道：「欽差大人，這查慎行的詩只略有不妥之處，大人恩典，不加查究。這兩部書，卻萬萬不能置之不理了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那又是甚麼傢伙了？」

吳之榮道：「一部是查伊璜所作的『國壽錄』，其中文字全都是讚揚反清叛逆的。一部是顧炎武的詩集，更是無君無上、無法無天之至。」

韋小寶暗吃一驚：「顧炎武先生和我師父都是殺烏龜同盟的總軍師。他的書怎會落在這官兒手中？不知其中有沒提到我們天地會？」問道：「書裏寫了甚麼？你詳細說來。」

吳之榮見韋小寶突感關注，登時精神大振，翻開「國壽錄」來，說道：「回大人：這部書把反清的叛逆都說成是忠臣義士。這篇『兵部主事贈監察御史查子傳』，寫的是他堂兄弟查美繼抗拒我大清的逆事，說他如何勾結叛徒，和王師為敵。」右手食指指著文字，讀道：「『會四月十七日，清兵攻袁花集，退經通袁。美繼監凌、揚、周、王諸義師，船五百號，眾五千餘人，皆白裹其頭，午餘競發，追及之，斬前百餘級，稱大捷，敵畏，登岸走。』大人你瞧，他把叛徒稱為『義師』，卻稱我大清王師為『敵』，豈非該死之至嗎？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顧炎武的書裏又寫甚麼了？」吳之榮放下「國壽錄」，拿起顧炎武的詩集，搖頭道：「這人作的詩，沒一首不是謀反叛逆的言語。這一首題目就叫做『羌胡』，那明明是誹謗我大清。」他手指詩句，讀了下去：

「我國金甌本無缺，亂之初生自夷孽。徵兵以建州，加餉以建州。土司一反西蜀憂，妖民一唱山東愁，以至神州半流賊，誰其嚆矢由夷酋。四入郊圻躪齊魯，破邑屠城不可數。刳腹絕腸，折頸摺頤，以澤量屍。幸而得囚，去乃為夷，夷口呀呀，鑿齒鋸牙。建蚩旗，乘莽車。視千城之流血，擁艷女兮如花。嗚呼，夷德之殘如此，而謂天欲與之國家……」

韋小寶搖手道：「不用唸了，咦咦呀呀，不知說些甚麼東西。」吳之榮道：「回大人：這首詩，說咱們滿洲人是蠻夷，說明朝為了跟建州的滿洲人打仗，這才徵兵加餉，弄得天下大亂。又說咱們滿洲人屠城殺人，剖肚子，斬腸子，強搶美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強搶美女，那好得很啊。清兵打破揚州，不是殺了很多百姓嗎？若不是為了這件事，皇上怎會豁免揚州三年錢糧？嗯，這個顧炎武，做的詩倒也老實。」

吳之榮大吃一驚，暗想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太也不知輕重。這些話幸好是你說的，倘若出於旁人之口，我奏告了上去，你頭上這頂紗帽還戴得牢麼？」但他知韋小寶深得皇帝寵幸，怎有膽子去跟欽差大臣作對？連說了幾個「是」字，陪笑道：「大人果然高見，卑職茅塞頓開。這一首『井中心史歌』，還得請大人指點。這首詩頭上有一篇長序，真是狂悖之至。」捧起冊子，搖頭晃腦的讀了起來：

「崇禎十一年冬，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，得一函，其外曰『大宋鐵函經』，錮之再重。（大人，那是說井裏找到了一隻鐵盒子。韋小寶道：「鐵盒子？裏面有金銀寶貝嗎？」）中有書一卷，名曰『心史』，稱『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』。思肖，號所南，宋之遺民，有聞於志乘者。其藏書之日為德祐九年。宋已亡矣，而猶日夜望陳丞相、張少保統海外之兵，以復大宋三百年之土宇（大人，文章中說的是宋朝，其實是影射大清，顧炎武盼望台灣鄭逆統率海外叛兵，來恢復明朝的土宇。）而驅胡元於漠北，至於痛哭流涕，而禱之天地，盟之大神，謂氣化轉移，必有一日變夷為夏者。（大人，他罵我們滿清人是韃子，要驅逐我們出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是滿洲人麼？」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卑職做大清皇上的奴才，做滿洲大人的屬下，那是一心一意為滿洲打算的了。）

「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，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，又為所南立祠堂，藏其函祠中。未幾而遭國難，一如德祜末年之事。嗚呼，悲矣！（大人，大清兵進關，弔民伐罪，這顧炎武卻說是國難，又說嗚呼悲矣，這人的用心，還堪問嗎？）

「其書傳至北方者少，而變故之後，又多諱而不出，不見此書者三十餘年，而今復覩之於富平朱氏。昔此書初出，太倉守錢君肅賦詩二章，崑山歸生莊和之八章。及浙東之陷，張公走歸東陽。赴池中死。錢君遯之海外，卒於瑯琦山。歸生更名祚明，為人尤慷慨激烈，亦終窮餓以沒。（大人，這三個反逆，都是不臣服我大清的亂民，幸虧死得早，否則一個個都非滿門抄斬不可。）

「獨余不才，浮沉於世，悲年遠之日往，值禁網之愈密，（大人，他說朝廷查禁逆亂文字，越來越厲害，可是這傢伙偏偏膽上生毛，竟然不怕。）而見賢思齊，獨立不懼，將發揮其事，以示為人臣處變之則焉，故作此歌。」

韋小寶聽得呵欠連連，只是要知道顧炎武的書中寫些甚麼，耐著性子聽了下去，終於聽他讀完了一段長序，問道：「完了嗎？」吳之榮道：「下面是詩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若是沒甚麼要緊的，就不用讀了。」吳之榮道：「要緊得很，要緊得很。」讀道：

「有宋遺臣鄭思肖，痛哭胡元移九廟，獨力難將漢鼎扶，孤忠欲向湘累弔。著書一卷稱『心史』，萬古此心心此理。千尋幽井置鐵函，百拜丹心今未死。胡虜從來無百年，得逢聖祖再開天……（大人，這句「胡虜從來無百年」，真是大大該死。他咒詛我大清享國不會過一百年，說漢人會出一個甚麼聖祖，再來開天。甚麼開天？那就是推翻我大清了！）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聽皇上說道，大清只要善待百姓，那就坐穩了江山，否則空口說甚麼千年萬年，也是枉然。有一個外國人叫作湯若望，他做欽天監監正，你知道麼？」吳之榮道：「是，卑職聽見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人做了一部曆書，推算了二百年。有人告他一狀，說大清天下萬萬年，為甚麼只算二百年。當時鰲拜當國，胡塗得緊，居然要殺他的頭。幸虧皇上聖明，將鰲拜痛罵了一頓，又將告狀的人砍了腦袋，滿門抄斬。皇上最不喜歡人家冤枉好人，拿甚麼大清一百年天下、二百年天下的鬼話來害人。皇上說，真正的好官，一定愛惜百姓，好好給朝廷當差辦事。至於誣告旁人，老是在詩啊文章啊裏面挑岔子，這叫做雞蛋裏尋骨頭，那就是大花臉奸臣，吩咐我見到這種傢伙，立刻綁起來砍他媽的。」

韋小寶一意迴護顧炎武，生怕吳之榮在自己這裏告不進，又去向別的官兒出首，鬧出事來，越說越是聲色俱厲，要嚇得吳之榮從此不敢再提此事。他可不知吳之榮所以做到知府，全是為了舉告浙江湖州莊廷鑨所修的「明史」中使用明朝正朔，又有對清朝不敬的詞句。挑起文字獄以干求功名富貴，原是此人的拿手好戲。

這次吳之榮找到顧炎武、查伊璜等人詩文中的把柄，喜不自勝，以為天賜福祿，又可連升三級，那知欽差大人竟會說出這番話來。他霎時之間，全身冷汗直淋，心想：「我那樁『明史』案子，是鰲拜大人親手經辦的。鰲拜大人給皇上革職重處，看來皇上的性子確是和鰲拜大人完全不同，這一次可真糟糕之極了。」康熙如何擒拿鰲拜，說來不大光采，眾大臣揣摩上意，官場中極少有人談及，吳之榮官卑職小，又在外地州縣居官，不知他生平唯一的知音鰲拜大人，便是死於眼前這位韋大人之手，否則的話，更加要魂飛魄散了。

韋小寶見他面如土色，簌簌發抖，心中暗喜，問道：「讀完了嗎？」吳之榮道：「這首詩，還……還……還有一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下面怎麼說？」吳之榮戰戰兢兢的讀道：

「黃河已清人不待，沉沉水府留光彩。忽見奇書出世間，又驚胡騎滿江山。天知世道將反覆，故出此書示臣鵠。三十餘年再見之，同心同調復同時。陸公已向厓門死，信國捐軀赴燕市。昔日吟詩弔古人，幽篁落木愁山鬼。嗚呼，蒲黃之輩何其多！所南見此當如何？」

他讀得上氣不接下氣，也不敢插言解說了，好容易讀完，書頁上已滴滿了汗水。

註：顧炎武之詩，原刻本有許多隱語，以詩韻韻目作為代字，如以「虞」代「胡」，以「支」代「夷」等，以免犯忌，後人不易索解。潘重規先生著「亭林詩考索」，詳加解明。本文所引係據潘著考訂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詩也沒有甚麼，講的是甚麼山鬼，甚麼黃臉婆，倒也有趣。」吳之榮道：「回大人：詩中的『蒲黃』兩字，是指宋朝投降元朝做大官的蒲壽庚和黃萬石，那是譏刺漢人做大清官吏的。」韋小寶臉一沉，厲聲道：「我說黃臉婆，就是黃臉婆。你老婆的臉很黃麼？為甚麼有人做詩取笑黃臉婆，要你看不過？」

吳之榮退了一步，雙手發抖，拍的一聲，詩集落地，說道：「是，是。卑職該死。」

韋小寶乘機發作，喝道：「好大的膽子！我恭誦皇上聖諭，開導於你。你小小的官兒，竟敢對我摔東西，發脾氣！你瞧不起皇上聖諭，那不是造反麼？」

咕咚一聲，吳之榮雙膝跪地，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大……大人饒命，饒……饒了小人的胡塗。」韋小寶冷笑道：「你向我摔東西，發脾氣，那也罷了，最多不過是個侮慢欽差的罪名，重則殺頭，輕則充軍，那倒是小事……」吳之榮一聽比充軍殺頭還有更厲害的，越加磕頭如搗蒜，說道：「大人寬洪大量，小……小……小的知罪了。」韋小寶喝道：「你瞧不起皇上的聖諭，那還了得？你家中老婆、小姨、兒子、女兒、丈母、姑母、丫頭、姘頭，一古腦兒都拉出去砍了。」吳之榮全身篩糠般發抖，牙齒相擊，格格作聲，再也說不出話來。

韋小寶見嚇得他夠了，喝問：「那顧炎武在甚麼地方？」吳之榮顫聲道：「回……回大人……他……他……他是在……」牙齒咬破了舌頭，話也說不清楚了，過了好一會，才戰戰兢兢的道：「卑職大膽，將顧炎武和那姓查的，還……還有一個姓呂的，都……都扣押在府衙門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拷問過沒有？他們說了些甚麼？」

吳榮之道：「卑職只是隨便問幾句口供，他三人甚麼也不肯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當真甚麼也沒說？」吳之榮道：「沒……沒有。只不過……只不過在那姓查的身邊，搜出了一封書信，卻是干係很大。大人請看。」從身邊摸出一個布包，打了開來，裏面是一封信，雙手呈上。韋小寶不接，問道：「又是些甚麼詩、甚麼文章了？」

吳之榮道：「不，不是。這是廣東提督吳……吳六奇寫的。」

韋小寶聽到「廣東提督吳六奇」七個字，吃了一驚，忙問：「吳六奇？他也會做詩？」吳之榮道：「不是。吳六奇密謀造反，這封信是鐵證如山，他再也抵賴不了。卑職剛才說的機密軍情，大功一件，就是這件事。」韋小寶唔了一聲，心下暗叫：「糟糕！」

吳之榮又道：「回大人：讀書人做詩寫文章，有些叛逆的言語，大人英斷，說是不打緊的，卑職十分佩服。常言道得好：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料想也不成大患。不過這吳六奇總綰一省兵符，他要起兵作亂，朝廷如不先發制人，那……那可不得了。」說到吳六奇造反之事，口齒登時伶俐起來，他一直跪在地下，眼見得韋小寶臉上陰晴不定，顯見對此事十分關注，於是慢慢站起身來。韋小寶哼的一聲，瞪了他一眼。吳之榮一驚，又即跪倒。

韋小寶道：「信裏寫了些甚麼？」吳之榮道：「回大人：信裏的文字是十分隱晦的，他說西南即有大事，正是大丈夫建功立業之秋。他邀請這姓查的前赴廣東，指點機宜。信中說：『欲圖中山、開平之偉舉，非青田先生運籌不為功』。那的的確確是封反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又來胡說八道了。西南即有大事，你可知是甚麼大事？你小小官兒，那知道皇上和朝廷的機密決策？」吳之榮道：「是，是。不過他信中明明說要造反，實在輕忽不得。」

韋小寶接過信來，抽出信箋，但見箋上寫滿了核桃大的字，只知道墨磨得很濃，筆劃很粗，卻一字不識，說道：「信上沒說要造反啊。」

吳之榮道：「回大人：造反的話，當然是不會公然寫出來的。這吳六奇要做中山王、開平王，請那姓查的做青田先生，這就是造反了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胡說！做官的人，那一個不想封王封公？難道你不想麼？這吳軍門功勞很大，他想再為朝廷立一件大功，盼皇上封他一個王爺，那是忠心得很哪。」

吳之榮臉色極是尷尬，心想：「跟你這種不學無術之徒，當真甚麼也說不清楚。今日我已得罪了你，如不從這件事上立功，我這前程是再也保不住了。」於是耐著性子，陪笑道：「回大人：明朝有兩個大將軍，一個叫徐達，一個叫常遇春。」

韋小寶從小聽說書先生說「大明英烈傳」，明朝開國的故事聽得滾瓜爛熟，一聽他提起徐常二位大將，登時精神一振，全不似聽他誦唸詩文那般昏昏欲睡，笑道：「這兩個大將軍八面威風，那是厲害得很的。你可知徐達用甚麼兵器？常遇春又用甚麼兵器？」

這一下可考倒了吳之榮，他因「明史」一案飛黃騰達，於明朝史事甚是熟稔，但徐達、常遇春用甚麼兵器，卻說不上來，陪笑道：「卑職才疏學淺，委實不知。請大人指點。」

韋小寶十分得意，微笑道：「你們只會讀死書，這種事情就不知道了。我跟你說，徐大將軍是宋朝岳飛岳爺爺轉世，使一桿渾鐵點鋼槍，腰間帶一十八枝狼牙箭，百步穿楊，箭無虛發。常將軍是三國時燕人張翼德轉世，使一根丈八蛇矛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」跟著說起徐常二將大破元兵的事跡。這些故事都是從說書先生口中聽來，自是荒唐的多，真實的少。

吳之榮跪在地下聽他說故事，膝蓋越來越是酸痛，為了討他歡喜，只得裝作聽得津津有味，連聲讚嘆，好容易聽他說了個段落，才道：「大人博聞強記，卑職好生佩服。那徐達、常遇春二人功勞很大，死了之後，朱元璋封他二人為王，一個是中山王，一個是開平王。朱元璋有個軍師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對了。那軍師是劉伯溫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前知三千年，後知一千年。」跟著滔滔不絕的述說，劉伯溫如何有通天徹地之能，鬼神莫測之機，打仗時及如何甚麼甚麼之中，甚麼千里之外。

吳之榮雙腿麻木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一交坐倒，陪笑道：「大人說故事實在好聽，卑職聽得出了神。大人恩典，卑職想站起來聽，不知可否？」韋小寶一笑，道：「好，起來罷。」

吳之榮扶著椅子，慢慢站起，說道：「回大人：吳六奇信裏的青田先生，就是劉基劉伯溫了，那劉伯溫是浙江青田人。吳六奇自己想做徐達、常遇春，要那姓查的做劉伯溫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想做徐達、常遇春，那好得很啊。那姓查的想做劉伯溫，哼，他未必有這般本事。你道劉伯溫很容易做嗎？劉伯溫的『燒餅歌』說：『手執鋼刀九十九，殺盡胡兒方罷手』，嘿，厲害，厲害！」

吳之榮道：「大人真是聰明絕頂，一語中的。那徐達、常遇春、劉伯溫三人，都是打元兵的，幫著朱元璋趕走了胡人。吳六奇信中這句話，明明是說要起兵造反，想殺滿洲人。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吳大哥的用意，我難道不知道？用得著你說？這封信果然是極大的把柄，天幸撞在我的手裏。」於是連連點頭，伸手拍拍他肩膀，說道：「好！運氣真好！這件事倘若你不是來跟我說，那就大事不妙了。皇上說我是福將，果然是聖上的金口，再也不錯的。」

吳之榮肩頭給他拍了這幾下，登時全身骨頭也酥了，只覺自出娘胎以來，從未有過如此榮耀，不由得感激涕零，嗚咽道：「大人如此眷愛，此恩此德，卑職就是粉身碎骨，也難以報答。大人是福將，卑職跟著你，做個福兵福卒，做隻福犬福馬，那也是光宗耀祖的事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提起手來，摸摸他腦袋，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吳之榮身材高，見他伸手摸自己的頭不大方便，忙低下頭來，讓他摸到自己頭頂。先前韋小寶大發脾氣，吳之榮跪下磕頭，已除下了帽子，韋小寶手掌按在他剃得光滑的頭皮上，慢慢向後撫去，便如是撫摸一頭搖尾乞憐的狗子一般，手掌摸到他的後腦，心道：「我也不要你粉身碎骨，只須在這裏砍上他媽的一刀。」問道：「這件事情，除你之外，還有旁人得知麼？」

吳之榮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卑職知道事關重大，決不敢洩漏半點風聲，倘若給吳六奇這反賊知道逆謀已經敗露，立即起事，大人和卑職就半點功勞也沒有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你想得挺周到。咱們可要小心，千萬別讓撫台、藩台他們得知，搶先呈報朝廷，奪了你的大功。」吳之榮心花怒放，接連請安，說道：「是，是。全仗大人維持栽培。」

韋小寶把顧炎武那封信揣入懷裏，說道：「這些詩集子，且都留在這裏。你悄悄去把顧炎武那幾人都帶來，我盤問明白之後，就點了兵馬，派你押解，送去北京。我親自拜摺，啟奏皇上。這一場大功勞，你是第一，我叨光也得個第二。」吳之榮喜不自勝，忙道：「不，不。大人第一，卑職第二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見到皇上之後，說甚麼話，待會我再細細教你。只要皇上一喜歡，你做個巡撫、藩台，包在我身上就是。」

吳之榮喜歡得幾欲暈去，雙手將詩集文集放在桌上，咚咚咚的連磕響頭，這才辭出。

韋小寶生怕中途有變，點了一隊驍騎營軍士，命一名佐領帶了，隨同吳之榮去提犯人。

※※※

他回到內堂，差人去傳李力世等前來商議。只見雙兒走到跟前，突然跪在他面前，嗚咽道：「相公，我求你一件事。」

韋小寶大為奇怪，忙握住她手，拉了起來，卻不放手，柔聲道：「好雙兒，你是我的命根子，有甚麼事，我一定給你辦到。」見她臉頰上淚水不斷流下，提起左手，用衣袖給她抹眼淚。雙兒道：「相公，這件事為難得很，可是我……我不能不求你。」韋小寶左臂摟住她腰，道：「越是為難的事，我給你辦到，越顯得我寵愛我的好雙兒。甚麼事，快說。」

雙兒蒼白的臉上微現紅暈，低聲道：「相公，我……我要殺了剛才那個官兒，你可別生我的氣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這件事咱倆志同道合，你來求我，那是妙之極矣。」問道：「這官兒甚麼地方得罪你了？」雙兒抽抽噎噎的道：「他沒得罪我。這個吳之榮，是我家的大仇人，莊家的老爺、少爺，全是給他害死的。」

韋小寶登時省悟，那晚在莊家所見，個個是女子寡婦，屋中又設了許多靈位，原來罪魁禍首便是此人，問道：「你沒認錯人嗎？」

雙兒淚水又是撲簌簌的流下，嗚咽道：「不……不會認錯的。那日他……他帶了公差衙役來莊家捉人，我年紀還小，不過他那兇惡的模樣，我說甚麼也不會忘記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須當顯得十分為難，她才會大大見我的情。」皺起眉頭，沉思半晌，躊躇道：「他是朝廷命官，揚州府的知府，皇帝剛好派我到揚州來辦事，你如殺了他，只怕我的官也做不成了。剛才他又來跟我說一件大事，你要殺他，恐怕……恐怕……」

雙兒十分著急，流淚道：「我……我原知道要教相公為難。可是，莊家的老太太，三少奶奶她們……每天在靈位之前磕頭，發誓要殺了這姓吳的惡官報仇雪恨。」

韋小寶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好！是我的好雙兒求我，就是你要我殺了皇帝，要我自殺，我都依你的，何況一個小小知府？可是你得給我親個嘴兒。」

雙兒滿臉飛紅，又喜又羞，轉過了頭，低聲道：「相公待我這樣好，我……我這個人早就是你的了。你……你……」說著低下了頭去。韋小寶見她婉孌柔順，心腸一軟，倒不忍就此對她輕薄，笑道：「好，等咱們大功告成，我要親嘴，你可不許逃走。」雙兒紅著臉，緩緩點了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倘若你此刻殺他，這仇報得還是不夠痛快。我讓你帶他去莊家，教他跪在莊家眾位老爺、少爺的靈位之前，讓三少奶奶她們親手殺了這狗頭，你說可好？」

雙兒覺得此事實在太好，只怕未必是真，睜著圓圓的眼睛望著韋小寶，不敢相信，說道：「相公，你不是騙我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為甚麼騙你？這狗官既是你的仇人，也就是我的仇人了。他要送我一場大富貴，我也毫不希罕。只要小雙兒真心對我好，那比世上甚麼都強！」雙兒心中感激，靠在他的身上，忍不住又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摟著她柔軟的纖腰，心中大樂，尋思：「這等現成人情，每天便做他十個八個，也不嫌多。吳之榮這狗官怎不把阿珂的爹爹也害死了？阿珂倘若也來求我報仇，讓我摟摟抱抱，豈不是好？」隨即轉念：阿珂的爹爹不是李自成，就是吳三桂，怎能讓吳之榮害死？

只聽得室外腳步聲響，知是李力世等人到來，韋小寶道：「這件事放心好了。現下我有要事跟人商量，你到門外守著，別讓人進來，可也別偷聽我們說話。」雙兒應道：「是。我從來不偷聽你說話。」突然拉起韋小寶的右手，俯嘴親了一下，閃身出門。

※※※

李力世等天地會群雄來到室中，分別坐下。韋小寶道：「眾位哥哥，昨晚我聽到一個大消息，事情緊急，來不及跟眾位商量，急忙趕到麗春院去。總算運氣不壞，雖然鬧得一塌胡塗，終於救了顧炎武先生和吳六奇大哥的性命。」

群雄大為詫異，韋香主昨晚之事確實太過荒唐。宿娼嫖院，那也罷了，卻從妓院裏抬了一張大床出來，搬了七個女子招搖過市，亂七八糟，無以復加，原來竟是為了相救顧炎武和吳六奇，那當真想破頭也想不到了，當下齊問端詳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在昆明之時，眾位哥哥假扮吳三桂的衛士，去妓院喝酒打架。兄弟覺得這計策不錯，昨晚依樣葫蘆，又來一次。」群雄點頭，均想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韋小寶心想若再多說，不免露出馬腳，便道：「這中間的詳情，也不用細說了。」伸手入懷，摸了吳六奇那封書信出來。

錢老本接了過來，攤在桌上，與眾同閱，只見信端寫的是「伊璜仁兄先生道鑒」，信末署名是「雪中鐵丐」四字。大家知道「雪中鐵丐」是吳六奇的外號，但「伊璜先生」是誰卻都不知。群雄肚裏墨水都頗為有限，猜到信中所云「西南將有大事」是指吳三桂將要造反，但甚麼「欲圖中山、開平之偉業」，甚麼「非青田先生運籌不為功」這些典故隱語，卻全然不懂，各人面面相覷，靜候韋小寶解說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兄弟肚裏脹滿了揚州湯包和長魚麵，墨水是半點也沒有的。眾位哥哥肚裏，想必也是老酒多過墨水。顧炎武先生不久就要到來，咱們請他老先生解說便是。」

說話之間，親兵報道有客來訪，一個是大喇嘛，一個是蒙古王子。韋小寶請天地會群雄以親兵身份伴隨接見，生怕這兩個「結義兄長」翻臉無情，一面又去請阿琪出來。

相見之下，桑結和葛爾丹卻十分親熱，大讚韋小寶義氣深重。待得阿琪歡歡喜喜的出來相見，葛爾丹更是心花怒放，這時阿琪手銬早已除去，重施脂粉，打扮齊整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幸好兩位哥哥武功蓋世，殺退了妖人，否則的話，兄弟小命不保。這批妖人武藝不弱，人數又多。兩位哥哥以少勝多，打得他們屁滾尿流，落荒而逃，兄弟佩服之至。咱們來擺慶功宴，慶賀兩位哥哥威震天下，大勝而歸。」

桑結和葛爾丹明明為神龍教所擒，幸得韋小寶釋放洪夫人，將他二人換了回來，但在韋小寶說來，倒似是他二人將敵人打得大敗虧輸一般。桑結臉有慚色，心中暗暗感激。葛爾丹卻眉飛色舞，在心上人之前得意洋洋。

欽差說一聲擺酒，大堂中立即盛設酒筵。韋小寶起身和兩位義兄把盞，諛詞潮湧，說到後來，連桑結也忘了被擒之辱。只是韋小寶再讚他武功天下第一，桑結卻連連搖手，自知比之洪教主，實是遠為不及。

喝了一會酒，桑結和葛爾丹起身告辭。韋小寶道：「兩位哥哥，最好請你們兩位各寫一道奏章，由兄弟呈上皇帝。將來大哥要做西藏活佛，二哥要做『整個兒好』，兄弟在皇帝跟前一定大打邊鼓。」說到這裏，放低了聲音，道：「日後吳三桂這老小子起兵造反，兩位哥哥幫著皇帝打這老小子，咱們的事，那有不成功之理？」兩人大喜，齊說有理。

韋小寶領著二人來到書房。葛爾丹道：「愚兄文墨上不大來得，這道奏章，還是兄弟代寫了罷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兄弟自己的名字，只有一個『小』字，寫來擔保是不會錯的，那個『韋』字就靠不住了。這個『寶』字，寫來寫去總有些兒不對頭。咱們叫師爺來代寫。」桑結道：「這事十分機密，不能讓人知道。愚兄文筆也不通順，對付著寫了便是。好在咱們不是考狀元，皇上也不來理會文筆好不好，只消意思不錯就是了。」他每根手指雖斬去了一節，倒還能寫字，於是寫了自己的奏章，又代葛爾丹寫了，由葛爾丹打了手印，畫上花押。

三人重申前盟，將來富貴與共，患難相扶，決不負了結義之情。韋小寶命人托出三盤金子，分贈二位義兄和阿琪，備馬備轎，恭送出門。

回進廳來，親兵報道吳知府已押解犯人到來。韋小寶吩咐吳之榮在東廳等候，將顧炎武等三人帶到內堂，開了手銬，屏退親兵，只留下天地會群雄，關上了門，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天地會青木堂香主韋小寶，率同眾兄弟參見顧軍師和查先生、呂先生。」

那日查伊璜接到吳六奇密函，大喜之下，約了呂留良同到揚州，來尋顧炎武商議，不料吳之榮剛好查到顧炎武的詩集，帶了差衙捕快去拿人，將查呂二人一起擒了去。一加抄檢，竟在查伊璜身上將吳六奇這通密函抄了出來。三人愧恨欲死，均想自己送了性命倒不打緊，吳六奇這密謀一洩漏，可壞了大事。那知道奇峰突起，欽差大臣竟然自稱是天地會的香主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，如在夢中。

當日河間府開殺龜大會，韋小寶並未露面，但李力世，徐天川、玄貞道人、錢老本等人均和顧炎武相識。顧、查、呂三人當年在運河舟中遇險，曾蒙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相救，待知眼前這個少年欽差便是陳近南的徒弟，當下更無懷疑，歡然敘話。查伊璜說了吳六奇信中「中山、開平、青田先生」的典故，天地會群雄這才恍然，連說好險。

呂留良嘆道：「當年我們三人，還有一位黃梨洲黃兄，得蒙尊師相救，今日不慎惹禍，又得韋兄弟解難。唉，當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，賢師徒大恩大德，更是無以為報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大家是自己人，呂先生又何必客氣？」

查伊璜道：「揚州府衙門的公差突然破門而入，真如迅雷不及掩耳，我一見情勢不對，忙想拿起吳兄這封信來撕毀，卻已給公差抓住了手臂，反到背後。只道這場大禍闖得不小，兄弟已打定主意，刑審之時，招供這寫信的『雪中鐵丐』就是吳三桂。反正兄弟這條老命是不能保了，好歹要保得吳六奇吳兄的周全。」

眾人哈哈大笑，都說這計策甚妙。查伊璜道：「那也是迫不得已的下策。『雪中鐵丐』名揚天下，只怕拉不到吳三桂的頭上。問官倘若調來吳兄的筆跡，一加查對，那是非揭露真相不可。」顧炎武道：「我們兩次洩漏了吳兄的秘密，兩次得救，可見冥冥中自有天意，韃子氣運不長，吳兄大功必成。可是自今以後，這件事再也不能出口，總不成第三次又有這般運氣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顧炎武問韋小寶：「韋香主，你看此事如何善後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難得和三位先生相見，便請三位在這裏盤桓幾日，大家一起喝酒。再把吳之榮這狗官叫來，讓他站在旁邊瞧著，就此嚇死了他。如果狗官膽子大，嚇他不死，一刀砍了他狗頭便是。」顧炎武笑道：「這法兒雖是出了胸中惡氣，只怕洩露風聲。這狗官是朝廷命官，韋香主要殺他，總也得有個罪名才是。」

韋小寶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有了。就請查先生假造一封信，算是吳三桂寫給這狗官的。這狗官吹牛，說道依照排行算起來，吳三桂是他族叔甚麼的，要是假造書信嫌麻煩，就將吳六奇大哥這封信抄一遍就是了。只消換了上下的名字。不論是誰跟吳三桂勾結，我砍了他的腦袋，小皇帝一定贊成。」

眾人一齊稱善。顧炎武笑道：「韋香主才思敏捷，這移花接木之計，可說是一箭雙鵰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伊璜兄，就請你大筆一揮罷。」查伊璜笑道：「想不到今日要給吳三桂這老賊做一次記室。」

韋小寶以己度人，只道假造一封書信甚難，因此提議原信照抄。但顧、查、呂三人乃當世名士，提筆寫信，便如韋小寶擲骰子、賭牌九一般，直是家常便飯，何足道哉？查伊璜提起了筆，正待要寫，問道：「不知吳之榮的別字叫作甚麼？吳三桂寫信給他，如果用他別字，更加顯得熟絡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高大哥，請你去問問這狗官。」

高彥超出去詢問，回來笑道：「這狗官字『顯揚』。他問為甚麼問他別字。我說欽差大臣要寫信給京裏吏部、刑部兩位尚書，詳細稱讚他的功勞，呈報他的官名別字。這狗官笑得嘴也合不攏來，賞了我十兩銀子。」說著將一錠銀子在手中一拋一拋。眾人又都大笑。

查伊璜一揮而就，交給顧炎武，道：「亭林兄你瞧使得嗎？」顧炎武接過，呂留良就著他手中一起看了，都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」呂留良笑道：「這句『豈知我太祖高皇帝首稱吳國，竟應三百年後我叔侄之姓氏』，將這個『吳』字可扣得極死，再也推搪不了。」顧炎武笑道：「這兩句『欲斬白蛇而賦大風，願吾侄納圯下之履；思奮濠上而都應天，期吾侄取誠意之爵。』那是從六奇兄這句『欲圖中平、開平之偉業，非青田先生運籌不為功』之中化出來的了。」查伊璜笑道：「依樣葫蘆，邯鄲學步。」

天地會群雄面面相覷，不知他三人說些甚麼，只道是甚麼幫會暗語，江湖切口。

顧炎武於是向眾人解說，明太祖朱元璋初起之時自稱「吳國公」，後來又稱「吳王」，這剛好和吳三桂、吳之榮的姓氏相同；斬白蛇、賦大風是漢高祖劉邦的事，圯下納履是張良的故事；朱元璋起於濠上而定都應天，爵封誠意伯的就是劉伯溫。

韋小寶鼓掌道：「這封信寫得比吳六奇大哥的還要好，這吳三桂原是想做皇帝。只不過將他比作漢高祖、朱元璋，未免太捧他了。」呂留良笑道：「這是吳三桂自己捧自己，可不是查先生捧他啊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對，對！我忘了這是吳三桂自己寫的。」查伊璜問道：「下面署甚麼名好？」顧炎武道：「這一封信，不論是誰一看，都知道是吳三桂寫的，署名越是含糊，越像是真的，就署『叔西手札』四字好了。」對錢老本道：「錢兄，這四個字請你來寫，我們的字有書生氣，不像帶兵的武人。」

錢老本拿起筆來，戰戰兢兢的寫了，歉然道：「這四個字歪歪斜斜的，太不成樣子。」顧炎武道：「吳三桂是武人，這信自然是要記室寫的。這四個字署名很好，沒有章法間架，然而很有力道，像武將的字。」

查伊璜在信封上寫了「親呈揚州府家知府老爺親拆」十二字，封入信箋，交給韋小寶，微笑道：「偽造書信，未免有損陰德，不是正人君子之所為。不過為了興復大業，也只好不拘小節了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對付吳之榮這種狗賊，造一封假信打甚麼緊？讀書人真酸得可笑。」收起書信，說道：「這件事辦好之後，咱們來喝酒，給三位先生接風。」

顧炎武道：「韋兄弟和六奇兄一文一武，定是明室中興的柱石，鄧高密、郭汾陽也不過如是。若能扳倒了吳三桂這老賊，更是如去韃子之一臂。韋兄弟這杯酒，待得大功告成之時再喝罷。咱們三人這就告辭，以免在此多耽，走漏風聲，壞了大事。」

韋小寶心中雖對顧炎武頗為敬重，但這三位名士說話咬文嚼字，每句話都有典故，要聽懂一半也不大容易，和他們多談得一會，便覺周身不自在，聽說要走，真是求之不得，心想：「你們三位老先生賭錢是一定不喜歡的，見了妓院裏的姑娘只怕要嚇得魂不附體。我若是罵一句『他媽的』，你們非瞪眼珠、吹鬍子不可，還是快快的請罷。」

於是取出一疊銀票，每人分送一千兩，以作盤纏，請徐天川和高彥超從後門護送出城。

顧、查、呂三人一走，韋小寶全身暢快，心想：「朝廷裏那些做文官的，個個也都是讀書人，偏是那麼有趣。江蘇省那些大官，好比馬撫台、慕藩台，可也比顧先生、查先生他們好玩。若是交朋友哪，吳之榮這狗頭也勝於這三位老先生了。」正想到巡撫、布政司，親兵來報，巡撫和布政司求見。韋小寶一凜：「難道走漏了風聲？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出廳相見，見二人臉上神色肅然，心下不禁惴惴。賓主行禮坐下。巡撫馬佑從衣袖中取出一件公文，站起身來雙手呈上，說道：「欽差大人，出了大事啦。」韋小寶接過公文，交給布政司慕天顏，道：「兄弟不識字，請老兄唸唸。」慕天顏道：「是。」打開了公文，他早已知道內容，說道：「大人，京裏兵部六百里緊急來文，吩咐轉告大人，吳三桂這逆賊舉兵造反。」

韋小寶一聽大喜，忍不住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他媽的，這老小子果然幹起來啦。」

馬佑和慕天顏面面相覷。欽差大人一聽到吳三桂造反的大消息，竟然大喜若狂，不知是何用意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皇上神機妙算，早料到這件事了。兩位不必驚慌。皇上的兵馬、糧草、大炮、火藥、餉銀、器械，甚麼都預備得妥妥當當的。吳三桂這老小子不動手便罷，他這一造反，咱們非把他的陳圓圓捉來不可。」馬佑和慕天顏雖聽他言語不倫不類，但聽說皇上一切有備，倒也放了不少心。吳三桂善於用兵，麾下兵強馬壯，一聽得他起兵造反，所有做官的都膽戰心驚，只怕頭上這頂烏紗帽要保不住。

韋小寶道：「有一件事倒奇怪得很。」二人齊道：「請道其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消息，兩位是剛才得知嗎？」馬佑道：「是。卑職一接到兵部公文，即刻知會藩台大人，趕來大人行轅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當真沒洩漏？」兩人齊道：「這是軍國大事，須請大人定奪，卑職萬萬不敢洩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可是揚州府知府卻先知道了，豈不是有點兒古怪嗎？」

馬佑和慕天顏對望了一眼，均感詫異。馬佑道：「請問大人，不知吳知府怎麼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剛才鬼鬼祟祟的來跟我說，西南將有大事發生，有人要做朱元璋，他要做劉伯溫。勸我識時務，把你們兩位扣了起來。我聽了不懂，甚麼朱元璋、劉伯溫，胡說八道，正在罵他，你們兩位就來了。」

兩人大吃一驚，臉色大變。馬佑庸庸碌碌，慕天顏卻頗有應變之才，低聲道：「那吳某如此說，是在勸大人造反。他不要腦袋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可不懂他說甚麼，要他說得明白些。他老是拋書袋，甚麼先發後發。我說老子年紀輕輕，已做了大官，還不算先發嗎？」

馬佑和慕天顏均想：「這吳知府說的，是先發制人，後發制於人。欽差大人沒學問，還道是先發達、後發達。」兩人老成練達，也不說穿。那知「先發制人」這句成語，韋小寶從小就聽說書先生說過無數遍，這一次卻不是沒學問，而是裝傻。

馬佑道：「這吳知府好大的膽子！不知他走了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還在這裏候著，說要跟我商議大計。哼，他小小知府，有甚麼大計跟我商議？打吳三桂的大計，兄弟也只跟兩位商議，不會去聽他一個小小知府的囉唆。」馬佑道：「是，是。可否請大人把吳知府叫出來，讓卑職問他幾句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！」轉頭吩咐親兵：「請吳知府。」

吳之榮來到大廳，只見巡撫和布政司在座，不由得又喜又憂，喜的是欽差大臣十分重視自己的密報，竟將撫藩都請了來一同商議，憂的是訊息一洩露，巡撫和布政司不免分了自己的大功，當下上前請安參見，垂手站立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吳知府請坐。」吳之榮道：「是，是。多謝大人賜座。」屁股沾著一點椅子邊兒坐了。韋小寶道：「吳知府，你有一件大事來跟兄弟商議，雖然你再三說道，不可讓撫台大人和藩台大人知道，不過這件事十分重大，只好請兩位大人一起來談談，請你不可見怪。」吳之榮神色十分尷尬，忙起身向韋小寶和撫藩三人請安，陪笑道：「卑職大膽，三位大人明鑒。這個……這個……」要待掩飾幾句，但韋小寶已開門見山的說了出來，不論說甚麼都是難以掩飾。巡撫和布政司二人的臉色，自然要有多難看便有多難看了。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吳知府訊息十分靈通，他說西南有一位手握兵馬大權的武將，日內就要起兵造反。他這一起兵，可乖乖不得了，天下震動，皇上的龍廷也坐不穩了，說不定咱們的人頭都要落地。是不是？」吳之榮道：「是。不過三位大人洪福齊天，那自然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，定是百無禁忌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託吳大人的福了。吳大人，這位武將，跟你是同宗，也是姓吳？」吳之榮應道：「是。這是敝宗……」韋小寶搶著道：「你拿到了這武將的一封信，是他親筆所寫，這封信不會是假的罷？」吳之榮道：「千真萬確，決計不假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這信中雖然沒說要起兵造反，不過說到了朱元璋、劉伯溫甚麼的。兄弟沒讀過書，不明白信裏講些甚麼，吳大人跟兄弟詳細解說信裏意思，要兄弟立刻動手，甚麼先發後發的，說道這是一百年也難遇上的機會，一場大富貴是一定不會脫手的，兄弟可以封王，而吳大人也能封一個伯爵甚麼的，是不是？」吳之榮道：「這是卑職的謬見，大人明斷，勝於卑職百倍。那封信裏寫的，的確是這個意思。」

韋小寶從右手袖筒裏取出吳六奇那封信來，拿到吳之榮面前，身子一側，遮住了那信，說道：「就是這封信，是不是？你瞧清楚了，事關重大，可不能弄錯。」吳之榮道：「是，是。正是這信，那是決計不會錯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。」將那信收入右手袖筒，回坐椅上，說道：「吳知府，請你暫且退下，我跟撫台大人、藩台大人兩位商議。看來我們三人的功名富貴，要全靠你吳大人了，哈哈。」

吳之榮掩不住臉上的得意之情，又向三人請安，道：「全仗三位大人恩典栽培。」側身慢慢退了下去。韋小寶待他退到門口，問道：「吳知府，你的別字，叫作甚麼？」吳之榮道：「不敢。卑職賤名之榮，草字顯揚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馬佑和慕天顏二人當韋小寶訊問吳之榮之時，心中都已大怒，只是官場規矩，上官正在說話，下屬不敢插口。馬佑脾氣暴躁，待要申斥，韋小寶已命吳之榮退下，不由得額頭青筋突起，滿臉漲得通紅。

韋小寶從左手袖筒中取出查伊璜所寫的那封假信，說道：「兩位請看看這信。吳之榮這廝說得這信好不厲害，兄弟沒讀過書，也不知他說的是真是假。」

馬佑接過信來，見封皮上寫的是「親呈揚州府家知府老爺親拆」，抽出信箋，和慕天顏同觀，見上款是「顯揚吾侄」。兩人越看越怒。馬佑不等看完全信，已拍案大叫：「這狗頭如此大膽，我親手一刀把他殺了。」慕天顏心細，覺得吳之榮膽敢公然勸上官造反，未免太過不合情理，然而剛才韋小寶當面訊問，對方對答一句句親耳聽見，那裏更有懷疑？昨日在禪智寺前賞芍藥，吳之榮親口說過吳三桂是他族叔，看來吳之榮料定吳三桂造反必成，得意忘形，行事便肆無忌憚起來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封書信，當真是吳三桂寫給他的？」馬佑道：「這狗頭自己說是千真萬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信裏長篇大論，到底寫些甚麼，煩二位解給兄弟聽聽。」慕天顏於是一句句解釋，甚麼「斬白蛇而賦大風」、「納圯下之履」、甚麼「奮濠上而都應天」、「取誠意之爵」等典故，一一說明。馬佑道：「單是『我太祖高皇帝首稱吳國』這一句，就要叫他滅族。」慕天顏點頭道：「吳逆起事，聽說正是以甚麼朱三太子號召，說要規復明室。」

正議論間，忽報京中御前侍衛到來傳宣聖旨。韋小寶和馬佑、慕天顏跪下接旨，卻是康熙宣召韋小寶急速進京，至於敕建揚州忠烈祠之事，交由江蘇省布政司辦理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小皇帝打吳三桂，如果派我當大元帥，那可威風得緊。」馬佑、慕天顏聽上諭中頗有獎勉之語，當即道賀，恭喜他加官晉爵。

韋小寶道：「兄弟明日就得回京，叩見皇上之時，自會稱讚二位是大大的好官。只不過二位的官做得到底如何好法，說來慚愧，兄弟實在不大明白，只好請二位說來聽聽。」

撫藩二人大喜，拱手稱謝。慕天顏便誇讚巡撫的政績，他揣摩康熙的性情，儘揀馬佑如何勤政愛民、宣教德化的事來說，其中九成倒是假的。只聽得馬佑笑得嘴也合不攏來。接著慕天顏也說了幾件自己得意的政績，雖然言辭簡略，卻都是十分實在的功勞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兄弟都記下了。咱們還得再加上一件大功勞。吳逆造反，皇上痛恨之極，這吳之榮要作內應，想叫江蘇全省文武百官一齊造反，幸虧給咱們三人查了出來。這一奏報上去，封賞是走不去的。兄弟明日就要動身回京，就請二位寫一道奏章罷。」撫藩二人齊道：「這是韋大人的大功，卑職不敢掠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用客氣，算是咱們三人一齊立的功勞好了。」慕天顏又道：「總督麻大人回去了江寧，欽差大臣回奏聖上之時，最好也請給麻大人說幾句好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。說好話又不用本錢。」

馬佑、慕天顏又再稱謝，這才辭出。韋小寶吩咐徐天川等將吳之榮綁了起來，口中塞了麻核，叫他有口難言。吳之榮心中的驚懼和詫異，自是再也無法形容了。

次日一早，揚州城裏的文武官員便一個個排著班等在廳中，候欽差大人接見。每個人自均有一份重禮。在揚州做官，那是天下最豐裕的缺份，每個官員也不想升官，只盼欽差大人回到北京說幾句好話，自己的職位能多做得幾年，那就心滿意足了。

總督昨日也已得到訊息，連夜趕到揚州，他和巡撫送的程儀自然更重。揚州一府豁免三年錢糧，經手之人自有回扣，韋小寶雖然來不及親辦，藩台早將他應得回扣備妥奉上。韋小寶隨身帶來的武將親隨，也都得了豐厚禮金。馬佑已寫了奏摺，請韋小寶面奏，奏章中將韋小寶如何明查暗訪、親入險地、這才破獲吳三桂、吳之榮的密謀等情，大大誇張了一番，而總督、巡撫、布政司三人從旁襄助，也不無功勞。

慕天顏又道：「皇上對吳逆用兵，可惜卑職是文官，沒本事上陣殺賊。卑職已秉承總督大人、撫台大人的意思，十天之內，派人押解一批糧餉送去湖南，聽由皇上使用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大軍未發，糧草先行。三位想得周到，皇上一定十分歡喜。」

※※※

眾官辭出後，韋小寶派親兵去麗春院接來母親，換了便服，和母親相見。

韋春芳不知兒子做了大官，只道是賭錢作弊，贏了一筆大錢，聽他說要接自己去北京享福，當即搖頭，說道：「贏來的銀子，今天左手來，明天右手去。我到了北京，你卻又把錢輸了個乾淨，說不定把老娘賣入窯子。老娘要做生意，還是在揚州的好。北京地方，那些彎舌頭的官話老娘也說不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媽，你放一百二十個心。到了北京，你有丫頭老媽子服侍，甚麼事也不用做。我的銀子永遠輸不完的。」韋春芳不住搖頭，道：「甚麼事也不做，悶也悶死我了。丫頭老媽子服侍，老娘沒這個福份，沒的三天就翹了辮子。」

韋小寶知道母親脾氣，心想整天坐在大院子裏納悶，確也毫無味道，拿出一疊銀票，共五萬兩銀子，說道：「媽，這筆銀子給你。你去將麗春院買了來，自己做老闆娘罷。我看還可再買三間院子，咱們開麗春院、麗夏院、麗秋院、麗冬院，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發財。」韋春芳卻胸無大志，笑道：「我去叫人瞧瞧，也不知銀票是真的還是假的，倘若當真兌得銀子，老娘小小的弄間院子，也很開心了。要開大院子，等你長大了，自己來做老闆罷。」低聲問道：「小寶，你這大筆錢，可不是偷來搶來的罷？」

韋小寶從袋裏摸出四粒骰子，叫道：「滿堂紅！」一把擲在桌上，果真四粒骰子都是四點向天。韋春芳大喜，這才放心，笑道：「小王八蛋學會了這手本事，那是輸不窮你啦。」

# 第四一回 漁陽鼓動天方醉 督亢圖窮悔已遲

次日韋小寶帶同隨從兵馬，押了吳之榮和毛東珠離揚回京。康熙的上諭宣召甚急，一行人在途不敢耽誤停留，不免少了許多招財納賄的機會。

沿途得訊，吳三桂起兵後，雲南提督張國桂、貴州巡撫曹申吉、提督李本深等歸降，雲南巡撫朱國治被殺、雲貴總督甘文焜自殺。這日來到山東，地方官抄得邸報。呈給欽差太臣，乃是康熙斥責吳三桂的詔書。韋小寶叫師爺誦讀解說。那師爺捧了詔書讀道：

「逆賊吳三桂窮蹙來歸，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輸款投誠，授之軍旅，錫封王爵，盟勒山河；其所屬將弁，崇階世職，恩賚有加；開閫滇南，傾心倚任。迨及朕躬，特隆異數，晉爵親王，重寄干城，實託心膂，殊恩優禮，振古所無。」

韋小寶聽了師爺的解說，不住點頭，說道：「皇上待這反賊的確不錯，半分沒吹牛皮。像我韋小寶，對皇上忠心耿耿，也不過封個伯爵，要封到親王，路還差著一大截呢。」

那師爺繼續誦讀：

「詎意吳三桂性類窮奇，中懷狙詐，寵極生驕，陰圖不軌，於本年七月內，自請搬移。朕以吳三桂出於誠心，且念及年齒衰邁，師徒遠戍已久，遂允所請，令其休息。乃飭所司安插周至，務使得所，又特遣大臣往宣諭朕懷。朕之待吳三桂，可謂體隆情至，蔑以加矣。近覽川湖總督蔡毓榮等奏：吳三桂徑行反叛，背累朝豢養之恩，逞一旦鴟張之勢，播行兇逆，塗炭生靈，理法難容，人神共憤。」

韋小寶聽一句解說，讚一句：「皇上寬洪大量，沒罵吳三桂的奶奶，還算很客氣的。」

張勇、趙良棟、王進寶、孫思克、以及李力世等在側旁聽，均想：「聖旨中只說皇帝待他好到不能再好，斥責吳三桂忘恩負義，不提半句滿漢之分，也不提他如何殺害明朝王室，可十分高明，好讓天下都覺吳三桂造反是大大的不該。」

那師爺繼續讀下去，敕旨中勸諭地方官民不可附逆，就算已誤從賊黨，只要悔罪歸誠，也必不究既往，親族在各省做官居住，一概不予株連，不必疑慮。詔書中又道：

「其有能擒吳三桂投獻軍前者，即以其爵爵之；有能誅縛其下渠魁，以及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，論功從優取錄，朕不食言。」

韋小寶聽那師爺解說：「皇上答應，只要誰能抓到吳三桂獻到軍前，皇上就封他為平西親王。」不由得心癢難搔，回顧李力世等人，說道：「咱們去把吳三桂抓了來，弄他個平西親王做做，倒也開胃得很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張勇等武將均想：「吳三桂兵多將廣，要抓到他談何容易？」李力世等心想：「我們要殺吳三桂，是為了他傾覆漢人江山，難道真是為韃子皇帝出力？但如韋香主做了平西親王，在雲南帶兵，再來造反，倒也不錯。」

韋小寶聽完詔書，下令立即啟程，要儘快趕回北京，討差出征，以免給人趕在頭裏，先把吳三桂抓到了，搶去了平西親王的封爵。

※※※

這一日來到香河，離京已近，韋小寶吩咐張勇率領大隊，就地等候，嚴密看守欽犯毛東珠，自己帶同雙兒和天地會群雄，押了吳之榮，折向西南，去莊家大屋，要親自交給莊家三少奶，以報答她相贈雙兒這麼個好丫頭的厚意。

傍晚時分，來到一處鎮上，離莊家大屋尚有二十餘里，一行人到一家飯店打尖。這時各人已換了便服，將吳之榮點了啞穴和身上幾個穴道，卻不綁縛，以免駭人耳目。眾人圍坐在兩張板桌之旁。無人願和吳之榮同桌，雙兒怕他逃走，獨自和他坐了一桌，嚴加監視。

飯菜送上，各人正吃間，十幾個官兵走進店來，為首一人是名守備，店外馬嘶聲不絕，兩名兵士自行打水飼馬。一名把總大聲吆喝，吩咐趕快殺雞做飯，說道有緊急公事，要趕去京裏報訊。掌櫃的諾諾連聲，催促店伴侍候官老爺，親自替那守備揩抹桌椅。

一批官兵剛坐定，鎮口傳來一陣車輪馬蹄聲，在店前停車下馬，幾個人走進店來。當先二人是精壯大漢。第三人卻是個癆病鬼模樣的中年漢子，又矮又瘦，兩頰深陷，顴骨高聳，臉色蠟黃，沒半分血色，隱隱現出黑氣，走得幾步便咳嗽一聲。他身後一個老翁、一個老婦並肩而行，看來都已年過八旬。那老翁也是身材瘦小，但精神瞿鑠，一部白鬚飄在胸口，滿臉紅光。那老婦比那老翁略高，腰板挺直，雙目炯炯有神。最後兩個都是二十來歲的少婦。瞧這七人的打扮，那病漢衣著華貴，是個富家員外，兩男兩女是僕役、僕婦。翁媼二人身穿青布衣衫，質料甚粗，但十分乾淨，瞧不出是甚麼身份。

那老婦道：「張媽，倒碗熱水，侍候少爺服藥。」一名僕婦應了，從提籃中取出一隻瓷碗，提起店中銅壺，在碗中倒滿了熱水，盪了幾盪傾去，再倒了半碗水，放在病漢面前。那老婦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，打開瓶塞，倒出一粒紅色藥丸，拿到病漢口邊。病漢張開嘴巴，那老婦將藥丸放在他舌上，拿起水碗餵著他吞了藥丸。病漢服藥後喘氣不已，連聲咳嗽。

老翁、老婦凝視著病漢，神色間又是關注，又是擔憂，見他喘氣稍緩，停了咳嗽，兩人都長長吁了口氣。病漢皺眉道：「爹，媽，你們老是瞧著我幹麼？我又死不了。」老翁哼了一聲，轉開了頭。老婦笑道：「說甚麼死啊活啊的，我孩兒長命百歲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傢伙就算吃了玉皇大帝的靈丹，也活不了幾天啦。原來這老頭兒、老婆子是他爹娘，這癆病鬼定是從小給寵壞了，爹娘多瞧他幾眼，便發脾氣。」

那老婦道：「張媽、孫媽，你們先去熱了少爺的參湯，再做飯菜。」兩名僕婦答應了，各提一隻提籃，走向後堂。

官兵隊中那守備向掌櫃打聽去北京的路程。掌櫃道：「眾位老爺今日再趕二三十里路，到前面鎮上住店。明兒一早動身，午後準能趕到京城。」那守備道：「我們要連夜趕路，住甚麼店？掌櫃的，打從今兒起一年內，包你生意大旺，得多備些好酒好菜，免得到時候手忙腳亂。」那掌櫃笑道：「老爺說得好。小店生意向來平常，像今天這樣的生意，一個月中難得有幾天，那是眾位老爺和客官照顧。哪能天天有這麼多貴人光臨呢？」

那守備笑道：「掌櫃的，我教你一個乖。吳三桂造反，已打到了湖南，我們是趕到京裏去呈送軍文書的。這一場大仗打下來，少說也得打他三年五載。稟報軍情的天天要打從這裏經過，你這財是有得發了。」掌櫃連聲道謝，心裏叫苦不迭：「你們總爺的生意有甚麼好做？大吃大喝下來，大方的隨意賞幾個小錢，兇惡的打人罵人之後，一拍屁股就走。別說三年五載，就只一年半載，我也得上吊了。」

韋小寶和李力世等聽說吳三桂已打到了湖南，都是一驚：「這廝來得好快。」錢老本低聲道：「我去問問？」韋小寶點點頭。

錢老本走到那守備身前，滿臉堆笑，抱拳道：「剛才聽得這位將軍大人說，吳三桂已打到了湖南。小人的家眷在長沙，很是掛念，不知那邊打得怎樣了？長沙可不要緊嗎？」

那守備聽他叫自己為「將軍大人」，心下歡喜，說道：「長沙要不要緊，倒不知道。吳三桂派了他手下大將馬寶，從貴州進攻湖南，沅州是失陷了，總兵崔世祿被俘。吳三桂部下的張國柱、龔應麟、夏國相正分頭東進。另一名大將王屏藩去攻四川，聽說兵勢很盛。川湘一帶的百姓都在逃難了。」

錢老本滿臉憂色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可不大妙。不過大清兵很厲害，吳三桂不見得能贏罷？」那守備道：「本來大家都這麼說，但沅州這一仗打下來，吳三桂的兵馬挺不易抵擋，唉，局面很是難說。」錢老本拱手稱謝，回歸座上。天地會群雄有的心想：「別讓吳三桂這大漢奸做成了皇帝。」有的心想：「最好吳三桂打到北京，跟滿清韃子鬥個兩敗俱傷。」

眾官兵匆匆吃過酒飯。那守備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我給你報了個好消息，這頓酒飯，你請了客罷。」掌櫃哈腰陪笑，道：「是，是。當得，當得。眾位大人慢走。」那守備笑道：「慢走？那可得坐下來再吃一頓了。」掌櫃神色尷尬，只有苦笑。

那守備走向門口，經過老翁、老婦、和病漢的桌邊時，那病漢突然一伸左手，抓住了他胸口，說道：「你去北京送甚麼公文？拿出來瞧瞧。」那守備身材粗壯，但給他一抓之下，登時蹲了下來，身子矮了半截，怒喝：「他媽的，你幹甚麼？」漲紅了臉用力掙扎，卻半分動彈不得。那病漢右手嗤的一聲，撕開守備胸口衣襟，掉出一隻大封套來。那病漢左手輕輕一推，那守備直摔出去，撞翻了兩張桌子，乒乒乓乓一陣亂響，碗碟碎了一地。

眾官兵大叫：「反了，反了！」紛紛挺槍拔刀，向那病漢撲去。病漢帶來的兩名僕役抬拳踢腿，當著的便摔了出去。頃刻之間，眾兵丁躺了一地。

那病漢撕開封套，取出公文來看。那守備嚇得魂不附體，顫聲大叫：「這是呈給皇上的奏章，你……你膽敢撕毀公文，這……這……這不是造反了嗎？」那病漢看了公文，說道：「湖南巡撫請韃子皇帝加派援兵去打平西王，哼，就算派一百萬兵去，還不是……咳咳……還不是給平西王掃蕩得乾乾淨淨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將公文團成一團，捏入掌心，幾句話說完，攤開手掌一揚，無數紙片便如蝴蝶般隨風飛舞，四散飄揚。

天地會群雄見了這等內力，人人變色，均想：「聽他語氣，竟似是吳三桂手下的。」

那守備掙扎著爬起，拔出腰刀，道：「你毀了公文，老子反正也活不成了，跟你拚了！」提刀躍前，猛力向病漢頭頂劈下。那病漢仍是坐著，右手伸出，在守備小腹上微微一推，似乎要他別來滋擾。那守備舉起了刀的手臂忽然慢慢垂將下來，跟著身子軟倒，坐在地下，張大了口，只有出氣，沒有進氣了。被打倒了的兵丁有的已爬起身來，站得遠遠地，有氣沒力的吆喝幾句，誰也不敢過來相救長官。

一名僕婦捧了一碗熱湯出來，輕輕放在病漢之前，說道：「少爺，請用參湯。」

老翁、老婦二人對適才這一場大鬧便如全沒瞧見，毫不理會，只是留神著兒子的神色。

徐天川低聲道：「這幾人挺邪門，咱們走罷。」高彥超去付了飯錢，一行逕自出門。只見那老婦端著參湯，輕輕吹去熱氣，將碗就到病漢嘴邊，餵他喝湯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等走出鎮甸，這才紛紛議論那病漢是甚麼路道。徐天川道：「這人撕爛那武官的衣衫，功力這等厲害，當真……當真少見。」玄貞道人道：「他在那武官肚子上這麼一推，似乎稀鬆平常，可是要閃避擋格，卻真不容易。風兄弟，你說該當如何？」風際中道：「不該走近他身邊三尺。」群雄一想，都覺有理，對這一推，不論閃避還是擋格，至少在他三尺之外方能辦到，既已欺得這麼近，再也避不開、擋不住了。

徐天川忽道：「我抓他手腕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便搖了搖頭，知道以對方內勁之強，就算抓住了他手腕，他手掌一翻一扭，自己指骨、腕骨難保不斷。

眾人明知這病漢是吳三桂一黨，但眼見他行兇傷人，竟然誰也不敢出手阻攔，雖然被害的是韃子軍官，終究不是眾人平素的俠義豪傑行徑，心有愧意，不免興致索然，談得一會，便均住口。行出數里，忽聽得背後馬蹄聲響，兩騎馬急馳而來。當地已是通向莊家大屋的小道，不能兩騎並行。群雄正沒好氣，雖聽蹄聲甚急，除了風際中和雙兒勒馬道旁之外，餘人誰也不肯讓道。

轉眼間兩乘馬已馳到身後，群雄一齊回頭，只見馬上乘者竟是那病漢的兩名男僕。一名僕人叫道：「我家少爺請各位等一等，有話向各位請問。」這句話雖非無禮，但目中無人之意卻再也明白不過。群雄一聽，盡皆有氣。玄貞道人喝道：「我們有事在身，沒功夫等。大家素不相識，有甚麼好問？」那僕人道：「是我家少爺吩咐的，各位還是等一等的好，免得大家不便。」言語中更是充滿了威嚇。

錢老本道：「你家主人，是吳三桂手下的嗎？」那僕人道：「呸！我家主人何等身份，怎能是平西王的手下？」群雄均想：「他不說吳三桂而稱平西王，定是跟吳賊有些淵源。」便在此時，車輪聲響，一輛大車從來路馳至。那僕人道：「我家主人來了。」勒轉馬頭，迎了上去。群雄此時倘若縱馬便行，倒似是怕了那病漢，當下一齊駐馬等候。

大車馳到近處，一名僕婦駕車，另一名僕婦掀起車帷，只見那病漢坐在正中，他父母坐在其後。那病漢向群雄瞪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們為甚麼點了這人的穴道？」說著向吳之榮一指，又問：「你們是甚麼人？要上那裏去？」聲音尖銳，語氣十分倨傲。

玄貞道人說道：「尊駕高姓大名？咱們素不相識，河水不犯井水，幹麼來多管閒事？」那病漢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憑你也還不配問我姓名。我剛才問的兩句話，你聽見了沒有？怎不回答？」玄貞怒道：「我不配問你姓名，你也不配問我們的事。吳三桂造反作亂，是個大大的奸賊，你口口聲聲稱他平西王，定是賊黨。我瞧尊駕已經病入膏肓，還是及早回家壽終正寢，免得受了風寒、傷風咳嗽，一命嗚呼。」

天地會群雄哈哈大笑聲中，突然間人影幌動，拍的一聲，玄貞左頰已重重吃了記巴掌，跟著左脅中掌，摔下馬來。這兩下迅捷無倫，待他倒地，群雄才看清楚出手的原來竟是那老婦。她兩掌打倒了玄貞，雙足在地下一頓，身子飛起，倒退著回坐車中。

群雄大譁，齊向大車撲去。那病漢抓住趕車的僕婦背心，輕輕一提，已和她換了位子，將僕婦抓入車中，自己坐了車把式的座位。

這時正好錢老本縱身雙掌擊落，那病漢左手一拳打出，和他雙掌相碰，竟是無聲無息。錢老本只覺一股強勁的大力湧到，身不由主的兩個觔斗，倒翻出去，雙足著地後待要立定，突覺雙膝無力，便要跪倒，大駭之下，急忙用力後仰摔倒，才免了向敵人跪倒之辱。

錢老本剛摔倒，風際中跟著撲至。那病漢又是一拳擊出。風際中不跟他拳力相迎，右掌中途變向，突然往他頸中斬落。那病漢「咦」的一聲，似覺對方武功了得，頗出意料之外，右手拇指扣住中指，向他掌心彈去。風際中立即收掌，右腳踏上騾背。

高彥超和樊綱分向兩名男僕進攻。二僕縱馬退開，叫道：「讓少爺料理你們。」高樊二人均想和對方僕從動手，勝之不武，見二僕退開，正合心意，當即轉身，雙雙躍起，攻那病漢左側。突然那騾子長聲嘶叫，軟癱在地，帶動大車跟著傾側。原來風際中踏上騾背，足底暗運重力，一踹之下，騾子脊骨便斷。

那病漢足不彈、身不起，在咳嗽聲中已然站在地下。車中老翁、老婦分別提著一名僕婦從車中躍出。這三人行動似乎並不甚快，但都搶著先行離車，大車這才翻倒。

錢老本和徐天川向老翁、老婦搶去。那老婦左手搖搖，右手向病漢一指，笑道：「你們過去，陪我孩兒玩玩。」言中之意，竟是要二人去挨她兒子的拳頭，好讓他高興高興。

徐天川右拳向那老翁頭頂擊落，只是見他年紀老邁，雖知他武功不弱，還是生怕一拳打死了他，喝道：「看拳！」手上也只使了三成力。他自從失手打死白寒松，和沐王府鬧出不少糾紛後，已然深自戒惕。

那老翁伸手一把捏住了他拳頭。這老翁身材瘦小，手掌竟然奇大，捏住他拳頭後，說道：「到那邊玩去！」徐天川年紀雖比這老翁小得多，卻也已是個白髮老頭，這老翁這句話，卻如是對頑童說話的語氣。徐天川右手用力回奪，左拳跟著擊出。這一招「青龍白虎」本是相輔相成的招式，左拳並非真的意在擊中對方，只是要迫敵鬆手，但若對方不肯鬆手，這一拳便正中鼻梁。

那老翁展臂一送，鬆開了手。徐天川只覺一股渾厚之極的大力推動過來，再加上自己左拳正用力打出，右力向後，左力向前，登時身如陀螺急轉，一直向那病漢轉了過去。

那病漢正和風際中、高彥超、樊綱、李力世四人相鬥，見徐天川轉到，拍手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」四人的拳腳正如疾風驟雨般向他身上招呼，他竟有餘裕拍手歡呼，跟著伸手一撥。徐天川忽然反了個方向，本是右轉，卻變成左轉，急速向那老翁旋轉將過去。那病漢笑道：「爹，好玩得很，你再把這陀螺旋過來！」玄貞奮力衝上。那病漢隨手一撥一推、一撥一推，竟將玄貞、高彥超、樊綱、李力世四人也都轉成了陀螺。只風際中沒給帶動，但也已胸口氣血翻湧，急忙躍退三步，雙掌護身。

五位天地會的豪傑都轉個不停，想運力凝住，卻說甚麼也定不下來。那一人轉的勢道稍緩，那病漢便搶過去一撥一推，旋轉的勢道登時又急了。這情景便如是孩童在桌上旋銅錢一般，五個銅錢在桌上急轉，直立不倒，那一個轉得緩了，勢將傾倒，那孩童又用手指去轉上一轉。

韋小寶只瞧得目瞪口呆，驚駭不已。雙兒站在他身前，提心吊膽的護住了他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咱們三十六著。」雙兒道：「快到莊家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一到莊家，大吉大利。做莊家的可以吃夾棍，大殺三方。」轉身便走。雙兒拉了吳之榮，跟在後面。

那病漢轉陀螺轉得興高采烈。一對老夫婦臉帶微笑，瞧著兒子。四名僕人拍手喝采，在旁為小主人助興。

那病漢見風際中站穩馬步，左掌高，右掌低，擺成個「古松矯立勢」，當即欺身上前，伸手往他右肩撥去。風際中右足退了一步，側肩讓開，卻不敢出掌還手。那病漢怒道：「你這壞人，你不轉陀螺？」伸手又往他右肩撥去。風際中又再後退，不料左肩後突然一股大力推到，登時身不由主，在那病漢大笑聲中急速旋轉，待要使「千斤墜」定住身子，被那病漢在後腰用力一撥，又轉了起來。

吳之榮見那病漢和對頭為難，陡然間現出生機，當下一步一跌的行得幾步，假裝腳下一絆，摔倒在地。雙兒用力拉扯，他只不肯起身。韋小寶大急，生怕他向敵人說出真相，左手托住他下顎，使勁一捏，吳之榮便張開口來。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，往他口中一絞，將他舌頭割去了大半截。吳之榮痛得暈了過去。

雙兒只道韋小寶已將這奸賊殺死，叫道：「相公，快走！」兩人向前飛奔。

兩人奔不到一里，便聽得身後馬蹄聲響，有人騎馬追來。韋小寶向左首的亂石岡一指，兩人離開小路，奔入亂石堆中。

那病漢和一名僕人騎馬追到，眼見得馬匹不能馳入亂石岡中，那僕人躍下馬來，叫道：「兩個小孩別怕。我家少爺叫你們陪他玩，快回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轉陀螺的事，老子可不幹。」逃得更加快了。那僕人追入亂石堆，韋小寶和雙兒腳下甚快，那僕人追趕不上。那病漢叫道：「捉迷藏麼？有趣，有趣！」下了馬背，咳嗽不停，從南抄將過來。

韋小寶和雙兒轉身向東北角奔逃，反向那僕人奔去。那僕人撲過來要捉韋小寶。韋小寶使出九難所授的「神行百變」功夫，身子一側，那僕人便撲了個空。雙兒反手一掌，打向他後腰。那僕人見她小小年紀，毫沒放在心上，竟不招架，伸手去扭她右臂。雙兒左掌疾落，擦的一聲，已斬中他後腰。那僕人吃痛，「啊」的一聲叫了出來，便在這時，雙兒已抓住他右手手腕，反過來一扭，喀喇一響，扭斷了他手肘關節。

那病漢「咦」的一聲，從一塊巖石跳到另一塊巖石，幾個起落，縱到雙兒身前，左手揮出，雙兒頭上帽子落地，滿頭青絲散了開來。那病漢笑道：「是個姑娘！」伸手抓住了她長髮。雙兒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一招「雙迴龍」，雙肘後撞，那病漢笑道：「好！」左手自左而右一掠，抓住她兩隻手掌，反在背後，跟著右手將她長髮在她雙手手腕繞了兩轉，再打個結，哈哈大笑。

雙兒急得哭了出來，叫道：「相公，快逃，快逃！」那病漢伸指在她腰裏輕輕一戳，點了穴道，笑道：「他逃不了的。」撇下雙兒，向韋小寶追去，片刻間便已追近。

韋小寶在亂石中東竄西走，那病漢幾次要抓到了，都被他用「神行百變」功夫逃開。那病漢笑道：「你捉迷藏的本事倒好啊。」韋小寶內力不足，奔跑了這一陣，已然氣喘吁吁，知道再過一會非給他抓到不可，叫道：「你捉我不到，現下輪到我捉你了。你快逃，我來捉你了。」說著轉過來，向那病漢撲去。

那病漢嘻嘻一笑，果真轉身便逃，也在亂石堆中轉來轉去。韋小寶早瞧出他武功雖高，為人卻癡癡呆呆，四十幾歲年紀，行事仍如孩童一般，可是他在亂石堆中倏來倏往，剛見他在東邊，眼睛一霎，身形已在西邊出現，神速直如鬼魅。韋小寶又是駭異，又是佩服，叫道：「我定要捉住你，你逃不了的。」假裝追趕，奔到了雙兒身邊，一把將她抱起，大聲叫道：「喂，我就算抱了一個人，也追得上你。」

那病漢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嗚嘟嘟，吹法螺，咳咳……嗚哩哩，吹牛皮！」

韋小寶抱著雙兒，裝著追趕病漢，卻越走越遠。那病漢叫道：「沒用的小東西，你還捉不住我……咳咳……」向著他搶近幾步。韋小寶叫道：「這一下還不捉住你？你咳得逃不動了。」說著作勢向他一撲。

那老婦在遠處怒喝：「小鬼！你膽敢引我孩兒咳嗽！」嗤的一聲，一粒石子破空飛來。石子雖小，響聲驚人。韋小寶叫聲：「啊喲！」蹲下身子躲避，還是慢了一步。那石子正中腿彎，撲地倒了，和雙兒滾成了一團。那老婦道：「抓過來！」另一名男僕縱身過來，抓住韋小寶和雙兒的背心，提到那老婦面前，拋在地下。

那病漢嘻嘻而笑，拍手唱道：「不中用，吃胡蔥，咳咳……跌一交，撲隆通！」

韋小寶又驚又怒，只見徐天川、風際中等人都已被長繩縛住，排成了一串，一名僕婦手中拉著長繩，連吳之榮也縛在一串之末。每人頭垂胸前，雙目緊閉，似乎都已失了知覺。

那老婦道：「這女娃娃女扮男裝，哼，你的分筋錯骨手，是那裏學的？那男孩子，你的『神行百變』功夫跟誰學的？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這老婆子的眼光倒厲害，知道我這門功夫的名字。」想到人家竟然認了出來，那麼自己的「神行百變」功夫顯然已練得頗為到家，又不禁有些得意，笑道：「甚麼神行百變？你說我會『神行百變』的功夫？」那老婦道：「呸！你這幾下狗跳不像狗跳，蟹爬不像蟹爬，也算是神行百變了？」韋小寶坐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是你自己說的神行百變，又不是我說的。我怎知是『神跳百變』呢，還是『神爬百變』？」

那病漢拍手笑道：「你會神跳百變，又會神爬百變，哈哈，有趣。」俯身在韋小寶背上點了一指。韋小寶只感一股炙熱的暖氣直透入身，酸麻的下肢登時靈活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你解穴道的本事，可高明得很哪。」那病漢道：「你快爬，爬一百樣變化出來，又要烏龜爬，又要蛤蟆爬，這才叫得神爬百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不會神爬百變，你如會，你爬給我看。」那病漢道：「我也不會。我爹說的，武學大師不單是學人家的，還要能別出心裁，獨創一格，才稱得上『大師』。爹，武學之中，有沒『神爬百變』這門功夫？」那老翁皺著眉頭，搖了搖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是武學大師，天下既沒這門功夫，你自己就去創了出來，立一個『神爬門』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屁股上已吃了那老婦一腳，只聽她喝道：「別胡說八道！」那老婦向兒子橫了一眼，臉上微有憂色，似乎生怕兒子聽了這少年的攛掇，真去創甚麼「神爬百變」的新功夫。她不願兒子多想這件事，又問韋小寶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你師父是誰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兩個老妖怪，一個小妖怪……不，中妖怪，武功太強，老子是鬥不過的。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只好騙騙他們。老子倘若冒充是吳三桂的朋友，諒他們就不敢難為我了。」向吳之榮瞥了一眼，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我姓吳，名叫吳之榮，字顯揚，揚州府高郵縣人氏。辣塊媽媽，我的伯父平西王不久就要打到北京來。你們要是得罪了我，平西王可要對你們不客氣了！」

老夫婦和那病漢都大為驚訝，互相望了一眼。那病漢道：「假的！平西王怎會有你這樣的侄兒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怎會是假？平西王家裏的事，你不妨一件件問我。只要我有一件說錯了，你殺我的頭就是。」那病漢道：「好！平西王最愛的是甚麼東西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是東西呢，還是人？他最愛的人，從前是陳圓圓，後來陳圓圓年紀大了，他就喜歡了一個叫做『四面觀音』的美人，現今他最心愛的美人，叫做『八面觀音』。」

那病漢道：「美人有甚麼好愛？我說他最愛的東西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平西王有三件寶貝，他是最愛的了。第一是一張白老虎皮，第二是一顆雞蛋大的紅寶石，第三是一面老虎花紋的大理石屏風。」那病漢笑道：「哈哈，你倒真的知道，你瞧！」解開衣扣，左手抓住長袍的大襟往外一揚，露出裏面所穿的皮裘來。那皮裘白底黑章，正是白老虎皮所製。

韋小寶大奇，道：「咦，咦！這是平西王第一心愛的白老虎皮哪，你……你……怎麼偷了得來？」那病漢得意洋洋的道：「甚麼偷了得來？是平西王送我的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可不信了。我聽我姊夫夏國相說……」那病漢道：「夏國相是你姊夫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堂姊夫，我堂姊吳之……吳之芳，是嫁給他做老婆的。我姊夫很會打仗，是平西王麾下十大總兵之一。」那病漢點頭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平西王請我爹媽和我喝酒，我爹媽不去，我獨自去了。平西王親自相陪。他手下的十大總兵都來了。你姊夫排在第一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，還有馬寶馬大哥、王屏藩王大哥、張國柱張大哥，那都是頂括括的戰將，好威風啊，好殺氣！」那病漢道：「你姊夫說我這張白老虎皮怎樣？」

韋小寶一意討他歡心，信口開河：「我姊夫說，當年陳圓圓最得寵之時，受了風寒，有點兒傷風咳嗽，聽人說，只要拿這張白老虎皮當被蓋，蓋得三天，立刻就好了。她向吳……向平西王討這張白老虎皮。平西王言道：『借你蓋幾天是可以的，賜給你就不行了。這是天下最吉祥的寶貝，八百年只出一隻白老虎，就算出了，也打不到，剝不到皮。這張白老虎皮放在屋裏，邪鬼惡魔一見到，立刻就逃得遠遠地。身上有病，也不用吃藥，只須將白老虎皮當被蓋，蓋不了幾天就皮到病除。人家賭牌九，左門叫作青龍，右門叫作白虎。青龍皮、白虎皮，都是無價之寶。』」

那老婦聽他說得活靈活現，兒子身上有病，那是她唯一關心之事，聽說白虎皮當被蓋可治咳嗽，雖不甚信，卻亟盼當真如此，說道：「孩兒，平西王將這件寶貝送了給你，你面子可不小啊。你做了皮袍子穿，真聰明，倘若這白虎皮真能治病……」那病漢皺眉道：「我又沒病，你儘提幹麼？」那老婦笑道：「是，是。你生龍活虎一般，這幾個都是江湖好漢，卻給你轉陀螺、耍流星，玩了個不亦樂乎。」那病漢哈哈大笑，笑聲中夾著幾聲咳嗽。那老婦道：「你晚上睡覺之時，咱們記得把皮袍子蓋在被上。」病漢轉過了頭不理。

那老翁一指風際中等人，問道：「這些都是平西王的手下？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我冒充是老漢奸的侄子，也不打緊。要徐三哥他們認是吳三桂的手下，那可一萬個不願意了。他們骨頭硬，別要言語中露出了馬腳。」說道：「他們都是我的手下。我們聽說平西王起義，額駙和公主留在京裏，逃不出來。這吳應熊哥哥跟我最說得來，交情再好不過，我帶這批朋友想到北京去救額駙。這件事雖然凶險，可是大家義氣為重，這叫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，明知是刀山劍林，也要去闖了。」這幾句話，可說得慷慨激昂之至。

那老翁點了點頭，走過去雙手幾下拉扯，登時將縛住風際中等人的長繩拉斷，跟著在每人背心輕拍兩記，推拿數下，解開了各人被封的穴道。一名僕婦去解開了雙兒縛住兩手的頭髮。那老翁對韋小寶道：「單憑你這一面之辭，也不能全信，這事牽連重大，你說是平西王的侄子，可有甚麼證據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老爺子，這可為難了。我的爹娘卻不是隨身帶的。這樣罷，咱們去北京見額駙，倘若他已給皇帝拿了，咱們就去見建寧公主。公主定會跟你們說，我是貨真價實、童叟無欺的吳之榮。」心想一到北京，那裏還怕你們胡來，就算當真給他們扭了去見建寧公主，自己就冒充是天上的玉皇大帝，公主也必點頭稱是。

那老翁和老婦對望了一眼，沉吟未決。韋小寶突然想起，笑道：「啊，有了，我身上有一封平西王寫的家書，這封信給旁人見到了，我不免滿門抄斬。你們既是平西王的朋友，瞧一瞧倒也不妨。」說著伸手入懷，取出查伊璜假造的那封書信，交給老翁。

那老翁抽出書箋，在沉沉暮色之中觀看。韋小寶還怕他們不懂，解說道：「斬白蛇、唱大風歌甚麼的，是說朱元璋……」他不解說倒好，一解便錯，將劉邦的事說成了朱元璋，幸好那老翁、老婦正在凝神閱信，沒去留意他說些甚麼。那老婦看了信後，說道：「那是沒錯的了。平西王要做漢高祖、明太祖，請他去做張子房、劉伯溫。二哥，平西王說起義是為了復興明室，瞧這信中的口氣，哼，他……他自己其志不小哇。」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你年紀輕輕……」心中自然是說：「你這小娃兒，也配做張子房、劉伯溫麼？」

那老翁將信摺好，套入信封，還給韋小寶，道：「果然是平西王的令侄，我們適才多有得罪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不知者不罪。」這時徐天川等均已醒轉，聽韋小寶自稱是吳三桂的侄兒，對方居然信之不疑，無不大為詫異，但素知小香主詭計多端，當下都默不作聲。韋小寶心想：「老子曾對那蒙古大鬍子罕帖摩冒充是吳三桂的兒子，兒子都做過，再做一次侄兒又有何妨？下次冒充是吳三桂的爸爸便是，只要能翻本，就不吃虧。」

這時天色已甚為昏暗，眾人站在荒郊之中，一陣陣寒風吹來，那病漢不住咳嗽。

韋小寶問道：「請問老爺子、老太太貴姓？」那老婦道：「我們姓歸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甚麼姓不好姓，卻去姓個烏龜的『龜』，真正笑話奇談。」那老婦瞧著兒子，說道：「這就天黑了，得找個地方投宿，別的事慢慢再商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剛才我在山岡之上，見到那邊有煙冒起來，有不少人家，咱們這就借宿去。」說著向莊家大屋的方向一指。其實此處離莊家大屋尚有十來里地，山丘阻隔，瞧得見甚麼炊煙？

那男僕牽過兩匹馬來，讓病漢、老翁、老婦乘坐。老婦和病漢合乘一騎，她坐在兒子身後，伸手摟住了他。韋小寶等本來各有坐騎，一齊上馬，四名僕役步行。

行了一陣，韋小寶對雙兒大聲道：「你騎馬快去，瞧前面是市鎮呢還是村莊，找一兩間大屋借宿，趕快先燒熱水，歸家少爺要暖參湯喝。大夥兒熱水洗了腳，再喝酒吃飯。多賞些銀子。」他說一句，雙兒答應一聲。他從懷中摸出一大錠銀子，連著一包蒙汗藥一起遞過。雙兒接過，縱馬疾馳。那老婦臉有喜色，韋小寶吩咐煮熱水、暖參湯，顯然甚合她心意。

又行出數里，雙兒馳馬奔回，說道：「相公，前面不是市鎮，也不是村莊，是家大屋。屋裏的人說他家男人都出門去了，不能接待客人。我給銀子，他們也不要。」韋小寶罵道：「蠢丫頭，管他肯不肯接待，咱們只管去便是。」雙兒應道：「是。」

那老婦也道：「咱們只借宿一晚，他家沒男子，難道還搶了他、謀了他家的不成？」

※※※

一行人來到莊家。一名男僕上去敲門，敲了良久，才有一個老年僕婦出來開門，耳朵半聾，纏夾不清，翻來覆去，只是說家裏沒男人。

那病漢笑道：「你家沒男子，這不是許多男子來了嗎？」一閃身，跨進門去，將那老僕婦擠在一邊。眾人跟著進去，在大廳上坐定。那老婦道：「張媽、孫媽，你們去燒水做飯，主人家不喜歡客人，一切咱們自己動手便是。」兩名僕婦答應了，逕行去找廚房。

徐天川來過莊家大屋，後來曾聽韋小寶說起箇中情由，眼見他花言巧語，將這三個武功深不可測的大高手騙得自投羅網，心下暗暗歡喜，當下和眾兄弟坐在階下，離得那病漢和韋小寶遠遠地，以免露出了馬腳。

那老翁指著吳之榮問道：「這個嘴裏流血的漢子是甚麼人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傢伙是朝廷裏做官的，我們在道上遇見了，怕他去向官府出首告密，因此……因此便割去了他的舌頭。」那老翁當時離得甚遠，卻瞧在眼裏，心中一直存著個疑團，這時聽韋小寶說了，仍有些將信將疑，走到吳之榮身前，問道：「你是朝廷的官兒，是不是？」

吳之榮早已痛得死去活來，當下點了點頭。那老翁又問：「你知道人家要造反，想去出首告密，是不是？」吳之榮心想要抵賴是不成了，只盼這老翁能救得自己一命，於是連連點頭。韋小寶道：「他得知南方有一位手握兵權的武將要造反，這位武將姓吳，造起反來就不得了。」那老翁問吳之榮道：「這話對嗎？」吳之榮又點頭不已。

那老翁再不懷疑，對韋小寶又多信得幾分。他回坐椅上，問韋小寶：「吳兄弟的武功，是那位師父教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師父有好幾位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共是三位。不過我……我又笨又懶，甚麼功夫也沒學好。」那老翁心想：「你武功沒學好，難道我不知道了。」但於他的「神行百變」輕功總是不能釋懷，雖然韋小寶所使的只是些皮毛，然而身法步伐，確是「神行百變」上乘輕功無疑，又問：「你跟誰學的輕功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他定要問我輕功是誰教的，必是跟我那位師太師父有仇，那可說不得。他是吳三桂一黨，多半跟西藏喇嘛有交情。」便道：「有一位西藏大喇嘛，叫作桑結，在昆明平西王的五華宮裏見到了我，說我武功太差，跟人打架是打不過的，不如學些逃走的法子罷，就教了我幾天。我練得很辛苦，自以為了不起啦，那知道一碰上你老公公、老婆婆，還有這位身強力壯、精神百倍的歸少爺，卻一點也不管用。」

那老婦聽他稱讚兒子「身強力壯，精神百倍」，這八字評語，可比聽到甚麼奉承話都歡喜，不由得眉花眼笑，向兒子瞧了幾眼，從心底裏樂上來，說道：「二哥，孩兒這幾天精神倒健旺。」那老翁微微點頭，然見兒子半醒半睡的靠在椅子，實是萎靡之極，心中不由得難過，向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就是了。」

那老婦問道：「桑結怎麼會鐵劍門的輕功？」那老翁道：「鐵劍門中有個玉真子，在西藏住過很久。」那老婦道：「啊，是了，他是木桑道長的師弟。多半是他當年在西藏傳了給人。」轉頭問雙兒：「小姑娘，你的武功又是跟誰學的？」一對老夫婦都凝視著她，似乎她的師承來歷是件要緊之極的大事。

雙兒給二人瞧得有些心慌，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她不善說謊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。韋小寶道：「她是我的丫頭，那位桑結喇嘛，也指點過她的武功。」

老翁、老婦一齊搖頭，齊聲道：「決計不是。」臉上神色十分鄭重。

這時那病漢忽然大聲咳嗽，越咳越厲害。老婦忙過去在他背上輕拍。老翁也轉頭瞧著兒子。兩名僕婦從廚下用木盤托了參湯和熱茶出來，站在病漢身前，待他咳嗽停了，服侍他喝了參湯，才將茶碗分給眾人、連徐天川等也有一碗。

那老翁喝了茶，要待再問雙兒，卻見她已走入後堂。那老翁忽地站起，問孫媽道：「沖茶的熱水那裏來的？」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心中怦怦亂跳，暗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這老不死的知道了。」孫媽道：「是我和張媽一起燒的。」老翁問道：「用的甚麼水？」孫媽道：「就是廚房缸裏的。」張媽跟著道：「我們仔細看過了，很乾淨……」話猶未了，咕咚、咕咚兩聲，兩名男僕摔倒在地，暈了過去。

那老婦跳起身來，幌了一幌，伸手按頭，叫道：「茶裏有毒！」

徐天川等並未喝茶，各人使個眼色，一齊摔倒，假裝暈去，乒乒乓乓，茶碗摔了一地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！」也摔倒在地，閉上了眼睛。

只聽張媽和孫媽齊道：「水是我們燒的，廚房裏又沒來過別人。」那老婦道：「缸裏的水下了藥。孩兒，你覺得怎樣？」那病漢道：「還好，還……」頭一側，也暈了過去。孫媽道：「參湯裏沒加水。參湯是我們熬了帶來的。」老翁道：「隔水燉熱，水汽也會進去。」老婦道：「對！孩兒身子虛弱，這……這……」忙伸手去摸那病漢額頭，手掌已不住顫抖。

那老翁強運內息，壓住腹內藥力不使散發，說道：「快去挹兩盆冷水來。」

張媽、孫媽沒喝茶，眼見奇變橫生，都嚇得慌了，忙急奔入內。

那老婦道：「這屋子有古怪。」她身上不帶兵刃，俯身去一名男僕腰間拔刀，一低頭，只覺一陣天旋地轉，再也站立不定，一交坐倒，手指碰到了刀柄，卻已無力捏住。那老翁左手扶住椅背，閉目喘息，身子微微搖幌。

韋小寶躺在地下，偷眼察看，見雙兒引了一群女子出來。那老翁突然揮掌劈出，將一名白衣女子擊得飛出丈許，撞塌了一張椅子。徐天川等大聲呼喝，躍起身來，搶到老翁身前，卻見他已然暈倒。風際中出指點了他穴道，又點了那老婦和病漢的穴道。

韋小寶跳起身來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莊三少奶，你好！」向一個白衣女子躬身行禮。

※※※

那女子正是莊家三少奶，急忙還禮，說道：「韋少爺，你擒得我們的大仇人到來，真不知如何報答才是。老天爺有眼，讓我們大仇得報。韋少爺，請你來見過我們的師父。」引著他走到一個黃衫女子之前。

這女子伸手在那被老翁擊傷的女子背上按摩。那傷者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大口鮮血，跟著又是一大口血。那黃衫女子微笑道：「不要緊了。」聲音柔美動聽。

韋小寶見這女子年紀已然不輕，聲音卻如少女一般。她頭上戴了個金環，赤了雙足，腰間圍著條繡花腰帶，裝束甚是奇特，頭髮已然花白，一張臉龐卻又白又嫩，只眼角間有不少皺紋，到底多大年紀，實在說不上來，瞧頭髮已有六十來歲，容貌卻不過三十歲上下。他想這人既是三少奶的師父，當即上前跪倒磕頭，說道：「婆婆姊姊，韋小寶磕頭。」

那女子笑問：「你這孩子叫我甚麼？」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你是三少奶的師父，我該叫你婆婆，不過瞧你相貌，最多不過做得我姊姊，因此叫你婆婆姊姊。」那女子格格而笑，說道：「最多做你姊姊？難道還能做你妹子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我隔壁聽見你的聲音，那要叫你婆婆妹妹了。」那女子笑得身子亂顫，笑道：「你這小滑頭好有趣，一張嘴油腔滑調，真會討人歡喜，難怪連我歸師伯這樣的大英雄，也會著了你道兒。」

她此言一出，眾人無不大驚。

韋小寶指著那老翁道：「這……這老公公，是你婆婆姊姊的師伯？」那女子笑道：「怎麼不是？我跟他老人家有四十年不見了，起初還真認不出來，直到見到他老人家出手，這一掌『雪橫秦嶺』如此威猛，中原再沒第二個人使得出，才知是他。」韋小寶愁道：「既然是自己人，那怎麼辦？」那女子搖頭笑道：「我可也不知道怎麼辦了。我師父知道了這事，非把我罵個臭死不可。」眼見幾名僕婦已手持粗索在旁侍候，笑道：「你如吩咐要綁人，你自己發號令罷，可不關我事。師伯我是不敢綁的，不過如果不綁，他老人家醒了轉來，我卻打他不過。小弟弟，你打得過嗎？」

韋小寶大喜，笑道：「我更加打不過了。」知她這麼說，只是要自脫干係，卻無迴護師伯之意，忙向徐天川等道：「這幾個人跟吳三桂是一黨，不是好人。咱們天地會綁他起來，跟婆婆姊姊半點也不相干。」徐天川等適才受那病漢戲弄，實是生平從所未經的奇恥大辱，早已恨得牙癢癢地，當即接過繩索，將老翁、老婦、病漢和兩個男僕都結結實實的綁住。

那黃衫女子問道：「我歸師伯怎會跟吳三桂是一黨？你們又怎麼幹上了的？」韋小寶於是將如何與那老翁在飯店相遇的情形說了，徐天川等為那病漢戲耍一節，自然略過了不說，只說這癆病鬼武功厲害，大家不是他敵手。那女子道：「歸家小師弟的性命，還是我師父救的。他從小就生重病，到現下身子還是好不了。他是歸師伯夫婦的命根子。」看了那老翁一眼，說道：「歸師伯為人很正派，怎會跟吳三桂那大漢奸是一黨？倘若真是這樣，我師父就不能罵人，嘻嘻！」聽她言語，似乎對師父著實怕得厲害。

韋小寶道：「誰幫了吳三桂，那就該殺。你師父知道了這事，還會大大稱讚你呢。」

那女子笑道：「是嗎？」瞧著那老翁、老婦，沉思片刻，過去探了探那病漢的鼻息，說道：「三少奶，待會我師伯醒來，定要大發脾氣。咱們又不能殺了他。這樣罷，讓他們留在這裏，咱們大夥兒溜之大吉，教他們永遠不知道是給誰綁住的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三少奶道：「師父吩咐，就這麼辦好了。」但想在此處居住多年，突然立刻要走，心中固是捨不得，又覺諸物搬遷不易，不禁面有難色。

一個白衣老婦人說道：「仇人已得，我們去祭過了諸位相公，靈位就可焚化了。」三少奶道：「婆婆說得是。」

當下眾人來到靈堂，將吳之榮拉過來，跪在地下。

三少奶從供桌上捧下一部書來，拿到吳之榮跟前，說道：「吳大人，這部是甚麼書，你總認得罷？」吳之榮對這部書早已看得滾瓜爛熟，一見這書的厚薄、大小、冊數，便知是自己賴以升官發財的「明史」，再看題簽，果然是「明書輯略」，便點了點頭。

三少奶又道：「你瞧得仔細些，這裏供的英靈，當年你都認得的。」吳之榮凝目向靈牌上的名字瞧去，只見一塊塊靈牌上寫的名字是莊允城、莊廷鑨、李令皙、程維藩、李煥、王兆楨、茅元錫……一百多塊靈牌上的名字，個個是因自己舉報告密、為「明史」一案而被朝廷處死的。吳之榮只看得八九個名字，已然魂飛天外。他舌頭被割，流血不止，本已三成中死了二成，這時全身一軟，坐倒在地，撲簌簌的抖個不住。

三少奶道：「你為了貪圖功名富貴，害死了這許多人。列位相公有的在牢獄中苦受折磨而亡，有的慘遭凌遲，身受千刀萬剮之苦。我們若不是天幸蒙師父搭救，也早已給你害死。今日如一刀殺了你，未免太也便宜了你。只不過我們做事，不像你們這樣殘忍，你想死得痛快，自己作個了斷罷。」說著解開了他身上穴道，噹的一聲，將一柄短刀拋在地下。

吳之榮全身顫抖，拾起刀來，可是要他自殺，又如何有這勇氣？突然轉身，便欲向靈堂外衝出逃命，只跨出一步，但見數十個白衣女子擋在身前。他喉頭荷荷數聲，一交摔倒，扭曲了幾下，便一動也不動了。

三少奶扳過他身子，見他呼吸已停，滿臉鮮血，睜大了雙眼，神情可怖，說道：「惡有惡報，這奸賊終於死了。」跪倒在靈前，說道：「列位相公，你們大仇得報，在天之靈，便請安息罷。」眾女子一齊伏地大哭。

韋小寶和天地會群雄都在靈前行禮。那黃衫女子卻站在一旁，秀眉微蹙，默然不動。

眾女子哭泣了一會，又齊向韋小寶叩拜，謝他擒得仇人到來。韋小寶忙磕頭還禮，說道：「小事一樁，何必客氣？倘若你們再有甚麼仇人，說給我聽，我再去給你們捉來便是。」三少奶道：「奸相鰲拜是韋少爺親手殺了，吳之榮已由韋少爺捉來處死。我們的大仇已報了十足，再也沒仇人了。」當下眾女子撤了靈位，火化靈牌。

※※※

那黃衫女子見她們繁文縟節，鬧個不休，不耐煩起來，出去瞧那被擒的數人。韋小寶和天地會群雄跟了出去。只見那老翁、老婦、病漢兀自未醒。

那黃衫女子微笑道：「小娃娃，你要下毒害人，可著實得好好的學學呢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，晚輩下藥迷人，實在是沒法子。他們武功太強，我如不使個詭計，非給扭斷脖子不可。這些下作手段，江湖上英雄好漢是很瞧不起的。我知錯了，下次不敢了。」那黃衫女子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甚麼下作上作？殺人就是殺人，用刀子是殺人，用拳頭是殺人，下毒用藥，還不一樣是殺人？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瞧不起？哼，誰要他們瞧得起了？像那吳之榮，他去向朝廷告密，殺了幾千幾百人，他不用毒藥，難道就該瞧得起他了？」

這番話句句都教韋小寶打從心坎兒裏歡喜出來，不禁眉花眼笑，說道：「婆婆姊姊，你這話可真對極了。我小時候幫人打架，用石灰撒敵人眼睛，我幫他打贏了架，救了他性命，可是這人反而說我使的是下三濫手段，狠狠打我耳光。可惜那時婆婆姊姊不在身邊，否則也好教訓教訓他。」

那黃衫女子道：「不過你向我歸師伯下毒，我也得狠狠打你幾個耳光。」韋小寶忙道：「那時候我可不知他是你的師伯哪。」那女子道：「要是你知道他是我師伯，他又要扭斷你的脖子，你有毒藥在手，下不下他的毒？」韋小寶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性命交關，那也只好得罪了。」那女子道：「算你說老實話。人家要你的命，你怎能不先要人家的命？我說要打你耳光，只因你太也不知好歹。人家是大名鼎鼎的『神拳無敵』歸辛樹歸二爺，功力何等深厚？你對他使這吃了頭不會暈、眼不會花的狗屁蒙汗藥，他老人家只當是胡椒粉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可是他……他……」那女子道：「你這不上台盤的蒙汗藥混在茶裏，人家八十年的老江湖，會胡裏胡塗的就喝了下去？那是開黑店的流氓痞棍玩意兒。要下毒，就得下第一流的。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，說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婆婆姊姊給換上了第一流的。」那女子道：「胡說！我沒換。歸師伯他們自己累了，頭痛發燒，暈了過去。跟我有甚麼相干？一個是癆病鬼，兩個是八十多歲的老公公、老婆婆，忽然之間自己暈倒了，有甚麼希奇？」

她嘴裏說得一本正經，眼光中卻露出玩鬧的神色。

韋小寶知她怕日後師父知道了責罵，是以不認，心中對這女子說不出的投緣佩服，突然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婆婆姊姊，我拜你為師，你收了我這徒兒，我叫你師父姊姊。」

那女子格格嘻笑，伸出右臂，將手掌擱在他頦下。韋小寶只覺得頦下有件硬物，絕非人手，垂首看去，大吃一驚，只見那物竟是一把黑黝黝的鐵鉤，鉤尖甚利，閃閃發光。

那女子笑道：「你再瞧仔細了。」左手捋起右手衣袖，露出一段雪白的上臂，但齊腕而斷，並無手掌，那隻鐵鉤竟是裝在手腕上的。那女子道：「你要做我徒兒，也無不可，這就來割去了手掌，我給你裝隻鐵鉤。」

這黃衫女子，便是當年天下聞名的五毒教教主何鐵手。後來拜袁承志為師，改名為何惕守。明亡後她隨同袁承志遠赴海外，那一年奉師命來中原辦事，無意中救了莊家三少奶等一群寡婦，傳了她們一些武藝。此番重來，恰逢雙兒拿了蒙汗藥前來，說起情由，她雖不知對方是誰，但武功既如此高強，尋常蒙汗藥絕無用處，於是另行用些藥物放入水缸之中。何惕守使毒本領當世無雙，自歸華山派後，不彈此調已久，忽然見到有人要在水缸中下毒，不禁技癢，牛刀小試，天下何人當得？若非如此，歸辛樹內力深厚，尚在她師父袁承志之上，韋小寶這包從御前侍衛手中得來的尋常蒙汗藥，如何迷得他倒？

那病漢歸鍾在娘胎之中便已得病，本來絕難養大，後來服了珍貴之極的靈藥，這條性命才保了下來，但身體腦力均已受損，始終不能如常人壯健。歸辛樹夫婦只有這個獨子，愛逾性命，因他自幼病苦纏綿，不免嬌寵過度，失了管教。歸鍾雖然學得一身高強武功，但人到中年，心智性情，卻還是如八九歲的小兒一般。

何惕守下藥之時，不知對方是誰，待得發覺竟是歸師伯一家，不由得心中惴惴，然而事已如此，也就置之度外，聽得韋小寶說話討人歡喜，對他很是喜愛，心想域外海島之上，那有這等伶俐頑皮的少年？

韋小寶聽說要割去一隻手，才拜得師父，提起手掌一看，既怕割手疼痛，又捨不得，神色甚是躊躇。何惕守笑道：「師父是不用拜了，我也沒時候傳你功夫。我有一件很好玩的暗器，這就送了給你，免得你心裏叫冤，白磕了頭，又叫了一陣『師父姊姊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父姊姊，那決不是白叫的。你就是不傳我功夫，不給我物事，像你這般美貌姑娘，我多叫得幾聲師父姊姊，心裏也快活得很。」

何惕守格格而笑，說道：「小猴子油嘴滑舌，跟你婆婆沒上沒下的瞎說。」她是苗家女子，於漢人的禮法規矩向來不放在心上，韋小寶讚她美貌，她非但不以為忤，反而開心，又笑道：「小猴子，你再叫一聲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姊姊，好姊姊！」

何惕守笑道：「啊喲，越來越不成話啦。」突然左手抓住他後頸，將他提在左側，但聽得嗤嗤嗤聲響，桌上三枝燭火登時熄滅，對面板壁上拍拍之聲密如急雨般響了一陣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暗器？」何惕守笑道：「你自己瞧瞧去。」鬆手放他落地。

韋小寶從茶几上拿起一隻燭台，湊近板壁看時，只見數十枚亮閃閃的鋼針，都深深釘入了板壁。他佩服之極，說道：「姊姊，你一動也不動，怎地發射了這許多鋼針？這等暗器，天下又有誰躲得過？」何惕守笑道：「當年我曾用這『含沙射影』暗器射我師父，他就躲過了，一枚針兒也射他不中。不過除了我師父之外，躲得過的只怕也沒幾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師父定是要你試著射他，先有了防備，倘若突然之間射出去，他老人家武功再強，這種來無影、去無蹤的暗器，又怎閃躲得了？」何惕守道：「那時候我跟師父是對頭，正在惡鬥。他不是叫我試射，事先完全沒知道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就是了。你師父正在全神貫注的防你，這才避過了。倘若那時候你向東邊一指，轉頭瞧去，叫道：『咦，誰來了？』你師父必定也向東瞧上一眼，那時你忽然發射，只怕非中不可。」何惕守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或許你說得不錯。這鋼針上餵了劇毒，我師父那時倘若避不過，便已死了。那時我可並不想殺他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心中愛上了師父，是不是？」

何惕守臉上微微一紅，呸了一聲，道：「沒有的事，快別胡說八道，給我師娘聽見了，非割了你半截舌頭不可。」

韋小寶可萬萬料想不到，那時何惕守所暗中愛上的，卻是這個女扮男裝的師娘。

少年往時事驀地裏兜上心來，雖已事隔數十年，何惕守臉上仍不禁發燒，她取出兩隻鹿皮小指套，戴在左手拇指和食指之上，將板壁上鋼針一枚枚拔下，跟著伸手從衣襟內解了一根鐵帶出來，帶上裝著一隻鋼盒，盒蓋上有許多小孔。

韋小寶恍然大悟，拍手叫道：「姊姊，這暗器當真巧妙，原來你裝在衣衫裏面，只消一掀鐵帶上機括，鐵盒中就射了鋼針出去。」心想她答應送一件暗器給自己，多半便是此物，不禁心花怒放。

何惕守微笑道：「不論多厲害的暗器，發射時總靠手力準頭。你武功太也差勁，除了這『含沙射影』，別的暗器也用不來。」當下將鋼針一枚枚插回盒中，要他捋起長袍，將鐵帶縛在他身上，鋼盒正當胸口，教了他掀動機括之法，又傳了配製針上毒藥和解藥的方子，說道：「盒中鋼針一共可用五次，用完之後就須加進去了。我師父一再叮囑，千萬不可濫傷無辜。這暗器本來是淬上劇毒的，現下餵的並不是要人性命的毒藥，只叫人中了之後，麻癢難當，全身沒半點力氣。但你仍然千萬不可亂使。」韋小寶沒口子的答應，又跪下拜謝。

※※※

何惕守道：「你把他們三位扶起坐好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先將歸辛樹扶起坐入椅中，又去扶歸鍾時，碰到他腰間圓鼓鼓的似有一個葫蘆，拉起他長袍一看，卻是個革囊。韋小寶好奇心起，拉開囊上革索，探眼一看，突然大叫起來：「啊喲，是個死人頭，他……他……瞪著眼在瞧我呢。」何惕守也覺奇怪，說道：「他不知殺了甚麼要緊人物，卻巴巴的將首級掛在腰裏。你拿出來瞧瞧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死人，死人！我拿你出來，你不可咬我。」慢慢伸手入囊，抓住那首級的辮子，提了出來，放在桌上。燭火下瞧得明白，這首級怒目圓睜，虬髯戟張，韋小寶大叫一聲，連退三步，驚叫：「是……是吳大哥……」

何惕守微微一驚，問道：「你認得他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他……他是我們會裏的兄弟，吳六奇吳大哥！」心下悲痛，放聲大哭。

天地會群豪聽得他的狂叫大哭，奔上廳來，見到吳六奇的首級，盡皆驚詫悲憤。各人手按刀柄，凝視何惕守，只道吳六奇是她殺的。跟著雙兒也奔了出來。韋小寶拉著她手，指著首級，叫道：「雙……雙兒，這是你義兄吳大哥，他……他給這惡賊害死了！」說著搶到歸鍾之前，在他身上狠狠踢了幾腳，向徐天川等道：「吳大哥的首級，這惡賊掛在身上。」

眾人再細看那首級時，只見血漬早乾，頸口處全是石灰，顯是以藥物和石灰護住，不使腐爛。雙兒撫著首級，放聲大哭。李力世道：「咱們用冷水淋醒這惡賊，問明端詳，再殺他為吳大哥抵命。」群雄齊聲稱是。

何惕守道：「這人是我師弟，你們不能動他一根寒毛！」說著伸出右手鐵鉤，向著桌上一枝蠟燭揮了幾揮，飄然入內。

玄貞道人怒道：「就算是你師父，也要把他斬為肉醬……」突然風際中「咦」的一聲，左手兩根手指拿了七八分長的一截蠟燭，舉起手來。燭台上的蠟燭本來尚有七八寸長，但這時已割成六七截，每截長不逾寸，整整齊齊的疊在一起，並不倒塌。這手武功，當真驚世駭俗。天地會群豪無不變色。

玄貞刷的一聲，拔出佩刀，說道：「我殺了這廝為吳大哥報仇，讓那女人殺我便了。」李力世道：「且慢！先問個明白，然後這三人一起都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對！這位婆婆姊姊只怕她師伯，只消連她師伯、師伯老婆一起都殺了，反而沒事。雙兒，你去打一盆冷水來，可不要那廚房裏下過藥的。」

雙兒進去打了一盆冷水出來，徐天川接過，在歸鍾頭上慢慢淋下去。只聽他連打了幾個噴嚏，慢慢睜開眼來。他身子一動，發覺手足被縛，腰間又被點了穴道，怒道：「誰？誰跟我鬧著玩？」玄貞將刀刃在他臉上輕輕一拍，罵道：「你祖宗跟你鬧著玩。」指著吳六奇的首級，問：「這人是你害死的嗎？」

歸鍾道：「不錯！是我殺的。媽媽、爹爹，你們在那裏？」轉頭見到父母也都已被綁，嚇得險些哭了出來。他一生跟隨父母，事事如意。從未受過些少挫折，幾時又經歷過這等情景？哭喪著臉道：「你……你們幹甚麼？你們打我不過，怎麼……怎麼綁住了我？綁住了我爹爹、媽媽？」

徐天川反過手掌，拍的一聲，打了他一個耳光，喝道：「這人你怎麼殺的？快快說來，若有半句虛語，立時戳瞎了你眼睛。」說著將刀尖伸過去對準他的右眼。

歸鍾嚇得魂不附體，不住咳嗽，說道：「我……我說……你別戳瞎我眼睛。瞎了眼睛，可看不見……看不見……咳咳……咳咳……平西王說道，韃子皇帝是個大大的壞蛋，霸佔……霸佔我們……我們大明江山，求我去……去殺了韃子皇帝……」

群豪面面相覷，均想：「這話倒也不錯。」

韋小寶卻大大的不以為然，罵道：「辣塊媽媽，吳三桂是他媽的甚麼好東西了？」

歸鍾道：「平西王是你伯父，他……他……不是好東西，你也不是好東西。」韋小寶在他身上重重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胡說八道！吳三桂是大漢奸，怎麼會是老子的伯父？吳三桂是你伯父！」歸鍾叫道：「是你自己說的，啊喲，你說過了話要賴，我不來，我不來！」

李力世見他纏夾不清，問道：「吳三桂要你去殺韃子皇帝，怎麼你又去害死了他？」說著又向吳六奇的首級一指。

歸鍾道：「這人是廣東的大官，平西王說他是大漢奸，保定了韃子皇帝。平西王要起兵打廣東，非先殺了他不可。平西王送了我很多補藥，吃了治咳嗽的，又送了我白老虎皮。我媽說的，大漢奸非殺不可。咳咳，這人武功很好，我……我跟媽兩個一起打他，才殺了的。你們快放開我，放開我爹爹媽媽。我們要上北京去殺韃子皇帝，那是大大的功勞……」

韋小寶罵道：「要殺皇帝，也輪不到你這癆病鬼。眾位哥哥，把這三個傢伙都殺了，婆婆姊姊那裏，由我來擔當好了。」

忽聽得莊外數十人齊聲大叫：「癆病鬼，快滾出來，把你千刀萬剮，為吳大哥報仇！」莊前莊後都是人聲，連四處屋頂上都有人吶喊，顯是將莊子四下圍住了。

天地會群豪聽得來人要為吳六奇報仇，似乎是自己人，都是心中一喜。錢老本大聲叫道：「明復清反，母地父天。外面的朋友那一路安舵？」天地會的口號是「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」，但當遇上身份不明之人，先將這八個字顛倒來說，倘若是會中兄弟，便會出言相認，如是外人，對方不知所云，也不致洩漏了身份。

莊外和屋頂上有十七八人齊聲叫道：「地振高岡，一派溪山千古秀。」廳中群豪叫道：「門朝大海，三河合水萬年流。」屋頂有人道：「那一堂的兄弟在此？」錢老本道：「青木堂做兄弟的迎接眾家哥哥。那一堂的哥哥到了？」

廳門開處，一人走了進來，叫道：「小寶，你在這裏？」這人身材高瘦，神情飄逸，正是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大喜，搶上拜倒，連叫：「師父，師父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大家好！只可惜……」見到桌上吳六奇的首級，搶上前去，扶桌大慟，眼淚撲簌簌的直洒下來。

廳門中陸續走進人來，廣西家后堂香主馬超興、貴州赤火堂香主古至中等都在其內。眾人一見歸鍾，紛紛拔刀。還有二十餘人是廣東洪順堂屬下，更是恨極。

歸鍾眼見眾人這般兇神惡煞的情狀，只咳得兩聲，便暈了過去。

陳近南轉過身來，問道：「小寶，你們怎地擒得這三名惡賊？」韋小寶說了經過，但徐天川等如何為歸鍾戲耍、自己冒充吳之榮等等醜事，自然不提，最後道：「這三名惡賊武功厲害，我們是打不過的。幸好有一個婆婆姊姊幫手，才擒住了。可是這婆婆姊姊又說這老頭兒是她師伯，不許我們殺他為吳大哥報仇。」陳近南皺眉道：「甚麼婆婆姊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她年紀是婆婆，相貌是姊姊，因此我叫她婆婆姊姊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她人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她躲在後面，不肯跟她師伯會面。師父、古大哥、馬大哥，你們怎麼都到了這裏？」陳近南道：「這惡賊害了吳大哥，我們立傳快訊，四面八方的追了下來。」

青木堂眾人與來人相見，原來山東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安徽各堂的兄弟也有參與，大部分監守在莊外各處。古至中、馬超興都道：「韋兄弟又立此大功，吳大哥在天之靈，也必深感大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吳大哥待我再好不過，替他報仇，那是該當的。」

李力世道：「啟稟總舵主：這惡賊適才說道，他們要上北京去行刺韃子皇帝，又說了些反清復明的言語，不知內情到底如何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有甚麼內情？他怕我們殺他，就順口胡說。他身上這件白老虎皮袍子，就是吳三桂送給他的。吳三桂的豬朋狗友，有甚麼好東西了？咱們把這三個惡賊開膛剜心，為吳大哥報仇就是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把這三人都弄醒了。好好問一問。」雙兒去提了一桶冷水，又將歸辛樹夫婦和歸鍾一一淋醒。

歸二娘一醒，立即大罵，說道下毒迷人，實是江湖上卑鄙無恥的勾當。歸辛樹卻一言不發。陳近南道：「瞧你們身手，並非平庸之輩。你們叫甚麼名字？跟我們吳六奇吳大哥有甚麼冤仇？幹麼下毒手害他性命？」歸二娘怒道：「你們這等使悶香、下迷藥的無恥小賊，也配來問老娘姓名？」古至中揚刀威嚇，歸二娘性子極剛，更加罵得厲害。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他們姓歸，烏龜的龜，兩隻老烏龜，一隻小烏龜。我先殺了小烏龜再說。」拔出匕首，指向歸鍾的咽喉。

歸二娘見韋小寶要殺她兒子，立時慌了，叫道：「小鬼，你有種的就來殺老娘好了，可不許碰我孩兒一根寒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偏偏只愛殺小烏龜。」將刀尖在歸鍾咽喉輕輕一戳。匕首極利，雖然一戳甚輕，但歸鍾咽喉立時迸出鮮血。他大聲叫道：「媽呀，他……他殺死我了。」歸二娘大叫：「別……別殺我孩兒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師父問一句，你乖乖的答一句，那麼半個時辰之內，暫且不殺你的癆病鬼兒子。」歸二娘怒道：「我孩兒沒生病，你才是癆病鬼。」但聽韋小寶答應暫且不殺她兒子，略覺寬心。

韋小寶假裝連聲咳嗽，學著歸鍾的語氣，說道：「媽呀，我……我……咳咳……快要死了……好媽媽。你快快實說了罷……咳咳……咳咳……我沒生癆病，我生的是鋼刀斷頭病，咳咳，又是尖刀穿喉病，全身斬成肉醬病哪，咳咳……」他學得甚像，歸二娘毛骨悚然，叫道：「別學，別學我孩兒說話！」韋小寶繼續學樣：「媽呀，你再不回答人家的話，我……我……咳咳，又得生肚子剖開病，肚腸流出病了哪……」說著拉起歸鍾的衣衫，將匕首尖在他瘦骨嶙嶙的胸膛上比劃。

歸二娘再也忍耐不住，說道：「好！我們是華山派的，我們當家的神拳無敵歸二俠，當年威震中原之時，你們這些小毛賊還沒轉世投胎啦。」

陳近南聽得這二人竟然便是大名鼎鼎的神拳無敵歸辛樹夫婦，不由得肅然起敬，又想吳六奇武功何等了得，據當時親眼見到他被害情景的洪順堂兄弟言道，只一個老婦和一個癆病鬼出手，便打倒了十幾名洪順堂好手，兩人合攻吳六奇，將他擊斃，割了他首級，對方自非冒名。神拳無敵歸辛樹成名已久，近數十年來不聞在江湖上走動，不知何以竟會牽入這件慘禍，中間必有重大緣由，當即上前向歸辛樹恭恭敬敬的抱拳行禮，說道：「原來是華山神拳無敵歸二俠夫婦。小人陳近南，多有失禮。」伸手一扯，拉斷了縛在歸辛樹身上的繩索，接著又在他背心和腰間推拿數下，解開他穴道，轉身又拉斷歸二娘和歸鍾身上的繩索。

韋小寶大急，又道：「師父，這三個人厲害得很，放他們不得。」陳近南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歸二娘罵我們下迷藥，是江湖上下三濫的卑鄙行逕。我們天地會並沒下迷藥，就算當真下了，歸二俠內功深厚，下三濫的尋常蒙汗藥，又如何迷得倒他老人家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我們天地會沒下蒙汗藥。」心想這藥是婆婆姊姊的，也是她自己換上的，不能算在我們天地會帳上，何況這藥又不是蒙汗藥。

歸辛樹左手在妻子和兒子背心上一拂，已解開了二人穴道，手法比陳近南快得多了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不是尋常蒙汗藥，是極厲害的藥物。」伸手去搭兒子脈搏。歸二娘凝神瞧著丈夫臉色，問道：「怎樣？」歸辛樹道：「眼前似乎沒事。」想起自己暈倒之前，曾和人對了一掌，此人武功甚淺，但所習內功法門，顯然是華山派的，又想起雙兒在亂石岡中奔跑的身法，也是華山派輕功，一瞥之間，已在人叢中見到了她。

雙兒見到他精光閃閃的眼光，不由得害怕，縮在韋小寶身後。歸辛樹道：「小丫頭，你過來，你是華山派的不是？」雙兒道：「我不過來！你殺了我義兄吳大哥，我要為他報仇。我……我也不是甚麼華山派的。」何惕守當日對莊三少奶、雙兒等傳了些武功，並非正式收她們為徒，也沒向她們說自己的門戶派別，「華山派」三字，雙兒今日還是首次聽聞。

歸辛樹也不去和這小姑娘一般見識，突然氣湧丹田，朗聲說道：「馮難敵的徒子徒孫，都給我出來。」這句話聲音並不甚響，但氣流激盪，屋頂灰塵簌簌而落。他想同門師兄弟三人、袁承志門下均在海外，大師兄黃真逝世已久，華山派門戶由黃真的大弟子馮難敵執掌，莊中既有華山派門人，自必是馮難敵一系。那知隔了良久，內堂竟寂然無聲。

陳近南道：「年前天下英雄大會河間府，歃血為盟，決意齊心合力誅殺大漢奸吳三桂。令師侄馮難敵前輩，正是河間府殺龜大會的主人。何以歸前輩反而跟吳三桂攜手，殺害敝會義士吳六奇兄弟？這豈不為親者所痛、仇者所快嗎？」話是說得客氣，辭鋒卻咄咄逼人。

歸二娘向他橫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曾聽人說：『平生不識陳近南，就稱英雄也枉然。』當尊駕尚未出世之時，我夫婦已然縱橫天下。如此說來，定要等尊駕出世之後，我們才稱得英雄。嘿嘿，可笑啊可笑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在下才具武功，都是不值歸二俠賢夫婦一笑。江湖上朋友看得起在下，也不過是說在下明白是非，還不致胡作非為、結交匪人而已。」

歸二娘怒道：「你譏刺我們胡作非為、結交匪人？」陳近南道：「吳三桂是大漢奸！」歸二娘道：「這吳六奇為虎作倀，做韃子的大官、欺壓我漢人百姓。你們又怎麼口口聲聲稱他為大哥？這還不是胡作非為、結交匪人嗎？」

馬超興大聲道：「吳大哥身在曹營心在漢，他是天地會洪順堂的紅旗香主，手握廣東兵權，一朝機緣到來，便要起兵打韃子。洪順堂眾位兄弟，你們說是也不是？」洪順堂屬下二十餘人齊聲說道：「正是！」馬超興道：「你們袒開胸膛，給這兩位大英雄瞧瞧。」

二十餘人雙手拉住衣襟，向外一分，各人胸前十餘顆扣子登時迸開。露出胸膛，只見每人胸前都刺了「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」八個字，深入肌理。

歸鍾一直默不作聲，這時見二十餘人胸口都刺了八個字，拍手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」

天地會群雄一齊向他怒目而視。

陳近南向歸辛樹道：「令郎覺得有趣，歸二俠夫婦以為如何？」

歸辛樹懊喪無比，搖了搖頭，向歸二娘道：「殺錯人了。」歸二娘道：「殺錯人了！上了吳三桂這奸賊的當。」左手一伸，從馬超興腰間拔出單刀，往自己脖子中抹去。

陳近南叫道：「使……」疾伸右手，抓住了她左腕。歸二娘右掌拍出，陳近南出左掌相抵，兩人身子都是一幌。陳近南左手兩根手指伸過去挾住了刀背。歸二娘右手又是一掌，拍向他胸口。陳近南倘若退避，那刀就奪不下來，只怕她又欲自盡，適才跟她對了一掌，知她年紀老邁，內力已不如己，但出手如電，拳掌功夫精絕，自己只要退得一步，空手再也奪不了她手中兵刃，當下硬挺胸膛，砰的一聲，受了她一掌。

歸二娘一呆，陳近南左手雙指已將她單刀奪過，退後兩步，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鮮血。

當歸二娘橫刀自盡之時，歸辛樹倘若出手，自能阻止，但他錯殺了吳六奇，既慚且悔，已起了自盡以謝的念頭，因此並不阻擋妻子，待見陳近南不惜以身犯險，才奪下歸二娘手中鋼刀，更是愧感交集。他拙於言辭，只道：「陳近南當世豪傑，名不虛傳。」

陳近南扶著桌子，調勻氣息，半晌才道：「不知者不罪。害死吳大哥的罪魁禍首，乃是吳……吳三……」說著又吐了口鮮血。歸二娘年紀雖老，昔年功力仍有大半，陳近南為了奪她兵刃，無法運氣防護，這一掌挨得著實不輕。

歸二娘道：「陳總舵主，我如再要自盡，辜負了你一番盛情。我夫婦定當去殺了韃子皇帝，再殺吳三桂這奸賊。」說著跪倒在地，向吳六奇的首級拜了三拜。

陳近南道：「吳六奇大哥行事十分隱秘，江湖上英雄多有唾罵他的為人，賢夫婦此番出手，用意原為誅殺漢奸，只可惜……只可惜……」說著忍不住掉下淚來。

歸辛樹夫婦心中都是一般的念頭，決意去刺殺康熙和吳三桂，然後自盡以謝吳六奇，但此刻也不必多說，同時向陳近南抱拳道：「陳總舵主，這便告辭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兩位請留步，在下有一言稟告。」歸氏夫婦攜了兒子的手，正要出外，聽了這話便停步轉身。

陳近南道：「吳三桂起兵雲南，眼見天下大亂，正是恢復我漢家河山的良機。尚有不少英雄，日內都要聚集京師商議對策。大家志同道合，請兩位前輩同去北京會商如何？」

歸辛樹心中有愧，不願與旁人相見，搖了搖頭，又要邁步出外。

韋小寶聽他二人說要去行刺皇帝，心想這三個姓「龜」的傢伙武功極高，小皇帝未曾防備，別要給他們害死，叫道：「這是天下大事，你們這位公子，做事很有點兒亂七八糟，這一次如果再壞了事，你們三位就算一古腦兒的自殺，也不免臭……臭氣萬年。」他聽人說過「遺臭萬年」的成語，一時說不上來，說成了「臭氣萬年」。

成語雖然說錯，歸氏夫婦卻也明白他意思。歸辛樹自知武功高強，見事卻不如何明白，否則也不會只憑吳三桂的一面之辭，便鑄下這等大錯，聽了韋小寶這句話，不禁心中一寒，尋思：「行刺皇帝，確是有關國家氣運的大事。」韋小寶又道：「現下的皇帝年紀小，不大懂事，搞得吳三桂造反，一塌裏胡塗。你們如果殺了他，換上一個年紀大的厲害韃子來做皇帝，咱們漢人的江山，就壞在你們手上了。」歸辛樹緩緩點頭，回過身來。

陳近南道：「兩位前輩，這孩子年紀小，說話沒上沒下，衝撞莫怪。」說著拱手致歉，又道：「但他的顧慮似乎也可從長計議。如此大事，咱們謀定而後動如何？」歸辛樹心想一錯不可再錯，自己別因一時愧憤，以致成為萬世罪人，便道：「好！謹聽陳總舵主吩咐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吩咐兩字，萬萬不敢當。明日上午，大夥兒同到北京，晚間便在這孩子的住處聚會，共商大事。兩位以為怎樣？」歸辛樹點點頭。

陳近南問韋小寶：「你搬了住所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弟子仍在東城銅帽子胡同住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兩位前輩，明晚在下在北京東城銅帽子胡同這孩子的子爵府恭候大駕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你別生氣，現下叫作伯爵府。」陳近南道：「嘿，又升了官。」

歸二娘瞪眼瞧著韋小寶，問道：「你是吳三桂的侄子，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，要大義滅親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不是吳三桂的侄子，吳三桂是我灰孫子。」陳近南斥道：「前輩跟前，不得無禮。快磕頭謝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作勢欲跪，卻慢吞吞的延挨。

歸辛樹一揚手，帶了妻兒僕從，逕自出門，明知外邊並無宿處，卻寧可挨餓野宿，實是無顏與天地會群豪相對。

歸鍾自幼並無玩伴，見韋小寶言語伶俐，年紀又小，甚是好玩，向他招手，說道：「小娃娃，你跟我去，陪我玩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殺我朋友，我不跟你玩。」

突然間呼的一聲響，人影一幌，歸鍾躍將過來，一把將韋小寶抓住，提到門口。這一下出手快極，陳近南適才受傷不輕，隔得又遠，其餘天地會群雄竟沒一人來得及阻止。

歸鍾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你再跟我去捉迷藏，咱們玩個痛快！」歸辛樹臉一沉，喝道：「孩兒，放下他。」歸鍾不敢違拗父言，只得放下了韋小寶，嘴巴卻已扁了，便似要哭。歸二娘安慰道：「孩兒，咱們去買兩個書僮，陪你玩耍。」歸鍾道：「書僮不好玩，就是這小娃娃好玩，咱們買了他去。」歸辛樹見兒子出醜，拉住他手臂，快步出門。

群雄面面相覷，均覺吳六奇一世英雄，如此胡裏胡塗的死在一個白癡手裏，實是太冤。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，我去請婆婆姊姊出來，跟大家相見。」和雙兒走到後堂，那知何惕守早已離去。三少奶說道婦道人家，不便和群雄會見，只吩咐僕婦安排酒飯，款待賓客。

註：本回回目中，「漁陽鼓動」是安祿山造反的典故，喻吳三桂起兵；「督亢圖窮」是荊軻刺秦王的典故，本書借用，指歸辛樹等誤刺吳六奇，後悔不及，又要去行刺康熙，其實只字面相合，含義並不貼切。

# 第四二回 九重城闕微茫外 一氣風雲吐納間

次日韋小寶拜別了主人，和陳近南等分道赴京。

陳近南道：「小寶，歸二俠夫婦要去行刺皇帝，他們已答應大家商量之後，再作定論。你到北京之後，可不能通知皇帝，讓他有了防備。」韋小寶本有此意，卻給師父一語道破，忙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他韃子佔了我們漢人江山，我在朝中做官，是奉了師父你老人家之命，怎能真的向著他？」陳近南道：「這就是了，你如言不由衷，做了對不起大夥的事，我第一個就饒不得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師父你放一百二十個心。」心道：「放一百一十九個心罷！我自己就有點不大放心。」帶了雙兒、徐天川等人，去和張勇、趙良棟等人相會，押了毛東珠，回到北京。

他一回銅帽子胡同，立即便想去見康熙，尋思：「小皇帝是我的好朋友，怎能讓他死在這三隻烏龜手裏？有了，我去宮裏分派侍衛，大大戒備，嚴密守衛。我答應了師父，不跟皇帝說，大丈夫言而有信，不說就不說，可是仍能叫三隻烏龜不能得手。」剛要出門，陳近南已帶了古至中和馬超興到來。韋小寶暗暗叫苦，心道：「你們怎地來得這麼快？」只得強打精神，設宴接待。

不久天地會群雄分批陸續來到。跟著沐劍聲帶同鐵背蒼龍柳大洪、搖頭獅子吳立身、聖手居士蘇岡等一行人也來了。沐王府眾人早在北京，得到訊息後齊來聚會。

眾人用畢酒飯，又等了良久，歸家三人這才到來。韋小寶吩咐另開筵席，歸二娘淡淡的道：「我們吃過飯了。」歸鍾東張西望，見府第中堂皇華貴，說道：「小娃娃，你家裏的模樣，跟平西王的五華宮倒也相差不遠。你沒說謊，吳三桂果然是你伯父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吳三桂是你的……」說到這「的」字，突然住口，心想這一句順口便宜討過去，師父必定生氣，當即改口：「三位既已用過了飯，請到東廳喝茶。」

眾人來到東廳，獻上清茶點心，韋小寶遣出僕役。陳近南又派了十餘名會眾出去，在廳周及屋頂把守，這才關門上閂，商議大事。陳近南替歸氏夫婦和沐王府眾人引見，卻不提吳六奇之事。歸氏夫婦雖退隱已久，柳大洪、吳立身等還是好生仰慕，對之十分恭敬。

歸二娘單刀直入，說道：「吳三桂起兵後攻入湖南、四川，兵勢甚銳，勢如破竹。吳三桂當年雖然投降韃子，斷送了大明天下，實是罪大惡極，但他畢竟是咱們漢人。依我們歸二爺之見，我們要進皇宮去刺殺韃子皇帝，好讓韃子群龍無首，亂成一團。眾位高見如何？」

沐劍聲道：「韃子皇帝固然該殺，但這麼一來，豈不是幫了吳三桂這奸賊一個大忙？」

歸二娘道：「吳三桂當年害死沐王爺，沐公子自然放他不過。可是滿漢之分，那是頭等大事。咱們先殺盡了韃子，慢慢再來收拾吳三桂不遲。」

柳大洪道：「吳三桂倘若起兵得勝，他自己便做皇帝，再要動他，便不容易了。依晚輩之見，咱們先讓韃子跟吳三桂自相殘殺，拚個你死我活。咱們再來漁翁得利。因此晚輩以為眼前不宜去行刺韃子皇帝。」他雖滿頦白鬚，但歸氏夫婦成名已久，他自稱晚輩；沐王府跟吳三桂深仇似海，定要先見他覆滅，這才快意。

歸二娘道：「吳三桂打的是興明討虜旗號，要輔佐朱三太子登基。這裏有一張吳三桂起兵的檄文，大家請看。」從身邊取了一大張紙出來，攤在桌上。

陳近南便即誦讀：

「原鎮守山海關總兵、今奉旨總統天下水陸大元帥、興明討虜大將軍吳，檄天下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：本鎮深叨大明世爵，統鎮山海關……」

陳近南知道群豪大都不通文墨，讀幾句，解說幾句，解明第一段後，接著又讀下去，下面說李自成如何攻破北京，崇禎歸天，他為了報君父之仇，不得已向滿清借兵破賊，其後說道：

「幸而渠魁授首，方欲擇立嗣君，繼承大統，封藩割地，以酬滿酋。不意狡虜逆天背盟，乘我內虛，雄踞燕京。竊我先朝神器，變我中國冠裳；方知拒虎進狼之非，莫挽抱薪救火之誤。」

歸二娘道：「他後來就知道向滿洲借兵是錯了，可惜已來不及啦。」柳大洪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奸賊說得好聽，全是假話。」歸二娘道：「陳總舵主，請你讀下去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是！」接續讀道：

「本鎮刺心嘔血，追悔靡及，將卻返戈北返，掃蕩腥羶，適遇先皇之三太子。太子年甫三歲，刺股為記，寄命託孤，宗社是賴。姑飲血隱忍，養晦待時，選將練兵，密圖興復，迄於今日，蓋三十年矣！」

柳大洪聽到這裏再也忍耐不住，拍案道：「放屁！放屁！這狼心狗肺、天地不容的奸賊，倘若他真有半分興復大明之心，當年為甚麼殺害永曆皇帝、永曆太子？此事天下皆知，又如何抵賴得？」

群雄見了柳大洪鬚眉戟張的情狀，無不心佩他的忠義，均想吳三桂十二年前在昆明市上絞殺永曆皇帝父子，決計無可狡辯。

歸二娘道：「柳大哥這話不錯，吳三桂決非忠臣義士，這是連三歲孩童也知道的。咱們要去行刺韃子皇帝，是為了反清復明，絕不是幫吳三桂做皇帝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我把這檄文讀完了，大家從長計議。」讀道：

「茲者，虜酋無道，奸邪高張，道義之儒，悉處下僚；斗筲之輩，咸居顯職……」

讀到這句，向韋小寶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小寶，這句話是說你了。」韋小寶聽著師父誦讀文章，只覺抑揚頓挫，倒也好聽，忽聽說吳三桂的文章中提到自己，不禁又驚又喜，忙問：「師父，他說我甚麼？這傢伙定是不說我的好話。」陳近南道：「他說有學問道德的好人，只做芝麻綠豆小官，毫無本事的傢伙，卻都做了大官。這不是說你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自己呢？他的官比我做得還大，豈不是比我更不中用？」

眾人都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不錯！韃子朝廷中的官職，可沒比平西親王更大的。」

檄文最後一段是：「山慘水愁，婦號子泣；以致彗星流隕，天怒於上；山崩土裂，地怨於下。本鎮仰觀俯察，是誠伐暴救民、順天應人之日。爰卜甲寅之年正月元旦，恭奉太子，祭告天地，敬登大寶。建元周咨。」陳近南讀完後，解說了一遍。

眾人之中，除了陳近南和沐劍聲二人，都沒讀過甚麼書，均覺這道檄文似乎說得頭頭是道，卻總有些甚麼不對，可也說不上來。

沐劍聲沉吟片刻，說道：「陳總舵主，他既奉朱三太子敬登大寶，為甚麼不恢復大明國號，卻要改國號為周？這中間實是個大大的破綻。何況朱三太子甚麼的，也不知是真是假，誰也沒聽說過，忽然之間，沒頭沒腦的鑽了出來。多半吳三桂去找了個不懂事的孩子出來，說是朱三太子，號召人心，其實是把他當作傀儡。」眾人都點頭稱是。

歸二娘道：「吳三桂把朱三太子當作傀儡，自然絕無可疑。這人是真是假，也沒多大分別。不過朱三太子不是小孩子，先皇殉國已三十年，如果朱三太子是真，至少也有三十幾歲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三十幾歲的不懂事小娃娃，也是有的，嘻嘻。」說著向歸鍾瞧了一眼。群雄中有幾人忍不住笑了出來。歸二娘雙眉一豎，便要發作，但轉念一想，韋小寶的話倒也不假，自己的寶貝兒子活了三十幾歲，果然仍是個不懂事的小娃娃，不禁輕輕嘆了口氣。

眾人商議良久，有的主張假手康熙，先除了吳三桂，再圖復國；有的以為吳三桂雖然奸惡，終究是漢人，應當助他趕走韃子，恢復了漢人江山，再去除他。議論紛紛，難有定論。說到後來，眾人都望著陳近南，人人知他足智多謀，必有高見。

陳近南道：「咱們以天下為重。倘若此刻殺了康熙，吳三桂聲勢固然大振，但是台灣鄭王爺也可渡海西征，進兵閩浙，直攻江蘇。如此東西夾擊，韃子非垮不可。那時吳三桂倘若自己想做皇帝，鄭王爺的兵力，再加上沐王府、天地會和各路英雄，也可制得住他。」

蘇岡冷冷的道：「陳總舵主這話，是不是有些為台灣鄭王爺打算呢？」陳近南凜然道：「鄭王爺忠義之名，著於天下，蘇兄難道信不過嗎？」蘇岡道：「陳總舵主忠勇俠義，人人欽服。可是鄭王爺身邊，奸詐卑鄙的小人可也著實不少。」

韋小寶忍不住說道：「這話倒也不錯。好比那『一劍無血』馮錫範，還有鄭王爺的小兒子鄭克塽，都不是好人。」陳近南聽他並不附和自己，微感詫異，但想他的話也非虛假，不禁嘆了口氣。

歸二娘道：「趕走韃子，那是一等一的大事，至於誰來做皇帝，咱們可管不著，反清是一來要反的，復不復明，不妨慢慢商量。大明的崇禎皇帝，就不是甚麼好東西。」

陳近南和沐王府群雄向來忠於朱明，一聽所言，都是臉上變色。

沐劍聲道：「咱們如不擁朱氏子孫復位，難道還擁吳三桂這大奸賊不成？」

歸鍾突然說道：「吳三桂這人很好啊，他送了我一張白老虎皮做袍子，你們可瞧見過沒有？」說著翻開皮袍下襟，露出白虎皮來，大是洋洋得意。

歸二娘道：「小孩子家，別在這裏胡說八道。」

蘇岡冷笑道：「在歸少爺眼中，一件皮袍子可比咱們漢人的江山更加要緊了。」

歸二娘怒道：「孩子，把皮袍子脫下來！」歸鍾愕然道：「幹甚麼？」歸辛樹一伸手，從兒子腰間拔出長劍，白光閃動，嗤嗤聲響，歸辛樹手中長劍的劍尖在兒子身前、身後、肩頭、手臂不住掠過。眾人大吃一驚，都從椅中跳起身來，只道歸辛樹已將兒子殺死，卻見歸鍾所穿的那件皮袍已裂成十七八塊，落在身周，露出一身絲棉短襖褲。歸辛樹這數劍出手準極，割裂皮袍，卻沒割破絲棉襖褲。群雄待得看清楚時，盡皆喝采。

歸鍾嚇得呆了，連聲咳嗽，險些哭了出來，說道：「爹，咳咳……咳咳……爹……咳，我……」歸辛樹一揮手，長劍入鞘，跟著解下自己身上棉袍，披在兒子身上，說道：「穿上了！」歸二娘拾起地下白虎皮碎塊，投入燒得正旺的火爐中，登時火光大盛，一陣焦臭，白虎皮漸漸燒成灰燼。韋小寶連稱：「可惜，可惜。」

歸辛樹道：「走罷！」牽了兒子的手，向廳門走去。陳近南道：「歸二俠去謀幹大事，我們謹依驅策。」歸辛樹道：「不敢當！不用了！」說著走向廳門。

韋小寶知他立時便要動手，已來不及去告知皇帝，心想須得使個緩兵之計，阻他一阻，大聲道：「皇宮裏的屋子沒一萬間，也有五千間，你可知韃子皇帝住在那裏？」

歸辛樹一怔，覺得此言甚是有理，回頭問道：「你知道嗎？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沒人知道。韃子皇帝怕人行刺，晚晚換地方睡。有時睡在長春宮，有時睡在景陽宮，有時又在咸福宮、延禧宮睡，說不定又睡在麗景軒、雨花閣、毓慶宮。」他一口氣說了七八個宮閣的名字，歸辛樹只聽得皺起了眉頭。韋小寶又道：「就算是皇帝貼身的太監、侍衛，也不知他今晚睡在甚麼地方。」歸辛樹道：「那麼怎樣才能找到皇帝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帝上朝，文武百官就見到了。待他一進大內，只有他來找你，旁人就永遠找他不到。」其實情形並非如此，康熙也不經常掉換寢處，但歸辛樹夫婦是草莽布衣，怎知皇宮內院的規矩？聽了韋小寶一番胡謅，心想皇帝嚴防刺客，原該如此，不禁大為躊躇。

韋小寶見歸辛樹臉有難色，心中得意，問道：「歸老爺子，你可知皇帝有多少妃子？」歸辛樹哼的一聲，瞪目不語。韋小寶道：「說書人說皇帝有三宮六院，後宮美女……美麗三千人。韃子皇帝的老婆沒這麼多，三千個倒也沒有，八九百個是有的。他夜夜做新郎，今天在第三百五十一個妃子那裏睡，明天到第六百三十四個妃子那裏睡。就算是皇帝的妃子，也不知皇帝今晚宿在那裏，等上三年、四年，也不知皇帝來是不來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小寶，你在宮裏日久，必定知道找到皇帝的法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白天還容易找，晚上就說甚麼也找不到了。」陳近南道：「那麼明日白天咱們都喬裝改扮，由你帶領，混進宮去行事。這位錢兄弟和吳二哥，你不是帶進宮裏去過嗎？」說著向錢老本和吳立身二人一指。

韋小寶道：「錢大哥只到過御廚房。吳二哥他們一進皇宮，就給衛士……給衛士們發覺了，要見皇帝的面，可還差著十萬八千里呢。錢大哥、吳二哥，你們兩位說是不是？」錢吳二人都點點頭。他二人進過皇宮，都知要在宮裏找到皇帝的所在，確似大海撈針一般。

韋小寶道：「弟子倒有個法子。」陳近南問道：「甚麼法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弟子明日去見皇帝，他必定要說吳三桂造反，如何派兵去打，弟子攛掇他出來瞧試演大炮。只要他一出宮門，下手就容易得多，行刺成功也罷，不成功也罷，咱們腳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，也少了許多凶險。」

歸二娘冷笑道：「皇帝就這麼聽你這小娃娃的話？他三年不出宮來，咱們難道就等他三年？你推三阻四，總之是不肯帶領去幹事就是了。」

沐劍聲道：「進宮去行刺皇帝的事，兄弟也是幹過的。說來慚愧，我們沐王府死了好幾位兄弟。舍妹和一位方師妹，還有這位吳師叔以及兩個師弟，都失陷在宮裏，幾遭不測，幸蒙韋香主仗義相救，那才脫險。不是我們膽小怕死，這件事可當真不易成功。」

歸二娘冷冷的瞧著韋小寶，說道：「憑你就能救得他們脫險？」吳立身忙道：「這位韋香主年紀雖小，可是仁義過人，機智聰明，兄弟的性命，全仗他相救。」歸二娘道：「沐王府辦不成的，未必姓歸的也一定辦不成。」

柳大洪霍地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歸氏夫婦神拳無敵，當然勝過我們小小沐王府百倍。這就請啟駕動身，我們在這裏靜候好音。」

天地會洪順堂的一名兄弟說道：「韋香主，你還是一起進宮去的好，等到歸家三位大俠給韃子的衛士拿住了，你好設法相救啊。」他惱恨歸家三人殺了吳六奇，雖在總舵主之前，也忍不住要出言譏刺幾句。

韋小寶心中暗罵：「你們三隻烏龜，進宮去給拿住了，殺了我頭也不會來救。」笑道：「歸家三位大俠怎會給衛士拿住？皇宮裏衛士有八千多名，歸少爺只須咳嗽幾聲，就把這八千多名衛士一古腦兒都震死了。」天地會和沐王府群豪中有不少人都笑了出來。

歸鍾笑道：「真有這等事？那可有趣得很啊。他們怕聽我的咳……咳咳嗎？咳咳……咳咳……」歸氏夫婦大怒，一人執著兒子的一條臂膀，三人並肩向外。

陳近南道：「歸二俠，請息怒。兄弟倒有個計較。」

歸二娘素知陳近南足智多謀，轉身候他說下去。陳近南道：「歸二俠賢夫婦武藝高強，當世無敵。但深入險地，畢竟是敵眾我寡。咱們還是商議一個萬全之策為是……」歸二娘道：「我道是陳總舵主當真有甚麼高見，哼！」轉過身來，走向廳門。

柳大洪和吳立身突然快步搶過，攔在門口。柳大洪道：「二位要相助吳三桂，我們沐王府萬萬不允。」歸二娘道：「怎麼？要動手麼？」柳大洪道：「二位儘可先殺我師兄弟，再出此門，去幫吳三桂的忙。」歸二娘道：「誰說我們是幫吳三桂的忙？」柳大洪道：「二位雖無相助吳賊之意，但此事若成，吳賊聲勢大盛，再也制他不了。」

歸辛樹低聲道：「讓開！」踏上一步。柳大洪張開雙手，攔在門前。歸辛樹左手前探，便去抓他胸口。柳大洪伸手擋格，拍的一聲，雙掌相交，柳大洪身子幌了兩下，一張臉登時變得慘白。歸辛樹道：「我只使了五成力道。」

吳立身搖頭道：「你不妨使十成力道，把我師兄弟都斃了。」

歸鍾道：「十成就十成。」兩手一縮一伸。吳立身伸臂相格。歸鍾兩手又是一縮，吳立身便格了個空。歸鍾乘他雙臂正要縮回之際，雙手快如電閃，已拿住了他胸口要穴。

陳近南搶上前去，勸道：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不可動武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道：「大家爭個不休，終究不是了局。這樣罷，咱們擲一把骰子，碰一碰運氣，倘若歸老爺子贏呢，我們非但不阻三位進宮，晚輩還將宮裏情形，詳細說與兩位知道。」歸二娘道：「如果是你贏呢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這件事就擱上一擱。等吳三桂死了之後，咱們再向皇帝下手。」

歸二娘心想：「倘若自己人先幹了起來，沐家多半會去向韃子報訊，這件事終究難辦，不如聽他的。」問丈夫道：「二爺，你說呢？」歸辛樹向韋小寶道：「你輸了可不能賴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男子漢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死馬難追。韃子小皇帝又不是我老子，我幹麼要迴護他？只不過贏要贏得英雄，輸要輸得光棍。不論誰贏誰輸，都不會傷了和氣。」

陳近南覺得他最後這句話頗為有理，說道：「此事牽涉重大，到底於我光復大業是禍是福，實難逆料。古人占卦決疑，我們來擲一把骰子，也是一般意思。大家不用爭執，就憑天意行事罷。」

歸二娘道：「孩兒，放開了手。」歸鍾道：「我不放。」歸二娘道：「這位小兄弟要跟你擲骰子玩兒呢。」歸鍾大喜，立即鬆手，放開吳立身胸口的穴道。吳立身胸口酸痛難當，內息不暢，不住搖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歸少爺，請你將骰子拿出來，用你們的。」歸鍾道：「骰子？我沒有啊，你有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也沒有，那一位身上帶有骰子？」眾人都緩緩搖了搖頭，均想：「又不是爛賭鬼，那有隨身帶骰子的？」歸二娘道：「沒有骰子，咱們來猜銅錢好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還是擲骰子公平。貨真價實，童叟無欺。我是童，歸二爺是叟，可見非擲骰子不可。親兵之中總有人有的。我去問問。」說著拔閂開門出廳。

他出了東廳，走進大廳，便從袋中摸出六粒骰子來，這是他隨身攜帶的法寶，但若當場從懷裏取出，歸氏夫婦定有疑心，在大廳上坐了片刻，回到東廳，笑道：「骰子找到了。」

歸二娘道：「怎麼賭輸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擲骰子的玩意，我半點也不懂。歸少爺，你說怎麼賭法？」歸鍾拿起兩粒骰子，道：「我跟你比準頭。」手指彈處，嗤嗤兩聲，兩粒骰子飛起，打滅兩枝蠟燭，跟著噗噗兩聲，兩粒骰子嵌入板壁。群雄齊讚：「好功夫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見人家擲骰子，是比點子大小，可不是比暗器功夫。」歸二娘道：「是了！你們兩個各擲一把，誰擲出的點子大，誰就贏了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只擲一把，說不定他運氣真好，一下子擲了個三十六點。」說道：「這樣罷，咱們各擲三把，三贏兩勝。」歸鍾是擲的次數越多，越是高興，說道：「咱們每人擲三百次，勝了二百次的算贏。」歸二娘道：「那有這麼麻煩的，各擲三把夠了。」

徐天川將嵌入板壁的兩粒骰子挖了出來，放在桌上。韋小寶道：「歸少爺，你先擲。」歸鍾拿起骰子，笑嘻嘻的正要擲下，歸二娘道：「且慢！」轉頭問柳大洪、沐劍聲：「這場賭賽如是我們勝了，沐王府算不算數？」

柳大洪適才和歸辛樹對了一掌，胸口氣血翻湧，此刻兀自尚未平復，心想對方還說只使了五成力，此人是前輩英雄，自無虛言，他真要去皇宮行刺，單憑沐王府又怎阻他得住？便點了點頭。沐劍聲道：「天意如何，全憑兩位擲骰決定便了。」

歸二娘道：「好！」向歸鍾道：「擲罷！擲的點子越大越好。」

歸鍾細看六粒骰子，說道：「最多的是六點，最少的是兩點，還有一個大凹洞兒。」歸二娘道：「大凹洞兒是一點。」歸鍾道：「古裏古怪，四點卻又是紅的。」右掌一揮，拍的一聲響，六粒骰子都嵌入桌面，向上的盡是六點。原來他在掌中將骰子放好了，六粒骰子都是一點向下，這一擲下來，自然都是六點向上了。

眾人又是吃驚，又是好笑。這癆病鬼看來弱不禁風，內力竟如此深厚，可是天下擲骰子那有這麼擲法的？

歸二娘道：「孩兒，不是這樣的。」伸掌在桌上一拍，六粒骰子都跳了起來。眾人齊聲喝采。歸二娘拿起骰子，隨手一滾，說道：「滾出幾點，便是幾點，可不能憑自己意思。」

歸鍾道：「原來這樣。」學著母親的模樣，拿起骰子，輕輕擲在桌上，骰子滾動，定下來時共是二十點。六粒骰子擲成二十點，贏面略高。

韋小寶拿起骰子，小指撥了幾撥，暗使花樣，叫道：「通吃！」一把擲了出去，五粒骰子滾出了十七點，最後一粒不住滾動，依著他作弊的手法，這粒骰子非滾成六點不可，二十三點，便贏了第一把。那知這骰子滾將過去，突然陷入了桌面的一個小孔，那正是歸鍾適才用骰子擲出來的。那骰子微微一顫，不能再滾，向天的卻是一點，十八點便輸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桌面上有洞，這不算。」拿起骰子，卻待再擲。陳近南搖頭道：「這是天意，輸了第一把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還有兩把，我非贏了你不可。」將骰子交給歸鍾。

歸鍾贏了第一把，得意非凡，輕輕一擲，卻只有九點。沐家眾人見這一把是輸定了，不禁歡呼起來。韋小寶走到方桌的另一角，遠離桌面的六個小洞，一把擲去，竟是四粒六點，兩粒五點，三十四點，任何兩粒骰子也都贏了。勝得無驚無險。

雙方各勝一把，這第三把便決最後輸贏。歸鍾一把擲下，六骰轉動良久，轉出了三十一點，贏面已是甚高。沐家眾人均臉有憂色，心想要贏這三十一點，當真要極大運氣才成。

韋小寶卻並不擔心，心道：「我還是照適才的法子，擲成三十四點贏你便了。」小指在掌心暗撥，安好了骰子的位置，輕輕滾了出去。

但見六粒骰子在桌上逐一轉定，六點、五點、五點、六點，四粒轉定了的都是大點，已有二十二點。第五粒又轉了個六點出來，一共二十八點。最後一粒骰子不住的溜溜轉動。若是三點，雙方和局，須得再擲一次；一點或兩點是輸了，四五六點便贏。贏面佔了六成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就算是三點和局，再擲一次，你未必能再有這麼好運氣。」這粒骰子轉個不休，眼見要定在六點上，他大叫一聲：「好！」忽然骰子翻了個身，又轉了過去。

他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有鬼了！」一瞥眼間，只見歸辛樹正對著骰子微微吹氣，便在此時，那骰子停住不轉，大凹洞兒仰面朝天，乃是一點。眾人齊聲大叫。

韋小寶又是吃驚，又是氣惱，擲骰子作弊的人見過無數，吹氣轉骰之人卻是今日第一次遇上，以前也從未聽見過。這老翁內功高強之極，聚氣成線，不但將這粒骰子從六點吹成一點，只怕適才歸鍾擲成三十一點也非全靠運氣，是他老子在旁吹氣相助。他漲紅了臉，大聲道：「歸老爺子，你……你……呼，呼，呼！」說著撮唇吹氣。

歸辛樹道：「二十九點，你輸了！」伸手拿起那第六粒骰子，夾在拇指和中指間一捏，喀的一聲，骰子碎裂，流出少些水銀，散上桌面，登時化為千百粒細圓珠，四下滾動。

歸鍾拍手笑道：「好玩，好玩！這是甚麼東西？又像是水，又像是銀子。」

韋小寶見他拆穿了骰子中灌水銀的弊端，也不能再跟他辯論吹氣的事了，假作驚異，說道：「原來骰子裏放有水銀。老爺子，你可教了晚輩一個乖。骰子是牛骨做的，我今日才知水銀是從牛骨頭裏生出來的，從前還道是銀子加水調成的呢。黃牛會耕田，又會造水銀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」

歸二娘不去理會他胡說八道，說道：「大夥兒再沒話說了罷？韋兄弟，皇宮裏的情形，請你詳細說來。」

韋小寶眼望師父。陳近南點點頭道：「天意如此，你老老實實的向二位前輩說罷。」他明知這徒弟甚是狡獪，特別加上「老老實實」四字。

韋小寶心念一轉，已有了主意，說道：「既然輸了，賭帳自然是不能賴的。大丈夫偷搶拐騙，都沒甚麼，賭帳卻不可不還。皇宮裏的屋子太多，說也說不明白。我去畫張圖出來。徐三哥、錢大哥，請你們陪客人，我去畫圖。」向眾人拱拱手，轉身出廳，走進書房。

這伯爵府是康親王所贈，書房中圖書滿壁，桌几間筆硯列陳，韋小寶怕賭錢壞了運氣，書輸二字同音，這「輸房」平日是半步也不踏進來的。這時候來到案前坐下，喝一聲：「磨墨！」早有親隨上來侍候。

伯爵大人從不執筆寫字，那親隨心中納罕，臉上欽佩，當下抖擻精神，在一方王羲之當年所用的蟠龍紫石古硯中加上清水，取過一錠褚遂良用剩的唐朝松煙香墨，安腕運指，屏息凝氣，磨了一硯濃墨，再從筆筒中取出一枝趙孟頫定造的湖州銀鑲斑竹極品羊毫筆，鋪開了一張宋徽宗敕製的金花玉版箋，點起了一爐衛夫人寫字時所焚的龍腦溫麝香，恭候伯爵大人揮毫。這架子擺將出來，有分教：

鍾王歐褚顏柳趙

皆慚不及韋小寶

韋小寶掌成虎爪之形，指運擒拿之力，一把抓起筆桿，飽飽的蘸上了墨，忽地拍的一聲輕響，一大滴墨汁從筆尖上掉將下來，落在紙上，登時將一張金花玉版箋玷污了。

那親隨心想：「原來伯爵大人不是寫字，是要學梁楷潑墨作畫。」卻見他在墨點左側一筆直下，畫了一條彎彎曲曲的樹幹，又在樹幹左側輕輕一點，既似北宗李思訓的斧劈皴，又似南宗王摩詰的披麻皴，實集南北二宗之所長。

這親隨常在書房伺候，肚子裏倒也有幾兩墨水，正讚嘆間，忽聽伯爵大人言道：「我這個『小』字，寫得好不好？」那親隨嚇了一跳，這才知伯爵大人寫了個「小」字，忙連聲讚好，說道：「大人的書法，筆順自右至左，別創一格，天縱奇才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去傳張提督進來。」那親隨答應了出去，尋思：「不知伯爵大人下面寫一個甚麼字。」可是他便猜上一萬次，卻也決計猜不中。

原來韋小寶在「小」字之下，畫了個圓圈。在圓圈之下，畫了一條既似硬柴，又似扁擔的一橫，再畫一條蚯蚓，穿過扁擔。這蚯蚓穿扁擔，乃是一個「子」字。三個字串起來，是康熙的名字「小玄子」。「玄」字不會寫，畫個圓圈代替。

想當日他在清涼寺中為僧，康熙曾畫圖傳旨，韋小寶欣慕德化，恭效聖行，今日事勢緊急，便畫圖上奏。寫了小玄子的名字後，再畫一劍，劍尖直刺入圓圈。這一把刀不似刀，劍不像劍之物，只畫得他滿頭是汗，剛剛畫好，張勇已到。

韋小寶摺好金花玉版箋，套入封套，密密封好，交給張勇，低聲道：「張提督，這道要緊奏章，你立刻送進宮去呈給皇上。你只須說是我的密奏，侍衛太監便會立刻給你通報。」

張勇答應了，雙手接過，正要放入懷內，聽得書房外兩名親兵齊聲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房門砰的一聲推開，闖進三個人來，正是歸氏夫婦和歸鍾。

歸二娘一眼見到張勇手中奏章，夾手搶過，厲聲問韋小寶：「你去向韃子皇帝告密？」韋小寶驚得呆了，只道：「不……不是……不是……」歸二娘撕開封套，抽出紙箋，見了箋上的古怪圖形，愕然道：「你看！」交給歸辛樹，問韋小寶道：「這是甚麼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我吩咐他去廚房，去做……做……做那個湯糰，請客人們吃，要小糰子不要大糰子，糰子上要刻花。他……他弄不明白，我就畫給他看。」歸辛樹和歸二娘都點了點頭，神色頓和，這紙箋上所畫的，果然是用刀在小糰子上刻花，絕非向皇帝告密。

韋小寶向張勇揮手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！」張勇轉身出房。韋小寶道：「要多多的預備，多派人手，趕著辦！大家馬上要吃，這可是性命交關的事，片刻也耽擱不得。」張勇又在門口答應了一聲。

歸二娘道：「點心的事，不用忙。韋兄弟，你畫的皇宮地圖呢？」韋小寶取過一張玉版箋，鋪在桌上，將筆交向歸二娘，說道：「我畫來畫去畫不好，我來說，請你來畫。」歸二娘接過筆，坐了下來，道：「好，你說罷。」

韋小寶心想這也不必相瞞，於是從午門說起，向北到金水橋，折而向西，過弘義閣，經太和、中和、保和三大殿，經隆宗門到御膳房，這是韋小寶出身之所；由此向東，經乾清門至乾清宮、交泰殿、坤寧宮、御花園、欽安殿；從御膳房向北是南庫、養心殿、永壽宮、翊坤宮、體和殿、儲秀宮、麗景軒、漱芳齋、重華宮。由此向南是咸福宮、長春宮、體元殿、太極殿；向西是雨花閣、保華殿、壽安宮、英華殿；再向南是西三所、壽康宮、慈寧宮、慈寧花園、武英殿；出武英門過橋向東，過熙和門，又回到午門，這是紫禁城的西半部。

歸氏夫婦聽他說了半天，還只皇宮的西半部，宮殿樓閣已記不勝記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。歸二娘挨次將宮殿和門戶的名稱記下。韋小寶又把東半部各處宮殿門戶說了，虧得他記心甚好，平日在皇宮到處遊玩，極是熟悉。歸二娘寫了良久，才將皇宮內九堂四十八處的方位寫完。她擱下筆噓了口氣，微笑道：「難為韋兄弟記得這般明白，可多謝你了。」她聽韋小寶將每處宮殿門戶的名稱方位說來，如數家珍，絕無窒滯，料想是實，他要捏造杜撰，也沒這等本事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是歸少爺擲骰子贏了的采頭，你們不用謝我。」又道：「皇帝的御前侍衛，平時大都在東華門旁的鑾輿衛一帶侍候，不過眼下跟吳三桂打仗，韃子皇帝一定嚴加戒備，想來禁城四十八處之中，到處有侍衛守禦了。」心想：「我先安上一句，免得小玄子接到我密奏後加派衛士，這三隻烏龜疑心我通風報信。」歸二娘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宮裏侍衛雖多，也沒甚麼大高手，就一味人多。滿洲人射箭的本事倒是很厲害的。不過三位當然也不放在心上。」歸二娘道：「多承指教。咱們就此別過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三位吃了糰子去，才有力氣辦事。」走到門邊，大聲道：「來人哪，送點心來。」門外侍僕高聲答應。歸二娘道：「不用了。」攜著兒子的手，和歸辛樹並肩出了書房。夫婦二人均想：「你在這刻花糰子之中，多半又做了甚麼手腳。糰子又何必刻花？上了一次當，可不能上第二次。」他三人在韋小寶府中，自始至終，連清茶也沒喝上半口。

韋小寶送到門口，拱手而別，說道：「晚輩眼望捷報至，耳聽好消息。」

歸辛樹伸手在大門口的石獅子頭上一掌，登時石屑紛飛，嘿嘿冷笑，揚長而去。

韋小寶呆了半晌，心想：「這一掌倘若打在老子頭上，滋味可大大的差勁。他是向我警告，不可壞他們大事，否則就是這麼一掌。」伸手也是在獅子頭上一掌，「啊」的一聲，跳了起來，手掌心好不疼痛。石獅頭頂本來甚是光滑，但給歸辛樹適才一掌拍崩了不少石片，已變得尖角嶙嶙。韋小寶提起手來，在燈籠下一看，幸好沒刺出血。

※※※

他回到東廳，只見陳近南等正在飲酒。他告知師父，已將紫禁城中詳情說與歸氏夫婦知道，剛才送了三人出去。陳近南點了點頭，嘆道：「歸氏夫婦就算能刺殺韃子皇帝，只怕也回不來了。」群雄默默飲酒，各想心事，偶爾有人說上一兩句話，也沒旁人接口。

過了大半個時辰，門外有人說道：「啟稟爵爺，張提督有事求見。」韋小寶心中一喜，說道：「深更半夜的，有甚麼要緊事了。你就說我已經睡了，有事明天再說。」那人應道：「是。」陳近南低聲道：「或許是皇宮裏有消息，你去問問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來到大廳，只見趙良棟、王進寶、孫思克三人站在廳上，神色間甚是驚惶，卻不見張勇。

韋小寶一怔，低聲問道：「張提督呢？」王進寶道：「啟稟大人，張提督出了事，暈倒在府門外，已抬在那邊廂房裏。」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怎……怎麼暈倒了？」搶進廂房，只見張勇雙目緊閉，臉色慘白，胸口起伏不已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張提督，你怎麼了？」張勇緩緩睜眼，道：「卑……卑……」雙眼一翻，又暈了過去。韋小寶忙伸手到他懷中，摸了自己那道奏章出來，抽出紙箋，果是自己「落筆如雲煙」的書畫雙絕，不由得暗暗叫苦。

孫思克道：「剛才巡夜的兵丁前來稟報，府門外數百步的路邊，有名軍官暈倒在地，有人過去一瞧，認出是張提督，這才抬回來。張提督後腦撞出的血都已結了冰，看來暈倒已有不少時候。」

韋小寶尋思：「他暈倒已久，奏章又未送出，定是一出府門便遭了毒手，難道這三隻烏龜派人在府門外埋伏，怕我遣人向皇帝告密，因此向張提督下手？」心下焦急萬分。

這時張勇又悠悠醒轉。王進寶忙提過酒壺，讓他喝了幾口燒酒，孫思克和趙良棟分別用燒酒在他兩隻手掌上摩擦。張勇精神稍振，說道：「卑職該死，走出府門……還沒……幾百步，突然間胸口……胸口痛如刀割，再……再挨得幾步，眼前登時黑了，沒……沒能辦大人交代的事，卑職立刻……立刻便去……」說著支撐著便要起身。

韋小寶忙道：「張大哥請躺著休息。這件事請他們三位去辦也是一樣。」將奏章交給王進寶，命他和趙良棟、孫思克三人帶同衛士，趕去皇宮呈遞，心下焦急：「歸家三人已去了大半個時辰，只怕小玄子已性命不保，咱們只好死馬當活馬醫。」王進寶等三人奉命而去。

張勇道：「大人書房裏那老頭……那老頭的武功好不厲害，我走出書房之時，他在我背上……背上……咳咳……輕輕推了一把，當時也不覺得怎樣，那知道已受內傷，一出府門，立刻……立刻發作……誤了大人的大事……」

韋小寶這才恍然，原來歸辛樹雖見這道奏章並非告密，還是起了疑心，暗使重手，叫張勇辦不了事，見他神色慚愧，忙道：「張大哥，你安心靜養，這半點也怪不得你。他媽的，這老烏龜向你暗算，咱們不能算完。」又安慰了幾句，吩咐親隨快煎參湯，喚醫生來診治。

他回到東廳，說道：「不是宮裏的消息。張提督給歸二爺打得重傷，只怕性命難保。」眾人都是一驚，忙問：「怎麼打傷了張提督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張提督在府外巡查，見到他們三人出府，上前查問，歸二爺就是一掌。」眾人點頭，均想：「一個尋常武官，怎挨得起神拳無敵的一根小指頭兒？」

韋小寶好生後悔：「倘若早知張提督遭了毒手，奏章不能先送到小玄子手裏，那麼宮內的情形，就決不能說得這等清楚，該當東南西北來個大抖亂才是。老子給他移山倒海，將皇極殿搬到壽安宮，重華宮搬去文華殿，讓三隻烏龜在皇宮裏團團亂轉，爬個暈頭轉向。」

眾人枯坐等候，耳聽得的篤的篤鏜鏜鏜鏜，廳外打了四更。又過一會，遠處胡同中忽然群犬大吠，眾人手按刀柄，站起身來，側耳傾聽，群犬吠了一會，又漸漸靜了下來。

過得良久，一片寂靜之中，隱隱聽得雞鳴，接著雞啼聲四下裏響起，窗格子上隱隱現出白色。韋小寶道：「天亮啦，我去宮裏打聽打聽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歸家夫婦父子倘若不幸失手，你務須想法子搭救。吳六奇大哥的事出於誤會，須怪他們不得。要知道大義為重，私交為輕。他們對我們的侮慢，也不能放在心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師父吩咐，弟子理會得。只不過……只不過他們倘若已殺了小皇帝，弟子就算拚了小命，也救他們不出了。」想到小皇帝這當兒多半被歸家三人刺死，不禁心中一陣難過，登時掉下淚來，哽咽道：「只可惜吳大哥……」乘機便哭出聲來。

沐劍聲道：「歸氏夫婦此去不論成敗，今日北京城中，定有大亂，兄弟在外面有不少朋友，須得趕著出去安排，要大家分散了躲避，待過了這風頭再說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正是。敝會兄弟散在城內各處的也很不少，大家分頭去通知，所有相識的江湖上朋友，人人都得小心些，可別遭了禍殃。今晚酉正初刻，咱們仍在此處聚會，商議今後行止。」眾人都答應了。當下先派四名天地會兄弟出去察看，待得回報附近並無異狀，這才絡續離府。

韋小寶將要出門，恰好孫思克回來，稟稱奏章已遞交宮門侍衛，那侍衛的統帶一聽說是副總管韋大人的密奏，接了過來，立即飛奔進去呈遞。他三人在宮門外等候，直到五鼓，那統帶還是沒出來。現下王進寶、趙良棟二人仍在宮門外候訊，因怕韋大人掛念，他先回來稟告。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照料著張提督。」憂心忡忡，命親兵押了假太后毛東珠，坐在一乘小轎之中，進宮見駕。

※※※

來到宮門，只見四下裏悄無聲息，十多名宮門侍衛上前請安，都笑嘻嘻的道：「副總管辛苦了，這揚州地方，可好玩得緊哪。」韋小寶心中略寬，尋思：「宮裏若是出了大亂子，他們定沒心情來跟我說揚州甚麼的。」微笑著點了點頭，問道：「這些日子，大夥兒都沒事罷？」一名侍衛道：「托副總管的福，上下平安，只是吳三桂老小子造反，可把皇上忙得很了，三更半夜也常常傳了大臣進宮議事。」韋小寶心中又是一寬。

另一名侍衛笑道：「總管大人一回京，幫著皇上處理大事，皇上就可清閒些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們不用拍馬屁。我從揚州帶回來的東西，好兄弟們個個有份，誰也短不了。」眾侍衛大喜，一齊請安道謝。

韋小寶指著小轎道：「那是太后和皇上吩咐要捉拿的欽犯，你們瞧一瞧。」隨從打開轎簾，讓宮門侍衛搜檢。眾侍衛循例伸手入轎，查過並無兇器等違禁物事，笑道：「副總管大人這次功勞不小，咱們又好討升官酒喝了。」

韋小寶進得宮來，一問乾清門內班宿衛，得知皇上在養心殿召見大臣議事，從昨兒晚上議到此刻，還未退朝。韋小寶一聽大喜，心想：「原來皇上忙了一晚沒睡，召見大臣之時，自然四下裏戒備得好不嚴緊。養心殿四下裏千百盞燈籠點得明晃晃地，歸家那三隻烏龜又怎近得了皇上？倘若小玄子早早上床睡了覺，烏燈黑火，只怕昨晚已經糟了糕啦。可見他做皇帝，果然洪福齊天。幸好吳三桂這老小子打仗得勝，皇上才心中著急，連夜議事。」

當下來到養心殿外，靜靜的站著伺候。他雖得康熙寵幸，但皇帝在和王公大臣商議軍國大事，卻也不敢擅自進去。

等了大半個時辰，內班宿衛開了殿門，只見康親王傑書、明珠、索額圖等一個個出來。眾大臣見到韋小寶，都是微笑著拱拱手，誰也不敢說話。太監通報進去，康熙即刻傳見。

韋小寶上殿磕頭，站起身來，見康熙坐在御座之中，精神煥發。韋小寶一陣喜歡，說道：「皇上，奴才見到你，可……可真高興得很了。」他擔了一晚心事，眼見康熙無恙，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。康熙笑問：「好端端的哭甚麼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是喜歡得哭了。」

康熙見他真情流露，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吳三桂這老小子果真反了。他打了幾個勝仗，只道我見他怕了，不敢殺他兒子。他媽的，老子昨天已砍了吳應熊的腦袋。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，道：「皇上已殺了吳應熊？」

康熙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眾大臣都勸我不可殺吳應熊，說甚麼倘若王師不利，還可跟吳三桂講和，許他不削藩，永鎮雲南。又說甚麼一殺了吳應熊，吳三桂心無顧忌，更加兇狠了。呸！這些膽小鬼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英斷。奴才看戲文『群英會』，周瑜和魯肅對孫權說道，我們做臣子好投降曹操，主公卻投降不得。咱們今日也是一般，他們王公大臣好跟吳三桂講和，皇上卻萬萬不能講和。」

康熙大喜，在桌上一拍，走下座來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如早來得一天，將這番道理跟眾大臣分說分說，他們便不敢勸我講和了。哼，他們投降了吳三桂，一樣的做尚書將軍，又吃甚麼虧了？」心想韋小寶雖然不學無術，卻不似眾大臣存了私心，只為自身打算，拉著他手，走到一張大桌之前。桌上放著一張大地圖。

康熙指著地圖，說道：「我已派人率領精兵，一路由荊州赴常德把守，一路由武昌赴岳州把守，派了順承郡王勒爾錦做寧南靖寇大將軍，統率諸將進剿。剛才我又派了刑部尚書莫洛做經略，駐守西安。吳三桂就算得了雲貴四川，攻進湖南，咱們也不怕他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你也派奴才一個差使，帶兵去幹吳三桂這老小子！」

康熙笑了笑，搖頭道：「行軍打仗的事，可不是鬧著玩的。你就在宮裏陪著我好了。再說，這次派出去的，都是滿洲將官滿洲兵，只怕他們不服你調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心想：「吳三桂要天下漢人起來打韃子。我是假滿洲人，皇上自然信不過我。」

康熙猜到了他心意，說道：「你對我忠心耿耿，我不是信不過你。小桂子，吳三桂的兵馬厲害得很，沒三年五載，甚至是七年八年，是平不了他的。頭上這幾年，咱們非打敗仗不可。這一場大戰，咱們是先苦後甜，先敗後勝。你愛打敗仗呢，還是打勝仗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自然是愛打勝仗。拋盔甩甲，落荒而逃，味道不好！」康熙笑道：「你對我忠心，我也不能讓你吃虧。頭上這三年五載的敗仗，且讓別人去打。直累得吳逆精疲力盡、大局已定的時候，我再派你去打雲南，親手將這老小子抓來。你可知我的討逆詔書中答允了甚麼？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皇上恩德，真是天高地厚。」康熙笑道：「我布告天下，答允了的，那一個抓到吳三桂的，吳三桂是甚麼官，就封他做甚麼官。小桂子，這可得瞧你的造化了。他媽的，你這副德性，可像不像平西親王哪？哈哈，哈哈！」側過頭端相他片刻，笑道：「現今是猴兒崽子似的，半點兒也不像，過得六七年，你二十來歲了，那時封個王爺，只怕就有點譜兒了，哈哈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平西親王甚麼的大官，奴才恐怕沒這個福份。不過皇上如派我做個大將軍，帶兵到雲南去抓吳三桂，大將軍八面威風，奴才手執丈八蛇矛，大喝一聲：『吳三桂，來將通名！』可真挺美不過了。謝天謝地，吳三桂別死得太早，奴才要親手揪他到這裏來，跪在這裏向皇上磕頭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隨即正色道：「小桂子，咱們頭上這幾年的仗，那是難打得很的。打敗仗不要緊，卻要雖敗不亂。必須是大將之才，方能雖敗不亂，支撐得住。你是福將，可不是勇將、名將，更加不是大將。唉，可惜朝廷裏卻沒甚麼大將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自己就是大將了。皇上已認定咱們頭幾年一來要輸的，那麼就算敗，也一定不會亂。好比賭牌九，皇上做莊，頭上賠他七副八副通莊，一點也不在乎。咱們本錢厚，泰山石敢當，沉得住氣，輸了錢，只當是借給他的。到得後來，咱們和牌對、人牌對、地牌對、天牌對、至尊寶，一副副好牌殺將出去，通吃通殺，只殺得吳三桂這老小子人仰馬翻，輸得乾乾淨淨，兩手空空，袋底朝天，翻出牌來，副副都是彆十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心想：「朝廷裏沒大將，我自己就是大將，這句話倒也不錯。『雖敗不亂，沉得住氣』這八個字，除了我自己，朝廷裏沒一個將帥大臣做得到。」從御案上取過韋小寶所上的那道密奏，說道：「你說有人要行刺，要我小心提防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當時局面緊急，奴才又讓人給看住了，不能叫師爺來寫奏章，只得畫這一副圖畫兒。皇上聰明得緊，一瞧就明白了。那刺客眼睜睜瞧著，就不知道是甚麼玩意兒。萬歲爺洪福齊天，反叛逆賊，枉費心機。」康熙道：「是怎麼樣的逆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吳三桂派來京城的。」康熙點頭道：「吳逆一起兵，我就加了三倍侍衛。昨晚收到你的奏章，又加了內班宿衛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次吳逆派來的刺客，武功著實厲害。雖然聖天子有百神呵護，咱們還須加倍小心，免得皇上受了驚嚇。」忽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皇上，奴才有一件寶貝背心，穿在身上，刀槍不入。奴才就脫下來，請皇上穿上了。」說著便解長袍扣子。

康熙微微一笑，問道：「是鰲拜家裏抄來的，是不是？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他臉皮雖然甚厚，這時出其不意，竟也難得漲了個滿臉通紅，跪下說道：「奴才該死，甚麼也瞞不了皇上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這件金絲背心，是在前明宮裏得到的，當時鰲拜立功很多，又衝鋒陷陣，身上刀槍矢石的傷受了不少，因此上攝政王賜了給他。那時候我派你去抄鰲拜的家，抄家清單上可沒這件背心。」韋小寶只有嘻嘻而笑，神色尷尬。康熙笑道：「你今日要脫給我穿，足見你挺有忠愛之心。但我身在深宮，侍衛千百，諒來刺客也近不了我的身。這背心是不用了。你在外面給我辦事，常常遇到兇險，這件背心，算是我今日賜給你的。這賊名兒從今起可就免了。」韋小寶又跪下謝恩，已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：「我偷四十二章經的事，皇上可別知道才好。」

康熙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對我忠心，我是知道的。可是你做事也得規規矩矩才是。你身上這件背心，日後倘若也教人抄家抄了出來，給人隱瞞吞沒了去，那可不大妙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奴才不敢。」額上汗水不由得涔涔而下，又磕了幾個頭，這才站起。

康熙說道：「揚州的事，以後再回罷。」說著打了個呵欠，一晚不睡，畢竟有些倦了。韋小寶道：「是。托了太后和皇上的福，那個罪大惡極的老婊子，奴才給抓來了。」康熙一聽，叫道：「快帶進來，快帶進來。」

韋小寶出去叫了四名侍衛，將毛東珠揪進殿來，跪在康熙面前。

康熙走到她面前，喝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毛東珠略一遲疑，抬起頭來，凝視著康熙。

康熙見她臉色慘白，突然之間心中一陣難過：「這女人害死我親生母親，害得父皇傷心出家，使我成為無父無母之人。她又幽禁太后數年，折磨於她，世上罪大惡極之人，實無過此了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幼年失母，一直是她撫育我長大。這些年來，她待我實在頗有恩慈，就如是我親生母親一般。深宮之中，真正待我好的，恐怕也只有眼前這個女人，還有這個狡猾胡鬧的小桂子。」內心深處，又隱隱覺得：「若不是她害死了董鄂妃和董妃之子榮親王，以父皇對董鄂妃寵愛之深，大位一定是傳給榮親王。我非但做不成皇帝，說不定還有性命之憂。如此說來，這女人對我還可說是有功了。」

在數年之前，康熙年紀幼小，只覺人世間最大恨事，無過於失父失母，但這些年來親掌政事，深知大位倘若為人所奪，那就萬事全休，在他內心，已覺帝皇權位比父母親的慈愛為重，只是這念頭固然不能宣之於口，連心中想一下，也不免罪孽深重。

毛東珠見他臉色變幻不定，嘆了口氣，緩緩道：「吳三桂造反，皇上也不必太過憂急，總要保重身子。你每天早晨的茯苓燕窩湯，還是一直在吃罷？」康熙正在出神，聽她問起，順口答道：「是，每晚都在吃的。」毛東珠道：「我犯的罪太大，你……親手殺了我罷。」

康熙心中一陣難過，搖了搖頭，對韋小寶道：「你帶她去慈寧宮朝見太后，說我請太后聖斷發落。」韋小寶右膝一屈，應了聲：「喳！」康熙揮揮手，道：「你去罷。」

韋小寶從懷中取出葛爾丹和桑結的兩道奏章來，走上兩步，呈給康熙，說道：「皇上大喜。西藏和蒙古的兩路兵馬，都已跟吳三桂翻了臉，決意為皇上出力。」

康熙連日調兵遣將，深以蒙藏兩路兵馬響應吳三桂為憂，聽得韋小寶這麼說，不由得驚喜交集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展開奏章一看，更是喜出望外，揮手命侍衛先將毛東珠押出殿去，問韋小寶道：「這兩件大功，你怎麼辦成的？他媽的，你可真是個大大的福將哪。」其時西藏、蒙古兩地，兵力頗強，康熙既知桑結、葛爾丹暗中和吳三桂勾結，已部署重兵，預為之所，這時眼見兩道奏章中言辭恭順懇切，反而成為伐討吳三桂的強助，如何不教他心花怒放？只是此事來得太過突兀，一時之間還不信是真。

韋小寶知道每逢小皇帝對自己口出「他媽的」，便是龍心大悅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托皇上的洪福，奴才跟他們拜了把子，桑結大喇嘛是大哥，葛爾丹王子是二哥，奴才是三弟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你倒真神通廣大。他們幫我打吳三桂，你答應了給他們甚麼好處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皇上聖明，知道這拜把子是裝腔作勢，當不得真的，他們一心一意是在向皇上討賞。桑結是想當活佛，達賴活佛、班禪活佛之外，想請皇上開恩，再賞他一個桑結活佛做做。那葛爾丹王子，卻是想做甚麼『整個兒好』，這個奴才就不明白了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整個兒好？啊，是了，他想做準噶爾汗。這兩件事都不難，又不花費朝廷甚麼，到時候寫一道敕文，蓋上個御寶，派你做欽差大臣去宣讀就是了。你去跟你大哥、二哥說，只要當真出力，他們心裏想的事我答應就是。可不許兩面三刀，嘴裏說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，見風使舵，瞧那一邊打仗佔了上風，就幫那一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說的是。我這兩個把兄，人品不怎麼高明。皇上也不能全信了，總還得防著一些。皇上說過，咱們頭幾年要打敗仗，那要防他二人非但不幫莊，反而打霉莊，儘在天門落注。」心想得把話說在頭裏，免得自己擔的干係太大。康熙點頭道：「這話說得是。但咱們也不怕，只要他們敢打，天門、左青龍、右白虎，通吃！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心中好生佩服，原來皇上於賭牌九一道倒也在行。（按：後來葛爾丹和桑結分別作亂，為康熙分別平定。葛爾丹死於康熙三十六年，桑結死於康熙四十四年。）

※※※

韋小寶押了毛東珠，來到慈寧宮謁見太后。太監傳出懿旨，命韋小寶帶同欽犯進見。韋小寶心想：「以前我是太監，自可出入太后寢殿。現下我是大臣了，怎麼還叫我進寢殿去？想來太后聽得捉到了老婊子，喜歡得很了，忘了我已不是太監。」於是由四名太監押了毛東珠，一同進去。

只見寢殿內黑沉沉地，仍與當日假太后居住時無異。太后坐在床沿，背後床帳低垂。韋小寶跪下磕頭，恭請聖安。

太后向毛東珠瞧了一眼，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抓到了欽犯，嗯，你出去罷！」

韋小寶磕頭辭出，將毛東珠留在寢殿之中。他從慈寧宮出來，心下大為不滿：「我抓到老婊子，立了一場大功，可是太后似乎一點也不歡喜，連半句稱讚的話也沒有。他奶奶的，誰住在慈寧宮，誰就是母混蛋，真太后也好，假太后也好，都是老婊子。」

他肚裏暗罵，穿過慈寧花園石徑，經過一座假山之側。突然間人影一幌，假山背後轉出三個人來，其中一人一伸手，便抓住了韋小寶左手，笑道：「你好！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，見是個老太監，正待喝問，已看清楚這老太監竟然是歸二娘。

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，再看她身旁兩人，赫然是歸辛樹和歸鍾，兩人都穿一身內班宿衛服色，韋小寶暗暗叫苦：「你們三人原來躲在這裏。」左手給歸二娘抓住了，半身酸麻，知道只要一聲張，歸辛樹輕輕一掌，自己的腦袋非片片碎裂不可，料想自己的腦袋，不會有伯爵府外那石獅子頭這般堅硬，當下苦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好！」心下盤算脫身之計。

歸二娘低聲道：「你叫他們在這裏別動，我有話說。」韋小寶不敢違拗，轉頭對跟在身後的幾名侍衛道：「你們在這裏等著。」歸二娘拉著他手，向前走了十幾步，低聲道：「快帶我們去找皇帝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三位昨兒晚上就來了，怎麼還沒找到皇帝麼？」歸二娘道：「問了幾名太監和侍衛，都說皇帝在召見大臣，一晚沒睡。我們沒法走近，下不了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剛才我就想去見皇帝，要探探口氣，想知道你們三位怎麼樣了。可是皇帝已經睡了，見不著。三位已換了裝束，當真再好也沒有，咱們這就出宮去罷。」歸二娘道：「事情沒辦成，怎麼就出宮去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白天是幹不得的，三位倘若興致好，不妨今晚再來耍耍。」歸二娘道：「好容易進來了，大事不成，決不出去。他在那裏睡覺，快帶我們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也不知他睡在那裏，得找個太監問問。」

歸二娘道：「不許你跟人說話！你剛才說去求見皇帝，怎會不知他睡在那裏？哼，想在老娘跟前弄鬼，那可沒這麼容易。」說著手指一緊。韋小寶只覺奇痛徹骨，五根手指如欲斷裂，忍不住哼了一聲。

歸辛樹伸過手來，在他頭頂輕輕摸一下，說道：「很好！」

韋小寶知道無法違抗，心念一動：「我帶他們去慈寧宮，大呼小叫一番，小皇帝得知訊息，就有防備了。他們要是下手害死了太后，也不關我事。」便道：「剛才我是到慈寧宮去的，說不定皇帝在向太后請安，咱們再去找找看。」

歸二娘望見他適才確是從慈寧宮出來，倒非虛言，說道：「我們三人既然進得宮來，就沒想活著出去了。只要你有絲毫異動，只好要你陪上一條小命。咱們四個一起去見閻王，路上也不寂寞。我孩兒挺喜歡你作伴兒的。」韋小寶苦笑道：「要作伴兒，倒也不妨，咱們就在這御花園裏散散心罷！那條陰世路，我看是不必去了。」歸二娘道：「你愛去見閻王呢，還是愛去見韃子皇帝？這兩個傢伙，今日你總是見定了其中一個。」

韋小寶嘆道：「那還是去見皇帝罷。咱們話說在前頭，一見到皇帝，你們三位自管自動手，我可是不能幫忙的。」歸二娘道：「誰要你幫忙？只要你帶我們見到了皇帝，立刻就放你。以後的事，不跟你相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就是這樣。」

韋小寶給三人挾著走向慈寧宮。歸鍾見到花園中的孔雀、白鶴，大感興味。韋小寶指指點點，跟他談個不休，只盼多挨得一刻好一刻。歸二娘雖然不耐，但想兒子一生纏於苦疾，在這世上已活不到一時三刻，臨死之前便讓他稍暢心懷，也不忍阻他的興頭。

遠遠望見慈寧宮中出來了一行人，抬著兩頂轎子，歸二娘一手拉著韋小寶，一手拉了兒子，閃在一座牡丹花壇之後。歸辛樹避在她身側。

這行人漸漸走近，韋小寶見當先一人是敬事房太監，後面兩乘轎子一乘是皇太妃的，一乘是皇太后的，轎側各有太監扶著轎桿，轎後太監舉著黃羅大傘，跟著數十名太監宮女，還有十餘名內班宿衛。本來太后在宮中來去並無侍衛跟隨，想來皇帝得到自己報訊後加派了侍衛。他靈機一動，低聲道：「小心！前面轎中就是韃子皇帝，後面轎中是皇太后。」

歸氏夫婦見了這一行人的排場聲勢，又是從慈寧宮中出來，自然必是皇帝和太后，不由得都心跳加劇，兩人齊向兒子瞧去，臉上露出溫柔神色。歸二娘低聲道：「孩兒，前面轎中坐的就是皇帝，待他們走近，聽我喝一聲『去！』咱三個就連人帶轎，打他個稀巴爛！」歸鍾笑道：「好，這一下可好玩了！」

眼見兩乘轎子越走越近，韋小寶手心中出汗，耳聽得那敬事房太監口中不斷發出「吃！吃！吃！」之聲，叫人迴避。歸二娘低喝一聲：「去！」三人同時撲出。

這三人去勢好快，直如狂風驟至，只聽得砰的一聲巨響，三人六掌，俱已擊在第一乘轎子之上。歸辛樹和歸二娘怕打不死皇帝，立即抽出腰間長劍，手起劍落，剎那間向轎中連刺了四五劍，每一劍拔出時，劍刃上都是鮮血淋漓，轎中人便有十條性命，也都已了帳。

隨從侍衛大驚，紛紛呼喝，抽出兵刃上前截攔。歸二娘叫道：「得手了！」左手拉住兒子，逕向北闖。歸辛樹長劍急舞，向前奪路。眾侍衛那裏擋得住？眼見三人衝向壽康宮西側的花徑而去。眾宮女太監驚呼叫嚷，亂成一團。

四下裏鑼聲響起，宮中千百扇門戶紛紛緊閉上閂，內班宿衛、宮門侍衛嚴守各處要道通路。接著宮牆外內府三旗護軍營、前鋒營、驍騎營官兵個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密層層，嚴加把守。

韋小寶見歸家三人刺殺了皇太妃，便以為得手，逕行逃走，心中大喜，當即從花壇後閃了出來，大聲喝道：「大家不得慌亂，保護皇太后要緊！」

眾侍衛正亂得猶似沒頭蒼蠅相似，突見韋小寶現身指揮，心中都是一定。韋小寶喝道：「大家圍住皇太后御轎，若有刺客來犯，須得拚命擋住！」眾侍衛齊聲應道：「得令！」韋小寶從侍衛手中搶過一把刀來，高高舉起，大聲道：「今日是咱們盡忠報國，為皇太后、皇太妃拚命的時候，管他來一千一萬刺客，大夥兒也要保護太后聖駕！」眾侍衛又齊應：「得令！」眼見侍衛副總管伯爵大人威風凜凜，指揮若定，忠心耿耿，視死如歸，無不打從心底裏佩服出來，均想：「他年紀雖小，畢竟高人一等！」十餘名侍衛團團圍定皇太后御轎。

韋小寶又向眾太監宮女呼喝：「你們亂些甚麼？快在外邊圍成一個圈子，保護太后，倘若刺客犯駕，好先砍了你們這些不值錢的腦袋。」眾太監宮女心想自己的腦袋雖不值錢，胡亂給人砍了，倒也不大捨得，但見他執刀揮舞，神色威嚴，誰也不敢違抗，只得戰戰兢兢的在眾侍衛外又圍了個圈子，有幾人已嚇得屎尿齊流。

韋小寶這才放下鋼刀，走到皇太后御轎之前，說道：「奴才韋小寶救駕來遲，驚動了太后聖駕。恭請太后聖安，刺客已經殺退。」太后在轎中說道：「很好！」韋小寶伸手掀開轎帷一角，見太后臉色蒼白，卻滿面笑容，連連點頭，說道：「韋小寶，你很好，很好！又救了我一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太后萬福聖安，奴才喜歡得緊。」輕輕放下轎帷。

他回頭指著兩名侍衛，說道：「你們快去奏告皇上，太后聖躬平安，請皇上不必掛念。你們說奴才韋小寶恭請皇上聖安，眾侍衛奮勇護駕，刺客已然殺退。」兩名侍衛領命而去。

忽聽得太后低聲叫道：「韋小寶！」韋小寶應道：「喳！奴才在。」太后低聲問道：「前面轎裏那兩人死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兩人？」太后道：「你去瞧瞧，小心在意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心中大奇：「怎麼是兩人？又為甚麼小心在意？」走到第一乘轎子之前，揭開轎帷，不由得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放下轎帷，倒退了幾步，只覺雙膝酸軟，險些坐倒在地。

轎中血肉模糊，果然死了兩人！兩人身上都有好幾個劍創，兀自泊泊流血。一個是假太后毛東珠，另一個是矮矮胖胖的男子，五官已給掌力打得稀爛，但瞧這身形，赫然便是瘦頭陀。兩人相摟相抱而死。

毛東珠死在轎中，倒也不奇，她是韋小寶押到慈寧宮去呈交太后的，可是這瘦頭陀卻從何而來？這二人居然坐了皇太妃的轎子，由皇太后相陪，卻要到那裏去？

他定了定神，走到太后轎前，低聲道：「啟稟太后，那兩人已經死了，死得一塌胡塗，死得不能再死了。」

太后一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！咱們回慈寧宮。那乘轎子也抬了去，不許旁人啟轎觀看。」

韋小寶答應了，傳下令去，自己扶著太后御轎到了慈寧宮，打開轎帷，扶著太后出來。太后又向他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很好！」韋小寶報以一笑，心道：「我有甚麼好了？太后年紀雖然不小，相貌倒挺標致哪。」

太后招招手，叫他隨進寢殿，吩咐宮女太監都出去，要韋小寶關上了門。

韋小寶心中怦怦而跳，不禁臉上紅了起來，心道：「啊喲，乖乖不得了！太后不住讚我很好，莫非要我做老皇爺的替身？假太后有個師哥假扮宮女，又有個瘦頭陀鑽在她被窩裏。這真太后如果要我也來假扮宮女，鑽進她被窩去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

太后坐在床沿，出神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件事當真好險，又是全仗你出力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受太后和皇上的大恩，粉身碎骨也不能報答。」太后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很忠心。皇上用了你，也是咱們的福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是太后和皇上的恩典。奴才只知道盡忠為主子出力罷了。」心中只道：「玉皇大帝、觀世音菩薩保祐，你可別叫我假扮宮女。」

太后又是向他一笑，只笑得韋小寶心中直發毛，只聽她道：「你打死的那兩個反賊，去連人帶轎一起用火燒了，不能洩漏半句言語。剛才在場的侍衛和宮女太監……」說到這裏，沉吟不語。韋小寶道：「太后聖安。奴才有法子叫他們連屁也不敢放半個。」太后聽他說話粗俗，微一皺眉，說道：「這件事你給我辦得妥妥當當的，自有你的好處。」韋小寶請了個安，說道：「奴才用心去辦，倘若有人漏出半點消息，太后砍奴才的腦袋好了。」太后道：「這樣我就放心了。你去罷！」韋小寶大喜，磕頭辭出。

出得慈寧宮來，只見康熙的御轎正向這邊而來，數百名宿衛前後左右擁衛，衛士比平日增了數倍，韋小寶避在道旁。康熙在轎中見到了他，叫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在這裏等著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知道康熙是去向太后請安，苦苦思索：「瘦頭陀怎麼會躲在太妃的轎裏？真是奇哉怪也！」

# 第四三回 身作紅雲長傍日 心隨碧草又迎風

康熙從慈寧宮出來。韋小寶跟著回養心殿，在殿外候傳。過了良久，見前鋒營統領阿濟赤從殿中出來，韋小寶心道：「皇上定是調動前鋒營，加緊嚴防刺客。」接著太監傳韋小寶進見。康熙屏退侍衛、太監，命他關上了殿門。

康熙蹙起了眉頭，在殿上踱來踱去，顯是心中有個難題，好生委決不下。韋小寶見狀，心下惴惴。小皇帝年歲漸長，威勢日盛，韋小寶每見到他一次，總覺親昵之情減了一分，畏懼之心加了一分，再也不是當時互相扭打時那麼肆無忌憚。

過了一會，康熙說道：「小桂子，有一件事，可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聰明智慧，諸葛亮甘拜下風，想出來的主意，一定是高的。」康熙道：「這一回可連諸葛亮也沒法子了。你有三件大功勞，我一件都沒賞你。擒獲毛東珠是第一件。說得蒙古、西藏兩路兵馬歸降，是第二件。剛才又派人擊斃反賊，救了太后，那是第三件了。你年紀小小，已封了伯爵，我總不能封你為王哪！」說到這裏，哈哈大笑。

韋小寶才知道皇上跟自己開玩笑，喜道：「這幾件事都托賴太后和皇上洪福，所有功勞都是皇上自己的。可惜皇上不能封自己的官，否則的話，皇上該當自己連升三級才是。」

康熙又是一陣大笑，說道：「皇帝雖不能升自己的官，可是自古以來，不知有多少皇帝愛給自己加尊號。有件甚麼喜慶事，打個小小勝仗，就加幾個尊號，雖然說是臣子恭請，其實還不是皇帝給自己臉上貼金。真正好皇帝這麼自稱自讚，已然頗為好笑，何況許多暴君昏君，也是聖仁文武、憲哲睿智甚麼的一大串。皇帝越胡塗，頭銜越長，當真恬不知恥。古來聖賢君主，還有強得過堯舜禹湯的麼？可是堯就是堯，舜就是舜，後人心中崇仰，最多也不過稱一聲大舜、大禹。做皇帝的若有三分自知之明，也不會尊號加到幾十字那麼長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鳥生魚湯是不加自己尊號的。皇上是鳥生魚湯，自然也不加了。不過照奴才看來，打平吳三桂之後，皇上倘若不加幾個頭銜風光風光，未免太也吃虧。」

康熙笑問：「吃甚麼虧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打平吳三桂之後，皇上大封功臣，犒賞三軍，大家都要升官發財。皇上自己非但升不了官，反而要大開庫房，黃澄澄的金子、白花花的銀子，一箱箱搬出去花差花差，豈不大大破財？」康熙笑道：「你就是沒學問，沒出息。掃除吳逆，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樂業，那就是你主子的升官發財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康熙道：「不過蕩平吳逆之後，群臣一定是要上尊號的。這些馬屁大王，有事的時候不能為朕出力分憂，一待大功告成，他們就來撿現成便宜，大拍馬屁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事事有先見之明。咱們那時候靜靜的瞧著，那幾個官兒請皇上加尊號，誰就是馬屁大王。」康熙笑道：「對！那時候老子踢他媽的狗屁股。」君臣相對大笑。

果然不出康熙所料，吳三桂平後，群臣便上尊號，歌功頌德，大拍馬屁。康熙下諭道：「賊雖已平，瘡痍未復，君臣宜加修省，恤兵養民，布宣德化，務以廉潔為本，共致太平。若遂以為功德，崇上尊稱，濫邀恩賞，實可恥也。」這已說得十分嚴峻，但群臣兀自不悟，以為康熙不過假意推辭，又再請上尊號。康熙頒諭：「朕自幼讀書，覺古人君行事，始終一轍者甚少，嘗以為戒。惟恐幾務或曠，鮮有克終，宵衣旰食，祁寒盛暑，不敢少間。偶有違和，亦勉出聽斷。中夜有幾宜奏報，披衣而起，總為天下生靈之計。今更鮮潔清之效，民無康阜之庥，君臣之間，全無功績可紀。倘復上朕尊號，加爾等官秩，則徒有負愧，何尊榮之有？」群臣拍馬屁拍在馬腳上，鬧得灰頭土臉，這才不敢再請。此是後話，按下不表。

康熙笑道：「皇帝自己加尊號，那是多得很的，不算希奇。明朝有個正德皇帝，那才叫奇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皇帝，奴才見過他好幾次。」康熙奇道：「你見過他好幾次？做夢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是。奴才在戲台上見過的。有一齣戲叫做『梅龍鎮』，正德皇帝遊江南，在梅龍鎮上見到一個賣酒姑娘李鳳姐，生得美貌，跟她勾勾搭搭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正德皇帝喜歡微服出遊，李鳳姐的事，說不定真是有的。這皇帝不加自己尊號，卻愛封自己的官，他封自己為『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』，遇到甚麼風吹草動，就下一道上諭：『北寇犯邊，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率六軍往征。』朱壽就是他的名字。後來打了一仗，其實是敗仗，他卻說是勝仗，功勞很大，下一道聖旨，加封自己為鎮國公，加俸祿米五千石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人皇帝不做，卻去做鎮國公，真是胡塗得很了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當時大臣一齊反對，說若封鎮國公，就要追封祖宗三代。皇上自己稱為鎮國公還不打緊，皇上的祖宗三代都是皇帝，他們一定不肯降級。正德皇帝不理，定要做鎮國公，後來又說立了功勞，加封自己為太師。幸虧他死得早，否則官越封越大，到後來只好自己篡自己的位，索性做皇帝了。」韋小寶聽到「篡位」兩字，不敢多言，只乾笑幾聲。

康熙道：「正德皇帝做了許多胡塗事，害得百姓很苦。固然他自己不好，但一半也是太監和臣子教壞他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壞皇帝愛用壞太監和奸臣，好皇帝用的就是好太監和忠臣。」康熙微微搖頭，說道：「那也不然。好皇帝身邊，壞太監和奸臣也是有的，只不過皇帝倘若不胡塗，就算給人蒙蔽得一時，到後來終於能揭穿奸臣的陰險狡猾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一顆心不由得怦怦亂跳。

康熙問道：「毛東珠那賤人的奸夫，叫甚麼名字啊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叫瘦頭陀，真的名字叫甚麼，奴才就不知道了。」康熙道：「他這樣胖，像是一個肉球，怎麼叫瘦頭陀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聽說他本來是很高很瘦的，後來服了神龍教教主的毒藥，便縮成一團，變成個矮胖子了。」康熙又問：「你怎知他跟毛東珠躲在慎太妃的轎中，脅迫太后送他們出宮？」

韋小寶心念電轉：「皇上先說我派人擊斃反賊，救了太后，功勞很大。此刻又說他二人躲在太妃轎中，脅逼太后送他們出宮。那麼歸家三人行刺之事，皇上還不知道。不過歸家三人這時逃走了也罷，給活捉也罷，給打死也罷，終究是瞞不過的。我又怎麼說才好？」

康熙見他遲疑不答，問道：「怎麼？有甚麼忌諱的事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不！奴才心裏奇怪，怎麼這兩名反賊會坐在太妃的轎中，當真是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，還要請皇上開導。」康熙道：「我先問你：你怎知轎裏坐的不是太妃，因而指揮侍衛襲擊御轎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皇上還以為是宮中侍衛殺了瘦頭陀和毛東珠，這件事終究是要揭穿的，我還是直說罷。」便道：「奴才罪該萬死，皇上恕罪。」說著跪了下來。

康熙皺眉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奉皇上諭旨，將反逆毛東珠押去慈寧宮，經過御花園，忽然假山後面豁喇一響，跳出三個穿了侍衛和太監服色的人來，將奴才一把抓住，要我帶他們來尋皇上。這三人的武功是極高的，奴才的手指都險些給他們捏斷了。」說著提起左手，果然五根手指都瘀黑粗腫。

康熙道：「他們尋我幹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三人定是吳三桂派來的刺客，奴才就算給他們捏死了，也決計不肯帶他們來犯駕的，正好……不，不是正好，是剛巧，剛巧太后和太妃鸞駕來到，這三個刺客胡裏胡塗，以為太妃轎中坐的是皇上聖駕，就衝出來行兇。那是太后和皇上的洪福齊天，竟是反賊殺了反賊。那三個刺客這當兒不知是給眾侍衛格斃了，還是擒獲了，奴才這就去查明回奏。」

康熙道：「三個刺客未必會胡裏胡塗，多半是你指點的，是不是？你想與其刺客向我犯駕，不如去害太妃，他們只要一動手，宮中大亂，就傷我不到了，你這條小命也保住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給康熙說穿了心事，知道抵賴不得，只有連連磕頭。

康熙道：「你指點刺客去危害太妃，本來是該當砍頭的，總算你對我還有這麼三分忠愛之心……」韋小寶忙道：「不是三分，是十分，一百分，一千分，一萬分的忠愛之心。」康熙微笑道：「不見得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見得，見得！大大的見得！」

康熙伸足在他額頭輕輕一踢，笑道：「他媽的，站起來罷。」韋小寶已嚇得滿頭是汗，磕了個頭站起。康熙笑道：「你立了三件大功，我本來想不出法子賞你，現下想到了。你指點刺客，犯上行兇，有不臣之心，我卻也不來罰你。將功贖罪，咱們乾折了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好比皇上推牌九，前道是奴才贏了，後道是皇上贏了，大家扯直。皇上不吃我的，也不賠我的。」心想：「不升官就不升官。難道你還能封我做威武大將軍、鎮國公嗎？就算封太師，也沒甚麼了不起。當年唐伯虎點秋香，華太師的兩個兒子華大、華二是傻的。我韋太師生兩個兒子韋大、韋二，也這麼亂七八糟，可真倒了大霉啦。」

康熙道：「這矮胖賊子，用心也當真奸險。他的相好給你抓住之後，難以奪回，料到你定會送進宮來，呈給太后發落，竟然鋌而走險，又闖進慈寧宮去，犯上作亂，脅迫太后。這當兒宮中侍衛加了數倍，戒備森嚴，他再也不能如上次那樣乘人不備，踰牆遁逃，他只盼坐在慎太妃轎中，由太后親自陪到宮門口，就可雙雙逃走。他萬萬料想不到，鬼使神差，你竟會指點刺客去攻打太妃的鸞轎，將兩名叛賊殺了。」

韋小寶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太后和皇上洪福齊天，果然半點也不錯。」心想：「無怪我送老婊子去時，太后一副晦氣臉孔，倒像我欠了她三百萬兩銀子不還似的。原來那時瘦頭陀早已躲在寢殿裏，多半就藏在床上。瘦頭陀在慈寧宮住過不少日子，熟門熟路，這張大床也不知睡過多少晚了，也真虧他想得出這條巧計來。不知他在太后寢殿中已等了多久？說不定有好幾天了。啊喲，不好！瘦頭陀和太后一男一女躲在房裏，接連幾天，不知幹了甚麼花樣出來沒有？五台山老皇爺頭上的和尚帽，只怕有點兒綠油油了。」

康熙自猜不到他心中的齷齪念頭，笑道：「太后和我福氣大，你的福氣可也不小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本來是沒有福氣的，跟得皇上久了，就沾了些皇上的福氣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問道：「那歸辛樹外號『神拳無敵』，武功果然厲害得很麼？」

康熙在大笑聲中問出這句話來，韋小寶耳邊便如起了個霹靂，身子連幌，只覺兩條腿中便似灌滿了醋一般，又酸又軟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康熙冷笑道：「天父地母，反清復明！韋香主，你好大的膽子哪！」

韋小寶但覺天旋地轉，腦海中亂成一團，第一個念頭便想伸手去靴筒中拔匕首，但立即想起：「他甚麼都知道了！既然問到這句話，就是翻牌跟我比大小。他武功比我高，我一劍刺他不死的。就算能殺了他，我也決計不殺！」當下更無遲疑，立即跪倒，叫道：「小桂子投降，請小玄子饒命！」

這「小玄子」三字入耳，康熙心頭登時湧起昔日和他比武玩耍的種種情事，不由得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一直瞞得我好。」

韋小寶磕頭道：「奴才雖然身在天地會，可是對皇上忠心耿耿，沒做過半點對不起皇上的事。」康熙森然道：「你若有分毫反意，焉能容得你活到今日？」韋小寶聽他口氣有些鬆動，忙又磕頭說道：「皇上鳥生魚湯，賽過諸葛之亮。奴才盡忠為主，好似關雲之長。」

康熙忍俊不禁，心中暗罵：「他媽的，甚麼諸葛之亮，關雲之長？」只是在這要緊的當口，倘若稍假以詞色，這小丑插科打諢，順著桿兒爬上來，再也收服他不住，喝道：「你給我從頭至尾，一一招來！只消有半句虛言，我立刻將你斬成狗肉之醬！」說到最後四字，嘴角邊不由得露出笑意。

韋小寶爬在地下，瞧不見他神色已和，但聽語意嚴峻，忙磕頭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一切都已知道了，奴才怎敢再有絲毫瞞隱？」當下將如何去康親王府殺鰲拜而為天地會所擄，如何拜陳近南為師，如何被迫入會做了青木堂香主等情，一一照實說了，最後述說如何遇到歸家三人，如何擲骰子輸給歸鍾，如何繪圖密奏，如何在慈寧花園為歸二娘所擒，如何指引三人襲擊太妃鸞轎以求皇帝得警等等，至於盜四十二章經等等要緊關節，自然略過不提。他說了這般長篇大論，居然謊話甚少而真話極多，一生之中算是破題兒第一遭了。

康熙不住詢問天地會的情形，韋小寶便也據實稟告。康熙聽了一會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五人分開一首詩，身上洪英無人知。」韋小寶一怔：「皇上連我會中兄弟相認的切口也知道了。」接著唸道：「自此傳得眾兄弟，後來相認團圓時。」康熙道：「初進洪門結義兄，當天明誓表真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松柏二枝分左右，中節洪花結義亭。」康熙道：「忠義堂前兄弟在，城中點將百萬兵。」韋小寶唸道：「福德祠前來誓願，反清復明我洪英。」

按照天地會中規矩，他這兩句詩一唸完，對方便當自報姓名，述說所屬堂口，在會中的職份，康熙卻只微微一笑。韋小寶喜道：「原來皇上也是我會中兄弟，不知是甚麼堂口？燒的是幾炷香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立知自己胡塗透頂，他是滿清皇帝，怎會來「反清復明」？連說：「打你這胡塗小子，打你這胡塗小子！」拍拍有聲，輕輕打了自己兩個嘴巴。

康熙站起身來，在殿上踱來踱去，說道：「你做的是我滿洲的官兒，吃的是我大清的祿米，心中卻存著反清復明的念頭。若不是念著你有過一些微功，你便有一百顆腦袋，也早砍下來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皇上寬洪大量，奴才的腦袋才保得到今天。奴才即刻去退會，這天地會的香主說甚麼也不幹了。今後決不反清復明，專門反明復清。」康熙肚裏暗暗好笑，罵道：「我大清又沒亡國，要你來復甚麼？滿口子胡說！」韋小寶忙道：「是，是！奴才保定我主江山萬萬年。皇上要我復甚麼，我就復甚麼，要我反甚麼，奴才就反甚麼。」

康熙低沉著聲音，一字一字慢慢的說道：「好！我要你反天地會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心中暗暗叫苦，臉上不自禁的現出難色。

康熙道：「你滿嘴花言巧語，說甚麼對我忠心耿耿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」韋小寶忙道：「十足真金，十足真金！再真也沒有了。」康熙道：「我細細查你，總算你對我還沒甚麼大逆不道的惡行。倘若你聽我吩咐，這一次將天地會挑了，斬草除根，將一眾叛逆殺得乾乾淨淨，那麼將功贖罪，就赦了你的欺君大罪，說不定還賞賜些甚麼給你。如你仍然狡猾欺詐，兩面三刀，哼哼，難道我殺不了天地會的韋香主嗎？」

韋小寶只嚇得全身冷汗直流，連說：「是，是。皇上要殺奴才，只不過是好比捏死一隻螞蟻。不過……不過皇上是鳥生魚湯，不殺忠臣的。」康熙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是甚麼忠臣了？你是大白臉奸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明鑒：奴才瞞了皇上，有些事情不說，那是有的。不過的的確確不是大白臉奸臣。董卓、曹操，我是決計不做的。」康熙道：「好！就算你不是大白臉奸臣，你是白鼻子小丑。」韋小寶得皇帝如此分派他這樣一個角色，登時鬆了口氣，忙道：「小丑就小丑罷，好比……好比時遷、朱光祖，也能給皇上立功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哼，你總是硬要把自己說成好人。這樣罷，你點齊兵馬，去把天地會、沐王府、歸辛樹一干反賊，一古腦兒的都拿了來。若是走掉了一個，砍你一隻手，走掉了四個，一雙手一雙腳都砍下來。要是走掉了五個，那再砍你的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奴才只好真的做太監了。」康熙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你倒會打如意算盤。」韋小寶愁眉苦臉道：「皇上砍了我兩隻手兩隻腳，奴才多半是活不成了，脖子上這個腦袋，砍不砍也差不多。」心想：「他連沐王府也知道了，當真消息靈通。」

康熙伸手入袖，取出一張紙來，唸道：「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，青木堂香主韋小寶，屬下李力世、徐天川、玄貞道人、錢老本、高彥超、風際中等等；沐家的沐劍聲、柳大洪、吳立身等等，三名進宮的刺客是歸辛樹、歸二娘、歸鍾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一共是四十三名反賊，除了你自己暫且不算，一共四十二名。」

韋小寶又即跪下，磕了兩個頭，說道：「皇上，這干人雖然說要反清復明，不過他們也沒能反成功、復成功。讓我去跟他們說，皇上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過去未來，甚麼都知道了。皇上說過大清江山萬萬年，那定然不錯。反清是反不成的，大家不如散了夥罷。」

康熙伸手在桌上重重一拍，厲聲道：「你是一意抗命，不肯去捉拿反賊了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江湖上好漢，義氣為重。我如把師父他們都捉了來，皇上一定砍他們的頭。這樣一來，韋小寶出賣朋友，變成吳三桂啦。唉，當時甚麼人不好冒充，偏偏去冒充小桂子。小桂子，小桂子，可不是吳三桂的小兒子嗎？我這伯爵大人也不要做了，想法子通知師父他們大家逃走，滾他媽的臭鴨蛋罷。」

康熙見他不答，心中更怒，喝道：「到底怎樣？你難道不知自己犯了大罪？我給了你改過自新、將功贖罪的良機，卻還在跟我討價還價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他們要來害你，我拚命阻擋，奴才對你是講義氣的。皇上要去拿他們，奴才夾在中間，難以做人，只好向你求情，那也是講義氣。」

康熙怒道：「你心中向著反賊，那是順逆不分，目無君上，還說講義氣？」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你救過我性命，救過父皇，救過太后，今日我如殺了你，你心中定然不服，要說我對你不講義氣，是不是？」到此地步，韋小寶索性硬了頭皮，說道：「是的。從前皇上答應過的，奴才就算做錯了事，皇上也饒我性命。萬歲爺的金口，說了可不能反悔。」康熙道：「好啦，你倒深謀遠慮，早就伏下了這一著棋子，哼，其心可誅。」

韋小寶不懂「其心可誅」這四字是甚麼意思，料想決不是好話，自從識得康熙以來，從沒見過他發這樣大的脾氣，心想：「我這顆腦袋，那是砍下了一大半啦。小皇帝的脾氣，向他求情也沒有用，只有跟他講道理。」說道：「皇上，我拜過你為師，你答應收我為徒弟的。那陳近南，也是我的師父。我如心存害你，那是欺師滅祖。我如去害那個師父，也是欺師滅祖。再說……再說，皇帝砍奴才的腦袋，當然稀鬆平常。可是師父砍徒弟的腦袋，卻有點兒不大對頭了。」

康熙心想：「收他為徒的戲言，當時確是說過的。這小子恃寵而驕，無法無天，居然將我跟天地會的匪首相提並論，實在胡鬧之至……」正想到這裏，忽聽得遠處隱隱人聲喧嘩，乒乒乓乓的，又有兵刃相交之聲。

韋小寶跳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好像有刺客。師父請坐著別動，讓徒兒擋在你身前。」

康熙哼了一聲，心想：「這小子便有千般不是，對我畢竟有忠愛之心。」說道：「你以後再也不可叫我師父。你不守本門的門規，本師父將你開革了。」說著不禁有些好笑。

只聽得腳步聲響，有數人奔到殿門外，停住不動。韋小寶奔到殿門之後，立刻拿起門閂上了閂，這是性命攸關的大事，手腳之快，無與倫比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外邊有人大聲道：「啟奏皇上：宮中闖進來三名刺客，內班宿衛已團團圍住，不久便可擒獲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歸家三人終於逃不出去。」喝道：「皇上知道了。即速加調一百名侍衛，到養心殿前後護駕，屋頂上也得站三十名。」殿外的侍衛首領應命而去。

康熙心想：「他倒想得周到。那日在五台山遇險，那白衣尼姑從屋頂破瓦而下，果是難以防備，幸虧這小子奮不顧身的在我身前擋了一劍。」

過了一會，吆喝聲漸輕，但不久兵刃撞擊又響了起來。康熙皺起眉頭，說道：「連三名刺客也拿不住。倘若來的是三百名、三千名，那怎麼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不用煩惱。像歸辛樹這等腳色，世上是很少的，最多也不過四五個罷了。」

再過一會，只聽得腳步聲響，又有刀劍響動，加調的內班宿衛到了殿外；又聽得殿頂四周屋瓦發出響聲，上高的宿衛躍上了殿頂，眾衛士知道皇帝便在殿內，都把守在殿簷殿角，不敢走到殿心屋頂，否則站在皇帝頭頂，那可是大大的不敬。

康熙知道單是養心殿周遭，便至少有四五百名侍衛把守，決計無虞，不再理會刺客，說道：「你瞧瞧這是甚麼？」從衣袖內又抽出一張紙來，鋪在桌上。

韋小寶走近一看，見是一幅圖畫，中間畫的是一座大屋，屋前有旗桿石獅，有些像是自己的伯爵府；屋子四周排列著十幾門大炮，炮口都對準了大屋。再仔細看時，那屋子越看越像是自己的屋子。

康熙道：「你認得這屋子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倒有點兒像奴才的狗窩。」康熙道：「你認得就好。」指著圖中門額上的四字，問道：「這『忠勇伯府』四字，都認得嗎？」

韋小寶聽得果然便是自己的屋子，又不禁冷汗直冒。自己住處四周排列了這許多大炮，自然大事不妙。他曾親眼見到兩個外國鬼子湯若望、南懷仁操炮，大炮一發，轟的一聲，只炸得火焰沖天，泥石濺起十幾丈高，自己身上就算穿了一百件護身寶衣，那也是炸成狗肉之醬了，想到大炮轟擊之威，不由得身子打戰。

康熙緩緩的道：「今兒晚上，你們天地會、雲南沐家、華山派姓歸的，還有王屋派門下司徒鶴一干人，都要在你家聚會。我這十二門大炮，這會兒已在你屋子四周的民房中架好，炮彈火藥也早就上好了，只消拉開窗子，露出炮口，一點藥線，只怕沒一個反賊能逃得了性命。就算大炮轟不死，逃了出來，圍在外面的幾隊前鋒營兵馬，總也不能吃飯不管事。剛才你見到前鋒營統領阿濟赤了罷？他已去點兵預備動手了。前鋒營向來跟你統帶的驍騎營不大和睦，未必肯放你走罷？」

韋小寶顫聲道：「皇上甚麼都算到了，此刻對奴才明言，就是饒了奴才一條性命。奴才以前的一點兒微功，就此將功折罪，都折得乾乾淨淨，半點兒也不剩了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明白就好，好比咱兩人賭牌九，你先贏了不少銀子，可是在一注之中都輸還了給我，以前贏的，一下子都吐了出來，從此沒了輸贏。我們如要再玩，就得從頭來過。」

韋小寶吁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真正多謝皇上龍恩，奴才今後只專心給皇上當差，別說天地會，就算是天九會的香主，奴才也不幹了。」心中暗暗著急：「師父他們約好了今晚在我屋裏聚會，怎生通知他們別去才好？」又道：「皇上吩咐我去擒拿這一干反賊，只不過是試試奴才的心，其實皇上早就神機妙算，甚麼甚麼之中，甚麼千里之外。」

只聽得殿門外有人朗聲說道：「回皇上：反賊拿到！」康熙臉有喜色，喝道：「帶進來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！」轉身過去拔了門閂，打開殿門。

數十名侍衛擁了歸家三人進來，齊喝：「叩見皇上，下跪！」數十名侍衛一齊跪倒。

歸辛樹、歸二娘、歸鍾三人滿身血污，到處是傷，卻昂然直立。三人都給粗索綁住了，身畔各有兩名侍衛牽住。

侍衛的領班喝道：「下跪！下跪！」歸家三人那去理睬。只聽得殿上嗒嗒聲響，歸家三人和受傷的侍衛身上鮮血不住下滴。歸二娘怒目瞪視韋小寶，喝道：「小漢奸，你……你這臭賊！」韋小寶眼見三人的慘狀，心中不禁難過，任由她辱罵，也不回答。

康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神拳無敵歸辛樹，卻原來是這麼個糟老頭兒！咱們的人死傷了多少？」侍衛領班道：「回皇上：反賊兇悍之極，侍衛殉職的三十多人，傷了四十來人。」康熙「嘿」的一聲，擺了擺手，心中暗讚：「了不起！」侍衛領班吩咐手下將三人帶出。

突然間歸辛樹大喝一聲，運起內力，右肩向身旁侍衛一撞。那侍衛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身子飛了出去，腦袋撞在牆上，登時斃命。歸辛樹抓住綁在歸鍾身上的繩索，一繃一扯，拍的一聲，繩索立斷，抓住他身子，喝道：「孩兒快走，我和媽媽隨後便來。」向外一送，歸鍾便從殿門口飛了出去。便在此時，歸氏夫婦雙雙躍起，向康熙撲將過去。

韋小寶見變故斗生，大驚之下，搶上去一把抱住了康熙，滾到了桌子底下，自己背脊向外，護住康熙。只聽得拍拍兩聲響，跟著便有幾名侍衛搶過，扶起康熙和韋小寶。看歸氏夫婦時，只見均已倒在血泊之中，背上插了七八柄刀劍，眼見是不活了。

歸辛樹力殺數十名侍衛後，身受重傷，最後運起內力，扯斷了兒子身上的綁縛，立即向康熙撲去。歸二娘明白丈夫的用意，一來只盼臨死一擊，能傷了韃子皇帝的性命，二來好讓兒子在混亂之中脫逃。兩人手腳都為繩索牢牢捆縛，再也無力掙斷，還是一齊躍起，向康熙衝擊。但兩人力戰之餘，已然油盡燈乾，都是身在半空，便即狂噴鮮血，再也支持不住，摔下地來。眾侍衛就算不再砍斫，兩人也早斃命了。

康熙驚魂稍定，皺眉道：「拉出去，拉出去！」

侍衛齊聲答應，正要抬出二人屍首，突然殿門口人影一幌，竄進一個人來，身法奇快，撲在歸氏夫婦的屍身上，大叫：「媽，爹！」正是歸鍾。數名侍衛兵刃斫將下去，歸鍾竟不知閃避，兵刃盡數中在他身上，只聽他喘息道：「媽，你……你不陪著我怎麼辦？我不認得路……」咳嗽兩聲，垂首而死。

他一生和母親寸步不離，事事由母親安排照料，此刻離開了父母，竟是手足無措，雖然逃出了養心殿，終究還是回來依附父母身畔。

侍衛總管多隆奔進殿來，跪下道：「回皇上：宮裏刺客已全部……全部……肅清……」見到殿上滿地是血，心下惶恐，磕頭道：「刺客驚了聖駕，奴才……奴才該死！」

康熙適才給韋小寶這麼一抱一滾，雖然甚是狼狽，有損尊嚴，但此人捨命護駕，忠君之心卻確然無疑，對多隆道：「外面還有人要行刺韋小寶，你好好保護他，不得離開他半步，更加不能讓他出宮。明日早晨，再另聽吩咐。」多隆忙應道：「是，是。奴才盡心保護韋都統。」韋小寶暗暗叫苦：「皇上今晚要炮轟天地會，怕我通風報訊，吩咐多隆看住我。」

康熙走到殿門口，又想：「小桂子狡獪得緊，多隆這老粗不是他對手。」轉頭道：「多隆，你多派人手，緊緊跟著韋小寶，不能讓他跟人說話，也不能讓他傳遞甚麼東西出宮。總而言之，局勢危險，你就當他是欽犯辦好了。」多隆應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恩待臣下，無微不至。」只道皇上愛惜韋小寶，不讓刺客有危害他的機會。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恩典，奴才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。」心知皇帝這麼說，是顧住自己面子，日後還有用得著自己的地方。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又贏了一注。咱們打從明兒起再來玩過罷。你那隻金飯碗，可得牢牢捧住，別打爛了！」說著出了殿門。

※※※

康熙這兩句話，自然只有韋小寶明白。適才自己抱住康熙護駕，他又算自己立了一功。今晚殺了師父陳近南等一干人後，自己跟天地會再不相干，皇帝又會重用。那隻金飯碗上刻著「公忠體國」四字，皇帝是要自己對他忠心耿耿，不得再有二心。

韋小寶想到師父和天地會中一干兄弟血肉橫飛的慘狀，自己就算再加官進爵，於心如何能安？心道：「做人不講義氣，不算烏龜王八蛋算甚麼？」

尋思：「皇上消息這麼靈通，是那個王八蛋跟他說的？今兒早我第一次見到皇上，他對我好得很，說要派我去打勝仗，盼望我拿到吳三桂，封我為平西王。那時候皇上一定還不知道天地會韋香主的事。他得知訊息，是我押了老婊子去呈給太后這當口。卻是那個狗賊通風報信？哼，多半是沐王府的人，要不然是王屋派司徒鶴的手下。否則我偷盜四十二章經，在神龍教做白龍使這些事，皇上又怎麼不知道？」

多隆見他愁眉苦臉，神情恍惚，拍拍他肩膀，笑道：「韋兄弟，皇上這般寵愛你，真不知你前世是幾生修來的？朝裏不論那一位親王、貝勒、將軍、大臣，皇上從來不曾派御前侍衛保護過他。大家都說，韋都統不到二十歲，就會封公封王了。你不用擔心，只要不出宮門一步，反賊就有千軍萬馬，也傷不到你一根寒毛。」

韋小寶只有苦笑，說道：「皇上恩德，天高地厚。咱們做奴才的，自該盡心竭力，報答皇上的恩典。」眼見數十名侍衛站在前後左右，要給天地會兄弟傳個信，那真是千難萬難，心想：「甚麼封王封公，老子是不想了。寧可小皇帝在我屁股上踢一腳，大喝一聲：『滾你媽的臭鴨蛋！從此不許你再見我的面。』這般保護，可真的保了我的老命啦。」

多隆道：「韋兄弟，皇上吩咐你不可隨便走動，是到你從前的屋子去歇歇呢，還是去侍衛班房，大夥兒陪你耍幾手？」他知跟韋小寶擲骰子、推牌九，最能投其所好。

韋小寶突然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太后吩咐我有一件要緊事情，須得立即辦妥，請多大哥一起去罷。」多隆臉有難色，道：「太后交下來的差使，當然立刻得辦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皇上嚴旨，要韋兄弟千萬不可出宮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是在宮裏辦的事兒，多大哥不必擔心。」多隆當即放心，笑道：「只要不出宮門，那便百無禁忌。」

韋小寶吩咐侍衛，將慎太妃的鸞轎立刻抬到神武門之西的火燒場去，說道：「有誰打開了轎簾，太后吩咐立刻砍了腦袋。」

刺客襲擊太妃鸞轎之事，多隆和眾侍衛均已知悉，雖不明其中真相，卻均知是太后的一件隱事，一直惴惴不安，聽韋小寶說要抬去火燒場焚化，那是去了一個天大的禍胎，各人心頭都放下了一塊大石。當下多隆隨著韋小寶，押了鸞轎去火燒場，一路之上，轎中兀自滴出血來。至於轎中死人是誰，自然無人敢多問半句。到得火燒場，蘇拉雜役堆起柴枝，圍在鸞轎四周燒了起來。

韋小寶撿根木條，拿焦炭畫了隻雀兒，雙手拱了木條，對著轎子喃喃祝告：「瘦頭陀、老婊子，你們在世上做不成夫妻，到陰世去做千年萬年的夫妻罷。殺死你們的歸家三位，這當兒也已死了。你們前腳走，他們後腳跟來。倘若在奈何橋上、望鄉台邊碰到，大夥兒親近親近罷。」多隆等見他嘴唇微動，料想是祝告死者陰魂早得超生，只見他搬起幾塊石子，堆成一個小堆，將木條插入，便如是一炷香相似，那料到是他和陶紅英通傳消息的記號？

眼見轎子和屍體都燒成了焦炭，韋小寶回到自己從前的住處，早有奉承他的太監過來打掃乾淨，送上酒菜點心。

韋小寶給了賞錢，和多隆及侍衛用了些，說道：「多大哥，你們各位請隨便寬坐。兄弟昨晚整晚給皇上辦事，實在倦得很了。」多隆道：「兄弟不用客氣，快請去睡，做哥哥的給你保駕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真是一千個、一萬個不敢當。多大哥，你想要皇上賞你甚麼？你跟我說了，兄弟記在心裏，見到皇上高興之時，幫你求求，只怕有八分能成。」多隆大喜，道：「韋兄弟肯代我求皇上，那還有不成的嗎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多大哥的事，便是兄弟自己的事，那有不出力之理？」多隆笑道：「做哥哥的在京裏當差，有些兒膩了，就是想到外省去調劑調劑。」韋小寶一拍大腿，笑道：「大哥說得不差，在北京城裏，高過咱們的王公大官可不知有多少，實在顯不出威風，只要一出京，那可自由自在得很了。就是要幾兩銀子使使，只須這麼咳嗽一聲，人家立刻就乖乖的雙手捧了上來。」兩人相對大笑。

韋小寶回到房中，斜倚在床上，心想：「多大哥得了皇上旨意，看得我好緊，我要出宮去給師父報訊，那決計辦不到。待會陶姑姑到來，自可請她去傳信，就怕她來得太晚，倘若她半夜三更才來相會，那邊大炮已經轟了出去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出了一會神，尋思：「眼下只有想個法子，派些侍衛去打草驚蛇。」

計較已定，合眼睡了一個多時辰，醒來時見日影稍斜，已過未時，走出房去，問多隆道：「多大哥，你可知那批要向我下手的反賊，是甚麼來頭？」多隆道：「這可不知道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一批是天地會的，一批是沐王府的。」多隆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這兩夥反賊都很厲害，怪不得皇上這麼擔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想在宮裏躲得了一日，躲不得一世。今天雖有多大哥保護，但反賊不除，總是後患無窮。」多隆道：「皇上明日召見，必有妙策，韋兄弟倒也不必擔心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。不瞞大哥說，兄弟家裏，有幾個如花如玉的小妞兒，兄弟很是喜愛。看來今晚反賊會到我家裏行刺，他們害不到兄弟，多半要將這幾個小妞兒殺了，那……那是可惜得很。」

多隆笑著點了點頭，想起那日韋小寶要自己裝模裝樣的跟鄭克塽為難，便是為了一個小美人兒，這個小兄弟風流好色，年紀雖小，家中定已收羅了不少美貌姬妾，便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便派人到兄弟府上去保護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拱手稱謝，說道：「兄弟家裏的小妞兒，我最寵愛的共有三人，一個叫雙兒，一個叫曾柔，還有一個叫……叫劍屏（心想若是說出沐劍屏這個「沐」字來，只怕引起疑心），相貌都是挺不錯的，兄弟實在放心不下。請大哥這就派人去保護，跟她們說，今晚有天地會和沐家刺客到來，要她們趕快躲了起來。最好大哥多派些人去，守在兄弟家裏，刺客到來，正好一古腦兒抓他奶奶的。那一位兄弟出了力的，自當重重酬謝。」

多隆一拍胸膛，笑道：「這件事容易辦。是韋伯爵府上的事，那一個不拚命向前？」當即吩咐侍衛領班，命他出去派人。眾侍衛都知韋小寶出手豪闊，平時沒事，也往往千兒八百的打賞，這一次去保護他的寵姬愛妾，那更是厚厚的賞賜了，當下盡皆欣然奉命，輪不到的不免唉聲嘆氣，抱怨運氣欠佳。

韋小寶心下稍慰，暗想：「雙兒她們聽了眾侍衛的言語，說是宮裏派人來保護，等候捉拿天地會和沐王府的刺客，自會通知我師父他們躲避。但若我師父他們倒躲開了，雙兒、曾姑娘、小郡主三個卻給大炮轟死，那可糟糕！不過大隊御前侍衛在我屋裏，外面的炮手一定不會胡亂開炮。」

轉念又想：「要是炮手奉了皇帝嚴旨，不管三七廿一，到時非開炮不可，那又如何？」小郡主和曾柔也還罷了，雙兒對自己情深義重，那是心頭第一等要緊人，決不能讓她送了性命。只是事在兩難，如要侍衛將雙兒她們先接了出來，便沒人留下給師父和眾兄弟傳訊；只救雙兒，不救師父，重色輕友，那又是烏龜王八蛋了。一時繞室徬徨，苦無妙策。

過了大半個時辰，率隊去忠勇伯府的侍衛領班回來稟報：他們還沒走近伯爵府，便給前鋒營的官兵擋住，帶隊的前鋒參領說道，他們奉旨保護伯爵府，不用眾位侍衛大人費心了。眾侍衛要進府保護內眷，前鋒營說甚麼也不讓過去，說道皇上一切已有安排。到後來連前鋒營的阿統領也親自過來攔阻，眾侍衛拗不過，只得回來。

韋小寶一聽，心中只連珠價叫苦。多隆笑道：「兄弟，皇上待你當真周到，竟派了前鋒營去保護你的小美人兒，那你還擔心甚麼？哈哈，哈哈！」

韋小寶只得跟著乾笑幾聲，心想：「小皇帝甚麼甚麼之中，甚麼千里之外，這一番我師父他們可真是大禍臨頭了。前鋒營定是奉了嚴旨，在我伯爵府四處把守，見到尋常百姓，就放他們進府，以便晚上一起轟死，若是文武官員，便攔住了不許進去。」

又想：「我突然發出『含沙射影』暗器，要結果多大哥的性命不難，可是這許多侍衛，又怎能一個個盡數殺了？可惜我身邊的蒙汗藥，在莊家一下子都使完了。」眼見日頭越來越低，他便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全身發燙，拉了一泡尿又是一泡，卻想不出半點主意。

過得一個多時辰，天色漸漸黑下來，韋小寶推窗向外看去，只見七八名侍衛在窗外踱來踱去，守衛嚴密之極。他東張西望，那裏有陶紅英的影子？長嘆一聲，頹然倒在床上，心想這當兒只怕已有不少朋友進了伯爵府，多耽擱得一刻，眾兄弟便向陰世路走近了一步。

一瞥眼間，見到屋角落裏的那隻大水缸，那是海大富遺下來的。當日自己全靠了這隻水缸，才殺了瑞棟，心想：「我何不把多大哥騙進房來。發暗器殺了他，再在房中放起火來，混亂之中便可逃出。多大哥待我十分不錯，平白無端的傷他性命，實在對他不住。可是義氣有大有小，我師父他們幾十條性命，總比他一條性命要緊些。」想了一會，心意已決，取火刀、火石打了火，點著了蠟燭，心想：「帳子著火最快，一殺了多大哥，便燒帳子。」

正在這時，聽得多隆在外房叫道：「韋兄弟，酒飯送了來啦，出來喝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哥兒倆在房裏吃罷！」多隆道：「好！」吩咐送酒飯的太監提了飯盒進來。

那太監是個十六七歲少年，進房後向韋小寶請了安，打開飯盒子，取出酒飯。韋小寶腦中靈光一閃，想起了個主意，說道：「你在這裏侍候喝酒。」那小太監十分歡喜，素知韋伯爵從前是御膳房的頭兒，對下人十分寬厚，侍候他吃喝定有好處，喜孜孜的擺設碗筷。

多隆跟著走進房來，笑道：「兄弟，你早不在宮裏當差了，皇上卻不撤了你這間屋子。就算是親王貝勒，皇上也不會這麼優待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倒不是皇上優待，皇上要管多少天下大事，那來理會這等不相干的小事？說實在的，兄弟再在這裏住，可十分不合規矩。」

多隆笑道：「別人不合規矩，你兄弟卻不打緊。」他知宮裏的總管太監要討好韋小寶，誰也不會另行派人來住這間屋子，宮裏屋子有的是，海大富這間住屋又不是甚麼好地方，接管御膳房的太監自然另有住處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哥不提，兄弟倒也忘了，明日該得通知總管太監，把這間屋子繳回。咱們做外臣的再住在宮裏，給外面御史大人知道了，參上一本，可不是味兒。」多隆道：「皇上喜歡你，誰又管得了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請坐。請坐。這間屋子也沒甚麼好，只是兄弟住得慣了，反而覺得外面的伯爵府沒這裏舒服。」慢慢走到他身後，拔了匕首在手，笑道：「這八碗菜，都是兄弟愛吃的，膳房裏倒還記得，大哥試試這碗蟹粉獅子頭怎樣？」多隆道：「兄弟愛吃的菜，定是最好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突覺左邊後心一涼，伏在桌上便不動了。

原來韋小寶已對準他後心，一匕首刺了進去。

這一刀無聲無息，那小太監絲毫不覺，仍在斟酒。韋小寶走到他背後，又是輕輕一匕首將他刺死，立即轉身，在門後上了閂，快手快腳除下衣帽鞋襪，只剩內衣褲和護身背心，改穿上小太監的衣帽，將自己的衣帽都穿戴在那小太監身上。兩人高矮相若，衣衫倒也合身。然後將小太監的屍身抱到椅邊坐下，提起匕首，在小太監的臉上一陣亂剁，將五官剁得稀爛。

他手中忙碌，心裏說道：「多大哥，你是韃子，我天地會靠殺韃子吃飯，不殺你不行。今日傷你性命，實在對不住之至。好在你總免不了要死的。我今晚逃走，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腦袋，你也不過早死了半日，不算十分吃虧。何況我殺了你，你是因公殉職。但如皇上砍你的頭，你勢必要抄家，老婆兒女都要受累，不如早死半日，換得家裏的撫恤贈蔭。打起算盤來算一算，你實在是佔了大大的便宜啦。」但多隆平素對自己著實不錯，迫不得已的殺了他，心中終究十分難受，忍不住流下淚來。

拭了拭眼淚，轉身瞧那小監，心道：「你這位小兄弟，身上穿了黃馬褂，可有多神氣。你本來便投胎十世，也挨不上黃馬褂的半分邊兒，頭上這頂伯爵大人的頂戴，單是那一顆紅寶石，便夠你使上七八世的了，嘿嘿，你升官發財，可交上大運啦。我韋小寶當年冒充小桂子，從此飛黃騰達，做了大官。你今日冒充韋小寶，今後是不是能飛黃騰達，那得瞧你的本事了。」又想：「我先前冒充小太監，今日讓一個小太監冒充回去，欠下的債，還得一清一爽，乾乾淨淨。小玄子啊小玄子，我可沒對你不起。」

整理一下自身的衣帽，見已無破綻，大聲說道：「小娃兒，你這就出去罷，這裏不用你侍候了。這五兩銀子，給你買糖吃。」跟著含含糊糊的說了聲：「多謝伯爵大人。」又提高嗓子說道：「我跟多總管在這裏喝酒談心，誰也不許來打擾了！」

太監在宮裏本來只服侍皇帝、皇后、妃嬪、皇子和公主，但有職司的大太監要小太監服侍，卻也向來如此。韋小寶雖已不做太監，他從前卻是宮中聲威赫赫、大紅大紫的太監，要一名小太監侍候再打賞銀子，實在平常不過。門外眾侍衛聽了，誰也不加理會，只見房門開處，那小太監提了飯盒出來，低著頭，回身帶上了門。

韋小寶提了食盒，低頭走向門口。見眾侍衛正在搬飯斟酒，誰也沒有留意，韋小寶暗暗歡喜，心想：「眾侍衛至少要一個時辰之後，才會發見房裏兩人已經死了，只道韋伯爵和多總管都被刺客刺死，這一下可得嚇他們個屁滾尿流。」

跨出大門，忽見數名太監宮女提著燈籠前導，抬了一乘轎子到來。這乘轎子以野雞尾毛為飾，稱為「翟轎」。領先的太監喝道：「公主駕到。」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：「公主遲不到，早不到，卻在這當兒到來，一進屋去，立即見到我韋小寶給人殺死了。宮中還不吵得天翻地覆？要出去可千難萬難了。」一時手足無措，只見轎子停下，建寧公主從轎裏跨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小桂子在裏面罷？」

韋小寶硬起頭皮，走上前去，低聲說道：「公主，韋爵爺喝醉了，奴才領公主進去。」燈籠火光不甚明亮，公主沒認出他來，眼見眾侍衛一齊從屋中出來迎接，心想：「怎麼這許多人？」皺起了眉頭，左手一擺，道：「大家在外面侍候。」踏步進屋。韋小寶跟了進去。

他一進屋子，反手便帶上了門。公主道：「你也出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韋爵爺在內房。」公主快步過去，推開房門，只見「韋小寶」和多隆二人伏在桌上，顯是喝得大醉，秀眉一蹙，喝道：「還不快出去？」韋小寶低聲笑道：「我如出去，便燒不成籐甲兵了。」

公主一驚，回過頭來，燭光下赫然見到韋小寶站在身後，不由得又驚又喜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，道：「你……你幹甚麼？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別作聲！」公主瞧瞧他，又瞧伏在桌上的「韋小寶」，低聲問道：「搗甚麼鬼？」韋小寶拉著她進房，又關上了房門，低聲道：「大事不妙，皇上要殺我！」公主道：「皇帝哥哥已殺了額駙，怎麼連你也要殺？他……他……他如殺了你，我跟他拚命。」

韋小寶伸出雙臂，一把抱住了她，在她面頰上吻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咱們快逃出宮去。皇上知道了我跟你的事，要砍我腦袋。」公主給他一抱一吻，登時全身酸軟，昵聲道：「皇帝哥哥殺了額駙，我只道便可嫁給你了，怎麼……怎麼又弄出這等事來？他怎會知道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定是你露了口風，是不是？」公主臉上一紅，道：「我沒有。我只問過幾次，你甚麼時候回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還不是嗎？那也不打緊，反正咱倆這夫妻是做定了。這就快逃出宮去罷。」

公主遲疑道：「我明兒去求求皇帝哥哥，他不會殺你的。他殺了額駙，跟我說很對我不住，答應另外給我找一個好額駙。他向來很喜歡你的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只覺房中的血腥氣越來越濃，嗅了兩下，問道：「甚麼……」突然間胸口一陣煩惡，哇的一聲，扶著椅背大吐起來，喉頭不住作嘔，卻只吐出了些清水。

韋小寶輕輕拍她背脊，輕輕安慰：「怎麼？吃壞了東西？好一些沒有？」公主又嘔了兩下，忽地反過手掌，啪的一聲，重重打了他一個耳光，罵道：「我吃壞了東西？都是你不好，都是你不好！」雙拳在他胸口不住搥打。

公主向來橫蠻，此時突然發作，韋小寶也不以為奇，但眼前事勢緊迫，多耽擱得一刻，跟大炮齊轟的時候便近了一刻，實不能跟她無謂糾纏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都是我不好。」

公主扭住他耳朵，喝道：「你跟我去見皇帝哥哥，咱倆馬上要拜堂做夫妻。」韋小寶大急，求道：「拜堂做夫妻的事，包在我身上。可是一見皇上，你的老公就變成沒腦袋的額駙了。咱們快快逃出宮去要緊。」公主重重一拉，韋小寶耳朵吃痛，忍不住叫了一聲。公主罵道：「你沒腦袋，打甚麼緊？你這小鬼，你本來就是沒腦子的。我肚子裏的小小桂子卻怎麼辦？」說到這裏，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問道：「甚……甚麼……小小桂子？」

公主飛起一腳，正中他小腹，哭道：「我肚子裏有了你的臭小小桂子，都是你不好。咱們若不馬上做夫妻，我肚子……我肚子一天天大起來……皇上知道吳應熊是太監，不成的，我……我可不能做人了。」

韋小寶臉色慘白，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緊急當口，偏生又遇上了這樁尷尬事，忙道：「咱們如不趕快出宮，小小桂子就沒爹爹了。逃了出去之後，咱們立刻拜堂成親，你生下小小桂子來，那……那可不是皇上的外甥？皇上做了便宜舅舅，他成了我的大舅子，總不好意思殺了妹夫罷？」公主道：「有甚麼不好意思？吳應熊是他妹夫，他還不是一刀殺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知道吳應熊是假妹夫，我韋小寶才是貨真價實。假妹夫殺得，真妹夫殺不得。好公主，咱們的小小桂子出世之後，摟住了你的脖子叫媽媽，可不是挺美嗎？」說著便伸手摟住了她脖子。

公主噗哧一笑，喜道：「美你個王八蛋，我才不要小王八蛋叫媽媽呢。」話是這麼說，扭住韋小寶耳朵的手卻也放開了，昵聲道：「這麼久沒見你了，你想我不想？」說著便撲在他懷裏。

韋小寶道：「想啊，我日日想，晚晚想，時時刻刻都想。」心中暗罵：「這當兒糾纏不清，真是他媽的死婊子。」眼見她情意纏綿，紅暈上臉，這時實在不能跟她親熱，可是不敢得罪了她，低聲道：「咱們一逃出宮去，以後白天黑夜都是在一塊，再也不分開了。這就走罷。」公主身子扭了幾扭，說道：「不成！咱們今晚就要做夫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好！今晚就今晚，可總得逃出宮去再說。」公主道：「逃甚麼！皇帝哥哥最喜歡我的，他是你師父，也是最喜歡你的。咱們明兒求求他，他就甚麼氣也沒了。皇帝哥哥最恨吳三桂，你請旨帶兵去打吳三桂，我陪你同去。我做兵馬大元帥，你就做副元帥，把吳三桂打得落花流水，皇帝哥哥還封你做王爺呢。」說著緊緊摟住了他。

韋小寶正在狼狽萬狀之際，突然間窗格上有人輕輕敲了三下，一停之後，又敲了兩下。韋小寶大喜，低聲道：「是陶姑姑嗎？」輕輕推開公主，搶過去開了窗子。人影一晃，一人跳了進來，正是陶紅英。

兩個女人一對面，都是吃了一驚。陶紅英低聲叫道：「公主。」公主怒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來幹甚麼？」一轉念間，登時醋意勃發，心想深更半夜的，這宮女從窗子跳進小桂子的屋裏，那還有甚麼好事幹了，定是他的相好無疑，雖見陶紅英年紀已老，但想小桂子連這樣又老又醜的宮女也要勾勾搭搭，更不可恕，她正自情熱如火，給這女人撞破了好事，越加的怒發若狂，大聲叫道：「來……」

韋小寶早已防到，那容她將「來人哪」三字喊出口來，一伸手便按住了她嘴巴。

公主用力掙扎，反手拍的一聲，打了韋小寶一個耳光。韋小寶驚慌焦躁之下，右手扣住她的頭頸，出力收緊，罵道：「死婊子，我扼死你！」公主登時呼吸艱難，手足亂舞。韋小寶左手反過來，在她頭上捶了兩拳。

陶紅英見他膽敢毆打公主，大吃一驚，隨即知道這件事反正鬧大了，伸出手指，在公主腰間和胸口連點三下，封了她上身數處穴道。韋小寶這才放開了手，低聲道：「姑姑，大事不好，皇帝要殺我，這就得趕快逃出去。」陶紅英道：「外邊侍衛很多。我早就到了，在花壇後面等了大半個時辰，才得鑽空子過來。你瞧。」輕輕推開窗格一線。

韋小寶湊眼望出去，果見七八名侍衛提了燈籠來回巡邏，一轉念間，想起瘦頭陀和毛東珠的法子，心想：「他兩個運氣不好，撞到了歸辛樹夫婦。老子就學學他們的樣。總不成歸家這三人借屍還魂，又來打公主的轎子。」對公主道：「公主，你別喝醋。她是我的姑姑，就是我爹爹的妹子，我媽媽的姊姊。你不用亂發脾氣。」

公主給陶紅英點了穴道後，氣得幾欲暈去，聽了韋小寶這幾句話，心意登和，也沒想到「爹爹的妹子」和「媽媽的姊姊」不能是同一個人，總之這女人不是小桂子的相好，那就沒事了，當下臉上露出笑容，說道：「那麼快放開我。」韋小寶要討她歡喜，說道：「你是我老婆，快叫姑姑。」公主很是高興，居然便叫了聲：「姑姑！」

陶紅英莫名其妙，眼見兩人剛才還在打大架，怎麼公主居然叫起自己「姑姑」來？

韋小寶道：「你去吩咐把轎子抬進屋來，然後叫人出去，關上了門，我和你一起坐在轎裏。咱們混出宮去，立即拜堂成親。拜堂的時候一定得有個長輩在旁瞧著，這才算數。我們的姑姑就是長輩了，你說好不好？」公主大喜，臉上一紅，低聲道：「很好！」韋小寶推她背心，催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！」

公主給他催得緊了，也不等上身穴道解開，便走到門口吩咐：「把轎子抬進屋來！」

一眾太監宮女都感奇怪，但這位公主行事向來匪夷所思，平日吩咐下來甚麼事，總是合乎常情的極少，異想天開的甚多，當即齊聲答應，抬轎過來。慎太妃鸞轎可抬進慈寧宮，悄悄將瘦頭陀和毛東珠抬出去。韋小寶這住屋數尺闊的門口，公主的翟轎怎抬得進門？只進了兩條轎槓，轎身塞在門口，便進不來了。公主罵道：「不中用的東西，通統給我滾出去。」在轎前抬轎的兩名太監均想：「門口就這麼寬，又怎怪得我們？」當下從轎畔鑽了出去。

韋小寶在公主身邊低聲道：「你吩咐眾侍衛不要進來。」公主大聲道：「小桂子，你給我好好在屋裏耽著，不許出來。」韋小寶大聲道：「是，時候不早了，請公主殿下早回休息罷。」公主罵道：「我偏偏要出去逛逛，你管得著嗎？」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宮裏鬧刺客，公主殿下還是小心些為是。」公主道：「皇上養了這一大批侍衛，淨會吃飯不管事。大家給我站在屋子外面，不許進去。」眾侍衛齊聲答應。

韋小寶鑽進轎子坐下，招了招手。陶紅英解開公主身上穴道，公主也進轎去，坐在他身前懷裏。韋小寶左手摟住了她，低聲對陶紅英道：「姑姑，請你陪我們出宮罷。」心想她武功了得，有她在轎旁護送，倘若給人拆穿西洋鏡，也好幫著打架殺人。

陶紅英當即答允。她穿的是宮女服色，站在公主轎邊，誰也不會起疑。公主喝道：「抬了轎子走。」兩名在前抬轎的太監又從轎側鑽入門裏，和在轎後抬轎的太監一齊提起轎槓，將轎子倒退數步，轉過轎身，抬起來走了，心中都大為奇怪：「怎麼轎子忽然重了？」

※※※

公主聽著韋小寶的指點，吩咐從神武門出宮。翟轎來到神武門，宮門侍衛見公主翟轎要深夜出宮，上前盤問。公主從轎中一躍而出，喝道：「我要出宮，快開門。」

這晚神武門當值的侍衛領班是趙齊賢，當即躬身行禮，陪笑道：「啟稟殿下，宮裏今晚鬧刺客，不大平靜，請殿下等天亮了再出宮罷。」公主怒道：「我有急事，怕甚麼刺客？」趙齊賢本來不敢違拗，但知額駙吳應熊已誅，公主夤夜出宮，說不定跟吳三桂的造反有甚麼牽連，明日查究起來，脫不了重大干係，接連請了幾個安，只是不肯下令開門，實在給公主逼得急了，便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待奴才去請示多總管，請公主稍待，奴才請示之後，立即飛奔回來開啟宮門。」

韋小寶在轎中聽得公主只是發脾氣，趙齊賢卻說甚麼也不肯開門，他要去找多隆，那是大糟而特糟了，危急之中便道：「趙齊賢，你知我是誰？」趙齊賢跟隨他辦事已久，自然認得他聲音，又驚又喜，問道：「是韋副總管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正是。」從轎中探頭出來，招了招手。趙齊賢忙走近身去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我奉皇上密旨，去辦一件機密大事，我只要一露面，就會壞事，因此皇上吩咐我坐在公主的轎子裏，請公主遮掩了出去。」趙齊賢素知他深得皇上寵幸，行事神出鬼沒，更無懷疑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卑職這就開門。」

韋小寶靈機一動，低聲道：「你想不想升官發財？」趙齊賢跟著他辦事，數年間官已升了兩級，財已發了二萬多兩銀子，一聽「升官發財」四字，知道韋副總管既問到這句話，那又是在提拔栽培自己了，心花怒放之下，忙屈膝請安，說道：「多謝副總管栽培。副總管有甚麼差遣，卑職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辭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句話是你自己說的。大炮轟來，炸得你粉身碎骨，你說過在所不辭，須怪不得我。」低聲道：「有一批反賊跟吳三桂勾結。皇上定下妙計，這當兒已騙得他們聚在我伯爵府中。皇上派我帶領前鋒營人馬，前去擒拿。前鋒營素來跟我的驍騎營不對，你可知皇上為甚麼派我去帶領前鋒營？」趙齊賢道：「卑職笨得很，這個可不知道了。」韋小寶壓低了嗓子，說道：「前鋒營的阿統領跟吳三桂勾結，皇上要乘機一網打盡。公主是吳三桂的媳婦，他們一見到公主，就不起疑了。」趙齊賢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想不到阿統領竟敢大逆不道。這件事多半也是給韋副總管查出來的，立了大功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件功勞，是皇上自己安排好了，交在我手裏的。咱們是好兄弟，有官同升，有財同發，你帶四十名侍衛，跟我一起去立功罷。」

趙齊賢大喜，連聲稱謝，忙請公主升轎，點了四十名素日大拍自己馬屁的侍衛，說道奉了密旨辦事，大開神武門，護送公主翟轎出宮，吩咐餘下的六十名衛士嚴加守衛。韋小寶道：「這宮門今晚無論如何不可開了，除非有多總管和我的命令，否則甚麼人都不能放出宮去。」趙齊賢轉傳韋小寶的號令，餘下六十名宮門侍衛齊聲答應。韋小寶暗暗好笑：「老子這一去，那是再也不會回來了，就不知多總管的鬼魂，會不會來傳令開啟宮門？」

銅帽兒胡同離皇宮並不甚遠，一行人不多時已行近忠勇伯府。一路上韋小寶一顆心跳個不住，只怕行到半路，前面已炮火連天，幸好始終靜悄悄地並無動靜。

將到胡同口，前鋒營統領阿濟赤已得報公主翟轎到來，上前迎接。

公主在轎中一面給韋小寶在身上揉揉搓搓，一面已得他詳細囑咐，如何行事，聽得阿濟赤通名迎接，當即從轎簾後探頭出來，說道：「阿統領，皇上密旨，今晚交辦的事情十分要緊，你一切都預備好了？」

阿濟赤躬身道：「是，都預備好了。」公主低聲道：「那些大炮，也都已安排定當。」阿濟赤道：「是，是南懷仁南大人親自指揮。」韋小寶在轎中聽得分明，心道：「皇上果然沒騙我。南懷仁這洋鬼子在這裏親自瞄準，那還有打不中的？」公主道：「皇上吩咐，要我進伯爵府去辦一件事，你跟著我進去罷。」

阿濟赤道：「回殿下：時候緊迫，這時候不能進去了。」公主怒道：「甚麼不能進去？這是聖旨，你也敢違抗嗎？」阿濟赤道：「奴才不敢。不過……不過，實在很危險。殿下萬金之體……」

韋小寶在轎中一聲咳嗽，陶紅英搶上一步，出指如風，已在阿濟赤左右腰間和脅下三處要穴各點一指。阿濟赤一聲輕呼，上身已動彈不得，隨覺背心一涼，跟著一陣劇痛，一把利刃已在他背上劃破了一道長長的口子，這一下只嚇得魂飛天外，全然不明所以。

公主道：「皇上的密旨，你如不奉旨，立刻砍了，還將你滿門抄斬。」阿濟赤顫聲道：「是，是。」韋小寶心念一動：「這些御前侍衛跟著我辦事，一向聽話，何必要他們送命？不如讓前鋒營去做替死鬼。」在公主耳邊低聲道：「要他點五十名前鋒營官兵，跟了咱們進去。」公主喝道：「你帶五十名手下軍士，跟咱們進去辦事。」阿濟赤顫聲應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」當即傳下號令，點了五十名軍士，跟在公主轎後，直進伯爵府中。韋小寶吩咐趙齊賢率領御前侍衛，守在府外。

轎子抬到第進二廳前，公主和韋小寶都下了轎，吩咐五十名軍士在天井中列隊等候。陶紅英押著阿濟赤，四人走進花廳。

一推開廳門，只見陳近南、沐劍聲、徐天川諸人都在廳上。眾人見韋小寶帶進來一位貴婦、一個宮女、還有一名武官，都是大感詫異。

韋小寶招招手，眾人都聚了攏來。他低聲道：「皇帝知道了咱們在這裏聚會，胡同外已圍滿了官兵，還有十幾門大炮，對準了這裏。」群豪大吃一驚，盡皆變色。柳大洪道：「大夥兒衝殺出去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成！外面官兵很多，大炮更是厲害。我已帶來了幾十名官兵。大家剝了他們的衣服，這才混出去。」群豪齊稱妙計。

韋小寶回過身來，向公主說了。公主點點頭，對阿濟赤道：「傳二十名軍士進來。」阿濟赤早見情勢不妙，只是鋼刀格在頸中，那敢違抗，只得傳出號令。

天地會和沐王府的群豪守在門口，等前鋒營二十名軍士一進花廳，立即拳打腳踢、肘撞指戳，將二十人打倒在地。第二次叫進十五名，第三次又叫進十五名，五十名軍士盡數打倒後，剝下衣衫，群豪換在自己身上。連公主也都換上了。

韋小寶見沐劍屏和曾柔跟著眾人更換衣衫，卻不見雙兒，忙問曾柔。曾柔道：「雙兒妹子見你進宮這麼久不回來，歸二俠他們進宮去行刺，又沒半點消息，好生放心不下，隨同風大爺出去打探消息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他二人吃過中飯就出去了，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？」韋小寶皺起了眉頭，好生記掛，雖想風際中武藝高強，當能護得雙兒周全，但他二人不知皇帝的布置，倘若眾人逃走之後，他二人卻又回來，剛好大炮轟到，豈不糟糕？微一凝思，對錢老本道：「錢大哥，風大哥和雙兒出去打探消息，還沒回來，須得在這裏多做記號，好讓他們見到之後，立即離去。」

錢老本答應了，時勢緊迫，便拔出短刀，在兩名清兵大腿上戳了兩刀，割下衣衫，在兩人傷口中蘸了鮮血，在各處門上寫下「快逃」兩個大血字。一連寫了八道門戶，各人換衣也已完畢。

韋小寶帶領眾人，到馬廄中牽了坐騎。四名天地會的部屬假扮太監，抬了公主的翟轎，押著阿濟赤從伯爵府出來，那五十名軍士或穴道被封，或手腳被縛，都留在伯爵府中。

韋小寶仍是坐在公主轎中，出府之後，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府裏服侍我的那些門房、馬伕、廚子、親兵、男女僕役，可都不免給大炮轟死了，但如叫他們一起出來，非給外面的官兵瞧出破綻不可。」又想：「那日在五台山大家假扮喇嘛，救了老皇爺的性命，今天用的還是這條計策。這一條烏龜脫殼之計，先救老皇爺，再救小桂子，倒大大的有用。」

群豪擁著公主和阿濟赤來到胡同外，但見官兵來去巡邏，戒備森嚴之極，但大炮排在何處，一時卻瞧不到。

韋小寶身離險地，吁一口長氣，眼見師父和眾位朋友都免了炮火之災，甚感喜慰，對趙齊賢道：「這阿統領犯上作亂，大逆不道，你去把他押在牢裏，除非皇上親自要提審，否則等我回來再發落好了。」趙齊賢答應了。韋小寶又道：「這人是欽犯，皇上恨他入骨，一聽到他名字就要大發脾氣。你跟眾兄弟說，大家小心些，別讓皇上聽到這反賊的名字。」趙齊賢接了號令，帶領四十名御前侍衛，押著阿濟赤而去。阿濟赤陷身天牢，此後何時得脫，韋小寶也不費心去理會了。

群豪默不作聲，只往僻靜處行去。走出里許，韋小寶捨轎乘馬。陳近南問他：「歸二俠他們入宮行刺，後來怎樣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三個……」

突然間只聽得砰、砰、砰響聲大作，跟著伯爵府上空黑煙瀰漫，遠遠望去，但見樑木磚瓦在空中亂飛。群豪只覺腳底下土地震動，這時大炮聲兀自隆隆不絕，伯爵府中血紅的火焰向上升起，高達十餘丈。群豪和銅帽兒胡同相距已遠，仍覺到一陣陣熱氣撲面而來。眾人相顧駭然，都想不到大炮的威力竟如此厲害，倘若遲走了片刻，那裏還有命在？

柳大洪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這麼驚天動地的……」只聽得又是砰砰炮響，將他下面的話聲都淹沒了。遠望伯爵府，但見火光一暗，跟著火焰上沖雲霄，燒得半邊天都紅了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炮聲小皇帝一定也聽見了，要是他派人來叫我去說話，西洋鏡立刻拆穿。」走出轎來，對陳近南道：「師父，咱們得趕緊出城。等到訊息一傳開，城門口盤查嚴密，就不容易出去了。」陳近南道：「不錯，這就走罷。」公主當即躍出轎來。

韋小寶轉頭對公主道：「你先回宮去，等得事情平靜之後，我再來接你。」公主又驚又怒，喝問：「你說甚麼？」韋小寶又說了一遍。公主叫道：「你過橋抽板，這就想撇下我不理了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，不是……」一言未畢，拍的一聲，臉上已重重吃了個耳光。

群豪盡皆愕然。適才炮火震撼天地，人人都想若非韋小寶設計相救，各人這當兒早已化為飛灰，絕無逃生之機，因此即使平日對這少年香主並不如何瞧得起的，此刻也不由得不感激佩服，突然見到公主出手便打，當下便有人搶過來將她推開，更有人出言呼叱。

公主大哭大叫：「你說過要跟我拜天地的，我才聽你的話，把你從皇宮裏帶出來，又叫那前鋒營統領去救你朋友，你……你這臭賊，你想抵賴，咱們可不能算完。我肚子裏……」韋小寶怕她口沒遮攔，當眾說出醜事，忙道：「好，好！你跟我去就是。大家出城再說。」公主破涕為笑，翻身上了馬鞍。

一行人來到東城朝陽門。韋小寶叫道：「奉皇上密旨，出城追拿反賊，快快開城。」驍騎營、護軍營、前鋒營三營官兵是皇帝的御林軍親兵，在北京城裏橫衝直撞，文武百官誰都忌憚他們三分。守門官兵見是一隊前鋒營的軍士，那敢違拗？何況剛才聽見炮聲隆隆，城裏確是出了大事，當即打開城門。

※※※

眾人出得城來，向東疾馳。韋小寶和陳近南並騎而馳，將歸辛樹一家如何行刺失手、皇帝如何發覺自己的隱秘等情簡略說了。陳近南讚道：「小寶，我平時見你油腔滑調，很不老實，可是遇到這要緊關頭，居然能以義氣為重，不貪圖富貴、出賣朋友，實是難得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別的朋友也還罷了，大義滅師的事，卻萬萬做不得的。」陳近南道：「甚麼叫做『別的朋友也還罷了』？只要是朋友，那就誰也不能出賣。『大義滅師』這四個字，也用得不對。」韋小寶伸了伸舌頭，道：「弟子沒學問，說錯了話，師父別怪。」想到往昔跟小皇帝胡言亂語，甚是快樂，經過今日這一番，此後再也不能和他見面了，不由得心下黯然。

陳近南道：「咱們冒充前鋒營的軍士出來，過不了半天，韃子就知道了。須得趕快更換裝束才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，一到前面鎮上，這就買衣服改裝罷。」

眾人向東馳出二十餘里，來到一座市鎮，可是鎮上卻沒舊衣鋪。陳近南於行軍打仗、政事興革等事極具才略，於這類日常小事，一時卻感束手無策，見無處買衣更換，便道：「只有到前面市鎮再說，只盼能找到一家舊衣店才好。」

一行人穿過市鎮，見市梢頭有家大戶人家，高牆朱門，屋宇宏偉。韋小寶心念一動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咱們到這家人家去借幾件衣服換換罷。」陳近南遲疑道：「只怕他們不肯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是官兵啊。官兵不吃大戶、著大戶，卻又去吃誰的、著誰的？」跳下馬來，提起門上銅環，噹噹亂敲。

男僕出來開門，眾人一擁而入，見人便剝衣服。戶主是個告老回鄉的京官，見這群前鋒營官兵如狼似虎，連叫：「眾位總爺休得動粗，待兄弟吩咐安排酒飯，請各位用了，再奉上盤纏使用……」一言未畢，已給人一把揪住，身上長袍、襪子當即給人剝了下來。他嚇得大叫：「兄弟年紀老了，這調調兒可不行……」

群豪嘻嘻哈哈，頃刻間剝了上下人等的數十套衣衫。那官兒和內眷個個魂不附體，幸喜這一隊前鋒營官兵性子古怪，只剝男人衣衫，卻不戲侮女眷，剝了男人衣衫之後，倒也不再幹別的勾當，一鬨而出，騎馬去了。那大戶全家男人赤身露體，相顧差愕。

群豪來到僻靜處，分別改裝。公主、沐劍屏、曾柔三人也換上了男裝。各人上馬又行。韋小寶只是記掛著雙兒，說道：「風大哥和我的一個小丫頭，不知在京裏怎樣了，我想請那一位外省來的面生兄弟，回京去打聽打聽。」兩名來自廣西的天地會兄弟接令而去。

群豪見並無官兵追來，略覺放心。又行了一程，沐劍屏「啊」的一聲驚呼，跟著格格笑了起來。原來曾柔所騎的那匹馬突然拉了一大泡稀屎，險些濺在沐劍屏腳上。

行不多時，又有幾匹馬拉了稀屎，跟著玄貞道人所騎的那馬一聲嘶叫，跪倒在地，再也不肯起來。錢老本道：「道長，咱哥兒倆合騎一匹罷！」玄貞道：「好！」縱身上馬，坐在他身後。

韋小寶突然省覺，不由得大驚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報應，報應！這下子可糟了。」陳近南問道：「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吳……吳應熊的鬼魂找上我啦。他恨我……恨我抓了他回去，又搶了他的……他的……」下面「老婆」二字，實在不好意思說出口來。

他想到那日奉旨追人，只因吳應熊一行人所騎的馬匹都給餵了大量巴豆，沿途不停的拉稀屎，跟著紛紛倒斃，這才無法遠逃，給他擒回。倘若吳應熊那次逃去了雲南，皇帝當然殺他不得，追究起來，是自己派人向他的馬匹下毒之故。現下輪到自己逃跑，一匹匹馬也這般瀉肚倒斃，卻不是吳應熊的鬼魂作怪是甚麼？何況自己帶了他的妻子同逃，吳應熊做鬼之後，頭上還戴一頂碧綠翡翠頂子的一品大綠帽，定然心中不甘。他越想越害怕，不由得身子發顫，只聽得幾聲嘶鳴，又有兩匹馬倒將下來。

陳近南也瞧出情形不對，忙問端詳。韋小寶說了當日捉拿吳應熊的情形，顫聲道：「吳應熊陰魂不散，今日報仇來啦。這……這……」公主怒道：「吳應熊這小子，活著的時候是窩囊廢，死了之後也是個膿包鬼，你怕他幹麼？」陳近南皺眉道：「青天白日的，那有甚麼鬼了？那日你毒了吳應熊的馬匹，韃子皇帝知不知道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知道的，他還讚我是福將呢。」陳近南點頭道：「是了。韃子皇帝即以福將之道，還治福將之身。他怕你逃走，早就派人給你的馬匹餵了巴豆。」

韋小寶立時省悟，連說：「對，對。那日拿到吳應熊，小皇帝十分開心，賞了個小官兒給我的馬伕做，派他去兵部車駕司辦事。這一次定是叫他來毒我的馬兒。」

陳近南道：「是啊，他熟門熟路，每匹馬的性子都知道，要下毒自然百發百中。」韋小寶怒道：「下次抓到了這馬伕兒，這裏許多爛屎，都塞進他嘴裏去……」一言未畢，突覺胯下的坐騎向前一衝，跪了下去，韋小寶一躍而下，見那匹馬掙扎著要待站起，幾下掙扎，卻連後腿也跪了下來。

陳近南道：「牲口都不中用了。須得到前面市集去買過。」柳大洪道：「一下子買幾十匹馬可不容易。」陳近南道：「正是。大夥兒還是暫且分散罷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聽得來路上隱隱有馬蹄之聲。玄貞喜道：「是官兵追來了。咱們殺他個媽巴羔子的，正好搶馬。」陳近南叫道：「天地會的兄弟們伏在大路左首，沐王府和王屋山的兄弟們伏在右首。等官兵到來，攻他個出其不意。啊喲，不對……」

但聽得蹄聲漸近，地面隱隱震動，追來的官兵少說也有一二千人，群豪不必問他這「啊喲，不對」四字是何用意，都不禁臉上變色。群豪只數十人，武功雖然不弱，但大白天在平野上和大隊騎兵交鋒，敵軍重重疊疊圍上來，武功高的或能脫身，其餘大半勢必送命。

陳近南當機立斷，叫道：「官兵人數不少。咱們不能打硬仗，大家散入鄉村山林。」只說得這幾句話，蹄聲又近了些。放眼望去，來路上塵頭高揚，有如大片烏雲般湧來。

韋小寶大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」發足便奔。公主叫道：「喂，你去那裏？」緊緊跟來。韋小寶叫道：「你還是回宮去罷，跟著我沒好處。」公主罵道：「臭小桂子，你想逃走嗎？可沒這麼容易。」

註：本回回目中，「紅雲傍日」指陪伴帝皇，「心隨碧草」指有遠行之念。

# 第四四回 人來絕域原拚命 事到傷心每怕真

韋小寶不住叫苦，心想：「要躲開公主，可比躲開追兵還難得多。」眼見東北角上長著一排高粱，高已過人，當下沒命價奔去。奔到臨近，見高粱田後有兩間農舍，此外更無藏身之處，心想追兵馬快，轉眼便到，當即向高粱叢中鑽將進去。

忽覺背心上一緊，已被人一把抓住，跟著聽見公主笑道：「你怎麼逃得掉？」韋小寶無奈，只得回身，苦笑道：「你去躲在那邊，等追兵過了再說。」公主搖頭道：「不行！我要跟你在一起。」當即爬進高粱田，偎倚在他身旁。兩人還沒藏好，只聽腳步聲響，曾柔叫道：「韋香主，韋香主！」韋小寶探頭看去，見是曾柔和沐劍屏並肩奔來。韋小寶道：「我在這裏，快躲進來。」二女依言鑽進。

四人走入高粱叢深處，枝葉遮掩，料想追兵難以發見，稍覺放心。過不多時，便聽得一隊隊騎兵從大路上馳過。韋小寶心想：「那日我和阿珂，還有師太師父和那鄭克塽臭小子，也是四個人，都躲進了麥稈堆中。唉，徜若身邊不是這潑辣公主，卻是阿珂，那可要快活死我了。阿珂這時不知在那裏，多半做了鄭克塽的老婆啦。雙兒又不知怎樣了？」

忽聽得遠處有人吆喝傳令，跟著一隊騎兵勒馬止步，馬蹄雜沓，竟向這邊搜索過來。公主驚道：「他們見到咱們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別作聲，見不到的。」公主道：「他們這不是來了麼？」只聽得一人叫道：「反賊的坐騎都倒斃在這裏，一定逃不遠。大家仔細搜查。」公主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些死馬真害人不淺。」伸手緊緊握住了韋小寶的手。

遼東關外地廣人稀，土地肥沃，高粱一種往往便是千畝百頃，一望無際，高粱一長高，稱為「青紗帳起」，藏身其中，再也難以尋著。但北京近郊的高粱地卻稀稀落落。韋小寶等四人躲入的高粱地只二三十畝，大隊官兵如此搜索過來，轉眼便會束手就擒。

耳聽得官兵越逼越近，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到那邊屋子去。」一拉沐劍屏的衣袖，當先向兩間農舍走去。三個女子隨後跟來。過了籬笆，推開板門，見屋內無人，屋角裏堆了不少農具。韋小寶搶過去提起幾件簑衣，分別交給三女，道：「快披上。」自己也披了一件，頭上戴了斗笠，坐在屋角。公主笑道：「咱們都做了鄉下人，倒也好玩。」沐劍屏噓了一聲，低聲道：「來了！」

板門砰的一聲推開，進來了七八名官兵。韋小寶等忙轉過了頭。隔了一會，只聽一人大聲道：「這裏沒人，鄉下人都出門種莊稼去了。」韋小寶聽這人口音好熟，從斗笠下斜眼看去，原來正是趙良棟，心中一喜。一名軍士道：「總兵大人，這四個人……」趙良棟喝道：「大家通統出去，我來仔細搜查，屋子這樣小，他媽的，你們都擠在這裏，身子也轉不過來了。」眾軍士連聲稱是，都退了出去。

趙良棟大聲問道：「這裏沒面生的人來過？」走到韋小寶身前，伸手入懷，掏出兩隻金元寶、三錠銀子，輕輕放在他腳邊，大聲道：「原來那夥人向北逃走了！他們知道皇上大發脾氣，捉住了定要砍頭，因此遠遠逃走了，逃得越快越好，這一次可真正不得了！」俯下身來，抱住韋小寶輕輕搖幌幾下，轉身出門，吆喝道：「反賊向北逃了，大夥兒快追！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趙總兵對我總算挺有義氣。這件事給人知道了，他自己的腦袋可保不住。」只聽得蹄聲雜沓，眾官兵上馬向北追去。公主奇道：「這總兵明明已見到了我們，怎麼說……啊，他還送你金子銀子，原來是你的朋友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從後門走罷！」將金銀收入懷中，走向後進。

跨進院子，只見廊下坐著八九人，韋小寶一瞥之間，大聲驚呼了出來，轉身便逃，只邁出幾步，後領一緊，已被人抓住，提了起來。那人冷冷的道：「還逃得了嗎？」這人正是洪教主。其餘眾人是洪夫人、胖頭陀、陸高軒、青龍使許雪亭、赤龍使無根道人、黑龍使張淡月、黃龍使殷錦，神龍教的首腦人物盡集於此。還有一個少女則是方怡。

公主怒道：「你拉著他幹麼？」飛腳便向洪教主踢去。洪教主左手微垂，中指在她腳背上一彈。公主「啊」的一聲叫，摔倒在地。

韋小寶身在半空，叫道：「教主和夫人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。弟子韋小寶參見。」洪教主冷笑道：「虧你還記得這兩句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兩句話，弟子時刻在心，早晨起身時唸一遍，洗臉時唸一遍，吃早飯時唸一遍，吃中飯時唸一遍，吃晚飯時唸一遍，晚上睡覺時又唸一遍。從來不曾漏了一遍。有時想起教主和夫人的恩德，常常加料，多唸幾遍。」

洪教主自從老巢神龍島被毀，教眾死的死，散的散，身畔只剩下寥寥幾個老兄弟，江湖奔波，大家於「仙福永享，壽與天齊」的頌詞也說得不怎麼起勁了，一天之中，往往難得聽到一次，這時聽得韋小寶諛詞潮湧，不由得心中一樂，將他放下地來，本來冷冰冰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。

韋小寶道：「屬下今日見到教主，渾身有勁，精神大振。只是有一件事實在不明白。」洪教主問道：「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天和教主同夫人別過，已隔了不少日子，怎麼教主倒似年輕了七八歲，夫人更像變成了我的小妹妹，真正奇怪了。」洪夫人格格嬌笑，伸手在他臉上扭了一把，笑道：「小猴兒，拍馬屁的功夫算你天下第一。」公主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女人好不要臉，怎地動手動腳？」洪夫人笑道：「我只動手，可沒動腳。好罷！這就動動腳。」左足提起，拍的一聲，在公主臀上重重踢了一腳。公主痛得大叫起來。

只聽得馬蹄聲響，頃刻間四面八方都是，不知有多少官兵已將農舍團團圍住。

大門推開，十幾名官兵湧了進來。當先兩人走進院子，向各人瞧瞧，一人說道：「都是些不相干的莊稼人。」韋小寶聽說話聲音是王進寶，心中一喜，轉過頭來，見王進寶身邊的是孫思克。兩人使個眼色，揮手命眾軍士出去。孫思克大聲道：「就只幾個老百姓，喂，你們見到逃走的反賊沒有？沒有嗎？好，我們到別地方查去。」

韋小寶心念一動：「我這番落入神龍教手裏，不管如何花言巧語，最後終究性命難保，還是跟了王三哥他們去，先脫了神龍教的毒手，再要他二人放我。」見王進寶和孫思克正要轉身出外，叫道：「王三哥、孫四哥，我是韋小寶，你們帶我去罷。」

孫思克道：「你們這些鄉下人，快走得遠遠的罷。」王進寶道：「這鄉下小兄弟說沒錢使，問你身邊有沒有錢。」孫思克道：「要錢嗎？有，有！」從懷裏掏出一疊銀票，交給韋小寶，說道：「北京城裏走了反賊，皇上大大生氣，派了幾千兵馬出來捉拿，捉到了立刻就要砍頭。小兄弟，這地方危險得緊，倘若給冤枉捉了去，送了性命，可犯不著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捉我去罷，我……我寧可跟了你們。」

王進寶道：「你想跟我們去當兵吃糧？可不是玩的。外面有皇上親派的火器營，帶了火銃，砰砰嘭嘭的轟將起來，憑你武功再高，那也抵擋不住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有火器營，那更加妙了，料來洪教主不敢亂動。」忙道：「我有話要回奏皇上，你們帶我去罷。」王進寶道：「皇上一見了你，立刻殺你的頭。皇上也不過兩隻眼睛，一張嘴巴，有甚麼好見？唔，我們留下十三匹馬，派你們十三個鄉下人每人看守一匹，過得十年八年，送到北京來繳還，死了一匹，可是要賠的。千萬得小心了。」說著便向外走去。

韋小寶大急，上前一把拉住，叫道：「王三哥，你快帶我去。」突然之間，一隻大手按上了他頂門，只聽洪教主說道：「小兄弟，這位總爺一番好心，他剛從京城出來，知道皇上的心思，你別胡思亂想。」孫思克大聲道：「不錯，我們快追反賊去。」韋小寶知道此刻已命懸洪教主之手，他只須內勁一吐，自己立時腦漿迸裂，但此時不死，過不多久總之還是非死不可，大聲叫道：「你們快拿我去，我就是韋小寶！」

眾人一呆，停住了腳步。孫思克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韋小寶是個十幾歲的少年，你這位老公公快八十歲啦，尖起了嗓子開玩笑，豈不笑歪了人嘴巴？」一扯王進寶的衣袖，兩人大踏步出去。只聽吆喝傳令之聲響起：「留下十三匹馬在這裏，好給後面的追兵通消息。把兩間茅屋燒了，以免反賊躲藏。」眾軍士應道：「得令！」便有人放火燒屋，跟著蹄聲響起，大隊人馬向北奔馳。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心道：「這一番可死定了。王三哥、孫四哥怕我逗留不走，再有追兵到來，就不會給情面了。」只見屋角的茅草已著火焚燒，火焰慢慢逼近。

洪教主冷笑道：「你的朋友可挺有義氣哪，給了銀子，又給馬匹。大家走罷。」沐劍屏扶起公主，眾人從後門出來，繞到屋前，果見大樹下繫著十三匹駿馬。其中兩匹鞍轡鮮明，自是王進寶、孫思克二人的坐騎。

各人上馬向東馳去，韋小寶等四人給夾在中間。韋小寶只盼有追兵趕來，將自己擒回，小皇帝對自己情義深厚，這次雖然大大得罪了他，未必便非砍頭不可，洪教主陰險毒辣，落入他的手中，可不知有多少苦頭吃了。但一路行去，再也不聽到追兵的蹄聲。眾人所乘坐騎都是王進寶所選的良駒，奔馳如飛，後面就有追兵，也無法趕及，何況趙、王、孫三總兵早將追兵引得向北而行。

一路上除了公主的叫罵之外，誰也默不作聲，後來殷錦點了公主的啞穴，她雖有滿腔怒氣，卻也罵不出聲了。

洪教主率領眾人，儘在荒野中向東南奔行，晚間也在荒野歇宿。韋小寶幾番使計想要脫逃，但洪教主機智殊不亞於他，每次都不過教他身上多挨幾拳，如何能脫卻掌握？

數日之後，來到海邊。陸高軒從韋小寶身邊掏出一錠銀子，去僱了一艘大海船。韋小寶心中只是叫苦，想到僱海船的銀子也要自己出，更是不忿。

上船之後，海船張帆向東行駛。韋小寶心想：「這一次自然又去神龍島了，老烏龜定是要把老子拿去餵蛇。」想到島上一條條毒蛇繞上身來，張口齊咬，不由得全身發抖，尋思：「怎地想法子在船底鑿個大洞，大家同歸於盡。」

可是神龍教諸人知他詭計多端，看得極緊，又怎有機可乘？韋小寶想起以前去過神龍島兩次，第一次和方怡在船中卿卿我我，享盡溫柔；第二次率領大軍，威風八面；這一次卻給人拳打足踢，命在旦夕，其間的苦樂自是天差地遠。自從在北京郊外農舍中和方怡相會，陸行並騎，海上同舟，她始終無喜無怒，木然無語，雖不來折磨自己，但一直不向自己瞧上一眼，有時心想她在洪教主淫威之下，儘管對自己一片深情，卻不敢稍假辭色；有時又想多次上了這小婊子的當，陰險狡猾，天下女子以她為最，卻又不禁恨得牙癢癢地。

舟行多日，果然是到了神龍島。陸高軒和胖頭陀押著韋小寶、公主、沐劍屏、曾柔四人上岸。殷錦脅迫眾舟子離船。一名舟子稍加抗辯，殷錦立即一刀殺了。其餘眾舟子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那裏還敢作聲，只得乖乖跟隨。

但見島上樹木枯焦，瓦礫遍地，到處是當日炮轟的遺跡。樹林間腐臭沖鼻，路上一條條都是死蛇骸骨。來到大堂之前，只見牆倒竹斷，數十座竹屋已蕩然無存。

洪教主凝立不語。殷錦等均有憤怒之色。有的向韋小寶惡狠狠地瞪視。

張淡月縱聲大呼：「洪教主回島來啦！各路教眾，快出來參拜教主！」他中氣充沛，提氣大叫，聲聞數里。過了片刻，他又叫了兩遍。但聽得山谷間回聲隱隱傳來：「回島來啦！參拜教主！回島來啦！參拜教主！」

過了良久，四下裏寂靜無聲，不但沒見教眾蜂湧而至，連一個人的回音也沒有。

洪教主轉過頭來，對韋小寶冷冷的道：「你炮轟本島，打得偌大一個神龍教瓦解冰銷，這可稱心如意了嗎？」

韋小寶見到他滿臉怨毒的神色，不由得寒毛直豎，顫聲道：「舊的不去，新的不……不來。洪教主重振雄風，大……大展鴻圖，再……再創新教，開張發財，這叫做越燒越發，越轟越旺，教主與夫人仙福永享……」

洪教主道：「很好！」一腳將他踢得飛了起來，撻的一聲，重重摔在地下，周身筋骨欲斷，爬不起身。曾柔眼見洪教主如此兇惡，雖然害怕，還是過去將韋小寶扶起。

殷錦上前躬身道：「啟稟教主，這小賊罪該萬死，待屬下一刀一刀，將他零零落落的剮了。」洪教主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不忙！」隔了一會，又道：「這小子心中，藏著一個重大機密，本教興復，須得依仗這件大事，暫且不能殺他。」殷錦道：「是，是。教主高瞻遠矚，屬下愚魯，難明其中奧妙。」

洪教主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，凝思半晌，說道：「自來成就大事，定然多災多難。本教一時受挫，也不足為患。眼下教眾星散，咱們該當如何重整旗鼓，大家不妨各抒所見。」

殷錦道：「教主英明智慧，我們便想上十天十晚，也不及教主靈機一動，還是請教主指示良策，大家奉命辦理。」

洪教主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眼前首要之務是重聚教眾。上次韃子官兵炮轟本島，教眾傷亡雖然不少，但也不過三停中去了一停，餘下二停，定是四下流散了。現下命陸高軒升任白龍使，以補足五龍使之數。」陸高軒躬身道謝。洪教主又道：「青黃赤白黑五龍使即日分赴各地，招集舊部，倘若見到資質可取的少年男女，便收歸屬下，招舊納新，重興神教。」

殷錦、張淡月、陸高軒三人躬身道：「謹遵教主號令。」赤龍使無根道人和青龍使許雪亭卻默不作聲。洪教主斜睨二人，問道：「赤龍使、青龍使二人有甚麼話說？」許雪亭道：「啟稟教主，屬下有兩件事陳請，盼教主允准。」洪教主哼了一聲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許雪亭道：「屬下等向來忠於本教和教主，但教主卻始終信不過眾兄弟，未免令人心灰。第一件事，懇請教主恩賜豹胎易筋丸解藥，好讓眾兄弟心無牽掛，全心全意為教主效勞。」

洪教主冷冷的道：「假如我不給解藥，你們辦事就不全心全意了？」

許雪亭道：「屬下不敢。第二件事，那些少年男女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，一遇上大事，個個逃得乾乾淨淨。本教此時遭逢患難，自始至終追隨在教主與夫人身邊的，只是我們幾個老兄弟。那些少年弟子平日裏滿嘴忠心不二，甚麼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，事到臨頭，有哪一個真能出力的？屬下愚見，咱們重興本教，該當招羅有擔當、有骨氣的男子漢大丈夫。那些口是心非、胡說八道的少年男女，就像叛徒韋小寶這類小賊，也不用再招了。」他說一句，洪教主臉上的黑氣便深一層。許雪亭心中慄慄危懼，還是硬著頭皮將這番話說完。

洪教主眼光射到無根道人臉上，冷冷的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無根道人退了兩步，說道：「屬下以為青龍使之言有理。前車覆轍，這條路不能再走。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，既是犯過了毛病，教主大智大慧，自會明白這些少年男女既不管用，又靠不住。便似……便似……」說著向沐劍屏一指，道：「這小姑娘本是我赤龍門屬下，教主待她恩德非淺，但一遇禍患，立時便叛教降敵。這種人務須一個個追尋回來，千刀萬剮，為叛教者戒。」

洪教主的眼光向陸高軒等人一個個掃去，問道：「這是大夥兒商量好了的意思嗎？」

眾人默不作聲。過了好一會，胖頭陀道：「啟稟教主：我們沒商量過，不過……不過屬下以為青龍使，赤龍使二位的話，是很有點兒道理的。」洪教主眼望張淡月，等他說話。張淡月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本教此次險遭覆滅之禍，罪魁禍首，自然是韋小寶這小賊。屬下對這種人，是萬萬信不過的。」洪教主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很好，你也跟他們是一夥。陸高軒，你呢？」陸高軒道：「屬下得蒙教主大恩提拔，升任白龍使重職，自當出力為教主盡忠效勞。青龍使他們這番心意，也是為了本教和教主著想，決無他意。」

殷錦大聲道：「你們這些話，都大大的錯了。教主智慧高出我們百倍。大夥兒何必多說多話，只須聽著教主和夫人的指揮就是了。韃子兵炮轟本島，是替本教盪垢去污，所有不忠於教主的叛徒，就此都轟了出來。若非如此，又怎知誰忠誰奸？我們屬下都是井底之蛙，眼光短淺，只見到一時的得失，那能如教主這般洞矚百世？」

許雪亭怒道：「本教所以一敗塗地，一大半就是壞在你這種馬屁鬼手裏。你亂拍馬屁，於本教有甚麼好處？於教主又有甚麼好處？」殷錦道：「甚麼馬屁鬼？你……你……你這可不是反了嗎？」許雪亭怒道：「你這無恥小人，敗壞本教，你才是反了。」說著手按劍柄。殷錦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當日你作亂犯上，背叛教主，幸得教主和夫人寬洪大量，這才不咎既往，今日……今日你又要造反嗎？」

許雪亭、無根道人、張淡月、陸高軒、胖頭陀五人一齊瞪視教主，含怒不語。

洪教主轉過頭去瞧向殷錦，眼中閃著冷酷的光芒。殷錦吃了一驚，又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教主，他……他們五人圖謀不軌，須當一起斃了。」洪教主低沉著嗓子道：「剛才你說甚麼來？」殷錦見他神色不善，更是害怕，顫聲道：「屬下忠……忠……忠於教主，跟這些反賊勢……勢不兩立。」洪教主道：「咱們當日立過重誓，倘若重提舊事，追究算帳，那便如何？」殷錦只嚇得魂飛天外，說道：「教……教主開恩，屬下只是一片忠心，別……別無他意。」洪教主道：「當日我和夫人曾起了誓，倘若心中記著舊怨，那便身入龍潭，為萬蛇所噬。這件事早已一筆勾銷，人人都已忘得乾乾淨淨，就只你還念念不忘，一有機會，便來挑撥離間，到底是何用意？有何居心？」

殷錦臉上已無半點血色，雙膝一屈，便即跪倒，說道：「屬下知錯了，以後永遠不敢再提。」洪教主森然道：「本教中人起過的毒誓，豈可隨便違犯？這誓若不應在你身上，便當應在我身上。你說該當是你身入龍潭呢，還是我去？」殷錦大叫一聲，倒退躍出丈許，轉身發足狂奔。洪教主待他奔出數丈，俯身拾起一塊石頭擲出，呼的一聲，正中殷錦後腦。他長聲慘呼，一躍而起，重重摔了下來。扭了幾下，便即斃命。

洪教主眼見許雪亭等五人聯手，雖然憑著自己武功，再加上夫人和殷錦相助，足可克制得住，但教中元氣大傷之後，已只剩下寥寥數人，殷錦只會奉承諂諛，並無多大真實本事，若再將這五人殺了，自己部屬蕩然無存。他於頃刻間權衡輕重利害，便即殺了殷錦，以平許雪亭等五人的怒氣。

張淡月和陸高軒躬身說道：「教主言出如山，誅殺奸邪，屬下佩服之至。」許雪亭、無根道人、胖頭陀三人也齊聲道：「多謝教主。」這五人平素見殷錦一味吹牛拍馬，人品低下，對他十分鄙視，此刻見教主親自下手將他處死，都是大感痛快。

※※※

洪教主指著韋小寶道：「非是我要饒他性命，但這小子知道遼東極北苦寒之地，有一個極大寶藏。若不是由他領路，無法尋到。得了這寶藏之後，咱們重建神龍教就易如反掌了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適才你們五人說道，那些少年男女很不可靠，勸我不可重蹈覆轍。本座仔細想來，也不無道理。這就依從你們的主張，今後本教新招教眾之時，務當特別鄭重，以免奸徒妄入，混進教來。」許雪亭等臉有喜色，一齊躬身道謝。

洪教主從身邊摸出兩個瓷瓶，從每個瓶中各倒出五顆藥丸，五顆黃色，五顆白色。他還瓶入懷，將藥丸托在左掌，說道：「這是豹胎易筋丸的解藥，你們每人各服兩顆。」許雪亭等大喜，先行稱謝，接過藥來。洪教主道：「你們即刻就服了罷。」五人將藥丸放入口中，吞嚥下肚。

洪教主臉露微笑，道：「那就很好……」突然大喝：「陸高軒，你左手裏握著甚麼？」陸高軒退了兩步，道：「沒……沒甚麼。」左手下垂，握成了拳頭。洪教主厲聲道：「攤開左手！」這一聲大喝，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響。

陸高軒身子微幌，左手緩緩攤開，嗒的一聲輕響，一粒白色藥丸掉在地下。

許雪亭等四人均各變色，素知陸高軒見識不凡，頗有智計，他隱藏這顆白丸不肯服食，必有道理，可是自己卻已吞下了肚中，那便如何是好？

洪教主厲聲道：「這顆白丸是強身健體的大補雪參丸，何以你對本座存了疑心，竟敢藏下不服？」陸高軒道：「屬下……不……不敢。屬下近來練內功不妥，經脈中氣血不順，因此……因此教主恩賜的這顆大補藥丸，想今晚打坐調息之後，慢慢服下，以免賤體經受……經受不起。」洪教主臉色登和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你何處經脈氣血不順？那也容易得緊，我助你調順內息便是了。你過來。」

陸高軒又倒退了一步，說道：「不敢勞動教主，屬下慢慢調息，就會好的。」洪教主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終究信不過我？」陸高軒道：「屬下決計不敢。」洪教主指著地下那顆白丸，道：「那麼你即刻服下罷，要是服下後氣息不調，我豈會袖手不理？」

陸高軒望著那藥丸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是！」俯身拾起，突然中指一彈，嗤的一聲響，藥丸飛過天空，遠遠掉入了山谷，說道：「屬下已經服了，多謝教主。」

洪教主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你膽子當真不小。」陸高軒道：「屬下忠心為教主出力，教主既已賜服解藥，解去豹胎易筋丸的毒性，卻又另賜這顆毒性更加厲害的百涎丸。屬下無罪，不願領罰。」許雪亭等齊問：「百涎丸？那是甚麼毒藥？」陸高軒道：「教主採集一百種毒蛇、毒蟲的唾涎，調製而成此藥。是否含有劇毒，倒不大清楚，說不定真有大補之效，也未可知。只不過我膽子很小，不敢試服。」

許雪亭等驚惶更甚，同時搶到陸高軒身邊，五人站成一排，凝目瞪視洪教主。

洪教主冷冷的道：「你怎知這是百涎丸？一派胡言，挑撥離間，擾亂人心。」

陸高軒向方怡一指，說道：「那日我見到方姑娘在草叢裏捉蝸牛，我問她幹甚麼，她說奉教主之命，捉了蝸牛來配藥。教主那條百涎丸的單方，我也無意之中見到了。雖說這百涎丸的毒性要在三年之後才發作，但一來，這百涎丸只怕教主從未配過，也不知是否真的三年之後毒性才發；二來，屬下還想多活幾年，不願三年之後便死。」

洪教主臉上黑氣漸盛，喝道：「我的藥方，你又怎能瞧見？」

陸高軒斜眼向洪夫人瞧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夫人要屬下在教主的藥箱中找藥給她服食，這條單方，便在藥箱之中。」洪教主厲聲道：「胡說八道！夫人就算身子不適，難道不會問我要藥，何必要你來找？我這藥箱向來封鎖嚴固，你何敢私自開啟？」陸高軒道：「屬下並未私自開啟。」洪教主喝道：「你沒私自開啟？難道是我吩咐你開的……」一轉念間，問洪夫人：「是你開給他的？」

洪夫人臉色蒼白，緩緩點了點頭。洪教主道：「你要找甚麼藥？為甚麼不跟我說？」洪夫人突然滿臉通紅，隨即又變慘白，身子顫了幾下，忽然撫住小腹，喉頭喔喔作聲，嘔了不少清水出來。洪教主皺起眉頭，溫言問道：「你甚麼不舒服了？坐下歇歇罷！」

建寧公主突然叫道：「她有了娃娃啦。你這老混蛋，自己要生兒子了，卻不知道？」

洪教主大吃一驚，縱身而前，抓住夫人手腕，厲聲道：「她這話可真？」洪夫人彎了腰不住嘔吐，越加顫抖得厲害。洪教主冷冷的道：「你想找藥來打下胎兒，是不是？」

除陸高軒外，眾人聽了無不大奇。洪教主並無子息，對夫人又十分疼愛，如果夫人給他生下一個孩兒，不論是男是女，都是極大美事，何以她竟要打胎？料想洪教主這一下定是猜錯了。那知洪夫人慢慢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不錯。我要打下胎兒。快殺了我罷。」

洪教主左掌提起，喝道：「是誰的孩子？」人人均知他武功高極，這一掌落將下來，洪夫人勢必立時斃命，不料她反而將頭向上一挺，昂然道：「叫你快殺了我，為甚麼又不下手？」洪教主眼中如欲噴出火來，低沉著嗓子道：「我不殺你。是誰的孩子？」洪夫人緊緊閉了嘴，神色甚是倔強，顯是早將性命豁出去了。

洪教主轉過頭來，瞪視陸高軒，問道：「是你的？」陸高軒忙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！屬下敬重夫人，有如天神，怎敢冒犯？」洪教主的眼光自陸高軒臉上緩緩移向張淡月、許雪亭、無根道人、胖頭陀，一個個掃視過去。他眼光射到誰的臉上，誰便打個寒戰。

洪夫人大聲道：「誰也不是，你殺了我就是，多問些甚麼。」

公主叫道：「她是你老婆，這孩子自然是你的，又瞎疑心甚麼？真正胡塗透頂。」洪教主喝道：「閉嘴！你再多說一句，我先扭斷你脖子。」公主不敢再說，心中好生不服。她那裏知道，洪教主近年來修習上乘內功，早已不近女色，和夫人伉儷之情雖篤，卻無夫婦之實，也正因如此，心中對她存了歉仄之意，平日對她加倍敬愛。

這時他突然聽得夫人腹中懷了胎兒，霎時之間，心中憤怒，羞慚、懊悔、傷心、苦楚、憎恨、愛惜、恐懼諸般激情紛至沓來，一隻手掌高高舉在半空，就是落不下去，一轉頭間，見許雪亭等人人臉上露出惶恐之意，心想：「這件大丟臉事，今日都讓他們知道了，我怎還有臉面做他們教主？這些人都須殺得乾乾淨淨，不能留下一個活口。只消洩漏了半點風聲，江湖上好漢人人恥笑於我，我還逞甚麼英雄豪傑？」他殺心一起，突然右手放開夫人，縱身而前，一把抓住了陸高軒，喝道：「都是你這反教叛徒從中搗鬼！」

陸高軒大叫：「你想殺人滅……」一個「口」字還沒離嘴，腦門上拍的一聲，已被洪教主重重擊了一掌，登時雙目突出，氣絕而死。

許雪亭等見了這情狀，知道洪教主確是要殺人滅口，四人一齊抽出兵刃，護在身前。許雪亭叫道：「教主，這是你的私事，跟屬下可不相干。」

洪教主縱聲大呼：「今日大家同歸於盡，誰也別想活了。」猛向四人衝去。

胖頭陀挺起一柄二十來斤重的潑風大環刀，當頭砍將過去，勢道威猛之極。洪教主側身讓開，右掌向張淡月頭頂拍落。許雪亭一對判官筆向洪教主背心連遞兩招，同時無根道人的雁翎刀也砍向他腰間。洪教主大喝一聲，躍向半空，仍向張淡月撲擊下來。

張淡月手使鴛鴦雙短劍，霎時之間向上連刺七劍，這一招「七星聚月」，實是他平生的力作，七劍刺得迅捷凌厲之極。洪教主右掌略偏，在他左肩輕輕一按，借勢躍開。張淡月大叫一聲，在地下一個打滾，翻身站起，但覺左邊半身酸痛難當，叫道：「今日不殺了他，誰都難以活命。」四人各展兵刃，又向洪教主圍攻上去。

這四人都是神龍教中的第一流人物，尤以胖頭陀和許雪亭更是了得。胖頭陀大環刀上九個鋼環噹啷啷作響，走的純是剛猛路子。許雪亭的判官筆卻是綿密小巧之技，招招點向對方周身要穴。無根道人將雁翎刀舞成一團白光，心想今日服了百涎丸後，性命難久，在臨死之前定當先殺了這奸詐兇狠的大仇人，是以十刀中倒有九刀是進攻招數，只盼和敵人同歸於盡。張淡月想起當日因部屬辦事不力，取不到「四十二章經」，若不是得無根道人和許雪亭之助，早已為洪教主處死，自己已多活了這些時候，這條命其實是撿來的，這時左臂雖然劇痛，仍是奮力出劍。

洪教主武功高出四人甚遠，若要單取其中一人性命，並不為難，但四人連環進擊，殺得一人，自己難免受傷。鬥得數十回合後，胸中一股憤懣之氣漸漸平息下來，心神一定，出招更是得心應手，一雙肉掌在四股兵刃的圍攻中盤旋來去，絲毫不落下風，眼見張淡月左劍刺出時漸漸無力，心想這是對方最弱之處，由此著手，當可摧破強敵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見四人鬥得激烈，悄悄拉了曾柔和沐劍屏的衣袖，又向公主打個手勢，要她不可作聲。四人轉過身來，躡手躡腳的向山下走去。洪教主等五人鬥得正緊，誰也沒見到，就算見到了，也無人緩得出手來阻攔。

四人走了一回，離洪教主等已遠，心下竊喜。韋小寶回頭一望，見那五人兀自狠鬥，刀光閃爍，掌影飛舞，一時難分勝敗，說道：「咱們走快些。」四人加緊腳步，忽聽得身後腳步聲響，兩人飛奔而來，正是洪夫人和方怡。四人吃了一驚，苦於身上兵刃暗器都已在被擒之時給搜檢了去，方怡也還罷了，洪夫人卻甚是厲害，料想抵敵不過，只得拚命奔逃。

奔出數十步，公主腳下被石子一絆，摔倒在地，叫出聲來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她肚裏有我的孩兒，可不能不救。」回身來扶。卻見洪夫人幾個起落，已躍到身前，叉腰而立，說道：「韋小寶，你想逃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們不是逃，這邊風景好，過來玩耍玩耍。」洪夫人冷笑道：「好啊，你們來賞玩風景，怎不叫我？」說話之間，方怡也已趕到。

沐劍屏和曾柔見韋小寶已被洪夫人截住，轉身回來，站在韋小寶身側。

沐劍屏對方怡道：「方師姊，你和我們一起走罷。他……他……」說著向韋小寶一指，說道：「……一直待你很好的，你從前也起過誓，難道忘了嗎？」方怡道：「我只忠心於夫人，唯夫人之命是從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你不過服了夫人的藥，我以前也服過的……」

韋小寶恍然大悟，才知方怡過去一再欺騙自己，都是受了洪夫人的挾制，不得不然，心中對她惱恨之意登時釋然，說道：「怡姊姊，你同我們一起去罷。」這「怡姊姊」三字，是上次他和方怡同來神龍島、在舟中親熱纏綿之時叫慣了的，方怡乍又聽到，不禁臉上一紅。

突然之間，只聽得洪教主大聲叫道：「夫人，夫人！阿荃，阿荃！你……你到那裏去了？」呼聲中充滿著驚惶和焦慮，顯是怕洪夫人棄他而去。

但洪夫人恍若不聞。洪教主又叫了幾聲，洪夫人始終不答。

韋小寶等五人都瞧著洪夫人，均想：「你怎麼不答應？教主在叫你，為甚麼不回去？」只見洪夫人臉上一陣暈紅，搖了搖頭，低聲道：「咱們快走，坐船逃走罷！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也同我們一起走？」洪夫人道：「島上只一艘船，不一起走也不成。教主要殺我，你不知道麼？」臉上又是一紅，當先便走。

眾人向山下奔出數丈，只聽得洪教主又大聲叫了起來：「夫人，夫人！阿荃，阿荃！快回來！」突然有人長聲慘叫，顯是臨死前的叫嚷，只不知是許雪亭等四人中的那一個。

洪教主大叫：「你瞧，你瞧！張淡月這老傢伙給我打死了。他一生一世都跟在我身邊，臨到老來，居然還要反我，真是胡塗透頂。阿荃，阿荃！你怎不回來？我不怪你。這件事我原諒你了。啊！他媽的，你砍中我啦！哈哈，胖頭陀，這一掌還不要了你的狗命？你腦筋不靈，怎麼跟著人家，也來向我造反，這可不是死了麼？哈哈。」

洪夫人停住腳步，臉上變色，說道：「他已打死了兩個。」

韋小寶急道：「咱們快逃。」發足便奔。

猛聽得洪教主叫道：「你這兩個反賊，我慢慢再收拾你們。夫人，夫人，快回來！」聲音愈叫愈近，竟是從山上追將下來。韋小寶回頭一看，只見洪教主披頭散髮，疾衝過來，這一下只嚇得魂飛魄散，沒命價奔跑。

許雪亭大叫：「截住他，截住他。他受了重傷，今日非殺了他不可。」無根道人叫道：「他跑不了的。」兩人手提兵刃，追將下去。不多時韋小寶等已奔近海灘，但洪教主、許雪亭、無根道人三人來得好快，前腳接後腳，都已奔到山下，三人身上臉上濺滿了鮮血。

洪教主大喝：「夫人，你為甚麼不答應我？你要去那裏？」許雪亭叫道：「夫人不要你啦！她有了個又年輕又英俊的相好。」洪教主大怒，叫道：「你胡說！」縱身過去，左掌向許雪亭頭頂猛力擊落。許雪亭左手還了一筆，無根道人也已趕到，揮刀向洪教主腰間砍去。此時洪教主的對手已只剩下兩人，但他左腿一跛一拐，身手已遠不如先前靈活。

洪教主叫道：「阿荃，你瞧我立刻就將這兩個反賊料理了。那四個小賤人，你都先殺了罷。只留下那小賊不殺，讓他帶我們去取寶。」他口中叫嚷，出掌仍是雄渾有力。許雪亭和無根道人難以近身。

洪夫人微微冷笑，向沐劍屏等逐人一瞧去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夫人，這四個小妞，你只要傷得一人，我立刻自殺，做了鬼也不饒你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甚麼……甚麼馬難追。」情急之下，連「死馬難追」也想不起來了。

突然間拍的一聲響，許雪亭腰間中掌，他身子連幌，摔倒在地。洪教主哈哈大笑，飛足踢去。許雪亭躍起急撲，這一腳正中他胸口，喀喇聲響，胸前肋骨登時斷了數根，可是洪教主的右腿卻已被他牢牢抱住。洪教主出力掙扎，竟然摔他不脫。無根道人飛快搶上，揮刀砍落。洪教主側頭避過，反手擊出，噗的一聲，無根道人小腹中掌，但這一刀也已砍入洪教主右肩。無根道人口中鮮血狂噴，都淋在洪教主後頸，待要提刀再砍，雁翎刀已斬入了洪教主肩骨，手上無力，再也拔不出來。

洪教主叫道：「快……快來……拉開他。」洪夫人也不知是嚇得呆了，還是有意不出手相助，眼見三人糾纏狠鬥，竟站在當地，一動也不動。許雪亭抓起地下一根判官筆，奮力上送，插入了洪教主腰間。洪教主狂呼大叫，左腳踢出，將許雪亭踢得直飛出去，跟著左肘向後猛撞，無根道人身子慢慢軟倒。

洪教主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這些……反賊，那……那一個是我敵手？他們……他們想造反，咳咳……咳咳，還不是……還不是都給我殺了。」轉過身來，向著洪夫人道：「你……你為甚麼不幫我？」

洪夫人搖搖頭，說道：「你武功天下第一，何必要人幫？」洪教主大怒，叫道：「你也反我？你也是本教的叛徒？」洪夫人冷冷的道：「不錯，你就只顧自己。我如幫你，終究還是不免給你殺了。」洪教主叫道：「我扠死你，我扠死你這叛徒。」說著向洪夫人撲來。

洪夫人「啊」的一聲，急忙閃避。洪教主重傷之餘，行動仍是迅捷之極，左手抓住了她右臂，右手便扠在她頸中，喝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，你反不反？你說不反，我就饒了你。」

洪夫人緩緩道：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心中就在反你了。自從你逼我做你妻子那一天起，我就恨你入骨。你……你扠死我好了。」洪教主身上鮮血不斷的流到她頭上、臉上，洪夫人瞪眼凝視他，竟是目不稍瞬。洪教主大叫：「叛徒，反賊！你們個個人都反我，我……我另招新人，重組神龍教！」右手運勁，洪夫人登時透不過氣來，伸出了舌頭。

韋小寶在旁瞧得害怕之極，眼見洪夫人立時便要給他扠死，從沙灘上拾起一塊大圓石，用力向洪教主背上擲去，噗的一聲，正中背心。洪教主眼前一黑，扠在洪夫人頸中的手便鬆了，轉身叫道：「你……你這小賊，我寶藏不要了，殺了你再說。」揮掌向韋小寶打去。

韋小寶飛步便逃。洪教主發足追來，身後沙灘上拖著一道長長的血跡。

韋小寶知道這一次給他抓住了，決難活命，沒命價狂奔。突然間嗤的一聲響，背上衣衫被洪教主扯去了一塊，若不是韋小寶身穿護身寶衣，說不定背上肌肉也被扯去了一條，他大驚之下，奔得更加快了，施展九難所授的「神行百變」輕功，在沙灘上東一彎、西一溜的亂轉，洪教主幾次伸手可及，都給他在千鈞一髮之際逃了開去。

他如筆直奔逃，畢竟內力有限，早就給抓住了。但這「神行百變」是鐵劍門絕技，再加上木桑當年另創新變，實是精奇奧妙之至。韋小寶「神行」是決計說不上，那「百變」兩字和他天性相近，倒也學得了三四成。因此雖非武功高手，卻也算得是當世武林中數一數二逃命的「高腳」。

洪教主吼叫連連，連發數掌。韋小寶躲開了兩掌，第三掌終於閃避不了，砰的一響，正中後心，兩個觔斗翻了出去。幸好洪教主重傷之餘，掌力大減，韋小寶又有寶衣護身，雖然給打得昏天黑地，卻也並未受傷。他正要爬起，突覺肩頭一緊，已被洪教主雙手揪住。

這一來，他一顆心當真要從胸腔中跳了出來，大駭之下，當真是飢不擇食，慌不擇路，一低頭，便從洪教主胯下鑽了過去，驀地想到，這正是洪教主當年所教「救命三招」之一的上半截，這招叫做「貴妃騎牛」還是「西施騎羊」，這當兒那裏還記得起？奮力縱躍，翻身騎上了洪教主的頭頸。

這一招本來他並未練熟，就算練得精熟，要使在洪教主這一等一的大高手身上，那也絕無可能。但洪教主奮戰神龍教四高手，在發見夫人捨己而去之時，心神慌亂，接連受傷，此時肩頭雁翎刀深砍入骨，小腹又插入了一支判官筆，急奔數百丈後流血無數，內力垂盡，雙手揪住韋小寶時早已酸軟無力，被他一掙便即掙脫，騎入了頸中。

韋小寶騎上了他肩頭，生怕掉將下來，自然而然的便伸手抱住他頭，雙手中指正好按在他眼皮上。洪教主腦海中陡然如電光般一閃，記得當年自己教他這一招，一騎上敵人項頸，立即便須挖出敵人眼珠，想不到自己一世英雄，到頭來竟命喪這小頑童之手，而他所使的招數，卻又是自己所授，當真是報應不爽了，想起自己一生殺人無算，受此果報也不算冤枉，不禁長嘆一聲，垂下了雙手。這口氣一鬆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仰天便倒。

韋小寶還道他使甚麼厲害家數，急忙躍出逃開。只聽得洪教主喘息道：「阿荃，阿荃，你……你過來。」洪夫人向他走近幾步，但離他身前一丈多遠便站住了。洪教主道：「你肚裏……的孩子，究竟……究竟是誰的？」洪夫人搖頭道：「你何必定要知道？」說著忍不住斜眼向韋小寶瞧了一眼，臉上一陣暈紅。

洪教主又驚又怒，喝道：「難道……難道是這小鬼？」洪夫人咬住下唇，默不作聲，那顯然便是默認了。洪教主大叫：「我殺了這小鬼！」縱身向韋小寶撲去。

但見洪教主滿臉是血，張開大口，露出殘缺不全的焦黃牙齒，雙手也滿是鮮血淋漓，這般撲將過來，韋小寶只嚇得魂不附體，縮身一竄，又從洪夫人胯下鑽了過去，躲在她身後。

洪夫人雙臂張開，正面對著洪教主，淡淡的道：「你威風了一世，也該夠了！」

洪教主身在半空，最後一口真氣也消得無影無蹤，拍撻一聲，摔在洪夫人腳邊，惡狠狠的道：「我是教主，你們……你們都該聽我……聽我的話，為甚麼……為甚麼……都反我？你們……你們都不對，只有……只有我對。我要把你們一個個都殺了，只有我一人才……才仙福永享……壽……與天……天……天……」最後這個「齊」字終於說不出口，張大了口，就此氣絕，雙目仍是大睜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爬開幾步，翻身躍起，又逃開數丈，這才轉身，只見洪教主躺在地下毫不動彈，過了良久，走上兩步，擺定了隨時發足奔逃的姿式，問道：「他死了沒有？」洪夫人嘆了口氣，輕聲道：「死了。」韋小寶又走上兩步，問道：「他……他怎麼不閉上眼？」

突然間拍的一聲響，臉上重重吃了個耳光，跟著右耳又被扭住，正是建寧公主。她又在韋小寶屁股上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你這小王八蛋，他不閉眼，因為你偷了他老婆。你……你怎麼又跟這不要臉的女人勾搭上了。」

洪夫人哼了一聲，伸手提起建寧公主後領，拍的一聲，也重重打了她個耳光，一揮手，公主向後便跌。這一來韋小寶可就苦了，公主右手仍是扭住他耳朵，她身子後跌，只帶得韋小寶耳朵劇痛，撲在她身上。洪夫人喝道：「你說話再沒規矩，我立刻便斃了你。」

公主大怒，跳起身來，便向洪夫人衝去。洪夫人左足一勾，公主又撲地倒了。公主第三次衝起再打，又給摔了個觔斗，終於知道自己武功跟人家實在差得太遠，坐在地下，又哭又罵。她可不敢罵洪夫人，口口聲聲只是：「小王八蛋！死太監！小畜生！臭小桂子！」

韋小寶撫著耳朵，只覺滿手是血，原來耳朵根已被公主扯破了長長一道口子。

洪夫人低聲道：「我跟他總是夫妻一場，我把他安葬了，好不好？」語聲溫柔，竟是向韋小寶懇求准許一般。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忙道：「好啊，自該將他葬了。」拾起地下的一根判官筆，和洪夫人兩人在沙灘上掘坑，方怡和沐劍屏過來相助，將洪教主的屍身埋入。

洪夫人跪下磕了幾個頭，輕聲說道：「你雖然強迫我嫁你，可是……可是成親以來，你自始至終待我很好。我卻從來沒真心對你。你死而有知，也不用放在心上了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不禁淚水撲簌簌的掉了下來。

她怔怔的悄立片刻，拭乾了眼淚，問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就在這裏住下去呢，還是回中原去？」韋小寶搔頭道：「這地方萬萬住不得，洪教主、陸先生他們的惡鬼，非向我們索命不可，當真乖乖不得了。不過回去中原，小皇帝又要捉我殺頭，最好……最好是找個太平的地方躲了起來。」突然間想到一個所在，喜道：「有了。咱們去通吃島，那裏既沒惡鬼，小皇帝又找我不到。」洪夫人問道：「通吃島在那裏？」韋小寶向西一指，笑道：「那邊這個小島，我叫它通吃島。」洪夫人點頭道：「你既喜歡去，那就去罷。」不知如何，對他竟是千依百順。

韋小寶大樂，叫道：「去，去，大家一起都去！」過去扶起公主，笑道：「大夥兒上船罷！」公主揮手便是一掌，韋小寶側頭躲過。公主怒道：「你去你的，我不去！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島上有許多惡鬼，無頭鬼，斷腳鬼，有給大炮轟出了腸子的拖腸鬼，有專摸女人大肚子的多手鬼……」公主聽得害怕之極，頓足道：「還有你這專門胡說八道的嚼蛆鬼。」左足飛出，在韋小寶屁股上重重一腳。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跳起身來。

洪夫人緩步走過去。公主退開幾步。洪夫人道：「以後你再打韋公子一下，我打你十下，你踢他一腳，我踢你十腳。我說過的話，從來算數。」公主氣得臉色慘白，怒道：「你是他甚麼人，要你這般護著他？你……你自己老公死了，就來搶人家的老公。」方怡插口道：「你自己的老公，還不也死了？」公主怒極，罵道：「小賤人，你的老公也死了。」

洪夫人緩緩的道：「以後你再敢說一句無禮的言語，我叫你一個人在這島上，沒一個人陪你。」公主心想這潑婦說得出做得到，當真要自己一個人在這島上住，這許多拖腸鬼、多手鬼擁將上來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她一生養尊處優，頤指氣使，這時只好收拾起金枝玉葉的橫蠻脾氣，乖乖的不再作聲。韋小寶大喜，心想：「這個小惡婆娘今日遇到了對頭，從此有人制住她，免得她一言不合，伸手便打。」舉手摸摸自己被扯傷的耳朵，兀自十分疼痛。

洪夫人對方怡道：「方姑娘，請你去吩咐船夫，預備開船。」方怡道：「是。」又道：「夫人怎地對屬下如此客氣，可不敢當。」洪夫人微笑道：「咱們今後姊妹相稱，別再甚麼夫人屬下的了。你叫我荃姊姊，我就叫你怡妹妹罷。那毒丸的解藥，上船後就給你服，從此以後，再也不用擔心了。」方怡和沐劍屏都歡喜之極。

一行人上得船來，舟子張帆向西。韋小寶左顧右盼，甚是得意。洪夫人果然取出解藥，給方怡服了，又打開船上鐵箱，取出韋小寶的匕首、「含沙射影」暗器、銀票等物，還了給他。曾柔等人的兵刃也都還了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今後我也叫你荃姊姊，好不好？」洪夫人喜道：「好啊。咱們排一排年紀，瞧是誰大誰小。」各人報了生日年月，自然是洪夫人蘇荃最大，其次是方怡，更其次是公主。曾柔，沐劍屏和韋小寶三人同年，曾柔大了他三個月，沐劍屏小了他幾天。

蘇荃、方怡等四女姊姊妹妹的叫得甚是親熱，只公主在一旁含怒不語。蘇荃道：「她是公主殿下，不願跟我們平民百姓姊妹相稱，大家還是稱她為公主殿下罷。」公主冷冷的道：「我可不敢當。」想到她們聯群結黨，自己孤零零的，而這沒良心的死太監小桂子，看來也是向著她四人的多，向著自己的少，傷心之下，忍不住放聲大哭。

韋小寶挨到她身邊，拉著她手安慰，柔聲道：「好啦，大家歡歡喜喜的，別哭……」公主揚起手來，一巴掌打了過去，猛地裏想起蘇荃說過的話來，這一掌去勢甚重，無法收住，只得中途轉向，拍的一聲，卻打在自己胸口，「啊」的一聲，叫了出來。眾人忍不住都哈哈大笑。公主更是氣苦，伏在韋小寶懷裏大哭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好啦，好啦。大家不用吵架，咱們來賭，我來做莊。」

可是在洪教主的鐵箱中仔細尋找，韋小寶那兩顆骰子卻再也找不到了，自是陸高軒在搜查他身邊之時，將兩顆骰子隨手拋了。韋小寶悶悶不樂。蘇荃笑道：「咱們用木頭來雕兩粒骰子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木頭太輕，擲下去沒味道的。」

曾柔伸手入懷，再伸手出來時握成了拳頭，笑道：「你猜這是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猜銅錢嗎？那也好。總勝過了沒得賭。」曾柔笑道：「你猜幾枚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三枚。」曾柔攤開手掌，一隻又紅又白的手掌中，赫然是兩粒骰子。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大叫，跳起身來，連問：「那裏來的？那裏來的？」曾柔輕笑一聲，把骰子放在桌上。

韋小寶一把搶過，擲了一把又一把，興味無窮，只覺這兩枚骰子兩邊輕重時時不一，顯是灌了水銀的假骰子，心想曾柔向來斯文靦腆，怎會去玩這假骰子騙人錢財？一凝思間，這才想起，心下一陣喜歡，反過左手去摟住了她腰，在她臉上一吻，笑道：「多謝你啦，柔姊姊，多虧你把我這兩顆骰子一直帶在身邊。」

曾柔滿臉通紅，逃到外艙。原來那日韋小寶和王屋派眾弟子擲骰賭命，放了眾人，曾柔臨出營帳時向他要了這兩顆骰子去。韋小寶早就忘了，曾柔卻一直貼身而藏。

骰子雖然有了，可是那幾個女子卻沒一個有賭性，雖然湊趣陪他玩耍，但賭注既小，輸贏又是漫不在乎，玩不到一頓飯功夫，大家就毫不起勁，比之在揚州的妓院、賭場、宮中、軍中等處的濫賭狠賭，局面實有天壤之別。韋小寶意興索然，嚷道：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你們都不會的。」想起今後在通吃島避難，雖有五個美人兒相陪，可是沒錢賭，沒戲聽，這日子可也悶得很。再說，在島上便有千萬兩金子、銀子，又有何用？金銀既同泥沙石礫一般，贏錢也就如同泥沙石礫了。而雙兒生死如何，阿珂又在何處，時時掛在心頭，豈能就此撇下她兩個不理？

他越想越沒趣，說道：「咱們還是別去通吃島罷。」蘇荃道：「那你說去那裏？」韋小寶想了想，道：「咱們都去遼東，去把那個大寶藏挖了出來。」蘇荃道：「大家安安穩穩的在荒島上過太平日子，不很好嗎？就算掘到了大寶藏，也沒甚麼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金銀珠寶，成千成萬，怎會沒用？」方怡道：「韃子皇帝一定派了兵馬到處捉你，咱們還是躲起來避避風頭，過得一兩年，事情淡了下來，你愛去遼東，那時大夥兒再去，也還不遲。」

韋小寶問曾柔和沐劍屏：「你兩個怎麼說？」沐劍屏道：「我想師姊的話很是。」曾柔道：「你如嫌氣悶，咱們在島上就只躲幾個月罷。」見韋小寶臉有不豫之色，又道：「我們天天陪你擲骰子玩兒，輸了的罰打手心，好不好？」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媽的，打手心有甚麼好玩？」但見她臉帶嬌羞，神態可愛，不禁心中一蕩，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就聽你們的。」

方怡站起身來，微笑道：「過去我很對你不住，我去做幾個菜，請你喝酒，算是向你陪罪，好不好呢？」韋小寶更是高興，忙道：「那可不敢當。」方怡走到後梢去做菜。

方怡烹飪手段著實了得，這番精心調味，雖然舟中作料不齊，仍教人人吃得讚聲不絕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咱們來猜拳。」沐劍屏、曾柔和公主三人不會猜拳，韋小寶教了她們，「哥倆好」、「五經魁首」、「四季平安」的猜了起來。公主本來悶悶不樂，猜了一會拳，喝得幾杯酒，便也有說有笑起來。

在船中過得一宵，次日午後到了通吃島。只見當日清軍紮營的遺跡猶在，當日權作中軍帳的茅屋兀自無恙，但韋小寶大將軍指揮若定的風光，自然蕩然無存了。

韋小寶也不在意下，牽著方怡的手笑道：「怡姊姊，那日就是在這裏，你騙了我上船，險些兒將這條小命，送在羅剎國。」方怡吃吃笑道：「我跟你陪過不是了，難道還要向你叩頭陪罪不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倒不用。不過好心有好報，我吃了千辛萬苦，今日終究能真正陪著你了。」沐劍屏在後叫道：「你們兩個在說些甚麼，給人家聽聽成不成？」方怡笑道：「他說要捉住你，在你臉上雕一隻小烏龜呢。」

蘇荃道：「咱們別忙鬧著玩，先辦了正經事要緊。」當即吩咐船夫，將船裏一應糧食用具，盡數搬上島來，又吩咐將船上的帆篷、篙槳、繩索、船尾木舵都拆卸下來，搬到島上，放入懸崖的一個山洞之中。韋小寶讚道：「荃姊姊真細心，咱們只須看住這些東西，這艘船便開不走，不用擔心他們會逃走。」

※※※

話猶未了，忽聽得海上遠遠砰的一響，似是大炮之聲，六人都吃了一驚，向大海望去。只見海面上白霧瀰漫，霧中隱隱有兩艘船駛來，跟著又是砰砰兩響，果然是船上開炮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小皇帝派人來捉我了。」曾柔道：「咱們快上船逃罷。」蘇荃道：「帆舵都在岸上，來不及裝了，只好躲了起來，見機行事。」六人中除了公主，其餘五人都是多歷艱險，倒也並不如何驚慌。蘇荃又道：「不管躲得怎麼隱秘，終究會給官兵搜出來。咱們躲到那邊崖上的山洞裏，官兵只能一個個上崖進攻，來一個殺一個，免得給他們一擁而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這叫做一夫當關，甕中捉鱉。」蘇荃微笑道：「對了！」

公主卻忍不住哈哈大笑。韋小寶瞪眼道：「有甚麼好笑？」公主抿嘴笑道：「沒甚麼。你的成語用得真好，令人好生佩服。」韋小寶這三分自知之明倒也有的，料想必是自己成語用錯了，向公主瞪了一眼。

六人進了山洞。蘇荃揮刀割些樹枝，堆在山洞前遮住身形，從樹枝孔隙間向外望去。只見兩艘船一前一後，筆直向通吃島駛來。後面那艘船還在不住發炮，炮彈落在前船四周，水柱沖起。韋小寶道：「後面這船在開炮打前面那艘。」蘇荃道：「正是。原來兩艘船互相打仗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那麼這兩艘船，恐怕不是來捉我們的。」蘇荃道：「但願如此。只不過他們來到島上，見到船夫，一問就知，非來搜尋不可。就算我們搶先殺了船夫，也來不及掩埋屍首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前面的船怎地不還炮？真是沒用。最好你打我一炮，我打你一炮，大家都打中，兩艘船一起沉入海底。」

前面那船較小，帆上吃滿了風，駛得甚快。突然一炮打來，桅桿斷折，帆布燒了起來。韋小寶等忍不住驚呼。前船登時傾側，船身打橫，跟著船上放下小艇，十餘人跳入艇中，舉槳划動。其時離島已近，後船漸漸追近，水淺不能靠岸，船上也放下小艇，卻有五艘。

前面一艘逃，後面五艘追。不多時，前面艇中十餘人跳上了沙灘，察看周遭情勢。有人縱聲呼道：「那邊懸崖可以把守，大家到那邊去。」

韋小寶聽這呼聲似是師父陳近南，待見這十餘人順著山坡奔上崖來。奔到近處，一人手執長劍，站在崖邊指揮，卻不是陳近南是誰？

韋小寶大喜，從山洞中躍出，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陳近南一轉身，見是韋小寶，也是驚喜交集，叫道：「小寶，怎麼你在這裏？」韋小寶飛步奔近，突然一呆，只見過來的十餘人中一個姑娘明眸雪膚，竟是阿珂。

他大叫一聲：「阿珂！」搶上前去。卻見她身後站著一人，赫然是鄭克塽。

既見阿珂，再見鄭克塽，原是順理成章之事，但韋小寶大喜若狂之下，再見到這討厭傢伙，登時一顆心沉了下來，呆呆站定。

旁邊一人叫道：「相公！」另一人叫道：「韋香主！」他順口答應一聲，眼角也不向二人斜上一斜，只是癡癡的望著阿珂。忽覺一隻柔軟的小手伸過來握住了他左掌，韋小寶身子一顫，轉頭去看，只見一張秀麗的面龐上滿是笑容，眼中卻淚水不住流將下來，卻是雙兒。韋小寶大喜，一把將她抱住，叫道：「好雙兒，這可想死我了。」一顆心歡喜得猶似要炸開來一般，剎時之間，連阿珂也忘在腦後了。

陳近南叫道：「馮大哥，風兄弟，咱們守住這裏通道。」兩人齊聲答應，各挺兵刃，並肩守住通上懸崖的一條窄道，原來一個是馮錫範，一個是風際中。

韋小寶突然遇到這許多熟人，只問：「你們怎麼會到這裏？」雙兒道：「風大爺帶著我到處找你，遇上了陳總舵主，打聽到你們上了船出海，於是……於是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喜歡過度，喉頭哽著說不下去了。

這時五艘小艇中的追兵都已上了沙灘，從崖上俯視下去，都是清兵，共有七八十人。當先一人手執長刀，身形魁梧，相隔遠了，面目看不清楚，那人指揮清兵布成了隊伍。一隊人遠遠站定，那將軍一聲令下，眾兵從背上取下長弓，從箭壺裏取出羽箭，搭在弓上，箭頭對準了懸崖。

陳近南叫道：「大家伏下！」遇上這等情景，韋小寶自不用師父吩咐，一見清兵取弓在手，早就穩穩妥妥的縮在一塊巖石之後。只聽那將軍叫道：「放箭！」登時箭聲颼颼不絕。懸崖甚高，自下而上的仰射，箭枝射到時勁力已衰。

馮錫範和風際中一挺長劍，一持單刀，將迎面射來的箭格打開去。

馮錫範叫道：「施琅，你這不要臉的漢奸，有膽子就上來，一對一跟老子決一死戰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原來下面帶兵的是施琅。行軍打仗，這人倒是一把好手。」只聽施琅叫道：「你有種就下來，單打獨鬥，老子也不怕你。」馮錫範道：「好！」正要下去。陳近南道：「馮大哥，別上他當。這人卑鄙無恥，甚麼事都做得出。」馮錫範只走出一步，便即住足，叫道：「你說單打獨鬥，幹麼又派五艘小艇……他媽的，是六艘，連我們的艇子也偷去了，臭漢奸，你叫小艇去接人，還不是想倚多為勝嗎？」

施琅笑道：「陳軍師，馮隊長，你兩位武功了得，施某向來佩服。常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，還是帶了鄭公子下來，一齊投降了罷。皇上一定封你兩位做大大的官兒。」

施琅當年是鄭成功手下的大將，和周全斌、甘煇、馬信、劉國軒四人合稱「五虎將」。陳近南是軍師。馮錫範武功雖強，將略卻非所長，乃是鄭成功的衛士隊長。施琅和陳馮二人並肩血戰，久共患難，這時對二人仍以當年的軍銜相稱。懸崖和下面相距七八丈，施琅站得又遠，可是他中氣充沛，一句句話送上崖來，人人聽得清楚。

鄭克塽臉上變色，顫聲道：「馮師父你……你不可投降。」馮錫範道：「公子放心。馮某只教有一口氣在，決不能投降韃子。」陳近南雖知馮錫範陰險奸詐，曾幾次三番要加害自己，要保鄭克塽圖謀延平郡王世子之位，但此時聽他說來大義凜然，好生相敬，說道：「馮大哥，你我今日並肩死戰，說甚麼也要保護二公子周全。」馮錫範道：「自當追隨軍師。」鄭克塽道：「軍師此番保駕有功，回到台灣，我必奏明父王，大大的……大大的封賞。」陳近南道：「那是屬下份所當為。」說著走向崖邊察看敵情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鄭公子，大大的封賞倒也不必。你只要不翻臉無情，害我師父，就多謝你啦。」鄭克塽向他瞪了一眼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師姊，咱們不如捉了鄭公子，去獻給清兵罷。」阿珂啐道：「一見了面，就不說好話。你怎麼又來嚇他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嚇幾下玩兒，又嚇不死的。就算嚇死了，也不打緊。」阿珂呸了一聲，突然間臉上一紅，低下頭去。

韋小寶問雙兒：「大家怎麼在一起了？」雙兒道：「陳總舵主帶了風大爺和我出海找你。我想起你曾到這通吃島來過，跟陳總舵主說了，便到這裏來瞧瞧。途中湊巧見到清兵炮船追趕鄭公子，打沉了他座船，我們救了他上船，逃到這裏。謝天謝地，終於見到了你。」說到這裏，眼圈兒又紅了。

韋小寶伸手拍拍她肩頭，說道：「好雙兒，這些日子中，我沒一天不記著你。」這句話倒不是口是心非，阿珂和雙兒兩個，他每天不想上十次，也有八次，倒還是記掛雙兒的次數多了些。

陳近南叫道：「眾位兄弟，乘著韃子援兵未到，咱們下去衝殺一陣。否則再載得六艇韃子兵來，就不易對付了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這次來到島上的十餘人中，除了陳、馮、鄭、風以及阿珂、雙兒外，尚有天地會眾八人，鄭克塽的衛士三人。陳近南道：「鄭公子、陳姑娘、小寶、雙兒，你們四個留在這裏。餘下的跟我衝！」長劍一揮，當先下崖。馮錫範、風際中和其餘十一人跟著奔下，齊聲吶喊，向清兵隊疾衝而前。清兵紛紛放箭，都給陳、馮、風三人格打開了。

先前乘船水戰，施琅所乘的是大戰船，炮火厲害，陳近南等只有挨打的份兒。這時近身接戰，清兵隊中除了施琅一人之外，餘下的都武功平平，怎抵得住陳、馮、風三個高手？天地會兄弟和鄭府衛士身手也頗了得，這十四人一衝入陣，清兵當者披靡。

韋小寶道：「師姊，雙兒，咱們也下去衝殺一陣。」阿珂和雙兒同聲答應。鄭克塽道：「我也去！」眼見韋小寶拔了匕首在手，衝下崖去，雙兒和阿珂先後奔下。鄭克塽只奔得幾步，便停步不前，心想：「我是千金之體，怎能跟這些下屬同去犯險？」叫道：「阿珂，你也別去罷！」阿珂不應，緊隨在韋小寶身後。

韋小寶武功雖然平平，但身有四寶，衝入敵陣之中，卻是履險如夷。那四寶？第一寶，匕首鋒銳，敵刃必折；第二寶，寶衣護身，刀槍不入；第三寶，逃功精妙，追之不及；第四寶，雙兒在側，清兵難敵。持此四寶而和高手敵對，固然仍不免落敗，但對付清兵卻綽綽有餘，霎時間連傷數人，果然是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心想：「當年趙子龍長坂坡七進七出，那也不過如此。說不定還是我韋小寶……」

眾人一陣衝殺，清兵四散奔逃。陳近南單戰施琅，一時難解難分。馮錫範和風際中卻將眾兵將殺得猶如砍瓜切菜一般，不到一頓飯時分，八十多名清兵已死傷了五六十人，殘兵敗將紛紛奔入海中。眾水軍水性精熟，忙向大船游去。這一邊天地會的兄弟死了二人，重傷一人，餘下的將施琅團團圍住。

施琅鋼刀翻飛，和陳近南手中長劍鬥得甚是激烈，雖然身陷重圍，卻絲毫不懼。韋小寶叫道：「施將軍，你再不拋刀投降，轉眼便成狗肉之醬了。」施琅凝神接戰，對旁人的言行不聞不見。

鬥到酣處，陳近南一聲長嘯，連刺三劍，第三劍上已和施琅的鋼刀黏在一起。他手腕抖動，急轉了兩個圈子，只聽得施琅「啊」的一聲，鋼刀脫手飛出。陳近南劍尖起處，指住了他咽喉，喝道：「怎麼說？」施琅怒道：「你打贏了，殺了我便是，有甚麼話好說？」陳近南道：「這當兒你還在自逞英雄好漢？你背主賣友，英雄好漢是這等行逕嗎？」

施琅突然身子一仰，滾倒在地，這一個打滾，擺脫了喉頭的劍尖，雙足連環，疾向陳近南小腿踢去。陳近南長劍豎立，擋在腿前。施琅這兩腳倘若踢到，便是將自己雙足足踝送到劍鋒上去，危急中左手在地下一撐，兩隻腳硬生生的向上虛踢，一個倒翻觔斗向後躍出，待得站起，陳近南的劍尖又已指在他喉頭。

施琅心頭一涼，自知武功不是他對手，突然問道：「軍師，國姓爺待我怎樣？」

這句話問出來，卻大出陳近南意料之外。剎那之間，鄭成功和施琅之間的恩怨糾葛，在陳近南腦海中一幌而過，他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平心而論，國姓爺確有對你不住的地方。可是咱們受國姓爺大恩，縱然受了冤屈，又有甚麼法子？」

施琅道：「難道要我學岳飛含冤而死？」

陳近南厲聲道：「就算你不能做岳飛，可也不能做秦檜，你逃得性命，也就是了。男子漢大丈夫，豈能投降韃子，去做那豬狗不如的漢奸？」施琅道：「我父母兄弟、妻子兒女又犯了甚麼罪，為甚麼國姓爺將他們殺得一個不剩？他殺我全家，我便要殺他全家報仇！」陳近南道：「報仇事小，做漢奸事大。今日我殺了你，瞧你有沒有面目見國姓爺去。」

施琅腦袋一挺，大聲道：「你殺我便了。只怕是國姓爺沒臉見我，不是我沒臉見他。」

陳近南厲聲道：「你到這當口，還是振振有詞。」欲待一劍刺入他咽喉，卻不由得想到昔日戰陣中同生共死之情。施琅在國姓爺部下身先士卒，浴血苦戰，功勞著實不小，若不是董夫人干預軍務，侮慢大將，此人今日定是台灣的干城，雖然投敵叛國，絕無可恕，但他全家無辜被戮，實在也是其情可憫，說道：「我給你一條生路。你若立誓歸降，重歸鄭王爺麾下，今日就饒了你性命。今後你將功贖罪，盡力於恢復大業，仍不失為一條堂堂漢子。施兄弟，我良言相勸，盼你回頭。」最後這句話說得極是懇切。

施琅低下了頭，臉有愧色，說道：「我若再歸台灣，豈不成了反覆無常的小人？」

陳近南回劍入鞘，走近去握住他手，說道：「施兄弟，為人講究的是大義大節，只要你今後赤心為國，過去的一時胡塗，又有誰敢來笑你？就算是關王爺，當年也降過曹操。」

突然背後一人說道：「這惡賊說我爺爺殺了他全家，我台灣決計容他不得。你快快將他殺了。」陳近南回過頭來，見說話的是鄭克塽，便道：「二公子，施將軍善於用兵，當年國姓爺軍中無出其右。他投降過來，於我反清復明大業有極大好處。咱們當以國家為重，過去的私人怨仇，誰也不再放在心上罷。」

鄭克塽冷笑道：「哼，此人到得台灣，握了兵權，我鄭家還有命麼？」陳近南道：「只要施將軍立下重誓，我以身家性命，擔保他決無異心。」鄭克塽冷笑道：「等到他殺了我全家性命，你的身家性命賠得起嗎？台灣是我鄭家的，可不是你陳軍師陳家的。」

陳近南只氣得手足冰冷，強忍怒氣，還待要說，施琅突然拔足飛奔，叫道：「軍師，你待我義氣深重，兄弟永遠不忘。鄭家的奴才，兄弟做不了……」

陳近南叫道：「施兄弟，回來，有話……」突然背心上一痛，一柄利刃自背刺入，從胸口透了出來。

這一劍卻是鄭克塽在他背後忽施暗算。憑著陳近南的武功，便十個鄭克塽也殺他不得，只是他眼見施琅已有降意，卻被鄭克塽罵走，知道這人將才難得，只盼再圖挽回，萬萬料不到站在背後的鄭克塽竟會陡施毒手。

當年鄭成功攻克台灣後，派兒子鄭經駐守金門、廈門。鄭經很得軍心，卻行止不謹，和乳母通姦生子。鄭成功得知後憤怒異常，派人持令箭去廈門殺鄭經。諸將認為是「亂命」，不肯奉令，公啟回稟，有「報恩有日，候闕無期」等語。鄭成功見部將拒命，更是憤怒，不久便即病死，年方三十九歲。台灣統兵將領擁立鄭成功的弟弟鄭襲為主。鄭經從金廈回師台灣，打垮台灣守軍而接延平王位。鄭成功的夫人董夫人以家生禍變，王爺早逝，俱因乳母生子而起，是以對乳母所生的克𡒉十分痛恨，極力主張立嫡孫克塽為世子。鄭經卻不聽母言。陳近南一向對鄭經忠心耿耿，他女兒又嫁克𡒉為妻，董夫人和馮錫範等暗中密謀，知道要擁立克塽，必須先殺陳近南，以免他從中作梗，數次加害，都被他避過。不料他救得鄭克塽性命，反而遭了此人毒手。這一劍突如其來，誰都出其不意。

※※※

馮錫範正要追趕施琅，只見韋小寶挺匕首向鄭克塽刺去。馮錫範迴劍格擋，嗤的一聲，手中長劍斷為兩截。但他這一劍內勁渾厚，韋小寶的匕首也脫手飛出。馮錫範跟著一腳，將韋小寶踢了個觔斗，待要追擊，雙兒搶上攔住。風際中和兩名天地會兄弟上前夾攻。

韋小寶爬起身來，拾起匕首，悲聲大喊：「這惡人害死了總舵主，大夥兒跟他拚命！」向鄭克塽衝去。

鄭克塽側身閃避，挺劍刺向韋小寶後腦。他武功遠較韋小寶高明，這一劍頗為巧妙，眼見韋小寶難以避過，忽然斜刺裏一刀伸過來格開，卻是阿珂。她叫道：「別傷我師弟！」跟著兩名天地會兄弟攻向鄭克塽。

馮錫範力敵風際中和雙兒等四人，兀自佔到上風，拍的一掌，將一名天地會兄弟打得口噴鮮血而死。忽聽得鄭克塽哇哇大叫，馮錫範拋下對手，向鄭克塽身畔奔去，揮掌又打死了一名天地會兄弟。他知陳近南既死，這夥人以韋小寶為首，須得先行料理這小鬼，即伸掌往韋小寶頭頂拍落。

雙兒叫道：「相公，快跑！」縱身撲向馮錫範後心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自己小心！」拔足便奔。

馮錫範心想：「我如去追這小鬼，公子無人保護。」伸左臂抱起鄭克塽，向著韋小寶追來。他雖抱著一人，還是奔得比韋小寶快了幾分。

韋小寶回頭一看，嚇了一跳，伸手便想去按「含沙射影」的機括，這麼腳步稍緩，馮錫範來得好快，右掌已然拍到。這當兒千鈞一髮，如等發出暗器，多半已給他打得腦漿迸裂，只得斜身急閃，使上「神行百變」之技，逃了開去。

馮錫範這一下衝過了頭，急忙收步，轉身追去。韋小寶叫道：「我師父的鬼魂追來了！來摸你的頭了！」說得兩句話，鬆了一口氣，馮錫範又趕近了一步。後面雙兒和風際中啣尾急追，只盼截下馮錫範來。韋小寶東竄西奔，變幻莫測，馮錫範抱了鄭克塽，身法究竟不甚靈便，一時追他不上。雙兒和風際中又在後相距數丈。

追逐得一陣，韋小寶漸感氣喘，情急之下，發足便往懸崖上奔去。馮錫範大喜，心想你這是自己逃入了絕境，眼見這懸崖除了一條窄道之外，四面臨空，更無退路，反而追得不這麼急了。只是韋小寶在這條狹窄的山路上奔跑，「神行百變」功夫便使不出來，他剛踏上崖頂，馮錫範也已趕到。韋小寶大叫：「大老婆、中老婆、小老婆，大家快來幫忙啊，再不出來，大家要做寡婦了。」

他逃向懸崖之時，崖上五女早已瞧見。蘇荃見馮錫範左臂中挾著一人，仍是奔躍如飛，武功之強，比之洪教主也只稍遜一籌而已，早已持刀伏在崖邊，待馮錫範趕到，刷的一刀，攔腰疾砍。

馮錫範先前聽韋小寶大呼小叫，只道仍是擾亂人心，萬料不到此處果然伏得有人，但見這一刀招數精奇，著實了得，微微一驚，退了一步，大喝一聲，左足微幌，右足突然飛出，正中蘇荃手腕。蘇荃「啊」的一聲，柳葉刀脫手，激飛上天。

韋小寶正是要爭這頃刻，身子對準了馮錫範，右手在腰間「含沙射影」的機括上力掀，嗤嗤嗤聲響，一蓬絕細鋼針急射而出，盡數打在馮錫範和鄭克塽身上。

馮錫範大聲慘叫，鬆手放開鄭克塽，兩人骨碌碌的從山道上滾了下去。雙兒和風際中正奔到窄道一半，見兩人來勢甚急，當即躍起避過。

鄭馮二人滾到懸崖腳邊，鋼針上毒性已發，兩人猶似殺豬似的大叫大嚷，不住翻滾。總算何惕守入華山派門下之後，遵從師訓，一切陰險劇毒從此摒棄不用，這「含沙射影」鋼針上所餵的只是麻藥，並非致命劇毒，否則以當年五毒教教主所傳的餵毒暗器，見血封喉，中人立斃，馮鄭二人滾不到崖底，早已氣絕。饒是如此，鋼針入體，仍是麻癢難當，兩人全身便似有幾百隻蠍子、蜈蚣一齊咬噬一般。馮錫範雖然硬朗，卻也忍不住呼叫不絕。

韋小寶、雙兒、風際中、蘇荃、方怡、沐劍屏、公主、曾柔、阿珂等先後趕到，眼見馮鄭二人的情狀，都相顧駭然。

韋小寶微一定神，喘了幾口氣，搶到陳近南身邊，只見鄭克塽那柄長劍穿胸而過，兀自插在身上，但尚未斷氣，不由得放聲大哭，抱起了他身子。

陳近南功力深湛，內息未散，低聲說道：「小寶，人總是要死的。我……我一生為國為民，無愧於天地。你……你……你也不用難過。」

韋小寶只叫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他和陳近南相處時日其實甚暫，每次相聚，總是擔心師父查考自己武功進境，心下惴惴，一門心思只是想如何搪塞推委，掩飾自己不求上進，極少有甚麼感激師恩的心意。但此刻眼見他立時便要死去，師父平日種種不言之教，對待自己恩慈如父的厚愛，立時充塞胸臆，恨不得代替他死了，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對你不住，你……你傳我的武功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一點兒也沒學。」

陳近南微笑道：「你只要做好人，師父就很歡喜，學不學武功，那……那並不打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一定聽你的話，做好人，不……不做壞人。」陳近南微笑道：「乖孩子，你向來就是好孩子。」

韋小寶咬牙切齒的道：「鄭克塽這惡賊害你，嗚嗚，嗚嗚，師父，我已制住了他，一定將他斬成肉醬，替你報仇，嗚嗚，嗚嗚……」邊哭邊說，淚水直流。

陳近南身子一顫，忙道：「不，不！我是鄭王爺的部屬。國姓爺待我恩重如山，咱們無論如何，不能殺害國姓爺的骨肉……寧可他無情，不能我無義，小寶，我就要死了，你不可敗壞我的忠義之名。你……你千萬要聽我的話……」他本來臉含微笑，這時突然面色大為焦慮，又道：「小寶，你答應我，一定要放他回台灣，否則，否則我死不瞑目。」

韋小寶無可奈何，只得道：「既然師父饒了這惡賊，我聽你……聽你吩咐便是。」

陳近南登時安心，吁了口長氣，緩緩的道：「小寶，天地會……反清復明大業，你好好幹，咱們漢人齊心合力，終能恢復江山，只可惜……可惜我見……見不著了……」聲音越說越低，一口氣吸不進去，就此死去。

韋小寶抱著他身子，大叫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叫得聲嘶力竭，陳近南再無半點聲息。

蘇荃等一直站在他身畔，眼見陳近南已死，韋小寶悲不自勝，人人都感悽惻。蘇荃輕撫他肩頭，柔聲道：「小寶，你師父過去了。」

韋小寶哭道：「師父死了，死了！」他從來沒有父親，內心深處，早已將師父當作了父親，以彌補這個缺陷，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；此刻師父逝世，心中傷痛便如洪水潰堤，難以抑制，原來自己終究是個沒父親的野孩子。

※※※

蘇荃要岔開他的悲哀之情，說道：「害死你師父的兇手，咱們怎生處置？」

韋小寶跳起身來，破口大罵：「辣塊媽媽，小王八蛋。我師父是你鄭家部屬，我韋小寶可沒吃過你鄭家一口飯，使過鄭家一文錢。你奶奶的臭賊，你還欠了我一萬兩銀子沒還呢。師父要我饒你性命，好，性命就饒了，那一萬兩銀子，趕快還來，你還不出來嗎？我割你一刀，就抵一兩銀子。」口中痛罵不絕，執著匕首走到鄭克塽身邊，伸足向他亂踢。

鄭克塽身上中的毒針遠較馮錫範為少，這時傷口痛癢稍止，聽得陳近南饒了自己性命，當真大喜過望，可是債主要討債，身邊卻沒帶著銀子，哀求道：「我……我回到台灣，一定加十倍，不，加一百倍奉還。」韋小寶在他頭上踢了一腳，罵道：「你這狼心狗肺、忘恩負義的臭賊，說話有如放屁。這一萬刀非割不可。」伸出匕首，在他臉頰上磨了兩磨。

鄭克塽嚇得魂飛天外，向阿珂望了一眼，只盼她出口相求，突然想到：「不對，不對！這小賊最心愛的便是阿珂，此刻她如出言為我說話，這小賊只有更加恨我，這一萬刀就一刀也少不了。」說道：「一百萬兩銀子，我一定還的。韋香主，韋相公如果不信……」

韋小寶又踢了他一腳，叫道：「我自然不信！我師父信了你，你卻害死了他！」心中悲憤難禁，伸匕首便要往他臉上刺落。

鄭克塽叫道：「你既不信，那麼我請阿珂擔保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擔保也沒用。她保過你的，後來還不是賴帳。」鄭克塽道：「我有抵押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把你的狗頭割下來抵押，你還了我一百萬銀子，我把你的狗頭還你。」鄭克塽道：「我把阿珂抵押給你！」

霎時之間，韋小寶只覺天旋地轉，手一鬆，匕首掉落，嗤的一聲，插入泥中，和鄭克塽的腦袋相距不過數寸。鄭克塽「啊喲」一聲，急忙縮頭，說道：「我把阿珂押給你，你總信了，我送了一百萬兩銀子來，你再把阿珂還我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倒還可商量。」

阿珂叫道：「不行，不行。我又不是你的，你怎能押我？」說著哭了出來。

鄭克塽急道：「我此刻大禍臨頭，阿珂對我毫不關心，這女子無情無義，我不要了。韋香主如肯要她，我就一萬兩銀子賣斷了給你。咱們兩不虧欠，你不用割我一萬刀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她心裏老是向著你，你賣斷了給我也沒用。」

鄭克塽道：「她肚裏早有了你的孩子，怎麼還會向著我？」韋小寶又驚又喜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說甚麼？」鄭克塽道：「那日在揚州麗春院裏，你跟她同床，她有了孩子……」

阿珂大聲驚叫，一躍而起，掩面向大海飛奔。雙兒幾步追上，挽住了她手臂拉了回來。阿珂哭道：「你……你答應不說的，怎麼……怎麼又說了出來？你說話就如是放……放……」雖在羞怒之下，仍覺這「屁」字不雅，沒說出口來。

鄭克塽見韋小寶臉上神色變幻不定，只怕他又有變卦，忙道：「韋香主，這孩子的的確確是你的。我跟阿珂清清白白，她說要跟我拜堂成親之後，才好做夫妻。你……你千萬不可多疑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這便宜老子，你又幹麼不做？」鄭克塽道：「她自從肚裏有了你的孩子之後，常常記掛著你，跟我說話，一天到晚總是提到你。我聽著好生沒趣，我還要她來做甚麼？」

阿珂不住頓足，臉上一陣紅，一陣白，怒道：「你就甚麼……甚麼都說了出來。」這麼說，自是承認他的說話不假。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好！那就滾你媽的臭鴨蛋罷！」鄭克塽也是大喜，忙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祝你兩位百年好合，這份賀禮，兄弟……兄弟日後補送。」說著慢慢爬起身來。

韋小寶呸了一聲，在地下吐了口唾沫，罵道：「我這一生一世，再也不見你這臭賊。」心想：「我答應師父今日饒他性命，日後卻不妨派人去殺了他，給師父報仇。只要派的人不是天地會的，旁人便怪不到師父頭上。」

三名鄭府衛士一直縮在一旁，直到見韋小寶饒了主人性命，才過來扶住鄭克塽，又將躺在地下的馮錫範扶起。鄭克塽眼望海心，心感躊躇。施琅所乘的戰船已然遠去，岸邊還泊著兩艘船，自己乘過的那艘給清兵大炮轟得桅斷帆毀，已難行駛，另一艘則甚完好，那顯是韋小寶等要乘坐的，決無讓給自己之理。他低聲問道：「馮師父，咱們沒船，怎麼辦？」馮錫範道：「上了小艇再說。」

一行人慢慢向海邊行去。突然身後一人厲聲喝道：「且慢！韋香主饒了你們性命，我可沒饒。」鄭克塽吃了一驚，只見一人手執鋼刀奔來，正是天地會好手風際中。鄭克塽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是天地會的兄弟，天地會一向受台灣延平王府節制，你……你……」風際中厲聲道：「我怎麼樣？給我站住！」鄭克塽心中害怕，只得應了聲：「是。」

風際中回到韋小寶身前，說道：「韋香主，這人害死總舵主，是我天地會數萬兄弟不共戴天的大仇人，決計饒他不得。總舵主曾受國姓爺大恩，不肯殺他子孫。韋香主又奉了總舵主的遺命，不能下手。屬下可從來沒見過國姓爺，總舵主的遺命也不是對我而說。屬下今日要手刃這惡賊，為總舵主報仇。」

韋小寶右手手掌張開，放在耳後，側頭作傾聽之狀，說道：「你說甚麼？我耳朵忽然聾了，甚麼話也聽不見。風大哥，你要幹甚麼事，不妨放手去幹，不必聽我號令。我的耳朵生了毛病，唉，定是給施琅這傢伙的大炮震聾了。」這話再也明白不過，風際中要殺鄭克塽，儘可下手，他決不阻止。

眼見風際中微有遲疑之意，韋小寶又道：「師父臨死之時，只是叫我不可殺鄭克塽，可並沒吩咐我保護他一生一世啊。只要我不親自下手，也就是了。天下幾萬萬人，個個可以殺他，又有誰管得了？」

風際中一拉韋小寶的衣袖，道：「韋香主借一步說話。」兩人走出十餘丈，風際中停了腳步，說道：「韋香主，皇上一直很喜歡你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大奇，道：「是啊，那又怎樣？」風際中道：「皇上要你殺總舵主，你不肯，自己逃了出來，足見你義氣深重。江湖上的英雄好漢，人人都是十分佩服。」

韋小寶搖了搖頭，淒然道：「可是師父終究還是死了。」風際中道：「總舵主是給鄭克塽這小子害死的，不過皇上交給韋香主的差使，那也算是辦到了……」韋小寶大是詫異，問道：「你……你為甚麼說這……這等話？」

風際中道：「皇上心中，對三個人最是忌憚，這三人不除，皇上的龍庭總是坐得不穩。第一個是吳三桂，那不用說了。第二個便是總舵主，天地會兄弟遍佈天下，反清復明的志向從不鬆懈，皇上十分頭痛。現今總舵主死了，除去了皇上的一件大心事……」

韋小寶聽到這裏，腦海中突然靈光一閃：「是你，是你，原來是你！」

# 第四五回 尚餘截竹為竿手 可有臨淵結網心

韋小寶在天地會的所作所為，康熙無不備知底細，連得天地會中的暗語切口，也能背誦如流，但韋小寶偷盜四十二章經，在神龍教任白龍使等情，康熙卻全然不知。韋小寶仔細想來，定是天地會中出了奸細，而且這人必是自己十分親密之人。但青木堂這些朋友個個赤膽忠心，義氣深重，決計不會去做奸細，出賣朋友。因此他心中雖然一直存了老大一個疑團，卻沒半點端倪可尋，只覺此事十分古怪、難以索解而已。

此刻風際中這麼一說，韋小寶驀然省悟，心道：「我真該死，怎麼會想不到此人身上。那日小皇帝要我炮轟伯爵府，天地會眾人之中，就只他一個不在府裏。這事早已明白不過，在伯爵府裏的，決不會是奸細，否則大炮轟去，有誰逃得性命？只因他事先已經得悉，因此先行避開。唉，我真是大傻瓜一個，他此刻倘若不說，我還是蒙在鼓裏。」

風際中沉默寡言，模樣老實之極，武功雖高，舉止卻和一個呆頭木腦的鄉巴佬一般。韋小寶偶爾猜測這奸細是誰，只想到口齒靈便、市儈一般的錢老本；舉止輕捷、精明乖巧的徐天川；辦事周到、能幹練達的高彥超；脾氣暴躁、好酒貪杯的玄貞道人，連對見多識廣、豪爽慷慨的樊綱，以及近年來衰老體弱的李力世、說話尖酸刻薄的祁清彪，也都曾猜疑過，就是對這個半點不像奸細的風際中，從來不曾有過絲毫疑心。

突然又想：「那時候雙兒也不在伯爵府，難道她……她也是奸細，也對我不住嗎？」想到此節，不由得心中一酸，但隨即明白：「雙兒是風際中故意帶出去的。他知道這小丫頭是我的命根子，倘若轟死了她，此後事情拆穿，我定會恨他一世。他不過是皇上所派的一個奸細，暗中通報些消息而已，天地會一滅，皇上便用他不著。我如在皇上面前跟他為難，他就抵擋不住，因此不敢當真得罪了我。」

這些推想說來話長，但在當時韋小寶心中，只靈機一閃之間，便即明白，說道：「風大哥，多謝你把雙兒帶出伯爵府，免得大炮轟死了她。」

風際中「啊」的一聲，登時臉色大變，退後兩步，手按刀柄，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我心照不宣，皇上早就甚麼都跟我說了。」風際中知道皇帝對他甚是寵愛，此言自必不假，問道：「那你為甚麼不遵聖旨？」這句話一問，那便是一切直承其事。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風大哥，那你何必明知故問？這叫做忠義不能兩全。皇上待我，那是沒得說的了，果真是皇恩浩蕩，可是師父待我也不錯啊。現下師父已經死了，我還有甚麼顧慮的。就不知皇上肯不肯赦我的死罪。」

風際中道：「眼下便有個將功贖罪的良機，剛才我說皇上決意要除去三個眼中釘，除了吳三桂、陳近南之外，第三個便是盤踞台灣的鄭經。咱們把鄭經的兒子拿了，解去北京，說不定便可逼得鄭經歸降。皇上這一歡喜，韋都統，你便有天大的死罪，皇上也都赦免了。」他對韋小寶既不再隱瞞，口中也便改了稱呼，叫他為「韋都統」，對總舵主也直斥其名。

韋小寶心下惱怒：「你這沒義氣的奸賊，居然叫我師父的名字。」但想到能和康熙言歸於好，卻也當真開心，做不做官，那也罷了，時時能和小皇帝談談講講，實有無窮樂趣。

風際中又道：「韋都統，咱們回到北京，仍是不可揭穿了。天地會的那些人得知陳近南死了，多半會推你做總舵主。你義氣深重，甘心拋卻榮華富貴，伯爵不做，都統不做，只為了要救天地會眾朋友的性命，這當兒早已傳遍天下。這些時候來，江湖上沸沸揚揚，說的都是這件事，那一個不佩服韋都統的英雄豪氣？」

韋小寶大是得意，問道：「大家當真這麼說？你這可不是騙人？」風際中忙道：「不，不……卑職決計不敢欺騙都統大人。」韋小寶心想：「他自稱卑職，不知做的是甚麼官？」雖然好奇，卻不敢問，一問便露出了馬腳，「皇上早就甚麼都跟我說了」這話就不對了，轉念又想：「卻不妨問他升了甚麼官。」微笑道：「你立了這場大功，皇上一定升了你的官，現下是甚麼官兒了？」風際中道：「皇上恩典，賞了卑職當都司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是個芝麻綠豆小武官，跟老子可差著他媽的十七廿八級。」清朝官制，伯爵是超品大官，驍騎營都統是從一品。漢人綠營武官最高的提督是從一品，總兵正二品，此下是副將、參將、游擊，才輪到都司。但瞧風際中的模樣，臉上雖然仍是一副老實之極的神氣，眼光中已忍不住露出得意之色，便拱手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這是皇上親手提拔的，與眾不同。」

風際中請了一個安，道：「今後還仗大人多多栽培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是自己人，那有甚麼說的？給皇上辦事，你本事大過我啊。」風際中道：「卑職那及大人的萬一？回大人：皇上吩咐卑職，若是見到大人，無論如何要大人回京，不可抗命違旨。卑職聽皇上的口氣，對大人著實看重，可說是十分想念。這番立了大功，將台灣鄭逆的兒子逮去北京，皇上一歡喜，定然又會升大人的官。」

韋小寶嗯了一聲，道：「那你是該升游擊了。」風際中道：「卑職只求給皇上出力，皇上見到大人，心裏歡喜，咱們做奴才的也歡喜得緊了。升不升官，那是皇上的恩典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一直當你是老實人，原來這麼會打官腔。」

風際中又道：「大人當上了天地會總舵主，將十八省各堂香主、各處重要頭目通統調在一起，說是為陳近南開喪，那時候一網打盡，教這些圖謀不軌、大逆不道的反賊一個都逃不了。這場大功勞，可比當日炮轟伯爵府更加大上十倍了。大人你想，當日你如遵旨殺了陳近南、李力世這一干人，天地會的反賊各省都有，殺了一個總舵主，又會立一個總舵主，總是殺不乾淨。只有大人自己當了總舵主，那才能斬草除根，永遠絕了皇上的心腹大患。」

這一番言語，只聽得韋小寶背上出了一身冷汗，暗想：「這條毒計果然厲害之極，料想你自己也未必想得出，十九是小皇帝的計策。我回去北京，小皇帝多半會赦免我的大罪，可是定要我去撲滅天地會。這一番他定有對付我的妙法，再也逃不出他手掌心了。」越想越寒心：「小皇帝要我投降，要打我屁股，那都不打緊，但逼我去做天地會總舵主，將所有兄弟一古腦兒殺了，這件事可萬萬幹不得。這件事一做，普天下好漢個個操我的十八代祖宗，死了之後也見不得師父。這裏的大妞兒、小妞兒們，都要打從心底裏瞧我不起。就算旁人不理會，韋小寶良心雖然不多，總還有這麼一丁點兒。」

他向風際中瞧了一眼，口中「哦哦」連聲，心想：「我如不答應，他立時便跟我翻臉。動起手來，我們這許多人打他一個，未必便輸了。只是這廝武功挺高，我這些大妞兒、小妞兒要是給他殺了一兩個，那可乖乖不得了。咱們不妨再來玩一下『含沙射影』。」沉吟道：「去見皇上，我倒也是很高興，只不過……只不過要殺了天地會這許多兄弟，未免太也不講義氣，不夠朋友，可得好好的商量商量。」

風際中道：「大人說得是。可是常言道得好：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！無毒不丈夫……咦，啊喲，怎麼鄭克塽這小子逃走了？」

風際中吃了一驚，回頭去瞧。韋小寶胸口對準了他，伸手正要去按毒針的機括，卻見雙兒搶上前來，叫道：「相公，甚麼事？」

原來她見二人說之不休，一直關心，早在慢慢走近，忽聽得韋小寶驚呼「啊喲」，當即縱身而前。韋小寶這『含沙射影』一射出，風際中固然打中，卻也勢必波及雙兒，這時手指雖已碰到了機括，可就不敢按下去。

風際中一轉頭間，見鄭克塽和馮錫範兀自站在岸邊，並無動靜，立知不妙，身子一矮，反手已抓住了雙兒，將她擋在自己身前。以雙兒的武功，風際中本來未必一抓便中，只是突然出手，雙兒全無提防，當下給他抓中了手腕脈門，上身酸麻，登時動彈不得。風際中沉聲道：「韋大人，請你舉起手來。」

偷襲的良機既失，雙兒又被制住，韋小寶登落下風，便笑嘻嘻的道：「風大哥，你開甚麼玩笑？」

風際中道：「韋大人這門無影無蹤的暗器太過厲害，卑職很是害怕，請你舉起雙手，否則的話，卑職只好得罪了。」說著推雙兒向前，自己躲在她身後，教韋小寶發不得暗器。

蘇荃、方怡、阿珂、曾柔等見這邊起了變故，紛紛奔來。風際中心想：「這小子心愛這小丫頭，不敢動手，那些女人卻不會愛惜她的性命。她們只愛惜這小子。」左手從腰間拔出鋼刀，手臂一長，刀尖指在韋小寶的喉頭，喝道：「大家不許過來！」

蘇荃等見韋小寶身處險境，當即停步，人人都是又焦急，又奇怪，這風際中明明是韋小寶的朋友，剛才還並肩抗敵，怎麼一轉眼間，一言不合，便動起手來？料想定是韋小寶要放鄭克塽，風際中卻要殺了他為陳近南報仇。

刀尖抵喉，韋小寶微微向後一仰，風際中刀尖跟著前推，喝道：「韋大人，請你別動，鋼刀不生眼睛，得罪莫怪，還是舉起手來罷。」韋小寶無奈，雙手慢慢舉起，笑道：「風大哥，你想升大官，發大財，還是對我客氣一點兒好。」

風際中道：「升官發財固然要緊，第一步還得保全性命。」突然身子微側，搶到韋小寶身後，伸手從他靴桶中拔出匕首，指住他後心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你這把匕首鋒利得很，卑職曾見你使過幾次。」

韋小寶只有苦笑，但覺背心上微痛，知道匕首劍尖已刺破了外衣，雖然穿著護身寶衣，卻擋不住這柄寶劍。風際中喝道：「你們大家都轉過身去，拋下兵刃。」

蘇荃等見此情勢，只得依言轉身，拋下兵器。風際中見尚有六名天地會兄弟站在一旁，向著他們叫道：「大家都過來，我有話說。」那六人不明所以，走了過來。

風際中右肘一抬，拍的一聲，手肘肘尖撞正韋小寶背心「大椎穴」，左手鋼刀揮出，擦擦、啊啊、拍拍、哎唷幾下聲響，六名天地會兄弟已盡數中刀斃命。他在頃刻間連砍六人，每一刀分別砍中了一人要害。出刀之快，砍殺之狠，實是罕見。蘇荃等聽得慘呼之聲，一齊回過身來，眼見六人屍橫就地，或頭、或頸、或胸、或背、或腰、或脅，傷口中都是鮮血泉湧，眾女無不驚呼失聲，臉無人色。

原來風際中眼見已然破面，動起手來，自己只孤身一人，因此上搶先殺了這六名天地會兄弟，一來立威鎮懾，好教韋小寶及眾女不敢反抗；二來也是少了六個敵人。這麼一來，對方人數雖多，卻只剩下一個少年，七個女子。他左手長刀回過，又架在韋小寶頸中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咱們下船罷。」他想只須將韋小寶和鄭克塽二人擒去呈獻皇上，便是立了奇功。這七個女人還是留在島上，以免到得船中多生他患，自己手下留情，不殺七女，那也是預留地步，免得和韋小寶結怨太深。皇上日後對這少年如何處置，那是誰也料想不到之事。

眾女見韋小寶受他挾制，都是心驚膽戰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建寧公主卻大聲怒罵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膽敢如此無禮？快快拋下刀子！」風際中哼了一聲，並不理會。他曾隨同韋小寶護送她去雲南就婚，識得公主，不敢出言挺撞。

公主見他不睬，更是大怒，世上除了太后、皇帝、韋小寶、蘇荃四人之外，她是誰也不放在眼內，俯身拾起地下一柄單刀，縱身而前，向風際中當頭劈落。

風際中側身避過。公主呼呼呼連劈三刀，風際中左右避讓。倘若換作別個女子，他早已飛腿將她踢倒。但提刀砍來的是皇帝御妹、金枝玉葉的公主，他心中所想的只是立功升官、報效皇家，如何敢得罪了公主？當下只是閃避。公主罵道：「你這臭王八蛋奴才，站著不許動！我要砍你的腦袋，怎麼你這臭頭轉來轉去，老是教我砍不中？我跟皇帝哥哥去說，把你千刀萬剮！」風際中大吃一驚，心想這女人說得出，做得到，她跟皇帝是兄妹之親，自己只是個芝麻綠豆小武官，怎鬥得過公主？可是要聽她吩咐，將自己的臭頭穩擺不動，讓她公主殿下萬金之體的貴手提刀來砍，似乎總有些難以奉命。

公主口中亂罵，鋼刀左一刀、右一刀的不住砍削。風際中身子微側略斜，輕輕易易的就避過了，雖然每一刀相差不過數寸，卻始終砍他不著。公主焦躁起來，橫過鋼刀，攔腰揮去。風際中叫道：「小心！」縱身躍起，眼見她這一刀收勢不住，砍向韋小寶肩頭，他身在半空，左腳踹出，將韋小寶踹倒在地，同時借勢躍出丈餘。

雙兒向前一撲，將韋小寶抱起，飛步奔開。

風際中大驚，提刀趕來。雙兒武功了得，畢竟力弱，她比韋小寶還矮了半個頭，橫抱著他只奔出數丈，風際中已然追近。韋小寶背心穴道被封，四肢不聽使喚，只道：「放下我，讓我放暗器。」可是風際中來得好快，雙兒要將韋小寶放下，讓他發射「含沙射影」暗器，其勢已然不及，危急之中，奮力將他身子拋了出去。

風際中大喜，搶過去伸手欲接，忽聽得背後嗒的一聲輕響，似是火刀、火石相撞，跟著砰的一聲巨響，他身子飛了起來，摔倒在地，扭曲了幾下，就此不動了。

韋小寶摔倒在沙灘上，倒未受傷，一時掙扎著爬不起身，但見雙兒身前一團煙霧，手裏握著一根短銃火槍，正是當年吳六奇和她結義為兄妹之時送給她的禮物。那是羅剎國的精製火器，實是厲害無比。風際中雖然武功卓絕，這血肉之軀卻也經受不起。

雙兒自己也嚇得呆了，這火槍一轟，只震得她手臂酸麻，手一抖，短槍掉在地下。

韋小寶惟恐風際中還沒死，搶上幾步，胸口對準了他，按動腰間機括，一叢鋼針射將出去，盡數釘在他身上。但風際中毫不動彈，火槍一轟，早已死得透了。

眾女齊聲歡呼，擁將過來。七個女人再加上一個韋小寶，當真是七張八嘴，不折不扣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紛紛詢問原由。韋小寶簡略說了。

雙兒和風際中相處甚久，一路上他誠厚質樸，對待自己禮數周到，實是個極本分的老好人，那知城府如此之深，越想越是害怕。她轉身拾起短槍，突然之間，明白了當年吳六奇與自己義結兄妹的深意：這位武林奇人盼望韋小寶日後娶自己為妻，不過自己乃是丫鬟，身份不配，作了天地會紅旗香主的義妹之後，便大可嫁得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了。她念及這位義兄的好意，又見人亡槍在，不禁掉下淚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轉過身來，只見鄭克塽等四人正走向海邊，要上小艇，心想：「就這麼讓他殺了師父，太太平平的離去，未免太便宜了。」當下手持匕首追上，叫道：「且慢！」鄭克塽停步回頭，面如土色，說道：「韋……韋香主，你已經答應放我……放我們走了。」韋小寶冷笑道：「我答應不殺你，可是沒答應不砍下你一條腿。」馮錫範大怒，待要發作，但只是手一提，便全身酸軟，再也使不出半分力道。這時鄭克塽已然心膽俱裂，雙膝一軟，跪倒在地，說道：「韋……韋香主，你砍了我一條腿，我……我定是活不成的了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活得成的。你欠了我一百萬兩銀子，說是用阿珂來抵押。但她跟我拜過天地，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，肚裏又有了我的孩子，自願跟我。你怎能用我的老婆來向我抵押？天下有沒這個道理？」

這時蘇荃、方怡、曾柔、公主等都已站在韋小寶身旁，齊聲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

鄭克塽腦中早已一片混亂，但也覺此理欠通，說道：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砍下你一條手臂、一條大腿作抵。你將來還了我一百萬兩銀子，我把你的斷臂、斷腿還你。」鄭克塽道：「剛才你說阿珂賣斷給你，一萬兩……一萬兩銀子的欠帳已一筆勾銷。」

韋小寶大搖其頭，說道：「不成，剛才我胡裏胡塗，上了你的大當。阿珂是我的老婆，你怎能將我的老婆賣給我自己？好！我將你的母親賣給你，作價一百萬兩，又將你的父親賣給你，作價一百萬兩，再將你的奶奶賣給你，作價一百萬兩，還將你的外婆賣給你，作價一百萬兩……」鄭克塽道：「我外婆已經死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死人也賣。我將你外婆的屍首賣給你，死人打八折，作價八十萬兩，棺材奉送，不另收費。」

鄭克塽聽他越說越多，心想連死人也賣，自己的高祖、曾祖、高祖奶奶、曾祖奶奶一個個都賣過來，那還了得，就算死人打八折，甚至七折六折，那也決計吃不消，這時不敢說不買，只得哀求：「我……我實在買不起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啊。你買不起了，就饒了你。可是已經買了的，卻不能退貨。你欠我三百八十萬兩銀子，怎麼歸還？」

公主笑道：「是啊，三百八十萬兩銀子，快快還來。」

鄭克塽哭喪著臉道：「我身邊一千兩銀子也沒有，那裏拿得出三百八十萬兩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也罷！沒有銀子，准你退貨。你快快將你的父親、母親、奶奶、死外婆，一起交還給我。少一根頭髮也不行。」鄭克塽料想如此胡纏下去，終究不是了局，眼望阿珂，只盼她來說個情，可是她偏偏站得遠遠地，背轉了身，決意置身事外。他心中大急，瞧韋小寶這般情勢，定是要砍去自己一手一足，不由得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韋香主，我……我害了陳軍師，的確是罪該萬死，只求你寬洪大量，饒了小人一命。就算是我欠了你老人家三百八十萬兩銀子，我……我一定設法歸還。」

韋小寶見折磨得他如此狼狽，憤恨稍洩，說道：「那麼你寫下一張欠據來。」鄭克塽大喜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」轉身向衛士道：「拿紙筆來。」可是在這荒島之上，那裏有甚麼紙筆？那衛士倒也機靈，當即撕下自己長衫下襬，說道：「那邊死人很多，咱們蘸些血來寫便是。」說著便要去拖風際中的屍首。韋小寶左手一伸，抓住了鄭克塽右腕，白光一閃，揮匕首割下了他右手食指的一節。鄭克塽大聲慘叫。韋小寶道：「用你指上的血來寫。」

鄭克塽痛得全身發抖，一時手足無措。韋小寶道：「你慢慢寫罷，要是血乾了不夠用，我再割你第二根手指。」鄭克塽忙道：「是，是！」那裏還敢遲延，咬牙忍痛，將斷了半截的食指在衣裾上寫道：「欠銀三百八十萬兩正。鄭克塽押。」寫了這十三個字，痛得幾欲暈去。

韋小寶冷笑道：「虧你堂堂的王府公子，平時練字不用功，寫一張欠據，幾個字歪歪斜斜，全是敗筆，沒一個勝筆。」將衣裾接了過來，交給雙兒，道：「你收下了。瞧瞧銀碼沒短寫了罷？這人奸詐狡猾，別少寫了幾兩。」

雙兒笑道：「三百八十萬兩銀子，倒沒少了。」說著將血書欠據收入懷中。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對鄭克塽下頦一腳踢去，喝道：「滾你死外婆的罷！」鄭克塽一個觔斗，滾了出去。衛士搶上扶起，包了他手指傷口。兩名衛士分別負起鄭克塽和馮錫範，上了一艘小艇，向海中划去。韋小寶笑聲不絕，忽然想起師父慘死，忍不住又放聲大哭。

鄭克塽待小艇划出數十丈，這才驚魂略定，說道：「咱們去搶了大船開走，料得這群天殺的狗男女追趕不上。」可是駛近大船，卻見船上無舵，一應船具全無。馮錫範恨恨的道：「這批狗男女收起來了。」眼見大海茫茫，波浪洶湧，小艇中無糧無水，如何能夠遠航？鄭克塽道：「咱們回去再求求那小賊，向他借船，最多又寫三百八十萬兩欠據。」馮錫範道：「他們也只有一艘船，怎麼借給咱們？我寧可葬身魚腹，也不願再去向這小賊哀求。」

鄭克塽聽他說得斬截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嘆了口氣，吩咐三名衛士將小艇往大海中划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等望著鄭克塽的小艇划向大海，發現大船航行不得，這才划艇遠去，都忍不住好笑。蘇荃見韋小寶又哭又笑，總是難泯喪師之痛，要說些話引他高興，便道：「這鄭家二公子奸詐之極，明明是想搶咱們的大船。小寶，你這三百八十萬兩銀子的帳，我瞧他是非賴不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料想這傢伙也是不會還的。」蘇荃笑道：「你做甚麼都精明得很，可是剛才這傢伙把你自己的老婆賣給你，一萬兩銀子就算清帳，你想也不想，就沒口子答應，定是你愛阿珂妹子愛得胡塗了。那時候，他就是要你倒找一百萬兩銀子，我瞧你也會答應。」韋小寶伸袖子抹了抹眼淚，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答應了再說，慢慢再跟他算帳。」方怡問道：「後來怎麼才想起原來是吃了大虧？」

韋小寶搔了搔頭，道：「殺了風際中之後，我心裏再沒甚麼擔憂的事，忽然間腦子就清楚起來了。」他本來也並沒對風際中有絲毫懷疑，只是內心深處，總隱隱覺得身邊有個極大的禍胎，到底是甚麼禍胎，卻又說不出來，只是沒來由的害怕著甚麼，待得風際中一死，立時如釋重負，舒暢之極，心想：「說不定我早就在害怕這賊，只是連自己也不知道而已。」

眾人迭脫奇險，直到此刻，所有強敵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島上才得太平。人人都感到心力交瘁。韋小寶這時雙腳有如千斤之重，支持不住，便躺在沙灘上休息。蘇荃給他按摩背上被風際中點過的穴道。

夕陽返照，水波搖幌，海面上有如萬道金蛇競相竄躍，景色奇麗無方。眾女一個個坐了下來。過不多時，韋小寶鼾聲先作，不久眾女先後都睡著了。

※※※

直到一個多時辰之後，方怡先行醒來，到韋小寶舊日的中軍帳茅屋裏弄了飯菜，叫眾人來吃。大堂上燃了兩根松柴，照得通屋都明。八人團團圍坐，吃過飯後，方怡和雙兒將碗筷收拾下去。

韋小寶從蘇荃、方怡、公主、曾柔、沐劍屏、雙兒、阿珂七女臉上一個個瞧過去，但見有的嬌艷，有的溫柔，有的活潑，有的端麗，各有各的好處，不由得心中大樂，此時倚紅偎翠，心中和平，比之當日麗春院中和七女大被同眠的胡天胡帝，另有一番平安豐足之樂，笑道：「當年我給這小島取名為通吃島，原來早有先見之明，知道你們七位姊姊妹妹都要做我老婆，那是冥冥中自有天意，逃也逃不掉的了。從今而後，我們八個人住在這通吃島上壽與天齊，仙福永享。」

蘇荃道：「小寶，這八個字不吉利，以後再也別說了。」韋小寶立時省悟，知她不願聽到任何和洪教主有關之事，忙道：「對，對！是我胡說八道。」蘇荃道：「施琅和鄭克塽回去之後，多半會帶了兵來報仇，咱們可不能在這島上長住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方怡道：「荃姊姊，你說咱們到那裏去才是？」蘇荃眼望韋小寶，笑道：「還是聽至尊寶的主意罷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叫我至尊寶？」蘇荃笑道：「若不是至尊寶，怎能通吃？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道：「我名字中有個寶字，本來只道是小小的寶一對，甚麼一對五，板凳兩張，原來是至尊寶。」眼望眾女一齊望自己，微一沉吟，說道：「中原是去不得的。神龍島離這裏太近，那也不好。總得去一個又舒服、又沒人的地方。」

可是沒人的荒僻之處一定不舒服，舒服的地方一定人多。何況韋小寶心目中的舒服，既要賭博，又要看戲文、聽說書，諸般雜耍、唱曲、菜餚、點心、美貌姑娘，無一不是越多越好。除了美貌姑娘身邊已經頗為不少之外，其餘各項，若不是北京、揚州這等天下一等一的繁華之地，那是決計難以住得開心的了。他一想到這些風流熱鬧，孝心忽動，說道：「我們在這裏相聚，也算得十分有趣，只不知我娘一個人孤苦伶仃的，又是怎樣？」

眾女從來沒聽他提過自己的母親，均想他有此孝心，倒也難得，齊問：「你娘這時候在那裏？」有的更想：「你娘便是我的婆婆，自該設法相聚，服侍她老人家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我娘在揚州麗春院。」

眾女一聽到「揚州麗春院」五字，除了公主一人之外，其餘六人登時飛霞撲面，有的轉過臉去，有的低下頭來。

公主道：「啊，揚州麗春院，你說過的，那是天下最好玩的地方，你答應過要帶我去玩的。」方怡微笑道：「他損你呢，別聽他的。那是個最不正經的所在。」公主道：「為甚麼不正經？你去玩過嗎？為甚麼你們個個神情這樣古怪？」方怡忍住了笑不答。公主摟住沐劍屏的肩頭，說道：「好妹子，你說給我聽。」沐劍屏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那……那是一所妓院。」公主兀自不解，問道：「他媽媽在妓院裏幹甚麼？聽說那是男人玩的地方啊。」方怡笑道：「他從來就愛胡說八道，你只要信了他半句話，就夠你頭痛的了。」

那日在麗春院中，韋小寶和七個女子大被同眠，除了公主掉了老婊子毛東珠之外，其餘六女此刻都在跟前。公主的兇蠻殊不下於毛東珠，只是既不如她母親陰毒險辣，又年輕貌美得多。韋小寶暗自慶幸，這一下掉包大有道理，倘若此刻陪著自己的不是公主而是她母親，可不知如何是好了，說不定弄到後來，自己也要像老皇爺那樣，又到五台山去出家做和尚，倘若非做和尚不可，這七個老婆是一定要帶去的。

眼見六女神色忸怩，自是人人想起了那晚的情景，他想：「那一晚黑暗之中，我亂攪一起，也弄不清是誰。阿珂和荃姊姊肚裏懷了我的孩子，那是兩個了，記得還有一個，這可不知是誰，慢慢的總要問了出來。」笑吟吟的道：「咱們就算永遠住在這通吃島上，那也不寂寞啊。荃姊姊、公主、阿珂，你們三個肚子裏已有了我的孩兒，不知還有那一個，肚子裏是有了孩兒的？」

此言一出，方怡等四女的臉更加紅了。沐劍屏忙道：「我沒有，我沒有。」曾柔見韋小寶的眼光望向自己，便白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沒有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好雙兒，一定是咱們大功告成了。」雙兒一躍而起，躲入了屋角，說道：「不，不！」韋小寶對方怡笑道：「怡姊姊，你呢？你到麗春院時，肚皮裏塞了個枕頭，假裝大肚子，一定有先見之明。」方怡忍不住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，啐道：「死太監，我又沒跟你……怎麼會有……」

沐劍屏道：「是喲。師姐、曾姐姐、雙兒妹子跟我四個，又沒跟你拜堂成親，怎麼會有孩子呢？小寶你壞死了，你跟荃姊姊、公主、阿珂姊姊幾時拜了天地，也不跟我說，又不請我喝喜酒。」在她想來，世上都是拜天地結了親，這才會生孩子。

眾人聽她說得天真，都笑了起來。方怡一面笑，一面伸臂摟住了她腰，說道：「小師妹，那麼今兒晚上你就跟他拜天地做夫妻罷。」沐劍屏道：「不成的。這荒島上又沒花轎。我見做新娘子都要穿大紅衣裙，還要鳳冠霞帔，咱們可都沒有。」蘇荃笑道：「將就著一些，也不要緊的。咱們去採些花兒，編個花冠，就算是鳳冠了。」

韋小寶聽她們說笑，心下卻甚惶惑：「還有一個是誰？難道是阿琪？我記得抱著她走來走去，後來放著她坐在椅上，沒抱她上床。不過那晚妞兒們太多，我胡裏胡塗的抱了她上床可也說不定，倘若她肚子裏有了我的孩子，這小傢伙將來要做蒙古整個兒好的王子。啊喲，不好，難道是老婊子？如果是她，歸辛樹他們可連我的兒子也打死了。」

只聽沐劍屏道：「就算在這裏拜天地，那也是方師姐先拜。」方怡道：「不，他是郡主娘娘，當然是你先拜。」沐劍屏道：「我們是亡國之人，還講甚麼郡主不郡主。」方怡微笑道：「那麼雙兒妹子先跟他拜天地罷。你跟他的時候最久，一起出死入生的，患難之交，與眾不同。」雙兒紅著臉：「你再說，我要走了。」說著奔向門口，卻被方怡笑著抱住。蘇荃向韋小寶笑道：「小寶，你自己說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拜天地的事，慢慢再說。咱們明兒先得葬了師父。」

眾女一聽，登時肅然，沒想到此人竟然尊師重道，說出這樣一句禮義兼具的話來。

那知他下面的話卻又露出了本性：「你們七人，個個是我的親親好老婆，大家不分先後大小。以後每天晚上，你們都擲骰子賭輸贏，那一個贏了，那一個就陪我。」說著從懷裏取出那兩顆骰子，吹一口氣，骨碌碌的擲在桌上。公主呸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好香麼？那一個輸了才陪你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對，對！好比猜拳行令，輸了的罰酒一杯。那一個先擲？」

這一晚荒島陋屋，春意融融，擲骰子誰贏誰輸，也不必細表。自今而後，韋家眾女擲骰子便成慣例。韋小寶本來和人擲骰賭博，賭的是金銀財寶，患得患失之際，樂趣盎然，但他作法自斃，此後自身成為眾女的賭注，被迫置身局外，雖有溫柔之福，卻無賭博之樂了。可見花無常開，月有盈缺，世事原不能盡如人意。

※※※

次日八人直睡到日上三竿，這才起身。韋小寶率領七女，掩埋陳近南的遺體，眼見黃土蓋住了師父的身子，忍不住又放聲大哭。眾女一齊跪下，在墳前行禮。

公主心中甚是不願，暗想我是堂堂大清公主，怎能向你這反賊跪拜？然而心下明白，自己雖是金枝玉葉，可是在韋小寶心目之中，只怕地位反而最低，親厚不及雙兒、美貌不及阿珂、武功不及蘇荃、機巧不及方怡、天真純善不及沐劍屏、溫柔斯文不及曾柔，差有一日之長者，只不過橫蠻潑辣而已，若是不拜這一拜，只怕韋小寶從此要另眼相看，在骰子中弄鬼作弊，每天晚上賭博之時，使自己場場大勝。當下委委屈屈的也跪了下去，心中祝告：「反賊啊反賊，我公主殿下拜了你這一拜，你沒福消受，到了陰世，只怕要多吃苦頭。」

眾人拜畢站起，轉過身來。方怡突然叫道：「啊喲，船呢？船到那裏去了？」

眾人聽她叫得驚惶，齊向海中望去，只見停泊著的那艘大船已不見了影蹤，無不大吃一驚，極目遠眺，唯見碧海無際，遠遠與藍天相接，海面上數十頭白鳥上下飛翔。蘇荃奔上懸崖，向島周瞭望，東南西北都不見那船的蹤跡。方怡奔向山洞，去查看收藏著的帆舵船具，不出所料，果然已不知去向。

眾人聚在一起，面面相覷，心下都不禁害怕。昨晚八人說笑玩鬧，直至深宵方睡，忘了輪值守夜，竟給船夫偷了船具，將船駛走，從此困於孤島，再也難以脫身。韋小寶想到施琅和鄭克塽定會帶兵前來復仇，自己八人如何抵敵？就算蘇荃、公主、阿珂趕緊生下三個孩兒，也不過十一人而已。

蘇荃安慰眾人：「事已如此，急也無用。咱們慢慢再想法子。」

回到屋中，眾人自是異口同聲的大罵船夫，但罵得個把時辰，也沒甚麼新鮮花樣罵出來了。蘇荃對韋小寶道：「眼下得防備清兵重來。小寶，你瞧怎麼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清兵再來，人數定然不少，打是打不過的。咱們只有躲了起來，只盼他們一下子找不到，以為咱們早已乘船走了。」蘇荃點頭道：「這話很是。清兵決計猜不到我們的船會給人偷走。」韋小寶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「倘若我是施琅，就不會再來。他料想我們當然立即腳底抹油，那有傻不哩嘰的呆在這裏，等他前來捉拿之理？」

公主道：「倘若他稟告了皇帝哥哥，皇帝哥哥就會派人來瞧瞧，就算我們已經逃了，也好尋些線索，瞧我們去了那裏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施琅不會稟告皇上的。」公主瞪眼道：「為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如稟告了，皇上自然就問：為甚麼不將我們抓去。我只好承認打了敗仗，豈不是自討苦吃？」

蘇荃笑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小寶做官的本事高明。瞞上不瞞下，是做官的要緊訣竅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荃姊姊倘若去做官，包你升大官，發大財。」蘇荃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神龍教中那些人幹的花樣，還不是跟官場上差不多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施琅一說出來，皇上怪他沒用，那也罷了，必定還派他帶兵前來捉拿。施琅料想我們早已逃走，那裏還捉得著？這豈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煩？還不如悶聲大發財罷。」

眾女一聽都覺有理，憂愁稍解。

公主道：「鄭克塽那小子呢？他這口氣只怕嚥不下去罷？」說著向阿珂望了一眼。眾人都知道她這話含意，那自是說：「這個如花似玉的阿珂，他怎肯放手，不帶兵來奪回去？」

阿珂滿臉通紅，低下了頭，說道：「他要是再來，我……我便自盡，決計不跟他去。」語氣極是堅決。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阿珂對自己向來無情，是自己使盡詭計，偷搶拐騙，才弄到了手，此刻聽了這句話，真比立刻弄到十艘大船還要歡喜，情不自禁，便一把抱住了她，在她臉上嗒的一聲，親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好阿珂，他不敢來的，他還欠了我三百八十萬兩銀子。他有天大的膽子，來見債主？」

公主道：「哎唷，好肉麻！他帶了兵來捉住了你，將借據搶了過去，又將阿珂奪了去，再將你的爹爹、媽媽、奶奶、外婆賣給你，一共七百六十萬兩銀子，割下你的指頭，叫你寫一張借據，算欠了他的。」

韋小寶越聽越惱，如果這些事他能對付得了，也就不會生氣，但鄭克塽倘若如此這般，依樣葫蘆，將他的爹爹、媽媽、奶奶、外婆硬賣給他，媽媽倒也罷了，他爹爹是誰卻從來不知，不知爹爹是誰，自然更不知奶奶是誰，要將兩個連他自己也不知是誰的人賣給他，又坐地起價，漲了一倍，如何承受得落？他大怒之下，厲聲道：「別說了！鄭克塽這小子倘若領兵到來，我別的誰都不賣，就將一個天下最值錢的皇帝御妹賣給他，附送肚裏孩兒一個，作價一千萬兩。他還要找我二百四十萬兩銀子！這筆生意倒做得過。」

公主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掩面而走。沐劍屏忙追上去安慰，說料想韋小寶決無此意，不過是嚇嚇她的，不必難過。

韋小寶發了一會脾氣，卻也是束手無策。眾人只得聽著蘇荃指揮，在島中密林之內找到一個大山洞，打掃布置，作為安身起居的所在，那茅屋再也不涉足一步，只盼施琅或鄭克塽重來之時，眼見島上人跡杳然，只道他們早已遠走，不來細加搜索。

初時各人還提心吊膽，日夜輪流向海面瞭望，過得數月，別說並無清廷和台灣的艦隻，連漁船也不見一艘，大家漸漸放下心來，料想施琅不敢多事，而鄭克塽坐了小艇，定是在大海中遇風浪沉沒了。八人在島上捕魚打獸，射鳥摘果，整日價忙忙碌碌，倒也太平無事。好在島上鳥獸不少，海中魚蝦極豐，八人均有武功，漁獵甚易，是以糧食無缺。

※※※

秋去冬來，天氣一日冷似一日。蘇荃、公主、阿珂三人的肚子也一日大似一日。方怡和雙兒忙著剝製獸皮，替八人縫製冬衣，三個嬰兒的衣衫也一件件做了起來。又過得半月，忽然下起大雪來，只一日一夜之間，滿島都是皚皚白雪。八人早就有備，醃魚鹹肉、柴草乾果等物在洞中藏得甚是充足，日常閒談，話題自是不離那三個即將出世的孩兒。

這一晚雪已止了，北風甚勁，寒風不住從山洞板門中透進來。雙兒在火堆中加了乾柴，韋小寶取出骰子，讓眾女擲骰。五女擲過後，沐劍屏擲得三點最小，眼見她今晚是輸定了。曾柔笑道：「是劍屏妹子輸了，我不用擲啦。」沐劍屏笑道：「快擲，快擲！說不定你擲個兩點呢。」曾柔拿了骰子在手，學著韋小寶的模樣，向著掌中兩粒骰子吹了一口氣，正要擲出，一陣北風吹來，風聲中隱隱似有人聲。

眾人登時變色。蘇荃本已睡倒，突然坐起，八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剎那間人人臉無血色。沐劍屏低呼一聲，將頭鑽入了方怡懷裏。

過得片刻，風聲中傳來一股巨大之極的呼聲，這次聽得甚是清楚，喊的是：「小桂子，小桂子，你在那裏？小玄子記掛著你哪！」

韋小寶跳起身來，顫聲道：「小……小玄子來找我了。」公主道：「小玄子是誰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」「小玄子」三字，只他一人知道就是康熙，他從來沒跟誰說過，康熙自己更加不會讓人知道，忽然有人叫了起來，而聲音又如此響亮？他全身顫抖，只覺此事實在古怪之極，定是康熙死了，他的鬼魂記掛著自己，找到了通吃島來。霎時之間，不禁熱淚盈眶，從山洞中奔了出去，叫道：「小玄子，小玄子，你找我麼？小桂子在這裏！」

只聽那聲音又叫：「小桂子，小桂子，你在那裏？小玄子記掛著你哪！」聲音之巨，直不似出自一人之口，倒如是千百人齊聲呼叫一般，但千百人同呼，不能喊得這般整齊，而一人呼叫，任他內力如何高強，也決不能這般聲若雷震，那定是康熙的鬼魂了。

韋小寶心中難過已極，眼淚奪眶而出，心想小玄子對我果然義氣深重，死了之後，鬼魂還來找我。他平日十分怕鬼，這時卻說甚麼也要和小玄子的鬼魂會上一面，當下發足飛奔，直向聲音來處奔去，叫道：「小玄子，你別走，小桂子在這裏！」滿地冰雪，滑溜異常，他連摔了兩個觔斗，爬起來又跑。

轉過山坡，只見沙灘邊火光點點，密若繁星，數百人手執燈籠火把，整整齊齊的排著。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啊喲！」轉身便逃。

人叢中搶出一人，叫道：「韋都統，這可找到你啦！」韋小寶跨出兩步，便已明白眼下情勢，自己蹤跡既已給人發見，對方數百人搜將過來，在這小小的通吃島上決計躲藏不了，聽那人聲音似乎有些熟悉，當即停步，硬著頭皮，緩緩轉過身來。

那人叫道：「韋都統，大夥兒都想念你得緊。謝天謝地，終於找著你了。」聲音中充滿喜悅不勝之情。那人手執火把，高高舉起，快步過來，走到臨近，認出原來是王進寶。

韋小寶和故人相逢，也是一陣歡喜，想起那日在北京郊外，他奉旨前來捉拿，卻故意裝作不見，拚著前程和性命不要，放走了自己，的是義氣深重，今日是他帶隊，縱有凶險，也有商量餘地，當下微笑道：「王三哥，你的計策妙得很啊，可騙了我出來。」

王進寶拋擲火把在地，躬身說道：「屬下決計不敢相欺，實不知都統是在島上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這是皇上御授的錦囊妙計，是不是？」王進寶道：「那日皇上得知都統避到了海外，便派屬下乘了三艘海船，奉了聖旨，一個個小島挨次尋來。上島之後，便依照皇上的聖旨，這般呼喊。」

這時雙兒、蘇荃等都已趕到，站在韋小寶身後，又過一會，方怡、公主、阿珂三人也都到了。韋小寶回頭向公主道：「你皇帝哥哥本事真好，終於找到咱們啦。」

王進寶認出了公主，跪下行禮。公主道：「皇上派你來抓我們去北京嗎？」王進寶忙道：「不，不是。皇上只派小將出海來尋訪韋都統，全不知公主殿下也在這裏。」公主低頭瞧了一眼自己凸起的大肚子，臉上一陣紅暈。

王進寶向韋小寶道：「屬下是四個多月前出海的，已上了八十多個小島呼喊尋訪，今晚終於得和都統相遇，實是歡喜得緊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我是犯了大罪之人，早就不是你上司了，這都統、屬下的稱呼，咱們還是免了罷。」王進寶道：「皇上的意思，都統聽了宣讀聖旨之後，自然明白。」轉身向人群招了招手，說道：「溫公公，請你過來。」

人群中走出一個人來，一身太監服色，卻是韋小寶的老相識，上書房的太監溫有方。他走近身來，朗聲道：「有聖旨。」

※※※

溫有方是韋小寶初進宮時的賭友，擲骰子不會作弊，是個「羊牯」，已不知欠了他多少銀子。韋小寶青雲直上之後，每次見到，總還是百兒八十的打賞。韋小寶聽得「有聖旨」三字，當即跪下。溫有方道：「這是密旨，旁人退開。」

王進寶一聽，當即遠遠退開。蘇荃等跟著也退了開去。公主卻道：「皇帝哥哥的聖旨，我也聽不得嗎？」溫有方道：「皇上吩咐的，這是密旨，只能說給韋小寶一人知道，倘若洩漏了一字半句，奴才滿門抄斬。」公主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麼厲害！你就滿門抄斬好了。」料想自己在旁，他決計不肯頒旨，只得退了開去。

溫有方從身邊取出兩個黃紙封套，韋小寶當即跪下，說道：「奴才韋小寶接旨。」溫有方道：「皇上吩咐，這一次要你站著接旨，不許跪拜磕頭，也不許自稱奴才。」

韋小寶大是奇怪，問道：「那是甚麼道理？」溫有方道：「皇上這麼吩咐了，我就跟你這麼說，到底是甚麼道理，你見到皇上時自己請問罷。」韋小寶只得朗聲道：「是，謝皇上恩典。」站起身來。溫有方將一個黃紙封套遞了給他，說道：「你拆來瞧罷。」韋小寶雙手接過，拆開封套，抽出一張黃紙來。溫有方左手提起燈籠，照著黃紙。

韋小寶見紙上畫了六幅圖畫。第一幅畫的是兩個小孩滾在地下扭打，正是自己和康熙當年摔角比武的情形。第二幅圖畫是眾小孩捉拿鰲拜，鰲拜撲向康熙，韋小寶刀刺鰲拜。第三幅畫著一個小和尚背負一個老和尚飛步奔逃，後面有六七名喇嘛持刀追趕，那是他在清涼寺相救老皇爺的情狀。第四幅白衣尼凌空下撲，挺劍行刺康熙，韋小寶擋在他身前，代受了一劍。第五幅畫的是韋小寶在慈寧宮寢殿中將假太后踏在地下，從床上扶起真太后。第六幅畫的是韋小寶和一個羅剎女子、一個蒙古王子、一個老喇嘛，一齊揪住一個老將軍的辮子，瞧那老將軍的服色，正是平西親王，自是說韋小寶用計散去吳三桂的三路盟軍。

康熙雅擅丹青，六幅畫繪得甚為生動，只是吳三桂、葛爾丹王子、桑結喇嘛、蘇菲亞公主四人他沒見過，相貌不像，其餘人物卻個個神似，尤其韋小寶一幅憊懶頑皮的模樣，更是維妙維肖。六幅畫上沒寫一個字，韋小寶自然明白，那是自己所立的六件大功。和康熙玩鬧比武本來算不得是甚麼功勞，但康熙心中卻是念念不忘。至於炮轟神龍教、擒獲假太后、捉拿吳應熊等功勞，相較之下便不足道了。

韋小寶只看得怔怔發呆，不禁流下淚來，心想：「他費了這麼多功夫畫這六幅圖畫，記著我的功勞，那麼心裏是不怪我了。」

溫有方等了好一會，說道：「你瞧清楚了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溫有方拆開第二個黃紙封套，道：「宣讀皇上密旨。」取出一張紙來，讀道：

「小桂子，他媽的，你到那裏去了？我想念你得緊，你這臭傢伙無情無義，可忘了老子嗎？」

韋小寶喃喃的道：「我沒有，真的沒有。」中國自三皇五帝以來，皇帝聖旨中用到「他媽的」三字，而皇帝又自稱為「老子」，看來康熙這道密旨非但空前，抑且絕後了。

溫有方頓了一頓，又讀道：

「你不聽我話，不肯去殺你師父，又拐帶了建寧公主逃走，他媽的，你這不是叫我做你的便宜大舅子嗎？不過你功勞很大，對我又忠心，有甚麼罪，我都饒了你。我就要大婚啦，你不來喝喜酒，老子實在不快活。我跟你說，你乖乖的投降，立刻到北京來，我已經給你另外起了一座伯爵府，比先前的還要大得多……」

韋小寶心花怒放，大聲道：「好，好！我立刻就來喝喜酒。」

溫有方繼續讀道：

「咱們話兒說在前頭，從今以後，你如再不聽話，我非砍你的腦袋不可了，你可別說我騙了你到北京，又來殺你。你姓陳的師父已經死了，天地會跟你再沒甚麼干係，你得出點力氣，把天地會給好好滅了。我再派你去打吳三桂。建寧公主就給你做老婆。日後封公封王，升官發財，有得你樂子的。小玄子是你的好朋友，又是你師父，鳥生魚湯，說過的話死馬難追，你給我快快滾回來罷！」

溫有方讀完密旨，問道：「你都聽明白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都聽明白了。」溫有方將密旨伸入燈籠，在蠟燭上點燃了，取出來燒成了一團灰燼。韋小寶瞧著那道密旨著火後燒成火焰，又火滅成灰，心中思潮起伏，蹲下身來，撥弄那堆灰燼。

溫有方滿臉堆笑，請了個安，笑道：「韋大人，皇上對你的寵愛，那真是沒得說的。小的今後全仗你提拔了。」

韋小寶黯然搖頭，尋思：「他要我去滅天地會。這件事可太也對不起朋友。要是我這種事也幹，豈不是跟吳三桂、風際中一般無異，也成了大漢奸、烏龜王八蛋？小玄子這碗飯，可不是容易吃的。這一次他饒了我不殺，話兒卻說得明明白白，下一次可一定不饒了。但我如不肯回去，不知他又怎樣對付我？」問道：「我要是不回北京，皇上要怎樣？叫你們抓我回去，還是殺了我？」

溫有方滿臉詫異之色，說道：「韋大人不奉旨？那……那有這等事？這……這不是……唉，違旨的事，那是說也說不得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跟我說老實話，我要是不奉旨，那就怎樣？」溫有方搔了搔頭，說道：「皇上只吩咐小的辦兩件事，一件是將一道密旨交給韋大人，另一件是待韋大人看了第一道密旨之後，再拆閱另一道密旨宣讀。這密旨裏說的甚麼說，小的半點不懂。其餘的事，那是更加不知道了。」

韋小寶點點頭，走到王進寶身前，說道：「王三哥，皇上的密旨，是要我回京辦事，可是……可是你瞧，公主的肚子大得很了，我當真走不開。要是不奉旨回京，皇上要你怎樣對付我？」心想：「先得聽聽對方的價錢。倘若說是格殺勿論，我就投降，否則的話，不妨討價還價。」

王進寶道：「皇上只差屬下到各處海島尋訪韋都統，尋到之後，自有溫公公宣讀密旨。以後的事，屬下自然一切聽憑韋都統差遣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道：「皇上沒有叫你捉我、殺我？」王進寶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，那有此事？皇上對韋都統看重得很。韋都統一進京，定然便有大用，不做尚書，也做大將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王三哥，不瞞你說，皇上要我回京，帶人去滅了天地會。我是天地會的香主，這等殺害朋友的事，是萬萬幹不得。」王進寶為人極講義氣，對韋小寶之事也早已十分清楚，聽他這麼說，不禁連連點頭，心想為了升官發財而出賣朋友，那可豬狗不如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皇上待我恩重如山，可是吩咐下來的這件事，我偏偏辦不了。我不敢去見皇上的面，只好來世做牛做馬，報答皇上的大恩了。你見到皇上，請你將我的為難之處，分說分說。本來嘛，忠義不能兩全，做戲是該當自殺報主，雖然割脖子痛得要命，我無可奈何，也只好盡忠報國了。」

王進寶將心比心，自己倘若遇此難題，也只有出之以自殺一途，既報君皇知遇之恩，亦不負朋友相交之義，急忙勸道：「韋都統不可出此下策，咱們慢慢的想法子。待屬下將都統這番苦衷回稟皇上。張提督、趙總兵、孫副將幾位，這幾個月來都立了些功勞，很得皇上看重，大夥兒拚著前程不要，無論如何要為韋都統磕頭求情。」

韋小寶見他一副氣急敗壞的模樣，心中暗暗好笑：「要韋小寶自殺，那真是日頭從西天出了。別說自殺，老子就割自己一個小指頭兒也不會幹。再說，小玄子要殺我就殺，要饒我就饒，他自己可不知道多有主意，憑你們幾個人磕幾個響頭，又管甚麼用？」但見他義氣深重，心下也自感激，握住了他手，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煩王三哥奏告皇上，說韋小寶左右為難，橫劍自刎，幸蒙你搶救，才得不死。」

王進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心想溫太監就在旁邊，一切親眼目睹，如此欺君，只怕要拆穿西洋鏡，不由得露出為難之色。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王三哥不必當真，我是說笑呢。皇上深知韋小寶的為人，自殺是挺怕痛的。你一切據實回奏罷。」王進寶這才放心。

韋小寶心想倘若坐他船隻回歸中原，再逃之夭夭，皇上定要降罪，多半會殺了他頭，自己如出言求懇，他在勢不能拒絕，可是那未免太對不起人了，說道：「咱們正事說完啦。王三哥，兄弟在這荒島上，很久沒賭錢了，實在沒趣之極，咱們來擲兩把怎樣？」

王進寶大喜，他賭性之重，絕不下於韋小寶，當沒有對手之時，往往左手和右手賭，當下連聲稱好，迫不及待，命手下兵士搬過一塊平整的大石，六名兵士高舉燈籠在旁照著，呼么喝六，便和韋小寶賭了起來。不久溫有方，以及幾名參將、游擊也加入一起擲骰，圍在大石旁的越來越多。

沐劍屏看得疑竇滿腹，悄悄問方怡道：「師姊，他們為甚麼擲骰子？難道輸了的便……便……可是他們都是男人啊。」方怡噗哧一聲，笑了出來，低聲道：「那個輸了，那個便來陪你。」沐劍屏雖不明世務，卻也知決無此事，伸手到方怡腋窩裏呵癢，二女笑成一團。

一場賭博，直到天明方罷。韋小寶面前銀子堆了高高的三堆，一來手氣甚旺，二來大出花樣，眾官兵十個中倒有九個輸了。韋小寶興高采烈，一轉頭間，只見公主、阿珂、沐劍屏三女已倚在石上睡著了，蘇荃、方怡、雙兒、曾柔四人睡眼惺忪，強自支撐著在旁相陪，不由得心感歉仄，將面前三大堆銀子一推，說道：「王三哥，這裏幾千兩銀子，請你代為賞了給眾兄弟罷。各位來到荒島之上，沒甚麼款待的，實在不好意思。」

眾官兵本已輸得個個面如土色，一聽之下，登時歡聲雷動，齊聲道謝。王進寶吩咐官兵划了小艇回船，將船上的米糧、豬羊、好酒、藥物，以及碗筷、桌椅、鍋鑊、菜刀等物一艇艇的搬上島來。又指揮官兵在林中搭了幾大間茅屋。人多好辦事，幾百名官兵落力動手，數日之間，通吃島上諸事燦然齊備，這才和韋小寶別過。

溫有方臨別之時，才知這島名叫通吃島，不由得連連跺腳嘆氣，說道早知如此，定要請韋小寶讓他推幾鋪莊，在通吃島上做閒家打莊，豈有不給通吃之理？

※※※

過得十餘日，阿珂先產下一子，次日蘇荃又產下一子。公主卻隔了一個多月，才生下一女，她見人家生的都是兒子，自己卻偏偏生了個女兒，心中生氣，連哭了幾日。韋小寶不住安慰，說自己只喜歡女兒，不愛兒子，這才哄得她破涕為笑。

三個嬰兒倒有七個母親，雖然人人並無育嬰經驗，七手八腳，不免笑話百出，但三個嬰兒倒也都甚壯健活潑。眾女恭請韋小寶題名。韋小寶笑道：「我瞎字不識，要我給兒子、姑娘取名字，可為難得很了。這樣罷，咱們來擲骰子，擲到甚麼，便是甚麼。」

當下拿起兩粒骰子，口中唸唸有詞：「賭神菩薩保祐，給取三個好聽點兒的名字。第一個！」擲了下去，一粒六點，一粒五點，是個「虎頭」。韋小寶笑道：「阿大的名字不錯，叫作韋虎頭。」第二次擲了個一點和六點，湊成個「銅鎚么六」，老二叫作「韋銅鎚」。

第三次擲下去，第一粒骰子滾出兩點，第二粒骰子轉個不停，終於也是個兩點，湊成一張「板凳」。韋小寶一怔之下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咱們大姑娘的名字可古怪了，叫作『韋板凳』！」眾女無不愕然。

公主怒道：「難聽死了！好好的閨女，怎能叫甚麼板凳、板凳的，快另擲一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賭神菩薩給取的名字，怎能隨便亂改？」將女嬰抱了過來，在她臉上嗒的一聲，親了個吻，笑道：「韋板凳親親小寶貝兒，這名字挺美啊。」

公主怒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！說甚麼也不能叫板凳。孩子是我生的，這樣難聽的名字，我可不要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哼，孩子是你生的，你一個人生得出嗎？」公主搶過骰子，說道：「我來擲，擲了甚麼，就叫甚麼。」韋小寶無奈，只得由她，說道：「好罷，這一次可不許賴！倘若也擲了虎頭、銅鎚呢？」公主道：「跟她哥哥一樣，也叫虎頭、銅鎚好了。」把骰子在掌中不住搖動，說道：「賭神菩薩，你如不給我閨女取個好聽名兒，我砸爛了你這兩粒臭骰子。」

一把擲下，兩粒骰子滾了幾滾，定將下來，天下事竟有這麼巧，居然又都是兩點，仍是一張「板凳」。公主口瞪目呆之餘，哇的一聲，大哭起來。

眾人又是驚訝，又是好笑。蘇荃笑道：「妹子你別著急！兩點是雙，兩個兩點是雙雙。咱們閨女叫作『韋雙雙』，你瞧好不好呢？」公主破涕為笑，登時樂了，笑道：「好，好！這名字挺有趣的，跟雙兒妹子差不多。」雙兒也很喜歡，將韋雙雙接過去抱在懷裏，著實親熱。沐劍屏笑道：「雙兒妹妹，你這樣愛她，快餵她吃奶呀。」雙兒紅著臉啐了一口，道：「還是你餵！」伸手去解她衣扣。沐劍屏急忙逃走。眾女笑成一團。

通吃島上添了三個嬰兒，日子過得更加熱鬧。自從王進寶送了大批糧食用具之後，諸物豐足，不必日日漁獵，只是興之所至，想吃些新鮮魚蝦野味，才去動手。初時大家也還擔心康熙呼召韋小寶不至，天威不測，或有後患，但過得數月，一無消息，也就漸漸不將這事放在心上了。

到得這年夏天，王進寶忽又率領大船數艘到來，宣讀聖旨。這次的聖旨卻是駢四驪六，文辭深奧。韋小寶一句不懂，全仗蘇荃解說。

原來康熙於前事一句不提，卻派了一名參將，率兵五百，駐島保護公主。此外還有十六名男僕、八名女僕、八名丫環、諸般用具、食物，滿滿的裝了三大船。

韋小寶暗暗發愁：「小玄子賞了我這許多東西，只怕是要叫我在這通吃島上長住一世了。」他生性好動，島上歲月雖然無憂無慮，又有七個如花似玉的夫人相伴，可是太平日子過得久了，實在乏味無聊，有時回憶往事，反覺在麗春院中給人揪住了小辮子又打又罵，來得精神爽利。

※※※

這年十二月間，康熙差了趙良棟前來頒旨，皇帝立次子允礽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，韋小寶晉爵一級，封為二等通吃伯。

韋小寶設宴請趙良棟吃酒，席上趙良棟說起討伐吳三桂的戰事，說道吳三桂兵將厲害，王師諸處失利。韋小寶道：「趙二哥，請你回去奏知皇上，說我在這裏實在悶得無聊，還是請皇上派我去打吳三桂這老小子罷。」趙良棟道：「皇上早料到爵爺忠君愛國，得知吳逆猖獗，定要請纓上陣。皇上說道，韋小寶想去打吳三桂，那也可以，不過他先得給我滅了天地會。否則的話，還是在通吃島上釣魚捉烏龜罷。」

韋小寶眼圈紅了，險些哭了出來。

趙良棟道：「皇上說，從前漢朝漢光武年輕的時候，有個好朋友叫做嚴子陵。漢光武做了皇帝之後，這嚴子陵不肯做大官，卻在富春江上釣魚。皇上又說，從前周武王的大臣姜太公，也在渭水之濱釣魚。周武王、漢光武都是古時候的好皇帝，可見凡是好皇帝，總得有個大官釣魚。皇上說道，皇上要做鳥生魚湯，倘若韋爵爺不給他捉鳥釣魚，皇上怎做得成鳥生魚湯呢？韋爵爺，屬下是粗人，為甚麼皇上要派爵爺在這裏捉鳥釣魚，實在不大明白。不過皇上英明得很，想來其中必有極大的道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！」只有苦笑。明知康熙是開自己的玩笑，看來自己如果不答應去滅天地會，皇帝是要自己在這裏釣一輩子的魚了。這五百名官兵說是在保護公主，其實是獄官獄卒，嚴加監視，不許自己離島一步。他越想越悲苦，一席酒筵草草終場，竟然酒後賭錢也不賭了，回到房中，怔怔的落下淚來。

七位夫人見韋小寶哭泣，都感驚訝，齊聲慰問。他將康熙這番話說了。公主怒道：「是啊！皇帝哥哥真要升你的官爵，從三等伯升為二等伯就是了，那有甚麼『二等通吃伯』的道理。咱們大清只有昭信伯、威毅伯，要不然是襄勤伯、承恩伯，你本來是三等忠勇伯，那就挺好，這『通吃伯』三字，明明是取笑人。他……他……一點也不把我放在心上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通吃伯倒也沒甚麼，這通吃島的名字是我自己取的，也不能怪皇上。我是通吃島島主，自然是通吃伯了，總是比『通賠伯』好得多。荃姊姊，你怎生想個法子，咱們逃回中原去，我……我實在想念我媽媽。」

蘇荃搖頭道：「這件事可實在難辦，只有慢慢等機會罷。」

韋小寶拿起茶碗，嗆啷一聲，在地下摔得粉碎，怒道：「你就是不肯想法子，好，我將來一個人悄悄溜了，大家可別怪我。我……我……我寧可去麗春院提大茶壺做王八，也不做這他媽的通吃伯，這可把人悶都悶死了。」

蘇荃也不生氣，微笑道：「小寶，你別著急，總有一天，皇上會派你去辦事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站起來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好姊姊，我跟你陪不是了。快說，皇上會派我去辦甚麼事？只要不是打天地會，我……我甚麼事都幹。」

公主道：「皇帝哥哥要是派你去倒便壺、洗馬桶呢？」

韋小寶怒道：「我也幹。不過天天派你代做。」公主見他脾氣很大，不敢再說。

沐劍屏道：「荃姊姊，你快說，小寶當真著急得很了。」

蘇荃沉吟道：「做甚麼，我是不知道。但推想皇帝的心思，總有一日會叫你去北京的。他在逼你投降，要你答應去滅天地會。你一天不答應，他就一天跟你耗著。小寶，你要做英雄好漢，要顧全朋友義氣，這一點兒苦頭總是要吃的。又要做英雄，又想聽粉頭唱十八摸，這英雄可也太易做了。」

韋小寶一想倒也有理，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我又做英雄，自己又唱十八摸，這總可以了罷？」跟著便唱了起來：「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到荃姊姊的頭髮邊……」伸手向蘇荃頭上摸去。眾人嘻笑聲中，一場小風波消於無形。

※※※

此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韋小寶和七女便在通吃島上耽了下去。每年臘月，康熙例必派人前來頒賞，賞賜韋小寶的水晶骰子、翡翠牌九、諸般鑲金嵌玉的賭具不計其數。幸好通吃島上多了五百名官兵，韋小寶倒也不乏賭錢的對手。

這一年孫思克到來頒賞。韋小寶見他頭戴紅寶石頂子，穿的是一品武官的服色，知道是升了提督，忙向他恭喜：「孫四哥，恭喜你又升了官啦！」

孫思克滿臉笑容，向他請安行禮，說道：「那都是皇上恩典，韋爵爺的栽培提拔。」

開讀聖旨，卻原來是朝廷平定三藩，雲南平西王吳三桂、廣東平南王尚之信、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先後削平。康熙論功行賞，以二等通吃伯韋小寶舉薦大將，建立殊勳，甚可嘉尚，特晉爵為一等通吃伯，蔭長子韋虎頭為雲騎尉。韋小寶謝恩畢，收了康熙所賞的諸般賜物，其中竟有一座大理石屏風，便是當年在吳三桂五華宮的書房中所見，是吳三桂的三寶之一。張勇、趙良棟、王進寶、孫思克等也各有厚禮。

當晚筵席之上，孫思克說起平定吳三桂的經過。原來張勇在甘肅、寧夏一帶大破吳三桂大軍，屢立大功，現下已封了一等侯，加少傅，兼太子太保，官爵已遠在韋小寶之上。孫思克說張侯爺當年給歸辛樹打了一掌之後，始終不能復原，騎不得馬，也不能站立，打仗時總是坐在轎子中指揮大軍。韋小寶嘖嘖稱奇，說道：「抬轎子的可也得是勇士才行，否則張老哥大叫衝鋒，四名轎夫卻給他來個向後轉，豈不糟糕？」孫思克道：「是啊。張侯爺臨陣之時，轎子後面一定跟著刀斧手，抬轎的倘若要向後轉，大刀斧頭就砍將下來了。」

孫思克又說到趙良棟如何取陽平關、定漢中、克成都、攻下昆明，功勞甚大，皇上封他為勇略將軍、兼雲貴總督、加兵部尚書銜。王進寶和他自己，也各因力戰而升為提督。

韋小寶見他說得眉飛色舞，自己不得躬逢其盛，不由得怏怏不樂，但想四個好朋友都立了大功、封大官，又好生代他們歡喜。

孫思克道：「我們幾個人常說，這幾年打仗，那是打得十分痛快，飲水思源，都是全仗皇上知遇之恩，韋爵爺舉薦之德，倘若是韋爵爺做平西大元帥，帶著我們四人打吳三桂，那才是十全十美了。趙二哥和王三哥常常吵架，吵到了皇上御前，連張大哥也壓他們不下。皇上幾次提到韋爵爺，說如此吵架，怎對得起你，他們兩個才不敢再吵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他二人本來一見面就吵架，怎麼做了大將軍之後，這脾氣還不改？」孫思克道：「可不是嗎？兩個人分別上奏章，你說我的不是，我說你的不是。幸好皇上寬洪大量，概不追究，否則的話，只怕兩個都要落個處分呢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吳三桂那老小子怎麼了？你有沒有揪住他辮子，踢他媽的幾腳？」孫思克搖頭道：「這老小子的運氣也真好……」韋小寶驚道：「給他逃走了？」孫思克道：「那倒不是。他到處吃敗仗，佔了的地方一處處失掉，眼見支持不住了，就想在臨死之前過一過皇帝癮，於是穿起黃袍，身登大寶，定都衡州。咱們聽得他做了皇帝，更是唏哩花啦的狠打，他幾個大敗仗一吃，又驚又氣，就嗚呼哀哉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倒便宜了這老小子。」孫思克道：「吳逆死後，他部下諸將擁立他孫子吳世璠繼位，退到昆明。趙二哥打到昆明，把吳逆的大將夏國相、馬寶他們都抓來斬了。吳世璠自殺，天下就太平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昆明有一件國寶，卻不知怎樣了？」孫思克道：「甚麼國寶？屬下倒沒聽說過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是件活國寶，便是天下第一美人陳圓圓了。」孫思克笑道：「原來是陳圓圓，可沒聽到她的下落。不知是在亂軍中死了呢，還是逃走了。」韋小寶連稱：「可惜，可惜！」心想：「阿珂是我老婆，陳圓圓是我貨真價實的岳母大人。趙二哥要是俘虜了她，知道是我岳母，自然要送到通吃島來，讓她和阿珂母女團聚。她母女團聚也不打緊，我們岳母女婿團聚，可大大的不同。別的不說，單是聽她彈起琵琶，唱唱圓圓曲、方方歌，當真非同小可。丈母娘通吃是不能吃的，不過『女婿看丈母，饞涎吞落肚』，那總可以罷？」

宴後回到內堂，向七位夫人說起。阿珂聽說母親不知所蹤，雖然她自幼為九難盜去，不在母親身邊，但母女親情，不免也感傷心。

韋小寶勸阿珂不必擔心，說她母親不論到了甚麼地方，那「百勝刀王」胡逸之一定隨侍在側，寸步不離，說道：「阿珂，這胡大哥的武功高得了不得，你是親眼見過的了，要保護你母親一人，那是易如反掌。」阿珂心想倒也不錯，愁眉稍展。

韋小寶忽然一拍桌子，叫道：「啊喲，不好！」阿珂驚問：「甚麼？你說我娘有危險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娘倒沒危險，我卻有大大的危險。」阿珂奇道：「怎麼危險到你身上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胡大哥跟我八拜之交，是結義兄弟。倘若他在兵荒馬亂之中，卻跟你娘摟摟抱抱，勾勾搭搭，可不是做了我的岳父嗎？這輩份是一塌胡塗了。」阿珂啐了一口，白眼道：「這位胡伯伯是最規矩老實不過的，你道天下男子，都像你這般，見了女人便摟摟抱抱、勾勾搭搭嗎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來來來，咱們來摟摟抱抱、勾勾搭搭！」說著張臂向她抱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升為「一等通吃伯」之後，島上廚子、侍僕、婢女又多了數十人。韋虎頭身在襁褓之中，便有了「雲騎尉」的封爵。荒島生涯，竟然也是錦衣玉食，榮華富貴，只不過太也安逸無聊，韋小寶千方百計想要惹事生非，搞些古怪出來，須知不作荒唐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只可惜七位夫人個個一本正經，日日夜夜，看管甚緊，連公主這等素愛胡鬧之人，也不肯追隨他興風作浪，這位一等通吃伯縛手縛腳，只有廢然長嘆。

想起孫思克所說征討吳三桂大小諸場戰事，有時驚險百出，有時痛快淋漓，自己卻置身事外，不能去大顯身手，實是遺憾之極；自己若在戰陣之中，決計不能讓吳三桂如此一死了之，定會想個法子，將他活捉了來，關入囚籠，從湖南衡州一路遊到北京，看一看收銀子五錢，向他吐一口唾沫收銀子一兩，小孩減半，美女免費。天下百姓恨這大漢奸切骨，我韋小寶豈有不花差花差哉？

吳三桂已平，仗是沒得打的了，但天下除了打仗之外，好玩之事甚多，只要到了人多之處，自有生發熱鬧，總而言之，須得先離開通吃島；但七個夫人、兩個兒子、一個女兒，寸步不離的跟著，便如是十塊大石頭吊在頸中，要想一齊偷偷離開通吃島，委實難之又難，不如撇下這十個人，自己想法子溜了罷。自從送走孫思克後，每日裏就在盤算這個主意。有時坐在大石上垂釣，想像坐在大海龜背上，乘風破浪，悠然而赴中原，不亦快哉？

這一日將近中秋，天時仍頗炎熱，韋小寶釣了一會魚，心情煩躁，倚在石上正要朦朧入睡，忽聽得有聲音說道：「啟稟韋爵爺：海龍王有請！」

韋小寶大奇，凝神看時，只見海中浮起一頭大海龜，昂起了頭，口吐人言：「東海龍王他老人家在水晶宮中寂寞無聊，特遣小將前來恭請韋爵爺赴宴，宴後豪賭一場。海龍王以珊瑚、水晶下注，陸上的銀票一概通用。」韋小寶大喜，叫道：「妙極、妙極！這位高鄰如此客氣，自然是要奉陪的。」那大龜道：「水晶宮中有一部戲班子，擅做群英會、定軍山、鍾馗嫁妹、白水灘諸般好戲。有說書先生擅說大明英烈傳、水滸傳諸般大書。又有無數歌女，各種時新小調，嘆五更、十八摸、四季相思無一不會。海龍王的七位公主個個花容月貌，久慕韋爵爺風流伶俐，都盼一見。」

韋小寶只聽得心癢難搔，連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咱們這就去罷。」

那大龜道：「就請爵爺坐在小的背上，擺駕水晶宮去者。」

韋小寶縱身一躍，坐上大龜之背。那大龜分開海波，穩穩游到了水晶宮。東海龍王親自在宮外迎接，攜手入宮。南海龍王已在宮中相候。

歡宴之間，又有客人絡繹到來，有豬八戒和牛魔王兩個妖精，張飛、李逵、牛皋、程咬金四位大將，紂王、楚霸王、隋煬帝、明正德四位皇帝。這四帝、四將、一豬一牛二龍四位神魔，個個都是古往今來、天上地下兼海底最胡塗的大羊牯。

宴後開賭，韋小寶做莊，隨手抓牌，連連作弊，每副牌不是至尊寶，就是天一對，只贏得那十二人哇哇大叫，金銀財寶輸盡皆堆在韋小寶身前，最後連紂王的妲己、正德皇帝的李鳳姐，以及豬八戒的釘耙、張飛的丈八蛇矛也都贏了過來。

待得將李逵的兩把板斧也贏過來時，李逵賭性不好，一張黑臉只漲得黑裏泛紅，大喝一聲：「賊廝鳥，做人見好就該收了。你贏了人家婆娘，也不打緊，卻連老子的吃飯傢伙也贏了去，太也沒有義氣。」一把抓住韋小寶胸口，提起醋缽大的拳頭，打將下來，砰的一聲，打在他耳朵之上，只震得他耳中嗡嗡作響。

韋小寶大叫一聲，雙手一提，一根釣絲甩了起來，釣魚鉤鉤在他後領之中，猛扯之下，魚鉤入肉，全身跟著跳起。

霎時之間，甚麼李逵、張飛、海龍王全都不知去向，待得驚覺是南柯一夢，卻又聽得砰的一聲大響，起自海上。

# 第四六回 千里帆檣來域外 九霄風雨過城頭

抬頭向海上看時，只見十來艘艨艟巨艦，張帆乘風，正向島上疾駛而來，韋小寶見勢頭不對，一扯之下，沒能將魚鉤扯脫，反而鉤得後頸好不疼痛，當即拔步飛奔，讓那釣魚桿拖在身後，心想定是鄭克塽這小子帶兵還債來了，還債本來甚好，可是欠債的上門，先開上幾炮，來勢洶洶，必非好兆。

他還沒奔到屋前，彭參將已氣急敗壞的奔到，說道：「韋……韋爵爺……大……大事不好，台灣兵船打過來了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怎知是台灣兵船？」彭參將道：「卑職剛……剛才用千里鏡照過了，船……尾巴……不，不，船頭上漆著一個太陽，一個月亮，那是台灣鄭……鄭逆的徽號，一艘船要是裝五百名兵將，兩艘二千，三艘那就有七八千……」

韋小寶接過他手中千里鏡，對來船望去，一數之下，共有十三艘大船，再細看船頭，果然依稀畫得有太陽和月亮的徽記，喝道：「快去帶兵布防，守在岸邊，敵人坐小艇登陸，這就放箭！」彭參將連聲答應，飛奔而去。

蘇荃等都聞聲出來，只聽得來船又砰砰砰的放炮。公主道：「阿珂妹子，你去台灣時，帶不帶虎頭同去？」阿珂頓足怒道：「你……你開甚麼玩笑？」

韋小寶更加惱怒，罵道：「讓公主這臭娘皮帶了她的雙雙去台灣……」

蘇荃忽道：「咦，怎地炮彈落海，沒濺起水柱？」只聽得砰砰兩響，炮口煙霧瀰漫，卻沒炮彈打上岸來，也沒落入海中。韋小寶一怔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「這是禮炮，不是來跟咱們為難的。」公主道：「先禮後兵！」韋小寶怒道：「雙雙這小丫頭呢？快過來，老子要打她屁股。」公主嗔道：「好端端的為甚麼打女兒？」韋小寶道：「誰教她的娘這麼討厭！」

來船漸近，從千里鏡中看得清楚，船上升起的竟是大清黃龍旗，並非台灣日月旗，韋小寶又驚又喜，將千里鏡交給蘇荃道：「你瞧瞧，這可奇了。」

蘇荃看了一會，微笑道：「這是大清水師，不是台灣的。」

韋小寶接過來又看，笑道：「對啦，果真是大清水師。哎唷，幹甚麼？他媽的好痛！」回過頭來，原來抱在阿珂懷中的韋虎頭抓住了釣桿，用力拉扯，魚鉤還鉤在韋小寶頸中，自然扯得他好生疼痛。阿珂忍住了笑，忙輕輕替他把魚鉤取下，笑道：「對不住，別生氣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乖兒子，年紀小小，就有姜太公的手段，了不起！」

公主哼了一聲，罵道：「偏心鬼！」

只見彭參將快步奔來，叫道：「韋爵爺，船上打的是大清旗號，只怕有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錯！只許一艘小艇載人上島，問明白了再說。」彭參將接令而去。

公主道：「定是鄭克塽這小子假打大清旗號，這些明明是台灣船嘛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公主，你近來相貌美得很啊。」公主一怔，聽丈夫稱讚自己，卻也忍不住喜歡，微笑道：「還不是一樣，有甚麼美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唇紅面白，眉毛彎彎，好像月裏嫦娥下凡，鄭克塽見了一定喜愛得緊。」公主呸的一聲。

不多時來船駛近，下錨停泊，六七名水兵划了一艘小艇，駛向岸邊。彭參將指揮士兵，彎弓搭箭，對住了小艇。小艇駛到近處，艇中有人拿起話筒放在口邊，叫道：「聖旨到！水師提督施軍門向韋爵爺傳旨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施琅這傢伙搞甚麼古怪，卻坐了台灣的戰船來傳旨。」蘇荃道：「想是他在海上遇到了台灣水師，打了勝仗，將台灣的戰船捉了過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定是如此。荃姊姊料事如神。」

公主兀自不服氣，嘀咕道：「我猜是施琅投降了台灣，鄭克塽派他假傳聖旨。」韋小寶心中一歡喜，也就不再斥罵，在她屁股上扭了一把，拍了一記，興匆匆的趕到沙灘去接旨。

小艇中上來的果然是施琅。他在沙灘上一站，大聲宣旨。原來康熙派施琅攻打台灣，澎湖一戰，鄭軍水師大敗，施琅乘勝入台。明延平郡王鄭克塽不戰而降，台灣就此歸於大清版圖。康熙論功行賞，以施琅當年閒居北京不用，得韋小寶保薦而立此大功，特升韋小寶為二等通吃侯，加太子太保銜，長子韋虎頭蔭一等輕車都尉。

韋小寶謝恩已畢，茫然若失，想不到台灣居然已給施琅平了。

他和鄭克塽一見面就結怨，師父陳近南為其所害，更是恨之切骨，但台灣一平，大明天下從此更無寸土，也不禁有些惆悵。他年紀幼小，從未讀書，甚麼滿漢之分，國族之仇，向來不放在心上，只是在天地會日久，平日聽會中弟兄們說得多了，自然而然也覺滿州人佔我漢人江山十分不該。這時聽說施琅將鄭克塽抓去了北京，並不覺得喜歡。又想師父一生竭盡心力，只盼恢復大明天下，就算這件大事做不成功，也要保住海外大明這一片土，那知師父被害不久，鄭克塽便即投降，師父在陰世得知，也必痛哭流涕。

韋小寶想到那日師父被害，也是因和施琅力戰之後，神困力疲，才會被鄭克塽在背後施了暗算，眼見施琅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氣，不由得一肚子都是氣，說道：「施大人立此大功，想來定是封了大官啦。」施琅微笑道：「蒙皇上恩典，賜封卑職為三等靖海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心想：「我本來是一等通吃伯，升一級是三等通吃侯，小皇帝卻連升我兩級，原來要我蓋過了施琅，免得大家都做三等侯，滋味不大好。」但想到施琅大戰平台，何等熱鬧風光，自己卻在這荒島上發悶，既妒且惱，不由得更對他恨得牙癢癢地。

施琅請了個安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皇上召見卑職，溫言有加，著實勉勵了一番，最後說道：『施琅，你這次出師立功，可知是得了誰的栽培提拔？從前你在北京，誰都不來睬你，是誰保薦你的？』卑職回道：『回皇上：那是韋爵爺的保奏提拔，皇上加恩。』皇上說道：『你不忘本，這就是了。你即日去通吃島向韋小寶宣旨，加恩晉爵，獎他有知人之明，為朝廷立功。』是以卑職專程趕來。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心想：「我提拔的人個個立功，就只我自己，卻給監禁在這荒島上寸步難行。小皇帝不住加我官爵，其實我就算封了通吃王，又有甚麼希罕了？」說道：「施大人，你坐了這些台灣的戰船到來，倒嚇了我一跳，還道是台灣的水師打過來了呢，那想得到是你來耀武揚威。」

施琅忙請安謝罪，說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卑職奉了聖旨，急著要見爵爺，台灣戰船打造得好，行駛起來快得多，因此乘了台灣船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台灣戰船行駛得快，是為了船上漆得有太陽月亮的徽號。我先前心中嘀咕，只道施大人自己想在台灣自立為王，可著實有些擔心呢。」

施琅大吃一驚，忙道：「卑職胡塗得緊，大人指點得是。卑職辦事疏忽，沒將台灣戰船上的徽號去了。」其實這倒不是他的疏忽，只是他打平台灣，得意萬分，坐了所俘獲的台灣戰船北上天津，又南來通吃島，故意不鏟去船頭台灣的徽號，好讓人見了指指點點，講述戰船的來歷，那是炫耀戰功之意。不料韋小寶卻說疑心他意欲在台灣自立為王，這是最大的犯忌事，不由得滿背都是冷汗；心想小皇帝對這少年始終十分恩寵，自己血戰而平台灣，他舒舒服服的在島上閒居，功勞竟然還是他大，他封了二等侯，自己卻不過是三等侯。倘若他回到北京，在皇上面前說幾句閒話，自己這可大大糟糕了。

施琅心中這一惶恐，登時收起初上岸時那副趾高氣揚的神氣，命隨同前來的屬官上前拜見。其中一人卻是韋小寶素識，是當年跟隨陳近南而在柳州見過的地堂門好手林興珠。韋小寶心中一怔：「他是台灣的將領，怎麼會在施琅手下？」聽他自報職銜是水師都司。

林興珠自上岸來見到韋小寶後，早就驚疑不定：「他是陳軍師的小徒弟，怎麼做了朝廷大官，連施提督見了他都這麼恭敬？」

施琅指著林興珠，以及一個名叫洪朝的水師守備，說道：「林都司和洪守備本來都在台灣軍中，隨著鄭克塽爵爺和劉國軒大人歸降朝廷的。他二人熟悉海事，因此卑職這次帶同前來，讓他二人照料台灣的船隻。」

韋小寶「哦」了一聲，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見林興珠和洪朝都低下了頭，臉有愧色。

台灣自鄭成功開府後，和日本、呂宋、暹羅、安南各地通商，甚為殷富。施琅平台，取得外洋珍寶異物甚多，自己一介不取，盡數呈繳朝廷。康熙命他帶了一些來賜給韋小寶。此外施琅自己也有禮物，卻是些台灣土產，竹箱、草蓆之類，均是粗陋物事。韋小寶一見，更增氣惱，心道：「張大哥、趙二哥、王三哥、孫四哥打平吳三桂，送給我的禮物何等豐厚，你卻送些叫化子的破爛東西給我，可還把我放在眼裏嗎？」

※※※

當晚韋小寶設宴款待，自是請施琅坐了首席，此外是四名水師高職武官，以及林興珠和洪朝二人。酒過三巡，韋小寶問道：「林都司，台灣延平郡王本來是鄭經鄭王爺，怎麼變成了鄭克塽這小子了？聽說他是鄭王爺的第二個兒子，該輪不到他做王爺啊？」

林興珠道：「是。回爵爺：鄭王爺於今年正月二十八去世，遺命大公子克𡒉接位。大公子英明剛毅，台灣軍民向來敬服。可是太夫人董國太卻不喜歡他，派馮錫範行刺，將他殺了，立二公子克塽接位。大公子的陳夫人去見董國太，說大公子無罪。董國太大怒，叫人趕了出來，陳夫人抱著大公子的屍體哭了一場，就上吊死了。那位陳夫人，便是陳……陳軍師的大小姐。這件事台灣上下人心都很不服。」

韋小寶聽說師父的女兒給人逼死，想起師父，心下酸痛，一拍桌子，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鄭克塽這小子昏庸胡塗，會做甚麼屁王爺了？」

林興珠道：「是。二公子接位後，封他岳父馮錫範為左提督，一應政事都歸他處理。這人處事不公，很有私心。有人大膽說幾句公道話，都給他殺了，因此文武百官都是敢怒不敢言。大公子和陳夫人的鬼魂又常常顯靈，到四月間，董國太就給鬼魂嚇死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痛快，痛快！這董國太到了陰間，國姓爺可不能放過了她。」林興珠道：「誰說不是呢。董國太給鬼魂嚇死的事一傳出來，人心大快，全台灣從北到南，大家連放了三天爆竹，說的是趕鬼，其實是慶祝這老虔婆死得好！」韋小寶連說：「有趣，有趣！」

施琅道：「鬼魂的事也未必真有。想來董國太殺了大孫兒、逼死了大孫媳後，心中不安，老年人疑心生暗鬼，就日夜見鬼了。」韋小寶正色道：「惡鬼是當真有的，尤其是冤死屈死之人，變了鬼後，定要討命報仇。施大人，你這次平台殺人很多，這些台灣戰船中，惡鬼必定不少，施大人還是小心為妙。」施琅微微變色，隨即笑道：「上陣打仗，免不了要殺人。倘若敵人陣亡的兵將都變了鬼來討命，做武將的個個不得好死了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那倒不然。施大人本來是台灣國姓爺部下的大將，回過頭來打死台灣的兵將，死了的冤鬼自然心中不服。這可跟別的將軍不同。」

施琅默然，心下甚是恚怒。他是福建晉江人，台灣鄭王的部屬十之八九也都是福建人，尤以閩南人為多。他打平台灣後，曾聽到不少風言風語，罵他是漢奸、閩奸，更有人匿名寫了文章，做了詩來斥罵他諷刺他的。他本就內心有愧，只是如此當面公然譏刺，韋小寶卻是第一人。他對韋小寶無可奈何，登時便遷怒於林興珠，向他瞪了一眼，心道：「一離此島，老子要你的好看。」

韋小寶說道：「施大人，你運氣也真好，倘若陳軍師沒有被害，在台灣保護鄭克𡒉，董國太、鄭克塽他們就篡不了位。陳軍師統率軍民把守，台灣上下一心，你未必就能成功。」

施琅默然，心想自己才能確是遠不如陳近南，此人倘若不死，局面自然大不相同。

洪朝忽然插口：「韋爵爺說得是。台灣的兵將百姓也都這麼說。人人怨恨鄭克塽殺害忠良，自毀長城，真是國姓爺的不肖子孫。」施琅怒道：「洪守備，你既降了大清，怎敢再說這等大逆不道的言語？」洪朝急忙站起，說道：「卑職胡塗，大人包涵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洪老兄，你說的是老實話，就算皇上親耳聽到了，也不能怪罪。坐下喝酒罷。」洪朝道：「是。」戰戰兢兢坐下，捧起酒杯，雙手不住發抖，將酒潑出了大半杯。

韋小寶道：「陳軍師被鄭克塽害死，台灣人都知道了，是不是？」洪朝道：「是。鄭克塽回到台灣後，他……他說陳軍師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」向施琅瞧了一眼，不敢再說下去了。韋小寶道：「只要你說的是實話，誰也不會怪你。」洪朝道：「是，是。鄭克塽和馮錫範二人帶著幾名衛士，坐了小艇在大海裏漂流，遇到漁船，將他們救回台灣。鄭克塽說，陳軍師是給施將軍殺死的。鄭王爺得知之後，痛哭了好幾天。後來鄭克塽篡了位，自己才當眾說出來，說陳軍師是他殺的。還大吹自己武功了不起。陳軍師的部下許多人不服，去質問他陳軍師犯了甚麼罪，都給馮錫範派人抓起來殺了。」

韋小寶將酒杯在桌上重重一放，罵道：「操他奶奶的！」忽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咱們平日罵人奶奶，這人的奶奶實在有些冤枉。只有操鄭克塽的奶奶，那才叫天造地設，丁三配二四，再配也沒有了。」

這幾句話施琅聽在耳裏，卻也十分受用。他所以得罪鄭成功，全家被殺，都因董國太而起，說道：「韋爵爺這話對極，咱們都操他奶奶的。國姓爺英雄豪傑，甚麼都好，就是娶錯了一個老婆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旁人都好操鄭克塽的奶奶，天下就是施將軍一個人操不得。施將軍的功名富貴，都是從這老虔婆身上而來。你父母妻兒雖然都讓她殺了，可是換了個水師提督，三等靖海侯，這筆生意還是做得過啊。」

施琅登時滿臉通紅，心中怒罵：「老子操你韋小寶的奶奶。」強自抑制怒氣，端起酒杯來大大喝了一口，可是氣息不順，酒一入喉，猛地裏劇烈咳嗽起來。

韋小寶心道：「瞧你臉色，心中自然在大操我的奶奶，可是我連爹爹是誰也不知道，奶奶是誰更加不知道，你想操我奶奶，非操錯了人不可。你心中多半還想做我老子，那麼我奶奶便是你媽，你操我奶奶，豈不是你跟自己老娘亂七八糟，一塌胡塗？」笑吟吟的瞧著他。

座上一名姓路的水師副將生怕他二人鬧將起來，說道：「韋爵爺，施軍門這次平台，那是全憑血戰拚出來的功勞。施軍門奉了聖旨，於六月初四率領戰船六百餘號，軍士六萬餘人征台，在海上遇到逆風，行了十一天才到澎湖，十六就和劉國軒率領的台灣兵大戰，這一仗當真打得昏天黑地，日月無光，連施軍門自己也掛了彩……」

韋小寶見林興珠和洪朝都低下了頭，臉有怒色，料想他二人也曾參與澎湖之役，心想這一仗當然是施琅打了勝仗，不想聽路副將說他的得意事跡，問道：「施將軍，當日國姓爺取台灣，也是從澎湖攻過去的麼？」施琅道：「正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時你在國姓爺部下，不知當時打澎湖是怎麼打的？」施琅道：「紅毛鬼子沒派兵守澎湖。」

韋小寶問林興珠：「當年國姓爺跨海東征，聽說林大哥帶領藤牌兵斬鬼腳，不知是怎樣斬法？」林興珠心想：「藤牌兵斬鬼腳的事，我早說給你聽過了。這時你又來問，自然是不想聽施琅平台的臭史，要我講國姓爺和陳軍師的英雄事跡。我自己的事是不能多說的，施琅心中一懷恨，定要對付我，還是捧捧他為妙。」說道：「施軍門兩次攻台灣，功勞實在大得很。當年國姓爺會集諸將，商議要不要跨海東征，很多將官都說台灣天險難攻，海中風浪既大，紅毛鬼又炮火厲害，這件事實在危險。但陳軍師和施將軍極力贊成，終於立了大功。」

施琅聽他這麼說，臉有得色。

林興珠又道：「那是永曆十五年二月……」

施琅道：「林都司，前明的年號，不能再提了，那是大清順治十八年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是，是。這年二月，國姓爺大營移駐金門城。三月初一全軍誓師祭海。初十那天，國姓爺和陳軍師統帶親軍右武衛、左右虎衛、驍騎鎮、左先鋒、中衝、後衛鎮、宣毅前後鎮、援剿後鎮各路船艦，齊集料羅灣候風。那時軍心惶惶，很多人都怕出洋，國姓爺和陳軍師、施將軍分到各鎮去激勵軍心。一直等到廿三中午，天才放晴，風浪止息，於是大軍開出，廿四下午就到了澎湖。但到了澎湖之後，大風又起，海上風浪大作，好幾天不能開船。澎湖各島沒糧食，軍中缺糧，大家只好吃蕃薯度日，軍心又慌亂起來。等到三十，實在不能再等了，國姓爺下令出發，不管大風大浪，都要東征。這天半夜一更後，國姓爺的中軍艦上豎起帥字大旗，發炮三聲，金鼓齊鳴，戰船張帆向東。當時烏雲滿天，海上波濤就像一座座小山般撲上船頭，風大雨大，人人身上都濕透了。國姓爺站在船頭，手執長劍，大叫：『盡忠報國，不怕風浪！』數萬兵將跟著齊聲大叫：『盡忠報國，不怕風浪！』喊聲幾乎把狂風巨浪的聲音也壓下去了。」

韋小寶向施琅道：「那時施將軍自然也這般大叫了？」施琅道：「那一次卑職奉命駐守廈門，沒去台灣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可惜，可惜！」

路副將道：「鄭王爺到澎湖，遇到的不過是大風大浪，可是施軍門在澎湖這場血戰，那才驚心動魄。劉國軒統帶的水師在澎湖牛心灣、雞籠嶼布防，沿岸二十里都築了土壘，每隔一壘便有一門大炮。大清水師開到時，岸上大炮齊發，又有火箭、噴筒，乖乖不得了……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路副將，我瞧你的膽子跟我差不多。」路副將道：「不敢，卑職怎及得上爵爺？」韋小寶問道：「你不及我？」路副將道：「自然不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倒奇了。我以為我膽小如鼠，算得是差勁之至了，原來你比我還要沒用，哈哈，奇怪，奇怪。」路副將漲紅了臉，不敢作聲。

韋小寶問林興珠：「國姓爺統帶大軍出海之後，那又怎樣？」

林興珠道：「戰船在大風浪中行駛了兩個更次，到三更時分，忽然風平浪靜，烏雲消散，又過一會，更轉為順風，眾軍歡聲雷動，都說老天保祐，此去必勝。初一早晨，戰船到了鹿耳門外，用竹篙測水，不料沙高水淺，無法前駛。國姓爺甚是焦急，擺下香案，向天禱祝，過不多時，忽然潮水大漲，各戰船一齊湧進鹿耳門。岸上的紅毛兵開大炮轟擊。紅毛鬼在那裏築了兩座城池，一座叫熱蘭遮城，一座叫做普羅民遮城……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鬼子的地方名字也起得古裏古怪，甚麼熱來遮，冷來遮，南無波羅密多觀世音菩薩遮。」

林興珠微笑道：「當時國姓爺用千里鏡察看，見紅毛鬼有主力大艦兩艘，巡洋艦兩艘，還有夾板艦和小艇等數百艘，於是傳下將令，命宣毅前鎮鎮督陳澤率領船隊，在鹿耳門島登陸，扼守住北汕尾，以防另有紅毛艦隊來援；派黃昭帶領銑手五百名，連環炮二十門，分為三隊，到鯤身尾列陣，堵住敵軍南下；派卑職帶藤牌手五百名，從鬼仔埔後繞過鯤身之左截殺；又派蕭拱宸帶快哨二十艘，一見紅毛艦隊過七鯤身來攻，便假裝登陸攻城，大聲吶喊，以為牽制。眾將得令，分頭出發，船上大炮也開炮還擊。那一邊陳軍師率領水師，圍住了紅毛鬼的兩艘主力大艦猛打。殺聲大作，海面上滿是硝煙火焰，打了一個多時辰，轟隆一聲大響，紅毛鬼一艘主力艦給我軍擊沉了，後來才知那是貝克德亞號，是紅毛鬼水師的精銳。另一艘馬利亞號受了重傷，向東邊大海中逃得不知去向。兩艘紅毛巡洋艦也退了回去。那時陳澤所帶的兄弟遇上了紅毛鬼陸軍，個個爭先，紅毛鬼槍械雖然厲害，但見我軍衝殺勇敢，嚇得沒了鬥志，敗退回城。我軍登陸赤嵌，直搗普羅民遮城。」（按：鄭成功自澎湖攻台，從今日的台南附近登陸，當時荷蘭重兵也都駐紮在台南一帶。）

韋小寶斟了一杯酒，雙手捧給林興珠，道：「林大哥，打得好，我敬你一杯。」

林興珠站起來接了，謝過飲盡，續道：「我軍在赤嵌登陸後，當地的中國人紛紛奔來歡迎，許多人都歡喜得哭了起來，都說：『這一下我們的救星可到了。』韋爵爺，國姓爺的老太爺鄭太師，本來是在海上做沒本錢買賣的，台灣是他老人家的老巢。後來他老人家帶了手下弟兄回到中原，台灣就分別給荷蘭鬼和西班牙鬼派兵佔據。荷蘭鬼在南，西班牙鬼在北。兩鬼相爭，西班牙鬼打了敗仗，台灣全境都給荷蘭鬼佔了。島上我們中國人慘受荷蘭紅毛鬼的虐殺。鄭太師的舊部有位兄弟，叫做郭懷一，是個英雄好漢。他留在島上不走，眼見中國人給紅毛鬼實在欺侮得狠了，暗中約集兄弟，通知各地中國人，定八月十五中秋一齊起事，殺光全島紅毛鬼。不料有個漢奸，名叫普仔，竟去向紅毛鬼告密……」

韋小寶拍桌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中國人的事，就是讓漢奸壞了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是啊。郭懷一大哥一見普仔逃走，知道事情要糟，立即率領一萬六千多名中國人攻進普羅民遮城，把紅毛鬼的官署和店鋪都放火燒了。紅毛鬼調集大軍反攻，炮火厲害。我們中國人除了有幾枝火龍槍外，都是用大刀、鐵槍、鋤頭、木棍當武器，在赤嵌一直打了十五天，郭懷一大哥不幸給紅毛鬼大炮轟死……」韋小寶叫道：「哎唷，那可糟了。」林興珠道：「正是。郭大哥一死，蛇無頭不行，中國人就敗出城來，在大湖邊血戰了七天七夜，中國人在大湖邊被打死的共有四千多人，婦女孩子也寧死不屈，給殺了五百多人。凡是給紅毛鬼捉去了的，女的被迫做營妓，男的不是五馬分屍，就是用烙鐵慢慢的烙死……」

韋小寶大怒，叫道：「紅毛鬼這般殘忍，比大清兵在我們揚州屠城還要狠毒！」

施琅和路副將面面相覷，唯有苦笑，均想：「這少年說話當真不知輕重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那是永曆六年，八月裏的事……」洪朝屈指數道：「永曆六年，就是大清順治七……八……九……順治九年。」林興珠道：「是罷？自從這一場大慘殺之後，台灣的中國人和紅毛鬼勢不兩立，紅毛鬼一有小小的因頭，便亂殺中國人。因此大家一見國姓爺大軍，那真是救命皇菩薩到了，男女老幼，紛紛向我們訴苦。就在這天晚上，紅毛鬼的太守揆一大敗之後，遷怒中國人，將住在一鯤身的中國人，不論老幼捉來通統殺了，一共殺了五百多人。次日國姓爺派兵攻普羅民遮城。陳軍師定下計策，練了藤牌兵著地滾過去斬鬼子兵的腳，就此將普羅民遮城攻了下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就是老兄的功勞了。」林興珠道：「那全是陳軍師的妙計，卑職沒甚麼功勞。」又道：「國姓爺跟著揮兵進攻紅毛太守揆一所駐的熱來遮城。城上炮火猛烈，我軍傷亡很重。但馬信將軍和劉國軒將軍還是奮勇攻下了一鯤身。國姓爺見兄弟們陣亡的太多，於是在熱來遮城外堆土築起長圍，在圍上架了大炮向城裏猛轟。不久我軍第二路水師左衝、前衝、智武、英兵、遊兵、殿兵各鎮的船艦也都開到，聲勢更是大振。國姓爺一面派兵開墾種田，一面加緊圍城。圍到五月間，忽然紅毛鬼的援兵從巴達維亞來到，城中紅毛鬼出來夾攻。水陸大戰，我軍奮勇衝殺，海水都被鮮血染得紅了。」

韋小寶拍桌讚嘆：「厲害，厲害！」向施琅道：「可惜施將軍那時在廈門，不然的話，能趕上這幾場大戰，殺得他媽的幾百名紅毛鬼，那才算是真正的英雄好漢。」施琅默然。

韋小寶問洪朝：「洪大哥，那時你打的是那一路？」

洪朝道：「卑職那時是在劉國軒劉將軍麾下，和陳澤陳將軍統帶的水師合兵圍攻紅毛援兵，在北汕尾一帶大戰。紅毛鬼兵艦很大，槍炮犀利，我們槍炮的子彈打到紅毛大艦上，都給鐵甲彈了下來，傷他不得。宣毅前鎮的林進紳林將軍眼見支持不住，親身率領二百名敢死隊，身上帶了火藥包，冒死跳上紅毛鬼大艦，炸壞了艦上大炮。紅毛鬼見我們如此不怕死的猛攻，都亂了起來，我們打死紅毛鬼一名艦長，俘獲兩艘主力艦，紅毛鬼水師潰不成軍。陸上陳軍師帶兵大戰，也大獲全勝，後來陳軍師身上一共挖出了七顆紅毛鉛彈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嘿，我師父不死在紅毛鬼的槍炮之下，卻死在他奶奶的鄭克塽這小子的劍下。施將軍，男子漢大丈夫，總要打外國鬼子才了不起。中國人殺中國人，殺得再多，也不算好漢。你說是不是？」施琅哼了一聲，並不作答。

林興珠道：「紅毛鬼接連打了幾個敗仗，就想來燒我軍糧食，可是每次都給陳軍師識破了，總是偷雞不到蝕把米。紅毛太守揆一困守孤城，束手無策，便派人渡海，去和大清閩浙總督李率泰聯絡，請他派兵來救。那李大人倒也有趣，覆信請紅毛鬼派兵先去福建，掃平國姓爺在金門、廈門一帶的駐軍，大清兵就到台灣來內外夾攻。那時候紅毛鬼自身難保，像烏龜般縮在熱來遮城裏，說甚麼派兵去打金門、廈門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紅毛鬼說話如同放屁，他們始終沒來攻打金門、廈門，是不是？我們大清說過的話，卻總是算數的，後來可不是派兵攻台灣了嗎？只不過遲了這麼二三十年，那也不打緊啊！施將軍領兵打到台灣之時，不知有沒有紅毛鬼裏應外合？」

施琅再也忍耐不住，霍地站起，怒道：「韋爵爺，兄弟跟你一殿為臣，做的都是大清的官，為甚麼你冷言冷語，總是諷刺兄弟？」

韋小寶奇道：「咦！這可奇了，我幾時敢諷刺施將軍了？施將軍沒裏通外國，那好得很啊。但如要裏通外國，我看也還來得及。施將軍手握重兵，紅毛鬼、西班牙鬼、葡萄牙鬼、羅剎鬼都會喜歡跟你結交。」

施琅心中一凜：「不好！這小鬼要是向皇上告我一狀，誣陷我裏通外國，我這一生可就毀在他手裏了。」適才一時冒火，出口無禮，不由得大是懊悔，忙陪笑道：「兄弟喝多了幾杯，多有衝撞，還請韋爵爺恕罪。」

韋小寶見他發怒，本來倒也有些害怕，待見他改顏陪禮，知他忌憚自己，便笑道：「施將軍倘若當真想在台灣自立為王，還是先把兄弟殺了滅口的好，免得我向皇上告密。如果只不過是大聲嚷嚷，發發脾氣，兄弟膽子雖小，倒也是不怕的。」

施琅臉色慘白，離座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韋爵爺，大人不記小人過，卑職荒唐，甘領責罰。不過自立為王、裏通外國甚麼的，卑職決無此意。卑職一心一意的為皇上出力，忠字當頭，決無二心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請坐，請坐。咱們走著瞧罷。」轉頭向林興珠道：「你說的比說書先生還好聽，這一回『國姓爺血戰台灣，紅毛鬼屁滾尿流』後來怎樣？」

林興珠道：「這時候，國姓爺率領大軍打到台灣的消息傳到了內地，黃梧黃大人就向朝廷獻議，提出了所謂『堅壁清野平海五策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黃梧是誰？」林興珠向施琅瞧了一眼，咳嗽幾聲，卻不立時便答。施琅道：「這位黃大人，本來也是國姓爺麾下的，職居總兵，他歸順朝廷後，官運亨通，逝世之時，已封到一等海澄公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嘿，原來也是個大漢……」最後這個「奸」字，終於硬生生嚥住了。施琅臉上一紅，心想：「你罵我漢奸，我瞧你這滿洲人也是假冒的，大家還不是彼此彼此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黃梧有甚麼拍皇上馬屁的妙策，一下子就封到公爵？本事可不小哇！這法兒咱們可得琢磨琢磨，好生學學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這黃梧，當年國姓爺派他防守海澄，他卻將海澄拿去投了朝廷，不肯歸降的將士都給他殺了。當時朝廷正拿國姓爺沒法子，忽然有對方這樣一員大將率領軍隊，連同城市一起歸降，朝廷十分歡喜，因此封賞特別從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他獻的又是甚麼計策？」林興珠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位黃大人，害苦的百姓當真多得很了。他這平海五策，第一條是將沿海所有百姓一概遷入內地，那麼金門、廈門和台灣就得不到接濟。第二條是將沿海所有船隻一概燒毀，今後一寸木板也不許下海。第三條是殺了國姓爺的父親鄭太師。第四條是挖掘國姓爺祖宗的墳墓，壞了他的風水。第五條是將國姓爺舊部投誠的官兵，一概遷往內地各省墾荒，以免又生後患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嘿，這傢伙的計策當真毒得很哪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可不是麼？那時順治皇爺剛駕崩，皇上接位，年紀幼小，鰲拜大權獨攬。鰲拜這奸賊見到黃梧的平海五策，以為十分有理，下令從遼東經直隸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以及廣東，沿海三十里內不許有人居住，所有船隻盡數燒毀。那時沿海千千萬萬百姓，無不流離失所，過不了日子。」

施琅搖頭道：「黃梧這條計策，也實在太過份了些。直到今上親政，韋大人拿了鰲拜，禁海令方才取消。可是沿海七省的百姓，已然受盡荼毒。當時朝廷嚴令，凡是犯界的百姓，捉到了立刻斬首。許多貧民過不了日子，到海邊捉魚，不知被殺了多少。鄭太師也是那時被殺的。鰲拜特地派遣兵部尚書蘇納海，到福建泉州南安縣，去挖了鄭家的祖墳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鰲拜自稱是勇士，這樣幹法可無聊得很。有本事的，就跟國姓爺真刀真槍去打一仗。將沿海百姓遷入內地，不是擺明怕了人家麼？皇上愛惜百姓，黃梧的計策倘若呈到了皇上手裏，非砍了他腦袋不可。」施琅道：「正是。黃梧死得早，算是他運氣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鄭太師去世的消息傳到台灣，國姓爺怕動搖軍心，說道這是謠言，不得輕信，可是據親兵說，國姓爺常常半夜裏痛哭。國姓爺又對陳軍師和幾位大將說，黃梧這幾條計策果真毒辣厲害，幸好是東征台灣，否則十餘萬大軍終究不能在金門、廈門立足。那時我們圍攻已久，紅毛兵幾次想突圍，都給打了回去。於是國姓爺傳下將令，過年之前定要攻下熱來遮城。」轉頭問洪朝：「是十一月廿二那天總攻，是不是？」

洪朝道：「是，那天大風大雨，我軍各處土壘的大炮一齊猛轟，打壞了城牆一角，城東城西的碉堡也打破了。紅毛鬼拚命衝出，死了幾百人後還是退了回去。於是紅毛太守揆一豎白旗投降。那時台灣的中國人都要報仇，要將紅毛鬼殺得乾乾淨淨。國姓爺向眾百姓開導，我們中國是禮義之邦，敵人投降了就不能再殺，准許紅毛太守簽署降書一十四款，率領殘兵敗將上船離台，逃去巴達維亞。紅毛鬼自明朝天啟四年佔據台灣，一共佔了三十八年，到這一年永曆十五年……也就是大清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廿九，台灣重回中國版圖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國姓爺下了將令，不許殺投降了的紅毛兵，但中國百姓實在氣不過，紛紛向他們唾口沫，投石子。小孩子還編了歌兒來唱。紅毛兵個個斷手折腿，垂頭喪氣，一句鬼話也不敢說了。他們兵船開走的時候，升起了旗又降下，再放禮炮，說是向國姓爺拜謝不殺之恩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我們中國人真是大大的威風。紅毛鬼炮火這麼厲害，打下台灣，那實在不容易，不容易！」洪朝道：「那熱來遮城，國姓爺改名為安平鎮，普羅民遮城改名為承天府，自此永為台灣的重鎮。」

路副將插口道：「施軍門取台灣，走的也是當年國姓爺的老路，從鹿耳門進去……」韋小寶揮手攔住他話頭，打了個大大呵欠，說道：「中國人打得紅毛鬼落海而逃，那才聽得過癮，自己人打自己人嘛，左右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。施將軍，咱們酒也喝得差不多了，這就散了罷。」施琅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是。多謝爵爺賜飯，卑職告辭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入內堂，說起如何攔住施琅的話頭，總之是不讓他自誇取台的戰功，六位夫人聽了都感好笑。只有阿珂默默無言，心想當年若是嫁了鄭克塽，勢須隨他一同被俘，去了北京，亡國妾婦，難免大受屈辱。當日眼見鄭克塽乘小艇離通吃島，於他生死存亡就已渾不關心，此時聽到他失國降敵，更不在意下，回憶前塵，自己竟能如此為他風采容貌所迷，明知此人是個沒骨頭、沒出息的紈袴子弟，自己偏生就如瞎了眼睛一般，對他一往情深，此刻想來，兀自深感羞慚。

公主道：「皇帝哥哥待人太也寬厚，鄭克塽這傢伙投降了，居然還封他個一等公，爵位還在小寶之上，可教人好生不服氣。」

韋小寶搖手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。國姓爺是位大大的英雄好漢，皇上瞧在國姓爺的面上，才封他孫子做個一等公。單憑鄭克塽自己的本事，只好封個一等毛毛蟲罷了。」

次日中午，韋小寶單請林興珠、洪朝二人小宴，問起施琅取台的經過。

原來清軍台軍在澎湖牛心灣、雞籠嶼血戰數日，施琅第一天打了敗仗，後來清軍水師援兵開到，又再大戰，台灣船隻被焚大敗，將士死傷萬餘人，戰艦或沉或焚，損失三百餘艘。劉國軒率殘兵退回台灣。

施琅率水師攻台，鹿耳門水淺，戰船不能駛入，在海上泊了十二日，正自無計可施，忽然大霧瀰天，潮水大漲，清軍戰船一齊湧入。台灣上下無不大驚，都說：「當年國姓爺因鹿耳門潮漲而得台，現今鹿耳門潮水又漲，天險已失，這是天意使然，再打也沒用了。」

鄭克塽得知清軍舟師開進鹿耳門，早嚇得慌了手腳，馮錫範勸他投降，自然一口答應，只是生怕施琅要報私仇，為難鄭氏子孫，好生躊躇。當下劉國軒致書施琅，說道投降可以，但國姓爺的子孫必須保全，否則全台軍民感念國姓爺的恩義，寧可戰至最後一人。施琅立即答覆，保證決不計較舊怨，否則天人共棄，絕子絕孫。於是鄭克塽、馮錫範、劉國軒率領台灣文武百官投降。

明朝宗室寧靖王朱術桂自殺殉國，妾五人同殉死節，明祀至此而絕。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位明朝皇帝的末代子孫自殺殉國，有五個老婆跟著他一起死。我韋小寶如果自殺，我那七個老婆中不知有幾個相陪？雙兒是一定陪的，公主是一定恕不奉陪的。其餘五個，多半要擲擲骰子，再定死活了。方怡擲骰子時定要作弊，叫我這死人做羊牯。」

林興珠又說，施琅帶兵登陸後，倒也守信，並不為難鄭氏子孫，還親自到鄭成功的延平王廟去致祭，痛哭了一場。洪朝道：「他祭文中有幾句話說：『自同安侯入台，台地始有居人。逮賜姓啟土，始為巖疆，莫敢誰何？今琅賴天子威靈，將帥之力，克有茲土，不辭滅國之誅，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。獨琅起卒伍，與賜姓有魚水之歡，中間微嫌，釀成大戾。琅與賜姓翦為仇讎，情猶臣主。蘆中窮士，義所不為。公義私恩，如此而已。』這幾句話倒也傳誦一時。」韋小寶問：「他嘰哩咕嚕的說些甚麼？」洪朝道：「『蘆中窮士』就是伍子胥，當年伍子胥滅了楚國，將楚平王的屍體從墳裏掘出來，鞭屍三百，以報殺父殺兄之仇。施琅說他決不幹這種事。」

韋小寶冷笑道：「哼，他敢麼？國姓爺雖已死了，他還是怕得要命。他敗了鄭家基業，只怕國姓爺的英魂找他為難，於是去國姓爺廟裏磕頭求情。這人奸猾得很，你們別上了他的當。」林洪二人齊聲稱是。

韋小寶道：「伍子胥的故事，我倒在戲文裏看過的，有一齣戲伍子胥過昭關，一夜之間把頭髮嚇得白了，是不是？」洪朝道：「是，是。爵爺記性真好。」韋小寶很久沒聽人說故事了，當下問起伍子胥的前後事跡。難得這洪朝當年考過秀才，雖然沒考上，肚子裏卻著實有些墨水，於是一五一十的詳細說了。韋小寶聽得津津有味，說道：「我在這荒島上，實在無聊得緊，幸虧兩位前來給我說故事解悶。最好你們多住幾天，不忙便去。」

林興珠道：「我們是台灣降將，昨天說話中可得罪了施將軍。施將軍要對付我們，便如捏死兩隻螞蟻，只須隨便加一個心懷反覆、圖謀不軌的罪名，立刻便可先斬後奏。就算斬了不奏，也不會有人追問。韋大人，請你跟施將軍說說，就留了我們二人服侍你罷。」韋小寶大喜，問道：「洪大哥你以為如何？」洪朝道：「昨兒晚上卑職和林大哥仔細商量，若不得韋大人救命，我二人勢必死無葬身之地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二位跟了我，一切可得聽我的。」林洪二人一齊躬身，說道：「韋大人不論吩咐甚麼，卑職唯命是從。」

韋小寶甚喜，心想：「有了這兩個好幫手，就有法子離開這鬼地方了。」

康熙派那彭參將帶兵守衛通吃島，事先曾有嚴旨，決不能讓韋小寶及其家人離島一步。彭參將腦筋並不甚靈，也無多大本事，但對皇上的聖旨，卻是連殺他十七八次頭也不敢有絲毫違背。康熙要他牢牢的看守，他便牢牢的看守。韋小寶要取他性命，只是一舉手之勞，但就算將這五百零一名看守的兵將殺得乾乾淨淨，沒有船隻，終究不能離島。林洪二人是水師宿將，弄船航海，必有本事。

※※※

當晚又宴請施琅，這次只邀林興珠、洪朝二人作陪。說了一會閒話，韋小寶道：「施將軍，你在這裏總還得住上一兩個月罷？」施琅道：「卑職原想多住些日子，好常常聽大人教誨。不過台灣初定，不能離開太久，明天就要向大人告辭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想多些日子跟我在一起，好常常聽我教誨，不知是真話呢，還是說來討我歡喜的？」施琅道：「自然千真萬確，是卑職打從心坎裏說出來的話。當年卑職追隨大人，兵駐通吃島，炮轟神龍教，每日裏恭聆大人教導，跟著大人一起喝酒賭錢說笑話，那樣的日子，可開心得很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如果能再過那樣的日子，你開不開心？」施琅道：「那自然開心啊。日後皇上派了大人軍國重任的大差事，卑職還是要討令跟隨大人的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那很容易，你要追隨我，聽我說笑話，半點兒也不難。咱們明天就一起去台灣罷。」

施琅大吃一驚，站起身來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件事未奉皇上聖旨，卑職不敢奉命。還請……還請大人原諒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去台灣想幹甚麼，只是聽你們說得熱鬧，國姓爺在台南、台北開疆闢土，新造了一個花花世界，我想親眼去瞧瞧。到了台灣，你不是就可常常聽到我的教誨麼？這話是你自己親口說的。我不過看你為人很好，從前又跟過我，咱們是老上司、老部下，交情非同尋常，這才勉強想個法子，來答應你的請求。我去台灣玩玩，一兩個月就回來了，神不知鬼不覺的，只要你不說、我不說，皇上也不會知道。」

施琅神色極是尷尬，躬身道：「韋大人，這件事實在為難得很了。大人有命，卑職本當遵奉，只不過倘若皇上怪罪下來，實有大大的不便。卑職如果不奏告，那是犯了欺君大罪，卑職是萬萬不敢的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請坐，請坐，施將軍，你既不肯，那也是小事一樁，不用再說了。」施琅如釋重負，連聲稱是，坐回席中。韋小寶笑道：「說到欺君之罪，不瞞你說，我欺瞞皇上的事倒也做過幾樁，不過皇上寬洪大量，知道之後也不過罵上幾句，沒甚麼大不了的。」施琅道：「是，是。大家都說，皇上對待韋大人深恩厚澤，真是異數。君臣如此投緣，實是曠古未有。但像卑職這種沒福分的小將外臣，那是萬萬不敢跟韋大人學的。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施將軍嘴裏說得好像十分膽小，其實我瞧啊，你的膽子倒是很大的。聽說施將軍攻下台灣後，做了一篇祭文去祭國姓爺，可是有的？」

施琅道：「回大人：『國姓爺』三字，是說不得的了，現下的國姓是愛新覺羅。咱們提到鄭成功時，要是說得客氣些，只能說是『前明賜姓』。因此卑職的那篇祭文中，只說『賜姓』二字，決計不敢大膽犯忌。」他料知不答應帶同韋小寶去台灣，這小鬼必定雞蛋裏找骨頭，硬要尋自己的岔子。「國姓爺」三字是大家都說慣了的，可是鄭成功得明朝賜姓為朱，他的國姓是明朝的國姓，不是清朝的國姓，韋小寶倘若抓住這三個字大做文章，說他念念不忘姓朱是國姓，申報朝廷，這件事可大可小，說不定會釀成大禍，因此上搶先辯白。

其實韋小寶沒半點學問，這些字眼上的關節，他說甚麼也想不到，經施琅一辯，反而抓到了把柄，說道：「施將軍曾受明朝的爵祿，念念不忘前朝的賜姓，那也怪不得。倘若真是忠於我大清，應當稱鄭成功為『逆姓』、『偽姓』、『匪姓』、『狗姓』才是。」

施琅低頭不語，心中雖十二分的不以為然，但覺不宜就此事和他多所辯論，稱鄭成功為「賜姓」，果然還是不免有不忘前朝之意。

韋小寶道：「施將軍那篇祭文，定是做得十分好的了，唸給我聽聽成不成？」

施琅只會帶兵打仗，那裏會做甚麼祭文，這篇祭文是他幕僚中一名師爺做的。這師爺頗有才情，這篇祭文做得情文並茂，辭意懇切，施琅曾聽不少人讚揚，心中得意，將其中許多句子記熟在胸，向人炫耀，當下便道：「卑職胡謅了幾句，倒教韋大人見笑了。」於是將祭文中的幾段要緊文字背了出來。

韋小寶聽他背完了「獨琅起卒伍，與賜姓有魚水之歡，中間微嫌，釀成大戾。琅與賜姓翦為仇讎，情猶臣主。蘆中窮士，義所不為。公義私恩，如此而已。」那一段，點頭讚道：「好文章，好文章。這篇文章，別說殺了我頭也做不出來，就是人家做好了要我背上一背，只怕也得讀他十天八天。施將軍文武全才，記性極好，佩服，佩服。」

施琅臉上微微一紅，心道：「你明知我做不出，是別人做了，我讀熟了背出來的。這般譏諷於我，那也不必跟你多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其中『蘆中窮士，義所不為』這八個字，是甚麼意思？我學問差勁得很，這可不懂了。」

施琅道：「蘆中窮士，說的是伍子胥。當年他從楚國逃難去吳國，來到江邊，一個漁翁渡他過江，去拿飯給他吃，伍子胥怕追兵來捉拿，躲在江邊的蘆葦叢裏。漁翁回來，見蘆中躲得有人，便叫道：『蘆中人，蘆中人，豈非窮士乎？』後來伍子胥帶領吳兵，攻破楚國，將楚平王的屍首從墳墓中掘了出來，鞭屍三百，以報殺他父兄之仇。賜姓……鄭成功曾殺我父兄妻兒，台灣人怕我破台之後，也會掘屍報仇。卑職這篇祭文中說，這種事我是決計不做的，鄭成功在天之靈可以放心，台灣軍民也不必顧慮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施將軍是在自比伍子胥。」

施琅道：「伍子胥是大英雄、大豪傑，卑職如何敢比？只不過伍子胥全家遭難，他孤身一人逃了出去，終於帶兵回來，報了大仇。這一節，跟卑職的遭遇也差不多罷了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但願施將軍將來的結局，和伍子胥大大不同，否則可真正不妙了。」

施琅登時想到，伍子胥在吳國立了大功，後來卻為吳王所殺，不由得臉色大變，握著酒杯的一隻手不由得也顫抖起來。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聽說伍子胥立了大功，便驕傲起來，對吳王很不恭敬。施將軍，你自比伍子胥，實在是非常不妥當的。你那篇祭文，當然早已傳到了北京城裏，皇上也必已見到了，要是沒人跟你向皇上分說分說，我瞧，嘿嘿，唉，可惜，可惜，這一場大功只怕要付於流水……」施琅忙道：「大人明鑒：卑職說的是不做伍子胥，可不敢說要做伍子胥，這……中間是完……完全不同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這篇祭文到處流傳，施將軍自比伍子胥，那是天下皆知的了。」

施琅站起身來，顫聲道：「皇上聖明，恩德如山，有功的臣子盡得保全。卑職服侍了一位好主子，比之伍子胥，運氣是好得多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話是不錯的。伍子胥到底怎樣居心，我是不大明白。不過我看過戲文，吳王殺他之時，伍子胥說，將我的眼睛挖出來嵌在城門上，好讓我見到越兵打進京城來，見到吳國滅亡，後來好像吳國果然是給滅了。施將軍文武全才，必定知道這故事，是不是啊？」

施琅不由得一股涼意從背脊骨上直透下去，他起初只想到伍子胥立大功後為吳王所殺的不祥史事，已然大為不安，還沒想到伍子胥臨死時的那幾句話。自己那篇祭文中說「蘆中窮士，義所不為」，雖說是不做伍子胥之事，但自比伍子胥之意，卻是昭昭在人耳目，祭文中提到伍子胥，說的只是「鞭屍報仇」，那料到韋小寶竟會拉扯到「詛咒亡國」這件事上去，如此大大犯忌的罪名，一給人加到了自己頭上，當真糟不可言。韋小寶這番言語，只要傳進了皇帝耳裏，就算皇上聖明，並不加罪，心裏一定不痛快，自己再盼加官晉爵，從此再也休想了。要是皇帝的親信如韋小寶之流再火上加油、挑撥一番，說自己心存怨望，譏刺朝廷誅殺功臣，項頸上這一顆人頭，可實在難保之極。

一時思如潮湧，自恨千不該、萬不該，不該去祭鄭成功，更不該叫師爺做這篇祭文，以致給這精靈古怪的小鬼抓住了痛腳。他呆呆的站著發獃，不知說甚麼話來分辯才好。

韋小寶道：「施將軍，皇上親政之後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甚麼？」施琅道：「是誅殺奸臣鰲拜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鰲拜固然是奸臣，可是他是顧命大臣，當年攻城破敵，於我大清大大有功。皇上曾說：『我殺了鰲拜，只怕有人說我不體恤功臣，說甚麼鳥、甚麼弓的。』那是甚麼話啊？我可說不上來了。」施琅道：「是鳥盡弓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了，連你也這麼說……」施琅忙道：「不，不，我不是說皇上，說的是一句成語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是說一句成語，來形容皇上殺鰲拜。」施琅急道：「大人問我是一句甚麼成語，卑職不過回答大人的問話，可萬萬不敢……不敢訕謗皇上。」

韋小寶雙目凝視著他，只瞧得施琅心慌意亂。

自古以來，做臣子的倘若自以為功大賞薄，皇帝必定甚是痛恨，臣子不必口出怨言，只要「心存怨望」四字，就是殺頭的罪名。施琅心意徬徨之際，給韋小寶誘得說出了「鳥盡弓藏」四字，話一出口，立知不妙，可是已經收不回了，何況除韋小寶外，尚有林興珠、洪朝二人在側，要想抵賴，也無從賴起。

韋小寶道：「施將軍說『鳥盡弓藏』，這句話是不是訕謗皇上，我是不懂的。朝廷裏有學問的大學士、尚書、翰林很多，咱們不妨請他們去評評。不過我跟著皇上的日子不少，好像皇上愛聽人說他是鳥生魚湯，卻不愛聽人說他鳥盡弓藏。同是兩隻鳥，這中間只怕大不相同，一隻是好鳥，一隻是惡鳥。是不是啊？」

施琅又驚又怒，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你如此誣陷於我，索性將你三人盡數殺了，也免得留下了禍根；言念及此，不由得眼中露出兇光。

韋小寶見他突然面目猙獰，心中不禁一寒，強笑道：「施將軍一言既出，死馬難追。你眼前有兩條路可走。第一條，立即將我和林洪二人殺了，再將我眾夫人和兒子都殺了，然後兵發台灣，自立為王。只是你所帶的都是大清官兵，不見得肯跟隨你一起造反，台灣的軍民也未必服你。」

施琅心中正在盤算這件事，聽得他一語道破，兇焰立斂，忙道：「卑職絕無此意，大人不可多疑，加重卑職的罪名。但不知大人所說的第二條路是甚麼，還請大人開恩指點。」

韋小寶聽他口氣軟了，登時心中一寬，架起了腳搖上幾搖，說道：「第二條路，那就須得兄弟和林洪二位幫個忙才成。剛才施將軍說到皇上之時，確是說了個『鳥』字，恭頌皇上鳥生魚湯，那好得很啊。兄弟日後見到皇上，定說施將軍忠字當頭，念念不忘皇恩浩蕩，閒談之中，常說伍子胥忘恩負義，吳王發兵幫他報了殺父大仇，以後差他不論幹甚麼，自該火裏火裏去，水裏水裏去，如何可以口出怨言，心懷不滿？當年施將軍倘若做了伍子胥，不但保得吳王江山萬萬年，別說西施這樣的美人能保住，連東施、南施、北施、中施，也一古腦兒都搶了來獻給吳王。伍子胥念念不忘的只是自己，施將軍念念不忘的，卻是我大清聖明天子。好心有好報，皇上論功行賞，施將軍自然也是公侯萬代了。」

這一番話只把施琅聽得心花怒放，急忙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若得大人在皇上跟前如此美言，卑職永遠不敢忘了大人的恩德。」

韋小寶起身還禮，微笑道：「這些話說來惠而不費，要是我心情好，自然也會奏知皇上的。」

施琅心想：「若不讓你去台灣走一遭，你這小子的心情怎麼好得起來？」坐回椅中，說道：「台灣初平，人心未定。卑職想奏明皇上，差遣一位位尊望重的大員，前去宣示聖上的德音，安撫百姓。這一位大員，自然以韋大人最為適宜。卑職立刻拜表，奏請皇上降旨，委派大人前赴台灣宣撫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你拜表上京，待得皇上旨意下來，這麼一來一往，幾個月的時候拖了下來，只怕傳入皇上耳中的閒言閒語，沒有一千句，也有八百句了。這種事情，是差不得一時三刻的。最好施將軍立刻請一位皇上親信的大員，同去台灣徹查，方能證明你絕無在台灣自立為王的用心。外邊傳說你連名號也定下了，叫作甚麼『大明台灣靖海王』，是不是？」

施琅聽到「大明台灣靖海王」七字，不由得嚇了一跳，心想你在荒島之上，聽得到甚麼流言，自然是你信口編出來的，但這話一傳到北京，朝廷定是寧可信其有，不會信其無，自己這可死無葬身之地了，忙道：「這是謠言，大人萬萬不可聽信。」

韋小寶淡淡的道：「是啊，我和你相識已久，自然是不信的。不過施將軍平台，殺的人多，冤家一定結了不少。你的仇人要中傷你，我看也是防不勝防，難以辯白。常言道得好：朝裏無人莫做官。不知朝裏大老，那一位是肯拚了身家性命，全力來維護施將軍的？」

施琅心中更是打了個突，自己在朝中並無有力之人撐腰，否則當年也不會在北京投閒置散，到處鑽營而無門路可走，真能給自己說得了話的，也只有眼前這位韋大人，當下咬了咬牙，說道：「大人指點，卑職感激不盡。既然事勢緊迫，卑職斗膽請大人明日啟程，前赴台灣查明真相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但想是你來求我，不妨刁難刁難，說道：「憑著咱哥兒倆的交情，為了替施將軍辯冤，辛苦一趟也沒甚麼。就是我在島上住得久了，再出海只怕會暈船。同時我的妻子兒女天天都在身邊，也不捨得跟他們分離。」

施琅肚裏暗罵：「你不知出過多少次海了，也從來沒見你暈過他媽的甚麼船！」陪笑道：「大人的眾位夫人、公子和小姐，自然陪同一起前往。卑職挑選最大的海船請大人乘坐，這些日子海上並無風浪，大人儘可放心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兄弟也只好勉為其難，為施將軍走一遭了。」施琅連連稱謝。

次日韋小寶帶同七位夫人，兩個兒子虎頭、銅鎚，一個女兒雙雙，上了施琅的旗艦。彭參將待要阻攔，施琅當即下令，將他綁在一棵大樹之上。眾船啟碇開行。

韋小寶望著居住數年的通吃島，笑道：「莊家已經離島，這裏不能再叫通吃島了，咱們得改個名字才成。」施琅道：「正是。大人請看改個甚麼名字最好？」韋小寶想了想，說道：「皇上曾派人來傳旨，說周文王有姜太公釣魚，漢光武有嚴子陵釣魚，凡是聖明天子，必有個忠臣釣魚。皇上派了我在這裏釣魚，咱們就叫它為『釣魚島』罷。」施琅鼓掌稱善，說道：「大人這名字取得再好也沒有了，一來恭頌皇上好比周文王、漢光武，二來顯得大人既如姜太公這般文武全才，又如嚴子陵這般清高風雅。對，對，咱們以後就叫它為釣魚島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只不過我這通吃侯要改名為釣魚侯了，日後再升官進爵，叫作甚麼釣魚公，口采就不怎麼好了。」施琅笑道：「漁翁得利，大有所獲，口采好得很啊。」韋小寶點點頭道：「皇上封了我做通吃伯、通吃侯，我覺得倒也好聽，我的幾位夫人卻不大樂意。日後奏請皇上改為釣魚侯，說不定大家都高興了。」

施琅肚裏暗暗好笑，心想：「甚麼通吃伯、通吃侯，都是皇上跟你尋開心的，只當你是個弄臣，全無尊重之意。就算改為釣魚侯，又有甚麼好聽了？」口中卻道：「自古道漁樵耕讀，漁翁排名第一，讀書人排在第四。釣魚公、釣魚王的封號，可比狀元翰林尊貴得多。」

至於這釣魚島是否就是後世的釣魚台島，可惜史籍無從稽考。若能在島上找得韋小寶的遺跡，當知在康熙初年，該島即曾由國人長期居住，且曾派兵五百駐紮。

※※※

不一日，韋小寶乘坐施琅的旗艦，來到台灣，在安平府上岸。沿途林興珠和洪朝指點當年鄭成功如何進兵，如何大破紅毛兵，韋小寶聽得津津有味。施琅既帶了他來台灣，他言語之中也就不再譏諷了。

施琅在將軍府中大張筵席，隆重款待。飲酒之際，忽報京中有諭旨到來。

施琅忙出去接旨，回來臉色有異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上諭要棄守台灣，這可糟了。」韋小寶奇道：「那為甚麼？」施琅道：「上諭令卑職籌備棄守台灣事宜，將全台軍民盡數遷入內地，不許留下一家一口。卑職向傳旨的使臣請問，原來朝中大臣建議，台灣孤懸海外，易成盜賊淵藪，朝廷控制不易，若派大軍駐守，又多費糧餉，因此決意不要了。」

韋小寶沉吟半晌，問道：「施將軍可知朝中諸位大老真正的用意是甚麼？」施琅一驚，顫聲道：「難道……難道伍子胥甚麼的話，已經傳到了北京？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常言道：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朝廷擔心將軍真要做甚麼『大明台灣靖海王』，那也是有的。」

施琅道：「那……那怎麼辦？台灣百姓數十萬人，在這裏安居樂業已有數十年，一古腦兒遷去內地，叫他們如何過日子？倘若勒逼遷移，必生大變。何況大清官兵一走，紅毛兵跟著又來佔了，咱們中國人辛辛苦苦經營的基業，拱手送給紅毛鬼，怎能叫人甘心？」

韋小寶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件事兒，我瞧也不是全無挽回的法子。皇上是最體恤百姓的，將軍只須為百姓請命，說不定皇上就允准了。」施琅略覺寬心，說道：「不過倘若朝廷裏已有了甚麼風言風語，卑職這般向皇上請陳，似乎不肯離台，顯得……顯得忠誠之心有點兒不大夠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當兒你只有立即前赴北京，將這番情由面奏皇上。你既到了北京，甚麼意圖在台灣自立為王的謠言，自然再也沒人相信了。」

施琅一拍大腿，說道：「對，對！大人指教得是，卑職明天就動身。」突然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台灣的文武官員，就請大人暫且統帶。皇上對大人是最信任不過的，只要是大人坐鎮台灣，朝中大臣誰也不敢有半句閒話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在台灣過過官癮，滋味著實不錯，笑道：「你不得聖旨，擅自將兵馬大權交了給我，皇上怪責起來，卻又如何？」

施琅一聽，又大為躊躇，尋思：「他是陳近南的弟子，反逆天地會的同黨。皇上雖對他寵幸，這些年來卻一直將他流放在通吃島上，不給他掌權辦事。他一得兵馬大權，要是聯同天地會造反作亂，我……我這可又是死罪了。」轉念一想，已有了計較：「我只須將全部水師帶去，他就不敢動彈。他如大膽妄為，竟敢造反，水師回過頭來，立時將他平了。」當即笑道：「兵馬大權如果交給別人，說不定皇上會怪責，交給大人，那是百無禁忌的。」

當下酒筵草草而終。施琅連夜傳令，將台灣文武大員召來參見韋小寶，由他全權指揮，便宜行事；又請師爺代韋小寶寫了一道奏章，說是憂心國事，特來台灣暫為坐鎮，俾朝廷無東顧之慮，請赦擅專之罪；又說台灣百姓安居已久，以臣在台親眼所見，似以不撤為宜。

諸事辦畢，已是次日清晨，施琅便要上船。韋小寶問道：「有一件大事，你預備好了沒有？」施琅道：「不知是甚麼大事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花差花差！」施琅不解，問道：「花差花差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你這次平台功勞不小，朝中諸位大臣，每一個送了多少禮啊？」施琅一怔，道：「這是仗著天子威德，將士用命，才平了台灣，朝中大臣可沒出甚麼力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老施啊，你一得意，老毛病又發作了。你打平台灣，人人都道你金山銀山，一個兒獨吞，發了大財。朝裏做官的，那一個不眼紅？」施琅急道：「大人明鑒，施琅要是私自取了台灣一兩銀子，這次教我上北京給皇上千刀萬剮，凌遲處死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自己要做清官，可不能人人跟著你做清官啊。你越清廉，人家越容易說你壞話，說你在台灣收買人心，意圖不軌。這麼說來，你這次去北京，又是兩手空空，甚麼禮物也不帶了？」施琅道：「台灣的土產，好比木雕、竹籃、草蓆、皮箱，那是帶了一些的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只笑得施琅先是面紅耳赤，繼而恍然大悟，終於決心補過，當下向韋小寶深深一揖，說道：「多謝大人指點。卑職這次險些兒又闖了大禍。」

韋小寶召集文武官員，說道：「施將軍這次上京，是為眾百姓請命，假如不成功，大夥兒都要家破人亡。這請命費，難道要施將軍一個人墊出來不成？各位老兄，大家趕緊去籌措籌措、攤派攤派罷！」

施琅居官清廉，到台後不曾向民間取過金銀。此刻韋小寶接手，第一道命令卻便是大徵「請命費」。台灣百姓聽到內遷的消息後，正自人心惶惶，得知施琅依了韋爵爺之計，上京為百姓請命，求不內遷，這筆「請命費」倒是誰都出得心甘情願。好在台灣民間富實，只半天功夫，已籌到三十餘萬兩銀子。韋小寶命官庫墊款六十餘萬，湊成一百萬兩，又指點他何人必須多送，何人不妨少送。施琅感激不盡，到當晚初更時分，這才開船。

次日韋小寶升堂，向眾官員道：「昨晚施將軍啟程赴京，這請命費算來算去，總是還差了一百多萬。兄弟為了全台百姓著想，只好將歷年私蓄，還有七位夫人的珠寶首飾，一古腦兒又湊了一百萬兩銀子，交施將軍帶去使用打點。唉，在台灣做官，可真不容易，兄弟只不過暫且署理，第一天便虧空了一百萬。我這可是傾家蕩產，全軍覆沒了。」

台灣府知府躬身說道：「大人愛護百姓，為民父母，真是萬家生佛。除了公庫墊款六十多萬要還之外，韋大人這一百萬兩銀子，自然也是要全台百姓奉還的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你們每個人也都墊了銀子，個個都弄得兩袖清風甚麼的，這個我也不是不知道。你們官大的墊了成萬兩，官小的也墊了數千兩、數百兩不等，大家齊心合力，為來為去，都是為了眾百姓。這些墊款，自然也是要地方上歸還的。咱們做父母官的，也不能向老百姓算利息，大家吃虧些，拿回本錢，也就算了，這叫做愛民如子。」

眾官大喜，一齊稱謝，均覺這位韋大人體貼下情，有財大家發，果然是一位好上司。

韋小寶第一天署官，便刮了一百萬兩銀子，此後財源滾滾，花巧多端，不必細表。

※※※

過得數日，韋小寶吩咐備下祭品，到鄭成功祠堂去上祭，要瞧瞧這位名震天下的國姓爺到底是怎麼一副模樣。

來到祠中，抬頭看時，只見鄭成功的塑像端坐椅中，臉形橢圓，上唇、下唇及下顎均有短短黑鬚，雙耳甚大，但眼睛細小，眉毛彎彎，頗有慈祥之意，並無威猛豪邁的英雄氣概，韋小寶頗為失望，問從官道：「國姓爺的相貌，當真就是這樣嗎？」林興珠道：「這塑像和國姓爺本人是挺像的。國姓爺是讀書人出身，雖然是大英雄大豪傑，相貌卻文雅得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見塑像兩側各有一座較小塑像，左女右男，問道：「那兩個是甚麼人？」林興珠道：「女的是董太妃，男的是嗣王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甚麼嗣王爺？」林興珠道：「就是國姓爺的公子，繼任為王爺的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啊，就是鄭經了，跟鄭克塽這小子倒也有些相像。我師父陳軍師的像呢？」林興珠道：「陳軍師沒有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董太妃壞得很，快把她拉下來，趕緊叫人去塑陳軍師的像，放在這裏陪伴國姓爺。」

林興珠大喜，親自爬入神龕，將董太妃的塑像搬了下來。韋小寶向鄭成功的神像跪下，磕了幾個頭，說道：「國姓爺，你是英雄豪傑，我向你磕頭，想來你也受得起。這老虔婆壞了你的大事，每天陪著你，你必定生氣，我幫你趕走了，讓我師父陳軍師來陪你。」想到師父慘亡，不禁流下淚來。

全台百姓對董太妃恨之入骨，而陳永華屯田辦學、興利除弊，有遺愛於民，百姓稱他為「台灣諸葛亮」。鄭克塽當國之時，誰也不敢說董太妃一句壞話，不敢說陳永華一句好話。此時韋小寶下了「除董塑陳」的命令，人心大快，又聽說他在國姓爺像前磕頭流淚，眾百姓更是感激。雖然這位韋大人要錢未免厲害了些，但一來他是陳軍師的弟子，台灣軍民不免推愛，二來施琅帶領清兵取台，滅了大明留存在海外的一片江山，因此上雖然「施清韋貪」，眾百姓反覺這位少年韋大人和藹可親，寧可他鎮守台灣，最好施琅永遠不要回來。

※※※

可是事與願違，過得一個多月，施琅帶了水師又回到台灣。

韋小寶在岸邊相迎，只見施琅陪同一位身穿一品大員服色的大官從船中出來。那大官還在跳板之上，便大聲叫道：「韋兄弟，你好嗎？這可想煞做哥哥的了。」原來是索額圖。韋小寶大喜，搶上前去。兩人在跳板上拉住了手，哈哈大笑。

索額圖笑道：「兄弟，大喜，大喜。皇上降旨，要你上北京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喜一憂，尋思：「我如肯去北京，早就去了。小皇帝很是固執，他決不會向我投降的。我不答應打天地會，他就不會見我的面。」

施琅笑嘻嘻道：「皇恩浩蕩，真是沒得說的，皇上已答允撤銷台民內遷的旨意。」

台灣眾軍民這一個多月來，日日夜夜都在擔憂，生怕皇帝堅執要棄台灣，大家都說，皇帝的口是「金口」，說過了的話，決無反悔之理。施琅這句話一出口，岸上眾官員聽到了，忍不住大聲歡呼，一齊叫了起來：「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。」

消息不脛而走，到處是歡呼之聲，跟著劈劈拍拍的大放爆竹，比之過年還熱鬧得多。

註：據史籍所載，當時清廷決心棄台，已有成議，全仗施琅力爭，大學士李霨又從中斡旋，這才決定設立官府，派置駐軍。在當時似是小事，於後世卻有莫大影響。當年施琅若不力爭，清廷平服鄭氏後即放棄台灣，將全台軍民盡數遷入內地，則荷蘭人勢必重來，台灣從此不屬於中國版圖。因此其時雖有不少人指施琅為漢奸，但於中華民族而言，其力排棄台之議，保全此一大片土地於中國版圖，功勞也可說極大。

施琅曾奏減台灣地租田賦，康熙從其議，頗有惠於全台百姓。施琅次子施世綸，居官清廉，平民百姓和官員縉紳爭執，施世綸必袒護平民，因此民間稱為「施青天」，即後世說部「施公案」的主角。施琅第六子施世驃，為福建水師提督，康熙六十年駐台，史稱：「八月十三，怪風暴雨相逼為災，兵民多死。世驃終夜露立，遂病，九月，卒於軍中，下旨悼恤，贈太子太保。」此人在颶風襲台時通宵在外指揮救災，因而病死，也可說是個愛民好官。

索額圖傳下旨意，對韋小寶頗有獎勉，命他尅日赴京，另有任用。韋小寶謝恩畢，兩人到內堂摒眾密談。

索額圖道：「兄弟，你這一次面子可實在不小，皇上怕你尚有顧慮，因此欽命我前來促駕。你可知皇上要派你個甚麼差事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皇上的神機妙算，咱們做奴才的可萬萬猜不透了。」索額圖將嘴巴湊到他耳邊，低聲說道：「打羅剎鬼！」

韋小寶一怔之下，跳起身來，大叫：「妙極！」

索額圖道：「皇上說你得知之後，一定十分喜歡，果然不錯。兄弟，羅剎鬼自順治年間起，就佔我黑龍江一帶，勢道十分猖獗。先帝和皇上寬洪大量，不予計較。那知羅剎鬼得寸進尺，佔地越來越多。遼東是我大清的根本所在，如何能容鬼子威逼？現下三藩叛逆和台灣鄭氏都已蕩平，天下無事，皇上就決意對羅剎用兵了。」

韋小寶在通吃島閒居數年，悶得便如推牌九連抓十副彆十，這時聽得這消息，開心得合不攏嘴來。

索額圖又道：「皇上為了息事寧人，曾向羅剎國大汗下了幾道諭旨，對方卻始終沒有答覆。後來荷蘭國使臣轉告，說羅剎國雖大，卻是蠻夷之邦，通國無一人懂得中華上國文字，接到皇上的諭旨，全然莫名其妙，因此只好不答。可是羅剎兵東來佔地，始終不止。皇上說道，我中華上國講究仁義，不能對蠻夷不教而誅，總是要先令他們知錯，有個幡然悔改的機會，要是訓諭之後，仍然強項不服教化，那時便只有加以誅戮了。朝中大臣，精通羅剎國言語的，卻只有韋兄弟一人。」（按：當時中俄交涉，互相言語文字不通，確為事實。史載俄國沙皇致書康熙，有云：「皇帝在昔所賜之書，下國無通解者，未循其故。」）

韋小寶心想：「原來為了我懂得羅剎鬼話，小皇帝才向我投降。」不禁手舞足蹈，大為得意。

索額圖笑道：「兄弟精通羅剎話，固然十分了不起，可是還有一大樁大本事，更是人所莫及。聽說羅剎國的攝政女王，是大汗的姊姊，這位女王乃是兄弟的老相好，是不是啊？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羅剎女人全身都是金毛，這個蘇菲亞攝政女王相貌倒挺不錯，她身上的皮膚，摸上去卻粗糙得很。」索額圖笑道：「皇上就是要兄弟出馬，勉為其難，再去摸她幾摸。」韋小寶笑著搖頭，說道：「沒胃口，沒胃口。」索額圖道：「兄弟一摸之下，兩國交好，從此免了刀兵之災，這是安邦定國的一樁奇功啊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原來皇上不是派我去帶兵打仗，是要我施展『十八摸神功』，哈哈！」嘴裏唱了起來：「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到羅剎國女王的頭髮邊。女王的頭髮像黃金，索大哥和韋小寶花差花差哉！」兩人相對大笑。

韋小寶問起羅剎國侵佔黑龍江的詳情，索額圖細加述說。

原來在明朝萬曆年間，羅剎人便決意東侵。（羅剎即俄羅斯，「清史稿．郎坦等傳」云：「俄羅斯之為羅剎，譯言緩急異耳。」緩讀為俄羅斯，急讀為羅剎。以俄語本音讀之，羅剎更為相近。）先後在西伯利亞的托木斯克、葉尼塞斯克、雅庫次克、鄂霍次克等地築城。順治六年，羅剎人在鹿鼎山築城，稱阿爾巴青（中國則稱為雅克薩城），同時順流東下，沿途剽掠。順治九年，滿清寧古塔都統海色率兵二千，在黑龍江岸將羅剎兵逐退。後來又在松花江口交兵，滿清都統明安達哩奮勇作戰，大破羅剎軍。羅剎兵西退，在尼布楚築城，並遣使往莫斯科乞援。使者沿途散佈流言，說黑龍江一帶金銀遍地，牛馬成群，居民房屋皆鑲嵌黃金。羅剎人夢想大發洋財，結隊東來，沿途劫掠，殘害百姓，哥薩克騎兵尤為殘暴。滿清寧古塔都統沙爾呼達、寧古塔將軍巴海率兵禦敵，於順治十六年、十七年間連勝數仗，打死了羅剎兵的統軍大將，將哥薩克騎兵斬殺過半。於是羅剎人不敢再到黑龍江畔。

到康熙初年，羅剎軍民又大舉東來，以雅克薩城為根據地。康熙年紀漸長後，知道羅剎人野心極大，嚴加防守，並移吉林水師到黑龍江駐防。羅剎軍也不斷增兵，將雅克薩城建築得十分牢固，同時在通往羅剎國本部的交通要道沿途設站，決意將黑龍江一帶廣大土地席捲而有之。那時康熙正在全力對付吳三桂，無力分兵抗禦羅剎的侵略，直到三藩削平，台灣鄭氏歸降，更無後顧之憂，這才專心應付。想起韋小寶曾去過莫斯科，不但熟悉彼邦情事，且和羅剎國掌握大權的攝政女王關係不同尋常，曾獻計助她脫困奪權，受過她的封爵，這是手中的一著厲害棋子，如何不用？得知他到了台灣，當即命索額圖前往宣召。

韋小寶帶了妻子兒女，命伕役抬了在台灣所發的「請命財」，兩袖金風，上船北行。臨行時向施琅要了原來台灣鄭氏的將領何佑、林興珠、洪朝，以及五百名藤牌兵。施琅知他這次赴京，定得重用，自己在朝廷裏正要他鼎力維持，自然沒口子的答應，對他和索額圖又都送了一份重禮。

台灣百姓知道朝廷所以撤銷舉台內遷旨意，這位少年韋大人厥功甚偉，人人感激，萬民傘、護民旗等送了無數。韋小寶上船之際，兩名耆老脫下他的靴子，高高捧起，說是留為去思。這「脫靴」之禮，本是地方官清正，百姓愛戴，才有此儀節。韋小寶這「贓官」居然也享此殊榮，非但前無古人，恐怕也是後無來者了。歡送的鞭炮大放特放，更不在話下。

# 第四七回 雲點旌旗秋出塞 風傳鼓角夜臨關

不一日船到塘沽，韋小寶、索額圖等一行人登岸陸行，經天津而至北京。韋小寶重入都門，當真是恍如隔世，心花怒放，飄飄欲仙，立刻便去謁見皇帝。

康熙在上書房傳見。韋小寶走到康熙跟前，跪下磕頭，還沒站直身子，心下猛地裏悲喜交集，忍不住伏在地下放聲大哭。

康熙見韋小寶到來，心中有一大半歡喜，也有一小半惱怒，心想：「這小子無法無天，竟敢一再違旨。這次雖派他差使，卻也要好好懲戒他一番，免得這小子恃寵而驕，再也管束他不住。」豈知韋小寶一見面竟會大哭，康熙心腸卻也軟了，笑道：「他媽的，你這小子見了老子，怎麼哭將起來？」

韋小寶哭道：「奴才只道這一生一世，再也見不著皇上了。今日終於得見，實在是歡喜得緊。」康熙笑道：「起來，起來！讓我瞧瞧你。」韋小寶爬起身來，滿臉的眼淚鼻涕，嘴角邊卻已露著微笑。

康熙笑道：「他媽的，你這小子倒也長高了。」童心忽起，走下御座，說道：「咱們比比，到底是你高還是我高。」走過去和他貼背而立。韋小寶眼見跟他身高相若，但皇上要比高矮，豈能高過了皇上，當即微微彎膝。

康熙伸手在兩人頭上一比，自己高了約莫一寸，笑道：「咱們一般的高矮。」轉身走開幾步，笑問：「小桂子，你生了幾個兒子女兒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不中用，只生了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件事我可比你行了。我已有四個兒子，三個女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雄才大略，自然……自然這個了不起。」康熙笑道：「幾年不見，你學問還是沒半點長進。生兒女的事，跟雄才大略有甚麼干係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從前周文王有一百個兒子，凡是好皇帝，兒子也必定多的。」康熙笑問：「你又怎麼知道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派奴才去釣魚，咱倆個好比周文王和姜太公。周文王的事，奴才自然要問問清楚，免得見到皇上之時，回不上話。」

這幾年來康熙忙於跟吳三桂打仗，晝夜辛勞，策劃國事，身邊少了韋小寶這個少年臣子說笑話解悶，有時著實無聊，此時君臣重逢，甚是開心，說了好一會閒話，問了他在通吃島上的生涯，又問起台灣的風土民情。

韋小寶道：「台灣土地肥美，氣候溫暖，出產很多，百姓日子過得挺快活，得知皇上准許他們在台灣住下去，個個感激皇恩浩蕩，都說皇上是不折不扣的鳥生魚湯。」康熙點頭道：「施政以不擾民為先。百姓既然在台灣安居樂業，強要他們遷入內地，實是大大擾民。朝中大臣不明台灣實情，妄發議論，險些誤了大事。你和施琅力加勸諫，功勞不小。」

韋小寶噗的一聲跪倒，磕頭道：「奴才多次違旨，殺十七八次頭都是應該的，不論有甚麼功勞，皇上都不必放在心上。只求皇上開恩，饒了奴才性命，准許我在你身邊服侍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你也知道殺十七八次頭也是應該，就可惜你沒十八顆腦袋，否則的話，我定要砍下十七顆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奴才腦袋也不要多，只要留得一顆，有張嘴巴說話吃飯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」康熙道：「這顆腦袋留不留，那得瞧你今後忠心不忠心，是不是還敢違旨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忠字當頭，忠心耿耿，赤膽忠心，盡忠報國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你這忠字的成語，心裏記得倒多，還有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心裏只有一個忠字，自然記得多些，還有……還有忠君愛國，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，還有忠厚老實……」康熙道：「起來罷！你如忠厚老實，天下就沒一個刁頑狡猾之徒了。」

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回皇上：我只對你一個人忠心。對於別人，就不那麼忠了，有時說不定還奸他一奸。奴才的性子是有點小滑頭的，這個皇上也明白得很。不過我對皇上講究『忠心』，對朋友講究『義氣』，忠義不能兩全之時，奴才只好縮頭縮腦，在通吃島上釣魚了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不用擔心，把話兒說在前頭，我可沒要你去打天地會。」負手背後，踱了幾步，緩緩的道：「你對朋友講義氣，那是美德，我也不來怪你。聖人講究忠恕之道，這個忠字，也不單是指事君而言，對任何人盡心竭力，那都是忠。忠義二字，本來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。你寧死不肯負友，不肯為了富貴榮華而出賣朋友，也算十分難得，很有古人之風。你既不肯負友，自然也不會負我了。小桂子，我赦免你的罪愆，不全是為了你以前的功勞，不全是為了你我兩個自幼兒十分投緣，也為了你重視義氣，並非壞事。」

韋小寶感激涕零，哽咽道：「奴才……奴才是甚麼都不懂的，只覺得別人真心待我好，實在……實在不能……不能對他們不住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那羅剎國的攝政女王，對你也挺不錯啊。我派你去打她，卻又怎樣？」

韋小寶嗤的一聲，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她給人關了起來，險些兒性命不保，奴才教她鼓動火槍手作亂，奪到了大位，也算對得住她了。她派兵想來奪皇上的錦繡江山，可萬萬容她不得。這女人水性楊花，今天勾搭這個男人，明天勾搭那個，那是當不得真的。就可惜羅剎國實在太遠，否則奴才帶一支兵去，把這女王擒了來請皇上瞧瞧，倒也有趣。」

康熙道：「『羅剎國太遠』，這五個字很是要緊，只憑著這五個字，咱們這一戰可操必勝。羅剎國雖然火器犀利，騎兵驍勇，但他們遠，咱們近。他們萬里迢迢的東來，兵員、馬匹、火器、彈藥、糧草、被服，甚麼都接濟不容易。現下我已派了戶部尚書伊桑阿前赴寧古塔，構築璦琿、呼瑪爾二城，廣積糧草彈藥，又設置了十個驛站，使得軍需糧餉供應暢通，源源不絕。日前又傳旨蒙古，不許跟羅剎人貿易。再派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廣遣騎兵，見到羅剎人的糧草車輛，就放火燒他媽的，見到羅剎兵的馬匹，立刻就宰他媽的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說道：「皇上如此調派，當真是甚麼甚麼之中，甚麼千里之外，這一戰已經勝了七八成。」

康熙道：「那也不然。羅剎是大國，據南懷仁說，幅員還大過了我們中國，決計不可輕敵。我們如打了敗仗，遼東一失，國本動搖。他們敗了卻無關大局，只不過向西退卻而已。因此這一戰只許勝不許敗。你倘若敗了，我就領兵出關親征。第一件事，便是砍你的腦袋。」說這句話時聲色俱厲。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望安。奴才項上人頭若是不保，那也是給羅剎兵砍下來的，決不能讓皇上來砍。」康熙道：「你明白這一節便好。兵凶戰危，誰也難保必勝。我只是要你萬萬不可輕忽，打仗可不是油腔滑調之事。」韋小寶恭恭敬敬的道：「是。」

康熙又道：「倘若單是行軍打仗，本來也不用你去。不過這次跟羅剎國開仗，並不是想滅了他，只是要他知難而退，不敢來侵我疆土，也就是了。因此須得恩威並濟，要他們感恩戴德，兩國永遠和好。如果一味殺戮，羅剎國君主老羞成怒，傾國來攻，我們就算得勝，那也是兵連禍結，得不償失。能和則和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才算上上大吉。你如能說得羅剎國攝政女王下令退兵，兩國講和，才是大大的功勞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見到羅剎兵的將軍之後，將皇上的聖諭向他們開導，再要他們帶話去給羅剎國攝政女王。」

康熙道：「我曾傳了好幾名西洋傳教士來，詳細詢問羅剎國的歷朝故實、風土地理、軍政人事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。皇上這是知他又知自己，百戰百勝。」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那些教士都說，羅剎人欺善怕惡，如一味跟他說好話，他們得寸進尺，越來越兇，須得顯點顏色，讓他們知道咱們不好惹。因此咱們一面出動大軍，諸事齊備，要打就打，另一面卻又顯得咱們是禮義之邦，中華上國，並不隨便逞強欺人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理會得。咱們有時扮紅臉，拔刀子幹他媽的，有時又扮白臉，笑嘻嘻的摸他幾下。就好比諸葛亮七擒孟獲，要叫他輸得服服貼貼，從此不敢造反。」

康熙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韋小寶見他笑容古怪，一轉念間，已明其理，笑道：「就好比萬歲爺七擒小桂子，叫奴才又感激又害怕，從此再也不敢玩甚麼花樣。小桂子又好比是孫悟空，總之是跳不出萬歲爺這如來佛的手掌心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你年紀大了幾歲，可越來越謙了。你如要跳出我的手掌心，我可還真的抓你不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在皇上的手掌心裏舒服得很，又何必跳出去？」

康熙道：「平吳三桂的事，說來你功勞也是不小，那一趟事你沒能趕上。現下我派你統帶水陸三軍，出征羅剎。雅克薩城築於鹿鼎山，我封你為三等鹿鼎公、撫遠大將軍。武的由都統朋春、黑龍江將軍薩布素、寧古塔將軍巴海助你，文的由索額圖助你。咱們先出馬步四萬，水師五千，倘若不夠，再要多少有多少。一應馬匹軍需，都已齊備。璦琿、寧古塔所積軍糧，可支大軍三年之用。野戰炮有三百五十門，攻城炮五十門。這可夠了嗎？」

康熙說一句，韋小寶謝一句恩，待他說完，忙跪下連連磕頭。

康熙道：「羅剎國在雅克薩和尼布楚的騎兵步兵不過六千。咱們以七八倍兵力去對付，那是雷霆萬鈞之勢了，只盼你別墮了我堂堂中華的國威才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一仗是奴才代著皇上去打的，咱們只消有一點小小挫折，也讓羅剎人給小看了。皇上儘管放心。」康熙道：「很好。你還有甚麼需用沒有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從台灣帶了五百名藤牌兵來京，他們曾跟紅毛兵開過仗，善於抵禦火器，奴才想一併帶去進剿羅剎。」

康熙喜道：「那好得很啊。鄭成功的舊部打敗過荷蘭紅毛兵，你帶了去打羅剎兵，咱們又多了三分把握。我本來擔心羅剎兵火器厲害，只怕我軍將士傷亡太多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藤牌能擋住鳥槍子彈，這些藤牌兵著地滾將過去，用大刀斬鬼子兵的鬼腳。」康熙大喜，連稱：「妙得很，妙得很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有個小妾，當年隨著同去莫斯科，精通羅剎鬼話。想請皇上恩准，讓她隨軍辦事。」清朝規矩，出師時軍中攜帶家眷，乃是大罪，因此須得先行陳請。

康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知道了。你好好立功去罷！」

韋小寶磕頭辭出，退到門口時，康熙問道：「聽說你的師父陳永華，是給鄭克塽殺的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一怔，應道：「是。」康熙道：「鄭克塽已歸降朝廷。我答應過他，鄭氏子孫一體保全。你別去跟他為難。」韋小寶只得答應。

他此番來京，早就預擬去尋鄭克塽的晦氣，那知道康熙先行料到，如此吩咐下來，倘若再去動他，那便是違旨了，尋思：「難道這小子害死我師父的大仇，就此罷休不成？」低了頭緩步走出，忽聽得有人說道：「韋兄弟，恭喜你啊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聽得聲音好熟，抬起頭來，只見眼前一人身高膀寬，笑吟吟的望著自己，正是御前侍衛總管多隆。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。那日他逃出宮去，明明在自己屋中已將多隆一劍刺死，這可不是他鬼魂索命來嗎？霎時之間，只嚇得全身發抖，既想轉身奔逃，又想跪下哀求饒命，可是兩條腿便如釘在地下一般，再也難以移動半步，下身前後俱急，只差這麼一點兒便要屎尿齊流。

多隆走近身來，拉住了他手，笑道：「好兄弟，多年不見，做哥哥的想念得緊，別來想必諸事如意。聽說你在通吃島上為皇上釣魚，皇上時時升你的官爵，我聽了也是喜歡。」

韋小寶覺得他手掌甚是溫暖，日光照進走廊，他身旁也有影子，似乎不是鬼魂，驚怖之念稍減，喃喃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又怕他念著前仇，要算那筆舊帳，只是那一匕首明明對準了他心臟戳入他背心，如何會得不死，慌亂之際，那裏想得明白？

多隆又道：「那日在兄弟屋裏，做哥哥的中了暗算，幸蒙兄弟趕走刺客，我這條性命才得保全。這件事一直沒能親口向你道謝，心中可常常記著。你卻又託施琅從台灣帶禮物來給我，當真生受不起。」

韋小寶見他神色誠摯，決非在說反話，心想：「他是御前侍衛總管，皇上身邊的近臣。施琅這次來送禮，自然有他的份。想來他向施琅問起了我，施琅便賣個順水人情，說禮物之中有一部份是我送的，以便顯得他跟我交情很深，別人衝著我的面子，不會跟他為難。只是怎麼說我趕走了刺客，這件事可弄不懂了。」

多隆見他臉色白裏泛青，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樣，只道他是受了康熙的斥責，安慰他道：「皇上近來脾氣有時不大好，多半是為了羅剎國欺人太甚，兄弟不必擔心。待會下了班，咱們去好好的吃他一頓，敘上一敘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恩德天高地厚，剛才又升了我的官。兄弟心中感激，真不知怎樣才報得了君恩。」多隆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兄弟辦事能幹，能給皇上分憂，加官進爵，那是理所當然。」艷羨之意見於顏色。

韋小寶見他語氣和神色之間，對自己又是親熱，又是羨慕，素知他是直爽漢子，不會作偽，心中驚懼之意盡去，笑道：「多大哥，請你等一等，兄弟尿急得很。皇上傳見，吩咐叮囑的話很多，兄弟忍尿忍到這時候，可實在忍不住了。」

多隆哈哈大笑，知道皇上召見臣子，若不示意召見已畢，臣子決不敢告退。做臣子的當真尿急起來，倒是一件大大的難事。只不過也只有像韋小寶這等寵臣，皇帝才會跟他說話這麼久。別的大臣三言兩語，即命起去，也輪不到他尿急屎急。多隆和韋小寶向來親厚，今日久別重逢，心中著實高興，當即拉著他手，送他到茅房門口，站在門口等他解完了手出來。

那日韋小寶為了要救師父及天地會眾兄弟性命，無可奈何，劍刺多隆，想起平日他對自己很是不錯，內心也著實歉仄，想不到他居然沒死，對自己又無絲毫見怪之意，這一泡尿就撒得加倍痛快，出得茅房來，便以言語套問當日的情景。

多隆說道：「那日我醒轉來時，已在床上躺了三日四夜。關太醫說，幸虧我的心生得偏了，刺客這一刀才只刺傷了我肺，沒傷到心。他說像我這種心生偏了的人，十萬個人中也沒一個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慚愧，原來如此。」笑道：「我一向只道大哥是個直心腸的好漢，那知大哥是個偏心人。大哥偏心，是特別寵愛小姨太呢，還是對小兒子偏心？」多隆一愣，笑道：「兄弟不提，我倒也沒想起。我對第八房小妾加意寵愛些，想來便是偏心之故了。」

兩人笑了一陣。韋小寶說道：「這刺客武功很高，他來暗算大哥，兄弟事先竟也沒有察覺。」多隆道：「是啊。」壓低了聲音道：「剛巧那時建寧公主殿下來瞧兄弟。這種事情，咱們做奴才的是不敢多問一句的。我養了三個月傷，這才痊癒。皇上諭示，是韋兄弟奮勇救了我的性命，親手格斃了刺客。這中間的詳細經過，兄弟也不必提了，總而言之，做哥哥的極承你的情。」

韋小寶的臉皮之厚，在康熙年間也算得是數一數二，但聽了這幾句話，臉上居然也不禁為之一紅，才知還是皇帝替自己隱瞞了。一來是皇帝親口說的，多隆自然信之不疑；二來其中涉及公主的隱私，宮中人人明白，這種事越少過問越好，便有天大的疑竇，也只好深藏心底。若非如此，要編造一套謊話來掩飾過去，倒也須煞費苦心。

韋小寶內心有愧，覺得對這忠厚老實之人須得好好補報一番，說道：「兄弟在台灣帶了些土儀，回頭差人送到大哥府上。」多隆連連搖手，道：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咱們自己人，何必再鬧這一套？上次施琅帶來了兄弟的禮物，那已經太多了。」

韋小寶突然想起一事：「這件事倒惠而不費，皇上就算知道了，也不能怪我違旨。」問道：「多大哥，鄭克塽這小子歸降之後，在北京怎麼樣？」多隆道：「皇上待他很不差，封了他一個一等公。這小子甚麼都不成，托了祖宗的福，居然爵位比你兄弟還高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日咱們鬧著玩兒，誣賴他欠了眾侍衛一萬兩銀子，由兄弟拿出來歸還。這件事大哥還記得嗎？」多隆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記得，記得。兄弟那個相好的姑娘，後來怎樣了？倘若還是跟著鄭克塽，咱們這就去奪她回來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這姑娘早已做了我的老婆，兒子也生下了。」

多隆笑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否則的話，鄭克塽這小子在京師之中，管他是一等公、二等公，終究是個無權無勢的空頭爵爺，咱們要欺上門去，諒這小子屁也不敢多放一個。這種投降歸順的藩王，整日裏戰戰兢兢，生怕皇上疑心他心中不服，又要造反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咱們也不用欺侮他。只不過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那是天公地道的事。別說他不過是個一等公，就算是親王貝勒，也不能欠了債賴著不還哪。」多隆道：「對，對，那日他欠了兄弟一萬兩銀子，我們御前侍衛不少人都是見證，咱們這就討債去。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這小子可不長進得很。單是一萬兩銀子，那是小意思。他後來陸陸續續又向我借了不少債，有親筆借據在我手裏。他鄭家三代在台灣做王爺，積下的金銀財寶還少得了？定是都帶來了北京。鄭成功和鄭經是好人，料想不會搜刮百姓，可是鄭克塽這小子難道還會客氣麼？他做一天王爺，少說也刮上一百萬，兩天就是二百萬，三天三百萬。他一共做了幾天王爺，你倒給算算這筆賬看！」多隆張口結舌，說道：「厲害，厲害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兄弟回頭將借據送來給大哥，這一筆錢，兄弟自己是不要的……」多隆忙道：「這個萬萬不可，做哥哥的給你包討債，保管你少不了一錢銀子。我帶了手下的侍衛去登門坐討，他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不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筆債是大了些，這小子當年花天酒地，花銀子就像流水一般。一下子要還清，還真不容易。這樣罷，大哥帶人去討，他要是十天八天還不出，就讓他化整為零，分寫借據，債主兒都寫成侍衛兄弟們的名字。每張借據一千兩一張也好，二千兩一張也好。那一個侍衛討到了手，就是他的。」

多隆道：「那不成！眾侍衛個個是你的老部下，給老上司辦一點討債小事，還能要賞，那算甚麼話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們都是我老部下，是好弟兄、好朋友。這幾年來，兄弟快馬加鞭的加官進爵，可一直沒甚麼好處給大家，想想也不好意思。這幾百萬兩銀子，眾位侍衛兄弟們就分了罷。」

多隆大吃一驚，顫聲道：「甚……甚麼有幾……幾百萬兩銀子？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本錢嘛，也沒這許多，其中有些是花賬，有些是虛頭，利上加利的滾上去，數目就不小了。這一筆錢，大哥自己多分幾成。」多隆兀自不信，喃喃的道：「幾百萬兩？這……這未免太多了罷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所以啊，要他分開來寫借據，討起來方便些。」壓低了嗓子道：「這件事可別牽扯我在內。倘若給御史們知道了，奏上一本，說兄弟交結外藩，放債圖利，不大不小也是個罪名。但如御前侍衛們向他討賭債，每人一千二千銀子的事，那就全不相干。大哥要是怕御前侍衛獨吃，干係太大，不妨約些驍騎營的軍官同去。他們也都是我的老部下，也該分得些好處。」多隆連聲稱是，打定了主意，這筆債討了來，至少有一大半要還給韋小寶，他雖慷慨大方，可不能讓他血本無歸。

韋小寶十分得意，暗想多隆帶了這群如狼似虎的御前侍衛和驍騎營軍官去討債，鄭克塽這下子可有得頭痛了。雖然礙於皇上吩咐在先，不能親自去跟鄭克塽為難，以報殺師大仇，但這麼一搞，少說也得敗了他一半家產。這件事鄭克塽多半還是啞子吃黃蓮，不敢聲張，就算給人知道了，那也是御前侍衛和驍騎營軍官追討賭債的私事，別人只會說鄭克塽是紈袴子弟，立身不謹，來到京師，仍然賭博胡鬧，誰也不會怪到他韋小寶頭上。

※※※

出得宮來，康親王傑書、李霨、明珠、索額圖、勒德洪、杜立德、馮溥、圖海、王熙、黃機、吳正治、宋德宜等滿漢大臣都候在宮門外，紛紛上前道喜，擁著他前去銅帽兒胡同。

來到巷前，只見一座宏偉的府第聳立當地，比之先前的伯爵府更大了許多。大門上一塊朱漆的匾額，卻空蕩蕩地並無一字。韋小寶識得的字，西瓜大的還沒一擔，但匾上有沒有字終究還分得出來，不禁一怔。

康親王笑道：「韋兄弟，皇上對你的恩澤，真是天高地厚。那一年你伯爵府失火焚毀，你又不在京裏，皇上得知之後，便派做哥哥的給你另起一座府第。聖旨中沒吩咐花多少錢，只說一應費用，內庫具領。這是皇上賞你的，做哥哥的何必給皇上省銀子？自然是從寬裏花錢，兄弟，你瞧瞧，這可還合意嗎？」說著捋鬚微笑。

韋小寶急忙道謝。從大門進去，果然是美輪美奐，跟康親王府也差不了多少，眾官嘖嘖稱讚，盡皆艷羨。

康親王道：「這座府第起好很久，一直等著兄弟你來住。只是不知皇上如何加恩，要封你甚麼官爵，因此府上那一塊匾額便空著不寫。這『鹿鼎公府』四個字，便請咱們的李大學士大筆一揮罷。」

李霨是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，各大學士中資歷最深，是為首輔，當下也不推辭，提筆恭楷寫了「鹿鼎公府」四個大字。從吏捧了下去，命工匠鑄成金字，鑲在匾上。

當晚鹿鼎公府中大張筵席，款待前來賀喜的親貴大臣。鄭克塽、馮錫範等台灣降人也送了禮來，卻沒親身到賀。

送走賓客後，韋小寶又開家宴，七位夫人把盞慶賀。韋小寶說起要帶雙兒隨同北征，其餘六位夫人一齊不依，說他太過偏心。韋小寶只得花言巧語，說是皇上降旨，知道雙兒到過羅剎國，懂得羅剎言語，是以派她隨軍效力。六位夫人只得罷了。好在雙兒為人溫柔謙和，和六位夫人個個情誼甚好，大家也不妒忌於她。只建寧公主自忖以皇上御妹的身份，金枝玉葉，居然還及不上一個出身微賤的小丫頭，心中著實氣惱。不過七位夫人平時若有紛爭，其餘六人一定聯盟對付公主。建寧公主人孤勢單，韋小寶又不對她迴護，近年來氣焰已大為收斂，輕易不敢啟釁。

次日韋小寶命雙兒取出鄭克塽當年在通吃島上血書的借據，請了多隆來，交了給他。多隆大喜，說道：「既有親筆借據，咱們石頭裏也要搾出他油來。鄭克塽這小子要是膽敢賴債不還，咱們御前侍衛和驍騎營，也不用在京裏混了。」

※※※

此後數日之中，康熙接連宣召韋小寶進宮，給了他一張極大的地圖，如何進軍、如何接仗、如何圍城、如何打援，一一詳細指示，用硃筆在圖上分別繪明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一仗是皇上親自帶兵打的，奴才甚麼也不敢自作主張，總之是遵照皇上的吩咐辦事就是。否則的話，就算打了勝仗，皇上也不喜歡。」

康熙微笑點頭，韋小寶這一番話深合他心意。他小時學了武藝，無法施展，只有與韋小寶扭打為樂，其後不斷派遣韋小寶出外辦事，在內心深處，都是以他為自己替身之意。韋小寶年紀比自己小，武功智謀，學問見識，無一及得上自己，他能辦得成功，自己自然更是游刃有餘。想起明朝正德皇帝自封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，親自領兵出征，也只是不甘寂寞、要一顯身手而已。康熙作事自不會如正德皇帝這般胡鬧，卻從派遣韋小寶辦事之中，內心得到了滿足。當年吳三桂造反，他是身經百戰的猛將，非同小可，必須以大臣宿將對付，倘若讓韋小寶領兵，必定敗事。這一仗打了數年，康熙雖不親赴前敵，但每一場戰役都詢問詳明，其中利弊得失，無不瞭如指掌，於實戰之中學會了兵法。此時和羅剎國開仗，事無鉅細，均已籌劃妥善，大軍未出都門，便已料到此戰必勝，比之當年對付吳三桂時的戰戰兢兢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韋小寶出征在即，不敢再去招惹天地會的兄弟，心想：「皇上不叫我去滅天地會，那是他向我投降，已給足了我面子。我如不識相，又去跟李力世、徐天川他們聚會，給皇上知道了，卻來舊事重提，這是韋小寶搬了石頭來砸自己的腳，做人既蠢笨無比，又太不光棍。」

欽天監擇定了黃道吉日，大軍北征。是日康熙在太和門賜宴。午門外具鹵簿，陛下張黃幄，設御座，陳敕印，王公百官會集。康熙升座。撫遠大將軍鹿鼎公韋小寶率出征官朋春、薩布素、郎坦、林興珠等，運糧官索額圖等上前跪倒。內院大臣奉宣滿蒙漢三體敕書，授大將軍敕印，頒賜衣馬弓刀。出征將官分坐金水橋北，左右奏樂，陳百戲。康熙命大將軍進御前，面授方略，親賜御酒。大將軍跪受叩飲，都統、副都統等繼進，皇帝命侍衛賜飲，然後命百官遍飲眾軍，賜金錢布疋。百官眾軍謝恩，大軍開拔。康熙親送出午門。大將軍及眾官跪請回駕。然後水陸大軍首途北征。

眾大臣眼見韋小寶身穿戎裝，嬉皮笑臉，那裏有半分大軍統帥的威武模樣？素知此人不學無術，是個市井無賴，領兵出征，多半要壞了大事，損辱國家體面，但知康熙對他寵幸，又有誰敢進諫半句？不少王公大臣滿臉堆歡，心下暗嘆。正是：

丞相魚魚工擁笏 將軍躍躍儼登壇

韋小寶奉皇帝之命辦事，從來沒此次這般風光，心中的得意，那也不用說了，知道這一次事關重大，在軍中強自收斂，居然不敢開賭，途中無聊之際，也不過邀了幾名大將來擲幾把骰子，輸了喝酒而已。

不一日，大軍出山海關，北赴遼東。這是韋小寶舊遊之地，只是當年和雙兒在森林中捕鹿為食，東躲西藏，狼狽不堪，那有今日出關北征的威風？

其時秋高氣爽，晴空萬里，大軍漸行漸北，朔風日勁。這一日離雅克薩城尚有百餘里，前鋒何佑至大營稟報：斥堠兵得當地百姓告知，羅剎兵四出擾民，殺人放火，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每過十餘日便來一次，預料再過數日，又會出來劫掠。

韋小寶早得康熙指示機宜，吩咐大軍紮營不進，命何佑統率十個百人隊，在離雅克薩城三十里外分頭埋伏。如羅剎軍大隊到來，便深伏不出，避不交兵，遇到小隊敵軍，則或殺或捉，盡數殲滅，一個都不許放了回城。何佑接令而去。

過得數日，這天上午，隱隱聽得遠處有火槍轟擊之聲，此起彼伏，良久不絕，料得先鋒已在和羅剎兵交戰。到得下午，何佑派人至大營報捷，說道殲滅羅剎兵二十五人，俘擄十二人。韋小寶得報大喜。傍晚時分，前鋒將所俘擄的十二名羅剎兵送到大營來。

韋小寶升帳，親自審問。那十二名羅剎兵聽得韋小寶居然會說羅剎話，大為駭異，然而人人都十分倔強，說道中了埋伏，清兵人多，勝得毫不光采。

韋小寶大怒，叫過兩名羅剎兵來，從懷中取出骰子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擲骰子！」

這擲骰之戲，西洋自古便有，埃及古墓中所發掘出來的，和中國骰子即無分別，羅剎兵倒也是玩慣了的。兩名羅剎兵相顧愕然，不知這清兵的少年將軍搞甚麼花樣，便依言擲骰。兩粒骰子，一個擲了七點，一個擲了五點。

韋小寶指著那擲了五點的羅剎兵道：「你輸了！死蠻基！」羅剎語中，「死蠻基」是「死亡」之意。他轉頭吩咐親兵：「拉出去砍了！」四名親兵將那羅剎兵押到帳口，一刀殺死，呈上首級。餘下十一名羅剎兵一見，無不臉色大變。

韋小寶指著另外兩名羅剎兵道：「你們兩個來擲骰子。」那兩名那裏還肯擲骰，不約而同的道：「我不擲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們不擲。」對親兵道：「兩個都拉出去砍了！」頃刻間又殺了兩人。

韋小寶又指著兩名羅剎兵道：「你們兩個來擲。」兩人知道倘若不擲，立時便死，擲一把骰子，倒還有一半逃生的機會。一人戰戰兢兢的拿起骰子，正待要擲，另一名羅剎兵伸手搶了過去，對韋小寶道：「我跟你擲！」神色極是傲慢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好啊，你竟膽敢向我挑戰。你先擲。」那兵擲了個七點，韋小寶擲了十點，笑問：「怎麼樣？」那兵神色慘然，說道：「我運氣不好，沒甚麼好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來到我們中國，殺過多少中國人？」那兵昂然道：「記不清了，少說也有十七八個。你殺我好了，我反正也不吃虧。」韋小寶吩咐將他砍了，指著另一名羅剎兵道：「你來擲。」

那兵拿了骰子，手臂只發抖，兩粒骰子一先一後跌在桌上，竟是十一點，贏面已很大。韋小寶想玩花樣擲個十二點，那知疏於練習，手法不靈，兩粒骰子的六點不是向上，卻一齊向下，變成只有兩點。他一怔之下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贏了！」那兵忙道：「我是十一點，你只兩點，怎麼是你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次點子小的贏，點子大的輸。」那兵不服，說道：「自然是點子大的贏，我們羅剎人向來的規矩是這樣的。」韋小寶扳起了臉，說道：「這裏是中國地方，還是羅剎地方？」那兵道：「是……是中國地方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既然是中國地方，自然照中國規矩。誰叫你們到中國來的？下次我到羅剎地方的時候，再跟你擲骰子，就照羅剎規矩好了。你死蠻基！」轉頭對親兵道：「拉出去砍了！」

他又叫了一名羅剎兵出來。那兵倒也精細，先要問個明白：「按照中國規矩，這一次是點子大的贏，還是點子小的贏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按照中國規矩，是中國人贏。中國人的點子大，就算大的贏；中國人點子小，就算小的贏。」那兵氣忿忿的道：「你橫蠻得很，不講道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羅剎兵到中國來，殺人搶劫，不是我們中國人到羅剎來殺人搶劫。到底是羅剎人橫蠻呢，還是中國人橫蠻？」那兵默然。韋小寶道：「快擲，快擲！」那兵道：「反正是我輸，還擲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擲，死蠻基！死蠻基！」

他再叫一名羅剎兵出來。那兵身材魁梧，長了滿臉鬍子，大聲道：「中國小子，你不用玩鬼花樣，爽爽快快將我殺了便是。這一次你們人多，埋伏在雪地裏，突然湧將出來，贏了也不光采。我們羅剎國大兵到來，將你們一個個都殺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給我們捉住，輸得不服，是不是？」那兵道：「自然不服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咱們人數一樣，面對面的交鋒打仗，你們一定贏的，是不是？」

那兵傲然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們羅剎人一個打得贏五個中國人，否則的話，我們也不到中國來了。我跟你賭，你們派五個人出來跟我打。你們贏了，就殺我的頭，倘若我贏，立刻放了我。」這人是羅剎軍中著名的勇士，生具神力，眼見韋小寶帳中的將軍親兵個個比他至少要矮一個頭，以一敵五，自己贏面也是甚高。

雙兒一直坐在一旁，這時聽得他言語傲慢，便道：「羅剎人，沒用。中國女人，也勝了你。」說著走過來，站在韋小寶身邊。那兵見她身材纖小，容貌美麗，忍不住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你要跟我比武？」韋小寶吩咐親兵割斷綁住他雙手的繩索，微笑道：「好雙兒，叫他見識見識我們中國女人的厲害。」那兵道：「中國女人，會講羅剎話，很好，很好！」

雙兒的羅剎話比之韋小寶差得遠，說起來辭不達意，不願跟他多講，左手揮出，向他臉上虛晃一掌。那兵急忙仰頭，伸手來格。雙兒右腿飛出，拍的一聲，踢中了他小腹。那兵吃痛，大吼一聲，雙拳連發。他是羅剎國的拳擊好手，出拳迅捷，沉重有力。雙兒看出厲害，閃身躍到他背後，一招「左右逢源」，拍拍兩聲，在他左右腰眼裏各踢一腳。那兵痛得蹲下來，叫道：「你用腳，犯規，犯規！」原來羅剎人比拳，規定不得出腳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是中國地方，打架也講中國規矩。」

雙兒叫道：「羅剎的，我也贏。」閃身轉到那兵身前，右拳往他小腹擊去。那兵伸手擋格。雙兒這一拳乃是虛招，不等他擋到，右拳縮回，左拳已擊向他胸口。那兵又伸臂來格。雙兒左一拳、右一拳，連發十二拳，拳拳皆是虛招，這在中國武術中有個名目，叫作「海市蜃樓」，意謂盡皆虛幻。只因每一招既不打實，又不用老，自比平常拳法快了數倍。

那兵連擋數下，都擋了個空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女孩子的玩意，不中用……」一言未畢，拍拍兩聲，左右雙頰已連吃了兩掌。那兵大聲叫喊，雙臂直上直下的猛攻過來。

雙兒側身避過，右手食指倏出，已點中那兵右邊太陽穴。那兵一陣暈眩，幌了兩幌。雙兒躍起身來，手掌斬出，已中那兵後腦的「玉枕穴」，這是人身大穴，那兵雖然粗壯，卻也支持不住，撲地倒下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韋小寶大喜，攜住雙兒的手，在那兵腦門上踢了一腳，問道：「你服不服了？」那兵迷迷糊糊的道：「中國女人……使妖法……是女巫……」韋小寶罵道：「臭豬，甚麼妖法？拉出去砍了！你們這些羅剎兵，那一個不服的，再出來比武？」

餘下五名羅剎兵面面相覷，眼見這大力士都已輸了，自己決非對手，誰都不敢說話。韋小寶道：「你們認輸投降，就饒了不殺，否則就來跟我擲骰子。大家按照中國規矩，贏得我的就活，輸了的就死蠻基！」說著右手一揮，作個砍頭手勢。五兵均想：「按照中國規矩，不管擲出甚麼點子都是你贏。」便有一兵躬身道：「投降！」韋小寶喜道：「很好！拿酒肉來，賞他吃。」親兵去後帳端出一大碗酒、一大碗肉，鬆開了那兵綁縛，讓他吃喝。

羅剎國氣候嚴寒，人人好酒。韋小寶雖不喜飲，軍中所備卻是極品高粱，一端出來便滿帳皆香。餘下四名羅剎兵一聞到酒香，早已饞涎欲滴，待見那兵喝得眉花眼笑，更是心癢難搔，一個個說道：「投降，投降！要喝酒。」

韋小寶吩咐將四兵鬆綁，令親兵取出四份酒肉分給他們。羅剎兵吃喝過後，猶未饜足，韋小寶吩咐各人再賞一份。五名羅剎兵喝得醉醺醺地，手挽著手唱起歌來，唱了一會，想到死裏逃生之餘，居然有此大吃大喝之樂，都向韋小寶躬身道謝。

此後數日，先鋒何佑不斷解來虜獲的羅剎兵，多則十六七名，少則一兩名。這些俘虜和最先投降的五名晤談之後，得知若和大清將軍擲骰子必死無疑，投降了卻有酒肉款待，當下人人降服。這些羅剎兵本來都是亡命無賴，不是小偷盜賊，便是被判流刑的罪犯，十之八九是無惡不作之徒，東來冒險，誰都不存好心。初時殺害中國平民，十分順利，便均存了鄙視華人之意，是以雖然被俘，仍然傲慢自大。直到韋小寶斬了數兵立威，其餘的才知道厲害。這些蠻橫之輩欺善怕惡，眼見對方更蠻更惡，便只有乖乖的投降了。

※※※

這時總督高里津已奉蘇菲亞公主之召，回莫斯科升任高職。雅克薩的統兵大將名叫圖爾布青（Alexi Tolbusin）。羅剎兵小隊出外劫掠，連日不知所蹤。圖爾布青派人打探，始終不見回報，情知不妙，當下點起城中一半兵馬，共二千餘眾，親自率領，出來察看。

圖爾布青一路行來，不見敵蹤，見到中國人的農舍住宅，便下令燒毀，男女百姓，一概殺了。行出二十餘里，忽聽得馬蹄聲響，一隊軍馬衝來。

圖爾布青喝令隊伍散開，只見一隊清軍騎兵縱馬奔到，約有五百來人，紛紛放箭。圖爾布青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中國蠻子只會放箭，怎敵得我們羅剎人的火槍厲害？」一聲令下，眾槍齊發，十餘名清兵摔下馬來。

清軍中鑼聲響起，清軍掉轉馬頭，向南奔馳。圖爾布青下令追趕，這隊清軍騎兵所乘的都是精選良馬，奔行甚速，一時追趕不上。追出七八里，只見前面樹林旁豎立一面黃龍旗，羅剎兵疾追過去，見是清軍的七八座營帳。羅剎兵火槍轟擊，營帳中逃出數十名清軍，射了幾箭，便騎馬向南。羅剎兵前鋒衝入營帳，見清軍已逃得乾乾淨淨。

圖爾布青下馬入帳，只見桌上擺著酒肉菜餚，兀自熱氣騰騰，地下拋滿了金錠、銀錠、錦衣、珠寶。圖爾布青大喜，說道：「這是中國蠻子的大將，匆匆忙忙逃走，連金銀也不及盡數攜帶。大家上馬快追！捉到蠻子大將，重重有賞。蠻子大將身邊攜帶的金銀珠寶一定極多，大家去搶啊！」

眾兵將見了金銀珠寶，便即你搶我奪，有的拿起桌上酒肉便吃，聽得主帥下令，大聲歡呼，湧出帳來，紛紛上馬，循著蹄印向東南方追去，沿途只見金錠、銀錠、刀槍、弓箭散在道旁。眾兵將都說中國兵見到羅剎大軍到來，已嚇得屁滾尿流，連兵器也都拋下不要了。

又追一陣，只見道上棄著幾雙靴子，幾頂紅纓帽。圖爾布青叫道：「中國蠻子的元帥將軍改裝逃命，多半扮成了小兵。可別讓他們瞞過了。」隨從都道：「將軍料事如神，定是如此。」圖爾布青吩咐收起靴帽，說道：「抓到了中國蠻子，不管他是小兵還是火伕，叫他們都來試戴帽子，試穿靴子，試得合式的，多半便是大將。」部屬又一齊稱讚將軍聰明智慧，人所莫及。

再追出數里，又奪到清軍一座營帳，只見地下除了金銀兵器之外，更有許多紅紅綠綠的女子衣裙，顏色鮮艷，營帳邊又有胭脂水粉、手帕釵環等女子飾物。眾兵將色心大動，齊叫：「快追，快追，中國蠻子帶著女人。」

如此一路追去，連奪七座營帳，隱隱聽得前面呼喊驚叫之聲大起。圖爾布青站上馬鞍，取出千里鏡望去，只見數里外一隊中國兵正自狼狽奔逃，旗幟散亂，隊伍不整。圖爾布青大喜，叫道：「追到了！」拔出馬刀，在空中連連虛劈，叫道：「衝啊！殺啊！」帶領兵將，疾衝而前，沿途見二十餘匹清軍馬匹倒斃在路。眾兵將喜叫：「蠻子的坐騎沒力氣逃了！」拚命催馬，愈追愈近，眼見清兵從兩山間的一條窄道中逃了進去。

圖爾布青追到山口，見地勢險惡，微微一怔：「敵人若在此處設伏，那可不妙。」忽聽得前面山谷中有人以羅剎話叫道：「中國蠻子，你們投降了，很好，很好！」又有人叫道：「哈哈，這次中國蠻子可敗得慘啦。」正是本國官兵的語音，絕無岔錯。圖爾布青大喜，當下更無疑慮，縱馬直入，後面二千餘名騎兵跟進山谷。圖爾布青叫道：「前面是那一隊的？你們在那裏？」只聽得山壁後十餘人齊聲應道：「我們在這裏！中國蠻子兵投降啦！」圖爾布青叫道：「好極！」剛一提馬韁，猛聽得背後槍聲砰砰大作。

圖爾布青吃了一驚，轉過身來，只見山谷口煙霧瀰漫，左右兩邊山壁樹林中火光閃動，火槍一排排的放將下來。眾羅剎官兵齊聲驚呼。圖爾布青叫道：「掉轉馬頭，退出山谷。」

只聽得兩旁山壁上數千人大聲吶喊：「羅剎兵，投降，投降！」無數大石、擂木滾落，頃刻間便將山道塞住了。羅剎官兵擠在一條窄窄的山道之中，你推我擁，人喧馬嘶，亂成一團。清兵居高臨下，弩箭火槍，不住發射。

圖爾布青暗暗叫苦，知道已中了敵人詭計，眼見後路已斷，只得拉轉馬頭，叫道：「大夥兒向前衝！」只衝出數丈，忽聽得砰砰巨響，炮彈轟將過來，打死了十餘名士兵。圖爾布青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那料到清兵火器如此犀利，而在這崎嶇的山道中又竟伏得有大炮。他急躍下馬，叫道：「棄了坐騎，集中火力，從來路衝出去。」

羅剎兵紛紛下馬，從阻住山口的巨石大木上爬過去，後隊便向兩邊山壁放槍掩護。羅剎兵火槍的火力犀利，射程又遠，倒也打死了不少清兵。但清兵大炮不住轟來，勢道猛烈。

數百名羅剎兵將剛爬出阻道的山石，突然轟隆一聲巨響，地底炸了上來，數百名兵將有的彈上十餘丈，有的斷首折肢，血肉橫飛，僥倖不死的慌忙爬回。

圖爾布青見前後均無退路，束手無策。一名軍官極是勇悍，率領了數十名敢死隊從北邊山壁上爬去，企圖殺出一條通路。但山壁陡削，又光溜溜地無容足之處，只爬上數丈，已有數十餘名士兵摔將下來，非死即傷。山頂上清兵投擲石塊，將餘下數十人盡數打落。那軍官摔得腦漿迸裂，立時斃命。這時清軍大炮又不住轟來，山壁間盡是羅剎兵慘呼之聲。

眼見再過得一會，勢將全軍覆沒，圖爾布青叫道：「不打了，停火，停火！」但炮聲和眾兵將的呼叫將他聲音淹沒了。他身旁官兵齊聲大叫：「停火，停火！」餘兵跟著叫喚。

清軍停了炮火，有人以羅剎話叫道：「拋下火槍、刀劍，全身衣服脫光！」圖爾布青大怒，叫道：「只拋武器，不脫衣服！」清軍中有人叫道：「拋下火槍、刀劍，全身衣服脫光的，赫拉笑！出來喝酒。不脫衣服的，死蠻基！」圖爾布青叫道：「不脫衣服！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隆隆聲響，清軍大炮又轟了過來。羅剎兵中有些怕死的，當即紛紛拋下刀槍，開始脫衣。圖爾布青舉起短銃，射死了一名正在脫衣的士兵，喝道：「脫衣服的都處死刑！」但在清軍猛烈的炮火轟擊之下，將軍的嚴令也只好不理了，十餘名士兵全身脫得赤條條地，從阻路的山石上爬過去。兩邊山上清軍拍手大笑，大呼：「快脫衣服！」脫衣逃生的士兵越來越多，圖爾布青短銃連發，又打死了兩名，卻怎阻止得住？

清軍大炮暫止，山壁頂上有人叫道：「要性命的，快快脫光衣服過來。」這時羅剎兵將那裏還有鬥志，十之八九都在解扣除靴。

圖爾布青長嘆一聲，舉起短銃對準了自己太陽穴，便欲自殺。他身旁的副官夾手將他短銃搶下，說道：「將軍，不可以！老鷹留下翅膀，才可飛越高山。」這句羅剎成語，便是中國話中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」之意。

只聽得清軍中有人以羅剎話叫道：「大家把圖爾布青的衣服脫光了，一起出來，否則又要開炮了。」這句羅剎話說得字正腔圓，正是投降了的羅剎兵被脅迫而說的。

圖爾布青怒不可抑，但見數名部屬瞪眼瞧著自己，顯然是不懷好意，伸手便去拔腰間佩刀。他手指剛碰到刀柄，背後一兵撲將上來，摟住他頭頸，五六名士兵一齊擁上，將他按倒在地，七手八腳，登時把他全身衣服剝得乾淨，抬了出去。

羅剎兵將每出去一名，便有兩名清兵上來，將他兩手反綁在背後，押著行出數里，來到一片空曠的平原上。這一役，二千餘名羅剎官兵，除了打死和重傷的六七百人之外，其餘一千八百餘名都是雙手反綁，赤條條的列成了隊伍，秋風吹來，不禁簌簌發抖。

清軍將圖爾布青押在羅剎兵隊伍之前站定。羅剎眾兵將本來人人垂頭喪氣、心驚膽戰，突然間見到這位平素威嚴苛酷的將軍變成這般模樣，都覺好笑，其中數十人見到主將光溜溜的屁股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笑聲越來越響，不多時千餘官兵齊聲大笑。

圖爾布青大怒，轉過身來，大聲喝道：「立──正！笑甚麼？」他身上一絲不掛，兀自裝出這副威嚴神態，更是滑稽無比。眾官兵平日雖對他極為畏懼，這時卻又如何忍得住笑？

大笑聲中，突然炮銃砰砰砰的響了八下，號鼓齊奏，一隊清兵從山後出來，打著黃旗，列於東方，跟著又有三隊清兵，分打紅、白、藍三色旗號，分列南、西、北三方，將羅剎官兵圍在其間。羅剎官兵見清兵或執長槍、或持大刀、或彎弓搭箭、或平端火槍，盔甲鮮明，兵器犀利，自己身上光無寸縷，更感到敵軍武器的脅迫，人人不再發笑，心中大感恐懼。

清軍列隊已定，後山大炮開了三炮，絲竹悠揚聲中，兩面大旗招展而出，左面大旗上寫著「撫遠大將軍韋」，右面大旗上寫著「大清鹿鼎公韋」，數百名砍刀手擁著一位少年將軍騎馬而出。這位將軍頭戴紅頂子，身穿黃馬褂，眉花眼笑，賊忒兮兮，左手輕搖羽扇，宛若諸葛之亮，右手倒拖大刀，儼然關雲之長，正乃韋公小寶是也。

他縱馬出隊，「哈哈哈」，仰天大笑三聲，學足了戲文中曹操的模樣，只可惜旁邊少了個湊趣的，沒人問一句：「將軍為何發笑？」

其時圖爾布青滿腔憤怒，無可發洩，早已橫了心，將生死置之度外，大聲罵道：「中國小鬼，你使詭計捉住了我，不算英雄。要殺便殺，幹麼這般侮辱我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怎麼侮辱你了？」圖爾布青怒道：「我……我如此模樣，難道……難道還不是侮辱？」韋小寶笑問：「你的褲子，是誰脫下的？」圖爾布青登時語塞，自己的衣服褲子都是給部屬硬剝下來的，似乎不能怪在這小鬼將軍頭上。他狂怒之下，滿臉漲得通紅，疾衝而上，便要和韋小寶拚命。韋小寶身邊四名親兵搶出，挺起長槍，明晃晃的槍尖對準了他身子。圖爾布青只得停步，不自禁的雙手擋在自己下體之前，雙方官兵眼見之下，笑聲大作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既已投降，便當歸順大清，這就到北京去向中國皇帝磕頭罷！」圖爾布青道：「不降，把我斬成肉醬，我也不降。」韋小寶提高聲音，問眾羅剎官兵：「你們投不投降？」眾官兵都低頭不語。韋小寶指著西邊的白旗，叫道：「投降的軍官士兵，站到那邊去！」眾官兵呆立不動，有些官兵心中想降，但見無人過去，便也不敢先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，你們誰都不降。廚子出來！」親兵隊後走出十名廚子，上身赤膊，手執尖刀鐵籤，上前躬身聽命。韋小寶對圖爾布青道：「你們羅剎國有一味菜『霞舒尼克』，當年我在莫斯科吃過，滋味很是不錯，現下我又想吃了！」轉頭對十名廚子道：「做『霞舒尼克』！」十名廚子應道：「得令！」便有二十名士兵推了十隻大鐵爐出來，爐中炭火燒得通紅。羅剎官兵面面相覷，不知這中國將軍搗甚麼鬼。

韋小寶手一揮，便有二十名親兵過去拉了十名羅剎兵過來。韋小寶以羅剎話喝道：「割下他們身上的肉來，燒『霞舒尼克』！」

「霞舒尼克」是以鐵籤穿了牛肉條，在火上燒烤，是羅剎國的第一名菜。

十名廚子走到十名羅剎兵身前，將手中閃亮的尖刀高高舉起，落將下來。十名羅剎兵齊聲慘叫。親兵將那十名羅剎兵拉到山坡之後，但見地下鮮血淋漓。十名廚子左手的鐵籤上這時已串上一條條肉條，拿到炭爐上燒烤起來。羅剎官兵相顧駭然，一片寂靜之中，但聽得炭火必剝作響，肉上脂油滴入火中，發出嗤嗤之聲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再拉十名羅剎兵過來，做『霞舒尼克』！」二十名親兵又過去拉人。

被拉到的十名羅剎兵中，有四人叫了起來：「投降，投降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投降的拉到那邊。」親兵將降兵拉到白旗之下，便有人送上酒肉。親兵又去隊裏另拉四名。那四兵眼見投降的有酒肉享受，不降的身上被割下肉來，燒成「霞舒尼克」，雖沒見到所割的是何部位，但見清兵的眼光老是在自己下體瞄來瞄去，徵兆不妙之至，心驚膽戰之下，不由得也大呼：「投降！」先前倔強不屈的六兵這時氣勢也餒了，都叫：「投降。」

既有人帶頭投降，餘下眾兵也就不敢再逞剛勇，有的不等親兵來拉，便走到白旗之下。片刻之間，一千八百餘名羅剎官兵都降了，只剩下圖爾布青一人，直挺挺的站在當地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降是不降？」圖爾布青道：「寧死不降！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我放你回雅克薩。」吩咐洪朝率兵五百，護送他回雅克薩城。圖爾布青只道自己如此倔強，這清軍將軍必定要殺，居然肯予釋放，大出意料之外，說道：「你既放我，還了我衣服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衣服是不能還的。」吩咐洪朝：「你將他送到雅克薩城下，傳我將令，暫停攻城，牽了這光屁股的羅剎將軍繞著城牆走上三圈，再放他入城。」

洪朝接了將令，於清軍眾兵將吆喝笑鬧聲中，帶兵押著全身赤條條的圖爾布青而去。

※※※

林興珠道：「請問大帥，既捉了這羅剎將軍，何必又放了他？這中間奧妙，還請大帥開導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今日咱們打了這大勝仗，你可知用的甚麼計策？」林興珠道：「那是大帥的神機妙算，屬下佩服得五體投地。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這不是我的神機妙算，是皇上安排下的巧計。皇上說道，當年諸葛亮七擒孟獲，計策很好，吩咐我學上一學。你看過『七擒孟獲』的戲沒有？就算沒看過戲，總聽過說書罷？諸葛亮叫魏延出戰，只許敗，不許勝，連敗一十五陣，讓孟獲奪了七座營寨，引他衝進盤蛇谷，然後火燒籐甲兵。咱們今日使的，就是諸葛亮的計策。」諸將盡皆欽服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皇上心地仁慈，說諸葛亮火燒籐甲兵太過殘忍，以致折了壽算。羅剎兵倘若投降，就饒了他們性命。」副都統郎坦道：「若不是大帥使那『霞舒尼克』之計，割了十名羅剎兵的肉來燒烤，嚇得他們魂飛魄散，這些羅剎兵強悍之極，只怕也不肯投降。這條計策，可勝過諸葛亮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十名廚子身上早藏好了十條生牛肉，只不過在十名羅剎兵大腿上割了幾刀，割得他們大叫大嚷。炭爐子裏燒烤的卻是上等牛肉，滋味如何，眾位不妨嚐嚐。」眾將縱聲大笑，吩咐廚子呈上十條牛肉「霞舒尼克」，割切分食，果然又香又嫩，甚是美味。

眾將又問：「大帥既已捉到敵酋，卻又放他回去，是不是也要七擒七縱，叫他從此不敢再反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倒不是。這件事我在北京時也請問過皇上。我說皇上是鳥生魚湯，寬大為懷，咱們要不要也學諸葛亮，捉到了羅剎元帥，放他七次？皇上說道：這就不對了。學諸葛亮須得活學活用，不能死學死用。孟獲是蠻子的酋長，他說不反，就永遠不反了。咱們捉到的只是羅剎元帥將軍，他說不反，是不管用的。羅剎國的沙皇和攝政女王又會另派元帥，提兵來侵我疆界。」眾將點頭稱是。韋小寶道：「雅克薩守兵兇悍，炮火厲害。咱們倘若殺了羅剎元帥，城中官兵會另推統帥，更加狠打。現下咱們剝光了這羅剎元帥，牽著他繞城三周，城裏的羅剎兵從此瞧他不起。他沒了威風，以後發號施令，就不大靈光了。」

諸將齊聲稱是，林興珠問道：「是皇上吩咐，要剝光了那敵酋的衣服褲子嗎？」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皇上那能這麼胡鬧？皇上只要我想法子長咱們自己官兵的志氣，滅羅剎兵的威風。皇上說道：羅剎兵長得又高又大，全身是毛，好似野人一般，火器又十分犀利。上陣交鋒之時，我軍見到他們的蠻樣，多半心中害怕，銳氣一失，打勝仗就難了。皇上說：『小桂子，你花樣很多，總之要我軍上下，大家瞧不起蠻子兵。』我想來想去，也沒甚麼好法子，有一晚，忽然想到了我小時候賭錢的事。」

諸將均想：「你小時候賭錢，怎麼跟羅剎兵有關了？」

韋小寶微笑道：「我小時候在揚州跟人家賭錢，賭品不好，贏了銀子落袋，輸了只管混賴，要打架就打，我也不怕。有一次卻給人整得慘了，那贏家捉住了我，剝下我褲子抵數，讓我光著屁股回家，大街之上人人拍手嘻笑。從此以後，我的賭品便長進了不少。」諸將一齊大笑。韋小寶笑道：「皇上說，打仗之道要靈活變化，皇上只能指示方略大計，真的幹起來要我自己動腦筋。我想當年我小小年紀，也怕人家剝褲子，這些羅剎兵豈有不怕之理？果然褲子一剝，大家都乖乖的投降了。」諸將齊聲稱讚，大為佩服。有的人心想：「這剝褲子的法子，連『孫子兵法』中也沒有的。這一條『韋子兵法』，倒也厲害。」

當下韋小寶命羅剎降兵穿戴清兵衣帽，派一名參將帶領兩千清兵，押解降兵到北京去向皇帝獻俘。營中留下二十名大嗓子降兵，以備喊話之用。大營中的師爺寫了一道表章，說道撫遠大將軍韋小寶遵依皇上御授方略，旗開得勝，羅剎兵仰慕中華上國，洗心歸順，實乃我皇聖德格天，化及蠻夷云云。

當晚韋小寶大犒三軍。次晨親率諸軍，來到雅克薩城。但見城頭煙火瀰漫，城內城外，雙方軍士喊聲震天，槍炮聲隆隆不絕。

攻城主將朋春入營稟報：城中炮火猛烈，我軍攻城士卒傷亡不少。韋小寶道：「咱們架起大炮，轟他媽的。」朋春傳下令去，不多時東南西北炮聲齊響，一炮炮打進城去。但羅剎人經營雅克薩已久，工事構築十分堅固，兵將都躲在堅壘之中。清軍大炮雖多，炮火轟坍了不少房屋，然羅剎兵堅守不出，倒也奈何他們不得。

攻得數日，何佑率領一千勇士，迫近爬城，城頭上火槍一排排打將下來，清兵登時給打死了三四百人。朋春眼見不利，鳴金收兵。羅剎兵站在城頭拍手大笑，更有數十名羅剎兵拉開褲子向城下射尿，極盡傲慢。

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大怒，親自率軍攻城。城頭上一排槍射下，薩布素中槍落馬，清軍登時亂了。城門開處，數百名羅剎兵衝將出來。林興珠率領藤牌手滾地而前，大刀揮舞。羅剎兵忙縱躍閃避。這隊藤牌兵是林興珠親手教練的，練熟了「地堂刀法」，在地下滾動而前，左手以藤牌擋住敵人的火槍鉛子，右手大刀將羅剎兵的腿一條條斬將下來。圖爾布青見情勢不妙，忙下令收兵。林興珠將薩布素救了回來。薩布素右額中彈，幸好未深入頭腦，受傷雖重，性命無礙。這一仗雙方各有損折，還是清軍死傷較多。

韋小寶帶了軍醫，親去薩布素帳中慰問療傷，又重賞林興珠。下令退軍五里安營，當晚在帳中會聚諸將，商議攻城之法。

諸將有的說藤牌兵今日立了大功，明日再誘鬼子兵出城，以藤牌兵砍其鬼腳；有的說鬼子兵折了銳氣，只怕不敢出戰，不如築起長壘，四下圍困，將他們活活餓死；更有人說大可挖掘地道，從地底進攻。

地道攻城原是中國古法，這句話卻提醒了韋小寶，想起雅克薩城本有地道，當年自己便曾在地道之中，抱住赤裸裸的蘇菲亞公主，如今她已貴為攝政女王，執掌羅剎國軍政大權，自己卻在這裏跟她部下的兵馬打仗。又想：「倘若這時候她在雅克薩城中親自指揮，我從地道裏鑽進城去，爬上她床，一呀摸，二呀摸，摸得她全身酸軟，這騷貨非大叫投降不可。」

眾將眼見韋小寶沉吟不語，臉露微笑，只道他已有妙計，當即住口，靜候大帥吩咐，那料得到他此時卻在想如何撫摸蘇菲亞公主全身金毛的肌膚。只見他雙目似閉非閉，喃喃道：「騷得很，有勁，吃她不消。」眾將面面相覷，又聽大帥道：「他媽的，一腳把我從床上踢了下來。」眾將更摸不著頭腦，只聽他又道：「這羅剎騷貨雖然厲害，老子總有對付她的法子。」朋春道：「大帥說得是。羅剎鬼子再厲害，咱們總有對付的法子。」

韋小寶一怔，睜開眼來，奇道：「咱們？你也來摸？」隨即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對啦，對！那地道太窄，只能容一個人爬進去，出口又在將軍房裏，料來這時候也早給堵死了。咱們須得另外挖過。」眾將更不知所云。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眾位將軍的計策都很妙，咱們青龍、白虎、天門通吃。明兒一早，大家分別去築長圍、挖地道，同時又放大炮，誘他們出戰，派藤牌兵去斬鬼腳。」眾將見自己所建議的計策都為大帥採納，欣然出帳。

次晨拂曉，眾將各領部屬，分頭辦事。朋春督兵挑土築圍，郎坦指揮放炮，巴海挖掘地道。洪朝率領五百士卒，向羅剎降兵學了些罵人的言語，在城下大聲叫罵。只可惜羅剎人鄙陋無文，罵人的辭句有限，眾兵叫罵聲雖響，含義卻殊平庸，翻來覆去也不過幾句「你是臭豬」、「你吃糞便」之類，那及我中華上國罵辭的多采多姿，變化無窮？韋小寶聽了一會，甚感無聊。

羅剎兵昨日吃了斬腳的苦頭，眼見清兵勢盛，堅守不出，躲在城頭土牆之後回罵。清軍大炮的炮彈射入城中，卻也損傷不大。當時的大炮火藥裝於炮筒之中，點火燃放，只是將鐵彈鉛彈射出，直接命中固能打得人筋折骨斷，但如落在地下，便不足為患。

附近百姓十多年來慘遭羅剎兵虐殺，家破人亡的不知凡幾，得知皇上發兵，來打羅剎鬼子，無不大喜若狂，這時有的提了酒食來慰問官軍，有的拿了鋤頭扁擔，相助構築土圍。訊息傳將出去，連數百里外的百姓也都來助攻。

圖爾布青在城頭上望將下來，但見人頭如蟻，紛紛挑土築圍，城外一條長圍越築越高，其勢已非被困死不可，只盼西方尼布楚城中的羅剎兵前來救援，內外夾攻，才有勝望。他那知康熙早料到了這一著，已另遣一隊騎兵向尼布楚的羅剎兵佯攻，作為牽制。尼布楚城的守將，每日裏也在盼望圖爾布青帶兵來援。

羅剎兵槍炮可以及遠，清兵不敢逼近攻城。雅克薩是羅剎經營東方的基地，羅剎人野心勃勃，準擬佔了黑龍江、松花江一帶廣大土地後，更向南侵，將整個中國都收歸版圖，要千千萬萬人盡皆臣服，成為農奴，因此雅克薩城牆堅厚，城中彈藥充足，糧草堆積如山，就是困守三年五載，也不虞匱乏。城中開鑿深井，飲水無缺。圖爾布青怕城裏的中國人作亂內應，將中國男人都拉到城牆上殺了，將屍首拋下城來。城外中國軍民見了，無不憤恨叫罵。

這時地道已漸漸掘到城邊。韋小寶心想鹿鼎山是皇帝龍脈的所在，要是掘斷龍脈，害死了康熙，可大大不妥，下令地道不可掘進城中，只須在地牆下埋藏炸藥，炸毀城牆，大軍便可衝入。這一日城中幾口井忽然水涸，圖爾布青善於用兵，得報後凝神一想，料知敵軍在挖掘地道，以致地下水源從地道中流了出去，當下測定了方位，在清兵地道上施放炸藥，轟的一聲大響，將挖掘地道的清兵炸死了百餘人，地道也即堵死。

※※※

雅克薩城一時攻打不下，天氣卻一天冷似一天。這極北苦寒之地，一至秋深，便已冷得非同小可，到得冬季，更是滴水成冰，稍一防護欠周，鼻子耳朵往往便凍得掉了下來，至於指頭僵落，手腳凍腐，尤為常事。下得數天大雪，助攻的眾百姓已然抵受不住，紛向官兵告別，說道明年初夏開凍，再來助攻，又勸官軍南退，以免凍僵在冰天雪地之中。

薩布素、巴海等軍官久駐北地，均知入冬之後局面十分凶險，倘若晚間遇上寒潮侵襲，一夜之間官兵凍死一半也非奇事。羅剎兵住在房屋之中，牆垣擋得住寒氣，清軍卻宿於野外營帳，縱然生火，也無濟於事。於是向韋小寶建議暫行南退避寒。

韋小寶心想皇上派我出征，連一個城池也攻不下，卻要退兵，未免太過膿包，猶疑得數天，始終拿不定主意。部將來報，有數十名傷卒受不住寒冷而凍死了。韋小寶正自氣沮，忽有聖旨到來。

康熙上諭說道：「撫遠大將軍韋小寶出師得利，殊堪嘉尚。今已遣羅剎降將奉領大清敕書，前赴莫斯科宣諭羅剎君主，囑其罷兵退師，兩國永遠和好，比來天時嚴寒，兵將勞苦，露宿冰雪，朕心惻然。韋小寶可率師南退，駐璦琿、呼瑪爾二城休卒養士，來春羅剎兵如仍頑抗，不服王化，再行進軍，一舉蕩平。茲賜撫遠大將軍暨所屬將軍、都統、副都統以下官兵衣被、金銀、酒食有差。諸統兵將軍須遵體朕意，愛護士卒，不貪速功。王師北征，原為護民，而兵亦民也。欽此。」

韋小寶和諸將接旨謝恩。諸將都說萬歲爺愛惜將士，皇恩浩蕩，只是想到這一撤圍，不免前功盡棄，又都感可惜。傳旨的欽差到各營去宣旨頒賞，士卒歡聲雷動。

次日韋小寶令薩布素率兵先退，又令巴海與林興珠率軍斷後，羅剎兵如敢出城來追，便殺他個落花流水。

羅剎兵見清兵撤退，城中歡呼之聲大作，千餘名羅剎兵又站在城頭，向下射尿。韋小寶大怒，下令眾軍一齊向著城頭小便。清軍萬尿齊發，倒也壯觀。城上城下，轟笑聲叫罵聲響成一片。只是羅剎兵居高臨下，尿水能射到城下，清軍卻射不上去，這一場尿仗卻是輸了。城下遍地是尿，寒風一吹，頃刻間結成一層黃澄澄的尿冰。

韋小寶這口氣嚥不下去，指著城頭大罵。前來宣旨的欽差勸道：「羅剎兵野獸一般，大帥不必跟他們一般見識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不行，輸得太失面子！」吩咐取水龍來。

那水龍是救火之具，軍中防備失火，行軍紮營，必定攜帶。親兵拉了十餘架水龍到來，韋小寶吩咐拖上土壘，其時江水結冰，無水可用，於是下令火伕在大鍋中燒融冰雪，將熱水倒入水龍。韋小寶拉開褲子，在熱水中撒了一泡尿，喝令親兵：「向城頭射去！」

眾親兵見主帥想出了這條妙計，俱都雀躍，一齊奮勇，扳動水龍上的槓桿，一放一壓，水管中的熱水便筆直向城頭射去。眾親兵大叫：「韋大帥賜羅剎鬼子喝尿！」

熱水沖到，羅剎兵紛紛叫罵閃避。諸將有的暗叫：「胡鬧。」有的要討好大帥，在旁大聲叱喝助威。只是天時實在太冷，水龍中的熱水過不多時便結成了冰，又得再加熱水。

韋小寶興高采烈，自誇自讚：「諸葛亮火燒盤蛇谷，韋小寶尿射鹿鼎山。那是一般的威風！」副都統郎坦在旁讚道：「大帥這一泡尿，大大折了羅剎鬼子的銳氣。」

韋小寶突然一怔，雙目瞪視，呆呆的出神，「哇」的一聲大叫，跳了起來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吩咐擊鼓升帳，聚集眾將，問道：「咱們營裏共有多少水龍？」掌管軍需的參將稟道：「啟稟大帥：共有一十八架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太少，太少！怎麼不多帶一些？」那參將應道：「是！」心想：「軍營失火，並非常有，一十八架水龍也已夠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要一千架水龍應用，即刻差人去附近城鎮徵調，幾時可以齊備？」

當地是極北邊陲，地廣人稀，最近的城鎮也在數百里外，每處城鎮寥寥數百戶人家，居民貧窮困乏，未必就有水龍，要徵集一千架水龍，那是決計無法辦到。那參將臉有難色，說道：「啟稟大帥：一千架水龍，在關外恐怕找不到，得進關去，到北京、天津趕運過來。」韋小寶怒道：「放屁！去北京、天津調運水龍，那得多少時候？打仗的事，半天也耽擱不起！」那參將喏喏連聲，臉色大變，心想：「這一下我的腦袋可要搬家了。」

那欽差坐在一旁，忍不住勸道：「大帥，你的貴尿已經射上了羅剎人城頭。這個……這個貴精不貴多，咱們這一仗已經贏了。以兄弟淺見，似乎可以窮寇……窮寇莫射了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不成！沒一千架水龍，辦不了這件大事。」那欽差心想：「你這大帥忒也胡鬧，這射尿鬥氣之事，偶一為之，開開玩笑，那也無傷大雅，豈能大張旗鼓的來幹？少年皇帝愛用少年將軍，他們君臣投緣，旁人也不敢多嘴。但如鬧得太過不成體統，未免貽笑天下。」欲待再勸，卻聽韋小寶道：「眾位將軍，那一位能想出妙計，即刻調到一兩千架水龍，那是莫大的功勞。」

朋春道：「請問大帥，要這一千架水龍，是用來……用來射尿上城嗎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咱們有了一千架水龍，如用來射尿上城，又怎有這許多人來拉尿？一百萬兵也不夠啊。」朋春道：「正是。屬下愚蠢得緊，要請大帥指點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剛才我見本帥的貴尿射上城頭，立即便結成了冰。倘若咱們用一兩千架水龍，連日連夜的將熱水射進城去，那便如何？」

眾將一怔之下，腦筋較靈的數人先歡呼了起來，跟著旁人也都明白了，大帳之中，歡聲如雷。眾將齊叫：「妙計，妙計！水漫雅克薩，冰凍鹿鼎山！」

過得片刻，歡聲漸止，有人便道：「就算要到北京、天津去調，那一千架水龍也要連夜趕運過來。」當時便有數名副將、佐領自告奮勇，討令去徵集水龍。

洪朝職位低微，排班站在最後，這時躬身說道：「啟稟主帥：末將有個淺見，請主帥定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說罷！」洪朝道：「末將是福建人，家鄉地方很窮，造不起水龍，鄉村中失了火，大家便用竹筒水槍救火。那竹筒水槍，是用一根粗大毛竹打通了，末端開一個銅錢大的小孔，另一端用一條木頭活塞插在竹筒之中。救火之時，將水槍的小孔浸在水裏，活塞後拉，竹筒裏便吸滿了水，再用力推動活塞，水槍裏的水就射出去了。」

韋小寶嗯了一聲，凝思這水槍之法。

何佑道：「啟稟主帥，這水槍可大可小。卑職小時候跟同伴玩耍，用水槍射人，倒也有趣。就可惜這一帶沒大毛竹，要做大水槍，這等大竹筒也得過了長江才有。」

韋小寶問洪朝：「你有甚麼法子？」洪朝道：「末將心想，這一帶大毛竹是沒有的，大松樹、大杉樹卻多得很。咱們將大樹砍了下來，把中間剜空了，就可做成大水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要剜空大松樹的心子，可不大容易罷？」

一名姓班的副將是山西木匠出身，說道：「啟稟主帥：這事倒不難辦。先將大木材鋸成兩個半爿，每一爿中間挖成半圓的形狀，打磨光滑，然後將兩個半爿合了起來，木材中間就是一個空心的圓洞了。兩個半爿併湊之時，若要考究，就用筍頭，如果是粗功夫，那麼用大鐵釘釘起來也成了。」韋小寶大喜，叫道：「妙極！做這麼一枝大水槍，要多少時候？」班副將道：「小將自己動手，一天可以造得一枝，再趕夜工，可以造得兩枝。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太慢，太慢。你到各營去挑選幫手，一起來幹，你做師父，即刻便教徒弟。這是粗活，既不是新娘子的紅漆馬桶，也不是財主家的楠木棺材。水槍外的樹皮也不用剝去，只要能射水入城，那就行了。眾將官，馬上動手，伐木造水槍去者！」

眾將得令，分帶所屬士兵，即時出發，去林中砍伐木材。同時分遣快馬，去向百姓徵借斧鑿鋸刨等木工用具。

關外遍地都是松杉，額爾古納河一帶處處森林，百年以上的參天喬木也是不計其數。清軍大軍出動，不到半天便伐了數千株大木材。軍中士兵本來做過木匠的有一百多人，班副將調集在一起，再找了四五百名手藝靈巧的士兵相助，連夜開工，趕造水槍。

班副將先造了一枝示範，那水槍徑長二尺，槍筒有一丈來長，活塞末端裝了一條橫木，六名士兵分站左右，握住橫木一齊推拉。從水槍口倒入熱水後，班副將一聲令下，六名士兵出力推動活塞，熱水從水槍中激射而出，直射到二百餘步之外。

韋小寶看了試演，連聲喝采，說道：「這不是水槍，是水炮，咱們給取個好聽的名字，叫作……叫作白龍水炮。」取出金銀，犒賞班副將和造炮官兵，吩咐連日連夜趕造。

圖爾布青見清軍退而復回，站在城頭瞭望，見清軍營中堆積了無數木材，心想：「中國蠻子砍伐木材，要生火取暖，如此看來，那是要圍城不去了。哼，再過得半個月，大風雪颳來，可有得你們受的了，火燒得再旺，也擋不了這地獄裏出來的陰風寒氣。」他下得城來，命親兵燒旺了室中爐火，斟上羅剎烈酒，叫兩名擄掠而來的中國少女服侍飲酒。

朋春、何佑等分遣騎兵，將數百里方圓內百姓的鐵鑊鐵鍋都調入大營，掘地為灶，木柴堆、冰雪堆如一座座小山相似，一尊尊造好的白龍水炮上都蓋了樹枝，以免給羅剎士兵發覺。

過得幾日，班副將稟報三千尊白龍水炮已然造就。次日是黃道吉日，韋小寶卯時升帳，擊鼓聚將，下令將水炮抬上長壘，炮口對準城中。軍中鼓角齊鳴，號炮砰砰砰的連發九下。各營將士一齊動手，將冰雪鏟入鐵鑊鐵鍋，燒將起來。

圖爾布青正在熱被窩中沉沉大睡，忽聽得城外炮聲大作，急忙跳起，匆匆穿上衣服，披上貂裘，到城頭察看。其時風雪正大，天色昏暗，朦朧中見清軍長壘上擺滿了一棵棵大樹，正疑惑間，猛聽得清軍齊聲吶喊，有如山崩地裂一般，數千株大樹中突然射出水來，四面八方的噴射入城。

圖爾布青大驚，只叫得一聲：「啊喲！」一股熱水當胸射到。總算天時實在太冷，熱水射到時已不甚燙，卻沖得他立足不牢，一個踉蹌，倒在城頭，身旁親兵急忙扶起。但聽得四下裏都是喊聲，頭頂水聲嘩嘩直響，一條條白龍般的水柱飛入城中。霎時之間，雅克薩城上罩了一團茫茫大霧，卻是水汽遇冷凝結而成。

圖爾布青心中亂成一團，叫道：「中國蠻子又使妖法！」大樹中竟會噴出水來，自然是妖法無疑。他惶急之下，大叫：「大家放槍，別讓中國蠻子衝上城來。」

自從那日他被清軍剝光衣褲、牽著繞城三匝之後，威信大失，發出來的號令，部屬已不如先前之凜遵不誤。只是清軍圍城甚急，羅剎兵將俱恐城破後無一倖免，這才勉力守禦，這時忽見巨變陡起，數千股水柱射入城來，眾兵將四散奔逃，那裏還有人理睬於他？

幸喜清軍只是射水，倒不乘機攻城。羅剎兵亂了一陣，驚魂稍定，但見地下積水成冰，頭頂一條條水柱兀自如注如灌，潑將下來。

雅克薩城內中國男子早已被殺得清光，只剩一些年輕女子，作為營妓，供其淫樂。城中除了羅剎兵將外，尚有莫斯科派來的文職官員，傳教的教士，隨軍做買賣的商人，想到東方來大發洋財的無賴亡命、小偷大盜。頃刻之間，人人身上淋得落湯雞相似，初時水尚溫熱，不多時濕衣漸冷，又過一會，濕衣開始結冰。眾人大駭，紛紛脫下衣褲皮靴，各人均知濕衣一經結冰，黏連肌膚，那時手指僵硬，再也無法解脫，就算有人相助，往往將皮膚連著衣褲鞋襪一齊撕下，實是危險不過。

地下積水漸高，慢慢凝固，變成稀粥一般，羅剎人赤腳踏在其中，冰冷徹骨，忍不住雙腳亂跳，大叫：「凍死啦，凍死啦。」眾人紛紛搶到高處，有些人索性爬上了屋頂。

人叢中有人叫了起來：「投降，投降！再不投降，大夥兒都凍死啦。」

圖爾布青身披貂裘，左手撐傘，騎著一匹高頭大馬來回巡視，聽得有人大叫「投降」，大聲怒喝：「誰在這裏擾亂軍心？奸細！拉出來槍斃！」

眾人見他貂裘可以防水，身上溫暖，在這裏呼喝叱罵，旁人卻都凍得死去活來，人人心中不忿，當下便有人拾起冰塊雪團，向他投去。圖爾布青舉起短銃，轟隆一聲，向人叢中射去，登時打死了兩人。餘人向他亂擲冰塊雪團，更有人撲了上去，將他拉下馬來。衛兵舞刀砍殺，卻那裏止得住？

正大亂間，一小隊騎兵奔到，羅剎亂民才一鬨而散。圖爾布青從地下爬起，恰好頭頂兩股水柱淋下，登時將他全身潑濕。他雙腳亂跳，大聲咒罵，只得命衛兵相助脫衣除靴。

清軍望見城中羅剎兵狼狽的情狀，土壘上歡聲雷動，南腔北調，大唱俚歌，其中自也少不了韋小寶那「一呀摸，二呀摸」的「十八摸」。

朋春等軍官忙碌指揮。班副將所帶的木匠隊加緊修理壞炮。燒水隊加柴燒火，將冰雪鏟入鍋中，運水隊將熱水一桶桶的自炮口倒入。炮筒中水一倒滿，「一、二、三，放！」六名炮手奮力向前推動活塞，一股水箭從炮口衝出，射入城中。

清軍水炮中射出熱水時筆直成柱，有的到了城頭上空便散作水珠，如大雨般紛紛洒下，有的射得較低，卻凝聚不散，對準了人身直衝。水炮精粗不一，有的力道甚大，可以及遠，有的卻射程甚近，更有許多射得幾次便炮筒散裂，反而燙傷了不少清軍「炮手」。

三千尊水炮射了一個多時辰，已壞了六七百尊。同時燒煮冰雪而成熱水，不及水炮發射之快，「彈藥」到後來已然接濟不上。又射得大半個時辰，壞炮愈多，熱水更缺，只剩下八九百尊水炮還在發射，威力大減。

韋小寶正感沮喪，忽見城門大開，數百名羅剎人湧了出來，大叫：「投降，投降！」

薩布素其時頭上槍傷已好了大半，當即率領一千騎兵上前，喝道：「降人坐在地下！」羅剎人面面相覷，不明其意。一名清軍把總往地下一坐，叫道：「坐下，坐下！」

便在此時，城門又閉，城頭上幾排槍射了下來，將羅剎降人射死了數十人。其餘羅剎降人四散奔逃。清軍水炮瞄準城上放槍的羅剎兵將，水柱激射過去，羅剎兵紛紛摔下城頭。

這時候城內積水二尺有餘，都已結成了冰，若要將全城灌滿了水，凍成一座大冰城，至少也得十天半月。但羅剎兵無衣無履，又生不了火，人人凍得簌簌發抖，臉色發青。有的數兵摟抱在一起，互藉體溫取暖。

圖爾布青兀自在大聲叱喝，督促眾兵將守城。眾兵都轉過了頭，不加理睬。圖爾布青大怒，伸掌去打一名軍官。那軍官轉身避開，圖爾布青追將過去，忽然腳下在冰上一滑，摔倒在地。旁邊一名士兵伸手一推，將他推入地下一個積水的窟窿之中。圖爾布青出力掙扎，但手足麻木，爬不上來，大叫：「救我，救我！」眾兵將人人臉現鄙夷之色，聚在那水窟旁圍觀。過不多時，窟中積水凝結成冰，將圖爾布青活活的凍結在內，他上身在冰窟之外，兀自喘氣不已，胸膛以下卻陷在冰內，便似活埋了一般。

這時人人心意相同，打開城門，大叫：「投降！」蜂湧而出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狂喜之下，手舞足蹈，胡言亂語，所發的號令早已全然莫名其妙。好在清軍帶兵將領均是久經戰陣的宿將，口中大叫：「得令！」卻自行去辦理受降、入城、繳械、清理諸般手續，一切井井有條，卻和韋大帥所發的號令全不相干。

先前射水入城，唯恐不多，此刻要將城中積冰燒融，化水流出城外，卻也難以辦到，只好順其自然。郎坦督率眾兵，先將總督府清理妥善，請韋小寶、索額圖和欽差住入，然後再去將火藥庫、槍械庫、金銀庫等要地一一封存，派兵看守。其時清朝國勢方強，軍中紀律森嚴。大官如韋小寶、索額圖等不免乘機大發橫財，軍官士兵卻是一物不敢妄取。

城內城外殺牛宰羊，大舉慶祝。索額圖等自是諛詞潮湧，說韋大帥用兵如神，古時孫吳復生，也所不及。那欽差道：「兄弟這次出京，皇上一再囑咐，要韋大帥不可殺傷太多。今日韋大帥攻克堅城，固是奇功，更加難得的是，居然刀槍劍戟、弓箭火器，一概不用，我軍竟沒一兵一卒陣亡。一日之內摧大敵，克名城，而不損一名將士，古往今來，唯韋大帥一人而已。這不但空前，也一定是絕後了。」

韋小寶得意洋洋，大吹牛皮：「要打破雅克薩城，本來也非難事。難在皇恩浩蕩，體惜將士，不能傷亡太大。因此上兄弟要等到今天，才使這條計策，好讓欽差大臣親眼見到。咱們給皇上辦事，打場勝仗，那也罷了，人人都會的，不算希奇。總是要仰尊皇上聖意，打勝仗而不死人，這就難一些了。」

眾將均覺他雖然自吹自擂，但要打一個大勝仗而己方不死一人，也確是天大的難事，當下人人點頭。

索額圖道：「這是皇上的洪福，韋大帥的奇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今日自上到下，人人都有很大功勞。若不是欽差大人和索大人親臨前敵，奮勇督戰，咱們也不能勝得這麼容易。」欽差和索額圖大喜，感激無比，適才對陣之時，他兩個文官躲得遠遠地，唯恐受了火器矢石之傷，那有半點「親臨前敵，奮勇督戰」之事？但韋小寶既這麼說，在報捷的摺子之中，自也有自己的一份大功了。滿清軍功之賞，最是豐厚，遠非其他功勞之可比。

常言道：「花花轎子人抬人」。韋小寶深通做官之道，奉送欽差這一份大功，自己惠而不費，一無所損。欽差這一回到北京，在皇帝面前一定會替自己大加吹噓，將五分功勞說成了十分，自己在軍中便有甚麼逾規越份之事，欽差和索額圖也必盡力包瞞，守口如瓶。

眾人吃喝了一會，薩布素的部下得羅剎兵舉報，將圖爾布青從冰窟中挖了出來，抬到階下。這時圖爾布青早已凍斃，全身發青。韋小寶嘆道：「這人的名字取得不好，倘若不叫圖爾布青，叫作圖爾布財，那就不會發青，只會發財了。」命人取棺木將他收殮。

待得降兵人數、城中財物器械等大致查點就緒，韋小寶與索額圖、欽差三人聯名上奏，遣飛騎馳往北京，向皇帝報捷。

# 第四八回 都護玉門關不設 將軍銅柱界重標

當晚韋小寶和雙兒在總督府的臥房中就寢，爐火生得甚旺，狐被貂褥，一室皆春。

這是他的舊遊之地，掀開床邊大木箱的蓋子一看，箱中放的卻是軍服和槍械。雙兒微笑道：「相公盼望箱子裏又鑽出個羅剎公主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是中國公主，比羅剎公主好得多。」雙兒笑道：「可惜你的中國公主在北京，不在這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雙兒，咱們今日算不算『大功告成』？」雙兒嫣然一笑，雙頰暈紅。她雖和韋小寶做夫妻已久，聽得丈夫調笑，卻仍有著羞澀之意。

韋小寶摟住了她腰，兩人並坐床沿。韋小寶道：「你拼湊地圖，花了不少心血，咱們終於拿到了鹿鼎山，皇上封我為鹿鼎公，這座城池，多半是讓我管了。這山底下藏得有無數金珠寶貝，咱們慢慢掘了出來，我韋小寶可得改名，叫做『韋多寶』。」雙兒道：「相公已有了許多金子銀子，幾輩子也使不完啦，珠寶再多，也是無用。我瞧還是做韋小寶的好。」

韋小寶在她臉上輕輕一吻，說道：「對，對！這些日來，我一直拿不定主意，要是掘寶罷，只怕挖斷了滿洲龍脈，害死了皇帝。皇上向來待我不錯，害死了他，未免對他不住。不掘寶罷，又覺得可惜。這麼著，咱們暫且不掘這寶藏，等到皇上御駕升天，咱們又窮得要餓飯了，那時候再掘不遲。」

剛說到這裏，忽聽得木箱中輕輕喀的一響。兩人使個眼色，注視木箱，過了好一會，卻更無動靜。韋小寶雙掌輕輕拍了三下，雙兒過去開了房門，守在門外的四名親兵躬身聽令。韋小寶指著木箱，低聲道：「裏面有人！」

四名親兵吃了一驚，搶到箱邊，揭開箱蓋，卻見箱中盛滿了衣物。韋小寶打個手勢，親兵搬開衣物，揭開箱底，露出一個大洞，便在此時，砰的一聲巨響，洞中放了一槍出來。一名親兵「啊」的一聲，肩頭中彈，向後便倒。

雙兒忙將韋小寶一拉，扯到了自己身後。韋小寶指指炭爐，作個傾倒的手勢。一名親兵過去端起炭爐，便往洞中倒了下去。

只聽得洞中有人以羅剎話大叫：「別倒火，投降！」跟著咳嗽不止。韋小寶以羅剎話叫道：「先把火槍拋上來，再爬出來。」洞中拋出一桿短銃，跟著一名羅剎兵探頭出來。一名親兵抓住他頭髮一拉，另一名親兵伸刀架在他頸中，那兵鬍子著了火，兀自未熄，只痛得哇哇大叫，狼狽異常的爬了出來。韋小寶道：「下面還有人沒有？」洞內有人叫道：「還有一個！投降！投降！」韋小寶喝道：「拋槍上來！」洞口白光一閃，拋上來一柄馬刀，跟著一團火燒了出來，原來這名羅剎兵燒著了頭髮。

在門外守衛的親兵聽得大帥房中有警，又奔進數人。七八名親兵揪住了兩名羅剎兵，撲滅了兩人頭髮鬍子上的火焰，反綁了縛住。

韋小寶突然指著一名羅剎兵叫道：「咦，你是王八死雞。」那兵臉露喜色，道：「是，是，中國小孩大人，我是華伯斯基。」另一名羅剎兵也叫了起來：「中國小孩大人，我……我是齊洛諾夫。」韋小寶向他凝視半晌，見他鬍子燒得七零八落，臉上也熨得又紅又腫，但終於認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對啦！你是豬玀懦夫！」齊洛諾夫大喜，叫道：「對，對！中國小孩大人，我是你的老朋友。」

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都是蘇菲亞公主的衛士。當年在雅克薩城和韋小寶同去莫斯科。兩人在獵宮隨同火槍手造反，著實立了些功勞。蘇菲亞公主執掌國政後，酬庸從龍之士，將身邊衛士都升為隊長。其中四人東來想立功劫掠。當兵敗城破之時，一人戰死，一人凍死。餘下這兩人悄悄躲入地道，想出城逃走，那知城外地道出口早已堵死，兩人進退不得，終於形跡敗露。當年韋小寶分別叫他們為「王八死雞」和「豬玀懦夫」。兩人那知其意，只道中國小孩發音不正，便即答應。聽公主叫他為「中國小孩」，初時也跟著一般稱呼，待得韋小寶立功，公主封了他爵位，眾衛士便稱之為「中國小孩大人」。

韋小寶問明來歷，命親兵鬆綁，帶出去取酒食款待。

眾親兵生怕地道中尚有奸細，鑽進去搜索了一番，查知房中此外更無地道複壁，這才退出。親兵隊長心下惶恐，連聲告罪，心想真是僥天之倖，倘若這兩名羅剎兵半夜裏從地道中鑽將出來，刺死了韋大帥，自己非滿門抄斬不可。

次日韋小寶叫來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二人，問起蘇菲亞公主的近況。二人說公主殿下總理朝政，羅剎全國的王公大臣、將軍主教，誰也不敢違抗。兩位沙皇年紀幼小，一切也都聽姊姊的。齊洛諾夫道：「公主殿下很想念中國小孩大人，吩咐我們來打聽你的消息，要我們見到你後，請你再去莫斯科玩玩，公主重重有賞。」華伯斯基道：「公主殿下不知道是中國小孩大人帶兵來打仗，否則的話，大家是親愛的甜心，是好朋友，這仗也不用打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胡說八道，騙人！」兩人賭咒發誓，說道千真萬確，決計不假。

韋小寶尋思：「皇上本來要我設法跟羅剎國講和，不妨便叫這兩個傢伙去跟蘇菲亞公主說說。」說道：「我要寫一封信，你們送去給公主，不過我不會寫羅剎蚯蚓字，你們代我寫罷。」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面面相覷，均有難色，他二人只會騎馬放槍，說到提筆寫字，卻也是一竅不通。齊洛諾夫道：「中國小孩大人要寫情書，我們兩個是幹不來的。我們……我們去找個教士來寫。」韋小寶答應了，命親兵帶二人去羅剎降人中找尋。

過不多時，兩人帶來一名大鬍子教士到來。其時羅剎軍人大都不識字，隨軍教士除了祈禱上帝、激勵士氣之外，還有一門重要職司，便是替兵將代寫家書。那教士穿了清兵裝束，衣服太小，緊緊繃在身上，顯得十分可笑。他嚇得戰戰兢兢，隨著兩名隊長參見韋小寶，說道：「上帝賜福中國大將軍，大爵爺，願中國大將軍一家平安。」

韋小寶要他坐下，說道：「你給我寫封信，給你們的蘇菲亞公主。」那教士連聲答應。親兵早已在桌上擺好了文房四寶。那教士手執毛筆，鋪開宣紙，彎彎曲曲的寫起羅剎字來，但覺那毛筆柔軟無比，筆劃忽粗忽細，說不出的彆扭，卻不敢有半句話評論中國筆墨，只怕惹得這位中國將軍生氣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這麼寫：自從分別之後，常常想念公主，只盼娶了公主做老婆……」那教士嚇了一跳，手一顫，毛筆在紙上塗了一團墨跡。齊洛諾夫道：「這位中國小孩大人，是蘇菲亞公主殿下的甜心。公主殿下很愛他的，常說中國情人勝過羅剎情人一百倍。」他要討好韋小寶，不免張大其詞。那教士諾諾連聲，道：「是，是，勝過一百倍，一百倍。」他心神不定，文思窒滯，卻又不敢執筆沉吟，只得將平日用慣的陳腔濫調都寫了上去，盡是羅剎士兵寫給故鄉妻子、情人的肉麻辭句，甚麼「親親好甜心」、「我昨晚又夢見了你」、「吻你一萬次」之類，不一而足。

韋小寶見他走筆如飛，大為滿意，說道：「你們羅剎兵來佔我中國地方，殺了許多中國百姓。中國大皇帝十分生氣，派我帶兵前來，把你們的兵將都捉住了。我要將他們割成一條一條，都燒成霞舒尼克……」那教士大吃一驚，「啊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我的上帝！」韋小寶續道：「不過瞧在你公主的面上，暫時不割不燒。如果你答應以後羅剎兵再也不來犯我中國疆界，中國和羅剎國就永遠是好朋友。要是你不聽話，我派兵來殺光你們的羅剎男人，你就再也沒有羅剎男人陪著睡覺了。你要男人陪著睡覺，天下只有中國人了。」

那教士心中大不以為然，暗道：「天下除了羅剎男人，並非只有中國男人，這句話太也沒有道理。」又覺這種無禮的言語決不能對公主說，決意改寫幾句又恭謹又親密的話，料想這中國將軍也不識得。但他為人謹細，生怕給瞧出了破綻，將這幾行文字都寫成了拉丁文，寫畢之後，不由得臉露微笑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現下我差王八死雞和豬玀懦夫送這封信給你，又送給你禮物。你願意做我情人，還是做我敵人，你自己決定罷。」

那教士又將最後這句話改得極盡恭敬，寫道：「中國小臣思慕殿下厚恩，謹獻貢物，以表忠忱。小臣有生之年，皆殿下不貳之臣也。企盼兩國和好，俾羅剎被俘軍民重歸故國，實出殿下無量恩德。」最後這句話卻是出於他的私心，料想兩國倘若和議不成，自己和其餘的羅剎降人勢必客死異鄉，永遠不得歸國。

韋小寶待他寫完，道：「完了。你唸一遍給我聽聽。」那教士雙手捧起信箋誦讀，唸到自己改寫之處，卻仍照韋小寶的原意讀出。韋小寶會講的羅剎話本就頗為有限，聽來似乎大致不錯，那料得他竟敢任意竄改？便點點頭，道：「很好！」取出「撫遠大將軍韋之印」的黃金印信，在信箋上蓋了朱印。這封情書不像情書、公文不似公文的東西就搞成了。

韋小寶命那教士下去領賞，吩咐大營的師爺將信封入封套，在封套上用中國字寫上蘇菲亞公主的名字。那師爺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第一行寫道：「大清國撫遠大將軍鹿鼎公韋奉書」，第二行寫道：「鄂羅斯國攝政女王蘇飛霞固倫長公主殿下」。「羅剎」兩字，於佛經意為「魔鬼」，以之稱呼俄國，頗含輕侮，文書之中便稱之為「鄂羅斯」。那師爺又覺「蘇菲亞」三字不甚雅馴，這個「菲」字令人想起「芳草菲菲」，似乎譏刺她全身是毛，於是寫作了「蘇飛霞」，既合「落霞與孤鶩齊飛」之典，又有「飛霞撲面」之美；「固倫長公主」是清朝公主最尊貴的封號，皇帝的姊妹是長公主，皇帝的女兒是公主，此女貴為攝政，又是兩位並肩沙皇的姊姊，自然是頭等公主了。待聽得韋小寶笑道：「這個羅剎公主跟我是有一手的，幾年不見，不知她怎樣了？」那師爺在封套後面又寫上兩行字：「夫和戎狄，國之福也。如樂之和，無所不諧，請與子樂之。」心想這是「左傳」中的話，只可惜羅剎乃戎狄之邦，未必能懂得我中華上國的經傳，其中雙關之意，更必不解，俏眉眼做給瞎子看，難免有「明珠暗投」之嘆了。

其實不但「鄂羅斯國固倫長公主蘇飛霞」決計不懂這幾個中國字的含義，連「大清國撫遠大將軍鹿鼎公韋」，除了識得自己的名字和兩個「人」字之外，也是隻字不識，見那師爺在封套正反面都寫了字，說道：「夠了，夠了。你的字寫得很好，勝過羅剎大鬍子。」

他吩咐師爺備就一批貴重禮物，好在都是從雅克薩城中俘獲而得，不用花他分文本錢。再將華伯斯基、齊洛諾夫兩名隊長傳來，叫他兩人從羅剎降兵挑選一百人作為衛隊，立即前往莫斯科送信。兩名隊長大喜過望，不住鞠躬稱謝，又拿起韋小寶的手，在他手背上連連親吻。韋小寶的手背被二人的鬍子擦得酸癢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雅克薩城小，容不下大軍駐紮，當下韋小寶和欽差及索額圖商議了，派郎坦、林興珠二人率兵二千，在城中防守，大軍南旋，分駐璦琿、呼瑪爾二城候旨。韋小寶臨行之際，鄭重叮囑郎坦、林興珠二將，決不可在雅克薩城開鑿水井，挖掘地道。

大軍南行。韋小寶、索額圖、朋春等駐在璦琿，薩布素另率一軍，駐在呼瑪爾。韋小寶命羅剎降兵改穿清軍裝束，派人教授華語，命他們將「我皇萬歲萬萬歲」、「聖天子萬壽無疆」、「中國皇帝德被四海、皇恩浩蕩」等句子背得爛熟，然後派兵押向北京，要他們在京師大街上一路高呼，朝見康熙時更須大聲吶喊，說道越是喊得有勁，皇上賞賜越厚。

過得二十多天，康熙頒來詔書，對出征將士大加嘉獎，韋小寶升為二等鹿鼎公，其餘將士各有升賞。傳旨的欽差將一隻用火漆印封住的木盒交給韋小寶，乃是皇上御賜。韋小寶磕頭謝恩，打開木盒，不禁一呆。盒裏是一隻黃金飯碗。碗中刻著「公忠體國」四字，依稀便是當年施琅送給他的，只是花紋字跡俱有破損，卻又重行修補完整。

韋小寶記得當年這隻金飯碗放在銅帽兒胡同伯爵府中，那晚倉惶逃走，並未攜出，一凝思間，已明其理。定是那晚炮轟伯爵府後，前鋒營軍士將府中殘損的剩物開具清單，呈交給皇帝。這隻金飯碗雖有破損，卻未鎔爛。康熙命匠人修補了，重行賜給他，意思自然是說：你的金飯碗已打爛了一次，這一次可得好好捧住，別再打爛了。韋小寶心想：「小皇帝對我倒講義氣，咱們有來有往，我也不掘他的龍脈。」當晚大宴欽差，諸將相陪，宴後開賭。

再過月餘，康熙又有上諭到來，這一次卻是大加申斥，說韋小寶行事胡鬧，要羅剎降兵大呼「萬壽無疆」，實在無聊之至。上諭中說：「為人君守牧者，當上體天心，愛護黎民。羅剎雖蠻夷化外之邦，其小民亦人也，既已降服歸順，不應復侮弄屈辱之。汝為大臣，須諫君以仁明愛民之道。朕若有惠於眾，雖不壽亦為明君，若驕妄殘虐，則萬壽無疆，徒苦天下而已。大臣諂諛邪佞，致君於不德，其罪最大，切宜為誡。」

韋小寶這次馬屁拍在馬腳上，碰了一鼻子灰，好在臉皮甚厚，也不以為意，對著傳旨的欽差大罵自己該死，心想：「天下那有人不愛戴高帽的？定是這些羅剎兵中國話說得不好，把皇上聽得胡裏胡塗，惹得他生氣。」將教授羅剎兵華語的幾名師爺叫來，痛罵一頓。罵完之後，拉開桌子便和他們賭錢，擲得幾把骰子，早將康熙的訓誡拋到了九霄雲外。

匆匆數月，冬盡春來。韋小寶在璦琿雖住得舒服，卻記掛著阿珂、蘇荃等幾個妻子和虎頭等兒女，曾連遣親兵，送物回家。六位夫人也各有衣物用品送來，大家知他不識字，家書卻兩免了，只是命親兵帶個口信，說家中大小平安，盼望大帥早日凱旋歸來。

※※※

這日京中又有上諭頒來，欽命韋小寶和索額圖為議和大臣，與羅剎國議訂和約，又派來鑲黃旗漢軍都統一等公佟國綱、護軍統領馬喇、尚書阿爾尼、左都御史馬齊四人相助。

佟國綱宣讀上諭已畢，又取出一通公文宣讀，卻是羅剎國兩位沙皇給康熙的國書，這時已由在北京的荷蘭國傳教士譯成了漢文。國書中說道：

「謹奉上撫御華夏、洋溢寰宇、率賢臣共圖治理、分任疆土、滿漢兼統、聲名遠播、大聖皇帝曰：向者父阿列克席米汗羅為汗，曾使尼果來等賚書至天朝通好，以不諳中國典禮，語言舉止，陋鄙無文，望寬宥之。至頌揚 皇帝，舛謬失禮，亦因地處荒遠，典禮素昧所致，幸無見罪。 皇帝在昔所賜之書，下國無通解者，未循其故。及尼果來等歸問之，但述天朝大臣以不還逋逃人根特木爾等、並騷擾邊境為詞。近聞 皇帝興師，辱臨境上，有失通好之意。如果下國邊民構釁作亂，天朝遣使明示，自當嚴治其罪，何煩動輒干戈？今奉詔旨，始悉端委，遂令下國所發將士，到時切勿交兵。恭請明察我國作亂之人，發回正法，除嗣遣使臣議定邊界外，先令末起、佛兒魏牛高、宜番、法俄羅瓦等星馳賚書以行。乞撤雅克薩之圍，仍詳悉作書，曉諭下國。則諸事皆寢，永遠輯睦矣。上國大臣韋小寶閣下，昔年曾見知於我皇姊攝政女王蘇菲亞殿下，遠臨我京師莫斯科，撥亂反正，有大功於下國，此上國之惠也，下國君臣，不敢有忘。謹奉重禮，獻於大聖 皇帝陛下，以次重禮奉於韋小寶大臣閣下，以示下國誠信修睦之衷。」（按：此通俄羅斯國國書錄自史籍，正確無誤，惟最後一段關於韋小寶者，恐係小說家言，或未可盡信云。）

佟國綱讀了國書後，師爺將書中意思向韋小寶及眾將詳細解釋。這是軍中通例，文書來往，文字有時頗為艱深，帶兵將官不識字的固多，就算讀過幾年書的，所識也頗有限，軍中來文去件關涉軍機大事，如有誤解，干係重大，因此滿洲軍制有師爺解釋文書的規定。

佟國綱笑道：「這位羅剎國攝政女王，對韋大帥頗念舊情，送來的禮物著實不少。皇上吩咐兄弟一併帶了來，交韋大帥收納。」韋小寶拱手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又道：「羅剎人不懂禮節，不說自己的禮物很輕，卻自吹自擂，說禮物很重，送給皇上的是重禮，送給我的是甚麼次重禮，也不怕人笑話。」

佟國綱道：「是。韋大帥獻到京城去的羅剎降人，皇上親加審訊，發現小兵之中，混有一個羅剎大官……」韋小寶「啊」的一聲，叫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佟國綱道：「這人十分狡猾，混在小兵之中，絲毫不動聲色。那日皇上逐批審訊降人，一名荷蘭傳教士作通譯，審到後來，皇上對那傳教士說了幾句拉丁話。羅剎降人中有一名小兵，忽然臉露詫異神色。皇上問他是不是懂得拉丁話，那個小兵不住搖頭。皇上便用拉丁話說道：『將這個小兵拉出去砍頭。』那小兵臉色大變，跪下求饒，供認懂得拉丁話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拉丁話是甚麼話？他們羅剎人拉壯丁挑軍糧之時說的話，皇上怎麼會說？」佟國綱道：「皇上聰明智慧，無所不曉。羅剎人拉壯丁時說的話，那也會說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為甚麼羅剎人平時說的話，皇上不懂，拉壯丁時說的話，卻又會說？」

佟國綱無法回答，笑道：「這中間的道理，咱們可都不懂了。下次大帥朝見皇上之時，自己磕頭請問罷。」韋小寶點點頭，問道：「那個羅剎人後來怎樣？」佟國綱道：「皇上細細審問，那人終於無法隱瞞，一點點吐露了出來。原來這人名叫亞爾青斯基，是尼布楚、雅克薩兩城的都總督。」

眾人一聽，都不自禁的「啊」的一聲。韋小寶道：「這傢伙的官可不小哪。」佟國綱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羅剎國派在東方的官兒，以他為最大。雅克薩城破之日，定是他改穿了小兵的服色，以致給他瞞過了。」韋小寶搖頭笑道：「攻破雅克薩城那天，羅剎的將軍、小兵、大官、小官，個個脫得精光，瞧來瞧去，每一個都是這麼一回事，實在沒甚麼分別。不見得官做得大了，那話兒也大些。兄弟的……這個大官認他不出，倒也不是我們的錯處。」

眾將哈哈大笑，向佟國綱解說當日攻破雅克薩城的情景。

佟國綱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也難怪。皇上說道：韋小寶擒獲羅剎國尼布楚、雅克薩二城都總管，功勞不小，不過他以為此人只是個尋常小兵，辦事太也胡塗，將功折罪，此事無賞無罰。」韋小寶站起身來，恭恭敬敬的道：「皇上恩典，奴才感激之至。」

佟國綱道：「皇上審問這亞爾青斯基，接連問了六天，羅剎國的軍政大事，疆域物產，甚麼都盤問備細。皇上當真是天縱英明，又從這亞爾青斯基身上，發見了一個秘密。依韋大帥說，這人被擒之時，身上一絲不掛，那知他竟有法子暗藏秘密文件。」

韋小寶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這阿二掀死雞實在鬼計多端，下次見到了他，非要他的好看不可。這秘密文件，又藏在甚麼地方？難道藏在屁……屁……」

佟國綱道：「羅剎降人朝見皇上之前，自然全身都給御前侍衛仔細搜過，頭髮、鬍子都要摸過，褲子和靴子更要脫下來瞧過明白。番邦之人心懷叵測，倘若身懷利器，那還了得？這個亞爾青斯基當然也曾細細搜過，身上更無別物。可是皇上洞察入微，見他右肩上凸起了一塊，又時時斜眼去瞧，便問他手臂上是甚麼東西。亞爾青斯基拉起袖子，手臂上綁了厚厚的繃帶，說是在雅克薩城受的傷。皇上叫他走上前來，用力在他手臂上捏了一把。亞爾青斯基『哎唷』一聲叫，聲音中卻不顯得如何疼痛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這羅剎鬼受傷是假的。」

佟國綱道：「可不是嗎？皇上當即吩咐侍衛，將他手臂上的繃帶解下。亞爾青斯基面如土色，只嚇得全身發抖。韋大帥你猜繃帶之中，藏著些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剛才說秘密文件，難道就是這調調兒嗎？」佟國綱拍手笑道：「正是。難怪皇上時時讚你聰明，果然一猜便著。那亞爾青斯基繃帶中所藏的，赫然是一份文件，是羅剎國沙皇給他的密諭。皇上叫荷蘭傳教士譯了出來，抄得有副本在此。」從封套中取出一份公文，大聲讀了出來：

「汝應向中國皇帝說知：領有全部大俄羅斯、小俄羅斯、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及大王兼多國之俄皇陛下，皇威遠屆，已有多國君王歸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統治之下。彼中國皇帝亦應求得領有全部大俄羅斯、小俄羅斯、白俄羅斯獨裁大君主皇帝陛下恩惠，歸依大皇帝陛下最高統治之下。大皇帝陛下必將愛護中國皇帝於其皇恩浩蕩之中，並保護之，使免於敵人之侵害，彼中國皇帝可獨得歸依大君主陛下，處於俄皇陛下最高統治之下，永久不渝，並向大君主納入貢賦，大君主皇帝陛下所屬人等，應准在中國及兩境內自由營商，為此彼中國皇帝應准將大皇帝陛下之使臣放行無阻，並向大皇帝陛下致書答覆。」（按：此為真實文件，當年康熙逮捕俄國使臣，將其監禁半月後遞解回國，沒收此文件，存於宮中檔案。原件攝影見「故宮俄文史料」）

佟國綱讀一句，韋小寶罵一聲：「放屁！」待他讀完，韋小寶已罵了幾十句「放屁」。

佟國綱道：「皇上聖諭：羅剎人野心勃勃，無禮已極。下這道密諭的羅剎皇帝，是現今兩位沙皇的父親，已經死了。那時他還不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厲害。現下羅剎人吃了苦頭，想來已不敢像從前這麼放肆了。不過跟他們議和之時，還得軟硬兼施，不能輕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正是。皇上吩咐了的，咱們狠狠的打他們幾個嘴巴，踢他們幾腳，又在他們肩上拍拍，背上摸摸。」佟國綱道：「那個甚麼攝政女王就狡猾得很，她假裝不知道雅克薩已經給我們攻下，說已下令羅剎兵不可跟咱們交鋒。可是國書之中卻又透露了馬腳，請皇上將抓住的羅剎人發回給他們正法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有這麼便宜的事？她送給我幾張貂皮、幾塊寶石的次重禮，就想我們放了她的官兵。」

佟國綱道：「皇上吩咐：羅剎人既然求和，跟他們議和也是不妨，不過咱們須得帶了大軍過去，跟他們訂個城下之盟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甚麼叫做城下之盟？」佟國綱道：「兩國交兵，咱們大軍圍了番邦的城池，番邦求和，在他城下訂立和約，那就叫作城下之盟。這番邦雖然不算投降，總也是認輸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其實咱們出兵去把尼布楚拿了下來，也不是甚麼難事。」

佟國綱道：「皇上聖諭：再打幾個勝仗，本來也是挺有把握的。不過羅剎是當世大國，屬下統轄的小國很多。他們在東方如果敗得一塌胡塗，威風大失，屬下各小國就要不服。這樣一來，羅剎非點起大軍來報仇不可，那就兵連禍結，不知打到何年何月方了。皇上盤問了那亞爾青斯基，得知羅剎國的西方另有一個大國，叫做瑞典，和羅剎國之間的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。羅剎倘若東西兩邊同時打仗，很是頭痛。咱們乘此機會跟他訂立和約，必定可以大佔便宜，至少可以保得北疆一百年太平。」

韋小寶大勝之餘，頗想一鼓作氣，連尼布楚也攻了下來，聽得皇上答允羅剎求和，很覺沒癮，但這是皇帝的決策，他要搞甚麼甚麼之中，甚麼千里之外，自也難以違旨，轉念又想：「你是皇上的舅舅，也是我老婆的舅舅，排起來算是我的長輩。你是一等公，我只是剛升的二等公。這次跟羅剎人議和，皇上卻派你來做我副手，皇上給我的面子可也不小了。」

佟國綱的父親佟圖賴，是康熙之母孝康皇后的父親，乃是漢人，因此康熙的血統是半滿半漢。佟圖賴此時已死，佟國綱襲封為一等公。佟圖賴早年在關外便歸附滿清，屬鑲黃旗，軍功甚著，名氣很大，韋小寶卻總覺得他的名字太也差勁，圖賴、圖賴，話明賭輸了想賴，堂堂國丈，算甚麼玩意兒？當晚張宴接風之後，眾大臣在韋大帥倡議之下，賭了幾手。佟國綱果然輸了，但六百兩銀票推了出去，漫不在乎，毫無圖賴之意。韋小寶見他輸得爽快，並無父風，不禁頗為詫異，回到房中，上床睡下，這才恍然大悟：「他名叫佟骨光，話明要在骨牌上輸清光的。此人賭品極好，可以跟他交個朋友。」

※※※

次日韋小寶和眾大臣商議，大家說既要和對方訂城下之盟，不妨就此將大軍開去，以逸待勞。韋小寶點頭稱是，傳下將令，璦琿和呼瑪爾城兩軍齊發，到尼布楚城下會師。其時已是夏季，天暖雪融，軍行甚便。

這日行至海拉爾河畔，前鋒報來，有羅剎兵一小隊，帶兵隊長求見大帥。韋小寶傳見隊長，原來是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二人。韋小寶喜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原來是王八死雞和豬玀懦夫。」兩人躬身行禮，呈上蘇菲亞公主的覆書。

那名羅剎傳教士這時仍留在清軍大營，以備需用。康熙為了議和簽訂文書，又遣來一名荷蘭傳教士相助。韋小寶傳兩名教士入帳，吩咐他們傳譯公主的覆信。

那羅剎教士那日竄改韋小寶的情書原意，這時心中大為惴惴，惟恐公主的回信中露出了馬腳，忙取過來信看了一遍，這才放心。那荷蘭傳教士當下將信中的羅剎文字譯成華語。

信中說道：分別以來，時時思念，盼和約簽成之後，韋小寶赴莫斯科一行，以敘故人之情。韋小寶得兩國君主寵愛，須當從中說明種種誤會，消除隔閡，樹立兩國萬世和好之基。信中又說：中華和羅剎分居東西，為並世大國，聯手結盟，即可宰制天下，任何國家均不能抗。若和議不成，長期戰爭，不免兩敗俱傷。因此盼望韋小寶促成此事，於中華固為建立大功，羅剎國亦必另有重酬。又請韋小寶向中國皇帝進言，放還被俘的羅剎國將士，俾得和其家人甜心相聚云云。

荷蘭教士傳譯已畢，韋小寶見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二人連使眼色，知道另有別情，於是命兩名傳教士退出，問道：「你們還有甚麼話說？」華伯斯基道：「公主殿下要我們對中國小孩大人說，公主殿下很想念你，羅剎男人不好，中國小孩大人天下第一，一定要請你去莫斯科。」韋小寶哼了一下，心道：「這是羅剎迷湯，可萬萬信不得。」

齊洛諾夫道：「公主殿下另外有幾件事，要請中國小孩大人辦理。這是公主殿下送給你的。」說著從項頸中取下一條銅鏈，鏈條下端繫著一隻革囊。華伯斯基也是如此。想是二人長途跋涉，怕有失落，因此用銅鏈繫在頸中。兩隻革囊的囊口都用銅鎖鎖住。華伯斯基又從腰帶上解下一枚鑰匙，去開了齊洛諾夫的銅鎖。齊洛諾夫也用自己的鑰匙，去開了華伯斯基所攜革囊的銅鎖。兩人恭恭敬敬的將革囊放在韋小寶面前桌上。

韋小寶倒轉革囊，玎璫聲響，傾出數十顆寶石來，彩色繽紛，燦爛輝煌，都是極大的紅寶石、藍寶石、黃寶石。另一隻革囊中盛的則是鑽石和翡翠。登時滿帳寶光，耀眼生花。

韋小寶生平珠寶見過無數，但這許許多多大顆寶石聚在一起，卻也是從所未見，笑道：「公主送給我這樣的重禮，可當真生受不起。」（按：據燕京學報廿五期劉選民著「中俄早期貿易考」，俄國派大使費要多羅．果羅文和中國談判分疆修好、通商事務。果羅文東來途中，又接獲朝廷秘密訓令，鄭重指示：如能獲得和中國通商之利，雅克薩城不妨讓與中國，並在不損俄皇威嚴範圍內，可秘密予中國代表以相當禮物賄賂。）

華伯斯基道：「公主殿下說，如果中國小孩大人辦成大事，還有更貴重的禮物送給你：又有大俄羅斯、小俄羅斯、白俄羅斯、哥薩克、韃靼、瑞典、波斯、波蘭、日耳曼、丹麥十國美女，每國一名，個個年輕貌美，都是處女，決非寡婦，一齊送給中國小孩大人。」

韋小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我七個老婆，已經應付不了，再有十個美女。中國小孩大人立刻就一命嗚呼了。」華伯斯基連稱：「不會的，不會的。這十個美貌處女，公主殿下已經備好，我們親眼見過，個個像玫瑰花一樣的相貌，牛奶一樣的皮膚，夜鶯一樣的聲音。」韋小寶怦然心動，問道：「公主殿下要我辦甚麼事？」

齊洛諾夫道：「第一件，兩國和好，公平劃定疆界，從此再不交兵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小皇帝正要如此，這一件辦得到。」皺起眉頭，說道：「你們羅剎國西邊，有一個瑞……瑞甚麼國的，派來了使者，要和我們一起出兵，東西夾攻羅剎，把你們的國家平分了。那時候甚麼大俄羅斯、小俄羅斯、不大不小中俄羅斯、黑俄羅斯、白俄羅斯、五顏六色花俄羅斯，各種美女要多少，有多少，也不用你們公主殿下送了。何況每樣只送一名，太也寒蠢小氣！」

兩名羅剎隊長一聽，都大吃一驚。其時瑞典國王查理十一世在位，也是個英明有為的少年君主，整軍經武，頗有意東征羅剎，日來大隊兵馬源源向東開拔。莫斯科朝廷中文武大臣正以此為憂，不料瑞典竟會想到和中國聯盟。羅剎雖強，但如腹背受敵，那就大勢去矣。

韋小寶見了兩人臉色，知道自己虛幌一招，已然生效，便道：「可是我和公主殿下是甜心好朋友，怎能答應瑞甚麼國的蠻子？現下我們中國皇帝還沒拿定主意，如果羅剎國確然誠心求和，我可以趕瑞甚麼國的使者回國。」

兩名隊長大喜，連稱：「羅剎國十分誠意，半點不假。請中國小孩大人快快把瑞典國的使者趕出去，最好是一刀砍了他的頭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使者的頭是砍不得的。何況他已送了我許多寶石、十幾個美女，這一刀也砍不下去啊，是不是？」兩位隊長連聲稱是，心想：「原來瑞典國加意遷就，先送貨，後收錢，這一手可比我們漂亮了。」又想：「幸虧中國小孩大人是我們公主的甜心，否則的話，這件事當真大大的糟糕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公主殿下還要我辦甚麼事？」華伯斯基微笑道：「公主殿下真正想要中國小孩大人辦的事，是要請你去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公主寢室裏去辦的。」韋小寶嘿的一聲，心道：「這是羅剎迷湯，簡稱羅剎湯，可喝不可信。」笑道：「原來你們羅剎男人都不中用。」齊洛諾夫道：「也不是羅剎男人不中用，不過公主殿下特別想念中國小孩大人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又是一碗羅剎湯。」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公主沒別的事了？」

華伯斯基道：「公主殿下要請中國皇帝陛下准許，兩國商人可以來往兩國國境，自由通商。」齊洛諾夫道：「兩國商人來往密了，公主就時時可以寫信送禮給大人。」韋小寶心道：「他媽的，又是一碗。」說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兩國通商，公主是為私不為公？」齊洛諾夫道：「是，是，完全是為了中國小孩大人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現下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你們不可再叫甚麼中國小孩大人。」兩人一齊深深鞠躬，說道：「是，是！中國大人閣下。」韋小寶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好了，你們下去休息。我們要去尼布楚，你們隨著同去便是。」

兩人都是一驚，相互瞧了一眼，心想：「中國大軍到尼布楚去幹甚麼？難道是去攻城嗎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放心。我答應了公主，兩國和好，不再打仗就是了。」兩人又一齊鞠躬，說道：「多謝中國小……不……大人閣下。」

華伯斯基又道：「公主聽說中國的橋樑造得很好，不論多寬的大江大河，都可以用大石頭造橋，下面不用石柱橋墩。公主心愛中國大人閣下，也愛上了中國的東西，因此請大人派幾名造橋的工匠技師去莫斯科，造幾座中國的神奇石橋。公主殿下天天見到中國石橋，在橋上走來走去散步，就好像天天見到大人閣下一般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羅剎湯一碗一碗的灌來，再喝下去我可要嘔了。公主特別看中了我們中國的石橋，那是甚麼緣故？其中必有古怪，可不能上這羅剎狐狸精的當。」說道：「公主想念我，石橋是不用造的，工程太大。我送她幾條中國絲棉被、幾個中國枕頭便是，讓她抱住了睡覺，就好像每天晚上有中國大人閣下陪著她。」

兩名羅剎隊長對望了一眼，臉上均有尷尬之色。齊洛諾夫道：「這個……好像……」華伯斯基腦筋較靈，說道：「大人閣下的主意極高，中國絲棉被、中國枕頭就由我們帶去，公主抱不到中國大人閣下，抱一抱中國絲棉被、中國枕頭也是好的。不過絲棉被、枕頭過得幾年就破爛了，不及石橋牢固，因此建造石橋的技師，還是請大人派去。」

韋小寶聽他二人口氣，羅剎朝廷對造橋技師需求殷切，料想必有陰謀詭計。他不知中國造橋技術當時甲於天下，外國人來到中國，一見到建構宏偉的石橋，必定嘖嘖稱異，讚賞不止，何以拱橋能橫越江面，其下不需支柱，更覺神奇莫測。羅剎人盼望學到這門造橋方法，倒是出於艷羨中國科學技術之心，並無其他陰謀。（按：康熙十五年，俄國派斯巴塔雷 N. G. Spatnary 為欽差，率同寶石專家、藥材專家來北京，提出要求多項，其中一條為：「中國准許俄國借用築橋技師。」該欽差因不肯向康熙磕頭，被清廷驅逐回國。）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們越是想要的東西，老子越是不能給你。」說道：「知道了，下去罷！」

兩名隊長不敢再說，行禮退出。

※※※

不一日，羅剎欽差大臣費要多羅在尼布楚城得報清軍大至，忙差人送信，請清軍在原地駐紮，他立即過來相會。（按：羅剎國議和欽差的姓名是費要多羅．果羅文 Fedor A. Golovin，當時不知西人名先姓後之習，故中國史書稱之為費要多羅。）

韋小寶道：「不用客氣了，還是我們來拜客罷！」清軍浩浩蕩蕩開抵尼布楚城下。薩布素、朋春、馬喇分統人馬，繞到尼布楚城北、城南、城西把守住了要道，既截斷了尼布楚羅剎軍的退路，又阻住西來援軍。韋小寶親統中軍屯駐城東。中軍流星炮射上天空，四面號炮齊響。

尼布楚城中羅剎大臣、軍官、士卒望見清軍雲集圍城，軍容壯盛，無不氣為之奪。費要多羅當即備了禮物，派人送到清軍軍中，並致書中國欽差大臣，說道兩國皇帝已決定罷兵議和，此次會晤專為簽訂和約，雙方軍隊不宜相距過近，以免引起衝突，有失兩國交好之意。

韋小寶和眾大臣商議。眾人都說中華上國不宜橫蠻，須當先禮後兵。韋小寶於是下令退兵數里，駐在什耳喀河以東；又令尼布楚城北、西、南三面的清軍退入山中候令。

費要多羅見清軍後撤，略為寬心，又再寫了一通文書，提出四點相會的條件：一、會見之所設於尼布楚城與什耳喀河之間的中央；二、會見之日，兩國欽差各帶隨員四十人；三、兩國各出兵五百，俄軍列於城下，清軍列於河岸；四、兩國使節之護衛親兵各以二百六十人為限，除刀劍外，不准攜帶火器。他所以提這四個條件，因清軍勢大，俄軍人少，倘若雙方不限人數，俄軍必處下風。但羅剎兵火器厲害，如雙方兵員相等，俄兵即佔優勢，料想對方不允，因此先行提出，規定衛兵只可攜帶刀劍。文書中又建議次日相會。

韋小寶和眾大臣商議後，認為可行，當即接納，連夜派兵搭起篷帳，作為會所。

次日清晨，韋小寶、索額圖、佟國綱等欽差帶同隨員，率了二百六十名藤牌手，來到會所。只見尼布楚城城門開處，二百餘騎哥薩克兵手執長刀，擁簇著一群羅剎官員馳來。這隊騎兵人高馬大，威風凜凜，清軍的藤牌手都是步兵，相形之下，聲勢大為不如。

佟國綱罵道：「他奶奶的，羅剎鬼狡猾得很，第一步咱們便上了當。說好大家只帶二百六十名衛兵，就只忘了說騎兵步兵。他們便多了二百六十匹馬。」索額圖道：「這件事提醒了咱們，跟羅剎鬼打交道，可得打起了十二萬分精神，只疏忽得半分，便著了道兒。」

說話之間，羅剎兵馳到近前。佟國綱道：「咱們遵照皇上囑咐，事事要顧全中華上國是禮義之邦，大家下馬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大家下馬。」眾人一齊下馬，拱手肅立。羅剎欽差費要多羅見狀，一聲令下，眾官員也俱下馬，鞠躬行禮。雙方走近。

費要多羅說道：「俄羅斯國欽差費要多羅，奉沙皇之命，敬祝大清國皇帝聖躬安康。」韋小寶學著他的說話，也道：「大清國欽差韋小寶，奉大皇帝之命，敬祝羅剎國沙皇聖躬安康。」再加上一句：「又祝攝政女王蘇菲亞公主殿下美麗快樂。」費要多羅微微一笑，心想：「大清皇帝祝我們公主美麗快樂，這句頌詞倒也希奇古怪，不過公主倘若聽到了，想必喜歡。」兩人互致頌詞，介紹副使。雙方譯員譯出。

韋小寶見羅剎官員肅立恭聽，倒也禮貌周到，但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昂然騎在馬背，手持長刀，列成隊形，一副居高臨下的神情，隱隱有威脅之勢，越看越有氣，說道：「你們的衛兵太也無禮，見了中國大人閣下，怎不下馬？」他說羅剎話文法顛倒，詞句錯漏，但在惱怒之下，不及等譯員譯述，羅剎話衝口而出。費要多羅道：「敝國的規矩，騎兵在部隊之中，就是見到了沙皇陛下，也不用下馬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中國地方，到了中國，就得行中國規矩。」費要多羅搖頭道：「對不起，閣下錯了。這是俄羅斯沙皇的領地，不是中國的地方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明明是中國地方，是你們強行佔去的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對不起，中國欽差大臣閣下誤會了。這是俄國沙皇的領地。尼布楚城是俄羅斯人築的。」

兩國此次會議，原是劃界爭地，當地屬中屬俄，便是關鍵的所在。兩個欽差大臣剛一見面，還沒入帳開始談判，就起了爭執。

韋小寶道：「你們羅剎人在中國地方築了一座城池，這地方就算是你們的了，天下那有這個道理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這是俄國地方，俄羅斯人在這裏築城，中國人不在這裏築城，這就證明這是俄國地方。中國欽差大臣閣下說這是中國地方，不知有甚麼證據？」

尼布楚一帶向來無所管束，中俄兩國疆界也迄未劃分，到底屬中屬俄，本來誰也沒有證據。韋小寶聽他問到這句話，不禁為之語塞，待要強辯，苦於說羅剎話辭不達意，尋常應答已感艱難，要巧言舌辯，如何能夠？心中一怒，說道：「這是中國地方，證據多得很。」跟著便以揚州話罵道：「辣塊媽媽，我入你羅剎鬼子十七八代老祖宗。」這一句話出口，揚州的罵人粗話便流水價滔滔不絕，將費要多羅的高祖母、曾祖母、以至祖母、母親、姊妹、外婆、姨媽、姑母，人人罵了個狗血淋頭。羅剎國費家女性，無一倖免。

中俄雙方官員見中國欽差大臣發怒，無不駭然。只是他說話猶似一長串爆竹一般，別說費要多羅莫名其妙，連中國官員和雙方譯員也是茫然不解。韋小寶這些罵人的說話，全是揚州市井間最粗俗低賤的俗語，揚州的紳士淑女就未必能懂得二三成，索額圖、佟國綱等或為旗人，或為久居北方的武官，卻如何理會得？

韋小寶大罵一通之後，心意大暢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費要多羅雖然不懂他言語，但揣摩神色語氣，料想必是發怒，忽見他又縱聲大笑，更加摸不著頭腦，問道：「請問貴使長篇大論，是何指教？貴使言辭深奧，敝人學識淺陋，難以通解，請你逐句慢慢的再說一遍，以便領教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剛才說，你太也不講道理。我要你的祖母來做甜心，做老婆。」

費要多羅微笑道：「我祖母是莫斯科城出名的美人兒，她是彼得洛夫斯基伯爵的女兒。原來中國大人閣下也聽到過我祖母的艷名，敝人實在不勝榮幸之至。只可惜我祖母已死了三十八年啦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麼我要你母親做我的甜心，做我老婆。」

費要多羅眉花眼笑，更是喜歡，說道：「我的媽媽出於名門望族，皮膚又白又嫩，她會做法國詩。莫斯科城裏有不少王公將軍很崇拜她。我們俄國有一位大詩人，寫過幾十首詩讚揚我的媽媽。她今年雖然已六十三歲了，相貌還是和三十幾歲的少年婦人一樣。中國大人閣下將來去莫斯科，敝人一定介紹你和我媽媽相識，要結婚恐怕不成，做甜心嗎，只要我媽媽答應，那是可以的。」原來洋人風俗、如有人讚其母親、妻子美貌，非但不以為忤，反而深感榮幸，比稱讚他自己還要高興。

韋小寶卻道此人怕了自己，居然肯將母親奉獻，有意拜自己為乾爹，滿腔怒火登時化為烏有，笑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以後如來莫斯科，定是你府上常客。」拉著他手，走入帳中。

雙方副使隨員跟著都進了營帳。韋小寶等一行坐在東首，費要多羅等一行坐在西首。

※※※

費要多羅說道：「敝國攝政女王公主殿下吩咐，這次劃界談和，我們有極大誠意，雙方必須公平，誰也不能欺了對方。因此敝國提出，兩國以黑龍江為界，江南屬於中國，江北屬於俄羅斯。劃定疆界之後，俄羅斯兵再也不能渡江而南，中國兵也不能渡到江北。」韋小寶問道：「雅克薩城是在江南還是江北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是在江北。該城是我們俄羅斯人所築，可見黑龍江江北之地，都是屬於俄國的。」

韋小寶一聽，怒氣又生，問道：「雅克薩城內有座小山，你可知叫甚麼名字？」費要多羅回頭問了隨員，答道：「叫高助略山。」韋小寶懂得羅剎語中「高助略」即為「鹿」，說道：「我們中國話叫做鹿鼎山。你可知我封的是甚麼爵位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閣下是鹿鼎公，用我們羅剎話說，就是高助略山公爵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樣一來，你是存心跟我過不去了。明知我是鹿鼎公，卻要把我的鹿鼎山佔了去，豈不是要我做不成公爵麼？」費要多羅忙道：「不，不，決無此意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你是甚麼爵位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敝人是洛莫諾沙伐侯爵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，那麼洛莫諾沙伐是屬於中國的地方。」費要多羅吃了一驚，隨即微笑道：「敝人的封邑洛莫諾沙伐尚在莫斯科之西，怎能是中國的地方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說你的封邑叫作老貓拉屎法……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洛莫諾沙伐。」韋小寶不理他，繼續說道：「從我們的京城北京，到老貓拉屎法一共有幾里路？要走幾天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從洛莫諾沙伐到莫斯科，一共五百多里路，五天的路程。從莫斯科到北京，總得走三個月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樣說來，從北京到老貓拉屎法，得走三個月零五天，路程是遠得很了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很遠，很遠！」韋小寶道：「這樣的路程，老貓拉屎法當然不會是屬於中國的了。」費要多羅微笑道：「公爵說得再對沒有了。」

韋小寶舉起酒杯，道：「請喝酒。」羅剎人嗜酒如命，酒杯放在費要多羅面前已久，酒香陣陣沖鼻，主人沒舉杯，他不敢便飲，這時見韋小寶舉杯，心中大喜，忙一飲而盡。

清方隨員又給他斟上酒，從食盒中取出菜餚，均是北京名廚的烹飪。羅剎國其時開化未久，要到日後彼得大帝長大，與其姊蘇菲亞公主奪權而勝，將蘇菲亞幽禁於尼庵之中，然後大舉輸入西歐文化。當韋小寶之時，羅剎國一切器物制度、文明教化，俱與中國相去甚遠，至於烹飪之精，迄至今日，俄國仍和中國相差十萬八千里。當年在尼布楚城外，費要多羅初嚐中華美食，自然是目瞪口呆，幾乎連自己的舌頭也吞下肚去了。韋小寶陪著他嚐遍每碟菜餚，解釋何謂魚翅，何謂燕窩，如何令鴨掌成席上之珍，如何化雞肝為盤中之寶，只聽得費要多羅歡喜讚嘆，欣羨無已。

韋小寶隨口問道：「貴使這次是那一天離開莫斯科的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敝人於四月十二日奉了公主殿下的諭示，從莫斯科出發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很好。來，再乾一杯。我們這位佟公爺，酒量很好，你們兩位對飲幾杯。」當下佟國綱向費要多羅敬酒，對飲三杯。

韋小寶道：「貴使是本月到尼布楚的罷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敝人是上個月十五到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喂，從四月十二行到七月十五，路上走了三個多月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是，走了三個多月。幸好天時已暖，道上倒也並不難走。」韋小寶大拇指一翹，讚道：「很好！貴使這一番說了真話，終於承認尼布楚不是羅剎國的了。」

費要多羅喝了十幾杯酒，已微有酒意，愕然道：「我……我幾時承認了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從北京到老貓拉屎法，得走三個多月，路程很遠，因此老貓拉屎法不是中國地方。從莫斯科到尼布楚，你也走了三個多月，路程可也不近，尼布楚自然不是羅剎國的了。」

費要多羅睜大了眼，一時無辭可對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我們俄羅斯國地方大得很，那是不同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們大清國地方也可不小哪。」費要多羅強笑道：「貴使愛開玩笑，這……這兩件事，是……是不能一概而論的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貴使定要說尼布楚是羅剎國地方，那麼咱們交換一下。我到莫斯科去，請公主封你為尼布楚伯爵，封我為老貓拉屎法公爵。這老貓拉屎法城就算是中國地方了。」

費要多羅滿臉漲得通紅，急道：「這……這怎麼可以？」不禁大為擔憂，心想公主是他情人，倘若給他在枕頭邊灌了大量中國迷湯，竟爾答應交換，那就糟糕透頂了。又想：「我那洛莫諾沙伐是祖傳的封邑，物產豐富，如果給公主改封到了尼布楚，這裏氣候寒冷，人丁稀少，可要了我的老命啦。何況我現下是侯爵，改封為尼布楚伯爵，豈不是降級？」

韋小寶見他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，笑道：「你想連我的封地雅克薩也佔了去，叫我做不成鹿鼎公。我有甚麼法子？只好去做老貓拉屎法公爵了。雖然你這封邑的名字太難聽，甚麼老貓拉屎、小狗拉尿的，可也只得將就將就了。」

費要多羅尋思：「你中國想佔我的洛莫諾沙伐，那是決無可能。不過你韋小寶已受過我俄羅斯帝國的封爵，倘若來謀我的封邑，倒也麻煩。我們也不是真的要雅克薩，這雅克薩已經給你們打下來了，再要你們退出來，自然不肯。」於是臉露笑容，說道：「既然雅克薩城是貴使的封邑，我們就退讓一步，兩國仍以黑龍江為界，不過雅克薩城和城周十里之地，屬於中國。這完全是看在貴使份上，最大的讓步了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你們打敗了仗，還這麼神氣活現。倘若這一仗是你們羅剎人勝的，只怕連北京城也要劃給你們了。」說道：「咱們打過一仗，不知是你們勝了，還是我們勝了？」費要多羅皺起眉頭道：「小小接仗，也不能說誰勝誰敗。我們公主殿下早有嚴令，為了顧全跟貴國和好，不許開仗，因此貴國軍隊進攻之時，敝國將士都沒有還手。否則的話，局面就大大不同了。」韋小寶一聽大怒，說道：「原來羅剎兵槍炮齊放，不算還手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他們不過是守禦本國土地，不算還手。羅剎人真的打起仗來，不會只守不攻的。兩國要是大戰，羅剎火槍手和哥薩克騎兵就會進攻北京城了。」

韋小寶怒極，心道：「你奶奶的，你這黃毛鬼說大話嚇人。我要是給你嚇倒了，我跟你姓，做你兒子，我不叫韋小寶，叫作『小寶費要多羅』。」他到過莫斯科，知道羅剎人習慣是名前姓後，但費要多羅是名非姓，他卻又不知，說道：「那很好，大大的好！侯爵大人，你可知道我心中最盼望的是甚麼事？」

費要多羅道：「這倒不知道，請你指教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現下是公爵，心中只盼望加官進爵，封為郡王、親王。」費要多羅心想：「加官進爵，那一個不想？」微笑道：「公爵大人精明能幹，深得貴國皇帝寵信，只要再立得幾件功勞，加封為郡王、親王，那是確定無疑的。敝人誠心誠意，恭祝你早日成功。」韋小寶低聲道：「這件事可得你幫忙才成，否則就怕辦不成。」費要多羅一愣，說道：「敝人當得效勞，只不知如何幫法？」

韋小寶俯嘴到他耳邊，輕輕說道：「我們大清國的規矩，只有打了大勝仗，立下軍功，才能封王。現下我國太平無事，反叛都已撲滅，再等二三十年，恐怕也沒仗打。我想封王，那就為難得很了。這次劃界議和，你甚麼都不要讓步，最好派兵向我們挑戰，將我們這裏的大臣殺死一個兩個。咱們兩國就大戰一場。你派火槍手、哥薩克騎兵去進攻北京。我們和瑞典國聯盟，派兵來打莫斯科。只殺得沙塵滾滾，血流成河，那時候我就可以封王了。拜託，拜託，千萬請你幫這個大忙。你說話悄聲些，別讓別人聽見了。」

費要多羅越聽越驚，心想這少年膽大妄為，為了想封王，不惜挑起兩國戰火，還要和瑞典國聯盟，這一仗打了起來，將來誰勝誰負雖然不知，但此時彼眾我寡，雙方軍力懸殊，這眼前虧是吃定了的；心下好生後悔，實不該虛聲恫嚇，說甚麼火槍隊和哥薩克騎兵攻打北京城，這少年信以為真，非但不懼，反而歡天喜地，這一下當真是弄巧成拙了，但如露出怯意，不免又給他看得小了，一時不由得徬徨失措。

韋小寶又道：「莫斯科離這裏太遠，大清兵開去攻打，實在沒把握，說不定吃個敗仗，皇上反要怪我……」費要多羅一聽有了轉機，臉現喜色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奉勸閣下還是別冒險的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只是想立功封王，又不想滅了羅剎國。貴國地方很大，我也決計沒本事滅得了。」費要多羅又連聲稱是。韋小寶低聲道：「這樣罷，你發兵去打北京，我就發兵打尼布楚，咱哥兒倆各打各的。打下了北京，是你的功勞；打下了尼布楚，是我的功勞。你瞧這計策妙是不妙？」

費要多羅暗暗叫苦，自己手邊只二千多人馬，要反攻雅克薩也無能為力，卻說甚麼去攻打北京，心想再不認錯，說不定這少年要弄假成真，只得苦笑道：「請公爵大人不必介意。剛才我說火槍手和哥薩克騎兵攻打北京城，那是當不得真的，是我說錯了，全部收回。」

韋小寶奇道：「話已說出了口，怎麼收回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敝人向公爵大人討個情，請你忘了這句話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們羅剎兵是不去攻打北京的了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不會，決計不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們也不再想強佔我的雅克薩城了？」費要多羅搖頭道：「不會，不會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尼布楚城，你們也決計不敢要了？」

費要多羅一怔，說道：「這尼布楚城，是我們沙皇的領地，請公爵大人原諒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蘇州人說『漫天討價，著地還錢。』我向他要尼布楚，是要不到手的。且向他要尼布楚以西的地方，瞧他怎麼說？」說道：「咱們這次和議，一定要公平交易，童叟無欺，誰也不能吃虧，是不是？」費要多羅點頭道：「正是。兩國誠意劃界，樹立永久和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好得很。這邊界倘若劃得太近莫斯科，是你們羅剎人吃了虧；劃得太近了北京，是我們中國人吃了虧。最好的法子，是劃在中間，二一添作五。」

費要多羅問道：「甚麼叫二一添作五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從莫斯科到北京，大約是三個月的路程，是不是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是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三個月分為兩份，是多少時候？」費要多羅不解其意，隨口答道：「是一個半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了。咱們也不用多談了，大家各回本國京城。然後你從莫斯科出發東行，我從北京出發西行。大家各走一個半月，自然就碰頭了，是不是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是。不知大人這麼幹是甚麼用意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最公平的劃界法子啊。我們碰頭的地方，就是兩國的邊界。那地方離莫斯科是一個半月路程，離北京也是一個半月路程。你們沒佔便宜，我們也沒佔便宜。但我們這一場勝仗，就算白打了。算起來還是你們佔了便宜，是不是？」

費要多羅滿臉漲得通紅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……」站起身來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也覺得這法子非常公平，是不是？」費要多羅連忙搖手，道：「不，不！絕對不可以。如此劃界，豈不是將俄羅斯帝國的一半國土劃了給你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會是一半啊。你們在莫斯科以西，還有很多國土，那些土地就不用跟中國二一添作五。又何必這樣客氣？」

費要多羅只氣得直吹鬍子，隔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公爵大人，你如誠心議和，該當提些通情達理的主張出來。這樣……這樣的法子，要將我國領土分了一半去，那……那太也欺人太甚。」說著氣呼呼的往下一坐，騰的一聲，只震得椅子格格直響。

韋小寶低聲道：「其實議和劃界，沒甚麼好玩，咱們還是先打一仗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費要多羅不住喘氣，忍不住便要拍案而起，大喝一聲：「打仗便打仗！」但想到這一仗打下去，後果實在太過嚴重，己方又全無勝望，只得強行忍住，默不作聲。

韋小寶突然伸手在桌上一拍，笑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，我另外還有個公平法子。」伸手入懷，取出兩粒骰子，吹一口氣，擲在桌上，說道：「你不想打仗，又不願二一添作五，咱們來擲骰子，從北京到莫斯科，算是一萬里路程，咱們分成十份，每份一千里。我跟你擲骰子賭十場，每一場的賭注是一千里國土。如果你運氣好，贏足十場，那麼一直到北京城下的土地，都算羅剎國的。」費要多羅哼了一聲，道：「要是我輸足十場呢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那你自己說好了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難道莫斯科以東的萬里江山，就通統都是中國的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猜你運氣也不會這樣差，十場之中連一場也贏不了。你只消贏得一場，就保住了一千里土地，兩場二千里，贏得六場，就有便宜了。」費要多羅怒道：「有甚麼便宜？莫斯科以東六千里，本來就是俄國地方。七千里、八千里，也都是俄國地方。」

韋小寶與費要多羅二人不住口的交涉，作翻譯的荷蘭教士在旁不斷低聲譯成中國話。佟國綱、索額圖等聽在耳裏，初時覺得費要多羅橫蠻無理，竟然要以黑龍江為界，直逼中國遼東，那是滿洲龍興之地，如何可受夷狄之逼？心中都感惱怒；後來聽得韋小寶說渴欲打仗立功，以求裂土封王，俄使便即顯得色厲內荏，不敢接口；再聽韋小寶東拉西扯，甚麼交換封邑、二一添作五、又是甚麼擲骰子劃界，每注一千里土地，明知是胡說八道，對方決計不會答應，但費要多羅的氣焰卻已大挫，均想：「羅剎人橫蠻，確是名不虛傳，要是跟他們一本正經的談判，非處下風不可。皇上派韋公爵來主持和議，果真大有知人之明。這番邦鬼子是野蠻人，也只有韋公爵這等不學無術的市井流氓，才能跟他針鋒相對，以蠻制蠻。」

佟國綱、索額圖等大臣面子上對韋小寶雖都十分恭敬客氣，心底裏卻著實瞧他不起，均覺他不過是皇上寵幸的一個小丑弄臣，平日言談行事，往往出醜露乖，卻偏偏又恬不知恥，自鳴得意，此番與外國使臣折衝樽俎，料想難免貽笑外邦，失了國家體面。那知皇上量材器使，竟然大收其用，若不派這個憊懶人物來辦這樁差使，滿朝文武大臣之中，還真找不出第二個來。眾大臣越聽越佩服，更覺皇上英明睿智，非眾臣所及。

索額圖聽到這裏，突然插口道：「莫斯科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地方。」

荷蘭教士將這句話傳譯了。費要多羅大吃一驚，心想：「這少年胡言亂語，也還罷了。怎地你這老頭兒也這般不要臉的瞎說？竟說我國京城莫斯科是你們中國地方？」

索額圖又道：「按照貴使的說法，只要是羅剎人暫時佔據過的土地，就算是羅剎國的土地了，是不是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本來就是這樣嘛！貴使卻說莫斯科是中國地方，嘿嘿，那……那太笑話奇談了。」索額圖道：「羅剎國的人民有大俄羅斯、小俄羅斯、白俄羅斯，又有哥薩克、韃靼等等，那都是羅剎人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我國土地廣大，治下人民眾多。」索額圖道：「我國百姓的種類也很多啊，有滿洲人、蒙古人、漢人、苗人、回人、藏人等等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正是。俄國是大國，中國也是大國。咱們這兩國，是當世最大的大國。」

索額圖道：「貴使這次帶來的衛兵，好像都是哥薩克騎兵。」費要多羅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哥薩克騎兵英勇無敵，是天下最厲害的勇士。」索額圖道：「哥薩克騎兵比俄羅斯人是厲害得多了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話不能這麼說。哥薩克是羅剎百姓，俄羅斯也是羅剎百姓，毫無分別。好比滿洲人是中國人，蒙古人、漢人也是中國人，毫無分別。」索額圖點頭道：「那就是了。因此莫斯科是我們中國的地方。」

韋小寶聽他二人談到這裏，仍不明白索額圖的用意，他明知莫斯科離此有萬里之遙，決非中國地方，但聽索額圖說得像煞有介事，而費要多羅額頭青筋凸起，臉色一時鐵青，一時通紅，顯是心中怒發如狂，便插口道：「莫斯科是中國地方，那是半點也不錯的。中國皇帝寬洪大量，給你們劉備借荊州，一借之後就永世不還。」

費要多羅自然不知劉備借荊州是甚麼意思，只覺得這些中國蠻子不講理性，說話完全不像文明人，冷笑道：「我從前聽說中國歷史悠久，中國人很有學問，那知道……嘿嘿，就是專愛不憑證據的瞎說。」

索額圖道：「貴使是羅剎國大臣，就算沒甚麼學問，但羅剎國的歷史總是知道的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我國的歷史都有書為證，清清楚楚的寫了下來，決不是憑人隨口亂說的。」索額圖道：「那很好，中國從前有一位皇帝，叫做成吉思汗……」

費要多羅聽到「成吉思汗」四個字，不由得「哎唷」一聲，叫了出來，心中暗叫：「糟糕，糟糕！怎麼我胡裏胡塗，竟把這件大事忘了？」

索額圖繼續道：「這位成吉思汗，我們中國叫做元太祖，因為他是我們中國創建元朝的太祖。他是蒙古人。貴使剛才說過，滿洲人、蒙古人、漢人都是中國人，毫無分別。那時候蒙古騎兵西征，曾和羅剎兵打過好幾個大仗。貴國歷史有書為證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寫了下來，決不是憑人隨口亂說。這幾場大仗，不知是我們中國人贏了，還是貴國羅剎人贏了？」

費要多羅默然不語，過了良久，才道：「是蒙古人贏了。」索額圖道：「蒙古人是中國人！」費要多羅瞪目半晌，緩緩點頭。

韋小寶不知從前居然有這樣的事，一聽之下，登時精神大振，說道：「中國人和羅剎人打仗，羅剎人是必輸無疑的。你們的本事確是差了些，下次再打，我們只用一隻手好了。否則的話，雙方相差太遠，打起來沒甚麼味兒。」

費要多羅怒目而視，心想：「若不是公主殿下頒了嚴令，這次只許和、不許戰，憑你說這些侮辱我們羅剎人的話，我便要跟你決鬥。」

韋小寶笑嘻嘻的問索額圖道：「索大哥，成吉思汗是怎樣打敗羅剎兵的？」

索額圖道：「當年成吉思汗派了兩個萬人隊西征，一共只有二萬人馬，便殺得羅剎聯軍十餘萬人大敗虧輸。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，也是一位大英雄，率領軍隊將羅剎兵打得落花流水，佔領了莫斯科，一直打到波蘭、匈牙利，渡過多瑙河。此後幾百年中，羅剎的王公貴族都要聽我們中國人的話。那時我們中國的蒙古英雄，住在黃金鑲嵌的篷帳裏。莫斯科大公爵時時來向中國人磕頭。中國人要打屁股就打屁股，要打耳光就打耳光，羅剎人還笑嘻嘻的大叫打得好，否則的話，他就當不成公爵。」（按：蒙古大將拔都於公元一二三八年攻陷莫斯科及基輔，蒙古人於一二四○年至一四八○年的二百四十年間，統治俄羅斯廣大土地，建立「金帳汗國」。「大英百科全書」於「俄羅斯」條中有如下記載：「莫斯科的王子公爵，必須去伏爾加河口薩萊城朝見黃金帳中的蒙古可汗，接受封號。他們通常要忍受諸般屈辱。朝拜已畢而回到莫斯科後，便能向韃靼人收稅，欺壓鄰近的諸侯小邦。」）

韋小寶聽得眉飛色舞，擊桌大讚：「乖乖龍的東！原來莫斯科果然是屬於中國的。」

費要多羅臉上一陣青、一陣白，索額圖所述確是史實，絕無虛假，只是羅剎向來不認蒙古人是中國人。此時蒙古屬於中國，由此推論，說莫斯科曾屬於中國人，也非無稽之談。

韋小寶道：「侯爵閣下，我看劃界的事，我們也不必談了，請你回去問問公主，甚麼時候將莫斯科還給中國。我也要趕回北京，採購牛皮和黃金，以便精製一頂黃金篷帳，然後拆平克里姆林宮，豎立金帳，請蘇菲亞公主來睡覺。哈哈，哈哈！」

費要多羅聽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，霍地站起，衝出帳外，只聽得他怒叫如雷，大聲吆喝，傳呼命令，跟著馬蹄聲響，兩百多匹馬一齊衝將過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啊喲，這毛子要打仗，咱們逃命要緊。」

佟國綱久經戰陣，很沉得住氣，喝道：「韋公爺別慌，要打便打，誰還怕了他不成？」

只聽得帳外哥薩克騎兵齊聲大呼。韋小寶嚇得全身發抖，一低頭，便鑽入了桌子底下。佟國綱和索額圖面面相覷，心下也不禁驚慌。

帳門掀開，一將大踏步進來，正是帶領藤牌兵的林興珠，朗聲說道：「啟稟大帥……」卻不見大帥到了何處。韋小寶在桌子底下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我在這裏，大夥兒快……快逃命罷。」林興珠蹲下身來，對著桌子底下的韋大帥說道：「啟稟大帥：羅剎兵聲勢洶洶，咱們不能示弱，要幹就幹他媽的。」

韋小寶聽他說得剛勇，心神一定，當即從桌子底下爬了出來，適才事起倉卒，以致躲入桌底，其實他倒也不是一味膽怯，一拍胸口，說道：「對，要幹就幹他奶奶的，老子身先士卒，勇往……勇往不……不前。不對！勇往值錢（他想勇往才值錢，不勇往就不值錢）。」拉住林興珠的手，走向帳外。

一出帳門，只見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高舉長刀，騎了駿馬，圍著帳篷耀武揚威，一圈圈的不停疾馳。費要多羅一聲令下，眾騎兵遠遠奔了開去，在二百餘丈之外列成了隊伍，二十六騎一行，十行騎兵排得整整齊齊，突然間高聲呼喊，向著韋小寶急衝過來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我的媽啊！」便要鑽入營帳，轉念一想：「羅剎鬼如要殺我，躲入營帳還是給他們揪了出來，這個臉可丟不得。」當下全身發抖，臉如土色，居然挺立不動。

林興珠喝道：「藤牌手保衛大帥！過來！」

二百六十名藤牌手齊聲應道：「是。」快步奔來，站在韋小寶等眾大臣之前。

韋小寶從靴筒中拔出匕首，心想：「倘若羅剎鬼真要動蠻，大家便拚鬥一場，義氣可不能不顧。」搶過去站在索額圖面前，叫道：「索大哥別怕，我護住你。」

索額圖是文官，早已嚇得魂不附體，說道：「全……全仗兄弟了。」

只見十排哥薩克騎兵急衝過來，衝到離清兵五丈外，當先的隊長長刀虛劈，一聲吆喝，眾騎兵挺身勒馬，二百六十匹馬同時間停住了腳步站定。那隊長又一聲吆喝，眾騎兵從中分為兩隊，一百三十騎折而向北，一百三十騎折而向南，奔出數十丈，兜了個圈子，又回到離帳篷二百餘丈處站定，隊形絲毫不亂。二百六十騎人馬便如是一人一騎，果然是訓練有素的精兵。

費要多羅哈哈大笑，高聲叫道：「公爵大人，你瞧我們的羅剎兵怎樣？」

韋小寶這時才知他不過是炫武示威，心中大怒，叫道：「那是馬戲班耍猴子的玩意兒，打起仗來，半點用處也沒有的。」

費要多羅怒道：「咱們再來！」心想：「這一次直衝到你跟前，瞧你逃不逃走。」叫道：「把中國兵的帽子都削下來。」哥薩克騎兵隊長叫出號令，二百六十名騎兵又疾馳過來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砍馬腳！」林興珠叫道：「得令！砍馬腳！別傷人！」

但聽得蹄聲如雷，二百六十匹馬漸奔漸近，哥薩克騎兵的長刀在太陽下閃閃發光，眼見奔到身前三十丈、二十丈、十丈……仍未停步，又奔近了四五丈，林興珠叫道：「滾堂刀，上前！」二百六十名藤牌手一躍而前，在地下滾了過去。這二百六十人都是林興珠親手教練出來的地堂刀好手，身法刀法盡皆嫻熟，翻滾而前，藤牌護身，卻不露出半點刀光。

哥薩克騎兵突見清兵著地滾來，都是大為詫異。雅克薩城守軍曾吃過藤牌手的苦頭，但那些守軍死的死，俘的俘，早已全軍覆沒。這隊哥薩克騎兵新從莫斯科護送費要多羅東來，從未見過藤牌兵的打法，均想你們在地下打滾，太也愚蠢，給馬踏死了可怪不得人。

頃刻之間，第一列騎兵已和藤牌兵碰在一起，猛然間眾馬齊嘶，紛紛摔倒。藤牌兵利刃揮出，一刀便斬下一兩條馬腳，藤牌護身，毫不停留的斬將過去。羅剎兵人喊馬嘶聲中，藤牌兵已滾過十行騎兵，斬下一百七八十條馬腳，在哥薩克騎兵陣後列成了隊伍。林興珠率領藤牌兵快步奔回，又排在韋小寶之前。二百六十人中只十餘人被馬踹傷壓傷，傷勢均輕，傷者強忍痛楚，仍然站在隊中。

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大半摔下馬來，有的給坐騎壓住，躺在地下呻吟呼號，只有數十人縱騎遠遠逃開，大部份站在地上，手足無措。這些騎兵一生長於馬背，只有騎在馬上，才剽悍驍勇，雙足一著地，便如是游魚出水，無所憑藉了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分兵一半，圍住羅剎大官。」林興珠喝出號令，便有一百名藤牌手將費要多羅等十餘名官員圍住，一百柄大刀組成了一個刀圈，刀鋒向著圈內，只須一聲令下，這一百柄大刀擠將進去，費要多羅等還不成為羅剎肉餅子？

哥薩克騎兵的正副隊長見狀，飛步奔來，大叫：「不可傷人，不可傷人！」

韋小寶轉頭對穿著親兵裝束的雙兒道：「過去點了他們的穴道。」雙兒道：「好！」縱身而出，欺到哥薩克騎兵隊長身後，伸指點了他後腰穴道，跟著又點了副隊長的穴道。

一名小隊長伸手入懷，拔出一枝短槍，叫道：「不許動！」雙兒抓住身畔一名羅剎兵，擋在身前，推著他走前幾步。那小隊長便不敢開槍，又叫：「不許動！」雙兒抓起那羅剎兵向他擲去。那小隊長一驚，閃身相避，雙兒已縱身過去，點了他胸口和腰間的穴道，夾手搶過他手中短槍，朝天砰的一聲，放了一槍。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好啊，雙方說好不得攜帶火器，你們羅剎鬼子太也不講信用。」走前幾步，對費要多羅道：「喂，你叫手下人拋下刀劍，一起下馬，排好了隊，身上攜帶火器的都繳出來。」費要多羅眼見無可抗拒，便傳出令去。

哥薩克騎兵只得拋下刀劍，下馬列隊。韋小寶吩咐一百六十名藤牌手四下圍住，搜檢羅剎兵。二百六十人身上，倒抄出了二百八十餘枝短槍。有的一人帶了兩枝。

尼布楚城下羅剎兵望見情勢有變，慢慢過來。東邊清軍也拔隊而上。兩軍相距數百步，列陣對峙。羅剎兵望見主帥被圍，只有暗暗叫苦，不敢再動。

韋小寶問費要多羅道：「侯爵大人，你帶了這許多火器來幹甚麼啊？」費要多羅垂下了頭，說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，我的衛兵不聽命令，暗帶火器，回去我重重責罰。」韋小寶叫道：「藤牌手，解開自己衣服，給他們瞧瞧，有沒有攜帶火器？」二百六十名藤牌手拋下藤牌，以左手解衣，右手仍是高舉大刀，以防對方異動。各人解開衣衫，袒露胸膛，跳躍數下，果然沒一人攜帶火器。費要多羅心中有愧，垂頭不語。

韋小寶以羅剎話大聲道：「羅剎人做事不要臉，把他們的衣服褲子都脫下來，瞧瞧他們還帶了火器沒有？」費要多羅大驚，忙道：「公爵大人，請你開恩。你……你如剝了我的褲子，我……我只好自殺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褲子是非剝不可的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請你饒恕一次，別的事情，一切都依你吩咐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剛才你的騎兵衝將過來，嚇得我鑽到了桌子底下，大失公爵大人的體面。這件事怎麼辦？」費要多羅心想：「是你自己膽小，我有甚麼法子？」但身旁清兵刀光閃閃，只好道：「敝人願意賠償損失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樂，暗道：「羅剎竹槓送上門來了。」一時想不出要他賠償甚麼，傳下命令：「把羅剎大官小兵的褲帶都割斷了。」

藤牌手大叫：「得令！」舉起利刃插入羅剎人腰間，刃口向外，一拉之下，褲帶立斷。

自費要多羅以下，眾羅剎人無不嚇得魂飛天外，雙手緊緊拉住褲腰，惟恐跌落。韋小寶哈哈大笑，傳令：「押著羅剎人，得勝回營！」

這時羅剎官兵人人擔心的只是褲子掉下，毫不抗拒，隨著清兵列隊向東。

佟國綱笑道：「韋大帥妙計，當真令人欽佩。割斷褲帶，等於在頃刻之間，將二百六十名羅剎官兵盡數雙手反綁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羅剎男人最怕脫褲子，羅剎女人反而不怕，那不是怪得很麼？」佟國綱等人都色迷迷的笑了起來。

一行人和大軍會合，清軍中推出四百餘門大炮，除下炮衣，炮口對準了羅剎軍。其時羅剎國雖然火器犀利，但在東方，卻不及康熙此次有備而戰，以傾國所有大炮的半數調到了尼布楚前線，是以不論兵力火力，都是清軍勝過了數倍。羅剎軍突然見到這許多大炮，都是面面相覷，大有懼色。統軍將官急忙傳令回城，緊閉城門。清軍卻也並不攻城。

這時哥薩克騎兵的隊長、副隊長、和一名小隊長被雙兒點了穴道，兀自動彈不得。三人猶如泥塑木雕一般，站在空地之上。羅剎眾兵將回入尼布楚城時十分匆忙，未曾留意，這時在城頭望見，均感詫異，卻都不敢出城相救。過了半個時辰，見這三人仍然呆立不動，便有一隊哥薩克騎兵出城來救，只行得十餘丈，清軍大炮便轟了數發。守城將軍忙命號兵吹起退軍號，將這隊騎兵召了回去，生怕清兵大至，連出城的救兵也失陷了。

城上城下，兩軍遙遙望見三人定住不動，姿勢怪異。清兵鼓噪大笑，羅剎兵盡皆駭然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將費要多羅等一行請入中軍帳內，分賓主坐下。韋小寶只笑嘻嘻的不語。

費要多羅怒道：「公爵大人，你不用跟我耍把戲，要殺就殺好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我跟你是朋友，為甚麼殺你？咱們還是來談劃界的條款罷。」他想此刻對方議界大臣已落入自己掌握之中，不論自己提出甚麼條件，對方都難以拒卻。

不料費要多羅是軍人出身，性子十分倔強，昂然道：「我是你的俘虜，不是對等議界的使節。我處在你的威脅之下，甚麼條款都不能談。就算談好了，簽了字，那也沒有效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為甚麼沒有效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一切條款都是你定的，還談甚麼？你不能逼我跟你談判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為甚麼不能逼你談判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我決不屈服。你揮刀殺了我，開槍打死我，儘管動手好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如果我叫人剝了你的褲子呢？」

費要多羅大怒，霍地站起，喝道：「你……」只說得一個「你」字，褲子突然溜下，急忙伸手抓住。他的褲帶已被割斷，坐在椅上，不必用手抓住，盛怒中站將起來，卻忘了此事，幸好及時搶救，才沒出醜。帳中清方大官侍從，無不大笑。

費要多羅氣得臉色雪白，雙手抓住褲帶，神情甚是狼狽，待要說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辭，苦於雙手不能揮舞以助聲勢，要如何慷慨激昂，也勢必有限，重重呸的一聲，坐了下來，說道：「我是羅剎國沙皇陛下的欽使，你不能侮辱我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會侮辱你。咱們還是好好來談分劃國界罷。」

費要多羅從衣袋裏取出一塊手帕，包在自己嘴上，繞到腦後打了個結，意思是說決計不談。韋小寶吩咐親兵送上美酒佳餚，擺在桌上，在酒杯中斟了酒，笑道：「請，請，不用客氣。」費要多羅聞到酒菜香味，忍耐不住，解開手帕，舉杯便飲。韋小寶笑道：「侯爵又用嘴巴了？」費要多羅喝酒吃菜，卻不答話，表示嘴巴只用於吃喝，不作別用。韋小寶不住勸酒，心想把他灌醉了，或許便能叫他屈服，那知費要多羅喝得十幾杯酒，吃了幾塊牛肉，將手帕抹了抹嘴巴，又將自己的嘴綁上了。

韋小寶見此情形，倒也好笑，命親兵引他到後帳休息，嚴加看守，自和索額圖、佟國綱等人商議對策。

佟國綱道：「這人如此倔強，堅決不肯在咱們軍中談和，但如就此放了他回去，卻又於心不甘。」索額圖道：「關得他十天八日，每天在他面前宰殺羅剎鬼子，瞧他是否還倔強得出？」佟國綱道：「倘若將他逼死了，這件事不免弄僵。咱們以武力俘虜對方的議和劃界大臣，皇上說不定會降罪。」索額圖道：「佟公爺說得是，跟他一味硬來，也不是辦法。」

眾大臣商議良久，苦無善策。今日將費要多羅擒來，雖是一場勝仗，但決非皇上謀和的本意，可說已違背了朝廷大計，一個處理不善，便成為違旨的重罪。說到後來，眾大臣均勸韋小寶還是將費要多羅釋放。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咱們且扣留他一晚，明天早晨放他便是。」回入寢帳，踱來踱去的籌思，忽然想起：「先前學諸葛亮火燒盤蛇谷，在雅克薩打了個大勝仗，老子再來學一學周瑜群英會戲蔣幹。」仔細盤算了一會，已有計較。

回到中軍帳，請了傳譯的荷蘭教士來，和他密密計議一番；又要他教了二十幾句羅剎話，唸得正確無誤；再傳四名將領和親兵隊長來，吩咐如此如此。眾人領命而去。

※※※

費要多羅睡在後帳，心中思潮起伏，一時驚懼，一時悔恨，卻如何睡得著？翻來覆去的挨到半夜，只聽得帳口鼻息如雷，三名看守的親兵竟然都睡著了。費要多羅心想：「倘若不答應中國蠻子的條款，決計難以脫身。明天惹得那小鬼生起氣來，將我殺了，豈非冤枉？天幸這三名衛兵都睡著了，何不冒險逃走？」躡手躡腳的從床上起來，解下斜背的皮帶縛在腰間，以免褲子脫落，輕輕走到帳口，只見三名親兵靠在篷帳的柱子上，睡得甚熟。

他伸手去一名親兵腰間，想拔他佩刀，那親兵突然打個噴嚏。費要多羅大吃一驚，急忙縮手，過了好一會，不見有何動靜，又想去取另一名親兵的佩刀。那親兵忽然伸個懶腰，說了幾句夢話。費要多羅不敢多耽，悄悄走出帳門，幸喜三名親兵均不知覺。

他走到帳外，縮身陰影之中，見外面衛兵手提燈籠，執刀巡邏，北、東、南三邊皆有巡兵，只西邊黑沉沉地似乎無人。於是一步步挨將過去，每見有巡兵走近，便縮身帳篷之後，好在一路向西，都是太平無事。剛走到一座大帳之後，突然間西邊有一隊巡邏兵過來，費要多羅忙在篷帳後一躲，卻聽得帳中有人說話，說的竟是羅剎話。

只聽得那人說道：「公爵大人決意要去攻打莫斯科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過路途遙遠，十分危險。」費要多羅大驚，當即伏下身子，揭開篷帳的帳腳，往內望去，一望之下，一顆心怦怦亂跳。

帳內燈火照耀如同白晝，韋小寶全身披掛，穿著戎裝，居中而坐，兩旁站立著十餘員大將，帳下數十名親兵手執大刀。韋小寶桌旁站著那作譯員的荷蘭教士，正在跟他說話。

只聽韋小寶說羅剎話：「咱們跟費要多羅在這裏喝酒，談話，假的，不是真的話，談了一個月、兩個月，談來談去，都是假的話，大軍偷偷向西。羅剎公主時時接到費要多羅，笨蛋，報告，說正在跟咱們談話，她不怕，天天和甜心跳舞，睡覺。中國大軍突然間到了莫斯科城下，進攻，奇怪的進攻，將兩個沙皇，蘇菲亞公主，抓了起來。羅剎人哭了，跪倒，投降！」那荷蘭教士道：「行軍打仗的事，我是不懂的。不過一面跟羅剎人議和，一面卻出兵偷襲他們的京城，那不是不講信用嗎？上帝的道理，教訓我們不可欺詐，不可說謊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哈哈，是羅剎人先騙人。大家說好了，雙方衛兵攜帶火器，不可以，他們身上都藏了槍，短的，他們騙人，我們也騙人。他咬我，一口，我咬他，兩口，大大的！」

那教士嘿的一聲，隔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勸公爵大人還是不要打仗的好。兩國開戰，死的都是上帝子民……」韋小寶搖手道：「別多說了。我們只信菩薩，不信上帝。那個費要多羅如果公平談判，讓中國多佔一些土地，本來是可以議和的。可是他一里土地也不讓。等我們打下了莫斯科，羅剎男人上天堂，女人，做中國人，老婆的。」

費要多羅越聽越心驚，暗道：「我的上帝，中國蠻子真是無法無天，膽大妄為。」

只聽韋小寶又道：「今天我派了一個親兵，在三名哥薩克騎兵隊長的身上，用手指戳了幾下，這三名隊長，不會動，你見了麼？」那教士道：「我瞧見的。這是甚麼魔術，真是奇怪之極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中國魔術，成吉思汗，傳下來的。成吉思汗用這法子，打得羅剎人跪地投降，我們再用這法子去打他們，羅剎國，又死了！」

費要多羅心想：「當年蒙古人只二萬人馬，一直打到波蘭、匈牙利，天下無人擋得住，看來定有魔術。東方人古怪得緊，他們又來使這法術，那……那就如何是好？」

只聽那教士道：「羅剎人如果遠遠開槍，你們的魔術就沒用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是啊，因此，我們得假裝在這裏談判，軍隊就去打莫斯科，像小賊一樣，偷進城去。我到過莫斯科的，城裏韃靼人很多。咱們的軍隊化裝為韃靼牧人，混進城去，羅剎守軍一定不會發覺。」

費要多羅背上出了一陣冷汗，心想：「這中國小鬼這條毒計，實在厲害得很。中國兵喬裝改扮為韃靼牧人，混進我們京城，施展起魔術來，那怎麼抵擋得住？」他不知雙兒的點穴術是一門高深武功，必須內功練到了上乘境界，方能使用，清軍官兵數萬，會點穴功夫的只她一人而已。費要多羅卻以為這魔術只須一經傳授，人人會使，這麼手指一碰，對方就動彈不得，數萬中國兵以此法去偷襲莫斯科，羅剎只怕要亡國滅種了。

只聽那教士道：「公爵大人如果要派遣二萬中國兵混入莫斯科，用成吉思汗傳下來的魔術制住羅剎軍，那麼要俘虜兩位沙皇和攝政女王，的確是可以成功的。不過……不過這件事必須十分機密，大軍西行之時，不能讓羅剎人知覺了。公爵大人，今日的羅剎國已十分強大，和當年跟成吉思汗打仗時的羅剎人，是大不相同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到過莫斯科，羅剎國的情形，都清清楚楚，我們明天一早，放了費要多羅回去，然後跟他談判，都是假的，他不肯答應的。咱們在這裏多談得一日，中國大軍就近了莫斯科一日路程。」那教士道：「是，是。大人一切還是要小心，這件事是很危險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知道了。你不能說出去，不能夠讓費要多羅起了疑心的。」那教士答應了下去。

韋小寶喝道：「傳王八死雞、豬玀懦夫。」親兵出帳，帶了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進來。韋小寶對二人道：「明天，我派兩隊人去莫斯科，禮物很多很多，送給蘇菲亞公主。路上盜賊多的，多派官兵保護。」華伯斯基道：「從這裏到莫斯科，只有些小股的韃靼強盜，也不算很兇，公爵大人放心好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你不知道。韃靼強盜，八九千人一隊，有的二十個一千人，三十個一千人。」華伯斯基和齊洛諾夫對望了一眼，均有不信之色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這兩隊人，分南北兩路去莫斯科，王八死雞領北路的，豬玀懦夫領南路的。兩條路，怎樣的？」華伯斯基道：「從北路走，這裏向西到赤塔，經烏斯烏德，繞過貝加爾大湖的南端，向西經托木斯克、鄂木斯克等城而到莫斯科。」齊洛諾夫道：「南路起初的走法是一樣的，過了貝加爾湖分道，向西南經過哈薩克人居住的地方，一路向西，經奧斯克、烏拉爾斯克等地到莫斯科。」

韋小寶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是這樣走的。我的禮物，信，由中國使者交給公主，你們兩個帶路。帶得好，有賞，多的。帶得不好，領兵中國將軍，砍下你們的頭。下去罷！」

兩名羅剎隊長退出後，韋小寶拿起金批令箭，發施號令，一個個中國大將躬身接令。費要多羅不知他們說些甚麼，但見所有接令的中國大將都是神情慷慨激昂，拍胸握拳，指天誓日，顯是向主帥保證，說甚麼也要大功告成，有的伸掌在自己頸中一斬，有的拔出匕首在自己胸口虛刺，口中不住說：「莫斯科，莫斯科」，料想是說倘若攻不下莫斯科，寧可自殺。

韋小寶嘰哩咕嚕說了一番話，四名親兵從桌上拿起一張大地圖來，剛好對著費要多羅。

只見韋小寶的手指從尼布楚城一路向西移動，沿著一條紅色粗線，直指到一個紅色圓圈。費要多羅雖不識得圖上的中國文字，但一看方位，便知是莫斯科。韋小寶說了一番話，手指又沿著另一條線而到莫斯科。費要多羅心想：「這些中國蠻子當真可惡，原來他們處心積慮，早就已預備攻打莫斯科了。」

韋小寶又說了一番話，接連說到「費要多羅」的名字，眾將一聽到，便都大笑。

費要多羅心想道：「你們一定在笑我是傻瓜，騙得我談判劃界，拖延時日，暗中卻去偷襲莫斯科。哼，我才不上這當呢。」慢慢站起身來，心想：「上帝保祐，讓我發現了中國蠻子這個大詭計，可見我俄羅斯帝國得上帝眷顧，定然國運昌隆。反正他明天就會放我，今晚不用冒險逃跑了。」但見西邊巡邏兵來去不絕，東邊卻黑沉沉地無人，悄悄回去，幸喜清兵並未發覺。來到自己帳外，只見看守的三名衛兵兀自睡熟，於是進帳就寢。

※※※

次晨費要多羅吃過豐盛早餐，隨著親兵來到中軍帳。韋小寶笑問：「侯爵大人昨晚睡得好嗎？」費要多羅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的衛兵保衛周到，我自然睡得很好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今日你不再生氣了罷？咱們來談談劃界的條款如何？」費要多羅不答，從身邊摸出手帕，又綁上了嘴巴。韋小寶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樣倔強，我立刻將你殺了。」費要多羅毫不畏懼，心想：「你預定今日要放我的，這般裝腔作勢，誰來怕你？」

韋小寶大發了一陣脾氣，見他始終不屈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說道：「好！你這樣勇敢，我佩服你了。放你回去罷。你回去請好好休息。十天之後，咱們再另商地點，談判劃界。」

費要多羅心想：「你拚命拖延，這時候只怕偷襲莫斯科的軍隊已出發了。我決計不會上你這當。」說道：「你放我回去，很是多謝。為了表示我們的誠意，我建議今天下午就可開始談判，不必等到十天之後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件事不用忙，大家休息休息，慢慢談判好啦。」費要多羅道：「兩國君主都盼談判早日成功，還是先簽了劃界條約，再休息不遲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我們皇上倒也不急，那麼咱們五天之後再談罷。」費要多羅搖頭道：「不必耽擱了，就是今天談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再隔三天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不，今天！」韋小寶道：「明天？」費要多羅道：「今天！」

韋小寶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這樣堅決，我只好讓步。不過我警告你，待會談到劃分國界之時，我是決計不會隨便讓步的。咱們一尺一尺、一寸一寸的來討價還價。」

費要多羅心道：「劃分國界要一尺一寸的細談，等到談妥，你們早打進莫斯科去了。你道我真是大傻瓜嗎？」當即站起，說道：「那麼敝人告辭了，多謝公爵大人的酒飯。」韋小寶送到帳口，派遣一隊藤牌兵護送他回尼布楚城，那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卻不釋放。

費要多羅出得帳來，只見昨天豎立軍營的地方都已空蕩蕩地，大隊清軍已拔營離去。他暗暗心驚：「中國蠻子說幹便幹，委實厲害。」

一行人來到昨日會談的帳前，只見那三名哥薩克隊長呆呆站在當地，所擺的姿勢仍和昨天一模一樣，絲毫動彈不得。清軍中躍出一名瘦小的軍官，來到三名隊長身前，口中大聲唸咒，大叫：「成吉思汗，成吉思汗！」過去在三人身上拍拿幾下。三名隊長便慢慢能動了，只是站立了半天一晚，實是疲累已極，雙足麻木，一齊坐倒在地。六名藤牌兵上前扶起，走出數十丈後，三名隊長方能自己行走。

費要多羅更是駭異：「成吉思汗傳下的魔術，果然厲害無比，難怪當年他縱橫天下，無人能敵。幸好現下已發明了火器，可以不讓敵人近身。否則的話，中國異教徒又要統治全世界，我們信上帝的正教徒，都要變成奴隸了。」

清軍藤牌手直護送費要多羅到尼布楚城東門之前，這才回去。

費要多羅詢問三名哥薩克隊長中了魔術的情形。三名隊長都道：當時只覺後心和腰間一麻，便即全身不能動彈。費要多羅道：「你們身上帶著十字架沒有？」三名隊長解開衣襟，露出掛在頸中的十字架來，其中一人還多掛了一個耶穌聖像。

費要多羅皺起眉頭，心道：「成吉思汗的魔法當真厲害，連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也辟不了邪。」當即寫下三道奏章，派遣十五名騎兵分作三路，向莫斯科告急：中國軍隊已出發前來偷襲，行將化裝為韃靼牧人，混入京城，務須嚴加防備。

中午時分，三路信差先後回城，說道西去的道路均已被中國兵截斷，一見羅剎騎兵，遠遠便射箭過來，實是難以通過。費要多羅心中愁急，尋思：「只有儘快和中國蠻子議定劃界條約，那麼他們便會撤回兵馬。」

※※※

未牌時分，費要多羅帶了十餘名隨員，前去兩國會議的帳篷。這次他全然不帶哥薩克騎兵，以示決無他意，何況就算帶了衛隊，招架不了中國兵的「成吉思汗魔術」，也是無用。費要多羅學識淵博，辦事幹練，本來絕非易於受欺之人，但羅剎人心中對成吉思汗的畏懼根深蒂固，雙兒的點穴之術又十分精妙，他親見之下，不由得不信。

他先到篷帳。不久韋小寶、索額圖、佟國綱等清方大官也即到達。韋小寶見對方不帶衛隊，於是命護衛的藤牌手也退了回去。

雙方說了幾句客套，全然不提昨日之事，便即談判劃界。費要多羅但求談判速成，事事讓步，與昨日態度迥不相同。韋小寶心中暗笑，知道昨晚「周瑜群英會戲蔣幹」的計策已然成功，他於劃界之事一竅不通，當下便由索額圖經由教士傳譯，和對方商議條款。

只見索額圖和費要多羅兩人將一張大地圖鋪在桌下，索額圖的手指不住向北指去，費要多羅皺起眉頭，手指一寸一寸的向北退讓。這手指每在地圖上向北讓得一寸，那便是百餘里的土地歸屬了中國。韋小寶聽了一會，心感不耐，便坐到另一張桌旁，命侍從取出食盒，架起二郎腿，慢慢咀嚼糕餅點心，鼻中低哼「十八摸」小調。

費要多羅決心退讓，索額圖怕事中有變，也不為已甚。但條約文字謹嚴，雙方教士一一譯成拉丁文，反覆商議，也費時甚久。到第四日傍晚，「尼布楚條約」條文六條全部商妥。

韋小寶得索額圖和佟國綱解說，知道條約內容於中國甚為有利，割歸中國的土地極為廣大，遠比康熙諭示者為多。條約共為四份，中國文一份，羅剎文一份，拉丁文二份，訂明雙方文字中如有意義不符者，以拉丁文為準。

當下隨從磨得墨濃、醮得筆飽，恭請中國首席欽差大臣簽字。

韋小寶自己名字的三個字是識得的，只不過有時把「章」字看成了「韋」字，「賣」字當作是「寶」字，三個字聯在一起就不大弄錯了，但說到書寫，「小」字勉強還可對付，餘下一頭一尾兩字，那無論如何是寫不來的。他生平難得臉紅，這時竟然臉上微有硃砂之色，不是含怒，亦非酒意，卻是有了三分羞慚。

索額圖是他知己，便道：「這等合同文字，只須簽個花押便可。韋大人胡亂寫個『小』字，就算是簽字了。」

韋小寶大喜，心想寫這個「小」字，我是拿手好戲，當下拿起筆來，左邊一個圓團，右邊一個圓團，然後中間一條槓子筆直的豎將下來。

索額圖微笑道：「行了，寫得好極。」韋小寶側頭欣賞這個「小」字，突然仰天大笑。索額圖奇道：「韋大帥甚麼好笑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瞧這個字，一隻雀兒兩個蛋，可不是那話兒嗎？」清方眾大臣忍不住都哈哈大笑，連眾隨從和親兵也都笑出聲來。

費要多羅瞪目而視，不知眾人為何發笑。

當下韋小寶在四份條約上都畫了字，在羅剎文那份條約上，中間那一直畫得加倍巨大，然後費要多羅、索額圖、俄方副使等都簽署了。中俄之間的第一份條約就此簽署完成。

這是中國和外國所訂的第一份條約。由於康熙籌劃周詳，全力以赴，而所遣人員又十分得力，是以尼布楚條約劃界，中國大佔便宜。約中規定北方以外興安嶺為界，現今蘇聯之阿穆爾省及濱海省全部土地盡屬中國，東方及東南方至海而止。雙方議界之時，該地區原無歸屬，中國所佔之地亦非屬於羅剎，但羅剎已在當地築城殖民，簽約後被迫撤退，實為中國軍事及外交上之勝利。約中劃歸中國之土地總面積達二百萬方公里，較之今日中國東北各省大一倍有餘。此約之立，使中國東北邊境獲致一百五十餘年之安寧，而羅剎東侵受阻，侵略野心得以稍戢。自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諸朝而後，滿清與外國訂約，無不喪權失地，康熙和韋小寶當年大振國威之雄風，不可復得見於後世。（按：條約上韋小寶之簽字怪不可辨，後世史家只識得索額圖和費要多羅之簽名，而考古學家如郭沫若之流僅識甲骨文字，不識尼布楚條約上所簽之「小」字，致令韋小寶大名湮沒。後世史籍皆稱簽尼布楚條約者為索額圖及費要多羅。古往今來，知世上曾有韋小寶其人者，惟「鹿鼎記」之讀者而已。本書記敘尼布楚條約之簽訂及內容，除涉及韋小寶者係補充史書之遺漏之外，其餘皆根據歷史記載。）

依據當時習慣，雙方同時鳴炮，向天立誓，信守不渝。清方大炮四百餘門，在尼布楚城東南西北四方同時響起，大地震動。俄方大炮只二十餘門，炮聲寥寥，強弱之勢，相差實不可以道里計。費要多羅暗叫僥倖，倘若和議不成，開起仗來，俄國非一敗塗地不可。

當下兩國使臣互贈禮物。費要多羅贈給韋小寶等人的是時表、千里鏡、銀器、貂皮、刀劍等物。韋小寶贈給對方使節的是馬匹、鞍轡、金杯、絲綢衣衫、絹帛等物，此外二百六十名哥薩克騎兵各贈紋銀二十兩，以賠償被清兵割斷的褲帶。

當晚大張筵席，慶賀約成。費要多羅兀自擔憂，不知前去偷襲莫斯科的清兵是否即行召回。不斷以言語試探，韋小寶只是裝作不懂。

過得兩日，費要多羅得報，有大隊清兵自西方開來，他登上城頭，以千里鏡瞭望，果見一隊隊清兵自西而來，渡過尼布楚河以東紮營。費要多羅大喜，知道西侵的清兵已然召回。他那知大隊清兵只在尼布楚之西二百里外駐紮候命，一聽得炮聲，便即拔隊緩緩而歸。

又過數日，石匠已將界碑雕鑿完竣。碑上共有滿、漢、蒙、拉丁及羅剎五體文字。

界碑分立於格爾必齊河東岸，額爾古納河南岸、以及極東北之威伊克阿林大山各處。碑文中書明兩國以格爾必齊河為界，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，有名大興安以至於海，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，盡屬中國；山北一帶之溪河，盡屬俄羅斯」；又書明：「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，河之南岸，屬於中國；河之北岸，屬於俄羅斯。其南岸之眉勒爾客河口，所有俄羅斯房舍，遷徙北岸」；又書明：「雅克薩所居俄羅斯人民及諸物，盡行撤往察罕汗之地」；又書明：「凡獵戶人等，斷不許越界，如有相聚持械捕獵，殺人搶掠者，即行捕拿正法，不以小故阻壞大事，中俄兩國和好，毋起爭端。」

兩國欽差派遣部屬，勘察地形無誤後，樹立界碑。此界碑所處之地，本應為中俄兩國萬年不易之分界，然一百數十年後，俄國乘中國國勢衰弱，竟逐步蠶食侵佔，置當年分界於不顧，吞併中國大片膏腴之地。後人讀史至此，喟然嘆曰：「安得復起康熙、韋小寶於地下，逐彼狼子野心之羅剎人而復我故土哉？」

樹立界碑已畢，兩國欽差行禮作別，分別首途回京覆命。

韋小寶召來華伯斯基與齊洛諾夫，命二人呈奉禮物給蘇菲亞公主，其中既有錦被，又有繡枕。北國荒鄙之地，這些物事無處購置，均是雙兒之物。韋小寶笑道：「公主如當真想念我，就抱抱絲棉被和枕頭罷。」華伯斯基道：「公主殿下對大人閣下的情意天長地久，棉被枕頭容易殘破，還是請大人派幾名築橋技師，去莫斯科造座石橋，那就永遠不會壞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早已想到此節，你們不必囉唆。」命親兵抬出一隻大木箱，長八尺，寬四尺，宛似一口大棺材一般，八名親兵用大槓抬之而行，顯得甚是沉重。箱外鐵條重重纏繞，貼了封條，以火漆固封。韋小寶道：「這件禮物非同小可，你們好生將護，不可損壞。公主見到之後，必定喜歡，這天長地久的情意，和中國石橋完全一般牢固。」

兩名羅剎隊長不敢多問，領了木箱而去。這口大木箱重逾千斤，自尼布楚萬里迢迢的運到莫斯科，一路之上，著實勞頓。

蘇菲亞公主收到後打開箱子，竟是一座韋小寶的裸體石像，笑容可掬，栩栩如生。

原來韋小寶召來雕鑿界碑的石匠，鑿成此像，又請荷蘭教士寫了「我永遠愛你」幾個羅剎文字，雕在石像胸口。蘇菲亞公主一見之下，啼笑皆非，想起這中國小孩古怪精靈，卻也非羅剎男子之可及，不由得情意綿綿，神馳萬里。

這石像便藏於克里姆林宮中，後來彼得大帝發動政變，將蘇菲亞公主驅逐出宮，連帶將此石像擊碎。唯有部份殘軀為兵士攜帶出外，羅剎民間無知婦女向之膜拜求子，撫摸石像下體，據稱大有靈驗云。

註：「都護」是漢朝統治西域諸國的軍政總督，「玉門關」是漢時通西域的要道，「玉門關不設」意指疆域擴大，原來的關門已不成為邊防要地。「銅柱界重標」指東漢馬援征服交趾（安南）後，開拓疆土，立銅柱重行標界，意謂另定有利於中國的國界。

# 第四九回 好官氣色車裘壯 獨客心情故舊疑

韋小寶凱旋回京。大軍來到北京城外，朝廷大臣齊在城門口迎接。韋小寶率同佟國綱、索額圖、馬喇、阿爾尼、馬齊、朋春、薩布素、郎坦、巴海、林興珠等朝見康熙。皇帝溫言獎勉，下詔韋小寶進爵為一等鹿鼎公，佟國綱、索額圖等大臣以及軍官士卒各有升賞。

此後數日，康熙接連召見韋小寶，詢問攻克雅克薩、劃界訂約的經過詳情。韋小寶據實奏告，居然並不如何誇張吹牛。康熙甚是歡喜，讚他大有長進，對他七名夫人和兩個兒子都加頒賞。

這日康熙賜宴撫遠大將軍、鹿鼎公韋小寶暨此役有功諸臣。康熙在席上題了兩首詩，陪宴的翰林學士盡皆恭和，慶功紀盛。宴罷，韋小寶捧了御賜珍物，得意洋洋的出得宮來，從官前呼後擁，打道回府，忽聽得大街旁有人大呼：「韋小寶，你這忘恩負義的狗賊！」

韋小寶吃了一驚，更聽得聲音頗為熟悉，側頭瞧去，只見一條大漢從屋簷下竄到街心，指著他破口大罵：「韋小寶，你這千刀萬剮的小賊，好好的漢人，卻去投降滿清，做韃子的走狗奴才。你害死了自己師父，殺害好兄弟，今日韃子皇帝封了你做公做侯，你榮華富貴，神氣活現。你奶奶的，老子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在你小賊身上戳你媽的十七廿八刀，瞧你還做不做得成烏龜公、甲魚公？」這大漢上身赤膊，胸口黑毿毿地生滿了長毛，濃眉大眼，神情兇狠，正是當年攜帶韋小寶來京的茅十八。

韋小寶一呆之際，早有數十名親兵圍了上去。茅十八從綁腿中拔出短刀，待要抵抗，眾親兵一齊出手，有的伸刀架在他頸中，有的奪下他手中短刀，橫拖倒曳的拉過，綁了起來。茅十八兀自罵不絕口：「韋小寶，你這婊子生的小賊，當年老子帶你到北京，真是錯盡錯絕，我對不起陳近南陳總舵主，對不起天地會的眾家英雄好漢。老子今日就是不想活了，要讓天下眾人都知道，你韋小寶是賣友求榮、忘恩負義的狗賊，你只想升官發財，做韃子皇帝的走狗……」眾親兵打他嘴巴，他始終罵不絕口。韋小寶急忙喝止親兵，不得動粗。一名親兵取出手帕，塞入茅十八嘴裏。茅十八猶自嗚嗚之聲不絕，想必仍在痛罵。

韋小寶吩咐親兵：「將這人帶到府裏，好生看守，別難為了他，酒食款待，等一會我親自審問。」

韋小寶回府後，在書房中設了酒席，請茅十八相見，生怕他動粗，要蘇荃和雙兒二人假扮親隨，在旁侍候。親兵押著茅十八進來，韋小寶命除去茅十八身上銬鐐，令親兵退出。

韋小寶含笑迎上，說道：「茅大哥，多日不見，你好啊。」茅十八怒道：「我有甚麼好不好的？自從識得你這小賊之後，本來好端端地，也變得不好了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茅大哥且請寬坐，讓兄弟敬你三杯酒，先消消氣。兄弟甚麼地方得罪了茅大哥，你喝了酒之後，再罵不遲。」茅十八大踏步上前，喝道：「我先打死你這小賊再喝酒。」伸出碗大拳頭，呼的一聲，迎面向韋小寶擊去。

蘇荃搶將上去，伸左手抓住了茅十八的手腕，輕輕一扭，右手在他肩頭拍了兩下。茅十八登時半身酸麻，不由自主的坐入椅中。他又驚又怒，使勁跳起，罵道：「小賊……」蘇荃站在他背後，雙手拿住他兩肩的「肩貞穴」，又輕輕向下一按，茅十八抗拒不得，只得重行坐下。他身形魁梧，少說也有蘇荃兩個那麼大，但為她高深武功所制，縛手縛腳，只有乖乖的坐著，更是惱怒，大聲道：「老子今日當街罵你這小漢奸，原是拚著沒想再活了，只是要普天下世人知道你賣師賣友的卑鄙無恥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茅大哥，我跟皇上辦事，是去打羅剎鬼子，又不是去殺漢人，這可說不上是漢奸啊。」茅十八道：「那……那你為甚麼殺死你師父陳近南？」韋小寶急道：「我怎會害我師父？我師父明明是給鄭克塽那小子殺死的。」茅十八怒斥：「你這時候還在抵賴？韃子皇帝他媽的聖旨之中，說得再也清楚不過了。」韋小寶驚道：「皇上的聖旨之中，怎……怎會說我害死師父？」心中一片迷惘，轉頭向蘇荃瞧去。

蘇荃道：「皇上前幾天升你為一等鹿鼎公，頒下的誥命中敘述你的功勞，也不知道誥命是誰寫的，其中說你『舉薦良將，蕩平吳逆，收台灣於版圖；提師出征，攻克雄城，揚國威於域外』，那都是對的。可是又有兩句話說：『擒斬天地會逆首陳近南、風際中等，遂令海內跳樑，一蹶不振；匪黨亂眾，革面洗心』，那便不對了。」

韋小寶皺眉道：「甚麼洗面割心的，到底說些甚麼？」蘇荃道：「誥命裏說你抓住陳近南、風際中等人殺了，嚇得天地會的人再也不敢造反。」韋小寶跳起身來，大叫：「那……那有這事？這不是冤枉人嗎？」蘇荃緩緩搖頭，道：「風際中做奸細，確是咱們殺的，聖旨裏的話沒錯，就只多了『陳近南』三字。」韋小寶急道：「陳近南是我恩師，我……我怎會害他老人家？皇上……皇上這道聖旨……唉……你見了聖旨，怎不跟我說？」蘇荃道：「咱們商量過的，聖旨裏多了『陳近南』三字，你如知道了，一定大大的不高興。」韋小寶知道所謂「咱們商量過的」，便是七個夫人一齊商量過了，轉頭向雙兒瞧去，雙兒點了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茅大哥，我師父的的確確不是我害的。那風際中是天地會的叛徒，他……他暗中向皇帝通風報信……」茅十八冷笑道：「那麼你倒是好人了？」

韋小寶頹然坐倒，說道：「我跟皇上分說去，請他改了……改了……改了……」他連說三個「改了」，卻知道康熙決不致因聖旨中多了「陳近南」三字，會特地另發上諭修改，心想：「不知那個狗賊多嘴，去跟皇上說我害死師父。在皇上看來，這是我的忠心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我韋小寶還算是人嗎？」他心中焦急，突然間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，叫道：「茅大哥，荃姊姊，好……好雙兒，我沒害死我師父！」

三人見韋小寶忽然大哭，都吃了一驚。蘇荃忙走過去摟住他肩頭，柔聲道：「那鄭克塽在通吃島上害死你師父，咱們都是親眼見到的。」說著取出手帕，給他抹去了眼淚。

茅十八這時才看了出來，這個武功高強的「親兵」原來竟是女子，不禁大為驚詫。

韋小寶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茅大哥，鄭克塽那小子也在北京，咱們跟他當面對質去，諒他也不敢抵賴。對，對！咱們立刻就去……」

正說到這裏，忽聽得門外親兵大聲說道：「聖旨到。御前侍衛多總管奉敕宣旨。」韋小寶站起身來，迎到門口，只見多隆已笑吟吟的走來。韋小寶向北跪下磕頭，恭請聖安。

多隆待他拜畢，說道：「皇上吩咐，要提那在街上罵人的反賊親自審問。」

韋小寶心頭一凜，說道：「那……那個人麼？兄弟抓了他來，已詳細審過，原來是個瘋子，這人滿口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的胡說八道。兄弟問不出甚麼，狠狠打了他一頓，已將他放了。皇上怎地會知道這事？其實全不打緊的……」

茅十八聽到這裏，再也忍不住，猛力在桌上一拍，只震得碗盞都跳了起來，乒乒乓乓，在地下摔得粉碎，大聲罵道：「他媽的韋小寶，誰是瘋子了？今日在大街上罵韃子皇帝的就是老子！老子千刀萬剮也不怕，難道還怕見他媽的韃子皇帝？」

韋小寶暗暗叫苦，只盼騙過了康熙和多隆，隨即放了茅十八，那知他全然不明自己的一番迴護之意，如此公然辱罵皇上，茅十八當真便有十八顆腦袋，也保不住了。

多隆嘆了口氣，對韋小寶道：「兄弟，你對江湖上的朋友挺有義氣，我也是很欽佩的。這件事你已出了力，算得是仁至義盡。咱們走罷。」

茅十八大踏步走到門口，突然回頭，一口唾沫，疾向韋小寶臉上吐去。韋小寶正想著心事，不及閃避，拍的一聲，正中他雙目之間。幾名親兵拔出腰刀，便向茅十八奔去。韋小寶擺擺手，黯然道：「算了，別難為他。」多隆帶來的部屬取出手銬，將茅十八扣上了。

韋小寶尋思：「皇上親審茅大哥，問不到三句，定要將他推出去斬了。我須立刻去見皇上，無論如何，總得想法子救人。」向多隆道：「我要去求見皇上，稟明內情，可別讓這粗魯漢子衝撞了皇上。」

※※※

一行人來到皇宮。韋小寶聽說皇帝在上書房，便即求見。康熙召了進去。韋小寶磕過了頭，站起身來。

康熙道：「今日在大街上罵了你、又罵我的那人，是你的好朋友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明見萬里，甚麼事情用不著猜第二遍。」康熙道：「他是天地會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他沒正式入會，不過會裏的人他倒識得不少。他很佩服我的師父。皇上聖旨中說我殺了師父，他聽到後氣不過，因此痛罵我一場。至於對皇上，他是萬萬不敢有半分不敬的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你跟天地會已一刀兩斷，從今而後，不再來往了，是不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這次去打羅剎鬼子，奴才就沒帶天地會的人。」康熙問道：「以後你天地會的舊朋友再找上你來，那你怎麼辦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決計不見，免得大家不便。」

康熙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因此我在那道誥命之中，親筆加上陳近南、風際中兩個的名字，好讓你日後免了不少麻煩。小桂子，一個人不能老是腳踏兩頭船。你如對我忠心，一心一意的為朝廷辦事，天地會的渾水便不能再淌了。你倘若決心做天地會的香主，那便得一心一意的反我才是。」韋小寶嚇了一跳，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奴才是決計不會造反的。奴才小時候做事胡裏胡塗，不懂道理，現在深明大義，洗面割心，那是完完全全不同了。」

康熙點頭笑道：「那很好啊。今天罵街的那個瘋子，明天你親自監斬，將他殺了罷。」韋小寶磕頭道：「皇上明鑒，奴才來到北京，能夠見到皇上金面，都全靠了這人。奴才對他還沒報過恩，大膽求求皇上饒了這人，寧可……寧可奴才這番打羅剎鬼子的功勞，皇上盡數革了，奴才再退回去做鹿鼎侯好了。」康熙臉一板，道：「朝廷的封爵，你當是兒戲嗎？賞你做一等鹿鼎公，是我的恩典。你拿了爵祿封誥來跟我做買賣，討價還價，好大的膽子！」

韋小寶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奴才是漫天討價，皇上可以著地還錢。退到鹿鼎候不行，那麼退回去做通吃伯、通吃子也是可以的。」

康熙本想嚇他一嚇，好讓他知道些朝廷的規矩，那知這人生來是市井小人，雖然做到了一等公、大將軍，無賴脾氣卻絲毫不改，不由得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喝道：「他媽的，你站起來！」韋小寶磕了個頭，站起身來。

康熙仍是板起了臉，說道：「你奶奶的，老子跟你著地還錢。你求我饒了這叛逆，那就得拿你的腦袋，來換他的腦袋。」

韋小寶愁眉苦臉，說道：「皇上的還價太兇了些，請您升一升。」康熙道：「好，我就讓一步。你割了卵蛋，真的進宮來做太監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請皇上再升一升。」康熙道：「不升了。你不去殺了此人，就是對我不忠。一個人忠心就忠心，不忠就不忠，那也有價錢好講的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對皇上是忠，對朋友是義，對母親是孝，對妻子是愛……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傢伙居然忠孝節義，事事俱全。好，佩服，佩服。明天這時候，拿一個腦袋來見罷，不是那叛逆的腦袋，便是你自己的腦袋。」

韋小寶無奈，只得磕頭退出。

康熙見他走到門口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又想逃走了嗎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一次是不敢了。奴才回家去，墊高了枕頭，躺下來好好想想，最好是既能讓皇上歡喜，又顧得了朋友義氣，而奴才自己這顆腦袋，仍是生得牢牢的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很好。我跟建寧公主多日不見，很想念她，已吩咐接來宮裏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「你其餘的六個夫人，三個兒女，也隨同公主一起進宮來朝見太后。太后說你功勞不小，要好好賞你的夫人和兒女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多謝太后和皇上的恩典，奴才實在是粉身難報。」退得兩步，忍不住道：「皇上，奴才以前說過，你是如來佛，我是孫悟空，奴才說甚麼也跳不出你的手掌心。」康熙微笑道：「你神通廣大，那也不用客氣了。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出得書房門，不由得唉聲嘆氣，心道：「皇上把我七個老婆、三個兒女都扣了起來，就算我有膽子逃走，可也捨不得哪。」

走到長廊，多隆迎將上來，笑道：「韋兄弟，太后召見你的夫人、公子、小姐，賞賜定是不少。恭喜你啊。」韋小寶拱手道：「托福，托福。」多隆微笑道：「兄弟這回帶兵出征之前，吩咐我給你討債，討到現下，也有七八成了。二百六十幾萬兩銀子的銀票，回頭我送到府上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哥本領不小，居然搾到了這麼多。」隨即恨恨的道：「鄭克塽這小子害死我師父，直到今天，還是叫我頭痛之極。他奶奶的，那瘋子今日在街上罵人，還不是鄭克塽種下的禍根。」越想越恨，說道：「大哥，請你多帶人手，咱們這就討債去。」

多隆聽到又要去鄭府討債，那是第一等的賞心樂事，今日有撫遠大將軍、一等鹿鼎公韋公爺帶隊，幹起來更加肆無忌憚，當即連聲答應，吩咐御前侍衛副總管在宮裏值班，率了一百名侍衛，簇擁著韋小寶向鄭府而去。

那鄭克塽封的雖然也是公爵，然而和韋小寶這公爵相比，可就天差地遠了，一個是歸降的叛逆藩王，一個是皇帝駕前的大紅人、大功臣。同是公爵府，大小、派頭卻也大不相同，大門匾額上那「海澄公府」四字乃是黑字，不如韋小寶「鹿鼎公府」那四字是金字。韋小寶一見之下，便有幾分喜歡，說道：「這小子門口的招牌，可不及我的金字招牌了。」

眾侍衛來海澄公府討債，三日兩頭來得慣了的，也不等門公通報，逕自闖進府去。韋小寶在大廳上居中一坐，多隆坐在一旁。

鄭克塽聽得撫遠大將軍韋小寶到來，那是他當世第一尅星，不由得便慌了手腳，卻又不敢不見，只得換上公服，戰戰兢兢的出迎，上前拱手見禮，叫了聲：「韋大人！」

韋小寶也不站起，大剌剌的坐著，抬頭向天，鼻中哼了一聲，向多隆道：「多大哥，鄭克塽這小子可忒也無禮了。咱們來了這老半天，他不理不睬，可不是瞧不起人嗎？」多隆道：「是啊！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老是做一輩子縮頭烏龜，終究是躲不過去的。」

鄭克塽怒極，只是在人簷下過，那得不低頭，眼前二人，一個是手握兵權的大將軍，一個是御前侍衛總管，自己無權無勢，身當嫌疑之地，雖說爵位尊榮，其實處境比之一個尋常百姓還要不如，只得強忍怒氣，輕輕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多總管，您兩位好！」

韋小寶慢慢低下頭來，只見眼前站著個弓腰曲背的老頭兒，頭髮花白，容色憔悴不堪，仔細再看，這人年紀倒也不怎麼老，只是愁眉苦臉，眼角邊都是皺紋，頦下留了短鬚，也已花白，再凝神一看，卻不是鄭克塽是誰？數年不見，竟然老了二三十歲一般。韋小寶先是大奇，隨即明白，他這幾年來苦受折磨，以致陡然衰老，不禁起了憐憫之意，但跟著想起當年他在通吃島上手刃陳近南的狠毒，怒氣立時便湧將上來，冷笑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鄭克塽道：「在下鄭克塽，韋大人怎地不認識了？」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鄭克塽？鄭克塽不是在台灣做延平王嗎？怎麼會到了北京？你是個冒牌貨色。」鄭克塽道：「在下歸順大清，蒙皇上恩典，賞了爵祿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你當年在台灣大吹牛皮，說要打到北京，拿住了皇上，要怎樣怎樣長，怎樣怎樣短，這些話還算不算數？」

鄭克塽背上冷汗直流，心想：「他要加我罪名，胡亂捏造些言語，皇上總是聽他的，決不會聽我的。」自從多隆率領御前侍衛和驍騎營軍士不斷前來滋擾，鄭克塽當真度日如年，從台灣帶來的大筆家產，十之八九已給他們勒索了去，為了湊集二百多萬兩銀子的巨款，早將珠寶首飾變賣殆盡。他心中已不知幾千百遍的懊悔，當日實不該投降。施琅攻來之時，如率兵奮力死戰，未必便敗，就算不勝，在陣上拚命而死，也對得起祖父、父親的在天之靈，不致投降之後，卻來受這無窮的困苦羞辱。此刻聽了韋小寶這幾句話，更是懊喪欲死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多大哥，這位鄭王爺，當年可威風得很哪。兄弟最近聽得人說，有人要迎接鄭王爺回台灣去，重登王位。鄭王爺，來跟你接頭的人，不知怎麼說？兄弟想查個明白，好向皇上回報。」

鄭克塽顫聲道：「韋大人，請你高抬貴手。您說的事，完……完全沒有……」

韋小寶道：「咦，這倒奇了。多大哥，昨兒咱們不是抓到了一個叛徒嗎？他破口大罵皇上，又罵兄弟。這人說是鄭王爺的舊部下，說他在北京受人欺侮，要為他報仇，要殺盡滿清韃子甚麼的。」

鄭克塽聽到這裏，再也支持不住，雙膝一曲，跪倒在地，顫聲道：「韋大人饒命！小人過去罪該萬死，得罪您老人家。您大人大量，放我一條生路，老天爺保祐您公侯萬代。」

韋小寶冷笑道：「當日你殺我師父的時候，可沒想到今日罷？」

突然間後堂快步走出一人，身材瘦長，神情剽悍，卻是「一劍無血」馮錫範。他搶到鄭克塽身旁，一伸手便拉起了他，轉頭向韋小寶道：「當年殺陳近南，全是我的主意，跟鄭公爺無關。你要為你師父報仇，儘管衝著我來好了。」

韋小寶對馮錫範向來十分忌憚，見到他狠霸霸的模樣，不由得全身在椅中一縮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想打人嗎？」多隆跳起身來，叫道：「來人哪！」便有十多名侍衛一起擁上，團團圍住。韋小寶見己方人多勢眾，這才放心，大聲道：「這人在京師之地，膽敢行兇，拿下了。」四名侍衛同時伸手，抓住了馮錫範的手臂。

馮錫範也不抗拒，朗聲道：「我們歸降朝廷，皇上封鄭公爺為海澄公，封我為忠誠伯。皇上金口說道，過去的事一筆勾銷，決不計較。韋大人，你想假公濟私，冤枉好人，咱們只好到皇上跟前去分剖明白。」

韋小寶冷笑道：「你是好人，嘿嘿，原來『一劍無血』馮大人是大大的好人，這倒是今日第一天聽見！」

馮錫範道：「我們到了北京之後，安份守己，從來不見外人，更加不敢犯了半條王法。這些侍衛大人不斷的前來伸手要錢，我們傾家蕩產的應付，那都沒有甚麼。韋大人，你要亂加我們罪名，皇上明見萬里，只怕也由不得你。」

這人有膽有識，遠非鄭克塽可比，這番話侃侃而言，韋小寶一時倒也難以辯駁，心想他二人雖是台灣降人，卻已得朝廷封爵，欺侮欺侮固然不難，當真要扳倒他們，皇上只消問得幾句，立時便顯了原形。皇上料到自己是為師父報仇，非怪罪不可。他心中已自軟了，嘴上卻兀自極硬，說道：「我們昨天抓到一個叛逆，他親口供認要迎鄭王爺回台灣，難道會是假的？」

馮錫範道：「這種人隨口妄扳，怎作得數？請韋大人提了這人來，咱們上刑部對質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你要對質？那好得很，妙得很，刮刮叫得很，別別跳得很。」轉頭問鄭克塽道：「鄭王爺，你欠我的錢，到底幾時還清哪？」

馮錫範聽得韋小寶顧左右而言他，鑒貌辨色，猜想他怕給皇帝知曉，心想這件事已弄到了這步田地，索性放大了膽子，鬧到皇帝跟前。皇帝年紀雖輕，卻十分英明，是非曲直，定能分辨。若不乘此作個了斷，今後受累無窮。實在是給這姓韋的小子逼得讓無可讓了，狗急跳牆，人急懸樑，你逼得我要上吊，大夥兒就拚上一拚。他心念已決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多總管，咱們告御狀去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心想要是告到皇帝跟前，自己吃不了要兜著走，可是這當兒決不能示弱，說道：「很好！把這姓鄭的一併帶了走！把他們兩個先在天牢裏收押起來，讓他們好好享享福，過得一年半載，咱們慢慢的再奏明皇上。」

多隆心下躊躇，鄭克塽是敕封的公爵，跟他討債要錢，那是不妨，真要逮人，卻非奉到上諭不可，低聲道：「韋大人，咱們先去奏知皇上，再來提人。」

鄭克塽心中一寬，忙道：「是啊，我又沒犯罪，怎能拿我？」

見風使帆原是韋小寶的拿手好戲，當即說道：「是不是犯罪，現下還不知道。你欠我的錢可沒還清，那怎麼辦？你是還錢呢，還是跟了我走？」

鄭克塽聽得可免於逮捕，一疊連聲的道：「我還錢，我還錢！」忙走進內堂，捧了一疊銀票出來，兩名家丁捧著托盤，裝著金銀首飾。鄭克塽道：「韋大人，卑職翻箱倒籠，張羅了三四萬兩銀子，實在再也拿不出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再也拿不出了？我不信，兄弟陪你進去找找。」鄭克塽道：「這個……這個……那可不大方便。」

馮錫範大聲道：「我們又沒犯了王法，韋大人要抄我們的家，是奉了聖旨呢，還是有刑部大堂的文書？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這不是抄家。鄭王爺說再也拿不出了，我瞧他還拿出得很。只怕他金銀珠寶，還有大批刀槍武器、甚麼龍椅龍袍，收藏在地窖秘室之中，一時找不到，大夥兒就給他幫忙找找。」

鄭克塽忙道：「刀槍武器、龍椅龍袍甚麼的，我……我怎敢私藏？再說，卑職只是……只是公爵，『王爺』的稱呼，是萬萬不敢當的。」

韋小寶對多隆道：「多大哥，請你點一點，一共是多少錢。」

多隆和兩名侍衛點數銀票，說道：「銀票一共是三萬四千三百兩銀子，還有些挺不值錢的首飾，不知怎生作價。」

韋小寶伸手在首飾堆裏翻了幾下，拿起一枚金鳳釵，失驚道：「啊喲，多大哥，這是違禁的物事啊，皇上是龍，正宮娘娘是鳳，怎……怎麼鄭王爺的王妃，也戴起金鳳釵來？」

馮錫範更是惱怒，大聲道：「韋大人，你要雞蛋裏找骨頭，姓馮的今日就跟你拚了。普天下的金銀首飾鋪子，那一家沒金鳳釵？北京城裏官宦之家的女眷，那一個不戴金鳳釵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馮大人看遍了北京城裏官宦之家的女眷，嗯，你說那一家的太太小姐最為美貌？嘖嘖嘖，厲害，厲害，看了這麼多人家的女眷，眼福不淺。康親王的王妃，兵部尚書明珠大人的小姐，你都見過了嗎？」馮錫範氣得話也說不出來，心裏也真有些害怕，知道這少年和當朝權貴個個交好，倘若將這番話加油添醬的宣揚出去，自己非倒大霉不可。

鄭克塽連連打躬作揖，說道：「韋大人，一切請你擔代，卑職向你求個情。」

韋小寶見幾句話將馮錫範嚇得不敢作聲，順風旗已經扯足，便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多大哥，兄弟的面子，比起你來可差得遠了，多大哥來討債，討到了二百多萬兩銀子，兄弟親自出馬，卻不過這麼一點兒。」鄭克塽道：「實在是卑職家裏沒有了，決不敢……決不敢賴債不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咱們走罷！過得十天半月，等鄭王爺從台灣運到了金銀，再來討帳便是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走出廳去。

馮錫範聽得韋小寶言語之中，句句誣陷鄭克塽圖謀不軌，仍在和台灣的舊部勾結，這是滅族的大罪，若不辯明，一世受其挾制，難以做人，朗聲道：「我們奉公守法，不敢行錯踏差了半步。今日韋大人、多總管在這裏的說話，我們須得一五一十的奏明皇上。否則的話，天地雖大，我們可沒立足之地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要立足之地麼？有的，有的。鄭王爺、馮將軍回去台灣，不是有一塊大大的立足地麼？你們兩位要商議立足的大事，我們不打擾了。」攜了多隆之手，揚長出門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回到府中，當即開出酒筵，請眾侍衛喝酒。多隆命手下侍衛取過四隻箱子，打了開來，都是金銀珠寶以及一疊疊的銀票，笑道：「討了幾個月債，鄭克塽這小子的家產，一大半在這裏了。韋兄弟，你點收罷。」

韋小寶取了一疊銀票，約有十幾萬兩，說道：「這狗賊害死了我師父，偏生皇上封了他爵位，這仇是報不得了。多謝大哥和眾位兄弟治得他好慘，代兄弟出了這一口惡氣。我師父沒家眷，兄弟拿這筆錢，叫人去台灣起一座大大的祠堂，供奉我師父。餘下的便請大哥和眾位兄弟分了罷。」

多隆連連搖手，說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這是鄭克塽欠兄弟的錢。你只消差上幾名親兵，每日裏上門討債，也不怕他不還。我們給你辦一件小小差使，大家是自己人，怎能要了你的？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兄弟的家產已多得使不完，好朋友有錢大家使，又分甚麼彼此？」

多隆說甚麼也不肯收，兩人爭得面紅耳赤，最後眾侍衛終於收了一百萬兩銀子的「討債費」，另外三十萬兩，去交給驍騎營的兄弟們分派，餘下的多隆親自捧了，送入韋府內堂。

眾侍衛連著在宮裏值班的，大家一分，每人有幾千兩銀子。人人興高采烈，酒醉飯飽之餘，便在公爵府花廳上推牌九、擲骰子的大賭起來。

既是至好兄弟，韋小寶擲骰也就不作弊了。賭到二更時分，韋小寶向多隆道：「多大哥，兄弟還要煩勞你做一件事。」多隆手氣正旺，心情大佳，笑道：「好，不管甚麼事，只要你吩咐。」但隨即想起一事，說道：「就只一件不成！那個罵街的瘋子，皇上吩咐了要我嚴加看管，明天一早由你監斬。倘使我徇私釋放，皇上就要砍我的頭了。」

韋小寶想託他做的，便正是這件事，那知他話說在前頭，先行擋回，心想：「皇上神機妙算，甚麼都料到了。連一百萬兩銀子都買不到茅大哥的一條命。」心中惱恨，便又想去鄭克塽家討債，但一想到鄭克塽那副衰頹的模樣，覺得儘去欺侮這可憐蟲也沒甚麼英雄，一轉念間，說道：「那瘋子是皇上親自吩咐了的，我便有天大的膽子，也不敢放他。今日咱們去討債，那鄭克塽倒也罷了，他手下那個馮錫範，媽巴羔子的好不厲害，咱們可都給他欺了。兄弟想起來，這口氣當真嚥不下。」

幾名侍衛在旁聽了，都隨聲附和，說道：「咱們今日見著，人人心裏有氣。韋大人不用煩惱，大夥兒這就找上門去。他一個打了敗仗的降將，竟膽敢在北京城裏逞強，這般無法無天的，咱們還用混嗎？」眾侍衛越說越怒，都說立時去拆了馮錫範的伯爵府。

韋小寶道：「咱們去幹這龜兒子，可不能明著來，給言官知道了，奏上一本，御前侍衛的名聲也不大好。」多隆忙道：「是，是，兄弟顧慮得很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多大哥也不用親自出馬，便請張大哥和趙大哥兩位帶了人去。」向張康年和趙齊賢道：「你們冒充是前鋒營泰都統的手下，有緊急公事，請馮錫範那龜兒子商議。他就算心中起疑，卻也不敢不來。走到半路，便給他上了腳鐐手銬，眼上蒙了黑布，嘴裏塞了爛布，在東城西城亂兜圈子，最後才兜到這裏來。大夥兒狠狠揍他一頓，剝光他衣衫，送去放在泰都統姨太太的床上。」

眾侍衛鬨堂大笑，連稱妙計。御前侍衛和前鋒營的官兵向來不和，碰上了常常打架。前鋒營的統領本是阿赤濟，那日給韋小寶用計關入了大牢，後來雖放了出來，康熙怪他無用，辦事不力，已經革職，現下的都統姓泰。多隆和泰都統明爭暗鬥，已鬧了好久，只是誰也奈何不了誰。

多隆更是心花怒放，說道：「老泰這傢伙怕老婆，娶了妾侍不敢接回家去。他新娶的第八房姨太太住在甜水井胡同，老泰晚上不去住宿。咱們把馮錫範剝得赤條條的，放在他新姨太太的床上，老泰非氣個半死不可。他就算疑心是咱們搞的鬼，大夥兒只要不洩漏風聲，他也無可奈何。」

當下眾侍衛除去了身上的侍衛標記，嘻嘻哈哈的出門而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和多隆在廳上飲酒等候。韋小寶手下的親兵不斷打探了消息來報：眾侍衛已到了「忠誠伯府」門前，自稱是前鋒營的，打門求見；馮錫範出來迎接，要請眾人入內喝茶；張康年說奉泰都統之命，有台灣的緊急軍情，請他即刻去會商；馮錫範已上了轎，眾侍衛擁著去了西城；眾侍衛已將馮錫範上了銬鐐，將他隨帶的從人也都抓了起來；一行人去了北城，九門提督的巡夜喝問，趙齊賢大聲回答是前鋒營的，馮錫範在轎裏一定聽得清清楚楚；眾人向著這邊府裏來了……

過得一炷香時分，眾侍衛押著馮錫範進來。張康年大聲道：「啟稟泰都統：犯官馮錫範帶到。」韋小寶右手捏緊拳頭，作個狠打的姿勢。眾侍衛叫道：「犯官馮錫範勾結叛逆，圖謀不軌。泰都統有令，重重拷打。」當即拳打腳踢，往他身上招呼。

馮錫範武功極高，為人又十分機警，當眾侍衛冒充前鋒營官兵前來相請之時，他便瞧出路道不對，若要脫逃，眾侍衛人數雖多，卻也決計擒拿不住。但他投降後得封伯爵，心想對方縱使有意陷害，皇帝英明，總可分辯，要是自己脫身而走，不免坐實了畏罪潛逃的罪名，從此尊榮爵祿，盡付流水，是以一直不加抗拒。只因貪圖富貴，以致身為當世武功高手，竟給眾侍衛打得死去活來。

眼見他鼻孔流血，內傷甚重，韋小寶甚感痛快，殺師父之仇總算報了一小半，再打下去只怕便打死了，當即搖手制止，命親兵剝光他衣衫，用一條毛氈裹住。這時馮錫範已自奄奄一息，人事不知。

多隆笑道：「這就到老泰的八姨太家去罷。」趙齊賢笑道：「最好把老泰的八姨太也剝光了，將兩人捆在一起。」眾侍衛大樂，轟然叫好。多隆要瞧泰都統的八姨太給剝光了衣衫的模樣，笑道：「這次我來帶隊。」

一行人抬了馮錫範正要出發，忽然兩名親兵快步進來，向韋小寶稟報：「啟稟大人：甜水井胡同泰都統的外宅，這會兒鬧得天翻地覆，正在打大架。」

眾人都吃了一驚，均想：「怎麼洩漏了風聲？泰都統有了防備，這件事可要糟糕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甚麼人打大架？」一名親兵道：「小人等一共八人，奉了大人將令，在甜水井胡同前後打探，忽然見到一隊娘子軍，總有三四十人……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甚麼娘子軍？」那親兵道：「回大人：這一大隊人都是大腳女人，有的拿了擀麵棍兒，有的拿了洗衣棒，還有拿著門閂扁擔，衝進泰都統的外宅，乒乒乓乓的亂打，把一個花不溜秋的小娘子拉了出來，用皮鞭狠狠的抽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可奇了！再探。」兩名親兵答應了出門。

第二路探子跟著來報：「回大人：泰都統騎了快馬，已趕到甜水井胡同。他衣服也沒穿好，左腳有靴子，右腳卻是赤腳。原來率領娘子軍攻打甜水井胡同的，便是泰都統夫人。」

眾人一聽之下，鬨堂大笑，才知是泰都統夫人喝醋，去抄打他的外宅。

那親兵說到這裏，也忍不住笑，又道：「那位太太抓住了泰都統，劈臉就是劈劈拍拍兩個耳括子，跟著又是一腳，好不厲害。泰都統打躬作揖，連說：『太太息怒！』」

多隆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「這一下可有得老泰受的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大哥，你快帶領人馬，趕去勸架。這一下老泰給你揪住了小辮子，保管他前鋒營從今而後，再也不敢跟咱們御前侍衛作對。」

多隆給他一言提醒，大喜之下，伸手在自己額頭用力一鑿，笑道：「我這胡塗蛋！這麼好的機會也不抓住。兄弟們，大夥兒去瞧熱鬧啊。」率領眾侍衛，向甜水井胡同急奔而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瞧著躺在地下的馮錫範，尋思：「這傢伙怎生處置才是？放了他之後，他必定要去稟告皇上。就算拿不到我把柄，皇上也必猜到是我作的手腳。」背負雙手，在廳上踱來踱去，又想：「天一亮，就得去殺茅大哥，可有甚麼法子救他性命？『大名府』劫法場是不行的，法場，法場……」

突然之間，想起了一齣戲來：「『法場換子』！對了，薛剛闖了禍，滿門抄斬，有個徐甚麼的白鬍子老頭兒，把自己的親生兒子，在法場換了一個薛甚麼的娃娃出來……」

他看過的戲文著實不少，劇中人的名字不大說得上來，故事卻是記得清清楚楚的。一想到「法場換子」，跟著又想起了另外一齣戲來：「『搜孤救孤』！這故事也差不多，有個叫做程嬰的黑鬍子，把自己的兒子去掉換了主子的兒子，讓兒子去殺頭，救了小主人的性命。乖乖不得了，幸虧茅大哥的年紀跟我兒子不一樣，否則的話，要我將虎頭、銅鎚送上法場殺頭，換了茅大哥出來，雖說朋友義氣為重，這種事情我可是萬萬不幹的。很好，很好！」向著躺在地下的馮錫範重重踢了一腳，說道：「你運氣不壞，韋大人這就收了你做乾兒子。韋大人的親兒子捨不得換，乾兒子就馬馬虎虎。」

當即叫了親兵隊長進來，密密囑咐一番，賞了他一千兩銀子，另外又有一千兩銀子，命他去分給辦事的其餘親兵。那隊長躬身道謝，說道：「大人放心，一切自會辦得妥妥貼貼，決不有誤。」

韋小寶安排已畢，回進內堂。七個夫人和兒女都給太后召進皇宮去了，屋裏冷冷清清，和衣在床上躺了一會，不久天便亮了。

辰牌時分，宮裏傳出旨來：「江洋大盜茅十八大逆不道，辱罵大臣，著即斬首，命撫遠大將軍、一等鹿鼎公韋小寶監斬。」

韋小寶接了上諭，在府門外點齊了親兵，只見多隆率領了數十名御前侍衛，押著茅十八而來。

茅十八目青鼻腫，滿臉是血，顯是受了苦刑。他一見韋小寶便破口大罵：「韋小寶，你這不要臉的小漢奸，今日你做老子的監斬官，老子死得一點不冤。誰叫我當日瞎了眼睛，從揚州的婊子窩裏，把你這小漢奸帶到北京來？」眾親兵大聲吆喝，茅十八卻越罵越兇。

韋小寶不去理他，問多隆道：「老泰怎樣了？」多隆笑道：「昨晚我趕到時，老泰已給他夫人抓得滿臉都是血痕。他一見到我，這份狼狽樣兒可有得瞧的了。我做好做歹，勸住了他夫人，又把他八姨太接到我家裏，讓兩個小妾陪她。老泰千恩萬謝，感激得了不得。」

韋小寶笑問：「這位八姨太相貌怎樣？」多隆大拇指一翹，說道：「嘿嘿，了不起！」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可不能見色起意，乘火打劫！」多隆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兄弟你放一百二十個心，你大哥那能這麼不長進？老泰雖是我對頭，這種事情你大哥是決計不幹的。」

當下兩人押著茅十八，往菜市口法場而去。多隆騎馬，韋小寶則乘了一輛大馬車。茅十八坐在開頂的牛車之中，雙手反綁，頸中插了一塊木牌，寫道：「立斬欽犯茅十八一名」。牛車自騾馬市大街向西，眾百姓紛紛聚觀。茅十八沿途又叫又唱，大喊：「老子十八年後，又是一條好漢，所以名叫茅十八，早就知道是要殺頭的。」街邊百姓大聲喝采，讚他：「有種，是硬漢子。」

來到騾馬市大街和宣武門大街交叉十字路口的菜市口法場，韋小寶的親兵早已連夜搭好了蓆棚，棚前棚後，守衛得極是嚴密。多隆奉了康熙的囑咐，生怕天地會要劫法場，已知會九門提督，派了二千名官兵在法場四周把守。

茅十八凜然站在法場中心，大叫：「咱們都是大漢百姓，花花江山卻給韃子佔了，總有一日，要把韃子殺得乾乾淨淨！」

韋小寶下車進棚，馬車停在棚邊。韋小寶升座，請多隆坐在一旁。多隆皺眉道：「這犯人儘說大逆不道的言語，在這裏煽動人心，咱們儘快把他斬了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。」喝道：「帶犯人！」四名親兵將茅十八推進棚來，要按他跪倒，茅十八說甚麼也不肯跪。韋小寶道：「不用跪了。」轉頭向多隆道：「大哥，驗明正身，沒錯罷？」多隆道：「沒錯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驗明正身，立斬欽犯茅十八一名。」提起硃筆，在木牌上畫了個大圈，摔了出去。一名親兵拾起木牌，將茅十八拉了出去。

韋小寶道：「多大哥，我給你瞧一樣好玩的物事。」說著從衣袖中取出一疊手帕來，遞到多隆面前，手帕上繡的是一幅春宮圖，圖中男女面目俊美，姿態生動。多隆一見之下，目光登時給吸住了，翻過一塊手帕，下面一塊帕子上繡的又是另外一幅春宮，姿勢甚是奇特。多隆笑道：「這模樣倒古怪得緊。」一連翻下去，每塊帕子上所繡的人物姿態愈出愈奇，有一男二女者，有二男三女者。多隆只看得血脈賁張，笑道：「兄弟，這寶貝兒是那裏來的？你給哥哥也買上一套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這是兄弟孝敬大哥的。」多隆如獲至寶，眉花眼笑的連聲多謝，將一疊手帕珍而重之的收入懷中。

便在這時，外面砰砰砰連放三炮，親兵隊長進來稟告：「時辰已到，請大人監斬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好！」站起身來，拉著多隆的手，走到棚外。只見茅十八垂頭喪氣的跪在法場之中，便如昏迷了一般。鼓手擂起鼓來，鼓聲一停，披紅掛綵的劊子手舉起手臂，靠在下臂的鬼頭刀向前一推，登時將犯人的腦袋切下，左足飛出，踢開腦袋。犯人身子向前一倒，脖子中鮮血狂噴。

多隆道：「差事辦成了，咱們別過了罷。我要去見皇上覆旨。」韋小寶哽咽道：「多大哥，這人跟我挺有交情，實在是皇上的嚴旨，救他不得，唉！」說著以袖拭淚，抽抽噎噎的哭了起來。多隆嘆道：「兄弟很夠義氣。你好好收殮了他，給他安葬，那也是很對得起死者了。」韋小寶應了一聲，哭泣不止。

韋小寶以衣袖拭淚，其實是將袖中備下的生薑揉擦雙眼，辣得眼睛通紅，流淚不止，心中暗暗好笑，慶幸計策成功。多隆又安慰了幾句，送他上了車，這才上馬而去。眾親兵簇擁著馬車，逕回公爵府。另有幾名親兵以草蓆捲起犯人屍首，放入早就備在一旁的棺材，蓋上棺蓋釘實。

觀斬的眾百姓紛紛議論，都說茅十八臨死之前還敢破口大罵，當真是英雄好漢，也有怕事的便出言訶責，說這欽犯大逆不道，決不可讚他，以免惹禍上身。

韋小寶來到府門前下車，那輛馬車逕自向南，出了北京城，一直往南，向揚州而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進宮覆旨。康熙即行召見。他已得多隆回報，知道韋小寶監斬茅十八時曾流淚不止，這時見他雙目紅腫，心下微感歉仄，又想他忠心為主，很是難得，溫言慰撫了幾句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抓來的那些羅剎兵，大多數求我釋放回國，我都已放了，卻有二百多名願意留居中國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北京比莫斯科熱鬧好玩，跟隨皇上辦事，又比跟隨那兩個不中用的羅剎小沙皇，風光多了。」康熙微笑道：「我將這批羅剎兵編為兩個『俄羅斯佐領』。這兩隊兵，就撥歸你統帶罷。你可得好好管束，不許他們在京裏生事。」韋小寶大喜，跪下謝恩。

出得宮來，兩隊羅剎兵已在太和門外金水橋邊侍候。羅剎兵穿了新製的清兵服色，光鮮合身，倒也神氣。韋小寶吩咐：每人賞銀二十兩，給假三天。羅剎兵大叫「烏拉」不已。

終康熙之世，這兩隊羅剎兵一直在清軍中服役，忠心不貳。外國使臣前來北京，見到中國皇帝役使羅剎官兵，無不心中敬畏。直到眾羅剎兵逐漸老死，「俄羅斯佐領」的編制方始裁撤。（按：關於被俘羅剎兵編入清軍詳情，具見俞正燮「癸巳類稿」卷九「俄羅斯佐領考」。蕭一山「清代通史」云：「俘獻京師，玄燁赦之，編為佐領，是為俄羅斯族兵，其苗裔今有存者云。」則俄羅斯兵有和中國女子通婚而生育子女者。）

韋小寶回到府中，公主和其餘六位夫人、三名子女都已從宮中出來，人人得了太后不少賞賜，公主卻愀然不樂。

韋小寶一問，原來太后對七個夫人一視同仁，公主雖是她親生女兒，卻無半句親熱的言語。韋小寶自然明白其中緣故，暗想：「太后沒對你特別不好，已是瞧在你老公份上了。」說道：「太后是很識大體的，只怕對你特別好了，六個姊妹吃醋。」公主怒道：「她是我親娘，對我好些，難道她們也會吃醋？」韋小寶摟住她，笑道：「我對你特別好些，瞧她們吃不吃醋？」眾夫人嘰嘰喳喳，笑成一團。公主是直性子人，大家一鬧，也就釋然了。

此後十多天中，王公大臣一個個設宴和韋小寶慶功道賀，聽戲賭錢，更無虛夕。

這一日多隆來訪，說起馮錫範失蹤了十多天，他家人已告上了順天府。多隆低聲問道：「兄弟，那晚咱們痛打了他一頓，後來怎樣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後來就送他回家了，這傢伙到那裏去啦？」多隆道：「不是你殺了他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倘若是我叫人殺了他，你一定也在旁瞧著。多大哥，你有沒瞧見？」多隆忙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咱們只狠狠打了他一頓，那裏殺他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兄弟自從奉旨帶兵後，雖已交卸了副總管的差使，但只要是御前侍衛們幹的事，不論有甚麼干係，兄弟仍然跟大哥一起擔當。」

多隆微笑道：「亂子是不會有的。馮家咬定那晚是前鋒營老泰派人來接他去的，後來就沒回家。順天府親自去拜訪老泰，問起那晚的事。老泰好不尷尬，支支吾吾的不願多說，後來老羞成怒，大發脾氣，順天府也不敢查了。」說著站起身來，拍拍韋小寶的肩頭，笑道：「兄弟，你是福將。那想到事情會有這麼湊巧，老泰的夫人遲不遲、早不早，偏偏會在這一晚心血來潮，率領娘子軍去攻打甜水井胡同。這一來，甚麼事情都教老泰給擔當了去。」他心中料定，馮錫範定是暗中給韋小寶殺了，這件事自己雖然也擔了些干係，但嫁禍於前鋒營泰都統，卻是大合己意。

他那裏知道，泰都統夫人不遲不早於那時出師，並非湊巧，而是韋小寶算準時刻，派人向她通風報信的。他自然更加不會知道，韋小寶派了親兵，在監斬的蓆棚中搭了複壁，將馮錫範藏於其內。待驗明茅十八正身，牽出蓆棚之時，韋小寶拿出春宮手帕來，引開了多隆的目光，手下親兵立即將茅十八和馮錫範二人掉了包。其時馮錫範昏迷不醒，滿臉是血，衣著打扮和茅十八一模一樣，在法場中低頭而跪，立即斬首，馮茅二人面貌身材雖然有異，卻誰也沒有發覺，劊子手所殺的，其實是馮錫範的頭。

親兵將茅十八抱入緊靠蓆棚的韋大人座車，塞住了他嘴巴，馬不停蹄的送往揚州，過了黃河才跟他說明真相，又送了他三千兩銀子。茅十八死裏逃生，銳氣大挫，又覺韋小寶拚了性命救他，並非不講義氣之人，自也不會再聲張出來了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連日酬酢，也有些膩了，記掛著天地會的兄弟，心想皇帝的手段越來越厲害，自己在公爵府享福，青木堂的眾兄弟可別讓皇帝給一網打盡了，須得商量個計較才是。於是扮作個富家公子模樣，要雙兒扮作了親隨，兩人來到天橋，在人叢中混了半個時辰，便見徐天川背著藥箱，坐在一家小菜館中喝茶。

韋小寶當即走進茶館，在徐天川的座頭上坐了下來，低聲叫道：「徐大哥！」徐天川霍地站起，怒容滿臉，大踏步走了出去。韋小寶一愕，跟了出去，見徐天川儘往僻靜處走去，當下和雙兒遠遠跟隨在後。

徐天川穿過三條胡同，經過兩條小街，來到一條小巷子前，巷口兩株大銀杏樹。他走進巷子，到第五家屋子的大門上打了幾下。板門開處，樊綱迎了出來。他一見到韋小寶，一怔之際，也是怒容滿臉。韋小寶走上前去，笑道：「樊大哥，你好！」樊綱哼了一聲，並不答話。徐天川板起了臉，問道：「韋大人，你是帶了兵馬來捉我們嗎？」

韋小寶忙道：「徐三哥怎……怎麼開這個玩笑？」樊綱快步走到小巷外一張，回進屋來，關上了門。韋小寶和雙兒跟著二人穿過院子，來到大廳，只見李力世、祁清彪、玄貞道人、高彥超、錢老本等一干人都聚在廳上。眾人一見韋小寶，都「啊」的一聲，站起身來。

韋小寶拱手道：「眾位哥哥，大家都好。」玄貞道人怒道：「我們還沒給你害死，總算還不錯！」刷的一聲，拔出了腰間佩劍。韋小寶退了一步，顫聲道：「你……你們為甚麼對我……對我這樣？我又沒做……做甚麼對不起你們的事？」

玄貞道人大聲怒喝：「總舵主給你害死了，風二哥也給你害死了，前幾天你又殺了茅十八！我……我們恨不得抽你的筋，剝你的皮。」韋小寶大急，忙道：「沒……沒有的事，那都是假的。」玄貞搶上一步，左手抓住了他衣襟，厲聲道：「我們正想不出法子來殺你，你……你這小漢奸今日上門送死，真是總舵主在天有靈。」

韋小寶見情勢不對，回過頭來，便想施展「神行百變」功夫，溜之大吉，卻見徐天川和樊綱二人手執兵刃站在身後，只得說道：「大家自己兄弟，何必……何必這樣性急？」玄貞道：「誰跟你這小漢奸稱兄道弟？你這小鬼花言巧語，沒甚麼好聽的。先剖了你的狼心狗肺出來，祭了總舵主和風二哥再說。」左臂一縮，將他拉近身去。韋小寶大叫：「冤枉，冤枉哪！」

雙兒眼見危急，從懷裏取出羅剎短銃，向著屋頂砰的一聲，放了一槍，屋中登時煙霧瀰漫，隨即抓住韋小寶後心，用力一扯。玄貞當年吃過西洋火器的大苦頭，父兄都死於火器之下，一聽到槍聲，心頭大震，韋小寶便給雙兒奪了過去。

雙兒躍向屋角，擋在韋小寶身前，以短銃銃口對著眾人，喝道：「你們講不講理？」

玄貞紅了雙眼，叫道：「大夥兒上，跟他們拚了！」提劍便欲搶上。錢老本伸手拉住，說道：「道長，且慢！」向雙兒道：「你有甚麼道理，說來聽聽。」

雙兒道：「好！」於是將韋小寶如何為了相救陳近南及眾家好漢而出亡、如何給神龍教擄向通吃島、陳近南如何為鄭克塽和馮錫範二人所殺、風際中如何陰謀敗露而給自己轟斃、康熙如何一再命令韋小寶剿滅天地會而他決不奉命、最近又如何法場換人搭救茅十八等情，一一說了。她並非伶牙俐齒之人，說得殊不動聽，但群豪和她相處日久，素知她誠信不欺，又見她隨口說出來，沒絲毫躊躇，種種情由決非頃刻之間捏造得出，韋小寶為了救護眾人而棄官，伯爵府為大炮轟平，眾人原是親歷，再細想風際中的行事，果然一切若合符節，不由得都信了。

玄貞道：「既是這樣，韃子皇帝的聖……聖……他媽的聖旨之中，怎麼又說是韋香主害死了總舵主？」他改口稱為「韋香主」，足見心中已自信了九分。雙兒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就不懂了。」祁清彪道：「這是韃子皇帝的陰謀，要韋香主跟本會一刀兩斷，從今而後，死心塌地做韃子的大官。」

徐天川道：「祁兄弟的話不錯。」還刀入鞘，雙膝一曲，便向韋小寶跪下，說道：「我們一批胡塗蟲魯莽得緊，得罪了韋香主，罪該萬死，甘領責罰。」其餘群豪跟著一起跪下。玄貞連打自己耳光，罵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」

韋小寶和雙兒急忙跪下還禮。韋小寶驚魂方定，說道：「眾位哥哥請起，常言道不知者不罪。一時誤會有甚麼打緊？」群豪站起身來，又一再道歉。韋小寶這時可得意了，手舞足蹈，述說往事。他的敘述自然精采生動，事事驚險百出，但在群豪聽來，卻遠不如雙兒所說的可信。

群豪交頭接耳的低聲商議了一會，李力世道：「韋香主，總舵主不幸為奸人所害。天地會群龍無首，十堂兄弟一直在商議推舉總舵主的事。咱們青木堂兄弟想推你為總舵主。只是怕其餘九堂的兄弟們不服，又或是心有疑忌，大夥兒想請你去立一件大功。」

韋小寶連連搖手，說道：「總舵主我是決計做不來的。」但好奇心起，問道：「卻不知要我立甚麼大功？」李力世道：「三藩之亂已定，台灣又給韃子佔了，北方羅剎人也已給韋香主打退，咱們反清復明的大業，可越來越難了。」韋小寶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是啊。」心中卻道：「既然很難，大家就偷偷懶，不幹反清復明了罷。」

李力世道：「韃子皇帝年紀雖輕，卻是十分精明能幹，又會收羅人心。天下百姓對前朝已漸漸淡忘。再這般拖得幾年，只怕韃子的江山就坐穩了。」韋小寶又嘆了口氣，道：「是啊。」心道：「小玄子坐穩江山，也沒甚麼不好啊。」李力世道：「韋香主很得皇帝寵信，大夥兒想請你定個計策，帶著眾兄弟混進宮去，刺死韃子皇帝。」

韋小寶大驚，顫聲道：「這……這件事可辦不到。」樊綱道：「請問韋香主，不知道中間有甚麼為難？」韋小寶道：「皇宮裏的侍衛多得很，又有驍騎營、前鋒營、護軍營、火器營、健銳營、虎槍營等等保駕，乖乖不得了。單是侍衛，就有御前侍衛、乾清門侍衛、三旗侍衛。當日神拳無敵歸辛樹老爺子這等英雄了得，尚且失手斃命，何況是我？要行刺皇上，那可是難上加難。」

群豪聽他一口拒絕，已是不悅，又聽他口稱「皇上」，奴氣十足，更是人人臉有怒色。

樊綱向眾兄弟瞧了一眼，對韋小寶道：「韋香主，行刺韃子皇帝當然極難，然而由你主持大局，卻也不是絕無成功的指望。我們兄弟進得宮去，那是沒一人想活著出來的了，卻無論如何要保得韋香主平安。你曾為本會立了不少大功，本會十數萬兄弟之中，實在沒一人及得上你。天地會和韃子不共戴天。今後反清復明的重擔子，全仗韋香主挑起。」

韋小寶搖頭道：「這件事我是決計不幹的。皇上要我滅了天地會，我不肯幹，那是講義氣。你們要我去刺殺皇帝，我也不幹，那也是講義氣。」

玄貞怒道：「你是漢人，卻去跟韃子皇帝講義氣，那不是……不是漢……」他本想罵出「漢奸」兩字來，終於強行忍住。樊綱道：「這件事十分重大。韋香主難以即刻答應，那也是情理之常。請你仔細想想，再吩咐大夥兒罷。」

韋小寶忙道：「好，好。我去仔細想想，我去仔細想想。」

徐天川見他毫無誠意，說道：「只盼韋香主不可忘了故總舵主的遺志，不可忘了亡國的慘禍，凡我漢人，決不能做韃子的奴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對。那是不能忘的。」群豪知他言不由衷，均各默然。

韋小寶瞧瞧這個，望望那個，笑道：「眾位哥哥怎麼不說話了？」群豪仍是均不作聲。韋小寶甚感沒趣，猶似芒刺在背，說道：「那麼今天咱們暫且分手，待我回去仔細想想，再跟眾位大哥商量。」說著站起身來。群豪送到巷口，恭恭敬敬的行禮而別。

# 第五十回 鶚立雲端原矯矯 鴻飛天外又冥冥

韋小寶回到府中，坐在廂房裏發悶。到得午後，宮裏宣出旨來，皇上傳見。

韋小寶來到上書房叩見。康熙問道：「馮錫範忽然失了蹤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韋小寶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怎麼問起我來？」說道：「回皇上：馮錫範失蹤的那天晚上，奴才一直跟多總管和御前侍衛們在一起玩兒，後來聽說前鋒營泰都統把馮錫範找了去，不知怎的，這馮錫範就沒了影子。這些台灣降人鬼鬼祟祟的，行事古怪得很，別要暗中在圖謀不軌，奴才去仔細查查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好，這馮錫範的下落，就責成你去查問清楚，尅日回報。我答應過台灣降人，維護他們周全。這人忽然不明不白的失了蹤，倘若沒個交代，可教我失信於天下了。」韋小寶額頭汗珠滲出，心想：「皇上這話好重，難道他知道是我殺了馮錫範？」只得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康熙又問：「今兒早你去銀杏胡同，可好玩嗎？」

韋小寶一怔，道：「銀杏胡同？」隨即想起，天地會群豪落腳的巷子口頭，有兩株大銀杏樹，看來這條巷子就叫銀杏胡同，皇帝連胡同的名字也知道了，還有甚麼可隱瞞的？這一下更是全身冷汗，雙腿酸軟，當即跪倒，磕頭道：「皇上明見萬里。總而言之，奴才對你是一片忠心。」

康熙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這些反賊逼你來害我，你說甚麼也不肯答應，你跟我很講義氣，可是……可是小桂子，你一生一世，就始終這樣腳踏兩頭船嗎？」

韋小寶連連磕頭，說道：「皇上明鑒：那天地會的總舵主，奴才是決計不幹的。皇上放一百二十個心。」

康熙又嘆了一口氣，抬起頭來，出神半晌，緩緩的道：「我做中國皇帝，雖然說不上甚麼堯舜禹湯，可是愛惜百姓，勵精圖治，明朝的皇帝中，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？現下三藩已平，台灣已取，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，從此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樂業。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，難道百姓們在姓朱的皇帝治下，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？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這個我就不知道了。」說道：「奴才聽打鳳陽花鼓的人唱歌兒，說甚麼『自從出了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大戶人家賣田地，小戶人家賣兒郎。』現下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皇上鳥生魚湯，朱皇帝跟您差了十萬八千里，拍馬也追不上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起來罷。」站起身來，在書房裏走來走去，說道：「父皇是滿洲人，我親生母后孝康皇后是漢軍旗人，我有一半是漢人。我對天下百姓一視同仁，決沒絲毫虧待了漢人，為甚麼他們這樣恨我，非殺了我不可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反賊大逆不道，胡塗得緊，皇上不用把他們放在心上。」

康熙搖了搖頭，臉上忽有淒涼寂寞之意，過了好一會，說道：「滿洲人有好有壞，漢人也有好有壞。世上的壞人多得很，殺是殺不盡的，要感化他們走上正途，我也沒這麼大的本事。唉，做皇帝嘛，那也難得很。」向韋小寶凝視半晌，道：「你去罷！」

※※※

韋小寶磕頭辭出，只覺全身涼颼颼地，原來剛才嚇得全身是汗，內衣內褲都浸濕了，出得宮門，才吁了一口長氣，尋思：「天地會的兄弟中又混進了奸細。殺了一個風際中，另外又出了一個。否則的話，他們要我來行刺皇上，他又怎會知道？可不知是誰做奸細？」回到府中，坐下細細思索，尋不到半點端倪。

又想：「皇上責成我查明馮錫範的下落，瞧皇上的神氣，是懷疑我做的手腳，只不過不大拿得準。這件事又怎生搪塞過去？剛才雙兒在銀杏胡同說到我法場換子，相救茅大哥，幸好我事先沒跟她說是用馮錫範換的，否則這老實丫頭必定順口說了出來，那奸細去稟報了皇上，我這一等鹿鼎公如不降十七廿八級，我可真不姓韋了。」

東想西想，甚感煩惱。又覺以前進宮，和康熙說說笑笑，兩個兒都開心得很，現下大家年紀長大了，皇上威嚴日甚，自己許多胡說八道的話，嚇得再也說不出口，這個撫遠大將軍、一等鹿鼎公的大官，做來也沒甚麼趣味，倒不如小時候在麗春院做小廝來得逍遙快活。

心道：「天地會眾兄弟逼我行刺皇上，皇上逼我去剿滅天地會。皇上說道：『小桂子，你一生一世，就始終這樣腳踏兩頭船麼？』他奶奶的，老子不幹了！甚麼都不幹了！」心中一出現「老子不幹了」這五個字，突然之間，感到說不出的輕鬆自在，從懷裏摸出骰子，向桌上一把擲了出去，嘴裏喝道：「要是不幹的好，擲一個滿堂紅！」四粒骰子滾將出去，三粒紅色朝天，第四粒卻是六點，黑得不能再黑。他擲骰之時，本已做了手腳，仍是沒擲成。他罵了一句：「他媽的！」拿起骰子又擲，直到第八把上，這才擲成四粒全紅，欣然說道：「原來老天爺要我給皇上幹七件大事，這才不幹。」

心想：「七件大事早已幹過了。殺鰲拜是第一件，救老皇爺是第二件，五台山擋在皇上身前救駕是第三件，救太后是第四件，第五件大事是聯絡蒙古、西藏，第六件破神龍教，第七件捉吳應熊，第八件舉薦張勇、趙良棟他們破吳三桂，第九件攻克雅克薩……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小事不算，大事剛好七件，不多不少。」這時也懶得去計算那七件才算是大事，總而言之：「老子不幹了！」

「一不做官，二不造反，那麼老子去幹甚麼？」想來想去，還是回揚州最開心。

一想到回揚州，不由得心花怒放，大叫一聲：「來人哪！」吩咐親兵取來酒菜，自斟自飲，盤算該當如何，方無後患，要康熙既不會派人來抓，天地會又不會硬逼自己一同造反。要公主陪著自己去揚州花天酒地，她一定不幹，不過要去揚州開妓院，只怕蘇荃、阿珂、方怡、沐劍屏、曾柔她們也不肯答應。「好，咱們走一步，算一步，老子幾百萬兩銀子的家產，不開妓院也餓不死我，只是沒這麼好玩罷了。」

當晚府中家宴，七位夫人見他笑瞇瞇的興致極高，談笑風生，一反近日來愁眉不展的情狀，都問：「甚麼事這樣開心？」韋小寶微笑道：「天機不可洩漏。」公主問：「皇帝哥哥升了你的官嗎？」曾柔問：「賭錢大贏了？」雙兒問：「天地會的事沒麻煩了嗎？」阿珂道：「呸，這傢伙定是又看中了誰家姑娘，想娶來做第八房夫人。」韋小寶只是搖頭。

眾夫人問得緊了，韋小寶說道：「我本來不想說的，你們一定要問，只好說了出來。」七位夫人停箸傾聽。韋小寶正色道：「我做了大官，封了公爵，一字不識，實在太也不成樣子。打從明兒起，我要讀書做文章，考狀元做翰林了。」

七位夫人面面相覷，跟著鬨堂大笑。大家知道這位夫君殺人放火、偷搶拐騙，甚麼事都幹，天下唯一有一件事是決計不幹的，那就是讀書識字。

※※※

次日一早，順天府來拜，說道奉到上官諭示，得悉皇上委派韋公爺查究忠誠伯馮錫範失蹤一事，特地前來侍候，聽取進止。

韋小寶皺起眉頭，問道：「你順天府衙門捕快公差很多，這些天來查到了甚麼線索？」

那知府道：「回公爺：馮伯爵失蹤，事情十分蹺蹊，卑職連日督率捕快，明查暗訪，沒得到絲毫線索，實在著急得不得了。今日得知皇上特旨，欽命韋公爺主持，卑職可比連升三級還要高興。韋公爺是本朝第一位英明能幹大臣，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不論多麼棘手的大事一到公爺手裏，立刻迎刃而解。卑職得能侍候公爺辦這件案子，那真是祖宗積德。卑職衙門裏人人額手稱慶，都說這下子可好了，我們大樹底下好遮蔭。韋公爺出馬，連羅剎鬼子也給打得落荒而逃，還怕查不到馮伯爺的下落麼？」

韋小寶聽這知府諛詞潮湧，說得十分好聽，其實卻是將責任都推到了自己肩頭，心想：「那馮錫範的屍首不知藏在那裏，今晚可得用化屍粉化了，別讓把柄落在人家手裏。只要沒證據，誰也賴不到我頭上。其實這屍首早該化了，這幾天太忙，沒想到這件事。但皇上面前又怎生交代？皇上交下來的差使，我小桂子不是吹牛，可從來沒有一件不能交差的。」

那知府又道：「忠誠伯夫人天天派人到卑職衙門來，坐在衙門裏不走，等著要人。卑職當真難以應付。昨天馮府裏又來報案，說伯爺的一名小妾叫甚麼蘭香的，跟著一名馬伕逃走了，捲去了不少金銀首飾。倘若忠誠伯再不現身，只怕家裏的妾侍婢僕，要走得一個也不剩了。」

韋小寶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馮錫範不知躲在那裏風流快活，你多派人手，到各處窯子裏查查。他吃喝嫖賭的不回家，小老婆跟人逃走了，也算活該。」那知府道：「是，是。按理說，馮伯爺倘若在花街柳巷玩耍，這許多日子下來，也該回去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也難說得很。馮錫範這傢伙是個老色鬼，可不像老兄這麼正人君子，逛窯子只逛這麼一天半晚。」那知府忙陪笑道：「卑職不敢，卑職不敢。」

正在這時，忠誠伯馮夫人差了他兄弟送了八色禮物來，說要向韋公爺磕頭，多謝韋公爺出力查案。韋小寶吩咐擋駕不見，禮物也不收。

親兵回報：「回大人：馮家的來人好生無禮，臨去時不住冷笑，說甚麼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；又說皇上已知道了這件事，終究會水落石出，旁人別想隻手遮天，瞞過了聖明天子。回大人：這人膽敢到咱們門口撒野，小的當時就想給他幾個耳括子。」當日法場換人，這名親兵也曾參與其事，聽得馮府來人說話厲害，似乎已猜到了內情，不由得心中發毛。

韋小寶做賊心虛，不由得臉色微變，心想：「這般鬧下去，只怕西洋鏡非拆穿不可。你奶奶，馮錫範自己也給老子殺了，難道老子還怕你一個死鬼的老婆？」

突然間想到了一個主意，登時笑容滿面，向那知府道：「貴府不忙走，你在這裏等一會兒。」回入內堂，叫來親兵隊長，吩咐如此如此。那隊長應命而去。

韋小寶回到大廳，說道：「皇上差我辦這件事，咱們做奴才的，自當盡心竭力，報答聖主。咱們這就到馮家去踏勘踏勘。」那知府一愕，心想：「忠誠伯失蹤，他家裏有甚麼好踏勘的？」口中連聲答應。韋小寶道：「這樁案子十分棘手，咱們把馮家的大小人等一個個仔細盤問，說不定會有些眉目。」那知府道：「是，公爺所見極是。卑職愚蠢得緊，始終見不及此。」

其實以他小小一個知府，又怎敢去忠誠伯府詳加查問？同時順天府衙門中自上至下，人人都知馮錫範是撫遠大將軍韋公爺的死對頭，此人失蹤，十之八九是韋公爺派人害死了。韋公爺是當朝第一大紅人，手掌兵權印把子，那一個膽邊生毛，敢去老虎頭上拍蒼蠅？辦理這件案子，誰也不會認真，只盼能拖延日子，最後不了了之。這時那知府心想：「韋公爺害死了馮伯爵，還要去為難他的家人。那馮夫人也真太不識相，派人上門來胡說八道，也難怪韋公爺生氣。」

韋小寶會同順天府知府，坐了八人大轎，來到忠誠伯府，只見數百名親兵早已四下團團圍住。進入府中，親兵隊長上前稟道：「回大人：馮家家人男女一共七十九口，都在西廳侍候大人問話。」韋小寶點點頭。那隊長又道：「回大人：公堂設在東廳。」

韋小寶來到東廳，見審堂的公案已經擺好，於是居中坐下，要知府在下首坐著相陪。

親兵帶了一個年輕女子過來，約莫二十三四歲年紀，生得姿首不惡，嬝嬝娜娜的在公堂前跪下。韋小寶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那女子道：「賤妾是伯爵大人的第五房小妾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請起，請起，你向我跪下可不敢當。」那女子遲疑不敢起身。韋小寶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你不起來，我可要向你下跪了。」那女子嫣然一笑，站了起來。韋小寶這才坐下。

那知府心想：「韋公爺對馮家的人倒不兇惡，只不過色迷迷的太不莊重。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女子道：「我叫菊芳。」韋小寶鼻子嗅了幾下，笑道：「好名字！怪不得你一進來，這裏就是一股菊花香。」菊芳又是一笑，嬌聲道：「公爺取笑了。」韋小寶搖頭擺腦的向她瞧了半晌，問道：「聽說貴府逃走了一個姨娘？」菊芳道：「是啊。她叫蘭香。哼，這賤人好不要臉。」韋小寶道：「老公忽然不見了，跟了第二個男人，嗯，倒也情有可原，未可……未可……」轉頭問知府道：「未可甚麼非哪？」那知府道：「回公爺：是未可厚非。」

韋小寶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對了，未可厚非。菊芳姊姊，你怎麼又不逃啊？」知府聽了，登時蹙起眉頭，心想：「這可越來越不成話了，怎麼把『姊姊』二字都叫了出來？」

菊芳低下頭去，卻向韋小寶拋了個媚眼。

韋小寶大樂，宛然是逛窯子的風光，笑問：「你會不會唱『十……』」話到口邊，總算縮得快，轉頭吩咐親兵：「賞這位菊芳姑娘二十兩銀子。」幾名親兵齊聲答應，叫道：「大人有賞。謝賞！」菊芳盈盈萬福，媚聲道：「多謝大爺！」原來她本是堂子裏妓女出身，人家一賞錢，她習慣成自然，把「公爺」叫成了「大爺」。

韋小寶逐一叫了馮家的家人來盤問，都是女的，年輕貌美的胡調一番，老醜的則罵上一頓，說她們沒好好侍候伯爵，以致他出門去風流快活，不肯回家。

問得小半個時辰，親兵隊長走進廳來，往韋小寶身後一站。韋小寶又胡亂問了兩個人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咱們去各處瞧瞧。」帶著知府、順天府的文案、捕快頭目、親兵，一間間廳堂、房間查將過去。

查到第三進西偏房裏，眾親兵照例翻箱倒籠的搜查。一名親兵突然「啊」的一聲，從箱子底下摸出一柄刀來，刀上有不少乾了的血漬。他一膝半跪，雙手舉刀，說道：「回大人：查到兇器一把。」

韋小寶嗯了一聲，道：「再查。」對知府道：「老兄你瞧瞧，刀上的是不是血漬？」知府接過刀來，湊近嗅了嗅，果然隱隱有血腥氣，說道：「回公爺：好像是血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刀的刀頭上有個洞，那是甚麼刀啊？」順天府的一名文案仔細看了一會，道：「回公爺：這是切草料的鍘刀，是馬廄裏用的。」韋小寶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親兵隊長吩咐下屬，去挑一擔水來，潑在地下。韋小寶問道：「這幹甚麼？」那隊長道：「回大人：倘若甚麼地方掘動過，泥土不實，便會很快滲水進去。」話猶未了，床底下的水迅速滲入土中。眾親兵齊聲歡呼，抬開床來，拿了鶴嘴鋤和鐵鏟掘土，片刻之間，掘了一具屍首出來。

那具屍首並無腦袋，已然腐臭，顯是死去多日，身上穿的是伯爵公服，那知府一見，便叫了起來：「這……這是馮爵爺！」

韋小寶問道：「是馮錫範麼？你怎麼認得？」那知府道：「是，是。須得找到了腦袋，方能定案。」轉身問身邊的捕快頭目：「這是甚麼人住的屋子？」

那頭目道：「小人立刻去問。」去西廳叫了一名馮家人來一問，原來這房本是逃走的蘭香所在。那捕快頭目道：「啟稟公爺，啟稟府台大人：兇刀是馬廄中切草料的鍘刀，拐帶蘭香捲逃的是本府的馬伕邢四，待小人去馬廄查查。」

眾人到馬廄中去一搜，果然在馬槽之下的土中掘出了一個人頭。請了馮夫人來認屍，確是馮錫範無疑。當下仵作驗定：馮錫範為人刀傷、身首異處而死。

這時馮府家人都從西廳中放了出來，府中哭聲震天，人人痛罵邢四和蘭香狠心害主。消息傳了出去，不到大半日，北京城裏到處已說得沸沸揚揚。

那知府又是慚愧，又是感激，心想若不是韋公爺迅速破案，只怕自己的前程大大有礙，沒口的稱謝之餘，一面行下海捕公文，捉拿「戕主逃亡」的邢四和蘭香，一面申報上司。

只有那捕快頭兒心中犯疑，見屍身斷頸處切得整齊，似是快刀所斷，不像是用切草料的鍘刀切的，又見藏屍和藏頭處的泥土甚為新鮮，顯是剛才翻動過的，不是已埋了十多天的模樣。但韋公爺給他破了一件大案，上頭犒賞豐厚，馮府又給了他不少銀子，要他儘快結案，別讓馮府親人到衙門裏出醜露乖，他便有天大的疑心，又怎敢吐露半句？只是自個兒尋思：「在馮府查案之時，韋公爺的親兵把守各處，誰也不許走動，他們要移屍栽證，那是容易之極。別說要在地下埋一具屍首，就是埋上百兒八十的，那也不是難事。」

韋小寶拿了順天府知府的公文去見康熙，稟報破案的詳情。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小桂子，你破案的本事不小，人家都讚你是包龍圖轉世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是托了皇上的洪福，奴才碰巧破獲而已。」康熙哼了一聲，向他瞪了一眼，冷冷的道：「移花接木的事，跟我的洪福可拉不上干係。」

韋小寶嚇了一跳，心想：「皇上怎麼又知道了？」一轉念間，立即明白：「我的親兵隊裏，皇上當然也派下了密探。」正不知如何回答才是，康熙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這樣了結，那也很好，也免了外邊的物議。只不過你這般大膽妄為，我可真拿你沒法子了。」

韋小寶心中一寬，知道皇帝又饒了自己這一遭，當即跪下連連磕頭。

康熙道：「方今四海昇平，兵革不興，你這撫遠大將軍的銜頭，可以去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知道這是皇帝懲罰自己的胡鬧，又道：「奴才這一等鹿鼎公，也可以降一降級。」康熙道：「好，就降為二等公罷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胡鬧得緊，心中不安，請皇上降為三等的好了。」

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他媽的，你居然會心中不安，日頭從西方出了。」

韋小寶聽得「他媽的」三字一出口，知道皇帝怒氣已消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奴才良心雖然不多，有總是還是有的。」

康熙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就是瞧在你還有點兒良心的份上，否則的話，我早已砍下你的腦袋，去埋在你夫人阿珂、雙兒的床底下了。」韋小寶急道：「這個萬萬不可。」康熙問道：「有甚麼不可？」韋小寶道：「阿珂和雙兒，那是決計不會跟了馬伕逃走的。」

康熙笑道：「不跟馬伕逃走，便跟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便即住口，心想再說下去，未免輕薄無聊，何況韋小寶雖然無法無天，終究對自己忠心，君臣之間說笑則可，卻不能出言侮辱。一時難以轉口，便不去理他，低頭翻閱案頭的奏章。

韋小寶垂手在旁侍候，只見康熙眉頭微蹙，深有憂色，心想：「皇上也時時不快活。皇帝雖然威風厲害，當真做上了，也不見得有甚麼好玩。」

康熙翻閱了一會奏章，抬起頭來，嘆了口長氣。韋小寶道：「皇上有甚麼事情，差奴才去辦罷。奴才將功贖罪，報主龍恩。」康熙道：「這一件事，就不能差你了。施琅上奏，說道台灣颱風為災，平地水深四尺，百姓房屋損壞，家破人亡，災情很重。」

韋小寶見他說話時淚光瑩然，心想咱們從小是好朋友，不能不幫他一個忙，說道：「奴才倒有個法子。」康熙道：「甚麼法子？」韋小寶道：「不瞞皇上說，奴才在台灣做官的時候，發了一筆小財，最近又向一個台灣財主討得一批舊債。奴才雙手捧著皇上恩賜的破後翻新金飯碗，這一輩子是不會餓飯的了，錢多了也沒用，不如獻了出來，請皇上去撫恤台灣的災民罷。」

康熙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受災人數很多，你這筆小財，也不管甚麼用。我即刻下旨，宮裏裁減宮女太監，減衣減膳，讓內務府籌劃籌劃，省他四五十萬兩銀子去救濟災民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奴才罪該萬死，真正乖乖不得了。」康熙問道：「甚麼？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做官貪污，在台灣貪了一百萬兩銀子。最近這筆債，是向鄭克塽討還的，又有一百萬兩……」康熙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有這麼多？」韋小寶輕輕打了自己一個嘴巴，罵道：「小桂子該死！」

康熙卻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要錢的本事可高明得很哪，我一點兒也不知道。」

韋小寶又道：「小桂子該死！」臉上卻有得色，心道：「做官的人伸手拿錢，怎能讓你做皇帝的知道？你在我手下人之中派了探子，只能查到我敢不敢造反。你妹夫右手收錢，左手入袋，連你大妹子也不知道，你這大舅子就萬萬查不到了。」他嘴裏自稱「奴才」，心中卻自居「妹夫」。

康熙沉吟半晌，道：「你這番忠君愛民之心，倒也難得。這樣罷，你捐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出來，我再省五十萬兩，咱君臣湊乎湊乎，弄個二百萬兩。台灣災民約有一萬幾千戶，每家分得一百多兩，那也豐裕得很了。」

韋小寶一時衝動，慷慨捐輸，心中正感肉痛，已在後悔，聽得康熙給他省了五十萬兩，登時大喜，忙道：「是，是。皇上愛民如子，老天爺保祐皇上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」

康熙為了台灣災重，這半天來一直心中難受，這時憑空得了這一大筆錢，甚是高興，微微笑道：「也保祐你升官發財，多福多壽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多謝萬歲爺金口。奴才升官發財，多福多壽，全憑皇上恩賜。再說，奴才這兩筆錢，本來都是台灣人的，還給了台灣百姓，也不過是完璧歸……歸台而已。」康熙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完璧歸趙的成語，他媽的給你改成了完璧歸台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完璧歸趙，奴才一時想不起這個『趙』字來。趙錢孫李，周吳陳王。百家姓上姓趙的排名第一，難怪他們這麼發達，原來完璧甚麼的，都歸了他趙家的。」

康熙更是好笑，心想此人「不學有術」，也教不了他許多，笑道：「很是，很是。有句成語，叫做『韋編三絕』，說你韋家的人讀書用功，學問很好。你們姓韋的，可也了不起得很哪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奴才的學問可差勁得很了，對不起姓韋的老祖宗。」（按：「韋編三絕」中的「韋」字，是指穿連竹簡的皮條，康熙故意歪解，拿來跟韋小寶開玩笑。）

康熙道：「這次去台灣賑災的事……」本想順理成章，就派了他去，轉念一想：「此人捐了這大筆銀子出來，不過跟我講義氣，未必真有甚麼愛民之心，只怕一出宮門，立刻就後悔了。他到台灣，散發了二百萬兩銀子賑災，多半要收回本錢，以免損失，說不定還要加一加二，作為利息。」他是韋小寶的知己，當即改口道：「……很容易辦，不用你親自去。小桂子，你的一等鹿鼎公，也不用降級了。咱們外甥點燈籠，照舊罷。」

韋小寶跪下謝恩，磕過了頭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奴才捐這點銀子，不過是完璧歸……歸趙錢孫李，皇上就當是功勞。皇上減膳減衣，那是真正省出來的，才叫不容易呢。」

康熙搖頭道：「不對。我宮裏的一切使用，每一兩銀子都是來自天下百姓。百姓供養我錦衣玉食。我君臨萬民，就當盡心竭力，為百姓辦事。你食君之祿，當忠君之事。我食民之祿，就當忠民之事。古書上說：『四海困窮，則天祿永終。』如果百姓窮困，那就是皇帝不好，上天震怒，我這皇帝也做不成了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那是決計不會的，萬萬不會的。」

康熙道：「你做大臣，出於我的恩典。我做皇帝，出於上天的恩典。你辦事不忠，我砍你的腦袋。我不做好皇帝，上天也會另外換一個人來做。『尚書』有云：『皇天后土，改厥元子。』『元子』就是皇帝，皇帝做不好，上天會攆了他的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你叫做小玄子，原來玄子就是皇帝。」康熙道：「這個『玄』字，跟那個『元』字不同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心想：「圓子湯糰，都差不多。」反正他甚麼『元』字『玄』字都不識，也不用費神分辨了。

康熙從桌上拿起一本書來，說道：「浙江巡撫進呈了一本書，叫做『明夷待訪錄』，是一個浙江人黃黎洲新近做的。浙江巡撫奏稱書中有很多大逆不道的言語，要嚴加查辦。我剛才看了這書，卻覺得很有道理，已批示浙江巡撫不必多事。」說著翻開書來，說道：「他書中說，為君乃以『一人奉天下』，非為『天下奉一人』，這意思說得很好。他又說：『天子所是未必是，天子所非未必非。』這也很對。人孰無過？天子也是人，那有一做了皇帝，就『甚麼都是對、永遠不會錯』之理？」康熙說了一會，見韋小寶雖然連聲稱是，臉上卻盡是迷惘之色，不由得啞然失笑，心想：「我跟這小流氓說大道理，他那裏理會得？再說下去，只怕他要呵欠連連了。」於是左手一揮，道：「你去罷。」右手仍拿著那本書，口中誦讀：「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，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，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，亦無不可。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。以我之大私，為天下之公。始而慚焉，久而安焉，視天下為莫大產業，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。」

韋小寶聽得莫名其妙，但皇帝正在讀書，又連連讚好，豈可不侍候捧場？見康熙放下書來，便問：「皇上，不知這書裏說的是甚麼？有甚麼好？」

康熙道：「他說做皇帝的人，叫天下的人不可自私，不可自利，只有他皇帝一人可以自私自利，而他皇帝的大私，卻居然說是天下的大公。這做皇帝的起初心中也覺不對，有些兒慚愧，到得後來，習慣成自然，竟以為自己很對，旁人都錯了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人說的是壞皇帝，像皇上這樣鳥生魚湯，他說的就不對了。」康熙道：「嘿嘿！做皇帝的，人人都自以為是鳥生魚湯，那一個是自認桀紂昏君的？何況每個昏君身邊，一定有許多歌功頌德的無恥大臣，把昏君都捧成了鳥生魚湯。」韋小寶笑道：「幸虧皇上是貨真價實、劃一不二的鳥生魚湯，否則的話，奴才可成了無恥大臣啦。」

康熙左足在地下一頓，笑道：「你有恥得很，滾你的蛋罷！」

韋小寶道：「皇上，奴才向你求個恩典，請皇上准奴才的假，回揚州去瞧瞧我娘。」

康熙微笑道：「你有這番孝心，那是應該的。再說，『富貴不歸故鄉，如錦衣夜行。』原該回去風光風光才是。你早去早回，把娘接到北京來住罷。我吩咐人寫旨，給你娘一品太夫人的誥封。你死了的老子叫甚麼名字，去呈報了吏部，一併追贈官職。這件事上次你回揚州，就該辦了，剛好碰到吳三桂造反，耽擱了下來。」他想韋小寶多半不知他父親的名字如何寫法，這時也不必查問。康熙雖然英明，這件事卻還是只知其一、不知其二，韋小寶固然不知父親的名字如何寫法，其實連父親是誰也不知道。

韋小寶謝了恩，出得宮門，回去府中取了一百五十萬兩銀票，到戶部銀庫繳納；去兵部繳了「撫遠大將軍」的兵符印信；又請蘇荃替自己父親取了個名字，連祖宗三代，一併由小老婆取名，繕寫清楚，交了給吏部專管封贈、襲蔭、土司嗣職事務的「驗封司」郎中。

諸事辦妥，收拾起行。韋小寶在朝中人緣既好，又是聖眷方隆，王公大臣送行宴會，自有種種熱鬧。他臨行時想起一百五十萬兩銀子捐得肉痛，又派親兵去向鄭克塽討了一萬多兩銀子的『舊欠』，這才出京。

※※※

從旱路到了通州，轉車換船，自運河向南，經天津、臨清、渡黃河、經濟寧。這一日將到淮陰，官船泊在泗陽集過夜。

韋小寶在舟中和七個夫人用過晚膳後坐著閒談。蘇荃說道：「小寶，明兒咱們就到淮陰了。古時候有一個人，爵封淮陰侯……」韋小寶道：「嗯，他的官沒我大。」蘇荃微笑道：「那倒不然。他封過王，封的是齊王。後來皇帝怕他造反，削了他的王爵，改封為淮陰侯。這人姓韓名信，大大的有名。」韋小寶一拍大腿，道：「那我知道了『蕭何月下追韓信』、『十面埋伏，霸王別虞姬』，那些戲文裏都是有的。」蘇荃道：「正是。這人本事很大，功勞也很大，連楚霸王那樣的英雄，都敗在他手裏。只可惜下場不好，給皇帝和皇后殺了。」韋小寶嘆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皇帝為甚麼殺他？他要造反嗎？」蘇荃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他沒造反。皇帝忌他本事了得，生怕他造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幸虧我本事起碼得緊，皇上甚麼都強過我的，因此不會忌我。我只有一件事強過皇上，除此之外，甚麼都是萬萬不及。」

阿珂問道：「你那一件事強過皇帝了？」韋小寶道：「我有七個如花似玉的夫人，天下再也找不出第八個這樣美貌的女子來。皇上洪福齊天，我韋小寶是艷福齊天。咱君臣二人各齊各的，各有所齊。」他厚了臉皮胡吹，七個夫人笑聲不絕。

方怡笑道：「皇帝是洪福齊天，你是齊天大聖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對，我是水簾洞裏的美猴王，率領一批猴婆子、猴子猴孫，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。」

正說笑間，艙外家人朗聲說道：「啟稟公爺，有客人求見。」丫鬟拿進四張拜帖。蘇荃接過來看了，輕聲道：「客人是顧炎武、查繼佐、黃黎洲、呂留良四位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顧先生他們，那是非見不可的。」吩咐家丁，接待客人在大船船艙中奉茶，當即換了衣衫，過去相見。

顧、查、黃三人當年在揚州為吳之榮所捕，險些性命不保，幸得韋小寶相救。那呂留良卻是初會，他身後跟著兩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，是呂留良的兒子呂葆中、呂毅中。行禮相見後，分賓主坐下，呂葆中、呂毅中站在父親的背後。

顧炎武低聲道：「韋香主，我們幾個這次前來拜訪，有一件大事相商。泗陽集上耳目眾多，言談不便。可否請你吩咐將座舟駛出數里，泊於僻靜無人之處，然後再談？」

顧炎武當年在河間府殺龜大會之中，曾被推為各路英雄的總軍師，在江湖上聲譽甚隆，韋小寶對他一向佩服，當即答應，回去向蘇荃等人說了。

蘇荃道：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我們的座船跟著一起去，有甚麼事情，也好有個接應。」

韋小寶想到要跟著顧炎武等到「僻靜無人之處」，心下本有些惴惴，有七個夫人隨後保駕，就穩妥得多了，連聲叫好，吩咐船夫將兩艘船向南駛去，說是要在運河中風景清雅的所在飲酒賞月，韋公爺雅興來時，說不定要做幾首好詩，其餘從舟仍泊在泗陽集等候。

韋小寶回到大船中陪客。兩舟南航七八里，眼見兩岸平野空闊，皓月在天，四望無人，韋小寶吩咐下錨停泊，叫大船上的舟子和侍從都到後舟中去，以免礙了韋公爺和六位才子的詩興。

待舟中更無旁人，顧炎武等這才又再申謝當年相救的大德。韋小寶謙遜一番，跟著說起吳六奇和陳近南先後遭害的經過，眾人相對唏噓不已。

顧炎武道：「江湖上流言紛紛，都說韋香主貪圖富貴，戕師求榮。黃兄、查兄、和兄弟幾人，卻知決計不確。想我們三人和韋香主素不相識，韋香主竟肯干冒奇險，殺了吳之榮那廝，救得我們性命，以這般義薄雲天的性情，怎能去殺害恩師？」

查繼佐道：「我們聽江湖上朋友說起此事的時候，總是竭力為韋香主分辯。他們卻說，韃子皇帝聖旨中都這樣說，難道還有假的？可是韋香主身在曹營心在漢，種種作為也不能跟外人明言。自來英雄豪傑，均須任勞任怨。以周公大聖大賢，尚有管蔡之流言，何況旁人？因此韋香主也不必放在心上。」韋小寶聽不懂他說甚麼周公管蔡，只有唯唯諾諾。

呂留良道：「韋香主苦心孤詣，謀幹大事，原也不必在這時求天下人諒解。只要最後做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出來，大家自會明白先前是錯怪了你。」

韋小寶心想：「我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做出來？啊喲，不好，他們又是來勸我行刺皇上，怎麼跟他們來個推三阻四、推五阻六才好？我得先把門兒給閂上了。」說道：「兄弟本事是沒有的，學問更加沒有，做出事來，總是兩面不討好。兄弟灰心得很，這次是告老還鄉，以後是甚麼事都不幹了。」

呂毅中見他年紀比自己還小著幾歲，居然說甚麼「告老還鄉」，忍不住嗤的一聲，笑了出來。顧炎武等也都覺好笑，相顧莞爾。

黃黎洲微笑道：「韋香主英雄年少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無知之徒的一時誤會，那也不必計較。」韋小寶道：「這個較是要計一計的。黃先生，你做了一部好書，叫做……叫做明……明甚麼甚麼花花綠綠的？」黃黎洲大為奇怪：「這人目不識丁，怎會知道我這部書？」說道：「是『明夷待訪錄』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你這部書中，有很多話痛罵皇帝的，是不是？」

黃黎洲等都吃了一驚，均想：「連這人都知道了，只怕又是一場大大的文字獄。」

顧炎武道：「也不是罵皇帝。黃兄這部著作見解精闢，說明為君之道，該當如何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是啊。皇上這些日子中天天讀黃先生這部書，不住讚你做得好，括括叫，說不定要請你去做狀元，做宰相。」黃黎洲道：「韋香主取笑了，那有此事？」韋小寶於是將康熙如何大讚「明夷待訪錄」一事說了，眾人這才放心。黃黎洲道：「原來韃子皇帝倒也能分辨是非。」

韋小寶乘機說道：「是啊。小皇帝說，他雖然不是鳥生魚湯，但跟明朝那些皇帝比較，也不見得差勁了。說不定還好些。他做皇帝，天下百姓的日子，就過得比明朝的時候好。兄弟沒學問，沒見識，也不知道他的話對不對。」

顧查黃呂四人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想起了明朝各朝的皇帝，自開國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的皇帝崇禎，若不是殘忍暴虐，便是昏庸胡塗，有哪一個及得上康熙？他四人是當代大儒，熟知史事，不願抹煞了良心說話，不由得都默默點頭。

韋小寶道：「所以啊。皇帝是好的，天地會眾兄弟也是好的。皇帝要我去滅了天地會，我決計不幹。天地會眾兄弟要我去行刺皇帝，我也決計不幹。結果兩邊都怪我，兄弟左思右想，決定要告老還鄉了。」

顧炎武道：「韋香主，我們這次來，不是要你行刺皇帝。」韋小寶喜道：「那好得很，只要不是行刺皇帝，別的事情兄弟義不容辭。不知四位老先生、兩位小先生有甚麼吩咐？」

顧炎武推開船窗，向外眺望，但見四下裏一片寂靜，回過頭來，說道：「我們來勸韋香主自己做皇帝！」

乒乓一聲，韋小寶手裏的茶碗掉在地下，摔得粉碎，他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不是開玩笑嗎？」

查繼佐道：「決不是開玩笑。我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，都覺大明氣數已盡，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明。實在是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，人人思之痛恨。可是韃子佔了我們漢家江山，要天下漢人薙頭結辮，改服夷狄衣冠，這口氣總是嚥不下去。韋香主手綰兵符，又得韃子皇帝信任，只要高舉義旗，自立為帝，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。」

韋小寶兀自驚魂不定，連連搖手，道：「我……我沒這個福分，也做不來皇帝。」

顧炎武道：「韋香主為人仗義，福澤更是深厚之極。環顧天下，若不是你來做皇帝，漢人之中更沒第二個有這福氣了。」

呂留良道：「我們漢人比滿洲人多出百倍，一百人打他們一個，那有不勝之理？當日吳三桂起事，只因他是斷送大明江山的大漢奸，天下漢人個個對他切齒痛恨，這才不能成功。韋香主天與人歸，最近平了羅剎，為中國立下不世奇功，聲望之隆，如日中天。只要韋香主一點頭，我們便去聯絡江湖好漢，共圖大事。」

韋小寶心中怦怦亂跳，他做夢也想不到竟會有人來勸他做皇帝，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我是小流氓出身，拿手的本事只是罵人賭錢，做了將軍大官，別人心裏已然不服，那裏還能做皇帝？這真命天子，是要天大福氣的。我的八字不對，算命先生算過了，我要是做了皇帝，那就活不了三天。」

呂毅中聽他胡說八道，又嗤的一聲笑了出來。

查繼佐道：「韋香主的八字是甚麼？我們去找一個高明的算命先生推算推算。」他知道韋小寶無甚知識，要曉以大義，他只講小義，不講大義；要喻以大勢，他也只明小勢，不明大勢。但如買通一個算命先生，說他是真命天子，命中要坐龍庭，說不定他反而信了。

那知韋小寶道：「我的生辰八字，只有我娘知道，到了揚州，我這就問去。」

眾人知他言不由衷，只是推托。

呂留良道：「凡英雄豪傑，多不拘細行。漢高祖豁達大度，比韋香主更加隨便得多。」他心中是說：「你是小流氓出身，那也不要緊。漢高祖是大流氓出身，他罵人賭錢，比你還要胡鬧，可是終於成了漢朝的開國之主。」

韋小寶只是搖手，說道：「大家是好朋友，我跟你們說老實話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摸摸自己的腦袋，又道：「我這吃飯傢伙，還想留下來吃他媽的幾十年飯。這傢伙上面還生了一對眼睛，要用來看戲看美女，生了一對耳朵，要用來聽說書、聽曲子。我如想做皇帝，這傢伙多半保不住，這一給砍下來，甚麼都是一塌胡塗了。再說，做皇帝也沒甚麼開心。台灣打一陣大風，他要發愁；雲南有人造反，他又要傷腦筋。做皇帝的差使又辛苦又不好玩，我是萬萬不幹的。」

顧炎武等面面相覷，心想這話本也不錯，他既胸無大志，又不肯為國為民挺身而出，如何說得他動，實是一件難事。

過了半晌，顧炎武道：「這件大事，一時之間自也不易拿定主意……」

正說到這裏，忽聽得蹄聲隱隱，有數十騎馬沿著西邊河岸自北而來，夜深人靜，聽來加倍清晰。

※※※

黃黎洲道：「深夜之中，怎麼有大隊人馬？」呂留良道：「是巡夜的官兵？」查繼佐搖頭道：「不會。官兵巡夜都是慢吞吞的，那會如此快馬奔馳。莫非是江湖豪客？」

說話之間，只聽得東邊岸上也有數十騎馬奔來。運河河面不寬，兩岸馳馬，在河上船中都聽得清清楚楚。後面一艘船上的船夫奉命起篙，將船撐近。蘇荃和雙兒躍上船頭。蘇荃說道：「相公，來人只怕不懷好意，大夥兒都在一起罷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好！顧先生他們都是老先生，看來不像是好色之徒。大家都進來罷，給他們瞧瞧也不要緊的。」

顧炎武等心中都道：「胡說八道！」均覺不便和韋小寶的內眷相見，都走到了後梢。公主、阿珂等七個夫人抱了兒女，入了前艙。

只聽得東岸西岸兩邊河堤上響起噓溜溜的竹哨之聲，此應彼和。韋小寶喜道：「是天地會的哨子。」兩岸數十匹馬馳到官船之側，西岸有人長聲叫道：「韋小寶出來！」

韋小寶低聲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這般沒上沒下的，韋香主也不叫一聲。」正要走向船頭，蘇荃一把拉住，道：「且慢，待我問問清楚。」走到船艙口，問道：「那一路英雄好漢要找韋相公？」向兩岸望去，見馬上乘客都是青布包頭，手執兵刃。

西岸為首一人道：「我們是天地會的。」蘇荃低聲道：「天地會見面的切口怎麼說？」韋小寶走到艙口，朗聲說道：「五人分開一首詩，身上洪英無人知。」

馬上那人說道：「這是天地會的舊詩。自從韋小寶叛會降敵，害師求榮，會裏的切口盡數改了。」韋小寶驚道：「你是誰？怎地說這等話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便是韋小寶麼？」韋小寶料想抵賴不得，便道：「我是韋小寶。」那人道：「便跟你說了也不打緊。我是天地會宏化堂座下，姓舒。」韋小寶道：「原來是舒大哥，這中間實有許多誤會。貴堂李香主是在附近嗎？」那姓舒的恨恨的道：「你罪惡滔天，李香主給你活活氣死了。」

西岸眾人大聲叫道：「韋小寶叛會降敵，害師求榮，舒大哥不必跟他多說。今日咱們把他碎屍萬段，替陳總舵主和李香主報仇。」東岸眾人一聽，跟著也大聲呼喊。

突然間呼的一聲，有人擲了一塊飛蝗石過來。韋小寶急忙縮入船艙，暗暗叫苦，心想：「原來宏化堂的李香主死了，這些兄弟們不分青紅皂白的動蠻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只聽得船篷上辟辟拍拍之聲大作，兩邊暗器不住打到。總算官船停在運河中心，相距兩岸均遠，有些暗器打入了河中，就是打到了船篷上的，力道也已甚弱。

韋小寶道：「這是『草船借箭』，我……我是魯肅，只有嚇得發抖的份兒。有那一個諸葛……諸葛亮，快……快想個計策。」

顧炎武等人和船夫都在船梢，見暗器紛紛射到，都躲入了船艙。突然間火光閃動，幾枝火箭射上了船篷，船篷登時著火焚燒。

韋小寶叫道：「啊喲，乖乖不得了，火燒韋小寶。」

蘇荃大聲叫道：「顧炎武先生便在這裏，你們不得無禮。」她想顧炎武在江湖上聲望甚隆，料想天地會人眾不敢得罪了他。可是兩岸人聲嘈雜，她的叫聲都給淹沒了。

韋小寶道：「眾位娘子，咱們一起來叫『顧炎武先生在這裏！』一、二、三！」

七個夫人跟著韋小寶齊聲大叫：「顧炎武先生在這裏！」

叫到第三遍，岸上人聲慢慢靜了下來，暗器也即停發。那姓舒的縱聲問道：「顧炎武先生在船裏嗎？」

顧炎武站到船頭，拱手道：「兄弟顧炎武在此。」

那姓舒的「啊喲」一聲，忙發令道：「會水的弟兄快跳下河去，拖船近岸。」只聽得撲通、撲通之聲不絕，十餘名會眾跳入運河，將官船又推又拉的移到西岸。這時船上火勢已燒得甚旺。雙兒拉著韋小寶搶先跳上岸去，餘人紛紛上岸。天地會會眾手執兵刃，四下圍住。

那姓舒的向顧炎武抱拳躬身，說道：「在下天地會宏化堂舒化龍，拜見顧先生。」顧炎武拱手還禮。會中一名老者躬身道：「當年河間府殺龜大會，天下英雄推舉顧先生為總軍師，在下曾見過顧先生一面。眾兄弟可魯莽了。還請恕罪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們做事本來太也魯莽。」那老者厲聲道：「我是跟顧先生說，誰跟你這小漢奸說話？」一伸手，便往韋小寶胸口抓去。蘇荃左手一格，反手擒拿，已扭住了他手腕，借勢一推，那老者站立不定，向外直摔出去。兩名天地會的會眾急忙搶上扶住。

顧炎武叫道：「大家有話好說，別動武，別動武！」

這時官船艙內也已著火，火光照得岸上眾人面目俱都清清楚楚。蘇荃心想自己和雙兒武功高強，要護丈夫突圍當非難事，天地會會眾要對付的只是韋小寶一人，只須他能脫身，這些江湖漢子不會去為難婦女孩子，當下和雙兒二人分別站韋小寶左右，看定了三匹馬，一待說僵，立時便動手搶馬。

顧炎武拉住舒化龍的手，說聲：「舒大哥，請借一步說話。」兩人走遠了數丈。舒化龍聽顧炎武說了幾句話，便大聲招呼了六七人過去，看模樣都是這一批人的首領，那被蘇荃摔跌的老者也在其內，餘下四十餘人仍是將韋小寶等團團圍著。

韋小寶道：「我船裏值錢的東西著實不少，你們一把火燒了，嘿嘿，宏化堂賠起上來，可要破大財啦。」眾人有的舉刀威嚇，有的出言詈罵。韋小寶也不理會，料想顧炎武必能向舒化龍等說明真相。

果然舒化龍等宏化堂的首領聽顧炎武解釋後，才知其中曲折原委甚多，韋小寶在朝廷做大官，雖仍不為眾人諒解，但總舵主陳近南既不是他所殺，心中的憤恨也都消了。

眾人一齊過來。舒化龍抱拳道：「韋香主，剛才之事，我們是誤會了你，若不是顧先生開導，大夥兒險些得罪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當真要得罪我，那也不容易罷。」說著斜身一閃，施展「神行百變」功夫，左一衝，右一穿，兩三個起落，已在宏化堂眾人包圍圈外五六丈之遙，一躍上了一匹馬的馬背。

舒化龍等都吃了一驚，誰也想不到他輕身功夫竟然如此神妙莫測，這人武功這般高強，難怪他小小年紀，便做了天地會青木堂的香主，自來明師出高徒，總舵主的嫡傳弟子，果然非同小可。宏化堂那老者武功甚強，眾兄弟素來佩服，卻被蘇荃一扭一推，全無招架餘地，險些摔了個觔斗，看來其餘六個少婦個個都是高手，己方人數雖多，當真動手，只怕還要鬧個灰頭土臉。

韋小寶笑道：「我這可要失陪了！」一提馬韁，縱馬便奔，但見他向西奔出十餘丈，倏地躍下馬來，衝向西北，左穿右插，不知如何，竟又回入了人圈，笑吟吟的站在當地，誰也沒看清楚他是怎麼進來的。

天地會會眾相顧駭然。舒化龍抱拳道：「韋香主武功了得，佩服，佩服。」

韋小寶抱拳笑道：「獻醜，獻醜。」

舒化龍道：「顧先生適才言道，韋香主身在曹營心在漢，要幹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為天下漢人揚眉吐氣。韋香主當真舉事的時候，我們宏化堂的兄弟雖然沒甚麼本事，但只要韋香主有甚麼差遣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舒化龍見他神色間淡淡的，突然右手伸出食指，噗的一聲，插入了自己左眼，登時鮮血長流，眾人齊聲驚呼。

韋小寶、顧炎武等都驚問：「舒大哥，你……你這是幹甚麼？」

舒化龍昂首道：「兄弟冒犯韋香主，犯了本會『不敬長上』的戒條，本該戳瞎了這對招子，懲戒我有眼無珠。可是兄弟要留下另一隻眼睛，來瞧瞧韋香主到底怎樣幹這番驚天動地的大事。」

那老者森然道：「倘若顧先生和大夥兒都受了騙，韋香主只說不做，始終貪圖富貴，做他的大官，那便怎樣？」舒化龍道：「那韋香主也挖出自己的眼珠子，來賠還我就是。」說著向顧炎武和韋小寶躬身行禮，說道：「我們等候韋香主的好消息。」左手一揮，眾人紛紛退開，上馬而去。

那老者回頭叫道：「韋香主，你回家去問問你娘，你老子是漢人還是滿人。為人不可忘了自己祖宗。」

竹哨聲響起，東岸群豪也縱馬向南。片刻之間，兩岸人馬退得乾乾淨淨，河中那艘官船兀自燃燒未熄。

顧炎武嘆道：「這些兄弟們，對韋香主總是還有見疑之意。他們是草莽豪傑，說話行事不免粗野，可是一番忠義之心，卻也令人起敬。韋香主，我們要說的話，都已說完了，只盼你別忘了是大漢的子孫。咱們就此別過，後會有期。」說著拱了拱手，和黃、查、呂諸人作別而去。

※※※

韋小寶惘然站在河岸，秋風吹來，頗有涼意，官船上火勢漸小，偶然發出些爆裂之聲，火頭旺了一陣，又小了下去。他喃喃自語：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

蘇荃道：「好在還有一艘船，咱們先回泗陽集，慢慢兒的從長計議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那老頭兒叫我回家去問問我娘，我老子是漢人還是滿人，嘿嘿，這話倒也不錯。」

蘇荃勸道：「小寶，這種粗人的胡言，何必放在心上？咱們上船罷。」

韋小寶站著不動，心中一片混亂，低下頭來見到地下幾滴血漬，是舒化龍自壞左眼時流下來的，突然大叫：「老子不幹了，老子不幹了！」

七個夫人都嚇了一跳。韋雙雙在母親懷中本已睡熟，給他這麼大聲呼叫，一驚而醒，哭了起來。

韋小寶大聲道：「皇帝逼我去打天地會，天地會逼我去打皇帝。老子腳踏兩頭船，兩面不討好。一邊要砍我腦袋，一邊要挖我眼珠子。一個人有幾顆腦袋，幾隻眼睛？你來砍，我來挖，老子自己還有得剩麼？不幹了，老子說甚麼也不幹了！」

蘇荃見他神情失常，軟語勸道：「在朝裏做官，整日價提心吊膽，沒甚麼好玩。天地會的香主也沒甚麼好當的。你決心不幹，那是再好不過。」

韋小寶喜道：「你們也都勸我不幹了？」蘇荃、方怡、阿珂、曾柔、沐劍屏、雙兒六人一齊點頭，只建寧公主道：「你還只做到公爵，怎麼就想不做官了？總得封了王，做了首輔大學士，出將入相，那才好告老啊。再說，你這時要辭官，皇帝哥哥也一定不准。」

韋小寶怒道：「我一不做官，就不受皇帝管。他不過是我大舅子，他媽的，誰再囉裏囉唆，我連這大舅子也不要了。」

不要皇帝做大舅子，就是不要公主做老婆，公主嚇得那敢再說？

韋小寶見七個夫人更無異言，登時興高采烈，說道：「宏化堂燒了我的坐船，當真燒得好、燒得妙、燒得刮刮叫。咱們悄悄躲了起來，地方官申報朝廷，定是說我給匪人燒死了，我這大舅子就從此再也不會來找我。」蘇荃等一齊鼓掌，只公主默然不語。

當下八人商議定當。韋小寶、公主、雙兒三人改了裝束，前赴淮陰客店中等候。蘇荃率同方怡、阿珂、沐劍屏、曾柔四人，回去泗陽集餘船中攜取金銀細軟、各項要物，然後散布謠言，說道韋公爺的官船黑夜中遇到股匪襲擊，船毀人亡。但那幾名船夫見到韋小寶沒死，大是後患，依蘇荃說，就此殺之滅口，棄屍河邊，那就更加像了幾分。沐劍屏心中不忍，堅持不可殺害無辜。

蘇荃道：「好，劍屏妹子良心好，老天爺保祐你多生幾個胖兒子。小寶，我提劍殺你，你逃到樹林之中，大聲呼叫，假裝給我殺了。」

韋小寶笑道：「你這潑婆娘，想謀殺親夫麼？」高聲大叫：「殺人哪，殺人哪！」拔足飛奔，兜了幾個圈子，逃向樹林。蘇荃提劍趕入林中。

只聽得韋小寶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！救──」叫了這個「救」字，倏然更無聲息。

沐劍屏明知是假，但聽韋小寶叫得淒厲，不禁心中怦怦亂跳，低聲問道：「雙兒妹子，是……是假的，是不是？」

雙兒道：「別怕，自……自然是假的。」可是她自己也不自禁的害怕。

只見蘇荃從林中提劍出來，叫道：「把眾船夫都殺了。」

眾船夫一直蹲在岸邊，見到天地會會眾放火燒船、蘇荃行兇殺了韋公爺，早已在簌簌發抖，見蘇荃提劍來殺，當即四散沒命價奔逃，頃刻間走得無影無蹤。

雙兒掛念韋小寶，飛步奔入林中，只見他躺在地下，一動不動。雙兒這一下嚇得魂不附體，心想怎麼真的將他殺死了，撲將過去，叫道：「相公，相公！」只見韋小寶身子僵直，心中更慌，忙伸手去扶。韋小寶突然張開雙臂，一把將她緊緊摟住，叫道：「大功告成，親個嘴兒！」

夫妻八人依計而行，取了財物，改裝來到揚州，接了母親後，一家人同去雲南，自此隱姓埋名，在大理城過那逍遙自在的日子。

韋小寶閒居無聊之際，想起雅克薩城鹿鼎山下尚有巨大寶藏未曾發掘，自覺富甲天下，心滿意足，只是念著康熙的交情，才不忍去斷他龍脈。

※※※

康熙熟知韋小寶的性格本事，料想他決不致輕易為匪人所害，何況又尋不著他的屍首，此後不斷派人明查暗訪，迄無結果。

後世史家記述康熙六次下江南，主旨在視察黃河河工。但為甚麼他以前從來不到江南，韋小寶一失蹤，當年就下江南？巡視河工，何須直到杭州？何以每次均在揚州停留甚久？又何以每次均派大批御前侍衛前往揚州各處妓院、賭場、茶館、酒店查問韋小寶其人？查問不得要領，何以鬱鬱不樂？後人考證，「紅樓夢」作者曹雪芹之祖父曹寅，原為御前侍衛，曾為韋小寶的部屬，後被康熙派為蘇州織造，又任江寧織造，命其長駐江南繁華之地，就近尋訪韋小寶云。

※※※

那日韋小寶到了揚州，帶了夫人兒女，去麗春院見娘。母子相見，自是不勝之喜。韋春芳見七個媳婦個個如花如玉，心想：「小寶這小賊挑女人的眼力倒不錯，他來開院子，一定發大財。」

韋小寶將母親拉入房中，問道：「媽，我的老子到底是誰？」韋春芳瞪眼道：「我怎知道？」韋小寶皺眉道：「你肚子裏有我之前，接過甚麼客人？」韋春芳道：「那時你娘標緻得很，每天有好幾個客人，我怎記得這許多？」

韋小寶道：「這些客人都是漢人罷？」韋春芳道：「漢人自然有，滿洲官兒也有，還有蒙古的武官呢。」

韋小寶道：「外國鬼子沒有罷？」韋春芳怒道：「你當你娘是爛婊子嗎？連外國鬼子也接？辣塊媽媽，羅剎鬼、紅毛鬼到麗春院來，老娘用大掃帚拍了出去。」韋小寶這才放心，道：「那很好！」韋春芳抬起了頭，回憶往事，道：「那時候有個回子，常來找我，他相貌很俊，我心裏常說，我家小寶的鼻子生得好，有點兒像他。」韋小寶道：「漢滿蒙回都有，有沒有西藏人？」

韋春芳大是得意，道：「怎麼沒有？那個西藏喇嘛，上床之前一定要唸經，一面唸經，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著我。你一雙眼睛賊忒嘻嘻的，真像那個喇嘛！」

（全書完）

# 附錄 康熙朝的機密奏摺

「鹿鼎記」的故事中說到，康熙在韋小寶的部屬中派有密探，所以知道了韋小寶的許多秘密行動。小說的故事有點誇張。清初政治相當清明，取消了明朝東廠、西廠、內廠、錦衣衛等特務制度，皇帝並沒有私人特務。一直到清亡，始終沒有特務系統。雍正的「血滴子」只是小說家言，並非事實。

但康熙對於臣子的動靜，地方上的民情，還是十分關心的，這是統治者所必須知道的情報。從康熙朝開始，清朝建立了「密摺奏事」的制度。原來的制度是朝廷有一個「通政使」機關，凡是京官奏本，地方官的本章、題本，都先交到通政司，經審閱後再行轉呈。康熙覺得這方式會導致壅塞，洩漏機密，所以命令特別親信的臣子專摺奏聞。專摺不經通政司，直接呈給皇帝，密摺的封面上並不寫明奏事者的姓名，只寫「南書房謹封」字樣。奏事者親自送到御書房，面交太監，等皇帝批覆之後，又親自到御書房領回。

後來這奏摺制度的範圍擴大。並不限親信臣子才可密奏，一般地方督撫、京中大員都可用摺子向皇帝直接奏事。到了雍正朝，更規定科道等官（中級官員）每天一人以密摺輪流奏事，事無大小，都可照實奏告，即使沒有甚麼事可說，也須說明為甚麼沒有事可說。這種方式擴大了皇帝的權力，同時使得各級官員不敢欺騙隱瞞。

從康熙朝的奏摺中看來，奏摺的內容主要是各地糧價、雨水、收成、民間輿論、官員的清貪。可見康熙最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生活，以及治民的官員是否貪污。當然，各地的造反叛亂，他也是十分注意的。

康熙在奏摺上用硃筆批示，大多數是寫「知道了」三字，有時也有詳細指示。從批示之中，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，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。

王鴻緒的奏摺

王鴻緒比康熙大九歲，江蘇華亭人，康熙十二年進士，做過翰林院編修、工部尚書、戶部尚書等大官，是康熙十分親信的臣子。他呈給康熙的奏摺上，只寫「密奏。臣王鴻緒謹奏」字樣，不寫官銜，所有公式套語完全不用。他在京城做官，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員的情況。

康熙派遣親信探聽消息，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，人數極為有限，並一再叮囑不可讓人知道。他在給王鴻緒的親筆上諭中說：

「京中地可聞之事，卿密書奏摺，與請安封內奏聞，不可令人知道。倘有瀉（洩）漏，甚有關係，小心，小心。」

「前歲南巡，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。朕到家裏方知。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。爾細細打聽，凡有這等事，親手蜜蜜（密密）寫來奏聞。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。有人知道，爾即不便矣。」（蘇州女子以美麗出名，大概有人乘著康熙南巡的機會，想選美進獻，或假借名義，欺騙蘇州女子的家屬。）

「已（以）後若有事，奏帖照南巡報例。在宮中耳目眾，不免人知，不必奏。」

「有所聞見，照先密摺奏聞。」

王鴻緒受到皇帝委託，保證絕對不敢洩漏。他在密摺中說：

「臣一介豎儒，歷蒙聖恩簡擢，毫無尺寸報效，愧悚無地。茲於十三日卯刻入直內廷，恭接御批並封內密諭，其時蔡查二臣未曾到。臣虔開默誦，不勝感激惶悚之至。伏念臣至愚昧，何足比數，乃仰荷天恩，破格密加委任，惟有竭盡犬馬，力矢忠誠，以仰報聖恩於萬一。至蒙恩諭諄誨，慮臣稍露風聲，關係甚大，臣益感而欲泣，永永時刻凜遵，三緘其口，雖親如父子兄弟，亦決不相告，自當慎之又慎，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。自後京中可聞之事，臣隨時於恭請聖安帖內繕寫小摺，密達御覽。緣係特奉密旨事宜，理合奏覆。謹奉。」（康熙批：是。）

王鴻緒所密奏的，大都是關於錢糧、馬政、鑄錢、鹽政等等財政經濟事務。他對財經事務特別感興趣，所以後來長期做工部尚書和戶部尚書。本來這些財經事務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，但密摺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，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，似乎密奏較為妥善。

除財經弊端外，王鴻緒的密奏性質十分廣泛。

有幾個密摺與「陳汝弼案」有關。這案子起因於陳汝弼納賄三千兩銀子，後來發展為大案，由「議政大臣、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門會審」。王鴻緒參與會審，將審案經過詳細密奏康熙，其中說到滿官漢官之間的爭辯：

「……定陳汝弼『情真立斬』，滿大人皆已依允。李振裕與臣說：定罪未有口供，大人們應斟酌，且陳汝弼昨日所首字紙及書札是甚麼東西。臣又云：不是隱藏得的。滿大人因令司官取來，念與眾大人聽……滿大人說，沒有關係，不必入在口供內。漢大人說：『假裝身死』四字該去，昨日原是昏暈去了。因刪四字。屠粹忠說：藏匿案卷及犯贓，得無『立斬』之條。議政大人說：改了罷。舒輅因改『立絞』。科道說：仍照三法司監候絞罷。滿班大人未有應者。又陳汝弼令家人遞親筆口供，滿大人不收。李錄予說：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陳汝弼親筆口供，今日伊家人來遞，又不收，如何使得呢？……今本內所定口供，寥寥數語，乃舒輅所做也……從來問官改供及捏供，擬罪處分，條例甚重……滿大人皆怕惹怨，有話不肯發出。議政大臣亦唯聽舒輅作主裁定而已……」

康熙批語：「此奏帖甚好，深得大臣體，朕已明白了。」

奏帖的主要內容，是說「滿大人」有冤枉犯人的情況，「漢大人」則力為開脫。這案子後來如何結案不明，相信康熙會有較寬大的裁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滿洲官員傳統上雖較有權勢，但康熙並未偏袒滿官。同時又可看到，當時處人死刑十分鄭重，不能由有權勢的大臣一言而決。

王鴻緒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無關緊要的小事，今日讀來，頗有興味：

有一個奏摺是長篇奏告馬政的，最後一段卻說：「……李秀、殷德布二人，不知何人傳信與他，說皇上在外說他是大光棍，李秀、殷德布甚是驚慌等語。此後臣所陳密摺，伏乞皇上仍於密封套上，御批一『封』字，以防人偷看洩漏之弊……」（康熙批：知道了。）

有一個長篇密摺奏告主考官、副主考是否有弊，最後一段說：「又宋犖幼子宋筠係舉人，於十一月廿一日到京會試，向人言：其父向年有暈病，隔久方一發，惟今年武場中暈一次，及到揚州，復發一次，比以前緊些，然幸而暈醒，仍可辦事，今奏新恩，將來交印之後即可來京等語……」（康熙批：知道了。）宋犖本為江寧巡撫，新任吏部尚書，辦事能幹，康熙關心他的健康。

有一個密摺奏告一個官員有罪充軍，解差向他討賞，每人要銀子十兩，那官員不給，反加辱罵。一天晚上，那官員忽被人綁縛，所有銀兩盡被取去。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，王鴻緒一樣的密摺奏聞。

李煦的奏摺

李煦是康熙的親信，任蘇州織造達三十年之久。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寧織造二十餘年，曹寅就是「紅樓夢」作者曹雪芹的祖父。李煦、曹寅，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三人，都不斷向康熙呈遞密摺，奏報江南地方上的情形。其中極大部分是關於雨水、收成、米價、疫病、民情、官吏的名聲等等。當時沒有報紙，康熙主要從這些奏摺中得知各地實情。

康熙三十二年夏，淮徐及江南地區天旱，六月中降雨，李煦奏報收成及米價。康熙批：「五月間聞得淮徐以南時暘舛候，夏澤愆期，民心慌慌，兩浙尤甚。朕夙夜焦思，寢食不安，但有南來者，必問詳細，聞爾所奏，少解宵旰之勞。秋收之後，還寫奏帖奏來。」

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，李煦有這樣一個奏摺：「恭請萬歲萬安。窃臣於去年十二月初七日，風聞太倉盜案，一面遣人細訪，一面即繕摺，並同無節竹子，差家人王可成齎捧進呈。今正月十七日，王可成回揚，據稱：『無節竹子同奏摺俱已進了，摺子不曾發出。』臣煦聞言驚懼。伏思凡有摺子，皆蒙御批發下，即有未奉批示，而原摺必蒙賜發。今稱不曾發出，臣心甚為驚疑。再四嚴刑拷訊，方云：『摺子藏在袋內，黑夜趕路，拴縛不緊，連袋遺失德州路上，無處尋覓。又因竹子緊要，不敢遲誤，小的到京，朦朧將竹子送收，混說沒有摺子，這是實情。』等語。臣煦隨將王可成嚴行鎖拷，候旨發落。但臣用人不當，以致遺誤，驚恐惶懼，罪實無辭，求萬歲即賜處分。茲謹將原摺再繕寫補奏，伏乞聖鑒。臣煦臨奏不勝戰慄待罪之至。」

康熙硃批：「凡爾所奏，不過密摺奏聞之事，比不得地方官。今將爾家人一並寬免了罷。外人聽見，亦不甚好。」

值得注意的，還不在康熙的寬大，而是他的基本心態：皇帝認為派人暗訪密奏，是一件不光采、不名譽的事；不是堂堂正正的辦事，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風，無論如何不能讓旁人知道。康熙批覆密摺，從來不假別人之手，一度右手有病，不能書寫，勉強用左手批覆。但在政治黑暗的時代，統治者派遣探子私訪密奏，卻眾所公認是理所當然。這種對「特務工作」的價值觀念，是政治清明或腐敗的一種明顯分野。

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，李煦在請安摺子之中，又附奏江南提督張雲翼病故的訊息。向皇帝請安，是「恭祝萬歲爺萬福金安」，該當大吉大利才是，死亡的消息必須另摺奏報，決不可混在一起，否則有咒詛皇帝死亡的含義。李煦這個奏摺犯了基本的忌諱，十分胡塗。奏摺中說：「恭請萬歲萬安。窃提督江南全省軍務臣張雲翼，於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，病患腰癰，醫治不痊，於七月初三日巳時身故，年五十八歲，理合奏聞。蘇州六月晴雨冊進呈，伏乞聖鑒。」

康熙見了這大不吉利的奏摺，自然很不高興，但申斥的語氣中還是帶了幾分幽默。硃批：「請安摺子，不該與此事一起混寫，甚屬不敬。爾之識幾個臭字，不知那去了？」

李煦見到御批，自然嚇得魂飛魄散，急忙上奏謝罪，痛自懺悔。康熙批：「知道了。」

康熙五十一年七月，江寧織造曹寅（曹雪芹的祖父）奉命到揚州辦理刻印「佩文韻府」事宜，染上瘧疾，病勢甚重。李煦前往探病，曹寅請他上奏，向康熙討藥。

康熙得奏之後，立即硃批：「爾奏得好，今欲賜治瘧疾的藥，恐遲延，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。但瘧疾若未轉泄痢，還無妨。若轉了病，此藥用不得。南方庸醫，每每用補濟（劑），而傷人者不計其數，須要小心。曹寅元肯吃人參，今得此病，亦是人參中來的。金雞拏（即奎寧，原文用滿文）專治瘧疾。用二錢，末。酒調服。若輕了些，再吃一服，必要住的。住後或一錢，或八分。連吃二服，可以出根。若不是瘧疾，此藥用不得，須要認真。萬囑，萬囑，萬囑，萬囑！」

康熙連寫四次「萬囑」，又差驛馬趕急將藥送去揚州，限九日趕到，可見對曹寅十分愛護關心。奎寧原是治瘧疾的對症藥物，但曹寅可能有其他併發症，終於不治逝世。康熙甚為悼惜，命李煦妥為照顧曹寅的遺屬。

李煦的奏摺之中，有一大部分是關於實驗新種稻米的。康熙很重視稻米品種，經過多方試種，培育出一種優良品種，發交各地官紳試種。李煦詳細奏報試種的情況，某官種幾畝，畝產幾石幾斗；某商人種幾畝，每畝產幾石幾斗等等。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：「窃奴才所種御稻一百畝，於六月十五日收割，每畝約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，謹礱新米一斗進呈。而所種原田，趕緊收拾，乃六月二十三日之前，又種完第二次秧苗。至於蘇州鄉紳所種御稻，亦皆收割。其所收細數，另開細數，恭呈御覽。」可見李煦還負有「種御稻實驗田」的任務。

康熙將「御稻」種子普遍發交各地官紳商人試種，每人試種的田畝多數是兩畝至三畝。李煦種到一百畝，是最大的實驗農場。所產的米當時叫做「御苑胭脂米」，色紅味香，煮粥最美。「紅樓夢」寫莊頭烏進孝進給賈府的，就是這種米。

康熙在南巡之時，見到民舟中滿載豬毛、雞毛，問起用途，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，其後即下旨試驗，效果甚好。

比之後世不經實驗而大搞衛星田，不注意品種肥料而只虛報瞞騙，康熙的種稻實踐是科學化得多了。

李林盛的奏摺

康熙頗有幽默感，雖然在嚴肅的公文批語之中，往往也流露出來。

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，陝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。這人的正式官銜是：「提督陝西甘肅等處地方總兵官右都督加一級降二級戴罪圖功。」奏摺中說：

「皇上著問：『提督好，提督身上好麼？各官好麼？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、雨水情形俱不時啟奏，今你到任來，為何不具本啟奏？今後可將地方上事宜不時啟奏於 皇上知道。又 皇上賜你鹿舌、鹿尾、乾肉等捌樣，你可查收』等因。臣隨恭設香案，率同將弁各官，望闕謝恩，領受訖。除臣恭奉 綸音，頒賜食品，見在另疏奏謝 天恩外，所有奉宣地方事宜，雨水情形，令臣宣奏之上諭，臣謹遵旨具覆。伏念臣以庸愚，幸生聖世，遭遇堯舜之主，身經太平之年，毫無報稱，夙夜兢惕……」

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，奏摺中以大量套語歌功頌德，關於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，也是報喜不報憂。此人大概是漢軍旗的武官，所用的師爺也不明規矩，在奏摺上蓋了一顆官印。康熙硃批：「知道了。已後摺字寫清字，不必用印。」

「清字」即滿洲文，康熙的意思是，這種奏摺是秘密奏報，並非正式公文，要李林盛自己書寫，不會寫漢字則寫清字好了。

李林盛收到御批後，又上奏摺：

「……仰惟我 皇上承天御極，神武英文，雖 聖躬日理萬機，猶無時不以民生為念。曩因河東歲歉，上廑 聖懷，既沛賑恤之殊恩，復頒免賦之曠典，誠功高萬世，德邁百王，薄海內外，靡不共戴堯天也……再臣應宜遵旨，以清字具摺請奏，但臣雖稍識清字，因年衰目昏，不能書寫，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，如令人代繕，臣既不諳其中深義，誠恐詞句失宜，並懇 皇恩，容臣嗣後凡陳奏事宜，仍准以漢字具奏，庶民舛錯之愆尤也。」

康熙批示：「知道了。此漢文亦未必爾自能作也。」

他明知這員武將肚子裏墨水有限，這封奏摺必是叫人代寫的，於是小小的諷刺了他一下，以後也不盼望他能自寫奏摺、密報地方訊息了。

李林盛這封奏摺雖是師爺所寫，其實還是有不通順處。例如「但臣雖稍識清字，因年衰目昏，不能書寫，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」，其實應當是「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」。原摺中那一句話，變成了指摘滿洲文「文理不通」。好在康熙寬洪大量，不予追究，如果變成了細密深刻的雍正皇帝，或許會下旨斥責，罰他「再降一級，戴罪圖功」。

# 後記

「鹿鼎記」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廿四日開始在明報連載，到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三日刊完，一共連載了兩年另十一個月。我撰寫連載的習慣向來是每天寫一續，次日刊出，所以這部小說也是連續寫了兩年另十一個月。如果沒有特殊意外（生命中永遠有特殊的意外），這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。

然而「鹿鼎記」已經不太像武俠小說，毋寧說是歷史小說。這部小說在報上刊載時，不斷有讀者寫信來問：「鹿鼎記是不是別人代寫的？」因為他們發覺，這與我過去的作品有很大不同。其實這當然完全是我自己寫的。很感謝讀者們對我的寵愛和縱容，當他們不喜歡我某一部作品或某一個段落時，就斷定：「這是別人代寫的。」將好評保留給我自己，將不滿推給某一位心目中的「代筆人」。

「鹿鼎記」和我以前的武俠小說完全不同，那是故意的。一個作者不應當總是重複自己的風格與形式，要儘可能的嘗試一些新的創造。

有些讀者不滿「鹿鼎記」，為了主角韋小寶的品德，與一般的價值觀念太過違反。武俠小說的讀者習慣於將自己代入書中的英雄，然而韋小寶是不能代入的。在這方面，剝奪了某些讀者的若干樂趣，我感到抱歉。

但小說的主角不一定是「好人」。小說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創造人物；好人、壞人、有缺點的好人、有優點的壞人等等，都可以寫。在康熙時代的中國，有韋小寶那樣的人物並不是不可能的事。作者寫一個人物，用意並不一定是肯定這樣的典型。哈姆萊特優柔寡斷，羅亭能說不能行，「紅字」中的牧師與人通姦，安娜卡列尼娜背叛丈夫，作者只是描寫有那樣的人物，並不是鼓勵讀者模仿他們的行為。「水滸」的讀者最好不要像李逵那樣，賭輸了就搶錢，也不要像宋江那樣，將不斷勒索的情婦一刀殺了。林黛玉顯然不是現代婦女讀者模仿的對象。韋小寶與之發生性關係的女性，並沒有賈寶玉那麼多，至少，韋小寶不像賈寶玉那樣搞同性戀，既有秦鍾，又有蔣玉函。魯迅寫阿Ｑ，並不是鼓吹精神勝利。

小說中的人物如果十分完美，未免是不真實的。小說反映社會，現實社會中並沒有絕對完美的人。小說並不是道德教科書。不過讀我小說的人有很多是少年少女，那麼應當向這些天真的小朋友們提醒一句：韋小寶重視義氣，那是好的品德，至於其餘的各種行為，千萬不要照學。

我寫的武俠小說長篇共十二部，短篇三部。曾用書名首字的十四個字作了一副對聯：「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」。最後一個不重要的短篇「越女劍」沒有包括在內。

最早的「書劍恩仇錄」開始寫於一九五五年，最後的「越女劍」作於一九七○年一月。十五部長短小說寫了十五年。修訂的工作開始於一九七○年三月，到一九八○年年中結束，一共是十年。當然，這中間還做了其他許多事，主要是辦明報和寫明報的社評。

遇到初會的讀者時，最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是：「你最喜歡自己那一部小說？」這個問題很難答覆，所以常常不答。單就「自己喜歡」而論，我比較喜歡感情較強烈的幾部：神鵰俠侶、倚天屠龍記、飛狐外傳、笑傲江湖。又常有人問：「你以為自己那一部小說最好？」這是問技巧與價值。我相信自己在寫作過程中有所進步：長篇比中篇短篇好些，後期的比前期的好些。不過許多讀者並不同意。我很喜歡他們的不同意。

一九八一．六．二二．